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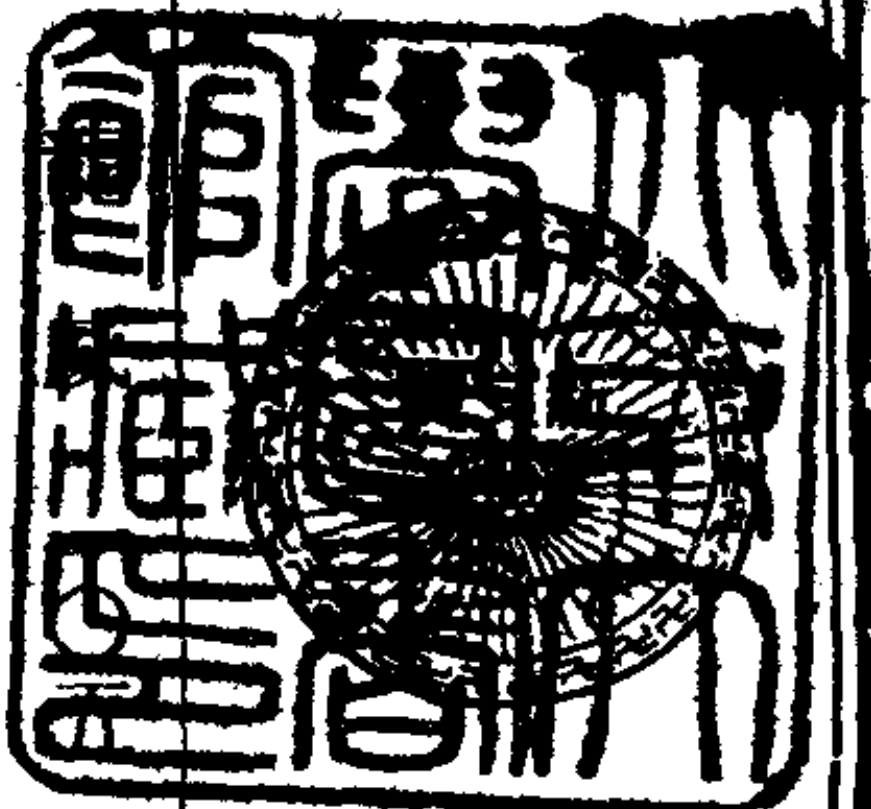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八一册目錄

文學類

神異小說

甄異記一卷	南北朝戴祚撰	龍威	一
幽明錄一卷	南北朝劉義慶撰	琳琅	二
周氏冥通記四卷	梁陶弘景撰	祕冊	一六
述異記二卷附提要	梁任昉撰	龍威	三三
續齊諧記一卷附提要、補正	梁吳均撰	逸史	四三
還冤記一卷附提要、辨證	北齊顏之推著	寶顏	四六
古鏡記一卷	隋王度撰	龍威	五三
枕中記一卷	唐李泌撰	龍威	五六
河東先生龍城錄二卷附提要、辨證	唐柳宗元著	百川	五八
幽怪錄一卷附王惲幽怪錄、提要、補辨	唐牛僧孺撰	龍威	六三
續幽怪錄四卷附札記、逸文、補遺、校勘記、續校勘記、提要、補辨	唐李復言編	琳琅	六八
周秦行紀一卷	唐牛僧孺撰	顧氏	一〇〇
雷民傳一卷	唐沈既濟撰	龍威	一〇一
任氏傳一卷	唐沈既濟撰	龍威	一〇二
牛應貞傳一卷	唐宋若昭撰	龍威	一〇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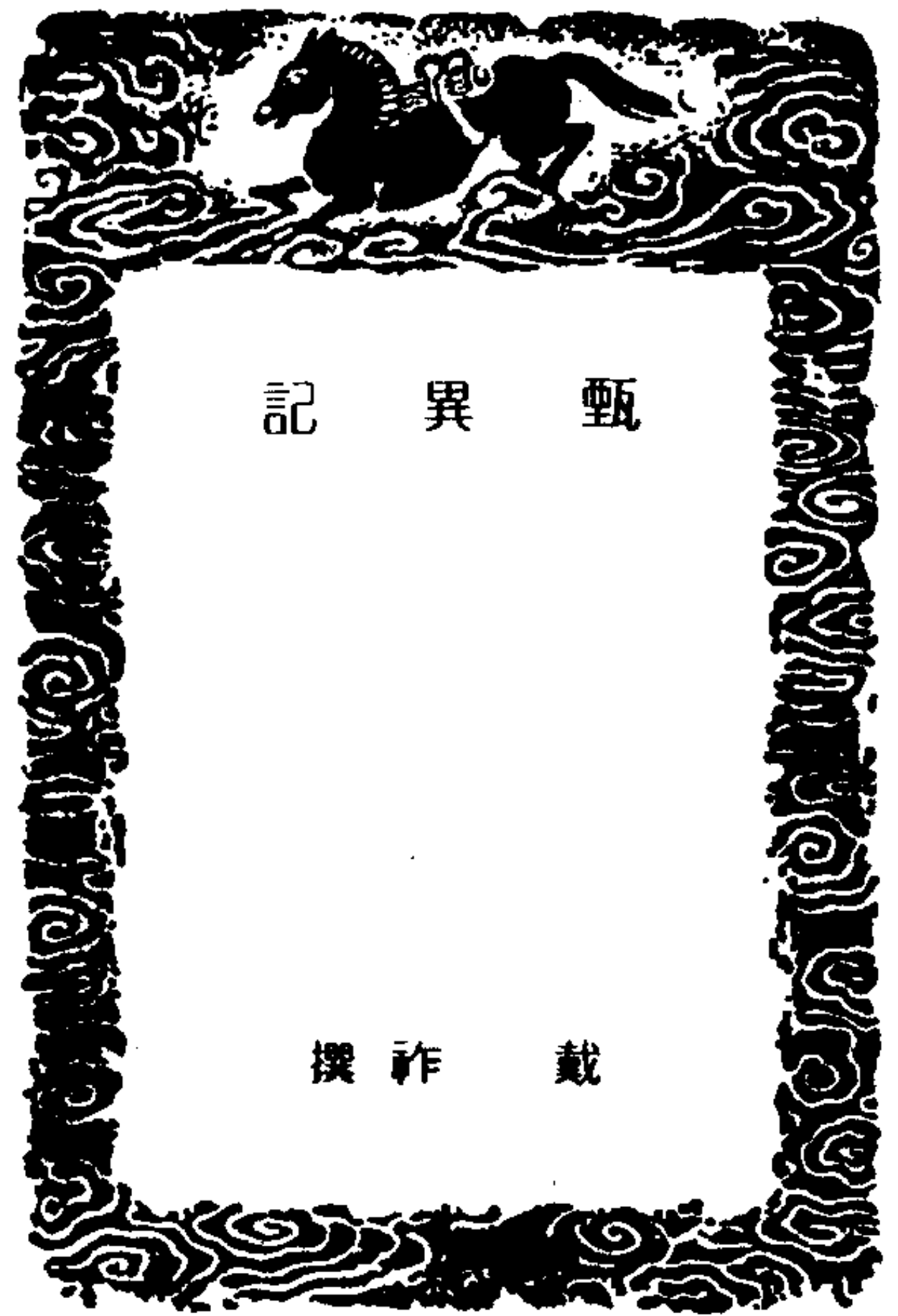
三夢記一卷	唐白行簡撰	龍威	一〇六
南柯記一卷	唐李公佐著	龍威	一〇九
幻戲志一卷	唐蔣防撰	龍威	一一一
妙女傳一卷	唐顧非熊撰	龍威	一一二
柳毅傳一卷	唐李朝威撰	龍威	一一四
博異志一卷	唐鄭還古著	顧氏	一一八
集異記二卷	唐薛用弱撰	顧氏	一二二
前定錄一卷附續錄、提要	唐鍾輅纂	百川	一二三
諾皇記一卷附十一册酉陽雜俎續集中、此處不重出	唐薛調撰	學津	一三〇
劉無雙傳一卷	唐任蕃撰	龍威	一三二
夢遊錄一卷	唐袁郊撰	學津	一三五
甘澤謠一卷附附錄、提要	唐羅鄴撰	說海	一四一
蔣子文傳一卷	唐顧夔撰	說海	一四三
袁氏傳一卷	唐閻選撰	龍威	一四五
再生記一卷	唐陳元祐撰	龍威	一四七
離魂記一卷	唐徐炫撰	龍威	一四九
玄怪記一卷	撰人不詳	龍威	一五〇
續玄怪錄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一五一
龍女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一五一



三水小牘二卷附提要	唐	皇甫枚撰	抱經	一五二
靈鬼志一卷	唐	常沂撰	龍威	一六四
集異志四卷	唐	陸勳集	寶顏	一六九
幻異志一卷	唐	孫頴輯	龍威	一八一
神女傳一卷	唐	孫頴輯	龍威	一八四
宣室志十卷附補遺	唐	張讀撰	稗海	一八六
才鬼記一卷	唐	鄭蕢纂	龍威	二二二
幽怪錄一卷附本册牛僧孺幽怪錄中、此處不重出	唐	王暉撰	龍威	
杜子春傳一卷附本册續幽怪錄中、此處不重出	唐	鄭還古撰	琳琅	
白猿傳一卷	唐	撰人不詳	顧氏	二二〇
錄異記八卷附提要、補辨	唐	杜光庭撰	秘冊	二二二
稽神錄六卷附補遺	南唐	徐鉉著	津逮	二四四
江淮異人錄二卷	宋	吳淑撰	函海	二六三
茅亭客話十卷附校勘記、提要	宋	黃休復集	學津	二六九
乘異記一卷	宋	張君房撰	龍威	二九六
友會談叢三卷附提要、補辨	宋	上官融撰	十萬	二九七
夷堅志四集八十卷	宋	洪邁撰	十萬	三〇七
續夷堅志四卷附年譜	金	元好問纂	得月	四八一
睽車志六卷	宋	郭彖撰	稗海	五〇三
林靈素傳一卷附十二册賓退錄中、此處不重出	宋	趙與時撰	說海	
異苑十卷附提要、辨證	宋	劉敬叔撰	學津	五一七

閑窗括異志一卷	宋	魯應龍撰	稗海	五四二
物異考一卷	宋	方鳳著	寶顏	五四七
春渚紀聞十卷附提要、補正、辨證	宋	何遠撰	學津	五四九
搜神祕覽一卷	宋	章炳文撰	龍威	五八六
近異錄一卷	宋	劉質撰	龍威	五八七
瀟湘錄一卷附補、校勘記	宋	李隱撰	說海	五八八
葆光錄三卷	宋	龍明子撰	顧氏	五九一
吉凶影響錄一卷	宋	岑象求撰	龍威	五九九
旌異記一卷	宋	侯君素撰	龍威	六〇〇
異聞總錄四卷	宋	撰人不詳	稗海	六〇二
誠齋雜記二卷	元	林坤輯	津逮	六一六
奇聞類紀摘抄四卷	明	施顯卿撰	紀錄	六二四
異林一卷	明	李兼著	唐宋	六四六
志怪錄一卷	明	祝允明撰	紀錄	六五〇
與物博一卷	明	王文祿撰	百陵	六五七
快雪堂漫錄一卷附提要	明	馮夢禎撰	奇晉	六五九
前定錄補遺一卷	明	朱佐撰	百陵	六六七
汴京勾異記八卷	明	李濂著	硯雲	六六九
涉異志一卷	明	閔文振撰	紀錄	六九二
遼陽海神傳一卷	明	蔡羽述	說海	六九七
廣異記一卷	清	戴君字撰	龍威	七〇〇
聊齋志異拾遺一卷	清	蒲松齡著	得月	七〇一
扶風傳信錄一卷	清	吳騫輯錄	拜經	七〇七

尾蔗叢談四卷	清	李調元撰	函	海	七二五
唐桓手記一卷	□	撰人不詳	說	海	七三〇
齊推女傳一卷	□	撰人不詳	說	海	七三二
顏濬傳一卷	□	撰人不詳	說	海	七三四



甄異記

撰載

甄異記

說邗原本

蘇蘇

夏侯

譙郡夏侯文規亡後見形還家經庭前桃樹邊過曰此桃我昔所種子乃美好其婦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不畏耶答曰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或亦不畏也

盧鮑

昔有盧鮑仕州為治中當元會至曉不及朝化為白鶴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帶擲之得一雙履鮑歸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隴為廣州刺史意甚惡之便以狀聞遂至誅滅

陳濟

巴邗人陳濟者作州吏其妻獨在家常有一丈夫儀貌端正着絳碧袍采色炫耀相期于一山澗間至于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比隣人觀其兩至輒有虹見

賈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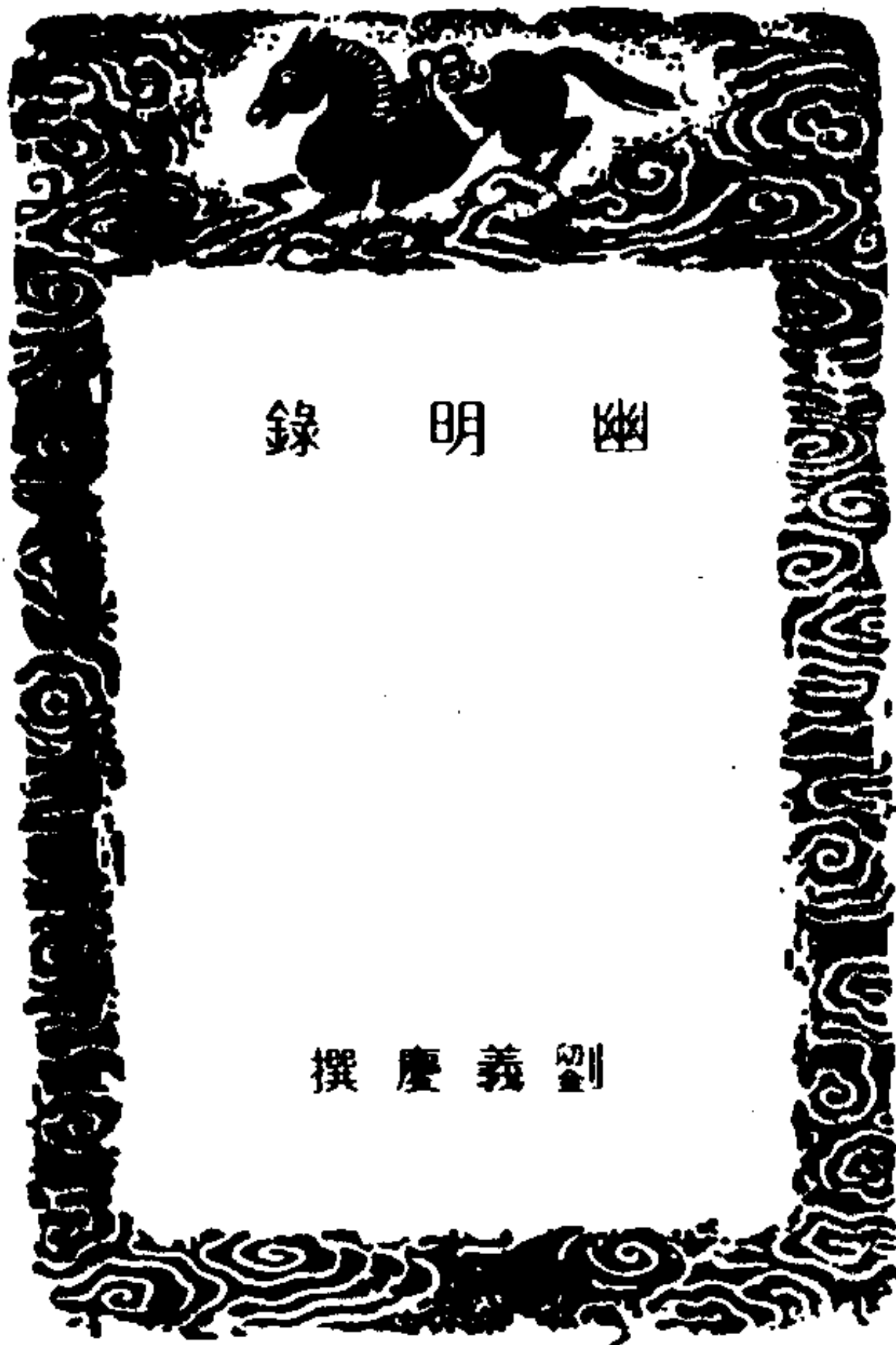
甄異記

賈弼夜夢易其頭湖日人見皆驚遂能半面啼半面笑

查道

待制查道奉使高麗晚薄一山而止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篋祖髻髮紛亂肘後微有紅魚查命水工以箭投於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手感戀而沒水工曰其在海上未曾見此何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處水族人性也

完



幽明錄

劉義慶撰

幽明錄

宋彭城王劉義慶撰

碩縣下有眩潭以視之眩人眼凶以為名傍有田陂昔有人船行過此陂見一大蛟死在陂上不得下無何見一人長壯烏衣立於岸側語行人云昨下陂不過而死可以報眩潭行人曰眩潭無人何可報烏衣人曰但至潭便大言之行人如其言須臾潭中有號泣聲

晉元熙中桂陽郡有一老翁常以釣為業後清晨出釣遇大魚食餌擊給甚急船人奄然俱沒家人尋翁于釣所見老翁及魚並死為釣所纏魚腹下有丹字文曰我聞會潭樂故縱擄潭來磔死弊老翁持釣數見欺好食亦鯉鱸今日得汝為

太元年中臨海有巫李不知所由來能卜相作符水治病多愈亦禮佛讀經語人曰明年天下當大疫此境尤劇又一紀之後此邦則寧西北大都殭屍橫路時汝南周叔道履臨海令權停家直云周令今去宜兩行必當暴死便指北山曰後二十日此山之下庶有異口者事彰也後十餘日大石夜顛落百丈碎碎若雷度指為臨

海太守過之周設饌作伎至夜廣還舫中天曉廣自披屏風呼叔迫何寢不起左右撫看氣絕久矣到明年縣內病死者數千

徐琦每見一女子姿色甚美便解臂上銀鈴贈之

董卓信巫軍中常有巫部言禱求福利言從卓求布會卒無布有手巾言曰可用耳取筆便書巾上如作兩口

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以舉謂卓曰慎此也卓後為呂布所殺後人則知呪呂布也

淮南牛渚津水極深無可算計人見一金牛形甚瑰壯以金為鎖絆

未陽縣北東有蘆塘池地八頃其深不可測中有大魚常至五日一躍奮出水大可三圍其狀異常每躍出水則小魚遂進隨水上岸不可勝計

某郡張甲者與司徒蔡謨有親僑住謨家暫停數宿過期不返謨查眠夢甲云暫行忽得暴病患心腹痛脹滿不得吐下某時死主人殮殮悲涕相對又云我病名乾霍亂自可治但人莫知其藥故今死耳謨曰何以治之甲曰取口口生斷去腳吞之則愈謨覺使人往甲所驗之果死問主人病時日皆與夢符後有乾霍亂試用輒差

會稽施子然有一人身著練單衣輪直造席捧手與子然語子然問其姓名曰僕姓盧名鈞家在墳谿邊

臨水復經半旬中其作人擲田塍西溝邊故墟忽見大頃滿中蟻姑將近斗許而有數頭極壯一箇彌大子然至是始悟曰近日客稱盧鈞反音則蟻姑家在墳谿即西坎也悉灌以沸湯自是遂絕

晉司空都方回葬婦於禹山使會稽郡吏口史淨治墓

多平夷生墳復口虛構制甚偉器物殊盛家發掘鼓為聲自是每如此

元嘉初散騎劉雋家在丹陽郡後常閉居而天大口兩見門前有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率狡獪而並不沾濡雋疑非人俄見共爭一瓠壺子雋引彈彈之正中壺窻然不見雋出問人前得一壺而泣曰此是小兒物不知何出在此雋具說之

清河崔茂伯女結婚裴氏刻期未至女眷已提一金釧受一升許徑到裴牀前立以釧贈裴

顧長康在江陵愛一女子遣家長康思之不已乃畫作女形管著壁上替處正刺心女行十里忽心痛如刺不能進

餘杭人沈縱素貧與父同入山還未至家見一人左右導從四百許前車轎重馬鞭夾道兩備如二千石遙見縱父子便喚住就縱手中燃火縱因問是何貴人答曰嗣山王在餘杭縣南縱知是神叩頭云願見祐助遂去後入山得一玉枕縱從此如意

桓立既肆無君之心使御史皆太傅口道子於安城立

在南州忽見一平上轎人持馬鞭通云蔣侯來立驚愕然便見階下奴子御轎車見一士大夫自云是蔣子文君何以害太傅與為伯仲願視之問便不復見

廣陵韓曼字興彥陳敏反時與敏弟恢戰於尋陽還當

下馬覺鞭重見有錄錦囊中有短卷書著鞘皆不知所從來開視之故裝紙佛神呪經

成彪兒喪哀悼情氣盡夜哭泣後釣於澤經所共飲處釋綸悲感有大魚跳入船中俯視諸小魚彪仰天號動

俛而見之悉放小魚大者便跳出船去夜見兒來共語

三

幽明錄

幽明錄

提二十樽酒一盤梨就之引酌相勸

襄陽城南有秦民墓爲性至孝親歿泣血三年人有爲其口夢我詩者民間其義涕泗不自勝

孫權時南方遣吏獻督吏過宮亭湖廬山君廟請福下

故于巫求吏督吏叩頭曰督獻天子必乞哀念神云臨

入石頭當相運吏遂去達石頭有三尺鯉魚跳入船吏

破腹待之

安開者安成之俗師也善於幻術時王凝之爲江州問

王嘗行陽爲王刷頭簪荷葉以爲帽與王著當時亦不

此帽之有異列坐之後荷葉乃見舉座驚駭王乃知之

晉朱黃祖奉親至孝母病篤夜禱於天天漢開時有一

老公將小兒持箱自適即以兩丸藥賜母服之患頓消

因以停宿夜中廳事上有五色氣際天琴歌清好祖往

視之坐斗帳裏四角及頂上各有一大珠形如鷄子口

彩炫耀

晉太康元年餘杭人姓王失其名往上海過廟乞福既

去已行五六里忘履未及取一白衣人持履後至云官

使還君化爲鶴飛入山中

石勒問佛圖澄對暹可檢兆可見否澄令童子齋七日

取麻油掌中研之燦燦極而呪有頃舉手向童子掌內

見然有異澄問有所見否曰惟見一軍人長大白蒼有

吳望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暹也其年果生擒暹

劉松在家忽見一鬼杖劍斫之鬼走松起逐見鬼在高

山巖石上臥仍往逼突羣鬼爭走遺置藥杵臼及取餘

藥回將還家爲人合藥時臨熟取一經此白者無不效

驗

廣陵有冢相傳漢江都王遠之墓也常有村人行過見

幽明錄

六

地有數十具磨取一具持歸暮即叩門求磨甚急且送

苦故處

平都縣有南阪上有冢行人於阪取得經道逢冢中人

來云何故取吾魚奪者車上而去

始與雲水源有湧泉每至霜雪其上蒸氣高數十丈泉

中常有細赤魚出遊莫有獲者

巴正縣金剛以上卅里名黃金灘古有釣於潭獲一金

鎖引之滿一船金牛出聲兒奔壯奮躍還潭鉞久乃盡

釣人力碎得數尺故潭瀨取名

桓玄在南郡國第居時出諸般荆州干鵠穴逢一老公

騎青牛形色瓌異桓即以所乘馬易牛乘至零陵駭非

常因息駕次牛乃竟入水不出桓遣覘守終月絕蹤也

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遷爲南徐州先於蜀中載一青

牛下常自乘之極於目前養視翰遺疾多日牛亦不肯

食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喪未還都先遺驅牛回宅牛

不肯行人知其異即止待喪既下船便隨去

桓沖鎮江陵正會夕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甚久

目中泣下都督祝之曰汝若能向我跪者當啓活也牛

應聲而拜眾甚異之都督復謂曰汝若徧拜眾人者真

往牛涕頰如雨遂拜不止值沖醉不得啓遂殺牛沖醉

止得啓沖聞之歎息召督痛加鞭罰

護軍琅琊王華有一牛甚快常乘之齒已長華後夢牛

語之曰我老不復堪苦載二人尙可過此必死華謂偶

爾夢與三人同醉載還府牛果死

前阿虞眩所居宅內有一早筭樹大小圍高十餘丈枝

條扶疏蔭覆數家諸鳥依其上眩令奴斫上枝因墮殆

死空中有罵詈者言虞眩汝何意伐我家居便以瓦石

推擲大小並委頓如屯一年便消滅

殷仲宗以隆安初入蜀爲毛璩參軍至涪夜羣雀宿在

亭屋中忽有一鬼體上皆毛於窗櫺中執仲宗臂仲宗

大呼左右來救之鬼乃去

石虎時太極殿圖賢人之象頭縮入肩中

義興周起出爲謝厠司馬在江陵妻許氏在家夜遙見

屋裏白光一死人頭在地血流甚大驚怪即便失去後

起破法

太原王仲德年老少時遭亂避胡賊絕粒三日草中臥

忽有人扶其頭呼云可起陷囊王便驚瞥見一小兒長

四尺卽隱乃有一囊乾糗在前戲之小有氣力便起

河南人趙良與其鄉人諸生之長安至新安界遇霖雨

糧乏相謂曰飢那得美食邪應時羹飯具備有人聲語

云進疏食衆取啖之各得飽

謝安石嘗桓溫之世極懼不全夜忽夢乘桓車行十六

里見白雞而止不得復前莫有解此夢者及溫後代居

宰相麻十六年得疾安方悟云十六里者十六年見雞

住者今太歲在酉吾病殆將不起乎少日而卒

蔡廓作豫章郡未幾大兒始迎婦在路次兒欲婦曳缸

衣挂缸頭遂墮水卽沒徐羨之作揚州登報兩岸厚賞

漁人及昆侖共尋覓至二更不得婦哀泣之間男婦如

夢聞聲告之曰吾今在缸缸下以告婢婢白之令水王

沒覓果見尸坐在缸下初出水顏色如平生

宮亭湖邊傍右間有石數枚形圓若鏡明可鑑人謂之

石鏡後人過以火燎一枚其人服遂失明

晉義熙中羌主姚暭壞洛陽溝取輶得一雙雄鵝並金

色交頸長鳴聲達九華

幽明錄

九

楚文王少時好獵有人獻一鷹文王見之爪距神殊
絕常鷹故為獵於雲夢置網布野煙燒漲天毛羣羽族
爭噉競搏此鷹軒頸瞪目遠視雲際無搏慮之志王曰
吾鷹所獲以百數海鷹曾無有意將欺余耶獻者曰若
効於雉兔臣豈敢獻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鮮白不辯
其形鷹便竦翻而升蓋若飛電須臾羽墜如雪血下如
雨有大鳥墜地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兩口邊有黃人莫
能識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鷁也文王乃重賞之
頂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為鄉人所殺牛賣衣市刀圖欲
報讐後手刃之於眾中吏捕得官長深矜孝節為推遷
其事會赦得免後令出獵逐鹿入草草右有深穿數處
馬將趨之忽見一老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怒
引弓將射之老曰此中有弄恐君墮耳令曰汝為何人
老跪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恩因滅不見令
感在官數年多惠於民

桂陽羅君章二十許都未有學問常晝寢夢得一鳥
明五色雜光不似人間物夢中因取吞之於是漸有志
向遂更勤學讀九經以清才聞

句華人至東海對還暮不至門見路傍有小屋燈火相
應投寄宿有一小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家女自伴
夜去彈琴箏篋至曉此人謝去問其姓字女不答彈箏
而歌曰連綿葛上簾一緩復一緩欲知我姓名姓陳名
阿登

樂安縣事故經荒亂人民飢死枯骸填地每至天陰將
雨輒吟呻歎聲聒耳如蛙

建德民盧敬如廁有一人授手內草與之不觀其形如
此非一週後至廁久無送者但聞戶外關聲窺之正見

死奴與死婢爭先進草奴適在前婢便於後擣之由此
輒兩相擊食頃欲欲出婢奴陣勢方未已乃聞聲叱之
奄如火滅自是遂絕

桓大司馬鎮楮折時有何參軍長出行于山野中溺死
人憫轍上還蓋寢夢一婦人語云君佳人何以見穢汚
暮當令知之是時有某虎人無敢行及夜出者何常穴
壁作溺穴其夜趨穴欲溺虎來囓斷陰莖即死

晉孝武帝母李太后本賤人簡文無子曾偏令善相者
相富人李太后給早役不豫為相者指之此當牛貴子
向有虎厄帝因幸之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
服相者之驗而任有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
象以厭之因以手撫欲打虎成便思手腫痛遂以疾崩
海中自金臺出水百丈結構巧麗窮盡神工橫光巖渚
竦曜星漢其內有金几雕文備制上有百味之食

王伯陽亡其子營幕得三漆棺移置南岡夜夢營幕願
云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公營幕與弟爭幕後於坐
榻上見數升血疑營幕殺之故也幕今在長廣橋東一
里

等陽參軍夢一婦人前跪自稱先葬近水淪沒誠能見
救雖不能富貴可令若薄免禍參軍答曰何以為誌婦
人曰君見清邊上有銀釵也參軍問曰竟果見一
毀墳其上有銀移置高燥處卻十餘日參軍行至東橋
牛奔直趨水垂墜忽轉正得無恙也

有人相羊叔子父墓有帝王之氣叔子於是乃自掘斷
墓後相者又云此墓猶當出折臂三公叔子止騎乘及
為襄陽縣督盤馬落地遂折臂

淮南郡有物夜見人髮太守朱誕曰吾知之矣多置積

以塗壁夕有數蝙蝠大如雞集其上不得去殺之乃絕
屋椽下已有數百人頭髻

晉孝武帝於殿北窗下清暑忽見一人著白夾黃絲單
衣舉身沾溼自稱華林池水中之神名曰淋岑君若善
見待當相禱時帝飲已醉取所佩刀擲之刀空過無
礙神忿曰不以佳事垂接當令知已而君少時暴崩皆
呼此是為禍也

誰郡胡覆之妻李氏十餘年無子而婦亦哭之慟汝竟
無遺體然酷何深婦忽然起坐曰感君悼悼我不即朽
君可瞑後見就如平生當為君生一男若輩避臥觀之
如言不取燈燭暗而就之復曰凡人亦無生理可別作
屋見置瞻視滿十月然後殯爾未幾婦身微暖如未
亡既及十月果生一男男名靈達

海陵民黃華父家貧常大風雨散錢飛至其家拾而得
之爭後巨富錢至數千萬遂號名於江表

苻堅時有射師經嵩山望見松樹有一雙白鳥似鵲而
大至樹下又見一蛇長五尺許上樹取鳥未至鳥一丈
鳥便欲飛蛇張口翁之鳥不得去繞紛一食頃鳥轉欲
困射師引弩射三矢蛇傾而鳥得脫去於百餘步山邊
整理毛羽須臾雲霧雷發驚耳駭目射師驚怖不得旋
踵而鳥徘徊其上毛落紛紛似相援如此數陣雲電息
滅射師得免已而鳥亦高飛

山陰縣九侯神山上有壘墳墳前有古井常無水及請
告神即水涌出供用足乃復漸止

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晉永昌元年病死復活云死時土
地神將送諸太山人過禮舍門前土地神問吏此是何
等舍門吏曰道人舍從人指巫師為道人也土地神曰

是人亦是道人便以相付禮入門見數千屋皆縣竹簾自然林楊男女異處有誦經者唱偈者自然飲食快樂不可言禮文書名已至太山門面身又不到惟人士地神云道見數千闕瓦屋即問吏言道人即以付之於是遣神即錄取禮觀未徧見有一人入手四服捉金杵遂欲撞之便佈走避出門神已在門迎捉太山府君問禮云卿在世間皆何所為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為人解除祠祀或殺牛饋豬羊雞鴨府君曰汝罪應上熱熱便牽著熱所見一物牛頭人身捉鐵叉又禮著熱上宛轉身體身焦爛求死不死一宿二日府君問主者禮壽命應盡為頓奪其命校錄餘年乃命將錄求牛頭復以鐵叉又著熱邊府君曰令遣卿歸終其餘算勿復殺生淫祠禮乃還活不復為巫師

弘農徐儉家有一遠來客寄宿有馬一匹中夜驚跳客不安騎馬而去一物長丈餘來逐馬後客射之聞如中木聲明日尋昨路見箭著一確棚上

武昌陽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若人立者傳云昔有貞女其夫從役走赴國難攜弱子餓送此山立望而死形化為石

宋高祖承初中張蒼為武昌太守時人有嫁女未及升車忽便失性出門毆擊人乘云已不樂嫁俗人巫云是邪魅乃將女巫江際擊鼓以術祝治療春以為誑惑百姓制期須符妖魅後有一青蛇來到巫所即以大釘釘頭至日中復見大龜從江來伏前更以赤朱書符作符更遣入江至暮有大龜從江中出乍沉乍浮向龜隨後催逼龜自忽冒死先來入幔與女辭訣女痛哭云失其好因自此漸差或問巫曰三魅者歸於何物巫云蛇是

幽明錄

傳通地是媒人繼是其對所獲二物悉示春春始知靈驗

漢明帝永平五年剡縣劉晨一阮肇共入天台山取谷皮迷不得返經十餘日糧食乏盡飢餓殆以遙望山上有一桃樹大有子實而絕巖邃澗了無登路攀葛乃得至噉數枚而飢止體充復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見蕪菁菜從山腹流出甚鮮新復一杯流出有胡麻糝相謂曰此去人徑不遠度出一大谿谿邊有二女子姿質妙絕見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所流杯來晨肇既不識之二女便呼其姓如與有舊相見忻喜問來何晚即因契還家家筒瓦屋南壁及東壁下各有一大牀皆施絳羅帳為縣鈴上金銀交錯牀頭各十侍婢便教云劉阮二郎經涉山阻向西得遺寶猶尙虛弊可速作食有胡麻飯山羊脯甚美食畢行酒有華女各持三五桃子笑而言賀女婿來酒甘作樂劉阮忻怖交并至暮令各就一帳宿女往就之言聲清婉令人忘憂至十日後欲求還去女云君已來此乃宿福所招與僊女交接流俗何所樂哉遂住半年天氣常如二三月長舉求歸不已女乃僊主女子有三十人集會奏樂共送劉阮指示還路既出親舊零落邑屋全異無復相識問得七世孫傳聞上世入山迷不得歸

文翁常斷大樹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祝曰吾若得二千石斧當著此處因擲之中口一丈八尺處後果為

晉兖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得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栖籠窗間雞遂作人語與宗談立極有言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立功大進

幽明錄

河東賈翊小名盤兒甚諳究世譜義熙中為瑯琊府參軍夜夢有一人大鼻而瘦貌甚多矚目請之曰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乃於夢中許易明朝起自不覺而人悉驚走瑯琊王大驚遣傳教呼視翊到瑯琊遙見起還內彌取鏡自看方知怪異因還家家人悉驚入內婦女走藏翊坐自陳設良久并遣人至府檢問方信後能半面啼半面笑兩手各捉一筆俱書辭意皆美此為吳也餘並與人同

襄邑縣南有瀨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潔齋入汲一井餘八井水並動

王承相見郭景純請為一卦卦成郭意甚惡云有震厄公能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如公長置常寢處災可消也王從之數日果震柏木粉碎

吳興剡縣家僮客姓王有少婦美色而眇中弟恆往就之客私懷忿怒具以白眇曰中郎作此甚為無理願尊敕語眇以問弟第大罵曰何緣有此必是妖鬼敕令格殺官初猶不敢約屬分明後來閉戶欲縛之便變成大狸從窗中跳出

董仲舒下帷獨詠有客來詰語遂移日舒知其非常客又云天欲雨仲舒因此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狸則是鼯鼠客問此言色動形壞化成狐狸而去

吳北寺終祚道人臥齋中鼠從坎地出言終祚後數日必當死終祚呼奴令買犬鼠云亦不畏此也但令犬入此戶必死須臾犬至果然終祚乃下聲語其奴曰明日入市雇十擔水來鼠便已逆知之云止欲水澆取我穴周流無所不至竟日澆灌了無所獲密令奴更借三十餘人鼠云吾上屋居奈我何至時處在屋上奴各圍

幽明錄

鼠云阿周盜二十萬錢開庫實如所言也奴亦叛去終
祚嘗為商賈附其戶而謂鼠曰汝正欲使我富耳今違
行勤守吾房中勿令有所零失也時桓玄在南州禁殺
牛甚急終祚載數萬箱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
室牢閉一無所失鼠亦絕後遂富積

曲阿有一人忘姓名從京還逼暮不得至家遇雨宿廢
屋中雨止月朗遙見一女子求止屋檐下便有恐難之
音仍解腰中絛繩懸屋梁自縊又懸屋檐上有如幸繩
者此人密以刀斷繩繩又斫屋上見一鬼西走向曙女
氣方蘇能語云家在村因母責之求死此人歸向女父
母說其事或是天運使然因以女嫁為妻

義熙中江乘蠹湖忽有一板廣數尺長二丈徐恆停
此洲籬采菱及捕魚者資此以自濟後有數人共乘板
入湖試以刀斫即有血出板仍沒數人溺死
嵩高山北有大穴晉時有人誤墜穴中見二人圍棋下
有一杯白飲亦與墮者飲竟氣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
此否墮者曰不願停棋者曰從西行有大井其中有蛟
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去若餓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
又半年乃出蜀中因入洛問張華華曰此何館也所飲
者玉漿也所食龍肉石髓

阮瞻素乘無鬼論世莫能難每自謂理足可以止幽明
忽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
辨與言良久及鬼神事反覆甚善鬼遂屈乃作色曰鬼
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邪即僕便是鬼遂變
為異形須臾消滅阮嘿然意色大惡年餘病卒

吳與徐長夙與鮑南海神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祕術先
謂徐宜有納誓徐誓以不仕於是受籙常見八大神在

側能知來見往才識日異縣鄉翁然有美談欲用為縣
主簿徐心悅之八神一朝不見其七餘一人倨傲不如
常徐問其故答云君違誓不復相為使身一人留衛錄
耳徐仍還錄遂退

王輔嗣註易輒笑鄭玄為儒云老奴無意于時夜分忽
聞外閣有著履聲須臾進云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
輒穿整文句而妄說詆老子極有忿色言竟便退輔嗣
心生異惡少時遇病而卒

河南陽起字聖卿少病瘵逃於社中得素書卷遺効百
鬼法所効輒效為日南太守母至廟上見鬼頭長數尺
以告聖卿曰此蕭霜之神効之出來變形如奴送書京
師朝發暮返作使當千人之力

晉世王彪之年少未冠嘗獨坐齋前有竹忽聞有款聲
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見母衣服如生彪之跪
拜款款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已去當見一白狗若能
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可得免矣忽不復見彪之悲悵
達旦既明獨見一白狗恆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
籍及出千里外三年乃歸齋中復聞前聲往見母如先
謂曰能用吾言故來慶汝汝自今已後年踰八十位班
台司後皆如母言

東昌縣山有物形如人長五尺裸身披髮髮長五六寸
常在高山巖石間住暗啞作聲而不成語能嘯相呼常
啼於幽昧之間不可恆見有人伐木宿於山中至夜眠
後此物拖子從洞中發石取蝦蟹就人火邊燒煮以食
見時人有未眠者密相覺語齊起共突擊便走而遺其
子聲如人嗥也此物便男女羣其引石擊人趣得子然
後止

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參軍五月五日鷓鴣舌教令
學語遂善能效人語笑聲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座
語無不絕似有一佐驪學語難學學之未似因內頭於
囊中以效焉遂不異也主典人於鷓鴣前盜物參軍如
鷓鴣何無人密白主典人盜于種一二條列銜之而
未發後盜牛肉鷓鴣復白參軍參軍曰汝云盜肉當應
有驗鷓鴣曰以新荷裹著屏風於檢之果獲捕加治而
盜者怨思以熱湯灌殺之參軍為之悲傷累日遂請殺
此人以報其怨司空曰原殺鷓鴣之痛誠合洽然不可
以禽鳥故而極之於法令止五歲刑也

吳興錢乘孫權時嘗臥久不覺兩吻沫出者數升呼
呼之乘本肥瘠既爾之後遂以力聞官至無難監
魏武帝猜忌晉宣帝父子非曹氏純臣又帝夢三匹馬
在一槽中共食覺猶憶之因召文明二帝告以所見並
云防理自多毋為橫慮帝然之後果移器悉如夢焉
王丞相茂弘夢人欲以百萬錢買大兒長孫丞相甚惡
之潛為祈禱者掘地作屋得一窖錢料之百萬億大懼
一皆藏閉俄而長孫亡

隴西秦嘉字士會備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才美流譽
桓帝時嘉為曹掾赴洛淑歸寧于家晝臥流涕覆面履
怪問之云適見嘉自說往律鄉亭病亡二客俱留一客
守喪一客賣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有頃書至事事
如夢

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
四人至亭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
石眠馬斷轡走歸從者悉追馬至暮不反眠覺日已向

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
四人至亭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
石眠馬斷轡走歸從者悉追馬至暮不反眠覺日已向

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
四人至亭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
石眠馬斷轡走歸從者悉追馬至暮不反眠覺日已向

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
四人至亭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
石眠馬斷轡走歸從者悉追馬至暮不反眠覺日已向

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
四人至亭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
石眠馬斷轡走歸從者悉追馬至暮不反眠覺日已向

捕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已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問女郎姓何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少年可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語絡繹把火赤城郭邑居至便入城進廟事上有信幡題云河伯俄見一人年三十許顏容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救行酒炙云僕有小女孩聰明欲以給君箕帚此人知神敬畏不敢拒逆便敷備辦令就郎中婚承白已辦送絲布單衣及紗裙縞縞紗衫襪履履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來三日後大會客拜問四日云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磨香囊與婿泣涕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者一卷脈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邁兄喪因還婚宦江淮有婦人爲性多慾存想不舍日夜常醉且起見屋後二小童甚鮮潔如官小吏者婦因欲抱持忽成二掃帚取而焚之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幽明錄

龍月曖昧見其面上燦深目無瞳子脣齒露手執黃絲繩即奔走投村具說事狀父老云舊有惡鬼明日看所見屋宅處並高墳深墟孫權病巫啓云有鬼著絹巾似是故將相呵叱初不願徑進入宮其夜權見魯肅來衣巾悉如其言

鬼可憎果然鬼報而退
穎川陳慶家後有神樹多就求福遂起廟名天神廟慶孫有烏牛神于空中言我是天神樂賜此牛若不與我來月二十日當殺爾兒慶孫曰人生有命不由汝至日兒果死復言汝不與我至五月殺汝婦又不與至時婦果死又來言汝不與我秋當殺汝又不與之秋遂不死鬼乃來謝曰君爲人心正方受大福願莫道此事天地聞之我罪不細實見小鬼得作司命度事幹見君婦兒終期爲此欺君索食耳願深恕君錄籍年八十三家方如意鬼神祐助吾亦當奴僕相事遂聞稽顙聲既冲字叔讓中山人爲雲社令未至惠懷縣忽有一人來通云社郎須臾便至年少容貌美淨既坐寒溫云大人見使貪慕高援欲以妹與君婚故來宜此意甄愕然曰僕長大且已有家何緣此理社郎復云僕妹年少且令色少雙必欲得佳對云何見拒甄曰僕老翁見有婦豈容遠越相與反覆數過甄殊無動意社郎有悲色云大人當自來恐不得耐遲既去便見兩岸上有人著幘捉馬鞭羅列相隨行從甚多社公尋至幽簿導從如方伯乘馬與青輻赤絡覆車數乘女郎乘四堅車錦步障數十張婢子八人夾車前衣服文彩所未嘗見便于甄傍邊岸上張幔屋舒簾席社公下隴漆几坐白旃坐褥玉唾壺以瑤瑁爲手巾籠捉白麈尾女郎御在東岸黃門白拂夾車立婢子在前社公引佐吏令前坐當六十人命作樂器悉如琉璃社公謂甄曰僕有陋女情所鍾愛以君德令茂食結親援因遣小兒已具宣此旨甄曰僕既老梓已有室家兒子且大雖貪貴聘不敢開命社公復云僕女年始二十姿色淑令四德克備今在岸

上勿復為煩但當成禮耳甄推之轉苦謂是邪魅使拔刀橫膝上以死拒之不復與語社公大怒便令呼三斑兩虎來張口正赤張呼裂地徑跳上如此者數十相守至天明無如之何便去留一牽車將從數十人欲以迎甄甄便移至惠懷上縣中住所迎車及人至門中有一人著單衣頓向之揖于此便住不得前甄停十餘日方敢去故見二人著幘捉馬鞭隨至家至家少日而婦病遂亡

隆安初陳郡殷氏為臨湘令縣中一鬼長三丈餘致上屋猶垂腳至地殷入便來命之每搖屏風動窗戶病轉甚其弟觀亦見恆拔刀在側與言爭鬼語云勿為罵我當打汝口破鬼忽隱形打口流血後遂嚼成殘廢人吳中人姓顧往出舍蓋行去舍十餘里但聞西北隱隱因舉首見四五人皆赤衣長二丈倏忽而至三重圍之顧氣奄奄不通輾轉不得且至踊圍不解口不得語心呼北斗又食頃鬼相謂曰彼正心在神可捨去語如霧除顧歸舍疲極臥其夕戶前一處火甚盛而不燃鬼紛紜相就或往或來呼顧談或人去其被或上頭而輕于鴻毛開晨失

晉桓豹奴為江州時有甘錄事者在臨川郡治下兒年三十遇病死埋著家東塚家之間旬日忽聞東路有打鼓倡樂聲可百許人徑到甘家問錄事在不故來相詣賢子亦在此止聞人聲亦不見其形也乃出數里遇與之俄頃失去兩髮皆空始聞有鼓聲臨川太守謂是人戲必來詣已既而寂爾不到聞附說之大驚晉升平元年鄉縣陳素家富娶婦十年無兒夫欲娶妾婦辭祠神明忽然有身鄰家小人婦亦同有因貧鄰婦

云我生若男天願也若是女汝是男者當交易之便其相詣鄰人生男此婦後三日生女便交取之素欣喜養至十三當祠祀家有老婢素見鬼云見府君家先人來至門便住但見一羣小人來座所食敵此祭父甚疑怪便迎見鬼人至祠時轉令看言語皆同素便入問婦婦懼說言此事還男本家喚女歸

鄉縣胡章與上虞管雙善好干戈雙死後章夢見之雖刃戲其前雙甚不樂明日以符貼壁章欲近行已泛舟理機忽見雙來拳雷之云夫人相知情貫千載昨夜就卿賦值眠吾即去今何故以符相厭大丈夫不體天下之理我畏符乎

蔡謨在廳事上坐忽聞鄰左復魄聲乃出庭前望正見新死之家有一老嫗上著黃羅巾袖下著縹帶飄然升天聞一喚聲輒回顧三喚三顧徘徊良久羣既絕亦不復見問喪家云亡者衣服如此

晉升平元年任懷仁年十三為臺書佐鄉里有王祖復為令史恆寵之懷仁已十五六矣頗有異意祖銜恨至嘉興殺懷仁以棺殮埋于徐祚後田頭祚後宿息田上忽見有象至朝中暮三時食輒分以祭之呼云田頭鬼來就我食至眠眠時亦云來伴我宿如此積時後夜忽見形云我家州當除服作祭祭甚豐厚君明隨去祚云我是生人不當相見鬼云我自隱君形祚便隨鬼去計行食頃便到其家家大有客鬼將祚上靈座大食滅合家號泣不能自勝謂其兒還見王祖來便曰此是殺我人偷畏之便走出祚即形露家中大驚具問祚因敘本末遂隨祚迎喪既去鬼便斷絕

東萊王明兒居在江西死經一年忽形見還家經日命

招親好叙平生云天曹許以暫歸言及將離語便流涕問訊鄉里備有情焉數兒曰吾去人問便已一周思視桑梓命兒同觀鄉閭行經鄧艾廟令燒之兒大驚曰艾生時為征東將軍沒而有靈百姓祠以祈福奈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摩鐵十指垂擗豈其有神因云王大將軍亦作牛驢馳於斃桓溫為卒同在地獄此等並困劇理盡安能為人損益汝欲求多福者正當恭慎盡忠孝順無恙怒便善流無極又令可錄指尸甲死後可以贖罪又使高作戶限鬼來入人室內記人罪過越限數腳則忘事矣

晉左軍琅琊王凝之夫人謝氏頓亡二男痛惜過甚銜淚六年後忽見二兒俱還並著械慰其母曰可自剖兒並有罪譴宜為作福于是得止哀而動為求請

桓恭為桓石氏參軍在丹徒所住廡牀前一小陷穴詳視是古墓棺已朽壞桓食常先以鮭飯投穴中如此經年後眼始覺見一人在牀前云吾終沒以來七百餘年當應為寧州刺史後果如言

晉太元十年阮瑜之居在始興佛圖前少孤貧不立哭泣無時忽見一鬼書持著前云父死歸立冥何為久哭泣卻後三年中君家可得立僕當寄君家不使有損失勿畏我為凶要為君作吉後鬼恆在家家須用香鬼與之二三年君小差為鬼作食其譁笑語議阮問姓答云姓李名雷之是君姊夫耳阮問那得來鬼云僕受罪已畢今暫生鬼道權寄君家後四五年當去日復何處去若云當生世間至期果別而去

晉義熙五年彭城劉澄常見鬼及為左衛司馬與將軍

巢營解宇相接澄夜相就坐語見一小兒精衣手把赤
鐵團團似芙蓉花數口巢大遭火

劉道錫與從弟康祖少不信有鬼從兄與伯少來見鬼
但辭論不能相屈常于京口長廣橋宅東云有殺鬼在

東籬上道錫笑便問其處率與伯俱去捉大刀欲斫之
與伯在後喚云鬼擊汝道錫未及鬼處便聞如有大杖

聲道錫因倒地經宿乃醒一月日都差與伯復云廳事
東頭桑樹上有鬼形尚孺長必害人康祖不信問在樹

高下指處分明經十餘日是月晦夕道錫逃閣中以戟
刺鬼所住便還人無知者明日與伯蚤來忽驚曰此鬼

昨夜那得人刺之殆於都不能復動臥亦當不久康大
笑

鄆縣故尉趙吉常在田陌間昔日有一蹇人舁埋在陌
邊後二十餘年有一遠方人過趙所門外遠方人行十

餘步忽作蹇趙怪問其故遠人笑曰前有一蹇鬼故效
以戲耳

東魏徐忘名還作本郡卒墓在東安靈山墓先為人所
發棺槨已毀謝玄在彭城將有齊郡司馬隆第進及東

安王箱等共取塚棺分以作車少時三人悉見忠更相
注連凶禍不已箱母靈語于孫云箱昔與司馬隆兄弟

取徐府君墓中棺為車隆等死也喪破皆由此也
宋世焦湖廟有一柏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垢時單父縣

人楊林為賈客至廟祈求廟巫謂曰君欲好婚否林曰
幸甚巫即遣林近枕邊因入塚中遂見朱樓瓊室有趙

太尉在其中即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為秘書郎歷數十
年並無思歸之志忽如夢覺猶在枕傍林憮然久之

京口有餘羅者家甚饒樓常於江邊拾流柴忽見江中

幽明錄

幽明錄

連缸蓋川而來徑入浦對徐而泊遣使往云天女今
當為徐郎妻徐人屋角隱藏不出母兄媒勸厲出未

至缸先令於別室為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贈以繒
絳之衣徐唯恐懼累膝牀端夜無辭接之禮女然後發

遣以所贈衣物乞之而退家大小怨憤煎罵遂懷歎卒
葛祥吳時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為妖怪百姓

為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沉沒不者槎浮則缸為之破壞
祥將去官乃大具斤斧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

中响响有人身往視槎移去流下數里駐滯自中此
行者無復沈覆之患衡陽人為祥立碑曰正德祈禱神

木為移也
新城縣民陳緒家晉永和中且聞扣門自通云陳都尉

便有車馬聲而見形徑進呼主人共語曰我應來此當
權住君家相為致福命緒施設牀帳於齋中或人詣之

齋持酒禮求願所言皆驗每進酒食命人跪拜授闈裏
不得開視復有一人疑是狐狸之類因跪急把取此物

卻還牀後大怒曰何敢嫌試都尉此人心痛欲死主人
為叩頭謝良久意解自後眾不敢犯而緒舉家無恙每

事益利此外無多損益也
晉太元中高衡為魏郡太守成石頭其孫雅之在廢中

云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拄杖光耀照屋與雅之輕舉
宵行暮至京口晨已來還後雅之父子為桓立所滅

疾官縣常有閣下神歲終詣吏殺牛祀之沛郡武曾作
令斷之經一年會遷作建威參軍當去神夜來問曾何

以不還食聲色極惡甚相譴責諸吏便於道中買牛其
謝之此神乃去

南康宮亭廟殊有神驗晉孝武世有一沙門至廟神像

見之淚出交流因標姓字則昔友也自說我罪深能見

濟脫不沙門即為齋戒誦經語曰我欲見卿真形神云
稟形甚醜不可出也沙門苦請遂化為蛇身長數丈垂

頸梁上一心聽經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廟亦歇
絕

安侯世高者安息國王子與大長者共出家學道言衛
城值主不稱大長者子輒悲世高恆呵戒之馬旋二十

八年云當至廣州值亂有一人逢高睡手拔刀曰真得
汝矣高大笑曰我宿命負對故遠來相償遂殺之有一

少年云此遠國異人而能作吾國言受害無難色將是
神人乎眾皆笑世高神識還生安息國復為王子

名世高以年二十復辭王學道十數年語同學云當詣
會稽畢對過廬山訪知識遂過廣州見年少尚在徑授

其家與說昔事大欣喜便隨至會稽過稽山廟呼神共
語廟神鱗形身長數丈淚出世高向之語鱗形便去世

高亦還船有一少子上船長跪前受呪願因遂不見廣
州客曰向少年即廟神得離鱗形矣云廟神即是宿長

者于後廟祝聞有鼻氣見大鱗死廟從此神歇前至會
稽入市門值有相打者誤中世高頭即卒廣州客遂事

佛精進
晉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見人將上天詣司

命司命更推校算麻未盡不應枉召主者發遣令還甲
尤脚痛不能行無緣得歸主者數人其愁相謂曰甲若

卒以脚痛不能歸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
司命思之良久曰適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門外此人

當遣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無損主者承赦去將易之
胡形體甚醜脚殊可惡甲終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

幽明錄

漢

長洪雷此耳不特已遂聽之主者令二人並閉目候忽
二人卻已各易矣即遣之豁然復生具為家人說發視
果是胡脚叢毛連結且胡臭甲本土愛翫手足而忽得
此了不欲見雖獲更活每惆悵殆欲如死旁人見識此
胡者死猶未殯家近在笏子浦甲親往視胡尸果見其
脚著胡體正當殯歛對之泣胡兒並有至性每節胡兒
並悲思馳往抱甲脚號咷忽行路相逢便攀援啼哭為
此每出入恆令人守門以防胡子終身憎穢未嘗誤視
雖三伏盛暑必復重表無暫露也

首有干慶者無疾而終時有術士吳猛語慶之子曰干
侯葬未窆我試為請命未可殯殮尸臥靜舍唯心下稍
暖居七日猛凌晨至以水激之日中許慶蘇焉旋遂張
目開口尚未發聲圍門皆悲喜猛又令以水含酒乃起
吐血數升衆能言語三日平復初見十數人來執縛桎
梏到獄同輩十餘人以次旋對次未至俄見吳君北面
陳釋王遂脫械令歸所經官府皆見迎接吳君而吳
君與之抗禮節不知悉何神也

太元中北地人陳良與沛國劉舒友善又與同郡李焉
其為商賈曾獲厚利共致酒相慶而焉害良以葦囊之
棄之荒艸經十許日良復生歸家說死時見一人著赤
幘引良去造一城門門下有一牀見一老人執硃筆點
校籍赤幘人言曰向下土有一人姓陳名良遊魂而已
未有統攝是以將來校籍者曰可令便去良既出忽見
友人劉舒謂曰不圖于此相見卿今幸蒙尊神所遺然
我家廩屋後桑樹中有一狸常作妖怪我家數數橫受
苦惱卿豈能為我說此邪良然之既蘇乃詣官訴李
焉伏罪仍特報舒家人涕泣云悉如言因伐樹得狸

殺之其怪迷絕

北府案盧真者本中郎荀羨之吏也以晉太元五年六
月中病入經一室而蘇云見羨之子粹驚曰君等未
盡然官須待三將故不得便爾相放君若知有幹機如
君者當以相代盧真即舉弓穎粹曰穎粹事否盧真曰
穎不復下已粹初命盧真疏其名緣書非鬼用粹乃索
筆自書之盧真遂得出忽見一曾鄰居者死已七八年
矣為太山門主謂盧真曰索都督獨得歸耶因屬盧真
曰卿歸為謝我婦我未死時埋萬五千錢於宅中大牀
下本欲與女子市劍不意奄終不得言于妻女盧真許
之及蘇遂使人報其妻已賣宅移居武進矣因往語之
仍告買宅主令掘之果得錢如其數焉即遣其妻與女
市劍而弓穎亦以附葬其奇其事

瑗邪人姓王忘名居錢塘妻朱氏以太元九年病入有
孤兒王復以其年四月暴死時有二十餘人皆烏衣見
錄云到朱門白壁牀如官殿吏朱衣素帶玄冠介幘或
所披著悉珠玉相連結非世中儀服復將前見一人長
大所著衣狀如雲氣王向叩頭自說婦已亡餘孤兒尚
小無依奈何便流涕此人為之動容云汝命自應來為
汝孤兒特與三年之期王訴云三年不足活兒左右一
人語云俗戶何處此問三年是世中三十年因便送出
又活三十年

晉升平末故章縣老公有一女居深山餘杭廣求為婦
不許公後病歿女詣縣買棺行半道逢廣女具道情事
女因口窮逼若若能往家守父屍須吾還便為君妻廣
許之女曰我闈中有豬可殺以餚作兒廣至女家有排
掌欣舞之聲廣披帷見眾鬼在堂共捧弄公尸廣把杜

幽明錄

大埠入門羣鬼盡走廣守尸取豬殺至夜見尸邊有老
鬼伸手喚肉廣因捉其臂鬼不復得去持之逾堅但聞
戶外有諸鬼共呼云老奴貪食至外甚快廣語老鬼殺
公者必是汝可速還精神我當放汝汝若不還者終不
置也老鬼曰我兒等殺公耳即喚鬼子可還之公漸活
因放老鬼女載棺至相見驚悲因娶女為婦

有新从鬼形瘦疲頓忽見生時友人从二十年肥健相
問訊曰卿那爾曰吾飢餓不自任卿知諸方便故當
以法見教友鬼云此甚易耳但為人作怪人必大怖當
與卿食新鬼往入大墟東頭有一家奉佛精進屋西廂
有糜鬼就推此糜如人推法此家主便語子弟曰佛憐
吾家貧令鬼推糜乃推糜與之至暮糜數十斛疲頓乃
去遂罵友鬼卿那誑我又曰但復去自當得也復從大
墟西頭入一家奉道門傍有確此鬼便上確如人春狀
此人又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復來助吾益鞏毅與之
給婢饋餼至暮得五十斛不與鬼食鬼眷歸大怒曰吾
與卿家婚姻非他比如何兒欺以二日助人不得一
飲食友鬼曰卿自不遇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難動
今去可覓百姓家為作怪則無不得鬼復去得一家門
前有竹竿從門入見有一羣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
一白狗便抱空中行其家見比來未有此怪占云有
客鬼索食可殺狗并甘果酒飯于庭中祀之可得無他
便如師言鬼果大得食此後極作怪友鬼之教也
廣陵劉青松晨起見一人著公服齋版云用為魯郡大
守投版便去去後亦不復見版來日復召曰君便應到
職青松知必外入告妻子處分家計洗浴至曉見車馬
吏侍左青松奄忽而絕家人咸見其升車南出百餘步

漸高不見

安定人姓章北伐姚泓之時歸國至都住親知家時已獲濟有客來問之章云今雖免慮而體氣極然未有口思作一羹無由能得至樓苦夜中眠熟忽有叩牀口者云官與君錢便驚出戶見一千錢在外又見一鳥口幘子執板背戶而立呼主人共視比來已不復見而用之

呂順喪婦更娶妻之從妹因作三幕構梁垂就輒無成一日順晝臥見其婦來就同寢體冷如冰順以臥生之隔辭語使去後婦又見其妹怒曰天下男子復何限汝乃與我共一壻作家不成我使然也俄而夫婦俱瘞庚崇者建元中于江州湖外爾日即還家見形如平生多在妻奉氏室中妻初恐懼每呼諸從女伴於是鬼來漸疏時或暫來輒忿厲云貪與生者接耳反致疑惡豈爾我歸意邪從女在內紡績之具遂見空中撒亂或投之于地從女怖懼皆去鬼即常見有一男纔三歲就母求食母曰無錢食那可得鬼乃懷愴循其兒頭曰吾不幸早世令汝窮乏愧汝念汝情何極已忽見將二百錢置妻前云可為兒買食如此經年妻轉貧苦不立鬼云卿既守節而貧苦若此直當相迎耳未幾妻得疾亡鬼乃寂然

馬仲叔王志都並遼東人也相和至厚叔先王卒後忽形見謂曰吾不幸早亡心極相念念卿無婦今為卿得婦當以十一月二十日送諸卿家但掃除設牀席待之到日都密掃除施設天忽大風白日晝昏向暮風止寢室中忽有屏帳自施發視其中牀上有一婦花媚莊嚴臥牀上才能氣息中表內外驚怖無敢近者唯都得往

幽明錄

幽明錄

須臾便蘇起坐都問誰婦曰我河南人父為清和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由忽然在此都具語其意婦曰天應令我為君妻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亦以為天相與也遂與之生一男後為南郡太守

衡陽太守王矩為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丈餘著白布單衣將妻在岸上呼矩奴子過我矩省妻為杜靈之人缸其語稱敘希闊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答云朝發矩怪問之杜答曰天京兆身是鬼見使來詣君耳矩大懼因求紙筆曰君必不辭天上書乃更作折卷之從矩求一小箱盛之封付矩曰君今無開此到廣州可視耳矩到數月稍倦乃開視書云令召王矩為左司命主簿矩意大惡因疾卒

近世有人得一小孩使頻求還家未遂後日久此吏在窗下賊人見門中有一婦人年五六十肥大行步艱難吏眠失覆婦人至牀邊取錦裳覆之回復出門去吏轉側衣落婦人復如初此人心怪明問吏以何事求歸吏云母病次問狀貌及年皆如所見唯云形瘦不同又問母何思答云病腫耳即與吏假始出便得家信云母喪追計所見之肥乃是其腫狀也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常在月中坐臨風鳴彈忽有一人形器甚偉著械有慘色至其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稽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便因授以廣陵散賀遂傳之于今不絕

元嘉中太山巢氏先為相縣令居首陵家婢采薪忽有一人追之如相問訊遂共通情隨婢還家仍住不復去巢恐為禍夜輒出婢聞與婢語歌言對大小悉聞不使人見見形者唯婢而已恆得錢物酒食日以充足每與

飲吹笛而歌云明夜寂已清長留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晉義熙中范質為南康郡時贛縣吏說先人山采薪得二遺骨如一尺盤大薪未足遇有兩樹駢生吏以龜側置樹間復行采伐去龜處稍遠天雨纒復取後經十二年復入山見先龜一者甲已枯一者尚生極長樹木所夾處可厚四寸許兩頭厚尺餘如馬鞍狀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寵過常遊市見一女美麗賣胡粉愛之無由自達乃託買粉口往市得粉便去初無所言積漸久女深疑之明日復來問曰君買此粉將欲何施答曰意相愛樂不敢自達然極欲相見故假此以觀姿耳女悵然有感遂相許和刻以明夕其夜安寢堂屋以俟女來薄暮果到男不勝其悅把臂曰宿願始申于此歡踴遂從女惶懼不知所以因遁去明還粉店至食時父母怪男不起往視臥當就殞歛發篋中百餘囊胡粉大小一積其母曰殺我兒者此粉也入市買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迹如先遂執問女曰何殺我兒女聞

嗚咽具以實陳父母不信遂以訴官女曰妾豈復怯死乞一臨尸盡哀縣令許焉徑往撫之慟哭曰不幸至此若死魂而靈復何恨哉男鬻然更生具說情狀遂為夫婦子孫繁茂

許攸夢烏衣吏奉漆案案上有六封文書拜跪曰府君當為北斗君會明年七月復有一案四封文書云陳康為主簿後康至曰今來當為君問益懼問康曰我作道師外不過作社公今日得北斗主簿余為忝矣明年七月二人同日而死

幽明錄

幽明錄

公明年妻果產後如其言矣

有貴人亡後永興令王奉先夢與之相對如平生奉先問還有情色平答曰某已至其家問婢後覺問其婢云此日麗夢耶若來

徐羨之為王雄少傅主簿夢父作謂曰汝從今已後勿渡朱雀桁當貴羨之後行牛桁憶先人夢回馬而折折以此除主簿後果為宰相

元嘉九年征北參軍明福之值從者夜眠大麗禱之自往喚之頃間不能應又失其頭誓三日乃寤說云被三人捉足一人髻之忽夢見一道人以丸藥與之如桐子令以水服之及悟手中有藥服之遂差

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公府辟不就精進典籍鄉黨稱名年三十五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夜半卒心痛而歿心上微暖身體屈伸停屍十日氣從咽喉如雷鳴眼開索求飲食便起說初臥時有二人乘黃馬從兵二人但言捉將去人扶兩腋東行不知幾里便見大城如錫鐵崔嵬從城西門入見官府舍有二重黑門數于梁瓦屋男女當五六十主吏著單衣將泰名在第二十須臾將入府君西坐斷勸姓名復將南入黑門一人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前問生時所行事有何罪過行何功德作何善行言者名各不同主者言許汝等口口遣六部督錄使者常在人間疏記所作善惡以相檢校人

以有五惡道殺生禱祠最重奉佛持五戒十善口口口口口口舍安隱無為泰若一無所為口口口口口口畢使為水官時不作善今墮在此處後轉令官都督總啼泣悔言生時不作善今墮在此處後轉令官都督總知諸獄事給馬東到地獄按行復到泥犁地獄男女六

千人有大樹縱廣五十餘步高大四邊皆有劍樹上燃火其下十五五墮大劍下貫其身體云此人呪詛罵

皆奪人財物假傷良善見泰父母及一弟在此獄中涕泣見二人齋文書來救獄吏言有三人其家事佛為有寺中懸旛蓋燒香轉法華經呪救解生時罪過出就福令已見自然衣服往詣一門云開口口口有重三黑門皆白壁赤柱此三人即入門見大殿珍寶輝日堂前有

二師子併伏象一金玉牀云名師子之坐見一人身可長丈六姿顏金色頂有日光坐此牀上沙門立侍甚眾四坐名其人菩薩見泰山府君來作禮泰問吏何人吏曰此名佛天上天下度人之師便開佛言今欲度此惡道中及諸地獄人皆令出應時云有萬九千人一時得

出地獄即時見呼十人當上生天有車馬迎之升虛空而去復見三城縱廣二百餘里名為更變形城云生來不問道外而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受更變報入北門見數千百土屋中央有大瓦屋當五十餘步下有五百餘吏對錄人名作善惡事牀是受變身形之路從其所趣去殺者云當作蟬蟬朝生夕死若為人常短命偷盜者作猪羊身屠肉貨人淫逸者作鴿鴿蛇身惡舌者作鴉鴉鴿鴿惡聲人聞皆呪令死抵債者為驢牛魚鼈之屬大屋下有地房一戶北向一戶南向呼從北

戶又出南戶者皆變身形作鳥獸又見一城縱廣十里其瓦房安居快樂云生時不作惡亦不為善當在鬼趣千歲得出為人又見一城廣五千餘步名為地中罰誦者不堪苦痛男女五六萬指裸形無履飢困相扶見泰叩頭啼哭泰按行畢還主者問地獄如法否耶無罪過相供為水官都督不爾與獄中人無異泰問人生以何

為樂主者言惟奉佛弟子精進不犯禁戒為樂耳又問未奉佛時罪過山積今奉佛法其過得除否曰皆除主

者又召都錄使者問趙文和何故死來使開騰檢年犯之籍云有年三十年橫為惡鬼所取今遣還家由是大小發意奉佛為祖父母及一弟懸旛蓋誦法華經作福也

臨淮宋綜遭母難恆外處住內有病因前見婦曰喪禮之重不煩數遺綜曰自甚毒已來何時至內婦曰君來多矣綜知是魅敕婦婢候來便閉戶執之及來登牀往赴視此物不得去遺變老白雌雞推問是家雞殺之遂絕

代郡界中一亭作怪不可止有諸生壯勇者暮行欲止亭宿亭吏止之諸生曰我自能消此乃住宿食夜諸生前坐出一手吹五孔笛諸生笑謂鬼曰汝止一手那得徧留我為汝吹來鬼云卿謂我少指耶乃復引手即有數十指出諸生知其可擊因拔劍斫之得老雌雞殺之遂絕

晉建武中刻縣馮法作買夕宿荻塘見一女子著綾服白皙形狀短小求寄載明且船欲發云暫上取行資既去法失期一匹女抱二束芻填船中如此十上失十絹法疑非人乃縛兩足女云君絹在前艸中化形作大鷄烹食之肉味甚美宋永興縣吏鍾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樂白鶴城中女子至是猶存想焉忽見此女子振衣而來即與燕好是數至道曰吾甚欲雞舌香女曰何難乃搗香滿手以授道道邀女同舍之女曰我氣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戶仰忽見隨昨殺之乃是老獺口香即獺糞頓覺臭穢

晉陵民與忽得狂疾歌吟不恆常空中與數人言笑或云當載誰女復一人云家已多後夜忽聞十餘人將物入里人劉餘之家餘之拔刀出後戶見一人黑色大罵曰我湖長來詣汝而欲殺我即喚羣伴何不助余乎餘之即奮刀亂斫得一大鼉及狸殺之

與宏爲竟陵王府家在江陵去令奴無患者載米餉家未達三里遭劫被殺屍流泊查口郡時岸傍有文欣者母病醫云須得觸樓扇服之即差欣重賞募索有鄰婦楊氏見無患屍因斷頭與欣欣燒之欲去皮肉經三日夜不焦眼爲張轉欣雖異之猶惜不棄因刮耳頰骨與母服之即覺骨停存喉中經七日而卒幸而楊氏得疾通身紅腫形如牛馬見無患頭來罵云善惡之報其能免乎楊氏以語兒言終而卒

漢武帝宴未央殿方殿黍靡忽聞人語云老臣冒死自訴不見其形尋覓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目頹皺髮皓白拄杖僕步篤老之極帝問曰安姓字何居在何處何所病苦而來訴朕翁緣柱而下放杖稽首默而不言仰頭視屋俯指帝膝忽然不見帝駭愕不知何等乃曰東方朔必識之於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爲藻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頃日頻興造宮室斬伐其若故來訴爾仰頭看梁而復俯指下脚脚者足也願陛下宮室足於此帝感之既而息後幸瓠子河聞水底有弦歌之聲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纓佩甚鮮皆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凌波而出衣不露縐或有挾樂器者帝方食爲之輟膳命列坐於食前帝問曰聞水底奏樂爲是君耶老翁對曰老臣前昧妖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息斧斤得全其居宅不勝

幽明錄

幽明錄

歡喜故相慶樂耳帝曰可得奏樂否曰故齋樂來安敢不委其最長人便弦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慈曲魄兮停斧斤保窟宅兮庇微身願天子兮壽萬春歌畢小大無異於人清徹繞越梁棟又二人鳴管撫節調契聲諧帝歡悅舉觴並勸曰不足當雅贖老翁等並起拜受爵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曰朕聞無以識此物曰東方生知之耳可更以珍異見貽老翁願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淵底倏忽還到得一珠徑數寸明曜絕世帝甚弄翫翁等忽然而隱帝問胡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傳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便悅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歎此事又服朔之奇識

上虞魏度祖婢名皮納有色密樂之風乃託爲其形而就宿密心疑之以手摹其四體便覺縮小因化爲鼠而走清河郡太守至前後輒臥新太守到如廁有人長三尺冠幘早服示府君于某日太守不應意甚不樂催使吏爲作主人外頗怪至其日日中如廁復見前怪言府君今日日中當外三言亦不應乃言府君當道而不道鼠爲鼠乃頓仆地大如豚郡內遂安魏齊王芳時中山有王周南者爲襄邑長忽有鼠從穴出語曰周南爾以某日外周南不應至期更冠幘早衣而出曰周南爾以日中亦不應鼠後鑽入穴日適中鼠又冠幘而出曰周南汝不應我何道言絕頓蹶而外即失衣冠所在就視之與常鼠無異

晉祕書監太原溫敬林亡一年婦桓氏忽見林還共寢處不肯見子弟兄弟來見林林小則窗出面見之後似酒醉形露是鄰家老黃狗乃打死之

晉太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犬號曰的尾每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一大蛇圍繞固身犬遂咬蛇死焉而隆無所不知矣犬傍惶惶吠往復路問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隆聞絕委地載歸家二日乃蘇隆未蘇之間犬終不食自此愛惜同於親戚焉

又豫章有然石以水灌之便熟用以烹煮可使食成勢盡下可以冷水灌之更熱如此無窮世人貴其異不能識其名雷煥元康中入洛乃齋以示華華云洛下有一洞穴深不可測有一婦人欲殺夫謂夫曰未曾見此穴夫自送視之至穴婦推夫墜穴至底婦擲飯物如欲祭之此人當時頗墜恍惚良久乃蘇得飯食之氣力稍強洞惶覓路乃得一穴匍匐從就崎嶇反側行數十里穴小寬亦有微明遂得寬平廣遠之地步行百餘里覺所踐如粟而聞穠米香陷之芬美過之下以充飢即窺以爲糧緣穴而行食此物既盡復遇如泥香味似向嚙又齋以去所歷幽遠里數難測就明廣而食所齋盡便入一都郭郭修整宮館壯麗臺榭房宇悉以金瑰爲飾雖無日月明輪三光人皆長三丈破衣素奇樂非世所聞也便告請求長長人語令前去從命前進凡遇如此者九處最後所至苦告飢餓長人入指中庭一大柏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將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將亦取後將令啗食即得療飢請問九處之名求停不去告曰君命不得停還問張華當悉此人便復隨穴而行遂得出交郡往還六七年間即歸洛問華以所得二

物示之華云如塵者是黃河龍涎似泥者是昆山下泥九處地德名九館羊為癡龍其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止飢而已

晉永嘉之亂郡縣無定主強弱相暴宜陽縣有女子姓

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口為長沙賊所殺時娥負器出

汲於谿間賊至走還正見牆壁已破不勝其哀與賊相

格賊縛娥驅出谿邊將殺之谿際有大山石壁高數十

丈仰呼曰皇天寧有神否我為何罪而當如此因奔走

向山山立間廣數丈平路如砥草賊亦逐娥入山山遂

崩合泯然如初賊皆歷从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拾汲器

化為石形似雞土人因號曰石雞山女娥潭

有一國與羅刹相鄰人羅刹數入境食人無度王與羅

刹約言自今已後國中人家各專一日當分送往勿復

枉殺自奉佛家惟有一子始年十歲次當充行捨別之

際父母哀號便至心念佛以佛威神力故大鬼不得近

明日見子尚在歡喜同歸於茲遂絕國人賴焉此條原錄

本國字甚多今依太平廣記一百十二卷校補

京兆董奇庭前有大樹陰暎甚佳後霖雨奇獨在庭忽

有一小吏云承雲府君來乃見承雲著通天冠長八尺

餘自敘為方伯某第三子有雋才方當與君周旋明日

灶樹下有異每晡後無人輒有一少年就奇語或命

取飲食如是半年奇氣強壯一門無疾奇後適別墅其

僕客三人送護言樹材可用欲貨之郎常不聽令試其

斫之奇還快之神亦自爾絕矣

幽明錄終

嘉慶甲戌秋從友人處借得錢遵王藏舊鈔本與續

搜神記合裝者識是本所自出因手校其異於上

下方副紙此本想經遵王校改故不盡同原本一一

雖有誤宜校改然此本尚有脫落未正者當校人此

本初校不敢亂此本面目當再覆校以原本之勝於

此本而脫誤者錄入行間庶免副紙之有時脫落爾

復翁黃丕烈

仁和 胡 廷

金匱 江文煒 全校

吳縣 徐尙之

陽湖楊春南刊印

幽明錄校語

劉義慶幽明錄隋志載二十卷唐志則作三十卷疑傳

刻誤二為三也自宋以來其書漸佚故宋志及各家書

目俱未著錄近惟汲古閣祕本書目藏有幽明錄一冊

而未注明卷數此為也是則所藏之本其紙墨甚古而

闕訛特多雖經黃丕烈得其所自出之本覆校一過亦

無甚異同今以太平廣記逐條對勘更正者十之四五

或有廣記所未載者雖心知其說未敢率意妄改以昭

鄭重之意云咸豐三年六月仁和胡廷識

三頁三行有疑當

四頁九行太傳下空格據

五頁十行作到

六頁十七行有誤

八頁十七行本字疑

十二頁十七行有云字

十三頁十二行本字疑

十四頁十六行本字疑

十五頁三行本字疑

十六頁十七行本字疑

十七頁六行本字疑

廿頁一行本字疑

廿五頁十四行本字疑

三十五頁十八行本字疑

三十七頁十一行本字疑

三十八頁四行本字疑

四十八頁十二行本字疑

四十九頁十六行本字疑

幽明錄校語

五十三頁十一行 華云下文
義似不貫

五十五頁三行 鄰人
字疑衍

幽明錄續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二頁十一行 北東誤原
作東北

三頁五行 據字有誤據音葉見
請海類編茂未詳

四頁十四行 錄錦囊定
作慈錦囊

四頁十五行 數字誤原
作從木

五頁三行 空格疑
是廢字

六頁九行 常當
作當

七頁十六行 英當作莢
小疑作十

八頁一行 屯象六行 廢當
作此

九頁一行 疑度誤原
作度疑

十頁七行 常當作嘗本 昔嘗字多誤作
常疑當準此求之不出

十二頁十三行 法字誤
原作沾

十四頁十一行 藉當
作籍

十九頁十八行 籍當
作籍

二十二頁三行 筋疑作筋矯 七行 器上疑
字亦有誤

二十四頁 鍾繇事見魏志本傳注裴松之引陸氏
異林亦同劉氏所錄蓋亦本異林也又裴在末云
叔父清河太守說如他是異林馬壹在末云

一行 當依裴 五行 裴注亦著字 六行 裴當依
裴注亦著字

幽明錄

附補校

二十五頁十二行 上疑當作
止疑下誤

三十一頁十四行 若疑當
作籍

三十三頁十八行 自中誤原
作中自

三十四頁四行 而見形誤原
作不見形

三十六頁十一行 部疑十八行 表字誤
原作衣

三十八頁十六行 林字誤原作狀又四十
七頁十七行 誤與此同

四十六頁八行 于字誤
原作千

五十二頁五行 數字誤
原作款

五十四頁十八行 闕疑
作開

五十五頁一行 拾疑
作拾

附補校

二十頁九行十行十一行 効字疑重
當作効

二十二頁十三行 疑當作律
律疑當作律

二十六頁九行 律疑當作
律疑當作律

三十四頁五行 之疑 六行 孤字誤
作其

三十六頁十二行 甲本土下疑 十三行 欲如疑當
脫一人字

四十二頁十行 和疑當
作和

四十六頁一行 善疑當
作善

附補校



周氏冥通記

陶弘景撰

陶貞白進周氏冥通記啓

某啓去十月將末忽有周氏事既在齋禁無由
即得啓聞今謹撰事跡凡四卷如別上呈但其
覆鄣疑網不早信悟追自悼咎分貽刻責淵文
以具陳述伏願宥以閭情謹啓

梁武帝詔答

省疏并見周氏遺跡直言顯然符驗前誥二三
明白蓋爲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并具一二

周氏冥通記卷一

梁陶弘景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玄人周子良字元毓茅山陶隱居之弟子也本
豫州汝南郡汝南縣都鄉吉遷里人寓居丹陽
建康西鄉清化里世爲胄族江左有聞晚葉彫
流淪胥以瘁祖文朗舉秀才宋江夏王國左常
侍所生父耀宗小名金剛文朗第五子郡五官
掾別住餘姚天監二年亡年三十四仍假葬焉
所繼伯父耀旭本州主簿揚州議曹從事母永
嘉徐淨光懷娠五月夢一切仙室中聖皆起行
四面來繞己身乃以建武四年丁丑歲正月二
日人定時生於餘姚明星里暮歲爲婁寶光所
攝養同如母之義子良幼植端惠立性和雅家
人未嘗見其色十歲隨其所養母還永嘉天
監七年隱居東遊海嶽權住永寧清嶂山隱居
入東本往餘姚乘舫取晉安霍山平晚下浙
江而潮來掣向定山非人力所能制因仍
上東陽欲停忽值永嘉人談述彼山水甚
美復相隨度嶠至郡投承寧令陸襄陸仍自送
憇天師治堂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於此相識
今討覈緣由如神靈所召故其得來此山不爾
莫測其然于時子良年十二仍求入山服節爲
弟子始受仙靈錄老子五千文西嶽公禁虎豹
符便專心於香燈之務凡好書畫人間雜伎經
心則能後隨往南霍及反木溜且夕承奉必盡
恭勤十一年從還茅嶺此後進受五嶽圖三皇
內文十二年秋其家中表親族來投山居乃出

周氏冥通記卷一

就西阿別廨住以十四年乙未歲一月二十三
夏至日於廨忽未中寢臥彌淪良久乃起出燒
母不解所以深加辯切乃頗說所見具如別記
自爾於四五旬中大覺爲異恒垂簾掩扉斷人
入室燒香獨住日中止進一升蜜餐周家本事
俗神煥舅及道義咸恐是俗神所假或謂欲滌
邪氣亟相慶問唯答云許終是婁羅夢無所知
究自懷愁慮爲復斷隔耳於是衆人莫測可否
相與縱置聽看趣向其七月中乃密受真旨令
外混世迹勿使疑異從此趨走執事乃過於常
日其年十月從移朱陽師後別居東山便專住
西館掌理外任應接道俗莫不愛敬本性君子
訥言敏行所可云爲默而能濟清修公正纖毫
無私去冬欲潛依冥旨逆須別宇託以方便冒
求構立雖建三間麤屋經時未畢入此年十月
便密自成辦窻戶牀簾至十九乃竟親屬道義
齋其上果要往看之覺其潛形測容並莫知所
以至二十六日密封題東西館諸戶閣解處磨
洗以文簿器物付何文幸爾夕自衣衾枕出
所住廨云當暫齋或云暫行二十七旦獨在住
家廨及還館中言色平然了無一異更香湯沐
浴著諸淨衣與文幸甚博讀書而屢瞻曷景至
日晡後便起云時至矣即束帶燒香往師經堂
中遍禮道衆徑出還所住廨住廨住屋唯有三
間亦安兩高坐
並有香火也衆人正言應就齋去日晡聞其
弟名子平往看正見于仙屋燒香出還住戶問
子平何以來答云燒燼氣發喚兄還合藥煮湯

語云我體亦小惡即時欲服藥竟當還若未即
還汝可更來仍見鑰中温半升酒子平馳還說
此姨母驚性亟令走往已正見偃臥子平不敢
便進俄頃所生母及姨母續至見便悲叫問何
意何意唯閉眼舉手三彈指云莫聲叫莫聲叫
誤人事其母欲捧頭起而蹴巾轉猶舉手再過
正中須臾氣絕時用香爐燒一片薰陸如狸豆
大煙猶未息計此正當半食頃耳時年二十先
已裝束內衣止止著眠衣加以法服並堅結其
帶脫羣襦卷辟之容質鮮淨不異於生一切聞
見莫不歎駭以二十九日日晡後殯仍造礮塚
於東岡十一月三日丙寅日晡後窆即捧土成
墳此後音影寂寥未通寤寐將同人神之隔爲
機會俟時乎其得道原由品號自具顯所受計
中今略疏在世事迹共所聞見如此故載之記
前又爾日於書案上得四函書並封題上皆濕
一函與師一函與後解姨母等一函與舅徐普
明一大函有四紙與南館東山諸道士並是告
別同云二十七日計此當時是從朱陽還仍作
書作書竟便燒香也又檢温鑑中猶如常酒氣
瓦盆中已被水湯無氣都不見藥蹤迹竟不測
何所因託檢記中得一藥方或疑脫是此師既慨此事追恨
不早研究亟令人委曲科檢諸篋蘊庶親遺記
而永無一札文幸云二十六日燒兩束書可百
餘紙不聽人見意疑此必皆已焚毀懊惜彌切
心猶未彌十一月且甲子試自往燕口山洞尋
看果見封投一大函登崎嶇鈎取拜請將還開

周氏冥通記 卷一

視即是從來受旨五月唯有夏至日後四事六
月七月並具足從八月後至今年七月末止疏
目錄舉事端稱云而已未測亦並有事如六
七月而不存錄爲當不復備記止經略如此邪
今以意求恐是不復疏之何知爾尋初降數句
中已得閑靜後既混糅恒親紛務不展避人題
之紙墨直止錄條領耳想此十餘月中訓諭何
限惜乎弗問此師之答矣所封函中皆散紙雜
連如又從今年八月至十月都不復見一條又
尋所燒者定當非此例無容一封一焚故也亦
是焚不可又從來有令師及姨母知者止有數
條一者初夏至日晝眠內外怪責不得不說二
者斷不食脯肉亦被怪不得不說三者與師共
辭請雨真旨令改朱用墨此不得不說四者師
得停召真旨令告知此

右周傳

五月事一本本寫即事有
夏至日未中少許天監十四年乙未歲五在所
住戶南林眠始覺仍令善生下簾于時住在西
善生是兩姨弟本姓朱七歲時在永嘉病十餘
日正爾就盡隱居若爲救治仍拾給爲道子
又眠未熟忽見一人長可七尺面小口鼻猛眉
多少有鬚青白色年可四十許著朱衣赤幘上
戴蟬垂纓極長紫華帶廣七寸許帶鑿囊鑿囊
作龍頭足著兩頭鳥鳥紫色行時有聲索索然
從者十二人二人提裾作兩髻髻如永嘉老姥
髻此髻法寬根紫衫青袴履縛袴極緩三人著
紫袴褶平巾幘手各執簡簡上有字不可識又

七人並白布袴褶自履鞋悉有所執一人挾坐
席一人把如意五色毛扇一人把大卷書一人
持紙筆大硯硯黑色筆猶如世上筆一人捉織
繖狀如毛羽又似綠帛斑駁可愛繖形圓深柄
黑色極長入屋後倚簷前其二人並持囊囊大
如小柱似有文書挾席人舒置書牀上席白色
有光明草縷如荻子但縷纒尤大耳侍者六人
入戶並倚子平牀前此人始入戶便皺面去居
太近後仍就座以臂隱書按于時筆及約尺悉

在按上便自捉內格中移格置北頭所住屋自
間去堂屋止三間步廊于云大近後恐自通堂
而堂于時已焚燒盡未解近後之吉住屋東向
北邊安戶五尺眠牀約西壁即所畫寢者頭對
西故得見外又五尺安北壁即于平住也一
方五尺安下施書檯東向硯本在按問左右
北頭筆格在南頭故移就硯而隱按也問左右
那不將几來答云官近行不將來乃謂子良曰
我是此山府丞嘉卿無愆故來相造子良乃起

整衫未答云于時自覺起對分明而仍問曰今
日吉日日已欲中卿齋不答依常朝拜中食耳
未曉齋法又曰中食亦足但夏月眠不益人莫
恒貪眠又答體羸有小事竟覺倦倦如欲眠不
能自禁曰小小消息無苦因風起吹繖欲倒仍
令左右看繖赤豆在庭中戲走來垂至繖邊左
右以手格去郎善又來架子上取壺觸此左右
善便倒地此左右以手接之此人問那得此小
兒子子良答家在錢塘姓俞權寄此住又曰勿
令裸身善神見之小男兒名赤豆年五歲是俞
身出戲又問郎善何人子良答家在永嘉依歷
陶先生又曰陶有美志爲人所歸投即善姓徐

年十六七許先依隨 又語子良曰卿父昔不無
 小過釋來已三年今處無事地自云墳塚在越
 雖自羈迴亦不願移之南頭有一坎宜塞去其
 今欲同來有文書事未了不果明年春當生王
 家以其前過未盡故復出世 子良本欲以甲午
 不果周事角家過此未申酉歲乃更議當是其
 父不許移故因此告即往驗果有坎已塞竟
 卿前身有福得值正法今生又不失人神之心
 按錄籍卿大命乃猶餘四十六年夫生為人實
 依依於世上死為神則戀戀於幽冥實而論之
 幽冥為勝今府中闕一任欲以卿補之事目將
 定莫復多言來年十月當相召可逆營辦具故
 來相告若不從此命者則三官符至可不慎之
 子良便有懼色此人曰卿趣欲住世種罪何為
 得補吾洞中之職而對天真遊行聖府自計天
 下無勝此處子良乃曰唯仰由耳又曰卿自勿
 至今不無小愆可自思悔謝若不爾者亦為身
 累凡修道者皆不裸身露髮枉濫無辜起止飲
 食悉應依科聊復相告言窮於此今還所任方
 事猶疑冀非遠耳卿品吾言勿示世中悠悠之
 人山中同悉知之無嫌便下席未出戶見門上
 有今春劉白等 今春是庚申開輝
 子劉白是白從子乃又曰勿令
 小兒輩逼壇靖靖中有真經前失火處大屋基
 今猶有吏兵防護莫輕誇慢其輩無知事延家
 主 門是前中開閣靜屋及壇在閣外經堂被燒
 移經出安靜中堂屋四間東二間作齋堂西
 二間姨母住始其年四月二十三日晚燒四間
 都盡姨母修黃庭三一供養銀傳傳及五卷
 三皇五符等所云真經當指在此卿煥病源乃
 但未解空基處云何猶有防守之卿煥病源乃
 重難不能致斃亦難除子良因問不審若為治

瘵腹中又有結病何當得除答曰不可即除歲
 月之間不知若為耳腹中亦有卒可差別當向
 卿言 前云事延家主家主即姨母所以因說病
 事不由於請問也姨母年四十七素患風
 今恒上氣腹左邊有氣結如今春等去便下墜
 而滅 尋神明出入無方乃並淋不疑而亦
 有避人時蓋是過攝踐者不可觸耳
 右一條是夏至日書所受記書四麤白紙 此
 依別自是趙保命四水居火者名虞伯河
 東人主記仙籍并風雨水領五芝今王草事
 出真

其夕三更中復聞一人扣戶云范帥來未應已
 進修壯形貌端嚴者大冠似如幘服緋從者唯
 三人衣色黑噉噉不可別戶外有光狀如把燭
 不見光形帥倚牀而言曰僕姓范為定錄府
 鬼神之司定錄保命二府同在一域而名界有
 分各天真守之二君並姓茅是兄弟兄守定錄
 弟守保命卿亦應已知之向有大丞遊行界域
 記人罪福過造卿聞二君及府中諸監僚選卿
 為保籍丞此位乃始立以助領諸簿錄其任數
 小而高深為美兼得宗庇真仙二三為宜卿向
 酬對丞極不惡後何以與姨議異遂使日司聞
 之以白丞又疑是祇俗丞大不悅欲執卿為無
 信之過故令僕來相告觀卿俗意未豁置塵易
 迷何以苟縱於七魄而拘制於三魂實由卿素
 履帛家之事此輩小物亟稱其功而惑人意其
 為牧約之卿儻早議不乖則墨簡不書 周家本
 齋俗稱是帛家道許先生被試時亦云兩子良
 祖母姓杜為大師巫故相率建外氏徐家舊道
 祭酒姨母化其父一房入道是以恒慮為俗神
 所犯爾日見其論朴不已乃具相戒約既未達
 真旨故不得子良曰向實有疑今敢復異帥曰
 不扶疑耳

夫神聖有旨豈是辭訟所講兼向丞總領吳越
 任之大者自來宣諭何得不從尊府君亦有訴
 於丞云無復嗣丞已不許幽冥面告尚不得停
 而況穢身投片辭亦是不達達亦不許徒勞紙
 墨耳 于是姨母欲奏章上言并令其
 作辭陳訴故帥此語以斷也卿朝夕燒
 香乞長生神仙今既果願復何所言二真今中
 間往太元府至今未及恐還當問丞故令先來
 相實可依心答旨 二君只是大司命大元真人
 治大聖權之赤城當是夏至日
 往彼朝詳子良答曰俗人童蒙不辨 曲垂
 未及也
 貸宥實敢迴異帥直云好又曰卿每禮拜先依
 科朝四方竟輒更禮拜司命定錄保命三真君
 既居鄉故應爾于時子良搥展橫在牀前又不
 著衣服帥云作道士法不宜露眠不宜橫搥展
 橫搥展則邪不畏人子良唯應爾 科戒云上牀
 牀蓋為如此凡道士應恒著眠衣服
 牀如小單衣法衣不得露髮也子良又問
 既靈聖垂旨敢希久停可得申延數年不帥云
 下聲俯人聞 復前共疑議日司已自今來取實由
 必畏人聞于時子又曰向所言事不得爾自己
 亦有定兼復此職不可久空所以勤動重來者正
 此耳今又私與卿云勿洩之卿既無解術猶應
 栖質有所唯大嶺之南故園之地可得安厝若
 其地多石則看北良常山左側應好地莫還本
 基本基既塵穢兼復蕪滿若葬之必不為卿益
 竟不測嶺南園地在何處良常在朱陽東北十
 里許山連岡亦至此間從來不聞其履行看地
 今日舍卒便於東岡營塚後得此記檢看去年
 十一月初八日定錄告云作屋處於下葬不便尋
 其初作屋時欲近東大業隱居嫌棄大而不便尋
 還西館明知今葬處已是開合先告雖非同此
 術應栖質有所者則此尸骨不還所以令覓好

安其地其餘棺柩法周猶依世法用凡所受經符

可以自隨者則其神衛從人復宜須三師姓諱

兼受法年月恐三官水神復更考問皆應答對

不得落漢留疏與家令事亦如此是為依師

並云佩隨身但不知三師的是何者即謂當作

籍師度師經師義為直是師師相承之三世那

竟不問其尋覓此又經記所論人命終後不問

仙之與鬼必皆由三官開過皆須有所承按根

本由是言之師資僕今去矣勿忘此證卿雖緣

質有定亦須用謹正謹者邪烝不干神明衛護

則招感易達卿既處此塵誼之中僕等難復數

來仍手指壁上所疏桃竹湯方云脫覺體不決

便依此方浴此方要卿那得子良答寫真語中

得帥曰此是南真告揚許者卿得之甚好二君

亦標挺言未絕聞于平覺便欲去

右一條即夏至夜所受記細書一大度麻紙

滿此范帥即保命四鬼帥范名疆五四帥之

大者專出真語但未了自稱僕而卿人之

意

二十七日二更中開眼見一人在牀前容質端

正有鬚鬚甚厚細眉目年可二十餘顏狀甚可

愛者芙蓉冠垂青纓甚長者衣狀如單衣而有

朱青黃白相雜則似錦復非素腰帶不知是何

所著亦有光如前范帥來時燭光也獨自而已

自云是中山人因言曰茅君用爾為承已遣丞

帥來相報事已定吾今來教爾修道之方可從

而言疏于良仍起紙紙疏之

五月二十七日事此人見于良題此乃笑日知

須又日紙紙記為好子良日前丞帥來已記年今記

太歲乙未按如此人言便非禁留世未解周封

述亦是也他述故也

夫作道士皆須知長生之要爾既未能餐霞飲

景尅已求真徒在世上無益於體今所以相徵

召者一以助時佐事二以受業治身庶積年月

得其力耳五藏全其髓填實方可以求道爾今

四體虛羸精神昏塞真期未可立待即亦可且

伺二星以通其感于良因問不審此星在何方

面形模若為答曰北斗有九星今星七見二隱

不出常以二十七日月生三日伺之其形煥耀

異餘者爾今可畫作七星當隱約示其首向子

良因染筆作七星形此人曰我無容運手爾但

安二星置網之頭相告也次安此間是不答亦

此是也當燒香整心伺之見則祈乞隨心所願

亦別有呪後當相告今夕三四更中可試看之

勿令人知伺時人又曰吾今去勿輕示人世上

亦有經子有宿業故口相受耳不聞開戶聲徘徊而滅

右一條二十七日夜所受記書一大度簿白

麻相接續滿紙按別記此中山人姓洪名子

顯何職後受洞房經亦是此君當是掌教學

者真語中無此人也伺北斗二星法出方諸

洞經中周從來都未窺上經性謹直亦不議

求請追恨不得以諸真經及楊許真令一見

之已雖不復任此

要自於師心有虧

凡此三條皆彷彿夢耳不正分明

又別夢見懸巖峙壁鬱然若似青嶂中某在山

下望見山上有二人一人著遠遊冠錦繡之衣

其意言是保命君一人猶是向高座上老子也

相對而談某亦不解其語須臾便覺竟不知此

二人後何所適

右一條二十八日晝寢夢記書兩處小白紙

按尋記凡標前云夢者是眠中所見其有直云

某日見某事者皆是正耳覺時其見但未知為

坐為臥耳從乙未年八月以後遊行諸處此皆

是神去而身實不動也又諸記中往往有驚易

字當是受旨時勿勿後更思憶改之昔楊君迹

中多如此

右初起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凡四條

事大書小八白紙並與目錄相應無開

周氏冥通記卷之一

周氏冥通記 卷一 二七

周氏冥通記卷之二

梁陶弘景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六月事一依本寫即事有隱者今未注詳記

六月一日夜凡此端皆題紙復見前丞來乃著

進賢冠猶如前侍七白衣人所執持亦不異舒

坐席坐南牀復有二人年並十五六許形服鮮

麗皆作兩髻著衣似單衣復如袴似繡而非丞

言曰一日有期差不為疑仍指東邊一人曰此

華陽之玉童定錄保命二君令來相諭又指西

邊人曰此紫陽之侍童二君昨詣紫陽陳陳卿事

原此應作紫陽乃戲言大族貞虛其中凌雲者理

非一人定錄曰此蓋見由耳紫陽笑曰東華紫

薇當焚錄邪丞曰吾想此言實是賞讚卿也華

陽童乃言曰夫騰龍駕霄之才理非涉世之用

榮華應作略之心豈會神真之想爾情無滯

念智臆蕭豁是以果而速之若無此虛豁之心

者則一志而不及一向而不迴此二能得道爾

既無才學可稱又乏至德之美特是採綠訪命

加以迹少愆累心無沉滯故得耳勿區區於世

間流連於親識眷巧富貴希想味欲此並積罪

之山川養身之鼎鑊善思此辭勿足為樂若必

寫此則仙道諧矣又問曰陶氏才識何如答曰

德操淵深世無其比又曰然恐緣業不及如何

紫陽童仍言曰君言君言是稱紫陽語也神仙易致而人

德難全是故二象雖分其間猶混真道可開而

不可見人道可見而其行難聞夫為人者皆貪

虐涎欲恣情任美所以三惡不離其心五情不

節於體皆由先世種罪多故耳若生在中國知

師長之問實未嘗加以言色今別文長少連

有道德人身完備才明行篤者皆宿命有福德

為聲當以在

也此言宿世已生周家君之餘嗣也今生

三之義均耳

又在周家雖出庸俗先功未泯故得受學仙宮

六月六日夜見一人來儀服甚整著丹衣青帔

任委神府君昨歎云一與其別已數百年矣誠

芙蓉冠冠上又有小平蓋蓋青色紫綠邊背

子之辭訖勸子之言盡可善勗之方當往來不

佩三青色鈐年可二十餘面甚白微有鬚侍者

為久別又仍曰君已改子名字因人相告二童

四人二男二女至良久乃言曰我是桐栢仙人鄧靈

便出戶丞曰二人言盡此皆真君授其語令相

期聞子合道故來相慰子良曰凡庸下賤少樂

論吾不得停尋更來夜席復滅

正法幸藉緣會得在山宅應作何期真聖曲垂

右一條一日夜所授記書兩小度靈白紙承

度仙人曰善哉辭也子于生已來種福多矣自

是趙丞華陽童依後記云姓景各上期紫陽

然而會何待開授度子者當自有人吾特嘉子

童云姓風名靈芝按此云已改子名字別因

緣德來結交耳幸無謙辭桐栢當復有來者當

人告而後入日來說所改名字即

授相待吾今去矣下旬間更相過方事遊適兩

猶是此童也當是其今未敢言耳

念相存執手而去

六月四日夜華陽童來授曰爾既挺思合神必

右一條六日夜所授記書一青紙依後別記

不會世心中人惟欲求利爾不能益則有不悅

桐栢帝晨執蓋御史領華陽學仙禁真語中

爾今事人尊者若罵詈爾得罵時當存念身神

所無云桐栢復有來者當謂後徐玄真也

耳可得聞而心勿受爾莫口應若罵畜生禽獸

六月八日夜紫陽童來裝服如前言曰欲知我

之屬皆當即沐浴此為賊身之大穢穢則真神

姓名不子良曰願聞之童曰我本姓王字子遷

不降邪氣侵人昔有劉文長師李少連少連苦

太原人宿命時父名陳留太守仍移居丹陽我

酷不道鞭打罵詈無有時節文長受而口對積

年十五化前身有福德生為人復修功德死為

十一年山神遂侵試之後成邪注病今在保命

神補紫陽內宮玉童賜姓鳳字雲芝君今改子

丞間為救使緣前身有忠朴之心故得為正神

名為太玄字虛靈童凡所稱君者皆紫陽此各

所使少連今猶在河間晝夜辛苦不可得見譬

字中皆有肯趣今略為述之太者元始之極而

如此事可不慎之而去

質象合真玄者謂應虛無之炁挺分所至非修

右一條四日夜所授記書一白牋紙去歲聞

身立功所得虛者謂形同乎假志無苟滯蕭條

姨母常修服諸符恒令為書其既始有通感

而應真靈者謂在世而感神棄世而為靈此表

於書符失時兼亦不謹姨母責罵甚苦乃云

裏成功響流後裔也略陳其綱紀如此別有幽

人家養犬亦須守吠逐鼠養法已不得供養

色極不好今由此告當由斯源也姨母以其

年少伏事人恐過失每課厲非一從此後得

與處未可便及此名不施于世且莫顯示于良字元餘此乃施之善名亦不勝於世直是施于冥中耳言訖便去

右一條八日夜所受記書一白藤紙其尋從以子字為名子良是其本父作生便名以無別小名也字元餘者是癸巳年十七於華陽東嶽冠解為作此字燒香啟告以授之按後記云所改名即是青錄玉文者當周各仍取以名

六月九日夜夢聞人語不見人形聲氣高厲謂子良曰若披置紫蓋遊適僂房者神仙之漸也唯言此而已意而言須臾覺便見前丞丞曰向是定錄神君隱告也

來者爾識之不答曰不識丞曰是真君爾未宜見之故遙相告爾按此前華陽中唯丞師及童其始又曰爾聞血臭不答不聞丞曰爾體血流釋那不自知答曰自謂無血唯汗耳丞曰汗之與血一何異乎汗者血之精華入血猶如水寒則上凝夏則上清清則流泄易凝則決冰而血出是爾陂塘虛微故不能止於流耳人血如淵水不厭其溢但患其竭吾有築塘之術當為爾治之今但俟景抱華亦能微微為效吾今且去外已有人來下席即見一人入侍者三人來至

淋前而言曰我是張孝字子安榮陽梨井人也直言此而滅見年可三十許中

右一條九日夜一夢聞一受記書一白藤紙依別記張子安是華陽中

六月十一日夜有一女人來嶺裏形貌妍麗作大警通青本言曰今夕易遷中有四人欲來爾所住處今既在此當不果至十九日只當來耳

周氏冥通記 卷二

子良言侍從師還此不知今夕有垂降者欲還住處仰俟可得爾不女曰既已在此已夜不須復還恐人相疑亦不須道今夕來此意子良問不審氏字可得示不女曰姓李字飛華淮陰人來易遷中已九十四年既始受學未能超進今者之來乃趙夫人見使便別曰十九日期君於西阿子良歛手而別此女年可二十三十四許有人當是

右一條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一白藤紙此日冰館仍上山日沒後還東嶽周送入至住處已黃昏仍留其宿宿于時在冰口屋尋嶺內清淨神女不集西解混雜天

六月十二日有五人來乃三更中

一人年可三十餘黃華冠雲錦毛衣侍者四人持流金鈴此馮真人也真語有

一人芙蓉冠絳繡衣侍者二人無所執則張子安也真語見

一人芙蓉冠綠繡衣侍者二人則中山人洪先生也真語無

一人敖憤朱衣紫草帶侍者六人皆公服悉有所執持則樂丞真語有

兩髻亦繡衣此華陽童

右五人前三人列坐南林丞及童坐書牀子丞前進曰今夕有高真來可起可起子良因起拜前者前者曰可坐子良遂坐又曰周生修功積德可謂不負其志乎張君曰明鑒鏡察理當照其曾懷耳答曰如來辭洪君曰見周生不中路怡發乎怡發字並應答曰不怡發雖怡亦不能毀其金簡丞曰周生可謂保仙之人前者乃問子良曰今日諸人來暢甬懷抱不子良答曰枉蒙上真賜降腐穢欣懼交心無以自厝乃笑

真通記 卷二

而不言華陽童子曰此諸真人君當不盡識今將相告上者嵩高真人馮先生第二即蕭閑仙卿張君第三即中嶽仙人洪先生第四乃保命府丞樂道士第五則我華陽之天司農王童故令君悉知姓位此中諸位任何如世上侍中公卿邪子良答曰真仙高靈豈得以比於塵俗丞曰能察幽惻應作測字冥者周生是也今者既曲紆真降願各為其述一文真人曰卿是其明證可前作答曰敢不聞肯但恐卑人居前非禮耳丞乃令子良展紙染筆口授曰華景輝瓊林清風散紫霄仰構高真士凌空馭綠輶放彼朱霞館造此塵中條有緣自然會不待心翹翹

馮真人授曰

太霞鬱紫蓋景風飄羽輪直造塵滓際萬穢澆我身自非保仙子安見今日人過此未申歲控景朝太真真綠雖有契執德故須勤

張仙卿授曰

寫我蕭閑館遊彼塵喧際騁景蓋飛香尋此人間契周生一何奇能感玄人轍無使凌雲幹中隨嚴霜折

洪先生授曰

靈風扇紫霞景雲散丹暉八素不為迴九咳何足魏志業雖右少一習之亦成微勗此今日事金闕方共歸

華陽童授曰

懸臺凌紫漢峻階登絳雲華景飛形燭七耀亦殊分寫此步塵穢適彼超世君島哉二祀內無

真通記 卷二

令邪世間方為去來會短辭何用紛詩畢馮真人曰諸人所述足以相勸戒可自思緣運剋列單心應作富復有來者若能入微飛龍轅於霞路泰鳳響於雲衢神童啓節玉女侍軒豈待彌劫乎得道悉在方寸之裏耳不必須形勞神損也世人唯知服食吞符苟非其分亦為徒勤更不及專管功德善積功滿道亦可議但後生得之不施於今身矣此言亦可告家人令知之唯奉從張曰真君此言可謂至教若更能超踰往此則二府希之難矣蕭開堂今將為周子之遊館手洪君曰仁功荷積則選為真人府中小丞其亦未必止此丞曰其功已定亦何必須勤童曰二君亦適人所為不必相逼若能積業更深則成真人功夫若怠猶當不失此丞言畢同辭別徘徊戶內而滅

右一條十二日所受記書四白紙此中五人來馮真人樂丞今降案真語有西嶽真人馮延壽疑此應猶是也樂丞字長治咸陽人主災害四丞中之一也夫仙真詩詠才辭通皆相類真語中有此甚多亦無相越者尋此降其所受辭意如似畧示東華保晨之舉也

乙未年六月十三日夜見前帥來言曰比者真仙遊降足致欣暢乎我比恒有事遂成冥隔子良答曰近來乾坤澄淨七景齊明仰降高靈稍蒙已數但津穢無以克承耳帥曰是卿千秋之功無嗟以滓穢為辭但卿六世祖眉為譙郡時尤好射獵殺傷無數賴其中時復管功德罪已得釋卿不宜復食肉食肉恐先源遠卿幸可慎之仙藥草自足何急噉此恐卿不悟故因暇來

相報爾子良唯承受帥便去

右一條十三日所受記書一小碧紙未檢汝請不知周眉晉何帝時為譙郡殺戮之咎誠為莫大但身尚以業釋方處殃延苗裔小為難解亦當如立善功身既荷福慶流子孫邪此師一僕一我亦未須

至六月十五日夜中山人去後依別記自有六洪先生授洞房經云云而檢面中不見此受恐當自修事與秘重不題文迹亦可已別按藏計此正應是財中法事與前二星相涉所以猶是絕惡人近身少遊難夕輒別林臥如此必是修方諸臥斗之法此法是上清中品經理非下仙品之

又一人來甚華少白衣傳范帥語云前故相告食肉事遂不能斷耶今日何意往他人處食脯從今去勿復爾望採前言副今日懷子良答曰早至師間師賜食謂是甘果不以為欺又奉令旨敢復近肉此人應爾而去

右一條十五日所受記一白藤紙其好全似楊君體其十四年已向姨母云不得食肉晚詩之十五日且又入因進往潘淵文問潘與共醮仍逼勸令其專志夜便得此信十六日且即復見向說之從此都斷惡其令答語云師賜此亦復方便說以解責也其去歲十月至其今年三月恒菜食既辛苦疲瘦姨母更勸令漸進裁少少而已尋又造罪尤非唯拘於先殃所及既吞噬象生理乖慈育之氣步平仁心者必宜斷之以成性是以仙聖為體絕之

六月十九日有五女人來此則是前十一夕李飛華於嶺裏所告十西阿者

第一易遷領學仙妃趙夫人字素靈年三十許
第二易遷左嬪王夫人改字太英年二十許
第三易遷右嬪劉夫人字玄微年二十許
第四易遷都司學陶夫人名即是改

文字智安年四十許上綠下紫第五易遷受學交科斗恐計此改即是許採母第五易遷受學李飛華年可二十許前已經來者上綠下碧真語無此云入易遷始九十四年

李猶倚

又有八侍女一人捧巾箱箱上有題一人腰各一人執一扇以蓋致函下合執之函中有囊囊有黃題應是經書四人各執一牙板板上字極細不可識並皆襟袂泉仙是共女良久似論子良事不正了其言趙夫人乃言告曰子冥契久著故能招感真仙良助欣然子良笑曰不以猥俗少便依道籍以緣幸能棲林谷豈期一旦真仙感降喜懼交心無以自安若前因可採願賜神仙要訣以見成就夫人曰子名書紫簡何憂不仙而求於我我猶仙人耳劉夫人曰周生爾知積業樹因從何而來得如今日子乎子良答曰微塵下俗實所不究夫人曰今略為說之爾周生達家時已應得道為貪濁彌多遂不致獲次生劉偉家乃得學道精勤之福方流今身爾已經三遇上仙籍其中或犯非法而復落去今日之會上錄來已七十餘年故經生死乃遂吾經以此事諮受錄君君見告如此故為宜說命知源由耳王夫人曰劉右嬪之言備說幽顯宿命爾可心自知之勿示凡俗悠悠之人陶夫人曰周年十九丁丑生水命人因謂趙曰此比何似趙曰亦無定總真王君丁丑生水命人位為高真張酸亦下丑生乃沉淪三官此不可為定但論功業何如耳陶曰實如來告劉夫人又告子良曰失神仙雖通玄感徹則易但凡情虛微不

冥通記 卷一

能招其感耳我等今來者直尋有道者耳非浮遊無著泛濫而行也幸勿令人知知亦未必然此事或生疑請以迴爾心我乃無怪於彼但恐自招其罪耳子良曰已蒙神降豈敢自有疑但欲時呈師母耳不敢以告悠悠者又曰亦勿甲乙告之趙夫人又告曰仙道有幽虛之趣今粗為說之夫為真仙之位者偃息玄宮遊行紫漢動則二景舒明靜則風雲息氣服則翠羽飛裳乘則飛輪靈軫浮海歷嶽遊眇八方進無水火之患退無木石之憂豈不足稱高貴乎人唯見軒冕之榮嬪房之樂便為極矣所以真道不交乎世神仙罕遊人間正為此耳縱有知者亦不能窮而修之或修而不久或久而不精諸如此事良亦可悲周生爾勿效此凡庸之壽也王夫人告曰夫一志直往無迴還應作環字之慮瀟灑任理無累著之心者此乃保仙之子也儻有窮幽測遠遠求師友晝夜辛勤積以歲月或直坐一山修經用法吞符翕景處七元者亦皆能致道終不及積業用功果之快耳爾可以此事告於來子今勤之也修此不止不患身後徒空爾自己定無煩於其間矣陶夫人曰若能守道不動服氣吞景以鎮五藏者亦能得地仙長生不死若無金丹五芝終不能飛遊太極動靜無方也吾今猶是仙之中者未及上仙下真也前服氣諸事往亦為之而得如今日耳周生爾營之乎言語粗悉入四更中趙曰星已疎矣行當應曙相與去和諸人曰應去趙又曰方當去來不為久

別王曰趙夫人來當無不相隨劉曰來月三日當往東華呈學簿當學陶夫人相過子良問何學簿曰是易遷中教仙人學業有進退之簿二月日多一呈呈東華大司命入月三是此二月之最至九月復呈如此周而復始陶曰且作十餘日別李曰其間動靜趙夫人當見使來去不復辭別便悉下牀而去侍女隨次而滅

右一條十九日夜所受記書六小青箴紙尋諸夫人所說並無義旨非必止在周生亦以兼戒學者明智功德之義過於專修觀夫議理亦可見也

六月二十一日夜夢一人年可三十許白布袴褶平上憤執手版版黑色形容乃端雅見敬自稱趙丞使下官相聞而言曰昨所與陶隱居共有辭欲須兩事國主憂民乃至但時運應爾比諸處屢有章辭皆不與報陶既有功行周方來於此當為驗一人之德不煩謙謙恐悒望故遣報子良曰此風日赫烈塘湖腐竭五穀焦枯草木彫落方慮饑乏故冒共投辭希垂沾潤此人曰當不慮不雨恐不得洪溢耳前辭言語乃好但請雨應墨書請晴應朱書並青紙上人唯言神重丹青不知丹青有不會處諸如此者世間非一但無人報其此意其既不自知及云神而無靈願更作墨書辭勿同前語子良答輒從要旨又問聖靈何姓可得聞不此人曰問下官耶答曰姓黃字元平東海人猶散在保命趙丞問無位任仍曰不得久停或當更來欽手而去右一條二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一白麻紙此按

年夏早不雨積旬諸道士恒章奏永無雲氣隱居是與周共作辭依常未書青紙二十日晴後共周下靜中奏之故二十一日夜得此夢周二十三日周向家云昨夕有人報云今日中當雨爾且天清赤熱了無雨意至周中周來入嶺至上便見東風雲卒起未達隱居間於路便雨地得好溜唯在一山周週左右耳此一事即共宜顯只云夢不知定夢定覺耶華陽隱居陶甲道士周子良辭窮尋下民之命粒食焉本農功所資在於潤澤頃允祈請承無感降伏聞水雨之任有所司存願哀懇黔首需垂沾渥呼風召雲膚寸而合使洪濼溢川水陸咸濟則白鶴之詠復與於今共申至誠稽顙請謹辭

天監十四年大歲乙未六月二十一日辭詣句曲華陽金壇洞天張理禁趙丞前此是前辭者隱居製周書始檢得後近寫又尋覓周所易本未見

六月二十四日晝臥南牀夢一人年可六十許著飄風冠披毛帔紫羅裳手執玉鈴腰帶大符以丹書黃上不似筆蹟當是織成未嘗來也侍者兩人皆絳衣進坐乃言曰德秀之美感乎幽冥吾久欲來碍以諸務遂不即果鄧生前亦應為說我來子良曰鄧仙人備述神靈應垂降意比恒洗心潔念仰候真仙乃笑曰鄧亦尋應來良久許乃自悲歎曰昔為孤棲獨往賢莫過焉我嘗學道於嵩高積八十餘年蒙得神芝服之而化雖得神涉仙階而尸宅無寄今猶在嵩高南石室中顧之眷戀心未能豁子當不憂此事人言得道不復念形我念形之切裂於肝心可得無棺柳乎吾今乃桐柏金庭琳宮之師領蒼梧仙人鎮朱臺之內姓徐字玄真故令知位字有在耳尋當與鄧生俱來別更委曲不為遠別便不須與復夢見二人乃趙丞前所使黃元平者云昨雨恨不

多來月中當更作昨往泰山見尊府君送人夕來乃始得除君死錄更記生名如此輩六人尊府君言今還北宮君儻至于良處道我今來此今故來為宣之如此便去

右一條二十四日晝寢夢所受記書兩青紙按鄧是此月六日來徐與鄧同在桐栢故相稱引後二十九日仍共來也惟如徐說難得仙化猶懸於委形况在餘神鬼中乎棺柳之事便弗無矣此徐君真語所無而不知何處人何時得道云周父還北宮則是諫鄧都所使去五月趙丞云明年春當生王家今則已去一得受生便連連絕也又按前劉夫人云爾名上仙錄已七十餘年而今方云太山始除死記生名尋此則仙簡簿各各有名仙簡雖有而鬼簿不除猶為未定是故得上仙名函有落除或仙鬼兩名俱正便無復懸斥還民間或充鬼役若是則同生今日之化永矣

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夕桐栢有二人來一則桐栢金庭宮上師蒼梧仙人徐玄真持玉鈴侍者二人

一則桐栢仙人鄧靈期衣服亦如前但持玉鈴耳侍者亦二人真語無鄧先言曰久欲相詣碍以此二十七日蒙受書為帝晨執蓋御史治桐栢山南青中館領華陽學仙禁四宮中事以此故致乖爽徐君前來善得接賞耳子良答曰蒙徐君垂顧歡仰無已復蒙今降慶莫過此

徐君曰向過某定錄處云始授子玄真經甚助欣然子良答曰謬荷靈啓垂授真法但肉人頑疎修行多替又曰聞子名已入東宮青簡尚未審其事比當與鄧生往為參之答曰賜與參訪實是所希徐仍指鄧曰此君學道來已數百年始今得任子乃坐地獲之故知功夫久有在鄧

笑曰周生緣業果始韓候所說當可言乎徐曰周子雖稟仙緣未得便知前身之事子良因曰鄧塞塵陋豈得知此不韓候是誰鄧曰是東華仙候韓惠期領東宮諸簡錄治方丈第八玄宮中向云欲參子事者正請此人耳徐曰今日匆匆不得久停尋當得與鄧生俱來不為遠別席同出戶侍者隨從而滅

右一條二十九夕所受記書一大度白麻紙按徐云定錄授子玄真檢別目云六月二十七日華陽童宣定錄君旨授太霄隱書玄真內訣云云而今而中亦無此事恐與同房俱別封也論桐栢中仙乃不應相開當鄧領華陽四宮仙禁故得往來四宮者當為男則童初蕭開女則易遷舍真也參簡之事別在七月右起六月一日至二十九日凡有十三條事書青白大小合二十三紙其洞房玄真二條此餘悉具足

周氏冥通記卷之三
梁陶弘景撰 明沈士龍故震亨同校
七月事一依本寫即事有隱者今朱注詮記

乙未年七月二日夜七人來
一人姓周著玄華冠服綠毛幘丹霄飛裳佩流金鈴年可五十許真語有侍者四人執黃毛節
一人姓王衣服似周服紫羽幘佩流金鈴年可許真語有侍者
一人姓茅著遠遊冠玄毛幘紫錦衣佩流金鈴年可六十許真語有侍者三人執玄毛節又捧一白牙箱
一人亦姓茅著芙蓉冠丹毛幘玄繡衣佩玉鈴年可六十許真語有侍者二人執黃毛節

一人姓周著華蓋冠服雲錦衣佩玉鈴年四十五人執紫毛節
一人姓司馬著芙蓉冠服素羽幘紫錦衣佩玉鈴年四十許真語有侍者
一人則樂丞公服如前侍者五人真語有凡此識丞曰今真人來何大拜子良即起再拜頓首

稽顙乞神仙訣
茅定錄君曰功名已著無煩苦名並錄我所關周紫陽曰一與爾別便數百年我當知如一日爾紫之經生死一何苦哉

司馬括答曰學道不勤而得道者乃周生乎茅保命曰勤苦之弊何可弊言所謂先苦後樂

王紫陽曰歲月易積功業難顯昔聞周生之名今見周生之德宿昔猶固良可知矣嘉應是
周大夫曰周生年稚而德與識淺而智深已三

生如此我昔微遊于世數經詣之乃能傾襟年
誠而施仁也我因欲示之要言而其未堪受法
故不授之今得相見良亦為欣

周紫陽曰卿知其根由不乃吾之弟孫也昔與
其于南海相遇便別來已二百餘年矣丞曰

將告卿象真之第一紫陽左真人治葛術山周
君第二紫陽右真人治嶧家山王君周君傳乃

左右真人亦不願右第三定錄茅中君第四保
命茅小君第五蓬萊右大夫周君第六括蒼真

人司馬先生第七吾也此前六等並真人前後
來者皆仙人唯馮君是黃庭真人治中嶽耳保

命問曰粗悉此位不子良答蒙承垂告已解定
錄君曰前遺景上期授子玄真內訣遂未修之

邪子良曰蒙賜玄真經即應修用但洪君前受
洞房欲且營之成業故未暇耳又告曰洞房乃

好得益遲修玄真專勤者五年中便得大玄玉
女侍猶勸先營之併修亦不相妨于良應爾王

君曰子勤勵之名籍雖定中間縱息亦未必得
前此功爾勿輕示人今夕來事周大夫曰得仙

者年年月月皆有但人不知耳爾申年當得上
拜太極不者則酉年也此期未遠而亦復為選

子勤此中間也可馬君曰子保舉既得業亦
美道必可諧但其流行之必不怠也子良受旨

一一謹依丞曰陶隱居事近亦不無此議卿姨
屢有跪請二君乃無異但恐餘處不必允耳定

錄曰陶某各錄多關穿處不的由縱見由我我
亦不得自任中旬間當與思和此傳命往諸司

周氏冥通記 卷三

命問論之意此必無苦勿卒漫憶仍云吾今
去或復尋更來其間有信書疏亦可相通因以

右一條七月二日夜受記書四小青牋又一
片續後

按紫陽兩真何曲二君此日若始自降前六月
唯遣侍童耳真誥曰周太賓善鼓一絃琴是教

孫登者為蓬萊右大人即應是也司馬括蒼內
外書傳都不見又不應是季主乃可季主見法

育耳唯見此一來自後無復所出隱居此年四
月自得夢應被召云官府已整唯作印未成意

甚惻惻徑向周說周登向其姨母道如此姨母
乃密營脆信告潘淵文為條疏作辭牒令周共

奏請後天窓洞隱居都不知後方問有此亦不
復問周可否至七月十三日事訣十四日且周

疏受見示方具耳止聞此一過而去屢有跪請
是所未究

乙未年七月三日夜有九女人來齊著青衣綠
綠衣下紫為腰帶佩金鈴鈴下有符黑為文

書青上手並執板板白色似玉見衣縫縫皆有
如織文綴之每縫際並有小鈴子著之行輒有

聲其一女則劉玄微一則陶智安餘者皆不識
亦不見與語劉夫人曰比修學稍得新業邪吾

且往東華今始還又書事粗得了見爾名已度
上東華青簡甚助為慶陶夫人曰聞近齋而俟

北斗大不可言訝爾標心乃至於此星亦未可
卒見積以歲月所不論耳劉夫人因喚諸女曰

其通記卷三

八三

此周生有凌雲之秀將可與共語一人應曰下
仙未敢與高人語劉曰高下未必可定伊猶沉

滯塵喧共啓悟之耳何高之有此女笑曰別當
相造今未容言陶曰此段易選中有柳妙基謂

作嫌字受口語孫芳華阮惠香此三女真此三
音不得字休也子學有功夫得度方諸第八朱臺中受書並為

仙妃故令知之劉曰周生爾欲之乎答曰凡蟲
鳥非所敢希曰爾得希之所以相告陶曰夜已

深宜去便欲去諸女曰待儂因相隨而滅
右一條三日夜所受記書兩小青紙按此即

所云送學簿呈東華還過而下見趙日乃更
有餘人兼申明曉欲希之辭夫以函音兩儀

照臨日月山澤通氣陰陽離會莫不皆須
偶共相映協目高真以下咸同斯義既已久

表昔記于今差非嫌惑但長幼貴賤年月
促各有終運不必可均耳如其道超域外心

感化表者時或迹應作非復體諸接文殊之
慮現洋名之室作賓友稱奇對扶桑諒別有

七月九日夜見紫陽周王二真人定錄君三人
衣服並如前侍者共可有十許人紫陽童亦在

中自共語良久定錄君乃語子良曰比勞用心
吾天事煩煩以疲我神此六日往東華見爾名

已上青簡乃位為保晨司始吾徒也不亦巍巍
乎此乃冥符宿契雖非此間之職要應先當成

就周紫陽仍曰爾自應得此位諸局司故不以
明德相顯直奏功夫事致使移時夫涉真境便

多有試好固心力勿弱於其間王紫陽曰得如
此甚好但恐以試為難耳子良因請問不審幾
試試若大小恐肉人邪僻能不畏懼王曰當兩
小試或為虎狼或為殊聲異形以怖於人爾見

此時但整心建意勿惶惶也若不過者怪應作
人功夫俄頃耳周少來神瞻 正小兒時獨宿
空屋夜行林草了无忌憚去營
驚及來茅山至移未陽晨夜開路去來恒獨
行耳始近聞人說從今八月以來館驛往及
必須一兩人相伴小侵則便扶刀杖人問何
忽爾亦為作吟鳴相答此當是去期近密防諸
試只二十大夕移東扉宿亦使一道士志下伴
眠道士覺其不得眠故起坐誦諸咒說此復是
臨時備慮有異於平日致驚怖

定錄又曰昨東華集諸司命及土地神靈典司
之徒檢課簡錄見天下民人為善者五十分無
一而況於神仙萬萬之不過兩三耳其中功夫
已成而復落除者亦不少吾將憂仙籍無復人
也兼運度已過災世益難見東華上簿紫錄內
格中有上上真錄者五人已落二人補地解無
復進補者上中真者二十八人已落七人二人
補下仙五人復還人中唯上一人補耳上下真
者三百人已落二十六人十一人補地解十五
人還民中都復上八人耳上上仙者二百十一
人已落四十二人十二人補三官中職六人成
尸解二十四人成賤民都成五十人耳上中仙
者二百九十三人已落七十八人十人退成下仙
八人得尸解五十一人還生民中復上十一人
耳上下仙者四百三十八已落七十八人二十八
為鄴都所引四人被考三官五十四人還民間
復上十九人耳始今月標落此諸人須至分節
當上言太極更記死錄於太山見此輩良為可
悲並皆修法不勤或先亡引逮所行乖道或先
勤後怠失此功夫一何苦哉亦有垂登雲天者
日月不空並下教真人降授之其或處在深山

或學道歷年人並不知此吾等亦時時教授如
爾今日人誰知邪

周君曰茅定錄說此者是戒爾之深矣勿怠惰
于其間爾乃近在下品仙人耳爾乃當登中仙
之上得遊行太極控駕龍驤不亦快乎王君曰
茅定錄及周紫陽所誠實為深矣足為子之實
錄也此句曲山中亦有三四人入下仙品欲知
之乎子良因問家師陶公何如答曰假令爾如
其者則期真不難也陶久入下仙之上乃范幼
冲等也一本作中仙之中後濃墨點作下仙之
降二階邪范幼冲為童初監出真語中未真
之乎而竟都水監何如耳已說句曲有四人欲知
聞見者在男人中有蔣姓女入中有蔣未並久
就修學其長少男女南北亦復數人或行
或而有信識但于學功未深耳許靈真雖先聖之
先是有舊句曲道士甚有才意今木知誰當會此
三人之數者但應各
加精勤庶免此限耳

子良又問子良姨何如答曰乃得無大過但令
勤之後身或取耳今生且未可言其姨母本錢
歲失父隨母重適永嘉徐家仍自徐姓十歲便
出家隨師學道在餘姚立精舍性至真正唯攝
林兒子良一人至年三十五公制所遺諸道義
觀令其作方便出適上虞朱家而遂陷世法以
此耻憾致結氣病涉四年有一男便攜還永嘉
從此離絕至今十有一年乃示小來手未嘗殺
蟲蝶妄折花草唯日中一食而恨性過嚴治于
目下刻急如今所言乃得無大過獨是不無小
失當以不能遂固節取命兼性辱于神鬼故也
學業既淺豈望今身有果但爾三生得以為幸
矣

唯于世上名子良耳勿以隱名示于俗人天下
人應得道者何限而偏依依于爾非直以挺命
感真亦如以親速故耳昔有楊許者楊恒有神
真往來而許永不得見所以爾者許心徒勤謙
猶欲想未除故不得見楊位亦不大于許其神
疑志安萬邪不能于其正華綺不能亂其心故
受語于楊令以示許也爾令得見吾等亦如楊
之用行耳凡此事莫輕示人吾昔與裴清靈去
來華僑處授其言語令以示許僑宿本俗民性
氣虛疎不能隱秘告其一法迴而加增逢人不
問愚賢輒敢便說之如此既多便迴受于揚耳
僑乃流沉河水身沒異方得脫以來始十四年
耳今猶在鬼伍晝夜辛勤諸如此事可不慎乎
爾勿示人此事也揚許及華僑事
皆出真語中也

定錄曰昨見楊在東華語我要來其云欲來碑
以諸事別當看之耳
王君曰此月初耳見許候與紫微夫人及右英
共轡龍車往詣南真紫微問我見有周太玄已
刻紫錄將應得道比欲觀其德業君見之不吾
因答已經請之乃有蕭然之德甚可啟悟紫微
言別往看之年秋事今得去紫微夫人
主下教者
定錄曰言語粗悉足為周生保試今且去天務
繁多明日望定因相隨而去此二更中未入四
更乃去言語多亦不能盡得記
也

不知早相共理令開供漸加鑽訪必不徒然
往矣如何猶冀于冥途之中既更通感耳
七月十一日夜見桐柏徐鄧二人來衣服皆如
前徐至便言曰名已果上東華定為保晨司其
助欣慶鄧曰昨已應有說此事者子良答爾諸
真亦粗說其事但子良庸陋豈敢仰希持蒙神
真提拂不論耳

徐曰近見趙威伯作事上保命曰周子良字元
蘇右一人改名太玄字虛靈以其生周遼家已
上紫錄次生劉偉家復書玉編既經歷辛勤今
謹依上科報以下仙為保籍丞羽儀衣服如故
法保命仍將往共定錄省察良久乃作讚上東
華曰周玄秀德心志虛清謹按紫格可刻仙名
東華乃更命以七月七日會仙官檢名簿因得
爾品目位合中仙更奏上仙為保晨司韓侯仍
作事曰周太玄字虛靈右一人昔標懷道之志
今見蕩然之德上合乾綱下應地紀依如仙格
合中品之上伏見保晨司年限欲滿請選太玄
以補之謹上青君命云如牒仍作簡文曰惟周

太玄因業樹茲刻名仙簡為保晨司 此韓侯刻
赤金為文以
上言太上也
吾聞此位尋滿不出一二年中應相召也子良
問不審此位若為羽儀徐答曰亦不可為定更
由功業之高下理有丹龍錄車玄羽之蓋素毛
之飾青衣玉女五人朱衣玉童七人執鴻翻之
扇建扶靈之冠服紫羽之帔絳霄之衣帶寶玉
之鈴六丁為使萬神受保知天下神仙切夫之
事教學之方非復人間保籍承也故指來相報

未可示人身之遺迹乃後人之所效耳鄧曰相
托真君乃欲來須見太虛司陰二真 既累去後
竟夕拚懽恐明日人來見蹤迹于是內外無知
者以至於今唯容以啓爾耳尋此便是前緣所
招或各隨應至定錄趙丞灼然知見而不可較
也尋既未始知應為此位亦言誠不為恐是懸
相陳行一切有為無復執著與時未道之志便
有濃淡故以推心知當不為耳今既忘言
于取捨便亦不辭此任但得在能利益衆生
處雖卑雖苦若此心為之後云雖欲蕩散處亦
未能多去此實神察六七世道中猶縹緲未盡
沈此信忍望都隆邪五年十年非但未定朝聞
從別記目錄比月十五日保命授三天龍文并
令且混人勿異迹行來動靜但意云此一係不
顯出恐是與
龍文別封也

右一條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三白官紙 此係
是定位即云待前人滿則未便到職但未知
猶且須承任俟期而去為不成稱丞直遊散
乃可知耳計今心應猶在洞中也
十三日夜定錄趙丞俱來定錄曰昨與思和至
太玄府仍詣南夫人論陶某事乃得由少時子
良問申幾時又曰未測幾時或五年十年事雖
關我亦由上府繼東華隸司命未敢為定趙丞
仍曰且已被東宮命令且住召陶某事子良問
召為何職仙官鬼官丞答蓬萊都水監高光坐
治水事被責似欲以陶代之既且停召當更選
耳此是仙官隸司陰府掌水事以陶有勞故得
補之如陶意似不大欲為此位既仙陶當不知
卿可以事白陶也少許時又曰夫人生禍延福
奏皆有因而至非神明之所知陶今夕心意豈
復憶此雖云欲蕩情散慮恐亦未能都去如何
復言合丹事云云 不知此所道
弗聞可恨也又言青童大君
月未當來華 當脫
陽字檢選仙事云云

右一條十三日夜所受記書一小白紙 按此
符前二日所云中句間去為論也周以十四
清旦來人嶺止談前停召事見示即問周何
意有今夕心意語答云亦不解所以見意色
甚不好子良亦不取問于時既容解此意便
止不更重論嶺裏以十三夕一更忽被冠似
有六七人皆執杖奄至階前一人喚言在御
仗中蒙假還東畔等數人之資糧故來就先
生乞于時已開戶未開此便開戶當對呼
進隨意所須未服物器一階拾與別屋兩小
兒並被錄置既從來未嘗見此不能不懼而
猶向其道但各取重搖徐去必無告討正恐
君劫道士罪重我當作好意相與使後也
十八日夜見定錄曰陶乃答吾前語年限猶未
定別更報爾所云欲住雷平山後此亦不勝今
居論災厲刀兵水火之事乃為好耳此地本非
可隱居寂處直可以避災害住與不住無勝否
也又論方託形何處此由人心既未發吾寧
得知方將而言唯何曲可住吳越名山乃不少
未見有大勝地猶勸陶居此山

右一條十八日夜所受記書一白藤紙 陶既
得周所宣事以十五日疏作辭語與周令接
觀之日為申陳如此即是酬之告周竟不以
此見向道當是無正可否以宜也于時至尊
垂恩為置宋長沙道士二解并左右空地于
此廡西復為起觀前左右即是許長史舊基
竊恐近真蹤或以致謔故二三因問耳追
恨不得作方畝通辭方畝
通辭則亦應方畝酬答也
二十五日夜夢見唐趙二丞來趙曰近何意恒
勞苦損人精神憐人耳眼今去勿復遇辛苦子
良問不審住此廡中好否比者恒憂與盜事趙
回頭曰此事關唐丞唐丞仍曰雖見關亦不得
自由夫災禍亦非鬼神所知此廡自不須多憂
疲人心慮子良言劫盜事深以仰憑答曰自保
勗不須過憂便去君論期運事竟應相造也我
等且去尋復相過子良起送相隨而滅

右一條二十五日夜夢所受記書一白官紙

此夏早人情惡山有專長但慮驚怖故以此祈訪也唐丞名公房亦四丞之一主死生計劫盜事正應由樂由樂丞不知關唐也記中從來見唐來事今若始遂應有始相識語恐前已有不必存記耳西解此後至今顧蒙安隱也依別記目錄此月二十八日唐丞又云劫盜事不令夏云云此不顯恐是不錄也

右起七月三日至二十五日凡有七條事書青白大小合十紙于目錄中缺一條餘悉具足也

周氏冥通記卷三

周氏冥通記卷四

梁陶弘景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此卷從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初通至丙申年七月末月悉記所通目錄其五六月七月並具八月後至今今年七月末止有此年目錄無更別記

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晝保命府趙丞告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晝保命府趙丞告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七日夜中嶽仙人洪先生告伺二星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八日晝夢食合金液醮云云

右四條五月事今別撰在第一卷見一條

乙未年六月一日保命趙丞華陽司農玉童紫陽內官玉童各告治身之行云云

乙未年六月四日華陽童告人罵辱令心勿受云云

乙未年六月六日桐相仙人鄧君來結冥友云云

乙未年六月八日紫陽玉童宣周君吉改名字云云

乙未年六月九日聞人隱告坐臥便房事云云

又保命趙丞告流汗事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一日于東嶺宿易選女仙李飛華告有五女仙欲來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二日中嶽真人馮君蕭開受主張君中嶽仙人洪君保命府樂丞華陽玉童凡五人告長生要言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三日范帥告勿食肉事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五日中嶽共先生授洞房經云云今此記

乙未年六月十五日范帥遣人來重責食肉事云云嶽去後來

乙未年六月十九日易選五女仙來告生死因緣根本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一日趙丞遺黃元平告請雨事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四日蒼梧仙人徐君棺槨事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四日趙丞又遣來告請雨騰辭蒼梧去後云云今此記

乙未年六月二十五日黃元平告已落太山死籍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七日華陽童宣定錄旨授玄真經云云今此記

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蒼梧徐君執蓋鄧君告名已上東華云云

右十七條六月中事今別撰在第二卷此記今見十四條並不慶言

乙未年七月二日紫陽周王二真人定錄保命二真君周大夫司馬括蒼樂丞同來大論語事云云又及隱賤事云云

乙未年七月三日易選有女仙來云名已上青簡云云

乙未年七月九日紫陽定錄告已進為保晨司并論上落人數云云

乙未年七月十一日徐鄧二人來云參定東華名說上事牒云云

乙未年七月十三日定錄君及趙丞告陶得停召合及事云云

乙未年七月十五日保命君授三天龍文并令但且混人世勿為異應行來動靜營為出入任意但勿違犯正法耳條真法時但默行莫令人知神明不以萬里為遙不以山海為難總行應動任所趣勿以吾等為礙云云

乙未年七月十八日見定錄君云陶答語及問所住云云

乙未年七月二十五日趙唐二丞告勿過勞神疲體云云

乙未年七月二十八日唐丞告劫盜火禍不須防慎不令有憂云云

右九條七月中事今別撰在第三卷缺二條七條並或見或夢并右三十條並有具記唯缺五條從此後並無別記實為深恨

乙未年八月一日范監來告云此日諸真相就論說勸已畢自今已後欲令自來處處遊觀云云

則非夢云云

八月五日夢從一朱門崇闕入見司命君見授夜光芝云云夜光芝是句曲五種芝限

八月七日夢入華陽中先經保命府後至定錄間次往蕭閑採龍仙芝云云此則從北入而向南也龍仙芝亦見五種限

八月九日夢至定錄間見問云乃同人齋邪云云

周氏冥通記 卷四 一一五

爾日在中堂王法名為皇家塗炭齊

八月十二日夢與定錄君與華陽內共乘車侍玉女三十人奏天樂造南真于丹城南真見告云因又告太玄太玄示以仙籍云云二真府云云紫微治玄龍官應在北方

八月十五日夢與定錄保命共往紫微夫人處八月十六日夢至方諸見青君府不見青君乃見韓太華丹青館宋夫人見告神仙之要委形之術云云韓太華始以今年度東宮受書朱宮玉妃之質友韓出真語也

八月十九日又夢造方諸正見青君出遊楊君九華及許仙侯皆從因造韓侯見簿籍事云云前卷所云東宮典錄籍者夕惠期也

八月二十一日夢與保命至蓬萊見周大夫又至一朱臺巨闕青軒紫房云是司陰府陶某近正應治此東南一玄官中因復行見一人面金色長短中形人著飛霄衣冠見告道法之事云云保命曰此是小天奉法人周大夫仍告道業因緣甚多司陰君主天下水事出馬君傳前不知那治在蓬萊小方諸多事道事亦出真語

八月二十五日夢與色監趙丞至大衛山見南陵薛大夫中黃杜大夫見授隱變方因爾又行見一草屋甚高大絕有甘泉雜生眾華范監云此是遊仙之廬因共入坐屋下談神仙事云云薛杜二大夫真語中無也

八月二十五日夢入華陽造定錄諸來年十月可保得申延不答云可爾云云此其猶欲留世得申則不應十月果去也

冥通記 卷四

一一六

八月二十六日夜夢定錄保命來見告云明當復往東華過司命間既是天事不復得同當更為訪韓侯論爾更不迴異不此前後及後屢通明定進退皆復由功過故也

八月二十九日見上期來宣定錄首云韓侯甚有懷於爾簡錄猶因云云此云見來則非夢也上期是華陽童姓景名上

右十二條八月中事二條是來十一條是夢往

九月二日夢至華陽中見二君云云

九月五日夢又至蓬萊先過司命司命見告服神丹應先須名上仙籍乃得服之云乃至蓬萊見周大夫食一草狀如槐香而紫色見告云子未得食此得食此便如吾耳及火棗交梨事云云火棗交梨出真語中亦竟不知此果是何神奇

九月八日夢與趙丞共遊易遷童初二官一官相去可五六里易遷女仙官童初男仙官而未知東西引為南非列耳

九月十日夢與保命到一山山形平圓異於人間山名為丹龍云中有洞多仙真丹龍云在陽洛之南是南真所治之官也

九月十五日夢獨往桐栢山見金庭館珠寶煥麗宮室行列殊多亦有青黃盡相似復云有金庭洞宮自所見者非其限乃眾仙之遊憩典司之所治耳非王真人所居東方大君來時別復有宮雖云有而自不見桐栢右第王所治之處亦云山內外並有宮府

九月二十三日夢定錄來于朱陽見攜到司命府道逢玄清紫微二夫人乘雲軒從二十餘玉

冥通記 卷四 一一三

女語定錄云司命紫陽正相遲塵生今來亦是其冥意言見笑為塵生不言是陳生

定錄答語云當爾時亦不知在何所但覺飄然而行耳到司命門即見紫陽共見告大有所言非可具記此應有奇事也

九月二十五日忽夢見張理禁令誦道德云云二篇實道書之宗極太極真人亦云誦之萬過白日昇天

右從前來至此並墨書大度西麻凡七百紙九月二十九日夢見天西北有一物長數十丈青赤色首尾等大狀似虹因到張理禁處問此為何物答云名玄霞之獸或呼為水母乃可愁矣夫有中之無未若無中之無空無之理難可思議此九六之災顯矣人誰知之張為保命神水過以問之事出真語張既善談虛無每語輒入斯境隱居謂有中之無自性空也無中之無畢竟空也但未解說此何指耳

右八條九月中事並記云夢十月二日夢見洪先生見令誦太素祝云云未詳此出何經

十月五日夢見定錄君云比來多諸進御善自禁節勿縱志也似應作恣字既丞有上落實宜恒加精勤也

十一日見紫陽定錄保命桐栢來及移朱陽事云云不知論此可否云何

十八日見定錄云朱陽非爾所居處若不能遠去只朱陽左側好良常為勝恐爾不能處之耳此月十九日隱君始移朱陽住周亦同來既是在公館當慮有目之事以為妨礙故也

二十日夢見南真紫微云云

二十七日夢見趙承洪先生及星事云云猶應是司二星

二十九日夢至一處名為陰城之宮大有仙人而自不識未見陰城宮所出處

右七條十月中事二條云見五條云夢

十一月三日夢見洪君及唐丞言曰雲閣星沒唯宜瞻南山坐耳此雖可瞻而非求真之體三應司二星既雲閣亦不宜便眠耳

十一月八日夢見定錄因自陳欲寄朱陽東為小屋未審可爾不答云東好所恨下葬為不便耳夫居當作四合舍不者不可不作堂東西廂若爾不爾名為孤凶宅但以意作之爾其去矣以遺來者吾見陶某比意大欲相試爾但浮此跡勿畏人信不得不信乃為吾之快矣東岡有兩營墓切本欲于西東作解帳廣大更令就東西之廂近朱陽為好周令定葬東東正南向

十三日夢見周君言曰陶其或信不信多好試人但爾比亦喧然多諸雜相可自節此類類告不信欲相識今追思不可有不信事自從遺想來凡一切有為通無爾恨耳于周事實亦謙尚亦不乖肯正自愜然有寺見其迥凡既率嫌接神之體不應爾至下周欲別立屋便虛

相計自為看地給築一萬伊本願即修三間堂東西廂各三間林竹至而道土心未善者互與言說遂不成復作廂止三間堂至而已今日方見事亦如此明非已立意也此者故有準擬猶欲追為起之期留啓云止請留一問既為遊舊之所今則並修理之不令無難也

十五日夢見洪君來告曰爾即欲所居西北面有故氣吾今共汝看之便往至彼處見一人形極醜陋君曰此即是大都畏人居之定無苦朱陽館及彼廟以後乃有三三柳狀似古塚坑林草榛蕪亦可輕人埋壘不見有座塲處所云故氣正當竟爽耳既曰無苦便不為苦也

二十日見一女人形容殊麗上下青衣侍二女

至戶內立而無言

二十六日夢見周蓬萊云北斗已復不見而祝於二星云云當是二十七應司二星今夕已陰晦必不見也

二十九日夢見茅二君周二君並有控乘遊於雷平直取伏龍定錄並舉手見向如謝去狀雷在館東南伏龍在西北便昇空從館十度故得相望也

右七條十一月中事一條云見六條云夢

十二月三日見徐登應作鄧字二君言去二十九日桐柏府校籍頗誤上罪人典簿三人被責便云云了事所

七日夢往司命處告玉清清玄事云云此所論也

十一日夢見韓夫人云比者情志落落彌入真相云云應事韓大華如以七月夢東官為妃

十九日見一人駕大車形容甚壯從者十人直見拜溫涼而以

二十一日定錄告云前來拜者鄂都執法君蔡于遷也爾方綜其上官故來通報耳云云保命府職係皆

二十五日見趙丞直云仙籍空矣爾勿憂矣故涉上官當保籍任也

二十八日夕見定錄趙丞范帥三人子良問所通辭仰呈君未君云適得君仍語丞云可速因直爾而已更別餘語云云此中似別有事肯不存

右七條十二月中事五條云見二條云夢

閏月三日夢見韓夫人云世上方無復蹤如可

云云韓猶
應是太華

六日見洪先生云子勤之場之前後事事也云云

十五日見保命云爾屋事勿以在懷傷人神氣
其人尋來就上其正月欲戴屋而所願師示不
故有今告也

十八日夢大司命君問日子欲仙不答實願仙
云願仙何不學仙云云

二十三日見洪先生云此所問泛舟者乃中嶽
仙人于朴也其前生經識陶某耳非今生相識

也豈復來於此邪去冬有人姓顧名道度從外
小下鹿頭船子劣容一人從浪中來直呼顧姓
我欲助其功夫以獻主主正爾見作書垂當授
姓彭顧至都勿勿往廣陵欲宣此消息而無方
于華監問過爾真館道士禮文敬因陳奇具還
如此隱居唯聽其下亦不以問周周當是問
強說自私訪與中既如此告便當不復自下

二十五日見定錄保命二君保命日年内多勞
扇削鬼神三官中奏爾云多罪吾已却之不宜

三過如此云云伊蒙神與妙獎如此不免三官
所奏况庸庸之徒邪唯各宜如履薄

二十六日見周君云葛術之東水已加八十一
丈南衡山西邊頃崩為淵云云

二十八日見徐君云韓眾已復有事今與鄧生
往看之云云此証不象字惠期歲夕夢見司命
南真南真見授一子大如鵝卵令噉之司命云

道未成不得九轉之華且食此亦足明爾云云

右八條閏月中事六條云見
二條云夢

右從八月初至閏月末凡六月中合五十一

周氏冥通記 卷四

條事十六條云見三十五條云夢從九月二
日來至此並朱書大度色紙並紙

丙申年正月二日夢造小有天見王君爾云何
遑遑於人間名已定勿虧頤於世路云云此王
上君為下教二十
四真人之首也

十日見洪君范帥云明是戊寅上玄治建可戴
屋云但宅不得其所洪云大象尚復無常人生
有何定邪只此亦好及洞經事云云其本欲
而師不來又小雨遂不
果至丁亥日方得戴耳

十一日見定錄保命桐栢周君周君云爾不復
既真道耶吾將去爾于良未得答定錄乃云其
心不然正是身廢耳紫陽試之邪保命云爾何
意頻取人三百斛穀子良答不取又云見取何
云不取已爾別自語所不能當埋之餘別了其
數旬中為起屋事恒惺惺不作恐身既廢心亦
是急定錄語之耳取穀之事了不聞有此音述
計三百斛穀是百三十斛米平人六年食恐以
為食師以此米者其從來為師使本是衣食弟
子不應以此為責無云不敢神蓋云取兩
不應妄又云別當埋之思此答所不解

十四夕夢見許仙侯等五人自共語許云自宅
此字未足久便已近二百許年又聞一人答兆

劫尚復修爾此何足為遠不知是誰許長史立
和中至今一百
六十七年耳

十七夕見定錄唐丞來中君云許侯近所言亦
深哉唐丞論北臺事極多非可書銘北臺鄴都

二十四夕見定錄君云念真不密穢氣無辨自
云研望之云云

二十七夕見保命及洪君洪君云勿輕說人事
云云此當有所
試不知是何耳

右七條起丙申年正月月中事四條云見
三條云夢

二月三日夢見洪先生云北斗事云云此復是
是授云故
屢屢言之

七日夢見定錄云臨海燒山中有仙人遊在人
間自號彭先生實是鄭玄字子陰陸渾仙人也
朱交甫令其觀上人情及修道者其尋或當來
先昨已往建安臨海人書與道士鄒堯云其人
彭公在此不堯得而靜靜故入得見之其人
亟乘一刀小船而歌曰太霄何冥冥靈真時下
遊命我驚塗際採察雲中儔世路多滯濁真誠
不可搜促駕還陸嶺人間無與酬步行亦永此
其若來可不接之其人形中人面左邊有紫誌
著黃絹帽多髯而前齒缺是也書此一係獨委
示後人也燒山即赤水山今亦屬永安樂成二
縣共界未知鄭堯是向處人顯昭形服如此便
是可察正恐伊知
人識更復改容耳

九日見丞云比者情志何甚索索云云

十四日見定錄云司命來月中旬當來西宮東
官人亦並來故逆示云云此當是云三月十八
事見其此日亦有辭本仔

二十八條十大條云耳
十條云夢

右從目錄凡用墨朱黃三色書大度白及細紙
合十六番八番白并右從去乙未年五月二十
三月初通至今丙申年七月未合一百九條六

三條三見四
十六條云夢從八月初至十月二十七日捨世

凡三月日中文書記不復顯出尋入今年來月
月所記自疎簡未知是不復悉記為時近致希

邪周紫陽記九真玉瀝丹方云云轉于九轉易于
九轉此別一紙無

月明

明

明

周氏冥通記 卷四

一三九

九莖紫茵琅葛芝一斤出南園句
丹朱玉漿二斗出南園此

右二物細切芝竟仍以玉漿一斗漬之一宿埋

陰垣之陽去垣三十八土一尺以白瓦器容四

斗許盛仍以瓦盤蓋之蠟密封之上土令厚二

寸以今日午時埋至明日午時出之持之南行

取已所住戶十二步乃置眠牀頭按上至明日

午時又以銅器盛煎之令火齊器底勿令火豔

出器邊也得三沸竟又內玉漿一斗又加火高

二十九日見保命云勿犯霧露

右三條事三月中事並云

四月九日見定錄云前疏文辭殊雅但恐心不

必然耳此辭木也

十五日見三丞及洪君來云卻下都邪勿不復

友山諸人自共語多不其于時欲出都定

右二條四月中事並云

五月九日夢見司命定錄保命及眾真並見試

以綠業事云云色不悅又及應

十五日夢到東官拜青君見韓侯等雖不面見

青君而傳譯意氣大見憐愍韓侯接對如常耳

如此說者前夢

衆便非惠期也

二十九日夢司命三君云前事遣赤城外衛軍

十人相助遂不能都此字草漫亦得可耳不

此何若是前所云愛盜相救助者則不

應言亦得可也于時實都得寂然也

右三條五月中事並云從此月來至此見

紙半前紙後

六月十日于道中眠夢見范帥云惡魅橫行不

可卒禁勿輕慢之雖無如人何交爾不好云云

出都以此月九日曉出山就疎宿十日早發

十九日于第中夢斷肉乃食鵝膏未可解也

此日王法明文子在館宿延陵積茂元亦入

其多責郭邑餘果食中必有幾齊煎煮之也

二十八日夢見紫微遊行云云

右三條六月中事三條並

七月一日見洪先生云八霞之表已陳爾居處

東萊可不裝束云云大多不可復載此中當說

八日復夢見韓侯紫微揚君定錄等多為論性

命之致因緣罪福之源若疏此可三四紙許不

殊恨也

十七日見保命趙丞多論天地災橫之事亦甚

多不可記此事理

二十三見衆真凡三十人多論人治身之本

謝殃之法甚多亦復論作九轉事云云此條不

右四條七月中事三條云見一條云夢從大

右從丙申年正月初至七月未凡七月中合

二十日夢見司命君君見令取青此一字草漫

以呈司命司命云此可耳心未真也當更研瑩

見景上期來云二君今往龜山聊過令知如此

所見意氣欲動前與人戲過致使時魅相侵賴

得高監相為不爾幾致變開周在第十中忽輔病

誰洞中不

見此人也又曰裏屋人自稱木道士者是非星

鬼官所使勿信之以邪情惑人壞人真氣可

急請許駕去已遠不得久停便去周在都仍就

正法明同往

南度第道士館中在外屋宿當是欲進請木問

事故得此告其還多有問木者而都不說此事

密也

二十五日見唐趙二丞來云還于舊居便共覺

蕭然多論九轉事云并二君令告云云其是二

由意殊不許遊行人間九

轉事無聞一何可歎也

右六條二月中事三條云見

三月三日見保命告勿食草之正心及餘事云

紫文仙忌云爾

止謂此一月耳

八日見趙丞垂天下邪鬼之事令慎之諸云云

初五分許可以蓬蒿為薪煎令餘一斗漉滓乾

之閉汁三日三日竟開視上當有紫光曜日夜

不用然燈此即成矣又以藥滓置木臼中搗三

百二十杵紙裹令密若以投水水流即停若封

屋室萬人不能開若儼劫賊合眾不能動封山

山開封人人俟若欲速登天可併服之即死矣

若欲且留世當稍服之盡亦仙矣勿以分人及

令人知見也唯可心知口服而已若令人知空

失此藥也

右此一方無年月日不知何時書滿一白牋

紙謹正此藥名既又云唯可心知便是難可

見垣內埋藥亦不聞木臼搗聲恐或別處作

亦或彼以

亂之耳言

大凡四卷真本書雜色合六十五番或真或

草行



述異記

任昉撰

述異記卷上

梁任昉著 武林章如錦閣

昔盤古氏之死也頭為四岳目為日月脂膏為江海
 毛髮為草木秦漢間俗說盤古氏頭為東岳腹為中
 岳左臂為南岳右臂為北岳足為西岳先儒說盤古
 氏泣為江河氣為風聲為雷目瞳為電古說盤古氏
 喜為晴怒為陰吳楚間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
 今南海有盤古氏墓且三百餘里俗云後人追慕盤
 古之魂也桂林有盤古氏廟今人祝祀
 南海中盤古國今人皆以盤古為姓昉按盤古氏天
 地萬物之祖也然則生物始於盤古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產天地鬼一產十鬼朝產
 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蝮目蛟
 龍蝮地目圓今吳越間防風廟土木作其形龍首牛
 耳連眉一目
 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
 長三丈其骨頭專車今南中民有姓防風氏即其後
 也皆長大越俗祭防風神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

述異記

吹之如嗥三人披髮而舞

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
 食鐵石軒轅誅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霧涿鹿
 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
 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
 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氏耳鬣如劍
 戟頭有角與軒轅鬪以角角人不能向今冀州有
 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抵漢造
 角觥戲蓋其遺製也

太原村落間祭蚩尤神不用牛頭今冀州有蚩尤川
 即涿鹿之野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畫見龜足蛇首
 口瘖其俗遂為立祠

堯使鯀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鯀於羽山化為黃熊
 反入於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曰黃熊即黃
 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昉按今江淮中有能名熊
 熊能之精至冬化為雉至夏復為能今吳中不食雉
 毒故也

揚州有蛇市市人鬻珠玉而雜貨蛟布蛟人即泉先
 也又名泉客

南海出蛟緞紗泉先潛織一名龍紗其價百餘金以
 為服人水不濡

南海有龍浦官泉先織緞之處緞有白之如霜者
 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先市珊瑚樹碧色生海底一株
 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至小者尺餘蛟人云

海上有珊瑚官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珊瑚珊瑚
 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

珊瑚一旦何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謂漢室將亡

述異記卷上

三

之徵也

凡珠有龍珠龍所吐者蛇珠蛇所吐者南海俗誘云
 蛇珠千枚不及玫瑰言蛇珠賤也玫瑰亦是越人諺
 云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

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謂之珠娘生男謂之珠兒吳
 越間俗說明珠一斛貴如玉者合浦有珠市

昔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為精衛其名自呼每銜西
 山木石填東海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狀如精衛生雄
 如海燕今東海精衛誓水處曾溺於此川誓不飲其

水一名鳥市一名冤禽又名志鳥俗呼帝女雀
 東海鳥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也島中有草名龍駒

馬食之一日千里古語云一株龍駒化為龍駒
 陶唐之世越常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

科斗書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歷伏循述帝
 功德銘曰胡書龜歷之文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不可近俄而復為婦人甚
 麗而食人桀命為蛟妾告桀吉凶

桀時泰山山走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
 今泰山山石遠望之若人泣蓋是也周武謂周公曰

桀為不道走山泣石
 堯為仁君一日十瑞宮中羽化為木鳳凰止於庭神

龍見於宮沼歷草生階宮禽五色鳥化白神木生道
 蓬蒲生厨星耀於天甘露降於地是為十瑞

東海畔有孤竹焉斬而復生中有管周武王時孤竹
 之國獻瑞符一株

空桑生大野山中為琴瑟之最者空桑也
 周成王元年貝多國人獻舞雀周公命返之南海中

有軒轅工鸞自歌鳳自舞古云天帝樂也崆峒山中
有堯碑禹碑皆稱文焉伏滔述帝功德銘曰堯碑禹
碑歷古不昧

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巡葬
於九疑民思之立祠曰望陵祠

帝舜都鄒門古宮存焉宮前有堯臺舜館銘記古文
莫有識者

湘水去岸三十里許有相思宮望帝臺昔舜南巡而
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
協哭淚下沾竹竹文上為之斑斑然

昔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以民從征戍秦久不返
妻思而卒既葬塚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
謂之相思木今秦趙間有相思草狀如石竹而節節
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霜草人呼琴瑟
蓋相思之流也

在南有懶婦魚俗云昔楊氏家婦為姑所溺而死亡
為魚焉其脂膏可燃燈燭以之照鳴琴博奕則爛然
有光及照紡績則不復明焉

水虺五百年化為蛟蛟千年化為龍龍五百年為角
龍千年為應龍

沮洳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彼人多文章故一名績水
灌漑之間離別亭古送別處漢馮會流處岸上有石
銘云下至水府三十一里皆傳云李斯刻此石

鹿千年化為蒼又五百年化為白又五百年化為玄
漢成帝時山中人得玄鹿烹而視之骨皆黑色仙者
說玄鹿為脯食之壽二千歲

餘干縣有白鹿土人皆傳千年矣晉成帝遣捕得銅
鹿

脚在角後書云漢元鼎二年臨江所獻白鹿
淮水中黃雀至秋化為蛤春復為黃雀雀五百年化
為蜃蛤梓樹之精化為青羊生百年而紅五百年而
黃又五百年而色蒼又五百年而色白

龜千年生毛龜壽五千年謂之神龜萬年曰靈龜
每魚千歲為劍魚一名琵琶形如琵琶而善鳴因以
名焉

漢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脫而角生
漢宣城郡守封邵曰化為虎食郡民呼之曰封使君
因去不復來故時語云無作封使君生來治民死食
民夫人無德而壽則為虎虎不食人人化虎則食人
蓋耻其類而惡之

鏡之為獸狀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故曰梟鏡
濟陽山麻姑登仙處俗說山上千年金雞鳴玉犬吠
閻閻夫人墓中周迴八里別館洞房迤邐相屬漆燈
昭爛如日月焉尤異者金蠶玉燕各千餘雙
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
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官妓數千人上別立春宵官
為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龍
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嬉吳王於宮中作
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檻珠玉飾之
吳既滅越棲勾踐于會稽之上地方千里勾踐得范
蠡之謀乃示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作臺於外而館
賢士今會稽山有越王臺今交州麻林一名紵林勾
踐種麻將以弦弓交州棟頭山勾踐貯米於其上春
積糠為山今會稽之上有越王鑄劍洲箭鏃洲往往
有得古箭鏃蓋古制也

廣州東界有大夫文種之墓墓下有石為華表柱石
鶴一隻種即越王勾踐之謀臣也

洞庭湖中有釣洲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遇風止釣於
洲上刻石記焉有一陂陂中有范蠡魚昔范蠡釣得
大魚烹食之小者放於陂中陂邊有范蠡石牀石硯
鈞鏘范蠡宅在湖中多系紵英果有海杏大如拳若
年椒

邯鄲有故宮基存焉中有趙王之果園梅李至冬而
花春得而食

鄴中銅駝鄉魏武帝陵下銅駝石大各二古詩云石
犬不可吠銅駝徒爾為

一說香水在并州其水香潔浴之去病吳故宮亦有
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為脂粉塘吳王官人濯
粧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
衣上塵俗說魏武帝陵中亦有泉謂之香水

饒州俗傳軒轅氏鑄鏡於湖邊今有軒轅磨鏡石石
上常潔不生蔓草

桂林東南邊海有裸川桓譚新論云呈衣冠於裸川
海上有裸人鄉

丹陽大姑陵下有石麟二枚不知年代傳曰秦漢
間公卿墓則以石麒麟鎮之虞氏縣有虞君古塚塚
旁栢二株枝條蔭茂二百餘步樹文隱起皆如龜甲
根勁如銅石

廬府君墓在館陶縣南二十里不知何代銘曰廬府
君歸真之室

廬陵郡有董氏之宅前有董家祠昔有董氏語其鄉
人曰吾當盡室作神及死家人老幼皆卒鄉人往往

見之稱吾於地下作盧陵侯鄉人因為立祠能致風雨

定安西隴道其谷中有彈箏之聲行人過聞之謂之彈箏谷

粉水出房陵永清谷取其水以漬粉即鮮潔有異於常謂之粉水

漢水西山有九井井中常出五色煙高數丈傳云昔人有繩之入得數斛空青

西海外有鵠國人長七寸日行千里百獸不犯惟畏海鵠鵠見必吞之在鵠腹中不死鵠一舉亦千里

吐綬鳥其身大如鶴五色出巴東山中毛色可愛若天晴淑景即吐綬長一尺須臾還吞之陰滯即不吐

陽泉在天餘山北清流數十步所涵草木皆化為石精明堅勁其水所經之處物皆漬為石

却塵犀海獸也然其角辟塵致之於塵塵埃不入羊山上有燃石其色黃而文理疎以水沃之便如煎

沸其上可炊烹稍冷即復以水沃之獾獠獸中最大者龍頭馬尾虎爪長四百尺善走以

人為食遇有道君即隱藏無道君即出食人辟其香丹丹國所出漢武時八頁每至大寒於室焚

之暖氣翕然自外而入人皆滅衣迷穀出招搖山亦名雀山其樹如穀又如楮其花四

照名曰迷穀如佩之令人不迷南康零都縣西浚江有石室名夢口穴嘗有船人遇

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瓜求寄載過至岸下此人唾盤上徑下崖直入石穴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人

入石室始知異視盤上唾悉是金矣

曾泰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為戎人所射窮而歸泰泰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門外泰秉燭視鶴雌雄雙至各銜明月珠以置泰家

炎洲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網取之積薪數車燒之不燃鐵鎚鍛數十下乃死以口向風須臾便活以石上葛蒲塞鼻即真死取其腦和

菊花服之可壽五百歲南方有火山四所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條至火生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也取此

木以為薪然之不燼以其皮績之為火浣布蘭陵山有井異鳥巢其中金翅而身黑此鳥見即大水井不可窺窺者盈歲輒死

玉門西南有一國國中有山石磻子林千枚名為霹靂磻從春雷而磻滅至秋磻盡雷收復生年年如此

宣城蓋山有舒姑泉俗傳有舒氏女與父折薪女坐泉處忽牽挽不動父遽告家及再至其地惟見清泉

湛然其母曰女好音樂乃作弦歌泉乃涌流揭衣山一名靈山在瑯琊郡山南絕險巖有方石昔

有神女於此擣衣其石明瑩謂之玉女擣練碓汴鄉西津有玉女岡天當雨輒先涌五色氣於石間

俗謂玉女披衣嶧州去玉門三千里地寒多雪着木石之上皆融而

甘可以為菓味正八方之荒有石鼓其徑千里撞之其音即成雷也天

之由成於此秦始皇作石橋於海上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駢

石去不連神人難之皆流血今石橋其色猶赤

見之稱吾於地下作盧陵侯鄉人因為立祠能致風雨

此是已卷止

員嶠山名嶠且東有雲石廣五百里有鬣長七十黑

色有鱗角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采織為文錦入水不濡

園客者濟陰人貌美色人多欲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十餘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香草

上客薦之以布生華蠶焉至蠶時有一女自來助養蠶以香草食之得繭一百二十枚繭大如甕每一繭

繭六七日絲方盡繭訖此女與客俱神仙去并州妬女泉婦人不得詭粧綵服至其地必興雲雨

一云是介推妹齊桓公北征孤竹見人長尺具衣冠左袂而走於馬

前管仲曰此山之神也名曰介兒霸王黷之君與則見也

和州歷陽淪為湖昔有書生遇一老姥姥待之厚生謂姥曰此縣門石龜眼血出此地當陷為湖姥後數

往視之門吏問姥姥具答之吏以硃點龜眼姥見遂走上北山頓城遂陷焉今湖中有明府魚奴魚婢魚

信安郡石室山晉時王質伐木至見童子數人基而歌質因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如棗核質含之不覺

饑俄頃童子謂曰何不去質起視斧柯盡爛既歸無復時人

螺亭在南康郡昔有正女採螺為業嘗宿此亭夜聞空中風雨聲乃見眾螺張口而至便亂吸其肉明日

惟有骨存焉故號此亭為螺亭北方有七尺之棠南方有三尺之梨凡人不得見或

見而食之即為地仙荀爽字叔偉潛棲即龍宮東遊惡江夏黃鶴樓上望

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
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霓賓主款對已而辭去
跨鶴騰空而滅

晉安郡有一書生謝端為性介潔不染聲色嘗於海
岸觀濤得一螺大如石米斛剖之中有美女曰
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伶神純正今為君作婦端
以為妖阿責遣之女嘆息升雲而去

東陽郡永康縣吳時有人入山逢大龜擔之未至家
遇夜纜舟於岸見老桑呼龜曰元緒汝當死矣龜呼
桑樹曰子明無苦也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對
曰諸葛恪明敏禍必及於子明日其人將龜獻吳王
命殺之三日三夜不死遂問諸葛恪曰此龜有精
須得多載老桑為薪煮之立爛遂命老桑斫之為薪
既燃即爛

漢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有虫赤如肝頭目口齒
悉具人莫知也時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也積憂所
致上使按圖果秦獄地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
取虫置酒中立消

洞庭山有宮五門東通林屋西達蛾眉南接羅浮北
連岱岳東有石樓樓下兩石扣之清越所謂神鉦昔
有青童乘燭颺飛輪之車至此其跡存焉上有天帝
壇山山有金牛穴吳孫權時令人掘金化為牛走
上山其跡存焉故號為金牛穴

范文本日南奴也為奴時牧羊於澗中得兩鯉魚欲
私食之郎知詰文詐云將礪石還非魚也郎至魚所
果見兩石文異之石有鐵文因入山中就治作兩刀
因舉刀向郎郎即著中山地名也咒曰鯉魚變化治

地見已上

五

成刀斫石。郎破者是有神靈。文當治此國。遂斫破之
眾遂推為君

宋武帝微時伐荻於新洲見一大蛇長數丈遂射之
傷明日復往觀之聞杵臼聲覘見數青衣童子搗藥
問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今合藥傅之帝曰
何神也童子不答帝叱之皆散收得藥人因名此草
為劉寄奴

西域有鼠國大者如犬中者如兔小者如常鼠頭悉
白尚賈有經過其國者若不所祀則啣人衣裳
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

磅磳山去扶桑五萬里日所不及其地甚寒有桃樹
千圍萬年一實一說日本國有金桃其實重一斤
吳王闔閭於吳縣三月有白虎居其上號曰虎正
晉太康中會稽縣蟬及羊皆化為鼠蟬始變者有
毛而無肉大食新稻

周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乃吹笛其雨遂止
漢武帝時西方日支國有獻活人草三莖有人死者
將草覆面即活之矣

封微山中有怒毛獸若不噴毛短三寸若噴毛長三
尺
南金山有師子獸其毛黃赤而光鮮耳小若鳴時地
動石裂也

崑崙山有玉桃光明洞徹而堅瑩須以玉井泉洗之
便軟可食
北方荒外有石湖方十里中有橫公魚夜即化為人
刺之不入煮之不死若以烏梅一七箇煮之即熟可
治邪病

地見已上

六

東海郡尉干台有杏一株花雜五色六出號六仙人
杏

晉時晉陵薛願家有虹飲其釜中水須臾而竭願因
以酒祝而益之虹復飲盡吐金滿釜而去願家遂至
大富

顧渚山有報春鳥春至則鳴秋分亦鳴似鷓鴣之類
也
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冰谷所謂冰谷素葉
之瓜

越俗說會稽山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而生枝葉
漢成帝常與趙飛燕游太液池以沙棠木為舟其木
出崑崙山人食其實入水不溺詩曰安得沙棠木刻
以為舟船

巴東有真香者其花白色如薔薇前服令人不眠能
誦無忘
伺潮雞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曰石雞清響而應
潮是也

聚窟州有返魂樹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又熬
之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靈靈丸或名反生香或
名卻死香死尸在地聞氣即活

岑華山在西海之西有莢竹為蕭管吹之若羣鳳之
鳴
魏興錫義山多生微蘅草有風不偃無風獨搖
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
邊枯年年如此張華云交讓樹也

石勒嘗備於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道軍人
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何來羣

鹿者我也君應為列國主故相救耳

大食王國在西海中有一方石石上多樹餘赤葉青

枝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頭著

樹枝使摘一枝小兒便死

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人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

者令羊觸之

取鳥之未生毛者以丹和牛肉使吞至長羽毛皆赤

殺之陰乾杵服壽五百歲

鄧通以權船為黃頭郎曰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郎

皆者黃峭

漢元和元年大雨有一青龍墮於宮中帝命烹之賜

羣臣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曰味兼龍羹七命即

文章名也

案消山有石椽樹吳大皇元年郡吏伍曜於海際得

之枝莖紫色有光南越謂之石連理也

南海有明珠即鯨魚目瞳鯨死而目皆無精可以鑿

謂之夜光

千年木精為青牛

猿五百歲化為獼猴千歲化為老人

鶴壽三千歲

鷲之千年生胡髯

虎魚老者為蛟

江中魚化為蜃而食五穀者百歲為鼠

蛟羊似羊而無角啖之毒

古人說羊一名胡髯郎又名青鳥

周穆王之犬日走千里食虎豹

閩閩構水精宮尤極珍怪皆出自水府

述異記卷上

瀨鄉老子祠有紫石榴紅縹李一李二色

勾漏縣有白橘青柑縹杏

南中生子母竹今之慈竹也

漢章帝元年前上虞縣獻三蒂瓜一實二蒂及玉色橘

趙王故城俗呼為麋鹿城

梁孝王築平臺臺至今存有蒹葭洲息藻洲梳洗潭

中有望泰山商人望鄉之處

貝官夫人廟在大一山下云懷元年夫人也廟即其

基也

當陽南有龍川鳳川云漢武帝時八龍五鳳常見於

此亦呼為五鳳州

魏文帝甄后陵在鄴中臨漳東北至今有甄后神

殷紂時大龜生毛而兔生角是甲兵將興之兆

述異記卷上終

述異記卷下

周幽王時牛化為虎羊化為狼洛南有避狼城云幽

王時羣羊為狼食人故築城避之今洛中有狼村是

其處也

關中有金魚神云周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

而生涌泉金魚躍出而雨降

楚莊王時宮人一旦而化為野蛾飛去

秦始皇帝至東海海神捧珠獻於帝前今海畔有秦

皇受珠臺

東海上有蒲臺秦始皇至此臺下紫蒲繫馬蒲至今

紫紆

始皇二十六年童謠云阿房阿房亡始皇

古說雍州雨魚長八尺寸許

先儒說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

金賤如土是也

周成王時咸陽雨金今咸陽有兩金原

王莽時未央宮中雨五銖錢既而至地悉為龜兒

漢世翁仲儒家人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

於其家

漢惠帝二年宮中雨黃金黑錫

呂后三年天雨粟

漢宣帝時江淮饑饉人相食雨穀三秦魏地亡穀二

十頃

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

河間有雨錢城漢世天雨鉛錫於此

周時成陽雨錢終日而絕

秦二世元年宮中雨金既而頃刻皆化為石

述異記卷下

漢成帝末年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美
大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

漢世穎川民家雨金錢

魏武帝末年鄴中雨五色石

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矣

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前

長六七寸許自言家在河東南為風所飄而至於君

庭與之言甚有所知如史傳所述

魏世河內冬雨粟

晉書周秦間河南雨酸棗遂生野棗今酸棗縣是

也

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枚數日不食

今李種有安陽李大而甘者即其種也

漢末楊氏家園中產神棗三株

武陵源在吳中山無他木盡生桃李俗呼為桃李源

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傳秦末喪亂吳中人於

此避難食桃李實者皆得仙

杜陵有金李李大者謂之夏李尤小者呼為鼠李桃

之大者為木桃詩云投我以木桃是也

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潘岳閒居賦云防

陵朱仲之李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朱李是也中山

有縹李大如拳者呼仙李李尤果賦云如拳之李陸

士衡果賦曰中山之縹李又云仙李縹而神李紅

豫樟之為木豫樟即木名也生七年而後與衆木有

異

漢武帝寶鼎二年立豫樟宮於昆明池中作豫樟水

殿

袁紹在冀州時滿市黃金而無斗粟餓者相食人為
之語曰虎豹之口不如饑人劉備在荊州時粟與金

同價

永嘉之亂洛中饑荒帝遣人觀市珠玉金銀鬻委

市中而無粟麥袁宏表云田畝由是工墟都市化為

珠玉是也

漢末大饑江淮間童謠云太岳如市人死如林持金

易粟貴於黃金

洛中童謠曰雖有千黃金無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飽

千金何所直

晉書說桓靈之世汝穎間桑麻為蒿秀桃李不實花

而復落落而復花而官倉有朽粟

晉永嘉中梁州雨七旬麥化為飛蛾

晉末荊州久雨化為蠱蟲言民春秋云穀之飛為

蠱蟲是也中郎王戎與表奏曰臣聞堯生神木而晉

有蠱粟陛下自以聖德何如常有蠱色

宋高祖之初年當晉饑饉之後即位以來江表二千

餘里野粟生焉

古說淮南諸山石生穀袁安云石穀藥名穗之尤小

者

漢世百諺曰雖有神藥不如少年雖有珠玉不如金

錢

太原神金岡中有神農嘗藥之鼎存焉

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原藥草山山上

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中有千年龍腦

冀州鶴山傳龍千年則於山中蛻骨今有龍岡岡中

出龍腦是也

今藥中有禹餘糧者世傳昔禹治水棄其所餘糧於
江中生為藥也

仙藥紫鳳腦千年獨體是也

龜甲香即桂香之善者

紫述香一名紅蘭香一名金桂香亦名麝香草出蒼

梧桂林上郡界今吳中有麝香草香似紅藍而甚芳

香

南海山出千步香佩之香聞於千步也今海嶼有千

步草是其種也葉是杜若而紅碧雜貢籍日南郡貢

千步香

日南有香市商人交易諸香處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為涪陽尉時為之香尉日

南有千畝林名香出其中

香州在朱崖郡洲中出諸異香往往不知名焉十年

松香聞於十里亦謂之十里香

杏園洲在南海中洲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種杏處

漢時嘗有人舟行遇風泊此洲五六日食杏故免死

云洲中別有冬杏

木蘭舟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閭植木蘭

於此用構宮殿也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為舟舟

至今在洲中詩家云木蘭舟出於此

天姥山南峯昔魯班刻木為鶴一飛七百里後放於

北山西峯上漢武帝使人往取之遂飛上南峯往往

天將雨則翼翅搖動若將奮飛

魯班刻石為禹九州圖今在洛城石室山

東北巖海畔有大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

復止於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尚懷海我寧亡故鄉

上虞縣有石駝步水際謂之步

瓜步在吳中吳人賣瓜於江畔用以名焉

吳江中又有魚步龜步湘中有靈妃步助按吳楚間

謂浦為步語之訛耳

公主山在華山中漢末王莽秉政南陽公主避亂奔

入此峯學道後得升仙至今嶺上有一雙朱履傳云

公主既於山中得道駙馬王咸問追之不及故留二

履以示之潘安仁有公主峯記

晉永嘉亂既已至江諸公主不得隨去安陽公主平

城公主奔入兩河界悉為民家妻常快不快有故

鄉之思村民感之共築一臺以居之謂之公主望鄉

之館至今歸然王朗懷舊賦云將軍出塞之臺公主

望鄉之館漢成帝遣將軍王浚戍邊及帝崩王莽篡

逆潰與莽有隙遂留不敢歸因逃入胡中士卒相率

築臺為望鄉之處

曲阜縣南十里有孔子春秋臺曲阜古城有顏回墓

墓上石楠樹二株可三四十圍士人云顏回手植

草羣盜蜂起義陽公主自洛中出奔至洛南士卒

二千餘人留守不去以衛京都劉曜攻破之主有殊

色曜將逼之主手刃曜不中遂自刃曜奇其正節遣

葬之立義陽公主陳氏憐之為立廟今義陽神是也

符堅既為姚萇所殺於新平佛寺中後寺主摩訶蘭

常夢堅曰可為吾作宮既而寺左右民家死疫相繼

巫者常見堅怒曰吾不官將謀殺新平民因共改寺

為廟遂無復疾每年正月二日民競祀以大牢新

平寺今符家神也

今烏江長亭亭下有駐馬塘即當時烏江亭長艤舟

遊吳記卷下

八

待項羽處今陰陵故城九曲澤澤中有項王村即項

籍迷失路處項王失路於澤中周回九曲後人因以

為澤名

燕昭王為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

為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

漢武帝於湖中牧馬處至今野草皆有嚼嚙之狀湖

中呼為馬澤澤中有武帝彈碁方石石上勒銘存焉

葦鞋草一名麗草又呼為女草江浙中呼為草美女

曰娃故以為名

懸腸草一名思子蔓南中呼為離別草

苦為之澤葵又名重錢亦呼為宜蘇南人呼為姑草

萱草一名紫萱又呼為忘憂草吳中書生呼為療愁

花種中散養生論云萱草忘憂

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為懶婦

簋又出海南地記

楚中有官人草狀如金盞而甚氣氲花色紅翠俗說

楚靈王時官人數千皆多愁曠有囚死於官中者葬

之後墓上悉生此花

舜草今之孝草也

蓆具草一名塞路生北方胡地古詩云千里蓆具草

紅蘭花一名大草

莠草本胡中葵似葵而大者

寡草特生而不叢

洛陽有支西園漢官儀云染園出芝茜供染御服是

其處也

紅綵花蔓生如綵一般有文采因名焉

甘泉宮有木蘭武帝時園也今俗呼為仙草園出漢

魏官志

奠園在定陵漢官儀曰奠園供染綠綵級小藍曰奠

芙蓉園在洛陽漢家置之長沙定王故宮有麥園真

定王故園也

張騫首蓆園今在洛中首蓆本胡中菜也張騫始於

西戎得之

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

猗是也

梧桐園有吳宮本吳王夫差舊園也一名鳴琴川

南中有楓子鬼楓木之老者為人形亦呼為靈楓

後漢李季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木為之像囚形

穿地為坎臥木囚於其中視之罪正者不動寤者木

囚動出時以為精誠所應子長時為大理卿

漢武宴於未央宮忽聞人語云老臣負自訴不見其

形良久見架上一老翁長八九寸面黧髮白拄杖僂

步至前帝問曰叟何姓名所訴者何翁緣拄杖叩

頭不言因仰視屋俯視帝脚忽不見帝駭懼問東方

朔朔曰其名為藻兼水木之精也陛下頃來頻興官

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後視陛下脚足

者願陛下官室足於此不欲更造帝乃息役後帝幸

瓠子河聞水底有絃歌之聲置香膳芬芳於帝前

梁上翁及數人年少絳衣紫帶佩纓皆長八寸一人

最長尺餘凌波而出衣不沾濕或挾樂器帝問之

曰向所聞樂是公等奏耶帝曰臣前昧死歸訴蒙陛

下息斤斧得全其居故相慶樂耳遂奏樂獻帝洞穴

珠一枚遂隱不見帝問方朔何謂洞穴珠朔曰河底

遊吳記卷下

十一

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蜂蟻生此珠徑寸明耀絕世矣帝遂寶愛此珠置於內庫

燕昭王種長春樹葉如蓮花樹身似桂樹花隨四時之色春生夏花春盡則落夏生紅花夏末則凋秋生白花秋殘則萎冬生紫花遇雪則凋故號為長春樹

澄永泉在滄州九視山下出泉澗百餘步亦名流永渠雖泛金石終不沉故州人欲渡此泉以瓦鐵為船舫

地生毛京房以為人勞之應北齊武成河清年中徐州及長安地生毛長七尺時北築長城內築三臺人苦勞役之應

神泉出高密瑯琊郡人或禱所求之則飛泉湧出清冷而味甘人或污之則便竭

鹽田在河東郡有一大澤澤中產鹽引水沃之則自成號曰鹽田取之無盡不沃則無也又張掖有鹽池自然生鹽其鹽多少隨月增減

甜溪水其味如蜜東方朔得以獻武帝帝乃投於陰井中井水遂甜而寒洗浴則肌理柔滑

日林國有神藥數千種其西南有石鏡方數百里光瑩徹可鑿五藏六府亦名仙人鏡國中人有疾輒照其形遂知病起何藏府即采神藥餌之無不愈其國人壽三千歲亦有長生者

列禦寇鄭人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乎八荒立秋日遊於風穴是風至即草木皆生去則草木皆落謂之離合風

秦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似猪非猪繆公道中逢二童子曰此名蠅史記作蠅在地中食死人腦

若以松栢穿其首則死故今種栢在墓上以防其害也

辰州嵩溪有丹青樹枝葉直上籠雲下無枝條上有五色葉圓如華蓋故號丹青樹俗謂之五采樹今在辰陽縣

城陽縣城南有堯慶都墓廟前一池魚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頰魚若非祀者捕而不得

奇肱國其國人機巧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奇肱人垂車東至豫州界後十年而風後使至遣歸國去玉門四萬里

東海有牛魚其形如牛海人採捕刺其皮懸之潮水至則尾起潮水落則尾伏

顧渚山有榲桲汝吹子樹其木如玉色渚人採之以為杖

地一首兩身者名曰肥遺西華山中有也見則大旱南海有水蟲名曰魃蚌蛤之類也其小蟹大如榆莢

筋開甲食則蟹亦出食筋合甲蟹亦還入為筋取食以始終生死不相離

西蜀石門山有樹名曰桃榔皮裏出屑如麵用作餅食之與麵相似因謂之桃榔麵焉

漢武帝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一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好至昭帝元鳳中宮人見此釵光瑩甚異其謀欲碎之明視釵匣唯見白燕直升天去後宮人常作王釵因名王燕釵

三國時昆明國貢魏瀨金鳥鳥形如雀色常翱翔海上吐金屑如粟至冬此鳥即畏霜雪魏帝乃起温室以處之名曰碎寒臺故謂吐此金為碎寒金也

近見已矣下

古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故魏郭后愛念之錄着宮人常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皆有次第郭后崩因哭泣過度遂死周昭王時塗修國獻青鳳丹鶴各一雌一雄

吳郡魚城城下水中有石首魚至秋化為鳧兒項中尚有石

南康郡有君山高秀重疊有類臺榭名曰女媧宮有獸名格似猩猩之形自知吉凶人無機變之則可馴狎欲執害之則去不來

桂陽郡有銀井鑿之轉深漢有村人焦先於半道見三老人遍身皓白云逐我太苦今往他所先知是怪以刀斫之三翁各以杖受刀忽不見視其斷杖是銀其井後遂不生銀也

儋耳郡明山有二石如人形云昔有兄弟二人向海捕魚因化為石因號兄弟石

貞山在毘陵郡梁時有村人韓文秀見一鹿產一女子在地遂收養之及長與凡女有異遂為女冠梁武帝為別立一觀號曰鹿娘後死入棺武帝致祭開棺視之但聞異香不見骸骨蓋尸解也遂葬棺於毘陵因號其葬處為貞山

江陰北有子英廟子英即野人也善入水捕魚得一赤鯉將著家池中養之後長徑一丈有角翅謂子英曰我迎汝身汝上我背遂昇於天為神仙晉時人

環珞似小蚌有一小蟹在腹中珞出求食故淮海之人呼為蟹奴

鶴陸解刺能德宅耳則聽響遠露眼赤精則眇遠大毛落聚毛生其色如雪又云高脚踈節則多跛也

若百六十年變止不食生物千六百年形定飲而不食與鳳為羣

松有兩鬚三鬚七鬚者言如馬鬚形也言粒者非矣人間三十六洞天知名者十耳餘二十六天出九微志不行於世也

鯉魚滿三百六十鱗蛟龍輒率而飛去一年置一神守之則不能去矣神則龜也

王僧辨嘗為荆南得橋一帶三十子以獻梁元帝吳太皇時朱休之冢大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明年當奈何休遂殺其犬明年休家人並死

哀牢夷西蜀國名也其先有婦人捕魚水中觸沉木育生男子十人沉木為龍出水上九男驚走一兒不去背龍因舐之後諸兒推為哀牢王

涿光山下巖水多鱗鱖之魚如鵠而十翼捕之可以禦火

吳桓王時會稽生五色瓜吳中有五色瓜歲充貢伏

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則鳴天下雞皆隨之

鳴

合塗國去王都七萬里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能言

林屋洞為左神幽虛之天即天后真君之便闕中有白紫芝泉皆此洞所出乃神仙之飲餌非常人之所能得之

日南郡出果下牛高三尺漢樂浪郡有果下馬並高三尺

述異記

廬陵有木客鳥大如鵲千百為羣不與眾鳥相廁俗云是古之木客花化作廬陵即今吉州也

後魏孝昌中有洛子淵自洛中人成於彭城同營人樊元寶還子淵附書至洛書上題云宅上靈臺南延洛水既至洛忽逢一老翁曰吾兒書也引入門館甚盛呼坐命酒酒至色赤甚香美寶告退老翁出送但見高岸對水無復人家及還彭城子淵已失元寶與子淵同成三年不知是水神也

彭城郡古徐國也昔徐君宮人生一大卵棄於野徐有大名后倉啣歸溫之卵開內有一兒有筋而無骨後為徐君號曰偃王為政而行仁義

湘州栖霞谷昔有橋順二子於此得仙服飛龍一丸十年不饑故魏文詩曰西山有仙童不飲亦不食即此也

河間郡有聖姑祠姓郝字女君魏青龍二年四月十日與隣女樵采於澹深二水處忽有數婦人從水而出若今之青衣至女君前曰東海使聘為婦故遣相迎因敷茵於水上請女君於上坐青衣者侍側順流而下其家大小奔到岸側惟泣望而已女君怡然曰

今幸得為水仙願勿憂憶語訖風起而沒於水鄉人因為立祠又置東海公像於聖姑側呼為姑夫

大湖山小湖山在嶺州昔有王次仲年少入學而家遠常先到其師怪之謂其不歸使人候之又實歸在其家同學者常見仲捉一小木長三尺餘至則著屋間欲共取之輒尋不見及年弱冠變蒼顏舊書今為隸書秦始皇遣使徵之不至始皇怒檻車囚之赴國路次化為大鳥出車而飛去至西山乃落二湖一大

復入此房

龍巢山下有丹水水中有丹魚欲捕其魚伺魚之浮出水有赤光如火網取割其血塗足可涉水如履平地

宋武帝大明五年廣郡獻白孔雀以為中瑞

秦惠王獻五美女於蜀王王遣五丁迎女乃見大蛇入山穴中五丁曳蛇山崩五女上山遂化為石

一說少空山有貝多樹與眾木有異一年三枝花其花白色香美俗云漢世野人將子種於此

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麗蓋山之精也蜀王娶以為妻無幾物故遂葬於成都郭中以石鏡一枚長二丈高五尺同葬之

衡州九疑山有舜廟郡守至官常致敬修祀則空中如有弦歌之聲一說九疑山隔湘江跨蒼梧野連營道縣界九山相似行者望之有疑因名曰九疑山

漢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林木皆自火燃至根其地悉皆焦黃後其雨迅過人就其間得龍骨一具

晉世顏含媼病須與蚺蛇膽療之則愈既不能得含憂嘆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曰真蛇膽也童子遂化為青鳥飛去

陽羨縣小吏吳合龍家在溪南偶一日以掘頭船過水溪內忽見一五色浮石龍遂取歸置於牀頭至夜化為一女子至曙仍是石後復投於本溪

述異記

述異記

述異記

述異記

述異記

述異記

述異記

述異記

述異記

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服能泣。則出珠。晉木玄虛海賦云。天琛水怪。鮫人之室。興安縣水邊有平石。其上有石櫛石履各一具。俗云越王渡淡脫履墮櫛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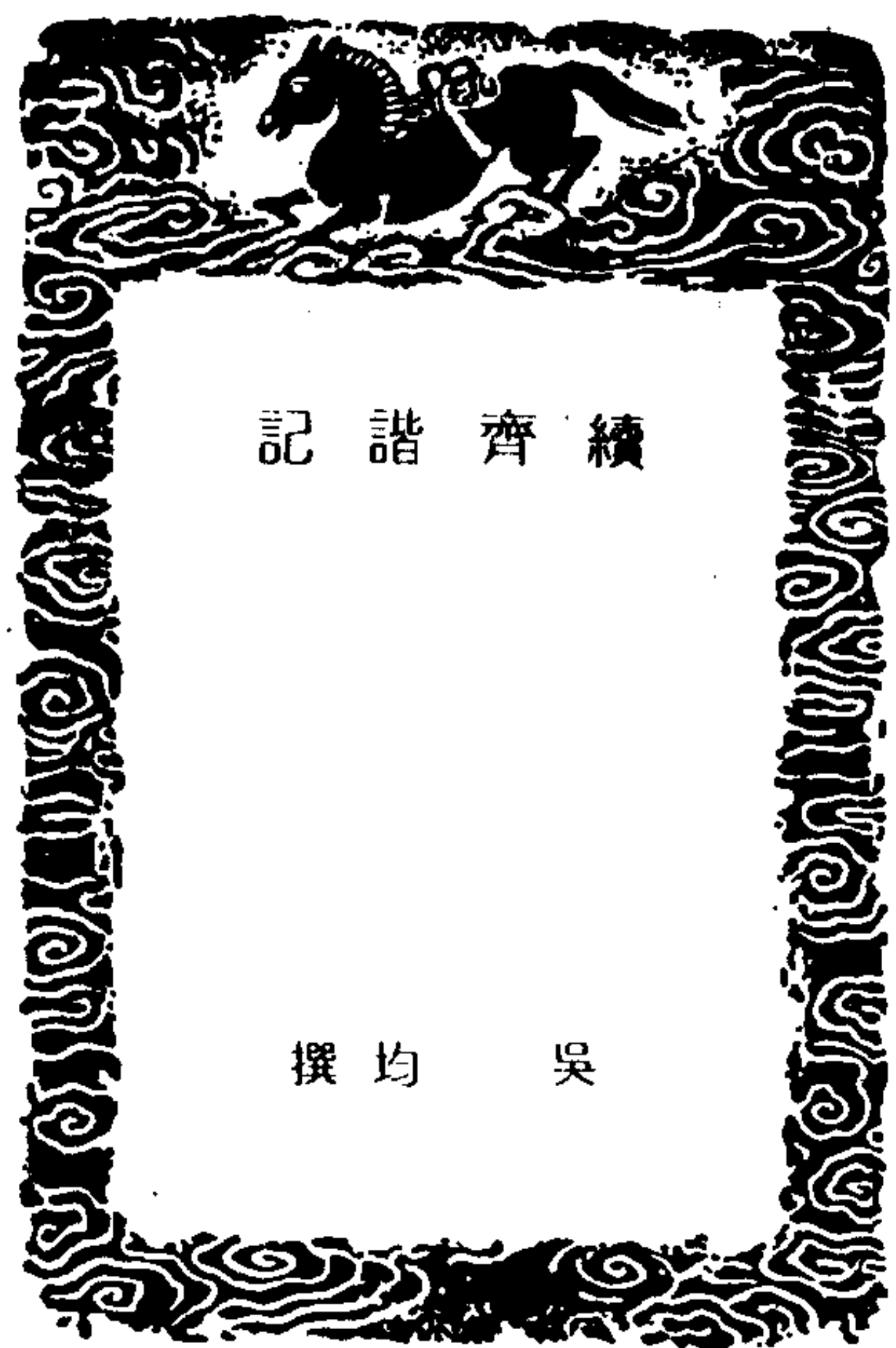
荆州清溪秀壁諸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鴉。按仙經云。蝙蝠一名仙鼠。千載之後。體白如銀。棲卽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夜郎縣者西南遠夷國名也。其先有女子浣紗。忽三節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歸而養之。及長。有武畧。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漢武帝元鼎六年。征西南夷。改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以玉印。綬後卒。夷獠盛以竹王非血氣所生。與為立廟。今夜郎縣有竹王神是也。

述異記卷下終

述異記二卷

舊本題梁任昉撰。昉字彥昇。樂安人。官至新安太守。事蹟具梁書本傳。此書宋志始著錄。卷數與今本相符。晁公武讀書志曰。昉家藏書三萬卷。天監中。採輯先世之事。纂新述異。皆時所未聞。將以資後來屬文之用。亦博物志之意。唐志以為祖沖之所作。誤也。案隋志。先有祖沖之述異記十卷。唐志蓋沿其舊文。以為別自一書。則可以為誤題。祖沖之則史不誤。而公武反誤矣。其書文頗冗雜。大抵剽竊諸小說而成。如開卷盤古氏一條。卽採徐整三五歷記其餘精衛諸條。則採山海經園客諸條。則採列仙傳龜歷諸條。則採拾遺記。老彖諸條。則採異苑。以及防風氏蚩尤夜郎王之類。皆非僻事。不得云世所未聞。其武陵源一條。則襲陶潛所記。而於桃外增李。移其地於吳中。周禮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二條。則附會竹生東海空桑。至大野山。尤為拙文。陋識。考昉本傳。傳著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志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不及此書。且昉卒於梁武帝時。而下卷地生毛一條。云北齊武成河清年中。案河清元年壬午。當陳天嘉三年。周保定二年。後梁肅歸天保元年。距昉之卒久矣。昉安得而記之。其為後人依託。蓋無疑義。姚寬西溪叢語。得潘法開居賦。房陵朱仲之。李句。李善注。朱仲未詳。此書中乃有其事。推以補善注之遺。今考李善居賦注。此句下引荆州記曰。房陵縣有朱仲者。家有綜李代所希有。竝無未詳之語。寬偶讀誤本。不知此書之別文。選注反謂選注未見此。

書外誤甚矣。考太平廣記所引述異記。皆與此本相同。則其偽在宋以前。其中桃都天雞事。溫庭筠雞鳴埭歌用之。燕昭王為郭隗築臺事。白居易六帖引之。則其書似出中唐。而蛇珠龍珠之語。乃剽竊灌畦暇語。則其書又似出中唐後。或後人雜採類書所引述異記。益以他書雜記。足成卷帙。亦如世所傳張華博物志歟。



續齊諧記

吳均撰

續齊諧記

梁 吳均撰
明 吳琯校

漢宣帝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鉸具
至夜車轡上金鳳皇輒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
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
鳳凰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
餘守車人列上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轡上鳳皇俱飛
去曉則俱還今則不返恐為人所不得光甚異之具以
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鳳皇子云今月十二夜北
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
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轡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
遊行即乘御之至帝崩鳳皇飛去莫知所在
此神異記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
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
死狀如火燃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
將分斫所以顛顛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
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實遂為孝門真仕
至大中大夫

續齊諧記

弘農楊實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為鷓
臬所搏逐樹下傷瘵甚多宛轉復為蟻所困實憐
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為蚊所
嚙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
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
遶堂數日乃去是夕實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
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為鷓臬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
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
且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實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
隆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及震奔時有大鳥
降人皆謂真孝昭也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
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鱸魚乃
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鱸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
一時執得帝甚佳之曰聞卿善畫何其妙也荅曰臣
亦未嘗執筆然人之所目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
長
張華為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為書生
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
耶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為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
絡出不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
誤老表狸不從遂見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
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略三史探貫百氏
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嘆曰明公乃尊
賢容眾嘉善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善
是也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問華
曰公門置兵甲閤錡當是疑僕也恐天下之人卷舌
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為明公惜之華不
荅而使人防禦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
聞魅鬼忌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

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
使人伐之至聞華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
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而
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
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復可得
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屍已自臭爛
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驅鳥鳥即起如此非
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着通天犀羸揣其價可數萬
錢潛乃拔取既去見眾鳥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囊
上晉武陵王晞晞慕以視眾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
之後落諸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徽後
內人江夫人遂斷以為釵每夜輒見一兒繞牀啼叫
云何為見屠割必訴天當相報江夫人惡之月餘乃
亾
桓玄篡位後來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
和作龍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歌云芒籠
茵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無歸日既夕二
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棹吏列云棹積
久比恒失之而復得之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敗
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荆州送玄首用敗龍茵包之
又芒繩束縛其屍沈諸江中悉如所歌焉
陽羨許彥相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卧側云
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
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
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
曰欲為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
中具諸飾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
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遊
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
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卧此女謂彥曰雖

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彦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亦頹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溫書生卧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納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為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晉武帝問尚書郎華虞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答曰漢軍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為怪乃相與至水濱盥洗因流以盥勝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東晉進曰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今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為城陽令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嫁牽牛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采藥見一童子執五絲囊承柏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為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手招成成即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之膏於上祭我也必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蠶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始也

吳興故鄆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豎一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干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恒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為石磨轉快則年豐轉遲則歲儉欲知年之豐儉驗之無失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為如此饑寒須衣食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為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為鬼苦亦如生為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

秋夫作茅人為鍼腰目二處并復薄祭遣人送後湖中及暝夢鬼曰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為奉朝請

會稽趙文韶為東宮扶持坐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夜烏飛其聲甚哀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持聞君歌聲有門人逐月遊戲遣相聞耳時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須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有兩婢自隨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為一曲邪文韶即為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謂婢子還取筇篲為扶持鼓之須臾至女為酌兩三彈冷冷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筇篲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寸意愁君未知歌霜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闌夜已久遂相行燕寢竟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答以銀梳白琉璃七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歌神坐上見梳甚疑而委悉之屏風後則琉璃匕在焉筇篲帶縛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是遂絕當宋元嘉五年也

齊諸志怪者也蓋莊生寓言耳今吳均所續特取義云耳前無其書也考文獻通考書目亦云至元甲子吳郡陸友記

右續齊諧記一卷梁奉朝請吳均撰按隋志有散騎侍郎東陽無疑齊諧記七卷此書蓋續東陽記而作非續莊子志怪者也記中惟鶻籠書生極刺他若京兆田氏之荆樹宏農楊寶之黃雀可以神風教張華雷煥之測老魅韓虞東哲之辨曲水可以資博雅以至張成區回鄧紹桓景等事宗懷歲時記已時時引証非以其信而有徵歟以故東陽之書不傳而吳記特存均通史學嘗著齊春秋三十卷他所述作並載南史本傳而不及此書或又以寓言置之故耳汝上王諱識

續齊諧記書後

陸友撰

齊諧志怪者也蓋莊生寓言耳今吳均所續特取難云耳前無其書也考

文獻通考書目亦云至元甲子吳郡陸友記

馬端臨文獻通考續齊諧記二卷陳氏曰梁奉朝請吳均撰齊諧志怪

本莊子語也唐志又有東陽無疑齊諧志今不傳此書殆續之者歟

續齊諧記

續齊諧記書後

續齊諧記一卷

梁吳均撰均事蹟具梁書本傳唐藝文志作吳筠案唐有道士吳筠乃大歷時人是齊隋志著錄杜公瞻荆楚歲時記註歐陽詢藝文類聚已先引其文非筠明甚唐志蓋傳寫之謬吳瑄刊本有元陸友跋曰齊諧志怪蓋莊生寓言今均所續特取義云爾前無其書也案隋書經籍志雜傳類均書之前有宋散騎侍郎東陽無疑齊諧記七卷唐志小說家亦並載之然則均書實續無疑友謂前無其

書亦為失考所記皆神怪之說然李善註文選於陸機豫章行引其田氏三荆樹一條於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詩引其成武丁一條韋紉劉禹錫嘉話引其霍光金鳳轄一條蔣潛通天犀導一條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引其徐逸畫鱗魚一條是在唐時已援為典故亦小說之表表者矣惟劉阮天台一事徐子光註李瀚紫水引續齊諧記之文述其始末甚備而今本無此條豈原書久佚後人

於太平廣記諸書內鈔合成編故偶有遺漏歟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續齊諧記一卷

李善注文選於陸機豫章行引其田氏三荆樹一條

朱泚文選集釋云今尤氏文選但引古上留田行而未及續齊諧記殆

所據別本耳玉縉案顧延年讀曲水詩注引東陽無疑齊諧記東晉對

武帝一條今見此書知鈔合者又有竄入矣

續齊諧記書後



還寃記

顏之推著

陳眉公訂正還寃志

北齊侍郎顏之推撰

穉芳王體元
譽伯沈振鷺 校

晉明帝殺力士含玄玄謂持刀者曰我頸多筋
所之必令即斷吾將報汝持刀不能留意遂斫
數瘡然始絕尋復見玄絳冠朱服赤弓丹矢射
之持刀者呼曰含玄緩我少時而死

瑯琊諸葛覆永嘉年為元真太守家累悉在揚
都唯將長子元崇送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年始
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
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爾夜元崇母陳
氏夢元崇還具敘亡父事及身被殺委曲屍骸
流漂怨酷無雙違奉累載一旦長辭銜悲茹恨
如何可說歔歔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困臥
窻下牀上以頭枕窻母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

陳氏悲恒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濕猶如人形
於是舉家號泣便如問于時徐森之始除交州
徐道立為長史道立即陳氏從姑兒也具疏所
夢托二徐檢之二徐道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
亡日如鬼語乃收其行兇二人即皆歎服依法
殺之更差人送喪達都

晉夏侯玄字太初亦當時才望為司馬景王所
忌而殺之玄宗族為之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
置其旁悉取果食酒肉以內頸中既畢還自安
言曰吾得訴于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尋而
景王薨遂無子其弟文王封次子為齊繼景王
後攸薨攸子因嗣立又被殺及永嘉之亂有巫
見弟云家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得訴怨
得申故也

漢孫策既定會稽引兵迎漢帝時道人于吉在
策軍中遇天大旱船路艱澁策嘗自出督切軍
中人每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憤怒曰吾不如吉
遂收吉轉置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便當受
誅俄頃之間雲雨滂沛未及移時州澗涌溢時
並來賀吉免其死策轉忿恚意竟殺之因是策
頗愍常每彷彿見吉復出射獵為刺客所傷治
療將差引鏡自窺鏡中見吉顧則無之如是再
三遂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
曾桓公夫人文姜者齊襄公之妹也桓公與文

齊襄公

姜俱朝于齊襄公通其妹焉桓公譴責文姜文
姜告襄公襄公怒乃與桓公飲酒桓公出襄公
使公子彭生送桓公于車彭生多力乃抵桓公
脅桓公薨于車上曾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
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
惡何辭以告于諸侯請以彭生除恥辱也齊人
歸罪于彭生而殺之後襄公獵于貝丘有大豕
從者曰臣見豕乃彭生也襄公怒曰彭生何敢
見乎射之豕乃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而
還其臣連稱管至甫二人作亂遂殺襄公焉
吳王夫差殺其臣公孫聖而不以罪後越伐吳
吳敗走謂太宰嚭曰吾前殺臣公孫聖投于餘
杭山之下今道當由之吾上畏蒼天下慙于地
吾舉足而不進心不忍往子試唱于前若聖猶
在當有應詔乃向餘杭之山呼曰公孫聖聖即
從上應曰在三呼而三應吳王大懼仰天嘆曰
蒼天蒼天寡人豈可復歸乎吳王死不反
晉安定張祚以永和中作涼州刺史因自立為
涼王河州刺史張瓘士眾強盛祚猜忌之密遣
兵進圖瓘瓘率眾拒祚遂為瓘所殺瓘後數
見祚來部從鎧甲舉手指瓘云底奴要當截汝
頭瓘入姑臧立張玄靜為涼王自為涼州牧又
謀廢玄靜而自王事未遂嘗與玄靜同車出城
西門橋梁牢壯而忽摧折刺史舊爭正且於鳥

璿所放出手輒死有鶴來巢廣夏門彈逐不去
自往看之守燉煌宋混遣弟澄即于巢所害璿
璿臨命語澄曰汝荷婚姻而為反逆皇天后土
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劇我矣混自為尚
書令輔政有疾盡日見璿從屋而下奄入柱中
其柱狀若火燒掘土則無所見混因病死澄又
然燈油變為血廄中馬一夕無尾二歲小兒作
老公般呼曰宋混澄所汝頭又城東水中出火
後三年澄為張邕所殺晉西域校尉張傾以怨
殺麴儉臨死有恨言後傾夜見白狗自援劔所
之不中頃便倒地不起左有覓儉在旁遂以暴
卒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劫掠于時丹陽陶繼之
為秣陵縣令微密尋捕遂擒龍等取龍引一人
是大樂伎忘其姓名劫發之夜此伎推同伴往
就人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審為作妖列隨例申
上及所宿主人士貴賓客並相明證陶知狂濫
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為通塞遂并諸劫干人
于郡門斬之此伎殺伎精能又殊辨慧將死之
日親隣知識看者甚眾伎曰我雖賤隸少懷慕
善未嘗為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枉見殺
害若死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
曲而就死眾知其枉莫不頌泣月餘日陶遂夜
夢伎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忿訴之得

遷定記

理今故取君便入陶口仍落腹中陶即驚寤俄
而倒絕狀若風顛良久方醒有時而發軔天矯
頭反着背四日而亡亡後家便貧額一兒早死
餘有一孫窮寒路次

宋泰初元年江州刺史鄧琬立刺史晉安王子
助為帝以作亂初南郡太守張悅得罪鎮歸揚
都及溢口琬叔之以為冠軍將軍與共經紀軍
事琬前軍袁顛既敗張悅懼誅乃稱暴疾伏甲
而召鄧琬既至謂之曰卿始此禍而欲賣死少
帝乎命斬于牀前并殺其子以琬頭至五年悅
寢疾見琬為厲遂死

宋齊豫章王蕭疑亡後忽見形于沈文季曰我
病未應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不差
湯中復加藥一種使我利不斷吾已訴先許還
東郡 判此事便懷出青紙文書示文季云與
卿少舊為呈主上也俄而失所在文季懼不敢
傳少時文惠太子薨

魏城陽王元徽初為孝莊帝畫計殺爾朱榮及
爾朱兆入洛害孝莊而徽懼走投洛陽令寇祖
仁祖仁父叔兄第三人為刺史皆徽之力也既
而爾朱兆購徽萬戶侯祖仁遂斬徽送之并匿
其金百斤馬五十匹及兆得徽首亦不賞侯兆
乃夢徽曰我金二百斤馬百疋在祖仁家卿可
取也兆覺曰城陽家本巨富昨令收捕全無金

銀此夢或實至曉即令收祖仁祖仁又見徽曰
足得相報矣祖仁歛得金百斤馬五十疋兆不
信之祖仁私歛戚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輸
兆猶不完數兆乃發怒懸頭于樹以石砸其足
鞭捶殺之

漢竇嬰字王孫漢孝文帝竇皇后從兄子也封
魏其侯為丞相後乃免相及竇皇后崩嬰益疎
薄無勢黜不得志與太僕灌夫相引薦交結其
歡恨相知之晚中孝景帝王皇后異父同母弟
田蚡為丞相親幸縱橫使人就嬰求城南田數
頃嬰不與曰老僕雖棄丞相雖貴寧可以勢相
奪乎灌夫亦助怒之蚡皆恨之及蚡娶妻王太
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蚡灌夫為人狂酒先嘗
以醉忤蚡不肯賀之竇嬰強與俱去酒酣灌夫
引酒至蚡蚡曰不能滿觴夫因言辭不遜蚡遂
怒曰此吾驕灌夫之罪也乃縛夫謂長史曰有
詔召宗室而灌夫罵夫罵坐不敬奏其在鄉里豪橫
處夫棄市竇嬰還謂其妻曰終不令灌夫獨死
而嬰獨生乃上事具陳灌夫醉飽事不足誅帝
召見之嬰與蚡互相言短長帝問朝臣兩人誰
是朝臣多言嬰是王太后聞怒而不食曰我在
人皆凌藉吾弟我百歲後當魚肉之及出蚡復
為嬰造作惡語用以聞上天子亦以蚡為不直
特為太后故論嬰死嬰臨死罵曰若死無知則

已有知要不獨死後月餘病一身盡痛若有
打擊之者但號呼叩頭謝罪天子使祝鬼者瞻
之見寶嬰灌夫共手笞蚡蚡遂死天子亦夢見
晉大將軍王敦枉害刁玄亮及敦入石頭夢白
犬自天下而噬之既還姑熟遇病白日見刁乘
輜車道從吏卒來仰頭瞑目乃入攝錄敦敦大
怖逃不得脫

河間國兵張鹿經曠二人相與諧善晉太元十
四年五月五日共升鍾嶺坐于山椒鹿酌酒失
色拔刀斬曠曠母爾夕夢曠自說為鹿所殺殺
屍澗中脫禪覆腹尋覓之時必難可得當令祖
飛起以示處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鹿知事露
欲規叛逸出門輒見曠手執雙刀來擬其面遂
不得去母具告官鹿以伏讎

晉山陰縣令石密先經為御史枉奏殺典客令
萬黜密白日見黜來殺密遂死

晉大司馬桓溫功業殊盛負其才力久懷篡逆
廢晉帝為海西公而立會稽王是為簡文帝太
宰武陵王晞性尚武事好犬馬遊獵溫常忌之
故加罪狀奏免晞及子綜官又逼新蔡王晃使
列晞綜及前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清等謀
反頻請殺之詔特赦晞父子乃徙新安殺涓父
浩先為溫所廢涓頗有氣尚遂不請溫而與晞
遊溫乃疑之庾清坐有才望且宗族甚強所以

並致極法簡文尋崩而皇太子立遺詔委政於
溫依諸葛亮王導舊事溫大怨望以為失權借
逼愈甚後謁簡文高平陵方欲伏見帝在墳前
擢衣語溫云家國不造委任失所溫答臣不敢
臣不敢既登車為左右說之又問殷涓形狀答
以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十餘日便病因此
憂懣而死

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也父戈仲事石勒石氏
既滅萇隨其兄襄與苻永固戰于三原軍敗襄
死萇乃降永固即受祿位累加爵邑及轉龍驤
將軍督梁益州諸軍事永固謂之曰朕昔以龍
驤建業此號未曾假人今持山南委卿故特以
相授其蒙寵任優隆如此後隨永固子殺討慕
容泓為泓所敗殺獨死之萇遣長史詣永固謝
罪永固怒既甚即戮其使萇益恐懼遂奔西州
邀聚士卒而自樹置永固類為慕容冲所敗冲
轉侵逼永固又見妖怪屢起遂走五將山萇即
遣驍騎將軍吳中圍永固中執永固以送萇即
日囚之以求傳國璽及令禪讓永固不從數以
叛逆之罪萇遂殺之遂稱帝後殺永固屍鞭撻
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掘坎埋之及萇遇疾
即夢永固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
甚怖懼走入後帳宮人逆來刺鬼誤中萇陰鬼
即相謂曰正著死所拔去矛刀出血石餘忽然

驚寤即患陰腫令醫刺之流血如夢又狂言曰
殺陛下者臣兄宸耳非臣萇罪願不賜枉後三
日萇死

秦李雄既王於蜀其弟四子期從叔壽襲期而
廢為邛都公尋復殺之而壽自立壽性素兇狠
猜忌僕射蔡射等以正直忤旨遂誅之無幾壽
病恒見李期蔡射為祟嘔血而死

宋高平金鄉張超與同郡翟願不和願以宋元
嘉中為方與令忽為人所殺成疑是超超金鄉
後除縣職解宜還家入山棧林翟兄子銅鳥執
弓持矢奔賣酒醴就山貺之斟酌已畢銅鳥曰
明府昔害民叔無緣同戴天日引弓射之即死
銅鳥其夜見超云我不殺汝叔枉見殘害今已
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宋下邳張稗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姝
好美色隣人求聘為妾稗以舊門之後恥而不
與隣人憤之乃焚其屋稗遂燒死其息邦先行
不知後還亦知情狀而畏隣人之勢又貪其財
而不言嫁女與之後經一年邦夢見稗曰汝為
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同兇黨捉邦頭以手中
桃杖刺之邦因病兩宿嘔血而邦死之日隣人
又見稗排門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貴縱惡酷
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却後數
日令君知之隣人得病尋亦殂沒

宋世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温富嘗使一奴名教子守視墅舍以元嘉中便往案行忽為人所殺族弟無期先大舉慶祖餞咸謂為害無期費羊酒脯至極所而呪曰君茶酷如此乃云是我魂而有靈使知其既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教子哇啼不理許當痛治奴奴遂以斧斫我背將帽塞口因得嚙奴三指悉皆破碎便取刀刺我頭曳着後門初見殺時諸從行人亦在其中奴今欲叛我已釘其頭着壁言畢而滅無期早旦以告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錄奴詰驗具伏又云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云頭如被繫欲逃不得諸同見者事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為撫軍將軍荆州刺史到州便收牛牧寺僧主云藏桓家兒度為沙彌并殺四道人後夜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見殺貧道貧道已向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病不食日爾羸瘦當發揚都時多有爭競

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便嘆叱出寺後崗上大樹自縊而死也

漢世何敞為交趾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要暮

漢書

漢書

宿鵲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旁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合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日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冀壽操刀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故問之壽因捉妾臂曰少愛有色寧可相樂耶妾時怖懼不肯聽從壽即以刀刺脅一創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釘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為驗女子曰妾上下皆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于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為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殺上報德之

漢時有王忱字少林為郡縣令之縣到釐亭亭常有鬼殺人忱宿樓上夜有女子稱欲訴冤無衣自蓋忱以衣與之乃進曰妾本涪令妾也欲

徑之官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餘口埋樓下奪取衣裳財物亭長今為縣門下游徼他日當為汝報之勿復妄殺良善耶鬼捉衣而去他旦收游徼詰問即服收同謀十餘人并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殯墓亭永清寧人謠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被走馬與鬼語飛被走馬別為他事今所不錄

宋東海徐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曰而許亡某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曰陳氏產一男生而呪之曰汝若不除鐵曰非吾子也因名之曰鐵杵欲以杵擣鐵曰也於是捶打鐵曰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某甲性閹弱又多不在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鐵曰竟以凍餓病杖而死時年十六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曰也實無片罪橫見殘害我母訴怨于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如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于是恒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搏頰為設祭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對謝陳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骨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崩舉身走出炳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既殺我安坐宅上以為快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烟

熾大猛內外狼狽俄尔自滅茅茨儼然不見
損日日罵晉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
李子嚴霜早落已般甚傷切似是自悼不得長
成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腸大上氣
妨食鬼屢打之處處青黥月餘而死鬼便寂然
無聞

魏司馬宣王功業日隆又誅魏大將軍曹爽篡
奪之迹稍彰王陵時為揚州刺史以魏帝制於
強臣不堪為主楚王彪年長而有才欲迎立之
兖州刺史華歆以陵陰謀白宣王宣王自將中
軍討陵掩然卒至陵自知勢窮乃單船出迎宣
王宣王送陵還京師陵至城過賈逵廟側陵呼
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惟尔有神知
之陵遂飲藥死三族皆誅其年宣王有疾白日
見陵來并賈逵為祟因呼字曰彥雲緩我宣王
身亦有打處少日遂薨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
成巨富有八支氍毹作百種形像光彩耀日又
有沉香八尺板牀居常芬馥王談為廣州刺史
大兒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談囚存亮繼
殺之而籍沒家財焉死後形見于府輒打閣下
鼓似若柝冤魂如此經旬月王談得病恒見法
存守之少時遂亡劭之至楊都又死
宋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識者博達多識為

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順拜蒙遜為涼王仍
求曇摩識蒙遜悵悵而不與摩識意欲入魏屢從
蒙遜請行蒙遜怒殺之既而左右白日見摩識
以劍擊蒙遜因疾而死

漢時王濟左右嘗于閨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
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我當大叫此
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奸我濟即令人殺
之此人具自陳訴濟猶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
曰枉不可受要當訟府君子天後濟乃病忽見
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不見理今便應去濟數
日卒

漢時游般字幼齊漢世為羽林中郎將先與司
隸校尉胡軫有隙軫遂誣構殺之般死月餘軫
得病目精脫但伏罪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
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
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姦通範嘗出行不還帳內
都督孫元弼聞丁豐戶內有環珮聲視見桃
英與同被而臥元弼叩戶面此之桃英即起攬
裙理髮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珮桃英磨
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
範不辨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
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
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徑曳將去入

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
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
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為事主當先
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大山玄堂下共定死生
名錄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
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
至楊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
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魘連呼不醒家人牽青
牛臨範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蘇十許日而
死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為何規
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
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持超鼻
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殞

晉時張駿據有涼州忌害鎮軍將軍武威 鑿
以其宗族強大而多功也遂誣其主簿魏纂使
誣鑿謀反駿逼鑿自殺後三年纂病見鑿在側
遂死

晉時羊琇字懿彭祖晉世廬陵太守為人剛克
粗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暉毗之嫌輒加刑殺
征西大將軍庾亮檄送具以狀聞有司奏琇殺
郡將吏及民間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譴一百餘
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中宗詔曰此事古今所
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可赦所
賜命琇兒子賁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

許瑯琊孝王妃山氏瑯之甥也苦以為請于是司徒王遵啓瑯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感動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以是下詔曰山太妃唯此一舅發言摧鯁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于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顏以倚今便原瑯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于是除名為民少時疾病恒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申黃泉經宿而死

晉時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馮結族人孔敞敝使其二子以基為師而敞子並凶猥趣尚不同基屢言之於敞此兒常有忿恚敞尋喪亡服制既除基以宿舊乃賣羊酒往看言子子猶懷宿怨潛遣奴于路側殺基奴還未之至仍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姦醜小豎人面獸心吾蒙顧在尊敦哉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慢天忘父神人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數見形無幾大兒向廁忽便絕倒絡驛往看已墮于地次者尋復病殂兄弟無後

晉時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入悉是舊怨傳詔左右數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

選完記

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訴于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八年一日死

右顏之推還完記一卷隋志本作完志三卷文獻通考又作北齊還完志二卷入子部小說家述異記續齊諧記後今考本書所記還完故事上起春秋下訖晉宋無及北齊者徒以著書人係北齊遂目為北齊還完志非也今書亦祇一卷中又脫第七第八兩葉其第九葉載桓溫謁高平陵見殷涓事前亦脫去數行今略從晉書采補遂以屬魏城陽王元徽後其他脫簡無得而考矣大抵記中事實多見正史然探摭未備亦間有異聞可補史傳之闕者何氏叢書元本不收此書今從唐末叢書采入要非足本好事君子有能蒐而輯之者是所望也汝上王謙識

遷冤志三卷

隋顏之推撰之推有家訓已著錄此書隋志不載
 唐書藝文志作冤魂志三卷文獻通考作北齊遷
 冤志二卷考宋史藝文志作顏之推遷冤志太平
 廣記所引亦皆稱遷冤志與今本合則唐志為傳
 寫之誤至書中所記上始周宣王杜伯之事不得
 目以北齊即之推亦始本梁人後終隋代觀陸法
 言切韻序則開皇之初尚與劉臻等八人同時定
 韻更不得目以北齊殆因舊本之首題北齊黃門
 侍郎顏之推撰遂誤以冠於書名上歟觀宋史又
 載釋庭藻續北齊遷冤志一卷則誤稱北齊亦已
 久矣自梁武以後佛教彌昌士大夫率皈依能仁
 盛談因果之推家訓有歸心篇於罪福尤為篤信
 故此書所述皆釋家報應之說然齊有彭生胥有
 申生即有伯有衛有渾良夫其事並載春秋傳趙
 氏之太厲趙王如意之蒼犬以及魏其武安之事
 亦未嘗不載於正史強魂殺魄憑厲氣而為變理
 固有之尚非天堂地獄幻杳不可稽者比也其文
 詞亦頗古雅殊異小說之充濫存為鑑戒固亦無
 害於雅矣陳繼儒嘗刻入秘笈中刊削不完僅存
 一卷此本乃何經漢魏叢書所刻猶為原帙今據
 以著錄焉

四庫提要辨證

此書隋志不載唐書藝文志作冤魂志三卷文獻通考作北齊遷冤志二卷
 考宋史藝文志作顏之推遷冤志太平廣記所引亦皆稱遷冤志與今本合
 則唐志為傳寫之誤
 嘉錫案隋書經籍志二史部雜傳類有冤魂志三卷顏之推撰舊唐書經
 籍志同新唐書藝文志始改入子部小說家提要執後人著錄之例求之
 隋志小說家而不得遂以為不載已為失考至謂唐志作冤魂志為傳寫
 之誤則尤不然考法苑珠林卷一百傳記篇雜記部錄齊光祿大夫顏之
 推撰誓三部有冤魂志一卷卷數雖小異而誓名亦作冤魂顏真卿撰贈
 祕書少監顏君廟碑敘之推所著誓有冤魂志三卷誓名卷數均與隋唐
 志合此碑今尚存觀其拓本字跡灼然尤為確證至宋人所修崇文總目
 卷二十八始稱遷冤志三卷宋史藝文志蓋本於此太平廣記引此誓四
 十餘條俱作遷冤記尤表遂初堂書目有顏之推遷冤志無卷數陳振孫
 書錄解題卷十一始稱北齊遷冤志二卷顏之推撰即通考經籍考所本
 也由此觀之之推原誓本名冤魂志其稱遷冤志或北齊遷冤志者皆宋
 以後人所妄改也提要翻以唐志為誤豈非以不狂為狂歟
 至誓中所記上始周宣王杜伯之事不得目以北齊即之推亦始本梁人後
 終隋代觀陸法言切韻序則開皇之初尚與劉臻等八人同時定韻更不得
 目以北齊殆因舊本之首題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遂誤以冠於書名上

余嘉錫撰

歟觀宋史又載釋庭藻續北齊遷冤志一卷則誤稱北齊亦已久矣

案之推卒於隋開皇中見北齊書及北史本傳在文化其家訓作於開皇
 九年混一以後見終制篇提要皆不知引而必旁徵切韻徒為辭費說詳
 雜家類一顏氏家訓條下



古鏡記

隋 王度

說郭原本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遠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馬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遠輪郭。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所得同也。宜其見賞高賢。是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核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迷。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遺世。樓居常鬱。快王室如燧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如後。庶千載之下。儻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侍御史罷歸。河東適過侯生卒。而得此鏡。至

古鏡記

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坊。宿于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白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曰：兩月前有一客。携此婢從東海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斃。然後變形。當舍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貳。罪合至死。遂為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為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懷逃而東。出韓城。縣為行人李無。做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狸。變形為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跳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君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為人。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照。竄跡無路。唯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為匣鏡。又為致酒。悉召雄家隣里。與宴。詭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子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為春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為老狸。而死。一座驚嘆。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惟歎

古鏡記

三

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明。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右文如水。波光灼灼。非尋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明。置之暗室。自然有光。旁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饑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隙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正吐光。朗照一室。相視如畫。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于暗室。光常照數丈。若日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周史。欲為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木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著。並一斷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著蘇公。自撰布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洛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季子曰：亦為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為蘇

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著筮絕倫點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勸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便邀入室而為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勸曰檀越家當有絕世寶鏡也

可得見耶勸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終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勸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勸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肺腑所恨幸無藥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丙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謂此樹不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為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不得已為之一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寄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

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鏡死於樹下度便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伯之跡既而寶之妖恠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蒞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賑賑給陝東天下大饑百姓疾病滿陝之間痼疾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為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齋此鏡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

古鏡記

六

古鏡記

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水着體冷澈肺腑即時熱定至曉並愈以為無害於鏡而所濟衆於是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自匣中泠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恠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嘗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為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毋為我苦度感其靈恠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勸自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為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常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勸勸曰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意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勸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勸將抗志雲路棲烟霧欲兄以此為贈度曰吾何敢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勸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寶物也勸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陟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室可容三五人勸棲息止焉月夜三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潤白鬚眉長黑而姓稱毛生謂勸曰何人斯居也勸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勸談文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勸疑其精恠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姓者化為龜胡者化為猿

古鏡記

九

懸鏡至曉二身俱頽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即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觀玉井井旁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關即池水出黑雲大雹傷樹白雨流澍浸堤壞阜勸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髯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嘴尖狀如鯢魚動而有光在於泥水因而不能遠去勸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為耳及而為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勸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勸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床下有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渡黃陵楊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渡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勸携鏡上舟背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雨四欲濤波遠息須臾之間連濟天塹躋攝山趨芳嶺或攀危頂或入深洞逢其群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插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勸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龍龜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津也遂登天臺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勸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

是旌陽七代孫有況登力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便
言豐城縣倉督李敬家有二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
秘療之無効勸故人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勸因
過之丹命祗承人指勸停處勸謂曰欲得倉督李敬
家居止丹遽設榻為主禮勸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
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必靚妝銜服黃昏後即歸所
居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即
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勸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其
閣東有窻恐其門閉固而難啟遂晝日先刻斷窻櫺
四條却以物支柱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勸曰梳粧入
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勸拔窻櫺子持鏡入閣
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
一鼠狼首尾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老鼠亦無毛
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用
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以上尾
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真
至廬山娑婆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
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岩處士蘇質奇
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勸曰天下神物必
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
尚在足下衛幸速歸家鄉也勸然其言即時北歸便
遊河北夜夢鏡謂勸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
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勸夢中許之及曉
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即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兄勸不
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勸還河東大
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
大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卽失鏡矣 終



枕中記

李泌撰

枕中記

唐李泌撰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
 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于
 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傾其衣裝
 弊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
 膚滿體肥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
 此苟生耳何適之為翁曰此而不適於何為適生曰當
 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茂而
 家用肥然後可以言其適君志於學而游於藝自惟當
 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田畝非困而何言訖目
 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梁為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
 曰子枕此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寤而察其兩端生俯
 首就之寐中見其寢大而明若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
 家娶清河崔氏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裘服御
 日以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
 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為制誥三年即真
 出典同州尋轉陝州生好土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

濟不通邦人賴之立碑頌德遷汴州領南道採訪使入
 京為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蕃新羅羅龍
 弄布攻陷瓜沙節度使王君奭新破賊死河湟震怒帝
 思將帥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大破
 戎虜斬首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防要害北邊賴
 之以石紀功焉歸朝策勳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部
 侍郎物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為當時宰相所忌以飛語
 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還除戶部尚書未幾拜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
 大政十年嘉謀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啟沃號為賢相同
 列者害之遂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徒
 至其門追之甚急生惶駭不測泣謂妻子曰吾家本山
 東良田數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
 短裘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裁其妻
 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獨有中人保護得減死論出
 授驩牧數歲帝知其寃復起為中書令封趙國公恩旨
 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傳個儉位傳為考功員外
 儉為侍御史位為大常丞開元中年二十四為右
 補闕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孫十餘人凡兩竄嶺妻再
 登台鉉出入中外迴翔鸞閣三十餘年間榮盛赫奕一
 時無比末節頗奢慕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賜
 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老屢乞骸骨不
 許及病中人候望接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馬將終上
 疏曰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圃為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序
 過蒙榮獎特受鴻私出擁旄鉞入昇鼎輔周旋中外綿
 歷歲年有忝恩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寇履薄臨兢日極
 一日不知老之將至今分逾八十位歷三公鐘漏並歇

枕中記

枕中記

枕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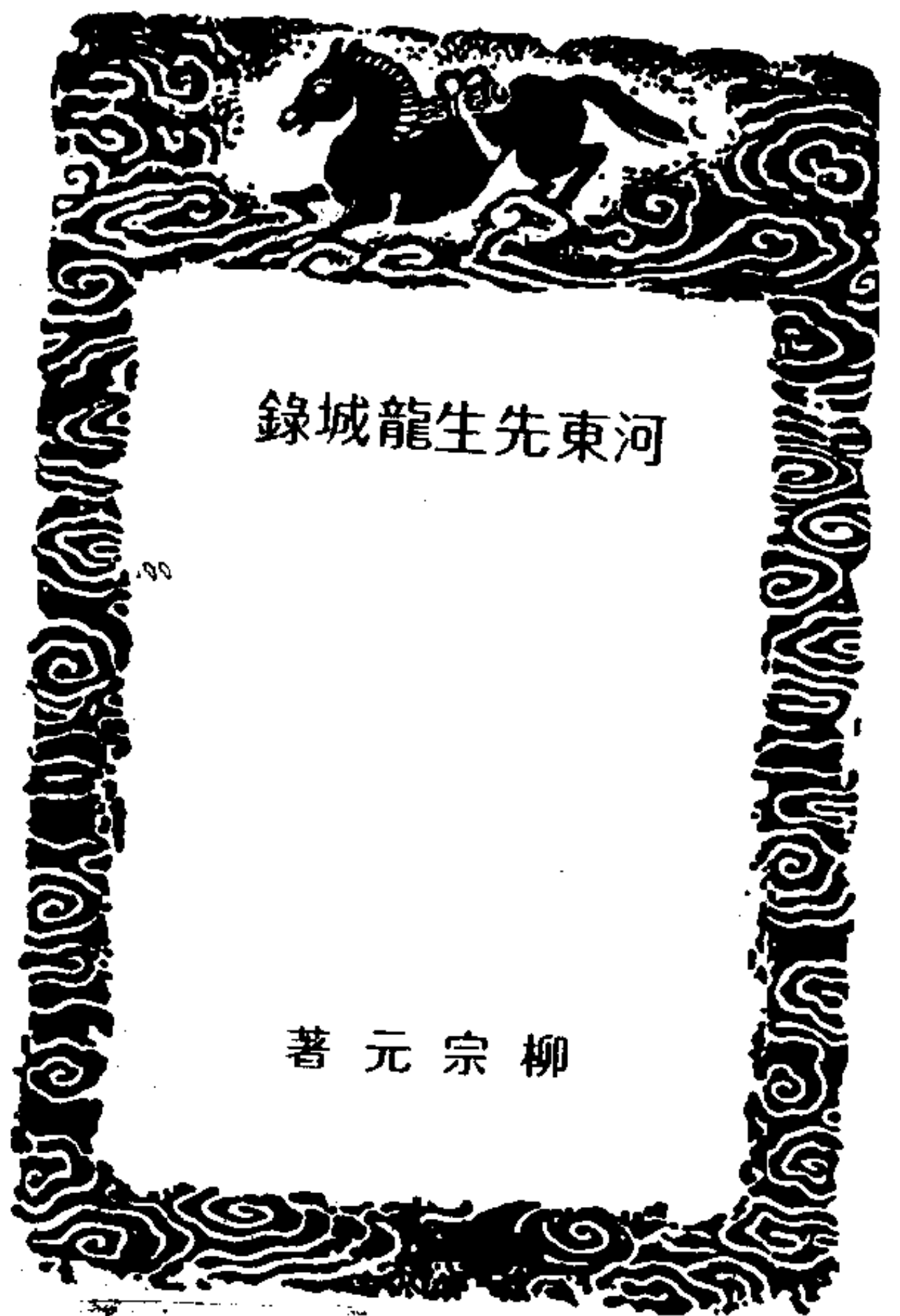
筋骸俱弊彌留沈困殆將溘盡顧無誠效上答休明空
 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詔
 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雄藩垣入管緝熙昇平二紀
 實卿是賴比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沈頓良深憫然今
 遣驛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針灸為朕自
 愛謹冀無妄期于有喜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
 於邸中顧呂翁在旁主人蒸黃梁尚未熟觸類如故蹶
 然而興曰豈其夢寐耶翁笑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
 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豈
 知之矣此先生所以望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枕中記終

枕中記跋

右記初見太平廣記卷八十三注出於異聞集乃唐末陳翰所輯而今已佚之書又宋白等修文苑英華例不收唐人傳奇而卷八百三十三頁七特列此記於寓言之後皆題沈既濟撰龍威秘書所收則題李泌撰與刊於該書前二年蓮塘居士輯唐人說書所收同二書皆輯於乾隆末年既皆晚出不足爲據似應仍改題沈既濟以復其原按沈既濟新唐書卷百三十二有傳曾拜左拾遺史館修撰以撰建中實錄見稱龍威秘書所收尙有雷氏傳任氏傳等度爲當時傳奇名手此記之見於文苑者稱「主人蒸黍未熟」見於廣記者則作「主人蒸黃梁爲饌」故後世有黃梁一夢之語明湯顯祖即本此記而撰邯鄲記傳奇也翁同文跋於德國博

宏



河東先生龍城錄

柳宗元著

河東先生龍城錄目錄

卷之上

吳嶠精明天文

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

武居常有身後名 房元齡為相無嗣

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

趙師雄醉憇梅花下 李太白得仙

韓退之夢吞丹篆 寧王畫馬化去

含元殿丹石隱語 景州龍見三頭

神堯皇帝破龍門賊 明皇夢遊廣寒宮

任中宣夢水神持鏡 夜坐談鬼而恠至

裴武公夜得鬼詩 房元齡有大譽

閻立本有丹青之譽 王宏善為八體書

張昶著龍山史記注 龍城無妖邪之恠

王漸作孝經義

晉哀帝著書深闡至理

老史講明種藝之言 李明叔精明古器

賈奭著書僊去 開元藏書七萬卷

明皇識射覆之術 明皇夢姚宋當為相

太宗沈書滹沱

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

高皇帝宴賞牡丹 魏證善治酒

裴令公訓子 華陽洞小兒化為龍

韓集樹雞詩蓋用此當時之事

賈宣伯有治三蟲之藥

李吉甫毒虐弄正權

張復條山集論世外事

羅池得石刻

趙昱斬蛟

劉仲卿隱金華洞
宋單父種牡丹

河東先生龍城錄目錄終

河東先生龍城錄卷上

吳嶠精明天文

吳嶠嘗溪人也年十三作道士時煬帝元年過鄴中告其令日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嫌而旺氣流萃於秦地子知之乎今不之信至神堯即位方知不誣嶠精明天文即表天剛之師也

魏證嗜醋芹

魏左相忠言諫論贊襄萬機誠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旦召賜食有醋芹三五公見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盡太宗笑曰卿謂無所好今朕見之矣公拜謝曰君無為故無所好臣執作從事獨僻此收飲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睨而三歎之

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於觀感間曲盡微妙善知人死生禍福作易摠十五卷世秘其本一日因曝書雷雨忽至陰雲騰沓直入卧內雷殷殿然赤電達室暝霧中一老人下身所衣服但認青翠莫識其制作也遠知焚香再拜伏地若有所待老人叱起怒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取遠知方惶懼據地起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玉笈金科秘藏玄都汝是何者輒混藏緇帙據其所得實以告我遠知戰悸對曰青丘元老以臣不逮故傳授焉老人頷頌曰上帝敕下汝仙品已及於授度期展二十四年二紀數也遠知拜命次旋風颶起坼惟裂幙時已二鼓明月在東星斗燦然俱無影響所取將書乃易摠耳遠知志頗自失後閉戶不出經歲不食人因窺闥中但聞勸酬交歡竟不知為誰也光宅中召至京玉清觀安泊間或逃去如此者數次天后封金紫光祿大夫但笑而不謝一日告殖遺言屍赴東流湍水中天后不允其語教葬開明原上後長壽中台州有人過海阻風飄蕩船欲坳妄行不知所止忽見畫船一葉渺自天末來驚視之乃遠知也漸相近台人拜而呼之遠知曰君涉險何至於此告台人此洋海之東十

萬里也台人問歸計奈何遠知曰借子迅風正西一夕可到登州為傳語天壇觀張光道士台人既辭去舟回如飛羽但覺風聲而過明日至登州方知遠知死久矣訪天壇道士其徒云死兩日矣方驗二人皆仙去

武居常有身後名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為猴頰即以居常願下有鬚若猿頰也其上有四鬮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即君當有身後名面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言句者豈非異人乎

房元齡為相無嗣

房元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當世為時賢相柰無嗣相紹何公怒時遺直已三歲在側日者願指曰此兒此兒絕房氏者此也公大悵而還後皆信然也

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

韓仲卿一日夢一烏憤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為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為十卷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趙師雄醉憇梅花下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憇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人淡粧素服出迎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盃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憇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有翠羽啾嘈相頃月落參橫但惆悵而爾

李太白得仙

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笑語久之頃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東去此亦可駭也

韓退之夢吞丹篆

退之常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曾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由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寧王畫馬化去

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下壁上有六馬畫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鬃鬣信偉如也後壁唯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變化俱也

含元殿丹石隱語

開元末含元殿火去基下出丹石上有隱語不可解云天漢二年赤光生栗木下有子傷心遇酷此亦不能辨也

景州龍見三頭

開元四年景州水中見一龍三頭時虜中大水後六日有風自龍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半晝暝

神堯皇帝破龍門賊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母端兒夜過韓津口時明月方出白露初澄於小橋下有二人語言明日母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少矣神堯停馬問二人再拜起泣曰某二人漢兵也昨奉東嶽命嶽神管押七十人付龍門助將軍討賊某二人埋骨在此因少憇於此亦自感傷兼欲先知於將軍爾神堯訝其言深切詢其姓氏但笑謝言將軍貴人也其僕卒之賤不當逾言訖蒼惶辭去言大隊至矣倏忽不見傾疾風如過矢風塵蔽天而過神堯默喜之明日破賊發七十二矢皆中而復得其矢信知聖王所向至靈亦先為佑焉

明皇夢遊廣寒宮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遊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浮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皆濕頃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起躍身如在烟霧中下視玉城崔我但聞

清香藹鬱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游戲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舞笑於廣陵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執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中夢迴兩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師但笑謝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風中飛舞袖被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舞曲自古洎今清麗無復加於是矣

任中宣夢水神持鏡

長安任中宣家素畜寶鏡謂之飛精識者謂是三代物後有八字僅可曉然近籀篆云水銀陰精百鍊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後中宣南驚洞庭風浪洶然因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詣中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矣中宣因問姓氏但笑而不荅持鏡而去夢迴亟視篋中已失所在

夜坐談鬼而怪至

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窓外點點微明若流螢演史千萬點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為圓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為大聲去而三人雖退之剛直亦為之動顏君誨與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諺曰白日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說鬼說鬼則怪至亦知言也余三人後皆不利

裴武公夜得鬼詩而化為爐

開元末裴武公軍夜宿武休帳前見一介冑者擲一紙書而去武公取視乃四韻詩云屢策羸駝歷亂响叢嵐映日晝如暍長橋駕險浮天漢危授通歧觸岫雲却念淮陰遠得計又嗟忠武不堪聞廢與盡係前生數休術英雄勇冠軍武公得詩大不悅紙隨手落為爐信知鬼物所製也出師大不利武公射中臆下病月餘薨

房元齡有大譽

房元齡幼稱日王通說其父謂此細眼奴非立忠志則為亂賊輔帝者則為儒師綽有大譽矣

閻立本有丹青之譽

閻立本畫宣王吉日圖太宗文皇帝上為題字時朝中諸公皆議論東都從幸上出示圖於諸臣稱為越絕前世而上忽藏於衣袖笑謝而退自是立本有丹青之譽

王宏善為八牀書

王宏濟南人太宗幼日同學因問為八牀書太宗既即極因訪宏而鄉人竟傳隱去是亦子陵之徒歟

張昶著龍山史記注

沈休文有龍山史記注即張昶著昶後漢末大儒而世亦不稱譽余少時江南李育之來訪余求進此文後為人所焚更不復得豈斯文天欲祕者耶

龍城無妖邪之怪

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衣盡為灰燼余乃為文醮訴於帝帝憐我心遂爾龍城絕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寧也

王漸作孝經義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為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其名諱然余時過汴州適會路逢一老人亦談此事頗亦敬其誠也

晉哀帝著書深闢至理

晉哀帝著丹符經五卷丹臺錄三卷青符子即神丘先生也深闢至理而近世有胡宗道海上方士亦得其術

河東先生龍城錄卷上

河東先生龍城錄卷下

老叟講明種藝之言

余南遷度高鄉道逢老叟帥年少於路次講明種藝其言深耕種時耘時耨却牛馬之踐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糞土而有秋之利蓋富有年矣若夫堯湯之水旱霜雹之不時則在夫天也余感此言將書諸紳贊於治民理生者無所施而不可而又至言也

李明叔精明古器

建康李生名照字明叔真可人書生好古博雅者一日就京師謁余裹飯從游於秦渭之間此人官意畏巧而淡然蔽於古器凡自戰國洎於蕭梁之間譜所載者十得五六而皆精製奇巧後世莫追然生頗為文思澁設諸勤求古器心在於文書間亦足以超偉於當代也

賈奭著書德去

賈奭河陽人字師道與余先人同室讀書為人謹順少調官河南尉才吏也後五十歲棄家隱伊陽小水鄉和樂村鳴皋山中著書三十卷號鳴皋子邇年不知其所終山中人竟言仙去然訛幻莫之信也有子鍊字子美亦有才然不逮於父風

開元藏書七萬卷

有唐惟開元最備文籍集賢院所藏至七萬卷當時之學士蓋為褚元量裴煜之鄭譚馬懷素張說侯行果陸堅康子元輩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闕文而賊遽興兵火交紊兩都灰燼無存惜哉

明皇識射覆之術

上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啓謝曰昔此卦三靈為取善黃帝勝炎帝而茲得之所謂合因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上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識之矣後即位應其術焉

明皇夢姚宋當為相

上皇初登極夢二龍嚙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夢迴上召申王圓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名為天遺龍致於樹即

姚崇宋璟當為輔相兆矣上歎異之

太宗沉書於淳沱

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於國籍有交關語言構怨連結文書數百事太宗命杜如晦掌之如晦復稟上當如何太宗曰付諸曹史行頃聞於外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復取文書背裏一物疑石重上親裹百重命使沉淳沱中更不復省此與光武焚交謗數千章者何異

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

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嗜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肉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為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說表諸朝上召見延英上問曹植幽思賦何為遠取景物為句意旨安在知章對以植所謂賦作不徒然若倚高臺之曲嶠望且重也處幽僻之閑深位至卑也望翔雲之悠悠嗟朝露而夕陰以為物無止定之意而上多改易也顧秋華之零落歲將暮也感歲暮而傷心年將易也觀躍魚於南沼使智者居於明非得志也聆鳴鶴於北林怨寡和也捐素筆而慷慨守文而感也揚大雅之哀吟憫其時也仰清風以歎息思濯煩也寄予思於悲絃志在古也信有心而在遠措者大也重登高以臨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意不盡也此幽思所以賦也上敬異之擢禮部侍郎集賢院正字

高皇帝宴賞牡丹

高皇帝御群臣賦宴賞雙頭牡丹詩惟上官昭容一聯為絕麗所謂勢如連壁友心若臭蘭人者使夫婉兒稍知義訓亦足為賢婦人而稱量天下何足道哉此禍成所以無赦於死也有文集一百卷行於世

魏澄善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醪醑翠濤常以大金甕內貯盛十年飲不飲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公稱醪醑勝蘭生翠濤過玉璫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即漢武百味旨酒也玉璫煬帝酒名公此酒本學釀於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葡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

裴令公訓子

裴令公常訓其子凡吾輩但可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為萬乘之相則天也

華陽洞小兒化為龍

茅山隱士吳綽素擅潔譽神鳳初因採藥於華陽洞口見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奔忙入洞中綽恐為虎所害遂連呼相從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作龍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斫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綽後上皇封素養先生此語賈宣伯說

賈宣伯有治三蟲之藥

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止熬黃柏木以熱酒沃之別無他味一日過松江得巨魚置於水罟中因投小刀圭藥魚引吸中即死取視則見八足若爪利焉後吳江有怪土人謂蛟為害宣伯以數刀圭投潭中明且老蛟死浮於水而水蟲莫知數皆為藥死山人此藥云本受之於閩阜山王天師乃仙方耶而涉海者亦或需焉故書之

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

惠州一娼女震厄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後身耶謫而可懼元和元年六月也

張復條山集論世外事

張復澧州人飽書性作條山集三十卷論世外事此人兼得神鬼趣隱不仕有文集行於世

羅池石刻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予於斯歟

劉仲卿隱金華洞

賈宣伯愛金華山即今雙谿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為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陬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即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谿口邊得此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為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歟

河東先生龍城錄

趙昱斬蛟

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珣隋末場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曠強起昱至京師場帝縶以上爵不就獨乞為蜀太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雙為潭中有老蛟為害日久截沒舟船蜀人患之昱泣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使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夾江岸鼓噪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盡赤石崖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為神明隋末大亂潛以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呼之遂吞怒眉山太守薦章太宗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歲時民疾病禱之無不應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珣傳仙去亦封佑應保慈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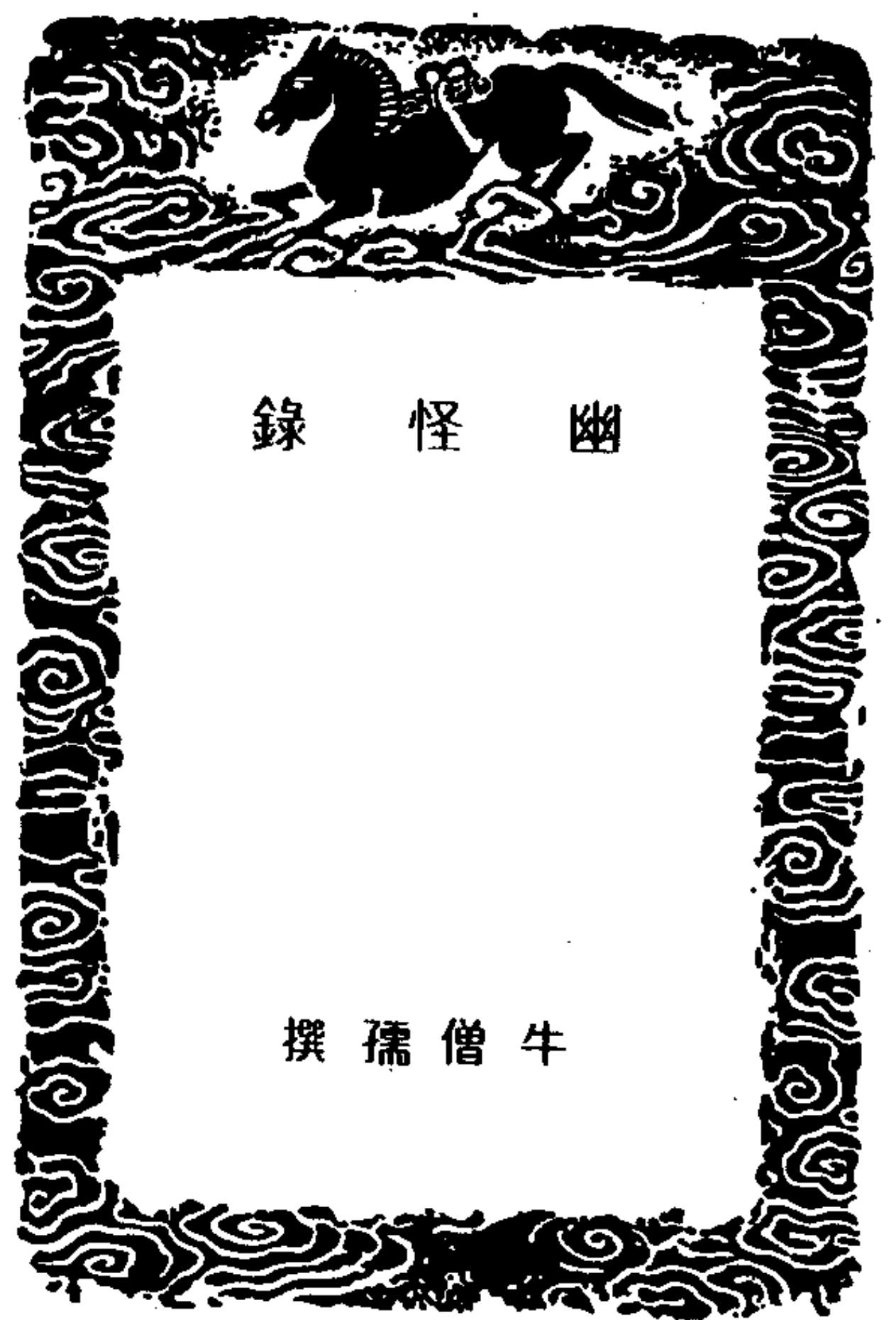
宋單父種牡丹

洛人宋單父字仲孺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十種紅白間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各色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為花師亦幻世之絕藝也

河東先生龍城錄卷下

龍城錄二卷

舊本題唐柳宗元撰宋葛嶠始編之柳集中然唐藝文志不著錄何遜春渚紀聞以為王銍所作朱子語錄亦曰柳文後龍城錄雜記王銍之為也子厚敘事文字多筆力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知者於其中似暗影出今觀錄中所載帝命取詩事似為韓愈調張籍詩天官遣六丁雷電下取將二句作解趙師雄羅浮夢事似為蘇軾梅花詩月下縞衣來扣門作解朱子所論深得其情莊季裕作雜助編乃引此錄駁金華圖季裕與銍為同時人或其書初出偽迹未露故不暇致詳歟然自南宋以來詞賦家已沿為故實不可復廢是亦王充所謂俗語不實流為丹青者矣



幽怪錄

撰 儒 僧 牛

幽怪錄

唐 牛僧孺

說郭原本

鸚鵡能言

柳歸舜至金山忽見鸚鵡群集皆能人言各相稱呼故有武遊郎武仙郎阿蘇兒者又有自在先生踏蓮露鳳凰臺戴蟬兒多花子亦有能歌者音調清麗

阿春看客

鸚鵡見歸舜忽呼曰阿春看客忽一青衣乘雲而下相見

欒機

武遊郎言余昔見漢武乘欒機泛積翠池吹縹玉長笛

玉卮娘

有書生姓崔遇神女因見一胡僧指其女曰此西王母第三女號玉卮娘子也

輕紅輕素

曹惠得木偶人能言語自稱輕紅輕素因語惠曰鷄角入骨紫鶴喚黃角甲不害五通泉室為六代吉昌

幽怪錄

且曰曉此者當極貴顯中書令岑文本識其三句云

三耳秀才

董慎為太山府君呼為錄事令決疑獄慎舉秀才張審通決之其常府君喜其聰敏為于額上更一耳既還額極痒踊出一耳尤聰時人笑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為鷄冠秀才

耳中天地

薛君忽見二青衣駕赤犢出耳中乃別有天地花木繁茂云兜元國

開元中葉天師講經于明州奉化縣忽一老父來禮自云字藏龍守此千歲方免炎沙之罰今為僧咒水欲殺幸師以符救之

和神國

李心之暴卒後生云往遊和神之國人壽皆一百二十歲皆二男二女鄰里為婚姻地產大瓠瓠中皆五穀不種而實水泉皆如美酒飲多不醉氣候常如深春樹木皆綠可以為衣

滕六降雪與二起風

晉州刺史蕭至忠將以臘日出獵前一日有樵者見禽獸百許祈於玄冥使者使者令老麋祈于東谷巖四巖四曰若令滕六降雪與二起風不復遊獵矣天未明忽風雪大作刺史不復出

桶中之樂不減商山

巴邛桶園中霜後見桶如乍剖開中有三老叟象戲一叟曰桶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耳一叟取龍脯食之食訖餘脯化為龍象乘之而去

瘦中琴瑟

幽怪錄

伶人刁朝俊妻甚美而有瘦癭中琴瑟笙竽之聲一日忽破裂內一狻跳去瘦乃無

四真

楊敬真忽有音樂綵雲來迎至一處云雲金峯有四真來謁號四真馬信真徐湛真徐修真夏守真曰須謁大仙伯問為誰即芽真君也

郭登

廁神名

威汚蠖

隋來君綽夜行投宿禁人家主人曰威汚蠖奴曰蠖兒館之甚厚翽其處乃破澤沮洳有蚓蝸螺在焉顧忽是劉植後身

梁顧忽始為縣吏日苦其罪一夕遇二人自稱王梁徐幹且謂忽曰公乃劉植後身因誦其所為之文物乃頓悟前事得其遺文數篇投于令令待之甚厚時謂死劉植猶庇得生顧忽

坤明國

顧忽前身是劉植昔嘗謂坤明國中魏開國鄰地也

幽怪錄

唐 王暉撰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不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為人居也徑往尋之八九里有宅門院宇甚峻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駭焉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室上東閣有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室中泣者何人邪鬼邪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偶於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竝為遊宴者到是醉矣此室共鑠而去以適於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已惴惴哀懼君誠人邪能相救免身身為掃除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公曰吾忝為大丈夫必力救之若不得當殺身以徇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時立於前若為偵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闐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遂巡二黃衫吏人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曰吾當為宰相必勝此鬼矣既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軍曰入有艾劍弓矢翼以人即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為小相耳將軍者豈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囊中有利刃思欲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脂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厨願削以獻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脂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之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

投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遵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腕衣繼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啓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久汝既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為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則猶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昇楸而來將收屍以備殮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以告耆老共怒公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以女才無他虞此禮不設節風雨雷電為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公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擇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事我天下之達理者爾眾其聽吾言夫神承天而為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驅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其明神也神固有猶蹄者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年之女年年橫死於妖畜積罪動天安知天不使吾雪焉從吾言當為爾除之永無聘禮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之曰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鐵鏢之屬相隨尋血而行總二十里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斫之應手漸大如瓮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猪無前左脚血臥其地突烟走出斃於圍中鄉人翻共相慶會錢以酬公公不受曰吾為人除害非嚮獵者得救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為人托質血肉閻闔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日食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鎖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

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為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岐慰喻止之不獲遂納為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遠地而至於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尼妙寂景氏初嫁任華父鼎與華往賈長沙廣陵間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又被髮裸形洗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讐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隨語云何曰殺我者車中樞門東草俄而見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木中走一曰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為女弟所覺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查不可知訪於鄰叟及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詣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處四方士大夫多憇焉而又邑有禿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彈棹莫不登眺吾將縮服其間伺可問者必有醒吾惑者於是緇衣上元捨身死棺寺目持鉢常酒掃閣下閣則徒倚闌檻以俟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辨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衣至閣神采俊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為人解疑况子之冤懇而神告如此當為子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彼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東非蘭字邪木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寂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既彰雪冤有路

荷獲釋憾誓報深恩婦人無他唯潔誠奉求佛祈增福
海耳乃再拜而去元和初泗洲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
人之為僧者必由之四方輻湊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焉
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
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
去其尼遂呼曰侍御貞元中不為南海從事乎公佐曰
然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死棺寺閣
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
乃男服易名士寂泛備於江湖之間數年開斬黃之門
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有申蘭者
默往求備輒貶其價蘭喜召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
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為者不顧輕重
而為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盡與春備共作夜寢他席
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欽念視士寂則
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商貨於武昌關鑠啟
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已物亦見其夫及父常所
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委出處未常偕在慮其捨
一而驚逸其一也街之數年永真年重陽二盜飲既醉
士寂奔告於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獲
以歸妻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之天宮寺尼洞微即
昔時受教者也妙寂雖一女也誓血誠獲誓天亦不奪
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誓者得不同天撫此
微軀豈前明哲惟捨身梵宇無他惟虔誠法像以報幼
耳公佐大異之遂為作傳

幽怪錄

謝太守家僮偶且曰廬山神要索輕素等為舞姬久矣
請命畫工賜以粉黛惠令工人為飾之輕素笑曰此度
非論舞姬亦當為彼夫人矣
巴邛人家橋園有兩大橋如三斗盞剖開每橋有二老
嬰皆相對象戲一隻曰君輸我瀛洲玉九斛龍騎被八
兩後日於青城草堂還我爾

幽怪錄終

幽怪錄
牛僧孺撰
貧在青面 杜子春落魄資盡盡有老人與錢三百萬不告姓而去旬
歲稍盡去馬而歸而徒老人又與錢千萬數年後貧過昔日老人又與
三千萬曰此而不瘞貧在青面矣子春曰感受深惠唯使老人曰
中元見於雙楹之下及期而往老人黃冠絳帔與登蓬山堂中有藥爐
玉女環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日暮戒曰慎勿語萬苦皆非真實但安
心莫道士適去而千乘萬騎披輿張弓通問姓名皆不對俄猛虎毒
蛇蟻蝎萬計爭與搏噬子春神色不動有人稱大將軍執子春之妻鞭
捶黃研若不可忍妻曰得公一言即性命全也子春終不顧將軍曰此

賊妖術已成勒左右斬之魂魄被領見陰府君刀山鑊湯之苦無不備
嘗然心念道士之目似亦可忍受罪畢府君曰此人不合作男乃生作
單父王家女終不失聲自為啞女既長同鄉盧廷親迎為妻數年生一
男聰慧無比盧抱兒與言終無詞盧大怒撲兒於石上應手而碎子春
愛生於心不覺失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亦在前時五更初矣俄紫焰
穿天焚屋道士曰措六誤人如此子之心喜俱哀怨欲皆能忘所未
曉者愛而已使子無噓聲吾藥成子亦上仙矣指路使歸歎而去
烏將軍娶婦 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營之汾夜行失道有宅門字甚峻
堂上燈燭而情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耶鬼耶曰妾鄉有烏將軍
能補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鄉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妾此至
而去將軍二更當來公大懼曰吾力救不得當殺身以徇女未久車馬
駢闐紫衣吏人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掛日闌今夕嘉禮
願為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提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去天
明視其手乃猪蹄也俄聞哭聲漸近乃女父母昇輿而來將收其屍公
具告焉乃令鄉人執弓矢諱血而行入大塚中見一大猪無前左路走
出而斃公納其女為側室

章女嫁張老 張老者六合縣國變鄉有章姓女既口招媒訪良婿張
老曰幸為求之端端曰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國變耶曰但一言之不
從則已端入言之章怨曰今日得五百緡則可老曰諾不移時而錢至
章大驚曰吾度其必無而言之今如之何不待已遂許焉其女無作色
親戚咸惡之老曰今既相厭去亦何難王屋山下有小庄明日早歸他
日相思可令大兄來天壇山南相訪既出去香無音耗後數年忽令男
義方天壇山訪之遇崑崙奴曰大郎子何久不來引至甲第中花榮烟
媚鸞鴛排扇及門開珠佩聲青衣引入或遠遊觀綉衣引章前拜乃
張老也言曰人生勞苦若在火中慈母口熾兒久客何以自娛妹略
梳頭即奉見引入堂內沈香為梁玳瑁門碧玉齒珠清妹略被寒
溫而已張老曰兄不可久居奉金二十錠并一故席帽曰兄若無錢可
於揚州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為信草歸時唱往王老家果得錢
一千萬
獨通天經 投軍元家郭北因逐鬼入大塚有狐凭棺讀書重元持之

不中取書以歸字不可認... 疑曰何書也曰通天經非人間所習...

申蘭申春 尼妙寂姓葉氏初嫁大賈任... 日吾與汝夫湖中遇盜殺我者車中...

刑吏日身入則不得出矣凡人有三魂... 門榜日人續院大石周回數里有數千...

君山鶴鶴 隋朝薛自巴陵泛舟過風至... 千相呼姓字有名武遊郎者阿蘇兒...

王母女玉厄娘子 有崔書生於東周過... 日以此掩眼即去矣歸尋忽飛運舟所...

日新婦妖美必是狐媚傷害於汝女... 以狐媚明日便行矣明日入山迷失...

所食背泥汗水散升 陸畢陳明日視其處唯汗池有大蟻... 輕素輕紅二盟器 曹惠江州參軍官...

死劉損花生福總 願總為縣尹數被鞭... 日劉君頗憶昔日周旋否僕二人乃...

女郎傳驚腦令 竟險險劉諷夜投空... 家六姨舅母南陵翹翹將溢奴來此...

拾得翠釵雙隻 三耳秀才 兗州使使黃慎有黃衣... 日使范慎追黃慎取左曹布囊盛右曹...

正此獄塞君一耳與君三耳謂慎日... 泥封二人布囊送歸妻子云君亡精...

賤六降雪巽二起風 晉州刺史蕭志... 山見一長人俄有虎兒鹿豕狐兔...

風雪竟日蕭果不出 黃石化金 侯道劍門外見四黃石... 市美妾十餘人大第良田甚多忽一...

解龍解八縛一雙日橋中之樂不減... 橋下耳一雙取龍根脯削食之俄而...

和神國 李元之暴疾見一衣冠曰吾... 人擔囊汝可隨後飛舉甚速其國生...

餘樓樓欲娶者取之十日一雨降必以夜古弱曰此國雖非神仙風俗不遜汝同爲世人言之

隴右三川掠利使 車元方外兄裴環卒元方見武吏羅馬而來乃環也言曰吾爲隴右三川掠利使生人一飲一酌無非前定況財寶陰司所藉其獲有限過數則陰吏狀來乃掠之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當掠故不厚也人生有命分毫參差以道靜觀無復操機勉之哉

明皇觀楊州上元 開元正月望明皇謂葉仙師曰四方此夕何處極盛對曰天下無如廣陵帝欲一觀俄虹橋起於殿前師奏請行但無過願帝步上之高力樂官數十人從行俄頃到廣陵士女仰望曰仙人現於臺中師曰請勅樂官奏霓羽衣一曲同闕後奏云廣陵上元夜有仙人乘絳雲自西來臨孝感寺奏霓羽衣一曲曲終而去上大悅

胡僧呪海水 葉靜能開元中講於明州華化有父老白衣而髻者泣拜自稱曰實龍之守龍也戰在小海千秋無失乃獲稍遲苟失之則受炎沙之網今九百餘年胡僧午日午時衝成來喝海水水乾實無所隱炎沙誠不可遊仙師乃使青衣人書墨符往海際黑烟四起有婆羅門仗劍持呪海水波半青衣人隨口隨罵又使黃衣人執朱符以往婆羅門又喝之海水十個七八有白龍漚淺波中又使朱衣人執黃符往連喝不離朱衣投符海水復舊婆羅門曰何道士之術能說波停風息老父泣謝仙師終天依附自是朝夕定省若門人焉

狐仙遺書 龜超元隱居泰山夜有女子扣門曰妾南嶺之狐學道成仙遺書足後日當死前來曉曉徒有過者宜求獵狐道成後必有奉報明夕果有五方獵騎求宿遂厚遇之以獵狐所於諸人大日獵騎果遇一狐斃於箭下持與超元超元潛送穴中復見前女泣謝曰道業雖成准例當死爲人所食無計復生今蒙深恩特全斃質仙路遙遠請從此辭火宅之中愁始方熾能思靜理少息俗心亦可一念之間暫獲原地藥金五十斤爲謝後有胡客來曰君有九天放金高價酬之而去

女留花袍履 尹繼之隴中嶺山月夜有女子至綽約異常但耳稍黑留花袍履之留者極極極一雙女拜訖而逝不與涕泣而去

精幽怪錄

在地毡履右踏殿也至山下見大猪無後右踏殿怒目走口口而驚娶耐重鬼 王煊自潛至嶺氏莊道左有白衣童設祭哭甚哀旁二婢曰娘子遺喪已平少無家可歸煊與同行到別墅成結縭之禮有道士任玄言曰君所偶乃感神之鬼也速絕尙可免禍後數日又曰决死矣不信吾言至是惜哉明日以符投之當見本形煊投符立變爲耐重鬼曰與汝情重如此奈何取妖道士言令吾形見捧爐臥床上一踏而斃玄言曰此乃北天王右踏下耐重也三千年一替化形成人擇替而取之煊得坐死滿三千年亦當求替今既臥亡終天不復得替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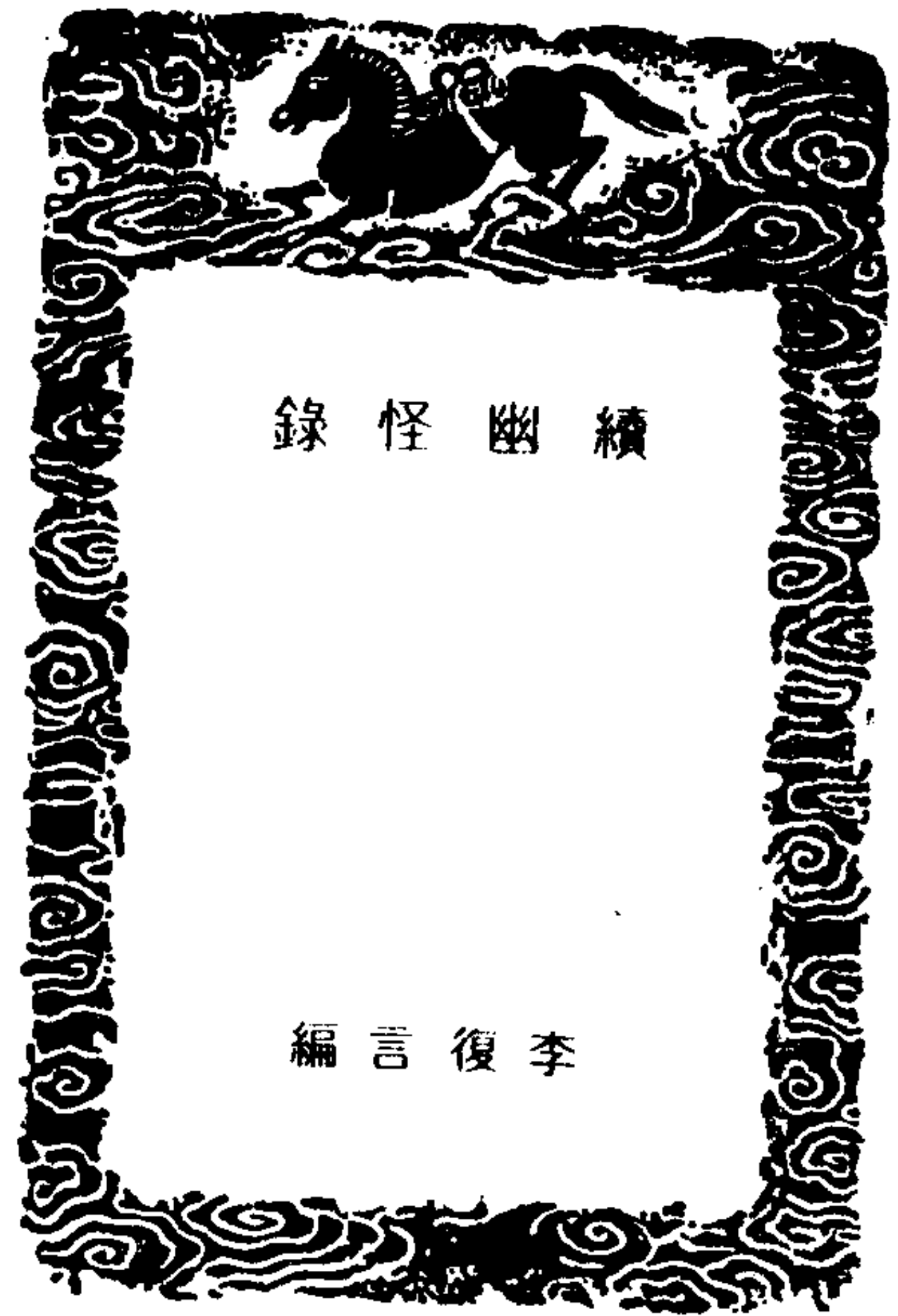
幽怪錄一卷續幽怪錄一卷
幽怪錄唐牛僧孺撰僧孺事蹟具新唐書本傳唐書藝文志作元怪錄朱國棟湧幢小品曰牛僧孺撰元怪錄楊用修改爲幽怪錄因世廟時重元字用修不敢不避其實一書非刻之謬也然宋史藝文志載李德裕幽怪錄十四卷則此名爲復矣唐志作十卷今止一卷殆鈔合而成非其舊本昆公武讀書志云僧孺爲宰相有關於世而著此等書周秦行紀之謗蓋有以致之也未附唐李復言續

幽怪錄一卷續幽怪錄一卷

錄一卷考唐志及館閣書目皆作五卷通考則作十卷云分仙術感應二門今僅殘篇數頁並不成立矣然志怪之書無關風教其完否亦不必深考也

四庫提要補辨
幽怪錄一卷續幽怪錄一卷
翁同文撰

按牛僧孺書新唐書藝文志作元怪錄十卷太平廣記所引亦稱元怪錄提要作元怪錄蓋避康熙帝玄燁諱也提要引湧幢小品謂改玄爲幽始於明楊慎昌彼得先生說郭考釋宋尤氏遂切實書目已稱幽怪錄續幽怪錄又據清陸費墀帝王廟諱年譜謂宋始祖名玄朗則改玄爲幽當肇始於宋云又兩四庫著錄本出重編說郭重編說郭卷一百十七除錄牛氏書外復有題唐王憚撰者則出原本說郭究之原爲一書龍威秘書五朝小說唐人說書諸本悉依重編說郭翻雖且沿謂爲二書云四庫著錄本玄怪錄末附李復言續玄怪錄提要謂殘篇數頁已不成卷旋又著錄續玄怪錄四卷本提要謂附載牛氏玄怪錄之末者乃從重編說郭錄出四卷本共二十三事則從太平廣記錄出說郭考釋四卷本雖承南宋尹氏書籍鋪刻本就新唐志以來此書與牛書各皆作十卷自非完映今佛龍威秘書所收一日李氏續幽怪錄一日無名氏續玄怪錄皆出重編說郭卷一百十七然續玄怪錄二條中延州婦人條見廣記卷一百一十四原引續玄怪錄另臨海射人則出廣記卷一百三十一注引續搜神錄則爲誤收也



續幽怪錄

李復言編

續幽怪錄目錄

第一卷

李復言編

楊恭政

辛公平上仙

涼國武公李愬

薛中丞存誠

麒麟客

第二卷

盧僕射從史

李岳州

張質

韋令公臯

鄭虢州駒夫人

薛偉

第三卷

蘇州客

張庾

竇玉妻

房杜二相國

錢方義

第四卷

張逢

定婚店

葉令女

驢言

蔡榮

梁革

李衛公靖行雨

續幽怪錄目錄

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

南溪徐子曰景宗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

續幽怪錄卷第一

李復言編

楊恭政

揚恭政虢州閩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適同村王清其夫貧力田楊氏奉箕帚供農婦之職甚謹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戲笑有暇必洒掃靜室閉門閑居雖隣婦狎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識頗不安惡聞人語當於靜室寧之請君與兒女暫居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以許之不問其故楊氏遂沐浴着新衣掃洒其室焚香閉戶而坐及明訝其起遽開門視之衣服委於床上若蟬蛻然身已去矣但覺異香滿屋其夫驚以告其父母共歎之次隣人來曰昨夜夜半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雲中下於君家奏樂久之稍稍上去闔村皆聽之君家聞否而異香醲烈遍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邕遣吏民遠近尋逐皆無蹤迹因令不動衣閉其戶以棘環之異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雲中仙樂之聲異香之芳從東來復王氏宅作樂久之而去王氏亦無聞者及明來視其門棘封如故房中髣髴若有人聲遽走告縣令李邕親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則新婦者宛在床矣但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邕問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對曰昨十五日夜初有仙騎來曰夫人當上仙雲鶴即到宜靜室以俟之遂求靜室至

三更更有仙樂彩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來
降入于房中執節者前曰夫人准籍合仙仙師
使者來迎將會于西岳於是綵童二人捧玉箱
來獻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製若道人之衣珍
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之畢樂作三闋青衣引
白鶴來曰宜乘此初尚懼其危試乘之穩不可
言飛起而五雲捧出綵仗霓旌次第前引至于
華山雲臺峯峯上有盤石已有四女先在彼焉
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
郭荊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會
于此傍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真仙今當定
名宜有真字於是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脩
真夏曰守真其時五雲參差徧覆崖谷妙樂羅
列間作於前五人相慶曰同生濁界並是凡身
一旦倏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歡會於斯宜各
賦詩以導其意信真詩曰 幾劫澄煩思今身
僅小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行 湛真詩曰
綽約離塵界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綻日鶴駕沒
遙程 脩真詩曰 華岳無三尺東瀛僅一杯
入雲騎綵鳳歌舞上蓬萊 守真詩曰 共作
雲山侶俱辭世界塵靜思前日事拋却幾年身
恭政亦繼詩曰 人世徒紛擾其生似薜蘿誰
言今夕裏俛首視雲霞既而雕盤珍果名不可
知妙樂鏗鏗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請曰宜往
蓬萊謁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為誰曰茅君也
妓樂鸞鶴復次弟前引東去倏忽間已到蓬萊
其宮闕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世之製作大

續幽怪錄

仙伯居金闕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真喜曰來
何晚耶飲以玉盃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
冠配居蓬萊華院四人者出恭政獨前曰王父
清年高無人侍養請迴侍其殘年王父去世然
後從命誠不忍得樂而忘王父也唯仙伯哀之
仙伯曰恭政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當之
會無自墜其道因勅四真送至其家故得還也
邯問昔何修習曰村婦何以知但性本虛靜閑
即凝神而坐不復俗慮得入宵中耳此性也非
學也又問要去可否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
鶴來迎即去不來亦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絕其
夫服黃冠邯以狀聞州州聞廉使時崔尚書從
按察陝輔延之舍於陝州紫極宮請王父於別
室人不得昇其塔唯廉使從事及夫人之瞻拜
者才及塔而已亦不得昇廉使以聞上召見舍
於內殿虔誠訪道而無以對罷之今見在陝州
終歲不食時啗果實或飲酒三兩盃絕無所食
但容色轉芳嫩耳

辛公平上仙

洪州高安縣尉辛公平吉州廬陵縣尉成士廉
同居泗州下邳縣於元和未偕赴調集乘兩入
洛西榆林店掌店人甚貧待賓之具莫不塵穢
獨一床似潔而有一步客先憩於上矣主人率
皆重車馬而輕徒步辛成之來也乃遂步客於
他床客倦起於床而回顧公平謂主人曰客之
賢不肖不在車徒安知步客非長者以吾有一
僕一馬而煩動乎因謂步客曰請公不起僕就
矣客曰不敢遂復就寢深夜二人飲酒食
肉私曰我欽之之言彼固德我今或召之未惡
也公平高聲曰有少酒肉能相從否一召而來
乃綠衣吏也問其姓名曰王臻言辭亮達辯不
可及二人益狎之酒闌公平曰人皆自天生萬
物唯我寢靈儒書亦謂人為生靈來日所食便
不能知此安得為靈乎臻曰步走能知之夫人
生一言一憩之會無非前定來日必食於磁澗
王氏致飯蔬而多品宿於新安趙氏得肝美耳
臻以徒步不可晝隨而夜可會耳君或不弃敢
附末光未明步客前去二人及磁澗逆旅問其
姓曰王中堂方饌僧得僧之餘悉奉客故蔬而
多品到新安店更召之者十數意皆不往試入
一家問其姓曰趙將食果有肝美二人相顧方
笑而臻適入執其手曰聖人矣禮欽甚篤肯會
晨分期將來之事莫不中的行次閱鄉臻曰二
君固明智之者識臻何為者曰博文多藝隱遁
之客也曰非也固不識我乃陰吏之迎駕者曰
天子上仙可單使迎乎曰是何言歟甲馬五百
將軍一人臻乃軍之籍吏耳曰其徒安在曰左
右前後今臻何所以奉白者來曰金天置宴謀
少酒肉奉遺請華陰相待黃昏臻乘馬引僕携
羊豕各半酒數斛來曰此人間之物幸無疑也
言訖而去其酒肉肥濃之極過於華陰聚散如
初宿灞上臻曰此行乃人世不測者也幸君能
一觀成公曰何獨弃我曰神祇尚侮人之衰也
君命稍薄故不可耳非敢不均其分也入城當

舍於開化坊西門北壁上第二板門王家可直造焉辛君初五更立灞西古槐下及期辛步往灞西見旋風卷塵遷迤而去到古槐立未定忽有風來撲林轉所聞一旗甲馬立於其前王臻者乘且牽呼臻速登既乘觀焉前後戈甲塞路臻引辛謁大將軍將軍者文餘負甚偉揖公平曰聞君有廣欽之心誠推此心於天下鬼神者且不敢侮况人乎謂臻曰君既召來宜盡主人之分遂同行入通化門及諸街鋪各有吏士迎拜次天門街有紫吏若供頓者曰人多并下不得請逐近配分將軍許之於是分兵五處獨將軍與親衛館於顏魯公廟既入坊顏氏之先簪裾而來若迎者遂入舍臻與公平止西廊幕次餉饌馨香味窮海陸其有令公平食之者有令不食者臻曰陽司授官皆稟陰命臻感二君也檢選事據籍誠當駭放君僅得一官耳臻求名加等吏曹見許矣居數日將軍曰時限向盡在於道場萬神護躡無許奉迎如何臻曰牒府請夜宴宴時腥羶衆神自許即可矣遂行牒牒去遠巡得報曰已勅備夜宴於是部管兵馬戌時齊進入光範及諸門門吏皆立拜宣政殿下馬兵三百餘人步將軍金甲仗鉞來立於所宴殿下五十人從卒環殿露兵若備非常者殿上歌舞方歡俳優贊詠燈燭熒煌絲竹並作俄而三更四點有一人多髯而長碧衫皂袴以紅為標又以紫縠畫虹蜺為幘結於兩肩右腋之間垂兩端於背冠皮冠非虎非豹飾以紅縠其狀可

畏忽不知其所來執金匕首長尺餘拱於將軍之前延聲曰時到矣將軍頻眉揖之唯而走自西廂歷階而上當御座後跪以獻上既而左右紛紛上頭眩音樂驟散扶入西閣久之未出將軍曰昇雲之期難違頃刻上既命駕何不遂行對曰上澡身不然可即路遽聞具浴之聲三更上御碧玉輿青衣士六衣上皆畫龍鳳肩昇下殿將軍揖介胄之士無拜因慰問以人間紛拏萬機勞苦淫聲蕩耳妖色惑心清真之懷得復存否上曰心非金石見之能無少亂今已捨離固亦釋然將軍笑之遂步從環殿引翼而出自內閣及諸門吏莫不嗚咽群辭或收血捧輿不忍去者過宣政殿二百騎引三百騎從如風如雷颯然東去出望仙門將軍乃勅臻送公平遂勒馬離隊不覺足已到一板門前臻曰此開化王家宅成君所止也仙馭已遠不能從容為臻多謝成君牽轡揚鞭忽不復見公平扣門一聲有人應者果成君也祕不敢洩更數月方有攀駢之泣來年公平授揚州江都縣簿士廉授兗州瑕丘縣丞皆如其言元和初李生疇昔宰彭城而公平之子忝徐州軍事得以詳聞故書其實以警道途之傲者

涼國武公李愬

涼武公以殊勲之子將元和之兵擒蔡破鄆數年攻戰收城下壁皆以仁恕為先未嘗枉煞一人誠信遇物發於深懇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詔徵還京師將入洛其衙

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涼公自此登天津橋季武為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八人乘馬持絳節幡幢從南欲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與語季武驟馬而前持節道士曰可記我言聞於相公其言曰聳轡排金闕乘軒上漢槎浮名何足戀高舉入煙霞季武元不識字記姓名又少及隨道士言之再聞已得道士曰已記得可先白相公乃驚覺汗流被體喜以為相國由當上仙況俗官乎後三日涼公果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為導因入憩天官寺月餘而薨時人以仁恕端慤之心固合於道安知非謫仙數滿而去乎材行官業著於國史故不書

薛中丞存誠

御史中丞薛存誠元和末由臺丞入給事中未甚復亞臺長憲閣清嚴塵俗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閑曠之思及廳吟日卷簾疑客到入戶似僧歸後數月閣吏因晝寢未熟髣佛聞見僧童數十人持香花幢蓋作梵唱次第入臺閣吏呵之曰此御史臺是何法事高聲入來其一僧自稱識達曰識達是中丞弟子來迎本師師在臺可入省迎乎閣吏曰此中丞官亞臺本非僧侶奈何妖敢入臺門即欲擒之識達曰中丞元是須彌山東峯靜居院羅漢大德緣誤與天下人言意涉近俗謫來俗界五十年年足合歸故來迎耳非汝輩所知也閣吏將馳報遂驚覺後數日薛公自臺中遇疾而薨潛問其年正五十矣

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陽張茂實家傭僕也茂實家於華山下大中偶遊洛中假僕于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負年可四十餘傭作之直月五百勤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為不待指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曆將倍其直固辭其家益憐之居五年計酬直盡一旦辭茂實曰負本居山家業不薄適與厄會須傭作以穰之固非無資也而賣力者今厄盡矣請從辭茂實不測其言不敢留聽之曰今暮當去迨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恩宥深以奉報負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觀能相逐一遊乎茂實喜曰何幸然不欲令家中知潛一遊可乎負曰甚易於是截竹杖長數尺其上書符受茂實曰君杖此入室稱腹痛左右人悉令取藥去後潛置竹於衾中抽身出來可也茂實從之負喜曰君真可遊吾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餘有黃頭執青麒麟一赤文虎二俟於道左實驚欲迴負曰無苦但前行既到前復乘麟茂實與黃頭各乘一虎茂實懼不敢近負曰相隨請不復畏且此物人間之極俊者但試乘之遂憑而上穩不可言於是從之上升掌峯越壑凌山舉意而過殊不覺峻險如到三更計數百里矣下一山物象鮮媚松石可愛樓臺宮觀非世間所有將及門引者揖鞭曰阿郎來紫衣吏數百人羅拜道側既入青衣數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鮮華不可名狀各執樂器引拜遂入中堂宴食畢且命茂實坐負入更衣返坐衣

續幽怪錄

裳冠冕儀兒堂堂然實真仙之風度也其窓戶階闥屏幃床榻茵褥之盛固非人世之所有歌鸞舞鳳及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之事歡極主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之所到以君宿緣合一到此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殊塵靜難雜君宜歸修其心三五劫當復相見負比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樂復令下指生死海波且曰樂雖難求苦亦易遣如為山者拘土增高不掬則止穿則陷夫昇高者不上難而下易乎自是修習經六七劫乃證此身迴視委骸積如山岳四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別泣之淚然念念修之條已一世形骸雖遠此不忘修致其功即亦非遠亦時有心遠氣清一言而悟者勉之遺金百鎰為修身之助復乘麒麟令尋頭執之負步送到家家人方環泣茂實投金於井中負取去竹杖令茂實潛卧衾中負曰我當蓬萊謁大仙伯明且於蓮花峯上有彩雲東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茂實忽呻吟眾驚而問之茂實給之曰初腹痛忽若有人見召遂掩然耳不知其多時日也家人曰取藥既迴呼之不應已七日矣唯心頭尚暖故未殮也明日望之蓮花峯上果有綵雲去遂弃官遊名山後歸出井中金與眷屬再出遊山終不知所在也

續幽怪錄卷第一

續幽怪錄卷第二

李復言編

盧僕射從史

盧公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鎮陽拒命跡涉不臣為中官驃騎將軍吐突承瓘所給縛送京師以反狀未明左遷驪州司馬既而逆跡盡露賜死於康州寶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之親一旦造上國若扁舟泛滄海者門端溪縣女巫者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到曰某能知未來之事乃見鬼者也呼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悴假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林下有

一人衣紫佩者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林而拜女巫曰僕射已荅拜湘遂揖上階空中曰從史死於此廳為弓弦所遣今尚惡之使君床上弓幸除之湘遽命去焉時驛廳副堦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使君無禮僕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也急隨拜謝或肯却來湘匍匐下堦問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數十步空中曰大錯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奈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辭謝方肯却迴女巫曰僕射却迴矣於是拱立而行及堦女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而設相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憂疑曰極伏知

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伏乞略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一月當刺梧州

湘又問終更不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寡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冥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髮白神敗而形羸方寸之間波瀾萬丈相妬相賊猛於豪獸故佛以世界為火宅道以人身為大患吾已免離下視湯火豈復低身而卧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明晦未殊學仙成敗則無所異吾已得煉形之術也其術自無形而煉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入明亦可也萬乘之君不及吾況平民乎湘曰煉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而不言乃云湘到輦下以奇貨求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終於梧州盧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

李岳州

岳州刺史李公倭興元中舉進士連不中第次年有故人國子祭酒通春官包結者援成之榜前一日例以名聞執政初五更倭將候祭酒里門未開立馬門側傍有鬻餅者其氣熾熾有一吏若外郡之者小囊羶帽坐於其側欲餽之色盈面倭顧曰此甚賤何不以錢易之客曰囊中無錢耳倭曰倭有錢願獻一飽多少唯意客甚喜啗數片俄而里門開眾競出客獨附倭馬曰少故願請少間倭下路聽之曰某乃冥吏

之送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倭曰然曰送堂之

勝在此可自尋之因出視倭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硯二十餘年偕計而歷試者亦僅十年心破竟斷以望斯舉今復無名豈不終無成乎曰君之成在一年一年之外成名祿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難但於本祿耗半且多屯剝纔獲一郡如何倭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賂於冥吏即於此取其同姓者去其名而自書其名可乎倭曰幾賂可曰陰錢三萬貫某感恩而以誠告其錢非某敢取將遺贖吏來日午時送可也復授倭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公夷簡名倭欲措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下有李温名客曰可矣倭乃指去温字注倭字客遽卷而行曰無違約既而倭詣祭酒祭酒未冠聞倭來怒目延坐徐出曰吾與主司分深一言姓名狀頭可致公何躁甚相疑頻頻見問吾豈輕語者耶倭再拜對曰倭懇於名者若思決此一朝今當呈勝之晨冒責奉謁祭酒曰唯唯其聲甚不平倭見其責憂疑愈極乃變服伺祭酒出之到子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榜將赴中書祭酒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誠知獲罪負荆不足以謝然迫於大權難副高命祭酒自以交春官深意謂無阻待倭之怒色甚峻今乃不成何面相見因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諾今君不副然諾移妾於某蓋以某官閑也平生交契今日絕矣不揖而行春官遠追之曰迫於豪權留之不得竊持深顧外於形

骸見責如此寧得罪於權右耳請同尋榜指名
填之祭酒開榜見李公夷簡欲指春官急曰此
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温曰可矣遂指
去温字注凌字及榜出凌名果在已前所指處
其日午時隨眾參謝不及即饒客之約迨暮將
歸道逢饒客泣示之背曰為君所誤得杖矣贖
吏將舉勘某更他祈共止之其背實有重杖者
凌驚謝之且曰當如何客曰既而勿復道也來
日午時送五萬緡亦可無追勘之厄凌曰諾及
到時焚之遂不復見然凌筮仕之後追劾貶降
不歇於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幾而終生人之窮
達皆自陰陽豈虛乎哉

張質

張質者猗氏人元和中明經授亳州臨渙尉到
任月餘日初暮見數人執符來追其僕亦持馬
俟於階不遂乘馬隨之出縣門初黃昏縣吏由
列坐門下略無起者質怒曰州司暫追官不遽
廢人吏敢無禮如此人亦不顧出數十里到一
栢林使者曰到此宜下馬遂去馬步行約百餘
里入城郭直北有大府門額題曰地府入府
經西有門題曰推院吏士甚眾門人曰臨渙尉
張質遂入見一美鬚髯衣緋人據案而坐責曰
為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質被掉
捨地叫曰質本任解褐到官月餘未嘗推事又
曰案牘分明訴人不遠府命追勘仍敢詆欺取
枷枷之質又曰訴人既近請與相見曰召冤人
來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視質曰此人年

少非推某者乃刺祿庫檢到報猗氏張質元和
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臨渙尉又檢訴狀被
屈抑事又牒陰道亳州其年三月臨渙見任尉
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并受上月日得牒其
年三月見任尉江陵張質年五十一元和十一
年四月十一日上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
替猗氏張質年四十七檢狀過判官曰名姓
偶同遂不審勘錯行文牒追擾平人聞於上司
豈斯容易本典決十下改追正身其張尉任歸
執符者復引而迴若行高山墜於壘下遂如夢
覺乃在栢林中伏於馬項上兩裏衣背痛不能
自起且不知何處隱隱聞樵歌之聲知其有人
遂大呼救命樵人來視之驚曰縣失官人并馬
此莫是乎競來問質不能對扶正其身策以送
縣其栢林在縣北三十里官吏大喜迎焉質之
馬為鬼所加僕人不知及乘馬出門門吏雖環
坐為鬼所隱人亦不見有頃家童求質不得問
於隣廳並云不來入視視馬亦不在而僕夫不
覺訪於門吏吏不見出其宰感之且疑質之初
臨也嚴於吏吏怨而殺之是夜坐門者及門人
當宿之吏莫不禁錮尋求不得者已七日矣質
歸憩數日方能言然神識遂闕元和六年質尉
彭城李生者為之宰訝其神蕩說奇以導之質
因具言也

韋令公事

公初無官薄遊劍外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平
章事張延賞以女妻之延而惡焉賦薄之

聞之拔劍將自扶其目以懲不知人之過左右執之以而方解問知韋路入朝蓋以輕忽之極無面目復見噫夫人未遇其必然乎非張相之忽悔不足以戒天下之傲者

鄭魏州駒夫人

弘農令女既笄將適盧氏卜吉之日女巫有來者李氏之母問曰小女今夕適人盧郎當來巫當屬見其人官祿厚薄巫曰盧郎非長而驕者乎曰然則非夫人之子聳也夫人子聳中形且無驕夫人大驚曰吾女今夕適人何以非盧生曰不知其他盧非子聳之良俄而盧納采夫入怒援巫視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乎即盧納其身非夫人之子聳也其家大怒共逐焉及夕盧乘軒車來展親迎之禮賓主禮具解珮約花盧若驚奔而出乘馬而遁衆賓追之不及掌人素有氣丈夫不勝其憤且恃其女之容也邀客皆坐呼女出拜其良之麗天罕敵指曰此女豈驚人乎今若不出人以為獸形也衆莫不嗟憤掌人曰此女已奉見衆賓中有能娉者願赴今夕時有鄭駒為盧之債在坐起曰願事門館於是奉擇相登車成巫之言良宛然乃知巫之有知也後數年鄭仕於京逢盧問其走狀盧曰兩眼亦且大如盞牙長數寸出於口兩角得無驚奔乎鄭素與盧善乃出其妻以示之盧大慙而退乃知結褵之親命固前定不可苟求乃驗巫言有徵矣

薛偉

薛偉

薛偉者乾元元年在涇州青城縣主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寮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即殮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與我覲群官方食餽否言吾已蘇矣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筋來聽也僕人走示群官實欲食餽遂以告皆停殮而來偉曰諸公勅司戶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於葦間得藏者携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其坐門東亂曹吏坐門西方奔其入及堦鄒雷方博裴啗挑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曰五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然之皆然乎遞相問誠然衆曰子何以之曰向然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困為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惡熱求涼策杖而去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如也漸入山行益悶遂下遊於江畔見江潭深淨秋色可愛輕漣不動鏡涵遠靈忽有思浴意遂脫衣於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已來絕不復戲遇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健游乎傍有一魚曰顧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况求攝當為足下圖之快然而去未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鯉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波萍掌意尚浮深跡思性廣樂浩汗之域放懷清江厭巖嶸之情投簪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

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於晦昧纖鈎而貪餌見傷於明無惑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聽而自顧即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適然配留東潭每暮必復俄而飢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鈎其餌芳香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也暫時為魚不能求食乃吞其鈎乎捨之而去有頃飢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其鈎趙幹豈然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聽之而以繩貫我腮乃繫于葦間既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魚有小者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者乃自於葦間尋得偉而提之又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為魚遊江何得不拜我弼不聽提之而行罵亦不已幹終不顧入縣門見縣吏坐者奔其皆大聲呼之略無應者唯笑曰可畏魚直三四斤餘而既入階鄒雷方博裴啗挑實皆喜魚大促命付厨弼言幹之藏巨魚以小者應命裴怒鞭之我叫諸公曰我是公同官今而見擒竟不相捨促然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顧而付綸手王士良者方持刃喜而使綸手也因何然我何不執我白於官人士良若不聞者按吾頸於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醒悟遂奉召爾諸公莫不大驚心生愛忍然趙幹之獲張弼之提縣司之奔吏三君之臨堦

王士良之將終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於是三君並捉鱸終身不食偉自此乎愈後異華陽丞乃卒

續幽怪錄卷第二

續幽怪錄卷第三

李復言編

蘇州客

洛陽劉貫詞大曆中求丐于蘇州逢蔡霞秀才者精彩雋爽之極一相見意頗勤勤以兄見呼貫詞既而携羊酒來宴酒闌曰兄所泛浮江湖間何為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托耶泛行郡國耶曰蓬行耳霞曰然則幾獲而止曰十萬霞曰蓬行而望十萬乃無翼而思飛者也設令必得亦廢數月霞居洛中左右下不貧以他故避地音問久絕意有所託祈兄為迴途中之費蓬遊之望不擲日月而得如何曰固所願耳霞於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白日逆旅中遽蒙同念既無形迹輒露心誠霞家長鱗虫宅渭橋下合眼叩橋柱當有應者必邀入宅孃奉見時必請與霞小妹相見既為兄弟情不合踈書中亦令渠出拜渠雖年幼性頗聰惠使渠助為掌人百緡之贈渠當必諾貫詞遂歸到渭橋下一潭泓澄何計自達父之以為龍神不當我欺試合眼叩之忽有一人應因視之則失橋及潭矣有朱門甲第樓閣參差有紫衣僕拱立於前而問其意貫詞曰來自吳郡郎君有書問者執書以入頃而復出曰太夫人奉屈遂入廳中見太夫人者年四十餘衣服皆紫容兒可愛貫詞拜之太夫人答拜且謝曰兒子遠遊久絕音耗勞君惠顧數千里達書渠少失意上官其痕未減一從遁去三歲寂然非君特來愁緒猶積言訖命坐貫

續幽怪錄

卷三

三

詞曰郎君約為兄弟小娘子即貫詞妹也亦當相見夫人曰兒子書中亦言渠略梳頭即出奉見俄有青衣曰小娘子來年可十五六容色絕代辯惠過人既拜坐於母下遂命飲饌亦甚精潔方對食太夫人忽眼赤直視貫詞女急曰哥哥憑來宜且禮待况今宵患不可動搖因曰書中以兄處分令以百緡奉贈既難獨舉須使輕賈今奉一器其價相當可乎貫詞曰已為兄弟寄一書扎豈宜受其賜太夫人曰郎君貧遊兒子備述今副其諾不可推辭貫詞謝之因命鎮國梳來又進食未幾太夫人復瞪視眼赤口兩角涎下女急掩其口曰哥哥深誠託人不宜如此乃曰孃年高風疾發動祗對不得兄宜且出女若懼者遣青衣持梳自隨而投貫詞曰此剗賓國梳其國以鎮災癘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即貨之其下勿謂某綠孃疾須侍左右不遂從容再拜而入貫詞持梳而行數步迴顧碧溜危橋宛似初到而身若適下視手中器乃一黃色銅梳也其價只三五環矣大以為龍妹之妾也執鬻於市有酬七百八百者亦有酬五百者念龍神貴信不當欺人日日持行於市及歲餘西市店忽有胡客周視之大喜問其價貫詞曰二百緡客曰物宜所直何止二百緡但非中國之寶有之何益百緡可乎貫詞以初約只爾不復廣求遂許之交受客曰此乃剗賓國鎮國梳也在其國大獲人民忠孝比梳失來其國大荒兵戈亂起吾聞龍子所竊已僅四年其君

方以中國半年之賦召贖君何以致之貫詞具告其實客曰劉賓守龍上訴當追尋此霞所避地也陰冥吏嚴不得陳首藉君為郵送之耳殷勤見妹者非固親也慮老龍之曉或欲相啗以其妹衛君耳此梳既去渠亦當來亦銷患之道也五十日後漕浴波騰灑潏竟日是霞歸之候也曰何以五十日然後歸客曰吾携過嶺方敢來復貫詞記之及期往視誠然矣

張庚

張庚舉進士元和十二年居長安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僕夫他宿獨庚在月下忽聞異香氛穠驚惶之次俄聞行步之聲漸近度履履聽之數青衣年十八九艷美無敵推開庖門曰步月逐勝不必樂遊原只此院小臺藤架可以樂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艷絕代莫比衣服華麗首飾珍光宛若公王節制家庖側身走入堂前垂簾望之諸女徐行直詣藤下須臾陳設華麗床榻並列雕盤玉樽杯杓皆奇物八人環坐青衣執樂者十人執板立者二人左右倚立者十人絲管方動坐上一日不告掌人遂欲張樂得無慢易乎既是衣冠且非異類邀來同歡亦甚不惡因命一青衣傳語曰姊妹步月偶入貴院酒肉絲竹輒以自隨秀才暫出作掌人否夜深計已脫冠紗巾而來可稱踈野度聞青衣受命畏其來也乃閉門拒之傳詞者叩門而呼庚不應推門復閉遂走復命一女曰吾輩同歡人不敢望既入其家門不召亦合來謁

問門塞戶羞見吾徒呼既不應何須更召於是二人執樽一人糺司酒既巡行絲竹合奏餚饌芳珍音曲清亮權貴之極不可名言度自度此坊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謂是坊中出來則坊門已閉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以逐之少頃見迷何能自悟於是潛取枝床石徐開門突出望塵而擊正中臺盤眾起紛紜各執而去庚趁及奪得一盞遽以衣繫之及明解視乃一白角盞盞中之奇不是過也院中香氣數日不散其盞鏤於櫃中親朋來者莫不傳視竟不能辨其所自後十餘日轉觀之次忽墮地遂不復見庚明年春進士上第焉

寶玉妻

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求薦於同州其時客多賓館頗溢二人聞郡功曹王翥私第空閑借其西廊以俟郡試既而他室皆有人唯正堂以小繩繫門自牖而窺其廂獨床上有褐衾床北有被籠此外空然更無他有問其隣曰處士寶三郎居也二客以西廂為窄思與同居甚喜其無娼僕也迨暮寶處士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勝前謁且曰勝求解於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無娼僕又是方外之人願略同此堂以俟郡試玉固辭接對之色甚傲夷勝銜之夜深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堂中垂簾帷喧然語笑於是夷勝突入其堂中屏帷四合奇香撲人雕盤珍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妖麗無比與寶三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燒

爐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兒郎突衝人家寶三者面色如土端坐不語夷勝無以致辭啜茗而出既下階聞其閉戶之聲乃復聽之聞曰風狂兒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隣者豈虛言哉致相突乃如此豈非君率易也寶誅以非己之居難拒異客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懽笑及明往覘之盡復其故寶三者獨偃於褐衾中拭目方起夷勝召詰之不對夷勝曰君晝為布衣夜會公族非習妖幻何以致之麗人不言其實當即告郡寶曰此固祕事言亦無妨比者玉薄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於孝義縣陰晦失道夜投人莊問其掌莊僕曰汾州崔司馬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只可愛問寶之先及伯叔昆弟詰其中外自言其族乃玉親重表丈也自幼亦嘗聞此丈人恨不知其官慰問殷懃禮優重因令報其妻曰寶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兄之子也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窄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即梳頭相見少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子入其中堂陳設之盛矚若王侯之居盤饌珍華味窮海陸既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耳曰家在海內無家海蓬之士也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事落然蓬遊無拉徒勞往復丈人有女年近長成今便令奉事衣食之給不求於人可乎玉起拜曰孤客無家才能素薄忽蒙采顧何副眷憐但慮庸虛敢不承命夫人喜

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
賓客吉禮既便取今夕於是言謝訖復坐又進
食食畢揖玉退於西廳具浴浴訖授衣一襲巾
櫛一幘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明之士一人姓王
稱郡法曹一人姓裴稱戶曹一人姓韋稱郡督
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輿香車皆具華燭前引自
西廳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遶莊一周自南
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三更其
妻告玉曰此非人間也所道也所道汾州陰道
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數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
緣合為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
宜即去玉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屬已為夫婦便
合相從信誓之誠言猶在耳一夕而別何太驚
人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適但君生人不合久
居於此君速命駕入辭而行常令君篋中有絹
百疋用盡復滿數萬減焉所到必求靜室獨居
少以存想隨念即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未聞
晝別宵會爾玉入辭丈人曰明晦雖殊人神無
二小女子得奉巾櫛蓋是宿緣勿謂異類遂指
薄之亦不可唱言於人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
訖得絹百疋而別自是每夜獨宿思之則來供
帳饌具悉其勢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
果有絹百疋因各贈三十疋求其秘之言訖遁
去不知所在焉

房杜二相國

房相國元齡杜相國如晦微時嘗自周偕之秦
宿敷水店適有酒肉夜深對食忽見兩黑毛手

續幽怪錄 三

出於燈下若有所請乃各以一灸置手中有頃
復出若拘又各斟酒與之遂不復見食訖背燈
就寢至二更聞街中有高聲呼王文最者連呼
不已忽聞一人應於燈下呼者乃曰正東二十
里村人有筵神者酒食甚豐汝能去否對曰吾
已醉飽於酒肉有公事去不得勞君相召呼者
曰汝終日飢困何有酒肉本非吏人安得公事
何妄語也對曰吾被界吏差直二相蒙賜酒肉
故不得去若常時聞命即子行吾走耳呼者謝
而去二君共喜識之竟同入鳳城詔為名相焉

錢方義

殿中侍御史錢方義故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徽
之子寶曆初獨居常樂第夜如廁童僕無從者
忽見蓬頭青衣者長數尺來逼方義初懼欲走
入以鬼神之來走亦何益乃強謂曰君非郭登
耶曰然曰與君殊路何必相見常聞人之見君
莫不致死豈方義命當死而見耶將以君故相
害耶方義家居華州文兄依佛者亦在此一
日溘死君手命不敢惜顧人弟之情不足能相
容而辭乎蓬頭者復曰登非害人出亦有限人
之見者正氣不勝自致天橫非登然之然有心
曲欲以託人以此久不敢出惟貴人福祿無疆
正氣充溢見亦無患故敢出相求耳方義曰何
求對曰登久任此職積効當遷但以福薄湏得
人助貴人能為寫金字金剛經一卷一心表白
迴付與登即登之職遂乃小人必有厚報不敢
虛言方義曰諾蓬頭者又曰登以陰氣侵陽不

續幽怪錄 三

人雖福力正強不成疾病亦當有少不安宜急
服生犀角生玳瑁麝香塞鼻則無苦矣方義到
中堂悶絕欲倒遽服麝香等并塞鼻尚書門人
王直溫者居同里久於江嶺從事飛書求得生
犀又服之良久方定明日召經工令寫金字金
剛經三卷貴酬其直令早畢功畢飯僧讚嘆
迴付郭登後月餘歸曰州別墅下馬方憩丈人
有姓裴者家寄鄂渚別已十年忽自門入徑到
階下方義遽拜之丈人曰有客且出門遂前示
方帝從之及門失丈人矣見一紫袍牙笏導從
緋紫吏數十人俟於門外俛視其兒乃郭登也
歛笏前拜曰弊職當遷只銷金剛經一卷貴人
仁念特致三卷今功德極多超轉數等職位崇
重爵為貴豪無非貴人之力雖職已驟遷其厨
仍舊頃者當任實如鮑肆之人今既別司復未
就食方知前苦殆不可堪貴人慈察更為轉金
剛經七遍即改厨矣終身銘德何時敢忘方義
曰諾因問丈人安在曰賢丈江夏寢今夕方因
神道可求人非其親人須可自詣適已先歸耳
又曰廁神每月十六二十六日例當出巡
此日人逢必致災難人見即死見人即病前者
八座抱疾三旬蓋緣登巡畢將歸瞥見半面耳
親戚之中須宜相避方義又問曰幽冥吏人薄
福者衆無所得食率當受餓必能推食泛祭一
切鬼神此心不志咸見斯衆暗中陳力必救災
厄方義曰晦明路殊偶得相遇每一奉見數日
不平意欲所言幸於夢寐轉經之請天曉為期

唯唯而去及明因召所欽僧念金剛經四十九遍又明祝付與郭登功畢夢曰本請一七數又六之累計其功食天厨矣貴人有難當先奉白不爾不敢來贖也泛祭之請記無忘焉復言頃亦聞之未詳其實大和二年秋與方義從兄及河南兄不自求歧州之薦道途搜館日夕同之宵話奇言故及斯事故得以備書焉

續幽怪錄卷第三

續幽怪錄卷第四

李復之編

張逢

南陽張逢元和末薄遊嶺表行次福州福唐縣橫山店時初霽日將暮山色鮮媚煙嵐藹藹然策杖尋勝不覺極遠忽有一段細草縱廣百餘步碧鮮可愛其傍有一小林遂脫衣掛林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轉既而酣甚若獸蹶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爛然自視其爪牙之利骨膊之力天下無敵遂騰躍而起超山越壑其疾如電夜久頗飢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駒犢之輩悉無可取意中恍惚自謂當得福州鄭錄事乃傍道潛伏未幾有人自南行若候吏迎鄭亂者見人問曰福州鄭錄事名璠計程宿前店見說何時發來人曰吾之出掌人也聞其飾裝到亦非久候吏曰只一人來且復有同行者吾當迎拜時慮其悞也曰三人之中慘綠者是其時逢方伺之而彼詳問若為逢而問者逢既知之攢身以俟之俄而鄭亂到導從甚眾衣慘綠甚肥巍巍而來適到逢前遂趾街之走而上山時天未曉人莫敢逐得恣食之殘其腸髮耳行於山林單然無侶乃忽思曰本人也何樂為虎自囚於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復耶乃步步尋之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猶掛杖亦倚林碧草依然翻復轉身於其上意足而起即復人形矣於是衣策杖而歸昨往今來一復時矣初其僕夫驚其失逢也訪之於隣或云策杖登山多

歧尋之杳無行處及其來也驚喜問其故逢給之曰偶尋山泉到一山院共談釋教不覺移時掌人曰今且側近有虎食福州鄭錄事求餘不得山林故多猛獸不易獨行郎之未迴憂負亦極且喜平安無他逢遂行元和六年旅次淮陽舍於公館館吏宴客坐客有為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罰巡到逢逢言橫山之事末坐有進士鄭遐者乃鄭亂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將斃逢言復父讎眾共隔之遐怒不已遂白郡將於是送遐淮南勅津吏勿復渡逢西邁具改姓名以避遐議曰聞父之讎不可以不報然此讎非故然必使然逢遐亦當坐遂遁去而不復其讎也

定婚店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歧求婚必無成而罷元和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見議者來日先明期於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且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布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固步覘之不識其字既非虫篆八分科斗之勢又非梵書因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世間之字自謂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覩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因何得見固曰非世間書則何也曰幽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當來也凡幽吏皆掌人生之事掌人可不行冥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辯爾固曰然則君

又何掌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常願早娶以廣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與議潘司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命苟未合雖降衣纓而求屠博尚不可得况郡佐乎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繫夫妻之足及其生則潛用相繫雖離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官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違君之脚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為曰此店北賣菜陳婆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嘗抱來鬻菜於市能隨我行當即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然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天祿因子而食邑庸可然乎老人遂隱固罵曰老鬼妖妄如此吾士大夫之家娶婦必敵苟不能娶即聲妓之美者或援立之奈何婚眇嫗之陋女磨一小刀子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為我殺彼女賜汝萬錢奴曰諾明日袖刀入菜市中於眾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固與奴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間爾後固屢求婚終無所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參相州軍刺史王泰俾攝司戶掾專鞫詞獄以為能因妻以其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愜之極然其眉間常帖一花子雖沐浴間處未嘗暫去歲餘固訝之忽憶昔日奴刀中眉間之說因逼問之妻潛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也疇昔曾

續幽怪錄

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沒唯一症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弄三歲時抱行市中為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前叔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仁念以為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命也因盡言之相欽愈極後生男鯤為鴈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乃知陰隲之定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

葉令女

汝州葉縣令盧造者有女勾大曆中許邑客鄭楚曰及長以嫁君之子元方楚拜之俄而楚錄潭州軍事造亦辭滿寓葉後楚卒元方護喪居江陵數年間音問兩絕縣令章計為子娶焉其吉晨元方適到會武昌戍邊兵亦止其縣縣隘天雨甚元方無所容徑往縣東十二里佛舍舍西北隅有若小獸號鳴者出火視之乃三虎子目猶未開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投於雨中閉門堅拒而已約三更初虎來觸其門不得入其西有窻亦甚堅虎怒搏之櫺柝陷頭於中為左右所轄進退不得元方取佛塔擲擊之虎吼怒擊攖終莫能去連擊之俄頃而斃既而聞門外若女人呻吟甚困劣徐問曰門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以到此曰妾前盧令女也今夕將適韋氏親迎方登車為虎所執負荷而來投此今即無損兩甚畏其復來能相救乎元方奇之執燭出視真衣纓也年十七八禮服

儼然泥水皆敵既扶入復固其門拾佛塔毀像以繼其明女曰此何處也曰縣東僧舍耳元方言姓名且話舊諾女亦前記之曰妾父曾許妻君一旦以君之絕耗也將嫁韋氏天命難改虎送歸君君去此甚近君能送歸請絕韋氏而奉巾櫛及明而送歸其家以虎攫而去方坐且制服禮見其來喜若天降元方致虎於縣具言其事縣宰異之以盧氏歸于鄭焉

驢言

長安張高者轉貨於市資累巨萬有一驢育之矣元和十二年秋八月高死死十三日妻命其子張和乘往近郊營飯僧之具出里門驢不復行擊之即卧乘而鞭之驢忽顧和曰汝何擊我和曰吾家用錢二萬以致汝汝不行安得不擊也然甚驚驢又曰錢二萬不說父騎我二十餘年吾今告汝人道獸道之倚伏若車輪然未始有定吾前生負汝父力故為驢酬之無何汝騎吾豐昨夜汝父就吾筭侵汝錢一緡半矣汝父當騎我我固不辭吾不負汝汝不當騎我汝強騎我我亦騎汝汝我交騎何劫能止以吾之肌膚不啻直萬錢也只負汝一緡半出門貨之人酬亦爾然而無的取者以他人不負吾錢也焚行王胡子負吾二緡吾不負其力取其緡半還汝半緡充口食以終驢限耳和牽歸以告其母母泣曰郎騎汝年深固甚勞苦緡半錢何足惜將捨債豐秣而長生乎驢擺頭又曰賣而取錢乎乃點頭遽令貨之人酬不過緡半且無敢

取者牽入西市焚行逢一人長而胡者乃與半
易之問其姓曰王自是連雨數日乃晴和往覘
之驢已死矣王竟不得騎又不負之驗也和東
隣有右金吾郎將張達其妻李之出也余嘗造
焉云見驢言之夕遂聞其事且以戒欺暗者故
備書之

木工蔡榮

中牟縣三異鄉木工蔡榮者自幼信神祇每食
必分置於地潛祝土地自揔角至於不惑未嘗
暫忘也元和二年春卧疾六七日方暮有武吏
走來謂其母曰蔡榮衣服器物速藏之勿使人
見仍速作婦人裝梳覆以婦人之服有人來問
必給之曰出矣求其處則亦意對勿令知所在
也言訖走去妻母不測其故遂藏器物裝梳才
畢有將軍乘馬從十餘人全弓矢直入堂中曰
蔡榮在否其母驚惶曰不在曰何往對曰榮醉
歸急於其業老婦怒而笞之榮或潛去不知何
月餘日矣將軍遣吏入搜搜者出曰房中無
亦無器物將軍連呼地界教藏者出曰諾
責曰蔡榮出行豈不知處對曰怒而去不告所
由將軍曰王後殿傾頃此巧匠期限向盡何人
堪替對曰梁城鄉葉幹者巧於蔡榮許其年限
正當追役將軍者走馬而去有頃教藏者亦復
曰某地所由也以蔡榮每食必相召故報恩耳
然莫不驚之計即手愈遂去母視榮即汗洽矣
自此疾愈俄聞梁城鄉葉幹者暴卒幹妻乃榮
母之猶子也審其死者正當榮服雌服之時有

李復者從母夫楊林為中牟團乃於三異鄉適
聞其說召榮母問之迴以相告泛祭之見德者
豈其然乎

梁革

金吾騎曹梁革得和扁之術者也大和初為宛
陵巡官按察使于公教有青衣美色而艷者曰
蓮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語獲罪斥出貨焉市
吏定直曰七百緡從事御史崔公者聞而召焉
命革詠其脉革詠其臂曰二十春無疾佳人也
公喜留之送其直于公公以常深念也偶怒
而逐之售於不識者斯已矣聞崔公寵之也不
悅之意形於顏色然業已去之難復召矣常貯
於懷未一年蓮子暴死革方有外郵之事迴及
城門逢樞車崔人有執紼者問其所葬曰蓮子
也呼載歸而奔告崔曰蓮子非死蓋尸蹶耳向
者革入郭遇其柩載歸而請往蘇之崔怒革之
初言悲蓮子之遽夭勃然曰死夫也妄惑諸侯
遂齒簪裾之列謂二十春無疾者一年而死今
既葬矣召柩而歸脫不能生何以相見階前數
步之內知公何有革曰此固非死而尸蹶耳千
年而一苟不能生之是革術不神於天下何如
就死以謝過言乃辭往崔第破棺出之遂刺其
心及臍下各數處鑿去一齒以藥一乃圭於口
中衣以單衣卧空床上以練索縛其手足有微
火於床下曰此火衰蓮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
粥伺焉其氣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遂巡自定
而困困即解其縛以葱粥嚙之遂活矣正狂令

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復入府謂崔曰蓮子即
生矣崔大釋其怒留坐廳事俄而蓮子起坐言
笑界吏報于公公飛牘於崔蓮子復生乃何術
也與革偕歸入門則蓮子來迎矣于公大奇之
且夫蓮子事崔也非素意因勸以與革崔亦惡
其無齒又重于公遂與革得之以神藥傳齒未
踰月而齒生如故大和壬子歲調授金吾騎曹
與蓮子偕在輦下其年秋友人高損之以其元
舅為天官郎日與相聞故熟其事而言之命余
纂錄耳

李衛公靖

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霍山中寓食山村村
翁奇其為人每豐饋焉歲久益厚忽遇群鹿乃
逐之會暮欲捨之不能俄而陰晦迷路茫然不
知所歸悵悵而行困悶益極乃極目有燈火光
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墻宇甚峻叩門久
之一人出問公告其迷且請寓宿人曰郎君皆
已出惟大夫人在宿應不可公曰試為咨白乃
入告而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
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一青衣出曰
夫人來年可五十餘青裙素襦神氣清雅宛若
士大夫家公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兒子皆不在
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
將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往還或夜到而
喧勿以為懼公曰不敢既而命食食頗鮮美然
多魚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褥褥衾被
香潔皆極鋪陳閉戶繫之而去公獨念山野之

外夜到而聞者何物也懼不敢寢端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又聞一人應之曰天符大郎子報當行兩周此山七里五更須足無慢滯無暴傷應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兩次到固辭不可違時見責縱使報之亦已晚矣僮僕無任專之理當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適觀廳中容非常人也盍請乎夫人喜因自扣廳門曰郎覺否請暫出相見公曰諾遂下階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妾長男赴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兩計兩處雲程合踰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頃刻間如何公曰靖俗容非乘雲者奈何能行兩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也遂勅黃頭被青驄馬來又命取兩器乃一小餅子繫於鞍前誠曰即乘馬無阻衝勒信其行馬躍地嘶鳴即取瓶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慎勿多也於是上馬騰騰而行其足漸高但訝其穩疾不自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於步下於是隨所躡輒滴之既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憇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其父早苗稼將悴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顧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夫人者泣於廳曰何相悞之基本約一滴何私感而二十之天此一滴乃地上二尺雨也此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妻已受謹杖乎矣祖視其背血痕滿焉兒子並連坐如何公慙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郎君世間人不識雲雨

續幽怪錄 卷四

之變誠不敢恨即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惣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命二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貞和悅怡怡然一奴從西廊出憤氣勃然勃怒而立公曰成獵徒以鬪猛爲事一旦取奴而取悅者人以我爲怯乎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既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爾遂揖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迴望失宅顧問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或露梢而已不復有人其後竟以兵權靜寇難功蓋天下而終不及於相豈非悅奴之不得乎世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豈東西而喻耶所以言奴者亦臣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即位極將相矣

續幽怪錄卷第四

二冊號五十八卷全

嘉慶丙寅孟夏月杭州書友介其族人陶蘿輝售宋刻李注文選於余以此續幽怪錄二冊爲副蘿輝曰此書向於東城書坊獲之後歸知不足齋今仍返故土古書殆亦有靈耶余檢卷中藏書家圖記有鄭印數枚一章則其爲東城故物無疑桐菴先生秋水軒其去余縣橋新居不遠同里旭亭韓文曹言之茲書歸吳而余適遷居東城因遂得此以慰書之願云尔 莒翁

此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舖刊行本也余所得茅亭客話六爲尹家刊本行字多寡與此同然茅亭客話通王記之句此書絕未有茅亭客話可云奇秘矣此錄續牛僧孺書本在王怪見於陳晁兩家之書其云幽怪者殆避宋諱歟陳云五卷晁云十卷今多於陳而少於晁其分卷當出更中晁云云今仙術感應三門以不全者殆合并而去其門類也尹氏所見錄已不全就其所載事核之則二十三則耳述古堂目所收抄本心三卷較以更少矣近彙刻書目云稽古堂目鈔三列其卷未加其卷若何然以宋刻爲據則此四卷者固足以觀奇矣之梗槩也行後未之錄畧矣余幸讀未見其書若此不特依從舊刻以望不可備百宗一原書錄之續子 莒翁又記

憶題鄭桐菴秋水軒

今比隣周氏所居即其舊址

縣橋東去路一境足清幽世事雲方夏人心水是秋典型嗟日莫文字見風流勿謂我生晚遺書幸可求 余向收桐菴先生贈同年蔣賓鳴後遷居縣橋知桐菴即同里之先輩而反無其手澤心殊快頃通得此續幽怪錄上有先生印章急購而藏焉以當合浦之珠同時又蒙先生族裔贈先生遺墨 黃丕烈堂 矣追題秋水軒以寄景仰前賢之意云

重雕宋本續幽怪錄札記

卷一

第一葉楊恭政太平廣記作楊敬真恭政蓋避宋諱也下

同

五行適同村王清廣記適作嫁又其夫貧力田廣記作家

貧力田又楊氏奉箕帚供農婦之職甚謹廣記作楊氏

婦道甚謹

六行夫族目之曰勤力廣記無曰字

七行閉門閉居元刊本居作坐

八行雖鄰婦狎之狎元刊本誤押

陰一行惡聞人語廣記語作言

陰二行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以許之不問其故廣

記作夫許之又元刊本作因與許之

陰三行掃洒其室元刊本作洒掃其室廣記無此句

陰四行衣服委於牀上廣記誤委地牀上

陰五行異香滿屋廣記作滿室

陰六行次陸人來曰廣記作數人來曰又昨夜夜半廣記

作方半

陰九行村吏以告縣令李邯廣記誤作季邯

第二葉三行仙樂之聲異香之芳廣記作仙樂異香又復

王氏宅廣記作復下王氏宅

五行遠走告縣令元刊本無縣字廣記遠誤處

六行則新婦者宛在床矣元刊本宛下有然字廣記作則

婦宛在牀矣

八行昨十五日夜元刊本無日字

九行宜靜室以俟之廣記俟作伺又遂求靜室廣記無此

句

陰二行執節者前曰夫人准籍合仙廣記作報者曰前夫

人准籍合仙

陰三行仙師使者來迎廣記作使者來迎又綵童二人

元刊本作仙童二人又捧玉箱來獻廣記無來獻二字

陰六行青衣引白鶴來曰廣記無來字

陰七行綵仗霓旌次第前引廣記作綵仗前引

第三葉四行徧覆崖谷元刊本作覆崖遍谷

七行宜各賦詩以導其意廣記作以道其意又幾劫澄煩

思今身僅小成廣記作幾劫澄煩慮思今身僅成

八行不向世間行廣記行作存

九行綽約離塵界廣記作塵世

陰四行恭政亦繼詩曰廣記無繼字又其生似華華廣記

作華華

陰五行俛首視雲霞元刊本視作祝

陰六行執節者請曰廣記無請字

陰八行復次弟前引廣記無次弟二字又倏忽間廣記作

倏然間

陰九行皆非人世之製作廣記人世作人間

第四葉三行王父清年高元刊本誤作王清父廣記無清

字

五行誠不忍得樂而忘王父也得元刊本誤作侍

六行仙伯曰恭政廣記無恭政二字又汝當之會廣記之

作其其字是

九行不復俗慮得入育中耳慮元刊本誤作應

陰三行崔尚書從廣記無尚書二字

陰五行及夫人之瞻拜者廣記之字上有得字

陰七行虔誠訪道廣記作試道又今見在陝州廣記無見

字

陰八行終歲不食廣記食下多食字又飲酒三兩孟廣記

作二三杯

第五葉一行辛公平上仙此則廣記未載

六行乃遂步客于他床遂元刊本作遂是

陰一行僕就下空二字元刊本作此趙胡氏琳瑯秘室本

亦缺又深夜元刊本作夜深

陰四行乃綠衣吏也元刊本綠作祿

陰五行人皆自天生萬物元刊本自作曰曰字是也

陰九行致飯疏而多品元刊本作蔬飯胡本疏作蔬

第六葉八行隱遁之客也元刊本遁作道道字較切

九行固不識我元刊本固作間誤

陰二行左右前後元刊本作右左

陰六行肥濃之極元刊本作肥厚甘濃之極又過於華陰

元刊本作華陽

第七葉三行遷迤而去元刊本作迤迤而去

四行轉所間元刊本作轉所間是胡本同宋本誤

五行呼驟速登元刊本驟作辛辛字是又觀焉前後元刊

本焉作馬馬字是胡本同宋本誤

六行將軍者文餘良甚偉揖公平曰元刊本脫將軍二字

揖字下有將軍謂三字

八行宜盡主人之禮胡本主誤王

陰一行若供頓者元刊本供誤俱

陰八行吏曹見許矣元刊本誤許見

第八葉一行即可矣元刊本作則可矣

五行從卒元刊本作從卒

八行畫紅蜺為帔胡本蜺作蜺

陰二行延聲曰元刊本作正聲是又將軍頻眉揖之元刊

本頻眉作凭几

陰六行遠聞具浴之聲元刊本浴誤俗

陰七行肩昇下殿胡本昇誤昇

陰九行妖色感心元刊本感作惑是也

第九葉陰三行忝徐州軍事元刊本忝作參是又故書其

實元刊本書作舊誤

第十葉一行自此登天津橋此廣記作北

七行記姓名又少及隨道士言之元刊本無姓名又少及

隨六字廣記作記性又少及隨道士信之

八行汗流被體元刊本被作滿

九行由當上仙當元刊本誤宮

陰一行果自北登天津橋北元刊本作此又因入魏天宮

寺憩元刊本作憩

陰三行材行官業著于國史故不書元刊本脫官字無故

字廣記無此三句

陰七行塵俗罕到廣記作俗塵罕到

陰九行髮佛間胡本間誤門

第十一葉二行其一僧自稱識達曰識達是中丞弟子廣

記作其一僧自稱識達是中丞弟子

五行奈何妖敢入臺門元刊本妖下有僧字廣記無妖字

六行緣誤與天下人言廣記無下字

八行關吏將馳報胡本將誤牀

九行潛問其年廣記問作伺誤

陰三行大中廣記作唐大初中

陰八行固非無資也而賣力者元刊本與廣記俱無也字

陰九行請從辨廣記作請從此辭

第十二葉一行聽之曰今暮當去迨暮入白茂實廣記作聽之去日暮入白茂實

二行深以奉報元刊本何以奉報廣記作欲奉報又其中景趣亦甚可觀元刊本其中景甚可觀

三行能相逐一遊乎元刊本能作宵

五行受茂實曰廣記受作授

九行俟於道左廣記俟作候又實驚欲迴廣記作茂實驚欲迴避

陰一行復乘麟廣記作麒麟

陰二行復曰相隨請不復畏廣記作曰復相隨請不須畏

陰三行上升掌峰元刊本無掌字廣記作上仙掌峰

陰五行物象鮮媚廣記象作衆

陰六行引者揖鞭曰阿郎來廣記作引者揖曰阿郎何來

第十三葉二行屏幃床榻茵褥之盛廣記無床榻二字又固非人世之所有廣記無之字

三行皆所未聞元刊本作皆未所聞

陰一行夫昇高者廣記夫作天

陰三行四大海水廣記四作曰

陰四行念念修之條已一世廣記作念念修之條已一世

陰六行遺金百鎰為修身之助元刊本無百字身字廣記作為修身之助

陰八行復取去竹杖廣記取作抽

陰九行我當蓬萊廣記嘗下有至字又明且於蓮花臺上廣記無於字又彩雲東去廣記東誤車

第十四葉二行初腹痛廣記痛下有時字又遂掩然耳廣記作奄然

三行不知其多時日也廣記作多少時也

五行果有彩雲去廣記無去字

六行終不知所在也元刊本知下有其字廣記終作後胡本無終字

續幽怪錄

八行一日造上國元刊本上作王

九行若扁舟泛滄海者廣記作若滄海泛扁舟者又門端溪縣女巫者元刊本門作閩廣記與胡本均同

陰一行維舟召焉元刊本維作惟誤又巫到曰某能知未來之事乃見鬼者也廣記作巫曰某乃見鬼者也

陰二行呼之廣記作見之又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鬼福德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悴假某以言事廣記作有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悴假某以言事假元刊本作托

陰五行湘曰安得鬼而問之元刊本作安得福德之鬼而問之廣記與宋本同觀其語意當以元刊為正也又楸林廣記林作樹

陰六行衣紫佩者廣記佩下有金字

陰七行向林而拜廣記林作樹

陰九行為弓弦所遣元刊本遣作逼廣記作迫又幸除之廣記作除去之

第二葉一行只有一榻廣記只作唯

二行使君無禮廣記無此句

三行僕射大怒去也廣記也作矣

五行空中曰大錯元刊本作錯大廣記無此二字

六行方肯卻迴元刊本無肯字廣記無此句又女巫曰僕射卻迴矣廣記作巫曰僕射回矣

七行於是拱立而行廣記立作揖又女巫廣記作巫

八行別置榻而設榻褥以延之廣記無而字

九行憂疑日極廣記無此句

陰一行識達未然元刊本未作天又伏乞廣記無伏字

陰二行大人接引元刊本接作接

陰三行湘又問終更不言廣記作不復言

陰六行愁勝而髮白元刊本作白髮又神敗而形羸廣記形作體又相妒相賊元刊本妒作殘

陰七行故佛以人身為大宅道以人身為大患廣記無

第三葉四行萬乘之君不及吾況平民乎廣記君作主元刊本平作子

六行終而不言廣記作終不言又乃云元刊本作乃去胡本同又湘到輦下廣記作湘至京

七行皆如其言廣記無

陰一行岳州刺史李公俊俊字元刊與廣記俱作俊下同

又廣記無公字又興元中舉進士連不中第次年廣記無興元中三字次年作貞元二年

陰二行國子祭酒通春官包結者廣記無通春官三字結作信

陰三行例以名聞廣記例作當又將候祭酒廣記作候信

陰五行若外郡之□□者元刊本無郡字空字元刊本作公差廣記作郵檄胡本同又欲饌之色盈面至第七行多少唯意廣記作俊為買而食之一句

陰九行少故願請少間廣記作願請問又俊下路聽之廣記無路字又某乃冥吏之送進士名者廣記作某乃冥之吏

第四葉三行借計而歷試者亦僅十年廣記作借計者亦十年又心破寬斷以望斯舉廣記無此二句

四行豈不終無成乎廣記無不字

五行君之成在一年一年之外成名祿位甚盛元刊本盛作大廣記作君之成名在十年之外祿位甚盛

八行去其名而自書其名可乎廣記作易其名可乎

九行復曰幾賂可廣記作復問幾何可

陰二行復授俊自注廣記作復授筆使俊自注又李公夷簡廣記無公字

陰三行俊欲指廣記指作指

陰四行俊乃指去温字廣記無俊字

陰五行俊詣祭酒祭酒未冠廣記祭酒均作信下同

陰六行聞俊來怒目延坐徐出曰廣記作聞信來怒出曰信字誤

陰七行一言姓名狀頭可致廣記無姓名二字又相疑頻頻見問廣記作頻見問

陰八行吾豈輕語者耶廣記豈作其

陰九行若思決此一朝廣記思作思

第五葉一行祭酒曰唯唯其聲甚不平廣記作信唯唯色猶不平又俊見其責憂疑愈極廣記作俊愈憂之

二行乃變服伺祭酒出之到子城東北隅廣記作乃變服伺信出隨之經皇城東北隅

五行祭酒自以交春官深廣記作信自以交分之深又待俊之怒色甚峻今乃不成何面相見廣記無

六行因曰廣記無因字

七行今君不副然諾移妾於某廣記作移妾於某

九行竊持廣記作竊持胡本同

陰五行不及即糕客之約廣記即作赴又迫暮元刊本作迫暮廣記作迫暮是

陰七行其背實有重杖者廣記其作某

陰八行倭驚謝之且曰當如何元刊本作倭驚謝曰且當如何又既而勿復道也廣記無

第六葉一行迫劫賊降胡本劫作劫

二行不歇於道廣記歇作絕又生人之窮達皆自陰隱豈

虛乎哉元刊本生人作人生虛乎作虛語皆是廣記無此三句

五行元和中廣記作貞元中

六行日初暮廣記無初字

七行遂乘馬隨之廣記無遂字又初黃昏縣吏由列坐門下元刊本由作猶坐門下作門下坐廣記無初黃昏三字無由字

九行官不遠廢人吏敢無禮如此廣記作官不遠廢人吏敢無禮耶又到一栢林廣記到作至

陰一行遂去馬步行約百餘里廣記作遂步行百餘步

陰二行入城郭廣記無郭字又門額題曰地府廣記作署曰北府

陰六行到官月餘廣記作得到官月餘

陰七行仍敢詆欺廣記詆作言

陰八行曰召冤人來元刊本無召字

第七葉一行乃刺祿庫檢到報猗氏張質廣記作仍刺錄庫檢猗氏張質胡本祿作錄又元和廣記作貞元

二行二十一日廣記作二十七日

三行被屈抑事廣記無抑字

五行元和廣記作貞元

七行四月二十一日受替人檢猗氏張質元刊本無人字廣記受替下作替人猗氏張質

八行錯行文牒追擾平人聞于上司豈斯容易廣記無

九行其張尉任歸廣記無

陰一行遂如夢覺廣記無遂字

陰二行伏於馬項上元刊本項作頸

陰三行知其有人元刊本作知有其人

陰四行樵人來視之驚曰廣記無視之二字又縣失官人并焉此莫是乎廣記作縣失官人及焉此非耶

陰五行策以送縣元刊與廣記策俱作策

陰六行其栢林在縣北三十里官吏大喜迎焉廣記無

陰七行及乘馬出門門吏雖環坐為鬼所隱人亦不見有項家僅求質不得問于隣廳並云不來入殿視馬亦不在而僕夫不覺訪於門吏吏不見出廣記無元刊本並云不來作並云不在入殿視馬亦不在作入殿馬亦不在

第八葉二行且疑質之初臨也廣記無也字

四行數字元刊本闕又元和六年質尉彭城李生者為之宰訝其神蕩說奇以導之質因具言也廣記無又彭字為字元刊本俱闕

八行公初無官廣記公作章卓下同無無官二字又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平章事張延賞元刊本無平章事三字

陰一行時入幕廷廣記廷作府胡本作廷誤

陰二行且據其憤元刊本憤作慎廣記作忿又張公愈惡乘開謂公曰元刊本開作開廣記作延賞愈惡之謂臯曰又時彥廣記作時奇

陰三行欽憚廣記作敬憚又其見輕也如此廣記作其輕之如此

陰四行其妻尤甚憫之廣記無甚字又男兒固有四方意元刊本意作志廣記同又大丈夫何處不安廣記無

陰五行而知者歡然度日廣記作不知歡然度日廣記誤

陰六行推鼓舞人豈公之樂元刊本鼓作故廣記無

陰八行為有血氣者可笑元刊本可作所是廣記同

陰九行時公之道未行自疑其命嘗希乘張之權于仕一旦悟此身茫然廣記無此二十五字

第九葉一行張公遺帛五束廣記作延賞遺帛五十疋

二行揣知深意不敢言廣記作不敢言無上四字元刊本

深作發又乃私遺二十束公將別而行也自中堂歸院

益州女巫適到見之廣記作時有女巫在見臯入西院

五行位過丞相遠矣廣記丞相作宰相

七行如綠衣郎者廣記作如韋郎者

八行夫人既憫韋之是行也其女且嫁之聞是大喜元刊本聞字上有又字廣記作夫人聞之大喜

九行遽言于相國相國怒曰廣記相國俱作延賞又聞聞中人無端乃如是且延賞女已嫁此人伶其貧而贈薄

請益則加奈何假託妖巫以相調乎廣記作贈薄請益可矣奈何假託妖巫以相調乎元刊本假託作以託

陰二行物怒與之帛五束是日廣記無

陰三行岐帥以西川之貴彈延置幕中胡本川誤作州元刊本置作至

陰五行朱泚窺神器廣記作朱泚亂

陰六行兵戈亂起云至第十葉四行以戒天下之傲者廣記作隴州有泚舊卒五百人兵馬使牛雲光主人雲

光謀作亂不克率其眾奔朱泚道遇泚使使以偽詔除

無疑矣可悉納器械以明不相詐雲光從之翌日大饗

伏甲盡殺之立壇盟諸將泚復許臯鳳翔節度臯斬其

使行在聞之人心皆奮乃除隴州刺史奉義節度使及

駕還宮乃授兵部尚書西川節度使延賞聞之將自扶

其目以懲不知人

第十葉二行問知韋路入朝元刊本問作聞

五行題鄭魏州駒夫人廣記作盧生

六行弘農令女廣記女上有之字又將適盧氏廣記作適盧生

八行巫曰盧郎非長而髯者乎廣記作巫者曰所言盧郎非長髯者乎

九行夫人子彈廣記子作之

陰一行且無髯廣記作且無鬚也又夫人大驚曰吾女今

夕適人何以非盧生曰不知其他盧非子彈之貞廣記

作夫人驚曰吾之女今夕適人得乎巫曰得夫人曰既

得適人又何以云非盧郎乎曰不知其由則盧終非夫

人之子彈也

陰三行夫人怒援巫視之廣記作夫人怒巫而視之又事

在今夕安敢妄乎即盧納其身非夫人之子彈也廣記

乎作言下二句無

陰四行共逐焉廣記作共唾而逐之

陰五行及夕盧乘軒車來廣記無夕字胡本盧誤盧

陰六行盧若驚奔而出廣記作盧生忽驚而奔出又追之不及廣記及作返

陰七行掌人素有氣丈夫不勝其憤廣記作主人素負氣不勝其憤又且恃其女之容也廣記無也字

陰八行邀客皆坐廣記坐作入又天然罕敵廣記然作下又指曰廣記作指之曰

陰九行此女豈驚人乎廣記乎字作者耶又今若不出人以爲獸形也廣記若作而人下多其字又衆莫不嗟憤廣記作衆人莫不憤歎

第十一葉一行掌人曰廣記作主人曰又衆賓廣記作賓客又中有能博者廣記與元刊博俱作博

二行時有鄭駒爲盧之僕在坐元刊本僕下有相字廣記鄭駒作時有鄭某官某又起曰廣記作起拜曰

三行于是奉擇相登車成廣記奉下有書字成下有禮字又巫之言良宛然廣記作巫言之良宛然

四行鄭仕於京廣記仕作任又問其走狀廣記作問其事五行兩眼亦且大如盞元刊本亦作赤廣記同廣記蓋上有朱字又出於口兩角元刊本無兩字廣記作出口之兩角

六行鄭素與盧善廣記善上有相字又乃出其妻以示之廣記乃作駭

七行不可苟求乃驗巫言有徵矣元刊本巫上有其字廣記作不可苟而求之也

陰一行乾元年在涇州青城縣主簿廣記作唐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縣主簿

陰五行與我觀群官胡本群作郡

陰七行僕入走示群官廣記示作視胡本群作郡

第十二葉一行司戶吏其坐門東元刊本其作某廣記無其字

三行弼言幹之藏巨魚也元刊本弼下多乃字又曰五鞭之廣記作裝五令鞭之

四行喜而然之皆然乎廣記作喜而殺乎元刊本無之字五行子何以之元刊本以下有知字廣記同

八行莫我如也元刊本我如作如我廣記作我知

九行江潭深淨元刊本淨作靜

陰一行鏡函遠靈廣記函作函靈作虛

續圖錄

陰五行快然而去廣記快作決

陰六行騎鯢來導元刊本鯢作鯉又宣河伯詔曰元刊本河誤和

陰八行薛掌元刊本作薛偉廣記作薛主簿又跡思性廣記作跡思開闢

第十三葉二行無惑失身廣記惑作或

三行即已魚服矣元刊本服誤腹

四行莫不從容元刊本不作得

五行俄而飢甚元刊本飢作餓

九行縱吞其鈎趙幹豈然我元刊本無其字然作熬

陰二行幹不聽之元刊本無之字廣記同

陰五行尋得偉而提之元刊本無偉字

陰六行游江何得不拜我元刊本何作河

陰七行馬亦不已元刊本亦作之

陰九行可畏魚直三四斤餘元刊本畏作長又而既入階元刊本作既而

第十四葉二行我是公同官廣記公作心誤

三行今而見擒廣記作而今見殺

四行方持刃元刊本刃作刀廣記作方礪刃

六行使縮手也元刊本縮作膾

八行此亦醒悟元刊本醒作惺

陰二行于是三君並捉繪元刊本捉作提繪作膾廣記捉作投又偉自此乎愈元刊本乎作平廣記同又後異華陽丞乃卒元刊本無異字缺乃卒二字廣記異作累累下有遷字

卷三

第一葉三行題蘇州客廣記作劉貫詞

四行洛陽劉貫詞廣記首有唐字

五行精彩儂爽之極廣記作精彩俊爽又意頗動勤廣記勤勤作殷勤又以兄見呼貫詞廣記無見字

六行兄所泛浮江湖間廣記所作今

陰一行亦廢數月廣記月作年又下不貧廣記下作亦胡本同

陰二行意有所託廣記託作懷

陰四行白日廣記作白日又逆旅中遽蒙同舍廣記同作周

續圖錄

陰七行小妹廣記作少妹

陰八行性頗聰惠廣記作性頗慧聰又掌人廣記作主人

第二葉二行忽有一人應胡本忽作或誤

三行有紫衣僕廣記僕作使

八行其痕未滅廣記痕作恨

九行愁緒猶積胡本積誤績

陰四行遂命飲饌廣記飲作具

陰六行况今宵悲廣記宵作消

第三葉一行今副其諾廣記諾作請又因命鎮國枕來廣記命下有取字

五行而投貫詞曰廣記投作授

九行碧溜危橋廣記溜作潭又而身若適下廣記無此五字

陰一行其價只三五環矣廣記環作銀矣作耳

陰二行亦有酬五百者廣記無有字

陰四行忽有胡客周視之廣記周作來

陰五行但非中國之寶廣記但作且

陰八行在其國大穰人民忠孝廣記作在其國大穰人忠厄又比梳失廣記比作此

陰九行吾聞龍子所竊已僅四年廣記聞下有爲字僅作近

第四葉一行方以中國半年之賦廣記中國作國中

三行藉君爲郵送之耳廣記郵作由

五行此梳既去廣記既去作既出胡本作去既誤

六行漕浴波騰廣記浴作洛胡本同

八行貫詞記之廣記脫詞字

陰一行元和十二年廣記二作三

陰三行忽聞異香氣馥廣記氣馥作滿院又驚惶之次廣記作方驚之又行步之聲廣記作履聲

陰四行推開度門廣記作推門而入

陰五行可以樂矣廣記作可矣

陰六行容色皆豔絕代莫比廣記容色皆豔絕

陰七行衣服華麗首飾珍光宛若公王節制家廣記作服飾華麗宛若豪貴家人又度側身走入堂前廣記作度走避堂中

陰九行陳設華麗床榻並列廣記作陳設牀榻

續圖錄

第五葉一行執板立者二人廣記板上有拍字又左右倚立者十人廣記倚侍胡本同

二行坐上一日廣記一下有人字又不告掌人廣記掌作主

三行得無慢易乎廣記無易乎又既是衣冠且非異類邀來同歡亦甚不惡廣記作既是衣冠邀來同歡可也

四行姊妹步月廣記姊作姊

五行酒肉絲竹廣記肉作食又輒以自隨廣記隨作樂又秀才能暫出作掌人否廣記作掌人作爲主

七行傳詞者叩門而呼廣記作青衣叩門

八行推門門復閉遂走復命廣記作推不可開遂走復命

九行人不敢望廣記望作預又既入其家門廣記無家字

陰一行呼既不應廣記應作來

陰三行權貴之極不可名言廣記無又度自度廣記無自字

陰四行謂是坊中出來廣記是作從無來字

陰六行杖床石廣記杖作擗

陰七行來起紛紛各執而去廣記作紛然而散

陰八行庖越及奪得一盞遽以衣繫之廣記越及作逐之無遽字

陰九行解視廣記作視之又蓋中之奇不是過也廣記作奇不可名

第六葉二行轉觀之次廣記之作數

三行度明年春進士上第焉廣記無春字焉字

四行題寶王妻廣記無妻字

五行其時客多賓館頗溢廣記作時賓館填溢

六行二人間郡功曹王肅私第空閑借其西廊以俟郡試廣記作假郡功曹王肅第以俟試

七行皆有人廣記人作客

八行自牖而窺其廂廣記廂作內

九行此外空然更無他有廣記作此外更無有

陰一行寶三郎居也廣記三郎下有玉字又甚喜其無相儂也廣記喜作嘉

陰二行迫暮廣記作及暮

陰三行勝求解于此廣記作勝求解于郡以賓館喧故寓于此

陰四行願略同此堂廣記堂作室

陰五行夷勝街之廣記無

陰九行與寶三對食廣記無三字又燒爐煮茗廣記燒作銀

第七葉二行寶三者面色如土廣記無三者二字

三行聞其閉戶之聲廣記無其字

四行乃復聽之聞曰廣記無上五字

五行致相突乃如此豈非君率易也廣記無

六行寶詠以非己之居廣記詠作辭之作所

七行寶三者廣記無三者二字

八行夷勝召詰之廣記無召字

九行非習妖幻何以致之麗人廣記非習作苟非無之字

陰一行當即告郡廣記作即當告郡

陰三行問其掌莊僕曰廣記作問其主其僕曰

陰四行汾州崔司馬也廣記田作莊又今入告焉廣記入作人

陰六行乃玉親重表文也廣記作乃玉親重其爲表文也

又自幼廣記作玉自幼

陰九行七兄之子也廣記無也字

第八葉二行請即梳頭相見廣記作請即見又少頃廣記作有頃又屈三郎子入廣記無子字

三行賺若王侯之居廣記無賺字

四行丈人曰胡本無人字

五行海內無家萍蓬之士也廣記無下句

六行身事落然廣記無事字

七行丈人有女廣記女上有侍字又今便令奉事廣記今作合胡本便作使

八行玉起拜曰孤客無家才能素薄忽蒙采顧何副春憐但慮庸虛敢不承命廣記作玉起拜謝無下六句

陰二行吉禮既廣記既下有具字又於是言謝訖廣記作謝訖

陰三行揖玉退於西廳廣記作憩玉於西廳又授衣一襲巾櫛一幘廣記作授衣巾

陰四行皆聰明之士廣記明作朗又一人姓王廣記無人字次行同

第九葉三行已爲夫婦廣記已作以

四行信誓之誠言猶在耳一夕而別何太驚人廣記作何爲一夕而別也

六行君連命駕入辭而行廣記無下四字

七行數萬減焉廣記無此四字

九行丈人曰廣記作崔曰

陰一行小女子得奉巾櫛廣記無子字

陰二行亦不可唱言於人廣記無唱字

陰七行題房杜二相國廣記作房玄齡

陰八行房相國元齡杜相國如晦廣記均無相國二字元作玄蓋宋諱也

第十葉三行有高聲呼王文最者連呼不已廣記作有連呼王文最者

六行吾已醉飽於酒肉廣記於作子

九行即子行吾走耳廣記耳作矣

陰一行二君共喜識之竟同入鳳城詔爲名相焉廣記無

陰四行童僕無從者廣記脫無字

陰五行忽見蓬頭青衣者長數尺來逼廣記無者長二字

陰六行入以鬼神之來廣記入作又

陰七行常聞人之見君廣記之作若

陰八行將以君故相害耶廣記無此句

陰九行文兄依佛者亦在此廣記文作女依作衣去一在字

第十一葉四行以此久不敢出廣記此作死

六行須得人助廣記無得字

八行即登之職遂乃小人必有厚報廣記人作轉厚作後

九行不人雖福力正強廣記不作貴胡本同

陰二行則無苦矣廣記無矣字胡本作以誤又方義到中堂廣記到作至

陰三行迷服麝香等并塞鼻廣記下有則無苦三字又尚書門人王直溫者廣記作文門人王直方者

陰五行召經工廣記召作選

陰六行貴酬其直廣記無又讚嘆廣記無

陰七行歸曰州廣記作歸同州

陰八行家寄鄂渚廣記渚作注誤

陰九行遂前示廣記示作行

第十二葉一行方帝從之廣記帝作義是胡本同又失文

人矣廣記作失之矣又牙芬廣記作象芬
 五行爵為貴豪廣記為作位
 六行復未就食廣記未作求
 七行貴人慈察廣記慈作量
 九行賢丈江夏廣記寢下有疾字
 陰一行非其親人須可自詣適已先歸耳廣記人作導須
 作不詣作已已作詣
 陰二行十六二十六日廣記無
 陰四行抱疾三旬廣記作抱病六旬又蓋綠廣記綠誤言
 陰五行須宜相避廣記作適宜相戒避之也又又問曰廣
 記無問字
 陰六行率當父餓廣記當作常
 陰九行天曉為期廣記曉作曙
 第十三葉一行因召所欽僧廣記所欽作行敬
 四行不爾不敢來贖也廣記無敢字又復言云云至末廣
 記無
 卷四
 第一葉二行李復之編按之當作言
 四行元和廣記作貞元
 五行煙嵐藹然胡本藹作霧
 六行不覺極速胡本覺誤極
 七行碧鮮可愛廣記鮮作霽又有一小林遂脫衣掛林廣
 記林俱作樹
 八行既而酣甚廣記甚作睡
 陰一行超山越壑廣記作越山超壑
 陰四行若候吏迎鄭紀者廣記若作乃無紀字
 陰五行計程宿前店廣記程下有當字
 陰六行吾之出掌人也廣記作吾之主人也
 陰七行且復有同行者廣記無者字
 陰八行慘綠者廣記慘作綠下同
 陰九行其時逢方伺之而彼詳問若為逢而問者逢既知
 之攢身以俟之廣記作逢方缺下廿一字
 第二葉一行俄而鄭紀到廣記無紀字
 二行魏魏而來廣記作昂昂而來又適到逢前遂趾街之
 廣記作適到逢街之
 三行時天未曉廣記曉作曙又人莫敢逐廣記作人雖多

續幽怪錄

續幽怪錄

三十一

莫敢逐又殘其腸髮耳廣記作唯餘腸髮
 四行行於山林單然無侶廣記行上有既而二字單作子
 又本人也廣記作我本人也
 五行盡求初化之地而復耶廣記耶作焉
 六行乃步步尋之廣記之作求又杖亦倚林碧草依然廣
 記林作在碧作細
 九行驚其失逢也廣記作驚失乎逢也
 陰一行杳無行處廣記作杳無形迹
 陰三行掌人曰今且側近廣記掌人作僕夫且作旦
 陰四行憂負亦極廣記亦作寔
 陰六行坐客有為令者廣記無客字
 陰七行事不奇者罰胡本奇作實
 第三葉一行遂白郡將廣記白上有入字又送還淮南廣
 記作送還南行又逢西邁廣記逢上有使字
 二行具改姓名以避還廣記作且勸改名以避之又議曰
 廣記作或曰
 三行必使然逢廣記作若必死殺逢
 四行遂遁去而不復其讎也廣記也作焉下多吁亦可謂
 異矣六字
 六行求婚必無成而罷廣記作求婚不成
 七行元和二年廣記元和作貞觀
 八行見議者廣記見作為又來日先明廣記作來且胡本
 作來曰
 九行且往焉廣記且作且
 陰一行倚布囊廣記布作巾又固步規之廣記無固步二
 字
 陰二行既非虫篆八分科斗之勢又非梵書廣記無
 陰三行因問曰廣記因作固又世間之字自謂無不識者
 廣記作字書無不識者
 陰五行君因何得見廣記無何字
 陰六行非世間書則何也廣記作然則何書也
 陰八行凡幽吏皆掌人生之事掌人可不行冥中乎廣記
 作凡幽吏皆主人之生事生人不可行其中乎
 第四葉一行然則君又何掌廣記作然則君何主
 二行以廣削嗣廣記削作後
 四行命苟未合雖降衣纓而求屠博尚不可得况郡佐乎

廣記無

續幽怪錄

三十一

陰一行此店北賣菜陳婆女耳廣記作此店北賣菜家櫃
 女耳
 陰二行陳嘗抱來鬻菜於市廣記來上有之字鬻作賣市
 作是又當即示君廣記無即字
 陰三行入菜市廣記菜誤米
 陰五行當食天祿廣記天作大
 陰六行固罵曰老鬼妖妄如此吾士大夫之家娶婦必敵
 苟不能娶即聲妓之美者或撥立之奈何婚眇嫗之陋
 女廣記無
 陰九行磨一小刀子付其奴廣記無子字
 第五葉一行入菜行中廣記行作肆
 二行固與奴奔走獲免廣記無固與奴三字
 三行後固屢求婚終無所遂廣記作後求婚終不遂
 四行參相州軍廣記軍作君
 五行專鞫詞獄廣記無詞字
 六行因妻以其女廣記無其字
 七行嘗貼一花子廣記子作鈿
 八行固訝之忽憶昔日奴刀中眉間之說因逼問之廣記
 作固逼問之
 九行嗜昔曾宰宋城廣記嗜昔下有父字
 陰七行奇也命也廣記無命也二字又相欽愈極廣記欽
 作敬敬字蓋避宋諱也故作欽
 陰八行乃知陰陽之定不可變也廣記無乃字
 第六葉一行題葉令女廣記作盧造
 二行有女勾廣記作有幼女又許邑客鄭楚曰及長以嫁
 君之子元方楚拜之廣記作許嫁同邑鄭楚之子元方
 四行造亦辭滿寓葉廣記滿作而
 六行其吉晨元方適到會武昌戍邊兵亦止其縣縣隘天
 兩甚廣記晨作辰辰以下十九字廣記無語意不完矣
 七行十二里廣記二作餘
 八行乃三虎子廣記子作雞
 九行目猶未開廣記猶作尚又且不忍投於雨中廣記作
 不忍殺
 陰二行橋折廣記折作折是胡本同
 陰四行既而聞門外廣記無聞字

陰五行徐問曰廣記徐作元方
 陰六行何以到此胡本到誤倒
 陰七行方登單廣記單作車胡本同
 陰八行今即無損兩甚畏其復來能相救乎廣記即作夕
 兩作而無相字
 陰九行執燭出視真衣纓也廣記燭作炬真上有乃字
 第七葉一行泥水皆敵廣記敵作激又復固其門廣記門
 誤明
 二行縣東僧舍耳廣記僧作佛
 三行女亦前記之廣記前作能
 六行及明而送歸其家以虎攫而去方坐且制服禮廣記
 作及明送歸其家以虎攫去方將制服
 七行見其來廣記見上有忽字又具言其事廣記具上有
 且字
 八行以盧氏歸于鄭焉廣記下有當時聞者莫不歎異之
 二句
 九行題驢言廣記作張高
 陰一行育之久矣廣記育作育誤
 陰三行妻命其子張和廣記無張字
 陰六行然甚驚廣記然作和
 陰九行汝騎我豐廣記騎作飼胡本同
 第八葉一行汝父當騎我廣記當作常
 三行不啻直萬錢也廣記萬上有二字又出門胡本門誤
 門
 四行人酬亦爾廣記無亦字
 陰一行乃與半易之廣記作乃與緒半易
 陰二行問其姓曰王廣記作問之其姓曰王又和往規之
 廣記無往字
 陰四行有右金吾即將廣記無右字
 陰五行且以戒欺暗者廣記欺暗作貪昧
 陰七行題木工蔡榮廣記作蔡榮
 陰九行自揔角至於不惑未嘗暫忘也廣記無上七字
 第九葉二行謂其母曰廣記無其字又器物廣記無
 三行仍速作婦人裝梳覆以婦人之服廣記作乃速為婦
 人服飾又有人來問廣記作有來問者
 五行妻母不測其故速藏器物裝梳才畢廣記作妻母從

其言才畢
 六行全弓矢廣記全作執
 七行曰蔡榮在否廣記作呼蔡榮
 九行不知何下空一字廣記作在也二字又月餘日矣廣
 記月作十
 陰一行房中無下空二字廣記作丈夫胡本同
 陰二行怒而去廣記作怒而私出
 陰四行許其年限廣記許作計胡本同
 陰六行某地所由也廣記地下有界字
 陰七行然莫不驚之計即乎愈廣記無
 第十葉一行從母夫楊林為中卒圍廣記林作曙圍下有
 戶字按曙字宋諱故改林
 二行適聞其說召榮母問之廣記說作事召上有就字又
 從祭之見德者廣記泛上有其字
 五行得和扁之術者也廣記無者也二字
 六行于公教廣記無公字又有青衣美色而豔者曰蓮子
 廣記作有青衣曰蓮子
 八行崔公廣記作崔某
 九行命革詠其脉廣記命作請詠作評又無疾佳人也廣
 記佳作之
 陰一行公喜留之送其直於于公廣記公作崔于公作教
 下同又偶怒而逐之廣記偶作一
 陰二行問崔公寵之也不悅之意形於顏色廣記無公字
 也字之意二字
 陰三行然業已去之廣記無業字
 陰四行迴及城門廣記及作見
 陰七行請往蘇之廣記請往作往請
 第十一葉一行召樞而歸廣記召下有其字又階前數步
 之內知公何有廣記無
 二行此固非死而尸蹶耳廣記而作蓋
 三行千年而一廣記無又是革術不神於天下廣記神作
 仁
 四行乃辭往崔第破棺出之廣記作乃令破棺出之
 六行以練索縛其手足廣記索作素
 陰四行與革偕歸廣記與上有仍字
 陰六行得之以神藥廣記得上有革字

陰七行調授金吾騎曹廣記無授字
 陰八行友人高損之廣記無友人二字
 陰九行以其元舅為天官郎廣記郎作郎又命余纂錄耳
 廣記無
 第十二葉二行題李衛公靖廣記作李靖
 三行衛國公李靖廣記衛上有唐字又嘗射獵霍山中廣
 記霍作靈又寓食山村廣記村作中
 六行因閱益極廣記作因閱益甚又乃極目有燈火光廣
 記無乃字
 八行公告其迷廣記公作靖下同其迷作迷道又郎君皆
 已出廣記無皆字
 陰一行乃入告而出廣記而作復
 陰六行兒子往還廣記作兒子還時
 陰七行公曰不敢廣記無此四字又既而命食食頗鮮美
 廣記作既而食頗鮮美
 第十三葉二行天符大郎子報當行兩周此山七里廣記
 報字在大字上七下有百字
 四行無暴傷廣記傷作厲
 五行行兩次到廣記作行兩符到胡本兩作兩
 八行因自扣廳門廣記應作其
 陰三行靖俗客廣記客作人
 陰五行逐勅黃頭被青駟馬廣記被作鞴
 陰六行郎乘馬無阻衝衝廣記阻作偏
 陰七行馬躍地嘶鳴廣記躍作跑
 陰八行其足漸高廣記作修忽漸高
 陰九行但訝其穩廣記穩作隱
 第十四葉一行於是隨所躡輒滴之廣記躡作躍
 三行其久旱廣記其作今
 六行何私感而二十之天廣記作何私下二十尺之雨又
 此一滴乃地上二尺雨也廣記二作一
 七行此夜半平地水深二丈廣記此下有村字
 八行祖視其背廣記祖作但誤按祖當作祖又兒子並連
 坐如何廣記並作亦如作奈
 陰一行即恐龍師來尋廣記即作只
 陰五行成獵徒以鬪猛為事廣記成作我無為字胡本成
 作我

陰六行一旦取奴而取悅者人以我為怯乎廣記一旦取

奴作今但取一奴乎作也

第十五葉三行豈非悅奴之不得乎廣記悅作取

四行亦臣下之象廣記無臣字

五行即位極將相矣廣記無位字

重雕宋本續幽怪錄札記

續幽怪錄逸文

進士王泰夜行信都道上華屋大第有老人留飲呼寵奴侍坐寵奴至乃美妓年約三十許老人執杯請歌未省相拒曰有少客即棄老夫耶復堅請一曲妓拂衣起曰劉琨被匹禪殺却張寵奴乃與老野狐唱歌俄而燈火俱滅泰視已在大墓穴中匍匐而出行十許里逢耕夫問之對此十里內有晉朝并州刺史劉琨妓張寵奴墓續幽怪錄引

續幽怪錄四卷唐李復言撰復言續牛僧孺之書而成為南宋臨安尹氏刊本目錄後有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牌子一行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高五寸八分廣四寸二分昔胡心耘得影鈔本刊於琳瑯秘室云以廣記校過止寶玉妻辛公平上仙梁革三段不見廣記廣記所引而不見此書者鈔出二十段編拾遺兩卷今以廣記再核之寶玉妻見廣記三百四十三梁革見廣記二百十九只辛公平上仙一條未見又於宋人姬侍類偶得寵奴侍坐一條今據以補入異文均以宋本為主訂正宋本之謬者別編札記收藏有鄭敷教一印蕘圃跋言之又有顧印元慶朱文方印即大石山房主人在明中葉更在桐巷之先何蕘圃未舉出耶歷經名人所藏傳摹行世當亦蕘圃所深許也南陵徐乃昌撰

唐李復言撰

仁和胡 珽重輯

杜子春 廣記第十六卷

杜子春者蓋周隋間人少落拓不事家產然以志氣剛曠縱酒閒遊資產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事見棄方冬衣破腹空能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東市西門飢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有一老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歎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之疏薄也感激之氣發于顏色老人曰幾得則費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候于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為終身不復轉徙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管歌舞於倡樓不復以治生為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馳去馳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復無計自炊于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應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千萬未受之初憤發以為從此謀身治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卻如故不一二年間資過舊日復遇老人下故處之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幸褻止之又曰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此而不產則子貧在吾肯矣子春曰吾落拓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問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十名教復則矣感惠深惠立

續幽怪錄拾遺上

一

事之後昨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於老君雙檜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轉賣揚州買良田百頃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耐族親恩者煦之饑者復之既畢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嘯于二槍之陰遂與登華山雲臺舉入四十里餘見一處室屋巖潔非常人居彩雲遙覆鸞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樂鑪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煥窗戶玉女九人環鑪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綠幘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於內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為所困縛萬苦皆非其實但當不動不語宜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言訖而去子春視庭唯一巨甕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遁去旌旗戈甲千乘萬騎滿崖谷呵叱之聲震動天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著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皆杖劍張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左右疎劍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對問者大怒推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將軍者極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龍俊貌獅子螻蛄計哮吼攪攪而爭前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電晦冥火輪走其左右電光擊其前後日不得開須臾庭際水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長鎗兩又四面周匝傳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當心取又置之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拽于階

續幽怪錄拾遺上

五

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及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責或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誠為卿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十餘年矣今為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望君徇旬拜乞但得公一言即全性命與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兩淚庭中且呢且罵春終不願將軍且曰吾不能游汝妻耶命取對確從腳寸寸對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顧之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間救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領見閻羅王曰此乃雲臺峯妖民乎捉付獄中于是鑿銅鐵杖確磨火坑鑊湯刀山劍樹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勸家生而多病針灸藥醫略無停日亦嘗墜火墮牀痛苦不齊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無聲其家自為唾女親戚狎者侮之甚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珪者聞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唾辭之盧曰苟為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乃許之盧生備六禮親迎為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昔買大夫之妻鄙其夫纒不笑然觀其射雉尚釋其憾今吾陋不及買而文藝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為妻所鄙安川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下必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噫噫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見其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歎曰錯大誤余乃如是因提其髮投水甕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善哀懼惡慈音息矣所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

聲吾之樂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也吾藥可重鍊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遙指路使歸子春強登基觀焉其鑪已壞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歸愧其忘誓復自効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峰絕無人迹歎恨而歸

張老 廣記第十六卷

張老者揚州六合縣園叟也其鄰有章恕者樂天監中自揚州曹掾秩滿而來有長女旣笄召里中媒溫令訪良婿張老聞之喜而候媒于韋門媪出張老固延入且備酒食酒闌謂媪曰聞韋氏有女將適人求良才于媪有之乎曰然曰某誠衰邁灌園之業亦可衣食幸爲求之事成厚謝媪大罵而去他日又邀媪媪曰叟何不自度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耶此家誠貧士大夫家之敵者不少顧叟非匹吾安能爲叟一杯酒乃取屣於韋氏叟固曰張爲吾一言之言不從即吾命也媪不得已目責而入言之韋氏大怒曰媪以我貧輕我乃如是且章家焉有此事况園叟何人敢發此議叟固不足責媪何無別之甚耶媪曰誠非所宜言爲叟所逼不得不達其意章怒曰爲吾報之今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媪出以告張老乃曰諾未幾車載納于韋氏諸韋大驚曰前言戲之耳且此翁爲園叟何以致此吾度其必無而言之今不移時而錢到當如之何乃使人潛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許焉張老既取韋氏園業不廢負穡饑地嚙蔬不輟其妻傭僦鑿灌了無作色親戚惡之亦不能止數年中外之有識者責恕曰君家誠貧鄉里豈無貧子弟奈何以女妻園叟既棄之何不令遠去也他日忽投酒召女及張老酒酣微露其意張老起曰所以

續幽怪錄

不即去者恐有留念今既相厭去亦何難其王屋山下有一小莊明且且歸耳天將曙來別章氏他茂想思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老策杖相隨而去絕無消息後數年忽念其女以爲蓬頭垢面不可識也令口男義方訪之到天壇南適遇一崑崙奴駕黃牛耕田問曰此有張老家莊否崑崙投杖拜曰大耶子何久不來莊去此甚近某當前引途與俱東去初上一山山下有山過水連綿凡十餘處景色漸異不與人間同忽下一山口水北朱石甲第樓閣參差花木繁榮煙雲繚繞鸞鶴孔雀倒翔其間歌管聲亮耳目崑崙指曰此張家莊也章驚駭莫測俄而及門門有紫衣人吏拜引入廳中鋪陳之華目所未覩異香氤氳滿崖谷忽聞珠珮之聲漸近二青衣出曰阿郎來此次見十數青衣容色絕代相對而行若有所引俄見一人戴道冠遊衣朱綺曳朱履徐出門一青衣引口前拜儀狀偉然容色芳艷細視之乃張老也言曰人世勞苦若在火中身未清涼愁焰又熾而無所須泰時兄久客寄何以自娛賢妹略梳頭即當奉見因揖令坐未幾一青衣來曰娘子已梳頭畢遂引入見妹于堂前其堂沉香爲梁飛珮帖門碧玉窗珍珠箔階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略敘寒暄問尊長而已意甚幽莽有頃進饌精美芳馨不可名狀食訖館章于內廳明日方曙張老與章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長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容歸因曰小妹暫欲遊蓬萊山賢妹亦當去然未暮即歸兒但憩此張老揖而入俄而五雲起於庭中鸞鳳翔舞絲竹並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餘從乘鶴者十數人漸上空中正東而去望之已沒猶

續幽怪錄

八

隱隱聞音樂之聲章君在後小青衣侍其謹送章君聞笙篳之音倏忽復到及下于庭張老與妻見章曰得居大寂冥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當奉別耳及時妹復出別兒殷勤傳語父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錠并與一故席帽曰兄若無錢可于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爲信並別復令崑崙奴送出御到大壇崑崙奴拜別而去章自荷金而歸其家驚訝問之或以爲神仙或以爲妖妄不知所謂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復疑其妄或曰取爾許錢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極其家強逼之曰必不得錢亦何傷乃往揚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章前曰叟何姓曰姓王章曰張老令收錢一千萬持此帽爲信王曰錢即實有席帽是平章曰叟可驗之豈不識耶王老未語有小女出青布幘中曰張老常過令縫帽頂其時無阜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躡皆可自驗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救錢而歸乃信真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南尋之到即于山萬水不復有路時逢樵人亦無知張老者悲思浩然而歸舉家以爲仙俗路殊無相見期又尋王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遊揚州問行北邸前忽見張家崑崙奴前曰大娘家中何如娘子雖不得歸如日侍左右家中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因出懷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與大郎君阿郎與王老會飲于此酒家大郎且坐崑崙當入報義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坐坐上並無二老亦無崑崙取金視之乃真金也驚歎而歸又以供數年之食後不復知張老所在

裴誌王敬伯梁芳約為方外之友隋大業中相與入白鹿山學道謂黃白可成不死之藥可致雲飛羽化無非積學辛勤采鍊手足胼胝十數年間無何梁芳死敬伯謂誌曰吾所以去國忘家耳絕絲竹口厭肥家目棄奇色去華屋而樂茅齋賤粉煨而貴寂寞者豈非觀乘雲駕鶴遊戲蓬壺縱其不成亦望長生壽畢天地耳今仙海無涯長生未致辛勤于雲山之外不免就死敬伯所樂將下山乘肥衣輕聽歌阮色遊於京洛意足然後求達建功立事以榮耀人實縱不能憩三山飲瑤池驂龍衣霞歌鸞舞鳳與仙官為侶且腰金拖紫圖形凌煙廟卿大夫之間何如哉子盍歸乎無空死深山誌曰吾乃夢醒者不復迷迷敬伯遂歸誌謂之不得時唐貞觀初以舊籍調授左武衛騎曹參軍大將軍趙鼎妻之以女數年間遷大理廷評衣緋奉使淮南舟行過高郵制使之行呵叱風生舟船不敢動時天微雨忽有一漁舟突過中有老人衣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風敬伯以為吾乃制使威振遠近此漁父敢突過試視之乃誌也遂令追之因請維舟延之坐內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拋擲名宦而無成到此極也夫風不可繫影不可捕古人倦夜長尚秉燭遊况少年白晝而擲之乎敬伯自出山數年今廷尉評事矣昨者推獄平允乃天錫命服淮南疑獄今讞于有司上擇詳明吏覆訊之敬伯預其選故有是行雖未可言宜遠比之山叟自謂差勝兄甘勞苦竟如昨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須當以奉給誌曰吾儕野人心近雲鶴未可以腐鼠嚇也吾沈子浮魚鳥各適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須者吾當給爾子何以贈我

續幽怪錄拾遺上

十一

吾與山中之友市藥於廣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園橋東有數里櫻桃園園北車門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當尋我於此遂備然而去敬伯到廣陵十餘日事少閒思誌言因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尚荒涼移步愈佳行數百步方及大門樓閣重複花木鮮秀似非人境煙翠蔥蘢景色妍媚不可形狀香風颯來神清氣爽飄飄然有凌雲之意不復以侍車為重視其身若腐鼠視其徒若螻蟻既而俯聞劍佩之聲二青衣出曰裴郎來俄有一人衣冠偉然儀貌奇麗敬伯前拜視之乃誌也裴慰之曰塵界仕官久食腥羶愁怨之火焰于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因遂揖以入坐于中堂窗戶棟梁飾以異寶屏帳皆畫雲鶴有頃四青衣捧碧玉盤盤而至器物珍異皆非人世所有香膠嘉饌目所未窺既而日將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燈光華滿坐女樂二十人皆絕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顧小黃頭曰王評事者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棄吾下山別近十年纔為廷尉屬今俗心已就須俗技以樂之願伶家女無足召者當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如近無妹麗五千里內皆可擇之小黃頭唯唯而去請妓調碧玉箏調未諧而黃頭已復命引一妓自西階登拜裴席前裴指曰參評事敬伯甚拜細視之乃敬伯妻趙氏而敬伯驚訝不敢言妻亦甚駭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階下一青衣捧琵琶箏投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坐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間取一殷色朱李投之趙顧敬伯潛于衣帶妓奏之曲趙音不能逐裴乃令隨趙所奏時時停之以呈其曲其狀雖非雲韶九奏之樂而清亮宛轉酬獻極歡天將曙裴召前黃頭曰送趙夫人且謂曰此堂乃九天畫堂常

續幽怪錄拾遺上

人不到吾昔與王為方外之交憐其為俗所迷自投湯火以智自燒以明自賊將沈浮于生死海中求岸不得故命于此一以醒之今日之會誠再難得亦夫人宿命乃得暫遊雲山萬重復往勞苦無辭也趙拜而去裴謂敬伯曰評公使車而此一宿得無驚耶將乎宜且就館未赴關時訪我可也塵路遐遠萬愁攻人努力自愛敬伯拜謝而去復五日將還潛詣取別其門不復有宅乃荒涼之地煙草極目惆悵而返及京奏事畢將歸私第諸趙競怒曰女子誠陋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厚厚禮亦宜敬之夫上以承先祖下以繼後事豈苟而已哉奈何以妖術致之萬里而娛人之視聽乎朱李尚在其言足徵何諱乎敬伯盡言之且曰當此之時敬伯亦自不測此蓋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記得裴言遂不復責呼神仙之變化誠如此乎將幻者鸞術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為蛤雉為蜃人為虎腐草為螢蜉蝣為蟬鯁為鵬萬物之變化書傳之記者不可以智遠况耳目之外乎

續幽怪錄拾遺上

唐李復言撰

仁和胡 斐重輯

柳歸舜 廣記第十八卷

吳興柳歸舜隋開皇二十年自江南抵巴陵大風吹至
君山下因維舟登岸尋小徑不覺行四五里與醜踰越
磧湖不由徑路忽道傍有一大石表裏洞徹圓而砥平
周市六七畝其外盡生翠竹園大如盤高百餘尺葉曳
白雲森羅暎天清風徐吹夏為絲竹音石中央又生一
樹高百尺條幹偃陰為五色翠葉如盤花徑尺餘色深
碧葉深紅異香成煙著物弄弄有鸚鵡數千丹背翠衣
尾長二三尺翔翔其間相呼姓字音旨清越有名武遊
耶者有名阿蘇兒者有名武僊耶者有名自在先生者
有名踏蓮露者有名風花臺者有名戴蟬兒者有名多
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漢武鈞弋夫人常所
唱詞曰戴蟬兒分明傳與甘王語建章殿裏未得歸朱
箔金缸雙鳳舞名阿蘇兒者曰我憶何嬌深宮下淚唱
曰昔請司馬相如為作長門賦徒使費百金君王終不
顧又有詞司馬相如大人賦者曰吾初學賦時為趙昭
儀抽七寶釵橫鞭余痛不徹今日誦得還足終身一樂
名武遊耶者言余昔見漢武帝乘鬱金掛泛積翠池自
吹紫玉笛音韻明暢帝意欲遠李夫人歌以隨歌曰願
鄰賤奉恩私願吾君萬歲期又名武僊耶者問歸舜曰
君何姓氏行第歸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自何許
來歸舜曰吾將至巴陵遭風泊舟與酣至此耳武僊耶
曰柳十二官偶因遭風得臻異境此所謂因病致妍耳
然下官禽鳥不能致力生人為足下轉達桂家三十娘
子因遙呼曰阿春此間有客即有紫雲數片自西南飛

續幽怪錄

來去地丈餘雲氣漸散遂見珠樓翠幕重檻飛楹周市
石際一青衣自屏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顏其妹美
謂歸舜曰三十娘子使阿春傳語謂君貧居僻遠勞此
檢校不知朝來食否請垂略坐以具蔬饌即有捧水精
牀出者歸舜再讓而坐阿春因教風花臺鳥何不看客
三十娘子以黃耶不在不敢接對耶君汝若等閒似前
度受捶有一鸚鵡即飛至曰吾乃風花臺也近有一篇
君能聽乎歸舜曰平生所好實契所願願風花臺乃曰吾
昨過蓬萊玉樓因有一章詩曰露接朝陽生海波翻水
晶玉樓瞰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時下樓止投迹依舊極
顧命復何忝日侍羣仙行歸舜曰麗則麗矣足下師乃
誰人風花臺曰僕在王丹左右一千餘歲杜蘭香教我
真籙東方朔授我祕訣漢武帝求太中大夫遂在石渠
署見揚雄王褒等賦頌始曉箴論王莽之亂方得還吳
後為朱然所得轉徙陸遜復見機雲製作方學綴篇什
機雲被戮便至於此殊不近日誰為宗匠歸舜曰薛道
衡江總也因誦數篇示之風花臺曰近代非不靡麗殊
少骨氣俄而阿春捧赤玉盤珍羞萬品目所不識甘香
裂鼻飲食訖忽有二道士自空飛下願見歸舜曰大難
得與鸚鵡相對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風便索君甚急
何不促回因投一尺綺曰以此掩眼即去矣歸舜從之
忽如身飛御陸巴陵達舟所舟人欲發問之失歸舜已
三日矣後卻至此泊舟尋訪不復再見也

劉法師 廣記第十八卷

唐貞觀中華陰雲臺觀有劉法師者鍊氣絕粒道二十
年每三元設齋則見一人衣縫掖面黧瘦來居末坐齋
畢而去如此者十餘年而衣服顏色不改法師異而問

之對曰余姓張名公弼住蓮花峯東隅法師意此處無

人之境請同往公弼怡然許之曰此中甚樂師能便住
亦當無悶法師遂隨公弼行三十里捫蘿攀葛緣石
鳥徑其崖谷險絕雖猿狖不能過也而公弼履之若夷
途法師從行亦無難遂至一石壁削成高直千餘仞下
臨無底之谷一徑闊數寸法師與公弼側足而立公弼
乃以指扣石壁中有人問曰為誰對曰某遂劃然開一
門門中有天地日月公弼將入法師隨公弼亦入其人
乃怒謂公弼曰何故引外人來其人因闔門則又成石
壁矣公弼曰此非他人乃雲臺劉法師也與余久故故
請此來何見拒之深也又開門納公弼及法師公弼曰
法師請以後期其人遂取一盂水以肘後青囊巾刀圭
粉和之以飲法師其味甚甘香飲畢而飢渴之想頓除
矣公弼曰余昨云山中甚樂君益為戲令法師觀之其
人乃以水噴東谷中俄有蒼龍白象各一對舞舞甚妙
威風赫赫各一對歌歌甚清頌之公弼送法師回師卻
願唯見青崖丹壑向之歌舞一無所視矣及去觀將近
公弼乃辭法師至觀處置事畢卻尋公弼則步步險阻
杳不可階法師痛恨前者不住號天叫地遂成痼疾公
弼更不復至矣

李紳 廣記第十八卷

故淮海節度使李紳小時與二友同止華陰西山舍一
夕林叟有賽神者來適適有頰瘰之疾不往二友赴焉
夜分雷雨其神入止深室忽聞堂前有人祈懇之聲徐
起窺簾乃見一老叟髮皓然坐東牀上青童一人執
香爐拱立於後紳詩之心知其異人也具衫履出拜之

父曰年小識我乎曰小子未嘗拜觀老父曰我是唐若山也亦聞吾名乎曰嘗於仙籍見之老父曰吾處北海久矣今夕南海羣仙會羅浮山將往焉及此遇華山龍鬪散雨滿空吾服藥者不欲令雷服故憩此耳子非李紳乎對曰某姓李不名紳子合名紳字公垂在籍矣能隨我一遊維浮乎紳曰平生之願也老父喜有頃風雨霽青童告可行更乃袖出一簡若笏形縱拽之長丈餘橫拽之闊數尺綠卷底均宛若舟形父登舟其前令紳若其中青童坐其後更或紳曰速閉目慎勿偷視紳則閉目但覺風濤洶湧似泛江海遂巡舟上更曰開視可也已在山前樓殿參差藹若天外簫管之聲寥亮雲中端雅士十餘人喜迎更指紳曰何人也更曰李紳耳羣士曰異哉公垂果能來人世凡濁苦海非淺自非名繫仙錄何路得來更令紳備拜之羣士曰子能我從乎紳曰紳未立家不獲辭恐若黃初平貽憂於兄弟未言問羣士已知子念歸不當入此居也子雖仙錄有名而俗塵尙重此生猶沉幻境耳美名崇官外皆得之守正修靜來生既冠遂居此矣勉之勉之紳復徧拜更歸辭訖遂合目有一物若驢狀近身乘之又覺走於風濤之上頃之閱甚思見其口纔開目已墮地而失所乘者仰視星漢近五更矣似在華山北徐行數里逢旅舍乃羅浮店也去所止二十餘里緩步而歸明日二友與僕夫方奔訪覓之相逢大驚問所往許云夜獨居偶爲妖狐所惑隨遣其弟將曙悟而歸耳自是改名紳字公垂果登甲科翰苑歷任郡守兼將相之重

韋氏子 廣記第一百卷

韋氏子存服儒而任於唐元和初者自幼宗儒非儒不

言故以釋氏爲胡法非中國宜與有二女長適相里氏

幼適胡氏長夫執外舅之論次夫則反之常敬佛奉教攻習其文字其有不譯之字讀宜梵音者則屈舌效之久而益篤及韋氏子寢疾命其子曰我儒家人非先王之教不服吾今死矣慎勿爲俗態釋飯僧祈祐於胡神負吾平生之心其子從之既除服而胡氏妻死凶問到相里氏以其婦厥疾未果計之俄而疾殆其家泣而環之且屬纊焉獄若鬼神扶持驟龍起坐呼其婦曰妾季妹死已數月何不相告因泣下嗚咽其夫給之曰安得此事賢妹微恙近聞平復驚惑之見未可惡也勿選悵悵今疾甚且須將息又泣曰妾妹在此自言今年十月死甚有所見命吾弟兄來將傳示之昨到地府西曹之中聞高壙之內宛楚叫悔之聲若先君聲焉觀其上則火光迸出焰若風雷求入禮觀不可因遙哭呼之先君遺譯叫曰吾以平生謗佛受苦彌切無曉無夜略無想時此中刑名言說不及惟有釋家回向冥資撥福可救萬一輪劫而受難希降減但百刻之中一刻暫息亦可略舒氣耳妹雖宿罪不輕以夫家積善不墮地獄即當上生天宮也妾以君心若先君亦當受數百年之哀然委形之後且當神化爲鳥再七飯僧之時可以來此其夫泣曰洪鑪變化物固有之雀爲蛤蛇爲雉雉爲鶴鳩爲鷹田鼠爲鴛鴦腐草爲螢人爲虎爲猴爲魚爲鼈之類史傳不絕爲鳥之說豈敢深訝然鳥羣之來數皆數十何以認君之身而加敬乎曰尾底毛白者妾也爲妾謝世人爲不善者明則有人誅暗則有鬼誅絲毫之差因其所迷隨迷化不見大寶之人多而今人寡乎蓋爲善者少爲惡者多是以一廟之內蟲豸萬計一輒

之下蟻蟻千萬而昔之名城大邑曠蕩無人美地平原目斷艸莽得非其驗乎多謝世人勉植善業言訖復臥其夕遂卒其爲婦也奉上敬事夫順爲長慈處下謙故合門憐之憫其芳年而變異物無幼無長泣以俟鳥及期鳥來者數十唯一止於庭樹低枝窺其姑之戶悲鳴則曲若有所訴者少長觀之莫不嗚咽徐驗其尾果有二毛白如霜雪姑引其手而視之曰吾新婦之將亾也言當化爲鳥而尾白若眞吾婦也飛止吾手言畢其鳥飛來馴狎就食若素養者食畢而去自是日來求食人皆知之數月之後鳥亦不來

尼妙寂 廣記第一百二十八卷

尼妙寂姓葉氏江州潯陽人也母嫁任華潯陽之賈也父昇與華往復長沙廣陵間唐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被髮裸形流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讎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昇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艸俄而見其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曰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爲女弟所呼覺泣告其母閤門大駭念其隱語查不可知訪於鄰叟及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詣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處四方士大夫多憇焉而又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櫂莫不登眺吾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必有醒吾惑者於是褐衣上元捨伽瓦棺寺日持真蒂酒掃閣下則徒倚欄檻以伺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辯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罷益南從事而來攬衣登閣神彩

荷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為人解疑况子之冤惡而神告如此當爲子思之默行數步海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中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猴中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申而門而東非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寂悲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既彰雪冤有路苟或釋惡誓報深恩婦人無他唯潔誠奉佛祈增福海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尼戒壇人之爲僧者必由之四方輻輳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貞元中不爲南海從事乎公佐默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瓦棺所開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服易名七寂泛備於江湖之間數年聞蕪黃之間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有名蘭者默往求備輒賤其價蘭奇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爲者不顧輕重而爲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費與蘭備苦作夜寢他席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遂敬念視士寂即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蘭敏敏閉悉委焉因險其腹中是已物亦見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存叔出季處未嘗借出慮其檢一而誇逸也街之數年承貞年重陽二盜飲既醉士寂奔告于州乘醉而獲一問而亂伏獲其所得其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天宮寺

續幽怪錄

尼洞微即昔時受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誠復讎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儲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軀豈酬明哲梵宇無他唯虔誠法象以報劫耳公佐大異之遂爲作傳大和庚戌歲隴西李復言遊巴南與進士沈田會于蓬州田因話奇事持以相示一覽而復之錄怪之日遂築於此焉

琴堂子 廣記第一百五十九卷

道郡李希仲天寶初宰假師有女日閑能生九歲嬉戲於廊署之花欄內忽有人遠招閑儀曰郎有懇誠願託賢淑幸畢詞勿甚驚駭乃曰郎爲崔氏妻有二男一女男名琴堂子郎尤鐘念生六十日郎則謝去夫人當爲崔之繼室敢以念子爲託實仁慈之因悲慟怨咽俄失所在閑儀亦沈迷無所覺知矣家人善養之旬日無恙希仲秩滿因家洛京天寶末幽薊起戎希仲則挈家東邁以避兵亂行至臨淮謁縣尹崔祈即相見情款依然各敘祖姻崔乃內外三從之昆仲也時崔喪妻半歲中饋無主幼稚零丁因求娶於希仲希仲家貧時危方爲遠適女况成立遂許成親女既有歸將謀南度僱師故事初不省記一日忽聞崔氏中堂沈痛大哭即令詢問乃聞儀耳希仲適自詢問則出一年孤孩曰此花欄所請琴堂子者也因是皆加撫育名之靈遇及長官至陳郡太守

刁俊朝 廣記第二百二十卷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嫗頑癡者初儼若雞卵漸巨如三四升飯盎積五年大如數斛之重不能行其中

穴中吹白煙霏霏如絲縷漸高布散結爲屯雲雨則立降其家少長懼之咸請遠送巖穴後朝戀戀不能已因謂妻曰吾迫以眾議將不能庇於仇僮送君於無人之境如何妻曰吾此疾誠可憎惡送之亦死折之亦死君當爲我決折之看有何物俊朝即磨利刃揮挑將及妻前妻中軒然有聲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猿跳躍而去即以帛絮裹之雖瘰癧疾頓愈而冥然大漸矣明日有黃冠扣門曰吾乃昨曰瘦中走出之猿也吾本獼猴之精解致風雨無何與漢江鬼愁潭老蛟還往常與船舸將至俾他覆之以求舟中候糧以養孫息昨者太一誅蛟搜索黨與故借君夫人蟻蟻之領以匿性命雖分不相干然爲累亦甚矣今於鳳凰山神處求得少許靈膏請君塗之幸當立愈俊朝如其言塗之隨手瘡合俊朝因置黃冠冠冠雞設食食訖黃冠欲飲黃冠因嘲喉高歌又爲絲匏瓊玉之首固不鏗鏘可愛既而舜去莫知所詣時大定中

唐儉 廣記第三百二十七卷

唐儉少時乘驢將適吳楚過洛城渴甚見路傍一小室有婦人年二十餘向明縫衣投之乞漿則縫讓也婦人遂問別室取漿薄薄甚爲求之遂巡持一盃至儉視其室內無廚竈及道而問曰夫人之君何不置火曰貧無以炊側近求食耳言訖復縫繭意緒甚忙又問何故急逐也曰妾之夫薛良貧賤者也事之十餘年矣未嘗一歸侍舅姑明早郎來迎故忙耳儉微挑之拒不肯儉媿謝之遺餅兩軸而去行十餘里忽記所棄書有忘之者歸洛取之明晨復至此將出都爲塗粉之阻問何人對曰貨師薛良之樞也駭其姓名乃昨婦人之夫也遂問

十九卷按此薛偉 廣記第四百 蘇州客 廣記第四百 張
廣記第三百 房杜二相國 廣記第三百 錢方義 廣記
百四十 張逢 廣記第四百 定婚店 廣記第一百 葉令女
廣記第四百 廣記第四百 木工蔡榮 廣記第三百 李
衛公清 廣記第十八卷

續幽怪錄校語
咸豐紀元之秋自錢伊人處閱三十五峰園汪氏書日
載有此名即詭為奇秘急令求之知於前一歲為金順
甫售去未幾有人自維揚得此影宋鈔本窺余所屬意
索值甚昂余不獲己以番銀十餅易之然此乃續牛氏
之書查潘生堂書目載幽怪錄十卷今其書不知落何
處偏訪藏書家俱未之見蓋始得此而快然者轉念之
而又覺悵然也誕又識

一卷一百七行 廣記本條○開
二頁十六行 廣記本條○開
三頁四行 廣記本條○開
四頁八行 廣記本條○開
五頁五行 廣記本條○開
六頁六行 廣記本條○開
七頁七行 廣記本條○開
八頁十二行 廣記本條○開
九頁八行 廣記本條○開
十頁八行 廣記本條○開

續幽怪錄
十頁八行 廣記本條○開
十三行 廣記本條○開
十七行 廣記本條○開

十二頁九行 不知上宋
二卷一頁四行 廣記本條○開
三頁四行 廣記本條○開
四頁十七行 廣記本條○開
五頁十三行 廣記本條○開
七頁一行 廣記本條○開
八頁六行 廣記本條○開
九頁六行 廣記本條○開
十頁五行 廣記本條○開
十二頁十一行 廣記本條○開

三卷一頁十二行 廣記本條○開
二頁五行 廣記本條○開
五頁四行 廣記本條○開
六頁九行 廣記本條○開
七頁四行 廣記本條○開
八頁五行 廣記本條○開
九頁十三行 廣記本條○開
十頁三行 廣記本條○開
四卷一頁五行 廣記本條○開
二頁八行 廣記本條○開
四頁十六行 廣記本條○開

六頁一行 廣記本條○開
七頁十五行 廣記本條○開
八頁六行 廣記本條○開
十頁十一行 廣記本條○開
十一頁二行 廣記本條○開
十二頁十四行 廣記本條○開
十三頁二行 廣記本條○開
拾遺上卷三頁十三行 廣記本條○開
四頁十三行 廣記本條○開
五頁十七行 廣記本條○開
七頁二行 廣記本條○開
八頁十一行 廣記本條○開
拾遺下卷三頁七行 廣記本條○開
五頁十四行 廣記本條○開
十一頁八行 廣記本條○開
十二頁十一行 廣記本條○開
十三頁六行 廣記本條○開
十五頁五行 廣記本條○開
十六頁 廣記本條○開

十六頁 廣記本條○開

續幽怪錄續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卷一四頁八行 食疑當作異方與下句聯貫且九行按

條記唐憲宗上仙事非謂

辛公平也標題疑有誤

五頁十二行 者疑

七頁九行 按唐書憲宗為宦官陳宏志所

八頁七行 元疑當作太此條篇首稱元和

九頁十七行 林字誤

十頁九行 從下疑脫

卷二二頁十三行 未殊當作本殊合

四頁八行 若疑當 十行 出字下之字十六行深下

五頁五行 兩當 十二行 由疑

六頁九行 又檢訴狀句同例

十頁十行 曰五疑

十一頁四行 掌疑作某

十二頁三行 而既二字

卷三一頁十五行 掌人信言主人也

二頁十一行 處分疑當作處實下云郎百香遊意

九頁十三行 在在二字有誤

卷四六頁四行 疑字誤

八頁四行 全疑

十二頁六行 其下疑當

拾遺上二頁五行 之春誤原

八頁五行 長老誤原

九頁十二行 邱當作邱北邱見上

十頁六行 勳字誤

大疑當作人郎

原字誤

十二頁一行 官當五行 命其疑

拾遺下一頁十八行 作止

七頁八行 婦當

九頁十五行 力疑當

附補校

卷一 一頁三行 楊恭政廣也作楊敬真已見胡氏校

同日仙定名皆有真字此本因避宋五行適同

流按前下疑脫一子字蓋宋王父前

年高云云王父者婦人呼翁之稱

二頁四行 血字誤

四頁三行 廉字誤 八行 準原作准

六頁六行 校為云轉所有誤 十六行 也疑作他

七頁十五行 有日字 十六行 感字誤

八頁十五行 此當作北篇末正作自北又下

十頁三四行 大中二字有脫誤按疑作大歷中下

十一頁二行 掌舉 四行 辨疑 十七行 修之疑當作

多用 修字

卷二四頁七行 語當

七頁一行 廢當依校

八頁七行 平當作乎 十五行 問知草路入朝

行文中無證 十八行 有李氏二字

十頁一行 在當

十一頁七行 惑當

卷三二頁八行 日當

三頁十五行 去既誤原 十六行 潛疑當

十頁十八行 疑下疑脫

十一頁五行 方疑又問曰此下有脫文

卷四三頁三行 日當

四頁十七行 騰昔下疑脫

七頁五行 門當

十二頁十行 觀上下文可知

校勘記三頁至六頁 按此四頁

四頁四行 十七當 六行 行末脫十

五頁十二行 注本宋誤原

幽怪錄一卷續幽怪錄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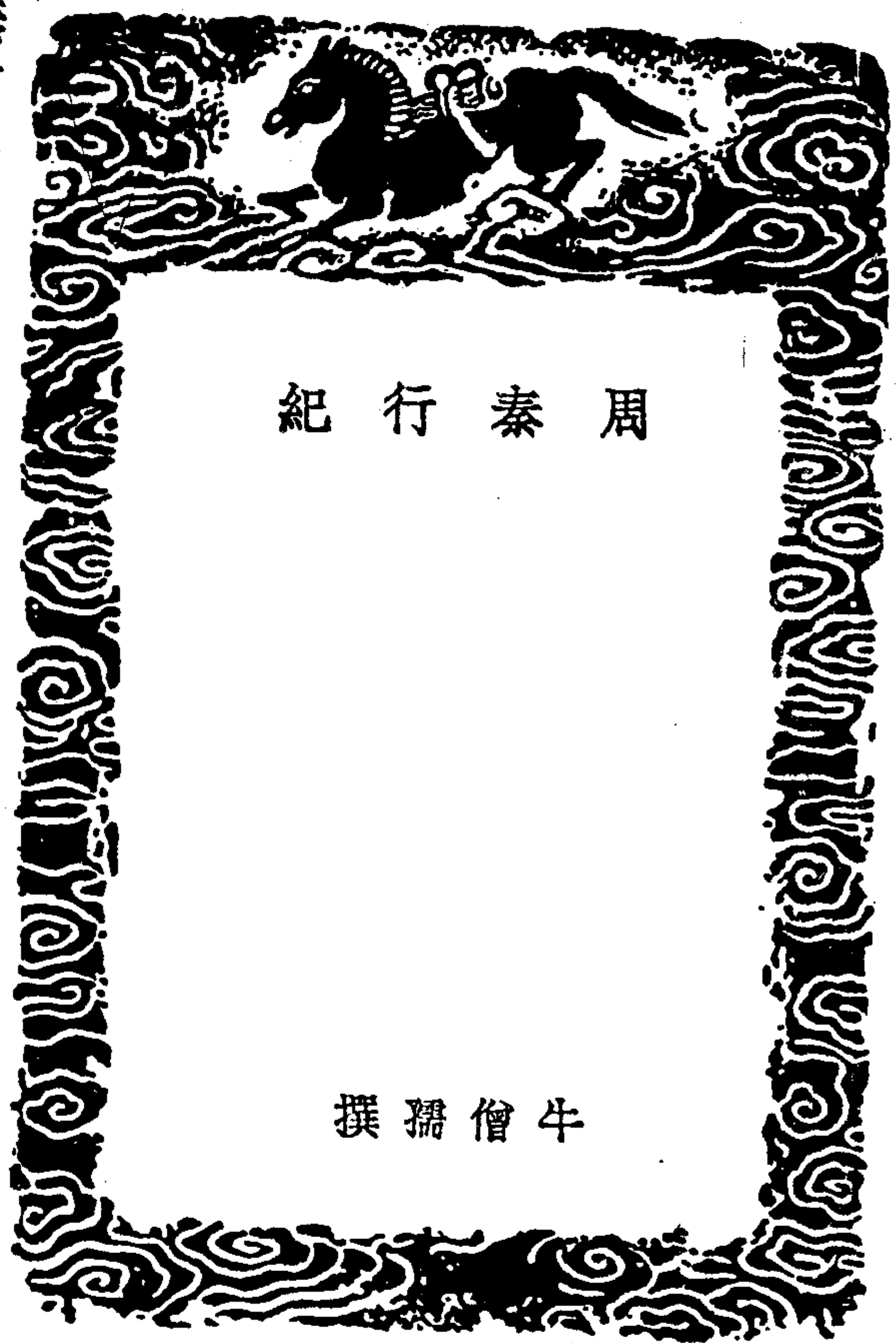
幽怪錄唐牛僧孺撰僧孺事蹟具新唐書本傳唐書藝文志作元怪錄朱國禎湧幢小品曰牛僧孺撰元怪錄楊用修改為幽怪錄因世廟時重元字用修不敢不避其實一書非刻之誤也然宋史藝文志載李德裕幽怪錄十四卷則此名為復矣唐志作十卷今止一卷殆鈔合而成非其舊本晁公武讀書志云僧孺為宰相有關於世而著此等書周秦行紀之謗豈有以致之也未附唐李復言續錄一卷考唐志及館閣書目皆作五卷通考則作十卷云分仙術感應二門今僅殘篇數頁並不成立矣然志怪之書無關風教其完否亦不必深考也

四庫提要補辨

幽怪錄一卷續幽怪錄一卷

翁同文撰

按牛僧孺新唐書藝文志作玄怪錄十卷太平廣記所引亦稱玄怪錄提要作元怪錄蓋避康熙帝玄燁諱也提要引湧幢小品謂改玄為幽始於明楊慎昌彼得先生說郭考稱宋尤氏遂初堂書目已稱幽怪錄續幽怪錄又據清陸費墀帝王廟說年譜謂宋始祖名玄朗則改玄為幽當肇始於宋云又稱四庫著錄本出重編說郭重編說郭卷一百十七除錄牛氏書外復有題唐王慆撰者則出原本說郭究之原為一書龍威秘書五朝小說唐人說書諸本悉依重編說郭翻離且沿譌為二書云四庫著錄本玄怪錄末附李復言續玄怪錄提要稱殘篇數頁已不成卷旋又著錄續玄怪錄四卷本提要稱附載牛氏玄怪錄之末者乃從重編說郭錄出四卷本共二十三事則從太平廣記錄出說郭考稱四卷本雖承南宋尹氏書籍舖刻本就新唐志以來此書與牛書各皆作十卷自非完帙今傳龍威秘書所收一日李氏續幽怪錄一日無名氏續玄怪錄皆出重編說郭卷一百十七然續玄怪錄二條中延州婦人條見廣記卷一百〇一兩原引續玄怪錄另臨海射人則出廣記卷一百三十一注引續搜神錄則為誤收也



周秦行紀

牛僧孺撰

周秦行紀

唐 牛僧孺撰

余真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鳳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家黃衣關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僮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階間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若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瑰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間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况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袂腰長面多髮不梳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薄太后曰此元帝王嬪余拜如戚夫人王嬪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爛傍視不

周秦行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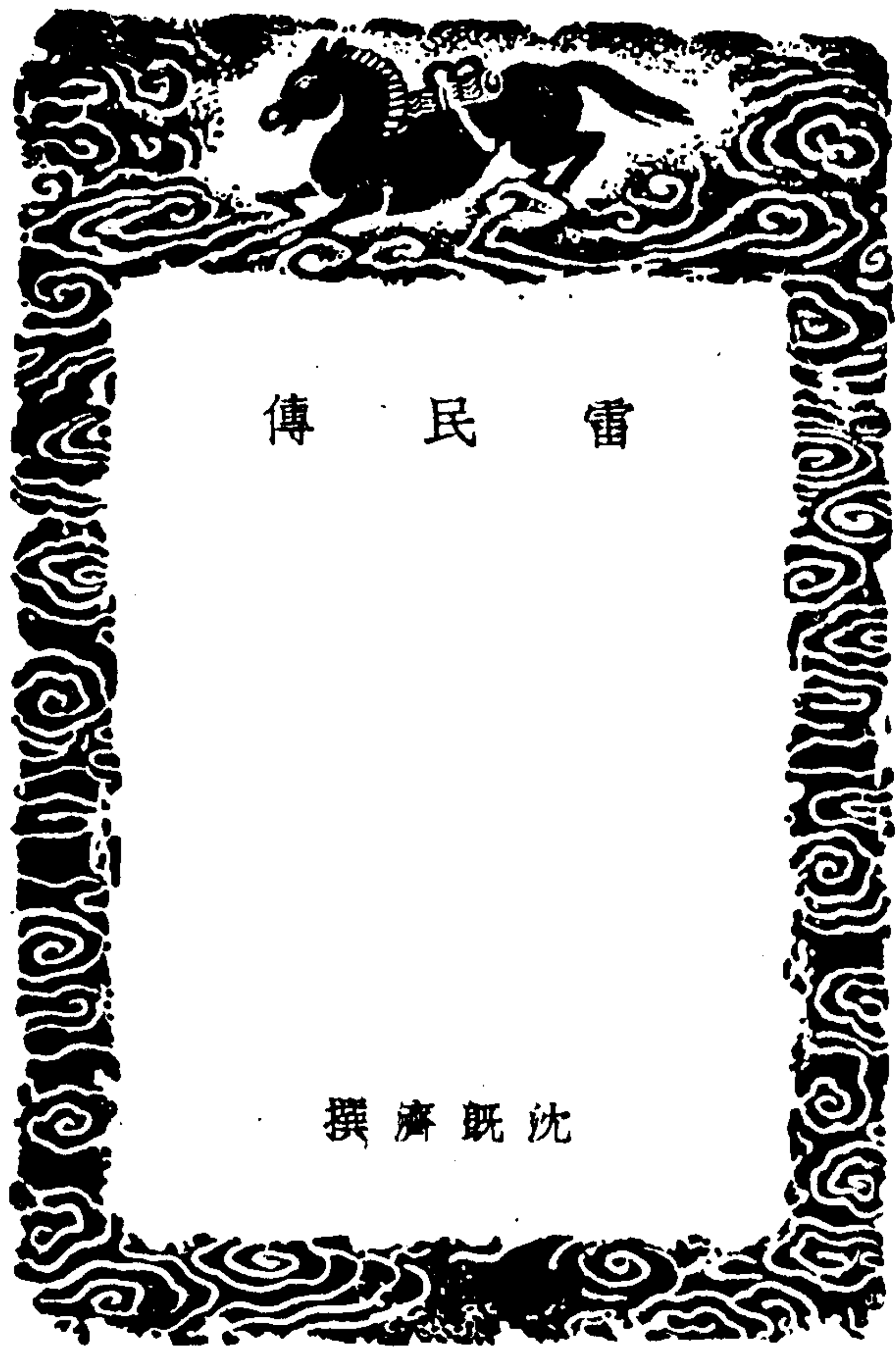
一

周秦行紀

給有二女子從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來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余即伏謝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先帝即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字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其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天寶中宮人呼數幸清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名也說懊惱東昏侯踈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為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轉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座西京雜記云高祖與夫人環照見指骨也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避逆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因才士盡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遂巡詩成薄后詩曰月窺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草幾經秋復春王嬪詩曰雲裏宮塵不見春漢衣雖舊淚垂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輕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強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三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僊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上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偷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辭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為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大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嬪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為殊桑若單于婦固自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為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然羞恨俄各歸休余為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且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余却迴望廟荒殿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散竟不知其如何

周秦行紀

三



雷民傳

雷民傳

沈既濟撰

唐 沈既濟撰

羅州之南二百里至雷州。為海康郡。雷之南瀕大海。郡蓋因多雷而名焉。其聲恆如在簷宇上。雷之北高亦多雷聲。如在尋常之外。其事雷長敬甚謹。每具酒饈奠焉。有以魚肉雜食者。霹靂輒至。南中有木名曰棹。以其汁漬梅李。俗呼為棹汁。雜麻肉食者。霹靂亦至。犯必擊。牙門將陳義傳云。義即雷之諸孫。昔陳氏因雷雨晝寢。庭中得大卵。覆之數月。卵破。有嬰兒出焉。自後日有雷扣擊戶庭。入其室中。就於兒所。似若乳哺者。歲餘。兒能食。乃不復至。遂以為己子。義即卵中兒也。又云。嘗有雷民畜敗犬。其耳十二。每將獵。必苦犬。以耳動為獲數。未嘗五動。一日。諸耳畢動。既獵。不復逐獸。至海旁。測中鳴。鳴。郡人視之。得十二大卵。以歸。置於室中。後忽風雨。若出自室。既霽。就視卵破。而遺甲存焉。後郡人分其卵。甲。歲時祀奠。至今以獲得遺甲為豪族。或陰冥雲霧之夕。郡人呼為雷耕。曉視野中。果有壘跡。有是乃為嘉祥。又時有雷火發於野中。每雨霽得黑石。或圓或方。號雷公墨。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為利。人或病疾。即掃虛室。設酒食。鼓吹。應。迎雷於數十里外。即歸屠牛。以祭。因置其門。鄰里不敢輒入。有誤犯者。為唐突。大不敬。出猪牛以謝之。三日。又送如初。禮。又云。嘗有雷民。因大雷。空中有物。豕首鱗身。狀甚異。民揮刀以斬。其物落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厲。其夕。凌空而去。自後。揮刀民居室。頻為天火所災。雖逃去。輒如故。父兄遂掘出。乃依山結廬。以自處。災復隨之。因穴崖而居。災方止。或云。其刀尚存。雷民圖雷以祀者。皆家

首鱗身也。

章荷

吳興章。苟于田中耕。以飯置菽裏。每晚取食。飯亦已盡。如此非一。後伺之。見一大蛇偷食。苟遂以殺之。蛇走。苟逐之。至一穴。但聞啼聲。云。斫傷我矣。或言付雷公。令霹靂殺。須臾。雷雨霹靂覆上。苟乃跳梁。大罵曰。天使我貧窮。展力耕。蛇來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乃是無知雷公。雷公若來。吾當以殺。汝腹須臾。雲雨漸散。轉霹靂于蛇穴中。蛇死者數十。

李邨

唐李邨。北都介休縣民。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聞人扣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乘燭。自廟後出。介休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旛。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即數其旛。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民遂遍報隣村。今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悉不之信。乃自收刈。至日。民率親戚。據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上有雲氣如霧。須臾蔽天。注雨如練。風吼雷震。凡損麥千餘頃。數村以民為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視其推案。

雷公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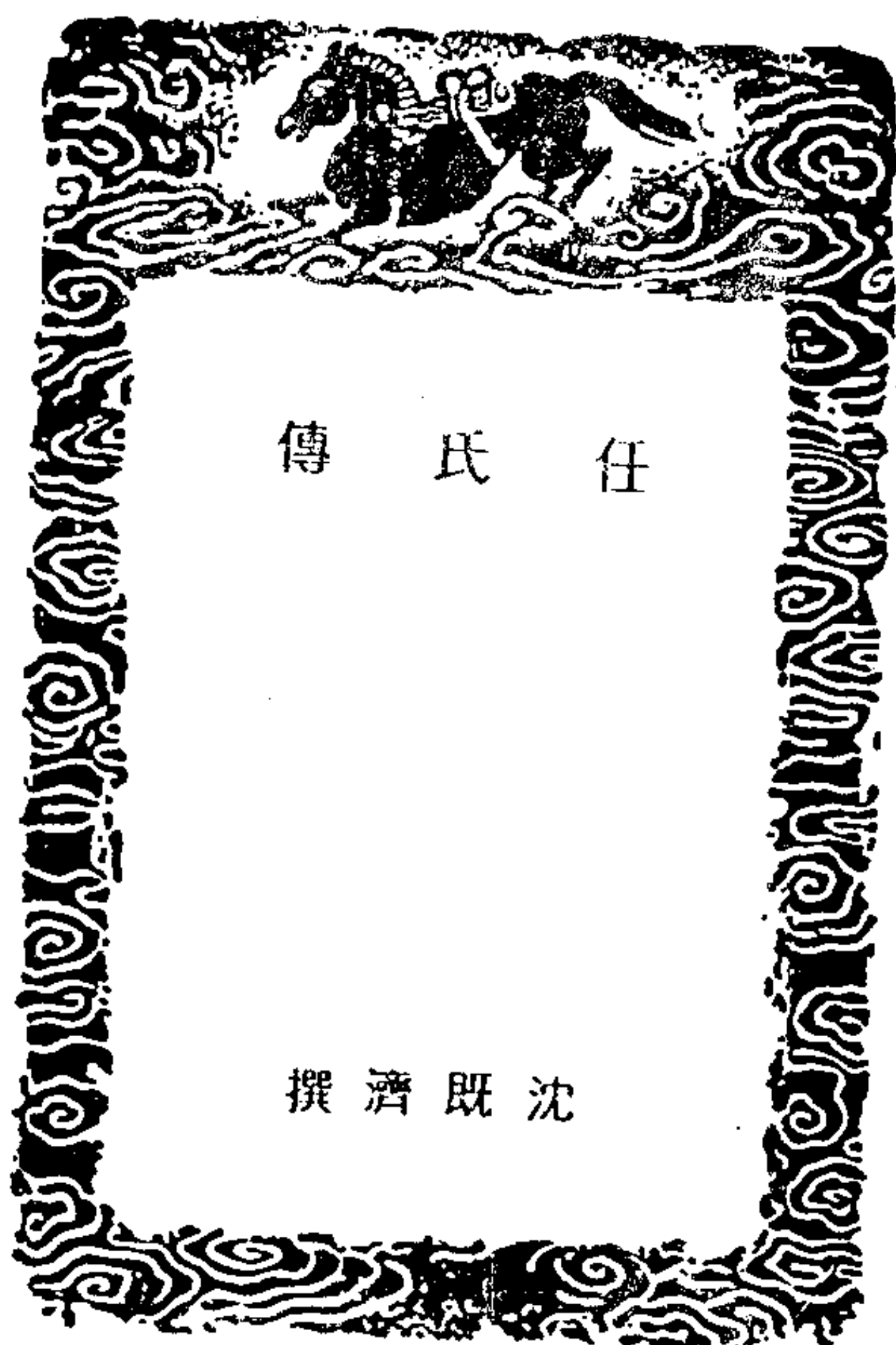
雷州之西雷公廟。百姓每歲配運鼓雷車。具酒饈奠焉。有以魚肉同食者。立為霹靂。皆敬而憚之。每大雷雨後。多于野中得黠石。謂之雷公墨。叩之鏗然。光瑩如漆。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為利。又如霹靂處。或土木中得楔如斧者。謂之霹靂楔。小兒佩帶。皆辟邪。孕婦磨服。為催生藥。必驗。

雷丹

吳智甫。知撫州崇仁縣。當七月下旬。晚坐廳治事。風雨忽作。雷電繼至。霹靂相繼數十聲。庭中火塊。迸走。有飛火大如燕。自勑書樓過西南。須臾稍息。外報村中民。繞相家。貯米倉。遭焚。倉在田間。故寺基上。火至此而燃。月餘方止。倉及穀皆燒燬。如蕪狀。復數日。有商客數道人。過其處。以石擊所傷倉。收穀。堅如石。成五色。或如蜂蝶。或如魚鱗。或如蠶之類。或有似穀穗。客取數石。藏去。焚香拜于前。及取碎米于盆內。研細。酌以水調服之。人問其故。曰。雷丹也。凡有禍病者。悉治。遂去。邑人聞之。持以療祟病。輒愈。

雷斧

黃宋永。浚州田人。師憲狀元之從兄也。幼時戲於廳。正晝。雲雨晦冥。雷震。繞柱穿壁。而過。家人意其驚怖。爭出。之。原在戲處。端坐。無所覺也。得一斧。長三寸。非鐵非石。擊小孔。而無柄。蓋雷神所執。而誤墮。諸人傳說未已。黃持入藏之。雷復至。已而其物不可取。俄頃開聲。



任氏傳

沈既濟撰

任氏傳

唐 沈既濟撰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釜，第九少落拓嗜酒，其從父妹婿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于妻族，與釜相得，遊處不間。天寶九年夏六月，釜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問去，繼至飲所，釜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殊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時時，意有所授，鄭子戲之曰：「美艷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為？」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押暈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人，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于門屏，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頃，延入，鄭子繫於門，置榻于殿，始見婦人，年三十餘，與之承迎，即任氏姊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

氏更粧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絕，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鄭行及里門，門高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炭熾，鄭子憇其簾下，坐以候，鼓因問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曠曠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呀，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荒荒及廢圃耳，既歸，見釜，釜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豔冶，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遠呼之，任氏側身周旋于樹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肯立，以扇障其面，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耻，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光彩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其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凡某之流，為人惡忌者，非他為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奉巾櫛，鄭子許之，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于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釜伯叔從役於四方，三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請，釜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具以備用，釜笑曰：「觀子之貌，必獲麗陋，何麗之有，釜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慧黠者，隨以規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釜迎問

任氏傳

三

石山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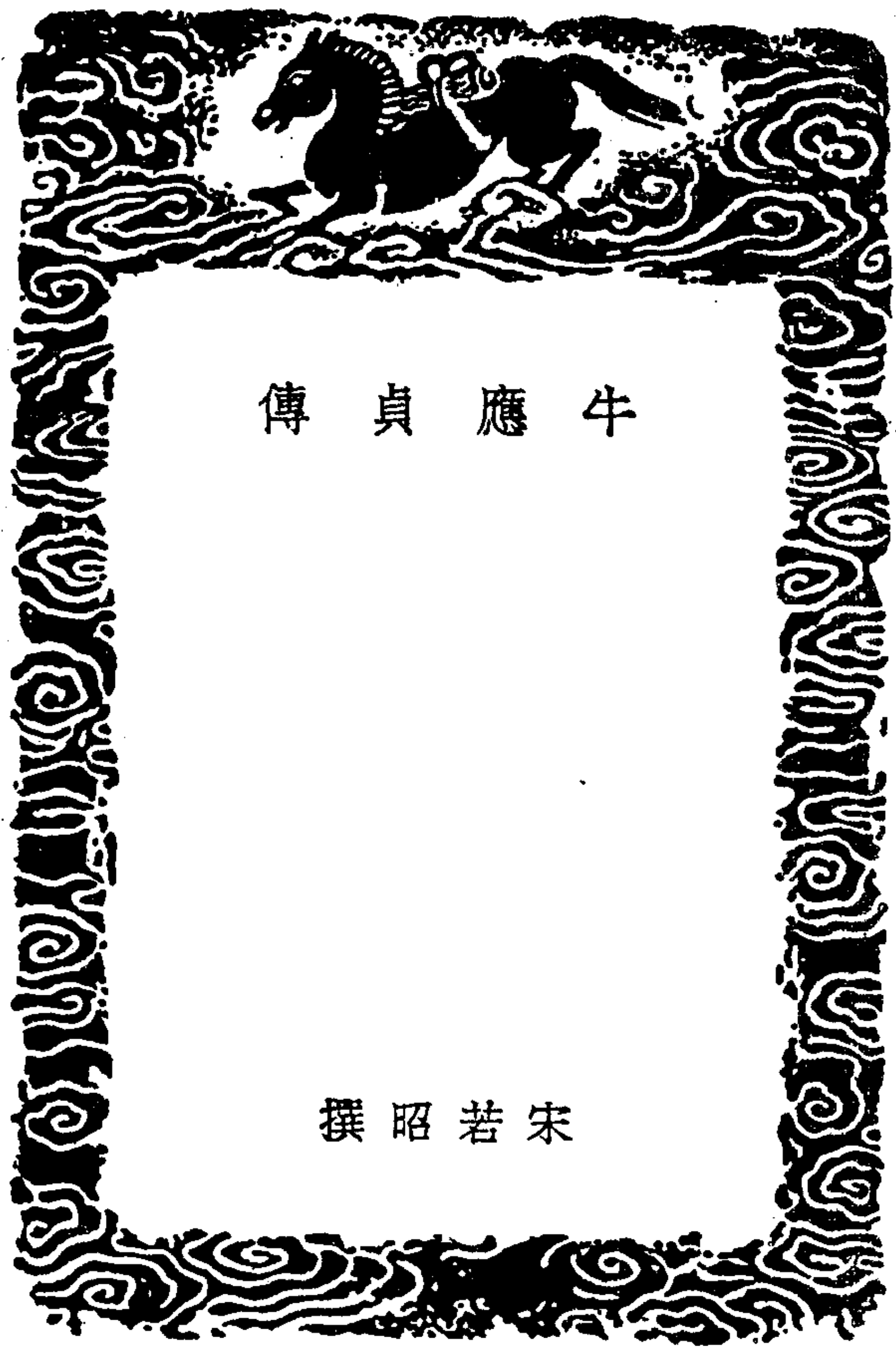
之曰：「有子，又問曰：「其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盜烟族廣茂，且風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曰：「非其倫也。」釜遍摘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釜之內妹，禮艷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釜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釜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遂命汲水，潔頸巾，首整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釜入門，見小僮，僮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微于小僮，小僮笑曰：「無之。」釜周視室內，見紅裳出于戶下，迫而察焉，見任氏，戰身匿于扇間，釜引出，就明而觀之，始過于所傳矣，釜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釜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釋，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釜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抗拒，而神色慘變，釜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釜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衆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慳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子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為公所繫耳，若糠糗可給，不當至是。」釜蒙後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欲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釜相視，哈樂曰：「是凡任氏之薪粒，性懶，皆釜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輿步，不常所止，釜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相暱，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釜愛之重之，無所吝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氏知其愛已，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其矣，願以陋質，不足答厚恩，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烟族，多為人寵，是以長安狎邪，悉與之通

或有殊麗悅而不得者為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
 峯曰幸甚屬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
 峯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其表姊妹致之易
 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
 効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峯曰昨
 者寒食與二三子遊于千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于殿
 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鬢垂耳嬌姿絕艷識之乎
 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即妾之內姊求之可也峯拜于
 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峯促問其計任氏願
 得雙縑以為賂峯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峯方食而緬
 使茶頃皆古驪以迓任氏任氏聞名笑謂峯曰諧矣初
 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滅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
 諸巫任氏密略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從就為吉及視疾
 巫曰不利在家宜出起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
 詳其地則任氏之弟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諶辭以偏狹
 勸請而後許乃替服玩并其母借送手任氏至則疾愈
 未數日任氏密引峯以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
 就緬由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
 乎將為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于人獲錢六千任氏曰
 醫馬於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買而居之鄭子如市果見
 一人牽馬求售者曾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昆弟皆
 啞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為無任氏曰馬可醫矣當
 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幣二萬鄭子不與一市蓋曰彼
 何為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
 其門累增其估至二萬五千猶不與曰非二萬不鬻遂
 資登三萬既而將何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之御馬疵
 股者死三歲矣斯更不時除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設

任氏傳

其以半買之所獲尚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粟
 之估皆更得之且所賣益甚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
 故幣之衣于峯峯將以金縑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
 制者峯召市人張大為買之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
 之驚謂峯曰此必天人實感為郎所縉且非人間所宜
 有者願速歸之無及于禍其容色之動入也如此竟算
 衣之成者而不自約縑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
 授槐里府果毅射在全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遊
 於外而夜寢於內多恨不得專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
 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為歡請計給糧
 餼端居以俟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資
 助峯與更勸勉且詰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
 歲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鄭子甚感之不思其他與峯大
 笑曰明智若此而為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僕巫者
 言可徵徒為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
 任氏不得已遂行峯以馬借之出祖于臨舉揮袂別去
 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驢居其後女奴
 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關人教獵狗于洛川已旬日
 矣適值于道蒼犬騰出于草間鄭子見任氏然墜于
 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
 餘為人所獲鄭子街涕出囊中錢贖以痊之削木為記
 迴觀其馬囓草于路嗚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襪猶懸于
 鏗間若蟬蛻然唯首飾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
 餘鄭子還城峯見之喜連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泣然
 對曰歿矣峯聞之亦慟相持于室盡哀徐問疾故答曰
 為犬所害峯曰犬雖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峯駭曰非
 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峯驚歎意不能已明日命駕

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
 不自製與人頗異焉



牛應貞傳

宋若昭撰

牛應貞傳

唐 宋若昭撰

牛肅長女曰應貞。適宏農楊唐源。少而聰穎。經耳必誦。年十三。凡誦佛經二百餘卷。儒書子史又數百餘卷。親族驚異之。初應貞未讀左傳。方擬授之。而夜初眠中。忽誦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終智伯貪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曉而畢。常誦時。若有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驚駭。數呼之。都不答。誦已而覺。問何故。亦不知。試令開卷。則已精熟矣。著文章百餘首。後遂學窮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與文人談論。文人皆古之知名者。往來答難。或稱王弼。鄭元。王衍。陸機。辯論鋒起。或論文章。談名理。往往數夜不已。年二十四而卒。今探其文。題問影賦著於篇。其序曰。庚辰歲。予嬰沈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毀頓精神。羸悴形體。藥物救療。有加無瘳。感莊子有烟燭責影之義。故假之為賦。庶解疾焉。烟燭問於予。影曰。君英達之人。聰明之子。學包六藝。文兼百氏。頤道家之秘旨。探釋部之幽旨。既處恭於中饋。又希慕於前史。不矯枉以干名。不毀物而成己。伊淑德之如此。即精神之足恃。何故羸厥姿貌。沮其精神。煩冤枕席。憔悴衣巾。子惟形兮。是寄形與子兮。相親何不誨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倫。異萊妻之樂道。殊鴻婦之安貧。豈痼疾而無生賴。將微賤而欲忘身。今節變歲移。臘終春首。照晴光於郊甸。動暄氣於梅柳。水解凍而繞軒。風扇和而入牖。固可觸髮釋疾。怡神養壽。何默爾無營。自貽伊咎。僕於是勃然而應曰。子居於無人之域。遊乎魑魅之鄉。形既圖于夏鼎。名又著於蒙莊。何所見之不博。何所談之不長。夫影依日而生。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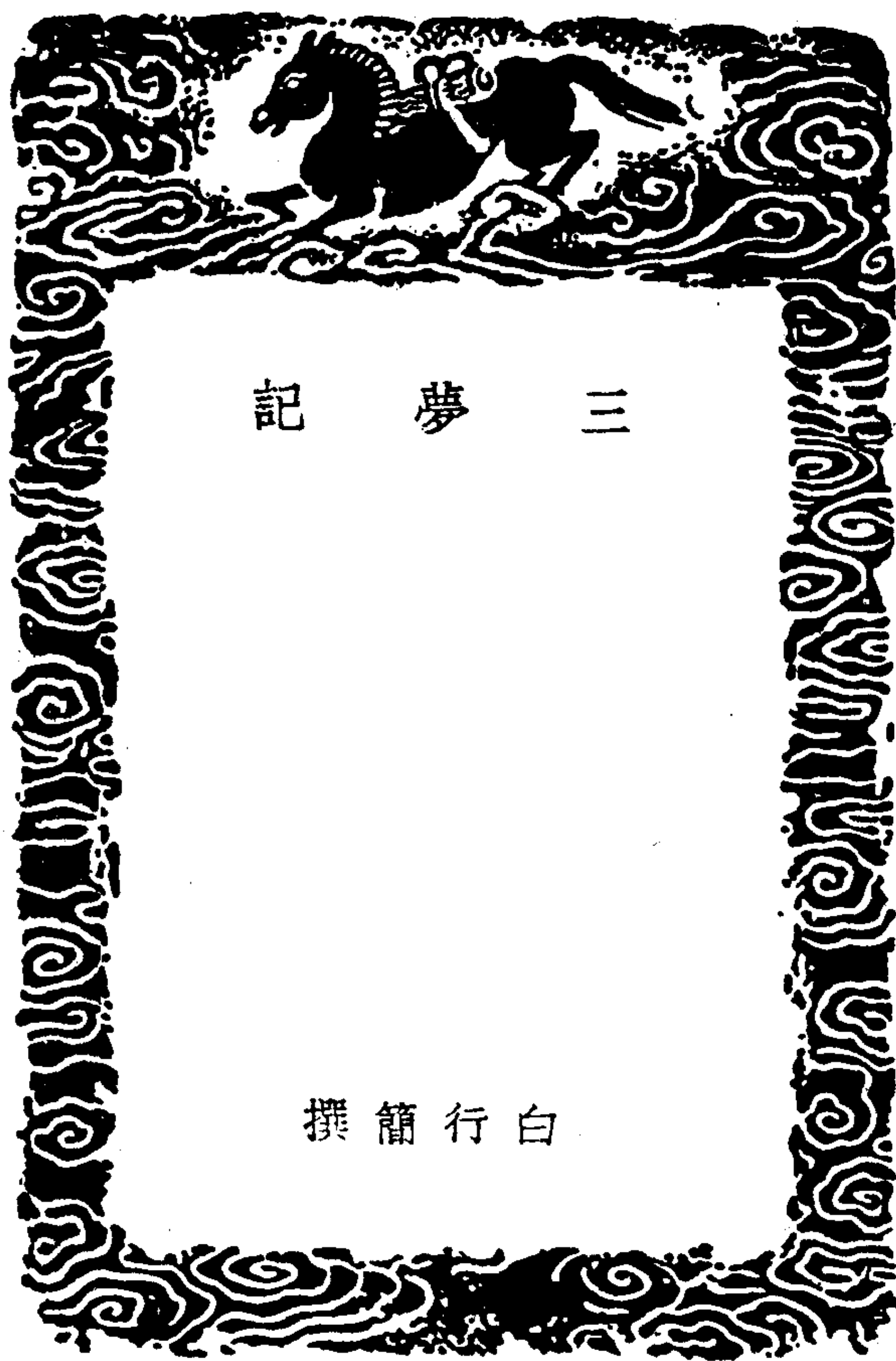
牛應貞傳

一

牛應貞傳

二

因人而見。豈言談之足曉。何節物之能辨。隨晦明以興滅。逐形骸以遷變。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視陰。而遲暮之心可見。伊美惡兮。由己。影何辜而遇譴。且子聞至道之精。窮兮冥。至道之極。昏兮默。達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時運之通塞。悔吝不能機。榮耀不能惑。喪之不以為喪。得之不以為得。君子何乃怒予之不賞芳春。責予之不貴華飾。且吾之秉操。奚子智之能測。言未卒。烟燭惕然而驚。歎而起曰。僕生於絕域之外。長於荒遐之境。未曉智者之處身。是以造君而問影。既談元之至妙。請終身以藏屏。初應貞夢製書而食之。每夢食數十卷。則文體一變。如是非一。遂工為賦頌。文名曰遺芳。



三夢記

白行簡撰

三夢記

唐 白行簡撰

人之夢異於常者有之。或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為而彼夢之者。或兩相通夢者。天后時。劉幽求為朝邑丞。嘗奉使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寺。路出其側。聞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盡得視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女雜坐。羅列盤饌。環繞之而共食。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思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歸。瓦聲之中。其妻洗破。進走散。因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從者同視殿廡。皆無人。寺扁如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乃披髮。泣。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於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藉。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蓋所謂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矣。

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為監察御史。奉使劍外。歸。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遊曲江。詣慈恩佛舍。偏歷僧院。淹留移時。日已晚。同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對酌。甚歡暢。兄停杯久之。曰。微之。當達梁矣。命題一篇于壁。其詞曰。春來無計被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實二十一日也。十許日。會梁州。使適至。獲微之書一函。後寄紀夢詩一篇。其詞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入慈恩院裏遊。屬吏喚人排馬去。覺來身在古梁州。日月與遊寺題詩。日月率同。蓋所謂此有所為而彼夢之者矣。貞元中。扶風寶實與京兆。同自毫入秦。宿潼關逆旅。寶夢至華岳祠下。見一女。黑而長。青裙素襜。

三夢記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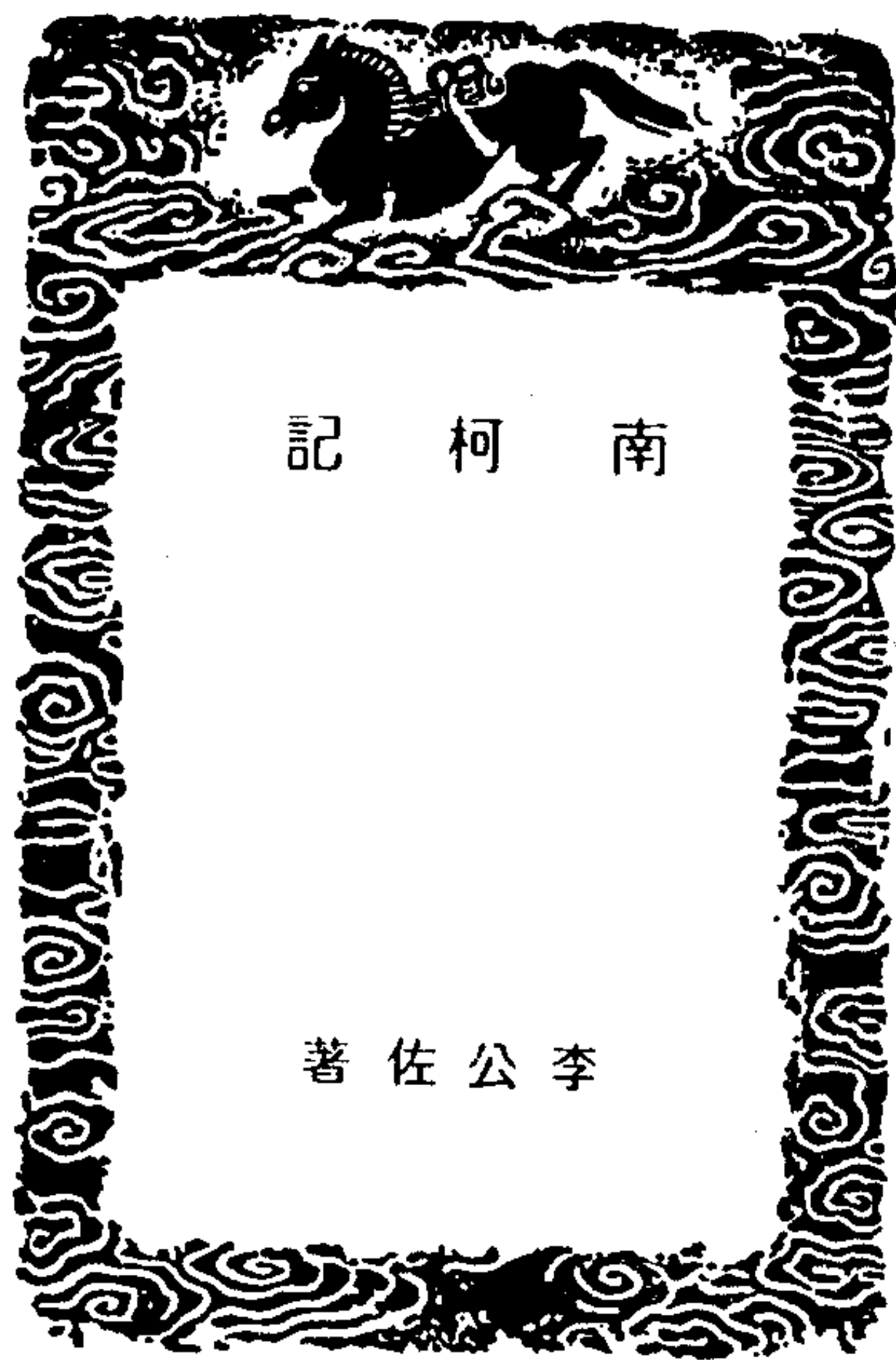
三夢記

三

迎路拜揖。請為之祝神。寶不獲已。遂聽之。聞其姓。自稱趙氏。及覺。具言於章。明日至祠下。有巫迎客。容質妝服。皆所夢也。顧章謂曰。夢有徵也。乃命從者視囊中。得錢三環。與之。巫撫掌大笑。謂同輩曰。如所夢矣。章驚問之。對曰。昨夢二人從東來。一髯而短者。祝爾。獲錢三環焉。及旦。乃徧述於同輩。今則驗矣。寶因問巫之姓氏。同輩中曰。姓趙氏。自始及末。若合符契。蓋所謂兩相通夢者矣。

行簡曰。春秋及子史。言夢者多。然未有載此三夢者矣。世人之夢亦衆矣。亦未有此三夢。豈偶然也。抑亦必前定耶。予不能知。今備記其事以存錄焉。

行簡云。淮安西市帛肆。有販粥求利而為之平者。姓張。不得名。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因晝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紫戟森然。由門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樂之為。左右廊皆施幃帳。有紫衣吏引張氏于西廊。見少女如張等。數十許。皆花容綽約。釵鈿照耀。既至。促張妝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有頃。自外傳呼。郎來自。際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為其小吏。識之。乃言曰。吏部沈公也。俄又呼曰。尙書來。未有識者也。遂巡復連呼曰。某來某來。皆郎官以上。六七個坐廳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羣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鏘。震響中。暑酒酣。王并州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謂之曰。汝習何藝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與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受吟詩。裝梳。嫌學宮妝。獨立闌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且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張忽啼寤。手捫衣帶。謂母曰。尙書詩遺矣。索筆錄之。母問其故。泣對以所夢。且曰。殆將死乎。母怒曰。汝作驚爾。何以為辭。乃出不詳言如是。因臥病累日。外親有持酒看者。又有將食來者。女曰。且須膏沐澡滌。母聽良久。豔妝盛色而至。食畢。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留。某今往矣。因授衣而寢。父母環伺之。俄爾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記柯南

著佐公李

南柯記

唐李公佐著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飲酒為事家居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永清陰數畝淳于生子曰與羣豪大飲其下以貞元七年九月因沉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秣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髣髴若夢見一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白牡左右從者七人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忽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郭郭城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避於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駟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道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

降車而入彩檻彫楹華木珍果列植於庭下几案茵褥簾幃有席陳設於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階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趨前趨前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敵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不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道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令尊命不棄小國許令次女芳華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寢于續造儀式有頃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之意必以為父在邊將因投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托蓄交遊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鴈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肴膳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清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十冠翠鳳冠衣金霞帔綠碧金鈿目不可視邀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為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艷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瓊英妹結絳巾挂於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侍上道子聽契元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謁下捨金鳳釵兩隻上真子拾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謁筵中於師處請叙合視之賞款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氏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

南柯記

三

意戀戀矚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羣女曰不意今日與此君為眷屬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為駟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對曰然生前執手敘舊久之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次棲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為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憐俄傳聲曰駟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覩盛禮故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姊妹各乘鳳輦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官羣仙姊妹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輦拜揖讓升降一如人間微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頻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洽榮耀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於王者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潭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因他日啟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告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觀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遺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問里與廢復言道路在遠風烟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觀云歲在丁丑當與汝

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
爲官乎生曰我放蕩者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
奉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
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敦授命
王遂敕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
馬列於廣衢以饒公主之行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
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
敗朝章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
伏見司隸穎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毘佐之器
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
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
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王並依表以遣之
其夕王與夫人餞于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
地豐稔民物豪盛非惠政不能治之况有周田二贊卿
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加
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
雖封境不遠晨昏有間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
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
耆老百樂車輿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皆傾囑鐘鼓誼
譁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
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廢戶森然深窅
生下車省風俗瘵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
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守王
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通
憲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檣羅國者來伐是
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二萬以拒

南柯記

六

賊之衆於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
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糧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
王並捨之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遺疾旬
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
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塗男女叫號人
吏更輓轎轎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于國王與夫人素
衣哭於郊候靈輿之至諡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
葆鼓吹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
護喪赴國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
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恒交游賓從咸福曰盛王意疑忌
之時有國人上表云元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
廟崩壞驚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
奪生侍衛禁生游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
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
十餘年不幸小女天札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
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
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後三年當令迎生
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
忽若昏睡暫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
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
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
歎異上牛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苑是昔年東來之逕
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逾快快
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詭譎自若強之乃答
曰少頃即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潸然自
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自階已身臥
於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異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

南柯記

姓名數聲生遂發悟如初見家之僮僕擁護於庭二客
濯足於榻斜日來隱於西垣餘樽尚湛於東牖夢中倏
忽若度一世矣主感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
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即夢中所經人處二客
將謂狐狸不媚之所爲崇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拆
查枿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
根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
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
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是其王矣即槐安
國都也又窺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平亦有土
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即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
去二丈磅礴空虛嵌空巽狀中有一腐窳板大如斗積
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翳掩映振鼓即生所佩靈
山也又窺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狀中有小
土壤高尺餘即生所葬妻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
於懷披穴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還令掩塞如
舊是夕風雨暴發且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
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羅征伐之事
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澗澗側有大檀樹
一株藤蘿纏繞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
間檀羅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
藏水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
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遠遣家僮疾往候之周
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瘵疾於牀生感南柯之浮虛悟
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
亦終于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十
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慈泊淮浦偶覩淳于生焚詢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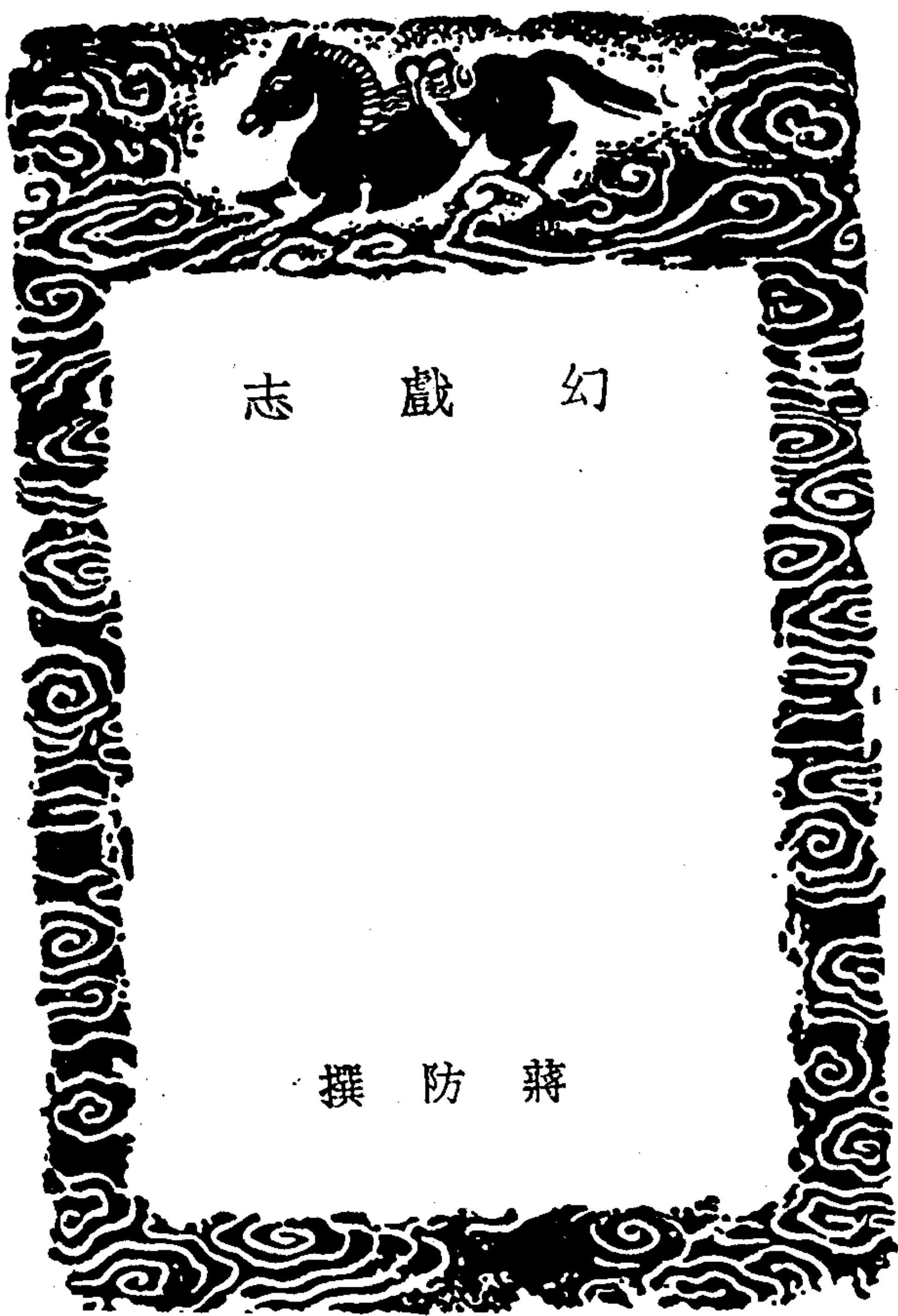
南柯記

九

百本言

遺跡翻覆再三事皆撫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
神話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貪生莫將爲戒後之君子幸
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

南柯記終



志戲幻

撰防蔣

幻戲志

般七七

唐蔣防撰

般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登。嘗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亦不測其年壽。而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遊行。姓名不定。曾于涇州賣藥。時靈臺善漢疫癘俱甚。得藥者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卻施于人。周寶德識之于長安。尋為涇原節度。延而禮之。及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德喜召之。師敬益甚。每日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白朱砂。解醜頃刻酒。能開非時花。寶德之。悉有驗。鶴林寺杜鵑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寺僧相傳言。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來。孟中以藥養其根。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鑲閉。時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豔麗。共遊樹下。人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為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寶惜。繁盛異于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玩。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載酒樂遊。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廢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非時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邪。七七乃問女子何人。女子曰。妾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即歸閻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于是女子暫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拆。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開。寶與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鶴林犯兵火。焚寺。樹失根。

幻戲志

一

幻戲志

二

株信歸閻苑矣。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資會次。主賓趨迎。有佐酒倡優。甚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為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于歡笑。乃以粟巡行。接者皆開異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縵于鼻。掣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起舞。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于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為粟。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又酌水為酒。削木為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駐。呼鳥自墜。睡魚即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茅聚蟻。變成城市。人有曾經行處。見之歷歷皆似。但少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

陳復休

陳復休者。號陳七子。貞元中來襄城。耕農樵採。與常無異。如五十許人。多變化之術。襄少年多設酒食。以求學。復休約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術。復休徐行。羣少年奔走追之。終不能及。遂止。常狂醉市中。襄帥李譔怒繫于獄。中忽不食而死。詩即臭爛。蟲蛆流出。旋還家。復在市中。譔始加禮異。為築室于襄城江之南岸。遺與甚多。略無受者。昌明令胡做。常帥事之。將赴任。留錢五千。為復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鈿授做。使之斷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斷而出。曰。人間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豈有限約乎。做之昌明。復休祖之于仙流江上。指砂中令做。取酒器。做攪砂數寸。得器皿五六事。飲酒畢。復埋砂中。又戲曰。吾于砂中嘗藏菓子。今亦應在。又令取之。皆得蜀相燕公高駢。使人致書至襄城。延召復休。同日離襄城。使人經旬方達。復休當日已至成都。而有一復休與使者偕行。未嘗相捨。燕公詰于使者。益奇待之。常于巴南太守筵中。為酒妓所侮。復休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髻長數尺。泣訴于守。為祈謝。復休呪酒一杯。使飲之。良久如舊。

馬自然

馬自然。杭州鹽官人也。嘗醉于湖州。墜響溪。經日方出。衣不沾濕。坐于水上。言曰。適為項羽相召。飲酒大醉。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令隨溪水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會唐宰相馬植請官。量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問曰。幸與道兄同姓。欲為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風馬。牛。但且相知。無微同姓也。植留之郡齋。益敬之。或飲食次。植請見小術。乃于席上以瓦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乘賓皆稱香美。異于常瓜。又于遍身及機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投井中。呼之一飛出。人有收取。頃之復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人貼南壁下。以筋盤盤長。鼠成羣。而來就符下俯伏。湘乃呼一大者。近塔前曰。汝微物。何得穿牆穴屋。晝夜擾于相公。且未盡殺。宜便相率。離此。犬鼠乃迴。羣鼠塔前。若叩頭謝罪。遂作隊。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絕鼠。後與弟子王知微。王延叟。南遊越州。方春。見一家好菘菜。求之不能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畫一白鷺。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趕起。又飛下再三。又畫一鴉子。走趕捉白鷺。共踐其菜。一時碎盡。其主見道士嘻笑。遂來哀乞。

幻戲志

三

湘曰非求藥也。故相戲耳。于是呼鷲及犬。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藥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雲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舍。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過日暮。知微延更切于止宿。湘曰爾但于俗旅中睡。而湘躍身上。以一脚掛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拜謝。移知微延更入家內淨處安宿。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更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覆桐迴。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即化為石。自後松果化為石。或人有疾告者。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患腰脚腫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拄杖打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所遊行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登杭州秦望山詩曰。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嶼。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居處州。年七歲。溺于江中。三年不還。父母問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故少留耳。弱冠入居卯酉山。其門近山。巨石常路。每環迴為徑。以避之。師投符起石。須臾飛去。路乃平坦。乘其驚異。常遊括蒼白馬山石室內。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師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錄不勤。謫于人世。速宜立功濟人。功滿當復舊任。以正一三五之法。令授于子。言訖而去。自是誅蕩精怪。掃滅凶妖。所在以救人為志。蜀川張尉之妻。死而再生。復為夫婦。師識之曰。屍媚之疾也。不速除。張死矣。師投符化為黑氣焉。相國姚崇女已終。鍾念彌深。投符起之。常行涉大水。忽沉波中。謂已溺死。七日復出。衣履不濡。云暫與河伯遊蓬萊。武三思乘權。師以頻察妖祥。保護中宗相王及元宗。為三思所忌。竄于南海。師乘白鹿自海上而至。元宗繼統。凡吉凶動靜。必預奏聞。會吐蕃遣使進寶函。封曰。請陛下自開。無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凶函。宜令蕃使自開。元宗從之。及令蕃使自開。函中尋發。中蕃使死。開元初正月望後。元宗移仗于上陽宮觀燈。尚方匠毛順心結構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廁其內。樓高百五十尺。微風所觸。鏘然成韻。以燈為龍鳳鸞豹騰躡之狀。似非人力。元宗大悅。促召師觀于樓下。人莫知之。師曰。燈影之盛。固無比矣。然西涼府今夕之燈。亦亞于此。元宗曰。師頃嘗遊乎。曰。適自彼來。便蒙急召。元宗異其言。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易耳。於是令元宗閉目距躍。約曰。必不得妄視。如其言。已在霄漢。俄而足及地。曰。可以觀矣。既睹影燈。連亘數十里。車馬駢闐。士女紛委。元宗稱盛者久之。乃請回復閉目。騰空而上。頃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未終。元宗于涼州。以鑰鑰如意質酒。翌日命中使。託以他事。使于涼州。因求如意以還。驗之非謬。又嘗因八月望夜。師與元宗遊月宮。聆月中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曲。元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光如畫。師因請元宗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師命人取。頃之而至。奏曲既。投金錢于城中。而還。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隨城。兼獲金錢以進。

又云。元宗常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列于庭。各執樂器奏之。其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樂闋。

一仙人前曰。此神仙紫雲曲。今願授陛下。為聖唐正始音。元宗喜甚。即傳受焉。俄而寤。餘響猶若在聽。遽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然嚙不泄。及曉。聽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奏。事御前。元宗倦若不聞。二相懼。又奏之。元宗即起。卒不顧。二相益恐。趨出。時高力士侍。即奏曰。向者崇環所言。皆軍國大政。而陛下卒不顧。豈二相有罪乎。元宗笑曰。我昨夕夢仙人以紫雲曲授我。我失其節奏。嚙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奏事。即于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以事語二相。二相懼。少解。曲後傳于樂府。二說不同。疑月中之遊。即夢遊耳。又羅公遠傳。亦云。公遠擲拄杖空中。化為銀橋。與帝同遊月宮。見仙女數百。舞霓裳羽衣曲。帝密記之。疑一事而誤傳也。



妙女傳

唐 顧非熊撰

唐貞元元年五月。宜州旌德縣崔氏婢名妙女。年可十三四。夕汲庭中。忽見一僧。以錫杖連擊三下。驚怖而倒。便言心痛。須臾迷亂。針灸莫知。數日稍開。而吐痢不息。及瘳。不復食。食輒嘔吐。唯餌蜀葵花及鹽菜。既而清瘦爽徹。顏色鮮華。方說初昏迷之際。見一人引乘白霧至一處。宮殿甚嚴。悉如釋門西方部。其中天仙。多是妙女之族。言本是題頭。賴啗天王小女。為泄天門閒事。故謫墮人世。已兩生矣。賴啗王姓章名寬。第大號上尊。夫人姓李。號善倫。東王公是其季父。名括。第八妙女自稱小娘。言父與姻族。同遊世間。尋索至此。前所見僧打腰上。欲女吐瀉。腹中穢惡俗氣。乃得昇天。天上居處華盛。各有姻戚。及奴婢。與人間不殊。所使奴名翠角。婢名金霄。鳳樓。其前生有一子名遙。見並依然相識。昨來之日。于金橋上與兒別。賦詩。惟記兩句曰。手攀橋柱立。滴淚天河滿。時自吟咏。悲不自勝。如此五六日。病臥。敍先世事。一日忽言。上尊及阿母。并諸天仙及僕隸等。悉來參謝。即託靈而言曰。小女愚昧。落在人間。久蒙存恤。相媿無極。其家初甚驚惶。良久乃相與問答。仙者悉憑之。敍言曰。暫借小女之宅。與世人言語。其上尊語。即是丈夫聲氣。善倫阿母語。即是婦人聲。各變其語如此。或來或往。日月漸久。談諧戲謔。一如平人。每來即香氣滿室。有時酒氣。有時蓮花香氣。後妙女本狀如故。一日妙女吟唱。是時晴朗。空中忽有片雲如席。徘徊其上。俄而雲中有笙聲。聲調清鏘。舉家仰聽。感動精神。妙女呼大郎復唱。其聲轉厲。妙女謳歌。神色自若。音韻奇妙。

妙女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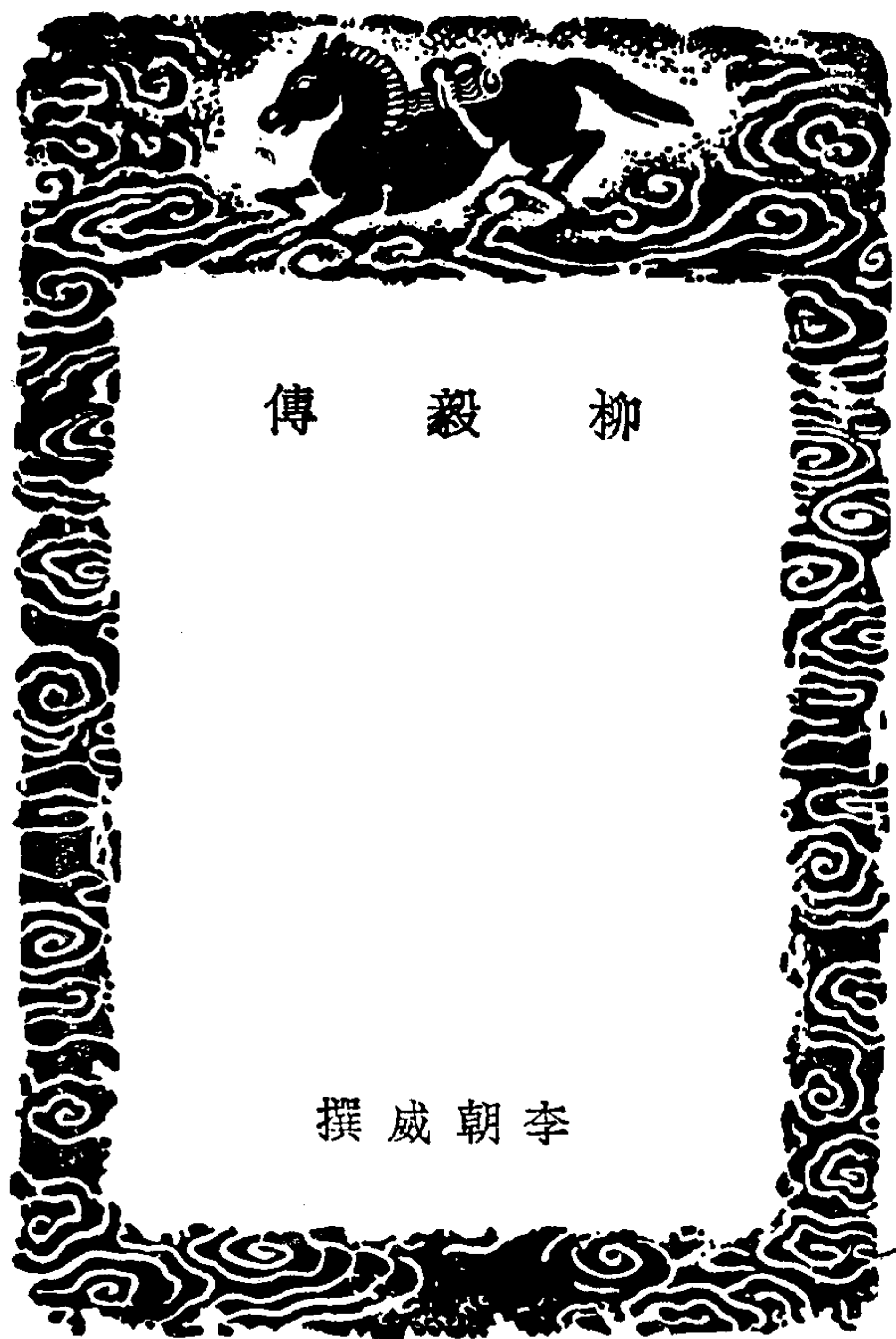
一

妙女傳

五

清暢不可言。其曲名桑柳條。又言阿母適在雲中。如此竟日方散。旬時。忽言家中二人欲有腫疾。吾代其患之。數日後。妙女果背。上脇下各染一腫。並大如杯。楚痛異常。經日。其主母見此痛苦。令求免之。妙女遂冥冥如臥。忽語令添香于鍾樓上。呼天仙懺念。其聲清亮。與西方相應。如此移時。醒悟腫消。須臾平復。後有一婢卒染病甚困。妙女曰。我為爾白大郎。請兵救女。即如睡狀。須臾卻醒。言兵已到。急令灑掃。添香淨室。遂起支分兵馬。匹配幾人于某處檢校。幾人于病人身上束縛邪鬼。其婢即瘳。如故。言見兵馬形象。如壁畫。神王頭上着胡帽子。悉金細也。其家小女子皆見。良久乃滅。大將軍姓許名光。小將曰陳萬。每呼之。驅使部位甚多。來往如風雨。聲更旬時。忽言織女欲嫁。須往看之。又睡醒而說婚嫁禮。一如人間。言女名垂陵子。嫁薛氏。事多不備紀。其家常令妙女繡。忽言今要暫去。請婢鳳樓代繡。如此竟日。便作鳳樓姿容。精神時異。繡作巧妙。疾倍常時。而不與人言語。時時俯首笑。久之。言卻迴。即復本態。無鳳樓狀也。言大郎欲與僧伽和尚來看娘子。即掃室添香。煎茶待之。須臾。遂至。傳語問訊。妙女忽笑曰。大郎何為與上人相撲。此時舉家俱開牀上。踏蹴聲甚厲。良久乃去。有時言向西方飲去。迴遂吐酒。竟日醉臥。一夕。言將娘子一魂。小娘子一魂。遊看去。是夕。娘子等並夢向一處。與衆人遊樂。妙女至天明。便問娘子夢中事。一一皆同。如此月餘。絕食。忽一日悲咽而言。大郎阿母喚我歸。甚悽愴。言久在世間。戀慕娘子。不忍捨去。如此數日。涕泣。又言不合與世人往來。汝意須住。如之奈何。便向空中辭別。詞頗鄭重。從此漸無言語。告娘子曰。某相戀不去。既在人間。還須飲食。但與某一紅衫子著。及瀉藥。如言與之。遂漸飲食。雖時說未來事。皆無應。不知其婢後復如何。

潘之恆曰。此傳可續。華梁玉清。女仙中佳話也。



柳毅傳

柳毅傳

李朝威撰

饑風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別。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笑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逃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少女也。父母嫁配涇川次子。而夫婿樂逸。為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遂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此言訖。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為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唯恐道遠。致負誠託。又乖懸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再謝曰。負誠珍重。不復言矣。脫獲遇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為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嘗解去茲帶。束以他物。然後攀樹三登。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敘之外。悉以心誠之語倍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欄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為之感。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謂雨工。曰。雷電之類也。毅復視之。則皆

唐李朝威著

柳毅傳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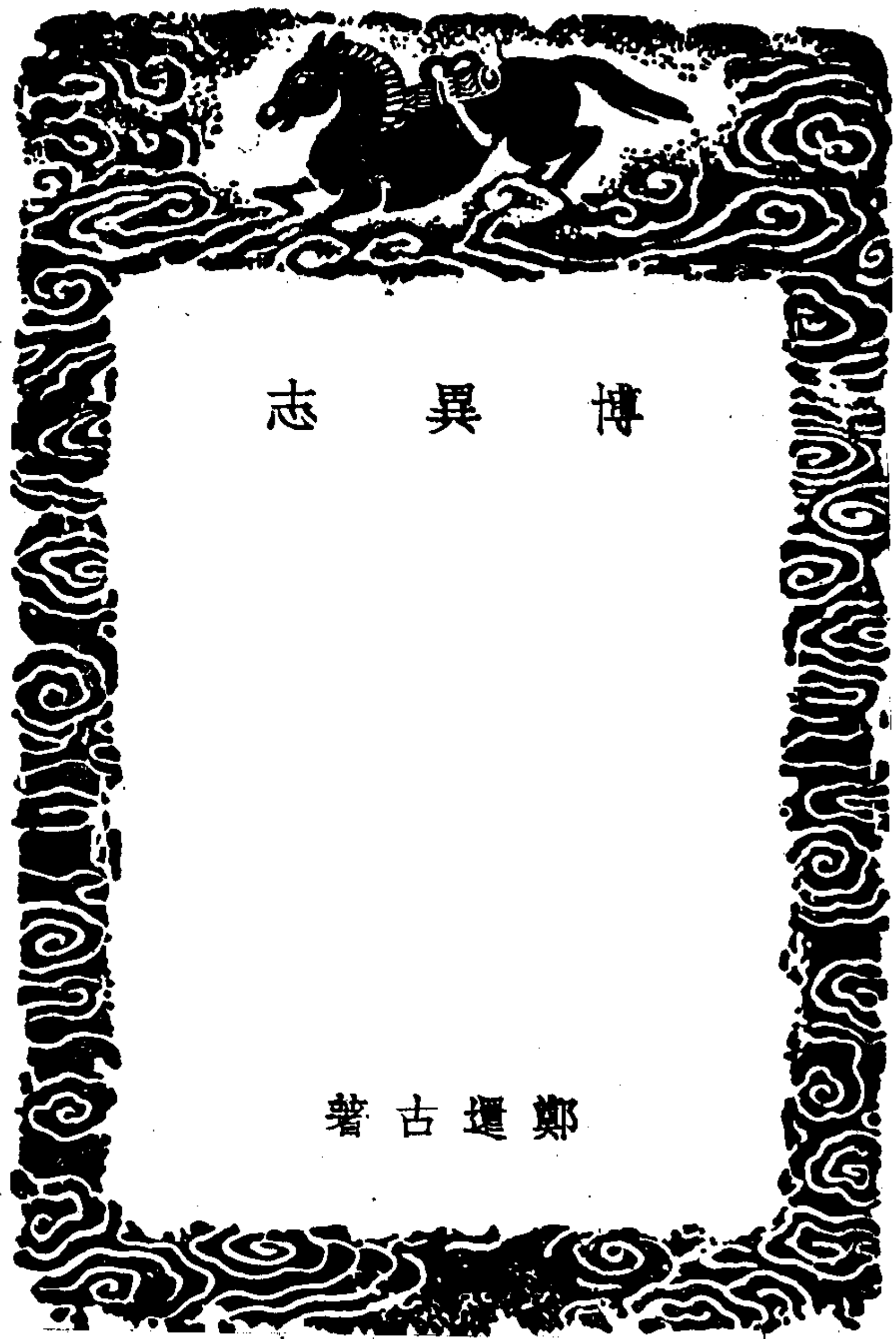
婦顧怒步。飲飽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為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事止不避。常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開。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觀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元珠。開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常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為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為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元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適以聽焉。語畢。俄而宮門閉。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跪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既而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為乎。毅曰。大王之使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閉關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為夫婿。薄寡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恒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已至此。因取書。示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鑒聽。坐貽孽。使閭閻。弱。遠。罹詭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略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目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備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為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來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折地裂。宮殿擺簸。雲煙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磷火。鬣項。擊金鐘。鏢牽玉柱。千雷萬霆。縱繞其身。散雪雨雹。一瞬皆下。乃擊青天而飛去。毅初恐。厥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為少盡繯。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雨。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簾翻以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而若喜若悲。容淚如絲。須臾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開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為頑童所辱。賴君子信義。昭彰。致遠遠。寬。不然者。是為涇陵之士矣。饗德懷恩。詞不諭心。毅僞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適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責。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慚慚。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為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

三

賴上帝靈聖，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是夕，遂宿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繼以甘潔。初，角聲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鏃傑氣，顧驟悍，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綺縠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兮，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墻，雷靈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負人兮，信義長兮，骨肉兮，還故鄉。永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塗，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鬢髮兮，雨雪羅縠。賴明公兮，引素書兮，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罷，洞庭君俱奉觴於毅，毅踞踏而受，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網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珠。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綉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婉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掩，義士可殺，不可羞者邪。愚有衷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蕪壤。足下以爲何如。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恩耶。毅肅然而作，欬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房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壤五嶽，洩其憤，復見斷鍊金，擊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簞管方治，新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側，鼓以鱗鬣，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豪傑，有不如者，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遂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涉狂妄，唐突高明，退自循顧，屢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可也。其夕，復備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潘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啜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涇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需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知，遂取於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鯨曠多感，欲求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往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艾，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既

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艷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語，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龍女乃禮飾換服，召毅於簾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泊錢塘季父論親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二氏，理不可遣。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誠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咽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權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爲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語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初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泊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志，寧有殺其婿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其素以操貞爲志，尙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也。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醜醜紛紜，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振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懷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竊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觀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與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滿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泊開元年，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莫知其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元，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九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說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

隋西李朝威，敏而歎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吐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嘏詠而不載，獨可憐其意矣。愚義之，遂爲斯文。



博異志序

夫習識譚妖其來久矣。非博聞強識何以知之。然須抄錄見知。雖黃事類語其虛。則源流具在。定其實。則姓氏罔差。既悟英彥之討論。亦是賓朋之節奏。若纂集克備。即應對如流。余放志西齋。從宦北闕。因尋往事。輒議編題。類成一卷。非徒但資笑話。抑亦粗顯箴規。或冀逆耳之辭。稍獲周身之誠。只同求己。何必標名。是稱谷神子。

博異志序

鄭遷古著

博異志

敬元穎 許漢陽 王昌齡 張竭忠 崔玄微
 陰隱客 岑文本 沈亞之 劉方玄 馬侍中
 敬元穎 谷神子纂名遷古

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脩詞未成。乃攜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志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常抄習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怪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屍。仲躬異之。閉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面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亦不減。忽一日。水頓竭。清且。有一人扣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絳綠之衣。其製飾鉛粉。乃當時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都有五毒龍。斯乃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徵。多故為不赴集役。而好食人血。自漢已來。已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曾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為龍所驅使。為妖惑以誘人。用

博異志

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所非願。昨為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為河南旱被勘責。三數日方迴。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難矣。如脫難願於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乃當時命匠。令一信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即令收之。至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面闊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安匣中。焚香以潔之。斯乃敬元類者也。一更後忽見元類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照衣濁水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為大小之差。元類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為許敬宗婢。爾苦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而不可取。遂為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爾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儲居。今移出。何以取措定之所。元類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矣。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仲躬遂留之。問曰。汝以紅綠脂粉之麗。何以誘女子小兒也。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即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主來。謂仲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一無遺闕。並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隍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栗。勝大官所有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績効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後世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依方安焉。於中題曰夷則之鏡。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洪波急。尋小浦瀕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縱三二尺。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髮若鵝。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而入以游詞。又大驚。返走入宅。漢陽束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郎等易服次。須臾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一大池。池中荷菱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虹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塔。見白金書曰。夜日宮。四面奇花異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列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視。相拜問來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少酒。願追歡。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一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如芭蕉。有紅花滿樹未吐。大如斗。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相揖。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飲前。閣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聖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弦管盡備。其鳥再拜。女郎舉酒。衆樂俱作。蕭蕭冷冷。杳入神仙。纔一巡。此夕月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已來。舉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遂為讀一遍。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謂諸女郎。兼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誦之。諸女郎及漢陽曰。善。乃言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筆筆

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扎之。卷大如拱。已半卷相卷矣。觀其筆。乃白玉為管。硯乃碧玉。以頗黎為匣。硯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其姓。女郎遂却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歸呈父母兄弟。不欲難爾。漢陽曰。適以弊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論。四更已來。命發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郎可歸舟矣。漢陽乃起。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恨恨而別。歸舟。忽大風。雲色斗暗。寸步黯黑。而至平明。方自觀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瀾口。江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故泊舟。乃訊之曰。瀾口溺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撈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活。而若醉。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呪。久而乃言曰。昨夜海龍王諸女。及姊妹六七人。過歸洞庭。宵於此處。取我輩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誰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過也。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為酒。爾三日方平。

王昌齡

開元中。琅琊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費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于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疋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為猛風波裏。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常聞葛仙公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錄齋戒皆全。有不專者。自不之住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報。以為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扇戶。各自獨行。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至時。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潛視之。初無所視。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銜出一道士。二人遂射。不中。奔棄道士而往。至明。並無人得仙。具以此白竭忠。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錄。泊冠帳。或人之髮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即漸無道士。今並休廢。為守陵使所居也。

崔玄微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苑東有宅。耽道。餌木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入嵩山採之。採畢方迴。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聞風月清明。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在宛中

住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裏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耕衣小女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舉乃命坐於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冷。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坐芳香。醉辭襲人。處士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燕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輕佻。翻酒污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諸人即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子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低廻。應難取力。處士憐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醋醋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日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免於患也。處士許之。乃齊聲曰。不敢忘德。拜謝而去。處士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生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乃衣服顏色之異。皆乘花之精也。耕衣名醋醋。即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復來。謝各裏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處士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言此事於時人。得不信也。

陰隱客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深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而傍行。俄轉會。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蝶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翔舞樹杪。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柱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側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唇皓齒。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次。所以未奏。須臾有耕衣一人。傳勅曰。勸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僥賜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滌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漱之。味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

山趾。有一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闢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崙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錄。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異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聿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矣。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妾請過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攜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作樓閣。門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視金印。讀玉簡。劃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纔入門。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視。唯聞門人云。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惟見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有人於劍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岑文本

貞觀中。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覺。忽有叩山亭院門者。藥壘報云。上清童子元寶。故此參奉。文本性慕高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角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執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爲吳王進。入見漢帝。有事擁過。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常與方圓行下。皆得美暢。由是自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憐愛。自漢成帝遂厭人間。乃尸解。或棄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道。故此相曉耳。文本詰以漢魏宋齊梁間。君王社稷之事。了如目視。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幘。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土所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文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文本乃別。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即令伺之。到則話論移時。后令人潛送語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牆下。瞥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了無餘物。唯得古錢一枚。文本悟。上清童子是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餘年。忽失古錢所在。文本遂寤。

沈亞之

沈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謂軍涇州。昔見隴西公言。少從邢鳳游。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家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畫。夢一美人自西極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縹緗。被廣袖之襦。風大悅。問麗人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容于妾宇下。焉有所自。鳳曰。願示其書目。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賜觀覽於人。美人授詩。坐西牀。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

即起從東廡下機上取絲絛傳春陽之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鳳吟卒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為弓彎之狀以示鳳既罷美人低然良久即辭去鳳曰願復少從容須臾間竟去鳳亦旋覺昏然忘有所記鳳更衣即於懷袖中得其詞驚視方省所夢時貞元中也又吳興姚合謂亞之曰吾友王炎云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聲鳴鑼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作西施挽歌其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揮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塔春風無處所悵恨不勝懷進詞王甚嘉之乃悟能記其實炎太原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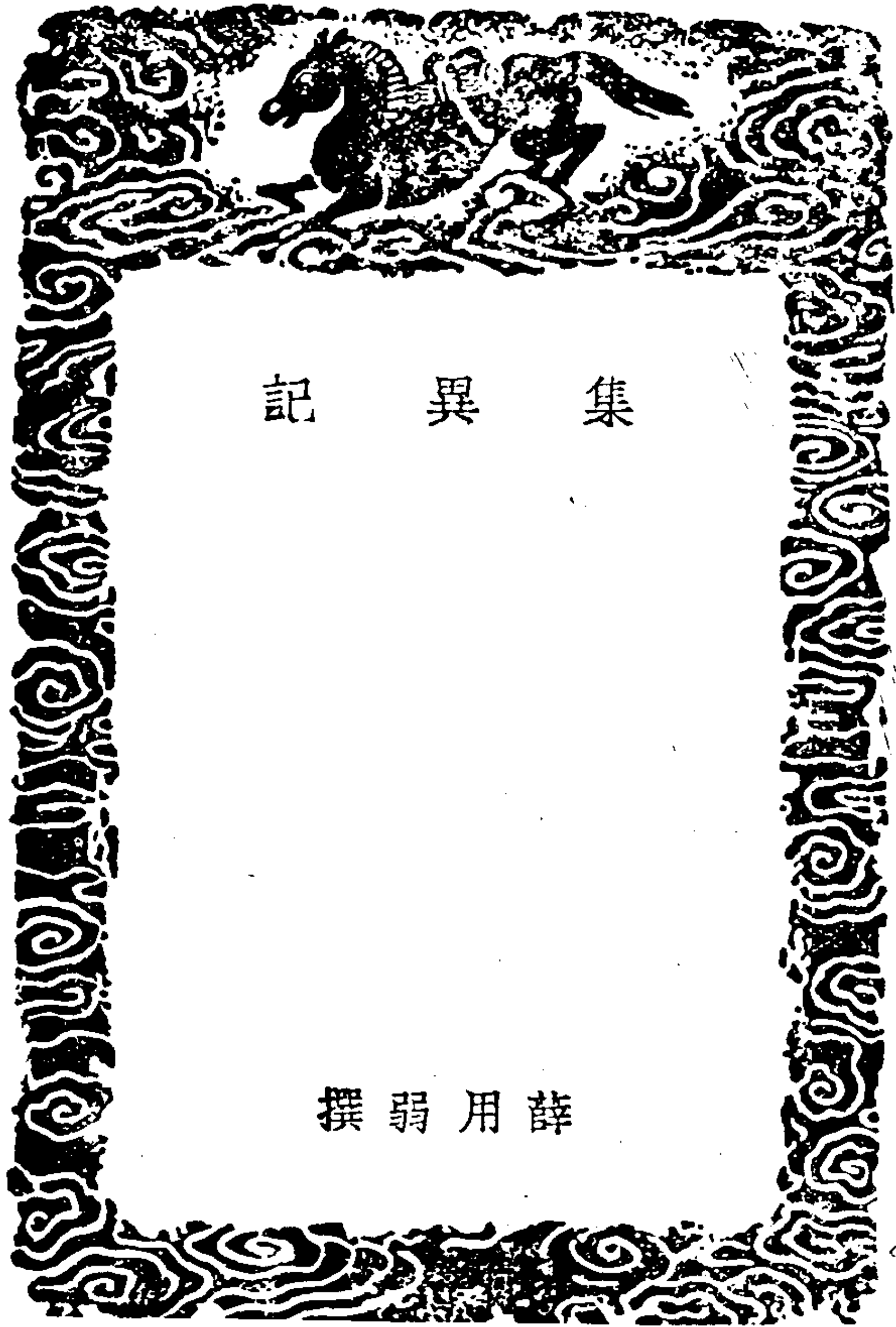
劉方玄

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之廳其西有巴離所隔又有一廳常局鏢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已十數年不開矣中間為廳廊崩摧州司完葺至新淨而無人敢入其夜方玄都不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室口語言嗚呼之聲殆不多辨唯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官時常令老身騎偏面騾抱阿荆郎不肯穩坐或偏於左或偏於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使我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緒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無所記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僅四更方不聞其聲明日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彼此中賓客不曾敢入之由方玄問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塔中院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耶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為灰不堪著視其著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入亦逃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能知其來由耳

馬侍中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謂府主不見而乃寄於園吏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謂即須先言當為其岐路耳護戎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然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勿暗投也某乃護戎先乳母子得以詳悉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入謁護戎果犯諱庭叱而出畏懼之色見園吏曰是必忤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反我而恫迫如是然敗則死不得活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載出郭而逃于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鐵騎者每門千人燧狼忙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于逃民敗室中尚未安聞車馬蹄聲人相議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護戎之使也俄聞勢漸遠稍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悉窣人行聲燧危懼次忽於戶隔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絕長手携一襖曰馬燧在此否燧默不敢對又曰大驚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至憂疑也燧乃應唯唯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過尚有餘恐爾君固饑我食汝乃解所攜襖有熟肉一甌胡餅數枚燧食甚飽却令於舊處更

不可動胡二姊以灰數斗於燧前地上橫布一道以援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劫輒不得動過此厄後勳貴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閃閃照人漸近戶隔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鬚金牙鋒鑠臂曲瘦木甲擎獸爪衣豹皮褲携短兵直入室來縛目電燧吐火噴血跳躑時吼鐵石消鏢燧之懼慄殆喪魄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物乃撒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相請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馬生匿於此子時數人持兵器下馬入來街踏夜叉夜叉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噉食血肉殆盡夜叉意氣徐步而去四更東方月上燧覺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籍燧乃獲免後立大勳官爵嘗崇詢訪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報不及每春秋祠饗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



集異記

薛用弱撰

集異記卷第一

徐佐卿

王積薪

平等閣

裴珙

蕭穎士

韋宥

蔡少霞

河東薛用弱撰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翔焉。上視御孤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史許歎然。矯翰西南而逝。萬眾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慧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為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骨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者。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為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口。吾行山中。偶為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按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逼幸道室。既入此堂。忽視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即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射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飛箭。當日集於斯觀。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集異記卷一

一

82

集異記卷一

二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險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為尊官有力者之所見占。積薪棲棲而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眠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于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為適。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況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屏。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囊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闔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審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對勢。至今棋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還日而寫像焉。及煙焰息滅。啓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即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復日而寫像焉。及啓鑪。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大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還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乃登鑪。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況今衆善。虛費積年。如或踴前失。吾亦無面目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啓鑪。欲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德於諸佛。二以表誠於衆善。偉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為建重開耳。聚觀萬眾。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開元初。李嵩充天平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歎曰。如此相好。而為風日所侵。痛哉。即施錢七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只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嵩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鄆西歸。及端午。以親親焉。下驢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願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珙有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君子。子其聽乎。即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遠也。珙許約。因顧謂己之二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于白馬寺西吾之表兄資溫之墅。來辰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驚。俄頃至上東門。

集異記卷一

三

79

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已半規。即促步而進。及家。既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莫顧瞻。因俯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即又不聞。珙即大呼弟妹之名。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感。因又極叫。皆亦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小曰。珙在何處。那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為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珙。即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鑾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啓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應借馬送歸。以為戲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兒無理。將人命為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笞之。既至。而裴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寶莊。裴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于此。既至。則已絕矣。珙驚嘆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寶溫。細話其事。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揚州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洲。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即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楫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颺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于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畫坐。自門。適白云。某吏於某處。檢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而穎士懸懸江中。二少年亦縲縲于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具述其事。邑長即令先窮二子。須臾款伏。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丘墓。今有年矣。穎士即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開鄱陽王家。大獲金玉。常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髮鬢斑白。偃臥于石榻。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驗歟。

章有

元和中。故都尉章有。出牧溫州。忽忽不怡。江波俯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沙亂流。蒼翠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菴有拂鞭者。有因閑援熱視。忽見新絲箏絃。周纏蘆心。有即拔蘆伸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手復結。有奇駭。因實于懷。行次江館。其家室皆已維舟入亭矣。有故駟馬也。家有妓樂。即付第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願甚新緊。然沙洲江微。是物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唯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即置之。赴食。隨置復。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選蟬搖動。妓乃驚告。乘來觀。而雙眸睜然矣。有駭曰。得非龍乎。遂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孟水之內。而投於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俄有白龍長百丈。挈攫昇天。衆咸觀之。良久乃滅。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第。還新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為終焉之計。居處深僻。解近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

祛。尤諸夙尚。於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憩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為褐衣鹿幘人之夢中。召去。隨之遠遠。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曠曠。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即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蓬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立。少霞遽俯敬謁。玉人謂曰。感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為鹿幘人引至東廊。止于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即極辭。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青倭。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一寶筆硯。即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于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滄。新宮宏宏。崇軒巖巖。雕玳盤礎。鏤檀棟檠。壁瓦鱗差。瑤階昉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幽虞巡徼。昌明捧闈。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龜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鶴烈。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為屑。桂旗不動。蘭屋互設。妙樂竟臻。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澈。風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於少霞方更周視。遂為鹿幘人促之。忽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即紀錄。自是竟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為立傳焉。用弱亦常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迹宛有青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更耳。固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修道尤劇。元和末。已云物故。

集異記卷第二

集翠裘 王維 王漢之 張鑑 裴通遠 邢曹進 章知微 狄梁公 事王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坐。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為對。梁公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為不平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報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褻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射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為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甚。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門者。為其致公主。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為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為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

警忽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諸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遺維衣之仍令資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携酒樂奉讓即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為文乎維即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為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為諸貴之所欽服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為解頭誠為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皋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為他人所託願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為子力維起謝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貴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奔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賦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篔簹雲壓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為師因歡笑而作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舉飲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曠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張益

張相公益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獨厚張公日日以冀而累旬無耗忽夜夢有人自門遞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驚寤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譯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對曰身作相矣張公即詰之通禮答曰任調反語是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獨為珍藥珍藥反語即身名氏也張公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

裴通遠

裴通遠

九

憲宗遷葬于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歸日勢已晚車馳馬驟自平康北街後乃有白頭嫗徒步奔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將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或有哀其奔迫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即謂曰與嫗同里今亦將歸若步履不速懼犯禁車中尚可通容能登車至里門否其嫗乃荷愧丁寧因命同載及至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遺下小紅錦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為逝者覆面之物四焉諸女驚駭登棄於路自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邢曹進

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以來名為河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為田承嗣所廢會因討叛飛矢中目左右與之拔箭而留于骨微斷其末焉即以鐵錯遺有力者挾而出之痛毒則極其鐵堅然不可搖動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夢見胡僧入于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于其中當自愈矣及寤登言於醫工醫工曰米汁即泔也豈宜潰瘡哉遂令廣詢于人人莫論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丐食因遺召入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矣即延之俯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飴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飴為米汁况所見復宵夢中則取之如法以點應手清涼頓滅酸楚然既夜其瘡稍瘳即令如前縛縛用力以拔錯鐵及驗鐵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月而差矣吁西方聖人恩祐顯約乃若此之明微邪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多山館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前後官吏事之如神然終遭其害知微既至則究其窟宅廣備薪採伺候集聚因環薪縱火乘持兵刃焚然殆盡而邑中累月蹤跡杳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塵僕僕憔悴投刺請謁曰蘭陵蕭德知微初不疑慮即延入上座談論笑語敏辯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授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嶽中收得猴羅智能可玩敬以奉贖乃出懷中小合開之而有猴猴大纒如栗跳踴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携入誇異於宅內猴於是騰躍踴躍化為虎馬局閉不及兵仗應加知微聞門皆為晒噬子遺無有矣

狄梁公

狄梁公性開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華州關關之北稠人廣聚聚觀如堵狄梁公引臂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爾縑千疋即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纒纒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刺骨於是兩眼為贅所障目睛翻白痛楚危亟頃刻將絕惘然久之乃曰吾能為也其父母泊親屬叩頭祈請即置千疋實于坐側公因令扶起即於腦後下針寸許仍詢病者曰針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針而疣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會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盡急病行志耳吾非嚮伎者也顧而去焉

集異記 卷二

車王方集賓客。談話之際。馮馬牙人趨神奴者。請呈二馬焉。車王即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車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車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上。座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即共諮詢。車王曰。諸公未驗。當爲驗之。即令鞭棰。馳驅往復數四。笑謂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車王乃顧千貫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此等衰其價之高下焉。座客乃伏。



前定錄

鍾 輅

前定錄序

崇文館校書郎鍾 輅 纂

人之有生修短貴賤聖人固常言命矣至於纖芥得喪行止飲啄亦莫不有前定者焉中人以上罔有不知其說然得之即喜失之則憂皇皇汲汲至於老死罕有居然俟得靜以待命者其大惑歟余頗愚迷方不達變態審固天命未嘗勞心或逢一時偶一事泛乎若虛舟觸物曾莫知指遇之所由推而言之其不在我明矣大和中韓書春閣秩散多暇時得從平博聞君子傲其異說每及前定之事未嘗不三復本末提筆記錄日月稍久漸盈篋篋因而編次之曰前定錄庶達識之士知其不誣而奔競之徒亦足以自警云爾

- 鄭虔 裴諤 劉遵之
- 武殷 巨盧署 喬林
- 張輅 龐嚴 李敏求
- 韓晉公 張宣 杜思溫
- 李相國揆 薛少殷 袁孝叔
- 馬遊泰 韋泛 陳彥博
- 陸賓于 王璠 柳及
- 延陵包隰 沙門道昭

前定錄

鄭虔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為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他日復謁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叔父頗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此若在孔門未敢鄰於顏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無所讓虔大異之因詰所驗其應如響虔乃杜門累日與之言因謂之曰若然君何不早為進取而遲暮如是相如曰其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耳虔曰君當為何官曰後七年選授衢州信安縣尉秩滿當卒虔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起幽薊叔父此時當被玷汙如能赤誠向國即可以免遷謫不爾非所料矣明年春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授衢州信安縣尉將之官告以求訣涕泣為別後三年有考使來前問相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於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遣偽署西京留守張通儒至長安驛朝官就東洛度至東都偽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伴中風疾攝市令以自汙而亦潛拜章疏上肅宗肅宗即位靈武其年東京平令三司以接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賊貶台州司戶而卒

裴諤

寶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諤出為廬州刺史郡有二遷客其一曰武徹自殿中侍御史貶為長史其一曰于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為別駕諤至郡三日二人來候謁諤方與座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縣主簿房觀請謁諤方與二客話舊不欲見觀語吏云謝房主簿相訪方對二客請俟他日吏以告觀觀曰某以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請諤曰吾中外無有房氏為舊者乃令疏其祖父官諤觀具以對又於懷中探一紙舊書以受吏諤覽之愀然遠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顧左右問曰此有府職月請八九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遂命吏出牒以署觀時二客相顧甚異之而莫敢發問諤既就榻歎息因謂二客曰君無為復

惠遠謫事固已前定其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學時

至大梁有陸仕佳為浚儀尉其佳候之仕佳座客有陳留尉李撝附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秦軍房安禹繼來時坐客聞其善相人皆請之安禹無所讓先謂仕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曰君去比二十年當為府寺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亦下壽考次謂撝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後二十年廢棄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謂某曰此後歷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去私謂某曰少間有以奉託幸一至逆旅安禹既歸某即繼往至則言款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郎為江南郡守其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為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當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祿願假俸十千已下此即安禹子也徹等咸異其事仕佳後再受監察御史卒器後為司農丞肅宗在靈武以策稱旨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果奉使後十餘年竟不至本曹局撝其年授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時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國子祭酒充吐蕃會盟使既將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

劉遵之

彭城劉遵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遵之從母弟吳郡陸康自江南來有主簿楊豫尉張穎者聞康至皆來賀遵之時冬寒因飲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來遵之命下簾帷迎於庭且問其所欲琮曰某將入關請一食而去遵之顧左右命具芻米於館琮曰某非悠悠求一食者今將追延山人就於驛日旰矣若就館則慮不及請於此食而過遵之以方飲有難色琮曰某頗能知人若果從容亦有所獻遵之聞之喜遽命褰帷而坐客亦樂聞其說咸與揖讓而坐時康已醉卧於東榻遵之乃具饌既食遵之有所請琮曰自此當再名聞某官至二邑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終言訖將去豫穎固止之皆有所問謂豫曰君八月勿食驢肉食之過疾當不可救次謂穎曰君後政官宜與同僚善勿與官長不叶或不叶必為所害豫穎不悅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為君禍福也

因指康曰如醉者不知為誰也明年當成名歷官十
餘政壽考祿位諸君子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所
往明年逆胡陷兩京玄宗幸蜀陳倉當路時豫主郵
務常念琮之言記之於手板及驛騎交至或有與豫
舊者因召與食誤嚼驢腸數鬻至其腹脹而卒穎後
為臨濮丞時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為賊所陷臨濮令
許景先率吏及武士持刀與賊戰賊退郡平節度使
以聞即日拜景先為長史領郡務而穎常與不叶及
此因事笞之遂陰汚而卒魏之後樓某下登科拜汝
州臨汝縣令轉潤州上元縣令在任無政皆假據以
終考明年康明經及第授秘書省正字充龍右巡官
府罷調授咸陽尉遷監察御史整屋令比部員外郎
連與大郡歷官二十二考

武殷

武殷者鄴郡林慮人也少有名譽鄉里信愛嘗欲娶
同郡鄭氏則殷從母之女也姿色絕世雅有令德殷
甚悅慕女意亦願從之因求為婿有誠約矣無何通
於知己所薦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母許之殷至洛
陽聞勾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時殷持楹造焉生極
喜與之竟夕因謂殷曰子之祿與壽甚厚然而晚遇
未至七十而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於此請以近
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曰自
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其婚娶殊未有此殷曰約有
妻何言無此妻生曰君之妻鄭氏也然生曰此固
非君之妻也君當娶韋氏後二年始生生十七而君
娶之時當官未踰年而韋氏卒殷異其言固問鄭氏
之大即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將嫁之
夕君其夢之既二年既下第有內黃人郭紹家富於
財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其婚鄭之母聚其族謀曰女
年既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願見其所適今有郭紹
者求娶吾欲許之何如諸子曰唯命鄭氏聞之泣恚
將斷髮為尼者數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將不
救時殷在京師其夕夢一女子嗚咽流涕似有所訴
視之即鄭氏也殷驚問其故良久言曰某常仰慕君
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為尊長
所逼將適他氏沒身之恨知復何言遂相對而泣因

前定錄

驚覺悲惋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
氏則郭紹也殷數日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
異耳及肅宗在儲邸名紹遂改子元殷明年擢第吏
二年而子元卒後十餘年殷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
應後自尚書郎謫官韶陽郡守韋安貞固以女妻之
殷念勾龍生之言懇辭不免娶數月而韋氏亡矣其
後皆驗如勾龍生之言爾

豆盧署

豆盧署本名輔真貞元六年舉進士下第將遊信安
以文謁郡守鄭式瞻其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
曰子復姓不宜兩字為名將為改之何如署因起謝
且求其所改式瞻書數字若著者動者署者署者慮
子宗從中有同者故書數字子當自擇之其夕宿於
館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名
四者甚佳後二十年為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
以建亭臺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為名既二年
又下第以為夢無徵知者或謂之後二年果登第蓋
自更名後四舉也大和九年署自秘書少監為衢州
刺史既至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命建一亭
名曰徵夢亭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
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備僕皆去聞凌儀射劉彥莊喜
賓客遂往告之彥莊容申屠生者善鑿人自云八十
已上頗箕踞傲物來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
琳至則言欵甚狎彥莊異之琳既出彥莊謂生曰他
賓客賢與不肖未嘗見生與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
衣耳何詞之密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為君
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為君結交
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實若處極位不至百日
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宜志之彥莊遂館之數日厚
與車馬送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
惠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知所在琳後擢進士
登第累佐大府大曆中除懷州刺史時彥莊任修武令
誤斷獄有死者為其家訟冤詔下御史勸其事及琳
至竟獲免建中初微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久

七日以疾罷後陷賊朱泚中方削髮為僧泚知之竟
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
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矣

張轅

吳郡張轅自奉天尉將調集時李庶人錡在浙西兼
權筭轅與之有舊將往謁且求資糧未至夢一人將
官告至云張轅可知袁州新喻縣令轅夢中曰已曾
為赤尉不宜為此固不肯受其人曰兩季之俸支牒
已行不受何為遂委之而去轅覺竟惡之及見錡具
言將選告以乏困錡留之數日將辭去錡因謂曰足
下選限猶遠且能為一職乎亦可資桂玉之費轅不
敢讓因署毗陵郡鹽鐵場官轅以職雖卑而利厚遂
受之既至所職視其簿書所用印乃袁州新喻縣印
也轅以四月領務九月而罷兩季之俸皆如其言

龐嚴

京兆尹龐嚴為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
門嚴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
故來相告耳嚴喜聞之乃問曰余為相乎曰無有節
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為何官曰類廉察而無兵權有
土地而不出畿內過此以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壽幾
何曰惜哉所乏者壽向使有壽則無求不可曰當何
日去此曰來年五月二十三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
以狀請於廉使元稹稹與嚴善必謂得請行有日矣
其晦日宴客得元公復書云請候交劉嚴發書曰
固知未可以去具言其夢中事於座中竟以五月二
十三日發後為京兆尹而卒

李敏求

京兆尹趙郡李敏求應進士八就禮部試不利大和
九年秋旅居宣平里日晚擁膝愁坐忽如沉醉俄而
精魄去身約行六七十里至一城府門之外有數百
人忽有一人出拜之敏求曰何人也答曰某即十年
前所使張岸也敏求曰汝前年隨吾旅遊卒於涇州
何得在此對曰某自離二十二郎後事柳十八郎職
甚雄威今作泰山府君判官二十二郎既至此亦須
一見遂於稠人中引入通見入門兩廊多有衣冠或
有愁立者或白衣者或執簡板者或有將通狀者其

服率多條紫或綠色既至廳柳揖與之言曰公何為到此得非為他物所誘乎公宜速去非久住之所也敏求具如此答柳命吏送出將去懇求知將來之事柳曰人生在世一食一宿無不前定所不欲人知者慮君子不進德修業小人情於農耳君固欲見亦不難爾乃命一吏引敏求至東院西有屋一百餘間從地至屋書架皆滿文簿籤帖一一可觀吏取一卷唯出三行其第一行云大和二年罷舉第二行云其年婚得伊宰宅錢二十四萬其第三行云受官於張平子餘不復見敏求既醒具書於禱秩之間明年客遊西京過時不赴舉明年遂娶韋氏韋之外親伊宰將別第召敏求而售之因訪所親得錢二百萬伊宰乃以二十萬脫敏求既而當用之券頭以四萬為貨時敏求與萬年尉戶曹善因請之卒君用所資伊亦脫焉累為二十四萬明年以陰調授河南北縣尉縣有張平子墓時說者失其縣名以俟知者

韓晉公

韓晉公混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捷之吏曰其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為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為驗乃恕之而繫其吏明日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餅菓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日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耶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實曆中自越府戶曹擢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負介夢中不與之見女子云某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縣有年數矣令

開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竟不對宣因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安吉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退之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一女子安字乎十一口吉字乎此陰陽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宣移家河南固求宋亳一官將引家住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宣曰某已為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當即遷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唯三口為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論及唱官日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宣歎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

杜思溫

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溫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臨宴往往得與嘗從宿客夜宿城南荀家背中夜後山月如畫而遊客皆醉思溫獨携琴臨水閑泛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溫謂是座客殊不顧及曲罷與語乃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此中平生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絃聲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為我彈之思溫奏為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焉叟因謂思溫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於名譽而常為王門之伶人乎思溫竦然受教且問窮達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官人間祿籍當為君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溫往見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然慎勿為武職當有大禍非獲所免誌之誌之言訖遂不見思溫明年又下第遂罷舉西遊抵成都以所藝謁章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雜俸月不下二萬又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常欲思溫在轅門思溫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二日密請章令公遂補計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禍至求為

遠使竟不果及劉闢反叛時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為官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在此也

李相國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至酉不得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為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為此色悒然而去王生曰君無快快自此數月當為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於几下取一縑書可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縑不爾當大發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冰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為宗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素聞其才請為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佳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為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為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于懷遠坊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為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旁注兩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遂命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見矣

薛少殷

河南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亡於長安崇儀里有使持牒云大使追俄引至府門見府官即鮮于叔明也少殷欲有所訴叔明曰寒食將至何為饑餓子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門扇雙開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某方欲立事和尚何為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聞者入白遂巡聞命素服乃引入所見乃亡兄也欷泣良久曰吾以汝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他也

少殷時新婚姻不願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西曹汝既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引少殷於西院見之接待甚厚俄聞備饌海陸畢備未食王判官忽起顧見向者持塔僧曰不可食食之則無由歸矣少殷曰饑甚奈何僧曰唯蜜煎薑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詣兄且請去兄知不可留乃白府官許之少殷既得歸人間願知當為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少殷懇請乃召一吏取籍尋閱不今少殷見之曰汝後年方成名初任當極西之官次得歷職赤簿尉又一官極南此外吾不知也臨別兄曰吾舊使祇承人李俊令隨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遇危險皆見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識和尚何乃見護如此僧曰吾為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具述其事後年春果及第未幾授秘書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回改同安主簿秩滿過趙昌為安南節度少殷與之有舊懇求為從事欲歷極南之官昌許之曰乘遠之鎮未暇有表至江陵當以表請及表至少殷尋以母丁憂服除選授萬年縣尉時青淄卒更與駙馬家重關死京兆府不時奏德宗怒時少殷主賊曹務一日乃貶高州雷澤縣尉十餘年備歷艱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順宗嗣位有詔收錄貶官少殷移至桂陽與貶官李定同行過水勒馬與一從人言即李俊也云某月日已足拜別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止於此李俊復去將不久矣李定驚感感問其事具以告之少殷十數日而卒

表孝叔

表孝叔者陳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踰月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孝叔問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遣子及覺乃周覽四境所居之東十里有廢觀古石壇而見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于家即於壇中取丸靈丹一圓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來然不詳其所止孝叔意其必能屠豕謝祿常欲發問而未敢言其後一旦來謂孝叔曰吾將有他適故來訪別於壇中探出一編書

前定錄

以遺之曰君之壽與位盡具於此事已前定非智力之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適足徒勞耳君藏吾此書慎勿預視但受一命即開一幅不爾當有所損孝叔跪受而別後孝叔寢疾殆將不救其家或問後事孝叔曰吾為神人授書一編曾未開卷何遽以後事問乎旬餘其疾果愈後孝叔以門陰調授密州諸城縣尉五轉蒲州臨晉縣令每之任輒視神人之書時日無差後秩滿歸闕別墅因晨起欲就巾櫛忽有物墜於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叔驚仆於地不語數日而卒後逾月其妻因閱其笥得老父所留之書猶餘半軸因嘆曰神人之言亦有証矣書尚未盡而人已亡乃開視之其後唯有空紙數幅畫一蛇而盤照中矣孝叔之叔修己元和初為太學生具說其事

馬遊秦

吏部令史馬遊秦開元中以年滿當選時侍郎裴光庭以本銓舊吏問其所欲遊秦不對固問之曰某官已知矣不敢復有所聞光庭曰當在我安得知之遊秦不答亦無懼色光庭怒曰既知可以言乎遊秦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之乃命疏其事自藏於櫥棟之間期注唱後發之後老君見於驪山鑿與親幸其地因改會昌縣為昭應縣光庭以舊無昭應之名謂遊秦莫得而知也遂補其縣錄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間所誌之書則如言爾

章泛

章泛者不知其所來大曆初罷潤州金壇縣尉客遊吳興維舟於興國佛寺之水岸時正月望夜士女繁會泛方寓目忽然暴卒縣吏捕驗其事未已再宿而甦云見一吏持煤來云府司追遠與之同行約數十里忽至一城兵衛甚嚴入見多是親舊往還泛驚問吏曰此何許也吏曰此非人間也泛方悟死矣俄見數騎呵道而來中有一人衣服鮮華容貌甚偉泛前視之乃政人也驚曰君何為來此曰為吏所遣其人曰某職主召魂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誤矣所遣者非追君也乃兗州金鄉縣尉章泛也遂叱吏送之歸泛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祿壽其人不得已密謂一吏引於別院立泛於門吏入持一丹筆來書

其左手曰前楊復後楊後楊年年強七月之節歸玄卿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沙門法寶好異事盡得其寶因傳之後六年以調授太原楊曲縣主簿秩滿至京師適遇所親與鹽鐵使有舊遂薦為楊子縣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將赴選以暴疾終于廣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

陳彥博

陳彥博與謝楚同為太學廣文館生相與齊名彥博將取解忽夢至都堂見陳設甚盛若行大禮然庭中幃幃飾以錦繡中設一榻陳列几案上有尺檮望之昭耀如金字彥博私問主事曰此何禮也答曰明年進士人名將送上界官司閱視之所彥博驚喜因求見其人引至案傍有紫衣人執象簡彥博見之歛衽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視之遂前見二十二彥博名在焉從上二人皆姓李而無謝楚名既晤獨喜不以告人及楚同過策試有自中書見名者密以告楚而不言彥博彥博聞之不食而泣楚乃諭之曰君之能豈後於楚設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彥博方言其夢且曰若果無驗吾恐終無成矣太學諸生曰誠如所說事亦未知也明旦視榜即果如夢中馬彥博以元和五年崔樞下及第上二人李願行李仍叔謝楚明年于尹躬下擢第

陸賓于

吳郡陸賓于舉進士在京師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聲色兼知術數賓于與之往來每言小事無不驗至寶曆二年春賓于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留止一宿明旦謂賓于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于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必以京兆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必殊等及第矣賓于乃書於晉昌里之牖間日省之數月後因於靖官北門候一即官適遇朝客遂迴憩於從孫閣禮之舍既入聞禮喜迎曰向有人患鯉魚方欲候翁而烹之賓于素嗜魚但令具羹至者輒盡後日因視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遂命駕詣瑛且給之曰將遊蒲關故來訪別瑛笑曰水族已食矣遊蒲關何

為實于深信之因取薦京兆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
畢又訪瑛瑛曰君已登第矣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
人之外狀首姓李名合度脚時有廣文生朱休者時
議及第監司所送名未登科實于因問其非姓朱乎
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月二十四日實于言
於從弟符符書壁間後月餘放榜狀頭李節實于名
在十六即三十三人也惟瑛又謂實于曰君成名後
當食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實于不諭其意及
從事於越半年而暴終

王璠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嘗夢為河南尹平且視事有
二客來謁一衣紫而東坐一衣緋而西坐緋者謂紫
者曰審邦如何處置曰已科決速出界訖覺乃書於
詰牒之後別紙上後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至三日
留守大將知水北院官與洛陽令及分司郎官偕至
問答一如夢中遽命開篋取官詔所誌者備焉乃是
郎官家奴竊物而遁送縣斷如此

柳及

柳及河南人貞元中進士登科殊之子也家於灤陽
嘗客遊至南海元帥以其父有名於搢紳士林間俾
假採於廣未幾娶會長岑氏之女生一男名既既及
以親老家遠不克迎候乃携妻子歸寧於灤陽未再
歲後以家給不足單車重遊南中至則假邑於蒙于
武仙再娶沈氏會公事之郡獨沈氏與母孫氏在縣
解時當秋夜分之後天晴月皎忽於牖中見一小兒
手招沈氏曰無懼無懼某幾郎子也告說事狀歷然
可聽沈氏以告其母母乃問是何人有何所請答曰
某既既也自去年七月身死故來辭別凡人天逝未
滿七歲者以生時未有罪狀不受業報縱使未即托
生多為天曹權錄驅使其使當職役但送文書來往
地府耳天曹記人善惡每月一送地府其間有暇亦
得閑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會計亦嘗即至俄爾
及歸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微之地當有妖怪假
託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為乎其夕即又於牖間
見乃秋獻涕泗因詢其天橫之由答曰去年七月中

戲弄遂得病疾醫藥不救以至於此亦命也今為天
曹收役亦未有託生之期及曰汝既屬冥司即人生
先定之事可知也試為吾檢窮達性命一來相告答
云諾後夕乃至曰冥間有一大城貴賤等級咸有本
位若蒸布馬世人將死或半年或數月內即先於城
中呼其名時既既已聞呼父名也輒給而對既而私
謂沈氏曰阿爺之名已被呼矣非父在人間他日有
人求娶沈氏者慎勿許之若有姓周職在軍門者即
可許之必當借老衣食盈羨其餘所述近事無不徵
驗後一夕又來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間從此
永訣矣言詞悽愴歎歎而去後四月及果卒沈氏尋
亦萍泊南海或有求納者輒不就後有長沙小將姓
周者部本郡錢帛貨皆於廣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許
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與及相識具錄其事

延陵包隲

延陵包隲因選沂舟於隋河時以迫選限舟人寡而
力殆乃率同舟僮僕輩七八人次為之挽過符離縣
之西有古樹樹下有穴根繫於上若廢井然而一僕
忽誤墜落穴而方出乃提一片石廣四寸有小篆其
文曰旁有水上有道八百年中途栲栳象咸異之而
莫知所謂尋問墜坑者名栲栳也時元和三年九月
二十一日矣

沙門道昭

永泰中有沙門道昭自云蘭州人俗姓康氏少時因
得疾不救忽寤云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住
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之事初若
隱晦後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逸舉明經其二
曰張氏以資蔭不記名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
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可救次謂逸曰君
不利簪笏如能從我亦當三十年無乏有疾勿令胡
人療之其年張授官於襄鄧間後累遷常求南州亦
皆得之後又赴選果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
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即盧氏望也
逸後舉不第從所知於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
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為僧者因得疾服姬黃氏之
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

唐前定錄

Blank area for the '唐前定錄' section.

寶相易直

柳貞外

李涼公

崔相

盧賓客

牛師

陳存

鄭滂

孔温裕

王家

黃損

張賓藏

崔龜從

孫思邈

武居常

房玄齡

明皇

姚宋

柳柳州

玄宗

李衛公

李景讓

唐晉

劉逸

寶相易直

寶相易直初時名祕家貧就業村學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徒悉歸家不得已而宿於漏屋之下寒爭附火唯寶公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今起曰寶秘君後為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乘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扇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播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閭情及陞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吏中榮達

柳貞外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師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也卜者曰無苦但憂遠官耳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收也其收柳州乎卒如其言

李涼公

李逢吉未嘗論語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公望除官因訪婢一日婢晨至慘然公問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是好意不欲說公強之婢曰夢有人昇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地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夢驚喜俄爾除中書舍人知貢舉未畢

入相

崔相

崔相國羣之鎮徐嘗以焦氏易林自筮過乾之大畜其繇曰典策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漬獨不遇災及經王智與之變果除祕書監

盧賓客

前定錄

盧賓客貞白父曰老彭有道術兼號知人元和初宗人弘宣簡辭弘正簡求俱候馬留坐目之曰一行五節度使可謂盛矣卒如其言又族子錯初舉進士就安邑所居謁錯曰爾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後十餘年方得勿以遲晚為恨登朝亦大美官錯至長慶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終庶子

牛師

長慶中鄂州里巷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即到豈奈我何未幾而相國奇章公帶平章事節制武昌軍其語乃絕而牛師尚存僧者牛公之名也方知將相之位豈偶然耶

陳存

進士陳存能為古歌詩而命寒主司每欲與第臨時皆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舊相知知舉日萬方欲為申屈將試前夕宿宗人家宗人為具入試食物兼備晨餐請存偃息以俟時五更後怪不起就寢呼之不應前視之已中風不能言也

鄭滂

進士鄭滂在名場歲久輩流多已榮達常有後時之歎一夕忽夢及第而與韋周方同年當時韋氏舉人無名周方者益悶之大和元年秋移舉洛中時韋弘景尚書廉察陝邦族弟景方赴舉過陝尚書詰曰我名弘景汝兄弘方汝名景方兄弟各分吾名一字誠無意也遂更名周方滂聞之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方升名而果同年馬滂子溥又自說應舉時曾夢看及第榜上但見鳳字大中元年求解鳳翔偶看本府鄉貫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縵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生側詒詩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焉

孔温裕

河南尹孔温裕以補闕諫討兗項貶郴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温業書報云憲府欲取作侍御史日望勅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有鶴喜於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曰願早作官鶴既飛去墜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無幾遂除此官

王家

王家與趙憬有布衣之舊常知其才趙公入相蒙自前新塗縣令求謁公見極喜給郵甚厚將擢為御史時憲僚數少德宗難於除授而趙公之言多行蒙意可以坐待續衣之拜一日偶詣慈恩寺僧占氣色者蒙問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殊未見喜兆此後若干年當得一邊上御史蒙大笑而歸數日趙公奏言御史府闕太多就中監察尤為要官臣欲選擇二人上曰此官須得孤直茂實充選料卿祇應取輕薄後生朝中子弟耳此不如不置公曰臣之愚見正如聖慮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上喜曰如此即朕之意公因薦二人其一即蒙也上曰早將狀來公既出逢裴延齡時以次對問公曰相公奏何事喜氣充溢公不對延齡慍罵而去云為此老叟所請得行否既見上奏事畢因問曰趙憬向論何事上曰趙憬極心公因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憬身為宰相豈謂州縣長績効向二人又不為人所稱憬何由身知之必私也後來陛下但詰其所自即知矣他日上果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諳熟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又入上曰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遂歸故林而趙蒙於相位後數年邊帥奏為從事得假御史焉

黃損

黃損連州人有志舉於廬山與蔡維翰宋齊丘相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遊五老峯遇磐石少憩頃之有叟長嘯而至指維翰齊丘曰公等皆至將相但各不得其死耳次指損曰此子有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官不過一州從事耳宜思之損甚怒叟曰休戚之數定矣吾先知也何怒乎後皆然

張賓藏

貞觀中張賓藏為金吾長嘗因下直歸標陽路逢少年敗獵割鮮野食倚樹歎曰張賓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張賓藏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賓藏異之即時還京師時太宗苦於氣病眾醫不效即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賓藏嘗因是疾

即具疏以乳煎革撥方進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親微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革撥有效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復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微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六十日矣

崔龜從

崔龜從未達時嘗至宣州夢到一府門屋宇深大非人間所有有綠衣吏抱案龜從揖而問之綠衣亦喜云生人簿籍也崔問曰某未達應舉請為一檢可乎吏唯之因為檢曰灼然及第科名極高官至此州刺史言訖遂覺崔自喜之明年果中第又聯得科目官至中書舍人出為華州刺史因謂妻曰昔夢皆驗今為刺史位至此矣當為身後之計俄除戶部侍郎深不自會尋出為宣州觀察使至日吏白曰舊例長史到皆謁故事神廟崔公命駕謁之既到道路門巷皆昔夢中所遊入門宛然遂登堂見西壁有畫著綠衣抱案其吏即夢中所見乃歸而快快又謂妻曰昔夢綠衣人云合至此州刺史此已任矣及旬日得疾治之不愈謂妻曰本來之說此其驗矣妻曰昔日為遊客尚獲佳夢今為地主合再祈之崔公乃置酒食進祝之其夕又夢故事神自至曰大夫壽愈幸無憂也崔即告本廟吏之詞神曰吏以公當為此州偶然爾公位極重不可盡言自此去尚有十四年壽耳言訖而覺崔公疾尋差後皆如其言時開成四年也

孫思邈

孫思邈嘗以諸子見思邈曰後先顯爾晚貴佳福在執兵後皆驗又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為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末生及溥為蕭丞而齊卿為徐州刺史

武居常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謂為猴類即以居常願下有若猿頰也其上有四鬚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而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八後起家暴貴壽亦漫微居常不之信後卒如

其言

房玄齡

房玄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鼻曰公知名當世為時賢相奈無繼嗣何公怒時遺直以三歲在側日者顧指曰此兒此兒此兒絕房者此也公大悵而還後皆信然也

明皇

明皇始平禍亂在官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開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啓謝曰昔此卦三靈為最善黃帝勝炎帝而聖得之所謂合因斬開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明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識之後即位應其術焉

姚崇

明皇初登極夢二龍銜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寤延而去夢迴上召申王圖先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各為天遣龍致於樹即姚崇宋璟當為輔相兆矣上歎異之

柳柳州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持欲隱余於斯歎

玄宗

玄宗幸東都偶秋宵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退顧凄然發數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狩初到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進曰萬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李衛公

太尉衛公為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詣門請謁公與之及席乃曰某善按年也公初未之奇因請虛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靜伺之生與公皆坐於簾下頃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生遽請歸竟亦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行策至一品薨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李景讓

宣宗將命相必採中外人情合為相三兩人姓名撰之置香案上以梳覆之宰相閱必添香探丸以命草麻上切於李景讓竟探名不著有以見其命也

康晉

牛相新昌宅泓師號為金梳吉金或傷庶可重製本將作大匠康晉宅晉自辦尚卓形勢以其宅當出宰相後每命相有案必引頭望之宅竟為牛所得

劉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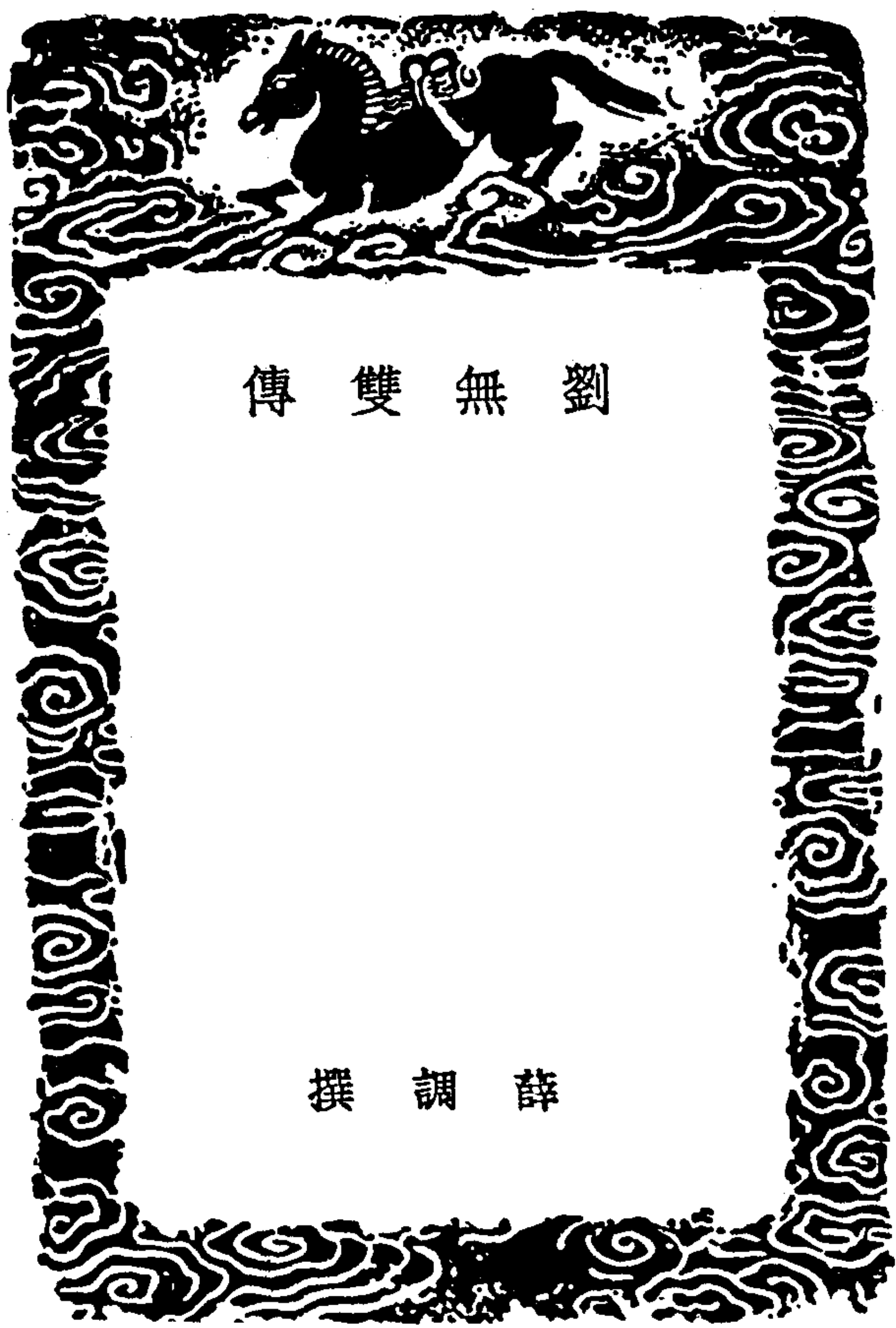
劉逸在淮汴州時韓弘為右廂都虞候王其為左廂與弘相善或謂王不利於劉劉大怒召詰之王年老股戰不能自辯劉令拉坐杖三十新造赤棒頭徑數十固以筋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遣其家怪無哭聲訪問即言大使無恙弘遂至卧內問之王曰我讀金剛經四十年今方得力就說初坐時見巨手如簸箕翁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捷痕

續前定錄終

續前定錄終

前定錄一卷續錄一卷

唐鍾略撰略大和中人官崇文館校書郎唐書藝
文志作鍾籍未詳孰是也是書所錄前定之事凡
二十三則與書錄解題所言合前有自序稱庶達
識之士知其不誣奔競之徒亦足以自警較他小
說爲有勸戒高彥休唐書史曰世傳前定錄所載
事類實繁其間亦有鄰委曲以成其驗者蓋即指
此書然小說多不免附會亦不能獨爲此書責也
續錄一卷不題撰人名氏書錄解題亦載之觀其
以唐明皇與唐元宗析爲兩條知爲雜採類書而
成失於刪併又柳宗元一條乃全引龍城錄語龍
城錄爲宋王銍僞撰則非唐以前書明矣



劉無雙傳

薛調撰

劉無雙傳

薛調撰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為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婦及撫仙客尤至。一日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宦。無雙端麗慧聰。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為託。爾誠許我。目無所恨也。震曰。婦宜安。靜自願。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謹喪。歸葬。震服闋。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遂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為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覲。置於學舍。弟子為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豔。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也。遂齎囊囊。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遂於所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為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即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遲且不敢。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鑰卻大門。鑰卻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重溼原兵士反。姚令旨。願兵入舍。元殿天子出。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為念。略歸

劉無雙傳

一

劉無雙傳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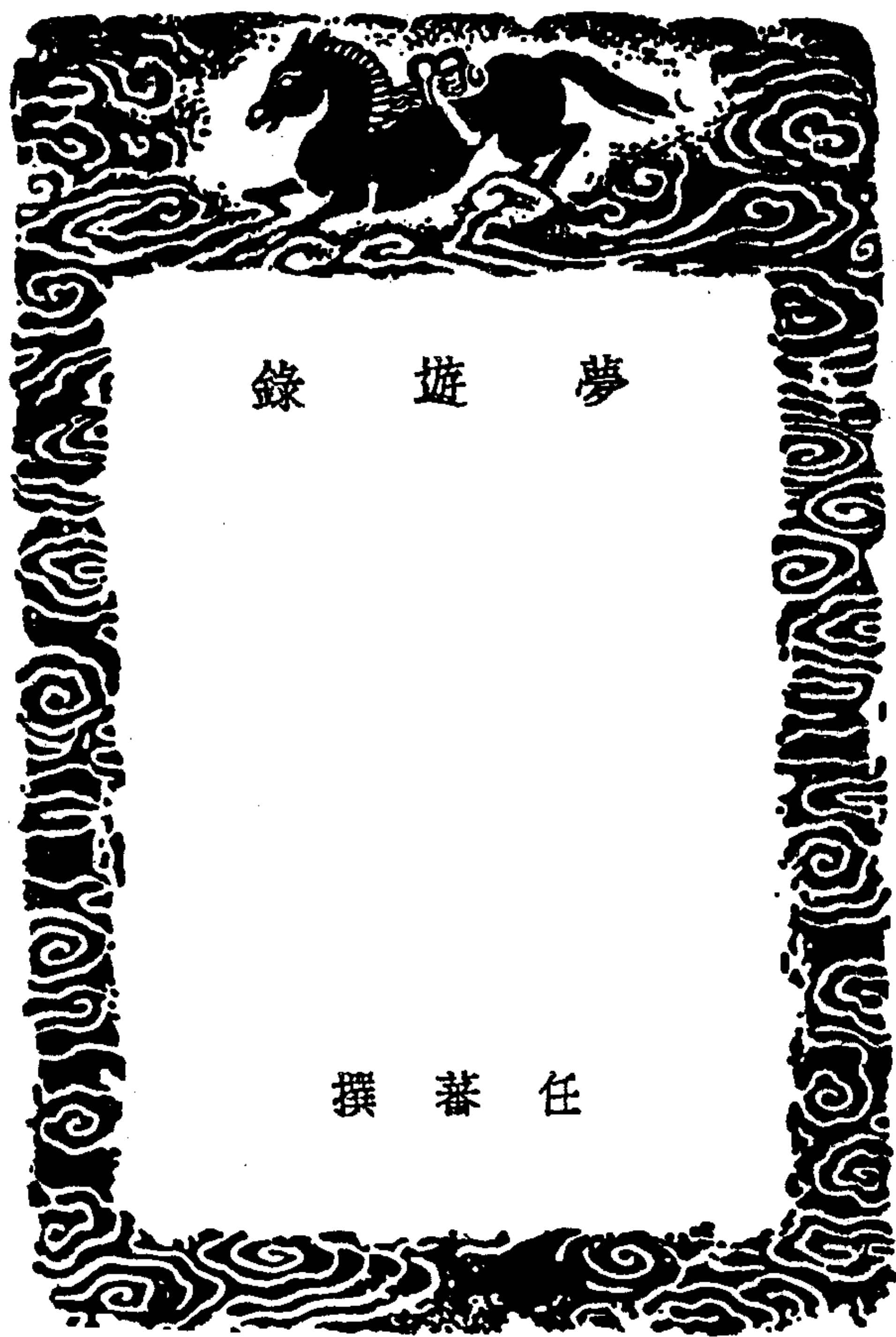
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以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遠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扇鑰。南望目斷。遂乘驢。遠城至。啓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棊。或坐或立。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宋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卻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畫。兵士皆持兵挺。力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尅復。京闕重整。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傍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寒鴻也。鴻本土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阿母安不。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使過街去。鴻云。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給為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尚書授偽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冤號絕。感動隣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成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傷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探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探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探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視屋與鴻。居寒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他他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途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衛為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酒掃。宿長樂驛。詎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寒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為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寒鴻假為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若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即疾報來。寒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誦誦而已。至夜深。華動。皆息。寒鴻滌器。篝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寒鴻寒鴻。汝爭得知我在此也。郎健否。言訖。嗚咽。寒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寒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使去。忽聞簾下極開。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寒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寒鴻曰。今方修涓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寒鴻於閣子中。擲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跡。詞理哀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汝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榜。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繒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謁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于老夫。老夫乃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為恨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

劉無雙傳

三

門乃古生送書云茅山使者過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卻也且喫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探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數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寒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歎歎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扣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篋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漏體有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寒鴻於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寒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卻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九昨令探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氣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練贖其屍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昇範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亦自刎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三百疋五更擊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以避禍言訖舉刃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屍蓋覆訖未明發歷西蜀下峽寓居于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

贊曰人生之變闊會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嘗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寃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後歸故鄉爲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夢遊錄

撰 蕃 任

夢遊錄

櫻桃青衣

獨孤還叔

邢鳳

沈亞之

張生

劉道濟

唐 任 蕃 撰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窮迫嘗乘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衆盧子方詣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在下坐盧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餐櫻桃青衣云娘子姓盧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即盧子再從姑也青衣曰豈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子不往起居盧子便隨之過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盧子立於門下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子相見皆姑之子也一任戶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大常博士二人衣緋二人著綠形貌甚美相見言敘頗極歡暢斯須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詞高朗威嚴甚肅盧子畏懼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內外備請氏族遂訪兒婚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容質頗有令淑當爲兒平章計必允遂盧子遂即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家並到車馬甚盛遂檢曆擇日云後日大吉因與盧子定謝姑云聘財函信禮物兒並莫憂吾悉與處置兒在城有何親故並抄名姓并具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省及府縣官明日下函其夕成結事華盛殆非人間明日拜席大會都城親表拜席畢遂入一院院中屏帷牀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

夢遊錄

一

夢遊錄

二

仙盧生心不勝喜遂忘家屬俄又及秋賦之時姑曰禮部侍郎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第又應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連官情分偏洽令渠爲兒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秘書郎姑曰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縣尉數月勅授王屋尉遷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銓舉除郎中餘如故知制誥數月即真遷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鑒平允朝廷稱之改河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屬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綢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政事數月爲東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是經三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畢內外諸孫十人後因出行卻到昔年逢攜櫻桃青衣精舍門復見其中有講遂下馬禮謁以故相之尊處端按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白簡貴輝映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聞講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前後官吏一人亦無傍徨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提轎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儼醒儼郎君何久不出盧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愕然歎曰人世榮華窮達富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官達矣遂尋仙訪道絕蹟人世焉

獨孤還叔

貞元中進士獨孤還叔家于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遊劍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還叔至蜀羈縻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郿縣西去城百里歸心迫速取是夕到家趨斜逕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門五六里天色已暝絕無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還叔止焉時近清明月色如畫繁驢於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餘株夜深施衾轉於西窗下偃臥方思明晨到家因吟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牆外有十餘人相呼聲若里胥田叟將有供侍迎接須臾有夫役數人各持春鍤箕箒於庭中糞除訖復去有頃又持床席牙盤蠟炬之類及酒具樂器闐闐而至還叔意謂貴族賞會深慮爲其迫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梁上伺之鋪陳既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衣黃頭亦十數人步月徐來言笑晏晏遂於庭中閒坐獻酬縱橫履舄交錯中有一女郎憂傷憔悴側身下坐風韻若似還叔之妻窺之大驚即下屢狀稍於暗處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方見一少年舉杯屬之曰一人向隅滿坐不樂小人竊不自量願聞金玉之聲其妻冤抑悲愁若無所控訴而強置於坐也遂舉金雀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滿座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之謂乎少年相顧大笑還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乃就階間捫一大埽向坐飛聲埽地悄然一無所有還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復而歸前望其家步步悽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行頭先入家人並無恙還叔乃驚愕疾走入門青衣報娘子夢覺方悟還叔至寢妻臥猶未興良久乃曰向夢與姑妹之黨相與翫月出金光門外向一野寺忽爲兇暴者數十脅與雜坐飲酒又說夢中聚會言語與還叔所見並同又云方飲次忽見大埽飛墮因遂驚覺殆絕寢寤而君至豈幽憤之所感耶

邢鳳

夢遊錄

三

元和十年沈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隨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隨西公與客期宴于東池便館既半隨西公曰余少從那風遊記得其異請言之客曰願聽公曰風帥家子無他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買故豪門山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假步一美人自西極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鬢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襪風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詩而常綴此風曰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床風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類此凡數十篇美人曰君必欲傳無令過一篇風即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鬢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帷空度九秋霜風卒吟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使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弓彎狀以示風既罷美人低然良久即辭去風曰願復少留須臾間竟去風亦尋覺昏然無有所記及更於襟袖得其辭驚視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風爲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率佐及宴隨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皆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復有至者渤海高元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囑吳興姚合泊亞之復與集於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曰吾友王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開宮中出登吹簫擊鼓言藝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門客作挽歌詞生應教爲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揮土墓金釵鋪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悽不勝懷詞進王甚佳之及痛能記其事王生本太原人也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邪出長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時畫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促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使佐西乞術伐河西也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墮簪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禮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嘗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延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髮髮著偏袖衣粧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畫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爲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風簫每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皆無說壽內史廖曾爲奏以女樂遺西戎戎王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獻公主主悅嘗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無疾忽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墜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舖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者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石甃聲沙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朱粉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宮中十四人殉亞之以悼悵過咸陽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小

特室不居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將託久要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繁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盡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幸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舞舞秦舞舞擊樽拊鼓嗚嗚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予願此聲少薄願沈郎庶揚歌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體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風銜紅舊綉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春風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和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隱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秦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胭脂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臥邸舍明日亞之爲友人崔九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諸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乘雍棗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嗚呼弄玉既倦矣惡又死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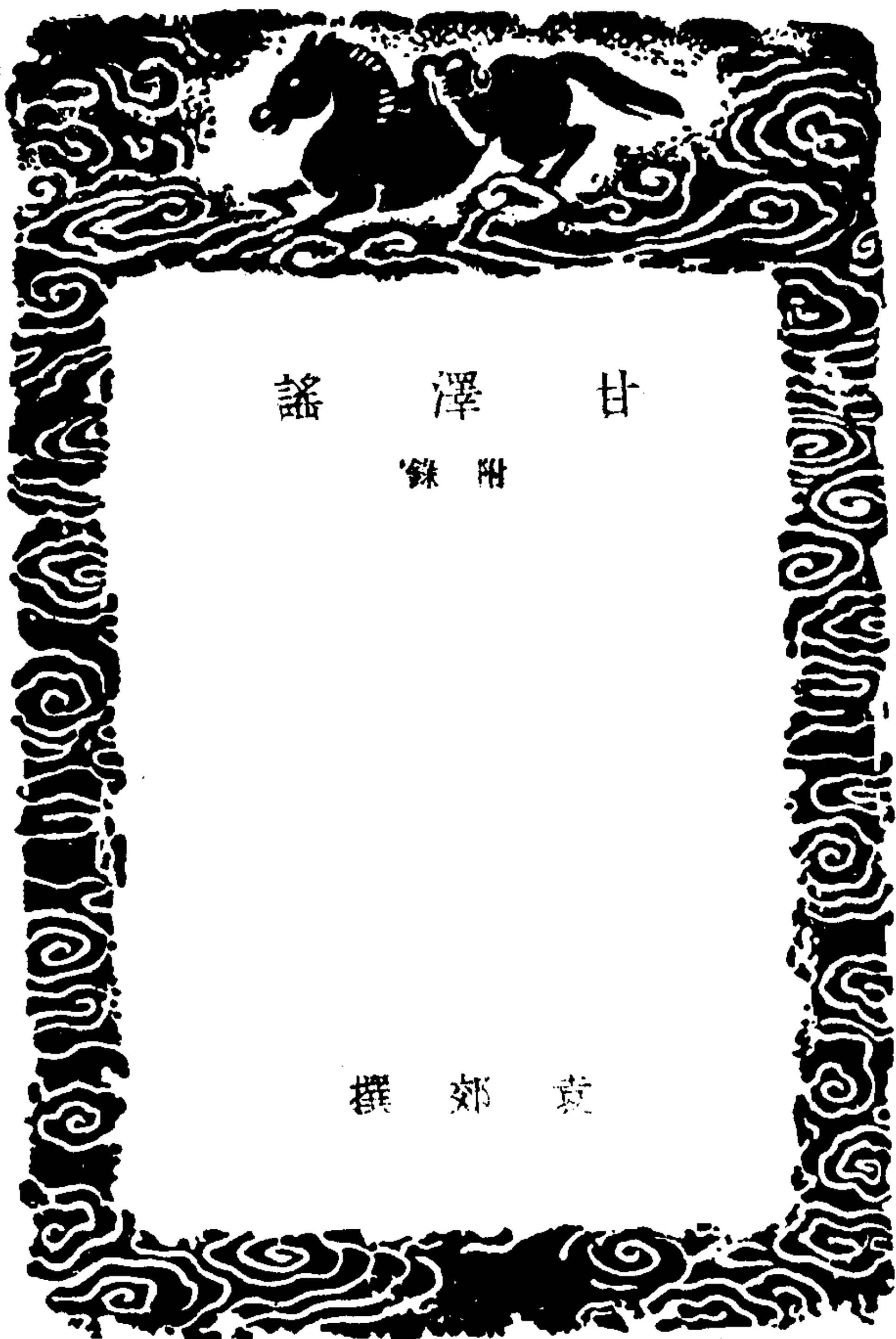
張生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饑寒一旦別妻子遊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州門到板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險中逕路而歸忽於草莽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下盧以詣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賓客語笑方洽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見有長鬚者持盃請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幼習詩禮甚有篇詠欲不爲唱四座勸請乃歌曰歎衰草絳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聲如雪長鬚云勞歌一盃飲訖酒至白面年少復請歌張妻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長鬚持一籌筭云請置觥有拒請歌者飲一鍾歌既訖中笑語准此則於是張妻又歌曰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持盃請歌張妻不悅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婿斷音書遙天鴈空度酒至紫衣人復請歌張妻連唱三四曲聲氣不續沉吟未唱間長鬚拋觥云不合推辭乃酌一鍾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胡人酒曰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酒至綠衣少年持盃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即當喚索無辭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燈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酒至張妻長鬚歌以送之云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至紫衣人復請歌云須有隨意張妻低頭未唱間長鬚又拋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擊之中長鬚頭再發一瓦中妻額閱然無所見張君謂其妻已卒慟哭連夜而歸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張君問其妻婢僕曰娘子夜來頭痛張君入室問妻病之由曰昨夜夢草莽之處有六七人逼令飲酒各請歌學凡歌六七曲有長鬚者頻拋觥方飲次外有發瓦來第二中學額因驚覺乃頭痛張君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耳

劉道濟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嘗夢見一女子引生入廳下有側柏樹葵花遂爲伉儷後頓

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廳。側柏葵花。宛是夢所遊。有一密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樓。與諸聖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亦心邪所致。聞於劉山甫也。



四庫全書提要

甘澤謠一卷。唐賈郊撰。鬼公武讀書志云。載謠異事九章。咸通中。久雨臥疾。所著陳振孫書錄解題述其自序云。以春雨澤應。故有甘澤成謠之語。以名其書。此本為毛晉所刊。云得之華陰楊儀。篇數與讀書志合。然但有儀序。而無郊自序。儀序稱郊為唐祠部郎中。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郊字子乾。官至虢州刺史。不知儀何所據也。書影曰。甘澤謠別自有書。今楊夢羽所傳。皆從他書鈔撮而成。偽本也。或曰。夢羽本未出時。已有鈔太平廣記二十餘條。為甘澤謠以行者。則夢羽本又廣書中之重疊矣。今考書影所稱夢羽。即儀之字。其所稱先出之一本。今未之見。錢希言拾遺明經為魚一條。稱晉見唐人小說有甘澤謠。載魚服記甚詳。今此本無魚服記。豈希言所見。乃先出一本耶。然據此本所載。與太平廣記所引者。一一相符。則兩本皆出廣記。不得獨指儀本為重疊。又哀輯散佚。重編成帙。亦不得謂之賈書。所論殊為未允。其書雖小說家流。而瑣事軼聞。往往而在。如杜甫飲中八仙歌。葉夢得避暑錄話。謂惟焦遂不見於書傳。今考此書陶峴條中。實有布衣焦遂。而絕無口吃之說。足以證師古偽註之謬。是亦足資考證。不盡為無益之談矣。

重校甘澤謠序

濮陽李尚書家積書甚富。余自少出公門下。盡得觀覽。獨以未得甘澤謠為恨。知予心同此好。每進見必屬訪之。余奔走南北三十載。交遊縉紳之士。殆遍海內。並未有收藏此書者。戊申春。偶在丹陽道中。遇舊所識楚僧廣惠。自言往歲鄉人蒸毋秀才。有一緘託寄公留之篋中。常以自隨。今餘十年。蒸生已矣。方將謁公。以舉其志。乃幸遇公于此。予久知生亡。因急發緘視之。則甘澤謠也。奉書掩泣而讀之。曰。自余丙子歲。謫領鄉薦。得侍李公。承李公之知。二十餘年。未有所酬。今公與生皆謝世矣。惠公猶不忘十年之約。竟完璧以付余。百朋之錫。何以加諸。所恨者。李公不得一手攬斯編耳。事不重可歎哉。謹重錄校訂。其為書九章。悉完好。但賈郊自序首卷。則損缺不可復讀。所載事。亦皆詭怪難信。蓋多寓言。自宋以來。諸名士多好言之。散見諸集。其書固不可少也。郊唐祠部郎中。書成于咸通戊子。實懿宗改元之九年。春雨中臥病所撰。故以名其書。原本抄寫訛謬。雜取他載錄文字校之。至嘉靖癸丑。始得刪定。閏月朔日。楊儀夢羽記。

甘澤謠目錄

魏先生

素娥

陶峴

烟殘

孫隱娘

韋駒

圓觀

紅線

許雲封

附錄

東坡刪改圓澤傳并白跋

贊寧記觀道人三生爲比邱

甘澤謠目錄

甘澤謠

魏先生

唐 袁郊撰

魏先生生於周家于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游關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謁問先生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蘇夔蔡子元等詳其律度然後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內致清商署爲太樂官斂帛二百段以酬之先生不復入仕遂歸梁宋以琴酒爲娛及隋末兵興楊元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雁門變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鄉曲由是遂相來往常論鐘律李密頗能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倚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于人今方捕蒲山燕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執先生手曰既能教我豈不能教我與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相才略乃亂世之雄傑耳李公曰爲吾辨析行藏亦當繇此而退先生曰夫爲帝王者包羅天地儀範古今外則日用而不知中則藏功而自立堯詢四岳舉舜而殛羽山此乃出于無私也漢任三傑納良而圍垓下亦出于無私也故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臆足而永廢者能得其道而求自集于時此帝王之規模也凡爲將帥者募建太一旗驅無戰之師伐有罪之民乃珣戈旣授玉弩斯張誠負羈之有言那季良之猶在所以務其燕愉致逸待勞修其屯田觀變而動遂使風生虎嘯不可抗其威雲起龍騰不可懷其勢仲尼曰我戰則

甘澤謠

一

克孟軻云。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至有乘其才知。動以機鈴。公於國。則為帥臣。私於己。則曰亂盜。私于已。必掠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為前席之賓。樊期為升堂之客。朝聞夕死。公孫終敗于邑中。寧我負人。曹操豈兼于天下。是忘繫千金之貲。報陳一飯之恩。有感謝之人。無懷歸之衆。且魯史之誠曰。度德連山之文。曰待時。尚欲謀于人。不能惠於己。天人厭亂。歷數有歸。時雨降而妖除。太陽升而曆永。釋引繩縛虎。難希飛兔之門。赴水持鬯。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篡殺取天下。吾家以勳德居人表。振臂一呼。衆心響應。提兵時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以王一方。委質於人。誠所未忍。女真醫儒。不足以計事。遂絕魏生。因寫懷賦詩。為鄉吏發覺。李公脫身而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據維口。連營百萬。與王世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魏生之說。即日遂歸于唐。乃授司農之官。復構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亡其名。蓋文貞之宗親也。

素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姬人也。三思初得喬氏。竊能歌舞。三思曉知音律。以竊能歌舞。天下至藝也。未幾沈于雒水。遂族喬氏之家。左右有舉素娥者曰。相州鳳陽門。宋姬女。善彈五弦。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娥既至。三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唯納言狄仁傑稱疾不來。三思怒。于座中有言。宴罷。有告仁傑者。明日謝謁。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召。然不親麗人亦分也。他後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門。素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強毅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再燕不可無請。不召梁公也。三思曰。僞阻我燕。必族其家。後數日復宴。客未來。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于內寢。徐徐飲酒。待諸賓客。請先出素娥。略觀其藝。遂停杯設榻。召之。有頃。若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見。忽于堂與隙中。開闔扉。乃附耳而聽。即素娥語音也。細于屬絲。幾能認辨。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某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緣。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亦以多言蕩公之心。將與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某嘗為僕妾。事敢無情。願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道。種矣。言訖。更問亦不應也。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禮。仁傑莫知其緣。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則天嘆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

陶峴

陶峴者。彭澤令之孫也。開元中。家于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漕江湖。遍遊煙水。往往數歲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宦游。有生之初。通于八音。命陶人為雙。酒記歲時。敲取其聲。不失其驗。撰樂錄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自載。一舟置寶。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十五。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庶幾聞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詣者。係方伯之為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士。號為水仙。曾有親戚為南海守。因訪韶友。遂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遺古劍長二尺許。玉環徑

四寸。海船昆命奴。名摩訶。善泗水而勇捷。遂悉以所得歸。曰。吾家之三寶也。及回棹下白芷。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環劍於水。令摩訶下取。以為戲笑也。如此數歲。因渡巢湖。亦投環劍。而令取之。摩訶纔入。獲劍環。跳波而出。曰。為毒蛇所囓。遽刀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非陰靈為怒乎。犀燭下。照果為所驚。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諭矣。然某嘗慕謝康樂之為人。云。終當樂死山水間。但殉所好。莫知其他。且柄遲於逆旅之中。載于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歡。浪跡。惜情。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王墀。見天子。施功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到襄陽山水。後老吳郡也。行次西塞山。泊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乃投環劍。命摩訶下取。見摩訶汨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環劍不可取。有龍高二丈許。而環劍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女與環劍。吾之三寶。今者既亡。環劍汝將安用。必須為我力爭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啼。目眦流血。窮泉一入。不復出矣。久之。見摩訶支體。環裂。浮于水上。如有示于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回棹。因賦詩自傲。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自有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華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鷓鴣楓葉夕陽動。數立蘆花秋水明。從此舍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孟彥深復遊青瑣。為武昌令。孟雲卿。當時文學。南朝上品。焦遂。天寶中。為長安飲徒。時好事者為飲中八仙歌云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譚雄辯驚四筵。

懶殘

懶殘者。名明。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嘗專一寺之功。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懶殘所為。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嘖。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懶殘經音。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懶殘大詢。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謹敬。唯拜而已。懶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啖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嚼芋之半。以授焉。李公奉承。就食而謝。謂李公曰。容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一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僻道。為大石所欄。乃以十牛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為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石既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嘯至聖。刺史奉之如神。懶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無絲禁止。懶殘曰。授我筆。為爾盡驅除之。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踞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懶殘既去。虎亦絕蹤。後李公果十年為相也。

聶隱娘

聶隱娘者。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後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景響。父母每思之。相對啼哭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數已成矣。可自領取。尼蘇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

所習曰初俱讀經念咒你無他也錄不信懇語隱娘曰真說父恐不信如何錄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掣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人猿猴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猿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其攀援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猴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飛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禽遇之莫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數其過曰為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易也授以羊角匕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反命則以藥化之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首入其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曉時得其首歸尼大怒曰何大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為女開腦後癥七首而無傷用即抽之曰女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錄聞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反錄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其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曰此人可與我為夫白父父又不肯遂嫁之其夫但能磨鏡餘無他他父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為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劉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令來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鶴來喚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鶴者揖之曰吾欲相見祇迎也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云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于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縉送于魏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反曰送其信矣後夜必使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于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踏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末化之為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踪能從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景隱娘之伎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常化為螻蛄潛入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眼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鶴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踰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七首割處痕逾數分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輟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惟方脫此禍吾藥力

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紛紜一無所受但沈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草騷

韋勳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羣公子舉進士一不第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拘節于風塵哉游岳陽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騷親弟騷舟行瀾于洞庭湖騷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賈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為忽于舟中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騷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嘗為城守方剛嚴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一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僕求喪不獲即我之過當令水工送屍湖上騷驚悟其事遽止遂命漁舟施鉤網果獲弟之屍於岸是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為人果敢如是吾所以懷畏昔洞庭張樂是吾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成池之節奏釋浮世之憂煩也忽觀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騷甚歎異以為非據曲終乃寤

圓觀

圓觀者大歷末維揚惠林寺僧能事田園富有粟帛梵學之外音律貫通時人以富僧為名而莫知所自也李諫議源公卿之子嘗天寶之際以遊宴飲酒為務父愷居守陷于賊中乃脫粟布衣止于惠林寺悉將家業為寺公財寺人日給一器食一杯飲而已不置僕使絕其聞知惟與圓觀為忘言交促膝靜話自旦及昏時人以清濁不倫頗生譏誚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約遊蜀州抵青城峨眉同訪道求樂圓觀欲游長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荆州三峽爭此兩途半年未決李公曰吾已絕世事豈取途兩京圓觀曰行固不礙人請出三峽而去遂自荆江上峽行次南浦維舟山下見婦女數人錦襜負嬰而汲圓觀望見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見其婦人也李公驚問曰自上峽來此徒不少何獨恐此數人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託身之所逾三載尚未婉懷以某未來之故也今既見矣即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也謂公曰請假以符咒遣某速生少駐行舟某山下浴兒三日公當訪臨若相顧一笑即某認公也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與公相見之期李公遂悔此行為之一慟遂召婦人告以方書其婦人喜躍還家頃之親族舉至以枯魚獻于水濱李公往為授朱字符圓觀具湯沐新其衣裝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矣李公三日往觀新兒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于王王乃多出家財葬圓觀明日李公回棹言歸惠林詢問觀家方知已有理命後十二年秋八月直指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滿川無處尋訪忽聞萬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叩角雙髻短衣俄至寺前乃觀也李公就謁曰觀公健否却問李公曰真信士與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緣未盡但願勤修不墮即遂相見李公以無由敘話望之浩然圓觀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長水遠尚聞歌聲詞切韻高莫知所詣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寺前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

恐斷腸。吳越山川遊已遍。卻回煙棹上。羅塘後三年。李公拜諫議大夫。一年亡。

紅綾

紅綾。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遣掌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綾謂嵩曰。羯鼓之音頗悲。調其聲者。必有事也。嵩亦明曉音律。曰。如女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亡。不敢乞假。嵩遣遣放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初置招義軍。以滄陽為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取滑州節度使令狐彰女。三鎮互為姻婦。人使日往來。時田承嗣背患肺氣。遇夏增劇。每日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恤養之。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并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惟紅綾從焉。紅綾曰。主自一月不食。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係安危。非爾能料。紅綾曰。某雖賤品。然亦有解主憂者。嵩乃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厚恩。一旦失其土疆。即數百年勳伐盡矣。紅綾曰。易爾不足勞主憂也。乞放某一到魏郡。觀其形勢。視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三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兼具寒暄書。其它即俟某卻回也。嵩大驚曰。不知女是異人。我之暗也。然事若不濟。反速其禍。奈何。紅綾曰。某之行。無不濟者。乃入開房。飾其行。具梳烏盤。攢金鳳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領上書大乙神名。再拜而後。忽不見。嵩乃反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喧簷。驚而試問。即紅綾回矣。嵩喜而慰問曰。事請否。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但取牀頭金合為信耳。紅綾曰。某去夜前三刻。即達魏郡。凡歷數門。遂及寮所。聞外宅男止于房廡。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于庭廡。傳呼風生。某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于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殼。枕前露一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盒。盒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及美珠。散覆其上。揚威玉帳。但期心豁于生前。同夢蘭堂。不覺命懸于手下。事勢禽縱。祗益傷嗟。時則蠟炬光凝。爐香燼煨。侍人四布。兵器森羅。或頭觸屏風。駭而擲者。或手持巾拂。而伸者。某拔其髻。瑣其襦。裳如病如昏。皆不能寐。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渾水東注。晨雞動野。斜月在林。憂往喜還。頓忘于行役。感知酬德。仰副于心。期所以當夜漏三時。往反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滅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遣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頭邊獲一合。不敢留駐。謹卻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搥叩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但絕倒。遂留使者。止于宅中。狎以私宴。多其錫賚。明日遣使賚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他物稱是。以獻于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讓姻親。役當奉殺。後車來則應鞭前馬。所置紀綱。僕誠為外宅男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月內。河北河南人使交至。而紅綾辭去。嵩曰。女生我家。而今欲安往。又方賴女。豈可讓行。紅綾曰。某前世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瘕癥。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三人。陰功見

甘澤錄

一一

甘澤錄

一一

誅降為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賊星。所幸生于公家。今十九年矣。使身厭離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至矣。況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輩背遠天理。當盡引患。昨往魏郡。以示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安謀。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形。使當道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常存。嵩曰。不然。遺爾千金。為居山之所。給紅綾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駐留乃廣為餽別。悉集賓客。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綾酒。請坐客中。冷朝陽為辭。辭曰。采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惟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畢。嵩不勝悲。紅綾拜且泣。因偽醉離席。遂亡其所在。

許雲封

許雲封。樂工之選者。貞元初。草應物自蘭臺。郎出為和州牧。非所宜願。頗不得志。輕舟東下。夜泊靈壁驛。時雲天初秋。濃露凝冷。舟中吟風。將以屬辭。忽聞雲封。遂聲嗟嘆久之。章公洞曉音律。謂其聲聲。酷似天寶中梨園法曲。李善所吹者。遂召雲封問之。乃是李善外孫也。雲封曰。某任城舊士。多年不歸。天寶改元。初生一月時。東封回。次至任城。外祖聞某初生。相見甚喜。乃抱詣李白學士。乞撰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聲命酒。當壚賀蘭氏。年且九十餘。邀李置飲于樓上。外祖高選送酒。李公握筭。醉書某胸前曰。樹下彼何人。不語真我好。語若及日。中煙霧謝陳實。外祖辭曰。本於學士乞名。今不解所書之語。李公曰。此即名在其間也。樹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語是莫言。莫言善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孫也。語及日中。是言午。言午是許也。煙霧謝陳實。是雲出封中。乃是雲封也。即李善外孫許雲封也。後遂名之。某纔始十年。身便孤立。因乘義馬。西入長安。外祖憫以遠來。令齒諸男學業。謂某性知音律。教以橫笛。每一曲成。必撫背賞。噴。值梨園法部。置小部音聲。凡三十餘人。皆十五以下。天寶十四載六月日。時驪山駐蹕。是貴妃誕辰。上命小部音聲。樂長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是年安祿山叛。車駕還京。自後俱逢離亂。漂流南海。近四十載。今者近訪諸親。將抵龍邱。章公曰。吾有乳母之子。其名千金。嘗於天寶中。受選李供奉。藝成身死。每所悲嗟。舊吹之。遂即李君所賜也。遂囊出舊。雲封跪捧悲切。撫而觀之。曰。信是佳選。但非外祖所吹者。又謂章公曰。竹生雲夢之南。際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不伐。則其音窒。未期而伐。則其音泛。淨者。外澤中乾。乾者。受氣不全。氣不全。則其竹天。凡發揚一聲。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疊十二節。一節十二敲。今之名樂也。至如落梅流韻。感金谷之遊人。折柳傳情。悲玉關之戍客。誠有清響異音。非至音無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已天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章公曰。欲信女。遂破無傷。雲封乃奉還。吹六州遍。一疊未盡。聽然中裂。章公驚嘆久之。遂禮雲封于曲部。

此出袁郊所作甘澤謠以其天竺故事故書以遊寺僧舊文煩冗頗為更改此疑其因甘澤字而誤書後人又因而入集耳

贊寧記觀道人三生為比丘

唐忠義傳李愬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難不仕隱維陽惠林寺年八十餘與圓觀道人遊甚密老而約自陝路入蜀源曰予久不入繁華之域於是許之觀見錦鑄女子浣泣曰所以不欲自此來者以此女也然業景不可逃明年某日君自蜀還可相臨以一笑為信吾已三生為比丘居湘西岳麓寺有巨林間嘗習禪其上遂不復言已而觀死明年如期至錦鑄家則兒生始三日源抱臨明簾兒果一笑卻後十二年至鏡塘孤山月下聞扣牛角而歌者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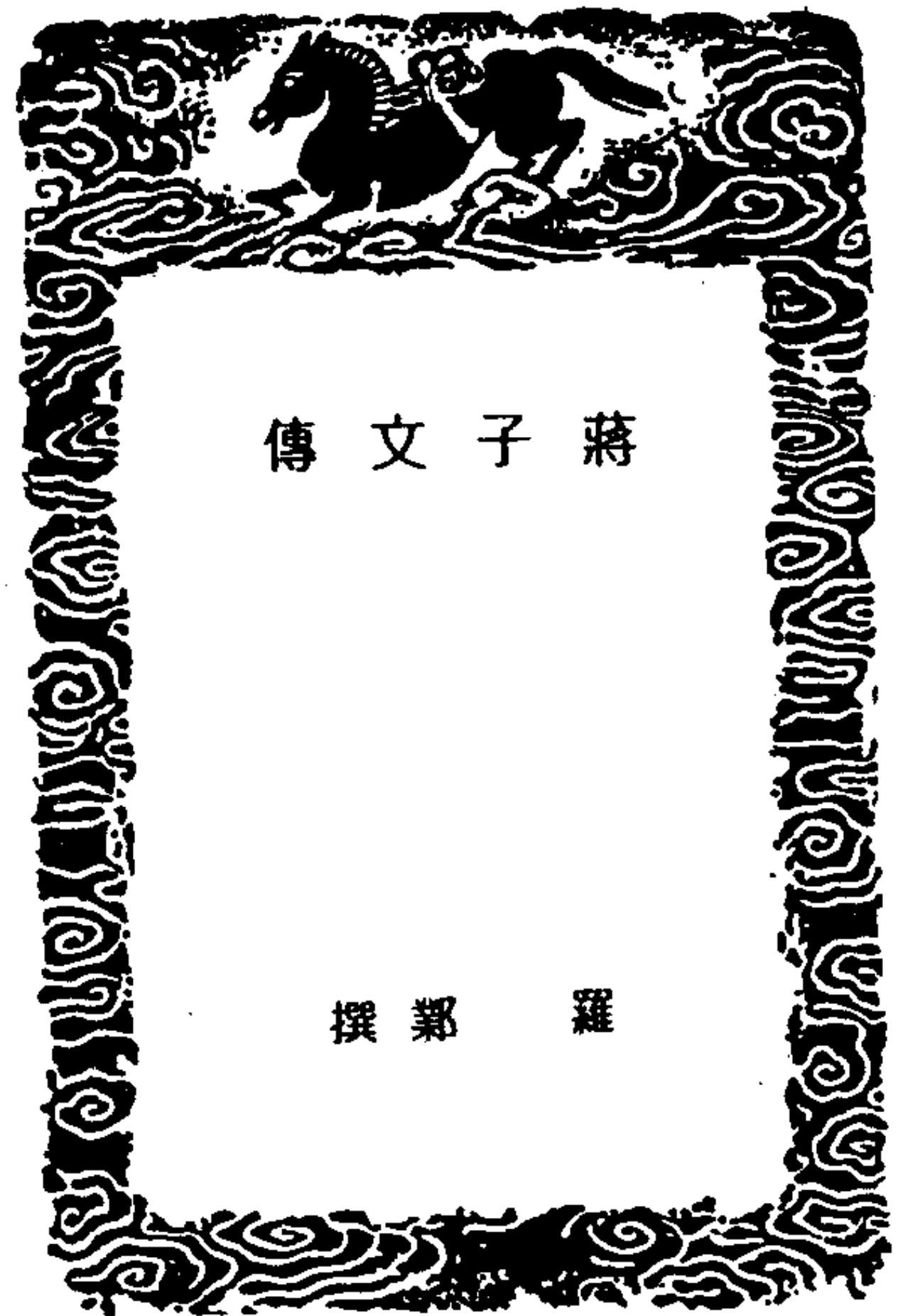
東坡刪改圓澤傳

維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愬居第祿山陷東都愬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遊子豪侈善歌聞于時及愬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遊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遊蜀青城峨眉山源欲自荊州溯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斷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錦負嬰而汲者澤望見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嘗為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為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為具沐浴易服至莫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且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十二年自維適吳赴其約至約所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憐問澤公健不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斷盡慎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遊已遍卻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

予按蘇公集載圓澤傳出自袁郊所作甘澤謠其事則即圓觀特入唐書李愬傳數語耳方疑公以觀為澤未考所本後數日偶見惠洪述觀道人三生為比丘條下亦以為疑欲問其說于叔黨則當時人固已疑之矣贊寧在宋初最稱博學去袁郊未遠所錄亦稱圓觀其岳麓三生石事及源入蜀及明年兒始生又與郊記不合是未嘗見甘澤謠各書所聞也今并錄于後予家有劉松年三生圖元人楷書圓澤傳又與坡公稍異上有趙松雪鑒定籤題名僧二十人詩篇最後吳匏菴跋語皆作圓澤無一人稱觀者豈後人因坡公所定不復為異歟惟神僧傳則稱圓觀是從甘澤謠刪定也四月八日五川居士重書

予昔年訂陶靖節集推其後裔從命子詩註中見陶峴一則古異可喜相傳本於甘澤謠未睹其全軼既從友人處見抄本二十餘條乃就太平廣記中摘出者非郊原書甚哉贋抄之欺世也今得兵憲楊公重訂善本參之廣記略有異同與端臨經籍考相合惜乎原序亡逸耳庚午上巳前一日湖南毛竹題于鹿城舟次

甘澤謠九章見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明濮陽李尚書家積書甚富獨以未得甘澤謠為恨嘉靖間楊兵憲從楚僧廣惠處得恭母秀才所寄之篋得書而刻之其見重於藝苑可知汲古所刻謂即兵憲重訂本有疑楊本為贋而甘澤謠別有書者又有一本二十餘條亦名甘澤謠毛氏亦曾見之以為此實贋作而楊本與經籍考相合非贋也四庫據毛本採錄今按毛刻亦多訛脫之字竊謂是書各條既與廣記所載一一相符廣記之作去唐未遠或作者猶及見袁氏之本因據十山譚氏所校刻廣記而訂正之句義差為明晰至如因樹書屋書影所云亦姑俟博物君子而已嘉慶甲子嘉平望後一日虞山張海鵬識



傳文子蔣

撰鄒羅

蔣子文傳

說淵三十九別傳三十九

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撻無度常自謂骨青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為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為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輒相恐動頗有竊祀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官宜為吾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為災俄而有小蟲如鹿虫入人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有大火為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孫主患之議者以為鬼有所歸乃不為勵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

蔣子文傳

文為中都侯次子緒為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為廟堂轉號鍾山為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陳郡謝玉為琅琊內史在金城其年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挾暮來至邏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穢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大為不易可止邏宿也相問訊既畢邏將適還去其婦上岸便為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覺如有一黑衣人為之道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既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殺之便挾刀隱樹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脚斫斷之虎既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正為草木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云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豬祠焉會稽鄒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綠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手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

說淵三十九

蔣子文傳

卷之三

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拜神坐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常思噉鱸一雙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使絕往來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以戲相配匹即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指道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若等既已顧之實貪令對尅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劉赤斧者夢蔣侯召為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請母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過多材藝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過何人而有斯舉赤斧固請終不許尋而赤斧死焉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忽急突入蔣侯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即卒行人及守廟者無不皆見也中書郎王長豫有

美名父丞相導至所珍愛遇病轉篤導憂
念特至正在北床上坐不食已積日忽見
一人形狀甚壯者著鎧執刀王問君是何
人答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
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卽求食食遂
數斗內外咸來達所以食畢忽復慘然謂
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也

蔣子文傳終



袁 氏 傳

顧 宣 撰

表氏傳

說淵十三別傳

廣德中有孫恪秀才者因下第遊于洛中至魏王池側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被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徑往扣扉無有應者戶側有小房簾帷頗潔謂伺客之所恪遂褰簾而入良久忽聞啓關者一女子光容璧物艷麗驚人珠初滌其月華柳乍含其煙媚蘭芳靈濯玉瑩塵清恪疑主人之處子但潛窺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又立遂制詩曰彼見是忘憂此看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諷既畢容色慘然因來簾簾忽覩恪遂驚慙入戶使青衣詰之曰子何人而向於此恪乃語是稅居之士曰不幸衝突頗益慙駭幸望陳達於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醜拙况不修容即君久昉簾帷當盡所覩豈敢

袁氏傳

更迴避耶願郎君少頃內廳當暫飾裝而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勝語青衣曰誰氏之子曰故袁長官之女少孤更無姻戚唯與妾輩三五人據此第耳小娘子見未適人且求售也良久乃出見恪美艷愈於嚮者所覩命侍婢進茶果曰郎君既無第舍便可遷囊橐於此廳院中指青衣謂恪曰小有所須但告此輩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覩女子之婉麗如是乃進媒而請之女亦欣然相受遂納為室袁氏贍足巨有金繒而恪久貧忽車馬煥赫服玩華麗頗為親友之疑訝多來詰恪恪竟不實對恪因驕倨不求名第日洽豪貴縱酒狂歌如此三四歲不離洛中忽遇表兄張閑雲處士恪謂曰既久睽間頗思從容願携衾綯一永宵話張生如其所約及夜永將寢張生握恪手密謂之曰老兄於通門曾有所援適觀弟詞色妖氣頗濃未審別有何所遇事之周細必願見陳不然者當受禍耳恪曰不肖未有所遇張生又曰夫人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生魄掩魂銷人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仙人無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在體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於氣色嚮觀弟

袁氏傳

袁氏傳

三

袁氏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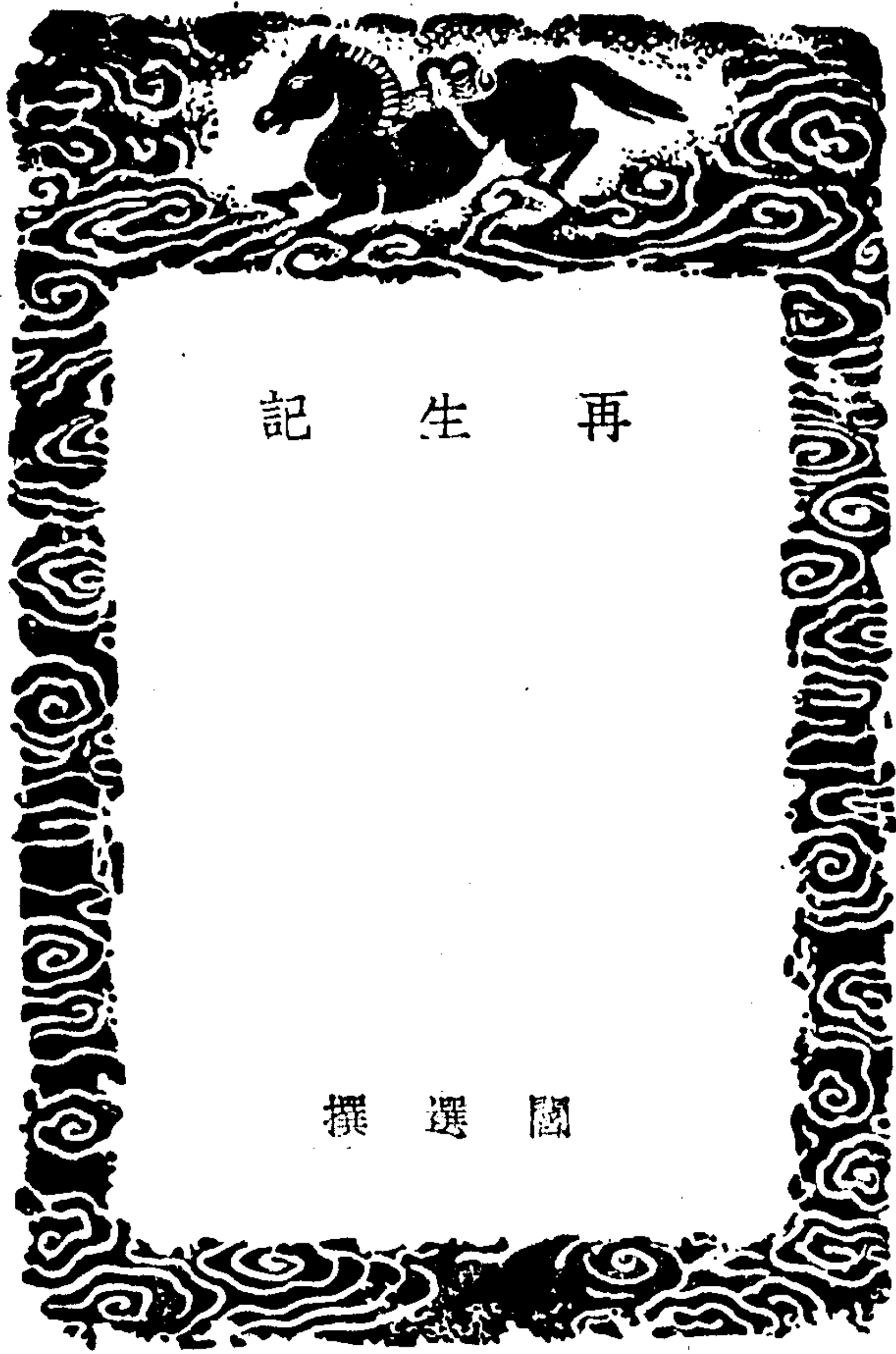
神彩陰侵陽位邪干正府直精已耗識用漸隳津液傾輸根蒂浮動骨將化土顏非渥丹必為怪異所鑠何堅隱而不剖其由也恪方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生大駭曰即此是也其柰之何又曰弟之忖度何以為異恪曰豈有袁氏海內無瓜葛之親哉又辨慧多能如是以為驗遂告張曰某一生遭迤乂處凍餒因茲婚娶頗似蘇息不能負意何以為計張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傳云妖由人興人無妖焉妖不自作且義與身孰親身受其災而顧其鬼怪之恩義三尺童子尚以為不可何況大丈夫乎張又曰吾有寶劍亦干將之儔亞也凡有魍魎見者滅沒前後神奇不可備數詰朝奉借儻毋密適必觀其狼狽不下昔日王君勢寶鏡而照鸚鵡也不然者則必被恩愛所迷耳明日恪遂受劍張生告去執手曰善伺其便恪遂携劍隱於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而謂恪曰子之窮愁我使暢泰不顧恩義遂與非為如此用心且大疑不食其餘豈能立節行於人世也恪既被責慙息慮叩頭曰受教於表兄非宿心也願以軟血為盟更不敢有他意矣因雨泣伏地表氏遂搜得

袁氏傳

袁氏傳

三

袁氏傳



再生記

撰選國

再生記

唐國 遺撰

晉成寧中，琅琊顏季世都，得病，就醫張遜，死于家。家人迎喪，旛每繞樹不可解，乃託夢曰：命未應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非我。乃開棺，形骸如故，微有人色，而手爪所刺處，棺板皆傷。漸有氣，急以綿飲，瀝口能咽，飲食稍增，能開目，不能言語。十餘年，家人疲于供養，其弟宏都絕棄人，事躬自侍養，以後便衰劣，卒復還死。

王掄

天寶十一年，朔方節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掄，遷至中城病死。凡一十六日而蘇，初疾亟，屬續之際，見二人追去，須臾入大城門，見朔方節度李林甫，相見拜揖，以為平生時也。又見李邕，裝教復數人于一府庭，言實林甫命，掄方悟死耳。林甫手持紙筆，與邕等辨對，其司斷曰：林甫死後，破家楊國忠代為相，其冬林甫死，楊果代之，掄兄攝亡已六年，時見之，攝云：爾未嘗死，若得錢三千貫，即重生也。掄家在西定遠，去中城數百里，便見一山下有崎嶇小廬，隨歸其家，斯須而升堂，告妻曰：我已死矣，若得錢三千貫，可再生。其夕舉家咸聞，隔闔率然有物聲，犬亦迎吠，既明，其妻泣言夢掄已死，求錢三千貫，即取所蓄為財，召巫

再生記

一

再生記

二

者焚之，掄得之，即與人間錢不殊矣。其中無晝夜，譬如冬天大陰雪時，有鬼王，衣紫衣，決罪福，判官數十人，其定罪以負心為至重，其被考理者，多僧尼及衣冠，掄在生時無他過，及定罪，唯舉食肉，旁一吏曰：此人雖食肉，不敢殺，掄未病時，曾解衣寫金光明經，手自封裹，置于佛堂內，及冥中，以此善得見地藏菩薩，當得更生，即令取經，即掄所封裹之經也。鬼王判官數人，皆平生相友善，相見恍惚不敘，故亦見其先府君夫人，拜伏之後，都無問訊，如不相識，又見諸先亡兄弟，亦無兄弟情，兄攝近亡，相贈如生，當以日近故也。吏曰：君有祿及壽，然此中之事，必不得洩之，言畢，奄然而活。

法慶

疑觀寺有僧法慶，造丈六夾紵像，未成暴死。時寶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並蘇，云見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儀仗甚衆，見法慶在前，有一像忽來，謂殿上人曰：慶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檢文簿云：慶食盡命未盡，上人曰：可給荷葉以終壽，言訖，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便蘇，衆異之，乃往疑觀寺問慶，慶皆符驗，慶不復能食，每日朝進荷葉六枝，齋時八枝，如此終身，同流請乞以成其像。

張汝

西河平遙縣有鄉吏張汝者，無疾暴卒，數日而寤，初汝見亡兄來詣其門，汝甚驚，因謂曰：吾兄非鬼耶，何為而來，兄泣曰：我自去人間，常屬念親友，若替者不忘視也，吾今為冥府吏，往往奉使至里中，比以幽明異路，不可謂汝，今冥官召汝，汝可疾赴，汝懼辭之不可，牽扶而去，行數十里，路曠黑不辨，汝自念我今死矣，然常聞人死當盡見親友之歿者，有喪弟武季倫卒，且數年，與汝善，試呼之，果應聲而至，相與悲泣，汝因問此地何曠黑如是，季倫曰：冥途幽晦，無日月之光故也，又曰：吾生時積罪萬狀，茲受戮辱，聞兄喚暫來，不可久，掩泣而別，呼親族中亡歿者數十咸知之，多首身被塗炭，詞甚悽咽，汝雖前去，亦不知止所，但常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語音，歷在左右，因徧呼其名，則如不聞焉，久之，有一人厲呼曰：平遙縣吏張汝，汝既應曰：諾，又有一人責問平生之過，汝固拒之，于是命案掾出汝之籍，頃聞案掾稱曰：張汝未合死，冥官怒曰：未死何召之，掾曰：張汝兄為役已久，請以弟代，雖未允其請，今自召至此，冥官怒其兄曰：何為自召生人，不願吾法，即命囚之，而遣汝歸，汝謝而出，遂獨行，以道路曠晦，惶惑且甚，俄頃忽見一燭在數十里外，光影極微，汝喜曰：此燭殆人居乎，望影而前，可百餘里，覺其影稍近，迫而視之，乃見己身，偃臥于榻，室有燭，即其影也，汝自是瘖，以冥中所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議喪具，訊其家，無一異者。

劉氏子妻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常客遊楚州淮陰縣，交遊多市井惡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因飢遂從戎，數年後，役罷，再遊楚鄉，與舊友相遇，甚歡，常恣遊騎，晝事弋獵，夕會狹邪，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墳墓，棺槨暴露，歸而聚飲，時夏夜暴雨，初止，衆人戲曰：誰能以物送至墳塚，棺上者，劉乘酒恃氣曰：我能之，衆曰：若善能，明日乘置一燭，以賞其事，乃取一燭，同會人列名于上，令生持去，餘人飲而待之，生獨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踰棺上，歸視之，乃一死婦人也，生捨燭于棺，背負此尸而歸，衆方款門。

再生記

三

忽聞生推門如負重之聲門開直入燈前置尸于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髮半披一座絕倒亦有奔走
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擁尸致牀同寢乘人驚懼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即已蘇矣問所
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至此未明生取水與之洗面灑手整鬢醫疾已平復乃問鄰里相謂
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殮昨夜因雷遂失其尸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乘成歎其冥契亦伏
生之不懼也

崔涵

後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沙門達多發墓取碑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孝武帝在華林堂以為妖異謂
黃門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于史書
相符此不足為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
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時復遊行或遇
飲食如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魏雋問暢曰卿有兒
死不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雋曰為人所殺今日蘇活主上在華林園遣我來問暢聞驚怖曰實無
此子向者謬言藉具以實開后遣送涵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曰汝不須來吾
非汝父汝非我子急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于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
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于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里內之
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棺槨勿以桑木為椁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
是柏棺應免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為椁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湯貴人疑賣棺者數涵故發此言

崔敏毅

博陵崔敏毅性耿直不懼神鬼年十歲時常暴死死十八年而後活自說被枉追敏毅苦自申理歲餘獲
放王謂敏毅曰汝合却還然屋舍已壞如何敏毅固求還王曰宜更托生倍與官祿敏毅不肯王難以理
屈徘徊久之敏毅陳訴稱冤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國求重生藥數載方還藥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脚心不
生骨遂露焉其後家類夢敏毅云吾已活遂開棺初有氣養之月餘方愈敏毅在冥中檢身當得十政刺
史遂累求凶闕輕侮鬼神卒獲無恙其後為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廳相傳云項羽故殿也敏毅到州即
勅洒掃視事數日忽聞空中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毅何人敢奪吾所居敏毅徐云鄙哉項羽生不
能與漢高祖西鬪爭天下死乃與崔敏毅一敗屋乎且王死烏江頭行萬里縱有餘靈何足畏也乃帖
然無聲其廳遂安後為華州刺史華岳祠傍有人初聞廟中喧呼及視庭燎甚盛兵數百人陳列受勅云
當與三郎迎婦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飄風暴雨皆云不敢既出遂無所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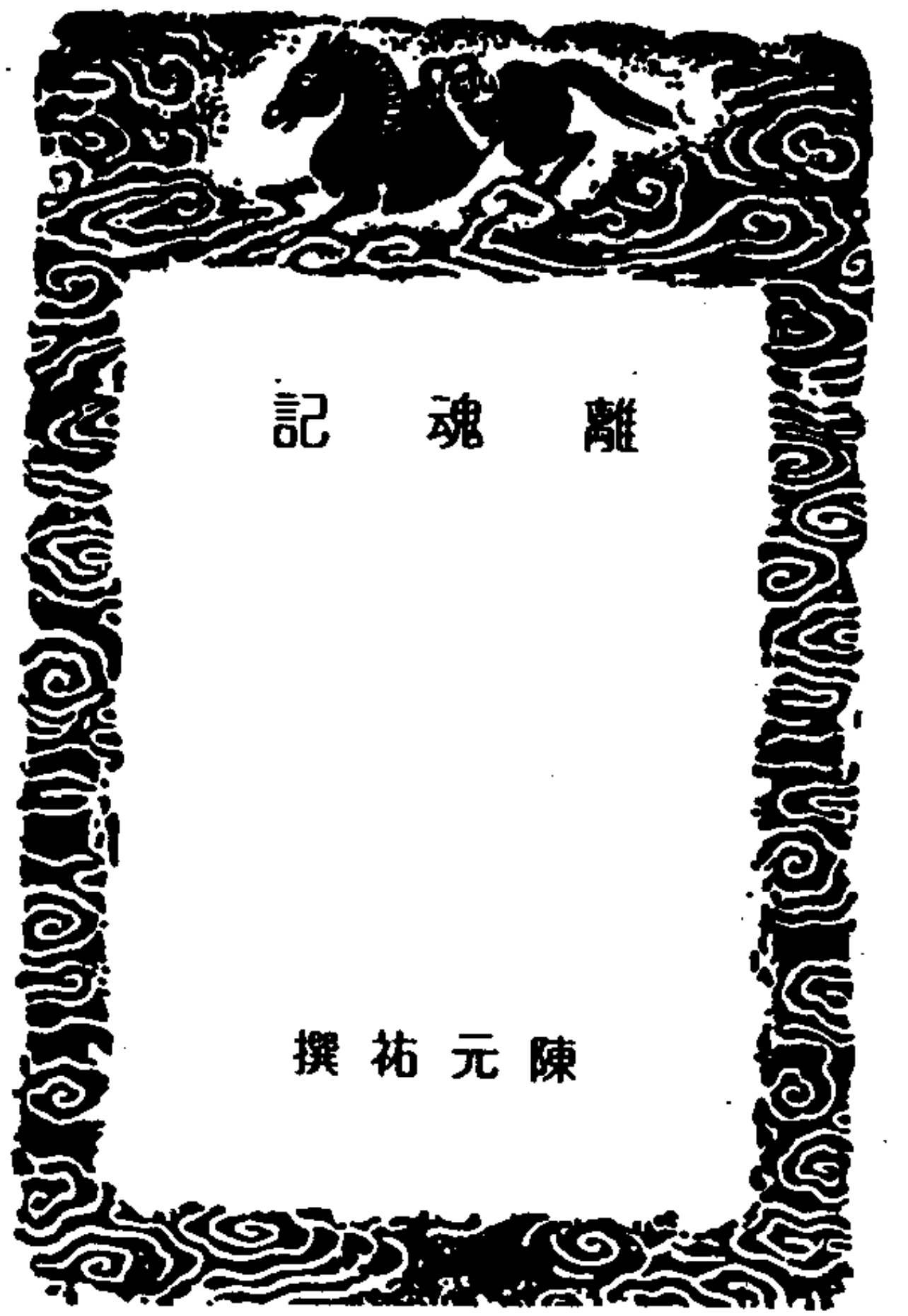
王穆

太原王穆唐至德初為魯晏部將于南陽戰敗軍馬奔走穆形貌雄壯馬又奇大賊騎追及以劍自後斫
穆頸墮而墮地肋骨俱斷唯喉尚連初冥然不自覺死至食頃乃悟而頭在騎上方始心悅旋覺食漏遂

以手力扶頭還附頸須臾復落悶絕如初久之方蘇正頸之後以髮分繫兩畔乃能起坐心亦茫然不知
自免而所乘馬初不離穆穆方一足踐履而左膊髮解頭墜懷中夜後方蘇復繫髮正首心念馬隊方可
得上馬忽橫伏穆前因得上馬馬亦隨之起載穆東南行穆兩手附兩頰馬行四十里穆麾下散卒十餘
人羣行亦便路求穆見之扶寄村舍其地去賊界四十餘里乘心恹懼遂載還長軍軍城尋為賊所圍穆
于城中養病二百餘日方愈繞頸有肉如指頭竟小偏

士人甲

晉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見人將上天詣司命司命更推核算歷未盡不應枉召主者發遣令
還甲尤脚痛不能行無緣得歸主者數人共愁相謂曰甲若不能歸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
思之良久曰適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門外此人當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無損主者承勅出將易之
胡形體甚醜脚殊可惡甲終不肯主者曰君若不身便長決留此耳不獲已遂聽之主者令二人並閉目
俟忽二人脚已各易矣仍即遣之豁然復生具為家人說發視果是胡脚蓋毛連結且胡臭甲本土愛脫
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見雖獲更活每憫恨欲死旁人見識此胡者死猶未殯家近在茄子浦甲親
往視胡尸果見其脚著胡體正當殯飲對之泣胡兒並有至性每節朔兒並悲思馳往抱甲脚號咷忽行
路相逢便攀援啼哭為此每出入時恆令人守門以防胡子終身憎穢未嘗視雖三伏盛暑必復重衣
無暫露也



離魂記

陳元祐撰

離魂記

唐 陳元祐撰

天授三年清河張鑑因官家於衡州性簡靜寡知交無子有二女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鑑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鑑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僚之選者求之鑑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悲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遺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妾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鑑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毋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鑑家首謝其事鑑曰倩娘病在閨中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鑑

離魂記

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詎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鑑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為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

附齊推女

太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適隴西李某舉進士妻方娠留至州宅至臨月遷至後東閣中其夕女夢丈夫衣冠甚偉瞋目按劍叱之曰此屋豈是汝腥穢之所乎亟移去不然且及禍明日告推推素剛烈曰吾忝土地主是何妖孽能侵耶數日女誕育忽見所夢者即其牀帳亂殿之有頃耳目口鼻皆流血而卒父母傷痛女寃橫追悔不及遽遺告其夫俟至而歸葬於李族遂於郡之西北十數里官道權瘞之李生在京師下第將歸聞喪而往比至饒州妻子卒已半年矣李亦粗知其死不得其終憤恨既深思欲冥雪至近郭日晚忽於曠野見一女形狀服飾似非村婦李即心動駐馬諦視之乃映草樹而沒李下馬就之至則真其妻也相見悲泣妻曰且無涕泣幸可復生俟君之來亦已久矣大人剛正不信鬼神身是婦女不能自訴今日相見事機較遲李曰為之奈何女曰從此直西五里郵亭村有一老人姓田方教授村見此九華洞中仙官也人莫之知君能至心往求或冀諸遂李乃徑訪田先生見之乃膝行而前再拜稱曰下界凡賤敢謁大仙時老人方與村童授經見李驚避曰衰朽窮骨且暮溘然即君安有此說李再拜叩頭不已老人益離之自曰晏至於夜分終不敢就坐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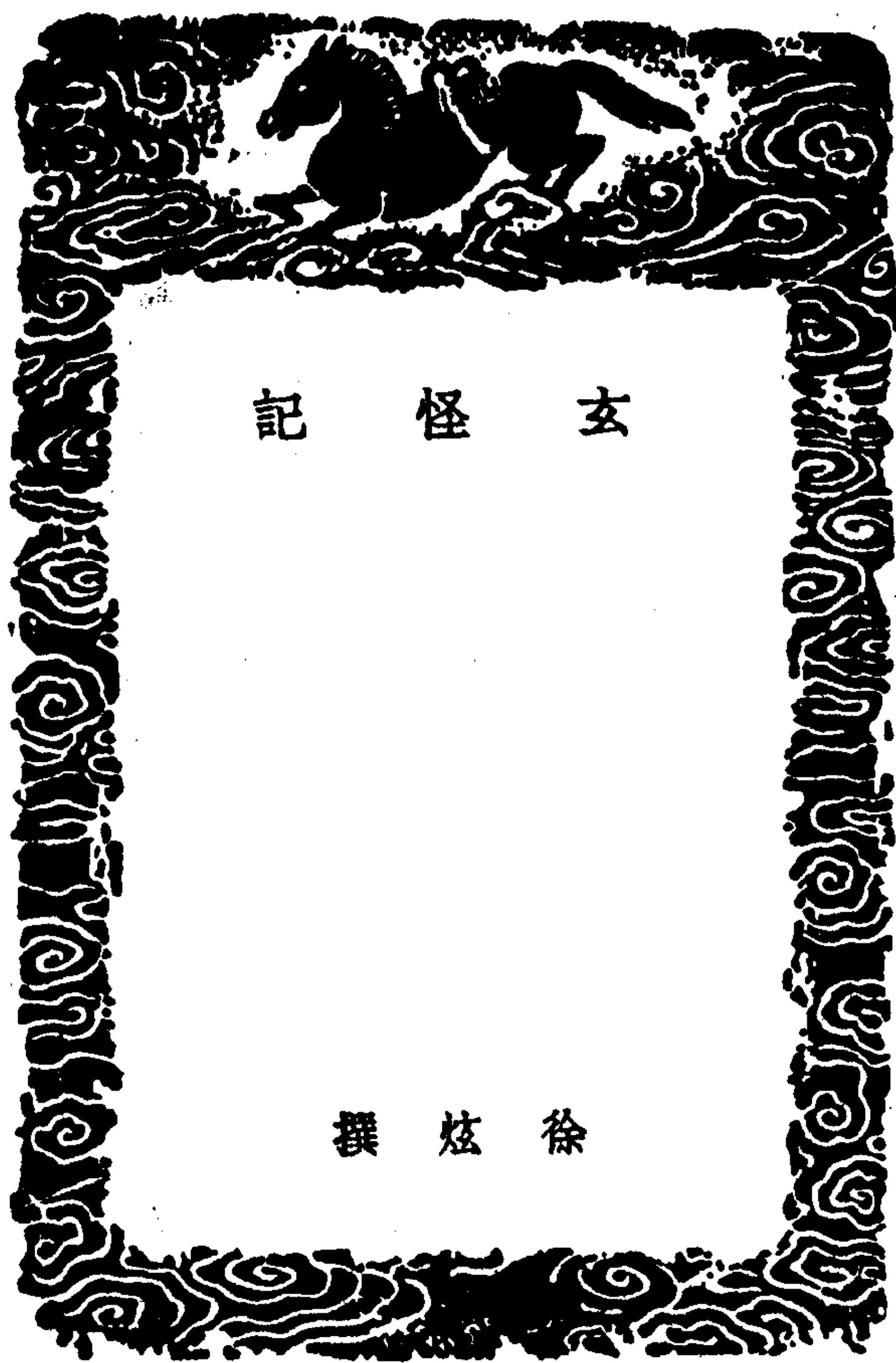
離魂記

三

立於前老人俛首良久曰足下誠懇如是吾亦何所隱焉李生即頓首流涕具云妻枉狀老人曰吾知之久矣但不番申訴今屋宅已敗理之不及吾向拒公蓋未有計耳然試為足下作一處置乃起從北出可行百步餘止於桑林長嘯條忽見一大府署殿宇環合儀衛森然擬於王者田先生衣紫被據案而坐左右解官等列侍俄傳教呼地界須臾十數部各擁百餘騎前後奔馳而至其帥皆長丈餘眉目魁岸羅列於門屏之外整衣冠意緒倉惶相問今有何事須臾謁者通地界廬山神江濱神彭蠡神等皆趨入田先生問曰比者此州刺史女因產為暴鬼所殺事甚冤濫爾等知否皆俯伏應曰然又問何故不為申理又皆對曰獄訟須有其主此不見入訴無以發請又問知賊姓名否有一人對曰是西漢縣縣主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時所居至今猶恃雄豪侵占土地往往肆其暴虐人無奈何田先生曰即追來俄頃縛吳芮至先生詰之不伏乃命追阿齊良久見李妻與吳芮庭辯食頃吳芮理屈乃曰當是產後虛弱見某驚怖自絕非故殺也用先生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遂令執送天曹回謂速檢李氏壽命幾何頃之吏云本算更合壽三十二年生四男三女先生謂群官曰李氏壽算長若不再生議無厭伏公等所見何知有一吏前啟曰東晉鄴下有一人橫死正與此事相當前使為冥君斷以具魂作本身卻歸生路飲食言語嗜慾追遊一切無異但至壽終不見形質耳田先生曰何謂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則散離本無所依今收合為一體以續絃膠塗之大王當衛發遣放

回則與本身同矣。田先生曰：善。即顧謂李妻曰：作此處置可乎？李妻曰：幸甚。俄見一吏別領七八女人來，與李妻一類，即推而合之。有一人持一器，狀似稀餲，即於李妻身塗之。李氏妻如空中墜地，初甚迷悶。天明，盡失夜來所見。惟田先生及李氏夫妻三人，共在桑林中。田先生謂齊女李生曰：相為極力，且喜事成，便可領歸，見其親族。但言再生，慎無他說。吾亦從此逝矣。李遂同歸。至州，一家驚疑，不為之信。久之，乃知實生人也。自爾生子數人，其親表之中，頗有知者。云他無所異，但舉止輕便異於常人耳。





玄怪記

唐徐炫撰

陽雍伯嘗設義肆以給行旅。一日有行人飲訖。懷中出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可生美玉。并得好婦。如其

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試求之。徐公曰：得白璧一雙即可。乃於所種處得璧。遂妻之。

楊道和夏於田中有甯神至桑下。霹靂下擊之。道以鋤格其腋。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鬪雞。

盧汾夢入墟穴。見堂宇危豁。題曰審雨堂。

廬陵太守盧仝。自云：其乃祖非罪繫獄。牆上有蟻蝓行其左右。謂曰：爾有神能活我死否。因投食與之。蟻蝓食盡去。有頃復出行。形體稍大。乃復與食。如此數月。其大如豚。及將刑之夜。蟻蝓掘壁為大穴。乃破

械從之出。亡後遇赦免。故盧氏世肥蟻蝓。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時有州人姓劉。名玄石。好飲酒。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

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盃得否。希中聞此語。不免飲之。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明日當來。

只此一盃。可限千日。石別似有作色。至家醉死。家不之疑。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

之。既往。石索。詰曰：石在索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服已闕矣。希驚曰：酒醒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

玄怪記

玄怪記

二

人鑿塚破棺看之。塚上汗氣徹天。遂令發塚。方見開目張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汝作何物。令我一盃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墓上人皆笑。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青妖似蟬而差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於草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則母亦飛來。即以母血塗錢八十文。以子血復塗餘錢。每市物。或先用子者。即母歸。用母即子歸。如此輪環不已。

安豐侯王戎。常赴人家殯殮。主人治棺未竟。安豐在車上。仰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熟視轉大。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在中。着幘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車徑入王車中。迴環久之。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情。凡人家殯殮。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赤車。令婢奴御之。及乘白馬。則可顧之。因謂戎君當致位三公。請良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戶。鬼便持斧行棺。牆上有一親趨棺。欲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即倒地。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視戎而笑。衆悉見鬼。持斧而出。

續玄怪錄



續玄怪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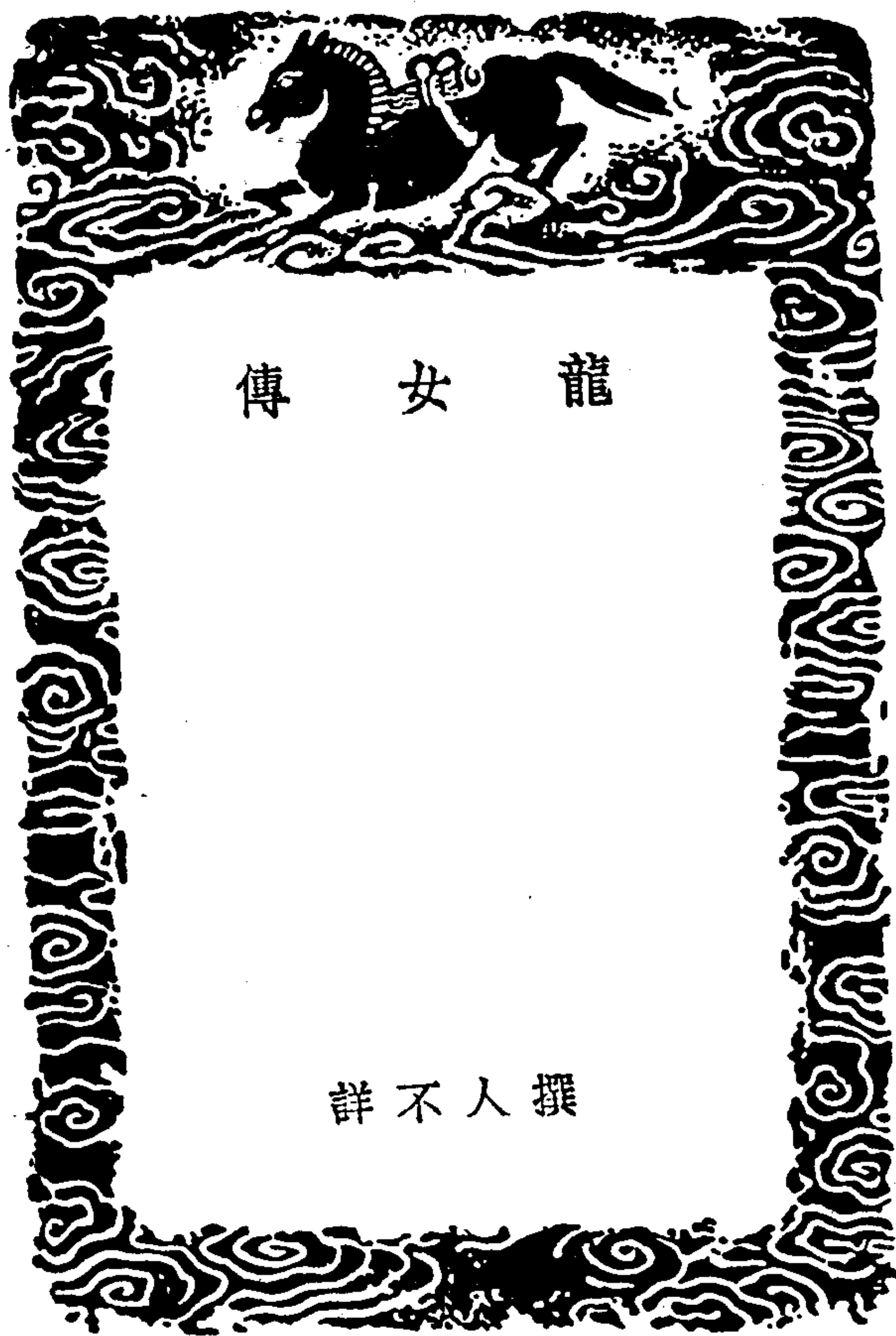
撰人不詳

延州婦人

昔延州有婦人白哲頗有容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昵薦枕一無所却數年而歿州人莫不悲惜共購喪具爲之葬焉以其無家瘞於道左大歷中忽有胡僧自西域來見墓遂跌坐具敬禮焚香圍繞讀數日人見謂曰此一淫縱女子人盡夫也以其無屬故瘞於此和尙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聖慈悲喜捨世俗之欲無不徇焉此卽鑽骨菩薩願緣已盡聖者云耳不信卽啓以驗之衆人卽開墓視遍身之骨鈎結皆如鑽狀果如僧言州人異之爲設大齋起塔焉

臨海射人

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爲舍住夜中一人長丈着黃衣白帶徑來謂射人曰我有寶冠明日當戰君可見助當厚相報明日食時君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者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長十丈於溪中相遇便見盤繞白蛇勢弱因引弓射之黃蛇死日將暮復見昨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去慎勿復來來必爲禍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至巨富數年後復憶先所獲多乃忘前言復更往獵見先白帶人告曰我語君勿更來不能見用管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恐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皆長八丈俱張口向之射人卽死



龍女傳

撰人不詳

震澤龍女傳

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有漁人茅公脫偶墮洞中旁行昇降五十餘里至一龍宮周迴四五里下有青泥至膝有宮室門闕龍以氣開水霧如輕霧晝夜明徹守門小蛟龍張鱗奮爪拒之不得入公脫在洞數日饑食青泥若糲米旬餘忽覺歸記得歸路得去為吳郡守具其事事聞梁武帝召問杰公公曰此洞穴有四枝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穴路一通枯桑島東穴蓋東海龍王第七女韋龍王珠藏小龍十數衛護此珠龍畏蟻愛美玉及空青而嗜蟹若遣使通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喜乃詔有能使者厚賞之有會稽郡鄞縣白水郎庾毗羅請行杰公曰汝五世祖燒殺鄞縣東海潭之龍百餘頭還為龍所害汝門龍之仇也可無行乎毗羅伏實乃止於是合浦郡洛黎縣越羅子春兄弟二人上書自言家代與陵水羅水龍為婚遠祖於能化惡龍晉簡文帝以臣祖和化龍奪今龍化縣即是臣祖宅宅也象郡石龍剛猛難化臣祖化之今石龍縣是也東海南天台湘川彭蠡銅鼓石頭等諸水大龍皆識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孫請通帝命杰公曰汝家制龍石尚在否答曰在謹實至都試取觀之公曰汝此石能制風召雨戎虜之龍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龍又問曰汝有西海龍腦香否曰無公曰奈之何御龍帝曰事不諧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龍腦香可得昔桐栢真人教揚義許龍茅容乘龍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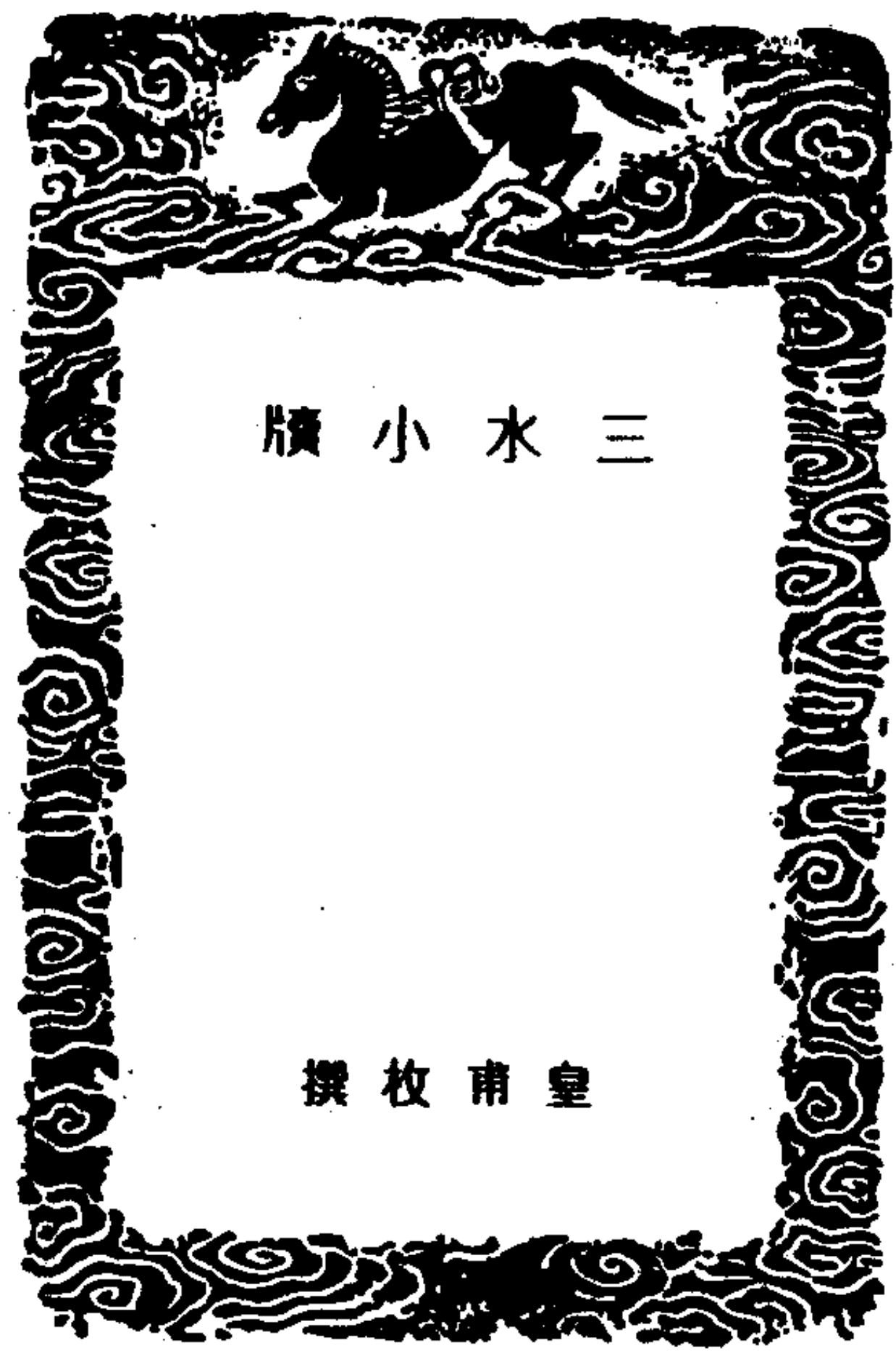
震澤龍女傳

震澤龍女傳

贈制龍石十斤今亦應在請訪之帝敕命求之於茅山華龍隱居陶弘景得石兩片公曰是矣帝敕玉工以于闐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光末宜州空青汰取其精者用海魚膠膠之成二缶火堅之龍腦香尋亦繼至杰公曰以蠟塗子春等身及衣佩乃齋燒蠟五百枚入洞穴至龍宮守門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燒鷄百事賂之令其通問以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其陳帝旨洞中有千餘歲能變化出入人間之龍善譯時俗之言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命子春乘龍等載珠還國食頃之間便至江岸已而子春薦珠帝大喜得聘通靈異獲天人之寶以珠示杰公杰公曰三珠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驪龍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虫珠五是海蚌珠人間之上者雜珠是蚌蛤等珠不如火珠之貴帝遍示百僚朝廷咸謂杰公虛誕莫不詰之杰公曰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無風雨雷電水火刀兵諸毒厲驪珠九色上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蛇虺虫豸之毒虫珠七色而多赤其虫六足二目目當其陷處有凹如鐵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為之上有瑕者為下蚌珠生於蚌腹與月盈虧蛇珠所致隋侯吟參即其事也又問蛇鶴之辯對曰使其自適帝命杰公記蛇鶴二珠以斗餘雜珠散於殿前取大黃蛇玄鶴各十數處布珠中問於是鶴銜其珠鳴舞徘徊蛇銜其珠盤屈宛轉羣公觀者莫不歎服帝復出如意龍虫等珠光之遠近七九八數皆如杰公之言子春在龍宮得食如花如藥如膏如飴食之香美齋食至京師得人間風日乃堅如石不可咀咽帝令祕府藏之拜子春為奉車都尉二弟為奉朝請賜布帛各千匹追訪公脫往不為龍害所由為用麻入油和蠟作照魚衣乃身有蠟氣故也

震澤龍女傳

三



三水小牘

皇甫枚撰

壬午春三荃孫供職京師... 旬這稍稍愈抽小說家就枕閱之藉以銷日藉以養心不敢云考訂也... 廣記中有此編未收者俟能起立即檢廣記續談助說郭說海校得誤處數十遠文十數爰命寫官錄出之此書宋志書錄解題均云三卷今本止二卷蓋佚其一如晁伯宇跋云李龜壽事不見於此篇猶賴廣記存之藉知梗概否則晁跋為贅語矣抱經序云天佑庚午唐亡四年晉稱天佑而枚亦稱之其不臣二姓可見素收旅食汾晉為晉之臣斷無越境稱梁年號之理惟枚土著三水汝墳溫泉復有別業見本條之如道終老汾晉蓋身居亂世心繫本朝甯投草莽而不忍為梁之臣僕其清風介節與羅昭諫韓致堯相似真唐之遺民也爰付削氏以廣其傳雖未能盡復三卷之舊觀而大致略具惟枚自序仍闕如不無遺憾耳

此書同里湯秀才典三於故書齋殘中得之以示余乃舊梓本作此書者安定皇甫枚也枚在唐懿宗咸通末為汝州魯山縣令... 皆見書中可考者也... 謂枚於天祐庚午歲旅食汾晉為此書此必見枚之自序中不然姚何以知之此序余未之見世倘有斯序者幸畀余以弁諸首庶尤完善也此書雖多仙靈鬼異之事然所載烈丈夫如董漢勳烈婦人如李庭妻崔氏殷保晦妻封夫人皆凜凜有生氣... 賊倫生而下即繫之以崔氏之罵賊被殺此與歐陽傳長樂老而以一婦人相形意亦相似可與可觀有裨世教又如紀夏侯禎事而知神靈不可察... 當以是求之又素天祐庚午唐亡已四年矣時晉猶稱天祐而枚亦稱之其不臣二姓亦可見此書為可使之不傳乎乾隆壬子十月盧文昭書於常州之龍城書院

三水小牘目錄

卷上十七則

趙知微雨夕登天柱峯翫月

韓文公從大聖討警

元稹烹鯉得鏡

永福湖水變血

冠蓋山獲古銅斗

風卷曝紙如雪

蛇鼠鬪

白角柳之異

埋蠶受禍

章玘馬禍

王季冲登華山蓮花峯

魯山堯廟

衛慶耕田得大珠

董漢勳謀陣沒同僚

趙將軍凶宅

魯縣紇豆將軍廟

王知古為狐招婿

卷下十八則

崆峒山神仙靈迹

高平縣所見

陳璠臨刑賦詩

邾城令陸存遇賊偷生李庭妻崔氏罵賊被殺

夏侯禎驥女靈皇甫枚為禱乃免

殷保晦妻封氏罵賊死

廣明庚子大風雨之異

李仲呂禱堯祠以烏馬駟人為獻

黑水將軍靈異

劉刺夫家怪異

鄭大王聘嚴部女為子婦

李約遇老父求負

侯元遠神君之戒兵敗見殺

張謀孫鑿池犯太歲
周撞子
魚子機答覽綠翹致戮
峴陽峯池雨微
暴風拔柝李釣不終

三水小牘卷上

唐皇甫枚撰

江陰繆荃孫校補

九華山道士趙知微乃原本作則唐皇甫真之師少有俊雲之志入茲原本作則山結廬於鳳凰嶺前諷頌道書鍊志幽寂蕙蘭以為服松柏以為糧隱跡數十年遂臻乎由是好奇之士多從之乎真既申弟子禮服勤執敬亦十五年至咸通辛卯歲知微以山中煉丹須西土藥者乃使乎真來京師寓於玉芝觀之上清院皇甫枚時居蘭陵里第日與相從因詢趙君事業乎真曰自吾師得道原本作則術化竹釣鮓原本作則不見其情容嘗云分杯結霧之術化竹釣鮓原本作則朔霖靈至於翌夕乎真謂同門生曰甚原本作則惜良宵而值苦雨語頃趙君忽命侍童曰可備酒果遂遍召諸生謂曰能昇天柱峯既月不諸生雖強應而藉以為濼陰駛雨如斯若果行將有熱巾角折履齒之事少頃趙君曳杖而出諸生景從既開荆扉而長天廓清皓月如畫捫蘿援篠及峯之巔趙君處乎物之茵諸生藉芳草列侍俄舉危酒詠郭景純遊仙詩數篇諸生有清嘯者步虛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隱於遠岑方歸山舍既各就榻而淒風苦雨暗晦如前原本作則而免衆方服其奇致乎真棋格無敵黃白術復得其妙壬辰歲春三月歸於九華後亦不更至京洛韓文公之寢疾也名醫良藥日進有加而無廖愈宵中驚怖原本作則既寤而汗涔余憫命侍人扶坐小君問之良久曰向來夢神人長文餘金鏗持戟直入寢門我不覺降階拜之自稱大聖曠目原本作則謂我曰唯遠骨稅國世與韓為仇吾欲討之不能如何我跪答曰願從大聖討焉不旬日而文公薨果從其請矣

光則無之親信乃攜鯉而來既登樓公庖人剖之腹中得鏡一如古大錢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角悉具既鑿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卧內巾箱中及相公薨鏡亦亡去

榮陽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鄭水以注之平時繞岸原本作則皆臺榭花木乃太守郊勞班錢之所當咸通中龐勛之作變原本作則崔公為所執也湖水亦如凝血者三日而復原本作則未幾而其家凶問至余光啟初寓居鄭地故得之昔讀本朝書見河間王之征輔公柘也江行舟中宴羣帥命左右以金盃酌江水將飲之水至原本作則忽化為血合坐失色王徐曰盃中之血公柘授首之徵果破之則禍福之難明也如是

陰獲古銅斗長二尺餘其魁方而下殺柄曲且圓既治之四周皆隱起鱗鳳龜龍之狀標有異字十訪於明篆籀者亦不能詳余思之古史云秦皇所幸令望氣者望有佳氣處輒瘞奇物以厭當之此其是乎而莊後橫岡發自紫邏聯鳴皋而東泊莊之左已延袤數十里矣莊西二里許舊掘溝三道以斷厥勢亦類此也故書

唐文德戊申歲鉅鹿郡南和縣街北有紙坊長垣悉曝紙忽有旋風自西來卷壁紙盡直上穿雲如飛雲焉此兵家大忌也夏五月郡守死

乾甯末初原本作則峽師蛇鼠鬪於南門之外觀者如堵蛇死而鼠亡去未旬而峽師遇禍則知內蛇死而鄭厲入羣鼠奔而蒲山凶妖由人與可為戒懼

唐張應自茶梗命至河內郡涉九鼎渡所乘小舸驚逸及北岸視後足有物縈繞狀如大蟻絳色乃抽佩刀斷於地解復相續堅縮如白角檉紅影若樓橫絡之遂寔諸案中事畢而還復渡河至河陰天景燉蒸

趙於園井就之濯濯因與園史話之取角拂置盆水
上原本作木盆據廣記忽黑氣物與漢雲四合狂電
震霆兩電交下食頃方齊盆洞而柳已公

唐咸通庚寅歲洛師大饑穀價騰貴民有殍於溝
者至蠶月而桑多為蟲食葉一斤直一錢新安縣
湖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十株特茂成蔭公
直與其妻謀曰款儉若此家無見糧徒極力於此
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計者其若桑葉貴貨葉可獲
錢千萬蓄一月之糧則接麥矣豈不勝為饑死乎妻
曰善乃攜插坎地養蠶數箔馬明日凌晨荷桑葉
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甕肩及餅餌以歸至徵安
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酒於地遂止詰之公直曰適
賣葉得錢市甕肩及餅餌貯囊無他物也請吏搜索
之既發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羣吏乃反接送
於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琅瑯王公疑令綱紀
鞠之具款云某瘞蠶賣桑葉市肉以歸實不殺人特
請檢驗尹判差所由監令就村驗埋蠶處所由領公
直至村先集鄰保責手狀皆稱實知王公直埋蠶別
無惡跡乃與村眾及公直同發蠶坑中有箔角一死
人而闕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復領公直
詣府白尹尹曰王公直雖無殺人之辜且有坑蠶之
咎法或可恕情在難容蠶者天地靈氣綿綿之本故
加勦絕與殺人殊當置嚴刑以絕凶醜遂命於市
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為腐蠶矣原本無為字據廣記

京兆韋珙小道遠公之裔世居孟州汜水縣莊原本
和郡縣志記泗水屬河陽軍無元水縣也性不喜書
好馳騁田弋馬有踏菑不可羈勒者則市之咸通末
因來汜水飲於市酣歌之際忽有驚白馬者曰此極
馴駁珙乘之於衢曰善可著鞭矣原本作者若遂市
之日宴乘歸御之鐵鞭一僕以他馬從既登東原絕
馳十餘里僕不能及復遺鐵鞭馬逸不能止迅越榛
廣原本作基據莽溝吠而此酒困力疲度必難禁矣馬

方驟逼大桑下此遂躍上高枝中以爲無害矣馬突
過數十步復來桑下瞋目仰視珙而長鳴躡地少頃
驚其桑本木柿落如掌卧即或驚草於十步五步內
旋復來驚不已桑本將半馬珙懼其桑之顛也遙望
其左數步外有督井同馬之休於茂草乃跳下疾走
投井中纔至底馬亦隨入珙與馬俱殞焉

咸通癸巳歲余從鼎臣兄自汝入秦冬十二月宿於
華野孤泉店鼎臣兄與余同登南坡蘭若訪主僧曰
義海因話三峯事海曰去秋有士人王冲者來自
天姥云遊涉名山亦盡東南之美矣惟有華山蓮華
峯今則方何據廣記一登耳計其五千仞爲一旬之
程既上當燐煙爲信翌日發笈取一藥壺并火金以
去及期海至桃林以俟據廣記數息間有白煙歛起
蓮花峯海祕之不言後二旬而冲至言曰前者既
入華陽山尋微徑至蓮華峯下初登雖峻險猶可重
足一跡既及峯三分之一則劣容半足乃以死誓志
作氣而登時遇石室上下懸絕則有羅鷲及石髮垂
下接之以升果一旬而及峯頂廣約百畝中有池
亦數畝蓄苔方盛濃碧鮮妍四旁則巨檜喬松池側
有破鐵舟觸之則碎既周覽矣乃構火焉而循池說
花探取落葉數片及鐵舟寸許懷之一宿乃下下之
危慄復倍於登涉時海不覺其執冲原本作雲
手曰君固三清之奇士也於是冲盡以蓮華鐵舟
鐵壺原本無上贈海明日復負笈而去莫知所終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懷曉歸視之乃大珠也其徑寸五分瑩無纖翳乃衣
之寶也原本無也字得蓄之縱未貴而當富矣慶愈
寶之常置於卧內自是家產日滋飯牛四百蹄墾田
二千畝其絲象他物稱是十年間鬱爲富家翁至乾
符末慶忽疾雖醫巫迭進其有徵者踰月病且亟忽
聞枕前鎗然有聲慶心動使開匣珠有墨若纒色如
墨矣數日而卒珠亦去自是家日削子復不肖貨
鬻以供補酒之費未釋喪室已如懸磬矣原本作

汝墳部將董漢勳善騎射力兼數人趨捷能鬪累戍
於西北邊羌人憚之乾符丙申歲爲汝之龍興鎮將
忽一日謂其妻曰來日有十餘故人相訪可豐備酒
食其家以爲常客也廣記三五五日感飾廳事至
辰已間漢勳束帶出鎮門向空連拜或呼行第或呼
字言笑揖讓而登廳其家大愕具酒食若陳祭焉既
罷其妻詰之漢勳曰皆曩日邊上陣沒同儕也久別
一來耳何異之有後漢勳亦無恙至明年秋八月晦
青土賊王仙芝數萬人奄至時承明之代郡國悉無
武備是日郡選銳卒五百人令勇將蒙洪主之出郡
東二十里苦菓店盡爲賊所禽唯一騎走至郡郡人
大驚遂閉門登陴部分固守漢勳以五百人據北門
九月朔旦賊至合圍一鼓而陷南門執太守王鍊漢
勳於北門乘城苦戰中矢者皆應弦飲羽所殺數十
人矢盡賊已入漢勳運劍復殺數十人劍既折乃抽
屋椽復殺數十人日夕饑疲爲兵所殪賊帥亦嗟異
焉

許都城之北陬有趙將軍宅主父既沒子孫流移
其處遂凶莫敢居者親近乃榜於里門曰有居得者
便相奉乾符初許有游氏子者性剛悍趨捷廣記三
二作過人見榜曰僕猛士也縱奇妖異鬼原本作
校改必有以制之時盛夏既夕攜劍而入室宇深遠
前庭廣袤游氏子設算中庭締絡而坐一鼓盡闌寂

白光焰焰起於壠畝中若星流慶掩而得之遂藏諸

服田嘗戴月耕於村南古項城之下倦憩荒陌忽見

衛慶者汝墳編戶也其居在溫泉家世遊惰至慶乃

龍而爲醢視魯山而來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於

堯山是也音子音切高山兒一作乾昨結切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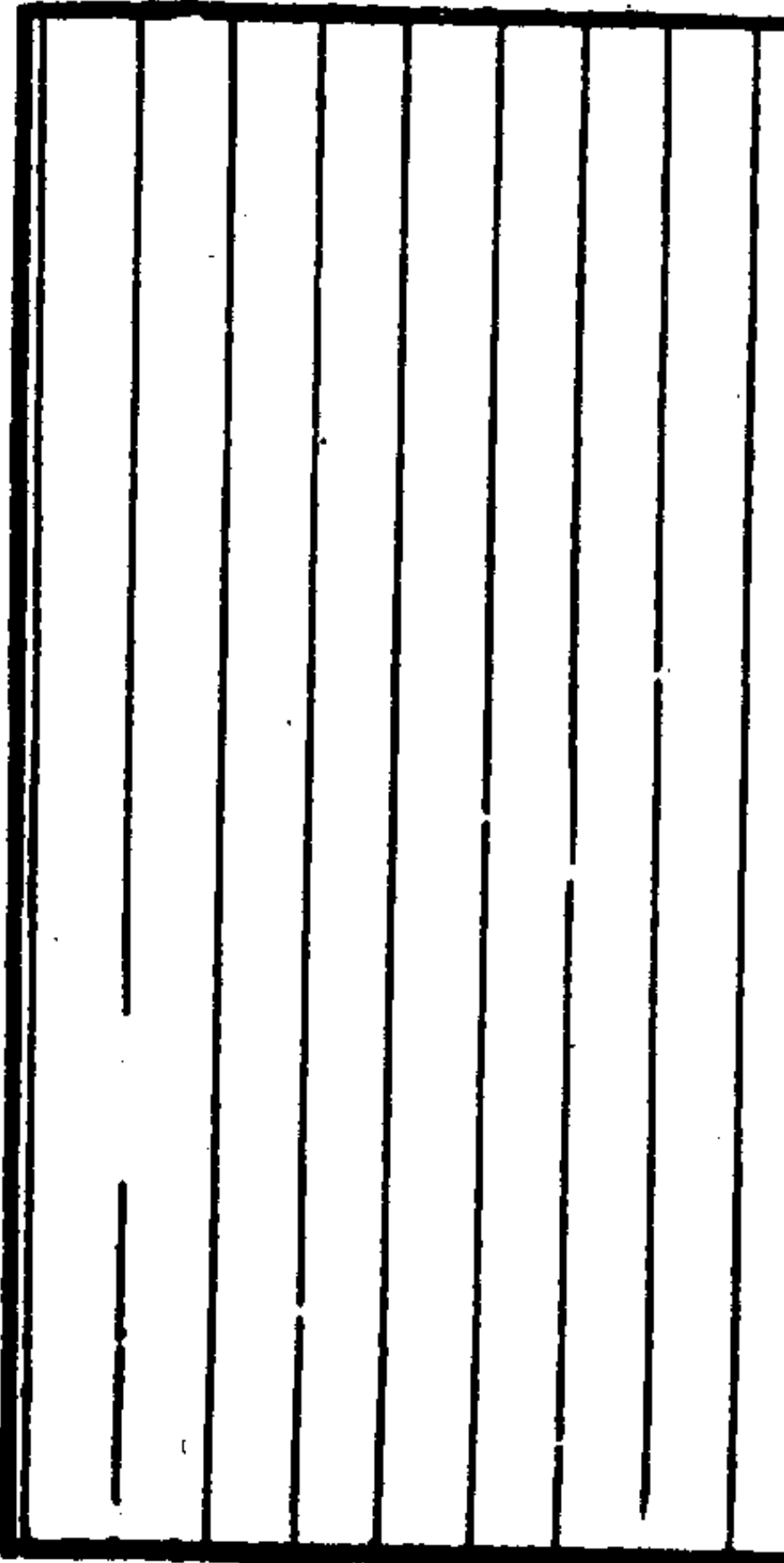
無驚游氏子倦原本作游子乃枕劍原本作枕劍
堂而卧再鼓將半忽聞軋然開後門聲蠟炬齊列有
役夫數十於原本作錄堂中洒掃聞前軒張朱簾
繡幕陳筵席寶氣異香馥於簷楹游氏子心原本無
緒謂此必小魅耳未欲迫之將觀其終少頃執樂
器紆朱紫者數十輩自東廊升階歌舞數十輩自
後堂出入於前堂紫衣者居前朱綠衣白衣者次之
亦二十許人言笑自若揖讓而坐於是絲竹合奏飛
觴舉白歌舞開作游子欲前突禽其渠魁將起乃覺
聲聞為物所壓冷且重不能興欲大叫口哆而不能
聲但觀堂上歡洽直至嚴鼓方散燈火既滅寂爾如
初游氏子原本無語其事後卒無敢居者
良久方能語其事後卒無敢居者
汝州魯縣元魏時西廣州也刺史紀豆陵屠雄勇有
智畧及卒將吏奉遺旨原本作電於于城南之
左却敵上今縣治其中於却敵前立廟題云紀豆將
軍歲時奉祀焉
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
方抗表請修入觀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在燕
土民亦世服其恩禮燕臺之嘉賓撫易水之壯士地
妖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泊直方之嗣事也出綺紉之
中據方岳之上未嘗以民間之休戚為意而酣酒於
室淫獸於原巨賞狎於皮冠厚寵集於綠幘暮年而
三軍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為其計者乃盡室
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衛大將軍而直方飛倉走
黃莫親微道之職往往設罟置原本作可於
於通衢則犬彘無遺藏獲有不如意者立殺之或曰
簞穀之下不可專戮其母曰尚有尊於我子者耶則
借軼可知也於是諫官列狀上請收付廷尉天子不
乃置於法乃降為燕王府司馬俾分務洛陽馬直方
至東都既不自新而慢遊愈極洛陽四旁者攬走
者原本無見皆識之必羣噪長嗥而去有王知古者
東諸侯之貢士也雖傳涉儒術而素不中春官選乃

三水小牘

退處於三川之上以擊鞠飛鷹為事遊於南鄰北
里閒至是有紹介於直方者直方延之觀其利喙瞻
辭不覺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
晨興僦舍無煙愁雲望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
第至則直方急趨將出也謂知古曰能相從乎而
知古以祁寒有難色直方顧小童曰取短皂袍來請
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聯轡而去出長夏
門則微霰初零由關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東
南踐萬安山之陰麓而鞠弋之獲原本無
甚夥傾羽鶴燒兔肩殊不覺有嚴久意乃霧原本無
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獵徒相失須臾雀噪煙
暝莫知所如隱隱聞洛城暮鐘但傍徨於古陌樵徑
之上俄而山川黯然而一鼓半試長望有炬火甚明
乃依積雲光而赴之復若十餘里至則喬木交柯而
朱門中開結壁橫互真北關之甲第也知古及門下
馬將從倚以達旦無何小駟頓轡聞者覺之隔壁而
問阿誰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
友人將歸於崆峒舊隱者僕錢之伊水濱不勝離觴
既慘原本作袂馬遠復不能止失道至此耳遲
明將去幸無見讓聞曰此南海副使崔中丞之莊也
主父近承天書赴闕即君復隨計吏西征此惟閨閣
中人耳豈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請問於內知古雖
怵惕不甯自度中宵矣去將安適乃拱立以次少頃
有秉燭炬自內至者振管原本作開扉引保母
出知古前拜仍速厥由母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皆
不在家於禮無延客之道然僻居於山藪接吟豺狼
所嗥若復固拒原本作是見弱而不援也請舍外
廳翌日可去知古辭謝從保母而入過重門側廳所
樂榼宏敞帷幙鮮華張銀燈設綺席命知古坐焉酒
三行復陳方丈之饌豹胎鮑魚水陸之美保母亦
時來相勉食畢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宦族及內外姻
黨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軒裳令貴金玉奇標既富

春秋又潔操履斯實淑媛之賢夫也小君以鍾愛雅
女將及笄年嘗託媒妁為求佳對久矣今夕何夕獲
遠良人潘楊之睦可遵鳳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
如耳知古傲容曰僕文愧金聲才非玉潤豈家室為
望惟泥塗是憂不謂寵及迷津慶逢子夜聆好音於
魯館逼佳氣於秦臺二客遊神方茲莫及原本無
星委照唯恐不揚倘獲託彼強宗睽以佳耦則生平
所志畢在斯乎保母喜原本無
復出致小君之命曰兒自移天雀門實秉欽範奉殞
繁之敬知琴瑟之和惟以稚女是懷思配君子既辱
高義乃叶夙心上京飛書路且不遠百兩陳禮事亦
非僭原本無忻慰原本無
知古罄折而對曰某蟲沙微類分及原本無
論而鐘鼎高門忽蒙採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塵鶴企
鳧趨唯原本無待休旨知古復拜保母戲曰他
日錦雉之衣欲解青鸞之匣全關貌如月華室若雲
蓬此際頗相念否知古謝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漢不
有所舉誰能自媒謹當銘彼襟靈志之紳帶期於沒
齒佩以周旋復拜少時則燦沈當庭良夜將艾保母
請知古脫服以休既解麻衣而早袍見保母請曰豈
有違掖之士而服短後之衣也知古謝曰此乃假之
於與所遊熟者原本無固非已有又問所
從答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驚叫仆
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顧而走入宅遙聞大叱曰夫人
差事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復聞夫人者叫曰火急
斥去無敢寇警於是婢子小豎輩羣出東猛炬曳白
楛而登階知古僂趨於庭中四顧避謝言狎至
僅得出門纔出已橫門閭扉猶聞喧嘩未已知古愕
立道左自恒久之原本無將隱頰垣乃得馬於其下
遂馳去遙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縱轡赴之則輪租車
方飯牛附火耳詢其所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
轡假寐食頃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揚鞭於大道
比及都門已有張直方騎數輩來跡矣遙至其第既

見直方而知古情... 遺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撫... 羽者享以厄酒豚肩與知古復南出既至萬安之北... 於荒坎樵蘇殘於茂林... 兔之窟宅其下成蹊於是直方命四周張羅... 待內則束緼荷鋤且掘且燻少頃羣狐突出焦頭爛... 額者且羅胃挂者應弦飲羽者凡獲狐大小百餘頭... 以其尸歸之水人曰嗟乎王生新世不階而為狐... 貉所侮况其大者乎向若無張公之早袍則強死穢... 殮之穴矣余時在洛敷化里第於庫集中博士渤海... 徐公讀為余言之豈曰語怪以據奇文故傳言之



三水小牘卷下

唐皇甫枚撰

江陰繆荃孫校補

汝州臨汝縣南十八里廣成城之西... 有小山山曰崆峒即黃帝訪道之地廣成子所隱也... 祠在山東麓堂上廣成子像獨角巾被紫霞衣二... 侍童而已重門之右有碑刺史陸長源文其顛洞穴... 如盃將有大風雨則白犬自穴出田夫以為候亦名... 山曰玉犬峰者老云若九春三秋天景清麗必有素... 暮自出起須臾粉堞青霓... 散原本作為廣成化城乃里談也... 光啟中僖宗在梁州秋九月皇甫枚將赴調行在與... 所親裴宜成者偕行十月自相州西抵高平縣... 南四十里登山越五溪其日行旅稍稀煙雲晝晦日... 景風動感於... 有卯屋數間... 頃有村婦出自西廂之北著黃故衣蓬頭敗履連呼... 之不顧但俯首而復入乃循坡東南下得及其居至... 則荆扉橫葛紫帶其上茨棘羅生於其庭略無人蹤... 如涉一二年者矣故與裴生愕立久之復登坂長望... 見官道有人行乃策蹇馳赴之至則郵吏將往瑞氏... 縣者也乃與俱焉是夜宿瑞氏... 陳瑞者沛中之卒徒也與故徐帥時浦... 軍中兄弟之好及浦為支詳所任瑞亦累遷右職... 巢之亂支辟簡勳卒五千人命浦總之而西瑞為次... 將浦自許昌趨洛下瑞以千人反平陰浦乃瑞稱支... 命追兵迴於是引師與瑞合屠平陰掠園田而下及... 沛支慮其變郊勞及解甲瑞設厚賂之浦乃令其親... 諷支曰軍前不安民望見迫且請公解印以厭眾心... 支力不能制乃率其卒出居大彭館浦自稱留後瑞... 謂浦曰支尚書惠及沛人若不殺之將貽後悔浦不... 可瑞固請與浦往復十餘浦怒曰自看自看瑞乃詐

為浦命謂之曰請支行李歸閣下支以為誠也翌日... 遂發瑞伏甲於七里庭至則無少長皆殺之沛人莫... 不流涕其後浦受朝命乃表瑞為宿州太守瑞性憎... 酷喜殺復厚斂淫刑百姓嗟怨五年中貲賄山積浦... 惡之乃命都將張友代瑞瑞怒不受命友至處別第... 以俟瑞出瑞夜率髮後五百餘人圍友遲明友自領... 驍果百餘人突之瑞潰與十餘騎走出數十里從騎... 皆以瑞棄其馬微服乞食於野野人有識之者執以... 送郡友繫之往白浦浦命斬之於郡瑞本驍悍而... 作本瑞... 百五十三... 堆金官又崇福來倏忽變成空... 五年榮貴今何在不在不異南柯一夢中時以為... 鬼代作也... 陸存者愚儒也... 汝州邦... 芝黨與起自海沂來攻郡途經郟城存微服將遁為... 賊所虜其首問曰汝何等人也存給之曰某庖人也... 乃命搜麵煎油作食所謂楚楚者... 移時不成賊首怒曰這漢謾語把劍來存懼急撮麵... 兩手連... 葉世... 李庭妻崔氏有殊色賊至為所掠將妻之崔氏大... 話曰我公卿家女為士子妻死乃緣命豈受草賊污... 辱賊怒刺其心而食見者無不灑涕...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 獨一女子焉低鬟頰鬢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 平地怪石圍數畝上擢三峯皆十餘丈森然肖秦華... 也詢之父老云大初中斯地忽暴風驟雨襄上陵震... 屋瓦一夕而止遂有茲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吾... 商於之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為吾立... 祠於山前山亦吾所持來者無曠時祭當福汝鄉人... 遂建祠宮書祠典... 補縣印吏實尸嘗祭與同舍生譙國夏侯楨偕行祭

畢與禎縱觀祠內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厄酒醉曰
夏侯禎少年原本夏侯禎下有三子未有配偶今者
仰觀靈姿願為廟中掃除之隸神其鑿乎既舍爵乃
歸其夕夏侯生微恍不寐若為陰靈所中其僕來告
余走視之則目瞪口噤不能言矣余謂曰得非女靈
乎禎領馬余命吏載楮鏹潔尊席而禱曰夫人徽鎮
愛女疆場明祇致禾黍豐登我虎狼暴殄斯神之任
也今日之祭乃郡縣常祀某職其事敢不嚴恭豈謂
友生不勝餞之餘至有慢言蹟於神聽豈降之罰
耶亦說其請耶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莞一國
士是遠好生之德當專戮之辜帝豈不降鑿而使神
祇廣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而莞一國
道播淫佚之風緣張頌而動雲耕願交甫而解明珠
若九閭一叫必貽悻悻不修之素說况天下多美
丈夫何必是也神其聽之莫訖夏侯生康豫如故
勃海封夫人諱詢字景文天官侍郎教孫也諸兄皆
貢士有聲名場夫人氣韻恬和容止都雅善草隸工
文章盛飾則美藻出綠波巧思則柳絮因風起至於
婉靜之法前製之工固不學而生知嫺嫺為淑女
咸通戊子歲始從媒贅移天於殷門故秘書省校書保
晦選構兄余寮壻也愛鍾自出姑實親燒夙夜蒸蒸
幼勞無怠廣明庚子歲妖嬈黃道說白丁關
輔烽飛輦穀遐狩以天府陸海之盛奄化於鯨鯢腹
中即冬十二月七日也邦人大潰校書自永安里所
居盡室潛於蘭陵里蕭氏地臺地鄰五門以為賊不
復入至明日羣兇霧合秘校遂為所俘賊首觀夫人
之麗將欲叱後乘以載之夫人正色相拒確然不移
誘說萬辭俱說但瞑目反背而莫顧日將夕賊因勃
然起曰行則保羅綺於百齡止則取齋粉於一劍原本
為士君子正室琴瑟叶奏鳳凰和鳴豈意昊天不容
降此大戾守正而死猶原本生之幸終不負
穢抱羞於汝逆豎之手言訖遇害賊首既去秘校脫

三水小讀

身來歸侍婢迎門白夫人逝矣秘校拊膺失聲而前
枕屍於股大慟良久揮淚於夫人面曰景文景文即
相見遂長號而絕三婢子親主父主母俱殞乃相攜
投浚井而死人曰噫二主二天實士女之醜行至於
臨危抗節乃丈夫難事豈謂今見於女德哉原本
辛丑歲遐構兄出自雍話茲事以余有春秋學命筆
削以備史官之闕
廣明庚子歲余在汝墳溫泉之別業夏四月朔旦雲
物暴起於西北隅瞬息間濃雲四塞大風壞屋拔木
兩且雷電有如柝棗者鳥獸盡殪被於山澤中至午
方霽觀行潦之內蝦蟹甚眾明日余抵洛城自長夏
門之北夾道古槐十拔去五六矣門之鴟吻亦失矣
余以為非吉徵至八月汝州召募軍李巡光等原本
光一千五百人自雁門回掠東都南市焚長夏門而
去原本自茲諸夏騷蕩矣上天垂戒豈虛也哉
姑臧李仲呂咸通末調授汝之魯山今為政明練吏
不敢欺遇旱請禱羣望皆不應仲呂乃潔齋自禱於
縣二十里魯山堯祠以所乘馬及騾人張翰為獻
祭畢將下山雲霧暴起及平澤而大雨僕馬皆暴殞
於是仲呂復設祭圖僕馬於東壁
弋陽郡東南有黑水河河濱有黑水將軍祠大和初
薛用明自儀曹郎出守此郡為政嚴而不殘一夕夢
贊者云黑水將軍至延之乃魁梧丈夫鬚眉雄傑介
金附鞬既坐曰某頃溺於茲水自以秉仁義之心未
展上訴於帝帝曰汝陰位方崇遂授此任郎中可為
立祠河上當祐斯民原本言訖而寤遂命
建祠設祭水旱災沴禱之皆應用弱有萬路原本
之外設小扉加扇鎖馬乾符戊戌歲大理少卿徐煥
以決獄平允授弋陽郡秋七月出京時方霖霖東道
泥濘歷嶠函度東周由許蔡略無霽日既渡長淮宿
於嘉鹿館則弋陽之西境也時方苦雨凄風徒御多

寒色煥具酒祈之其夕乃燔煥由是加敬每春秋常
祀必躬親之明年冬十月賊黨數千人來攻郡城煥
堅守城不可拔乃引兵西入義陽原本城煥
賊將將乃率徒破柱取去既而曉出縱掠氛霧四
合莫知所如忽遇一樵童遂執之令前導既越山霧
開乃義營張周寨也率與賊遇盡殺之張周親禽其
首解其劍復歸諸廟至今時享不廢
彭城劉刺夫會昌中進士上第大中年授鄆縣尉卒
妻王氏歸其家居洛陽敦化里第堂之後院咸通丁
亥歲夜聚諸子姪藏鈞食煎餅廚在西廂小童孖兒
持器下食時月晦雲慘指掌莫分行兒者忽失聲仆
地而絕乘炬視之則體冷面黑口鼻流血矣擢髮灸
指少頃而蘇復令數夫束緇火循廊之北於倉後得
所持器倉西則大廁廁上得一煎餅溷中復有一餅
焉原本許州長葛令嚴部衣冠族也立性簡直雖羈束於官
署常奮退心咸通中原本字罷任乃於縣西北
境上陞山陽置別業良田萬頃桑柘成陰奇花芳草
與松竹交錯引泉成沼即阜為臺盡登臨之志矣夫
人河東裴氏有三女長適榮陽鄭氏次適京兆杜氏
幼曰阿珊特端麗妍瑩乙巳歲年十五矣時清明節
嚴公盡室登陞山山西岑有鄭大王祠乃於祠中薦
酒饌令諸女縱觀日晚方歸降及山半旋風忽起於
道左繚繞諸女塵塗陰晦眾皆驚懼而阿珊獨仆於
地色變不能言髮上失金翹原本乃扶持而
歸召巫者視之巫譯神言曰我鄭大王也今聘爾女
為第三子婦其家遽使齋酒散紙錢令巫者詣祠求
之原本既至得金翹於神座上巫者再三請禱
神終言不可明日阿珊殞便憑巫言以達所以嚴氏
遂令送服玩設禮筵於祠內厥後每有所須必託巫
言告其家嚴公夫人即余室之諸姑也故得其實而
傳之

咸通丁亥歲龍西李夷遇為邠州從事有僕曰李約
乃夷遇登第時所使也原捷善行故常令郵書入京
其秋七月李約自京還邠早行數里鼓方始絕倦憩
古槐下時月映林杪餘光向明有一父幡然而曳
杖亦來同坐既坐而呻吟不絕良久謂約曰老父欲
至咸陽而踣跚不良於行若有義心能負我乎約怒
不應父請之不巳約乃謂曰可登背父欣然而上約
知其鬼怪也陰以所持哥舒棒自後束之而趨將及
開遠門東方明矣父數請下約謂曰何相侮原本作
無次而見登何相憚而見舍束之愈急父言語
無次原本作無已求哀請命約不答忽覺背輕有物
墜地視之乃敗板也原本乃字下有書父已化去
擲於里垣下後亦無咎

侯元者上黨郡銅鞮縣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貧窶唯
以鬻薪為事唐乾符己亥歲於縣西北山中伐薪回
憩谷口傍有巨石巖然若屋屋元對之太息恨己之
勞也聲未絕石剝然豁開若洞中有一叟羽服烏帽
髯髮如霜曳杖而出元驚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
也汝何多歎自可於吾法中取富貴但隨吾來叟復
入洞中元從之行數十步廓然清朗田疇砥平特多
異花芳草數里過橫溪碧流若鴛鴦泝泗其上長
梁天矯如晴虹馬過溪北左右皆喬松修篁高門湫
丹臺榭重復引元之別院坐小亭上簷楹階砌皆奇
寶煥然及進食行觴復目皆未覩也食畢叟退少頃
二童揖元詣便室具湯沐進新衣一襲冠帶竟復導
至亭上叟出命僕設淨席於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
祕訣數萬言皆變化隱顯之術元素蠢慧至是一聽
不忘叟戒廣記二百八曰汝雖有少福合於至法進
身然面有敗氣未除亦宜謹密自固若圖謀不軌禍
喪必至廣記二百八且歸存思如欲謁吾但至心叩石
當有應門者元因拜謝而出仍令一童送之既出洞
穴泯然如故視其樵蘇已失至家其父母兄弟驚喜
曰去一向謂已碎於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

又訝其服裝華潔神氣激揚元知不可隱乃謂原本
其家人言之遂入靜室中習熟其術期月而
術成能變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可為步騎
甲兵於是悉收鄉里少年勇悍者為將卒出入陳旌
旂幢蓋鳴鼓吹儀比列國焉自稱曰賢聖官有三老
左右弼左右將軍等號每朔望必盛飾往謁神君神
君必戒以無稱兵若固欲舉事宜待天應至庚子歲
聚兵數千人縣邑恐其變乃列上上黨帥高公尋命
都將以旅討之元馳謁神君請命神君曰既言之矣
但當偃旂卧鼓以應之彼見兵威若是必不敢內薄
而攻我志之慎勿輕接戰元雖唯唯心計以為我奇
術制之有餘且小者不能抗後其大者若之何復示
衆以不武也既歸令其黨戒嚴是夜潞兵去元所據
險三十里見步騎戈甲蔽山澤甚難之明方陣而前
元領千餘人直突之先勝後敗酒酣被禽至上黨繫
之府獄嚴兵圍守旦視初穿中惟燈臺耳失元所在
夜分已原本作以據廣記達銅鞮徑詣神君謝罪神
君怒曰庸奴終違前教今日雖幸而免斧鑕亦行將
及矣非吾徒也不顧而入鬱悒越出後復謁神君處
心叩石石不為開矣而其術漸歇猶為其黨所說是
秋率徒掠并州之大谷而并騎適至圍之數重術既
不神遂斬之於陣其黨與散歸田里焉

廣州刺史張謀孫雖出於閩茸有口辨善心計累為
王府參佐咸通初從交廣倖遂為元察性貪侈聚斂
不倦南海多奇貨若犀象珠貝之類不可勝計及府
罷北歸於汝墳於郡三十里鬱陽驛南汝水之上構
別業窮極華故嘗鑿一池欲北引官渠水漲之或曰
此處今年太歲所在也謀孫誠役夫曰掘得太歲則
止明日及泉獲一土囊破之中有物升餘色白如粟
粒忽跳躍四散而隱謀孫遂中暴病信宿而卒
唐廣明歲薛能失律於許昌都將周茂代之明年宰
相王徽過許謂茂曰昔聞貴藩有部將周撞子得非
司空耶何致此號茂愧赧良久答曰爰出身走卒實

蘊壯心每有征行不避鋒劍左衝右掉屢立微功所
以軍中有此名號王笑復謂茂曰當時撲落瀉河裏
可是撞不著耶茂頃總許卒征徐方為賊所敗溺於
瀉水或拯之僅免故有此言
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名機字幼微長安倡家女也
色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一吟一
咏破瓜之歲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於咸宜而
風月賞玩之佳句往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
自持復為豪俠所調乃從游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
修飾以求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琴賦詩開以謔浪
惜學輩自視缺然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
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玉壇瑞蘭禮
金闕又云多情自鬱爭因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數
聯為絕矣一女僮曰綠翹亦特明慧原本作惠
有熟客但云在某處機為女伴所留迨暮方歸院綠
翹迎門曰適某客知鍊師不在不舍轡而去矣客乃
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狎及夜張燈高戶乃命翹入
卧內訊之翹曰自執巾盥數年實自檢御不令有似
是之過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翹隔闥報云鍊師
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不蓄於習襟有年
矣幸鍊師無疑機愈怒裸而答百數但言無之既委
頓請盃水酌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
忘解佩薦枕原本作之歡反以沈猜厚誣貞正
翹今必死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誰能抑我
疆魂誓不蠢蠢於冥冥之中縱爾淫佚言訖絕於地
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時咸通戊子春
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矣客有宴於機室
者因洩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於地驅去復
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僕歸復
語其兄其兄為府街卒原本作嘗求金於機機不
顧卒深銜之聞此遽至觀門覘伺見偶語者乃訝不
親綠翹之出入街卒復呼數卒攜鉗共突入機院

蘊壯心每有征行不避鋒劍左衝右掉屢立微功所
以軍中有此名號王笑復謂茂曰當時撲落瀉河裏
可是撞不著耶茂頃總許卒征徐方為賊所敗溺於
瀉水或拯之僅免故有此言
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名機字幼微長安倡家女也
色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一吟一
咏破瓜之歲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於咸宜而
風月賞玩之佳句往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
自持復為豪俠所調乃從游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
修飾以求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琴賦詩開以謔浪
惜學輩自視缺然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
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玉壇瑞蘭禮
金闕又云多情自鬱爭因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數
聯為絕矣一女僮曰綠翹亦特明慧原本作惠
有熟客但云在某處機為女伴所留迨暮方歸院綠
翹迎門曰適某客知鍊師不在不舍轡而去矣客乃
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狎及夜張燈高戶乃命翹入
卧內訊之翹曰自執巾盥數年實自檢御不令有似
是之過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翹隔闥報云鍊師
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不蓄於習襟有年
矣幸鍊師無疑機愈怒裸而答百數但言無之既委
頓請盃水酌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
忘解佩薦枕原本作之歡反以沈猜厚誣貞正
翹今必死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誰能抑我
疆魂誓不蠢蠢於冥冥之中縱爾淫佚言訖絕於地
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時咸通戊子春
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矣客有宴於機室
者因洩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於地驅去復
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僕歸復
語其兄其兄為府街卒原本作嘗求金於機機不
顧卒深銜之聞此遽至觀門覘伺見偶語者乃訝不
親綠翹之出入街卒復呼數卒攜鉗共突入機院

發之而綠翹貌如生卒遂錄多機京兆府吏詰之辭
伏而朝士多為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獄
中亦有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
清風開短襟此其美者也

安定郡有峴陽峯峯上有池若雨而雲起池中若車
蓋然故里諺云峴山張蓋雨滂沱

李鈞之莅臨汝也郡當王仙芝大兵之後民間多警
李鈞以兵力單薄抗疏上聞詔以昭義軍三千五百

人鎮馬乾符戊戌歲也兵至營於郡西郭原本作字
百四十四明年春鈞節制上黨雜報到於是鎮兵部將

排隊於州前通衢率其屬入衙展君臣之禮忽有暴
風揚塵起自軍門而南蟠折行伍拔大旆十餘以登

州人愕然而顧沒於天際明日州北二十里大牛谷
野人得旆以獻帛無完幅支幹皆折矣鈞至上黨

統眾出雁門兵既不戢暴殘居民遂為猛虎軍所殺
矣

逸文

溫璋唐咸通壬辰尹正天府性驢貨敢殺人亦畏其
嚴殘不犯由是治有能名舊制京兆尹之出靜通衢

閉里門有笑其前道者立杖殺之是秋溫公出自天
街將南抵五門呵喝風生有黃冠老而且偃弊衣曳

杖將橫絕其間騶人呵不能止溫公命捧來答背二
十振袖而去若無苦者溫異之呼老街吏令潛而覘

之有言復命黃冠扣之既而跡之迨暮過蘭陵里
南入小巷中有衛門止處也吏隨入關有黃冠數人

出謁甚謹且曰真君何遲也答曰為凶人所辱可具
湯水黃冠前引雙鬢青童從而入吏亦隨之過數門

堂宇華麗修竹夾道擬王公之甲第未及庭真君顧
曰何得有俗物氣黃冠爭出索之吏無所隱乃為所

錄見真君吏叩頭拜伏具述溫意真君盛怒曰酷吏
不知禍將覆矣死且將至猶敢肆毒於人罪在無赦

叱街吏令去吏拜謝了趨出遂詣府請見溫時則
深夜矣溫聞吏至驚起於便室召之吏悉陳所見溫

大嗟惋明日將暮召吏引之街鼓既絕溫微服與吏
同詣黃冠所居至明吏款扉應門者問誰曰京兆溫

尚書來謁真君既開重閣吏先入拜仍白曰京兆君
溫璋溫趨入拜真君踞坐堂上戴遠遊冠衣九霞之

衣色貌甚峻溫伏而敘曰某任總浩穰權唯震肅若
稍畏懦則損威聲昨日不謂凌迫大仙自貽罪戾故

來首服幸賜矜哀真君責曰君忍殺立名專利不厭
禍將行及猶逞兇威溫拜首求哀者數四而真君終

蓄怒不許少頃有黃冠自東序來拱立於真君側乃
跪啟曰尹雖得罪亦天子亞卿况真君洞其職所統

宜少降禮言訖真君令黃冠揖溫升堂別設小榻令
坐命酒數行而真君怒色不解黃冠復啟曰尹之忤

犯弘宥誠難然則真君變服塵遊俗士焉識白龍魚
服見困豫且審思之真君悄然良久曰恕爾家族此

間亦非淹久之所溫遂起於庭中拜謝而去與街吏
疾行至府動曉鐘矣雖語親近亦不令言明年同

昌主薨懿皇傷念不已念藥石之不微也醫韓宗紹
等四家詔府窮竟將誅之而溫鬻獄緩刑納宗紹等

金帶及餘貨凡數千萬事覺飲醜而死廣記四
東都敬愛寺北禪院大德從諫姓張氏南陽人徙居

廣陵為土著姓身長八尺眉目魁奇越壯室之年忽
頓悟真理遂捨妻子從披削焉於是研精禪觀心境

明白不逾十載者年宿德皆所推服及來洛遂止敬
愛寺年德並成緇黃所宗每赴供皆與賓頭盧尊者

對食其為人天欽奉若此唐武宗嗣麻改元會昌愛
馭鳳駘鶴之儀薄黜墨降龍之教乃下郡國毀塔廟

今沙門復初諫公乃烏帽麻衣潛於皇甫枚之溫泉
別業後岡上喬木駢鬱巨石砥平諫公夏日常於中

入寂或補遺事忽一日積雲驟雨霆擊石傍大檀兩
至諸兄走往林中諫公恬然坐坐若無所聞者諸兄

致問徐曰惡畜生而已至大初宣宗復興內教諫
公歸東都故居其子自廣陵來觀適與遇於院門威

貌崇嚴不復可識乃拜而問從諫大德所居諫公指
曰近東頭其子既去遂闔門不出其割裂愛剛又如

此咸通丙戌歲夏五月忽遍詣所信嚮家皆謂曰善
建福業貧道秋初當遠行故相別耳至秋七月朔清

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來遂右脇而卧呼門人玄章
等戒曰人生難得惡道易淪唯有歸命釋尊勵精梵

行龍花會上當復相逢生也有涯與爾少別是日無
疾奄化年有八十餘矣玄章等奉遺旨送屍於建春

門外尸陀林中施諸鳥獸三日復視之肌貌如生無
物敢近遂覆以餅餌經宿有狼狐跡唯嚼餅餌而豐

膚宛然乃依天竺法闍維訖收餘燼起白塔於道傍
春秋奉香火之薦焉廣記九

唐僖宗之狩於岷蜀也黃巾尚遊魂於三輔中和辛
丑歲詔丞相晉國公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執操旗

鼓乘三峽而下作鎮南燕為東諸侯節度又詔軍容
使西門季玄為都監秋七月鐸至滑都監次于臨汝
郡當兵道郵傳皆焚乃舍于龍興北禪院其西廊小

院即都監下都押衙何羣處之羣滑人也世為本軍
 劇職羣少兇險親姻頗薄之乃西走上京以干中貴
 人而西門納焉至是擢為元從都押衙戎事一以委
 焉羣志氣驕佚肉視其從嘗一日汝州監軍使董弘
 贊令孔目官宋柔啟于都監致命將出值羣方據
 胡牀于門下怒其不先禮謁也叱數卒碎以入擊以
 馬拋而遣之弘贊聞之大恐答宋柔數十仍斥去不
 復任使馳書使謝羣羣亦無忤復數旬日將夕宋柔
 徒行經寺門又值羣自外將入瞥見發怒連叱騶早
 錄之入院候曉黑殺而支解納諸洞中既張燈宛見
 宋柔被髮徒跣浴血而立於燈後羣雙起奮劍擊刺
 歛然而滅厥後夜夜見之暮秋月都監遷于榮陽郡
 舍于開元寺子城南隅之地至是羣神情恹恹漸
 不自安乃與其裨將實思禮等謀叛將大掠郡中而
 奔于江左都監部曲三百許人皆畏羣而唯諾會太
 守杜真府符請都監夜寢啟至羣謂思禮等曰機不
 旋踵時不再來必發今宵無貽後悔思禮等遂潛勒
 部分至曉時都監赴寢羣令親信十數人從戒曰至
 三更汝焚六司院門寺中必舉火相應其夕一鼓羣
 假寢帳中乃夢宋柔向羣大叱曰吾讎雪矣遂驚覺
 召思禮語之對曰此乃思也是何能為二鼓將半乃
 令其徒攬甲使一卒登佛殿西大梓樹欄子城內無
 何郡都虞候遊巡至僧綱啟門入至殿隅仰視木杪
 心動命焚炬於下乃見介者蹲於枝間方詰所從羣
 連聲謂曰走卒店作遂逃于上無他也都虞候色變
 馳出戒嚴羣呼思禮等謂曰事亟矣不速行將為豎
 子所珍乃擁其徒斬東門關而出奔若走兩舍而羣
 心蕩無所從其適下稍稍亡去倦憩水側遙聞嚴鼓
 聲乃僕射破東北隅羣也思禮覺乃前請啟密語羣
 將耳附之思禮披佩刀疾斫羣首墜於地餘眾大驚
 而散思禮攜羣首還明歸命于都監賞其罪使招其
 散卒焉廣記一百二十三

貪婪冒於貨賄嚴刑峻法吏民畏而惡之尤好擊鞠
 雖九夏蒸鬱亦不暫休息嘗一白馬駿健能馳聘竟
 以暑月不勝其役而致斃于廣場之內有里長王表
 者家雖富贍早喪其妻唯一子可七八歲白晳端麗
 常隨父來縣曹光遠見而憐之呼令入宅遺以服翫
 自是率以為常光遠令所親謂表曰我無子若能以
 此兒相餉當善待汝縱有大過亦不汝瑕疵也表答
 曰某誠微賤受制於上骨肉之間則無以奉命况此
 兒襁褓喪母豈可復離其父乎設使以此獲罪於明
 公亦甘心矣光遠聞而銜之後數日乃遣表使於曹
 南使盜待諸境上殺之而取其子大順辛亥歲春光
 遠適疾逾月委頓或時若鬼物所中獨言曰王表來
 也當還爾兒又為表言曰某雖小吏慎密未嘗有過
 反招殘賊規奪赤子已訴于天今來請命又為已語
 今還爾兒與爾重作功德厚賂爾陰錢免我乎皆曰
 不可少頃曰馬來也則代馬語曰為人乘馬自有年
 限至於負載馳驟亦有常程筋力之勞所不敢憚豈
 有盛夏之月擊鞠不止斃此微命寔由於君已訴上
 天今來奉取又為已語析之如王表終不聽數日光
 遠遂卒廣記一百二十三

吾乃丈夫豈瀕於鼠輩而相逼耶言訖歎有一物自
 梁間墜地乃人也朱髮衣短後衣色貌黝瘦頓首再
 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來及姓名對曰李龜壽
 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感公
 之德復為花鵲所驚形不能匿公若捨龜壽罪願以
 餘生事公公謂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傳
 存初錄之明日詰旦有婦人至門服裝單急曳履而
 抱持襁嬰請於閣曰幸為我呼李龜壽龜壽出乃其
 妻也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齋來相尋及公薨龜
 壽盡室亡去廣記一百二十三

皇甫及者其父為太原少尹甚鍾愛之及生如常兒
 至咸通壬辰歲年十四矣忽感異疾非有切肌徹骨
 之苦但暴長耳逾時而身越七尺帶兼數圍長嘷大
 嚼復三倍於昔矣明年秋無疾而逝廣記一百二十三

東都留守劉允章文學之宗氣頗高介後進循常之
 士罕有敢及門者咸通中自禮部侍郎授鄂州觀察
 使明年皮日休登第將歸觀於蘇臺路由江夏因投
 刺焉劉待之甚厚至於饗餼有加等留連累日仍致
 宴於黃鶴樓以命之監軍使與來佐悉集後日休方
 赴召已酒酣矣既登樓劉以其末至復乘酒應命心
 薄之及酒數行而日休吐論紛擾頓止禮敬劉作色
 謂曰吳兒勿恃葛爾之才且可主席日休答曰大夫
 豈南岳諸劉乎何倨貴如是劉大怒戟手遙指而詬
 曰皮日休知鸚鵡洲是彌衡死處不日休不敢答但
 覓我如醉掌客者扶出翌日微服而遁于浙左廣記一百二十三

捧現者裴至德之家童也其母曰春紅配騶人高璠
 而生一歲時夏日浴之裸卧於廊廡間有卑脚犬曰
 青花忽來啗兒陰食之春紅聞啼聲狼忙而至則血
 流盈席矣賴至德有良藥封之百日如故明年夏寢
 之前軒青花伺人隙復來并卵又食訖宛轉於地而
 死又以前食之藥傳之及愈為宦者焉字之曰捧現
 委以內豎之職至光啟丙午年十餘歲矣裴使外出

遇盜於鄭郊見害噫捧現童也再殘而無恙裴以一
出而不迴者其故何哉廣記二百
湖南觀察使李康之廣記二百女奴曰却要美容
止善辭令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
婢數十莫之儲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烟黨亦
多憐之李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次曰延祚所謂
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俠欲蒸却要而不能
也嘗遇清明節時織月娟娟廣記二百庭花爛發中
堂垂繡幕背銀缸而却要遇大郎於櫻桃花影中大
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之東南
隅立立相待候堂前眠孰當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
逢二郎調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北
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過三郎束之却要復取茵席授
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與四郎遇
太平廣記作又五郎過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
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於廳
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
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少頃却要密燃炬疾向廳
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曰何者貧兒爭敢向這
裏寬宿處皆棄所攜掩面而走却要復從而哈之自
是諸子懷慙不敢失禮廣記二百七十五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
煙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
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愛之其比鄰天水趙
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
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
煙神氣俱衰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閨以情告之
聞有難色復為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煙間處具
以象意言焉非煙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媪盡
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殘題絕句
曰一觀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
來以所題密緘之託門媪達非煙煙讀畢吁嗟良久
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福薄不得

三水小牘

當之蓋鄙武生龔悍非良配耳乃復醉篇寫於金鳳
牋曰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以
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擬誰封付門媪令象象欲絃
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刻溪玉葉紙賦
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兩情深薄於
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
思輕雨灑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語寄綠琴
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憂恐事泄或非煙追悔春
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煙獨將幽恨
小庭前沈沈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
起吟際而門媪來傳非煙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
微有不妥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詩曰無
力嚴粧倚繡籠暗題蟬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
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煙
幽思增疾乃翦烏絲闌為回簡曰春日遲遲人心悄
悄自因窺觀長役夢魂離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
誠皎日誓以周旋况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
雪之妍姿鬱蔥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翫飛企望
寬情無至憔悴其孤短韻益爽后期恍惚寸心書豈
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為見春想
封蟬錦綠蛾擊叩頭為報煙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
門媪既得回簡徑詣煙閣中武生為府掾屬公務
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
煙折書得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
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閨戶垂幌為書
曰下妾不幸垂髮而孤中間為媒妁所欺遂匹合於
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紅況金
罍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絃而思飛飄妙
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墻高聯雲不及於秦
臺薦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懷神假微機一拜
清光九項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燕
須同宿洛浦雙鶯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
裏送郎歸封訖乃召門媪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

煙意稍切善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息一日
將夕門媪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
驚連問之傳煙語曰今夜功曹值府可謂良時妾家
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踰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里
悉俟語語既曉黑象乃踰梯而登煙已令重榻於下
既下見煙靚妝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
言乃相攜自後門入堂中遂背缸解幌盡繾綣之意
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煙執象泣曰今日相
遇乃前生姻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
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顧願深鑒之象曰挹希世
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狎言訖象踰垣
而歸明日託門媪贈煙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
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煙
覽詩微笑因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
愁却別君願得化為松下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
門媪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篇詩不然君作幾許
大才面目茲不盈句當得一期於後庭展微密之思
聲宿昔之心以為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
詞詠寄情來往頻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煙
數以細過捷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閒盡以告公業公
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偽陳狀請假
迨夕如常入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既作前伏而歸循
牆至後庭見煙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
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
室呼煙詰之煙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業愈怒縛之
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
急而假寐煙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盃水水至飲
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置閣中
連呼之聲言煙暴疾致殞後數日寔於北邙而里巷
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
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
似傳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煙謝曰妾
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仰無已李

生詩末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煙執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廣記四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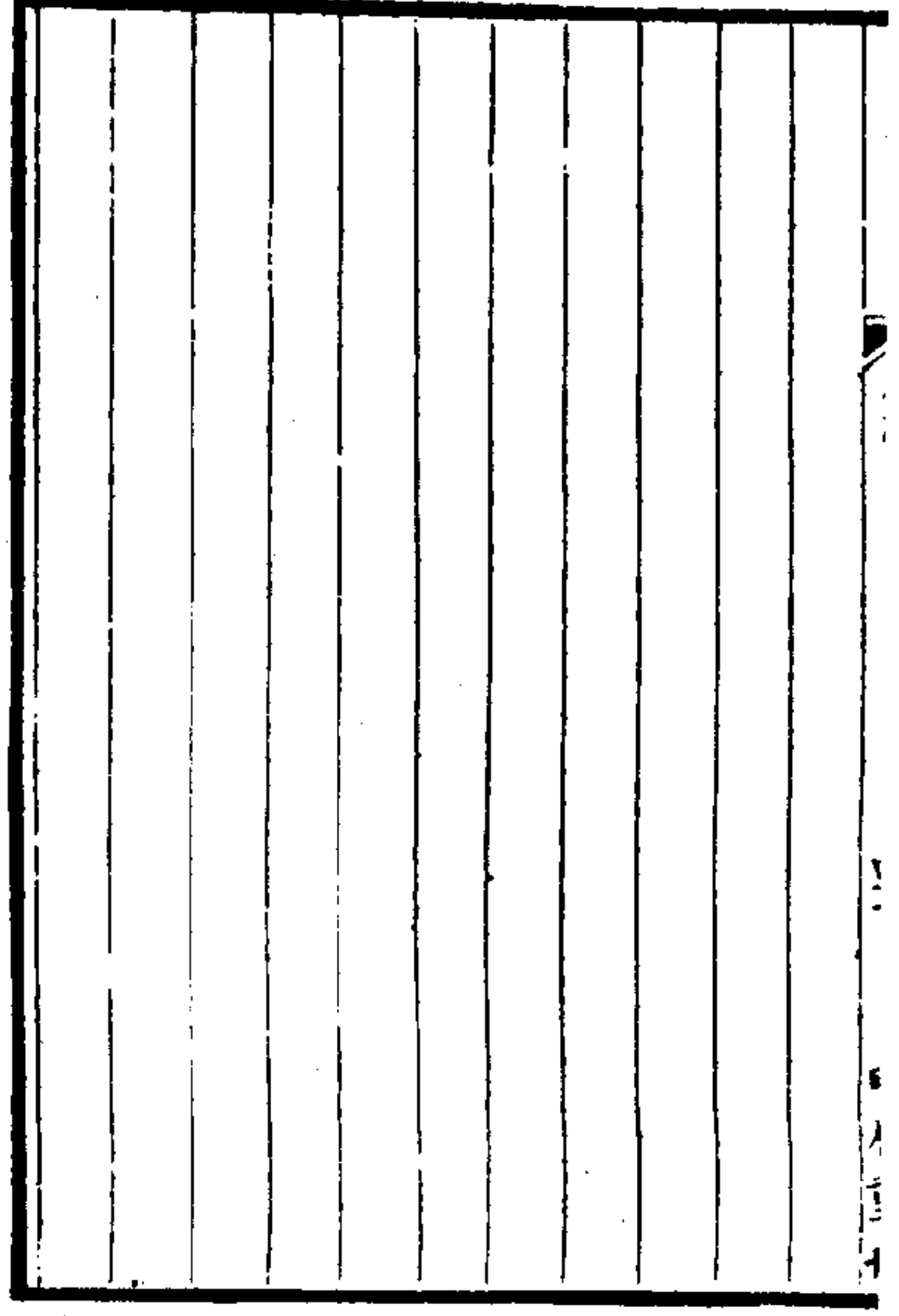
乾符丁酉歲秋七月詔以左衛將軍劉秉仁為江刺劉公自京將一橐馳至郡自風而逸于廬山下南土無此畜人觀而大驚因聚徒擊射至斃乃列狀於太守曰獲廬山精劉公訝其事既至愀然曰此吾橐駝也乃命瘞於江壩續談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一日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人與俱止桂林郊外僧寺韓生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眾往視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狀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夜黑留此待緩急爾眾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弊杓如故眾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至江亭上各命僕辦治般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日暮風益急燈燭不得張眾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勸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韓生撫掌對曰我幾忘之即狼狽走舟中取籃杓一揮則白光燦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天晴夜月色灑艷秋毫皆睹眾乃大呼痛以達四鼓韓生者又酌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續代

附錄
宋藝文志小說類皇甫枚三水小牘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小說類三水小牘三卷唐皇甫枚撰
本傳遵美撰天祐中人三水安定屬邑也
晁伯宇續談助右鈔安定皇甫枚所編三水小牘枚自言天祐庚午歲厲食汾晉為此書三水安定郡地名枚安定人故云其末云三水人遵美蓋其字也枚又言外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啟黃閣蓋謂白敏中其書卑脚犬花鵲吹刺客李龜壽事無甚異且慮出白氏之私故不錄

天一閣書目小說家三水小牘二卷刊本唐安定皇甫枚撰嘉靖甲子秦汴序稱三水小牘一編乃唐皇甫尊美所撰蓋其旅食汾晉時手紀咸通中事也余嘗錄得八則古今說海刻得七則皆非全書海虞楊儀部夢羽家藏二卷似乎已備及檢文獻通考其卷凡三今亡一矣姑先錄木以俟同志補焉
三水小牘二卷唐皇甫枚天祐庚午歲旅食汾晉為此書中多仙靈鬼異之事余正德辛巳春偶於暨陽葉潛夫處得數則已疑其說邪中勦出今年夏五月倭夷入寇顧山周汝學氏避寇僑居吾邑城之南倉黃避逅遽云家雖殘毀幸而圖籍無恙即出一編乃三水小牘也蓋為海虞楊正郎家藏余欣然假歸冒暑錄之於乎兵戈搶攘不忘筆硯若吾二人誠古之所謂奇癖之士今之所謂癡絕者耶書已一笑嘉靖甲寅秋七月四日句吳六十樗老姚咨識
罕經室外集三水小牘二卷提要唐皇甫枚撰枚字尊美安定人唐咸通末為汝州魯山令僖宗之在梁州枚赴調行在此其書中可考者也是書成於天佑四年枚當旅食汾晉而追紀咸通時事共得上下兩卷明嘉靖時姚咨曾手鈔之此從錢曾述古堂藏本影寫書中所載雖涉神仙靈異之事而筆雅詞明實寓垂戒又案天祐庚午時晉猶稱天佑而枚亦稱之

未完



三水小牘二卷唐皇甫枚天佑庚午歲旅食汾晉爲
此書中多仙靈鬼異之事余正德辛巳春偶於暨陽
葉潛夫處得數則已疑其說邪中勅出今年夏五月
倭夷入寇顧山周汝學氏避寇僑居吾邑城之南倉
皇遷延遠云家雖殘毀幸而圖籍無恙卽出一編乃
三水小牘二卷也蓋爲海虞楊正郎家藏余欣然假
歸冒暑錄之於乎兵戈搶攘不忘筆硯若吾二人誠
古之所謂奇癖之士今之所謂癡絕者邪書已一笑
嘉靖甲寅秋七月四日句吳六十耆老姚杏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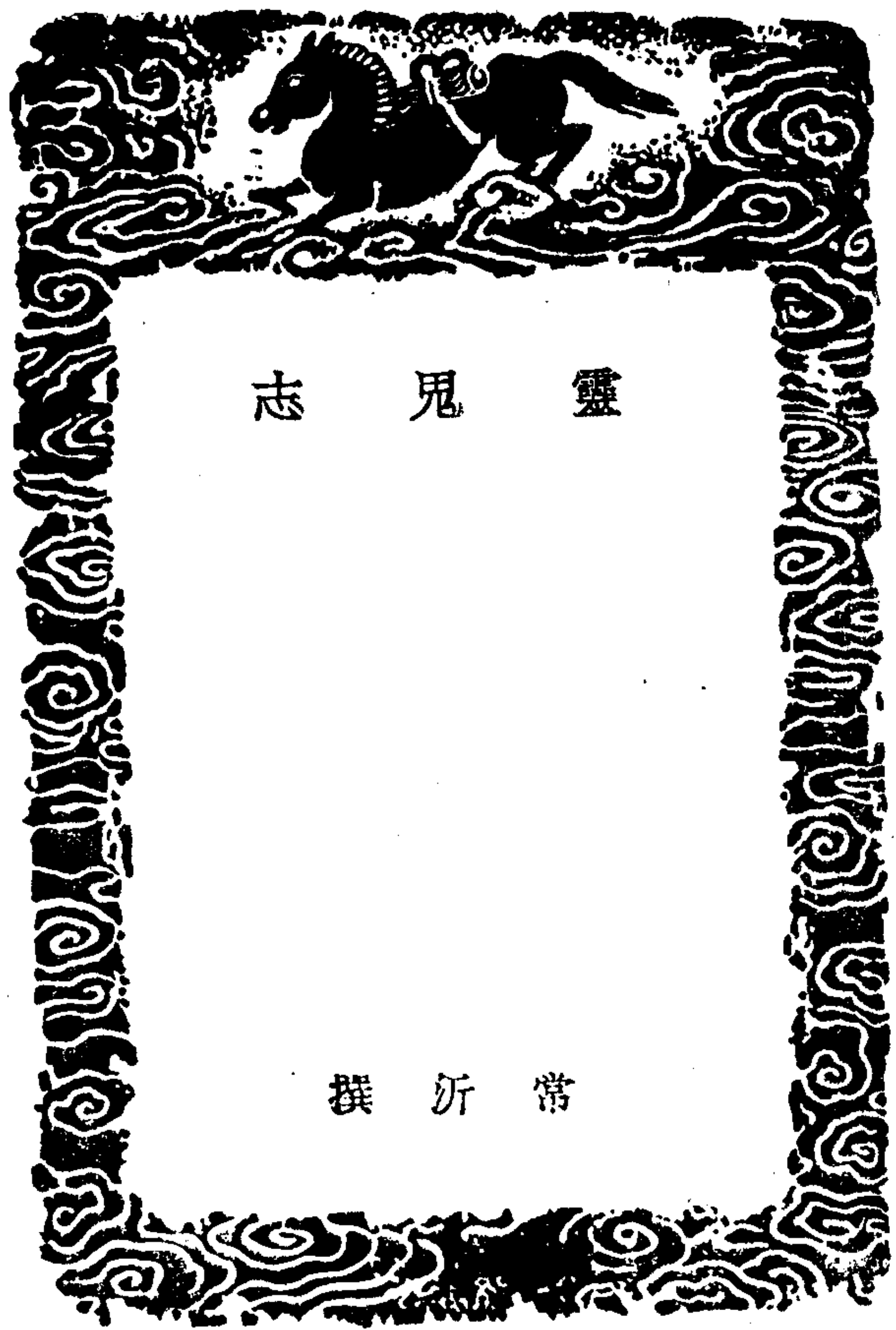
此從錢遵王述古堂藏書鈔出近人多尙語怪之
書吾知必有取焉以日暮途遠之身而亦沾沾於
此自笑其傾已杭東里叟記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三水小牘二卷

阮元撰

唐皇甫枚撰枚字曼安定人唐咸通末爲汝州魯山令僖宗之在梁州
枚赴調行在此其書中可考者也是書成於天佑四年枚嘗旅食汾晉而
追紀咸通時事共得上下兩卷明嘉靖時姚杏曾手鈔之此從錢曾述古
堂藏本影寫書中所載雖涉神仙靈異之事而筆雅詞明實寓垂戒又案
天佑庚午時曾猶稱天佑而枚亦稱之



靈鬼志

志 鬼 靈

撰 沂 常

韓重

唐 常沂撰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為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非門外。三年。重往問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從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庶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壤。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妾。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歎歎涕流。不能自勝。要重還家。重曰。死生異道。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為鬼而禍子乎。誠欲所奉。事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家。玉與之飲。讌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趨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自王。玉梳梳。忽見王。驚愕悲喜。問曰。爾何緣生。玉跪而首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賫牲幣。詣冢弔唁。感

靈 鬼 志

一

其為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為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劉導

劉導字仁成。沛國人。梁貞簡先生。三從姪。父襄。梁左衛卒。導好學。篤志。專勤經籍。暮晉開康。會隱京口。與同志李士烟同宴。于時春江初霽。共歎金陵。皆傷興廢。俄聞松下有數女子。笑聲。乃見一青衣女童。立導之前。曰。館娃宮歸路。經此。聞君志道高閒。欲冀少留。願垂顧盼。語訖。二女至。容質甚異。皆如仙者。衣紅紫。紺髮。馨香襲人。俱年二十餘。導與士烟不覺起拜。謂曰。人間下俗。何降神仙。二女相視而笑曰。住爾輕言。願從容以陳幽抱。導揖就席。謂曰。塵濁酒不可以進。二女笑曰。既來敝會。敢不同薦。衣紅紺者。西施也。謂導曰。適自廣陵渡江。而至。殆不能堪。深願思飲。衣素紺者。夷光也。謂導曰。同官三妹。久曠深幽。與妾此行。蓋為君子。導謂夷光曰。夫人之姊。固為導匹。乃指士烟曰。此夫人之偶也。夷光大笑。而熟視之。西施曰。李郎風儀。亦足開暢。夷光曰。阿婦夫容貌。豈得動人。合座喧笑。俱起就寢。臨曉請去。尚未天明。西施謂導曰。妾本浣紗之女。吳王之姬。君固知之矣。為越所遷。妾落它人之手。吳王歿後。復屈故國。今吳王以老不任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姬。越昔貢吳王者。妾與夷光相愛。坐則同席。出則同車。今者之行。實因緣會。言訖。惘然。導與士烟深感恨之。聞京口曉鐘。各執手曰。後會無期。西施以寶釵一隻。留與導。夷光亦拆裙珠一雙。贈士烟。言訖。共乘寶車。去如風雨。音猶在耳。頃刻無踪。時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七月也。

崔羅什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愕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旣不敏。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坐。其女在戶東立。與什敘溫涼。室內二婢乘燭。女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風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忽庭樹喜。君吟嘯。故求一敘。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晉公。稱尊公為元城令。然否也。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仍與論漢魏時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乃去不返。什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奉。什遂以玳瑁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家。什留歷下。以為不祥。遂請僧為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為王事所牽。築河隄於桓家。遂於幕下。語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可如何也。作罷。什在園中食杏。唯云恨女郎情。我即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二為郡功曹。為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歎。

李陶

天寶中。關西李陶。寓居新鄭。常影其室。睡中有人搖之。陶驚起。見一婢。袍袴容色甚美。陶問那忽得至此。婢云。鄭女郎欲相詣。頃之。異香芬馥。有美女從西北。阪壁中出。至床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語。婦人慙作却退。婢復數四。云。田舍郎待人。故如是邪。令我女郎。魂恥亡量。陶悅其美色。亦心許之。因結云。女郎

靈 鬼 志

三

何在。吾本未見。可更呼之。婢去。又來云。女郎重君舊緣。且將復至。勿復如初。可以殷勤待之也。及至。陶下牀致敬。延之偶坐。須臾相近。女郎貌既絕代。陶深悅之。留連十餘日。陶躬自窺視。累使左右呼之。陶恐阻己志。亦終不出。婦云。大家召君。何以不往。得無坐罪於我。陶乃詣母。母流涕謂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婦乎。陶言其故。自爾留連半載。不去。其後陶參選之上。都留婦在房。陶後遇疾。鬼婦在房。謂其婢云。李郎今疾急。為之奈何。當相與往省。至流關。為鬼關司所遏。不得過。會陶堂兄亦赴選。入關。鬼婦得隨過。其夕至陶所。相見忻悅。陶問何得至此。云知卿疾甚。故此相視。素所持藥。因和以飲。陶疾尋愈。其年還得隨津尉。與婦同乘。至舍。數日。當之官。鬼辭不行。問其故。云相與緣盡。不得復去。言別悽愴。自此遂絕。

王元之

高密王元之。少美丰儀。為新泰丞。秩滿歸鄉里。家在郭西。嘗日晚。徙倚門外。見一婦人從西來。將入郭。姿色殊絕。可喜。年十八九。明日出門。又見之。如此數四。日暮。輒來。王戲問之曰。家在何處。暮暮來此。女笑曰。兒家近在南岡。有事須至郭。王試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親昵。明日辭去。數夜輒一來。後乃夜夜來宿。王情愛甚至。試謂曰。家既近。許相過否。答曰。家甚狹陋。不堪延客。且與亡兄遺女同居。不能無嫌疑耳。王遂信之。謂念轉密。於女工。特妙。王之衣服。皆女裁製。見者莫不嘆賞之。左右一婢。亦有美色。常隨其後。雖在晝日。亦不復去。王問曰。兒女得無相望乎。答曰。何須強預它家事。如此積一年。後一夜忽來。色甚不悅。啼泣而已。王問之曰。過蒙愛接。方復離異。奈何。因嗚咽不能止。王驚問故。女曰。得無相難乎。兒本前高。密令女嫁為任氏妻。任無行見。薄父母。憐念呼令歸。後乃遇疾卒。殯於此。今家迎喪。明日當去。王既愛念。不復嫌忌。乃便悲憫。問明日將至何時。曰。日暮耳。一夜敘別不眠。明日臨別。女以金釵玉盃及玉環一雙。留贈。王以繡衣一箱。答之。各握手揮涕而別。明日至期。王于南岡視之。果有家人迎喪。發觀。女顏色不變。粉黛如故。見繡衣一箱。在棺中。而失其所送金盃及玉環。家人方覺有異。王乃前具陳之。兼示之玉盃與環。皆捧之悲泣。因問曰。兒女是誰。曰。家中二郎女。十歲病死。亦殯其旁。婢亦帳中木人也。其貌正與從者相似。王乃臨柩悲泣。而別。左右皆感傷。後念之切。遂恍惚成疾。數日方愈。然每思輒忘寢食也。

鄭德林

梁陽鄭德林。常獨乘馬。逢一婢。姿色甚美。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鄭郎。鄭愕然曰。素不識崔夫人。我未有婚。何故相迎。婢曰。夫人小女。頗有容質。且以清門令族。宜相匹敵。鄭知非人。欲拒之。即有黃衣者。頭十餘人。至曰。夫人趣郎進。輒控馬。其行甚疾。耳中但聞風鳴。奄至一處。崇垣高門。外皆列植楸桐。鄭立於門外。婢先入。須臾命引鄭郎入。進歷數門。館宇甚盛。夫人著紫羅裙。可年四十許。姿容可愛。立于東階下。侍婢八九。皆鮮整。鄭趨謁再拜。夫人曰。無怪相屈。以鄭郎清族美才。願託姻好。小女無堪。幸能垂意。鄭見逼。不知所對。但唯唯而已。夫人乃上堂。命引鄭郎自西階升。堂上悉以花屬薦地。左右施局脚床。七寶屏風。黃金屈膝。門垂碧箔。銀鈎珠絡。長筵列饌。皆極豐潔。乃命坐。夫人善清談。敘置輕重。世難與比。食畢。命酒。以銀符貯之。可三斗餘。琥珀色。酌以金盃。侍婢行酒。味極甘香。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嚴粧訖。乃命引鄭

郎出就外間。浴以香湯。左右進衣冠履襪。并美婢十人。扶入。悉為調膳。自堂及門。步致花燭。乃延就帳。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豔。目所未睹。被服燦麗。冠絕當時。鄭遂忻然。其夜成禮。明日。夫人命女與就東堂。堂中置紅羅綉帳。帷帳相席。悉皆精絕。女善彈箏篋。曲詞新異。鄭問所迎婚。前乘馬來。今在何處。曰。已令返矣。如此百餘日。鄭雖情愛頗重。而心稍嫌忌。因謂女曰。可得同歸乎。女慘然曰。幸托契會。得事巾櫛。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鄭審其怪異。乃白夫人曰。家中相失。頗有疑怪。乞賜還也。夫人曰。過蒙見顧。良深感慕。然幽冥殊途。理當暫隔。分離之際。能不泣下。乃大譙會與別曰。後三年。當相迎也。鄭因拜辭。婦出門。揮淚握手曰。雖有後期。尚延年歲。歡會尚淺。乖離苦長。努力自愛。鄭亦悲惋。婦以襯體紅衫及金釵一雙。贈別曰。若未相忘。以此為念。乃別而去。夫人救送鄭郎。乃前青驄也。被帶甚精。鄭乘馬出門。倏忽復至其家。奴避云。家中已失一年矣。視其所贈。皆真物也。家人語云。郎君出行後。其馬自歸。不見有人送來。鄭始尋其故處。惟見大墳旁。有小冢。前列樹皆已枯矣。而前所見悉華茂成陰。其左右人。傳此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鄭尤異之。自度三年之期。必當死矣。後至期。果見前所至使婢乘車來迎。鄭曰。生死固有定命。荷得樂處。吾復何憂。乃悉分判家事。預為終期。明日乃卒。

柳參軍

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慈早孤。無兄弟。罷官于長安。閒遊。上巳日。於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從一青衣。殊亦俊雅。已而翠簾徐舉。見搗手如玉。指畫青衣。令摘芙蓉。女容色絕代。斜睨柳生。良久。生鞭馬從之。即見車入水。崇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亦有母。有青衣。衣輕紅。柳生不甚貧。多方賂輕紅。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病。其舅執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曰。請為子納焉。崔氏不樂。其母不敢違兄之命。諾之。女曰。願嫁得曲江所見。柳生足矣。必不允。以某與外兄。終恐不生全。其母念女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道省院。遠意柳生。生悅。輕紅而挑之。輕紅大怒曰。君性正嚴。奈何小娘子如此待君子。某一微賤。便忘前好。欲保歲寒。其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謝不敏。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約。君可兩三日。就禮事。柳生極喜。備數千。以禮。期日。結婚。後五日。柳娶妻與輕紅于金城。里居。及旬月。金吾到永崇。其母王氏泣曰。吾夫亡。子女孤露。不待禮會。強竊女去矣。兄豈無教訓之道。金吾大怒。歸告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亡何。王氏殯。柳生挈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吾之子。既見。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于外姑王氏處。納采取妻。非越禮私誘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歿。無所明。遂訟于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于王。金吾子常悅。表妹。亦不怨前事。經數年。輕紅竟深。已處焉。金吾又亡。移其宅于崇義里。崔氏不樂。事外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輕紅與柳生為期。兼資看園。整令積糞。堆與宅垣齊。崔氏女遂與輕紅。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只遷華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翠里住。復與輕紅奪之。王生情深。崔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孕。又不對而納焉。柳生長流江陵。二年。崔氏與輕紅相繼。王生送喪哀。傷之禮至矣。輕紅亦葬于崔氏墳側。柳生江陵。閉居。春二月。繁花滿庭。追念崔氏。癡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叩門甚急。俄見輕紅

抱粧窺而進。乃曰：小娘子且至。聞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入門。更無他見。柳生與崔氏飲。哭。悲。歡。之。甚。問其由。則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雖後頗有功。柳生即時置筵。調弄絕妙。二年間。可謂盡平生矣。亡何。王生猶使蒼頭過柳生門。忽見輕紅。不知其所以。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問閨里。又言是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輕紅亦知是王生家人。因具言于柳生。生匿之。蒼頭却還城。具言于王生。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既至。柳生門於隙窺之。正見柳生坦腹于臨軒榻上。崔氏女新粧。輕紅捧鏡于側。崔氏勻鉛黃未竟。王生門外極叫。輕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憾。遂入。柳生驚。亦待如賓禮。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生具言其事。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之。即江陵所施。鉛黃如新。衣服肌肉。且無損敗。輕紅亦然。柳與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終南訪道。遂不返。

崔書生

博陵崔書生。住長安永樂里。先有舊業在渭南。貞元中。嘗因清明節歸渭南。行至昭應北。墟隴之間。日已晚。歇馬于古道左。比百餘步。見一女人。靚粧華服。穿越榛莽。似失路於松柏間。崔因步漸近。乃以袖掩面。而足趾跌。屢欲仆地。崔使小童過而視之。乃二八絕代之姝也。遂令小童詰之曰：日暮何無僮侶。而悵於墟間耶。默不對。又令一童將所乘馬逐之。更以僕馬奉送。美人迴顧。意似微納。崔乃僕而緩逐之。以觀其近。遠耳。美入上馬。一僕控之。而前。幾數百步。忽見女僕三數人。哆口盆息。踉蹌而謂女郎曰：何處來。數處求之不得。擁馬行十餘步。則長年青衣駐立以俟。崔漸近。乃拜謝。崔曰：郎君。小娘子失路。脫。脫。僕以濟之。今日色已暮。適郎君。幸甚。可乎。崔曰：小娘子何忽。獨步悵如此。青衣曰：因被酒與酣至此。取北行一二里。復到一樹林。室。室。崔。李。甚。芳。又有青衣七八人。迎女郎而入。少頃。一青衣出。傳主母命曰：小外甥。因避。避。席。失。路。願。遇。子。即。以。僕。馬。不。然。日。暮。或。值。惡。狼。狐。媚。何。所。不。加。蘭。室。感。佩。且。懇。即。當。奉。遊。青。衣。數。人。更。出。候。問。如。親。戚。之。密。頃。之。遊。崔。入。宅。既。見。乃。命。具。酒。酒。至。從。容。敘。言。某。王。氏。外。甥。女。麗。豔。精。巧。人。間。無。雙。欲。侍。子。巾。櫛。何。如。崔。適。適。者。因。酒。拜。謝。於。坐。側。俄。命。外。甥。出。實。神。仙。也。一。住。三。日。譚。游。歡。洽。無。不。酣。暢。王。氏。稱。其。姨。曰：玉。姨。玉。姨。好。與。崔。賭。玉。愛。崔。口。脂。合。子。玉。姨。輸。則。有。玉。環。相。酬。崔。輸。且。多。先。於。長。安。買。得。合。子。六。七。枚。都。輸。玉。姨。崔。亦。贏。玉。指。環。二。枚。忽。一。日。一。家。大。驚。曰：有。賊。至。其。妻。推。崔。生。於。後。門。出。纒。出。妻。已。不。見。但。身。臥。於。一。穴。中。惟。見。堯。花。半。落。松。風。晚。清。黃。萼。紫。英。草。露。沾。衣。而。已。其。妻。玉。指。環。猶。在。衣。帶。却。省。初。見。美。人。之。路。而。行。見。童。僕。以。鐵。錐。發。掘。一。墓。穴。已。至。闌。中。見。銘。記。曰：後。周。趙。王。女。玉。姨。之。墓。平。生。憐。重。王。氏。外。甥。先。歿。後。令。與。外。甥。同。葬。棺。柩。儼。然。開。棺。中。各。有。一。合。內。有。玉。環。六。七。枚。崔。比。其。賂。者。略。無。異。矣。又。一。合。中。有。口。脂。合。子。數。枚。乃。崔。生。輸。者。也。崔。生。問。僕。人。云：但。見。郎。君。入。柩。林。葬。竟。不。得。方。尋。掘。此。穴。果。不。誤。也。玉。姨。呼。崔。生。奴。僕。為。賊。耳。生。感。之。即。為。掩。葬。仍。舊。云。

鄭紹

商人鄭紹者。喪妻後。方欲再娶。行經華陰。止于逆旅。因悅華山之秀峭。乃自店南行可數里。忽見青衣謂

紹曰：有人命傳。意欲暫邀君。紹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尚書女也。適于宅內。登臺望見君。遂令致意。紹曰：女未適人耶。何以止于此。青衣曰：女郎方自往求婿。故止此。紹詣之。俄及一大宅。又有侍婢數人。命紹入。延之于館舍。遂邀有女子出。容質殊麗。年可初笄。從婢十餘。並衣錦繡。既相見。即謂紹曰：既遂披服。當去形迹。冀稍從容。紹唯唯隨之。復入一門。見珠箔銀屏。煥爛相照。閨閣之內。塊然無侶。紹乃問女。是何皇尚書家。何得孤居如是耶。女曰：親。親。焉。在。嘉。偶。為。誰。雖。荷。寵。招。幸。祛。疑。抱。女。曰：妾是故皇公之幼女也。少喪二親。厭居城郭。故止于此。方求自適。不意良人。惠然辱顧。既。既。所。願。何。樂。如。之。女。乃。命。紹。升。榻。坐。定。具。酒。肴。出。妓。樂。不。覺。向。夕。女。引。一。金。帶。獻。紹。曰：妾。求。佳。婿。已。三。年。矣。今。既。遇。君。子。寧。無。自。得。妾。雖。不。稱。敢。以。金。帶。合。昏。願。求。奉。箕。帚。可。乎。紹。曰：予。一。商。耳。多。游。南。北。惟。利。是。求。豈。敢。與。管。窋。家。為。戚。屬。也。然。遭。逢。願。遇。謹。以。為。榮。但。恐。異。日。為。門。下。之。辱。女。乃。再。獻。金。帶。自。彈。箏。以。送。之。紹。聞。曲。音。凄。楚。感。動。于。心。乃。飲。之。交。獻。誓。為。伉。儷。女。笑。而。起。時。已。夜。久。左。右。侍。婢。以。紅。燭。前。導。成。禮。至。曙。女。復。于。前。開。備。芳。醴。美。饌。與。紹。醉。經。月。餘。紹。曰：我。嘗。暫。出。以。緝。理。南。北。貨。財。女。泣。曰：鴛。鴦。匹。對。未。聞。經。月。離。也。紹。不。忍。又。經。月。餘。紹。復。言。曰：我。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蓋。是。常。分。雖。深。誠。見。挽。若。久。不。出。行。亦。吾。心。所。不。樂。願。勿。以。此。為。嫌。當。如。期。而。至。女。以。紹。言。切。方。許。之。遂。于。家。園。張。祖。席。以。送。紹。乃。乘。貨。就。路。至。明。年。春。紹。復。至。此。但。見。紅。花。翠。竹。流。水。青。山。杳。無。人。跡。紹。乃。號。慟。經。日。而。返。

顏濬

會昌中。進士顏濬。下第游廣陵。遂之建業。賃小舟抵白沙。同載有青衣年二十許。服飾古朴。言詞清灑。濬揖之。問其姓氏。對曰：幼芳姓趙。問其所適。曰：亦之建業。濬甚喜。每維舟。即買酒果。與之宴飲。多說陳隋間事。濬頗異之。或謂濬。即正色。飲。不。對。抵。白。沙。各。選。舟。航。青。衣。乃。謝。濬。曰：數。日。承。君。深。顧。某。陋。拙。不。足。奉。歡。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游。瓦。宮。閣。此。時。當。為。君。會。一。神。仙。中。人。況。君。風。儀。才。調。亦。甚。相。稱。望。不。渝。此。約。至。時。某。候。于。彼。言。訖。各。登。舟。而。去。濬。志。其。言。中。元。日。來。游。瓦。宮。閣。士。女。團。圓。及。登。閣。果。有。美。人。從。二。女。僕。皆。雙。鬟。而。有。媚。態。美。人。倚。欄。獨。語。悲。歎。久。之。濬。注。視。不。易。美。人。亦。訝。之。又。曰：幼。芳。之。言。不。謬。矣。使。雙。鬟。傳。語。曰：西。廊。有。惠。覽。閣。梨。院。則。某。舊。門。徒。君。可。至。是。幼。芳。亦。在。彼。濬。喜。甚。臨。其。蹤。而。去。果。見。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濬。逆。與。美。人。敘。寒。暄。言。語。竟。日。僧。進。茶。果。至。暮。謂。濬。曰：今。日。偶。此。登。覽。為。惜。高。閣。病。茲。用。功。不。久。毀。除。故。來。一。別。幸。接。歡。笑。某。家。在。清。溪。頗。多。松。月。室。無。他。人。今。夕。必。相。遇。某。前。往。可。與。幼。芳。後。來。清。然。之。遂。乘。軒。而。去。及。夜。幼。芳。引。濬。前。行。可。數。里。而。至。有。青。衣。數。輩。乘。燭。迎。之。遂。延。入。內。室。與。幼。芳。環。坐。曰：孔。家。娘子。相。隣。使。邀。之。曰：今。夕。偶。有。佳。賓。相。訪。願。因。傾。觴。以。解。煩。惱。少。頃。而。至。遂。延。入。亦。多。說。陳。隋。故。事。濬。因。起。白。曰：不。審。夫。人。復。何。姓。第。頗。貯。疑。訝。答。曰：某。即。陳。朝。張。貴。妃。彼。即。孔。貴。嬪。居。世。之。時。謬。當。後。主。采。蘋。龍。幸。之。禮。有。過。嬪。妃。不。幸。國。亡。為。楊。廣。所。殺。然。此。賊。不。仁。何。甚。乎。劉。禪。孫。皓。豈。無。嬪。御。獨。有。斯。人。行。此。冤。暴。且。一。種。亡。國。我。後。主。實。即。風。流。詩。酒。追。歡。琴。尊。取。樂。而。已。不。似。楊。廣。西。築。長。城。東。征。遼。海。使。天。下。男。冤。女。嘯。父。寡。子。孤。途。窮。廣。陵。死。于。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鑑。為。我。報。讎。耳。孔。貴。嬪。曰：莫。出。此。言。在。座。有。人

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性愛好京洛。每往來出入瞻視。上樂哉萬世之墓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育。銘之於心。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卜日便速改葬。在軍司董次。買數畝地。足矣。節與節語。徒見口動。亮氣高聲。終不為傍人所聞。延詔入室。設坐祀之。不肯坐。又無所養。謂詔曰。中平平生好酒。魚可少飲。詔手執盃飲。盡曰。佳酒也。節視盃空。既去。盃酒乃如故。前後三十飲。節問所疑。詔因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顏淵卜商。今見在為修文郎。修文郎凡有八人。鬼之聖者。今項梁成賢者。與季子節同死。何如生。詔曰。無異。但死者虛。生者實耳。節曰。死者何不歸屍體。詔曰。譬如斷脚一臂。投地。就剝削之。於脚有患否。死之離形。亦如此也。節曰。厚葬以墳。死者樂此否。詔曰。無在也。節曰。若無在。何故改葬。詔曰。但欲逃生時意耳。節曰。今年大疫。如何。詔曰。劉孔才為太山。公欲反。擅取人以為徒。乘北帝知之。今已誅滅矣。節曰。前夢君剪髮。君之兩節。誰也。詔曰。濟南王也。卿當死。吾念護卿。故以刑論。節曰。前夢見君。豈實相見否。詔曰。夫生者夢見亡者。亡者見之也。節曰。生時仇怨。復能害之否。詔曰。鬼重殺。不得自從。節下車。詔大笑。節短云。似趙麟舒。麟舒短小。是詔婦兄弟也。詔欲去。節留之。閉門下鎖。輪執其手。軟弱如無物。門故閉。詔已出矣。臨別曰。吾今見為修文郎。守職不得來也。自是遂絕。

唐 恒

唐恒者。晉昌人也。妻張氏。滑州隰土張恭之幼女。即恒姑所出。昔有令德。開元十八年。恒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夢其妻。隔花泣。俄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以問日者曰。隔花泣者。願隨風。窺井笑者。喜於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凶信。恒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衛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寢室悲長簾。妝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夜泉開。魂兮若有感。勞髻夢中來。又曰。常時華堂靜。笑語度更籌。恍惚人事改。宴宴委荒邱。陽原歌薤露。險壑悼藏舟。清夜妝臺月。空想畫眉愁。是夕風露清虛。恒耿耿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遠漸近。恒驚側。覺有異。乃祝之曰。倘是十娘子之靈。何惜一見。勿以幽冥。隔礙宿愛。須與聞言。兒張氏也。聞君悲吟。雖處陰冥。實所憫恤。愧君誠心。不以沉魂可棄。每取記念。是以此夕。與君相聞。恒驚泣曰。在心之事。卒難申敘。須得一見。顏色。死不恨矣。答曰。隱顯道別。相見殊難。亦慮君有疑心。妾非不欲盡也。恒情詞益懇。誓無疑貳。俄而聞喚。羅敷取鏡。又聞暗中嗚嗚。然人行聲。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敘夙昔。正期與七郎相見。恒問羅敷曰。我開元八年。與汝與仙州康家。開汝已於康家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贖來。令看阿美。阿美。即恒之亡女也。恒又惘然。須臾命燈燭。立於階階之北。恒趨前泣而拜。妻答拜。恒執手敘平生。妻流涕謂恒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冥無據。至於相思。皆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咸君誠懇。放兒還來。千年一遇。悲喜兼集。又美娘幼小。屬付無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恒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徒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陰陽尊卑。以生人為貴。君可先坐。恒即如言。笑謂恒曰。君情既不易平生。然聞已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昔。恒因問欲何。答曰。其中珍饈亦備。最重者。唯漿水粥。不可致耳。恒即令備之。既至。索別器。攤之而食。向口如畫。及徹之。粥宛然。恒悉飯其從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妹是舊人。不同羣小。謂恒曰。此是紫菊。妹豈不識耶。恒方記念。別席

具飯。其餘侍者。恒多不識。妻曰。皆君所與者。問呼名字。乃是恒從京。恒日多剪紙人題名。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常弄一金鑲合子。藏于堂屋西北斗拱中。無有人知。恒取果得。又曰。欲見美娘乎。今已長成。恒曰。美娘亡時。被裸地下。豈受歲乎。答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恒撫之而泣。妻曰。莫驚兒。羅敷却抱。忽不見。恒令下牀帷。中纏綿。宛如平生。但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其中居何處。答曰。在舅姑左右。恒曰。娘子神靈如此。何不還返。答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皆有所歸。查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安能記其身也。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則得。至如形骸。實總不管。既而網縲夜深。恒問曰。婦人沒地下。亦有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真邪各異。且兒亡。堂上欲奪兒志。嫁與北庭。都護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於憫。得免。恒聞。撫然感懷。而贈詩曰。蟬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沉。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留答可乎。恒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為詞。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故不為耳。遂裂帶題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兩難心。恒含涕言。敘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叩門聲。言翁婆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督責。妻泣而起。與恒訣別。恒修狀以附之。執手曰。何時再一相見。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羅扇。子與恒為念。恒答一金鑲合子。即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外。無相見期。若於嘉祭祀。都無益。必有相愛。但於月盡日黃昏時。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也。忽忽不果。久語。願自愛。言訖。登車而去。舉家皆見。

魏 康

魏康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長丈餘。著黑單衣。革帶。康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恥與魑魅爭光。嘗行去路。數十里。有亭名月華。投此亭。山來殺人。中散心神。蕭散。了無懼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諸弄。雅聲逸奏。空中稱善。中散撫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沒於此。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來聽耳。身不幸非理。就終。形體殘毀。不宜接見。君子。然愛君之琴。要常相見。君勿怪惡之。君可更作數曲。中散復為撫琴。擊節曰。夜已久。何不來也。形骸之間。復何足計。乃手擊其頭曰。聞君奏琴。不覺心開神悟。恍若更生。遂與共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辯。謂中散曰。君試以琴見與。乃彈廣陵散。便從受之。果悉得中散與所受引。殊不及。與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語中散。相與雖一遇于今夕。可以遠同千載。於此長絕。能不悵然。

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因疾及瘞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其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向十數里其隣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為責讓懼以禍禍負物者以為鬼神即顛倒昇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此亦妖異也

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宜鄉母年八十因浴化為龍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一池寔中水龍入池游戲二日引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轉輪自躍入於池遂不復還此吳亡之象也

吳以將鄧喜殺豬祀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後人白喜謀北叛闔門被誅

後周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足指如獸爪陰不當生於背而生於背者陰陽反覆君臣顛倒之象人足不當有爪而有爪者將至擢人之變也是時晉陽公宇文護專擅朝政征伐自己陰懷篡逆天戒若曰君臣之分已倒矣將行擢噬之禍帝見變而悟遂誅晉公親萬機克平齊國號為高祖轉禍為福之效也

晉武帝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載病死棺殮已久家人成夢載謂己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石僭逆俱亡

晉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事八歲漸化為男子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為陰昌賤人為王此亦劉石覆蕩天下之妖也

晉惠帝光熙元年會稽謝真生子頭大而面有髮兩瞳反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下人伐上之病諸王僭亂之妖也

晉惠帝時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其夫成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強迫之不得已而去尋病卒其夫成還問女所在其家備言其事夫徑往墓所哭甚哀便發塚開棺女還活因與俱歸後夫聞之詣官爭之不能決秘書郎王導以為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晉懷帝永嘉元年吳縣萬祥婢生子烏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指尾黃色大如枕此亦人妖亂之象也五年五月抱罕令嚴根婢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為天下大兵是時承惠帝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為劉聰所害此其應也

晉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膺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瑞猶以為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晒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沒

晉元嘉九年南陽樂遐嘗狂生忽聞室中有人呼其夫婦名甚急夜半乃止殊自驚懼後數日婦產後還忽舉體衣服是血未及三月而夫婦相繼病卒

晉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坐別牀血淋落不可忍視又所服豹皮裘血濺滿篋及為臨川郡飯中忽有大蟲謝遂被誅

魏公孫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落死飯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鼻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亡始公孫度據遼至淵三世而亡

漢劉聰建興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為池水赤如血赤氣上亘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越作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著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達於平陽肉旁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去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是時劉聰納劉殷二女並為后天戒若曰聰既自姓劉二后又俱劉氏逆骨肉之綱亂人倫之則隕肉諸妖其禍亦大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絕

漢劉聰時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夫竊而食之三日而死

劉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殮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而還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家死亡殆盡但可永明聖十數人在耳汝宜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回道過一國曰荷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妻之約歸置皮囊于几上俄而蘇使左右几上取皮囊開視之有一方白田玉題文曰荷尼渠餘國王敬信通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尋為王敦所襲遂夷滅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被害

晉阮瞻嘗著無鬼論而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溫畢仰談名理客甚有才辯與言良久及鬼神事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耶便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便滅阮嘿然大惡之年餘卒東晉王綏為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血流淋漓俄拜荊州刺史坐其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

晉元帝大興三年十二月謝平妻生女墮地漢漢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項上面處如項口有齒都連為一胸如蟹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王敦反有石頭之敗

符健時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符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秦問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會霖雨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迹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乃赦之

宋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使飽食而不得臥一飯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段完為州刺史度之長三丈復還漸縮如舊經日而亡俄而文帝為凶劾所害

梁武帝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墮地而書曰兒是早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絳帽以絳髮自是早疫者二年楊徐充豫尤甚莫氏鄉鄰多以絳免他士效之無驗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七月荆州市殺人而身不墮首墮于地動口張目血如竹箭直上丈餘然後如雨細下是歲荆州大旱此冤氣之應

後魏肅宗熙平二年并州新縣人韓僧真女從母右脇而出胡太后令付掖庭養之太后臨朝為元人劉騰幽於永巷後竟被爾朱榮沈於河魏室因茲大亂

後魏時有高句麗者出於夫餘其先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閉於宮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犬豕犬豕不食棄之於野乘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之暖處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後夫餘王追殺之東南走過大水欲濟無梁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於是魚鱉並浮為之成橋得渡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為氏

後齊高洋天保中臨漳有婦人產子二頭其體是後政由奸佞上下無別兩頭之應也

後周武帝時有強練者伴狂持一瓢至宇文護門而擊破之曰身尚可子苦矣時護專政因朝太后帝擊殺之發兵捕其諸子皆被楚毒而死強練又行乞于市人或遺之粟麥輒以無底袋受之因大笑曰盛空未幾周滅隋高祖移都長安城為虛矣

陳後主禎明二年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飲之經三四年乃去有船下忽聞人言明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三尺而無頭明年陳亡

陳周文育為鎮南將軍初文育據三陵時有流星墜其聲如雷地陷方二丈中有碎灰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得木棺長三尺文育懸之俄而見殺

北齊爾朱世隆為尚書令當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不久被誅

隋文帝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驢在道忽為回風所飄并一車上千餘夫乃墜皆碎焉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後二年漢王諒在并州潛謀亂車及驢騎之象也升空而墜顛沛之應也天戒若曰無妄動車騎終當覆敗而諒不悟及高祖崩諒發兵反州縣響應衆至數十萬月餘而敗

隋煬帝大業元年雁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二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兵象也下反上之應是後天下果大亂陰賊圍帝於雁門

隋煬帝大業七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裙襦手持香花自稱彌勒出世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為亂齊王暕追而斬之後三年楊玄感作亂引兵圍洛陽戰敗乃伏誅

武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門至通天宮門守門者及杖術不知覺時來俊臣傳

虛一肉塊如三升器刺之有赤蟲須臾化為蜂螫人而去
武后時武三思置一妾絕色士大夫皆訪觀之狄梁公亦往焉妾逃遁不見三思搜之在於壁隙中語曰我乃花月之妖天遣我奉君談笑梁公時之正人我不可見蓋婦人正士精爽清明鬼神魘魅自不敢近所謂德重而神欽鬼神之所以近人者皆由人之精爽自不足爾
咸通十三年四月大原晉陽民間有嬰兒兩頭異類四耳聯足此天下不一妖也

集異志卷之二

天寶五載楊慎矜為御史中丞慎矜至洛陽正食忽見一鬼物長丈餘朱衣冠幘立于其後慎矜叱之良久不滅以熱羹殺之方滅未幾因罪下獄死

周赧王二十九年宋有雀生鷓於城之隙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伐薛東敗齊南敗楚西敗魏與齊魏為敵欲霸之而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又為長夜之飲天下之人謂之桀宋齊湣王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於溫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頭烏與黑烏羣鬪楚國呂縣白頭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時楚王戊暴逆無道與吳王謀反烏羣鬪者師戰之象白頭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將死水地其後王戊反兵敗走為人所殺

漢景帝元鳳元年有鳥與鶴鬪燕王宮池上鳥墮地死時燕王且謀為亂未幾伏辜

漢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載於其巢子孫通等聞山中羣鳥載鶴聲往視見巢燃盡墮地中有三載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以聞載食虛之類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

曉泰山仿宗五番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其後趙飛燕得幸立為皇后姊妹尊寵後宮有子者殺之并害其母帝崩后坐誅此焚巢殺子號曉之應也一曰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為易姓之禍云

漢靈帝中平三年八月。懷陵上有萬餘樹先極悲鳴。已因亂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積棘到六月。靈帝崩。大將軍何進以內寵外。積惡日久。欲悉糾。以除更始。初政。而太后持疑。事久不決。進從中出省。內見殺。

魏明帝景初元年。凌霄閣始構。有鶴巢其上。鶴體白黑雜色。帝以問高唐陸。對曰。詩云。惟鶴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鶴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於是帝改容動色。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鷲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秋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蒼者胡象。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晉安帝永熙三年。龍驤將軍朱劼。將兵討。婢炊飯。忽有羣鳥集甕。既來啄。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鳥。餘鳥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惟餘骨存。明年六月。劼死。此其應也。

晉安王子助。僭號之日。雷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其夕有鳩棲於聲中。鴉集其幃。又有禿鷲集城上。後以安陸王子綏為司徒。又有鷓鴣其帳上。尋敗。皆伏誅。

陳後主時。蔣山有衆鳥鼓翼而鳴。曰。奈何帝。京房易飛侯曰。鳥鳴門闕。如人音。邑且亡。蔣山吳之望也。鳥於上鳴。吳邑空虛之象。及陳亡。建康為墟。又陳未亡時。有一足鳥集於殿庭。以指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成灰。獨足者。叔寶獨行。乘無之應也。盛草成灰。陳政無穢。被隋火德所焚除也。叔寶至長安館於都水臺上。高臺之意也。

咸通中。吳越有異鳥極大。四身三足。鳴山林。其聲曰。羅平。占曰。國有兵。人相食。此後荒亂相繼。晉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晉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是時天下兵起。漁獵生民。國家惟任司馬越。荀勝三人。競為暴刻。經略無法。故有此異。

貞觀二年六月。京畿旱蝗。人宗在苑中。擗蝗祝之曰。人以穀為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但當食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懼帝致疾。遽以為。帝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灾。

高宗嘗患頭風。召名醫于四方。終不能療。宮人有自陳世業醫術。請修藥餌者。帝許之。初穿地置藥爐。忽有一蠶蝦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不放。置奏之。帝頗驚異。遂命放於苑地。宮人別穿地得蝦。蠶如初。帝深以為不祥。命殺之。其夕宮人暴卒。後武后竟革命。

後漢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雉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尙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臣切推之。頭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其事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破壞四方。

附文帝開皇中。有人上書言。頻歲以來。雞鳴不鼓翅。頸掖下有物而妨之。翻不得舉。肘腋之臣當為變矣。書奏不之省。其後大臣多被夷滅。諸王廢黜。太子幽廢。

後魏孝文太和元年五月。京師有雌雞二頭。上生冠如角。時文明太后臨朝。信用羣小之應。玄宗好圖雞貴。臣外戚皆尚之。貧者或弄木雞。識者以為雞酉屬帝生之歲。圖者兵象。

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庭。而首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幣策告之。龍亡而祭在。乃匿藏之。其後夏亡。傳置於殷。周三代莫發。至厲王發而觀之。祭流于庭。不可除也。厲王使婦人贏而黜之。蔡化為玄龍。入後宮。妾遇之而孕。生子懼而棄之。宜王立。童謠曰。嬰孤。嬰孤。其母為。寔亡周國。後有夫婦鬻器者。宜王使執而戮之。既去。見處妾所棄妖子。聞其夜號。哀而收之。遂亡奔褒。後褒人有罪。人妖子以贖。是為褒姒。幽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及太子宜白。而立褒姒。伯服代之。廢后之父申侯與鄆名。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劉向以為夏后季世。周之幽厲。皆悖亂逆天。故有龍龍之怪。

魯莊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鬪。鄭南門中。內蛇死。先是鄭厲公劫相祭仲。逐兄昭公代立。後厲公出奔。昭公復入死。子儀代立。厲公自外劫大夫傅瑕。使戮子儀。此外蛇殺內蛇之象也。蛇死六年而厲公立。莊公問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發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亡豈焉。妖不自作。人棄常故。有妖。晉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涪淵。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

漢惠帝二年五月癸酉。且有兩龍見於關陵。延東里溫陵井中。至乙亥夜去。劉向以為龍貴象。而困於庶人井中。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其後呂太后幽殺趙王。諸呂亦殺滅。

漢靈帝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座上。是時靈帝專任宦者。王室微弱。晉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抱罕羌叛。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未久帝竟淪沒。晉武帝咸寧中。司徒府有三大蛇。長十許丈。居廳事。平掠上。而人不知。但府中怪數年。數失小兒及諸犬之屬。後有一蛇夜出。被刃傷不能去。乃覺之。發徒攻擊。移時乃死。漢靈帝時。蛇見御座。榻榻以為帝溺於酒色之應。

晉武帝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僚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蔡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應受嘉祥。遂不賀也。

晉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徑從市入濱城陽景王祠中。不見。時齊王固雖建興之功。而驕陵取禍。此其徵也。

晉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求食。尋有王敦之逆。梁武帝大同十年夏。有龍夜因雷而墮。延陵人家井中。明且視之大如驢。將以載穀之。俄見庭中及室中各有大蛇如數百斛。家人奔走。後侯景反。幽殺簡文於酒庫。宗室王侯皆幽死。

梁元帝時。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彩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秦淮。而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龍年造禍。韓族殲焉。此皆祥也。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童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首尸尸者。盡死也。其後韓誅。而為周時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

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其後三世亡嗣。王莽篡位。吳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洪水溢。劉歆以為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吳雖稱帝。其實列國。災發月陽。天意見之。後二年而權薨。又二十六年而吳亡。

晉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殺人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墮地陷。方三十丈。殺人六月。壽春大雷。山崩地折。人家陷死。上庸郡亦如之。九月。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出大澗。上庸四處山崩。地墜。廣三十丈。長一百三十丈。水出殺人。皆賈后亂朝之應也。

武后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大風雨。震電。有山湧出。高二丈。有池周三百畝。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武后以為休應。名曰慶山。荆州人俞文俊上言。天氣不和而寒暑隔。人氣不和而費。癩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陽位。變易剛柔。故地氣隔塞。山變為災。陛下以為慶山。臣以為非慶也。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恐災禍生。后怒。流于嶺南。永昌中。華州出水。南岸大山晝日忽昏。風有聲。隱隱如雷。頃之漸移。東數百步。壅亦水壓。漲村民三十餘家。高二百餘丈。水深三十丈。坡上草木宛然。金驥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倭人執政。政在女主。不出五年有走王。其後武后廢宗而篡唐。

玄宗開元十七年四月乙亥。大風震電。藍田山摧裂百餘步。畿內山也。占曰。人君德消。政易則然。天寶十載六月。魏州閭鄉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乙未。潞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窟湧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時號風陵堆。占曰。塚墓自移。天下破。

魯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闕。將毀王宮。以傳推之。以四瀆比諸侯。殺其大夫之象也。為卿大夫將分爭。以危亂王室也。後數年有如日者五。是歲早限霜。靈王崩。景王立。二年。備括欲殺王。而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并誅佞夫。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或立子猛。或立子朝。王室大亂。

秦武王三年。渭水亦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亦三日。秦有連坐之法。棄死於道者。鮪網而刑。慮加以征伐。橫出。殘滅隣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膠亂。

漢桓帝延熹八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靈帝建寧四年三月。河水清。彗旬。郭璞曰。大河之質。黃濁數千里。而不可澄清者也。凡物反常。為妖。濁而忽清。猶地而出堆阜。山而湧泉湧。非所當有。變異之象也。故裴楷言。自古未有河清者。後世乃以為大慶。君臣動色。較于年號。著於邑名。形於歌詠。紀于史牒。不亦異乎。至若大海朝宗。衆流自排。並岸。風水激薄。沙泥渾汚之處。則萬里停滯。米實濁也。而倭人諂媚。又有以海清為賀者。不亦異之甚乎。

晉武帝太康五年四月。魯南池水變赤如血。七年十月。河陰雨亦雪二尺。是後四載帝崩。王室遂亂。晉穆帝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四年四月。姑藏澤水中又有火。明年。張天錫殺中護軍張邕。邕執政之人也。

陳宣帝大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赤如血。自建康西至荊州。贛明中江水赤。自方州東至海。占曰。法嚴刑酷。

傷水性也。五行變節。陰陽相干。氣色膠亂。收亡之象。京房曰。水化為血。兵且起。其後為隋所滅。隋高祖武德七年。河間王孝恭征輔公祏。宴羣師于舟中。孝恭以金盃酌江水將飲之。則化為血。孝恭曰。怨中之血。公祏授首之兆。

武后時。來俊臣非水變赤如血。井中常有吁嗟之聲。俊臣酷吏也。神龍二年二月壬子。洛陽城東七里地色如水。樹木車馬。歷歷見影。漸移至都。月餘乃滅。長安街中。往往見水影。昔苻堅之將死也。長安嘗有是異。

大曆末。深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不見水。咸通八年七月。泗州下邳雨。殺鳥雀。水沸于火。則可以傷物也。兩者自上而降。鳥雀民象。漢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四年秋。河南大水。伊洛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河水流萬餘家。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

漢文帝十有二年十一月。河決東郡。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淳城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時新垣平得幸。立渭陽五帝廟。郊見上帝。後歲餘。謀為逆。夷戮。又匈奴數犯北邊。殺掠甚衆。漢連歲征討。

漢高帝元年五月。羣國三十七大水。傷稼。董仲舒曰。水者陰氣盛也。是時帝在襁褓。鄧太后專政。漢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暴至。突城民田。壞處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空周章等以鄧太后不立皇子。勝而立清河隴子。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司空被誅。是年四十一郡國水出。漂沒人民。占曰。水者太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者。小人專制。擅權之意。

晉武帝咸寧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水殺百餘人。閏月。荆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是年採擇良家子女。露而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色。不防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緝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千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王濬為元功。而詆勸安加。荀賈為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應也。

晉惠帝元康六年五月。荆揚二州大水。是時賈后亂朝。龍樹賈郭。女主專政。陰氣盛之應也。八年五月。金墉城非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莽僭逆。今有此妖。趙王倫篡位。倫廢帝於此城。非溢所在。其天意也。九月。荆揚徐冀豫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戾滋盛。韓驪驛。猶彌風。卒害太子。旋以禍滅。

晉安帝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骨相望。江左雖有海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克京都。玄敗走。遂夷滅之。

開元八月夏。契丹寇營州。發關中卒援之。宿遷池之關門。營殿水上。夜半山水暴至。萬餘人皆溺死。六月庚寅夜。穀洛溢入。西上陽宮。宮人死者十有七八。畿內諸縣田稼。廬舍蕩盡。掌衛兵溺死千餘人。京師與道坊一夕陷為池。居民五百餘家皆沒不見。是年鄧州三鴨口大水。塞谷。或見二小兒以水相沃。須臾有蛇大十圍。張口仰天。人或射之。俄而暴雷。深淵數百家。

陳宣帝大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赤如血。自建康西至荊州。贛明中江水赤。自方州東至海。占曰。法嚴刑酷。

昔元帝大興四年。廬江潯陽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黎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雌一雄。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為犬善噬野獸。其後旭里中。為獵賊所害。昔懷帝永嘉元年。洛陽地陷。有蒼白二鶴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時言白者金色。晉以金旺。國之行也。蒼為胡人之象。其可盡言乎。白者止而蒼者冲天。晉衰而胡人強盛之徵。其後劉淵石勒相繼亂華。晉室東渡。

晉成帝咸寧初。地生毛。孫盛以為人勞之應也。

晉安帝元興三年五月。陵江地生毛。未幾陵江有兵禍。

荆齊高帝建元元年。荆州人井湖出綿。人用與常綿不異。齊二十餘年而亡。此短祚之徵。

北齊武成帝河清元年九月。涪州及長城下地多生毛。或白或黑。長四五寸。時北築長城。人苦勞役。

武后垂拱元年九月。淮南地生毛。或白或蒼。長者尺餘。徧生牀下。揚州尤甚。大如馬鬣。焚之臭如燎毛。占曰。兵起民不安。三年魏州地出鐵如船。數十丈。武成郡石化為麪。貧乏者取以給食。此武后僭亂不久滅亡之徵。

集異志卷之三

晉獻公時。黃龍曰。丙之晨。龍尾伏辰。狗服振振。狗音也。取號之游。狗之資實。天策輝輝。火中成軍。號公其彝。是時號為小國。介夏陽之隄。怙虞國之助。抗衡于晉。有抗陽之節。失臣下之心。晉獻公伐之。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大夫主卜者。偃以童語對曰。克之于月朔丙子。且日在尾。月在策。錫火中。必時此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師滅虢。號公馳奔周。

文成之世。童語曰。鶴之鶴之。公出辱之。鶴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焉。鶴鶴踈踈。公在乾侯。徵襄與禰。鶴之巢。遺哉搖搖。禰父喪勞。宋父以駟。鶴鶴鶴鶴。往歌來哭。至昭公時。有鶴鶴來巢。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於外。歸葬魯昭公名。嗣公子來立。是為定公。

漢成帝時。童語曰。燕燕尾延延。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過河陽。公主作樂。見舞者。趨飛燕而幸之。故曰燕尾延延。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環。銅色青。故曰倉琅。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為皇后。與弟昭儀。張放後宮。皇子卒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

漢成帝時。歌謠又曰。邪徑敗良田。穠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古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亦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雀巢其顛也。

漢武帝太初二年。六月。氏國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置甘泉故館。更以餘雞配之。得種類而不能鳴。諫者云。牝雞無晨。惟家之索。今乃反。願長安哀鳴。故有諺言曰。三七末世。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荆棘亂相。當有九虎爭為帝。至王莽之篡。將軍有九虎之號。

後漢更始時。南陽有童語曰。諸不諧。在六眉。得不得。在河北。是時更始在長安。漢光武為大司馬。平定河北。後更始為赤眉所殺。世祖自河北興。

漢光武建武六年。蜀有童語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遂欲繼之。故稱曰五銖。漢時錢名。明當復也。遂遂敗滅。述一作述。

漢順帝之末。京都童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按順帝即世。孝賢短祚。大將軍梁冀貪立幼主。久專國柄。太尉李固以清河王年長有德。欲立之。冀白太后。策免固而立桓帝。固是月幽死于獄。暴尸道路。而胡廣趙戒。哀湯俱封侯。

漢桓帝初。天下童語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種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龍胡。按元嘉中。涼州諸羌俱反。大為民害。命將出師。每戰常敗。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收穫。吏買馬。君具車。言調發重。且及有官者也。請為諸君。鼓龍胡者。不敢言私相囑語。

漢桓帝之初。京都童語曰。城上烏。尾畢通。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姪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懷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按此皆為貪政也。城上烏。尾畢通。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為吏。子為徒。言彼吏將叛逆。父既為軍吏。其子又為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班班入河間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姪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為堂也。石上。懷春黃梁者。言永樂雖積金錢。懷春常苦不足。使人舂黃梁而食之。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言永樂教靈帝使買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義之士。怨望。欲擊鼓以求見丞相。立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漢桓帝之初。京都童語曰。游平。賈印自有平。不避豪家及大姓。按延熹之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賈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為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殺所加。咸得其人。豪貴大姓。皆絕望矣。

漢桓帝之末。京都童語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織織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錢。按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管轄等。專作威福。禁錮黨人。茅田一頃者。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織織不可整者。言惡奸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詞。言肉食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言。但禁錮。後年錢者。陳寶被誅。天下大譟。

漢靈帝之末。京都童語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按中平六年。史侯。子。於道人。史。登臨。

至尊未有爵號。為中常侍段哇等數千人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為非侯非王上北邙者也。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廣軍單衣篋鈎絡。於何相求常子閔。子閔者反語石子閔也。鈎絡鈎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羣席裹身。篋束其腰。投之石子閔。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北閔云。

吳孫休永安二年。將守寶子羣聚賭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勳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焚感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疋練。有頃沒。干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勳司馬如之謂也。

吳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街刀游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乘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晉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收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為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四十餘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帝憐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晉惠帝元康中。洛中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嗟嗟。十歲憫懷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嘯。啣比至來年。纏汝髮。南風買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買魯國也。言買后將與魯為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嘯。以成亂。不得其死之應也。

晉惠帝元康中。天下商賈著大郡。目時童謠曰。履蘇都。目覆兩耳。嘗見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實目眇焉。趙王倫既篡。洛中童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漑。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殺倫。案成都西藩而在都。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宮西。又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晉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渡江。一馬化為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死。惟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

晉安帝隆安年間。百姓忽作憤憤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而桓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日。平定京都。誅之。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為軍賞。東及颶越。北流淮泗。人皆有獲。故言其時則草可結。官其事則女可擷也。桓玄既篡。童謠云。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正五月中。被誅。正如其期焉。

晉明帝太寧初童謠曰。側側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為蘇峻所逼。遷于石州。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崩也。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為諸公所破。是崩山石破之應也。

晉東海王越。高密王泰之次子也。迎惠帝還都洛陽。為太傅。錄尚書。時洛中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時。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棍為狗作。由是越惡。奪其兖州。

隙難遂構焉。

晉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出走。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寧。人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而穆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晉時符生初。夢大魚食蒲。又長安童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符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弟在洛門之東。符生不知是應符堅。以語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背。瞎眼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攘之。

符堅初童謠曰。阿堅牽連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河邊。及堅在位三十年。敗於灑水。是其應也。又謠語云。河水清復清。符堅死新城。及堅為姚萇所殺於新城。復謠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為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戮鮮卑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為慕容冲所攻。卒為姚萇所殺。

符堅滅燕。慕容冲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而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宮。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堅乃出冲。長安又謠曰。鳳凰鳳。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凰。後終為堅敗。入止阿房城焉。

梁武帝天監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講佛經於重雲殿。沙門誌公忽然歌樂。須臾悲泣。因賦五言詩。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灾起。侯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語。龍時侯賊起。且至馬中閒。唧唧不見真。梁自天監至於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年。蕞城陷。帝享國四十八年。所貢五十裏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日。而侯景自懸瓠來降。在丹陽之北子地。帝惑朱异之言。以納景之。作亂始自戊辰之歲。至午年帝髮崩。

隋煬帝大業中童謠曰。桃李子。鴻鵠遶陽山。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其後李密坐楊玄感之逆。為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羣黨。自陽城山而來。襲破洛口倉。後復屯兵苑內。莫浪語密也。字文化。及自號許國。尋亦誅滅。誰道許者。蓋驚疑之詞也。

玄宗時童謠曰。燕燕飛上天。上天女兒鋪白氈。氈上有千錢。時幽州又有謠曰。舊來誇載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月裏。清水河邊見契丹。其後祿山反。

漢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屍上。地名小女陳持弓。小女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內諸衛者莫見。至旬盾禁中而覺得。府之官會也。民以水相驚者。陰氣盛也。小女而入宮殿中者。下人將因女龍而居有宮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嬰弧之義。是時帝母王太后弟鳳始為上將。乘國政。天知其後將滅天下而入宮室。故象先見也。

漢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葉或振。或一。傳相付與曰。行昭。道中相過。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馳。以至驛傳。行經歷郡國三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

會里巷阡陌張博具也。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毋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楨下當有白髮。白髮是時帝祖母太后驕與政事。故杜郵對曰。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錄所以紀數。民陰水類也。水以東流為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妄以相予。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闈內。與疆外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衰年之象。體尊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傳。並侍帷幄。布於列位。有罪惡者。不坐事罰。亡功能者。畢受官爵。此指象昭昭。以覺聖朝。奈何不應。後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臨朝。王莽為大司馬。滅丁傳。一曰。丁傳所亂者小。此實乃王太后莽之應也。

漢靈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黃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中悉出。道路斷絕。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巾三十六萬。四面出師。將師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瘦餒。幸而勝之。

晉惠帝永寧初。齊王問唱義兵誅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奇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請便去耳。其後問果斬讞。

晉大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干寶以為禁庭。秘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殿不覺。宮室將虛。而下人險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空焉。晉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熟。百姓訛言。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則死。療之有方。當得白犬。膽以為藥。自淮泗遠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嘗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難得。至相侵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灼者。貸約百姓。日得五六萬。億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禍由人。而人為之主。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與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實由中出。不由外也。大有守衛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中與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改京邑。明年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為王師所挫。雖月而不能濟。北水中郎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晉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桓玄初。改年為大亨。遐邇謠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位。又改年為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苻堅時。有人於光明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變哉。無復遺。聖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等因請殺鮮卑。堅不從也。

齊武帝時。文惠太子立樓觀於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游幸之。東田反語為順童也。武帝又於青溪立

宮。號曰傷宮。反之。謂廢也。至鬱林王果。以輕狡而至於窮。又武帝子史姓。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於是移點於外。易名犬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才之所係。令化而為犬。不得立矣。既而文惠太子薨。鬱林海陵相繼廢黜。此其驗也。

貞觀十七年七月。民訛言。官遣張根殺人。以祭大獺。云其來也。身衣狗皮。鐵爪。每於闇中。取人心時而去。於是更相震怖。每夜驚擾。皆引弓劍自防。無兵器者。削竹為之。郊外不敢獨行。太宗惡之。令通夜開諸坊門。官皆嚴諭。月餘乃止。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還家多變怪。覽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為妖也。轉為救所滅。陳後主。顧明二年五月。東治鐵鑄。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墜鎔所。隆隆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燒人家。東治者。陳人鑄兵之所。鐵飛為變。金不從革之應。天戒若曰。陳國小兵弱。其後遂亡。

隋堯君素守蒲州。兵器夜有光如火。火鑠金。火金所畏也。敗亡之象。元和中。翰林院有鈴。夜中文書入。則引之以代傳呼。長寧中。河北用兵。鈴輒自鳴。與軍中息耗相應。聲急則軍事急。聲緩則軍事緩。

漢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郎中譙遂。遂曰。熊野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改悟。後卒失國。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為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為。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干寶以為獸者陰精。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患得作。

王莽地皇元年七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殿在室匣中。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垂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

漢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裝。隨馬髻。折腰步。顰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隨馬髻者。作一邊。女又有不卸上髻。折腰步者。足不在體下。顰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為。京師翕然。諸夏皆放此服妖也。梁冀一世上將。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戒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眉啼泣。吏卒擊頓折其腰脊。令醫傾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至延熹二年。舉家遭滅。

漢桓帝延熹中。梁冀後。京都續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讒譖。海內懼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上短下長。與梁冀同。占

到其八年。桓帝因日食之變。乃拜韓演為司隸校尉。以次獄之。京都正清。晉孝武太元中。帝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於是有鼓吹。於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餘。手長數尺。來尋經

案。帝是歲崩。天下大亂。後齊武帝時。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縲縲之服。而行乞其間。為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後主

果爲周所敗。被虜於長安而死。妃后窮困。至以賣鬻爲業。又婦人嘗削削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戒若曰。元首削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爲男子者肩背狹細。名曰蓋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脚上跳。且唱曰。高末末之。言蓋高氏。連祚之末也。

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至是王莽篡位。漢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桂。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鬚髮。稍長大。凡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又零陵有樹。偃地圍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藥正作淫。厥妖木自斷。後哀帝在位不久。王莽專政。故有此應。

後漢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樹。皆高四尺。其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髮備具。其後董卓之亂。實獲胡兵。催汜之時。縱橫尤甚。遂窺聞宮嬪。剽虐百姓。鮮卑之徒。踐籍畿封。胡之爲害。亦已毒矣。

漢獻帝建安十五年正月。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病。未幾而崩。

晉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國亡家之象。朝將爲墟矣。是後孫秀張林用事。遂大亂。又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威爲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又生于西廂。明年趙王倫篡位。鳩殺威。是月壯武國有桑化爲柘。而張華遇害。壯武華之封邑也。

晉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越死洛京亦尋覆沒。桑哭之應也。

晉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僕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干寶以爲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官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敦果以逆戮。

晉劉曜時。西明大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忽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

晉明帝大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

晉海西公太和元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之葉。將集危亡之地耶。是時張天錫稱雄於涼州。後降苻堅。

齊後主武平五年。鄆城東青桐樹有如人狀。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時後主意於政事。荒耽酒色。大發徭役。後三歲而亡。木不曲直之效。

齊後主武平三年。鄆宮中有樹大數圍。夜半無故自拔。齊以木德王。無故自拔。亡國之應。其年齊亡。漢靈帝中平元年夏。陳留郡濟陽陰宛。句離狐成。泉陽武城郭路邊生草。悉備龍蛇鳥獸之形。續漢志曰。其狀五色。羽毛頭目。翅足皆具。或作人形。操持弓弩。牛馬萬物之狀。是歲黑山賊張角等十餘輩。並起抄掠。后兄何進乘機。漢遂微弱。又董卓兵起。焚燒宮闕之應。

吳孫皓天監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積滯。是時一夕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蓋天下亂。此湖開天

集異志卷之四

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飯。胡盤。胡筍。胡舞。京城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乃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

漢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駟。以爲騎從。互相侵奪。價與馬齊。夫陸行者。莫如馬。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擲子紉始自宮中。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

晉太元中。公主婚女。必緩髮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恆戴。乃先於木及箆上裝之名曰假髻。或曰假頭。至于貧家。不能自辨。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斂。皆刻木及蠟。或縛菰草爲頭。是假頭之應也。

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又昌邑王國社有枯木。復生枝葉。陸孟以爲水陰類。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公孫天子者。昭帝富於春秋。靈光乘政。以孟爲妖言。殺之。後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賀嗣位。狂亂失道。靈光廢之。更立衛太子之孫名病已。是爲宣帝。

漢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王伯葬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對向以爲

下平吳尋亡而九服為一家。晉安帝義熙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蕪蕪。蕪蕪有刺不可踐而行。生宮墻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不聽政。雖有宮室馳道。若空虛也。故生蕪蕪。

隋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其體人狀。呼聲遠絕。蓋神妖也。視不明之咎。時晉王陰有奪宗之計。高祖不悟。聽邪言廢無罪。因此而亂也。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壁與客曰。為我遺鎬池君。長安西北有鎬池。因言今年祖龍死。忽不見。客奉壁始皇。使御史視之。即二十八日過江所沈壁也。默然良久曰。山神不過知一歲事也。

劉曜時。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搆五梁。粵西小袁困。驚。嗚呼嗚呼。亦牛奮。其盡乎。時羣下咸賀。以為勸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為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合朝臣皆言非祥。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竭。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靈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趙都於秦雍。而勒時益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搆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搆趙也。粵者。粵之次名。作粵也。言趙取粵西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於。歲在子之名。玄。謂亦在子之次。言歲取於子。國當興亡。亦牛奮。謂亦奮若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為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于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

漢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有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雞皆鳴。石長一丈三尺。闊厚略相似。傍著岸骨。去地二百餘丈。民呼曰。石鼓。凡石鼓。鳴。主有兵。是歲廣漢鉗徒謀攻取。率劫取死囚。鄭躬等盜庫兵。劫略吏民。後四年。尉氏等並起謀反。殺陳留太守。時帝起昌陵。五年不。成。此其應也。時此昌陵殺人。數萬。五年不成。

魏明帝青龍元年。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麟。牛。白虎。蟻。瑛。八。封列宿。字。慧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此晉之符命。而於魏為妖。

晉惠帝大安元年。夏。架湖有大石。浮。三百步。登岸。民驚。相告曰。石來。于。寶曰。尋有石水入。建業。晉少帝開運元年。七月。大雨。門內井。亭石。盆。走。水。槽。有龍首。悉。數。十。步。而龍首。斷。者曰。石。國。姓。也。石。氏。其。運。乎。後。果。陷。虞。

後趙石季龍時。東海有大石。自立。傍有血流。鄒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大。武。殿。畫。古。賢。悉。變。為。胡。句。餘。頭。悉。入。厨。中。季。龍。大。喜。之。

集異志 卷四

至德二年。昭陵石馬汗出。昔周武帝克晉州。齊有石象汗流。溼地。此其類也。漢武帝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去。此火為變。使之然也。其三月。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後坐祝詛腰斬。

漢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晉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鐵分為十一。鐵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與征和二年同象。其夏。帝舅五人封列侯。元。薨。王。鳳。擅。政。謂殺丞相王商。京兆尹王章。許后坐廢。趙飛燕為后。賊害皇子。成帝亡嗣。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狄承露。祭。拆。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為。異。也。

晉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第五刻止。前年買后殺楊太妃於金墉城。而買后為惡不止。故鐘出。猶傷之也。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王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為。光。變。也。天戒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晉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川。刺史賈達。石。碑。生。金。可。採。人。盜。鑿。取。以。賣。賣。已。復。生。此。金。不。從。革。而。為。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羣。寇。起。初。帝。為。清。河。王。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為。不。祥。毀。棄。之。及。後。為。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為。司。馬。越。所。殺。

漢劉聰末年。大與家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于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聽。坐。犬。冠。武。冠。帶。授。與。家。並。升。俄。而。關。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

貞元四年三月。京師民家有豕生子。兩首四足。首多者上。不一也。是歲軍州大雨。震。電。有。物。墮。地。如。豬。手。足。各。兩。指。執。赤。斑。蛇。食。之。頃。又。雲。合。不。復。見。

隋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聞二豕對話。其一曰。歲將盡。阿爺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去。天。曉。主。人。覺。豕。不。得。疑。是。宿。客。得。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所。言。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文。帝。將。殺。之。平。樂。公。主。救。之。得。全。

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得。豕。若。羊。之。豕。羊。者。地。上。之。物。出。於。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之。言。而。聽。季。氏。暗。昧。不。明。之。應。

晉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麻。羊。生。無。後。足。明。年。蘇。峻。破。京。都。導。與。帝。俱。幽。石。頭。是。其。應。也。後。魏。孝。文。太。和。二。十。三。年。肆。州。陽。曲。縣。羊。生。羔。一。頭。二。身。一。牡。一。牝。三。耳。六。足。是。年。帝。崩。六。輔。用。事。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六。月。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黃。色。大。如。新。生。犬。關。而。墜。悅。獲。其。一。數。旬。失。所。在。羊。國。性。羊。羔。子。也。皇。太。子。勇。既。升。儲。貳。晉。王。陰。毀。之。而。被。廢。黜。二。羔。關。一。羔。墜。之。應。也。

乾符二年。洛陽建春門外。因。暴。雨。有。物。墜。地。如。豕。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迹。月。餘。不。滅。或。以。為。雨。土。也。占。曰。當。旱。

漢高后八年三月被弑上。被音弗除。遺過軋道。見物如蒼狗。擲高后掖。忽而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腋傷而崩。先是高后鳩殺如意。支斷其母戚夫人手足。推其眼以爲人。處也。魏司馬太傅討公孫淵父子。先時淵家有犬着絳幘絳衣。又襄城北市生肉有頭目無手足而動搖。占者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

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知其將篡漢世。謀舉義兵。兄宜教授。諸生滿堂。羣鵝雁數十在中庭。有犬從外入。嚙之皆驚。比殺之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宜大惡之。後數日莽夷其三族。晉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齊內。牀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而懋爲沈克所害。

晉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常夜吐。聚高橋上。下家狗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聘爲將帥。於是五洲殘亂。騁一族滅。後周建德六年。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赤與黑者鬪。久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亦俱入於河。近牛禍也。黑周所向色死者。後數載隋代周。旌旗尚赤。戎服以黃。武后長安中。有獻牛無前膊。三足而行者。又有牛膊上生數足。蹄甲皆具。武太后從飾之子司農卿宗晉卿家。牛生三角。皆此武氏滅亡之妖。

漢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春中。家出圍。獲都龜。銜其鬚六七枚。置殿前。時燕王且與長公主左將軍謀爲大逆。暴急無道。龜者養生之本。而家敗龜陳。歸於庭。龜將不用。宮室將廢辱也。燕王不改。卒伏其辜。晉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塘人家。家產兩子。而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占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且亂。今此豕而產異之甚者也。

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京師人家。家產子。一頭二身八足。是後宰相沈融。不恤朝政。近習用事。漸亂國綱。至於大壞也。

晉宋遠爲丹陽內史。家大生三子。皆無頭。後爲揚州刺史曹武所殺。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犬銜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而頓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被室。

新野庾護母病。兄弟三人白日待疾。常燃火。忽見帳帶自捲上。自舒下。如此數遭。須臾又聞牀前聞狗聲。卻常舉家共視。不見狗。止見一死人頭在地。其頭猶有血。兩眼尙動。甚可憎惡。其家人懼。因夜不曾持出門。乃埋於後園中。平明往視之。出在土上。兩眼猶動。又埋之。後早亦復出。乃以磚着頭合埋之。自此不復出。數日其母遂亡。

謝文靜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久乃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無異色。是月薨。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餽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時燕刺王且驪反。將死之象。

李林甫有疾。晨起盥飾。將入朝。命取平日所用書囊。忽覺書囊重於平日。開視之。有二鼠出投於地。即變爲蒼狗。雄目張牙。仰視林甫。林甫取弓射之。隱然即滅。林甫惡之。不踰月而卒。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視視之云。一狗假有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吳會焉。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某縣人家。聞地中有犬聲。掘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時帝既衰弱。藩王相傾。故有犬禍。桓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部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溺其席。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善者。遂狗改席而已。桓玄無德。而叨竊大位。故犬便其席。示其妄據之甚也。八十日玄敗亡。

朱建平善相術。謂應璩云。君年六十三。位爲宰相。當有厄。先此一年。當見一白狗。而傍人不見也。璩六十一爲侍中。直內省。效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遊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年六十三果卒。齊後主時。犬爲開府儀同。唯者有夫人郡國之號。給兵以奉養。食以梁肉。籍以柶。天奪其心。爵加於犬。天意若曰。卿士皆類犬。後主不悟。遂以取滅。

晉庾翼常令郭璞筮其後。璞曰。卿後並貴盛。有白龍者凶。徵至矣。後庾翼之孫庾亮爲廣州刺史。其妾產犬子。不令遺知。狗長長大。適入見狗。眉目分明。而異於衆。後失所在。蓋慨然曰。殆龍乎。後果悉桓氏所滅。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十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感懷之廢。凡三十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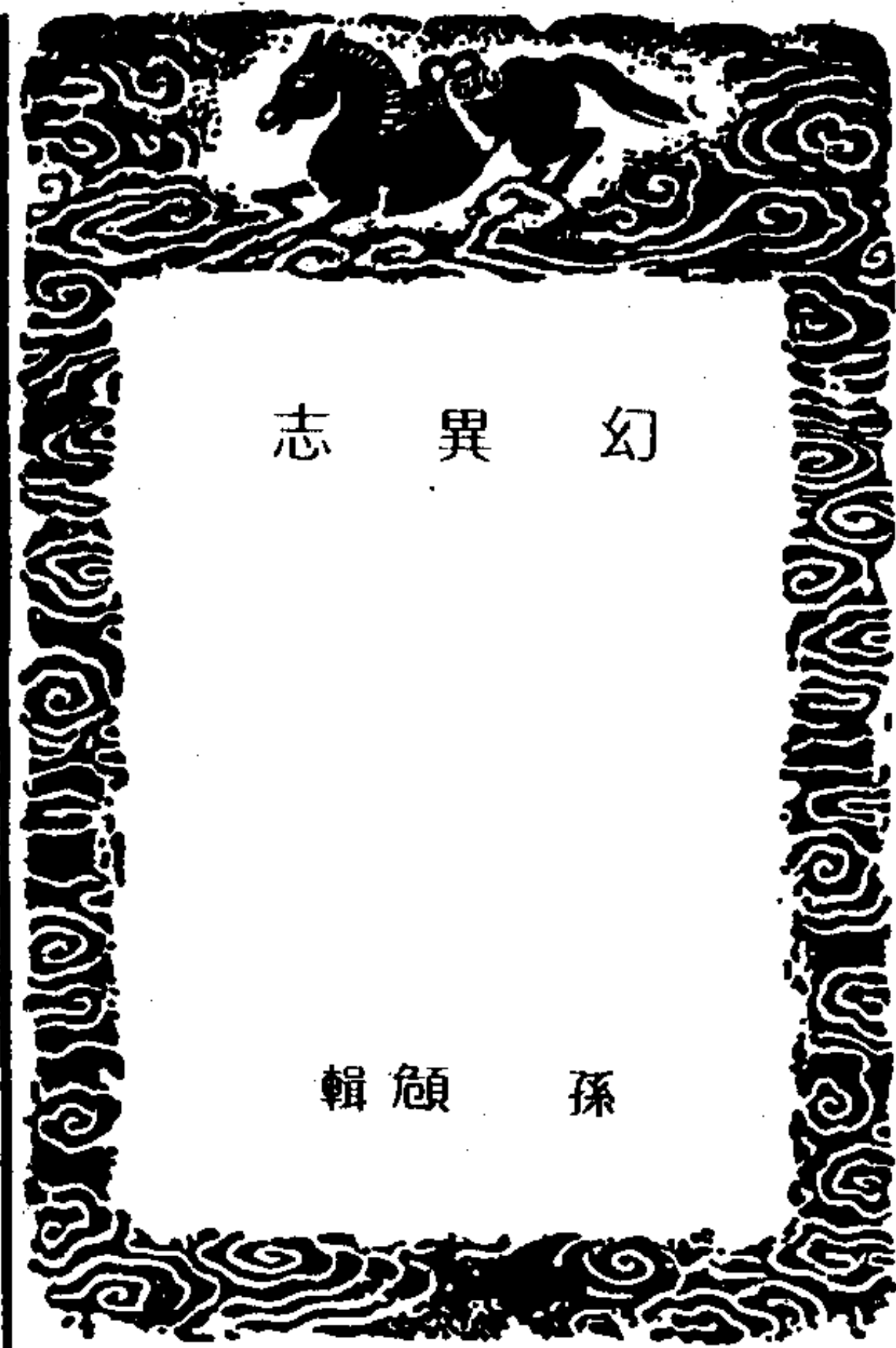
晉武帝太康七年丙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頊獲之以獻。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亂起於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爲亂塔。殆其應也。長慶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迅猛。見善人即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占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始皇果呂不韋子。晉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牛生犢。一體兩頭。京房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迄東晉之世。終不能復中原。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司馬彪曰。兩頭者。政出私門。京房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王敦等亂相繼。晉惠帝大安中。江夏張聘所乘牛。嘗曰。天下亂。乘我何之。聘懼而還。又嘗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聘見之。不踰月而卒。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爾日中當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鼠出語如前。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何道。言絕。顯慶而死。即失衣冠。取視具如常鼠。時曹爽專政。疑爲比。故鼠作變也。

晉武帝太康四年。會稽郡螟及蟹皆化為鼠甚衆。復食稻爲災。時帝臨饗。寵任賈充楊駿之屬。



志異幻

輯頤孫

幻異志

板橋三娘子

唐 孫頤撰

廣沙州西有板橋店，店姓三娘子者，不知何從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為業，然而家甚富貴，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有不速者，輒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榻鄰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許，諸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闔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轉展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窺若動物之聲，偶然隙中窺之，即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箱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六六七寸，置於窻前，含水噴之，二物便行走，木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席地，去數出，又於箱中取出一裏糲麥子，受於木人，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割，持踐可得七八升。

幻異志

又安置小磨子，碾成麵，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即取來作燒餅數枚，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作燒餅於食牀上，與諸客熱心，季和心動，遂辭開門而去，即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踏地作驢鳴，須臾皆變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後月餘，日季和自東都回，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既至，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熱心。」三娘子曰：「此事無疑，但請穩便，半夜後季和窺見之一，依前所為，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實，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者留待他，實即取已者食之，方飲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棟所易者，與噉之。」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即立變為驢，甚壯健，季和即乘之，發兼盡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常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岳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請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死復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

青城道士

偽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獲，即潛擊歸洞穴，或聞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頗惡之，後於成都誘引富室及勳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僻宅院中灑掃焚香，設榻張陳帷帳，則獨於室內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與之杯饌，寢處生人無異，則令學者隙而窺之，歡笑罷，則自簾帷之前躍而去，又忽城中化出金樓，眾皆觀之，惑眾頗甚，其民間少年膏粱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妖密，使人擒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窄橋門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齋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云年年採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數，豪貴之家，頗遭穢淫，所通詞款，指黃連之門，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惡，將殺之。

調貓兒鸚鵡

則天時，調貓兒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覺監，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傳看，未遍，貓兒飢，遂殺鸚鵡以餐之，則天甚愧，武若國姓，殆不祥之徵也。

紙衣師

大歷中，有一僧，稱為苦行，不衣絹絮布縵之類，常衣紙衣，時人呼為紙衣禪師，代宗武皇帝召入禁中，道場安置，令禮念，每月一度，出外人，轉崇敬，後盜禁中金佛事，發召京兆府決殺。

雙聖燈

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呼為灰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庭澗水緣崖，側一十八里至峯，謂之靈應臺，臺上置塔，塔中觀世音菩薩像，像是一六軍散將，去大清置造，眾傳觀世音菩薩曾見身於此臺，又說塔像，像常現身，光長安市，人流俗之輩，爭往禮謁，去者皆背負米麵油醬之屬，臺下井側，近澗，若四十餘所，僧及行

重衣服飲食有餘每至大齋日送供士女僅至千人少不減數百同宿於臺上至於禮念求見光兼云常見聖燈出其燈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無定大歷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眾合聲禮念西南近臺見雙聖燈又有

捉佛光事

高懸公鎮蜀曰大慈寺僧申報堂佛光見懸公判曰付馬步使捉佛光過所司密察之誘其僅子且云僧輩以鏡承隋日中影閃於佛上由此幸露擒而罪之

大輪呪

釋教五部持念中有大輪呪術以之救病亦不甚效然其攝人精魂率皆狂走或登屋梁或留突碗間閣敬奉殆似神聖此輩由是廣獲金帛陵州貴平縣牛鞞村民有周達者販鬻此術一旦沸油煎其陰以充供養觀者如堵或驚或笑初自忘痛尋以致殂也中間僧昭浦說朗州有僧號周大悲者行此呪術一旦鍊陰而斃與愚所見何姓氏恰同而其事無殊也蓋小人用道欺天殘形自罰以其事同因而錄之

水銀更

王可容說為僧時游南中山寺遇大雪旬日闕食數十徒一粥而度又無財物得出糴內一行脚僧謂曰貧道有藝可濟諸坐王遂將一銅銚子於爐火上取淨瓶瀉水銀衣帶間解一貼散藥似壁土換於銚中更之遂過成一片白金可數兩付主事者將去換胡餅來食眾驚之至明晨失所在

殷七子

屈重彥者說某為潤州大將與術士殷七子善大將之室嫉忌有一婢遺凌持不已投于井及出之已卒欲殞哭七子至大懼有他聞於廉使密告活之七子曰細事爾遂衣帶間解藥一丸如麻子打其婢一齒落以酒下之良久口眼旋開吐水斗餘又以煖灰慰其四支食久能言謂大將曰此婦不可復指使宜出之乃從其言又嘗春游酒盡將水呪之成濃醪又將沙挪成鹽又冬中以水乳變成筍又與人會忽云今日殊未懼某有一藝輒呈之指主人屏風上梳頭樣子令唱歌其聲清亮似從屏中出其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回歸柳自飄輕雪如此數曲屈不盡記之七子名鄒後遊諸國

五部法

越僧全清精於戒律而善五部法書符狀役鬼神之術時有市人姓王兒婦染邪氣或盡日哭泣或終夜狂呼如此數歲後召全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之五絲結壇立草人於土禁呪之良久嗚咽而語唯稱乞命全清詰之是何精魅從何而來分明言之如虛妄撲成微塵云是魘鬼頃歲春日於禹廟前見伊人遂相附令其舉止顛倒魂魄昏迷和尚儻捨之即自逾境不敢近於人煙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之乃取一錢側臥以鞭驅約草人入瓮中呦呦有聲緘之瓮口朱書符印封以六一之泥埋於桑林下戒家人無動之其婦即日差經五載劉漢宏兵馬之際人皆逃避兵人見埋瓮處謂之藏物遂掘之打瓮破見雉突然飛出立於桑杪奮迅羽毛作人語曰被這和尚禁却今方見日光時全清已遷化

紙人戲劇

李巡官說衢州有施術推者居于齊豐多術數在親知家夜飲云某有藝欲助歡笑可否眾知其多能主人曰願見之乃剪紙作一髻兒執標子拋向地令舞下舍兒施自唱其曲紙人作舞倥傯戲劇不已更闌施指令罷聲即住

梵僧難陀

唐丞相魏公張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成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于歌管成將反敬之遂留連為辦酒夜會客與劇飲僧假禱福巾幘市鉛黛飾其三尼及坐舍眺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為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跌技又絕倫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成將佩刀眾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踏于地血及數尺成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杖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于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往閉關留之僧因走入壁間百姓遽牽漸入惟餘髮裝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黑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

胡媚兒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有一丐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胡名媚兒所為惟異旬日後觀者雲集其所丐求日獲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裏烘明如

不隔物遂置于席上初謂觀者曰有人施與滿此瓶子則足矣瓶口剛如葦管大有人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聲則見瓶開大如粟粒衆皆異之復有人與之千錢投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俄有好事者與之十萬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驢馬入之瓶中見驢馬皆如蠅大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揚子院部輕貨數十車至駐觀之自恃官物乃謂媚兒曰爾能令諸車皆入此中乎媚兒曰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瓶口大喝諸車輅輅相繼悉入瓶瓶中歷歷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身入瓶中綱乃大驚遽取撲破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日有人于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是時李師道爲東平帥也

侯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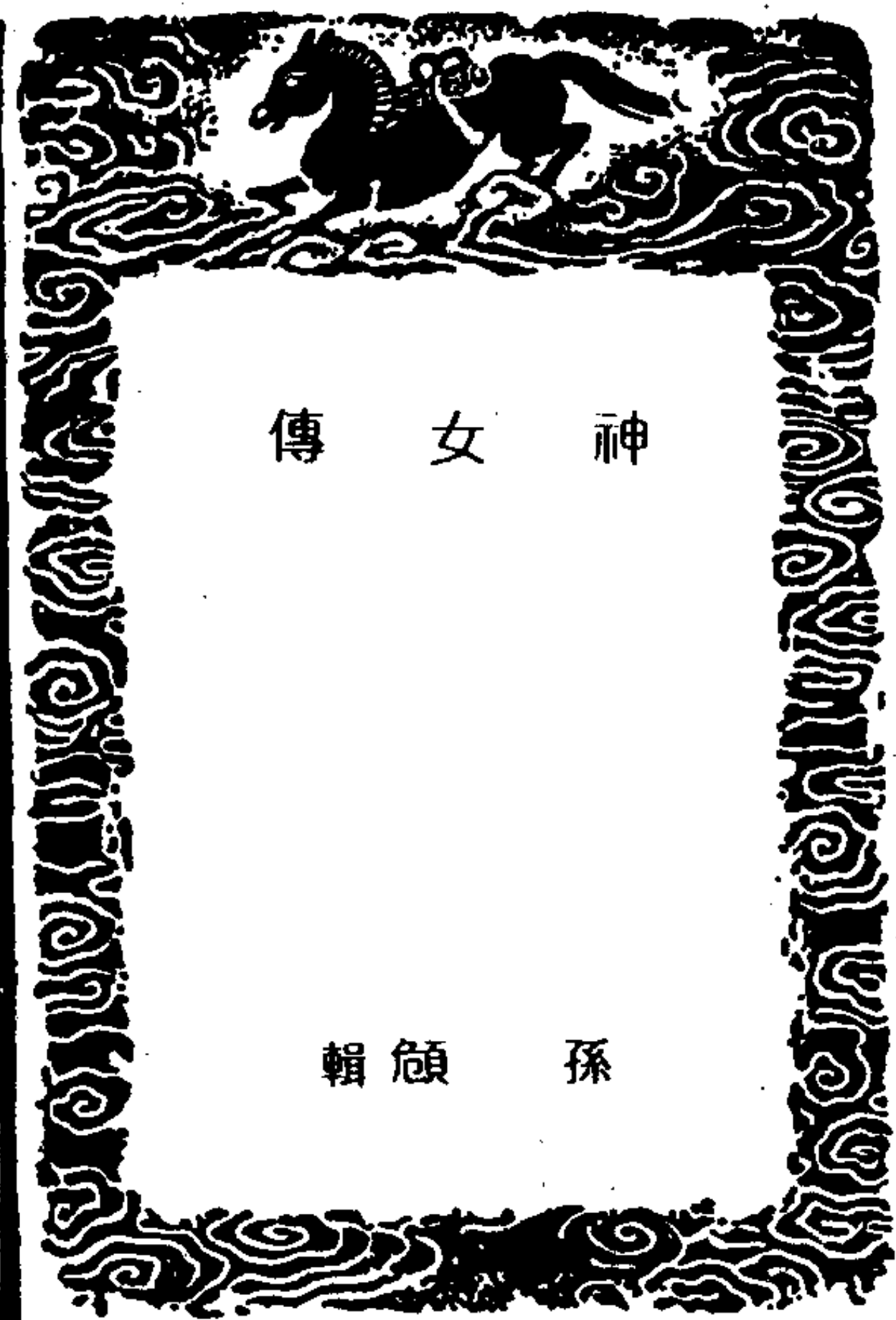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適入城至劍門外忽見四廣石皆大如斗適愛之收藏于書篋負之以驅因歇鞍觀看皆化爲金適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從下車陳設酒餼忽有一老翁負大笈坐於席末適怒而詰之命蒼頭扶出叟不動亦不甚恚但引滿啖炙而笑云吾此來求君償債耳君昔將我金去不記憶乎盡取適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而趨走若飛鳥適令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適家日貧後十餘年卻歸蜀到劍門又見前老翁攜所將之妾遊行儼從極多見適皆大笑問之不言適之又失所在訪劍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

畫琵琶

幻異志

有書生欲遊吳地道經江西因風阻泊舟間步入林過一僧院僧已他出房門外小廊數間傍有筆硯書生攻書遂把筆于素壁上畫一琵琶大小與真不異畫畢風靜船發僧歸見畫處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臺山聖琵琶當亦戲言而遂爲村人傳說禮施求福甚效書生往吳經年乃聞人說江西路僧室有聖琵琶靈應非一心切疑之因還江西時令船人泊船舊處上訪之僧亦不在所畫琵琶前已幡花香爐供養矣取水洗之盡還宿船中至明日又上僧夜已歸以失琵琶故鄰人大集方共悲歎書生故問其言前驗今應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潛隱書生大笑爲說所畫及拭却之由自是靈聖亦絕

幻異志終



神女傳

孫頤輯

神女傳

太真夫人

唐孫頤輯

漢時泰山黃原平旦開門忽見一青犬在門外伏守備如家養原繼犬隨隣里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犬行甚遲原絕力逐終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入百餘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垣墻迴匝原隨犬入門列房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琴瑟或執博棊至北閣有三間屋二人侍俯若有所伺見原相視而笑云此青犬所引至妙音塔也一人留一人入閣須臾有四婢出稱太真夫人白黃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其數應為君婦既舉引原入內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禮既畢宴寢如常經數日原欲暫還親家妙音曰人神異道本非久勢至明日解佩分袂臨階涕泣後會無期深加愛敬若能相思三月日可修齋戒四婢送出門半日至家情念恍惚每至其期常見空中駉車粲粲若飛

宛若

漢武帝起栢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嫁為人妻

生一男數歲死女悼痛之歲中亦死死而有靈其如苑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為士民人多往請福說人家小事頗有驗平原君亦事之其後子孫尊顯以為神君力益尊貴武帝即位太后迎於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栢梁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神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責神君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欲為淫此非神明也自絕不復往神君亦慚及去病疾篤上令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命不長吾常欲以太乙精補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乃見斷絕今不可救也去病竟卒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乃去東方朔取宛若為小妾生子三人與朔俱死

康王廟女

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性幽閑好學愛花種樹其江南花木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觀之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遊花上其大如鷲一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訝之一夕月朗風清歌吟之際忽聞扣扇有女子語笑之音子卿異之乃出戶見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怪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居止僻陋無酒敘情有慙於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况山月已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鄙夫惟有茅齋願申繩纒二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坐者曰今宵讓姊因起送子卿之室謂子卿曰閉戶雙樓同衾並枕來夜之歡願同今夕方曉女乃去及夕二女又至留妹同寢鄰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勞執問自此姊妹每旬更至如是數年後子卿遇

亂歸鄉二女遂絕廬山有康王廟去所居二十里餘子卿一日訪之見廟中泥塑二女神并壁間畫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

龔女

龔女者當高辛帝時蜀地未立君長無所統攝其父為隣所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馬猶在女念父隔絕或廢飲食其母慰撫之因誓于眾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聞其誓無能致父歸者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飲飲父問其故母以誓眾之言白之父曰誓于人而不誓于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但厚其芻食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怒目奮擊如是不一父怒射殺之曝其皮于庭女行過其側馬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得皮于桑樹之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于人間父母悔恨念之不已忽見蠶女飛流雲駕此馬侍衛數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拔以九宮仙嬪之任長生于天矣無復憶念也乃冲虛而去今家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皆獲靈應宮觀諸處塑女子之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桑焉

紫姑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是人妾為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廁間或猪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歸去即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即跳躑不住占象事卜行年蠶桑好則大僂惡便仰眠

張女郎

沈警字元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咏為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騎遊之語曰元機在席顛倒賓客後荆楚陷沒入周為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旅行多以酒餽祈禱警獨酌水具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岩谷雖致之非遙而薦之隨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既暮宿傳舍憑軒望月作鳳將雛含嬌曲其詞曰命嗚無人嗚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續為歌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用明吟畢開簾外嘆賞之聲復云閉宵豈虛擲朗月豈無明音旨清婉頗異於常須臾一女子蹇廉而入拜云張女郎姊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具衣冠未離坐而一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因勞動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微笑大女郎謂警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謂小女郎云適衡山府君小子竝以生日同觀大姊屬大姊今朝層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携手出門共登一輜駟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內簾幌多金縷翠羽闌以珠璣光照滿室須臾二女郎自閣後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殺于是大女郎彈箜篌小女郎援琴而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警嗟賞良久願請琴寫之小女郎笑謂警曰此是秦穆公女周靈王太子神仙所製不可傳于人聞警粗記數弄不復敢訪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後會難逢迢迢兮暫為歡星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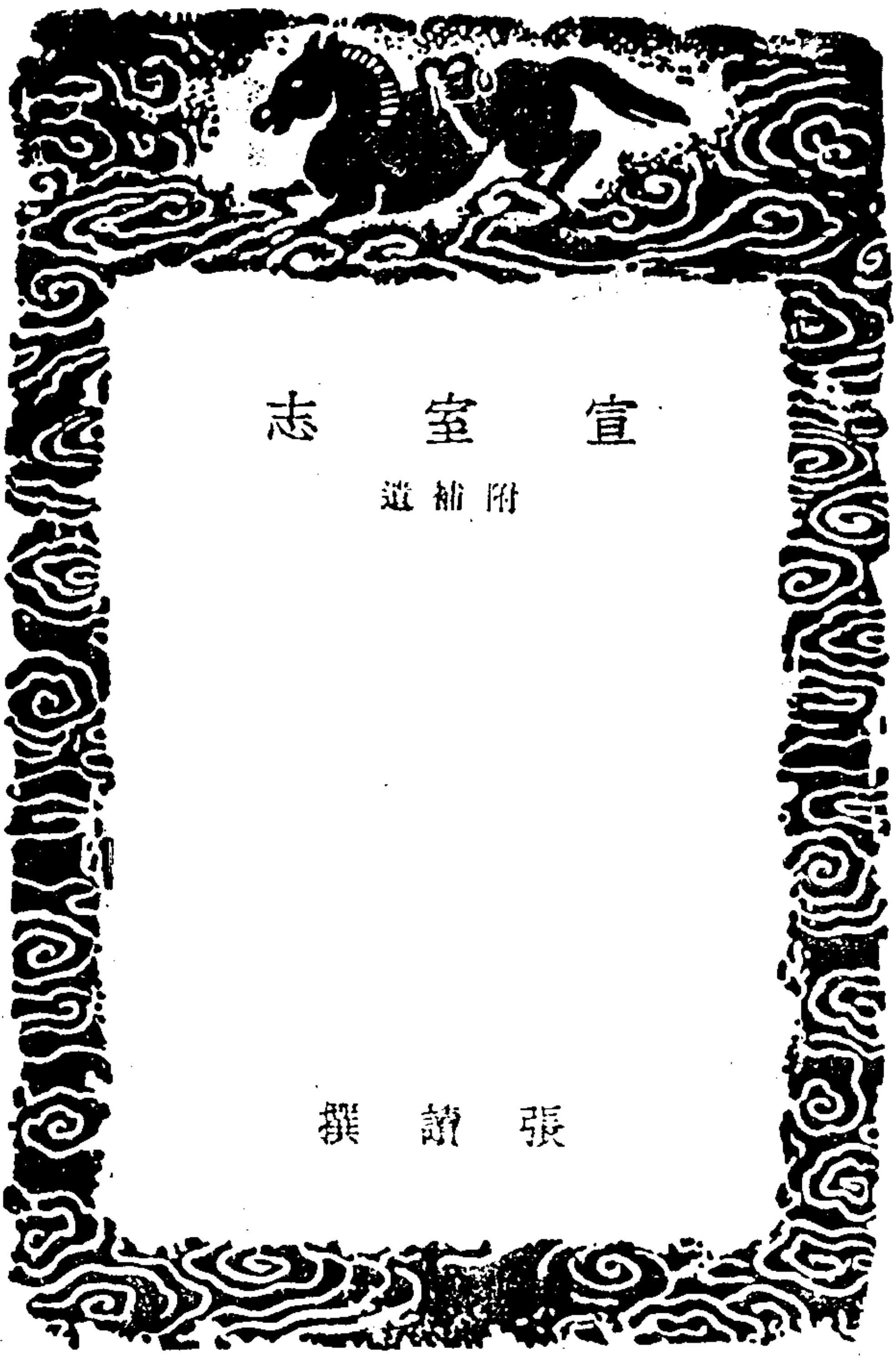
神女傳

六

流清夜闌兮管絃道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絕兮秦隴頭又題曰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川琴竹淚沾餘誰念衡山烟霧裏空看鳥足不傳書警歎曰義熙曾歷許多年張碩凡得幾時憐何意令人不及昔警來相見更無絲二女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女郎謂警曰蘭香姨智瓊姊亦常懷此恨矣警見二女郎歌咏極歡而未知密契所在大女郎顧警謂小女郎曰潤女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使伴沈郎寢警欣喜如不自得遂携手入門已見小婢前施臥具小女郎執警手曰昔從二妃遊湘川見君於舜廟讀相王碑此時想念頗切不意今宵得諧宿願警亦備記此事執手欵敘不能自已小婢屢贊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別促會餘况姐姊妬人不肯留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瑣遂掩戶就寢備極歡昵將曉小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異無宜卜畫大姊已在門首警於是抱持置於膝共敘衷欵須臾大女郎即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勝復置酒警又歌曰值恁行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隴上分流水更泛從來嗚咽聲警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贈警金合歡結歌曰結心纏萬縷結縷幾千迴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警瑤鏡子歌曰憶昔親瑤鏡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滅贈答極多不能備記粗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復駕輜駟車送至下廟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中探得瑤鏡金縷結良久乃言於主人夜而失所在時同侶咸怪警夜有異香警後使回至廟中於神座後得一碧牋乃是小女郎與警書備敘離恨書末有篇云飛書報沈郎尋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

月而相忘從此遂絕

神女傳終



宣室志

附補遺

張讀撰

宣室志卷之一

唐 聖朋張 讀撰

李揆於乾元中為禮部侍郎嘗一日晝坐於堂之前軒忽聞堂中有聲極震若墻圯撲驚入視之見一蠶
藝俯於地高數寸魁然殊狀撲且驚且異莫窮其來即命家童以一竹蓋之客曰夫蠶藝者月中之物
亦天使也今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黎明啓視之已亡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
章事

有石憲者其籍編太原以商為業常行貨於代北長慶二年夏中於鴈門關行道中時暑方甚因假大木
下忽夢一僧蜂目被褐衲其狀甚異來憲前謂曰我處於五臺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出塵俗甚遠實羣
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借我而遊乎即不能吾見檀越病熱且死得無悔於心耶憲以時暑方盛僧且以
禍福語相勸因謂僧曰願與師偕往於是其僧引憲西去且數里果有窮林積水見羣僧在水中憲怪
而問之僧曰此玄陰池故我徒浴於中且以游炎煥於是引憲環池行憲獨怪羣僧在水中又其狀貌
無一異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於是憲立池旁羣僧即於水中合聲而誦僅
食頃有一僧挈手曰檀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慎無懼憲即隨僧入池中忽覺一身盡冷噤而戰山是
驚悟見已臥於大木下衣盡濕而寒慄且甚時已日暮即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於道聞道中

宣室志 卷一

一

宣室志 卷一

二

忽有蛙鳴甚類羣僧之梵音於是竟往尋之行數里見窮林積水有蛙甚多其水果名玄陰池者其位
乃羣蛙爾憲曰此蛙能幻形以惑於人豈非怪之尤者乎於是盡殺之
寶曆初長沙有民王叟者家貧營田為業一日耕於野為蚯蚓螫其臂痛楚甚遂馳以歸其痛益不可忍
夜呻而曉盡吟而夕如是者凡旬月有醫者云此受毒之甚者也病之始庶幾有及壯且深矣則吾不
得而知也後數日病益甚忽聞臂中有聲幽然而微若蚯蚓吟者又數日其聲益響如合千萬音其痛
亦隨而多焉是夕果卒

有御史韋君嘗從事江夏復以奉使至京既還道次商於館亭中忽見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狀甚微韋
君曰是為人之患也吾聞汝雖小螫人良藥無及因以指殺焉俄又見一白者下如前所殺之且視其
上有網為窟韋乃命左右挈箒盡為掃去且曰為人患者吾爾除矣明日欲去因以手撫其柱忽覺指
痛不可忍乃是一白蜘蛛螫其上韋君驚即拂去俄遂腫焉不數日而盡一臂由是肩輿昇至江夏
醫藥無及竟以左臂潰為血血盡而終先是韋君先夫人在江夏夢一白衣人謂曰我弟兄二人為汝
子所殺吾告上帝帝用雪其冤且遂吾請言畢夫人驚寤甚異之而不能言後旬餘而韋君至具得其
狀方悟所夢覺為夢日果其殺蜘蛛于館亭時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數日而韋君終矣

吳郡陸願家於長城之東其世以明經仕願自幼嗜麵為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既下
第遂為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潔酒食詣其門既坐願謂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聞唐天子
網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勸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文物之光惟吾子義焉其冠履焉其
履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真唐朝儒生也故我願與子交歡願謝曰願幸得籍於太學然無他才能何足
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酬酢極歡而去願信士也以為羣胡不我欺旬月羣胡又至持金緡為願壽
願志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饑寒色故持金緡為子僕馬一日之費所
以交君子歡爾豈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願不得已受金緡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偕來謂願曰彼
胡率好利不顧其身爭米鹽之微尚致相賊殺者寧肯輕金緡為君壽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為獨
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間以避再來也願遂僑居於渭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羣胡又詣其門願大驚胡人
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處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願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
也蓋欲富君爾幸望知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願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麵乎
曰然又曰食麵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蟲爾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以厚價從
君易之其可乎願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
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麵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願曰何以識之吾嘗見寶氣貫天起
於太學中故我為君而取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見斯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夫此蟲稟天地中
和之氣而生故好食麵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方始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君
宜以麵食之可見矣願即以數斗餘致其前蟲乃食之立盡願又問曰此蟲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

宣室志 卷一

三

之奇寶。俱稟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既而以亟盛其蟲。又金篋局之。命顯致于寢室。謂顯曰。明日當自來。及明旦。胡人以十輛車。載金玉帛約數萬。獻於顯。其持金而而去。顯自此大富。治園田為養生具。日食粟肉。衣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羣胡又來。謂顯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誇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顯既以甚富。素享閑逸。自遂。即與羣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搗火其下。投蟲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中出。捧白玉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霞縞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叱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僊人。戴碧瑤冠。被霞衣。捧絳帕。籍中有一珠。徑二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僊人以琛獻胡人。胡人笑而授之。喜謂顯曰。至寶來矣。即命絕燎。自鼎中收蟲。置金函中。其蟲雖煉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顯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顯即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其海水皆豁開數步。鱗介之族。俱辟易而去。乃遊龍宮。入蛟室。奇珍怪寶。惟意所擇。纔一夕。而其獲甚多。胡人謂顯曰。此可以致富萬之資矣。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顯。徑於南粵貨金千緡。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於閩越。而甲於鉅室也。

大曆中。彭偃未仕時。嘗有人謂曰。君當得珠而貴。後且有禍。尋為官得罪。謫為澧州司馬。既至。以江中多蚌。偃喜。以為珠可。即命人採之。獲蚌甚多。而卒無有應。及朱泚反。召偃為僞中書舍人。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果誅死。

跋扈李師道。以青齊叛。章武帝將討之。凡數年。而王師失利。師道益驕。嘗一日坐於堂。其榻前有銀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皆墜。後月餘。劉倍手刃師道。青齊遂平。蓋銀鼎相鼓之兆也。

左丞相王涯。大和九年。掌邦賦。又主鹽鐵。其子仲翔。嘗一日避暑於山亭。忽見家僮數十。咸若無首。被血來。仲翔前。僅食頃。方不見。仲翔驚異。且甚。即具白之。願解去權位。涯不聽。是歲冬十二月。果罹鄭注之禍。

新昌里尚書溫造宅。桑道茂嘗居之。庭有一栢樹。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則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驗也。於是斲數千鈞。於栢樹下。既而告人曰。後有居者。發吾所鎮之鐵。則其家長當死。唐大和元年。溫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發地營繕。得其所鎮之鐵。後數日。造果卒。

丞相李宗閔。大和七年夏。出鎮漢中。明年冬。再入相。又明年夏中。嘗退朝於靖安里第。其榻前有斃斗。忽跳。久之。宗閔異且惡。是時李訓鄭注。以奸詐得幸。數言於帝。訓知之。遂奏以枉其罪。後旬日。有詔。貶為明州刺史。連貶潮州。司戶。蓋其兆也。

柳公濟尚書。唐大和中。奉詔討李同捷。既出師。無何。慶捨忽折。客有見者。嘆曰。夫大將軍出師。其旌旗及麾。折者。軍必敗。不然。上將死。後數月。公濟果薨。凡出軍征討。有烏鳶隨其後者。皆敗亡之徵。有會

敬玄者。嘗為北都神將。李師道叛時。會將行營兵士數千人。每出軍。有烏鳶隨其後。必主敗折。率以為常。後捨家為僧。住持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羅立言為京兆尹。嘗因入朝。既冠帶。引鏡自照。不見其首。遂語於季弟約言。後果為李訓連坐誅死。

雲花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七聖畫。初殿宇既製。寺僧求畫工。將命施綵。繪畫其直。不合寺僧所酬。亦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某善畫者也。今聞此寺將命畫工。某不敢利其直。願輸工可乎。寺僧欲先閱其筆。少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諸寺。寧有蹟乎。僧以為妄。稍難之。少年曰。某既不納師之直。苟不可師。即命丐其壁。未為晚也。寺僧利其無直。遂許之。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綵繪。將入殿宇。且為僧約曰。從此去七日。慎勿啓吾之戶。亦不勞賜食。蓋以畏風日所侵。鏤也。當以泥鋼之。無使有纖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語。自是凡六日間。無有聞僧相語曰。此必怪也。當不宜果其約。遂相與發其封。戶既啓。有七鶴翩翩。望空飛去。其殿中綵繪。儼若四偶。惟西北墻未盡飾焉。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真神妙之筆也。於是莫敢繼其色者。

唐故尚書李公銑。鎮北門時。有道士尹君者。隱晉山。不食粟。嘗餌栢葉。雖髮盡白。而容貌若童子。往往獨遊城市。里有老父年八十餘者。顧謂人曰。吾孩提時。嘗見李翁言。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歲。已識尹君矣。迨今七十餘年。而尹君容顏如舊。得非神僊乎。吾且老。自度能幾何。為人問。汝方當壯志。尹君之容狀。自始及今。七十餘歲矣。而尹君曾不老。豈非以千百歲為瞬息耶。北門從事馮翊嚴公綬。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即驅駕而詣焉。其後嚴公自軍司馬。為北門帥。遂迎尹君至府。麻館於官署中。日與同席。聞有異香。自肌中發。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學浮屠氏。嘗曰。佛祖與黃老固殊致。且怒其兄與道士遊。後一日。密以薑汁。實湯中。命尹君飲之。尹君既飲。驚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堅。有異香。發其中。公命剖而視之。真麝臍也。自是尹君貌衰齒落。其夕卒於館中。嚴公既知女弟之所為也。怒且甚。即命部將治其喪。後二日。葬尹君於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昭聖觀道士朱太虛。因役龍至晉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虛驚而問曰。師何為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歲在北門。有人以薑汁飲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則薑汁安能敗吾真耶。言訖。忽亡所見。太虛竊異其事。及歸。具白嚴公。公曰。吾門神僊不死。脫有死者。乃屍解爾。不然。何變異之若是耶。將命發其墓。以視之。然虛感於人。遂寢其事。浮屠氏契虛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為御史。玄宗時。契虛自孩提。好佛氏法律。年二十七。髡髮衣褐。居長安佛寺中。及祿山破潼關。玄宗西幸蜀。門契虛遁入太白山。採栢葉而食之。自是絕粒。嘗一日。有道士喬君。顏貌清瘦。鬚髮盡白。來詣契虛。謂契虛曰。師神骨甚孤秀。後當遊遊僊都中矣。契虛曰。吾處俗之人。安能詣僊都乎。喬君曰。僊都甚近。吾師可立去也。契虛因請喬君導其徑。喬君曰。師當備食於商山。逆旅中。遇棹子。棹子。即荷竹。即摘而於商山。餽焉。或有問師所詣者。師第言願遊稚川。棹子當導師而去矣。契虛聞其言。喜且甚。及祿山敗。自上蜀門。還長安。天下無事。契虛即往商山。舍逆旅中。備甘美。以俟棹子。而餽焉。僅數月。遇棹子百餘。俱食畢而去。契虛敬稱殆。且謂喬君見欺。將歸長安。既治裝。是夕

一棒子年甚少，謂契虛曰：吾師安所詣乎？契虛曰：吾願遊稚川有年矣。棒子驚曰：稚川，僊府也。吾師安得而至乎？契虛對曰：吾始自孩提好神僊，嘗遇至人勸我遊稚川，路幾何其耳。棒子曰：稚川甚近，師能借我而去乎？契虛曰：誠得遊稚川，死不足悔。於是棒子與契虛俱至藍田上治，其夕即登玉山，涉危險逾岩巖且八十至一洞，水出洞中，棒子與契虛共負巨石，實洞口以塞其流。三日，洞水方絕，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見一門在數十步外，遂望門而去。既出洞外，風日恬煦，山水清麗，真神僊都也。又行百餘步，見一高山，其山巒峯迢拔，道逕危峻，契虛眩惑不敢登。棒子曰：僊都且近，何為彷徨耶？即擊手而去。既至山頂，其上坦平，下視川原，邈然不可見矣。又行百餘里，入一洞中，及出，見積水無窮，水傍有石逕，橫尺餘，縱且百里餘。棒子引契虛躡石逕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煙影繁茂，高數十尋。棒子登木長嘯久之，忽有秋風起於林杪，俄見巨組系一竹囊，自山頂絕下。棒子命契虛瞑目坐囊中，僅半日。棒子曰：師可痛而視矣。契虛既忘已在山頂，見有城邑宮闕，璣玉交映於雲霞之外。棒子指語此稚川也。於是相與語其所見，有僊童百輩，羅列前後，有一僊人謂棒子曰：此何為者？莫非人間人乎？棒子對曰：此僧名契虛，嘗願遊稚川，故吾擊而至。已而一殿上有具籥笏者，憑玉几而坐，其貌甚偉，侍衛環列，呵禁極嚴。棒子命契虛稽首上謁，且拜謂曰：此稚川真君也。契虛拜，真君召契虛上，訊曰：爾嘗絕三彭之響乎？契虛不能對。真君曰：慎勿久留於此，因命棒子與登翠霞亭，其亭直空，欄檻雲霧，見一人祖而瞬目，髮長數十尺，凝矚黑洞，望心目。棒子謂之曰：爾可謁而拜契虛拜，問此人為誰，乃於此瞬目乎？棒子曰：此人名楊外郎也。外郎適隋氏宗室，嘗為外郎於南宮，屬隋末帝主荒淫，天下分裂，兵戈四起，國屬他人，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微視也。夫微視者，寓目於人世爾。契虛曰：請寤其目可乎？棒子即而請，外郎忽寤而視，其目光皆若日月之昭明。契虛惇然背汗，毛髮盡動，既而又見一人臥石壁之下，棒子曰：此人姓一，支潤其名，亦人間之人得道而至此者。於是棒子引契虛歸，其道途皆去時之履歷。契虛因問棒子曰：吾向者謁真君，真君問我三彭之響，我不能對，棒子曰：夫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身中，伺察功罪，每至庚申日，籍于上帝，故凡學僊者，當先絕其三尸。如是則神僊可得，不然，雖苦其心，無補也。契虛悟其事，自是而歸。因慮於太白山，絕粒吸氣，未嘗以稚川之事聞於人。貞元中，徙居華山下，有榮陽鄭紳與吳沈津，俱自長安東出關，行至華山下，會天霖大雨，二人遂止。契虛已絕粒，故不置庖爨，鄭君異其不食，而骨狀豐秀，因徵其實。契虛始以稚川之事告於鄭，鄭好奇者，既聞其事，且嘆且驚，及自關東回，重至契虛舍，其契虛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鄭君嘗傳其事，謂之稚川記。

唐玄宗嘗夢僊子十餘輩，御卿而下，立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真僊府之音也。及樂闌，有一僊人揖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神僊紫雲曲也。今願傳授陛下，為聖唐正始音，與夫成池大夏固不同矣。玄宗喜甚，即傳受焉。俄而寤，其餘響猶若在聽。玄宗遂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然默而不泄。及晚，聽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入奏事於御前，玄宗俛而不聽。二相懼，復奏之。玄宗拂衣而起，卒不顧二相。二相益恐，趨出。時高力士侍側，即奏曰：宰相請事，陛下宜面決可否。茲者崇、璟所言，皆軍國大政，而陛下不之顧，豈二相有忤於聖意乎？玄宗笑而謂曰：我昨夕夢十僊子奏樂，曰紫雲曲，因以授我，我恐忘其節奏，由是默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奏事，即於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以此事語於二相，二相懼少解，曲後傳于樂府。

宣室志卷之二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長，自寺外門至佛殿，先是，闍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披金甲，執銀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札其門，肩鎧盡解，神人即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願望久之而沒。闍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關矣。即以夢白於寺僧，衆往共視，見神人之跡，告於京兆尹，尹具表以聞。肅宗命使驗之，果如其言。

陳少遊鎮淮南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道公卿書，將行，誡之曰：吾有急事，俟汝還報，以汝驍健，故使西往，不可少留。計日不返，嘗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怠，至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候見一人綠衣，謂趙曰：我吏於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趙不測，即與使者偕行，至嶽廟前，使者入白趙某至，既而呼趙趨拜階下，其堂上列燭，見一貴人據案而坐，侍衛嚴肅，謂趙曰：吾有子愛，在蜀數年，欲馳音問，無可為使者，聞汝善行，日數百里，將命汝使蜀可乎？趙辭以相國有命使長安，且有期限，不然當死。今為大王往，蜀是棄相國命，他日實不敢還廣陵。且其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歸鄉土，非敢以他故不奉命，惟大王察之。王曰：徑為我去，當不日至。而還長安未晚也。即留趙廟後空舍中，具飲食，憂惶不敢寐，遂往。蜀且懼得罪，固辭不往。又慮禍及，計未決，俄而漸曉，聞廟中喧闐有聲，因出視，見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鳥近數萬，又有奇狀鬼神千數，羅列鞠躬如朝，滿庭頃有詭者數人，偕入，金天斷理甚明，良久退。

去既而謂左右呼趙應聲而出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為我至蜀都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吾此吏卒甚多但以事機幽密慮之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錢一萬遺之趙拜謝而行至門告吏曰王賜我萬錢我徒行者安所貯乎吏曰真懷中爾趙即以錢貯懷中了無所礙亦不覺其重也行未數里探衣中皆冥楮耳即棄道傍俄有追者至以錢數千遺之曰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汝固無所用今別賜此矣趙受之晝夜兼行餘旬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啓視喜甚因命酒食謂趙曰我也家汝鄭問往歲赴調京師途至華陰為金天王所攝為登今我妻在此與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則遂矣故命君馳報留趙一日贈緜數匹以還書託焉過長安遂遂少遊書得還報日夜馳行至華陰金天見之大喜且慰勞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還設相國訊汝但言為我使道汝為神將無懼即以數十緜與之曰此人間物可用之趙拜謝而出徑歸淮海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仗寶劍曰金天王告相國向者實遣趙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驚寤歎息良久明日晨起語於賓僚即命釋趙而署為神將元和中猶在

元載布衣時嘗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貧無僕馬弊衣徒行於陳蔡一日天暮忽大風雷原野昏黑二人偕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時有盜數輩皆伏劍佩弧匿於廟簾下二人見之甚懼且慮為其所害即負壁而立不敢動俄聞廟中有聲曰元相國張侍郎且至羣盜當速去無有驚於貴人羣盜惶怖馳去二人相賀曰吾向者以殍死為憂今吾聞聲真神人之語也且喜且異其後載果相代宗謂終於禮部侍郎

貞元初陳郡袁生者嘗任參軍於唐安罷秩遊巴川舍于逆旅氏忽有一丈夫白衣謁觀既坐謂生曰某高氏子也家于此郡新明縣往者皆曉軍伍間今已免矣故旅遊至此生與語其聰辯敏博出於人袁生甚奇之又曰某善於推算者能預知君平生榮悴得失之事生即訊之遂述既往得喪一一如筆寫生大驚是夕夜既深密謂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陳於君子可乎袁生聞而懼即起曰爾既非人果鬼乎是將與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祟君所以來者將有託於君爾我亦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壬戌歲霖雨數月居舍盡圯郡人無有治者使我為風日所侵剝且甚又日為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視我如一坯土爾今我赴訴於子以為可則行不則去無恨乎袁生曰神既有願有何不可哉神曰子來歲當調補新明令備為我重建祠宇以時祭祀則幸之甚矣惟願無忘袁生許之既而又曰君初至邑時嘗一見詣然而人神理隔虛君僕吏有黷於我者當悉屏去其吏卒獨入廟中冀一言以相告袁生曰謹受教是歲冬袁生果補新明令及至任問之果有赤水神廟在縣南數里旬餘乃詣之未二百餘步下馬屏卒獨步入廟中見其殿宇摧頹蓬蒿如積佇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廟後來高生也色甚喜既相拜揖乃謂袁生曰夫君不忘夙約今日勤勞車馬俯而詣我幸何甚哉於是引入廟見北垣下有一老僧荷柁栴有數人立其傍袁生因問曰此僧亦何為而得罪以至於是神曰此僧所居縣東蘭若

道成師也身有殃咎故繫於此今將一歲矣每旦夕余則禱之從此後旬餘余當釋之袁生又問曰此僧身口陽世安得繫於此乎神曰以此僧之生魂繫之口口身自遭沉疾亦安得知其魂為余之所繫哉其神告袁生曰君幸諾我與建祠宇幸疾圖之袁生曰不敢相忘既歸欲為計其工費然以初官貧甚無以為資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繫道成師之生魂因而困憊僧本不知又云從此去旬餘當解脫矣吾今假以神語俾其建廟無乃不可乎彼僧聞此必無所疑於是命駕徑往縣東蘭若問之果有道成師者臥疾沉憊幾一歲矣袁生見道成曰某病將死且夕之期一身痛苦相告不盡袁生曰師疾如此願於逝矣我能愈之師其願乎師其發願出財修建赤水神廟自當愈也道成曰疾果得痊雖於貨貨安所各乎袁生乃相告曰吾善視鬼近謁赤水神廟見師生魂荷柁栴繫於垣下因召赤水神問其故曰此僧有宿殃故繫於此吾憐師之苦叱其神爾何為繫生人魂可疾解之吾當命此僧以修建廟宇慎無相違也神喜而諾我曰從此去旬餘當舍其罪吾故告師疾當愈宜修赤水神廟也毋以疾愈忘爾初心如此則禍且及矣道成偽曰敬受教後旬餘疾果愈因召弟子告之曰吾少年棄家學浮屠氏迨今年五十不幸沉疾向者袁生謂我曰師之疾赤水神為之也疾若愈可修補其廟夫置神廟者所以佑兆人所福應今既有害於我安得不除之乎即與其徒持雨負符詣廟盡去神像上及殘毀掃無子遺又明日道成謁袁生袁生喜曰師疾果愈吾語豈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拯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謂曰可速建赤水神廟不然且懼為禍道成曰夫人所以賴於神者以其福可延禍可引早元則等之以澤深則祈之以濤故天子詔天下諸郡國雖一邑一里必建其祠蓋用祈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無以福人而為害於人焉可不去之今將盡毀其廟矣袁生且驚且懼遂謝之道成氣益豐而袁生懼後月餘吏有罪袁生朴之無何吏死其家訴於郡坐徙端溪行抵三峽忽遇一白衣立於道左視之乃赤水神也向託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毀我之舍棄我之像使一旦無所歸君之罪也今君棄逐窮荒亦我報爾袁生謝曰毀君者道成也何為罪我而為讐也神曰道成雖為僧而餘福尤盛故吾不能為災今君祿與命衰皆乘宿約故吾得而為謀矣言已不見生甚惡之數日竟以髮卒

王鐔之鎮太原也忽一日亭午有小吏見一神人長丈餘介金仗劍自衙門緩步而來既而佇立久之若有所伺小吏見之懼甚自於衙將斬坦張和借視之如小吏言俄有暴風起因忽不見後月餘而鐔薨時元和中也

雲朔之間嘗大旱時暑益甚里人病熱者以千數有村叢陳翁者嘗獨行田間忽逢一人儀狀甚異振金甲左右佩弧矢執長劍御良馬朱纓金環光飾華煥鞭馬疾驅適遇陳翁因駐馬而謂曰汝非里中人乎翁曰某農人家于此亦有年矣神人曰我天使今上帝以汝里中俱病熱豈獨陽之所致乎且有癘鬼在君邑中為祟故人多此疾上帝命我逐之俄而不見陳翁即以其事白於里人自是雲朔之間病熱者皆愈

王鐔鎮太原有清河崔澤者長慶中刺坊州嘗避暑於亭時風月清明忽見一丈夫身長危冠廣袖白

堂之前軒而降立于階所厲聲而呼者三呼既止崔氏一家皆見之崔澤懼而且惡命家童逐之已亡見矣是後澤被疾至明日發使獻書願解官歸老相府不允後月餘卒於郡

吏部侍郎韓愈長慶四年夏因疾不治務至秋九月其疾益甚冬十一月於靖安里晝臥見一神人長丈餘披甲仗劍佩弧矢儀形甚峻至寢室立於榻前久而謂愈曰帝命卿來計事愈遂起力疾正冠掛之曰臣不幸有疾敢遽見帝神曰威梓國絕域遠夷部落繁聚世與韓氏為讐而乃聘悖肆奸觀觀中夏今將討之非力不給卿以為何如愈對曰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頷之而去於是書其詞揭於座右終不能解至六月而卒

故相李逢吉嘗為司空范希韓從事于府時金城寺有老僧無為者年七十餘嘗一日獨處禪齋負壁而坐瞬目數息忽有一介甲持笏者由寺門而入食頃聞報李從事來自是逢吉將遊金城寺無為輒見向者神人先至率以為常術將簡野與無為弟子法真善嘗為野語之故相李回少時嘗久疾其兄斬召巫祝於庭中設酒食以樂神方面壁而臥忽聞庭中喧然回視見堂下有數十人或衣黃衣緣鏡接酒食而啗之良久將散巫欲撤其席忽有一神自空中而降左右兩翅諸鬼皆辟易四散且曰陸大夫神至矣巫者亦驚曰陸大夫神來即命致酒食於庭其首俯於筵上食之且盡乃就飲其酒俄頃其貌頹然若有醉色遂飛去羣鬼亦隨而失後數日回疾愈

有崔君者貞元中為河內守崔君貪而刻河內人苦之嘗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竟不辭其寺僧亦以太守終不敢言未幾而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其犢頂上有白毛若繖繖成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嘆且異曰崔君為吾郡太守嘗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之家聞之即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毛上文字已而復生回至其家雖祭以藜粟卒不食崔氏且以為異亦竟歸其寺焉

海岱之間出玄黃石或云茹之可以長生玄宗皇帝嘗命臨淄守每歲採而貢焉開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為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玄黃石忽遇一翁姿質甚妙而風度明明髭鬚極豐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馬且告曰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為延聖主之壽乎曰然翁曰聖主嘗獲龍馬以彰清世雅熙之瑞則享國無疆無勞探藥耳邕曰龍馬安在翁曰嘗產齊魯之郊若獲之即是太平之符雖麟鳳龜龍不足以並其瑞邕方命駕以後乘遽亡見矣邕大異之顧謂從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貞者求龍馬於齊魯之間至開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貞果得馬於北海郡民馬會恩之家其色雖毛兩脇有麟甲鬚尾若龍之鬚鬣嘶鳴真籟笛之音日馳三百里乾貞訊其所自會恩曰吾獨有牝馬嘗浴於淄水遂有胎而產因以龍子呼之乾貞即白於邕邕甚喜因表其事以獻上大悅詔內閣藏異其表

兼命畫工圖其狀用頒示中外

天寶初有王蕭者居長安延壽里中嘗一夕有三四輩聚食蕭所居既飲食燭前忽有巨臂出燭影下蕭與諸友且懼相與觀之其臂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幾影外有語曰君有會不能一見呼耶願得少肉

致掌中蕭莫測其由即與之其臂遂引去少頃又伸其臂曰君幸與我肉今食且盡願君更賜之蕭即又實肉於掌中已而又去於是相與謀曰此必怪也俟其再來當斷其臂頃之果來拔劍斬之臂既墮其臂亦遠俯而視之乃一驢足血滿於地明日因以血踪追尋之入里中民家即以事問民民曰家有一驢且二十年矣夜失其足有似刀而斷者焉方駭之而蕭又以事而告其民若符所怪殺而食之郭司空劍大和中自梓潼移鎮西京府時有闖者甚謹朴劍念之多委以事一日劍命市紋繒絲帛百餘匹其價倍且以為為欺我即囚於獄用致其罪獄既具劍命答於夜忽有千餘犬爭擁其皆吏卒莫能制劍大異之且訊其事闖者曰某好閱佛氏金剛經自童幼常以食飼羣犬不知其他劍歎曰犬尚能感其惠報其德吾安可不施恩信遂釋之

扶風縣西有天和寺在高崗之上其下龜字軒豁可居窮者趨更家焉更無妻孥病足而偶常策杖行乞於市里人哀其老病而窮無所歸率給以食更得食必先聚羣犬以食之後歲餘更病寒臥於龜中時大雪更貧無衣裸形就地且戰且慄羣犬但集於更傍搖尾而鳴已而環其衽席競以身衛更肢體由是寒威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於龜中羣犬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

宣室志卷之三

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儒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樑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圍人怪之具白於韓生韓生怒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誰之咎乃令朴馬圍人無以辭遂受朴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圍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圍人臥於廐舍圍人忽見韓生所蓄黑犬至廐中且鳴且躍俄化為一丈夫衣冠盡黑即挾鞍轡馬馳騁而去行至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策馬馬竟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復歸既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噴躍還化為犬圍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獨而往連曉方歸圍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其為蹤歷歷可辨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其蹤方息圍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笑言極歡圍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致動近數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穴於內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搗練石下吾子無以為憂褐衣者曰慎無泄茲事泄之則吾屬不遺魚類矣黑衣人曰謹受教褐衣者又曰韓氏稱兒有字乎曰未也吾僕倘有字當即編於名籍必不致弛懈也褐衣者曰明夕再來當得以笑語黑衣人推而去及曉圍者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即命肉餵其犬犬既至因以繩系及次所聞遂窮搗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弟兄妻子家童名氏紀莫不具載蓋所謂韓氏名籍者也

月矣。獨此子黑人所謂樛兒未字也。韓生大驚。命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重已而率隣居士子十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塚。穴中有數人。毛狀異惡。盡殺之以歸。寶應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畜狸。所以有鼠之死也。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嘗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於堂上。而門外有羣鼠數百。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童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而羣鼠亦去。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報。况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澤。而報德者亦宜竭其誠。有不願者。當視此以愧諸。

相國王公。大中與元。同執政事。嘗一日入朝。天尚早。坐於燭下。其榻前有囊。公命侍童取之。侍童挈以進。覺其重。不能舉。公啓而視之。忽有一大長尺餘。質甚豐。自囊中躍出。公大懼。顧謂其子曰。我不才。謬居卿相。無德而貴。常懼有意外之咎。今者異物接於踵。豈非禍之將萌耶。後數日。果得罪。乃貶為絳雲守也。

裴師德布衣時。嘗因沉疾。夜夢一人。紫衣。來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某偕去。即引公出。忽覺力甚捷。自謂疾愈。行數里。見路傍有麻署。左右吏卒。朱門甚高。曰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對曰。冥途固與人接跡。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而退。見一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公因入室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有綠衣者。稱爲按捺。公因命出已之籍。按捺取十軸以進。公閱之。書已名。載其祿位年月。履歷清貴。出入台輔。壽至八十有五。覽之喜。謂按捺曰。某一布衣耳。無饑凍憂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有一聲。空而下。震動簾宇。按捺驚曰。天鼓且動。君宜疾歸。不可留矣。聞其聲。遂驚始悟。爲夢遊爾。時天已曙。其所居東隣有佛寺。擊曉鐘。蓋按捺所謂天鼓者也。自是疾亦間焉。後人仕。歷官咸如所載者。及爲西涼帥。一日。見黃衣使者至閣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請公。公曰。吾嘗見司命之籍。紀吾之位。當至上台。壽凡八十有五。今何爲遽見命耶。黃衣人曰。公某官時。嘗誤殺無辜人。位與壽爲主吏所降。今則窮矣。言訖。忽亡所見。自是臥疾。後三日而薨。

太子賓客盧尚書。猶子爲僧。會昌中。沙汰僧徒。斥歸家。以陰補光王府參軍。一夕。夢爲僧時所奉師。來慰問其出處。再三告以佛法。淪破。已無所歸。今爲一官。徒遣旦夕。期在落頂上髮。方畢志願。且泣且訴之。良久曰。若我志果遂。與佛法語未竟。見八面屯兵。千乘萬騎。旌旗日月。衣裳錦綉。儀衛四合。其天子大駕。軍中人誦言。將迎光王。部整行列。以次前去。慮方駭愕。不能測。遽驚覺。魂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洩於人。無幾。宣宗自光邸踐阼。錄王府屬吏。盧以吏不拘常調格。遷敍。自是稍稍與復釋教。寺宇僧尼如舊制。一契夢中語。盧校夢中所謂本師。蓋參軍事府主近師弟子。故以爲冥兆。豈神之意。以是微而顯乎。

清河張誥。貞元中。以前王屋令。調於有司。忽夢一中使來。誥即具簪笏迎之。謂誥曰。有詔召君。可借去。誥

驚喜。且以爲上將用我。既命駕。與中使俱出。見門外有吏卒十餘。爲驅殿者。誥益喜。遂出開遠門。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咸再拜於前。過二百里。至一城。輿馬人物。誦誦然。聞於路。槐影四盛。煙霧迤邐。城之西北數里。又有一城。城外有被甲者數百。羅立門之左右。執戈戟。列幡幟。環衛甚嚴。若王者居。既至門。中使命誥下馬。誥即整巾笏。既而中使引入門。其城內。皆字櫛比。兵士甚多。又見宮闕臺閣。既峻且麗。又至一門。中使引入門。內百餘人。且笏組列於庭。儀甚謹肅。又有一殿。巋然。瓊玉華耀。真天子正殿。殿左右有武士數十。具甲。倚劍立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見一人。綈冠被袞龍衣。凭玉几而坐。其殿之東宇。又有一冠裳者。貌若婦人。亦據玉几。在殿之西宇。有宮嬪數十。列於前。中使謂誥曰。上在東宇。可前謁。即趨至東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於殿之前。軒。宣曰。卿今宜促治吾宮庭事。無使有不法者。誥又再拜。舞蹈。既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儀度如東宇。既拜。中使遂引出門。誥悸且甚。因謂之曰。某久處外藩。未得見天子。向者朝對。無乃不合於禮乎。使笑曰。吾君寬。固無懼爾。言畢。東望。有兵士數百。馳來。中使謂誥曰。此發夜之兵也。子疾去。無犯嚴禁。即呼吏命。惶惑之際。而寤。竊異其夢。不敢語於人。後數日。誥拜乾陵令。及至。凡所經歷。盡符所夢。又天后崩。誥所夢殿東宇下。綈冠被袞龍衣者。乃高宗也。其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婦人者。乃天后也。後數月。因至長安。與其友數輩會宿。具話其事。有以歷代聖賢圖示誥者。高宗及天后。果夢中所見也。

開元中。楊慎於爲御史中丞。一日。將入朝。家奴開其外門。既啓鎖。其門嚙不可解。慎於且驚且異。泊天將曉。其導從羣吏。自外見。慎於門外。一夜。又長丈餘。狀極異。立於宇下。以左右手。嚙其門。火吻電眸。不顧左右。從吏見之。俱驚慄。四去。久而街中。輿馬人物。稍多。其夜。又方南向而去。行者見之。咸辟易。仆地。慎於聞其事。懼甚。後月餘。遂爲李林甫所誣。弟兄皆誅死。

有吳生者。江南人。嘗遊會稽。娶劉氏女爲妻。後數年。吳生出宰於廂門。與劉氏偕之。官。劉氏初以柔婉。聞凡數年。其後忽驩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即發怒。毆其婢僕。或嚼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吳生始知劉氏悍。心稍外之。嘗一日。吳與廂門部將數輩。獵於野。獲狐兔甚多。置廂舍下。明日。吳生出。劉氏即口入廂舍。取狐兔生啗之。且盡。吳生歸。因窮狐兔。口在。而劉氏儼然不答。吳生怒。訊其婢。婢曰。劉氏口之盡矣。生始疑劉氏爲他怪。旬餘。有縣吏以一口鹿獻吳生。命置於庭。已而吳生給言。將遠適。既出門。即匿身潛伺之。見劉氏散髮袒胸。目皆盡裂。狀貌頓異。立庭中。左手執鹿。右手拔其髀而食之。吳生大懼。仆地不能起。久之。因急召吏卒十數輩。持兵仗而入。劉氏見吳生來。盡去襦袖。挺然立庭下。一夜。又爾。目若電光。齒如戟刃。筋骨盤盤。身盡青色。吏卒俱戰慄不敢近。而夜又四顯。若有所懼。僅食頃。忽東向而走。其勢甚疾。竟不知其所在。

武陵郡有浮圖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溢。則浮圖勢若搖動。故里人無敢登其上者。有賈人朱峴。家極賤。生一女。無何失所在。其家尋之。僅旬餘。莫窮其適。一日。天雨初霽。郡民照見浮圖之顛。若有人立者。隱然紋綵。郡民且以爲怪。視之。往觀焉。望其衣衽。甚肖己女。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峴女。

也。觀驚訊其故。女曰。某向者獨處。有一夜又長丈餘。甚憐異。自屋上躍而下。入某之室。謂某曰。無懼我也。即攬衣馳去。至浮圖上。既而沉沉然。若甚醉者。凡數日方稍甦。困憊且甚。其夜又率以將曉。則下浮圖。行里中取食飲。某一日夜又方去。某下視之。見其行里中。會遇一白衣。夜叉辟易。退還百步。不敢竊視。及其暮歸。因詰之。何為懼彼白衣者乎。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少不食。太宰。故我不得近也。女窮其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時為君民之大本。苟不食其肉者。則上天佑之。故我不敢近也。女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與異類。口為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願終身不食丑肉也。三祝已。夜叉忽自他所歸。浮圖上望某而語曰。汝何為有異志棄我乎。使我再不得近汝也。從此別去矣。夜叉東向而去。竟不知其所往。女喜甚。由浮圖中得以歸。

顯州陳越石。初名黃石。郊居于王屋山下。有妾張氏者。元和中。越石與張氏俱夜食。忽聞燭影後有呵吸聲。而甚異。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纖長有黃毛。連臂似乞食之狀。越石固知其怪。惡而且惕。久之。則燭影下有曰。我病饑。故來奉請。願以少肉。冀掌中。幸無所怯。越石即以少食。肉并投於地。其手即取之。去。又曰。此肉味腴美。草訖。又出手。越石怒罵曰。妖物何為輒來。宜疾去。不然。且擊汝得無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懼。俄頃。又出其手。至張氏前。謂張曰。女郎能以少食。肉見惠乎。越石謂其妾曰。慎無與張氏。竟不與。久之。忽於燭影。傍出其面。乃夜叉也。赤髮蓬然。兩目如電。四牙若鋒。刃之狀。甚可怖。以手擊張氏。張氏遽仆于地。冥然不能動。越石有膽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馳走。不敢返顧。明日。窮其跡。於垣上下。有過隙。越石曰。此夜叉。今夕將復來矣。於是至夜持杖。立東北垣下。以伺之。僅食頃。夜叉果來。既踰墻。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連擊數十。及夜叉去。以燭視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餘。亦在地。蓋擊而墮者。自是張氏病愈。至夕。聞百步外。有呼求者曰。陳黃石。何為不歸我。皮連聲不已。僅月餘。每夕皆聞呼聲。越石度不可禁止。甚惡之。於是遷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時元和十五年。登進士第。至會昌二年。卒於藍田令。

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德。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甚愛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因請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歸其身。鄭君詢其事。居士曰。某縣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為善。故幽明佑之。得過期。今年九十餘矣。令卒之日。此女當愈。鄭君即遣人馳訪之。其令果九十餘矣。後月。其女忽若醉醒。疾愈。鄭君又使往驗之。令以此女病愈之日。無疾而卒。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細行。常集輕薄少年。二十餘輩為樂。厥後省過。折節讀書。以時名稱之。累為河朔官。改深州錄事參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兼能之。雅為太守所重。時王武俊帥成都。恃功負乘。不顧法度。支郡守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貞。巡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備樂。宴士貞。太守畏武俊。而奉士貞之禮甚謹。又慮有以酒忤士貞者。以是故。吏賓客一不敢召。士貞大喜。以為他郡莫能及。歡飲入夜。士貞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樂於今夕。豈無嘉賓。士貞願為我召而見之。太守致敬前白曰。偏那無名人。其傑屬庸。恐其

辭令不謹。禮度失當。少有愆實。吾之任也。士貞強之。太守曰。錄事參軍李某。願以得談笑。士貞曰。但命之。於是召李生。生入趨拜。士貞見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甚。士貞甚不悅。瞪視。攬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視然而汗。不能持盃。一座皆愕。少頃。士貞叱左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即牽李。挾疾去。械獄中。已而士貞歡飲如初。追曉寔能。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人於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甚。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寧自知取怒之。意否。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由是好與俠客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弓。往還太行道。日百餘里。一旦遇一年少。輻駿。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崖巖萬仞。而日漸曠黑。遂力排之。墮於崖下。即疾驅其驥。逆旅氏解其囊。得緡綺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至此。而及今二十七年。昨夕。君侯命與王公之宴。既入而視王公之貌。乃吾曩所殺少年也。一拜之中。心懷慄慄。自知死於旦夕。今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為我謝君侯。幸深知我。敢以身後為託。有頃。士貞醉悟。急召左右。往獄取李。某首來。左右即於獄中。斬其首。以送士貞。士貞熟視而笑。既而又與太守大飲於郡齋。酒酣。太守因歡甚。乃曰。某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寬不加罪。為恩厚矣。昨夕。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屬郡僻小。無客。不足奉歡。宴者。切以李某善飲。酒故為召之。而李某愚劣。不習禮法。有忤於明公。實余之罪也。今明公既已誅之。宜矣。切有所未曉。敢問李某之罪何為者。願得明公教之。且用誠於將來也。士貞笑曰。李生亦無罪。但一見之。即忿然激吾怒。便有戕戮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再言。及宴罷。太守密訪其年。曰。二十有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貞生於王氏也。太守嘆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李生。

汧陽郡有張女郎廟。上元中有韋氏子客於汧陽。途至其廟。遂解鞍以憩。忽見廟宇中有二娘子在地上。生視之。乃結草成者。文理甚細。色白而製度極妙。韋生至收貯於囊中。既而別去。及至郡。郡守舍韋生於館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履置於前而寢。明日已亡其所在。莫窮其處。僅食頃。乃於館亭屋瓦上得焉。僕夫驚愕。告於韋生。生即命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于前。明日。仍失其履。復於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韋生竊謂僕曰。此其怪乎。可潛伺之。是夕。其僕乃竊於隙中窺之。夜將半。其履忽化為白鳥。飛於屋上。韋乃命取之。卒飛而去。

吏部侍郎韓昌黎公愈。自刑部侍郎貶潮陽守。先是。郡西有大湫。中有鱒魚。長者百尺。每一怒。則湫水騰溢。林嶺如震。民之馬牛。有漬其水者。輒吸而噬之。一瞬而盡。為所害者。莫可勝計。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既至之三日。間民間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鱒魚也。愈曰。吾聞至誠感神。昔魯恭宰中牟。雉馴而蝗避。黃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鳥獸矣。即命庭掾以牢醴陳于湫之傍。且祝曰。汝水族也。無為生人患。將以酒沃之。是夕。郡西有暴風雷。聲震山郭。夜分霽焉。明日。里民視其湫。水已盡。公命使窮其跡。至湫西六十里。易地為湫。巨鱒亦隨而徙焉。自是郡民獲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序曰。刑部為潮陽守。云。嶠嶺海夷。陶然自化。鱒魚稍懼。不暴民物。蓋謂此也。

唐柳州刺史河東柳宗元。嘗自省郎出為永州司馬。途至荆門。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倘獲其生。不獨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祿。益君壽。為將為相。且無難矣。幸明君子一圖焉。公謝而許之。既寤。默自異之。及再寐。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稱。荆門命將宴宗元。宗元既命駕。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夢婦人。嗚然其容。憂惶不暇。願謂宗元曰。某今之命。若縲之懸風中。危將斷而飄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為計。不然。亦與敗績皆斷矣。願君子許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宗元俛而念曰。吾一夕三夢婦人。告我辭甚懇。豈吾之吏有不平於人者耶。抑將宴者以魚為我膳耶。得不捨之。亦善是也。即命駕詣郡。宴既而以夢語于荆帥。且召吏訊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魚。將為饋。今已斷其首。宗元驚曰。果昨夕之夢也。遂擊而投江中。然而其魚已死矣。是夕。又夢婦人來。失其首。宗元益異之。

唐河東柳沂者。僑居洛陽。因乘春釣伊水。得巨魚。擊而歸。置于盆水中。先是。沂有嬰兒。始六七歲。是夕。沂夢魚以喙嚙嬰兒。沂悸然而寤。果聞兒啼曰。夢一大魚咬其臆。痛不可忍。故啼焉。與沂夢合。沂異之。乃視小兒之臆。果有瘡而血。沂益懼焉。明日。以魚投伊水中。且命僧轉經畫像。旬餘。兒之瘡始愈。沂自後不復釣。

宣城郡營塗民有劉成。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常以巨舫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天寶十三年春三月。成與暉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鳥。間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鬣搖首作聲。而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悚。毛髮盡動。即匿身蘆中以聽之。俄聞舫中萬魚俱

宣室志卷之四

汝南周氏子。吳郡人也。忘其名。家於崑山縣。元和中。以明經上第。調選得尉崑山。既之官。未抵邑數十里。舍於逆旅中。夜夢一丈夫。衣白衣。儀狀甚秀。而血濡其襟。若傷其臆者。既拜而泣。謂周生曰。吾家于林泉者也。以不尚塵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間。不幸值君之家。童有繫吾者。吾本逸人也。既為所繫。心甚不樂。又縱狂犬噬吾臆。不勝其憤。願君子憫而宥之。不然。則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謹受教。不敢忘。言訖而寤。心竊異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夢白衣人來曰。吾前以事訴君。幸君憐而諾之。然今尚為所繫。願君勿易仁人之心。疾為我解其縛。使不為君家囚幸矣。周郎問曰。然則汝之名氏可得聞乎。其人曰。我烏也。言已。遂亡去。又明日。周生乃以夢語家童。且以事訊之。其家人因適野。遂獲一鷺。乃籠歸。前夕有大傷其臆。周生即命放之。是夕。又夢白衣人辭謝而去。

東平呂生。魯國人。家於鄒。其妻黃氏。病將死。告於姑曰。妾死。目死。然聞人死。為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夢告於姑矣。及其死。姑夢見黃氏來。泣而言曰。妾平生時無狀。今為異類。生於鄒之東野。叢木中。聽其翼。嗷其鳴者。是也。後七日。當來謁姑。願姑念妾平生時。無以異類見。阻言訖。遂去。後果七日。有一鳥自東來。至呂氏家。止於庭樹。哀鳴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夢矣。汝無味不來。直來吾之居也。其鳥即飛入堂中。週翔哀唳。僅食頃。東向而去。

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恐。遽登舫。悉投羣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曰。豎子安得妖妄乎。唾而罵者且久。成無以自白。卽用衣資酌其直。既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致于岸。明日遷於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緝十五千。簽題云。償汝魚直。成益奇之。是日於瓜洲會羣僧食。併以緝施焉。時有萬莊者。自涇陽令退居瓜洲。備得其事。傳於紀述。

元和初。有進士陸喬者。好爲歌詩。人頗稱之。家于丹陽。所居有亭沼。號爲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有扣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坐談。談語明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爲人無及者。因請其姓名。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待談笑。既而命酒。約曰。我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常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吾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喬卽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此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談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敏。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爲名焉。欲使繼吾學也。不幸先吾逝矣。今謁君。卽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爲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相與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者。諷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喧闐。夜月琉璃水。春風柳絮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歎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文選。見其編錄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爲律詩。青箱之詩。乃効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爲之。是爲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玄暉。彥昇俱遊於境陵之門。日夕笑語。傳此時之體。不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爲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此言豈虛語哉。約亦呼嗟久之。雲又歎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既而謂雲曰。吾嘗爲蔡公鄧州記室。夢一人告我曰。君後位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爲僕射。尙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返矣。因相與歸。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載。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所見。喬以事告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反。又一年而喬卒。

元和長慶間。有郭素者。嘗爲鄂州武昌尉。與沛國劉執謙友善。二人每相語。常恨幽明不相通。約先歿者。當來告。後執謙卒。數月。素居華陰。一夕獨處。聞戶外嗟吁。久而言曰。郭君無恙。素聆其音。知執謙語也。曰。可得一面否。曰。去燭與子談耳。素卽撤燭。引其袂而入。與同榻話。舊歷然。又言冥途罪福甚詳。不可欺。夜既分。素忽覺有穢氣發於左右。須臾不可近。卽以手捫之。訝其軀甚大。不類執謙。素有膂力。知爲他怪。因攬其袂。以力加之。卒不可動。掩鼻而臥。既而告去。素伴與語。留之。將曉。求去愈急。曰。將曙矣。不道我禍且及子。素不答。頃之。遂不聞語。俄天曉。見一胡人長七尺餘。如卒數日者。時嘗暑。穢不可近。卽命棄去郊外。忽有里人數輩。望見疾來視之。驚曰。是吾兄也。亡數日矣。昨夕忽失所在。乃求屍而返。長慶中。裴度爲比都留守。有部將趙姓者。病熱且甚。其子煮藥於室。既置藥於鼎中。欲搗火。趙見一黃衣

人自門來。止於藥鼎傍。擊一囊。囊中有藥屑。其色潔白如麥粉狀。已而置屑於鼎中。而去。趙告其子。曰。豈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藥。趙見向黃衣者。再至。又致藥屑於鼎中。趙惡之。命棄去。復一日晝寢。其子又煮藥。藥熟而趙寤。遂進以飲之。越數日果卒。

李光顏居守北都時。有部將成少儀者。其子曰公遠。嘗夢一白衣曰。地府使我召汝。公遠拒之。使者曰。冥官遣召一屬龍人。汝既屬龍。何以逃。公遠曰。某非屬龍者。君何爲見。使者稍解。願曰。今舍汝歸。當更召屬龍者。公遠驚寤。具以夢白於少儀。少儀有卒十餘。常在其門。至明日。一卒無疾而卒。少儀因訊其生平。其父曰。屬龍果公遠之所夢也。

董觀。太原人。善陰陽占候之術。元和中。與僧靈習善。借適吳楚間。靈習道卒。觀亦歸并州。寶曆中。觀遊邠江。至泥陽郡。舍于龍興寺。堂宇宏麗。有經數百函。觀遂留止。將期盡閱。乃還。先是。院之東廡北室。空而扁。觀因請僧。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異。觀少年恃氣。乃曰。某願得之。遂居焉。旬餘。一夕未寢。輒有胡人十數。挈樂持酒。歌笑其中。旁若無人。如是數夕。觀雖懼。尙不言於寺僧。一日。經龍時。以睡黑。觀意甚。閉室而寢。未熟。忽見靈習在榻前。謂觀曰。師行矣。觀驚且悲。曰。師鬼也。何爲而至。習笑曰。吾子連窮數盡。故我得以俟子。卽奉觀袂去榻。觀週視。見其身尙偃如寢。熟乃歎曰。嗟乎。我家遠。父母尙在。今死此。誰蔽吾屍耶。習曰。何吾子言之失而憂之深乎。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能運手足。善視聽而已。此精魄扶之使然。非自爾也。精魄離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爲。視聽不能施。雖六尺之軀。安所用乎。子寧足念。觀謝之。因問靈習。嘗聞我教中有陰去身者。孰爲耶。習曰。吾子將謂死未得。更生也。遂與偕行。其所向。雖關鍵甚嚴。輒不相礙。於是出泥陽城西去。其地多草。茸密紅碧如毳。毯狀。行十餘里。至一水。廣不數尺。流而西南。觀問習。習曰。此俗所謂奈何河。其源出於地府。觀卽視其水。皆血。而腥穢不可近。又見岸上有冠帶袴襪。凡數百。習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趨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餘。草木蒙蔽。廬舍駢接。習謂觀曰。與君俱往。彼君生南城。徐氏爲次子。我生北城。侯氏爲長子。生十年。當重與君舍家歸釋氏。觀曰。吾聞人死當爲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無大過。然後更生人間。今我死未盡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與世人無異。脫不爲不道。寧極可及身哉。言已。習卽褰衣躍而過。觀方攀岸將下水。豁然而開。廣丈餘。觀驚惶惶。忽有人牽觀者。回視其人。盡體其毛。狀若獅子。其貌卽人也。觀謂曰。師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閱大藏經。宜疾還。不可久。遂持觀臂。急於東南指郡城而歸。至數里。又見一人。狀如前召觀者。大呼曰。可馳去。將無及。頃之。遂至寺時。天已曉。見所居室有僧數十。擁其門。視己身在榻。二人排觀入門。忽有水自上沃其體。遂寤。寺僧曰。觀卒一夕矣。於是以其事語僧。後數日。於佛宇中。見二土偶。神像爲左右侍。乃觀前所見者。觀因誓心。精思。誦閱藏經。雖寒暑不少惰。凡數年而歸。時寶曆二年五月十五日也。會昌中。詔除天下佛寺。觀亦斥去。後至長安。以占候遊公卿間。官事往往奇中。嘗爲沂州臨沂縣尉。今在京師。聞其事於觀云云。

居吳郡。嘗一日。里中三四輩相與泛舟。俱遊虎丘寺。時任生在舟中。具話及鬼神事。楊生曰。人鬼殊途。故不得而易見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識之。乃顧一婦人。衣青衣。擁嬰兒。步於岸。生指謂曰。此鬼也。其擁者。乃嬰兒魂也。楊生曰。然則汝何以辨其為鬼耶。生曰。君第觀我與語。即厲聲呼曰。爾鬼也。何稱人之子。將安往乎。婦人聞而驚。疾回步。未十數。遂無見矣。楊生且嘆且異。及曉。還去郭數里。岸傍一家。陳齋設供。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任與楊往問其故。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懸矣。故設齋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則與鬼婦所擁者無異。諸客皆驚嘆久之。謂任生曰。先生真有術者。若曰以神合用。以用合神。則吾得而知之矣。

安定胡濶。家于河東郡。以文學知名。大和七年春。登進士第。時賈餗為禮部侍郎。後二年。文宗皇帝擢餗相。國事是歲冬十一月。京師亂。餗與宰臣涯已下俱遁去。有詔捕甚急。時中貴人仇士良護左禁軍。命步將執兵以窮其迹。部將謂士良曰。胡濶受賈餗恩。今當匿於濶家。願得驍健士五百環其居而取之。士良可其請。於是部將擁兵至濶門。召濶出。諭之曰。賈餗在汝家。汝宜立出。不然。與餗同罪。濶度其勢。不可以理辨。則抗詞拒之。部將怒。執士良所士良使。於驍門之外。時濶弟湘在河東郡居。是日。湘與家人見一人。無首。衣綠衣。有血污濡之跡。自門而入。步至庭。湘大恐。命家僮逐之。遽不見。越三日而凶問至。

宣室志卷之五

榮陽有鄭生。善騎射。以勇悍馳捷聞。家于鞏之郊。嘗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馳健馬獨驅田野間。去其居且數十里。會天暮。大風雨。生庇於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迷失道路。縱馬行。見道傍有門宇。乃神廟也。生以馬繫門外。將入屋中。忽慄然心動。即匿身東廡下。聞廟西空舍中。率率然。生疑其為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皂衣。負囊仗劍。自空舍中出。既而倚劍揚言曰。我盜也。爾非盜乎。鄭生曰。吾家于鞏之郊。向者獨驅田野間。適遇大風雨。迷而失道。故匿身於此。仗劍者曰。子既不為盜。得無害我之意乎。且我遁去。道必經東廡下。願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於壁子矣。先是。生常別以一弦。實袖中。既解弦投於劍客前。密以袖中弦繫弓上。賊既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滅口。急以矢繫弦。賊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為害。爾何為疑我。賊再拜謝。生即去。廡下以避之。賊既去。生懼其率徒再來。於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於庭。問之。婦人曰。妾家於村中。為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裝。遂殺妾。空舍中棄其屍而去。幸君子為其冤。又曰。今夕當置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其屍。即馳至洛。具白於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橫墓中。

樊宗諒為密州刺史。時屬邑有華盜。縱橫入里中。賊殺氏家。掠奪金帛。狀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

急。月餘不獲。有鉅鹿魏南華者。寓居齊魯之間。家甚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皆被髮列。訴於南華曰。姓般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冤。南華曰。殺汝者為誰。對曰。某所居東十里。有姚姓者。乃賊之魁也。南華許諾。驚寤。數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吾。且一月矣。莫窮其跡。豈非吏不奉職乎。爾為司法官。第往驗之。南華馳往。未至。忽見一狐。起於路傍深草中。馳入里人姚氏所居。謀而逐者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鑄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竊盜劫般氏財也。即召姚氏子。訊其所自。自助詞。即收勅之。果盜之魁也。自是盡擒其支黨。且十輩。其狐雖匿於穴中。窮之卒無所見也。豈非冤魂之所假歟。時大和中也。

關陵蕭逸人。亡其名。嘗舉進士下第。還楚讀書。退居潭水上。從道士學神仙。因絕粒吸氣。每日柔搗支體。冀延其壽。積十年餘。髮盡白。色枯而背健。齒有墮者。一旦引鏡自視。勃然發怒。且曰。吾乘聲利。隱身田野間。絕食吸氣。冀得長生。今亦衰瘠如是。豈我之心哉。即遷居鄰下。學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數年。費用大饒。為富家。後因治園屋。發地。為物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逸人得之。驚曰。豈非禍之芽。且吾聞太歲所在。不可與土事。脫有犯者。當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聞得肉食之。或可以免。於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盡。自是逸人聽視聰明。狀貌愈少。而髮之禿者盡。黦然而長矣。其齒之墮者亦駢然而生矣。逸人默自奇異。不敢告於人。後有道士至鄰下。逢逸人。驚曰。先生嘗餌仙藥乎。何神氣清悟如是。道士因診其脈。久之。又曰。先生嘗食靈芝矣。夫靈芝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賀曰。先生之壽。可與龜鶴齊矣。然不宜居塵俗間。當退休山林。棄人事。神仙可致矣。逸人喜而從其語。遂去。竟不知其所在。

東洛有故宅。其堂與軒極甚宏峙。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健之且久。故右散騎常侍范陽盧虔。貞元中為御史。分察東臺。嘗欲質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奇。不可居處。吾自能引之。後一夕。虔與從吏同寢其堂。命僕使盡止於門外。從吏勇悍善射。於是執弓矢坐前軒下。夜既深。聞有扣門者。從吏即問之。應曰。柳將軍遣某送書與盧侍御。虔不應。已而投一書。軒下。字若潘筆。而書者點畫纖整。虔命從吏讀其字。云。吾家於此有年矣。堂與軒極。皆吾之居也。門神戶靈。皆吾之隸也。而君突入吾舍。豈其理耶。假令君之舍。吾入之可乎。既不足懼。寧不愧於心耶。君速去。勿招敗亡之辱。讀既畢。其書飄然四散。若飛燼之狀。俄又聞有言者。柳將軍願見盧侍御。已而有犬。大厲至。身長數十尋。於庭手執一瓢。其從吏即引滿而發。中其所執。其厲遂退。委其瓢。久之。又來。俯軒而立。俛其首且窺焉。貌甚異。從吏又射之。中其厲。厲驚。若有懼。遂東向而去。至明。虔命窮其跡。至宅東隙地。有柳高百餘尺。有一矢貫其上。所謂柳將軍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無恙。復歲餘。因重構堂宇。於屋瓦下得一瓢。杓長丈餘。有矢貫其柄。即將軍所執之瓢也。

大和中有江夏從事某。其官舍嘗有怪異。每夕見一巨人。身盡黑。甚光。見之即悸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鬼。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召。後一夕。元長坐於堂西軒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符飛之。中其臂。臂

然有聲。遂墮於地。巨人即去。元長視其墮臂。乃一枯木枝。翌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隅有枯樹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視之。見其樹有枝稍折者。果巨人所墮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無怪。

扶風寶寬者。家於梁山。太和八年秋。寬自大理評事解縣權鹽使判官罷職歸。因治園屋。命家僮伐一樹。既伐。見有血成沼。滂然注地。食頃而盡。寬異之。具知為怪。由是閉門絕人事。至明年冬十一月。鄭注李訓反。寬與注連。遂誅死於在禁軍中。

有厲泉縣民吳僊者。家于田野間。有一女十餘歲。一夕忽失去。莫知所往。後數日。僊夢其父謂僊曰。汝女今在東北隅。蓋木神為祟。僊驚而寤。至明日。即於東北隅窮其跡。果聞有呻吟之聲。僊視之。見其女在一穴內。口甚小。然穴中寬敞。傍有古槐木。盤根甚大。於是擊之而歸。然兀若沉醉者。會有李道士。僊請符術呵禁。其女忽醒而語曰。地東北有槐木。木有神。引某自樹空腹入地下穴內。故某病。於是伐其樹。後數日。女病始愈。

有董觀者。嘗為僧。居於太原佛寺。太和七年夏。與其表弟王生。南遊荆楚。後將入長安。道至商於。一夕會山館中。王生既寐。觀獨未寢。忽見一物出燭下。既而掩其燭。狀類人手。但指則細。視燭影外。若有物。觀急呼王生。生起。其手遂去。觀謂王曰。慎無驚。魅嘗再來。因持炬而伺之。良久。王生曰。魅安在。兄妄矣。即就寢。頃之。有一物長五尺餘。截燭而立。無手及面。目觀益恐。又呼王生。生怒不起。觀因以炬搯其首。其軀若草所摧。亦隨其中而入。力取不可得。俄而退去。觀慮其又來。追曉不復寢。明日訪館吏。吏曰。此西數里有古杉。常為魅。疑即所見也。即與觀及王生往尋。果見古杉有疑其枝柯間。吏曰。人言此為妖。且久。未嘗驗其真。今則信矣。急取斧盡伐去之。

晉陽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貞元中有郭珪者。寓居于寺。是歲秋。與客有數輩會宿。既闌扉後。忽見一手自牖間入。其手色黃而瘦。率乘視之。俱慄然。獨珪無所懼。及開牖。聞有吟嘯之聲。珪知其怪耳。訊之曰。汝為誰。對曰。吾隱居山谷有年矣。今夕從風月之遊。聞先生在此。故來奉謁。誠不嘗測先生之席。願得坐牖下。聽先生與客談足矣。珪許之。既坐。與客談笑極歡。久之。將行。謂珪曰。明夕當再來。願先生無擅去。珪與諸客議曰。此必鬼也。不窮其跡。且將為患。於是緝絲為網。數百尋。候其再來。必縛之。明夕果來。又以手出於牖間。珪即以網係其臂。牢不可解。開牖問云。何罪而見縛。其義安在。得無悔耶。遂引網而去。至明日。珪與諸客俱窮其跡。至寺北百餘步。有蒲萄一株。甚蕃茂。而網係其枝。有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怪遂絕矣。

靈石縣南舊夢中有妖怪。由是里中人無敢夜經其地者。元和初。董叔經為河西守。時有彭城劉皂。假孝義尉。皂頃嘗以書謁董。董怒甚。遂棄職入汾水關。夜至靈石南。逢一人立於路傍。其狀絕異。皂馬驚而墮。久之乃起。其路傍立者。即解皂衣袍而自衣之。皂以為為劫。不敢拒。既而西走去。近十餘里。至逆旅。因而遇其事。逆旅中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固非賊。爾明日有自縣南來者。謂皂曰。縣南野中有蓬蒿。狀類人披一青袍。不亦異乎。皂往視之。果己之袍也。里中人始悟為妖者。乃蓬蒿耳。由是盡焚之。其後妖亦絕。

唐與平之西。有梁生別墅。其後園有梨木十餘株。太和四年冬十一月。新霽。其梨忽有花發。芳而且茂。梁生甚奇之。以為吉兆。有韋氏謂梁生曰。夫木以春而榮。冬而悴。固其常矣。今反是。可謂之吉兆乎。生聞之不擇。月餘。梁生父卒。

天寶中有趙生者。其先以文學顯。兄弟四人。俱以進士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然不能分句詳義。由是年壯尚不得為郡貢。常與兄弟友生會宴。益座朱綠相接。獨生白衣。甚為不樂。及酒酣。或嘲之。生益慚且怒。後一日。乘其家適去。隱晉陽山。其茅為舍。生有書百餘篇。笈而至山中。晝習夜思。雖寒暑切肌。食粟藜苧。不憚勞苦。而生蒙庸。力愈勤而功愈小。生息學如卒。卒不易其志。厥後旬餘。有翁衣褐來造之。因謂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讀古人書。豈有志於祿仕乎。雖然。學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詳義。何蔽滯之甚耶。生謝曰。僕不敏。自度老且無用。故居深山。讀書自悅。雖不能達其精微。然必欲終於志業。不辱先人。又何及於祿仕乎。翁曰。吾子志趣甚堅。老夫雖無所能。誠有補於君耶。幸一訪我耳。因徵其所止。翁曰。吾與氏子家於山西大木之下。言竟。忽亡所見。生惟之。以為妖。遂徑往山西尋其跡。果有樹樹蕃茂。生曰。豈非與氏子乎。因持鐮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甚肖所遇翁之形。生曰。吾聞人參能為怪者。又可愈疾。遂瀹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所覽書自能窮奧。後歲餘。以明經及第。歷官數任而卒。

寇天師諱之後魏時得道者也。常刻石為記。藏於嵩山之上。上元初。有洛川郃城縣民因採藥於山。得之以獻。縣令樊文言於州。州以上聞。高宗皇帝詔藏於內府。其銘記文甚多。奧不可解。畧曰。木子當天下。又曰。止戈龍。又曰。李代代不可移宗。又曰。中鼎顯真容。又曰。基千萬歲。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蓋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龍者。言天后隨朝也。止戈為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謂中宗中興。再新天地。中鼎顯真容者。實中宗之廟諱。真為睿聖之徵。得不信乎。基千萬歲者。基玄宗名也。千萬歲。蓋曆數久長也。後中宗立極。樊文男欽買以石記本上獻。上命編於國史。

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不狎俗。常閉門絕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曆象。窮其索玄。後以壽終。墓於解梁之野。開元中。天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鹽田。刻室崖。潰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衛先生墓前後。其地得一石。刻字為銘。蓋先生之詞也。其銘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狀官之於師度。師度異其事。歎而久之。願謂僚吏曰。衛先生真奇士也。即命工人遷其河遠先生之墓數十步。

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千數。郡以狀聞。玄宗詔侍御史鄧載往巡視之。載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古墓。水潰而穴出。公念之。命工遷其骸於高原。既發。得一石。鑿而成文。蓋誌其墓也。誌後有銘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詞。銘曰。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為泉。願逢鄧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異之。因校其年。果千歲矣。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測。周十餘畝。中有蛟鱷。常為人患。人有與近或馬牛

就而飲者。輒為吞噎。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南山有雷。聲聞數百里。若山崩之狀。一郡驚懼。里人泊牛馬。雞犬俱失。聲仆地。汗流被體。屋瓦交擊。木樹顛拔。自戌及子。雷電方息。明且往視之。其山摧劈。石壁數百仞。殆盡。俱填其深。潭水溢流。注滿四野。蛟鱷之血。遍若玄黃。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患矣。懼者俱息。遷者亦歸。結廬架屋。接比其地。郡守因名其地為石銘里。蓋因字為名。且讀其異也。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自尚書郎為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亦黑示之。鱷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然則詳究其義。似上帝責蛟鱷之詞。令戮其害也。其字則科斗書。故泉人無有識者矣。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帥吳少誠死。元濟拒命。詔鄰淮西者以兵四面攻之。凡數年不克。十三年。召丞相晉國公裴度將兵擊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發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蟲文字。為銘。封人得之以獻度。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鷄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度得之。以示從事。令辨其義焉。咸不能究。度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吳元濟逆天子之命。縱狂兵為反謀。賴天子威靈與丞相德。合今日逆擊成擒矣。敢賀丞相功。度驚訊之。對曰。封人得石銘。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者。言吳少誠由行間一卒。遠擁十萬兵。為一方帥。且喻其榮也。鷄未肥者。言無肉也。夫以肥去肉。為已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為酉字也。障車兒郎。謂兵革之士也。且縮者。謂直還守其所也。推而言之。則已酉日當魁也。苟未及期。則可俟矣。度喜。顧左右曰。卒辯者也。歎而異之。是歲冬十月。相國李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誅反者。度因校其日。果已酉焉。於是度益奇卒之辯。擢為裨將。

東陽郡濱於浙江。有山週迴數百里。江水曲而環焉。迂滯舟楫。人頗病之。常侍敬昕。大和中出守。其山一夕。雲物曠晦。暴風雷電。動瀉室廬。江水騰溢。莫不惶惑。迫曉方霽。人往觀之。已劈而中分。相遠數百步。引江流直而貫焉。其環曲處悉填以石。遂無巖繞之患。

宣室志卷之六

平盧從事御史辛神邕。太和五年冬。以前白水尉。調集於京師。時有傭者劉萬金。與家童自勤同室而居。自勤病數月將死。一日萬金出。自勤僂於榻。忽有一人。紫衣危冠。廣袂。貌枯瘠。巨準修髯。自門而入。至榻前。謂自勤曰。汝宜強起。疾當間矣。於是扶自勤負體而坐。先是。室之東垣下有食案。列數器。紫衣探袖中。出一掬物。狀若稻實而色青。即以十餘粒置食器中。謂自勤曰。吾非人間人。今奉命召萬金。萬金當食此而死。爾勿泄吾言。不然。則禍及矣。言訖遂去。是日萬金歸。臉赤而喘。曰。我以腹虛熱上。殆不可治。即就其器而食。食且盡。自勤之疾隨愈。萬金果卒。

晉昌唐燕士好讀書。隱于九華山。嘗日晚。天雨霽。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羣狼擁於道。不得歸。懼既甚。遂匿於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紗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澗而來。吟步自若。佇立且久。乃吟曰。澗水潺潺聲不絕。溪澗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歸。長時惟對空山月。燕士常好為七言詩。頗稱於時人。聞此驚歎。將與之言。未及而沒。明日燕士歸。以說問里人。有識者曰。是胡氏子。舉進士。善為詩。卒數年矣。

郭郡罷歸。歸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華。困甚。勝饗間常有一物如猿猴。衣青碧。出入寢與。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安。必與郭俱往。所造詣如麻。積棘。親友見之。俱若隱。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數年竟

莫能絕。一日忽來告別去。某等承君厄運。不相別者久。今則候晚而行。無復至矣。鄰既喜其去。遂問所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見爾。今吾之所詣。乃勝業坊富人王氏。將往散之。鄰曰。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遽散。云先得計於安品子矣。曉鼓忽鳴。遂失所在。鄰既與盟。便覺愁憤開。試語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旬。見宰相面白。遂除通事舍人。鄰有表弟張生者。為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好奇。聞之未之信也。知勝業王氏。左軍。自是常往伺之。王氏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妓樂。端麗者至多。外之炫服治容。造次莫回其意。一日。與賓朋過鳴珂曲。有婦人。親粧立於門首。王生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置酒為歡。張生預焉。訪之。即安品子之弟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生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舉發資貨。日輸其門。未經數年。遂至貧賤。

有梁瑯者。開成中。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商山。舍於館亭中。時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霽。風月高朗。瑯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見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朱綠。徐步而來。至庭中。且吟且賞。從者數人。瑯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膽氣。因降階揖之。三人亦無懼色。自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即命席坐於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於此。因呼其僮玉山。往取酒。既至。瑯席邀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風月。況嘉賓在席。不可無詩也。因命題聯句。以詠秋物。步兵即首為之曰。秋月圓如鏡。蕭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瑯曰。秋雲輕比絮。以至諸葛長史。默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為事。長史沉吟。乃曰。秋草細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則拙矣。何太過乎。長史曰。此中郎過耳。為辭韻而滯捷才。既而中郎又曰。良會不可無酒。佐歡命玉山召童娘來。玉山去。頃之。有一美人。鮮衣自門步入。笑而拜坐客。諸葛長史戲謂女曰。汝自赴中郎。召爾與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為乘人來乎。步兵曰。安用自明。不若歌以送長史之酒。童娘起曰。願歌風樓之曲。即歌之。清音怨慕。環聽之。忘倦。久而歌闌。中郎又歌一曲。既終。曰。山光漸明。願更續一篇。以盡歡也。中郎曰。山樹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向者辭韻。信中郎過。今願以此以觀捷才耳。長史應曰。山天遙歷歷。一坐大笑。遂不如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長史色不能平。次至瑯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泛言賞之。乃問瑯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瑯曰。將舉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為詩哉。瑯因怒叱之。長史亦奮袂而起。坐客驚散。遂失所在。而盤盃亦亡見矣。瑯自此被疾。恍惚往往夢中。郎步兵來。心甚惡之。後至長安。遇術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絕矣。

廣陵有官舍。地步數百。制度宏麗。相傳其中為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即暴死。饑閉累年矣。有御史崔某。官於廣陵。至開門曰。妖不自作。我必居之。豈能為祟耶。即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僕者盡居他室。而吾寢於堂。夜已半。惕然而寤。衣盡濡濕。即起。見己之臥榻在庭下。却疑未食頃。其榻又遷於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謂天下無鬼者。今則果有矣。即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聞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當各安其居。豈嘗生人耶。雖苟以形見。以聲聞者。是其負冤。將有訴者。或將求一飯以祭者。則現於人。而人自驚悸以死。固非神靈害之也。吾今遇汝。汝無畏。若真有所訴。當為我言。可以副汝託。雖湯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聞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誠不嘗以鬼干人。直將以深誠奉告。崔曰。

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兄弟三人。俱未笄而歿。父母葬我於郡城之北。久矣。其後府公於此浚城池。名城屋。工人伐我封內樹。且盡。又徙我於此堂之東北隅。使羈魂不寧。無所棲託。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語其冤。儲君以仁心為我棺斂。葬於野外。其恩之莫大者矣。已而涕泣嗚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後所居者皆欲訴其事。自是居人驚悸而死。某本女子。非有害於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雖然。如何不我見耶。鬼曰。某鬼也。豈敢以幽晦之質。而見君子乎。既諾我之請。雖處冥昧中。亦當感君子恩。豈可徒然而已。言訖告去。明日。召工人於堂東北隅發之。果得枯骸。葬於禪智寺。隨地。里人皆祭之。謂之三女墳。自是其地獲安矣。

大曆中有呂生者。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既而僑居永崇里。嘗一夕。與其友數輩會食於其室。食畢將就寢。俄有一嫗。容服潔白。長二尺許。出於室之北隅。緩步而來。其狀極異。衆視之。相向大笑。其嫗漸迫其榻。且語曰。君有會。不能一食耶。何待吾之薄歟。呂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見且驚且異。莫知其來也。明日。生獨寤於室。又見其嫗在北隅下。將前且退。惶惶然若有所懼。生又叱之。遂沒。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將至。吾不除之。必為吾患。不朝夕矣。即命以一劍。實於榻下。是夕。果自北隅徐步而來。顏色不懼。至榻前。生以劍揮之。其嫗忽上榻。以臂搯生胸。右餘躍於左右。舉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嫗。忽上榻。復以臂搯生。生遽覺一身盡凍。然若霜被於體。生又以劍亂揮。俄有數嫗亦隨而舞焉。生揮劍不已。又為十餘嫗。各長寸餘。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環走四垣。生懼甚。計不能出。中有一嫗。謂書生曰。吾將與合矣。君且觀我。言已。遂相望而來。俱至榻前。翁然而合。又為一嫗。與前見者不異。生懼益甚。乃謂曰。爾為何怪。而敢如是。搗生人耶。當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將以神術制汝。汝又安能為祟耶。嫗笑曰。君言過矣。果有術士。欲願見之。吾之來。戲君耳。非敢害也。幸君無懼。吾亦還其所矣。言畢。遂退於北隅。而沒。明日。生以事語於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術祛除怪魅。名聞長安中。見說喜躍曰。是吾事也。去之若以瓜壓蟻。爾今夕願往。君舍伺焉。至夜。生與田氏子俱坐於室。未幾。而嫗果又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嫗揚然其色不顧。左右徐步而來。去者久之。謂田生曰。非君之所知也。其嫗忽揮其手。手墮於地。又為一嫗。甚小。忽躍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生曰。吾死乎。嫗謂生曰。吾比言不為君害。君不聽。今田生之疾。果如何哉。雖然。嫗等亦將成君一富耳。言畢。又去。明日。有謂呂生者。宜於北隅發之。可見矣。生喜而歸。命家僮於其所沒處窮之。下至丈餘。得一瓶。可受斛許。貯水銀甚多。生方信其嫗乃水銀精也。田生竟以寒慄而卒。

宋順帝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既中羣馬。輒踰牆驚嘶。若見他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系腹。直從外來。圍者具言其狀。攸之使人夜伏。候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廐門猶閉。計其踪跡。直入閣內。時人見者。咸謂為耗。查問物。沈有愛妾。偶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絲繩穿之。至暮。輒脫置枕邊。嘗夜有時失去。曉時復。試取視之。見蹄下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所在。獨翊殿生者。家于漢南。嘗遊峴山。得一物。其狀若彈丸。色黑而大有光。視之。潔微。若輕冰焉。生持以示於。

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彈珠名之。常寓于廂中。其後生遊長安。晚於春明門逢一胡人。叩馬而言。衣囊之中有奇寶。願得一見。生即以彈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貨也。願以三十萬為價。生曰。此寶安所用乎。而君厚其價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國人。此乃吾國之至寶。國人謂之清水珠。若置於濁水。冷然洞徹矣。自亡此寶且三載。吾國之并泉盡涸。國人俱病。於是等越海踰山。來中夏求之。今果得於子矣。胡人即命注濁水於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璧纈毫可辨。生於是珠與胡。獲其厚價而歸。

杜陵章弁。字景照。開元中舉進士第。寓遊於蜀。蜀多勝地。會春末。弁與其友數輩。為花酒宴。雖夜不怠。一日有詩者曰。郡南去十里。有鄭氏亭。亭起花中。真處外境也。願借往。弁聞其說。喜甚。遂與俱。南行十里。得鄭氏亭。擇空危。巖然四峙。門因花開。砌用煙。弁望之。不暇他視。真所謂巖外境也。使者揖弁入。既入。見亭上有神仙十數。皆極色也。疑立若侍。半掉雲袂。飄飄然其狀。列左右者亦十數。紋繡香紗。代不可識。有一人望弁而語曰。章進士來。命左右請上堂。斜欄層幕。既上。且拜。羣仙喜曰。君不聞劉阮事乎。今日亦如是。願奉一醉。將盡春色。君以為何如。弁謝曰。不意今日得為後世劉阮。幸何甚哉。然則此為何所。女郎亦何為者。願一聞之。羣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於此久矣。此乃玉清宮也。向聞君為下第進士。寓遊至此。將以一言奉請。又懼君子不願。且貽其辱。是以假鄭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雖然。此仙府也。惟虛不可久。滯世間人。若居之。固無損耳。幸不以為疑。即命酒樂。宴亭中。絲竹盡。飄飄然凌玄越冥。不為人間之聲。日晚酒酣。羣仙曰。吾聞唐天子向神仙。吾有新樂一曲。名紫雲。願授聖王。君唐人也。為吾傳之一。進可乎。弁一儒也。在長安中。徒為區區。於塵土間。望天子門。且不可見。況又非知音者。如是。則固不為耳。羣仙曰。君既不能。吾將以夢傳於天子。是可矣。仙事具。曰。吾有寶三焉。將以贈君。能使君富敵王侯。君其將余受之。乃命左右出其寶。始出一盃。其色碧。而光瑩洞徹。願謂弁曰。碧瑤盃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紅。綉枕也。又出一小函。其色紫。亦似玉。而瑩微則過之。曰。紫玉函也。已而皆授弁。弁拜謝而出。然行未及一里。回望其亭。茫然無有。弁異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寶還長安。明年下第。東遊至廣陵。因以其寶集於廣陵市。有胡人見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寶也。雖千萬人無得者。君何得而有。弁以告之。因問曰。此何寶乎。乃玉清宮三寶也。遂以數千萬為直而易之。弁由是連甲第。居廣陵中。為豪士。竟卒於白衣也。

扶風縣之西南有三寶村。故老相傳云。建村之時。有胡僧謂村人曰。此地有寶氣。而今人莫得之。其啓發將自有時耳。村人曰。是何寶也。曰。此交趾之寶。數有三焉。故因以三寶名其村。蓋職其事。開成元年春。村中民有夜夢一丈夫者。黑鬚。被廣袂。於腰佩長劍。儀狀峻古。謂民曰。吾嘗仕東漢。當光武時。與飛將軍公同征交趾。嘗得南人之寶。其後馬公遺跡。以為多掠南寶。盡載以歸。光武怒。將命籍其家。吾懼且及禍。故埋於此地。言未訖而寤。民即以所夢具告于隣伍中。是歲仲夏之夕。雲月陰晦。有牧豎望見西垣下。炯然有光。若曳練焉。久而不滅。牧豎驚告其父。即馳往視之。其光愈甚。至明夕亦然。於是里

人數輩。夜尋其光。俯而觀之。其光自土而出。若焰薪火。里人乃相與植表以識之。又明日。攜鍤直窮表之下。深約丈餘。得一金龜。長二寸許。製度奇妙。代所未識。又得寶劍一。長二尺有寸。又得古鏡一。徑尺餘。皆處跡。然里人得之。遂持以詣縣。時縣令沛國劉隨得之。發矚。其劍澹然若水波之色。雖利能切玉。無以加焉。其長二尺四寸者。蓋古以八寸為尺。乃古三尺。其鏡背文跡繁會。有異獸環繞。鏡鼻而年代綿邈。形理刊缺。乃命磨瑩。其清若水之潔。澈真天下之奇寶也。縣令劉君曰。此為古之珍翫。宜歸王府。可與天球和璧。耀于上庠。遂緘膠其事。聞岐陽帥。願表獻天子。時陳君亦節度岐隴。得而愛之。因有其寶。由是人無知者。

安南有玉龍膏。南人用之。能化銀液。說者謂此膏不可持北來。苟有犯者。則禍且及矣。大和中。韓約都護安南。得此膏。及還。遂持以歸。人有謂曰。南人傳此膏不可持以北。而公持去。無有悔於後耶。約不聽。卒以歸焉。後約為執金吾。是歲京師亂。約以附會鄭注。竟赤其族。豈玉龍膏之禍所歸乎。由是南去者不敢復持以北也。

陳蔡間有民竹季貞者。卒十餘年矣。後里人趙子和亦卒。數日忽寤。即起馳出門。其妻子驚前訊之。子和曰。我竹季貞也。安識汝。今將歸吾家。既而語音非子和矣。其妻子隨之。至季貞家。見子和來。以為狂疾。罵而逐之。子和曰。我竹季貞。卒十一年。今乃歸。何拒我耶。其家人聆其語音。果季貞也。驗其事。又季貞也。妻子俱駭異。請之。季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且一紀。居冥途中。思還省妻孥。不日相忘。然冥間每三十年。即一逝者再生。使言罪福。昨者吾啓請案據。得以名聞冥官。願為再生者。既而冥官謂我曰。汝宅舍久壞矣。如何。案據白曰。季貞同里趙子和者。卒數日。願假其殼。還季貞之魂。冥官許之。即遣使送我於趙氏之舍。我故得歸。因話平昔事。歷歷可聽。妻子方信而納之。自是季貞不食酒肉。衣短羸衣。行乞陳蔡。汝鄭間。緝帛隨以修佛像。施貧餓者。後還家。至今尚存。

忽聞水中有細聲若蠅蚋之噪俄而繼光發其音稍響暫者擊殼其光如索而曳焉生始異之聲久益繁遂有雷自波間起震光為電接雲氣至旅次遍語其事答曰此百丈泓也歲早未嘗不指期而雨今早且甚巫師命巫屬禱焉巫者告曰某日當有大雨至日果為之密足

唐御史楊詢美居廣陵郡從子數人皆幼始從師學嘗一夕大風雨雷電震耀諸子俱出戶望且笑且驚曰我聞雷有鬼不知鬼安在願得而殺之可乎既而雷聲愈震林木傾靡忽一聲轟然若在于廡諸子驚甚即馳入戶負壁而立不敢輒動復聞雷聲若天呵地吼盧舍搖動諸子益懼僅食頃雷電方息天月清輝庭有大古槐擊拔其根而劈之諸子覺兩脚痛不可忍具告詢美命家僮執燭視之諸婢咸有赤文縱橫十數狀類杖痕疑雷鬼之所為也

寶曆中有京兆韋思玄僑居洛陽性尚奇嘗夢神仙之術後遊嵩山有道士教曰夫御金液者可以延志吾子當先學煉金如是則可以肩赤松駕廣成矣於是思玄求煉金之術積十餘年會術士數百終不能得其妙口一日有居士辛銳者貌甚清瘦愀然有寒色衣弊衣扣思玄門謂思玄曰吾病甚窮無所歸聞先生好古尚奇集天下異人方士我故來謁耳願先生納之思玄即止居士於舍之後居士身疾腫潰潰血穢甚韋氏一家盡惡之思玄嘗召術士數人會食而居士不得預既具膳居士突至客前滿於筵席上盡濕客怒皆起韋氏家僮亦競來罵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亡所見思玄與諸客甚異之因視其溺乃紫金也奇光燦然直曠代之寶思玄且驚且歎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徵其名氏信矣且辛者蓋西方庚辛金而銳字者充從金充亦西方之正位推其義則吾之解若合符然

故崔寧領蜀時魏為守清河崔君既以啓尹其人通仙術是夕崔君為冥司所召其冥官即故相呂誼也與崔君友善相見悲泣已而謂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貴郡何為輒開今奉玉帝命召君按驗將如之何崔謝曰愚俗孽孽不識神仙事故輒開真人之函罪誠重然已三宥之矣其不識不知者俱得原赦儘公寬之某庶獲自新耳誼曰帝主命嚴地府卑層何敢違乎即召按捺出崔君籍有頃按捺至白曰崔君餘位五任餘壽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壽十二年盡奪其官崔又謝曰與公平生為友今日之罪誠自己招然故人豈不能宥之誼曰折壽削官則固不可逃然可以為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屬祿用副吾子之託崔又再拜謝言方畢忽有雲氣炳然紅光自空而下誼及廷掾僕吏俱驚躍而起曰天符下遂稽首致敬崔於室中壁隙間潛窺之見誼具巾笏率廷掾分立於庭成俛而拱壁中有一人紫衣金魚執一幅書宜導帝命於是誼及廷掾再拜受書便駕雲而上頃之遂沒誼命崔君出坐啓天符視之且歎且泣謂崔曰子識元三乎元相國行三名載也崔曰乃布衣之舊耳誼曰血屬無類吁可悲夫某雖與元三為友至是亦無能拯之徒積悲歎詞已又泣既而命一吏送崔君歸再拜而出與使者俱行入郡城麻中已身臥于榻其妻擊哭而環之使者引崔府君於榻魂與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本郡已白康使崔即治裝虛室往蜀具告於事遂著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餘萬時元載方執國政事與載善饋遺甚多聞崔之言懼連坐因命親吏持五百金賂載左右盡購得其書百餘軸皆焚之後

月餘元載籍沒又二年崔亦終矣彭城劉既者貞元中為彭城令卒於官家甚貧因寄韓城佛寺中歲將半其縣丞竇亦卒三日而寤初竇生畫寢夢一吏導而西去然高原大澤數百里抵一城郭入門導吏亡去生懼甚即出城門門有衛卒舉劍而列竇生訊之衛卒舉劍指南曰由此之生道耳竇始知身死背汗而股慄即南去雖殆不敢息俄見十餘人立道左有一人呼竇生擊其手而熟視之乃是劉既曰吾兄何自而來竇具以告曰我自與足下別若委身於陷穽中念平生時安可得因涕泣竇即話其途事既泣不語久之又曰我妻今安在得無恙乎竇曰賢子僑居韓城佛寺中將半歲矣既曰子今去為我問訊我以窮泉因辱遠不可逃每念妻孥若履而不忘步幽顯之恨何可盡道哉將別謂竇曰我有詩贈君曰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說使人悲得逢君傳家信後會茫茫何處期已而又泣竇遂告別未十餘里聞擊極震響因悸而寤竇即師楊慈祖兄其甥崔氏子常以其事語諸人

貞元中有廬江郡民因樵採至山會日暮忽見一胡人長丈餘自山崦中出衣黑衣執弓矢民大恐避走匿林中窺之胡人佇望良久忽東向發一矢民隨望之見百步外有一物狀類人舉體黃毛數寸巖鳥巾而立矢中其腹輒不動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長丈餘魁偉逾於前者亦執弧矢東望而射中其物之胸亦不動胡人又曰非將軍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數十衣黑衣臂弓屢矢若前驅者又見一巨人長數丈披紫衣狀貌極異緩步而來民見之不覺墮然巨胡東望謂其前驅者曰射其喉奪胡欲爭射之巨胡誠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滿一發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懼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礮西向而來胡人皆有懼色前白巨胡曰事迫矣不如降之巨胡即命呼曰將軍願降其物乃投礮於地自去其巾狀如婦人無髮至羣胡前盡收奪所執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於地以手連掌其頰胡人哀祈稱死罪者數四方釋之諸胡高拱而立不敢輒動其物徐以巾蒙首東望而去胡人相賀曰賴今日甲子爾不然吾輩其死乎既而俱拜於巨胡前巨胡頷之良久遂導而入山崦時欲昏黑民雨汗而歸竟不知何物也

唐敬宗皇帝御曆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廣浮屠教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親閱萬機思除其害於人者嘗顧左右曰自吾為天子未能有補於人今天下幸無兵革吾將盡除害物者使億兆之民指今日為堯舜時願足矣有不能補治化而遽於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對曰獨浮屠氏不得有補於大化而遽於物為甚可以斥去於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詔中外罷緇徒說佛經義又斥其不脩教者詔命將行會尙食廚吏脩御膳以鼎烹雞卵方措火於其下忽聞鼎中有聲極微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羣卵呼觀世音菩薩也聲甚悽咽似有所訴尙食吏異之具其事上聞文宗命左右驗之如尙食所奏文宗歎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尙食吏勿以雞卵為膳因頒詔郡國各於精舍塑觀世音菩薩之像以彰感願

高陽許文度唐大和中僑居岐陽郡後以病歿近月餘臥于榻若沉醉狀後數日始寤初文度夢有

一人衣黃袍若吏輩與俱行田野四望聞寂然無鷄犬聲且不知幾百里是時天景已曠晦愁思如結有衣黃袍者謂文度曰子無苦夫壽之與天固有涯矣雖聖人安能逃其數文度忽悟身已死憂且甚又行十餘里至一水盡目無際波濤黑色杳莫窮其深淺黃衣人俱履水而去獨文度懼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奇光皎然自水上來黃衣者望見金人沮色震慄即辟易馳去不敢正視二金人謂文度曰汝何為來地府中我今報汝歸生途慎無恐文度懼稍解因再拜謝之於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十里俄望見里門喜不勝忽聞有厲聲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見妻子方泣於前且奇且歎而羸體不能運肢體故未暇語其事後旬日病少間策而行於庭忽見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在佛舍下果前時夢中所見者視其儀狀無毫釐之異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於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憂不解然嘗聞佛氏有救苦之力由是棄貨玩飾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先具齋祀之自是君之疾亦除蓋其神力也文度感二金人報效之速不食性常閱佛書因盡窮其旨而皈依於釋氏焉

有商居士者三河縣人年七歲能讀佛氏書里人異之後處於三河縣西田中有佛書數百篇手卷目閱未嘗廢一日從而師者且百輩往往獨遊滅邑偕其行者聞居士每運肢體瓏然若夏玉之音聽者奇之或曰居士之骨真鎖骨也夫鎖骨連絡如葛故動搖肢體則有清越之聲固其然矣昔聞佛氏書言佛身有舍利骨善隨之身有鎖骨今商居士者豈非善隨乎然恐俗之人固不可辨也居士後年九十餘一日湯沐具冠帶悉召門弟子會食因告之曰吾年九十矣今且暮且死汝當以火燒吾屍慎無違逆吾旨門弟子泣曰謹聽命是夕端坐而逝後三日弟子焚居士於野及視其骨果鎖骨也支體連貫若綴絡之狀風一拂則纒纒徐引於是里人競施金錢建一塔以居士鎖骨瘞於塔中

竇勉者雲中人也年少有剛勇氣善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為衛將後以兵士千人軍於飛狐城時蒞門帥驍悍棄天違法反書開闕下唐文宗皇帝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蒞門兵夜伐飛狐鉦鼓震地飛狐人恟然不自安謂蒞曰蒞兵豪健不可敵今且至矣其勢甚急願空其邑以遁去不然且暮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盡血賊刃下悔事可及雖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幸熟計之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蒞師之鋒將聽邑人語慮得罪於天子欲堅壁自守又慮一邑之人悉屠於賊手憂既甚而策未有所決忽有謀者告曰賊盡潰矣有乘甲在城下願取之勉即登城垣望見星月朗朗有賊兵馳走頗踴者不可數若有大兵擊其後勉大喜開邑門縱兵逐之生擒卒數千人得其遺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屠氏常誦佛書金剛經既收蒞師擒其虜以訊焉虜曰向者望見城上有巨人數百俱長三丈餘雄猛可懼怒目吐吻祖肱執劍蒞人見之盡慘然汗慄即馳走遠避又安有闕心乎勉始悟巨人乃金剛也益自奇之勉累官至御史中丞後為清塞副使也

唐貞觀中有玉潤山僧真寺僧夜於藍溪忽聞有讀法華經者其聲纖遠時星月迴臨四望數十里間然無觀其僧慘然有懼及至寺具白其事於羣僧明夕俱於藍溪聽之果聞經聲自地中發於是以標表其所明日窮表下得一願骨在積壤中其骨槁然獨居吻與舌鮮而且潤遂持歸寺乃以石函致於千

佛殿西軒下自是每夕常有讀法華經聲在石函內長安中有士女觀者千數後新羅僧客於寺僅歲餘一日寺僧盡下山獨新羅僧遂竊石函而去寺僧跡其所往已歸海東矣時開元末也

宣室志卷之八

太原王舍者為振武軍都將其母金氏本胡人女善弓馬素以獵悍聞嘗馳健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鹿狐兔殺獲甚多故北人皆懼其能而推重之後年七十餘以老病遂獨止一室辟侍婢不許輒近左右至夜即扃戶而寢往往發怒欲杖其家人輩後一夕既扃其戶家人忽聞軋然之聲遂趨以伺之望見一狼自室中開戶而出天未曉而其狼自外還入室又扃其門家人且懼且自於舍是夕於隙中窺窺如家人言舍疑悸不自安至曉金氏召舍且誨即市鹿鹿舍熟以獻金氏曰吾所甯生者爾於是生鹿鹿至於前金氏啖立盡舍益懼家人輩或竊語其事金氏聞之色甚慚是夕既扃戶家人又伺而視之有狼遂破戶而出自是竟不復還矣

晉陽以北地寒而少竹故居人多種葦成林所以代南方之竹也唐長慶初北都有民其家地多葦林里中嘗有會宴致餘食於其舍至明日輒不知其所在其民有貯繒帛於室者亦皆亡之民竊異焉後夜聞嬰兒號者甚衆迫而聽之則闐然矣明夕又聞民懼且甚後一日乃語里中他民曰吾夕聞林中有嬰兒號吾度此不當有嬰兒懼其怪耳即相與芟除其林雜其草既窮得一穴中有繒帛食器見野狸十餘有頰而俯者呻而仰者瞬而乳者俄而踞者嗷嗷然若有愁狀民盡殺之自是里民用安其居開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于近郊駕至成陽原有大鹿與於前最然其馴頗異於常者上命弓射之

引發一中及駕還乃勅廚吏炙其膳以進而向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於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為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安知何如何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下幸聞之上笑曰此一獸耳何遂言其千歲耶果曰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獵于上林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者帝以示臣奏曰此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活之會武帝尚神僊山是納臣之奏上曰先生誤矣且漢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其鹿長壽豈歷八百歲而亦為畋所獲乎况苑圃內鹿亦多今所獲何妨為他鹿耶果曰曩時武帝既獲此鹿將舍去之但命東方朔以鍊銅為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系于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也上即命致鹿首如前詔內臣力士其驗之凡食頃絕無所見上笑曰先生果誤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臣請自索之即顧左右命鐵鉗令出一小牌實銅製者可二寸許蓋以年月悠久為毛革蒙蔽始不可見且持以進上命磨拭視之其文字雖弊殆不可識矣上於是驗果之言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記傳先生第為我言之果曰是歲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禮焉迨今甲戌歲八百四十二年上即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少差願謂力士曰異哉張果能言漢武帝時事真所謂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

頤州陳巖字叶夢武陽人間僑東吳景龍末舉孝廉如京師行至渭之南見一婦人貌甚姝衣白衣立於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負冤抑之狀生乃訊之婦人哭而對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于弋陽之南先父以高尚聞於湘楚間由是隱跡山林未嘗肯謁侯伯妾雖一女子亦有箕穎之志方將棲踪蓬瀛崑閩以遂其好適遇有沛國劉君者尉弋陽嘗與先人為忘形之友先人慕劉君之高義遂以妾歸劉氏自為劉氏婦且十年矣未嘗有纖毫過失前歲春劉君調補宜原尉未一歲以病免盡室歸于渭上郊居劉君無行又娶一盧氏者漢上人性極悍戾每為唇齒相反妾不勝其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雲霞安巖壑之際仰橡栗之味亦足以終老豈徒擾擾於塵世適足為累今者分不歸劉氏矣已而解容怨咽若不自解巖性端怒聞其言甚信之因問曰女郎何所歸乎婦人曰妾一窮人安所歸止然君之見問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巖喜即以後來駕而偕往京師居于永崇里其始甚謹後乃不恭往往詰怒若發狂之狀巖惡之而且悔明日巖出婦人即令闔扉鍵其門以巖衣囊致庭中毀裂殆盡至夕巖歸婦人拒而不納巖怒即破戶而入見己之衣囊悉已毀裂巖因詆而責之婦人愈發怒毀巖之衣襟佩帶殆無完縷又爪其面嚼其肌一身盡傷血沾于地已而嗥叫者移時巖惡之不可制於是里中民俱來觀簇其門時有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視鬼精符錄呵禁之術聞婦人哭音顧謂里中民曰此婦人非人乃山獸也寓形以惑於世里民具告於巖巖即請焉居士乃至巖所居婦人見居士來甚懼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擲之婦人大叫一聲忽躍而去立於屋瓦上巖竊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擲之婦人遂委身於地化為猿而死巖既悟其妖異心頗怪怪後一日遂至渭南訊其居人果有劉君處于郊外巖即謁而問焉劉曰吾嘗尉于弋陽弋陽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茲且十年

矣適遇有故人自漢上來以黑犬見惠其狗為犬所嗜因而遁去亦竟不窮其事因錄以傳之巖後以明經人仕終于秦州上邽尉客有遊於太原者偶於銅鍋店靜室中解鞍憩馬於精舍佛書中得劉君所傳之事而文甚鄙後亡其本客為余道之如是

東都崇讓里有李氏宅相傳云其宅非吉地固不可居後李生既卒其家盡徙居陸渾別墅中由是鍵其門且數年矣開元中有王長史者亡其名長史嘗為清顯官以使酒忤權貴遂擯為長史於吳越間後退居洛中因買李氏宅以家焉長史素勤聞其宅有不祥之名且曰我命在我不在宅即入而居常獨處堂之西宇下後一夕聞有哀嘯之音極清楚若風竊焉長史起而望之見一人衣黑衣立於几上長史嚴聲叱之其人即時舉一几擊長史肩長史懼而退其人亦去長史因病瘡且甚後旬餘方少愈夜中又聞哀嘯之音家僮尋之見前時黑衣人在庭樹上長史有弟善射於是命弓射之一發遂中其人嗥叫跳上西廡屋瓦而去明日尋其迹皆無所見歲秋長史召工上重脩馬廐因發內重舍乃得一死猿有矢貫脇驗其矢果長史弟之矢也方悟黑衣人者乃猿爾

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家口資產豐贍甲於郡中一日叟將死臥而呻吟且經數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稱於里人迨其父病罄其產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其原曰是翁之病心也蓋以財產既多其心為利所運故心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舍是則非吾之所知也宗素聞之以生人之心固莫可得也獨修浮屠氏法庶可以問其疾即召僧轉經命工繪圖鑄像已而自齋衣糧詣郡中佛寺飯僧一日因挈食去俟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石龜龜有胡僧貌甚老瘦枯瘠衣褐毛纒成袈裟踞於磐石上宗素以為異人即禮而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為家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不然得釋氏之法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某祖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遊諸山谷中盡能世修祖業為林泉逸士極得吟嘯又好為詩者多稱於人其名於是稍聞於天下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豪華之門亦以善談諧故又以資遊於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其利焉獨吾好浮屠氏脫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體及薩埵投崖以飼餓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于此候之宗素因告曰師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謂神勇極矣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進而不瘳某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心則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師能乘身於豺虎以救其疾豈若捨命於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為父而求吾心豈有不可之意且以身委於野獸易若救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願致一飯而後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即以所挈食致於前僧食之立盡而又曰吾既食矣當亦奉命然俟吾禮四方之聖也於是整其衣出龜而禮禮四方已畢忽躍而騰向一高樹宗素以為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厲聲叱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心以療吾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脫金剛經之奧義爾亦聞乎宗素曰某某尚浮屠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不聽乎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

可得禮越若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躍大呼。化為一狼而去。宗素驚異。惶駭而歸。唐林景玄者。京兆人。僑居廬山。以騎射收獵為己任。郡守悅其能。因署為衙門將。嘗與其徒數十輩。馳健馬。執弓矢。仗臂率犬。俱獵於田野間。得鹿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縱其所往。不使親吏事。嘗一日。敗于郡城之高崗。忽起一兔。出榛莽中。景玄逐之。僅十餘里。兔匿一墓穴。景玄下馬。即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聞墓中有語者曰。吾命屬土也。封土者木。次日已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東而來者。我將不免。景玄聞其語。且異之。因視穴中。見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長。手執一軸書。前有死鳥。甚多。景玄即問之。其人驚起曰。果然禍我者且至矣。即詬罵。景玄默而計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豈非鬼乎。不然是盜而匿此。即毀其穴。翁遂化為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斃。觀其所執之書。點畫甚異。有似梵書而非梵字。用素縑為幅。僅數十尺。景玄焚之。

唐那縣有村民。因墾地征芻粟至太原府。及歸途中。暮有一白衣婦人立路傍。告村民曰。妾今入都城。困而且餓。願寄載車中可乎。村民許之。乃升車行未四五里。因脂轄。忽見一狐尾在車之隙中。垂於車轅下。村民即以鎌斷之。其婦乃化為無尾白狐。嗚嗚而去。

唐那州景雲觀道士王洞微者。家于孝義里。初為小童。性善殺。尚漁獵釣弋。自弱冠至壯年。凡殺狼狐雉兔。泊魚鰲飛走。計以萬數。後為里尹。患病熱月餘。忽覺室內有禽獸魚鰲萬數。環繞其榻而噬之。瘡痂被身。殆無完膚。中夕之後。其父母妻子兄弟咸聞洞微臥內有羣鳥嗚啾。歷歷可辨。凡數年。疾益甚。或有謂洞微曰。汝子病且亟。宜遷居景雲觀。于是卜日徙居。月餘。會華道士修齋授錄。是夕洞微復後十年。竟以疾卒。

太子賓客盧貞。有猶子貧為沙門。會昌中。沙汰僧俗。廢為光王府參軍。一日。夢前師至其家。而問訊焉。盧即告卑官屑然。非某願也。常思落髮。再披緇服。師曰。汝誠有是志。像教與復非晚也。語未竟。俄四面見日月旌旗。千乘萬騎。隨首迎光王。即皇帝位。未幾。武帝崩矣。光王即皇帝位。至是竟符其事。

鼻郡將生好神仙。弱歲棄其家。隱四明山下。嘗從道士學鍊丹。遂背鍾鼎。藝薪鼓鑪。積十年而鍊丹卒不成。其後寓遊荆門。見有行乞於市者。膚甚頹。躬身而病。且噤不能言。生憐其窮困。解裘衣之。且命執侍左右。徵其家於何所。對曰。某楚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始家於南昌。有沃田數百畝。屬年饑。流徙荆江間。且十年矣。田歸於官。身病而不能自振。幸君子憐而容焉。於是與將生同歸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惜。常且寐自逸。將生惡屬而睡者不可計。生有石硯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將生曰。先生好神仙者。學鍊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為金。如是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硯為金乎。若然者。吾謂先生為道術士。生自度不果。心甚慚。且以他詞拒之曰。汝備者。豈能知神仙事乎。汝毋妄言。自速吾屬之辱。全素笑而去。後月餘。全素於衣中出一瓢。甚小。願將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土為金。願得先生之石硯。以一刀圭傳其上。可乎。將生性輕率。且以為誕妄。詎屬曰。吾學鍊丹十年矣。尚未能窮其妙。爾者何敢與吾喋喋。爾全素待懼不敢對。一日。將生獨行山間。命全素守舍。於是健其門而去。至

晚歸也。見全素已卒矣。生且以篋藏其屍。將命棺而瘞於野。及撤其篋。見全素之尸。已亡去。徒有冠帶衣履存焉。生大異。且以為神仙得道者。即於几上視石硯。亦亡見矣。生益異之。後一日。將生見藥鼎下有奇光。生曰。豈非吾仙丹乎。即於爐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為紫金。光甚盛。蓋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仙人。獨恨不能識。益自慚。其後將生學鍊丹卒不成。竟死於四明山中。

宣室志卷之九

河中永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境。道士寓居。常以千數。文宗時。道士郭太玄煉丹於藥院中。丹成疑轉。功未完。留貯院內。後人共掌之。太玄觀化。其徒周悟仙主院事。蒲人侯道華侍悟仙為供給者。諸道士皆以奴隸視之。灑掃井臼。無所不為。而道華愈欣然。性好子史。常不釋卷。一覽必歸之於口。乘或問之。要此安用。答曰。天上無惡。惟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聚。天下人傳。歲中不過一二無核者。道華比三年。輒得食之。一旦。道華執斧斫古松垂枝。且盡如削。院中人無識其意。明日。味爽。乘晨起。入道華房中。一無所見。惟古松散案下。致一盃水案上。仍脫雙履於前。道華衣掛松上。院中人視之。惟留偈一首云。帖裏大道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卻。今日碧空飛。慚愧深珍重。珍重郭天師。他年煉得藥。留著與肉芝。吾師知此術。速煉莫教遲。三清專相待。大羅的有期。下列細辭。稱去年七月一日。蒙韓君賜姓李名。肉芝。配住上清進善院。以次十數。時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驗道華竊太玄藥仙去。因相率白節度使。尚書鄭公光。接視踪跡不經。即以其事聞奏。詔贖絹五百疋。并賜御衣。修飾廊殿。賜觀額名昇仙院。

榮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少常與隣舍閻丘氏子借讀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以門望清貴。而閻丘氏寒賤者。往往戲而罵之曰。閻丘氏子。非吾類也。而與我借學於師氏。我雖不語。汝事不愧於心。

乎。聞丘子默然有慚色。後數歲。聞丘子病且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經上第。其後調補。參軍於長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與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會。又玄累受其金錢。賂遺。常與遊。然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接之。嘗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玄者曰。仇生與子同舍。會識而仇生不得預。豈非有罪乎。又玄慚。即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卮酒飲之。生辭不能引。滿。謝。又玄怒罵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錐刀爾。何為僭居官秩耶。且吾與汝為伍。實汝之幸。又何敢辭。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俛而退。遂棄官閉門。不與人來往。經數月。病卒。明年。鄭能官。僑居漢陽。郡佛寺中。鄭常好黃老之道。時有吳道士者。以道藝聞。廬于蜀門山。又玄高其風。即驅而就。賜。願為門弟子。吳道士曰。子既慕神仙。當且居山林。無為汲汲於塵俗間。又玄喜。謝曰。先生真有道者。某願為隸於左右。其可乎。道士許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吳道士曰。子不能鋼其心。徒為居山林。終無補矣。又玄即辭去。遊漢陽郡久之。其後東入長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子。十餘歲。貌甚秀。又玄與之語。其辯慧。千轉萬化。又玄自謂不能及。已而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子曰。吾嘗生聞丘氏之門。居長安中。與子偕學於師氏。子以我寒賤。且曰。非吾類也。後又為仇氏子。射於唐。與子同舍。子受我金錢。賂遺甚多。然子未嘗以禮貌遇我。罵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也。又玄驚嘆之。因再拜謝曰。誠吾之罪也。然子非聖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子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遺氣。令我生于人間。與汝為友。將授真仙之訣。而汝以輕浮。僥倖。終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訖。忽不見。又玄既悟其事。甚慚。竟以憂死。

元和中。武陵郡開元寺有僧惠照。貌甚醜。好言人之休咎。而皆中。性介。獨不與羣狎。常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每乞食於里人。里人有年八十餘者。云。照師居此六十載。其容狀無少異於昔時。但不知其甲子。後有陳廣者。由孝廉科為武陵官。廣好浮屠氏。一日因詣寺。盡勸華僧。至惠照室。惠照見廣。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耶。廣愕然。自以為平生不識照。乃謂曰。未嘗與師遊。何見。既來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盡言。當與子一夕靜語。爾。廣異之。後一日。乃詣照宿。因請其事。照乃曰。我劉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曾祖鄒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國史。余先人以文學自負。為齊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召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仕齊。梁之開為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為卑官。不為人知。常與吳興沈彥文為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廣聚賓客。大為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陵被誅。吾與彥文懼長沙之不免。則相且相及。因偕遁去。隱於山林。因食橡栗。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當無疾耳。彥文亦拜請其藥。僧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餌吾藥。亦無補耳。遂告去。將別。又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吾敬佩其語。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闈盡毀。臺榭半落。荆榛蔽路。景陽結綺。空基尚存。衣冠人物。闕無所覩。故老相過。捧袂而泣。曰。後主廢。為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吾且拉不能已。又聞後主及陳氏諸王皆入長安。

即與彥文挈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關中。吾長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于瓜州。則又徑往就謁。長沙少長綺紈。而又早貴。雖流放之際。尚不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彥文再拜於前。長沙悲憫久之。灑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旦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彥文亦亡。吾因髮髮為僧。遁跡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狀枯瘠。而筋力不衰。向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帝有天下。建號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遊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然。烈寒甚暑。未嘗有微恙。貞元末。於此寺嘗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視之。乃長沙王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時。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其念之。吾因問曰。主今何為。曰。冥官甚尊。既而又泣。曰。師存而我今六世矣。悲夫。吾既覺。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訝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來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因出經笥示之。廣乃再拜。願執履錫為門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其居。而照已逝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至大和初。廣為巴州掾。於蜀道忽逢照。驚喜再拜曰。願棄官從吾師。為物外之遊。照許之。其夕偕舍子逆旅氏。天未曉。廣起而照已去矣。自是不知其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歲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照言果符矣。愚嘗攷梁陳二史。校其所說。若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誣矣。

中宗朝。唐公休璟為相。嘗有一門僧。言多中。好為厭勝之術。休璟甚敬之。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即拜之。僧曰。某無他術。但奉一計耳。願聽之。休璟曰。幸吾師教焉。僧曰。天下郡守。非相國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國當於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出為曹州刺史。必深感相國恩。而可以指縱也。既得之。願以報某。休璟且喜。且謝。遂訪於親友。得張君者。家甚貧。為京卑官。即日拜贊善大夫。又旬日。用為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謂曰。已從師之計。得張某矣。然則可教乎。僧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張君荷唐公特達之恩。且莫喻其旨。及將赴郡。告辭於休璟。既而謝之曰。某名跡幽昧。才識庸淺。相國拔此沉滯。收守大郡。由指石之儲。獲二千之祿。自涸轍而泛東溟。出窮谷而舉層霄。德誠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竊所憂者。惟相國之指向哉。休璟曰。用君之才。爾非他也。然嘗聞貴郡多善犬。願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張君曰。謹奉教。既至郡。數日。乃悉召郡吏。且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厚恩。拔於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獨某家有一犬。實狀異常。願獻之。張君大喜。即往取焉。既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臆。廣尺餘。神俊異常。而又馴擾。張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今如何。吏曰。郡內惟有此耳。他皆常犬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有一焉。民極愛之。非吾侯親往。不可得之。張君即命駕厚直而訪之。果得焉。其狀與吏所獻者不異。而神俊過之。張君甚喜。即召親吏。以二犬獻休璟。休璟大悅。且奇其狀。以為所未嘗見。遂召付視之。僧曰。善育之。脫相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相君

早為之備。休環即留宿其第。是夜。休環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于榻之隅。而僧與休環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環大喜。且謝之。遂撤左右。與僧寢焉。迨曉。僧呼休環曰。可起矣。休環即起。謂僧曰。禍誠免矣。然二犬今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觀焉。乃與休環偕轉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矣。視其頸有血。蓋為物所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袒而匿其旁。休環驚且詰曰。汝為誰。其人泣而就死焉。曰。某與彼俱為盜。昨夕偕來。將致害相國。蓋遇此二犬。見之乃環而且吠。彼遂為所噬而死。某懼。因匿身於此。二犬見之。乃踰於樹下。某伺其往。將逃焉。追曉終不去。今即甘死於是矣。休環即召左右。令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某心也。蓋受制於人。爾願釋之。休環命解縛。盜拜泣而去。休環謝其僧曰。微吾師。必將死於二人之手。僧曰。此蓋相國之福也。是豈余之所能為哉。休環有表弟盧軫。帥荆門。有術者告之。君將有災。當求一善願厭者焉。庶可避矣。軫素知其僧。因致書於休環。轉求之。僧即以書付休環。曰。事在其中。爾及書達荆州。而軫已卒。其家人閱其書。徒一幅紙。無文字焉。休環益奇之。後數年。遁去。不知所終。

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章阜。既生一月。其家召羣僧會齋。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章氏家重威。惡之以弊席坐於庭中。既食。章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觀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章氏先若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禮越之所知也。章氏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嘗東漢之季。為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為蜀門帥。蜀人當受其福。吾往觀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令開生於章氏。吾故不遠而來。章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章氏自左金吾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門下。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唐貞元中。有一僧客於廣陵。亡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因以大師呼之。大師自處甚陋。好飲酒食肉。日夜弊裘。雖暑不脫。由是羣蟻聚其上。僑居孝感寺。獨止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以為常。性狂悖。好屠犬。庭日與廣陵少年鬪毆。或醉臥道傍。廣陵人俱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力聞。嘗一日。少年與對博。大師大怒。以手擊其博局。盡碎。少年笑曰。駭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與少年鬪毆。而觀者千數。少年卒不勝。竟遁去。由是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大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市中金錢衣物。市人皆憚其勇。衆莫敢拒。後有老僧召大師謂之曰。付當死心奉教。奈何食酒肉。殺犬屠奪市人錢物。又與少年鬪毆。豈僧人之道耶。一旦吏執以聞官。汝豈不羞人耶。大師怒罵曰。蠅蚋徒嗜腥膻。又安能知龍鶴之志哉。然則吾道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豈若汝蠅蚋無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詞。後一日。大師自外來歸。既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視者。大師坐於席。有奇光自眉端發。見朝照一室。觀者奇之。具告羣僧。羣僧來見大師眉端之光。相指語曰。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今大師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且暮。僧俱集於庭。候曉。大師及開戶。而大師已亡矣。羣僧益異其事。因號大師為大師佛云。

元和初。長樂縣有獨生者。家于吳。以明經調遷于天官氏。是歲見顯於有司。因僑居長安中。有老僧。其名者。一日來詣生。謂生曰。汝吾姓也。因相與往來。僅歲餘。及歸。于東越。既治裝。老僧負笈來告。去。問曰。師去安所詣乎。老僧曰。吾處於靈巖寺之西廡下。且久。其後遊長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與子相遇。今將歸舊居。故來告別。然吾子尉于東越。道出靈巖寺下。且當一訪我也。生諾之。曰。謹受教。後數月。獨生自長安之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曰。豈非老僧所居寺乎。即入而訪焉。時有一僧在庭。生問曰。不知老僧。老僧曰。吾將謂之。僧曰。吾昔數輩。獨無老僧其名者。生始疑異。默而計曰。老僧信士。豈欺我哉。於是獨遊寺庭。行至西廡下。忽見有羣僧畫像。內有一僧。狀與老僧同。生大驚曰。老僧果異人也。且能降神于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視其題云。馮氏子。吳郡人也。年十歲。學浮屠氏法。以道行聞。卒年七十八。馮閱其題。益感異之。

相國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老僧問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盡。願結壇設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謂公曰。公災戾未已。當萬里南行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問焉。慮所見未子細。請詳觀之。即又結壇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日矣。不可逃。公益不樂。且曰。然則吾師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願陳目前事為驗。庶表某之不誣也。公曰。果有說乎。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請發之。即令窮其下。數尺。果得石函。啓之。公為觀焉。異而稍信之。因問南行誠不免矣。然乃終不遺乎。僧曰。當還耳。公訊其故。對曰。相國平生嘗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聖人。且我元和十三年。為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晉山。見其上皆白羊。有牧者十數。迎拜我。我因問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識此夢。不泄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乃知其數固不誣也。後旬日。振武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饋四百羊。公大驚。即召僧告其事。僧歎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為相國所有。公成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荒裔也。

真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北壁有畫十光佛者。筆勢甚妙。為天下之奇冠。有識者云。此圖手蔡生之蹟也。蔡生隋朝以善畫聞。初構堂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畫者。得蔡生。既畫。謂人曰。吾平生所畫多矣。獨今日下筆。若有鬼神翼而成者。緣是長安中。盡傳其名。貞觀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慮一旦有摧圮。遂召數工。計土木之費。且欲新其製。忽一日。羣僧齊於寺庭。既坐。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來。列於席。食畢。偕起。入佛堂中。羣僧亦繼其後。俄而十人忽亡。所見羣僧相顧驚歎者久之。因視北壁中十光佛。見其風度與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毀其堂。且用旌十光之異也。

道嚴師者。居于成都寶曆寺。唐開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道嚴於佛殿前軒。燃長明燈。忽見一巨手在殿西軒。道嚴悸且甚。俯而不敢動。久之。忽聞空中有語云。無懼無懼。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師之一毫。何俯而不動耶。道嚴聞之。懼亦少解。因問曰。檀越為何神。檀越其軀面。見示其掌。已而聞空中對曰。天命我護佛寺之地。以世人好睡佛祠地。我即以背承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瘡。潰吾肌。且甚。願以膏油傳其上。

可乎。道殿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即引去。道殿請曰：吾願觀禮越之形，使畫工圖于屏壁，且書其事以表之。冀世人無敢唾佛祠之地者。神曰：吾貌誠陋，師見之願無嫌。惟道殿曰：禮越但見其身，勿我阻也。見西軒下有一神，形質犛口，手巨準隆，張目呀口，體狀魁碩，長一丈，道殿一見，背忽汗浹，其神即隱去。於是具以神狀告於畫工，圖於西軒之壁。

故刑部尚書沛國劉遵古，大和四年，節度東蜀軍，先是蜀人有富嘗書者，劉既至，嘗假其數百編，然未盡詳。閱明年夏，涪江大汛，突入壁壘，深漬里中，廬舍廢數日，水勢始平，而劉之圖書器玩，盡為暴水滿污。劉始命列於庭，以曝之。後於羣書中得周易正義一軸，筆勢殊妙，字體完古，蓋非近代之書也。其卷尾有題識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讀周易正義，從茲易號十二三歲至一人八千口，當有大水漂溺之。後嘗有人舒轉曬曝，衡陽道士李德初題，劉閱其識，歎息良久，窮其所自，乃蜀人所蓄之書也。於是召實錄以視之，所謂易號十二三歲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蓋大和字也。自上元歷寶曆廣德，永太曆建中及元貞元和永貞慶曆寶曆至大和，凡更號改元一十有三矣。與其記語果相契合，然不知李道士德初何如人耳，抑亦假其名以誇炫後世乎。

宣室志卷之十

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熱而瘳，其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中，藥亦可療。於是煮藥而飲之，忽覺臆中動搖，有頃，嘔涎斗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刀剖之，有一人自臆中起，初甚么麼，俄長數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起出降階，遂不見，自是疾愈。

樂陽鄭德琳，嘗獨乘馬，逢一婢，姿色甚美，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鄭郎，鄭愕然曰：素不識崔夫人，我又未婚，何迎之有。婢曰：夫人小女頗有容質，且以清門令族，宜相配。鄭知非人，堅拒之，俄有黃衣者，頭十餘人至，曰：夫人趣郎，迫輒控馬，其行甚疾，耳中但聞風鳴，奄至一處，崇垣高門，外皆列植楸桐，鄭立於門外，婢先白，須臾，命引鄭郎入，進歷數門，館宇甚盛，夫人著青羅裙，年將四十，而姿容可愛，立于東階下，侍婢八九，皆鮮整，鄭趨詣再拜，夫人曰：無怪相屈耶，以鄭郎甲族，美才，願託姻媿，小女無堪，幸能垂意，鄭見逼，不知所對，但唯唯而已，夫人及堂上，命引鄭郎自西階升，堂上悉以花剗席地，左右施豹脚床，七寶屏風，黃金屈膝，門垂碧箔，銀鈎珠絡，長筵列饌，皆極豐潔，乃命坐，夫人又善清談，敘置輕重，世難與比，食畢，命酒，以銀樽貯之，可三斗餘，琥珀色，酌以鑲盃，侍婢行酒，味極甘醴，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歸，既訖，乃命引鄭郎出，就外間，將以百味香湯，左右進衣冠履，美婢十人扶入，悉為調護，自堂外門步，更花燭，乃延就帳，女年十四五，姿色甚麗，目所求見，較服榮麗，冠絕當時，鄭遂欣然，其夜成禮，明

日夫人命女輿就東堂，堂中置紅羅繡帳，衾幃，皆悉精絕，女善彈箏，曲詞新異，鄭問所迎婚前乘馬來，今在何許，曰：令已返矣，如此百餘日，鄭雖情愛頗重，而心稍疑忌，因謂女曰：可得向歸乎，女慘然曰：幸託契會，得事巾櫛，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鄭審其怪異，乃謂夫人曰：家中相思，頗有疑恨，乞賜還也，夫人曰：過蒙見顧，良深感慕，然幽顯殊途，理當暫隔，分離之際，能不泫然，鄭亦泣下，乃大燕會與別，曰：後三年當相迎也，鄭因拜辭，婦出門揮淚握手曰：雖有後期，倘延年歲，欲會倘淺，乖離苦長，努力自愛，鄭亦悲惋，婦以體體紅衫及金釵一雙贈別，曰：若未相忘，以此為念，乃分袂而去，夫人救送鄭郎，乃前青聰也，鞞帶甚精，鄭乘馬出門，倏忽復至，其家奴遂云：家中失君已一年矣，視其所贈，皆真物也，其家語云：郎君出行之後，其馬自歸，不見有人送回，鄭始尋其故處，惟見大墳傍有小塚，墓前列樹皆已枯矣，而前所見，悉華茂成陰，其左右人傳云：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鄭尤異之，自度三年之期，必當死矣，後至期，果見前所使婢乘車來迎，鄭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安處，吾復何憂，乃為分判家事，預為終期，明日乃暴卒。

李林甫為相既久，將以撥禍，且天下人多怨望，頗招鬼災，乃致方術士以禳去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豪貴，下人積怨者不少矣，為禳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於西市召募而得焉，自云嘗前軍伍間，以善射稱，近為病，他無所知，林甫即資其衣食，計月以給，後一夕，林甫會宴於庭，燕趙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絕，善射者異而聽之，聞無聞矣，乃默籌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他邪，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視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墜而下，又一人踰垣來，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張樂之地，見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嘩，其喉乾而不得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狀者，因視垣南墜下之物，即一囊而結者，解其中，有數百籤，皆林甫家僮名氏也，於是以名呼，一一而應，遂飲如初，其明日，術士來，且賀曰：賴此人，不然，幾為所禍，向乃負冤而死者也，明公久專機要，積戾萬狀，自茲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後林甫籍沒，果符十年之期也。

大曆中，有進士寶裕者，家寄淮海，下第，將之成都，至洋州，無疾卒，裕嘗與淮陰令吳興沈生善，別有年矣，聲塵兩絕，莫知其適，後沈生自淮海調補金堂令，至洋州，舍於館亭中，是夕，風月清朗，夜將半，生獨若有所亡，而不得其寢，俄見一白衣丈夫，自門步入，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吟曰：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館望月獨相思，塵襟淚痕滿，生聽之，甚覺類寶裕，亟起與語，未及，遂亡見矣，乃嘆曰：吾與寶君別久矣，豈為鬼耶，明日，命駕而去，行未數里，有殯於路前，有誌曰：進士寶裕殯宮，生驚，即馳至館，問館吏曰：有進士寶裕，自京遊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殯於館南二里外，道左殯宮是也，沈即致奠，拜泣而去。

李生者，貞元中舉進士，下第歸尋陽，途次商洛，會漢南節度使入覲，為導騎所迫，四顧惟蒼山萬重，不知所適，時日暮，馬劣無僕從，見荆棘之深，有殯宮在焉，生遂投匿其中，導從既遠，方將前去，又不知道途

之幾何。乃嘆曰。吾之寄於是。豈非命哉。於是止於殯宮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廬山下第南歸。至此爲府公前驅所迫。既不可進。又不得退。是以來。魂如有知。願容一夕之安。既而閉。時風月澄霽。雖郊原數里。皆可洞見。又有一殯宮在百步外。彷彿見一人。俄而漸近。乃一女子。粧飾儼麗。短不盡尺。至殯宮南入穴中。生且聽之。聞其言曰。金華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風月好。可以肆目。時難再得。願稍留念。穴中應曰。屬有貴客寄吾之舍。吾不忍去。乖一夕之歡。無足怪矣。其人乃去。歸殯宮下。生明日至。逆旅問之。有知者。是博陵崔氏女也。隨父爲尉江南。至此而歿。遂葬焉。生感之。乃以酒膳致奠而去。

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嘗退朝至於堂之前軒。見一玄狐。其質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出。馳至庭。顧留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亡見矣。自是凡數日。每晝坐。輒有一玄狐出焉。其歲林甫籍沒被誅。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爲中書舍人。嘗一日退朝歸。見一白狐在庭中。搗練石上。命侍童逐之。已亡見矣。時有客於揆門者。因話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至明日。果選禮部侍郎。

唐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餘歲。聰敏有文學。風貌明秀。裴君深愛之。忽被病。旬日益甚。醫藥無及。裴君方求道術士爲呵禁之。冀其疾有叩門者。自稱高氏子。以符術爲業。裴即延入。令觀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爲耳。然其有術能愈之。即謝而祈焉。生遂以符術考召。僅食頃。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謂高生爲真術士。且飲食。已而厚贈緡帛謝遣之。生曰。自此當日夕來候耳。遂去。裴子他疾雖愈。而精神不復。往往狂語。或笑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即以此祈之。高生曰。此子精神已爲妖魅所奪。今尙未還耳。不旬日當開。幸無以憂。裴信之。居數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來謁裴。裴曰。聞君愛子被病。且未愈。願得一見矣。裴即使見其子。生大驚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當加甚耳。裴君因語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爲狐。乃坐方設席爲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罵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於室內耶。即爲病者耳。王見高來。又罵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爲他術考召哉。二人紛然相詬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駭異。忽有一道士至門。私謂家僮曰。聞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視鬼。汝但爲請入。家僮馳白。裴君出。具話其事。道士曰。易愈耳。入見二人。二人又語曰。此亦妖狐。安得爲道士。惑人。道士亦罵之曰。狐當處郊野墳墓中。何爲擾人乎。既而閉戶。相聞數食頃。裴君益恐。其家惶惑。計無所出。及暮。忽聞不聞其聲。開戶視之。見三狐臥地而喘。不動搖矣。裴君盡鞭殺之。後其子旬月乃愈。

尹瓊者。齊舉進士下第。後爲晉陽普原尉。既能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適。忽一日。有白衣丈夫來謁。自稱吳興朱氏子。早歲嗜學。聞明公以文學自負。願質疑於執事。無見拒。瓊延入與之語。且徵其說。云。家僮吳川。早歲與御史王君。曾至北門令者。寓於王氏別業。年自此每四日輒一來。甚敬辭。縱橫詞意。典雅。瓊愛之。因謂曰。吾子。請與交。可以從都觀之遊。爲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沉滯。瓊辭謝。非生曰。余非不願。公侯。且懼且夕有不虞之禍。瓊曰。何爲不詳之言乎。生曰。某自今歲來。夢卜有窮盡。

之兆。瓊即以詞謝諭之。生頗有愧。生後至重陽日。有人以醜醜一瓶。遺瓊。朱生亦至。因以酒飲之。初辭以疾。不敢飲。已而又曰。佳節相遇。豈敢不盡主人之歡耶。即引滿而飲。食頃大醉。告去。未行數十步。忽仆於地。化爲一老狐。酩酊不能動矣。瓊即殺之。因訪王御史別墅。有老農謂瓊曰。王御史并之神將。往歲戍於吳川。爲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於村北數十步。即命家僮尋御史墓。果有穴。瓊後爲御史。竊聽其事。時唐大和初也。

元和中有許貞者。家于青齊間。嘗遊西長安至陝。貞與陝從事友善。是日將告去。從事留飲酒。至暮方別。及行未十里。途兀然墮馬。而二僕握其衣囊前去矣。及貞醉寤。已曉。馬亦先去。因顧道左。小逕有馬。溺即往尋之。不覺數里。忽見朱門甚高。槐柳森密。貞既亡其僕馬。悵然遂扣其門。已屬。有小童出視。貞即問曰。此是誰家。曰。李外郎別墅。首請入。僕遽以告主。頃之。又令請客入。息于賓館。即引入門。其左有賓位。甚清敞。所設屏障。皆古山水及名畫。經典圖籍。禮之類。率潔而不華。貞坐久之。小童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約五十。朱紱銀章。儀狀甚偉。與生相見。揖讓而坐。生因具述從事故人留飲酒道中。沉醉。不覺墮馬。僕馬俱失。願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慮此卑隘。不可安止。貴客。事有問耶。貞謝之。李又曰。某嘗從事於蜀。尋以疾罷去。今則歸休於是矣。因與談話。甚敏博。貞愛慕之。又命家僮訪貞僕馬。俄而皆至。即舍之。既而設饌供食。食飽。飲酒數盃而散。明日。貞晨起。話別。李曰。願更留一日。待歡笑。生感其勤。即留之。明日。乃別。至京師。居月餘。有款其門者。自稱進士。獨孤。召貞延坐。與語。甚聰辯。且謂曰。某家于陝。昨西來過李外郎。談君之美不暇。且欲與君爲姻好。故令某奉謁。話此意。君以爲何如。喜而諾之。召曰。某今還陝。君東歸。當更訪外郎。且謝其意也。遂別去。後旬月。生還。謂外郎別墅。李見貞至。大喜。生即語孤。孤之旨。因謝之。李遂留生。下日成禮。妻色甚姝。且聰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擊其妻。擊歸青齊。自是李君音問不絕。生奉道。每晨起。閱黃庭內景經。李氏嘗止之曰。君好道。事如秦皇。漢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秦皇。漢武乎。彼二人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財。以學神仙。尙崩於沙丘。葬於茂陵。況君一布衣。而乃惑於求仙耶。貞叱之。乃終無悔。意其知道者。亦不疑爲他類也。後歲餘。貞挈家。調遷至陝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來京師。明年秋。授交州參軍。李氏隨之。官數年。能秩歸。齊魯。又十餘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質姿貌。皆居衆人先。而李容色端麗。無殊少年時。生益鍾念之。無幾。被疾且甚。奔走醫巫。無所不至。終不愈。一日。屏人握生手。嗚咽流涕。言曰。妾自知死。然忍羞以心曲告君。幸君寬罪宥。使妾得盡言。已意。悲不自勝。生亦爲之泣。因慰之。乃曰。一言誠自知受責於君。願九稚子猶在側。以爲君累。倘敢一發口。且妾非人間人。天命當與君偶。得以狐狸賤質。奉箕箒二十年。未嘗纖芥獲罪。懼以他類。始君愛一女子。血誠自謂。竭盡今日。永去。不敢以妖幻餘氣。託君。念稚弱滿眼。皆世間人。爲嗣續。及其氣絕。願少念弱子。心無以枯竹爲誓。得全肢體。瘞之土中。乃百生之賜也。言終。又悲慟。淚百行下。生驚恍。傷感。咽不能語。相對良久。以被蒙首。背壁而臥。食頃無聲。生遂發。視一狐死被中。生特成悼之。爲之殯。斂葬之。制皆如人。禮畢。生徑至陝。訪李氏居。墟墓荆棘。闕無所見。惆悵而還。居歲。

餘七子二女相次而卒其骸骨皆人也而貞終不以爲異

杜陵韋氏子家于韓城有別墅在邑北十餘里開成四年秋自邑中遊焉日暮見一婦人素衣擊一瓢自

北而來謂韋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貧今爲里胥所辱將訟於官幸吾子與紙筆書其辜妾得

以執謂邑長實奪其恥韋諾之婦人即揖韋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卮曰卮中有酒願與吾子盡醉於是

注酒一飲韋方舉卮會有獵騎從西來引數犬婦人望見卽東走數十步化爲一少狐韋大恐視手

中卮乃一獨釀酒若牛溺之狀韋因病熱月餘方瘳

長安興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極壯麗云是隋所制貞觀中寺僧以其年祀綿遠慮有摧圯卽經費計

工且欲新其土木及將毀撤既啓戶見有蛇萬數連貫其地蟻透如積搖首吐舌若蠶噬之狀寺僧大

懼以爲天憫重勞故假靈變於是除殿

李林甫宅卽李靖宅有弘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嘗與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

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林甫官爲奉御遂徙而居焉人有告於弘師曰異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

居相位稱豪貴於天下者一人也雖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權貴爲人缺

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其門稍卑不可乘以過遂易舊製將毀其窻忽有蛇十數萬在

屋瓦中林甫惡之卽罷而不復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校其始相至籍沒果十九年矣

臨淮郡有館亭濱泗水上亭傍大木周數十拱突然勁枝陰合百步往往有疾風迅雷暴發其中人望見

亭中有二光對而上下赫然若電風雷既息光亦隨闕開元中有韋子春以勇力聞會子春客於臨淮

有人語其事者子春曰吾將伺之於是挈衣囊止于亭中以伺焉後一夕忽有大風雷振于地亭屋搖

撼果見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歛衣而坐果覺有物蟠繞其身冷如冰凍束不可解回視見二老人在

身後子春卽奮躍揮臂善然有聲其縛亦解遂歸亭中未幾而風雷爽霽聞亭中腥若鮑肆明日視之

見一巨蛇中斷而斃血遍其地里人相告來觀謂子春且死矣及見之大驚自是其亭無風雷患

天寶中無畏師在洛是時有巨蛇狀甚異高丈餘廣二三尺蛇蟠繞出於山下洛民咸見之於是無

畏師呪之蛇決水瀆洛城卽說佛書義其蛇至夕則駕風雷來若傾聽狀無畏乃責之曰爾蛇也營居

深山中因安其所何爲將欲肆毒於世耶迷去無患生人其蛇聞之遂俯于地若有慙色頃而死焉其

後祿山據洛陽盡毀宮廟果無畏所謂決洛水瀆城之應

開成中有隴西李生爲利州錄事參軍居于官舍中嘗曉起見蛇數百在庭生大懼盡命棄於郊野外其

明且羣蛇又集於庭生益懼駭其異也亦命棄去後一日羣蛇又至李生驚曰豈天將禍我乎登其容

者且久後旬餘生以賊罪聞於刺史遣吏至門將按其罪且問於天子生惶駭無以自安終於庭樹絕

履而死生有妻感生不得其死亦自縊焉於是其家僮僕皆委身於井者且數輩果符蛇見之禍刺史

卽李行權也

貞元十四年秋有異鳥其色青狀類鳩鷓翔于隴陽之郊止藁木中有羣鳥千數俱事其類翔于左右前

宣靈志 卷十

九三

後而又朝夕各銜糞蟲稻梁以獻焉是鳥每飛則羣鳥咸噪而導其前或翼其傍或擁其後若傳喚警

衛之狀立則環而向焉雖人臣待天子之禮無以加矣唯陽人成道野縱觀以爲羽族之靈者然其狀

不類鸞鳳由是益奇之時李嗣客於隴陽謂曰此真鳳鳥也於是作知鳳一章備書其事

薛嵩鎮魏時郡人有好奇異者一日有人持鷹來告於郡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郡人家所有鷹隼

極多皆莫能及常臂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見者請以贖帛百端爲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

人曰此海鶴也善辟蛟螭患君宜於鄴城南放之可以見其用矣先是鄴城南陂蛟常爲人患郡民苦

之有年矣郡人遂持往其海鶴忽投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盡自是郡民免其患

告於嵩乃命郡人訊其事郡人遂以海鶴獻焉



室志補遺

進士李員河東人也居長安延壽里元和初夏一夕員獨處其室方倦於榻寐未熟忽聞室之西隅有微

聲繼而遽響然若韻金石之樂如是久而不絕俄又有歌者其音極清越冷冷然又久不已員竊誌其

歌詞曰色分藍葉青聲比磬中鳴七月初七日吾當示汝形歌竟其一闕員且驚且異矧日命家債窮

其跡不能得焉是夕員方獨處及聞其聲凄越且久亦歌如前詞竟員心知其爲怪也默然異之如是

凡數夕亦復聞焉後至秋始六日夜有甚雨積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聞其聲員驚而視之於北垣

下得一缶僅尺餘制用金成形狀奇古與今之缶甚異其光隱然有文視不可見蓋千百年之器

也扣之則其韻極長卽命漆去塵土方可讀之字皆小篆書乃崔子玉古罍銘也員得而異之然竟不

知何代所製也

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滌陽道士居焉大和中道士嘗一夕獨登壇望觀忽見有異光自井泉中發俄

有一物狀若兔其色若精金隨光而出環繞壇壇久之復入於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其事不敢告

於人後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爛然卽置于巾箱中時御史李戎職於蒲津與道士友善道士因

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爲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後月餘而戎卒

陳郡謝朗者嘗舉進士好爲七字詩其先寓居長安具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齋出其居南行百

宣靈志 補遺

九五

步眺終南巖，佇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繡轡彷彿，近乃雙鬟，高髻艷粧，色甚姝麗。至期所，因駐謂，曰：郎非見待耶？期曰：步此徒望山耳。雙鬟笑降拜，曰：願郎歸所居，期不測，即迎望其居。見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門外，期益駭異，入門，青衣俱前拜，既入，見堂中設茵，張帳，錦繡輝映，異香遍室。期愕然，且懼，不敢問。一人前曰：郎何懼，固不為損耳。頃之，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閑麗，代所未識。降車入門，與期相見，坐於西軒，謂期曰：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期懼稍解，美人即命設饌同食，其器用食物，莫不珍豐，出玉盃，命酒遞酌，期因問曰：女郎何為者，得不為它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請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則已，安用問耶？夜闌，謂期曰：某家甚遠，今將歸，不可久留此矣。聞君善為七言詩，願見贈，期慨然，因命筆賦詩曰：陽臺後會杳無期，碧樹煙深玉漏遲，半夜香風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時。美人覽之，泣下數行，曰：某亦善為詩，欲答來贈，幸不見誚。期喜而請，美人求絳箋，期視笥中，惟碧箋一幅，因與之，美人題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花開只片時，惆悵金閨却歸處，曉鴉腸斷綠楊枝。其筆札甚工，期嗟賞良久，美人遂顧左右，撤帷，命燭登車，期送至門，揮涕而別。未數十步，車與人物盡亡，見矣。期異其事，因貯美人時于篋中，明年春，下第東歸，至新豐，夕舍逆旅氏，因步月長望，追感前事，又為詩曰：一紙華箋，願君猶在，墨猶新，空添滿目，凄涼事，不見三山，縹緲人，皓月照衣，今夜夢落花，啼雨，去年春，紅閣更有，堪愁處，口上，蟲絲鏡上，塵，既而，朗吟之，忽聞數百步外，有車音，西來甚急，俄見金車，從數騎，視其從者，乃前時雙鬟也，驚問之，雙鬟遽前告，即駐車，使謂期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見，願請其舍，逆旅，固不可，又問所適，答曰：將之弘農，期因曰：某亦歸洛陽，願借往東行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待，即囊車，籠謂期曰：感君意，勸厚，故一面耳，首竟，嗚咽不自勝，期亦為之悲泣，因誦以所製之詩，美人曰：不意君之不相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願更耐此一箭，期即以紙筆與之，俄頃而成，曰：惆悵佳期一夢中，武陵春色盡成空，欲知離別偏堪恨，只為音塵兩不通，愁態上眉，凝淺綠，淚痕侵臉，落輕紅，雙輪暫與王孫駐，明日西馳，又向東，期謝之，良久別去，纔百餘步，又無所見，期雖知為怪，眷然不能忘，及至陝西，遂下道，至弘農，留數日，冀一再遇，竟絕影響，乃還洛陽，出二詩話於友人，不數月，以怨結遂卒。

河南龍門寺僧法長者，鄭州原武人，實曆中，嘗自龍門歸原武，家有田數頃，稔而未刈，一夕，因乘馬行田間，馬忽吃不前，雖鞭策輒不動，惟瞪目東望，若有所見，時月明，隨其望數百步外，有一物，如古木狀，兀然而來，法長懼，即迴馬走，道左數十步，伺之，其物西來漸近，乃是白氣，高六七尺，腥穢甚，逾於鮑肆，有聲綿綿如呻吟，西望而去，長策馬隨其後，常遠數十步，行一里餘，至里民王氏家，遂突入焉，長駐馬伺之，頃之，忽聞其家呼曰：車字下牛將死，可借來視之，又頃，聞呼後，舍離厥仆地，不可救，又頃，聞驚哭而出，者長伴過，訊之曰：主人有子，十餘歲，忽卒，語未竟，又聞哭音，或驚叫，聯聯不已，夜分後，聲漸少，迫明而絕，長駭異，即具告其鄰，備來王氏居偵之，其中悄然無聞，因開戶，而其家十餘人皆死，雞犬亦無存焉。

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有禽自柩中而飛者，曰：煞。大和中，有鄭生者，嘗客于隰州，與郡官叟于野，有鷹得一巨鳥，色蒼，高五尺餘，生將命解而視之，忽無所見，生驚，即訪里中民，訊之，民有對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數日，卜人言今日煞當去，其家伺而視之，有巨鳥，色蒼，自柩中出，君之所獲，果是乎？天寶中，京兆尹崔光遠，因游敗，嘗遇一妖鳥，事與此同。

開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於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叟與牧童數輩俱驚走，辟易，自是叟病熱，且甚，經旬餘，病少愈，夢一丈夫，衣青襦，顧謂叟曰：遷我於開元觀，叟驚而寤，然不知其旨，後數日，又適野，復聞之，即以其事白於郡守封君，怒曰：豈非昏而妄乎？叱遣之，是夕，叟又夢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跡於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禍至，叟大懼，及曉，與子偕往郡南，即鑿其地，約丈餘，得一鍾，色青，乃向所夢丈夫衣色也，遂再白於郡守，郡守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忽自鳴，聲極震響，清江之人俱異而驚，郡守具其事上聞，玄宗詔幸臣李林甫寫其鍾樣，告示天下。

東郡郡有館亭，其西軒甚多，怪異，客有寢其下者，夜常聞有犬吠聲，甚微，以燭視之，則一無所見，如是者累年矣，其後郡守命肩健為庫書，一夕月皎，有庫使見一犬甚小，蒼色，自軒下環庭而走，庫吏怪其與常犬異，因投石擊之，其犬吠而去，入西軒下，明日以其事白於郡守，郡守命於西軒窮其跡，見門上狗有蒼色，甚多，果庫吏所見蒼犬之色，衆方悟焉。

交城縣南十數里，常有怪見於人，多怪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後里中人有執弧矢夜行者，縣南見一人，魁然若巨人狀，衣朱衣，以皂巾蒙其首，緩步而來，飲便若甚醉者，里人懼，即引滿而發，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懼少解，即北走至旅舍，且語其事，明日抵縣城，見郭之西有丹桂，一矢貫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歸，縱有血甚多，言於縣令，令命焚之，由是縣南無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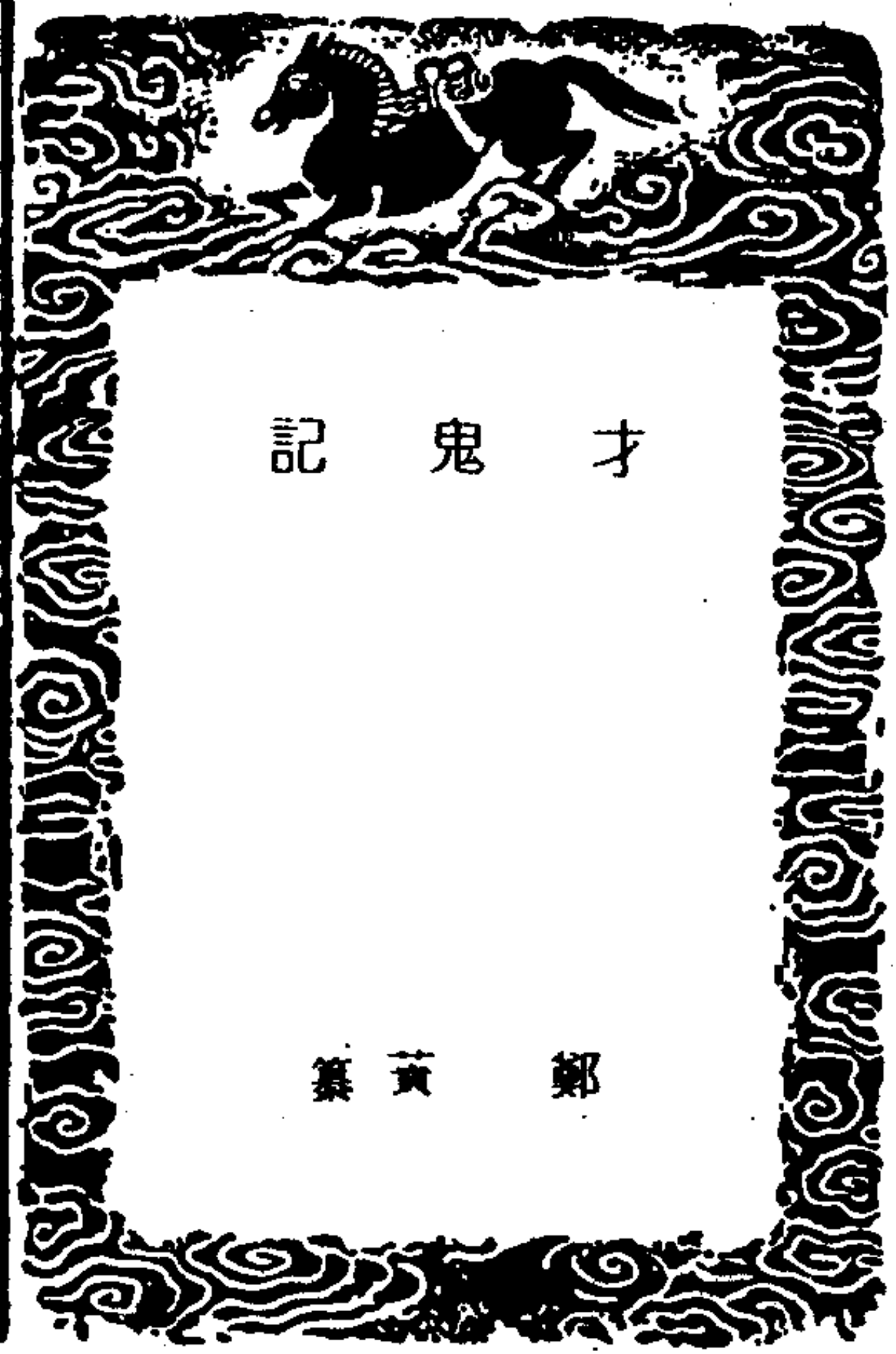
元和中，博陵崔叟者，自汝鄭來，僑居長安延福里，嘗一日讀書牖下，忽見一童，長不盡尺，露髮衣黃，自北牖下趨至榻前，且謂叟曰：幸寄君硯席可乎？叟不應，又曰：我尚壯，願備指使，何見拒之深耶？叟又不顧，已而上榻，躍然拱立，良久，於袖中出一小幅文書，致叟前，乃詩也，字細如粟，歷歷可辨，詩曰：昔荷蒙恬惠，詩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處覓銀鈎，覽訖，笑而謂曰：既願相從，無及後悔耶，其童又出一詩，投於几上，詩曰：學問從君有，詩書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動千年，叟曰：吾無逸少之藝，雖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叟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童笑而下榻，遂趨北垣，入一穴中，叟即命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叟因取書，錄說如新用之，月餘，亦無它怪。

東郡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張秀才借居肄業，常忽不安，自念為男子，當抱慷慨之志，不宜恬法，以自曠，因移入中堂，以處之，夜深，欹枕，乃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儀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為靈仙所集，不敢傷息，因伴寢以窺之，良久，別有二物展轉於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內四眼刻刻如火色相馳逐，而目光眩轉，眷然有聲，然遂巡道三十人，或馳或走，或東

或西或南或北。遊士一人獨立一處。則被一僧舉而去之。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中。未嘗暫息。如此爭相擊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絕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息。乃見二物相謂曰。向者羣僧與道流妙法絕高。然皆賴我二人成其行數耳。不然。安得稱卓絕哉。秀才乃知必妖怪也。因以枕鄰之。僧道三十人與二物一特驚走。曰。不速去。吾輩且爲指大所使也。遂皆不見。明日搜尋之。於壁角中得一敗囊。中有長行子三十箇。并骰子一雙耳。

開成中河東郡有街吏常中夜巡警於路。一夕天晴月朗。乃至景福寺前。見一人俛而坐。交臂擁膝。身盡黑。居然不動。吏懼。因叱之。其人俛而不顧。叱且久。即仆。其首忽舉。視其面貌極異。長數尺。色白而皮狀甚可懼。吏初驚仆於地。久之稍能起。因視之。已亡見矣。吏由是懼益甚。即馳歸。且語於人。其後因重構景福寺門。發地得一漆桶。凡深數尺。上有白泥合其首。果如街吏所見。

初唐有神像鎔金而製。傳云隋朝有術士鎔範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宮中。屬其殿宇甚嚴。玄宗嘗幸其殿。啓而觀焉。時肅宗在東宮。代宗尙稚。俱侍上。上問內臣高力士曰。此神像何所異。亦有說乎。力士曰。此前代所製。可以占王者之在位幾何年耳。其法當厲聲而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厲叱之。其像若有權搖。震移時。仆於地上。喜笑曰。誠如是我爲天子幾何時。力士因再拜賀。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孫叱之。亦動搖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載。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五十九年。盡契其占也。



才鬼記

鄭黃

才鬼記

盧克

唐 鄭黃纂

盧克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克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射獵中之。擊倒而復起。克逐之。不覺遠去。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聲內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襖。新衣曰。府君以繫郎。充着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近得書為郎。君索少女為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充亡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即歎。歎無復辭。免便。救內盧郎已來。便可使女。姓嚴。既就東廊。及至黃昏。內白女郎。襟竟。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即共拜。時為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隨。養。教。內嚴車。送。容充。便出。崔氏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牛。又見本所着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投一襖。衣與充。相問曰。姻緣始爾。別甚。恨。今故致衣一。裝被。褥。一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母問其故。充悉以狀對。

別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傍有犢車。生。沉。乍。浮。既而上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梳。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耀霜。榮耀。長幽滅。世路。永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今時。一別後。何得。重會時。充取兒。梳。及詩。忽然。不見。充後。乘車。入市。賣。梳。與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還曰。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則。棺中。梳。大家。即。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敘。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梳。著。棺中。可說。得。梳。本。未。充。以事。對。此兒。亦為。悲。咽。齋。還曰。母。母。即。令。詣。克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以。充。貌。兒。梳。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即。字。温。休。温。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生。植。字。幹。有。名。天下。

王敬伯

晉王敬伯字子升。會稽人。美姿容。善琴。年十八。仕為東宮扶侍。休假。還鄉。行至吳。通波亭。維舟。中流。月夜。理琴。有一美女子。從三少女。披帷而入。施錦被於東床。設雜果。酌酒。相獻。酬。令。小婢。取。盤。篋。作。宛。轉。歌。婢。甚。羞。滋。低。回。殊。久。云。昨。宵。在。霧。氣。中。彈。今。夕。聲。不。能。揚。女。迫。之。乃。解。裙。中。出。金。帶。長。二。尺。許。以。挂。後。篋。篋。作。歌。女。脫。頭。上。金。釵。扣。琴。和。之。歌。曰。月。既。明。西。軒。寒。復。清。良。宵。美。醴。且。同。醉。朱。絃。發。響。新。愁。生。歌。宛。轉。宛。轉。宛。以。哀。願。為。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共。成。行。低。紅。掩。翠。海。無。色。金。徽。玉。軫。為。誰。鏘。歌。宛。轉。清。復。悲。願。為。烟。與。霧。氤。氳。共。容。姿。天。明。女。雷。歸。四。端。臥。具。綉。枕。囊。并。珮。各。一。

雙為贈。敬伯以象板牙火籠玉琴。爪答之。來日。聞吳令劉惠明亡。女船中。失錦四端。及女郎。臥具。綉囊。珮等。檢括。諸同行。至敬伯。船。而獲之。敬伯。具言。夜來之事。及女儀狀。從者。容。質。并。所。答。贈。物。令。使。檢。之。於。帳。後。得。牙。火籠。箱。內。篋。中。得。玉。琴。爪。今。乃。以。壻。禮。敬。伯。厚。加。贈。遺。而別。敬伯。問。其。部下。之人。云。女郎。年。十六。名。妙。容。字。稚。華。去冬。遇疾。而逝。未死之前。有婢。名。春。條。年。十六。一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彈。箏。篋。又。善。宛。轉。歌。相。繼。而。死。並。有。容。昨。從。者。是。此。婢。也。敬伯。因。號。其。琴。曰。感。靈。

長孫紹祖

長孫紹祖。常行陳蔡間。日暮。路側。有一人家。呼宿。房內。聞。彈。箏。聲。聲。竊。於。窻。中。窺。之。見。一。少。女。容。態。閒。婉。明。燭。獨。處。紹。祖。微。調。之。女。撫。弦。不。輟。笑。而。歌。曰。宿。昔。相。思。苦。令。宵。良。會。稀。欲。持。留。客。被。一。願。拂。君。衣。紹。祖。悅。慚。直。前。撫。箏。女。亦。欣。然。曰。何。處。公。子。橫。來。相。干。因。與。會。合。又。謂紹。祖。曰。昨。夜。好。夢。今。果。有。徵。屏。風。余。枕。率。皆。華。整。左。右。有。婢。仍。命。解。頭。有。珍。羞。而。悉。無。味。又。飲。白。醪。酒。女。曰。粹。血。上。客。不。暇。更。管。佳。味。繼。飲。數。盃。女。復。歌。曰。星。漢。縱。復。斜。風。霜。淒。已。切。薄。陳。君。不。御。誰。知。思。欲。絕。因。前。擁。紹。祖。呼。婢。撤。燭。共。寢。仍。以。小。婢。配。其。蒼。頭。將。贈。女。揮。淚。與。別。贈。以。金。縷。小。合。子。曰。無。復。後。期。時。可。相。念。紹。祖。乘。馬。出。門。百。餘。步。顧。視。乃。一。小。墳。也。愴。然。而。去。其。所。贈。合。子。屢。埃。積。甲。非。生。人。所。用。物。也。

劉暉

文明年。竟陵縣。劉暉。夜投夷陵。空館。月。明。不。寢。忽。有。四。女。郎。西。軒。至。儀。質。温。麗。緩。歌。閑。步。徐。徐。至。中。軒。迴。命。青。衣。曰。紫。綬。取。西。堂。花。茵。來。兼。屈。劉。家。六。姨。姨。十。四。具。母。

南鄰翹翹小娘子并將溢奴來傳語道此間好風月足得遊樂彈琴詠詩大是好事雖有竟陵判司此人已睡明月下不足迴避也未幾而三女郎至一孩兒色皆絕因紫綵鋪花茵於庭中揖讓班班坐中設犀角酒樽象牙杓綠扇花單白瑠璃盞醪馨香遠聞空際女郎談謔歌詠音詞清婉一女郎為明府一女郎為錄事明府女郎舉觴澆酒曰惟願三姨壽壽等那果山六姨姨與三姨壽壽等劉姨夫得太山府札成判官翹翹小娘子嫁得朱餘國太子溢奴便作朱餘國宰相某三四女伴總嫁得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則平生素望足矣一時皆笑曰須與蔡家娘子賞口翹翹時為錄事獨下一籌罰蔡家娘子曰劉姨夫才貌温茂何故不與他五道主使空稱札成判官怕六姨姨不歡請喫一盞蔡家娘子即持杯曰誠知被罰直緣姨夫年老昏暗恐看五道黃紙文書不得誤大神百公事飲亦何傷於是眾女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傳口令仍抽一翠簪急說須傳翠簪過令不通即罰令曰鴛鴦老頭腦好石頭腦鸞老傳說數巡因令紫綵下坐使說今紫綵吃訥令至但稱鸞鸞鸞女郎皆笑曰昔賀若弼弄長孫鸞得郎以其年老口吃又無髮故造此令三更後皆彈琴擊筑更唱迭和歌曰明月秋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又歌曰楊柳楊柳長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繡簾斜捲千條入又歌曰玉戶金缸願陪君王那鄭官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統編續紛翠眉紅粧王歡顧盼為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災苦歌竟已是四更即有一黃衫人頭有角儀貌甚偉走入拜曰婆

提王命娘子速來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却傳語曰不知王見召適相與望月至此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盤筵諷因大聲嚶嚶視庭中無復一物明且拾得翠釵數隻將出示人不知是何物也

獨孤穆

唐貞元中河南獨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義縣宿未至十里餘見一青衣乘馬顏色頗麗穆微以詞調之青衣對答甚有風格俄有車路北導者引之而去穆遂謂曰向者粗承顏色謂可以周旋終接何乃頓相捨乎青衣笑曰愧恥之意誠亦不足但娘子少年獨居性甚嚴整難以相許耳穆因問娘子姓氏及中外親族青衣曰姓楊第六不答其他既而不覺行數里俄至一處門館甚肅青衣下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館曰自絕宿客已數年矣娘子以上客至無所為辭勿嫌疎陋也於是秉燭陳榻衾褥畢具有頃青衣出謂穆曰君非隋將獨孤盛之後乎穆乃自陳是盛八代孫青衣曰果如是娘子與郎君乃有舊穆訊其故青衣曰某賤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即當自出申達頃與設食水陸畢備食訖青衣數十人前導曰縣王至見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絕代拜跪訖就坐謂穆曰莊居寂寞久絕賓客不意君子惠顧然而與君有舊不敢使婢僕言之幸勿為笑穆曰羈旅之人館穀是惠豈意特賜相見兼許敘故舊且穆平生未離京洛是以江淮親故多不之識幸盡言也縣王曰欲自陳欲竊恐驚動長者妾離人間已三百年矣君亦何從面識穆初聞其姓楊及自稱縣主意已疑之及聞此言乃知是鬼亦無所懼縣王曰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世稟忠烈故欲奉託勿以幽冥見疑穆曰穆之先祖為

隋室忠臣縣王必以穆忝有祖風故欲相託乃平生之樂聞也有何疑焉縣王曰欲自宣洩實增悲感妾父齊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傾覆妾之君父同時遇害大臣宿將無不從逆唯君先將軍力拒逆黨妾時年幼尚在左右具見始末及亂兵入宮賊黨有欲相逼者妾因罵辱之遂為所害因悲不自勝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末事大約多同隋史久之命酒對飲言多悲咽為詩以贈穆曰江都昔喪亂闕下多構兵豺虎恣吞噬干戈日縱橫逆徒自外至半夜開重城膏血浸官殿刀槍倚簷楹今知從逆者乃是公與卿白刃汚黃屋邦家遂因傾疾風表勁草世亂識忠臣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天地既蕩雲雷時未亨今者二百載幽懷猶未平山河風月古陵寢露烟青君子秉恒德方垂忠烈名華軒一惠顧土室以為榮丈夫立志操存沒感其情求義者可託誰能抱幽貞穆深嗟嘆以為班婕妤所不及也因問其平生制作對曰妾本無才但好讀古集嘗見謝家姊妹及鮑氏諸女皆善屬文私懷慕帝亦雅好文學時時被命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內妾每見其文心頗鄙之向者情發於中但直敘事耳何足稱贊穆曰縣王才自天授乃鄴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擬穆遂賦詩以答之曰皇天昔降禍隋室如綴旒患難在雙闕于戈連九州出門皆凶豎所向多逆謀白日忽然暮頽波不可收望夷既結讎宗社亦貽羞溫室兵始合官闈血已流憤哉吹簫子悲啼下鳳樓霜刃徒見逼玉笋不可求羅襦遺侍者粉黛成仇讐邦國已淪覆餘生誓不置英英將軍祖獨以社稷憂丹血濺補屨豐肌染戈矛今來見禾黍盡日悲宗周玉樹已寂寞泉臺千萬秋感茲一顧重

願以死節。幽顯倘不昧。終焉契綢繆。縣主吟諷數回。悲不自勝者久之。遂巡青衣人。皆持樂器而有一人前。白縣主曰。言及舊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獨孤郎新至。豈可終夜啼泣。相對乎。某請克使召來家娘子。相伴縣主許之。既而謂穆曰。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亦當時遇害。近在於此。俄頃即至。甚有姿色。善言笑。因作樂縱飲甚歡。來氏歌數曲。穆唯記其一云。平陽縣中樹。久作廣陵塵。不意何郎至。黃泉重見春。良久曰。妾與縣主居此二百餘年。豈期今日忽有嘉禮。縣主曰。本以獨孤公忠烈之家。願一相見。欲豁幽憤耳。豈可以塵土之質。厚誼君子。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縣主微笑曰。亦大彊記。穆因以歌諷之曰。金閨久無主。羅袂坐生塵。願作吹簫伴。同為騎鳳人。縣主亦以歌答曰。朱軒下長路。青草啓孤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暮雲。來氏曰。曩者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后。兄子正見江都之亂。其事遂寢。獨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對。正為嘉偶。穆問縣主所封何邑。縣主曰。兒以仁壽四年生于京師。時駕幸仁壽宮。因名壽兒。明年太子即位。封清河縣主。上幸江都。官徒封臨淄縣主。特為皇后所愛。常在宮內。來曰。夜已深矣。獨孤即宜蚤成禮。某當奉候於東閣。俟曉拜賀。于是羣婢戲謔。皆若人間之儀。既入。臥內但其氣奄然。其身頗冷。頃之泣謂穆曰。姐謝之人。久為塵灰。幸將奉事巾櫛。死且不朽。于是復召來氏。飲酒如初。因問穆曰。聞君今適江都。何日當回。有以奉託可乎。穆曰。死且不顧。其他有何不可乎。縣主曰。帝既改葬。妾獨居此。今為惡王墓所擾。欲聘妾為姬妾。以帝王之家。義不為凶鬼所辱。本願相見。正為此耳。君將適江南。路出

其墓下。以妾之故。必為其所困。道士王善交書符於淮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即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終不。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置我洛陽北坂上。得與君相近。永有依託。生成之惠也。穆皆許諾。曰。遷葬之禮。乃穆家事也。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頽坐未遷。自我居此。於今幾年。與君先祖。疇昔恩波。死生契濶。忽此相過。誰謂佳期。尋當別離。俟君之北。携手同歸。因下淚沾襟。來氏亦泣。語穆曰。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穆因以歌答曰。伊彼維揚。在天一方。驅馬悠悠。忽來與卿。情通幽顯。獲此相見。義感疇昔。言存縉纒。清江桂舟。可以遨遊。惟子之故。不遑淹留。縣主泣謝。穆曰。一辱佳。既承以為好。須與天將。明縣主涕泣。穆亦相對而泣。凡在坐者。皆與辭訣。既出門。回顧無所見。地平坦。亦無墳墓之迹。穆意恍惚。良久乃定。因徙柳樹一株。以誌之。家人索穆頗急。後數日。穆乃入淮南市。果遇王善交於市。遂求一符。既至惡王墓下。為旋風所撲。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先是穆頗不信見神之事。及縣主無不明曉。穆乃深歎。訝亦私為所親者言之。次年正月。自江南回。發其地。數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飲之。穆以其死時草草葬。必有開。既至洛陽。大具威儀。親為祝文。以祭之。葬於安喜門外。其後獨宿於村野。縣主復至。謂穆曰。遷葬之德。萬古不忘。幽滯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舊好使我永得安宅。道塗之間。所不奉見者。以君為我。腐穢恐致嫌惡耳。穆親其車輿。導從悉光赫。於當時。縣主謝曰。此皆君子賜也。歲至己卯。當遂相見。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既為數千里遷葬。復昌言其事。凡穆之故舊親戚。無不畢知。貞元十五年。歲在己卯。穆晨起。將出。忽見

數人至其家。謂穆曰。縣主有命。穆曰。豈相見之期至耶。其久暴亡。遂合葬於楊氏。

崔焯

貞元中有崔焯者。故監察向之子。向有詩名。知於人間。終於南海。從事焯居南海。意豁如也。不事家產。多友豪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栖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於開元寺。焯因閒玩。見乞食老嫗。因蹶而破。他人之酒。獲當墟者。毆之。計其直。僅一緡。焯憐之。為脫衣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乃告焯曰。謝子脫其難。吾善養。病今有越并。阿艾少許。奉子每餐。粥炙一炷。當即愈。不獨愈疾。且兼獲美艷。焯笑而受之。嫗條亦不見。後數日。因遊海光寺。遇一老僧。貧道無以奉酬。但轉經以資。即君之福。伯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錢巨萬。亦有斯疾。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請為書達焉。焯曰。然。任翁一聞喜。躍禮請甚謹。焯因出艾一熟。而愈。任翁告焯曰。謝君子。痊我所苦。無以厚酬。有錢千萬。奉子。幸且從容。無草草而去。因被留。欸焯素善絲竹。能造其妙。聞主人堂中琴聲。乃請家童曰。主人之愛女也。因請琴彈之。女潛聽。而有意焉。時任翁家事。鬼白毒神。每三歲必殺一人。饗之期。已逼矣。求人不獲。任翁與其子私計之曰。門下客。既無血屬。可以為饗。嘗聞大恩。尚不報。况愈小疾乎。遂令其神僕。俟夜半。擬殺焯。已潛扇焯所處之室。而焯不之悟。是女密知之。潛持刀於窓隙。聞告焯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以此破窓遁去。不然少頃死矣。此刀亦將去。無相累也。焯聞恐。悻流汗。以刀斷窓。攜艾躍出。拔鍵而走。

任翁俄覺家僮十餘人持刀秉炬逐之六七里幾及之煒因迷道失足墜於大枯井中追者失蹤而反煒雖墜井爲稿葉所藉幸而不傷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百餘丈無計得出四旁嵌空宛轉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長數丈光照穴中前有石白巖上有物滴下白中如餽蜜蛇就飲之煒察蛇有異乃詣蛇稽顙謂之曰龍王其不幸墮於此願王憫之而不爲害因飲其餘遂不飢渴細視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煒感蛇見憫欲爲灸之而無燭不遂須臾忽有飄火入穴煒乃燃艾啓蛇而灸則疣應手墜地蛇之飲食久已妨礙及去頗以爲適遂吐徑寸珠酬煒煒不受而啓蛇曰龍王能施雲雨陰陽莫測神變甘心行藏在必必能有道拯拔沉淪倘賜挈維得還人世則死生感激銘在肌膚但迷歸心不願懷寶蛇遂吞珠蛇將有所適煒即再拜跨蛇而出去不由穴口只於洞中行數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光燭兩壁時見繪畫古丈夫咸有冠帶長後觸一石門門有金獸鑿環洞然明朗蛇抵此不進而卸下煒煒將謂已達人世矣入戶但見一室空濶可百餘步穴之四壁皆鑄爲房屋當中有錦綉數間垂金泥紫幃更飾以珠玉炫晃如明星之綴帳前有金爐爐上有螭龍鸞鳳龜蛇燕雀皆開口噴出香烟芬芳鬱鬱旁有小池砌以金壁貯以水銀鳥鷺之類皆琢瓊瑤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飾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簧磬祝歌不可勝記煒細視手澤尚新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試彈四壁戶榻皆啟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郎至矣遂却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古環髻霓裳之衣謂煒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立官邪煒乃拾琴再拜女亦

才鬼記

五

酬拜煒曰既是皇帝立官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夏爾遂命煒就榻鼓琴煒彈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以爲胡笳吾不曉也煒曰漢蔡文姬卽中郎也之女也也被虜沒於胡中及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而成斯弄象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皆恬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傳觴煒乃叩首求歸詞旨頗切女曰崔子既來皆是宿分何必勿違幸且駐淹羊城使者少頃當來可以隨往謂崔子曰皇帝已配田夫人而奉箕帚然便可相見崔子莫測所由未敢應荷已命侍女召田夫人田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郎君再命不至女謂煒曰田夫人淑德美麗世無儔匹願君子善待之亦宿業耳夫人卽齊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王諱橫昔漢初國亡而居海島者遂巡有日影入照屋中煒因舉首上見一穴隱隱然觀人間天漢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冉冉自空而下須臾至座間皆有一丈夫衣冠儼然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有篆字進於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死安南都護趙昌克替女酌醴飲使者使者唱喏謂煒曰他日須與使者易服葺葺宇以相酬勞煒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勅令與郎君國寶陽燄珠將往至彼富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遂命侍女開玉函取珠授煒煒再拜而捧之謂四女曰煒不曾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見遺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帝愧之亦有詩繼和賞珠之意已露詩中不假僕說郎君豈不曉耶煒曰敢遂請皇帝詩女命侍女書題于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歲荒臺曠路隅一章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佳人與明珠煒曰皇帝元何姓字女曰已後當自知爾女又

謂煒曰中元日須具美酒豐饌于廣州蒲澗寺靜室者輩當送田夫人往煒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但留艾不知鮑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復於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望其星漢時及五更矣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見餉遂歸廣州崔子先第舍稅居至日往主人舍詢之已三年矣主人謂煒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煒不實告開其戶塵榻儼然頗懷悽愴問刺史徐紳果已死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店潛營是珠有老胡人一見遂匍匐禮拜曰郎君入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不合得斯寶蓋趙佗以珠爲殉故也崔子乃具實告方知皇帝是趙佗也佗亦曾稱南越武帝耳遂具十萬緡而易之崔子詰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我大食國寶陽燄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僅千載矣我國有能元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舶之資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鑑一室胡人遂泛舟歸大食去煒得金遂具家產然羊城使者竟無影響忽有事於城隍廟見神像有類使者又親神筆上有細字乃侍女所題也方具酒醑而與之兼重粉繪及廣其字是知羊城卽廣州城隍廟有五羊焉又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任翁之墓耳又登越王殿臺觀先人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墓千年無子孫野人踏踐成官道兼睹越王繼和詩踪跡頗異乃詢其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因登此臺感崔侍御詩故有粉飾臺殿所以煥赫耳後將及中元日遂豐潔香饌甘醴屬于蒲澗寺之僧室夜半果四女伴曰夫人至容儀艷逸言旨澹雅四女與

崔生會飲諸將曉告去崔子遂再拜訟教書達於越王甲辭厚禮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室因詰夫人曰既是齊王女何以遠配於南越夫人曰某國破家亡遺越王所虜以為嬪御王薨因以為殉乃今不知幾時也看烹鄭生如昨日耳每憶故事不覺潸然燁問曰彼四女何人也曰其二東甌王孫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獻也俱為殉耳又問曰若何人曰鮑鮑女也曰鮑女葛洪妻也多行疾道於南海耳燁歎曰乃昔乙丐之老嫗焉又曰四女呼蛇為玉京子何也曰安期生常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耳燁因在穴飲龍之餘肌膚少嫩筋骨輕捷後居南海十餘載遂散金破產棲心道門學室往羅浮訪其鮑姑後竟不知所適

孟氏

維揚萬貞者大商也多在外貿易財寶其妻孟氏先壽春之妓人也美容質能歌舞薄知書稍有詞藻春日獨游家園四望而吟曰可惜春時節依前獨自游無端兩行淚長只對花流吟罷泣下數行忽有少年容貌甚美踰垣而入笑曰何吟之苦耶孟氏大驚曰君誰家子何得遽至于此而復輕言也少年曰我性落拓不拘檢惟愛高歌大醉適聞吟詠不覺喜動于心所以踰垣而至苟能容我花下一接良談我亦可以強學清調也孟氏曰欲吟詩耶少年曰洋生如寄年少幾何繁花正妍黃葉又繼入問之恨何當千端豈如且偷頃刻之權也孟氏曰妾有良人去家數載所恨當茲麗景遠在他鄉豈惟惋歎芳菲固是傷嗟契濶所以自吟拙句略導幽懷耳不虞君之涉吾地而見悔如此也宜速去勿自取辱少年曰我聞雅雅吟今觀麗容苟蒙見納雖死尚不服

情况實言何害乎孟氏命牋續賦詩曰誰家少年兒心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即恐即知少年得詩喜不自勝乃答之曰神女配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聊足慰多情自是孟遂私之擊歸已舍少年貌既妖艷又善元素綢繆好合樂可知也逾年而夫自外至孟氏憂懼且泣少年曰勿恐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訖騰身而去聞無所見不知其何怪也

李章武

李章武字子飛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好學雖引道自高惡為潔飾而容貌開美即之温然少與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咨訪辯論皆洞達元微研究原本時人比之張華貞元三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之數日出行于市北見一婦人甚美因給信云涇州外與親故知聞遂微舍於美人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悅而私焉居月餘所計用直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既而兩心克諧相好彌切無何章武以事告歸長安殷勤敘別章武留交頸錦綺一端仍贈詩曰鴛鴦綺知結幾千絲別後尋難見和傷未別時子婦答以白玉指環曰玉指環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此循環無終極章武有僕楊某子婦齋錢一千以獎其敬事之勤既別積八九年章武游宦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因友人張元宗令下邳縣章武又自京師與元會忽思曩好乃迴車涉渭水訪之日暝達華州將舍于王氏之室至其門則聞無行跡但外有負楊而已章武以為下里之民或廢業即農居野或實邀聚未始歸復但休止其門且將別適他舍見東鄰之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老

皆捨業而出遊其子婦歿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即云某姓楊第六為東鄰妻復訪郎何姓章武具語之又云曩曾有僕姓楊名果平曰有之因泣告曰某為里中婦五年與王氏相善嘗云我夫室猶如傳舍閱人多矣其於往來見調者皆殫財窮產甘辭厚誓未嘗動心頃歲有李十八郎曾舍于我家我初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侍枕席寢家歡愛今與之別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終夜不寢我家人固不可託脫有至者願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參差相記祇奉并語深意但有僕夫楊果即是下下三年子婦寢疾臨死復見託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藥所奉託萬一至此願申九泉銜恨千古睽離之歎仍乞留止此舍與神會於髮髻之中章武乃求鄰婦為開門命從者治食物方將具細席忽有一婦人持帚出房掃地鄰婦亦不之識章武因訪所從來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詰之即徐曰王家亡婦感郎恩情將見會恐生怪怖故使相聞章武云某所來者誠為此也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思念情至實所不疑語畢執帚人欣然而去遂巡睽門即不復見乃具飲饌呼祭自食飲畢安寢至三更許篝燈在床之東南忽爾稍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變因命移燭背牆置室東南隅旋聞西北角悉率有聲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即可辨其容色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不異但舉止浮急音調輕清耳章武下床迎擁攜手款若平生之歡自言在真錄中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與相暱亦無他異但數請令人視明星若出當須還不可久住每交歡之暇即懇託謝鄰婦楊氏云非此人誰達幽恨至五更有

人告可還子婦泣下床與章武連臂出門仰望天漢嗚咽悲怨却入室自於裙帶上解錦囊囊中取一物似彈丸其色紺碧質又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之識子婦曰此所謂韞韞寶出崑崙元圃中彼亦不易得妾近與西岳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衆寶瑤上愛而訪之夫人遂解以相授元洞天羣仙每得此一寶皆爲光榮以郎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投贈常願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吟詩曰河漢已傾斜神魂欲越越願郎更迴抱終天從此別章武取白玉寶簪一以酬之并答詩曰分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寧辭重重別所歎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婦復爲詩曰昔辭懷復會今別便終天新悲與舊恨千古閉重泉章武答曰後期杳杳約前恨已相尋別路無行信何因得寄心欸曲敘別訖遂却赴西北隅行數步猶迴顧拭淚云李郎珍重無念此泉下人復嗚咽佇立視天欲明急趨至角卽不復見但空室宵然寒燈半滅而已章武乃促裝自下卦歸長安復歸安定後復之下卦與張元宗及羣官携酒宴飲酒酣章武懷感因卽事賦詩曰水不西歸月暫圓令人悵望古城邊蕭條明早分岐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畢與羣官別獨行數里又自諷誦忽聞空中有歎賞音調悽惻更問之乃王氏子婦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於此別無日交會知郎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送千萬自珍章武愈感之及至長安與道友離西李訪話訪亦感其誠而賦詩曰石沉遼海潤樹別楚天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滿夕陽章武既事東平丞相府因召王工視所得韞韞寶工亦不知不敢曉則後奉使大梁又召王工粗能辨乃因其形刻作樛葉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貯懷中

才鬼記

才鬼記

才鬼記

至市東街偶見胡僧忽近馬叩頭云君有寶玉在乞一見乃引於靜處開懷示僧捧玩移時云此天上之物非人間有也章武復來華州訪遺楊六娘至今不絕

寶玉

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求薦于同州時賓館填溢假郡功曹王勳第以候試既而他室皆有客惟正堂以草繩繫門日牖而窺其室獨床上有褥衾床北有破籠此外更無有問其鄰曰處士寶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廂爲窄思與同居甚喜其無姬僕也及暮寶處士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勝前謁且曰勝求解於郡以賓館喧故寓于此所得西廂亦甚窄君子既無姬僕又是方外之人願略同此室以俟郡試玉固辭接對之色甚傲夜深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室中垂簾幃喧然笑語於是夷勝突入其室中屏幃四合奇香撲人雕盤珍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嬌麗無比與寶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銀爐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兒郎衝突人家寶面色如土端坐不語夷勝無以辭辭咬舌而出既下階聞閉戶之聲曰風狂兒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鄰者豈虛語哉寶辭以非已所居難拒異客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歡笑及明往視之盡復其舊寶獨偃於褥衾中拭目方起夷勝詰之不對夷勝曰君畫爲布衣夜會公族苟非妖幻何以致麗人不言其實當卽告郡寶曰此固秘事言亦無妨比者玉薄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于老義縣陰晦失道夜投人庄問其主其僕曰汾州崔司馬庄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貌可愛問寶之先及伯叔昆弟詰其中外親族乃玉舊親知其爲

表丈也自幼亦嘗聞此丈人但不知官位慰問殷勤情意甚優重因令報其妻曰寶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兄之子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官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卽見有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室陳設之盛若王侯之居盤饌珍奇味窮海陸既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賢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事落然蓬遊無抵徒勞往復丈人有女年近長成今便奉奉事衣食之給不求於人可乎玉起拜謝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賓客吉禮既具便取今夕謝訖復坐又進食食畢揖玉于西廂具沐浴訖授衣巾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明之士一姓王稱郡法曹一姓裴稱戶曹一姓韋稱郡督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輿香車皆具花燭前引自廳西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遠庄一周自南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三更妻告玉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數子無非真官妾與君宿緣合爲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卽去玉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屬已爲夫妻便合相從何爲一夕而別也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于此君速命駕當令君篋中有絹百匹用盡復精所到必求靜室獨居少以存想隨念卽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今日盡別宵會耳玉乃入辭崔曰明曉雖殊人神無二小女子得奉巾櫛蓋是宿緣勿謂異類遂猜薄之亦不可言于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匹而別自是每夜獨宿思之則來供帳候具悉其携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果有絹百匹因各贈三十四求其秘

才鬼記

才鬼記

言之言訖過去不知所往焉

曾季衡

大和四年春監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屋宇壯麗而季衡獨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于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魂或時出現即君愼之季衡少年好色願觀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為間頻炷名香頗疎凡俗步遊閑處恍然凝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面拜即君言訖愕然而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束帶伺之見向者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貞父今為重鎮昔侍從大人牧此城據此室亡何物故感君思深窮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間存歿願思相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欵昵移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慎勿泄于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說及麗貞謾言之將校驚欲實其事曰即君將及此時願一扣壁某當與一二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肯扣壁是日女郎一見季衡容色慘沮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為負約而洩于人自此不可更接歡笑矣季衡追悔無詞以應女曰始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真胡越燕折鶯離芳草竭年少烟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詩恥無以酬乃強為一篇曰莎草青青雁欲歸玉腮珠淚酒臨岐雲鬟飄去香風盡愁見鶯啼紅樹枝女遂于襦帶解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鳳翹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覩物思人無以幽冥為隔季衡搜書笈中得小金鏤花如意酌之季衡曰此物雖

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嗚咽而沒季衡自此寢寐思念形體羸瘠故舊丈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王原紉針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無疾而終于此院今已歸葬北邙山或陰晦而魄常游於此人多見之則知女詩北邙空恨清秋月也

章氏子

京兆章氏子舉進士門閥甚盛嘗納妓于洛顏色明秀尤善音律嘗令寫杜工部詩得本甚舛妓隨筆改正文理曉然是以頗為所惑年二十一而卒章悼痛之甚為羸瘠棄事而寢意其夢見一曰家童有言嵩山任處士者得返魂之術章召而求之任命擇日齋戒除一室舒幃焚香仍須一經身衣以導其魂章搜衣笥盡施僧矣惟餘一金縷裙任曰事濟矣是夕絕人屏事且以暱近悲泣為戒燃蠟炬于香前曰路燭燃寸即復去矣章潔衣歛息一如其誨是夜萬籟俱止河漢澄明任忽長嘯持裙向幃而招如是者三忽聞吁嘆之聲俄頃映幃微出斜睇而立幽芳怨態若不自勝章驚起泣任曰無庸恐迫以致條迴生忍淚視之無異平生或與之言領首而已逾刻燭燼欲逼之歛然而滅生乃捧幃長慟既絕而蘇任生曰某非獵食者哀君情切故來奉救渥沐極艷不必實懷章欲謝之不顧而別章常賦詩曰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爾得渾似初逢李少君悼亡甚多不備錄章自此鬱鬱不悛逾年而沒

酒徒鮑生

酒徒鮑生家富蓄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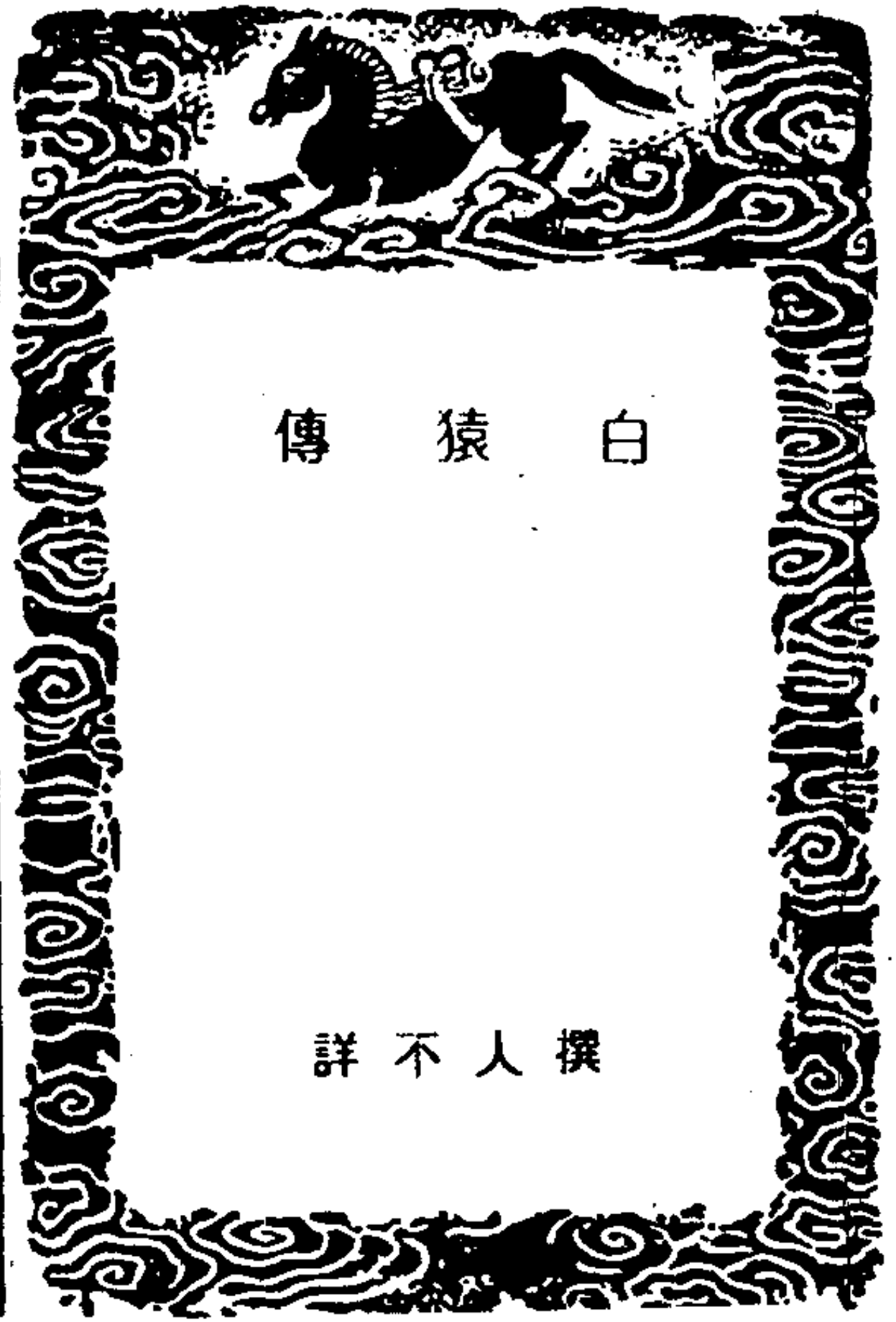
外弟章生下第東歸同憇水閣鮑置酒酒酣章謂鮑曰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携挈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然滯維揚日連斃數駟後乘既闕不果悉從唯與夢蘭小倩俱今亦可以佐歡矣頃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遂坐鮑生之右縱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章曰出城得良馬乎對曰子春初塞游自鄜坊歷鳥延抵平夏止靈武而迴部落駟駟數疋龍形鳳頸鹿脰鷹眼大足輕脊平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杯命燭閱馬數疋於軒檻前向所誇誕是未盡其八九章戲鮑曰能人換任選殊尤鮑欲為之意頗切密遣四絃更衣盛粧頃之而至乃命捧酒勸章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頗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塵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姻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章乃召御者牽紫叱撥以酬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紊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人導從甚眾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章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疑大僚夜至乃恐悚入室闔戶以窺之而杯盤狼藉不暇收拾時紫衣即席相顧笑曰此即向來指妾換馬之筵乎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鬢甚長質貌甚偉持盃望月沉吟久之曰今珠露既清桂月如畫吟咏時發益觴間行能接筆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為題長鬚曰便以妾換馬為題仍以舍彼傾城求其駿足為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啓書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韻長鬚者唱云彼美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于傾城香暖深閨承厭天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紫衣曰原夫人以於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

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容休權其金鉶右牽而來光彩
頓生于玉勒長鬚曰步及庭砌効當軒墀望新恩懼非
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鬃意已忘於鬢髮
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紫衣曰是知事有廢興用有
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哉買
笑之恩既盡有類夢馬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賦四
詠訖芭蕉盡羣生發篋取紅箋跪獻于應下二公大驚
曰幽顯路殊何見通之若是然吾子非後有爵祿不可
與鄙夫相遇言訖二公行十餘步而失忽不知其所在

錢起

錢起寓宿驛舍聞窓外有人吟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
峯詩數遍起怪之後十年就試座主李暉試湘靈鼓瑟
句意久不屬遂以此二句結之乃中魁選詩云善鼓雲
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雅調愴金
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
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才鬼記終



白猿傳

詳不人撰

白猿傳
 梁大同末建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被李
 師古陳徹別將歐陽乾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
 深入深阻結妻織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為
 擊麗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九所難
 免宜謹護之乾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隱婦密
 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爾夕陰
 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
 有物驚悟者即已失妻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
 出門山嶮咫尺迷悶不可尋遂明絕無其跡
 乾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週
 即深凌嶮以索之既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
 上得其妻縵履一隻雖侵雨濡猶可辨識乾尤
 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嚴棲
 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
 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
 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絙而陟其
 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
 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惟
 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

陽山顧氏文考

至則問曰何因來此乾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
 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人其門以木
 為扉中寬闊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
 妻卧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乾就視之迴
 眸一睇即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
 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
 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
 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
 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為期因促之
 去乾亦速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
 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驕力俾吾等以綵練
 縛手足於牀一踊皆斷常初三幅則力盡不解
 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過體皆如鐵在膺
 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傍一
 巖曰此其食庫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
 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
 俟日哺有物如匹練自山下透至若飛徑入
 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
 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食
 之致飽婦人競以玉杯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
 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
 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
 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
 其臍下即斃刃血射如注乃大嘆咤曰此天殺
 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
 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蓋盈
 品羅列杯按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
 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其色久者至十年
 云色衰必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
 更無黨類且盟洗者帽加白衿被素羅衣不知

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
 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
 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嚼果栗尤嗜
 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即斃然而逝半盡往
 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
 夜就諸牀翻戲一夕皆周未嘗寐言語淹詳華
 旨會利然其狀即假獲類也今歲木葉之初忽
 愴然曰吾為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
 眾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
 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
 至矣因顧諸女汎瀾者久且曰此山複絕未嘗
 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
 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乾即取寶玉珍麗及
 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乾妻周歲生一子
 厥狀肖焉後乾為陳武帝所誅素與江惣善愛
 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
 學善書知名於時

白猿傳終

長洲顧氏家藏宋本校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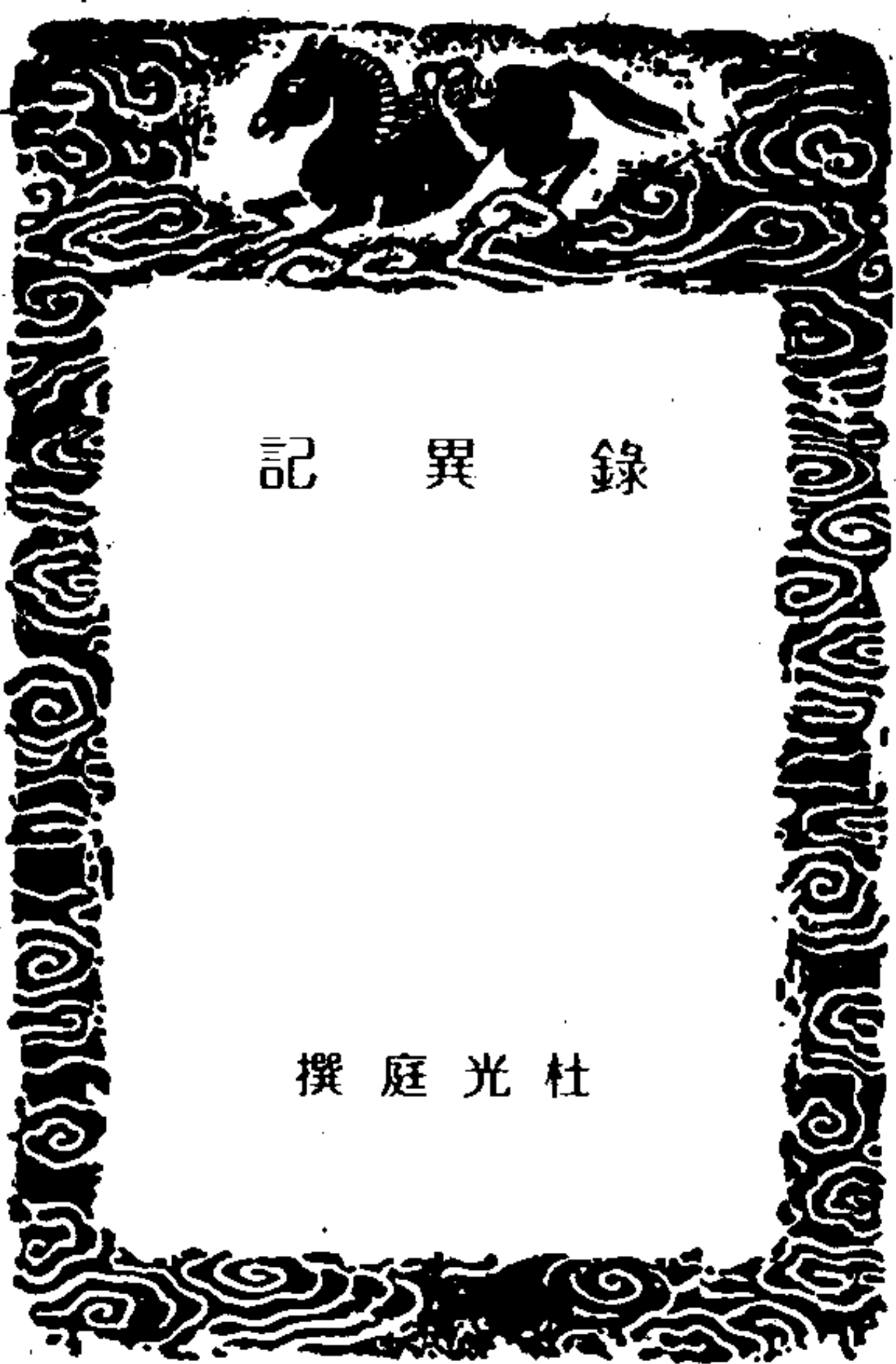
陽山顧氏文考

白猿傳

蓮塘撰

卷子歐陽詢面似猿長孫無忌嘲之曰誰於麟閣上畫此一獼猴同時因戲作此傳託江總之名非實錄也

白猿傳



錄異記

杜光庭撰

錄異記序

蜀光祿大夫尚書都督節度使生柱國公杜光庭撰

怪力亂神雖聖人不語經誥史冊往往有之前
達作者述異記博物志異聞集皆其流也至於
六經圖緯河洛之書別著陰陽神變之事吉凶
兆朕之符隨二氣而生應五行而出雖景星甘
露合璧連珠嘉麥嘉禾珍禽珍獸神之靈液卿
雲醴泉異類為人人為異類皆數至而出不得
不生數訖而化不得不沒亦由田鼠為鴛野雞
為鷹雀化為蛤鷹化為鳩星精降而為賢臣嶽
靈升而為良輔今古所載其徒實繁又若晉石
羊神憑人約物鳥血魚火為災為異有之乍驚
於聞聽驗之乃關於數歷大區之內無日無之
耶因暇辰偶為集錄或徵於聞見或採諸方冊
庶好事者無忘於披繹焉命曰錄異記臣光庭
謹叙

錄異記序

題錄異記

杜光庭以方術事蜀相是以相亦好為方士房
中之術觀其所著錄異記大都摛拾他說間入
神儒玄怪之事用相證實如所記黃齊遇什亦
老人言蜀之山川合為帝王都而蜀字若去虫
者金正應金德久遠王于西方四海可服此蓋
意在媚相也使誠以蜀作號正可與以襲作名
為配至謂仙人許君夢神人請作水陸大醮可
以證道及司馬凝正誼醉聞陵毛意歡有一妻
一女皆自為儕輩不妨嬉酒誘覓齋醮錢地耳
又如淮南王事一本為洪神仙傳而謬加八公
姓名村鄙可笑而異人僅如廩君祗全節晉書
載記則杜宇驚令反不足異邪即其載利州楊
謨洞有神仙出見亦聊略數語竟不知所見仙
人即山下王氏因飲病僧餘水闔門飛入洞中
耳此皆學凡識近急于成書取悅于相故率率
如爾蜀構祝謂相好學為文皆本于理見此得
無爾姑妄言之為作捧腹大噱沈士龍識
余嘗讀唐書寶桂娘初為李希烈強取桂娘謂
父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後與希烈親將陳仙奇
妻實陰結卒以誅賊滿門每歎桂娘忠智有大
男子所不及者及見錄異記所載巧工劉萬餘
計誘黃巢大修城隍陰置其錢穀巢亦竟用此
敗又樂工鄧慢兒至死不肖為巢一奏琵琶茲
二人即優伶乎忠皆可錄而萬餘功不在桂娘
下乃唐書絕不見收蓋以桂娘為杜牧所記光
庭羽流人忽以為誕不足信故歐宋取彼削此

亦所託有幸有不幸也然光庭記朱桃椎茹茨
賦謂是薛稷賦贈而蜀志作朱自賦宋劉光祖
朱真君祠堂記亦謂賦作自朱余因詳詁其序
云孔子達士仍遭沮溺之譏叔夜高人乃被孫
登之誚使朱自賦不宜張翮乃爾為薛賦無疑
又賦中語與蜀志時有小異處至末光庭刪其
未會昔時三箇士無故將身殞二桃二句改韻
結之較似閒雅胡震亨識

題錄異記

錄異記目錄

卷第一

仙

卷第二

異人

卷第三

忠

孝

感應

異夢

卷第四

鬼神

卷第五

龍

異虎

異龜

異龜

異蛇

異魚

卷第六

洞

卷第七

異水

異石

卷第八

墓

錄異記

錄異記目錄

錄異記卷之一

蜀杜光庭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仙

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軒轅之代歷於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泊周末復還中國居漢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橫之術時王綱頽弛諸侯相征陵弱暴寡于戈雲擾二子得志肆唇吻於戰國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泰以辯譎相高爭名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恨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柏華霍之樹上葉凌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斤斧之患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血蓋所居者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儀秦答書曰先生秉德含弘飢必嗽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素空閣誠街斯旨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遐鑒興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藜蟲之樂棲竹葦之巢自撥泯滅悲夫痛哉

廬山九天使者開元中皇帝夢神仙羽衛十乘

萬騎集於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車而下
謁帝曰我九天採訪巡糾人間欲於廬山西
北置一宮自有木石基址但須工力而已
帝即遣中使詣山西北果有基跡宛然信宿
有巨木數千段自然而至非人力所運堂殿
廊宇隨類致木皆得足用或云此木昔九江
王所採擬作宮殿沉在江州湓浦至是神人
運來以供所用廟西長廊柱礎架虛在巨淵
之上其下汨流奔響泓宵不測又歷年歲會
無危墊初構廟時材木自至一夕巨萬皆有
水痕門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築常
有五色神光照燭廟所常如晝日揮斤運工
略無餘暇人力忘倦旬月告成畢工之際中
使夢神人曰藉聖丹綠廟北地中尋之自得
勿須遠求於是訪之採以克用略無所闕既
而建昌渡有靈宮五百餘人若衣道士服者
皆言詣使者廟今圖像存焉初玄宗夢神人
日因召天台鍊師司馬承禎以訪其事承禎奏
曰今名山嶽瀆血食之神以主祭祠太上虛
其妄有威福以害蒸黎分命上真監蒞川嶽
有五嶽真君焉又青城丈人爲五嶽之長瀛
山九天司命主九天生籍廬山九天使者班
三天之錄彈糾萬神皆爲五嶽上司蓋各置
廟以齋食爲饗是歲五嶽三山各置廟焉
鄂州黃鶴樓前江中云有羅真人碑言是羅真
人曾於鄂州化見頭爲雙髻年可四十餘於
民家傭力未嘗言語忽一日郡中大設於衆

中叱責一人令其速去此人驚懼拜謝奔入
樓下江中衆皆異之太守問其所以答云所
叱者江中白龍也潛欲害此城池吾故叱之
遣去太守疑其詐試請一見白龍驗其虛實
此人與太守登樓以符投之俄而江上晦暝
白龍即見長數百丈衆皆見之尋復遣去此
人是羅真人也今羅公遠真人於蜀類見多
土水旱之事鄂州所見亦恐是公遠耳
淮南王安好神仙之道海內方士從其游者多
矣一旦有八公詣之容狀衰老枯槁僂僂
者謂之曰王之所好神仙度世長生久視之
道必須有異於人王乃禮接今公衰老如此
非王所宜見也拒之數四公求見不已闕者
對如初八公曰王以我衰老不欲相見却致
年少又何難哉於是振衣整容立成童幼之
狀闕者驚而引進王倒屣而迎之設禮稱弟
子曰高仙遠降何以教寡人問其姓氏答曰
我等之名所謂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壽千
齡葉萬椿鳴九皋修三田岑一峯也各能吹
噓風雨震動雷電傾天駭地迴日駐流役使
鬼神鞭撻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變化之
事無所不能也時王之小臣伍被曾有過恐
王誅之心不自安詣闕告變證安必反武帝
疑之詔大宗正持節淮南以察其事宗正未
至八公謂王曰伍被人臣而誣其主天必誅
之王可去矣此亦天遣王耳若無此事日復
一日人間豈可捨哉乃取鼎煮藥使王服之

骨肉近三百餘人同日昇天鷄犬舐藥器者
亦同飛去八公與王駐馬於山石上但留人
馬蹤跡不知所至宗正至以此事奏帝帝大
懊恨命誅伍被自此廣招方士亦求度世之
藥竟不得其後王母降時授仙經密賜靈方
得尸解之道由是茂陵玉箱金杖再出人間
抱犢道經見於山洞亦示武帝不死之跡耳
成都至真觀道士黎元興龍朔年中於學射山
欲創造觀宇夜夢神人引昇高山大殿之中
謁見中央黃老君身長數丈鬚髮皎白戴金
鳳冠著雲霞衣侍衛十餘人顧謂元興曰吾
近有材木可構此觀無煩憂也如此再夢數
日有人於萬歲池中乘舟取魚或見水色清
澈池底大木極多以告元興元興令人取之
得烏楊木千餘段至有長百尺者以用起觀
作黃老君殿依夢中像塑之又制三尊殿講
堂齋壇房廊門宇木皆足用
永平四年甲戌利州刺史王承賞奏深渡西入
山二十里道長山楊謨洞在峭壁之中上下
懸險人所不到洞中元有神仙或三人或五
人服飾黃紫往往出見是時所見人數稍多
詔道門威儀疑真大師點鑒先生任可言內
大德施昭訓齋青詞御香與內使楊知淑同
往醮謝又復出見如初詔改景谷縣爲金仙
縣道長山爲玄都山楊謨洞爲紫霞洞仍封
玄都山主者爲玉清公置紫霞觀以旌其事
縣令李鑄賜緋魚袋正授

恩州大江之側崖壁萬仞高處有洞門中有仙

人江中舡人呼聲呼之往往即出多着紫衣

下窺江岸躊躇久之方去洞下江灘水淺往

來舟舡於此般載上岸船輕然後可行有旭

川劉宰宏曾過此灘舟人具語其事因呼數

聲仙人果出山上絕頂多有石笋迥然挺拔

高者僅十尺亦有數百尺者皆光色潔白如

凝酥積雪人跡不到大都默啖諸山有大酉

小酉皆是絕跡勝境為神仙所居

蘇校書者好酒唱望江南善製毬杖外混於衆

內潛修真每有所闕即以毬杖于於人得所

酬之金以易酒一旦於郡中白日昇天約是

壬申癸酉年也晉州汾西令張文煥長官說

此

仙人許君居世之時嘗因修觀工用既畢欲刻

石記之因得古碑文字形缺不可復識因刻

去舊文刊勒新記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

庭砌聞空中語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官求救

不然即有不測之變愕然異之再問其事杏

不復答乃炷香虔祝願示求救之由良久復

語曰所刻碑舊文雖已磨滅而當時為文之

人見詣水官相訟奪我之名顯已之名出此

水官將有執對之命宜速求之許君乃訪得

舊文立石刊紀一夕夢神人相謝云再顯名

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山川萬靈

得三官舉明可以證道君依教修之遂成道

果自此水陸醮法傳於人間成都道士楊景

錄異記

昭說此

馬道流名智能常游歷江湖間乾寧丁巳歲至

玉梁觀時有大齋智能徑上山頂時道衆留

之不住至山頂九仙得道處安座儼然而化

神色不變手足柔軟與生無異

司馬凝正攻書好道游江湖間久矣咸通初與

道士白無隅張堅白於洞真觀繕寫真經尋

復遊歷諸山貌如五十歲人天復中來往西

山玉筍袁吉諸郡人皆識之但性多闕茸未

嘗拘檢每於市肆里巷與人聞語忽於洪州

生米埠止僧院中累日誼醉為人所擊衆患

之醒而謂之曰師不拘道行作此猖狂不惟

汗辱道風亦且誼亂於我凝正怒曰我為僧

人所辱何用生為即仆地而死遂巡肌肉青

黑手足堅勁即為官中檢視申於州時當

暑月停留數日驗覆方畢了無臭敗州司命

給衣物秘器沐浴將殮慶然而起振衣出棺

神色自若入肆飲酒與常無異衆共驚嘆莫

測其由今猶在江西境內時天祐庚午年也

隱士朱君記靈池縣圖經云朱桃樵者隱士也

以武德元年於蜀縣白女村居焉草服素

冠晦名匿位織屨自給口無二價後居棟平

山白馬溪大磐石山石色如冰素平易如砥

可坐十人石側有一樹垂陰布護於其上當

暑熾之月茲焉如秋桃樵休偃於是焉有好

古之士多於茲遊朱公或斲輪以為資前長

史李厚德後長史高士廉或招以弓旌或道

以尺牘並笑傲不答太子少保河東許公稷

初為彭山令聞其風而說之乃作助賦賦以

贈焉洎解印還京假途就謁其室已虛矣但

遺蹤宛然訪於鄉里云朱公或出或處或隱

或顯蓋得道者薛公題讚於其壁而還長安

復數年鄉人時見朱公而竟不知所在其所

隱之石今亦不見巨木之下惟石洞存焉近

年石洞長亦閉塞後宰邑好事者刻賦為碣

立于洞門官道之側然鄉邑祈請焚香禱祝

者頗有靈應自非得道證品孰能與於此乎

賦

若夫虛寂之士不以世務為榮隱遯之流乃

以閑居為樂故孔子達士仍遭沮溺之譏叔

夜高人乃被孫登之誚况復尋山翫水散志

娛神穩對蒹葭之間屬想青雲之外逸世間

之煩襟遂明時之高志而已矣其辭曰

若乃觀余庵室修諸陋質野外孤標山旁迥

出峭壁則崩剝而通風懸崖則摧頽而瀉日

時或居閒晚思景媚青春陶斯澗谷委此心

神削野藜而作杖卷竹葉而為巾不以聲名

為貴不以珠玉為珍自然風前引嘯月下尚

眠庭唯三徑琴則一弦散誕池塘之上道遠

巖壑之間道遙兮無所託志意兮還自樂向

明月以彈琴對清風而緩酌望嶺上之青松

聽雲間之白鶴用山水以優游忘琴書之寂

寞谷中偏覺鳥聲多聲多音韻自和和見許

毛衣真亂錦聽渠聲韻宛如歌調弦聲緩急

向我亦艾集時逢雙燕來屢值遊蜂入水開
綠水更應流草長塔前還復濕吾意不欲世
人交吾意不美功名立將知世事盡徒勞爭
似幽棲長自哉

先生知足離居盤桓口無二價食惟一餐築
土為室卷葉為冠斲輪之妙齊扁同歎

錄異記卷之一

錄異記卷之二

蜀杜光庭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異人

李特字玄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
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
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皞
氏樊氏栢氏鄭氏五姓皆出皆爭為長於是
務相約以劍刺穴能著者為廩君四姓莫著
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上為船雕畫之而浮
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
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
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
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
君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
廩君宿且輒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
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
者十日廩君即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
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

君至碣石上望廣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
神隨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玄廩
君復乘土舡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
曲望之如穴狀廩君嘆曰我新從穴中出今
又入此奈何岸即為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
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
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
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為黔中
郡薄賦歛之歲出錢四十萬巴人呼賦為寶

因謂之實人焉

袁起者後漢時湘中人在鄉忽醉三日始醒起
吐皆聞酒氣自云起與天人共飲後任漢陽
令逆說豐儉有驗白日判陽夜判陰忽乘雲
而上天不知所在

契真先生李義範住北邙山玄元觀咸通末已
數年矣每入洛城徽安門內必改服歇轡焉
有李生者不知何許人年貌可五十餘與先
生叙宗從之禮揖請其所居有學童十數輩
生有一妻一男其居其貧窶日不暇給自此

先生往來多止其學中異常欸狎忽一夕詣
邙山與先生為別權墟夜話問其將何適耶
生曰某此別辭世矣非遠適也其受命於冥
曹主給一城內戶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
既畢不可久住後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其
於此山之下所缺者屢送終之人少一千錢
託道兄貸之故此相囑兼告別矣因曰人世
用水不過日用三五升過此極有減福折算
切宜慎之問其身後生計生曰某妻聘執喪

役夫姓王某小男後當為僧然其師在江南
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間且寄食觀中也
先生曰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
為道非人力所能遣此並陰騭品定言訖及
晚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
初霽李生之妻與數輩詣先生云李生謝世
今早墓於山下欠一千錢云嘗託先生助之
故來取耳仍將男寄先生院後江南僧行成

果至宿於先生之室因與李生之男委之行
成欣然携去云既有成約當教以事業度之
為僧二歲餘行成復至已為僧矣諱得法華
經甚精熟焉初先生以道經授之經年不能
記一紙人之分定信有之焉果僧材也

李業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號山路值暴雨投
村舍避之隣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
業牽驢庇於簷下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
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
暮矣小童曰阿翁昂欲歸不喜見賓客可去
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
前去也須史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
連止宿既曉懇留欲備饌業婉謝再三因言
曰孫子云阿翁不受賓客某又疑夜前去不
得甚憂怪及不意過禮周旋何以當此翁曰
某家貧無以佇賓慙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
三人皆節度使某何敢不祇奉耶業曰三人
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過矣翁曰行官領節
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
然秀才五節鉞勉自愛也既數年不第業從
戎幕矣明年楊鎮為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
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為軍使
領邠州節度業以討党項功除振武邠涇凡
五鎮旌鉞一如老翁之言

錄異記

虎三數頭於庭中月夜交搏騰踏既其知果
怒持白挺擊之遂散去知果於觀側獲草兔
臥草中不驚手移於他所如猶犬耳其狎異
類也如此一旦失所之

鳳州賓佐王部員外時在相國滿在相府幕中
籌畫賓佐最為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
中僚屬咸與之相識而獨親於王居無何忽
謂王曰或有不小失意抑吾子之福也又旬日
王忽失主公意因稱疾百餘日主公致於度
外音問杳絕任亦時來一日謂王曰此地將
受災官街大樹自枯事將過矣葉隕之時事
行也可速求尋醫以脫此禍王以主公之怒
未息深以為不可任曰但三貢啓事必有指
揮如其言數日內三貢啓乞於關隴已來尋
醫果使人傳旨相勉速以出院倒錢匹段相
遺倍厚於常王乃入謝留宴又遺絲綉錦繡
之物及其家不旬即促行北去滿相於郊外
宴餞臨岐之賦僅二百餘十五六日至吳山
縣傲居而止又十來日鳳州人言已軍變矣
滿公歸襄中同院皆死於難王獨免其禍任
公問其所舍再往謁之失其所在矣

黃齊衙隊軍徧禪也常好道行陰功有歲年矣
於朝天嶺遇一老人髭鬚皎白顏色櫻桃肌
膚如玉與之語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後當有
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陰德無退前志其後齊
下峽舟舫覆溺流至灘上如有人相拯得及
於岸視之乃前所遇老人也尋失所在自疑

往往見之忽於什邡縣市中相見召齊過其
所居出北郭外行樹林中可三二里即到其
家山川林木境趣幽勝留止一夕因言曰蜀
之山川是大福之地久合為帝王之都多是
前代聖賢鎮壓崗源穿絕地脉致其遲晚凡
此去處吾皆知之又蜀宇若去虫著金正應
金德久遠王於西方四海可服汝當為我言
之及明相送出門已在後城山內去縣七十
餘里既歸亦話於人終無申達之路數月齊
卒

夔州道士王法玄舌大而長呼文字不甚典切
常以為恨因發願讀道德經夢老君與弱其
舌覺而言詞輕利精誦五千言頗有徵驗
道士邾法遵居廬山簡寂觀道行精確獨力檢
校以歷數年全無徒弟忽夢玄中法師謂之
曰汝無人甚見勤勞今有二童子所恨年小
耳既覺話之於眾出山過民王家有孩子年
纔一晷見法遵至來抱其足不肖捨去法遵
去後晝夜啼號累日不息法遵至則欣然迎
之其父母曰三五年後即捨為童子又一小
兒姓劉眼有五色光父母疑其怪異因炙眼
尾其光遂絕已四五歲捨在觀中今稍長成
相次入道果符玄中夢授之語矣

湖南判官鄭郎中蕤庭今為連州刺史頃於岳
下寄榻其兄魚監亂誕一男當生之時有鶴
七隻盤旋居處至七日鶴又來至百二十日
二十七鶴俱來天地晴朗雲物稍異皆經日

而去所產之子性頗淳厚儀貌整肅即以鶴為名天復庚申年也四明山道士焦隱黃立傳記其事矣

燉煌公李太尉德裕一旦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昇巨木請謂焉閣者不能拒之公異而見之叟曰某家藏此桑寶三世矣某已耄矣感公之好奇搜異是以獻爾木中有奇寶若能者斲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年齒且老或身已歿子孫亦當得其旨訣非洛匠無能斲之者也公如其言訪於洛下匠已殂矣其子應召而來睨而視之曰此可徐而斲之矣因解為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鶴羽翼爪足巨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鶴少其翼公以形羽全者進之自留其一今猶在民間水部員外盧延讓見太尉之孫道其事

洪州北界大王埠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克給農家營力漸豐足鄉里咸異之其家今此子以舡載麥泝流詣州市未至聞江岸險絕牽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能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葉麥載錢而歸由是其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來往城市稍親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岸中得錢馬所跑處亦恐有物因令左右斫之得金五百兩齎之還家他日復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頭中

有珠使人誘之以其狎熟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半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既還家親友眷屬咸共嗟訝自是此子精神減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計亦漸亡落焉

宣州節使趙錙額上亦有肉隱起時人疑其有珠既為淮南攻奪其郡縣錙為亂兵所害有卒訪其首級剖額得珠而去貨與商胡胡云此人珠既死矣不可復用乃售與塑畫之人為佛額珠而已

趙驚奴者合州石鏡人也居大雲寺地中初其母孕數月產一虎棄於江中復孕數月產一巨鼈又棄之又孕數月產一夜叉長尺餘棄之復孕數月而產驚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其自項已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夾兩手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於圓肉上各生六指纔寸餘爪甲亦具其下有兩足各一二寸亦皆六指既產不忍棄之及長只長二尺餘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詞賦辨給頗好殺戮以捕魚宰豚為業每聞舡驅離及歌竹枝詞較勝必為首冠市肆交易必為牙保常髡髮緇衣民間呼為趙師晚歲但禿頭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躍倒碇於地形必裸露人多笑之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橫卧鞍中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擊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圍面目如常人無異其女右手無各指長七八寸亦異於人

苻氏始王閏中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而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問苻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霖兩河涓涓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間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非虛也赦之

吉州東山有觀焉隔瀾江去州六十里咸通中有楊尊師居焉師有道術能飛行救人觀側有三井一井出鹽一井出茶一井出鼓每有所闕師令取之皆得食之能療眾疾師得道之後取之無復得矣

邵州城下大江南面潭中昔開元元年天師申元之藏道士之書三石函於潭底元之善三五禁呪之法至今邵州猶多能此術者為南法焉

白鶴山屬岳州湘陰縣接潭澧二州界即晉代陶真君拔宅昇天之所所有陶仙觀在焉山不甚深而兵戈寇盜不可得至居者數百戶晏然無虞處士胡恬卜居於此父為岳州刺史恬獨好道高卧雲林善陰陽緯候星曆推步爐火黃白之事彭素道易占術篆隸詞賦皆曲盡其能調元煉氣專以神仙為務景福年於安州遇上蔡人馬處謙賣卜於世憫其瞽疾而致孝於二親學術未至百其不足因挈入山授其推課之訣歲餘業就送之出山時鄂州大旱相國杜洪與恬相遇詰及祈禱之

事恬爲考召投丹符於江中俄而大霍合境
告足厚贖金帛不顧而去雖諸侯辟召皆不
能致屈至今猶在山中嘗誠處謙曰吾之所
學爲身也非以爲人以子純孝恭謹故以相
教欲豐終身之給黃白之術吾欲言之足以
速子之禍天子之命矣非所惜也勿以知數
而誇誕輕言以取患夫人資五氣而生有升
降陰陽有盛衰五星有逆順年命有吉凶然
積善者貽福積惡者貽殃視其所履災沴可
知耳苟善之不修非禳請所及也由是處謙
雖與人言休咎未嘗行禳厭之事是後仕蜀
爲少將作檢校僕射

錄異記卷之三

蜀杜光庭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忠

光啓二年丙午正月一日壬午河東兵士入京
師是時車駕已巡幸陳倉諸侯奔問相次而
至河東之帥搜索都城諸朝士於新昌并嘗
中得奉常牛公叢及甥姪三四人與軍將盧
謙將往河東盧謙方有疾捨於并畔而去牛
公既至河東晉王承迎稟敬逾於師資公亦
以忠孝之道君臣之禮諭之焉朝廷故實政
理體要晉王亦時訪之於公焉是歲六月僖
宗幸褒梁蕭遵裴徹立襄王於長安號曰監
國京輔左右洎江南河北皆傳襄王教令以
懷撫之或就加勳爵或徵督貢奉亦使諫議
大夫鄭合敬與中官賞教令官告以入河東
牛公謂晉王曰傳聞聖上駐蹕陳倉必恐南
幸梁洋襄王之立非得衆心蓋蕭裴輩嫉聞
尹持權不欲扈衛南去故有此立有君在外
襄王之教非真命也晉王勃然遂戮其使焚
其教令月餘道路阻絕不復得知朝廷之信
牛公憂戚不憚因之遘疾晉王疊命醫藥或
躬詣所居勸以飲食不能致損盧謙疾愈自
西京乞食開道求公之信息亦達河東晉王
嘉其誠節授以右職謂其左右將校曰事主
勤盡有盧謙者吾將脫衣以衣之均食以食
之豈復惜官爵重賞乎一旦醫工忽謂牛公
以行路謬傳之信云襄王正位聖主昇遐公

錄異記卷之三

一

失聲號呼嘔血而絕良久方蘇自草遺表懇
陳晉王忠孝誠節自言老病不得扈衛奔問
辭旨激切覽者感動公嗚咽涕泗移時絕筆
而薨晉王驚痛者久之斬醫工以謝焉乃驛
表俾盧謙奏於行在上聞於岐府下詔褒美
贈牛公忠貞公盧謙授滑州別駕
僖宗在蜀以司封郎中王慥授萬年令兼御史
中丞先次歸京乙巳年駕回長安轉右散騎
常侍十二月二十五日乙亥蒲帥犯關是夜
三更駕出寶鷄慥方寢疾不得扈衛自居平
康里奔南山下自是杜門息跡養疾累月其
夏襄王稱制京師搜訪具言教令峻切蕭裴
秉權中外畏憚慥不自安昇疾起既至僞詔
加左常侍慥稱疾不朝謝襄王使御醫視之
賜藥物一無所受號慥而薨朝野聞之莫不
痛惜焉

僖宗幸蜀黃巢陷長安南北臣僚奔問者相繼
無何執金吾張直方與幸臣劉鄩于棕諸朝
士等潛議奔行朝爲羣盜所覺誅戮者至多
自是阨束內外阻絕京師積糧尚多巧工劉
萬餘樂工鄧慢兒角觝者摘星胡翁米生者
竊相謂曰大寇所向無敵京城糧貯甚多雖
諸道不宿外物不入而支持之力數年未盡
吾黨愛國恩深志効忠赤而飛竄無門皆爲
逆黨所使吾將貢策請竭其糧外貨不至內
食既盡不一二年可自敗亡矣萬餘黃巢憐
其巧性常侍直左右因從容言曰長安花園

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來逼道有禦備不爾固守為難請自望仙門以北周玄武白虎諸門博築城池置樓櫓却敵為禦捍之備有持久之安也黃巢喜且賞其忠節即日使兩街選召丁夫各十萬人築城人支米二升錢四十文日計左右軍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功不輟而城未周以至於出太倉穀以支夫食然後剝榆皮而充御厨城竟不就萬餘懼賊覺其機出投河陽經年病卒鄧慢兒善彈琵琶樂府推其首冠黃巢頗神之因灸其右手託以風廢終不為彈禮之甚厚而未嘗為執器奏曲每三五日一召入禁中輒與之金帛一旦謂其友曰吾嘗聞忠節之士有死而已吾類為大寇所逼終不能為之屈節奏曲今日見召吾當就死不復歸矣與妻女一兒訣別使者促之遂入見黃巢黃巢欣然謂曰汝樂官推所藝第一而久云風廢吾亦信待於汝豈不致三兩聲琵琶乎不全曲也慢見曰某出身應役朱紫之服皆唐天子所賜固不忍負前朝之恩以此樂樂於他人也巢大怒命斬之屠其家焉摘星胡弟善射發無不中巢甚愛之衣以錦服出入常在馬前渭橋為官軍所奪黃巢親領兵以禦之既至橋命米生引滿以射凡發十數箭箭皆及遠而不中黃巢詰之箭皆及遠而不中物何也對曰聖唐兵士非親即故故不中爾巢怒亦殺之

孝

資州人陰玄之少習五經尤精左史父歿廬墓六時臨哭常有溪龍山虎助其號聲久之亦有鬼神助哭每夜常有二燈來照墓前至明乃息又丁母憂廬墓凡六年草庵破壞終不再葺處於土穴中每患冷氣腰脚聲音嘶啞而講誦不倦每謂人曰于名求進非為己身吾二親俱歿祿不及養何用名為竟不應舉貧苦終身八十餘而卒

楊太博資州人也年十六歲父母墓三年有神燈照墓猛虎馴伏有白兔之異蜀相王公上聞降敕褒獎表其門間

勾龍弘道居梓潼山下偃武亭南廬墓於官路之東年逾八十髮長丈餘父母二墳各生紫芝一莖高六七寸馴伏猛獸以為常焉廣明辛丑歲僖宗幸蜀親幸其第坐於庭中巨石上弘道尋作亭子覆護其石乙巳年駕回又臨幸之頒賜錢帛衣物甚多來往皆如之駕駐劍州詔復其相賦三年仍賜旌表

感應

嘉州夾江令檢校工部尚書朱播嘗居官得疾四支不能運用舉體沉重每轉側皆須數人扶昇以為風廢藥餌攻之未効忽眼痛且腫晝夜煩楚又數日俄而渴作嗜水及湯飲不知石斗之量又數日心狂憤憤若有所覩頗其沉頓不能轉動若不然亦將披髮保走無所畏憚矣旬日之中四疾相屬風露之危期

在旦夕矣既晝夜不寐疲倦之極忽如睡不

睡見七仙人列坐在前纔長五六寸衣數冠服眉目鬚髮歷歷分明五人相倚而坐二人兩眸橫坐播心自思之正坐即有橫坐如何忽聞側畔空中有人應曰既為仙人無所不可何怪橫坐聞訖亦不見所語之八七仙人亦復不見自此常覺有人為握搦手足捫拍背膊所疾漸損其日所嗜冷水湯飲頓減一半如是三五日便能主持公事祇對賓客所疾全愈因畫北斗七星真人供養焉

乃子判官右僕射尹瓌永平三年寢疾初患下痢晝夜五六十行久之即成心風狂熱言詞無度忽忽多忘常欲顛沛馳走一家扁鑄守護之因而手足不遂肢體沉重每一起止即四五人扶持方能凭於几案又歷數月家人看視晝夜勞倦忽見一老人鬚髮雪白着白衣來謂瓌曰病已效矣何不速起即以手僂其頭便能起坐遂巡自起添油注燈就前取鞋着之四顧見僕使皆困卧不欲驚之自持燭出門遊行一宅然後乃復其處一家驚異自此都愈

異夢

禮部尚書庾樸舉進士時甚有聲稱必就冊名夢入桂宮折得桂枝將歸人間視之已焦枯矣俄而下第是歲婚歸氏親迎之後旬日間竊視歸氏額上指許常塗藝油問之云小年為火所燒有痕而無髮也故又名桂娘子竟

不登第也

前源州中令宗夔光天戊寅歲夢一萬斤秤如
此者三度夢挂秤於樓屋脊桁之上俄而桁
秤俱折心甚惡之是歲十月八日戊申薨時
年六十一

廣明辛丑歲正月僖宗車駕已及左綿郫縣鎮
使任時當晝假寢于廳事忽夢巡街小吏告
之曰大將軍迎駕伺于道左任即奔詣通
衢之側兵騎數千已直北而去旌旗部伍異
常嚴整戈甲之盛首尾十餘里不絕久之介
金曳地者千數擁白馬朱纓金甲一人五絲
日月旗羅列以從任鞠躬兩食頃隊仗方絕
問報者大將軍為誰云是法定寺後李將軍
也既覺流汗泱體想其所親猶歷然在目是
歲余奉詔青城修齋語其事光庭記

錄異記

錄異記卷之四

蜀杜光庭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鬼神

進士崔生自關東赴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
方五鼓路無人行唯一僕一擔一驢而已忽
遇列炬呵殿旗幟戈甲二百許人若節使行
李生映槐樹以自匿既過乃行不三二里前
之隊仗復回又避之然後徐行隨之有一步
健押茶擔其行甚遲生因問為誰曰岳神迎
天官也天官姓崔呼侍御秀才方入關應舉
何不一謁以十身事生謝以無由自違步健
許偵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步健約生伺於
門側押茶擔先入良久出曰侍御請矣遂引
相見欣喜異常即留于下處遂巡獄神至立
語便邀崔侍御入廟中陳設帳幔筵席妓樂
極盛頃之張樂飲酒崔臨赴宴約教侍者祇
待於生供以湯茶所須情旨敦厚飲且移時
生倦徐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丈人類
色憔悴衣服縷縷泣而相問生因曰丈人恰
似久辭人問何得於此相過答曰僕離人世
十五年矣未有所詣近作數水橋神倦於送
迎而窘於衣食窮困之狀迫不可濟知姪與
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薦故來
投誠願為進士若得南山背神即粗免飢
窮此後還轉得居天秩去離幽苦矣生辭以
乍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為道之言罷
復下處侍御尋亦罷宴而歸顧問久之曰後

錄異記

錄異記

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得余少頃公事亦
畢即當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
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背神似人間遺補極
是清資數水橋神其位卑雜豈可便得然試
為言之獄神必不相阻即復詣獄神道之生
潛近伺之歷歷聞所託獄神果許之即命出
牒補署俄爾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人
侍從甚整生因出門相賀背神沾灑相感曰
非吾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他後一轉便入
天司矣今年地神所申渭水泛溢姪莊當漂
壞上下隣里一道所損三五百家已令為姪
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有五百縑相酬須
史背神驅殿而去侍御亦發獄神出送生獨
在廟中欬如夢覺出門訪僕使只在店中一
無所覩於是不復入關却回止別墅其夏渭
水泛溢漂損甚多唯崔生莊獨得免莊前泊
一空缸水洞之後缸有絹五百匹生益信不
虛復明年果擢第矣宗正王大卿部說
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魄荆楚間常半醉
鞞屐於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太
宅門枕流渠公乘醉於渠上脫屐濯足旁若
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
皆掩口而笑不較年果鎮荆南遂買此宅又
嘗佐太尉南康王常皇為成都郵巡忽失意
韋公逐之使構靈池尉蒼惶受命贏僮劣馬
奔追就縣去靈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絕行
人忽有兩炬皆前引更呼曰太尉來既及郭

門兩炬皆滅扣關良久令長差人延之然後
得入時自郵巡與韋奉使入長安公與劉禹
錫深交禹錫為禮部員外公往謁之禹錫與
日者從容之際公遽至日者匿于箔下公既
去日者出謂禹錫曰負外若圖省轉事勢殊
遠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即耳
自是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十餘年鄒平入相
方除禹錫禮部郎中歸闕果如日者所言

蜀朝庚午年夏大雨岷江泛漲將壞京江灌口
堰上夜聞呼譟之聲若千百人列炬無數大
風暴雨如火影不滅及明大堰移數百丈堰
水入新津江李冰祠中所立旗幟皆濕導江
令黃環及鎮靜軍同奏其事是時新津嘉眉
水害尤多而京江不加溢焉

鄭君雄為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見兵士旗隊若
數千人在水東堤內屯駐旗幟帶幕人物喧
闐與軍行無異不敢探報莫知其由但是州
內警備突來而已未曉差人密探之大軍已
去只三五人在後探者問之荅曰江瀆神也
數年川府不安移在峽內今遠近安矣却歸
川中差人視之有下營及火幕蹤跡一一可
驗

遂州東岸唐村云古有一人寬衣大袖著古冠
幘立於道左與村人語曰我鍾離大王也舊
有廟在下流十餘里因水摧壞今形像泝流
而上即將至矣汝可于此為我立廟村人詰
江視之得一木人長數尺遂于所見處立廟

號唐村神至今水旱禱祈無不徵驗或云初
見時似道流形

廣都縣有盤古三郎廟頗有靈應民之過門稍
不致敬必加顯驗或為人歐擊或道途顛蹶
由是遠近畏而敬之縣人楊知遇者嘗受正
一盟威籙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遠月黑因
廟門過大呼曰余正一弟子也酒醉月黑無
伴還家願得神力示以歸路俄有一炬火自
廟門出前引之比至其家二十餘里雖狹橋
細路略無蹉跌火炬亦無見矣鄉里之人尤
驚異之

廬山九天使者真君廟門外有石如瓦甃光滑
瑩潔人嘗看翫之頗有靈異或廟中穢觸者
多被靈官執于石邊撲之忽有寄居士人家
小童戲弄此石或坐或溺如此數四俄有劉
敦者詣州陳狀訟此小童州官差人執廟所
追尋但有小童戲弄此石之事而無劉敦廟
前居住蹤跡時有毛尊師寄止廟中云近有
官人劉敦云在廟前居止曾相訪言話甚是
風流稽古之人亦曾訪之不知居處既言坐
其頭上又云溺之恐是此石耳因與眾人斲
掘其下纔三四尺即連大石根甚廣濶眾共
神異因立小亭作紗毼以護淨之

房州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邑殘毀城郭
蕭條穆宗時有孫令自京之任逾年其第寧
省乍觀牢落不勝其憂暇日周覽四隅無非
榛棘見荒廟巋然土偶羅列一神當座三婦

侍側無門榜標記莫知誰氏訪之邑吏但云
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徒倚久之莫雪其悶賦
詩于壁以詰以嘆頃之昏然成寐與神相接
神謂之曰我名跡不顯久矣鬱然欲自述其
由恐為妖怪今吾子致問得申素誠以摠積
年之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隱為人將軍吳
書有傳將軍誅南山之虎斬長橋蛟龍與民
除害陰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時余名
字廓浦為上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內
嘗有驚獸暴害於人漁樵不通道途斷絕余
數年之內勦戮猛虎不可勝數生聚頓安虎
之首帥在西城郡其形偉博便捷異常身如
白錦額有圓鏡光彩閃爍害人最多余亦誅
之殄滅其類居人懷恩為余立廟自襄漢之
北藍關之南肖形構宇三十餘處及此廟貌
皆余憩息之所也歲祀綿遠俗傳多誤以余
祠為白虎神廟謬之甚矣幸君子訪問得叙
首末願為顯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詰於襄
中賓幕編述書版實於廟中塵侵兩清文字
將成大中壬申歲襄州觀風判官王士澄督
審支郡覽而異之恐板木銷訛乃刻石于廟
故祀典曰捍大災禦大患功及於民者世世
祀之周君紹厥父之勇膺上帝之命四郡之
境豐祠相接其惠人也博矣其受享也宜矣
然昨俗莫知謬以為白虎之廟非孫生之賦
詠激發廓浦之幽靈感通神功不彰邪正莫
辨矣後之覽者審而識之

侍側無門榜標記莫知誰氏訪之邑吏但云
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徒倚久之莫雪其悶賦
詩于壁以詰以嘆頃之昏然成寐與神相接
神謂之曰我名跡不顯久矣鬱然欲自述其
由恐為妖怪今吾子致問得申素誠以摠積
年之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隱為人將軍吳
書有傳將軍誅南山之虎斬長橋蛟龍與民
除害陰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時余名
字廓浦為上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內
嘗有驚獸暴害於人漁樵不通道途斷絕余
數年之內勦戮猛虎不可勝數生聚頓安虎
之首帥在西城郡其形偉博便捷異常身如
白錦額有圓鏡光彩閃爍害人最多余亦誅
之殄滅其類居人懷恩為余立廟自襄漢之
北藍關之南肖形構宇三十餘處及此廟貌
皆余憩息之所也歲祀綿遠俗傳多誤以余
祠為白虎神廟謬之甚矣幸君子訪問得叙
首末願為顯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詰於襄
中賓幕編述書版實於廟中塵侵兩清文字
將成大中壬申歲襄州觀風判官王士澄督
審支郡覽而異之恐板木銷訛乃刻石于廟
故祀典曰捍大災禦大患功及於民者世世
祀之周君紹厥父之勇膺上帝之命四郡之
境豐祠相接其惠人也博矣其受享也宜矣
然昨俗莫知謬以為白虎之廟非孫生之賦
詠激發廓浦之幽靈感通神功不彰邪正莫
辨矣後之覽者審而識之

自固崔令在官日有健卒盜板寨木檣之送鎮鎮將斬之卒家元事壁山神卒死之後神乃與令家為祟或見形往來或空中詬罵投擲火燭損破器物錢帛衣服無不遺失箱篋之中鎖閉如初其內衣服多皆剪碎求方術禳解都不能制令罷官還相去千里崇亦隨之又日夕飲食與人無異一家承事不敢有怠費用甚多事力將困忽一旦舉家聞大鳥鼓翼之聲俯近屋上久之空中大呼曰我來矣一家大小皆迎事之崇自稱大王曰汝比有災值我雍溪兄弟非理破除汝家活計損失財物作諸怪異計汝必甚畏之今並與發遣去矣汝災盡福生大王自來且暫駐泊亦將不久且借天蓬童子中安下兼此天蓬樣極好借上天傳寫一本三五日即送來數日後插天蓬於舍簷高處並無活損自此日夕常在往往召主人語話忽令小大念詩賦作音樂一一能隨聲唱之所念文字或有錯呼必為改正言論間多勸人為善亦令人學氣術修道或云尋常乘鶴往來天上初邑中有群鶴現神云數內只有兩隻真鶴我所騎來其餘皆常鳥矣或自云姓張每日飲食與人無異亦有名錦繡娘及妻僕使等食物所費亦甚不少大都見善人君子即有言話稍近凶暴強惡之人即不與語亦云上天去忽有醉僧健卒三人來謁之言詞無度有所陵

毀固即不語僧去之後徐謂人曰此僧養狗肉飲酒兇暴無良不欲共語然人之所行善惡災福吉凶了了知之言無不中至於小名第行一一皆知若子細問之即以他語為對未知是何神也

承平初有僧惠進者姓王氏居福感寺日出至資福院門見一人長大身如靛色迫之漸急奔走避之至竹簣橋馳入民家此人亦隨至擲拽牽頓勢不可解僧哀鳴祈之此人問汝姓何也荅云姓王此人曰各同姓異乃捨之而去僧戰懼投民家移時稍定方歸寺中是夕有與之同名異姓者死焉

錄異記卷之五

蜀杜光庭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龍

海龍王宅在蘇州東入海五六日程小島之前瀾百餘里四面海水粘濁此水清無風而浪高數丈舟船不敢輒近每大潮水漫沒其上不見此浪船則得遇夜中遠望見此水上紅光如日方百餘里上與天連船人相傳龍王宮在其下矣

柳子華唐朝為成都令一旦方午有車騎犢車前後女騎導從徑入廳事使一介告柳云龍女且來矣俄而下車左右扶衛升階與子華相見云宿命與君子為匹偶因止命酒樂極歡成禮而去自是往復為常遠近咸知之子華罷秩不知所之俗云入龍宮得水仙矣柳孫君慶乾符中為節度押衙青城鎮使頗好善常以藥石救貧民之疾每自躬親撫視建卒民庶孳孳焉勤恪奉公推誠及物為時人所重有一珠大如毬子云是其祖所留數世傳寶矣照物形狀毛髮形色一一備足但皆倒立耳是時晉源賊帥韓璋攻陷青城及諸草市柳為都鎮領所部將士救圍填鎮為賊所圍健卒三十輩與柳戰數百人兵力不均將陷敵猶有步卒十餘人擁柳突圍不果為賊所害遠近知者莫不痛惜

荆州當陽縣倚山為廨內有劉文龍井極深井中有龍窠傍人不知幾許欲晴霽及將雨往

往有雲氣自井而出光化中有道士稱自前山來入井中取龍窠及草藥而去其後有令黃馴者到任之後常繫馬於井旁洋穢流漬盡入于井中或有識之者解辭以對歲餘馴及馬皆警

蜀庚午歲金州刺史王宗明奏洵陽縣洵水畔

有青烟廟數日廟上烟雲昏晦晝夜奏樂忽

一旦水波騰躍有羣龍出於水上行入漢江

大者數丈小者丈餘或黃或黑或赤或白或

青有如半馬驢羊之形大小五十里相次

行入漢江却回廟所往復數里或隱或見三

日乃止

癸酉年犀浦界田中有小龍一青黑色剖為兩

片旬日臭敗尋亦失去

摩訶池大廳西面亦有龍井甚靈人不可犯

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烟觀內古井中有魚

長六七寸往往遊於井上水必騰涌相傳井

有龍

異虎

劍州永歸葭萌劍門益昌界嘉陵江側有婦人

年五十已來自稱十八姨往往來民家不飲

不食每教諭於人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居

家和順孝行為上若為惡事者我常令貓兒

三五箇巡檢汝來語畢遂去或奄忽不見每

歲約三五度有人遇之民間知其是虎所化

也皆敬而懼之

吉陽治在涪州南沂黔江三十里得之有像設

古碑猶在物業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將簡庭雍妹因過化中盜取常住物因即迷路數日之內身變為虎其前足之上銀纏金釧宛然猶存每見鄉人隔樹與語云我盜化中之物變身如此求見其母託人為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來往郭外經年漸去

異龜

明皇帝嘗有方士獻一小龜徑寸而金色可愛

云此龜神明而不食可寘諸枕笥之中辟巨

蛇之毒上常貯巾箱中忽有小黃門恩渥方

深而為骨肉所累將竄南微不欲屈法免之

密授此龜救之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龜置於

側可以無苦闔者拜受而懷之洎達家郡之

屬邑里市館舍悄然無一人投宿於旅館飲

膳藟麥燈燭供具一無所闕是夜月明如晝

而有風雨之聲其勢漸近因出此龜置於階

上良久神龜伸頸吐氣其大如經直上高三

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龜遊息如常向之風雨

聲亦已絕矣及明驛吏稍稍而至羅拜庭下

曰昨知天使將至合備迎奉適緣行放誤殺

一蛇眾知報冤蛇必此夕為害側近居人皆

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氣某等不敢遠去止

在近山巖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則天使無恙

乃神明所佑非人力所及也久之行人漸至

云當道有巨蛇十數皆已糜爛自此無復報

冤之物人莫測其由逾年黃門應召歸長安

復以金龜進上泣而謝曰不獨臣之性命賴

此生全南方之人永祛毒類所全人命不知紀極實聖德所及神龜之力也

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廣漢太守孟彥

暉奏西湖有金龜徑寸遊於荷葉之上畫圖

以聞

有賈客維舟汴河上獲一巨龜於竈火中煨之

是夕偶忘出之明日取視皮殼已焦矣拂拭

去灰置於食牀上欲以助餐良久伸頸動足

徐行牀上其生如常眾共異之投於水中遊

泳而去

宜州下流採石山之西岸有西梁山焉與東梁

隔水相對西梁居民捕龜為業生解其板以

為灼卜之貨既解其甲與肉俱棄水中猶能

運動或云其板復生歲歲取之日供貨不知

紀極而此山出龜未嘗竭盡天下所卜之龜

皆出於此莫知所以然也

唐高祖武德三年老君見於羊角山秦王令吉

善行入秦善行告老君云入京甚難無物為

驗老君曰汝到京日有獻石似龜者可為驗

矣既至朝門果有邵州獻石似龜下有六字

文曰天下安千萬日

武德末太宗平內難苑中池內有白龜游於荷

葉之上太宗取之化為白石瑩潔如玉登極

之後降制曰皇天眷佑錫以寶龜

蜀丁卯年會昌廟城壕岸側穴中龜生四龜各

三三寸背上有金書王字大吉字

蜀皇德元年已卯七月十五日庚辰降誕

廣聖節朔口鎮將王彥徵於羅真人宮內得

白龜以進

長沙縣東晉太始元年有神龜皎然白色其形長四五尺出其水中巡行岸上因名龜塘下有良田百餘頃

異龜

龜其狀如鼈腹下赤者為龜白者為鼈俗云龜之身有十二屬肉漁人捕得之懼其所害必加鈎鏢利器制之乃以長柯巨斧斫而碎之雖支分齣解隨其巨細未投湯鑊者皆能跳走鼈與龜雖至大者如蚊蚋嗜之一夕乃死民有於蜀江之上獲巨鼈者大於常長尺餘其裙朱色鍋中煮之經宿遊戲自若又加火一日水涸而鼈不死舉家驚懼以為龍類也乃投於江中浮泛而去不復見矣

異蛇

劔利門有蛇長三尺其大如甕小者亦如柱焉兔頭蛇身項下白色欲害人也出自山上輪轉而下以噬行旅必穴其腋而飲血焉其名曰坂鼻每於穴中藏微出其鼻而鳴聲若牛呵聞數里地為之震業焉民有冬燒田者或燒殺之但多脂耳
乾符中神仙驛有巨蛇黑色高三十餘丈諸小蛇如椽如柱如十石五石甕者數百頭隨之自東向西羣隊行旅自辰時已前見之至酉時方盡不知其長幾里也將盡有一小兒執紅旗立於蛇尾之上跳躍鼓舞而過是歲山

錄異記 卷五

南節度使陽守亮敗

南海中有山高數十里周圍百里每年夏月有巨蛇繳山三四匝飲海水如此為常一旦飲海水之次有大魚自海中來吞此蛇天地晦暝久之不復見

雞冠蛇頭如雄鷄有冠身長尺餘圍可數寸中人必死會稽山下有之

爆身蛇長一二尺形如灰色聞人行聲林中飛出狀若枯枝橫來擊人中者皆死

黃領蛇長一二尺色如黃金居石縫中欲雨之時作牛吼聲中人亦死四明山有之

鄂縣有民於南郭渠邊得一小蛇長尺餘剝剔五藏盤而串置於烟火之上焙之數日民家孩子數歲忽遍身腫赤皮膚炮破呻吟痛楚異常因自語曰汝家無狀殺我剝剔腸胃置於火上且令汝兒知此痛苦民家聞之驚異取蛇拔去刻竹以水灑之焚香祈謝送於舊所良久蜿蜒而去民家兒亦平愈焉

異魚

南海中有山高數千尺兩山相去十餘里有巨魚相鬪鬚鬣挂山半山為之摧折

鄂縣侯生者於滬麻池側得鱣魚大可尺圍烹而食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自此輕健

天復初馮行襲侍中節制金州洵陽縣永南鄉百姓栢君懷於漢江勒漢潭採得魚長數尺身上有字云三度過海兩度上漢行至勒漢

命栢君

前進士崔道紀及第後遊江淮間過酒醉甚臥于客館中其僕使井中汲水有一魚隨桶而上僕者得之以告道紀道紀喜曰魚羨甚能醒酒可速烹之既食良久有黃衣使者自天而下立於庭中連呼道紀使人執挺宣敕曰崔道紀下土小民敢殺龍子官合至宰相壽合至七十並宜削除言訖升天而去是夜道紀暴卒年三十五

鱧魚狀如鱧其文亦斑長者尺餘像章界有之多居汚泥池中或至數百能為魘子故鬼幻反惑妖怪亦能魅人其汚池側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佃之厚其租直田即部豐但匿已姓名佃之三年而後捨去必免其害其或為人患者能換人面目反人手足祈謝之而後免亦能夜間行於陸地所經之處有泥蹤跡所到之處聞嗷嗷之聲北帝二十五部大將軍有破泉魁符書於磚石之上投其池中或書板刺釘於池畔而必因風雨雷霆以往他所善此術者方能行之

鱣魚文斑如虎俗云煮之不熟食之必死相傳以為常矣饒州有吳生者家盛豐足妻家亦富夫婦和睦會無虧間一旦吳生醉歸投身牀上妻為整衣解履扶昇其足醉者運動誤中妻之心胸其妻蹶然而死醉者不知也遽為妻族所陵云歐擊致斃獄訟經年州郡不能理以事聞繫繫徒牢以俟王命吳生親族懼救命到必有明刑為舉族之辱因餉獄

族懼救命到必有明刑為舉族之辱因餉獄

生餽鯨鯢魚以啗之其獄中自斃吳生食之無苦如此數四竟不能害益加克悅俄而會赦獲免還家之後胤嗣繁盛年洎八十竟以壽終且烹之不熟尚能殺人生嚼數四不能為害此其命歟

錄異記卷之五

錄異記卷之六

蜀杜光庭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洞

長安富平縣北定陵後通關鄉入谷二十餘里有二洞一名東女學一名西女學其東女學崖壁懸絕洞門在崖面躋攀不及夜往往聞讀書之聲其西女學約山有路可到洞門近門有一石室可容一二十人其洞門時有人秉燭可入行一二十里兩面有五門皆各有題記或通蓬萊及諸仙境近年有石摧下遮閉洞門不通人入又山頂有一天井直下深二丈許有自然橫石旁出石下天井亦可二丈餘可通人過其底旁有崖龕梯磴而上屈曲甚廣龕內有道經數萬卷皆置於栢木板牀之上有一石人俛首凭案而坐形如生人天井之底有道門所投之簡委積朽爛不知其數其大順年中富平奉道人姓徐第七曾於洞內取養生經出外傳寫却送山洞中又向北行二十餘里有三泉山谷中有石嵌可容三二百人當谷內有三石盆其盆各廣丈餘制度光滑迥非人工三盆涌出泉水常滿餘水流出山外古老云時有仙人浴此盆大都此山有人觸犯即立致雷電損傷苗稼由是鄉里多隱避蹤跡難於尋訪山上有仙人關聖蹤跡極多東女學山前有神鵬一窠常護洞門人或侵犯者神鵬擊之立致殞斃古有道流刻五石人致於山上民有鋤耒者為

鵬所驚走避於石人之下置笠於石人頭上鵬即擊之石人頭頰于今見在其山下通關鄉多姓公孫賈家山上石保村多姓閻氏麻氏

繁陽山麻姑洞即二十四化之第一陽平之別名也在繁水之陽因以為各本際經云天師張道陵所遊太上說經之處在成都府新都縣南渡江十五里眾山連接孤峯特起是也神武皇帝潛龍之時光化二年己未五月四日丙申山土摧落洞門自開縣吏時康鄉所由楊靖道士張守真等以事申府云自洞門開後每日有百姓往來者府差縣典楊澤畫工任從與張守真同往檢覆畫圖申上稱把燈燭入洞看檢其第一門對北高二尺濶三尺五寸入至第二門約五尺已來第二洞門方一尺六寸入內並是黑處長一丈二尺濶六尺有石窟兩處在東畔并西南有洞門兩路南畔一路圓濶一尺六寸入內長一丈二尺濶一丈高四尺南畔有石窟三處西畔兩路入內通遠門圓濶一丈七尺內各濶五尺高六尺已來門相去一丈門屋一所高五尺濶四尺從內往來有刻料拱甍瓦約山作石日月兼作日字月字隔子房一所濶二尺五寸高一尺五寸刻料拱甍瓦石竈一所高一尺濶一尺五寸門濶五寸石窟三處各濶七尺又西入洞門圓濶一尺七寸彎曲入向南門屋一所高六尺濶四尺從內來往有石料

拱隙瓦又有竈模兩所共一牀高一尺濶二尺三寸門濶八尺有石料拱西北角又有一門方一尺六寸內方二丈已來南畔西畔北畔各窟一所南角又有一洞圓濶一尺六寸已來將燈燭近前有黑氣出燈火即滅更入不得其洞連接繁陽本山相去三里已來其山披諸鄉帳生張管等狀稱繁陽是古跡山每准敕祭祀其洞亦是元有往往閉塞元和開卽年豐物賤尋又閉塞至是復開其後果年遠近豐稔其洞本名麻姑洞山側有麻姑宅基蓋脩道之所也

開州後倚盛山東枕清江沂江而北三十餘里至溫湯井井有湯泉北山上麟德年因雷雨震霹山脚摧裂洞門日開當門有石鐘自然成形如數千斤鐘大懸身去地二尺許外像鐘而中實扣之無聲門兩壁有石如金剛力士之形者數人鐘旁有小徑高六尺已來有二三丈稍濶有石碑巨龜負之自然而成但無文字而已碑側有巨屏上與鼎相連下有一穴側身可入一二尺許自是廣濶中有路徑平坦與常無異路之左右滴乳爲石羅列衆形能麟鸞鶴類雲霓山如林如柱似動似躍乍飛乍顛千形萬態不可殫紀僅一里許傍疎連臺周迴數步高三四丈層級重疊皆可攀躋旋生乳石如臂如指者以燭照之通透瑩徹隨折脫斷及出洞門外得風皆爲白

石矣自臺側三四十步有蓮花羅布於地旁有甘泉水色溫白遊洞者烹茗於此前有橫溪湍波甚急其聲喧洶流出洞外溪上有橋長二三丈濶一丈許非石非土功甚宏壯過橋得黃土坡高四五丈道徑險滑行者累息方至其頂坡上有巨堂四壁平靜中高數丈壁上皆有遊山之人題記年月處堂之極處曲角有一穴高四五尺廣三四尺去下丈餘躋攀莫及相傳云昔有游人攀緣而入累月之後出於巫山洞中自後無復敢入者

岐府西隴州路七十餘里有魚龍洞中有石成大或小隨水流出破而看之石中皆有魚龍形人過洞前並不敢語語者便聞風雷之聲立致驚懼奔走但諸人不聞耳

綿州昌明縣豆圖山真人豆子明脩道之所也西接長崗嶺通車馬東臨峭壁陡絕一隅自西壁至東峯石笋如圖兩崖中斷相去百餘丈躋攀險絕人所不到其頂有天尊古宮不知所製年月古仙曾竿繩橋以通登覽而繩竿朽絕已積歲年里有言曰欲知修績者脚下自生毛如此相傳久矣咸通中有道士毛意歡山下居人幼而爲道常持五千言誦不輟口著弊布褐日於市誦經乞酒醉而登山攀緣峭險以絕道爲橋焉山頂多曰松樹以繩繫之橫亘中頂布板椽於繩上士女善看隨而度焉行及其半動搖將墮而其底不測莫敢俯視數年繩朽橋壞無復緝者咸通

壬辰歲與賓客離山於西峯展禮時毛師他遊人有謂令曰此峯之側有小徑抱崖繞通人跡無所攀援意歡常遊此而去逾旬而出令疑其隱在穴中座內有廣陵郭頭陀者令請由此徑而往探求之頭陀久之驚駭不能語而後言曰此徑去約三十餘丈然到一穴口纔三五尺下去平地猶數百尺穴內可坐十餘人中有巨木匱緘鎖極固意歡讀經處石面平滑有足膝之痕而經卷在焉不知意歡所之其家有一妻一女而已疑其得道者也意歡每多持燈椀度繩橋山側居人視之以爲常矣山多毒蛇猛虎里中人莫敢獨往意歡夜歸亦無所畏焉常有二鴉有客將至鴉必飛鳴意歡整飾賓階坐榻未畢客果至矣

壬子歲七月十三日青城鬼城山因滯雨崖崩暴水大至在丈人現後高百餘丈殿當其下將覆摧壞俄有墜石如岸堰水向東竟免漂陷中常汲溪水以供日食甚以爲勞自此暴水出處常有流泉直注厨內其味甘香冬夏不絕東柱西柱金州之北乳元之南六十餘里地名東柱西柱衆山連接峯巒秀異鄉人云有山自南而來其北有巨石而柱山穿柱過因以爲名又東有數峯峭拔一峯最高云是蒲仙上昇之所蒲仙山下側近崖上及溪澗中有石版篆文凡六七處人多不識往往亦可尋見

焜陽洞古老相傳在陵州陽山之上從來隱蔽
 人莫知處乾德三年辛巳正月十六日癸卯
 井監使保義軍使太保馬全章中夜夢一人
 紫衣束帶魏冠古服狀若道流揖之俱行至
 崖壁所告之曰此焜陽洞也閉塞多年能開
 發護持可以福利邦國又指其地近開小徑
 亦可斷之勿使常人踐踏言訖而去及旦全
 章往尋其所果見土勢微陷以杖導之深不
 可測即令本軍節級侯廣之勾當人夫斷掘
 漸獲蹤由相次開掘見三重石門其內並是
 細砂一無蟲蟻他物其洞自東入西深三丈
 九尺濶五尺三寸其洞完全是石洞門第一
 重高六尺濶五尺二寸第二重門高五尺五
 寸濶三尺七寸第三重門高四尺七寸濶三
 尺五寸第三重門內從頂至底一向高六尺
 一寸其門三重相去各只三四尺鑄鑿精巧
 迨非人功第三重門內南畔石房濶七尺四
 寸高四尺八寸深四尺二寸其後別有一小
 洞元有一片石遮掩其門旁通一縫以燈燭
 照之深不知其底北畔石房深四尺二寸濶
 七尺三寸高五尺其房內有石牀一所西畔
 小石房深二尺濶三尺五寸高三尺一寸西
 北畔石牀長三尺八寸濶二尺八寸西北畔
 石竈模長二尺三寸門額濶七寸竈深八寸
 周圍三尺五寸從洞門向東一直至墮井面
 相去四十一丈八尺洞門面正東全章召得
 當井監天師院主內大德道士費省真額開

云天師院見有元和年刺史李正卿著天師
 聖德碑云張天師以東漢建安二年自沛遊
 蜀占乾為分野見陽山氣象指門弟子曰此
 山直下有鹹泉焉今驗此洞正當井上即是
 焜陽洞也

錄異記卷之七

蜀杜光庭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異水

益陽縣在長沙郡界秦時立此縣至今不改地
 理志云益水在其陽今則無聞北臨瀆水源
 出邵陵武崗縣界東北流入洞庭縣治東望
 時見長沙城墮人馬形色悉可審辨或平旦
 或平午覽鵬移巒仍漸散滅縣去長沙徑道
 三百里跨越重山理絕表顯將是山嶽炳靈
 冥像所傳者乎其土謠曰長沙益陽一時相
 印昔光武中元元年封泰山禪梁父是日山
 靈乘成宮室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浮海採
 藥於波中見漢家塔基樓觀參差宛然備購
 公侯第宅皆滿目班超在渾耶國平旦雲霞
 鮮明見天際宮館嚴列侍臣左右悉漢家也
 如斯之類難可審論
 新康縣西百二十里有清潭在渾浦溪源極深
 常有白龍藏此中天早令人取猪羊糞擲潭
 中即有洪雨大水至今有驗
 錢塘江湖頭昔伍子胥諫吳王忤旨賜屬鏹
 劍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懸吾首於南門以觀
 越兵來伐吳以鯀魚皮裹吾屍投於江中吾
 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海門山潮
 頭湧湧高數百尺越錢唐過漁浦方漸低小
 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激聞百餘里時
 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
 以祠焉

廬州城內泥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
泥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廟前高一尺廣
十餘丈食頃乃定俗云與錢唐潮水相應焉
宗景龍年東京之西四百里官路之地皆如
水影人馬樹木行立其上歷歷焉影可俯視
月餘乃滅

昭潭山下有寒泉水深不測名曰昭潭諺曰昭
潭無底橋洲浮昔人覆舟於此沈其銅甕甕
有銘題後於洞庭湖中得之疑有潛穴相通
耳

湘水龍中有石牀牀上有石棺和蓋宛然其色
如青銅鏡莫之能測

廬山西南七十里有湧泉觀昔太極仙公葛玄
煉丹於此感致泉水自石竇中湧出流百餘
里入潯陽湖溉田極廣其地舊多水蛭農人
患之仙公刻符於洞門之下水沃其上自此
水所及處皆無水蛭之患遠近賴之後人鑿
此符移於湧泉觀中但舊跡在耳而靈驗不
改

漢州赤水有湧泉焉水脉五六自山下湧出因
成大池流三二百步可激確磴流為大溪

藥水在房州西四十里九室宮亭中此宮大底
基址在巨石之上唯藥水一穴徑二尺已來
乃是土井深三四尺水常數寸不耗不溢古
老相傳云昔有二鶴栖於雙栢之上時飲此
水居人因取飲之有疾皆愈以洋刀劍銛利
倍常因名藥水雙栢夾井至今猶在魏周之

錄異記 七

間教構宮宇以其山有九處神仙洞室因名
九室宮宮北五里有湯口村昔有温湯院宇
崇麗郡人浴於此廬陵王在郡之日愛女年
幼浴於湯中遇瘧而夭自此湯泉涸竭今為
陵陸矣初女歿之後密夢於其父云湯下陰
闇願置燈以照之王命樹九幽燈晝夜照灼
今並泯滅無復舊址但號湯口村焉

青城縣西北去縣三里有老君觀觀門東上有
一泉號為跑泉其泉水味甘四時不絕春夏
如水冷秋冬即温昔太上老君與天真皇人
於此會真之所其泉是老君所乘者馬跑成
泉焉

六時水青城山宗玄觀南二里已來有峭崖面
對觀中高五百餘尺其山崖上有授道壇昔
甯真君與軒轅黃帝授道之所下澗底有石
龕玄宗皇帝御真每日六時從崖上自然有
水出至今不絕時人遊禮見焉

異石

帝堯時有五星自天而貫一星土之精墜於穀
城山下其精化為地橋老人以兵書授張子
房云讀此當為帝王師後求我於穀城山下
黃石是也子房佐漢功成求於穀城山下果
得黃石焉子房隱於商山從四皓學道其家
堊其衣冠黃石焉占者常見墓上黃氣高數
丈後為赤眉所發不見其屍黃石亦失所在
其氣自絕

歲星之精墜於荆山化而為玉側而視之色碧

正而視之色白卞和得之獻楚王後入趙獻
秦始皇一統天下琢為受命璽李斯小篆其
文歷世傳之為傳國寶又古今異說云是大
角星精大角亦木星是也

火星之精墜於南海中為大珠徑尺餘時出海
上光照數百里紅氣亘天今名其地為珠池
亦名珠崖後有時出焉

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圭峯之西因號為太白山
其精化為白石狀如美玉時有紫氣覆之天
寶中玄宗皇帝立玄元廟於長安大寧里臨
瀆舊邸欲望玄元像夢神人曰太白北谷中
有玉石可取而琢之紫氣見處是也異日命
使入谷求之山下人云旬日來常有紫氣連
日不散果於其下掘獲玉石琢為玄元像高
二尺許又為二真人二侍童及李林甫陳希
烈之形高六尺已來

水星之精墜於張掖郡柳谷中化為黑石廣一
丈餘高三後漢之末漸有文彩未甚分明魏
青龍年忽如雷震聲聞百餘里其石自立白
色為文有牛馬仙人之狀及玉環玉珰燕文
字果應司馬氏為晉以符金德焉唐堯之際
當天氣窮於太陽地氣極於太陰陽九百六
交周之運甲申之年洪災之會故五星實精
日月濁景有此異焉

天復十年庚午夏洪州寶石于越王山下昭仙
觀前有聲如雷光彩五色潤十丈袁吉江洪
四州之界皆見光聞聲觀前五色烟霧經月

而散有石長七八尺圍三尺餘清碧如玉墮於地上節度相國劉威命昇入昭仙觀內設齋祈謝七日之內石稍小長三尺又齋數日石長尺餘今只及七八寸留在觀內

江州南五十里有店名七里店在蛇江之南小山上有石青色堅膩俗云石中有珠每至中秋往往羣飛凡十餘枚如流星往來或聚或散石上時有光景相傳云珠藏於此乃無價寶也或有見者密認其處尋亦不得

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翫用為書鎮焉偶有蠅集其上驅之不去視之已化為石求他蟲試之隨亦化為焉設落堅重與石無異

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誤墮水中化為石取未化者試於水隨亦化為焉其所化者枝幹及皮與松無異但堅勁有未化者數段相兼留之以旌異物焉

綿州昌明縣山中周迴二十里許香爐者二寸來或全破堆積林中莫知其數

洪州建昌縣界野田中有自然石碑石人及龜散在地中莫知其數皆如鑄琢之狀而無文字石人倒臥者多時有立者又云側近有石井深而無水有好事者持火入其中旁有橫道莫知遠近道側亦皆是石人焉

昌松瑞石文初李襲譽為涼州刺史奏昌松有瑞石自然成字凡一百一十字其畧曰高皇海出兩字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子李世民王

千年太子治書燕山人人上國主尚汪鏐樊文通千古大王五王七王十鳳毛才子武文貞觀冒大聖四方上下萬治忠孝為善救禮部郎中柳逞馳驛檢覆不虛並同所奏

新北市是景雲觀舊基有一巨石大於柱礎人或坐之踏之透巡如火燒應心煩熱因便成疾往往致死或云若聚火燒此石即瞿塘山吼而水沸古老相傳耳

蜀州晉源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徑二尺已來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是落星石東邊者生即靈驗西邊者死與諸石無異色並帶青白也

鎮靜軍側近江堤中有石長五六尺高大二尺已來擊之如鐘聲軍使劉師簡送一石長四尺已來形圓色青擊之如鐘聲

吳郡臨江半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武帝以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石季龍立河橋於靈昌津採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工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沈璧於河俄而所沈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樓殿傾壞壓死者百餘人天台僧乾符中自台山之東臨海縣界得一洞穴同志僧相將尋之初一二十里徑路低狹率多泥塗自外稍平澗漸有山川十里許見市肆居人與世無異此僧素習燕氣不覺饑渴其同行之僧饑甚請食肆乞食人或謂曰

若能忍饑渴速還無苦或餐噉此地之食必難出矣饑甚固求食焉食畢相與行十餘里路漸隘小得一穴而出餐物之僧立化為石矣天台僧出山逢人問其所管已在牟平海濱矣

錄異記卷之八

蜀杜光庭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陳州為太昊之墟東園城內有伏羲女媧廟廟東南隅有八卦壇西南隅有海眼是古樹根穴直下以物投之不知深淺歲旱以金銀物投之可致雨亦是國家投奠之所穴側有龍堂焉東園外有伏羲墓以鐵網之觸犯不得時人謂之翁婆墓陳州雖小寇賊攻之固不能克以其墓靈也

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博士為人民之所古蹟在焉又華陝界黃河中有小洲島古樹數根河水泛漲終不能沒云是女媧墓大曆年中連日風雨晦冥雷電不已晴霽之後忽失此墓不知所在

蔡州西北百里平輿縣界有仙女墓即董仲舒為母追葬永冠之所傳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既長追思其母因築墓焉秦宗權時或云仲舒母是天女人間無墓恐是仲舒藏神符靈藥及陰陽秘訣於此宗權命裨將領卒百餘人往發掘之即時注雨六旬不止竟施工不得是歲淮西妨農因致大饑焉

漢長沙王吳芮塚在長沙縣東二里高二十七丈周迴六百丈昔諸葛誕長史吳綱時有人詣綱者云君酷似吳芮綱驚曰君何以知之客曰黃初三年嘗至長沙見人發吳芮塚中多玉器內僵屍容貌不異生時君酷似之綱

錄異記 卷八

曰是吾七世祖也君于時見得玉復何在曰悉置孫堅廟中

漢長沙定王墓及其母唐姬墓各高三十三丈周迴三里墓高十八丈其間相去三丈宣州當塗縣之東南有橫山焉山下有八墓形甚高大乾符中有盜發之得一穴續緝為繩凡七十匹緋一人以觀之為黑蜂所螫蜂既甚多緋者驚懼而去竟無所得相傳云是陶廣州墓莫知其名及年代矣

洪州大廳前有皂莢樹數人合抱鳥不敢棲人犯之者立有靈應相傳見之數百年矣大廳中非時不敢視事固為常矣李憲為太守既至命伐其樹吏民爭之咸以為不可憲竟伐去之既而羣鴉數千鳴噪不已憲疑其下有物命掘之而深數尺乃巨墓也中有石誌識言數百字末云郭璞墓也後五百歲開墓賊李憲是也所識將來之事至今猶有知者即命修完其墓遷廳事以避之按東晉元帝元年時郭璞為王敦所殺事在金陵不知何因墓在豫章東晉元年丁丑至唐文宗敬宗中即五百歲矣

鍾傳初入洪州命修一城軍吏散掘墓輒以科用工畢傳夢一人古服頤長貌如子路來詣傳曰將軍何得暴我居處令我不安速宜修之既覺歷問軍吏賓客莫能知者市老羅通入謁曰舊圖云城東南角三十一步有子羽先生墓相傳甚靈恐軍人取輒有所觸犯傳

便人視之果驗即命築砌修飾立亭于其上以表古跡既畢後夢致謝傳以東帛賞羅通焉按滄臺滅明仲尼弟子也字子羽居於武城貌惡而廉謹武城非豫章郡不知何因有墓于此

許靜墓在成都延秋門外直西七八里田中有巨墓云許將軍墓也耕牧之人牛豕之屬犯者必有禍焉近制置軍管屯野外墟墓多不存者唯此端然存焉人莫敢犯靜在前蜀官至大司徒

越州上虞縣過江二十餘里有南寶寺在南寶村過橫嶺則到有好事者尋訪山水登嶺行倦息於樹下有村叟亦歇焉共話山川形勝指顧之間見路側一墳老叟曰此墳若是丈夫則無可說若是女人則子當為三公好事者異其言訪於寺僧村民有知者曰此鄭注母墓也初元和中寺有女家人與村民石生通焉有一兒十餘歲時有客僧姓鄭避止寺中病苦病逾月寺僧常令此兒供給湯粥甚得氣力擬乞為童子將去問可否諸僧曰其父石生存待為問之石生許可固無所怙三綱問石生乃許焉僧將去因姓鄭氏僧以方書伎術教之又別遇方士頗精游藝交謁王公因遂榮達大和中恩渥隆異除鳳府節度使因坐事伏誅即鄭注也其母死後寺僧墓於嶺上則是老叟所指之墳也

李道咸通未為鳳翔府府曹因推發掘塚賊問

其所發云數為盜三十年咸陽之北岐山之東陵域之外古塚皆開發矣又問其所得之物云嘗入一塚自埏道直下三十餘尺得一石門以物開之門內箭出不已如是百餘發不復有箭矣遂以物撞開之一盜先入俄為輪劍所中倒死于地門內十餘木人周轉運劍其疾如風勢不可近盜以木橫拒之機關送定盡拔去其刃亦不復能轉因至其中但見長幄儼然繡褥舒展遍於座上有漆燈甚明木偶人與姬妾皆偶去地丈餘有皮囊棺柩鐵索懸挂焉即以木撞之纔動其棺即有砂流下如水遂巡不可止流溢四面奔馳出門砂已深二尺餘良久視之砂滿塚內不可復入竟不知何人之墓矣又一墓在咸陽原上既入得鏡兩面可照人鼻在側畔背而瑩潔如新磨畢以面照之如常無異以背照之形狀備足衣冠儼然而倒立也

安州東北七里古墓高七八尺周迴數百步莫知名氏墓盜發掘見以生鐵鋼之入地丈餘莫見其底矣

城東二十餘里有一大墓墓賊發之數日乃開得金釵百餘枚各重百斤有石座雜寶古樣腰帶陳列甚多取其一帶隨手有水湧俄頃滿墓所開之處尋自閉盜以二師子獻太守武司空太守夜夢一人古服侍從極多來謁云南蠻武相公也為羣盜壞我居處以太守宗姓之分願為修之盜嘗發狂勿加擒捕即

命修之羣盜三十餘人同時發狂相次皆卒乾寧三年丙辰蜀州刺史節度參謀司徒李公師秦理第於成都錦浦里北門之內西起第一宅西與李水祠相隣距宅之北地形漸高崗走西南與祠相接於其堂北鑿地五六尺得巨塚焉甕甕甚固於甕外得金錢數十枚各重十七八銖徑寸七八分圓而無眼去緣二分有隱起規規內兩面各有蕃書二十一字其緣甚薄猶刃焉替役者馳其二以白司徒命使者入青城雲溪山居以示余云此錢得有石餘公以命復瘞之仍不開發其塚但不知誰氏之墓也度其地形當石笋之南百步所即知石笋即此墓之闕矣自此其靈人不敢犯其後蜀主改置祠堂以龍神享之為立小屋龍堂即在墓之東矣李公不發古塚不食金錢亦古賢之高鑒也

永平乙亥歲有說開封人發曹王墓墓取其石人羊馬甕石之屬見其棺宛然而隨手灰滅無復形骨但有金器數事棺前有鑄銀盆廣三尺滿盆貯水中坐玉孩兒高三尺水無減耗則泓師所云墓中貯玉則草木溫潤貯金多則草木焦枯曹王自貞元之後歷二百歲矣盆水不減玉之潤也

洪州豐城縣舊在灑江之南即雷煥得劍之所也自黃巢後所在干戈縣邑多為撫州所侵制置使唐寶遷邑於江北城於赤崗之上前臨陡崖以為險固發掘丘墓創屋宇居入市

井數千家咸居其上甚多厲鬼形狀長大見者輒有所傷唐公在縣居人皆安或時往州使及暫有他適即鬼物恣橫不可禁止唐公復至晏然無苦其後唐典諸郡制置使查鄆代之理縣鬼物散伏與唐無異鄆或暫出鬼即為害數年之後縣竟荒廢後還舊處就中解署內廳事間尤難居止頃有隣郡避難戶八千百家寄止解署中者死亡畧盡暮夜之際鬼多見形為暴疑是積古丘墓中伏尾鬼耳終莫知其年代

錄異記卷之八終

書錄異記後跋

右錄異記一集凡八卷十七類乃五代入杜
光庭所纂得於友人家假歸錄出仍抄別本
總計七十翻時

正德已卯三月望後一日吳門柳僉大中錄
畢於桐涇別墅之清遠樓中其日細雨閉門
弄筆強述一章以紀之

鈔書與讀書日日愛樓居窻下滿池水萍開
却餌魚時名隨巧拙天道已盈虛莫信村居
好山居樂有餘

已卯首夏訪大中村居承假是錄錄畢用書
尾原韻奉謝

生平酷好書僻性懶城居洗杓膏鴟酒焚芸
辟蠹魚荷君函表秘益我腹中虛好語田園
輩柳氏二子名辛勤廿載餘

端陽後二日長洲守約道人俞弁志

後七十一年萬曆己丑端陽後二日發故篋
偶見此書跋語撫卷慨然為校正二十一字
趙清常記

錄異記

錄異記八卷

蜀杜光庭撰光庭有丁證歌已著錄此書宋志作
十卷與今本異白雲靈道藏目錄收於洞元部記
傳類恭字號中然光庭雖道士而此書所述實無
與於道家卷首沈士龍題辭謂光庭以方術事蜀
孟昶故成此書以取悅者陶岳五代史補光庭以
唐僖宗幸蜀時入道其後歷事王建王衍未入後
蜀即以此書而論其記蜀丁卯年會昌廟城壞側
龜著金書王字大吉字則王建天復七年也又稱
蜀皇帝乾德元年己卯七月十五日庚辰降誕廣
聖節王彥微得白龜以進則王衍元年也凡此皆
為前蜀王氏誕陳符瑞以云悅昶失考甚矣其言
皆荒誕不足信治城客論曰廣成先生杜光庭撰
仙傳錄異等書率多自作故人有無稽之言謂之
杜撰然則光庭之妄前人已言之矣

四庫提要補辨

翁同文撰

錄異記八卷

提要稱杜光庭未入後蜀謂卷首沈士龍題辭失考是也按光庭雖未入
後蜀其卒當在前蜀亡後宋張唐英蜀機卷上稱「乾德三年八月衍
以杜光庭為傳真大師崇貞館大學士光庭卒於蜀年八十五」雖未點
明卒何年然陸心源韻未樓藏書志卷七十一著錄舊抄本廣成集有無
名氏序則稱「杜光庭謂門人曰吾恐不久於世時後唐長興四年年八
十四跌坐而化」長興四年（西元九三三）距前蜀乾德三年（西元
九二一）僅十餘年宜有可能也又此書卷六始陽洞條亦乾德三年事
而道藏本衡署「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蔡公臣杜
光庭」則此書當即撰於乾德三年後不久蓋乾德首尾僅七年前蜀於
乾德末年即為後唐所併長興四年適在後唐併蜀期間則無名氏序所
稱當非無據大年孟知祥叛唐獨立則為後蜀矣



稽神錄

拾遺

徐鉉著

稽神錄目錄

卷之一	朱拯	章建
鄭說	董昌	
歐陽氏	彭城佛寺	廬山賣酒者
李誠	茅山牛	
香馬村女	江西村婦	
甘露寺	南康縣令	
大吹石	竟形石	
金盤	涿州井	
雞井	軍井	
金華令	徐善	
何致雍	郭仁表	
王瑛	謝亨	
崔萬安	江南李令	

毛貞補	陸拍
周延翰	王鼎
卷之二	
紫石	楊遠
舒州人	賈澤
姚景	王裕
安陸人	食虎
鞭牛	王氏老姥
陳璋	吳宗嗣
孫漢威	唐道義
馬睡者	建康人
盧嵩	朱弄用
蘇長史	盧振
豫章中官	青州客
周元極	朱延壽

稽神錄 目錄

稽神錄 目錄

卷之三	徐彥成	周冰
楊嗣使	僧現楚	
陳守規	廣陵買人	
蒲城人	劉道士	
清源都將	王羽妻	
林昌乘	潘真	
胡澄	王學	
鄧守澄	劉陶	
舒州軍吏	田頌	
鍾傳	頓金	
奉進忠	望江李令	
建康樂人	黃廷讓	
張瓊	葵源軍人妻	
陳德遇	廣陵吏人	
田遠誠		

卷之四	陶俊	延陵村人妻
趙某妻	建康婦人	
廣陵男子	施汴	
朱慶源	僧十別	
宜春人	朱從本	
周本	薛老峰	
王慎辭	沈氏	
彭順	呂師造	
崔方章	潤州氣	
黃極	蕭助	
王建封	廣陵士人	
宋氏	史氏女	
漁人	閻居敬	
池州氏	李宗	
陳家		

黃仁濟	孫德進
朱盛文	柳翁
李祥	胡齋
蜂除	龍冠
劉威	馬希範
卷之五	
桂從義	金精山木鴨
黃餅黃老	桃林禾稼
王廷吹	洪州樵人
法曹吏	劉存
哀州錄事	劉瑛
吳景	肉質
陳師	陳全
沈彬	梅真君
康氏	豫章人
陳洛	建安村人

卷之六	蔡方卿	岑氏
李攻	趙瑜	
哀州老父	朱廷禹	
僧德林	司馬正孫	
劉宣	黃魯	
張綏	海陽縣吏	
朱元吉	酤酒王氏	
鮑回	柴山廟	
吳廷瑄	貝禧	
支戩	食黃精婢	
豫章人		

稽神錄 目錄

二

三

也我卯生來歲屬卯二月二日亦卯卯年卯月卯日仍當以卯時萬世之業利在於此乾寧二年二月二日率軍伐數萬人備衣冠儀衛登于城門樓救境內改偽號羅平國年號天冊自稱聖人及令官屬將技等皆呼聖人萬歲俯而曰言云畢復欲舞扇昌乃連聲止之曰卿道得這許多言語壓得朕頭疼無奈何也蓋緣工人所製平天冠稍重故有是言也時人聞者皆大笑之

熊博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出一古塚藤蘿纏其棺傍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開五百年後遇熊博博使平光寺僧為車錢葬之博後至建州刺史

彭城佛寺
國初楊汀自言天祐初在彭城避暑于佛寺雨雹方甚忽聞大聲震地走視門下乃下一大雹于街

中其高廣與寺樓等入地可丈餘頃之雨止則爽風赫日經月電乃消盡

歐陽氏
廣陵孔目史歐陽某者居決定寺之前其家妻小遇亂失其父母至是有老父詣門使白其妻我汝父也妻見其貧陋不悅拒絕之父又言其名字及中外親族甚悉妻竟不聽又曰吾自遠來今無所歸矣若爾權寄門下信宿可乎妻又不從其夫勸又不可父乃曰去吾將訟爾矣左右以為何訟耳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風雨從南方來自震震入歐陽氏之居率其妻至中庭擊殺之大水平地數尺降里皆深蕩不自持後數日歐陽之人至后土廟神座前得一書即老父訟女文也

廬山賣油者
廬山下賣油者其母甚孝謹為暴雷震死其母自以無罪日號泣于九天使者之祠願知其故一

稽神錄卷之一

宋 東海徐鉉 著

明 海虞毛晉 訂

朱拯

偽吳玉山主簿朱拯赴選至揚都夢入官署堂上一紫衣正坐傍一綠衣紫衣起揖拯曰君當以十千錢見典拯拜許諾遂齋須補安福令既至揚城慶神廟宇神像皆如夢中其神座後屋漏梁壞拯歎曰十千豈非此邪即以私財葺之費如其數

韋建
江南戎帥韋建自充軍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募一朱衣人導從數十來請韋曰聞公將鎮鄂渚僕所居在焉棟宇頹毀風雨不蔽非公不能為僕修完也韋許諾及至鎮訪之乃宋无忌廟視其像即韋中所見因新其廟祠祀數有靈驗云

壽春屠者鄭就家至貧嘗夢一人自稱麻順謂就曰可於里東掘地取吾寶物當令汝富然不得改舊業就如其言果獲之驗年遂富後泚其事於是失切

董昌
董昌未遇前山陰縣老人為上言於昌曰今大王善政及人願萬歲帝為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有謠言正合今日故來獻其言曰欲識聖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聖人名日從曰上生昌得之大喜因讀曰天命早已歸我我為天子矣乃贈老人百緡仍免其征賦先道道士朱思遠立壇購上帝忽一夕云天符降於函中有碧紙朱書其文人不可識思遠言天命合與董氏又有王守貞者俗謂之王百藝極機巧初立生祠雕刻形像聖繪宮殿及設兵衛狀若鬼神皆百藝所為也妖偽之際尤與百藝幻感之術屬每言我聞鬼子上金林震我

夕夢耕人吉曰汝子恒以魚膏雜油中以固厚利且廟中齋醮常用其油腥氣薰蒸靈仙不降其震死宜矣母知其事遂止

李誠
江南軍使薛建雄有別墅在毗陵常使僕人李誠來往檢事乙卯歲六月誠自墅中回至句容縣西時盛夏赫日持傘自覆忽起大風飛沙拔木捲其傘蓋而去惟持傘柄行數十步雷雨大至方憂瀟瀟忽有飄席至其所因取覆之俄而雷震地道傍數家之中卷去一家屋室向東北而去頃之震其居蕩然無復遺者老幼十餘皆聚林中一無所餘舍前有足跡長三尺誠又西行數里遇一人求買所覆席即與之復里餘後遇一人求買所持傘柄誠乃異之曰此物無用何為者乃買之其人但求乞甚切終不言其故隨行數百步與之乃去

茅山牛
庚寅歲有茅山村中兒牧牛洗所著汗衫曝於草上而假寐及覺失之惟一褲兒在傍以為竊去因相誚誚見父見之怒曰生兒為盜將安用汝即投水中降兒匍匐出水呼天稱冤者不已復欲投之俄而雷雨暴至震死其牛汗衫乃自牛口中嚼出兒乃得免

香馬村女
庚申歲番禺村女有老姥與之餉田忽雲雨驟冥及驟反失其女姥號哭乃求訪諸隣里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餘復雲雨晝晦及霽而庭中陳列筵席有鹿脯乾菓實酒醴甚豐膜其女盛服至而姥驚喜持之自言為雷師所娶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眾婚姻之禮一同人問今使歸還而他日不可再歸矣姥問雷師可得見耶曰不可得爾數宿一夕復風雨晦冥遂不可見矣

江西村中雷震一老嫗為電火所燒一臂盡仍既而空中有呼曰誤矣即墜一瓶瓶有藥如符曰以此傳之即瘥嫗如其言隨傳而愈家人共議此神丹也將取藏之數人共舉其瓶不能動頃之復有雷雨攝之而去又有一村人亦震死空中人呼曰誤矣可急取蚯蚓燒爛傳中當瘥如言傳之乃蘇

甘寧寺

道士范可保夏月獨遊浙西甘露寺出殿後門將登北軒忽有人衣故褐衣自其傍入肩輹相拂范素好潔新衣悉汚心不悅俄而牽一黃犬又摩肩而出范怒形於色褐衣回顧張目其光如電范始畏懼項之山下人至曰向者山上霹靂取龍子聞之乎范固不知也

南康縣令

辛酉五月四日有使過南康縣令胡佩置酒於縣

南運華館水軒忽有暴風吹沙從南來因手掩目聞盤中器物跌碎有聲若物飛過良久開目見食器微反其銀酒杯與杯之舟皆缺長時東西影壁傍有大桐樹亦拔出一里外皆此風雨常逐聞館中迅雷而館中初不聞也胡亦無恙

犬吠石

婺源縣有大黃石自山墜于溪側壁微可愛羣犬見而競吠之數日村人不堪其喧乃相與推致水中犬又俯水而吠愈急取而碎之犬乃不吠

變形石

潘祥為鄱陽令縣治後連帶石城其中隙荒數十畝許嘗還家望日於此見城下草中有光高數丈其間荆棘密不可夜行即取弓射其處以志之明日掘其地得一窺大腹小口背石塞之祥命昇歸其家發其口不可開今擊碎之乃一石如窺之形石冰凍之凝結者復碎而棄之於中訖無所得

金盤

右子牛撫曹王文乘丹陽人世善刻石其祖嘗為浙西廉使裴璋采碑於積石之下得一自然圓石如毬形試加勢所乃重疊如殼相包斷之至盡其大如拳破視之中有一盤如蟬蟾蟾能動人不能識因棄之數年浙西亂王出奔至蜀下與鄉人夜會語及口口西送還錢事坐中或云人欲求富莫如得石中金盤蓄之則寶貨自至矣問其形狀則石中蟬蟾也

濠州井

戊子歲大旱濠州濠前有大井埋塞積久至是酒家召井工陶老其工人父子應募者乃子先入筒錘而死其父繼下亦卒觀者如堵無敢復入引繩出屍竟不復甕

羅井

江夏有林主簿唐而好賭甚愛一女好食雜里膏

王祝從子某為金華令築私第于邑中其暴雨大水忽奔往東南隅如灌滿厄頃刻而盡其地成井深不可測以繩縲縲石而測之數十丈乃及底得一新履頭而出與人問嘗食者無小異也

徐善

江南偽中書舍人徐善幼孤家于豫章得吳之寇豫章善之妹為一軍校所虜既定軍校求得善請以禮聘之善自以舊族不當與戎士為婚固不許乃強納幣焉悉鄰里之隣以白刃亦不懼然竟虜之而去善即指揚都求見吳揚揚而訴之時濕初嗣瀋府府庭甚嚴擬擬王布衣遊士旬歲不得一見而善始至白沙渥夜夢人來言曰江西有秀才徐善將來見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未申公其厚遇之濕且即遣騎迎之既至禮遇甚厚問所欲言善具白其妹事濕即命購贖歸於徐氏時欽州刺史陶雅聞而異之因辟為

從事

何致雍

何致雍者買人之子也幼而英爽好學嘗從其叔父泊舟皖口其叔夜夢一人若官吏乘馬從數僕來往岸側偏問舟船人物之數僕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驚之對曰諾不敢驚既寤偏訪隣舟之人皆無何姓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風滿所泊之舟皆覆惟何氏存叔父乃謂致雍曰我家世貧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汝矣善自愛致雍後受知於湖南為節度判官會楚王殷自稱尊號以致雍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致雍自謂當作相而居師表之任後楚王希範嗣立復去帝號以致雍為節度判官檢校僕射竟卒於官

郭仁表

偽吳春坊史郭仁表居治城北甲寅歲因得疾沉痾忽夢一道士衣金花紫帔從一小童自門入坐

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問疾何時可愈道士厲色曰甚則有之既寤疾甚夜復夢道士至因叩頭謝謝久之道士色解索紙筆仁表以為將疏方即跪奉之道士書而授之其辭曰風暴雨可思惟鶴望巢門欲翅飛吾道之宗正可依萬物之先致在茲不能行此欲何為夢中不曉其義將問之童子搖手曰不可因拜謝道士自西北而去因而疾愈

王爽

偽吳郭帥王爽少為小將從軍州夜夢道士告之曰且有流星墮地能避之當至將相明日果軍攻城城中矢石如雨兩瑣仗初倚柵木而督戰俄有飛石正中其柵木及瑣鎧甲之半皆糜碎而瑣無傷因歎曰流星正謂爾耶由是自負卒至大官

謝謬

進士謝謬家於南康舍前有溪常遊戲之所也謬

為兒時嘗夢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遺之曰郎君此則明悟矣謬度其大者不可吞即吞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為詩進士裴說為選其善者六十餘篇行於世

崔萬安

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分務廣陵嘗病苦脾泄困甚其家人禱于后土祠是夕萬安夢一婦人珠珥珠履衣五重背緇貝玉為之謂萬安曰此病可治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木香肉苧蔻等分兼肉為丸米飲下二十九又云此藥大熱疾平即止如其言服之遂愈

江南李令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許事世亂年老無復宦情築室于廣陵法雲寺之西為終焉之計嘗夢東草加首口銜一刀兩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異之俄而孫儒廣陵儒部將李瓊屯兵

于法雲寺恒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宣城碑將馬殿對建封單率泉南走現因強令俱行及殿據湖南復為桂管觀察使用今為荔浦令則前夢之驗也

毛貞輔

偽吳毛貞輔累為巴宰應運之廣陵夢吞日既寤腹猶熱以問侍御史楊廷式楊曰此夢至大非君所能當若以君而言當得赤烏場官也果如其言

陸泊

江南陸泊為常州刺史不克之任為淮南副使性雅重厚時舉推仰之副使李承嗣與之尤善乙丑歲九月承嗣與諸客訪之泊從容曰某明年此月當與諸君別矣承嗣問其故答曰吾向夢一騎兵以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數里至一大府署曰陽明府入門西序復由東向大門下馬入一室中久之吏引至階下門中有二級衣吏捧一素案上有

書一紙衣乘彩版書宜云泊三世為人皆行慈善功成業竟受此官可陽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事來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復以騎送歸奄然遂寤靈命已定不可改矣諸客皆然至明年九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嗣復與向客候之謂曰明日君當上事今何無恙也泊曰府中已辦明當行也承嗣曰吾嘗以長者重君今無乃返妖乎泊曰惟君與我有緣他日必當卜降承嗣然然而去明日遂卒葬于茶黃潭承嗣後為楚州刺史卒葬于泊墓之北

周延翰

江南太子校書周延翰性好道頗修服餌之事嘗夢神人以一卷書示之若道家之經其文皆七字為句惟記其末句云紫昇之伴有丹砂延翰寤而自喜以為必得丹砂之效後從事建業卒葬於吳大帝陵側無子惟一婢名丹砂

王璿

處化縣令王璿罷任歸建業泊舟秦淮病甚夢朱衣吏執牒至曰君命已詔奉召君璿曰命不敢辭但舟中隘狹欲寬假之使待登岸卜居無所俾也史許諾以五日為期曰至期平旦當來也既寤便能下牀自出微合營辦凶具其子哭踊之節召六親為別至期登船安臥向曙乃卒

邢陶

江南大理司直邢陶癸卯歲夢人告云君當為涇州刺史既而為涇州涇縣令考滿復夢其人告云涇州諸縣官人來春皆替而君官語不到邢甚惡之至明年春罷歸有屬陶為水部員外郎膝下而所司失去復藉二十餘日竟未拜而卒

稽神錄卷之一

稽神錄卷之二

紫石

晉安有東山樵人陳某恒見山中有紫光燭天伺之久乃見一大鹿光自口出設置捕而獲之刺其腹得一紫石圓瑩如珠因賣之其家自是富至其孫者縱好酒醉而散其珠以為石何能神因擊碎之家自是貧矣

楊邁

司農卿楊邁少好吹獵自云在長安時放鷹於野遙見草中一兔跳躍應亦自見即奮往搏之既至無有故鷹上轉行數十步迴顧其處復見其兔又搏之亦不獲如是者三即命大艾草以求之得兔竹一具益免之鬼也

舒州人

舒州有人入灤山見大蛇擊殺之視之有足其以為異因負之而出將以示人遇縣吏鼓人於路因

告之曰我殺此蛇而有四足更皆不見曰蛇何在曰在爾前何故不見即棄蛇於地乃見之於是負此蛇者皆不見人以為怪乃棄之按此蛇生不能自隱其形死乃能隱人之形此理有不可窮者

賈潭

偽吳兵部尚書賈潭言其所知為嶺南節度使一捕其大如升將去獻之監軍中使以為非常物不可輕進因取鐵微刺其葉下乃有蟻蟻而動者因破之中有一小赤蛇長數寸

姚景

偽吳壽州節度使姚景為兒時事涿州節度使劉金給使殿中金管卒行至內見景方獲有二小赤蛇戲於景面出入兩鼻中良久景將蛇乃不見金內是驟加籠擲妻之以女卒至大官

王德

偽吳壽州節度使王德羅陽揚都為統軍生惡事

與客語忽有小赤蛇自屋墜地向鈴而蟠鈴令以器覆之良久發視惟一編幅飛去其年稔陸平章

安陸人

安陸人姓毛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嘗遊齊魯遂至豫章恒弄蛇於市以乞丐為生積年十餘有賣新者自鄱陽來宿黃培山下夢老父云為我寄一蛇與江西弄蛇毛生也乃至豫章觀步問賣新將盡有一蛇蒼白色蟠于船舷觸之不動新者方省向林即攜之至市訪得毛生因以與之毛始欲展振應手嘴其指毛失聲顛仆遂卒良久即腐壞蛇亦不知所在

食虎

建安山中人種粟者皆構棚於高樹以防虎嘗有一人方升棚見一虎垂頭塌尾過去甚速俄有一獸如虎而稍小躡前虎而去遂聞竹林中嗥吼震

地久之乃家明日往視其虎被食略盡但存少骨

鞭牛

京口居人晚出見江上石公山下有二青牛腹背背赤駝于水濱一白老翁長可三丈執鞭於其旁久之翁回顧見人即鞭二牛入水翁即跳躍而上後忽漸長一舉足徑上石公山頂遂不復見

王姥

廣陵有王姥病數日忽謂其子曰我死必生某西漢浩氏為牛子當隨之而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項之遂卒其西漢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氏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尋而得之以來帛贖之以歸

陳璋

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于朝李昇時執政謂璋曰吾將請公賀且求一女婿於公家公其先歸吾將至璋馳一赤驥而去中路馬蹶而墜項之

孫漢威

江南神武軍使孫漢威殿中有馬遇夜輒尾上放光狀若散火驚馬驚嘶漢威以為妖拔劍斬之數月除廬州刺史

唐道鏡

王建稱尊於洛其嬖臣唐道鏡為樞密使夏日在家會大雨其所蓄貓戲水於簷下道鏡視之稍稍而長俄而前足及簷忽雷電大至化為龍而去

驚睡者

建康有驚睡者其畜一貓甚俊健愛之甚辛亥歲六月猶死某不忍棄猶置坐側數日腐且臭不得已攜葬淮中既入水猶乃活某下救之遂溺死而猶登岸走金鳥備史獲之便而鋪之鋪中彈其尸出白官司將以其貓為證既還則已斷索嘴壁而去竟不復見

建康人

建康人方食魚菜魚頭于地俄而墜下地穴中有

盧嵩嵩

太廟齋廊盧嵩所居室鳴龍下有風如人哭聲因祀龍室下有五大風各如方色盡食所祀之物復人室中其年尚選補與化尉竟無怪

宋再用

龍武統軍宋再用嘗在廳事兒獨坐忽有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立如欲拜揖之狀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仰自起迷之以乃去而驢屋梁折所坐牀几盡壓碎再用後為盧鄂宜三鎮節度使卒

蘇長史

蘇長史者將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諫止之蘇

曰爾恐此宅必獨住始宿一夕有三十餘人皆長尺餘道士冠衣襖來謂蘇曰此吾等所居也君必迷去不然禍及蘇怒持杖逐之皆走人宅後竹林中而沒即掘其處獲白鼠三十餘頭皆殺之宅不復凶矣

盧樞

侍御史盧樞言其昔為建州刺史嘗夜獨居寢室望月於中庭既出戶忽聞堂西階下若有人語笑聲躡足窺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男女雜坐飲酒几席什器皆具而微缺久之席中一人曰今夕甚樂但白老將至奈何因吹吹須臾坐中皆突入除溝中遂不見後數日罷郡折政家有翁名白老既至白老自室西階地中獲鼠七八皆殺之

豫章中官

天福甲子歲豫章若人近市者夜恒聞階中若數

十人語聲向市而去就則無人如是累夜人皆惴恐夜不能寐頃之詔盡誅閣官豫章所殺凡五十餘驅之向市聚語詭如前所聞

青州客

朱梁時青州有翼客泛海遇風漂至一處遠望有山川城郭海師曰自頃遭風者未嘗至此吾聞鬼國在是得非此耶項之舟至岸因登之向城而去其廬舍田畝皆如中國人皆揖之而人皆不應已至城有守門者揖之亦不應入城室人物殷富遂至其王宮正值大宴群臣侍宴者數十其衣冠器用絳竹陳設之類多如中國客因升殿俯視王座以窺之俄而王疾左右扶還亟召巫者示之巫云有陽地使人至此陽氣逼人故王病其人偶來爾無心為崇以飲食車馬謝遣之可矣即具酒食設坐於別室王及其羣臣來祀祝各據案而食俄有侯室取焉而至客亦乘馬而歸至岸登舟國人

周元振

周元振者雋陽人為平盧掌書記居臨淄官舍一夕將寢忽有車馬輻輳其眾扣門吏報曰李司空候請元振念親知輩皆無此人因自息必鄉曲之傳吾不及知矣即出見之延坐請問其所從來曰吾移新家至此未有所止求君此宅可矣元振曰曰何至是對曰此吾之舊宅也元振曰吾從官至此相傳云書記之公署也君何時居此曰隋開皇中嘗居之樞曰若爾君定是鬼耶曰然地府許我立廟於此故請君移去爾元振不可曰人不當與鬼相接近吾將死故君得臨吾耶雖然理不當以此宅授君吾雖死必與君訟因召妻子曰我死必多置紙筆於棺中將與李君對訟即具酒與之飲

相酬數百言詞色愈厲客將去復留之良久一蒼頭來云司空周書記本口口人也安可與之論難自取因別客於是辭謝而去送之出門倏忽不見元樞竟無恙

朱延壽

壽州刺史朱延壽末年浴於室中窺見窗外有人皆青面朱髮青衣手執文書一人曰我受命來取一人曰我亦受命來取一人又曰我受命在前延壽因呼侍者二人即滅侍者至問外有何人皆云無人俄而被殺

秦進忠

天祐丙子歲浙西軍士周文作亂殺大將秦進忠張胤凡十餘人進忠少時嘗怒一小奴刃其心殺而并埋之末年相見此奴捧心而立始見百步之外稍前而近其日將出乃在馬前左右皆見之入府遇亂兵傷胸而卒張胤前月餘每聞呼其姓名

者聲其清越亦稍稍而近其日若在對面入府而

望江李令

望江李令者罷秩於舒州有三子能應慧令宵飲酒林歸去家數百步見二子來迎即共擒而毆之令驚怒大呼而遠方人絕竟無知者且行且毆將至家二子皆却走而去及入門二子復迎于堂下問之皆云未嘗出門後月餘令復飲酒于所親家因其自共事請留宿不敢歸而其子恐其父林歸復為所毆即俱往迎之及至中途見其人怒曰何故暮出即伏從者擊之因而獲免明日令歸益駭其事不數月父子皆卒郡人云吾舒有山鬼善為此厲蓋禁丘之徒也

建康樂人

建康有樂人日晚如市見二僕夫云陸判官召隨之而去至一大宅陳設甚麗賓客十餘人皆善酒

諱飲酒而說食酒亦不及二人向釋而散樂人困甚因臥門外林上及寤乃在草間旁有大塚問其里人云相傳陸判官之塚不知何時人也

黃廷讓

建康黃廷讓嘗飲酒於親家迨夜而散不甚醉而悅然身浮飄飄而行不能自致行可十數里至一大宅寂然無人堂前有小房房中有林廷讓困甚因登牀上及寤乃在蔣山前草間踰重城復墜矣因恍惚得疾歲餘乃愈

張環

江南內臣張環日暮過建康新橋忽見一美婦人但云獨賦而走環甚訝諦視之婦人忽爾迴顧化為旋風撲環環馬倒傷而月餘乃復初馬既起乃一足跛行而歸自是每過此橋馬輒提一足而行竟亦無他怪禍

蔡源軍人妻

丁酉歲蔡源建康軍人妻死更娶其後妻處遇前妻之子過甚夫不能制一日忽見亡妻自門而入大怒後妻曰人誰無死孰無母子之情乃虐我兒女如是耶吾比數於地下所司今與我假十日使我誨汝汝遂不攻必能教君夫妻皆恐懼再拜即為具酒食便召親黨隣里同訊欲語如常他日但聞其聲惟夫妻見之及夜為設榻別室夫欲從之宿不可滿十日將去復責其後妻言甚切至舉家親族共送至墓百餘步曰諸人可止夫復怒怒辭訣而去將及栢林中遂入人皆見之衣服容色如平生及墓乃沒建康軍使汪廷昌言如是

陳德遇

辛亥歲江南偽右統帥官陳居讓字德遇直宿庫中其妻在家五更初忽覺二吏手把文書自門而入問此陳德遇家耶曰然德遇何在曰在庫中吏將去妻追呼之曰家夫字德遇耳有主衣庫官陳

德遇者家近在東西曲二吏相視而嘻曰幾誤送去爾日德遇屢起如側乃白云有疾避臥良久遂卒二人並居冷城之西

廣陵吏人

廣陵吏姓趙者獨寢一室中夜忽見大黃衣人自門而入從小黃衣七八謂已曰處處尋不得乃在此耶叱起之曰可以行矣一黃衣前白曰天年未盡未可遽行宜有以記之可也大人即探懷出印印其左臂而去及明視之印文著肉字若古篆識其下右若先字左若記字其上不可識趙後不知所終

田遠誠

廣陵有賈人田遠誠富於財業頗以周給為務治第新城有夜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問之為人耶鬼耶良久答曰實非人也此居龍泉舍為暴水所漂求寄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遠誠不許

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對曰暫寄居耳無害於君且以君義氣聞於鄉里故告耳遠誠許之因曰當止我何所遠誠曰惟有驢車耳即辭謝而去數日復來曰吾家以至廳中亦無妨君實客然亦嚴整家中人慎火萬一不虞或當云吾等所為也遠誠亦虛其聽以付之遠誠嘗為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詩耶吾亦善好之可唱和平遠誠即具酒置紙筆於前談論無所不至某日視之酒與紙筆俱然動試暫迴顧則酒已盡字已著紙矣前後數十篇皆有意趣筆迹勁健作柳體或問其姓字曰吾儂言之將不益於主人可詩以寄言也乃賦詩云天然與我亦靈通運與人間事不同要識吾家真姓字大字南頭一段紅衆不論也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婦梓樹神女以某日成禮復欲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遠誠亦虛其室以恭惟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室主人之恩可謂

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曾一百也遠誠辭謝即召婢管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遠誠徐問其婢云曾穴幕竊視見賓客男女厨膳花燭與人間不殊後歲餘乃辭謝而去遠誠以事至廣陵久之不歸其家憂之鬼復至曰君家主人耶吾將留之翌日乃還曰主政在揚州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幅以戲之耳大笑而去遠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訪其居亦竟不獲

稽神錄卷之二

也又問官署何在又云金山之東遂去不可復問
特浙西有楊副使被召之揚都船至金山無故而
沒

僧張楚
廣陵法雲寺僧張楚嘗與中山買人章某者親熟
章死張楚為設齋滿經數月忽遇章於市中楚未
食章即延入食店為置餅餅既食楚問君已死那
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未得辭脫今死為揚州
掠刺兒復問何謂掠刺曰凡市人賣販利息皆有
常數過數得之為掠刺吾得而掠有之今人問如
吾輩甚多因指路人男女曰某人人皆是也頃之
有一僧過于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至與語良
久僧亦不見楚也頃之相與南行遇一婦人賣花
章曰此婦人之花亦鬼所買花亦鬼用之人間無
所用也章即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
笑者皆鬼也即告辭而去其花紅色可愛而甚重

稽神錄卷之三

徐齊成

軍吏徐齊成恒主市木丁亥歲住信州泗口場無
木可市泊舟久之日晚有少年從二僕往來岸
側狀若訪人而不過者齊成因延入舟中為設酒
席齊成之少年甚醜焉齊成謝曰吾家近此數里
別業中君今肯辱枉顧乎齊成許諾明日乃往行
里除有僕馬來迎奄至一大宅門館甚盛少年出
延客酒膳豐備從容久之齊成因言住此久無木
可市少年云吾有木在山中明當今出也居一二
日果有杉木大至長而價廉市易既畢往辭少年
復出大杉板四枚曰向之木吾所賣今以此贈君
至吳當復善價齊成回始至泰淮會吳帥租納杉
板為棺以求材之尤異者獲錢數十萬齊成廣市
珍玩復往泗口以備少年更與交易於市三往返
獲其利則一歲復往但見村落如故了無所見

詢其里中竟無能知之者

周燕

霍丘令尉潔甲辰歲罷任客遊淮上特民大饑
放殆絕投宿無所升高而望遙見村落烟火起而
詣之得一村舍扣門久之一女子出應門告以求
宿女子曰家中饑餓老幼皆病無以延客止中
堂一僧可矣送入之女子侍立於前少頃其妹復
出媵婦而立不見其面潔自具食取餅二枚以與
二女持之入室閉關而聽情無人聲潔方欲然而
懼向曉將去使呼二女告別了無聲應者因壞戶
而入乃見積屍滿屋皆枯朽惟女子死未旬日
其妹而目已枯矣二餅猶置胸上潔後背為瘞之
云

楊副使
壬午歲廣陵瓜州市中有入市果實甚盛成所
用云吾長官明日上事又問其官為誰云楊副使

楚亦昏然而歸路人見花頗有笑者至是北門自
念我與鬼同遊復持鬼物不可即將花擲灑水中
既歸有同院人覺其面色甚異以為中惡疑持湯
藥以救之良久乃復且言其故因相與覆視其花
乃一死人手也楚亦無恙

陳守規
軍將陳守規者嘗坐法流信州寓止公館館素凶
守規始至即見鬼物畫見奇形怪狀變化倏忽守規
素剛猛親持弓矢刀仗與之鬪久之乃空中語曰
吾鬼神不欲與人難處君既堅貞願以兄事可乎
守規許之自是嘗與交言有吉凶輒先報武求飲
食與之紙得錢物既久頗為厭倦因求方士手書
章疏奏之上帝翌日鬼乃大罵曰吾與君為兄弟
奈何上章疏我大夫夫結交當如是耶守規曰安
得此事即於空中擲下章疏紙墨宛然鬼又曰君
圖我居處謂我無所止也吾今住蜀川亦不下於

此矣由是遂絕

廣陵買人

廣陵有買人以柏木造林凡什物百餘事製作甚
精其費已二十萬載之建康買以求利晚至瓜步
微有風起因泊山下頃之有巨舟其中空惟篙工
三人乘之亦泊於其側買人疑之相與議此必尋
盜也將伺夜而劫我前滿既遠風又益急遂避無
地夜即相與登岸深避之俄而風雨雷電雲覆舟
所岸上則星月皎然食頃雨止雲散見巨艘稍稍
前去乃飛船舟中所載柏木什器都不復見餘物
皆在巨舟猶在東岸有人呼曰爾無快當還爾價
直買入所載既失復歸廣陵至家已有人送錢三
十萬置之而去問其故即泊瓜步之明日也

浦城人
浦城人少死於路家有金一斤其妻匿之不聞於
其姑逾年忽夜扣門號哭而歸其母驚駭相與哀

憐曰汝與死耶曰兒實已死有不平事是以暫歸

劉道士

廬山道士劉某將遊南嶽路出宜春宿一村家其
主至貧復獲一子未有以養既夕忽有一男子行
哭而來但撫膺而號曰可惜可惜劉出視之見面
白如雪梳兩鬢者徑入其家負尸而去其知所
之

清源縣將
清源人楊某為本郡防營副將有空地在西郭
使及趙府未歸家人忽食方有一鴉負錢錢自門
而入徑詣西郭房中家人云此鴉自神祠中來耶

取乃漁人得大龜見宋履願宋即以錢一千贖之放于江中後數年泊舟龍沙忽有一僕夫至云某長史奉召宋悅然不知何長史也既往款至一府官出迎與坐曰君高州誰耶宋思之實未嘗識又曰君亦記星子江中放龜耶曰然我即也頃嘗有罪帝命誅為水族見困於漁人欲射之思已骨朽矣今已得為九江長子將有以奉報君之見某者今當謝死名籍在是後數日為山神將朝虛山使者行必以疾風兩君見當以此時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當消死但先期幾月聞耳吾取以代之君見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陳謝而出不覺已在舟次矣數日果有風濤之害死者甚眾宋氏之子竟免

養於盆中數日長乃置投金湖中頃之有人刈草誤所其尾魚即奮躍而去風雨隨之入太湖而止家亦漸富其後女卒每寒食其魚輒從蘇氏至一墓前至今每四年一至爾有漁人李某懼恒欲網于江忽獲一嬰兒長可三尺為網籠所繫所繫淡句不解有道士見之曰可取鐵汁灌之如其言遂解視嬰兒口鼻皆裂如書而無利口猶有酒氣聚懼復投于江而去矣

漁人
近有漁人泊舟馬當山下月明風細見一大龜出水直上山頂引首四望頃之江水中湧出一株舟有十餘人會飲酒鼓樂陳設甚盛歌謠久之上流有巨艦來下榜聲震于空中舟舟乃渡前之龜亦下未及死於岸側意者鬼神使此龜為候望而不知巨艦之來故殛之

陶俊
瓜村有漁人妻得勞瘁疾轉相傳染死者數人或云取膏者生釘棺中乘之其病可絕頃之其女病即生釘棺中流之於江至金山有漁人見而異之引之至岸開視之見女子猶活因取置漁舍中多得數鱸魚以食之久之病愈遂為漁人之妻至今尚無恙

二八

新安人陶居敬所居為山水所便後復相移於戶外而獲一鳥承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於君何害而追逐我如是不快甚矣若敬察不測其故爾夕三妻居敬曰豈吾亦當止此耶因命移林乃林脚屋一龜於戶限外放之而去

池州民
池州民楊氏以青絲為囊實黑魚十枚令兒守之將熟忽聞釜中乞食者數四兒驚懼走告其親往視之釜中無復一魚求之不得尋年所蓄大伺窺戶限下而吹數日其家人曰去年鯉魚得非在此耶即撒視之得龜十頭送之水中求亦無恙

李宗
李宗為楚州刺史郡中有尼方行於市忽墜地而坐不可推動不食不語者累日所有司以告宗命武士扶起掘其地得大龜長數尺送之江中其尼乃愈

漁人
瓜村有漁人妻得勞瘁疾轉相傳染死者數人或云取膏者生釘棺中乘之其病可絕頃之其女病即生釘棺中流之於江至金山有漁人見而異之引之至岸開視之見女子猶活因取置漁舍中多得數鱸魚以食之久之病愈遂為漁人之妻至今尚無恙

陳某
陳某者東州晉江巫也善禁呪之術為人活疾多効者洵州逆旅蘇氏其子病狂人其能療乃往請陳陳至蘇氏子見之戰手大罵曰此疾入心疾乃增於空中戒人無得窺視至夜乃取蘇氏子勢為兩片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壁下窺方在空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為火食乘求之不得驚懼乃持刀光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弗知謂其作法耳食頃乃持心而入內於病者之腹被焚燒其腹遂

合蘇氏子既寤但連呼連呼連呼家人莫之測乃其日去家十里有碑史手持官文書死于道傷初南中碑路二十里至一避舖史持符牒以次傳授欲近前舖輒連呼以警之乃察取碑史之心而活蘇氏蘇氏遂愈如故

神錄卷之三 終

三〇

神錄卷之四
陶俊
江南吉州刺史張曜卿有偉力曰陶俊性直道嘗從軍征江西為飛石所中因有履足之疾恒扶杖而行張令守舟于廣陵之江口因至白沙市中避雨于酒肆同立者其乘有二書生過於前獨顧俊相與言曰厥人好心宜為其疾即呼使與藥二丸曰服此即愈乃夫後歸舟吞之良久覺腹中痛楚甚頃之痛止疾亦都瘳探理纒尤覺輕捷白沙去城八十里一日復還不以為勞後訪二書生竟不復見

延陵村人妻
延陵重寶觀道人謝及損近縣村人有喪婦者請及損為壽婦死已半月矣忽聞棺而呼眾皆驚走其夫開棺視之乃起坐頃之能言云為婦姑所召去云我此無人使之執其居處甚開潔但苦

每人一日見海中水甚清因取以醃饋姑見之大怒曰我不知爾不潔如是用爾何為乃逐之使回走出門遂絕今尚無恙

趙某妻
丁亥歲浙西有典客吏趙某妻死未及旬將葬忽大叫而活云為一吏所錯至鶴林門內有府署侍衛嚴整官吏語及傾囚集者甚眾吏持幾人至庭下堂上一綠衣一白衣偶坐綠衣謂吏曰汝誤非此人也急遣之白衣曰已逮至此何用遣之綠衣不從相質食頃綠衣怒叱吏遣之吏時已疾趨出路經一橋數日方修橋其板有釘吏持之走避釘傷足因痛失聲遂活視足果傷俄而隣婦遂卒不復見矣

建業婦人
近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葡萄甚眾行即有聲稱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常

二九

三一

常與婦如輩分甚密已得頻年損耗竊以其如囊滿焚之頃之皆慮此瘡漸成此痛以衣覆之即氣閉悶昏暈之乃可如負囊矣

廣陵男子

廣陵有男子行乞于市每見馬失即取食自云常為人飼馬備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檢視見槽中無草皆責之乃取馬每餅以飼馬馬齒不能食竟致死亡後因患病見馬矢輒流涎欲食之與烏梅味正同了無穢氣

施汴

廣州昔田史施汴嘗侍奉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為其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方數寸既其精斑駁不逾年成施汴字點畫無缺道士邵修點視見之

朱慶源

婺源尉朱慶源任方運家在豫章之豐城庭中

李遇為宣武節度使軍政委大將朱從本其家版中高懸國人夜起殊異見一物如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據地而食此物見人乃棄飯已食其半明年遇族休官城故老云郡中常有此怪每軍城有變此物輒出出則滿城皆哭田頌將敗出於街中遇夜者見之不敢過旬月禍及

周本

信州刺史周本入觀揚都舍於邸第遇私諱日獨宿外齋張燈而寐未熟聞室中有聲剴然視之見大爐冉冉而上直抵于屋良久乃下飛灰物然明日滿室浮埃覆物亦無他怪

薛老峰

福州城中有烏石山有大峰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歲一夕聞大風雨山上如數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峰倒立等字返向上坡中石碑皆自轉倒其年閏云

地其夾垵忽生蓮一枝其家駭懼多方以禱之蓮生不已乃築堤築水以沼之遂成大池茨術其茂其年慶源授南豐令後三歲入為大理評事

僧十朋

劉建封寇像章僧十朋與其徒奔分寧宿澄心僧院初夜見窓外有光視之見圍火高廣數尺中有金車子與火俱行輒有怪十朋始懼其主人云見之數年矣每夜必出於西堂西北隅地中迷空數周復沒於此以其不為禍禍故無攝視之者

宜春人

天祐初有人游宜春之空宅中其華之後井邑無沒空西屋梁上有小忽外隙燄數十或曰暮窓外有一物正方自下而上頃之全蔽其窓其人引弓射之應法而落時已久不能仰視明且尊之西百餘步有方杉木板帶一矢即昨所射也

朱從本

王慎辭 江南通事舍人王慎辭有別墅在廣陵城西慎辭嘗與親友宴遊於其上一日忽自愛其國阜之勢狀曰我死必葬於此是夜村中聞火吹或起視之見慎辭獨騎徘徊於此過而視之遂不見自是夜夜恒至月餘慎辭卒竟葬其地

姚氏

東州靜海軍姚氏率其徒捕海魚以充歲貢時已將晚而得魚殊少方憂之忽獲網中一人黑毛身身長毛拱手而立問之不應海師曰此所謂海人見必有災請殺之以塞其咎姚曰此神物也殺之不祥乃釋而祝之曰爾能為我致魚魚以免爾罪之罪信為神矣毛人却行水上數十步而沒明日魚乃大獲倍於常歲矣

彭顯

宣州鹽鐵院官彭顯常病數月恍惚不樂每出外

歷觀見群僮樂工數十人長皆數寸全素百載並作朱紫絳目顧視之發時欣笑或憤恚然無知之何他人不見也顯復病愈亦不復見後十餘年乃卒

呂師造

呂師造為池州刺史頗聚財常嫁女於揚都資送甚厚使家人送之晚泊竹簾江岸上忽有一道士狀若狂人來去奔走忽躍入舟中穿舟中過隨其所經火即大發復登後船火亦隨之凡所載之舟皆為燒燼一老舞髮尺餘人與船了無所損失道士亦不復見

崔彥章

魏州刺史崔彥章送客于城東方諸忽有一小車其色如金高尺餘進前而行若有求覓至彥章因即絕倒獨與歸州而卒

潤州氣

戊子歲潤州有氣如虹五彩每目有首如蟻長數十丈環顧而立行三周而滅占者曰廳中將有災聲然非州府之咎也頃之其國太后崩發喪於此堂

黃極

甲午歲江西給驛巡官黃極于婦生男子一而身相背四手四足連昌民家生牛每一足更附出一足授之江中翌日浮于水上南昌新義里地陷長數十步廣者數丈後者七八尺其年節度使徐知詢卒

熊助

軍吏熊助家于建康長樂城之東嘗日晚見屋上有二物大如卵赤而有光往來相馳逐家人疑懼有親客壯勇開屋捕之得一乃被縛綠包一雞卵殼也到而笑之與聞觀里其一走去不復來矣家亦無恙

王建封

江南軍使王建封驍志奮勇第于淮之南暇日臨街坐窓下見一老嫗攜少女過于前衣服雖縷而姿色絕世建封呼問之云孤貧無依乞食至此建封曰吾納爾女而給養以終身可乎嫗欣然建封即召入命取新衣二襲以衣之嫗及女始脫故衣竹化為血于地旬月建封被誅

廣陵士人

廣陵有士人嘗張帳獨寢一夕中夜而坐忽有雙髻青衣女子姿質甚麗熟寐於其足某知其妖物也懼不敢近復寢如故向曉乃失門戶猶滿後自是夜夜恒至有術士為其符施其符中夜半寢以閉之果見自門而入徑詣室中解取符登下視之微笑訖復為置符中升牀而寢無懼後聞玉筭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訪之至暮登舟遂長往途次豫章舟夜乘月行舟甚熱盡開船窗而寢

黃仁濟

中夜忽復見寐於牀後某即潛起急捉其手足攪之江中完然有聲因爾遂絕

孫德運

舒州都虞侯孫德運其家寢室中鐵壁擊忽日搖動如人撼之至明日有婢偶至擊擊所忽爾仆地遂卒

朱盛文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文潯州營於口伐木為橋破一大木水中讀書六字曰八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其草臣皆賀以為十四年必有遠夷入貢司天少監徐鴻漸謂其所說自古無一

字為年號者上天符命豈關數字吾以為丙申之年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積四字中兩書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積四之外圖以十字貫之即申字也從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信起并州如鴻之言

柳翁

天祐中懷州有柳翁常乘小舟釣鄆陽江中不知其居處妻子亦不見其飲食凡水族之類與山川之深遠者無不周知之凡鄙人漁釣者咸訪訪而後行呂師造為刺史修城掘濠至城北則雨止役則晴或問柳翁曰此下龍穴也震動其土則龍不安而出穴龍出則雨矣掘之不已必得其穴則霖雨方將為患矣既深數丈果得大木長數丈交加構臺之累之數十重其下霧氣衝人不可入而其上木皆歷歷紫之刺刺平正非人力所致自是果霖雨為患呂氏請子將網魚於鄆陽江召同柳翁翁指南岸一處今日惟此處有魚然有一小龍

在焉諸子不信謂之果大獲舟中以瓦盆貯之中有一鱗魚長一二尺腹日精明有二兵鬚繞盆而行鱗魚皆異從之將至北岸遂失所在柳翁竟不知所終

李禪

李禪楚州刺史承嗣也居廣陵宜平里大第晝日寢庭前忽有白蝙蝠繞庭而飛家僮輩竟以帚撲皆不能中之飛山院門撲之亦不中及飛出至外門之外遂不見其年禪妻幸輜車出入之路即白蝙蝠飛用之所也

胡春

天祐中浙西重德慈和寺僧地既畢每為蚯蚓穿穴執事者患之有一僧數以石灰覆之由是得定而殺蚯蚓無數頃之其僧病瘵身皆瘡曰項得長指爪者接之以至成瘡瘡中輒得死蚯蚓一條殆數百千條肉盡至骨而死

峰

盧陵有人應來行過夜宿一村舍求宿有老翁出見客曰吾舍窄人多客一榻可矣因止其家屋室百餘間但窄小甚久之告倦翁曰吾家貧所食惟野菜耳即以飯客食之甚甘美與常菜殊及就寢惟聞江江之聲既曉而審身臥田中旁有大峰峯舍書患風因而遂愈食峰之餘爾

能運

信州有板山川谷深遠采板之所因以名之州人簡運嘗與其徒入山伐木其弟從西進之日暮不及其兄起見中有道士自東來傳呼甚厲迺弟恐懼伏於草間俄而板輿甲絡繹而至道旁亦有人其人其犯清道者輒為所戮至軍中有一人若大將者西馳至度其尚遠乃敢起行追視方見其兄具道所見東皆曰非運之所而四去漢源險絕往無所歸安得有此人即其尋之可十餘里而漢

猶見旌旗紛若布團吹響之狀其徒有勇者過叱之忽無所見就視之人皆樹葉馬皆大喚取而碎之皆有血云貯在庭中以火燒之少時湯盡眾口所哭迺亦慮足履於其酸不可忍旬月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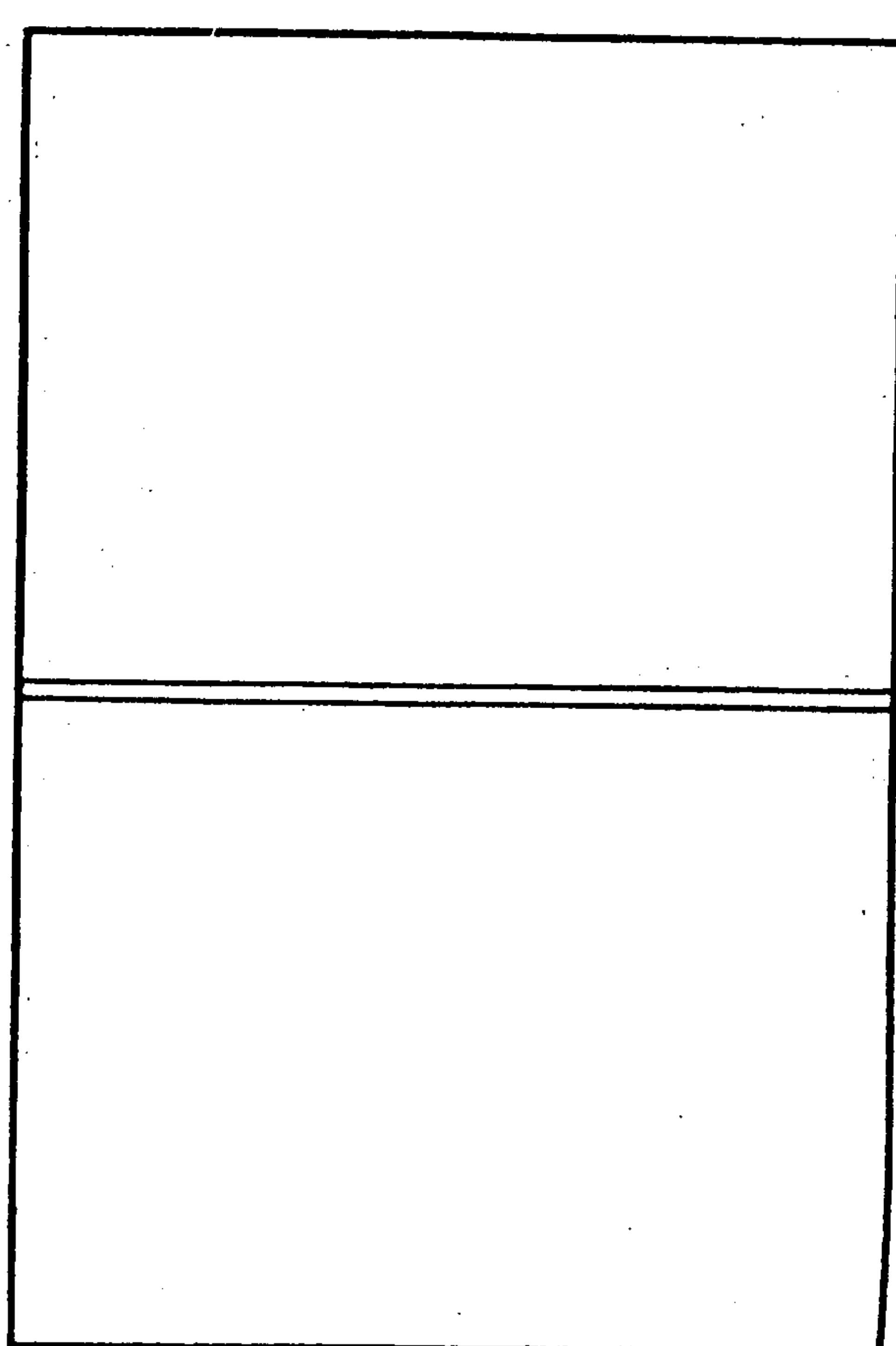
劉威

丁卯歲盧州刺史劉威移鎮江西既去任而郡中大火虞候申進火甚急而往往有持火夜行捕之不獲或射之燈就視之乃棺材板腐木敗帶之類郡人愈恐數月除張宗為盧州刺史火災乃止

馬希範

楚王馬希範修長沙城開濠渠忽於數十里長十丈餘無頭尾首足狀若土山自北岸出游泳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沒出入俱無蹤迹或謂之土龍無幾何而馬氏遂亡

精神錄卷之四



精神錄卷之五

桂從義

池陽建德縣吏桂從義家人入山伐木常於所行山路有一石崩倒就視之有一室內有金漆柏林六張艾薦芒屨皆新金銀積疊其人坐牀上良久因掛單下見一角柄小刀取內懷中而出恐崩石塞之以物為記歸呼家人共取及至則石壁如故了無所覩

金精山木鶴

處州處化縣金精山昔長沙王吳芮時女張麗英飛升之所道館在焉巖高數百尺有二木鶴二女仙乘之鐵鑊懸於巖下非傍道所至不知其所從其二鶴嘴四時而轉初不差威順義道中百勝軍小將陳師黎者能卷軍為井躍而出入嘗與鄉里女子遇於巖下求娶焉女子曰君能射中此鶴翅即成師黎一發而中臂即無力歸而病臥如暮

夢見二女道士繞林而行舞過輒以手拂師黎之目兼四而去竟致失明而卒所射之鶴自爾不復轉其一猶轉如故辛酉歲其女子猶在師黎之子孫至今猶為軍士

廣陵人賣餅

有賣餅王老無妻獨與一女居王老晝日自賣餅所歸家見其女與他少年共寢於北戶下王老怒持刀逐之少年躍足得免王老怒甚遂殺其女而少年行至中路忽流血滿身更問之不知所對拘之次還王老之居鄰伍方按驗其事王老見而識之遂抵其罪

桃林禾稼

閩王初知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尤啓初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鳴數百而鼓及明視之禾稼方茂了無一莖成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其年春知充晉安盡有既聞之地六十年至其

子廷義立桃林地中復有鼓聲未已收獲檢梗在
週及明視之亦無一遺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土下
其年廷義為左右所殺王氏遂滅

王廷政

王廷政為建州節度延平村人夜夢人告之曰與
汝富且入山求之明日入山無所得其夕復夢
如前村人曰且已入山無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
何故不得於是明日復入向暮息大樹下見方丈
之地獨明淨試掘之得赤土如丹既無他物則負
之歸以飾墻壁煥然可愛人問者說以善價從此
人求市廷政聞之取以飾其宮室署其人以牙門
之職數年建州亦敗

洪州熊人

洪州熊人入西山巖石之下藤蘿甚密中有一女
冠姿色絕世閉目端坐衣被皆如新近觀之不能
測或為整其冠髻印應手腐壞棄去復尋之

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馬病與使君借馬守
障者以告郭款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寧
無禍乎因請馬數匹笑之以祭款日存政殺死之

袁州錄事

袁州錄事參軍王其奇以一盜獄其而遇赦王以
盜罪明不可恕乃先殺之而宜赦罷歸至新喻邑
邑客馮氏具酒請王明日當往觀止僧院乃見
盜者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逆王命而
殺我今得請於所司矣君明日往馮家耶不往
亦可言訖乃沒院僧但見其與人言而不見其他
明日方飲暴卒

劉璠

軍將劉璠性強直勇敢坐法使海陵郡守借仁規
權之誣其謀叛詔於海陵市璠將死謂監刑者
曰與我自諸妾兒多置紙筆於棺中子將誌之後
數年仁規入朝泊舟濟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

不能得見

法曹吏

廬州有法曹吏竇勅一僧曲致其死其獄上州案
入其妻女在家方物經於西廳下忽有二青衣者
手執大書自廚中出厲聲謂其妻曰語爾夫何故
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惶流汗久之乃走出視
其門扇閉固如舊吏歸其言之吏甚恐明日將稿
取其妻已不及矣竟殺其僧死之日即遇諸盜百
計獲謝月餘竟死

劉存

劉存為舒州刺史辟儒生崔某為國判官甚可
信任後為左右所誣因其罪下獄白使府請殺之
吳帥知其冤使執送揚都存遂縊之於獄既而存
還鄂州節度使霍友人在舒州夢霍素服自司命
祠中出撫掌大笑曰吾罪得雪矣俄而存帥師征
湖南霍表兄馬都為黃州刺史有夜扣齊安城門

褚仁規爾知當死否舟人驚起視岸上無人仁規
謂左右曰爾識此聲否即劉璠也命以酒食祭之
仁規至都以殘唐下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野面後
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而去既寤為仁規所說
其人乃撫膺歎曰吾君必死此人即劉璠也其日
中使至遂縊於獄中矣

吳景

浙西軍校吳景者辛酉歲設齋於石頭城僧院其
夕既陳設忽聞婦女哭聲甚哀初遠漸近俄在齋
庭中吳景乃告院僧曰某項錢從軍克復獲一
婦人殊有姿色本擬其夫求贖將軍令嚴肅不可
相容景即殺之後甚以為恨今之設齋正為是也
即與僧俱往乃見婦人在焉僧為之祈告婦人曰
我從吳景索命不知其他逃遁之景急走上佛
殿大呼曰我還爾命於是顯仆而卒

周賀

周賀為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塚棺
槨將腐骨之有一女子面如生粉粉衣履皆不敗
掌墓者以告賀親視之或曰此當是晉何靈運待
時而發發則解化之期矣賀即命改葬之其輻聲
樂以送寶與僚屬登城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輻
車之上東咸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于紫雲之上
冉冉久之乃沒開棺則空矣

陳師

陳師逆旅梅氏頗濟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
恒有一道士衣服藍縷來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
謂梅曰吾明日當設齋從君求新齋晚二十事及
七節君亦宜來會可於天寶洞前訪陳師也梅許
之道士持碗渡江而去梅翌日詣洞前問其村人
莫知其處久之將回偶得一小孩甚明靜試尋之
果得一院有青童應門問之乃陳之居也既入
見道士衣冠華潔延與之坐命具食頃之食至乃

當即解化之期也今正三百年矣即相與復視之
棺中空惟衣囊尚存如蟬蛻之狀金自是無病今
為清海軍小將年七十餘矣形體枯瘦健健如故

沈彬

吳興沈彬少而好道及致仕歸高安恒以焚修服
餌為事嘗遊都下洞觀忽聞空中樂聲仰視雲表
見仙女數十冉冉而下往之觀中福至傳前焚香
良久乃去彬匿室中不敢出既去入殿視之几案
上皆有道香彬悉取置篋中已而自悔曰吾平生
好道今見神仙而不能禮謁得仙香而不能食之
是其無分歎初彬誠其子云吾所居堂中正是
吉地死即葬之及卒如其言掘地得自然磚甃製
造其精磚上皆作吳興字彬年八十餘卒其後孫
章有漁人投生米於潭中捕魚不覺行遠忽入一
石門煥然明則行數百步見一白鶴論視之頗
類彬謂漁人曰此非爾所宜來速出猶可漁人還

熟蒸一嬰兒梅懼不食良久又進食乃蒸一大子
梅亦不食道士歎息命取昨所得碗贈客視之乃
金碗也謂梅曰子善人也雖然不得仙千歲人參
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謝而遺之曰此而後不可
復繼見矣

陳金

陳金者少為軍士隸江西節度使劉信團處州金
私與其徒五人發一大塚開棺見白髮老人面如
生通身白羅衣衣皆如新開棺時即有白氣衝天
墓中有非常香馥金獨視棺蓋上有物如粉微作
碗黃氣金素開棺中碗黃為藥成仙即以衣襟拂
取懷歸墓中無他珍寶即其掩之而出既至營中
營中人皆驚云今日那得香氣全如碗黃之異且
輒汲水浸食至盡城平入舍寺僧偶與寺僧言之
僧曰此城中富人之遺祖也子孫相傳其祖好道
有異人數餌碗黃云數盡富死死後三百年墓開

出登岸云入水已三日矣故老有知者云此即西
山天寶洞之南門也

梅真君

汝陰人崔景唐家甚富嘗有道士自言姓梅來訪
崔崔客之數月景唐市得玉案將之壽春以獻節
度使高審思謂梅曰先生但居此吾將詣壽春旬
月而還使爾經營事無所疑也梅曰吾乃壽春
人也將訪一親知已將還矣君其先往也久居於
此思有以奉報君家有水銀乎曰有即以十兩奉
之梅乃置篋中以水鍊之少久即成白銀矣因以
與景唐曰以此為路糧君至壽春可於城東訪吾
家也即與景唐分路而去景唐至壽春即訪城東
訪梅氏數日不得村人皆曰此中無梅家亦無為
道士者惟淮南岳廟中有梅真君像得非此耶如
其言訪之果梅真君矣自後竟不敢復遇

康氏

偽吳楊行密初定揚州遠方居人稀少煙火不接有康氏者以傭賃為業一室于太平坊空宅中康氏出米返其夕生一子方席慕忍有一異人赤面朱衣冠披門而坐驚怖久之乃走如舍西旬然有解康適歸欲至家而路左忽有錢五千半半控樽酒在焉伺之久無行人因持之歸妻亦告其所見即往舍西尋之乃一金人仆於草間亦曳之歸因烹羊飲酒得以周給自是出入富日以利贈而金人留為家寶所生子名曰平平及長遠寓人有李洋者為江都令行縣至新軍鄉見大家即平平家也其父老為李言如此

豫章人
天復中豫章有人治舍掘地得一木匣發之得金人十二軀各長數寸皆古衣冠首戴十二辰屬銅刻精妙殆非人功其家寶祠之因掘到金福時兵革未定遂為戎將劫之復不知所終

明夜夢卿扶杖先往伏於草間久之婦人復出而尋即擊之墜地乃白金一餅復掘地獲銀數千兩遂致富移云

岑氏
隴川人岑氏嘗遊山溪水中見二白石大如蓮實自相馳逐捕而獲之歸置巾箱中其夕夢二白承美女自言姊妹來侍左右既寤益知二石之異也恒結於衣帶中後至豫章有波斯國人過而問之君有寶耶曰然即出二石示之胡人欲以三萬為價得之半雖實藏而實無用得錢甚喜因以典之胡謝而去岑氏因此而富但恨不能問其名與所用云

建州村人
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來建溪中賣薪為業泊舟登岸將伐薪忽見山上有數百錢流下榜上尋之果獲數十米及小舟有大樹下一窠高五六尺

陳漢
江南陳漢尚書自言其諸父在鄉里好為詩里人謂之陳白舍人比之來天也性疎簡喜賓客嘗有二道士一黃衣一白衣詣其家求舍舍之廳事夜分聞二客林埃忽有聲久之若無人者秉燭視之見白衣人臥于壁乃銀人也黃衣人不復見矣自是豐富

建安村人
建安有人村居者嘗使一小奴出城市經過舍南大塚塚旁恒有一黃衣人與之較力為戲其主因歸遂將黃之奴以實告往視之信然一日扶掖而往伏於草間小奴至黃衣見後出即起擊之應手而仆乃金兒也因持而歸家遂致富

蔡秀卿
廬州軍吏蔡秀卿為拓卑鎮將晝夜坐鎮門外納涼忽見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婦人獨舞就視即滅

錢滿其中而毫小故故錢流出於是推而正之以石支之稍衣得五百而歸盡舉其家人復往盡取既至得舊路見大樹而亡其妻村人徘徊數日不能去夜夢人告之曰此錢有主向為我款以五百願而正之不可再得也

徐仲實
徐仲實者長沙人所居道南有大枯樹合抱無幾有僕夫灑掃其下沙中獲錢百餘以告仲實仲實自往亦獲數百日兩每需錢即往掃其下必有所得如是積年凡得數十萬仲實後至揚都遊投舒城令暇日與家人共坐地中忽有白氣甚動烈料飛向外而去中若有物其妻以手攬之得一玉缺瑛製作精妙人莫能測後為樂平令家人復於厨厨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實即舉人掘之深數尺有一白囊乘出止於庭樹其下錢盈至百萬錢盡白囊乃去不知所之

郭氏
建康有庠子姓郭家貧聚錢滿二千輒病或失去其妻竊聚錢埋於地中一日忽聞有聲如蟲飛自地出穿窬戶而去有兩壙壙地者明且視之皆錢也其妻乃告郭使埋壙之再視則皆亡矣郭得一自然石龜其狀如其置庭中石榴樹下或見之曰此寶物也因裝置巾箱中自爾粉粉充足後頗富饒矣

林氏
汀州有林氏其先嘗為郡守罷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錢充積其家林氏乃整衣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將為禍於此遂止林氏之福也應聲而止所收已鉅萬至今為富人云

曹真
曹春人曹真出行野外忽見坡下有數千錢自連而來飛聲如鈴真遂之入一小穴以手拂之可得

南平王鍾傳鎮江西道道士沈太虛精鍊山九天使者太虛羅羅夜坐席麻間忽若夢見壁畫一人前揖太虛曰身張懷武也嘗為軍將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今配此廟為靈官既起視壁畫著曰五百盧官太虛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遊醴陵縣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生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裨將某之長吏也頃甲辰年大饑開豫章餉給即與一他將各帥其屬奔豫章既即路兩軍相不相能比至武昌雲陳大作社日將決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搆劍上戊樓雲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耳奈何不思小忿而相攻戰夫戰必強者傷而弱者亡如是則何為去父母之國而死於道耶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為汝等死兩軍為一無從召難矣遂自刎於是兩軍之士皆伏樓下慟哭遂相與和視比及豫章無

數十而已又舒州桐城縣觀港成有因風卷錢經市而過市人隨攬其錢以衣襟貯之風入石城利棘中人不能入而止所得錢歸家視之與常錢無異而皆言亡八九矣

破木有肉
建康有木工破木木中有肉五斤許其香如熟猪肉此又不可以理窮究者矣

登第皂英
泉州文宣王廟庭宇殿後學校之盛于藩府庭中有皂英樹每州人將登第即生一英以為常矣梁貞明中忽然生二英有半 莫論其意乃其年州人陳進士及第黃仁諫學究及弟仁諫恥之復應進士舉至同光中舊生半英之後復生全英其年仁諫及第後數年廟為火焚其年自稱尊號不復生英遂至今矣

張懷武
人逃亡者許但懷其舊恩亦不知重官之事彬因述記以申明之豈天意將成發死義之士故以盼

告人乎

釋神錄卷之五

史朝使行鄉當有頓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覺之謂曰君疑我不能復為君陸仰山神也父味然再拜曰仰山日獻於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從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若非其人不當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長者故從君求食爾食訖辭讓而去遂不見

朱廷禹
江南內臣朱廷禹言其所親泛海遇風舟將覆者數矣海師云此海神有所求可即取舟中所載素之水中物將盡有一黃衣婦人容已絕世乘舟而來四青衣卒刺船皆朱髮牙脫甚可畏婦人徑上船問有好疑豈可以見與其人怖不復記但云物已盡矣婦人云在船後掛壁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脯婦人取以食四卒視其手鳥爪也持鼠而去舟乃遂口廷禹又言其所親自江西如廣陵攜一十歲兒行至馬當泊舟登岸晚望及

神錄卷之六

李攻

天祐初舒州有舍官李攻自言少時因病遂見鬼為人言禍福多中淮南大將張顛舉廢立之權威震中外攻時宿於繁山司命真君廟翌日與道士崔綽然數人將入城去廟數里忽止同行於道側自映大樹以窺之良久乃行綽然曰復見鬼耶曰向見一人怪甚疑是史卒數十人衛之向廟而去是必為真君考召也雖意氣尚在已不自覺矣或問為誰久之乃肯言曰張顛也問者皆懼其秘之不旬月而聞顛誅李宗道開元寺成大會文武僧道於寺中既罷攻復謂綽然曰向生中有客為二史因與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則圖繪巡官陳絳也不數月絳暴疾卒道士即修狀繼之弟皆親見之

趙瑜瑜
明經趙瑜人累舉不第因息甚矣因游太山新死於嶽廟將出門忽有小吏自後至曰判官召隨之而去奄至一廡事畢中有人云所重者生君何為求死對曰喻應鄉薦舉不第退無歸耕之處埋死貧病無復生意故而死耳且久聞嶽中檢閱簿書既而言曰君命生至薄名與祿仕皆無分今此見香當有以奉濟今以一藥方授君君以此給足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則貧矣瑜拜謝而出至門外空中飄大桐葉至瑜乃書巴豆丸方於其上與入問之方正同瑜遂解前長水令賣藥於夷門市餌其藥者病無不愈獲利甚多道士李德陽親見其桐葉已十餘年尚如新折者

袁州老父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謹厚為鄉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車僕甚盛訪其家求食老父即延入設食甚豐備及從者老父侍食於前因息長

處立祠祀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回則村落皆立茅將軍祠矣

司馬正昇
司馬正昇者始為小吏行深水道中去前店尚遠而飢渴甚意頗憂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數間獨一婦人迎客為設飲食甚豐潔正昇謝之婦人云至都有好粉蒸支宜以為恩正昇許諾至建業遇其所知往深水因以粉蒸支託道其婦具告其處既至不復見店有一神女廟因置所遺而去正昇後為深水令傳云往往有遇者不知其詳

劉宜
戊寅歲吳帥征越敗於臨安將劉宜傷重臥於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書至榻問死者至宜乃扶起視之曰此漢非是引出十餘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賊退宜乃得歸宜肥白如飯初伏於地越人剖其尻肉宜不敢動後瘞命肉不復生作事

僧德林
浙西僧德林少時游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間之對云頃時自舒之州城至此暴得瘧疾不能去因臥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無人獨惟虎豹吼叫自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扶林坐久乃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德林不見惟二卒在焉某即強起問之答此茅將軍也常夜出獵虎受汝被傷故使汝欲更問之因而復臥及覺已日出不復見二卒即起而行意甚輕健若無疾者至桐城項之疾愈故以所見之

神錄卷之六

黃魯

少偏十餘年而卒

黃魯
徐三諱為揚州錄事參軍其下幹力黃魯者部之個人年少頗白誓有父母在鄉中數月一告歸歸旬日復來一旦歸月餘不去三諱遣吏至其家召之家人云久不歸矣於是啟尋之又月餘乃見在深山中黃衣徒履披頭而游與他少年數人皆衣服相同捕之不獲魯家富乃召募伏於草間以伺三數日果擒之而諸少年皆走歸問其故曰山中有一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納我為婿他無所言留數日復失去又於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後一日竟去遂不復見尋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臨川人孫石之所蓋石之神也

張凝
張凝者累任邑宰以廉直稱後為彭澤令使至縣宅堂後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鳥野禽群集其

上黃樓于堂中人其神效其效甚大恐之
使巫祝于神曰所為土地之神...
居人奈何使神如是耶...
不然而將焚廟而伐樹矣...
而至蓋墳草集又一日大雨...
清涼矣

薄陽縣史

庚寅歲江西節度使徐知諫以錢百萬修廬山使
者所薄陽今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嘗入城召一書
工俱往書工負荷丹彩雜物從之始出城吏昏然
若醉自解衣帶投地盡工以吏為醉而隨之須臾
復脫衣棄帽比至山中始至裸身近廟洞水中有
一卒青衣白草履膝至乃執之書工救之曰此
醉人也幸怒曰交加加誰能得會竟擒之坐於
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廟中告人競往視之卒
已不見其吏猶坐水中已死矣乃問其出納之籍

則已乾沒過半進士謝岳見之

朱元吉

烏江縣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采石遇風回
行者數舟皆沒某既溺不復見水道路如人問其
人驅之東行可在東岸山下有大府署門外堆積
船版木如丘陵復有諸人運溺者財物入庫中甚
多入門堂上有官人備召溺者問籍審之至某獨
曰此人不合來可今送御史引去復至州所舟
中財物亦皆運之悅然不知出水已在西沙岸
上矣舉船儼然亦無害溼

酤酒王氏

建康江寧縣解之役有酤酒王氏以平直稱於卯
歲二月既望夜店人將閉外戶忽有朱衣數人僕
甚盛奄至戶前叱曰開門吾將暫憩於此店人奔
告其主其主曰出迎則已入坐矣主人因設酒食
甚備又竊諸從者客甚謝焉頃之有僕夫執細繩

梁山廟

建州梁山廟土人云故相李迥之廟迥為建州
刺史後卒于臨川卒之夕建安人咸夢迥乘白馬
入梁山及凶問至因立祠焉世傳迥應王廷政在
建安與福州口口隙使其將吳某帥兵向晉安吳
新歸一劍其利將行攜劍于梁山廟且曰某願
以此劍于殺十人其父某神謂已曰人不當發惡
願汝汝汝汝不死於人之手既戰敗績左右皆潰
散迎兵將及某自度不免即以此劍自刺而死

吳延珩

廣陵有倉官吳延珩者其弟既冠將為求婦時有
媒姬素受吳氏之命一日有人詣門云吳司空家
使召隨之而去在正勝寺之東南宅甚雄壯姬云
初不聞有張公在是其人云公汝於臨安之戰故
少人知者久之其家陳設煥如王公家見一老
妪云是縣君及坐頃之其女亦出能謂姬曰聞君

為吳家求婦者欲以此女事之姬曰吳氏小吏貧
家豈當與貴人為婦耶女因自言曰兒以母老無
兄弟家業既大事託善人開吳氏子孝謹可事豈
求高門耶姬曰諾將聞之歸以告延珩吳之未敢
言數日忽有車與數乘請購姬之室乃張氏女與
二老婢俱至使召延珩之妻即席具酒食甚豐皆
張氏所備也其女自謂婚事內息之此女雖
極端麗然可年三十餘其小郎年却少未必歡也
其女即言曰夫妻皆係前定豈當嫌老少耶
婿妻聲然不敢復言女印出紅白羅二匹曰以此
為禮其他贈遺甚多至暮邀婦俱歸其家留數
宿謂姬曰吾家至富人不知爾他日背吳耶所有
也室中三大厨其厨高至屋因開示之一厨實以
銀又指地曰此中皆錢也即命掘之深尺餘即見
錢充積又至外廳庭中繫朱鬚白馬傍有一系曰
此皆禮物也聽之西復有廣厦百工製作畢備曰

此亦遺物也至夜就寢聞有被驚聲呼諸婦
曰此豈不宜在外是必為蛇所噬也婦曰蛇豈食
猪者耶女曰此中常有之即相與乘燭視之果見
大赤蛇自地出索繞其衣復入地去救之得免明
日方與姬 忽召二青衣夾侍左右謂姬曰吾有
故近出少遊當還即與青衣凌虛而去姬大驚其
母曰吾女暫之天上會計且坐無苦也少頃乃見
自外而入微有酒氣曰諸仙留飲吾以媒姬在此
固醉得還姬回益駭異而不敢言又月餘復召姬
去縣君疾亟及往其母已卒同姬至葬葬於楊子
縣北徐氏村中盡室往會徐氏有女可十餘歲張
氏撫之曰此女相當為淮北一武將之妻善視之
既葬復厚贈姬家南去莫知所之婚事亦竟不
成姬歸訪其故居但里舍數間問其里中云住此
已久相傳云張司空之居竟不得其處後十年廣
陵亂妖兵氏之弟歸于建業亦竟無恙

貝穆

美典人貝穆為邑之鄉胥乾軍甲寅歲十月宿於
焚濱別業夜分忽聞扣門者人馬之聲甚眾出視
之見一人綠衣乘簡西面而立從者百餘穆驚衣
出迎自通曰某姓周殿名即延入坐問以來意曰
余身為地府南曹判官奉王命君為北曹判官爾
補初其驚 徐謂曰此乃陰府受職何易及 君
何辭也俄有從者持林檎食兼雜陳故單置酒
食封飲良久一吏趨入白判官至復有一綠衣乘
簡二從者捧箱隨之箱中亦綠衣服掛符曰命賜
君兼同奉召即以錄案為禱天之就坐共飲將至
五更曰王命不可留矣即與偕待禮曰此去家不
遠皆歸告別可乎皆曰君今已死縱復歸安得與
家人相接耶乃出門與周殿各乘一馬其疾如風
行水上至暮宿一村居店中具酒食而無居人雖
設燈燭如照惟慢去已行二十餘里矣向曉復行

久之至一城門衛嚴峻周殿先入復出召穆凡經
三門左右吏卒皆趨拜復入一門正北大殿垂簾
穆趨走參謁一同人間既出周殿謂穆曰此曹關
官多年第宅曹署皆項整穆君可暫止吾家也即
自殿門東行可一里有大宅止穆於東廳項之有
同官可三十餘人皆來造請慶賀遂置酒燕罷醉
臥至曉備請諸官曹報謝復有朱衣吏以至命飲
泉帛車馬康條甚豐備翌日周謂穆曰可視事矣
又相與向王殿之東北有大宅陳設甚麗止穆於
中有典史可八十餘人參請給使履之南空屋殿
十間即曹局簿書充積其內廳之北別室兩間有
几案及有書厨皆寶玉飾之周以金鈴按穆曰此
厨簿書最為秘密皆當自守勿輕委人也周
既去穆開視之書冊積疊皆方尺餘首取一冊全
題其上作陝州字其字甚細審讀視之乃可見
皆世人之名簿也穆欲知其家事復開一厨乃得

百千丈又一人執鐵杖數百枚前白絹布圍紫衣
可之即由以杖釘地繫繩其上圍坊曲人家使備
良久曰事訖紫衣起至戶外從者白此店亦在圍
中矣紫衣相謂曰主人相待甚厚空此一店可乎
皆曰一家耳何為不可即命移杖出店於圍外願
主人曰以此相報遂去倏忽不見顧視繩杖已亡
央俄而巡使歐陽運夜至店前使問何故深夜
開門又不滅燈燭何也主人具告所見運不信執
之下獄將以妖言罪之居二日江寧大火朱雀橋
西至鳳臺山居人焚之殆盡此店四隣皆為煨燼
而王氏獨免

鮑回

鮑回者嘗入深山捕獵見一少年裸臥大樹下毛
髮委地回欲射之少年曰我山神也避君不及勿
殺我富貴可致回以刀刺其口血皆逆流遂殺之
無何回卒

常州海陽其家籍見身及家人世代名字甚悉其已死者以墨鈎之至晚胸股判官復至曰王以君世壽未盡遣暫還壽盡當復居此職禧即以金鎗還授於周禧始聞時盡記其家人及已禍福壽天之事將歸昏然盡亡矣頃之官吏俱至告別胸股二人送之歸翌日夜乃至艾濱村中入窻見已臥于牀上周股與禧各視寢俄而驚悟日正午時問其左右云死始半日而地府已四日矣禧即念一和常人亦無小異又四十餘年乃卒

支散

江左有支散者餘干人世為小吏至散獨好學為文竊自解秀才會正月望夜時俗取飯其衣之衣服揮者為宵使畫盤粉以下散家為之其時戲祝曰請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 乃畫年五十餘他人籍不可記憶其友人鄭元福貧賤無官亡年四十八元福後居浙西康使徐知諫官禮之將歸

於執政行有日矣暴疾而卒實年四十八載後為金陵觀察判官檢校司空但以此事話於親友竟卒於任年五十一

食黃精婢

臨川有士人唐處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中久之糧盡飢甚坐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即拔取濯水中連根食之甚美自是恒食久之遂不飢而更輕健夜息大樹下聞草中獸走以為虎而懼因得念上樹抄乃生也正爾念之而身已在樹抄矣及曉又念當下平地又欬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飄飄然而去或自一峰之一峰頂若飛鳥焉數歲其家人伐薪見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遇其在絕壁下即以網三面圍之俄而騰上山頂其主亦駭異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過得食黃精之爾試以盛餅多其味令甚香美致其往來之路觀其食否果如其言嘗來就

食食不復能遠去遂為所擒其遺其故則其所食草之形狀即黃精也後使尋之遂不能得其婢數年亦卒

豫章人

豫章人好食菓有黃如菓者尤為美味有民家治食菓此菓以食工人工人有登厨屋施瓦者下視無人惟釜中煮物以盆覆之俄有一小鬼係身繞釜而走怪忽投于釜中頃之主人設菓工人獨不食亦不言其故既暮其食菓者皆卒

禪神錄卷之六

禪神錄拾遺目錄

- 龍昌裔 李生
- 徐明府 華隆店婦
- 劉處士 張武
- 茅山道士 遊旅客
- 牧坊舉人子 薛舜卿
- 盧廷賓 杜魯賓
- 建州狂僧

禪神錄拾遺目錄

下獲其上即若矣如其言道愈已而神其相乃高持簡道士如所夢者
華陰店姬
楊彦伯廬陵新淦人也童子科及第天福辛酉歲赴選至華陰舍於遊族時京國多難無親識選事不能如意亦甚憂悶會豫章郎史姓楊郡里舊知同宿於是因故已云凡行旅至此未嘗不禱於天必獲夢寐之報無夢則此店之魁亦能知方來事苟獲一言亦可矣彦伯因留一日情意以詞之爾夕竟無夢既曙店姬方迎送他客又無所言彦伯愈快快將行忽失所著鞋詣店姬借其鞋既即路姬乃從而呼之曰少年何其喧耶彦伯因其道其車姬曰嗚呼此即神告也夫將行而失其鞋則是不祥不諧矣非徒如此而已也京國將有亂當不可復振君當百級備歷然足為憂也子之爵祿肯在江淮官當至門下侍郎彦伯因思之江淮安

得有門下侍郎遂行至長安適會大駕西幸隨至岐陽梁寇圍城彦伯幸苦備至駕既出城彦伯逃還吉州刺史彭珍厚遇之累擢縣邑為吳平江西復見避用登朝至戶部侍郎會臨軒策命齊王彦伯攝為門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姬之言大不悅數月遂卒
劉處士
張易在洛陽遇處士劉某頗有奇術易恒與之遊嘗賣藥於市中人負其直到從易往訴之市人既不酬直又大罵劉到歸謂易曰彼惡人不識理於是吾當小懲之不爾必將為土地神靈之所避也既夜滅燭就寢積薪煖炭燒藥易寐未熟暗中見一神就火吹火火光中識其面乃向之市人也追尋不復見易後求其間問市人云一夕夢人召去云通使吹火氣逆不續既寤履履氣旬日乃愈劉恒為河南尹張全善所難會與吳大祖食思

稽神錄拾遺

龍馬壽
戊子歲早廬陵人龍馬壽有米數千斛輒既而米價騰貴乃為文禱神問所更一月不雨嗣訖運至路忽亭中俄有黑雲一朵自廟後出頃之雷雨大至昌壽震死於亭外官司檢視之脫巾於簪中得書一紙則禱廟之文也昌壽有孫福慶童子舉鄉人以其事訴之不獲送考
李生
中和末有明經李生應舉如長安途遇一道士同行宿數日言意相孚入關相別因言黃白之術道士曰點化之事神仙小術也但世人多貪將以濟其後故仙道秘之夫至道不煩仙方簡易今人武貴重其舉雖其事皆非也吾觀子性靜而寡慾似可教者今以方授子可以濟之德而已如迷鹿不仕亦當不置衣食如得神明勿復為如為之則
食也仙道所不許也因手疏方授之而明常藥草較種而已每遇乏絕依方為之無不成者後及第歷州縣官時時為之所傳轉少及為南宮令復為之德不成來從子習修為沙門學以數九典之智修後游離離止賣藥家境銀得二十兩以易衣時到仁規為刺史方好其事為人所告遊而獲免
徐明府
全郡徐明府者因而有道術其能測河南劉崇遠崇遠從弟也有妹為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勢甚且死其姊省之東其見病者身中有氣如飛蟲入其姊衣中遂不見病者死姊亦病俄皆到氏事院皆病病者輒死劉氏既至崇遠求於明府徐曰爾有別業在金陵可致金陵一疋香為爾祭之如言送爾訖翌日劉氏一疋香而至以簡爾其身身中白氣騰上如炊既移遂輕疾能食異於常日頃之徐封緘而至日置爾處

黑輪全義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即召劉公使攝小坎汲水濟之垂釣良久即獲魚數頭果粗大怒曰妖妄之甚也即杖責二十械繫於獄翌日將殺之其夕亡去劉友人為登封令其日至縣謂令曰吾有難從此逃去不知所之
張武
張武者始為廬中一銀副將頗以格濟行旅為事嘗有老僧過其所武謂之曰師年老前店尚道今夕止吾廬中可乎僧忻然其銀將聞之怒曰今南北交戰問誰知林知此僧為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已留師行又日晚但宿無苦也武室中惟有一牀即以奉其僧已即席地而寢置濕之備自具壽夜鼓起視之至五更僧乃起而歎息謂武曰少年能如是耶吾有藥贈子十九餅正旦吞一九可延十年之壽善自愛珍重而去出門忽不見武今為常州團練使有識者計其年已
茅山道士
百歲常自稱七十輕健如故
茅山道士陳某壬子歲遊海陵宿於逆旅兩客方甚有同宿者身衣單葛欲與同寢而嫌其垢弊乃曰雲矣如此何以過夜答曰但無以見愛既皆就寢陳獨視之見帳中出三月碎瓦數片條條貫之燒於燈上俄而火熾一室皆燬陳去衣被乃得寢未明而行竟不復見也
逆旅客
大梁逆旅中有客不知所從來恒賣皂英百莖於市其英豐大有異於常者日獲百錢輒飲而去有好事者知其非常人乃與同店而宿及夜穴壁窺之方見鋪泊牀前數尺之地甚熱既而出皂英賣數枚種之少頃即生時窺之轉復滋長向曉則已番實矣即自採擷伐去其樹則而焚之及明窺之而去自是遂出莫知所之

牧坊樂人子

牧坊樂人某有兒年十餘歲恒病黃瘦尤甚思遇
道士於路謂之曰汝病食穢耳吾能療之因袖中
出藥數丸使吞之既而復視袖中曰計雖矣此藥
較藥也自此當不食穢病亦多矣爾必欲食常取
少水耳食之吾他日復以食穢藥遺爾也遂去兒
歸三日病愈然其父母恒以不食穢為憂遂使
木耳遂飲吹如故矣已而自悔曰我何仙藥而不
自知道士許我復還藥來會當再見乎爾曰父母
求補歷名山尋訪道士母不許其父許之曰使兒
病不愈今亦死矣既志堅如此或當有分也遂遺
之今不知所在

將奔卿

光州檢日官將奔卿行山中見一人方採林檎以
二枚與之食因爾不飢家人以為不得食不治將
病以醫甚切而不能愈復聞奔卿有人善醫令往

連乾得數尺布為巾乃佳也又得一小刀以編藥
物益善若能取之耶廷貴地之過船固不片乃逆
巾與刀而去罷任復尋之遺失路後復有過之
者

杜魯賓

建康人杜魯賓以賣藥為事嘗有客自解車人
恒來市藥未嘗遺直魯賓善侍之一日值至市藥
甚多口苦欠若藥幾多矣今更從君求此吾將還
西大市服米此及再求足以非爾君夫杜許之既
去久之乃還贈杜山水棹十條委之而去其知所
之杜得之不以介意轉遺親友所存三條備命工
人制之其中得小棹二具焉可五六寸廣有八
足間作狀頭製作精巧不類人力杜亦凡人不知
所用竟為人取去今夫所在杜又嘗治命有寶土
者自黃金埋縣人來往甚數杜亦厚資給之治舍
畢寶土者將去留方尺之土曰以此為則還去不

訪之始行一日宿一所村店有老父問以所患凡
告之父曰吾能救之無須遠行也出藥方寸匕使
服之吐二林檎如新父收之去身刺之食如常既
歸他日訪之店與老父俱不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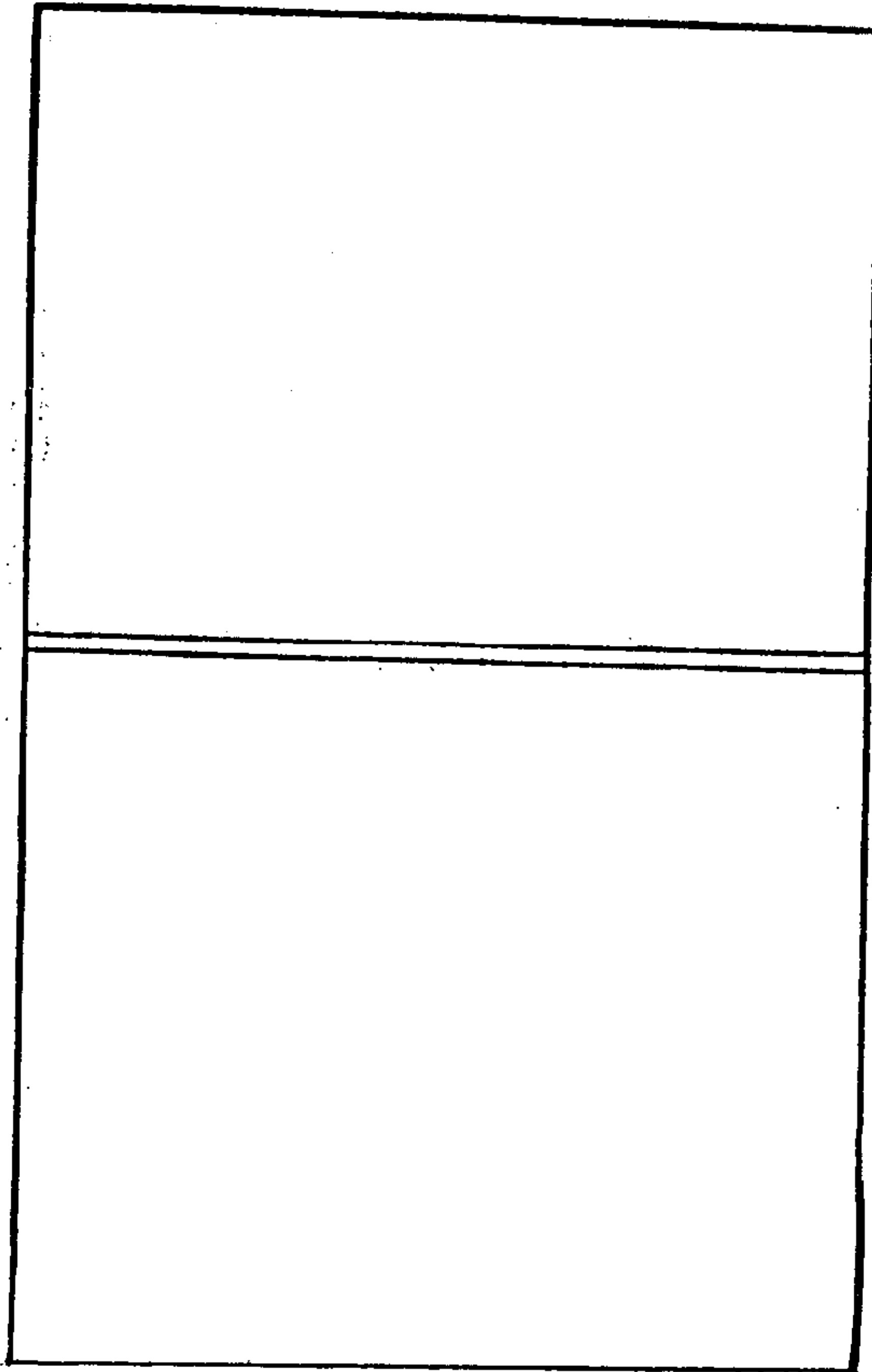
盧廷貴

盧廷貴者為宜州安仁場官赴職中途阻風泊舟
江次數日因登岸閉步不覺行遠遂至大樹下若
有屋室稍近見室中一物若人若獸見人即行趨
而來逐逐貴懼而却走此物嗚呼無懼吾乃人也
即往就之狀貌奇怪裸袒而通身有毛長數寸自
言我商賈也頃度漂洋至此遇風乘家沒溺而身
獨得就岸數日食草根飲澗水因得不死感餘身
乃生毛角不飲不食自傷取獨無懼世命結廬於
此千餘年矣因問獨居於此得無虎豹之害答曰
吾已能騰空上下虎豹無奈何也廷貴留久之又
問有所需乎對曰亦有之解浴於溪中相患身不

復來其土壁紙有異於常杜置藥中不以為貴
數年杜之居為大所毀屋塌土親之有小赤蛇在
其隙中刺之蛇養一白石龜大可三寸蛇去
而龜尚存至今寶藏於杜氏

建州狂僧

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動多有驗
驗即武縣前麻溪有大磐石去水稍百步一日忽
以墨畫其石又半圓坐石上為持竿釣魚之狀明
日山水大變過至其墨畫而過果即成畫去臨
路樹枝之向者人問之曰兒得麻條又曰買歸
一連及與師之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
壁某等若干人處書之及軍至城下分據僧寺以
為橋所安置人數亦無所差其僧竟為軍士所殺
初王氏之爭國進兵民不勝生或問狂僧曰何
何時當安答曰僕去即矣及其既死而僧竟平
曾如其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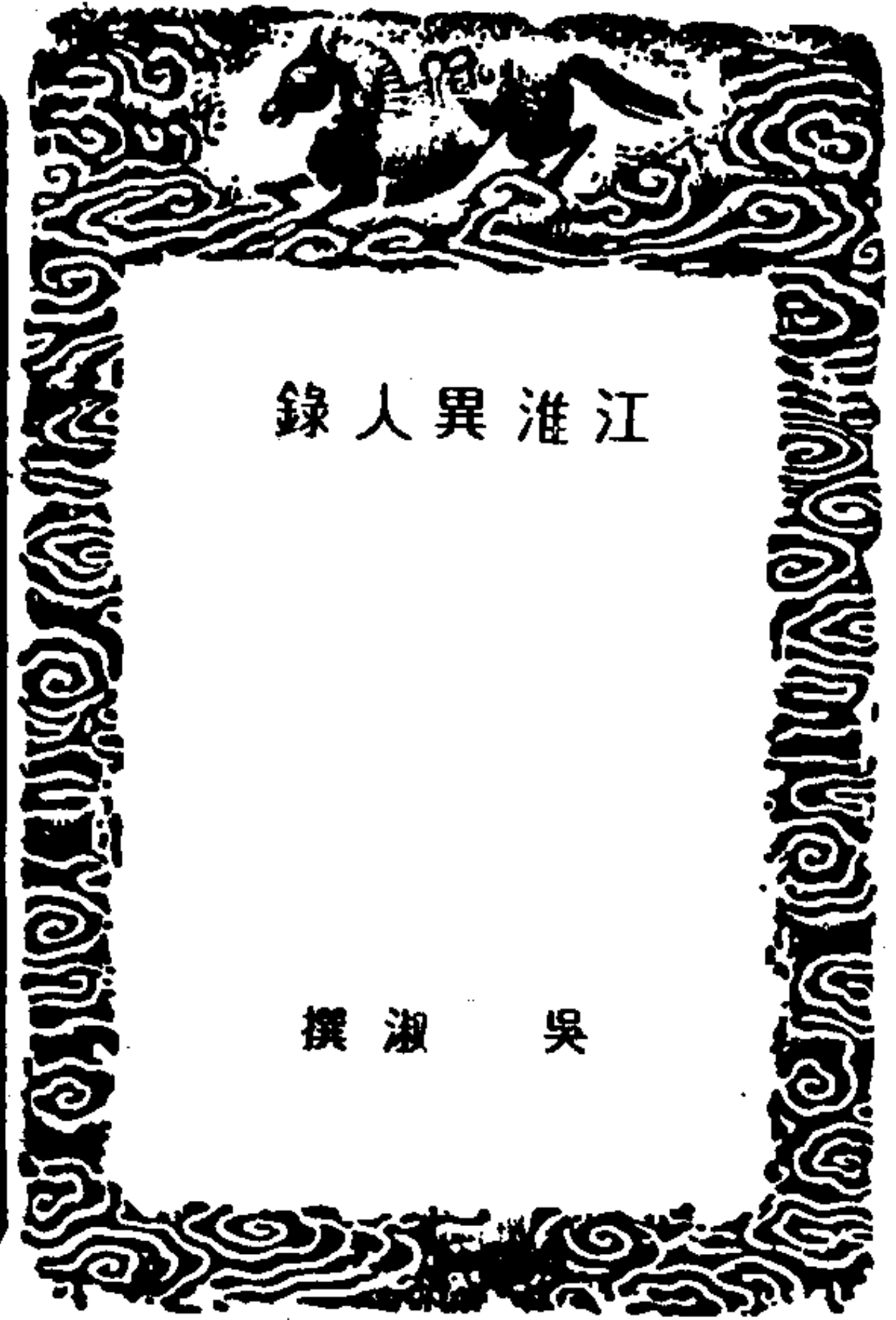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提要(據津津討原本補)

精神錄六卷宋徐鉉撰鉉字鼎臣廣陵人仕南唐為翰林學士隨李煜歸宋官至直學士院給事中散騎
常侍淳化初坐累請解職軍司馬卒於官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皆記神怪之事見公武讀書志載其自
序稱自乙未歲至乙卯凡二十年則始於後唐廢帝清泰二年迄於周世宗顯德二年猶未入宋時所作
書中惟乾寧天祐天祐開成同光書其年號自後唐明宗以後則但書甲子考馬永卿撰其子稱南唐自
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士大夫以為恥碑文但書甲子此書猶在李璟去帝號前三年始必原用南唐年
號入宋以後追改之其稱楊行密曰僞吳稱南唐曰江南其官亦稱僞某官亦入宋以後所追改歟讀書
志云所載一百五十事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元本十卷此無卷第當是他書中錄出者案今本止六卷而
反有一百七十四事末又有拾遺十三事與晁氏陳氏所云卷數條數俱不合案楓窗小牘云太宗命儒
臣修太平廣記時徐鉉實與編纂精神錄鉉所著也每欲採摭不敢自尊輒示宋白使問李昉昉曰鉉有
徐鉉更旨無稽者於是此錄遂得見收疑是錄全載太平廣記中後人錄出成帙而三大書徵引浩博門
目叢雜所列諸事凡一名疊見者太平御覽皆作又字文苑英華皆作前名字廣記皆作同上字其間前
後相連以甲乙者往往而是或錄此多錄數十條亦未可知也讀書志又云楊大年云江東布衣劉亮
好大言誇誕鉉喜之館於門下精神錄中事多亮所言考鉉騎省集中有送劉參軍亮詩前四句云昔年

聞有剛先生二十年來道不行，抵掌會談天下事，折腰適忤俗人情，則鉉嘗實有剛亮，然不言及說鬼事。又許中載破痴得芥子得鉉二章，云聞之於亮，則不題亮名者，似非亮語。趙與世實退錄備載洪邁夷堅志諸序，稱其三志庚集序考徐鉉精神錄辨楊文公談苑所載剛亮之事非是，其說必有所考，今不得而見之矣。



江淮異人錄



江淮異人錄

吳淑撰

錄中載道流俠客術士之類凡二十五人與陳振孫
書錄解題所紀無小異雖其跡涉不經儒者或不之
道而理之所無事或有之且其紀載質直能以文言
道俗事亦足以窺作者一斑云雨村李調元識

江淮異人錄目錄
卷上
唐甯王
花姑
沈汾
聶師道 <small>聶紹元附</small>
李夢符
李勝
潘辰
陳允升
陳曙
司馬郊
劉同圭
史公鎬
董紹顏
卷下
耿先生
張訓妻
張標
于大
江處士
錢處士
潤州處士
建康異人
洪州書生
杭州野翁
穆潭漁父
宣州軍士

江淮異人錄卷上

宋 吳 淑 撰 羅江 李調元 校

唐甯王

甯王善畫馬花萼樓壁畫六馬淡墨圖明皇最愛玉面花驄後失之止存五馬

花姑

宋單父有種藝術牡丹變易千種明皇召至驪山種花萬本色樣不同呼為花姑按是書所載皆唐人時考之宋元以後諸書所引用皆同今仍其舊列於卷首

沈汾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之曰我死爾能哭我乎妾甚愕然曰安得不祥之言固問之對曰苟若此安得不哭汾曰汝今試哭吾欲觀之妾初不從疆之不已妾走避之汾執而扶之妾不得已乃曰君但升榻而坐汾如言妾左右擁袂而哭哭畢視之汾已卒矣

聶師道 聶紹元 附

聶師道歙人少好道唐末于濤為歙州刺史其兄方外為道士居於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濤時詣方外至於郡政咸以咨之乃名其山為問政山吳朝以師道久居是山因號為問政先生馮初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奉者及師道至瞻信日眾師道與友人同行至一逆旅友人苦熱疾村中無復醫藥或教病者日能食少不潔可以解及疾危困復勸之病人有難色師道諭之曰事急矣何難於此吾為汝先嘗之乃取嚼之人感其意乃食而病果立愈後給事中裴樞為歙州刺史當唐祚之季詔令不行宣州田頌池州陶雅舉兵圍之累月歙州頻破之後食盡援絕議以城降而城中殺外軍已多無敢將命出者師道自請行樞曰君乃道士豈可游兵革中邪請易服以往師道曰

吾已愛道法科教不容易服乃縋之出城二將初甚怪及與之語乃大喜曰真道士也誓約已定復遣還城中及期樞適有未盡復欲延期更令師道出諭之人謂其二三咸為危之師道亦無難色及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唯給事命時城中人獲全師道之力也吳太祖聞其名召之廣陵建紫極宮以居之一夜有羣盜入其所止至於什器皆盡取之師道謂之曰汝為盜取吾財以救飢寒也持此將安用邪乃引於曲室盡取金帛與之仍謂曰爾當從某處出此無巡人可以無患盜如所教竟以不敗後吳朝遣師道往龍虎山設醮道遇羣賊劫之將加害其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黨曰勿犯先生令盡取所得還之羣盜亦皆從其言因謂師道某即昔年揚州紫極宮中為盜者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奉報後卒於廣陵時方遣使於湖湘使還至某見師道問之曰何以至此師道曰朝廷遣我醮南岳使者以為然及入吳境方知師道卒矣聶師道姪紹元少入道風貌和雅善屬文年二十餘卒初紹元既病劇有四鶴集於紹元所處屋上及其卒人咸見五鶴冲天而去

李夢符

李夢符者常遊洪州市井中年方二十餘短小而潔白美秀如玉人以放蕩自恣四時常插花遍歷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與飲或令為歌詞應聲為之初不經心而各有意趣鍾傳之鍾洪州也以其狂妄惑眾將罪之夢符於獄中獻詞十餘首其畧曰插花飲酒無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鍾竟不之罪後桂州刺史李璣遣使至洪州言夢符乃其弟也請遣之鍾令求於市中旅舍其人曰昨夜不歸因爾不知所終案郡閣雅言云李夢符不知何許人梁開平以釣竿懸一魚向市肆路過父引其詞好事者爭買得錢便入酒家其詞有千餘首傳于江表畧其一

兩首云村寺鐘聲渡遠灘半輪殘月落前山徐徐接
棹却歸沙浦登朝霞錦繡又日漁翁漁父喜到來
夢官資了坐江隈柳榆杓子木齋玉燭香爐無滿案
堆每把水入水及出身上氣如蒸鍾氏亡亦不知所
於此

李勝

書生李勝嘗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人五
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曰雪勢若此固不可
出門也勝曰欲何所詣吾能往之人因曰吾有書籍
在屋宇君能爲我取之乎勝曰可乃出門去飲未散
攜書而至星子距西山凡三百餘里也遊雅觀中有
道士嘗不禮勝勝曰吾不能殺之聊使其懼一日道
士閉戶寢於室勝令童子叩戶取李秀才七首道士
起見所臥枕前捧一七首勁勢猶動自是畏懼改心
禮勝

潘辰

潘辰者大理評事潘鵬之子也少居於和州樵採雞
籠山以供養其親嘗過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
老父求同載過江辰敬其老許之時大雪辰市酒與
同載者飲及江中流酒已盡辰甚恨其少不得醉老
父曰吾亦有酒乃解巾於髮中取一小葫蘆子傾之
極飲不竭及岸謂辰曰子事親孝復有道氣可教也
乃授以道術辰自是所爲絕異世號曰潘仙人嘗至
人家見池沼中落葉甚多謂主人曰此可以爲戲令
以物澆之取置之於地隨葉大小皆爲魚更棄於水
葉復如故有刺毫者請辰爲術以娛坐賓辰顧見門
前有鐵店請其礎以爲戲既至辰乃出一小刀子細
細切之至盡坐賓驚愕既而曰假人物不可壞也乃
合聚之礎復如故又嘗於袖中出一幅舊方巾謂人
曰勿輕此非人有急不可從余假之他人固不能得
也乃舉以蔽而退行數步則不復見能背本誦所未
嘗見書或卷而封之置之於前首舉一字則誦之終

江淮異人錄

卷上

第八回

卷其間點注塗乙悉能知之所爲此類亦不復盡紀
後亦以病卒案馬合陸游南唐書俱有傳載其往
身固不甚其行類中客二錫先光如白虹刺史節
烈祖召居紫極宮數年卒時又有一蒲扇曾獻於
神丹方於烈祖者俱與此所載絕異今附錄於此

陳允升

陳允升饒州人也人謂之陳百年少而默靜好道家
世弋獵允升獨不食其肉亦不與人交言十歲詣龍
虎山入道栖隱深遠人鮮得見之者或家人見之者
則奔走不顧天祐中人見於撫州麻姑山計其去家
七十年矣而顏貌如初昇元刺史危全諷早知其異
迎置郡中獨處一室時或失之嘗夜坐危謂之曰豐
城橋美頗思之允升曰方有一船橋泊半港案半港
城橋見大典二卷一今去爲取之港去城十五里少
千一百二十九卷選便遷携一布囊可數百顆因供食之危嘗有嫗禮
市黃金郡中少不足用頗呵責其下允升曰無怒吾
能爲之乃取厚紙以藥塗之投於火中皆成金因以
足用後危與吳師戰允升告之曰慎勿入口中全諷
不之悟果敗於象牙潭

陳曙

陳曙蘄州善壇觀道士也謂爲百歲實亦不知其數
步行日數百里郡人有宴席嘗虛一位以待之遠近
必至烈祖聞而召之使者未至忽歎息曰吾老矣何
益於國而往見召後數日而使者至再召竟不行保
大中嘗至夜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俄而
淮上兵革人以爲預知也後遇見居永興星廡觀
結廬獨居常有虎豹隨之亦罕有見者及卒數日方
棺歛而遍發汗焉

司馬郊

司馬郊一名疑正一名守中遊於江表常被冠褐躡
履而行日可千百里每往來上江諸州至一旅舍安

泊久之將去告其主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火
焚之主人曰方風高且竹屋低隘不可舉火郊不從
俄而火盛焰出於竹瓦之際人皆驚駭既而火滅郊
所有什器皆盡臥牀亦熏灼而薦席無有焦者至洪
州市中探鮮食之市中小兒呼曰道士吹餅郊怒以
物擊小兒中額流血巡人執郊送於處侯素知其名
善勸說之郊乃極口惡罵處侯者不勝其怒杖之至
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
日死矣既而果然當居歛之某觀病痼困劇觀主乃
口白糝令姚蘊使人候之郊曰姚長官何故知吾病
也來者以告郊怒忽起結束入某山中甚惡人言
後十餘日持一大杖求觀主將扶之觀中道士共禮
拜求救乃免又能詐死以至青腫鼻腐俄而復活後
入廬山居簡寂觀因醉臥數日而卒臨終命置一杖
於棺中及葬棺空發之唯杖在焉

劉同圭

余外祖艾氏其先居於洪州有劉同圭者質其屋而
居家唯翁媪而已持一筐蔬賣之夕醉而歸積久隣
人怪之夜穴壁窺之見出一土缶以水啜之須臾
生及曉刈之及病謂媪曰我死必置一杖於棺中及
卒如其言初舉棺以出人覺甚重及至半路漸輕如
無屍蕩其棺覺杖在其中發之獨得杖耳

史公鎬

兵部尚書張翰典銓有史公鎬者江南大將史公鎬
弟也性冲澹樂道嘗求爲揚子令會已除官不果翰
見其曠達多奇試謂之曰且爲揚子尉可乎公鎬亦
欣然從之後爲端昌令卒於官時方晴霽而所居宅
上獨雲雨時有望見雲氣上有一人緋衣乘馬冉冉
而上極高而沒

董紹頌

正任吳承

第八回

天祐時董紹顏者能知人何敬洙侍李簡側紹顏目之曰此非常人後敬洙累授節鎮為時名將初義祖之鎮潤也紹顏在焉常閱街中諸將校而品第之有藍彥思者謂紹顏曰爾多言或中也紹顏曰君勿言即非善終者彥思曰吾軍校死於鋒刃是吾事也何足言哉紹顏曰汝甯得好鋒刃之下而死乎後郡郭嬰灾街中亦為之備或造桶以貯水而軍人因是持桶刀為亂彥思死於難焉

江淮異人錄卷上

江淮異人錄卷下

宋 吳 淑 撰 羅江 李調元 校

耿先生

耿先生者江表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頗有姿色知書稍為詩句往往有嘉旨而明於道術能拘制鬼魅通於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恍惚莫知其從何得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悅異奇之事召之入宮欲觀其術不以貫魚之列待之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帳見上多持簡精彩卓逸言詞朗暢手如鳥爪不便於用飲食皆仰於人復不喜行宮中常使人抱持之每為詞句題於墻壁自稱北人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術不常的然發揚於外遇事則應然而彰上益以此重之也始入宮問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復廣為之而簡易不煩上嘗因暇豫謂先生曰此皆因火成之苟不煩火其能就乎先生曰試為之殆亦可耳上乃取水銀以種紙重覆裏之封題甚密先生納於懷中良久忽若裂帛聲先生笑曰陛下嘗不信下妾之術今日面觀可復不信耶持以與上上週視趣處如舊發之已為銀矣又嘗大雪上戲之曰先生能以雪為銀乎先生曰亦可乃取雪實之削為銀錠狀先生自投於熾炭中炭埃全起徐以炭周覆之過食頃日可矣赫然銅赤置之於地及冷爛然為銀錠而刀迹俱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為火之所融釋也因是先生所作必銀甚多上誣日每作器用獻以為壽又多巧思所作必出於人南海嘗貢奇物有蓄薇水龍腦漿蓋薇水清沁郁烈龍腦漿補益男子上嘗寶惜之每以龍腦漿調酒服之香氣連日不絕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見之曰此未為佳也上曰先生豈能為之曰試為之亦可就乃取龍腦以細絹袋之懸於琉璃瓶中上親

江淮異人錄 卷下

第八回

封題之置酒其側而觀之食頃先生曰龍腦已漿矣上自起附耳聽之果聞滴瀝聲且復飲少頃又視之見琉璃瓶中湛然勺水矣明日發之已半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遠矣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曰妾此夕當產神孫聖子誠在此耳請生產之所用物上悉為設之益令宮人宿於室中夜半烈風震室中人皆震懼是夜不復產明旦先生腹已消矣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已為神物持去不復得矣

疾終古者神仙多晦迹混俗先生豈其人乎余頃在江南常聞其事而宮掖秘奧說者多有異同及江表平今在京師嘗詣徐率更遊遊即義祖孫也宮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其事備為余言耿先生者父雲軍大校耿少為女道士玉貌烏爪常著碧霞帳自稱北人先生始因宋齊邱進嘗見宮婢持糞掃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之取置鑪中烹煉良久皆成白金嘗遇雪擁爐索金益貯雪令宮人握雪成錠投火中徐舉出之皆成白金指痕猶在又能燭作炒聚亦來粒成圓珠光彩粲然奪目大食園進龍腦油元宗秘愛耿視之曰此未為佳以夾練囊貯白龍腦數斤懸之有頃灑掖如注香味逾於所進遂得幸於元宗有娠將產之夕雷雨震電及霽娠已失矣久之宮中忽失元敬宋太后所在耿亦隱去凡月餘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三十里方山寶華宮在城東南三先生所居有丹井一名天印山有寶華宮碑元宗命齊王景遂往迎太后見與數道士方醮飲乃迎還宮道士皆誅死耿亦不復得入宮中然猶往來江淮後不知所終金陵好事家至今猶有耿先生寫真云案此傳後半徐率更以下馬陸南唐書俱全用之惟北大先生作此耳先生未知孰是

張訓妻

張訓吳太祖之將校也口大時謂之張大口後立殊勳歷海密黃常四郡刺史楚州團練使淮南節度副使終贈太傅其妻每言事皆神異吳祖嘗賜訓銀甲與馬皆不若諸將吳祖夢一婦人衣珠衣告曰公賜訓甲與馬非良當為易之吳祖問訓爾事何神訓亦不能測也有衣箱嘗自啓閉訓未嘗見之一日妻出訓竊視之果見劍並珠衣一襲及妻歸謂訓曰君開我衣箱耶後與訓發惡勃然而去先是其妻產一子方在乳哺訓憐其絕母是夕撫惜過身而臥及夜半其妻忽自外入其帳將乳其子訓因此之曰既去何復來耶其妻不答俄然而去徐覺其齒齠間似有汚濕起燭而視之厥子首已失矣竟莫知所之

張標

閩中處士張標者有道術能通於冥府或三日五日臥如死而體不冷既蘇多說冥中事或先言未來一皆驗郡中大信之王保宜者唐末為閩帥持章赴朝廷道路不通乃沒海因溺死其孫佩留居閩中因家人疾請標禱於冥府標從之因曰見君之先人在水府有冥職言其家事委曲一一皆是

千大

千大居洪州西山中四時常持花不欲近人嘗至應聖宮以花置道像前道士為設茶置之食案須人退千乃取飲飲訖置茶盞於案長揖而去人或揖之亦復相揖但不與人語耳

江處士

歙州江處士性冲寂好道能制鬼魅鄉里中常有婦人為鬼所附著家人或髮鬚見之一夜其夫覺有人與婦共寢乃急起持之呼人取火共縛及火至止見捉已所繫腰帶也廣求符禁終不能絕往詣江江曰雖能禦之然意不欲與鬼為讐耳既告我當為善道

江淮異人錄 卷下

第八頁

之令歸家灑掃一室令童子一人烹茶待吾至無得令人輒窺如其言江尋至入室坐令童子迎客果見一綠衣少年貌甚端雅延之入室見江再拜江命坐乃坐啜茶不交一言再拜而去自是婦人復故又嘗有入山伐木因為鬼物所著自言曰樹乃我之所止汝今見伐吾將何依當假汝身為我窟宅自是其人覺皮膚之內有物馳逐自首至足靡所不至人不勝其苦往詣江人未至鬼已先往江所居有樓樓北有茂竹江方坐樓上覺神在竹林中呼問之鬼具以告且求赦過江曰吾已知矣尋而人至謂之曰汝可於鄉里中覓尋空室人不居者復來告吾人往尋得之江以方寸紙署名與之戒之曰至空屋棄之如言而病者獲全又嘗有人為癩鬼所擾其家置圖畫於樓上皆為穢物所污以告江江曰但封閉樓門三日當使去之如言三日開之穢物盡去而圖畫如故余有所知世居歙州親見其事

錢處士

錢處士天祐末游於江淮嘗止於金陵楊某家初吳朝以金陵為州築城而接江東至湖溝錢指城西荒穢之地勸楊買之楊從其言及建為都邑而楊氏所買地正在繁會之地乃構層樓為酒肆馮處士常宿於楊家中夜忽起謂人曰地下兵馬喧闐云接令公語我不得眠人皆莫之測也明日義祖自京口至金陵時人無有預知者嘗見一人謂之曰爾天罰將及可急告謝自責人曰我未省有過錢曰爾深思之人良久乃曰昨日飲食不如意因怒其下棄食於溝中錢曰正是此爾可急取所棄食之人乃取之將以水汰去其穢俄而雷電大震錢曰急并穢食之如言而雷電果息嘗有人圖錢之狀錢見之曰吾反不若此常時人也人不悟後有僧取其圖置於誌公塔中

人以爲應後烈祖取之入宮陳之於內寢焉又每爲誦語說東方事言李氏祚髮鬚一倍楊氏吳奄有江淮之地凡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或謂楊氏自稱尊號至禪代二十五年故髮鬚倍之耳

潤州處士

潤州處士失姓名高尚有道術人皆敬信之安仁義之叛也郡人惶駭咸欲奔潰或曰處士恬然居此無恙也於是人稍安堵處士有所親聖家出郡境以避難有女已適人不克同往託於處士許之既而圍城急處士謂女曰可持汝家一物來吾令汝免難女乃取家中一刀以往處士持刀逼以手折按之復與之曰汝但持此若端簡然伺城中出兵隨之以出可以無患如教在萬眾中無有見之者至城外數十里村店見其兄前兄不見也乃棄刀於水中復往兄乃見之驚曰安得至此女具以告兄復令取刀持之則不能蔽形矣後城陷處士不知所之

建康異人

建康關城之東郊墻門外嘗有一人不言姓名於北而野水構小屋而居纔可庇身屋中唯什器一兩事餘無他物日日入城云乞丐不歷街巷市井但諸寺逍遙游觀而已人頗知之巡使以白上上令尋迹其出處而問其所欲及問之亦無所求時盛寒官方施貧者衲衣見其衣單以一衲衣與之辭之不受強與之乃轉與人人益怪之因逐之使移所居且觀其所向乃毀屋移於元武湖西南內臣張琪果園中多荒穢亦有野水復於水際構屋居之時大雪數日園人不見其出入意其凍死觀之見屋已壞曰果死矣遂白官司既而發屋視之則方熟寢於雪中驚起昇無寒色乃去後不知所之

洪州書生

洪州書生

成幼文為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窓一日
坐窓下時一霽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買鞋狀甚
貧窶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鞋墜泥中小兒哭求
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旦未有食待賣鞋營
食而悉為所污有書生過而憫之為償其值少年怒
曰兒就我求錢汝何預焉因辱罵之書生甚有愠色
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話成暫
入內反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見少頃
復至前曰且來惡少年吾不能容斷其首來擲之於
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之首流血在地豈
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傅於頭上掉其髮
摩之皆化為水因謂成曰無以奉報願以此術授君
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書生於是長揖而去
重門皆鎖閉而失所在

杭州野翁

鍾傅之鎮洪州也嘗道衙中將校某使浙中晏主
杭州時方寒食州人出城士女鬪秀晏亦出見翁姬
二人對飲於野中其翁忽爾乘雲而上萬眾喧呼
仰望恟哭翁為下十數丈以手慰止之俄而復上極
高而沒余外祖艾氏其先識晏親聞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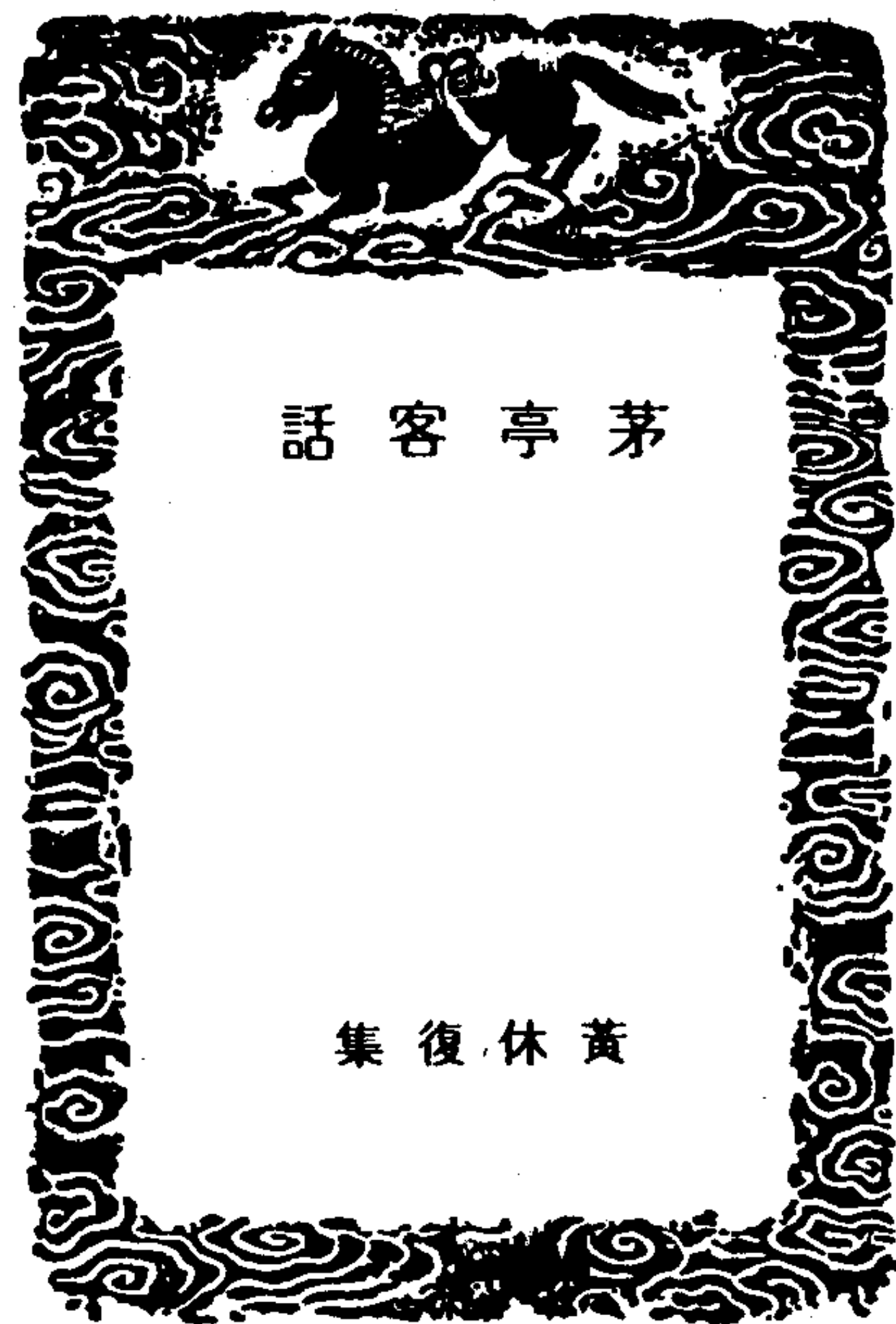
穆潭漁父

吳太祖為廬州八營匠巡警至穆潭憩於江岸有漁
父鼓舟直至其前饋魚數頭曰此猶公子孫鱗次而
滿也因四顧指曰此皆公之山川吳祖異之將遺以
物不顧而去

宣州軍士

義祖子魏王知證鎮宣州有軍士失姓名家惟夫妻
而已一日夫自外歸求水沐浴換新衣坐繩牀而終
妻見之大驚曰君死矣於是不哭亦浴換衣與夫對
坐而卒魏因並冢葬之

卷下終



茅亭客話

黃休復集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茅亭客話十卷宋黃休復撰休復有益州名畫錄已著錄是編乃雜錄其所見聞始黃孟二氏終於宋真宗時皆蜀中軼事無一條旁涉他郡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所記多蜀事似未編檢其書但約略言之也李昉作益州名畫錄序稱其通春秋學又稱其博丹養親書中李處士一條極論杜預以左傳合經之說足徵其深於春秋其他論燒煉服餌導引之術臚列道家遺述者皆全書之大半足徵其嫻於丹法餘雖多及神怪而往往借以勸戒在小說之中最為近理其記吳王客省使高弼以王羲之石本蘭亭一軸獻為蜀太子當時識者謂是羲之撰序之後刻石蘭亭之本其說為自古錄金石者所未聞宋黃休復引其錄之官曰定成本即因此事又記唐懿宗疑章阜有異志陰遣僧行勤誘之餌丹至貞元二十年丹毒發而死亦唐史所不載又記雷琴所以為異者岳雖高而絃低雖低而不拍而按之若指下無絃吟振之則有餘韻

茅亭客話

皆足以廣異聞其較北夢瑣言所記高駢鎮蜀時衛士王劍換福感寺塔金相輪事謂潛化五年相輪墜地實銅鐵所鑄證孫光憲為誣亦足訂小說之謬也

茅亭客話提要

茅亭客話目錄

宋本

江夏黃休復集

卷第一

蜀先兆

太平木

甘露

天尊木

虎盜麻味

蜀無大火

車轍跡

程君友

雁道者

卷第二

茅亭客話目錄

王客

崔尊師

范處士

李處士

張海上

蘇推官

費尊師步

馮山人

李四郎

卷第三

淘沙子

張道者

大覺禪師

張平雲

王居士

勾居士

味江山人

蘭亭會序

卷第四

家君奉

周寫貌

丁元和

王太廟

劉長官

陳損之

史見魂

女先生

李樂僧

勾生

卷第五

梁海陽

白蝦蟆

鮮于香齋	食蝦蟹野菌
虹蜺	雷
雨雹	雉龍
李老	慈母池
龍女堂	
卷第六	
悼蜀詩	艾延祥
夷人婦	張光贊
金相輪	金寶化爲煙
奢侈不久	劉肝
卷第七	
哀亡友辭	郝逢傳
陳季和	醫羅娘
盲女	鱗骨魚
卷第八	
瑞牡丹	富孔雀書
豫處士	好畫虎
虎化爲僧	霞萌二客
李吹口	
卷第九	
天倉洞	鸞龍骨
試金石	仙絲眼
石像	魚化爲石
探枸杞	趙公山
鹿水溪地	趙十九
景山人	彈鴛鴦
雙雙頭	太子太師

卷第十

孫處士	黃處士
程先生	杜大舉
任先生	譚居士
小童處士	
茅亭客話目錄終	
大廟前尹家書館鋪刊行	

茅亭客話卷第一

江夏 黃休復集

蜀先兆

聖朝乾德二年歲在甲子與師伐蜀明年春蜀主出降
二月除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呂公餘慶知軍府事以爲
皇太子策勳府爲理所先是蜀主每歲除日詣宮門各
給桃符一對俾題元亨利正四字時僞太子普書札選
本宮策勳府桃符親自題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八字
以爲詞翰之美也至是呂公名餘慶

太祖皇帝誕聖節號長春天垂地接先兆故然國之替
興固前定矣

太平木

僞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父失其名因破一木中有
紫紋諫書太平兩字時欲進蜀主以爲嘉瑞有識者解
云不應此時頻至破了方見太平爾果自 聖朝弔伐
之後頻頻曠蕩之恩寬宥傷殘之俗後仍改太平稱國
之號即知識者之言諒有證矣

甘露

聖宋咸平中歲時帝奉元符禮行泰岳是時雨霖之恩徧
加率土應天下悉賜大醴其年冬十月知州樞密直學
士任公卿誣於衙南樓前盛張妓樂雜戲以宴耆老遊
詔旨也大醴之盛蜀民雖肩脛齒未嘗見之可謂榮
觀爾故呼之蟬傾動方隅皆稱往歲兩陷盜賊墮於塗
炭豈知今日遇 文明主作太平民得觀茲盛世矣是
歲冬十月廿露降于大聖慈寺甘露寺淨眾寺金繩
院龍興觀青羊宮及衙屏內道院凡八處竹柏之止自
承大節日至二十日逐夜聯綿不止葉無大小悉皆周

偏士庶扶老携幼奔馳于路以盤盃承接管飲之甘如
飴實又里儒諸瑞應圖曰夫甘露之降王者尊賢尚齒
則竹柏受之聖人作為道之休明德動乾坤而感者謂
之瑞其是之謂乎

天祥木

大中祥符六年縣州彰明縣崇仙觀柏柱上有木紋如
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屐纖縷悉備知州比部外
郎劉公 宋曾 遂繪事奉聞奉

聖旨令淨徑赴闕送玉清昭應宮其觀主賜紫及茶絹
等物今川民皆圖畫供養之

虎盜屏跡

聖朝未克蜀前劔利之間虎暴尤甚白衛嶺石筒嶺虎
名披禦子地號殺人場縣漢間白楊林虎名裂蹄子而
旅聚徒而行履有遺博噬者嘉州牛頭山有子母虎陵
州鐵嶺山有青豹子彭蜀近山鎮縣暴獸成羣農家不
敢放牧及出門探樵行旅畏苦之又有羣盜諸州縣結
聚各有百人至二百人官軍掩捕則與格鬪勝則禦敵
官軍敗則奔入林藪雖有捕盜之吏莫能擒獲僅四十

茅草客話

餘年民無安業

聖朝克復後歲貢綱運使命商旅晝夜相繼慮舍駢接
犬豕縱橫虎豹羣盜悉皆屏跡得非禁國朝之盛衰時
政之能否乎

蜀無大水

開寶五年壬申歲秋八月初成都大雨岷江暴漲承康
軍大城將壞水入府江知軍薛舍人 文實 與百姓愛惶
但見驚波怒濤聲如雷吼高十丈已來中流有一巨材
隨波而下近而觀之乃一六蛇爾舉頭橫身截于堰

茅草客話

卷一

上其夜聞堰上呼噪之聲列炬縱橫大風暴雨火
影不滅平旦廣濟王李公祠內旗幟皆濕堰上唯見
一而沙堤堰水入新津江口時嘉州涇州涇州涇州
江不流初李冰自漆時代張若為蜀守建有道之吐地
蜀因冰難至於白鹿生柱人樞聖湖且久矣於以道法
役使鬼洞捕水怪因是壅止泛浪鑿山離堆開沫水
於南北為二江灌漑彭漢蜀之三郡沃田億萬頃仍作
三石人以誓江水曰俾後萬祀水之盈縮均不至足溢
不沒肩又作石堰五所以服水物於蜀蜀為陸海無水
源之虞萬井富實功德不泯至今賴之或云理水之功
可與禹偕也不有是將以其魚乎每臨江涇皆立祠宇

車轍跡

蘇州羅江縣羅山有羅山洞昔羅真人名瑋修道上
界之所也其洞凡有水旱疾疫禱之靈無不應太平興
國五年庚辰歲中秋彩霧輝煌月光如晝香風瑞氣滿
漫山谷四遠村民登層巒而望之唯聞音泉環珮之聲
遲則但見車轍之跡去洞十里餘闊一丈以來碾土深
三四寸其轍跡隨山勢高下直至洞門迤邐狹小即不
知神仙乘車由洞耶音樂之聲晝夜不絕遂問諸州縣
時殿前承旨兵馬監押知縣事陳 縣尉鄭 尋證
仙洞觀茲轍跡樂釋以專奏聞詔太白九井山虎耳先
生李洞實贊香於洞前設醮禮察視之山以而靈肌虎
耳先生大名府有道之士時呼為李八百云已八百歲
知五十許童顏髮行速言徐每駐足士民聚觀者如
堵先生即於懷袖中探取銅錢二三文撒之則稍有人
退因是每十步二十步取錢一撒至暮懷袖之中錢無

聞焉翌日與諸官入洞行十里已來唯聞異香襲人衆
聲隱隱人吏各持香燭屏息捫膝足履崑崙流汗漉
先生步無差跌神氣自若出洞之時衣履之上無泥滓
需污之跡

程君友

遂州小溪縣石城鎮仙女壩村民程翁名君友家數口
雖耕力作常於鄉里備力織草履自給人質鄙朴而性
慈仁行見禽獸常下道迴避不欲驚之寡訥少與人交
言年六十許凡見山人道士聚得備負之直以接奉之
凡有行李者即與之負擔無遠近或遺其錢即不顧而
迴如此率以為常開寶九年春往雲頂山寺遇一道士
古兒神俊布衣纓帽引一黑狗見君友云願與我攜杖
杖藥到青城山當倍酬爾直君友忻然隨之入一小
徑初則田疇荒蕪漸見花木與常所經者迥異行三
四里又見怪石夾道持生細竹桃花飛泉鳴鐘響亮山
谷望中有觀宇依山臨水松桂清寂薄霧輕煙披拂左
右黑狗前奔道士昇蹕君友致藥囊柱杖于階上道士
曰爾有仙表得至於此開藥火一粒令吞之曰

茅草客話

若有飢渴則可嚼柏葉柏實些些君友懇祈願住仙齋
以効厥後道士曰爾且歸家別止一室精思妙道吾至
九月八日當來迎爾君友拜謝未終黑狗起吠因出門
避之向來所遇如失寂無影響若夢寐中遠遊見一頁
薪者問之云是青城山洞天觀路君友歸家無飢渴之
念遂別止一室不顧家事時焚柏子柏葉靜坐無所營
為不飲不食時嚼柏實三五顆而已門外有一柏樹下
有一大盤石常織草履及偃息于上至九月七日夜山
谷月皎風清君友於居前後如有所待遂且雲霞相映

有如五色若友仰觀空祥風忽生彩霧鬱起妻孥悲
號遂越巨壑層層滄海迢望極目而沒郡里皆見聞時
知州右補闕李公通判張公以爲妖訛囚繫若友
妻男於獄遣吏民於道近尋其蹤由時村者鄉里不
其擾眾焚香告曰君若得道乞下降勿使鄉人滋獲
其罪忽日君友在州衙門前見通判張公怒而詈之
曰若仙當往矣豈得復還顯是妖也將加責辱令拘之
君友但俛首默坐唯不飲食吏人有私問之曰何以得
免對曰新主將立何患乎不免言辭安詳人皆不諭至

茅亭客話

十二月初值太宗皇帝登極遇赦至是方悟新主之
驗也君友歸家入諸舊室有真仙時降輝光燭空升牀
連榻笑語通宵妻男聽之皆不可曉至太平興國元年
三月三日於柏樹下石上展騰空冉冉而去妻男莫之
已在霄漢唯聞音樂及香風終日不止本州以事奏聞
恩賜其妻男粟帛時鞠獄吏張漢穆觀其事蹟因是棄
妻子遊歷名山至今尚在

雍道者

雍道者名法志東州飛鳥縣元和鄉人也人雖鄙朴而
性慕清虛常供養一石老君及誦大遼呪枕中經因夢
一道士云雍法志吾於汝處求錢三千貫文法志辭貧
道士取石像前櫻帶云但有患者將此帶掃之即愈言
訖而覺因是鄉里有患者將帶掃之應手立愈里人相
傳求醫者填委時郡城西南青羊宮即老君降生之所
咸平中兵火蕩焚唯降生元陽一壑存焉遺址荒圯鞠
爲茂草已四歲知州密直學士任公請取與舊址其殿
更每夜聞鐘聲不知所因鑿池獲一銅鐘扣之釋三十
餘里士庶游觀經春及夏決志於宮門見一小兒僂僕

而行以櫻帶掃之正履而去聚觀者架肩接踵禮法志
爲神仙時起宮工匠輩有腰脚手臂痛者掃之皆愈因
是四遠傳云雍道者掃盲者能視跛者能履患者雲集
有資金守門經旬未獲掃者所得錢帛並送修造所逾
百日因悅一婦人潛出不歸患人稍附不集至是年冬
再來掃病無應自漸而退因詰其修造學籍者錢僅三
千餘貫正符夢中之數爾

茅亭客話卷第一

茅亭客話卷第二

王客

江夏黃休復集

王客者失其名及鄉里常携筇挈籃引一斑犬往來叩
焚間以探藥爲事多止於荒廟廢寺中雖雪霜風雨亦
無所避優游市肆人或問修養之道即默而不對好事
者多飲之以酒積數年形貌服飾未嘗更易天祐戊午
歲春自言遊青城山迴時臨印字師頗好道藝思
見其人即召之與語且曰飲酒否對曰某有少藥君
能服之某亦飲酒師侯受藥各飲數盃款語移時云吾
儕野人心近雲鶴久居城市頗思歸鄉誠有奉託辭出
往故驛路去師候俱藥漸覺輕安專令人訪之至四月
二十七日獨携杖負笈止臨溪路一里間有寺曰國寧
遂於寺門下坐行人問之曰日將暮矣於此久坐何爲
答曰我有師在此至暝忽暴卒于門下鄉者聞官權症
于道左至六月師侯聞之曰據所言久別家山頗思歸
鄉斯之謂乎遣吏趙秀往彼焚之發其尸顏貌如生手
足皆軟若熟寐焉頃之身下清泉湧出浮屍而起遂就
沐浴之鄉村聚觀或以衣服斂之兼及設酒餼而祭者
師侯曰吾聞仙人不死脫有死者乃尸解也此人真解
化乎身雖委蛻神未遐逝自輟俸以瘞之且旌異人也
前所言有師在此其是之謂乎休復常讀登真隱訣謂
仙道有昇天屬雲者遊行五嶽者服餌不死者尸解而
肉胎靈鑄氣雖以鐵石牢固藏閉終至煉形數滿當自
摩石飛空而仙者夫得道之士入水不燬入水不濡蹻
空如履實解質如蹈虛雖九地之厚巨海之廣八極之

茅亭客話

雍道者名法志東州飛鳥縣元和鄉人也人雖鄙朴而
性慕清虛常供養一石老君及誦大遼呪枕中經因夢
一道士云雍法志吾於汝處求錢三千貫文法志辭貧
道士取石像前櫻帶云但有患者將此帶掃之即愈言
訖而覺因是鄉里有患者將帶掃之應手立愈里人相
傳求醫者填委時郡城西南青羊宮即老君降生之所
咸平中兵火蕩焚唯降生元陽一壑存焉遺址荒圯鞠
爲茂草已四歲知州密直學士任公請取與舊址其殿
更每夜聞鐘聲不知所因鑿池獲一銅鐘扣之釋三十
餘里士庶游觀經春及夏決志於宮門見一小兒僂僕

遠萬方之大應候款而至何所拘滯耶所以然者形與道合道無不在毫芒之細萬物之衆道皆有之今備錄者與王客張本也

推尊師

世尊師名無數王氏據蜀由江吳而來託以聾聵誠有道之士也每觀人書字而知其休咎能察隱伏逃亡山藏地秘生期死限千里之外骨肉安否未嘗遺策時朝賢士庶奉之如神明龍興觀道士唐洞卿令童子以器盛蘿蔔送杜天師光庭值權在院門坐逐乞射覆權令童子於地上劃一箇字童子劃一此字權曰蘿蔔爾童子遂劃一片樹植置於器中再乞射覆權曰劃字於地童子指前來此字權曰梳爾洞卿怪童子來遲童子具以權射覆爲對洞卿久知權有道令童子握空拳再指此字權曰空拳爾洞卿親詣權云一字而射覆者三皆不同非有道詎能及此權曰皆是童子先言非老夫能知爾此字象蘿蔔亦象梳亦象空拳何有道耶權相字託意指事皆如此類王先主自天復甲子歲封蜀王勳盛之後展拓于城西南收玉局化起五鳳樓開五門

茅亭客話

王先主祠取其材植以修此化土木備極壯麗工木未畢或於玉局洞中五色雲觀者千餘人移時而散尋世罔呈進降詔獎諭即權所言王氏復局之事證應何其遠哉休復嘗讀仙傳拾遺云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深廣千里五百里其中有日月飛精謂之伏羲之根下照洞中與人間無異有仙王仙官卿輔輔佐如世之職司凡得道之人積功過神返生者皆於其中以爲民庶每年三元八節諸天上真下降洞中以觀其理善惡人世生死與廢水旱風雨皆預關於洞府及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洞府之統攝也二十四化之外有青城峽眉益登慈母繁陽蟠家等洞又不在十大洞天并三十六洞天之數洞府之仙曹亦如人間之州郡爾夫天之所有誰能廢之達天必有大符于亂之禍能無及此乎

范處士

范處士名德昭蜀人也不知所修之道者通宗論契真刊謬論金液還丹論僞蜀主甄召入內問道稱旨頗優禮之處士談論多及物情以鑒戒爲先蜀人每中元節多生五穀俗謂之盆草盛以供佛初生時介意禁觸謂嘗有雷護之既中元節後即棄之棄壤處士太息曰豈知聖人則天之明生其六氣因地之性川其五行斷木爲耜揉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播種五穀以育於人而不知天地生育之恩輕棄五穀如是宜乎神明不祐而云獲禍悲夫

李處士

李處士名謙學識精博嘗講五經善誘誘人問無所隱四十餘年以求俯自給每講春秋嘗云孔聖見周德下

衰諸侯強盛雖有典禮而不能舉雖有賞罰而莫得行孔子因是筆削魯史上邈周公之制下明將來之法以衰貶而代賞罰俾夫善人知勸而淫人知懼也左丘明魯國史官受經於孔子恐七十弟子各生異端失其大旨遂以諸國簡牘採眾記而作傳焉其傳忽先經以始事忽後經以終義忽依經以辯理忽錯經以合異廣配備言以成一家之通體爾杜征南不思孔子修經與詩書周易爲等列丘明之傳當與司馬遷班固爲等列豈合將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參而貫之將令學者素無資稟縱意自裁但務聲律問知古道將周孔之聖賢班馬之文章皆不由茲製作靡得而達焉然皇王帝制之道與亡理亂之體其可開乎遂引證當時以左傳文得春秋者數人今不具錄休復屢見失其旨歸如處士之言者儻能使春秋自爲經左氏自爲傳則不迷於後生者矣

蘇推官

僞蜀子城西南隅有道士開卜肆言人之生平休咎皆如目視僞蜀廣政中進士蘇協杜希言同往訪之道士謂蘇曰秀才明年必成名蘇未甚信之道士曰成固定矣兼生貴于時內饋方過期因是積日爲驗願杜曰秀才成何太晚耶杜不樂以爲妄遂愠而退明年春蘇於制諸賈舍人下及弟杜果無成蘇過杏園齋生一子即易簡也至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杜方悟道士之言遂再謁之問名第雖云晚成未審蘇如何年終何地道士曰秀才勉旃必成大名然其事稍異不能言之杜生請之曰君成事之日在蘇先輩新長之子座下杜曰若保斯言欲辭福祿得乎道士曰從此以往來之或知也

其年蘇教授州司洪參軍改國州軍事推官 聖朝伐蜀赴 闕累任外官其子果以狀元及第編撰二年由翰林學士知舉杜始得成都解南宮奏名登第授常州軍事推官不寐時子翁驕遊京師見杜云卿知唯吾友一人見某老成遂言老成之始末故得書之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道士見之也

張海上

偽蜀舉人張洗字海上雍熙丙戌歲往嘉州謂平羌令船次平羌既下夜泊忽夢二人容貌端儼白衣華煥於

茅亭客話卷一

洗前俯伏求救洗覺唯聞船棹下跳躑之聲不已視之乃二鯉魚焉洗性躁急不能容物怒此魚撓其腹遂扶棧取魚棄于江中既而航復夢二白衣持大蒸數頭懇謝而去連明方悟向夢者魚也至于平羌因以夢告平羌令今日君之夢祥符也故魚所感蒸者舞也當延君筭爾洗至晚年著後隱書三卷亦紀夢魚之事享壽七十八而卒

費尊師

陵陽至道觀主費禹珪字天錫文學優贖時輩所稱偽蜀皆應進士舉名絢或夢衣錦在井中覺後自喜曰及第衣錦遊鄉井爾他日因與州軍事推官蘇協論名第皆由陰注凡舉人將歷科場多有異夢禹珪因言前夢蘇曰非佳夢爾衣錦井中是文章未顯之兆費不悅來春果下第歸鄉因告蘇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止可怡神養志詩酒寄情更不能為屑屑之儒誠有雲栖之志矣蘇曰世尊哲榮浮生如寄唯登真履進可後天為期也某有登子雖愚請教授之即參政侍郎也泊明年聖朝伐蜀蘇上京歷任至太平興國年中授開封府司

茅亭客話

錄參軍不寐休復嘗讀醫書云人氣陰多則夢數陽壯則夢稀有夢亦不復記之夫醫者無夢愚者少少故騁卑百夕無一夢乃知夢者習也又不獨至人者哉頃有一士人能原夢遂撰一夢請占之災祥皆驗他日告云吾實無夢向者夢吾撰也聊以試君博驗何也原夢者曰意形於言從詳隨之何況夢錄夢於者乎則知夢者不可以一專推之爾

馮山人

馮山人名煥古字德道遂寧人也有人倫之鑿善辯山水地理太平興國中於青城山三賢路牛心山前看花山後因卜居立三間大閣偃息于中若常所論皆丹石之旨以吐納導引為事博採方訣欲頤圖記丹經道書無不研考每遇往來者有服餌者有人室求仙者有得雜藥者有能製服諸丹石者復有詩藥自警者過數百歲首有常與神仙往還者欲傳之者以方書為要授之者以金帛為情蓋皆親近承事之難獲藝無取皆以禮接之咸平中成都一葉家翁訪能地理者選山下穴凡數處方符之因令馮看之馮曰陵迴阜轉山高龍長水出分明甚奇絕也主人云自葬之後家財耗散人口淪亡何奇絕也如是耶山人曰願要言之凡萬物中人為最靈受命於天與物且異而有貴賤各得其位如鳥有巢窟獸有穴處故無互相奪者也此山是非公侯之地豈常人可處所以亡者不得安存者不得寧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其是之謂乎

李四郎

李四郎名珪字廷儀其先波斯國人隨僖宗入蜀投軍將軍見珪有詩名預賞賚焉珪舉止溫雅頗有節行以

茅亭客話卷一

馮香藥為業善弈好攝養以金丹延駐為務昔年以彼鼎之費家無餘財唯道書藥囊而已嘗得耳珠先生與青城南六郎書一紙論淮南王鍊秋石之法每焚香薰之有一桃核盃固可入餘紋彩燦然真蟠桃之寶爾至晚年末而服之雍熙元年春遊青城山於六時嚴下澗水中得一塊石如鴈卵色黑溫潤滑與同道者玩之一日誤墮于地碎為數片其中空焉可容一合許物四畔皆雕刻龍鳳雲草之形文理纖妙皆甚奇異殆非人工或曰此神仙所玩之物矣

茅亭客話卷二

江夏 黃 休復 集

淘沙子 沙作去聲

偽蜀大東市有養病院凡乞丐貧病者皆得居之中有
佛香舖甘循街坊溝渠內淘泥沙時獲碎銅鐵及諸物
以給口食人呼為淘沙子焉辛酉歲有隱跡於淘沙者
不知厥從來及名氏常戴故帽携鐵把竹香多於寺觀
閱靜處坐臥進士文谷因下第往聖興寺訪相識僧見
淘沙子披掛於佛殿上坐谷見其狀貌古峭辭韻清越

茅亭客話 卷三

以禮接之因念谷新吟者詩數首谷愕然又諷其自作
者數篇其詩或譏諷時態或贊勵流俗或說神仙之事
谷莫之測因問谷今將何往谷曰謁此寺相識僧求少
紙筆之資別謀投獻其人於懷內探一布囊中有麻繩
數數小錠銀遂解一錠遞谷穀將所携器長揖出寺
而去谷後得偽通奏使王昭遠禮於賓席因話及感遇
淘沙子之事念其詩曰九重城裏人中貴五等諸侯閭
外尊爭似布衣雲水客不將名字掛乾坤王公曰有此
異人遂問於蜀主因令內園子於諸街坊尋訪之時東
市國清寺街有民宇文氏宅門有大桐樹淘沙子休息
樹陰下宇文頗留心至道見其人容質有異遂延於廡
問其藝業云某友詩嗜澗澗言論非俗因飲之數爵與約
再會決句淘沙子或到其門將破帽等寄與門僕令報
主人其僕忿然勸辭罵之曰主人豈見此等貧兒耶宇
文聞之速出迎候愧謝曰憲華日久何來晚耶即與飲
且酬宇文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淘沙子曰得之
在心失之亦心宇文曰某數年前遇人教令嘯氣未得
其驗度之已久淘沙子曰修道如初得道有餘皆是初

勤而中情前功將棄之矣世有黃白有之乎好之乎宇
文曰某雖未嘗留心安敢言不有安敢言好之淘沙子
因索銅錢十文衣帶中解丹一粒隨浸壺之燒成白金
此則神仙之術不可厚誣之但罕遇也有自言者皆妄
也遊弊而去翌日凌晨扣門將一新手帕裏一物云淘
沙子寄與主人宇文開而視之乃髻髮一顆莫測其山
至日高門僕不來令召之云今早五更睡中被人截卻
頭髻將去蜀主聞之訪於宇文宇文尋於養病院云今
早山去不歸自茲無復影髻休復見道書云刺客者得
隱形之法也言刺客若死屍亦不見每二十年一度易
形改名姓謂之脫難多有奇怪之事名籍已係他仙淘
沙子是其流也

張道者

偽蜀大東門外有妙因塔院僧名行動俗姓張氏人以
其精於修行因謂之道者早歲南行中平駐錫廬眉脩
髮身古形羸住草屋數間唯懸牀一張及木棺一所不
從齋請盪則具牀而坐夜則人棺而臥衣服未嘗更換
人問之拱默不對人皆仰其高節道之衣服則轉施貧
人與米麪鹽醋則受以一大瓶貯之常滿每齋則取一
抄合而食三絕無息自若不誑流俗其消向如此時商
八十臨終自拾新草積於院後告諸門徒曰吾即日行
化希以木棺置於新草之上以火焚之老僧幸矣至期
依其教諭於煨爐中得舍利數十粒葬于塔中時有慈
覺長老禪門宗匠也有持妙因塔院張道者屋壁云成
都有一張道者五十年來住村野祇將淡薄作家風未
肯承迎相苟且南地解宗亦偏參西蜀叢林遊已罷深
知大藏是解粘不把三乘定真假張道者傍沙溪結廬

茅亭客話 卷三

皆草作衣裳茅作舍活計生涯一物無免被外人來借
借實齊午睡樂哈哈植越供須都不謝消身不直五分
謂一句立立豈論價張道者貌古神清不可盡鶴性雲
情本自然生死無心全不怕縱逢劫火未為災暗裏龍
神應嘆訝張道者不說禪不答話蓋為人心難誘化盡
奔名利護驅驅箇箇何存有般若分明與說速休心俱
家御道也爛也張道者不聚徒甚脫灑不結遠公白蓮
社心似秋潭月一輪何用聲名播天下

大仙神師

神師名慧覺字法天姓劉氏自王蜀末遊南方至孟蜀
初歸任大覺神師性急言速應答如流人問一部蓮經
何者是妙法師執其手曰教汝身場問為甚如此對曰
勝斯經故獲罪如是偽蜀李相 嘗問道於師優禮待
之師有神客須知集禪宗祖裔圖開道歌行偽蜀三百
餘篇題曰禪宗至道集行於世

張平雲

張居士名備字平雲學釋氏法人謂之居士時有勾居
七間不拘生死者願師直指答云非干日月照晝夜自
分明又問百億往來非指的光明終不礙山河時如何
答云紅尾護指一尺浪真龍透石本無蹤管撰參玄錄
玄珠集或行句偈百餘篇云雲流來則我家風我道珍
融處處處顯刻諸邦皆偏到途中曾未見人逢其德化
三日口吐氣滿屋氣盈有弟子告云居士常言宗門祇
以眼目為憑不識此語相為實想也今日何以如此言訖
香氣乃絕

土居士

居士王裕四十餘年留心禪學三蜀叢林持法參編學

流與之切磋商句無遺其確論爾至其年示疾於同流
日吾期某日行化至期居士有季父為僧語之曰吾為
汝作十念居士曰透諸無形十方無礙直至無心未得
為下何況有念者哉言訖奄然而逝

勾居士

勾居士名令玄蜀都人也宗嗣張平靈有學人間答隨
機應響著火蓮集無相寶山論法印傳說雜言百餘
篇有敬禮瓦屋和尚塔偈曰大空無盡劫成塵玄步孤
高物外人日本國來尋彼岸洞山林下過迷津漸流法
乳誰無分了教知我最親一百六十三歲後方於此
塔葬全身瓦屋和尚名能光日本國人也嗣洞山悟本
解師天復年入蜀偶承泰甲節度使薛平展於若雞
坊宅為禪院居之至孟蜀長興年未遷化時齒一百六
十三故有是句

附述山九

唐末蜀州青城縣味江山人唐庚性純懇篤好雅道
放曠疎逸幾乎於外之士也每為前驅一青牛至暮歸
酣而歸其類不與之交或吟或詠有所得則將藜藿

茅亭客話 卷三

為九內於大觀中二十餘年莫知其數亦不復吟詠其
贈送寄別之詩布於人口暮年因臥病索紙致于江中
曰斯文苟不沉沒于水後之人得者方知我苦心爾
至新繁江口有識者云唐山人詩賦也探符之已遺漂
而損壞十得其二三凡三十餘篇行於世題鄭處士隱
影云聞說最清曠及來愁已空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
風葉在有山處道成無事中的盡一傳酒病夫顏亦紅
贈行如上人云不知名利苦念佛老眼施補稱雲千片
香焚第一窠戀山人事少恰客道心多日日齋鐘後高

顯瀟水難題青城山范賢觀云數里綠山不數難為尋
真訣問黃冠冠者鋪翠點仙橋清松嫩香檜古道寒畫傍
綠畦動嫩玉夜開紅籠燃新井鑿聲已斷泉聲在風動
瑤花月滿壇觀射示會開牛傷雲山中具葉翻時理
通般若常持戒力樂又誰能念經功變開曉月應難
染海上孤舟自任風搖說滿庭花色相輝枝紅是下枝
空大草澤間有隱逸得志者以經籍自娛詩酒怡情不
嫌文彩不揚姓名其趨附苟且得無愧報唐山人乎

蘭亭會序

茅亭客話 卷三

昔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太原孫統承公富
春孫綽與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石高平鄒魯
黑太原王凝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之徽之操
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禊之會羲之為序與逸而書之筆
散道媚勁健絕代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唐太宗
購得其本令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君摹其摹物以賜
皇太子諸王近臣太宗酷好書法有大王書真蹟三千
六百張率以一丈二尺為一軸得一百五十卷太宗自
書貞觀二字為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又選貴臣子弟有
性識者以為引文館學生內出書法命之學習焉其有
人問善書者並召入館由是十數年間海內靡然工書
翰者效其正書法帖所寶惜者獨蘭亭序為最常置於
御座之側朝夕觀覽輒臨臨三三年聖躬不豫臨崩謂
高宗曰吾欲從汝求汝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
意如何高宗聽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將去乎高
宗嘆嗟流涕曰唯命奉諱之日川玉匣貯之隨仙駕送
入靈宮今趙模等所摹者本往往有好事者收藏得偽
蜀時吳王遣內客省使高翊通好持國書于蜀因獻偽

皇太子王羲之石本蘭亭一軸當時藏者謹此本是最
之撰序後刻石於蘭亭者偽皇太子及王書體法精妙
獨故有是獻偽翰林待詔米道鄰待書於太子學書法
百餘卷皆是三王法帖古來名賢墨蹟及石本者洎
聖朝伐蜀其書帖盡歸米道鄰私家至乾德中有隱彩
賤王七郎名文昌與道鄰世舊道鄰因與文昌石本蘭
亭即吳使高翊獻太子者文昌好博雅古來名書多收
藏之養之真書樂殺論黃庭經草書十七帖晉魏兩漢
至李唐名臣墨蹟及石本皆萃於家當時與往還好書
者毛黑震王著勾中正張仁職黃居實張德劍張文懿
史較滕昌祐石恪李德華陳熙載僧懷瓘義西管訪之
閱其所藏終日忘倦太平興國初光祿卿高公保寅即
濟宮高氏之後入州為九州巡檢休復嘗謁見之因得
張深山水一軸淺之墨蹟蘭亭一軸注崇山二字因者
乎二字皆是趙模諸君摹者檀香軸古錦褙皆煙晦
蠹蝕時得與諸賢往復玩之甲午歲家藏書畫焚掠迫
盡今蜀中兩經寇亂諸家名書古畫罕得見聞故備言
之附

茅亭客話 卷三

茅亭客話卷第三

家居泰

偽蜀劍州下方民姓家氏名居泰夫妻皆川年唯一男既冠忽患經年麻痺日加醫藥無復遂減父母遂度誠置千金方一部於所居閣上日夜焚香望殿眉山告孫真人請乞救護懇旬餘一夕夫婦同夢白衣老翁云汝男是當生時授父母氣較少吾今教汝每旦父母各呵氣令汝男開口而嘔之如此三日汝男當愈夫婦

茅亭客話 卷四

覺而皆說符協如一遂冥心依夢中所教初則骨木強壯次乃能食而行積年諸苦頓愈後冠禍入道常事真人無忘焉

周壽貌

偽蜀成都人周元裕攻寫貌時因避暑於大聖慈寺佛牙樓下或前長吁傍有一村人詰其吁嘆元裕答云某攻寫真有牛矣生平薄命有謂召寫真者富室則不煩貧家則酷似母老供給不遑故有是嘆村人因問元裕賒泊之處良久曰某有薄土在靈池縣鄰村有觀觀主欲要寫真囑我多賒來日詰朝回來相尋勿失此約翌日有一道流白看長髮米求寫真云夜來鄰村門徒話及特來奉謁元裕乃定思授毫立就其貌無少差異道流喜云門外有一僕將少相剛出門呼之已失道流蹤跡遂巡蜀城士庶咸首筆池朱真人來周處士家寫真求請真容者日盈其門自此所獲供侍周瞻觀斯與異得非有道之士出處人間救振貧苦者乎

丁元和

丁元和者自幼好道不慕聲利疎傲無耦束或時發負

琴出郊飲酒杖策逍遙於田畝間常言和父長興元年於遂州值孟先主與東川董太尉會兵攻閬州城先是城中有一貧士曰宋自然常於街市乞丐里人不能辨之至重圍中人音飢殍宋亦餓殍於州市相識者以解襄埋城下俟時平焚之至明年有遂州縣使吏李彥者先往潞州勾當至城破方歸說見宋自然在潞州告云君若歸州車須與我傳語相識五七家那堪甚是勞煩人答以自然於重圍中已死因與發埋處只見空算其間有一掃文字云心是靈靈神之室口為玉池生玉液常將玉液澆靈靈流利關元滋百脈潤柯葉奇菓青柯潤飽長生世人不會長生藥鍊石燒丹勞爾形元和因是學道深得其用休復嘗讀道書登真隱訣云解化之道有八焉解化之法其道隱秘笑道之輩但見其振精乞丐於塵市以為口實非其所知然一度託解須欲欺他友履更名姓忽逢週知識覺少輩由以激後人非奉道好奇者孰能探其隱顯爾

王太廟

偽蜀成都南米市橋有柳條家酒肆其時皆以當墟者名其酒肆柳條明哲人多狎之偶患沉痾經歲骨立尸居俟死而已有一道士而來黃酒柳條每加勸奉因感其恭格乃面丹數粒且云以醇酒價令三日但水吞一粒服盡此丹思當痊矣柳條依教初服一粒疾起能食再服杖而能行終服充盛如初有偽太廟吏王道賢者人持目為王太廟本漢州金堂縣人也因知其事遂懇求柳條取服餘者藥以鐵茶鑄錄水銀投丹煎之須與水銀化為黃金因是將丹與金呈蜀主云此金為器皿可以辟毒為玩物可以祛邪若將服餌可以度世蜀主

問金丹之法云有草生於三學山中名金堂以他探藥乃投金堂等明年藥既無成知其得丹於柳條遂謀之休復嘗見道書云未有不修過而希仙壽者苟或得之必招其禍而況爾許者哉

劉表官

劉長官名蟠英風姿著談論涉獵奧博好言神仙之事無子息夫妻俱五六十於偽蜀攝州長道縣主簿聖朝起復匿於川界貨粟改名抱一明寶中於青城鬼城山上結三間茅屋植果種蔬作終焉之計每一月兩

茅亭客話 卷四

三度入青城縣貨粟市米粥鹽酪歸山由是人稍稍聞之或云有黃白法一日有三人冒夜投宿自携酒果就語及爐火之事頗相契合至夜央語笑方酣客曰知長官有黃白法可以授藥言之長官初則堅拒客復祈之不已長官笑曰某自數年浪浪從師得此法豈可輕道耶客曰某等願於隱齋效爨薪鼓篛之役可乎長官辭以師授有時他日務志人真君前相傳兩容作色云今夜須傳勿為等閑長官曰適慕君子同道相逼如此客三人獲管眼目眇之良久曰某等非君子是賊也如不得其法必加害於君於腰間探出短刃長官與妻惶懼俾其道齊而并法象率之殘藥三人得之掛掛而去長官夫妻嗒嗒下山不復再往因以山居與李謀處士休復授道於處士故錄其詳焉

陳推之

偽蜀王氏時有員官陳推之至孟氏朝年已百歲妻亦九十餘當賜朝士家有婚婦筵台必請老夫婦以乞年壽為名至蜀末年其夫先死後 聖朝起復至太平與國中老婦翁存僅一百二十歲道孫息輩住西市造花

為業供侍僧給有好事者時往看之形質羸瘦狀若十二三歲小兒短髮皓然視外人有同異類寒暑風霜亦不知之休復嘗見神仙傳云人壽有至一百二十歲非因修養而致皆由稟受以得之則老婦是也若因修養及得靈藥解者壽至二百四十歲加至四百六十歲已上則視聽不衰而無昏老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爾夫養壽之道唯不傷而已矣

史見魂

史見魂者蜀人也名惟傳年七十餘孑然居蜀山崖於東市唯以牀座張紙錢而已不知有何法入皆呼之見魂蜀人咸敬之或云判冥以稱判官有民姓李者嘗敬重之因與偕行至市南勾氏家酒肆前判官望空相揖李因詰之云有水府人更在此後三日大雨水潦淋漓勾氏出城看水馬驚蹶倒于溝中溺死是蜀人愈敬之休復見道書真蹟云有好陰施奉道教仙者生授職於陰府則史公其人與史公嘗與相相相天曹門吏太撥子思亦聞有生人判冥者皆懼人知之不敢妄洩此史公又不然何謂乎

女先生

遂州女道士游氏不記名太平興國末經過成都遊青城及諸仙化儀質古雅游談至道容兒可二十餘不飲食云得丹砂之妙有一髮髭髮皓然腰背僵僕執焚香洒掃之役侍於女冠之後常遭叱辱又有張五經道士名道明年過四十亦為女冠侍者云此女冠者百二十歲老侍者乃遠孫爾蜀城士民仰從之至於納貨求丹就師辟穀者如市焉時知府辛諫議仲甫恐其妖道出城任遊諸化養有師資者隨行經數年有遂州劉山人

到城休復因話女冠之事山人笑云祇自那時與張道明于飛至今見在庚除化向來老侍者即女冠之父也嗟乎師問者但存誠敬之為其所欺如稚孺得不戒於所惑乎

李聖僧

偽蜀廣都縣三聖院僧僻道姓李氏博有文學多記誦其師曰思鑿思夫也辭達多鄙其師云可惜辭遠作此僧弟子行坐念后土夫人變師止之愈甚全無資禮或一日大叫轉變次空中有人掌其耳遂墮二十餘年至

聖朝開寶中住成都義井院有檀越請轉藏經都坐

僧切視之卷帙不類乃南華真經爾因與其施主言曰今之人好捨金帛圖畫佛像意欲思慕古聖賢遂有大功德及於生民置之精壁視其形容激勸後人而云獲福愚之甚耶不思古聖賢達皆有言行遺之竹帛一大時致五千餘卷所載粲然已不能自取讀究其脩行之理而雇召人看讀亦云獲福益甚愚哉時人謂之僧發加

勾生

益州大聖慈寺開元中興創周迴廊廡皆累朝不盡其於坤維東廊有維摩居士堂蓋有唐李洪度所畫其筆妙絕時值中元日士庶遊寺有三少年俱善音律因至此指天女所合樂云是霓裳羽衣曲第二疊頭第一拍也其中勾生者即天某不覺樂但娶得妻如抱拳天女是矣遂將壁畫首項上指一片土吞之為戲既而各退歸勾生是夜夢在維摩堂內見一女子明麗絕代光彩溢目引生於燈下狎昵因是每夜忽就生所止或在寺宇中縱縱迨月餘生身氏花處士者見生神志癡似

為妖氣所侵或云服符藥設醮拜章除之始得生父母頷之其夜天女對生獻賦不自勝曰妾本是帝釋侍者仰思慕不亦君願託以神契君今疑妾妾不可住君亦不必服諸符藥妾亦不欲忘情於衣帶中解玉琴爪一對曰聊為思念之物君宜保愛之自此永訣生捧之無言酬答但彼此嗚咽而已既去生自是日漸羸瘠不逾月而卒玉琴爪其家收得至順寇時方失之碎盡天女至今頂上指甲痕尚存焉

茅亭客話卷第四

黎海陽

道十黎海陽其父傳蜀時為軍職 天兵伐蜀海陽隨父戎劍門蜀軍潰散子父遂還於川城東門外丁村古家忽聞家內有非常香氣一日因晴明微隙中見少骸骨朽腐至甚旁有一藜黃粉因微開乃見三小塊雄黃海陽父頗好燒鍊素知家內雄黃可用遂以衣襟裹之至中夜忽聞人語父子問之曰語者鬼耶答云某非鬼

茅亭客話 卷五

某宋人也家世食祿而某不樂名宦退身學道於楚丘有別墅稍遠野塵凡五金八石難得者必能致之或方之士欲合鍊試驗者必資其藥品給以蠟鼎使成之時德宗疑韋中令在蜀與蠻人連結遂令某為道士入川見中令伺其動靜居止皇觀三年又遣僧行動入蜀伺察中令初以談議苦空後說燒鍊點化之事中令歷試一一皆驗凡三年中令甚誠敬之或一日說還丹延駐之法中令愈加景奉後煉丹既成中令齋戒餌之初覺神氣清爽嗜好倍常僧遂辭去至貞元二十年暮春藥毒發而某為與行動往還遂罹其禍而及此遭樵夫牧豎疑踐遺骸潛壞朽骨憤憤不已海陽父曰君夫世已遠何不避生人中而久處冥冥應曰某曾遇一高士以陰景鍊形之道傳我遂於我楚丘別墅深山澗谷中選得一椽室矚我誓持六年慎其命諸物所犯歲滿則以衣服迎我於此其人初則支體瘦敗唯藏腑不礙某遂依其教誨乃閉門之至期開視則身全矣端坐於嵌室之內髮垂兩鬢直而顧顏兒光澤愈於初日某具湯沐新衣迎之云能如是三週乃度世畢矣某傳得

此道今形已不全某今御自無形而煉成有形則上天入地千變萬化無不可也某之形雖未圓且飛行自在出幽人明軒冕之貴不樂於吾吾已離人世勞苦豈復降志於其間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海陽父曰敢問其衣襟中藥是何等藥對曰某常從道士入山煉丹修葺爐鼎鑿薪鼓鞴靡不勤力每嘆光景短促筋骸衰老所聞者上藥有九轉還丹不離乎神水華池其次有雲母雄黃服之雖不乘雲駕鳳使鬼神亦可祛除百病補益壽年某符煉雄黃之法自二十歲服至四十歲獲其藥力荷再以火養就以水吞可冀道於彭殤海陽父告之曰餌藥之法則問之矣煉形之道少得聞乎言未畢值天曉人行恐有人搜捕不及盡聽因別卜迷竄之所自後不復至此海陽父乾德中卒海陽遂依其教服煉雄黃衣道士衣尋師訪道三十餘年不食唯飲酒衣服肌膚常有雄黃香氣瀉化中在益州錦江橋下負丹筋骨輕健甲午歲外寇入城海陽不出端坐繩牀為賊所殺惜哉

白蝦蟇

茅亭客話 卷五

偽蜀將季延秋門內嚴真觀前數市有村夫醫一白蝦蟇其質甚大兩目如丹聚視者皆云肉芝也有醫工王姓失其名以一縑市之歸所止慮其走匿因以一大白合於地至限石白透明如燭籠王駭愕遂齋沐選日負簞孳蟾辭家往青城山香絕音耗泊明年 聖朝伐蜀竟不知王之存亡也

解于者窟

學射山舊名石斛山昔張百子三月三日得道上昇今山上有至真觀即其遺跡也每歲至是日傾城士庶四

邑片民咸詣仙觀祈乞田蠶時當春煦花木甚盛州主與郡寮將枝葉出城至其地車馬人物踴躍有者宿餅于黑者與朋友數人於萬歲池縱飲因拂池水見岸傍草中有一小白蝦蟇遂取之即麻有姓劉失其名堅請看之鮮于固執不與遂囑鮮于手取將香之鮮于戲之曰開下因吞此白蟾荷成得道也積成強盜爾香訖枯惶飲水云蝦蟇在某心育間無所出處昏悶至家旬餘醫治方愈休復曾覽抱朴子內篇云肉芝者謂萬歲蟾餘也頭上有角目赤領下有丹紋體重而跳捷以五月

茅亭客話 卷五

五日午時取之陰乾以左是也地成泉帶之辟兵若敵人射已弓弩皆反自傷焉今人以白蝦蟇為肉芝生香熟啖者愚之甚也設使白蝦蟇是肉芝市井之民但知錐刀之利嗜慾無厭藏腑滓穢荷致其中則滓穢之氣與藥物相攻水火交戰幸有全人乎 太平興國末休復與處士胡本立進士史載詩僧隱巒往雙流縣保國觀看古柏樹道逢友人哀德隆從者於橋懸一蝦蟇大如扇許人皆駭視之後月餘再見哀因問向者蝦蟇所在哀曰是荷橋者獲於田隴中將歸殺而食之其夜無疾大叫數聲而卒

食蝦蟇野菌

頃有一士人好食鱸魚及蟹與蝦蟇特云此三物不可殺大者有毒殺人蝦蟇小者亦令人小便秘臍下寒疼有至死者宜以牛或一大合投新汲水半碗中浸冷鼓水濃頓服之即差酒化中有民支氏於昭覺寺設齋寺僧市野菌有黑而斑者或黃白而赤者為齋食眾僧食訖悉皆吐瀉亦有死者至時有醫人急告之曰但掘地作坑以新汲水投坑中攪之澄清名曰地漿每服一小

燕不過再三其毒即解當時其救得人夫草菌之物皆
是草木變化生樹者曰草生於地者曰菌皆濕氣鬱蒸
而生又有生於腐骸毒蛇之上者大而光明人誤以為
靈芝食而速死故書之當其誤矣

虹蜺

海化正辰歲夏六月虹見時餉大雨愚友人李顯元云
虹蜺者陰陽之精也虹雄也蜺雌也有青赤之色管依
陰雲而晝見大陰亦不見日落西虹乃東見見必有雙
鮮者雌色淡者雄也入人家飲水或福或因有陳李和
者云昔章中令饒勤之日與賓客宴于西亭或暴風雨
作俄有虹蜺自空而下直入于亭垂首於筵中吸其食
傾且盡焉其虹蜺首似龍身若睛霞狀公懼且惡之曰
虹蜺者陰陽不和之氣妖淫之兆也遂罷宴筵中一客
曰公何憂乎真祥兆也夫虹蜺者天使也降於邪則為
辰降於正則為祥瑞則昭然公正人也起宜為祥敢為
先賀勿徐就拜中書命孟氏初徐光澤宅虹蜺入井伏
水其母曰王蜀時有虹入吾家井中王先主取某家女
為妃今又入吾家必有女為妃后男為將相此先兆矣

茅亭客話 卷五

未決旬選其女入宮後從蜀主歸蜀即惠妃也休復村
氏常說眉州眉山縣桂枝鄉程氏某之祖裔焉伯父在
僑蜀韓保貞幕任本州眉山縣令丁母憂歸村野服將
闋時當夏杪或陰晴見家庭皆如晚霞暈紅碧滿
然時餉開鏡奩之中井泉之內水皆酒盞時餉大雨
傍席而已未幾韓侍中授秦州節制伯父醫節度推官
將知虹蜺者多為祥矣

避雷

至道丙申歲夏五月併倭人羅袂長有親戚居南郭井

日正夜長辰往訪之時有疾民網獲數魚長取三頭
置於傘中將歸至中路天邑晦其迅雷急雨林木皆傾
火光燭地袂長恐魚是龍也棄之田畝中雷電益甚驚
懼投村舍避之振懼不能自止俟其聲方歸來日運明
村人將傘與魚云夜來莊主老某相尋恐為雷雨所驚
見雷霹奪取乘龍將去魚與傘遺雷火所燎拾得今
將歸焉 端拱戊子歲夏六月暴風雷雨震擊與寺羅
漢院門屋柱折有三僧仆于地身如燔灼之狀 世傳
乖龍者苦於行雨而多方竄匿藏人身中或在古木樑

茅亭客話 卷五

柱之內及樓閣殿中須為雷神捕之若在曠野無處
逃避即人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為此物所累遭雷震
死併倖為逃而獲免茲曾不避而震殺語曰迅雷風烈
必變易曰海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言君子常自戰戰
兢兢不敢懈惰見天之怒畏雷之威恐罰及己也詩云
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罰不敢馳驅其是之謂乎

雨雹

大中祥符癸丑歲臘承賢者寓於廣都縣夏四月日將
暮忽烈風迅雷發屋拔樹雨雹繼之達曉方息詰朝詢
諸行人云雹自縣東山橫布數十里西南沿江而下則
更不知其遠邇也雨雹過處簷墻屋宇林木大者皆為
雹擊雷拔之牛馬大豕皆驚仆地為鴿小禽中者俱斃
時麥方實無有子遺有一村人云某家是夜數雹穿屋
而落大如斛盆盈鑊釜皆為擊破其雹所至之處樹木
屋瓦十不存三焉夫雹者雨也也皆陰陽相背而成
左傳曰凡雹冬之怨陽夏之伏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
不為災此蓋下民當豐稔收成即便務奢侈以至於服
玩衣裳車馬屋宇遠越制度撒棄五穀會無愛惜上天

垂誠以懲之術

雉龍

郭盛者忘其名以其語聲高大因謂之曰盛本成都
族不事生業唯好畜鷄常養能以鷹犬從禽獸者為
伍焉雍熙中將鷹犬獵于山鷹擊一雉雉救之得
活其雉每足有二距從俗皆異之以巾包而負之覺其
漸緩行一里間如火彷彿問俄而陰晦乃風雷震雹林
木摧斃不知所歸遂棄雉於澗下奔及至真觀避之時
雨如注中宵方霽不勝其驚因爾時有范處士者聞其
說即云雉者龍也龍為五蟲之長無定形寄居十二位
為雜豬牛馬之屬斯龍為雉服也自貽其患苟無風雨
之變亦難逃鼎俎爾

李老

真氏不記名人皆目為袁野人嘗居廣都縣莊時盛年
有一老人衣白詣袁莊求見袁及席謂袁曰某李氏家
于此縣之南特來有託於君子願君憫宥當有厚酬袁
亦不其諾之但寬勉而已且西食木飯鹹鼓而退後三
日因暴雨溪漲莊民舉網獲一鯉魚可三尺許鱗如
金腹刺不已袁呼重就枕割之腹有飯及鹹鼓少許袁
因悟李老者魚也且曰李老雖靈固難逃吾之一醉爾
或云蟲莫智於龍彼魚神龍也若斯變化安有難而難
逃哉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耶吁迺難困厄凡
聖與龍蟠皆一時免與不免何得異哉

慈母池

慈母池亦云滋茂池去永康軍入山七十里池水澄
明莫測深淺每至秋風搖落未嘗有草木飄泛其上或
墜片葉纖芥必有飛禽銜去之每晴明水而有五色彩

如得錦焉或以木石投之即起黑氣雷電雨雹立至或
發早祭禱無不尋應休復曾見道門訪龍觀水有五色
及沙在石上者皆是龍居之處也

龍文堂

益州城北隅有龍女祠即開元守八節長史章仇
公兼瓊拔平戎城夢一女曰我此城龍也今秦番暉來
歸唐化後問諸巫其言不異尋表爲立祠錫號會昌祠
在少城舊跡近楊雄故宅每早潔祈禱無不尋應乾符
中燕國公高駢築羅城收龍祠在城內工徒設板至此

茅亭客話卷五

驟有風雨朝成夕敗以開於高公公亦夢龍女曰某是
西山龍母池龍君今築城請將某祠置於門外所冀便
於往來公夢中許之及心遂令隔其祠於外而重作之
風雨乃止城不復壞焉繼之王孟二主甚嚴飾之禱祈
感應封耆聖夫人天禧己未歲自九月不雨至庚申歲
二月寺觀諸廟祈寂無影轉知州諫大夫趙公積躬
詣其祠其禱未至郡甘澤大澍遂且屬邑皆告足是歲
豐登民無札遂奏章新其祠守焉

茅亭客話卷第五

茅亭客話卷第六

江夏黃休復集

悼蜀詩

左傳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盜部消化甲午歲盜起印
蜀圍逼城壘主帥素無禦備遂奔劍門賊乘勢入城燒
掠殺傷至甚坤維間凡數十軍州悉爲賊之所有唯眉
陵梓潼堅壁自守賊據益郡凡百日天兵至數無遺類
軍旅所過皆爲荆棘朝廷除樞密直學士尙書虞部郎
中張詠知益州始至察民疾苦洞知亂起之由因爲悼

茅亭客話卷六

蜀詩四十韻今備錄之序云 至道紀號元祀春正月
爲審官院考績引對 天子曰天厭西蜀或且拜儀任
失其人枉汝偷割民興怨嗟措孽肆暴投命虎旅殄滅
寇逆矧彼黔首不聊其生觀人安民朕意罔忘寬即有
姦猛即雖俗得夫濟者實其人爾惟方直歷政有績叩
奏幽遐往理其俗克畏克愛汝其欽哉祗奉厥命乘輅
西征夏四月二十有八日供賦賦賦謀筮庸庸罔敢忘
忽索爾押之賦斂乃省存恤窮困招殺流亡杜絕剝削
宜揚皇風迨一歲而民弗克安非郡縣之罪偏將之罪
也有聽者孰不知民心止畏王師之剽掠一畏草孽之
張暴乎民家因弊漸復從賊庶賒其死深可忿也
天子遂九重孤賤者憚權豪不敢言嗚呼雖采詩之官
闕之久矣然賦賦諷刺之道不可寂然詠歌作悼蜀詩
四十韻讀可視政之嚴有職君子勿以狂贊論罪蜀
國富且庶風俗矜浮薄奢修極珠貝狂佚務娛樂虹橋
吐飛泉柳閉朱閣燭影逐星沉歌聲和月落關雎破
百萬呼應縱火噴遊女白玉璫嬌馬黃金絡酒肆夜不
局花市春榭作禾稼春雲連統紉淑氣銷熙熙三十年

茅亭客話卷六

光景倏如昨天道本害盈修極必禍作當時布政者罔
思救民瘼不能宜酒化移風復儉約性情非直方多爲
弊邑著從欲竊虛譽隨俗縱食饕餮食生靈肌作成恣
暴虐佞罔
天子聽所利唯剝削一方恐畏與千里攘臂躍火氣烘
寒空雪彩揮鏑鏑無人能卻敵何暇施擊柝害物贖貨
非皆爲白刃燧瓦礫積臺榭荆棘迷城郭里第鎖榛蕪
庭軒喧燕雀斗粟金帛市東勢綺羅博慈火曠香民不
能飽葵藿朝廷命元戎帥師盪元惡虎旅一以至梟巢
一何窮燎毛焰晶榮破竹鋒矧煇兵驕不可戢殺人如
戲譁悼老皆罹誅玉石何所度未能戮強暴爭先謀制
掠良民生計空除死心殞獲四野拊豺狼五畝孰耕鑿
黔首不安堵矣如若鼎鑊出師不以律條孽何由御俾
夫熾蜂蠆寡寡能籠絡遂睡未肅清胡顏食天爵世方
尙奔競誰復振管轄黃屋遠萬里九重高宴廚時稱多
英雄才豈無衛霍近聞命長臣拭目觀青畧

艾廷祥

成都漆匠艾廷祥甲午歲爲賊所驅於郡署令造漆器
五月六日或謂鼓聲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廷
祥因上樹匿於棗葉間見天軍往來搜捕殺戮至夜遂
下樹於積屍中以至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
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接據簿籍點姓
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唯不唱艾廷祥而過僵屍相接
猶檢閱未已乃知 聖朝討叛代逆屠戮之數奉天行
誅故無誤矣

夷人婦

甲午歲五月天兵剋益都至八月賊支進猶據嘉州

崇儀翰領兵討之軍次洪雅有卒掠獲一吏人婦頗有姿色置于兵幕之下每欲逼之云自有仇讎則交臂疊膝俯地而坐軍人怒許其斷頸剖心終而不能屈堅肆強暴拒之轉甚三日不飲食以死繼之竟不能犯以非禮主帥聞而憫之使送還本家嗟乎雖強夷而能堅貞頑暴者不能侵侮之華夏無廉潔者得無愧乎

張光贊

張光贊者金水石城山張羅漢之裔也以其善畫羅漢因以名之每於寺觀粧畫功德多歷春夏隨僧飲食其性謹整守道不移如是五十餘年人皆敬重之甲午歲為賊所執迫令引頸凡數劔而頸不斷遂於積屍中臥至夜央見一老僧曰汝生平粧功德用心吾來救汝言訖開目無所苦焉至今頸上劔痕猶在吁西方聖人恩祐明顯有若是之德邪

北夢瑣言云咸通中高太尉鎮西川雅州胡蘆關有逆蔡王劔者渤海聞其名俾蜀人呂尚致意召之呂至王生夫婦止一草屋有一榻以箔隔限之婦曰客至以何待之王曰州中都押衙今日有筵會可去取之俄而酒饌俱至品味羅列非尋常之所能致也其家去都往來不啻百里呂怪愕王生笑曰雲南蠻王曾鑄金相輪祈我資換成都福感寺塔上相輪蜀人安得知之當時敬之者十有六七焉泊流化五年在盜入城兵火沿焚福感寺塔相輪墜地矣全俱是銅鐵所為非蠻王金換之者蓋王劔寓言孫氏傳聞不細也

金相輪

蜀州江源縣村莊王盛者凶暴人也與賊王小波李順

金寶化為煙

蜀州江源縣村莊王盛者凶暴人也與賊王小波李順

蜀州江源縣村莊王盛者凶暴人也與賊王小波李順

蜀州江源縣村莊王盛者凶暴人也與賊王小波李順

為借甲午歲據益州梓潼補儀鸞使部領子弟百餘人擄掠婦女剽劫財帛殺人不知紀極驅迫在城貧民指引家收藏地皆因擄得一處古藏銀皆鈔錠金若墨錠珠玉器皿之屬皆是古製尋將指引者殺之負其金帛三十餘櫝往江源山密埋之同埋者尋亦殺之恐洩于外也城中貨金銀魏氏子婦被虜在於賊所不知音耗其夫常募人訪於邛蜀賊境寂無影響至三月方知在此賊家長人及弟謝元頴者將金帛贈之二人亦沉于江中八月大軍收蜀此賊歸明衣錦袍銀帶入城見者無不切齒先是歸明者例發遣赴關賊遂奔帶帶逃歸江源妻子告云埋藏物處數日火煙如密遂沿往掘看悉皆空矣驚愕之際官軍捕獲入城遂實于法嗚呼殺人取財寃毒滋多不為己用身遭屠戮向來火煙此虛金寶已空恩常開金寶藏於地中偶見者或變其質此得非化去耶鬼神匿之耶

香修不久

甲午歲順寇攻益部有不逞輩隨賊執兵杖劫掠民家財貨又附賊害民誅求無厭天兵平賊下寬大之詔應

茅亭客話 卷六

六

香從徒黨皆有而不問放令歸農此輩苟避誅戮又多金帛乃游心穢意自以為終身不復觸難也乘肥衣輕歌酒娛樂玩好珍異喪葬婚聘踰越僭侈視親若隣如是不十數年矣屬疾疫公私爭訟相繼而作財物稍盡車馬屋宇皆為他人所有其貧如初嗟乎不義之物似有神助所奪得之者不罹其禍而身獲存者鮮矣夫善人富謂之天賞惡人富謂之天殃此輩天以殃之其是之謂乎

劉肝

至道丁酉歲秋八月諸州巡檢作坊使韓景祐至懷安軍為其下廣武卒劉肝等謀殺之韓踰垣而免是夜軍賊掠懷安軍及明取金堂古城入漢州凡六日行五百餘里劫掠五軍州十鎮縣所至處者不及支指驅掠軍民勢莫可遏州縣震懼戶口奔逃時知府張密學謂招安使上官正曰賊今日印州來日必奔嘉州賊若移兵渡江逆而擊之奪其膽氣當盡擒之此上策也時不可失上官遂點集兵甲前去過新津江遇賊食於方

茅亭客話 卷六

七

非馳告張密學張曰劉既入井更欲何逃日中以捷來告盡殺其黨凱旋且張公料敵先見皆此類也上官能將其兵是行也易於摧枯川界山是蕭然

茅亭客話 卷六

哀友辭

咸平庚子歲正元日神衛卒殺主將竊據益郡四月天
軍來討至城下賊拒天軍驅背老幼以乘城天軍極以
環城晝夜攻擊城內死傷且甚其賊求取供須器用錢
帛珠金民不聊生九月二十日大軍入城賊眾宵遁主
帥念其城中民庶備歷艱危慮玉石俱焚遂使招誘出
城安撫之初城內百姓為賊據城皆勢擊老幼出城投

茅亭客話卷七

村墅逃避者十六七焉有出城卻被軍城搜捉縲繫入
城誅戮者有役於城上犯其禁法者有窮於輸給遭其
毒酷者有脅而不從為其殺害及受積楚者有痛心疾
首憂鬱憤悶成疾而死者有與賊為伍獻謀附勢扼喉
撞心取其賄賂者有終日逃避以至城陷竟不觀賊鋒
者夫如是者命非天耶天非命耶前進士張及有哀亡
友楊錫辭前進士彭乘有郝達傳今具其事蹟及錄其
辭傳非止楊錫郝達而已庶後之人覽之毋無傷嘆歎
君殘民之事若是哉哀亡友辭序云亡友楊錫字孝隆
誠至之士也昔與趙郡李收蜀郡任玠南陽張遠泊及
結文學友咸治經義於樂安先生悉潛心於六教然後
觀史博通百家之說探奧索微取其貫於道者既積中
而發外遂下筆著文其議論考賢士節夫之動靜明古
今沿習之廢置紀統義之大小辨適用之辨且不虛矣
不隱惡庶達乎心志之所冀也日執是道以出身人仕
俾其抱策書而不愧作持言行以待會同十五年未始
一日而忘此也亡友若吾群中尤為靜退者蓋不徒為
進以希名苟譽速售其身誠俟乎鄉賢里能拜書於于

春官氏不幸去歲盜賊竊據城邑亡友即日憂憊成疾
莫能遠遁及復避地於西山不得與亡友言別每念跡
雖離而心同室在遠而適意其與終合而成前志也至
王師討平凶醜我雖歸亡友則憤極而死矣家嗣始猶
又且天矣嗚呼亡友業已著而未伸命何艱而至此身
既歿而嗣亡地仍僻而知寡彼者何司使輔善疾惡者
罹戾若是之甚耶願表其懿行錄其遺文同三五友入關
示儒林豪傑必推而知之少賤承恨今姑為辭符交情
之悲爾日予取交之得朋芳接羣居之及義不殖積於
少賤芳琳隨散於聲利炳舊史之遺日兮飲六經之正
味議班紀之九流芳履劉善之七志既積中之發外兮
幸入官以莅事將結綬之彈冠兮匪君翔之干墜何賊
卒之妖與否據藩服之城壘君豈適道之無所兮奈病
來之難起我徂西山兮不與子別或出處其心易異
凶醜之長然誠會合之密邇泊王師之討平兮聞吾友
之已矣燕雀鳴啾兮遠鶴幽病羽復嘯嗚兮騶虞憤死
嗟處緒之不續兮復嗣子之隨蹤徒呼天之云亡故使
其秀疾而神賦志願表其文行兮示廣場之豪士冀知
子之若然兮俾德之無愧今空抑哀以摛辭兮報亡友
之終始

茅亭客話卷七

三

郝達傳

前進士彭乘 撰

郝達字致堯成都人幼好學攻詩性柔而情或謂其性
懦非能立事常欲求鄉薦未克屬盜起於境資產略盡
迫寒餒而無憂嘆咸平中蜀掌兵者失律兵亂為賊盜
殺守臣而據郡自春徂秋驅老幼以守城或欲謀於賊
令盡索郡中書生屠賊俾立功凡得數十輩列兵而脅
日不從者即此誅戮仍及其族皆震懾而從達前給賊

帥曰公所索備士某非備豈可徵祿不能從命詞氣剛
憤不可屈賊怒令引去臨刃復召者三詞皆如初會
解於賊檣楚而釋之既獲免遂匿於家夫兵至逆黨賊
夷或聞於郡守將上其事而中止達亦不復言居貧自
苦噫當是時有位者尙或苟命而達一士爾能致命賊
所不陷非義彼固祿街勢私於身以媚時得無愧乎達
貧處晦跡混於俗而人不甚知噫人名存誠豈易知乎
達居州里皆以為怯懦泊亂而能爾始明其所履焉是
時無他慮也去就而已去為順就為逆去難而就易能
為其所難志以守正是亦幾乎智勇也夫忠烈節義何
時無之然晦於無聞在遇不遇爾使越石父不遇公子
則一拘囚爾焉政非則姊則無名暴夫爾共遇于鈞之
重不遇鴻毛之微然不可欲其遇而始為也謂不遇而
不為也爾生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不以困窮而
改節苟有善雖不我知斯善矣豈止粟其處乎苟不善
雖不我知斯惡矣豈此惟其殃乎易曰井渫不食為我
心淵王明並受其福又曰荷校滅耳凶其是之謂乎若
達所履雖曰未聞吾必謂之聞矣故為聲其實亦得有

茅亭客話卷七

四

陳季和

前進士陳熙載字季和文學之外書畫之尤者皆聞
而識之郡中好事之家所寶藏者多經其目真偽無所
迷焉爰均賦著醜連州賊餘或有鄉人西來因函書云
某在家日於某處埋一鐵投壺瓶實以銅鐵書若到家
可使令掘之既而書至遂於所言處掘得一鐵投壺瓶
其中唯見一龜殼容壺腹之內無能出之翌日取看即
不見則但空壺而已天物之所化史傳尤多不可以智

述也

鸚鵡

庚子歲益部軍賊據城大軍在北門外斷起洞子近城
攻擊矢石如雨中垣街有王姬年七十餘孫兒十四五
歲為賊驅之守城垣日自送食飲忽一日賊集諸技樂
於瓦屋禪院門簾倚樹坐看一賊直來姬前背身笑踞
嫗叱之不去仍惡詈之其人如不聞嫗忿然退身須臾
城外一砲飛空而落傍擊此賊頭碎于地如無此賊則
嫗正中之也賊陷日唯殘嫗一身今九十餘既老且病
凍餒切骨纖草履自給常告人云城閉之日若遺砲石
擊殺不見今日貧苦何不幸若此耶夫死生有命子夏
言人不可逾也凡人貴賤貧富遭逢禍福有命與不幸
顏子少而子日不幸短命之稱為不幸則知長命為幸
也鸚鵡嫗貧而壽嘆為不幸惜哉

盲女

庚子歲天兵討益部賊突圍宵遁主帥懸城中民使招
誘出城大軍方入搜捕及平定後盡命歸家南市渠中
有一盲女年七八歲叫云父耶母耶兄耶嫂耶何處去

茅亭客話 卷七

不供給我飲食也其盲女為飢溺所逼不知無家但然
呼父母兄嫂且夕不輟有一鄰婦云此孫氏女三歲因
患痘豆入眼父母憐其地慈常教念佛書糊養甚厚父
死於輪船不道母死於憂憤搜因供給後夫中流失而
斃兄賊陷而不知存亡更無親戚視者痛心酒涕經旬
或遇鄰婦問盲女存否鄰婦云盲女不接他人飲食但
悲號叫呼其親水飲不入口蘇而復絕七日而卒因憫
而拾餘燼者材而焚之於盲女衣中獲白金一兩遂醫
之以供僧畫像焉嗚呼城陷日似此者多矣獨書盲女

者言雖鄙意有激焉夫家富財饒則禮義興矣財劫不
足則禮義俱廢盡人之常情也當是時也民家財物罄
空窘迫尤甚豈謂鄰婦獨能拾餘燼之材焚燒盲女復
於衣中獲金不為己用與盲女供僧畫像奇哉鄰婦
能於困窮窘迫之際存誠如是故特書之且今之見利
忘義者不為斯鄰婦之罪人乎

鐵骨魚

于生名玄字玄之成都人也庚子歲遇賊據城謂恩曰
某家資圖籍皆不顧所寶唯一刀兩開房令恩視之於
昏黑處見光芒丈餘細辨之乃刀也因問所得之處云
某故父於僑蜀制諸買舍人下及第是年冬遊青城迺
至溫江縣泛舟而歸見百花潭側漁人釣獲鯉魚一雙
長尺餘以之歸家時常空返幾滿及魚且禦凝冽食魚
亦骨皆婢云一魚骨黑乃鐵也使匠辨之真鐵爾遂煉
成此刀今遺厄難陷在城中城破之日刀與人執存此
刀先喪吾亦喪矣吉若生喪不知刀歸誰氏此刀非常
宜見賞他日為吾善誌之于生於賊中憂憤而卒城陷
日家遭焚掠其刀果不知存否因叙其言以記之

茅亭客話 卷七

七

茅亭客話 卷第七

卷七

八

瑞牡丹

大中祥符辛亥春知益州樞密直學士任公中正張進賞花于大慈精舍時有州民王武獻一合歡牡丹在公即園之時士庶觀者聞開竟日且酒肉自李唐之後未有此花凡圖畫者唯名洛州花考諸舊說為之木芍藥牡丹之號蓋出於天寶初按西陽雜俎云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賦詩又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亦無牡丹者至

茅亭客話卷八

偽蜀王氏自京洛及梁洋間移植廣開池沼創立臺榭奇異花木怪石脩竹無所不有署其苑曰宣華其公相黜臣竟起第宅窮極奢麗時元身徐延瓊新創一宅雕峻者壯花木畢有唯無牡丹或問秦州董城村僧院有紅牡丹一樹遂賂命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匣歷三千里至蜀植于新宅花開日少主賜幸款其屋宇半柱上俗謂孟蜀不增明年後唐亦伐玉知非日太然馳走蜀即知其先兆矣乎偽蜀王宗裕亦於北門清道江東創一亭臺樹池塘植花竹泉石築蓮池九曲為當時之甲也唯牡丹花初開一乘王與諸親屬勢妓樂張宴賞其初開者花已為一女妓所折王怒欲誅之其妻諫曰此妓善琵琶可令於堦前執樂就賞王怒稍解其難得也如此至孟氏於宣華苑廣加栽植名之曰牡丹花外有麗春與黎州所有者小不同

寓孔雀書

愚友人左侍禁辛貽顯為容宜麻白等州巡檢因寄一孔雀鶴西南相去萬里蜀人固未嘗觀之誠可愛也書云所屬郡邑山中多孔雀焉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尾

茅亭客話

茅亭客話

大而綠光翠奪目孔雀自愛其尾欲栖息必先擇致尾之地商人捕者先施網罟須俟甚雨尾濡而重不能高翔初為所擒則雀欲展其翅恐傷其尾至死尚愛護之士人有活取其尾者持刃於叢篁幽闕處藏蔽其身伺其過則急斷其尾若不急斷過首一顧即金彩無復光翠故生者為貴也為婦人首飾及扇拂之類或生擒獲者餽饋如京洛間鵝鴈以充口腹其味亦如之南海有一士人嘗養一隻僕夫告云蛇盤孔雀且恐毒死士人急令救之其僕迴但笑而已士人怒之其僕告曰蛇與孔雀俱有得其卵者使難抱伏即成其名曰都護初年

茅亭客話卷八

生綠毛二年生尾生小火眼三年生大火眼其尾乃成矣孔雀每至晴明軒翥其尾自迴而視之謂之朝尾須以一間房前開牖扉而向明方東西照映向裏橫一木架令栖息其性愛向明不在地止泊伺之以米穀豆麥勿令闕水與養雞無異每至秋夏令僕夫於田野中拾蠶斯蟋蟀蛄蟻餵之凡欲餵飼引於廳事上令慣見賓客又盛夏或患眼痛可以鵝翎筒子灌少牛油以新汲水洗之如眼不開則舉口餵之小魚蝦不爾餵損及

滕處士

切剪少許餵之其其涼冷如食有餘則愈切不可與鹹酸物食食則減精神昏暗毛色馴養久見婦女童登彩衣綵帶必逐而啄之或芳時如紫竹吹吹之聲必舒張翅尾眇眇而舞若有意焉

以藥苗為蔬藥粉為饌年八十五書畫未嘗輟焉應壁懸一大粉板題園中花草品格名目者百餘件亦有遺方怪草奇花蓋欲資其畫藝爾園中有一柿樹夏中團坐十餘人數張如蓋無暑氣云柿有七絕頗宜種之一有壽二多陰三無命案四無蟲蠹五有嘉實六本固七霜葉紅而堪玩有一盆池云初埋大盆致細土拌細切生葱瀝精各少許深二尺餘以水澆之後春初掘取藕根嫩者和順三節已上四五輩無命傷損埋入深泥令近盆底緣及春分葉生當年有花夫藕有四美根為菜

茅亭客話卷八

花為蔬實為果葉為材此四美池沼亭榭之前為瑞草萍藜藻若不得與伴也園中有慈竹葉生根不離母故名之慈也有釣絲竹以其弱杪低而垂至地也有絲竹葉細而青莖披而紫亦謂之翠竹有對青竹身黃色有一脈青節節相對故謂之對青也有苦竹葉積多陰筭高之時粉香掃翠有桂竹扶疎葉茂瀟瀟酒亭臺無用此數君也俗以五月十三日種竹多遭烈日曬乾園中竹以八月社前後是月天色多陰土潤竹以此月行根也凡欲移竹先掘地坑令寬大以水調細土作稀泥即掘竹四面鑿斷大根利連根以繩細定昇時勿令動著根鬆開土昇入坑致泥漿中令泥漿周匝徧滿乃東西插之復南北插之令泥漿入至鬆間便以細土覆之勿令十穿過竹本根也若竹稍長者去其葉纏竹架之恐風搖動即死每架相去二尺餘不須實斷只以一脚踏之來年生筍速也宜於園東北軟土上種之竹性多西南行根不用澆澆水多則肥死園中有梨名車鼓園一尺摘時先以布囊盛之落地即碎有金桃深黃剖之至核紅翠如金味美為桃之故也有林檎色如玉向

茅亭客話

陽處有朱點如額頗有重四兩者其果法以冬至後
立春前研美果直枝須有鶴膝大如母指者長可二尺
已來割於芋魁中掘土令寬調泥幾細切生葱一升許
攪於泥中將芋塊投泥中以細土覆之勿令堅實即當
年有花來年結實絕勝種核接果樹法凡欲接果先得
野樹子酸澀不美者如臂已上管根接也然後尋美果
枝選隔年有鶴膝向陽者枝長不過二尺過則難活至
時剪下便割於蘿蔔中欲不洩其氣也冬至後十日立
春前十日其野樹皮潤萌芽未發是其時也將野樹以
鋸截令去地五七寸中心劈破深二寸許取美枝或一
枝或兩枝斜割勿傷青皮插於野樹罅中外與野樹皮
相齊等緊密用牛糞泥封之與筍籜苞裹其接處以麻
紉纏定上更以黃土泥搭頭裹之勿使雨水透入或有
野樹傍生芽葉即取去之若依此法則當年有花必矣
休復管依其教而樹樹皆成則不喻其野樹子實酸澀
鶴膝枝甜美接酸澀樹上為酸澀之氣所推又焉得遂
於甜美耶樹之元氣反不能推小枝而與之俱酸澀何
也所謂本不勝末而物性難解歟今之人但廢其枝葉
食其美實而不求其酸澀所推耶

好畫虎

靈池縣洛帶村民郝一者不記名嘗說其祖父以醫卜
為業其四遠村邑請召無少暇畫一孫真人能以赤
虎懸於縣市小肆中已數歲因及老年每日臨坐懸日
觀畫虎終日無倦自茲見畫虎則不樂孫兒輩將豆麥
入城貨賣收市鹽酪如不協其意則怒而詬罵以至杖
撻之若見畫虎則都忘前事人有召其醫療至彼家見
有畫虎即為之精志親戚往還亦只以畫虎圖幃為飾

遺之物如是不數年間村舍懸厨寢室懸掛畫虎皆遍
鄉黨皆以畫虎所惑有老兒見其狀好怪而責之曰汝
好此物何謂乎答云常思心緒煩亂見之則稍開焉因
是說府城有藥肆養一活虎曾見之乎曰未也因拜告
其兄求借至郡既見後頓忘寢食旬餘方誘得歸自茲
一月入城看虎再三矣經年唯好食肉以熟肉不快其
意則咬生肉凡一食或豬頭或豬膊食之如梨栗焉如
是兒孫輩皆恐怯每入城看活虎孫兒相尋見則以杖
擊迺至孟蜀先主建為號之明年或一日夜分閉莊門

茅亭客話 卷八

山去杳無蹤跡有行人說夜來一虎跳入羊馬城內城
門為之不閉半日得軍人上城射殺分而食之其祖父
不歸絕無耗音則化為虎者是也遂訪諸得虎肉食者
獲虎骨數塊將歸葬之

葭萌一客

僑蜀末利州路有二客負販雜貨往葭萌市鬻之山程
嶮峻竹樹荒涼時雨初霽日將暮去市十五里餘叢林
高樹上有人云虎過溪來行人迴避二客惶忙避得一
樹高枝葉蔽人形處登之遠望有二處迭來攫躍或作
人聲曰人在樹上一虎曰我須上樹取之虎欲相及二
客慘慄以拄枝椿之虎叫曰刺着我眼遂下樹號呼而
逸至曙行人稍集遂下樹赴葭萌市征之所有一婦報
云任棚頭夜來醉歸刺損雙眼不來檢稅二客相顧私
語眾怪而問之因說夜來以拄枝椿損虎眼是斯人傷
為虎而劫路耶眾言此處近有二虎且暴四遠村莊犬
豕狗牧遺將食盡市人遂相半持杖往棚頭家驗之繞
及中路遇一虎虎畏人多惶怖奔逃越山峯吼而去眾
至任棚頭家窺其離隙之內但見棚頭傑形而坐兩日

流血呻吟不已眾乃叱之以杖擊之其體頭驚作展
踰曳一尾突門而出日無所見掉落深坑吼怒擊攫為
眾人棒及大石斃之遂奔入市向先見者虎即棚頭妻
也休復見史傳人化為虎為魚為鼈為龜為蛇為虎之
類多不可以智詰之矣

虎化為僧

武都人姓徐失其名以商賈為業開寶初往巴達與販
其路危峻猿猴徑鳥道人煙杜絕猛獸群行村叻皆於細
路中設檻穿以捕之為常矣時徐至一村安泊中夜報
云機發村人炬火照之見一老僧因憐在牢中自陳曰
夜來入村教化迴誤落檻中望諸檀越慈悲解救村叻
雖其懸開檻而出之躍跳數步成一巨虎奮迅騰躡而
逝斯音也以人言誘喻村叻得脫其難亦智矣

李吹口

飛康軍太守與國中虎暴失蹤誤入市市人千餘叫謀
逐之虎為人逼耳曷目而坐或怒則跳身咆哮市
人皆顛沛長吏追善捕獵者李吹口失其名眾云李吹
口至矣虎聞忙然竄入市屋下匿身李遂以鐵刺之仍

茅亭客話 卷八

以短刃刺虎心前取血升餘飲之休復雍熙二年成都
遇李因問向來飲虎血何也李云飲其血以壯吾志也
又云虎有威如乙字長三十許在鴈兩旁皮下取得佩
之臨官而能威眾無官佩之無惜疾者凡虎視只以一
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捕得記其頭藉之處須至月黑
掘之尺餘方得如石于色琥珀狀此是虎目精魄淪入
地而成琥珀之稱因此主療小兒驚癇之疾凡虎鬚拔
得者將剝牙無復疼痛凡虎傷者人衣服器械乃至
山鞋皆擗置於地上保而復置蓋虎能役使所殺者

人魂也凡爲虎傷死及溺水死者魂曰假鬼凡月坐虎必交也凡虎食狗必醉狗虎之酒也凡虎不傷醉人頭有一村夫入市醉歸臨崖而睡有虎來嗅之虎鬚偶人醉者鼻中醉者大噴嚏其聲且震虎驚躍落崖而斃此事皆聞李吹口者

茅亭客話卷第八

茅亭客話 卷八

十

茅亭客話卷第九

江夏黃休復集

天倉洞

隋人張世寧先爲僧名法華師事蘇州雪山院僧曉樞者邠人也神觀之暇頗好燒煉太平興國初令法華及行者柴漢榮張保緒往昌明縣寶船山採藥入山百餘里巖谷重深松竹翳鬱尋流霞山路至一村曰張野人家老父及媪皆八十餘既見法華等語之曰前有天倉洞某爲孩穉時有二客去遊言洞中見自然餽饌皆可

茅亭客話 卷九

食之汝可去遊唯路徑危峻當宜勉力法華遂挈火負糧入洞初甚險峻後漸高廣迤邐昏黑因執炬而行或上或下凡十餘里漸明與人世無異嵌竇石室廣容百人其下坦平兩畔石壁鍾乳流溢垂下長三四尺時聞鳴籟音韻石床茶竈相連就之暑憩或覺饑思酸餚食而前尋有一雙酸餚悚惕驚異而食之保緒亦思蒸餅亦如前有之遂食一枚藏一枚柴漢榮思蜜亦如前得食之後皆忘飢渴漸覺身體輕利登陟無困憊又行三四里阻一大江江傍屢躡葉核如有人行遇之處對岸有石墻遙望雲霞隱映臺榭樓閣棧橋花果景象幽奇如宮觀狀微聞鐘磬之韻水急苔滑不敢過乃稽首曰下士微賤形骸滓穢竊入洞府仰窺靈跡是塵劫因緣不敢久住卻尋舊徑而迴既出得洞志藏者蒸餅化爲石甚重擊之如銅聲休復嘗見道書云大凡靈山洞府若非道書標記者不可造次遊歷有龍蛇之洞多腥穢鬼神之洞門高闕若神仙之洞險狹仍須有水隔礙凡人不可妄造之爾

翡翠龍骨

卷九

蜀有蠶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屬縣循環一十五處者舊相傳古蠶業氏爲蜀主民無定居隨蠶聚所在致市於此之遺風也又蠶將興以爲名也因是貨蠶之具及花木草藥什物有鬻龍骨與孫兒輩將龍骨齒角頭骨之類凡數擔至暮貨之亦盡因問所得之處云某住靈池縣分棟山山去府城七十餘里北連秦隴南接資瀘山阜岡岫之間礮洞土穴之內有龍與雲雨之處即有龍蛻骨焉齒角頭足皆有五色者有白如錦者有年深朽腐者大十數丈小三五丈圍而得之甚多龍之蛻骨與蟬蛻無異又聞龍有五苦謂生時眠時姪時怒時蛻骨時也每年秋夏中一兩度巖崖見分棟山上陰雲勃起其間一物白色拖尾及天蟬入雲如曳練長七八十尺時濯錦江橋上千人縱觀食頃方畢而後旋有暴雨滂池雷震數聲倏忽開霽得不爲蛻骨者龍乎因蠶市有王仲璋得一蛇蛻長五六尺腹甲下有四尺如雀之爪胡本立得一龜小如錢綠色背有金線界成八卦象鄭伯廣得一小瓢子如壘兩阜莢子堅實重厚無有及者休復亦曾得芝木兩屑抱石而生每蠶市好事者凌晨而往忽有遇神仙者或有遇靈藥者或有遇奇物者者艾相傳青城山仙人隱士多因蠶市接救人術

試金石

開寶初錦江橋側有周處士者鬻十香丸以白器貯水浸小石子百顆餘各有文綫如飛禽走獸花草雲鳳仙道之形者人常聚觀歎賞之中有一石如腎形烏潤每將磨金灰色者益紫以此爲異玉工見之云非試金石乃黑玉爾後有道士見云非黑玉是寶也若欲驗之以

常石對岸此石重加數倍以水銀塗其上如傅粉焉若
以大火烹之成紫磨金君當富矣周曰安敢火烹非惡
富也恐喪香寶後經賊亂不知石之所之休復因見道
門仙人照寶鏡云凡有金之處旁無樹木皆悉黃色若
要辨之其石鳥潤以水銀搗之自然粘著石上以秤秤
有金者重於常石數倍若蘇鐵及磁擊擊不傷碎碎以
大火烹得真金矣其金號曰寶金將煉為金液還丹
服之羽化非世之常金也昔道士所言得於此經乎

借籍開

茅亭客話 卷九

茂州近威戎軍有借籍開山路嶺峻人煙杜絕高岡之
下有龍窟如堂與石壁上有畫觀音像一軀及當時畫
功德主少長五人其石壁年深隨勢剝落風雨飄潤
形狀愈明歲月經久而不昏昧不知其畫何得入石亦
不知借籍何以至此也

石像

新都縣四象院僧有臥像一軀蓋生於石手足顛而衣
杖纖介青黃色隱起狀若彫刻豈知匪泥偶然成形乎

探枸杞

華陽邑村民段九者常入山野中探枸杞根莖貨之有
年矣因於紫山脚下見枸杞一株甚大遂斫之根本怪
異不類常者長尺餘四莖如四足兩莖如頭尾若一獸
形持歸村舍家狗吠之不已至夜四隅村落群狗聚而
吠之終夕不輟不其甚也越明妻怒將充朝戮碎而
乃不復吠矣休復見道書示枸杞茯苓人參藥草等
形有異者偶之皆獲上壽或除暗慾齋神抱和則必有
真益降願接引為地仙爾

趙公山

茅亭客話 卷九

范化癸巳歲冬十月青城山民杜道公山採薪遇數苗
著藥頗大於常者村人度其下必大有著藥遂與妻
同掘之深三尺餘但見私銀一大瓷合送揭開視之
有一大赤蛇如爛錦盤卷合內村人悸慄以鋤觸之蛇
乃動然化一雉飛入溪水中合內唯餘一役石替村人
持歸山舍其夜一室如畫村人轉掘此物異當送與庄
主明年值順賊作亂不知此管所存

鹿水溪蛇

陵州籍縣鹿水溪村民康化者雅熙乙酉歲秋有牧童
晚歸值雨見溪中有大蛇引小蛇蠕蠕屈曲於泥中自
大至小曳泥上岸入一穴內至末者曳泥窺其穴口並
無蹤由其童驚駭目眩口禁不能言至前春啓墳時方
稍語得父母問其不語之由方說獲中所見之物矣

魚化為石

青城縣瀾源者遠明約曉慎甚魚於竹器中有一魚化
為石長四寸許鱗燦然若活漁人婦見而愛之將與
豎子為戲其豎子將石魚於梳水中或搖盪振鱗浮泳
而活漁者驚異取出致上觀中因是鄰里求視者眾在

水則活離水則為石

水則活離水則為石半以為常時巡轄柏舍人虛舟取
此魚者敲之中斷致于水中不復活矣

趙十九

趙十九名處琪陷銀花街鎗為業濱化中收得一鏡鏡
頗有異當時有畢先生者名藏川字隱之年九十餘然
不知所修之道非飲酒少食自言本天台山道士人川
儒服三十餘年簡歷蜀中名山勝景一日與處琪資錢
鏡訪愚茅亭既之其鏡可重一斤以來徑七八寸鼻大
而四邊鼻有四象八卦外有大篆二十四字背而皆碧

景山人

玉壘中火景煥有文藝善畫臨涉繼繼史撰野人閉語
牧豎閑談住川城北隅數畝園蔬家族數口豐儉得中
山人情性溫雅守道儉素未嘗與人有毫髮之競對人
無老少必先稱名雅熙年有富家王仲章者求山人
畫龍初甚愛重後有人云景山人畫格品低於孫位黃
筮遂將染為阜山人聞之曰何不速言爾以好絹恭謝
而退嘗使小僕挈帽隨行遇雨尋僕不見冒雨而歸妻
問何不戴帽衣服濕濕山人云元陽祈雨不許人戴帽
其妻使婢送金釵近鄰家婢中路遺之泣告山人因他
處假金釵令還鄰人山人嘗於婢僕知其乏因飢寒
誠謂君子不虛幼賤山人固圃中養二班鴉婢夜見鳥
糞中有光明佳告之山人令以水淘之獲麩金二兩餘
吁誰謂天蓋高何惡惡勸善如反掌耶

彈鴛鴦

章子朋者善書勒大字妙放小弩彈丸發無不中常自
街其能至道丙申歲往嘉州書僑院領自州乘船所至
處彈獲飛禽供同船人食至竹神縣維舟見二鴛鴦因
發彈斃雄者將歸烹之其雌者隨至其船見雄者在鍋
不顧涉湯投其中伸頸鼓翼長叫數聲而卒子朋戲曰
人之為偶者如此蹈湯赴火相隨如是以為笑樂左傳
謂忍人者其章子朋之謂乎

雙饅頭

茅亭客話 卷九

新繁縣李氏失其名家養豨甚多將成值豨大其遂不
終飼而埋之豨其豨葉大獲其利將買內麩歸家造餛
頭食之學閉每類中有一豨自此災病俱興人口論喪
夫豨者豨豨衣被天下豨豨抗豨獲利有此豨豨爾

太子太師

後唐大同三年魏王統軍克蜀孟先主尙莊宗妹福慶
長公主自太原節度馳赴西川至明宗晏駕宗室喪亂
朝士奔竄有新羅僧勢莊宗諸子爲僧入蜀投孟主印
福慶長公主猶子也因爲起院以莊宗萬壽節爲名額
蜀人號爲太子大師暨 聖朝甲伐入見闕庭有小師
宗整酷好爲詩其師自京歸檢校其院驟殘道盡宗整
與院主元亮設謀問於時政以其師後唐宗裔不合住
川由是爲所奏發遣赴闕大師憂患卒于劍門元亮與
大師同日暴亡宗整因順賊入城焚燒院宇寄食諸寺
中風恙二三年間思瘡疥痕狼狽終亦自縊而死嗚呼不
畏于天不孝于師能無及此乎

茅亭客話卷第九

茅亭客話卷九

九

茅亭客話卷第十

江夏黃休復集

孫處士

孫處士名知微字太古眉州彭山人也因師益部攻水
墨附令宗俗姓丘氏知微形貌山野爲性介潔凡欲開
畫道釋尊像則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不茹址飲酒多在
山觀村院終冬夏方能周就嘗寓青城白侯頂趙村愛
其水竹重深器塵不入冀絕外慮得專藝學知微畫思
遲澁無術東有位者或求之不物即絕食託疾而逝導

其亦客話卷十

江縣有一女巫人昔蕭敬能逆知人事知微素尙奇異
嘗問其鬼神形狀欲資其畫女巫曰鬼有數等有福德
者精神俊爽而自與人交言若是薄相者氣劣神悴假
某傳言皆在乎一時之所遇非某能知之也今與求一
鬼請處士親問之知微曰鬼何所求女巫曰今道途人
鬼各半人自不能辨之知微曰嘗聞人死爲冥官追捕
案籍罪福有生天者有生爲人者有生爲畜者有受罪
苦經劫者今聞世間人鬼各半得非謬乎女巫曰不然
冥途與人世無異苟或平生不爲不道事行無過矩有
桎梏及身者乎今見有王三郎在冥中足知鬼神之事
處士有疑請自問之知微曰敢問三郎鬼神形狀欲資
所畫俄有應者曰今之所問形狀醜惡怪異之者皆是
魍魎羣神者一如陽間尊貴大臣體貌魁梧氣岸高邁
盜魂魄強盛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非同淫厲之鬼爾
知微曰鬼神形狀已得知矣敢問鬼神何以侵害於生
人應者曰鬼神之事人皆不知凡鬼神必能無故侵害
生人或有侵害者恐是土木之精干歲異物血食之妖
鬼也此物對人間之盜賊若無故侵害生人偶附於明

神必不侵害亦不異盜賊之抵於憲法爾若人爲鬼所
害者不問乎爲惡於隱者鬼得而誅之爲惡於顯者人
得而誅之乎知微曰明神神之而求福有之乎應者曰
鬼神非人實親於德是依皇天無親亦惟德而是惟凡
有德者不假禱祈神自福之若素無德行雖勤禱之得
福鮮矣知微曰今其中所重者罪在是何等應者曰殺
生與負心爾所求者浮圖教也知微曰某之後事可
得聞乎應者曰禍福之事不可前告神道幽秘弗許預
知也知微曰今欲酬君君欲希我何物應者曰望君齊
我資銀數百千貫知微辭之應者曰所求者非世間銅
鐵爲者乃格貨爾知微乃許之應者曰燒時慎勿使著
地可以薪草薦藉之向一處以火焚不得攪別其錢則
不破碎一一可送也遂依教燒掃錢數百千貫噫昔漢
世已前未知幽冥以何爲賂避之物爾

黃處士

黃處士名延矩字垂範蜀人也少爲僧性僻而簡常
言宗習正聲自唐以來待詔金門父隨僑宗人蜀至某
四世矣琴最盛於蜀製斷者數家性雷氏而已又云雷
氏之琴不必盡善有琴瑟微者爲上金玉者爲次螺蚌
者亦又次焉所以爲異者折雖高而絃低雖低而不拍
而按之若指下無絃吟振之則有餘韻非雷氏者琴聲
絕無琴韻也龍士嘗言隋文帝子蜀王秀造千面琴散
在人間故有魏奕玉韻琴聲和志者琴則有操引曲
調及弄絃則有歌詩五曲一日伐檀二曰鹿鳴三曰騶
虞四曰鶴鳴五曰白駒蓋取諸國風雅頌之詩聲其章
句以律和之之謂也非歌詩之言則無以成其調也本
詩之言而成謂非因詩以成言也諸詩皆可成也成乎

中州州馮公知節孫知微畫俸處士彈琴二公俱止
倫會會最茅亭進士張及贈之詩曰二公高節既
身同寄蕭宮共展斜玉樹冰壺亦品格野雲鶴本
隨泉流指下何人賞岳峭毫端祇自矜結戀賢侯
效故山歸去尚遲遲祥符壬子秋告歸鄉里遺思
一法是年冬病卒年八十其樂天知命者歟

程先生

程先生名資字季長自號丘園子江陽人也世習儒少
孤力學立身介潔性步一言必循禮則雖家童稚子應
對進退不踰規矩先生尤嗜酒復喜藏書自經史子集
之外凡奇詭要錄未嘗不備於人者畢珍收之亦多手寫
焉其間復混以名畫古琴瑰異雅逸之玩無所不有雖
年齒已暮而志好益堅自游簡編未少暫息每謂所知
者曰余五十年簡冊鉅業未嘗離手其勤至也如此嘗
讀太玄經義訓功未就寢疾而卒年七十有四易曰不
事王侯高尚其事其是之謂乎

杜大舉

杜鼎昇字大舉形氣清秀雅有古人之風嘗書自給夫
婦音八十餘每遇芳時好其出郊遊勝借行人皆羨其
高年逸樂如是進士張及贈之詩曰家本吳川老蜀都
世家冠劍豈寒儒筆耕尚可儲二載酒戰猶能敵百夫
僻愛琴琴湘水弄每縣係畫醉仙圖孟光語笑長相逐
喚作梁鴻得也無符手寫孫思邈千金方醫之凡借木
按期有縫折蠶損之處必粘背而歸之或彼此有錯誤
之處則書劄改正而歸之且曰使人臣知方則忠使人
子知方則孝自於千金方中得服玉泉之道行之二十
年獲効強壯耳目聰靈每寫文字無點竄之誤至卒

方始開筆服玉泉法去三尸堅齒髮除百病玉泉者舌
下兩脈津液是也但能海且起坐瞑目絕慮即齒二七
通漱令滿口乃吞之以意送至臍下吞海一七遍經久
自然如流水漉漉下坎澗之聲如此則百脈和暢所以
黃庭經云玉池精水灌靈根又曰漱咽靈液災不干其
是之謂乎

任先生

任先生名玠字溫如蜀人也學識廣博人皆師仰之大
中祥符初樂安公中正鎮蜀日請先生於文翁石室大
集生徒講說六經以紹文翁之化由是蜀中儒士成林
矣大中祥符末集賢諫大夫凌公策在蜀開先生之名
表薦于上
詔入京先生進龍圖紀聖詩一千韻酬以汝州團練推
官三讓辭官表云伏念臣早年髮白悲老態之遽臻解
事心剛覺死期之將至乞授一子官蒙 聖恩與子偕
任醴泉主簿天禧元年欲就岳山般家之蜀因與鄉
人前秦州隴城主簿張達中行秩滿歸川二人同訪愚
茅亭觀舊題之處云昔日高年有道之士今已物故未
逾一紀故友將盡我雖存也餘生幾何先生而一絕於
亭壁曰聚散榮枯一夢中西歸親友半成空惟餘大隱
茅亭客垂白論交有古風天禧二年先生遊寧州卒于
旅舍揚子法言曰通天地人曰儒誠哉是天地間萬類
中唯人最靈然愚惑者高而賢者一處賢智而志於
道者復幾何人如任先生者可謂通天地人而知命守
道者也

譚居士

譚居士名仁顯成都人也以醫為事居郡城東南隅所
居庭庭簾箔開窗植草藥年高而精神愈壯無喜怒故
毀譽不能動其心手持數珠常誦佛經於闕巷聚落中
治病所得錢帛隨即分授於貧者竟以不言但行陰施
默益之道每行藥至午方歸則閉戶靠壁瞑目而坐大
中祥符乙卯冬示疾端坐而逝時齒一百八未化前人
問居士有長生法耶曰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百年
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乎

小童處士

童處士名益字友賢因兄能畫相學習而頓悟若生而
知之大凡性有巧拙畫無古今蜀未歸命 聖宋已前
有張杜二人善畫佛像羅漢有張南本畫人物車馬黃
伯鸞花雀竹石李昇山水李文秀寫真自往及今有童
君與前輩不相下也童君於海雲山寺畫慈氏如來十
六羅漢大聖慈寺三學院楞嚴經變相玉局化龍虎君
二十四化神仙天慶觀龍虎君聖祖殿岳岳神祇所有
神仙侍從向背低昂無遺其勢者為默洪纖樹石山水
無遺其形者而又筆蹤遒健天機俊逸九曜院寫張侍
郎真精神氣韻如 素壁之前時推妙手張侍郎在任
日傳童君畫鮑侍五禽圖於五勢之間各寫侍郎真在
其中侍郎展開曰老夫山野豈堪圖之因是優禮侍之
祥符中於思茅亭圖水石六堵謂愚曰時輩皆云彈琴
非是樂寫真非是畫是耶非耶請為言之愚對曰春秋
左氏傳晉侯觀于平野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有司對曰鄭人所執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
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
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風比頂注云伶人樂官也豈不
謂琴為樂乎南齊謝赫論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

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像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
位置六曰傳移模寫其寫真者於畫六法中一法爾豈
不謂之畫乎若祇以畫人顯而巳豈曰畫善若祇以
寫真擅名不亦寡乎嘗讀麟夫和羹醢醢隨梅以烹魚
肉齊之以味樹一不可今國朝取士於詩賦策論闕一
者不中其選也則知君子之道貴乎全也畫與學雖殊
功用奚異若其全乎童曰益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茅亭客話卷第十

茅亭客話後序

茅亭客話雖多紀西蜀之事然其間 聖朝龍興士兆
天人報應之理合若符契驗如影響至于高賢雅士逸
夫野人稱關之事昇沉之迹皆採摭當時之實可以為
後世欽慕儆戒者昭昭然足使覽者益大耳聞目見之
應識乎遷善遠罪之方則是集之作也豈徒好奇尚怪
事詞藻之靡麗以資世俗談噱之柄而已哉蓋亦有旨
意矣此集自 先祖太傅藏于書篋僅五十餘載而世
學得其間也余因募工鐫板庶幾以廣其傳尚冀將來

茅亭客話後序

好古博雅君子幸無以我為請焉時鉅宋元祐癸酉歲
季夏中辭日西平清真子石 京 序

茅亭客話後序

書中鈐記

王氏彥昭 方印
王氏元伯 方印
王氏私印 方印
顧澗費城 長方印
思適齋 方印
顧印廣圻 方印
百宋一廬 長方印
黃印丕烈 方印
復翁 方印
士胤居 方印
蕤圃卅年精力所聚 方印
汪印士鐘 方印
問源真賞 方印

茅亭客話書中鈐記

茅亭客話十卷為吾家休復所著毛氏津逮嘗刻之舊本世不多有客歲友人顧千里游杭州歸為余言有宋刻茅亭客話係及姓物索值五十金且其書不輕示人也余亦以一笑置之今年千里既不為杭州之游余亦未與問及是書至秋初忽以是書來界易白金十八兩去卷端鈐有顧淵齋藏書印用千里已藏之久矣古者散落在他處苟非有識者以為收羅幾何不消歸何有乎蓋是書之在杭州千里為余言之而余不能得余雖不能得而千里仍為余得之者

千里之川心亦勤余之獲福亦情其書之為人播弄耶抑人之為書播弄耶吾幾不得而知之裝成之日略述得書原委以見吾之愚於書孰甚焉於亥中秋日黃丕烈記

仁和胡珉心樓藏書并校

元和 徐立方

吳縣 程松齡 全校

吳縣 吳重熙

陽湖吳國正刷印

茅亭客話校勘記

按益州名畫錄李收序休復字歸本陳氏書錄解題作端本疑傳刻之謬蓋蜀人也所居一茅亭多蓄古人異迹遂名其書毛氏津逮秘書嘗刻之而失清真子後序國朝張海鵬復刊於學津討原中誤謬仍復不少且其板旋毀於火此外罕有別本去年冬書友金順甫攜一南宋刊本為吳中汪氏故物索自鏗六十金其書每半頁九行每行十八字目錄後有題識一行云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即錢遵王敏求記所載者余愛其書之

未易親也乃以番缺四十併易之不敢自秘公之於世其提行空格及字之正俗體悉照宋本又以毛本張本校勘一次有宋本誤而彼不誤者亦不敢擅改致失虛由真而無論是是否否疏為札記俾閱是書者信而有徵云咸豐三年九月仁胡胡珉識

目錄二頁十三行 李老毛本張本

三頁一行 劉斯兼書中當從日旁三行 詳當以毛

二頁一行 詳當以毛

四頁三行 詳當以毛

一卷一頁七行 詳當以毛

四行 詳當以毛

二頁四行 詳當以毛

三頁三行 詳當以毛

十八行 詳當以毛

四頁七行 詳當以毛

五頁四行 詳當以毛

六頁一行 詳當以毛

音覽 六行 詳當以毛

茅亭客話校勘記

日十六行 詳當以毛
九卷四頁四行 詳當以毛
七頁四行 詳當以毛
八頁八行 詳當以毛
行 詳當以毛
二卷一頁十行 詳當以毛
二頁十四行 詳當以毛
三頁三行 詳當以毛
四頁一行 詳當以毛
五頁一行 詳當以毛
六頁十三行 詳當以毛
八頁二行 詳當以毛
九頁十一行 詳當以毛
十頁一行 詳當以毛
三卷一頁三行 詳當以毛
二頁五行 詳當以毛
三頁七行 詳當以毛
四頁一行 詳當以毛
三行 詳當以毛
五頁二行 詳當以毛

未易親也乃以番缺四十併易之不敢自秘公之於世其提行空格及字之正俗體悉照宋本又以毛本張本校勘一次有宋本誤而彼不誤者亦不敢擅改致失虛由真而無論是是否否疏為札記俾閱是書者信而有徵云咸豐三年九月仁胡胡珉識

目錄二頁十三行 李老毛本張本

三頁一行 劉斯兼書中當從日旁三行 詳當以毛

二頁一行 詳當以毛

四頁三行 詳當以毛

一卷一頁七行 詳當以毛

四行 詳當以毛

二頁四行 詳當以毛

三頁三行 詳當以毛

十八行 詳當以毛

四頁七行 詳當以毛

五頁四行 詳當以毛

六頁一行 詳當以毛

音覽 六行 詳當以毛

茅亭客話

十八行 葉本本張本並作
 二頁十四行 各本皆誤十八行 錦齋作錦毛
 三頁七行 四尺當本毛 十行 忽張本
 四頁一行 重加毛本張 四行 有金毛本十七行毛
 本張本
 五頁十一行 大於毛本
 六頁三行 體毛本 九行 而張本誤作圖○致當
 七頁十三行 何不毛本 十六行 班毛本張
 八頁十行 家張本 十四行 大師毛本本大師而下
 此當與目錄
 一例改大
 十卷一頁八行 應張本
 一頁七行 必能當作必不能 十行 必不毛本
 行 張本無 十四行 紫毛本
 三頁三行 詩張本 四行 誤作燥 五行 以前毛本
 十三行 王毛本誤作五
 四頁一行 召張本誤作名○ 十四行 余毛本
 行 立張本
 五頁九行 節毛本張本十一行 誤作日毛本張本
 本張本
 六頁二行 葉毛本誤作無○先生 十一行 日毛本
 云十四行 智張本誤作知然
 七頁四行 本張 五頁 人毛本 十行 未毛本
 ○已毛
 本以 十三行 葉氏毛本 十四行 局當毛本
 八頁十一行 換寫毛本張本並誤 十三行 葉毛本
 作換按正當作亭
 十六行 全乎毛本
 誤作全和

茅亭客話校勘

余刊是書繼悉俱照宋本並將毛本張本之誤一一糾
 川疏為札記突復按今本亦不能無謬字若並入札記
 中則各本面目不見是以另揭校語如左疑又識
 一卷七頁十三行 本並作假十八行 州字誤各
 八頁十五行 本並作自
 四卷七頁四行 本並作感
 六卷一頁十五行 本並作各本並作雙○
 七卷四頁十二行 則作其妙
 八卷八頁十四行 本並作多誤各本
 九卷二頁十一行 本並作音
 五頁十七行 本並作也各
 八頁十一行 本並作內
 十卷三頁十三行 本並作處
 五頁十四行 本並作干
 以上皆刊誤又有數處字畫今本不消附記於後
 一卷四頁五行 日字五卷三 三卷六頁十二行 苟三卷
 八頁十五行 字八卷十頁一行 字
 茅亭客話續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按心慈胡先生刊是書悉據南宋刻本又以毛氏津
 述本張氏學津本校勘同異疏記詳明於此見前輩
 用心之勤好古之篤不可及也今刻為手民所誤凡
 宋本缺筆錯字遺選在凡更換致相抵牾因排印已
 完勢難追改姑援胡氏校語之例逐一指出附加跋
 記俟他日重刊當盡依原本改正以復舊觀尋覽原
 文固有外漏可矚之處復與同人商推多輯眾說辨
 正數條詮次如左戊子三月鑑又識

茅亭客話校勘

提要一頁二行 黃玉書作王五王謂胡蜀者
 一卷八頁十五行 自原本誤作日
 二卷三頁十行 署當依原本缺二華作署六卷三頁九
 行署字皆缺一華今並改作署與原本不合且
 失宋本之舊非本警缺字皆當準此改正
 五頁十三行 原字誤
 七頁四行 子疑
 三卷七頁十五行 貞當依原本缺筆作貞
 四卷八頁六行 緝當作指二
 五卷一頁十行 丘當依原本缺筆作十四行 皇觀二十
 八行 按史無華事忠於王至非善類也尼者此何
 其卒也特書爵蓋以深予之安得有爵丹奉卒之
 亦又考唐書及通鑑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
 順帝即位改元永貞八月傅位太子從華舉之請
 也舉之在憲宗受禪以後安得卒於二十一年之
 言其不可信類如此
 二頁五行 誤當依原本缺筆作本條校勘
 五頁七行 甚似當
 七頁一行 莊當作莊俗作庄
 六卷一頁十四行 實下當
 七卷一頁九行 原字誤
 茅亭客話續校 二 庚斯家鑒
 三頁五行 處士疑當 六行 凶隴上疑
 四頁五行 原字誤 十四行 因字誤
 五頁六行 原字誤
 七頁五行 原字誤
 八卷七頁一行 懸當依原本缺筆作懸上頁十
 四行 懸字同本條校勘亦同
 八頁五行 原字誤
 十頁一行 魂原本
 九卷一頁十二行 原字誤
 二頁十一行 原字誤

三頁八行 壁疑

十卷一頁九行 原字誤

三頁九行 原字誤

五頁三行 原字誤

七頁六行 原字誤

後序二行 原字誤

校助記二頁四行 原字誤

三頁一行 原字誤

四頁五行 原字誤

五頁四行 原字誤

七頁十八行 原字誤

附補校

一卷五頁十五行 原字誤

六頁一行 原字誤

六卷五頁九行 原字誤

八頁十六行 原字誤

二卷三頁五行 原字誤

七卷三頁九行 原字誤

九卷一頁十八行 原字誤

茅亭客話

四一 茅亭客話

休復字喟本通春秋三傳自言後道李註

虞士醫丹養親兼精西學嘗撰益州名畫

記自李唐乾元初迄趙宋乾德間五十有

八人畫為四品旁通百家小說野居一節

序多蓄古人異蹟凡賓客往來拂拭展玩

許論無倦色偶及仙佛神鬼語怪卜筮雜

異端而合道旨屬懲勸者皆錄之命曰茅

亭客話陳氏曰所記多蜀事蓋蜀人也其

山毛晉識

茅亭客話

卷十

汲古閣

宋槧本茅亭客話十卷見讀書敏求記尋亦散

佚故汲古閣槧本後序已失不復存矣今歲秋

士禮居主人始得一南宋槧本字畫端方墨香

溢目錄後有題識一行云太廟前尹家書籍

舖刊行清真子後序亦歸然獨存蓋卽也是翁

所見本也余以應照曠閣主人之命因為錄出

其中是正處不下百餘古書勝處如是如是東

坡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遂使古書日就謬舛

深可忿疾余讀是言為之三嘆羣月四日服仙

邵思多記



乘異記

張君房撰

乘異記

宋張君房

說邪原本

安第三等眼

陶殺少時裏為吏追去云奉符換眼吏附殺耳求錢
安第一等眼殺不應又安第二等眼又不應吏曰只
得第三等眼矣既覺眼睛深碧色後遇善相道士陳
紫陽相覈曰一雙鬼眼固當清貴然不至大位也後
果然

論雌雄龍

劉洞徹善畫龍一日有夫婦二人造門觀畫因謂劉
曰龍有雌雄其狀不同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露鬚
尖鱗齊上汰下殺朱火燧雌者角靡浪平目肆鼻
直鬚圓鱗薄尾汰于腹劉不能平作色問何以明之
其人曰身乃龍也請公觀之遂化作雙龍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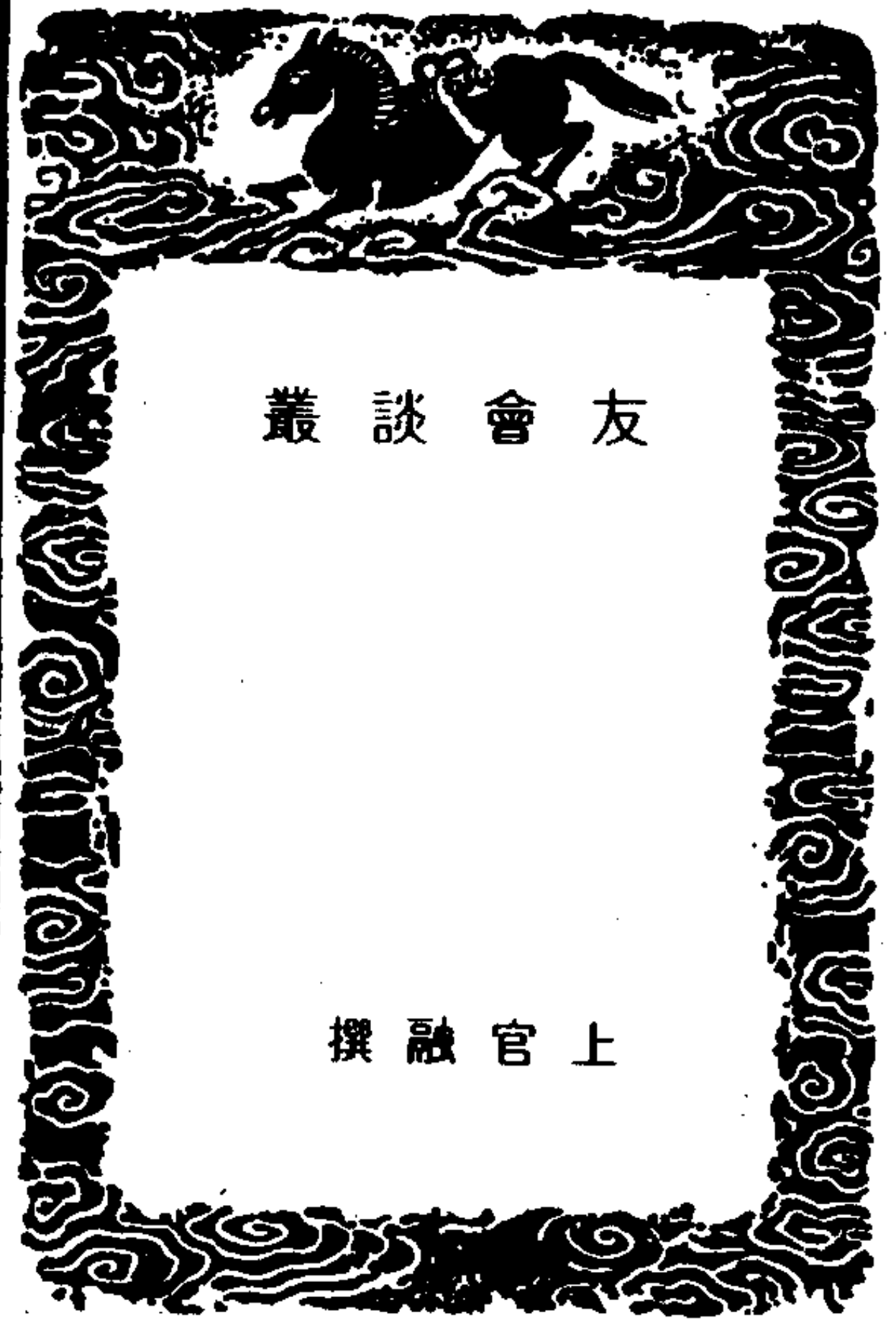
沈彬石墓

郎官沈彬既葬掘地得石墓中有石蓮花燈三碗無
他物傍有銘云開成一年開離開即不埋漆燈猶不
點留待沈彬來因就葬之

化鶴丹

許遜有幻術每為人燒丹必厚取其資云市藥造爐
使其人自守而候之每燒四十九日將成必有大逐
貓觸其爐破雙鶴飛去屢如此時人呼為化鶴丹

完



友會談叢

上官融撰

刊友會談叢叙

友會談叢三卷宋華陽上官融撰宋史執文志鄭夾際通志執文畧陳直齋書錄解題焦弱侯國史經籍志皆著于錄馬貴與文獻通攷作一卷乃傳

寫之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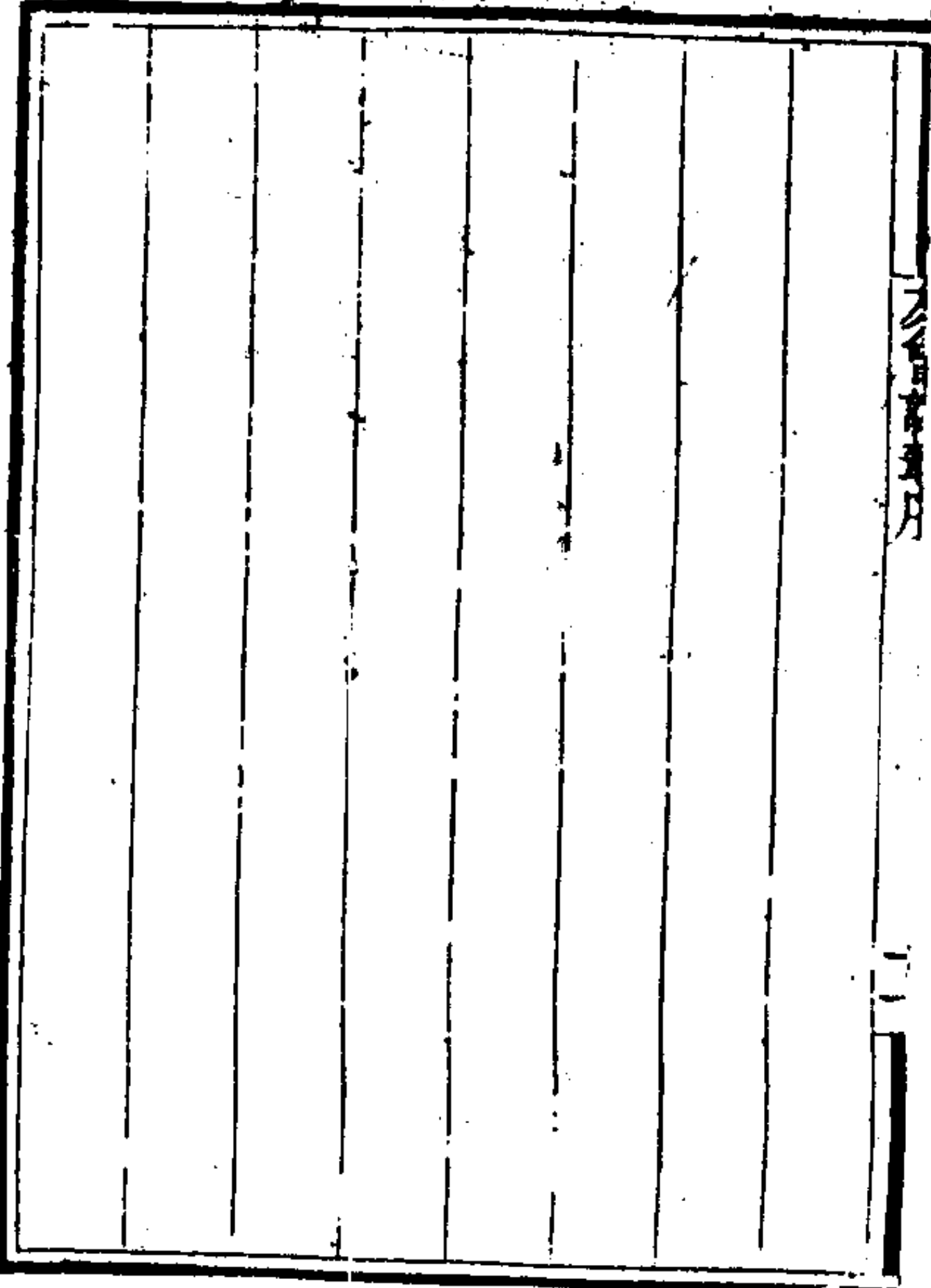
聖存全書未收阮文達拾遺呈亦罕見之祕笈也融仕歷多致書中稱天聖三年李防知耀州邀融過都館于東齋則天聖時人也自序云隨侍南北旅進科場又

友會談叢

云春策不中掩袂東歸蓋不志于科名而思以著述自見者李防宋之名臣嘗拔晏殊于童稚融為所引重可以想見其人矣所記雖多涉怪異持論頗不執于正其纂此書當自比老郭之甘澤謠李政之纂異記表李遠搜異例而融近徵實事繁長比短其狂青出于藍歟光緒六年歲在上章執徐孟秋之月歸安陸心源叙

友會談叢序

余讀古今小說泊志怪之書多矣常有改纂述之意自幼隨侍南北及長旅進科場每接縉紳先生首闢名輩劇談正論之暇開樽抵掌之餘或引所聞輒形紀錄并諧辭俚語非由臆說亦綜緝之頗盈編簡今年春策不中掩袂東歸用舍行藏下學上達賴庭闈之蔭無菽水之勞願驚之已然詎規磨之可益身閒晝永何以自娛因發篋所說是言百餘紙始則勤於探綴終則涉乎繁蕪於是乎筆削芟夷得在人耳目者六十事不拘詮次但釐為三卷目之曰友會談叢且念袁郊以步武生疾則甘澤之謠與李政以養病端居乃纂異之記作苟非閒暇曷遂攜毫彼前輩屬辭不將迎而遇物而小子踰驥甘萋菲以成章深慚雞肋之微竊懷傲帚之愛穀梁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博練精識者幸體茲而恕焉其如杆軸靡工序述非據蓋事實而言鄙學淺而辭荒誠怪語之亂倫匪精神之可補聊貽同志敢冀開顏天聖五年七月朔華陽上官融序



友會談叢卷上

華陽上官 融 撰

太祖初年神降鳳翔府蓋屋縣望仙鄉張氏家張愚民也設神座烹羊豕祀之若巫覡事像則寂爾聲乃冷然辭旨幽深聞者增懼秦雍之地祈禱畢臻未幾神謂張曰吾禹疆之官屬上天之尊神也羊豕之屬固非具物悉宜撤之但設香菓蒞府者以事動遠邇驛置上聞開寶末召張氏於闕下未遑崇奉值有同軌之會及太宗即位錫張氏命服道號為羽人焉令于所降之地置太平宮以旌其事乃俾主之先是張氏在閭里不拘小檢使酒忤物鄉人賤之及天神所凭則詳雅方正真有道之士景德中王人張綸因被命來岐下與府尹語張氏在鄉曲為人所惡一時之語不復記憶適值長安宰魏昌弼亦在府中相拉詰太平宮焚禮方升殿拜神降幃中謂綸曰卿數日前與鳳翔知府說何事綸戰汗驚惶罔知所指但俯伏稱不省知又曰卿再思綸忽悟曰臣曾與知府說張在鄉曲事又曰鄉曲縱逸未足為累自今更不得說自陝以右雖有見者憚公方嚴不敢妄泄及公首冠治衡山俸修飾圃田神祠自為文記始與人言則爛漫於眾口矣

曹州定陶縣長樂鄉呂煥操心凶險使酒剛暴

友會談叢卷上

融

友會談叢卷上

動作不法閭里為患大中祥符五年春民間太牢瘴疫大起煥家所有皆殞同鄉則十損三四煥恨已無子遺而妬他存者常蓄致害之意間有斃路以物拽歸剖磔腸胃棄於放牧之地欲令熏染觀令似已遠近畏之莫敢為言是歲夏煥以無力耕鑿亦不播植復見他人之畝鬱然佳苗願已之田鞠為茂草心愈不平一旦風雹驟至煥至詣野中仰天祈曰願風雨更甚雹塊益大擊仆稼穡用快我心言未畢陰雲轉濃咫尺不辨忽見三人衣青執捶叱煥曰爾愚賤之人不能勤力自養而乃幸如此吾雷電之使也殺爾何益然俾世人知有天道欲加小懲遂驅之南去於是持冰片令抱之而行長與身等旋驅旋叱艱苦備極時於袖中探冰丸使含之仍謂曰茲爾之自招也但覺寒凜徹骨戰慄靡定奔馳百餘里各不少息相次晴霽煥忽如夢覺復在舊處四肢疲弱若中沉疾家人扶之而歸厥後疾雖平愈而精神恍惚疑奪其魄也

陝西山川形勝而耀州為最故唐帝陵多在其境天寶三年李夕拜防典是郡子自回中入京公以書邀子過郡館于東齋郡有僧道元者且九十餘耳目不衰子往訪焉謂子曰茲郡即唐京兆府華原縣因溫韜建焉老僧少年時嘗見一薛將軍說唐末事一一可憶薛將軍者即當

時聞監歷事昭宗相獻議誅宦官薛逆難竄身
草莽及莊宗入汴反星冠羽服爲道士馮厥後
聲名是郡開元觀至太祖受命時尙在亦九十
餘但民間仍呼爲將軍馮溫韜之起兵連郟次
華內外相結合蟻聚動至數萬睢盱屈強法
令莫制遂建縣爲郡自領符節唐帝諸陵靡不
開發金寶之玩取以自資既開簡陵內有銀羅
漢十八身各高五尺其山座具備環列于梓宮
每一身以十餘牛牽致方出隧道載以大車碎
之造器他物莫有存者簡陵乃懿宗也今在州
東北山造作側旁有民肆謂之園陵店其開發
之跡依然可尋子按唐書自武宗憤釋氏恣橫
思去根本詔令一出掃蕩幾盡大中已後漸次
仍舊及懿宗愍前朝之致毀乃竭力以興復故
終崇寺宇則又過之羅漢環于梓宮卽其意也
唐段成式說大曆中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
筆而寫經此誠詭遇也然今京師有一婦人年
四十餘全無兩臂自兩肩如削巡行術井求丐
爲事每梳頭髮右足夾櫛左足結髮及繫衣浣
面亦如之其輕捷便穩匹手無異人多擲錢贈
之亟伸足取貫革繩之上略無疑滯子爲兒時
見之雖出處不定時踰一紀而豐凶寒暑彼且
無恙體常充衣亦自蔽又段夕拜時言景德中
爲事到岳下曾見一婦人無雙臂但用兩足刺

友會談叢

五

結鞵片織綴與巧手相若服飾頗潔每止之處
觀者如堵人競以錢投之噫世有無賴之人手
足完具不能自養乃甘死于溝壑是其手臂反
不如此二婦人足也悲夫引以駭成式之言信
不誣矣
相國呂公端任補闕與一供奉官被命同往
麗既逮其國宣朝命畢以風信未便在高麗將
及半年未幾風便回棹王加等贈遺奇珍異貨
盈載而歸先是供奉者以公所得置之船底已
之所得在公物上慮水氣見過也公亦不問措
置委之而行方至海心風濤四起舟欲傾倒公
神色自若供奉者倉皇失圖舟子前曰風濤之
由以公等所載奇異海神必惜不欲令多到中
國但少拋水中風必止矣公如其言令左右擲
之才半風息得達登州岸遂問其載則在下者
呂公之物咸在而供奉之物居上者略無子遺
矣校供奉之物已罄矣諒非海神祕惜蓋罪小
人用心奸險也公以所存者中分人之亦仁厚
矣
邠州靈應廟者景德中詔修飾內翰楊貳鄉億
在西掖日被旨述記今揭示于翠瑛卽其事而
州人嚴奉其來久矣被奸濫之輩互相表裏鼓
惑愚民於殿堂後別起密室室內有巨穴穴上
覆繡箔映以旌幡香几外不得窺廟祝前云神

已親享但見舉空器而出以是莫敢致辨大中
祥符中故掌武侍中王嗣宗自長安移鎮郟土
素聞其事而無跡可究心常怒之下車將半載
會子弟院有媿懷者遂募民婦乳焉其婦乃廟
祝棄妻怨舅姑無恩懷憤頗極遂言其穴乃羣
狐所聚潛兩童子其間俾竊杯杵之薦也間達
其事于公公喜得其狀翌日入廟俯覘穴中僞
神其事廟祝因而贊之都不知公審其詐遂令
設酒殺于穴側而謂曰豐潔之祀覬神必享吾
當局鑰其戶慮外物所侵慎無擅開信宿後躬
來省視也廟祝不論其意及期公至啓戶則杯
杵宛然據棄妻之言鞠之于引伏立答其背
盡室逐去後召騎兵千人執弓矢鷹犬環于廟
垣投薪塞穴乘炬燎之烟涌四出羣狐奔走頃
刻擒戮靡有遺類密以泥緘其門禁絕祭事但
春秋旅奠而已異哉城狐社鼠古昔所嗟未若
此飽飫鮮肥憑恃廟貌一旦蕩其窟穴小大無
遺雖滿盈而自招亦值王公之毒手也
故滄州節度使米信本銀下部落以軍功累官
至加節鉞繼番聚斂爲時所鄙京師龍和曲築
大第外營田園內造邸舍日入月算何啻千緡
其長子任供奉官以信之故不敢自專但于富
室厚利以取錢自用謂之老倒還錢兼與契券
爲約其詞以若父危鐘聲才絕木利齊到之語

友會談叢

蓋謂信才瞑目而玉還也於是私募僕六十餘
 豐飾珍異以袍帶令伺于宅左右俟其出門擁
 掖而去鞍馬服玩備極珍異其黨則京師搖唇
 鼓舌獵炙之徒日有千數謂其嬉遊則信陵孟
 嘗諸公子謂其用度則石崇王濟為鄙人詔佞
 互攻讐駭不悟而復大言人間之物靡有難致
 錢去便到其速如神至于進會有奉其歡心者
 器皿之具盡傾與之嘗謂盡此身逸樂惟我而
 已至信之卒時已用過十餘萬緡乃約齊交還
 及信葬畢籍其餘財比信時十餘五六馬外無
 官家內無私帑闔門百口之給不可缺者加以
 恣縱費蕩更踰于前以至鬻田園貨邸店未周
 歲而日入之緡亦絕其第方四歲乳母與家人
 竊議若此不改我輩皆為餒鬼乳母乃抱小兒
 詣府陳訴是時 眞宗在壽邸尹開封府聞之
 赫怒具以上言舉餘財與所訴之弟供奉者斥
 出之一簪不著身仍除其班籍因茲索然無歸
 寄跡旅舍乃愿自來遊從之處求衣食人既數
 四亦皆厭矣遂于京師多假代獄卒搖夜鈴于
 軍巡聊充餬口素不服勞又以疎怠被逐京師
 貨業者多假弄獅子狝孫為戲聚集市人供奉
 者形質么麼願頰尖薄克肖狝孫復委質于戲
 場焉韋繩貫頸跳躑不已旁觀為之掩淚而彼
 殊無愧色噫公侯之門一旦如此有其父必生

其子何足怪耶

貝州歷亭縣民李忠為本郡鄉兵首領家頗儲
 蓄雄視門里多借貸與人至收穫時必親往聚
 斂有石氏兄弟事母不孝最推凶暴亦嘗舉忠
 物每怨忠躬來督責俟忠及門二石潛殺其母
 更忠于官誣其殺也忠以二石所執旁證明白
 甘心伏法翁成棄市忠家載其柩歸焚之未幾
 風雨暴作掣電迅雷擊死二石頭刻開霽路尸
 于戶外背上各有朱字言殺母之由鄉人始知
 忠之冤也時鄰村蘇氏被疾亡經信宿忽然而
 興鄉人喜其再生競來問訊遂揮霍將起曰茲
 非我家也我本李忠昨為石氏執稱殺其母致
 自誣伏法陰府主者曰爾被枉死其執爾者今
 已俱至于理甚明爾須卻回我訴以本身已焚
 熱回且何依主者召案吏持簿閱之云恰有李
 忠近隣蘇公到方兩日但令托其身以生我是
 以得歸蘇家以為狂言都不之信因問蘇氏之
 事情然莫省李氏之家事細微畢知先是忠少
 壯而形美蘇則長髯而龐村及召忠妻至見其
 朴貌惡之忠曰爾何得棄我我真爾夫也妻問
 以生平所有乃曰我有烏色馬兼有銀數笏埋
 于東窗壁下曾與戲竊采桑刀置西屋瓦溝中
 驗之皆然以至話幃箔之密悉親屬小字妻方
 果決為信其蘇家不肯李氏偕詣郡訴靡能裁

朝其始末聲聞朝廷亦無奈何但敕本路均輸
 為辨析焉其人後終歸李氏時大中祥符八年
 也

班行錢允凝大中祥符末督役于亳州太清宮
 惟採宮中鴉鴿充庖膳多自彈之靡不應弦而
 落朝夕不舍栖宿咸稀或有勉之則曰天生此
 物供口腹若而致罪況人乎採捕之心從茲益
 眾皆怒其輕脫更一日因彈鐘樓上者續紛
 墜地允凝自往取之忽躍入殿前花欄允凝遂
 踰欄而入不覺折相一枝正穿足心尖上腕露
 流血斗餘人掖之置于寢室號呼彌月而卒識
 者謂其餘誅焉

友會談叢卷中

華陽上官 融 撰

定陶髣山拔皇覽冢墓記云本曹國葬地彷彿似山故名焉其上有神祠不詳建置境內祈禱頗彰靈應太平興國三年以地為廣濟軍其廟備春秋之奠至五年秘書丞安德裕出治軍事下車之明年自首春不雨至仲夏多稼將稿庶民其咨驕陽日熾或言髣山神祠安備禮詣禱方炷香奠擊神自幃中冉冉而出古服戎冠拱揖而立安以至誠所感殊不為懼遂訴愆亢之災荅曰某堆阜之神久竊鄉人之薦愧無酬荅恨力小位卑不能興致雲雨雖則龍司厥職動息由天然上帝亦知早曠時久將施甘澤今念公靡憚炎燥俯為生聚某當至主者室密伺雨信必得先期而報也言訖而隱安詢于左右皆云適無所見惟爵小吏覩焉安既歸是夕纓寐夢其神曰雨候甚近只在來早安大喜詰旦會僚佐而白之眾以為誕未有信者俄而陰雲四塞雷電齊至大雨三日千里告足乃賀曰此明公之誠感髣山之驗也翌日安具牲牢拜謝

泰州推官滕宗諒有知人之鑒向侍中琪本路下丁操刀者最無行檢滕布衣日偏與親狎不以割宰待之向私一婦人相得頗厚其婦人患厥夫窺伺實甚毒斃之泊向之來具道其實云

友會談叢卷中

茲後無礙矣向聞之大怒掉婦人至市具疏其事而逸人義之而亦不逐或謂滕曰向凶穢若此而與之交豈不累盛德乎滕曰似向公者真奇士也爾輩碌碌焉能知之才十數年果奮發遭遇出建旌鉞首辟滕公入幕及保釐西郊隨軒亦至恩顧隆盛終始不衰焉

戶部張侍郎雍勝之婿也張本河朔人世作田業他犬戎入寇盡室為虜既達漁陽暮雷張在寺中主僧見之喜令侍左右將七八年例得剝度文字欲下張思之曰若髡首披緇無由逃矣是夕潛遁與牧馬者偕行始得達鄉里井閭桑麻易之他姓子然無依因游學洛中滕時退居見張於門側召至而奇之曰有前程人也吾女可以妻之歸告夫人夫人怒曰嘗謂此女奇相當擇佳婿如何許與丐者是棄之耳滕曰非卿所知况言已約在官法不可移違之必貽咎矣夫人信而從焉乃促張定物張曰懷無百錢何力可致滕笑曰但酒數升足矣依而餉之荅以襲衣束素延於清淨院俾勤志焉來春果明經登科方克備禮成會厥後歷踐清顯周旋三紀終于貳卿之祿其子今列閩籍焉且夫向侍中之居屠肆張戶部之為囚虜謂張寒餓可也而待之以殊禮妻之以愛女苟非達識曷以臻此乎今世之人以貧富為賢愚以炎涼為去就聞

之得不包羞乎

呂蒙周任江南幕職既受代與室家婢僕輩泛舟西歸內一僕患疫未得瘞蒙周以船小人眾妨于出處又慮相染心頗厭之因濟江擠于中流僕者久熱被體忽得水涼兼素善游泳雖困憊且甚強隨波上下相次至岍有漁叟憐之實於家身沾席問問兩岍喧然僕者扶力出望見蒙周之船傾側波間篙楫莫制移時沉溺僕者雪涕嗟嘆與漁叟具問官司俾為索馬不數日盡得蒙周及家人之屍而僕者疾已開矣于是悉心致哀界置具禮而焚之辨析立標掩瘞乃踰越險阻白其親屬靡懷擠江之怨焉夫趨走事人誠為愚賤蒙周厭其臥疾致之死地是不仁也及茲傾沒僕當鼓舞而幸災乃不念舊惡力為主張掩瘞而告其族此事之難能也則服名教束縉紳者外貌是矣其中心未必如斯人也

柳如京開與處士潘闓為莫逆交向氣自任潘常嘔之端拱中典州途出睢陽潘先卜居在彼迎謁河涘時正炎酷柳云可偕往傳舍就清涼宵話也泊到傳舍止于廳事中堂扁鑄甚秘柳怒將答驛吏曰此非敢靳舊傳舍者多不自安向無人居十稔矣柳強曰吾文章可以驚鬼神膽氣可以警夷夏縱有凶怪因而屏之於是

友會談叢卷中

啓門掃除處中坐聞潛思曰古人尚不敢欺暗室何給我之甚豈有人不畏神乎乃謂柳曰今夕且歸製少湯餌凌晨用藉手爲別此室虛寂請公卜宵可也柳喏之聞出密謂驛吏曰柳公我之故人常輕言自衛今作戲怖渠無致訝也閱薄暮方來以黛染身衣豹文幘鼻吐牙被髮執巨篋由外垣上正據廳脊俯視堂前是夜月色晴霽洞鑿毛髮柳尚不寐或歛衣循墻而行聞忽叱之柳竦然舉目初不甚懼再呵之似覺皇恐遽云某假道赴任暫憇此館非意干忤幸乞恕之聞遂疏柳平生幽隱不法之事揚聲曰陰府以汝積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攝便須行也柳乃茫然設拜曰事誠有之其如官署未達家事未了盛年昭代忽便捨馬倘垂恩庇之誠有厚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聞徐曰汝識吾否柳曰塵下士不識聖者乃曰只吾便是潘閔也柳知其所爲不勝慚沮再三邀閔下屋閔曰公性躁暴不奈人戲他日必辱我以惡言矣於是潛遁柳亟歸舟解纜便去聞者爲之絕倒河東剛毅人皆畏之一旦爲逍遙所怖幾乎泣血古人云雖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此之謂也況其下者乎

自南來棘闈中宜僚都盧曼延之戲溢目不可紀其間一人負巨盞膏焰其人迎立於駕前乃揚言曰大家看臣藏火之戲聖君亦爲屬目負盞者遂褻去餘服止披一絲袍向火盞而掩之拉綿袍在兩手團之如無物移時擲於地即舉而披之襟袖間尚氣焰四 仍灼其鬚眉焉遂巡豁開綿袍火而披之盞盞如故而火猛烈之勢愈甚 大宗駭視久之賜與加等又說應舉時于天街見弄盞者其盞百隻置于左右手更互擲之常一半在空遞相撲擊聲皆中節雖觀者如堵但心目眩轉莫測其所學焉夫技藝駭厭世自有之不經見者以爲妄談而列子所說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則藏火之人近之又宋簡子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則擲盞者方之彼何足異乎

噫天性之慈由於人也教被於質則愛愛生子心周旋而不失其正者厥惟上智乎橫目豈豈識有愚下惑於遠而泛于近捨其本而存其末猜嫌於是起慈愛以絕之且藥脯之詐黃臺之詩見聞而終弗悟者其心不如禽獸悲夫

給事中董儼蓄妓妾二十餘人飾珠翠曳紈綺食梁肉自比于王公家而身沒未浹旬爲壽陽豪民王氏納錢三百萬易之以二債車載歸諸妓妾輩悉無戚容欣然而去見者無不嘆惋夫生共其樂死忘其哀是董之恩無一日可思而別姓之室喜于再聚矣此豈女子之心耶豈厥裔貪其直耶

天禧中有丐者莫知姓氏往來閭閻間每至之處亦不妄取衣雖敝陋形且充澤祁寒暑雨未嘗改易人或呵叱俛首便過如此十餘年率以爲嘗市井徒有張生者貨銀爲業設肆于界中丐者旬歲間凌晨必至生伶之日以五錢贈焉頗懷感激忽一日生見丐者袍帶巾櫛跨馬引僕而過生深以爲訝丐者曰某有兄官於交廣連綿數任畱某京師以至貧窶地遠絕信乃丐於人兄適方歸相見甚歡衣裝僕馬皆兄與也生然之又曰自十餘年感君之恩多矣思欲報答今得其時兄于曹門斜街僦得一宅暫邀過門夙令具饌奉俟生辭以故丐者曰已約數賓

不可拒矣遂留僕導生而來丐者躍馬先行生
隨僕出曹門入斜街委曲深巷生心疑或且曰
此間豈有宅乎僕出門指曰更進百步便到也
及至門但破簾蔽之及入見丐者卻著做衣如
故出邀生入一堂中惟破席而已糞穢堆積生
愈惡之復謂僕曰召諸賓來又見數人藍縷更
甚從堂後至身皆瘡穢環席而坐生益不自安
又救其僕攜一器貯濁水斗餘置之而去旋又
取一盤中有蒸小兒手足具備炎氣蓬勃丐者
親加擘折酌水舉肉勸生生掩口愕懼只欲逃
竄丐者嘆曰此而不食信是命也以感恩之厚
方有茲設他人固不得預食吾亦無奈生惶恐
丐者乃于懷中出藥一帖與生曰酒肉不食君
命也此藥百粒聊以爲報生急真懷中奔競而
回開視之乃眞金也均約其直與十數年日贈
之數恰相酬也生方悟其神仙悔恨無地尋再
詣其處則迷而莫知

友會談叢卷中

友會談叢卷中

友會談叢卷下

華陽上官 融 撰

婺州郡署舊傳凶怪後堂尤甚累年已來但泥
封窗戶雖白晝亦無人敢至每二千石到者先
詣焚香然後禮上率以爲常景德中太常博士
趙沂出典是郡素聞其事下車之明日命撤去
泥封豁其窗戶將吏輩驚愕以爲開之必見異
物及啓扉一無所有惟糞壤而已沂曰倘使凶
怪詭肯白晝而出且久局之室亦宜預防遂令
掃除還選勁卒三十人各持長鎗分坐堂中沿
及戶外嚴約曰惟側聆其間稍有動處便起向
空交刺焉俄頃相繼而墮仞伺移時更無飛者
亟白燃燭□□□□□□□□□□□□□□□□
□□□□席帽餘者似扇朱目雪爪尤可怖畏
悉中鋒亦而斃矣沂令潔置廳事黎明召僚吏
以觀之無不嘆咤自茲郡署凶怪亦絕噫造化
之含育至大奇形異類世自有之神異經注螭
蝠三百歲化形爲人飛誠有之也

光祿寺丞劉泳少游洛下嘗謂子言昔天津橋
南有一第人稱史公公宅亦傳凶怪閉而不居
將三十年水竹臺榭花木亭館靡不備具每春
時遊人多率其徒挈酒穀攜管絃以就賞實洛
下之勝槩也墟拱中有酒徒朱生者使氣凌人
一日少年輩邀置于席乃曰茲宅凶怪公素知

之我等願獻一醉可能宵乎生曰是吾心也夫人之所畏者死吾死且無畏况凶宅乎少年以為然遂掃除堂前設一榻而去生耐寢其上時方首夏竹樹陰薄風聲月色蕭然滿軒忽見兩廂閣子內門次第而開各有小几鬢攜燈檠而出置於階際抽身卻入未久有數婦人盛飾分坐于燈下級縫焉生疑訝之俄頃後堂門一時大啓牀帷器用條忽皆至然後燭引二婦人艷妝秣服執球杖前驅而出傳語呼云令公至見生不覺驚又言且住中有一人裝帽戎粧據胡牀而坐連叱婦人輩曰此必盜也昇棄他所回顧問至榻前身在空中被擲于堂西竹林中體為枯枿所傷流血馬生憤怒而起徑至中堂戟手大詬曰爾生前盜名位佞媚于時歿後盜人居室煩擾於世反以吾為盜不自媿乎於是舉枕而擊之正中其肩驚惶而散俄失其在時初五更少年輩持火炬突門而入訝生之無恙競詢其由生具以實對及示為枯枿所傷取方服其膽勇焉茲宅厥後終無人敢居活化四年為洛水所漂但存故基耳

鄧州廉察長城錢公若水本洛下右族未第時婦翁殿中丞鄭處升守官大名公往省馬既入境道逢故人龐登登亦有河朔之游相見甚歡公先令僮僕驅輜重行與登居後聯騎方語笑

間公所乘馬忽雙蹄踏地而斃公望僮僕已遠別無乘可代又艱于徒行莫能為計正相顧嗟呀俄有一人衣短袂衣若王侯家紀綱僕詢以馬斃之由及所詣告之笑曰岐程不遠不足為慮遽探懷中刃當發刺之舉尾再三呵叱馬振奮如舊更掖公上馬仍戒公促行今日須達大名公執鞭揖謝馬行如舊遂不見此人惟各駭懼而靡知其怪但如其言聳轡而進至暮到大名處升才離鞭下復有弊帷之事亦異矣

麟府州在黃河西古雲中之地與蕃漢雜居黃茆土山高下相屬極目四顧無十步平坦厩舍廟宇覆之以瓦民居用土止若棚馬架險就平望復不定上引瓦為溝雖大澗亦不浸潤其梁柱椽題頗甚華麗在下者方能細窺城邑之外穹廬窟室而已人性頑悍不循理法事公惟吏稍識去就降茲而下莫我知也俗重死輕生侮法忘義凡育女稍長靡有媒妁暗有期會家不之問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于山石掩映之處並首而臥繩帶置頭各悉力緊之倏忽雙斃二族方率親屬尋焉見而不哭謂男女之樂何足悲悼用繒絲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氈推牛設祭乃條其革密如纏束然後擇峻嶺架木高丈餘呼為女棚遷尸于上云于飛升天也二族于其下擊鼓飲酒數日而散于大中祥符七年隨侍

至彼聞他人多言都不之信是時王師折惟中出巡邊徼拉余偕往遂深入不毛往往見女棚置于嶺上而新者犄角宛然異俗如此且低幃昵愛又如此嗚呼州境去京不及二千里而風俗差殊可駭耳目則邕州溪洞戎瀘之蠻涎前達名公書其怪以此思彼其為實錄

咸平中家尊任蘭臺佐著出幸建之捕城縣到官周旋忽有一道士司徒羽具筆札道貌煥然可愛家尊素惡人詭譎不甚在意復值有同僚之會一吸後令兄長延於書室珣有怏怏之色及見兄長幼齒愈失所望既坐乃曰某昨自汀劍經由貴邑為閩吏所報須至款關然則奔走塵埃且非投丐者適殊不蒙見禮深增慚忤乃索酒獨汎五甌自引聲高歌拂袖而舞遂以手伸其兩耳頃刻長數寸交於頰上放之仍舊復令左右伸之俄長尺餘亦不言止人懼而捨之觀者悉異焉更無語為求乳香數塊置冠中長揖而去潛令人隨之云出西門雖奔馬莫及也舊說馬嵬店姬收得楊妃鞵一隻視為奇玩人欲觀者但賂百錢得一縱目故店姬致富此其好色不好德者也今咸陽元氏財雄陝右家有古合其大如缶外砌之以雜寶內托之以上金旁有微缺製作特妙傳云開元宮中物太真恥首飾者也世事悠遠莫能詳悉尹京兆者下

車之後多假以傳玩固不信宿返卻持去雖與馬鬼之機輕重不侔而誇人之心歸乎一揆夫物之奇者賞其古則古矣若謂今之所無則謬也

王校理質言祠部蘇員外者名德之奇好古博雅有寶裝帶十餘條云是陳後主所服者及唐相小許公告身數紙真希世物也予侍家尊到回中回中舊稱巨鎮民間尚有唐時粗繡佛像廣袤丈餘奇絕精巧勝于鬼工下述贊文末署開元之號字亦刺出點畫分明而年祀深邈止顏暗故而已復有西塔院者主僧世傳一袈裟子假觀焉大為殊絕方如寢衣渾背織其面狀山水之類周回作雲氣有裏紫色而綾文反覆無縫與邊相合四面加之其貼相亦有開處織綴可愛故非緝縫之所及旁有織出金字云王子年高麗國王奉為西天三藏國師造僧徒寶惜迄今如新但知流傳亦不省所得之由于因元氏之合舉茲數事且金寶之玩則無古今他物易毀而久存者珍之無損于廉矣昔陸龜蒙記錦裙篇說天后羅裙縹緗皆繡組之妙信乎古之奇妙有之矣而出于高麗者尤足異也光祿寺丞卞禹在科場日不修邊幅喜酒任達形貌愈率臆氣自許嘗說少年時薄遊曹社寓于客邸一日醉歸夜分酒解寢興欲拳足偃臥

友會談叢書下

八

但覺有物壓之重不可收時微有呻吟聲極以為訝引顧僕夫又各大鼾壁燈復熒熒莫測其事而其聲漸急焉遂蹶身而起見一物橫加于膝色黑而難辨舉手捫之初不甚懼及持于燈下細窺乃是人之一臂也烏毛茁然覆其上掌大而指巨頗異于常仍呻吟不已馬汗出大怖亟擲于地嗾呼僕夫燃燭偏覓寂無影響焉立遷他室後亦無患及訪于博識者莫窮其怪段全者薄有才思不拘細行歷幕席浪跡陝右務嘲諷取悅于人雷掾濟陽江丁謂好蹴踘既賈後亦為之全撰陶詩二十韻以獻公奇之內有斜搗花脚面闊大打廉擬之句稱為中的全即公同年生也全在長城偶香城院蓋經閣將上梁院僧請全文全俾城中少年探捩花柳中所缺之事欲綴于詞以播揚之時有名妓添蘇者知之大懼遂與羣妓議曰段推官口吻可畏倘遭攻擊所短則我輩掃地矣乃醮宴作樂召全洎諸少年妓等再拜所以掩惡之意全酒酣聆其言甚有得色顧謂諸少年曰昔仲尼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吾今上梁文作而羣妓哀如是吾于仲尼之門無愧色矣聞者莫不大嘖金部田員外居中說應舉時在京與家子張生同科而俱少年情頗相得出處飲食未嘗不同一日晚攜手閑步經西車子曲觀一大宅旁

有看窗居中與生通其下行密聆其中贊美聲洎過百餘步生卻回窗中之人尚在忽擲下金釵一隻生得之亦莫測其意未旋踵聞宅門中有紫衣者趨出手招生與居中云得釵否此某官第幾子居班籍奉使入蜀久而未回擲釵子者其婦也約以某日於崇夏寺某院為期先以此致意爾居中及生依期而往果見酒殺承迎相次子婦從中而出相與雜坐時復詣之居中屢勸生生怒不聽居中亦不能苦諫未幾某官子歸備知其事隱而不問款曲問謂婦曰吾昨度險棧顛危萬端願飯百僧庶保無恙爾往尼院與吾償之婦喏之而往某官子潛伺其迹值邀生不至未淡旬又謂婦曰後過某處其願如初可再往償妻不辭而往張生知之遽往會焉某官子於是率健僕攜利劍入院不問僧尼少長皆殺之厥婦與生一對就刃某自拘於有司待罪太宗皇帝聞之謂執政曰茲人間最巨毒者也傷風敗教殺之宜矣況勅臣之裔何必致問遠舍之中外之人莫不慶聖君之獨斷革末俗之污濫也居中今老矣每想其事亦為戰慄棘丞張亢八九歲時夢皂衣人遺筆一管及寤言與親友問後因戲于庭樹下有烏啣筆正落亢前其大小宛如夢中所得人皆奇之及長果俊敏有文聲愛酒落魄不事檢束天禧三年科

友會談叢書下

二

場未嘗以習讀為意曾于友人家假得書數冊都不省覽每醉歸但用槽頭南省奏名來日殿試猶尚暮回酒醒初意關夜深無寐因取槽頭書看乃尚書也燈下披讀頓忘倦意不覺盡其一編詰旦御題有日宣三德論尤恍然大悟乃是夜來詳讀者矣於是一揮成名年方二十曹州司吏盧平秉性姦蠢侮文尤甚恃茲酷虐儕伍憚焉好隨人陰私多岐致害至道中殿中丞蔣非熊悅之凡有施為無不信納郡人畏之間日平謂非熊曰州界累年薦經荒歉民室逃散閑田且多兼併之家冒恣耕墾縣胥與里戶之輩交結為弊掩而不發當為申明非熊諾其請於是追攝四縣民吏連繫者八百餘人委平推約平任性拷掠鞠出其妄官稅泊收子價錢十餘萬緡平喜得實待悉寘于法會 眞宗卽位赦恩宥之平枉法受財是時非熊已替郡政又新平失所倚復知單坦告許懼亦潛匿新守素知始末仍怒平巧詆嚴加搜訪未幾就擒先笞而後鞠平甘從吏訊情無隱焉案牘將具平忽場生兩髀信宿潰爛呼號苦楚晝夜不息一夕為羣鼠食其雙睛及齒唇舌手足極枯無奈之何頃刻苦斃人謂慘毒所召歲餘告人單坦者因迎官出城至安院陵店俄墜馬奔逸哀祈眾願誦之遂而致詰則曰盧平將刃斫我鼠豈

榜懼旋踵問死于井中平與坦相報之後非熊在闕下愈不自安朝廷令非熊鞠獄于陶丘每就食則見平在前必先祭方敢下筯非熊謂曰當初之事職汝之由及至其死又是單坦且互問報讐彼此無冤今卻復來向我何意平曰前事雖平造意實自殿丞方行陰司辨折甚明須要殿丞為證更月餘方來追攝也後非熊鞠勘畢到曹州果卒尋火化轉檣值雷雨大作沙旬不止暴露野外靡能致焚時亦謂其報應焉

友會談叢下終

友會談叢三卷

宋上官融撰融華陽人其字未詳陳誠孫云不知何人案書中稱其父嘗幸建之浦城縣是編前有天聖五年自序卷帙與宋史藝文志通志藝文略無歧經籍志並同觀文獻通考所載則作一卷疑轉寫之謬但序稱記在人耳目者六十事此則僅及其半非有缺佚或六為三之誤字核其所紀皆宋代故事多言報應示勸戒纖悉臚載聞傷猥雜然如紀呂端出使高麗與宋史端本傳合總太平興國三年以定陶地建為廣濟軍與宋史地理志亦同要非絕無依據者可比也

友會談叢三卷

阮氏此書疑其稱本末未詳按四部叢刊本范文正公集卷十三頁二十三有太子中舍致禮上官君墓誌銘即為融撰誌稱其字仲川天聖二年秋廣文館舉進士中第一入明年春禮部設天下之才別試于太常寺又首薦之後以疾明際太子中舍致禮居工曹南郡以慶曆三年不起年四十有九云

夷堅甲志目錄

第一卷十九事

- 孫九鼎
- 寶樓開呪
- 鐵塔神
- 劉相使妻
- 冰壚
- 冷山龍
- 酒醮香龜
- 犬異
- 王天常
- 韓郡王道士
- 第二卷十四事
- 張夫人

夷堅甲志 目錄

- 柳將軍
- 三河村人
- 觀音偈
- 天台取經
- 阿保機射龍
- 熙州龍
- 偽齊谷證
- 石氏女
- 黑風大王
- 宗立本小兒

一

夷堅甲志 目錄

- 齊宜哥教母
- 龍報
- 陸氏負約
- 謝與權醫
- 神告方
- 武承規
- 第三卷九事
- 萬歲丹
- 陳氏負前夫
- 段宰妻
- 祝大伯
- 邵南神術
- 第四卷十六事
- 鄭鄰再生
- 鼠報
- 宋叔海夢
- 俞一公
- 水府判官
- 侯元功詞
- 孫巨源官職
- 項宋英
- 第五卷十九事
- 宗回長老
- 陳國佐
- 許叔微
- 人生籠
- 閩丞廳柱
- 蔣通判女
- 劉氏冤報
- 蛇報犬

二

- 陳苗二守
- 玉津三道士
- 張彦澤道甲
- 趙表之子報
- 詩謎
- 崔祖武
- 李辛償冤
- 李尚仁
- 寶道人
- 鄭氏得子
- 吳小員外
- 李乙再生
- 蔣保亡母
- 方客遇盜
- 陳五嶽報
- 驢舍怪
- 胡克己夢
- 江心寺鏡
- 義鶴
- 巾山菌
- 陳良器
- 黃平國
- 皮場大王
- 葉若谷
- 江陰民
- 蔣寧祖

李氏乳母缺

林縣尉

第六卷十三事

史丞相夢賜器

李似之

宗演去猴妖

絳縣老人

張謙中篆

偶能詩

周史卿

第七卷二十事

蔣員外

法道變餓鬼

張屠父

龍翔行者缺

劉榮民宵缺

不葬父落第

島上婦人

仁和縣吏

金釵辟鬼

熾盛光呪

第八卷十七事

吳公誠

佛救宿冤

永福村院犬

南陽驛婦人詩

劉氏子

黃山人

閉棺震死

梅三犬

趙善文

俞一郎放生

胡子文

福州兩院燈

黃子方

鳳池山

猾吏為姦

李少愚

張佛兒

陳承信母

蔡真人詞餘

羅崇陰識

禍福不可避

查市道人

周世亨寫經

搜山大王

海大魚

金四執鬼

京師異婦人

金剛靈驗

王彦楚夢中詩

潘瓊幣

饒州官解

不孝震死

安昌期

四

海馬

第九卷十四事

鄒益夢

花果異

綉紡三夢

俞翁相人

惠吉異術

張琦使臣夢

蔡振悟死生

第十卷十九事

桐城何翁

紅象卦影

草藥不可服

賀氏釋證

盤谷碑厄

盜敬東坡

惠兵嗜聲

觀音醫臂

佛還敘

第十一卷十八事

梅先遇人

瓦甕夢

陳大錄

李邦直夢

張太守女

張端愍亡友

五郎鬼

何丞相

橫山火頭

六

王李二醫

黃履中婦子

黃司業夢

宗本遇異人

卓筆峯

周潛受易

許氏詩識

龐安常鍼

譚氏節操

南山寺

呂國商人

孟溫舒

鬼呼學士

廖用中詩戲

李八得藥

佛救酸胃

食餅報

促織怪

蔡衡食鱸

趙牧臨夢

大庾震吏

六鯉乞命

東坡書金剛經

潘君龍異

松江鯉

七

第十二卷十五事

林積陰德
雷震石保義
縉雲鬼仙
京師道流
汪彥章跋啓
高俊入冥
誦天尊止怖
向氏家廟

第十三卷十八事

秋僂卦影
傅世修夢
楊大同
葵源蛇卵
鄭升之入耳
謝希旦
范友妻
馬簡冤報
了達活鼠

第十四卷十八事

開源宮主
王刊試卷
吳仲弓
董氏禱羅漢
舒民殺四虎
張十三公缺
鶴坑虎
許客還債
潮部鬼

第十五卷十七事

夷堅甲志 目錄

林氏富證
食鱗戒
耳和宮人
倉卒有智
六合縣學
鼠壞經報
僧爲人女

死卒致書

樊氏生子夢

董白額

鄭氏女震

黃十一娘

盧熊母夢

婦人三重齒

陳昇得官

魚顯子

漳民娶山鬼

楊暉入陰府

芭蕉上鬼

王夫人

妙靖鍊師

蕪湖儲尉

蔡主簿治寸白

黃主簿畫眉

建德妖鬼

薛檢法妻
馬仙姑
賈思誠馬夢
伊陽古餅
犬齧張三首
應聲蟲
豬精
羅浮仙人
方典薄命

第十六卷十五事

衛達可再生
車四道人
李知命
碧瀾堂
二兔索命
升平坊官舍
鄭峻妻
吳公路

第十七卷十五事

土偶胎
人死爲牛
解三娘
孟蜀宮人
徐國華
巴蕉精
陳茂林夢
峽山松

第十八卷十六事

楊靖偵窺
赤土洞

夷堅甲志 目錄

雷震二燈
陳尊者
淨居巖蛟
晁安宅妻
她王三
辛中丞
沃焦山寺
毛氏父祖

郁老侵地

女子穿漏珠

光州墓怪

戴氏宅

蒲大韶墨

晏氏

化成寺

永康娼女

倪輝方技

夢藥方

魚腹佛頭

清輝亭

姚仲四鬼

張德昭

楊公全夢父

席帽覆首

林孝雍夢
 資州鶴
 邵昱水厄
 余待制
 趙良臣
 東庭道士
 第十九卷十四事
 僧寺畫像
 玉帶夢
 邢氏補頤
 穢跡金剛
 晦日月光
 楊道人
 郝氏魅
 第二十卷十二事
 木先生
 王壁魁薦
 鄧安民獄缺
 曹氏入冥
 義夫節婦
 融州異蛇

宋應辰
 乘氏疑獄
 李舒長僕
 天津丐者
 貢院小僧
 黃氏少子
 恩稱所稗院
 毛烈陰獄
 誤入陰府
 飛天夜叉
 沈持要登科
 陳王猷子婦
 王權射鵲
 靈芝寺
 太山府君
 鹽官孝婦
 斷妬龍獄
 葵山大蛇
 一足婦人

夷堅甲志卷第一十九事

孫九鼎

宋 洪邁撰

孫九鼎字國鎮。忻州人。政和癸巳居太學。七夕日出訪鄉人段浚儀於竹柵巷。浚汴北岸而行。忽有金紫人騎從甚都。呼之於柵大中。遽下馬曰。國鎮久別安樂。細視之。乃姊夫張姚也。指街北一酒肆曰。可見邀於此少從容。孫曰。公富人。豈可令窮措大買酒。曰。我錢不中使。遂坐肆中。飲啗自如。少頃。孫方悟其死問之曰。公死已久矣。何爲在此。我見之。得無不利乎。曰。不然。君福甚壯。乃說死時及孫送葬之事。無不知者。且曰。去年中秋我過家。令姊輩飲酒。自若。並不相顧。我憤恨傾酒壺擊小女以出。孫曰。公今在何地。曰。見爲皇城司注祿判官。孫喜。即詢前程。曰。未也。此事每十年一下。尙未見姓名。多在三十歲以後。官職亦不卑下。孫曰。公平生酒色甚多。犯婦人者無月無之。焉得至此。曰。此吾之迹也。凡事當察其心。苟心不味。亦何所不可。語未畢。有從者入報曰。交直矣。張乃起。偕行。指行人曰。此我輩也。第世人不識之耳。至麗春門下與孫別。曰。公自此歸。切不得回顧。願即死矣。公今已爲陰氣所侵。來日當暴下。宜毋喫他藥。服平胃散足矣。既別。孫始懼甚。到竹柵巷見段君。段訝其面色不佳。沃之以酒。至暮歸學。明日大瀉三十餘行。服平胃散而愈。孫後連蹇無成。在金國十餘年。始狀元及第。爲秘書少監。舊與家君同爲通顯。知生至北方。屢相見。自說茲事。

柳將軍

蔣靜叔明宜與人爲饒州安仁令。邑多淫祠。悉命毀撤。投諸江。且禁民庶祭享。凡屏三百區。唯柳將軍廟最靈。未欲輒廢。故隱然得存。廟庭有杉一株。柯幹極大。蔽陰甚廣。蔣意將伐之。日晝臥琴堂中。夢異人被甲乘馬。叩階而下。長揖言曰。吾姓木卯氏。居此方久矣。幸司成賜庇。不敢忘德。後十五年當復來臨。覺而知其爲神。但不曉司成爲何官。頗加歎訝。因置木不伐。仍繕修其堂宇。逮秩滿詣廟告別。留詩壁間曰。夢事雖非實。將軍默有靈。舊祠從此煥。古檜蔚然青。甲馬嘗中見。琴堂臥正冥。留詩非志怪。三五扣神扉。今刻石尙存。後十五年。乃自中書舍人出鎮壽春江寧。鈐轄江東安仁。實隸封部。入爲大司成。至顯謨閣直學士而卒。

寶樓閣呪

袁可久嘗教其弟視。以寶樓閣呪。絕不甚深信。然且起必誦三五十遍。初未知其功效也。紹興三年夏。肆業府學。方大軍之後。城邑荒殘。直齋卒汪成。每番宿室中。必夢覺。達旦方已。無一夕安寢。成殊以爲苦。或詢其所見。云。被人掉髮欲加箠。故呼叫拒之。絕令徒于己房。猶不止。同舍生惡其妨睡。共議遣逐。視試書呪語貼于柱。此夜晏然。由是一齋妖祟絕跡。其呪語卽所謂庵摩尼達哩吽撥吒八字。但世俗所傳訛認。寫皆從口。而亦不得其音。要當取大藏中善本元初譯師言爲證。自有大功。視因悔昔慢。始篤奉之。秘其事。三事皆孫九鼎書孫亦有。會紀此事甚多皆近年事。

三河村人

張維。字正倫。燕山三河人。家君初出使至太原。維以陽曲主簿館伴。嘗言宣和乙巳歲。同邑有村民。頗知書。以耕桑爲業。年六十餘。一夕驚覺而覺。戰栗不自持。謂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驚詰其故。曰。適夢行田間。見道上有七胡騎。內一白衣人乘白馬。怒色謂我曰。汝前身。在唐爲蘇州卒。吳元濟叛。我以王民治。重爲汝所殺。我銜恨久矣。今方得見。雖累世猶當以命償我。乃引弓射中吾心。因顛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當遠竄以避此患。妻云。夜夢何足信。汝妄思所致耳。老父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貧。止令小孫攜被。欲往六十里外一親知家避之。行草徑三十餘里。方出官道。又二里許。遇數人與同行。忽有騎馳至。連叱衆令住。行者皆止。老父回視。正見七騎。內一白衣人騎白馬。宛如夢中所覩。因大駭。絕道亟走。騎厲聲呵止之。不聽。白衣大怒曰。此口交加人。遂鞭馬逐之。至其前。引弓射中心。應弦而斃。七人者。皆女真也。

鐵塔神

蔚州城內浮圖中有鐵塔神。素著靈驗。郡人事之甚謹。契丹將亡。州民或見其神奔走于城外。亟詣寺視之。神像流汗被體。雖頗驚異。然莫測其故。至夜神見步于寺主講師曰。吾奉天符。令拘刷城中合死人。連日奔馳始克就緒。來日午時。女兵至破城。城中當死者一千三百有奇。而本寺僧四十餘。和尙亦在籍中。吾久處茲地。平日仰師戒德。輒爲以它名易之。詰旦從此而逝。庶萬一可脫。講師既逝。以語寺衆。皆笑其妄。遂獨執囊登寺後山。願避之。行約五里。忽憶所遺白金盂。復下至寺。適有修供者。衆就挽留之。曰。和

尙聰明如此。願乃信夢。今檣越在此。正欲和尙升堂演法。無故捨去。則此寺不可爲矣。況邊上不聞有警。勉徇衆意。齋罷而行。亦何晚耶。付不得已。遂升堂講畢。各就食。方半。有報女真自草地至。卽圍城。城素無備。不可守。頃刻而陷。僧蒼皇失措。不暇走。兵已大掠城中。人與寺僧死者。如神告之數。講師亦不免。

觀音偈

張孝純有孫。五歲不能行。或告之曰。頃准旬間一農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觀世音名號不輟。遂成觀音示現。因留四句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無所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農夫誦偈滿百日。故病頓愈。於是孝純遂教其孫及乳母齋持誦。不兩月。孫步武如常兒。後患腿足者誦之皆驗。又汀州白衣定光行化偈亦云。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凡人來問者。輒書與之。皆於後書贈以之中四字。無有不如意了不可曉。

劉廂使妻

金國與中。府有劉廂使者。漢兒也。與妻年俱四十餘。男女二人。奴婢數輩。一日盡散其奴婢從良。竭家貲。建孤老院。緣事未就。其妻施左目。以鐵杓剜出。去而二三寸許。方舉刀斷其筋脈。若有物翕然收睛入。其目儼然。如是者三。流血被體。衆人力勸而止。明日舉杓問。目已失所在。不克剜。又明日復如故。精明異常。衆皆駭而憐之。爭施金帛。院宇遂成。時金國皇統元年。卽紹興十年庚申也。

天台取經

紹興丁巳歲。僞齊濟州通判黃應。死三日復蘇。言有數人追之。往一公庭。見服緋綠人坐云。差汝押僧五百人至五臺。吾辭以家貧多幼累。不可行。左右吏前曰。可差李主簿代之。兼它非晚自有差使。復遣元追人送歸。故得活。後兩日。本州山口縣報帥司差李主簿赴州點錢糧。舍縣驛中。一夕落枕暴亡。膽心知其代已死。爲盡送終之禮。居一歲。忽沐浴易衣。告妻子曰。今當別汝。緣官中差我往天台取經。我平生得力者。緣看了華嚴經一遍。語迄。瞑目而逝。

冰龜

戊午夏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雨。下冰龜亘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阿保機射龍

阿保機嘗居西樓。夜宿甍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千餘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卽騰空夭矯而逝。墜于黃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才長數尺。其骸今見寶金國內庫。蕃相陳王悟室長子源嘗見之。尾疑支體。皆具雙角。已爲人截去。云與吾家所藏黃羽畫出水龍絕相似。謂其背上豈不作魚鬣也。

冷山龍

冷山去燕山幾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五百里。皆不毛之地。紹興乙卯歲。有二龍不辨名色。身高丈餘。相去數步而死。冷氣腥焰襲人。不可近。一已無角。如被截去。一額有竅。大如三錢。類斧鑿痕。陳王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爲不祥。乃止。先君所居。亦曰冷山。又去此四百里。

黑州龍 戊午夏黑州野外澗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為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黑州嘗以圖示劉齊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

酒醜香龜

徽廟有飲酒玉駱駝大四寸計貯酒可容數升香龜小如拳類紫石而瑩每焚香以龜口承之煙盡入其中二器固以黃蠟遇游幸必懷以往去空蠟即隨出酒龜吐香禁中舊無之或傳林靈素所獻也

偽齊符證

偽齊受册之初告天祝版吏誤書年號為靖康又純用趙野家廟器識者以為不祥卒為金人所廢又作紙交子自一貫至百貫右語云過八年不在行用至其年被廢其數已兆矣

犬異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擊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才一二耳

石氏女

京師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嘗有丐者病顛垢汗藍縷直詣肆索飲女敬而與之不取錢如是月餘每且擇佳茗以待其父見之怒不遂去笞女女略不介意供伺益謹又數日丐者復來謂女曰汝能飲我殘茶否女頗嫌不潔少覆于地即開與香而飲之便覺精神健健丐者曰我呂翁也汝雖無緣盡食吾茶亦可隨汝所願或富貴或貧賤皆可女小家子不識貴止求長壽財物不之既去其白父母驚而尋之已無見矣女既笄嫁一管營指揮使後為吳燕王孫女乳母受邑號所乳女嫁高遵約封康國太夫人石氏壽百二十歲

王天常

元豐中京師有富人王天常高魯王家塔也一夕夢二急足追至一處令閉目露坐無得窺人物吾檢會文字畢當復來既行天常回顧見門闕甚偉勝曰三坤城庭下桎梏者頗眾皆僧道尼亦有獄吏衛守復坐移時急足至令同行趨入公府主者朝服坐眾吏侍立問何處來答曰京師一吏稟曰誤矣所追王天常非京師人當速令此人歸天常見他吏乃故友死已年餘實抱一大册降塔相揖道舊曰公可垂去此非世人所處之地問册中何事曰記世間生死者天常再三欲視已事吏辭不獲遂開一葉但見某年月日以一刀死急掩卷令人送出既寤為親戚言之恐懼非命積憂成勞疾而終後人思之一刀蓋勞字也

黑風大王

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為廟蓋漢唐以來故址宮闕壯麗紹興間陷虜女真統軍黑風大王者領兵數萬將窺梁益館于祠下腥羶汗穢盈積如阜不加掃除一夕乘醉欲入寢閣觀后

真容且有憐憤之意左右固諫弗聽率十餘奴僕徑往未及舉目火光勃鬱雜煙霧而興冷迫於人立不能定統軍懼急趨出殿門自閉有數輩在後足蹙為關闔斷統軍百拜禱乞以翼旦移屯至期天宇清廓某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震電注雨頃刻水深數尺向之糞汗淋漓無纖埃統軍齋潔致祭捐錢五萬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韓郡王薦士

紹興中韓郡王既解樞柄逍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駿騾周游湖山之間繼以私童史四五人自隨時李如晦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將髮撓無計當春日同邸諸人相率往天竺李辭以意緒無聊賴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可也強挽之行各假馱鞍馬過九里松值暴雨衆悉進避李奔至冷泉亭衣袖沾濕愁坐良歎遇韓王亦來相顧揖於其憔悴可憐之狀作秦音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繫心而悒悒若此李雖不識韓但見姿貌魁異頗起敬乃告以實韓曰所欠文字不是職司否答曰常員也韓世忠却有得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史詳問姓名階位仍詢居止處李謝感泣明日一吏持舉牘授之曰郡王送來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修成詣韓府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

夷堅甲志卷第二十四事

張夫人

張子能夫人鄭氏美而黠張為太常博士鄭以疾殂臨終與張訣曰君必別娶不復念我矣張泣曰何忍為此鄭曰人言那可憑查指天為誓曰吾苟負約當化為閻仍不得善終鄭曰我死當有變相可怖畏宜置尸空室中勿令一人守視經日然後斂也言之至再三少焉氣絕張不忍從猶遣一老嫗設榻其旁至夜半尸忽長歎自揭面帛厥然而坐俄起立嫗懼以被蒙頭覺其尸行步踉蹌密窺之呀然一夜又也嫗既不可出震栗喪膽大聲叫號家人穴壁觀之盡呼直宿數卒持杖環坐於戶外夜叉行百匝乃止復至寢所舉被自覆而臥久之家人乃敢發戶入視則依然故形矣後三年張為大司成鄭洵仁右丞欲嫁以女張力辭鄭公方有寵取中旨令合昏成禮之夕賜真珠復帳其直五十萬緡然自是多鬱鬱不樂嘗晝寢見鄭氏自窗而下罵曰舊約如何而忍負之我幸有二女縱無子胡不買妾必欲娶何也禍將作矣遂登榻以手拊其陰張覺痛疾呼家人至無所觀自是若閹然卒蹈奇變

宗立本小兒

宗立本登州黃縣人世世為行商年長未有子紹興戊寅歲夏與妻販縑帛抵濰州將往昌樂遇夜輿車於外就宿一古廟數僕擊柝持仗守衛明旦糜食訖登塗值小兒可六七歲遮拜于前語言便利可憐問

其誰家人自那處來對曰我昌邑縣公吏之子也亡父姓名是王忠彥與母氏俱化去鞠養於他人將帶到此潛舍我而去茲無所歸必死於狼虎屬魅矣立本拊之曰肯從我乎又再拜感泣遂收而育之命名曰神授兒性質警敏每覽讀文書一過輒憶又能把巨筆作一丈闕字篆隸草不學而成見名賢古帖墨蹟稍加摹臨必曲盡其妙立本蓋市井小民耳適乘舊業而攜此兒行游使習路岐賤態藉以自給後二

年之春至濟南章丘逢一胡僧神貌瓌傑指兒謂立本曰爾在何處拾得來立本隱曰吾妻實生之奚乃輕妄發問僧笑曰是吾五臺山五百小龍之一也失之三歲矣方尋訪見之爾久留定撥大禍吾已密施法禁彼亦無所復肆其虐於是索水噴噴立化為小朱地盤旋于地僧執淨餅呼神授名地即躍入其中僧頂笠不告而去立本夫婦思念久而不忘淮東鈴轄王易之親觀厥異

齊宜哥救母

江陰齊三妻歐氏產乳多艱幾於死乃得免一子宜哥年六歲警悟解事不忍母困苦咨於老人問何術可脫此厄老人云唯道家九天生神章釋教佛頂心陀羅尼為上即求二經從一史道者學持誦三日悉能暗憶於是每以清旦各誦十過焚香仰天輪寫誠懇凡越兩歲紹熙元年歐有孕更無疾惱至十月將就產宜哥焚誦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于旁異光照室少焉生（以下原空一葉凡十八行行十八字）臥游到處總傷神今集中亦無

陳苗二守

陳苗字中玉鄆州人文惠公諸孫也政和中為蘇州守始視事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段文昌所製者怪而問邦人曰自韓文公碑刻石後為李愬卒所訛以為不述愬功而專美晉公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已久矣愬忿然不平即日磨去舊碑別請能書者寫韓文刻之苗仲先者字子野通州人為徐州守徐舊有東坡黃樓碑方崇寧黨禁時當毀徐人情之實請泐淺水中政和末禁稍弛乃鉤出復立之舊處打碑者紛然敵忾之聲不絕樓與郡治相連仲先惡其煩聒令拽之深淵遂不可復出二事相反如此朱新仲說

甌報

承節郎懷景元錢塘人宜和初於秀州多寶寺為蔡攸置局應奉性嗜甌一卒善庖將烹時先以刀斷頸瀝血云味全而美後患瘰癧首大不可舉行必引首既久延延不已腐肉腐爛首墜而死宛若受刃之狀景元自是不敢食甌

玉津三道士

大觀中宿州士人錢君兄弟游上庠方春月待試因休暇出游玉津園遇道士三輩來揖談眉宇修飾語論清婉可聽頃之辭去曰某有少名禮欲飲二公日云莫矣明日正午復會于茲尙可款稍緩恐相失錢許諾獨小道士笑曰公若愆期可掘地覓我皆以為戲大笑而別翌日錢以他故滯留至晚方抵所會處則肴核狼藉不復見人悵然久之弟曰得非仙乎試假舂鑿地纒尺許得石函啓之乃三道士象冠巾儼然如昨所見者外有方書言銀水銀為白金事弟曰兄取其書弟願得道象歸奉香火兄欣然許之既

試弟中選兄復歸宿驗其方無一不酬不數年買田數萬畝為富人居一日坐廡下外報三道士來謁既見一人起致詞曰昔年玉津之會君憶之否君得吾仙方不以賑郵貧乏而貪冒無厭祿過其分天命折君算今日即自改尙延三歲如其不然且暮死矣吾以泄天機誦為人當來主之矣既去錢君始大悔即焚方毀窺閭窺戶不復啓明日小道士復至未及坐聞侍妾免乳亟入視之生一男出陪客無所見問諸僕隸皆莫知錢不三年而殞

陸氏負約

衢州人鄭某幼曠達能文妻會稽陸氏女亦姿媚明爽伉儷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語陸氏曰吾二人相歡至矣如我不幸死汝無復嫁汝死我亦如之對曰要當百年偕老何不詳如是凡十年生二男女而鄭生疾病對父母復申言之陸氏但俛首悲泣鄭竟死未數月而媒妁來陸氏與相周旋舅姑責之不聽繼釋服盡携其資適蘇州會工曹成婚才七日曾生奉清檄考試它郡行信宿陸氏晚步廳屏間有急足拜於庭稱鄭官人有書命婢取之外題示陸氏三字筆札宛然前夫手澤也急足已不見啓械讀之其辭云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同歡俸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輟許遺棄我之田疇移資財而別戶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為人之婦慈不足以為人之母吾已訴諸上蒼行理對乎幽府陸氏歎恨不意三日而亡其書為鄭從弟句所得嘗出示胡然

張彥澤遁甲

紹興四年李參政少愚回為江西帥遣總管楊惟忠討賊以四月壬申日寅時出師鄱陽胡惟然送之渡江回謁道友陳生有道士張彥澤者洛陽人頃事徐神翁多居西山好道之家偶來會語問何人選日時備然曰穆茂才也彥澤曰何其縹邪幸而非寅時則可若然賊雖自擒主將將不利以正午卜之苟無大雨則善時天色清霽已有微暑三人食已散步僧舍俄陰雲四合雨下如注溝壑皆盈彥澤拊掌曰必寅時也楊公其危哉時賊衆萬二千官軍纒三之二先鋒將傳選悉五軍旗幟行以壯軍聲賊諜知之曰先鋒尚如此若全師而來何可當也遂遣使迎降次日楊公所乘青驄馬忽蹶楊亦得疾即反豫章翌日而卒

謝與權醫

楊惟忠病時面發赤如火羸瘠不能療子婿陳權醫之以問胡惟然有斬人謝與權世為儒醫惟然引之視疾既入不診脈曰證候已可見楊公夫人陳氏令與衆議藥餌朱張二醫曰已下正陽丹白澤圓加鍾乳附子矣謝曰此伏暑證也宜用大黃黃藥等物因疏一方議不合時楊公年六十餘新納妾甚夫人意其以是得疾不用謝言謝退謂備然曰公往聽諸人所議纒及門衆極口誣謝曰此乃千金中一治著方用藥七品渠只記其五乃欲療貴人疾邪備然以告謝謝曰五藥本以治暑虛其太過故加二物制之今楊公病深矣當專聽五物之為不容復制若果服前兩藥明日午當蹶渴未時必死吾來助諸公哭弔也備然語陳權權不敢泄明日楊卒皆如謝言四事皆切

趙表之子報

趙令衿字表之宜和五年赴南康司錄過新州遊五祖山冒風雨獨履絕頂至白蓮池亭憩磐石上若夢寐間見一老僧倚杖而言曰公此去虛阜無苦但至晉州當有哭子之戚以昔守晉州因事繫民母遂失所生子今報也言訖不見表之審非夢所又思慮未嘗及而晉在何東意他時當官于彼歸為家人說嗟異之自祖山至黃梅縣翌日以雨不行幼子善郎忽感疾縣令吳宇至偶官邑之因革曰唐時嘗為南晉州鮮有知者表之驚歎知僧言有證疑其子必不久乃許祝髮為浮屠越四日竟死於白湖驛去邑纔三十餘里表之親記其事

神告方

建昌人黃襲云有鄉人為買泊舟澤陽月下髣髴見二人對語曰昨夕金山修供甚盛吾往赴之飲食皆血腥不可近吾怒庖者不謹漬其手鼎中今已潰爛矣其一曰彼固有罪責之亦太過曰吾比悔之願無所及其一曰何難之有吾有藥可治但搗生大黃調以美醋傅瘡上非唯愈痛亦且滅癩茲方甚良第無由使聞之耳買人適欲之金山聞其語意冥冥之中假手以告後詣寺詢之乃是夜設水陸庵人揮刀誤傷指血落食中恍惚之際手若為人所擊入篋內痛楚徹骨號呼欲死買人依神言療之兩日而愈

詩謎

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為詩謎如雪天晴色見虹蜺千里江山遇帝畿天子手中朝白玉秀才不肯著麻衣謂韓公絳馮公京王公珪曾公布也又取古人名而傅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溫彥博也

武承規

武承規字子正長安人政和七年監台州寧海縣酒稅好延道流日食于門者常數輩家君時為主簿戒之曰吾官卑俸薄而冗食若此何以給邪曰吾無美酒大肉與之但隨緣而已遇有酒則醉有海魚則飽他無所費其無能者旬日自去安知吾不遇至人哉他日復勸之不聽一日氣貌洋洋若有得色曰公笑有接道人近有授我內交法者每日子午時連虎龍氣相摩移時美暢不減房室之樂而無所損雖未可度世亦安樂奇術也家君曰公妻甚少又未有子奈何曰亦得一術做此者授之渠亦自得其樂舍弟多男兄弟之子猶子也夫人有後足矣家君欲聞其略曰公方効官又有父母妻子與承規異六十歲以後儻再相遇是時方可旬日復來曰承規欲往閩中訪先生且夕遣妻孥歸侍下纔有可配即嫁之其父挾時為越州將領家君曰既託身於公何忍如此已絕欲事異室而居可也何必遣曰畢竟為累無此人則吾身輕要行則行矣曰胡不一歸與親別曰骨肉之情見面必留卒未可脫及再見曰妻已行矣承規替期已及官課皆不虧而代者未至願為白州郡遺牙校交界如其言郡吏方至其室虛矣

崔祖武

崔祖武河東威勝軍人政和癸巳與家君同處太學通類齋自言少好色無日不狎遊年二十六歲成瘵

疾將死有牛道人來曰苟能絕慾吾救汝父母曰是兒將死儻能生之有何不可遂授以藥及救以練氣術令與妻異處其病良已三年方同房而欲心不復萌在學時年三十五六肌幹豐碩儀狀秀偉亦與人和率之游狹邪不固拒但不作色想耳飲食不肯醉飽曰大醉大飽最為傷氣須六十日修持始復初後歸鄉里不知其所終

夷堅甲志卷第二九事

萬歲丹

徽州婺源縣懷金鄉民程彬遊險牟利儲藥害人多殺蛇埋地中覆之以苦以水沃灌久則蒸出菌蕈采而曝乾復入它藥始生者以食人即死恐為累不敢用多取其次者先以飼蛙視其腫多寡以為度美其名為萬歲丹愚民有欲死其仇者以數千金密市之嘗有客至欲買毒誤中婦翁翁歸而悟已不可救彬有弟曰正道雅以為非不敢諫至徒家避諸數十里外彬既老始悔不復作稍用偽物代之藥既不驗遂無售者既死貧甚唯一子丐食道亡其後遂絕嘗有里胥督租以語侵彬彬怒毒而飲之嘗行未幾腦痛嘔血亟反臥其門大呼乞命彬汲水飲之即愈蓋有物以解其毒也

李辛償冤

宣和末饒州庾人李辛為吏凶橫郡人仄目因大雪入府治一人遇諸塗辛被酒恃力奮拳擊死之觀者如堵恐累已絕不言辛捨去街卒以為暴亡呼其家人葬之辛益自肆所居在城外夜多踰垣歸經三歲忽遇死者曰吾尋汝久乃在此邪辛歸語其妻甚懼明日死辛家養數鹿每以竹擊柱則鹿聲而至戶曹白生以七月勒令市鹿不可得為之呼所養者斃擊竹一最大鹿至乃殺之取肉以應命召所知洪端共食其餘經日辛死咸以為中毒不知為冤鬼所殺也

安撫司公事。翁中丞端朝。守金陵。過杭訪少汲。南適在坐。少汲因言其奇中事。翁問錢塘如何。南大書桌上。曰火翁曰。近已蕪矣。曰。禍未息也。不出三日當驗。中丞須見之。它日卻來鎮此。翁不敢泄。時十二月五日也。明日蔡帥生朝。大張樂置酒。會京畿戍卒代歸。當得犒餉。蔡榜于市。不許買官。以賤直取之。皆大怒。至夜數處舉火。欲蔡出救而殺之。蔡已醉。知事勢洶洶。踰垣入巡檢寨。家人皆趨中和堂避之。於是州治皆燬。端朝未行。見蔡曰。兩日前見邵先生言此事。未敢信。果然。蔡素不喜卜筮。試呼詢之。對曰。十五日內當移官別京。蔡曰。得非分司乎。何遽也。居二日。適為言者論擊。罷為提舉南京鴻慶宮。未幾。又落龍圖閣直學士。如期拜命。而徙端朝鎮杭。提舉常平。許子大之姪。調官上都。久不歸。姪婦白子大。令詣南下。南批曰。令姪已出京。遇親舅。邀往西洛差遣。見託兩火人受得官之州。當從水邊。必濱州也。非縣官曹官。而又兼職。必士曹掾也。子大曰。邵生言多中。然此亦太誕。月餘。姪書來曰。已出水門。逢舅氏力邀往洛差遣。只託書鋪家耳。已驚其驗。俄得報。果擬濱州士曹掾兼左推院。乃其叔炎所受也。南與衢人鄭旬為酒侶。旬好博。然勝敗不過數千。南曰。子小勝無所濟。可辦進十萬。召博徒能相敵者。吾為子擇一日。與之戰。旬曰。吾囊中空。豈能辦。曰。我當以物假子。及期。聚博於靈隱山前冷泉亭上。南入僧寮假臥。忽出門呼旬曰。子有可止。已溢數矣。急視之。正百千餘八百也。南昔至通州。郎官范之才。以言巢湖有鼎。非是被責。來問休咎。南曰。更十年當於蔡女相見。范曰。量移邪。曰。作郡守也。後范罪杖杖。果得蔡。聞南在杭。使召之。時相去九年矣。南不肯往。復書曰。昔年雖有約。然吾自筮二人入城而不出。若往必死。范連遣使齎酒醴。請意益勤。既度歲。遂行。過嚴州。嚴守周格。非問吾此去官何地。曰。且夕為假龍。再任仍與范蔡州同命。曰。後當如何。曰。更一官而死。周大怒。速湯道去。至蔡范喜甚。南曰。公嘗與周嚴州皆為假龍。一日又至。曰。某昨通夕不寐。細推之。公來日當拜命。然某適當死。使已時至。猶及旅賀。公遷延可至午。緩則無及矣。范曰。先生何遽至此。來日復謁。范屏人語曰。告命且至。偶使人未到。城二十里。為石腕足。願選一健步者往取之。范曰。某備位郡守。無故為此舉。豈不為邦人所笑。兼邸報尚未聞。不應如是之速。曰。某忍死相待。何惜此。范即命一卒曰。去城二十里外。遇持文字者。急携來。遂解帶款語。令具食。移時所遣卒流汗而至。拜庭下。大呼曰。賀龍圖。取而觀之。乃除直龍圖。閣告也。時王黼為相。促告命付蔡州回兵。仍令兼程而進。故外不及知。少頃。南促饌。遂食。食已。范入謝。親南趨至客次。使下簾。戒曰。諸人敢至此者。當白龍圖。健治。范家人喜。爭捧觴為壽。良久方出。急召南。已坐逝矣。南在杭與家君善。嘗欲以其書傳授。家君不領。南無子。既死。其學遂絕云。

夷堅甲志卷第四十六事

鄭鄰再生

紹興十四年三月四日。江東憲司驍卒鄭鄰。久疾。夢二使追之。曰。大王召。行數十里。樓觀巍然。使引之登階。入朱門。庭下列男女僧道。雞犬牛羊。殿前挂大鏡。照人心腑。歷歷可見。頃之王出。二使擁鄰聲喏。稱追到鄭鄰。王問甚處人。何事到此。鄰俯首答曰。本貫信州。被追來。不知何故。王命將到頭事。祖來。以筆點一字。願吏曰。又卻是此鄰字。莫誤否。判官據簿前白云。合追處州松陽鄭林。王曰。若爾。則不于此人事。教回復命。檢勾生死簿。稱鄰壽尚有一紀。半途呼鄰前曰。看汝是一善人。在生曾誦經否。鄰曰。默念高王經。看本念觀世音經。王曰。汝視此。因不作善事。鄰舉首觀殿下。鐵柱繫者甚眾。五木被體。羸瘠裸立。絕無人狀。柱上立粉牌。誌其罪。某人呪咀。某人殺生。某人圖殺。獄戶施金釘。岡大海。獸張口銜之。兩廡皆鞠獄官。內有戴牛耳幘頭者。周覽而旋。王曰。汝已見了。還生時。依舊積善。若見幾人。只念阿彌陀。觀世音。佛名。令渠受生。汝得消災。介福。鄰曰。領聖旨。遂退行數步。回首已無所視。唯一隻白衣拄杖。鄰問去。饒州路。叟以杖指云。由此而左。得路宜亟行。稍緩有豺虎蟲虺之毒。鄰憂撓奔。迴途。遍體流汗。乃初六夜矣。

吳小員外

趙應之。南京宗室也。借弟茂之在京師。與富人吳家小員外。日日縱游。春時至金明池上。行小徑。得酒肆。

花竹扶疎。器用羅陳。極蕭灑可愛。寂無人聲。當墟女年甚艾。三人駐留買酒。應之指女謂吳生曰。呼此何婦如何。吳大喜。以言挑之。欣然而應。遂就坐。方舉盃。女望父母自外歸。亟起。三人與既闌。皆捨去。時春已盡。不復再游。但思慕之心。形於夢寐。明年相率尋舊游。至其處。則門戶蕭然。當墟人已不見。復少憩。索酒詢其家。曰。去年過此。見一女子。今何在。翁媪對曰。正吾女也。去歲舉家上冢。是女獨留。吾未歸時。有輕薄少年從之。飲吾薄資。以未嫁而為此。何以適人。遂怏怏不數日而死。今屋之側有小丘。即其家也。三人不敢復問。促飲畢。言旋。道傷。日已暮。將及門。遇婦人。簪首搖搖而前。呼曰。我即去歲池上相見人也。員外得非往吾家訪我乎。我父母欲君絕望。詐言我死。設虛家相給。我亦一春尋君。幸而相值。今徒居城中。委巷一樓。極寬潔。可同往否。三人喜。下馬偕行。既至。則共飲。吳生留宿。往來逾三月。顏色益憔悴。其父責二趙曰。汝向誘吾子何往。今病如是。萬一不起。當訴于有司。兄弟相顧。悚汗心亦疑之。聞吳甫法師善治鬼。走謁之。邀同視吳生。吳甫稔望見大驚。曰。鬼氣甚盛。祟深矣。宜急避諸西方三百里外。儻滿百二十日。必為所死。不可治矣。三人即命駕往西洛。每當食處。女必在房內。夜則據榻。到洛未幾。適滿十二旬。會飲酒樓。且愁且懼。會皇甫跨驢過其下。拜揖祈哀。皇甫為結壇行法。以劍授吳曰。子當死。今歸試緊閉戶。黃昏時有擊者。無問何人。即刃之。幸而中鬼。庶幾可活。不幸誤殺人。即償命。均為一死。猶有脫理耳。如其言。及昏果有擊戶者。投之以劍。應手仆地。命燭視之。乃女也。流血滂沱。為街卒所錄。并二趙皇甫師皆繫圍。物不成。府道吏審池上之家。父母告云已死。發家驗視。但衣服如脫。無復形體。遂得脫之。江蘇

鼠災

紹興丙寅夏秋間。嶺南州縣多不雨。廣之清遠。韶之翁源。英之真陽。三邑苦鼠害。雖魚鳥蛇皆化為鼠。數十成羣。禾稼為之一空。真陽報恩寺耕夫。獲一鼠。臆猶蛇紋。漁父有夜設網。且得數百鱗者。取而視之。悉成鼠矣。除數月始息。以是米價翔貴。次年初始平。福建

李乙再生

李乙。字中叔。京師人。元名象先。政和中通判池州。為梅山寺主僧。可久言。前二年因病。夢人（下缺一葉）二十六日也。余因

蔣保亡母

鄉人馬叔靜之僕蔣保。宵夜歸。逢一白衣人。偕行至水濱。邀同浴。保已解衣。將入水。忽聞有呼其姓名者。聲甚遠。稍近聽之。乃亡母也。大聲疾言曰。同行者非好人。切不可與浴。已而母至。即負保急涉水至岸。值一民居。乃鄉於竹間。居人聞外有響。出視之。獨見保在。其母及白衣皆去矣。叔靜弟

俞一公

俞一公。字彥輔。徽州婺源人。使氣陵鏗鄉里。小民畏法。不敢與之競者。必以術吞其貨。年益老。不改悔。紹興壬戌歲大病。時作馬嘶。一日。家人皆不在側。彥輔忽起。闖戶外。人聞咆聲。亟入視。則彥輔手足皆成馬蹄。身首未及化。腰脊已軟。數起數仆。不能言。其家畏惡聲。彭彭昇入棺而瘞之。

方客遇盜

方客者。婺源人。為商。至蕪湖遇盜。先縛其僕。以刃刺腹。投江中。次至方。方拜泣乞命。盜曰。既殺君僕。不可相捨。方曰。願一言而死。問其故。曰。某自幼奸焚香。今篋中猶有水沉數兩。容發篋取之。焚謝天地神祇。就死未晚。許之。移時香盡。盜曰。以爾可惡。奉免一刀。只縛手足。繩以大石。投諸水。時方出行已數月。其家訝不聞耗。一日忽歸。妻責之曰。爾既歸。何不先遣信。曰。汝勿恐。我某日至蕪湖。為賊所殺。尸在某處。賊乃某人。今在某處。汝急以告官。妻失聲號泣。遂不見。具以事訴于太平州。如其言擒盜人。二事皆真

水府判官

齊琚。字仲玉。饒州德興人。溫厚好學。家苦貧。教生徒以自給。紹興丁卯。就館于同邑董時敏家。約已定。過期不至。董遣書促之。繼及門。聞哭聲。則琚死兩日矣。琚所善汪堯臣。言琚以去年季冬得疾。夢人持文書至。曰。某王請秀才為水府判官。發書視之中。云。不得顧父母。不得戀妻子。琚與約正月十三日當去。既覺。語家人曰。我明年正月十三日死。自是謝醫。卻藥。食飲盡廢。時自言曰。彼中大有好處。那能久住。此家人初竊疑之。至期。雖無它。然自此遂困殆不復語。又八日乃不起。堯臣

陳五級報

秀州人好以級為乾。謂於水族中性最暖。雖孕婦病者皆可食。陳五者。所貨最佳。人競往市。其徒多端。伺其術。不肯言。後得疾。踰閣牀上。穢著席。即呼。穢之使起。痛愈甚。旬日死。遍體潰爛。其妻方言夫存時。每得級真器內。如常用灰鹽。外復多拾陶器屑。滿其中。級為鹽所薰。不勝痛。宛轉奔突。皮為屑所傷。鹽味徐徐入之。故特美。今其疾宛然如級死時云。

侯元功詞

侯中書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貢。人以其年長兒。不加敬。有輕薄子盡其形於紙。為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穩得吹嘘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蒙一舉登第。年五十餘。遂為執政。

驛舍怪

侯元功自密州與三鄉人。偕赴元豐八年省試。止道旁驛舍。室中四隅各有榻。四人行路甚疲。分憩其上。皆熟寢。二僕附火坐。聞西北角悉率有聲。燈忽暗。一物毛而四足如豬狀。直登榻。嗅士人之面。至足。其人驚。頃之方定。物既下。別登一榻。如前。其人亦驚呼。最後至元功臥榻。未暇。如有逐之者。蒼黃而下。急竄去。復由西北角而滅。元功亦覺。呼三人者起。食皆言夢中有怪獸壓吾體。不知何物也。僕始道所見。元功心獨喜。自負。既入京。元功擢第。而三人者遺。俱客死京師云。高麗

孫巨源官職

孫洙。字巨源。年十四。隨父錫。官京東。嘗至登州。謁東海廟。密禱于神。欲知它日科第及爵位所至。夜夢有

告之者曰。汝當一舉成名。位在雜學士上。既覺頗喜。然年尚幼。未識雜學士何等官。問諸人。人曰。吉夢也。子必且為龍圖閣學士。後擢第入朝。歷清近。香注隆。異數以夢語人。元豐二年。拜翰林學士。賓客皆賀。孫愀然曰。疑固相告矣。翰苑所冠維學士。吾其止是乎。今日之命。宜弔不宜慶也。繼閱月。省故人城外。於坐上得疾。神宗遣太醫診視。幸其瘳。且以為執政。後果瘳。上喜。使謂曰。何日可入朝。即大川矣。省吏聞之。絡繹展謁。冠蓋填門不絕。孫私語家人。我指日至。府神言何欺我哉。臨當朝。顧左右曰。我病久。恐不堪跪起。為我設茵褥。且肆習之。方再拜。疾復作。不能興。遣扶視之。已絕矣。孫公在時。嘗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已出。數十輩蹤跡之。得於李端愿大尉家。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不敢留。遂入院。草三制。能復作長短句。寄恨恨之意。遲明遣示李。其詞曰。樓頭尙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思。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漫道玉為堂。玉堂今夜長。或以為孫將亡時所作。非也。李益謙相之說。相之孫公曾外孫也。

胡克己夢

胡克己。字叔平。溫州人。紹興庚申。鄉舉。語其妻曰。吾夢棘闌晨啓。它人未暇進。獨先入坐堂上。今茲必首選。妻曰。不然。君不憶論語乎。先進者第十一也。暨揭榜。果如妻言。

項宋英

項宋英。溫州人。宣和中。浪游婺女。鄉人潘德起。振為儀曹。館之書室。與語至夜。留酒一盞。曰。我且歸。不妨獨酌。項方弛撥疲甚。即就枕。俄有婦人至。與之言。酌巨觥以勸。意其蕭公侍兒。不敢狎。不得已少飲。婦人強之使盡。項疑且恐。乃大呼。蕭公之弟。廣。聞之。亟至。扣戶問所以。婦人始去。廣入見。索席間。皆為酒沾漬。驗之。則向所留酒也。明日問諸人。乃某官昔年。臂殞亡女于此。項即徙室。自是不復遇。紹興八年。試南京館于臨安逆旅。一夕在室中。終夜如與人對語。同邸者詢之。項曰。婺女所見之人。今復來矣。然亦亡它。又十年方卒。

江心寺震

紹興丙寅歲。溫州小民數十。詣江心寺。赴誦佛會。或自外入。言江水極清。非復常色。競出門觀之。衆僧方坐禪。顧廊廡間有煙燄。懼不敢起。頃之。黑霧內合。對面不能辨。雷電震耀。兩刻而止。觀者五人死。泥中。餘皆不覺。有行者方在廚澣器。一神身絕長大可畏。引其手以出。將及門。復有一神至。曰。莫錯。莫錯。即捨之。復入廚引一人出。亦隕于外。凡死者六人。三事皆林照。

夷堅甲志卷第五十八事

宗回長老

僧宗回者。累建法席。最後住南劍之西巖。道行素高。寺多種茶。回令人芟除繁枝。欲異時益茂盛。實無它心。有僧不得志於寺。詣劍浦縣訴云。回慮經界法行。茶稅或增。故爾。縣知其妄。捷逐之。僧復告于郡。郡守亦素聞回名。不然其言。復捷之。僧不勝忿。詣漕臺言所訴皆實。而為郡縣抑屈如此。乞移考它郡。漕使下其事于建州。州遣吏逮回。吏至促其行。回曰。幸寬我一夕。必厚報。吏許為留。回謂其徒曰。是僧已再受杖。吾若往。自宜。則彼復得罪。豈忍為此。吾不自言。則罪及吾。吾亦不能甘。不如去此。僧徒意其欲遁。或有束裝擬俱去者。明旦。回命擊鼓升座。慰謝大眾畢。即唱偈曰。使命來追不暫停。不如長往事分明。從來一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得成。瞑目而化。時紹興十九年。

義鶴

紹興十六年。林熙載自溫州赴福州。候官簿。道過平陽智覺寺。見殿一角無鴟吻。問諸僧。僧曰。昔日雙鶴巢其上。近為雷所震。有蛇蛻甚大。怪之。未敢葺。僧因言寺素多鶴。殿之前大松上。三鶴共一巢。數年前。巨蛇登木食其雛。鶴不能禦。皆捨去。俄頃引同類盤旋空中。悲鳴徘徊。至暮始散。明日復集。次一健鶴自天末徑至。直入其巢。蛇猶未去。鶴以爪攫之。其聲革革然。少選飛起。已復下。如是數反。蛇裂為三四。鶴亦不

食而去。林誦老杜義鶴行示之。始驗詩史之言。信而有證。二事
又台州黃巖縣定光觀殿前有塔。鶴巢于上。一蛇甚大而短。食其子。其母鳴號辛酸。營入海際。少時引
二鶴至。徑趨塔表。銜蛇去。陳國佐

陳國佐

陳公輔國佐。台州人。父正。為郡大吏。歸老。居于城中。慧日巷。時國佐在上序。有僧謁正。指對門普濟院曰。
俟此寺為池。買元當上第。正曰。一刹壯麗如此。使其不幸為火焚。則可。何由為池。君知吾兒終無成。以是
相戲耳。僧曰。不過一年。吾言必驗。普濟地卑下。每春雨及。梅溽所至。水流不可行。寺中積苦之。偶得曠土
于郡倉後。即徙焉。而故基卒為池。與僧言合。政和癸巳。國佐遂魁辟雍。釋褐第一。後至禮部侍郎。

巾山菌

台州資聖寺僧覺升。築庵巾山上。嘗早出戶。有大蚌橫道。命僕昇去之。是日偶行松徑中。見數菌鮮澤可
愛。即摘以歸。烹任猶未熟。蛇以百數。透釜蟻。升大懼。急入室坐榻上。方欲就枕。則滿榻皆蛇。不可復避。
而同室僧皆無所視。升即死。

許叔微

許叔微。字知可。真州人。家素貧。夢人告之曰。汝欲登科。須積陰德。許度力不足。惟從事於醫。乃可。遂留意
方書。久之。所活不可勝計。復夢前人來。持一詩贈之。其詞曰。藥有陰功。陳樓開處。堂上呼盧。唱六作五。既
覺。姑記之於牘。紹興壬子。第六人登科。用升甲恩。如第五得職官。其上樓材也。夢已先定矣。
呼盧者。賭博之義云。

陳良器

陳良器。好施食。紹興十一年。子燼為婺州武義尉。迎之官。嘗同至郡。忘攜食盤。行次夜夢。偃友夏呂二人
者來。曰。連日門下奉候不見。不知乃在此。覺而言之。方審其故。亟就邸中施焉。右四事皆陳良器

人生甌

予宗人性喜獵。遇其與發。雖盛寒暑不厭。末年得疾。背生三物。隱隱皮肉間。數日頭足皆具。儼然三甌也。
已而能動。或以魚誘之。則其頭闐然如欲食狀。稍久左右蓄食。痛不可忍。凡月餘而死。死五日。其甌悉子
岳之婦。語曰。我坐好獵。生受苦報。今日猶未已。冥間方遣使追我。獵具為證。及其未至。可取罔罟之屬。急
焚之。無重吾罪。岳如其言。遂去。時紹興七年也。

黃平國

黃平國。字平國。建州浦城人。紹興十年。自秘書省正字出通判。仰武軍。未赴任而卒。卒之三年。里人有為商
而死於宣城者。其家未知。魂歸附語家人曰。我某月某日以疾終於宣州。從行某僕實殮我。欲時倉卒。遂
遺一履。既入幽府。遇黃省元也。即憐我跣足行。以鞋一編與我。仍令一介引我歸。是以此家人曰。黃公
今何在。曰。見判陰間一司梅雄繁。家人方持泣。遂捨去。其子即日往宣州取喪。欲火之。啓棺驗視。果跣一

足。

閩丞廳柱

紹興己巳二月二十五日。福州大雷雨。閩丞薛允功。未明起。聞霹靂聲甚近。及旦。廳事一柱已斧為三。附
棟椽泥。皆墜碎。土如爪跡。印于書几及狼籍西廡間。時將逐新丞。胡床雨蓋之屬。皆倚柱側。意必震動。乃
徙在壁下。略無所推。先是薛之子嘗見一青蛇入柱下。戲擊其尾。不可出。既震。皆疑其物蓋龍云。薛丞

皮場大王

席且。字晉仲。河南人。事徽廟。為御史中丞。後兩鎮蜀。政和六年。終于長安。其子大光。終喪後。調官京師。
時皮場廟頗著靈響。都人日夜旅施金帛。大光嘗入廟。識其父殮時一履。大驚。既歸。夢父曰。我死即為
神。權勢甚重。不減在生作帥時。知汝苦窮。用明日以五百千與汝。大光愕而寤。聞扣戶聲甚急。出視之。數
卒挽一車。上立小黃幟。云皮場大王寄席相公錢三百貫。實于地而去。時正暗。未辨色。猶疑之。既明。乃真
銅錢也。大光由此自負。以為必大拜。紹興初。參知政事。後以大學士制置四川。蜀人皆稱為席相公。已而
丁其母福國太夫人憂。未除服而薨。子耶說

蔣通判女

錢符。字合夫。紹興十三年。為台州簽判。往寧海縣決獄。七月二十六日。憩于妙相寺。方凭桮戲書。有翠其
筆者。回顧無所見。是夜睡醒。覺床前彷彿似有物。呼從卒起。張燈。作尊念誦。問。遂不見。次夜復至。立於故
處。符問之。若果是鬼。可擊屏風。言未既。自上至下。凡擊數十聲。符大懼。命燃兩炬于前。便有大飛蛾撲燈。
滅。物踞坐榻床上。背面不語。審視蓋一婦人。戴圓冠。著淡碧衫。繫明黃裙。狀絕短小。久之不動。符默誦天
蓬呪數遍。遂掀幕而出。宿直者迭相驚呼。問其故。曰。有婦人自內出。行甚亟。踐諸人面。以過。說其衣服。乃
向所見者。符謂已去。且夜艾不暇。復就枕。夢前人徑登床。枕其左肩。體冷如冰石。自言我是蔣通判女。
以產終于此。強符與合。符力拒之。遂寤。次日。詢諸寺中。寓居郭元章者。言其詳。與符所見無異。設榻處正
死所也。符

葉若谷

承信郎葉若谷。洪州人。為錢錢司催綱官。廨舍在虔州。葉不挈家。獨處泉司。簽廳。紹興甲子歲正月十六
日未哺時。有女子款扉而入。意態閑麗。前與葉語。初意其因觀燈誤至。未敢酬。恍惚間不覺就睡。女亦至
則並寢。以言抹之。陽為羞避之狀。已而遂合。凝然一處。子耳。良久歡甚。一老嫗自外至。手持錢篋。據胡床。
箕踞而坐。傍若無人。徑趨床揭帳。以兩手拊席曰。你兩箇好也。葉疑女家人。懼甚。女搖手掩葉口。令勿語。
嫗遂退。女迫夜分去。自是連日或隔日一至。至必少留。葉猶以為旁舍女子。往來幾兩月。漸覺韻格。繼
得疾。悵甚。徙居就醫。乃絕不至。方初見時。著粉青衫。水紅袴襦。既久。未嘗易衣。然常如新。亦其異也。若谷

劉氏冤報

高君贊。福州人。登進士第。為桓氏樹培。生一子。既長。納同郡劉氏女為婦。生二男一女。而子死。君贊仕至

朝散郎亦亡長孫不慧次孫幼唯樞氏與劉共處劉年尚壯失婦道與一僧宣淫于家姑見而責之劉悲且懼會姑病不侍藥幸其死真蠱以毒姑之二婢未及絕強欲而焚之後數月劉得疾日日呼所殺婢名曰我願極痛勿擲我髮又曰能我已多幸少寬我其家問之曰阿姑與二婢守管我旬日而死其子以祖致仕恩得官亦不立今家道蕭然介謂說

江陰民

林啟明甫言紹興六年寓居江陰時淮上桑葉價翔踊有村民居江之洲中去泰州如單縣絕近育蠶數十箔與妻子謀曰吾比歲事蠶費至多計所得不足取償且坐耗日力不若盡去之載見葉貨之如鼠役不過三日而享厚利且無害妻子以爲然乃以湯沃蠶蠶盡死殫諸桑下悉取葉棹舟以北行半道有鯉躍入民取之剝腹實以鹽俄達岸津吏登舟視稅物發其葉見有死者民就視之乃厥子也驚且哭吏以爲殺人拘係之鞫同舟者皆莫知問其所以來民具道本末縣遣吏至江陰物色之至其家門已閉壞壁以入寂無一人試啓蠶殯驗之又其妻也體已腐敗矣益證爲殺妻子而逃無以自明吏亦不敢斷竟斃於獄此事與三水小牘載王公直事相類

蛇報犬

世傳犬能禁蛇每見必周旋鳴躍類巫覡禹步者人誤逐之則反爲蛇所齧林明甫家犬夜吠燭火視之見一蛇屈蟠犬繞而吠凡十數匝蛇死其體元無所傷蓋有術以禁之也林宏昭言温州平陽縣道源山寶福寺有犬名花子善制蛇蛇無巨細遇之必死前後所殺以百數一日大蟒見于香積廚見者奔避僧急呼花子令噬之未及有所施蛇遽前迎習其領犬鳴號宛轉須臾死于階下蛇亦不見豈非其鬼所爲乎物類報復蓋如此

蔣事祖

蔣事祖者待制璫之子年四十官至朝請郎當遷大夫不肯就父母強之不得已自列既受命即丐致仕自是不御朝衣常著練布道服請于（此下原闕一葉又五行）

趙善文

撫州金谿縣有神廟甚靈顯所請者施金帛無虛日積錢至二千緡宗室善文過廟心資其利焚香禱曰損有餘補不足人神一也善文至貧願神以二十萬見假不然將白於官悉籍所有而焚廟神雖怒若我何既禱即呼廟祝取錢祝無辭以卻但曰神許則可善文取杯投擲之連得吉卜再拜謝遂繼以出如是十年夢神來謂曰曩日所貸今可償矣夢中容甚約以緡錢還之神不可曰此特虛名耳又欲倍其數亦不可善文計窮以情告曰一時失計爲人今實無可償願神哀釋神沉思良久曰必無錢見歸但誦金剛經每卷可折一千他無以爲也既覺而懼遂避之戒取經誦讀凡三日得二百過默禱以謝之後不復夢

明說

林縣尉

夷堅甲志 卷第五

紹興初莆田人林迪功爲江西尉秩滿用捕盜賞改京官未得調時臨安多火士大夫寓邸中者每出必挾救告之屬自隨林性尤謹畏納告袖中時時視之初未嘗失察然每歸輒不見則懸賞三千求之不經日必有得而歸之者如是數四林亦不能測獨宿室中外間常聞人共語者怪之不敢問一夕辯論喧甚久之寂然明且門不啓店媪集同邸者發壁以入已仆于榻上旁有剪刀股存蓋用此以自刺也林初獲賊時兩人頗疑似林欲就其賞鍛鍊死之是以獲此報

夷堅甲志卷第六十三事

史丞相夢賜器

史丞相登科時年恰四十矣未策名之時清貧特甚嘗當歲除之夕隨力草先既罷就寢夢若在都城二中貴人乘馬來宣喚甚急遂隨入大殿下王者正坐左右金紫侍立容衛華盛中貴引趨謁稽首拜舞類人間朝儀殿庭兩傍各設一案金銀器皿羅陳其上品類奪目未幾殿上人傳呼奉聖旨賜史某金器若干銀器若干凡四百七十件史惶惶莫莫之敢承兩青衣掖之使拜乃跪謝而出中貴復導之還過巨川高橋方陟數板失足墜水悸而寤正旦日以語貝夫人夫人笑曰昨夜大年節民俗所重我家尙無杯酒饋肉虛度歲華安得有金銀如是之富真是姦鬼相戲侮耳史亦爲之解顏已而擢紹興乙丑第踰一紀始充太學官至己卯歲自秘書郎除司封郎爲建王直講財三歲際遇飛龍在天之恩遂躋位輔相窮富極貴三十餘年計前後錫賞正與夢中四百七十之數同一時所蒙竟絕倫輩決非偶然神明其知之矣

俞一郎放生

俞一郎者荆南人雖爲市井小民而專好放生及裝塑神佛像紹興三年五月被病危困爲二鬼卒拽出行荒野間遂至一河見來者甚眾皆涉水以度獨得從橋到彼岸別有鬼使引飛禽走獸萬計盡來迎接

夷堅甲志 卷第六

稍抵前路。又遇千餘僧。及一門樓。使者導入。望殿上十人列坐。著王者之服。問爲何所。曰。地府十王也。判官兩人。侍文簿。待側。俄押往殿下。檢生前所爲。王者問有何善業。可以放還。判官云。此人天年尙餘一紀。并有贖放物命。已受生人身者三千餘。合增壽二紀。王遂判命一本壽只六十三歲。今來既增二紀。日下差童子押回。俄兩青衣。引行青草路。至一缺牆。推其背使過。不覺復活。左手掌內有朱字數行。不可認。蓋此判語也。

李似之

李子約。生六子。長彌性。次彌倫。彌大。皆預鄉貢。未第。子約議更其名。以須申禮部。乃得易。先改第四子。彌遠曰。正路。正路年十六。入太學。夢人告曰。李秀才。君已及第。出片紙。闊二寸許。上有彌遠二字。以示之。李曰。我舊名彌遠。今爲正路。是非我其人。曰。此真郎君也。何疑之有。辨論久之。方寤。頗喜。憚其父嚴毅。未敢白。以告母柳夫人。夫人爲言之。遂令名彌遠。而以似之爲字。後數年。兄似矩尙書主曹州。宛旬。子約罷。竟獲其養。俄之試。上舍。畢。亦歸侍。旁報榜者一人。先至。曰。已魁多士。索其榜。無有。但探懷出片紙。上書李彌遠三字。方疑未信。似之云。五年前所夢。豈非今日事乎。紙上廣狹。字之大小。無不同。但夢中不著姓耳。必可信。已而果然。時大觀戊子也。亦蘇中說

胡子文

蘇州常熟縣。福山東嶽行宮。廟貌甚嚴。士人胡子文。乘醉入廟。望善惡二判官相對。戲擊其惡者筆。同行者以爲不可。乃還之。歸至舟次。俄一使來。曰。被判官命收君。子文已醒。憶醉時事甚懼。恐道毀誦金剛經。既至廟。兩人相向坐。西向者怒甚。叱曰。汝爲士人。當識去就。何得侮我。對曰。爲狂藥所迷。了不自覺。願丐微命以歸。不應。子文但密誦經至三分。二人皆起。又二章。則舉手加額。東向者解之曰。此子一時酒失。原其情似可恕。怒者曰。正以同官太寬。使人敢爾。子文扣頭曰。某能誦金剛經。若蒙賜之更生。當日誦七卷。以報怒者。若爾亦宜小懲。以所執筆點其背。曰。去。覺遍身如冰。遂將所點處生一疽。痛不可忍。百日方愈。自是日持經七遍。雖劇冗不敢輟。蘇中說

宗演去猴妖

福州永福縣。能仁寺。護山林神。乃生縛猴。以泥裹塑。謂之猴王。歲月滋久。遂爲居民妖祟。寺當福泉南。劍興化四郡界。村俗怖聞其名。遭之者初作大寒熱。漸病狂不食。緣籬升木。自投於地。往往致死。小兒被害尤甚。於是祠者益衆。祭血未嘗一日乾也。祭之不痊。則召巫覡。乘夜至寺前。鳴鑼吹角。目曰。取攝。寺衆聞之。亦撞鐘擊鼓。與相應。言助神戰。邪習日甚。莫之或改。長老宗演聞而歎曰。汝可謂至苦。其殺汝者。既受報。而汝橫淫及平人。積業轉深。何時可脫。爲誦梵語大悲呪。資度之。是夜獨坐。見婦人。人身猴足。血汚左腋。下旁一小猴。腰間鐵索繫兩手。抱稱女再拜于前。曰。弟子猴王也。久抱沉寃之痛。今賴法力。得解脫生天。故來致謝。復乞解小猴索。演從之。且說偈曰。猴王久受幽沉苦。法力冥資得上天。須信自心元是佛。靈光洞耀沒中邊。聽傷已。已拜而罷。明日啓其堂。施鎖三重。蓋頃年會爲巫者射中左腋。以是常深閉。猴

負小女如所視。乃碎之。并部從三十餘。亦皆烏爲鳥。鳥之類所爲也。投之溪流。其怪遂絕。

福州兩院燈

福州左右司理院。每歲上元。必空獄設醮。因大張燈。以華靡相角。爲一郡最盛處。舊皆取辦僧寺。紹興庚午。侍郎張公淵道作守。命毋擾僧徒。獄吏計無所出。恥不及。與相率強爲之。前一夕。左司理陳熾。夢朱衣吏著平上幘。揖庭下。曰。設醮錢已符右院。關取。明且有負萬錢持書至。取而視。乃閩清令以助右院者。方送還。次羣吏曰。今夕醮事。正苦乏使。留之何害。陳亦悟。昨夢。乃自答令書。而取其金。醮筵之外。其費無餘。是雖出於一時之誤。然冥冥之中。蓋先定矣。陳熾

絳縣老人

周公才。字子美。温州人。政和初。爲絳州絳縣尉。松檟晉州。過姑射山。進謁真人祠。方下山。一人草衣。丁髻。坐道左。視周曰。尊官大好。然須過六十。方快。周時年三十餘。又與絳守同姓。守爲經營。薦書數章。自意後任當改秩。聞其言頗怒。而言不已。益忿。取劍欲擊之。忽騰上樹杪。復躍下。入木根穴中。周舉劍擊樹。其人呼曰。我乃青羊也。與公誠言。何相苦如此。周捨去。會日將暮。即止山下。邸中有道人先在。以一鶴及僕。鐵鬼自隨。揖周曰。天氣差寒。能飲一杯乎。酒至。冷不可飲。道人畫案作火字。真杯其上。俄頃即熱。飲畢。舍餘。瀝壁間。復喚周面曰。爲君祓除不祥。君今日必見異物。具以前事告。曰。是矣。然亦不足怪。君知之乎。此正昔所遇。呂洞賓老樹精輩也。又取鱸鮮共食。時落日斜。照林上。鮮皆作五色。笑曰。略見張華手段。迨夜各就寢。拂旦。道人已起。曰。欲與君款語。而行李甚遺。奈何。是日人邑境。薄晚。不值驛舍。就民家假室。鐵鬼忽至。曰。先生以昨日不成款。今當相就。令我先攜酒果來。周曰。先生安在。曰。至矣。周出迎。遙望道人跨鶴。去地數尺而行。既至。民帥妻子以下。羅拜。道人亦慰接之。曰。爾家皆無恙否。民跪白曰。縣尉至。方患無伴。而先生偶來。某家有麥麪。適又得臘肉。欲作不托。爲供何如。道人頷之。民揖坐。東向。而周爲客。食能步至。牆下共飲。周連引滿。頗醉。不覺坐睡。及醒。但鐵鬼在傍。曰。先生不能待。已去矣。獻一桃甚大。曰。先生令君食此。當終身無病。後八十年。相會於羅浮山。周遂謝。且贈錢二百。大笑曰。我何所用。長揖而別。指顧間。已不見。民曰。是古絳縣老人也。今爲地仙。時一遊人間。識之者皆過百歲。某自少獲見之。今亦八十矣。周始悔。果連蹇二十餘年。甫得京秩。後監進奏院。紹興十六年。以正旦朝謁。感疾。召鄉人林亮功。飯。具言平生所履。乃及此事。又三日而亡。壽止六十八。所謂羅浮再會之語。不可曉云。林君

黃子方

黃琮。字子方。莆田人。宣和初。爲福州閩清令。平日多蔬食。但日市肉四兩。供母。爲人方嚴。不畏強禦。時方興道藏。郡守黃冕。仲尙書。使十二縣持疏。斂之。民琮獨不應命。既聞他縣皆數百萬。乃自詣郡。以已俸四月輸之。冕雖不平。然以直在彼。莫敢詰。內臣爲廉訪使者。數千以私。皆拒不容。常切齒。思報會。奉事京師。每見朝士。必以溢惡之言。詆琮。嘗入侍徽廟。問汝在閩時。知周縣有賢令否。其人出不意。錯愕失對。唯憶琮一人姓名。極口稱贊之。即日有旨。改京官。通判漳州。使者既出。始大愧悔。乃知古人之報。轉禍爲

福如此。劉國

張謙中家

張有字謙中吳興道士也。以簽名天下。為人退靜好古。非古文所有字。輒闕不書。宣和中年已七十餘。中書侍郎林彥振。喪其母魏國夫人。歸葬於湖。將刻埋銘。請篆額。書魏字為魏下山。彥振以為不類今字。命去之。不從。彥振雖不樂。然度能書者無出其右。則召所親委曲。請說之。且許厚謝。張不可。曰。世俗魏字。我法所無。林公不肯用。宜以見還。決不易也。彥振知不可。遂止。自是人益賢之。余伯舅沈祖仁。為歸安丞。與張善。憚其不敢求字。一日被酒。亟造門索額一端。作大字數十。尤高古可愛。至今寶藏之。有所著。復古編行於世。

鳳池山

福州閩縣東十五里鳳池山。其上有池。冬夏不涸。俗傳唐末有樵者。嘗見五色雀羣浴于彼。以故得名。其南鼓山。山之半有涌泉寺。鳳池隸焉。熙寧中。元章簡公出守。訪之鼓山寺。僧憚其數至。為擾。嫁其名於北山報慈院。主僧頗黠。達元公之意。刻木作鳳。立之小沼上。以啄吐水。公至大喜。為賦詩。數年開參大政。鳳池之事。遂成先兆。後溫左丞出守。亦喜為此游。且和元公詩。未幾亦至兩地。然實非真鳳池山也。而休證如此。豈偶然邪。

古田倡

陳筑字夢和。莆田人。崇寧初登第。為福州古田尉。感邑倡周氏。周能詩。贈筑絕句曰。夢和殘月到樓西。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花枝上鷓鴣啼。首句蓋寓筑字也。又春晴詩曰。鶯然飛過誰家燕。燕地香來甚處花。深院日長無箇事。一瓶春水自煎茶。後與筑作合歡紅綬帶。自經於南山極樂院。從者知之。共排闥救解。二人皆活。已而事敗。筑失官去。周至紹興初猶在。既老且醜。門戶遂冷落云。

狽吏為姦

福州老衙夏鐸者。自治平時為吏。政和中。以年勞得官。首尾四紀。嘗言閩郡將多矣。無不為其黨所欺。不能欺者。惟得二人焉。其一程公。其一羅公。初精明。人莫敢犯。後亦有罅可入。云羅好學。每讀書。必研究意義。苟有得。則怡然長嘯。或未曾會意。則搔首踟躕。吏伺其長嘯。即抱牘以入。雖包藏機械。略不問。或遇其搔首。雖小姦欺。無不發摘。以故得而欺之。鐸曰。彼好讀書。尚見欺於吾曹。況於他哉。三

周史卿

周史卿。建州浦城人。元祐初。如京師赴省試。中途遇道者云。云。即歸與妻子入由果山鍊丹。聲價籍籍。士大夫經山下。無不往見。呂吉甫自建安移宣州。苦足疾不能行。來謁周。周請呂伸足。直前為布氣。令人以扇扇之。少頃足底火熱。炙上徹心。良久痛遂已。凡在山二十年。丹垂成。一夕風雷大作。霹靂甚震。曉視丹爐。丹已失矣。周不意。遂出神求之。謂妻曰。我當略往。七日且復回。未死也。切勿焚我。妻如其言。周平生與

夷堅甲志卷第七十七事

蔣員外

明州定海縣人大蔣員外者。輕財重義。聞子姪不肯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買。既買又還。至有數四者。皆泛海欲趨郡。往柁樓使旋。為回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遙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赴舟。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吾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為積善報云。李邵光

李少愚

李少愚。回參政。建康人。所居在秦淮畔。年二歲。因家人拜掃。登舟。乳母懷抱。開。失手墜水中。水急不可尋。舉舟號。至明日。有漁舟開哭聲。問知其故。即舟中取一兒。還之。乃少愚也。曰。夜來遙望灘上數人附火。就視之。但見一嬰兒臥地上。四面火環繞。意謂罔兩竊取。故抱得之。林

法道變餓鬼

紹興六年三月廿一日。平江虎丘山有常州僧法道。因病入延壽堂。忽變形作餓鬼。頭目極大。頸窄咽。口吐猛火。人以食與之。則呼曰。鐵丸也。不可食。如是七日。長洲令為請道法師救之。謂曰。汝生前想有惡。急自言。佛法容人悔謝。我為汝誦呪解釋。病僧久之方自言曰。向時在廬山慧日寺作典座。盜常住菜。

日換酒一升。後作江州能仁副院。將寬利米沽酒。有是二罪。法師曰。汝既知過。吾救汝。即挾其口灌呪水。僧昏然。遂睡。天明方醒。已索湯粥。漸進食。數日愈。宜僧曰。曾見之。在虎丘寺見之。

張佛兒

紹興二年十月。宜僧日智至台州黃巖縣西鄉。寓宿山寺。次日。寺僧留齋。有村民張陳二老。來請主僧施戒。張曰。某女孫佛兒。年十五。昨夕暴死。至五更將斂。其祖母不忍。抱之以泣。女欬然開目。呼曰。我通身是水。手足皆痛。問其故。曰。夜有二使來。追縛我。押過又嶺。與四鄉相辭。不能行。遭鐵椎擊背。兩下極痛。嶺下有池。池中有橋。遂令我橋上立。別見人以黑被裹。兩人入門內。此二使亦欲以花被裹我。曰。汝欠他家錢。千五百。今當償之。我力懇曰。容我歸從祖母請錢。不許。旁綠衣人言曰。此人曾聽說般若。可恕也。二使不得已。擲我水中而去。池水甚淺。我踰岸得出。遂急歸。某驚異其事。即往又嶺驗之。果見陳氏者。門有池。訪其主翁。問曰。翁家昨日生何物。曰。犬生三子。二黑一斑。斑者為犬母銜置池中已死。獨二黑者在。某以其孫女言告。仍以千五百金償之。陳老曰。元無錢。任公女處。不肯受。某自度不償此債。小孫他日亦不免。遂率陳老來此。主僧乃為施戒。而以其金贖。日智問其聽般若之因。乃會同母往縣中洪福寺。聽景詳師開堂說法。

張屠父

平江城中草橋屠者張小二。紹興八年。往十五里外黃埭柳家買狗。狗見張屠。有喜色。直前拖之。張提其耳。以度輕重。用錢三千得之。狗不待束縛。徑隨張歸。至齊門外。懼其逸。方以索繫之。狗忽人言曰。我乃爾父。又不欠爾債。不可殺我。張醉且困。不省其言。遂以歸。令妻具飯。狗又告其妻曰。新婦來。我乃阿翁也。七八年不見爾夫妻。面今幸得歸。只欠柳家錢三千。已償了。切不可殺我。爾夫壽甚短。只一二年。宜急改業。後世不可為人矣。我覺飢甚。可持飯來。妻急以其夫飯分半與之。夫不知也。夫食畢復索。則已無。甚怒。妻曰。分一半與阿翁食矣。具以狗言白夫。始大懼。留飼養。不敢殺。三日後出。至蔣氏家。留人為所殺。張屠遂改業為賣油家作僕云。

陳承信母

常州無錫縣村民陳承信。本以販豕為業。後極富。其母平生尤好豕。紹興四年死。死之七日。其家正作佛事。聞棺中有聲。意為再生。甚喜。遂取斧開棺。則已化一老牝豬矣。急復掩之。明日。請常州太平寺標構主施戒。遂葬。時天色晴爽。喪車才出門。滂沱大雨。送者不可行。皆回。及墓。坎穴中水已滿。乃以石壓葬之。(此下原闕二十五行)

羅蒙陰誑

羅蒙者。南劍沙縣人。大觀中在太學。學有嗣甚靈顯。蒙每以前程事。朝夕默禱。一夕神見夢曰。子已得罪。陰間亟宜還鄉。前程不須問也。蒙平生操守鮮有過。願告以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之。故耳。蒙曰。家有弟兄。罪獨歸蒙。何也。神曰。以子習禮義為儒者。故任其咎。諸子碌碌。不足責也。蒙既誤悔。

乃急東裝。歸鄉人同舍者問之。以夢告。行未及家而卒。曹續說。蒙乃不葬父落第。

陳某。字亨明。福州人。貢至京師。往二相公廟祈夢。夜夢神曰。子父死不葬。科名未可期也。某猶疑未信。明年果黜於禮闈。遂遣書告其家。亟庇喪事。後再試登第。夢人李

禍福不可避

李似之侍郎云。艱難以來。士大夫禍福。皆有定數。建炎丁未。傅國華尚書。為舒州守。聞武昌寇作。自武昌隔斷。黃印至符。懼其侵軼。又嘗再使高麗。囊中裝甚厚。惜之。乃令其弟挈家避諸江寧。既至泊江下。舟人白外多草竊。不若入關便。時宇文仲達鎮江寧。與傅公善。家人即遣白宇文。假鑰啓關。舟得入。自意安全無虞。是夜卒周德為變。劫其舟。一家盡死。惟存一老婢。而舒城帖然。吳防。顧彥成。為兩浙漕。杭卒陳通。積怒於有官君子。將為亂。會顧君出巡吳興。通強抑眾不發。須其歸。凡一月而顧至。杭之官吏及漕臺人皆出迎。是夜變作。官吏盡死。而顧君乃與其家泊城外。僧寺作佛事。未入關。復走湖州。遂免。傅公有心於避禍。而全家不免。杭卒一月待顧君。而顧竟脫。皆非人所能為也。

島上婦人

泉州僧本僑說其表兄為海賈。欲往三佛齊。法當南行三日而東。否則值魚上。船必糜碎。此人行時。偶風迅。船駛既二日。半。意其當轉而東。即回舵。然已無及。遂落魚上。一舟盡溺。此人獨得一木。浮水三日。漂至一島。度其必死。捨木登岸。行數十步。得小徑。路甚光潔。若常有人行者。久之有婦人至。舉體無片鱗。言語啾啾。不可曉。見外人甚喜。攜手歸石室中。至夜與其疑。天明舉大石窺其外。婦人獨出。至日晡時歸。必齋果。至其味珍甚。皆世所無者。留稍久。始聽自便。如是七八年。生三子。一日縱步至海際。適有舟抵岸。亦泉人以風誤至者。乃舊相識。急登之。時婦人繼來。度不可及。呼其人罵之。極口悲啼。撲地氣絕。其人從蓬底舉手謝之。亦為掩涕。此舟已張帆。乃得歸。

查市道人

常德府查市富戶余翁。家歲收穀十萬石。而處心仁廉。常減價出糶。每糶一石。又以半升增給之。它所操持。大抵類此。慶元元年六月。在書室誦經。常電當書。某作有樵夫避雨立門外。忽一道人青巾布衣。引入余宅。扣書室見翁。謂之曰。可令此村叟躡伏經棹下。暫避雷聲。道人遂就坐。少頃雷火閃爍入室。旋繞數匝而息。及雨霽。一僕報言門楣上有新書朱字。出視之。云樵夫董二。前世五逆。罪惡貫盈。上帝有勅。罰之。被陳真人安於慈喜菩薩誦經棹下。諸神不敢近。凡三十九字。讀畢。失道士所在。未幾。余翁坐亡。

仁和縣吏

乾道間。仁和縣一吏。早衰病瘠。齒落不已。從貨藥道人求藥。得一單方。只碾生硫黃為細末。實於精磁中。水煮爛。同研細。用宿蒸餅為丸。隨意服之。兩月後。飲食倍常。步履輕捷。年過九十。略無老態。執役如初。因從邑宰出村。醉食牛血。遂洞下數十行。所泄如金水。自是冠梓。少日而死。李巨源得其事於臨安人內。

醫官管範嘗與王樞使言之。王云：但聞豬肪能制硫黃，茲用臘尤為有理，亦合服之久，當見功效也。

周世亨寫經

鄱陽主使周世亨謝役之後，奉事觀世音甚謹。慶元初，發願手寫經二百卷，施人持誦。因循過期，遂感疾。乃禱菩薩祈救護，既小安，即以錢三千米一石，付造紙匠，使抄經紙。江用所得別作紙，入城販鬻。周見而責之，江以貧告，復增其直，及售紙于此，每幅皆斷為六七，懼而亟還家，悉力緝製，納于周。周借一僧摺成冊，齋戒繕寫，方及二十卷，正書握筆，羣鴉數十鳴屋上，遂之不退。起視像前，迨出視，蓋一鴉中箭流血，眾鴉為拔之，不能得，故至悲問。周連誦寶勝如來救苦觀世音二佛，以筆指之，箭脫然自拔，鴉飛入空中。周贊嘆之際，箭從天井內墜落于佛龕，靈感如此。

金釵辟鬼

温州瑞安縣管村民張七妻久病，一夕正服藥，忽不見，急呼鄰里燭火巡山尋之。至一洞甚深，眾疑其在，驟而入，至極深處，見婦人面浮水上，取以歸。云：數人邀我去，初在洞口，見火炬來，急牽我入，我衣領間有鍍金釵，恐失之，常舉手捫索，鬼輒有畏色，以故面得不沉。

搜山大王

温州瑞安道士王居常，字安道，後還俗居東山，因販海往山東，為偽齊所拘，脫身由陸路將歸，至開封，夜夢人告曰：汝來日當死，如遇乘白馬者，戎袍披弓矢者，乃殺汝之人，宜急呼搜山大王乞命，若笑則可生。怒則死。緣汝曩世曾殺他人，故今受報。居常次日行荒坡中，果見一人乘馬宛如昨夢所言，即拜呼搜山大王乞命，其人笑而去，遂得脫。後歸鄉，繪其像事之。右二事亦宋李史蹟。

熾盛光呪

瑞安士人曹穀，字覺老，少出家為行者，其家累世病傳尸，主門戶者一旦盡死，無人以奉祭祀，穀乃還俗。冠後數年亦病作，念無以為計，但晝夜誦熾盛光呪，一日讀最多至萬遍，覺三蟲自身出，二在項背，一在腹上，周匝急行，如走避之狀，穀恐畏不敢視，但益誦呪，忽頂上有光如電，蟲失所之，疾遂愈。郡人感其疾，道說。

海大魚

漳州漳浦縣教照鹽場，在海旁，將官陳敏至其處，從漁師買沙魚作線，得一魚，長二丈餘，重數千斤，剖及腹，一人儼然橫其間，皮膚如生，蓋新為所吞也。又紹興十八年，有海鱸乘潮入港，潮落不能去，臥港中，水深丈五尺，人以長梯架巨舟，登其背，猶有丈餘，時歲饑，鄉人爭來剖割，是日所取無慮數百擔，鱸兀不動，次日有矧其目者，方覺痛，轉側水中，旁舟皆覆，幸無所失，取約旬日方盡，賴以濟者甚眾，其脊骨皆中米臼用。

夷堅甲志卷第八十七事

吳公誠

興化人吳公誠，字君與，年七十，以大夫致仕。夢人告曰：公猶有傳金七百千在官，既覺，取券曆會之，凡積而未請者，正如其數，乃謂諸子曰：我所得止此，且置勿請，庶稍延我壽，子如戒緘封，不復言，後一年而卒。計挂冠後所入半俸，適滿七百千，乃非昔日所積者，既服除，其子與郡守有舊，悉以向所當得者復給之。

金四執鬼

福州城南慶遊堂下，有公蓮池數十畝，民金四權其利，其居在南臺，去池七里，慮有盜，每夕輒往巡邏，嘗遇一人行支徑中，詰之曰：我以事它適，偶夜歸耳，時已二鼓，金素有膽，視其舉措不類人，又非人所常行路，乃好謂之曰：我家在江南，偶飲酒多，醉不可歸，欲與汝相負，汝先自此負我至合沙門，去城我乃負汝至馬鋪，去城四里，汝復負我過浮橋，其人欣然如所約而去，至馬鋪欲下，金執之甚急，連聲呼家人燭火來視，已化為一老鵝，乃縛而焚之。

佛救宿冤

臨安民張公子者，嘗至一寺，見敗屋內古佛無手足，取歸莊嚴供事之，歲餘即有靈應，其家吉凶事，輒先告之，凡二三十年，建炎間，金人犯臨安，張以伏脅井，似夢非夢，見所事佛來與之別，曰：汝有難當死，吾無

策可救。緣前世在黃巢亂中，曾殺一人，其人今爲了小大，明日當至此殺汝以報，不可免矣。張怖懼，明日果有人攜矛臨井，叱張令出，既出即欲刃之。張呼曰：公非了小大乎？其人駭問曰：何以知我名氏？具告佛語，其人憮然擲刃于地曰：冤可解不可結。汝昔殺我，我今殺汝，汝後世又當殺我，何時可了？今釋汝以解之。然汝爾此必爲後騎所殺，且與我偕行，遂令相從數日，度其脫也，乃遣去。了生蓋河北民，爲金人簽軍者，三事皆陳。

京師異婦人

宣和中，京師士人元夕出遊，至美美樓下，觀者闐咽不可前，少駐步，見美婦人舉措張皇，若有所失，問之曰：我逐隊觀燈，適遇人極陰，遂迷失侶，今無所歸矣，以言誘之，欣然曰：我在此稍久，必爲他人掠賣，不若與子歸，士人喜，即攜手還舍，如是半年，嬖寵殊甚，亦無有人蹤跡之者。一日，召所善友與飲，命婦人侍酒，甚款，後數日，友復來，曰：前夕所見之人，安從得之？曰：吾以金買得之，友曰：不然，子宜實告我，前夕飲酒時，見每過燭後，色必變，意非人類，不可不察，士人曰：相處累月，焉有是事？友不能強，乃曰：葆真宮王文卿法師，善符籙，試與子謁之，若有祟，渠必能言，不然亦無傷也，遂往，王師一見驚曰：妖氣極濃，將不可治，此祟異絕，非尋常鬼魅比也，歷指坐上它客曰：異日皆當爲左證，坐者盡恐，士人已先聞友言，不敢復隱，備告之，王師曰：此物平時有何嗜好？曰：一饒饒極精巧，常佩於腰間，不以示人，王即朱書二符授之，曰：公歸俟其寢，以一真其首，一真篋中，士人歸，婦人已大罵曰：託身於君許久，不能見信，乃令道士書符，以鬼待我，何故初尙設辭諱，婦人曰：某僕爲我言，一符欲置吾首，一真篋中，何諱也，士人不能辨，密訪僕，僕初不言，始疑之，迨夜伺其睡，則張燈製衣，將且不息，士人愈疑，復走謁王師，師喜曰：渠不過能忍一夕，今夕必疑，第從吾戒，是夜果熟睡，如教施符，天明無所見，意謂已去，越二日，開封道獄吏逮王師下獄，曰：某家婦人癩疾三年，臨病革，忽大呼曰：葆真宮王法師殺我，遂死，家人爲之沐浴，見首上及腰間篋中皆有符，乃詣府投牒，云王以妖術取其女，王具述所以，即追士人，并向日坐上諸客，證之皆同，始得免，王師建昌人，功既，林與士人之友同聲。

永福村院犬

福州永福縣有村律院，伯仲二僧同房，伯仲愛一犬，每食必呼使前，仲甚惡之，見必叱逐，或繼以糞，蓋如是累歲，伯仲嘗出外旬日，歸不見犬，資仲曰：汝常日饒犬特甚，乘我之出，必殺食之矣，仲力辨，不得已乃言，因其竊食，誤擊殺之，埋諸後園，非食也，伯仲不信，潛往瘞所發視，急歸語仲曰：犬雖異類，心與人同，汝與結冤非一日，適吾視其體，頭已爲蛇，會嘗報汝，汝不宜往，可倩所知者再觀之，伯仲一人往視，則蛇頭愈長，始大恐，問所以解冤之策，伯仲以蠶鬘衣鉢，對佛懺謝，遂入懺堂，晝夜不息，凡數年，一夕焚紙，蠶鬘盆中有物，意其鼠，撥灰視之，蛇也，乘仲張口，急奔入喉中，遂死，木蠶殼若鼠。

金剛靈驗

青州人柴注，爲壽春府司理，因拘劫盜獄，一囚言離城三十里間開旅邸，每遇客遺囊袋獨宿，多殺之，投

尸於白沙河下，前後不知若干人，惟謀一老嫗不得，注問其故，因曰：頃年老嫗獨寄宿，某與兄弟言，今夜好箇經紀，至更深，遣長子推戶，久乃還，云若有人抵戶而立，不可啟，某不信，提刀自行，及門穴壁窺之，見紅光中一大神，房與上下等，背門而立，氣象甚怒，某驚懼失聲，幾於顛仆，天將曉，門方開，嫗正起理髮，誦經不已，問何經，曰：金剛經也，乃知昨夜神人蓋金剛云。

南陽驛婦人詩

靖康元年，鄆州南陽縣驛，有女子西題一詩曰：流落南來自可嗟，避人不敢御鉛華，卻憐當日爲鴛事，獨立春風鬢髮斜，字畫柔弱，真婦人之書，次韻者滿壁。

王彥楚夢中詩

王彥楚，字好古，居開封郊外，生一子，兩歲而病，將死，不忍視，徙置比舍民家，須其絕而飲之，乳媪方抱以泣，有道人過見之，曰：兒未死也，取藥一餅餌之，遂蘇，復索紙書十數字，緘封以授媪，視令謹藏，去，勿得發視，視則兒死，媪先窺之，能認十九兩字，餘不識也，自此兒沒安，母意其十九歲當不免，至是年爲食素，祝延之，既而無恙，及紹興十九年，敏求官建康，子四十三歲矣，得疾以三月二十六日不起，媪猶在，始起所藏書，乃大書九字，其文曰：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夫賦。

潘環醫

潘環，字溫叟，名醫也，虞部員外郎張成妻，孕五歲，南陵尉富昌齡妻，孕二歲，兩練使劉蕤孫妾，孕十有四月，皆未育，環視之，曰：疾也，凡醫妄以爲有娠耳，於是作大劑飲之，虞部妻墮肉塊百餘，有眉目狀，昌齡妻夢二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走而去，蕤孫妾墮大蛇，猶蜿蜒不死，三婦人皆平安，貴江令王霽，夜夢與婦人歌，謳飲酒，畫不能食，如是三歲，環治之，疾益平，則婦人色益沮，飲酒易息，歌謳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溫叟曰：病雖衰，然未也，如夢男子青巾而白衣，則愈矣，後果夢即能食，北湖吳則。

黃山人

贈太師葉助，縉雲人，爲陸州建德尉，年壯無子，問命於日者黃某，黃云：公嗣息甚貴，位至節度使，然當在三歲以後，若速得之，亦非令器也，天祐不樂，後官拱州，黃又至，令以周易筮之，得賁卦，黃曰：今日辰居，士土加黃爲填字，君當生子，但必有悼亡之感，果生男數歲而鬼夫人卒，其子即少蘊也，既擢第，爲淮東提刑周穉培，周嘗延一黃山人少蘊，命之筮，遇晉卦，黃曰：三年後當學生二女，晉之卦坤下離上，二陰也，晉之字從兩口，爻辭曰：晝日三接，三年之象也，俟此事驗，當以前程奉告，少蘊深惡其說，已而果然，自維揚歸吳興，復見之，少蘊曰：君昔日所言果中，異時休咎，盡以告我，黃曰：公貴人也，自此當備儀清要，登政府，終於節度使，宜善自愛，少蘊異之，以白乃父，父曰：憶三十年前有客亦姓黃，爲吾言得汝之期，且謂當

建節鉞豈非此人乎。試使召之。其昔所見者。父子相視而笑。待黃生如神。建炎中。少蘊爲尚書左丞。紹興十六年。年七十。上章告老。自觀文殿學士除崇慶軍節度使致仕。二年而薨。竟如黃言之。左丞。

饒州官廨

饒州進門之南一官廨。素有怪。紹興十一年。常平主管官韓參居之。延樂平士人胡价爲館客。郡守程進道。亦遣其子從學。會程受代。价納官奴韓秀賂。白程爲落籍。程許之。韓倡乘夜攜酒肴。編入价書室與飲。且堅囑之。遂得自便。他夕復攜具至。既飲。又徧以餘尊。韓從者。自是數至。一夕過三鼓。西鄰推官廳會客散。韓价登室燈尙明。呼之。猶與相應。及天明。則价臥榻上死矣。主人詰問侍童及外宿直者。皆云每夜有婦人。自宅堂取酒炙以出。意宅中人不放言。及且則去。昨宵已雞唱。聞先生大呼。疑其夢覺。不謂遽死。蓋鬼詐爲倡以惑价。而价不悟。後三年。通判任良臣居之。其女十餘歲。常見二人相攜以行。因大病。急徙出。後以爲驛舍云。

閉羅震死

饒州餘干縣桐口社民段二十八。紹興乙卯歲爲雷所擊。擊尸至雪外。有朱衣人云。錯也。復僕於平地。段如夢中。移時方甦。項上并脊下。皆有斧跡。出青黑汁數升。同村港西亦有段二十六者。即時震死。此人元備殿二倉。歲饑閉不肯出。故天誅之。既死。穀皆爲火焚。而桐口之段至今猶在。

不孝震死

鄱陽孝誠鄉民王三一者。初其父母自買香木棺二具。以備死。王易以信州之杉。已而又貨之。別易株板。及母死。則又欲置株板自用。但市松棺斂母。既非旬日。爲雷擊死。側植其尸。或走報厥子。子急往哭。且扶尸仆地。正日中。震雷起。忽挈子往他處。約相去五里許。泊復回。父已復倒立矣。凡兩瘞之。皆震出。遂斲棺一。發表以竹而掩之。始得甦。

梅三犬

饒州東湖傍居民梅三者。紹興二十年除夕。縛一牝犬欲殺。已刺血食。恍惚間不見。夜夢犬言曰。我犬也被殺不辭。但欠君家犬子數未足。幸少寬我。梅許諾。明日自外歸。恬然無所傷。乃復育之。

安昌期

安昌期。昭州恭城人。少舉進士。皇祐中。朝廷平僂智高。推恩二廣。凡進士會試禮部者。皆特試于廷。昌期因是得橫州永定尉。以事去官。遂不復仕。獨與小童游廣東。放浪山水間。同年曲江胡濬。爲惠州海豐令。昌期往過之。留甚久。杯酒間多爲嬉戲。小技。娛悅坐人。嘗結紙數紐。覆而呪之。良久器遂動。徐徐啟之。皆爲鼠矣。咀嚼舉動如真。復覆之。則依然結紙也。時采山藥嚼而吐之。以示人。津著藥上。皆如膠。或通夕不寐。指其童曰。勿輕此童。它日與吾偕隱。治平二年。游清遠峽山寺。謂僧曰。久聞山中有和光洞。故來遊。遂與童俱往。數日不返。僧疑爲虎所食。徧求之。無所見。於洞前石壁上得詩曰。蕙帳將辭去。猿猴不忍啼。琴書自爲樂。朋友孰相攜。丹甌非無藥。青雲別有梯。峽山余暫隱。人莫擬夷齊。後題云。前橫州永定縣尉。

安昌期筆山僧

海馬

紹興八年。廣州西海墘地名上弓。月夜有海獸。狀如馬。蹄鬣皆丹。入近村民家。民聚衆殺之。將曉如萬兵行空中。其聲洶洶。皆稱尋馬。客有識者。慮其異。急徙去。次日海水溢。環村百餘家。盡溺死。

夷堅甲志卷第九十四事

鄒益夢

鄒益者。饒州樂平人。爲進士。初與三舍時。乞夢於州城隍廟。夜夢往官府。見壁間詩一聯云。鄒益若爲饒解首。朱元天下第三人。既覺大喜。謂必冠鄉舉。時舍法初行。挾書假手之法甚嚴。益首犯。口朱元者。徽州人。蔡京改茶法。元爲茶商。坐私販抵罪。正第三人云。

王李二醫

李醫者。忘其名。撫州人。醫道大行。十年間。致家資巨萬。崇仁縣富民病。邀李治之。約以錢五百萬爲謝。李口瘕旬日。不少差。乃求去。使別呼醫。且曰。他醫不宜用。獨王生可耳。時王李名相甲乙。皆良醫也。病者家亦以李久阻不効。許其辭。李兩數藥而去。歸未半。道逢王醫。王詢李所往。告之故。王曰。兄猶不能治。吾伎出兄下。遠甚。今往無益。不如俱歸。李曰。不然。吾得其脈甚精。處藥甚當。然不能成功者。自度運窮。不當得謝錢耳。故告辭。君但一往。吾所用藥。悉與君以此治之。必愈。王素敬李。如其戒。既見病者。盡用李藥。微易湯。使次第以進。閱三日。有瘳。富家大喜。如約謝遣之。王歸郡。盛具享李生。曰。崇仁之役。某略無功。皆兄之教。謝錢不敢獨擅。今進其半爲兄壽。李力辭。曰。吾不應得此。故主人病不愈。今之所以愈。君力也。吾何功。君治疾而吾受謝。必不可。王不能強。他日以餽道爲名。致物幾千緡。李始受之。二醫本出庸人。而服義重。

取予如此士大夫或有所不若也今相去數十年臨川人猶喜道其事

花果異

紹興二十一年四月池州建德縣定林寺桑樹生李栗樹生桃極甘美異常鄱陽石門民張二公僕家竹籬上生重臺牡丹一枝甚大吾家田人汪二十一家籬內現金色蓮花有僧立其上自四月八日至十日不退其家以資大遂滅聞自彭澤至石門民家饒多生花但無僧此異所未聞也是年雨澤及時鄉老以為大有年之祥

黃履中禱子

黃鉞字元受建昌人汪應辰榜登科言其祖履中無子禱于君山廟夢人以綵籠盛五色鳳三別以筠籠盛一鳥併授之後正室生三子皆擢第妾生一子無所能

綉紡三夢

綉紡字公素元姓句犯上嫌名遂增系為綉其音如章句之句宜和甲辰赴省試夢人告曰遠得逢州便得紡喜謂遠得者即得也已而不利至建炎庚申試維揚夢如初紡曰遠者綉也我已姓綉又試於揚州其必得又不利久之復夢其人來以實告曰君年四十八方登科今未也紡時三十八矣度猶有十年以未可得不敢萌進取意屏居道州富家翁召教其子及紹興甲寅科詔下紡四十五歲矣以為必無成不肯往主人強之曰所以延君者正欲挾小兒俱入舉場君必行陰令其子自為下家狀求試紡不得已從之遂與富子俱薦送明年徽公據納禮部漫啟視則所具年甲誤以為四十七是年正四十八也賦喜以為神助獨未曉逢州便得之語及坐圖混勝出紡名之左一人姓周右一人姓周是歲遂登第首尾十二年凡三見夢方驗曲折明白如此

黃司業夢

元符戊寅歲睦州建德人黃司業者失其四歲男子日夜悲泣夢之曰兒已受生無用相憶兒前生嘗為宰相坐誣陷善人謫為公家子偶又有小過復再謫今只在數里間方十四秀才家他日當有官舉此一世後卻生佳處矣明日訪方秀才果得子以十二月一日生正與黃氏子亡日同黃請觀之兒體然甚喜與之物即舉手如欲取狀黃歸遂不復哭十四秀才者名逸官至朝請郎所生子名序紹興十二年登科然仕職至常山丞以死壽五十有三

俞翁相人

郡武俞翁者善相人尤能聽器物聲驗吉凶先世仕南唐為太史令後主歸朝俞氏舉族來居邵武之泰甯翁年既高人尊之呼為翁云葉祖洽兒童時好騎羊為戲翁見之曰郎君當魁天下士勉之無戲祖洽遂折節讀書會黃右丞履丁內艱鄉居祖洽與邑子上官均執弟子禮師事之嘗過小山寺遇翁翁逆謂曰狀元榜眼何自來此二人相視而笑曰翁有是翁曰不特爾又同年焉吾為子選一題可預為之備二人未之信戲曰題目謂何翁指庭下竹一束曰當作此二人笑而去熙寧三年廷試進士罷詩賦論三題

易以策問祖洽遂首選均次之方悟竹一束蓋策字也祖洽父恪少不學嘗過翁門縣之士子羣集無一可翁意獨指恪曰此人年六十當官七品服銀緋眾皆慚恪後以子貴封累朝請即賜朱紱正年六十云翁嘗行田間聞水聲曰水流悲田將易主已而果然又嘗入市聞樂聲曰金聲亢其有兵當在申酉間然我無傷兵四人當溺死至期果有戊卒自汀州還過市奉飲爭倡女抽戈相戕度不自安乘暮亂流而渡正春濤怒漲溺死果四人或問其故曰日在子又屬水水旺於子金至此死焉其巧發奇中類是今邵武人猶傳其相書一編然去翁遠矣

宗本遇異人

僧宗本者邵武田家子宣和元年因餉田行山陬中遇道人麻衣椎髻丐食本曰吾父未哺豈可同至家取食否道人怒唾左拇端抽一劍脅之本對如初道人笑曰獠子可教解衣帶小瓢傾紅藥三顆授之本舉掌欲服問其二墜地不可得但嚙其一道人復笑曰分止此耳忽不見本不復歸家入進村雙林院止佛殿上即能談僧徒隱事咸驚異走告其家妻子來視斥去不使入明日謹傳一鄰來詢休咎者系道不絕郡將以下咸遣書乞願本握筆瞑目頌立成筆法清勁可愛寺僧指為生佛欲令久居以壯聲勢本曰吾緣不在是當往汀州謁定光佛奮臂便行至秦甯之豐巖樂其山水秀邃亦夢紫衣金章人挽留遂止不去縣人共出錢為祝髮得廢丹霞院額標其巖未幾羅騎時老自沙縣道信招迎欣然而往時李伯紀悟其語鄭肅志宏以諸生見本本指伯紀謂肅曰君他日貴由此人及伯紀登庸志宏白衣至左正言本匪沙縣隸年復還丹霞建炎四年伯紀自嶺外歸見本本大書机上作紹興二字明年果改元語伯紀曰茲地血腥觸人當有兵起公可居福州從之二月環境盜起邑落焚剽無餘二年六月伯紀帥長沙過邵武迂道訪本本送至建甯趣其速行戒之如秦甯復大書邑廳壁曰東燒西燒又連書七七數字纔出境江西賊李敦仁入邑縱火正七月七日也本初住丹霞有飛雀立化于佛前香爐上時老為著瑞雀頌人以爲師所感云紹興十六年豫言某日當去至期無疾而化本晚工詩殖貨不已尤忝齋視出一錢如拔齒其徒多諫之曰此吾宿業也

惠吉異術

僧惠吉張氏饒州餘干人少亡賴為縣五伯因追胥村社少休山麓遇婦人乘竹輿無所服惟用匹布蔽體訝其韶秀而結束詭異揖而訊之曰非汝所知也取一卷書授之曰勉旃後當為僧言訖輿去如飛二僕夫冉冉履空中張歸即能談人意問事弄妻子出遊過撫州宜黃縣行止伴狂人無知者時大旱縣人作土龍禱雨張投牒請自祈約明日午必雨不爾願焚軀以謝即跌坐積薪上民之輕信禱者爭益薪及明烈日滋熾萬眾族觀至乘炬以須如期果大雨四境霑足邑人始謹事之鄉柄居是邑惡其感眾張往見之曰吾宿負公杖幸少寬我張為邑人整治衢陌資金數百萬或謂於鄉曰彼乾沒其半聞道以遺妻孥鄭怒言於縣宰捕管之已而悔詣張謝張曰莫圖言之矣無傷也宣和三年適邵武秦甯謂縣

人黃溫甫曰吾與若隔生同為五臺僧若病我當館我以償黃為藥庵香爐峯頂買僧牒落髮師能呪水起疾數百里間來者絡繹通直郎葉武為令夢一女子持火東西焚庭廡復鼓門驚覺連明師造縣迎問曰昨夕無恐否葉愕然具以夢告師命與土地木胎至庭斧之血津津然初縣有異物化為美姝惑宿直吏至是遂已縣丞江定國母呂氏有眩疾每發頭潑潑不可忍以扣師師曰無它故要銀兒為孽定國駭懼銀兒者其父時故姬呂氏陰殺之於是巧為禳謝師引紙畫為禽畜百十種令乘火炬設瓜果賓主置榻戒其家人皆就寢勿動獨一二僕使在迨夜師入呂氏寢物色之得於柵間僕者咸見好女子年可十六七綠衣黃裙對之掩泣若不從狀師徐徐諭解已而肯首乃以所畫并楮錢付之送使出門呂氏明日疾不作富人江景淵嘗與人爭田不勝用計殺之忽得脾疾詣師請水師具數其過景淵叩頭哀祈為至其居命斷地丈許得蒼狗呿牙怒視左右皆恐視之乃塊石師以杖擊之應手糜碎景淵即瘳又有借弄籍歸一併同謁師師所居山椒林樹蔽繞來者未至門不知也師逆告其徒曰某人夫婦少還至勿令其婢子入及二人至元無婢自隨師言狀借筵泣求救乃昔日曾逼一婢赴井死皆因未之知嘗入市見搏拚者立道左呼使前捫其項下如揭物狀曰後不得復爾人問故蓋此人昨夕負博進患而投緘救至得不死師曰查捕魑魅逆說禍福甚多不勝載紹興四年死秦甯人至今繪事其像不呼其名惟曰張公或曰張和尚云

卓筆峯

秦甯縣東十五里有仙棺石相傳往年因風雨白晝晦冥人聞空中音樂聲及齊見棺木在巖間其處峭絕人莫能上疑仙人蛻骨送于此因名音山亦曰聖石遇大旱祈雨即應蔣穎叔使福建日過之為賦詩更名卓筆峯宣和五年復大雷電風雨霖霖及霖而棺旁又列一棺題湊不異世俗作者次年春山遊人見輿馬旌幢騎從呵殿騰騰至其地作樂而去樂聲泠然非世間音村民能探獲者嘗登之云棺不施釘可開視骨色青碧葬具悉古製惟一小剪刀細腰修及同人問用者將挈而下忽霹靂快崖起大蛇旁午民驚怖墜地體無所傷而病狂半年方愈為鄉人言如此右五事皆郡武士人黃文書言

張琦使臣夢

左武大夫榮州刺史張琦紹興十六年自建康解軍職為江東兵鈐駐饒州三年而病琦有田在池州建德縣命使臣掌之是歲使臣夢黃衣數人持一朱書漆牌云攝饒州鈐轄張琦潭州長沙知縣趙伯某既寤意謂琦被召命詣鄱陽慶之琦病已篤不得見家人恐其夢不祥不敢言而琦數詢其子云趙知縣到未子謂病中謔語不敢對凡月餘果有趙君者能長沙縣歸至饒泊城下卒於舟中琦登時亦死

周濱受易

周濱字東老福州閩人佳士也陳了翁以兄之女妻之濱受易於翁如有所悟翁喜參禪見濱論死生之說禪者所不能言甚訝之宣和中以疾卒前一日作詩與蔡氏甥曰三舅報無常第三諸甥脚手忙熱爐三挺皂爛煮一鍋湯垢膩從君洗形骸任爾扛六釘聲寂寂千古路茫茫

蔡振悟死三

蔡振字子玉閩縣人年甫冠從鄉先生鄭東卿學易忽悟死生之理其家在鼓山下紹興十七年開莆田鄭樵入山從老僧問禪振作書抵樵論儒釋之學樵見其年少而論高疑假手於人親扣之益奇怪乃見東卿問振所學東卿曰不知也十九年四月振來謁東卿問尚書禹貢得疾歸家遂篤叱出其妻呼弟輪告以死令輪把筆口占一詩曰俟同舍生來弔可出示之其語云生也非貧死今何缺與時俱行別是一般風月詩畢而逝

許氏詩識

許太尉時未第時居福州晉浦巷夜有虎自東山踰破城入其園傷園豕而去及旦舉室慮其復至太尉不以為異且高吟曰昨夜虎入我園明年我作狀元叔母戲續其下云頗狗不要亂吠且在屋裏低蹲鄰里傳以為笑明年太尉魁天下士後登政府叔母之子特以恩得官至大夫謂之許工部舊所居室太尉悉以與之後工部得心疾家人閉不使出所謂頗狗低蹲之語乃其母詩實先識也三事鄭東卿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九事

桐城何翁

舒州桐城縣何翁者以貨豪於鄉嗜酒及色年五十得風疾手足奇右不能舉與之同郡良醫李百全幾道家治療月餘而病良已將去幾道飲之酒酒半問之曰死與生孰美翁愕然曰公醫也以救人為業豈不知死不如生何用問幾道曰吾以君為不畏死耳若能知死之可惡甚善君今從死中得生宜永斷房室若不知悔則必死矣不復再相見也翁聞言大悟才歸即於山巔結草庵屏處卻妻妾不得見悉以家室付諸子如有二年勇健如三十許人徒步入城一日行百二十里幾道見之曰君果能用吾言如持之不懈雖未至神仙必為有道之士翁自是愈力但多釀酒每客至與奕非飲酒清談窮日夜凡二十有五建炎初江淮盜起李成犯淮西翁度其且至語諸子曰急宜向可全諸子或願戀妻孥金帛又方治裝未能即去翁即杖策腰數千錢獨行至江邊賊尙遠猶有船可度徑隱當塗山中諸子未暇走而賊至皆委鋒刃翁在寺與鄰室行者善一日呼與語曰吾欲買一棺煩君同往取之可乎曰何用此笑不應遂買棺歸寢室內數自拂拭又謂行者曰吾終想公矣吾屋後儲所市薪明日幸以焚我棺恐有吾家人來但以告之行者且疑且信密察其所為至暮臥棺中自托蓋掩其上明日就視死矣時年七十九後歲餘翁有姪亦脫賊中訪翁蹤跡至是寺方聞其死翁與中書舍人朱新仲壘有中外之好朱公嘗記其事以

授子云。

龐安常鍼

朱新仲祖居桐城。時親識問一婦人妊娠將產。七日而子不下。藥餌符水無所不用。待死而已。名醫李幾道。偶在朱公舍。朱邀視之。李曰。此百藥無可施。惟有鍼法。然吾藝未至此。不敢措手也。遂還。而幾道之師龐安常。適過門。遂同謁朱。朱告之。故曰。其家不敢屈先生。然人命至重。能不惜一行救之否。安常許諾。相與同往。纔見孕者。即連呼曰。不死。令家人以湯溫其腰腹間。安常以手上下捫摩之。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母子皆無恙。其家驚喜拜謝。敬之如神。而不知其所以然。安常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胃。不復能脫。故雖投藥而無益。適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既痛即縮手。所以遂生。無他術也。令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至此。新仲

紅象卦影

紹興二年。盧陵董良史。試罷。詣紅象道人作卦影。欲知其低昂。卦成。有詩曰。黑猴挽長弓。走向天邊立。系子獨高飛。中人嗟莫及。良史不能曉。占者曰。事應乃可解。及唱名。張子韶成。為榜首。張生於壬申。所謂黑猴者也。長弓。張字也。良史在三甲。其上孫雄飛。所謂系子高飛也。其下仲并。所謂中人莫及也。良史

譚氏節操

英州真陽縣曲江村人吳琦。略知書。其妻譚氏。紹興五年閏二月。本邑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琪欲去。譚氏與其女被執。并鄰社村婦數人。偕行。譚在眾中頗潔白。盜欲妻之。詰曰。爾輩賊也。官軍旦夕且至。將為盡粉。我良家女。何肯為汝婦。強之不已。至於捶擊。愈極口肆罵。竟斃於毒手。後盜平。鄰婦同執者皆還。曰。使吳秀才妻不罵賊。今日亦歸矣。因備言其死狀。吳生始知之。聞者高其節。予嘗為之傳云。

草藥不可服

紹興十九年三月。英州僧希賜。往州南三十里洗口掃塔。有客船自番禺至。舟中士人之僕。脚弱不能行。舟師憫之。曰。吾有一藥。治此病如神。餌之而差者。不可勝計。當以相與。既賽廟畢。飲酒醉。入山求得藥。濟酒授病者。令其未明服之。如其言。藥入口。即呻吟云。腸胃極痛。如刀割。避明而死。士人以咎舟師。舟師悲曰。何有此。即取昨夕所餘藥。自瀆酒服之。不踰時亦死。蓋山多斷腸草。人食之輒死。而舟師所取藥。為根莖所纏結。醉不暇擇。徑投酒中。是以及於禍。則知草藥不可妄服也。

南山寺

鄭良。字少張。英州人。宣和中。仕至右文殿修撰。廣南東西路轉運使。累為嶺表冠。既奉使兩路。遂於英築大第。墾以丹碧。窮工極麗。南州未之有也。靖康元年。或斷其過於朝。朝廷遣直龍圖閣陳述為漕。俾勸之。述至英。良居家。初不知其故。僦具延述。述亦推心與飲。歸同官之好。至廣州。始遣使逮良下獄。窮治其賊。榜笞不可計。奏案上方得出獄。出之一日而良死。比斷勸至。止於停官編錄。已無及矣。家人未能葬。惟厝于英之南山寺。所遺錄寶甚多。述遂攝帥事。建炎二年代還。以它事復為轉運使。許君所勸。下廷尉。

削籍編置英州。太守真之南山。時良已遷葬數日。殯宮空。欲述居之。或告以實。述曰。吾前治其獄。王事也。今已死。何足畏。即居之。纔三四日。自盡。見良。驚曰。鄭良何敢來。即感疾死。時建炎二年也。良之宅今三分為天慶觀。州學驛舍。其家徙江西云。三事英傳

賀氏釋證

賀氏者。吉州水新人。嫁同鄉士人江安行。有二子。自夫死不茹葷。日誦圓覺經。釋服不輟。或勸更誦他經。賀氏曰。要知真性。本圓本覺。不覺不圓。是為凡夫。我不誦經。要遮眼耳。長子權。登進士第。紹興六年。為賀州簽判。迎母至官。賀氏從容語其婦曰。吾誦經以來。了無夢想。比年夜艾。常見瑞光中有貌坐。欲升之未果。今日閉目。亦見佛相。是歲五月甲戌。沐浴易衣。明日食罷。盥漱如常。忽收足端坐。兩中指結印。瞑目而逝。家人倉黃召醫。已無及矣。郡守范直清帥其屬瞻禮。嘆曰。大丈夫不能如此。命畫工寫其像。像成。惟目睛未點。乃禱曰。精神全在阿堵中。願賜開示。俄兩目炯然。子孫扶視。皆謂再生。點睛訖。復瞑。時年七十。傳等

昌國商人

宣和間。明州昌國人有為海商。至巨島泊舟。數人登岸伐薪。為島人所覺。遽歸。一人方瀕不及下。遭執以往。縛以鐵絛。令耕田。後一二年稍熟。乃不復熟。始至時。島人具酒會其鄰里。呼此人當筵燒鐵箸灼其股。每頓足號呼。則烘堂大笑。親戚聞之。才有宴集。必假此人往。以為戲。後方悟其意。遭灼時。忍痛齧齒。不作聲。坐上皆不樂。自是始免其苦。凡爾三年。得便舟脫歸。兩股皆如龜下。張昭時為縣令。為大人言。

盤谷碑厄

孟州濟源縣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碑。唐元和中。縣令崔泚所立。歲月既久。湮沒為民井。政和三年。縣尉宋崇巡警至其地。洗濯視之。曰。此至寶也。村民愚以為真。有寶。伺宋去。碎之。無所獲。棄于道上。高密人孟温舒。為令。聞之。昇歸縣。命于出治堂中。出治堂者。元祐中。宰傅君愈所建。崇少游作記。且書之。刻石崇甯時。為觀望者。竊去。温舒得。本於民間。再刊之。但隱其姓名。亦好事君子也。

孟温舒

孟温舒。為濮州雷澤令。吏不敢欺。嘗有瘡者。投空牒訴。事左右皆愕。温舒械之。曰。彼恃瘡疾來侮我。命二吏隨扶以出。肆諸通衢。復潛遣。厚者物色其旁。曰。有所聞。即告。果有語者。曰。是人備於某家。累年負其直不償。故詣令訴。特口不能言耳。今乃獲罪。安用令。吏以白温舒。遣執語者。訊之。遂得直。一縣稱為神明。郭編密三徒作温舒惡語。此事。

盜敬東坡

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應兵救之。復料理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焚。甚眾。兩人皆劇賊。而知尊敬蘇公。

如此彼欲火其書者可不有愧乎。

鬼呼學士

范鎧字宏甫建州浦城人布衣時至日中無炊里人未之奇也一夕寒甚自村墅回邑假寐溪橋中夜聞人聲從橋出若有詢之者應曰學士疑于是鎧不疑其鬼徐徐聽之皆涉水而濟黎明鎧還浦城人目教授生童者為學士意所稱謂此未幾鎧登第終龍圖閣學士蓋宿橋之夕相去五里許一家設水陸呼學士者乃鬼也。

惠兵啞聲

黃薦可字宋翰福州長溪人紹興中除惠州守遊兵已至有日者過門聞從吏聲啞告其人曰吏聲無土公必不赴未行果罷三事黃文審說

廖用中詩戲

廖尚書用中剛崇甯初以士人為辟雍錄已而擢第宜和中復以命士為錄於太學時蔡魯公方盛用中嘗戲作詩寄所善者曰二十年前錄辟雍而今官職儼然同何當三萬六千歲趕上齊陽魯國公好事者傳以為口實鄭樵

觀音醫臂

湖州有村媪患臂久不愈夜夢白衣女子來謁曰我亦苦此爾能醫我臂我亦醫爾臂媪曰娘子居何地曰我寄崇甯寺西廊媪既寤即入城至崇甯寺以所夢白西舍僧忠道者道者思之曰必觀音也吾室有白衣像因葺舍誤傷其臂引至室中瞻禮果一臂損媪遂命工修之佛臂既全媪病隨愈謝人吳

李八得藥

政和七年秀州魏塘鎮李八叔者患大風三年百藥不驗忽有遊僧來與藥一粒令服李漫留之語家人曰我三年間化主留藥多矣何符有效不肯服初李生未病時誦大悲觀音菩薩滿三藏是夜夢所惠藥僧告之曰汝尚肯三藏償誦我卻不肯服我藥既寤即取服之凡七日復身皮如脫去須眉皆再生式說

佛遺斂

平江民徐叔文妻遇金人破城獨脫身賊手出郭於水中行惟誦觀音佛名首插金釵恐為累擲置水中半途迷所向有白衣老嫗在岸呼之令上指示其路曰遇僧即止又云恐汝無裹足贈汝金釵視之蓋向所奔者至一林中見寺遂止乃薦福也次日其塔將世永適相值乃攜以歸

佛救羸胃

平江僧惠恭病羸胃不能飲食夜夢一狸貓自頂背入腹中從此日甚每過市見魚深起嗜想遂發意誦觀音菩薩百萬聲日持大悲呪百八遍復夢至山中遇道人相慰問曰吾與汝藥俄青衣童籠一雞至前貓自背口出徑入籠擒雞因驚覺病頓愈

歐十一

湖州民歐十一坐誤殺人配廣中其妻在家齋素日誦觀音歐在配所見一僧呼曰汝家妻學極念汝欲歸否曰固所願遂出藥擦其腕初無痛楚腕已墮地血流不止僧曰可持以告官當得歸收汝斷手勿失也歐如言得放還及中途復見僧曰汝斷手在否曰在取而續之膾合如初三事皆李德與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一 十八事

梅先遇人

予宗人慶善郎中與祖紹興十二年為江東提刑治所在鄱陽王元量尚書鼎從假二卒往夔峽既回拜于廷其一梅先者獨着道服拜至十數不已慶善訝之答曰同郎中治事退當請問以白少頃慶善坐書室梅復至曰初至夔州數日有道士歷問所從來令某隨之去某應曰諾道士曰汝當有妻孥安能捨而從我某曰惟一妻一子今得從先生視彼如涕唾耳道士甚喜曰汝能若此良可教吾將試汝即於糞壘中拾人所弃敗履令食初極臭穢強齧不能進道士笑曰如我法以食屢數日覺不復臭而味益甘軟又問所以來此為何事答曰奉主公命為王尚書取租入曰如是當歸畢之此公家錢如未了不可從我他日未晚也某曰家在江東相距數千里豈能再來曰汝思我我即至矣又授藥方三道曰若乏用時可合此藥貨視一日所用留之有餘弄諸道上以惠貧窶或無食則茹草履人與酒食但享之特不可作意大抵無心乃得道耳某拜之數十又與某道服曰汝歸見主公時拜之如拜我但作此衣勿易也慶善曰果如此勿復為走卒命直書困以自近符召使坐取草履試之梅展足據地坐淨滌履而食每數日即飲水少許久之吐其滓瑩滑如碧玉以示慶善慶善復還之梅徑取投口中食履盡乃已時方二十四歲即與妻異榻曰人世只爾殊可厭惡汝查同我學道不然隨汝所之妻始猶勉從不一年竟改嫁慶

善後予告令往丹陽茅山。預三月鶴會。山有洞。常人欲入。須秉燭。然極不過數十步。即止。梅案手而入。無所礙。則石壁中若人叩齒行持者。至最深處。得一洞。洞中水數尺。細視有書數軸。取得之。才審讀其半。乃元祐中劉法師所受法錄也。後送慶善還丹陽。慶善有外兄病。每食輒吐。梅曰。瓢中藥正爾治此。取數粒與服。一日即思食。旬時病盡失。去慶善寓。訊代者為除兵籍。既得文書。遂辭去。後數年。曾一歸鄉里。今不知所之。

食蟹報

洪慶善從叔母。好食蟹。率以精治之。一日正食。見机上生蟹散走。大恐。呼婢撤去。婢無知。復取食。為一蟹鈴其顛。盡力不可取。類為之穿。自是不敢食蟹。

瓦甌夢

洪慶善妻丁氏。温州人。雖居海濱。而性不嗜殺。後至江陰。有惠瓦甌百餘枚。不忍食。實之盆中。將以明日放諸江。夜夢丐者甚衆。裸體羸瘠。前後各以一瓦甌。皆有喜色。別有十餘人。愀然曰。爾輩甚樂。我一何苦也。丁氏寤而思之。以瓦甌影必瓦甌也。夢中能密記其數。取視之。已為一妾竊食十餘枚。乃愀然者也。得活者與夢中數同。

促織怪

洪慶善為湖州教授。日當秋晚。宴坐堂上。聞庭下促織聲極清。詰其所聽之。則聲如在房外。復往房外。則又在庭下。甚怪之。別令一人往聽。則移在床下。又詣床下。則乃在其女床側。竟不能測。是年妻丁氏捐館。次年女亡。

大錄為犬

秀州華亭縣吏陳生者。為錄事。買賄稔惡。常帶一便袋。凡所謀事皆書納其中。既死。夢于家人曰。我已在此。湖州顯山寺為犬矣。家人驚。奔詣寺省問。一犬聞客至。急避伏眾寮僧榻下。連呼不出。意若羞。其家不得已。遂還。既去。僧語之曰。陳大錄宅中人去矣。方振尾而出。此大腹下垂一物。正方。宛如便袋狀。皮帶周匝繫其腹。猶隱隱可辨。洪慶善嘗與葛常之侍郎至寺見之。詢諸僧云然。

蔡衡食餚

蔡攸之子衡。為保和殿學士。將入朝。家人呼之不醒。意其熟睡。乃為謁告。至辰巳之交。方覺。謂家人曰。我非睡。乃入冥耳。初寤時。有人云。某官召。隨以行。至官府。其人入報曰。追蔡衡至。既入。獄吏問曰。近日殺生何也。答曰。某舉家戒殺。無有是事。吏曰。此間不容抵諱。吾徐思之。近往池上得鮮鯉。因餚食之。但此一罪耳。吏曰。是也。即取鐵鉤。貫類掛樹間。數武士樹肉。頃刻而盡。約食頃。體已復故。主者延升廳事。抗禮拱手。問曰。保和相識否。吾乃太師門人沈某也。太師今安否。答曰。適方受刑。痛楚未定。少憩當言之。主者命飲以湯。即不痛。徐問諸兄弟及它事甚詳。將退。吾禱之曰。衡作惡如許。不知何以自贖。曰。盡捨平生服用。庶可救。可悉取所衣朝服金帶鞍馬之屬。施慧林寺。且飯僧數百。為吾謝過。是日洪慶善適遊寺。見主僧言。

之云。可以為戒。未幾時。復以六百千贖所施物去。竟以是年死。六事皆李邦直夢。

李邦直夢

孫巨源。李邦直。少時同習制科。熙寧中。孫守海州。李為通判。倅廳與郡圃接。孫季女常遊圃中。李留見。日送之後。每出。聞其聲。輒下車便旋。邦直妻韓夫人。於屬中窺見。厭矣。詰其故。李以實告。一夕夢至圃。見孫女。雖之不可及。而追之。躡其鞋。且以花插其首。不覺驚。以語韓夫人。韓大恠曰。穉花者。言定之象。鞋者。謂也。若將娶孫氏。吾死無日矣。李曰。思慮之極。故入於夢。甯有是。未幾韓果卒。李徐命媒者請於孫公。孫怒曰。吾與李同視席交。年相若。豈吾季女偶邪。李不敢復言。已而孫還朝。為翰林學士。得疾將死。客見之。孫以女未出適為言。客曰。今日士大夫之賢。無出李邦直。何不以歸之。曰。奈年不相匹。客曰。但得所歸。安暇它問。未及納。而孫亡。其家竟以女嫁之。後封魯郡夫人。邦直作巨源墓誌曰。三女。長適李公彥。二在室。蓋作誌時未為婿也。邦直行狀。疑無答所作。實再娶孫氏云。強行父幼安說。

趙敦臨夢

明州趙敦臨。為太學生。政和戊戌年。詣二相公廟乞夢。夢云。狀元今歲方生。紹興乙卯。敦臨始登第。狀元乃汪聖錫。生於戊戌。時年十八矣。果符昨夢。

張太守女

南安軍城東嘉祐寺。紹興初。有太守張朝議女。因其夫往嶺外不還。快快而天。葬葬于方丈。遇夜即出。人多見之。既久。寺僧亦不以為怪。過客至。必與之合。有所得。錢若緝。反遺僧。皆有二武弁。自廣東解官歸。議投宿是寺。一人知之。不欲往。一人性頗木強。不謂然。獨抵寺。方弛擔。女子已出曰。尊官遠來不易。客大恐。誘之使去。即馳入城。解潛居而卒。有孫營。憩寺中。為所在。得疾幾死。紹興二十年。郡守都聖與。率大庾令遷之於五里外山間。今猶時出與村落居人接。予嘗至寺。老僧言之。猶及見其死時事云。

大庾震吏

紹興二十一年二月晦。大庾令連滂。正午治事。書吏抱文書環立。忽黑氣自庭入。須臾一廳盡暗。雷電大震。吏悉仆地。令悸甚。手足俱弱。亦扑于案下。少頃。即散眾掖令起。吏死者四人。二錄事。二治獄者。蓋昔皆為經界吏云。連令說。

張端慙亡友

張端慙。處州人。嘗為道士。平生好丹竈爐火。初與一鄉友同泛海。如泉州。舟人意欲逃征稅。乘風絕海。至番禺。乃泊舟。二人不得已。少留。鄉友者得疾死。張為殮。寄柩僧寺。一夕寢未熟。而友至。呼其字曰。正父公。酷好爐鼎。何為也。張悟其死。應曰。吾自好之。何預君事。即閉目。默誦大悲呪。數句。友已知。偶來相過。何為爾也。即去。久之復夢曰。我與君相從久。今當遠別。不復再見。幸借我行數步。相送。張諾之。與俱行。數步。至一紅橋。友先行。語張曰。君且止。此非君所宜過。揮淚而別。既覺。不能曉。後數日。廣帥王承可侍郎。令諸利凡寄殯。悉出焚。張念其故人。命僧具威儀。火之。城下。收其骨。至一橋。擲水中。乃夢中所至處也。時

紹興十八年

六鯉乞命

汪丞相廷修。宣和中。為將作少監。鄭深道資之為同寮。一日坐局。汪得六鯉。將贈之。鄭不知也。方假寐。夢六人立階下。自贊云。李秀才。乞公一言。于少監乞命。鄭曰。不知君等何罪。俱曰。只在公一言。鄭許諾。既寤。達之汪公。汪曰。適得六鯉。將設餉。豈為是邪。遂放之。鄭自是不食魚。

五郎鬼

錢塘有女巫。曰四娘者。鬼憑之。目為五郎。有問休咎者。鬼作人語酬之。或問先世。驗其真偽。雖千里外。酬對如響。莫不諧合。故咸安王韓公。兄世良。尤信。王命召之。巫至韓府。而五郎者不至。巫踴躍不自安。乃出。後數日。偶至靈隱寺。鬼輒呼之。巫詰其曩日不應命。曰。門神禦我于外。不能達也。

東坡書金剛經

東坡先生居黃州時。手抄金剛經。筆力最為得意。然止第十五分。遂移臨汝。已而入玉堂。不能終卷。旋亦散逸。其後讀惠州。思前經不可復尋。即取十六分。以後續書之。實於李氏潛珍閣。李少愚參政。得其前經。惜不能全。所在輒訪之。冀復合。紹興初。避地羅浮。見李氏子輝。輝以家所有坡書悉示之。而祕金剛殘帙。少愚不知也。異日偶及之。遂兩出相視。其字畫大小高下。黑色深淺。不差毫髮。如成於一旦。相顧驚異。輝以歸。少愚遂為全經云。

何丞相

縉雲何丞相執中。在布衣時。貧甚。預鄉貢。將入京師。無以為資。往謁大姓假貸。聞人不為通。捧刺危坐。俟命。主人寢寢。夢黑龍蟠戶外。驚寤出視。則何在焉。問之曰。五秀何為至此。何第五秀者。以所欲告。主人舉萬錢贈之。且曰。君異日言歸。無問得失。必過我。何試竟。復造其家。館于外廡。迨日暮。執卷徒倚。樓間主人勞。又見黑龍蜿蜒而下。樂繞庭柱。就視之。則又何公也。心異之。密告何曰。君且大貴。毋相忘。已而何擢第。調台州判官。有術者能聽物聲。知吉凶。聞譙門鼓角聲。曰。是中有貴人。誰其當之。或意郡守。或視之不然。凡閱數日。不可意。一日。何乘輪出。術者見之。曰。此真貴人。角聲之祥。不吾欺也。何後以徽宗皇帝。藩邸恩。至宰相。終于太傅。贈清源郡王。

潘君龍異

縉雲富人潘君。少貧。嘗貿易城中。天且暮。值大雨。急避。止道傍人家。不能歸。因丐宿焉。不知其借居也。倡夜夢黑龍繞門左。旦起視之。正見潘臥簷下。心以為異。延入厚禮之。欲與之寢。潘自顧貧甚。刀辭。至再三。強之不可。一日醉以酒合焉。自是傾家資濟之。不問其出入。潘藉以為商。所至大獲。積財。險數十百萬。因娉倡以歸。生子擢進士第。至郡守。其家至今為富室云。

橫山火頭

常州橫山觀火頭。暑月汲井。得冰一片。有蛙立其上。方以手執冰。蛙躍去。乃食其冰。遂絕。殺不食。初不知

自此曉然。後不知所之。宣和中也。李綱正

松江鯉

平江王子簡。以四月八日至松江。市魚。鰕放生。得巨鯉。以為餉。庖人取魚。斷尾去鱗。惟頭腹未殊。忽躍入江中。頃之。索鱗。庖人以告。子簡不加責。然意其魚死矣。明年復以是日游松江。如前市魚之鯉。鱗尾猶焉。庖人視之。蓋昨歲魚也。竟食之。

夷堅甲志卷第二十五事

林積陰德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覺牀第間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中有錦囊。又其中則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恐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為己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為吏部侍郎。

林氏富證

姑蘇人殿中丞吳威。初造宅坊。漫既畢。明日墻壁間。遍印鶴爪。榜榜若林字。居數月。頗有怪異。往往至夜。分則白衣數人。泣而出。吳君卒。其家他徙。同郡林茂。先大卿。得之。卜居才一日。見庭前小兒數十。皆白衣。行至屋角不見。即命斷其地。未數尺。得銀孩兒數十枚。下皆刻林字。悉貨之。自此巨富。

雷震石保義

紹興十六年夏鎮江大雨雷電發屋撤木火毯數十套于地長人不可數皆丈餘朱衣青袖持巨斧入一屠家屠者死之又入數家詢巡警遞鋪石保養所在至軍營中得其居石生正抱子長人揮去之死斧下

食鱗戒

紹興戊辰三月平江小民醉中食鱗魚誤吞其鈎線猶在口旁急以手牽之線中斷鈎不可出痛楚之甚幾不救旬日始能食

縉雲鬼仙

處州縉雲鬼仙名英華姿色絕艷肌膚綽約如神仙中人居主簿廨中建炎間主簿王傳表弟齊生者與之相好交歡如夫婦齊家亦時見之以詰齊齊笑不答一日與英偶坐而齊至英急入帳中齊求見甚力英曰吾容色迥出世人若見我必有感志子有室家恐嫌隙遂成非令弟比決不可得見也居無何齊妻病心痛瀕死更數醫莫能療英以藥一劑授齊生云以飲爾嫂當有瘳世間百藥不能起其疾若不吾信則死矣齊先以白簿簿曰人有疾而服鬼藥何邪妻雖病困然微聞其言亟搥藥服之少頃即甦明日而履地舉室大感異之踰年齊辭歸英送至臨安城外曰帝城多神明不可入將告別英泣曰相從之久不忍語離觀子異日必死於兵吾授子一炷香願謹藏去脫有難焚之吾聞香煙即來救子但天數已定恐不可免爾既別而齊生從張王後軍淮上與李成戰竟死久之他盜犯縉雲吏民奔竄及盜去堂吏某中奉者據主簿官舍簿乃居山間英至山間問簿妻何以未反邑具以告英曰吾能去之盛飾道中奉宅因稱主簿侍兒厲聲譴責忽不見中奉大恐急徙出簿有部使者至邑威嚴凜然官吏重足正坐廳事一婦人緩行廡下歷階而升訝之以詢從吏皆不敢對會邑官白事語之曰諸君婢媵不為隄防乃令得至此眾以英為解懼甚即日治行後轉之丞廳丞為所染訟檄案行經界英亦同途丞未幾死邑令趙道之欲去其害齋戒數日將奏章上帝英已知之語令曰吾非下鬼比也若我俄齊室振動令家大小皆病遂不敢奏至今猶存

宣和宮人

宣和中有宮人得病語持及縱橫不可制詔寶籙宮法師治之不効盡訪京城道術者皆莫能措手於是閉之空室不給食如是數年有程道士者從龍虎山來或以其名聞命召之上曰切未可啓戶彼挾從將傷人道士請以禁衛數百執兵仗圍其室三匝隔門與之語且投符使服宮人笑曰吾服符多矣其如予何遂吞之已而稍定曰此符也得道士遂啓門宮人譴讓不已然既為符所制不能出道士以刀割地為獄四角書火字叱之曰汝為何鬼所憑盡以告我不然舉輪火焚汝矣不肯言取火就四角延燒始大叫曰幸少寬我將吐實道士為滅去兩角火乃言曰吾亦龍火山道士死而為鬼凡丹呪法籙皆素所習故能解之不意仙師有真符今不敢留願假數日而去道士怒曰宮禁中豈宜久此必速去即入奏曰此鬼若不誅必貽禍他處非臣不可治遂縛草為人書牒奏天訖斬之宮人即蘇

京師道流

京師有道流居城外步一神將告之曰帝遣我等五百輩日侍左右從師行持自是法大振嘗騎驢入城見一村民急下驢語之曰有妖鬼隨汝不可不除命俱至茶肆市人千百聚觀道流遣神將杖之民號呼不已杖畢飲之以符即如平常有惡少年語眾曰第能杖有鬼者不能杖我道士大怒又叱神將杖之二百惡少年受杖號呼如前且謝罪乃釋之未幾復夢神人來告曰帝以師安管平民令吾特牒盡索神將既解法不復行得大病幾死

倉卒有智

秀州士大夫家一小兒纔五歲因戲劇以首入搗藥鐵臼中不能出舉室無計或教之使執兒兩足以新汲水急澆之兒驚啼體縮遂得出又有一兒觀打稻取穀芒實口中粘著喉舌間不可脫或令以鴨涎灌之即下蓋鴨涎能化穀也二者皆一時甚急非倉卒有智未易脫也

汪彥章跋啓

錢塘關景仁子開為稅官為其下告訐郡守械之獄子開弟子東往會稽告急於兵部侍郎汪彥章汪為馳書屬杭守事遂釋子開具啓謝汪未達而死子東為致之汪書其後曰解晏子之驢昔仲仲於賢者挂徐君之劍今有感於斯文

六合縣學

真州六合縣自兵戈後學舍焚燬無遺諸生相與築茅屋十數間以居久之議欲遷徙初邑有廣寺當寺盜既息一僧出力丐錢經營之嘗取石郊外得兩大石頗平移置諸殿前之溝上若橋然凡累年寺略成而主僧死無有繼者縣因即其宮為學方聚工葺治揭溝石去之其陰大刻縣學兩字莫知何歲月也則此寺當為學校疑若冥數云

高俊入冥

昔東坂先生居僑耳有處女病死已而復蘇云追至地獄其繫者率僑耳人也近夔州成兵高俊事大類此豈非所謂地獄者一方各有之事託人以傳用為世戒歟俊家隴陽世為卒隸雄威軍紹興二十二年正月辛亥登靈之高山逢一人披髮執杖出符示俊曰受命追汝俊恐怖亟歸彼人隨之不置俊至家舉食器擲之彼人怒扼其喉俊立仆地即覺從而西且行且出其符凡大書數行後有押字俊不識也行久之路正黑俄豁然見城郭殿峻四隅鐵扉甚高四顧廣市列肆如一郡邑其中若大府兩廡因繫幾滿一女子懸足於桁吏曰前生妄費香油以塗髮故懸以澁之又一女反縛以鉗其舌吏曰生前好搖唇鼓舌者後所識甯江都將荷鐵校曳鐵鎖獄卒割其股文血肉淋漓形容枯瘠不類人左右破腦者折脛者折腋者穴胸者百十人環守之吏曰生前賊殺無辜者也一部將亦同繫籠掠無全膚次則市之鬻麵者曰再二死已數年矣前烈一大塊畜腐水收泔其七已空吏曰是皆弄麵與水漿今積于此日使盡三杯又有鬻鴿者黃小二為獄卒勞問俊曰汝何時來耶與俊同曹追者凡三百餘人奉節令趙洪先一

夕死亦彷彿庭下。堂上黃綬主者呼俊曰。汝以何年月日時生乎。俊曰。俊年二十五歲。六月二十四日辰時生。主者披籍曰。吾所追乃生于己時者。使俊止以俟命。其它一一問如前。有即荷校驅而東去者。亦有閉諸廡者。庭中壯士金甲持斧立。俊進揖曰。主者留俊。而未有以命。奈何。曰。吾為汝入白。頃之出。曰。可去也。戒一童曰。速與偕行。或埋瘞則無及矣。童導俊由始來之路。其正黑者既窮。即失此童。惟望西而行。殆數里登山。下有河流。溺者不可計。官曹坐岸上。使卒徒擁行人入于河。入者為魚龍所噉食。能涉而得岸者。百不一二也。益大恐。奔及重嶺。乃東行至平川。二徑交午。不知所適。憩川上。伺過者將問津。有犬來牽俊衣。趨左徑。凡七里許。復失犬。獨進險前岡。抵大溪。甫過橋而橋壞。後一騎來。迫壞橋呼曰。急治橋。尋有四五人負大木橫其溪。騎者不克度。俊僉益疾步。踰時遂變之東津。視其體則裸也。或詬之。歐其背。遂驚寤。蓋死二日。家方謀瘞之云。吳公題作

鼠壤經報

邵武秦甯瑞雲院僧有貴。持律甚嚴。嘗坐方丈。有新生鼠三四繼墮於前。諦視悉無足。命取梯探其穴。適鼠母用金剛經碎以為窠。是以獲此報。道文

爾天尊止怖

陳季若言平生多夢。怖不能獨寢。每寢熱必驚覺。甚患之。夢有教者曰。但持元始天尊靈寶護命天尊號。每日晨興。焚香誦二號。各三十過。久當有益。如其言。不一歲。怖心不萌。或夜獨臥古驛中。亦無苦。至今不少懈。

僧為人女

僧善曼者。長沙人。住持洪州觀音院。已而退居光孝之西堂。紹興二十三年秋得疾。鄱陽董述為司戶參軍。攝新建尉。居寺側。憐其病。日具粥餌供之。曼每食必再三致謝。光孝主僧祖璠謂之曰。汝為方外人。而受人養視如此。惟惟有欲報之意。以我法觀之。他生必為董氏子矣。曼雖感其言。終不能自克。時董妻汪氏方娠。璠陰以為慮。而董且暮供食。情與親骨肉等。曼病益篤。以十月二日巳時死。寺中方檣鐘誦佛。外人入者云。司戶妻免身得女矣。較其生時。曼適死云。女數月而夭。璠

向氏家廟

欽聖憲肅皇后姪向子壽妻周氏。賢婦人也。初歸向氏。自以不及舅姑之養。乃盡孝家廟。行定省如事生。未嘗一日廢。歲時節臘。於烹飪滌濯。必躬必親。政和間。隨夫居開封里第。得疾。於夢中了了見五六人。若世間神廟所畫鬼物。內一人取所佩鏡。出紙小幅。滿書其上。字不宜識。既而斷裂作丸。如所服藥狀。取案上湯飲。勸周曰。服此即安。周取服不疑。既覺。即苦咽中。介介噎塞。飲食不能下。疾勢且殆。周自念此非醫所能為。而世間禳禱事。又素所不信。但默禱家廟求祐。數日後。因服藥大吐。始能進粥。且肉食。既有間。夢仙官乘羽蓋車。冉冉從空下。儀從甚盛。升堂坐。取前五六鬼。捧于廷。如狗問狀。諸鬼取符所治藥。與所餘粥肉之屬。各執以進。曰。所見惟此耳。內一鬼乃書昏作丸者。獨戰栗懼懼。於唾壺中探取丸。書展之。

復成小幅。文字歷歷如故。上之仙官坐間。命行文書械諸鬼付獄。徐整駕而去。周渙然寤。即履地復常。後享壽七十。仙官蓋家廟神靈也。周仲子訪

夷堅甲志卷第三十八事

狄儂卦影

狄武襄之孫儂。得費孝先分定書。賣卜於都市。鄉林向伯共子。自致仕起。貳版曹。儂為寫卦影。作乘巨舟。泛澄江。舟中載歌舞婦女。上列旗幟導從之。厨甚盛。岸側一長竿。竿首幡脚。獵獵從風。靡詩云。水畔幡竿。分符得異恩。湖洲波似鏡。聊以寄君身。向讀之甚喜。自以必復得謝。浮家泛宅而歸。但未盡曉。一日上殿。占對頗久。中書舍人潘子賤。良貴攝記注侍立。前呼曰。日晏恐勤聖聽。向子謹退。而天語未終。向不為止。潘還就班。少焉復出。其言如前。向乃趨下。明日各待罪。上兩平之。已而各丐外。尚章再上。以學士知平江府。封官三月餘。力請謝事。優詔進秩以歸。始盡悟卦意。水畔幡竿。指潘公也。而出守輔郡。上眷益厚。所謂分符得異恩也。潮迴者。言自朝廷還。波似鏡者。平江也。聊以寄君身。謂姑寓郡齋。終當歸休耳。潘次

死卒致書

紹興戊午。呂丞相居天台。族婿李修武。寓會稽虞氏館。方與妻對食。一走卒以丞相書至。李接書展讀。其人曰。本府某提轄。已在大善寺。使邀修武。李諾之。須臾起更衣。久不出。妻往尋之。乃見在園內池水上。身沒至腹矣。急呼僮僕共拯之。得不死。徐問所見。曰。適與某提轄飲梅花酒。樂作正歡。而爾輩挾我出。不能終席。殊敗人意也。池四面有桃梅數十本。遺視走卒。已失所在。後半月。有自天台來。言提轄者死。幾月矣。

走卒乃丞相所遣至李氏者道死於嶺縣縣人檢尸得其券帖獨不見丞相書是日蓋李得書日也死卒能致生人書亦異矣

傅世修夢

傅世修會稽人鄉舉不利夢入省闈試德隆則星賦次夜又夢如初試卷內畫巨鉤鉤下有悍龍用爪覆李伯時馬五六紙傅以夢稍異因志之後三年鄉貢明年省試天子以德為軍賦默念車有軌軌者梓也當口口而不利又三年復赴省試天地之大德曰生賦策問馬政遂中第乃悟昨夢自解曰德隆者大德也星者曰生也卷中畫馬馬政也而不了悍龍之義既奏名謁謝坐主見勾龍庭實校書言傅所試卷在其旁中勾龍狀貌甚偉而富髯須乃盡曉畫中意時紹興十二年

樊氏生子夢

衢人樊國均說建炎庚戌歲其父察調宣州通判代鄉人徐昌言明年八月當赴官是歲十二月七日樊夜夢是月二十五日宣卒携書來迎抱一小兒拜廷下訝其無儀從之物答曰途間盜梗不敢以器皿來只有青蓋及數騎耳問所以抱子狀曰家無妻室唯此一子愛之故以自隨次日以白父父曰心思之官故夢如是是時樊妻柴氏孕當以正月免身歲未盡五日忽苦腹痛將就產宜卒張德以徐通判書來云已得祠祿歸鄉就携遊兵來樊視其人絕類所夢者但不抱子而詢所資物其答與夢中言無異至暮柴誕一子既閱月俱往宣城張德者來謁告曰向被差時一子纔六歲以無母留姑氏拊養之今歸則死矣問其日乃與柴氏誕子時同則夢中之詳蓋當為樊氏子也

楊大同

楊大同懷州人未第時隨兄官下嘗與兄之小兒肩輿為戲兒已下輜楊揚揚見婦人抱幼女坐輜中大驚異即以兄子歸急出外舍思所以挑招之策旋踵問婦已在臥內笑曰在此待子遂與之狎問其故曰我某家婦夫行役不歸累年以子獨居故逸而從子子勿泄勿娶我雖久此外人不能知自是與同寢食歷數月楊顏色日枯悴兄家疑之亦嘗開夜榻人聲意有淫厲呼道士以天心六丁符籙治之婦忽變形作可畏相欲殺楊楊哀鳴懇拜曰請後不敢遂如初少時自垂泣辭去曰我乃爾三生前妻此女爾女也爾為商往他州願戀倡女不知還我貧困不能自存携此女赴井死訴之帝帝令天獄口法曰爾遂利忘家致妻子死於非命雖有別善業當登科然終不能享自此十年間將受報我以前緣未斷來尋盟今數盡當去亦從此受生矣出門即不見紹興五年楊登科再仕為廣西帥屬以事至柳州過靈文廟廟祝請入謁楊不可祝曰不然神且譴怒楊叱之徑謁太守飲湯未畢蓋落手而仆即死皆云柳侯所怒不知其向來事也相距正十年云

董白額

饒州樂平縣白石村民董白額者以僧牛為業所殺不勝紀紹興二十三年秋得疾每發時須人以繩繫其首及手足於柱間以杖痛捶之方欣然忘其病之在體如是七日方死董平生殺牛正用此法其死也

與牛死無少異云

婺源蛇卵

徽州婺源縣紹興二十三年七月三日大雨邑中有老樹蟻結數十圍震為數截中藏蛇卵十餘斛或取碎之每殼中必一物詰曲其間如鱗然雞猪食之輒死小民食死猪肉者亦死卵大小如彈丸如小橘去縣十五里有巨蟒同時震裂皆疑其為蛇母云子族人邦直時為邑尉嘗取其卵碎之實然

鄭氏女震

婺州武義縣鄭亨仲資政族中三女從姊妹也皆未適人長者十八歲次十四歲次十二歲紹興二十四年二月六日族有姻會三女往觀之會罷親族相聚博戲忽大雨震電三女皆捨去自便道小戶欲還家未至而火滅共憩一小亭上族人遺婢明燈視之則皆仆地其一已震死裸臥雨中衣服粘着柱間其一體半焦衣皆破碎其一無所傷扶歸明日方甦問之曰方行次忽滿眼黑暗無所視遂驚駭如睡他皆莫知也身焦者數日方能言亦不死

鄭升之入冥

衢人鄭升之宣和間為樞密院醫官後居湖州累年嘗往臨安於橋中遇急足持文書來視之乃追牒也上列官爵姓名二十餘人鄭在其末讀畢即恍惚如醉還家而病前使亦至呼之遂隨以行路半明半暗如月食夜到冥府使者先入鄭窺窗間見兩廊皆囚而以泥泥其首少頃呼入主者問曰汝當死有陰德否曰無嘗從軍乎曰然汝昔宜和中隨諸將往燕山有二卒得罪於將欲斬之以汝諫獲免又汝在京師時好以藥施人有之否鄭曰頗憶有之主者曰有此二美當令汝還取元牒判云特與展年放還鄭拜謝既出門詢向使者曰吾復活幾何年應曰不知也將行使者曰汝平生好飲餘瀝沾几案間積已數十須飲訖乃可去即舉一甕甚臭強鄭令飲飲三斗許不能進失手墜甕乃醒又病一月方愈自以陰限不明書年數常恐死乃別所知者自還鄉治冢地明年其所知者邢懷正孝肅為衢簽見鄭之子則鄭已死矣計其復生僅旬月云

黃十一娘

福州侯官縣黃秀才女十一娘立簾下觀人往來一急足直入曰官追汝女還房即苦心痛死經日復生曰追者與我俱行數十里忽有恐色曰吾所追乃王十一娘誤喚汝今見大王但稱是王氏若實言當捶殺汝我強應之至官府見三人鼎足而坐中坐者乃我父也望我來即憑軒問曰汝何為來此曰正在簾內為人追至及中途則言當追王十一娘而誤追我戒我不得言父還坐謂東向者曰所追王氏今誤矣曰公何以知之曰此吾女也東向者即命吏閱簿顧曰果誤矣又笑曰王法無親今日卻有親皆大笑乃放我還

謝希且

徐人竇思永居洪州妻鄭氏方娠紹興二十三年閏十二月一日思永夢洪州監稅乘義郎謝希且來拜

不已。思永不敢受。夢中愧謝。睡覺至亥時。妻生一子。旋聞寺鐘。問之。則謝生正以是時死矣。思永名其子曰宜哥。謝氏後知之。云希且小字。實曰宜哥。則資氏子為希且。後身昭昭矣。希且。邵武人。亦知書。思永登二十四年進士。與子妻族有連。聞其說。

盧熊母夢

盧熊。邵武人。校書郎。妻之子。紹興二十一年。赴試南宮。母樊氏。夢數人舁棺木至中堂。曰。此夫人母也。號泣而寤。以告。至曰。人言夢棺得官。若三郎者。恐有登科之兆。如君者。或有遷官之喜。今乃吾亡母。此何祥也。至未能遠曉。質明出視。事既歸。有喜色。遙呼其室曰。吾為爾釋昨夢矣。爾母何姓。樊氏。翼然悟。蓋其母乃熊氏也。於是知熊必擢第。已而果然。熊改。

范友妻

張淵道。紹興五年。為右司郎官。兵士范友。居于門側。其妻以九月二十四日死。已斂而未蓋棺。翌日五鼓。張六參入朝。方傳呼。范妻忽自棺中舉手。撼其夫。夫驚問之。曰。適有數鬼來此。一判官綠袍。滿面皆猪毛。逆生。問我蹤跡。答云。夫范友。本黃河壩岸兵士。因張郎官入西川。差為水手。後從至行在。今為院子。判官領之。方徘徊間。忽聞人呼。右司來。諸鬼皆奔散。獨判官歎曰。收氣不盡矣。方出門去。猶未遠也。妻復起。能飲食。又十日竟死。

婦人三重齒

鄭公肅。右丞。姪某。家于拱州。時京東饑。流民日過門。有婦人盛土其容。而貌頗可取。鄭欲留為妾。婦人曰。我在此飢困不能行。必死於此。得為婢子幸矣。乃召女僮立券。盡以其當得錢。為市脂澤衣服。婦人慧而麗。鄭愛之。凡數月。一夕大雨。聞寢門外人呼曰。以向者婦人見還。此是餓死。數不當活。鄭初猶與問。答已而悟其怪。拒不應。且而念之。欲遣去。又戀戀不忍。計未決。他夜扣門者復至。鄭罵曰。何物怪鬼敢然。任百計為之。我終不遣。相持累夕。婦人忽苦齒痛。通夕呻吟。天明視之。已生齒三重。極聲牙可畏。鄭氏皆懼。即日遣出。形狀既異。無復有敢取之者。竟死於丐中。會稽唐閑信道。鄭出也。云少時聞母言云。然而失其姓名。

馬簡冤報

秦州人馬簡。本農家子。因刈粟田間。有婦人竊取其遺穗。為所毆。至折足而死。里胥執赴府。簡長六尺餘。軀幹偉然。府帥奇其人。曰。汝肯為兵。吾有汝。簡從命。遂募為卒。後置貫擇健兒。好身手者。為勝捷軍。簡隸焉。兵罷後。從張淵道。待郎為僕。張公為桂林守。嘗令曝晝於簷間。簡取三足木床登之。纒一級。失足而墜。旁觀者以為無傷。簡起坐。大聲呻痛。曰。損我脚矣。披所佩小刀。欲自刺。人急視之。則膿骨已出。傷處流血。如注。簡曰。方登梯時。覺眼界昏然。如人自空推我下。故跌。乃自言舊事。曰。必此冤為之。數日死。

陳昇得官

邵武威果卒陳昇。嗜酒。得大醉。感其身世微賤。歎曰。何日脫此厄。少頃。如夢非夢。有人告曰。明日為官人。

何歎也。昇明且醒。能憶其語。曰。鬼神戲我如此。我何從得官。其日薄暮。欲至軍校之舍。聞一卒與軍校耳語。卒既出。昇隨其後。與俱至酒家飲。又與之錢。稍醉。問之曰。爾適告管營何事。卒具以語之。曰。營中某人等謀亂。欲以夜半燒譙門。伺太守出救。火即殺之。為變。昇亟與之同謁軍校。三人偕列名。走告于郡。郡守亟召兵官。密將他營兵。如狀中人。數捕之。皆獲。獄具悉斬之。告者皆得官。昇為承信郎。時紹興十三年。

了達活鼠

吉州隆慶長老了達。言符寓袁州仰山寺。與同參數人。約往他郡行脚。取笠欲治裝。見笠內有鼠窠。實以碎糲紙。新生鼠未開目者五枚。啾啾然。遂欲去之。恐其死。乃謝同行者。託以他故不往。又數日。五鼠能行。遂以粥食飼之。每夕宿笠中。旬餘始不見。其中潔然無滓穢。得淨笠衣及茶一角。達意其竊以來。懸之僧堂。三日無取者。於是白主者告於眾。以其茶為供而行。自是所至不畜貓。鼠亦不為害。

魚願子

井度為成都漕。出行部。至蜀州新津。買魚於江。其重數斤。命雇人鑰之。方操刀間。魚躍入水中。雇懼得罪。有漁舟過其下。乃鄭重囑之。許以千錢。約必得如前魚。且細相若者。漁人問向所買處。曰。去此一里許。得之。江潭窟中。漁人即鼓棹往所指處。一舉網。獲長魚以還。雇視之。乃適所鑰者也。蓋方春時。魚產子輩間。其母日往來顧之。至成魚乃去。或母獲則子不能育。故漁者以是候之云。杜莘野。

夷堅甲志卷第十四 十八事

開源宮主

劉允。字厚中。潮州海陽人。登紹興四年進士第。宣和中。除知循州。命下。遽乞致仕。會朝廷以復燕雲肆赦。雖已告老。並許復從官。劉獨不起。而出入閭里。飲食起居。了無衰相。親舊交口勸勉。雖然不回。明年春。丁母憂。感疾。正晝忽起。呼其子。曰。有詔授我奎文殿學士。防聽未審。復質之。劉挽其手。書奎文二字。曰。須為作劄子辭。不獲命。則具謝表。又數日。復言天官已除他人。吾免矣。家人喜相賀。遂沒安。然絕不茹葷。至四月一日。又曰。吾比得開源宮主。蓋仙官之最清要者。吾甚樂之。家人曰。豈其夢邪。曰。非也。適有人報甚明。非久去矣。即索筆疏數事。大抵以喪葬過度為戒。又三日。整衣起坐。呼二子。曰。景告以從治命。中夜而卒。前數夕。鄉人李正甫夢謁劉。見吏卒盈門。云來迎新君。其鄰許氏婦。亦夢所居巷陌間。旛幢寶蓋。飛揚雜沓。頃之。劉冉冉從導者而去。既卒數日。肌體柔滑如生。四支皆可伸屈。時方蒸暑。而色不少變。劉少時。嘗元祐丙寅中秋之夕。夢遊一洞府。見塑像道裝。青娥在旁。指曰。此公前身也。既寤。作八詩以紀之。至是。願應云。其詩曰。銀鑿層臺玉砌成。五雲深映百花明。獸環響徹重門啟。無限青娥喜笑迎。一青雲前。引度回廊。簾捲雲間舊院堂。松桂滿庭龜鶴在。儼然丰觀道家裝。三徐人東堂百步餘。虛堂猶記舊來居。塵紗掩映瓊籤軸。盡是當時讀過書。三瞳瑞日照觚稜。浴曳祥煙遠棟莖。松栢雅知人趣尚。風來偏作。

步虛聲。四側金壇畔。虬松老。鏡玉池邊。鵬長吟。折紫芝。香滿手。數聲鳴鳳在。竹簾。五獸爐煙和百花香。玉葉瓊枝倚兩旁。一曲雲和鸞鶴舞。勸人爭捧九霞觴。六雲屏間看舊題。醉吟阿母碧桃枝。羣仙指點未題處。更乞凌虛白鶴詞。七步出朱宮。日漸移。青雲羅拜問歸期。塵緣若斷人間世。看取蟠桃正熟時。八潮人陳安國嘗敘其事。訪後更名且。仕至太常少卿。紹興庚午。終於直龍圖閣。知澶州。景嘗知台州。

漳民娶山鬼

建州人范周翰。為漳州司理參軍。郡近村民。有以負薪為業而無妻者。久之得一婦人。遂與歸。以二籠自隨。其家皆喜。唯民妹獨見婦一足。不敢言。至夜同寢。日高不啟門。父母壞壁以入。但白骨在床。發其篋。皆瓦石及紙錢耳。蓋山魃類也。

王刊試卷

梁山軍人王刊。字夢錫。初名某。嘗夢至大官府。見巨牌揭于壁間。有王刊二字。遂更名。已而預貢。崇寧五年赴省。白晝遇黃衣卒于通衢。持試卷三通與之。刊愧謝。但有三百錢以勞之。曰。我若及第。當厚報汝。其人唯唯而去。遂以所得卷子入試。其年登科。竟不知為何人也。刊官至朝奉待。

楊暉入陰府

紹興二十二年。度卒齊述叛。未撲滅間。吉州吉水縣民楊暉。夢入陰府。見數百人身披三木繫庭下。主者責暉曰。汝何敢與齊述為亂。暉曰。暉乃吉水村民。與述了無干涉。主者曰。然則誤矣。即遣還。

吳仲弓

鄭州人吳仲弓。建炎末。知桂陽監。時湖湘多盜。仲弓一切繩以重法。入獄者多死。及得疾。繞項皆生癰疽。久之瘡潰。喉管皆見。如受斬刑者。一日命家人作蒸鴨欲食。未及而死。死之二日。司理院推吏忽自語曰。官追我證。吳知郡公事。即死。時衡州人劉式為司理。親見之。

芭蕉上鬼

紹興初。連南夫帥廣東。曹紳以宜義郎攝機宜。連公前後所殺海寇不可計。或同日誅一二百人。曹皆手處其事。不暇細問也。以是論功。遷官至朝奉大夫。後為廣倅。公宇在淨慧寺。到官未幾而病。每吏卒衛時。其家婢使成開寺後芭蕉林間有人聲。或見人坐葉上。見羣婢亦不驚。婢問何人。曰。來從通判索命。我輩二十六人。分四道尋覓。今我六人先至此。曹聞之懼。力禱之。許以水陸醮設。皆不應。曰。但相從去。乃可。曹竟死。未死前一妾生子。遍體皆長毛。瘞之山下。經三日發視。猶不死。甚怪其事。蓋冤鬼所託云。五事皆張可久說。

董氏禱羅漢

鄉人董燧。彥明三十餘歲。未有子。與其妻自番陽借詣廬山圓通寺。以茶拱羅漢。且許施羅帽五百頂。以求嗣。董躬攜瓶滌茶。至第一百二十四尊者。茶方點罷。蓋已空。董禱曰。豈尊者有意應緣乎。當以真珠莊殿一帽以獻。既歸。經旬。妻手自裁帽。命族人董道士持以往。道士回。董有侍妾先見之。迎問曰。道士歸邪。是月妾有身。未誕之前。家人數夢一僧頂帽往來室中。凡十有二月而生一子。纔逾月。聞聞人誦經聲。

雖正啼哭必止。董為日誦金剛經一卷。已而每開經必欲前。如傾聽之狀。既過百匝。董偶問之曰。汝婦愛此。豈前世曾誦乎。兒急張目。作老人聲曰。我會念來。董驚愕。再問之。遂不答。自是不甚食乳。既而有疾。將死。兩目數開闔。如不忍去者。董拊之曰。汝既方外人。去留皆任意自在。要行即行。何須爾。即閉目。捫其體已冷矣。其生正一百二十四日云。蓋

王夫人

獻穆大主之孫李振妻王夫人。嫁十餘年無子。嘗晚步家園。彷彿見一黃鳥。飛舞樹間。戲逐之。即沒於地。疑其異。亟呼童斷土視之。得黃金一塊。如斗大。王祝曰。此天賜妾也。雖然。暗昧之物。妾不敢當。但願得一子耳。遂歸。明日試再發之。已空矣。是月有孕。生子曰景直。崇寧末。仕至工部侍郎。景直從弟

舒民殺四虎

紹興二十五年。吳傅朋除守安豐軍。自番陽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見村民穰穰。十百相聚。因馳擔觀之。其人曰。吾村有婦人。為虎銜去。其夫不勝憤。獨攜刀往探虎穴。移時不反。今謀往救也。久之民負死妻歸。云初尋跡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戲巖竇下。即殺之。而隱其中。以俟。少頃望牝者銜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斷其一足。虎棄所銜人。踉蹌而竄。徐出視之。果吾妻也。死矣。虎與足行數十步。墮洞中。吾復入。資伺牡者。俄咆躍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殺之。妻冤已報。無憾矣。乃邀鄰里往視。與四虎以歸。分烹之。

妙靖鍊師

妙靖鍊師陳氏。名瓊玉。婺州金華人。年十有七。一日邀兄遊四明海中。兄乘舟。而妙靖行水上。閱數日。衣衾不濡。既還。語人曰。我水中遇姝女星君。相導往蓬萊。始知元是第十三洞主。遂省悟。從此絕食。便能詩詞。及知人間禍福。公卿士庶。日往叩之。戶外屢滿。政和七年。郡守劉安。上部使者盧天驥。王汝明等。開于朝。召至京師。賜對。妙靖鍊師對訖。即乞還山。師所居。前面葛仙峯。後枕仙姑壇。獨處一室。邑宰柯庭堅。贈詩曰。絕粒棲神知幾年。閉關終日更翛然。高風默與麻姑契。妙法親從聖女傳。功行素超三界外。姓名清徹九重天。憑誰與問西王母。師是金華第幾仙。贈詩者多。師獨喜此篇。師作詩前後無慮數千首。弟昭賢曰。詩詞所言。其應如響。何從而知。師曰。聲其里系。即仙官持符來。五百年過去。未來皆知。恐泄天機。姑以風花雪月為詠。而吉凶寓其中。非苟知之。又且章之。昨權無常縣尉。管人間生死。後權陰典。管人間六犯事。謂道官錢王逆不孝。姦盜濫放殺也。世人冒犯。故多天厲。不犯者。三世中出神仙。近又管月臺仙籍。凡士大夫聰明者。皆上籍。若有功行。可作月臺仙。大抵勉人以忠孝誠信。至八九十歲。容貌不衰。

蕪湖儲財

建炎間。太平州寇陸德叛。燒劫居民。殺害官吏。蕪湖尉儲生。竄避不及。為賊黨縛去。德自臨斬之。已脫衣獨坐。德見其頂有毫光。三道出現。乃釋之。且令主邑事。付以倉庫。後盜平。用此乘動。改京官。宣城儲財。儲財每日誦圖經一部。觀世音菩薩千聲。率以為常。以故獲果報。得免橫。

鶴坑虎

羅源鶴坑村有一嶺不甚高。上有平巖。居民稱為箭上。田家一婦嘗歸甯。父母過其處。見一虎蹲踞草中。懼不得免。立而呼之曰。班哥。我今省侍耶娘。與爾無冤。且速去。虎引耳竦聽。遂曳尾趨險而行。婦得脫。世謂虎為靈物。不妄傷人。然此婦見驚獸不怖。乃能諭之以理。亦難能也。

蔡主簿治寸白

蔡定夫。之子康。積苦寸白。蟲為孽。醫者使之碾檳榔細末。取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先炙肥豬肉一大塊。置口內。嚙咀其津。而勿食。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餘日則頭向下。縱有藥皆無益。蟲聞肉香。起啞啞之意。故空羣爭赴之。覺竹間如萬箭攻鑽。是其候也。然後飲前藥。蔡悉如其戒。不兩刻。腹中鳴雷。急奏劇。蟲下如傾。命僕以竿挑撥。皆聯絲成串。幾長數丈。尚蠕蠕能動。舉而拋於溪流。宿患頓愈。此方亦載楊氏集驗中。蔡游臨安。為錢仲本說。欲廣其傳。以濟後人云。

許客還債

許元惠。樂平士人也。其父夢有烏衣客來。語曰。吾昨貸君錢三百。今以奉還。未及問為何人。及何時所負。而覺。明日思之。殊不能曉。平常蓄十餘鴨。是日歸於數外。見一黑色者。小童以為他人家物。約出之。鴨盤旋憩于傍。隨一卵乃去。自是歷一月。每日皆然。凡誕三十卵。遂不至。竟不知為誰氏者。計其直恰三百錢。

黃主簿畫眉

黃祝紹。先為鄱陽主簿。慶元二年四月。有偷兒入室。收拾衣衾。分寶兩囊。臨欲去。黃氏育畫眉。解人語。是夜一家熟睡。禽忽踰牆籠中。嗚呼不輟。聞者以為遺貓搏噬。遂起視之。盜驚懼。急走。遺一囊。黃亦覺。遺僕追躡。已失之。一禽之微。懷哺養之恩。而知所報如此。人蓋有愧焉。

潮部鬼

明州兵士沈富。父溺錢塘江死。時富方五六歲。其母保養之。數被疾祟。訪諸巫。皆云父為厲。母避酒禱之。曰。爾死唯一子。吾恃以為命。何數數禍之。有所須。當夢告我。是夕見夢曰。我死為江神所錄。為潮部鬼。每日職推潮。勞苦痛至。須草履并杉板甚急。宜多焚以濟用。年滿方求代脫去矣。母如其言。焚二物與之。富自是不復病矣。

建德妖鬼

新門汪氏子。自番陽如池州。欲宿建德縣。未至一舍間。過親故居。留與飲。行李已先發。飲罷。獨乘馬行。途迷失道。與從者不復相值。深入支徑。榛莽中。日且曠。數人突出。執之行十里許。至深山古廟中。反縛于柱。數人皆焚香酌酒。拜神像前。有自得之色。禱曰。請大王自取。乃扇廟門而去。汪始知其殺人祭鬼。悲懼不自勝。平時習大悲呪。至是但默誦乞靈而已。中夜大風雨。林木振動。聲如雷吼。門札然開。有物從外入。目光如炬。照映廊廡。視之大蟒也。奮迅張口。欲趨就汪。汪戰栗。誦呪愈苦。蛇相去丈餘。若有礙其前。退

而復進者三。弭首徑出。天欲曉。外人鼓籥以來。欲飲神酢。見汪依然。大駭問故。具以事語之。和願曰。此官人有福。我輩不當得獻也。解縛謝之。送出官道。戒勿敢言。汪既脫。竟不能窮其盜。王嘉。

夷堅甲志卷第十五十七事

薛檢法妻

薛度。紹興初為夔路提刑。司檢法官。官舍在恭州。其妻病。召醫者劉太初療之。不效。以死。移時復開目。問醫姓名。鄉里甚詳。已而竟死。後數年。劉徙居荆南。白晝有緋衣婦人。蒙首入門。云有疾求治。劉不在家。家人以實告。婦人徑入。及中堂。端坐以待。或發其首。適一觸。驚呼問。遂不見。劉自是醫道沒。家日貧。俸時薛君為潭之衡山宰。聞其事。泣曰。吾妻也。

雷震二蠻

邕州守臣兼經略都監。每歲至橫山寨。與交人互市。紹興二十三年。趙愿為守。至寨市馬。蠻千餘人。往來憧憧。為過二民行省地中。為所殺。掠同行一婦人。以去。愿不能捕。詰明日。天無雲。雷震一聲。隕二蠻於地。尸一仰一俯。正如二民死時狀。蠻皆恐懼。訪知其事。即送婦人還。愿。劉。子。

馬仙姑

果州馬仙姑者。以女子得道。嘗為一亡賴道人。醉以藥酒而淫之。後忽忽如狂。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衣衰麻杖。經哭于市。曰。今日天帝死。吾為行服。市人皆唾罵逐之。後聞京師。以是日失守。馬仙姑。王。嘉。

陳尊者
 閩州僧陳尊者居常落拓如狂而言事多先見人莫能測紹興元年四月十四日忽衣衾麻服望門大哭或曰此州治也何得爾曰今日佛下世故哭聞者皆以為誕逾月而奉陸祐遺詔其哭之日乃上僊日也

賈思誠馬夢
 賈思誠字彥平紹興十七年為夔州帥夢受命責官麻卒挾馬來迎隨欲攬轡細視馬有十三足歎異而覺明日背疽發十三日死賈生於庚午近馬禍云

淨居巖蛟

衡山縣西北淨居巖有蛟窟于中僧宗魯初至樂其幽闕謀結庵為婦人數出擾不敢留避諸巖寺紹興十一年僧善同來居之繕葺屋數間游僧妙印在他舍婦人來與合自腰以下即冷如冰數日死行者祖淵采木於山後迷不還凡五日求得於老虎巖中云一婦人令住此今出求果餌以飼我巖口甚窄僅容人身而其中頗廣蓋蛟所穴也祖淵歸亦病是年四月幾望風雨暴至徧山皆黑電雷擊屋外善同素不睡寢坐窟中夜且半起明燈聞聲出窟下如鼓輪然視之乃巨蟒蟠結數匝尾猶在戶外善同呼乘僧以杖擊去既去復回又擊之始趨入石罅未及而處死山水大至衝室屋大半已而月星粲然明且視死蟒長二丈許圍數尺體皆黑方花紋祖淵即日發狂嗟惜數月亦死前後僧僕為所殺者凡八人向時每夜山輒昏味雖月出亦然自蟒死夜色始明今有屋數十間僧十眾云

伊陽古餅

張虞卿者文定公齊賢裔居西京伊陽縣小水鎮得古瓦餅於土中色甚黑頗愛之置書室養花方冬極寒一夕忘去水意□□□□之凡他物有水者皆凍獨此餅不然異之□□以湯終日不冷張或與客出郊置餅於篋傾水淪茗皆如新沸者自是始知餅後為醉僕觸碎視其中與常陶器等但夾底厚幾二寸有鬼執火以燎刻畫甚精無人能識其為何時物也

鬼安宅妻

鄧州鬼氏大族也相傳云自漢以來居南陽劉先主嘗從貸錢數萬緡諸葛孔明作保立券猶存其家建炎二年鄧民殘于胡兵或俘或死鬼氏男女數百人皆囚以北至汾州青灰山為紅巾邵伯邀擊盡失所掠而去鬼安宅之妻某氏并其女及乳母皆為邵之黨王生所得張丞相宜撫陝獨邵舉軍來降王生為右軍小將與鬼婦同處於閩中閩有靈顯王廟婦與乳媪以月二日往焚香媪視道上一丐者病以敝紙自蔽形容甚悴語觀之以告婦曰有丐者絕類吾十一郎遺詢其鄉里姓行果安宅也婦色不動令媪持金釵與之約十六日復會且戒無易服及期相見又與金二兩曰以其半詣宜撫司投牒其半買舟置某所以待我安宅既通訴宜撫下軍吏逮王生會王出獄婦媪已所有直數千緡與媪及女赴安宅舟順流而下王生家貨巨萬一錢不取也王晚歸不見其妻而追媪又至視室中之藏皆在喟然曰素聞東公見

家婦今往從其夫理之常也不以介意鬼氏夫婦離而復合如初婦人不忘故夫於丐中求之古烈女可也惜逸其姓氏王雖武夫蓋亦知義理可喜者

犬醫張三首

唐州方城縣典史張三之妻本倡也凶暴殘虐婢使小過輒以鐵繩其髮使相觸有聲稍怠則杖之或以針錢爪使爬十或實諸布囊以錐刺之凡殺數妻夫畏之不敢言後殺其子婦家詣縣訴縣撤尉檢尸小婢出呼曰牀下又有死者可併驗也獄具以倡非正堂與平人相殺等尸於唐州市張自是亦病左支皆廢涕淚出不禁以首就按始得食三年而死既葬為野犬醫墓揭棺銜首擲之縣門外而去

地王三

方城民王三善捕蛇每至人門則能知其家地多少見在某處有為害者取食之入目為地王三方城令得一蛇召之使食為爪所傷挾二齒近村民苦毒蟻出沒為害釀金十萬命王作法以捕王獲地為三溝語人曰若是常蛇越一溝即死極不過二如能歷三溝則我反為所噬矣既而地徑前無所畏欲就王王甚窘亟脫袴中裂之她分為兩死焉嘗適麥陵村謂富室曰君家有巨黑她方旺財不宜取富室欲驗其言強使取之王書片紙命其人投於廚後牆左角水穴呼曰她王三喚汝即急走勿反顧恐傷汝其人不信投紙畢少留觀之則巨黑她已出其人驚仆她從旁徑出至王所王袖之而行其家自是果破子婦家居陵數呼之至建炎盜起不知所終或以為她精云

應聲蟲

永州通判應軍員毛景得奇疾每語喉中輒有物作聲相應有道人教令學誦本草藥名至盡而默然遂取藍根汁飲之少頃嘔出肉塊長二寸餘人形悉具劉凝子思為永伴景正被疾臨年親見其愈子記前書載應聲蟲因服雷丸而止與此相類

辛中丞

辛企李次卿紹興八年自右正言出為湖南提刑舟到武昌大將岳飛來江亭通謁辛以道不見賓客為解岳不肯去良久不獲已見之即欲以明日具食意殊懇切不得辭既宴酒三行延辛入小閣盡出平生所被宸翰凡數百紙具言眷遇之渥執辛手曰前夕夢為棘寺逮對獄獄吏曰辛中丞後曾推勘某婦遍體流汗方疑懼不敢以告人而津吏報公至公自諫官補外他日必為獨坐飛或不幸下獄願公救護之辛悚然不知所對能酒即解後數年飛能副樞奉朝請故部將王貴迎時相意告其謀叛繫大理獄命新除御史中丞何伯壽治其事方悟昨夢乃新中丞也何公後辭避不就乃以付万俟卨相云

豬精

紹興十年春樂平人馬元益赴大理寺監門與婢意奴俱行至上饒道中同謁一神祠丐福是歲六月婢

夢與馬至所謁祠下有親事官數輩呼曰大卿請指前高樓云大卿在彼幸豬為慶會召寮屬明日馬以語寺卿周三畏意建亥之月當有遷陟明年冬寺中作制院鞠岳飛週夜周卿往往問行至鞠所一夕月微明見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駭卻步此物徐行往獄旁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上有片紙書發字周謂獄成當有恩渥既而聞岳之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為市游微有符翁者善相人見岳必烹茶設饌嘗密謂之曰君乃豬精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它日當為朝廷握十萬之師建功立業位至三公然豬之為物未有善終必為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也岳笑不以為然至是方驗元符

沃焦山寺

紹聖中有僧游天台迷失道入越州新昌縣沃焦山上遇大佛刹寂無人聲頗歎叢林之整肅如此既登堂望官吏治事甚嚴疑深山中不應爾徐入法堂過屋兩重始見長老數人相對默坐僧前欲問訊搖手止之不敢問卻下僧堂側立以視有頃聞請第一員長老升堂其人號泣就坐紫衣金章者立于前時息間火從坐者體中起延燒其身并及金紫者不留遺燼次第升堂周而復始僧問吏何為吏言平生無戒業妄作住持人謗佛法故受此報金紫者請主也僧懼亟出山腰逢數卒驅一老婦人髣髴認其母回首留顧老婦呼曰以汝平日妄談般若累我至是其行甚速不得復語僧下山覓路問居人此山何寺曰路絕人行安得有寺指別路示之云此去天台道也問其日則已三宿矣不復東遊徑還家母已死時播傳此事長老退居者數人關子東強幼安皆作文以記

羅浮仙人

藍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母陳氏無子結羅浮山而孕及期夢仙鶴集其居是夕生喬室有異光年十二已能為詩文有相者謂陳曰爾子有奇骨仕官當至將相學道必為神仙喬曰將相不足為乃所願則輕舉耳自是求道書讀之思獨學無師友因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語母曰兒本漂然江湖所以復反者念母故也瓢中出丹一粒饒焉曰服之可長年無疾留歲餘復有所往以黃金數斤遺母曰是真氣噓治所成母寶用之兒不歸矣潮人吳子野遇之于京師方大暑同登汗橋買瓜喬曰塵埃汗吾瓜當於水中噉耳自擲於河吳注目以視時有瓜皮浮出水面隨迹儼然至夜不出吳往候其邸則已酣寢鼻間氣如雷徐開目云波中待子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吳始知喬已得道再拜愧謝遂與執轡後游洛陽布衣百結每入酒肆輒飲數斗常置紙百番於足下令人片片拽之無一破者蓋身輕乃爾語人曰吾羅浮仙人也由此升天矣一日貨藥郊外復置紙足底令觀者取之紙盡足浮風雲繚繞而上征仙鶴成羣自南來迎望之隱然歷歷聞空中笙簫音猶長吟李太白詩云下窺夫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母壽九十七而終葬之日樵牧者聞墟墓間哭聲識者知其來歸云英州人

毛氏父祖

衢州江山縣士人毛璠當舍法時在學校以不能治生家事墮替議居屋未及售晨起見亡祖父母父

母四人列坐廳上衣冠容貌不殊生人璠驚拜問曰去世已久安得至此皆不答惟父曰見汝無好情況因仰視屋太息曰汝前程尙遠可寬心璠問地獄如何父曰有罪始入耳吾無罪當受生但資次未到曰既未有所歸還只在墳墓否曰不然日間東來西去閑遊惟夜間不可說近日汝預葉氏播間祭我亦在彼指門外五通神曰神力甚大閑野之鬼不可入又指所事真武曰謹事之死後不入獄便詣北斗下為弟子璠曰大人且在是當呼大兄來父止之曰我腳頭緊便去矣令璠入門數人皆下庭中向空飛去如鳥鵲然直上不見璠方悵望而一僕自外至蓋不欲與生人接所以亟去也

方典薄命

方典字大常莆田人累舉進士不第術者多言其無祿同縣人劉仲敏為泉州同安宰典之兄與為丞劉謂典曰賢弟不應得官若能舉庶可延數年之命與不信也紹興十五年典試南宮劉又諫其勿行典不聽是歲擢第勝至同安與持往請劉劉曰一第未足喜恐不能得祿耳典調晉江尉歸待次之明年莆中春試諸生例以寄居同教官考校郡以命典既入院日復裝錢千餘旬日間所得盈萬錢暴卒于院陳

夷堅甲志卷第十六十五事

衛達可再生

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為官職時因病入冥府俟命庭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它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道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黃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盈庭一稱橫前兩首皆有杆吏舉簿與東梓梓重壓至地地為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奈何少年亦慘沮有悔意須臾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筋大吏持下寶西梓梓亦壓地而東梓高舉向空大風吹起捲其紙蔽天如鳥驚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為過惡何有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真犯然已灰滅無餘矣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會上書諫此乃奏蔡也衛曰雖會上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奈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坐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尚書於衛仲子

鎮江金壇縣吳干村張郁二家鄰居後為火焚皆散而之它所在惟空址焉同邑湯氏子病熱疾死至有司云當復生令出門需送者至門外見市廛邸列與人世不異遂坐茶肆時郁氏之老死已十餘年矣相見如平生喜曰數日聞公當來故候於此今知得還將奉託以事吾家故宅頗憶之乎曰然郁曰生時與張氏比鄰吾屋柱址已盡吾境而着溜所涵者張地也吾陰利其處巧訟于官而奪之凡侵地三尺許張翁死訴于地下吾既伏前獄約使宅人反之然二居皆已煨燼張既轉徙吾兒又流落建昌為南豐符氏增幽明路殊此意無從可達公幸哀我煩一介諭吾兒使亟以歸張氏作券焚之吾得此則事釋復受生矣湯許之少焉送者到即告別既呼張氏子語之故答曰昔日實爭之今已徙居無用也湯以郁所囑不忍負訖遣報其子取券授張而書其副焚之它日夢來致謝湯乃致

車四道人

蔡元長初登第為錢塘尉巡捕至湯村薄晚休舍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見蔡平日喜接方士亟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它所復見之又明日泊近村道人復至飲酒盡數斗應曰夜不能歸願託宿可乎蔡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蔡居外已處其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告勿言蔡意其姦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為尉顧匿之不便也然無可奈何展轉至三更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漸眾遂排戶入曰車四元在此何由可耐欲就牀擒之或曰恐并損牀外人帝必怒吾且獲罪蔡大恐起坐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彈了六十年可怪可怪嗟良久聞室內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雞鳴乃寤呼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斐然與謝曰某乃車四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世第三次矣自此無所患公當貴窮人得吾是以得免如其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為報吾有藥能化紙為鐵鐵為銅銅為銀銀又為金公欲之乎蔡拒不受強語乾汞之術曰它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蔡唯以其說傳中子備蔡死備家廣西賴是以濟蔡之客陳丙嘗為象郡守云然

女子穿溺珠

湖州人王際紹興十六年八月赴邵武建甯丞宿信州玉山驛便溺已且就寢見美女在旁探手虎子中拾碧粒如珠者三四顆串以紅縷掛頸上僕驚問汝何人己不見自是每溺其旁輒地裂女子盛服出或器內或漏廁必得珠乃沒際日以困悴醫巫束手莫能療幾二年久女所穿縷繞頸至腹數十匝其後珠益減至纒一二顆而色漸白女慘容謝曰得君之賜厚吾事濟矣但恨傷君之生無以報當亦徐圖之再拜而去際是夕不復溺翌日大汗而卒三事亦徐博說

李知命

李知命建昌人紹興二十四年八月宿豫章村落就枕未睡月色皎然見窗外人往來少焉回首與窗對如一男子縹巾汗衫而立恍惚間已入室李疑其盜也熟伺所為俄至前繞牀而行牀之東北皆墮壁而其人行通無所礙方和鬼也如是十餘匝徑揭執李項李有膽力舉手承之復以左手來又與相拒欲

大叫而喉中介介如咽良久方能呼兩僕同應曰啗李曰常夕叫汝數聲不一應今何謹如此既不寐胡不早覺我皆曰見一男子至主公之前相撐柱甚力欲起則足不可動欲叱則氣不得出適聞主公之聲男子始去某等方得能言耳

光州墓怪

光州士人孔元舉居城外數里間每入城輒經亂葬墳常日詣州學晨往暮歸必過之一夕歸差晚日猶銜山間有人高誦維葉萎黃鳥于飛之句至于再三審其聲當所行道上少頃差近則聞聲在墓間回首視之一物如蹲鴟毛毳毳覆體赤目豬豕瞳視孔生厲聲曰維葉萎黃孔大駭亟步歸即病旬日死

碧瀾堂

南康建昌縣民家事繁姑神甚靈每告以先事之利或云下江茶貴可販或云某處之米可載以往必如其言獲厚利一日書來曰來日貴客至宜善待之其家夙戒子弟奴僕數輩候門盡日無來者將闔門而一丐者至即延以入為其沐浴更衣丐者雖喜過望而懼其家或事神殺已懇請曰雖乞丐至賤亦惜微命幸貸其死主人告以昨日之故丐者曰若然幸復致禱將得自詢之始焚香而神至書九字於紙上曰吁君忘碧瀾堂之事乎丐者觀之則悶絕久之方蘇泣而言少年時本富家子與一倡有終身之約憚父母不容遂挾以竄已而窮窮日甚又慮事敗因至吳興游碧瀾堂乘醉推倡入水遂亡命行丐今公家所致蓋其冤也言已復泣其家贈以數百金遣去自是不復事神云三事李紹祖說

戴氏宅

常州無錫戴氏富家也十三郎者於邑中營大第備極精巧至鑄鐵為範度像其中稍不合必易之又曳縣往來無少留礙則止歲餘將落成步士人東向坐堂上顧戴曰吾李謨秀才也既竊絕惡之又數年邑子李謨登科戴嫁之以女戴且死囑其二子曰汝曹素不立必不能善守遺緒此屋當貸於汝手與其歸他人不若歸李郎也後如父言以宅予李氏建炎紹興間亂盜數取道邑屋多經焚毀唯李宅歸然獨存至今居之謨字茂嘉嘗帥浙西官至中大夫直寶文閣外傳

二兔索命

予婦叔張宗正家方城之麥陵性好弋獵其父祖塋側長林巨麓禽獸成聚日與其徒從事眾網彌山號曰漫天網一網所獲亡慮數百計不暇拾取唯恐少年輩馳逐其上壓死之各分掣以去雖風雪不止也遭亂度江紹興九年隨兄侍郎居無錫亦時時彈射自娛嘗於明陽觀旁得一兔甚小耳有缺如摺傷痕未幾感疾如狂自取獵具焚棄築道室獨處忽見二兔作人言其一曰我為兔三百年矣往在張氏東墳墳其父別葬曰東墳為爾所殺其一曰我百八十歲矣隱於明陽觀側與樵人俱出入嘗為樵所擗力竄得脫傷吾耳焉凡鷹犬罔苦吾悉能避不虞君之川弩矢也今當以命見償張遜辭求解旁人悉聞之病數月小愈然狀如癡人後十年乃死

蒲大韶墨

閩中人蒲大韶得墨法於山谷所製精甚東南士大夫喜用之嘗有中貴人持以進御上方留意翰墨視題字曰錦屏蒲舜美問何人中人貴人答曰蜀墨工蒲大韶之子也即擲於地曰一墨工而敢妄作名字可罪也遂不復用其薄命如此自是印識只言姓名云大韶死子知微傳其法與同郡史威皆著名變帥韓球令造數千斤愆期不能就遣人逮之舟覆江中二工皆死今所傳者皆其役所作竊大韶名以自貴云

升平坊官舍

洪州升平坊一官舍多怪紹興二十一年空無人居有鬻冠者過後門二婦人呼之入徧閱所貨物買二冠先償半直令自大門取餘金鬻者信之至前候伺守舍老兵扣其故具以告兵曰此空室耳安得有所謂婦人者率與俱入堂宇凝塵如積二冠高掛壁間始悟為鬼出視所償錢亦無有矣又一年予族弟盧為江西漕屬居之其姪城夜被酒如廁見桃樹下人白髮鬚髯身甚大箕踞而坐城方醉不問及從廁還向如故漸近漸小僅高數寸叱之乃滅

晏氏媼

晏元獻家老乳媼燕氏在晏氏數十年一家頗加禮既死猶以時節祭之嘗見夢曰冥間甚樂但衰老須人挾持苦乏使耳其家為畫二婦人贊之復夢曰賜我多矣奈軟弱不中用何其家感異媼匠者厚以紙為骨且繪二美婢它日來謝曰新婢絕可人意今不寂寞矣明年寒食家人上冢歸復夢曰向所得婢今又捨我去曰何得爾曰初不欲言以少年淫蕩皆為燕三誘去家人曰燕三人也安得取媼侍女曰亦已來矣曰然則當為辦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三者媼姪也素不檢自媼死不復聞其在亡遺詢之果已死遂復畫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蓋前後五夢而得二老婢云

鄭峻妻

鄭峻字敬叔福州人寶文開待制閩中之子也先娶王氏生一女秦娘王氏且死執夫手囑之曰切勿再娶善為我視秦娘既卒鄭買妾以居久之京師有滕氏女將適人鄭聞其美乃背約納幣一日將趨朝尙未起見王氏入其室自取兀子坐牀畔以手掛帳拊鄭與語死生契闊且問再娶之故鄭曰家事付一妾殊不理不免為是王曰既已成約吾復何言若能撫養秦娘如我在時亦何害吾不復措意矣又語過去它事甚悉忽曰盛寵已來呼若當上馬矣遂去鄭急問之曰何時當再會曰更十年於江上舟中相見鄭明日與其弟語悲歎不樂然卒婚滕氏建炎初自提舉湖南茶鹽罷官買巨杉數千枚如維揚時方營行在官府木價踊貴獲息十倍未幾金虜犯揚州人多竄徙鄭以錢為累戀不肯去乃謀買舟泛江而下而江中舟如織不得前又聞寇已至急復入城買金百餘兩織出門胡騎已在後鄭乘馬馳去一騎自後射之鄭回顧曰我鄭提舉也不可害我騎知其官人追及之投以刀即墜馬騎取金而返鄭創甚因臥草間僕走視之已不可救兩日死鄭無子去王氏所言正十年定國歲

化成寺

沈持要為江州彭澤丞紹興二十四年六月被檄往臨江過湖口縣六十里宿於化成寺已就客館至夜訪主僧僧留止丈室別榻方談客館之怪曰舊有旅櫬在房中去年一客投宿望棺中有光頗駭起坐疑思諦觀覺光中如人動作狀愈恐所居鄰佛殿客度且急則當開門徑趨殿上方啓帳伸首次棺中之鬼亦揭棺伸首客下一足鬼亦下一足客復收足鬼亦然如是數四客惶駭知不可留急走出鬼起逐之客入殿環走且大呼乞救羣僧共赴之未至客氣乏仆地幾為所及鬼忽與殿柱相值有聲鏗然遂寂無所聞僧至扶客起就視其物則枯骨縱橫碎于地矣它日死者之家來疑寺中人發其柩訟于官數月乃得解

吳公路

吳達字公路建州人政和間自大學歸過錢塘步吏卒迎入大府金章貴人在焉揖吳坐上坐吳辭曰達布衣也今遽爾恐涉冒仕之嫌必不敢貴人捨去吳歸林正面吏抱案牘盈几上手摘讀吳意郡縣問尙吏乘已初視事以此困我未有以決望廷下已驅數囚皆美男子婦人荷械立大抵所按盡姦事也吳大書曰檢法呈別一吏捧巨册至視其詞云姦人妻者以絕嗣報姦入室女者以子孫淫洩報吳判曰准法吏相顧駭伏其敏曰事畢矣遂將吳還京師為同舍金彥行安節言之金侍

夷堅甲志卷第十七十五事

土偶胎

仙井監超覺寺九子母堂在山顛一行者姓黃主給香火願土偶中乳婢乳垂于外悅之每至必摩拊吝惜一旦偶人自動遂起行攜手入屏後狎昵自是日以爲常累月矣積以臥病猶自力登山不已主僧陰伺之至半山即有婦人迎笑明日尾其後婦人復至以拄杖擊之鏗然仆地於碎土中得一兒胎如數月孕者令行者取歸暴爲屑和藥以食遂愈

永康倡女

永康軍有倡女謁靈顯王廟見門外馬卒頽然而長容狀偉碩兩股文縷飛動諦觀羣之眷戀不能去至暮家人強挽以歸如有所失意忽不樂過一夕有客至求宿其儀觀與所慕丈夫等倡喜不勝情自以爲得客晚其人運明即去黃昏復來留連數宿忽泣曰我實非人乃廟中廐卒也以爾悅我故犯禁相就屢不赴夜直爲主者所糾得罪明日當杖脊流配至時過爾家門幸多買紙錢贈我倡亦泣許之如期此卒荷鐵校血流滿體刺面曰配某處二健卒隨之過爾家倡設奠焚錢哭而送之他日詣廟偶人仆地矣

人死爲牛

永康軍江縣人王某者。以刻核顯處官。紹興五年。為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被檄權鹽於瀘川路。窮詣井所。召民強與約。率令倍差認課。當得五千斤者。輒取萬斤。米歲所輸不滿額者。籍其費。王心知其不能如約。規欲沒入之。使官自監煎。既復命。計使以鹽額倍增。諸宜撫使。得利州路轉運判官。未幾死。眉州彭山人楊師錫。以合州守待次田間。夢王來謁。公服後穿出一尾。方驚。但侍婢亦驚。言見王運使來。衣後有牛尾。相語未了。外報一犢生。遽取火視之。犢仰首。淚下。事著聞。有資中人馬某者。亦為都漕司幹官。每出郡邑督錢。惟以多為貴。不問額之虛實。必得為期。且以此自負。蜀人以其虐於刷錢。目曰馬刷。或以王君事警之。馬曰。正使見世生兩尾。亦何必問。已而疽發於背之左。瘡稍愈。復發於右。兩疽相對。宛如杖瘡。其深數寸。隔膜洞見肺腑。臭滿一室。同僚往問病。馬生但云當以某為戒。某悔無及也。死時與王相距纔一年。

倪輝方技

成都人倪輝。妙於數術。靖康丁未之春。王室不靖。蜀去朝廷遠。音驛斷絕。識者以為憂。成都倅虞齊年。資審度下。同謁輝詢之曰。國勢如此。先生當知之。輝曰。此正古人所謂三月無君之時。曆家以閏月為天。縱去年置閏在十一月。北方愈盛。火至此衰。京城苟不守。必以是月。使日官有先見之明。移閏在五月。以助火德。猶有可扶之理。今無及矣。然吾以數推之。國家歷數。至丙午纔餘一算。今年五月一日。算當復生。其數無窮。然去今尚兩月。未知能及此日否。因請虞齊各布課。虞之占得申酉戌。資之占得戌酉申。卦成喜曰。無憂矣。二課初傳極艱。中傳而定。未傳極佳。宋祥當從是。愈永。然課中救書神動。不出百日。當有大需。可驗也。二公且喜且懼。既而聞京師果以閏月陷。五月一日。上即位於南京。赦書至成都。與輝筮日相去蓋九十五日。紹興二年冬。虞之子并甫。九文過輝。輝曰。與君相見無日矣。明年吾入惡限。名曰父子不相見。欲遣小兒往它郡。顧已無及。吾必死。至立春日果死。

解三娘

興州後軍統領趙豐。紹興二十七年春。以帥檄按兵諸郡。次果州。館于南充驛。命吏置榻中堂。驛人前白曰。是堂有怪。夜必聞哭聲。常時賓客至此。多避不敢就。但舍于廳之西閣。豐笑曰。吾豈畏鬼者耶。竟寢堂上。至夜聞哭聲從外來。若有物直赴寢所。豐曰。汝豈有冤。欲言者乎。言之。吾為汝直。否則亟去。果去。頃之又來。羣從者皆聞履聲。趾趾然。明日以語太守王中孚。王以為妄也。是夕赴郡。宴夜歸。方酒酣未得寐。倚胡牀以憩。一女子散髮在前。立曰。妾乃解通判女三娘者也。名連奴。本中原人。遭亂入蜀。失身於秦司茶馬季恣戶部。家實居此館。李有女嫁郡守馬大夫之子。紹京。以妾為媵。不幸以妾貌見私於馬君。李氏告其父。杖妾至死。氣猶未絕。即命掘大窖。倒去妾屍。今三十年矣。幸將軍哀我。使得受生。豐曰。汝死許久。士大夫日日過此。何不早日自直。曰。道憶思葬。未肯須臾忘。是間有神司守。不許數出。十年前妾夜哭出。訴地神。告曰。後有趙將軍來此。是汝冤獲伸之時。日夜望將軍至。故敢以請。豐曰。果如是。吾當念之。女謝去。遣人隨視之。至堂外牆下。沒不見。明日召僧為誦佛書。作薦事。遂行。曉至流川之東。關縣。止縣。婦女

子復在前。已束髮為高髻。豐曰。吾既為汝作佛事。何為相逐。曰。將軍之賜。固已大矣。但白骨尚在堂外。請下。非將軍誰為出之。豐曰。吾為客。又已去彼。豈能為汝出力。胡不訴于郡守王郎中。曰。非不知也。賊門有神。詎容輒入。然妾之冤。非王郎中不能理。非將軍為地。何以達於王郎中乎。妾骨不出。則妾不得生。使妾骨獲出而得生。在將軍一言。宛轉問耳。豐又許之。再具其事。走介白王守。王乃訪昔時李戶部所使從卒。獨有譚詠一人在。委詠訪其骨。詠率十數兵來。下發土求之。凡兩日。迷不得所在。詠致一巫母問之。巫自稱聖婆。口作鬼語。呼詠曰。汝當時手埋我。豈真忘所在耶。今發土處即是。但尚淺耳。當時倒下我。蓋以木床。木今尚在。若得木。骨即隨之。頂骨最在下。千萬為我必取。我不得頂骨。不可生。詠驚怖伏狀。又明日。果得屍。郡為徙葬于高原。時紹京為渠州鄰水尉。未幾。就調普州推官。見解氏來。說當日事。紹京繼踵亦卒。關壽卿。孫初赴教官。適館于此。嘗為作記。虞并甫為渠州守。紹京正作尉云。

夢藥方

虞并甫。紹興二十八年。自渠州守被召至臨安。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疾。泄痢連月。重九日。夢至一處。類神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延之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一紙。讀之數過。其詞曰。暑毒在脾。溼氣連脚。不泄則痢。不痢則瘧。獨煉雄黃。蒸麴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治療。醫家大錯。夢回尚能記。卽錄之。蓋治暑泄方也。如方服之。遂愈。

孟蜀宮人

陳甲。字元父。仙井仁壽人。為成都守李西美。舉館客。舍于治事堂東偏之雙竹齋。紹興二十一年四月。西美浣花回得疾。旬日間甲已寢。聞堂上婦人語笑聲。即起映門窺。有女子十餘。皆韶艾好容色。而衣服結束。頗與世俗異。或坐或立。或步庭中。甲猶疑其為帥家人。以主人翁病輒出。但怪其多也。頃之一人曰。中夜無以為樂。盍賦詩乎。卽口占曰。晚雨廉纖梅子黃。晚雲卷雨月侵廊。樹陰把酒不成飲。識著無情更斷腸。一人應聲答之曰。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祇因古木記宣華。餘人方綴思。甲味其詩語不類人。方悟為鬼物。忽寂無所見。後以語蜀郡父老。皆云。王氏有國時。嘗造宣華殿於摩訶池上。名見於五代史。孟氏因之。今郡堂乃其故址。賦詩之鬼。蓋宮妾云。西美病遂不起。舊蜀郡日。不擊鼓。擊之則聞婦人哭聲數十為羣者。相傳孟氏嘗用暗時殺宮人。以鼓聲為節。故鬼聞之。輒哭。承宣使孫濕。以鈴轄攝帥事。為文祭之。命擊鼓如儀。哭亦止。後復罷云。甲以紹興三十年登乙科。

魚腹佛頭

資州人何慈。妻范氏。事佛甚謹。家嘗烹魚。已剝腹。見脂囊一物。極堅韌。剖之。乃二佛頭也。其家斷木為全體。以承之。至今供奉。慈以宣和甲辰登科。後為開州守。范氏其妻也。

徐國華

建安人徐國華。宣和中人。太學。夢登高樓上。樓懸大金鐘。有金甲偉人立鐘旁。視徐擊鐘。而曰。二十七年甲。再擊。云。官不過員外三。係七科。徐悟而言曰。行必取科。甲。官至外郎足矣。因記於牘中。但不能曉。

七科二十七甲之說。靖康丙午。胡騎攻城。庠序諸生。多病脚氣死。徐亦以是疾終。鄉人董繼矩。欲葬之東城墓園。而垣中列兆。已無餘地。乃與後死者皆瘞於垣外。董以標揭識其處。正居第二十七行之第七穴。歸唁其父。因出其手書。則夢中神告。無少差者。夢人曰。

清輝亭

廣西昭州。最為瘴毒之地。而山水頗清婉。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郡守李丕。以與金國年號同。欲更之。乞名於寓公徐師川。久而未得。有范滋者。為易曰清輝。已揭榜。徐謂李同坐亭上。少焉策杖於四隅。視積壤中有片石。班班如文字。命取而解之。乃丘濬所作記。其略云。予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為一笑。考范生初命名之日不少差。

巴蕉精

興化人陳忱。崇甯中。以上書得罪。送德安府學自訟齋。與郡士劉李二生同榻。李在內。陳居中。劉最處外。一夕劉覺。體畔甚熱。見一物。如舊被包裹。臥其旁。大懼。明夜先二人未寢。徑趨牀內。與李易位。李所視亦然。皆不敢言。至夜爭據便處。陳曰。豈有所畏邪。我請嘗之。既寢。聞戶外歎息聲。若欲入而不敢者。他夕陳先就枕。劉奏廁方來。不得已復居外。見如前時。始以實告陳。陳奮然以身當之。復聞有聲。即大呼而出。其物踰窗。至巴蕉叢而滅。明日盡伐去蕉。又穿地丈餘。無所得。自是怪遂絕。咸疑為巴蕉精云。子買說黃鐘安人也。

姚仲四鬼

姚仲始為吳玠軍大將。嘗與敵人戰。小衄。吳欲誅之。仲曰。以裨將四人引軍先退。故敗。吳召四將斬之。而釋仲。後數歲。仲領兵宿山驛。見四無首人。皆長二尺許。掛於庭曰。我輩敗事。當死。然公不言則可。今皆死。故來索命。仲曰。向者奔北。我自應以軍法行誅。既屈意相貸。而少師見責。我若不自明。則代汝曹死矣。四人曰。當時之退。但擇一人先遁者。足以塞責。何至是。仲無以對。四鬼漸喧。勃欲上。忽有白鬚老人出於地。亦長二尺餘。詰之曰。汝等敗軍伏法。乃其分。安得復訴。吐去之。應聲而沒。老人亦不見。人以是知仲之必貴。又十年。以節度使都統與元軍。路彬質。

陳茂林夢

福州長樂士人陳茂林。夢至大殿下。與數十人班謁。笏記云。官職初臨。朝儀未熟。既寤。謂必登第為龍首。謁至尊也。遂更名夢兆。紹興十七年。為解頭。赴鹿鳴燕。與同薦送者謁大成殿。依例以年齒最高者為首。陳不可。曰。吾為舉首。應率先多士。眾莫與之爭。既焚香。當再拜禮畢。陳誤下三拜。有聞其夢者。笑曰。此所謂官職初臨。朝儀未熟也。陳亦惘然。疑為已應夢果不第。少林之奇。

張德昭

建陽人張德昭。老於進士。以特恩補官。得傷寒疾。為黃衣人持符。符去。至幽府。抗聲延下曰。追到建州。張德昭。王者怒曰。命爾追某州。孔昭德。今誤何也。付吏治其罪。命張還。張懇曰。業備白首矣。僅得一官。今日

獲至此。欲一知壽祿幾何。幸哀許之。主者曰。天機理不容泄。壽數難言也。又拜乞官祿所至。則沉思移時。如閱籍者。曰。位至作邑。張遂出。逢一婢于途。問所以來。曰。到此已數日。家中並無恙。乃前行。抵深谷。足跌而寤。問其家。始知此婢相繼死。純一日耳。張益愈。訪劉彥沖。子輩於崇安山中。以事告。曰。老矣。詎復榮望。今下攝承簿尉。果若所言。得宰一邑。猶須十年間。口自喜也。是歲調補汀之清流尉。至官。歲會縣令罷去。暫攝其治。遂亡。距入冥時僅三年。劉口。

峽山松

廣州清遠縣之東峽山寺。山川盤紆。林木茂盛。有古飛來殿。殿西南十步許。大松傍崖而生。婆娑偃蓋。大觀元年十月。南昌人皇城使錢師愈。能廣府兵官北還。橫舟寺下。從者斧松根。取脂照夜。明年。殿直錢吉老。自廣如連州。過寺。夢一叟。鬚眉皓然。面有愁色。曰。吾居此三百年。不幸值公之宗人。不能戢從者。至斧吾膝。以代燭。使我至今血流。公能為白方丈老師。出毫髮力補治。庶幾盲風發作。無動搖之患。得終天年。為賜大矣。吉老問其姓氏及所居。曰。吾非圓首方足。乃植物中含靈性者。飛來之西南。即所處也。幸無忘。吉老覺。疑其松也。以神異彰灼。須寺啓開。將入告。時曉鐘未鳴。復甘寢。至明。則舟人解纜已數里。悵然不能忘。過洽光。以語令建安彭錄。政和二年。錄解官如廣府。過寺。即以吉老言訪之。果見巨松去根盈尺。皮腐傷剝。膏液流注不止。蓋七年矣。乃白主僧和士以補之。圍大竹護其外。曲江人胡愈。作松夢記述其事。予嘗往來是寺。松至今猶存。

夷堅甲志卷第十八

楊靖僑冤

臨安人楊靖者。始以術校部花石至京師。得事董貫。積官武功大夫。為州都監。將滿秩。造螺鈿火鑽三合。窮極精巧。買士人陳六舟。令其子十一郎。賈入京。以一供禁中。一獻老蔡。一與貫。以營再任。子但以一進御。而貨其二於相國寺。得錢數百千。為游治費。愆期不歸。靖望之久。乃解官北上。遇諸宿泗間。子畏父責。已乃曰。所獻物皆為陳六所賣。兒幾不得免。靖信之。至京。呼陳六詰問。陳答語不遜。靖杖之。方三下。陳呼萬歲得釋。還至舟。謂其妻曰。楊大夫不能訓厥子。翻以其言罪我。我不能堪。遂赴汴水死。靖得州鈴轄以歸。都轉運使王復領。應奉局。辟靖兼幹官。常置使院中。時宣和七年也。是歲四月某日。靖在簽廳。有網船挽卒醉相毆。破鼻出血。突入漕臺。紛紛問。靖變然如有所視。急趨入屏後。遂仆地。兒歸家。即臥病。語言無緒。不食。時臨平鎮有僧。能以穢迹法治鬼。與靖善。遣招之。至則見鬼曰。我稍工陳六也。頃年以非罪為楊大夫所殺。赴汴于東嶽。嶽帝命自持牒追逮。經年不得近。復還白。帝怒。立遣再來。云楊靖不至。汝無庸歸。今又歲餘矣。公門多神明。久見纏過。前日數人被血入。土地輩皆驚避。乘間而進。乃得至此。僧諭之曰。汝他生與人有冤。今世故殺汝。汝又復取債。翻覆無窮。何時可已。吾令楊氏飯萬僧。營大水陸齋。謝汝汝捨之。何如。鬼拜而對曰。時昔之來。苟聞和尙此語。欣然去矣。今已貽怒主者。懼口反命。則冥冥之中。長

無脫期。非得楊公不可也。借無策可出。視靖項下有鎖。曰事已爾。姑為啓鑰。使之飽食。且理家事可乎。許諾前拔鎖。靖即起如平常。然與僧繼異處。則復昏困。數日死。富陽人吳興舉。舊為吾家僕。親見靖病及其死云。

楊公全夢父

楊公全。梓州人。其父以政和癸巳卒。未葬。明年春。夢父歸家。公全問何年當得貢。曰有冥司主簿。正掌文籍。乃吾故舊。嘗取簿閱之。汝三舍中無名。至科舉始可了耳。又云。汝知朝廷已行五禮否。對曰不知。又雜詢家事甚悉。語畢。其去如飛。是年八月。始頒五禮新儀。士人父母未葬者。不許入學。公全悟父言。是冬襄事。至丁酉歲升貢。謂夢不驗。既而無所成。宜和辛丑。能舍法。復行科舉。乃以甲辰登科。

赤土洞

資州城外三十里赤土培之側有洞穴。相傳深不可測。昔州人梁子英。袁榮州鹽井。數經從洞口。嘗率同輩數人。具三日糗糧。持樺炬入焉。始入路絕。皆狐。蝙蝠縱橫。過百餘步。地淨如掃。石上鍾乳下垂。如珠纒狀。度半日許。聞水確聲出于上。蓋嘉陵江也。懼而亟出。終不能窮其源云。

席帽覆首

王龍光。字天龍。資州人。入京赴上舍試。過劍州梓潼縣七曲山。謁英顯武烈王廟。俗呼為張。夢一人持勝。正面無姓名。紙背乃有之。又有持席帽蒙其首者。覺而喜。謂士人登第則戴席帽。是歲免省不速。但補升內舍。次舉當政和八年方登科。已悟紙背之說。時方禁以龍天君王玉主等為名字。唱第之日。面賜名龍光。頭上加帽。蓋謂是云。

林孝雍夢

林孝雍。字天和。明州人。政和七年。貢入辟離學。將試上舍。林少時嘗預薦書。應免解。或勸其先以免舉。試如不利。則留今貢。以待來年。林不聽。同舍生楊公全。扣其故。林曰。吾年甫二十。蒙鄉舉。夢對策大廷。坐于西南隅。將出。有小黃門從。吾求視。心頗自負。以為必擢第。訊諸筮人。筮人曰。君年四十八乃得官。今未也。吾意殊不平。訖黜於春官。自是連蹇幾三十年。今春秋四十七矣。當可說倖。不為再戰地也。是歲果中選。廷試出。又告公全曰。試日正坐西南隅。小黃門乞視。皆如夢中所視。三十年前夢。與卜者所言。無毫釐差。

宋應辰

宣和六年。諸道進士赴省試者幾萬人。以六侍從典貢舉。其下參詳點檢官。又六十員。有旨令過試院外。戶則親書姓名。以防偽入者。既合籍。凡六十一人。主司疑之。悉招考官會坐。一一數之。又審于監門。每一人至。以下馬自書。何容有兩名。理及取歷閱視。果多其一。曰宋應辰。驗諸鈔。曹云。中外無有此姓名。始知神物所為。於是主司備論。公曰。宋者國號。而名為應辰。必造化之中。主張是者。考校之際。不可不謹也。是歲登第者八百五人。為一代最盛之舉。楊公全居前。列聞之於知舉官王唐翁。云。

資州館

資中衙校何氏。有弟好弋射。曰持弩挾彈往山中。目之所見。無得免者。嘗陰大木下。望其顛。紅鶴巢甚大。數雛啾啾然。已而其母歸。方憩枝上。銜食向巢立。何生躡弩射之。中其腹。勢且墜。猶忍死引頸。吐哺伺其子。乃墜地。何雖無賴。亦為之惻然。即折棄弓矢。不復射。公全說。

乘氏疑獄

與仁府乘氏縣家傅氏子。歲販羅綺於棧州。因與一倡狎。累年矣。嫗獨不樂。禁止之。倡忿怨自絞死。傅子不知也。一旦遇之於乘氏。曰。我為養母所虐。不可活。訟于官。得為良人。脫身來相就。君能納我乎。傅子喜。慮妻妬不容。為築室于外。明年復往棧州。詢舊游息耗。聞其死甚駭。然率於愛。溺於色。迷不省。口語籍籍。妻始得知之。懼其夫以鬼死也。傅有弟頗壯勇。與嫂謀。刻日欲殺之。先具酒殺使夜飲。而伺於外。傅坐室中。東偏。婦人居西。坐已定。弟挾刃徑趨西邊。且至。手誤觸燈滅。暗中刺刃而出。暨燭至。則傅子流血洞腋死矣。婦人無所見。縣捕兩人下獄。勅以殺夫及兄。且鞠姦狀。期年不得情。任信儒古。與諸傅往來。親見其事。府以為疑獄。上諸朝。時宣和七年矣。會京師多故。不暇報。竟不知為何如何也。任信。

邵昱水厄

邵昱。徐州沛人。從其婦翁任信儒。居衢州。紹興丁卯。張巨山舍人舉為郡。端午日競渡。舟舫甚盛。郡人爭往浮石寺前浮橋上觀。昱先與數友入寺。既而獨還。行至橋半道。鐵纜中斷。船皆漂流。橋板片片分拆。在前者數百人盡溺。昱已墜水。覺有物承其足。故項以上不沉。眼界恍惚。見同溺人乍出。沒。其形已變。或盤首人身。或人首魚身。或如江豚龜鱉狀。橋柱下數大神。皆長可三丈。執戟立。又兩大神從雲端下。其一亦盤首。一如鬼神。空中語曰。三百人逐一。點過。顯昱曰。汝是姓邵人。不合死。掖而擲之破船上。僅得達岸。既歸。不敢語人。明年。同任公如明州。過餘姚之象亭。待潮乃東。登亭上觀。壁有從後呼者曰。君不易過。得去年水厄。非素積陰德。何以致此。昱回顧。乃一道人。甚頎偉。著白苧衫。色漆黑。昱曰。先生豈非同脫此厄乎。何以知我。其人不容。乃曰。歲在癸酉。君當有重災。宜百事謹畏。或再相見。可免也。昱識其異人。即下拜。纔起。道人已入平地。其行如飛。長髮纒纒。下拂腰股間。遂不見。昱常懼不得免。兢兢自持。至癸酉歲。夢數卒荷轡至。邀入府。如張巨山平生時。行約十數里。天氣陰陰如欲雪。至一大城。有市井。遂昇之入。昱覺非衢州。又憶巨山已謝世。自意其死。甚慘。沮行至廷下。殿上垂簾。聞二人相對語。追者與俱至。廊下一吏持簿書入。白。聞主者責怒曰。何得妄遣人。一人曰。韓君已得旨了。吏復下。捧杯水。欲噴昱面。傍人止之。曰。不可如是。將出手不得。吏無計。遂遣追者送昱回。轎行至深岸。前者足跌驚。已雞唱矣。道人不復再見。昱亦無他。後九年。昱以任公守宜州。差韓某。昱登極。韓某改名倪子。親知其詳如此。

李舒長僕

福州甯德人李舒長。字季長。政和初。借鄉里五人。補試京師。共雇一僕。曰陳四。僕慳而朴。多遲鈍。不及事。四人者。日日河責。惟李不然。且時與酒錢慰恤之。既至京。四人皆中春選。李獨遺。及秋始入學。而僕亦去。又二年。李請告至。保康門內。聞有再呼李十一。秘校者。回顧則陳四也。邀李詣食肆。食畢。李欲去。陳

問故李曰。比日窮索。謀得少物耳。陳遣以銀一笏。曰。姑用之。不必外求也。越數日。又遇於馬行市中。邀飲于莊樓。告李曰。觀卿之分。不應登第。若學道。當有所得。李曰。我不遠數千里游學。須得一官。歸為父母榮。何謂學道。且汝僕隸也。何從知之。陳曰。自前歲別後。隨一道人給薪水。道人攜我入崆峒山。授以要法。且使我物色求人。我告以公平生所為。頗有意。今能同一往否。因口授養生旨訣。皆簡易徑妙。然李卒不肯從。復出銀一笏與之。遂去。絕不再觀。李自是亦無意於世。以表兄余承相恩。補官。隱居不仕。嘗游縣之支提山。謁天冠千佛。行深山中。湊無水盥手。方折草揉莎。一人在傍持銅鑿盛水以奉之。又執布巾以進。見其手青色。面亦然。不覺顧之笑。青面者亦笑。已而隱不見。蓋山靈所為也。

余待制

福州余丞相。貴盛時。家藏金多。率以銀百錠為一窖。以土堅覆之。塹蒙其上。余公死。其子待制日章。將買田。發其一窖。塹壁墜閉。了無少動。而白金烏有矣。郡有巫。居進酒。能通神。往扣焉。巫曰。公銀本不失。但以徒土地祠宇貽神之怒。故藏去耳。若能具牲酒謝過。且設醮作水陸。當可得。然須吾先往講解之。許施銀為香爐。及幣帛之屬。後三日宜復來詢可也。余氏如期往。巫曰。神許我矣。可歸取之。然勿負約也。既歸。復掘地。則所窖宛然。具在。始大歎異。即日養神如巫言云。李季異目觀。

天津丐者

王樓者。邵武人。赴調京師。過天津橋。遇丐者為人。毆擊甚苦。王問之。曰。負錢五百。久不償我。王憫然。為以囊中錢代償而去。他日復至橋上。丐者探懷取一餅餠之。王惡其衣服垢膩。鼻涕垂頤。謝不取。他日又見拉王訪其家。家乃委巷窮閭。敗席障門。亦具酒果為禮。王復不食。既得官南還。行汴堤上。大風雨作。跬步不可前。望道間小旗亭。亟下車少駐。主人出迎。審其貌。則向丐者也。相見良悅。酌杯酒以進。王念其曰。穢終不肯飲。其人曰。天氣苦寒。非酒無以禦。公強為我釀此。再三持勸。訖不濡吻。其人殊快快。乃包果實數種為贈。曰。姑以是別。王不忍重違。勉受之。上車數步。欲授其僕。覺甚重。啓視之。桃李石榴。皆黃金也。方悟為異人。大痛恨。以手擣雙目而哭。丐者又至。曰。此自官人無仙骨耳。去此二十年。當再訪公。勿恨也。指顧間。酒家與人皆不見。後二十年。以餌丹砂疽發背死。三事皆宋真宗時。王曾為會稽。俸親以事詣朱公。

趙良臣

趙良臣者。紹興十五年。與同志肄業于巾子山之僧舍。去城十五里。薄晚還郡中。道間遇婦人。青衣而紅裳。哭甚哀。問其故。曰。不容於後母。日夕箠楚。不能堪。求死未忍。故哭。趙曰。若是我歸乎。婦人收淚許諾。即相隨至家。謂其妻曰。適過田間。見一女。無所歸。偶與偕來。吾家正乏使。可以婢妾畜也。妻亦柔順無妬志。使呼以入。趙氏素貧。室惟一榻。乃三人共寢。明日。復同盤以食。趙妻謂之曰。我夜擲汝體。殊冷峭何也。婦人不答。而意象慚悲。拾匕箸徑出。趙責妻言之失。起自呼之。妻停食過盥。開戶而視。不見其夫矣。乃告鄰里。相與求索。三日始得之於門外溪傍。半體在水中。半處沙際。已死。同舍生共以其尸歸。竟不曉何怪。或以為魚蛟之精云。朱熹說。

貢院小符

紹興二十四年正月。沈太虛處中以吏部郎中為省試參詳官。丁夜如廁。既還。書吏篝火先行。至直舍。忽驚仆地。燈即滅。沈大恐。疾聲叫呼。院中人皆已寢。悉起相視。則守舍小符。已縊于梁間。足去地五六尺。蓋非人力可至。有僮老曰。此鬼所為也。幸無遽。取數卓燈起。徐徐解縛。扶其口。以湯灌之。久而能言。曰。郎中讀程文。夜過半。某與書吏假寐。有自外入。青巾布袍。如道人狀者。語某曰。何為在此。以首口兩旁而去。已而此吏從郎中出戶。某獨坐。其人復來。曰。外間大有好處。無用兀坐也。攜手偕行。見門外燈燭品燄。車馬雜沓。與閩市不異。試探首隙中窺之。但覺門漸窄。眼漸暗。遂莫無所知耳。明日。默默如癡。沈遣出。經月始復常。劉共叔親見。

東庭道士

泉州士人陳方石。與知東庭觀道士善。陳嘗檢校村墅。夢至官府。見廷下閔因訴。有吏大聲曰。追到泉州道士某。視之。乃東庭黃冠也。又一吏從旁授以文牘一卷。使讀之。陳不曉其語。獨聞一事云。某年月日。取常住穀若干斛。釀酒。頃之讀徹。吏問曰。是乎。道士辭服。就取所讀文書包裹之。自頂至踵皆徧。推仆地。一再展轉。化為大水牛。陳驚寤。遂訪道士。正以是夕死。陳字野。避裔孫也。

黃氏少子

黃汝能。徽州黟人。紹興十七年。為臨安北廂官。少子年十七矣。生平不能詩。忽如有物憑依。作詩十數篇。飄飄然有神仙之志。多喜道。巫山神女事。汝能羣從中。皆有一少年子。亦如是以死。心以為虛。密諭之曰。汝得非於居民家有染著。致妄思若此乎。吾官於斯。苟有一事。則累我矣。子謝曰。無之。它日與父母對食。徑往離畔。引首凝睇。若望焉而未至者。母追之。遂墜扣其故。答曰。適有所念耳。無它也。自是神觀如癡。日甚一日。汝能欲令其甥挈以還鄉。而甥待試成。均未去。乃閉之一室。戒數僕晝夜環視之。連夕稍息。守者微假寐。已失其處。則跪膝于窗下。以衣帶自絞死矣。程泰之說。

坐。張問主僧爲誰。曰：沈元用給事也。張曰：吾與沈先生久不相見，亟欲謁之。命取公服，隨語卽至。見沈再拜。沈答其半禮，勞苦如平生。且曰：尊公在此，命青衣導往方丈東小堂。其父母方對坐長嘯，張趨拜號泣。旁人叱曰：此不是哭處。復至法堂前，問曰：何故無佛殿？青衣曰：此以十方法界爲佛殿。張曰：吾病廢又失明，未知他日有眼可見佛。有口可誦經否？曰：侍郎何嘗不見佛？何嘗不誦經？又行及門側，有小池清冷，外設欄楯，青衣曰：入功德水也。酌一杯飲之，涼徹肌骨。西廡一室極潔，中掛畫像，視之，乃張寫真。大駭曰：何以得此？青衣曰：異日當主此地。然待公見玉帶了，卽來。遂寤。遣召門人郎暉，使書其事。皆謂玉帶爲吉證。若疾愈，且大拜。至六月二日，兩疾頓除。卽日出謁先墓，繼往所親家燕集。如是五日，偶與諸生讀江少虞所集事實類苑，至章聖東封，丁晉公取玉帶事，怒曰：丁謂真姦邪，雖人主物，亦以術取，因不憚廢卷而入。疾復作，不能言。翼日卒。人始悟玉帶之夢。張壽六十八云。寶恩永說時

毛烈陰獄

瀘州合江縣趙市村民毛烈，以不義起富。他人有善田宅，輒百計謀之，必得乃已。昌州人陳所與烈善，所
有弟三人皆少，慮弟壯而析其產也，則悉舉田資于烈，累錢數千緡。其母死，但以見田分爲四，於是載錢詣毛氏，贖所質，烈受錢有乾沒心，約以他日取券。所曰：得一紙書爲證足矣。烈曰：君與我待是耶？所信之，後數日往，則烈避不出，所訟于縣。縣吏受烈賄，曰：官用文書耳，安得交易錢數千緡而無券者？吾且言之，令決獄。果如吏言，所以誣因受杖。所于州于轉運使，皆不得直，乃具牲酒詣于社，夢與神遇，告之曰：此非吾所能辦，盡往轉運使行宮，當如汝請。既至殿上，於幃幃蔽映之中，屑然若有言曰：夜間來，所急趨出，追夜復入拜謁，置狀于几上，又聞有語曰：出去。遂退。時紹興四年四月二十日也。如是三日，烈在門內，黃衣人直入，摔其脅，毆之，奔進得脫。至家死。又三日，才僧一僧死，一奴爲左者亦死。最後所亦死，少焉復蘇。謂家人曰：吾往對毛張大事也。善守我七日，至十日，勿飲也。所入陰府，道者引烈及僧參對，烈猶以無價錢券爲解。獄吏指其心曰：所惡唯此耳。安用券？取業鏡照之，觀烈夫婦並坐受所錢狀，曰：信矣。引入大庭下，兵衛甚盛。其上袞冕人怒叱，吏械烈，乃首服。主者又曰：縣令聽決不直，已黜官若干。吏受賂者，盡火其居，仍削壽之半。烈遂赴獄。且行泣謂所曰：吾還無日，爲語吾妻，多作佛果救我。君元券在某櫃中，又吾平生以詐得人田，凡十有三，契皆在室中，錢積下，幸呼十三家人，併償之以滅罪。王者又命引僧前，僧曰：但見初質田時，他不預知也。與所俱得釋。既出，經聚落屋室，大抵皆圍固，送者指曰：此治殺降者。不孝者，巫祝淫祠者，誣誣佛事者，其類甚衆。自周秦以來，貴賤華夷悉治，不擇也。又謂所曰：子來七日矣，可急歸，遂抵其家而寤。遣子視縣吏，則其庭焚矣。視其僧，茶毗已三日。往毛氏述其事，其子如父言，取券還之。是夕，僧來擊毛氏門，罵曰：我坐汝父之故，被逮得還，而身已焚，將何以處我？毛氏曰：業已至此，惟有
□爲作佛事耳。僧曰：我未合死，鬼錄所不受，又不可爲人，雖得冥福無用也。依此世數，盡方別受生，今只守爾門，不可去矣。自是每夕必至，久之其聲漸遠，曰：以爾作福，我稍退舍，然終無生理也。後數年，毛氏其替始已。杜起等說時劉爽

夷堅甲志卷第十九十四事

僧寺畫像

平江士人徐庶，習業僧寺。見室中殘宮，有婦人畫像，垂其上。悅之，繼反室，卽夢婦人來與合。自是夜以爲常，未幾遂死。家人有嘗聞其事者，至寺中蹤跡得之，其像以竹爲軸，剖之，精滿其中。□說

恩釋所釋院

王師道，字深之，綿州人。紹興二十八年，挈妻子自蜀赴調，行在。明年正月晦，夢有人類三省大程官狀，來曰：公有新命，出黃敕示之。乃除管某院云云。王不暇細視，曰：我已通判資序，今且作都守，何乃反充監當邪？其人曰：此官不易得，又上帝勅，豈可拒也。迎官且至，治所不遠，可卽往視事。少頃從者皆至，亟升車，行纔一二里，到大曹局，門戶洞開，視題額五字，曰：恩釋所釋院。吏曰：所轄天下物命也。其中皆禽鳥種類，不可名狀，而雀最多。周覽未竟而寤，以告家人，等不復殺生，自恐不能水，頗料理後事。戒其子備謁鄉人之在朝者，夢後半月，除知遂州。又十許日出謁歸，得疾，橋中至舟而卒。時三月四日也。

玉帶夢

張子韶侍郎，謫居大庾，得目疾，後爲永嘉守。中風手足不能舉，自遂內醫，丐祠，祿還鹽官舊隱。紹興二十九年三月望夜，夢青衣人引至大寺，門金書牌八字，但記其二，曰：開福。一僧如禪利知客，見張甚喜，延入

邢氏補頤

晏肅字安恭。妻河南邢氏。居京師。邢生疽於頤。久之。頤頰連下。齧及齒。脫落如截。自料即死。訪諸外醫。醫曰。此易耳。與我錢百千。當可治。問其方。曰。得一生人頤與此等者。合之則可。宴氏懼。謝去之。兒女婢僕輩相與密貨。使試其術。是夜以帛包一物。至視之。乃婦人頤一具。肉色闊狹長短。勸之不少差。以藥綴而封之。但令灌粥飲。半月發封。瘡已愈。後避亂寓會稽。唐信道與之姻家。嘗往拜之。邢氏口角間有赤縷如線。隱隱連頤。凡二十餘年乃亡。

誤入陰府

李成季。少時得熱疾。數日不汗。煩躁不可耐。自念若脫枕席。庶入清涼之境。便覺騰上帳頂。又念此未為快。若出門當更軒暢。即隨想躍出。信步游行。歷曠野。意殊自適。俄抵一大城郭。廣市邑。屋如人間州郡。李容與街中有舊識。販婦。死已久矣。遇李驚曰。何為至此。此陰府也。李懼求救。婦曰。我無能為也。幸常販繒出入右判官家。試為扣之。乃相隨至其門。止李于外。曰。勿妄動。捨此一步。則真死矣。婦入移時。喜而出。曰。事濟矣。但當更與左判官議。乃可。俄聞索馬之聲。出。乃綠衣少年。婦呼李尾其後。至所謂左判官之舍。綠衣人出迎。綠衣曰。適有陽間人游魂至此。須遣人送還。綠衣曰。誰令渠自來。既至矣。又非此間遺。何必遣。李側耳傾聽。益恐。綠衣曰。試為檢籍。恐或有官祿。再三言之。綠衣始持不可。不得已命吏取籍。吏讀曰。李昭。現位至起居舍人。綠衣曰。如何。渠合有許大官職。留之得否。綠衣頗慚。乃相與作符共押之。用印畢。授一小鬼。使送李。李重謝。始行。有問者。即示以符。小鬼瘡滿頭。膿血腥穢。嗷嗷呼不絕聲。每數十步。輒稱足痛而坐。哀祈之。乃行。至曠野。曰。我只當至此。還汝符。擲之於地。李俯欲拾。厥而痛。蓋昏然。既醒。日矣。白是李氏春秋說。位祠之。果終於右史。

積跡金剛

漳泉間人。好持鐵跡金剛法。治病禳禱。神降則憑童子以言。紹興二十二年。僧者冲住泉之西山廣福院。中夜有僧求見。冲訝其非時。僧曰。某貧甚。衣鉢幾有銀數兩。為人盜去。適請一道者行法。神曰。須長老來。乃言。幸和尚暫往。冲與僧造其室。乃一村童。按劍立椅上。見冲即揖曰。和尚且坐。深夜不合相屈。冲曰。不知尊神降臨。失於焚香。敢問欲見若冲何也。曰。吾天之貴神。以寺中失物。須主人證明。此甚易知。但恐與爭訟。違吾本心。若果不告官。當為尋索。冲再三謝曰。謹奉戒。神曰。吾作法矣。即仗劍出。或躍或行。忽投身入大井。良久。躍出。徑趨寺門外。牛糞積邊。周匝跳擲。以劍三築之。警然仆地。踰時。童醒。問之。莫知。乃發窰下。見一塢。泉兀不平。舉之。銀在其下。蓋竊者所匿云。

飛天夜叉

趙清憲丞相之夫人郭氏之姪郭大。以盛夏往青社外邑。乘月以行。中路馬驚。鞭策不肯進。左顧瓜田。中一物高丈餘。形如蝙蝠。頭如蠟。兩翅如席。一爪斷地。一爪握瓜食之。目光爛然。郭與騎。同馬疾馳。數十步間。反顧猶未去。他日入神祠。見壁畫飛天夜叉。蓋其物也。

晦日月光

趙清憲賜第在京師府司巷。長女適史氏。以暮月不寐。啓戶納涼。見月滿中庭如畫。方歎曰。大好月色。俄廷下漸暗。月痕稍縮。小斯須。光滅。仰視星斗粲然。而是夕乃晦日。竟不曉為何物光也。四事皆王。沈持要登科。

沈持要登科

沈持要。臨安安吉人。紹興十四年。始兄范彥輝監登聞鼓院。邀赴國子監秋試。既至。則有旨。唯同族親乃得試。異姓無預也。范氏親戚有欲借助於沈者。欲令冒臨安戶籍。為流寓。當召保官。其費二萬五千。不可。范氏挽留之。為共出錢。以集事。約已定。沈殊不樂。而湖州當以八月十五日引試。時相去纔二日耳。雖欲還亦無及。是日晚。忽見室中長人數十。皆如神祇。叱之曰。此非爾所居。宜速去。不然。將殺汝。沈驚怖。得疾。急遣僕者買舟歸。行至河濱。見小舟呼舟人平章之曰。我安吉人。販米至此。官方需船。不敢歸。若得一官人。當不取其微。直然所欲。裁何人也。曰。沈秀才。復詢其居。曰。吾鄰也。雖病不可不載。即率舟中人共舁以登。薄暮出門。疾已脫然如失。十六日早。抵吳興城下。見白袍紛紛往來。問之。云。昨日已入舉場。而試卷遇暴雨。多沾。須易之。移十七日矣。沈遂得赴試。所親者來賀曰。徒日之事。特為君設耳。試罷。且揭榜。夢大雷震。而覺。出庭中視之。月星粲然。心以為惑。欲決之。著龜。遲明有占。軌革者。過門。箠之得震卦。畫一婦人病臥牀上。一人趨而前。旁書奔字。其詞有龍化之語。占者曰。公占文書甚吉。但家內當有陰人病。然無傷也。卜者出。報榜人。已至。姓名曰。黃勝。音沈。中魁選。及還家。妻果臥疾。明年赴省。以范為考官。避入別院。一之日。試經義。且出。有麻部選者。守之不去。時挾書假手之禁甚嚴。沈頗訝其相物色。曰。何為者。曰。見君篋中。一二燭甚佳。非湖州者邪。若無用。幸見與。沈悉以與之。次日。試詩賦。其人又來。曰。適詣臚錄所。見主司抄一試卷。至于五六。絕類君所書。必高捷。今夕勿遺。舉。吾已設一次于戶外矣。沈意其欲得燭。又以贈之。受而還其一。曰。請君留此。以自照。三年一來。不可不致詳也。晚出中門。引手招就坐。設一几。四顧無人。沈欲納卷出。挽使再讀。至家藏孝經詩。乃覺誤押兩方字。亟更焉。明日入訪之。了不復見。始驗神人以其誤。委曲為地也。是年遂擢第。蓋旅中所見。鄰人擊舟。雨污試卷。軌革之下。選者之言。皆有默相之者。異哉。

楊道人

溫叔皮華之女。嫁秀州陳氏子。既而世離。居家學道。有楊道人者。亦士大夫家女子。與之同處。紹興二十四年。溫赴漳州守。過泉南。館于漕使行宇。女與楊及二婢在西房。夜半忽大呼捕賊。溫杖劍往。見楊之婢高舉手向梁間。初無絆縛。而牢不可脫。其旁青衣童。年可十四五。腰下佩一物。類藥笈。溫叱之曰。汝何人。敢中夜至此。曰。我京師人也。楊道人欠我藥錢百萬。今來取之。關君何事。又連呼數聲。正爭辯間。條已滅。溫道招天慶觀道士鄭法詢治之。及至。婢縛既釋。無所施其術。時楊氏年未三十。江南所生。所謂京師藥錢之語。或以為宿世事云。

陳王飲子婦

潮州人陳王猷為梅州守子婦死焉葬之于郡北山之上其魂每夕歸與夫共寢夫懼宿于母榻婦復來即之不可卻雖家人相見無所避一子數歲矣詔秀可愛每欲取以去舉家爭而奪之婦出入自若陳氏甚懼乃召道士醮設及禱于神皆不能遣時紹興庚午三月也又三月陳守卒于郡

郝氏魅

郝光嗣為廣州錄事參軍有魅擾其家房闔庖漏無不至也嘗火作于衣笥郝往救焚手皆焦灼告身一通但存字及印餘皆焚焉朝服衣裘悉穿穴不可著一日發印欲用封緘宛然而中無有矣始猶命巫考治久而不效則捕一室嚴香火事之凡失印二十許日廣之官吏待粟俸者需糧料印未得成以為苦忽聞如大石墜于所事室中三擊几而止視之印也初郝氏以几不佳蒙以白紙蓋施三印於几上而去自是七日郝生死其家徙出魅隨之不置迨北歸乃已時紹興二十年

王權射鵲

建康都統制王權微時好射鵲矢不虛發紹興初從韓成安世往建州征范汝為嘗挾弩往山間望樹上有鵲巢即射之不知其中與否也聞有人在其後言曰使汝眼為箭所中當如何反顧無所見權悟其異亟登木視之一鵲中目宛轉巢內即死權驚悔拔佩刀碎其弩未幾與賊戰流矢集于鼻背之間去眼不能以寸病金創久之乃愈

夷堅甲志卷第二十二事

木先生

汪致道徽州歙人紹興十八年以司農少卿總領湖北財賦嘗赴大將田師中宴集最後至漕使鄂守先在與田奕棋道人木先生者亦坐于旁見汪揖曰久別健否汪愕曰相與味平生何言久別道人曰公已為貴人忘之耶獨不記宜州道店談牛奇章事乎汪矍然起謝道人去汪謂諸客曰崇寧五年初登第得宜州教授以冬月單車之官投宿小村邸唯有一室一秀才已先居之日甚暮大雨不可前不得已推戶徑入曰值暮至此與公同此室可乎秀才方踞火坐顧曰唯唯良久忽言曰公會讀書否某慍曰某雖寡學庸鄙陋至是又笑曰記得牛付孺傳否某不答秀才曰吾言無他公乃僧孺後身前生為武昌節度使緣未盡今生當再往異時官祿多在彼土矣某異其語疑為相師問其姓名徐對曰公知有雍孝聞者乎吾是也自崇寧之初殿廷駁放浪迹山林偶有所遇爾扣之不肯言終夕相對論文而已至曉而去不復再見適觀道人之貌蓋雍君也風采與四十年前不少異真得道者也坐客莫不驚歎汪再漕湖北又守鄂州為總領累年皆在武昌木生名廣真往來漢河間見人唯談文墨殊不及他事無有知其為異人者沈道原亦識之云政和中以道士入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故以木為姓

靈芝寺

紹興十二年唐信道廷對畢館于西湖靈芝寺時已五月二僕納涼湖邊呼聲甚急唐往視之二僕共挽一僧云僧走欲赴水一足已溺呼之不肯回力挽其衣猶不能制遂與歸室中寺之人云頃寇犯臨安兩僧死于湖今其鬼耳問溺者所見曰兩僧來告孤山設浴甚盛邀同舟以行一足已登而為人舉其後故不得去心殊恨恨也坐少定復發筒取新衣著之并易履襪若有導之者徑趨水濱數僧急尾救之既還誣救者曰我適游處甚佳爾輩何見疾必強我歸我終一去耳主僧遣三人護之于室而扁其外唐所寓舍與之鄰惟以葦席為限聞為鬼所憑作詩云唐唯記其一句曰日日移牀趁下風蓋竊東坡語也唐謂之曰汝生為出家子視形骸如土木雖不幸死當超然脫去乃甘爾戀為游魂滯魄真可羞也答曰吾非為厲者欲度此僧故與之俱且何預爾事唐曰吾視人垂死而不救可乎且汝既不能自脫又枉以非命害一人何益於汝空令湖中增一鬼耳相往復至夜半鬼益怒吐曰只爾亦非了生死者唐嘻笑應之曰我當死即死必無幽滯終不効汝加非理於生人鬼似悟唐說不復有語久之僧始昏睡迨曉問之乃會稽人主僧令送歸其家唐後見之於鑑湖鸞臺寺云只憶初赴水時事餘皆不知也

王壁魁薦

王炳文明州人靖康元年赴淮南試于楚州寓龍興寺寺大門內有人題曰東壁之光下照斗牛今年王壁當魁薦問諸僧及闈者皆不知何人所書是歲王果為解頭

太山府君

孫點字與之鄭州人溫靖公固諸孫也建炎四年知泉州晉江縣居官以廉介自持是歲七月叛將楊勅自江西軼犯郡境點出禦寇歸而疽發于背主簿入臥內省之背吏數人在旁點顧戶外曰何人持書來皆莫見少焉點舉手左右口中嘔噀為發書疾讀之狀主簿問何書曰檄召點為太山府君顧吏曰此有石倪及徐楷二人乎吏曰有石教授者居別村無徐楷但有徐楷解元耳點曰何用措大為諸吏怪其語不倫無敢問後三日卒石倪者字德初方待次鄉里紹興三年以官期未至詣臨安欲有所易得疾于抱劍邸中以七月中死徐楷字正甫時為州學諭同舍生每戲之曰君往太山他日朋友游岱藉君為地也楷聞倪死頗不樂從天甯寺長下缺一意主倉庚之出入首錄置獄中數日掠死其家乞收葬不許裸其尸驗之邵懼每問即承如是十月許凡眉之吏民連繫者數百而死者且十輩提點刑獄縉雲周彥約知其冤亟自嘉州親詣獄陳決邵乃得出閱實其罪無有也但其以酒餽游客及用官紙札過數等事方具獄楊生即死獄吏數人繼亡明年命下邵坐貶三官歸隄為之西山其秋眉山士人史君正燕處人邀迎出門從者百餘皆縵紗花帽駁卒控大馬其神駿上馬絕馳目不容啓到一甲第朱門三重洞開馬從中以入史欲趨至客次駁者不可徑造廳事坐上緋綠人數十皆揖史居東向辭曰身是布衣安得對尊客如此其一人曰今日之事公為政何必辭之前白曰帝召公治鄆安民獄今未也俟公登科畢即奉迎矣史不獲已就坐欠伸而寤不為家人言密書之又明年史赴廷試過荆南時吳君適帥荆得疾親見鬼物往來其前避正堂不敢居無幾而死史謂官還至雙峽小疾語同舟者曰吾當死君今報吾家令

取去秋所書者觀之可知也。是夕果卒。又二年。所謂貴客者。暴亡于成都驛舍。又明年十一月。邵見安民。露首持文書來白曰。安民冤已得伸。陰獄已具。須公來證之。公無罪也。指牘尾詩書名。已而復進曰。有名無押字。不可用。邵又花書之。始去。邵知不免。盛具延親賓樂飲。臨六日。正食間。覺腸中微痛。卻去醫藥。具衣冠待盡。中夜卒。成都人周時字行可。亦嘗事邵。

鹽官孝婦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鹽官縣雷震。先雷數日。上管場亭戶顧德謙妻張氏。夢神人以宿生事責之曰。明當死雷斧下。覺而大恐。流淚悲泣。姑問之。不以實對。姑怒曰。以我嘗貸汝某物。未償故耶。何至是。張始言之。姑殊不信。明日暴風起。天斗暗。張知必死。易服出屋外。桑下立。默自念。震死既不可免。姑老矣。奈驚怖何。俄雷電晦冥。空中有人呼張氏曰。汝實當死。以適一念起。孝天救汝。又曰。汝歸益為善。以此下。秋。

曹氏入冥

新師益濟州人。父守中。官至尚書郎。紹興二十九年。斬為餘杭主簿。妻曹氏。以六月病卒。已斂經夕。一足忽屈伸。斬驚視之。面衣沾濕。有泣涕處。斬號慟曰。得無以後事未辦乎。他何所欲言。拊其體漸溫。已而歎曰。我欲錢用。斬命焚紙錢數束。曰。未也。又焚之如初。久而稍甦。掖之起坐。流淚滂沱。言曰。先姑喚耳。憶病昏之際。二婦人來云。非人請。即俱出門。肩輿去甚速。至官府。戶內列四曹。只記其一曰。南步軍司。方裴回無所之。遇阿舅生時所使老兵。遮拜曰。何得至此。以姑命對。即引入。兩廡間皆繫囚。呻吟之聲相屬。升自東階。剪金冠絳袍。若今王者。與紫衣白衣人。鼎足議事。且置酒。問舅語云。三官更代。有無未了事件。頃之送二客還。吾自屏間趨出拜。舅駭曰。誰呼汝來。亦以姑對。舅與俱入。姑冠帽坐堂上。若神祠夫人。侍兒持雉扇環立。甚衆。舅責曰。渠家兒女多。何得招致。姑曰。以之錢故也。吾又趨拜。且問需錢何用。姑曰。吾長女以妬殺婢。久繫幽獄。獄吏邀賄。無所從得。不獲已。從汝求之。又曰。汝為吾轉輪藏。已盡用了。更爲誦梁武懺。救吾女。少時舅促歸。命詢肩輿者。食曰。已食。遂遣吾出。相戒曰。勿泄此事。恐不利於汝。送至車上。從者十餘人。皆黃衣金甲。其行如飛。既到家。黃衣求金。凡兩焚錢始去。自此疾愈。然纔旬日復死。人謂其漏言不免云。

斷妬龍獄

郭三雅妻陸氏。秀州海鹽人。平時端靖。有志操。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呼其子昭戒之曰。吾數日後當死。切無即斂。丁寧數四。昭疑之。亦未敢盡信。及期無疾而逝。心猶微溫。奄奄有出入息。十日復生。曰。姑蘇某龍王。娶一妾。遭夫人妬忌。以簪死。鞫訊天獄。累年不能決。上帝命我詰其情。一問而得之。奏牘已上。信宿當就刑。是時必暴風雨。至七月五日。平江大風。颶潮數百里。田廬皆被其害。三事。水說。

義夫節婦

建炎四年五月。叛卒楊勛寇南劍州。道出小營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汗遂遇害。棄尸道旁。賊退。人為收殮之。尸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往來者咸歎異焉。或削去之。隨即復。

見覆以他土。則跡愈明。至今猶存。又有順昌縣軍校范旺者。當范汝為亂時。邑中羣盜余勝等。亦竊發。土軍陳望。素喜禍。欲舉寒應之。旺叱衆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於國。今力不能討賊。更助為虐。豈不慚見天地。凶黨忿其語切。亟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妻馬氏。聞夫死。哭于道。賊脅汗之。不從。礙於木。節解之後。數月賊平。旺死處。輒上。隱隱留尸跡。不少。婦邑人相與揭其輓。聚而祠之。已又圖象於城隍。紹興六年。建安人吳達。通判州事。以其事聞。詔贈承信郎。許立廟。順昌丞蘇瀛。領役。夢旺具符笏進謁。具謝蓋督之意。且曰。初被害時。為凶徒剔去左目。引蘇視之。又別有一旺。假尸在地。著短布白衫。復指廟之東南隅。曰。遺跡猶在。是已。寓意於邑令矣。幸公念之。蘇明日入廟中。問旺死時狀。皆曰。然而莫有知其矧目者。東南隅則輒祠故處也。於是訪得五輓。納諸廟。縣令黃亮聞之。以語妻蔡氏。蔡驚曰。昨夕亦夢紫衣人謁君於廷。君揖之。升廳及階。遂謝而去。其姓名則范旺也。豈丞所謂寓意者乎。旺一卒以忠死。婦人以節死。沒而不朽。渠不信云。

葵山大蛇

王履道左丞。葬于泉州之葵山。去城四十餘里。山多蛇。蓋人張元者。養羊十餘頭。往往為所吞噬。元操刈鎌出。途捕。正見大蛇。擒一羊。蟠束數匝。先齧唇吮血。已乃噴毒其中。羊漸縮小。軟若無骨。始吞之。元旁立伺隙。奮刃而前。蛇昂其首。高五尺許。搖舌鼓怒。為搏人之勢。元投以刃。刃墜。元奔歸。呼其子。別攜刀往。蛇猶在故處。未去。迎刺之。斷首而死。尾有兩歧。利如鉤。秤其肉。重六十斤。背皮至闊一尺五寸。守家僧曰。此特其小者耳。一窟于山者。身羸若瓮。每出時。大木皆振動云。

融州異蛇

馬嶺子充。謫融州。居天甯寺。營廁於竹間。嘗持矛奏瀾。聞若有吐之者。周視之。則無人焉。復聞再吐聲。乃一蛇在屋角。開口吐舌。頭如斗大。馬擗之以矛。刃入于棟。亟出喚僕共視。蛇已死。但不見其體。注目尋索。僅如細繩。纏棧桷數十匝。取以視邦人。雖臧白之老。亦無有識其為何等蛇者。

一足婦人

紹興十七年。泉州有婦人。貨藥于市。二女童隨之。凡數日。好事者竊迹其所止。乃入封崇寺之僧堂。堂空無人。獨三女者共處。旁人夜夜聞佛樂聲。且則復出。初未嘗見其寢食處也。他日。寺僧密窺之。乃皆一足。失聲歎咤。婦人如已聞之。明日不復見。三事。王。

夷堅乙志序

夷堅初志成，士大夫咸傳之。今鑲板于闕于，鑿于臨安。蓋家有其書，人以予好奇尚異也。每得一說，或千里寄聲，於是五年間，又得卷帙多寡與前編等，乃以乙志名之。凡甲乙二書，合為六百事。天下之怪，怪奇奇，盡萃於是矣。夫齊諧之志怪，莊周之說天，虛無幻茫，不可致詰。逮于賈之搜神，奇章公之玄怪，谷神子之博異，河東之記，宜室之志，稽神之錄，皆不能無寓首於其間。若予是書，遠不過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據依者，謂予不信，其往見烏有先生而問之。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番陽洪邁於盧敘。

八年夏五月，以會稽本別刻于贛。去五事，易二事，其它亦頗有改定處。淳熙七年七月，又刻于建安。



夷堅乙志目錄

卷第一十四事

- | | |
|--------|------|
| 更生佛 | 吳鬼 |
| 莊君平 | 仙弈 |
| 震山 | 佐命功臣 |
| 變古獄 | 俠婦人 |
| 食牛夢戒 | 羊冤 |
| 趙子顯夢 | 夢讀異書 |
| 李三英詩 | 小邨先生 |
| 卷第二十二事 | |
| 樹中驢 | 宜興民 |
| 蔣教授 | 陳氏女 |
| 張夢孫 | 人化犬 |
| 張十妻 | 承天寺 |

文三官人

吳折夢

卷第三十四事

鮑乞命

陳述古女詩

浦城道店蠅

賈氏姜父

與元鍾誌缺

陽大明

泥沌燈

卷第四十一事

夢登黑梯

許顯夢賦詩

廣州老兵

大孤龍

趙士滿

殯宮餅

卷第五十二事

司命真君

梓潼夢

宋固殺人報

畫學生

樹中盜物

吳僧符

卷第六十三事

石棺中婦人

齊先生

查氏村祖

劉又死後文

廟神止奏章

莫小孺人

趙士琬

舟人王貴

韓斬王誅盜

張夫人婢

王夫人齋僧

賀州道人缺

劉若虛

王通直祠

張文規

掠剩相公奴

張車夢

張續妻

樂清二士

劉子昂

張九罔人田

張女對冥事

周勉仲

鳳司戶妾

李南金

袁州獄

蔡侍郎

建康伍伯

猪足符

榕樹蠶巢

二

趙七使

蒙城觀道士

卷第七十一事

畢令女

汀州山船

寧都吏僕

布張家

天心法

孫尚書僕

卷第八十三事

牛鬼

萬壽宮印

吹燈鬼

長人國

無縫船

葛師龜

小都題詩

卷第九十事

胡氏子

李孝壽

金剛不壞身

二盜自死

王敦仁

卷第十十二事

張銳醫

金馬駒

吳信叟

義烏古壩

閩清異境

松鞋

鮑與法蘭

西內背灰獄

黃蓮山伽藍

杜三不孝

何丞相

虞井甫奏章

歌渡宮春

師立三異

無類鬼

秀州司錄廳

詹林宗

虔州城樓

欄街虎

八段錦

黃士傑

劉正法

崔婆偶

徐杭宗女

湖口龍

王先生

夢女屬對

巢先生

梁元明

五

卷第十三事

玉華侍郎

唐氏蛇

劉氏葬

涌金門白鼠

陽山龍

牛道人缺

天衣山

卷第十四事

真州異僧

大散關老人

韓信首級

王喇惡識

成都鑼工

龍泉張氏子

卷第十五事

劉子文

法慧燃目

肝胎道人

嚴州乞兒

海島大竹

黃鸞龍

蔣山蛇

卷第十六事

符毒

浙東憲司雷

振濟勝佛事

南禪鍾神

魚陂瘋鬼

結竹村鬼

趙清憲

邢大將

卷第十七事

董染工

上猶道人

趙善廣

馬姜冤

京師酒肆

大孤山龍

程師回

卷第十八事

劉姑女

海中紅旗

董穎霜傑集

朱希真夢缺

金鄉大風

鬼入磨齋

趙令族

姚氏妾

卷第十九事

翟耕得子

王新託生

宣州孟郎中

女鬼感仇讎

鬼化火光

林酒仙

沈十九

錢瑞反魂

卷第二十事

張淡道人

大名倉鬼

臨川巫

諸般染鋪

宣城冤夢

何衝水關

桂真官

皇甫自牧

徐偃病忘

雲溪王氏婦

三山尾閘

劉供奉犬

鄒平驛鬼缺

韓府鬼

張撫幹

何村公案

張八叔

閑皂大鬼

馴鳩

張成憲

滄浪亭

燕山羅漢

十八婆

太學白金

- 天寧行者
- 呂少儀
- 超化寺鬼
- 趙小荷
- 魏陳二夢
- 青童神君
- 卷第十九十三事
- 賈成之
- 光祿寺
- 楊觀二怪
- 廬山僧鬼
- 望仙巖
- 沈傳見冥吏
- 韓氏放鬼
- 卷第二十二事
- 畫銀匠
- 祖寺丞
- 龍世清夢
- 神霄宮商人
- 瀟府鬼
- 蜀州女子

- 趙不他
- 賈濤前身
- 嘉陵江邊寺
- 休寧獵戶
- 張山人詩

- 馬謙遠
- 秦奴花精
- 吳祖壽
- 二相公廟
- 馬望兒
- 療蛇毒藥

- 天寶石移
- 夢得二兔
- 徐三為冥卒
- 城隍門客
- 汪祖德
- 飲食忌

夷堅乙志卷第一十四事

更生佛

仙井暨蘭池鄉民鮮述。因病誤服藥。病且亟。恍忽不知人。見三黃衣吏持檄來追。別有白衣者。囑於梁上。遂命其家焚紙錢祝之。曰。有子買藥未還。願延須臾。三人喜。載錢以出。至暮子歸。三人從以入。遂遂死。與二白衣同行。蓋亦就逮者。一曰。蝮充。一曰。稅中定。行久之。入大城。門闕三重。宮室甚壯。遇故人曹惟吉。先死數歲矣。問逮來故。遂曰。被追至此。不知何事也。曹賀曰。有鄉人在。可勿憂。曰。誰邪。曰。虞太博。今判更生道。明日為更生佛矣。宜速往。少焉吏引入殿下。王者旋冕坐其上。先呼中定及充。皆釋去。相去頗遠。不知所云如何也。既而問逮。平生修何善。對曰。家貧無力。但嘗游瓦屋山。瞻辟支佛。瑞色甚勝。及以一木施天翁堂耳。吏與紙筆。使錄所言。持以上。王書其後曰。放還。遂拜於庭。回數步間。有呼之者。王臨階語曰。為我報家人。令設更生道場。且誦更生佛名。語畢。白光騰上。室宇赫然。遂又拜而出。至大樓闕下。望題榜。綠牌金字。曰。大慈大悲更生如來。纔出門。即蘇。妻子正哭泣。具櫛將歛矣。時紹興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也。明日。奔詣虞氏。述所見。適虞公小祥。日云。虞名祺。字齊年。平生不讀佛書。嘗為鑿流溝。方軍興時。諸道以聚歛為先務。惟虞所部。獨晏然不擾。最後在流川。當紹興十七年。屬微疾。至六月二十七日。憑几不語。忽隕坐。客曰。古佛俱來。吾亦歸矣。子允文旁立泣下。又顧曰。身得為佛。有何不可。客異其言。已含笑而逝。及

速事傳。然後成佛之證益顯。更生佛名。見大涅槃經中。新華添集

臭鬼

開封人張儼。說政和末年清明日。太學士人某。與同舍生出郊。縱飲。還緣汗堤而上。見白衣人在後。相去十數步。堂堂一丈夫也。但臭穢逆鼻。初猶意其偶相值。已而接踵入學。問同舍皆莫見。殊怪之。速反室。則立左右。扣之。不答。叱之。則隱。倏忽復見。追隨不少。置。臭日倍前。士人不勝其懼。或教之曰。恐君福淺。或為冤所劫。盍還家養親。無以功名為念。脫可免。乃如之。甫出京。其人日以遠。遂不見。士人家居累年。不能無奇警。二親復督使修業。心忘前怪矣。遂如京師。參。月因送客至舊飲酒處。復遇其人。厲聲曰。此度見汝不捨矣。相隨如初。而臭益甚。士人登時恍惚。遂臥病旬日卒。

莊君平

李伯紀丞相少弟李晉倫云。福州有道人。無他技。獨傳和神仙之術。曰。有道之士。所以異於人者。眼碧色也。嘗於市中見老叟。鬚髮如雪。而兩臉紅潤。瞳子深碧。竊述其所往。正在一客邸中。明日。徒就之。執弟子禮甚謹。同室而居。凡歲餘。遂然無所契。一夕。寒甚。叟起將便旋。為捧溺器以進。叟訝其煖。答曰。懼冷氣傷先生。實諸被中爾。叟大感異之。曰。吾不知子之有心如此。其可不以實告吾。乃漢莊君平也。行天下千歲矣。未見有如子者。探囊取一書授之。曰。讀此可得道。天明叟出。遂不歸。其書乃五言詩百篇。皆修身度世之說。季言頗能誦之。今但記其語云。事業與功名。不直一杯水。又云。獨立秋江水。三句而已。道人留聞。久之亦不見。

仙弈

南劍尤溪縣浮流村民林五。十六樵于山。見二人對弈。倚擔觀之。旁有兩鶴啄楊梅。墮二顆于地。弈者目林使拾之。俛取以食。遺失二人所在。林歸即辟穀不食。不知其所終。

蟹山

湖州醫者沙助教之母。嗜食蟹。每歲蟹盛時。日市數十枚。置大罈中。與兒孫環視。欲食則擇付鼎鑊。紹興十七年死。其子設醮於天慶觀。家人皆往。有十歲孫。獨見罈立觀門外。遍體皆流血。媼語孫曰。我坐食蟹業。穢死即驅入蟹山受報。蟹如山積。獄吏又我立其上。羣蟹爭以螯爪刺我。不得頃刻止。苦痛不可具道。適冥吏押我至此受供。而里城司又不許入。孫具告乃父。泣禱于里城神。頃之。媼至設位所。曰。痛豈復可忍。為我印九天生神章焚之。分給羣蟹。令持以受生。庶得免。遂隱不見。其家即日鑲神章板。每夕焚百紙。終喪乃罷。

佐命功臣

李希亮。政和中為郎官。其鄉士甚貧。以教授為業。嘗借馬出城。歸而言曰。一月前夢金紫人。言吾汝六世祖也。國初為佐命功臣。墓在京城外十數里之某村。有祀享田。歲可得米二百斛。去世已久。不知子孫凋零如此。今田故在。但為家墓者所擅。汝往料理。足以糊口矣。既覺。未敢遽往。昨夕復夢。頗見譙責。某謝曰。

自少孤苦。不省先壙所在。與墓人亦不相識。且無契券。何以能取。祖曰。汝言大有理。此田嘗有碑具載。今為守者瘞于門外草中。第如吾言發視。必可得。某以再夢之驗。故以今日往。得大墓園良是。而荒穢殊甚。呼守者出。責以不治之罪。答曰。久無人拜掃。故至此。問田所在。護云無之。令取碑為證。曰。不知所在矣。命鐵錘斷地。果於近門草間尺許得之。守者驚懼。服乃具說田處。亦頗有為。豪右吞并者。今當訟于開封。乞正之。希亮大異其事。為贊於府官。盡得其田。居數月。復謂希亮曰。夜夢祖告云。行得官矣。吾同時佐命有來為相者。以汝屬之。渠當不忘舊好也。未幾。鄭達夫拜相。首乞甄錄創業勳臣之裔。於是例得一官。王

變古獄

大觀初。司勳郎官郭權。死而復生。言徧至陰府。多見近世貴人。其間一獄。囚繫甚衆。問之。曰。此新所立變古獄也。石

俠婦人

董國慶字元卿。饒州德興人。宣和六年。登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縣主簿。會北邊動兵。留家於鄉。獨處官下。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往來。憐其窮。為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為己任。滌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麪。自騎驢入城鬻之。至晚負錢以歸。率數日一出。如是三年。獲利益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閼。久消息不通。居閑戚戚。意緒終不聊賴。妾數問故。董愛已甚。不復隱。為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處鄉里。身獨漂泊。茫無還期。每一深念。幾心折欲死。妾曰。如是不早告我。我有兄喜為人謀事。且夕且至。請為君壽之。旬日。果有估客。長身而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也。出迎拜。使董相見。敘姻連。留飲至夜。妾始言前日事。以屬客。是時榜下。令宋官亡命許。自言匿不自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漏泄。又疑兩人欲圖己。大悔懼。乃抵曰。無之。客奮怒且笑。曰。以女弟託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若此。脫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身與我以為信。不然。天明縛君告官矣。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呼妻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納袍以贈君。若謹服之。惟吾兄馬首所向。若反圖。兄或舉數十萬錢為贖。宜勿取。如不可卻。則舉袍示之。彼特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寒。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毋失去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鄰里。即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應董使登。揖而別。舟遂南行。略無資糧。道路之備。茫不知所為。而舟中人奉視甚謹。具食食之。特不相問訊。繞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詣旗亭上。相勞。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為太夫人壽。董憶妾別時語。力拒之。客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及。示以袍。客駭笑。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當挈君麗人來。徑去不反顧。董至家。母妻與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俾縱縱處。黃色隱然。折視之。滿中皆宿金也。既詣闕自理。得添差宜興尉。除年客果以妾至。秦丞相與董有同陷虜之舊。為追敘向來歲月。改京秩。幹辦諸軍審計。繼數月卒。秦

令其母汪氏哀訴於朝。自宜教郎特贈奉郎。而官其子仲堪者。時紹興十年三月云。

食牛夢戒

周階字升卿。秦州人。寓居湖州四安鎮。秦楚材守宣城。徽嶺南陵尉。以病疫告歸。夢就逮至官府。緋袍人据按治囚。又有緋綠者數十人。以容禮見。環坐廳事。一吏引周問曰。何得嗜嗜牛肉。叱令鞭背。數卒掉曳以去。周回顧乞命。且曰。自今日以往。不唯不敢食。當與閻門共戒。坐客皆起為謝罪。主者意解。乃得歸。夢覺汗流浹體。疾頓愈。至今恪守此禁。時時為人言之。紹興三十年。周監鹽官倉。

羊冤

吳道夫說其妻族弟。為淮西一邑主簿。邑陋甚。無人屠羊。簿與令尉議共贖金。買諸旁郡。字養之。非祭祀及大賓客與公家所常用。勿得以私意殺。約已定。久之。簿妻妹自遠來。相見喜甚。買酒款曲。倉卒無以具饌。輒烹一羊。酒罷。二婦人同宿。簿獨寢外舍。且五更。聞羊鳴牀下。其聲怒而哀。拊牀驚之。不止。少選登牀。以角觸簿。且留且罵。作人言曰。買羊待殺。爾之謀也。與衆為誓。而首背之。我某日當祭社。乃死。今遽殺我。不義。必償我命。乃可。簿曰。是我之罪。不敢逃死。姑容入室。別妻。且囑後事可乎。羊曰。當爾殺我。肯少貸邪。簿亟入扣寢門呼妻。妻方與妹酣寢。寂不應。簿曰。我以冤督死甚急。故欲與而別。忍不相應。我死矣。爾勿得嫁。否則當為厲。以報爾。妻驚覺。啟門。則其夫已臥血中死。直宿小史云。但見簿說爭時事。無所視也。妻尚少。父母欲嫁之。每媒氏至。必夢故夫責已。竟守志焉。

趙子顯夢

趙公稱字子顯。舊居泉南。紹興二十八年。為贛州守。族人以窮來相依。舍之它館。日餽食之。每約飭使勿為過。嘗寢夢故居門庭。毛血狼籍。命掃除之。隨即如故。旁舍人來告。已屠牛若干矣。翌然而寤。護戎以過事入白曰。宗室某子自泉州來。以舊識使君。屠數牛為市。考其數與夢合。子顯悟。神告。逮捕窮治。抵其僕於罪。遣出境。遂嚴其禁。不復敢。

夢讀異書

沈潛字道元。錢塘人。為人清修。不妄語。居湖州仙潭村。郡中親表間。嘗以姻事邀致入城。宴飲稠疊。連日不得歸。意頗厭倦。夢謁友人陸維之。見堆棧有書數十種。主人方束帶。沈信手披一編。其間章之多寡。大抵類真。語擇一章。最簡者讀之。其詞云。人喜食桃李。桃李不可多食。食蟹大可矣。凡食蟹必殺。凡學道必以純陽得道殺陰也。如不得已。能食車中之鼠。洞前之蜚。乃可。讀未盡數句。維之顧曰。文頗怪。子宜畢之。俱一笑。乃覺。欲尋其致夢之由。而不可得。久之始悟。半歲前有蔡女僧懷政來。同寓慧通寺。政作東坡玉糝羹。約沈陸共之。陸至。則羹盡矣。因戲政曰。恰沿河來。見舟中婦人。作洗手蟹。偶得一詩。持贈子云。紫髯霜鬢。如紙。蒲萄作肉。琥珀髓。主人擅腕。研兩盤。點醋。搯新醞。癡禪受生。無此味。一箸菜根。他欲死。喚渠試與。轉釜底。換取舌頭。別參起。坐皆傳。既擊節。沈默有感。徐曰。詩則美矣。其如語人工。何。維之驚謝。沈自是不食蟹。稍證夢中大可笑之說。又二年。因餌芥苧。禁食桃李。方盡省。一章語云。沈自白。

李三英詩

舊傳鄒辨勝進士周師厚者。策名居五甲末。纔歷一人曰陳傳。師厚戲為語曰。舉首不堪看鄒辨。回頭猶喜見陳傳。紹興二十七年。永嘉王十朋。魁多士。同郡吳已正為殿。李三英以特奏名。得出身。列於吳下。吳效前語曰。舉頭不敢攀王十。伸脚猶能踏李三。其後後體殆若天成云。

小都先生

李次仲字與小都先生。游建康市。入茶肆。見丐者踞膝行前。滿股瘡穢。李謂都曰。此人惡疾如此。願先生救之。都曰。不難也。正恐怪奇驚衆耳。李固請。乃索紙一幅。吐津塗其上。稠如膠餒。持以與丐者。令貼于股。移時問之曰。覺熱否。曰。始時甚痛。已而極痒。今正熱不可忍。都揭紙。命李視之。新肉已滿。瘡痕悉平。市人爭來聚觀。都於衆中逸去。李急追訪之。不及矣。

夷堅乙志卷第二十二事

樹中甕

毗陵胡氏家。欲廣堂屋。以中庭朴樹為礙。伐去之。剖其中得陶甕。可受三斗米。而皮節宛然。即日山魃見怪。有行者善誦龍樹呪。召使治之。命童子觀焉。見人物皆長數寸。為龍樹所逐。入婦人榻上。遂憑以語。乃結壇考擊。逐去。蓋擾擾半年乃定。

宜興民

宜興民。素以滑稽著。有山鬼入其室。自天窗垂一足。徹地。黑毛毳。民戲謂之曰。若果神通。更下一足。鬼不能答。少頃收足去。自是不復至。

蔣教授

永嘉人蔣教授。紹興二年登科。得處州縉雲主簿。再調信州教授。還鄉待次。未至家百里。行山中。開嶺上。二人哭聲絕。至則一曳挾雙鬟女子。欄道哭。蔣憐然。問其故。叟曰。從軍二十年。方得自便。不幸遇盜。累我告身去。將往吏部料理。非五十萬錢不可辦。甚愛此女。今割愛贈之。行有日矣。故哭不忍捨。蔣曰。以我囊中物與叟。少緩此計。何如。即舉餘裝贈之。纔直十萬。叟曰。感君高義。然願亡益也。蔣曰。叟不見疑。當以女寄我歸。叟姑持此錢往臨安。事若不濟。還吾家取之。吾善視叟女。非敢以為姬妾。勿疑也。叟謝曰。諾。

約明年春再相見。以女授將。拭淚而別。將下車載女。自策杖隨其後。將至家。實女外館。獨入見母。妻周氏迎謂曰。聞有隨車人。今安在。將以實告。妻曰。然則美事也。共成之何害。使人喚女歸。將母柯氏愛之如己。子夜則與同寢處。女問至外舍與將戲。或相調謔。方初見時。猶尋常女子。至是顏色日豔。嫣然美好矣。一夕醉不自持。遂留與亂。而更亦絕不至。臨赴官。妻不肯往。曰。自有麗人。何用我。柯夫人亦曰。汝受人託子。而一旦若是。前程事可知矣。吾老當死鄉里。不能隨汝也。將力請不能得。竟獨與女之信州。居數月。薄晚。呼女梳髮。女把梳揮涕不止。問之。不答。咄曰。憶汝父邪。欲去邪。女曰。身非有所悲。悲主君耳。人壽不可料。今數且盡。願急作書報君夫人。將怒罵之曰。小兒女子。安得為不祥語。女曰。事極矣。過頃刻便不可為。吾言不敢妄。願廷下小吏。令取筆札。女倉卒收。乘筆強將使書。將怒且笑曰。所書當云何。曰。但言得暴疾。以今日死。將不得已。寫十數字。復問曰。汝那得知。女忽變色厲聲曰。君知精雲有英華者乎。我是也。拊掌而滅。將隨卽仆地死。耳鼻口眼皆血流。小史見一狐。自室中穿牖。升屋而去。人皆謂將為義不終至此。或說將初赴縉雲。人語以英華事。將曰。必殺之。到官數日。行圖後隙地。得巨井。礮石覆之。意怪處其下。命發視。見大白蚓長丈餘。蟻若柱。引錐刺其首。蚓卽失去。及信州之死。疑是物云。唐信州府志

陳氏女

無錫人陳彥亨。居南禪寺側。妻邊氏。有身。夢女子紅衣素裳。掬水庭下。仰視曰。妾崑山縣陳提舉女也。來南禪赴水陸會。若功德圓滿。當生夫人家為男子。如其不然。亦可為女也。邊氏視此女甚美。謝曰。為兒女非所敢望。幸來相過。肯啜茶足矣。女笑而去。既寤。以告彥亨。使詢之。果有陳彥武提舉者。自崑山來。為十八歲亡女。設水陸。明日。邊生一子。

張夢孫

毗陵張汝楫。維濟。紹興十三年。知明州奉化縣。其子婦李氏。孕及期。維濟夢故人陳郁文卿來。曰。相別十六年矣。今欲與君為孫。何如。維濟喜。明日語僧曰。文卿佳士也。吾必得賢孫。可賀我。已而李氏乃得女。遂名之曰夢孫。及數歲。戲祖旁。偶見文卿生時書。則捧視曰。我所書也。文卿無錫人。與維濟皆沈元用。勝進士。為揚州司理參軍。建炎中。虜犯淮甸。死官下。

人化犬

姑蘇復秀才家。乳婢王氏。平生無一善。見人誦佛。則笑毀之。年四十歲時。贅生於尻。日以痛楚。用膏藥傅之。愈益大。至尺餘。則成狗尾矣。自是不能行。據兩手於地。匍匐移足。乃可動。伺犬就糲。輒隨之。食。夜與共寢。雖半歲乃死。又節級徐忠。因病亦生一尾。謂妻子曰。我坐拋飲食之過。夢入城隍廟。令詣曹供狀。自今勿得食人食。惟砥糠乃可。且和糠來。既至。踰牆而食。與犬亡少異。其家為作浮屠。供悔謝。旬日而死。時紹興三十年五月也。

張十妻

吳江縣民張十妻。嗜殺生。又事舅姑亡狀。年六十矣。紹興二十九年得疾。兩股皆生惡瘡。蛆蝨其中。醫皆

及隨。宛轉呻吟。聲達鄰里。久之。每道糞。必自取食。并食薦席皆盡。期年乃死。四事日

承天寺
滕愷。字南夫。婺源人。紹興五年登科。調信州司戶。既赴官。夢往它郡。游僧舍。勝曰。承天寺。室宇甚壯。了無借居。獨老頭陀出。應客曰。此寺乃本師所建。既成。以緣事未了。捨之游方。歸期不還。衆僧亦悉委去。惟某僧存。老病無力。不得供掃洒事也。去幾何時。曰。二十七年。何時當來。曰。今歲歸矣。位時春秋二十七。既悟以為不祥。會是年秋試。考校南康軍。至中途。日薄晚。投宿民家。不肯容。指支徑小。曲曰。是開佛刹。頗潔。士大夫來者多就館。盍過之。行數十步。果得野寺。視其額。則承天也。入門寂然。廊廡殿宇。凝塵如積。徘徊良久。但一人出。相與問答。全如夢中所言。愷登禪牀。作長老說法。以為夢證已應。無他矣。既而導至上。方啟戶拂榻。凡室中之藏。器玩口戒。皆歷歷可識。始大惡之。不能留。強宿於旁舍。明晨去之。自爾以來。精爽常鬱鬱。既入試闈。盡減食。夜忘睡。與同院交際。無復笑語。訝而問之。始告之故。曰。吾恐死。安得有樂趣。同院更出言論。解莫能得。畢事即還。抵樂平驛。有道士上謁曰。吾欲見戶曹君。小史入白。愷拒弗見。道士直入。晚愷曰。急治行。後三日。猶可與家人訣。緩則無及矣。不揖而出。愷愈懼。走信告其家。遂奄奄感疾。越三日。至德興。急招邑令相見。曰。愷且鬼。不暇與君語。路逢狂道士。言當命盡今日。設如其言。以身後事累公。令曰。安有此。君當勞苦成疾。吾歸取酒飲君。同宿於是。勿懼也。令甫上車。愷果死。其兄純夫在鄉里。自得樂平書。已憂之。是日徙倚門間。望一僧頂暖帽策杖且來。謂為庵中人。迎與語。僧不答。以袂蒙面。徑造南夫書室。就視無人焉。純夫失聲泣。而德興奉愷喪。至。以臥輜輿歸。首戴暖帽。則所見僧蓋愷也。德興

文三官人

王非朝議。東州人。建炎初。避地吳興。寓居空相寺。其姪文老。薄暮行寺外。見人衣青道服。乘馬而過。甚類其所親。文三兄者。隨而呼之。回顧曰。昨夕抵此。橫舟白蘋亭下。適有故須亟出城。明當奉謁。不然。君幸過我。遂馳出青塘門。文老與之別數年矣。詰旦訪得其舟。呼其僕曰。欲見三官人。僕曰。死逾月矣。文老曰。昨乘馬過吾門。與我語。安得有是。具道所見。僕驚報家人。皆大哭而出。其妻泣曰。夫死時。窘困方甚。不能具冠帶。故以便服飲。君所見皆是也。文老歸。念青塘門外有慈感寺。徑詣之。問夜來何客至此。僧曰。無重客。但施主設水陸耳。方悟來赴冥集云。徐

莫小儒人

紹興十五年。許子中叔容。自丹陽還。舟至奔牛。與前廣州鄭通判。同泊堰下。日暮。一紫衣吏自稱林提轄。求見曰。某鄭氏之隸也。主君妻妾莫氏。本烏墩。莫知錄。庶女。嫡母不容。方在孕時。遂其母。女生於外舍。既長。遂為人妾。會正室虛位。實主家事。號小儒人。主君死於南方。一子絕幼。不能歸。賴平江王侍郎。與有契好。使人致其狀。欲散諸境內。僧舍中。家皆絕。莫氏悉有之。將從此歸其父。聞君居烏墩。幸為送一書。使來相迎。許曰。諾。行數十里。明日復會。林曰。莫氏願一見君。祈為先致。莫氏恐有他嫌。拒弗受。頃之又至。曰。書不暇作。但致此意。於知錄。若足矣。許至家。他日詣知錄。若告其事。熊云無有。居數月。

許與中表高公儲遇語及之高驚曰吾幾墮其計中乃話所見初泊舟姑蘇館亦值林生其詞略同末云莫氏欲歸其父自念平生不相聞且失身於人必不見禮欲嫁為人婦士大夫有所不可而聞闔市非又非厥偶思欲復入大家為姬侍其人顏色絕美隨身貨財可直數千萬使君頗有意乎高入謀諸妻妻慕其貨許納焉林曰欲先見之否高喜留飲酒出立舷外以俟少時婦人青衣紅裳步堤上令童子以小青蓋障面腰支綽約客止開暇為之心醉林笑曰頗當君意否然此良家子難立券君當稍致幣帛如聘禮乃可即以綵一束授之及暮而來曰約定矣今悉舉囊中物置君舟明日相見于某寺然後成禮話未訖負十餘篋來皆金珠犀象沈麝之屬及期林導高入寺至一室戶外望簾間數女子笑語紅裳者在焉願見外人皆反走林曰君少止吾當先告語之入半日許情無復命堂下誦經僧訝高久立來問故具以所見言僧曰山寺冷落安得有此高猶以為妄厲聲咄之老僧自室中出歎曰必此怪也比頻有所觀引入視則藏院後列殯宮十餘所皆出木牌書主名有曰小孺人莫氏最後曰提轄林承信方處駭走出僕人奔報舟且沒繼一僕云舟幸無恙而所寄之物皆非矣遠視之犀象香藥盡白黑紙錢灰所謂金珠器皿蓋偶儼獸骨馬牛糞也二人所遇如此高僅得脫耳大學生錢之望既未實於許也

吳圻夢

吳圻元翰政和中以太學錄習樂恩得上舍及第為鎮江府教授代李伯紀已入官舍伯紀館書室未去圻夢一鬼紫袍金帶拜廷下曰後十五年當為樞密使竊而甚喜由此益自負意執政可指期得既而仕官殊不進靖康元年至定州獲鹿令以死伯紀乃以是年知樞密院折之疑

趙士班

徐擇之丞相居睢陽與南外宗正仲範善洎帥此下以國一葉尊公名為何曰巴不能言字為何沉吟移晷曰與權而其父乃字茂實敦義正悔與鬼語乘其誤叱之曰爾乃下鬼憑附非真趙撫幹也豈有為人子而不知父字者乎命速與出吏拊式歎曰招我來不見禮而相逐無故人意如此令我羞見他人既還家敦義意殊未伏復折簡詢其死後在何地有何人拘錄何以能來此世間所傳禍福報應事果何似吏曰所問事多容我緩為報索紙方欲下筆忽號呼數聲大書曰奉差我捉去見天齊仁聖帝厥然仆地凡三日吏乃甦蓋鬼留者幾半月其去也人口戟門神所劾或恐泄陰間事故云敦義自是不再歲亦亡三徐同一紙書而敦義敦立獨不為所記錄豈非壽祿未艾黠鬼不能窺邪士班死時才三十七敦立

夷堅乙志卷第二十四事

蛙乞命

浙西兵馬都監康潛居臨安寶蓮山夏夜且睡為蛙聲所聒命小童捕之消熟寐夢十三人乞命潛曰吾職雖兵官非能擅生殺者何以能貸汝死曰但公見許無不可者少焉覺寤告其妻妻曰得非羣蛙乎呼童詰之已實一餅中驗其數正十三枚也即釋之時紹興二十九年張才甫說

舟人王貴

紹興三十一年北方遣使者高景山王全來賀天申節詔中貴人黃述持扇帕迎賜之例用兩浙漕司舟舟師王貴者病死於楚州洪澤有二子其妻泣告述曰夫死舟當還官則一家數口且濱溝壑僅得長子繼役乃可續食矣願丐一言於漕使述許之還至鎮江與漕遇仲其請即日刺為兵以代貴述至丹陽晚泊貴棹小舟遙望而拜曰舉家荷公恩惠無以論報呼之使前謝曰人鬼路殊不敢登公舟也始省其死呼左右至已無所見

陳述古女詩

陳述古諸女多能詩文其一嫁堵曰李生為晉寧軍判官部使者知其妻於詩最工以所藏小扇屏從之求題品婦自作黃魯直小楷細書兩絕句其一曰藜淡蘆歌曲水通幾雙容與對西風扁舟阻向江鄉去

卻喜相逢一枕中。其二曰：曲屏誰畫小瀟湘。雁落秋風半黃。雲濤雨疎孤嶼遠。會令清夢到高唐。兩篇清絕灑落如是。不必真見畫也。

韓斬王誅盜

韓斬王宜撫淮東。獲囚盜數十輩。引至金山。陳刀劍于庭下。以次斬之。皆股戰就誅。獨一盜躍而出。指一刀最大者曰：願從相公乞此刀。韓笑曰：甚好。時有中使來宣旨者。在坐。為言此人臨死不怯。似亦可用。韓曰：彼用計欲脫耳。竟殺之。

浦城道店蠅

浦城永豐境上村民作旅店。有嚴州客人齋絲絹一擔來。僦房安泊。留數日。主婦性淫蕩。挑與姦通。既而告其夫云：此客所將貨物不少。而單獨出路。可圖也。夫即醉以酒。中夜持刀斫之。客大叫救人。聲徹于鄰。彼處居者甚少。僅有一鄰叟奔而至。婦走立于門。以右手遮拒使勿入。左手持客絲一把與之。叟喜而去。客遂死。夫婦共與尸埋於百步外山崦裏。倉卒荒怖。坎土殊淺。主人自意無由泄露。經數月。客之子訝父久役不返。向時固相隨作商。凡次舍道途。悉所詣熟。於是逐程體訪。到此店跡絕。因駐物色。正晝悶坐。一蠅頗大。飛著于臂。揮之復來。至于五六。子念父心切。極疑焉。祝之曰：豈非神明使爾有所告乎。但引我行。遂飛起。此子從其後。蠅營營如語。徑飛至客寢處。羣蠅無數。子伸首探之。尸儼然存。走報里伍。捕囚人赴縣。鄰叟之過亦彰。遂為明證。店夫婦並伏誅。叟杖脊。官毀囚室為墟。鄭景實自莆田往臨安。道出其地。正見風塵皆蕩析。遺趾一空。時淳熙十一年間也。客寢得蠅而伸。殆與新昌鹿鹿相類。蓋得鬼而誅云。

張夫人婢

張稽仲叔夜樞密之夫人。宗室克敵女也。有小婢。常侍左右。每出必從。在海州時。因侍夫人夜如廁。將還。呼之不應。至于再三。他妾聞之。亟往視。乃俱歸。將笞責此婢。而是日以疾臥。元未嘗出。始知先攜燈者鬼物耳。夫人不淹旬。遂病。踰月而卒。張才文賦

寶氏妾父

徐州人寶公邁。靖康中買一妾。滑人也。未幾虜犯河北。妾父母隔關。不相聞。憂思之至。殆廢寢食。忽僮仆於地。若有物憑依。乃言曰：某女之父也。遭兵亂。舉家倖于賊。鞫魂無所歸。欲就此女丐食。而神不許。守寶氏之門歲餘矣。土地憐我。今日始得入。寶氏曰：汝不幸死。夫復何言。吾令汝女作佛事。且具食祭汝。汝亟去。許諾。妾即蘇。寶氏如所約。陰與之戒。勿令妾知。又再歲。其父乃自鄉里來。初未嘗死也。前事蓋點鬼所為。以竊食云。

王夫人齋僧

宗室瓊王仲儒之子士周。娶王曾卿都尉孫女。少年時墮胎死。死二十有二年。當紹興丁丑。士周以復州防禦使奉朝請。居臨安。糯米倉巷。歲五月十二日。天未曉。妾楊氏。夢人促使起。天竺和尚且至。既明。上坐僧中左來。謁曰：被命僧僧。敢請其意。出池紙貼子一。其辭云：奉太尉台旨。十五日就本院齋僧一堂。承

受使臣陳興押。士周愕曰：初未嘗有此意。而使令中亦無陳興者。中左慚而退。出門遇中坐僧慶。慶隱憐了心。皆言以齋意來。自途俱入。復謁士周。方拒其說未了。聞空中喧呼。入視之。乃其子不審之婢來。喜者。為物所憑。作王氏語。謂士周曰：無詰三僧。為此事者乃我也。我以平生洗頭洗足。分外用水。及費綿帛。履襪之罪。陰府積穢水五大壺。令日飲之。乳母亦代我飲。纔盡三錢。又逐去。不使我。我不堪其苦。欲求佛功德。以自救。無由可得。聞瓊王主龍瑞宮。從者數百輩。平生姬侍。如萬恭人。王恭人夏棋童輩。皆在左右。獨我以身污穢。不得前。近從它人假大衣特髻。方得入拜庭下。王憫我窮。以陳保義借我。故使散齋貼於三寺。我自爾請料錢三十千時。為夫婦。今月俸十倍。恕不救我。又喚一乳媪曰：汝嘗見我。何不言。媪曰：前日實見夫人立太尉牀前。恐太尉懼。不敢說。又責家人以其女嫁胡氏。資送太薄。至於典衣而不能贖。又囑使嫁媼。已而大恟。且勸家人力為善。勿殺生。其言切至。聞者皆悲泣。士周許為齋三寺僧。且於仙林寺設水陸。王氏頗喜。戲曰：為我與錢作功德。無誦言於後也。三僧言陳興者。貌甚黑。衣四襍皂衫。持舊青蓋。人與之語。輒退避。飲茶設食。但舉而嗅之。初疑其飽。與錢二百。苦辭其半。又從監寺僧取知委狀而去。且告以士周所居。云如得錢分從者時。無須留待我。我今往平江矣。士周即以錢授三寺。後兩夕。來喜者復夢王氏云：我今坐蓮花盆中。去不來矣。龍瑞宮在會稽山下。瓊王疑為其神云。張樞才父王塔也。皆見所書齋貼。以下原缺三字又十四行。

陽大明

南安軍南康縣民陽大明。葬父於黃公坑山下。結廬墓側。所養白雞。為狸捕去。藏之石穴。次夕大雷震。石粉碎。狸死焉。人以為孝感。有道人至廬所見之。歎其純孝。指架上道服曰：以是與我。當有以奉報。大明與之無靳色。道人解腰間小瓢。貯衣其中。瓢口甚窄。而衣人無礙。俄取案間小黑石。拊摩之。噓呵良久。則成紫金矣。又變藥末為圓劑。以授大明。明謝曰：身居貧約。且在父喪。不敢觀富壽也。道人益奇之。復探瓢取道服還之。曰：聊試君耳。題詩緣問曰：陽君真確士。孝行動穹壤。皇上憐其艱。七夕遣回往。遂巡藥頑石。遺子為饋享。子既不我受。吾亦不汝強。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爽。會當首鼠記。青雲看反掌。遂別去。鄉人聞者競觀之。題處去地幾丈許。始以淡墨書。既而墨色榮發。字體飛動。皆疑其人仙者云。時紹興十三年也。里胥以事聞于縣。縣令李能。一白郡守。上諸朝。明年。詔賜帛十匹。令長吏以歲時存問之。其事具起居注。

劉若虛

錢塘人劉實。字若虛。老於場屋。紹興五年。赴省試。寓北山僧舍。其僕王高者。服勤累年矣。夜扣戶呼曰：適夢明日勝出。樊光遠為第一人。劉若虛次之。夢中了然。主公必高選。劉亦喜。如期揭榜。樊冠多士。而劉被黜。識者審其夢。云若虛。劉字也。勝不言劉實。而言劉若虛。無名之兆耳。後七年。始以特奏名試大廷。又入五等為助教。納勅不拜。會顯仁皇后北歸。劉與同科沈亮功。皆獻頌。有旨許出官一任。調主吉州太和簿。族人精五行者。謂劉無食祿相。踰年官期至。縣道手力一人來迎。劉書生也。已大喜。滿望。置酒呼族人。質之曰：平生言我不作官。今迨卒至矣。族人但引咎悔謝。酒罷還家。復布筭推測。密告人曰：若虛苟得祿。

吾不復談命。竟以登塗前一日死。文獻

混沌燈

會稽陸農師左丞少子寶。居無錫縣。招老儒陳先生誨諸子。幼子甫六歲。敏慧夙成。繼入學。即白先生乞為對偶。以兩字三字命之。笑曰。不足為也。益至五字乃可。試書曰。鷺宿沙頭月。應聲曰。鷺翻樹抄風。又令對濃霜。應聲曰。殘月雞聲曉。每出語。輒驚人。而了不置思。父母皆喜。謂兒長大當可繼左丞。明年正月八日。令其僕買大竹作燈。漫以黑紙。挂于几案之側。人問何物。曰。此名混沌燈。明日穴其一竅。如是凡七日。至十五日而七竅成。兒是夕亦卒。所謂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吳哉。陳先生子也。

王通直祠

福州人王純。字良肱。以通直郎知建州崇安縣。方治事。食炊餅未終。急還家。即仆地死。死之二日。衆僧在堂梵唄。王家小婢。忽張目叱僧曰。皆出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與良肱無異。遂據榻坐。遣小史招丞簿尉丞簿尉至。錄事吏亦來。婢色震怒。命左右擗吏下。杖之百。語邑官曰。殺我者此人也。吾力可殺之。為其近怪。故以屬公等。吾未死前數日。得其一罪甚著。吾面數之曰。必窮治汝。其人忿且懼。遂賂庖人。賣毒。前日食餅半。即覺之。蒼黃歸告。欲與妻子語。未及而絕。幸啓棺視之。可知也。丞以下皆泣。呼匠發之。舉體皆潰爛。為黑汁。始詰問吏。吏頓首辭服。并庖人皆送府。府以其無主名。不欲正刑。密斃之於獄。邑中令為立廟。曰王通直祠云。王通直

夷堅乙志卷第四十一事

夢登黑梯

俞舜凱。徽州人。紹興十八年赴省試。夢紅黑二梯倚檐。開有使登紅梯者。俞顧梯級甚峻。辭以足弱不能。遂登黑梯。造其顛而寤。是歲中特奏名一人。亦歟人。

張文規

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其陽縣民張五。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圭。張運。張周孫等。率保伍追捕之。羣盜散走。獨張五拒抗不去。遂殺之。而取其貨。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于縣。縣令吳邁。欲邀功。盡取達圭以下十二人送獄。劾以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遂連二人。瘐死。既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但等第杖笞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逸計不行。悲忿歸。嘔血死。文規嘗冤獄活十人。當得京秩。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為刻奏。但用舉者。遷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驗屍。感疾遂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辛未。忽微作聲。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速差人。取取上行行李。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病在牀。聞一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止三四輩。曰。攝官人照證事。吾告以病篤。乏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舟岸下矣。不得

已與俱往。頃刻間至英。視非邑人物。歷歷如舊。唯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焚之矣。吏止之。令俟取公案。須臾而回。問何等文書。曰。吳邁解胡達案也。吾念逸死已久。何為追我。方悟已死。稍行前。入大官府。門廡嚴峻。戈戟列衛甚整。同行者十餘人。將入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入。或告曰。有持水漿來者。切勿飲。飲則不得還。又前至一門。衛兵愈盛。力士數十。皆執斧鉞。果有持水至者。同行皆飲。吾辭以不渴。又易茶以飲。復辭之。其人怒曰。何為難伏事。復前行。追者先入門。出引衆俱進。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簾。皆不敢仰視。潛問殿上為誰。曰。王也。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即捧去。最後方及吾。問簾內所問果吳邁事。一一以實對。王曰。吾亦詳知。然必須卿至結正者。貴審實爾。吾奏曰。臣自勘此獄。使十人將死得生。獨不蒙朝廷賞勞。敢問其說。王曰。臨川丞即酬賞也。吾曰。若准賞格。當改合入官。而今但用舉者。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而邊得丞大邑乎。蓋吾初得二薦章。既赴部。而廣東提刑王彭年者。已不可用。不謂冥間知之。如此之的。遂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即聞殿上索簿。吏抗聲云。已蒙王判。則見文書自簾出。降付衛者。引吾至所司。遙見吳邁。荷校於簾下。而朱圭。張運。立其傍。吾借書欲觀。衛者不可。曰。至司則見矣。指司吏曰。此濮州舉人也。行己正直。明法不第。故死得主判于此。至司揖吏。問所判。吏出示紙尾。有添一紀三字。吾作為不曉。以問吏。吏曰。子宿學老儒。豈不曉其義乎。一紀者。十二年也。子有雪活十人之功。故王以是報子。此人開希有事也。適在王所。聞子應對。王甚喜。夫上帝好生。而惡殺。經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引此類數十端。不能盡記。吾從容謂之曰。公本貫濮州邪。吏愕曰。何以知之。吾笑曰。平生聞濮州大鍾果有之乎。京師人戲謂 吏作色曰。此非戲所。勿輕言。復引出至殿下。叩簾奏訖。吏舉手令退。吾又前白曰。適蒙判增一紀。今六十七矣。計其所增。當至七十九。然先父壽止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王曰。不然。人壽短長。係乎所修。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廊下一大門。守衛嚴密。吏曰。都獄門也。其間各有獄。凡貪淫殺害。嚴刑酷法。證謫忠良。毀敗善類。不問貴賤。久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觀不可。望門內一僧持磬。吏曰。導冥和尚也。凡人魂魄。皆此僧導引。廊上有欄橋。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間因亦多。一女子年十七八。呼曰。聞官人得歸撫州。煩為白知州許朝散云。十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營功果救拔我。朝散將來亦解保舉官人。吾默思許守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我。俄聞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驅至王所。王問焉。以實告。王曰。能為言之。理無所礙。彼此當有利益。吾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又至司就吏借筆。書十二字於臂。急趨出。見元追者引登舟。行至一城。乃南雄州也。有黃衣來報方提舉已死。追至此。蓋英守方希覺者。見提舉江西常平。吾猶意其在英時。不保奏鞠獄事。走卒妄言悅我以求利。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往求之。不見。復登舟。即抵岸。送者推出。遂寤。視臂間十二字。隱隱若存。時病已經月。腰膝間肉壞見骨。善醫者以水銀粉傅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為誦佛書。飯僧處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既後始死。蓋氣未絕時。精爽已逝矣。文規在告幾百日。漕司以為不勝任。檄郡守體量。將能之。許守具事實保明。言病愈已堪。務乃悟女。子所謂保舉。及王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客自英來。云市樓果為火所毀。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至大

觀二年年七十八。夢一羽衣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矣。陰君以公在英州管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文規寤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斬。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斷。既去官。刑部駁問。以為失出。偶事在赦前。又曹氏已死。無所追正。但索印批。批而而已。至政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考其再生及夢。凡增一紀。有半。當得十八年。而只十六年者。蓋自生還之歲。至得夢時。首尾為一紀。又自夢歲至終年。為半紀云。臨川人。不可作傳。

許顯夢賦詩

許顯。字彥周。拱州襄邑人。宣和己亥。訪所親鄭和叔於城北。因宿焉。夢行大路中。寒沙沒足。其旁皆丘壠。荆棘。有婦人皂衣素裳。行田間。曰。此中無沙易行。顯往從之。足弱不能登。婦人援其手以上。月正明。無樹木。彌望皆野田。麥其茂然。婦人引顯藉草。□□□□處有矮博臺。臺上有紙筆。顯題曰。閨花亂草春春。有邊鴻社燕。年年歸。青天露下。麥苗濕。古道月寒。人跡稀。拍筆臺上。有聲驚覺。歷歷在目。疑其類墟墓間事不祥也。是歲大病幾死。

掠刺相公奴

沈傳曜侍郎。昭興戊辰。自江西移帥湖南。過袁州。逆旅人令蒼頭趨走於前。年十三四矣。容止安詳。殊無村野小兒態。喜而問之。答曰。嘗在一官人家。為小童數年。近方辭歸。傳曜曰。肯從我乎。曰。幸甚。且請歸白父母。少還復至。遂隨以西。出入房閤。極謹飭。凡所使令。皆能知人意。舉家愛之。至臘半歲。忽求去。傳曜曰。汝方習熟於此。姑留可也。曰。奴自有所職。但當事侍郎許時。期至當去耳。傳曜怪其語。問所職為何。對曰。見為掠刺相公。奴所掌者。人間鞋履也。人所著鞋。更新換舊。皆有簿歷。書之唯謹。如侍郎平日所服用。皆記錄無遺。因取袖間歷。并以舊履數十編出示。再拜而去。傳曜始驚異。知其非人。後數日而傳曜卒。張賦詩

廬州老兵

呂安老尚書。既以淮西事不幸死。廬州人或云見之。至今廬正廳不居。紹興二十六年。吳適為守。嘗春時。家人思欲出郊。城外有道觀。相承為踏青宴飲之地。適宿戒。曉從。遲明即出。方五鼓。直宿老兵起。望廳上已有燈燭。即屏間窺視。乃安老據案治事。吏校列侍其旁。典謁者持賓客牌。白曰。某官某官。適安老起迎。數客蒞。就坐。賓主之禮。與常日郡守見僚屬不殊。客退。安老回顧。見老兵。令呼出。曰。見我不致敬。敢竊窺邪。數五伯杖之二十。老兵拜謝。了無所視。且視其側。乃真受杖也。療之數月乃愈。

張半夢

張津。字子問。紹興戊辰。自常州錄事參軍。歲滿。赴吏部磨勘。同舖有張半。從政者。建康人。能變路。屬官來。亦有舉將五員。當改秩。而其一。人常坐累。銓曹以薦章為疑。方上省待報。未決可否也。半變之。幾廢。疑食。忽見津至。審其姓名。大喜。鋪吏問所以。曰。昔年至蔣山謁寶公。夢告曰。汝身畔有水。則改官。將而訊諸占夢。皆莫能測。今與宗人遇。而其名曰津。半字加水。津字也。神告之矣。此吾所以喜也。時泰丞相

當國。以事鄉里之故。為下其事。適以是日得報。二人遂同班引見。津次當第三。半班在四。而軍頭司誤易之。及詣殿下。半立於津上。正符身畔水之兆云。子問

大孤龍

郭三益。樞密。赴長沙。過大孤山下。天晴無風。江水清泚。舟至中流。屹不動。如有物維之者。舟人沒水周視。無所遇。忽於舵上見小兒。可長五寸。形體皆具。垂兩股。夾舵而坐。舵為之桌几。仰視見人。不變色。遂以告郭。郭命衣冠焚香。漚酒禱之。有頃化為長蛇。昂首入水中。舟即能去。

張績妻

張績。彥偉。鄱陽人。妻王氏。孕十有二月。未產而績死。王氏哭泣。數日間胎失去了。無所知覺。績字

趙士藻

趙士藻。紹興中。權廣東東道稅官。既罷。與同官劉令孫尉。共買舟泛海。如臨安。士藻娶妻子。已下凡六人。俱初抵廣利王廟下。舟人言法當具牲酒奠謁。藻欲往。而令尉者持不可。是夕藻夢與二人入廟中。王震怒。責之曰。汝曹為士大夫。當知去就。大凡過一郡一邑。猶有地主之敬。今欲航巨浸而傲我不謁。豈禮也哉。藻言初心願展謁之意。王捨之。顧左右執二人斬首。少焉吏以銀料盛二猪頭至前。血淋漓地。藻驚悟。視令尉則亦起坐。意甚恐怖。告以夢。夢協而二人皆生於亥云。明日三人同詣廟。拜謁謝罪。藻獨禱於神。問去留之計。至夜。吉乃歸。舟至夜。令尉同榻。疑有蛇如箸大。徑其腹以過。自三更幾達明。乃絕。且而視其下。一物蜿蜒蟠繞。如數百丈索。留半日。乃不見。皆大駭。然業已辦行。不暇止。是晚海中火光如電。擊舟人大懼。急入一壩浦中。巨浪隨至。須臾舟已溺。藻立近舷外。虞候挾之登脚船。取佩刀斷纜。僅得至岸。入一寺中。謂僧曰。它物無有惜。獨告身及妻妾淪沒。為可痛耳。有行者健甚。自云能入水不濡。即許厚賞。遣之時。舟雖沉。望桅檣猶可認。行者移兩時方出。已疑不知人。久乃能言曰。值大黑龍不見首尾。其身充滿於船中。無隙可入。震悸而出。幾為所吞。藻臨水號慟。明日浪止。於溺處得告勅。藻及零陵香一席。遂復還郡中。初藻客游得攝事。以竊賄成家。始娶婦買妾。及是儼然孤窮。與初不異。乃貨所餘香。陸行歸浙。

樂清二士

温州樂清縣分兩部。號邑西邑東。賈如愚秀才居邑東。赴鄉舉。夢解榜揭樓上。曰。陳七。賈不能曉。以告鄉人。謝權甫。謝曰。君必中選。邑東陳字也。而君行第七。其為陳七昭昭矣。明日報至。果然。王龜齡。紹興丙寅歲。同其弟補試太學。寓湖上九曲寺。得失之心頗切。忽夢揭榜有王二。既覺。以為其弟且中選。弟曰。王二者。兄當為第二人耳。既而亦然。又甲戌年赴省試。寂無夢兆。嘗獨行窗下。見故紙堆積。默禱求識。乃信手揭之。得收紙半幅。如占五行者。字皆滅矣。唯丁丑二字可辨。是年不利。至丁丑歲。遂魁天下云。龜齡

殯宮餅

靖康元年春。京師受圍。監察御史姚舜明之子宏。欲歸越。出南薰門買舟。已得舟。欲復入城。適有旨不許。諸門納入者。宏無可奈何。率所善士人兩輩。陸馳而東。循汴數日。晚至道側小寺。僧盡不在。僧房多殯宮。

三子者不可前姑留宿。令僕買酒於村店。并得豬肉以來。寺庖久不爨。什器皆闕。雖有肉不能饌。一士笑曰。吾自有計。取肉置一棺上。縷切之。以爲羹。讀棺前楊誠。知其爲婦人。士戲之曰。中夜空寂。不妨過我。三子既醉。寢過夜半。此士驟起。嘔吐狼籍。意緒昏昏。待且視之。所嘔皆餅餌。而昨夕未嘗食也。云昨睡方熟。有好婦人來。相與飲。以餅啖我。遂往殯前物色之。蓋死者家陳餅以供。滿椀皆片裂矣。

列真官厲聲曰。此間不問人貴賤。不問官尊卑。但看一念之間。正不正爾。與公有德。欲公知前程事。公官資儘有。而所享之壽。止七十四。若能辭榮納祿。可延一紀。自此以往。積功累行。又有乘除。所得之數。蓋不止此。公欲之乎。嗣曰。敢不聽命。真官曰。今日非奏過天曹主宰。亦召公不得。然不可過三時。宜速歸。願二使令引出。遂退。山元路行。經一殿門。聞人聲嘈嘈。有呻吟號泣者。使者曰。司過真君殿也。方坐殿。訊因。問曰。人世何事爲重罪。曰。不孝爲大。欺詐次之。殺生又次之。及外門。花冠者出。向嗣合爪曰。此官員不可思議。吾到此半年。見多少人入來。何嘗有出去者。此官員實是不可思議。復揖坐。飲湯下階。使者曰。尋常只到此。以公與真官有分。且又慈仁。今特遠相送。既出。嗣問曰。適花冠者何人。曰。渠是三十三天上人。以微過滿。監門滿一年。即復歸矣。所飲何湯。曰。入時是醃爛。出時爲甘露。嗣懇曰。今幸得歸。何以見教。曰。輒有厭穢之術。公到家。曰。取門上桃符。親用利刀斫碎。以淨籃貯之。至夕二更。令人去家一里外。於東南方穴地三尺埋之。此人出。公即靜坐冥心。呪曰。天皇地皇。三綱五常。急急如律令。俟其還乃止。又云。公歸家。食當異席。寢當異被。食當祭先。寢當存息。皆修持之要。嗣曰。此行念無以報德。使者何所須。二人相視而笑。掉頭曰。此中無用。此中無用。固問之。曰。公平日誦金剛經。回向一兩卷足矣。往來酬答。唯一人。其一默不語。又行一二里。辭去。曰。此去無他。歧徑歸。歸即至。嗣獨行。如及城東門。足跌而寤。已三更矣。儼如自畫出。謁之狀。遂呼僕張燈。作辭網。嗣子。遲明。詣辭白之。且言欲致仕。泊還家。取桃符。如所教以行。然不曉何理也。竟自列掛冠。明年拜命。始爲人道。其始末如此。且自作記。人謂嗣必享上壽。嗣未艾也。然是後七年而卒。殊與所夢不侔云。

劉子昂

紹興三十二年。劉子昂爲和州守。方淮上亂定。獨身之官。他日見好婦人。出入郡舍。意惑之。招與合。歷數月久。因詣天慶觀朝謁。有老道士請問。曰。使君不挈家。而神色枯槁。殆有妖氣如何。劉初諱不答。再三言之。乃以買妾對。道士曰。非人也。將不可治。今以二符相與。速夜宜懸於戶外。渠當不敢入。劉以符歸。夜未半。婦人至。怒罵曰。相待如夫婦。何物道士。乃爾。吾去即去。無憶我。劉不能割愛。亟起取符。壞之。終不寤。生人何以畏符。復網繆如初。又數日。道士入府問訊。望見劉。驚惋曰。非活矣。奈何。奈何。然當令使君見之。命取水數十擔。覆于堂。其一隅方五六尺許。水至即乾。掘之。但巨屍。假然于地。略無棺衾之屬。儼而不損。劉審視。蓋所偶婦人也。大惡之。不旬日而殞。王嘉史說得之於轉離之子季明。

梓潼夢

梓潼神夢之靈。前志已載矣。成都人羅彥國。累試不第。既四舉。齋戒乞夢。夢蔡魯公謂曰。已奏除公樞密直學士矣。次年省試。又下。乃以累舉。得密州文學。犀浦人邵允蹈。紹興七年。被鄉薦。亦乞夢于神。夢神告曰。已與卿安排甲門高第矣。及類試。果爲第一。乃刻石紀于廟西廡。後罷眉州幕官。赴調臨安。舟行至開口鎮。病死。始驗甲門之語。蓋剛字也。

張九因入川

張九因入川

夷堅乙志卷第五十二事

司命真君

余嗣。字昭祖。福州羅源人。官朝散郎。紹興十八年。居鄉里。與福帥薛直老。有同年進士之好。丐部銀網。往行在。欲觀賞典。今年勞。遷兩秩。明年郊祀。恩任子。九月五日。至郡中。館于所親林氏。十九日。往大中寺。飲于表弟韓知剛家。歸時。已二鼓。倦甚。就枕。月色甚明。似夢非夢。見一人排闥而入。道衣小冠。持旌幢。立於牀前。呼曰。司命真君。相召。嗣索所遺符檄。曰。而奉嚴旨。並無文書。嗣即起。著紫衫。繫帶而出。回視己身。臥榻如故。歎曰。吾必死矣。逆旅中至此。爲之奈何。追者前導。常遠數步。欲與之語。不可得。纔出東門。覺非平日所行路。夾道高木。陰森蔽虧。日色晃曜。乃似辰巳間。經五六里許。不逢行人。心甚怖。俄見一城。巍然。門旁兩人對立。收巾束帶。如唐人衣冠。追者曰。真君門下。引進使者。在此相候。可進矣。二使揖入門。門內有亭。供張甚盛。一人華冠。螺髻。衣紅綃。袈裟。嗣升亭。二使俱坐。不交一談。飲湯而退。復引入度行三四里。所過金碧輝映。整地皆琉璃。私喜。知決非惡地。疑心稍釋。入轉一曲角。舍宇益雄麗。使者曰。此真官治事所也。嗣問曰。若至彼。用何禮以見。曰。公無朝服。只合肅揖。聞呼即登殿。入門。揭金書牌。曰。司命真官之殿。如儀以謁。即引上。視真官冠服。與今朝服等。熟視之。蓋建炎間。越州同官某也。嗣不識其姓名。笑謂嗣曰。此間今年考校。得二十人。見公姓名。特去相召。嗣皇恐謝曰。嗣官卑材下。無寸長可紀。安得預考校之。

廣都人張九典同姓人田宅未幾其人欲加質賜官倫作斷骨契以罔之明年又來就賣乃出先契示之其人抑塞不得語徐謂之曰願爾子孫似我欲語言而不得灑淚而去是年秋張有孫語不出而死至冬其子病傷寒失音亦死又一年身亦如之

宋固殺人報

成都人宋固爲縣之文學鄉耆長有病者困臥境上時大觀四年朝廷方行安濟法若有病者則里正當任責固憐於固官誘令過雙流縣牛飲橋覺病者懷中有所挾搜之得銀十餘兩乃取之而推墮其人橋下戒其徒勿得言居無何復至前處失脚墮水中死其屍出下流五十里外沙碛中與病者屍合若相抱持者然

張女對其事

妻父張淵道自兵部侍郎奉祠寓居無錫縣南禪寺次女已嫁梁元明來歸寧紹興己未正月七日因游惠山寺食煎餅差冷還家心痛至夜遂劇正睡落枕元明扶之起坐但淚下不語指其口曰說不得問何所見應曰張淵在此溺者淵道叔也死於兵間後降靈其家云爲泰山府直符走吏意其爲祟呼洞虛觀道士視之道士取紙焚香作法請家人共祝皆曰勞瘁見紙上有影如人戴幘頭者道士曰然則正神非祟也是必陰府追對事耳書符使吞之天明稍甦猶心痛忽忽如癡晚乃能言始病時有持符來牀下云官追汝女曰我士大夫家女子何得輒墮曰陽間如此陰府不問也便覺身隨此人去至寺後牆門欲出一人長丈許推之入責追者曰張侍郎小娘子爾何人而得呼之追者不答則身已在牆外有兜櫛甚飾便登焉兩人肩舁約行數百里又度錢塘江久之入一大府朱門明煥上施上金釘殿屋九間皆垂簾其中三間簾捲王者紅袍碧玉冠坐其上追者前白公事到王棟身凭案立問曰張相公在陝西殺趙督汝父爲參議官預其事否女欲言不知恐累父答云初不預謀亦曾諫不見聽王曰諫而不聽何不去答曰嘗求一郡不得請王顧左右令詣司供狀方對答時望西廡一人側聽而笑東廡亦有一人皆狀貌堂堂既詣曹吏指曰笑者乃趙督其東則曲端也吏以下皆長一丈戴鐵幘頭著褐布袍具筆札令女爲狀且曰當追長子以其不難故免蓋淵道長子通自幼多病不解事俄持盤食來甚豐或曰不可食食則不得歸矣廡下各列門戶或榜云錢湯地獄或榜云到確地獄其室甚多皆扇扉不見人遙見故烟家宋氏母據案相望而笑傍人云見判善部須臾供狀畢王命放還無復轎乘獨隨追者行及江頭見貴人公服乘馬導從甚盛問人云呂相公也是時呂忠穆公已臥病後一月始薨蓋其魄兆先逝矣

畫學生

成都縣人王道亨七歲知丹青用筆命意已有過人處政和中登畫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道亨首入試試唐人詩兩句爲題曰胡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餘人大率淺下獨道亨作蘇州國牧羊北海上被毳杖節而臥雙蝶飛舞其上沙漠風雪精棲愁苦之容種種相稱別畫林木扶疎上有子規月正當午木影在地亭榭樓觀皆隱隱可辨曲盡一聯之景遂中魁選明日進呈徽宗奇之擢爲畫學

錄又學中嘗以六月杖藜來石路午陰多處聽潺湲爲題餘人皆畫高木臨清澗一客對水坐有一工獨爲長林絕壑亂石磴道人立於樹陰深處傾耳以聽而水在山下目未嘗視也雅得聽潺湲之意亦占優列

周勉仲

周勉仲自強爲新州司法時以驛舍爲官廨晚步中門外往來微倦願側有板倚使人取之欲坐及其處則了無一物宅後枕郡治之萬芝堂堂有池白晝見人蓬首對水坐叱之使起其人巽然立背如負大礮者躍入池中有聲統然識者以爲龜鼈之精云又嘗往廬山與歸宗長老坐小室見一人往來窗下若鳥山其身僅與窗等訝其太短出視之無所見勉仲

樹中盜物

王深之酒家臨川每失去盤碟餅合及衣服之屬輒譴責僕婢然不復可得一夕暴風起屋東大旱茨樹吹折斷處中空凡王氏積年所失物皆貯其內半壞矣其樹今猶在云

冠司戶妻

洪州分寧王氏塔冠司戶自京師買一妾甚美攜歸真于妻家妻母謂人曰冠郎妾信美然語音僅能出口十句只可辨一二面目極峭冷與人寡合而足絕小可藏於袴中類非人間女子久留不去非冠氏福也冠生聞之疑其妻不能容故母言如此未忍決絕妻來時以白犬自隨行止飲食不暫捨逮夜則疑牀下經一窺妾入佛堂瞻禮急大呼乞救人往視之則爲犬齧斷一臂臥血中死矣犬亦繼死

異僧符

豫章之南數十里生米渡乾道元年三月八日有僧長濟將登岸謂津吏曰少頃見黃衫五人荷籠而至者切勿使渡渡則有奇禍至取筆書三字似符而非了不可識其文曰籠口口以授吏曰必不可拒當以此示之語畢而去吏不甚信也然私怪之至午果有五黃衣如府州急足者各負兩籠籠直前登舟吏不許皆怒罵殆欲相擊良久不解吏乃取所書字示之五人者一見狼狽反走轉眼失所在委十籠於岸許發之中有小棺五百具吏焚棺而傳其符豫章人家家圖祀之是歲江浙多疫唯此邦晏然識者謂五人乃痘部鬼也予過江州及衢州見土人言各不同竟未知孰是

李南金

樂平士人李南金紹興二十七年登科纔唱名罷歸旅舍夢二女子執板歌詞以侑酒曰君是園中楊柳能得幾時青趁金明春光尚好尊酒賞閑情它年歸去強山陰處一枕曉霞清覺而記其語不曉強山爲何處既調官得光化軍教授未赴來謁提點抗治李植獻新發鐵山自督工烹煉一日見巨蛇仰首向植如有所訴李戒抗戶勿得害既而殺之它日又有蛇其大如柱來治處傍小蛇千餘隨之結爲大團巨蛇躍起前高丈餘李猶令僕持杖揮之僕不敢前又遣人歸家取勅告置地上蛇徑行不顧李甚駭即覺體中不佳遂歸先是其家人夢一姥來尋李教授曰枉殺我兒及是知其不可起數日而卒

夷堅乙志卷第六十三事

石棺中婦人

紹興初南劍州將樂尉蘭歆因捕盜至山村見農人掘地得石棺無罅呼匠者鑿開視之一婦人長三尺餘。眼目裸體。形色紅潤如生。兩手各握一劍。口銜一劍。敷即以油傘裹瘞之。不知何物也。

袁州獄

向待制子長久中元符中為袁州司理。考試南安軍。與新昌令黃某。并別州鄭判官三人俱。畢事且還。鄭君有女弟。嫁為宜春郡官妻。欲與向同如袁。而黃令者。前三年實為袁理官。以故二人邀與偕往。黃不可。鄭強之。且笑曰。公遽能忘情於烟花中人乎。黃不得已。亦同塗。然意中殊不樂。遂至。又欲止城外。向力挽入官舍。坐定。向將入省。二親揖之。就便室。黃如不聞。即其側呼之。瞪目不答。俄指向所用銅槃。曰。其價幾何。可報買否。向得其發言頗喜。顧小史令持往所館問之。曰。此常物爾。何遽為。曰。將置吾棺中。向始疑懼。引其手使少憩。亦不動。亟招鄭君同視之。掖以就榻。少頃發聲大呼。若痛不可忍。遂洞泄血利。穢滿一室。登榻復下。號咷通夕。不少止。向與鄭同辭告曰。君疾勢殊不佳。盍有以見。屬黃領首曰。願見母妻。向即日為書。走馳步如新昌告其家。又語之曰。君本不欲來。徒以吾二人故。今病如是。尊夫人脫未能來。而君或不起。是吾二人殺君也。何以自明。願君力疾告我。所以不欲來及危懼如此之狀。黃開目頓聽。忍痛言曰。

吾官于此時。宜奉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于村野。閱四十日不歸。三人之妻訴于郡。郡守與尉有舊好。令尉自為計。尉給白府曰。部內有盜起。已得其根株窟穴所在。遣三人者往偵。恐其徒泄此謀。姑以買物為名。久而不還。是殆斃於賊手。願合諸邑求盜。更卒共捕之。守然其言。尉自將以往。留山間兩月。無以復命。適村民四輩耕于野。貌甚。使從吏持錢二萬。招之與語。曰。三弓手為盜所殺。尉來逐捕。久不獲。不得歸。情汝四人詐為盜以應命。他日案成。名為處斬。實不過受杖十數。即釋汝。汝曹貧若此。今各得五千錢。以與妻孥。且無性命之憂。何不可者。汝若至有司。如問汝殺人。但應曰有之。則飽食坐獄。計日脫歸矣。四人許之。遂執縛詣縣。會縣令闕。司戶攝其事。劾因服實如尉言。送府。府適主治之。無異詞。乃具獄上憲。蓋得報皆斬。既擇日赴市矣。吾視四人者。皆無兇狀。意其或否。屏獄吏以情詰之。皆曰不冤。吾又摘語之曰。汝等果爾。明日當斬首。身首一分。不可復續矣。囚相顧泣下。曰。初以為死且復生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始具言其故。吾大驚。悉疑其縛。尉已伺知之。密白守曰。獄據受囚賂。導之上變。明日吾入府白事。守盛怒。叱使下。曰。君治獄已竟。上諸外臺閱實矣。乃受賂賂。安欲改變邪。吾曰。既得其冤。安敢不為辨。守無可奈何。移獄于錄曹。又移于縣。不能決。法當復申憲臺。則置獄守曰。如是則一郡失入之罪。衆矣。安有已論決而復變者。悉取移獄辭焚之。但以付理院。使如初款。吾引義固爭。累十數日不得直。遂謁告。郡守令司戶審攝邑者代吾事。臨欲殺囚。守復悔曰。若黃司理不書獄。異時必訟我于朝矣。令同官相勸諭曰。囚必死。君雖固執。亦無益。今強為書名于版尾。人人知事出郡將。若何罪焉。吾龍使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黃衣人持槌押二縣吏來追院中。二吏曰。急取案。吏方云。黃衣以槌擊之。四吏俱入舍不出。吾自往視。舍門元未啓。望其中案牘橫陳。逡巡四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用他賞改秩。已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起。相去纔四十日。吾一日退食。見四囚拜于下。曰。某等枉死。訴于上帝。得請矣。欲逮公。吾懇曰。所以知此冤而獲吐者。黃司理力也。今七人已死。足償微命。乞勿追竟。帝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不死。汝四人死。本於一押字。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某等哭拜天廷。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即植袴露膝。流血穿漏。曰。拜不已。至於此。又曰。大限若滿。當來此地相尋。又拜而去。吾適入門。四囚已先在。云。候伺已久。恐過期。且令亟取母妻與訣別。吾所以不欲來者。以此故爾。今復何言。向曰。鬼安在。黃指曰。皆拱立于此。向與鄭設席焚香。具衣冠拜。曰。爾四人明靈若此。黃君將死。勢無脫理。既許其與母妻訣。何必加以重疾。令痛苦若此哉。婦畢黃喜曰。鬼聽公矣。痛即止。利不復作。然厭厭無生意。又旬日。告向曰。吾母已來。幸為我辦肩輿出迎。向曰。所遣卒猶未還。安得遽至。曰。四人者已來告。遂出。果相遇于院門之外。褰簾一揖而絕。向平人。其子元伯侍耶。

齊先生

宣和五年。向元伯為開封令。蔡魯公已致仕。嘗置離于城外。疑祥宮。向往謁之。蔡留宿。明且見其子攸孫。衛等十餘人來問安。皆腰金施絨。且多張蓋者。向退省其舅何志同。尚書。數詭其盛。坐客有京兆轉運使。會微言與蔡不合。以言鄙薄。既而悔之。何曰。毋多談。齊先生適在此。太師所敬也。可見之。乃邀與同席。齊

生曰吾素受蔡公異顧今館于後圃待我甚至不當談其短偶聞運使之語是將然矣微言諱前說齊生曰無傷也蔡公與我語不問其身但詢其子孫吾應之曰好然常以妄言自愧也諸公見其高門華屋上干霄漢三年之後無一瓦蓋頭矣金勒城鞍赫奕照市三年之後雖塞驢亦無有矣人言秋風落葉此其是也哀哉時諸蔡方盛皆不敢出聲三歲而蔡氏敗齊先生潘州人元伯

蔡侍郎

宣和七年戶部侍郎蔡居厚能知青州以病不赴歸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設醮情所親王生作青詞少日而蔡卒未幾王生暴亡三日復蘇連呼曰請侍郎夫人來夫人至王乃云初如夢中有人相追逐拒不肯往其人就牀見執回顧身元在牀臥自意已死遂俱行天色如濃陰大霧中足常離地三尺許約十數里至公庭主者問何以詭作青詞誑上蒼某方知所謂拱對曰皆是蔡侍郎命意某行文而已主者怒稍霽押令退立俄西邊小門開獄卒讓一囚扭械聯貫立庭下別有二人昇桶血自頭澆之囚大叫頓顛苦痛如不堪忍者細視之乃侍郎也主者退復押入小門回望某云汝今歸便與吾妻說速營功果救我今祇是理會州事夫人慟哭曰侍郎去年帥鄆時有梁山賊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誅之吾屢諫不聽也今日及此痛哉乃招路時中作黃籙醮為謝罪請命

杏林村祖

贛州光孝首坐僧普瑞說嘗附江州通判船過池州泊村岸則岸上人相呼參祖燒香者瑞往隨之見百千人憧憧往來有屋可三間堂內飾小室如人家供佛處翁媪二人各長三尺禿髮腦後一髮絕小以縣衣衾擁下體唯露頭面兀然如土木但眼能動有笑容人持香燈酌酒以供瑞還具語通判君即盡室往謁享以錢燭茶酒撮縣作小包醮酒奠二老口亦伸舌舌之或引手摸其胸乳皮皆傳骨不知幾百歲其人云一村皆姓杏此二老為村祖云

建康伍伯

陳邦光守金陵將杖朱衣吏當直伍伯從求錢百千吏總許其半伍伯怒噴手嘻笑曰我不打人多時也將甘心焉摩手牆間急上下適有破磁片正對手心刺之血流及肘登時瘡痛告假歸踰月創始愈

劉又死後文

知保德軍王清臣請紫姑神既而作文數百言自云唐進士劉又其詞曰余少為俠徧走天下史謂亡命非也退之贈余金百鎰余辭而不受史謂竊之非也洛陽惡少年恃權強凌良家子既而又族其室余不忍吉民無訴乘夜厥從聚淫余奮劍斷其頸十數人且膾其肝而備之日夕游於市人自不識史謂殺平人竄山林非也余數世為人直信棄己濟衆設教化人報不平之事行無極之道是以故用達仙至於歌時皆末跡也因子見契聊為一啓思史之謬詞昔之異行令余世然感歎余終于終南門人葬于山之陽清溪之側至今墳猶在但人不知為余墓也以余無勳庸于國故史氏聽小人之言書不知所終設如子儀光弼輩後世皆知其大功然當時史詞褒飾甚多蓋世之情如斯也嗚呼盡信史則不如無史彼若不

能據實但務華以媚天子自可詢有知而書之何必縱繆言誣介義之士於有過之地哉使余當時聞之必令此佞夫首足異處余既為仙不復競姑隱之後世哲者其為我監諸

豬足符

孫景言居衡陽有細民欲舉債買豬歸來獻孫受之付廚作羹庖婢舉刀破爪間見小紙書符在其內亟出告使呼其人還之入曰適從屠枋買來方有求於君家豈敢以符為厭呪復持與屠者責譴之屠者曰今日方到家安得有是取元直昇民而自攜歸煮食之一家四人皆死五事皆邪

廟神止奏章

段元肅家居京師鄰家有病者為祟所擾治之不效欲請道士奏章訴于帝段之祖夢人如神明者告之曰凡神祇有功於人者歲滿必遷吾主此地若干歲今當及遷而君鄰家之鬼正在部內方自往治之聞其家將奏章恐致相累巧君一言令罷之病者自安矣懇請至再三段許諾且問其所止曰亦與君家為鄰明日思之乃皮場廟也如神言告其鄰止不奏病者即日愈

榕樹驚巢

福州儀門外夾植榕樹每樹有白鷺千數巢其上鳴噪往來穢污盈路過之者皆掩鼻薛直老獨為守嘗乘涼輿出為糞污衣以為不祥欲盡伐其樹而未言是夜安撫司參議官曾悟夢介胃者懇云某受命護府治所部數百人皆棲榕樹今府主欲伐去吾無所歸矣願為一言悟既覺以不聞伐樹事不以為意明夜復夢曰乞即言之不然無及矣府主所惡不過驚穢耳此甚易事請期三日悉去之悟許諾明日過府為言薛驚曰吾固欲伐之然未嘗出諸口而神已知可敬也至暮大雨三日乃止驚穢悉空樹澗澗如新

趙七使

宗室趙子舉字升之壯年時喪其妻心戀不已於房中飾小室事之如生夜獨宿次覺有從室中啓戶出者恐而呼侍婢婢既復寢須臾聞已至牀前牽帳低語曰莫怕莫怕我來也時精爽頓昏不知死生之隔遂與其疑歡如平生自是日日每飲食必對案僕妾輩從旁窺之無所見但器中物亦類有人殘餘者繼繼益久意中憤憤漸不喜食行步言氣衰劣然未嘗與人言有道人乞食過門適見之歎曰君甘與鬼游獨不為性命計吾能行天心王法今以授君努力為之鬼不攻自退矣子舉灑然悟即再拜傳受繪六甲六丁像齋戒奉事唯謹妻猶如故態頗亦不樂時時長吁如不得志者又半年涕泣辭訣曰久留恐壞君法吾去矣遂絕不至子舉從此奉法愈力為人治病輒驗建炎二年子妻族張氏避地自京師南下寓居揚州龍興寺先是有祖姑嫁趙氏夫為絳州守未赴居太原值虜騎圍城姑隕于砲下又有八叔者為賊所得樹食之是歲妻祖母田氏病彷彿見此兩人在窗外子舉適同居寺中外舅以事告之子舉焚香禱請久而言曰是一男子一婦人皆以非命死然是公家戚屬不宜加罪當以酒幣善道之如其病亦尋愈

魅與法關

趙伯元者子舉之子效其父習行天心法未成有饋鯉魚於家者魚從盆中跳出高數尺如舞躍然時子舉出行家人亟呼伯元元杖劍誦呪以正法魚躍愈高幾至丈許元亦恐避趨避之又符與草從飲于殿州雙溪亭上婢子臥欄竿側忽放聲大哭問焉不應伯元知為物所憑亦行法與相競自申至三更不止不勝倦苦捨之去伯元從弟伯元從弟

蒙城觀道士

亳州蒙城縣莊子觀玉册殿扁儲嚴謹非時不許開宣和中道士張冲俊掌觀事夜聞其中杖直決遺聲盡二十乃止明日呼衆人啓鑰視之蓋一道士常持天心法者縛於梁間足反居上兩脊杖痕如盤大已死矣雙足虛抱于梁初無繩繫也郭沔時聞其父爲丞

夷堅乙志卷第七十一事

畢令女

路時中字當可以符籙治鬼著名士大夫間自曰路真官常齋鬼公案自隨建炎元年自都城東下至靈璧縣縣令畢造已受代橫州未發聞路君至來謁曰家有仲女爲鬼所禍前後迎道人法師治之翻爲所辱罵至或遺棄去者今病益深非真官不能救願辱臨舟中一視之路諾許入舟坐定病女徑起著衣出拜跪立於旁略無病態津津有喜色曰大姐得見真官天與之幸平生豈嘗不得吐今見真官敢一一陳之大姐乃前來媽媽所生二姐則今媽媽所生也恃母鍾愛每事相陵侮頃居京師有人來議婚事垂就唯須金釵一雙二姐執不與竟不成昏心執執以死死後其司以命未盡不復拘錄魂魄漂搖無所歸遇九天玄女出遊憐其枉授以秘法法欲成又爲二姐壞了大姐不幸生死爲此妹所困今須與之俱逝以償至冤且以謝九天玄女也真官但當爲人治果有冤欲報勢不可已願真官勿復言路君沉思良久曰其詞強願畢令曰君當自以善力禱謝之法不可治也女忽仆地掖起之復因假如初蓋出拜者乃二姐之身而其言則大姐之言也死已數年矣明日二姐殯路君來弔其父曰昨日之事曲折吾所不曉而玄女授法乃死後事二姐何以得壞之君家必有影響幸無隱在我法中當洞知其本末畢令曰向固有一異事今而思之必此也長女既亡敢於京城外僧寺當焚食掃祭畢家盡往敢室之側有士人居焉出而

屬其戶家人偶啓封入房窺觀仲女見案上銅鏡呼曰此大姐柩中物何以在此必劫也吾以爲物有相類且京師貨此者甚多仲女力爭曰方買鏡時姊妹各得其一繫結視線皆出我手所用紙某官謁刺也視之信然方嗟歎而士人歸怒曰貧士寓舍有何可觀不告而入何理也仲女曰汝發墓取物姦賊具在吾來擒盜耳遂縛之士人乃言半年前夜坐讀書有女子扣戶曰爲阿姑譴怒遂使歸父母家家在城中無從可還願見容一夕泣訴甚切不獲已納之繾綣情通自是每夕必至或白晝亦來一日方臨水掠髮女見而笑曰無鏡耶我適有之遂取以相餉即此物也時時攜衣服去補治獨不肯說爲誰家人昨日見語曰明日我家與親賓聚會須相周旋不得到君所後夜當復來遂去今晨獨處無故散步野外以遺日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吾家聞之皆悲泣獨仲女曰此郎固妄言必發驗乃可走往殯所蹤跡之其後有婢可容手啓扉見棺大釘皆拔起寸餘及撤蓋板則長女正疊足坐縫男子頭巾自腰以下肉皆新生膚理溫軟腰以上猶是枯脂始悔恨復掩之釋士人使去自是及今蓋三年餘矣所謂玄女之說豈非道家所謂回骸起死必得生人與久處便可復活邪事既彰露不可復緘而白發其事皆出仲女所謂壞其法者豈此邪路君亦爲之驚駭道出山陽以語郭同升升之子沔說以道字

西內骨灰獄

政和四年有旨修西內命京西轉運司董其役轉運使王某坐科擢爲河南尹蔡安持劾罷起徵獄開待制宋君於服中以爲都轉運使免刑常程文書專以修宮室爲職宋銳於立事數以語忤同列曰速成之釀實可立待也轉運判官孫貺獨以役大不可成戲答曰公聞狐塔虎之說乎狐存女擇婿得虎焉成禮之夕債者祝之曰願早生五男二女狐拱立曰五男二女非敢望但早放御服命爲幸耳今日之事正類此也宋不樂貺即引疾罷去凡宮城廣袤十六里創立御廊四百四十間殿宇丹漆之飾猥多率以趣辦需牛骨和灰不能給洛城外二十里有千人家數十丘幹官韓生獻計曰是皆無主朽爛發而焚之其骨不可勝用矣自王漕時已用此宋然之管幹官成州刺史郭鍾容佐使臣彭玘十餘人皆幸集事舉無畢詞宋以功除顯謨閣學士召爲殿中監而卒宣和中孫貺病死至秦山府外門榜曰清夷之門獄吏掉以入令供滅族狀孫曰我何罪殿上厲聲曰發洛陽古冢以幸賞乃汝也安得諱孫請與諸人對望兩因荷鐵校立廡下各有一卒持鐵扇障其面時時揮之扇上皆施釘血流被體引至前乃宋王三君也猶與相揖挂孫歷舉狐虎之說及所以去官狀廷下人皆大笑兩人屈服去孫復姓他日韓生亦夢如孫所見者供狀畢將引退仰而言曰某罪不勝誅但先祖魏公有大勳勞於宗社不應坐一孫而赤族主者疑思良久曰只供滅房狀乃如之自是數月死不一歲妻子皆盡今唯取同宗之子以繼云予聞此事於臨川人吳虎臣曾與得之韓子蒼予以國史院簡策參之得其歲月官職如此邵武李郁光祖云有朝士亦以是役進秩後居鄧州得異疾疽生於臂長寸許中有骨焉不可坐臥醫以藥蔽之久而墜地舉而如小豬尾數日又如故復以前法治之如是歲餘凡落三十六節乃死王日嚴云宋君初與官屬議或以爲不便宋入宅思之必欲行自批一紙出付司孔目官某慮異時爲人所訟以所批黏入牘中後數年某府攝對獄

見牛頭卒引一人從烈焰出乃宋也。孔目訴曰：事皆由待制手筆尚存，王者救一卒往取，頃刻即至，以示宋引伏。孔目者乃得歸，明日詣曹閱故牘，首尾千百番皆在，獨失宋批矣。遂以病自列去吏歸，而弄家爲苦行道者。

汀州山魃

汀州多山魃，其居郡治者爲七姑子，倅廳後有阜茨樹極大，榦分爲三，正蔽堂屋，亦有物居之。陳吉老爲通判，女已嫁矣，與婿皆來，夜半女在牀外睡，覺有撼其几者，頗懼，移身入裏間，則如人登焉，席薦皆震動，夫妻連聲呼有賊，吉老遽起，與長子錄曹者偕往，無所見，詎曰：公廨守衛嚴，賊安得至？若鬼也，爭敢爾。老兵馬吉方宿直，命詣廚溫酒，廚與堂接，馬吉方及門，失聲大叫，錄曹素有膽氣，自篝火視之，吉仆絕于地，涎液縱橫，灌以良藥，久之始能言曰：一黑漢模胡長大，出屋直來，壓已，不知所以然，吉老猶不信，錄曹見白衣人長七尺，自廚出趨堂，開門而出，真以爲盜，急逐之，而堂門元閉，自若也，啓之，又見其物開廳門去，復逐之，亦閉如故，泊至廳上，白衣徑乘東箱卒伍持更處，一卒即驚覺，衆救之已絕矣，後數年，趙子璋爲倅攝郡，時屬邑寇作，江西大將程師回，自轅上來，逐捕將班師，小休倅廳，出所攜二妾與趙飲，正行酒，有小妾長才二尺許，褐衫素裙，緩步且前，程迎擊以杖，乃一貓躍出，衣服皆委地，子璋子伯禎，隨父之官，馬吉者猶在，聞其說如此。伯禎

黃迷山伽藍

韶州樂昌縣黃迷山寺，爲一邑勝處，建炎二年冬，郡守延臨江靜師往主法席，寺伽藍神素著靈異，邑人所賽，必殺牲醴酒，既則飲酒，乃歸師始至，與神約曰：神受佛囑付，守護伽藍，不應當此供，自今日以往，更其淨饌，神其聽之，由是人無敢以酒肉入山門者，明年十一月晦，有僧越營佛事畢，欲飲酒，三僕昇一缸，由東廂過神祠前，一犬不知從何來，突出，正與缸相值，應時破碎，無復餘滲，見者莫不歎異。神大

寧都吏僕

贛州寧都縣吏李某，督租近村，以一僕自隨，僕乞錢于通戶，不滿志，縛諸桑上，灌以糞，得千錢，即日雲雷四起，僦僕于村中普安寺前，僦正在腰間，打四百文入肉中，皮蒙其上，紹興十四年三月也，縣是時曰：度化云。寺僧

杜三不孝

洪州崇真坊北有大井民杜三，汲水賣之，夏日則貨蚊藥，以自給，與母及一弟同居，弟傭於餅家，唯兄以兩飯養母，然特酌酒，小不如意，至於辱罵加箠，鄰曲見者皆扼腕，導其母使訟，未及也，一旦大醉歸，復毆母，俄忽忽如狂，取所合蚊藥內砒霜硫黃搗服之，走入市，從其徒求水飲，市人以爲醉，不知藥毒已發矣，頃刻而死，其不孝之報歟。

布張家

那州富人張翁，本以接小商布貨爲業，一夕閉茶肆，聞外有人呻吟聲，出視之，乃晝日市曹所杖殺死

囚也，曰：氣絕復蘇，得水尚可活，恐爲邏者所見，則復死矣，張即牽入門，徐解縛，扶置臥榻上，設薦席令睡，與其妻謹視之，餽以粥飯，雖子婦弗及知，經兩月，脅瘡皆平，能行，張與路費，天未曉，親送之出城，亦未嘗問其鄉里姓名也，過十年久，有大客乘馬從徒，齎布五千疋入市，大駟爭迎之，客曰：張牙人在乎，吾欲令貨，衆嗤笑，爲呼張來，張辭曰：家貨所有，不滿數萬錢，此大交易，願別擇豪長者，客曰：吾固欲煩翁，但訪好鋪戶，除與之，以契約授我，待我還鄉，復來索錢，未晚，張勉如其言，居數日，客謂翁可具酒飲我，勿招他賓，既至，邀其妻共飲，酒酣起曰：翁識我否，乃十年前牀下所養人也，平生爲寇劫，往來十餘郡，未嘗敗獨，至邢，一出而獲，荷翁再生之恩，既出門，即指天自誓云：今日以往，不復殺人，但得一主好錢，持報張翁，更不作賊，纔上太行，便遇一人獨行，劫之，正得千餘緡，遂作買客販賣，今於晉絳間有田宅，專以此布來償翁，媼恩，元約復授翁，可悉取錢營生產業，吾不復來矣，拜訣而去，張氏因此起富，貲至十千萬，邢人呼爲布張家。三事亦得之

何丞相

何文鎮丞相在太學，與同舍生黃君，詣日者孫踏問命，踏相衣跣坐，丞相先占，既布算，踏正襟揖曰：命極貴，不惟魁天下，且位極人臣，二人相視笑曰：何相相視，踏曰：踏老矣，粗有生計，今詔一秀才，其獲幾何，奈何命實中格，丞相曰：然則何時作狀元，曰：乙未歲，何年爲相，曰：不出一紀，但有一事絕異，君拜相後，當死於異國，尋常奉使絕域者，不過侍從官，何由有幸相入國者，此爲不可曉耳，初丞相自仙井來，時過桐栢於廟中，上書乞夢，其夕夢人報，復侍郎來見何狀元，遂出相見，復曰：將來殿策問道，及至京，又求夢於二相公廟，夢人告如霍所言，既覺，試作策頭數百字，以示黃君，黃以爲不佳，丞相時爲鄧洵武樞相館客，又夢一人報，復侍郎來，既坐，霍曰：君昨擬道策甚謬，上所解道德經，更三日以賜二府，君當首見之，宜熟讀也，如期鄧公果拜賜，即錄本，晨夕誦讀，乙未歲廷試果問道，悉以經語對，遂爲第一人，後十二年，至靖康丙午，拜少宰，從二帝北狩，死於虜，皆如踏言，霍公蓋先兩榜爲龍首者。

天心法

李士美丞相長子衡老，初學天心正法時，飲食坐起，未嘗不持攝，寓居桂林，夜如廁，見燈盞出於外，心已怪之，復取真中間，俄又在，已則登其上，既而益高，蓋正覆而油不傾，旋轉滿室，將及頭上，衡老方踞廁，勢不可施法，怖懼大呼而出，自是不敢輕習行，或云初行符籙，非鬼物所樂，故多設怪以恐試之爾。說

虞井市奏章

虞井市，侍其父漕潼川，以父病齋戒，決日，命道士劉冷然，奏章請命，劉素以精確著名，自子夜登壇伏，遲明方興，言曰：適之帝所，見几上書章內兩句云：乞減臣之年，增父之算，帝指示吾曰：虞允文至孝，可與執政，而不言從其請，已而父竟卒，後十有八年，井市參大政，字文

孫尚書僕

孫仲益尚書，居毗陵，遣兩僕往平江，一人暴卒于道，一人買草席覆其尸，而歸報其家，經宿至，則死者復

活矣。方同行。下路左遺渡。遇黃衣卒持藤棒來驅曰。官喚汝牽船。果有船相銜。行運河中。獨押我挽之。舟行如飛。不知為何處。心以謂無縣文引在手。何得擅呼我。伺其小怠。拊諸河。急從故道歸。至則見身在葦席下。無計可入。彷徨不忍去。乃坐于上。天將曉。行人過見而叱曰。何為獨坐此。非鬼乎。悚然如失。不覺入身中。乃瘡。方知為死也。李若俊說。

歌漢宮春
紹興四年。蜀道類試進士。成都使臣某人。縉于梓潼神。願知今歲類元姓字。夜夢至廟中。見二人握手出。其歌漢宮春詞。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之句。神君指曰。此是也。明日復入廟。將驗昨夢。士人來者紛紛不絕。久之有兩人同出。攜手而歌。果夢中句也。看其狀貌。皆是即趨出揖之曰。二君中必有一人魁選者。具以夢告。皆大喜。已而更相辯質曰。自我發端曰。我正唱此。一人者。仙井黃真也。奮然曰。此吾家舊夢。何預君事邪。吾父初登科時。夢神君贈詩云。玉堂消息近。金榜姓名高。覺而喜。自謂必為翰林學士。然但至成都教授而終。以今思之。端為我設。所謂玉堂消息者。正指詞中語耳。是歲貢果為第一。兩世共證一夢。雖一時笑歌。亦已素定於數十年前。神君其靈矣哉。關說。

萬壽宮印

乾道二年。靜江臨桂令郭子應。夢人告曰。君新除提舉萬壽觀。郭方以邑事為苦。而驟得祠官。夢中喜甚。明日轉運判官朱玘。以諸州折米錢。檄郭洩納。令別關印用之。於辛字庫中得印一紐。後數日取視之。其文乃桂州玉清萬壽宮記。張寶說。

師立三異

饒州妙果長老師立。少年時。行腳至衡山福嚴寺。方夏四月晚。游寺前梵率橋。見潭下峭壁間。異僧背負石而立。師立夙聞人言。此地有羅漢。隱見不常。且憶藏經所載持地菩薩入石壁事。悚然敬視。忽壁開尺許。僧入其中。復合無纖罅。又旬日放參畢。與同參二人。信步到寺後虎跑泉亭上。天風倏起。二僧欲歸。師立獨少留。二僧曰。久知亭下多異。師無庸留。立方壯不以為意。俄亭西南角有石柱者。繼即伸手內向。漸進不止。肘幾過五尺。立戲之曰。復能縮否。應聲而退。少頃又聞扣柱聲。立曰。若聖者邪。當隱。若山鬼。即見形如食久一手復出。五指初大如椽。漸小如嬰兒初生指狀。立頗恐。即下山。時紹興十年也。又三歲還鄉。過廬山白雲庵。清夜禮佛。有物行壁外。類牛及虎。開戶視之。一黑牛絕大。裴回往來。立念日中無所見。豈鬼邪。明日至其處。乃巨青石偃臥。正昨夕牛行處云。師立說。

吹燈鬼

妻族塔王氏子。居唐州方城縣麥陵園。與邑僧一人厚善。僧死數年矣。夢如平生。語笑良久。且贈詩而去。既覺。能憶兩句曰。父母丘墳畢。兒孫歎自緣。忘其末聯。復視曰。若果有靈。勿惜再夢。遂復得之曰。青山無限好。歸去莫留連。明日味其語。疑為不祥。他日自縣歸舍。薄暮矣。被酒策馬獨行。僕在後未至。行二十里。望叢棘間七八人相聚。附火往就之。皆丐者也。環坐不語。細觀其形狀。略與人同。而或斷臂。或缺目。或駢項。無一具體。見王生躍而起。吹其所執燈。燈以猪胞為之。得不滅。震怖疾馳。鬼追之不置。又二十里。乃到家。急扣門曰。鬼逐我。門中人敲牒以出。始散去。遂得病死。

無類鬼

吾鄉白石村民。為人織紗於十里外。負機軸夜歸。月正明。一人來曰。吾磨法多長。聞此地有鬼物夜出。願

夷堅乙志卷第八十三事

牛鬼

乘義郎高世令。居台州黃巖。紹興四年。攝征稅于溫州白沙鎮。二月十九夜。已就枕。聞窗外兩人呼曰。異物且來殺君。君謹避之。堅塞五竅。勿與校。庶或可脫。乘其聲。乃奮同寮明州都監李利見。台州巡檢趙祿。皆死矣。大懼。即蒙被危坐以待。少頃聞有語。李趙者曰。我殺高世令。于君何事。別一人以杖拄地行。過牀後。若若者。細語云。彼呼君時。切勿應。又聞語者曰。盲畜生。汝亦復強預人事。李趙相與勸解曰。殺一高世令。於君何益。既而一蟲。窸然自窻隙入帳中。繞被飛鳴。且十數匝。高窺見。蟲色爛然如金。垂紅線于後。引手欲挽之。李趙又呼云。禍事禍事。殺之。冤害益重。乃縱之。來往盡夜。終不得還而去。小史窺窻外。見少年與一嫗對立。少年曰。須與翁索命。嫗曰。宜然。天明啓門。則兩牛臥牀下。跡所從來。乃近鎮五里農家物也。鎮寨巡檢聞此怪。招高欲開釋之。俄而求歸曰。老嫗少年。皆在草下矣。高妻擊皆在黃巖。是夜見其妻云。君來時。我已育娠。今小產以死。昨寄履襪達乎。方啜泣。李趙塞帷入。彼闔如平生。高度必死。竟夕乘燭。遍作書與親舊。得八十幅。語或雜偈頌。殆類有物憑之者。屢冠帶走出。將赴舍前江水。復聞空中語曰。勿與鞋。與即去矣。左右藏去之。凡不飲食。五日乃醒。家人來視之。所謂孕妻實姙身四月。食牛肉而甦。元不死也。高亦無恙。吳傳。

得俱行。民許之。其人曰：脫有所觀，何以爲計？曰：我見之，當擊以軸，腰下插大鐮刀，亦可殺也。其人悚然，行稍後，又呼曰：人言鬼無類，試視我面。民知其鬼也，舉刀回首欲揮之，領與肩接，兩眼眈眈，遂不見。

長人國

明州人泛海，值昏霧四塞，風大起，不知舟所向。天稍開，乃在一島下，兩人持刀登岸，欲伐薪，望百步外有篠籬，入其中，見蔬茹成畦，意人居不遠。方踰籬，忽聞拊掌聲，視之，乃一長人，高出三四丈，其行如飛，兩人急走歸。其一差緩，爲所執，引指穴其肩成窠，穿以巨藤，縛諸高樹而去。俄頃間，首戴一簪復來，此人從樹杪望見之，知其且烹已，大恐，始憶腰間有刀，取以斫藤，忍痛極力，僅得斷，遂登舟祈禱，離岸已遠，長人入海追之，如履平地，水才及腹，遂至前執，發勁弩射之，不退，或持斧斫其手，斷三指落於中，乃舍去。指處如椽，徐兢明叔云嘗見之。

秀州司錄廳

秀州司錄廳多怪，常有著青巾布袍，形短而廣，行步遲重者。又有婦人，每夜輒出，感打更吏卒者，先公居官時，伯兄丞相方九歲，白晝如有所見，張目睜視，連稱水水，移時方蘇，後兩日，公晚自郡歸，侍妾執公服在後，忽大呼仆地，公索聞鬼畏革帶，即取以縛妾，扶置牀，久之乃言曰：此人素侮鬼神，適右手持一物，甚可畏也，我不敢近，卻不知我從左邊來，方幸擒執，又爲官人打鍾，留我，我即去，願勿相苦，問汝何人，不肯言，至于再三，乃曰：我嘉興縣農人，支九也，與鄉人水三者，兩家九口，皆以前年水災漂餓，方官賑濟活人時，獨已先死，今居于宅後大樹上，前日小官人所見，乃水三也。公曰：吾事真武甚盛，又有佛像及土地之神，汝安得輒至此？佛是善神，不問何事，真聖每夜被髮仗劍，飛行屋上，我謹避之耳。宅後土地，不甚振職，唯宅前小廟，每見輒飛，適入廚中，司命問何處去，答曰：閑行吐曰，不得作過，曰：不敢，遂得至此。公曰：常時出者二物爲何？青巾者，石精也，稱爲石大郎，正在書院廳外，離下入地三尺許，婦人者，秦二娘，居此久矣。公曰：吾每月朔望，以紙錢供大土地，何爲反容外鬼，汝爲我往問，明日當毀其祠。官豈不曉，雖有錢用，奈腹中飢餓何？我入人家有所得，必分以遺之，故相容至今。默然食頃，復言曰：已如所戒，白之土地，怒我饒舌，以杖驅我出。公曰：曾見吾家廟祖先否？曰：每時節享祀，必往觀，聞飲食芬芬，欲食不得，列位中亦有虛席者，唯一黃衫夫人，見我必怒，又使往視，俄氣喘色變，徐乃言曰：方及門，爲夫人持杖追逐，急反走，僅得脫，所謂夫人者，曾祖母紀國也。公問所須，曰：鬼趣苦飢，願得一飽，饒好酒肥鵝，與眾人共之，無如常時以瘦雞相待也。語畢，棟然傾耳，如有人呼之，遽曰：土地震怒，遂我兩家出，今暫止城頭，無所歸託，願急放我歸，自此不敢復來矣。乃解其帶，妾昏睡經日乃醒。

無縫衫

紹興二十年七月，福州甘棠港，有舟從東南漂來，載三男子，一婦人，沉檀香數千斤，其一男子，本福州人也，家於南臺，向入海失舟，偶值一木浮行，得至大島上，素喜吹笛，常負腰間，島人引見其主，主夙好音樂，見笛大喜，留而飲食之，與屋以居，後又妻以女，在彼十三年，言語不通，莫知何國，而島中人似知爲中

國人者，忽其舟約同行，經兩月，乃得達此岸，甘棠港巡檢，以爲透漏海舶，遣人護至閩縣，縣宰丘鐸文昭，招予往視之，其舟列巨木所爲，更無縫罅，獨開一竅出入，內有小倉，闊三尺許，云女所居也。二男子皆其兄，以布蔽形，一帶束髮，跳足，與之酒，則跪坐，以手據地如拜者，一飲而盡，女子齒白如雪，眉目亦疎秀，但色差黑耳。予時以郡博士被徵考試，臨流欲俟歸日細問之，既而縣以送泉州提舶司，未反，予亦終更罷去，至今爲恨云。

僧林宗

鄉士僧林宗，紹興三十二年，讀書于成西妙果塔院，晨起，巾櫛有小蛇，正據巾上，移時方去，逮秋試中，第五人，乾道元年，當科舉，往近村大塘湖僧庵肄業，默自禱曰：前三年靈瑞，已得第五，今舉或魁選，當感大蛇爲兆，禱之明日，方獨坐，作尙書義，有蛇不知從何來，蟠其坐側，伸首顧眄，驚之不動，久乃趨出，屠殊自喜，及揭榜果第一人。

葛師變

葛師變爲洪州武甯簿，入府白事，泊於上藍寺，欲以暹明上謁，時方六月，惡從吏同室寢，獨設一榻，扇戶而寢，但小吏在戶外，餘皆宿水陸堂，就枕未幾，聞榻上人鼾睡，叱之稍止，纔欲寐，則聲復厲，葛伸手取溺器，正觸其身，甚怒，須天明治之，泊雞鳴，外報可起，既下牀，鼾者尙不動，葛出戶，呼小史以燈入，驗爲何人，史駭叫曰：死漢也，奔出外，盡呼宿直者與主僧來觀，乃一男子，戴烏帽，束帶，偃然其上，奄奄無喘息，僧識之，驚曰：是寺中素所往來者，死已五日，昨敢於寺後，何以能至此？急邀其子視定處，棺空矣，他日又至寺，憇方丈中，主僧相就夜語，葛偶及故人劉縣丞，數歲無消息者，僧蓋與劉善，指以榻曰：丞死於別室，其妻則終此榻也，葛初不知此，頗懼，然不克徒，既寢，展轉不寐，聞聲屏者三，心震然，強呼曰：若是故人，何惜明告，即連扣數聲，大呼葛字曰：鳴道安樂否？葛蒙被亟走出，明日遷居，紹興甲子，葛爲餘干丞，與予言，今追書之，失劉丞姓名字矣。

虔州城樓

紹興十七年夏，先公南遷，予與季弟從行，八月二日，至虔州，泊舟浮橋下，登城樓少休，郡守曾卿端伯，來見曰：此非館處，獨憐孤，蓋可爾，而周康州先居之，明當去矣，姑爲一夕留可也，是夜奉先公正中設榻，予兄弟席于旁，丁夜，予起更衣，從北偏門出，一人正理髮，髮垂至地，時兩僕宿門內，曰：汪三，程七，予謂是此兩人，呼之不應，復還視門內，蓋寂如初，固疑之矣，又出焉，運櫛尙未止，面對女牆，足太半垂在外，風吹其髮蓬蓬然，心始動，乃還榻，明日而先公言汝夜何所往，吾聞抱關老卒云：樓故多怪，每夕必出，予因道昨所見者，是日從于鸞孤，竟夜不成寐，又聞周康州在館時，有人從房中開二重門走出，意以爲盜，呼其子尾逐之，門蓋自若也。

小鄒題詩

李諫，居無錫，正與客飲，有道人扣門曰：吾自青城上來，劉高尙先生，使我見公，欲有所言，聞人曰：實文方

飲酒不敢白再三請之不可道人樂曰假筆來吾欲記名字聞人與之即書戶上曰日轉庭槐影漸移重門復屋傳呼測不如拂袖穿雲去說與落花流水知題畢而去曰吾所謂小都者也誤聞之恨恨自失者累日李翰

來欲去則去不謂今若此又問曰既不能去今爲人邪鬼邪曰身在也留則爲人矣有如不信請發瘞驗之如其言破家見柩有隙可容指中空空然胡氏皆大喜曰冥數如此是當爲吾家婦爲改館于外擇謹厚婢服事走介告其家且納幣焉女父遣長子與家人來視其吾女也遂成禮而去後生男女數人云今尙存女姓趙氏李德遠說忘其州名及胡氏子名

欄街虎

趙清憲公父元卿爲東州某縣令有婦人亡賴健訟爲一邑之患稱曰欄街虎視答捷如爬搔公雖知之然未嘗有意治也會其人以訟事至廷詰問理屈遂杖之數至八而斃即日見形爲厲行步坐臥相追隨不置雖飲食亦見於杯盤中公殊以爲苦既罷官過僧嶽入謁女鬼隨之如初暨登殿焚香再拜猶立其旁公端笏曰元卿受命治縣以聽訟爲職此婦人自觸憲罔法當決杖數未訖而死邂逅致然非過爲慘酷殺之也而橫爲淫厲累年于茲至於大神之前了無忌憚神聰明正直願有以分明之使曲在元卿不敢逃諱如其不然則不應容其久見苦也禱畢又拜而起遂無所見趙公之孫悟說

李孝壽

政和二年李孝壽爲開封尹以嚴猛居官登殿之下無敢議其政者有游士寓汴河上逆旅中暴得疾惜不知人者累日忽酒然醒問人曰大尹安否曰無恙曰是將死矣因言病中憤憤見壁間隱約如一門久而愈明金鋪朱戶高明抗爽不覺身在門側徘徊而入庭庭宏麗頗好官府而寂無一人徘徊甚久聞堂上樂作其聲漸近女妓數百人自屏後出各執樂具服飾甚都擁金紫貴人乘涼輿徑至廳事絲管競作喧轟動地貴人就坐女妓環列左右忽拊掌一聲悉變爲牛頭阿旁之屬奇形醜貌可怖可愕所坐之榻化爲大鐵牀向來金石絲竹皆又牙鉗鑽物也百鬼爭進刺其衣碎之屠割焚炙備極慘楚號呼宛轉不可忍視如是移時又悉拊掌則鬼復爲妓牀復爲輿又牙復爲金石絲竹貴人盛服如初奏樂以入吾身進退無所向獨往靡下小室宿焉不復知昏旦度如一日許所見復然如是者三漸玩習不甚懼稍從旁觀之一鬼忽顧曰汝爲何人輒至此將累我逐吾使出且圖其戶因得復生所見貴人乃尹也時孝壽猶無恙已而有疾遂改提舉禮泉觀才一月果死方孝壽治京師尤留意姦盜有白馬甚駿將入朝爲人竊去散遣邏者伺諸城門閱五日或勝于門曰白馬已染成烏馬今行千里矣蓋盜既得馬跨其皮裝乘以出故不可捕明年濮州諸李遣信致餉發其篋馬皮在焉姦猾能玩人如此

八段錦

政和七年李似短爾大爲起居郎有欲爲親事官者兩省員額素窄不能容卻之使去其人曰家自有生藥可活妻子得爲守關在左右無以俸爲也乃許之早朝晏出未嘗頃刻輒委去雖休沐日亦然朝哺飲膳無人會窺見其處者似短嘉其謹呼勞之曰臺省親事官名爲取送每下馬歸宅則散去不顧矣況後省冷落爾曹所弄今獨如是也曰性不喜游嬉且已爲皂隸於事當爾似短素於聲色簡薄多獨止外舍微方士熊經烏申之術得之甚喜自是令席於牀下正睡熟時呼之無不應嘗以夜半時起坐嘯吸按

夷堅乙志卷第九十事

胡氏子

舒州人胡永孚說其叔父頃爲蜀中倅至官數日季子適後圃見墻隅小屋垂箔若神祠有老兵出拜曰前通判之女年十八歲未適人而死葬此下今去而官于某矣問容貌何似曰老兵無所識聞諸倡言自前後太守以至餘官諸家所見婦人未有如此女之美者胡子方弱冠未授室聞之心動指几上香火曰此亦太冷落明日取熏爐花壺往爲供私酌酒奠之心搖搖然冀幸得一見自是日日往精誠之極發於夢寐凡兩月餘他日又往焉屋簾微動若有人呼嘯聲俄一女子衫服出光麗動人胡子心知所謂徑前就之女曰無用懼我我乃室中人也感子眷眷是以一來胡驚喜欲狂即與偕入室夜分乃去自是日以爲常讀書盡廢家人少見其面亦不復窺園唯精爽消鑠飲食益損父母竊憂之密以扣宿直小兵云夜與人切切笑語呼問子子不敢諱以實告父母曰此鬼也當爲汝治之子曰不然相接以冰初頗爲疑今有日矣察其起居上下言語動息無少分不與人同者安得爲鬼父母曰然則有何異曰但每設食時未嘗下箸只飲酒啖果實而已父母曰俟其復至使之食吾當自觀之子反室而女至命其食延之至于再三不可曰常時來往無所礙今食此則身有所著欲歸不得矣子又強之不得已一舉箸父母從外入女嬰起將避匿而形不能隱踉蹌數竅泣拜謝罪胡氏盡室環之問其情狀曰亦自不能覺向者意欲來則

摩行所謂八段錦者。此人於屏後笑不止。詰其故。對曰。愚鈍村野。目所未見。不覺笑耳。非有他也。後夜復然。似矩謂為玩已。叱曰。我學長生安樂法。汝既不曉。胡為屢笑。此人但謝過。既而至于三。其笑如初。始疑之。下牀正容而問曰。自爾之來。我固知其與衆異。今所以笑。必有說。願明以告我。對曰。愚人耳。何所解。固問之。則曰。良久乃言曰。吾非逐食庸庸者。吾之師。嵩山王真人也。歷世俗學。道趨真者益少。欲得淳朴端敬之士。教誨之。使我至京洛求訪。三年于此矣。昨見舍人於馬上。風儀洒落。似有道骨可教。故託身為役。驗所營為。比觀夜中所行。蓋速死之道。而以爲長生安樂法。豈不大可笑歟。似矩聽其言。面熱汗下。具衣冠向之再拜。事以師禮。此人立受不辭。坐定。似矩拱手問道。此人略授以大指。至要妙處。則曰。是事非吾所能及也。當爲君歸報王先生。以半歲爲期。復來矣。凌晨不告而去。明年五月。似矩出知光州。終身不再見。沈度公

金剛不壞身

醫師能太丞。居京師高頭街。術頗行。致家資鉅萬。晚歲於城外買名園。畜姬妾十輩。全失衛生之理。但每日早起。誦金剛經數卷。既卒三歲。女真犯關。發其墓。剔取金帶衣服。弃尸道旁。亂定。其子訥修墳塋。見假尸暴于墓左。頰然若生。略不少損。乃知金剛不壞身之說。非虛語也。訥精於產科。官至遙郡團練使。陷虜在陳。王悟失家。爲先君言。

黃士傑

南劍州將樂人黃士傑。母余氏。夢人持省試榜告曰。爾子得官。母曰。吾子不讀書。何由得。曰。天命已定。出示之。乃黃光弼也。母曰。吾長子士安已入道。少者名士傑。無此人。曰。改名而字元翰可也。母志諸暨而不言。紹興四年。士傑欲應秋舉。母曰。若素不學。徒有往反。不可。士傑以告叔父。叔爲之言。母曰。必欲往。須更名。名不改。不可試。叔謂士傑曰。汝母所見。若是。其可達。乃具紙筆往請。母即書黃光弼字元翰。果預薦。次年登科。士安後名大成。予嘗見之於嶺外。大成

二盜自死

族弟。紹興十八年。爲坑治司檢踏官。自鄱陽如信州。與縣小僧某偕行。至餘干。族人爲尉。以酒餽。從者小背空腹。飲數杯。醉不能起。燒先行。待之終日不至。越三日。道一介還。緣道訪之。不得。僧有端視甚大。酷愛之。常寢腰間。是日乘醉行。有兩人視其腰下。疑爲白金也。殺之。探其物。非是。乃束以菅藎。投諸江。略無一人知者。明年。二盜共在一處。白晝擄。如與人爭辯狀。自言曰。曩實誤殺汝。吾過矣。爲傍人說去年事。歸及家皆死。

劉正彦

宣和初。陝西大將劉法。與西夏戰死。朝廷厚卹其家。賜宅於京師。其子正彦。既終喪。自河中徙家居之。宅岸百間。西偏一位。素多鬼。每角門開。必見紫衣金章人。如唐巾幘。裴回其中。小童拱立於後。亦時時來宅。堂出沒爲人害。正彦表其怪。平生尙膽氣。無所畏。獨欲窮其怪。乃書刺往謁。置於門外。少選門自開。紫衣

端笏延客入。設茶相對。儀矩殊可觀。詢其何代人。何自居此。曰。居此三百年。在唐朝實爲汴宋節度使。以臣節不終。闔宗三百口。併命此處。至今追思。雖悔無及也。客曰。歲月如許。胡爲尙淪鬼錄。曰。負罪既重。受生實難。非得叛臣如吾者相代。未易可脫。客曰。爲公微福於釋氏。作水陸法。拯拔。以資冥路。若何。曰。無益也。然且試爲之。客退。語正彦。他日呼閻梨。付建道場於廳事。甫入夜。紫衣者據胡床而觀。小童在傍。執事之人無不見。僧獨懼。振柝誦降鬼神呪。才出口。紫衣已覺。厲聲呼小童曰。索命去。童趨而前。僧即仆地。如爲物搏擊。乃告曰。我實殺汝。焚其骨。以囊貯灰。掛寺浮圖三級下。墀隙中。無一人知之。今不敢隱。願舍我。歸時乃醒。紫衣與童皆不見。問之。元不知所言。此童蓋爲僧所誑殺。死後乃從紫衣者。僧見之。故懼。至建炎中。正彦卒以逆誅。

王敦仁

胡汝明待制。帥廣西。與轉運使呂源。以職事相失。府吏徐卒者。獲罪於胡。杖而逐之。陰求胡過失。以噴源。得某邕州買馬折閱事。劾奏于朝。故相秦檜入其言。紹興十三年。遣大理丞袁杲。燕仰之。爲制使。拘治。是歲六月。捕胡下吏。凡一時左證。皆就逮。卒亦對獄。才旬日。胡死獄中。二承檄。祕不使言。陽令府中召醫入。諭醫者王敦仁。使證爲病篤。昇出外。卒亦得歸家。行未至。忽故衣襟曲躬向空而揖。曰。待制在此。即時病。及家而死。後三年六月。敦仁以疽發背死。愬其家人言曰。我頃入獄。視胡待制。時實已死。我畏寺丞之責。妄言疾勢八分。合服鍾乳藥。至已無所付。自飲之。而出。致其冤不得直。今須我對於地下。呂源受代。居衡州。且死。戒子弟治身後事。指其棺曰。入此見胡待制。時大費分說。在。竟亦不起。又胡公在獄時。得一婢自隨。後嫁桂林。乘人白晝見胡從外入。曰。急須汝證吾冤。勉爲吾行。婢曰。待制有命。敢不從。胡喜而出。婢具告其夫。將更衣索浴。未及而逝。

崔婆媪

東平梁氏乳媪崔婆。淄州人。爲宣義郎元明乳母。平生茹荼。性極愚。不能與同輩爭長短。主母晁夫人。留意禪學。崔朝夕在旁。但能誦阿彌陀佛。虔誠不少。不持數珠。莫知其幾千萬遍。紹興十八年。年七十有二。得疾。洞泄不下。牀然持念愈篤。忽若無事時。唱偈曰。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不用著鞋襪。腳踏蓮花步步生。風味不絕口。人間何人語。曰。我所作。婆媪何時可行。曰。申時去。果以其時死。十月五日也。用僧法焚之。至盡。舌獨不化。如蓮華然。元明子友

亦不必起。明日方可進藥也。天且明。徑命婦歸。慕容詣其室。但留平尚散一貼而已。母服之。數日良愈。蓋銳求錢之疑。故不告而去。紹興中人劉王。相叔堅問之曰。公之術古所謂十全者。幾是歟。曰。未也。能七八耳。吾長子病。診脈察色。皆為熱極。命妻承氣湯。欲飲之。且飲復疑。至于再三。將遂飲。有如聖書肘者。姑持盃以待。兒忽發顛。碎粒綿衾至四五。始稍定。汗下如洗。明日而脫然。使吾藥入口。則死矣。安得為造妙世之庸醫。學方書未知萬一。自以為足。吁。可懼哉。王相叔

餘杭宗女

唐信道宣和五年。自會稽如錢塘。赴兩浙漕試。館于普濟寺。寺後空室有旅櫬。欲觀之。僧止之曰。是中乃一婦人。棺半開。半闔。時時出與人往來。非數人同入。視不可。唐曰。豈有秀才畏鬼者乎。竟獨往。棺上誌曰。某王宮幾縣主之柩。蓋距是時已四十年矣。一女子可二十許歲。粉黛鉛華。如新傅者。容色與生人無少異。驚歎而出。還會稽。以語吳械材老。材老曰。是為足為異哉。吾居餘杭縣寺中。亦有宗女。柩寄坊者。每夕與僧飲酒。歌笑。旁若無人。通柩席之好。遲明就木。僧必送之以往。如是二年。事沒聞其父。父怒。謀舉而焚之。母夢女悲泣告曰。兒不幸死。而冥數當與僧合。自知淫穢。以貽父母羞。然腹已有孕。儲不得生子。則沉淪幽趣。長無脫期。願少緩三月。使畢此緣。然後就焚。無害也。母亦泣而寤。以告夫。夫愈怒。曰。兒已死。乃與庸僧遊。又欲為生子。吾不能受此辱。必焚之。乃可。是夜母及一家人悉夢女來。如前訴之語。而加苦切。申言至數四。明日合詞白其父。父堅忍人也。愈益怒。不俟所擇。日。立呼凶肆之人。與薪厝火。斧棺而焚之。其腹燔然。少焉折裂。果有嬰兒。已成形矣。信道

金馬駒

京師人郭自明太尉。以事太宗藩邸。恩至濮州刺史。賜宅于炭坊巷。嘗夜半聞屋上甲馬奔騰聲。怪之。遣人出視。見一馬大如貓而差高。馳走不止。一卒以荻帶撲得之。取至地。乃黃色小馬。蓋生物也。收養于家。久而馴熟。出入無所畏。郭氏寶惜之。遇食時。婦女剪嫩草如絲。手日餵飼。呼為金馬駒。後為人誤擊其足。微有損處。然嘶鳴飲飲自若也。又一夕。有人扣門曰。還太尉馬錢。守者以告。遣視駒已死矣。及啓關。五百千宛然在地。郭氏取錢而瘞其駒。更數歲。發瘞而觀。則成一金馬。旋化為銅。所損足已落。至今猶在其。玄孫繪居鄭州新鄭者。實藏之。繪從弟沔說。

湖口龍

池州每歲發兵三千人。遣一將督戍江西。率以夏五月會于豫章。番休而歸。紹興二十五年。統制官趙玘。受代去。行兩日。泊舟順濟祠下。祭罷。攜妓入廟飲酒。以舟中苦熱。命設榻于西廡。飲福。將裂日早。發廟。祝知神不樂。不敢明言。但云。龍王不在廟。出巡江矣。度一二日。西歸。大軍若果行。懼或相值。遇不便也。玘素膽勇。且被酒。聞祝言。殊不信。叱曰。師行何所畏。如期打鼓發船。行未至湖口。縣三十里。遙望有山。橫前。舟人震恐。玘以為真山。疎身立觀之。少焉北風大作。白浪涌起如屋。見向所謂山者。乃大赤斑龍。無首無尾。其身長正與江闊等。擁水而南。玘猶命射之。百矢俱發。其來愈近。玘始懼。急回棹。奔入小港避之。可

夷堅乙志卷第十二事

張銳醫

成州團練使張銳。字子剛。以醫知名。居鄭州。政和中。蔡魯公之孫婦有娠。及期而病。國醫皆以為陽證傷寒。懼胎之墮。不敢投涼劑。魯公密信邀銳來。銳曰。兒處胞十月。將生矣。何藥之能收。如常法與藥。且使倍服。半日兒生。病亦失去。明日婦大泄不止。而喉痺不入食。衆醫交指其疵。且曰。二疾如冰炭。又產痔甫爾。雖屬鶴復生。無活理也。銳曰。無庸憂。將使即日愈。取藥數十粒。使吞之。咽喉即平。泄亦止。連滿月。魯公開宴。自諸子諸孫及女婦甥壻合六十人。請銳為客。公親酌酒為壽。曰。君之術通神。吾不敢知。敢問一藥而治兩疾。何也。銳曰。此於經無所載。特以意處之。向者所用。乃附子理中。裏以紫雪耳。方喉閉不通。非至寒藥不為用。既已下咽。則消釋無餘。其得至腹中者。附子力也。故一服而兩疾愈。公大加款異。盡飲席上。金匕箸遺之。慕容彥逢。為起居舍人時。母夫人病。亦召銳於鄭。至則死矣。時方暑。銳欲入視。慕容不忍。意其欲求錢。乃曰。道路之費。當悉奉償。不煩入也。銳曰。傷寒法。有死一晝夜復生者。何惜一視。不得已。延入。銳揭面帛注視。呼件匠語之曰。若嘗見夏月死者。面色赤乎。曰。無。口開乎。曰。無。然則汗不出而懸耳。不死也。無亟飲。趨出取藥。命以水二升。養其半。灌病者。戒曰。善守之。至夜半大瀉。則活矣。銳舍於外館。夜半時。守病者覺有聲。勃勃然。遺矢已滿。出穢惡物斗餘。一家盡喜。敲門呼銳。銳應曰。吾今日體困不能起。然

覆方畢龍直前而過。寒風肅然。當盛暑。皆有挾纈意。久之乃息。他舟覆者數十艘。沉士卒數十人。巨商同宗行者亦多溺死。時外屬鎮江西。現具列其事。獨諱廟中之過云。

吳信叟

卿樞王恭簡公時亨。紹興丁卯歲。為明州節度推官。時吳信叟罷右史。鄉居。與賓客罕還往。唯樞及簽判王某。郵縣宰劉某。三人者。得陪杖履。然信叟與樞厚甚。一日延之坐。問曰。君家祖塋相對。當有三峰峙立。水流其前。是否。樞曰。然。公何以知之。曰。吾非醫史。但習靜。滋久。中心泊然。或可以前知。豈特此也。若吳時官職亦可言。從此十年。當為館職。歷著廷。嘗教王府。由柱下史至侍從。然後出為大帥。適入乘極。極劉宰固佳士。但壽算垂盡。得終此任幸矣。王簽判亦碌碌一兩政。皆非君比。樞雖素敬之。然亦疑信居半。且謂已第二人及第一任回。便可說入館。不願在十年後。既而劉宰於鄞。王簽判亦假遷。樞受代改官。繼得洪州教授。待久次。丙子歲。乃之官。會信叟人為給事中。薦之。召拜校書郎。閱兩月。除佐著作。兼二王府教授。而信叟遷吏部侍郎。樞往賀。留與飲。情意戀戀。臨上馬。謂曰。見君止此耳。樞訝其言不祥。已而為銓試考官。在貢院。聞信叟坐論事。罷知殿。即去。固已不及見。暨出院。遣使持書問訊。至蕭山。則信叟死於縣驛矣。樞果自右史登掖垣。出鎮蜀道。還朝。同知密院而薨。考其所言。無毫釐不合。王公

王先生

濮州王老志先生。以道術知名。濮有士人。饒口辯。欲以語窮之。往造焉。其居四面環以高墻。但開狗竇出入。士人旬旬就之。方談詞如響。忽地下旋。塌俄已盈尺。中有鱗甲如斗大。先生謂客曰。子亟歸。稍緩必致奇禍。士人遽出行。未五里。雷電雨雹。倏起。馬踣局不行。偶得一土室。入避之。望先生處。百拜乞命。僅得脫。其他事多見於蔡條國史後補。

義烏古壩

金華喻葆光。字如晦。義烏人也。紹興丙辰正月。命奴江陸。耕所居之南前郭園。耕未竟。土中洞然有聲。牛為之驚。陸意其下有藏寶。輟耕掘地。深二尺。得瓦缶。廣六寸。厚一寸。形模甚古。下覆一囊。囊正圓。可容三斗黍。四耳。附口徑四寸。視之。其色蒼然。扣之。其聲鏗然。發而窺之。枵然無有也。洗滌滓垢。置之几案間。莫有能別其為何代物者。遇客至。則以盛酒。葆光之子良能。嘗作古壩賦。至今存焉。

夢女劇對

喻叔奇良。紹興丁巳閏十月十三日夜。宿於居之南齋。夢友入相。攜至一處。雲窗霧閣。幽闈繡戶。蕭灑可愛。如名妓家。一女子方笄歲。秀色靡曼。衣製綉雅。牀罷茵席。蘭麝之芬郁然。屏几俱張。皆華好相稱。坐良久。女子顧曰。妾有隔句。欲煩郎君屬對如何。叔奇唯唯。乃言曰。皇天生奚耐之人。見魚便摸。言畢。以紙授客。使書。又改人字。才字。叔奇問耐字若何。書曰。從西旁。寸者是也。何謂奚耐。曰。人之風流者。為奚耐。何謂見魚便摸。曰。猶言見閨便打耳。叔奇方事科舉。以功名為心。意不在色。即答之以他語。曰。元氣鍾太阿之劍。逢虎須爭。女子熟視微笑。又欲令和詩。未及言而夢覺。雞既鳴矣。二事皆奇談

閩清異境

福州閩清縣。近村有大溪。溪北有寺。溪南大山長谷。草樹蔚延。父老相傳。自古以來。人跡所不到。到則遇奇怪。有三僧從他處來。皆好尋幽。選勝。欣然欲往。相與裹糗糧。擊小舟。度彼岸。為三宿計。行未久。滿道地。應縱橫。踐之以過。異鳥形容可憎。嗚噪紛紛。觸目生怖。不半日。兩人願還。一僧獨奮曰。出家兒視死為等閒。況怖懼乎。我將獨往。乃并兩人所齎。草行露宿。愈益南去。二之日。蛇鳥漸少。稍有徑路可尋。三之日。亦覺勤苦。遙望山下。木杪炊煙起。知有人居。復行前抵其處。得茅屋一間。寂不見人。僧就憩。取亂葉蒸之。俄一人自外荷鋤至。架鋤於門上。趨近附火。視之。人也不交一談。袖中出芋十枚。炮熟。指其半與僧。自食其半。既暮。徑臥土榻上。僧亦同宿。終不相誰何。天將曉。人已去。僧亦從此歸。沿道處處記之。到寺具以所見語兩人。兩人悔前日空反。乃相約重尋之。歷三日。與龔所記無異。及大木下。則茅屋已焚。但斫木皮尺餘。題詩其間曰。偶與雲水合。不與雲水通。雲散水流去。杳然天地空。悵然而歸。後無有能去者。何德

巢先生

紹興八年。無錫縣有道人。曰眉山巢谷。年百十七歲。少時與東坡兄弟往來。狀貌雖甚老。然而不驚。賦子碧光炯然。飲酒食肉。皆過人。身氏太學博士沈公體仁。居高村。距縣十餘里。谷每杖策至。輒留連宿。自言三十歲時。逢異人。謂已壽不長。至五十五歲。數盡。因授以秘法。使記其歲月日時。俟時至。當即靜室步北斗。而被髮臥魁星下。必可免。自是每十五年。輒有大厄。須五如此。若滿百二十歲。則長生不死矣。始時在宿州天慶觀。以正月十六夜當死。如異人教。絕食一日。從道士借空房。託云行氣。屏處其中。正晝已見鬼物紛紜。如有所追捕。夜且半。來者愈密。周旋室內。至曉。髮膚以過。然身殊輕。不能眠。人皆啞。唯此。曰。必在此。何以不見。失今夕不取。吾曹罪在不赦。奈何。其夜擾擾。幾達曉。寂無所聞。乃敢出。凡四度若此。所見皆同。今年又當爾。未知終可脫否。至十一月二十一日。福告邑中所善者。乃還寓舍。閉戶。過三日。人訝其不出。發戶視之。已死。鼻端一道。正白。不知以何日終。豈非造化大限。竟不可逃乎。蘇黃門作巢公傳。已言其卒於嶺南。今此其人。豈是乎。惜無有人以此問之者。巢氏

松菴

紹興戊午冬。予兄弟同奉先夫人之喪。居無錫大池塢外家墳廡。廡前後巨松二萬株。次年春。兩松各結一毬。松高四五丈。毬生其顛。四向翠葉圍繞。宛然天成。庵僧紹明曰。近村邊氏墓松。亦曾如此。其狀差小。而其孫安野秀才預薦。今數二而大。豈非沈氏有二子登科乎。是時內兄沈自強。自求。方應進士舉。既而皆不利。而予伯氏仲氏。乃以壬戌年中博學宏辭。蓋習此科時。正在庵肄業。遂合二毬之瑞。

梁元明

予友婿梁元明。嘗夢入冥府。冥官令詣曹對狀。戒之曰。還家勿泄於人。雖父母妻子。亦不可言。若犯令。當滅族。梁再拜受命。追者道之。還地獄門。引入至鑊湯。見獄卒以長叉。叉肉糜爛。腥臭逆鼻。正如人間。飄蕩然。是夜夢覺。以告其妻。妻亦不敢問所供何事。梁自是不食。氣輒逆。後三

年從桂林如衡山道經零陵逢他人喪柩書銘旌曰漢陽軍簽判梁宣義詢其鄉里曰東平人元明新調漢陽簽幕鄉貫官氏皆同深惡之竟不及赴官而卒時紹興十四年

激賞卒以恃才估寵為衆所嫉下遷羣玉外監既陞辭帝曰羣玉殿乃吾圖書之府非卿文學出倫未易居此是後宴見稍疎一日帝與諸仙游瑤圃思先生之材遣使來召先生辭以疾獨與侍女宋道華泛舟池上執手眷眷有人間夫婦之想為使者所勸帝批其奏曰男為東家男女為西家女皆隨人世事道華生於蜀中而先生乃為閩人先生既登第為邵武判官日帝命召還有不相樂者奏云邵武分野炎氣方重須此人仙骨以靜之乃止近已有詔更一紀復故處莫真君乃代先生為侍郎者懼塵世易流又有他過則仙梯愈不可攀故遣弟子來鄭重達意宋道華者先已得歸正持寶幢立於側拜而言曰人世紛紛真可厭苦若得再入碧落洞中望見金毛師子千秋萬歲永無閑思念也方君聞兩人語始覺然如有所省道士及乘女皆謝去遍體汗流遂寤蓋已三日即召會丞尉及子孫歷道所見遂申郡乞致仕時年六十有二後不知所終云先君頃於鄉人胡霖卿處得此事亦有人作記甚詳久而失去詢諸胡氏子及婺源人皆莫知但能道其梗槩如是今追書之復有遺忘處矣

永平樓

饒州永平縣樓南臨香江紹興三十二年會稽陸源毗陵張抑居官舍晚飲微醉同登樓凭欄立傍無侍史方縱談呼笑有婦人不知所從來立於兩人中間亦凭欄笑曰爾兩人在此說甚事未及答已無所觀皆大驚悸急下樓後不敢復往已

唐氏蛇

唐信道於會稽所居治松棚畢俯見短枝出地二寸許以為松也將拾棄之其物蠢蠢有動態拔之不出呼童發土取之則漸大凡深數尺蓋一異蛇也尾細如箸其身乃羸大與人臂等至頭復甚小與尾相稱越人皆所不識予前志有融州蛇事與此相反云

鞏固治生

方城人鞏固者以機數治生其鄰周氏素富一旦男子相繼死但餘一老媪并十歲孫固置酒延媪以善言誘誑之開以利害曰媪與孫介處而挾田宅貨財自衛是開門揖盜之說也媪若及身強健時盡貨於我我當資給媪終老育而孫使成人若何媪大喜以賤價求售其直不能什二固纒得之即逐使離業而盡室徙居之徙之日命數僧具道場慶謝至夜半大聲從井中出旋繞滿宅到曉乃止固竟居之甫一歲虜人犯唐州鞏氏數十口皆死其處無一得免者

劉氏葬

劉延慶少保少孤後喪其祖卜葬於保安軍有告之曰君家所卜宅兆山甚美而不值正穴蓋墓師以為不利已故隱而不言若啓墳時但取其所立處則世世富貴矣如其言墓師茫然出涕曰誰為君言之業已爾無可奈何葬後不百日吾當死君善視我家當更為君擇吉日良時以為報某日可昇柩至此俟見一驢騎人即下窆無問何時也劉氏聞其說亦惘然但疑驢騎人之說及葬日遷延至午乃山下小民家驢生駒毛色甚異民負於背將以示其主遂以此時葬焉越三月墓師果死延慶位至節度使子光世至

夷堅乙志卷第十一 十三事

玉華侍郎

莆田人方朝散失其名政和初為歙州婺源宰病熱困臥覺耳中鏗鏘天樂聲少焉有女童二十四顰各執旌纓趨至前俄采雲從足起掩苒飛騰瞬息間到一城城中大樓明矣高潔金書其門曰太華之宮正中設榻使就坐侍女列立長髯道士乘雲至碧冠霞衣執玉簡直前再拜方驚起欲致答道士拱手言某於先生役隸也願端坐受敬拜畢賜白曰碧落洞玉華宮真君敬問先生瑤臺一別人間甲子周矣嗣見有日欽遇好音方憤然不知所答道士曰下土瀾濁能移人肺腸先生應已忘前事今當續陳之先生唐武后時人也生於冀州能屬文而嗜酒不檢浮沉里中時河北大疫死者如亂麻先生書所得藥方揭于通衢間病者如方治之即愈由此相傳益廣所活不可計夢中有人告曰子陰德上通于天上帝嘉其功當以仙班相召先生素落魄且自恃將為天人愈益放誕竟以狂醉墮井死死後久之乃用前功得召見于白玉樓蓋李長吉所作記也時有四人同召當試文一首帝自書大道無為賦為題先生有警句曰帝鑿數而喪魄蛇畫足而失杯帝覽之大喜擢列第一拜為修文郎專以文字為職繼有玉華侍郎之命同寮十八人皆上清仙伯也每侍帝左右出則陪從金輿宵曉幸紫微宮宮人不知聲至或晚起繞畫一層即趨出迎謁帝顧之笑命諸侍郎賦詩先生卒章云曉粧不覺星與至只畫人聞一壁眉帝吟

太傅揚國公山南王孫子也。

米張家

京師內可兵士關喜。以年老解軍籍。爲販夫。賣果實自給。其妻湯氏。嘗給事掖廷。晚乃嫁喜。宣和二年六月。喜賣瓜於東水門外。沐提籃柳間。所坐處去人居百許步。柳陰尤密。午暑方盛。行人不至。聞木杪呼小鬼。繼有應之者。呼者曰。物在否。應者曰。在。如是再三。仰頭周視。無所視。懼不自安。欲歸而妻饋食適至。具以事語之。妻曰。老人腹虛耳。妄聞之。無懼也。明日復如前。又以語妻。妻曰。然則翼日我於此代汝。汝當爲我饋湯氏。慧人也。伺其時至。問應聲。遂曰。既在何不出示。即於樹間擲金數十顆。銀十餘錠。黃白爛然。妻四顧無人。亟收瓜籃中。未畢而喜至。驚笑曰。吾不暇食矣。喜見黃物形製甚異。疑不曉。妻曰。此慶慶金也。盡拾瓜皮與所坐敗篋覆篋。共昇以歸。僅能行百步。重不能勝。暫寄於張家茶肆中。出募有力者。擊取張氏。訝其蒼黃如許。發蒜見物。悉以瓦礫易之。喜夫婦不復閱視。及家始覺。妻曰。姑忍勿言。明當復用前策。倘可得也。泊坐樹下。過時無所聞。乃效其呼。小鬼亦應曰。諾。妻曰。再以昨日之物來。曰。亡矣。問何故。曰。已煩賣瓜人送與張氏。喜將訟于官。妻曰。鬼神不我與。雖訴何益。不若謀諸張氏。張曰。物已歸我。又無證驗。安得取。且爾夫婦皆老而無子。多貨亦奚爲。幸館于吾門。隨所用錢相給。畢此一世可也。喜乃止。張氏由此益富。徙居城北。俗呼爲米張家云。

湧金門白鼠

京師人魯時。紹興十一年。在臨安。送所親于北關下。忘攜錢行。解衣質于庫。見主人如舊熟識者。思之而未得。退訪北關稅官朱子文。言及之。蓋數年前所常見丐者也。其人本豪民。遭亂家破。與妻行乞于市。使三子拾楊梅核。推取其實以賣。少子嘗見一白鼠在聚核下。歸語父。父戒曰。明日往捕之。得而貨于街戲者。必直數百錢。勿失也。迨旦。母與偕往。故處果見鼠。逐之。及湧金門牆下。入穴中而滅。母立不去。遣子歸取插剛地。深可二尺。望鼠尾猶可見。俄得一青石。獨去之。下有大甕。白金滿中。連奔告其父。父至不敢啓。亟詣府自列。願以半與官。而乞廩吏護取。府主從其言。得銀凡五千兩。持所得即日購之。買屋以居。而用其錢爲子本。遂成富家。即質庫主人也。

金尼生鬚

平江傳法尼寺何大師。本車子厚家青衣也。其徒曰金師。亦故事妾。嘗晝臥室中。道人叩門入乞食。金師曰。院中冷落。殊乏好供。曰。隨緣足矣。吾適到妙洪院。欲少留。而屍氣觸人。不可入。故捨而至此。乃設飯延之。食畢將去。金師夙苦瘵疾。常奄奄短氣。漫言曰。我久抱病。先生還有藥見療乎。曰。適有一粒。正可服。即同往佛殿。命汲水東向吞之。詢其鄰里。曰。我河東人。骨肉甚多。不肯言姓名。隨去時囑曰。既服我藥。用兩事爲戒。切不可臨喪及送葬。更十二年。吾當復來。遂出。金師歸舍。便聞食氣逆鼻。兩日不食。何師怒罵之。曰。汝從野道人喫毒草藥。損汚腸胃。當即死矣。強之使食。纔下咽即嘔。自是竟不食。久之。髮皆生。鬚黑光潤如男子。後因赴親戚家喪。遂思食。距服藥時正十二年。道人亦絕不至。金師遭虜寇之難。死於兵。

間。何師生髮時。

陽山龍

平江府二十里間陽山龍母祠。相傳其子每歲四月。必一至祠下。皆取道野外。吳中人多見之。唯紹興二十年。獨入城。章幾道。宅後有麻院。曹雲借居之。是日雷電旋繞其室。曹在堂上。有物擁之向壁。揭庭下松棚。從空起。室中箱篋。皆挈徙它處。幾道與其甥何德輔。仰望見雲中火光。巨鱗赫然。或僧或道士。或尼或倡女。雜還其前。履空躡雲。爲捧迎狀。越城一角而去。何德輔

遇仙樓

信州弋陽人吳滂。字潤甫。所居曰結竹村。幼子大同。生而不能言。手亦攣縮。紹興十七年。年十一歲。方秋時。與里中兒戲山下。有道人過。問吳潤家所在。旁兒指曰。在彼。曰。此子何不答我。曰。不能言。道人曰。然則我先爲治此疾。而後往。乃摘茅一莖。取其葢。鹹大同兩耳下。應時呼號。又連鹹其肘。遂伸手執道人衣。曰。何爲刺我。羣兒皆驚異。與俱還滂家。道人入門曰。君家又有一人廢疾。可昇至縣中。尋吾治之。且約以某日。蓋滂兄滂長子不能行。四十五歲矣。過期數日。乃入邑訪之。無所見。後滂與大同至縣。見丐者鬻簪。藍縷大同指曰。此是也。滂以錢遺之。不受。曰。沽酒飲我足矣。至酒肆。方具杯。滂去之。曰。此不足一醉。自入庫中取巨甕。兩人不能勝者。獨擊之出。其直千錢。舉甕盡飲之。乃去。又曰。君家麻車源木甚多。可伐之。爲我建一樓於所居竹間。麻源者。去結竹七里。產大木。滂如其言。立樓。命曰遇仙。常烹羊醞酒爲慶會。自此道人不復至。大同獨時有所適。或經日乃返。不告家人。以其處始時身短小。今形容偉然。氣韻落落。又數年復來告曰。俟爾父母捐館。妻子亦謝世。當訪我於貴溪紫竹巖。今滂夫婦皆死。大同妻子華宮瑤館。遊畢却返。絳節回鸞。翼荷殷勤。三拜香醴。供養我上真仙客。亦驚浮空。祥雲遠布。是我來仙跡。且頻俯同泛舸上雲秋碧。書畢。人問曰。先生降臨。何以爲驗。曰。赤雲滿空。則吾至矣。異日復至。果然。故詞中及之。

白獼猴

朝請郎劉公佐。罷衡州守。舟行歸京師。道中得疾。其妻趙氏。每夕必至所寢處。視診藥餌。時方盛夏。馬門不關。一夕趙至牀側。公佐睡未覺。一物如猴。色正白。直從寢閣。衝人而出。徑歷外戶。跳登岸。趙氏畏驚病者。不敢言。獨呼子總出視之。物猶在岸上。睚眦回顧。久之始去。劉生於丙申。屬猴。人以謂精爽逝矣。至泗州而卒。

天衣山

李處度平仲。居會稽。紹興十八年。被疾未甚。州監倉方釋之。與數客往省之。李方燕語往來。且道醫之。忽願曰。近被皆買絲數萬兩。不知其價幾何。客訝語不倫。俄呼處候。令傳語唐運使。且喜同官。今先行相待。可便治裝也。又語客曰。得一麻舍在天衣山中。極明深。客不敢答。即引去。是夜遂卒。唐君名閔。其室與李相近。時病廢家居。聞之甚懼。次日亦卒。李之葬乃在天衣山云。

佛耳安得術哉。家藏金銀一小篋，持以相贈。幸捨我，賊取之而留其衣服，曰：以爲買粥費。去未久，又一賊來，持火藥燬之。欲焚其舟，未及發而器墜水中，亦捨去。俄頃兩岸火大起，延及水中。范氏舟纜已斷，如有牽挽者，由千萬艘間無人自行，出大江，茫不知東西。唯宜奴扶柁，夷猶任所向。及天明則在揚州矣。范之弟茂直爲司農丞，從車駕行在，即擊取之。是日一家十四口，數處奔逃，並集于揚，不失一人。方悟碎藥無害之說，使如僧言吞之，當無驚散之苦矣。范歸鄉，因薪水被疾而殞。正年三十九，葬于藝買山于徐家，盡與紙上字合。僧不復見，而所留木兒亦不能動。具後張夫人沉痾去體，壽七十乃終。其子元卿端臣說。

章惠仲告虎

成都人章惠仲，與其妹婿丘生，紹興二十六年以四川類試中選，同赴廷試，未出峽，舟覆于江，丘生死焉。章僅得免，既歸第，調井研縣主簿，還至峽州，得家書報其弟病死，章茹哀在道，兼程而西，跨羸馬，倩一川兵挈囊以隨。過萬州，日勢薄晚，猶前行不已，遂墜崖下，去岸十餘丈，遍體皆傷，不可起。俄有虎至，奮而前，銜其髻欲食，章驚怖，呼而言曰：汝虎有靈，幸聽我語。吾母年八十矣，生子二人，女一人，往年妹婿死於水，今年弟死於家，獨吾一身存，將以微祿充養，今汝食我，亦命也。無足惜，奈吾老母何。虎自聞其言已釋，低首爲傾聽狀，語畢即捨去，盤旋其傍，若有所扞禦。夜過半，章痛稍定，睡石上，夢人告曰：天欲曉，可行矣。覺而已明，攀危木寸步而上，及登岸，馬猶立不動，遂乘以行，告救皆在身，但囊囊爲兵擄去，章赴官滿秩而母亡，未幾章亦卒，乃知一念起，脫於死地，專爲母故也。異類知義如此，與夫落陷，穿不引手而擠之下石者，遠矣。可以人而不如虎乎。

大散關老人

政和末，張魏公自漢州與鄉人吳鼎，同入京省試，徒步出大散關，遇暴雨，而傘爲僕先持去，無以障，共趨入粉壁屋內避之，敗宇穿漏，殆不容立。望道左新屋數間，急往造焉。老父出迎，客意甚謹，縱觀客容貌，舉止目不暫置。二人同辭而問曰：老父豈能相乎。應曰：唯唯。魏公先指吳生扣之，笑曰：大好大好，而不肯明言。吳生指魏公曰：張秀才前程如何。起而答曰：此公骨法貴無與比，異日中原有變，是其奮發之秋。出將入相，爲國柱石，非吾子可擬也。二人皆不以爲然。會雨止，即捨之去。明年，魏公登科，吳下第，公送之出西郊，臨別謂曰：君過散關時，幸復訪道傍老父，吳雖不樂父言，然亦欲再謁休咎，及至昨處，唯粉壁故在，無所謂新居者，詢關下往來人，皆莫知。魏公既貴，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吳猶布衣，以公恩得一官，竟不顯。
二事皆黃仲秉說

蘇慶士偶

鄭安恭爲蘇慶守，有直更卒，每夜半見城上亭中火光，往視之，乃十餘人及小兒數輩聚博，卒有膽不懼，戲伸手乞錢，諸人爭與之，幾得三千以還。明日驗之，真銅錢也，不以語人。次夕又如是，遂路掌宿節級，求專直三更，所獲益富，踰兩月矣。會軍資庫失錢千餘緡，并銀數百兩，揭榜根捕，或告云：此卒近多妄費，又

夷堅乙志卷第十二

真州異僧

金華范茂載，建炎二年，以秀州通判權江淮發運司幹官，官舍在儀真，方劇賊張遇，寇淮甸，民間正騷。范泊家舟中，而日詣曹治事，其妻張夫人，平生耽信佛教，每游僧及門，目所見物，悉與之，不少吝。郡有僧鳴鏡，鉞行乞于岸，呼曰：泗州有箇張和尚，緣化錢修外羅城，張邀至舟所，僧於袖間出雕刻木人十許枚，指之曰：此爲僧伽大聖，此爲木叉，此爲善財，此爲土地，命之笑，則木人欣然啓齒，面有喜色。取一兒枕，鼓而寢者，以與張，曰：此僧伽初生時像也。又以藥一粒授張，戒使吞之，張施以紫紗皂絹各一匹，僧甫去，范君適從外來，次子以告，問何在，曰：未遠，遣人追及，將折困之，僧殊不動容，索紙書十字者二，又書九字及徐字于下，以付范，即去。張氏取藥欲服，而其大如彈丸，不可吞，乃命婢磨碎，調以湯而飲之。明日僧復至，問曰：曾餌吾藥否。以實對，僧歎曰：何不覺吞之而碎吾藥，然亦無害也。後兩日，賊賊數百渡江而南，將犯京口，最後十餘，獨回泊真州，殺人肆掠，是時岸下舟多不可計，舳舻相銜，跬步不得動。范氏之人無長少，皆登津散走，張以積病不能行，與一女并妾宜奴者三人不去，但默誦般若觀世音菩薩，時正月十四日也。一賊登舟，從蓬背插矛入，當張坐處，所履絛衣四重皆穿透，刃自腋下過，無所損，賊跳入中，又舉矛刺之，出兩股之間，亦無傷焉。賊驚異釋仗，問曰：汝有何術至是。曰：我以產後得病，故待死於此，但誦佛

衣服鮮明可疑也。詰其為盜之端。不能隱。具以實言。鄭意必以偶為盜。乃繫卒使人部往。遍索諸廟。至城隍廟中有土偶狀貌類所見者。碎之。腹中得銀一笏。盡剖之。皆然。因發地。凡偶人下。各得數十。合此卒用過之數。更無少差。即盡毀偶像。其怪遂絕。

韓信首級

廣中丞曹仲且政和中。為長安帥。因公使庫類圮。命工改築。於地中得石函一。其狀類玉。蓋上刻韓信首級四字。乃篆文也。其中空無一物。即徙于高原。祭而掩之。朝奉郎鄭師孟說。鄭與席為姻家。

江東瀆屬舍

江東轉運司。在建康府。三屬官廨舍處其中。其最北者。相傳有怪。前後居者多不甯。隆興二年。陳阜卿為守湖州通判。方釋之。送女嫁其子。館是舍。見東窗壁間。人影離奇。謂牆外行人往來。不以為異。如是者終日。試往就視。則人物長不滿尺。騎從甚盛。如世之方伯威儀。馳走不絕。方君懼。即他徙。趙善仁獨不信。故往宿焉。中夜聞呼其姓名。晨起求巾幘衣服。皆不見。乃盡懸于梁上。盡恐而出。郡人言此地昔嘗為廟云。

王响惡識

王响神道。在京師時。從妙應大師問相。得兩句偈曰。姓名不過程家渡。出郭猶行十里村。紹興丙子歲。罷當塗守。在宜興縣。又從達真黃元道求詩。其末句曰。巽嶺直下梅家店。福祿難過丑年春。會江東提舉官呂忱中。發其在宜城時事。靈巖廣德軍。所按無實狀。獄不成。移梅嶺州。出廣德南門。過一嶺。問其名。曰巽嶺。固已不樂。至渡頭客舍小憩。則梅家店也。巽嶺惡之。不覺墮淚。同行士人衛博寬釋之。少解。命僕具酒。老兵就戶限推鹿脯。响責其不潔。兵急曰。此與建康府不同。何足校。响忿其不遜。盛怒。酒杯落地。即得疾不起。時丁丑年正月九日也。渡曰程家渡。去廣德恰十里。

秦昌時

秦昌時。昌齡皆太師檜從子。紹興二十三年。昌齡官觀滿。將赴調。見達真黃元道。戒曰。君壽命不甚永。然最忌為宜州官。若得之。切不可受。必死。既而添差甯國軍簽判。不欲往。具以事白其叔父。叔父誚責之。遂受命。以九月十八日至家。五日而死。竟不及赴官。昌時自浙東提刑來會葬。聞達真在溧陽。往見之。達真曰。今年葬簽判。明年葬提刑。吾將往會稽奉送。昌時怒且懼。明年十二月十二日。果訪之于會稽。取紙寫時。有二五相逢路再迷之語。昌時曰。壽止二年。或五年邪。曰。否。二月或五月邪。曰。否。然則但二日五日乎。曰。恐如是。時會稽守趙士彰。提舉常平高百之。皆在坐。密問曰。提刑方四十五歲。精爽如此。何為有是言。曰。去歲見之於溧陽。神已去。幹會與約送葬。壽夭定數也。何足訝。今不過七日耳。是月十八日。昌時具飯。召百之及其婿。某。遂真在焉。昌時坐間。取永嘉黃柑。手自銜。遂真隨食之。食數顆。又擊其餘。鄰之地。昌時以情白曰。叔父生朝不遠。欲持以為壽。願先生勿相苦。遂真嘻笑曰。自家死日。不管。卻管他人生日。左右見其語切。皆伸舌縮頭。昌時不樂。願百之及婿。皆招之出。自掩關作書。囑僕候曰。若黃先生尋

我。但以睡告。虞候立戶外。忽聞筆墜地。入視之。已仆於胡牀。涎塞咽中。革革然。其家呼醫巫絡繹。妻詹氏泣拜。遂真求救。笑曰。吾壽數固言之。今日專來送葬。命止於此。雖扁鵲何益。善視之。三更嘗去矣。至時果死。

成都鑛工

政和初。成都有鑛工。出行廣間。妻獨居。一壘鑛道人來。求摘彩毛。先與錢二百。妻謝曰。工夫不多。只十金足矣。曰。但取之。為我耐煩可也。遂就坐。先刺其左。次及右。既畢。回面則左方毛已苗然。又去之。右邊復爾。如是至再三日。過午。妻不勝倦厭。還其錢。罷遣之。夫歸具以告。夫慍曰。此必鍾離先生也。何為拒之。正使盡今日。至明日。為摘彩。亦何所憚。吾之不遇命也。即狂走于市。呼曰。先生捨我何處去。夜以繼日。飢渴寒暑皆不顧。如是三四年。徧歷外邑。以至山間。逢樵人弛擔。樵詰之曰。汝何為者。告以故。樵者曰。此神仙中人。彼來尋君。則可。君今僕僕一生。亦何益。吾雖至愚。然聞得道者。非積陰功。至行。不可僥冀。吾有秘術授君。君假此輔道。摩以歲月。儻遂如願。戲拔茅一莖。噓之。則成金釵。謂工曰。試用我法。為之。當有濟。工曰。此皆幻術。不足學。我所願。則見先生耳。樵者曰。君未見其人。正遇之。何以識。曰。詢于吾妻。得其貌。已圖而置諸袖中矣。樵者曰。然則君三拜我。我能令君見。工設拜拜起。樵問曰。視吾面何如。曰。猶適所親耳。再拜又問。至于三。視之。無復樵容。儼然與所圖無少異。曰。汝直至誠求道者。汝哀號數年。聲徹雲漢間。上帝亦深憐汝志。故令吾委曲喚汝。汝從我去。遂與俱入山中。後二年還鄉。別其所知而去。至今不再出。

武夷道人

建州崇安縣武夷山。境像幽絕。中臨清溪。盤折九曲。游者泛舟其下。仰望極目。道流但指言古跡所在。云莫有登之者。紹興初。有道人至。沖佑觀。獨欲深入。訪洞天。經數月。尋歷殆遍。無所遇。忽於山峻間得草庵。有道姑屏處。長眉紅頰。旁無侍女。問其來。曰。洞天有名無形。相傳如是。吾處此久矣。不見也。道人曰。業欲一往。要當盡此身壽之時。天色陰翳。日已暮。姑邀宿庵中。道人謝曰。子婦人獨居。於義不可。曰。非有他也。茲地多虎狼。恐或傷君耳。竟不肯入。危坐於戶外。夜未久。果有虎咆哮來前。姑急開門呼之。答曰。甯死於虎。決不入。少焉。又增一虎。咆嘯愈甚。姑又語之曰。此兩黑虎。性慈仁。餘皆搏人不遺力。君將為齋粉矣。道人守前說。不為動。俄而五虎同集。銜其頭。足以往。纔十數步。擲於坡下而去。體無少損。遂坐達明。姑延入坐。嘉歎曰。子有志如此。非我所及。洞天蓋去此不遠。然向隔深淵。淵闊十餘丈。驚濤怒流。但一竿竹橫其上。非身生羽翼不可過。亦時時有雙鬚樵人往來。子試往。幸而相遇。當拜而問塗。不然無策也。既至。溪流洶湧。崩騰。木石皆振。弱竹轟轟。不可著脚。適逢樵者出。乃前再拜。樵者巽然。退避曰。山中野人。采薪以供家。安敢當此。具以所欲拱白之。樵始不言。既而曰。誰為君道此。曰。聞諸庵中女。樵怒曰。多口老嫗。妄泄吾事。令道人閉目。挽其衣以行。覺如騰虛。空雲龍出沒。瀕洞兩耳間。既履地。乃在平岡上。宮殿崑崙。金鋪玉戶。一人碧冠朱履。顧左右曰。安得有凡氣。道人趨出稽首。碧冠叱曰。誰引汝來。以樵者告。即遣追至前。相其背。以鐵拄杖鞭之。三百六十。血肉分離。背破髓出。道人亦戰懼。碧冠曰。洞天乃高仙所聚。汝

何人乃得輒至黃汝罪宜速回積行累功他時或可來命取水一杓飲之中有胡麻飯一顆飲水畢嚼飯咀嚙移時僅能食三之一腹已大飽辨冠笑曰汝食吾飯一粒尚不能盡豈得居此遂還至崖下見被杖者呻痛草間曰坐汝至此吾方被縛墮不知經幾百劫乃得釋汝去矣歸塗不復見溪安步長林而足常去地寸許回望高山深谷皆非昨境道姑與庵亦失其處遂棲于巖石中至今猶在黃元道七八年前曾見之云山東人也

龍泉張氏子

處州龍泉縣米舖張氏之子十五歲嘗攜鮮魚一籃就溪邊破之魚撥刺不已刀誤傷指痛殊甚俾刀少憩忽念曰我傷一指痛如是而鱗魚刺剔剔腹斷尾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盡棄於溪即日入深山中依石竇以居絕不飲食父母怪兒不歸意其墮水死明年寒食鄉人游山者始見之身如枯腊胸背見骨然面目猶可認急報其父母來欲呼以歸掉頭不顧曰我非汝家人無急我父母泣而去後十年復往視則肌體已復故顏色悅澤人不知所以然今居山二十餘歲矣四事皆黃達真既

夷堅乙志卷第十三事

劉子文

劉總字子文紹興初為忠州臨江今秩滿寓居郡邑熱江縣有子曰侍老六歲矣子文忽見其乳媪旁有小兒長短與侍老相似意其與外僕私通所生者以咎其妻妻李氏癡憊不能治家然知為妾也應曰無是事子文怒時已苦股痛常策木瓜杖即挾妻背使出往白其母母曰兒誤聞之安得有是首子文嗟悲曰吾母尚如此復何望歸舍以果誘侍老曰爾乳母夜與何人寢其兒為誰侍老愕然不能對子文遽前執其手懼擊不置左右急救之猶敗面流血遂呼媪逐去之曰汝來我家數年兒亦長矣乃以姦穢自敗以吾兒故不忍治汝汝好去媪泣拜出子文目送之笑語侍人曰渠兒已相隨出門醜跡俱露而家人共蔽匿之何也衆知其將病不旬時果被疾死病中時自言我數與太守爭辯不得汝非不知何為相守不去後其弟釋云子文為夔州士曹日獄有一囚在生死之間郡守欲殺之子文不強爭囚竟死則病中所見疑其果云子文子外姑之兄也

九華天仙

紹興九年張淵道侍郎家居無錫縣南禪寺其女請大仙忽書曰九華天仙降問為誰曰世人所謂巫山神女者是也賦情奴嬌大曲一篇凡九闕其一曰瑤闕瓊宮高枕巫山十二觀巖壑千載瀟瀟雲霧沸

異景無窮好閑吟滿酌金危憶前時楚襄王曾來夢中相會吾正鬢亂釵橫欲霞衣雲縷向前低揖問我仙職桃杏遍開綠草萋萋鋪地燕子來時向巫山朝朝行雨暮行雲有閑時只恁畫堂高枕瑤臺景第二繞繞雲梯上徹青霄霞外與諸仙同飲鎮長春醉虎嘯猿吟碧桃香異風飄細希奇想人間難識這般滋味姮娥奏樂簫韶有仙音異品自然清麗過住行雲不敢飛空凝滯好是波瀾澄澈一溪香水蓬萊景第三山染青螺標渺人間難涉有珠珍光耀晝夜無休息仙景無極欲言時汝等何知且修心要觀游亦非大段難易下俯浮生向自爭名逐利豈不省來歲擾擾兵戈起天慘雲愁念時衰如何是使我輩終日蓬宮下淚勸人第四再啓諸公百歲還如電急高名顯位瞬息爾泛水輕瀉雲那間難久立畫榻當風裏安能久之速往茅峯割愛休名避世等功成須有上真相引指放死求生施良藥功無比千萬記此箇奇方第一王母宮食蟠桃第五方結實靈翠翠枝交映蟠桃顆顆仙味真香美遂命雙成持盤刀割來耳服一粒令我延年萬歲堪笑東方便起私心盜餌使宮中仙伴遞互相尤帶無奈雙成向王母高陳之遂指方偷了蟠桃是你玉清宮第六紫雲絳霧高擁瑤砌曉光中無限削削肅整天仙隊又有殊香欲舉聲還止朝罷時亦有清香飄世玉駕繞與高上真仙靈退有瓊花如雪散漫飛空裏玉女金童捧丹文傳仙辭撫諸仙早起勞卿過耳扶桑宮第七光陰奇扶桑宮裏日月常晝風物鮮明可愛無陰晦大帝頻鑒於瑤池朱欄外乘風飛教主開顏命醉寶樂齊吹盡是瓊姿天妓每三杯須用聖母親來搗異果名花幾千般香盈袂欲歸卻乘鸞車鳳翼太清宮第八顯煥明霞萬丈祥雲高布望仙官衣帶曳曳臨香砌玉獸齊焚滿高穹盤龍勢大帝起玉女金童通侍奉勅宜首甚荷諸仙厚意復回奏感恩頓首皆躬袂奏畢還宮尚依然雲霧密奇更異非我君何聞耳歸第九吾歸矣仙宮久離洞戶無人管之專俟吾歸欲要開金鏡千萬頻修已言訖無忘之哩囉哩此去無由再至事冗難言爾輩須能自會汝之言還便是如吾意大抵方寸平平無憂耳雖改易之愁何畏詞成文不加點又大書曰吾且歸遂去明日別有一人自稱歌曲仙曰昨夕巫山神女見招云在君家作詞慮有不協律處令吾潤色之及閱視但改數字而已其第三篇所云來歲擾擾兵戈起時虜人方歸河南人以此說為不然明年淵道自祠官起提舉秦司茶馬度淮而北至鄭陽虜兵大至蒼黃奔歸盡室幾不免河南復陷考詞中之句神其知之矣

法慧燃目

紹興五年夏大旱朝廷備禱山川祠廟不應遣臨安守往上天竺迎靈感觀音於法惠寺建道場滿三七日又弗應時六月過半矣苦行頭陀潘法慧者默禱于佛乞焚右目以施即取鐵彈投諸火煨令通紅置眼中然香其上香焰繞起行雲滿空大雨傾注闔境霑足法慧眼即枯深中洞赤望之可畏然所願既諧殊自喜也後三日夢白衣女子來欲借一隔珠拒不許二僧在傍曰與伊不妨伊自令六六送還既覺不曉所謂至七月二十一日又夢二僧來請赴六通齋白衣女亦至在前引導法慧問何人僧曰我等施主也慧曰女人恐不識路師何不相引同行僧曰他路自熟稍前進則山林蔚然百果皆熟紛紛而墜慧就

地拾果食之。覺心地清涼。非常日比。又俯首欲拾間。女子忽回面。擲一彈。正中所燃目。失聲大呼而痛。枯
匪內已有物若鵝眼。瞻視如初。漸大復舊。數其再明之時。恰三十六日。始悟六六返還之兆。

蚌中觀音

溧水人俞集。宣和中。赴秦州興化尉。挈家舟行。淮上多蚌蛤。舟人日買以食。集見必輟買。放諸江。他日得
一籃甚重。衆欲烹食。倍價償之。堅不可透。囊諸釜中。忽大聲從釜起。光焰相屬。舟人大恐。熱視之。一大蚌
裂開。現觀世音像于殼間。傍有竹兩竿。挺挺如生。菩薩相好端嚴。冠衣瓔珞。及竹葉枝幹。皆細異殊。縵成
者。集令舟中人皆爾佛悔罪。而取其殼以歸。傳燈錄載唐文宗嗜蛤蜊。亦觀佛像之具。但此又有雙竹爲
奇耳。宋取登

肝胎道人

紹興三十年。楊抑之執爲肝胎守。有道人不知所從來。能大言。談人禍福。或中。楊敬之如神。館于郡治之
東齋。每招寮屬與共飲。道人時時舉目旁視。類有所親。春夜過半。楊之子恂。婦將就寢。恂出外喚人呼乳
醫。過東齋。聞道人在室內與客語。及還。又見其送客出。隱隱有黑影自南去。固已怪之。忽前揖曰。尊公已
出。吾將往謁。恂曰。方熟睡未起也。咄曰。燈燭羅陳。賓客滿坐。君何以戲我。恂止之不可。遂還舍。明日白
其父。父猶謂其與異人相過。戒勿輕言。後半月。宿直者早起。齋門已開。而道人不見。急尋之。乃在齋北
竹間。以帶自絞死矣。始知前所見。皆鬼祟也。蔣德誠天祐時爲通判。親見之。

牛觸倡

桂林之北二十里曰甘棠鋪。紹興十六年。方務德爲廣西漕。桂府官吏皆出迎候。營妓亦集於鋪前。散
詣民家憩息。一黃犢逸出欄。羣倡奔避。牛徑於衆中觸一人。以角抵其腹於壁。腸胃皆出。即死。牛發狂。擊
走入山里。正與土兵數十人。執弓弩。杖逐之。凡兩日乃射死。倡之姓名曰甘美。自後風雨陰晦之夕。人
皆聞其冤哭聲。歷數年方止。

嚴州乞兒

嚴州東門外有丐者。坐大樹下。身形垢汙。便穢滿前。行人過之皆掩鼻。李次仲。獨疑爲異人。具衣冠往
拜。丐者大罵極口。次仲拱立不敢去。忽笑曰。吾有一詩贈君。即唱曰。緣木求魚世所希。誰知木杪有魚飛。
乘流遇坎衆人爭。纒三句復云。你卻不次。仲懇求末句。又大罵。竟不成章。明年紹興甲子歲。嚴州大水。那
人運坊漂溺死者甚衆。而次仲家居最高。獨免其禍。始悟詩意及你卻不之語。次作

食牛詩

秀州人盛蒙。居青龍鎮超果寺。好食牛肉。與陳氏子友善。陳嘗遣僕來約。且日會食。視其簡無有是言。獨
於勻碧牋紙一幅內大書曰。萬物皆心化。唯牛最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蒙驚遽久之。呼其僕已
不見。且而詢諸陳氏。元未嘗遣也。蒙懼。自此不食牛。續前立

海島大竹

明州有道人。行乞於市。持大竹一節。徑三尺許。血痕流其中。自云本山東商人。曾泛海遇風。漂墮島上。登
岸縱目。望巨竹參天。翠色欲滴。歎訝其異。方徘徊賞玩。俄有卓衣兩人來。云尋汝正急。乃在此耶。答曰。適
從舟中來。尚不知此爲何處。何爲覓我。卓衣不應。夾掉以前。滿路嶄嶄。如棘針而甚大。刺足底絕痛。不可
行。問其人曰。牛角也。益怪之。復前行。至一處。主者責曰。汝好食牛。當受苦報。始大恐。拜乞命。曰。請後不敢
主者曰。汝既悔過。今釋汝。可歸語世人。視此爲戒。曰。有如此不信。以何物爲驗。主者顧左右令截竹。使持歸
便見。兩人攜大籠。趨入林中。少頃而竹至。鮮血盈管。下流污衣。云。方解解囚未了。聞呼即至。不暇滌錫也。
遂持竹回舟。既還家。即棄妻子。辭鄉里他適。而瀟迹丐中。趙振甫屢見之。

嵩山三異

劉居中。京師人。少時隱於嵩山。居山巔最深處。曰控鶴庵。初與兩人同處。率一兩月。輒下山覓糧。陟極
艱苦。往往躑躅葛藟。窮日力乃至。兩人不堪其憂。皆舍去。獨劉居之自若。凡二十年。遭亂南來。紹興間嘗
召入宮。賜沖靜處士。今處於豫章之東湖。每爲人言昔日事。云嵩山峻極處。有平地可爲田者百畝。別有
小山巖岫之屬。常時雲雨。只在半山間。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就手飼之。拊摩其體。膩如脂。一
日。聚繞水邊。各就取水。繞入口。即吐出。已圓結如彈丸。積之于側。俄頃間。雲霧滿地。忽震雷一聲。彈
丸皆失去。明日山下人來。言昨正午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爲者此也。又聞石壁間。老人讀書。遍而聽之。
寂然。既退復爾。其後石壁摧得異書甚多。陰陽方技。皆異黃白之學。無所不有。既下山。獨取其首尾全者
數十篇。餘悉焚之。又嘗聞異香滿室。經日乃散。不知所從來也。劉生於元豐七年甲子歲。

黃藥龍

黃藥寺在福州南六十里。山上有龍潭。從崖石間成一穴。直下無底。潭口闊可五尺。寺僧曰。此福德龍也。
常時行雨。多聞音樂迎導之聲。或於雲霧中隱隱見盤花。對引其前者。泉州僧慶老聞而悅之。與眾流
數人。至潭畔。焚香默禱。且誦白傘蓋真言。願觀其狀。先取楮錢投水中。即有物自下引之。倏然而沒。固已
駭之矣。時方白晝。黑雲如扇。頃之滿空。對面不相離。徐徐稍開。一物起潭中。類蓮華而莖柄皆赤色。纔
有兩眼如日。輝采射人。突起其上。諸僧怖懼。急奔走下山。雷轟已隨其後。移時乃止。

慶老詩

慶老。字龜年。能爲詩。初見李漢老參政。投贊有共看極樹鴉之句。大奇之。以爲得章蘇州風味。所居北山
下山頂有橫石如舟。自稱舟峯。漢老更之曰石帆庵。爲賦詩曰。鴉作衣裳鐵作肝。老將身事付寒巖。諸天
香積猶多供。百鳥山花已罷嚙。定起水沉和月冷。時成冰彩散雲絨。山頭畫舸誰安穩。我欲看公使石帆。
又嘗訪之不值。留詩曰。惠遠過溪應送陸。玉川入寺不逢曦。夕陽半嶺鴉栖樹。拄杖尋山步步遲。其後慶
老死。漢老作文祭之。曰。今洪覺範古湯惠休。亦嘗從佛日宗果參禪。果不印可。曰。正如水滴石。一點入不
得。蓋以首語爲之。泉州報恩寺慶書記。亦能詩。漢老稱賞其一聯云。人從曉月殘邊去。路入雲山瘦
處行。以爲可入圖畫。

蔣山蛇

泉州都監王貴說紹興初張循王駐軍建康。祥校苗圃練。至蔣山下踏營地。中途無故馬驚。怪之。見大蛇在桑間。以身繞樹。樹為之傾。伸首入井中飲水。苗不敢復進。策馬欲還。循王之子十四。機宜者。適領五十騎在後。苗呼曰。前有異物。驚人宜速還。機宜年少壯勇。且特眾。加鞭獨前。問知其故。即引弓射之。不中。又射之。正中桑本。蛇回首著樹杪。張口向人。吐氣如黑霧。人馬皆辟易百餘步。面目無色。不三月間。苗張及從騎盡死。右四事王嘉慶賦

丞相獻外祖也。先生何以知之。劉曰。以君骨法類類。偶言之耳。吾與丞相甚熟。君還至觀中。視向年留題可知也。子應請其術。笑曰。本無所解。然亦有甚難理會處。君也只曉此。又從扣養生之要。復曰。有甚難理會處。竟不肯明言。子應辭去。且問所備曰。此中一物不關。吾乃陝西人。好食麪。能為致此足矣。明年若無事時。幸再過我。子應去數步。回顧則已登山。其行如飛。迨反觀中。求張公題字。蓋紹聖間到山所書也。乃買麪數斗。遣道僕送與之。子應還鄱陽為予言。次年春。復往建康。欲再訪之。及當塗而卒。所謂明年若無事者。豈非知其死乎。

浙東憲司雷

浙東提刑公廨。堂屋之南。隔舍五間。謝誠甫。信居官時。其弟充甫。處之。夏日暴雨。震盪滂至。如在雷几間。充甫正衣危坐。靜以觀之。聞梁木者然有聲。未及趨避。已折矣。龍箆之屬。元在東壁下。暨雷雨止。則已徙于西邊。位置高下。一無所改。方震時。蓋未嘗見室中有人也。何樂賦

常州解元

紹興十年。常州秋試。有術士言。今歲解元姓名。字中須帶草木口。聞者皆謂人名姓犯此三者固多。豈不或中。及榜出。乃李薦為首。薦字信可。姓中有木。名中有草。字中有口。餘人皆不盡然。

振濟勝佛事

湯致遠。樞密。鎮江金壇人。為人剛褊。居官居鄉。皆寡合。鄉人以故多憚與還往。其子廷直先卒。兩孫皆粹。謹能反乃祖所行。族黨翕然稱之。隆興二年。湯公薨。數月後。見夢于長孫曰。我生時無大過。死後不落惡趣。不須營功果。但歲方苦饑。能發庫出穀以振民。遠勝作佛事。於吾亦有賴也。是夕里中人多夢湯至。其言皆同。長孫即持米五百斛。與金壇宰。使拯救饑者。且盡又以三百斛繼之。張仲賦

王俊明

蜀人王俊明。洞知未來之數。雖瞽兩目。而能說天星災祥。宜和初在京師。謂人曰。汴都王氣盡矣。君夜以盆水直氏房下望之。皆無一星。照臨汴分野者。更於宜德門外密掘地二尺。試取一塊土嗅之。蹊枯索爽。非復有生氣。天星不照。地脈又絕。而為萬乘所都可乎。即投匭上書。乞移都洛陽。時中國無事。大臣交言其狂妄。有旨逐出府界。寓于鄭許間。靖康改元。頗思其言。命所在津道。召入禁中詢之。猶理前說。曰。及今改圖。尚為不晚。仙井人虞齊年時。為太常博士。俊明告之曰。國事不堪。唯蜀為福地。不受兵。君宜西歸。勿以家試禍。虞曰。先生當何如。曰。吾命盡今年。必死於此。但恨死時。妻子皆不見耳。虞雅信其言。亟謁鄉相何文顯。求去。得成都。京師將陷之日。有旨遣四衛士與驛急召俊明。至宮門。聞胡人已登城。委之而去。旬旬下車。莫知其所往。疑擄于濬。其家行哭。尋之數日。竟不見。遂以去家之日為死日云。虞井南賦

南禪鍾神

紹興八年十一月。常州無錫縣南禪寺。寓客馬氏。居鍾樓下。其婦產子焉。數日後。一妾無故什地。起作神語。斥其變汚。曰。速徙出。不爾且有禍。前日露下。食器破。乃我為之。汝誤答婢子矣。馬氏謂為妖厲。呼僧

夷堅乙志卷第十四十五事

箭毒

鄉人孫邦用。嘗游薦福寺。就竹林燒箭。兩根食之。歸而腹中憤悶。遇痛作時。殆不可忍。如是五年。瘦悴骨立。但誦觀世音名以祈助。其弟惠。為僧在永甯寺。邦用所居曰麗池。去都三十里。每入城。必宿于蓮公房。夢人告曰。君明日出寺門。遇貨僻藥者。往問之。當能療君疾。疾若愈。明年當及第。然須彌勒下世。乃可。邦用覺。以夢語。欺異之。晝出寺門外。果遇賣藥者。見之。即曰。君病甚異。當因食箭所致。蓋蛇方交合。遺精入箭中。君不察而食之。蛇胎入腹。今已孕矣。幸其未開。可以取。儻更旬日。蛇目開。必食盡五臟。乃出。雖我不能救也。乃取藥二錢。匕使以酒服之。藥入未幾。洞瀉穢惡斗餘。一蛇如指大。蟠結囊中。雙目尚閉。不啓。邦用以疾平為喜。獨疑及第之說。時郡中以永甯為試闈。遠秋試。邦用列坐。正在彌勒院牌下。果登科。

劉裴衣

何子應。為江東提刑。隆興二年十月。行部至建康。入茅山。謁張達道先生。聞劉裴衣者。亦隱山中。常時不與士大夫接。望導從且至。則急上山。椒避之。子應盡屏吏卒。但以僕候一人自隨。杖策訪焉。劉問為誰。以關人對。劉呼與連坐。指其額曰。太平宰相張天覺。四海閑人呂洞賓。子應乃天覺外孫。驚其言。起曰。張

爾首榜嚴呪社逐之。厲聲曰：我伽藍正神，主鍾者也。安得見迫。此鍾本陳氏女子所鑄，今百餘年，吾守護甚謹。凡寺以鍾聲為號令，每鳴時，天龍畢集。而今接官亦叩擊，吾以首代受之，不勝痛。盡為語寺僧，別造小鍾。遇上官至，則擊之，脫不我信。當以未來三事為驗。自此信宿，有倡女來，設供繼有商人劉順，施利竿。又旬日，宜州僧日智道者來，設大水陸三會，智公乃十地位中人，以大慈悲作布施事，宜加敬禮。語訖寂然。馬氏懼，即遷居。所謂三事者，皆如其說。縣人邊知常作記。

洪粹中

樂平士人洪粹中，為人俊爽秀發，然好以語言立議，嘗作山居賦，純用俗語綴緝，凡里巷短長，無不備紀。曲盡一鄉之事，獨與族兄樸友善，政和八年登第，未得祿而卒，無子。凡喪葬之費，皆出於樸。後數年，樸與醫者葉君禮夜坐，葉先寢，樸忽起與人相揖，便延坐交語，家人竊聽之，粹中聲也。愀然曰：思君如昨，願一見道舊，謝送死之恩，而屢至門，皆為聞者所阻。今隨令兄七承事自周原來，七承事，粹中弟也。故得入。念臨終時非吾兄高義，朽骨委溝壑矣，始死了不自覺，但見吏卒來云：迎赴官，即隨以往。今在冥中判一局，絕優游無事，特苦境界黑暗，冥漠愁人，雖為官百年，不若居人間一日也。冥吏與我言，生當為大官，正坐口業，妄說人過，故一切折除，今悔之無及矣。生時所為文一編，在十二郎處，煩兄明且乘其未起，往取之。祇在渠箱中替子上，樸恍忽問：不憶其已死，喚人點茶，遂不見。時燈火雖設，無復光焰，葉醫驚問之，始悟。明日往十二郎家，得其書，粹中夙與妻不睦，後再適葉氏，亦時時來附語，葉生詰之曰：平生聞洪粹中博學，若果是，可誦周禮，即應聲高讀，首尾不差一字，十二郎其姪也。

魚陂癩鬼

族人洪洋，自樂平還所居，日已暮，二僕荷轎，一僕負擔，必欲以中夜至家。邑之南二十里曰吳口市，又五里曰魚陂，到彼時已二更，微有月明，聞大聲發山間，如巨木數十本摧折者，其響漸近，洋謂為虎，而虎聲亦不至是，心知其異矣。亟下車，與僕謀所避處，將復還吳口，已不可欲前行，則去人居尚遠，進退無策。望道左小澗無水，可以蔽匿，即趨而下，其物已在，前立身長可三丈，從頂至踵皆燈也。二轎僕震怖殆死，擔僕竄入轎中屏息，洋素持觀音大悲咒，且數百遍，物植立不動，洋亦喪膽仆地，然誦咒不輟，物稍退步，相去差遠，呼曰：我去矣。徑往陂下一里許，入小民家，遂不見。洋歸而病，一年乃愈，擔僕亦然。二轎僕皆死，後訪陂下民家，闔門五六口，咸死於疫，始知異物蓋癩鬼云。

全師穢跡

樂平人許吉先，家于九墩市，後買大僧程氏宅以居，居數年，鬼瞰其室，或時形見，自言我黃三江一也。同為買客販絲帛，皆終于是。今當與君共此屋，初亦未為怪，既而入其子房中，本夫婦夜臥如常時，至明則兩髮相結，移置別舍矣。方食稻飯，忽變為麥，方食早飯，忽變為晚米，或賓客對席，且食且化，皆懼而捨去。吉先招迎術士作法祛逐，延道流醮謝祀神禱請，略不効。所居側鳳林寺僧全師者，能持穢跡咒，欲召之時，子婦已病，鬼告之曰：聞汝家將使全師治我，穢跡金剛，雖有千手千眼，但解於大齋供時多擺酸餚。

耳安能害我，僧既受請，先於寺舍結壇誦咒七日，將畢，鬼又語婦曰：禿頭子果來，吾且謹避之，然不過數月，久當復來，何足畏。吾未嘗為汝家禍，苟知如是，悔不早作計也。僧至，命一童子立室中，觀伺謂之，聞光見大神持戈戟幡旗，杳杳而入，一神捧巨靈，題其上曰穢跡神兵，周行百匝，鬼趨伏婦牀下，神去乃出。其頭比先時倍大數倍，俄為人擒，擄以行，僧曰：當更於病者牀後見兩物，始真去耳。明日，牀後大櫃旁，涌出牛角一雙，良久而沒，自是遂絕不至。凡為厲自春及秋，乃歇。許氏為之齋然。三事洪

結竹村鬼

弋陽縣結竹村吳慶長，遺僕夜守田中稻，有操鎌竊刈之者，持挺逐之，不獲，明夜復然，且而視其稻，蓋自若也。僕素有膽氣，自謀曰：挺短無及事，當以長槍為備。至夜果來，見人出則走，僕大步追擊，搃以槍，遂執之，乘火而視，乃故杉木一截，取臥于牀下，明日將焚之，以語里巫師，巫師曰：是能變化，全而焚之，不可即碎為片片，置小缶和湯煮之，薪火方熾，臭不可忍，聞二缶中號叫哀泣曰：幸救我，我不敢復擾君，苟為不然，必從巫師索命，僕為破缶擲諸原，果不復至。

新淦驛中詞

倪巨濟次子治，為洪州新建尉，請告送其妻歸甯，還至新淦境，道行前者占一驛，及至欲入，遙聞其中人語，逼而聽之，諠笑自如，而外間略無僕從，將詢為何人而不得，入門窺之，聲在堂上，暨入堂上，則又在房中，治疑懼亟走出，徧訪驛外居民，一人云：嘗遺小童來借筆硯，未見其出也，乃與健僕排闥直入，見西房壁間題小詞云：霜風摧蘭，銀屏生曉寒，淡掃眉山，臉紅殷，瀟湘浦，芙蓉灣，相思數聲哀歎，畫樓尊酒閑，墨色尚濕，筆硯在地，會無人跡，倪氏不敢宿而去。二事，傳

趙清憲

趙清憲丞相之侍父官北京時，病利，險月而死，沐浴更衣，將就木，忽有京師遼角至，發之無文書，但得侯家利藥一帖，以為神助，即扶口灌之，少頃復蘇，遽遣人入京，扣奏邸吏，蓋其家一子苦泄利，買藥欲服，誤以入郵筒中也。又嘗病黃疸，勢已殆，有嫗負小盃至門，家人問所貨何物，曰：善焙黃，呼使視之，發盃取鐵匕燒熱，上下熨烙數處，黃色應手退，翌日脫然，後為徐州通判，罷官將行，又以利疾委頓，素與梁道人相善，其日忽至，問所苦，曰：無傷也，命取水一椀，置案上，端坐呪之，須臾水躍起如沸湯，持以飲，趙公即時痛止，公心念無以報，但嘗接高麗使者，得銀盃一，欲以贈之，未及言，道人笑曰：高麗銀與銅何異，不須得，長揖而出，追之不復見。東坡集中有贈梁道人詩曰：采藥壺公處處過，笑看金狄手摩挲，老人大父識君久，造物小兒如子何，寒盡山中無麻日，雨斜江上一漁蓑，神仙誰短多官府，未厭人間醉踏歌，即此翁也。

大名倉鬼

王履道左丞政和初，監大名府崇實倉門，官舍在大門之內，一夕守宿吏士數十人，同時叫呼，聲徹于外，左丞披衣驚起，一卒白云：有怪物甚可怖，公勿出，乃伏屏間視之，一大鬼跨倉門而坐，足垂至地，振膝自得，屋瓦皆動搖，少焉闕步跨出外，入李秀才家而滅，李生即時死。

邢大將

邢大將者保州人居近塞以不仁起富積微勞得軍大將嘗以寒食日率家人上冢祀畢飲酒見小白鼠出入松栢間相與逐之鼠見人至首帖地不動遂取以歸鼠身毛皆白而眼足頰紅可愛邢捧置馬上及家即走不復見即日百怪畢出釜鬲兩兩相抱持而行器皿易位貓犬作人言不可訶叱邢寢榻旁壁土脫落寸許突出小人面如土木偶又五日已長大成一胡人頭長鬚鬢殊可憎惡語音與生人不少異且索酒肉邢不敢拒隨所需即與之稍緩輒怒一家長少服事之唯謹凡一歲邢死諸怪皆不見

上猶道人

鄉人董璞宣和四年為南安軍上猶丞有道人從嶺外來長六尺餘云將自此朝南嶽且言有戲術董為置酒召客而使至前陳其伎獨攜無底竹卷一枚泥滿其中庭下觀者數百道人令自取泥如豆納口內人人詢之欲得作何物或果實或穀饌或飴蜜不以時節土地所應有皆以其意言道人仰空吸氣呵入人口中各隨所須而變戒勿勿勿可再易他物於是方為肉者能成果為果者能成肉千變萬化無有窮極而一丸泥自若也董氏子弟或不信遣鄉僕胡滿出戒之曰汝亦說一物正使誠然姑應曰不是試觀其何以處僕含泥呼曰欲櫻桃道人呵問之曰非也再三問皆然笑曰汝欲戲我耶吾將苦汝又呵氣人之則為大蒜辛臭達于外僕猶執為未然道人徧告衆曰此人見侮已甚當令諸君皆聞之指其口曰大糞出應聲間穢氣充塞徹于庭上僕急吐出取水濯漱良久尚有餘臭觀者大笑益敬之道人亦求去與之錢不受獨索酒飲數升遂去竟不知為何許人何姓氏也董外孫洪應賢亦直從在官下親視其異

諸般染鋪

王錫文在京師見一人推小車車上有罇其外為花門立小榜曰諸般染鋪架上掛雜纒十數條人窺其罇但貯濁汁斗許或授以尺絹曰欲染青受而投之少頃取出則成青絹矣又以尺紗欲染茜亦投于中及取出成茜紗矣他或黃或赤或黑或白以丹為碧以紫為綠從所求索應之如響而斗水未嘗竭視所染色皆明潔精好如練肆經日所為者竟無人能測其何術

趙善廣

趙敦本不舉紹興二十九年為臨安通判其子善廣在侍傍夢人持符追之曰府主喚廣辭不肯行曰吾父與府公共事吾知子弟職耳何為喚我持符者掉之以行廣問當以何服見曰具公裳可也既至公府庭下侍衛峻整威容凜凜可畏主者据案怒色曰趙善佐汝前生何以敢殺孕婦廣拜而對曰某名善廣非佐也主者顧追吏曰此豈小事而誤追人邪命掉送獄而釋廣廣還至家但見眼界正黑不能得其身自念平生誦法華經今不見何邪忽覺所誦經在手光燄煥然已身乃臥床上投以入遂寤家人蓋不覺也後七年為饒州司戶乃卒

宣城冤夢

李南金客於宣州與一倡善紹興十八年秦棟為郡守合樂會客李微服親之以手招所善倡與語秦適望見大怒械送於獄將案致其罪同獄有重囚四人坐劫富民財拘繫吏受民賄欲納諸大辟鍛鍊彌月求其所以死而未能得南金素善訟為吏畫策命取其案及條令反覆尋索且代吏作問目以次推訊四囚不得有所言獄具皆杖死吏果得厚賂即為南金作道地引贖出後二年南金歸樂平與其叔師尹往德興謁經界官王昂宿于香屯客邸夜中驚覺叔呼之不應滅之數十但喉中介介作聲叔走出喚鄰室人并力叫呼良久乃醒起坐謂叔曰惡事真不可作曩者救急為之今不敢有隱始盡說前事云適夢身

夷堅乙志卷第十五十四事

董染工

鄉里洪源董氏子家本染工獨好羅取飛禽得而破其腦串以竹歸則焚稻稈蕪炳其毛羽淨盡乃持貨之平生所殺不可計老而得奇疾獨體生鱗皮鱗皺如樹遇其苛癢時非復肥極可濟但取茅稈以燎四體則移時乃定繼又苦頭痛不服藥每痛甚輒令人以片竹擊腦數十下始稍止人以爲殺生之報如是三年日一憤此苦然後死

臨川巫

臨川有巫所事神曰木平三郎專為人逐捕鬼魅靈驗章著遠近趨向之自以與鬼為仇敵慮其能害己日日戒家人云如外人訪我不以親疎長少但悉以不在家先告之然後白我里中人方耕田見兩客負戴行支徑中囊囊踟步若有礙其前者耕者曰何為乃爾曰水深路滑沮洳滿徑急欲前進而不可耕者笑曰平地無水安得有是言兩客悟謝曰眼花昏妄賴君指迷也欣然直前曾不留礙徑至巫門自稱建州某官人頃為祟所撓得法師救護今遣我齋新茶來致謝家人喜引之入勞苦慰藉始以告巫巫問何在曰已入矣大驚曰常戒汝云何今無及矣使出詢其人無所見巫知必死正付囑後事忽如人擊其背即踏于地涎凝喉中頃之死

在宜城。逢四人於路。挽衣見苦曰。汝無狀。用計殺我。我不負汝命。今當相償死。便取大鐵盆覆我。故不能出聲。非叔見救。真以驚死矣。又十年。竟遇地妖以卒。洪武

馬妾冤

蜀婦人常氏者。先嫁潭州益陽楚椿卿。與妻妾馬氏。以妬寵相嫉。乘楚生。出簾殺之。楚生仕至縣令。死常氏更嫁鄱陽程選。乾道二年二月。就薦三日。而子不下。白晝見馬妾持杖鞭其腹。程呼天。慶觀道士徐仲時。呪治。且飲以法水。遂生一女。即不育而妾恠愈甚。常氏日夜呼。告其天曰。鬼以其死時杖我。我不勝痛。語之曰。我不殺汝。乃某婢用杖過當。誤盡汝命耳。鬼曰。皆出主母意。尙何言。程又呼道士。道士救神將追捕之。鬼謂神將吾負至冤。以死。法師雖尊。奈我理直何。旁人皆見常氏在牀。與人辨析良苦。道士念終不可救法。乃開以善言。許多誦經。呪爲冥助。鬼領首即捨去。越五日復出。曰。經呪之力。但能資我受生。而殺人債命。固不可免。常氏曰。如是吾必死。雖悔之。無可奈何。然此妾亡時。有銀珥衣服。其直百千。今當悉酬之。免爲他生之禍。呼問之曰。汝欲銅錢耶。紙錢邪。笑曰。我鬼非人。安用銅錢。乃買富饒百束。祝焚之。煙絕而常氏殂。時三月六日也。

水關

樂平縣何街里。皆程氏所居。其北有田一塢。數十百頃。紹興十四年夏五月。積雨方霽。日正中無雲。田水如爲物所捲。悉聚爲一直。西行至杉木墩而止。其高三四丈。初無隄防。了不汎決。里南程伯高家。相去可三百步。井水忽溢起。亦高數丈。天矯如長虹。震響如霹靂。北行穿程家牆。又毀樓西北角。而過村民。遙望有物。兩角似羊。踊躍其中。與青衣童數人。徑赴墩側。田水趨迎之。相扞闕。且前且卻。凡十刻乃解。北水各散歸田。與未鬪時不少減。南水亦循舊路入井中。是日滿村洶洶。疑有水災。既而無他事。伯高者。本以富雄其里。自是浸衰。未幾遂死。今田疇皆爲他人有。而聽亦與弟訟分財。數年始定。然則非吉祥也。

京師酒肆

廉布宜仲孫懷肖之。在太學。遇元夕。與同舍生三人。告假出游。窮觀極覽。眼飽足倦。然心中拳拳。未嘗不在婦人也。夜四鼓。街上行人寥落。獨見一騎來。騎導數輩。近而視之。美好女子也。遂隨以行。欲迹其所向。俄至曲巷酒肆。下馬入。買酒獨酌。時與導者笑語。三子者。亦入相對。據案索酒。情不能自制。遙呼婦人曰。欲相伴坐如何。即應曰。可皆欣然趨就之。且推肖之。與接膝。意爲名倡也。婦人以巾蒙首。不盡觀其貌。客戲發之。乃一大面惡鬼。殊可驚怖。合聲大呼曰。有鬼。酒家奴出視。則寂無一物。噫。其妄。具以所遇告。奴曰。但見三秀才入肆。安得有此。三子戰栗通背。至曉乃敢歸。

桂真官

會稽人桂百祥。能役使六甲六丁。以持正法著名。稱爲真官。先是吳松江長橋下。每潮來多損舟船。相傳云。龍性惡所致。縣人共雇一僮。斷藤繫於桂。桂曰。若用我法。當具章上奏。則此龍必死。事體至大。吾所不忍。姑爲其易者。乃判狀授僮。戒曰。汝歸持往。尋常覆舟處。語之曰。桂真官問江龍何爲輒害人。宜速改

過自新脫。或再犯。當飛章上天。捕治行法矣。此人特歸報父老。別募一漁者。使伺潮將至。從第四橋出白之。漁者迎投判牘。具告桂語。瞬息間。潮頭正及其處。即滔滔而返。自是不復爲害。二事趙公

大孤山龍

陳晦叔。爲江西漕。出按部。舟行過吳城。廟下。登岸謁禮不敬。至晚有風濤之變。雙桅皆折。百計救護。僅能達岸。明日發南康。人白當以猪賽廟。晦叔曰。觀昨日如此。敢愛一豕乎。便如其請。以祀。而心殊不平。松纒離岸。則風引之回。開闔四五。自且至日中。乃能行。又明日抵大孤山。人復有請。晦叔怒曰。連日食吾猪。龍亦合飽。鼓棹北行。不顧。幾數里。天地斗暗。雷電風雨。撼至。對面不辨色。白波連空。巨龍出水上。高與橋齊。其大塞江。口吐猛火。赫然照人。百靈秘怪。奇形異狀。環繞前後。不可勝數。舟中人知命在頃刻。各以衣帶相纏。結。冀溺死後。屍易尋覓。殿前司練兵將官牛信。從吏在別舫。最懼俯伏板上。見一人白髮不巾。當頂櫛小髻。謂曰。無恐。不干汝事。晦叔具衣冠拜伏。請罪。多以佛經許之。龍稍稍相遠。遂沒不見。暝色亦開。篙工怖定。再理楫。覺其處非是。蓋逆流而上。在大孤之南四十里矣。初未嘗覺也。南昌寧

皇甫自牧

皇甫自牧。龍州通判。赴調。由長沙泛江。六月劇暑。自牧在舟中。與同行者皆袒裼不冠履。以象戲遣日。忽博局傾側。以爲適然。對弈不輟。舟師之妻大呼曰。急焚香。龍入舫矣。驚顧見一物。纖繞。超出水面。正當馬門。壓焉。舟低七八尺。腥涎液滿中。鱗大如盆。其光可鑒。自牧惶遽穿靴着衣。百拜請。舟且平沉。龍忽躍入水。其響如崩屋聲。激巨浪數四。而波平。舟已遠矣。自牧至梧州守而卒。其姻家也

程師回

燕人程師回。既歸國。爲江西大將。紹興十二年。朝廷遣還北方。舟行過大孤山下。舟人白凡舟過此者。不得作樂及煎油。或犯之。善薩必怒。師回曰。善薩爲誰。不肯言。逼之再三。乃以龍告。師回嘻笑曰。是何敢然。龍居水中。吾不能制其所爲。吾在舟中。龍安能制我。命其徒擊鼓吹笛奏樂。燒油燂魚。香達于外。自取胡牀坐。飲背。陳弓矢劍戟其旁。舟人皆相顧。指腹長歎曰。吾曹爲此胡所累。命盡今日矣。奈何。時天氣清明。風忽暴起。騰霧四合。震霆一聲。有物在煙波間。兩目如金盤。相去僅數十步。睨欲進。威容甚猛。師回曰。所謂善薩者。乃爾邪。引弓射之。正中一目。其物卻退。睨入水中。未幾風浪亦息。安流而去。人皆服其勇。江行人相傳。以烹油爲戒。云蛟鱷之屬。聞油香則出。多騰入舟。舟必覆。或至於穿決隄岸。乃去。師回所射。蓋是物也。

徐德病忘

婺州永康人徐德。字彥思。素以能文爲州里推重。鄉人欲爲父祖立銘。必往求之。平生無時頃輟讀書。後仕至建州通判。暮年忽病忘。世間百物。皆不能辨。與賓客故舊。對面不相識。甚至於妻孥在前。亦如路人。方食肉。不知其爲肉。飲酒。不知其爲酒。飢渴寒暑。晝夜之變。一切盡然。手亦不能作一字。閱三年。乃卒。蓋苦學精思。喪其良心云。能說

立孫側盤旋而舞少焉奪劍執之舞不止孫益懼但端坐聽命俄有婦人頂冠出屏後衣服甚整笑曰小
鬼莫惱官人便歸去言畢皆不見應紙已明蓋擾擾達旦也肇仕豫為吏部侍郎出知棗州因大旱用番
法祈雨執盤坐於烈日中汲水數十桶更互澆其體遂得病死

金鄉大風

齊州金鄉縣城郭甚固陷於北虜紹興壬戌歲有人中夜扣城門欲入關者不可其人怒罵久之曰必不
啓關吾自有計忽大風震天城門破裂吹開者出城外一縣室屋皆飛舞而出自令丞以下身如御風而
行不復自制到城外乃墜地是歲州為河所淪一城為魚而金鄉獨全遂為州治

韓府鬼

韓郡王解樞柄建第于臨安清湖之東其女晚至後院見婦人圓冠褐衫背而立以為姊妹也呼之婦人
回首搵女臂即仆地猶能言所見遂短氣欲絕王招方士宋安國視之揭帳諦觀曰雖有祟然無傷也一
女子年可十八九脫其衣冠皆同又一老嫗五十餘歲皆在左右今當遣去命取大竹一竿掛紙錢其上
使小童執之令病者噓氣宋以口承之吹入竹杪如是者二竹勢為之曲宋曰邪氣盛如此豈不為人害
又汲水噴其竿重不能勝與竹俱仆女遂醒先是某人家室女為淫行父母并其乳婢生投于井中覆
以大青石且刻其罪于石陰今所見蓋此二鬼鬼為宋言如是宋字通甫治果不假符錄考召其簡妙非
他人比也韓府今為左藏庫

鬼入磨齋

鎮江都統制王勝獨行後園遙望山石後有人引首近而視之乃牛頭人著朱衣相對立勝叱問曰誰牛
頭亦曰汝為誰勝捫搏擊之亦擲搏相報勝懼捨之而還其妻初嫁軍小將又嫁陳思恭末乃嫁勝嘗見
二前夫同坐於堂以語勝勝曰復來當急告我明日又至勝出其坐自如亟逐二鬼皆走至西廂入磨齋
中乃滅勝以手擊磨五指皆傷是年死

張撫幹

延平人張撫幹有術使鬼神鍾士顯世明病瘧折簡求藥張不與藥不答簡但書押字於簡板上戒曰以
舌舐之當愈果愈鍾婦翁林氏富人也用千緡買美妾林如福州而妾病沉困不食鍾邀張治之張曰事
急矣度可延三日命林君如期歸則可見乃呵氣入妾口中少頃目開體動索粥飲之頗能語信宿林婦
妾亦死又與鄧秀才者同如福州鄧羸劣不及事張曰吾以一力假君何如鄧曰君自無僕何戲我前過
一神祠指黃衣卒曰以此人奉借鄧特以為相戲侮遂分道各行至前溪渡頭舟人橫訟待曰君非鄧秀
才乎適有急脚過此令具舟相載固已怪之矣晚到村市見旅舍貼片紙曰鄧秀才占問之又此人也自
是三日皆然至福唐夢黃衣來曰從公數日勞苦至矣略無一錢相謝何耶我坐食程行速覺損兩指當
亟為療治覺而異之即焚楮錢數萬祝獻歸途過祠下視黃衣足指果斷其二自和泥補治之

趙令族

趙令族居京師泰山廟巷僕人嘗入報有獨體在書牕外井旁令族曰是必鴟鵂食墜下者善屏弃之
僕持箕帚去此物殊不動將及矣遽躍入井中其聲執如僕以事告令族曰乃汝恐懼不自持誤墜之墜
水姑以石窒之勿汲也明日又往則復在石上且前視之逮相近宛轉從旁揭石以入僕益恐令族猶不
信曰明日謹伺之我將觀焉乃窺於牕隙中所見與僕言同亦懼會元夕張燈自登梯捲簾未竟忽悲哭
而下問之不答遂得心疾厭厭如狂癡其妻議徙居以避禍既得宅於城西遺其子子澈先往妻與令族
共乘一兜櫓子澈掃酒畢回迎之遇諸東角樓下揭簾問安否令族神色頓清但時時探首東望極目乃
已及至新居則酒然醒悟能說病時事云憶初登梯時見婦人被髮蒙面從堂哭而出聲絕哀吾不勝悲
亦為之揮淚自此不離左右然未嘗見其貌也今日相臨升轎接膝坐被髮如初望東闕門急趨而下向
東行吾即覺神觀稍復舊觀其出通衢雜稠人中不可辨乃止以今日之醒念前日之迷得不墮鬼計中
幸矣令族既免續又有宗室五觀察來居之不半年死時宣和中

何村公案

秦棟知宣州州之何村有民家釀酒遣巡檢捕之領兵數十輩用半夜圍其家民富族也見夜有兵甲意
為凶盜即擊鼓集鄰里合僕奴持械迎擊之巡檢初無他慮恬不備并其徒皆見執民以獲全火盜為功
言諸縣縣既知之矣以事諉尉尉度不可以力爭乃輕騎往好謂之曰吾聞汝家獲強盜幸與我共之民
固不疑也則大喜盡以所執付尉而與其子及孫凡三人同護以征遂趨郡棟釋巡檢以下而執三人取
麻繩通縛其體自肩至足然後各杖之百及解案三人者皆死棟兄方據相位無人敢言通判李季懼即
丐致仕明年棟卒於郡又明年楊原仲厚為守白日見數人驅一囚柙械琅璫至階下一人前曰要何村
公案照用楊初至官固不知事緣由所起方審之已不見呼吏告以故吏曰此必秦待制時富民酒獄也
抱成案來楊閱實大駭趣書史端楷錄竟買冥錢十萬同焚之

姚氏妾

會稽姚宏買一妾善女工庖廚且有姿色又慧點謹飭能承迎人自主母以下皆愛之居數月久一夕姚
氏舉家覺寒氣滿室切切偪人己而聞鬼啣一聲從牕間出家人驚怖稍定方舉燭相存問獨此妾不見
視其榻衣裘皆在焉牕紙上小窾如錢大不知何怪也

馬兩卒爲取。諱視之。教授君也。驚問何所適。曰。吾欲到彭蒿。因千二秀才家。僕曰。此去彭蒿十餘里。日勢已暮。恐不能達。詎曰。遠非所憚。爲我前導足矣。乃與俱行。至初更。及因氏之門。斬下馬。留一紙。與僕曰。謝汝俱來。俟從門隙中入。僕懼甚。亟歸。視囊中物。得銅錢五十枚。不敢語人。明日又往。問乃因氏孫婦是夜得子。初說。

開皂大鬼

臨江軍閻皂山下張氏者。以財雄鄉里。紹興十四年。家僕晨興啓戶。有人長丈餘。通身黑色。徑入坐廳上。詰之。不應。曳之不動。急報主人。及呼衆僕至。擊之以杖。鏗然有聲。刺之以矛。不能入。刃皆彎曲如鉤。沃之以湯。了不沾溼。頑然自如。亦無怒態。江西鄉居多寇竊。人家往往蓄大鼓。遇有緩急。擊以集衆。至是鼓不鳴。張氏念不可與力競。乃扣頭祈哀。又不顧。徐徐奮而起。循行堂中。井甕溷溷。無不至者。張室藏幣。悉以巨鑊肩輪。鬼擊之。即開。所之既徧。復出坐。及暮將明。燭火亦不然。一家惴惴。登山王簡觀。設黃籙九幽醮。命道士奏章于天。七日始不見。張氏自此衰替。今爲寢人。石山人注。

宜州孟郎中

乾道元年七月。婺源石田村汪氏僕王十五。正耘于田。忽僂仆。家人至。視之死矣。昇歸舍。尙有微喘。不敢飲。凡八日復甦。云初在田中。望十餘人自西來。皆著道服。所齎有箱篋大扇。方注視。便爲掉着地上。加歐擊。驅令荷擔行。至縣五侯廟。有一人具冠帶出。結束若今通引官。傳侯旨。問來何所須。答曰。當於婺源行。瘋冠帶者入。復出曰。侯不可。趣令急去。其人猶遷延。俄聞廟中傳呼曰。不即行。別有處分。遂捨去。入嶽廟。復遭逐。乃從浙嶺適休寧縣。謁城隍及英濟王廟。所言如婺源。皆不許。遂至徽州。遍走三廟。亦不許。十人者慘沮不樂。迺避之宜州。入一大祠。才及門。數人已出迎。若先知其來者。相見大喜。入白神。神許諾。仍敕健步徧報所屬土地。且假一鬼爲導。自北門孟郎中家始。既至。以所齎物藏篋下。運大木立柵于外。若今營壘然。逮旦。各執其物巡行堂中。二子先出。推其腦。即仆地。次遇僕婢輩。或擊或扇。無不應手而隕。凡留兩日。其徒一人入。報西南火光起。恐救兵至。亟相率登陴。望火所來。曠弩射之。即滅。又二日。復報營外火光屬天。暨登陴。則已大熾。焚其柵立盡。不及措手。遂各潰散。獨我在。悟身已死。尋故道以歸。乃活。里人汪府新調廣德軍簽判。見其事。其妹塔余永觀。適爲宣城尉。即遣書詢之。云。孟生乃醫者。七月間。闔門大疫。自二子始。婢妾死者二人。招村巫治之。方作法。巫自得疾。歸而死。孟氏悉集一城師巫。併力禳禱。始愈。蓋所謂火焚其柵者此也。是歲浙西民疫禍不勝計。獨江東無事。歛之神可謂仁矣。石山人注。王乃其家僕也。

馴鳩

隨官縣慶善寺。明義大師了宣。退居邑人鄒氏庵。隆興元年春。晨起行徑中。見鳩雛墮地。攜以歸。躬自哺飼。兩月乃能飛。日縱所適。夜則投宿屏几間。是歲十月。其徒惠月。復主慶善寺。迎致其師于丈室之西偏。連暮鳩歸。則聞無人矣。旋室百匝。悲鳴不止。守舍者憐之。謂曰。吾送汝歸老師處。明日籠以授宣。自是不復出。馴狎左右。以手摩拊皆不動。他人近之。輒驚起。嗚呼。孰謂畜產無知乎。永思。

夷堅乙志卷第十七十五事

霍楫得子

京師人霍楫。居湖州四安縣。年五十無子。繪觀世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娠。夢白衣婦人以幣繫一兒。甚韶秀。妻大喜。欲抱取之。一牛橫陳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男子。彌月不育。又禱請如初。有聞其夢者。告楫曰。子酷嗜牛肉。豈謂是歟。楫悚然。即誓闔家不復食。遂復夢前婦人送兒至。抱得之。妻遂生子爲成人。備同。

張八叔

邊知白公式。居平江。祖母汪氏。臥病。更數醫不効。有客扣門。青巾烏袍。白哲而髯。言吾乃潤州范公橋織羅張八叔也。前巷袁二十五秀才。令來切脈。公式出見之。客曰。不必診脈。吾已得尊夫人疾狀。留一藥方。曰。烏金散。使即飲之。邊氏家小黃犬。方生數日。背有黑綬帶文。客曰。幸以與我。後三日復來取矣。公式笑不答。後三日。犬忽死。汪氏病亦愈。乃詣袁秀才謝其意。袁殊大驚。坐側有畫圖。視之。乃呂洞賓象。宛然前所見者。其本實得於張八叔家。述維。

王新託生

王新。字亨之。江陰人。紹興戊辰登科。待揚州教授闕。未赴。以乙亥三月卒于家。冬十月。其田僕見一人跨

女鬼感仇錄

繁姑神類多假託。或能害人。予所聞見者屢矣。今紀近事一節。以為後生戒。天台士人仇鐸者。本待制。其族孤也。浮游江淮。壯年未娶。乾道元年秋。數數延繁姑求詩詞。飄飄不去口。遂為所惑。晨夕繚繞之。捨必欲見其形。為夫婦。又將託於夢想。鐸雖已迷。然尚畏死。猶自力拒之。鬼相隨愈密。至把其手以作字。不運筆也。同行者知之。懼其不免。因出遊秦州。徑與入城隍神祠。焚香代訴。始入廟。鐸兩齒相擊。已有恐栗之狀。呼還舍。即索紙為婦人對事。具述本末。辭殊變兀。今刪取其大略云。大宋國東京城內四聖觀前居住。弟子祀三六郎名爽。妻張氏。三六娘。行年三十三歲。辛酉年三月十二日。已時降生。癸巳年三月十四日死。是年九月。見呂先生於箕口。得導養之術。自後周遊四海。於今年八月三日。過高郵軍。見台州進士仇鐸。在延洪寺塔院內。請蓬萊大島真仙。為愛本人年少。遂降筆。詐稱我姊妹在蓬萊山。承子供養。今日降汝。汝宜至誠。不得妄想。我當長降於汝。又旬日。來往益熟。不合舉意。寫媒誘誘。又說將來有宰相分。以此惑亂其心。十七日。到秦州。要與相見。不許。又要入夢。亦不許。遂告鐸云。汝父恨汝不孝。焚章奏天。上天降旨。三日內有雷震汝。宜多設茶果香燭。稽首乞命。我當為汝祈天免禍。又索度人經萬卷。三年之後。要與汝為夫妻。意欲鐸恐懼從己。又偽稱呂翁在門。令來日未明。來東門外石墳側相見。鐸欲往赴。為衆人挽住。又寫雲房兩字。使鐸食乳香半兩。其狂渴赴水死。至於引頭擊柱。用破磁瓶。皆不死。遂稱天神已降。將燒汝左臂。令鐸入藥籠中。伏於牀下。作呂翁救解之言。曰。天神幸以呂巖故。赦此人。此人若死。不復為神仙。如是經兩時久。不能殺鐸。至晚。方與鐸言。我非蓬仙。是白犬精。今日代汝震死。永為下鬼。宜以杯酒敘別。明日又來。云。我乃與化阿母山白蛇精。從前所殺三千七百餘人矣。衆人招法師來。欲見治。又降鐸曰。我只畏龍虎山張天師。餘人不畏也。緣三六娘本意。就著仇鐸。迷而不返。須要纏繞本人。指其性命。今為鐸訴于本郡城隍。奏天治罪。伏蒙取責文狀。所供並是。詣實。如後異同。甘伏重憲。其所書凡千五百字。即日錄焚之。鐸後三日始醒。蓋為所困。幾一月。婦人自稱死於癸巳歲。至是時已五十年矣。鬼趣亦久矣哉。

張成憲

張成憲。字維永。監陳州糧料院。時宛丘尉謁告。暫攝其事。捕獲強盜兩種。合十有五人。送于縣。具獄未上。尉即出參告。白郡守。求合兩盜為一。其人數滿品。可優得京官。郡守素與尉善。許諾。以諭張。張曰。尉欲賞無不可。若令竄易公牘。合二者為一。付有司。錄錄遷就。則成憲不敢為。郡守不能奪。尉殊忿恨。殆成仇怨。後十二年。張為江淮發運司從事。設醮茅山。夜宿玉宸觀。夢其叔告曰。陳州事可保無虞。但不可轉正。郎已而至殿庭。殿上王者問曰。陳州事尚能記憶否。對曰。歷歷皆不忘。但無案牘可證。王曰。此中文籍甚明。無用許。既出。見二直符使。各抱一錦綉與之。曰。以此相報。張素無子。是歲生男女各一人。又七年。轉大夫官。得直秘閣而終。 述維

鬼化火光

韓郡王居故府時。有小妓二十輩。其子溫。年十二歲。與妾寧兒者。晚戲東廂下。見一人行前。容止年狀。亦一小妓也。呼之不應。乃大步逐之。子溫行甚速。其人雍容緩步。初不為急。然竟不可及。將至外戶。子溫大呼。忽已在庭下。化形如匹練。迸為火光。赫然入溝中而滅。問寧兒所見。皆同。歸白其父。皆以為當有伏尸。或寶物。欲發地驗之。既而以功役甚大。乃止。

滄浪亭

姑蘇城中滄浪亭。本蘇子美宅。今為韓咸安所有。金人入寇時。民入後園避匿。盡死於池中。以故處者多不寧。其後韓氏自居之。每月夜。必見數百人。出沒池上。或僧或道士。或婦人。或商賈。歌呼雜遝。良久必哀歎。乃止。守宿老卒方寢。為數十人昇去。臨入池。卒陝西人。素膽勇。知其鬼也。無懼意。正色謂之曰。汝等死於此。歲月已久。吾為汝言於主人。翁盡取骸骨。改葬於高原。而作佛事救汝。無為守此滯窟。為平人害何如。皆愧謝曰。幸甚。捨之而退。卒明日入白主人。即命牛車徙池水。掘汚泥。拾朽骨。盛以大竹簍。凡滿八器。共置大棺中。將瘞之。是夕。又有一男子。引老卒入竹叢間。曰。餘人盡去。我猶有兩臂在此。幸終忍我。又如其處取得之。乃葬諸城東。而設水陸齋於靈巖寺。自是宅怪遂絕。 二事皆子溫言

林酒仙

崇寧間。平江有狂僧。嗜酒亡賴。好作詩。偶。衝口即成。郡人呼為林酒仙。多易而侮之。唯郭氏一家。敬待之甚厚。郭母病。僧與之藥一劑。飲不盡即止。勿強進也。已而飲三分之二。僧取其餘。棄於地。皆成黃金。色。母病即愈。且留朱砂圓方。與其家。郭氏如方貨之。遂致富。蘇人有能傳其詩者。曰。門前綠柳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君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洞庭萬變。江村煙雨濛濛。金罍又開。玉仙還欲頹。莫教更漏促。趁取月明迴。他皆類此。

燕山羅漢

邊公式家祖塋。在平江之燕山。宣和元年。公式為太學錄。得武洞清石木羅漢象十六。遺家僮致之墳庵前。一夕。行者劉普因。夢十餘僧持學錄書來求掛搭。以白主僧慧通。通難之。曰。庵中所得。鮮薄尋常。供僧行三兩人。猶不繼。安能容大眾哉。來者一人起。取筆題詩門左。曰。松蘿深處有神天。不憶其他語。明且話此夢未竟。而石本至。公式足成一章。曰。松蘿深處有神天。小刹何妨納大千。掛搭定知宜久住。歌吟何幸得流傳。袖中出簡聊應爾。門上題詩豈偶然。願我未除煩惱習。與師同結未來緣。語雖非工。然皆紀實也。

沈十九

崑山民沈十九。能與人裝治書畫。而其家又以煮蟹自給。縣人錢五八新繪地藏菩薩象。倩沈飾之。其傍烹蟹。蓋不輟也。夜夢入冥府。所見獄吏。皆牛頭阿旁。左右列大鏡。舉又置人煮之。將及沈。忽有僧振錫與錢。生皆在側。諭獄吏曰。但令此人入鑊淨洗足矣。沈猶畏怖。吏命解衣而入。俄頃即出於沸鼎。烈焰之中。衆囚冤呼不可聞。已獨無苦趣。清涼自如。正如澡浴。身意甚快。展轉而寤。遂戒前業。買錫以活云。時紹興十二年也。 三事述維

十八婆

葉審言樞密未第時與衢州士人馬民彝善。民彝素清貧。後再娶峽山徐氏。以貧入。因此頗豐贍。稱其妻為十八婆。紹興三十二年。葉公自西府奉祠歸。書昌縣故居曰社勸。時方冬日。有兩村夫荷轎。與一老婦人。自通為馬先生妻來相見。葉公命其女延之中堂。視其容貌。昔肥今瘠。絕與十八婆不類。問其故。答曰。年老多事。形骸銷瘦。無足怪者。皆疑之。扣其僕。僕曰。但見從店中出。指令來此。不知所自也。葉氏客徐飲。鄰觀此。嫗面色枯黑。覺其非人。又從行小奴。攜裝匣在手。皆紙所為。已故弊。乃送死明器耳。大呼而入曰。此鬼也。逐出之。嫗猶作色曰。謂人為鬼。何無禮如是。既出門。轎不由正道。而旁入山崎間。遂不見。數日後。民彝至。言其妻蓋未嘗出也。歐耶

錢瑞反魂

乾道元年六月。秀州大疫。吏人錢瑞亦病旬餘。忽瞻語切切。如有所見。自言被追至官府。仰視見大理正俞長吉朝服坐殿上。瑞嘗為棘寺吏。識之。即趨拜拱立。俞曰。所以呼汝來。欲治一獄。左右引入直舍。驗視案牘。乃浙西提刑司公事也。署墨者凡五六十人。瑞結正。齋呈甚喜。因懇乞歸。俞未許。瑞無計。退立廳左。見故人事三四首立。揖瑞言。舊為漕司吏。曾誤斷一事。逮捕至此。向來文字在某府青紗袋中。吾累夕歸取之。家人以為寇至。故不可得。煩君歸語吾兒。取而焚寄我。瑞許之。望長吉治事畢。復出。憑懸始得歸。令人送還。才出門。命乘一大舟。舟乃在平地。瑞以為苦。夢中呼云。把水灑地。正盡力叫號。舟已抵岸。遂覺。覺滿身黑汗如洗。時長吉知盱眙軍方死。瑞至今猶存。景裝

102

103

夷堅乙志卷第十八事

張淡道人

衢州人徐逢原。居郡之峽山。少年時好與方外人處。有張淡道人過之。留館其門。巾服蕭然。唯著青巾夾道衣。中無所有。雖盛冬不益也。每月夕。則攜鐵笛入山間吹之。徹曉乃止。逢原學易。嘗閉戶操大衍數。不得其法。張隔室呼之曰。一秀才此非君所解。明當語子。明日授以軌析算步之術。凡人生死日時。與什器草木禽畜成壞壽夭。皆可坐致。持以驗之。不少差。最好飲酒。時時入市。竟日必酣醉。乃返。而囊無一錢。人皆云能燒銀。以自給。逢原欲測其量。召善飲者四人。更迭與飲。自朝至暮。皆大醉。張元自如。夜入室中。外人望見其倒立壁下。以足掛壁。散髮瓦盆內。酒從髮際滴瀝而出。逢原之祖德詮。年七十餘矣。張曰。十八翁明年五月有大厄。速用我法禳禱。可復延十歲。徐氏不信。以為道人善以言相恐。勿聽也。語纔出口。張已知之。即捨去。入城中羅漢寺。時年五月。德詮病。逢原始往請之。不肯行。果死。其徒有頭陀一人。又祕藏紙費牛一頭。每與客戲。則取鬪掛壁。劉生草其旁。良久草成食盡。或鬪鬪過半。遺糞在地。可掃也。後以牛與頭陀。而令買火麻四十九斤。紐為大索。囑之曰。吾將死。死時勿棺。飲。只以索從肩至足。通纏之。掘寺後空地。為坎埋我。過七日。輒一發視。頭陀謹奉戒。既死七日。發其穴。面色如渾丹。至四十九日。凡七發。但餘麻紐在。并敗履一雙。尸空空矣。逢原嘗贈之詩曰。鐵笛愛吹風月夜。夾衣能禦雪霜天。伊予試問行年

看笑指松筠未是堅。張以匹絹大書之。筆蹟甚偉。又以匹絹書法授達原。達原死。鄉人多求所書法。其子夢良不欲泄。舉而焚之。軌折之術。徐氏子孫略知其大概而不精矣。遂原孫 欽 鄭 說

太學白金

任子諒在太學。夜過齋後。於簾竹間見銀百餘笏。月光照之。粲爛奪目。子諒默購曰。天知諒清貧。陰有大賜。然唾味之物。終不敢嘗。願歸諸神祇。他日明中拜賜。乃幸耳。遂委而去。及登廁復還。至其處。覺白物頗動。搖屈伸。訝而注目。乃巨白蛇。其長丈餘。急反室。明日不復見。不知白金之精。蕩于異物耶。將蟒怪為孽。欲致人害之耶。二者不可曉也。子諒之子 良 臣 說

天寧行者

邵武光澤縣天寧寺多寄。行者六七人。前後皆得癩疾。積勞悴以死。唯一獨存。亦大病。自謂不免。已而平安。始告人曰。每為女子誘入密室中。幽隱避閑。林梅明麗。婦夫婦之好。凡所著衣服。皆其手製。如是往來。且一年久。一日土地神出現。呼女子責曰。合寺行者。皆為汝輩所殺。豈不留一人。給伽藍掃灑事。自今無得復呼之。女拜而謝罪。流涕告辭。自此遂絕。始能飲食。漸以復常。念向來所遊處。歷歷可想。乃邑內民家女。數房。白其父母發視。蓋既死十年。顏色肌體皆如生。傍有一僧鞋已就。兩手又抱雙履。運誠未歇。枕畔烏紗巾存焉。父母泣而改殮。

趙不他

趙不他。為汀州員外稅官。留家邵武。而獨往寓城內開元寺。與官妓一人相往來。時時取入寺宿。一夕五鼓。方酣寢。妓父呼于外曰。判官。明日亟起。倉黃而出。趙心眷眷未已。妓復還曰。我諭吾父持數百錢。賂營將。不必往。遂復就枕。明日將具食。趙之睡友。八官者來。妓避之戶內。曰。是嘗過我。我以君故不忍納。方蓄憾未解。不欲出。馮君嗜石榴。已留兩顆在廚矣。及馮入。與趙飲酒。喚榴。即去。妓出對食。迨晚索湯濯足。夜同臥。趙之姪。適至問安否。妓令趙簪身外。向已伏千內。姪掛林下。不揭帳亦去。兩人綢繆笑語。趙忽睡。夢攜手出寺行市中。至下坊。妓指一曲曰。此吾家也。既過門。能為頃刻留否。趙心念身為見任。難以至。妓館力拒之。遂驚覺。流汗如洗。方知獨寢。呼其僕問妓安在。僕曰。某人未明歸去。至今不曾來。問對食及濯足事。曰。公令具兩人食。而無他客。黃昏時。又令湯盥濯。然未嘗用也。始悟其鬼。自是得大病。遍身皮膚脫落。一年乃愈。自云幸不入其家。入則死矣。二事 光 吉 叔 說

呂少霞

紹興二十年。徐昌言知江州。其姪。觀衆客下紫姑神。啓曰。敢問大仙姓名為誰。何代人也。書曰。唐朝呂少霞。瑛曰。瑛觀改秩。仙能前知。可得聞歟。曰。天機不可泄。時曰。但為書經史。或詩詞兩句。寓意其間。當自探索之。遂大書章蘇州詩曰。書後欲題三百韻。洞庭須待滿林霜。坐客傳飯。真能測其旨。後十五年。瑛方得京官。調吳縣宰。乃悟詩意。洞庭正隸吳也。瑛 說

襄陽前身

襄陽仲山。說其母方娠時。在衢州。及期將就。呼乳醫。時已夜半。醫居于郡治之南。過司法廳。見門外。擾擾往來。云官病亟。及至。襄氏而滿生。襁褓畢復還。則司法已死。明日為襄氏言之。司法君姓周氏。為人深清。好策杖著帽。每出必呼小史。以二物自隨。滿三歲能言時。常呼人取帽及拄杖。其家乃知為周君後身也。

超化寺鬼

衢州超化寺。在郡城北隅。左右菱茨池數百畝。地勢幽閒。士大夫多寓居寺後。附城有雲山閣。閣下寢堂三間。多物怪。無敢至者。唯會通判獨挈家處之。往往見影響。猶以為僕妾妄語。拒不信。幼子年二歲。方匍匐在地。乳母轉與入語。忽失之。舉家繞寺求索。且禱于佛僧。竟夕不見。明日聞篋中啼聲。啓篋見兒。蓋熟睡方起也。即日徙出。至今空此室云。吳 老 說

嘉陵江邊寺

奉中大夫王旦。字明仲。興州人。所居去郡數十里。前枕嘉陵江。宵晚飲酒。獨行江邊。小憩礮石上。望道左松檜森蔚成行。月影在地。顯而樂之。憶常時所未見也。乘興步其中。且二里。得一齋寺。佛殿屹立。長明燈熒熒然。寂不見人。稍行至方丈。始有一僧迎揖。乃故人也。就坐良久。忽悟僧已死。問曰。師去世累歲矣。乃在此邪。僧曰。然。語笑如初。存問交游。今皆安在。幾至夜半。倦欲寐。僧引入西偏小室。使就枕。戒之曰。此多惡趣。毋輒出。須天明。吾來呼公起矣。遂去。且裝回室中。覺境象荒闕。不能睡。俯窺牕外。竹影參差。心愈動。登牀展轉。目不交睫。不暇俟其呼。徑起出戶。遙見僧堂燈燭甚盛。趨就焉。衆方列坐。數僕以杓行粥。鉢內炎炎有光。逼而視之。蓋鎔銅汁也。熱腥逆鼻不可聞。奔而還。復見昨僧。咄曰。戒君勿出。無恐否。命行者乘炬送歸。中途炬滅。且墮于地。驚而寤。則身元在石上了。未嘗出。殆如夢游云。黃 仲 說

趙小哥

泉州通判李端彥。說紹興十六年。在秀州。識道人趙小哥者。字進道。嘗隸兵籍。不知名。自云居咸平縣。狀兒短小。目視荒荒。有白膜蒙其上。尋常能以果實草木治人病。其所用物。蓋非方書所傳。或以冷水調燕支末。療痔疾。或以狗尾草。療沙石淋。皆隨手輒愈。喜飲酒。醉後略能談人禍福事。通判朱若館之舟中。因熱疾沉困。發狂躍入水。偶落漁罔中。救出之。汗被體。即蘇。後三年。來臨安。上省吏孫敏。敏家適臥病。不食。七日。吐利垂死。有二走卒。持洪州趙都督書。來市民陶婆家。報趙道人死于洪。蓋平時嘗與厚善者。陶曰。道人固無恙。正爾在孫中奉宅。遂同往問訊。趙既聞之。亟起出。若未嘗病者。二人大駭。拜之不已。趙但默誦真經中語。殊不容其說。即往後市街。常知班家好事者。爭焚香致敬。趙拱手。曰。時舉手上下。不措一詞。連夜外人散去。其家遺一子侍。直至曉。前後門悉開。已不知所在。久之。復歸湖上。過李氏墳廡。與端彥相見。屢指益體。若遺涉萬里狀。問所往。不肯言。但云前者為人所厄。苦且避之。今不敢再入城矣。半年又告去。曰。此地疫起。吾當治藥。球人去。一年然後歸。端彥問曰。君為道人。亦畏疫癘乎。曰。天災豈可不避。自是還往浸闊。紹興三十年。又來臨安。館于馬軍王小將家。進奏官劉某。以風痺求醫。教以薄荷汁。搜附子。

末服之劉餌之過度遂死其子歸咎欲訟于有司趙曰不須爾取所餘藥盡服之亦死王氏為買棺飲而瘞諸小堰門外役者封坎畢還憩門側粥肆中見趙在前呼揖曰甚苦諸君見送乘人具之急返宅處啓其柩空無一物矣

休事獵戶

休事張村民張五以弋獵為生家道相給嘗逐一鹿鹿將二子行不能速遂為所及度不可免顧田之下有浮土乃引二子下擁土培覆之而自投於岡中張之母遙望見奔至岡所具以告其子即破岡出鹿并二雛皆得活張氏母子相顧悔前所為悉取置果之屬焚棄之自是不復獵休事多猴喜暴人稼穡民以計籠取之至一籠數百然後微開其板纔可容一猴呼語之曰放一枚出則釋放羣猴共執一小者推出之民擊之以椎即死檻中猴望而號呼至於墮淚則又索其一如是至盡乃止土人云麥禾方熟時猴百十為羣執臂人立為魚麗之陣自東而西跳踉數四禾盡偃乃攫取之餘者皆掉踏委去丘中為空故惡而殺之然亦不仁矣朱明

魏陳二夢

史丞相直翁代魏丞相南夫為餘姚尉方受代魏夢與史同至一處皆稱宰相而已所服乃緋衣覺以告史殊不曉服章之說後十五年史公為右相魏公以工部郎中輪對宰相奏事退即繼上殿正著緋袍恍惚所親殆與夢中無異謂己應之矣史去位三年而魏拜右僕射正踐其處陳卓卿為吏部侍郎夢與王德言為交代德言仕至知樞密院卓卿其所薦也亦甚喜謂且登政路未幾除建康留守思德言所終之地大惡之既至凡居室燕寢皆避不敢往纔踰月而卒二夢吉凶榮悴相反如此

張山人詩

張山人自山東入京師以十七字作詩著名於元祐紹聖間至今人能道之其詞雖俚然多穎脫含譏諷所至皆畏其口爭以酒食餽遺之年益老頗賦倦乃還鄉里未至而死於道道旁人亦舊識憐其無子為買草席束而葬諸原揭木書其上久之輕薄子至店側聞有語及此者奮然曰張翁平生豪於詩今死矣不可無紀述即命筆題于揭曰此是山人墳過者應惆悵兩片蘆席包勅葬人以爲口業報云吳傳

青童神君

龍大淵深父始事潛邸時得傷寒疾越五日而汗不出膝下冷氣徹骨舌端生白膏醫者束手以為惡證是夕灼艾能昏寢夢若至諸天閣下四顧無人獨仲子乳母在傍方竚立有騶導從東來相續數百輩身皆長大著淡素寬袍巾車垂簾色盡白杳杳望西北方去行聲稍絕又有繼其後者侍衛皆青衣女童各執芙蓉花壓蘇旂幢夾列左右一人乘輅如王者戴捲雲玉冠被青衣兩綬自頂垂至腰縹緗然容貌清整微有鬚似十三四歲男子深父望之以手加額輅既過一女童招深父使前顧曰識車中尊神乎會施敬否曰車過速僅得舉首瞻仰耳曰甚善甚善此青童神君也使子遇白輿中人已成齏粉然當再回不可不避以手中花予深父願其後武士令導往對街雙闔門曰宜亟入徐則及禍趨至門內人問曰用

何物為驗示以花即引使入乳媪繼進戶者止之武士取花房下小窰實其手亦得入遂登高樓樓施栴檻檻外飛閣繚繞踞虛而成四望極目少選白輿從西北轉轅復來前後素衣紛紜漸化為白氣一道長數百丈霹靂從中起聲震太空望東北而去凡所經亘室屋垣墻山阜林木不以巨細高卑在坑在谷皆為微塵獨門內樓檻屹立不動深父悸不自定俯瞰閣下澄潭瑩澈如大圓鏡正窺水小立有人擠之墜潭中驟然而寤汗流浹膚鍾既鳴矣急呼其子記神名設香火位詣朝益愈方能言其事道士云此東海青童君也白車者疑為辟收曰白虎之屬吁可畏哉

夷堅乙志卷第十九

賈成之

賈成之者寶文閣學士驥之子通判橫州有吏材負氣不肯處人下太守鄱陽王翰不與校以郡事付之得其歡心凡同寮四年而後守趙持來始至即與賈立敵盡捕通判羣吏械于獄必令列其官不法事吏不勝答掠強誣服云通判每納經制銀率取耗什三以入己持以告轉運判官朱玘玘知其不然移檄罷其獄且召賈入莫府持慮為己害與所善鄆教授謀遣軍校黃賜采毒草于外合為藥而具酒延賈中席更衣呼其子以藥授官奴阮玉投酒中捧以為壽甯浦令劉儼時在坐酒入賈口便覺腸胃掣痛眼鼻血流急命駕歸及家已冥冥妻子環坐哭賈開目曰勿哭我落人先手輸了性命不用經有司吾當下訴陰府遠則五日近以三日為期先取趙持次取鄆某然後及儼玉繫經夕而死臨入棺頭面皆拆裂郡人見通判騎從如常日儀趨詣府關者入白持潑然如斗水沃體明日出視事未至廳屏有撒沙自上而下每著身處皆成火然與客立于傍一沙灑之亦遭灼良久乃止又明日坐堂上小孫八九歲方戲劇驚曰賈通判繫翁頭巾懸空去持摸其首則巾乃在地上遂得病時時拊膺曰節級緩縛我待教授來我即去越三日死時乾道元年七月也鄆教授考試象州與監試簽判王榮然試官盧覺參語忽起與人揖回顧曰賈通判相守勢須俱行煩鄉人為我治後事鄉人者覺也二人曰白晝昭昭焉有是事君豈以心勞致

恍惚邪邪指麻下曰。彼在此危立久矣。趨入室。仆牀上。小吏喚之已絕。黃賜阮玉不數旬繼死。劉儼能官如桂林。乘舟上灘水。見買來壓其舟。遂病死。既而復蘇。如是者至于再。不知今為如何。持之子護喪至貴州。亦暴卒復生。然昏昏如狂醉矣。王翰

馬識遠

馬識遠字彥達。東州人。宣和六年。武舉進士第一。建炎三年。為壽春守。虜騎南侵。過城下。識遠以靖康時嘗奉使至虜。虜將知之。扣城呼曰。馬提刑與我相識。何不開門。壽春人籍籍言郡守與虜通者。識遠懼不敢出。以印授通判。通判本有異志。即自為降書。啓城迎拜。虜亦不入城。但邀識遠至軍。與俱行。通判又欲以虜退為己功。乃上章言郡守降虜。已獨保全一城。奏方去而識遠得回。繼留北軍三日。通判竊權。即為惡言動衆亡賴少年。相與取識遠殺之。家人子亦多死。朝廷嘉通判之功。擢為本郡守。大喜過望。受命之日。合樂享吏士酒。纔三行。於坐上得疾。如有所見。叩頭雪泣。引罪自責曰。某實以城降。反冒以為功。而使公罹非命。某悔無及矣。即仆地死。至紹興十年。復河南地。觀文殿學士孟富文。為西京留守。辟據屬十人。每日會食。承議郎王尚功者。忽以病不至。公遣掌客邀之。良久不反命。復遣一人焉。至于四五。皆不來。滿坐怪之。既而數輩同至。面無人色。言曰。王制幹坐于地。頭如栲栳。形容絕可怖。見之皆驚。驟氣絕。移時乃蘇。是以後期至。孟公率莫府步往視之。王猶能言曰。乞與召嵩山道士。時道士適在府。即結壇召呼鬼神。俄有暴風蕭然起于庭。風止。一人長可尺餘。紫袍金帶。眉目皆可觀。冉冉空際。詰道士曰。吾以冤訴于上帝。得請而來。非祟也。師安得法。繩我道士不敢對。孟公親焚香問之。始自言為馬識遠。曰。方守壽春時。王生為法曹。晝夜相過。說以迎虜。識遠拒不可。遂與通判謀翻城。又矯為降文。宣言于下。以致殺身破家之禍。通判既獲郡印。有之。王生亦用保護受賞。嗟乎冤哉。言訖泣下。歎曰。帝許我報有罪矣。警然而逝。王生明日死。前一說謂之馬氏子。與一說謂之陳。均元承世所傳。或誤以為一事云。

光祿寺

臨安光祿寺。在漾沙坑坡下。初為官舍。吳信叟嘗居之。其妻晝寢。有沙紛紛落面上。拂去復然。驚異自語曰。屋下安得此。則有自屋上應者曰。地名漾沙坑。又何怪也。吳氏懼。即徙出。將安禮為光祿丞。齋宿寺舍。因噴嚏。鼻涕墮卓上。皆成小木人。彫刻之工極精。攬取之則已失。頃之復爾。凡墮木人千百。蔣一病不起。杭人云。舊為僑福國公王宅。華屋朱門。積殺婢妾甚衆。皆埋宅中。是以多物怪。今無敢居之者。王嘉

秦奴花精

劉粹字穆仲。子外姑之弟也。少年時。從道士學法錄。後隨外舅守姑蘇。與家人俱游靈巖寺。夜宿僧舍。遙聞山中呼劉二官人。久之聲漸近。舍中人亦睡覺。粹問曰。聞此聲否。皆笑曰。蒙天心正法力。宜如是。明日。粹為牒責土地神曰。吾至誠行法。未嘗有破戒犯禁事。山鬼安得輒侮我。是夕。夢神告曰。已戒從吏搜索。乃花精所為。非鬼也。行且治之矣。粹還家。夢其故妾秦奴者。來曰。寺後呼君者。蓋我耳。君若不相忘。無令伽藍神急我。粹又為牒。如世間繳狀。遣人投于祠。數日。又夢妾來別曰。君已投狀。我不敢復留。泣而去。秦

奴者。京師人。死於臨安。至是時已六年矣。

楊戩二怪

宣和中。內侍楊戩。方貴幸。其妻夜睡。覺見紅光自牖入。徹帳燦爛奪目。道人長尺許。繞帳乘空而行。徐於腰間取一盃。中取小瓢。傾酒滿之。其香裂鼻。笑顧戩妻曰。能飲此否。妻疑懼不敢應。道人旋繞數匝。再三問之。終不應。道人曰。然則吾當自飲。一引而盡。倏然乘紅光復出。遂不見。其家聞酒香。經數日乃歇。戩新作書室。壯麗特甚。設一榻其中。外施絨練。他人皆不得至。嘗上直。小童入報有女子往來室中。妻遽出視之。韶顏麗態。目所未覩。回眸微笑。舉止自若。需戩歸。責之曰。買妾屏處。願不使我知。戩自辯數。且相與至室外。望之信然。及啓鑰。女亟登榻。引被蒙首坐。戩夫婦率妾侍并力掣之。牢不可取。良久。回面向壁。身稍僵。意其已困。復揭之。但見巨蟒正白。蟠屈十數重。其大如臂。僵伏不動。家人皆駭走。戩遣悍卒十輩。連榻昇出。奔諸城外。草中不敢回顧。未幾時。戩死。吳元美仲實說。一事嘉慶說。

吳祖壽

吳升正仲。妻劉仲馮樞密女。生一子。曰祖壽。建炎中。隨父賣居紹州。夢有人著唐衣冠。如舊相識。來謁曰。吾相尋二百年。天涯海角。游訪殆遍。不謂得見於此。祖壽曰。君為何人。有何事見尋。如是其切。其人曰。君嘗唐末為縣令。吾一家十口。皆以非罪死。君手歲月久矣。君忘之邪。因邀往一處。稍從容。祖壽問曰。君處地下久。能測人未來事。吾欲知前程。壽天通泰。盡為我言之。曰。君命只止此。官爵年壽。榮富福祿。皆如是而已。無一可言者。祖壽愀然不樂。夢中鞅鞅成氣疾。瘡生於肩。驚枕畔如有物捫之。真有小瘡。在肩。上明日而浸長。俄成大瘰。高與頭等。痛楚徹骨。不可臥。劉夫人迎醫召巫。延道士作章醮。萬方救療。之竟不起。正仲傳妻善為此。歸外舅。其說如此。

廬山僧鬼

僧開性。姓陳氏。行腳至廬山。將往東林。值日暮。微雪作。不能前。乃入路側一小刹求宿。知客曰。略無閑房。唯僧堂頗潔。但往年有客僧。以非命死其下。時出為怪。過者多不敢入。聞修自度。不可他適。又疑寺中不相容。設為此說。竟獨處焉。知客為張燈熾火。且告以僧名。慰勞而出。逮夜。跌坐地爐上。衲被蒙頭。默誦經呪。微睡未熟。隱約見一僧相對。亦蒙頭誦經。知其鬼也。厲聲詰之曰。同是空門兄弟。生死路殊。幸且好去。不答亦不起。聞修閉目合掌。誦大悲呪。亦梵聲相應。聞修心動。稱其名。叱之曰。汝是某人耶。其人遽起。含唾噴開。修面滿所披紙衾上。皆鮮血。遂不見。知客聞叱咤聲。知有怪。亟來視之。紙衾蓋白如故。遂邀與歸同宿。天明即下山。開修

二相公廟

京師二相公廟。在城西內城脚下。舉人入京者。必往謁祈。率以錢貫左右童子手中。云最有神靈。崇寧二年。毗陵雲端友。桐廬胡獻可。開封柴天因。三人求夢。皆得詩兩句。雲詩曰。已得新消息。臘傳占獨班。柴曰。一擲得花王。春風萬里香。胡曰。黃傘亭亭天仗近。紅綃隱隱鳳箱鳴。既而雲魁多士。胡與柴皆登第。鄉

人余國器。崇甫五年赴省試。其父石月老人。攜往廟中焚香作文。騰之夜夢一童子。年可十三四。走馬至所館門外。告曰。送省榜來。覺而榜出。果中選。其他靈驗甚多。不勝載。石月老。

望仙巖

廣西某州。隔江崖壁峭絕。有望仙巖。自來無人能至。對巖曰望仙鋪。鋪兵饒俊。老矣。唯嗜酒不檢。宜和末。有道人過之。已醉。從俊寓宿。至晚。吐穢淋漓。呼俊曰。爾且起。以所寢牀借我。如其言。夜過半。又呼曰。飢甚。思一難食。幸惠我。俊唯有所養長鳴雞。殺而與之食。至曉辭去。書一詩授俊曰。饒俊饒俊聽我語。仙鄉咫尺沒寒暑。與君說盡止如斯。莫戀浮生不肯去。轉問道人騰至巖上。端坐含笑。俊望之。如在雲霄。大叫曰。先生何不帶我去。久之不應。即躡身投江。同輩驚號曰。饒上名落水。相率救之。俊乍見。沒入波愈深。且溺矣。道人忽如飛翔。徑到波面。攜俊以行。傍人見祥雲涌起。即時達巖畔。後還家與妻子別。告人云。此呂翁也。黃道人。州名不真。

馬望兒母子

唐州倡馬望兒者。以能歌柳耆卿詞。著名籍中。方城人張二郎。遊狎其家累年。既而挈以歸。後虜騎犯京西。張氏避地入巴峽。望兒死於峽州宜都縣。時夜過半。未及飲。輿置空室中。明日。買棺至其處。獨衣服委地如脫。不見尸矣。求之。乃在門掩間。倚壁立。自頂至踵。無寸縷著體。人謂其為媼時。少年來遊。或謝錢不如意。并衣冠皆剝取之。是以及此。報生一子曰。運居宜都。紹興二十七年六月。與其僕過江。視胡麻。農人在田者數輩。天正熱。日光赫然。忽片雲從中起。正置運身頃之。陰翳如墨。對面不相識。傍人但聞運連呼曰。告菩薩如一。食頃天氣復清。運已仆於地。親身之衣皆焚灼。而汗衫碧裙無傷。氣殫殫未盡。乘共扶掖行數十步。入一民家。猶呻吟稱苦。數聲遂死。時年三十四。

沈傳見冥吏

鄱陽士人沈傳。早游學校。鄉里稱善人。家居北關外五里塚之側。年四十餘歲。得傷寒疾。八九日未愈。方困頓伏枕。正黃昏時。一黃衣持藤棒。徑從外入。直至牀前。全類郡府承局。端立不語。時時回顧。門外又一人。黑幘而綠袍。捧文書在手。欲入未入。黃衣搖手謂曰。善。綠袍於袖中取筆展簿。勾去一行。兩人遂繼踵而去。傳驚悟良久。問妻子。皆無所視。怖愈甚。即時汗出如洗。越一日。乃瘳。後以壽終。

療地毒藥

臨州有人。以弄地貨藥為業。一日。方作場。為虻所齧。即時殞絕。一臂之大如股。少選。獨身皮膜作黃黑色。遂死。一道人方傍觀。出言曰。此人死矣。我有藥能療。但恐毒氣益深。或不可活。諸君能相與證明。方敢為出力。衆咸踴躍勸之。乃求錢二十文。以往。糲食頃。奔而至。命汲新水。解囊中藥。調一升。以杖扶傷者口。灌入之。藥盡。覺腹中搗搗然。黃水自其口出。腥穢逆人。四體應手消縮。良久復故。已能起。與未傷時無異。遍拜觀者。且鄭重謝道人。道人曰。此藥不難得。亦甚易辦。吾不惜傳諸人。乃香白芷一物也。法當以麥門冬湯調服。適事急不暇。姑以水代之。吾今活一人。可行矣。拂袖而去。郭邵州。得其方。鄱陽微卒。夜直更舍。

為地醫腹。明且赤腫欲裂。以此飲之。即愈。已。

韓氏放鬼

江浙之俗。信巫鬼。相傳人死。則其魂復還。以其日測之。某日當至。則盡室出避于外。名為避煞。命壯僕或僧守其廬。布灰于地。明日視其跡。云受生為人。為異物矣。鄱陽民韓氏。婦死。倩族人永寧寺僧宗達宿焉。達瞑目誦經。中夕。聞嫗房中有聲。嗚嗚然。久之漸厲。若在甕中。蹴踞四壁。略不止。達心亦懼。但益誦首楞嚴咒。至數十過。天將曉。韓氏子亦來。續聞物觸戶。聲不已。達告之。故借杖而入。見一物四尺。首戴一甕。直來觸人。達擊之。甕即破。乃一犬。吻然而出。蓋初閉門時。犬先在房中矣。甕有棘。伸首嘖之。不能出。故戴而號呼耳。謠謂疑心生暗鬼。殆此類乎。

夷堅乙志卷第二十二事

畫銀匠

樂平桐林市畫銀匠者。為德興張舍人宅打銀。每夕工作。有婦人年二十餘歲。容貌可觀。攜酒殺出共飲。飲罷則共寢。天將曉乃去。凡所持器皿。皆出主人翁家。疑為侍婢也。不敢卻。亦不敢言。往來月餘。他人知之者。謂曰。吾聞昔日王氏少婢。自縊於此。常為感怪。爾所見得非此鬼乎。幸為性命計。意甚恐。是夜復以酒至。即迎告之曰。人言汝是自縊鬼。果否。婦人驚對曰。誰道那。遽升梁間。吐舌長二尺。而滅。畫不敢復留。明日辭去。

天寶石移

福州福清縣太平鄉修仁里石竹山。俗曰蝦蟆山。去邑十五里。乾道二年三月三日夜半後。居民鄭周延等。咸聞山上有聲如震雷。移時方止。或見門外天星光明。迹其聲勢。在瑞雲院後石竹山上。明且相與視之。山頂之東南有大石。方可九丈。飛落半腰間。所過成蹊。闊皆四尺。而山之木石。略無所損。縣士李槐云。山下舊有碑。刊龜山妙應師識語。頃因大水。碑失。今復在縣橋下。其語曰。天寶石移。狀元來期。龍爪花紅。狀元西東。邑境有石。唐天寶中所築。目曰天寶。距石竹山財十里。是月集英廷試。多士。永福人鄭國梁。魁天下。永福在福清西。閩人以爲應。又三年。興化鄭口繼之。正在福清之東。狀元西東之語。無一。

不 驗 云。

祖 寺 丞

趙公時需侍郎政和八年冬為無為軍教授通判祖廟者濟南人本法家嘗歷大理丞處身廉謹以法律為己任趙嘗夢游一小寺寺旁有池方不數尋丈四周朱欄三重內一重可高二尺中高三尺其外四尺許趙身在重欄內去水止三四步視池中有一浮屍惡之方欲越欄出舉足極艱屍忽起逐人趙蹴之於水再欲出又起如初復蹴之至于三其行稍緩其容戚戚然若有所訴詢之云昔日罪不至死為通判祖寺丞枉殺抱冤數年矣趙曰祖丞明習法律於刑獄事尤詳敬決不妄殺人答曰此事固非祖公意然因其疑遂送他所竟以死罪定斷故冤有所歸渠壽命不得久將死矣聊欲君知之言訖即躍入水趙睨重欄愈高唯四角差低甚易之然卒不可踰越屍自水中指云從高處過甚易遂如其言踰一舉已出平地復賀曰既過此欄前程無礙矣覺而驚異之時踰適出外邑迨其歸纔五日得內障目疾日以益甚至不能瞻視乃丐宮祠又月餘自頓愈忽中風淫手足遂廢及得請而歸過梁山灤口舟壞水入篙師急救拯僅能登岸踰驚懼暴亡距趙夢不數月噫困圍之事深可畏哉趙夢中不能問其姓名及所坐何事為可惜也趙公自記此事

夢 得 二 兔

龍深父生於辛卯年二十五歲時夢入大宮殿及門武士門焉旁列四兔願深父曰以一與爾俯而取之得第一枚揭身而紫脊抱置于手武士又呼其後一人授以次兔俄又呼深父復與其一腹白而毫紫者負于肩以歸乃寤時妻方娠即語之曰我夢如此當得子不疑然必當變生汝勿恐妻聞之懼泣以告其姑姑責深父曰婦人未產子而以此言恐之奈何後三月免身但生一男子時乙卯年也巳悟首免之兆其子名勢亦以二十五歲得男子又巳卯年也然則再得免蓋有孫之祥三世皆生於卯亦異矣

龍 世 清 夢

龍世清建炎中為處州鈐轄暫攝州事其後郡守梁頤吉至以交承之故凡倉儲事務悉委之主領又提舉公使庫有過客至郡梁餉以錢三十萬吏白以謂故事未嘗有龍為作道地分爲三番以與客梁視事三月坐寇至失守罷去繼之者有宿怨勸其請供給過數即州獄窮治一郡官稍涉纖芥者皆坐獄龍亦收繫懼不得脫夜夢入荒野間登古冢視其中杳然以深暗黑可畏手攀墓上草欲墜未墜一人不知從何來持其髻擲于平地顧而言曰我高進也遂驚覺後兩日温州判官高敏信來置院鞠勸一見龍獄辭曰太守自以庫金與客何預他人事釋出之乃知所謂高進者此也及獄具梁失官同坐者皆以請去獨龍獲免

徐 三 為 其 卒

湖州烏程縣潘溪村民徐三者紹興十五年七月中暴死四日而蘇言追至冥府主者據案皂吏滿前引問平生既畢授以鐵籠使為獄卒立殿下凡呼他囚姓名即與同列驅而進吏前數其過惡令持鐵管擊

應手為血以水噴之乃復為人如是者非一良久事稍閒縱步廡下過一室榜曰判官院陳列幃帳几格細視其人蓋故主翁王蘊監稅也詢所以來備言始末且力丐歸蘊許諾與俱過他府令坐門外須臾出呼曰汝未嘗來此今可復生手書牒見付使亟還且云我在此極不惡但乏錢及紙筆為用汝歸語吾家速焚錢百萬紙二百張筆二十枝寄我陽間焚錢不謹多碎亂此中無人能串治當用時殊費力宜以帕子包而焚之勿忘也又取首掠繫左臂曰恐吾家人不汝信此吾終時物可持以為驗即泣謝踊躍而出中路頻有鬼神呵阻示以牒乃免益疾走登高山跌而痛未暇詣王氏既而復死明日王氏遣信來責曰昨夜夢監稅言向來事何不早告我自是三日始再蘇言某神遮留令作競渡戲視左臂所繫首掠猶存封識宛然徐後七年至秀州魏塘為方氏傭耕又七年以負租穀不能償泛舟遁歸其鄉過太湖全家溺死方氏傭也

神 霄 宮 商 人

古象戴確者京師人年十二歲時從父兄游常州入神霄宮訪道士不遇出至門有商人語確者吾欲見知宮時道教尊重出入門皆有厲禁關者索姓名及刺謁此人與紛爭良久掉關于地歐之徑入戶諸戴恐其累已皆捨去此人既入即不見而於廚屋內遍壁上下皆書呂洞賓至四字知宮者聞之拊膺太息曰神仙過我而不得見命也明日謹傳一州後三日戴氏諸人飯于僧寺確起如廁還就石槽盥手傍一人俛首滌簪一客相對與共語確望客容貌蓋神霄所見者趨前再拜其人驚問何故曰公乃呂先生也具以前事告其人笑命就甕取水一盃自飲其半以其半與確確飲之出自其父奔至廁所訪之無及矣確既長能為費孝先執革卦影名曰古象後居臨安三橋為卜肆有丐者結束為道人藍縷憔悴以淘渠取給嘗為倡女舍後除穢確心竊憐之明日延之坐具食謂曰君名為道人須有所奉事高真像貌今日日從役汚渠中所得幾何況於入倡家衣服手足皆不潔清得無反招罪咎道人謝實有之特牽於糊口不暇恤確贈以錢二百忽笑曰頗相憶乎確愕然不省曰方見君於此不憶也道人曰五十年前君遇呂翁於常州僧寺時有據石滌簪者識之乎我是也確驚謝方欲詢姓名長揖而去自是不復見確自飲殘水後至七十餘歲無一日病苦立說

城 隍 門 客

建康士人陳堯道字德廣死之三年同舍郭九德夢之如平生郭曰公已死那得復來陳云吾為城隍作門客掌牒記甚勞苦今日主人赴陰山宴集陰山在甯始得暇故來見君因問其家父母兄弟泣下久之郭曰公既為城隍客當知吾鄉今歲秋舉與來春登科人姓名曰此非我所職別有掌牒籍者歸當扣之居數日又夢曰君來春必及第我與君雅素故告君他雖知之不敢泄也郭果以明年第進士又有劉子固者與堯道同里巷其妹婿黃森賢而有文父為吏負官錢身死家破森亦不得志以死死數月其妻在兄家忽着森在時衣與兄長揖容止音聲如真子固驚惶呼其字曰元功君今安在曰森平生苦學望一青衫不可得比蒙陳德廣力見薦於城隍為判官有典掌綠袍槐簡絕勝在生時恐吾妻相念故來告

之子因問來春鄉人誰及第曰但有郭九德一人耳有頃乃去其言與前夢合

瀘州府鬼

瀘州府判廳在府治西相傳通鬼宅其中無敢居者但以為防城油庫庫安陽王審言為司法參軍嘗春時與同寮來之邵某兀數人攜妓飲酒往游焉且詣後園習射射畢酣飲于堂忽聞屏後笑聲如偉丈夫一坐盡驚客中有膽氣者呼問曰所笑何事答曰身居此久意鬱不自聊知諸君春游羨人生之樂不覺失聲耳能飲乎曰甚善客起酌巨杯翻手置屏內即有接者又聞引滿稱快聲俄擲空杯出客又問曰君為烈士當精於弓矢能一發乎曰敢不為君歡然當小相避也既以弓矢入衆各負壁坐少焉一矢破屏紙而出捷疾中的不少偏始敬異之皆起曰敢問君為何代人姓名為何何以終此地曰吾姓賀蘭名添語未竟或晒其名不雅馴怒曰君何不學豈不見詩小戎篤陰刺委續者乎遂言曰添生於唐大歷間因至昭義勸節度使李抱真于平山東之策為諷口所謂見殺於此地身首異處骸骨棄不收經數百年逢人必申訴往往以鬼物見待怖而出故沉淪至今諸君俊人也頗相哀否坐客皆愀然有問以休咎者一一詢官氏徐而語曰來司戶位至侍從然享壽之永則不若王司法時諸曹吏士及官奴見如是皆奔歸護傳一州太守馬昭中玉獨不信以為僚吏瀆于酒與妄言盡械繫其從卒且將論劾之衆懼各散去明日中玉自至其處察視之屏上穴紙固在命發堂門鏗鏗已開閉如初呼健卒併力推屏牢不可啓已而大聲起於梁間叱曰汝何敢爾獨不記作屋子尉時某事耶中玉趨而出自是無人復敢往同戶乃來之邵果為工部侍郎嘗言以列大夫知萊州壽七十五而卒

王祖德

成都人承信郎王祖德紹興三十一年來臨安得監印州作院既之官矣聞虞井甫以兵部尚書宣諭陝西即求四川制置司檄以稟議為名往秦州上謁未及用以歲六月客死于秦虞公遣卒護其柩且先以訊報其家王氏即日發喪哭設位於堂既而柩至蜀人風俗重中元節率以前兩日祀先列董饌以供及節日則詣佛寺為盂蘭盆齋唯王氏以有服但用望日就几筵辦祭正行禮未竟一卒抱胡牀從外入汗流漉漉曰作院受性太魯自秦州兼程歸凡四晝夜抵此將至矣俄而六人荷一轎至亦皆有悴色轎中人徑升于堂據東榻坐乃祖德也呼其妻語曰欲歸甚久為虞尚書苦留近方得脫行役不勝倦傳聞人以我為死欲壞我生計爾當已信之妻曰向接虞公書報君沒於秦靈輜前日已至何為爾始笑曰汝勿怖嘗死矣吾聞家中議賣宅宅乃祖業也安得貨吾所賣黃峯郭熙山水李成寒林凡十軸聞已持出歸爾嘗下世幾何時未至窮乏何忍遽如是吾思家甚切無由可歸今日以中元節冥府給假故得暫來然亦不能久又呼所愛婢子恩意周盡是時一家如癡不能辨生死忽青煙從地起跬步不相識燼止寂無所見關雎廟館于夾街之居見戶外擾擾亟往視之已滅矣

蜀州女子

彭州人蘇彥質為蜀州錄事參軍有女年八九歲因戲于牀隅視地上小穴通明探之以管陷焉走報其父持長竿測之其深至竿抄不能極長取出有敗絳帛挂于上大異之呼役夫斷其地踰丈許得枯骸一軀首足皆備即欲而葬諸原明日忽有好女子遊于室中家人逼而問之輒避入壁罅終莫得致詰是時郡有陳愈秀才者從閩中來善相人且能以道術御鬼魅召使視之俄一婦人至曰妾本漢州段家女許適同郡唐氏將嫁矣而唐氏以吾家貧負元約既不得復嫁遂賣身為此州費錄曹妾不幸以顏色見寵於主人為主母生瘵于地下閱數年矣非蘇公改葬當為滯魄但初出土時役者不細謹鉏妾脛骨欲斷今不能行不得已留此非有他也陳曰欲去何難吾為汝計取紙剪成人形曰用以馱汝乃笑謝而退是夜彥質夢一僕夫背負此女來再拜辭去

飲食忌

食黃類魚不可服荆芥食蜜不可食鮮食河豚不可服風藥皆信而有證吳人魏幾道志在妻家啖黃魚羹罷采荆芥和茶而飲少焉足底奇痒上徹心肺跳行走行沙中馳宿如狂足皮皆破欲裂急求解毒藥餌之幾兩日乃止韶州月華寺側民家設僧供新蜜方熟羣僧飽食之別院長老兩人還至半道遇村虛賣鮮不能忍饑買食盡半斤是夕皆死李慈郎中過常州王子雲為郡招之晨餐辦河豚為饌李以素不食遣歸餉其妻妻方平明服藥不以為慮啜之甚美即時口鼻流血而絕李未終席訃音至矣

夷堅丙志序

始予萃夷堅二書願以鳩異崇怪本無意於纂述人事及稱人之惡也然得於容易或急於滿卷秩成編故頗遠初心如甲志中人為飛禽乙志中建昌黃氏冤馮當可江毛心事皆大不然其究乃至於誣善又董氏俠婦人事亦不盡如所說蓋以告者過或予聽焉不審為悚然以愆既刪削是正而冗部所儲可為第三書者又已發積愆前之過止不欲為然習氣所溺欲罷不能而好事君子復縱臾之輒私自恕曰但談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它於是取為丙志亦二十卷凡二百六十七事云乾道七年五月十八日洪邁景廬敘

夷堅丙志目錄

卷第一八事

九聖奇鬼

賈院鬼

閻羅王

神乞靈

卷第二十一事

舞尉侯廟

蜀州紅梅仙

羅赤脚

長道漁翁

朱真人

卷第三十一事

黃花俱鬼

夷堅丙志 目錄

夷堅丙志 目錄

李弼遠

楊希仲

常羅漢

楊抽馬

唐八郎

卷第四十四事

餅店道人

青城老澤

閬州通判子

趙和尚

蜀州紫氣

小溪縣令妾

桃源石文

卷第五十三事

李明微

葉議秀才

青田小僧

甌逐人

西洋廟

江安世

桐川酒

卷第六十三事

范子珉

孫拱家猴

李秀才

十字經

温州風災

福州大悲巫

汪子毀神指

卷第七十七事

夷堅丙志 目錄

二

費道樞

張四郎

道人留笠

王孔目

麻姑洞婦人

孫鬼腦

廬州詩

景家宅

查氏餅異

郢人捕蠶

韭黃雞子

饒州驛舍

小令村民

長生牛

縉雲婦飛

徐乘鈞女

關溪獄

紅奴兒

桃源圖

徐侍郎

長人島

諸天靈應

張八削香像

三

大儂古碑
揚州雷鬼
壽昌縣君
錢大夫妻
子夏賦酒
陰司判官
馬述尹
雷火機金
蠅虎報

卷第八十二事

無足婦人
趙士遇
白石大王
賈十翁
頂山回客
耿愚侍婢

卷第九十四事

上竺觀音
二郎廟
溫州貧宅
老僧入夢
沈先生
吳江九幽醜
后土祠夢

卷第十一事

方氏女
掠剩大夫
黃法師醜
常壽坊者
樂橋妖

雍熙婦人詞
卷第十一十六事

李鐵笛
華嚴井鬼
胡匠賽神
白衣婦人
牛疫鬼
程佛子
葉伯益
錢爲鼠鳴

卷第十二十五事

舒州刻工
吳旺斬冤
朱二殺鬼
饒氏婦
蛇犬妖
紅蜥蜴
青城丈人
吳德充

卷第十三十三事

藍姐
福州異豬
林翁娶
洪州通判
鐵冠道人
太平宰相
長樂海寇
蟹治漆

卷第十四十三事

張五姑

朱氏乳媪
施三娘
趙哲得解
錦香囊
牛媪夢
芝山鬼
李生虱瘤
張二子

紫竹園女
舒州雨米
河北道士
徐世英兄弟
奉團梨
僧法恩
李主簿

長溪民
福州屠家兒
郭端友
金君卿妻
張鬼子
路當可得法
蔡州醜災

宜都宋仙

劉媪故夫

王八郎

忠孝節義判官

水月大師符

鄭道士

葉叔厚

卷第十五十二事

黃師憲購梨山

虞孟文妾

房梁公父墓

朱僕射

阮郴州婦

朱氏置異

卷第十六十六事

陶象子

王鳳山

餘杭三夜叉

華陽觀詩

會稽儀曹麻

王省元

確夢

王氏石銘

卷第十七十一事

沈見鬼

靈顯真人

關山獺

雜肉餒頭缺

王鐵面

劉真叔

卷第十八十二事

錫盆冰花

楊宜贊

龍可前知

賈縣丞

黃鳥喬

周昌時孝行

魚肉道人

種西香道人

燕子樓

岳侍郎換骨

金山設冥

太清宮道人

王少保

張常先

秦昌齡

王氏二妾

廣州女

異人癰疽方

馮尙書

仙巖三羊

吳元夢

安國寺神

長龍眼缺

若狹龍

張風子

韓太尉

星宮金鑰

燥蝦翁

桂生大丹

國香詩

卷第十九十六事

宋氏葬地

棠陰角塵

朱通判

汪大郎馬

婺州雷

天帝召段瓊

屈師放煙

虜亮死兆

卷第二十五事

九華山偉人

劉希范

時適及第

兩頭龜缺

鄭司業庖人

蕭六郎缺

房州湯泉缺

蠟屐亭詩缺

豬耳銀

契丹誦詩

閩州道人

徐大夫

林靈素

張拱遇仙

餅家小紅

薛秀才

威恩院主

濰州猪

雷鬼墜巾

無町畦道人

青城監稅子

青墩蛟蛇

施開詩夢

荆南妖巫

玉師子缺

張朝女

頂山寺缺

長生道人缺

王君儀缺

空立雲氣復冒其體。鼓於雲間。霆聲再震。金蛇長數丈。乘電光入幽園中。法及何甥謂與常雷電亡異。而餘人不覺。其夜神將曰。聞遠方神物為諸鬼地。且將劫吾獄。命檻車錮於內。羅甲卒衛守。安之焚栝。鐵數萬以輻士。既焚。則已班給。人總得七錢。數日。女疾如故。安之復領神將來曰。女魂又為鬼所奪矣。於是解髮。禹步。仗劍呵祝。每俘獲必囚之。何甥自是無所視。法見神將形漸長大如人。揖季宣就席。與論鬼神之事。曰。非是。真有原皆起於人心。人心存而有之。無無所致。詰。又語法問學。曰。當讀容智顯。兩先生文集。告以世無此書。曰。書已為秦政焚滅矣。承烈先生者。顯謨先生子也。其意蓋指帝堯及文王武王。又曰。人無信不立。果知自信。則先王之道。可由學而致。宣外甥久病瘵。女兄視此事敬異之。神即傍顧曰。聞親戚間有鬼。可并案也。安之不許。明日。女兄來假室治甥病。神降者三人。其一類左司公。呼宜小字曰。虎兒。吾汝父也。今為天上明威王。位在岳飛右。吾兄吏部。專待制。甥姻家孫祕丞。初分將五雷兵。亦為三明。當與孫公過汝。宜治具以待。凡捕得七鬼。悉繫獄。迨夜下漏。呼囚大略如人世。明日。神將來甚衆。自此不復離堂戶。或稱南北斗真武。嶽帝。灌口神君。成湯。高宗。伊尹。周公。陳搏。司馬溫公者。又言堯舜在天為左右相。文王與樞密。孔子居翰苑。其語多野鄙可笑。閻羅王。望神將再拜謁。勸陰吏索薛氏先亡者。得男女十有六人。宜父母及外舅孫公咸在。皆公服。一家婢僕悉見。席罷。曰。獄事未竟。明當再來。今日饌具殊薄。後必加豐。令足以成禮。遂去。獨留兩偏將微巡。法出。見吏士塞途。所經祠廟。主者迎。一一走卒。還白曰。上天以下元考功。吾王轉飛天大神。王以元帥董督五院矣。五院者。安之所行法也。宜兄甯仲。稱怪之。謂言曰。此奇鬼附託。不足復視。宜曰。鬼神固難知。既稱吾先人。安得不祭。神將稍不懼。為奏。甯仲等不孝。請于帝。減其算。旋得詔報。可。意欲以懼。宜。明夜十六人復集。自設供。張。變堂。與為廣庭。帷帶皆錦繡。器用皆金玉。男子貂蟬。冠服。婦人綉衣。侍女珠翠。金石備樂。如墳。祝。故之。屬。法所未嘗見。酒既酣。奏妓為。激。寒。胡。曼。延。龍。爵。之。戲。千。詭。萬。態。聽。其。音。調。若。因。風。自。遠。而。至。伶。官。致。語。多。識。未。來。事。或。謂。不。已。信。者。皆。蠱。俗。持。兩。端。自。相。釋。戾。頗。覺。人。議。已。左。司。者。哭。而。言。曰。汝。謂。死。而。無。知。可。乎。殆。有。相。焚。惑。者。非。汝。之。過。可。給。我。與。孫。公。俾。并。所。事。神。將。祠。于。室。宜。曰。大。人。死。為。天。神。甚。善。子。孫。當。蒙。福。不。宜。見。怪。以。邀。非。正。之。享。今。其。絕。影。響。勿。復。來。應。曰。諾。詰。且。久。未。起。妻。淑。者。祕。丞。女。也。亦。疑。以。為。不。可。復。視。宜。未。對。所。謂。左。司。祕。丞。者。已。泣。于。床。隅。曰。真。絕。我。乎。淑。曰。阿。舅。阿。父。幸。見。臨。何。為。造。兒。女。子。床。下。皆。大。慚。曰。汝。言。是。也。吾。即。去。遂。跨。虎。以。出。淑。謂。長。姐。吾。翁。吾。父。皆。正。人。必。不。為。此。殆。是。假。其。名。而。竊。食。者。語。竟。即。有。驅。先。二。人。來。曰。此。等。皆。妄。也。真。飛。天。王。使。我。捕。之。宜。叱。曰。汝。輩。魘。魅。亡。狀。又。欲。以。真。飛。天。誑。我。拔。劍。擊。之。則。復。其。本。質。少。焉。盡。室。皆。魘。移。時。乃。沒。明日。法。誦。書。堂。上。又。有。啓。戶。者。曰。二。魘。已。伏。誅。吾。來。報。子。宜。以。劍。拂。其。處。血。光。赫。然。它。奇。形。異。狀。者。隨。至。皆。計。窮。捨。去。其一。盤。辟。於。廷。曰。晝。日。吾。無。可。奈。何。夜。能。苦。子。耳。及。夜。徑。來。逼。法。宜。抱。之。於。懷。魘。將。以。物。噴。法。口。宜。掩。之。法。於。手。中。得。藥。投。諸。地。有。聲。墮。宣。指。問。魘。即。隱。起。已。又。投。食。器。中。淑。取。食。之。無。傷。也。夜。半。不。去。法。因。急。閉。閣。不。自。持。默。誦。周。易。乾。卦。似。小。定。既。而。復。然。淑。取。真。武。象。挂。于。傍。法。覺。如。人。噴。水。入。身。中。冷。若。冰。雪。魘。化。為。光。氣。穿。牖。而。滅。精神。始。甯。薛。氏。譏。呼。道。士。行。正。法。

夷堅丙志卷第一 八事

九聖奇鬼

永嘉薛季宣字士隆。左司郎中徵言之子也。隆興二年秋。比鄰沈氏母病。宣遣子法。與何氏二甥問之。其家方命巫沈安之治鬼。法與二甥皆見神將著戎服。長數寸。見於茶托上。飲食音語。與人不殊。得沈氏亡妾挾與偕去。追沈母之魂。頃刻而至。形如生。身化為流光。入母頂。疾為稍間。法歸。夸語薛族。神其事。時從女之夫家。苦艱。女積抱心恙。邀安之視之。執二魘焉。狀類猴而手足不具。神將曰。其三遠遁。請得追迹。俄甲士數百。建旗來前。旗章畫三辰八卦。舒光燐然。器械悉具。弩梁施八龍首。機藏柄中。觸一機則八龍張吻受箭。激而發之。隨如也。無何縛三魘至。又執二人。一青巾。一髮髻。皆木葉被體。命置獄。考竟。地獄百毒。湯鑊劍確。隨索隨見。鬼形糜碎。死而復甦。屢矣。訖不承。安之呼別將監面跨馬者。訊治。叱左右考鞠。親折鬼四支。投于空。而承以粟。大抵不能過前。而鬼屈服受辭。具言乃宅旁樹。刺其腹得一卷書。曰。此女魂也。投之於口。亦入其頂中。是夕小愈。明日。神將首魘黨三。挾大力。不肯就逮。方以兵見拒。請擊之。遣發卒數萬。且召會城隍五。偵候絡繹。既而告敗。或有為所刺。罵而歸者。曰。通郡郭為戰場。我軍巷關。皆不利。又遣鐵騎將率十倍之衆以往。亦敗。安之色不怡。燒符追玉簡。三雷院兵為援。會日暮不決。後二日。始有執旗來獻捷者。如世間捷旗。而後加謹報二字。得一會。冕服而朱纓。械之大青鬼。稱為雷部。惡

船歷指其短，惟不及張。幸華偶隨請而至，船昨稱舊僕陳德華，叱令吐實。曰：我西廟五通九聖也。沈安之所事，皆吾趙屬。此郡人事我，唯薛氏不然。故因沈以給之，欲害其子。今手足俱露，請從此別。華去之明日，妖復作。攻云益甚，華始命考召。法見神人散髮飛空，乘鐵火輪，魁以藥驅迎拒之人，輪皆喪。九聖者，自稱神將，著紗帽，縉服，與道士並步，到噴水，略無忌憚。華歸焚香，上奏掃室為獄，實灰焉。明日，聞灰跡一鬼一婦人就繫，獄吏朱衣在傍，空中鬼反呼正神為賊將，言曰：勿得以此搆我。我為王邦佐，鐵心石腸人也。汝何能為？趣修我廟，乃已。宜不復問，傾僕毀其廟，悉斷土偶。初，法夢為羣猴昇入穴，青色鬼牽虎，斷斷然。於是其像廟既壞，邦佐方引咎，請於法。宜還家，續口七人至。其一自名蕭邦貢，法呼曰：神將胡不擒此，即有大星出中庭，雲蒸其下。三魁扶搖而上，旋致于灰室，其四脫走，火輪石斧交涌雲際。凡俘鬼二十一，皆斬首。其十五尸，印火文于背，曰：山魁不道，天命誅之。其六尸，印文稱古埋伏尸，不著墳墓，害及十人者，竿梟其首以徇。是夕，啓獄，灰迹從橫，凌亂而繁者，才五輩。將上送北鄆，金甲神持黃紙符，勅示法。上為列星九，中畫黑殺符，下云大小鬼神道者並誅之。法錄示華，華喜曰：上帝有命矣。實明請獄問吏，吏白制勅已定，行刑可也。首惡非王邦佐，實蕭文佐，蕭忠孝，李不遠，餘不可勝計。姓名不足問也。甲卒以木隴石，印木丸之屬，列廷下。吏具成案律書，登几呼軍正案法。一吏捧策書至，曰：已有特旨，無庸以律令從事。先列罪於漆板，易以朱榜，金填之。立大旗，書太清天樞院下，揭牌曰：奉勅某神將行刑，吏以引示法曰：有勅諸魁并其所偶，一切案誅之。五雷判官者進，曰：元惡斃以陰雷，皆三生三死，次十五人支解。餘陰雷擊之，引三魁震于前，酌水灌頂，旋復活。如是三擊乃死，以篋盛尸去。三朱榜標其後，曰：九聖，曰：山魁，曰：五通，罪皆有狀，使徇于廟，相次以隴牀釘二男四女及六魁，創者朱帕首，虎文衣，亦各書其罪。一人乃舊婢華奴，以震死而為厲者，一人非命而為木魅者，男強死而行疫者，魁正神而邪行者，詐稱九聖者，竊正神之廟食者，生不守正，死為邪鬼，殺人誤國無所不至，而蹤跡詭秘如某人者，皆先唱以食，吞以木丸而後樹之。其斃於雷火者，又二十二人，竟刑皆失所在。武吏持天樞院牒致官曰：山魁之戮，非本院敢違天律。為據臣僚奏請，專勅施行，謹請照會。初，郡人舉九聖淫祠，久為民患。及是光響訖熄，自沈巫治從女病，以十月七日，迨二十八日，乃畢事。首尾踰再旬，查華所降天人，與沈巫之怪，無以異。弟語音如鐘，擊金玉，細若嬰兒，而怪聲則重濁類人云。宜恨其始以輕信召禍，自為文曰：志過紀本末尤詳，予采取其大概，著諸此。法時方十四五歲。

陳舜民

晉江主簿陳舜民，被徵詣福州，未至三驛，已就館。從者皆出外，獨坐于堂。有婦人自東偏房出，著淡黃衫，觀裝甚濟，徘徊堂上，歌新水詞兩闕。舜民知其鬼物，默誦天蓬咒，殊不顧。緩步低唱，其容如初。舜民益疾，誦咒聲漸厲，婦人頰然怒曰：何必如此！趨入房，乃不見。陳叔子

賈院鬼

臨安賈院故多怪物，吏卒往往見之。乾道元年秋試，黃仲乘舟，胡長文元賈芮國瑞昌禹功水為考試。

官。國子監胥長柳榮，獨處一室，病疴畫臥。一男子一婦人，攜手而入，招榮曰：門外極可觀，君奈何獨塊處此？榮不應。就榻強挽之，榮起坐，燈念蕭天蓬咒，才數句，兩人即趨出。禹功之僕，取湯於中堂，覺如人疾步相逼者，心頗動，望堂上燈光，方敢回顧，乃白鴉一羣，叱之即沒。長文之小史，從堂後中間過，遇婦人高髻盛服，凭闌坐，不見其足，稍前視之，已失矣。持更者言：每夕必見此鬼往來云。

東橋土地

李允升者，以進士登第，用樞密使汪明遠薦，得上元令。歸宜興待闕，夢縣之東橋土地遣人來迎，云當作交代。允升辭以當赴官，不願為此職。土偶甚怒，曰：汝且去上元滿一任，允升到官二年，以事去，竟用賊罪徙嶺南。

閻羅王

林衡，字平甫，平生仕宦，以剛猛疾惡自任。嘗知秀州，年過八十，乃以薦被召，除直敷文閣。既而言者以為不當得罷歸，歸而病，病且革，見吏抱案牘來，紙尾大書閻羅王林衡，衡驚以語其家。前此二十年，蓋嘗夢為此職，祕不敢言，今其不免矣。家人憂之，少日遂卒。卒之夕，秀州精嚴寺僧十餘人，同夢出南門迎閻羅王，車中坐者，儼然林君也。衡居于秀之南門外，時乾道二年。二事方務德說

文氏女

乾道三年四月，永州文氏女及笄，已定昏將嫁。前兩夕，夢黃衣人領至官曹，判官綠袍戴幘，迎謂曰：且得汝來，此間錯了公事。起大獄十五六年，累人不少，汝且歸，明日復來，遂覺。以白父母，殊不曉其言。次夕，又夢至殿下，王者據案坐，判官抱文牘以上。王判云：改正，即有人持湯一杯，於廷下飲之。極腥惡，出門而寤，則化為男子矣。父母驚遣報婿，婿家以為本非女子，特以詐給人，投牒訟于州，案驗得實，乃已。其語音態度，猶與女不異，但改衣男服爾。婿家復欲妻之以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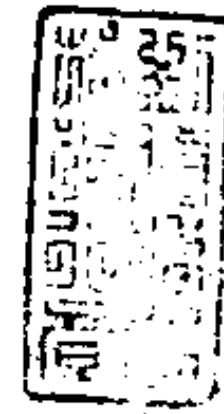
神乞籙

永州慈門相對有小廟，廟神見夢于錄事參軍何生，曰：吾一方土地神耳，非王侯也。郡守每出入，必徑祠下，我輒趨避之，殊不自安。就君乞一籙蔽我，如其言。明日夢來謝。化州守何休說

南嶽判官

李撫，字德粹，濟南人。建炎初，度江寓居縉雲，調台州教授。軍車赴官，與州鈴轄趙士珪善，以官舍去學遠，請於趙，願易其處。趙許之。既徙家往居，撫稍貧，鈴轄且謁告歸迎妻子，未還。教授廨內有小樓，趙氏之人至其上，聞馳馬呼噪聲，恐而下，則歌吹間作，如大合樂。遽以告趙，即日反故宅。撫還亦但處元廨中，久之從容謂趙曰：吾前生為天曹錄事，坐有過謫居人間，而吾平生操心不善，故所享殊弗永。去此半月，當發惡瘡死，取以後事累君。趙曰：必無是理，勿妄言。才旬日，疽生于臍，信宿便淫，見骨果死。死數日，家方飯僧，庖婢在房，舉止驟與常異，自稱教授來，遣僕急邀趙。趙至，婢泣而言曰：撫死矣，以在生惡惡受隨至重，可令吾家用今夕脫離。謝罪于天。趙即呼道士如其請，婢著青袍執簡戴幘，雍容出拜，外間聞之。

爭入觀。婢炷香跪爐。與官人無少異。醜竟。又謂趙曰。已蒙道力。得脫苦趣。猶當為異類。只在郡城某橋下。過三日。幸一視我。三日往焉。見巨黑蟒蟠屈土中。半露其脊。趙醉之以酒。他日。婢復作。來。又邀趙。謂曰。蟒已免。今為南嶽判官。威權況味。非陽官可及。得請於上天。許般家矣。遣骸滿室。唯君是託。趙責之曰。君為士人。豈不知書。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君既不幸早世。而令一家共入鬼錄。可乎。婢不復答。少頃。即蘇。未幾。妻繼亡。三子皆幼。凡其送終之事。趙悉辦之。撫從兄德升。尚書。後居天台。始收其孤云。趙子不



夷堅丙志卷第二十事

舞陽侯廟

馮當可時行爲萬州守。郡有舞陽侯廟。民俗奉之甚謹。馮以爲嗜從漢高祖入蜀漢。未久即遷定三秦。取項羽。未嘗復西。而萬州落南已深。與黔中接。非嗜所得至也。是必夷狄之鬼。假託附著。以取血食爾。法不當祀。即日撤其祠。未幾出視事。見偉丈夫被甲持戟。儀狀甚武。坐於公庭上。馮知其怪也。叱之。掀髯怒曰。吾乃漢舞陽侯。廟食于茲地千歲矣。何負於君。而見毀撤。吾無所歸。今當與君同處此。馮以所疑質責之。其人自言爲真。不曰馮奮曰。借使真。亦何足道。歷歷其平生所爲。不少。馮神無以爲計。奄奄而滅。自是雖不復形見。然日撓其家。馮之子年七八歲。屢執縛于大木之杪。如是數月。馮用公事去郡。然後已。

魏秀才

成都雙流縣宇文氏。大族也。即僧寺爲書堂。極廣。延士人魏君。誨其羣從子弟。它日家有姻禮。張樂命伎。優伶之戲甚盛。諸生皆往觀。至暮。值僕數輩亦委去。魏獨處室中。心頗動。上堂欲尋僧。而諸僧適出。民家作佛事。聞寺悄然。乃反室張燈而坐。夏夜盛熱。應隔穿漏。松竹淒涼。明月滿庭。一婦人數往來。知其鬼也。外戶猶未閉。不敢起。益添膏油。數挑燈。舉手顛掉。誤觸燈滅。不勝恐急。登床引帳自蔽。時時窺庭下婦人。

固自若也。既又觸帳繩絕。帳隨墜。蕩然一榻。空無遮關。愈益懼。不覺昏睡。及寤。婦人已在此。魏苦黃無計。還枕鄰之婦人。恨惋驚起。不復出外。但繞室徘徊。且笑且泣。雞初鳴。忽趨出。少焉僧盡歸。呼語其故。乃三日。前民家葢一椽於此。今所見蓋其真云。

蜀州紅梅仙

舊傳蜀州州治有所謂紅梅仙者。紹興中。王相之爲守。延賓中人李石爲館客。石年少才博。勇於見異。戲作兩小詩。書屏間以挑之。明日便題一章于後。若相酬答。他日郡宴客。中夕方散。石已寢。見一女子。背榻踞胡床而坐。問之不對。疑司理遣官奴來相汗染爲醜。或使君侍妾。乘主父被酒而私出者。不然。則鬼也。自謀曰。三者必居一于此矣。不如殺之。猶足以立清名于世。取劍奮而前。女子起行。相去數步。問逐之。出戶。俄躍升高木上。奄冉而滅。石始大恐。欲反室。足弱不能動。會持更卒振鈴至前。乃與俱還。次夕又至。初覺暗中如小圓光。漸隱隱辨人物。已而成人形。雖不敢與語。然財合眼。必見之。其友趙莊叔遂輩兩三人。同結科舉。謀來共宿。石囑之曰。必相與喚我。無令熟寐。以墮鬼計。然自是不復可脫。後如成都。亦隨以至。或教之曰。青城丈人觀。神仙窟宅也。君第往。彼必不敢來。既而亦然。石追悔前戲。付之於無可奈何。久之歸東川。過靈泉縣朱真人分棟山下。將入簡州境。始不見。蓋歲餘乃絕。石字知幾。乾道中爲尚書郎。

劉小五郎

漢州德陽人劉小五郎。已就寢。聞門外人爭鬪。一卒入呼之。不覺隨以行。回顧則身元在床上。審其死意。殊愴然。才及門。見老嫗攜一女子。氣貌悲愁。別有兩大神。自言城隍及里域主者。取大鏡照之。寒氣逼人。毛髮皆立。其中若人相殺傷狀。二神曰。非也。此女自爲南劍州劉五郎所殺。君乃漢州劉小五郎。了無相干。吾固知其誤。而早來。必欲入君門。所以紛爭者。吾止之不聽。故也。今但善還無恐。女子聞此言。泣然泣下。歎曰。茫茫尊不得。漢漢歸長夜。遂捨去。劉生即蘇。

羅赤脚

羅赤脚。名晏。閬中人。少時遇異人。攜以出。歸而有所悟解。宣和中和。或言於朝。賜封靜應處士。張魏公宣撫陝蜀。延致軍中。金虜攻饒風關。盡銳迭出。大將吳玠禦之。殺傷相當。猶堅持不去。公以爲憂。羅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遁矣。有如不然。妾當伏銖質。以受誤軍之罪。明日果引而歸。公始敬異之。連妻爲太和冲夷先生。好游漢州。每至必館於王志行朝奉家。王氏傳三世見之矣。其事志行夫婦。禮甚敬。曰。吾前身父母也。紹興丙辰歲。蜀大饑。志行買妾於流民中。妾貌甚麗。羅見而駭曰。此人安得在公家。留之稍久。得禍將不細。當相爲除之。命煮水數斗。取甕下灰一籃。喚妾前。以巾蒙其首。而注湯於灰上。煙氣勃勃然。妾即仆地。蓋枯骨一具也。羅曰。渠來時經女僧否。今安在。曰。在某處。亟呼之。伺且至。則又以巾蒙其首。復爲人形。舉止姿態。與初時不異。遂付于僧。而取其直。志行從弟志舉。登第歸。羅見之。他所授以書一卷。緘其外。戒曰。還家。不如意。則啓之。及家三日。而聞母訃。試發書。乃畫一官人綠袍騎馬。前列賀客。最後與一椽。因服者隨之。而哭。廣都龍華寺者。宇文氏功德院也。羅與主僧坐。忽起曰。房令人來。僧驚問何在。曰。入祠堂。

矣。僧謂其怪誕。明日。字文中信至。其妻房氏。正以前一日死。嘗往楊村鎮。館於陳氏。夜如廁。奔而還。曰。三十年。在甌亭得疾。萬訊如溫江。求迎於李芝提刑家。李遣數僕來。羅病良愈。即上道。戒其僕曰。自此而左。唯金堂路近。且易行。然吾不欲往。願從廣漢。或它塗以西。幸無誤。僕應曰。諾。退而背其首。行抵古城鎮。羅悶然不怡。曰。汝諸人必實我死地。固語汝勿為此來。今無及矣。是夕病復作。古城者。金堂屬鎮也。又溫江而西。蜀人以爲年百七八十歲矣。士人往問科名得失。奇應如神。茲不載。

趙縮手

趙縮手者。不知其名。本普州士人也。少年時。父母與錢令買書於成都。及半途。有方外之遇。遂弃家出游。至紹興末。蓋百餘歲矣。喜來彭漢間。行則縮兩手於胸次。以是得名。人延之食。不以多寡輒盡。飲之酒。自一盃至百盃皆不辭。或終日不飲食。亦怡然自樂。嘗於醉中放言。文潞公入蜀事。歷歷有本末。他日復詢之。曰。不知也。蕭仲乘釣家。寫其真事之。成都人房偉爲贊云。養氣近術。談道近禪。被褐懷玉。其樂也天。欲去即去。欲住即住。縮手袖間。孰測其故。趙見而笑曰。養氣安得謂之術。禪與道一也。安有二。我縮手於胸。非袖間也。取筆續曰。似驢無背。似牛無角。文殊普賢。摸索不著。又自贊曰。紅塵中白雲裏。好箇道人活計。無事東行西行。有時半醒半醉。相逢大笑高談。不是胡歌虜沸。除非同道方知。同道世間有幾。綿竹人袁仲舉。久病起。遇趙過門。邀入飲。以酒問曰。吾疾狀如此。先生將奈何。趙不答。但歌詞一闕曰。我有屋三間。柱用八山。周回四壁。海濶闊。萬象森羅爲斗拱。瓦蓋青天無漏。得多年結就。因緣。修成功行滿三年。降得火龍伏得虎。陸地通仙。云此呂洞賓所作也。吾亦有一篇。又歌曰。損屋一間兒。好與支持。休教風雨等閑欺。寬箇帶修安穩路。休遣人知。須是著便。宜運轉臨時。祇知險裏卻防危。透得玄關歸去路。方步雲梯。歌罷。滿引數杯。無所言而去。仲乘正與偕行。徐問其故。曰。觀吾詞意。可見矣。後旬日。袁果死。什邡縣風俗。每以正月作衛真人生日。道衆畢會。趙亦往。寓於居人謝氏。先一夕告之曰。住君家不爲便。假我此榻。吾將有所之。拂旦徑趨對門小寺。得一室。据榻坐。傍人怪其不言。就視已卒矣。會者數千人。爭先來觀。以香火致敬。越三日火化。其骨鈎聯如鎖子云。

長道漁翁

興州長道民。以釣魚爲業。家在嘉陵江北。每日必擊小舟過江南。垂綸於石上。至哺而返。老矣尙自力不輟。一日且暮。猶不歸。妻子遙望之。民宛然據石如常時。而呼之不應。疑以爲得疾。其子連鼓棹往視。見表衣覆其體。是日未嘗雨。民元不持蓑笠行。既至已死。但蚯蚓遍滿身中。啞醫不置。若披蓑茸茸然。蓋平生取魚用蚓爲餌也。

守約長老

漢州楊村鎮三聖寺。長老守約。彭州人。元受業於州之白鹿山。既死。其弟子在山中者夢之。曰。吾已託身異類。只在山下某人家。宜來啖我。弟子覺而泣。明日往訪焉。得一犬。四體純黑。唯腹下白毛一叢。儼然成

守約兩字。乃贖取以歸。

朱真人

成都民李氏。居郡城北。嘗有丐者至。容體垢汙。可憐。與之錢不肯去。叱逐之。入于門側。遂隱不見。李氏雖怪。然不測爲何人。後三日。別一道士至。顧其家人言曰。汝家光采頓異。殆有神仙過此者。曰。無之。道士指左扉拱手曰。此靈泉朱真人象也。始歸視之。面目冠裳。歷歷可辨。道士曰。真人來而君不識。豈非命乎。吾能以繪事加其上。當爲君出力。使郡人瞻仰。即探囊中取丹粉之屬。隨手點綴。俄頃間而成。美髯長眉。容采光潤。宛然神仙中人。李氏驚喜。呼妻子稽首百拜。道士曰。猶有一處未了。吾只在對街天慶觀。今姑歸。晚當復來。不揖而出。過期杳不至。就問之。蓋未嘗有此人。李氏愈恨其不遇。揭扉施觀中。張忠定參政。爲府帥。爲建小殿以奉焉。

聶從志

儀州華亭人。聶從志。良醫也。邑丞妻李氏。病垂死。治之得生。李氏美而淫。慕聶之貌。他日丞往傍郡。李倚稱有疾。使邀之。伺其至。語之曰。我幾入鬼錄。賴君復生。願世間物無足以報德。願以此身供枕席之奉。聶驚懼。但笑詞謝。李垂涕固請。辭情愈哀。聶不敢答。趨而出。徑還家。再招不復往。迨夜。李盛飾治容。扣門就之。持其手曰。君必從我。聶絕袖脫去。乃止。亦未嘗與人言。後歲餘。儀州推官黃靖國病。陰吏逮入冥證事。且還。一吏揖使少留。將有所覩。又行至河邊。見獄吏押一婦人。持刀剖其腹。擗其腸而滌之。傍有僧語曰。此乃子同官某之妻也。欲與醫者聶生通。聶不許。見好色而不動心。可謂善士。其人壽止六十。以此陰德。遂延一紀。仍世世賜子孫一人。官婦人減算。如聶所增之數。所以薄滌腸胃者。除其淫也。靖國素與聶善。既寢。密往詢之。聶驚曰。方私語時。無一人聞者。而奔來之夕。吾獨處室中。此唯婦人與吾知爾。君安所得聞。靖國具以告。由是播於衆口。時熙甯初也。王敏仲勸善錄。書其事。他曲折甚詳。然頗有小異。又無聶君名及李氏姓。聶死後。一子登科。其孫曰。圖南。紹興中。爲漢州推官。屬仙井喻迪。擢汝州作隱德詩數百言。以發潛德。其詞曰。太虛八境初無二。中有道人常洞視。借問道人何等公。從志其名聶其氏。華亭春甯戰桃李。香氣入簾人破睡。凌波微步度勞塵。梔子同心傳密意。道人不動如澄水。看破新裝小年紀。回身向郎郎忍弄。愁眺月華空掩涕。含羞轉態春百媚。而我定心初不起。世人悠悠初未始。故有冥籍還見記。儀州判官臨穎生。良原田夜黃衣吏。手提淡墨但倉黃。門列陰兵更奇偉。味爽堂皇勢呀豁。玉帶神君氣高厲。靖國再拜呼使前。案頭吏抱百葉紙。數行具書一善事。聶君夜卻淫奔李。由來胸中無濁見。前塵百暗心常止。一室超然方隱几。入眼狂花亂飄墜。定情豈復願條脫。合歡未許同陽燧。坐令密行動幽祇。棘使華年增一紀。出門仍問紫衣翁。陰誅與世無差異。百葉部中分次第。忠孝弃捐神所剔。殺生之報定何如。朝生暮死蜂蟬爾。踏翠裁紅可憐妓。濯足瓊漿被覆蓋。房公湖邊秋色裏。阿孫圖南前拜跪。扣頭授我如上事。願賜英篇書所以。我聞南曹北曹尺有咫。天知地知元密邇。豈惟妙藥徹五藏。况復寶鑑懸千里。幽中諒有鬼能言。密處須防竊有耳。諸生舉止雖細微。動念觀心實幽邃。端知天上戊申錄。記盡人間不

平地東鄰西舍。不知。卻有鬼神。知子細。障礙為空。只有此心。難掩蔽。云何。是有明暗。至行通神。裁一理。道人兩眼。無赤青。指定人間。幾真偽。趙驊已矣。馬元死。那有隱德。如君子。嗟我。諸生。苦流轉。奔色。奔聲。復奔味。其間。貪魅。尤陰險。收索。提入。饑。却兒。阿對。共擲。麻。笑殺。官人。常夢。離。離。云。幽。幽。巧。規。避。債。債。差。之。那。不。愧。哀。哉。龍。王。靈。公。未。省。胡。顏。向。那。容。我。愛。昔。人。尤。簡。貴。寡。欲。清。真。有。高。氣。曠。然。澹。處。但。真。獨。胸。中。豈。復。留。塵。累。生。死。幽。明。了。不。期。是。心。默。與。神。明。契。王。忱。編。被。下。庭。堂。李。約。寶。珠。存。含。怪。九。原。可。作。吾。與。歸。欲。除。容。之。想。幽。致。喻。公。詩。頗。奇。麗。或。不。可。曉。云。此卷皆實仲景云

夷堅丙志卷第二十一事

黃花偃泉

成都人楊起。字成翁。政和中。與鄉人任舉。同入京。赴省試。出散關。下行黃花右界中。此地素多寇。不敢緩。馬。瘡。僕。痛。正。暑。倦。困。入。道。旁。僧。舍。少。憩。長。廊。間。寂。不。逢。一。僧。兩。客。即。堂。上。假。寐。楊。睡。未。熟。一。青。衣。童。長。二。尺。面。色。蒼。黑。自。外。來。持。白。紙。一。幅。直。至。于。傍。欲。以。覆。其。面。相。去。尺。許。若。人。擊。其。肘。不。能。前。童。卻。立。咨。嗟。久之。掩。泣。而。去。楊。以。為。不。祥。洒。淚。自。悼。亦。不。敢。語。人。是。夕。泊。村。店。中。方。就。枕。童。亦。至。徑。造。桌。側。以。所。攜。紙。蒙。之。退。而。舞。躍。為。得。志。洋洋。之。態。舉。不。覺。也。明日。行。三十。里。間。逢。清。溪。流。水。二。人。往。濯。足。舉。事。楊。先。登。泉。方。以。漱。蕩。為。酒。未。忍。去。忽。大。聲。疾。呼。楊。回。首。視。之。已。為。虎。銜。去。矣。始。知。所。見。蓋。偃。鬼。云。楊。是。年。登。科。

諾那尊者

眉州青神縣中巖山。諾那尊者道場也。山下三石筍。峭拔鼎立。游人齋戒往宿。多獲見華幢豪光之瑞。臨印宋似孫過其地。逢一僧在前。醉臥。挂新筍三枝於杖頭。時方午暑。殊可惜。然宋嘗語也。僧回首。咄曰。我不飲酒。君何得以犯戒。誘我。宋怒。不。對。猶。以。其。醉。強。忍。不。與。校。僧。又。曰。知。君。是。依。政。宋。官。人。博。有。淨。緣。故。得。至。此。宋。忽。悟。其。人。負。三。筍。豈。非。尊。者。示。現。乎。下。車。欲。致。敬。無。所。觀。矣。

李弼達

李弼達者。東州人。建炎間入蜀。後為蜀州江原宰。與邑人胡生游。胡生妻。四川都轉運使之女。女嘗陷虜。後乃嫁胡。弼達每戲侮之。至作小時。以資嘲誚。胡積不能堪。采樵其公。公。肆。淫。惡。之。首。售。于。都。清。所。善。張。君。適。為。幹。官。證。以。為。然。下。其。事。于。眉。州。州。令。錄。事。參。軍。閻。恣。典。治。逮。捕。邑。胥。十。餘。人。下。獄。必。欲。求。其。入。已。賊。弼。達。當。官。清。白。無。過。可。指。但。得。實。買。鐵。湯。餅。為。價。錢。七。百。五。十。指。為。虧。直。恣。以。為。非。事。難。即。追。索。郡。守。畏。使。者。不。從。恣。言。立。遣。吏。逮。之。弼。達。不。勝。忿。自。刺。死。死。財。一。月。眉。之。獄。吏。與。郡。守。相。繼。亡。郡。清。與。胡。生。亦。卒。恣。官。罷。赴。調。成。都。過。雙。流。縣。就。郭。外。民。家。宿。夜。且。半。聞。扣。扉。門。者。問。為。誰。曰。弼。達。也。又。問。之。答。曰。弼。達。姓。李。君。豈。不。憶。乎。君。雖。不。開。關。吾。自。能。穿。隙。以。過。語。畢。已。在。牀。前。立。恣。甚。懼。回。面。向。壁。臥。弼。達。曰。君。不。欲。見。我。當。以。項。下。不。絮。之。故。吾。今。自。掩。之。即。解。腰。間。帛。匝。其。頸。恣。不。獲。已。起。坐。弼。達。曰。吾。前。冤。已。白。無。所。憾。然。連。坐。者。眾。非。君。來。證。之。不。可。君。固。知。我。者。今。祿。命。垂。盡。故。敢。奉。煩。一。行。向。有。未。到。人。甚。多。天。符。在。是。可。一。閱。也。取。手。中。文。書。示。恣。如。黃。紙。微。淺。碧。其。上。皆。人。姓。名。而。墨。色。濃。淡。不。齊。弼。達。指。曰。此。卷。中。皆。將。死。墨。極。濃。者。期。甚。近。最。淡。者。亦。不。出。十。年。所。以。泄。天。機。者。欲。君。傳。于。人。間。知。幽。有。鬼。神。可。信。不。疑。如。此。其。別。而。去。恣。略。能。記。所。書。它。日。其。人。病。豫。告。其。家。此。必。不。起。已。而。果。然。蓋。以。所。見。驗。之。也。恣。少。時。亦。卒。

費道樞

費樞。字道樞。廣都人。宣和庚子歲入京師。將至長安。舍于燕脂坡下旅館。解擔時日已昏。山。主。家。婦。嫗。然。倚。戶。顧。客。微。笑。發。勞。苦。之。語。中。夜。獨。身。來。前。曰。竊。慕。上。客。風。致。願。奉。頃。刻。之。歡。可。乎。費。愕。然。曰。汝。何。為。者。何。以。得。至。此。曰。我。父。京。師。販。繒。主。人。也。家。在。某。里。以。我。嫁。此。店。子。夫。今。亡。貧。無。以。歸。不。能。忍。獨。宿。冒。恥。就。子。費。曰。吾。不。欲。犯。非。禮。汝。之。情。吾。實。知。之。當。往。訪。汝。父。令。遣。人。迎。汝。汝。勿。怨。婦。人。羞。愧。不。樂。去。費。至。京。他。日。過。某。里。得。所。謂。販。繒。者。家。通。名。欲。相。見。主。人。曰。客。何。人。安。得。與。我。有。故。答。曰。吾。蜀。人。費。樞。也。比。經。長。安。邂逅。翁。女。有。所。託。是。以。來。翁。踴。躍。出。迎。曰。曠。昔。之。夜。夢。神。告。吾。女。將。失。身。於。人。非。遇。賢。秀。才。殆。矣。君。姓。字。真。是。也。願。聞。其。說。具。以。告。翁。流。涕。拱。謝。曰。神。官。君。且。為。貴。人。當。不。妄。退。而。計。其。夢。果。所。見。女。之。時。即。日。遣。長。子。取。女。歸。而。更。嫁。之。明。年。費。登。科。官。至。大。夫。為。巴。東。守。

楊希仲

楊希仲。字季達。蜀州新津人。未第時。為成都某氏館客。主人小婦。少而蕩。詣學舍。欲與綢繆。希仲正色拒之。遂去。其妻在鄉里。是夕夢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能自操持。不欺暗室。神明舉知之。當令魁多士。以為報。妻覺。不知何事也。歲暮夫歸。始言其故。明年。至蜀。類試。希仲為第一人。

張四郎

印州南十里白鶴山。張四郎祠。蓋神仙者流。山下碑甚古。字畫不可識。郡人云。四郎所立。以禦魃。救疾疫。後人能辨其字者。則可學仙。青城唐相為印守。好游其地。冀有所遇。每立碑下。摩挲讀之。忽能認一字。曰。豈非某字乎。傍有人應曰。然。相惡其儂言。叱使去。既而悔之。不見其人矣。又嘗出遊。逢道人立路左。作戲呼曰。使君奉贈一土鏡。命從吏取之。乃頑塊也。怒以為侮。已將執以歸。細視其塊。果耿耿有光采。始疑

為異人俄亦不知所在唐氏至今寶此土租字益大仕至秘閣修撰

常羅漢

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會故得此名楊氏媼嗜食雞平生所殺不知幾千百數既死家人作六七齋具黃錄羅漢道士方拜章僧忽至告其子曰吾為汝懺悔楊家甚善設坐延入僧願其僕去東第幾家買花雌雞一隻來如言得之命殺以具饌楊氏子泣請曰尊者見臨非有所愛惜今日正啓醮雞舉家內外久絕葷腥乞以付鄰家僧不可必欲就食食既熟就應跪坐析肉滿椀分與上真九位乃食其餘齋罷不揖而去是夕賣雞家及楊氏悉夢媼至謝曰坐生時罪業見責為雞賴常羅漢懺悔謝之賜今解脫矣自是鄰人作佛事薦亡幸其來以為冥塗得助紹興末卒今肉身猶存

道人留笠

永康青城山每歲二月十五日為道會四遠畢至巨室張氏唐氏輪主之會者既集則閉觀門須齋罷乃啓一日方齋有道人扣門欲入關者止之呼罵不已關往告張氏子張慮其擾眾堅不許其人不樂乃往山下賣茶家少駐索筆題壁間脫所頂笠挂其上祝主人曰為我視此徐當復來去未久笠如轉輪旋繞於壁上見者驚異走報觀中人共揭笠觀之得詩一首其語曰偶乘青帝出蓬萊劍戟輝輝逼九該綠履黃冠俱不識為留一笠不沉埋眾但相視悵悵然無及矣

楊抽馬

楊望才字希呂蜀州江原人自為兒童所見已異嘗從同學生借錢預言其箝中所攜數啓之而信既長遂以術聞蜀人目為楊抽馬術與人抽容狀醜怪雙目如鬼所言事絕奇其居舍南大木蔽葺數丈忽書榻於門曰明日午未間行人不可過此過則遇奇禍縣人皆相戒勿敢往如期木自拔仆地登塞街中而兩旁屋瓦略不損然所為初乃類妖誕每持鎌帛賣于肆若三丈若四丈主人審度之償錢使去既而驗之財三四尺爾或跨驢訪人而託故暫出繫驢其庭行久不反驢亦無聲視之翦紙所為也或詣郡告其妖云每祠祀時設為位六虛其東偏二位而楊夫婦與相對又一僧一道士坐其下左道惑眾在法當死坐是執送獄獄吏素畏信之不敢加械紐又慮逸去楊知其意謂曰無懼我我當再被刑責數已定吾含笑受之吾前日為某事某事法所不捨蓋虛業使然度此兩厄則成道矣司理楊忱夜定獄楊言曰賢叔某有信來乎殊可惜忱不答暨出戶而成都人來正報叔計他日又謂忱曰明年君家有異名連望字者四人及第忱一女年十六七歲暴得疾更數醫不効則又告之曰公女久病醫陳生用某藥李生用某藥皆非是此獨後庭朴樹內蛇巢爾急屏去藥須我受杖了為以符治之女當平安勿憂也忱歸語其妻且疑且信蓋常見小蛇延緣樹間而所說易醫用藥皆不妄後楊受杖歸書符遺忱使挂于樹女即酒然明年忱尋從兄弟類試果四人中選曰從望民望松望秦望先是楊取信女為妻一日招兩杖直至其居與錢三萬令用官大杖撻己及妻各二十下兩人驚問故曰吾夫婦皆比禍今先贖之皆不敢從而去及獄成與妻皆得杖如所欲贖之數而持杖者正其所招兩人晚來成都其門如市士人問命應時即答或

作賦一首詩數十韻長歌序引信筆輒成每類試必先為一詩示人語秘不可曉迨揭榜則魁者姓名必委曲見於詩或全勝百餘人豫書而補之多空缺備傍不成全字等級高下無有不合四川制置司求三十年前案牘不得以告楊楊曰在某室某第幾卷中如言而獲眉山師琛造其家鄉人在坐新得一馬黑體而白鼻楊曰以此馬與我君將不利客憲曰先生恃有術欲奪吾馬吾用錢百千未能旬日而可奪取乎楊曰欲為君救此厄而不吾信命也明年五月二十日冤當督報謹志之勿視其芻秣善護左肋過此日或可再相見客憲怒固不聽亦忘其語明年是日親飼馬馬忽跑躍疑其左肋下即死關壽卿嘗為果州教授致書為同僚詢休咎僕未至楊在室告其妻令以飯糲關教授僕飯已具僕方及門又迎問之曰不問已事而為他人來何也僕驚拜殊不知所以然與華陽富家某氏子游甚暱嘗貸錢二十千富子斬不與夜處外室聞扣門聲曰我乃東家女夫婿使酒見逐夜不可遠去幸見容富子欣然延納與共寢慮父母覺未曉呼使起杳不應但聞血履滿帳挑燈照之女身首斷為三鮮血橫流如方被刑者駭悸幾絕自念奇禍作非楊君無以救奔詣其家排闥入告急楊曰與君游久緩急當同之前日相從假貸拒我不與今急而求我何故富子哀泣引咎楊笑曰此易爾無庸憂持吾符歸實室中亟閉戶切勿語人富子謝曰果蒙君力當奉百萬以報曰何用許但當與我所需二萬錢遂以符歸備備竟夜運明潛入室不見尸一榻皎然若未嘗有漬汗者不勝喜即日攜謝錢且攜酒殺過楊所楊曰吾家冗隘不可飲盍相與出郊乎遂行訪酒家命席對酌觀嘗蟻蟻絕似前夕所偶者唯顏色姿黃為不類蟻亦類蟻目類有所疑呼問之對曰兩日前夢人召至一處少年郎留連竟夕雙雙醒體中殊不佳血下如注幾二斗乃止今猶奄奄短氣平生未嘗感此疾也始悟所致蓋其魂云虞丞相自荆襄召還子公亮遺書扣所向楊答曰得蘇不得蘇半月去作同簽書虞公以謂簽書不帶同字已久既而守蘇臺到官十五日召為同簽書樞密院事時錢處和先為簽書故加同字如此類甚多不勝載

王孔目

成都孔目吏王生住大安門外每五鼓趨府必誦大隨求呪一通將及門率值婦人行汲如是久之一旦有感志誦呪稍緩婦人忽至前曰我每且將過此吾主公必夙與如有所敬者故我汲水不敢緩今日獨否君豈有所慢乎王生悚然而去固不曉其語晚歸過江濱廟心動亟入瞻謁見壁畫一婦人手持汲器董平生所見者

唐八郎

唐八郎者本青城趙氏子父曰趙老居山下喜接道流唐年十許歲似有所遇家人失之踰兩月得於山後磐石上取以歸自是率意狂言嘗升木杪大呼曰青城市中水且至明日縣乃大火又嘗摩拊一巨木咨嗟其傍或問之曰是將為吾父柩居亡何趙老果死久之告人曰張子師在仙井我將從之游奔家而行至仙井每夜臥室中白氣被其體如月外間皆見邑人員查材老矣自謂行運與何文撰丞相同必繼魁多士紹興庚午赴廷試既行唐訪其家悉取器置之屬倒置于地曰秀才出去狀元歸可賀也一家皆

喜。彦材既入試，誤有所識於白鶴上，為內侍所發，當罷歸。以有升甲恩，特旨列於五甲末，乃悟倒置之意。士子十數輩將應舉，來謁唐。唐云：君輩皆非處任之比，任之者，處育也。是年有免舉，眾士俱不利。員顯道與宗家以肉蔬作餅，食而餘其四。其日晚，唐至索食，顯道曰：適無一物，可以為先生供。唐笑曰：肉餅尚有四枚，何靳也。凡所見皆類此。隆興初，成都村民挽車入市，逢道人，道交子二千，授以書曰：倩汝送與仙井唐八郎，民接書即行。同輩稍點者，咤曰：吾聞八郎異人也。書中得非有奇藥方書乎？發視之，白紙也。急復緘封之，繞至仙井，唐迎罵曰：何不還吾書？民再拜謝罪。唐執書再三讀，歎曰：又遲了我二十四年，不樂而去。至今猶存。此卷皆異與。

青城縣外八十里老人村，土人謂之老澤。東坡集中所載不食鹽酪年過百歲者，蓋此也。平時無人至其處，關壽卿與同志七八人，以春暮作意往游。未到二十里，日勢薄晚，鳥鳴猿悲，境界凄厲，同行相顧，塵埃之念如掃。策杖徐進，久之山月稍出，花香撲鼻，諦視之，滿山皆牡丹也。幾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見客至，欣然延入，布草席而坐，諸客謝曰：中夜為不速之客，庖僕尚遠，無所得食，願從翁賒一飯，明當償直矣。翁曰：幸不以糲食見鄙，敢論直乎？少頃，設麥飯一鉢，菜羹一盃，當席間環以椀，揖客共食。翁獨據榻正中坐，俄蒸一物如小兒狀，實于前，眾莫敢下箸。獨壽卿食少許，翁曰：吾儲此味六十年，規以待老，今遇重客不敢愛，而皆不顧，何也？取而盡食之曰：此松根下人參也。明日，導往傍舍，亦皆喜，爭相延飲。曰：茲地無稅租，吾斷山為壠，僅可播種，以贖伏臘，縣吏不到門，或經年無人跡，諸賢何為臨肯之？留三日，始送出山。凡在彼所見數百人，其少者亦眉白髮，略無小兒女曹，後不暇再往。右三事皆。

孫鬼腦

眉山人孫斯文，文懿公孫也。生而美風姿，嘗謁成都靈顯王廟，視夫人塑象端麗，心慕之。私自言曰：得妻如是，樂哉。是夕還舍，夢人持鋸截其頭，別以一頭綴項上，覺而摸索其貌大駭，取燭自照，呼妻視之，妻驚怖即死。紹興二十八年，斯文至臨安，于履見之於景靈行香處，醜狀駭人，面絕大，深目，厚唇，廣舌，鬚髮鬚如蓬，每啖物時，伸舌捲取，咀嚼如風雨聲，赫然一土偶，判官也。畫工圖其形，鬻於市，以為笑。斯文深諱前事，人問者輒曰：道與之貌也。楊公全識其未換首時，曰：與今不類，蜀人目之為孫鬼腦云。

閩州通判子

閩州通判之子，數遣小兵貨物於市，嘗持象笏至富民家，民詰之曰：此吾家來，汝從何得之？兵以實告，民入索篋中，果不見，證其為盜，執而訟于官。時同郡數家被盜，所失財物甚眾，立賞追捕，莫能得。及聞是事，皆詣府投牒，吏就鞠問，其對如初。郡守韓君以語倖，倖心疑其子，潛入書室，見所陳衣服器皿玩好，皆非己所有，大駭呼問之，以竊對。父震怒曰：吾不幸生子，而以穿窬為罪，世間之辱，何以過此！命擒縛送府，子殊無懼色，守以美言誘之曰：吾與汝父同寮，當為汝地，但還諸人原失物，必不窮竟也。遣兵官監詣其室，盡取所藏，子具言某物某家者，某物某家者，乃各以付失主，但餘皮襪一雙，無主名，子再拜懇請曰：願以見賜，守問何所用，對曰：頃登子城，見此物在城下，試取著之，便履，空如平地，自是入人家，白晝亦不能覺，守益不信，還其襪，且驗焉，子欣然，才著畢，騰身躍牆，了無滯礙，其去如飛，竟失所往。子婦姪張寅，為臨桂丞，聞之於靈川尉王現，現云：此近年事，不欲顯其姓名，特未審也。

麻姑洞婦人

青城山相去三十里，有麻姑洞，相傳云亦姑修真處也。丈人觀道士寇子隆，獨往瞻謁，至中途，遇村婦數輩，自山中擔蘿蔔中出，弛擔牽裳，就道上游泉，洗足洗菜，見子隆至，問尊師何往，曰：將謁麻姑，一婦笑曰：姑今日不在山，無用去，取蘿蔔一顆授子隆，曰：可食此，食之遂行，竊自念曰：彼皆村野愚婦，豈識麻姑為何人，得非戲我歟？忽焉如悟，回首視之，無所見矣。自是神清氣全，老無疾病，每為人草離，自稱火部尚書，壽過百歲，隆與中乃卒。

廬州詩

廬州自鄧瓊之難，死者或出為厲，帥守相繼病死，歷陽張晉彥，作詩于官，隴邦人立廟祀之，廬人如其戒，郡治始甯，其詩曰：平湖阻城南，長淮帶城西，壯哉金斗勢，吳人築合肥，曹瞞狼顧地，符秦又頗擠，六飛駐吳會，重兵鎮邊陲，紹興丁巳歲，書生宿戎機，鄧瓊劫衆叛，度河從偽齊，蒼黃驅迫際，白刃加扶持，在職

諸君子臨難節不虧，尚書殉國事。既以身死之，罵賊語悲壯。嗚呼趙使君，忠血灑路歧。趙使君，州衙張寶大將，橫戶枕階基。至今遺部曲，言之皆涕洟。不從亂，被害於州治。法當為請諡，史策垂清規。法當為立廟，血食安淮沂。奈何後之人，邈然非吾思。官居潭潭府，神不芘茅茨。冤氣與精魄，皇皇何所依。所以州宅內，鬼物多怪奇。月明庭廡下，髣髴若有窺。警欬聞動息，衣冠儼容儀。士民日凋瘵，岳牧嬰禍罹。一紀八除帥，五喪三哭妻。張節度宗顯，夫婦俱喪。陳學規，半舍人，節度大。擢疹徹骨，脫衣痛粘皮。狂氓據聽事，夫人憑指揮。玉勒要為馬，雲鬢追小姬。同列頃刻許，異事今古稀。宗顯妻既死，日有村民狂走，登聽事，控坐作妻。附語怨曹家，事又官欲取為馬，與小婢俄皆死。磊落陳開學，文章李紫微。築城志不遂，起廢止於斯。杜侯在官日，夜寢鬼來答。拔劍起驅逐，反顧出戶幃。曰：杜二汝福，即有鼓盆悲。杜夜為符，張答聖拔劍。德章罷郡去，厭厭若行尸。還家席未煖，凶問忽四馳。德章安道移嘉禾，病骨何堪羸。于時秋暑熾，絮帽裹頰頰。餘齡亦何有，幹在神已睽。王安道帥廬，病亟。師說達吏治，通材長拊接。東來期月政，簡靜民甚宜。傳聞蓋棺日，邑里皆號咷。近者吳徽閣，魚軒發靈輶。營卒仆公宇，廢廟裏微帷。行路聞若駭，舉家驚欲癡。吳洞之妻，與一馬同斃。昔有鄰中守，迴諱姓尉遲。後周死國難，英忠未立祠。及唐開元日，刺史多艱危。居官屢謫死，未至先歎欷。仁矣張嘉祐，下車知端倪。廟貌殿祀典，滿考遷京畿。兄弟列三戟，金吾有光輝。吳競繼為政，神則加冕衣。自此守無思，史書信可推。伯有執鄭政，汰侈荒于嬉。出奔復為亂，羊肆死猖披。強魂作淫厲，殺人如取攜。其後立良止，祭祀在宗枝。罪戮彼自取，禍福尚能移。族大所馮厚，子產豈吾欺。寒溫五種瘧，踴躍一足變。或能為病祟，祈禱烹伏雌。況我義烈士，品秩非賤卑。凜凜有生氣，為神復何疑。勺水不酌地，敢望壺與蹄。片瓦不覆頂，敢望題與楹。邦君寄民社，此責將任誰。既往不足咎，來者猶可追。依包孝肅，或依皇地祇。經營數楹屋，豐儉隨公私。城中有后土廟，祠李肅公。丹青羅像設，香火奉歲時。尚書名位重，正寢或可施。呂姬徇夫葬，義婦嚴中閨。有婦呂向，善活髮之術。吳中清賢列兩廡，後先分等衰。當時同難士，物色不可遺。張陳李鮑韓，勢必相追隨。德章病而去，去取更臨時。尊魯陳儼雅，劍佩光陸離。匠事落成日，醮祭獨州治。青詞奏上帝，冊祝告神知。若曰物異趣，人鬼安同栖。茲焉卜新宅，再拜迎將歸。悲筋響蕭瑟，風取行差池。穹曼亦異色，道路皆悽悽。巍哉文武廟，千載無傾欹。使君享安穩，高堂樂融融。怡豈弟布惠政，吉祥介繁縟。遂紆紫泥詔，入侍白玉墀。斯民獲後福，年穀得禳祈。坎坎夜伐鼓，欣欣朝薦饗。人神所依賴，時平物不疵。中興天子聖，羣公方倚毗。明德格幽顯，和風被華夷。典章察文治，昭然日星垂。臣工靡不報，秩祀當緝熙。四聰無壅塞，百揆欽疇咨。咨爾淮西吏，不請奚俟為。露章畫中旨，施行敢稽遲。太常定廟額，金勝華標題。特書旌死節，大字刻豐碑。碑陰有堅石，鐫我廬州詩。

趙和尚

僧宗印，本陝西士人，姓趙氏，弄俗為僧。靖康時在長安，住大利，好談世間事，詞鋒如雲，方金寇犯關，范謙叔致書左丞，帥京兆，節制五路軍，一見大喜，邀使反儒服，即往謁華山廟，自言以身濟世之意，遂從范公，范以便宜命之官，艱難中頗有功，積遷至直龍圖閣，已而隸川陝宣撫司，亦領兵數千人，對客輒大言，常

云吾留意釋氏，得大辨才，在古佛中，當與淨明維摩等，至於貫穿今古，精練吏事，於天下文官實為第一，料敵應變，決機兩陳之間，於天下武官亦為第一，若四方多壘，煙塵未清，則為盜賊第一人，不敢多遜，坐客畏其言，無敢答者，其評議人物，凶險好罵，蓋出天資，既得志，前後度僧五百，皆名曰宗印，使之代己，時已年六十餘矣，不復姿，唯買妾二十人，後解兵閑居，數歲而得疾，藏府洞泄無時，羣妾弄去不視，趙自取其糞食之，有見而怪之者，答曰：汝安得知此味，經旬乃死，識者以為口業之報，席大光守河中，日嘗蒙其力，適帥湖南，為飯千僧以資福，趙雖通顯，人猶呼為趙和尚云。

景家宅

達州江外，民景氏宅甚大，其側古冢屹然，時時鬼物出見，處者不甯，徙入城避之，予婦家人蜀，僦以居，外舅之弟宗正，夏夜露宿，過三更，見大毛物，睚眦而前，引手拍其項，宗正驚起，厲聲叱之曰：汝豈不見北斗在上乎，乃敢爾，其物應聲退，安寢至明。

蜀州紫氣

崇甯三年，成都人凌戡，詣闕告官蜀州新津縣瑞應鄉民程遇，本名程光家葬父母，其墳山上常有火光，紫氣，詔下本郡，令速徙它處，仍命掘其穴成池，環山三里內，自今不許為墓域，郡每以季月差邑官檢視，明年，詔以其地屢有光景動人，宜為奉真植福之所，乃建道觀，名曰前威，賜田十頃，歲度董行二人，後二年，光堯太上皇帝誕降，實始封蜀國公，竟以潛藩升為崇慶軍節度，遂應火光紫氣之符，而程氏子名適，與帝嫌名同，天命昭灼如此。

查氏餅異

荆南查氏，世居沙頭，有女自幼好食餅，每食時，但取其中有糖及麻者咀之，而棄其圈，亦小兒常態也，乾道二年，女十四歲矣，因步中庭，雨忽作，有物挾以騰空，震雷擊之，墮地死，天雨餅捲者，移時乃止，羣犬攫食，與異者不異，宋之謂。

小溪縣令妾

蜀士某，部綱東下，出成都，泊舟江濱廟，天未明，入祠拜謁，望正殿內一婦人已先在，疑其鬼也，甚懼，稍定倚戶窺之，婦人焚香亟拜，泣而禱曰：妾本京師人，早失父，隨母西入川，嫁成都人某氏，今七年，生男女二人，人良，去年赴絳州，小溪令，不挈家行，亦無書信來，近聞負約別娶矣，妾窮獨難久處，四顧子子，更無親戚可依，曉夕思之，惟有一死，願大王監此心，即以剗刀自刎，登時仆地，士人驚怖，且恐暗味累已，亟登舟解維過小溪，所謂縣令者，乃鄉人也，出迎於江亭，從容及其家事，令曰：向買一妾留家間，久未暇取，士人略道其形容蹤跡，令驚曰：皆是也，君何由知之，乃話所見，令惘然俛首不語，俄告去，喚湯至，已不能執杯，曰：君所言才畢，此人即在傍，吾不免矣，遂升車回，及縣治而死，此乾道元年事也，亦黃仲采說，云某部綱，者欲再訪其詳未得也。

郢人捕龜

郢州江中，積苦老龜出沒，為隄岸及舟船之害，郡設百千賞募人殺之，有漁者出應募，問所須，但求一渡

船兩人操楫。大獲一枚。猪肝一具。及鐵鈎環索之屬。至日登舟。穴籬底。以鈎挂肝。其內順流以行。移時。龜出食肝。併吞鈎。首不能縮。怒甚。引頸出於籬。欲犯船。而身礙籬間。進退不可。漁者以篋擊其首。統然而沒。則放索隨之。任其所往。度已困。復舉索引鈎。又擊之。至于三四。龜死。始棹舟。擣岸。邦人觀者如堵。喜其去害。爭出錢與之。蓋龜性嗜猪肝。漁者知之。又得操縱之術。故為力甚易。仲乘

桃源石文

建炎三年四月。鼎州桃源洞大水。巨石隨流而下。石間有文。似天書。而字畫皎然。可識凡三十二字。云。無為大道。天知人情。無為窮冥。神見人形。心言言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其言雖簡。而有警於人世。

非黃雞子

張魏公居京師。赴客飯。以非黃雞子為饌。公不欲食。主人強之。不得已為食三顆。而意亦作惡。不終席而歸。夜中忽足痛不可忍。秉燭照之。乃三雞啄其足。一牡二牝。金甲大神立於旁。扣公曰。發願否。公曰。願盡此生不食雞子。神曰。願輕。公又曰。某此生不犯戒。則母氏延無量之壽。犯此者為不孝。神人頷之。倏忽間。與雞皆不見。迨曉。視啄處。赤腫猶寸餘。自是不復食雞卵。

夷堅丙志卷第五十三

李明徵

李明徵法師。福州人。道戒孤高。為人拜章。伏詞。報應甚著。紹興五年。建州通判袁復。一使與天慶觀葉道士同拜醮。既罷。謂葉曰。適拜章時。到三天門下。見此郡張道士。亦為人奏青詞。函封極草率。又已破碎。天師云。此不可進。擲去之矣。葉曰。張乃觀中道侶也。但不知今夕在誰人家。明日。張自外歸。葉扣其所往。曰。昨在二十里外葉家作醮。村民家生疎。青詞紙絕不佳。及焚奏之際。架復傾側。詞墜于地。吾急施手板承之。賴以不甚損。然鶴鷺遂遭燕。葉為話明徵所見。張甚懼。即日自具一醮謝罪云。

號州驛舍

宜和中。號州路分都監新到官。以代者未去。寓家于驛。日未晡。會食堂上。白氣從廷下井中出。物物如霧。須臾。青衣女子出於井。歷階而上。遍視坐人。鬚髮森如。目光可鑿。已而入西邊小室。松壁而升。遂失所在。舉室皆悚。至夕不敢寐。二鼓後。門窗無故自開。由外入者紛紛。亦未疑為怪。就視之。面目衣冠。盡與一家人不異。而家人所見。又皆類都監。憶憶往來。莫知孰為鬼。雖有刀劍。懼傷人。不敢擊。達旦方止。老幼驚怖如癡。即日徙出。後月餘。籍雲人陳汝錫。來通判州事。方其官舍。亦暫泊驛中。都監者具以前事告陳。不謂然。過三日。羣婢悉夢覺。有見人物極大而無言者。有遺鬼物自牀昇至地者。亦至曉乃止。然別

無它。

葉議秀才

紹興二年。處州青田人潘絃。閩丘觀。俱為蕭山尉。同處一寺。鄉人葉議秀才。以家貧母老。來相依。日飯尉家。夜則寢僧舍。時三衢柴生。能相手紋。談禍福。視葉手。驚曰。君色殊不佳。法當殺人。否則為人所殺。近三日事爾。切勿妄出。正恐不得免焉。葉素怯懦。且方僑寄為客。與人未款。度必無如是事。姑應曰。諾。越三日薄暮。二尉留與飲。中夕醉歸。同室僧已寢。一盜在外。尾其後以入。發篋有聲。僧覺之。潛起。將取杖擊盜。正與盜遇。盜以刀傷僧。僧絕叫而走。葉熟睡。聞呼聲。驟然起。盜適當前。葉急持其袂。盜慮不得脫。掣其肘曰。放我。不然。將殺汝。葉醉甚。持之愈急。盜恐乘至。乃刺刀而去。葉即死。二尉聞之。懼以是坐罪。迹捕未獲。見葉從廡下掩腹入僧房。左右無一覩者。邑有女巫。能通鬼神事。遣詢之。方及門。巫舉止言語如葉平生。大慟曰。為我謝二尉。我以宿業不幸死。今已得凶人。更數日就擒。無所憾。獨念母老且貧。吾囊中所貯。可及百千。望為火吾骸。收遺骨及餘貨與母。則存沒受賜矣。尉悉如所戒。後五日。果得盜。盜言殺業之次日。即見諸百步外。已而漸近。昨乃與同臥起。自知必敗云。

小令村民

青田小令村民家婦。年二十餘。愚而醜。為祟所憑。能與人言。唯婦見其形。用大紙滿書其上。不能成字。貼婦房內壁。仍設一卓置香爐。如人家供神佛者。每日焚香十餘度。或沉。或檀。或柏子。和香之屬。莫知所從。來。富人徐勉。素木強。聞其事。特往驗之。方及門。空中語曰。好客且來。可設茶。勉已愕然。既坐。問民曰。聞汝家有鬼。胡不令出見我。語未竟。一物墜背。聞甚重。遂墮地。視之。則茶磨上扇也。背亦不覺痛。勉怖而出。祟以糞逐而洒之。有行者善誦經。能祛斥鬼物。勉邀至民家。未及施術。一刈草大鎌刀。從空飛舞而下。揮霍眩轉。如人執持刀。垂及衣裾。急竄去。僅免。後頗盜微物。以益其家。山間牧童。嘗窺見之。似十二三歲兒。遍體皆黃毛。疑為猴。獲之。至今尚存。

青田小術

建炎中。青田小術陳某者。嘗上直。同輩三人皆竊出。陳素謹畏。獨臥吏舍。明旦。門不啓。主吏扣戶連呼之。不應。以告縣令陳彥才。破壁以入。衣衾巾履皆在。獨不見人。而窗壁整密如常時。莫能測。陳父日夕悲泣。山椒水涯。尋訪略遍。適路時中。過永嘉。道出青田。蔣存誠祭酒。方鄉居。憐其父老而失子。為以情禱之。時中命具狀。訴于驅邪院。而判其後云。當所土地里城真官。仰來日辰時。要見陳某下落。如係邪祟枉害生人。亦仰拘赴所屬根治。餘依清律施行。仍畫玉女子于後。令焚于城隍祠。明日。去縣五里。曰下浦。漁者方收網。忽潭水沸騰。聲如雷震。急橫舟岸側。以避。俄頃。一物躍出。高丈餘。復墜。水亦平帖。徐而觀之。乃陳胥之尸。時秋尚熱。死已旬日。而面色如生。竟不測為何祟。其身何以能出戶也。

長生牛

紹興元年。車駕在會稽。時庶事草創。有旨禁私屠牛甚嚴。而衛卒往往犯禁。有水牛頂雷刀。由西廟側。突

入城見者時易。廂卒慮其蹂躪。欲關執之。為所觸。幾死。時府治寓大善寺。牛通入三門。過西廊。一馬繫廊下。見牛至。奮蹄蹴之。牛怒觸其腹。腹裂。腸挂于角。怒愈甚。逢人則逐。徑詣廷中。郡守陳汝錫方治事。牛望見乃緩行。引首悲鳴。遂臥階下。陳令健卒為去刀。傅藥。兀然不動。且告以立賞捕屠者。命牽付圓通寺。作長生牛。即就縶而去。與常牛無異。後數年方死。

龍逐人

大理司直陳棟。幼嗜龍。所居青田山邑。巖得之。隨得則食。初未嘗起念。紹興壬戌歲。夢通衢。見龍二十餘出水中。行甚速。且將鬻。急走還。及門。龍亦踵至。復趨堂上。相逐愈急。寤甚。跳登食牀。龍繞綠四脚而上。棟大怖。謂曰。我元無食汝意。何為迫我。叱之而痛。明且啓門。有村僕持所親劉元中書。致一竹卷。餉龍。二十八頭。發視之。絕類昨夢所親。時元中新得僕。善捕龍。赤手行水際。察沙石間。則知龍所隱。日獲數十枚。以故親黨亦蒙惠。棟舉所餉放諸溪。自是不復食。

精雲鱗飛

籍雲縣溪澗淺澗。尋常無大魚。漁者嘗獲巨鯉。異而獻于縣。縣令方從政。倍償其直。付庖人斫鱗。招邑官開宴共享。酒數行。絲竹在列。鱗至未及食。忽霧霧晝冥。雷雨驟至。料中鱗鱗舞躍而出。大風徹屋脊。瓦落勢如崩。盛夏凄寒。坐客毛髮皆立。火毬如五斗栲栳。大飛集筵間。客趨避書閣中。火亦隨入。電光中。巨人迭往來。踰數刻。雨止。屋內猶黑。乘獨視令。則與兩妓已仆地。良久乃蘇。客及從吏衣裾多焦灼。川流溢溢。險旬始平。識者以為龍鱗之類也。

西洋廟

永嘉胡漢臣。世居西洋。忽為祟所撓。始則揚沙擊石。石之所擊。自門廊洞達臥內。皆鏗然有聲。而壁戶略無小損。既久。則空中與人語。時置糞汗於飲食器皿中。雖買熟物亦皆然。其家良以為苦。幼女始分雙髻。見白衣丈夫持剪刀來前。呼曰。小娘子。與我頭上角。兒女驚啼。已失一髻。漢臣從外至。抱女膝上方泣。訴又呼曰。彼人復來剪我髻矣。急護其首。則又失其一。命道士巫覡。百計禳治。皆不驗。謀徙居避之。家具什物。悉膠著于地。雖至輕者。亦極力不可舉。弗克去。如是幾年。因飲親戚家。大醉歸。及所居巷口。望見小廟。疑其為祟。乘醉就鄰家假巨斧。碎土偶。并香案諸物。鎖鑰其門。自是怪不作。

徐乘鈞女

永嘉徐乘鈞。縣丞。有女曰十七娘。慧解過人。將笄而死。母馮氏。悼念不能釋。忽夢女坐庭中。弄博具。記其已死。呼謂之曰。自汝死後。我無頃刻不念汝。汝何得在此。女曰。不須見憶。兒已復生為男子矣。取骰子示母。曰。此葉子格也。宋相向為葉子。蓋是我受生處。他日至黃土山前米舖之鄰。訪我。彼家亦且作官人。言訖而登。以語徐。徐所居在安溪村。不知黃土山為何地。或曰。乃南郭外一墟市。去城財五里。即往尋跡。正得一米肆。其鄰若士人居。詢之。云。葉子羽秀才宅。驗與夢相符。投刺入謁。從容及其子弟。葉曰。數日前。得一男子。較其日。乃馮氏所夢之夜。具以告之。且求見其子。眉目宛與女相類。願徐有喜笑色。子羽名之儀。

明年果登科。兒十餘歲時。猶聞至徐氏。常稱馮為安溪媽。

江安世

江安世。蘭溪人。好道士說。受錄於龍虎山張靜應天師。受法於南嶽黃必美先生。所居曰元潭村。於堂側建小室。為奉事之所。一日。雨初霽。砌下五色光十數道。直出簷間。或大如椽。或小如竹。莫知其所起。疑有伏寶。命僕斷之。過丈餘。無所睹。復填斃之。光出如故。治之以法。又不效。黃先生至其家。為作黃籙。醮埋金龍於墜下。光始絕。嘗清旦。入道室焚香。見一石當香案前。周匝皆青苔。石體尚濕。蓋方自溪澗出者。江君常時唯用二小童掃洒。他人莫得入。意蓋為戲。然石甚重。非二人所能舉也。不復問。但令昇著門外塘水中。明日如初。又徙置三里外大潭。而屬此室。明日親啓戶。石又在焉。默購于神。書符其上。投之溪流。又明日乃不見。江甚喜。以為靈符力。歎不致至矣。正對客飯。有物擊堂屋上。瓦聲。聲有聲。墜于庭。驗之。蓋元所見石。昨符尚存。題其旁云。此符有未是處。反視其背。別一符存焉。與江所書小異。江自度無可奈何。乃納諸室中。久之。得朱書小紙於案曰。公既無如何。盍圖我昆弟之形。我當助公行法。江祝曰。汝為何神。昆弟有幾。作何形相。果能助我行法。當明告我。復有片紙曰。我三靈官也。悉以狀貌衣冠告之。江不得已。為圖象置壇側。其家亦時時遇之。由是生計頓替。二年江亡。怪亦絕。

蘭溪獄

蘭溪祝氏。大家也。所居去縣三十里。一子甫冠。頗知書。宅之側鑿大塘數十畝。秋冬之交。水涸。得枯骸一具。於岸邊樹下。莫知所從來。鄰不敢隱。聞之。里正先是有道人。行巧至祝氏。需索無厭。祝怒。驅使出。語不遜。祝歐之。道人伴死。祝責黃欲告官。迫夜未果。道人知不可欺。遂謝罪去。里正以祝氏訟。因有隙。遂稱祝昔嘗篤人至死。今尸正在其塘內。以白縣。縣宰信以為然。逮下獄。凡證佐皆史訟其冤者。宰悉以為受賂。託愈加繩治。答掠無虛日。祝素富室。且業儒。未嘗知官府事。不勝慘毒。自認服。其母慮不得免。迎枯骨之魂歸家。焚香致禱。日夕號泣。且揭榜立賞。募人捕真盜。縣獄具。將上之郡矣。前所謂行巧者。在郭岳間。欲過湘南。涉衡嶽。夢人告曰。子未可遽行。翌日將有來追者。寤而異之。及明。別與一道流相遇。市酒共飲。問其從何來。有何新事。曰。吾從婺州來。到蘭溪時。聞市人籍籍談祝家冤事。因具語之。巧者翌然曰。詐之者我也。我坐此罪。固已得贖於幽冥。今彼繫圍。死在旦暮。我不往直之。則真緣我以死。冤債何時竟乎。乃強後來者與俱東。兼程抵婺。自列於縣。縣宰猶謂其不然。疑未決。已而它邑獲盜。訊鞠間。自言本屠者。嘗賒買客牛。客督直甚急。計未能償。潛害客。乘夜置尸祝氏塘中。云。祝於是始得釋。

桐川酒

紹興二十五年。沈德和介為廣德守。徵司理口棣。兼公使庫。時口棣酒畢。已疊成棧。一日。庫吏出酒。走告云。第二棧亡酒數百尊。棣入視之。信然。疑小人為欺。但責其蹤跡。盜又旬日。所亡滋多。上層宛然不動。皆自下失去。周視棧垣。壁壁鎖鑰。無纖介疎漏。殊怪之。特未遽信為鬼物也。郡兵行于城上。得一壺於兩竹間。驗之。則桐川印記。莫能究其所以然。又數日。與同官沈文司戶偕往觀。所失蓋不可勝計。沈恐地有

陷處乘燭照之地平如掌一層之下空空無餘方議以事聞于郡吏卒相謂庫有神明前官輒去之得非其為孽乎密市牲醴羅拜請許以再立廟明日乘至則亡酒皆如故其後給散枚元數唯欠一存查竹間者也乃為立祠此登皆類

殿下再拜帖囑有禱拂衣出過兩日樂天無疾死以是黃冠益謹事之觀前橫小溪往來病涉道士姓施者與弟子一人捐囊中錢為石橋工役已具范曰勿為此橋君將不利施君曰吾以私錢為濟衆事何不可之有卒為之范亦不強止笑謂之曰如此亦大好我恰有紅合子兩箇將持贈君以助費施敬謝曰諾不知何物也他日復至無所携施以為請曰吾既許子矣必不妄言後三月橋成二道士繼死匠師與兩紅棺以飲云太尉成閱責居整范嘗往謁外報潘承宣來閱將出迎范曰勿見此人恐公家不免閱有子妻秦國大長公主女潘之妹也以昏姻之故竟延入坐范曰禍作矣急買紙錢取公夫婦衣來我為爾解崇既具范焚香誦呪并衣與紙同焚之居亡何秦國薨閱與夫人往弔俱得疾夫人在素幃裏風涎暴作冥不知人閱泄利交下殊困急強昇以歸未幾平安而夫人經年僅小愈乃知元索衣時侍婢但以閱兩袴往非夫人者也乾道二年錢學為緡雲守范自衛往訪之曰負公畫四軸故來相償畢則行矣畫成儼然就逝將欲得片紙於席間書曰庚申日天地昭范子珉蓋其亡日也與天

紅奴兒

池州青陽主簿解世將官滿還臨安縣人劉錄事者亦赴調寓於它館解過之共飯飯才罷又欲同詣肆啜湯餅劉曰食方下咽勢不能即飲君盍還邸小憩吾徐往相就矣解去移時劉往訪之已病臥牀上望見劉悲淚如雨良久言曰吾死期至矣適從君所歸穿抱劍營街未幾一婦人呼語曰君向與我約如何始以不娶欺我既而背之我病君略不相視天地間豈有忍人如君比者今事已爾我亦不復云但君亦且得病病狀殊類我我雖在此必不往視君君勉之遂別去吾行數步思之蓋昔時所與游倡女紅奴兒者其死三年矣吾心惘然迨反舍意緒良不佳疾勢已然當不能起奈何奈何劉為作粥羹藥至暮乃歸邸後七日果死其黨能談其往事者云曲折病狀皆與鬼言合蓋索買湯餅之時魂已去幹矣時乾道二年增

孫拱家猴

秀州魏塘鎮孫拱家養一猴數年矣拱妻顧氏嘗晚步門外橋上呼小童牽至前猴趨挽顧衣為欲淫之狀顧怒命僕痛箠之數十遂歸迨夜聞室內櫛櫛動搖有聲謂盜至起視之忽兩毛手自牖執其臂驚悸大叫隨即什絕家人聞之盡起張燈出視正見猴踞于外猶堅持臂不肯釋擊以杖乃退顧昏然不知人扶齒灌藥扶救竟夕乃甦方事急時不暇縛猴猴得脫走登木跳躍不可奈孫氏集其鄰繞村追躡射殺之凡三日乃定

桃源圖

稽雲人劉甫通判成都日遇異人揖於道左携一籃中貯二板堅勁如鐵嘗能刻桃源景物恨未有所屬也吾視君可受其一甫喜延入官舍異人求一室獨居索斗酒引滿入室須臾出板示甫圖已成樓閣人物細如絲髮儼然可觀女仙七十二各執樂具知音者案之乃覺寰法曲全都也其押案節奏舞蹈行綴皆中音會一漁翁橫舟岸傍位置規模雕刻之精雖世間工畫善巧者所不能到同時為伴者亦欲得其

夷堅丙志卷第六十三事

范子珉

處州道士范子珉嗜酒落魄初自鴈蕩游天台至會稽中道得異石寶之賞玩不去手後為同行道士竊去遂若有所失語多不倫談人意外事時時奇中獨善畫為人作煙江寒林深入妙品而牛最工浙東人以故呼為范牛但好弄瀾穢或躬於手或濡以衣或置冠髻間或以汚神祠道佛象或染指作字書人家臆壁然不覺有穢氣從人乞錢米先以若干語之如數即受或多或少皆棄去不取其所得亦多投廟中青田縣吏留光死家貧未能葬棄殮於城隍祠前次年家為雨所壞露棺一角范過其旁取瓦礫敲之曰勿悲惱更三日有親人伴汝矣時光弟知亦為吏果以後三日暴死諸子幼羣皆為葬於光家之側云遂昌葉道士結菴山間范謁之中塗失路遇葉之僕問津焉僕畏其擾也給曰左左乃山窮絕處非人所行范知之舉手指僕曰汝卻從此去乃由他路詣菴中葉欲具食而僕不至范告之故葉自往尋僕正危坐大石上神氣如癡呼問之始醒言曰適不合欺范先生先生指令從此去即覺有物牽引以行茫如醉夢非特師見呼不可還矣葉亦懼令僕謝罪焉後至婺州亦松觀見觀中人無所不狎侮每飲必斗餘買牛肉就道室煮食醉飽即臥已則遺糞滿地徐徐起引手躬弄以十指印壁上二室皆滿房內人悉捨去無敢與校但伺其出汲水淨漱之而已唯陳樂天惡之時對衆咄罵范笑且怒曰汝乃敢毀我趨詣三清

一初不閉拒。即詣之。所需如前。刻幾半。板忽碎裂。遂失其人所在。時天聖中也。劉氏世傳寶之。建炎之亂。逸於民間。今爲毗陵胡氏所有。郡士孫希記之云。淵明所志桃源事。止言桃花夾岸。中無雜木。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今是圖乃有臺殿。如仙宮佛國。又無桃林。與記頗異。疑異人所見。與世所傳不同。或神仙方外之事。不可以常理度也。予嘗見墨本。悉如上說。豈非仙家境界。別有所謂桃源者乎。

李秀才

李綸居福州。好與方外人處。嵩山李秀才者。不知從何來。一見合意。即留館門下。且數月。其人尙氣不檢。嘗歐人折齒。捕錄送府。綸爲言於府帥薛公。得免。他日。又歐人。綸責數之甚至。自是不復出。一日。天正寒。李生素不擁爐。忽索火。邀綸共坐。謂綸曰。君好尙爐鼎。亦有得乎。願其僕取餅來。餅至。則細嚼。吐其滓。爲四。以擦鐵箸。投火中。少焉。紅焰騰上。挾而擲之地。箸中斷。既成白金矣。綸驚愕。因言頃嘗得小鄒先生所呵石蒸餅。生笑曰。此不足爲也。吾嘗以黃者贈君。綸大喜。而未敢言。子說之。甫數歲。家人教之拜。使求戲術。生脫說之。銀扼臂。塗以津。亦置火中。及取出。其一純爲黃金。一變其半。廷下黃菊。已稿。說之折一枝。請爲戲。噓呵少頃。亦成金花。後數日。綸請所謂黃餅者。生曰。君貪心。如許何由能成。道姑以紅者示君。取一餅。持刀中分之。噓其半邊。裹以紙。良久出視。已成丹沙。墻壁稜稜。光明可照。又索水銀兩器。飲其一。鍊身距躡。珠星從毛竅開。踊出的。饒滿地。堅凝可掃。復以一器漱齒。隨即吐之。皆成銀。如丸墨之狀。綸益敬異焉。會綸將調官臨安。生絨水四壺授之。曰。以是餞行。是夕反舍。遂不見。綸行至中途。發水悉爲美醴。於暮紙上大書麻姑酒三字。凡所化物。今皆在說之處。其銀著斷處。化爲金云。元

徐侍郎

衢州人徐生。爲新喻丞。被憲司檄。鞠獄于廬陵。行未至吉水三十里。值暮將宿客邸。大姓徐叟者。力邀迎止其家。烹羊置酒。主禮勤甚。承意以謂叟特以宗盟故耳。至夜。密告曰。老人居此。未嘗與士大夫接。昨夕夢大官行李過門。先牌題云徐侍郎。而今日君至。君必且貴。不疑願以子孫爲託。丞少年登科。自待良不薄。聞其語欣然。且約還日復過之。遂去。抵郡。踰月而訖事。東歸徑謁叟。叟館榻如初。然禮敬頗衰矣。臨別愀然曰。丞公是行。得無有欺方寸乎。疇昔之夜。夢神人告我。謂君受人錢五百千。鞠獄故不以實。官爵當剷除。而年壽亦不遠。君何不自重。負吾所期。丞驚愧不能答。既還家。會薦員滿品。詣臨安改秩。甫受告。即得疾。死逆旅中。其父本米僧也。隨子之官。日夜導以不義。廬陵之役。本富民歐殺人。丞納民賂。抑民使承僕坐死。故陰譴及之。既亡而父猶在。凡所獲亦隨手散去。其貧如初。劉敏士文伯說

十字經

吳人周舉。建炎元年。自京師歸鄉里。時中國受兵。所在寇盜如織。舉遇星冠羽服人。謂曰。子明日當死於兵刃。能誦十字經。不唯免死。亦能解冤延壽。舉跪以請。云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十字是也。拜而受之。明日果遇盜。逼逐至林間。窘極。次猛憶昨語。誦一聲。猶未絕口。雷聲大震。羣盜驚走。遂得脫。老學

長人島

密州板橋鎮人。航海往廣州。遭大風霧。迷不知東西。任帆所向。歷十許日。所齎水告竭。人畏渴死。望一島嶼漸近。急奔赴之。登其上。汲泉甘甚。乃悉鑿餅餅之屬。運水入舟。彌望皆叢林。朱實下垂。又以竿撲取得數斛。欲儲以爲糧。大喜過望。餐未忍還。共入一石。崑中憩息。俄有巨人四輩至。身皆長二丈餘。被髮裸體。唯以木葉蔽形。見人亦驚。顧相與耳語。三人徑去。行如奔馬。崑下大石。度非百人不可舉。其酋者獨擊之以塞竅口。亦去。然兩旁小窾。尙可容出入。諸人相續奔入船。趣解維。一人來追。跳入水。以手捉船。船上人盡力撐篙。不能去。急取搭鉤鉤止之。奮利斧斷其一臂。始得脫。臂長過五尺。舟中人渴之以鹽。携歸示人。高思道時居板橋。曾見之。沈公雅爲子說。子甲志書昌國人及島上婦人。乙志書長人國。皆此類也。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無所不有。可畏哉。

温州風災

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温州大風震地。居人屋廬。及松江舟楫。吹蕩漂溺不勝計。淨居尼寺三殿。屹立其二。壓焉。天慶觀鐘樓亦仆。唯江心寺在水中央。山顛二塔甚高峻。獨無所損。先是兩日。有巨商橫舟寺下。夢神告曰。後日大風雨。爲害不細。可亟以舟中之物。它徙。吾今夕赴麻行水陸會。會罷。即來寺後守塔矣。商人如其戒。麻行者。村中地名也。繼往偵問。果有設水陸於茲夕者。初郡有婦人。年可四十許。無所居。每乞食於市。語言不常。夜則寄宿於淨居金剛之下。諸尼皆憐之。不忍逐。風作之前日。指泥像語人曰。身軀空許大。只恐明日倒了。去弗宿。已而果然。

諸天靈應

永嘉許及之。深甫之父。事諸天。甚著靈應。盜嘗夜入門。家未之覺。許老夢寤。至。爲巨人持長槍逐之。驚寤。遽起視。外戶已開。略無所失。明且見一槍于大門之外。不知從何來。及入諸天室焚香。則神手持槍失之矣。始悟昨夢。

福州大悲巫

福州有巫。能持穢跡呪行法。爲人治祟甚驗。俗呼爲大悲。里民家處女忽懷孕。父母詰其故。初不知所以然。召巫考治之。才至。即有小兒盤辟入門。舞躍良久。徑投舍前池中。此兒乃比鄰富家子也。迨暮不復出。明日。別一兒。又如前。是兩家之父相聚。詬擊巫。欲執以送官。巫曰。少緩我。容我畫術。汝子自出矣。無傷也。觀者踵至。四繞池邊。以待。移時。聞若千萬人聲。起於池。衆皆辟易。兩兒自水中出。一以繩縛大鯉。一從後箠之。曳登岸。鯉已死。兩兒揚揚如平常。略無所知覺。巫命累餅饗於女腹上。舉杖悉碎之。已而暴下。孕即失去。乃驗鯉爲祟云。

張八削香像

温州市人張八居家。客持檀香觀音像來貨。張恐其作偽。欲試之。而運體皆采精。不可毀。乃以小刀刮足底香屑。既而左足大痛。如疽毒攻其內者。藥不能施。足遂爛。至今扶杖乃能行。右四事皆木蓮之說

汪子毀神指

饒州錢店民汪渙。世事善神。龜其像於室中。幼子五歲。戲折其中指。渙夢金甲神訴曰。吾衛護翁家有年矣。未嘗令翁家有不祥事。奈何容嬰兒毀吾指。渙驚謝。且而視之。信然。亟命工補治。此子即日病。中指間瘡絕痛。既愈。遂拳縮不可展。

安氏冤

京師安氏女。嫁李維能觀察之子。為祟所憑。呼道士治之。乃白馬大王廟中小鬼也。用驅邪院法。結正斬其首。安氏遂甦。越旬日復作。又治之。崇憑附語曰。前人罪不至死。法師太不恕。須臾考問。亦廟鬼也。復斬之後半月。病勢愈熾。道士至。安氏作鬼語曰。前兩祟乃鬼爾。法師可以誅。吾為正神。非師所得治。且師既用極刑。損二鬼矣。吾何畏之。有今將與師較勝負。道士度力不能勝。潛遁去。李訪諸姻舊。擇善法者拯之。繼至。安氏曰。師勿治我。我所訴者隔世冤也。我本蜀人。以商賈為業。安氏。吾妻也。乘吾之出。與外人宣淫。伺吾歸。陰以計見殺。冤魄棲棲。行求四方。二十有五年不獲。近詣白馬廟。始見二鬼。言其詳。知前妻乃在此。今得命相償。則可去。師無見苦也。道士曰。汝既有冤。吾不汝治。但盡事歲月。已久而冤冤相報。寧有窮期。吾今令李宅作善緣。汝俾汝盡釋前憤。以得生天。如何。安氏自牀趨下。作蜀音聲。為男子拜以謝。李公即命載錢二百千。送天慶觀。為設九幽醮。安氏又再拜謝。欽然而蘇。李舉家齋素。將以某日醮。前夕。又病如初。李大怒。自詣其室。譴責之。拱而言曰。諸事蒙盡力。冥塗豈不知感。但明日醮。當與何州何人。安氏前生為何姓。前日失於稟白。今如不言。則功德失所付矣。李大驚異。悉令道所以然。又曰。有舍弟某。亦同行乞。併賜薦拔。庶幾皆得往生。李從其請。安氏遂無恙。安氏之姊嫁趙伯儀。伯儀居湖州武康。為王盼說。

揚州府鬼

上官彥衡侍郎。家居揚州。夫人楊氏。白晝在堂中。與兒女聚坐。忽雷雨大作。奇鬼從空墮于地。長僅三尺。許面及肉色皆青。首上加幘。如世間幘頭。乃肉為之。與類相連。顧見人掩面如笑。既而觀者漸眾。笑亦不止。頃之大霆激于屋表。雲霧晦冥。不辨人物。倏爾乘空而去。

新城桐郎

練師中為臨安新城丞。丞廡有樓。樓外古桐一株。其大合抱。蔽蔭甚廣。師中女及笄。嘗登樓外。願忽若與人語笑者。自是日事塗澤。而處樓上。雖風雨寒暑不輟。師中頗怪之。呼巫訪藥治之。不少衰。家人但見其對桐笑語。疑其為祟。命伐之。女驚嗟號慟。連呼桐郎數聲。怪乃絕。女後亦無恙。詢其前事。蓋恍然無所覺也。

壽昌縣君

朝散大夫池州通判丁鍊。妻壽昌縣君施氏。病卒於官舍。越十四日。子愉。夢母如存。且曰。我將往生於淮南。然猶為女人。壽復不永。所以然者。以宿負未償也。汝與汝父言。亟營勝事。使我得轉為男子。愉覺以告父。後數日。孫百朋。又夢經官府。衛卒羅陳。方趨而過。或呼于後曰。縣君在此。安得不省。謁還入府門。至東廡簾下。果見之。言曰。吾於此蕭然無親。而旦暮有趨府之勞。幸以命婦得乘車。不然。則徒行。嬰拘繫之苦矣。語未畢。簾外吏曰。可疾去。判司知之。不可也。施氏亦曰。可去矣。既出門。又有呼者曰。判司召。乃由西廡進。見綠衣人。拮案熟視之。則故潭州通判李綱承議也。百朋憶其與乃祖同年進士。升堂再拜曰。公

夷堅丙志卷第七十七事

大儀古驛

右侍禁姜迪。蔡州新息人。為天長縣大儀鎮巡檢。寨去縣六十里。迪嘗趨縣回。遇雨。弛擔道上古驛。遣從者具食。迪被酒如廁。見婦人高髻長裙。類唐時裝束。持朱柄銅戟來。直前刺迪。迪盡力拒之。且大叫。從吏繼集始捨去。索室中無所見。是夕不克行。但徙於西序小閣。而戒數卒守門。迪欲寢。婦人已先在。曰。適相戲爾。何至是。挽使就枕。迪不得已。與同衾。問其姓名。不答。未曉趨去。及迪起行。又執戟前導。至寨前乃反。自是每詣驛。必出共寢。其出也。輒導至邑門外。及還。又送之。而左右無一見者。迪浸惑焉。率以旬日間。假職事一往來。同僚稍聞其異。迪亦無所隱。一夕方寢。又有二小手扼其喉甚急。迪驚呼。外人至。已失矣。即撤帳明燭。環以僕從。少頃。皆睡熟。燭亦滅。婦人復來。曰。曩亦妹子相戲爾。便有小婦一人。尤美色。參寢榻上。明日歸寨。兩婦皆載而前。如是歲餘。氣力枯悴。漸不能食。會供奉官孫古者。來攝天長稅官。古嘗受上清籙。持天心法甚驗。迪家人邀治之。設壇考召。佩以靈符。迪明日出。雙戟不至。行數十步。始見於道旁。大婦怒曰。吾姊妹於君無負。豈有心害君。乃以法遣我耶。情邑之氣。形於顏色。幼者從旁解之曰。此人無情。若木石。然離合皆定數。何必戚戚于此。遂警然而逝。古戒之曰。百日內勿再經是驛。迪以疾故。亦解官還鄉。沉寐累月。乃得脫。王翰之時。為天長縣。日。縣內。伯父也。

與祖父同年世契不薄。願母答拜。綱受之。既坐。詢大夫安否甚悉。少頃。吏引施氏就訊。百朋離席。綱曰。施縣君與子親歟。曰。新亡祖母。綱曰。天屬也。百朋曰。如聞已有往生之緣。而未脫女身。信否。曰。然。昨日符已至。百朋泣曰。祖父昔從公游。今祖母生緣。在公警款。苟得轉為男。存沒被厚德矣。綱曰。奈事已定。何。百朋哀祈數四。綱曰。子少俟。當試為圖之。於是綱出。循廡而上。進過升殿中。若無影響。須臾復下。則左右翼扶。步武詳緩。笑曰。已遂所請。然須歸佛說。月上女經。及不增不減。以助度生。可也。百朋拜謝而退。視祖母猶立階下。大言曰。二經多致之。勿忘也。遂痛。盡記其說。錄且驚且疑。曰。二經之名。所未嘗聞。使訪諸乾明院。果得之。乃月上女以辨才聞道。如來授記。轉女身為男。及慧命舍利弗。問佛以三界輪迴。有無增減之義。錄始歎異。擇僧之賢。及令家人女子。皆齋潔持誦。數至千卷。設冥陽水陸齋以侑之。迨百日。錄夢妻來曰。佛功德不可思議。蒙君追薦。恩今生於廬州霍家為子矣。謝賦而去。

利國圩工

政和。中。太平州修利國圩。工徒甚衆。忽有鴉千數。噪集于別壘之傍。主役者異之。使人驗視。乃一役夫已斃。而鴉銜土以覆之。蔽瘞幾半。又令啓土。於死者骨體間。得小卷軸。乃金剛經也。衆莫不敬歎。為徒諸高。原。歛而葬之。舊事多有此比者。

錢大夫妻

錢令望大夫之妻陳氏。天性殘忍。婢妾雖微。過必箠之。數有死於杖下者。其後臥疾。有發語於冥暗中。自言為亡妻某人。其道欲殺陳之意。錢君具衣冠焚香拜之。且許誦佛飯僧。助其超生。以贖妻過。妻答曰。妾賤隸爾。何敢當官人之拜。但已訴於陰官。必得縣君一往。乃可。功德雖多。無益也。陳竟死。

蔡十九郎

紹興二十一年。秀州當湖。人魯璣。赴省試。第一場出。備賦中第七韻。忘押官韻。願無術可取。次日。彷徨於案間。惘然如失。卓衣吏問知其故。言曰。我能為君盜此卷。然吾家甚貧。當有以報我。丁寧至三四。璣許謝錢二百千。乃去。猶疑其不然。未幾果取至。即塗乙以付之。詢其姓氏。曰。某為蔡十九郎。居於暗門裏某巷第幾家。差在貢院。未能出。且以批字情。璣達其家。璣試罷。持所許錢及書。訪其家。妻見之。泣曰。吾夫亡於院中。今兩舉矣。尚能念家貧邪。是年璣登第。復厚恤之。仍攜其子以為奴。二十六年。考試湖州。以此奴行。因為人言之。此事與唐人所載郭承徽事相類。而近年士大夫所傳。或小誤云。

子夏賦酒

湖州學。每歲四仲月。堂試諸生。三場。唐錄封彌。與常試等。其中選首者。郡餉酒五尊。第二三人三尊。第四五人兩尊。紹興二十一年。唐嘉猷。封為教授。既試。將揭榜。游學進士福州人陳炎。夢登大成殿。夫子賜之酒五尊。子夏怒形於色。舉足蹴其二。覺而異之。以語同舍生。及榜出名在第二。嘉猷告之曰。君本居魁選。坐誤引子夏事。故少貶。始驗所夢。

周莊仲

周莊仲。建炎二年登科。夢至殿廷下。一人持文字令書押。視其文若世間願狀。云當作閻羅王。辭以母老。初入仕。不肯從。使者強之再三。令押字。不得已從之。覺而殊不樂。明日。遂改花書。至夜。夢昨夕人復來云。汝已書押。豈可更改。但事猶在二十年後。紹興十七年。為司農寺主簿。又夢人持黃牒來。請受閻王救。更二年當復來。愈惡之。秘不語人。逮十九年七月。恰及二年。方為戶部郎官。自謂必無事。始為家人話前夢。其夜夢門神土地之屬來拜辭。若有金鼓騎從。相送迎者。翌日。在部中欲飯。覺頭昏不清。急歸。不及治藥而卒。

陰司判官

紹興二十三年七月。湖州教授趙名。夜夢人投刺來謁。曰。莫仔。既入坐。起而言曰。仔。城南人。適聞天符下。除教授為陰司判官。仔副之。方有聯華之幸。不敢不修謁。趙大駭。扣其何人。答曰。仔。郡之富民也。行第七十一。書以入。乘得助教。趙覺而惡之。明日詣學。具以所見語諸生。諸生言果有此人。名族排行皆不妄。然已墮鬼籍二年矣。趙意色憤然。退即感疾。不藥而死。

沈押錄

紹興二十七年冬。湖州長興縣沈押錄。因公事。追赴郡獄。繫兩月。乃得釋。時已逼冬至。沈晚出門。欲通夕步歸。雖天氣昏暝。不暇止。行四十餘里。夜過半。逢一民居。駐立戶外。須臾女童開門。問何人。告之故。女曰。村落近多盜。緩急或生事。不若入門內宿。沈亦念不可前進。乃從之。女又曰。娘子今夜獨宿後房。君試入。當有好事。沈不答。又言之。沈曰。恰打官方了來。那敢作此罪過。女曰。無妨也。強邀至數四。沈求湯洗足。女重即入。以大盆盛湯。付沈洗足。已取腰間小書刀削爪。刀纔出鞘。宅與人及盆皆不見。身正坐一室上。急捨去。乃免。

馬述尹

馬述尹。年十八。隨父肅夫。調官京師。抱疾而終。有姊嫁常州稅官乘義。郎李樞。母留姊家。不知子之亡。李氏婢忽如狂。作男子聲曰。我即馬述尹也。某月某日以疾死。今幾月矣。欲一見吾母與大姊。故附舟來。欲巧佛果。以助超生。母與姊始聞之。悲駭。扣之而信。遂許其請。婢乃不言。即召太平寺僧誦經。具饌寫疏。以薦明日。婢復語云。荷吾母與姊如此。但某僧看經至某處止。某僧至某處止。功德不圓。為可惜爾。其母未深信。試呼僧責之。皆慙謝而退。亟更爾焉。

馬先覺

馬肅夫。次子先覺。嘗與其友游神祠。見壁間所繪樂妓女。中姝麗者。心悅之。戲指曰。得此人為室家。素願足矣。是夕婦人見於夢寐。耽溺既久。視以為常。始猶畏人知。秘不敢言。後亦無復忌憚。每切切然私語於室中。外人或入遇之。則曰。家人在此。蓋荒惑之甚。不悟其為非也。父母以為憂。百方驅治。弗少衰。竟至不起。

雷火煉金

姑蘇人徐簡叔之祖居鄉里日震雷發於房宇間煙火蔽塞移時始散棟柱破裂龍跡存焉其後啓木鑽欲取白金器皿乃類多穿蝕皆成珠顆流散于下鑽之屬鏽元不動而內自融液蓋神龍之火尤工於敗金石也

大瀆尤生

長洲人尤二十三者富民也居于大瀆村紹興三年感疾死初無它異既而鄰邑崑山之東農家牛生白犢脅下黑毛成七字曰尤廿三曾作牢子蓋尤始貧時曾爲縣獄吏有隱惡云尤氏子欲贖以二萬錢其家不許

蠅虎報

乘義郎李樞妻之乳媪好以消夜圖爲博戲每於彩繪時多捕蠅虎取血和筆塗之蓋俗厭勝術欲使已多勝也習以爲常後老疾將終語人曰無數蠅虎兒咬殺我爲我捕去而旁人略無所見知其不永久之乃死此卷皆王日殿所傳

夷堅丙志卷第八十二事

無足婦人

關子東說其兄博士演在京師見婦人丐於市衣敝體垢無兩足但以手行而容貌絕冶有朝士見而悅之駐馬問曰汝有父母乎曰無有烟威乎曰無能縫紉乎曰頗亦能之朝士曰其行乞棲棲孰若爲人妾歛眉歎曰形骸若此不能自料理若爲婢子則役於人者也安能使人爲己役乎且誰肯用之士歸語其妻妻亦惻然取致其家爲之沐浴更衣調視其飲食授以針指敏捷工綴一家憐愛焉士亦稍與之昵居一年許出游相國寺遇道人駭曰子妖氣甚盛奈何士以爲誑已怒不應異日再見曰崇急矣子其實語我我無求於子也豈有古器若折足鐘鼎之屬乎曰無之問不已士不能掩始以妾告曰是矣是矣亟避之明日宜往百里外藉使不能及姑隨日力所至託宿深關固拒中夜聞扣戶者無得開或可以免捨是無策也士始怖不謀於家假良馬盡日極行逼暮舍於逆旅歇未定道上塵起旗幟前驅一偉丈夫乘黑馬亦詣焉長揖而坐指一房相對宿略不交談士愈懼閉戶不敢寢夜艾外聞疾呼曰君家忽值喪禍令我持書來時燈火尚存自隙窺視乃無足婦人負兩肉翼翼色正青士駭汗如雨偉人遽撤關出揮劍擊之婦人長嘯而去明且士起見偉人拜而謝之曰微尊官吾不知死所矣敢問公爲誰曰子識我乎乃相國寺道人也疑問告子矣我即子之本命神以子平生虔心奉我故來救護言訖與車馬皆不見

胡秀才

姜補之師仲在太學與胡秀才同舍胡指上病贅疣欲灼艾去之或告曰今日人神在指當俟他日胡不以爲信遂灸焉七日而創發皮剝去一重見人面在中如鏡所照惡之亟覆以膏又七日稍瘳痒甚因爬搔皮起人面如故歷四十餘日創益大且痛竟不起

趙士遇

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黃某爲江東兵馬鈐轄紹興二十二年正月秩滿將歸弋陽過池州值雲小留郡守假以教授麻舍遇舊同官趙士遇趙訝其顏色青黑而款不已語言動作非復如曠昔時從容問所苦黃愀然久之曰吾家不幸祖傳瘵疾緣是殞命者世世有之自半年來此證已萌芽吾次子沉亦然殆將死矣遂悲傷出涕趙曰每聞此疾可畏聞亦有愈者而不能絕其本根吾能以太上法錄治之但慮人不知道因循喪軀公果生信心試爲公驗於是焚香書符以授黃及沉使吞之吞未久遍手指內外皆生黃毛長寸餘趙曰疾深矣稍復遷延當生黑毛則不能揀療今猶可爲也於是擇日別書符牒城隍申東嶽奏上帝訖令黃君汛掃寓舍之西偏小屋紙糊其中置石灰于壁下設大油鼎一枚父子著白衣閉門對牀坐吞符訖命童輩秉燭注視有頃兩人身中飛出黑花蟬蛾四五雙間別有蟲作聲而出或如蜚蝗如蜘蛛大小凡三十六悉投沸鼎中臭不可聞啾啾猶未止繼一虫細如絲髮蜿蜒而行入于童袖間急捕得亦投鼎中便覺四體泰然了無患苦黃氏舉室歡異知其靈驗默禱於天願爲先世因此疾致死者作九幽大醮救度之未醮數日黃之妻夢先亡十餘人內有衣早小團花衫者持素黃錄白簡來拜謝曰汝救我則我救汝妻覺以告夫黃泣曰衣小花衫者吾父也吾父死於兵戈中衣服不備但得一衫以飲夢中所見者真是矣遂以二月朔設醮於天慶觀是夕陰雲四垂雨意欲作中夜隱隱聞雷聲所供聖位茶皆白如乳道衆恐雨作不能焚詞既而至五鼓醮事畢雨乃大至黃氏歷世惡疾自此而絕士過字進臣時右朝請大夫魏彥良通判池州爲作記

謝七嬭

信州玉山縣塘南七里店民謝七妻不孝於姑每飯以麥又不得飽而自食白杭飯紹興三十年七月七日婦與夫皆出獨留姑守舍游僧過門從姑乞食笑曰我自不會飽安得有餘僧指盆中杭飯曰以此施我姑搖手曰白飯是七嬭者我不敢動歸來必遭罵辱僧堅求不已終不敢與俄而婦來僧徑就求飯婦大怒且毀叱之僧哀求愈切婦咄曰脫爾身上袈裟來乃可換僧即脫衣授之婦反復細視戲披於身僧忽不見袈裟變爲牛皮牢不可脫僧問先生毛一片漸遍四體頭面半成牛其夫走報婦家父母遽至則儼然全牛矣今不知存亡於王日殿

白石大王

福州人陳祖安之父待兗州通判闕夢黃衣吏持符至曰帝命公爲白石大王問所在曰今未也俟公見巨石玷一角乃當去及期復來迎矣覺而大惡之後赴官兩月謁泰山宿山下一寺適見庭下大石其一

角正缺。恨然不樂。還郡未久而黃衣至。遂以其日卒。

莫東得官

吳興莫伯甄為奉議郎時。三子皆未官。嘗夢以恩澤補第二孫東。寤而喜曰。東於子孫數為第五。吾得以延賞恩及之足矣。至紹興三十二年。以朝請郎為瀘川轉運判官。遇登極。恩當遺子弟奉表入賀。時長子澄已登科。仲季以母服不可往。乃命吏持函。空其名。令至吳。與以授澄。使自處之。澄長子果。次子東。果讀書頗有聲。謂必能繼取名第。乃以官與東。伯甄聞之。念前夢。憮然不樂。是年以覃恩及磨勘。進秩朝散大夫。不及拜而卒。生前所蒙。但一孫得官爾。右二事。文學賦。

黃十翁

黃十翁者。名大言。浦城人。寓居廣德軍。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因病久心悸。為黃衣童呼出門。行大衢路。兩旁植垂柳。池水清澈可愛。荷花如盛夏時。經十餘里。更無居民。望樓觀。鑿鑿金碧相照。童引入門。罪人萬數立廷下。殿上四人冠通天冠。衣緋金袍。分席而坐。一吏喚黃。大言云。汝數未盡。誤追汝來。命青衣童引出東門。回顧餘人已驅之北去。東門外如陽間市肆。往來闐闐。行未遠。別見宮闕甚麗。內外多牛頭阿旁。王者旒冕乘圭。坐威嚴肅然。紫衣吏問曰。汝住世作何因果。對曰。頃歲兵亂時。曾為二寇掠財物。徐就擒捕。保伍欲殺之。大言感焉。以錢二十千贖其死。及平生戒殺持經造像數十事。俄持巨鏡下照了無冤業。即令詣總管司。照對總管司之長稱舍之。其副乃廣德出攝吏王珣。與大言素厚。謂之曰。汝當再還人世。若見世人。但勸修善。敬畏天地。孝養父母。歸向三寶。行平等心。莫殺生命。莫愛非己財物。莫貪女色。莫懷嫉妬。莫謗良善。莫損他人。造惡在身。一朝數盡。墮大地獄。永無出期。受業報竟。方得生於餓鬼畜生道中。佛經百種勸戒。的非虛語。又囑曰。為吾口達信於我家。我在公門。豈能無過。但曾出死罪三十一人。有此陰德。故得為神。可造衣服一襲。多誦經文。化錢萬七千貫。具疏奏城隍司。以達我要贖餘過。且言世人以功德薦亡。須憑城隍證明。方得獲福。若歲時殺物命祭祀。亦祖先不享。此二事不可不知。後二日。陰府會善男女於無憂閣下。隨其善行。俾證道果。至於地獄囚人。亦驅至彼。如州郡囚聽赦罪。輕者亦脫苦受生。宜往觀之。至則觀所謂無憂閣者。衆珣所成。高出雲表。祥光徹天。男女皆在其下。其善者衣服盛麗。持香花經卷。徜徉采雲之間。玉砌金階之上。而地獄之衆。皆鎖梏囚執。庭劣憔悴。跪伏門外。喜懼相半。方顧視感歎。忽蕩無所覩。王總管云。已憑今日佛蔭。脫地獄苦。然皆失人身矣。回至總管司。見對事者亦乘其相識者。託為囑子孫。巧功德。所付之語。皆生平閻門隱秘。非外人所得知。事畢。童導之歸。望一鐵山。烈火熾然。燒灸羸囚。號叫不絕。又一山。有樹無葉。垂植刀劍。囚攀援而上。受剗割之苦。積尸無數。大言各掌誦觀世音地藏二菩薩。忽震雷一聲。二山皆不見。前行過一巖洞。臭河不可近。童子云。世人棄殘飲食。酒茗於溝渠。皆為地神收貯於此。俟其命終。則令食之。又行數里。再至王所。王敕云。汝還世五年。傳吾語於人間。作善者即生人世。受安樂福。作惡者萬劫不回。受無間苦。令聞此者。口口相傳。遂別命一青衣童。引出長春門。有花如初。過橋失足而寤。已初八日矣。黃翁時年八十五。崇仁縣主簿秦絳為作記。

衡山民

乾道初元。衡山民。以社日祀神。飲酒大醉。至暮獨歸。跌於田坎水中。恍惚如狂。急緣田墜行。至其家。已閉門矣。扣之不應。身自從隙中能入。妻在牀積麻。二子戲于前。妻時時咄罵其夫。暮夜不還舍。民叫曰。我在此。妻殊不聞。繼以怒罵。亦不答。民驚曰。得非已死乎。遽趨出。經家先香火位過。望父祖列坐其所。泣拜以告。父曰。勿恐。吾為汝狼土地。即起。俄土地神至。布衫草履。全如田夫狀。具問所以。願小童令隨民去。童禿髮赤脚。類牧牛兒。相從出門。尋元路。復至坎下。教民自抱其身。大呼數聲。歷然而寤。時妻以夫深夜在外。倩鄰人持火炬求索之。適至其處。遂與俱歸。子婦姪。張寅賦。

頂山回客

平江常熟縣僧慈悅。結庵於縣北頂山絕巖。白龍廟之傍。凡三十餘年。以至誠事龍。得其歡心。有禱必應。邑人甚重之。紹興三十二年。年七十八矣。忽得瘧病。水浮膚革。累月不瘳。朝夕呻吟。殆無生意。棺衾皆治辦待盡而已。一客不知從何來。戴碧紗方頂巾。著白苧袍。眉宇軒昂。與常人異。自山下至龍祠禮謁。因歷僧舍。見慈悅病。問之曰。病幾何時矣。此乃水腫。吾有藥能療。悅欣然請其術。命解衣正臥。以爪甲畫其腹并臍下。應手水流。溢於榻下。宿腫即消。又探藥一餅。如彈丸大。色正黑。戒曰。宜取商陸根與菘豆。同水十梳。煮至沸。去其滓。任意飲之。藥盡則病愈矣。兼師壽可至八十五歲。悅愧謝數四。且詢其姓氏。鄉里。曰。我回客也。臨安人。又曰。和尙。如今世上人。誠假不識真。語訖。揖而去。悅如言飲藥。味殊甘美。越兩日。乃盡病如失去。亦不復知客為何人。後兩月。別一客言來從都下。因觀補陀山觀音至此。出一卷畫贈悅。曰。此我所為者。即去。既而展視之。乃畫薛荔纏結中覆呂真人象。始知所謂回客者。此云。縣主簿趙彥清為作記。

粉縣主

宗室鄒康孝王仲御孫女。曰粉縣主者。年十四五時。與家人會飲于堂。忽大風從庭起。雷雨繼至。火光如毳。縱橫飛擊。煙霧四合。對面不相親。男子號哭乞命。婦人掩耳仆卓上。或有墮地者。移時方止。天晴如初。點檢坐中人。獨不見縣主。久之。但得雙目睛於庭砌下。尸失所在矣。縣主之父曰士驥。

耿愚侍婢

大觀中。京師醫官耿愚。買一侍婢。麗而黠。踰年矣。嘗立於門外。小兒過焉。認以為母。眷戀不忍去。婢亦拊懷之。兒歸告其父曰。吾母乃在某家。時其母死既祥矣。父未以為信。試往殯所視之。似為盜所發。不見尸。還家攜兒。謁耿氏之鄰。密訪婢姓氏。真厥妻也。即伴為販鬻者。徘徊道上。伺其出而見之。妻呼使前。與敘別意。繼以泣。語人曰。此為吾夫。小者吾子也。耿聞之。怒。詰責之曰。去年買汝時。汝本無夫。有契約牙信可驗。何敢爾。夫詐諸開封。迹所從來。婢昏然不省憶。但云。因行至一橋。迷失路。為牙嫗引去。迫於飢餓。故自鬻。牙嫗亦言實。遇之於廣備橋。求歸就食。遂鬻以償欠。京尹不暇究始末。命夫以餘直償耿氏。而取其妻。耿氏不伏。夫又訴於御史臺。整會未竟。復失婦人。訟乃已。不一年。耿愚死。家亦衰替。

九足矣。呂以其言有理，亟從之。一服而愈。然人鬼雜處，家之百物，震動無時。或空輻自行於廳上，舉室殊以為憂。他日，又告曰：我輩相與共議，欲迎君作主，約用後月某日。此計若成，君必不免。宜急徙以避禍。呂以告胡季，季為福州幹官，時識之，亦勸使去。去之日，西舍男女數十輩，駢肩出觀，相顧嗟惜，似恨謀之不早也。後無復有敢就舍者。經一月未畢，邑衛擊家來，或告其故。衛笑曰：我乃人中鬼也。彼爾何足畏處之不疑，羣鬼亦掃跡。

應夢石人

席大元帥蜀丁母朱夫人憂，將葬於青城山，議已定。夢兩人入謁，行步重遲，遍體瘡痍，可憎。告曰：太夫人葬地蓋在溫州，地名徐家上，庚山甲向者是也。公必往求之，異時畢事，幸為我療吾瘡。席公嘗寓居永嘉，心亦欲還，願憚遠未決，覺而異之。書其事於策，即具舟東下，并奉其父中丞柩歸于溫。窆日已迫，而宅兆殊未定。招蕭山人張藻卜之，僭止山寺中。其姪七郎適買田舍主人翁問所往，告之。翁曰：去此一里許，名徐家上，與有一穴庚山甲向者，人多以為吉地。用善價求之者甚衆，徐氏皆不許。若試往觀之，會日暮，不克往，歸而言之。語未竟，席曰：得非庚山甲向者乎？取所書夢驗焉。無少異。明日親訪其處，一媪出首曰：吾徐翁妻也。昔吾夫嘗欲用此地以葬，父夢金甲大神持杖見逐，指席上坐者一人曰：此席相公家地，汝安得輒爾。自是以來四十年，今以與公，不取錢。吾兒方為里正，得為白邑大夫，免其役足矣。席大喜，遂望。但不曉夢中所見為何人。既葬二親，又自為壽，坐於左次。役夫斷土，有聲丁丁然，視之，乃兩石人臥其下，埋沒既久，身皆穿穴。席祭之以酒，昇出外，命和泥補治而為立祠，榜曰：應夢石人云。賦大

老僧入夢

乾道三年，武經郎王璠，幹辦壽參政府。其弟琮，以冬至日游天竺。先一日，從理假馬，璠令殿卒以省院大黑馬給之。是夜琮夢老僧來謁，請辭曰：老去乏筋力，或得從君，願少寬鞭撻之罰。琮驚謝而寤。明日馬至，即乘之以行。既出都門，踰關不肯進。方舉鞭擊之，忽悟曰：曠昔之夢，豈非此乎？亟以付馭者歸，而步入寺。將府聞之，亦不復留，命反諸故處。賦

孫實遠時

孫實遠，嘉靖康元年冬，以同知樞密院為和議使，割河東之地，以路北虜。十一月十二日，至絳州。州門已閉，郡人登諸城上，扶其目而觀之。時其父用之尚無恙，紹興十一年，張銖自北方南歸，過絳驛，見壁間有染血書詩一章，絳人言為孫所作也。其詞曰：星流一箭五心摧，電掣雙眸兩骨開。車馬踐時頭似粉，烏衣啄處骨如灰。父兄有感空垂念，子弟無知不舉哀。回首臨川歸不得，冥中虛築望鄉臺。銖錄之以示其子昂，載於行狀。

沈先生

沈先生者，和州道士也。不知始所以得道，常時默默，不深與人往來。值其從容時，肆意談說，未來休咎事，無不中的。然不可問也。人與之食，受之不辭。居無事，或至經月不食。宣和間，有言其名於朝者，召入禁中。

偃蹇不下拜，扣其所學，亦茫然無言，不合旨，猶以為正素大夫，遣歸故郡。建炎元年秋，忽著衰麻，立於譙門外，拊膺大哭，良久回首，望門內而笑。三日乃止。未幾，劇賊張遇攻破城，郡守率州兵保子城，賊不能下。遂去。凡居民在外者皆被害。後二年，徧詣慶市，與人相別，且告之曰：有米莫做粥，有錢莫做屋，人不能領其意，自是不知所往。是歲虜犯淮西，和州受禍最酷云。

李吉燠雞

范寅賓自長沙調官于臨安，與客買酒昇陽樓上，有賣燠雞者，向范再拜，盡以所攜為獻。視其人，蓋舊僕李吉也。死數年矣。驚問之曰：汝非李吉乎？曰：然。汝既死為鬼，安得復在？笑曰：世間如吉輩不少，但人不能識。指樓上坐者某人，及道間往來者曰：此皆我輩也。與人雜處，商販備作，而未嘗為害。豈特此有之？公家所常使，澆濁婦人趙婆者，亦鬼耳。公歸試問之，渠必諱拒。乃探腰間二小石以授范，曰：示以此物，當令渠本形立見。范曰：汝所烹雞，可食否？曰：使不可食，豈敢以獻乎？良久乃去。范藏其石，還家，以告其妻韓氏。韓曰：趙婆出入吾家二十年矣，奈何以鬼待之？他日趙至，范戲語之曰：吾聞汝乃鬼果否？趙慍曰：與公家周旋久，無相戲。范曰：李吉告我如此，示以石，趙色變，忽一聲如裂帛，遂不見。此事與小說中所載者多同。蓋鬼技等耳。右二事皆虛少到賦

吳江九幽離

吳松江石塘，西連太湖，舟楫去來，多風濤之虞，或致覆溺。乾道三年，趙伯慶為吳江宰，念幽冥間滯魂，無所訴，集道士設九幽離于縣治，以拔度之。泝人薛山為館客，因以故友黃昇司理，并其子溺水之由白之。就設二位以祀，既罷三日，伯慶被提舉常平，符按所部營田，與山共載，絕湖抵九里寺，夜過半，夢黃君來訪，如平生，敘襟肅容，若特有所謂者。山猶意其赴官而告別也。徐問之，則曰：向自吳門分袂，狼狽于此久矣。比蒙縣尹大賜周旋，其行方從是脫去。山曰：何不一謁之，以謝此意？曰：固屢往矣，而門庭甚峻，非復可入。敢以語吾故人，既而告退，就階登馬，廷下立者數百人，山戲之曰：車騎一何都邪？黃曰：不然，此皆平時留滯，同荷趙君恩而去者也。已別，山驚寤，以語伯慶，乃知昨朝所絕湖，正黃父子沒處也。

鄭氏犬

福州人奉陵鄭某，宜和中知樂平縣，自鄉里攜一犬來，常時馴擾不噬人。邑有販婦，以賣花粉之屬為業，出入縣舍，鄭氏甚重之。嘗白晝入堂，犬迎齧其乳，仆地幾死。鄭叱家童縛犬，念其遠至，不忍殺，持以與報本寺僧。是夜鄭被盜，後半月捕得物之，乃此婦為囊囊導賊至，始悟犬之靈，誠復呼以歸。賦

后土祠夢

撫州后土祠，靈響昭著，宜黃士人鄭極，未第時，致齋求夢，夢入廟，瞻敬畢，轉西東壁，有大書一詩，睨而讀之，既覽，歷歷可記。詩曰：天道本無成，明從公下生。溫黃前後並，黑開裏頭行。大口止各常，常啼哭聲。兩箇齊六十，只此是前程。鄭玩其語多不佳，懼或死於疫，後以治平三年鄉薦，賦題曰：天道無為而物成，次年省試，賦題曰：公生明，列坐之次。溫州人居前，黃州人居後，時亮陰罷廷對，始驗前詩二聯之意。鄭仕終

江西提刑蓋大十口止各本路字也常常啼哭聲刑獄象也與其妻並年六十五而卒夫四十字之微而
場屋二題坐次先後朝家之變故官壽之終極與妻室之年歲不先見吁其異矣

泰山府君

臨川雷度字世則性剛介好讀書雖登名鄉貢而不肯赴省試其甥蔡直夫為永康軍通判既之官是年
九月晦蔡妻徐氏夢人持尺書類清臺檄徐讀之竟道寤但憶紙尾大書云泰山府君雷度押畏其不祥
且未知度之安否不旬日蔡卒妻孥護柩以歸明年至鄉里始知度以故歲八月卒矣泰山之夢其然乎
右二事皆臨川吳必顯

夷堅丙志卷第十一事

方氏女

婺州浦江方氏女未適人為魅所惑每日過午則盛飾插花就枕移兩時乃寤必酒色著面喜氣津津然
女兄問其故曰不可言人世無此樂也道士百法治之反遭困辱或發其隱隱曰汝與某家婦人往來道
行如此安得敢治我或為批頰抵冠狼狽而出近縣巫術聞之皆莫敢至其家掃室焚香具為厭禳遣僕
如貴溪告于龍虎山張天師僕至彼之日女在堂上見兩黃衣卒來追已初猶不肯行卒曰娘子無所苦
纔對事畢即歸矣遂隨以去凡所經途皆平日所識俄至東嶽行祠引入小殿下殿正北向主者命呼女
升殿女竊視其服紫袍紅鞵帶佩魚全如今侍從之服戒之曰汝為山魃縱橫曲折吾已盡知但當直述
將釋汝初女被祟時實其亡叔為媒灼是日先在廷下瞬目招女使勿言女竟隱其事但說魅情狀及所
與飲狎者主者判云元惡及其黨十人皆杖脊遠配永不放還而不刺面餘五六十人亦杖脊編管傳囚
決遣與世間不少異又救兩卒送女還時家人見女仆地踰兩時口眼皆閉扶齒灌藥施鍼灼艾俱不省
但四體不冷知其非死也僕歸云既投狀天師判送東嶽限一時內結絕故神速如此自是女平安如常
踰年而嫁則猶處子云

高教授

鄉人高適字廣聲為秦昌時婿居于會稽外邑與詹道子元宗友善紹興辛巳淮上受兵適入城舍於詹
氏與館客陳確日同處相得甚驩陸與二年適為太學錄確夫婦同夢適來而身絕短小確語妻曰不見
高廣聲才數月一何短如此俄相隨入臥內妻惶曰高教授當識道理何為至吾牀闔間逐之不見遂驚
寤明日以告道子時適已病困道子方以為憂聞其事良不憚是夕而訃至明年確妻復夢人昇柩入門
問之曰高官人也覺而語確確心知適之來為己子預戒產具即日得一男右二事皆詹道子說

掠刺大夫

揚州節度推官沈君失其名居官頗強直通判饒惠卿尤知之惠卿受代歸臨川一府僚屬出祖於瓜洲
前一夕沈聞書窗外人語曰君明日祿盡馬絕為妻子言愀然不樂明日將上馬厥子牽衣止之沈曰饒
通判相與甚厚方為千里別安得不送策馬徑行所乘馬蓋借於軍中者惡甚始出城奔而墜足絳羅間
不可脫馳四十里及瓜洲方止馭吏追及之則面目俱敗血肉模糊不可辨識昇歸舍氣息磔磔一日
而絕惠卿憐其以已死賻錢二十萬郡遣夫力士十餘輩護柩歸諸人在道相顧如體挾冰霜或時稍息則
頭輒痛類有物擊之兩旁行者皆見一綠袍官人坐柩上執槌而左右顧至家乃已後歲餘其妻閻氏白
晝見旗幟奄冉行空中一人跨白馬踔躍而下至則沈也相慰拊良久又徧呼諸子誨以讀書耕稼之務
曰吾今為掠刺大夫勳業雄盛無憶我爾然而去自是不復來閻氏之弟榕傳其事

生肉勸酒

南豐曾氏為臨川李氏婿初親迎時舅母張氏送之逼歲求歸李氏置酒餞別張歸而慍曰我在李家十
數日蒙渠主禮不為薄但臨行時忽以生肉勸酒使我心惡不可堪人問其狀曰羊一羖豬一羖鴨雞各
一羖凡四品羖各四巨擘皆生物也釘釘雖豐豈復可食家人亦皆咄咄曰不謂李官人家野陋乃如此
村婦鄙八娘實從張為客私語人曰安得是事縣君豈別有所觀乎張之夫先為光化軍司理不挈家行
久之得赴云死矣後其子歸乃言以去臘未盡三日死死之日同僚隨土俗具祭用生物四大羖其器皿
名物悉與張所見同蓋張從李氏歸時司理君始死受奠千里影響符契若是異哉異哉右二事皆李德遠說

黃法師醮

魏道弼參政夫人趙氏紹興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以病亡至四七日女婿胡長文元實延洞真法師黃
在中設九幽醮影響所接報應殊偉魏公敬異之及五七日復命主黃錄醮先三日招魂入浴幼子叔介
年十二歲以念母之切願自入室持幡伺視既入慟哭云母自白幡下坐椅上垂足入浴盆左右挂所著
衣正舉首相顧忽焉不見所以哀泣已而迎魂至東偏靈位黃師見夫人在坐叔介至前即仆地曰媽媽
在此家婢小奴先因病腫死亦從而至語言甚久黃慮鬼氣傷兒神乃布氣吹其面取湯一椀令飲即醒
云適往市門下看迎仙女見數十人衣金錦袍擁一轎四角皆金鳳口銜金絲絛二仙童行前捧金香爐
唾壺到吾家門仙女出轎見先生再拜請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
者乃是夕壇上所供神虎堂追召魂魄者也時已五鼓方就睡又夢入大門將軍長丈許金甲青鞵引而

行殿上人服青服，戴青冠，執青圭，坐龍椅上云。太一救苦天尊也。聞呼第二曹請九天司命第□主者同坐。俄空中青雲起，玉女數百，捧紅幡幢，迎上清宮第六位至。共食仙果，叔介前觀之，為異鬼如師子形者。逼逐令去，將軍叱曰：救苦天尊請來對罪，安得輒逐？命獄卒碎斫之。左右天仙無數，嬉戲自如。或戴碎玉花冠，動搖有聲，云是狼冠。上天真宰，下降檢察地獄。將軍曰：三界各有體，天界逍遙自在，故多快樂。人世務禮法，故尚恭敬謙遜。地府治人罪，故尚威猛。正自不同，又聞呼都察判官，追在獄囚，列廷下約萬人。皆荷鐵校，傳呼引第十八直符使乘雲持牒下取，牒闊可二尺，長表丈，徑至地，挾此人同上雲去。其餘火輪銅柱，銅狗鐵蛇，鍛治于前，楚毒備極。三人著公服在其中，將軍曰：一為臨政酷虐，二為事父不孝，三為作監官不廉，監官乃吾弟，曾任潭州稅官，盜用公家錢而逃，至今在獄，而酷虐者獲罪尤重。叔介問如何可救，曰：除是轉九天生神章一萬遍，即可救拔。又引至鑊湯碓石孟律等獄，縱觀諸囚。叔介言敢問將軍何姓，曰：舊在人間姓王，此間無姓。每見世人設水陸請地府諸司，稱崔判官李判官之類，皆不肯赴。不若只稱第幾司第幾案判官便了。又曰：吾得一幞次甚窄，身卻不在彼，常在壇上聽指揮，不敢離一步。便一兩字亦從吾手中過。然後奏上，吾一看三清，二看法師至誠，便是喚一盞白湯，也奏去。只為排得幞次不，是左右多有穢觸，又黃衣人炷香衣服不潔，負水人身體腥穢，一青衫小兒抱嬰孩來，天尊位前戲狎，天尊怒，皆追來枷了青詞甚好，宜開地獄，赦亦至誠，特以判官聲雄道字不真，有一字讀作源字，數人清不出。天尊主者皆怒，已而辨之，乃濤字也。主者白請放六人，判官密言教文不明白，再隨其四，只赦兩人。其一則趙氏也，將軍曰：汝父常謂汝懶惰不讀書，我教汝聰明，云無礙無遮廣聰明，孟律沙阿無緊揭，又聰明，偈云：大廣天地無礙遮，一界遲奇比江海。一磨二磨轉不覺，才管一覺無礙空。戒令勿泄，每過節序焚香默誦百遍，且謂人心如鏡，須管常磨，勿令塵染汗，自然聰明。又言吾一身五城，第一三天門下引進主者。第二黃先生主掌文字，第三自然山主，第四監灰河主，第五職事微，不可說。遂引叔介至灰河，無罪者過橋，業重者解其下服。著度河禪，由河中過，岸上大枯木數株，鬼卒以所脫衣挂於上，續以車載從橋行，衣上各書姓名，親其一標云：屠氏十娘，叔介臨欲歸，拜將軍曰：自到冥間，荷將軍慈顧，答曰：汝何所謝？吾實當謝汝，憶昔嘗與汝同官，曾緣公累，賴汝調護得免，至今不忘。今歸時，凡此中所見所說，盡為人道之，使知省戒，無得隱情，揖別而行。望其家已近，母在一室塗澤畢，令引至壇，對曰：黃先生不許孝子登壇，母乃獨登之，徧禮列位，詣黃君幙前，焚香拜曰：謝救苦黃法師，便再冉翔空，回首言宿世冤家，皆得解脫。汝勿復悲惱，令從者取盂水，喚叔介面，仍叱之。遂寤，天方明，自寢至覺，僅數刻，而所經歷聞見，連日言之不能盡。魏公以其事物色之，蓋離筵置龍虎堂，於四廂偏近外廂，往來喧雜，炷香者乃老卒，而汲水一兵患疥癩，國中兒每戲聖位前，皆符其語，乃告白龍虎神，徙位於靜處，而易執事者，禁兒勿得至。又考所謂潭字之誤，蓋詞文舊語內云：或死於水濤之中，道童書濤為淘，以唾瀉指，措作濤字，不甚明了。故讀者誤焉。魏公自作記五千言，今摭取其大要如此。

朱新仲夢

朱新仲待制，紹興二十八年守嚴州，夢至大山下，左右指云：崑山也。未幾徙宣州，宣城獻地圖，有鄉名崑山者，謂夢已應。又一歲徙平江，崑山正其屬縣，在平江日，夢與謁報洪內翰來，亟出迎，則予仲兄也。時自翰林學士奉祠居鄉里，既坐，乃居東道，覺而異之，不兩月，新仲罷去，仲兄實踵其後云。

常熟坊者

中大夫吳溫彥，德州人，累為郡守，後居平江之常熟縣，建第方成，每夕必夢七人衣白衣，自屋脊而下，以告家人，莫曉何祥也。未幾得疾不起，其子欲驗物怪，命役夫升屋，撤瓦遍觀，得紙人七枚於其中，乃坊者以備直不滿志，故為厭勝之術，以禍主人。時王顯道為郡守，聞之，盡捕羣匠送獄，皆杖脊配遠州。吳人之俗，每覆瓦時，雖盛暑，亦遣子弟親登其上，臨視，蓋懼此也。吳君北人，不知此，故墮其邪計。

茶肆民子

乾道五年六月，平江茶肆民家，失其十歲兒，父母連日出求訪，但留幼女守舍。一黃衣卒來，啜茶告云：爾家幾郎使我寄語，早晚當附木棧還家，女喜祈客少駐，以俟父母歸，堅不可。臨去又云：明日幾郎自別寄信來，遂去。迨暮，父母歸，女具道其故，莫測所以，然而憂其非吉語也。明旦，外傳有浮尸在升平橋河岸木棧側，奔往視之，乃所失子，傍人言頃年一急足溺于此，則民女所見，殆其鬼乎。

樂橋妖

平江樂橋民家女，既嫁，每夕為妖物所擾，母念之切，乃與同榻臥，將伺察之，財日暮，則一人從地踊起，垂兩鬢于背，紅縷奔然，大聲如疾雷，地亦隨合，凡數夕如是，以告其夫，夫穿地覓之，僅二尺許，得一銅鈴，以紅帶繫其鼻，始憶數年前朝廷申嚴銅禁，故瘞鈴土中，久而忘之矣。即擊碎棄之，女疾遂愈。右四事皆朱劉景文

劉景文

承議郎任隨成，劉景文季孫甥也。言景文知忻州時，每數日輒一謁晉文公祠，至必與神偶語，移時乃出，神亦時時入郡，郡吏見景文閉閣與客語，則神至也。他日於廣坐中，謂一曹掾曰：天帝嘗來召君，君即去，吾且繼往，坐客相視失色，未幾，掾果無疾而逝。景文亦相繼亡，經夕，厥然復甦，索筆作三詩，時成語家人曰：吾今掌事雷部中，不復為世間人矣。瞑目竟死。其一章云：中宮在天半，其上乃吾家，紛紛鸞鳳舞，往往芝朮華，揮手謝世人，疎身入雲霞，公暇詠天海，我非世人譚。二章云：仙都非世間，天神繞樓殿，高低霞霧勻，左右虬龍徧，雲車山岳聳，風擊天地擅，從茲得舊渥，萬動毫端變。其三章云：從來英傑自消磨，好笑人口事更多，良上巽中為進發，一車安穩渡銀河，其語皆不可曉。予案東坡集，景文為隰州守以沒，此云忻州，恐非。何遜春渚記聞云：景文夢為文公之代而卒，其說不同。坡公稱景文詩句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會插菊花無，其清警如此，今三詩乃爾，生死之隔，一至是乎。

雍熙婦人詞

姑蘇雍熙寺，每月夜向半，常有婦人往來廊廡間，歌小詞，且笑且歎，聞者就之，輒不見，其詞云：滿目江山憶舊游，汀洲花草弄春柔，長亭樓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空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京樓，好事

者往往錄藏之士子慕容嵩卿。見而驚曰：此予亡妻所為。外人無知者，君何從得之？客告之故，嵩卿悲歎。此寺蓋其旅櫬所在也。右二事皆見周紫芝少隱竹坡詩話。

朱氏乳媪
鄉人朱漢臣，宣和中為太學官。其乳母死，棄殯于僧菴。及還鄉里，不暇焚其骨。朱妻弟李元崇，景山入京舍客館。夢老婦人彷彿室中，明夜又夢，且泣訴曰：我朱家乳母也，不幸客死，今寄某坊某菴中，甚不便。願舅挈我歸。李曰：菴中菴板不少，何以為誌？曰：在菴之西偏，家上植竹兩竿，南者長而北者短，柩上所題字尚存。索之當可得。李既覺，不復寢，急取紙筆書之，遲明往訪，尋至其處，如所言。以告守僧，出柩而焚之。妻遺燼付一僕，僧因言此中瘞者以百數。初來時，每夜聞歌叫嘯譁聲，終則多歎泣。至明，所供器或東西易位，月夕尤甚，殆不安寢。今久矣，亦不復畏也。李歸番陽，未至之三日，朱氏夢媪來，有喜色，曰：久處異鄉，殊寂寞，賴李二舅挈我歸，將至矣。一家皆為哀歎。遣人迎諸塗，盛僧具以葬焉。

華嚴井鬼

劉彥適登第歸，與其弟設水陸齋於永寧寺泗州院。會散宿院中，聞黎僧繼登，督其徒收拾供具。見客戶不閉，責問僮奴，皆云：二劉掩關寢久矣。乘燭巡視，室空無人，衾褥亦不見，疑為它往。而三門又已扇鑰，登吃曰：必華嚴鬼也。亟命取鈴杵往訪焉。先是西廊華嚴院一行者，合縊於院後井旁栗樹上，時出為物怪。繼登過西邊，得遺被及華嚴經，又得一履，院僧熟睡，排闥而入，徑趨井所。二劉果對坐井上，互舉手推搡，為遜讓之狀，即扶以歸。既醒，扣其故曰：終夕倦局，恰登床欲寢，而行者來傳開梨之意。云夜尙早，正煎湯相待，幸可款語，遂隨以行了。不知牆壁之留礙，俄聞婦人歌笑聲，朱門華屋，赫然煥爛，或導使入門，念兄弟同行，義難先後，方相攜避，忽冥然無所視，非師見救，皆墮井死矣。彥適字立道。

施三嬈

州民張元中，所居通達，與董梧州宅相對。董氏設水陸，張夢女僧施三嬈來，曰：久不到君家，今日蒙董知郡招喚，以衆客未集，願假館為須臾留。張記其已死，不肯答。又曰：曩與君買婢，君約謝我錢五千，至今未得。我懷之久矣，非時不得至此。幸見債，張痛而惡之，明日買紙錢一束，焚于滄津湖橋下。夜復夢曰：所負五千而債不用，百備弗吾與，將投牒訟君，是時勿悔也。張不得已，如其所須之數，舉以付寺僧，使歸經，既而歎曰：數與鬼語，更督無名之債，吾豈不久於世乎！然其後八年乃死。

胡匠賽神

番陽民俗，殺牲以事神，貧不能辦全體者，買豬頭及四蹄享之，謂之頭足願。木工胡六病，其妻用歲除日具禱賽，實五物釜中，俟巫者會節序多祀事，巫至昏乃來，妻遣女取饌，奔而還，告母曰：母自往取之，兒欲視吾父色，殊怖沮，母至廚發糶舉肉，亡其一蹄矣。倉黃不暇究，但別買肉以補之。既能，女始言適欲入廚，見黑物發質，徹屋上下，了不能辨其狀，故驚而出。後數日胡匠死。

趙哲得解

鄱陽縣吏李某，乾道四年七月，夢出城過東嶽行宮，道上見故同列，抱文牘從中出，告曰：此本州今秋解試榜，來書嶽帝，李問吾所親及鄉里何人預薦，曰：但有君巷內趙哲一人耳。夢中思之無此子，以為疑，其

夷堅丙志卷第十一 十六事

李鐵笛

饒州道士曹與善，政和中，以道學上舍，買于京師，與河北李陶真道人相識。李好吹鐵笛，蓋放浪不羈之士也。曹後歸鄉里，宣和三年，為神霄宮副。李從京師來見之，有一馬，置於四十里店民家。時以薦福寺為宮，每吹笛宮門，則馬不煩僕御而自至。往來月餘，一旦告別，會曹入城，李來不相值，彷彿良久，顧道童周永真，索筆視題詩壁間云：一別仙標歷四春，神霄今復又相親。爐中氣候丹初熟，匣裏光芒劍有神。未駕鸞輿朝碧落，且將蹤跡傲紅塵。乘風暫過荒廬去，異日相期拜紫宸。書其後曰：潛真散人瀟湘訪曹副宮。不遇留題，方擲筆，曹適歸，永真以告，而李已不知所在矣。明年，一客白袍皂條，見甚古，入曹之室，視壁間字，問誰所書，永真言李陶真先生也。客笑曰：九百漢亦索筆書對壁，自稱道人李抱一云，一粒金丹續命基。算來由我更由誰，神龜移入雲端去，彩鳳擲歸地母騎。溟滓浪中求白雪，崑崙山裏采瓊枝。只消千日工夫足，養箇長稜八角兒。書畢即去。後三年，又有姓崔者來，讀二詩大笑，時永真亦在傍，崔證既移時，咄曰：汝師曾食肉乎？曰：然。曰：非汝買與之耶？安得如是，連梓其耳。復擲之仆地，徑趨出，初永真性豪鈍，及是覺聰明顯開，後易名彥昭為道士。二李之詩，嘗刻石于宮，靖康中，神霄廢，復為薦福，石為僧所毀。曹與善至八十五歲，乾道四年卒。

人曰趙醫乘德之子也。李曰此吾近鄉熟識之渠名中興非實也。曰吾嘗自知之遂去。時此吏死數年矣。李與之出詣趙欲話其事。遇諸塗趙曰吾已納保狀夜夢人相勸云朝廷方崇太平之業而予尚名中興又與國姓同不可能易之乃佳。吾甚感此夢今將謀之朋友李大笑具道所見使改名暫且曰子若薦送吾以女嫁子是誠哲果登名于春官李遂納為婿。

白衣婦人

宣和中鄉人董秀才在州學因如廁見白衣婦人徘徊于前問其故曰我來國中人也良人已沒。貌然無所歸董留與語且告以齋舍所在至夜遂來並寢未幾得疾同舍生咸知之以白教授教授遣其室責之曰士人而為異類所誘何至此扣其所有曰但嘗遺一相服取服之穢而無縫命投諸火遺諸生蹤跡焉。一老圃曰向者小兒牧羊一牝羊墜西廊井中不可取今白衣而出豈其鬼歟呼道士行法呪黑豆投於井怪乃絕不至然董亦死。

錦香囊

德興縣石田人汪韶紹興十六年延上饒饒滂為館客書室元設兩榻饒處其東虛其西以待外客之至者秋夜既已寢燈未滅覺西榻窸窣聲俄有婦人揭帳出瑤冠珠珥奇衣袂服儀狀瓌麗圖畫中所未親徑前相就饒喜懼交懷肅容問之曰君何人何自至此曰中丞不須問與曰吾布衣也安得蒙此稱曰君明年登名鄉書即擢第前程定矣遂留宿雞初鳴灑泣求去解所佩錦香囊為別曰謹祕此物無得妄示人苟一人見即不復香矣過四十年當復來取之懸懸良久攜手出戶仰視天漢指一大星曰此我也方歸觀次有物如白練自星中起下垂至地婦人即登之既去丈餘回顧曰郎亟反室脫有問者勿得應違吾言將致大禍遂再上騰而滅饒疑好詹慕不忍去忽思向所戒急歸閉關未一息聞人擊戶拒不容怒罵而去至明視所遺囊文錦爛然非世間物中貯一合如玳瑁以香寶之芳氣酷烈不可名狀具以語汪翁汪婿王慶老屢求觀不得乘醉發筒偷視香自此歇矣饒果自此登科所謂中丞之祥未知信否予族人叔代襲為館見汪翁道此。

牛夜鬼

紹興六年餘干村民張氏家已寢牧童在牛圈聞有扣門者急起眠之見壯夫數百輩皆被五花甲著紅兜鍪突而入既而隱不見及明圈中牛五十頭盡死蓋夜鬼云。

牛媼夢

樂平縣杭橋市染工程氏夢老媼來曰負君家錢若干除已償還外猶欠若干幸餘一屋可以充數今別君去矣再拜而辭既痛聞一牝牛死於空屋中剝貨得錢如夢告之數。

程佛子

德興縣新建村居民程氏屋後二百步有溪程翁每且必攜漁具往踞礮石而坐施罔焉焉年三十時正月望夜夢人告曰明日亟去釣所當獲吞舟魚覺而異之雞鳴便往久無所獲自念夢具欺我歟忽光從

水面起照石皆明掬水濯面澄心諦觀但有大卵石白如雪光燦燦一舉網即得之持以歸婦子皆驚曰爾通身安得火光取置佛卓上一室如畫妻親之乃如乾紅色頃刻化為帶長三尺無復石體益驚異炷香欲焚問大已如楹其長稱是懼而出率家人列拜俄聞屋中隔膊聲穴隙而望如人拋擲散錢者妻持竹舂入漫貯十餘錢方持行已滿舂矣小兒女用它器物拾取莫不然良久過其所居或擲諸小塘未移時亦滿其物在室中連日翁拜而禱曰貧賤如此天賜之金已過所望願神明亟還無為驚動鄉閭使召大禍至暮不復見而柱下踊一牛頭搖耳動目儼然如生明日乃寂然程氏由此富贖每歲必以正月十六日設齋飯緇黃名曰龍會齋翁頗能振施貧乏里人目為程佛子紹興二十九年壽八十三歲而卒其孫亦讀書應舉。

芝山鬼

芝山在城北一里左右前後皆墓城僧寺兩廡敢極相望風雪陰雨輒聞啾啾之聲蓋鬼區也紹興十六年通判任良臣伯顯喪子入寺設水陸夜未半聞寺閣山下人戲笑往來交相問勞程祠部守墓僕自支徑黃泥路口歸逢三人同行厲聲曰吾輩以寺中會集見召而往汝何為者而敢至此追逐欲歐之僕奔竄適有篝火從寺出者乃得脫。

葉伯益

浮梁程士廓宏道乾道三年自秘書丞罷歸妻有娠臨月其弟宏父如景德鎮十二月十五夜夢葉伯益謀事舍人訪其居求一室寄跡宏父曰兄弟寢居處不甚潔獨士廓新治齋齋為勝君試觀之相隨而入見供張華潔如宿辦者喜曰此中便可久留吾得之足矣共坐索飯且求火肉火肉鄉饌也伯益生時固嗜此索之諸房又得於士廓位既具饌客飽食就枕宏父夢覺明日還家道遇僕至報士廓妻得子因名之曰亨孫時伯益物故恰三年矣。

李生虱癩

浮梁李生得背痒疾隱起如覆孟無所痛苦唯奇痒不可忍飲食日以削無能識其為何病醫者秦德立見之曰此虱癩也吾能治之取藥傅其上又塗一綿帶繞其圍經夕癩破出虱斗許皆蠶蠕能行動即日體輕但一小竅如箸端不合時時風涌出不勝計竟死予記唐小說載買魏公鎖滑盪日州民病死魏公云世間無藥可療唯千年木梳燒灰及黃龍浴水乃能治爾正與此同。

錢為鼠鳴

吾鄉里昔有小民樸鈍無它技唯與人傭力受直族祖家日以三十錢顧之春穀凡歲餘得錢十四千真子牀隅戒妻子不得輒用每旦起磨磨磨拊乃出一夕寢不寐羣鼠鳴于旁拊牀逐之不止吹燈照索無物也燈滅復然擾擾通夕蚤起意問殊不樂信步門外正遇兩人相歐鬪折齒流血四旁無人遂指以為證里胥捕送縣皆入獄民固愚莫知其爭端不能答一辭受杖而歸凡道途與胥史之費積錢如洗矣。

張二子

番陽城中民張二以賣粥為業。有子十九歲矣。嗜酒亡賴。每醉時。雖父母亦遭唾罵。鄰里皆惡之。乾道七年二月。寢於乃祖榻上。夜半忽驚厥。介介不能出聲。救療逾十刻方醒。久之能言曰。為黃衫人呼去。逼入浴室中。四向皆燁火。熱不可向。啼叫展轉。覺有人在外相援。而身不得出。如是移時。欬然而寤。謂為夢覺。然境界歷歷可想也。俄頃難唱。父詣廚作粥。牝貓適產五子於竈中。其一死矣。疑是兒所墮處云。自是始知悔懼。設誓不飲酒。盡改故態。此卷皆吉州事

亦伐去。且逐超歸。超自此厭厭不樂。竟抱疾死。

吳旺訴冤

紹興十五年。陳祖安為吳縣宰。甥女陸氏病困。為鬼物所憑。陳欲邀道士禁治。鬼云。無用治我。我抱冤恨於幽冥間。幾二十年不獲伸。是以欲展。問其故。云。我姓名曰吳旺。南京人。遭兵火南渡。家於府子城下。以貨條自給。嘗與鄉人蔡生飲。沿河夜歸。蔡醉甚。誤溺水死。遲卒適見之。疑我擠之于河。執送府下獄。訊治。不勝痛。自引伏。有司處法。杖死於雍熙寺前石塔下。銜冤久矣。今日聊為公言之。陳曰。當時之事。誰主此。答曰。獄官亦無心。其事盡出獄吏。蓋吏憚於推鞠。姑欲速成。不容辯析。而獄官不明。便以為是。竟抵極法。因歷道推吏獄卒及行刑人姓名。陳曰。審如是。何為獨恕於我。曰。寺與縣為鄰。乃本府禱祈之所。平時公入寺。我必見之。故熟識。公今事已久。不能復直。弟欲世人一知之耳。陳曰。汝骨安在。吾為汝尋瘞。使安於土可乎。曰。遺骸零落。所存僅十一二。葬之亦無益。公幸哀我。願丐水陸一會。以資受生。陳曰。此費侈。吾貧不能辦。曰。然則但於水陸會中入一名。使人至石塔前密呼吳旺。俾知之。亦沾功德。可以託生矣。陳曰。何處最佳。曰。皆有功德。而楓橋者尤為殊勝。幸就彼為之。陳許諾。鬼異謝。陳問病者可痊否。曰。陸氏數盡。恐不能逃。醫藥祈禱。皆無所用也。後數日。女果死。明年。王葆彥光往楓橋作齋。陳以俸錢為旺設位。

舒州雨米

乾道四年春。舒州大雨。城內外皆下黑米。其硬如鐵。嚼碎米粒。通心亦黑。人疑向來米綱舟。覆於江。因龍取水行雨而捲至也。

朱二殺鬼

平江常熟民朱二。夜宿田廬守稻。有女子從外來。連三四夕。寢呢體冷如冰。知其非人。徧村落測之。了無蹤跡。密以布被縫作袋。欲貯之於中。女已知之。是夜至舍外。悲泣。朱問故。曰。汝設意不善。我不復來矣。朱曰。恐此間風冷病汝。故欲與同臥。其間無他意也。乃入宿袋中。過夜半。朱詐言內逼。遂起。負袋於肩。以行。女號呼求。出。朱不應。始時甚重。俄漸輕。到家舉火。嗔之。已化為杉板。取斧碎之。流血不止。明夜扣門索命。久乃已。右五事皆新

河北道士

宣和七年正月望夜。京師太一宮張燈。觀者塞道。二人墜于池。宮卒急拯之。不肯上。肆言如狂。道衆施符勅百端。皆弗効。事聞禁中。詔寶籙宮主者往治。主者懼不勝。躬詣道堂。徧揖曰。吾黨有高術者。願相與出力。不然。將為教門之累。堂中數百人。皆不敢答。某道士從河北來。獨奮身起。謂之曰。平時不肯力學。緩急乃歸人。即仗劍以往。至池畔。二溺人皆拱手。某道士語衆曰。此強鬼也。非先拔其骨不可。衆固不曉為何法。某道士繞池禹步。誦呪良久。遣健卒入水。掖溺者。已身軟如綿。泊至岸。則凝然塊肉也。叱問所自。眾同辭對曰。某等亦道士也。生時善法籙。坐罪受譴。雖幽明殊途。而平生所習。固在。度非都下同儕所能敵。不意神師一臨。茫無所措。今過惡昭著。執而囚諸無間獄。亦唯命。以為齋粉。亦唯命。儼然悲不殺。導以生路。

夷堅丙志卷第十二 五事

舒州刻工

紹興十六年。淮南轉運司。刊太平聖惠方板。分其半於舒州。州募匠數十輩。置局於學。日飲喧譁。士人以為苦。教授林君。以告郡守汪希旦。徒諸城南安門樓上。命懷甯令甄倚。監督之。七月十七日。門傍小佛塔。高丈五尺。無故傾摧。明且。天色廓清。至午。黑雲倏起。西邊。罩覆樓上。迅風暴雨。隨之。時羣匠及市民賣物者百餘人。震雷一擊。其八十人。隨聲而仆。餘亦驚愕失魄。良久。樓下飛灰四起。地上火珠迸流。皆有硫黃氣。經一時。頃。仆者復甦。作頭胡天。祐白于甄。令入按。內五匠。曰。斬州周亮。建州葉濬。福州鄭英。廬州李勝。同聲大叫。踏而死。遍體傷破。尋詢其罪。蓋此五人。尤嗜酒懶惰。急於板成。將字畫點畫。多及藥味。分兩。隨意更改。以誤人。故受此譴。

紫竹園女

隆興二年。舒州懷甯縣主簿章裕之。官僕顧超。夜宿書軒。見一女子。著綠衣裳。訴云。為母叱逐。無所歸。知爾獨處。故來相就。問所居。曰。在城南紫竹園。遂共寢。才數夕。超恍惚如癡。貌瘦力乏。裕怪而詰之。以實告。裕曰。必妖物也。將害汝。俟今夜至此。宜執之。而大呼。吾當往。及至。超持其袖。呼有鬼。女奮身絕袖。而竄。舉燈照之。乃芭蕉葉也。先是軒外紫竹滿園中。芭蕉一叢甚大。羣亦嘗為怪。裕命爇之。血津津然。并竹

使得免於下鬼師之惠也。許之復默存食頃。悉起立如常。其家人扶以去。兩觀黃冠。合詞喜謝。扣其故曰。此鬼不易制。若與之角力。雖千人不能勝。吾嘗學拔鬼筋法。故一施之。筋骨既盡。無能為矣。皆歎曰。非所及也。撫州民宋善長。為人備入京得事此道士。宋狡而慧。頗窺見所營為。又嘗竊發其筭。習讀要訣。私為閭閻治小祟。輒驗。師亦喜之。將傳授秘旨。而宋詭譎無行。且懶惰。不肯竟其學。會靖康之變。西歸。後為道士居州之祥符觀。其治鬼魅亦如神。凡病瘡及疫者。以指畫其面中間。須臾左熱如火。而右冷如冰。隨其冷熱呼吸之應手而愈。門人數十。皆得其緒餘。一人嘗至村民家。民家大小皆以疫臥。治之不愈。詣郡邀宋行。宋入道室。取神符前。茅鞭三擊地。又取供餅裂其半。授之曰。無庸我去。汝持此與食。自能起矣。門人還至民家。病者皆已起。言曰。賴宋法師三聲雷救我。蓋其所習者五雷法也。

饒氏婦

撫州述陂去城二十里。遍村皆甘林。大姓饒氏居之。家人嘗出游林間。見仆柳中空。函水可鑿。子婦戲窺之。應時得疾。歸家即癡臥。不復知人。遂有物語於空中。與人酬酢往來。聞人歌聲輒能和。宛轉抑揚。韻有餘態。音律小誤。必嗤笑指摘。論文談詩。率亦中理。相去咫尺。而莫見其形貌。妾有過。則對主人顯言。雖數十里外田疇出納為欺。亦即日舉白。無一諱隱。上下積以厭苦。戚屬騰論。百術備至。終無所益。凡數年。饒氏焚香拜禱曰。荷尊神惠。願為日已久。人神異路。願不至。僕慢。以為神羞。欲立新廟於山間。香火像設。與衆祇事。願神徙居之。各安其分。不亦善乎。許諾。自是寂無影響。饒氏自喜其得計。營一廟甚華麗。日迎以祠。越五日復至。言謔如初。饒翁責之曰。既廟食矣。又為吾祟何也。笑曰。吾豈癡漢耶。如許高堂大屋。捨之而去。乃願一小廟。饒氏益沮。畏。訖子婦死。鬼始謝去。一家為之衰替云。

徐世英兄弟

徐世英。撫州人。登進士第。為建昌軍司戶。官舍後有淫祠。欲去之未果。忽得感疾。兀兀如白癡。飲食言笑皆與人異趣。兄世傑聞其故。自鄉里往。賦之。既至。未及語。英迎唾其面。傑愕不知所為。便覺恍惚。而英瀟然如平常。傑抱疾以歸。暗不能言。日用所須。每書字以告。性嗜杜詩。雖屏弃人事。惟求觀此詩不輟。其後浸劇。每出必裸袒。家人閉在一室中。僅二十年乃死。英仕至廣州教授。亦卒。兄弟皆以文學推於臨川。而不幸如是。為可怪也。

蛇犬斃

林廷彥為臨川守。之任未幾。被疾。廷中人正晝見人坐于廳事椅上。以為使君。病間能出矣。或前視之。乃州宅犬母焉。又二蛇蟠于側。取杖欲擊之。蛇去不見。但斃犬貨于屠肆。是年林卒。又宜黃縣涂千里者。夏日與賓友坐于所居之燕堂。犬銜蛇徑至前。留殺之。委于地而去。客以為此楊震鶴雀銜鱸之瑞。千里愀然曰。吾生於乙巳。今行已運。而有蛇禍。吾殆不免乎。不一歲果卒。

奉閣梨

宜黃縣疎山寺僧奉閣梨者。善加持水陸。及工誦呪偈。年益老。患舉音不能清。每當入道場。輒飲雞汁數

杯。云可以助聲氣。或得酬謝不滿意。輒肆言罵辱。暮年得疾。舌左右歧出。與元舌為三。飲食語言皆不可。醫者為傳藥。割去之。楚痛不堪。旬日復然。則又施前術。凡至五六竟不止。最後困劇。其徒於白晝見青面大鬼。自窗入。猝之而去。就死矣。

紅蜥蜴

豫章新建縣治。乾道四年七月。夜半大雷震。令廳屋瓦皆鳴。家人共聚一室。聞風聲洶洶。窗櫺戛然。疑即有覆壓之患。五鼓乃定。及明。視之。圍後拔出巨柳。其長三丈。大十圍。寸斷如截。徧滿丞主簿舍中。一蜥蜴色如渾丹。長僅尺。僵死地上。人疑以為異物云。右六事皆臨川劉名世賦

僧法恩

紹興十年。明州僧法恩。坐不軌誅。恩初以持穢跡。呪著驗。郡人頗神之。不逞之徒。冀因是幸富貴。約某月某日。奉以為主。舉兵盡戕官吏及巨室。然後掃衆趨臨安。不得志。則逃入海。時郡守仇待制。已去。通判高世定攝事。羣凶謂事必成。至聚飲酒家。舉杯勸酬。相呼為太尉。未發一日。其黨書恩甲子。詣卜者。包大常。問休咎。方退。又一人來。追午未間。至者益衆。而所問皆同。且曰。欲圖一事。可成否。包疑焉。給最後者曰。此非君五行。在吾術中有不可言之貴。君狀貌不足以當之。其人安在。我當自與言。不敢泄諸人也。問者喜。走白恩。與俱至。包肆。包下帷對之。再拜曰。賤術何所取。而天賜之福。今乃遇非常之慶。家有息女。不至醜陋。願得備姬嬪之列。即延入室。導妻子出拜。置酒歌舞。使女勸之飲。包敬立。良久。託為買餼。亟出告之。世定趣呼兵官。即日悉擒獲。獄成。恩及元惡。樹于市。餘黨死者數十人。陳尸道上。是夜路都監出。微巡。見一人展轉於乘尸中。乃杖死而復甦者。掖起詢之。云。初入市。就刑。但知怖懼。不復記省。方杖脅一下。神從頂間出。坐屋簷上。觀此身受杖。畢。乃冥冥如夢。不知今所以活也。都監曰。汝既合死。那得活。舉足蹴其傷。復死。世定用是得直。秘閣。包生亦拜官。郡人合錢百萬與之。

青城丈人

相州人作千道齋。薦亡。僧道乞。皆預。凡坐中人。各隨意誦經一卷。有道人但誦太乙尋聲救苦天尊一聲。遂就食。鄰坐僧戲之曰。只誦一聲。莫舌乾否。道人曰。苟有益死者。奚用多為。齋罷。徑出。漆盤內。皆有朱書字。如刻。曰。青城丈人。以刀削之。愈見。

李主簿

武昌李主簿。夢就遠冥司。主者問汝前身為張氏子時。安得推妻。李夢中忽憶其事。對曰。妻自失足墮水死。非推也。主者遣追本處山川之神。供證。與李言同。遂放還。他日在旅舍。遇婦人自言為前生妻。相守不肯捨。網繆如生。烟黨皆知之。數年乃謝去。李亦不娶。終身雖無它苦。但常病腰痛。以木為兩椎。刺其中。每日扣擊數百下。痛則少解。蓋鬼氣染漬所致云。

吳德充

吳公才。字德充。弋陽人。入太學。年至五十。無所成。欲罷舉歸。決夢於二相公廟。夢童子告曰。君明年甚佳。

自此泰矣。吳信之勉為留計。明年上舍中選。自願年益高。復起歸思。又夢曰。即登科矣。無庸歸。明年果於嘉王勝擢第。既調官。臨出京。又夢前人來曰。君仕官不可作郡守。蓋以前生為郡。治獄不明。誤斷一事。雖出於無心。然陰譴不薄。已令君損一目矣。切勿再居此官。以招禍。覺而思之曰。吾五十二歲。僅得一官。勢不能至二千石。且吾雙目瞭然。安有眇理。不以為信。後三歲。因病赤目。果偏失明。而仕於州縣。不甚待次。自度州署。都罷。歷通判。衡州。永州。建康府。紹興十二年。至臨安。又求倅貳時。王慶會次。參知政事。與吳有同舍契。謂之曰。君三任通判。資歷已高。當作州何疑。薦於時相。以為宜春守。吳不樂。纔至家而卒。

夷堅丙志卷第十三事

藍姐

紹興十二年。京東人王知軍者。寓居臨江新淦之青泥寺。寺去城邑遠。地迥多盜。而王以多資聞。嘗與客飲。中夕乃散。夫婦皆醉眠。俄有盜入。幾三十輩。悉取諸子及羣婢縛之。婢呼曰。主張家事。獨藍姐一人。我輩何預也。藍蓋王所嬖。即從衆中出。應曰。主家凡物皆在我手。諸君欲之。非敢惜。但主公主母方熟睡。願勿相驚恐。乘席間大燭。引盜入西偏一室。指床上篋筒曰。此為酒器。此為綵帛。此為衣裳。付以綸。使稱意。自取盜拆。被為大獲。取器皿。踏踏實于中。燭盡又繼之。大喜過望。凡留十刻許。乃去。去良久。王老亦醒。藍始告其故。且悉解衆縛。明且訴于縣。縣達于郡。王老戚戚成疾。藍姐密白曰。官何用憂。盜不難捕也。王怒罵曰。汝婦人何知。既盡以家貨與賊。乃言易捕何邪。對曰。三十盜皆著白布袍。妾乘燭時。盡以地溼汚其背。但以是驗之。其必敗。王用其言。以告逐捕者。不兩日。得七人於牛肆中。展轉求跡。不逸一人。所劫物皆在。初無所失。漢張敞傳所記。偷長以赭汗羣偷。裾而執之。此事與之暗合。婢妾忠於主人。正已不易得。至於遇難不惜。倉卒有奇智。雖編之列女傳。不愧也。

長溪民

福州長溪民。為贅婿於海上人家。以漁為業。其母思而往見之。民殊不樂。母覺其意。明日即告歸。民不肯。

留。而其婦獨留之曰。阿姑少留。候得魚作杯羹。少頃民還。至門問母語。急藏魚于舍後。復誑其母。且告之曰。今日風惡。不獲一鱗。母遂去。既行。民責妻曰。吾適所得皆鱖魚。既多且大。常日不有此。汝何苦留此間耶。婦往。則滿籃皆蛇也。驚走報民。民不信。自往焉。果見羣蛇蟠結。一最大者昂首出。徑咋其喉。即死。蛇亦不見。

福州異猪

政和元年正月。福州北門賣豆乳人家。猪夜生七子。但一為猪。餘皆人頭馬足。肌體悉類人。淨無一毛。初生時。呱呱作兒啼。其家懼。亟趨于廁後。鄰人聞啼聲。伺曉入。視猶及見其二。取以示里中。斯須間。觀者如市。郡守知為不祥。命亟殺之。時方上祥瑞。不敢以聞於朝。

福州屠家兒

福州城中羊屠家兒。年十六歲。性柔善。惟嬉游市井間。不肯學父業。父母謂之曰。汝已成長。當學世業。為活。為養親之計。浪游何益。對曰。逐日眼見已熟。要殺便殺。何以學為。父以羊一刀一付之。閉諸空屋。窺其所為。自且至午。但對羊默坐。忽握刀而起。指羊曰。與汝相為。豈復有窮極。揮刀自斷其喉。父母急發壁救之。無及矣。

林翁要

福州南臺寺。塑新佛像。而毀其舊。水上林翁要者。求得觀音。歸事之。後數月。操舟入海。舟壞而溺。急呼觀音曰。我嘗救汝。汝寧不救我。語訖。身便自浮。得一板乘之。驚濤巨天。約行百餘里。隨流入小浦中。獲遺物一筒。頗有所資。而歸。人以為佛助。傳實有一書曰。冥司報應記此事。

郭端友

饒州民郭端友。精意事佛。紹興乙亥之冬。募衆紙筆。緣自出力。以清且淨。念書華嚴經。期滿六部。乃止。癸未之夏。五染時疾。忽兩目失光。翳膜障蔽。醫巫救療皆無功。自念惟佛力可救。次年四月晦。誓心一日。三時禮拜觀音。願於夢中賜藥。或方書。五月六日。夢皂衣人告曰。汝要眼明。用翳散熊膽圓則可。明日遣詣市訪二藥。但得翳散。點之不効。二十七夜。夢赴薦福寺。飯罷歸。及天慶觀前。聞其中佛事鍾磬聲。入觀之。及門。見婦女三十餘人。中一人長八尺。著皂春羅衣。兩耳垂肩。青頭綠髮。戴木香花冠。如五斗器。大郭心知其異。欲候回面。瞻禮。俄紫衣道士。執笏前揖曰。我乃都正也。專為華嚴來迎。請歸舍啜茶。郭隨以入。過西廊。兩殿垂長黃旛。一女跪爐禮觀音。簾外青布幔下。十六僧對鋪坐具而坐。道士下階取茶器。未及上。郭不告而退。徑趨法堂。似有所感。遇夜分乃覺。明日告其妻黃氏云。熊膽圓方。乃出道。可急往覓。語未了。而甥朱彥明至。曰。昨夜於觀中。偶獲觀音治眼熊膽圓方。舉室驚異。與夢略合。即依方市藥。旬日乃成。服之二十餘日。藥盡眼明。至是年十月。平服如初。即日便書前藥方。靈應特異。增為十部。乃止。今眸子瞭然。外人病目疾者。服其藥。多愈。藥用十七品。而熊膽一分為主。黃連密蒙花羌活皆一兩半。防己二兩半。草龍膽蛇蛻地骨皮木賊仙靈脂皆一兩。嬰麥旋覆花甘菊花皆半兩。葶仁一錢半。麒麟竭一

餽。蔓青子一合。同爲細末。以羯羊肝一具。煮其半焙乾。雜於藥中。取其半生者。去膜乳爛。入上藥。杵而圓之。如桐子大。飯後用米飲下三十粒。諸藥修治無別法。唯木賊去節。蕤仁用肉。蔓菁水淘。蛇蛻炙去。郭生自記其本末。但所謂法堂感遇。不以語人。

洪州通判

鄉人李實王。用紹興二年。知新淦縣。以宣撫使入境。躬至村墟督賦。其僕夢主人歸。劍擺傳呼曰。洪州通判來。且以告主母。李公至。妻言其事。李笑曰。孤寒如是。方大軍絡繹過縣。幸不以乏與爲罪。得供給糧餉足矣。別乘非所望也。明年八月滿秩。果爲洪州倅。卒如僕夢。

金君卿婦

荆南某太守之女。年十有八歲。既得婿。將擇日成禮。夢人告曰。此非汝夫。汝之夫乃金君卿也。既覺不以語人。但於繡帶至。每寸輒繡金君卿三字。母見而疑之。以告其父。父物色府中。至於胥吏小吏。無有此人。詰其女。具以夢白。未幾所議之婿果死。後半歲。新峽州守入境。遣信至府。則金君卿也。始悟前事。至別厚待之。留連累日。知其新失伉儷。以女夢告之。金曰。君卿犬馬之齒。四十有二矣。比於賢女。年長以倍。又加其六焉。且悼亡未久。義不忍也。主人強之。且曰。因緣定數。君安能辭。不得已。竟成昏。後三十年。金乃卒。妻生數子。金官至度支郎中。番陽人也。右二事皆李實王說

鐵冠道士

鄭介夫。俠。福州福清人。熙寧中。以直諫貶英州。元祐初。東坡公薦之。復官。紹聖初。再謫英。時坡公貶惠州。始與相遇。一見如故交。政和戊戌。介夫在福清。夢客至。自通鐵冠道士遺詩一章。視之。乃坡公也。坡在海。上。嘗自稱鐵冠道人。時下世十七年矣。其時曰。人間真實人。取次不離真。官爲憂君失。家因好禮貧。門闌多杞菊。亭榭盡松筠。我友透疎者。相從恨不頻。又曰。介夫不久須當來。痛而歎曰。吾將逝矣。時年七十八。明年秋。被疾。語其孫嘉正曰。人之一身。四大合或。四者若散。此身何有。口占一詩曰。似此平生只藉天。還如過鳥在雲邊。如今身畔渾無物。贏得虛堂一枕眠。數日而卒。

張鬼子

洪州州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雖生徒告假。亦斬固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爲三日。給三日。則改爲二日。它皆稱是。衆憾之。有張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衆使爲作陰府追吏。以怖張老。鬼子欣然曰。願奉命。然弄假須似真。要得一冥司牒乃可。衆曰。牒式當如何。曰。曾見人爲之。乃索紙以白。辭細書。而自押字于後。是夜詣州學。學門已扃。鬼子入於隙間。衆駭愕。張老見之。怒曰。畜產何敢然。必諸人使爾夜怖我。笑曰。奉閣王牒追君。張老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巾。有兩角橫其首。張老驚號即死。鬼子出立於庭。言曰。吾真牛頭獄卒。昨奉命追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今二十年。懼不敢歸。賴諸秀才力。得以反命。今弄假似真矣。拜謝而逝。陳正敏適齋閑覽。記李安世在太學。爲同舍生。戲以鬼符致死。與此頗同。然各一事也。

太平宰相

宣和中。良嶽之觀游。極其偉麗。既有絳霄樓。華霄殿。諸離宮矣。其東偏接景龍門。巨竹千箇。蔽虧翠密。京師他苑固亦罕比。宮嬪出入其間。如仙宸帝所。徽宗命建樓以臨之。既成而未有名。夢金紫人言曰。良岳新樓。宜名爲倚翠。取唐杜甫詩所謂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句也。夢中問汝何人。對曰。臣乃太平宰相。寤而異之。明日。翰林學士李邦彥入對。奏事畢。偶問曰。近於苑中立小樓。下有修竹。當以何爲名。邦彥了不經思。即以倚翠對。上驚喜。謂與夢協。時邦彥眷注已深。有意大用。自是數日間。拜尚書右丞。遂爲次相。

路當可得法

政和中。路君寶。知陳州商水縣。其子當。可。時行。方十七歲。未授室。讀書于縣圃四照堂。時梁仲禮爲主簿。二子俊彥。敏彥。皆十餘歲。相與游處。一夕。圖吏告失時中所在。君寶遣卒遍索於邑中。不可得。閱五日。乃出。謂其逸游。杖之。時中不敢自直。但常常吐鮮血。而私語梁主簿曰。問者獨坐小室。有道人不知何許。來與某言。久之曰。汝可教。吾付汝以符術。可制天下鬼神。然汝五藏間穢汗充積。非悉掃去不可。初甚懼其說。笑曰。無傷也。命取生油白蜜生薑各一斤。合食之。遂與俱去。亦不知何地。凡數日。不思食。唯覺血液津津。自口出。每夕以文書十餘策。使誦讀。畫則無所見。臨別又言曰。汝已位爲真官。階品絕高。但如吾術行之足矣。自是遂以法錄著。後數月。謂梁子曰。吾此書一符錯誤。獲髓不小。當削階數級。仍有癩疽之害。未幾疽發于背。如怨大。痛楚備極。凡四十九日乃痊。右二事皆梁子正說

長樂海寇

紹興八年。丹陽蘇文瓊。爲福州長樂令。獲海寇二十六人。先是廣州估客及部官綱者。凡二十有八人。共做一舟。舟中備工柁師。人數略相敵。然皆勁悍不逞。見諸客所齎物厚。陰作意圖之。行七八日。相與飲酒大醉。悉害客。反縛投海中。獨留兩僕。使執纜。至長樂境上。雙槽折。盜魁使二人往南臺市之。因泊浦中以待。時時登岸爲盜。且掠居人婦女入船。無日不醉。兩僕逸其一。徑詣縣告焉。射入村未返。文瓊發巡檢兵。自將以往。行九十里。與盜遇。會其醉。盡縛之。還至半道。逢小舟雙槽橫前。叱問之。不敢對。又執以行。無一人漏網者。時張子敬給事。遣爲帥。命取舟檢索。覺柁尾百物。裝繞。或入水視之。所殺羣尸。並萃其下。儼而不腐。亦不爲魚鼈所傷。張公歎異。亟爲斂葬。盜所得物。纒三日。元未之用也。據蘇文瓊說

蔡州覆災

呂安老尚書。少時入蔡州學。同舍生七八人。黃昏潛出游。中夕乃還。忽驟雨傾注。而無雨具。是時學制崇嚴。又未嘗謁告。不敢外宿。旋於酒家假單布衾。以竹揭其四角。負之而趨。將及學牆。東望巡邏者。持火炬。傳呼而來。大恐。相距二十餘步。未敢前。遽卒忽反走。不復回顧。於是得踰牆而入。終昔備備。以爲必彰露。且獲譴屏斥矣。明日。兵官申府云。昨二更後大雨正作。出巡至某處。忽異物從北來。其上四平如席。模糊不可辨。其下護護如人行。約有脚三二十隻。漸近學牆。乃不見。郡守以下。莫能測爲何物。邦人口相傳。皆以爲巨怪。講於官。每坊各建禳災道場三晝夜。繪其狀。祠而禱之。然則前史所謂席帽行等之妖。也殆此。

類也。尚書之子

蟹治漆

乾道五年襄陽有劫盜當死。特旨貸命。配州牧。慮其復為人害。既受刑。又以生漆塗其兩眼。囚行至荆門。盲不見物。寄禁長林縣獄。以待傳送。時里正適以事在獄中。憐而語之曰。汝去時情防送者往蒙泉側。尋石蟹搗碎之。濾汁滴眼內。漆當隨汁流散。瘡亦愈矣。明日賂送卒得一小蟹。用其法。經二日。目睛如初。略無少損。予妹婿朱暉。時以當陽尉攝邑令。親見之。

夷堅丙志卷第十四十三事

張五姑

外舅女弟五姑。名宗淑。自幼明慧知書。既笄。嫁襄陽人董二十八秀才。董儒而無立。淑性高亢。庸奴其夫。鬱鬱不滿。至於病瘵。靖康之冬。郭京潰卒犯襄鄂。董死於漢江。明年淑從其母田夫人至南陽。飲酒笑嬉。了不悲感。宿病亦浸瘳。方自欣慶。一旦無故嘔血斗餘不止。心疑懼。使呼□□□□□□語曰。和中不可再嫁。嫁當殺汝。和中查淑字。雖家人皆不知之。淑識其聲為故夫。叱曰。我平生為汝累。今死矣。尚復綴繞我。使我再歸它人。何預汝事。巫無語而甦。淑固自若。會外舅來南。擊與偕行。至揚州謀壻。將以嫁王趙淑曰。一生坐文官所困。不願再見之。得一武弁足矣。遂適開門宜贊舍人席某。時二年五月。董氏喪制猶未終。其冬。席生又死於盜。淑隨母兄度江。寓溧陽。三年三月晦。夢席生自榻拏其頭。覺而項痛。丹瘤生左頰。臥病。月昏昏不能知人。二嫂往視之。笑曰。姑夫恰在此。開始於至去矣。問為誰。曰。二十八郎也。自是但與董交語。以至於亡。明年其母在蓬州。夢淑與人聚博於樓上。猶如在生時。母責之曰。賭博從曉連夕。豈是女子所為事。淑忿怒化為旋風。逐母至牀。母驚號曰。鬼擊我。子婦急起視。則身已半墮地。明日不能起。兩月而卒。

宜都宋仙

夷堅丙志 卷第十四

一〇五

宣和中外舅為峽州宜都令。盛夏不雨。徧禱諸祀。無所應。邑人云。某山宋仙祠。極著靈響。乃具饌謁其廟。財下山。片雲已起於山腹。方烈日如焚。忽大雨。百里霑足。邑人載神之賜。相與出錢葺其廟。而莫知仙之為男為女。致諸圖志。問於父老。皆無所適從。外舅畫葺。夢大輿自外來。應蓋塵既。饌物頗盛。巍然高出於屋。私念言縣門卑陋。安能容此。轉瞬間已至廷中。跋而窺之。則婦人碎容。飾其內。驚起致敬。倏然而寤。乃命塑為女仙象。未及請廟額。而移官去云。

劉媪故夫

唐州人張文吉。下世十餘年。妻劉氏。年且八十。白晝逢故夫。挽其衣使行。曰。相與歸去。無為久住。此相持不解。劉遂仆地。其季子至前。掖張翁使去。曰。困吾母如何也。又扶媪起立。然後去。媪長子及婦孫輩。見老人乍仆乍起。趨視之。歷歷問其言。時季子亦死久矣。咸憂懼知其為不祥。未幾媪死。

錫盆冰花

外舅清河公。紹興六年。以中書門下省檢正官。兼都督府諮議軍事。往淮西撫諭張少保軍。留家於建康。十二月十五日生辰。家人取常用大錫盆洗滌。傾濁水未盡。盆內凝結成冰。如雕鏤者。細視之。一壽星坐磐石上。長松覆之一龜。一鶴分立左右。宛如世所圖畫。然外姑劉夫人。命呼畫工寫其狀。工所居遠。比其至。已消釋矣。自是無日不融結。佳花美木。長林遠景。千情萬態。雖善巧者用意為之。莫及也。迨春暄乃止。而外舅有兵部侍郎之命。善清記聞有萬口

王八郎

唐州比陽富人王八郎。歲至江淮為大賈。因與一倡綉。每歸家。必憎惡其妻。銳欲逐之。妻智人也。生四女。已嫁三人。幼者甫數歲。度未可去。則巽辭答曰。與爾為婦二十餘歲。女嫁有孫矣。今逐我安歸。王生又出行。遂攜倡來。寓近巷客館。妻在家稍賣器物。悉所有藏篋中。屋內空空如篋人。王復歸見之。愈怒曰。吾與汝不可復合。今日當決之。妻始奮然曰。果如是。非告于官不可。即執夫袂走詣縣。縣聽其辭。而中分其資產。王欲取幼女。妻訴曰。夫無狀。弄婦鬻倡。此女若隨之。必流落矣。縣宰義之。遂得女而出居于別村。買餅爨之。列門首。若販鬻者。故夫它日過門。猶以舊恩意與之語曰。此物獲利幾何。胡不改圖。妻叱逐之曰。既已決絕。便如路人。安得預我家事。自是不復相聞。女年及笄。以嫁方城田氏。時所蓄積已盈十萬。田氏盡得之。王生但與倡處。既而客死於淮南。後數年。妻亦死。既殯。將改葬。女念其父之未歸骨。遣人迎喪。欲與母合葬。各洗滌衣。共臥一榻上。守視者稍息。則兩骸已東西相背矣。以為偶然。爾泣而移置元處。少頃又如前。乃知夫婦之情。死生契闊。猶為怨偶如此。然竟同穴焉。

楊宜贊

唐州相公河楊氏子。娶于戚里陳氏。得官至宜贊舍人。平生喜食雞。所殺不勝計。晚年瘡發。聞未能為甚。家所養雞。忽中夜長鳴。大惡之。明日殺而炙之。復以充饌。未下咽。瘡毒大作。瘡滿一面。久之稍愈。而潰汁流至喉下。齧肌成穴。殊與雞受刃處等。鮮血沾滴無休時。竟死。右六事皆關於妻族

忠孝節義判官

楊緯字文叔。濟州任城人。為廣州觀察推官。死官下。喪未還。其姪洵。在鄉里。一日晡時。昏然如醉。欵見緯乘馬從徒而來。洵迎拜。既坐。神色備然。如平生。洵跪問曰。叔父今何之。曰。吾今為忠孝節義判官。所主人問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從容竟夜。旁人但見洵拜且言。皆怪之。將行。二紫衣留語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何不就彼立祠。洵寤。告家人曰。適廣州叔父至云如此。衆悲駭。因呼工造像。工技素拙。及像成。與緯不少異。始知其神。然以官不顯。又無蹟狀。故州縣不肯上其事。祠竟不克立。緯生為善人。所居官專務以孝弟教民。正直好義。故沒而為神。考諸傳記。蓋未嘗有此陰官也。見見無

龍可前知

東平龍可。字仲堪。遷於歷學。能逆知未來事。宣和末。趙九齡見之於京師。趙以父病急歸。遇可於門。可曰。京師將有大變。吾亦從此去矣。扣之曰。火龍其日。飛雪滿天。明年金虜犯都城。以丙辰日不守。時大雪連縣。皆符其語。

水月大師符

紹興二十一年。襄陽夏大雨。十日不止。漢江且溢。吏民以為憂。襄陽知縣閻君謂同寮曰。事急矣。吾有策。可令立止。雖近巫怪。然不敢避此名也。遂命駕出城。至江上。探懷中符投之。酌酒三祭而歸。是夜雨止。明日水平如故。一郡敬而神之。臨川李德遠。時為觀察推官。就扣其說。問具以教之。曰。但如我法。人人可為之。無他巧也。其法以方三寸紙。朱書一團。而外繞九重。末如一字。書水月大師四字於其上。凡水旱疾疫。刀兵鬼神山林木石之怪。無所不治。遇凶宅妖穴。書而揭之。皆有奇効。德遠歸臨川。其姪婦每至晡時。輒為物所憑。新粧易衣。坐于榻以伺。少頃。則與人嬉笑。謔浪。竟夜乃息。德遠密書符貼戶限內。婦不知也。明日。在牀上。見偉男子冠帶如常時而來。及房外。若有所礙。執手罵曰。賤女子。忍違忘我乎。婦應曰。我未嘗有此心。何為發是語。男子舉足欲入。終不能前。遂去。婦洒然如醉而醒。始為人言之。蓋罔罔累旬。了不知身之所寄也。自是遂安。予為禮部郎日。德遠為太常主簿。同行事齋宮。為予書之。然未之用也。

賈縣丞

李德遠。紹興二十七年。調官臨安。館于白壁營。與福州姚知縣同邸。時方盛夏。每夕納涼于後軒。姚之舊友賈縣丞。來料理。云失告身事。所居相去百步。早出暮還。必過姚話。夜。李因得識之。賈承長安人。談驪山宮闕故都。井邑之盛。衰衰可聽。又嘗為縉雲丞。說鬼仙英華事跡。尤有據依。姚李更買酒設果。與之款接。凡兩月。始各捨去。又二年。李為勅令所刪定官。局中從容與同僚唐信道。語及怪神。唐具述英華之故。李應答如響。唐曰。君何以知之。以所聞告。唐駭曰。得非長身多髯者乎。曰。然。陝西人乎。曰。然。曰。是人自縊雲罷。即死。其兄葬之于某處。吾送之。空乃反于今十年矣。安得如君所云者乎。李方追懼。毛髮為洒。漸徐思之。相從如是久。而未嘗白晝一來。雖同飲啄。語笑。然其坐常去燈遠。元不熟審其面目。今知乃鬼爾。姚生別後歲餘而殂。

鄭道士

建昌王文卿。既以道術著名。其徒鄭道士。得其五雷法。往來筠撫諸州。為人請雨治祟。召呼雷霆。若響若答。紹興初。來臨川。數客往謁。欲求見所謂雷神者。拒之不克。乃如常時。誦呪書符。仗劍叱咤。良久。陰風蕭然。煙霧虧蔽。一神人峨冠持笏。立於前。請曰。弟子雷神也。蒙法師招喚。願聞其指。鄭曰。以諸人欲奉觀。故遣相召。無它事也。神患曰。弟子每奉命。必奉上天。乃敢至。迨事畢而歸。又具以白。今乃以資戲玩。將何辭。反命于天。此笈不容虛行。法師宜當之。即舉笈擊其首。坐者皆失聲驚仆。移時方甦。鄭已死矣。右三事皆

黃鳥喬

邵武黃敦立。少時游學校。讀書不成。但以勇膽戲笑。優游閭里間。邑人以其色黑而狡。目之曰烏喬。所居十里外有大廟。鄉民事之。甚多。皆門外祝者。掌之。黃欲取其縷帛以嫁女。祝知難。以詞卻。姑語之曰。君盍以盃珓卜。若神許。君無不可者。黃再拜禱曰。積帛廟中。頗為無用。移此以惠人。神所樂也。而庸祝不解神意。尚復云云。大王果見賜。願示以聖珓。或得陰。則夫人垂憐。尤為上願。若得陽。則闔廟明神。皆相許矣。祝不敢言。竟負帛以歸。它日。與里人會。或戲之曰。君名有膽。今能持百錢詣廟。每偶人手中置一錢。然後歸。當釀酒肉以犒君。黃奮衣即行。二少年輕勇者。陰迹其後。問道先入廟。雜於土偶間。窺其所為。有頃。黃至。拜而入。黃敦立來施錢。大王請知。遂摸索偶像。各真其一。或手不可執。則真諸肩。上俄至。少年所立處。突前執其臂。黃以為鬼也。大呼曰。大王不能鈐勒部曲。吾來使錢。而小鬼無禮如是。又行如初。略無注意。既畢。舉扇扇門而出。其黨始歎服之。溪北舊有異物。好以夜至水濱。見徒涉者。必負之而南。或問其故。答曰。吾發願如此。非有求也。黃疑其必為人害。詐為它故。連夕往。是物如常。態負而南。後三日。黃謂之曰。禮尚往來。吾煩子多矣。願施微力以報。物謝不可。黃強舉而抱之。先已戒家僕。束草然巨石。財達岸。即擲于石上。其物哀鳴。巧命。及燭至。化為青面大獍矣。歐殺投火中。環數里皆聞其臭。怪自此絕。徐據

茶叔厚

茶叔厚。尚書禮部登第後。傲馬出謁。道過一坊曲。適與賣藥翁相值。藥架甚華楚。上列白陶缶數十。陳熟藥其中。蓋新潔飾而出者。馬驚觸之。翁仆地。缶碎者幾半。茶下馬愧謝。翁市井人也。輕而倨。不問所從來。掉其裾。數而責之曰。君在此。嘗見太師出入乎。從者唱呼以百數。街卒持杖前。阿兩岸坐者皆起立。行人望塵歛避。亦嘗見大尹出乎。武士獄卒。傳呼相銜。吾曹見其節。奔走不暇。今君獨跨敝馬。子子而來。使我何由相避。凡侮誚數百言。惡少觀者如堵。茶素有諧辨。不為動色。徐徐對之曰。翁翁責我甚當。我罪多矣。為馬所累。願無可奈何。然人生富貴自有時。我豈不願為宰相。豈不願為大尹。但方得一官。何敢覬望。翁不見井子劉家藥肆乎。高門赫赫。正屋大屋七間。吾雖不善騎。必不至單馬撞入。誤觸器物也。惡少皆大笑。稱善。翁亦羞沮。以俚語謂茶曰。也得也得。遂釋之。井子者。劉氏所居京師大藥肆也。故茶用以為答。戲季相

衢州龍游人虞孟文。以錢十四萬買妾。頗有姿伎。蒙專房之愛。無何孟文死。其從弟仲文。忍人也。強以元直昇。姨氏領妾以歸。僅數月。妾夢故主君來。責之曰。汝在此處睡。莫未便。寤而懼。以告仲文。仲文向曰。彼已死。烏能畏我。雞鳴起。奏廟。方過堂下。兄持挺坐堂上。起逐之。擊之至再。走而免。遂得病亡。

魚肉道人

黃元道。本成都小家子。生於大觀丁亥。得風搐病。兩手攣縮不可展。膝上拄頤。面掣向後。又瘖不能啼。父母欲其死。置於室一隅。飢凍交切。然竟不死。獨祖母哀憐之。時灌以粥。活至七歲。遇道人過門。從其母求施物。母愧謝曰。家極貧。安得有餘力。道人曰。然則與我一兒亦可。母以病者告。曰。得此足矣。以布囊盛之。負而出。乃父跡其所往。則至野外。取兒置地上。掬白水洗滌。脫所披紙被。蒙其體。□□□一粒納兒口。旋繞行五六十里。步(原缺九行又十字)

夷堅丙志卷第十五十二事

黃師憲禱梨山

紹興戊午。黃師憲自莆田赴省試。與里中陳應求。約同行。以事未辦。後數日。乃登途。過建安。詣梨嶽李侯廟。鵠夢神告曰。不必吾言。只見陳俊卿已說者是已。黃至臨安。方與陳會。詢其得失。陳蓋未嘗至彼廟也。辭以不能知。黃逼之不已。陳怒。大聲咄曰。師憲做第一人。俊卿居其次足矣。黃喜其與夢合。乃以告之。暨揭榜。如其說。

周昌時孝行

臨江軍富人周十三郎。名昌時。事母鄭氏甚孝。鄭病腰足五年餘。行步絕費力。招數醫治藥。略無小効。紹熙二年中秋夜。周與妻侍母飲酒賞月。見母坐立艱辛。不覺墮淚。泊罷就寢。抽身潛起。妻謂其登廁耳。乃懷小刀下庭。向空朝北斗。禱云。老母染疾久。百藥並試。有加無減。今發願剖腹取肝。啖母。以報產育乳養之恩。望上真慈悲。俾獲感應。焚香訖。將施刀。忽聞有聲自後叱喝。且以杖擊其背。驚而回顧。寂不見人。但有封貼在地。取視之。中有紙書云。周昌時供奉母病。累歲孝行。此藥三粒。賜鄭氏八娘。周捧泣拜謝。俟明旦以進母。積病頓瘳。方具所見告妻子。

虞孟文妾

魚一頭。使生食。又溺於□□□染指嘗之。甘芳如醴。捧鉢盡飲。有聲入腹。錚錚然。忽若推墮崖下。所見猶元牧之處。牛在旁齧草。無少異。覺四體不佳。跳入山澗中坐。水深及肩。展轉酣暢。越一夜乃出。則神氣洒落。方寸豁如。非復前日事。不知幾何時矣。牽牛還王家。主人訝曰。小兒何所往。許久不歸。自此日游塵市。能說人肺腑隱匿。或罵某人曰。汝行負神明。且入鬼錄。又罵某人曰。汝欺罔平民。將有官事。已而果然。市人畏其發伏。相戒謹避之。王翁縛而閉諸室。尋縱去。入峽眉山。累年。會張魏公為宣撫使。奉母夫人來游山。見之。攜以出。後隨公出蜀。甫下峽。不辭而去。過武當山。孫旭先生告之曰。羅浮山黃野人。王代時。口惠州刺史。弄官學道。今仙品已高。宜往敬拜。以求延年度世之術。欣然而行。至羅浮崇真觀。問津觀主曰。山有三石樓。高處殆無路可上。須攀藤蘿。援枯木。如猿猴以登。不幸墮墜。必糜碎于不測之淵。君不為性命計。則可往。黃曰。若願戀性命。安肯來此。乃告以其處。杖策徑行。而下石樓。始自崖而升。僅可容足。將及中樓。風雨驟至。急趨一石穴避之。迫暮留宿。夜聞林莽窸窣聲。大蛇入穴。繼之者源源不已。蟠繞于旁。黃瞑目坐。遂日。羣蛇以次去。復前行。崖路中絕。獨巨藤枝下垂。援之以上。時時得小徑。然財數十步。即途窮。俯瞰江水。相望極目。但隨蔓勢高下以進。日力垂盡。始到上樓。一穴圓明通中。匍匐過之。達巔畔。望野人綠毛被體。踞石坐。肅容設拜。拱而立。其人殊不視。黃不敢喘息。久之。忽問曰。汝為誰。何自來此。亦何用見我。具以對。曰。料汝且飢且渴。自起揭所坐石。石下泉一泓極清。指曰。此可飲。黃以椰葉杓酌之。可二升許。腹大痛。亟出大泄。二十餘行始定。復入侍。方命之坐。始言曰。浮世榮華富貴。疑若可樂。至人遠觀。直與腐鼠等耳。人能處此地。與居富貴等。雖盡今生。至來生不厭倦。儻一毫帶芥。頃刻不可留。汝觀此間。別有佳處否。對曰。游先生之庭。尚不敢左右。焉知其他。野人曰。汝試觀吾受用處。引手捫石壁。剗然洞開。相與入其中。其上正平。光采如鏡。其下清泉。奇石異卉。從橫布列。兩池相對。謂黃曰。汝留此為我。治花國。東池水可供飲。西池以澆灌。勿誤也。遂先出。閉壁門。黃奉所教。地方七八丈。而無所不有。牡丹五色。花皆徑尺。室中常明。不能辨晝夜。居之甚久。花葉常如春。一日。野人啓門入。甚喜曰。汝果能留意於此。真可教。汝姑去此。吾之學長生久視法也。與寂滅之道不同。當盡世間緣。乃可。兼汝服珍泉。滌穢已盡。宜別有

所食於鉢中取魚肉如故山所得者與之。指石窟宿溺使盡飲。遣下山曰：汝歸逢人與魚肉。任意噉之。直俟不欲食時。復來見我。黃再拜辭去。從此能啖生肉至十斤。後稍減少。紹興二十八年。召入宮。賜名元道。封達真先生。戒勿食魚。御製贊賜之曰：不火而食。太古之民。不思而書。莫測其神。外示朴野。內含至真。白雲無迹。紫府常春。周參政贊。舊與之善。閑居宜與黃過之。書明月雙溪水清風八詠樓十字以獻。後二年。黃以口過逐居。周公道自當塗移守。所書始驗。凡此諸說。多得之於周。乾道二年。予見之鄱陽。食肉二斤。而飲水猶一斗。證其得道始末。與周說不差。故采著其大略。又一年。在九江。為郡守林栗黃中所勅。治杖而編錄之。

清梁公父墓

呂忠穆丞相。政和初。葬其父於濟南之歷城。穿墻二丈。得石椁。墓兆儼然。中空無所有。但存一石。曰隨司。隸刺史房彥謙之墓。與呂氏所卜地。窆穴無分寸不同。遂葬其處。彥謙。即唐宰相梁公玄齡之父也。梁公為太平賢相。而忠穆亦為中興名宰相。去五百年。而休證冥合如是。異哉。趙不。

種苗香道人

政和末。林靈素開講於寶錄官。道俗會者數千人。皆箠膝致敬。獨一道人。怒目在前立。林訝其不拜。叱曰：汝有何能。敢如是。曰：無所能。林曰：既無所能。何以在此。道人曰：先生無所不能。亦何以在此。徽宗時。在幃中聽。竊異之。宣問實有何能。拱而對曰：臣能生養萬物。即命下道院。取可以布種者。得苗香一甸。以付之。俾二衛卒監視。種於良嶽之趾。仍護宿於院中。及三鼓。失所在。明日視苗香。已蔚然成叢矣。

朱僕射

豫章豐城縣江邊寶氣亭。建炎三年。居民連數夕。聞呼朱僕射。而不見其人。已而新虔州守馮季周詢修撰。赴官泊舟亭下。從行僕朱秀者溺死。八月四日也。右二事皆吳虎臣說

燕子樓

潭州府舍後燕子樓。去宅堂頗遠。家人不能至。守帥某卿。好游其上。卿晚得良家女為妾。名之曰酥酥兒。雙龍殊甚。一日亦登樓。問其所以來。答曰：願見主翁。心不憚遠。卿益喜。留連經時。使之去。薄晚卿還。酥迎於堂。卿顧曰：適歸無它否。妾愕然曰：今日在房中。足跡未嘗出外。安有是耶。卿怒曰：汝來燕子樓。視我。我與汝語。良久乃去。何諱之有。酥面發赤曰：素不識樓上。何由敢獨行。公特戲我。傍人盡證其不然。卿惘惘不樂。入燕窠徑臥。疑向者所見。定鬼物也。少時酥入室。拊其背。掖之使起坐。曰：我真至公所。恐他人知之。故匿不言。亦因以惱公。爾何以戚戚為。卿意方自解。又與嬉笑。忽曰：今以實告公。我非酥也。請細視我。視之。則一大青黑面。極可憎怖。卿拊牀大叫。外人疾趨至。無所覩。即抱病遂卒。王嘉慶說。聞之張敬甫。

阮郴州婦

戶部員外郎阮閱。江州人。宣和末。為郴州守。子婦以病卒。權殯于天寧寺。阮將受代。語其子曰：吾老矣。幸得解印還鄉。老人多忌諱。不暇挈婦。以東。汝善。爾寺僧守視。他日來取之可也。子不敢違。是夜阮夢婦

至。拜泣曰：妾寄殯寺中。是為客鬼。為伽藍神所拘。雖時得一還家。每晨昏鐘鳴。必奔往聽命。極為悲苦。今不獲同歸。則永無脫理。恐以椁木為累。乞就焚而以骨行。得早空山丘。無所復恨。阮驚而感動。命其子先護柩還江州營葬。是夜夢子婦來謝云。

岳侍郎換骨

紹興十一年歲除之夕。岳少保以非命亡。其子商卿。兼并弟震同妻女。皆編管惠州郡。拘置兵馬都監廳。之後。僧寺牆角土室內。兄弟對榻。僅足容身。飲食出入。唯都監是聽。秦槍死。朝廷伸岳公之冤。且昭存訪其家。還諸子與差遣。商卿未拜命。聞一夕。聞寺鐘鳴。恍惚如夢。見青袍一卒。類觀從快行。繫兩袖於腰。手挈竹籃。貯刀劍椎鑿之屬。鋒毛吹刀。頓於榻上。長揖一聲。大喝云：奉上帝勅旨。為官人換仙骨。語畢。升榻。商卿怖汗如雨。謹聽所為。遂以所齋器具。悉加割剔。然殊不覺痛。須臾訖事。收器而下。復唱云：換骨訖。揖而告去。商卿揭帳視之。獨體一軀。自首至足。臥于地。遂驚覺。日已亭午。震在傍。言聞兄呻吟甚苦。呼撼之。不應。念無策可為。但堅坐守護。至今猶未甦。商卿具道所覩事。才絕。□□□□輪來邀致。仍傳慶語。乃告命已至。□□□□之意。這照間。持湖北漕節。鄱陽胡璟德。□□分司糧料院。與之談此。青袍傳旨。時以大官職稱之。不欲自言。後權工部侍郎廣東經略而卒。

朱氏靈異

湖州村落朱家。頓民朱佛大者。逐年以蠶桑為業。常日事佛甚謹。故以得名。紹熙五年。所育蠶至三眠。將老。其一忽變異。體如人面。如佛。其色如金。眉目皆具。朱取真小合。敬奉於香火堂中。鄰里悉往觀。李巨源在彼。亦借歸瞻視。誠與佛像無少異。經數日。因開合。已化為蛾。即飛去。

金山設奠

太學博士莊安常子。宜興人。因妻亡。為於金山設水陸冥會資薦。深夜事畢。暫寄榻上。夢妻來。冠服新潔。有喜色。脫所著鞋在地。襪而登虛。漸騰入雲表。始沒。驚覺。以白于僧。及它人。皆云是生天象也。

太清宮道人

亳州蓋老君鄉里。故立太清宮。崇事之。嘗有道人賣藥者。敝衣貧窶。而意氣揚揚甚倨。攜藥爐詣殿下燒藥。大言自尊。指聖像曰。此吾之弟子也。吾為老君師。聚觀漸衆。須臾。火自爐出。灼其衣。焰發滿身。驚而走。左右以水沃之。不滅。狂走廷中。火所經。他物不焚。獨焚厥身。已而北面像前。若首伏者。遂斃。視其軀幹。皆灼爛矣。

王屋山

道士齊希莊。不知何許人。學養生。喜游名山。至王屋。樂之。不忍去。架草堂。居于巖前。山多栗。黃精。及諸果蔬。可食者。以時收采。給食。居三年。猴入其室。逐之不去。視人坐起。百為從傍。効之。希莊大怪。憶初入山時。客教以逐猴法。取猴糞懸而擊之。試用之。猴舍去。甫數日。別有大猴。如五六歲兒。垂毛至地。熟視希莊。微其動作。如前。懼不敢復。遂意欲出山。未決。聞有呼之者。出戶。見了翁童子。黃單衣。綠帶。目有光。貌不全類人。問曰。麻籠山。自何往。指示之。疾去如飛。直度嶺壑。望之不可及。自是舍傍百物。皆夜有聲。一夕大雪。晨起。見門外人迹無數。希莊發悸。不能復居。走山下。得暗疾。數歲方愈。右二事皆見張文潛集

王少保

王德少保。葬于建康數十里間。紹興三十一年。其妻李夫人。以寒食上冢。先一夕宿城外。五鼓而行。至村民家。少憩。天尚未明。民知為少保家。言曰。少保夜來方過此。今尚未遠。夫人驚問其故。答曰。昨夜過半。有馬軍數十。過門。三貴人下馬叩戶。以錢五千。買殺秣馬。良久乃去。意兒殊不款曲。密詢後騎。曰。何處官人。欲往何地。騎曰。韓郡王。張郡王。王少保。以番賊欲作過急。領兵過淮。北扞禦也。夫人命取所留錢。乃格鏹耳。傷感不勝。情祀畢。還家。得疾而卒。是年四月。予在臨安。聞之。於媒媼劉氏。不敢與人言。但密為韓子溫道之。及秋來。虜果入寇。

餘杭三夜叉

乾道五年。餘杭縣人。余主簿妻趙產子。青面毛身。兩肉角。瘳惡可怖。即日殺之。未幾。同邑文氏婦生子。絕與前類。而兩面相向。大非凡所聞見。比亦殺之。而賂乳豎錢三十千。使勿言。然外人悉知之矣。已而一團人妻。復生一物亦然。三家之怪。相去不兩年。所居只一二里內。豈非一氣所沴乎。王三

張常先

張常先者。嵇仲樞密第三子。凶愎不遜。棄丞相以其父故。超資用之。紹興二十五年。除江西轉運判官。其居在信州。將行。從郡守林景度。假吏卒別墓。怒不設銀香爐。梓州指使吳成忠。杖之。林不敢校。赴官三月。為言者論罷。既又坐告許張魏公生日詩事。削籍歸管循州。刑部下信州。差一使臣。十卒護送。時常先方自豫章歸。未至信。信守遣人逆諸途。所謂吳成忠者。偶當行。才被差。不復治裝。即日行。遇于三十里間。叱下車。褫其巾。使步於馬前。未半舍。困苦不可忍。適逢所善皇甫世通。泣言其情。世通為所與生。賂以銀二百兩。乃得冠巾乘轎。且攜二妾俱西。每至宿店。吳生令十卒監常先。同處一房。鎖其戶。而自據二妾。凡

夷堅丙志卷第十六事

陶象子

嘉興令陶象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詭笑。非復平日。象患之。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會天竺辯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秀。淨傳天台教。特善呪水。疾病者飲之。輒愈。吳人尊事之。象素聞其名。即詣謁。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為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至。自是屢來。且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淨許諾。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為壇。設觀世音菩薩像。取楊枝露水。洒而呪之。三繞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明日。淨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下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又問姓誰氏。答曰。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隨風學舞腰。淨曰。汝柳氏乎。慨然而笑。淨曰。汝無始以來。迷已逐物。為物所縛。溺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及亡辜。汝今當知魔即非魔。魔即法界。我今為汝宣說。首楞嚴秘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悟。訟既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兒曰。辯才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久與子游。情不能捨。願一舉觴為別。因相對引滿。既罷。作詩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歧一杯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事少游記此事

兩月乃至循時疫癘大作。循民死者十四五。郡守張事。為治城外台隱堂舍之。常先已病。因居數日。愈甚。不暇入城而死。吳生亦繼焉。蓋復惡已甚矣。

華陽觀詩

紹興二十五年春。秦丞相在位。其子熹。謁告來建康焚黃。因游茅山華陽觀。題詩曰。家山福地古云魁。一日三峯秀氣回。會散寶珠何處去。碧巖南洞白雲堆。時宋為建康守。即日鑄諸板。揭于梁間。至晚。秦往觀之。見牌側隱約有白字。命舉梯就視。則和章也。曰。富貴而驕是罪魁。朱顏綠鬢幾時回。榮華富貴三春夢。顏色馨香一土堆。讀之大不懌。方秦氏權震天下。是行也。郡縣迎候趨走。唯恐不至。無由有人敢譏切之。如此者。窮詰其所自。了不可得。宋與道流皆懼。不知所為。是歲冬。秦亡。

秦昌齡

秦昌齡寫真。挂于書室。魚肉和尚見之。題曰。動著萬丈懸崖。不動當處沉埋。彌勒八萬樓閣。擊著處處門開。會得紫羅帳裏事。不妨行處作徘徊。時紹興二十三年也。至九月。昌齡調宜州簽判。歸中塗感疾。至溧水疾亟。寓於王季羔宗丞空宅中。忽覺寒甚。欲得夾帳。縣令薛某買紫羅製以遺之。遂死于其間。又是年春。在茅山觀前。遇一人。目如鬼。著白布袍。擔草屨一雙。籠餅兩枚。歌而過曰。四十三。四十三。一輪明月落清潭。蓋昌齡正四十三歲也。右二事皆太平州縣事。三登既。

會稽儀曹廨

嚴陵江珪。紹興中。權浙東安撫司屬官。居于會稽儀曹廨中。二子年皆十餘歲。早起。至中堂小閣內。見婦人羅衫而粉裳。就其母裝梳。處理髮。訝非本家人。走入房。白父。珪亟起視之。尚見其背。入西舍。一嫗榻旁而滅。呼嫗起。語之。嫗曰。今日天未明。婦人在窗外折桃花一枝。簪于冠。笑而入。恍惚間復睡。竟不知為何人。珪以問守舍老閹卒。曰。二十年前。柳儀曹居此。時其子婦。以產厄終室中。今出見者。其人也。世傳鬼畏桃花。其說戾矣。江鳴王說

王氏二妾

靖康二年春。都城不守。虜指取官吏軍民無虛日。宗室婦女倡優多不免。朝士王某家早啓關。二婦人坐于外。徑趨入中堂。泣拜曰。妾等已發至軍前。竄身得歸。今不敢還故居。願為公家婢。以脫命。二人皆美色。王納之。王無正室。嬖之甚。與約不復娶。後為中書舍人出奉祠。忽起伉儷之議。一日食罷。二人盛飾出拜。驚問之。對曰。向者以當死之身。蒙主君力。以得更生。且有天日之約。不謂君賜不終。中饋將有所屬。妾隨不得生。行當永訣。故告辭。王方慰而止之。又泣曰。業已如是。妾不忍獨死。早來湯餅中。輒已置藥。恐毒發須臾。願勉處後事。妾今先導入泉塗矣。再拜而出。王大駭。起視之。則徑相攜赴水死。王無以為計。呼家人語其故。急求藥解之。不及而卒。

王省元

臨江人王省元。失其名。居于村野。未第時家苦貧。入城就館。月得束脩二千。嘗有鄰人持其家信至。欲買

市中物。時去傳日。尚旬浹。王君令學生白父母。贖貨焉。生持錢出。值王暫出外。乃為真諸席間。而未之告也。是夕。王夢二蛇往來。蟠舞一榻上。驚覺不復能寐。明日鄰人欲歸。王又以語學生。生具以告。乃悟昨夢。喟然歎曰。二千之入。至微矣。先旬日得之。至於蛇妖入夢。陶朱猶頓。果何人哉。寧臨隱還家。茹荼飯糗。以終此身爾。功名富貴。非吾事也。即日弃館而行。不復有意於進取。科詔下。朋友交挽之。勉入舉場。遂薦送明年省闈中第一人。仕亦通顯。伯兄在館中

廣州女

廣州番禺內民家女。父母甚愛之。納婿於家。女很戾不孝。無日不悖其親。紹興二十五年七月。因晝飲過醉。復置母既又走出戶。以右手指畫。肆言穢惡。不可聞。鄰人不能堪。至欲相率告官者。忽片雲頭上起。雷隨大震。女擊死於道上。其身不仆。手猶舉指如初。予時在南海。即聞之。

確夢

靖康末。有達官不欲書姓名守郡於青齊間。以不幸死。後十餘年。其子夢行通遠中。夾道榆柳。寂無行人。聞大聲起於前。若數百鼓。隱隱然。漸疑疑為大兵來。趨避諸路旁土室。而密窺於隙間。既至。乃數百鬼。負大磨旋轉不已。有人頭出磨上。流血滂沱。諦視之。蓋乃翁也。方驚痛。則復有聲如前。近而視之。又其母夫人。不覺大哭。遂寤。懼其祥可怖。亟詣嚴州。以錢數百千作黃籙。延宗室兵馬監押子舉主醮事。是夕。眾人皆見浴室外。一人衣紫袍金帶。長尺許。眉目宛然。可識。立於幡脚。少焉入浴間。醮事訖。子舉為奏章請命。謂其子曰。尊公事不忍言。當令君昆弟自觀之。取一大合。布灰其內。周圍泥封。使經日而後發視。及發之。上有畫字如世間書云。某人畫國害民。罪在不赦。諸子慟哭而去。方達官在位。不聞有大過。既以非命死矣。而陰譴尚如是。豈非三世業乎。曠管彥那適在彼。偶行壇下。遇男子作婦人泣曰。我乃公親戚間女也。靖康中。從夫官河北。為寇所害。旅魂無所歸。賴今夕醮力。以得至此。歷問諸家。姻眷甚悉。晉彥亦以諸親不存者詢之。相與酬答。幾至曉不可脫。迨旦又升壇。立於法師之後。日光盛乃隱。王嘉史說聞之於晉彥

異人癩疽方

歙縣丞胡權。遇異人都下。授以治癩疽內托散方。曰。吾此藥能令未成者速散。已成者速潰。敗膿自出。無用手擠。惡肉自去。不假刀砭。服之之後。痛苦頓減。其法用人參當歸黃芪各二兩。芎藭防風厚朴桔梗白芷甘草各半之。皆細末。為粉。別入桂末一兩。令勻。每以三五錢投熱酒內服之。以多為妙。不能飲者。煎木香湯代之。然要不可若酒力之奇妙。京師人苦背癩。七十餘頭。衆醫竭其技。弗驗。權示以此方。相目而笑曰。未聞治癩疽惡瘡。而用藥如是。權固爭之曰。古人處方。自有意義。觀此十種。皆受性和平。大抵以通導血脈。補中益氣。為本。縱未能已疾。必不至為害。何傷也。乃親治藥。與服。以熱酒半升。下六錢匕。少頃。痛減。什七。數服之後。創大潰。膿血流。若有物托之於內。經月良愈。又一老人癩發於胸。毒氣浸淫。上攻。如大瓠。斜垂。項石不能動。與服藥一日。癩即散。餘小瘤如粟。許明日平安。如常。又一翁發腦。不肯信此方。殞命醫手。明年其子亦得疾。與父之狀不異。懲前之失。縱酒飲藥焉。遂大醉。竟日。展轉地上。酒醒而病已去。其它

効驗甚多。真神仙濟世之寶也。選藥皆貴精去麤。取淨秤之。予兩兄以刻於新安當塗郡。

王氏石銘

邵武人危氏者。大觀二年。葬其親於郡西塔院下路傍。陰月雨過。視墳側隱然有痕。掘之。得銀酒杯二。銅水缶及鏡各一。又得埋銘石。其文曰。琅邪王氏女。江南熙載妻。丙申閏七月。葬在石城西。諸器皆古。而制度精巧。非世工可及。

馮尙書

邵武士人黃豐。馮。一鄉佳士也。同謁本郡福華王廟。求夢。夢有黃三元馮尙書之語。皆喜自負。其後豐以應武舉作解頭。又連魁文解。竟不第。所謂三元乃如此。諤試南省。名在第二。廷對中甲科。為臨安府教授。攝國子正。與同年林大雅梅卿厚善。林驟得位。至吏部尙書。薦諤自代。未及用。卒於官。所謂尙書乃如此。

夷堅丙志卷第十七十一事

沈見鬼

越民沈氏。世居山陰道旁。郡人奉諸暨東嶽廟甚謹。每三月二十八日。天齊帝生朝。合數郡伎術人。畢集祠下。往來者必經沈生門。紹興乙亥歲。三道流歸天台。以是日至門少憩。一人老矣。衣服藍縷。二人甚壯。頗整潔。隨身齎乾糲及馬杓之屬。坐久。沈出見之。三人長揖。求湯沃飯。沈併遣以蔬菜濁酒。皆喜謝。畢飯。老者從容告曰。子將有目疾。解腰間小瓢。奉藥三粒。云疾作時。幸可用此。沈唯唯。須臾辭去。復言曰。中秋日當再過此。千萬候我於門。若不相遇。後不復會矣。沈亦唯唯。真藥佛堂隱奧處。未嘗以語家人。亦莫之信也。夏六月。真苦赤目。腫痛特甚。寢食俱廢。凡可用之藥無不試。有加無瘳。始憶道人語。而忘藥所在。命遍索之。經日得於佛堂塵埃中。取一粒。沃之以湯。銅箸點入眼。如冰雪冷徹。腦間痛即止。腫亦漸退。是夜熟睡。明旦起。雙目如常。所居去城十五里。城外石橋曰跨湖。頃兵難時。多殺人於此。一日。騎驢入城。過午而歸。經此橋。見橋上下被髮流血者。斬首斷臂者。三兩相扶。莫知其極。奇形異狀。毫毛不能隱。驚而墜。追起。復見之。如故態。且驚且走。不敢開目。比至家。日已曛。暮出舍前。見田間水際。亦如是。大怖而還。過數日。又入城。其歸差早於前。所見儼然。但正心澄念。以待之。悻悻稍定。自是常有所觀。漸不加畏。鄉人頗知其事。多往訪焉。韓總管喪愛子。念之不忘。召問沈。沈云。小人但見鬼物耳。若追召遺逐。不能也。韓曰。吾正不

為此。但恐兒魂魄尚幽滯。煩君一觀之。引詣昔所居。沈初不識。具言容貌舉止所衣之服。與生時了不異。立於室中。韓舉室大慟。其後問者。不可以縷數。大抵皆如韓氏事。遂呼為沈見鬼。五年之後。漸無所觀云。所謂道人中秋之約。竟忘之矣。好事者為惜之。

仙巖三羊

建炎中。北方士大夫。多寓南土。王顯道侍郎。挈家來信州之貴溪。止于近郭仙巖下一山寺。里落相往還者。饋之生羊三。王氏素戒殺。亦不忍賣。放諸山間。無人牧視。任其棲止。羊逐食登高。遂至絕巖。既而不可下。留止岳穴。望之宛然。飲唯自若。凡三歲。三羊尚存。後人遂目之為仙羊。過二十餘年。乃不見。仙巖距龍虎山不遠。靈跡甚多。蓋神仙窟宅也。張南仲說

靈顯真人

建炎四年。張魏公在蜀。方寨中失利。密有根本之憂。陰禱于閬州靈顯廟。夢神言曰。吾昔膺受王爵。下應世緣。故吉凶成敗。職皆主掌。自大觀後。蒙改真人之封。名雖清崇。而退處散地。其於人間萬事。未嘗過而問焉。血食至今。吾方自愧。國家大計。何庸可知。張公竊而歎異。立請于期。復舊封爵。且具禮祭告。自是靈響如初。俗謂二郎者是也。

與元夢

紹興三年。劉彥脩子羽。知興元府。往謁靈顯王廟。欲知秋冬間邊事。甯否。夜夢入廟中。神召升殿。劉如所。欲言扣之。神曰。方請于帝。吾亦未知。臨出門。使婦人持一梓示之。曰。賀廢劉。視其物。唯豬肺一具。石榴一顆。覺而竊喜。知劉豫且廢矣。又四歲。豫果滅。

開山嶺

乾道辛卯歲。饒州久不雨。江流皆涸。開山漁者三人。空手入番江捕魚。二人先出。其一覺兩股忽冷加冰。微有涎沫。懼。獨穴其下。故急出。獨一人不見。告其家守之。至暮而還。後二日。尸浮於五里外。左股下一穴。如拳大。舉體皆白。蓋為鱗所繞。而吮其血也。鱗狀全與鱧鱸魚同。長至八九尺。亦蛟類也。開山民李十嘗捕得之。

安國寺神

饒州安國寺長老新入院。夜率其徒繞廊。爾大悲呪。明夜。夢五偉人。衣冠森整。同列而拜曰。弟（原闕一葉）

王鐵面

三衢人王廷。善相人。不妄許與。士大夫目為王鐵面。乾道三年。至臨安。以六月三日來見予。予時以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又權直學士院。廷曰。君額上色甚明潤。自此三十二日。及四十九日。有為真之喜。明日。予在漏舍。與從官言之。皆相託招致。予退以語廷。廷曰。所言元未驗。遽見薦。使我何以藉口。俟君遷除了。它日復來。不失此約。幸矣。竟不肯詣。周元特權兵部侍郎。欲求去。適之至局中。廷曰。冬季當遷。異時興州未

晚也。戶部郎中莫子蒙。口金部郎中何希深。蓋道在坐。廷曰。更一月。莫郎中當帶職帥邊。何郎中當作監司。元特曰。吾方求退。固無至冬遷之理。莫郎中繼補外。未應得職名。何郎中入蜀十年。持使者節多矣。還朝未半年。何由便去。廷曰。我信吾術爾。無森公所言人事何也。密謂元特曰。何公明年祿盡。豈特一去邪。廷留數日。即歸鄉。至七月六日。子忞掖垣之拜。二十二日。直院落權字。與所指兩日不。子蒙以八月除直徽猷閣帥淮東。希深出為福建提刑。次年卒。元特以十一月拜吏部。又二年乃為太平州。皆如其言。此蓋親見者。而所傳數事。尤奇。可紀。徐吉卿。侍郎。紹興三十一年。宮觀在衛。廷見之曰。公從今六十日當召用。吉卿曰。與汝鄉里。勿見戲。廷曰。廷平生不諛人。安得此。姑以二事驗之。一月後得五百里外骨肉間凶訃。繼有登高顛墜之厄。則吾言應矣。已而吉卿長女嫁馬希言者。卒于臨安。吉卿因省先塋。登山而跌。礙樹間不至損。會朝廷擇使出疆。廷召之。日月皆應。合其見子之歲。嘗至鎮江。謂通判毛欽。曰。君終任造朝。得一虛名郡守。金山主僧方入院。廷曰。即日游行二百里。僧殊不信。甫二日。方務德自建康遣僧招之。遂行。求決於廷。廷曰。至彼且復來。來之日有小驚。然不關身也。及歸。方弛擔。而西津火。寺之儼舍十餘家焚焉。欽望秩滿得全州。不及赴而致仕。又過姑蘇。見王浚明。曰。將罹伉儷之戚。自此賢閣雖小疾。亦宜善為之防。浚明不敢答。妻宋氏。窺於屏間。聞之。擊屏風怒罵而入。未幾。果以腹痛臥疾。訖不起。范至能。方閑居。謂之曰。今年縱得官。皆不成。俟入新太歲。乃極佳耳。吳人耿時舉。以恩科得文學。形模舉止如素貴。蒙胡長文力為舉。廷曰。此人不得官。尚可活數年。食祿一日死矣。耿不旋踵而亡。至能除提舉浙東常平。命未出而廢。立春日。差知處州。至郡數月。召還為侍從。廷約再見子。子遲其來而竟不來。子亦罷去。得非知其如是。未有可以為子言者乎。凡徐吉卿事聞之。胡長文。鎮江事聞之。黃仲乘。姑蘇事聞之。范至能云。

若溪龍

莫子蒙在吳興。擊家游若溪。時六月上旬。荷華極目。飲酒嘯歌。盡清賞之致。日下。望數里外。火煜煜起。少焉漸近。陰風掠面甚冷。舟人曰。此龍神過也。宜急避之。子蒙與家人皆登岸。入小民家。坐猶未穩。大風拂溪水而過。震盪隨之。飛電赫然。其去如激箭。驟雨翻盆。僅兩刻許。晴雲烈日如初。視向來所游處。幾不可識。荷葉洗空無一存。舟陷入泥中。不可即取。所攜器皿皆壞。非舟人先知。殆落危境矣。子蒙

劉夷叔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校書郎任元理。官暴卒。其官奉議郎。不應延賞。於是秘書少監任信孺。與同舍議。為請于朝廷。以元理乃故諫官德翁之孫。乞特官其嗣。以勸忠義。于時于公令子乘筆。正字劉夷叔。之摘子起言曰。只如此意似不廣。宜增數語云。亦使四方英俊。知館閣養士。雖其不幸。亦蒙哀恤如此。既如其言。然私訝之。任氏得一子官。相去僅月餘。夷叔因食冷淘破腹。一夕卒。其官亦奉議郎。遂符前志。同舍又請焉。湯丞相曰。若更行此。遂成永例。恐議者不謂然。聞其生前多著書。若悉上送官。亦可持以為說。虞丞相時為秘書丞。命其子盡錄父遺文。合數百卷上之。下兩省看詳已。

夷堅丙志卷第十八

張風子

張風子者。不知何許人。紹興中來鄱陽。止於甲氏客邸。每旦出賣相。晚輒醉歸。與人言初若可曉。忽墮莽中。不可復問。養一雞。一畫眉。冬之夜。熾炭滿爐。自坐牀上。而置二蟲於兩旁。火將盡。必言曰。向火已暖。可睡矣。最善呼鼠。申媪以為請。張散飯于地。爾獨數句。少頃。眾鼠累累而至。或緣隙鑽穴。蓋以百數。聚於前。擺飯而食。食罷。張曰。好去。勿得留衣服。損器。羣鳴跳踉。在東歸東。在西歸西。勿得亂行。苟犯令必殺汝。鼠默引去。不敢出聲。或請除之。則用誦呪。而遣往官倉中。云法不許殺也。目光紺碧如鏡。旋溺時。直視丈許。乃墮。好歌滿庭芳詞。曰。咄哉牛兒。心壯力壯。幾人能可牽繫。為愛原上嬌。嫩草萋萋。只管侵青逐翠。奔走後豈顧羣迷。爭知道。山遙水遠。回首到家遲。牧童能有智。長繩牢把。短稍高掛。任從它。入泥入水。無為我自心調。步穩肯松下。橫笛長吹。當歸處。人牛不見。正是月明時。皆云其所作也。留歲餘乃去。

豬耳環

將仕郎宋術。自蜀道出峽。至雲安關。殺豬賽廟。洗牲時。見耳下一方銀。墨色猶明潤。蓋必前身為人而犯盜者也。

韓太尉

韓公奇太尉。紹興中。以觀察使奉朝請。暴得疾。太上皇帝念藩邸舊人。遣御醫王繼先診之。曰。疾不可為也。時氣息已絕。舉家發聲哭。繼先回奏。命以銀絹各三百。賜其家。臨就木。適草澤。遂過門。呼曰。有偏僻病者。道來。韓氏諸子。試延人。醫賦色切脈。鹹其四體。至再三。鼻息拂拂。微能呻吟。遂命進藥。遲晚頓蘇。明日具奏。歸所。復賜為藥餌費。宗室中善誼者。至相戲曰。吾家貧如許。若如韓太尉。死得一番。亦大妙。後韓至節度使。又三十年乃卒。

契丹誦詩

契丹小兒初。晝光以俗語顛倒其文句而習之。至有一字用兩三字者。頃奉使金國時。接伴副使秘書少監王補。每為予言以為笑。如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兩句。其讀時則曰。月明裏和尚門子打。水底裏樹上老鴉坐。大率如此。補錦州人。亦一契丹也。

星宮金鑰

甲志載建昌某氏紫姑神事。同縣李氏亦奉之甚謹。一子未娶。每見美女。子往來家間。遂與狎昵。時對席飲酒。烹羊擊鮮。莫知所從。致父母知而禁之。不可。乃閉諸空室。女子猶能來。經旬日。謂曰。在此非樂處。盡一往吾家乎。即攜手出外。高馬文輿。導從已具。促登車。障以帷幔。略無所覩。不移時。到一大城。瑤宮瑤砌。佳麗列屋。氣候和淑。不能分晝夜。時時縱游。見珠毬甚多。綵絢五色。挂於椽間。問其名曰。此汝常時。望見謂為星者也。留久之。一日。凭闌立。女曰。今日世間正且也。生豁然省悟。私自悼曰。我在此甚樂。當新歲節。不於父母前再拜上壽。得無貽親念乎。女已知其意。慨然曰。汝有思親之心。吾不可復留。汝宜亟還。亦宿緣止此。爾命酌酒。語別。取小樓納其懷。戒之曰。但閉目斂手。任足所向。道上逢奇異鬼。百靈秘徑。從汝覓物。可探懷中者。以一與之。切不得過此數。過則無繼矣。俟足踏地。則到人間。然後為還家計。生泣而訣。既行。覺耳旁如崩崖飛湍。響振河漢。天風吹衣。冷透肌骨。巨獸張口銜其祛。生憶女所戒。與物即去。俄又一物來。如是者殆百數。摸索所攜。只餘其一。忽聞市聲嘈嘈。足亦履地。開目問人。乃泗州也。空子一身。茫不知為計。啓視之。正存金鑰匙一箇。貨于市。得錢二十千。會網舟南下。隨以歸。家人相見。悲喜曰。失之數月矣。李昭祖奉世。顯其族人。

閩州道人

閩州故多蚊。廬市間寢者。終夜不交睫。某道人舍於客邸。主家遇之頗厚。時時召與小飲。雖值直或虧。弗校也。留數月而去。臨去。別主人。愧謝再三。而起。至井旁。言曰。吾在此久。若獨能見知。無以報德。當今君家。永絕蚊蚋之患。即取瓢中藥一粒。投井中。戒曰。謹覆之。過三日。乃可汲。遂去。果如其言。每暮夕。蚊雷羣鳴。於簾間。而不能入室。張魏公宣撫川陝時。聞府於閩。士人估客。往來無算。駢集此邸。至於散宿戶外。計所獲。抵它邸。蓋數倍焉。

煤蝦翁

建炎中。謝亮大卿使夏國。道漢江晚泊。見岸上蟻子以千數。爭入水。賦之已化為蝦。如是累累不絕。謝卿

登岸。迹其所從來。乃自小家間出。詢諸居者云。向一翁居此三十年。以煤蝦為業。死數月矣。此其葬處也。始驗其骸為蟻所食。而復墮蝦類云。

徐大夫

紹興初。韓叔夏以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歸。有旨令詣都堂。白宰相。時朝廷草創。官府儀範尙疎略。兩浙副漕徐大夫者。素以簡倨稱。先在客次。賦韓綠袍居下坐。殊不顧省。久之。乃問曰。君從甚處至此。韓曰。湖外來。徐曰。今日差遣不易得。縱見得廟堂。亦何所濟。少焉朝退。省吏從廉下過。徐見之。拱而揖曰。前日指揮某事。已即奉所戒。吏方愧謝。望見韓驚而去。徐固不悟。繼復一人至。其語如前。俄亦趨避。而丞相下馬。直省官抗聲言請察院。徐大駭。急欲謝過。燎爐在前。袖拂湯餅什。衝灰蔽室。而不暇致一語。是日韓除右司諫。即具所見奏。勅之。以為身任使者。媚事胥徒。遂放罷。後數年起知婺州。時劉立道大中為禮部尚書。且夕且乘政。其父不樂在臨安。來攝法曹於婺。因白事遲緩。徐責之曰。老耄如此。胡不歸。劉曰。兒子不見容。所以在此。徐曰。賢郎為誰。曰。大中也。遽易噴為笑曰。君精采逼人。雖老而健。法掾非所處。教官虛席。勉為諸生一臨之。即以權州學教授。

桂生大丹

貴溪桂績家兩學。已載甲志。績又言其叔祖。其好道尤篤。常欲吐納煙霞。黃治變化。為長生輕舉之計。有客過之。自云能合九轉大丹。信之無疑。盡禮延納。傾身謁家。聽其所取。費不可勝計。齡年。丹成。客舉置淨室。封以朱泥。外置八卦。列宿十日。十二辰。極其嚴闕。而謂桂生曰。吾今欲游二神山。訪吾侶。三年而後還。及是時。藥乃可服。毋背吾言。遂去。桂曰。詣丹室。焚香設拜。歲餘忽念曰。仙家多試人。正使丹可服。或靳固不吾與。將奈何。竊啓其藏。則全丹儼然其中矣。不勝喜。不與妻子謀。汲水徑服之。藥方下咽。外報客至。才入門。望見桂生。驚而走。桂遣僕追挽之。客曰。吾藥雖成。而日月未滿。初未嘗告服法也。願不聽吾戒。且吾豈真游三山乎。元未始離此也。今若是。且夕必死矣。吾方從神仙久視之學。豈當與行尸共處耶。竟去。是日暮。桂覺五藏間有如火灼。明日不可忍。跳入門外沼中。不數刻。沼水皆沸。荷花盡萎。屋角樹高數丈。能騰立其杪。俄而復下。奔馳叫號。越三晝夜。七竅血流而死。

林靈素

林靈素。傳役使五雷神之術。京師嘗苦熱。彌月不雨。詔使施法焉。對曰。天意未欲雨。四海百川水源。皆已封鎖。非有上帝命。不許取。獨黃河弗禁而不可用也。上曰。人方在焚灼中。但得甘澤一洗之。雖濁何害。林奉命。即往上游宮。勅翰林學士宇文粹中。洩其事。林取水一盃。仗劍禹步。誦呪數通。謂宇文曰。內翰可去。稍緩或霖雨。宇文出門上馬。有雲如扇。大起空中。頃之如蓋。震聲從地起。馬驚而馳。僅及家。雨大至。迅雷霹靂。雨時乃止。人家瓦溝。皆泥滿其中。水積于地尺餘。黃濁不可飲。於禾稼殊無所益也。法度。

國香詩

建中靖國元年。山谷先生自黔中還。少留荆南。見里巷間一女子。以繡幽閉。殊麗。目所未親。惜其已適人。

因作水仙花詩以寓意曰淤泥解出白蓮藕。蓋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命其客高子勉荷屬和後數年山谷下世女在民家生二子。荆楚歲饑貧不能自存。其夫鬻之於田氏為侍兒。一日召客飲。子勉在焉。妾出侑觴。掩抑困悴。無復故態。坐間話昔日事。相與感嘆。為請於主人。采詩中語。名之曰國香。以成山谷之志。政和三年。子勉客京師。與表弟汝陰王性之。性之與會語及之。性之拊髀歎息曰。可流諸篇詠。為異時一段奇事。子勉遂作長句。甚奇偉。其詞曰。南溪太史還朝晚。息駕江陵頗從款。才盡會吟水仙花。可惜國香天不管。將花托意為羅敷。十七未有十五餘。宋玉門牆迂貴從。藍橋庭戶怪貧居。十年目色遙成處。公更不來天上去。已嫁鄰姬窈窕姿。空傳墨客殷勤句。聞道離鸞別鶴悲。葦砧亡賴。蛾眉。桃花。桂子。風吹後。巫峽行雲夢足時。田郎好事知渠久。酬贈明珠同石友。憔悴猶疑洛浦妃。風流固可章臺柳。寶髻犀梳金鳳翹。樽前初識董嬌饒。來遲杜牧應須恨。愁殺蘇州也合銷。卻把水仙花說似。狂省西家黃學士。乃能知妾當時悔。不書空作黃字。王子初聞話此詳。索詩裁與漫漶涼。只今驅豆無方法。徒使田郎號國香。性之用其韻。尤悲抑頓挫。曰。百花零落悲春晚。不復園林門可款。待花結實春始歸。到頭只有東風管。楚宮女子春華敷。為雨為雲皆有餘。親逢一顧傾國色。不解迎入專城居。目成未到投梭處。後會難憑人已去。可憐天壤擅詩聲。不如崔護桃花句。坐令永抱埋玉悲。游子那知京兆眉。難堪別鶴分飛後。猶是驚鴻初見時。新懷密愛應長久。暫向華筵賞賓友。舞盡春風力不禁。困裏屢支一渴柳。坐上何人贈翠翹。蜀州風調尤情饒。歡濃酒暈上玉頰。香暖紅酥疑欲銷。佳人薄命古相似。先後乃逢天下士。但惜盈盈一水時。當年不寄相思字。宜州遺恨君能詳。瘴雲萬里空悲涼。無限風流等閒別。幾人塵賞得黃香。

張拱遇仙

汴人張拱。舉進士不第。家甚貧。母黨龔氏世為醫。故拱亦能方術。置藥肆於宜春門後坊。仍不售。嘗晨起披衣梳髮。未洗頰。有道士迎日而來。目光罔然。射日不瞬。徑造肆中。顧而不揖。振衣上坐。拱頗忿其倨。作色問所來。答曰。汝無詰吾所從來。正欲見汝耳。拱意此妄人。京師固多其比。擲一錢與之。麾使去。笑曰。吾無求於人。以汝有道質。故來誨。汝何賜拒之深。拱悟。起冠巾而出。與之語。及出家事。理致精微。聞所未聞。於是始愧悔曰。拱鄙人眼凡心惑。仙君幸見臨。願終教之。道士曰。汝何來。曰。家貧。軒騎不繼。僮使不食。可飽。則上願也。俄而嚮蒸棗者來。道士取先所擲一錢。買之。得七枚。顧謂拱曰。神仙以辟穀為下。然卻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可以入道。張子房諸人。乃以丹藥療飢。固已透矣。汝欲得此道。自此不淫可乎。人不能淫。俗念自息。俗念既息。則仙才也。乃取七棗。熟視而噓之。曰。汝嚼此。可終身不食。人或強使食。亦無禁。復欲不食。則如初。但汝有老母妻子。未可相從。然既嚼七棗。當應七夢。豫為汝言。汝事親既終。昏嫁既畢。已能不食。復又何求。宜脫身詣名山。於懸絕處。尋石穴深廣有容者。自累石塞其門。一念不起。坐臥行立於其間。自有佳趣。僅及半紀。則汝之身如蟬出殼。逍遙乎六合之外矣。過此非今日可以語汝也。言竟攝衣而起。拱固留之。不可。起出門。無所見。拱乃知其非常人。悵然有所失者。累月。聞飲食氣輒嘔。

遂不食。踰二年。囊溺俱絕。神氣明爽。步趨輕利。每自試其力。從旦至暮。緣京城外郭。可市者五反。蓋數百里也。前後得七夢。如道士言。不小差。母病痔二十年。衆藥不驗。漫以七棗餘核進之。一夕而愈。拱既不御。內視其妻如路人。妻郭氏。性剛果。忿恚而卒。家人益憂疑之。遍而餽之食。食兼數人。爾後或食或不食。朋友疑其詐者。屬諸室試之。不以為苦。人或召鑿則攜藥而往。至則登病者之席。坐于旁。雖逾旬。涉月。杯水粒粟無所須。喜飲酒。好作詩。行年六十。而顏色如壯者。後其母沒。不知所終。李方叔作傳

夷堅丙志卷第十九

宋氏葬地

宋文安公自開封人。葬于鄭州再世矣。方士過其處。指墓側澗水曰。此在五行書極佳。它日當出天子。朱氏聞之。懼命役徒悉力閉塞之。遂為平陸。自是官緒下進。亦不復有人登科。崇甯初。大水汎溢。衝舊澗成小渠。僅闊尺許。明年。曾孫渙擢第。距文安之沒正百年。又六年。兄架繼之。然渙仕財至郡守。架得博士。以沒。其後終不顯。架與子婦翁同門壻也。

餅家小紅

張外舅寓無錫。買隙地數畝。營邸舍。方役土工。老兵劉溫。戲拈塊給眾。曰。我正獲黃金一塊。眾爭觀之。非也。笑而擲之。乃真得金珠一雙。於碎土中。實得錢數千。即日感疾。半年乃愈。時張氏居南禪寺。鬼降于紫姑箕上。書灰曰。我乃公家所營邸處土中人也。名曰小紅。居于西門。姊妹二人。吾父為餅師。不幸後母無狀。唐遇我。我二人不能堪。皆自經死。今我重不幸。朽骨為公隸人。所壞。壙中物可直萬錢。劉老翁悉取之。我無所歸。今只在隱外胡桃樹下。依公家以居。不可復去矣。人曰。汝坐後母以死。胡不求報耶。曰。已訴於天。既報之矣。許以佛經不肯受。人曰。大仙方至。汝安得久此。答曰。如是且歸樹下。續當復來。張氏多賂以佛事。及焚錢說願祭之。乃絕。

葉陰角鷹
番陽葉陰寨西枕口。常有角鷹巢于近山上。每掠湖面。捕鳧鷖食之。一日用勢過當。雙爪弱鳧脊。陷骨中。不可出。鳧抱痛。猛入水。鷹盡力不能脫。少頃。二物皆浮死水上。人謂鷹之力豈遠不能勝一鳧。蓋亦業報也。

薛秀才

王荆公居金陵半山。又建書堂於蔣山道上。多寢處其間。客至必留宿。寒士則假以衾裯。其去也。舉以遺之。臨安薛昂秀才來謁。公與之夜坐。遣取被於家。吳夫人厭其不時之須。應曰。被盡矣。公不憚。俄而曰。吾自有計。先有被坐挂梁間。自持叉取之。以授薛。明日又留飯。與弈棋。約負者作梅花詩一章。公先輸一絕句。已而薛敗。不能如約。公口占代之云。野水荒山寂寞濱。芳條弄色最關春。欲將明豔凌霜雪。未怕青腰玉女噴。薛後登第。貴顯為門下侍郎。至祀公於家。言話動作。率以為法。每著和御製詩。亦用字說。其子入太學。夸語同舍曰。家君對御作詩。固不偶然。頃在學時。舉學以暇日出游。獨閉門。夢金甲神人破屋而降。呼曰。君可學吟詩。它日與聖人唱和去。今而果驗。客李驥者。素滑稽。應聲感頌。連言曰。果不偶然。果不偶然。薛子詰之再三。驥曰。天使是時已為尊公煩惱了。蓋以薛不能詩。故戲之也。韓子蒼為著作郎。人或謂之薛云。韓改王智與詩。譏侮公。其詞曰。三十年前一乞兒。荆公會為替梅詩。如今輸了無人替。莫向金陵更下棋。薛泣訴於榻前。韓坐罷。知分甯縣。其實非韓作。吳傳則說金甲事得之吳虎臣

朱通判

紹興九年。邕州通判朱履秩滿。攜孳還家。裝貨甚富。又部官銀綢。直可二十萬緡。舟行出廣西。朱有棋癖。每與客對局。寢食皆廢。嘗願得高僧逸士。能此者。與之終身焉。及中途。典謁吏通某道士求見。自言棋品甚高。朱大喜。亟延入。其人長身美鬚。談詞如雲。命席置局。薄暮不少倦。遂下榻。宿。從容言欲與同行之意。道士曰。某客游于此。常扣人門。而乞食。得許陪後乘。平生幸願也。朱益喜。及解維。置諸船尾。無日不同食。別一秀才伴。皆能痛飲高歌。頗出小戲術。娛其子弟。上下皆悅之。相從兩旬。行至重湖。會大風雨。不能進。泊于別浦。飲奕如初。二鼓後。忽忽欲側。壯夫十餘。驟突門入。舉白刃。嗚呼。朱氏小兒爭抱道士衣。求救。道士拱手曰。荷公家願遇之極。不得已至此。豈宜以刃相向。命以次收縛。投諸湖。明日。分擊財貨。以去。縣聞之。遣官驗視。但浮尸狼籍。莫知主名。而於岸側得小歷一卷。乃羣盜常日所用口食。歷姓第具在。凡十有七人。以告于郡。事至朝廷。有旨。令諸路逐捕得一賊者。白身為承信郎。賞錢二百萬。建昌縣弓手數輩。善捕寇。因蹤跡盜。海客任齊乳香者。請于尉李鏞。願應募。西至長沙。見人賣廣藥于肆。試以姓第呼之。輒回首。走報戎邏執之。與俱詣旅邸。一室施青紗廚。列器皿甚濟。訪其人。則從後戶遁矣。蓋偽道士者也。獄鞫於臨江。囚自通為王小哥。乃同殺朱通判者。其徒就獲。它處者十八。道士曰。裴三。秀才曰。汪先。皆亡命為可恨。鏞用賞升從事郎。調饒州司法。與子言。

威恩院主

婺源縣山寺曰威恩院者。僧俱會主之。惟酒肉錢財是務。晨香夜燈。略不經意。屋廬老壞。不葺。毗沙門天王殿。即其柱為牛欄。恣肆自若。凡四十餘年。雖老不革。乾道元年。神降於法堂。呼俱會名。訶叱數其罪。一小童見。巨人大面。努目。朱衣長身。震怒作色。餘但聞其聲而已。自是凡僧所有衣食飲食物器。具無不取去。奔擲山林間。村人或拾得之。庖刀至從廚下。冉冉空行而出。箱篋。積之。屬不可提挈者。時時見煙出其中。急發視。悉煨燼矣。僧不勝窮憤。盡其所餘。散寄檀施家。神夜督其主云。汝乃蔽罪人。禍且併及汝。其人懼不敢寢。待旦持還之。狼籍殆盡。乃已。寺後巨竹數百。挺常時非三二百錢不能售。一竿。悉中斷之。小童忽不見。越二日。乃歸。云為神攝至所居。室屋雄偉。華麗。侍衛滿前。大人小兒。皆青紫朱衣。亦有賓客往來。使我服事左右。次日晚。一婦人云。久留此童亡益也。揮我使去。恍惚如夢。乃得還。他日。又降法堂。呼僧出告曰。汝罪上通於天。宜速去此。以弟子智圓繼主之。不爾。我將降大罰於汝。僧涕泣。唯唯。徙寓近村。客舍。不數月死。

汪大郎馬

崇甯中。婺源縣市人汪大郎。得良馬。毛骨精神。翹然出類。使一童御之。童又善調制。以時起居。馬益肥好。它郡塑工來。邑人率錢將使塑五侯廟。門下馬。或戲謂曰。能肯汪大郎馬。則為名手。致謝當加厚。工正欲售其技。銳往訪此童。啖以果實。稍與之狎。日即其牧所。睨之。又時飲以酒。引至山崦。伺其醉。睡。以線度馬之低昂大小。至於耳目口鼻。鬣鬣微芒。無不曲盡。并童亦然。已悉得其真。始詣祠下為之。既成。宛然汪氏馬與僕也。擇日點目睛。才畢。手。汪馬忽狂逸。童追躡乘之。徑赴城南杉木潭。皆溺水死。自後馬每夜出西湖飲水。或往近村食禾稼。次日湖畔與田間。必印馬跡。而浮萍猶黏著泥。馬唇吻間。禾稊零落道上。童亦有靈響。人詣祠祈禱者。多託夢以報。至宣和初。方臘來寇。廟遭焚。馬乃滅跡。今老人尚能言之。右二事皆李師

濰州猪

宣和六年。強休父知濰州。屠者以猪皮一片來呈。上有六字如指大。云。三世不孝父母。朱書緒然。表裏相透。郡中爭傳觀之。屠者亦即日改業。宗子趙不設。侍父為儀曹。及見之。

婺州雷

紹興六年六月。趙不設在婺州。與數人登保甯軍樓。納涼。黑雲欬起。天末。頃之。彌空。雷電。激烈。雨聲如翻江。滾火。毳六七入于樓。不設擊。悸。伏。樓板上。以手掩面。但聞腥穢。不可忍。稍定。竊視之。見三四人。長七八尺。面醜黑。短髮。血赤色。蓬首不巾。執繩如骨。架狀。或曰。在。或曰。不在。或曰。只這裏。只這裏。言訖。始聞雷聲。良久。雙散。雨霽。起。驗視。乃樓門大柱。震裂。墮至頂。一路直如線。傍有龍爪跡云。

雷鬼墜巾

紹興二年四月。婺州義烏縣驟雨。大雷電中。墜一青布頭巾於村落間。非復人世頂製。惟四直縫之。持以行。三斗。雷。正可相稱。帶長三四尺。闊如掌。村民不敢留。以真神祠中。數日。因雷雨。復失去。右三事皆得

荆南有妖巫，挾幻術，為人禍福，橫於里中。居郡縣者，莫敢問。吳興高某，為江陵宰，積不能堪，捕欲杖之。大吏泣諫，請勿治。且擬奇禍，高愈怒，梓吏下與巫對杖之。二十巫不謝，嘻笑而出。繼食頃，高覺面微腫，攬鏡而視，已格格浮滿。僅存兩眼，如絨大。遽呼吏詢巫所居，約與偕往。吏以為必拜謁謝過，乃告其處。徑馳馬出門，行三十餘里，薄暮始至。蕭然一敗屋也。巫出迎，高叱從卒縛諸柱，命以隨行杖亂箠。凡神像經文等，悉發之。巫偃然自若。後入其室，獲小筒，破鑄觀之，茵蔯包裹數十重，得木人焉。又碎之，始有懼色。然歐掠無完膚矣。高面平復如初。執以還。明旦入府，白曰：妖人無狀，某不惜一身為邦人除害，懼語泄必遁去。故不暇先言。今治之垂死，敢以告。府帥壯其決，諭使盡其命，而投之江。

時適及第

時適者，徐州（原闕十三字）鄉人。夢見之，說朋友間事甚詳。鄉人問曰：時仲亨如何？曰：劉豫勝中當及第，寤而告適。適謂豫乃濟南人，既為御史矣，未知與同姓名者復何在。固不信也。後十五年，當逆豫僭竊時，乃中其（原闕一葉）兩頭不能伸縮，惡之以與潛山觀道士使養於山間。不數日失去。是冬，棟妻趙氏卒，以為不祥之兆，蓋亦偶然耳。右三事 王嘉史記

張朝女

紹興十年，張（原闕八行又十三字）

鄭司業庵人

鄭明仲司業南福州（原闕五字）鄉里□□師至丹陽，逢故舊數人，與同舟。隨行僕能設饌，諸人皆喜，願得同庖飲食。鄭呼僕告之，毅然曰：所以來，但能服事一主人翁爾，不願雜他客也。諭曉再三，至啖以利，竟不可。鄭怒，逐使還。再拜而請曰：遣歸誠善也，恐吾鄉人不詳，願以過獲護，願乞一家書，言其故。鄭亦欲寫安訊，即作書授之。又拜而去。至（原闕六字）書驗其日，蓋當日（原闕十三字）閉之（原闕八行）無一言（原闕十五字）汗爐上腥穢之氣，逼（原闕六字）趨出□□閉戶掃除，就寢。明夜復至，睡愈熟，側身仰面，張口呀然，是以前秤鍾實火中，急取納其口，即號叫而遁。聲如老猪，衣襟曳餘火，延燒落葉。時已昏黑，無人敢追視，竟不知何等怪也。後月餘，學生在窗下，聞外間窸窣，穴窗窺之，霜月皎然，黑物如猴，躡水溝小橋上，別一物正白，如三尺枯槎，相對箕踞。移時起（原闕七字）先吟曰：風定（原闕十七字）霜（原闕七行又十六字）六郎（原闕十六字）如雪從西偏戶內（原闕七字）死尸何敢擅出。六郎有正庫錢萬餘貫，未曾請動。設使天命合終，猶當作荊山洞主，爾下愚暗鬼，不速去。吾將治爾。連叱之，嫗悲啼，復匍匐趨故處，更亦不見。至夜半，注漸能呻吟，食粥數日而愈。伯英從容說所觀，注色動，乃言汝不在家時，老婢不為吾役，且以惡言相抗，吾擊以鐵鞭，即死。密埋之浴室（原闕十二字）人喪（原闕九行）形骸（原闕十六字）蓋真人真氣所（原闕十二字）麗類貴游，而言辭鄙俗，無匪藉甚。惡之，冀□□去。曰：雖然，終不願得也。老病缺於承迎，當令兒曹奉陪。客曰：我專為君來，君不欲丹，當復持以歸。但路絕遠，願借一宿。明旦晴，即去。不然，須少留也。不獲已，命館於松菊墅。時天久晴，五更

大雨作，蘇意（原闕十三行又十三字）家人以頂暖不忍飲，及明諸子記前事，發笥視之，藥故在。取投口中，須臾即能起。洒然若無疾，飲啗自如。再令拾刺字并丹貼，欲燒末飲之，不復見。後數日，長子如京口，以客言命圖黃象象（原闕十四行）甲踊出怖而死。予妻族入蜀時，過其處，泊僧寺中。隨行使臣劉亨寢浴舍，見貧悴者十餘輩，伸□□□問何人，曰：采薪燒水，連晝夜不得息。凍（原闕十四行又十三字）新鑄錢之戒（原闕十一字）開當以昇江十三□□□坐而絕。時年八十餘。紹興中，造五輅（以下原闕）

文成花朝後二日讀丙志畢，後數
葉破碎不堪，殊為可惜，謹誌。

夷堅丁志序

凡甲丁四書，為千一百有五十事，亡慮三十萬言。有觀而笑者曰：詩書易春秋，通不贏十萬言。司馬氏史記，上下數千載，多纒八十萬言。予不能玩心聖經，啟關門戶，願以三十年之久，勞勤心口耳目，瑣瑣從事於神奇荒怪，索墨費紙，殆半太史公書。曼漣支離，連狝豷醜，聖人所不語。楊子雲所不讀。有是書不能為益毫毛，無是書於世何所欠。既已大可笑，而又稽以為驗，非必出於當世賢卿大夫。蓋寒人野僧山客道士，醫巫俚婦下隸走卒，凡以異聞至，亦欣欣然受之，不致詰人何用考信。茲非益可笑與。予亦笑曰：六經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若太史公之說，吾請即子之言而印焉。彼記秦穆公趙簡子，不神奇乎。長陵神君，圮下黃石，不荒怪乎。書荆柯事，證侍醫夏無且，書留侯容貌，證畫工侍醫畫工，與前所謂寒人巫隸何以異。善學太史公，宜未有如吾者。子持此舌歸，姑闕其笑。他日戊志成（原闕一葉）

聖像暴露。取所餘三門。屢蔽之。而覆以茅。未幾又摧敗。路人至。買簞笠。繫於像頂。以遮雨日。竟卿忽得病。凡半年。四體臭腐。血液交流。痛苦萬狀。親朋問訊者。莫敢窺其戶。且死。見黃衣人來。追明旨。理會拆觀事。李守及象求之彰。亦相繼亡。獨堯卿受禍最酷。李蓋爲所誤。云。村墟民觀咎證如此。共率錢粟。作屋三間。移像事之。如故。時紹興二十七年也。後五年。予聞之。於知軍向仲德士。云。

夷堅丁志卷第

此葉不知何處錯簡。姑仍舊本。附列于此。心源識。

夷堅丁志目錄

卷第一九事

王浪仙

左都監

夏氏假子

挑氣法

金陵邸

卷第二十三事

邵家犬

管樞密

富池廟

海鹽道人

張通判

潮州孕婦

夷堅丁志目錄

僧如勝

許提刑

治挑生法

南豐知縣

張敦夢醫

小孤廟

濟南王生

二龍噴詩

孫士道

張注夢

劉道昌

劉三娘

丘氏家禍

白沙驛鬼

卷第三十七事

武師亮

雲林山

江致平

陸仲舉

翁起予

窗樓小婦

海門鹽場

海門主簿

卷第四十四事

謝花六

孫五哥

劉士彥

阜衣縣婦

德清樹妖

鎮江酒庫

戴世榮

建昌井中魚

卷第五十五事

三士問相

四眼狗

張一償債

句容人

員家犬

靈泉鬼魅

石白湖鱉

李家遇仙丹

興國獄卒

宣城死婦

李元禮

王通判僕妻

孫光祿

嵩山竹林寺

洛中怪獸

胡大夫

韶州東驛

揚州醉人

南豐主簿

司命府丞

蔣濟馬

沅州秀才

郭策判女

胡教授母

京西田中蛇

王立燒鴨

陳通判女

師逸來生債

吳輝妻妾

荆山莊騷

歐懷廟神

魚病豆渣

陳才輔

張翠童

卷第六十四事

和州毛人

奢修報

高氏飢蟲

陳墓杉木

犬醫綠袍人

茅山道人

僧化犬賦

卷第七十六事

戴樓門宅

王厚羅菊

濟州逆馬

乘國大夫

大渾王

湯史二相

夏二娘

武昌州宅

卷第八十四事

華陽洞門

南豐雷姬

宜黃人相船

胡道士

亂漢道人

吳僧伽

鼎州汲婦

卷第九十二事

太原意娘

藤明之

舒懋猷鱗異

王文卿相

陳元與

翁吉師

永寧莊牛

葉德孚

泉州楊客

張翁殺蠶

林氏婿婢

天台玉蟾蜍

南京龜蛇

朱勝私印

張氏獸

荆山客邸

華陰小廳子

大庾疑証

雷擊王四

泥中人跡

頰瘤巨鼠

趙監廟

和旨樓

何丞相

瑞雲雀

許道壽

西池游

陳媳婦

河東鄭屠

龍澤陳永年

陝西劉生

卷第十三事

鄧城巫

符助教

秦楚材

洞元先生

大洪山披虎

新建獄

劉左武

卷第十一十四事

田道人

豐城孝婦

天隨子

金雞渡

蔡河秀才

王從事妻

沈緯甫

卷第十二十六事

雙不顯

王高判玉堂

鄭安子孫

陳十四父子

吉撰之妻

謝眼妖術

洞庭走沙

淮陰民女

卷第十三十五事

邢舜舉

張顯承節

饒塘湖

要二逆報

徐樓臺

水陽陸醫

建康頭陀

天門授事

張臺卿詞

湖州象

餅中桃花

李衛公廟

鄭僑登雲梯

黃龍溪

桂林庫溝

沈仲堅崖

霍將軍

通長老

汀民呪阻獄

溫大粟木

西津亭詞

胡生妻

薛士隆

淮陰人

李婦食醋

高縣君

李遇與鬼關

周三郎

昭惠齋

梁統制

張尚書兒

葉克己

雞頭人

卷第十四十二事

武真人

明州老翁

武唐公

白巖神

蔡郝妻妾

劉十九郎

卷第十五十六事

譚李二屠

賈林惡夢

田三姑

孫進食厭物

詹小哥

水上婦人

張客奇遇

杜默錫項王

卷第十六十九事

胡飛英夢

鄭生夫婦

吳民放鱗

雷丹

牛舍利塔

浙西提舉

潘秀才

漢陽石榴

孔勞蟲

李氏虎首

閻四老

臨安民

存心齋

千雞夢

孔都

慈感蚌珠

郭提刑妾

雷震犬

黃谷取膽

龜夢告方

汪澄憑語

新廣祐王

鬼端揆

張珪復生

吳二孝感

龜鶴小石

蔡相骨字

黃安道

仙舟上天

酒盞

雞子夢

胡邦事

祝融二刀

龍華三會

玉真道人

吳氏迎婿

卷第十七九事

甘棠失目

袁仲賦

王積不飲

薛賀州

劉堯舉

卷第十八十二事

路當可

史翁女

劉狗嬰

袁孝顯

齊安百詠

李菱遇仙

卷第十九十五事

留估香囊

黃州野人

玉女喜神術

江南木客

龍門山

復塔龍珠

陳氏妻

許德和夢

卷第二十五事

郭巖妻

蛇妖

紅葉入懷

夷堅丁志 目錄

國子監夢

葉芮江舟

陸印李生

琉璃餅

閩羅城

濱安民

三鴉鏡

饒廷直

紫姑靈明詩

張珍奴

賈詩秀才

東坡靈童

唐蕭氏女

英華詩詞

史官命術

肝江丁僧

鬼本渡溪

柳卒唐顯

建昌犀石

謝生靈柑

黃資深

二狗

楊氏靈神

夷堅丁志 目錄

一〇

姚師文

朱承曠

吳國道人

烏山媼

雪中鬼迹

徐以清餘

巴山蛇

陳磨鏡

陳巫女

一三

夷堅丁志卷第一九事

王浪仙

温州隱者某居於瑞安之陶山所處深寂以耕稼種植自供易筮如神每歲一下山賣卦卦直千錢率十卦即止盡買歲中所用之物以歸好事者或賈金帛經月邀伺然出未十里卦已滿數不復肯更占郡人王浪仙本書生讀書不成決意往從學值其出再拜於塗便追隨入山為執奴僕之役稍稍白所求隱者亦為說大槩又舉是歲所占十卦使演其義王疲精竭慮似若有得彼殊不以為能曰汝天分止此不可強進也遣出山然王之學固已絕人矣有以善城訟者求決焉其卦遇賁曰為墳欠土此不勝之兆後踰月前人復來又筮之遇蒙曰兆非先卦比家上有草當即日得直既而盡然西游錢塘時杭守喜方技至者必厚待之然而乖戾輒實諸罰不少貸王書刺曰術士王浪仙守延入迎問曰君名有術曾聽五更城上鼓角聲乎曰聞之其驗如何曰內外皆平事但今夕二鼓後法當有婦人告急者王還客舍廂卒數人已先在曰君何苦來此前後流配者不知幾人矣今我輩相隨何由得脫翌日未明守招與言曰昨語甚神夜適二鼓通判之婦就席扣門來求藥真所謂婦人告急也自此館遇加禮遂詢休咎對曰今年某月某日午時召命下守固篤信者屈指以須至期延幕僚會飯王生預席守曰王先生謂今日悉召節諸君試共證之食罷及午寂無好音坐客皆悚既過四刻許促問至再王趨立起下觀日影贊曰且至矣須

史郵簡到，發封見書，果召赴闕，守謝以錢百萬，約與僧入京。王曰：遠郡鄙人，願一觀都邑，佛侍發身，但家貧特甚，俟送公上道，暫還鄉，持所賜與妻子，然後兼程而北。未為晚，守許之。既行，或問其故，曰：使君雖被召，而前程不見好處，殆難面君也。守未至國門，乃別除郡，職年而卒。王生不知所終。

僧如勝

永嘉僧如勝，與鄉僧行脚至臨安，憩道店。見小兒鬻卦影者，勝筮之，兆云：有玉在土中。至九月十六日，當出土。兒曰：吉卦也。鄉僧得兆，畫官人挽弓射一僧，兩矢不中，後一矢貫其足，下有龍蟠，兒不能曉。僧自推之曰：我必將以薦作長老，至三乃効耳。又龍者君象，我且游京師，庶或幸遇。未幾，鎮江太守具帖疏備禮，延如勝住甘露寺。正以九月十六日，鄉僧亦喜，謂且繼此得志，數年無所成。會杭卒陳通作亂，僧避入南山，書出至山腰，蔽樹視下，賊黨數輩行隱中，仰高亂射，以搜伏兵，連發三矢，最後正中僧足，別一僧坐于傍，曰：隨上坐，乃始驗卦中象，無一不應云。

左都監

修武郎左良紹，與二十八年為婺州兵馬都監，赴幕官王作德日休晚集，歸家已夜，兩人隨之而入。至中堂，乃覺良紹曰：汝何為者，敢至此執其一痛捶之，首有兩角，屹然良知其陰吏也，猶不肯釋。其一從後掉良腰仆坐，遂冥冥長往，將曉乃醒，首被追到其府，二使方白其拒抗之罪，主者審姓名，對曰：婺州都監左良，主者曰：吾命遠左項，何關此人事，即放還。良行十餘步，回顧則二使者已對熱於廡間矣。明日，同官來問良疾，具說其故，良嘗在張魏公府為帳下，氣幹甚偉，自再生之後，神觀突然，蓋人與鬼關為所傷云。

許提刑

靖康冬，金人再渡河，河北提刑許亢，坐奔洛口奔潰，竄吉陽，會中原亂，不之貶所，與二子及從卒十餘人，間關至南康，不欲與州郡相聞，但入廬山一小寺棲止，僕因摘園蔬，與僧爭鬪，僧密謂郡告云：遭潰兵行劫，實繁有徒，郡守李定信之，即調兵授甲，圍其寺，盡縛亢父子，并從卒送獄，亢至廷下，大呼稱枉，且具言平生資歷，定曰：豈有會為監司，所至不出禍而避匿者乎？獄吏研鞠不得情，乃遣孔目吏入囚室，陽與好言探跡，具酒同飲，了無盜劫之狀，亢倉黃南來，妻妾淪落，告救不一存，無以自明，定疑不可解，亢長子善占夢，亢語之曰：吾夢父子持檝行雨中，已而大風起，吹三檝皆半裂飛去，是何祥邪？子泣曰：夢殊不吉，此父子離散為三之象也。是夕孔目又來，攜酒殺甚盛，與三許劇飲，且滿酌屬亢曰：提刑勉一醉，少頃徒兩令即他舍矣，會罷各分囚之，過夜半，悉以鐵椎擊死，定上奏自言有除盜之功，未報而卒，凡豫其事者，一月內繼死，唯孔目獨存，郡人周西瑞，嘗知南康軍，與定先後隔政，其子數聞之於孔目云，亢以武舉得官。

夏氏殺子

夏廬，字幾道，衛州汲縣人，崇寧大觀間，居太學甚久，未成名，家故貧，至無一錢，同舍生成相聚博戲，則袖手旁觀，時從勝者覓錫銖，俗謂之乞頭是也。一夕束帶焚香，對局設拜，曰：廬聞博具有靈，敢以身事敬卜。

今年或中選，願於十鄉內賜之渾化，不然，將束書歸耕，無復進矣。祝罷，即按沙撈焉。六子皆亦，夏得喜，不敢自信，又祝曰：廬至誠齋心，以平生為薦，恐適者偶然，願更以告，復再投之，三采皆同，乃再拜謝神，祝是歲果於莫備，勝登科，後官至中大夫，川陝宣撫司參議官，其家藏所卜骰子，奉之甚肅，局數四。

治挑生法

莆田人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瘡起，如生癩癩狀，頃刻間大如盤，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菘豆嚼試，若香甘則是，已果然，使擣川升麻為細末，取冷水調二大錢，連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鬚皆具，瘡即消，續煎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雷州民康財妻，為蠻巫林公榮，用鷄肉挑生，值商人楊一者，善醫瘡，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膜中有生肉存，已成雞形，頭尾翳翳，似康財子州州捕林置獄，而呼楊生，令具疾證及所用藥，其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胃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物生能動，騰上則胃痛，沉下則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在上高則取之，其法用熱茶一盃，投膽礬半錢於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高則瀉之，以米飲下鬱金末二錢，毒即瀉下，乃碾人參白朮各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餅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熱，取出溫服之，日一，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其故。

挑氣法

從事郎陳通，為德慶府理官，物一巫師，巫善挑氣，其始與人，有離隙，欲加害，則中夜扣門呼之，俟其在內，應答，語言相聞，乃以氣挑過，是人腹肚漸脹，日久腹皮薄如紙，窺見心肺，呼吸喘息，病根牢結，藥不可治，獄未成而死。江瑛鳴三作守，以事涉醜怪，不敢真於典憲，但杖背配海南，此妖術蓋有數種，或呪人使腹中生蠶者，或削樹皮呪之，候樹復生，皮合而死者，然不得所以治法，右二事。

南豐知縣

紹興初，某縣知縣趙某，季子二十歲，未授室，與館客處於東軒，及暮客歸，子獨宿書院，聞窗外窸窣有聲，自牖窺之，一婦人徘徊月下，方駭，聞已傍窗相揖，驚問云：汝何人，竊至此，曰：我東鄰女也，慕君讀書，踰牆相從，肯容我一聽乎，欣然延入，留不使去，自是曉往夕來，子神情日昏，飲食頓削，父母疑而扣焉，不以告，密訊左右者，曰：但聞每夜切切如私語，又時嬉笑，久欲白而未敢，父母知為鬼所惑，徙歸同榻，寢即寂然，雖月，顏色膳飲稍復舊，一日，獨處房中，忽大呼求救，似為人掉鬚而出，驅行甚速，舉家不知所為，婢僕共牽挽，而力不可制，迨由書院東趨後園，纔出門，去愈速，將至八角大井邊，欵仆地，不醒，家人共扶昇歸，移時乃能言，云：實與婦人往還久，及徒室，不復來，今旦父母在堂上，忽見從外入，忿怒特甚，執手肆罵，曰：許時免汝不得，原來只在此，便向前，碎我髻，盡力不能脫，直造井傍，以手招井內，即有無數小鬼，出皆長三二尺，交拽我，勢且入井，俄一白須翁，坐小涼椅，僕從三十輩，自圓角奔而至，傳呼云：不得不得，羣鬼悉斂手，翁叱曰：著棒打，僕從舉棍亂擊，皆還井中，翁責婦人曰：我戒汝不得出，那敢如是，婦低首斂衽，無一言，又曰：原有大石鎮井上，今何在，僕曰：宅內人與將搗衣矣，咄曰：不合動著，鞭婦人數十，罵之曰：

汝安得妄出爲生人審。况郎君自有前程耶。遂入井。命別扛巨石墮于上。告我曰。吾乃土地也。來救郎君。郎君性命幾爲此鬼壞了。歸語家中人。此石不可動也。語罷後。升轎去。此子後得官。仕至南豐宰。

金陵邸

紹興初。朝士赴調臨安。過金陵。投宿官舍。從僕解擔散去。獨坐堂上。良久東邊房門自開。一奴蓬首出。青衫白袴。瞳目視之。舉手指曰。中有玉環。問君知不知。管然復入。士駭怖不能支。幾欲墮地。驚魄小定。方攝衣正席。西邊房門又開。一婦人衫裙俱青。抱嬰兒以出。亦瞳目而視。指其兒曰。官人。孰殺我。語訖。遽入房。士肝膽皆震。欲走而足不能步。欲呼而聲不能出。移時僕自外至。急徒於客邸。迷問者終日。

夷堅丁志卷第二 二十事

鄒家犬

鄒州新昌縣民鄒氏。養犬極馴。每主翁自外歸。無問遠近。必搖尾跳躍迎于前。鄒生嘗負租繫獄。離旬得釋。比還家。日已晚。犬喜異常。時爪誤習主衣。衣爲之裂。鄒以爲不祥。語妻曰。我恰出獄。犬乃爾。遶山寺方作屋。吾欲捕匠。可殺犬烹之。副以麪五斗往。妻如其言。明日鄒詣寺。命童負一合自隨。至則借待於門。迎白曰。勿敢合。得非以犬與麪來乎。鄒愕然。問所以。僧曰。檀越入坐堂上。茲事官之則不忍。不言則負所託。昨夜夢檀越之父曰。我以貪戀故。不能超脫。託生爲本家犬。故見吾兒歸。必出迎。適以其釋囚係而還。喜甚。誤敗其衣。兒遂與婦謀而殺我。充餽。雖然就死。亦幸捨畜身。若得免。到樹之苦。師恩厚矣。生時有銀若干。密埋于窻外。恐爲人盜取。常睡臥其上。煩戒吾兒發取之。爲作佛事。以資冥福。特所餘尙足營生也。鄒聞言悲慟。且云。犬日夜實寢于彼。途瘞之寺後。歸發其窻。果得銀如數。乃設水陸於寺中。

張教夢醫

廬陵人張教。精於醫術。浪跡嶺外。嘗僑寓潮州。夢人過去。大屨沈沈如王居。立侯門左。吏導之使入。及廷下。望其上。布幕赫赫。主人冠服正坐。一少年著淺色衣。紅勒巾。引教上診脈。教云。腎虛風虛。恐耳鳴爲害。冠服者曰。連日正苦耳痛。看得極好。且免藥。願少年可與錢二十千。教未暇予藥。驚而寤。不省爲何處。疑

必神祠也。明日徧訪。未至南海行廟。盡憶所歷。引而上者。蓋東廡小殿王子也。登正殿。瞻視神像。左耳黃蜂。鼻焉。卽謹剔去。焚香再拜而退。又明日。郡之稅官折簡來云。客船過務。收稅。抵首是君家物果否。教念初無此。亟往證其妄。見舟人已繫梁。問。遙呼曰。某乃劉提舉姻家蔡秀才田客。知君與提舉厚。又與監稅游。故託以爲詞。爾教爲營解縱去。既而蔡來謝。且餉布帛之屬。正直二十千。提舉者劉景也。

管樞密

管樞密。爲士人時。正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輩。形貌猙獰。叱問之。對曰。我等疫鬼也。歲首之日。當行病於人間。管曰。吾家有之乎。曰。無之。曰。何以得免。曰。或三世積德。或門戶將興。或不食牛肉。三者有一焉。則我不能入。家無疫患。遂不見。

小孤廟

呂愿中。赴湖北轉運。舟行過小孤山。入謁廟。見案上古銅洗甚奇。有款識。愛之。白于神。以所用銅盆易去。實諸行李舟中。揚帆而上。薄晚繫纜。獨此舟不來。明日。先行達九江。商人繼至。言後一舟沉溺。方呼岸上人。澆取輜重。呂亟遣往視果也。篙師云。離廟下未遠。便若有物墊舵底。百計取之不能動。初無風濤。正爾覆溺。點檢所載。雖濕壞皆不失。獨銅洗不知所如矣。他日有客至廟中。蓋宛然在故處。

富池廟

與國江口富池廟。吳將軍甘寧祠也。靈應章著。舟行不敢不敬謁。牲牢之奠無虛日。建炎間。巨寇馬進自斬黃度江。至廟下求盃。欲屠與國。神不許。至于再三。進怒曰。得勝亦屠城。得陰攻則昇廟。燕焉。復手自擲之一墮地。一不見。俄附著于門楣上。去地數尺。屹立不墜。進驚懼。拜謝而出。迄今龜護於故處。過者必瞻禮。殿內高壁上。亦有二大珠。虛綴楣間。相傳以爲黃巢所擲也。

濟南王生

濟南王生。參政慶會宗人也。登第出京。行數十里。聞道旁舍。主人亦士子。留飲之酒。望舍後橫屋數楹。簾幙華楚。問爲誰。曰。某提舉赴官。留中。單車先行。留家於此。以俟迎。今累月矣。遙窺其內。隱隱見女子往來。甚少。艾注目不能去。抵暮留宿。主人夜與語。因及鄉里門閭。審其未娶。爲言提舉家一女。極韶媚。方相託。請親子。有恙否。生欣然唯恐不得當也。主人爲平章。翌日約定。女之母邀相見。曰。吾夫遠宦。鍾愛息女。謀擇對甚久。不意邂逅得佳婿。彼此在旅。不能具六禮。盡相與略之。乃草草備聘財。擇日成昏。且許生挈女歸。須至閩。遣信來迎。既別。不復相聞。生不以爲疑。女固自若。歷四五年。生二子。起居嗜好。與常人無殊。但值僕汲水時。只用前桶。而弄其後。以爲不潔。自攜一婢來。凡調任。非出其手不可。夜則令臥床下。忽告生云。我體中不佳。略就枕。切勿入房驚我。生然之。俄頃震雷。飛電。大雨滂沛。火光煜然。盡室危怖。移時始定。女與婢皆失所在矣。初生之入京。道經某處龍母祠。因入謁。觀龍女塑容端麗。心爲之動。默念他年娶妻如此。足慰人心。及出門。有巨蛇屬馬鞍上。驅之弗去。始大恐。復詣祠拜而謝。迨出乃不見。後遇茲異。識者疑其龍所爲云。

海鹽道人

王觀復待制本崇寧初為海鹽令。嘗春月。飲縣圃酒。游入杏至。王長子鉞。字乘義。年十餘歲。亦縱目焉。遂一野道人。舉手前揖。呼為供奉。談笑久之。乃去。鉞惡其官稱。歸以白父。莫測所謂也。後十年。政和官制行。改西頭供奉官為乘義郎。始悟道人之言。乃更名鉞。而字承可。

二龍戰時

王承可侍郎。建炎末。居分寧田舍。夢黑衣男女僅三十輩。兩人如夫婦立於前。餘皆列于後。泣拜乞命。夢中似許之。明日。縱步門外。逢村民負甕來。傾置地上。二大者居前。餘二十六枚在後。恍惚昨夕事。盡買之。放諸溪流。是夜夢二黑衣來謝。且哦詩兩句云。放浪江湖外。全勝沮洳時。超然有自得之貌。喜色可知。蓋向者處陂澤之間。而為人所取也。

張通判

乾道六年。緝雲人張某。為韶州通判。隨行僕與婢通。事敗。擒付獄。陰諭錄參吳君。使燒之。吳以白郡守周濟美。元周以為不可。使正法具獄。杖脊配隸嶺北。張意不滿。擇本廳軍校使。護送戒云。殺之而歸。當厚賞。校奉命就道。越二日。拉殺之于南雄境上。是夜周夢僕泣訴曰。某有罪。賴使君全活之恩。今竟為通判所殺。幸使君哀之。明日。窮治其事。軍校者已歸。趨治之。亦坐決配。張在書室。見僕立于前。方以未押行為怒。忽無所觀。即仆地。遂得疾暴下。噉旬而卒。

孫士道

福州海口巡檢孫士道。嘗遇異人。授符治病。甚簡易。神應響答。提刑王某之弟婦得疾。為物偶焉。斥王君姓名。呼罵不絕口。如是數年。履祀騰逐。無不極其至。不少痊。聞孫名。遣招之。孫請盡室齋戒七日。然後冠帶焚香。親具狀投天樞院。弟婦已知之云。孫巡檢但能治邪鬼爾。如我負冤何。及孫至。邀婦人使出。王曰。病態若此。呼者必遭咄罵。豈有出理。孫曰。試言之。婦欣然應曰。諾。少須盥洗即出矣。良久。整衣敘容如平時。見孫曰。我一家四人。皆無罪。而死于非命。既得請上天。必索償乃已。法師幸勿多言。且披其符示之。云。被酷如此。寃安得釋。孫但開曉勸解。使勿為厲。即再三拜謝而入。孫密告王曰。公憶南劍州事乎。王不能省。孫先已書四人姓名于掌內。展示之。王領首不語。意殊悔懼。蓋昔通判南劍日。以盜發屬邑。往督捕。得民為盜囊囊者。禽其夫婦戮之。其女嫁近村。聞父母被害。亟來哭。悲號忿誓。王怒。又執而戮之。女方有娠。實四人併命也。孫曰。此寃於吾法不可治。特可暫寧爾。它日疾再作。勿見喚也。自是婦稍定。越兩月復然。訖王死。婦乃安。

潮州孕婦

乾道三年。潮州城西婦人孕過期。及產兒。才如手指大。五體皆具。幾百枚。蟻蠕能動。以籃滿載投于江。婦人亦無恙。古今無此異也。

張注夢

邵武人張汪。紹興丁卯秋。試夢人以箸插于唇。曰。子欲高薦。當如此。乃可。既寤。熟思之。曰。吾名汪。若首加點。則為注。乃更名注。是年果薦。授將試春官。又夢綠衣小兒自襟中曳其衣。曰。勿遽往。可待我也。既而不。利。至乾道己丑。始以免舉再行。而同里丁朝佐。亦預計偕。二人同登科。朝佐正生於丁卯。始悟前夢。戲謂丁曰。為爾小子。遲我二十一年。相與大笑而已。

劉道昌

劉道昌者。本豫章兵子。略識字。嗜酒亡賴。橫市肆間。嘗以罪受杖于府。羞見儕輩。不敢歸。徑登滕王閣。假寐。夢道士持一卷書。實其袖。曰。謹此。行之可濟人。雖父兄勿示也。戒飭甚至。既寤。書在袖間。頓覺神思洒落。視其文。蓋符呪之術。還家即繪事。真武象。為人治病行醮。所書之符。與尋常道家法絕異。凡所療治。或服符水。或拘香爐灰。或呪藥。殊為簡易。且告人曰。夜必有報。無不如意。以治牛疫。亦皆愈。郡人久而知敬。共作真武堂居之。初將鑿池取水。施病。盡忽有泉涌于庭。極甘冽。及加浚治。正得一古井。今其術盛行。而道書不可得見。但以符十許。道刻石云。

李家遇仙丹

豫章巧者李全。舊隸建康兵籍。紹興辛巳之戰。傷目折足。汰為民。而病廢不能治。生乃乞於市。掖二枋以行。目視荒荒。索塗甚苦。每過王侍郎宅門。必與數錢。忽連日不至。謂必死矣。經半月復來。則雙目瞭然。行步輕捷。自說逢道人授藥方。且戒我服之有効。當貨以濟人。勿冒沒圖利。日得七百錢。便足。問其姓不肯言。我積所丐金。便成藥。服之十日。眼已見七分。而脚力如舊矣。即用其方。賣藥。持大扇書李家遇仙丹。揭二旗于竿。服者皆驗。然所得未嘗過七百錢。一日多至兩千。遂臥病不能出。錢盡乃安。時乾道己丑歲也。

劉三娘

豫章狂婦劉三娘。病心疾。每持二木。簷相敲擊。終日奔走于市。衣服藍縷垢汗。好辱罵人。夜或宿祠廟中。雖有子為兵。然視之泊如也。宋鎮口樞密樓。獨識為異人。張如壁。尚書。置守。常呼入府舍。留三兩夕。與飲食。或奔廷下。或遺矢被中。久之。忽告常所往來者。曰。某日吾當死。已而果然。其子產諸野。後半年。郡駛往長沙。見之。擊箠如故。隄問曰。三娘爾死矣。那得在此。笑曰。寄語吾兒。在此甚安。再三問不對。亦不復再見。歸語其子。發視窺處。空空然。

與國獄卒

與國軍司理院。有囚抵法。當陵遲。獄卒李鎮行刑。囚告之曰。死不可辭。幸勿斷我手。將不利於爾家。鎮不聽。至市。先斷其二手。曰。看汝將奈我何。越二日。鎮妻生子。兩腕之下。如截。時王濟。稚川為通判。親見之。

丘氏家禍

乾道六年。南雄州攝助教丘悅。家病疫。其家大猪育數子。或人頭雞頭。約首馬首。儼如塑繪。鬼狀。遂殺猪祭而禳之。其禍愈甚。悅與妻皆死。長子如岡。魁鄉。亦夫婦併亡。凡八九喪。百計禱。久之乃定。此近豕禍也。

宣城死婦

宣城經成方之亂。郡守劉龍圖被害。郡人為立祠。城中蹂血之餘。往往多丘墟。民家婦任娠。未產而死。瘞廟後。廟旁人家。或夜見草間燈火。及聞兒啼。久之。近街餅店。常有婦人抱嬰兒來買餅。無日不然。不知何人也。頗疑焉。嘗伺其去。蹊以行至廟左而沒。他日再至。留與語。密施紅線綴其裙。復隨而往。婦覺有追者。遺其子而隱。獨紅線在草間。因收此兒歸。訪得其夫家。告之。共發冢驗視。婦人容體如生。孕已空矣。舉而火化之。自育其子。聞至今猶存。荆山編亦有一事小異。

白沙驛鬼

南劍州東界白沙驛。素多物怪。行客僕厮。單寡莫敢宿。紹興甲戌。方務德侍郎。帥閩。幕府七八人來迎。皆宿是驛。時當初暑。並設榻堂上。夜久方就枕。主管機宜王曉。忽驚覺。起燭火視之。尚為紛拏。抵鬪之狀。良久乃醒。云適睡猶未熟。有白衣婦人來。就床見逼。驅逐不去。且挽吾衣不置。諸君起。方相捨耳。衆視曉相服碎如懸。為之通夕乘燭不敢寐。

李元禮

福州福清人李元禮。紹興二十六年。為漳州龍溪主簿。攝尉事。獲強盜六人。在法。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手冥搜一民以充數。皆以賊滿論死。李得承務郎。財受告。便見冤死者立於前。悒悒不樂。方調官臨安。同邸者扣其故。頗自言如此。亟注泉州同安縣。以歸。東擔出城。鬼隨之不置。僅行十里。宿龍山邸中。是夜暴卒。雖川賦。

夷堅丁志卷第二十七事

武師亮

撫州金谿主簿武師亮。秩滿泊家于近村龍首院。夜有榔瓦擊窗者。疑寺僧所為。且而詰之。僧不敢對。徐言曰。此邑三郎神。響跡昭著。得非有所犯乎。武未信。明日行廊廡間。瓦礫從空而下。紛紛不絕。時方雪作。而擲者皆乾。殆若古墓中物。武始懼。召僧誦經禱謝。怪亦然。至飛石滿磬。其父取一磚題誌。擲而祝曰。果觸犯三聖。願復以來。頃之再至。題處宛然。不得已自東廂遷於西。以避其怒。行李未定。擾擾如初。乃盡室入邑中。寓妙音道觀。怪益甚。呼道士設醮致敬。略不為止。武怒。呼神名詬之曰。汝為神。當聰明正直。何暴我如是。吾之待汝亦至矣。曾不少悛。恣具邪佞。自今以往。吾不復畏汝矣。語訖。音響寂然。先是家之箱篋。雖無鎖鑰者。亦如為物所據。牢不可啟。是日開闔如常。石害遂息。

王通判僕妻

撫州王通判家居疎山寺。其僕之妻少而美。寓士周舜臣深屬意焉。而不可致。會王遣人篝火扣門。邀周夜話。及開門。乃僕妻也。顧周笑。吹燈滅。相隨以入。曰。非通判招君。我作意來此爾。則不勝慚適。遂留宿。明日再相逢。漠然如不識。面頗怪之。又疑與曠昔之夜所合者。肥瘠不類。至夜復來。不敢納。堅不肯去。天未明。忽不見。周密扣寺僧。蓋鄰室有婦人。敢樞。旋得病。月餘乃愈。蔡子思教授者聞之。特詣其室。焚香致禱。

求一見欲詢鄉里姓氏為誰將為訪其家寂無所視。

雲林山

臨川徐彥長居金谿雲林山下妻黨倪氏訪之宿於外室時天雨晦冥夜半後有物推門門即開徑入踞爐吹火明而坐倪從帳間窺之似羊有髯遍體皆濕下床叱之物躍起仆於倪身倪大叫走出得脫不知何怪也。

孫光祿

鄭人贈光祿大夫孫侯卒其家卜地以葬長子恪夢與弟河東尉侍父及客張彥和者同遊山寺光祿令煮麵恪辭以飽彥和亦不食而起獨悚與對食食罷光祿曰此去小梅山只四五里耳彥和曰幾有十里光祿曰然蓋楊妃村只四五里也夢後十日河中報悚計音至亦相從卜葬正與光祿同日既過墳寺寺僧饌麵以供兩靈几宛然夢中事也墓在小梅山南相去十里又四里有楊家莊云。

江致平

江致平與能相老翁善翁忽告之曰君何為作損陰德事不一年死矣江吉人也應曰吾安得有此翁曰試思之江曰自省無他惡但昔年為試官時置一親舊在高等其實有私焉獨此事耳翁曰是也君以己好惡而私天爵以授人其不免矣未幾而卒嗚呼世人之過倍江公万万者比肩立可不懼哉。

嵩山竹林寺

西京嵩山法王寺相近皆大竹林彌望不極每當僧齋時鐘聲隱隱出林表因目為竹林寺或云五百大羅漢靈境也有僧從陝右來禮達磨道逢一僧言吾竹林之徒也一書欲達于典座但扣寺傍大木當有出應者僧受書而行到其處深林茂竹無人可問試扣木焉一小行者出引以入行數百步得石橋度橋百步大利金碧奪目知客來迎示以所持書知客曰渠適往梵天赴齋少頃歸矣坐良久望空中僧百餘駕飛鶴乘師子或龍或鳳冉冉而下僧擊書授之且乞掛搭堅不許復命前人引出尋舊路以還至石橋指支徑令獨去才數步反顧則峻壁千尋喬木參天了不知寺所在。

陸仲舉

大觀中太學生陸仲舉因上書論事屏出學後復游京師夢神告云汝當發跡何不上書明夜再夢陸以書坐此竊殊不信乃遷舍避之是夜又夢猶未謂然走謁故人高伸尚書丐歸資相見甚喜留之宿翌旦朝回謂曰天覺極惱人欲作政典令吾為校證官陸曰此乃周官六典中一事耳何不復作六典而獨舉其一耶仲曰君好作一書言其事陸始思神言亟草書論之伸命楷書吏立騰寫以入遂得迪功郎時張天覺為相。

洛中怪獸

宣和七年西洛市中忽有黑獸鬃鬣如犬或如驢夜出資隱民間訛言能抓人肌膚成瘡瘡一民夜坐簷下正見獸入其家揮杖痛擊之聲絕而仆取燭視之乃幼女臥於地已死如是者不一明年而為金虜所

陷。

翁起予

翁起予商友家於建安郭外去郡可十里上元之夕約鄰家二少年入城觀燈步月松徑行未及半遇村夫荷鋤而歌二少年悸甚不能前但欲宿道傍民舍翁扣其故一人曰適見青面鬼持刀來一人曰非也我見朱鬣豹揮持木骨朵耳翁為證其不然明旦方入城其說青面者不疾而卒朱鬣者得疾還死于家翁獨無恙。

胡大夫

常州人胡大夫為信州守方交印廳事大梁連進有聲呼匠升屋相視將加整葺梁折廳摧壓死者數人不越數日胡疽發于背堂中湯爐內灰火無故飛揚遍滿一室巨蛇垂頭梁上呱呱作兒啼胡病三日而卒右十事皆鄭人孫申元翰所錄

窗櫺小婦

常州宜興僧妙端掌僧司文籍與其輩二人以歲暮持簿書赴縣審核宿于廡下空室三僧同榻二僕在門外已滅燭就枕端善鼓琴暗中搏拊不止二僧亦未交睫聞有敲窗者問之不對以為小吏故作戲耳少焉一聲劃窗甚響僧起再明燈即升榻望窗紙破處有婦人小面正可櫺間良久入卓上立形體悉具僅高尺餘僧喚僕不應密相與計此亦無足畏俟其至前則兩人執之一人啟門呼僕入五男子當一女鬼便可成擒也婦人稍下據倚坐已與常人等遂揭帳而登僧始覺然如體挾冰霜不暇施前策婦人忽趨而下自為揜帳取鉢便溺其勢如傾斗水退至火邊大聲吼雷從地起物與燈皆不見端琴猶在膝驚魄定方復起共坐達旦明日告邑皆莫知何怪其室今為吏舍云。

韶州東驛

王行中與兄克中自撫州金谿攜僕卒十餘人往廣州省其父過韶州東境將入驛驛卒白此有所謂七聖者多為往來之害不若詣旅邸安靜無事行中以謂卒憚於供奉故妄言恐我且吾一行不為少正有物怪豈不能禦竟宿焉乘僕處外三僕在堂夜且半內外諸門忽同時洞開燈燭陳列行中又疑為盜杖劍膝上須其入而殺之克中但蒙被坐誦楞嚴呪良久聞堂上兵刃戛擊其呼譟應和之聲全與世間惡少年所習技等行中窺于門見七男子被髮相視各持兩刀跳擲作戲始大懼徑登床伏于兄後衆鬼入室盡挈箱篋出并帳亦掣去取行庖食物啖嚼又竊窺之已斷三僕首并手足肝肺分挂四壁益駭怖不敢復開目漸亦昏睡俄鄰雞再唱寂不聞聲心稍定天明而起則籠帳之屬元不移故處三僕悉無恙略述所見頗同但不深記屠割時事其宿于外十輩亦有被此害者雖皆不死而神氣頓癡顏色枯悴蓋血液已失故也克中仕至肇慶通判行中為廣西幹官而卒。

海門鹽場

通州海門縣監鹽場劉某生一男夜睡驚啼父母往視見兒頭上有泥捻饅頭兩枚揮去之兒即愈它日

復然。自是常置坐側。或與乳媪介處。則怪復至。劉知巢所為。責之曰。汝能為怪。胡不施吾夫婦間。但困嬰孩何也。是夜故出宿外舍。以驗之。明旦起。枕席及榻上。凡列泥饅頭三十餘。大小各異。又衣服器皿之類。多無故而失。訪之無蹤。婢妾良以為苦。一日守門者語老僕曰。兩尼童入宅甚久。可以遣出。僕入白之。元無有也。少頃門者見其出。即隨逐之。過牆角小廟而隱。劉具香酒詣其處。請其處。曰。自居官以來。於事神之禮無所曠。何乃造妖如此。今與神約。能悉改前事。當召僧誦經。辦水陸供。以資冥福。不然。投偶像於海中。焚祠伐樹。二者唯所擇。再拜而退。才還家。前後積失衣血六十種。宛然具存。兒疾亦不作。劉滿秩善去。代者到郡。郡守田世卿。招飯席間。語此事。至暮更衣久不返。遣官奴就視。已仆地氣絕。呼醫拯療。中夕始甦。既之官。兩子併天。世卿開彼大樹起。命卒伐為薪。劉氏免其禍。而代者當之。為可憐也。

揚州醉人

建炎二年。鄭人孫宣。甫侍父大夫君。如揚州。舍於旅邸。周官人者亦寓焉。一客醉且狂。從外來。踞肆邸內。出穢惡語。周指孫居室謂曰。此官員性猛厲。將執汝。盍去之。客愈喧動。不可禁。良久大夫君出。謁宣。仲獨守舍。客徑入室。解索縛。宣於案。時羣僕悉出。無救解者。周生亦閉戶。客忽自捨去。登高橋。語行人曰。我適詣某店。遭孫大夫父子困辱。無面目見人。遂取腰間小佩刀。刺喉下立死。邇卒以告兵官。亟逮捕孫周諸人。至且將驗視死者。俄而復蘇。能言。自索紙對狀云。實以醉後狂言。原未嘗為孫氏所辱。橋上云云。亦不能記。皆身之所為。他人無預也。於是盡得釋。其人旋踵竟死。非生前一狀。孫幾為所累云。

海門主簿

通州海門縣主簿攝尉事。入海巡警。為巨潮所驚。得心疾。謂其妻曰。汝年少又子弱。素計何。妻訝其不詳。簿曰。有婦人立我傍。求排背。子宜即與妻。縫紉紙製。造焚之。明日又言渠甚感。但云大一褌耳。妻詣昨焚處檢視。得於灰中未化也。復為製一衣。簿時時說見人從窺突中下。而居室相去遠。目力不能到。凡月餘。預以死告妻。奄忽而隕。官舍寓尼寺。妻不勝懼。情兩尼伴宿。才過靈幃前。一尼遽升几坐。作亡者語。且命邀邑宰孫。來與問答甚悉。又數小吏某人之過。乞箠之。孫如其戒。而諭以理曰。君不幸。亦命也。眷眷如是。何得超脫。為邀僧惠。說佛法。經一日。尼乃醒。及歸。又對衆附語。令其妻欲嫁則切。不可作差。浮門戶事。吾不恕汝。人或疑小吏之故云。

南豐主簿

閩人王某。為南豐主簿。感官奴龍。遺妻子還鄉。獨與妻處。知縣孫。憐其止之。不肯聽。終窮負以逃。繼調湖南教授。登隨之官。飲食菜茹。皆資於外。一日。登攜粥來。勸渠異常。時王未暇。忽有煤塵落盤內。命撤之。登曰。但去其污處足矣。何必棄。強王必使食。王怒曰。既不以為嫌。汝自啖之。登亦不可。王愈怒。適一犬自前過。乃翻粥地上。縱使食。須臾。聞犬吐黑血。宛轉而死。王詰其事。登曰。粥自外入。非知其然也。命呼庖者。庖者曰。每日實供粥。且獨却。回云宅內。已自辦之。原粥尚在。可具驗也。遂窮搜室中。得所煮。登始色變。執送府。鞫服與候兵通。欲買藥毒主翁。然後解家貨以嫁。及議罪。以未成減等。杖脊而已。此

可為後生之戒。非落塵賜祐。王其不免。

謝花六

吉州太和民謝六。以盜成家。舉體離奇。故人目為花六。自稱曰青師子。凡為盜數十發。未嘗敗。官司名捕者。踵接。然施施自如。巡檢邑尉。數負累。共集近舍窮素之。其黨康花七者。家已豐餘。欲洗心自新。伴為出探官軍。密以告尉。尉孫革。又激諭使必得。遂斷其足。來乃遣吏護致。扣其平生。自言精星禽遁甲。每日演所得禽名。視以藏匿。如值畢月鳥。則以月夜隱於鳥巢之下。值房日兔。則當晝訪兔。往來若與本禽遇。則必敗。家居大屋。而多樓止高樹上。是時與康七同行劫事。既彰露。謀得驚火猴。乃往水濱。猴獲所常游處。忽一猴過焉。甚惡之。明日復得前。又明日亦如之。而猴無足。知必無脫理。見康七來。疑之。欲引避。為甘言所啖。又念相與為盜十年。不應還買我。纔相近。右足遂遭斫。尚能跳行數十步。得一草藥。解止血定痛。拔以裹斷處。又行百步。痛極乃仆。今無所逃死也。是年會赦。亦以一支折得放歸。今猶存。雖不復出。但為羣盜之師。鄉里苦之。孫革。孫革。孫革。

夷堅丁志卷第四十四事

孫五哥

鄭人孫愈。王氏甥也。年十八九歲時。到外家。與舅女真真者。凭闌相視。有嘉耦之約。歸而念之。會有來。昏對者。母扣其意。云如真真足矣。母愛之甚。亟為訪于兄。兄言吾數摺皆官人。而甥獨未仕。若能取鄉薦。當嫁以女。愈本好讀書。由此益自勤苦。凡再試姑蘇。輒不利。女亦長大。勢不可復留。乃許嫁少保趙密之子。愈省兄懇于臨安。因赴飲舅氏。真真乘隙垂淚謂曰。身已屬他人。與子事不諧矣。愈不復留。即還崑山。故居。遇姪革於道。邀同舟。問之曰。世俗所言相思病。有之否。我比日厭厭不聊賴。腸皆掣痛如寸截。必以革。革宛轉解。且謂之曰。叔少年有慈親。而無端戀著如此。豈不為姻黨所笑。既至家。館革于外舍。愈在母榻。半夜走出。呼革起。曰。恰寢未熟。聞人呼五哥。愈第視之。則真真也。急下牀。茫無所視。此何祥哉。革留旬日。適真真成禮於趙氏。次日合宴。恍然見人立其旁。驚曰。五哥何以在此。便得疾。踰月乃瘳。是時愈已病。羸骨立。與母謁醫蘇城。及門為母言。此病最忌。嗔逆及嘔血。若證候一見。定不可活。語畢。忽作惡。鮮血數塊而死。方女有所見之夕。愈尚無恙。豈非魂魄已逝乎。後生妄想。不識好惡。此為尤甚。故特以記云。女今猶存。

司命府丞

王筌字子真鳳翔平人其父登科兄弟皆爲進士筌獨閑居樂道一日郊行憩瓜圃間野婦從乞瓜乳齊於腹筌知非常人問其姓曰吾蕭三娘也筌取瓜實諸囊以遺之婦就食輟其餘曰爾可嘗乎筌接取而食無難色婦曰可教矣神仙海蟾子今居此當度後學吾明日挾汝往見及見海蟾曰汝以夙契得遇我命長跪傳至道授丹訣戒以積功累行遂還家白母遣妻歸周游名山一時大臣薦其賢賜封沖熙處士元符三年再游茅山先是中峯石洞忽開真誥所謂華陽洞天便門者也一閉千歲矣又甘露降道士劉混康曰必有異既而筌乃來受上清籙是夕仙樂聞于空浮之上留籙歲畫夢二天人與黃衣從者數百乘擁白虎來迎跨虎而行登危躡險由中峯入石洞向所開便門顧視左右金庭玉室兩青衣童入通見筌君再拜謁君問勞甚厚曰帝已勅汝華陽洞天司命府承因賜金尺以還及寤別混康曰吾數將盡且有所授從此逝矣下投道人葛冲曰敢以死累公預言八月十七日當解化及期具衣冠端坐而卒時建中靖國歲春秋財六十一

劉士彥

劉士彥自睦州通判替歸京師橫舟宿泗間遇乞人年可十七八目豎唇朱光采可鑑異而問之對曰吾賣豆每粒千二百錢劉曰吾適乏錢只有所衣綿襖以奉償如何曰固可也容取豆以紙一幅於兩乳間擦摩之輒有黑豆數粒取出與劉擲其餘泔水中劉欲吞之曰未也又探臂掖間復有菜豆數粒取出亦取一與劉而擲其餘劉併吞二豆畢與所許衣笑而不取劉始病瘳不能食即日食如初而益多後面色如丹但每歲一發渴必飲水數斗覺二豆在腹中如棗大乞人又約某年相見於淮西不知如何也

蔣濟馬

乾道七年秋大饑江西湖南尤甚民多餓死八年春邵州遣吏蔣濟往衡山岳市買朴硝等物遣甲乘馬以行緣道踐人麥田或以米飼馬二月二十七日至衡山境內樸岡忽天色斗暗不辨人物雷聲大震良久開晴濟與馬皆仆地死矣邵州以事申轉運司轉運判官陳從古揭榜一路以示戒

早衣髮婦

婺源士人汪生乾道六年春過常州宜興爲周參政館客季冬之夕有婦人自外來通身皆卑衣頂爲兩髻貌絕美手捧漆杆杆中盛果饌別用一銀杆貯酒徐步至前曰夫人以天寒夜長念先生孤坐令妾進酒汪且喜且疑謂夫人不應深夜遺妾獨出豈非宅內好事者欲試我歟然服飾太古似非時世裝二者皆可疑不敢舉首亦不飲婦人曰此酒正爲先生設何所嫌言之再三汪遂飲猶未半婦人自取果恣食又譔浪嬉笑通綢繆之意汪始愧恐放酒走出良久復入焉一無所見明夜其來如初至于三汪不得已悉所見白周公曰家間尋銀杆無處所方以責婢僕得非怪邪命逼索幽隱至酒室見古鏡甚朴杆皆在內周曰必此物也舉其腹視之乃唐乾封年造即碎之自此無所覩

沅州秀才

沅州某邑村寺中僧行者十數輩寺側某秀才善妖術能制其命凡僧出入必往告得贖施必中分不然且受禍雖雞犬亦不可容紹興三十年客僧且過方解包會鄰村有死者急喚僧誦經入殮時寺衆盡出唯此客獨往得錢七百以還既而衆歸知是事相顧嗟愕至暮悉捨去客固不悟也飢甚入廚取食舉自閉三門升佛殿坐佛脚下以袈裟蒙頭爾榜殿呪夜過半迅雷一聲起霹靂繼之而窗櫺間月色如畫俄聞鈴鐸音若數壯夫負巨木欲上復下如是三四反又若失脚而墮遂悄無所聞天明出視得四紙人於階下旁一棺亦紙爲之漫摺於懷中少頃乘至見之驚爭問夜所覩具以本末告之且云彼人習邪法既不能害人當自被其害試共往扣則秀才果已斃四體如刀裂寺以告縣遣巡檢索忠者體究其事云

德清樹妖

宋安國爲浙西都監駐湖州其行天心法猶不廢德清民家爲祟擾邀宋至其居治不效更爲鬼捏辱宋忿怒詣近村道觀齋戒七日書符爾呪極其精專乃仗劍被髮入民居後大樹下禹步旋繞忽震雷從空起樹高數丈大十圍從頂至根折爲兩又震數聲枝幹無巨細皆劈裂如算籌堆積蔽地怪遂掃跡

郭簽判女

湖州德清縣寶覺寺頃有郭簽判簽女極於僧房出與人相接大爲妖害後既徙葬而物怪如初寺中扇此屋三間不敢居久之侍衛步軍遣將卒來近郊牧馬宗室子趙大詣寺假屋沽酒僧云無閑舍獨彼三間以鬼故不爲人所欲然非所以處君也趙曰得之足矣吾自有以待之即日啟門通三室爲一正中設榻枕劍而臥夜漏方上女已颯然出藍衫鮮服立於前趙曰汝何人何爲至此笑而不言問之再三皆不對趙遽起抱之頗寤畏爲欲去之狀俄頃間如煙霧而散懷中了無物自是帖然趙居之十餘年不復有所覩

鎮江酒庫

歐陽世爲鎮江德領所酒官以酒庫權陋買民屋數區即其處撤而新之時長沙王先生赴召過鎮江其人精治案魘魅不假符水呪祝蓋自能默觀歐陽過之於府舍即往謁邀至新居具食以待扣之曰此地有鬼物乎曰有二鬼一以焚死一以縊死然皆畏君不敢出但一大蛇枉死不知其故當令君見其形左右聞者毛悚飯罷王語主人可視壁間視之蛇影大如椽長表丈自東而西乃具詢主吏對曰一酒匠因蒸酒墮火中一庫典以盜官錢自盡而不能記蛇事云

胡教授母

處州胡教授母年九十而終前兩日何人來與語使之告世人云大鼓不鳴深水不流六月降霜蘆沉石浮間隔泉高山一丘且言冥司處處令人報世間公道直爲上勿攘田土錢物見專治此等事更有數語傳者以爲不可較時乾道八年

戴世榮

武翼郎戴世榮。建昌新城富室也。所居甚壯麗。紹興三十二年。家忽生變怪。每啟房門。常見杯杵被覆。羅列地上。羣犬拱立于傍。鏡中時時火作。燒衣物過半而鏡不壞。妻趙氏在寢。覺牀側如人擊破瓦。而數枚者。一室振動。塵霧瀰然。尋即臥病。或擲石器物。從空而下。門闔窗柱。敲擊不暫停。其音亦鏗涼可愛。驗擊處皆如繭栗痕。歷歷可數。醫者黃通理。持藥至。奪而覆之。倉黃卻走。飛石搏其腦。立死。巫者湯法先。跳躍作法。為二圓石中其踝。匍匐而出。僧志通。持穢跡呪。結壇作禮未竟。遭濕沙數斗。墜其頭項。幾至不免。親戚來問疾者。慮有所傷。敗皆面壁而行。百種禳禱無少效。趙氏以所受張天師法錄。鋪帳頂。裂而擲之。地竟不起。世榮足患小疽。遭怪尤甚。乃取魚網離地數尺。徧布室中。以避投石之害。猶擲於網之下。不已。相近三二十里人家。盤樸陶器。無一存者。皆不知所以。蓋其日夜所擊之物也。世榮疾篤。見異物立廷下。馬首赤鬣。長丈餘。須臾首漸低。大吼一聲。擊空而去。不數日。疽潰而死。家遂衰替。世榮雖富室子。然鄉里稱善人。殊不測所以致怪也。趙氏兄 善宰獸

京西田中蛇

河中府老兵胡德。壯年往京西捕盜。晝過村野。遇大蛇於麥壟中。昂首疾行。麥為之靡。數卒挾槍刺殺之。其長丈許。分為十餘樹。各挈提以去。德取其頭挂于槍。行未遠。村婦人望見。搏膺迎哭曰。誰令兒輕出以速死。率家人共挽德。至所居哀訴。且買蛇頭瘞之。又一客以端午日入農家乞漿。值其盡出刈麥。方小立。聞屋側喀喀作聲。趨而視。則有蛇踞屋上。垂頭簷間。滴血于盆中。客知必毒人者。默自念。吾當為人除害。乃悉取血。置其家甕內。詣鄰邸以須。良久彼家長幼負麥歸。皆渴困。爭赴廚飲。客飯畢。復過其門。則舉室死矣。外舅為河中教授。日胡德為關者。說此事。

建昌井中魚

大觀戊子年七月五日。建昌軍驛前大井。水連日腥不可飲。居民浚治之。得一魚。可三指大。類鯽。而眼上赤紋。色如金。頭有兩角。細而堅硬。民貯以巨桶。并買楮錢。送于江。至暮大風急雨。吹折大木無數。皆疑以為龍類云。

王立癩鴨

中散大夫史志。自建康通判滿秩。還臨安鹽橋故居。獨留虞候一人。嘗與俱出市。值賣癩鴨者甚類。舊庖卒王立。虞候亦云無小異。時立死一年。史在官日。猶給錢與之葬矣。恍忽間已拜于前。曰。倉卒逢使主。不暇書。隨以歸。且獻并中所餘一鴨。史曰。汝既非人。安得白晝行帝城中乎。對曰。自離本府。即來此。今臨安城中人。以十分言之。三分皆我輩也。或官員。或僧。或道士。或商販。或倡女。色色有之。與人交關。往還不殊。略不為人害。人自不能別耳。史曰。鴨豈真物乎。曰。亦買之於市。日五雙。天未明。賣諸大作坊。就釜竈。搗治成熟。而價主人柴料之費。凡同販者亦如此。一日所贏。自足以餬口。但至夜。則不堪說。既無屋可居。多伏於屠肆肉案下。往往為犬所驚逐。良以為苦。而無可奈何。鴨乃人間物。可食也。史與錢兩千遺去。明日。復以四鴨至。自是時時一來。史竊歎曰。吾人也。而日與鬼語。吾其不久於世乎。立已知之前。白曰。公無

用疑我。獨不見公家大養娘乎。袖出白石兩小顆。授史曰。乞以淬火中。當知立言不妄。此媼蓋史長子乳母。居家三十年矣。史入戲之曰。外人說汝是鬼。如何。媼曰。六十歲老婢。真合作鬼。雖極忿慍。而了無懼容。適小妾熨帛在旁。史試投石於斗中。少頃焰起。媼顏色即索然。漸益淡淺。如水墨中影。忽寂無所見。王立亦不復來。予於丙志載李吉事。固已笑鬼技之相似。此又稍異云。朱椿年說。聞之於史。

夷堅丁志卷第五十五事

三士問相

政和初。建州貢士李弼。翁崇。黃崇三人。偕入京師。游相國寺。時有術者。工相人。平生禍福。只斷以數語。其驗如神。共扣焉。曰。李君即成名。官至外郎。翁君須後一舉。官亦相次。黃君隔三舉乃可了。官亦與翁同。既而弼察如其言。崇蹉跎。恰九歲。方復獲解。入京相者。猶在見崇來。大呼曰。何為至此。崇話曠昔事。且言李翁二君已登科。相者曰。往來如織。安能記省。姑以君今日論之。法當得陞朝官以上。奈何作不義事。謀財殺人。陰譴已重。宜速歸。非久當死。不必赴省試也。又問幾子。曰。三人。行亦絕矣。崇不樂而退。果下第歸。不一年而死。三子繼天。妻改嫁。其嗣遂絕。初。崇母既亡。父年過六十。買妾有娠。臨就產。崇在郡學。父與崇弟謀。晚年忽有此。吾甚愧。今將不舉乎。或與人乎。不然。姑養育待其長。使出家若何。對曰。此亦常理。唯大人所命。不若舉而生之。兄歸須有以處。妾遂生男。第遣信報崇。崇即還。揖父於堂。父告以前事。命抱嬰兒出。時當秋半。閩中家家造酒。汲水滿數巨桶。置庭內。以驗其滲漏。崇以手接兒。徑擲桶中。溺殺之。父投淚而已。蓋黃氏黃業微。崇長兒長大。必謀分析。故亡狀如此。宜其隕身絕祀也。李弼仕至朝奉郎。宗子博士。翁崇至承議郎。台州通判。相者可謂造妙矣。

陳通判女

與化陳子輝。紹興戊午。待南雄通判。居鄉里。嘗夏夜。家人聚飲。其妻願長女使理樂。樂聲失節。怒而叱去之。女不復出。酒罷。問所在。得於後堂空室中。對燈把針。癡不省事。挾與還。臥床則已死。氣雖絕。而心微溫。醫巫拯療不效。凡奄奄百二十日。聞泉州有道士善持法。招之而至。先以法印印遍體。乃召其魂。云為漳州大廟所錄。後兩夕。忽呻吟作聲。至旦。屈右足呼痛。視之一指破流血。正晝稍能開目。又明日。始言外翁召我去。女外家在漳州。元未嘗識。而說其舍宇不少差。且云。外翁嫁我與大王作小妻。受聘財金釵兩雙。臂纏一雙。銀十笏。錢千貫。采帛不勝計。猪羊各二十口。酒數十缸。我入王宮。大王極相憐。每日食飲。必三人共坐。又令訓諸小婢音樂。留甚久。外報家人來欲取我。他未欲歸。王亦使逐去。比兩日間。又報或持官文書。督取甚峻。王發怒。遣兵扞拒之。使者將舉火焚宮。通我身皆火焰。王欲相近不復得。羣吏曳我以出。王索轎送我。轎卒恐懼奔竄。不得已獨行。山路險峻。腰股俱疲。過嶺下。小石損我足。仆地移時。至今猶痛不堪忍。自是神采如舊。但每至陰雨。則小腹必痛。後以嫁迪功郎郭某。辛酉歲。成昏於南雄州。

四眼狗

建陽黃德琬。買一犬純黑。而眉下兩點白如眼。因呼為四眼。居三歲。田僕陳六來告曰。宅主衆犬。屢齧殺羊。驗之而信。家凡六犬。命悉擊殺之。勿令遺類。以相教習。五犬死。獨四眼佚去。過兩夕。來夢於黃妻云。官欲盡殺犬。我實無罪。平生不咬羊。只在後門夜守賊。願免一死。妻言之於黃。明日再究。結果不與同類混跡。心欲貸之。已復歸矣。自是真宿後墻下。又七年尙存。

師逸來生債

建陽僧師逸。好負債。嘗從縣吏劉和。借錢十千。累取不肯償。劉憤曰。放爾來生債。自是絕口不言。後五歲。逸死。又二歲。劉之母夢其來。如平常。俯而言曰。昔欠錄公錢十貫。今日謹奉還。遂去。母覺而告劉。此何祥也。拂旦。田僕來報。昨夕三更。白牯生債。

張一債債

建陽鄉民張一。貨熊四郎錢兩千。子本倍之。經年不肯償。熊督索倦矣。好與言曰。無復較息。但求本錢可乎。張愧謝。稍以與之。竟負元數八百。熊亦不復取。三年而張卒。卒之四年。熊夢張以八百錢來償。置地上。皆小錢。留與坐。啜茶乃去。覺而與妻說。方竟。一僕扣門曰。牛生債甚大。急欲酒作福。熊喜甚。僅再旬。債不疾輒死。鄰屠來就買。熊需兩千。屠笑曰。是有何所直。剝而盡貨。豈不及此數。但有鬻牛之名。當先以酒及栝。裏正。又以餉四鄰。乃取其贏。今唯有八百錢。幸見付。否則已耳。解腰間囊。擲于地。正張生夢中所債處。儼然小錢也。熊方悟前事。亟與之。

吳輝妻妾

紹興甲子五月。江浙閩所在大水。崇南縣黃亭鎮人百餘家。盡走。登扣冰庵以避之。門廊堂殿皆滿。建陽人吳輝。娶黃亭藍氏。端午日。妻歸寧。正值水禍。同一妾從父母。棲于庵之鐘樓。睡覺。聞雞鳴。則身乃在山。上松林中。莫知所以能至。迨旦觀之。蓋庵後山也。妾亦在旁。父母與家人皆不見。凡來庵中千口。其得生

者十之一。悉若虛空中有人送出者。庵屋盡為水蕩去。地面亦無復存。

幻容人

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知建康府王伸道。遣驛卒往茅山元符宮。限回程甚速。還次中途。值夜寒甚。望山脚下。圍屋內。熱火。亟就之。至則村民七八輩。圍守一尸。云是人自縊於此室。吾曹乃里正及鄰保。懼為蟲鼠所壞。故共守以須。句容尉之來。衆或坐或睡。驛卒不敢久留。獨出行。月色朦朧。方前趨。而屋內人有相踵者。與之語。亦相應。可二里許。正逢一缺溝。驛驢而過。後者不能越。墜於溝中。其聲蕭然。驛回步扶掖。則死矣。奔詣道旁。舍扣戶告主人曰。我欲還府。有山下守尸者。相從。失足溝中。似不可救。幸為語諸人。使視之。舍翁燭火以往。正見數輩驚駭。馳走。言失卻死尸。聞其報。隨以前。果得之。復昇還室。舉置繩纜中。明日。尉能若訥。始至。蓋強魂附尸。欲為厲。驛卒亦危哉。

荆山莊驛

秦氏嘗國時。金陵田業甚富。曰永寧莊者。保義郎劉穩主之。曰荆山莊者。陳某主之。紹興壬申。劉因事過陳舍留宿。晚如廁。見羣豬環飲米泔。瓮為豬所摩。微露黃色。扣之則銅也。還訪於陳。曰。頃以瓦甕或木槽飼豕。屢為所壞。前歲耕夫獲此於土中。吾以米五斗得之。質性堅重。庶其可久。劉曰。我欲買往句容。改鑄器玩可乎。陳曰。細事耳。劉償絹兩匹。命僕持歸。磨治瑩潔。光采粲然。是歲廝租入詣秦府。試以獻。相君視之。乃真金也。蓋漢時生金所製。重二十四斤。即奏諸御府。而厚以錢帛犒劉生。

員家犬

員琦。為建康軍統領官。日部有四人善盜。畫解人衣。夜探雞犬。無虛日。琦諭隊將戒之。貨其前過。曰。後勿復犯。琦家養狗黑身而白足。名為銀蹄。隨呼拜跪。甚可愛。忽失之。揭榜募贖。凡兩日。老兵來報。四偷方殺狗亨食。亟遣驗視。狗已熟。皮毛儼然。琦命虞候埋。又以灰印印地面。使不可竊取。窮究曲折。果四人同謀。二人用索鈎臂之於東門外。城下。琦呼責將官。猶以已微物。使勿深治。將官取同謀者杖背五十。正盜者鞭滿百。旬日內受鞭者皆死。一夕。琦門內聞狗爬聲。絕似銀蹄。家人皆笑曰。豈狗鬼乎。呼之即應。及啓門。搖尾而入。銜人衣。且拜且躍。悅樂不勝名狀。明日。驗瘞處。印如初。土亦不陷。但穴中空。又疑向所殺者。為他人家畜。復具載形色。遍榜外間。許人識認。亦無尋訪者。始知其冤業所召云。銀蹄再活十年方死。

威懷廟神

建陽縣二十里間。蓋竹村有威懷廟。以靈應著。陳秀公升之少年時。家苦貧。朋友勉以應鄉舉。公雖行而心不樂。過廟入謁。祝盃筮曰。某家貧。今非費數千不可動。亦無所從出。敢以決於靈侯。舉三投之。皆陰也。意愈不樂。同塗者強挽以前。既入城。夢人白言。蓋竹威惠侯來相見。出延之。具賓主禮。神起謝曰。公惠顧時。吾適赴庵山宴集。夫人不契。勘誤發三陰筮。公此舉即登科。官至宰相矣。公驚寤。他日齋戒祕往禱。連得吉卜。如所占。果拔鄉薦。明年登甲科。為熙寧相。

靈泉鬼魅

王田功撫幹建陽人居縣境之靈泉寺寺前有田田中有墩墩上巨木十餘株徑皆數尺藤蘿繞絡居民目為鬼魅幽陰肅然亦有歲時享祀者王將伐為薪呼田僕操斧皆不敢往王怒欲撻之不得已而行殺施數斧木中血流僕懼乃止還白焉十撻其為首者二人曰只是老樹皮汁出安得血羣僕知不可免共買紙錢焚之被髮斫樹每下一斧即呼曰王撫幹使我斫竟空其林得薪三千束時紹興十三年也經月王疽發於背自言見祟物既死祟猶不去衆為別裁木其處以謝之今蔚然成林崇始息

魚病豆瘡

溧水尉黃德琬巡警至高道鎮見漁人橫舟十數泊岸旁不施罔罟貌有愁色問其故對曰今歲黃額魚遭疫皆患豆瘡數日以來無一魚可捕黃命取驗之舉罔得數枚熟眎果病瘡正與人所苦無異或遍身或頭尾口眼開云諭旬方平復然居人畏有毒不敢食也

石臼湖螭龍

溧水縣石臼湖陽湖中淺處有官圩亘八十四里為田千頃名曰永豐圩政和以來歷賜蔡韓秦三將相家紹興二十三年四月為江水所壞朝廷下江東發四郡民三萬修築時秦氏當國州縣用命督工甚整次年四月十二日正晝忽有巨物浮宜江而下蹙浪蔽川昂首游其間如蛟螭之類而戴角村民老弱夾岸呼譟爭攜罔罟悉循水旁捕魚邑尉黃德琬適董役見之問其人皆云螭龍也或一年或二年或三五年必一出其體涎沫甘腥故羣魚逐而噴食但掠岸時漁人所獲無百斤以下者是日此物穿丹陽湖而去至歲暮石臼湖水合舟楫不通月望夜又一螭自湖中徒丹陽聲如震霆堅冰裂開一丈二尺餘鼓浪亦高冰破處經兩日不合乃知圩隄決潰蓋是獸所為也

陳才輔

建炎末建賊范汝為葉鐵葉亮作亂建陽士人陳才輔集鄉兵殺葉鐵父母妻子賊猖獗益甚紹興元年遂據郡城朝廷命提舉詹時升奉使謝檣同招安羣盜皆聽命獨葉鐵不肯曰必報陳才輔乃可出詹為立重賞擒獲以畀之鐵選三十輩監守人與鐵一千戒之甚至曰失去則皆斬欲明日遣使者及諸酋高會而甘心焉監者以巨索縛陳脚倒垂梁間大竹篾拳其手劍戟成林相近尺許雷一刃甚利至二更衆皆醉陳默禱曰才輔本心忠孝為國為民老母在堂豈當身受屠害若神明有知願使此曹熟睡刀自近前為破索出手使得脫去良久刀果自前如神物推擁陳以掌就斷其篾兩手既釋稍振援割繫縛盡斷遂握刀趨門一人睡中問誰開門應曰我其不知為陳也曰不要失卻賊陳曰如此執縛何足慮及出門已三鼓行穿後巷約一里聞彼處喧呼曰走了賊陳益竄顧路旁坎下篋竹囊繫急藏其間而千炬齊發搜尋殆遍坎中亦下槍及百十偶無所傷諸人言必歸建陽或向劍浦宜分詣兩道把截陳不敢擇徑路但屈曲穿林莽中明日抵福州古田境賣所持刀得錢買飯直趨泉州就其姊婿黃秀才踰八日而十卒持詹君帖至復成擒陳知不免亟自碎鼻以血汗身伴若且死十卒自相尤曰奈何便至此扛置邸

中真以為困悴不復防閑又三日黃生來視適茶商置酒招黃及十人者商家相去稍遠唯七人往赴留三人護守陳又默禱如曩時三人皆飲所餉酒亦醉買菜作羹一坐房前一吹火竈間一洗菜水畔陳乘間攜棍棒揮擊即死南走漳州竟得脫明年韓斬王平賊陳用前功得官

張琴童

張永年居京師時值暮冬大雪家人宴賞遣小蒼頭曰琴童者持糖蟹海錯餉三里間親戚家小兒輕捷不憚勞雪中往復三四反雙足受凍色紫黑其母居門首見而念之呼入與湯使淋洗凍已極不知痛少頃八指悉墮盆中母視之皮內血皆成冰為湯所沃故相激而斷此卷皆黃德琬賦

夷堅丁志卷第六十四事

和州毛人

宣和中和州一老婦人攜兩男大者二十六歲小者二十歲云在孕皆二十四月乃生遍體長黑毛有光彩眼睛如點漆白處如碧雲唇朱如丹皆善相術嘗召赴京師嬰金帛遣歸州通判黃達如邀問相大者曰可至大夫與州生六子其半得官黃呼長子出見問有官否搖其首問壽幾何曰將錢來數至四十四錢願其弟曰是應弟曰是即與之又相長女問有封邑否不對問壽得五十三錢相次女得二十七錢凡閱數人率如是而已初無多言是後二十餘年黃仕歷御史郎官至朝請大夫知徽州而卒六子三入官長子長女享年如所得錢之數次女以紹興甲子歲從其夫祝生赴衡山尉溺死於江恰二十七歲

王文卿相

建昌道士王文卿在政和宣和間不但以道術顯其相人亦妙入神蔡京嘗延至家使子孫盡出見王皆唯唯而已獨呼一小兒謂曰異日能與崇道教者必爾也京最愛幼子再詢之王拊所呼兒背曰俟此兒橫金著紫當賴其力可復官京大不樂小兒者陳桷元承也母馮氏蔡之甥故因以出入蔡府紹興間諸蔡廢絕陳佐韓斬王幕府主徽猷開待制知池州歲在辛酉蔡京子孫見存者特敕官向所謂幼子者適來池陽料理陳為之保奏陳行天心法食素真一黃冠耳

奢侈報

紹興二十三年，鎮江一酒官，愚駭成性，無日不會客，飲食極於精腆，同官家雖盛具招延，亦不下箸，必取諸其家，夸多鬪勝，務以豪華勝人，嘗令匠者造十卓，漆色小不佳，持斧擊碎，更造焉，啖羊肉唯嚼汁，悉吐其滓，他皆類此，統領官員，琦從軍於彼，每苦日隲之，反遭黜辱，後八年，琦從太尉劉錡信叔來臨安，謁貴人於滌沙坑，琦坐茶肆，向來酒官者直入相揖，裹碎補烏巾，著破布裘，妻半為泥所污，跣足行，形容不可辨，久乃憶之，問其故，泣而對曰：頃從京口任滿，到都下求官，累歲無成，孳累狼狽，素不解生理，囊囊為之一空，告命亦典質，妻子衣不蔽體，每日求丐得百錢，僅能菜粥度日，琦曰：何至沾汗如是，曰：得錢糴米而無菜，費但就食店拾所弃敗葉，又無以盛貯，惟納諸袖中，所以至是，琦惻然曰：亦記昔時相勸乎，曰：天實折磨，何所追悔，琦邀至所寓，餉以羊酒，又與錢數千，使贖告身，後不復見，又有郭信者，京師人，父為內諸司官，獨此一子，愛之甚篤，遺從臨安蔡元忠先生學，信自傲一齋，好絮其衣服，左顧右盼，小不整，即呼匠治之，以練羅吳縐為鞋，微汗便弃去，浣濯者不復着，黃德琬以紹興已卯赴調，適與之鄰，每聽之曰：君後生，未知世務，錢財不易得，君家雖富，亦不宜枉費，日復一日，後來恐不易相繼耳，信殊不謂然，隆興甲申冬，黃再入都，因訪親戚陳晟，見信在焉，為晟教幼子，衣冠藍縷，身寒欲顛，月得千錢，自言父已死，尚有田三百畝，家資數千緡，盡為後母所擅，一夕徑去，不知所往，素不識田曉所在，無由尋索也，黃與數百錢，捧謝而退。

陳元興

陳元興，軒侍郎，建陽人，原名某，末第前，夢經兩高門，各有金書額，若寺觀然，一日左丞陳軒，一日右丞黃履，既覺，即改名，以嘉祐八年第二人登科，履真至右丞，而陳但龍圖閣直學士，暮年謂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嘗思其由，昔年守杭州日，寄居達官盛怒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而此兵年餘七十，法不應杖，吾既聽贖，而達官折簡來相請，不獲已，復呼入，其家人羅拜泣請曰：若杖必死，吾不聽，亟命行決，果死於杖下，輿尸而出，至今二十年，吾未嘗不追以自咎也，達法徇情，殺人招譴，宜其不登高位，汝等宜戒之，方陳夢時，左右丞乃寄祿官，其後始以為執政，蓋幽冥中已知之矣。

高氏飢蟲

從政郎陳棟，建陽人，母高氏，年六十餘，得飢疾，每作時如蟲齧心，即急索食，食罷乃解，如是三四年，畜一貓甚大，極愛之，常置於旁，貓嬌呼，則取魚肉和飯以飼，建炎三年夏夜，露坐納涼，貓適叫，命取鹿脯自嚼而啖，貓至于再，覺一物上觸喉間，引手探得之，如拇指大，墜于地，嚼燭照其物，疑然，頭尖匾，類場沙魚，身如蝦，殼長八寸，漸大，伴兩指，其中盈實，刮之，腸肚亦與魚同，有八子，胎生，蠕蠕若小猷，人皆莫能識，為何物，蓋聞脯香而出也，高氏疾即愈。

翁吉師

崇安縣有巫翁吉師者，事神著驗，村民趨向籍籍，紹興辛巳九月旦，正為人祈禱，忽作神言曰：吾嘗遠出，

無得輒與人問事治病，翁家狼狽，曰：累世持神力為生，香火敬事，不敢怠，不知何以見捨，再三致叩，乃云：番賊南來，上天逼命，天下城隍社廟，各將所部兵馬防江，吾故當往，曰：幾時可歸，曰：未可期，恐在冬至前後，自是影響絕息，嘗有富室病，力邀翁，嚴祭祭，購榔百通，訖不下，至十二月旦，復附語曰：已殺卻番王，諸路神祇盡放遺矣，即日靈響如初。

陳墓杉木

建陽民陳普，祖墓傍杉一株甚大，紹興壬申歲，陳族十二房，共以鬻於里人王，一評價十三千，約次日，祠墓伐木，是夜普夢白須翁數人云：主此木三百八十年，當與黃察院作棹，安得便伐，普曰：誰為黃察院，曰：招賢里黃知府也，普曰：渠今居信州，豈必來此，翁曰：汝若不信，必生官災，況我輩守護歷載，雖欲賣必不成，普覺而語其妻，妻曰：只為此樹，常遭孫姪怒罵，切勿妄言，明日，王一攜錢酒及鷄鴨來祀冢，與衆聚飲於普家，飲畢，人分錢千有八十，尚餘四十錢，普取之，曰：當以償我薪直，一姪素兇，奪而撒于地，普怒毆之，至折其足，王一猶未去，懼必與訟，不復買木，但從諸人索錢，四人不肯還，又相毆，遂詣邑列訴，初諸陳各有田三二十畝，因是蕩焉，或買徙它縣，後五年，黃察院卒於信州，其子德瑄買棹未得，訪求於故里，有以陳杉來言，云：願鬻已久，因校四十歲，數房蕩析，恐不能遵合爾，試遺營之，則三日之前，在外者適還，是時已成十六家，各與千錢，皆喜而來就，竟仆以為棹，普方話昔年夢，瑄細視木理，恰三百八十餘釐，云：察院名達如。

永寧莊牛

秦氏建康永寧莊，有牧童架橫，常騎巨牛，縱食人禾麥，民泣請不後，但時舉手扣額，訴于天地，紹興二十四年三月中，正食麥苗，風雨雷電，擄至牛及童俱震死，同牧兒望空中七八長人，通身著青布衣，於烈焰中提童去，又一人挈牛升虛，擊其腦後一竅，闊寸許，舌出一尺，火燎其毛無遺，監莊劉穩，命昇牛奔諸江，民竊攫取剝食之，劉詣尉，尉諭勸之乃止。

犬醫綠袍人

崇安人彭益，納粟得將仕郎，既受命，詣妻家致謝，其家養七八犬，甚大且惡，居深山間，素無官人登門，彭服綠袍，拜妻母，未竟，羣犬不吠，同時而出一犬先，翹幘頭，衆犬環搏之，面皮耳鼻皆破，滾轉于地，家人驚迫，以巨棒痛擊方退，彭已困臥血中，惜不能知人，兩日而死，犬吠所怪，蓋真有之，鍾士顯侍郎，只一子，蔭補入官，往妻族講禮，斃於犬，其事正同。

葉德孚

建安人葉德孚，幼失二親，唯祖母鞠育，稍視，又竭力治生，嘗語葉云：術士言汝當得官，吾欲求宗女為汝婦，建炎三年，因避寇徙居州城，而城為寇所陷，時葉二十一歲矣，祖母年七十，不能行，盡以所蓄金五十兩，銀三十錠，付之，使與二奴婢先出城，戒曰：復回挾我出，勿得弄我，我雖死，必懸汝於地下，葉果不復入，祖母遂死，寇手及亂定，已不可尋訪，葉用其物買田販茶，生理日富，紹興八年，假手獲鄉薦，結昏宗室，得

將仕郎明年參選以七月二日謁蜀人韓備問命韓曰必作官人不讀書亦可若詢前程俟過二十二日立秋別相訪當細為君說葉大怒幾欲箠辱之同坐黃德琬勸使去後十六日葉得病即嘔血始以為憂同行鄉僧來貨茶與之同歲乃令具兩命復詣韓韓曰記得此月初曾看前一命但過不得立秋此日不死吾不談命僧歸不敢言葉病中時時哀鳴曰告婆婆當以錢奉還願乞命歸鄉勿陵遲我竟以立秋日死葉不孝不義鬼神當殛之客死非不幸也韓之術一何神哉

茅山道人

丙志所紀秦昌齡答證事不甚詳的今得其始末復載於此紹興癸酉三月秦同其姪焯詣茅山觀鶴會邀溧水尉黃德琬訪劉義衣於黑虎洞林間席地飲酒遣小史呼能唱詞道人俄二十輩來迨夜步月行歌至清真觀路口道堂乘坐諸人各呈其伎忽空中如人歌四句黃尉能記其二云四十三四十三一輪明月落清潭秦正四十三歲矣大不樂歷扣二十人此誰所言皆曰元未嘗發口乃罷酒而還九月果卒前一年達真黃元道謂秦曰君有冤對切忌四三秦懇求解釋之術時幼兒弄磁甌為戲黃取其一呵祝以授秦秦接之手內如火不覺撲于地黃復拾取歎息曰了不得願爾者湯三益曰君宜藏此物遇有急則傾倒之得青丸則不可服紅丸則可服後三年湯病傷寒甚篤試傾其甌得紅藥一顆服之即瘳至今猶在

泉州楊客

泉州楊客為海賈十餘年致貨二萬萬每遭風濤之厄必叫呼神明指天日立誓許以飾塔廟設水陸為謝然纔達岸則遺忘不省亦不復紀錄紹興十年泊海洋夢諸神來責償楊曰今方往臨安俟還家時當一一賽答不敢負神曰汝那得有此福皆我力爾心願不必酬只以物見還楊甚恐以七月某日至錢塘江下幸無事不勝喜悉積物貨置抱劍街主人唐翁家身居柴棧橋西客館唐開宴延佇楊自述前夢且曰度今有四十萬緡姑以十之一酬神願餘攜歸泉南僱生業不復出矣舉所賣沉香龍腦珠珍異納于土庫中他香布蘇木不減十餘萬緡皆委之庫外是夕大醉次日聞外間火作驚起走登吳山望火起處尚遠俄頃間已及唐翁屋楊顧語其僕不過燒得籠重亦無害良久見土庫黑煙直上屋即摧塌烈焰亘天稍定還視皆為煨燼矣遂自經於庫墻上暴尸經夕僕告官驗實乃得棄葬云

僧化犬賦

陳茂秀才建陽人工為文聚徒數十人於開福寺地藏院院僧德輔能誦孔雀經主持水陸戒律頗嚴陳之徒擾之已甚稍不副其欲浸潤於陳陳遂撰德輔白晝化犬賦播于外其隔聯云飢噓米糠幾度尋思於藥食冷眠苕帶這回拋棄於禪床闔邑士民驚而來問四遠傳者皆以為然輔不勝忿具疏告天地且且登鐘樓以額扣鐘一扣一拜日百拜乃止已而陳得疾瘡穢遍體不復能聚徒因悴以死衆謂口業招譴然僧之用心報復亦為已甚矣

張翁殺蠶

乾道八年信州桑葉驟貴斤直百錢沙溪民張六翁有葉千斤育蠶再眠矣忽起牟利之意告其妻與子婦曰吾家見葉之飼蠶尙欠其半若如今價安得百千以買脫或不熟為將奈何今宜悉舉宿投于江而采葉出售不唯百千錢可立得且徑快省事翁素仇暴妻不敢違陰與婦謀恐一旦殺蠶明年難得種乃留兩箕藏婦床下是夕適有竊桑者翁忿怒半夜持矛往伺之正見一人立樹間仰椿以矛洞其腹立墜地死歸語家人曰已刺殺一賊矣彼夜入為盜雖殺之無罪妻矍然疑必其子趨視之果也即解裙自經于樹翁訝妻久不還又往視復自經死獨餘婦一身燭火尋其夫乃見三尸大呼告鄰里里正至將執婦送官婦急脫走至桑林亦縊死一家無遺元未得一錢用也天報速哉此卷亦黃

夷堅丁志卷第七十六事

戴樓門宅

顯謨閣直學士林邵年二十歲時赴省試入京師傲居戴樓門內所處極荒僻人多言彼宅凶怪以其傲直廉不問也數日後開堂屋兩山小兒語聲喚僕登屋視之無所見次夕三鼓宿房內有盜至盡揭蓋掛衣衾去而門窗如初須臾一僕舉所臥薦席其下若新坎穴衣衾在焉又次夕陰晦中一物墜地聲甚大至曉乃花紋石段四五各長數尺里巷來觀有識者云此州橋花石也時方修橋往驗之信然遂徙出

林氏婿婢

林顯謨長女初嫁一武官夫婦對飲遣婢往堂後小圃摘菜少頃婿忽大叫仆地如中風狀至曉始蘇婢亦方還蓬頭垢面衣服皆沾汚疑其乘隙有他過詰之云初入圃放燈籠於側以小刀掘菜根方舉一窠有小兒長尺許自地踊出揮刀斫之應手成四五兒愈斫愈多牽衣而上遂為所壓墜昏不醒及覺日已出度其見怪時正婿得疾之際婿自是感心疾死林女後適中大夫任應

王厚羅荷

王厚韶之長子位至節度使為邊帥晚年歸京師一日家集菜樛內羅荷數十莖忽起立須臾行於案上衆皆愕然厚怒形於色悉撮食之登時嘔吐明日死幼弟榮字輔道宜和初為兵部侍郎坐天神降其家

被極刑人以為詔用兵多殺之報。

天台玉蟾蜍

蘇州城西軍營中有廟曰天台山廟。不知其義。廟中有石高三尺。石眼有水。雖旱歲不涸。嘗為人發地測之。愈深愈大。不可窮極。又有小白蟾蜍。雪色而朱目。常在水中。或至人家。則為吉兆。朱魯公丞相。非郡人也。崇寧四年春。得之於所居堂戶限下。以淨器覆之。周圍封誌甚密。視之曰。若果通靈。當自歸廟。至暮。墨墨無見矣。徑往廟訪視。乃在水中。是歲朱公登第。

濟州逆馬

政和初。濟州村民家馬生駒。七日大與母等。額上一目。中有二睛。鼻吻如龍。吻邊與蹄上斑文如虎。色正赤。兩膊皆起肉。一夕食其母。皮骨無遺。逸出田間。民慮其為患。集數十人追殺之。近邨畫工圖其形以示人。蓋獸中梟獍也。

南京龜蛇

靖康元年閏月。北虜犯南京。合圍方急。有穹龜見城中。大如車輪。高三尺。背尾九條。甲色黃如蠟。每甲刻一字。可辨者八。云郭負放生。千秋萬歲。餘不可讀。目光射人。頸鱗如錢。顧視殊不凡。留守朱魯公。命置於城隍廟。郡人爭往觀。公畏其惑眾。乃言龜不食。豈思水耶。投之南湖。不復出。繼又雷萬春廟有大赤蛇。蟠香爐中。累日不動。但時或舉首。人莫敢近。公作文祭焉。且言賊犯城。不施陰助。乃出異物以怖人。何也。即日蛇亡。凡受敵險半年。竟不能陷。

乘國大夫

張邦昌為中書舍人。使高麗。至明州。謁東海廟。夜夢神告曰。他日至中書侍郎。但不可為乘國大夫。後數年。當宣和末。果有鳳池之拜。靖康元年正月九日。圍城中。拜少宰。出質於虜營。挾以歸燕山。明年。都城失守。虜脅立為楚帝。遂坐誅。

朱勝私印

朱丞相留守南京。虜寇來攻。方修守備。夜巡城至南門。見壕外光照地。問然如燭。遣人視之。無物也。謹識其處。且而掘之。得一銅方印。大徑寸。古篆四字。曰朱勝私印。銅色深綠。製作甚精。朱公名勝。非而印曰朱勝私。亦異矣。右八事皆見朱丞相水閣居錄。乾道八年。子仲兄留守建康。亦發土得印。徑寸七分。其文十二字。曰西道行營水陸諸軍都虞候印。欲考其何時而未暇也。

大澤王

聞人與祖。字餘慶。秀州人。博學有文采。魁兀豪梗。不拘小節。居於近郊。自稱東郊耕民。為州學錄。與學諭婁虞友善。紹興丁卯夏。虞以疾卒。秋九月。與祖夢一客來訪其居。緋袍跨馬。導從甚盛。歸視乃虞也。謂與祖曰。幸當與君聯事。呼後騎使升。曰。此馬頃刻千里。他仰問身已據鞍。遂交轡而行。夾道列炬如畫。行數

里。火光浸微。至大官府。中有殿南向。垂簾。簾內燈燭明滅。廷下吏卒。或坐或臥。見二騎至。不為起。二人轉而東。復少北。有聽事對設兩榻。執事者鞠躬聲喏。虞揖就坐。曰。此君治所也。俄一小兒自屏間出。挽其衣。虞曰。令嗣先在此矣。蓋數年前所失稚子也。虞曰。君且歸。徐當相迎。與祖方攬轡。蹶然而寤。明日。徧告常所來往者。疑為不祥。未幾。因出謁。過婁氏之門。毛骨凜然。俱悚。即得疾。扶歸家。信宿而卒。卒後。其表弟陳振。夢見之。與語如平生。振曰。聞兄為冥吏。信否。與祖唯唯。振又曰。人持盃來。卜者。兄能告以吉凶乎。曰。大澤王雅不喜此。振曰。然則兄為大澤王官屬邪。與祖遽曰。吾失言。吾失言。號慟而去。振驚寤。尚依約聞其哭聲云。

張氏獄

政和初。宗室鄒王仲御。判宗正。其第四女。嫁楊侍郎之孫。楊早失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楊故元祐黨籍中人。門戶不得志。婦尤鬱鬱。張嘗曰。汝以吾為元祐家。故相陵若此。時節會須改變。吾家豈應終困。婦以其語告鄒王。王次子士驪妻吳氏。王荆公妻族也。每出入宰相蔡京家。遂展轉達於京。京以為奇貨。即捕張實開封獄。府尹勳以誹謗乘輿。言語切害。罪至陵遲處斬。二法吏得其事。曰。婦人尚無故殺法。安得有大逆罪。尹怒。並杖之。二人皆以瘡潰死。張竟抵法。行刑之日。鄒王嬰然不謂至此。驪與兩弟入市觀。未幾。輒相繼死。驪見婦人被血。踰屏帳間。又作鬼語曰。我不欲校。無奈二法吏不肯。蔡京後感疾。命道士奏章。道士神游天門。見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旁人言上帝正臨軒決公事。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人於極典。來訴于天。方此震怒。汝安得為上章。對曰。身為道士。而奉宰相之命。豈敢拒之。曰。後不得復爾。又曰。適已有符遣京送潭州安置矣。汝可亟還。道士寤。密以告所善者。又十年。京乃死於長沙。然鄒王女及吳氏。俱至八十。

湯史二相

縉雲湯丞相。四明史丞相。紹興十五年乙丑。俱在臨安。湯公以政和令赴詞科。史公以進士赴省試。同詣韓儲問命。儲時方嘗所居。僅留一席地。每客來立談。即逝。及二公至。各言甲子。儲呼小女設倚。延坐置茶。咨歎良久。拱手曰。二公皆宰相。即日亨奮矣。皆不敢自謂。是年並擢第。湯公由館閣翰苑登樞府。以丁丑歲拜相。史公方為太學博士。常語人曰。韓儲言湯公信神驗。何獨至於我而失之。今之相望。真天冠地履也。庚辰之冬。湯公自左揆免歸。史公正直講建邸。用攀附恩。亟遷。癸未春拜相。

荆山客邸

韓洙者。涪州人。流離南來。寓家信州。弋陽縣大柳村。獨往縣東二十里。地名荆山。開酒肆及客邸。乾道七年季冬。南方舉人赴省試。來往甚盛。瓊州黎秀才宿其邸。且而行。遺小布囊於房。店僕持白洙。洙曰。謹守之。俟來取時。審細分付。黎生行至下頭巖。既一驛矣。始覺。亟回韓店。徑趨臥室內。翻揭席薦。無所見。而出。面色如墨。目瞳口哆。不能復言。洙曰。豈非有遺忘物乎。慨然曰。家在海外。相去五千里。僅有少物。以給道費。一夕失之。必死於道路。不歸骨矣。洙笑曰。為君收得。不必憂。命僕取以還。封記如初。解視之。凡為銀四

十四兩金五兩。又金釵一雙。黎奉銀五兩致謝。拒不受。黎感泣而去。明年游士范萬頃。詢知其事。題詩壁間曰。囊金遺失正茫然。逆旅仁心盡付還。從此弋陽添故事。不教陰德擅燕山。又跋云。世間嗜利為小人之行者。比比皆是。聞韓子之風。得無愧乎。泚今見存。

夏二娘

京師婦人夏二娘。死經年。見夢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時。欠某坊王家錢十二貫。某坊陳家錢三十四貫。坐講為王氏。而歸於陳。王氏所得價錢。已足而陳未也。日與之負。麥然一往反。纔直三十八錢許。今日以外。尚欠十八千。非兩年不可了。吾昔日。瘦銀百餘兩於堂內。戶限下。可發取以贖我。其子曰。即往尋訪。以何為記。曰。明早從南薰門入。一驛最先行。別又一驛。次則我。汝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寤。掘地得銀。徑詣南薰待之。果遇麥馱聯翩來。第三者仰頭相視。杜雨泣。欲牽以歸。陳氏之役曰。此吾主家物。汝何為者。杜曰。吾母也。當還原價以贖。其人不許。相與忿爭。廂官錄送府。府尹扣其說。命引驢至前。謂曰。果識汝子。可銜其裾。應聲而然。尹異之。時劉豫盜京師。尹具以白。豫呼入殿廷。復謂之曰。能舉前兩足搭于肩。則信矣。應聲亦然。豫嗟異良久。欲官為給錢。杜拜曰。若爾恐母債不得釋。願自出錢。而丐驢歸。豫許焉。杜掃一室。謹事之。又二年乃死。買棺加衣衾以葬。後朝廷得河南杜氏子來歸。居贛州。為人話其事如此。

華陰小廳子

宣和間。陝西某郡守赴官。食於道上驛舍。一道人從外直入。問者諭使去。不肯聽。家人望見亦怒。爭遣逐之。獨郡守延問其故。但云。尊官過華陰時。若見小廳子。幸留意。他無所言也。語畢徑出。守欲扣其曲折。使追之。不可及。泊入關。浮舟渭。晚泊矣。從吏自有小史持刺。稱華陰小廳子欲參謁。拒以非時。則曰。有一事將語使君。然吾祇役於邑中。來日朝旦。不可脫身。故乘休假馳至此。此去邑尚百里也。守憶道人語。命呼登舟。則又曰。所言絕秘。不願傍近聞之。必移泊北岸。乃可。守又從之。舟人謂繫纜已定。無故而北。豈非姦盜設計乎。北又非安穩處。不得已而行。迨至北岸。其人杳不來。盡室怨悔。業已爾。無可奈何。夜未半。大風忽起。如山。頽泉決之聲。魚龍悲吟。波浪濺激。搖兀不得寐。兢憂達曉。望南岸旣崩摧數仞。客舟同憩宿者。淪溺無餘。及到縣訪求此吏。蓋未嘗有也。一家免葬魚腹。異哉。

武昌州宅

劉亞夫為武昌守。始入州宅。望堂上若有人。及升堂。正見婦人在門扇內立。垂雙足于外。親往視之。蓋新被別者。履襪皆鮮潔。不見上體。立而不仆。劉疑以為姦人所為。陰察中外。寂無聲跡。凡停留兩日。乃命埋藏之。竟不測其異。孫革

大庾疑訟

大庾縣吏黃節妻李四娘。素與人淫通。乘節出外。挈三歲兒奔之。與俱逃。行未久。兒啼不可止。乃棄草間。縣手力李三者。適以事到彼。見兒宛轉地上。心不忍。抱之歸。家人皆喜。節還舍。失妻子。盡訪備至。李三居數里間。正挾兒為戲。而節來。即告其鄰。共捕執送縣。窮鞠甚苦。李誣服云。家無子。故殺黃之妻。沉尸于江。

而竊兒以歸。今既成擒。甘就死不悔。獄成且詣郡。正械立廷下。陰雲忽興。雷電皆至。李扭械自解脫。兀兀如癡。稍定。則推吏已死。背有朱書字。似言獄冤。諸吏二十輩。皆失巾。邑令亦怖。良久呼問李所見。但云。眼界漆黑。不知所以。然獨長官坐青紗帳中。耳令恐悔。亟釋之。而四娘與淫夫終不獲。時紹興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黃節李三并此兒。至今無恙。

夷堅丁志卷第八十四事

華陽洞門

李大川。撫州人。以星禽術游江淮。政和間。至和州。值歲暮。不盤術。鉤司游市。為盤術。正旦日。逆旅主人拉往近郊。見懸泉如簾。下入洞穴。甚可愛。因相攜登階。觀水所注。其地少人行。陰苔滑足。李不覺墮。墜似兩食頃。乃坐於草壤上。肌膚不小損。穴中正黑如夜。攀緣不能施力。分必死。試舉右手。空無所著。舉左手。即觸石壁。循而下。似有微徑。可步。稍進。漸明。右邊石池。荷花方爛熳。雖飢渴交攻。而花與水皆不可及。已而明甚。前遇雙石洞門。欲從右入。恐益遠。乃由左戶而過。如是者三。則在大洞中。花水亦絕了。不通天日。而晃耀勝人間。中有石棋局。閉關經聲。不見人。遠望若有坐而理髮者。近則無所覩。俄抵一大林。陰森慘澹。懷神寒骨。怖悸疾走。已出曠野。聞舉頭見日。自喜再生。始緩行。逢道傍僧寺。憩于門。僧出問故。皆大驚。爭究其說。李曰。與我一栲水。徐當言之。便延入寺具飯。悉道所歷。僧歎曰。相傳茲山有洞。是華陽洞。後門。然素無至者。李問此何處。曰。潞州境。今日是何朝。曰。人日也。李曰。吾已墜七日。財如一晝耳。僧率衆挾兵刃。邀李尋故蹤。但怪惡種種。不容復進。李還和州。訪舊館。到已暮夜。扣戶。主人問為誰。以姓名對。舉室唾罵。曰。不祥不祥。李大聲呼曰。我非鬼也。何得爾。遂啓戶。留數日而歸。每為人話其事。或謂之曰。爾亦恐人。正旦荷花發。詎非仙境乎。且雙石洞門。安知右之遠而左可出也。李曰。方以死為慮。豈暇念此。後雖悔。

之何益。李有子。今在臨川。聞之大川。

雷擊王四

臨川縣後溪民王四。事父不孝。常加毆擊。父欲訴于官。每為族人勸止。乾道六年六月。又如。父不勝忿。走詣縣自列。王四者持二百錢。遮道與之曰。以是為投狀費。蓋言其無所畏懼也。父行未半里。大雨忽作。急避於旁舍。雨止而出。聞惡子已震死。趨視之。二百錢乃在其脅下皮內。與血肉相連。父探懷中所攜。已失矣。

南豐雷媼

南豐縣押錄黃仲家。因大雨。雷媼于廷。擾擾東西。蒼黃失措。髮苗然赤色甚短。兩足但三指。大略皆如人形。良久雲氣斗暗。震電閃爍。遂去不見。

泥中人跡

撫州村落間。一夕雷雨。居民聞空中數百人。同時大笑。明且。大木一本。連根皆拔出。其旁泥內。印巨人跡。絕偉。屢腔痕入地尺餘。足長二尺。闊稱之。疑神物盡力拔樹。遇滑而歷。故衆共笑之云。

宜黃人相船

宜黃人多能相船。但父子相傳。眼狀。而無所謂占書之類。乾道五年。縣民莫實。造大艦成。以大錢邀善術者視之。曰。此為雌船。而體得雄。一板如子。薪焉居中。其相既成。在法當凶。官事且起。災于主翁。實欲改更之。曰。禍福已定。不可為也。實持錢三百萬。將買鹽。准東。適州需船。載上供。錢拘以往。至大孤山下。桅檣為風所折。倉卒無可買。伐岸傍杉為之。人或言此神樹。不暇恤。是夕。滿船聞奇響。震厲。莫測所以。然既過丹陽。盜夜入船。諦觀之。若早士數十輩。往來者。實家藏古刀。累世矣。近年遇夜後光。發見。訝其異。取以自隨。乃攜此刀。徑趨前。問值一人。熟睡。手橫腹上。奮刀連斫之。斷其右臂。救至得不死。蓋部綱官劉尉也。初劉生以實解事有贖。故處其舟中。元未嘗有繼介之隙。實殊不知。覺遂就擒。鞠于鎮江獄。府官欲論以死。而劉尉持不肯。曰。固他生宿冤耳。非今世事。吾幸存餘生。何必處以極典。遂用疑罪。奏獄。得減死。歸隸邵武軍。

類瘡巨虱

臨川人有瘡生類間。痒不復可忍。每以火烘炙。則差止。已而復然。極以患苦。醫者告之曰。此真虱瘡也。當剖而出之。取油紙團項上。然後施砭。瘡才破。小虱涌出無數。最後一白一黑兩大虱。皆如豆。殼中空。無血。乃與類了不相干。略無痕。但瘡所障處正白爾。

胡道士

胡五者。宜黃細民。每鄉社聚戲。作研鼓時。則為道士。故目為胡道士。以煮螺螄為業。必先搗其甲。然後烹之。及臥病。自舉右手一指。一螺在此。遂以針剔去其爪。流血被掌。呼叫稱痛。少焉又剔其次者。至并足甲皆盡。乃死。

趙監廟

建昌寄居趙監廟。素有羸疾。或教之曰。服鹿血則愈。趙買鹿三四頭。日取一枚。以長鐵管插入其肉間。少頃。血凝滿管中。乃服。鹿日受此苦。血盡而死。趙果膚革充盈。健飲。而所服既多矣。晚得疾。遍體生異瘡。陷肉成窟。痒無以喻。必以竹管立瘡中。注沸湯灌之。痒方息。終日不暫甯。兩月而卒。

亂漢道人

乙志所載。陽大明遇人呵石成紫金事。予於起居注得之。今又得南康尉陳世材所記。微有不同。而甚詳。故復書於此。大明者。南康縣程龍里士人。父喪。廬墓次。其明年歲在壬戌。七月七日。晨興。有道人從山下來。陽時與學童三四人。處一僕執炊。荒山寂寞。左右前後十里間。絕無人。居。拔綠蘿蔓。乃得到。正無可與語。見客來。喜而迎之。坐。客曰。子八月當有厄。服吾藥可免。取腰間小瓢。出藥一粒。令以水吞。且曰。吾有求於子。其許我乎。曰。何求。客指架上布衫。曰。以此見與。陽欲許。而頗疑其偽。未即與。請至再。不得已。付之。客捲納瓢中。瓢口僅容指。陽雖怪。然默念。豈幻我歟。既而言。吾豈真欲衫。聊相試耳。便能見贈。為可嘉也。探瓢出還之。索梳水。實藥末一撮。撥旋久之。成紅丸。如彈。揖曰。能服此否。陽曰。身幸無病。不願服。客即自吞之。徐徐語曰。子久此當窮。用。吾有遺於子。呼學童。擲塊土。大如拳。握而噬之。者三。願陽曰。吾手中何物。曰。不知也。置諸几。則爛然金一塊。歷歷有五指痕。曰。可收此。以助晨昏之費。蓋陽母尚存。陽方知為異人。尚疑其以財利嘗試我。拒弗受。客笑擲之地。引脚蹴之。遂成頑石。起辭去。留與飲。不可。漫指壁間詩。謂曰。此皆諸公見寄者。願得先生一篇如何。客曰。子欲詩可矣。取案上秃筆。就地拂數四。蘸梳水中。大書于壁。略無丹墨之跡。殊不可辨。既送之下山。回視已若淡紫色。其詩云。陽君真確士。孝行洞穹壤。皇上憐其艱。七夕遣回往。逡巡樂頑石。遺子為饋享。子既不我受。吾亦不汝強。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爽。會當首鼠記。青雲看反掌。前題亂漢道人四字。字徑四寸許。俄又加赤色。正如赤土所書。明日。遍詢村民。皆莫見所謂道人者。鄉之士共以告縣。縣告郡。郡聞於朝。賜東帛。後五年。世材自福州來。為尉。親見陽談。始末如此。訪程龍之處。草屋。權類。他時悉剝落。獨道人者。洒然如新。詩中云。遣回往。疑必呂洞賓云。陽廬父墓終喪。母繼亡。亦（原闕十二行）

吳僧伽

吳僧伽。贛州信豐縣僧文祐。本姓吳。落髮出游。結庵於贛縣峴嶺。久而去之。客雲都淨寺之僧伽院中。遂主院事。故因目為吳僧伽。伴狂市廛。人莫能測。每日必詣松林以扣之。曰。趙家天子趙家王。不曉其意。遂善人于塗。輒拱揖致敬。貪暴不仁者。率抵以狗。不少屈。惡少年不樂。至羣輩。驟逐之。嘗走避于某家園竹中。疾呼求救。且拊其竹曰。大大竹林成掃帚。不旬。決萬竹悉枯。此家固一凶族。自是衰替。寺後竹叢。一竿最巨。忽夜至。造其下。考擊而歌。聲徹四遠。連夕如是。他僧為之廢寢。怒而伐之。既而紫芝徑尺。生葉上。邑民曾德泰。老無子。與妻議。飯吳以祈。未及召。且而排闥來。會大驚。謹饋之食。將去。曰。當何為報。唯有二珠而已。果連生二子。縣市舊集于南洲。而縣治外。但曠野。吳過門必言曰。錢將平腰矣。及洲沒於水。市遂

徙于邑門之陽。嘗求來于民婦。戒使多為具。婦許諾。夫歸怒其妄費。吳至乞醮。生啖之。若欲輟而噉食者。再三。婦曰。食飽則已。何必盡。曰。欲免汝夫婦責言耳。民駭謝。學佛者孫德俊。往汀州武平。謁慶嚴定應師。師曰。掌川自有佛。禮我何為。孫曰。佛為誰。曰。吾法弟僧伽也。為吾持一扇寄之。舟橫岸。吳已至。曰。我師寄扇何在。孫以汀扇數十雜示之。徑取本物而去。由是狂名日減。多稱為生佛。一夕。遍詣同寺諸利門。鋪坐具作禮。曰。珍重珍重。皆寂無應者。中夕。跌坐而逝。時大中祥符己酉六月六日也。是日。邑大商在蜀。遇之於河梁。問吳僧何往。病僕急趨曰。少幹少幹。商歸。乃知其亡。其亡也。異香滿室。數日不變。食議勿火化。而聖其全體事之。元豐乙丑冬。一僧來郡城。訪桂安雅家。求木作龕。桂曰。師為何人。曰。聖都妙淨寺明覺院吳僧也。桂許之。送之隰關。遂不見。後乃審其故云。明覺即僧伽也。真身至今存。

何丞相

何文鎮丞相。初自仙井來京師。過梓潼。欲謁張王廟而忘之。行十里始覺。亟下馬。還望默禱再拜。是夕夢入廟。廷神坐簾中。投文書一軸于外。發視之。全類世間告命。亦有詞語。覺而記其三句云。朕臨軒策士。得十人者。今汝冥然為舉首。後結銜具所授官。何公思之。廷試所取無慮五百。而言十人。殆以是戲我也。及唱第。果魁多士。第一甲元放九人。既而傳錄。卿以省元升甲。遂足十數。蓋夢中指言第一甲也。所得官正同。葉石林

鼎州汲婦

鼎州開元寺。多寓客。數客同坐寺門。見婦人汲水。一客善幻術。戲惱之。即擊水不動。不知彼婦蓋自能幻也。顧而言曰。諸君勿相戲。客不對。有頃曰。若是。須校法乃可。擲其擔化為小蛇。客探懷取塊粉。急盡地作二十餘圈。而立其中。蛇至不能入。婦人含水噴之。稍大於前。又復言。官人莫相戲。客固自若。蛇突入直抵十五圈中。再噴水吐之。遂大如椽。徑躍中圈。將向客。婦又相喻止。客猶不聽。蛇即從其足纏繞至項。不可解。路人聚觀。且數百。同寺者欲走訴于官。婦笑曰。無傷也。引手取蛇投之地。依然一擔耳。笑謂客曰。汝術未盡善。何敢然。若值他人。汝必死。客再拜悔謝。因隨詣其家為弟子云。

瑞雲雀

邵武軍泰甯瑞雲院。主僧顯用之師。嘗聞。乾道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巡堂殿焚香。至羅漢像前。方瞻禮。次。一雀飛鳴盤旋。傲翼立爐上。歷一小時。久凝駐不動。視之已化矣。鄉人接跡來觀。了不傾側。正與像相對。顯用具白縣。縣宰趙善扛。書偈于紙尾。曰。日日飛鳴宜妙旨。幻華起滅復何疑。可憐多少風塵客。去去來來只自欺。寺僧闕其狀刻石。今經數年。雀羽毛不摧落。儼然如生。遠近起敬者不絕。于甲志所載鼠壤經事。亦此寺也。紹興初。宗本住泰甯之丹霞。亦有雀化之異。顯用持

夷堅丁志卷第九十二事

太原意娘

京師人楊從善。陷虜在雲中。以幹如口山。飲于酒樓。見壁間題。自稱太原意娘。又有小詞。皆尋憶良人之語。認其姓名。字畫。蓋表兄韓師厚妻王氏也。自亂離。不復相聞。細驗所書。墨尚溼。問酒家人。曰。恰數婦女來共飲。其中一人索筆而書。去猶未遠。楊便起追躡及之。數人同行。其一衣紫佩金馬孟。以帛擁項。見楊愕然。不敢公召喚。時時舉目使相從。連夜乘散。引楊到大宅門外。立語曰。頃與良人避地至淮泗。為虜所掠。其會撤八太尉者。欲相逼。我義不受辱。引刀自剄不殊。大會之妻韓國夫人。聞而憐我。亟命救療。且以自隨。蒼黃別。良人不知安往。似聞在江南為官。每念念不能釋。此韓國宅也。適與女伴出游。因感而書壁。不謂叔見之。乘間再訪我。備得良人音息。幸見報揚。恐宅內人出。不敢久留。連恨然告別。雖眷眷于懷。未敢復往。它日。但之酒樓。曠玩墨蹟。忽睹別壁新題字。并悼亡一詞。正所謂韓師厚也。驚扣此為誰。酒家曰。南朝遣使通和。在館有四五人。來買酒。此蓋其所書。時法禁未立。奉使官屬。尚得與外人相往來。楊急詣館。果見韓把手悲喜。為首意娘所在。韓駭曰。憶遭掠時。親見其自刎死。那得生。楊固執前說。邀與俱至。向一宅則闌無人。荒草如織。遂墻外打線。試告焉。媼曰。意娘實在此。然非生者。昨韓國夫人聞其節義。為火骨以來。韓國亡。因隨葬此。遂指示窆處。二人踰垣入。恍然見從廡下。趨室中。皆驚懼。然業

已至。即隨之。乃韓國影堂。傍繪意娘像。衣貌悉曩所見。韓悲痛還館。具酒殺作文祭。欲報遺燼。拜而祝曰。願往不願往。當以影響相告。良久出現。曰。勞君愛念。孤魂寓此。豈不願有歸。然從君而南。得常善視我。庶慰冥漠。若如更娶妻。不復我願。則不若不南之愈也。韓感泣。誓不再娶。於是竊發家裏骨歸。至建康。備禮卜葬。每旬日輒往臨視。後數年。韓無以爲家。竟有所娶。而於故妻墓。藉益疎。夢其來。怨甚。切曰。我在彼甚安。君強擄我。今正違誓言。不忍獨寂寞。須屈君同此況味。韓愧怖得病。知不可免。不數日卒。

許道壽

許道壽者。本建康道士。後還爲民。居臨安太廟前。以鬻香爲業。做廣州造龍涎諸香。雖沉麝。亦大半作偽。其母寡居久。忽如姪。一產二物。身成小兒形。而頭一爲貓。一爲鴉。惡而殺之。數日間。母子皆死。時隆興元年。

滕明之

臨安人滕明之。初爲諸司吏。坐事失職。無以養妻子。乃爲人管幹官爵差遣。規取其贏。且好把持人語言。短長。求取無度。識者畏而惡之。紹興丁卯之秋。告其妻曰。吾適夢至望仙橋。入馬胎中。驚但而痛。此何祥也。即得疾死。死之夕。家人皆聞馬嘶聲。妻後亦流爲倡云。

西池游

宣和中。京師西池春游。內酒庫吏周欽。倚仙橋欄檻。投餅餌以飼魚。魚去來游泳。觀者雜沓。良久皆散。唯一婦人。引周與言。視之。蓋舊鄰賣藥。賂生妻也。自徙居後。聲迹不相聞。見之喜甚。問良人安在。顧頰曰。向與子鄰時。彼謂我私。子既徙去。猶屢筆辱我。我不能堪。與之決絕。今寓食阿姨家。聞子已喪。偶思欲遣媒。約言議而未及。不料獲相逢於此。周愈喜。即邀入酒肆。草草成約。納爲妻。踰數月。因出城回。買飯于市。駱生適負藥。笈過門。周以娶其出婦之故。羞見之。掩面欲避。駱遽入相揖。周勉與語。且詢其室家。駱傷惋曰。首春病疫死矣。吾如失左右手。悲念之不忘。遂泣下。周寬譬使去。殊大驚。又疑駱諱前事而爲之說。立詣舊居。訪鄰里。皆言駱妻死。明白曰。吾屬皆送葬者也。周益自失。懼不敢還家。又不知所爲。縱飲酒。壘醉。就睡。迨夜乃出。信步行。茫無所之。值當道臥者。絆而仆。沾溼滿身。復起行。財數十步。聞連呼殺人。邏卒臨尋。見周意狀倉忙。而汚血被體。共執送官。具說蹤跡如此。竟不能自明。掠死於獄。而真盜逸至京東。以他過敗獲。具言都城殺人。事移牒開封。則周既死矣。可謂奇禍也。其子子明。亦坐惡逆誅。

舒懋育餓殍

臨安浙江人舒懋。以賣魚飯爲業。多育餓殍。器中旋殺旋烹。一日發糞。失所蓄。遍尋之。乃悉緣著屋壁。累累欲上。而無所屆。繚繞糾結可畏。懋甚懼。取投諸江。誓不復殺。而易爲蔬饌。經數月。所入殊薄。不足以贍家。乃如其故。俄又失二物所在。因汲水見密蟻井中。不暇顧。省拾取而烹之。時乾道五年春也。及秋疫作。盡室皆死。懋獨不然。但遍身生瘡。每瘡輒有餓殍頭。噴突出。痛楚特甚。後一月乃死。

陳媳婦

宣和四年。京師鬻果小民。子夜遇婦人。黠粧秀色。來與語。邀至一處。相與燕狎。頗得衣物之贈。自是夜夜見之。所獲益多。民服飾驟鮮華。而容日羸悴。醫巫不能愈。有禁衛典首劉某。持齋戒不食。但啖乳香飲水。能制鬼物。都人謂之喫香劉太保。民父母借往狼祈。劉呼視其子曰。此物乃爲怪耶。吾久疑其必作孽。今果爾。即共造產科醫者陳媳婦家。陳之門刻木爲婦人。飾以衣服冠珥。稍故暗則加采綸。而更新其衣。自父祖以來有之。不記歲月矣。劉揭其首髻。令民子視之。則宛然夜所見者。乃就其家設壇位。步罡作法。舉火四十九炬。焚之。怪遂絕。

河東鄭屠

臨安宰豬。但一大屠爲之。每五鼓擊殺于作坊。須割裂既竟。然後衆屠兒分擊以去。獨河東人鄭六十者。自置肆殺之。膏挂肉於案。鈎上用。力頗銳。鈎尖利甚。傷其掌。刀透手背。痛逾月方愈。又臨爐燻豬。恍若有物。挽捩入大釜中。妻子急拯之。半身盡爛死矣。

張顏承節

宣和間。京師天漢橋。有官人自脫冠巾。引頭觸欄柱不已。觀者環視。恍莫測其由。不復可勸止。問亦不對。良久血肉淋漓。冥仆于地。微巡卒共守伺之。日晚小蘇呻吟悲劇。顧曰。我張顏承節也。住某坊內。幸爲僦人昇歸。既至家。遂大委頓。頭顱腫潰如盞。呼醫傳藥。累旬方小愈。家人扣其端。全不自覺。瘡成痂而痒不可忍。勢須盡爬。搔則又腫潰。才愈復痒。如是三四反。踰年不差。殆於骨立。盡室憂其不起。嘗扶掖出門。適舊僕過前。驚問所以。告之故。僕曰。都水監杜令史。施惡瘡藥。絕神妙。然不可屈致。當勉詣彼。庶見證付藥。可立愈。張仗僕爲導。亟訪之。杜生屏人曰。頗憶前年中秋夜所存乎。曰。忘之矣。杜曰。吾能言之。君是年部江西米綱。以中秋夕至獨樹灣橫泊。月色正明。君杖策登岸。百步許得地。平曠。方命酒賞。月。俄而驟雨。令僕夫取雨具。怒其來緩。致衣履沾溼。拋所執杖。擲之中額。僕回舟謂妻曰。我爲主公所擊。已中破傷風。恐不得活。然無所赴。即死。汝切勿以實言。但云痼疾發作。此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生存。宜狼白主。公乞許汝子母。附舟入京。猶得從人浣濯。以自給。言終而亡。比曉。妻舉尸棄。瘞于水濱。泣拜君曰。夫不幸道死。願容附載。君叱之曰。舟中皆男子。豈宜著汝無夫婦人。略不顧。促使解纜。妻拊膺大慟曰。孤困異土。兼乏糗糧。進退無路。不如死。抱幼子自投江中。僕既殞於非命。又痛妻兒之不終。訴諸幽府。許償此冤。去年君觸橋時。乃彼久尋君而得見也。張震駭曰。是皆然矣。某方欲丐藥。何爲及此。且何以知之。杜曰。吾畫執吏役。夜直冥司。職典冤獄。茲事正在吾手。屢爲解釋。渠了不聽從。自今四十九日。當往與君決。至期。可掃洒靜室。張燈四十九盞。置高坐以待之。中夜當有所覩。幸而燈不滅。彼意尚善。若滅其半。則不可爲矣。吾亦極力調護。但負命之冤。須待彼肯捨與否。有司固不可得而強。無用藥爲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燈之夕。獨坐高榻。家人皆伺於幕內。近三鼓。陰風勁厲。四十九燈悉滅。其一復明。亡僕流血被面。妻子相隨。猶帶水漉漉。從室隅出。拽張曰。可還我命。即隕墜于下。頭縮入項間而死。

龍澤陳永年

乾道三年秋。臨安大雷震。軍器所作坊兵龍澤夫婦。并小兒曰郭僧。凡三人震死於一室。初澤父全既死。澤妹鐵師。居白龜池為娼。其母但處女家。遇子受俸米。則來取三斗去。澤夫婦頗厭其至。屢出惡言。郭僧者亦相與罵。侮以乞婆目之。故獲此譴。同時有嚴州人陳永年。同其兄開銀鋪于臨安市。狂游不檢。母私儲金十數兩。規以送終。恐永年求取無度。不使知。一日開篋。永年適自外來。見之。遽攫而走。母悲悶仆絕。兄追及爭奪。僅得其半。以歸母。母遂病臥。是夕永年亦遭震厄。

錢塘湖

錢塘江湖八月十八日最大。天下偉觀也。臨安民俗。太平出觀。紹興十年秋前二夕。江上居民或聞空中語曰。今年當死于橋者數百。皆凶淫不孝之人。其間有名而未至者。當分遣促之。不預此籍。則斥去。又聞應者甚衆。民怪駭不敢言。次夜跨浦橋畔人。夢有來戒者云。來日勿登橋。橋且折。且而告其鄰數家。所夢皆略同。相與危懼。比潮將至。橋上人已滿。得夢者從傍伺之。遇親識立于上者。密勸之使下。咸以為妖妄不聽。須臾潮至。奔洶異常。驚濤激岸。橋震壞入水。凡壓溺而死數百人。既而死者家來號泣收斂。道路指言其人。盡平日不逞輩也。乃知神明罰惡。假手致誅。非偶然爾。

陝西劉生

紹興初。河南為偽齊所據。樞密院遣使臣李忠。往間諜。李本晉人。氣豪好交結。人多識之。至京師。遇舊友田庠。庠亡賴子也。知其南來。法當死。捕告之。賞甚重。輒持之曰。爾昔貸我錢三百貫。可見還。李忿怒曰。安有是。吾寧死耳。陝西人劉生者。聞其事。為李言極知庠不義。然君在此如落彀中。奈何可較曲直。身與貨孰多。且敗大事。盍隨宜餌之。李猶疑其為庠游說。然亦不得已與其半。劉曰。勿介意。會當復歸君。李伴應曰。幸甚。庠得錢買物。將如晉絳。劉曰。我亦欲到彼。偕行可乎。即同途。過河中府。少憩於河灘。兩人各携一擔。僕共坐沙上。四顧無人。劉問庠鄉里年甲。具答之。劉曰。然則汝乃中國民。嘗食宋朝水土矣。庠曰。固然。劉曰。我亦宋遺民。不幸淪沒。偽土常恨無以自効。朝廷每遣人探事。多采道聽塗說。不得實。幸有誠懇如李三者。吾曹當出力助成之。奈何反挾持以取貨。庠諱曰。是固負我。劉曰。吾素知此。且詢訪備至。甚得其詳。吾與汝無怨惡。但恐南方士大夫。謂我北人。皆似汝。敗傷我忠義之風耳。遂連斤殺之。僕亦殺其僕。投尸于河。并其物復回京師。盡以付李。乃告之故。李欲奉半直以謝。劉笑曰。我豈殺人。以規利乎。長揖而別。李南還說此。而失劉之名。為可惜也。

要二逆報

姑蘇村民要二。以漁為業。凶暴不孝。紹興二十三年。妻生男方在乳。民母抱持之。老人手弱。墜于地。死焉。母長子之暴。不知所為。民殊不以介意。他日白母曰。久不到家。偶得大魚。欲往饋。能偕行否。母慰喜。過望。欣然從之。被登舟。行數里。至寂無人處。則停棹。并立母前。怒目罵曰。母生我。既知愛惜。今我生子。那得不愛。奈何故隨地殺之。便當償子命。母知不可脫。急引被蔽頭面曰。聽汝所為。民奮斧將及母。母分必死。久乃寂然。舉被視之。不見其子。而舟已在所居岸下。既反舍。婦泣言。適宵天無雲。大雷一聲。夫震

死于野。遍身皆斧傷。巨創。不知何以至此。母始話其事。元不聞雷聲。亦不覺舟之動搖。復還也。民之家遂絕。此卷〇〇州

夷堅丁志卷第十三事

郭城巫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丐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歲內酒平善。巫亦藉此自給。無飢乏之慮。一歲因他事。頗窮用。又詣一富室。有所求。曰。君家最富。贖力足以振我。願勿限常數。主人拒之甚峻。曰。年年餉君二萬錢。其來甚久。安得輒增。寧敗我酒。一錢不可得。巫嘻笑而退。出駐近店。遣僕回買酒一升。盛以小缶。取糞污攪雜。携往林麓。禹步誦呪。環繞數匝。瘞之地。乃去。適有道士過見之。識其為妖。而不知事所起。巫還店。喜甚。俄道士亦繼來。少憩。訪酒家。見舉肆連連。憂窘。問其故。曰。為一巫所困。今酒釀成。列盡作糞臭。懼源源不已。欲往尋迹。哀求之。道士曰。吾亦見此人。不須往求。吾有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作法。半日許。臭止。又言。凡為此法。以敗五穀者。〇〇糞穢罪甚大。君家宜齋戒。當奉為拜章上。懇其家方。忿恚迫切。趨營醮筵。道士伏廷下。踰數刻始起。曰。玉帝有勅。百日内加彼以業疾。然未令死也。自是巫日覺蹙。問庠。爬搔不停。忽生一贅。初如芡實。累日後益大。巍然徑尺如毬。而所係搖搖才一縷。稍為物根觸。則痛徹心。得不復可履地。子孫繚竹為簣。昇以行丐。飲食屎溲雜糞中。所至皆掩鼻。歷十年乃死。胡少汲尚書宰邑。尚見之。其子枯

徐樓臺

當塗外科醫徐樓臺，累世能治癰疽。其門首畫樓臺標記，以故得名。傳至孫大郎者，嘗獲鄉貢。於祖業尤精。紹興八年，溧水縣蠟山富人江舜明，背疽發，扣門求醫。徐云可治，與其家立約。俟病愈，入謝錢三百千。凡攻療旬日，飲食悉如平常。笑語精神，殊不衰減。唯臥起略假人力，瘡忽甚痛且痒。徐曰：法當潰膿，膿出即癒。是夜用藥，藥客環視。徐以鍼刺其瘡，然紙張五寸許，如錢緡大，點藥插瘡中。江隨呼好痛，連聲漸高。徐曰：別以銀二十五兩賞我，便出紙膿才潰，痛當立定。江之子源怒，堅不肯與。曰：元約不為少，今夕無事。明日便奉償。徐必欲得之。江族人元綽，亦在旁，謂源曰：病者痛已極，復何惜此。遂與其半。時紙然入已踰一更，及拔去，血液交涌如泉，呼聲浸低。徐方詭為痛定，家人視之，蓋已斃。膿出猶不止，不一而徐病熱疾，哀叫不絕聲。但云舜明莫打我，我固不是。汝兒子亦不是。如是數日乃死。二子隨母改嫁其家，遂絕。

符助教

宣城符裏鎮人符助教，善治癰疽，而操心甚亡狀。一意貪賄，病者瘡不毒，亦先以藥發之。前後隱惡不勝言。嘗入郡為人療疾，將辭歸，自詣市買果實，正坐肆中。一黃衣卒忽至前，曰：汝是符助教耶。陰司喚汝，示以手內片紙，皆兩字或三字作行。市人盡見之，疑為所迫。人姓名也。符曰：使者肯見容到家否。曰：當即取汝去。且急歸，以七日為期。遂不見。滿城相傳符助教被鬼取去，及還至鎮岸，欲登黃衣已立津步上。舉所執藤棒點其背，符大叫好痛。黃衣曰：汝元來也知痛。所點處隨手成大疽如盤，凡呼晝七晝夜乃死。

水陽陸醫

宣城管內水陽村醫陸陽，字義若，以技稱。建炎中，北人朱幸老編修，避亂南下，挈家居船間。其妻病心蹙，呼陸治之。妻為吾平生氣血劣弱，不堪服涼劑。今雖心蹙，元不作渴。蓋因避寇驚憂，失飢所致。切不可據外證，投我以涼藥。編修嗜酒得渴疾，每主藥必以涼為上，不必與渠議也。我有私藏珍珠，可為藥直。君但買好藥見療，欲君知我虛實。故丁寧相語。陸診脈，認為傷寒陽證。煮小此胡湯以來。婦人曰：香氣類此。胡君宜審細，我服此立死。陸曰：非也。幸甯心飲之。婦人又申言甚切。陸竟不疑，才下咽，吐瀉交作。婦遂委頓。猶呼云：陸助教，與汝地獄下理會。語罷而絕。後數年，溧水高道鎮李氏子病療，來召之。用功數日未効。出從倡家飲，而索錢并酒饌於李氏。李之兄怒，叱不與。及歸，已黃昏。乘醉下藥數十粒。病者云：藥在兩間，熱如火。又云：到腹中亦如火。又云：到臍下亦如火。須臾大叫，痛不可忍。自床頓墜地。至夜半，陸急投附子丹沙，皆不能納。潛引舟遁去。未且李死。紹興九年，陸暴得病，日夜呼曰：朱宜人，李六郎，休打我，我便去也。旬日而死。

秦楚材

秦楚材，梓政和間，自建康買入京師。宿汴河上客邸。既寢，聞外人喧呼甚厲，盡鎖諸房。起穴壁窺之。壯夫十數，皆錦衣花帽，拜跪于神像前。稱秦姓名，投孟琰以請。前設大鏡，煎膏油正沸。秦悸栗不知所為。屢告其僕李福，欲為自盡計。夜將四鼓，壯夫者連騰不獲，遂覆油于地而去。明旦，主人啓門，謝秦曰：秀才前

程未可量。不然，吾輩當悉坐獄。乃為言京畿惡少子，數十成羣，或三年，或五年，輒捕人漬諸油中，烹以祭鬼。其鬼曰：猶醒神，每祭須取男子貌美者，君垂死而脫，吁其危哉。願郎中乘客，各率錢為獻。秦始憶自過宿州，即遇此十餘寇，或先或後，迹之矣。遂行至上座，頗自喜。約同舍出卜。逢驛面道人，携小籃，揖秦曰：積金峯之別，三百年矣。相尋不可得，誤行了路。卻在此耶。無以贈君，探籃中白金一塊，授之曰：他日卻相見。同舍謹曰：此無望之物，不宜獨享。挽詣肆，將貨之，以供酒食費。肆中人視金，反覆咨玩不釋手。問需幾何。錢曰：隨市價見償可也。人曰：吾家累世作銀鋪，未嘗見此品。轉而之他。所言皆然。秦亦悟神仙之異，不肯鬻。以製酒杯、茶湯七、藥器凡五物，日受用之。自此三十年無病苦。紹興十六年，在宣城，忽臥疾。五物者同時失去，知必不起。果越月而亡。積金峯在茅山元符宮云。

建康頭陀

政和初，建康學校方盛，有頭陀道人之學。至養望齋前，再三瞻視不去。齋中錢范二秀才，詣之曰：道人何為者。對曰：異事異事。八坐貴人，都著一屋關了。兩府直如許多，便沒與不啣溜底。也是從官有秦秀才者，衆目為秦長脚。范素薄之，乃指謂曰：這長脚漢也。會做兩府客。曰：君勿浪言。他時生死都在其手。滿坐大笑。客曰：諸君莫笑，揆不及此。公時同舍生十人，唯邢之籍者，最負才氣。為一齋推重。適從外來，衆扣之曰：也是箇官人，略無喪語。遂退。後四十年間，其言悉驗。秦乃太師檜也。范擇善，同段去塵，拂魏道弼，良臣三參政。何任更若。巫子先，兩樞密。錢端愔，時數元英，周材，兩從官。一忘其姓名。獨邢生潦倒，得一官即死。

洞元先生

沈若濟，臨安人，結庵茅山，以施藥為務。宣和間，蒙召對，賜封洞元先生。嘗指華陽洞之東隙地，曰：死必葬我於此。其徒以地勢汗下為言，不聽。紹興十五年卒。其徒用治命，掘地六尺許，得石板，大書六字曰：沈公瘞劍于此。觀者異焉。豈非先有神物告之者乎。佳城漆燈之說，信有之矣。右六事皆三益取

天門授事

贛州甯都縣胡太公廟，其神名雄，邑民也。生有異相，顧自見其耳。死而著靈響，能禍福人。里中因為立祠。崇甯初，邑士孫總志，康夢白須翁，邀至其家。問曰：如何可得封爵。孫意其神也。告曰：宜行陰功，無專禍人。翁曰：吾豈禍人者。吾為天門授事，日掌此邦人禍福。必左右竊聞之。託吾所云。妄出擾惑爾。孫曰：歲時水旱，最民所急。若能極力拯濟，則縣令郡守，必以上於朝。封爵可立致也。覺而審其為太公。五年丙戌，縣大火，禱於祠。俄頃風雲怒起，如有物驅逐之。火即滅。縣以事白府。奏賜博濟廟。明年，遂封靈著侯。噫，神既受職於天，猶規規然慕世之榮名，唯恐不得。乃知封爵之加，固非細事。孫公夢中能曉神如是，可謂正士矣。作記

大洪山跛虎

隨州大洪山寺，有別墅曰落湖莊。紹興十一年，莊僧遣信報長老淨嚴，途師云：嘗路有跛虎，出頗害人。往來者今不敢登山。殊懼送供之不繼也。淨嚴即命肩輿而下。至虎所過處，下與焚紙錢。遙見其來，應從僕

及侍僧皆退避。獨踞胡床以待。少焉虎造前。蹲伏于旁。頭耳若聽命。時襄陽隨兩縣巡檢張騰。適被郡檄。就寺納二鄉稅。亦同往。且升高木。諦觀之。不知殿所說何語也。虎俄趨而去。自是絕跡不復出。東志

張臺卿詞

國朝故事。翰林學士草宰相制。或次補執政。謂之帶入。大觀三年六月八日。何清源執中登庸。四年六月八日。張無盡商英登庸。皆張臺卿草。麻。竟無遷寵。時蔡京責太子少保。張當制。既之甚切。為摺紳所傳。誦京銜之會復相。即出張知杭州。明年六月八日。宴客中和堂。忽思前兩歲宿直命相。正與是日同。乃作長短句紀其事。曰。長天霞散。遠浦潮平。危欄駐目。江皋。長記年年榮遇。同是今朝。金鸞兩回。命相。對清光頻許。揮毫雍容久正。茶杯初賜。香袖時飄。歸去玉堂深夜。泥封罷。金蓮一寸才燒。帝語丁寧。曾被華表親。褒如。今漫勞夢想。歎塵蹤。香隔仙籟。無聊意。強當歌對酒。怎消。觀者美其詞。而訝其草章失意。未幾以故物召還。遂卒于官。壽止四十。臺卿。河陽人。吳傳

新建獄

豫章新建村民。夏夜羣輩納涼。有自他所疾走來。以手掩腹叫號曰。某人殺我。奔趨及其家。即死。家訴于縣。縣捕某人訊之。自言此夕在某處為客。與死者略無干涉。物不成。悉逮納涼者二十輩。分囚之。使各道所見。皆曰。實聞其言如是。他非所知也。縣令欲得其情。箠掠不可忍。乃共為證辭以實之。引某人參對。不能勝衆。誣強服。仰天而呼曰。某某殺人。不敢逃戮。若冤也。願天令證人死於獄。以為驗。不旬日。獄疫暴起。凡十人相繼死。縣令知其然。又畏凶身不獲。竟不釋此人。終亦死。

潮州象

乾道七年。縉雲陳由義。自閩入廣。省其父提舶司。過潮陽。見土人言比歲惠州太守挈家從福州赴官。道出于此。此地多野象。數百為羣。方秋成之際。鄉民畏其蹂食禾稻。張設陷穽於田間。使不可犯。象不得食。甚忿怒。遂舉羣合圍。惠守於中。閱半日不解。惠之近卒一二百人相視無所施刀。太守家人竊懼。至有驚死者。保伍悟象意。亟率衆負稻穀。積於四旁。象望見猶不顧。俟所積滿。始解圍往食之。其禍乃脫。蓋象以計取食。故攻其所必救。危然異類。有智如此。然為潮之害。端不在鰐魚下也。由義

劉左武

劉左武者。河北人。南來江西一邑。三十年而亡。數歲間。妻及男女數人繼死。但餘子婦并幼子存。家資本不豐。悉為一僕乾沒。至於五喪在殯。不能葬。其姪宗曉。邑人涂氏甥也。內弟伯牛。以喪助之錢。口千且相率詣其家奠酌。頃隨父為靖安宰。携小史來。是日從行。忽升堂。據几。為劉君揖客狀。呼其僕罵曰。吾一家五人未能入土。此為何時。汝忍破蕩吾生計。使至此極。非涂親惠賜於我。當奈何。拱手起。就伯牛。欲致謝。牛避不與之接。遂罵子婦曰。坐汝不解事。以及此。今復何言。又罵僕曰。汝乃恐人無足問。吾亦不斬於陰司。所以責汝者。聊欲使汝知幽明雖異路。不可欺也。僕但俛首不敢答。與惡其久。置屢叱逐之。且高誦天蓬咒。即瞳目曰。我少頃自退。何用作此。凡五六刻乃去。小史駭然而起。無所覺。伯牛

夷堅丁志卷第十一 十四事

田道人

田道人者。河北人。避亂南度。居京口。每歲三月。茅山鶴會。欲與其徒偕往。必有故而輟。紹興壬午之春。始獲一游。因留連月餘。將歸。足疾驟作。不可行。既止。即愈。欲行復作。如是者屢矣。意其緣在此山。禱于神。乞為終焉之計。自爾不復病。夢神告曰。此非汝居也。汝自有庵在山中。其址東向者。宜亟訪之。固以為想念所兆。未深信。越數夕。夢如初。猶未決。又念身亦立於此。縱得其基。雖草廬豈易能辦。是夕夢神怒曰。旬日不遷。必死茲地矣。晨與訪同類。且託尋跡之。杳不可得。或曰。吾聞大茅君藏丹之處。名丹沙泓。地勢正東。但知名耳。不識其所在。盡詢之耆老。問乎。亦竟莫有知者。旬日之期。既迫。皇皇不敢怠。獨徘徊兔徑。忽有村夫。獨其胸。方恐懼。其人乃問曰。汝非尋丹沙泓庵地者乎。我知之。引至庵中。以足頓地曰。此是也。田四顧山林。翔抱。正可為東向居。喜甚。輒以百錢。笑曰。我豈求此者。將安用之。不顧而去。田沿路標誌。而反明日往。交雜荆棘。以籬條作屋。宿焉。中夜大虎來。倚臥于外。曉乃退。窟石下有蛇。微露脊骨。大如柱。皆不傷人。又明日。僦工掘。得番平治。於積葉三四尺下。得磐石。嶙峋嵌空。縱廣數尺。若爪所攫。擊而穿者。發之。得石蓮華盆。有水浸丹沙一塊。重可二十兩。取而藏之。蓋前日村夫頓足處。是後蛇虎皆不見。疑為衛丹之鎮云。隆興甲申乙酉歲。近境疾疫起。田以丹末刀圭。揉成丸。救之。服者皆活。所濟數千人。共以木石錢

粟爲營一庵於泓中。去玉晨觀不遠。爲人布氣治疾。亦多驗。乾道己丑。藍師稷爲江東提刑。過茅山。親見田說。及分得丹三錢。辛卯歲。以庵與楊和王之孫。衞衣出山。不言所向。

餅中桃花

孟處義去非。知楚州。元夕宴客。以通草作梅花。綴桃枝上。插兩銅壺中。未嘗貯水也。中春後。桃枝忽結花甚盛。數日方落。孟殊以自喜。至秋乃有閨門之戚。明年而爲淮漕。

豐城孝婦

乾道三年。江西大水。瀕江之民。多就食他處。豐城有農夫。挈母妻并二子。欲往臨川。道間過小溪。夫密告妻曰。方殺貴艱食。吾家五口。難以借生。我今負二兒先渡。汝可繼來。母已七十。老病無用。徒累人。但置之於此。渠必不能渡水。減得一口。亦幸事。遂絕溪而北。妻感姑老。不忍棄。掖之以行。陷於淖。俛而取履。有石礙其手。撥去之。乃銀一笏也。婦人大喜。語姑曰。本以貧困。故轉徙他鄉。不謂天幸。賜此。不惟足食。亦可作小生計。便當卻還。何用去。復掖姑登岸。獨過溪報其夫。至則見兒戲沙上。問其父所在。曰。恰到此。爲黃黑斑牛衝入林矣。遂奔林間。訪視。蓋爲虎所食。流血汚地。但餘骨髮存焉。不孝之誅。其速如此。是時藍叔成爲臨川守。寓客黃鵬。彭父自丰城來。云得之彼溪旁。民財數日事也。右三事皆藍叔成說

李衛公廟

温州城東有唐李衛公廟。州人每精禱祈夢。無不應者。紹興三十二年。郡士木待問。蘊之得漕薦。謁廟扣得失。夢著紫衫。獨立於田間。士子數千輩。擁一棺馳去。皆回首視蘊之。明且。以語同舍生潘樞。樞解曰。君當魁天下。棺之字從木。從官。君得官無疑。數千輩昇之。明皆出君下也。果如其言。時同郡木子正。亦夢神告曰。明年本州再出狀元。其姓名曰木某。子正以爲神報。已必繼王十朋之後。遂更名某。既而某試下。蘊之登科。子正始悟木之身乃十字。移旁兩筆。合某之上。爲朋字。其下復一木焉。則十朋之後。踵之者。姓木而非某也。

天隨子

乾道六年。木蘊之待洪府通判。缺居鄉里。火焚其廬。生事垂罄。作忍貧詩曰。忍貧如忍灸。痛定疾良已。餘子愛一飽。美疹不知死。步兵哭窮途。文公謝五鬼。百世賢哲心。可復真憂喜。誦經作飢面。偉哉天隨子。九原信可作。我合耕甫里。踰年夢一翁。衣冠甚偉。來言曰。若識我乎。我則天隨子也。以君好讀子文。又大書予杞菊賦於壁間。頃作詩用忍飢事。又適契子意。故願就見。爲君一言。予昔有田四頃。歲常足食。惟遇歲則浸沒不得穫。忍飢誦經。蓋此時也。今子有回祿之禍。而窮悴踵之。是水爲我災。而火爲子厄也。然予田尚在。獨爲蠅蚋所集。不可耕。無有能爲予驅除者。不免恩子耳。既寤。殊不曉其言。晨起。偶整比夜所閱書。而笠澤叢書一策。適啟置按上。視之。乃甫里先生傳。前日固未嘗取讀也。篇中有云。先生有田十萬步。田一畝二百五十步。有牛減四十蹄。耕夫百餘指。而田汚下。暑雨一晝夜。一與江通色。無別己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困。倉無斗升蓄積。正與夢中語合。而一田字上有二死蠅粘綴。嗟歎其異。爲掃拭去之。

鄭僑登雲梯

莆田鄭僑。惠叔。乾道己丑春。省試中選。未廷對。夢空中一梯。雲氣圍繞。竊自念曰。世所謂雲梯者。茲其是歟。俄身至雲梯側。遂登之。及高層仰望。則有大石蒼然如鏡面。正懼壓已。忽冉升。騰立于石上。驚覺自喜。但不曉登石之義。而爲天下第一。其次曰溫陵石起宗。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君當居上。臨唱名。始易之云。右三事皆木蘊之說

金溪渡識

泉州南安縣金溪渡。去縣數里。闊百許丈。湍險深淺。不可以爲梁。舊相傳識語云。金溪通人行。狀元方始生。郡人皆欲副其識。姓金者多更名通行。姓方者更名始生。然莫有應者。江給事常。自京師丁母夫人憂。歸泉南。建炎丁未。卜墓地于渡之南岸。工役者日有履險之勞。南安宰事江公謹。甚命暫聯竹筏爲小橋。僅可輕單往來。未幾復爲水所壞。是年實生梁丞相。所謂通人之語。其應如是。

南安黃龍溪

中州南安縣學前。有溪名黃龍。乾道四年。邑令天台鹿何。趨府歸。過學門。聞路人喧呼。轎卒皆駐足驚顧。怪問之。曰。黃龍溪上龍見。鹿停車熟視。波瀾洶涌中。一物高數丈。嶄然頭角。出沒其間。須臾雷聲大震。煙霧蔽蒙。騰空而上。人多有見其尾者。鹿爲之駭愕。知此地必有嘉祥。因賦詩勉諸生。得句云。雞渡已符當日讖。龍溪仍見此時祥。士大夫多屬和。明年大廷策士。縣人石起宗。初爲榜首矣。既而列在第二。龍之爲靈。其非偶然。父老謂頃曾魯公擢第時。溪龍亦見。公廷試第一。以一足微跛。降第二人。兩事甚相類云。右事與伯可說予案魯公父會乃第二人而魯公在宋郊榜爲第五

蔡河秀才

鄉人董昌朝。在京師。同江東兩秀才。自外學晚出游。方三月。開溝亂石欄道。至坊曲轉街處。其一人迷路相失。兩人者。元未嘗謁宿。不敢躡尋。遂歸。經日始告于學官。訪之於所失處。無見也。乃移文開封府。以付賊曹寶鑑。鑑到學詢此士姓名。曰孫行中。字強甫。東帶著帽而出。鑑呼其隸。使以物色究索。衆謂江東士人。多好游蔡河岸妓家。則做其結束。分往宿。月旦之夕。一隸在某妓館。妓用五更起。赴衙參約。客使待已。妓去。客不復寐。見床內小木板。上烏紗帽存。取視之。金書強甫兩字宛然。客託故出門。遍告儕輩。伏于外。須妓歸。并嫗取縛送府。始自言向夕有孫秀才。獨來買酒。款曲以其衣裝華潔。而舉止生硬。又無伴侶。輒造意殺之。投尸于河。斥賣其物皆盡。只餘此帽。不虞題誌之明白。以速禍敗。冤魄彰露。何所逃死。遂母子同伏誅。昌朝

桂林庫溝

靜江府軍資庫。溝積爲物所窒。水不行。而金帛數失去。蹤跡其原。殊不測所以來處。主藏吏迭以倍價爲苦。庫官白府帥。撤而修之。當溝之中道。有兩尸。以首相值。仰臥其間。既稿矣。旁有束帛存。亦斷壞不可拾。其後聞他偷兒言。向來每穿窬皆由溝外以入。資甚窄。僅能容身。必以頭先之。而足作勢。乃可進。此蓋一

人出未竟，別一人不知而入之，邂逅相遇，進退皆不可，故卒於死云。時外舅張公為帥。

才者，長大勇健，能角抵技擊，鄉里目為將軍，與諸人約勿走，使列立于後，獨操所策短棒，奮而前，羣賊輕笑，視如凡上肉，密連奮擊，輒中其膝，皆迎杖仆地，不能興，然後得去。前行十餘里，過巡檢營，入告之，巡檢大喜曰：「此輩出沒近地，殺人至多，官立賞名捕，不可獲，何意一旦成擒？」遂請客小駐，自率衆馳而東，儼然在地，宛轉反側，凡七八輩，盡執縛以歸，護送府而厚謝客。五士謂：「彼非與君偕來，已落賊手矣。」復曰：「吾若獨行，亦必不免，諸君雖不施力，然立衛吾後，無反顧憂，此所以能勝也。」

紹興初，四方盜寇未定，汴人王從事，挈妻妾來臨安調官，止抱劍營邸中，顧左右皆娼家，不為便，乃出外僦民居，歸語妻曰：「我已得某某家，甚寬潔，明當先護籠籠行，卻倚橋取汝，明日遂行，移時而歸，妻亦往。久之，王復回舊邸訪覓，邸翁曰：「君去不數刻，遣車來，君夫人登時去，妾隨之矣，得非失路耶？」王驚痛而反，竟失妻不復可尋。後五年，為衢州教授，赴西安宰宴集，羞醜甚美，坐客皆大嚼，王食一樹，停箸悲涕，宰問故，曰：「憶亡妻在時，最能饌此，每治醜，裙去黑皮必盡，切樹必方正，今一何似也？」所以泣，因具言始末，宰亦悵然，託更衣入宅，既出，即罷酒，曰：「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為之不樂，教授既爾，吾曹何心樂飲哉？」客皆去，宰揖王入堂上，喚一婦人出，乃其妻也，相顧大慟，絕蓋昔年將徙舍之夕，姦人竊聞之，遂詐與至女僧家，而貨於宰，得錢三十萬，宰以為側室，尋常初不使治庖廚，是日偶然耳，使呼車送諸王氏，王拜而謝，願盡償元直，宰曰：「以同官妻為妾，不能審詳，其過大矣，幸無男女于此，尚敢言錢乎？」卒歸之，予頃聞錢塘俞倅語，此能道其姓名鄉里，今皆忘之，如西安宰之賢，不傳於世，尤可惜也。

沈仲堅崖

予叔父家養羊數百頭，放諸山上，多為狼所食，嘗遣表姪沈仲堅尋之，值夜未畢事，方獨行，忽逢家所使劉行者在前，戲呼其姓名，仲堅怒，而暗中喜得侶，即相應答，劉曰：「此路甚險惡，宜隨我來，乃踵以前，才數十步，遂墜落崖中，臂幾折，忍痛大叫，屠牛者居山下，識其聲，急張燈攜梯掖之以上，扶還家，左臂穿穴透骨，猶能道所見，而劉行蓋未嘗出，始知鬼也。」

沈緯甫

沈緯甫，溫州瑞安人，久游太學，不成名，罷歸鄉里，頗以交結邑官願貨謝為業，然遇科詔下，亦赴試，每不利，必仰而訴人曰：「緯甫潦倒無成，為鄉曲笑，五內分裂，天亦知我乎？」乾道六年，邑尉黃君遭民訟，使者遣官按究，得實矣，尉甚恐，載酒食訪沈，日夜謀所以脫免計，一日挾兩妓，舉舟邀沈泛湖，將近其所居，使妓捧杯來之，曰：「可唱平地一聲雷之詞，為沈學士壽。」沈謝曰：「得如此，五內不分裂矣。」即跪受之，飲未醕，雲霧斗合，風雨驟至，舟力挽不可前，時二月八日，雷始發聲，俄有霹靂震沈氏之堂，一柱飛揚如屑，屋脊穿透，無全瓦，寢室文書盡焚，帷帳碎折，屏榻若受萬斧，而四隅略無纖隙，莫知雷所自來，明日，邑人相率焚香告語曰：「惡事不可為，沈氏之雷，其得不誼，彼好言五內分裂，斯其應乎？」堂門有天篆數行，外人莫得見，黃尉驚悸得心疾，兩月小愈，出詣沈，沈猶舉手加額曰：「先生所謂一聲雷也，了不省悟，黃後三年亦亡。」

霍將軍

吳興士子六人，入京師，赴省試，共買紗一百匹，一僕負之，晚行汴堤上，逢駭卒蓬首戴面，符符然出於榛中，見衆至，有喜色，左顧而咄，俄數人相繼出，挾持持刀，氣貌兇悍，皆知其賊也，雖懼而不可脫，同行密秀

夷堅丁志卷第二十六事

龔不顯

上饒龔不顯，紹興十七年，得鄉貢，明年省試後，夢入大官局，立廷下，與其徒數百人，皆著白袍，居西邊，王者坐于上，吏一一呼名訖，引居東，其宗人滂亦預選，不顯隨呼且東矣，判官趨升殿，有所白，旋下入東廊，抱文書巨沓而上，揭以示王，王繙閱移時，連頓首，判官復下，卻挽使西，愠而寤，惘然不樂，是年下第，滂獨登科，不顯知夢已驗，但不曉坐何事，要謂自是無進取意，贈證恰一紀，用免舉到省，乃獲正奏名，既廷試，喜曰：「事畢矣，尚以唱名係念，又夢適曠野，徘徊佇立，望神人冉冉由雲端下，顧己曰：「汝欲見及第勅乎？」袖中小軸，展示之，乃黃牒也，其前大書龔不顯三字，又細書曰：「為不合爭論昏姻事，展十二年，驚起，其語所親曰：「不善事不可為，頃時鄉里有失行婦人與惡子通者，吾之甥聞而訐之，惡子懼，與婦人約，急納幣結昏，吾甥亦強委禽焉，惡子不能平，訟於官，甥謁吾求援，吾與為道地，竟得妻，一時良以為得策，不謂陰譴分明，乃如是，悔之何及也。」不顯為餘于尉，竟不達而卒。」

遜長老

李似之侍郎，為臨川守，以父少師公忌日，往陳山設僧供，與長老行滿共飯，滿年八十餘矣，飯且訖，熟視李曰：「公乃遜老乎？」李不應，左右皆愕，俄又曰：「此老僧同門兄也。」名上下二字，皆與公同，自開公出守

固已疑之。今日察公言笑動作精采容貌。了不見少異。公其後身復何疑。李扣其以何年終。則元祐戊辰。正李初生之歲也。李亦感異。還家揭燕疑。曰小雲堂。而賦詩曰。老子何因一念差。肯將舊袂換袈裟。同參尚有滿兒在。異世猶將遜老誇。結習未忘能作舞。因緣那得見拈花。卻修淨業尋來路。澹泊如今居士家。李初命名時。固得於夢兆。甲志載之矣。

王高判玉堂

九江人王高。政和間。為洪州進賢主簿。將受代。原闕一葉。〇〇〇子春語之曰。是為爛綠血風。我有一藥可治此。名曰二百味草花膏。病者驚曰。用藥品如是。世上方書所未有。豈易遽辦。君直相戲耳。趙曰。我適有見藥。當以與君。明日攜一錢七至。堅凝成膏。使以匙抄少許入口。一日溼止。二日腫消。三日痛定。豁然而愈。乃往謁趙致謝。且扣其名物。笑曰。只是用一羶羊膽。去其皮脂。而滿填好蜜并勻。勻之候乾。則入鉢研細為膏。以蜂採百花。羊食百草。故隱其名以眩人云。或云亦有它方證載云。

汀民呪詛獄

汀州民聶氏。與某氏為誼。久之兩家數十口相繼死。唯聶氏子慶獨存。從長老法海。住南巖寺。三年。海還。天甫慶與之俱。中途遇瘴疾。死而復甦。語海曰。似夢中見五人來。相逮甚遽。云追汝久矣。汝在南巖。吾不敢進。今須汝往圖案也。驅逐瘴行。慶皇懼念佛乞哀救。至麻潭渡。遇白衣島主于道。五人俯伏屏息。島主告之曰。不必慮。送死者唯此木耳。汝為我子。何忍見奪耶。翟珪遣軍校張有部役夫方欲遣挽。木從山自滾下。其末斷折丈許。見者異焉。四月初。温在田蔭稍。忽大風雨作。雷擊仆于地。其身由鼻準中分。右畔如火所煎。煙色鬱鬱然。左畔半體仍舊。而不死。今母子皆存。知縣程

陳十四父子

贛州興國縣村民陳十四。事母極不孝。嘗因鄰人忿爭。密與妻謀。率其母使出關。母久病。且老不能堪。掉拽頗仆。至於死。遂告于縣。誣云為鄰所毆殺。里巷及其妹共證為不然。縣執陳繫獄。未及正刑而斃。時乾道六年也。後三年。陳妻度溪視女。遭雷擊死於水中。厥子聞之。奔至溪旁。采長藤入水。纏母尸。挽而上之。岸上人勸以身負。不肯聽。雷復震一聲。亦擊死。其家遂絕。知縣程

西津亭詞

葉少蘊左丞。初登第。調潤州丹徒尉。郡守器重之。俾檢察征稅之出入。務亭在西津上。葉嘗以休日往。與監官並欄干立。望江中有采舫。係亭而南。滿載皆婦女。嬉笑自若。謂為貴富家人。方趨避之。舫已泊岸。十許輩。裝服而登。徑詣亭上。問小史曰。葉學士安在。幸為入白。葉不得已出見之。皆再拜致詞曰。學士偶帶滿江表。妾輩乃真州妓也。常願一侍尊俎。偕平生心。而身隸樂籍。儀真過客如雲。無時不開宴。望頃刻之適不可得。今日太守私忌。郡官皆不會集。故相約絕江此來。始天與其幸也。葉感謝。命之坐。同官謀取酒與飲。則又起言。不度鄙賤。輒草具醴醢自隨。敢以一杯為公壽。願得公妙語持歸。夸示准人。為無窮光榮。志願足矣。願從奴輩。植而上。儼品皆精潔。迭起歌舞。酒數行。其魁捧花。戲以請。葉命筆立成。不加點畫。即

今所傳賀新郎詞也。其詞曰。睡起聞鶯語。點蒼苔。綠窗畫掩。亂紅無數。吹盡殘花無人見。唯有垂楊自舞。漸暖。初回輕暑。寶扇重尋明月影。暗塵侵。尚有乘鸞女。驚宿恨。鎮如許。江南夢斷。橫江渚。浪黏天。蒲陶漲。涼。半空煙雨。無限樓前。滄波意。誰采蘋花寄取。但恨望。闌舟容與。萬里雲帆。何時到。送孤鴻。目斷千山。阻。重為我。唱金縷。卒章蓋紀實也。此詞貽炙人口。配坡公乳燕華屋之作。而葉公自以為非其絕唱。人亦罕知其事云。葉說

吉搗之妻

岳州平江令吉搗之。唐州湖陽人。初娶王氏。樞密倫女第也。既亡。復娶同郡張氏。居于長沙。張氏生女數日。得危疾。醫不能治。其母深憂之。邀巫媼測視。云王氏立於前。作祟甚劇。命設位禱解。許以醴饌。不肯去。巫語搗之曰。必得長官効人。問夫婦決絕。寫離書與之。乃可脫。搗之不忍從。張日加困。不得已。灑淚握筆。書以授巫。即雜紙錢。焚付之。巫曰。婦人執書展讀。慟哭而出矣。張果愈。生人休死。妻古未聞也。張與予室為同堂姊妹。今尚存。

胡生妻

尉氏縣富家子胡生。再娶張氏女。頗姝。胡嬖一尼。畜于外甚久。張知之。呼其夫歸。責怒。捽挽。至欲以爐灰昧其目。胡脫手走。曰。甯痛箠我。此豈得然。張益怒。自投于廷。展轉咆擲。時有娠。越八月矣。困劇。問在地昏睡。夢胡之前妻來。曰。彼乃我夫。汝安得輒據吾。今殺汝兒。即舉拳築其腹。悸而寤。始道所見。扶痛入室。已不可堪。所居去縣四十里。亟呼乳醫。醫未至。胞墮地而死。

謝眼妖術

謝眼者。贛州甯都人。一日眇而有妖術。嘗與客坐村店。遙望數婦人。著新衣出遊戲。謂客曰。彼方被服。吾必使之跳行。袖手良久。諸人果裝回。皆脫履襪。牽衣而過。既至前。問其故。曰。沮洳被徑。殊為妨人。謝笑命反顧。則坦途自若也。一小兒負餅餌兩春。隨其母歸外家。謝就求之。兒不可。即取青竹篾一條。密貫後脊。兒覺擔頗重。行稍遲。母屢待之。俄而偏重不能舉。怪而發。見小兒蛇滿其中。大懼。悉弄之。又有民挈豬頭以過者。謝曰。吾能得此。以侑觴。默誦呪數十言。民行至山下。訝血臭。視之。已變為人首矣。怖而走。謝徐取以歸。與客煮食。每入酒家飲。無敢不致敬。或待遇小不愜。則拋擲葦杖而出。便有蛇出地上。酒徒皆避席。由是鄉里畏事之。後年老病悴以死。其後亦絕。謝說

薛士隆

薛士隆。字宜家。既遭九聖之異。其後稱神物降其居者。尚連年不絕。乾道癸巳歲。自吳興守解印歸。永嘉得痔疾。為庸醫以毒藥攻之。遂熏蒸至斃。死之數日。其子法。病中聞若有誦禪氏所謂偈者。其語云。讓著即差。擬著即錯。挑起杖頭。將錯就錯。魚鳥飛沉。各由至樂。要知樂處。無夢無覺。吁亦異矣。士隆學無所不通。見地尤高明。淵粹剛正。而有識。方向用於時。年財四十。而至此極。善類咸嗟惜焉。官止通直郎。待常州關不及赴。

洞庭走沙

謝巽與權。乾道七年十一月。自澧州守受代。與其擊陸行。抵巴陵。舍于岳陽樓。凡輜重之屬。悉置兩大舟。又空一舟。規以自載。涉重湖。後三日。乃至岳。是日。岳守王習。為具招之宴。郡齋。舟方西來。司法呂某。官舍在樓側。當冬至節。假乘間。率妻妾登坡上。縱目遙望湖心。有黑物甚長。乍出乍沒。尾三舟而下。初以為龍。土人曰。是名走沙。江湖中雖有之。而不常見也。良久。抵岸。謝亦還。遂乘舟去。呂復觀焉。黑物隨之如初。既行三十里。至九龍浦。欲赴道人磯宿。泊沙忽猛漲成圍。漸東及舡。半篙師大恐。入白謝。請急出避。遽呼家人。由沙上跳登岸。少頃。一巨壺升舟。其身長闊丈餘。以首并足。盡力壓舟頂。重載者皆平沉入水。獨所乘輕者無恙。其生之具。并衾褥裘褐。盡沒。暮寒方厲。遣信假衣。食於王守。王令道人磯巡檢。募兵卒善泅者。下拯之。水深不可測。槳竿高數丈。猶不見表。知無可奈何。乃止。一家亦僅脫死。危矣哉。呂某

淮陰人

紹興三十一年。浦城葉榮良貴。為淮陰邑令。士人有死三日而活者。云被追入冥至官府。追者引從。東廂過。見儀仗列屏。皆萬乘所用。異之。不敢問。既立廷下。主者曰。汝未合死。宜亟還。遂由西廂出。所見如初。方扣其人。此何用。答曰。府君將迎新天子。故排比乘輿法物耳。及門而寤。他日以告葉。葉戒使勿敢言。明年。皇上帝極。乃印其事。

淮陰民女

淮陰小民。喪其女。經寒食節。欲作佛事。薦嚴。而無以為資。母截髮鬻之。得六百錢。出街將尋僧。值五人過門。迎揖作禮。告其故。皆轉相推避。良久。一僧始留。曰。今日不携經文。能自往假借否。婦人遍訪諸鄰。得金光明經一部。以授僧。方展卷。啟白。婦人涕淚如雨。僧惻然曰。不謂汝悲痛若此。吾當就市溲浴。以來為汝盡心。既至。潔誠持誦。具疏回向。畢。乃授錢歸。遇向同行四人者。於茶肆。扣其所得。邀與共買酒。已就坐。未及舉杯。聞窗外女子呼聲。獨經僧起。應之。泣曰。我乃彼家亡女也。淪滯冥路久。適蒙師課經。轉專之功。遂得超脫。閻王已勅令受生。文符悉具。但未用印耳。師若飲酒破齋。則前功盡廢。實為可惜。能忍俟明日乎。僧大感懼。以語衆。皆悚然而退。亦紹興末年事也。

李婦食醋

世人飲啄之物。各有冥籍。傳記所載。及丙志所書。材父弟婦猪肉。皆是也。泉南為海錯崇觀之地。杯盤之間。非醋不可。舉箸。李氏一婦。獨不能飲。涓滴。其弟因夢入冥。對事。臨放還。過廊廡。諸曹局。見門上榜曰。食料案。就視之。正得泉州一籍。白吏借檢視。於女兄之下。每日所食。纖細悉具。但無醋字。乃取筆書醋半升三字。及寤而病瘳。女兄自是日遂啖醋如常人。

夷堅丁志卷第十三事

邢舜舉

邢舜舉者。大觀間。由武舉入官。為虢州巡檢。平生就好道術。凡以一技至。必與之友。嘗獨行郊外。逢婦人竹冠道服。前揖曰。君非邢良輔乎。曰。然。一生何所好。曰。好修養術。然學之頗久。了未睹其妙。曰。君雖酷好。奈俗情未斷。何。吾與君一藥。用新水服之。非唯延齡。又能斷衆疾。亦修真之一端也。邢喜謝曰。幸甚。固未暇即服。又探袖中取一方。目曰。還少丹。授之曰。餌此當有益。稍疑其異。人試問休咎。曰。前程難立。談君中年將困。晚始見佳處耳。復扣其姓氏。居止。笑曰。與君相從久。何問為。獨不憶健間。盡卷乎。乃我也。今日故告君。必敬必戒。毋忘斯言。忽不見。邢亟還舍。審厥象。蓋所事何仙姑道貌。與適婦人無少異。快快自失。取水吞藥。且如方治丹。謹服之。覺精力益壯。顏色潤好。暨南渡。出入岳少保之門。歷福建路。鈴轄。坐折事。貶竄。不數年。併失一子。家道淪替。幾二十年。方得隨州鈴轄。知郢州。後致仕。居襄陽。逮乾道癸巳。春秋八十九矣。略無病。苦目光如童兒。髮不白。猶能上馬馳騁。人指為還丹之驗。後三年。方病。病起三月。又大瀉。腹中出一物。如升。際滑有光。無穢氣。邢慘然語旁人曰。藥丹既下。吾無生理矣。明日而卒。子弟哀表官襄陽。及見之。

高縣君

紹興二十四年，保義郎李琦，監和州東關鎮稅家頗豐贍，有高指使者，赴官舒州，與其妻來謁，願貸錢五萬，為行裝，約終任償倍息。李如其數，假之高既滿，任欲如約，妻曰：「百千不易辦，幸相去遠，彼未必來索，姑俟他日可也。」高然其計，歸途過和州，不見李。後三年，李為黃州巡警官，方晝倦臥，見高妻披驢皮來拜堂。上云：「負公家錢久，今來奉償，未及答，巡馬廐李驚覺，廐卒報馬生牝驢，往視之，正臥母旁，未能動。李吝歎良久，與語曰：『高大夫借錢，我固不介意，那至此。若果縣君也，盍起行，應聲跳躍行數步。』李大驚異，遣書扣高生，其妻正用是日死。李飼養此驢，不忍乘，外人或欲見，則徐徐牽以出，但呼為高縣君云。」

李遇與鬼鬪

無為君指使李遇，迎新郡守於城西，既行十餘里，聞尙遠，遂還家，忽百許小兒從路旁出，皆始四五歲，大呼而前，合圍擊之。李初不懼，與相歐，每奮拳必十數，擊仆地，然才仆即起，已散復合，如是數四，有躍而登肩取巾搨髮者，李益窘，走不可脫，且擊且前，一老叟布袍草履，不知自何來，厲聲咄曰：「此官人常持法華經，若損他，豈不累我，叱令退。」小兒遂散，老人亦不見。李回及門，不能行，門卒扶以歸，至家，昏不醒，諸子揭衣視，但青痕遍體，即就其處招魂，呼僧誦經，涉半年餘，始策杖能出，老人疑為土地神云。時紹興二十八年也。

潘秀才

漢陽學士潘秀才，晚醉出學前，臨荷池，欲采蓮而不可得，見婦人從水濱來，行甚急，問潘曰：「日已暮，何為立此？」潘曰：「汝為誰？」曰：「東家張氏女也。今夕父母並出，心相慕甚久，良時難失，故來就君。潘大喜，攜手同入，自是且去暮來，未兩月，積以羸悴，同舍生扣其由，秘不肯答。學正張望苦詰之，乃具以告。張曰：「子將死矣，彼果良家女，焉得每夜可出，又入宿學中，此非鬼即妖，若欲存性命，當為驗治。」潘懼而求救，張取針串紅線付之，使密施諸衣裾上，是夕用其策，明日一學人分道，遍訪街坊祠室，或於桃花廟壁上，見繪捧香梓仙女，紅線綴裙間，即以刀刮去，且碎其壁，怪遂不復至。

周三郎

穎昌舞陽縣石柱村，去縣十餘里，路中素有怪。村民李順者，入縣饋醉，抵暮跨驢歸，出門未遠，或自後呼其姓名曰：「我乃汝比鄰周三郎，適往縣市幹事，回脚氣忽發，步履艱苦，汝能與我共載還家，當作主人以報。」順雖醉，向亦知此地物怪，不敢應，亦不反顧。其人怒曰：「相與鄰里，無人情如此，吾必與汝同此驢語。」畢，已坐于鞍橋後，順甚窘，密解所服條，轉手併繫之，加鞭亟行，漸近家，遽逆聲欲下，曰：「須湊廁，順復不對。」又曰：「汝且回頭看我，言至再三，順伴若不聞，到家寂寂無聲，呼其子就視，乃朽棺板也，斧而焚之，路怪由是遂絕。」

漢陽石榴

紹興初，漢陽軍有孀婦，事姑甚謹，姑無疾而卒，鄰家譁婦實毒，訴于官，婦不勝拷掠，服其辜，臨出獄，獄卒以石榴花一枝簪其髻，行及市曹，願行刑者曰：「為我取此花插披上石縫中，既而祝曰：『我實不殺姑，天若

監之，願使花成樹，我若有罪，則花即日萎死，聞者皆憐之，乃就刑，明日花已生新葉，遂成樹，高三尺許，至今每歲結實。

昭惠齋

武昌村民共設昭惠齋，一枚重得饅頭二隻，以木葉包其一，置腰間，魚擊中，將還家，天忽冥晦，雷電以風，童仆地，少頃復起行，見者問其故，童曰：「初不聞雷聲，但見神人數百疾驅至，頗相逼，有老人握我手曰：『汝何敢以齋食置魚擊中，我答曰：欲歸還母，老人喜，即揮眾使退。』」

孔勞蟲

孔思文，長沙人，居鄂州，少時曾遇張天師授法，并能治傳尸病，故人呼為孔勞蟲。荆南劉五客者，往來江湖，妻頓氏，與二子，在家夜坐，聞窗外人問劉五郎在否，頓氏左右顧不見人，甚懼，不敢應，復言曰：「歸時借為我傳語，我去也。」劉歸，妻道其事，議欲徙居，忽又有言曰：「五郎在路不易，劉叱曰：『何物怪鬼，頻來我家，我不畏汝，笑曰：『吾即五通神，非怪也。』今將有求於君，苟能祀我，當使君畢世鉅富，無用長年買販，汨沒風波間，獲利幾何，而蹈性命不可測之險，二者君宜詳思，可否在君，何必怒，遂去不復交談。」劉固天資嗜利，頗然其說，遽於屋側建小祠，即有高車駟馬，傳呼而來，曰：「郎君奉謁，劉出迎，容黃衫烏帽，容狀華楚，才入座，盤飧酒漿，絡繹精腆，自是日一來，無間朝暮，博奕嬉笑，四鄰莫測何人，金銀錢帛，贈餉不知數，如是一年，劉絕意客游，家人大以為無望之福，他夕因奕棋爭先，忽劉不假借，推局而起，明日劉訪饒中所畜，無一存，不勝悔怒，謀召道士治之，適孔生在焉，具以告，孔道劉先還，繼詣祠所，炷香白曰：『吾聞此家有祟，豈汝乎？空中大笑曰：『然，知劉五命君治我，君欲何為，不過効書符小技，吾正神也，何懼朱砂為，孔曰：『聞神至靈，故修敬審實，何治之云，問答良久，孔謂之曰：『吾來見神是客也，獨不能設茶相待耶，指顧間，茶已在桌上，孔曰：『果不與劉宅作祟，盍供狀授我，初頗作難，既而言供與不妨，少頃，滿卓皆細字，如炭煤所書，不甚明了，孔謝去，慰以好語曰：『今日定知為正神，劉五妄訴，勿恤也，適過相觸突，敢請罪，既退，以語劉，料其夕當至，作法隱身，仗劍伏門左，夜未半，黃衣過來，冠服如初，徑入戶，孔舉劍揮之，大叫而沒，但見血中墮黃鼠半體，且而述諸祠，正得上體於偶人下，蓋一大鼠也，毀廟碎像，怪訖息。」

梁統制

鄂州選鋒軍統制梁興，嘗以廳前水斛竭，呼舍中卒，問卒謝罪，已而復然，梁大怒，欲加笞，卒曰：「每日滿貯水，其敢慢，有如公非信，願至晚一臨視，可知矣。」乃釋之，但命盞水滿斛，然後退，明日復空，頗訝其異，戒使謹伺之，才二更，一大蟒從屋背垂首下飲，頃刻而盡，遽入白，梁遣小校迹其所往，歷歷見過江至大別山下，直入深窟中，居人咸言此物穴居有年，未嘗為人害，人亦莫敢近也，明旦，梁呼帳下趙諱，領數十壯卒，操勁弓，傳毒矢，渡江，又令一人登山吹笛，少焉，蟒出，立射殺之，數夕後，梁夢婦人來，作色言曰：「我何罪於君，往見殺，今相從索命，趨而前，欲搏梁，梁大窘，即與之鬪，婦人不勝，曰：『姑以女郎君為代，未幾，長子果卒，諸兵死者數輩，餘亦大病，趙諱懼，晝夜焚香禱謝，僅得免，越四歲，梁亡，漢陽人謂蟒為山神，故能報仇。」

如是然生不能庇其軀。捨江水不飲。而遠懸斛中。以自取禍何也。

李氏虎首

乾道五年八月。衡湘間寓居趙生妻李氏。苦頭風。痛不可忍。呻吟十餘日。婢妾侍疾。忽聞咆哮聲甚厲。驚視之。首已化為虎。急報趙至。問其由。已不能言。兒女圍繞拊之。但含淚捫幼子。若憐惜狀。與飲食。略不經目。與生肉。則攫取而食。六七日後。稍弱在旁。兒女如欲啖食。自是人莫敢近。趙昇置空室。扁其戶。日伺以生肉數斤。邀其友樊三官來。告之故。欲除之。樊曰不可。李為人無狀。衆所共知。上天以此示警。若輒去之。殃咎必至。盍與之焚章告天。使得業盡而死。亦善事也。趙如其言。命道士作靈寶度人醮數筵。李方絕命。生時凶戾很妬。不孝翁姑。暴其親鄰。趙生不敢校。及是無人憐之者。右十事皆梅師忠說

張尚書兒

張克公尚書夫人劉氏。生三子。皆不育。其狀甚異。一無舌。一陰囊有腎十枚。張公竟無子。劉夫人御婢妾少恩。每賦悲。輒閉諸空室不與食。晚年不能飲。十日共食米一升。銷瘦骨立。乃卒。人以爲業報云。劉氏予外姑之姊也。

閻四老

方城縣鄉民閻四老。得疾已亟。忽語其子曰。我且爲驢。試視我打。即翹足仰身。翻覆作勢。其狀真與驢等。又曰。可到細草和蒸豆來。我欲飽食而死。家人泣而進之。據盆大嚼。略無遺餘。食畢復臥。少頃氣絕。閻平生蓋在鄉里作牙僧者。

葉克己

壽昌葉克己。年十歲。時從其父大夫將居揚州。病赤目。繼以血利。久之大小便皆結塞。遇一僧曰。是服藥毒。元藏已壞。今當取而下之。即出外。旋到治藥十兩許。搗入漬以酒。使服。預戒其家。其浴盆以俟。少焉腸胃痛徹。亟踰盆。有物墜於內。乃腐腸也。長丈許。如是者再。氣息僅屬。父兄謂必死。至晚忽呻呼索粥。且而履地。一家驚異之。俄大疽發于陰。尻間穿七竅。糞溺自其中出。臭污不堪聞。僧曰。此非俗人家所能供視。當隨吾以歸。既而不勝其煩。復以還葉氏。蓋又十年。從其兄行。已寓蘭溪。有道人過而語之曰。汝抱疾甚異。吾能識之。但飲我酒。明日爲汝治。一錢不汝索也。即取酒二升。與飲。喜曰。良醴也。所釀幾何。曰。五斗。戒使悉留之。乃去。明日果來。燒通赤火箸。刺入尾間六七寸。晏然如不覺。繼以冷箸塗藥。隨傅之數反。又燒鐵劍烙疽上。皮皆焦落。然後搽藥。填六竅。而存其一。曰。不可窒。此窒則死。兄在旁不忍視。掩袂而起。財兩夕。瘡痂盡脫。所烙處肉已平。六竅皆盈實。腹內別生木腸。自是與常人亡異。飲啖倍於他日。而所下糞全似雞。遂娶妻生子。年過五十。疽復發於臍下。洞腹乃死。凡無腸而活者四十二年。世間無此病也。二醫疑皆異人云。

臨安民

臨安民因病傷寒。而舌出過寸。無能治者。但以銀管通粥飲入口。每日坐于門。某道人見之。咨笑曰。吾能

療此。頃刻間事耳。奈藥材不可得。何。民家人聞而請曰。苟有錢可得。當竭力訪之。不肯告而去。明日又言之。會中貴人能直歸。下馬觀病者。道人適至。其言如初。中貴固問所須。乃梅花片腦也。笑曰。此不難致。即遣僕馳取以付之。道人屑爲末。搽舌上。隨手而縮。凡用二錢。病立愈。右二事皆行

雞頭人

徐吉卿侍郎。居衢州之北三十里。乾道六年間。白晝有物。立於墻下。人身雞頭。長可一丈。侍妾出見之。驚仆即死。健僕或持瓦石揮擊。若無所覺。良久乃沒。徐之次子官于秀州。數日後聞其訃。正此怪見之日。而徐公壽考康富固未艾。怪不能爲之祟也。徐公宗人說

夷堅丁志卷第十四 十二事

武真人

武真人名元照。會稽蕭山民女也。方在孩抱。母或茹葷。輒終日不乳。及菜食則如初。母甚異之。年稍長。以妻邑之富人。既受幣。照執鞅不樂。謂以女工。坐而假寐。母笞怒之。謝曰。非敢怠也。昨夢金甲神告以后。士見召。與之偕往。入雲霄閣。殿下見高真坐殿上。玉女列侍。招我升殿。戒曰。汝本玉女。頃坐累暫謫塵境。三紀復來。汝歸休。遂奔人間事。及覺欲不食。而母見強。又夢神怒曰。命汝勿食。違吾戒何也。剖腹取腸胃。滌諸玉盆。復納于腹。而絨之。因授靈寶大洞法。及大洞大法師回風混合真人印。俾度世之有疾者。母聞言驚悟曰。兒異人也。予爲兒絕烟事。俾遂遁志。自是獨居淨室。間以符水療人疾。遠近奔奏求符。或邀過家視病。則命二僕肩輿以行。不裹糧。至中途。從者餒。但市桃兩顆。呵氣授之。人食一桃。往數十里。不飢。侍御史陳某。居錢塘。以天心法治人疾。舍旁別園。建層樓。園人告有騎而行其上者。陳叱去曰。焉有是。薄暮携劍印。宿于下。亦聞馬聲。未幾。家人扣門趣之。曰。幼女係空中。如物羈。狀視之。信然。女昏不知人。累日。陳詣樓設醮。厭之火起。壁間倉卒奔下。火亦止。又召道士攝治。及門亡其巾。家人益恐。致書招元照。照衣冠造之。陳女起。迎門笑語。若初無疾者。照携之宿樓上。越三晝夜。無所覩。女亦泰然。韓子辰太尉。嘗官登下。嘗自書章。擬奏于天。洩遺遇太上與述事。人無知者。邀照奏之。俯伏良久。乃起。誦章中語。無一

非是且曰上帝嘉公恬靖無觀幸批答云謹守于二日辨貴厥功後皆應如所言韓自幼患足疾每作至不得屈申照為按摩覺腰間如火熱又摩其膝亦熱拂拂有氣從足指中出登時履地厥疾遂瘳韓僕宿於廬側隘舍夜夢鬼物壓其身叫呼而出值照至不告之故與縱步至其處照及戶而返曰室有自縊者蓬首出舌見吾求度即書符命僕焚之夜夢人謝過曰吾得真官符超生不復來矣啓關而出韓氏設榻留照寢不聞喘息徐見青雲起鼻端一嬰兒長三寸許色如碧流離光射一榻盤旋腹上頃之不見張循王家婢有娠過期不產請照往諸婢雜立照獨視孕者咨嗟曰爾宿生為樵夫嘗擊殺大蛇今故讎汝在腹食爾五臟盡乃已急白王出之書二符授婢婢如戒符以水飲訖產一大蛇王聞之大駭敬禮之欲贈以金緡不受復如韓氏留歲餘欲歸止之不可涕泣而別言予不再至矣衆疑其將羽化也且日擊舟歸蕭山至家無疾而卒先是邑中十餘家俱見照衣道服各詣其家聚話移時乃去數日或詣照家訪之家人云死矣邑子數輩先後至者同曰昨方至吾家何遽爾驗其訪諸人日乃尸解日云時紹興十一年也傳俱廷

存心齋

趙善璉與其弟居衢州肄業城內一寺勝小室曰亦樂齋是歲獲解而縉於春官或為言樂與落同音士子所深諱而以名其居宜不利矣乃改為居易齋久之夢老翁高冠雪鬚來相訪指而言曰子所以易此者正以樂字為不美獨不思居易者唐白樂天之名乎白樂之稱尤為未諱璉謝曰然則何為而可曰當命為存心齋可矣覺而更之遂以乾道五年登第調章貢曠官為予言

明州老翁

明州城外五十里小溪村有富家翁造巨宅凡門廊廳級皆如大官舍或諫其為非民居所宜怒不聽財成而翁死其子不能守先是魏南夫丞相寓城中無宅可居及能相來歸空室中得千萬買之家人時時見老翁往來咨歎如有恨者共以白丞相為立小室塑以為土地自是不復出餘聞

千雞夢

新安郡士人夢雞數百千隻飛翔廷中時方應舉疑非沖騰之物以告所善者或曰世謂雞為五德今若是其多者千得萬得也可為君賀果登科羅頤

武唐公

武唐公者本閩州僧官嗜酒亡賴嘗夜半出扣酒家求沽怒酒僕啓戶避奮拳搥其胷立死踰城亡命逆適至台州國清寺自稱武道人素精醫技凡所拯療用藥皆非常法又必痛飲斗餘大醉跌宕方肯診視然疾者輒癒後浪游衢州江山縣豪族顏忠訓之妻毛氏孕二十四月未育武乘醉欲入視顏曰道人醉矣須明且可乎武曰吾自醉爾病人不醉也遂入又呼酒數升乃言曰賢室非妊娠所感甚異幸其物未出設更半月殆矣吾請言其說平生好食雞每食必道婢縛生雞於前徐觀其死天明一飽食終日不復再飯審如是乎顏生驚曰誠然武與約索錢至二十萬始留藥一服戒家人預備巨鉢及利刃日即餌藥

中夕腹痛常喚我如期果大痛急邀之入入則毛氏正產一物武持刀斷為兩覆以鉢命婢掖孕者起繞房行明且啓鉢視之蓋大魁也首足皆成全形目亦開特為膜所絡動轉未快故不能殺人顏生敬謝欲償元約且以所主酒坊與之皆笑不取曰吾特戲君耳建炎中卒於國清年八十餘歲國清僧道益從其學醫話此事

孔都

饒州獄卒孔都素與酒家婦人游一日過其門用他故爭鬪郡牙校夏生適見之明晨婦人訴于郡夏生頗左右之孔受杖心銜其事後數日出至冰平監之東欲買酒而夏生又在彼望見孔入從後戶佚去孔徑回抵贖軍庫以私醜告官官乃追賣酒人并比鄰送獄獄成釀者坐徒刑且籍產拆屋四鄰皆均賞錢夏生亦被罪釀者當出賞百餘千無以償至於鬻其女不勝怨率鄰人共詣東獄行宮具訴孔夏私隙遷怒破其家所神為主是日孔在家忽震恐不自持呼妻子及里人聚坐過夜半乃言遭十餘人見捕賴此間黨盛今舍去矣天未曉索衫著出曰當往獄官廳是晚不還家歷五日或言有溺死於澹津湖者孔妻驚疑必其夫及廂官湧出尸果也蓋孔挾一時之忿致諸家擾攘如此故神殛之云道熙元年四月也

白崖神

梓潼射洪縣白崖陸使君祠舊傳云姓陸名弼終於梁瀘州刺史今廟食益盛政和八年十月七日蜀人迪功郎郭時自昌州歸臨印過宿瀘川驛夢為二吏所召行數里至官府極宏麗廳事對設二錦茵廷下侍衛肅然頃之朱紫吏十輩擁一神人紫袍金帶引時對立時時未及言神顧曰且易服乃退如西麻吏云王自言與君有同年家契當受君拜曷為不言王甚不樂時曰王為誰曰射洪顯惠廟神昔年瀘南安撫使英州刺史王公也其子雲今為簡州守時始悟與雲實同年進士甚懼曰然則欲謝不敏且致拜可乎吏曰可再揖至茵次通彼委曲因再拜神喜跪受勞問如世間禮遂就坐神曰吾入蜀踰二紀矣遠過陸使君廟留時曰瀘州刺史非遷謫合是龍歸舊洞來一時傳誦指為警策暨以言事得罪弄官謝世獲居于此獨恨王氏族人無知者藉子之簡州告吾兒時敬諾寤後六日至簡池謁太守弗獲不得告明年過資州復夢神召見責其食言時愧謝神曰是行必為我言之吾近數有功於民不久亦稍增秩禮命矣時既覺策程至簡以手書達所夢太守感泣訪手澤於家而得其詩王公名獻可字補之自文階易武仕至諸司使英州刺史知瀘南而卒豈非代陸公為白崖神乎龍歸洞之事見於廟記宣和六年宇文虛中與雲同在河北宣撫幕府為作記云

慈感蚌珠

大觀中湖州人邵宗益買蚌於市烹而剖之其一有珠宛然成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觀者敬駭遂奉以歸慈感寺寺僧橫藏客至必出示葉少蘊作詩云九淵幽怪舞垂涎游戲那知我獨尊應跡不辭從異類藏身何意戀窮源歸來自說龍宮化久住方驚蟹嶺存此話須逢老摩詰圓通無礙本無門一時名流屬和甚衆會公褒軒云不知一殼幾由旬能納須彌不動尊疑是吳興清淨水直通方廣古

靈源。月沉濁水。圓明在。運出汗泥。寶性存。隱現去來。初一致。莫將虛幻。點空門。此寺臨溪流。建炎間。兩浙提刑楊應誠。與客傳玩。不覺越檻。躍入水中。四坐失色。亟禱佛求之。於煙波杳茫之間。一索而獲。立方就。

蔡郝妻妾

蔡待制之子某。建炎間。自金州口陽令解官。避地入蜀。久之。得監大寧監鹽井。挈家之任。妻生男五歲。女三歲矣。同處一舟。而蔡私挾外舍婦人。別乘一小艇。日往焉。常相距數里。至暮或相失。妻密知之。平旦遣童持合至蔡所。曰。孺人送點心來。啓之。則二兒首也。蔡驚痛如癡。止棹以須其至。至已自刎矣。蔡竟與嬖人之官。持身復不謹。爲郡守王君所按。其家多貨。悉傾倒以獻。僅得免。未幾亦卒。郝師莊者。嘗爲忠州韓江令。後寓夔府僧寺。妻先亡。一妾有子。專家政。郝生招同寺人飲酒。或指牆而笑曰。此處獨無瓦。又光潔。得非僧徒夜踰垣至君內乎。郝信以爲然。日夕訶責其妾。疑忌百端。雖小故不捨。妾不勝冤忿。伺郝曉出。即刃厥子。且藏刀衣下。郝聞變走避。及門欲入。適別婢擁篲在前。瞬目使去。凶妾知不可奈。亦自戕。婦人天資慈忍。故殺子隕身而不憚。傳記中所載或有之。

郭提刑妾

政和末。陝西提刑郭允迪。招提舉木筏葉大夫飲酒。出家伎侑席。一姬失寵於主人。解蓬迎客意。葉乘醉謔之曰。吾從主公求汝。必可得。當卜日遣車相迎。姬大喜。望信爲誠。說窮日夜望之。眠食盡廢。遂綿綿得疾。不能興。傍人往視病。輒曰。葉提舉車馬來。明年元夕。忽自力新粧易衣。告人曰。向正約今日。而肩輿果來。我即去。才舉步。奄然而隕。蓋葉君酒間戲言。旋踵不記憶。此姬乃用迷著以致死。二司皆在河中府。時外舅爲學官云。

劉十九郎

樂平耕民植稻。歸爲人呼出。見數輩在外。形貌怪惡。叱令負擔。經由數村。歷洪源石村。何衝諸里。每一村。必先詣社神所。言欲行夜。皆拒卻不聽。怪黨自云。然則獨有劉村劉十九郎家。可往。遂往。徑入。趨廡下。客房宿。略無飲食枕席之具。且劉氏子出。怪魁告其徒曰。擊此人右足。杖纒下。子即仆地。繼老嫗過之。令擊左足。嫗仆如前。連害三人矣。然但守一房。不浪出。有偵者密白一虎從前躍而來。甚可畏。魁色不動。遣兩鬼持杖待之。曰。至則雙擊其兩足。俄報虎斃於杖下。經兩日。偵者急報北方火作。斯須間。焰勢已及房。山水又大至。怪相視。窘情不暇取行李。單身亟奔。怒耕民不致力。推墮田坎中。厥然起。則身乃在牀。臥妻子環哭。已三日。鄉人訪其事於劉氏。云。二子一婢同時疫困。呼巫治之。及門而死。復邀致他巫。巫懲前事。欲掩鬼不備。乃從後門施法。持刀吹角。誦水火輪呪而入。病者即日皆安。子於乙志書石田王十五。爲瘴鬼驅至宣城事。頗相類。

雷震犬

道熙元年六月十五日。饒州大雷雨。市店有客攜獵犬。來數日矣。是日正午。臥于茶桌下。忽震雲蔽屋。店中漸暗。客妻出呼犬。爲一青面長人掣其手使去。少頃。聞犬已死。毛皆焦灼。直上屋瓦。碎者甚多。犬之

罪無由可知。然雷威亦變矣。

夷堅丁志卷第十五十六事

(原闕二十八行)

夢龜告方

冀州士人徐蟠。因墜馬傷折手足。痛甚。命醫者治之。其方用一活龜。既得之矣。夜夢龜言曰。吾惟痛不能。能散骨。有奇方奉告。幸勿相害也。蟠扣之云。取生地黃一斤。生姜四兩。搗研細。入糟一斤。同炒勻。乘熱以布裹傷處。冷即易之。先能止痛。後散骨。大有神效。蟠用其法果驗。

田三姑

淄州人田穀女。嫁攸縣劉郎中之子。劉下世數年。田氏病。遣僕至衡山。招表姪張敏中。欲託以後事。未克往。而田不起。初。田有兄娶衡山廖氏女。死。又取其妹。兄亦亡。獨後嫂在。乃與敏中同往。寓于張故居。沒山關。時隆興甲申冬也。是夕。廖嫂暴心痛。醫療小愈。過夜半。欬起坐。語言不倫。張往省候。則其姊憑焉。咄咄責妹曰。何處無昏姻。必欲與我共一婿。死又不設位祀我。使我歲時無所依。非和率同歸不可。張諫曉之曰。此自田叔所爲。非今婦過。既一家姊妹。寧忍如此。少頃。忽拱手曰。叔翁萬福。又曰。慶孫汝可上床坐。叔翁者。田三之季父。慶孫者。其稚子也。皆亡矣。蓋羣鬼滿室。左右盡悚。俄開目。變貌作田氏首。聲曰。張曰。知縣其爲姑來。姑生前有欲言者。今當具以告。遂使稍前。歷道始死時。夫兄佞車及婢妾竊攘事。主

名物色的不差。且囑立所養次子為劉氏後。復切切屏語。似不欲他人預聞。良久洒淚曰。我無大罪惡。不墮地獄道中。但受生有程。未能便脫。嗚咽而去。方附著時。廖氏眼笑滿。及十指纖長。全如田姑。在生容貌。如是繼日來。訖于廖歸。明年春。將附于劉。張與廖送葬。宿其家。次方寒雨淒冷。松風答響。皆起怖悸。意復為所憑。張譙之曰。必山鬼野怪假託。若真田三姑。何為容色不與去冬等。隨聲而變。宛然不少異。中言。曩事。丁寧委曲。然後已。迨廖氏還家。又來倩有禱於張。旁人口。張知縣居不遠。盍徑往白之。曰。宅龍遮我。雖欲入不見容。我不免為是。後一年。廖卒始絕。鬼附生人多矣。獨能使形狀如之。為可怪也。

汪澄惡語

番陽人汪澄。家頗富。獨好以漁弋墨學為樂。年財三十。以乾道九年五月死。其妻里中余氏女也。稍取其教。之具與人。或毀弄之。明年七月旦。初夜。妻在床未睡。覺四體寒慄。驚呼告其乳媪。媪亦然。俄頃作澄語。罵其妻曰。賤人來。吾死能幾時。汝已萌改適他人意。二子皆十許歲。家貨殊不薄。豈不能守以終喪。吾甚愛鸚鵡。及雙角弓。何得便與三十五男。三十五男者。妻之兄仲滔也。所居正比鄰。密覘壁間。澄厲聲曰。何不入視我。而顧聽。消懼即舍去。又使招其仲兄。辭以疾。則歎息曰。生時不相睦。固知其不肯來。吾父可得見否。父老且病。扶杖哭而入。澄拱手而揖。為恭敬聽命之狀。父曰。兒既不幸。早世得不墮惡趣。寬吾悲心。無為見怪於家。佈妻子也。澄亦泣曰。大人有言。澄當去。處遂厥然而默。如兩食頃。復附語呼其子曰。我將出而土地見阻。汝宜辦小祭。善為我辭。子遵殺雞取酒。詣祠禱解。媪乃蘇。□□時說。

聶進食厭物

北京人聶進。家世奉道。不茹大鴈鱉蒜之屬。唯進獨喜食。父常戒之。輒曰。將止矣。他日。又如初年二十二歲時。病傷寒困頓。見青衣人來喚。遂隨以行。踰山涉水。乃抵大城門。門吏問此何人。青衣曰。聶進也。吏曰。來矣。可速行。已而到一宮闕。門下復有吏。衣裾甚偉。亦抗聲問曰。何人。青衣復曰。聶進也。吏亦曰。來矣。官人相候久。可速入。進殊驚悸。引立廡下。或呼令升階。進密舉首。見三人皆王者服。据案坐。諭進曰。汝嗜食厭物。雖父兄戒飭。不敬聽。是何理耶。此等物。亦有何好。進伏地告曰。茲蒙嚴旨。自此決嘗斷食。十曰。果能爾。當放還。進曰。苟復念此。罪死不赦。王命吏送歸。冥行不知所之。及家。望學累聚泣。吏推之。身投榻上。血汗從鼻出。約兩斗許。移時漸甦。進後由北方歸。正得官。道熙元年。年四十九矣。為乘義郎。添監撫州酒稅。自言其事。

新廣祐王

邵武軍北大乾山廣祐王廟。攷圖記。乃唐末歐陽使君之神。距縣二十里。對路立屋數楹。以館祠客。有王道人者。居其旁。躬洒掃事。頗謹樸。直乾道四年秋。夢車騎滿野。羽儀與蓋。如迎方伯。連率。而又過之。皆自廟中出。趨問何所往。一吏曰。遠接新廣祐王。曰。致問于何人。今居何地。曰。在浦城縣。故臨江承陳公也。覺而記其語。明日。徑走其處。詢訪之。果有陳丞以進士登第。平生廉正。為鄉里所稱。死方五日。道人驗步。可信。喜而歸。稍以告人。今猶處祠側。

詹小哥

撫州南門黃柏路居民詹六。詹七。以接帶織帛為生。其季曰小詹。嘗賭博負錢。畏兄筆責。徑竄逸他處。久而不反。母思之益切。而夢寐占卜皆不祥。直以為死矣。會中元孟蘭盆齋。前一夕。詹氏羅紙錢以待。享薄暮。若有幽歎于外者。母曰。小詹真亡矣。今來告我。取一緞錢。祝曰。果為吾兒。能舉此錢出。則信可驗。當求冥助於汝。少焉陰風肅肅。類人探而出之。母兄失聲哭。亟呼僧誦經拔度。無復望其歸。後數月。忽從外來。伯兄曰。鬼也。取刀將逐之。仲遂抱止曰。未可。稍前諦視。問其死生。弟曰。本懼杖而竄。故詣宜黃受備。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為鬼所詐云。

屍端揆

屍端揆居京師。悅里中少婦。流寓寄情。未能諧偶。婦忽乘夜來。挽衣求共。屍大喜。未明索去。留之不可。曰。如是得無畏家人知乎。既去。屍擬問餘血。流迹亦莫知所以。然越三日。過其間。聞哭聲。扣鄰人曰。少婦因產而死。今三日矣。屍掩涕而歸。

水上婦人

政和間。京西路提點刑獄周君。其以威風。隨直震都縣。嘗乘舟按部。遙見水上若婦人。長尺餘。衣袂飄飄。迎舟而下。泊相近。容色悽慘。類有所愆。及相去咫尺。迷不知所在。疑為偶然也。次日。所見復如之。其色益悲。周謂必冤魄。伸吐。遂停棹。即近縣追一倡。須語言稍警。惠者。衆莫測何為。既至。衣冠焚香祝之曰。汝果抱冤。當憑此倡以言。吾為汝直。須臾倡凜凜改容。哀且泣。音聲如他州人。云。妾某州某縣某氏。為某人謀財見殺。事不聞于官。無由自白。敢以遺恨告。周隨錄其語。密檄下彼郡。捕得凶民。一問具伏。遂實諸法。周表卿尚書為宜黃丞時。為疎山長老了。如說而忘其名。或云。即茂振極密麟之父也。

張珪復生

江吳之俗。指傷寒疾為疫癘。病者氣才絕。即斂而寄諸四郊。不敢時刻留。臨川民張珪死。真柩于城西廣澤庵。庵僧了。夜聞撲索有聲。起而伺。則張柩中也。既不敢發視之。隔城數里。無由得言。但拱手而已。良久聲息。遂明。奔告其家。亦不問。至秋將火葬。剖柩見尸。乃側臥掩面。衣服盡碎裂。蓋曩夕復蘇而不獲伸也。吁。可傷哉。番陽亦有小民。以六月拜嶽帝祠。觸熱悶絕。亟棺厝于普通塔。其事正同。

張客奇遇

餘于鄉民張客。因行販入邑。寓旅舍。夢婦人鮮衣華飾。求薦寢。迨夢覺。宛然在旁。到明始辭去。次夕方闔戶。燈猶未滅。又立於前。復其臥。自述所從來。曰。我鄰家子也。無多言。經旬日。張意頗忽。主人疑焉。告曰。此地昔有縊死者。得非為所惑否。張秘不肯言。須其來。具以問之。略無羞諱色。曰。是也。張與之狎。弗畏懼。委曲扣其實。曰。我故倡女。與客楊生素厚。楊取我貨。二百千。約以禮昏我。而三年不如盟。我抱恨成疾。求生不能。家人漸見厭。不勝憤。投繯而死。家持所居。售人。今為邸店。此室實吾故棲。尚眷戀不忍捨。揚客與爾同鄉人。亦識之否。張曰。識之。聞移饒州市門。娶妻開邸。生事絕如意。婦人嗟嗟良久。曰。我當以始。

終託子。憶埋白金五十兩於床下。人莫之知。可取以助費。張發地得金。如言不誣。婦人自是正查亦出。他日低語曰。久留此無益。幸能挈我歸乎。張曰。諾。令書一牌曰。廿二娘位。緘于篋。遇所至。啓緘微呼。便出相見。張悉從之。結束告去。即人謂張鬼氣已深。必殞於道路。張殊不以爲疑。日行無不共處。既到家。徐於壁間開位牌。妻謂其所事神。方瞻仰。次婦人遂出。妻詰夫曰。彼何人耶。勿盜良家子累我。張盡以實對。妻貪所得。亦不問。同室凡五日。又求往州中督債。張許之。達城南正度江。婦人出口。甚愧謝爾。奈相從不久。何。張泣下。莫曉所云。入城門亦如常。及就店呼之再三。不可見。乃亟訪楊客居。則荒擾殊甚。鄰人曰。楊元無疾。適七竅流血而死。張駭怖。遂歸。竟無復遇。臨川吳彥周。舊就館於張鄉里。能談其異。但未暇質究也。

吳二孝感

臨川水東小民吳二。事五通神甚靈。凡財貨之出入虧贏。必先陰告。忽來見夢曰。汝明日午時當爲雷擊死。二乞救護。神曰。此受命於天。不可免也。吳雖下俚人。而養母至孝。凌晨具饌以進。白云將他適。請暫詣姊家。母不許。俄黑雲起。日中天地冥暗。雷聲填然。吳益慮驚。母趣使閉戶。自出坐野田。以待其罰。頃之雲氣廓開。吳幸免禍。亟歸拊其母。猶疑神言不必實。未敢以告。是夜復夢曰。汝至孝感天。已有宿惡。宜加敬事也。母子至今如初。

杜默謁項王

利州士人杜默。累歲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密醉。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据神額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好虧我。語畢。又慟。淚如雨。廟祝畏其必獲罪。強扶掖下。掖之出。猶回首長嘆。不能自釋。祝秉燭入。檢視神像。亦垂淚尙未已。

龜鶴小石

王仲禮因作屋。就隙地取土。遂成窪池。得黑石小塊。才廣二寸許。汲水滌之。上有白龜白鶴。形模宛然。鶴之尾龜之背。則純黑。初謂前人染成者。稍刮磨之。實然。於是盛以磁器。置之書案。猶未覺其異。他日夕陽透窗。正照鼎上。二物皆浮起於水中。取出諦視。元在故處。復置諸水。則亦如先所見。始加珍秘。時紹熙甲子歲也。至于乙亥。拾一紀。忽焉失之。

夷堅丁志卷第十六十九事

胡飛英夢

淳熙二年。鄉士張玘赴省試。詣吳山廟。□□□試罷。具酒炙約同往。(原闕十字)攜紙錢致謁。願(原闕十四字)何不(原闕六行又十六字)公訓(原闕十四字)其後門人呂川作(原闕十一字)湖湘早府帥張安國(原闕十字)邦人或曰。東明石像觀音。夙著顯應。(原闕四字)說禱之果。雨於是。議飾殿宇。以備他日祈謁之地。蔡檟適在殿後。乃語其孫衛。使徙之。衛喜於乘時得安厝。即卜地命役。及啓棺改斂。皮肉消枯。已盡。獨心骨上隱起一卍字。高一分许。如鐫刻所就。聞者異焉。王師應。

鄭生夫婦

鄭毅夫內翰姪孫。爲林才中大卿塔。成親四年。生一男一女。伉儷甚睦。鄭因入京。遇上元節。先一日。將游上清宮。偶故人留飯。食牛脯甚美。暮方至宮。才觀燈殿上。忽覺神思微闕。亟歸。已發狂妄語。手指其前。若有所見曰。(原闕五字)殺此人。當時有男子在旁。見用藥。(原闕五字)旁人乃令妻也。呼問林氏。亦約略能記憶。中毒者。責罵之頗峻。林氏曰。本非同舉。意何爲及我。其人曰。因何不言。自是鄭生常如病風。數歐罵厥妻。無復平時歡意。不能一朝居。林卿命女世離歸家。冤隨之。不釋。遂爲尼。鄭訖爲廢人。後出家著僧服。死於無錫縣寺。

黃安道

番陽士人黃安道。治詩。累試不第。議欲罷舉為商。往來京洛關陝間。小有所贏。遂利之心遂固。方自京...

吳民放鰾

吳中甲乙兩細民。同以鬻鰾為業。日贏三百錢。甲嘗得鰾未賣。夢人哀鳴曰。念我有子。言至再四。驚而覺...

仙舟上天

馬忠玉隨其父為金陵幕官。七月。家中一女一婦。同登舍後小樓。天色約未申間。仰空寓目。見一舟凌虛...

雷丹

吳智甫。知撫州崇仁縣。當七月下旬。晚坐廳治事。風雨忽作。雷電繼至。霹靂相繼數十聲。庭中火塊迸走...

酒蟲

齊州士曹席進儒。招所親張彬秀才為館客。彬嗜酒。每夜必真數升於床隅。遇其興發。時中一引而盡。無...

極就枕安眠。遂且諸生畢。□□彬未起。往視之。見床下塊肉如肝。而黃上□□□猶微動。諸生曰。先生不...

雞子夢

東平董瑛。堅老之父。知澤州陵川縣。縣素荒寂。市中唯有賣胡餅一家。每以飲饌蕭索為苦。會將嫁妹。郡...

浙西提舉

司馬漢章。紹興二十七年。自浙西提舉常平罷。其幹官張某。夢人告曰。司馬復得舊物矣。旁又一人。言...

胡邦寧

宜春人胡邦寧。為江西劇盜。出沒吉州之西。山官兵追捕不能獲。積為民間巨害。累歲乃就擒。既磔死...

祝錦二刀

縉雲祝錦。乾道壬辰春就銓。夢人來報。已中第三等。又有持二刀授之者。既榜出中選。如夢。迨注官。射隆...

國子監夢

汪安行。徽州績溪人。既改官。調知廬州舒城縣。闕到而代者再任。汪欲走都下。別謀之。到郡。見教授林文...

龍華三會

汪安行。為廬州教授。乾道辛卯秋。校試廬州。得一卷。文理甚優。可居前。列而誤用一變。□□黃州教授...

微事與(原闕九字)二方勉爲書庭謝去遂覺乃驗。

葉芮江舟

葉岳字子中信州玉山人自會稽渡錢塘至江岸同待渡二百人其七十人立墩上餘皆越起水濱值潮勢甚大水濱之人急回就岸已爲濤所溺潮將至墩衆惶惑相視無所逃命俄一船從西來有出舫遊促篙工急救墩上有人者岳即登其舟隨而登者三十輩皆獲免半濟岳謝問姓名乃芮國器祭酒之子(原闕七字)何爲得得見救芮云眾(原闕九字)後數年岳侍兄(原闕十二字)大江先已渡(原闕十三字)亂危(原闕十六字)來(原闕十七字)人皆倉卒(原闕十四字)事皆祝

玉真道人

高子勉世居荆渚多貨而喜客嘗捐錢數十萬買美妾實諸別園作竹樓居之居曰玉真道人日游其間有佳客至則呼之侑席無事輒終日閉關未嘗時節出嬉戲數歲當寒食拜掃子勉適與家人同出辭不肯強之至再三則曰主公有命豈得終遠我此出必凶是亦命也子勉怪其言但疑其不欲與妻相見竟使偕行玉真乘輜轎於衆人間甫出郊上冢者紛紛適有獵師過前其戰栗之聲已聞于外少頃雙鷹往來掠籬外雙犬即橋中曳出之齧其喉立死子勉奔救已無及容質儼然如生將舉尸歸始見尾垂地蓋野狐云此事絕類唐鄭生也王

臨叩李生

邛州李大夫之孫元夕觀燈感一游女隨其後不暫捨女時時回首微笑若招令出郭及門外又一男子同途適素所善者以爲得侶竊自喜徐行至江邊男子忽捨去女不從橋過而下臨水濱李心猶了然頗怪訝亟往呼之女從水面掩冉而返遍李之身環繞數四遂迷不顧省乃攜手凌波而度徑入山寺中趨廊下曲室屋甚窄幾壓其背不勝悶極聲大呼寺僧固知所謂乘炬來訪蓋誰家婦輩輩李踞臥于上如欲入而未獲者僧識之曰此李中孚使君家人也急扶掖詣方丈灌以藥到明稍甦送之歸凡病彌月始愈司馬漢章云乃其妻鮮于夫人之外弟也

吳氏迎婦

樂平吳璞女嫁德與余輩一有子娶娶原張氏女爲婦余生死吳繼改嫁後十年亦亡余家老婢述夢人來謂已曰吳夫人具采舟在江中道我迎婦及汝婢夢中固拒不肯往婦獨命車隨其使登舟未數月婦小病遽不起時道熙元年也婢至今存

夷堅丁志卷第十七十二事

甘棠失目

番陽鄉民甘棠病失一目十年矣淳熙三年六月一日夜夢僧持數珠誦經珠色瑩黑光耀可愛試求之得一珠而覺後四日以事入郡出城東於永平橋衆中見道人頽而長著黃布袍顧棠來徑前攬其衣曰與我偕去棠疑且懼卻之曰素昧平生適未嘗相犯何遽爾道人笑曰但來當示汝好事既弗可脫不得不隨行百步至江岸岸先橫巨舟即挽使登鷁首挂金書牌刻敕賜醫醫字左右侍女數人美容麗服向所未觀道人云汝失明久今夙緣相值當爲汝醫棠謝曰眼壞十年瞶子已枯雖醫何益道人不聽強令仰臥使四女分執其手足取銅箸搜攪眶間痛不堪忍泣而言感君恩意吾尚存一眼實不願醫乃掖之起坐一女傾餅中湯半杯與飲頗覺甘美正念少憩復拉臥如初棠知無可奈何委命而已嘗再入眶覺腫後如鉤出一物徐以片紙掩其上頃頃去之持鏡使照則雙目瞭然了無痛楚棠驚喜起拜謝請暫還既至邸爲人言所逢無不駭異好事者十餘輩隨之及舟處略無見矣棠時年三十八其所居爲崇德鄉自初得疾家人日誦觀世音菩薩名香火供事甚謹茲殆佛力云

瓊瑤餅

徽宗嘗以紫流離磨餅十付小瑤使命匠範金托其裏瑤持示苑匠皆束手曰真金於中當用鐵炭煨焙

之乃妥貼。而是器頭窄不能容。又脆薄不堪手觸。必治之。且破碎。寧獲罪。不敢為也。瑞知不可強。漫時篋中。他日行廬間。見錫工卸陶器。甚試以一授之。曰。為我托裏。工不復擬議。但約明且來取。至則已畢。瑞曰。吾觀汝伎能。絕出禁苑諸人右。願屈居此。得非以貧累乎。因以實語之。答曰。易事耳。瑞即與俱入。而奏其事。上亦欲親閱視。為之幸後苑。悉呼衆金工列庭下。一一詢之。皆如昨說。錫工者獨前。取金鍛治。薄如紙。舉而裏餅外。衆咄曰。若然。誰不能。固知汝俗工。何足辨此。其人笑不應。俄剝所裏者。押于銀箸上。插餅中。稍稍實以汞。拚餅口。左右頰洞之。良久。金附著滿中。了無罅隙。徐以爪甲勻其上而已。衆始愕。始相視。其人奏首。瑠璃為器。豈復容擊物。振觸。獨水銀柔而重。徐入而不傷。雖其性必蝕金。然非目所睹。處無害也。上大喜。厚賜遣之。子又記元祐間。中官宋用臣。謫舒州。郡新作大樂。鼓甚華。飾以金采。既登架。旁銀忽斷。欲割之。重惜工費。宋命別為大環。歧其股為鎖。狀以鐵固。鼓腹之竅。使極窄。即敲環入竅中。繼入而鼓張。遂不復脫。是皆巧思得之於心。出人意表者。則事劉

袁仲誠

丹陽袁仲誠。字自右。正言外補。已而為江東提刑。夢人告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其義如何。夢中不能答。明日。以語館客范存誠。存誠曰。下文蓋云。命世亞聖之大才。真吉夢也。未旬日。袁得風疾。卒于官。識者始解之。曰。二句之上。云。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袁所歷官。及所得疾。皆見於是矣。何物點鬼司夢。能戲弄人如此時。乾道三年。

閩羅城

襄陽南漳人張臆。居縣之幅。世工醫。紹興十八年夏。夜夢自所居東行二里許。過固城鋪北上。久之入大城。出北門。登溪上高橋。橋上水中人往來如織。見其妻鄭氏亦涉水登岸。欲前同途。轉瞬間已相失。俄別至一城。同行者莫知其數。臆已入門。回問戶者。此何郡縣。曰。閩羅城也。臆知身已死。甚悲懼。彷徨無計。不覺又前進。至階北。見大門三楹。與衆俱入。過百許步。復至一門。五楹。金碧照耀。頃之。又過一門。塗飾益華。兩廡下對列。司局正殿極高大。垂黃簾。臆且行且觀。至東廡。舍門內。顧舍中人。悉冠帶。或朱或紫。前揖之。了不相應。獨一緋衣者。微作答。臆立移時。緋衣頗相憫。以足撥一甌。云。可坐。坐未定。妻忽立於門外。相顧皆漠然。頃之。一人自殿簾出。著黃背子。背手仰視屋楹。移步甚緩。若有所思。久而復入。臆問何官。緋衣搖手低語曰。此閩羅天子也。臆曰。適觀狀貌。與人間所畫不同。卻與清元真君甚相似。言未既。殿上卷簾。呼押文字。羣吏奔而往。下列囚甚衆。或送獄。或枷訊。或即放去。度兩時許。人去且盡。臆在吏舍。遙見其妻。亦決杖二十。但驚痛垂涕而已。須臾。籬復垂。吏還舍解衣。半坐半臥。緋衣指臆謂同列曰。此人無過。何不令還。衆皆默然。又言之。乃曰。公欲遣去。何必相問。其中一人云。渠雖欲去。三重門如何過得。緋衣戒臆曰。外面有人相問。但云司裏令喚獄子。臆遂謝而出。每及一門。必有問者。如其言。即免。復尋舊路。急行。將近屋東橋下。跌水中。而寤。雞既鳴矣。呼其妻。亦翌然驚覺。語所夢無不同者。妻罵曰。我方受杖時。君在旁。略不顧我。情如路人。豈可復為夫婦。遂各寢處。才數日。鄭氏腰下忽微痛。繼生巨疔。痛不堪忍。凡

十日曠始潰。又十日方癒。臆慨然弄家。詣均州武當山。從孫先生者訪道。越十七年乃亡。殺城醫者王思明。與臆相好。長妻弟官裏幕。得於思明云。

王積不飲

嚴州觀察判官王積。京東人。每與人燕會。酒不濡唇。同官皆疑為挾詐。云。得非陰伺吾曹醉中過失。售諸長官。以資進身計乎。益久稍以獨醒侵之。積長歎移時。愀然曰。久欲祕此事。諸君既相疑。敢不盡言。即相表示之。背兩癭相對。如嘗受徒刑者。徐而言曰。三年前疽發於背。甚惡。一日瘡劇。冥冥不知人。或呼使出外。到官府。中有据案。見詰曰。汝曾為某州幕職乎。對曰。然。曰。某時某事。某人不應坐某罪。汝何得輒斷之。對曰。此郡守之意。積持之連日。嘗入議狀爭辨。至遭叱怒。訖不能回。公始始末具存。恨無由取。至爾。主者命左右云云。一卒趨而出。俄頃已持文案來。主者反覆閱視。喜曰。汝果無罪。幾誤殺汝。今遣汝歸。呼元追吏護送。吏頗賢。沿路款語。力戒曰。回世間切勿飲酒。問其故。不肯言。及寢。腫血交流。瘡已潰。即日遂瘥。性本好飲。思其吏之戒。不忍再速死也。聞者皆慘懼自悔云。

淳安民

嚴州淳安縣富家翁。誤歐一村民至死。其家不能訴。民有弟。為大姓方氏僕。方激之曰。汝兄為人所殺。而不能訴。何以名為人。弟即具牒將詣縣。方君固與富翁善。諷使來祈。已而答曰。此我家僕。何敢然。當諭使止之。彼不過薄有所觀耳。為喚僕面責。且導以利。僕敬聽謝。不敢。翁歸以錢百千與僕。別致三百千為方君謝。幾數月。僕復宣言。翁又詣方。方曰。僕自得錢後。無日不飲博。今既索然。所以如是。當執送邑。懲治之。翁懼泄。乞但用前策。又如昔者之數。以與僕。方君曰。適得中都一知舊訊。倩市漆二百斤。倉卒不辦。買翁幸為我市。當釐錢以償直。翁曰。蒙君力如許。茲細事。吾家故有之。何用言價。即如數送。深明年。僕又欲終訟。翁歎曰。我過誤殺人。法不至死。所以不欲至有司者。畏獄吏求貨無藝。將蕩覆吾家。今私所費將百萬。而其謀未厭。吾老矣。有死而已。乃距戶自經。逾三年。方君為鄂州蒲圻宰。白晝恍恍。於廳事對羣吏震悸。言曰。固知翁必來。我屢取翁錢。而竟速翁於死。翁宜此來。亟還舍。不及與妻子一語。仆地卒。吏以所見白始知其冥報云。

薛賀州

鄭人薛銳。仲藏。為賀州守。晚治事且退。意緒忽昏。昏不佳。枕胡床假寐。或揖其前請行。身隨以出。到某處。他吏來言曰。官人傳語使君。使君大期甚不遠。若自此不出仕。前程猶未艾也。薛寓會稽久。生理從容。官情素薄。聞之。即應曰。願自此不復仕。吏即去。俄復來曰。官人欲得一文書為證。薛索紙筆書授之。吏顧曰。既已形於文牘。不可復悔矣。遂去。已而又來曰。官人甚喜。使君可歸。薛惘然如夢覺。即日上章乞祠。官還。越時淳熙三年。官為朝請郎。為人言少須至大夫。經郊恩任子。當挂冠矣。薛致仕。

三鴉鎮

三鴉鎮在河北孤迥處。汝州香山縣鎮官一員。俸入不能給妻孥。官況蕭條。地多塘澗。拾蒲鱸魚。隨之外。

市井絕無可買。前後監司未嘗至。有運使行部。從吏導之過焉。入其治。則官吏已悉委去。無簿書可尋。詰徘徊堂上。顧紙屏問題字尚濕。試閱之。乃小詩曰。二年憔悴在三鴉。無米無錢怎養家。每日兩餐唯是糲。看看口裏出蓮花。運使默笑而去。好事者傳誦焉。蒙城高公泗師魯。紹興末。監平江府。吳中羊價絕高。肉一斤。爲錢九百。時郡守去官浙漕。林安宅居仁。攝府事。其人介而齷。意郡僚買羊肉食者必貪。將索賈物。歷驗之。通判沈度公雅。以告師魯曰。君北人。必不免食此。盍取歷竄改。毋爲府公所困。師魯笑謝。爲沈話前說。且曰。亦嘗做其體。作一絕句云。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買嘗。只把魚蝦充兩膳。肚皮今作小池塘。聞者皆大笑。林公微聞之。索歷之事亦已。右四事皆高師魯說

劉堯舉

紹興十七年。京師人劉觀。爲秀州許市巡檢。其子堯舉。買舟趨郡。就流寓試。悅舟人女美。日夕肆微言以蠱之。女亦似有意。翁媪覺焉。防察不少懈。及到郡。猶憩舟中。翁每出則媪止。媪每出則翁止。生束手不能施。試之日。出垂拱而天下治賦。秋風生桂枝詩。皆所素爲者。但賦韻不同。須加修潤。迨昏乃出。次日。試論復然。既無所點竄。運筆一揮。未午而歸。舟人固以爲如昨日也。翁媪皆入市。獨女在。生徑造其所。遂合焉。是夕。生之父母同夢人持榜來。報秀才爲榜首。榜一人曰。非也。郎君所爲事不義。天勅殿一舉矣。覺而相語皆驚異。生還家。父母責訊之。諱不言。已而乃以難犯見榜。後舟人來。其事始露。又三年。從官淮西。果魁然。竟不第以死。

夷堅丁志卷第十八事

路當可

丙志載梁子正說路當可事。云其父爲商水主簿。路之父君寶爲令。故見其得法甚的。滕彥智云。當可乃其舅氏。蓋得法於蜀。而君寶是其叔祖。子正之說不然。滕言嘗與中外兄弟曰。舅氏。丐一常行小術。可以護身者。舅曰。談何容易。吾平生持身莊敬。不敢斯須與慢心。猶三遇厄。當爲汝輩道之。其一事云。頃經嚴州村落間。過舊友方氏家。留飲款洽。日且暮。里豪葉氏。介主人來。言笄女未嫁。而爲魅所惑。凡以法至者。輒沮收以去。敢敬請於公。吾雖被酒。固不妨行法。即如葉氏。喚女出。端麗絕人。默驚羨以爲向所未觀。女忽奮而前。若爲人所驅擁。吾惘然變色。急趨避于佛堂中。女追逐至門。乃反。吾以鬼見困。從其家求問靜處。將具奏于天。主人引吾至西邊小圃。一堂前後皆巨竹。與所居相口。云。此最潔清。吾取篋筒朱丹符筆之屬。真兒上。未暇舉筆。俄蒙然無所知。閉目審聽。覺身在虛空。坐處搖兀不定。蓋已見歷於竹抄。食頃還故處。則凡按應戶。皆糞。狼藉不可處。度未能與敵。急喚僕肩輿出外。行十許里。適得道觀。遂託宿。精神稍寧。始趨庭中。望斗下。焚香百拜謝過。退而焚奏章。留兩宿。微似有影響。遣一道流詣葉氏物色之。歸云。火昨從園中堂起。盡燒盡竹。延及山後高林。門前屋數十區。并土地小廟。皆煨燼。吾知訟已直。自還扣之一家長少正相賀。云。女經年冥冥不知人。今日如醉醒。說去歲在房內。見一老翁。來爲媒妁。出

入數四。又數日。以金珠幣帛數合來。已而迎一少年入。與我爲夫婦。明日。挾我歸。謁翁姑。其他稱伯叔者。又十餘人。翁甚老。呼謂衆曰。吾家受葉氏香火幾世矣。汝等後生。肆爲不義。禍必及我。何不取諸他處乎。少年曰。此憑媒納幣而取之。皆禮明。何所懼。後數聞術士至。必相與合力敵之。往往告捷。及路真官來。翁又呼謂衆曰。吾聞路真官法力通神。非常人比。必不免。衆亦頗懼。口有喚我言真官叫汝。我遂行。衆皆從于後。將至書院。忽呼笑曰。真官夸汝好。盍往就之。遂擁我以前。既退。翁問所以。歎曰。事已至此。果能殺之。則大善。今禍猶在也。適方會食。門內火遽起。煙炎亘天。翁拊膺慟哭曰。禍至矣。以手推我出。曰。爲汝滅吾家。我纔得歸。火乃稍息。常時所見室宇臺觀。一切無子遺。所謂行媒者土地也。此事本末可畏如此。吾幾受其害。豈汝輩所當學哉。彥智舉此時。尚有兩事。未及言而卒。

饒廷直

饒廷直。字朝弼。建昌南城人。第進士。豪俊有氣節。紹興七年。以事過武昌。有所遇。自是不通妻妾。儲然端居。如林下道人。自作詩紀其事。云。丁巳中秋夜。半。偶遊黃鶴樓。忽遇異人。授以祕訣。所恨尙牽世故。未能從事於斯也。因作詩以識之。其詞曰。黃鶴樓前秋月寒。樓前江闊煙漫漫。夜深人散萬籟息。獨對清影憑欄干。一聲長嘯蕭天宇。知是瓊巖御風侶。多生曾結香火緣。邂逅相逢竟相語。儼然洗盡朝市忙。直疑身在無何鄉。回看往事一破甑。下視舉世俱亡羊。嗟予局促猶軒冕。知是虛敖遊未遠。他年有約願追隨。共看蓬萊水清淺。後三年。歲在庚申。朝廷復河南。以爲鄂州通判。金人叛盟。鄂城陷。縊而死。載其柩還鄉。早者覺甚輕。然無敢發驗者。或疑其尸解仙去云。東坡公作黃鶴樓詩。紀馮當世所言。老卒遇異人事。王定國亦載之於書。疑此亦其流也。

史翁女

南城人饒邪。大觀間。預貢西上。遂留近京。館于士人胡買夫家。胡亦貢士也。他日。同入京。暮投道店。見老媪。以黃羅帕髮。執青蓋過門外。類莊家人。別有少女。絕殊美。相逐而去。且行且哂。光臨動人。胡生惑之。率邪躡其後。甫食頃。恍迷所如。益前進。可六七里。至一豪民居。登其門。老翁垂白負杖出。自言爲史氏。見客極喜。迎肅殊有禮節。廳事上挂觀世音像。香花奉事甚嚴。畫繪光彩。非人間筆。既夕留宿。休僕馬于外。二子請入拜其媪。許之。則逆旅所見者。詢其故。笑曰。早攜孫女訪姻戚。薄暮歸。不知二君在彼。失於趨避。深負愧怍。頃又呼孫女出。真國色也。言談語默。姿態橫生。二子恍然心醉。須臾引入中堂。供張華楚。治具豐潔。賓主酬酢歡甚。半酣。胡試挑其女。女欣然就之。邪起便旋。翁使乳婢乘燭從。姿色亦可悅。邪出盥手。沃以水爲戲。皆大笑。酒罷。女侍胡疑。婢侍邪疑。皆熟寐。及覺。寒風襲人。披衣起視。東方已白。回顧無復華屋洞戶。乃在楓林古木間。二子相視歎怖。羣僕亦莫知所以。然。傲悅歸。邸竟不測。爲何物妖魅也。

紫姑藍粥詩

臨川謝氏家城西。築圃莖花。子姪聚學其中。暇日迎紫姑神。作歌詩雜文。友生江楠過焉。意後生僞爲之。而託以惑衆弗信也。一日再至。見執箕者皆童奴。而詞語高妙。頗生信心。於是默禱求詩。箕徐動曰。德林

素不見信，為乎索時，漫賦絕句云：末豆應急用，屑榆豐充欲。嗜好肯趨張，蒼皇救文叔。衆不曉所謂，復時求神顯明，以告我。又徐書云：第一句見竹書石崇傳，第二句見唐書陽城傳，第三句見史記倉公傳，第四句見後漢馮異傳，檢視之皆粥事也。蓋是時官妓藍氏者，家世貧窮，人以藍粥呼之，補前夕方宿其館，因以此戲之云：德林楠字也。

劉狗腰

南城人劉生，別業在城南三十里，地名鯉湖。時往其所，檢視錢穀，至則必留旬日，徘徊不忍捨，嘗赴鄰家飲。中夜未歸，守舍僕甚，就臥主榻，少頃，見婦人衣二紅衫，自外徑入，登床熟視，審非劉生，罵曰：爾何人，輒睡于此，僕應聲推之，脫手而去。翻身踰垣，時月色正明，隨逐之，化為花狗走出，僕因是始疑主公留連不去之意，蓋為所惑也。明日告鄰人，則其家所畜者，殺之，剖腹中已有異，方知其怪變如此。後鄉人目之為劉狗腰。右四事南城人饒居申說

張珍奴

張珍奴者，不知其所自來，或云吳興官妓，而未審也。雖落風塵中，而性頗淡素，每夕盥濯更衣，燒香扣天，祈脫去甚切。某士人過其家，珍出迎，見其風神秀異，敬待之，置酒盡歡而去。明日又至，凡往來幾月，然終不及亂，珍訝而問曰：荷君見顧，不為不久，獨不肯少留一昔，以盡相口口歡，豈非以下妾猥陋，不足以娛侍君子耶？士曰：不然，人情相得不在是，所貴心相知爾。他日酒半，客詢珍曰：汝居常更何所為？對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為？但每夕告天，祈竟此債爾。客曰：然則何不學道？曰：迫於口體之奉，何暇為此？且何從得師乎？客曰：吾為汝師，何如？果爾則幸也。起更衣炷香，拜之為師。既去，數日不至，珍女獨處，漫自書云：逢師許多時，不說些兒个，及至如今，問損我，援毫之際，客忽來，見所書，笑曰：何為者？珍不答，而匿之。客曰：示我何害，示之，即續其後云：別無巧妙，與你方兒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門，暢過，恁時得氣力，思量我，珍大喜，再三致謝，自是豁然，若有悟，亦密有所傳授，第不以告人，然未知其為何人也。累月告去，珍開宴餞之，臨歧出文字一封，曰：我去後，開閣之，及啓，誠乃小詞一首，皆言修煉之事云：坎離乾兌分子午，但認取自家宗祖。此下失煉甲庚更降龍虎，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澆灌黃芽出土，有人若問是誰傳，但說道先生姓呂，始悟其洞賓也。遂齋戒謝賓客，給其象嚴奉事，脩其說行之，踰年尸解而去。

袁從政

袁從政，宜春人，紹興庚辰登第，調郴縣尉。先是筠州上高陳氏女新寡，來歸以妻袁，夫婦相敬，嘗有彼此勿相忘，一死則生者不得嫁娶之約。既之官，未滿秩，陳亡，不能挈柩歸，但殯道旁僧舍之山下，再調桂陽軍平陽丞，遂負前誓，更娶奉新涂氏女，相與赴平陽，道由是寺，同年有官於彼者，為具召之，才就坐，見故妻從外來，執手罵云：平生之誓云何，今反負約邪？不捨汝矣。袁但向空唯唯，如與人言，又呼從政，令回城，陳氏史駭愕，漫應云：已回孀了，袁終席不復顧主人，不告而起，歸與涂氏說其詳，中夜發狂出走，涂追照以燭，袁吹滅之，竟赴井死。

賈詩秀才

張季直，中原人，待湖北清幕缺，寓居豫章龍興寺，嘗憂癡恍惚間，聞人指掌笑曰：休休得也，聞雲深處高臥，斜陽驚起視之，無見也，再就枕，復聞之，張不敢寐，走出訪寺僧，僧曰：昔年有秀才，以賈詩為生，病終此室，豈其鬼乎？張悚然立，丐休官，不半年亦死，及葬西山，其地名得也。闕云。右三事

齊安百詠

齊州亦壁竹樓，雲堂諸勝境，以周公瑾王元之蘇公遺蹟之故，名聞四海。紹興戊午，郡守韓之美，通判時衍之，各賦齊安百詠，欲刊之郡齋。韓夢兩君子，自言為杜牧之及元之，云二君所賦，多是蘇子瞻故實，如吾昔臨郡時，可紀固不少，何為不得預，幸取吾二集觀之，采集中所傳，廣為篇詠，則盡善矣。韓夢覺，且愧且恐，方欲取樊川小畜二集，益為二百詠，會將受代，不暇作，遂并前百詠，皆不敢刊。

東坡雪堂

黃人何號東坡門人何韻斯舉之子也，兵革後，寓居鄂渚，每歲寒食必一歸，紹興戊午，黃守韓之美，重建雪堂，理坡公舊路，時當中春，號適來游，夢坡公告之曰：雪堂基址，比吾頃年差一百二十步，小橋細柳，皆非元所，汝宜正之。夢中歷歷憶所，不少忘，明日往白韓，韓如其言，悉改定。他日有故老唐德明者，八十歲矣，自黃陵來，嘆曰：此處真蘇學士故基也。右二事韓守說

李茂遇仙

濟南李茂，字定國，寓臨安軍營中，以聚學自給，暇則縱游湖山，嘗欲詣淨慈寺，過長橋，於竹徑迷路，見背衣道人，林下斲筍，茂揖之，道人問所往，曰：將往淨慈，瞻禮五百羅漢，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筍，食之甚美，俄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茂皇懼，伏林間，少頃雨止，尋徑而出，至寺門下，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泊歸舍，不復飲食，其從兄大猷，莫為諸王宮教授，將之任，道僕致書，見其顏如桃紅，且能辟穀，以語大猷，大猷至，則已去，云游茅山矣，後又聞入蜀，隱青城山，大猷為梓路提刑，使人至眉訪所在，眉守復書報數年前已輕舉乘雲而去，今唯繪象存。

唐蕭氏女

殿前司遊奕軍卒李立，以貧隸兵籍，日為主將劉馬，嘗至湖山深僻無人處，遇女子，秀麗殊少，類仕宦家人，自適與合，仍以衣服遺之，自是日會其地，且時致錢帛，給用度，立賴是少蘇，其徒積訝之意，必盜也，共自主將，密使察之，無他故，始疑其必有異，因善術者宋安國，試扣焉，宋使呼立，立至，作法召女子，亦來，曰：妾非今世人，蓋唐時蕭家女，立宿生前，乃白侍郎子，相許結昏，未嫁而妾不幸為洛中神物所飲，遂弗克，立力淺薄，展轉墮為馬曹，然妾一念故未嘗捨也，近者與神緣盡，得自由，遍求白氏子，後身到此，乃知為李立，遂與償夙契，憐其苦，是以賜給之爾，宋曰：汝所與物，得非竊取乎？曰：非也，皆取諸豪貴家，有餘者，宋曰：汝可速去，勿復顧戀，恐貽後患，吾當移文東獄，令汝受生，女唯唯，拜謝而退，後果不復見，立貧如初。右二事皆虛

者又以爲神云。公安尉蔡

黃州野人

黃州麻城縣境有秦陵山。邵武人黃志從居之。其地多茂林絕麓。黃常自種蔬其間。百果粟豆成實。每苦爲物所竊。密伺之。見如人而毛者。搏之則逝。追之不及。百計羅絡。因結繩置壙間而獲焉。初不甚了。養之數日。始能言。乃實人也。云我某村陳氏子。年四十餘。靖康之難。全家死于兵。身獨得脫。竄伏山間。山有高嶽。可扳援藤蘿而上。上有草如菴可覆。飢餐少實。木葉渴飲。泉飲之。久而慣習。遍體生毛。亦無疾痛。忘其去家而居深山也。且敏捷如猿猴。黃與之食。又強使受室。久之。膚毛皆脫。不復輕趨。人皆以爲若復縱之還山。或可不死。使之飲食者。欲爲可惜。黃不從。時童邦直爲郡守。外孫王仲共垂侍行。見其事。爲作野人記。并詩云。

史言命術

王垂仲共。南城人。紹興乙丑赴省試。聞術士史言方有聲。往謁之。史問知鄉里。曰。且者仙郡李鼎。周楠。余去病。石仲堪。四先輩來問命。言獨不取石君。餘皆當高過。又詢所業經。曰。習易。史曰。適南劍鄧暉先輩。亦云治易。此人今年當擢第。語能始推王五行。曰。毋諱吾說。君非但今茲不利。後舉亦不得鄉薦。歲在庚午。當再舉。辛未必成就也。王不樂而退。已而六人得失皆驗。所談王後來事。的的不差。既廷對。又與同年鄉人江秉鈞往謁。史已不憶前事。獨云。二君復何問。豈非欲知高下耶。然科級皆不高。王君尙可居黃甲。更有一說。江君生乙巳。帶格角殺。必過房義養者。二人相顧歎異。蓋江本甘氏子。來爲江翁後云。暨唱名。王第四甲。江末等。史生之精妙如此。右一事皆王仲共傳

玉女喜神術

邵武人黃通判。自太平州秩滿。寓居句容縣僧寺。寺與茅山接。一女未出適。輒有孕。父母疑與人爲姦。然女常日不出。亦無男子往來其家者。密詰之。女泣曰。兒實非有過。但每睡時。似夢非夢。必爲一道士迎置靜室中。邀與飲。且行房室之事。以至有身。久負羞恨。而不敢言也。父意茅山方士所爲。乃託故具齋。悉集十里內道流。使女自帷中窺之。果某觀中道士。頎然秀整。類有道者。携問之具伏。遂縛致于縣。縣令考其跡狀。曰。某所行蓋玉女喜神術也。命加械。囚諸獄。道士高吟數語。未絕聲。黑霧四塞。對面不相視。少頃霧散。唯五木狼藉于地。道士不見矣。續文

盱江丁僧

紹興初。盱江城北十五里間。黃氏客邸。有僧過其家。體貌軒昂。云俗姓丁。留數日。白主人曰。入城中行乞。夜即還。凡數月。所得錢物。亦分以與黃。黃異待之。相處益久。出入無所疑。問途。挑其妻。妻年尙少。有容質。既喜僧姿相。又以數得財。故心許而伴拒之。迨闌排僧。闖而入。房內無燈。而自然光明。僧衣金襴袈裟。坐壁間。背蓮華上。頰世所畫佛菩薩。然妻驚竊作禮。僧遽躍下。語之曰。吾非世人。將度汝。汝勿泄。即留與亂。自是每夫出。必往浸久。黃知而詰之。不敢隱。盡以直告。黃怒。設計將捕治。託放出宿密反。人定後。妻又詣

夷堅丁志卷第十九十五事

留估香囊

衛人留估。彥強。年二十餘。進士及第。調官歸鄉。常獨處一室。其地濱水。水次皆菱荷。景趣奇適。忽若有所遇。家人莫得而知也。第怪其入室。卽扇戶。非溫清與賓客至。輒不出。人竊疑之。而不可問。後因易衣浣濯。家人得珠囊於帶間。皆北珠結成。而極圓瑩。深非世能有。所串銀線。柔軟光好。不可名狀。囊中香氣。又特異。持以叩所自來。不肯言。伺間密聽之。時聞弈棋下子聲。遂作計啓關。掩其不備。乃一美婦人對局。見外人至。急趨入屏後。就視之。無所覩。父兄意其鬼魅。深以爲憂。呼方士巫者。治禁百方。終不驗。而估頗兒充壯。了不類困於異物者。及將赴官。始絕不至。所存珠佩。其父遺擲弄海中。估生平康甯無疾。至老嗜欲不衰。年八十餘。尙有少妾十輩。官至中大夫。年幾九十。晚年。人間昔所遇。曰水仙也。當時失不詢名氏。無得而傳。蓋得養生之術於彼云。其曾孫

英華詩詞

紹興英華事。前志屢書。然未嘗聞其能詩詞也。今得兩篇。其詩云。夜雨連空歇曉晴。前山重染一川青。林梢日暖禽聲滑。苦動春心不忍聽。其情春詞云。東風忽起黃昏雨。紅紫飄殘香滿路。凭闌空有惜春心。綠滿枝無處訴。春光背我堂堂去。縱有黃金難買住。欲將春去問殘花。花亦不言春已暮。殊有情致。故或

僧摘語之曰。我夫欲捉汝。爲之奈何。僧曰。汝無愛。闔戶就寢。黃伏戶外側聽。愈怒。欲入而不可。但呼罵之。初亦相應。答已。則其聲漸遠。俄寂然無聞。填壁入。熱火照之。室已虛矣。四壁杳如。僧與妻及器物了不一存。而壁壁無少損。呼集鄰里。追尋到明。皆無音跡。竟莫知所向。越昌縣中說。

江南木客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穢鬼。其神怪甚。多依巖石樹木爲叢祠。村村有之。二浙江東曰五通。江西閩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獨脚五通。名雖不同。其實則一考之傳記。所謂木石之怪。變罔兩及山獺是也。李善注東京賦云。野仲游光。兄弟八人。常在人間作怪害。皆是物云。變幻妖惑。大抵與北方狐魅相似。或能使人乍富。故小人好之。致奉事以祈無妄之福。若微忤其意。則又移奪而之。他遇盛夏。多販易材木於江湖間。隱見不常。人絕畏懼。至不敢斥言。祀賽惟謹。尤喜淫。或爲士大夫美男子。或隨人心所喜慕而化形。或止見本形。至者如猴。如龍。如蛟。如蛇。如蠅。體相不一。皆趨捷勁健。冷若冰鐵。陽道壯偉。婦女遭之者。率厭苦不堪。羸悴無色。精神奄然。有轉而爲坐者。人指以爲仙。謂逢忤而病者爲仙病。又有三五日至旬月。假臥不起。如死而復蘇者。自言身在華屋洞戶。與貴人驢狎。亦有攝藏挾去。累日方出者。亦有相遇。即發狂易。性理乖亂。不可療者。所淫據者。非皆好女子。神言宿契當爾。不然。不得近也。交際訖事。遺精如墨水。多感孕成胎。怪媚百端。今紀十餘事于此。建昌軍城西北隅兵馬監押麻。本吏人曹氏居室。籍人于官。屋後有小祠。來者多爲所擾。趨宥之。女已嫁。與夫侍父行。爲所迷。至白晝出與接。不見其形。但聞女悲泣呻吟。手足攪亂。叫言人來。逼已去而視之。遺灑正黑。淡液衣被中。女竟死。趙不訥。妻年可三十許。有姿態。嘗奏瀾欲起。鬚忽爲橫木所串。開于屋梁上。絕叫求救。人爲解免。便得病。才數日死。南城尉耿弁。妻吳。有祟孕。臨產痛不可忍。呼僧誦孔雀咒。吞符乃下。鬼雖遍體皆毛。陳氏女未嫁而孕。既嫁。產肉塊如紫帛。包裹衣物者。畏而瘞之。女亦死。魏氏妻生子。形如人而絕醜惡。泊長不畏寒暑。霜天能浴。翁一八郎。妻歲年少。乾道癸巳。遇男子。每夕來同宿。夫元不知。雖在房常擲置地上。或戶外。初亦問覺。但睡醒則不在床。歲孕三年。至道熙乙未秋。產塊如斗大。弃之溪流。尋亦死。饒氏婦王。在家爲女時。已有感。既嫁。亦來。遂見形。顏色秀麗如婦人。鮮衣華飾。與人語笑。外客至。則相與釘釘蔬果。若家人然。少拂之。卽擲沙礫。作風火。置人矢牛糞於飲食中。莫不懼畏。後遣歸其父母家。禍乃息。王不知所終。李一妻黃。劉十八妻周。生子如猪。毛甚長。墮地能跳。一死。一失所在。黃氏妻是夜遇物如蟻。而長大。通與交孕。過期乃生。得一青物。類其父。胡氏妻黃。孕不產。占之。巫云。已在雲頭上受喜。神欲迎之。不可爲也。果死。新城縣中田村民。李氏妻生子。軀幹瘦小。面目睚眦如猴。手足指僅寸。不類人。三弟皆然。今五六十歲。南豐縣京源村民。丘氏妻孕十年。兒時時腹中作聲。母欲出門。胎必騰踏。痛至徹心。不出方止。後產一赤猴。色如血。弃之野。母幸獨存。宜黃縣下潦村民。袁氏女。汲水門外井中。爲大蛇。纏繞仆地。遂與接。束之。困急。女號啼宛轉。家人驚。召巫。巫云。是木客所爲。不可殺。久當自去。薄暮乃解。兒女歸。色萎如蠟。病瘳。月乃瘳。顏狀終不復舊。成癡人矣。

鬼卒渡溪

紹興癸酉。新城縣村渡。月明中。漁人繫舟將歸。聞隔岸人喚船欲渡。就之。則皆文身荷兵刃者。二十餘輩。意其秦卒也。不暇問。而載之。既濟。探囊予錢。登岸謝別而去。平時兵卒經過。未嘗有也。漁人既喜且訝。明日視其錢。皆紙也。始悟其鬼。越昌縣中說。

龍門山

南城縣東百餘里龍門山。山頗有寺。幽僻孤寂。人跡罕至。獨一僧居焉。客僧過之。留宿他室。與主僧房相去差遠。既寢。聞戶外人呼聲驚怪。不敢起。須臾門軋然自開。客悸甚。不敢喘息。急下床欲走。門已爲巨石所塞矣。大呼移時。主僧始應。甫問答間。石忽不見。而門開如初。客不復能寐。往即主僧宿焉。且詢其怪。曰。山鬼所爲也。前後見此事甚衆。但不能相犯云。越昌縣中說。

柳卒唐頗

南唐柳某。宣和五年。爲郴州戶曹掾。時宰城卒唐勝。出處詭異。語默不常。若病風狂者。人目之爲唐頗。有母無妻子。嘗以過逃去。久乃從蘇仙山白鹿洞中出。言洞中大有佳境。山川邑屋。別一人間也。或問爾何不遂留。曰。老母在。安可不歸。異時去未爲晚。細扣之。則不答。喜飲酒。常以馬通及蛇。實于懷。語人索酒。若呼與之酒。雖副以糞穢。亦不拒。嘗攜毒虺來。接應。接呼至庭下。酌大白飲之。唐欣然一吸而盡。取虺齧食。留其半。曰。姑藏之。以俟晚飲。每醉後。輒坦其腹。使人以鐵椎撞之。如擊木石。顏色略不變。後不知所終。越昌縣中說。

復塘龍珠

豫章武甯縣復塘村。乾道己丑歲七月二十一日。白晝雷雨大作。數牧童放牛壠上。見西北方電光中。二龍鬬良久。東南震響數聲。起。遂退之。二龍奔逃。墜一物於半空中。大如車輪。上下凡數十而不止。少頃。紅霞白雲。盤旋圍繞。竟不得上。遂墮田間。其光漸微。僅若扁卵。大圓明如珠。衆童競取之。二樵者見其爭不已。爲擊以斧。欲碎而分之。極力不少傷。相近富人余氏。聞之來觀。見光采異常。知其龍珠也。易以數十錢。映空而視。中有仙女焉。遂爲所得。府帥吳明可。帶給事。聞而訪之。余氏以僞珠塞命。吳亦不復取。自此後。邑境連年水災。繼以荒旱。莫映其故也。

建昌犀石

建昌縣富民有不肖子。常亡賴。縱飲。因大醉臥路旁。既醒。見一石如盤。大。纒富可愛。日光射其中。有物焉。審視之。則犀牛也。不甚以爲貴。持往江州。德安潘氏者。奇之。餉錢十萬。取其石。後其父聞而索之。已無及矣。時乾道五年八月也。

陳氏妻

新淦民陳氏。所居在修德鄉之郭下里。隆興初元。妻爲物所魅。經數年。百方禳逐弗効。夫問之。汝當日所見幾何人。厥狀何如。妻曰。先有白衣人。強我同寢。我每積麻時。老嫗必來伴績。仍攜兩童爲執。無日不

然姑亦苦之謂婦曰若至當報我婦奉教會婦入室走白姑姑挾刀徑往寢帳婦正理麻即斫之婦示以囊金曰所為來欲富汝家安得殺我姑遂止轉眼間已滅不見陳曰妖易治爾磨刀授妻曰白衣至便斫之妻如言舉刃中肩怪走而婦至焉曰郎與若相處許久今乃謀殺之何無人情如此使在家受盡楚痛展轉不能亦不恨汝令我來覓藥妻不應刀猶在手伺隙刺其脇婦奔大山風掀裙起狐尾露焉俄兩女盡哭而至曰汝已傷我郎君又傷我婆婆可謂無義妻連斫之皆化為石自是絕不來

謝生靈柑

温州民謝生母老病不肯服藥以夏月思生柑不曾飢渴謝生搏手無策家有小園種此果乃夜拜樹下膝為之穿裂詰旦已熟繫結丹實數顆跪摘以奉母食之痼疾遂瘳聞者傳為孝感遠近士大夫爭賦詩詞歌誦其美目曰靈柑詩軸郡守王溉異澤詒書它邦夸廣其事惜不上諸朝揭之史策使繼姜詩孟宗之芳塵以示不朽時淳熙十四年也

許德和麥

樂平明口人許德和開城下米麥價高令幹僕道德押一船出糶既至而價復增德用沙礫拌和以與人每一石又贏五升不數日貨盡載錢回甫及家天氣正好晴或變陰暗雷風掀其身於田畝間即時震死

夷堅丁志卷第二十五

郎慶妻

臨川靈工黃生旅遊如廣昌至秩巴寨卒長郎慶館之中夕一婦人出燈下頗可悅乘醉挑之欣然相就詢其誰家人曰主家婦也自是每夕至黃或寤索必竊資給之留連半年漸奄奄病悴慶問之不肯言初慶嘗與倡賤妻不勝忿妬自經死于房雖葬猶數為影響虛其室莫敢居而黃居之慶意其鬼也告之故始以實言慶向空中唾罵之徒黃出寓旅舍是夕復來黃方謀畏避婦曰無用避我我豈忍害子子雖遁我亦來黃不得已留與宿益久黃終慮其害己馳還鄉中途憩泊納涼桑下婦又至曰是賊太無情相與好合許時無一分顧戀意忍弄我邪宜速反黃不敢答但冥心禱天地默誦經婦忽長吁曰此我過也初不合迷謬至逢今日沒前程否產何足慕我獨不能別擇偶乎遂去其怪始絕

黃資深

黃資深秀才廣昌人館于鄉里王氏去主家百步許有婦人自言主家女來與亂既久遂病瘵主人疑焉子弟於薄暮見牡狗銜酒器人立而扣館門匿跡窺之黃啓戶延入俄則飲食語笑聲亦未敢呼問明日密詢之諱拒甚力是日且晚狗趨屋後山間久不返子弟隨觀其所為乃入破家中戴獨帽而出急逐之奔而走追擊以杖殺而曳歸剖其腹似有孕一物如皮毬膜裏皆精液凝結如乳即煮熱之加糖醃託為

野物以啗黃婦人遂不至黃他日始知其詳大驚愧然所患瘵疾亦愈

蛇妖

蛇最能為妖化形魅人傳記多載亦有其形親與婦女交會者南城縣東五十里大竹村建炎間民家少婦因歸甯行兩山間聞林中有聲回顧見大蛇在後婦驚走蛇昂首張口疾追及繞而淫之婦宛轉不得脫叫呼求救見者奔告其家鄰里皆來赴莫能措手盡夜至旦乃去又據口寶慈觀側田家胡氏婦年少白哲春月餉田去家數里負擔行山麓過叢薄中蛇追之婦奔擔走未百步驚顛而仆為所及以身圍繞舉尾囊袋其捷如手袋皆破裂淫接甚久其夫訝餉不至歸就食至則見之憤恚不知所出呼數十人持杖來救蛇對衆舉首怒目呀口吐氣蓬勃如煙衆股栗莫敢前但熟視遠伺而已數日乃去婦因臥不起形腫腹脹津沫狼藉昇歸下五色汁斗餘病逾年色如蠟宜黃縣富家居近山女刺繡開窗每見一蛇相顧咽間有聲鳴其傍伺左右無人疾走入室徑就女為淫時以吻接女口又引首搭肩如並頭狀女啼呼宛轉不忍聞家人環視欲殺蛇恐并及女交訖乃去遂妊娠十月產蛇纏數十兩豐縣葉落坑紹興丁丑歲董氏婦夏日浴溪中遇黑衣男子與野合又同歸舍坐臥房內家人但見長黑蛇亦不敢殺七日而後去婦蓋不知為異物也此四女婦皆存道士黃師學說

二狗怪

臨川縣曹舍村吳氏女未嫁而孕父母責之女云每夕黃昏後有黃衣人踰牆推戶入強我與交因遂成孕家人密伺之果如女言將入迎搗以刃即死取火照視乃鄰家老黃狗也以藥去其胎得異雞焉南城竹油村田家嘗失少婦尋捕無迹半月而後歸云為烏衣官人引入山處大屋下飲宴相歡不知何人也自是常常去之或至旬日家人以為山鬼率鄰里壯男子深入探逐正見大石穴如屋黑狗抱婦酣寢不虞人至無復能化形遂擊殺之以婦歸

紅葉入懷

撫州金溪士人藍獻卿妻頗有姿貌與夫歸甯母家肩輿行途中風雨暴作空中飄紅葉冉冉入懷鮮紅可愛撫既捨至夜恍惚間有人登床與接及明告其夫俄得狂疾言語錯亂被髮裸跣不可制藍大以爲撓醫巫無所施其伎了不知何物為妖也宋編

楊氏瘋神

南城楊氏家頗富長子不肯父逐之天寒無所向入所貯牛糞屋中藉草而寢霜重月明寒不得寐忽一虎躍而來翼從數鬼皆偃也直趨屋所取草鼓舞為戲子不敢喘俄黑雲動風咫尺驟風虎若被物逐倉皇走衆俛亦散既神人傳呼而至命喚土地神老叟出拜神人責之曰汝受楊氏祭祀有年矣公縱虎為暴耶君幾為所食致煩吾出神兵驅之汝可謂不職矣吾乃其家衛君司命也汝識乎土地謝罪而退明日起視外有虎迹草皆散擲地上後其父怒解子得歸具言之由是事龍益謹宋編

姚師文

姚師文南城人。建炎初登第。得宜春尉以死。家之田園。先以歲饑。盡產去。而稅存。妻弱子幼。莫知買者。主名。閱十餘年。負官物至多。邑令李鼎治通。繫姚子於獄。累月。會歲盡。鼎憐其貧窮。使召保任。立期暫歸。子至家。除夜無以享。獨持飯一器。祀其父。告以久囚不能輸稅之故。哀號不已。屋上忽有人呼小名。驚視之。父衣公服立。索紙墨筆。視子欲梯而上。止之曰。幽明異途。不宜相近。第置四物。簾間可也。子退。忍淚屏息。遙望之。姚稍步及簾。就膝書滿紙。擲下。俯拾之際。父遂不見。新歲持死父書至邑。邑宰讀所書。某田歸某家。稅當若干。逮通人至。皆駭異。承伏。子乃得免。子婦之父。董在臨川。素相善。亦往訪之。空中出語。相勞如平生。且請具酒席。董曰。不見形。董曰。以何禮為席。曰。與生人等耳。董如言。相對盡敬。不敢少慢。又語及教子。為出論題。說題意。主張有條理。罷酒。始辭去。仍囑善護其子。自此寂然。(原闕十二行)

朱承謙

南豐朱氏之祖。賦字器之。就館於村墅。嘗告歸邑居。中道如廁。見一農夫自縊。而氣未絕。急呼傍近人。共救解之。既得活。詢其故。曰。負租坐繫。負不能輸。雖幸責任給限。竟無以自脫。至於就死。豈他所欲哉。問所負幾何。曰。得數千錢。便了。特無所從出。朱隨身賈挾。謹有此數。悉與之。不告姓名而行。歲夕無以祭神。亦不悔也。後以累舉恩。至承謙。郎生五子。京至國子司業。彥終待制。襄為郎官。襄至郡守。皆知名。當世朱公清健康甯。及見諸子。達官享甘旨。年八十有餘。乃卒。里中人至今能言之。

巴山蛇

崇仁縣農家子。婦頗少艾。因往屋後暴衣。不還。求之鄰里。及其父母家。皆不見。遂詣縣告。縣為下里正。揭賞搜捕。閱半月弗得。其家在巴山下十里。山絕高峻。樵者負薪。至半嶺。望絕壁崑崙。若皂衣人擁抱婦人坐者。疑此是也。置薪于地。尋磴道攀援而上。稍近。兩人俱入穴中。穴深不可測。樵歸報厥夫。意為惡子竊負而逃者。時日已夕。不克往。至明。家人率樵至其處。偵視莫敢入。或云。穴深且暗。非人能處。殆妖魅所為。宜委諸巫覡。聞樂安詹生。素善術。亟招致之。詹被髮銜刀。禹步作法。先擲布巾入。須臾青氣一道如煙。吹巾出。又脫冠服。擲下。亦為氣所却。詹不得已。裸身持刀。躍而下。穴廣袤如數間。屋盤石如牀。婦人仰臥。大蛇纏其身。奮起欲鬪。詹揮刀排墮床下。挾婦人相繼躍出。婦色黃如紙。瞑目垂死。詹為毒氣薰觸。困臥久乃蘇。含水噴婦。婦即活。歸之明日。始能言。云。初暴衣時。為皂衣人隔離相誘。不覺與俱行。亦不知登山履危。但在高堂華屋內。與其寢處。飢則不物如餽。與我食。食已即飽。心常迷蒙。殊不悟其為異類也。鄉人共請詹盡蛇命。詹曰。吾只能禁使勿出。不能殺也。乃施符穴口鎖之。自是亦絕。

與國道人

劉大夫子昂。為贛州興國宰。一子年十七八歲。嘗出書館中。見醉人醉于階下。令掖出。則常日在市貨藥道人也。明日復然。疑其異人。命扶入齋舍。揖使坐。焚香作禮。道人曰。郎年少。拜我何為。且何所求也。劉曰。某觀先生必非尋常人。願求秘術。道人笑探布囊。取文字三卷。絨其二。皆長二寸許。僅如指大。堅紫若木石。悉以授之。戒曰。謹守謹。勿遺失。勿泄於人。先取不封一卷。敬行之。餘以次啓視。書盡則事成矣。丁

甯反復。乃去。劉大喜。退發其書。皆符籙呪術也。依法稍行之。無不立驗。呪一棗實水缸中。試飲病者。無新故癘。輒愈。請水者雲集。父聞之。大以為憂。詢小吏得其實。索書欲觀。子不敢隱。取以示。即命焚之。火畢室有聲如雷。少頃神將數輩。如世所繪六丁力士者。涕泣辭訣。謂子昂曰。明府誤矣。賢子當積功行而得道。今乃如此。何不祥甚邪。豈惟不得道。將致禍。某年受大難。不可禳也。言訖。隱不見。及期。子果死。

陳磨鏡

衡州陳道人。以磨鏡為業。中年忽盲。但日凭妻肩。行於市。嘗到衡山。覺有指其背。曰。陳翁。明且出郭相尋。無失約。明將往。妻止之。曰。盤寇方擾。安撫李尚書。以重賞募級。或有殺平人以應令。汝設遭此。奈何。遂已。明日復遇之。約如初。且責其失信。陳語其故。曰。明日但出。無害也。乃如之。至則一道人。攜陳手行官道上。詣粉墻後。附耳語。俄傾別去。不知所言何事也。自是陳不復出。獨令妻自行磨鏡。以取給。而閉戶端坐。過百日。雙目瞭然復明。顏色潤澤如少年時。頗能談人未來事。至今猶往來湖湘間。右二事

烏山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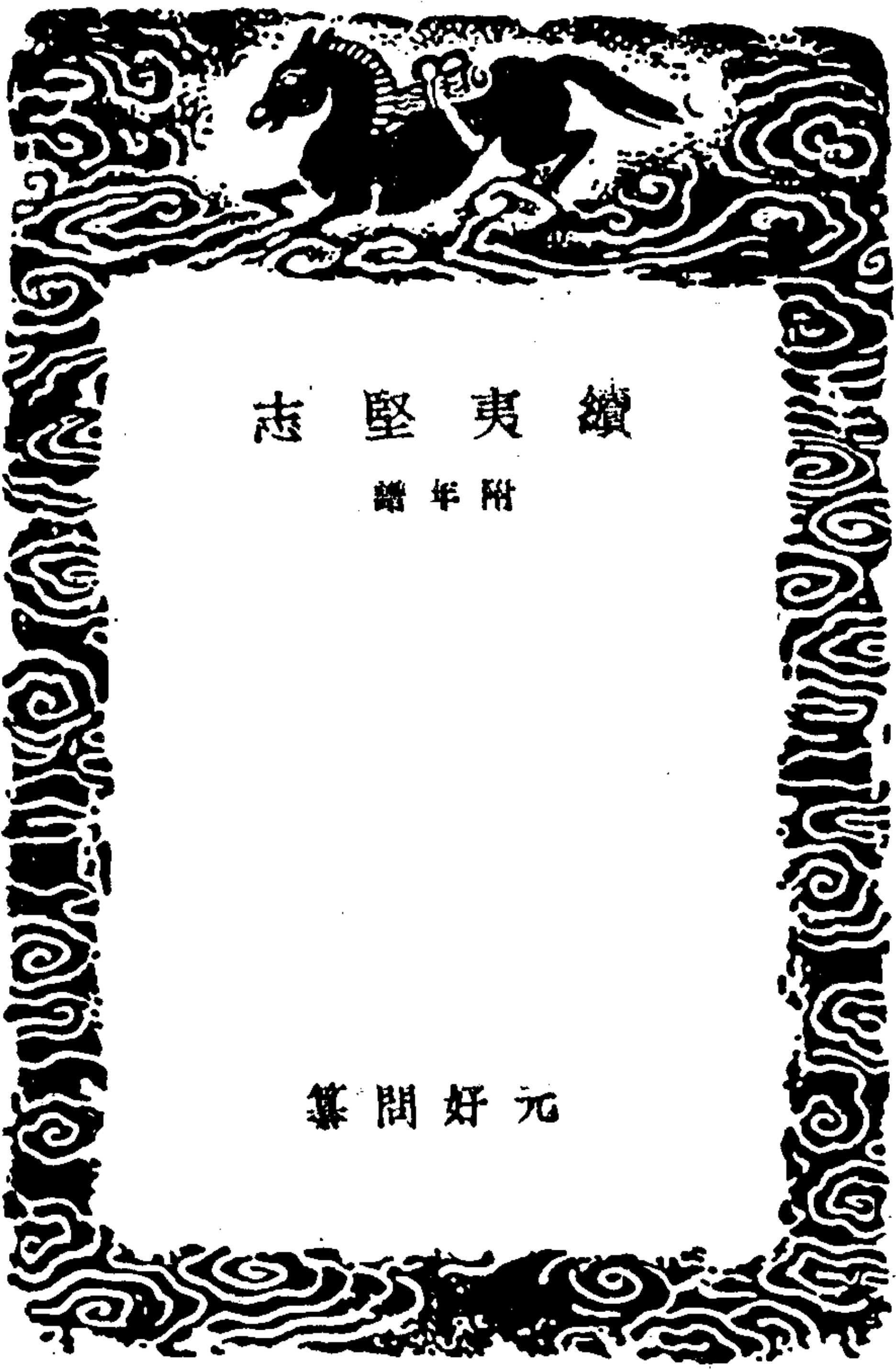
新建烏山村。乾道辛卯歲。邑境饑疫。有田家十餘口盡死。唯老媼與小孫在。未幾。媼亦死。孫力疾出。哀祈鄰里。丐掩葬。皆畏病染。不肯往。越五日。媼手足微動。俄體煖目開。遂復活。孫掖起坐。問之。曰。數日何所往。若外人肯相助。則入土矣。幸而不至。豈非天乎。媼曰。我不覺知。但見人喚我去。仍擔我破籠。隨行到橋邊。一人自橋而下。令留住行李。使行橋上。願來者紛紛。在泥在水。舉足如陷。不暇問。前詣官府。朱扉洞開。門內朱紫衣冠。緇黃男女。被驅逐甚衆。路逢縣中舊識吏。問是何處。吏曰。非汝所知。汝不合來。此皆是劫會中人。五百年當一小劫。吾掌絳絹紙三等簿。紙簿勾已盡。絹簿亦勾半。汝係簿內人。然未當至。宜急回。使人引出。復過橋。守者舉手加額曰。還爾籠。爾有善心。脫此劫會。吾為爾喜。今速歸救爾屋宅。遂失脚墮橋下。乃甦。身微

陳巫女

南城士人于仲德。為子新納婦陳氏。陳世為巫女。在家時。嘗許以事神。既嫁。神日來感蠱之。每至。必一大踣踴前導。陳則盛飾入室。以須。乘皆見犬不見人。踰時始去。于氏以為禱。召道士奏章告天。陳稍甦。自言比苦心志。罔不憶人事。唯覺在朱門洞戶宮室之中。服飾供帳。華麗煥好。一美男子。如貴人。相與燕處。如是甚久。其母忽怒。呼謂子曰。不合留婦人於此。今上天有命。汝將奈何。盡以平日所積錢。為自脫計。子亦甚懼。遂云急遣歸。自爾復常。于氏父子計以婦本巫家。故為神所擾。不若及其無恙時。善遣之。遂令歸父母家。竟復便為巫。上三

雪中鬼迹

紹興庚午歲十一月。建昌新城縣永安村。風雪大作。半夜。村中聞數百人行聲。或語或笑。或歌或哭。雜擾勿遽。不甚明了。莫不駭怪。而疑寒陰翳。咫尺莫辨。有膽者開門諦視。略無所覩。明且雪深尺餘。雪中迹如兵馬所經。人畜鳥獸之蹤相半。或流血污染。如此幾十許里。入深山乃絕。自十八歲至此。除路當一步外。皆建昌士人。歸城者。轉為子。見



續夷堅志

附年譜

元好問纂

序

遺山先生當金源末造。備位下僚。浮湛散秩。游登左司。旋遭喪亂。淪落以終。晚年以著述自任。頗有志於國史。又爲人所沮。詩文之外。寄意於中州一集。文人少達而多窮。不信然哉。此夷堅志雖續洪氏而適當百六之會。災變頻仍。五行乖舛。有開必先。動關運會。非弔詭之厄言。實戰祥之外乘。不賢識小。又何譏焉。僕來豫。築通守慶出以相跡。乃其尊甫篤圃先生讀易樓藏本。書凡二卷。而宋子虛。王起善。二跋皆云四卷。又稱其別有自序。而卷中無之。不復可考矣。書中大半東京瑣事。余初來。願資聞見。因爲較其訛脫。仍分四卷。以還舊觀。手抄付梓。且依翁氏所輯遺山年譜。略爲表系。以附於後。庶覽者粗悉其平生云。嘉慶戊辰冬日。杭郡余集書於大梁書院。

續夷堅志序

有金元遺山先生。具班馬之才。閱滄桑之變。隱居不仕。著述自娛。凡四方碑版銘章。靡不奔走其門。初嘗以國史爲己任。不幸未與纂脩。乃築野史亭于家。宋推故君臣遺言。往往以自論撰。爲藏山傳人計。又以其緒餘作爲此書。其名雖續洪氏。而所記皆中原陸沈時事。耳聞目見。纖細畢書。可使善者勸而惡者懲。非齊諸志怪比也。先君子舊藏二卷。有王起善。宋子虛諸跋。而佚其自序。余竊仕中州。以此書所載。半大河南北事。因備之以資檢閱。嘉慶戊辰。余秋室太史聞而借觀。復據王。宋二跋。釐爲四卷。且益以翁氏所輯年譜。鑲板于大梁書院。秋室歸而板爲王六泉明府所得。今載往蜀中矣。中州印本。故屬寥寥。好事者往往以不得披覽爲歎。茲就書院本重加校正。以付剞劂。蓋不欲效中郎之獨秘云。皇清道光十年歲在庚寅夏閏月。東海松柏心道人榮譽序。

九

續夷堅志 本傳

于所書之後云。是年花朝日。吳下王東起善願。

二



本傳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巖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四。從陳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為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鄉令。正大中。為南陽令。天與中。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為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削。巧綺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為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志。盡趨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變及漢。唐。國亡史作。已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為撰述。既而為樂國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脩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于抄北地遺本。續夷堅志四冊。實遺山先生所撰也。至正戊子。武林新刻金史。因獲一觀。謹錄此傳附

續夷堅志 本傳

一

續夷堅志卷一

全太原元好問裕之纂 長白榮 譽子譽校

鎮庫寶 趙王鎔煉丹成。不及餌。藏之鎮州庫藏中者。餘三百年。貞祐初。真定元帥三喜棄城。取之以行。行及平陽。為胥莘公所劫。收之。丹入汴京。下豐衍庫。收名色謂之鎮庫寶。京城變後。子同戶部主事劉查卿往觀之。丹以漆櫃盛。旁畫廣成子問道像。中復有漆合。高五寸。闊三寸。合蓋上作九環。外八中一。以金塗之。各有流去聲。道相貫。環中作小孔。子意其為九轉也。合中復有銀合盛丹。合蓋上鑲佛一。左龍右鳳。在佛座下。亦皆金塗。開視。丹體殊輕。周匝合中。色如棗皮漆。而裂璽縱橫。絕不與今世丹砂相似。子意頗輕之。問主庫者。此有何異。曰。無他。但陰晦中恒出光怪。如火起然耳。壬辰年親見。

金獅狂

正大初。張聖俞客舞陽縣北街。一日。家婢從一弓手家買得一牛腰腎。以刀割之。刀不能入。剝視之。得一石。作獅形。色如泥金所塗。前一蹄屈向內。一蹄枕之。而睡。夜夜有光。高二寸餘。殆乘異氣所化。聖俞與吳收之。不知今存否也。聖俞賦。

康李夢應

續夷堅志 卷一

一

康伯祿李欽叔壬辰冬十二月行部河中先城未破一日康與欽叔求夢於其神伯祿夢城墮破爭船落水...

包女得嫁

世俗傳包希文以正直主東岳速報司山野小民無不知者庚子秋太安界南征兵掠一婦遺云是希文孫女...

蠶中蟲

吾州會長老住飛狐之園崖初入院與座僧白廚堂一鑊可供千人燃火則有聲今二年矣人以為釜鳴不祥...

王增壽外力

秀容東南雙堡王增壽號為外力善角觥人莫能敵太和末官括脫增壽作詭計釘去雙脫足令跛自羊頭村背負...

石中蛇蠍

太和中柏山長老志賢住西京東堂常住足備即棄去修渾源樂安橋嶺路槌破一牛心大石中有蛇蠍相吞...

任氏翁媪

定襄沙村樊帥所居說里中任實泊其妻張氏七十三歲同年月日時生復同年月日時死古今所無有...

鄭叟犯土禁

平與南頭村鄭二翁貧性強不信禁忌太和八年其家東南有所興造或言是太歲所在不可犯鄭云我即太歲...

張童入冥

平與南頭村張老者以捕鴉為業故人目為鴉執年已老止一兒成童矣一旦死翁媪自念老無所倚號哭...

土禁二

乙巳春懷州一花門生率僕掘地得肉塊一枚其大三四升許以刀割之肉如羊有腐膜僕言土中肉塊人言...

羣龍

癸卯初有龍數十萬從內鄉陝石入西南山衝校並進行既遠羣皆出血有羸劣而死者羣龍自食之州縣有文移傳報...

刀生花

濟源關侯廟大刀辛丑歲忽生花十許莖各長一指纖細如髮莖色微綠其顛作細白花大于黍米予同舍李慶之子正甫為予言...

產龍

平定葦泊村乙巳夏一婦名馬師婆年五十許懷孕六年有餘今年方產一龍官司問所由此婦說懷孕至三四年不產...

蕭下異政

蕭下真祐中為壽州一日楊津巡邏回忽馬前一黃犬掉尾馴擾且走且顧如欲導人者下遣二卒隨之徑至西河岸...

又有周立采薪州西新寺灘。為虎所食。立妻泣訴於下。下曰。吾為爾一行。率僕十餘輩。馳至新寺灘。獲薄聞見一虎。帖耳瞑目。徐行而前。若有鬼神驅執者。下以一矢斃之。剖其腹中。環放在身。而司農無之。其土中血肉。

何信叔許州人。承安中進士。崇慶初。以父憂居鄉里。庭中宵夜見光。信叔曰。此寶器也。率僕僕掘之。深丈餘。得肉塊一。如益益。大家大駭。亟命埋之。信叔尋以疾亡。妻及家屬十餘人相繼歿。識者謂肉塊太歲也。禍將發。故光怪先見。

玉食之禍

燕人劉伯魚。以貨雄大定間。性資豪侈。非珍膳不下筯。開舍數百人。悉召尚食諸人居之。且時有賄賂。問知肉食之品。或一二效之。既老而病。財日削。鬱鬱以死。十數年後。兩兒行丐於市。玉食之禍。耳目所見。不知其幾人。聊記此耳。二事亦可異云。

京娘墓

都轉運使王宗元老之父。任平山令。元老年二十許。初就舉。遺棄業縣麻之後園。一日晚。步花石間。與一女子遇。問其姓名。云。我前任楊令女。元老悅其雅秀。微言挑之。女不怒而笑。因與之合。他日寒食。元老為友招擊丸於園西隙地。僕有指京娘墓高場者。元老因問京娘為誰。同輩言前令楊公幼女。字曰京娘。方笄而死。葬此。元老聞楊令之女。心始疑之。歸坐書舍。少頃。女至。嬌啼宛轉。將進復止。謂元老曰。君已知我。復何言也。幽明異路。亦難久處。今試期在。君必登科。中間小有齟齬。至如有疾。亦當力疾而往。當見君。遂陽道中。言訖而去。元老尋病。父母不欲令就舉。月餘小愈。元老銳意請行。以車載之。途次遼河。泥濘。車不能進。同行者驅馬就道。車獨行數里而軸折。元老憂不知所為。忽有田夫腰斤斧負軸而來。問之。匠者也。元老歎曰。此地前後二百里無民居。今與匠者值。非陰相耶。治軸訖。將行。俄見一車中人。即京娘也。元老驚喜曰。爾亦至此乎。京娘曰。君不記遼陽道中相見之語乎。知君有難。故來相慰耳。元老聞。我前途所至。可得知否。京娘即登車。第言尙書珍重而已。元老不數日。遂上京。擢第。明昌中。為運使。車駕享太室。攝禮部尙書。數日而薨。

神霄丹寶

宜和方士。燒水銀為黃金。鑄為錢。在神霄者。其文曰神霄丹寶。五福者。曰五福丹寶。太乙者亦如之。汴梁下。錢歸內府。海陵以賜幸臣。得者以為帽。服之不中。嗚云。內藏庫使五福孫說。

稻畫

西京田叟。自號瓦盆子。年七十餘。所作粳民圖。青綠為地。稻樁皮為之。暗室中作小窠。取明。與主客談笑。為之。膏於袖中。招數枚。亂擲客衣上。客以為真。而拾之。其伎如此。性剛狃。自神其藝。不輕與人。己所不欲。雖千金不就也。董稻畫不見於舊傳。當自此人始耳。事見平陽都運使張伯英文。

枸杞

太和初。定陶古城崩。推出一枸杞根。方廣一尺許。作臥狗狀。足尾皆具。背亦有細毛。背上一枝直出。縣外一農家得之。里社傳玩。尋為縣官所奪。崔君佐見此時十五六矣。

詩識

梁仲經赴官咸平道中。有詩云。山雲欲雨花先慘。客路無人鳥亦悲。劉御史雲卿詩。壞壁秋燈挑夢破。老梧寒雨滴愁生。李治中平甫云。落葉墻不盡。寒花看即休。未幾皆下世。殆詩識也。至如楊敏行。世眼云。身如蟬蛻一榻上。夢逐楊花千里飛。真鬼語。何識之有。

敏之兄詩識

敏之兄。貞祐元年。癸酉中秋日。約與王元卿。田德秀。田獻卿。輩燕集。而其夜陰晦。能敏之有詩云。佳辰無物慰相思。先賞空吟昨夜詩。莫倦更深仍坐待。密雲還有暫開時。王田戲曰。詩境不開。卿君才盡。耶敏之嘆曰。我得年僅三十。境界得開。卿否。明年。遭城陷之禍。年才三十二。

中伯勝詩

高平。申萬全。字伯勝。正大中。以史院編脩官。從宗室慶山南征。道中有詩云。回首西風謝故塵。崎嶇又復逐戎車。人生行止元無定。一葦江湖聽所如。不數日。濶淮水死。

天慶鶴降

忻州西城半在九龍岡之上。置宣聖廟。鐵佛寺。天慶觀。為州之鎮。天慶觀老君殿。尊像極高。大唐七帝列侍。父老云。是神人所觀。昔天福二年。重修。每歲二月十五日。道家號貞元節。是日。有鶴來會。多至數十。亦不絕。一二。翔舞壇殿之上。良久乃去。州人聚觀。旁近城上。州刺史約先見鶴者。有賞。四遠黃冠及游客來者。三日不絕。貞祐兵亂。殿廢。鶴遂不至。

告成旱魃

貞祐初。洛陽界夏旱甚。登封西四十里。告成人。傳有旱魃為虐。父老云。旱魃至。必有火先隨之。命少年輩。合昏後。憑高望之。果見火光入一農民家。隨以大楮擊之。火燄散亂。有聲如馳。古人說。旱魃長三尺。其行如風。至於有馳聲。則不載也。

五兒當是其名

太原廟學。舊有鬼婦人。是宋且提利妾。為正室妒。捶而死。倒埋學旁。其處有桑生焉。此鬼時入齋舍。與人戲語。然不為祟也。大定中有數人。夜宿時習齋。三更後。忽聞廳外履聲。須臾入齋。以手徧拊睡者云。此人及第。此人不及第。既而曰。休驚休驚也。及至後。皆如其言。學正馬持正。與文廟殿國華。郭及之。

王氏金馬

太原王氏。上世業醫。有陰德。聞里中。至君玉之父。翁母皆敬神佛。一淨室中。安置經像。扇鑰甚嚴。于灑掃。母亦親為之。一日晚。入室中焚香。忽供几下一細小物。跳躍而出。有光隨之。須臾。作聲如馬嘶。母起立。祝曰。古老傳有金馬駒。今真見之。果欲送福。來老婦衣襟中。即以襟迎之。此物一跳而上。視之。金馬也。君玉

以天眷二年第器玉汝五皇統元年相次科第鄉人榮之號三桂王氏府尹並以三桂名所居之坊翁四子三子登科一子以蔭補至其孫仲澤復為名進士文章政事談辨字畫大為時輩所推金馬方廣三寸金作紫羅色項頸微高尾上揭如艾炷神股圓滑兵亂之後予曾見之澤州清廟房約為賦金馬辭也

王雲鶴

王中立字湯臣崑山人博覽強記問無不知少日治易有聲場屋家豪於財客日橫門延待備極豐腆其自奉則日食淡湯餅一杯而已年未四十喪妻不娶亦不就舉獨處一室中如僧如是三四年乃出時人覺其談吐高闊詩畫超絕若有物附之者問之不言也大安初遇開開趙公於平定遺之詩曰寄與開開傲浪仙狂隨詩酒隨凡緣黃塵遮斷來時路不到蓬山五百年因言唐士大夫五百人皆仙人謫降為世味所著亦有迷而不返者如公與我皆是也一日來都下館於開開公家中秋詩有印透山河影照開天地心人世有昏曉我胸無古今之句開開大奇之因索墨水一盃如言與之明且告而去壁間留古鶴二字廣長一尺墨水且不知何物書也少之先生從外來問所以然不答題其旁云天地之間一古鶴醒來不記醉中書旁人錯比神仙字只恐神仙字不如先生詩如醉袖舞嫌天地窄詩情狂壓海山平忽經風浪耳邊過不覺神形來世中因君感激從君說擊破機關我亦驚此類甚多人有問世外事者亦一二言之好作雙窠大字勢極飛動開開極愛之屏山李之純嘗見先生商略前代人物引先儒論議數十條在目前如人人自相詰難然後以己意斷之以為辨傳中第一流也臨終預刻死期如言而逝年四十九晚年身名雲鶴號擬樹道人人物如世畫呂公肩微發耳

董國華

董文甫字國華潞人承安中進士資淳質泊於世味人知重之而不知其何所得也子安仁亦學道閉居寶豐父子閉戶讀書朝夕不給安如也先生歷金昌府判官禮部員外正大中以公事至杞縣自知死期作書與家人及同官又與杞縣令佐詩多至三十餘首書畢坐化

衛文仲

衛文仲襄城人承安中進士性好淡泊讀書學道故仕宦不進平居好歌東坡赤壁詞臨終沐浴易衣召家人告以後事即命閉戶危坐牀上誦赤壁詞又歌末後二句歌罷怡然而逝

一行墓石記

劉太博機貞祐兵亂後自管湖州刺史遷濟州民居官舍皆被焚機復立州宅掘一黃土坡偶值古塚乃唐一行禪師墓有石記云劉機嘗破吾墓

明月泉

明月泉在五臺山中入至泉所以紗帛障眼視泉水或見月在水中故泉以為號歷數千百人乃一二見之大參楊叔玉五臺人為子言明月泉吾所親見非傳聞也

石守道心化石

徂徠石守道墓在奉符太和中墓崩諸孫具棺葬骸骨與常人無異獨其心如合兩手已化石矣

燬寶鼎

皇統中修內司燒琉璃瓦燬一大鼎三日不鑄鼎欲敗有聲如雷聞三十里外人謂成敗有數數與鼎言雖神物不能自保不特此鼎矣希願既

田鼠

正大壬戌內鄉北山農民告田鼠食稼鼠大如兔十百為羣所過禾稼為空獵戶射得數頭有重十餘斤者毛色似水獺未嘗聞如此大鼠也

天魔祟

秦和末雷景榜任壽州防禦判官弟希顏亦到官有官妓香為魔所祟神志恍惚或睡數日不起希顏謂其同列者言有一婦人為天魔所著翠上浮圓頭凡婦意所欲無不立致一日見布帳車過塔下婦謂魔言車中貴人妻汝取其釵來魔去良久乃至無所得婦問故曰彼福人有神護之望而不得前婦又問彼以貴人妻故有神護也曰不緣貴人但其不食牛肉故耳婦即發願我若脫此祟不但我終身不食牛肉誓盡此生勸人不食言未竟魔大罵而去遂不復至婦大呼求救其家以繩挽之而下竟得全活阿香能食牛肉發願神佛前祟宜不能近同列以其言告香香即發願後十餘日親妝被服持酒來謝云得學士所教今為平人矣

神哥

孫國鎮內翰族婦有為山魃所汚者自言汝若費用所關我能立致膏積精滿庭皆有真定庫印婦家以官物累已乞屏去俄頃失相所在又一白馬金鞍寶勒不知從來而繫之樞下家人益懼祈請良久馬忽不見諸子竊議呼魃為五郎云設若人家無嗣能為致一子否明且一孩子面目如畫錦細縐襪臥之床上老幼拜禱不願受竟留之因字之曰神哥年六歲病卒

王確為兄所捷

外祖柔服王君大定中卒官其最小弟確酒飲幼孤祖母張容忍既久無所控訴遂病不能起一夕與諸女並寢夜半燈暗聞騷聲少之觸雙陸棋子亂噴噴有聲聲祖母哭失聲因言五叔恃酒見凌官法不能制若不禁止之母子將為魚肉矣不數日確承醉夜出定襄歸至趙村值外祖於中路畫地大數隨以馬策亂揮確抱頭竄伏僅能至家取火視之衫服碎破腫青滿背曉就外祖像前百拜謝後酒亦不飲

王全美母氏詩語

定襄王全美之母從幼事佛既奉香火益勤先不知書忽一日謂敏之兄言外生我沒得一句汝著作得偶香舉似凡十數句惟天機斷繁華夢死似從慈中得之母未幾下世

蟲異

德順破後。民居官寺皆被焚。內城之下。有敵數十。垂索故在營中。人有欲解此索者。見每一索從上至下。大纒纏裹。如脂蠟灌燭。然聞汴京被攻之後。亦如是。喪亂之極。天地間亦何所不有也。

單州民妻

貞祐初。虞縣黃九者。從佛兒。獨賊。大怪作亂於單父。虜老幼數百。中一婦有姿色。黃欲劫取。婦陽謂賊曰。吾夫少選至。願一見。嫁君未晚。及見其夫。訴以劫取之事。因指黃九惡語大罵。賊不勝憤。欲殺之。被砍處不血出。但白膏流。黃冠萬其之說。

戴十妻梁氏

戴十不知何許人。亂後居洛陽東南左家莊。以傭為業。癸卯秋八月。一通事牧馬豆田中。戴遂出之。通事怒。以馬策亂捶而死。妻梁氏昇尸詣營中訴之。通事乃貴家奴。主人所倚。因以牛二頭白金一笏就梁贖罪。且說之曰。汝夫死亦天命。兩子皆幼。得錢可以自養。就令殺此人。於死者何益。梁氏曰。吾夫無罪而死。豈可言利。但得此奴償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衆不可奪。謂梁氏曰。汝甯欲自殺此人耶。梁氏曰。有何不敢。因取刀欲自斫之。衆懼此婦憤恨通事。不令即死。乃殺之。梁氏抱血飲之。攜二子去。洛陽縣志云。

李畫病目

聊城李畫生二子。其一失明。其一生而無目。李去歲一日復枯。問神霄何道士求治療。何問渠甯作虧心事耶。李言某生塑神像。急須用目睛。則往就神像搗塌處剝取之。殆以此故耶。丁酉歲春。何來陽平謂予言。李者少費受此報。

人生尾

清河王博以裁縫為業。年三十七。一日詣聊城何道士言。丁酉初春。醉臥一桃園中。忽夢一神人。被金甲執戟至其旁。獻之使起。王問何為。神曰。吾為汝送尾來。自後覺尻骨痛癢。數日生一尾。指許大。如羊退毛尾骨然。欲勒去。痛貫心髓。灸之亦然。因自言不孝於母。使至飢餓。故受此報。每人觀看。則痛癢少止。否則不可耐也。因問何求療。何無所措手。乃去。今在新店住。何道士云。

石公陰德

國初定州唐縣王八郎。姿容雄偉。膂力絕人。為相者所惑。謀作亂。因設詭計籍鄉人姓名。未及引誘。為人所告。州將高某捕獲。案籍逮捕。凡數千人。高欲一切以造逆當。石公時為都司。諫止之曰。以詭計籍人名。罪止王八。其他無預謀者。使其在誣誤之列。目不可况。誣以從逆。乎州將不悅。命他吏鞠其事。吏承風旨。文致其罪。然將以石公一言。遂疑之。明日召石公。王八而下皆自伏。公所言。何不惜死之甚也。石公曰。雪人之冤。一死何惜。州將良久曰。有是哉。吾更患之。明日即從石公議。戮首惡二三人。餘悉縱遣。并取舊案焚之。石公之子瑛業進士。天眷初。第一人擢第。大定中。以左丞相致政。故石公陰德。鄉人無大小能備道之。

馬三誣欺報

恩州劉馬三。以鉤距致富。嘗用詭計取鄰舍袁春田。春訴于官。馬三出契券為質。竟奪之。春不能平。日為鄉人言。渠誣欺如此。已將為異類矣。馬三亦自誓云。我果詐取汝田。當如所言也。太和二年。馬三以病死。袁春家犬乳數子。中一小花狗。腹毛純白。有朱書。我是恩州劉馬三七字。馬三素多怨家。竟欲出錢買之。尋為州刺史所取。閭閻皆知。馬氏子孫不勝其辱。購而藏於家。

白神官

鄆州洛郊。大定中有妖人白神官者。能以左道作怪變。如平地起龍。卷袖出金手。或端坐見佛像。光怪奪目。數百里間。無不歸向。莫有忤其意者。外祖王君時為此縣主簿。捕得之。問所以能怪變者。皆託以天神所為。及掘得狐涎一罍。神官乃伏罪。決杖二百而死。縣境為之肅然。其後吾舅彥師再到洛郊。去外祖已四十年。訪舊事。父老尚能言。君是杖殺白神官王主簿子孫乎。

賈道士前身

宣德朝元觀賈道士。魚兒泊賈大夫之子。知其前身本潞州人。義鎮王秀才。貞祐之兵。為北騎所俘。乘騎他出。逃去。騎追及。槍中其額而死。死後性不味。願盼中有二人來扶之。使歷觀諸獄。不忍恐怖。復扶之出。過一石橋。見蓮花盆子中貯惡血。汁令飲之。覺腥口不可近。不肯飲。二人不之強。但推墮水中。既而開目。知受生此家。三日洗兒。及滿月。鄉鄰來賀。皆見。但語不出。六七歲說前事。即求出家。父母不得已許之。送朝元觀作道童。一日。伴主來。觀中人說前事。伴主亦了了能記。都不差。視其額角。瘡痕猶存。

句會之異

定襄魏仲儀。以經童出身。得遼陽警巡院判。將復應詞賦舉。與同輩結夏課。十日一宴集。中一舉子物故。他日句會。諸人感歎存歿。仍於故人設位。少選食。至諸人舉匕筯。而設位者亦然。合坐哭皆失聲。竟至能食。

濟源靈感

濟源廟。隋時建。廟後大池。邑人以海子目之。獻酒及冥錢。或他有所供。悉投此海池。每歲春暮。紙灰從水底出。謂之海醮。水亦有澄澈時。池底物歷歷見之。或時水底酒尊。撒扇。浮游水面。謂之神賜。雖重若銀盃。香合亦浮。觀者環水而立。物所至人得之。以長繩離。拋取。拜賜而去。酒尊皆有簽記。年月姓名。飲之往往有味云。

壬寅歲濟源水中魚飛起。鳥鵲啄食之而墮。人取食無他異。甲辰冬。安賢鎮西南之馬陵。平日無風雲。忽空中墮魚七八頭。不知所來。又比濟源者差小。陶朱種魚法。池中著鼈。不爾則飛去。

石佛動

正大八年。滕州東三里有石佛一軀。忽自動搖者數月。及州將死。乃定禹冀之聞。張仲安說。

鬼拔樹

興定末。曹州一農民。一日行道中。忽驟雨。聞空中人語云。敢否。俄又聞大笑聲。此人行半里。見道左大柳樹拔根出。鄰之十步外。泥中印大臂髀痕。如麥龍許。蓋神拔樹。偃坐泥中破笑耳。

高尉除德

高工部有鄰字德卿。父飛狐。令集嘗尉南和。以公事活千餘人。德卿生於此邑。四十年後。拜安國軍節度使。父老有及見當時事者。扶杖迎勞。歡呼馬前。德卿亦為立碑尉廳。道所以陰德陽報之故。不踰月。子嵩猶子鑄。同榜登科。時人榮之。

胡公去狐

胡彥高明。自二年以廉舉為即墨令。縣解在古城之隅。為妖狐所據。晝伏夜出。變化狡獪。或為獄卒。縱遭囚繫。或為官妓。盜驛傳被撲。媚惑男女。有迷亂至死者。邑人無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餘五十年矣。彥高到官。問知其然。願謂同僚。官舍所以居賢。今令不得居。而鬼物據之。耶。時室空已久。頽圯殊甚。即令完葺之。明日。即廳事。務抵暮。張燭而坐。夜半。狐鳴後園中。一偈百和。少頃。盆集。周市庭內。中一大白狐。據地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投避無所。彥高端坐不動。而狐亦不前。良久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復來。又十許日。傳一女奴。跳躑歌笑。狂若寐語。彥高以朱書置奴。奴聞逐之。奴即日知人。明日。尉自巡邏。還羣狐數百。山縣東南去。狐復惑登州吏目江崇家一婦。崇就海島中請道士行法。乘婦人狂亂。縛置車輪上。埋輪地中。令人轉之。既久。婦快吐腥涎。乃是即墨狐。為胡公逐至此。即墨父老為彥高刻石。名胡公去狐碑。屏山李之純之記也。彥高。武安人。仕至鳳翔同知。

呂守詩識

呂卿。字祥卿。大興人。刺汝州。一月而罷。題詩望松樓。有珍重樓中舊山色。好將眉黛事新官。未幾物故人。以為詩識云。

孟內翰夢

孟內翰友之。大定三年。鄉府省御四試皆第一。供奉翰林。歷曹王府文學。以疾尋醫。久之。授同知單州軍州事。丁內艱。哀毀致卒。友之未第前。夢中預知前途所至。其後皆驗。鄰人李生言。友之死之年。六月。中連夕。星殞於虛軒前。汴人高公振時。夫挽之曰。見說平生夢。前途盡目前。又云。人嗟埋玉樹。天為啓文星。詩雖不甚工。有以見友之出處之際。死生之變。造物者皆使之前知。其以海內重名界之者。為不偶然也。

麻神童

續夷堅志卷二

貞雞

房皞希白宰盧氏時。客至。烹一雞。其雄繞舍悲鳴三日。不飲啄而死。文士多為詩文。予號之為貞雞。

王氏孝犬

王懷州家小兒子五哥。畜一犬甚馴。五哥十二三死。犬隨至葬所。徘徊望顧。如有所見者。自後日一往墓側。暮乃歸。如是近百日。人以孝犬目之。

狐鋸樹

陽曲北鄉村中。社鐵李者。以捕狐為業。大定末。一日張網溝北古墓下。繫一鷓為餌。身在大樹上。伺之二更後。羣狐至。作人語云。鐵李鐵李。汝以鷓賺我耶。汝家父子。驢羣相似。不肯做莊農。只學殺生。俺內外六親。都是此賊害。却今日天數到此。好好下樹來。不然。鋸倒別說話。即聞有拽鋸聲。大呼。拚盡香油。當烹此賊。火亦隨起。鐵李懼。不知所為。願腰惟有大斧。思樹倒則亂斫之。須臾天曉。狐乃去。樹無鋸痕。旁有牛肋數枝而已。鐵李知其變幻無實。其夜復往。未二更。狐至。泣罵俱有倫。李腰懸火罐。取卷燻燻之。擲樹下。藥火發。狂作大聲。羣狐亂走。為網所罨。眼目待斃。不出一語。以斧推殺之。

濟水魚飛

麻九疇字知幾。獻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宗召見。問汝入宮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猶父子也。子當懼父乎。上奇之。明昌以來。以神童稱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作詩云。我有一卷經。不用筆筆成。合河劉文榮六歲作詩云。鶯花新物態。日月老天公。劉微七歲被行賦。鳳皇來儀。新恩服世傑五六歲亦召入賦。元妃素羅扇畫梅云。前村消不得。移向月中裁。其後常隱居不出。餘三人皆無可稱道。獨知幾能自樹立。一旦名重天下。者舊如開開公。且以微君目之而不名云。

陳守誠感

陳大年字世德。吉州人。太和中。刺吾州。時秋旱。蝗自南而北。世德祭於石嶺關。遂不入境。死囚馬柏兒移勸更數州。已十三年矣。陳已決其死。止待署字矣。陳夜禱星下。決囚無復疑。尙慮有冤。今早已極。因果不冤。明常大雨。如冤則雨且止。以此卜之。明日大雨。遂決此囚。是歲大熟。

虞令公早慧

虞令公仲文。質夫四歲賦雪花詩云。瓊英與玉蕊。片片落階墀。問著花來處。東君也不知。仕爲遠相。歸朝授平章政事。漢國公。

陳希夷靈骨

華山張超谷。陳希夷靈骨在焉。山徑險絕。下臨無地。河中李欽叔嘗至其處。陳骨長大。異于今人。堅重腴。盤如青玉。道力所至。具見於此。弟子某遺骸亦在其旁。以陳比之。仙凡爲不作矣。

馬光塵畫

馬資深之子光塵。十許歲畫山水有遺意。甫成童而卒。王子端內翰題其畫云。珠璧佳城下。丹青敗葉間。殘年兩行淚。絕筆數重山。人謂童而能以畫稱。且爲名流所嗟惜。古亦不多見也。

馬醫定襄簿

太和中。一國姓人爲定襄簿。一日。河西程氏馬逸。直上廳嚙主簿倒。旁立數十人。號叫捶楚不能救。不半時頃。嚙簿死。傷折處所不忍視。馬走出城。羅得之。三日葬簿。縛馬投火中。人謂此馬不爲物所懾。則他世報怨也。

鬼市

裴翰林擇之。陽武人。六七歲時。以大父馬上抱往縣東北莊。至外塚。見門南北有市集。人物皆二尺許。男女老幼。吏卒僧道。種種往來。市人買賣。擔馱車載。無所不有。以告其大父。大父以爲妄。不之信也。蓋三四至其處。亦皆見之。此與呂氏碣石錄記武平周鼎童時村居。一日。縣人市集。鼎騎長耳從父入市。時地色微辨。見道旁兩列皆佛像。閉目不敢視。開目又不見。兩尊大相類。但佛像之多何也。

原武閻氏犬

原武附城堤下閻老家。其翁母遭辛卯冬兵亂死。其家牆下丁壯被虜。不及埋掩。此時僵尸滿野。例爲狐犬所食。不辨誰某。閻氏犬亦食人。但守誰翁母。日與衆犬鬪。他犬無敢近者。前後月餘。閻氏子姪有逃歸

者。竟得全骸而瘞。真孝犬也。

歷年之讖

古人上壽皆以千萬歲爲言。國初種人純質。每舉觴。惟祝百二十歲而已。蓋武元以政和五年。遼天慶五年。已未爲收國元年。至哀宗天慶二年。蔡州陷。適兩甲子周矣。歷年之讖遂應。

巽齊之讖

天會八年。册劉預爲大齊皇帝。都大名。諸門舊有巽齊。安流。順預之號。以門名色瑞。因取三市門名。阜昌者。建元。雖出於傳會。亦有數焉。

桃林

韓道入本出衣冠家。曾以廩補官。中年遇異人。有所得。即棄官學道。予曾見之。秦州之隴城。說太和初。秋雨後。行山閒。忽見一大葉。隨流而下。韓初不以為意。俄數葉。閉一桃。大如杯。盤爲石所礙而止。韓取得之。桃紅而香。非凡目所常見。知爲希遇。望三峯再拜。食之。懷枝葉歸。就洞穴高絕處。鑽桃核。破取仁。吞之。甘如酥蜜。因以核爲兩酒杯。各受一勺。餘。韓從此或食或辟穀。時年已六十。狀貌只如四十許人。一日。從子乞酒。以此杯酌。移得酒。紅潤如新。約予賦桃杯詩。因循未暇。北渡後。長春尹師亦有一桃杯。云是宣政內府物云。

溺死鬼

澤州有針工。二日。人定後。方閱針次。聞人沿梁上來。喜笑曰。明日得替矣。人問替者爲誰。曰。一走卒。自具定肩。繼插書來。來。中浴。我得替矣。針工出門。望無所見。知其爲鬼。明日。立門首待之。早食後。一疾卒留。繼與書夾針工家。云。欲往。深中浴。針工問之。則從真定來。因爲卒言。城中有浴室。請以指背。錢相助。卒問其故。工具以昨所聞告。辭謝再三而去。其夕二更後。有擲瓦礫於門。大罵曰。我辛苦得替。却爲此賊壞却。我誓投汝水中。明日。見瓦礫堆。數夕不能。此人遷居避之。說水兼符村賦。

棗州學鬼婦

王右司仲澤。少日住棗州學。廚人告言。一婦人鬼。每夜來攪擾。不得睡。澤言。今夕若復來。汝捧其衣。大叫我輩往視之。其夜果來。其人把其臂不放。因大叫。諸生持燈往視之。乃一古棺板。焚之。而怪遂絕。仲澤賦。

湯盤周鼎

秀岩安常。字順之。常從黨承旨學大家。多識古文奇字。太和末。嘗見內府所藏湯盤。作白三方。斗近四小寸。底銘九字。卽德日新。又日新日新者也。章宗有旨。令辨之。又一方鼎耳。三足四。鑿象在雷文中。銘云。魯公作文。王尊彝。銅既古。登如碧玉。無復銅性矣。

蓮十三花

同年康良輔說。磁州觀臺劉軌家。承安中。池蓮一莖開十三花。是歲軌登科。終於京兆按察判官。

瑞禾

鳳翔號縣太子莊庚子歲郝氏穀田八十畝每莖一葉一小穗至十二數并大穗為十三試割一叢治之得穀十升明年郝使統軍萬人佩金虎符偏將李德會見古有一莖九穗蓋不如是之多也

黃真人

脩武張袞字君冕其父仲和少日為府史好神仙一日黃縉綽降因留事之謂之黃真人懸筆畫像前每事禱之君冕崇慶二年赴藤試仲和問云兒子入試御題得聞乎批曰天機不容泄及試期過問之即批云臣作股肱弼子遠賦成續紀太常詩又問兒登第否批曰黃裳頭綠衣尾張不解請解之又批曰天機不容泄及四月當唱名張又問榜旦夕至幸先告之即批云綠衣六衣也非君冕名乎及榜至黃吉甫真第一人而君冕名最下此類甚多亦有俳諧詩可笑

摩利支天呪

忻州劉軍判貞祐初開朔方人馬動家誦摩利支天呪及州陷二十五口俱免兵禍獨一奴不信迫圍城始誦之被虜四五日亦逃歸南渡後居永甯即施此呪文士薛曼卿記其事

王叟陰德

穰縣宋莊王叟人目為王評事身年八十一婦八十四子有孫二十餘人曾孫亦妻婦自更至其會凡三十六房夫婦皆結髮推戶為縣中第一第四子榮以軍功官宣武軍魯山尉長孫中武舉某州巡檢宋莊四區宅前大槐數百年物老幹已枯而五枝內向各成大樹蔭數十步予在鎮平日嘗過其家見其康健如六十許人謂必有陰德致然問之不容旁一叟云王評事年雖高乃以診治為生病家來請上馬去不以僮僕自隨為人處方一藥不備不以和劑貧家調患夏月日二三往不倦病既平不責一錢此非陰德耶叟乃肯自言今商販家自臨洮山外以長耳負甘草來塵垢糞穢何所不有卸之藥肆中隨即判以與人某每用此草必以水洗濯曝晾如法然後和藥他品悉然非敢自為陰德但心之所安不能不爾也予酌酒與之曰此公陰德大矣

偶婦詩

武安縣新安農馮氏病後忽遺一詩云城南池館夾蒲津野色林光物色真滿目烟霞蓬島遠一溪花木武陵春太和末病卒胡嗣編

石中龜

金門羽客李鍊師和順人嘗為章廟所召提點天長觀平生震異如金盃出水之類甚多至八十一事圖於邢州神符宮壁開門人王守中又欲刻碑以傳召匠者攻石石中得一龜日在几案間馴狎如是百日風過失所在武安王安卿

石中書

長葛禹冀之見華山隱者薛自然說太和中華山石工破一石石中一書跳出尋入水中

高豎偵偵

遂平關城鎮高監初到關城就富民高氏求相繼繼高氏農民淳質墮其術中所借錢麥積數百緡後百方詆欺一錢不償未幾高監死生一赤憤腹下白毛成字云還債人高都監時武州人吳成可能翻時丞開居此鎮作牛報文

范元質決牛訟

范元質令平輿函頭村彭李家兄弟皆豪於財彭李三水粘生一帽數日死棄水中鄰張氏水粘亦生一帽李三為收兒所誘竊張憤去令其家水粘乳之張家捷之遂告張曰李家帽死投水中今所乳君家帽也君告官我往證張懇之官元質曰此不難命汲新水兩盆刺兩牛耳尖血灑水中二血殊不相入又捉帽亦刺之帽血灑水上隨與張牛血相入而凝即以帽歸張氏縣稱神明元質名天保磁州人進士進公詳觀見

賈剋木

平陽賈剋無目而能刺神像人以待詔目之交城縣中寺一佛是其所刻儀相端嚴僧說賈初立木胎先摸索之意有所會運斤如風予因記趙州沒眼僧能嚼墨水畫上布五彩亦嘆之毛提舉家一虎踏大樹下旁臥一青彪虎目鑿鑿如金望之毛髮森立雖趙逸龍不是過佛氏所謂六根互用者殆從是而進耶

閻大灑婦語

穰縣孫莊農閻大正大中與相里劉進往商洛買牛而閻病死劉以書報其家閻母與婦望祭於所居之前有回風吹紙灰往西南莊此莊是閻小婦所居相去五六里少之有人來報閻大灑婦語欲與母妻相見母妻奔往相持而哭問汝何死曰我死天命但為劉進所欺先此相告某牛價幾何用絹若干某牛價幾何用銀若干彼乘我死無體欲相欺味耳布金價直皆令以筆記之又云此人情理不可耐我已死渠有布絹乃以行纏蔽我面傍一屠者云汝欠我肉錢若干汝家以汝死遂不見還今令我取還閻俯首久之仰視屠云我已死更理會甚觀者大笑他日劉進反家人說向云閻大有靈先以價直告其家矣進見其母一錢不敢欺焉致遠與閻一村落為言如此此與正大中駱卒石貴事同貴死後憑一男子就舞陽縣吏徵債訴於司農卿張公異其事命部掾王仲寬為理貴有文券可憑立命還之

延壽丹

神仙辟穀延壽丹一丸終身不飢光明硃砂一兩飛過用之定粉一兩燒之黃色者白茯苓如雪者一兩或加半兩黃丹輕紅者一兩飛過稱乳香七錢半水銀三錢大金箔三十片白沙蜜一兩淨蠟二兩右各擇精細者先將定粉入乳鉢研開次下水銀再研直候無水銀星子為度次下黃丹硃砂金箔再研次下茯苓乳香等細末同研勻將藥入坩堝坐熱湯上勿令湯冷另將蜜蠟開鑄入藥在內木匙攪勻兼手丸每一兩作十二丸子勿令有劑縫或硃砂或水銀為衣不為衣亦可如欲以水銀為衣取水銀三二粒手心內用津唾擦青色取藥三五丸搓之合時忌雞犬婦人藥成入坩堝內貯之如欲住食先用油三兩蠟一兩白麵一斤入蜜一兩和燒餅或煎餅如無食不托麵或糯米粥亦可須極飽然後服藥以乳香湯下

一九又一時辰再將白麵炒熟蜜蠟為丸如桐子大溫白湯或乳香湯下百丸名曰後藥先已飽食又服後藥故二三日不困雖因亦無傷服藥後當萬緣不染夫心動則氣散語多則氣傷故辟穀者以情心養氣為本事來則應事過勿留於心時時向日明氣以為補助茶湯任意勿食有滓之物忌怒忌大勞十日後肌肉雖瘦而筋骨輕健神觀開朗如欲開食須二七日以後候藥在丹田可開食不及二七日而食則藥隨臟腑而下矣開食之後如更欲住食不必服藥止以乳香湯勻之凶年饑歲至父子夫婦相啜搗為泥丸作彈子大黃丹為衣紙帶子盛此藥一丸縫合著臍中上用髮肚繫定每遇箭鏃未出先如上繫定頃用象牙末擦瘡口若中箭已久須用鋒刃或針少少取破擦象牙末則箭鏃自出如魚骨鯁喉以至針錢麥芒不限久近皆驗

救燕死

辛未冬德興西南磨石窰居民避兵其中兵人來攻窰中五百人悉為烟火熏死內一李帥者迷悶中摸索得一凍蘆根嚼之汁才咽而甦因其兄亦活五百人者因此皆得命蘆根細物活人之功乃如此中流失船一盞千金真不虛語河中人趨才卿又言炭烟熏人往往致死臨臥削蘆根一片著火中即烟氣不能毒人如無蘆根時預暴乾為末備急用亦可

神人方

阿魏散治骨蒸傳尸勞寒熱因風喘嗽方阿魏三錢研青松一握細切東北桃枝一握細切甘草如病人中指許大男左女右童子小便二升半先以小便隔夜浸藥明且煎取一大升空心溫服分為三服以進次服調檳榔末三錢如人行十里更一服丈夫病婦人煎藥婦人病丈夫煎藥合時忌服孕婦病人及服藥物雞犬見服藥後忌油膩滯滯冷硬物服至一二劑即吐出蟲或泄瀉更不須服餘藥若未吐利即當盡服病在上即吐在下即利皆出蟲如馬尾人髮之類即當差天下治勞瘵須累月或經歲唯此方得於神授隨手取効陵川進士劉愈字彬叔任都運司幕官日得於閩郎步云是古崔家方聞先患此疾垂死得方而愈劉以治甯州一官妓利寸白蟲三四升狀如蔥根隨即平復服藥後遂去諸疾五藏虛風魂魄不安即以白茯苓湯補之白茯苓一錢茯神一錢人參三錢遠志三錢去心龍骨二錢防風二錢甘草三錢麥門冬去心四錢犀角五錢錯為末生乾地黃四錢肥大棗七枚水二大升煎作八分分三服溫下如人行五里更一服仍避風寒若覺未安隔日更作一劑以上兩藥須連服之好問按此方本出普濟加減方其語簡略又不著所從來而世人不甚敬信故備論之

背疽方二

治發背腦疽一切惡瘡初覺時採獨科者耳一根連葉帶子細剉不犯鐵器用砂鍋熬水二大碗熬及一半瘡在上飯後徐服之吐出候吐定再服以盡為度瘡在下空心服瘡自破出膿更不潰引瘡上別以膏藥傅之此方京兆張伯玉家勝示傳人後昆仲皆登第人謂善報

治一切惡瘡服瓜萎方瓜萎一枚去皮用穰及子生薑四兩甘草二兩橫文者佳細切生用無灰酒一椀

煎及半濃服之煎時不犯銅鐵病在上食後在下空心見洪氏方陳日華方中州初約子張戶部林卿其方有加大黃或木香或乳香沒藥者大率以瓜萎生薑甘草為主病瘡先疎利次用瓜萎藥日以乳香菴豆粉溫下三五錢防毒氣入腹外以膏塗傅之病者亦無慮矣好問年二十一侍先君官隴城大安庚子承先人疽發於背好問愚幼平居作舉子計於藥醫懵然無所知庸醫滿前任其施設先君竟用是捐館其後還鄉得此方於家塾以治他人遂有百驗之效感念時昔慚恨入地為人子不知醫其受禍乃如此故并記之為戒

內藏庫龍

遼祖神册五年三月黑龍見拽刺山陽水遼祖馳往三日乃得至而龍尚不去遼祖射之而斃龍一角尾長而足短身長五尺舌長二寸有半命藏之內庫貞祐南渡尚在人見舌作蒲藉形也

都城夜怪

從舅張伯達知微飛卿崇慶二年正月同赴省試所挈僕夫戲以王與目之者宿迎變坊夜起便旋足纔出門見對街一鬼青面赤髮目光如炬腕懸一劍而坐旁一卒侍立稔惡尤可怖與大叫而仆三四時許乃甦問之言所見如此

都城大火

大安末都城頻歲大火凡被焚之家或牆壁開先有朱書字記之尋即火起互相訪問無不然者凡延燒三數萬家中佛閣自唐日有之遠人又謂之護國仁王佛壇千手眼大悲閣字虞世南所書及閣被焚衛紹王有旨令救世南書榜願盼中已無及矣識者謂護國壇被焚不祥之甚不一年遂有虎賊執逆之禍

駢胎

興定元光開陽翟小學王奉先其妻先產四子再生三子辛未十一月秀容福田寺農民范班妻連三歲舉三男三女皆死矣此歲復一男一女其母從旁歎訝云汝必不活得早過去亦好兒忽能育連曰不去母驚語其父語未竟兒依前言不去未幾兒女皆死南齊褚侍中澄醫說論受形有云陰陽俱至非男非女之身積血散分駢胎品胎之兆如言化生固有是理不足為訝予謂褚論固不可廢然駢胎品胎二家者世亦不多見耳

童哥

南渡後京師一滿師者事一神童自言出貴家姓阿不罕氏八歲遭平章進忠棄都城人負之奪門出人馬蹂躪而死夙世負滿師錢無算今來償之京師貴家無不迎至傳達宮禁問者焚香酌酒滿袖手其旁童自與人語明了可辨轉其聲在空中醉酒在地則颯然而下如就飲之者問連亡遺失不涉爭訟不關利害則首之間以千里外事則曰我往問之良久至必以困乏為言所經之家他日雖滿不在亦自來語話滿由是致富汴京破後聞復北上出入貴近家矣

生子兩頭

正大辛卯十二月，陽翟士人王子思家一婢生子，一身兩頭，乳媪以為怪，摘去其一，氣系分兩岐而出。明年正月，西行諸軍有三峯之敗。

生死之數

王右司仲澤識歸德一武弁奧里光祿者，清州人。其子孫曾孫男女俱以九月生，凡十六人。李昂霄同舍生劉遠之，燕人，兄弟五人，俱以七月生。高唐閻內翰子秀之子，父洎其母，後俱以六月二十九日物故。子秀亦然，豈偶然哉。

燕承旨生死之異

承旨党公初在孕，其母夢唐道士吳筠來託宿，為人儀表脩整，望之如神仙。在西掖三十年，以承旨致仕。大安三年九月十八日終于家，是夕有大星殞于居，公家猶入神。李陽冰以後一人而已。嘗謂唐人韓、蔡不通字學，八分自篆籀中來，故公書上札鍾、蔡，其下不論也。小楷如虎，褚亦當為中朝第一。書法以魯公為正，柳誠懸以下不論也。古人名一藝而公獨兼之，不謂之全可乎。其為當世所推重如此。東坡謂韓退之生也有自來，而逝也有所為，以公生死之際觀之，亦可以無愧斯語矣。

天賜夫人

廣甯閻山公廟靈應甚著，又其象設擘，林木蔽映，人自盡入其中，皆恐怖毛豎，旁近言靜夜時聞訊，故過者或迂路避之。參知政事梁公肅家此鄉之樓馬嶺，作舉子時與諸生結夏課，及鬼神事，歷數時人之勝勇者，梁公都不之許，因自言我能以昏暮或陰晦之際入閻山廟，巡廊廡一周，諸生從與之曰：能往何以取信？梁公曰：我常就周行處以物畫之，用是為驗。明日晚約偕往，諸生待於廟門外，奮袖徑去。晝至廟之東隅，摸索有一人倚壁而立，梁公意其為鬼，負之出，諸生迎問何所見，梁公笑曰：我負一鬼至矣，可取火照之，及火至，見是一美婦，衣裝絕與世俗不同，欲問詰之，則氣息奄奄，狀若昏醉，諸生真謂鬼物，環立守之，良久閉目，見人環繞，驚怖不自禁，問此為何地，諸生為言其處，及廟中得之者，且詰其為人為鬼，何所從來，婦言我揚州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往婿家，在與中忽為大風所飄，神識散亂，不知何以至此。諸生喜曰：梁生未受室，神物乃從揚州送一妻至，誠有冥數存乎其間，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攜婦歸，尋擢第，不十數年，致身通顯，婦舉數子，故時人有天賜夫人之目。至於傳達宮禁，梁公以大定二十年節度彰德，相下者舊仍有及見之者，兵亂後，梁氏尚多，問其家世，多天賜諸孫行云。

北面大王

參政梁公肅舉子時，祈仙問前途，仙批云：六十入相而已，後節度彰德，年過六十，以入相未應。會世宗怒宋人，就驛中取圖書，還於朝，孰可為詳問，使不辱君命者，宰相以公應，詔使還稱旨，拜參政，入相之願乃在此。閻內翰子秀筆錄記於臨終前二日，言上帝召我為北面大王，遂卒。

劉政純孝

洛州人劉政初，幼存至性，母老失明，政以舌舐之，經旬復見，及病，晝夜奉醫藥，衣不解帶，到股肉啖之，至於再三，母死，負土成墳，鄰願助之，不受，禽鳥哀鳴，集於墓樹，廬墓側終喪，守臣以聞，世宗嘉之，授太子寮飲丞，以事附史院本紀。

續夷堅志卷三

楊洞微

道士楊谷，字洞微，代州人，隱居華山，為人儀觀秀偉，道行卓絕，平生未嘗與物忤，通莊易，世以莊子楊先生目之。明昌間，詔徵高道，隸天長觀，未幾還山，其將歸也，與知觀侯生食於市，書數火字於食案，又囑侯言：昨過沃州，聞君母病，可速歸，侯以假去，及至沃州，而母不病，侯生諄語曰：渠給我邪，及北還，天長已被焚矣，又嘗與客游崧山，白龜泉上，見一石蟹，出，客曰：蟹橫行，殆天性乎，洞微曰：此物固橫行，恨不值正人耳，隨以手指之，蟹即正行，晚愛中方，卜居之，中方舊無泉，苦於遠汲，洞微言：山秀如此，不應無泉，乃齋沐致禱，筮之，得吉，微是時十月，巷旁近葵花榮茂，洞微云：於文章，葵為葵，此殆水微也，與衆道士行尋之，見巖隙草樹間隱隱有微潤，掘之，果得泉，可供數百指，然東隔絕澗，南限羣峯，石壁峻峭，幾百步，不可越，洞微與弟子呂澤輩，沿壁作棧道，以通往來，人以棧木易朽，慮有顛墮之患，乃就壁取石，鑿嵌之，壘為石梁，登泉為池，自是中方得水甚易，至今人目為楊公泉，開開嘗為作文記之，又言：吾友潘若淨，字清容，有道之士也，嘗從洞微游，甚歎服之，云：楊洞微嘗求之古人中耳，開開後過華州，追懷洞微云：前年曾就雲臺宿，知有先生在華山，今日白雲峯頂起，却疑騎鶴下人間，其稱道如此。

測影

司天測景。冬至至中都。以北海漸差。中都冬至一丈五尺七寸六分。夏至二尺二寸六分。晝六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山後涼陁金蓮川。在都西州四百里。而近其地最高。夏至晝六十三刻。夜三十七刻。上京臨潢府。在都北三千里。夏至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呂氏礪石錄云。

獵犬

秦和五年。道陵獵雲龍川。與州產犬。宗室咬住進數犬。云可備射虎。上因令試之。犬見虎。一前出誘之。虎奔逐。乘犬羣起。或前或後。左右伺便。擲虎。虎斃於周旋。或怒躍一二丈。意欲逸去。而羣犬隨之。虎既困。而臥。衛士前射之。竟斃於羣犬。

雷震佃客

陝州盧村。張海與同里一農。民有仇。佃客發謀。誣此人以燒麥積。退從旁證之。海縛農民解尉司。農性純實。不能自明。分一死矣。二人者。行至南城外。忽雷震佃客。從空而下。骨肉皆盡。惟皮髮存耳。士人牛叔玉親見。時郭敬叔為陝令也。

方長老前身

丹霞長老。方志道。尉氏人。前身柳小二。亦縣人。大定初。羣小聚議。燒相國寺三門。乘亂劫軍資庫。凡五十人。分部探姓名。柳小二與一人當放火。先就門下行。視可以謀度。舉火。柳私自念。此門國力所成。大如木山。一火之後。再不可得。如此功緣。我乃壞之。可惜。可憐。感歎之際。被擄州橋上。訊掠而死。死後託生縣中陳家。六七歲能言前世事。訪父母妻子及財財所在。信為柳小二無疑。小二家供給之。出家法雲寺。後嗣法鑄和尚住丹霞。親為子言。

老趙後身

鞏州仇家巷。解應趙九。老父趙三。大安二年。病殆。壽生臨洮。西小字街。銀孫家。年十六。託人訪趙九。說前幾身事。且呼趙九來。看趙九遣人往迎。將出鞏州。家人奔走來迎。趙九在衆中。疑信尙未決。孫董遙見趙九。呼小字大罵。怒其不即來。見其亦罵之。指妻臂上燒痕。及樹下舊巢。從是往來兩家。州將宗室榮。俸李好復。節度副使史舜元。異其事。親問之。說初為人所召。至一大官府。卒令候於門。良久而出。曰。不須見。但從我行。乘一驢。至數里外。入河濱。一婦先在此。卒指婦云。此汝母也。錯愕之際。為卒推水中。遂不記。至三歲始悟前身云。

劉致君見異人

龍山劉仲君。致君。年二十。不貴異物。民乃足。勝擲。解褐。贊皇尉。一日。巡捕早至山寺中。見壁上詩云。長携墨葉正。龍鳳枕。虛聲響。客留野鶴不來山。月隨獨眠。滋味五更秋。問僧誰所題。首一客。年可六十許。衣著半神。奇異。昨夜寄宿。今且題詩而去。墨尚未乾。去未遠也。致君分遣弓兵。蹤跡之。少焉。兵來報。客在山中大樹下。待君。致君就酒。往見客。前揖。客亦與之抗禮。問姓名。不答。指酒索飲。致君見其談吐瀟灑。知其異人。以平生傳疑事。質之。詞對詳盡。得所未聞。客亦謂致君為可與語。舉杯引滿。引及從者。日將

夕。致君與吏卒皆大醉。及醒。失客所在。致君此後詩學大進。其外孫李內翰欽叔。為子首。

潼山莊氏

靈璧北四十里。地名潼山。有南華觀。莊子之後。餘二百家。族長以行第數之。有二千人。又有二千九翁之目。官給杖印。主詞訟。風俗醇厚。俗中有善談元者。介休烏元章。題其詩南華云。試括真理問南華。生死元如覺。夢何盡。夜會停覺。夢否。古今遺蹟。死生塵。潼山歲歲生春草。雖水年年有綠波。子逝於今已千歲。覺時何少夢時多。

王登庸前身

王登庸。平州人。日合天統。榜進士。歷宰數縣。皆有能聲。為子同年蘇鼎臣說。渠前身同里劉氏女。年十六七歲。采桑墮樹下。傷重氣未絕。而靈識已託生王家。滿月剃髮。前身亦知痛而哭。亦求往劉家。其後兩家供承。令舉子劉氏父母死。皆為服心喪三年。

大明川異卵

曲陽醫者郭達。曾居大明川。開一口夫董成者。掃地至門限。地即高起。以錘鏟平之。已而復高。如是三四。疑而掘之。先得一卵。如椀許。殼膜見中有二蛇。一黑一斑。又掘得一卵。比前差大。查達曉之曰。神物不可觸。祭拜而送之。成如言。送濱河中。是歲川下上雷雨。拔大木數千。人以疫死者數百人。

三姑廟龍見

大明靈神三姑廟。旁近龍見。橫臥三草舍上。觀者數百人。見龍鱗甲中出黃毛。其形如駝峯。頭與一大樹青。腥臭不可近。既隨天燭。不得上。良久雲霧復合。乃去。時己酉歲七八月間也。

鏡辨

蔡內翰正甫云。大定七年秋。與蕭查昭俱官都下。蕭一日見過。出古鏡相示。曰。頃歲得之關中。雖愛之甚。然背文四字不盡識。且不知為何時物。手取視之。漢物也。文曰。長宜子孫。宜和博古圖有焉。出圖示之。殆若合符。查昭驚喜。有姚仲瞻在坐。言曰。僕家一鏡。制作亦奇。宋末得於長安土人家。相傳為太真奩中物。不之信也。使取而觀。背有楷字數十。為韻語。句四言。其略有華屋交映。珠簾對看。酒窺聖淑。麗則常端等語。而紐有開元二字。姚曰。考其年則唐物。安知為太真之舊耶。予笑而不答。徐出浮休居士張芸叟所作。穴長錄使讀。其開載元祐中有耕望賢驛。故地得鏡。遺予者。銘為四字詩。中有潛窺聖淑之句。聖淑二字。皆少空。意取聖為君。淑為后耳。與此制正合。望賢去馬。輿數十里。蓋遷幸時遺之。浮休陝右人。得之長安。信矣。查昭歎甚。以為一日有二奇事。不可不書。予曰。多言屢中。仲尼所以譏子貢也。然世喜道其偶中。予不書可乎。

呂內翰遺命

呂防。制忠嗣。生平經學有所得。故每以古人自期。臨終。教諸子云。我死無火葬。火葬是為戮尸。無齋僧作佛事。齋僧佛事。是不以堯舜文武周孔之教待我。有違我言。非呂氏子孫。諸子從教。無一敢違者。范司農

孫之、縣都運斗南每爲子首。近歲斗南遺令。送終不以僧佛從事。有自來矣。

宜德狂僧

宜德聖國寺狂僧。布衣藍履。獨處暗室。夏月不洗濯。無穢氣。常於寺家。既舍合爪。向牛馬。言飽齋。齋生徒大惡之。承安中。春旱。州伴田公問何日當雨。僧言四月二十日雨足矣。及期果然。刺史爲中秋饋酒。僧云。刺史即東去。何必饋爲。十四日除與中尹。乘傳之官。他所。言多驗。其怪之說。

呂狀元夢應

呂內翰造字子成。宋第時。夢金龍。龍自天而下。攫而食之。是歲經義魁南省詞賦。繼擢殿元。閣門請詩。有狀頭家世傳三葉。天下科名占兩魁。謂其大父延嗣。父忠嗣。與子成俱狀元也。

張子雲祈仙

張子雲以應補官。嘗作金人捧盞。樂府道退閒之樂。一時因傳之。道陵召爲書畫都監。累遷冀州伴。一日祈仙。仙批青門引詞末句云。半紙虛名。白髮知多少。一棹武陵。歸許不如開早。怕桃花笑人老。子雲即日致仕。張故人仲叔說。

麻姑乞樹

麻姑乞樹。山石舊村。劉氏富於財。嘗於海濱。浮百丈魚。取骨爲梁。構大屋。名曰鯉堂。堂前一槐。陰蔽數畝。世所罕見。劉忽夢女官自稱麻姑。問劉乞樹槐。槐斷。劉夢中甚難之。既而曰。願去此數里。何緣得去。即漫許之。及寤。異其事。然亦不之信也。後數十日。風雨大作。昏晦如夜。人家知有變。皆入室。酒通。須臾開窗。惟失劉氏槐所在。人相與求之。麻姑廟。此樹已臥廟前矣。

孝順馬

宣宗朝。一親軍卒。畜一鐵色馬。能知人指使。此本無算丁。每上直。馬自負臥具。繼至下直。則負之而歸。他人欲捕。則作聲。勢雖驚。人莫敢近。雖在軍伍。或此本他適。馬自尋之。必得所在。本南征。隨坑壘中。不能起。馬跪前二足。因得獲。而止。軍中盛傳爲孝順馬。一日。中貴人勞軍。淮上。戲令此卒。藏匿。縱馬自尋。馬振鬣長鳴。徑到主人處。中貴聞之。宣宗爲增本月給。

鐵臺

東京宮城車北。隅有鐵臺。大定中。修城。役夫毀臺。取土。及半。得石函。啓之。中有塊石。圓滑天成。據搖作動。物擊破之。二大鐵尾。相相。旋轉不解。見風即死。人六。聞張都運復享者。云。遠東無鐵。而鐵在石中。石在函。又爲土所埋。人何以知其有鐵。而名臺也。張壽度久之。乃云。埋石函者。必以數知之。不然。是神告之也。此外。我不知。

陵川瑞花

先人等陵川。泰和甲子元夕。縣學燒燈。有以杏棗。棠桔。枝爲。剪綵花者。燈罷。家值乞之。供于縣署。佛屋中。四月上七日。先夫人於爾次。乃見杏棠。皆作花。其廣相。先人會。實示之。以爲文字之祥。爲賦。瑞花詩。于

年始十五矣。

不食而孕

東京牛氏。婦年未二十。因異夢。遂不食。食則吐。且病。數年之後。都不減瘦。乙巳歲。舉一女。又自乳之。其姑挈見。范鍊師。范論其姑。婦已不食。又無便溲。何不令入道。姑曰。婦戀小女。不能離耳。識者意此。婦食生氣。故動作如常。天癸時至。而愛根不能割。所以有子。書傳中亦不多見也。

右腋生子

李鍊師。洪然。戊申秋。入關。親見一婦。媿身臨月。忽右腋發一大疔。疔破。胎胞從疔口出。子母皆安。

李茂相法

完州守楊秀實。正大中。權刑部主事。供輸關陝。相者李茂。自南中來。相人言休咎。殊驗。官府以其惑衆。編管之。楊與之熟狎。私自言。此人言休咎。或善。永末。路榮顯。差以自懋。如言前途不遠。或日久。有他難。祇增憂。楊耳。因與茂。食次。問曰。休咎不願知。但某離老母。十月。見面當在何時。茂且食且笑曰。君三日。當拜太夫人矣。楊竊謂。關陝。去京千里。餘三日。何緣得到。食未竟。平章芮公。急召楊。驛奏邊事。三日未日。中至家。楊至今。以爲奇。茂後入京。寓惠安寺。朝士爭往叩之。近侍焦春和甫。入門。茂即言五品五品。恨來處不高耳。焦本世家。蓋聞茂言。深私之。茂未幾。被戮。年三十三。

雷氏節姑

雷氏。潭源人。是西仲。南仲。從姊妹。行年十七。嫁爲應州丁伴妻。雷氏。羣從有不悅者。許告。服內成親。婚遂聽離。丁謂夫人。曾絕。婚固非我二人意。然夫人。此去。再適人否。室曰。我若再嫁。當令兩目瞎。丁云。夫人果有此心。我亦當同此誓。其後。丁違前言。再娶。未幾。果喪。明雷氏。十八。寡居。九十七。乃終。從孫希顏。常欲爲文記之。竟不及也。

劉生青詞之體

正和初。中牟陽橋人。劉慎字榮輔。爲里人。劉六作延。青詞。劉平生有穢行。榮輔作詞。曲爲辨理。又依例。爲拔。後數日。榮輔作首。學生魯維兒者。病中。忽爲物所憑。令家人。請榮輔。來劉至。維兒作色。呵之曰。汝昨爲劉六作青詞。汝於誰處。敢妄語耶。榮輔聽罷。惶懼殊甚。手寫首狀。言自後。更不敢復作青詞。維兒不復有言。此兒甫成童。初不知青詞爲何物。殆是劉過。惡顯著。榮輔妄爲飾說。邀福神。故假此兒。以警之耳。

陵川人祈仙

陵川士人。劉元方。卿說。兵亂後。縣中人。祈仙。楊徽君。朴降筆。詩尤奇偉。不凡。如論書字云。汝知。毫端心。萬物不可礙。又云。龍盤一氣。雲雷定。鯨化三山。草木枯。一席評事者。出高麗。匹紙求詩。云。霜入詞鋒。月痕缺。手中不覺。風雷掣。如是。八句。後批云。慎勿。觸汗。神物。終常。飛去。席氏子。婦產乳。未終月。竊視之。三日。後開卷。乃無一字。但空紙而已。劉曾問。生死之際。其理何如。云。死。死。惡。死。速。死。生。非可樂。死。非可惡。鬼之。惡。生。納人之。惡。死。但。生。人。不知。死者。樂。耳。縣人。都。會。守。拜。脚。素。不。信。仙。鬼。事。一日。召。拜。脚。至。前。云。與。汝。銀。杏。圓。

安在批云。在汝懷中都探得之。又批云。與汝櫻桃。都開臘月安得有。批云。已在汝掌中矣。都展手果有。一日分道諸人。連枝紅杏三十餘枝。正應在壇諸人之數。或問盛冬安得有此批云。此土之冬。非他境之。夏乎。又問他境安在。批云。在數萬里之外。問云。那得遠巡至此。批云。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汝不知之乎。元卿問神仙果有無。幸明以告我。批云。子尚見疑乎。元卿今客順天。屢為子言。故續記於策。陳於喪亂之後也。

抱陽二龍

順天西北四十里抱陽岩寶教院。大小二青龍在寺潭中。廟曰顯濟。古碑說。二青見於隋。唐之間。有將軍之目。官比刺史。大青。崇寧五年封崇惠侯。政和七年進靈益公。小青。嘉祐侯。進英澤公。二龍各長二三尺。許色深翠。朱墨細點。開之。春開彷彿成方勝花。行則昂首。不類他蛇。出則深行水上。能與雲雨。變現不測。鄉人所賽與之酒。則直立高二尺餘。俛首就醴飲之。故前人詩有青蛇立飲祭神酒之句。二青居山陽。各有種類。至數百個。都不毒螫。大青一目。其種悉然。凡在山陰者皆雜蛇。例毒螫。然不敢犯山陽二青之境。至則為二青之族。嚼殺之。二族亦不往山陰。村落小兒輩與之習。至以手捧之。而常族宿民家臥。具中人亦不駭怪也。原唐張燕公說。馮瀛王道。來崇儀使大名總管邢仲良。近代鄭州刺史趙據子充。皆嘗讀書於此。有邢氏繼志。忘歸軒。燕公石穴。讀書堂。明珠窩。初山石崩出一穴。如杯碗之半。瑩滑無琢削痕。似有光彩。土人傳有明珠飛出。故以名之。近山三四里所有昇賢村。屬滿城。馮王故居也。辛亥冬。子與毛正卿。德義昆仲。郝伯常。劉敬之。諸人一遊。寺僧顯淳。質有道行。時年七十八。說龍之美。

三秀軒

李都運有之。高戶部唐卿。趙禮部廷玉。讀書永平西一山寺。臘月。桃樹一枝作花。大金蟬集其上。又竹林出一筍。故名所居為三秀軒。後三人皆登上第極品。

王處存墓

王處存墓在曲陽燕川西北白虎山之青龍碣。己卯八月。完州人劫破之。骨已灰燼。得銀百餘星。一硯一鏡。唐哀帝所賜鐵券。券刻金字云。勅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其孫周臣說。

張女風慧

順天張萬戶德明第八女。小字度娘。資質秀爽。眼尾入顰。丙午秋。入小學。生七年矣。日誦數百言。比戊申二月。女史屬詞。孝經論語。孟子。易。乾。傳。至下繫。詩。二南。曲禮。內則。少儀。中庸。大學。儒行。祭統。祭義。經解。冠婚諸篇。班氏女戒。郝氏內則。內訓。通記。六卷。皆成誦。日兼二詩。古律。至十篇。學書下筆。即有成人之風。且夕家居。見家人或不至。以禮責之。又所誦書多能通大義。時為講說。其對屬才思敏捷。無小兒女子語。睡思昏昏如醉。思闔心寂寂似禪心。桃李東風蝴蝶夢。關山明月杜鵑魂。識者謂此詩不佳。後日果得病。又四日亡。甫九歲。郝伯常為詩弔之。

脫殼楸。代州壽甯觀。宋天聖中。一楸樹老且枯矣。海蟾子過州。買不死藥。三日不售。投藥此樹中。明年枯槁再茂。人目之為脫殼楸。白皚子西題詩云。一粒丹砂妙有神。能教枯木再生春。仙翁用意真難曉。只度枯楸不度人。秦和中。王嘉口。子告過壽甯。戲道判白生云。子西詩謾觀中人。汝曹尚刻石耶。白因拈覆此石。

金寶牌

宣政開。方士能化泥為金。名金寶牌。長三寸半。闊二寸半。文曰永鎮福地。代州天慶。壽甯二處有之。天慶者。今尚在承平時。人傳玩。顯是泥所成。指文宛然。

措牙方

茯苓石。晉龍骨各一兩。寒水石二兩半。白芷半兩。細辛五錢。石燕子大者一枚。小者一對。末之。早晚措牙。繁時。王文漢卿得此方。於麟撫折守。折守得於國初。洛陽帥李成。折年逾九十。牙齒都不疎豁。亦無風蟲。王文亦九十。食肉尚能齒決之。信此方之神也。

碑子魚

海中有魚。尾足與龜無異。背上聚一殼。如碑石植立之狀。潮退則出岸上。曝殼。十百為羣。聞人聲。則爬沙入海。海濱人謂之碑子魚。或魚。或獸。未可必也。舊說。蒲牢海獸。遇鯨躍則吼。其聲如鐘。今人鑄鐘作蒲牢形。刻鐘鐘為鯨。子二者有取焉。蓋古人制器象物。如舟車。弧矢。杵臼之屬。初不漫作。特後人不能盡知之耳。然則碑表之制。將亦有所本耶。抑人見魚形似。傳會為名也。

神告晉莘公

晉莘公嘗夢泰山神告之曰。敬我無福。慢我無殃。當行善道。家道久長。每以此語。人事見家傳。

蛙化鼠

燕南安州白羊淀。南北四十里。東七十里。舊為水所占。近甲午歲。忽乾涸。淀中所有蛙。悉化黑鼠。嚼麥草根。盡土。服虛懸。不待耕。投麥種即成就。其居民不勝舉。聽客戶收穫。但取課而已。此地山草根膠固。不受耕。其因鼠化得麥。亦異事也。淀有石刻云。天荒地亂。莫離此淀。有水食魚。無水食麵。是則前此亦嘗得麥乎。張侯德明說。

臆腹異物

完州舊永平縣。磨戶其人。家畜一驢。忽受病。比死。大叫七日。夜不絕聲。剖之。大腹內得物。非鐵非石。形如栝樓。而色深褐。其堅若鐵石。磨家不以為異。擲之麥園中。日課麥。皆取於此。而都不減耗。如是一年。鄉人傳以為神。官長石生者。索去。亦置麥中。竟無神變。今在順天張侯家。余親見。

暴雨落羊頭

貞祐二年。豐州楊雲卿為崞縣令。夏月暴雨。過關南外十餘里。落羊頭一。大如車殼。角上豎高三尺。以物怪中。代州下軍資庫收。聞之朝。

關中丁亥歲災變

正大四年丁亥關中災變二事平涼西草場天王塑像前後踉蹌凡兩晝夜不止而泥塑衣紋都不剝落知府徒單百家奴往拜之拜至三像即不動知府去動如故臨洮城中鼠晝夜作聲比屋皆然一日近四更鼠羣出中一大者如海鼠而白引羣鼠出南門門下弓手排臥鼠爭道踏人面而過有不及出者入東南白草原乃不見府至此六十里劉善甫從弟潤之說

珠子冰

臨洮城外洮水冬月結小冰子如芙蓉圓潔如一耳廓之珠洮城中富人收貯盛夏以蜜漿調之如真珠粉然此水上下三百里冬月望之凝白無際而著脚即陷蓋冰珠雖互寒亦不融結為一也

炭谷瓊花

鞏縣西南十里曰炭谷入谷五里有瓊花樹樹大四人合抱逢閏即花初伏開未伏乃盡花白如玉攬開如聚八仙狀中有玉蝴蝶一高出花上花落不著地乘空而起亂後為兵所斫云

古錢

東平人錢信中案錢譜收古錢凡得數十種付之茶店劉六劉本漕司胥吏家素稱好事及多收古錢聚兩家所有以錦囊貯之如譜中不記年代品最在前劉亦有之金錯刀尤重厚今世所見纔二三分耳又有方寸匕形製與錯刀同最多推為乘錢之冠王莽大錢作燕尾狀者比今所有其大四倍文曰端布當千背有兩字有絲布泉布貨布流布如是近十布又有一銖二銖三銖至五銖有內四出紋是方孔四角金文通輪郭者復有錢背四出文者檢其文一曰五金一曰五朱殆分銖字為二也既有湧金亦有鑄金開元錢有湧金月牙復有鑄金月牙有孔方之上有橫湧金月牙一錢通輪郭者亦有孔方之下一錢通輪郭者此家所畜不特古錢書畫琴瑟古物無不略具士大夫日聚于此難客不預也東平破後不知古物在否也

神救甄帥軍

定州帥甄全己卯歲為北兵所攻求救恒山軍恒山逗遛不進全臨城逃死為北所獲恒山以全為叛己誅甄族故之在軍中者又劫全入頭山嶺嶺上人半出運糧外軍猝至守者不之備殺虜甚衆運糧者不知被劫坦然還嶺恒山軍陰伺之謀盡殺而後已是夜嶺上大青鬼現眼如盃赤紅有光鎮軍士驚怖散走甄衆乃得脫

豬善友

洛西永甯一屠肆豢豬數十頭一日子弟問屠伯當宰何豬屠伯舉指指示羣豬驚擾獨一豬安然不動屠伯指此豬云此豬食甚少養飼已久可宰之子弟入圈曳之就縛嚙不出一聲及刺刃喉無血亦不死子弟白之屠伯屠伯自加刃以手探之此豬乃無心肺屠伯大驚悟以為神像所化擲刃於地拜天地四方誓願改業此豬既不死安然入圈爾後其家不復以精糲飼之目曰豬善友閩里喧傳有自遠家觀者

無不驚歎一鄰家來請豬善友齋此豬如應諾明且請者未至豬已坐於此家之門此家以齋食與之如是三十日歷旁近民家幾徧踞坐一墓園中不動視之已死矣幸恩敬之為作傳

宮婢玉真

大定中廣甯士人李惟清元直者與鬼婦故宋宮人玉真遇玉真有楊柳枝詞云已謝芳華更不留幾經秋故宮臺榭只荒邱忍回頭塞外風霜家萬里望中愁楚魂湘血恨悠悠此生休一詩云皓齒明眸掩路塵落花流水幾經春人間天上歸無處且作陽臺夢裏人又一詩云自憐華色鏡中衰輕棄前歡已自宜不恨相逢情不盡直須白鼠望歸期李生後以庚子夏六月暴心痛死遼東人為作傳以東都行記文多不載

項王廟

正隆南征過烏江項羽廟引妃嬪視之因為說垓下事願謂衆妃曰汝輩中亦有似虞姬者否此語傳達民間有為之縮頸者

廣甯寺鐘聲

廣甯寺有巨鐘一日撞之不鳴其聲乃在城南橋下行人聞之無不駭懼有告寺僧具鏡鉞就橋下迎鐘復鳴宗室仲章說

石椿火出

泰和八年冬京師大悲閣前幡竿石椿縫開連夕火出四十餘日乃止明年大火延燒萬餘家閣亦被焚衛王有旨救災世南所書千手眼大悲閣題榜火氣熾盛人離百步外不敢近云

永安錢

海陵天德初上宅於燕建號中都易析津府為大興始營造時得古錢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議以為瑞乃取長安例地名永安改東平中都縣曰汝陽河南永安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長甯然亦不知永安一千何代所用錢也

息平明水沒村落死者無算大崖高數百尺皆蕩為平土下漫石石上有杵臼痕不知何代為岡崖所覆
歷也山顛龍圖處留迹數十所印泥鱗甲爪痕有長五六尺者有長百餘尺者意龍聚圖于此土人
遺此大變

宣靖播越兆

宣和中龍德宮花竹池沼開散起廬舍象村落田家所居山莊漁市旗亭茶店無所不有悉以下缺

女真黃

日本國冠服

焦燧業報

孔孟之後以上四條缺

張孝通冤報

大定末武清人趙士詮商販西京每過白登多宿張孝通家其妻私焉孝通知陰圖之一日乘士詮醉與
其子定國殺之投屍野中士詮久不歸子來自登訪之孝通先與店戶白忠友有仇私告趙子云汝父
去向白忠友宜知之趙子訴官官繫忠友訊掠不勝苦楚雖已解服而獄終不決明昌初白妻訴於朝朝
差賈公守謙往廉之賈密訪縣人人有言一異事云張孝通及其子驅一騾往某處憩於道旁樹下騾逐
草而逸定國怒鞭之騾忽人語云你殺趙客更來打我父子相顧失色他日孝通婦汲水飲騾騾又語云
你殺人却冤白家孝通父子恐語泄謀殺之以滅口而縣人無不知者賈公以是歸報朝廷隨差刑部員
外孫某馳驛至縣收孝通父子一問即承人知神理之不可誣也賈公仕至右丞

魏相夢魚

參知政事魏子平嗜食魚厨人養魚百餘頭以給常膳忽夢羣魚集其身揮斥不去復夢為魚所鯁痛不
能出悶亂久之乃寤自是不食魚

相字

宋末有相字知休符者上皇書一朝字令人試之相者云十月十日天子生紹興南渡將駐于杭書一杭
字間之相者云兀朮將至當避其鋒太師梁王小字兀朮果擁兵而南其驗如此嘗與同舍生孟津李蔚
慶之論及此予謂古無相字法殆是挾以他術耶李曰不然此龜卜之餘意耳

夢靈丸

京師法雲寺僧律師失明數年夢中有人授一方治內外障但障神水在者皆可療焉二兩蘆薈子枸杞
蒺藜甘菊荆芥穗各一兩當歸地黃川芎赤芍藥防風各一兩半十一味末之水麵糊丸桐子大空腹食
前溫水下三二十九僧服之目復明因目曰夢靈丸

呂氏所記古印章

党承旨有周亞夫銅印東鹿柴揭關歷城箝有彭宜私印臨淄農鄭氏耕地得方寸銅印鈕作九猿猴細

續夷堅志卷四

臨淄道院

大定初山東人楊善淵買地臨淄市南立道院掘地得古甃上刻四十二字云大齊戊二年四月八日南
郭石羊巷楊道園施花磚色三千口在天齊觀玉清宮殿上永記楊押磚匠楊本堅有為考案者此地蓋
北齊時天慶觀今巷東道北尚有石羊存焉戊二年高偉天統二年丙戌歲也縣前此無宮觀善淵撥土
主之偶與古觀地合善淵又與道園同姓亦異事也

盜謝王君和

馮翊士人王獻可字君和元豐中試京師待榜次一日晨起市人攜新魚至擲散錢賭之君和祝散錢以
卜前程一擲得魚市人拊膺曰我家數口絕食已二日就一熟分人除此魚望獲數錢以為舉家之食子
乃一擲勝之我家食祿盡矣君和惻然哀之不取魚又以數錢遺之市人謝而去及下第西歸路經灑池
早發出谷聞狻為羣盜所執下路十數里天明聞客行攜一少年忽直前問君和非京師邸中乞我魚不
取者乎今日乃相見於此再三慰謝并同行肯免同郡徐安上記其事云

廣濟山觀圖

甲辰乙巳歲廣濟山五六月間大陰晦雷雨連作晝夜盈闕山上白氣直與海接須臾雨下終夜不

小如豆。飾視之。形狀俱備。鄭先未有子。自是產九男。因寶藏此印。

古鼎

燕都廟學有夾銅鼎焉。高二尺。受數斛。篆有離明神鼎。養火六字。後歸裕陵。竟不曉古人作何用也。郭太傅舜俞說博平路氏一鼎。無款識。無文章。而黃金丹碧。絢爛溢目。受五升許。高三尺。其一稍大。路氏用之。煮茶。以少火煨其足。則水隨沸。大定中。銅禁行。不敢私藏。搯大足折送之。官足中虛。折處銅作火焰上騰之狀。天壤間神物奇寶。成壞俱有。特見毀於庸人之手。為可惜耳。蔡內翰正夫古器類記二鼎云。其一。明昌三年二月。藍田玉山鄉農民李興穿地得之。高二尺。兩耳有字一十行。文曰。王四月初吉丁亥。以長歷考之。魯莊公十二年四月丁亥。即周安釐王初立之歲。未改元。故不稱年。而僅以月數焉。又有一百二字。必周侯伯所作之器也。其一。太原三交西南。大定九年。汾水東岸古墓。有鼎及鐘磬之屬。鼎小者五寸許。大幾三尺。中作黃金色。所質牛羹。尚可辨。鐘磬小者不及二尺。凡十六等。蓋晉律之次也。雖無款識。皆周物也。

西陰井移

戊申正月。武城之東有村落名西陰。民家一井。移四五步。而井椿如故也。又數日。一道士過此村。形服與常人異。見農具中。二地礮石。咄咄曰。業畜乃在此耶。併挾之而去。村民懼凶禍。將及棄家遠徙。後亦無他。南宮士人董德卿親見之。

海島婦

王內翰元仲集錄。近年海邊。漁人航海求餉。至一島。其人穴居野處。與諸夷特異。言語絕不相通。射之中。則捫血而笑。獵者見男子。則殺之。載婦人還。將及岸。悉自沈於水。他日再往。船人執一婦。始得至其家。婦至此不復食。有逾旬日者。皆自經於東岡大樹上。元仲黃華老人也。

雞澤神變

雞澤農民五人。同採樵。出門。望西風勢甚惡。退回不欲往。又為一叟所難。四人者還家。一人往來樵次。大風從西北來。震蕩天地。此人走避不及。伏於溝中。為一人掙起同行。行時。此人踏風而行。見同行皆神鬼。遙遙過一城。神人曰。此朝城也。又東行。路旁一長髯人。拜勸酒。神人共入廟中。留此人廟門下。少之。呼入行酒。見神人各長丈餘。有鬼形者。人形者。衣皆錦繡。香氣襲人。此人從中座勸酒。中坐者不語。以右手拊指。指令從次座者勸。勸畢。復出廟門下。須臾飲散。神人出。大風隨起。置此人不復問。此人伺風定。出問人。知此地為東平界。廟即嶽祠也。行丐數日。乃至家。猶恍惚如心。云。留仲可識。

臨晉異瓜

臨晉上排。舊英家。種瓜三二頃。英種出西瓜一窠。廣畝二分。結實一千二三百顆。他日耕地。瓜根如大線。辛亥年。定襄士人樊順之親見。

霹靂

河東縣。舜皆出麥。顆粒如常。麥而無縫。又色稍白。每斗得麵十三斤。此地二頃餘。農民數家主之。喻如今歲東家舜麥成。至明歲西家成熟。無定處。然終不出二頃之外也。定襄周夢卿賦。

平陽貢院稿

太安初。高子約。耿君嗣。閔子秀。王子正之。考試平陽。舉子萬人。主司有夢緋衣人來謝。謂者。明且試題以下。語同官。俄華鶴旋舞至公樓上。良久不去。主司命胥吏揭榜。大書示衆云。今場狀元出自河東。常舉府題聖人有金城。解魁宋可封澤州。省儉德化民家。給之本省。魁孫當時。御題獲承休德。不遠康甯。狀元王綱平陽。三元者。果皆河東云。

史學優登科歲月

河中李欽叔初生。其父之才。作湯餅局。有相者為口安。史學優。言君後當擢第。但當出此兒門下。為太晚耳。學優雅以才名。自負。不以相者之言為然。其後欽叔二十三省元。賜第。中廷試策宏詞科。除應奉翰林文字。兩預主貢。學優竟出其門云。

日中見異物

崇慶元年冬十月。北京進士趙天瑞。張仲和。輩十五人。赴試回。曉行道中。日中見二物。一四足獸在前。一蛇繼之。二物行甚速。次一鳥跳躍稍緩。少頃無所見。是後兵動。中原喪亂。仲大賦。

鎮城地陷

鎮城地陷。日州長佐史率技藝迎官出城。坐待驛亭。次見一婦。被髮跣足。喘汗入城。問之。云。其姑卒病。買藥欲救之。良久。事中人聞空際有相問答者。云。出城未答者。言未。吏卒聞之。大駭。怪不知所謂。少之。婦得藥而出。城陷。陷中無一人免者。此婦殆以孝感脫此禍歟。中京史監時亦在亭中。親見其婦。惜不問此婦姓氏耳。

王子明獲盜

副樞剛中王公晦。字子明。澤州人。初任長葛簿。一日。行水邊。忽見回風逐馬行。或前或後。數里不去。子明疑其有異。緩轡從之。回風入水。復出者數四。子明召附近居民。雜騎卒入水索之。得一屍。是近日被害者。檢視衣著。於所佩小革囊中。得買布單目。及木印一。子明嘿藏之。不以語人。既入縣。即召布行。布來。官欲買之。積布盈庭。子明一一辨視。果有布是本印所記者。因甲乙推之。盜尋獲。一縣稱為神明。事見開闢公所撰墓志。

泗州題壁詞

興定末。四都尉南征。軍士掠淮上良家女北歸。有題木蘭花詞。逆旅閒云。淮山隱隱。千里雲峯。千里恨。淮水悠悠。萬頃烟波。萬頃愁。山長水遠。遮斷行人。東望眼。恨舊愁新。有淚無言對晚春。

賀蘭中見鬼

吾州進士賀端中。大定中。宜聖廟齋宿。燈下見一大青鬼。髮上指。目光如炬。口出火。質以被。蒙頭伏牀。

下日高諸生至乃放出戰悚尙未定也起視水變皆乾硯池亦然溺器亦空人知其爲渴鬼云端中出孫國鎮之門有賦聲此舉登科

介蟲之變

東平薛价阜昌初進士嘗令魚臺嗜食糟蟹凡造蟹厨人生揭蟹脚納椒一粒鹽一捻復以繩十字束之填入糟蟹上以盆合之旋取食薛一日夢昨所獲強寇劫獄而去夜半驚寤索燭召吏將問之燭至乃見糟蟹蹒跚滿前不知何從出也薛自此不食蟹外曾孫東平賈顯之說

天慶殿柱

太原士人劉進之客衛州所居近河三夜聞哭聲訪之鄰里云旁近無哭者當是鬼哭歟進之忽憶臨河有汴宮天慶殿所撤大木將作筏下河候漲落乃行云是彰德帥欲用修樂棚者古時石官於晉者此木哭乎明日筏下河哭聲乃絕曹魏青龍中取漢武帝承露金人欲置之許都臨發金人濟然出涕李長吉有金人辭漢歌

神皆渴水

西京大同府之南神皆渴水廣百餘畝深三丈居人取魚其中十三年前一夕大雷雨水忽飛去入潭源東南山娘子村中復爲大鼓凡神皆渴水所經遺魚不絕

空中人語

張顯卿名德遠州人明昌二年經童貞祐四年進士自說大安庚午歲曾與客飲向日酌酒語執壺者云不必滿薦賦而已忽聞空中有人言安知空中無海量者乎衆客駭立酌數滿杯

天裂

元光壬午六月二十四日崔振之時起任成甯令聚縣民豁口村計會科款此地瀋橋六七里日在辰巳間忽見天裂從東南至西北青氣分折數丈其中有光盤曲如電令人震蕩不敢仰視吏民數百人皆見振之說

高白松

徐偉官京兆夢二老人白首而長身身穿綠袍謂偉言某他日有斧斤之厄幸爲保全之偉不知所以然夢異不忘也及移守太安會岳祠災詔復修之境內大木皆聽採取東六十里萊蕪之高白村有古松幹柯茂盛陰蔽二畝鄉社相傳爲數百年物亦在採斫之數鄉人父老哀憐於偉偉因悟前夢力爲營護竟免斬伐是夜夢有來謝者土人立祠其側幸生者爲之記文士張聖子賦詩云蟠根盤足怪虬藏平頂摩雲翠蓋張不怕雪霜侵玉瘦却愁雷雨化龍驤異材詎肯資梁棟靈夢還能避斧斤萬古天風吹不老岱宗山色共蒼蒼

炭中二仙

單州人賈合春前歸時丞興定二年丁丑十月以戌役在澠池此地出炭炭穴顯露隨取而足用者積累

成堆下以薪蒸之烈焰熾然一日賈與成卒圍火坐忽一炭塊爆出塊破中有二白玉仙人各長二寸有半眉目口耳形體皆具頂烏巾繫如早勒帛狀雙帶下垂彫刻所不及賈甚珍秘兵亂中央所在

護蘭童子

孟州路宜叔未二十而娶未幾妻亡追悼不已鬱不自聊夜夢妻如平生說身後爲護蘭童子住翡翠菴作詩記之云翡翠菴前花草香護蘭童子淡雲妝風絲還却三生債不道未歸大斷腸未歸人用死者爲歸人生者爲行人之義

王先生前知

東阿閻生者少從醇德先生平陰王廣道學醇德嘗告之曰汝今年二十五却後二十年當喪明作舉子不濟辛壬癸甲之術可養生試以吾言學之閻即學祿命年五十果喪明而藝亦精自言七十常有子得年八十卒如其言

邊元恕所紀二事

國初兵西來雲中先下後復納遼天祚國相怒其反復攻城破驅壯士無檢披盡殺之中有喉絲不斷者亦枕籍積屍中得雨復甦候暮夜欲逃人定後忽見吏卒羣至呼死者姓名隨呼皆應獨不呼此人吏卒去此人匍匐起僅能至家求醫封藥瘡口漸合又數月平復年七十餘病終同時曹氏小童爲軍士驅逐與羣兒亂走追及者皆以大棍擊殺之次第及曹忽二大突出觸軍士仆地軍士怒逐犬入人家比出兒輩得散走逃空室中俄有執黃旗過者大呼曰國相軍令殺人者斬殘民皆得活曹氏兒後至節度

王內翰詩識

王子端內翰泰和中賦殘菊云幽花寂寞無多子辨與黃蜂實蜜脾蓋絕筆也王勉道作挽詩故有幽花絕筆更傷神之句

張甫夢應

張狀元甫唱第前夢人以物易其首手自捫之乃玉也初甚惡之繼有是應閻子秀筆記其事

山石飛墮

宜和末華山下石子岡地震之後東西易位摧壓十八村土人謂神物所移爲立移山祠蘭泉張吉甫作賦吊之明昌四年秋洽水涸南之開一日晨起居人忽聞數千人呼聲望之有雲如大帷帳蔽空而過少頃開齊並山南原已移爲北原矣孫通祥爲文記之近天興癸巳麥秋後恒山公治軍鄂之五朵山置倉聖宋岩以受軍租臨大屋已置二萬餘斛矣有日寅卯間人見西北有黑雲從空而過聲勢甚惡迤邐漸及洞上倉屋隨亦崩潰雲起而雨雨後人奔視之元是大石片方廣數畝自天而下橫兩湖之間麥倉崩乃無一麥可種又一異也平陰丞說

開關公主章表

壬寅歲寒食濮州靈寶會祭孤魂設醮州中程威儀者當作高功會首人言程未嘗收錢何緣得主醮程

因往東平受明威錄一階。章表皆已具銜。復一雷師者求代科。至醜。囑監軍董許之。乃就文牒上名銜。改程作雷。醜後百餘日。雷無病而死。三日復活。說死入冥司。云禮部開開趙公管詞表。以我不應改程。威儀名字。促壽二紀。放之暫來。令告世人。再不許犯。且言門外追卒甚衆。即當去矣。言終而化。泰安布衣張知現至濮州得此事。

密崖題字

明昌末盧氏山密崖石壁高峻。非人迹所到。忽有題字云。道民天台司馬承禎過。字大如盤。墨色光瑩。而紫于過中岩。謁白雲先生祠。碑載承禎葬松台。因有詩云。道民初不忘天台。姓氏分明見密崖。爲問松臺千載鶴。白雲何處不歸來。

秦簡夫臨終詩

陵川秦簡夫。年四十。因於名場。即不就舉選。臨終詩云。軀殼歸栖宅。妻孥解近恩。雲山最佳處。隨意著詩魂。擲筆而逝。時年五十七。

張子野吉徵

張華子野。易無體勝廷試後。與諸生坐庭中。忽一烏銜小綠衣判官墮几上。未幾。子野擲上第。

王生冤報

定襄邱村王胡。以陶瓦爲業。明昌辛亥歲。與其子王生者。就食山東。一日。有強寇九人。爲尉司根捕急。避死無所。就他家藏匿。以情告云。我輩金員不貸。但此身得免。願與君父子平分之。王因匿盜竊中。滿室坏瓦。尉司兵隨過。無所見而去。胡父子心不自安。且利其財。乘夜發火。不移時。燻九人死。即攜金員還鄉。數年。殖產甚豐。出鄉豪之上。秦和中。王生禮五臺。將及與善。憤恨中有所見。驚怖隨馬。遂爲物所殺。扶昇至其家。生口作鬼語。瞋目怒罵云。尉司追我輩已得脫。中分貨財。足以致富。便發惡心。都將我燒死。尋之數年。乃今見汝。債命即休。時或持刃逢人亂斫。其家無奈。召道士何吉。聊驅逐之。何至作法。鬼復憑語。辨訴。何知冤對。非法錄可制。教以作黃籙超度。或可解脫。胡陳狀齋壇。吐露情實。人始知其致富之由。大建一祠。日夕祈禱。生未幾竟死。案徵劉尊師說。

仙貓

天壇中岩有仙貓洞。世傳燕真人丹成。雞犬亦昇仙。而貓獨不去。在洞已數百年。游人至洞前。呼仙哥。聞有應者。王屋令臨潭薛鼎臣呼之。而應。親爲予言。己亥夏四月。予自陽雲臺宮將之上方。過洞前。命兒子叔儀呼之。隨呼而應。聲殊清遠也。因作詩云。仙貓聲向洞中聞。激仗兒童一問君。同向燕家延丹甕。不隨雞犬上青雲。

田德秀夙情

紫芝。字德秀。滄州人。其父濟爲部掾。妻定襄趙氏。生德秀於中。生數月。鄰李媪見之。濟然出。婦人聞之。曰。老婦一兒子。生二十五歲。在太學有聲。以去年亡。此兒極相肖也。吾兒死時。老婦嚼其面破。此兒面

瘡口痕宛然。可以證前身矣。德秀幼孤。養於外家。多居於忻。六七歲知屬文。一覽萬言。十三賦麗華。引詩意驚人。有李長吉風調。十六與余游。從會大雨。後有詩見示云。醉夢蕭蕭蝶翅輕。一燈無語夢邊明。盧摛雨急三江浪。老木風高萬馬兵。枕簟先秋失殘暑。湖山徹曉看新晴。對牀曾有詩來否。爲問章家好弟兄。子兄敏之。私謂予言。詩首二句。非鬼語乎。吾謂其非壽者相也。果以弱冠下世云。

華陀帖

米元章華陀帖二十八字。靖康之變。流落民間。歷三四傳。乃入越王府。王懼爲內府所收。秘之二十年。無知者。太和末。都城闖貫道與文士輩請仙。元章降筆。貫道因問先生華陀帖神蹟。超軼輝映。今古汗京。破失所在。先生於平生得意書。定知爲何人所秘。願以見告。即批云。當就越邸求之。龐都運才卿。王妃之弟。貫道以爲言。才卿請於妃。果獲一見。王薨於汴。明禁隨廢。文士得從王之子密公游。往往見焉。東坡夢杜子美自解八陣圖。謂是書生習氣。以此事觀。非謬言。

梁梅

壽陽歌伎梁梅。承安太和間。以才色名河東。張狀元巨濟過壽陽。引病後孤居。意不自聊。邑中士子有以梅爲言者。時已落籍。私致之。待於尼寺。梅素粧而至。坐久。乾杯。唱梅花水龍吟。張微言。六月唱梅詞。壽陽地寒可知。然以其音調員美。頗爲改觀。唱至天教占了百花頭上。和羹未晚。乃以酒屬張。張大奇之。贈之樂府。有誰知幽谷裡。真有壽陽妝之句。爲留數日而行。

軍中犬

征西軍中畜一犬。每大帥舉酒。部曲輩前列唱落葉曲。則犬亦隨之。聲節高下。少不差異。曲罷。一聲不復作。吾州王百戶辛丑年親見之。

崑尤城

華州界有崑尤城。古老言崑尤闕姓。故又謂之闕崑尤城。城旁闕氏尙多。爾朱榮。秀容人。今定襄有爾朱統者。自言上世有賜田百頃。至今以爾朱百頃家自號。管州有榮廟。土人所賽甚靈。巢賊敗。言滅巢族。族人以平人自解。有漏網者。皆以平爲氏。子孫予有識之者。說與祕府所畫巢像相肖。不欲斥其名云。

德升後身

烏古論德升。第進士。與定戊寅。以參知政事行臺太原。九月六日。城陷。遇害。以其日受生慶陽。移刺倉使家兒四五歲。能說前身事。沈厚寡言。人傳爲異事。德升家一大奴。從太原逃出。就倉使家來問。兒望見名呼之。奴爲之慟。但說其死不同。奴言德升被斫而死。兒言赴井死。游麟之言。當是聞城陷。一心赴井。神識已逝。不復知被斫耳。一僧云。不然。赴井者蓋投胎耳。

田德秀詩

田德秀少孤。養於外祖廣甯府治中趙君家。執袴間。作時多憔悴之語。亂後登凌雲臺云。愁思紛紛不易裁。凌雲臺上獨裴裴。亂鴉背著斜陽去。寒雁帶將秋色來。破屋無烟空碎瓦。新墳經雨已蒼苔。天翻地覆

親會見信得昆明有劫灰明年客死五臺無憂爾感古人所忌王荆公詩少壯不宜輕感慨文章尤忌數
悲哀真名官也

張居士

澧州人張居士于禪學有所得臨終之歲禪坐靜室約其徒滿百日乃開及期開戶見其巖然不動謂是
已逝良久開目拂塵而起沐浴更衣周行庭宇與親舊相勞苦已而復入室中索紙留偈云了脫幻緣復
何幻我游戲大方從容自可擲筆而化登封張効景說此事

米元章心經呪

米老一帖云心經呪從後倒念七遍吹氣枕席間螿蟲皆不敢近試之信然

王尊師天壇之行

吾州天壇觀王尊師志常出於農家年十六七牧羊田間一道人日來相就問汝肯隨我往天壇山否王
許之道人攜之而行暮至一城忽失道人問其地乃濟源也又問人此去天壇近遠人云百餘里耳王已
無所歸明日往天壇入陽臺宮宮中人聞此兒為道人挈來自太原北一日至天壇謂常有仙分留為香
火童子八年乃歸家人意其已死無不驚異而乃送之天壇今年已八十六神明不衰淳質謹厚有道者
也

張先生座右銘

張先生補學東阿人平章政事壽國文貞公良輔之父神道碑載其事內座右銘云欲求聰明先當積學
欲求子孫先當積孝以為名官

遺山先生年譜略

庚戌 一歲 <small>章宗明昌元年</small>	辛亥 二歲	壬子 三歲	癸丑 四歲 <small>始讀書</small>
甲寅 五歲	乙卯 六歲	丙辰 七歲 <small>承安元年</small>	丁巳 八歲
戊午 九歲	己未 十歲	庚申 十一歲 <small>從父歸州</small>	辛酉 十二歲 <small>泰和元年</small>

壬戌 十三歲	癸亥 十四歲 <small>從父陳川</small>	甲子 十五歲	乙丑 十六歲 <small>赴試并州</small>
丙寅 十七歲	丁卯 十八歲	戊辰 十九歲 <small>奉宗廟 學於鄆天臺</small>	己巳 二十歲 <small>衛紹王大安元年</small>
庚午 二十一歲 <small>父繼城君本 贈且</small>	辛未 二十二歲	壬申 二十三歲	癸酉 二十四歲 <small>改元至會八月紹王被弒九月 昇王立是為宣宗改貞祐元年 關軒承麟為亂兵所殺金亡</small>

丙戌 三十七歲	丁亥 三十八歲 <small>官內鄉</small>	戊子 三十九歲 <small>龍內鄉</small>	己丑 四十歲 <small>蒙古太宗元年 官鎮平</small>
庚寅 四十一歲	辛卯 四十二歲 <small>官南陽</small>	壬辰 四十三歲 <small>正月改元開興四月改天與十 二月蒙古兵圍汴哀宗出奔河 北 著壬辰雜編 韓中州事</small>	癸巳 四十四歲 <small>推立作亂立衛王子從格為梁 王以城降蒙古</small>
甲午 四十五歲 <small>蒙古太宗六年宋理宗端平元 年哀宗傳位于承麟自經于幽 關軒承麟為亂兵所殺金亡</small>	乙未 四十六歲 <small>次濟南</small>	丙申 四十七歲 <small>著南冠錄</small>	丁酉 四十八歲 <small>自大名還太原</small>

甲戌 二十五歲 <small>金德都汴</small>	乙亥 二十六歲	丙子 二十七歲 <small>避亂嵩山</small>	丁丑 二十八歲 <small>改元興定 韓德機</small>
戊寅 二十九歲	己卯 三十歲 <small>金德汴京真城</small>	庚辰 三十一歲	辛巳 三十二歲 <small>登進士第</small>
壬午 三十三歲 <small>改元元光</small>	癸未 三十四歲 <small>宣宗崩子守緒立是為哀宗</small>	甲申 三十五歲 <small>正大元年</small>	乙酉 三十六歲 <small>在史館</small>

戊戌 四十九歲	己亥 五十歲	庚子 五十一歲	辛丑 五十二歲
壬寅 五十三歲 <small>著集賢方</small>	癸卯 五十四歲	甲辰 五十五歲 <small>至洛陽</small>	乙巳 五十六歲 <small>赴東平過大名</small>
丙午 五十七歲 <small>蒙古定宗元年</small>	丁未 五十八歲	戊申 五十九歲 <small>過晉寧</small>	己酉 六十歲

庚戌 六十一歲 <small>遷鎮州七月過順天。</small>	辛亥 六十二歲 <small>赴太原。蒙古憲宗元年。</small>	壬子 六十三歲	癸丑 六十四歲 <small>客燕中。</small>
甲寅 六十五歲 <small>出鎮陽。</small>	乙卯 六十六歲 <small>歸汴梁。</small>	丙辰 六十七歲	丁巳 六十八歲 <small>宋理宗寶祐五年九月先生卒於獲鹿。</small>
戊午	己未	庚申 <small>蒙古世祖中統元年世祖早聞先生名至此將大用而已本年矣。</small>	

續夷堅志原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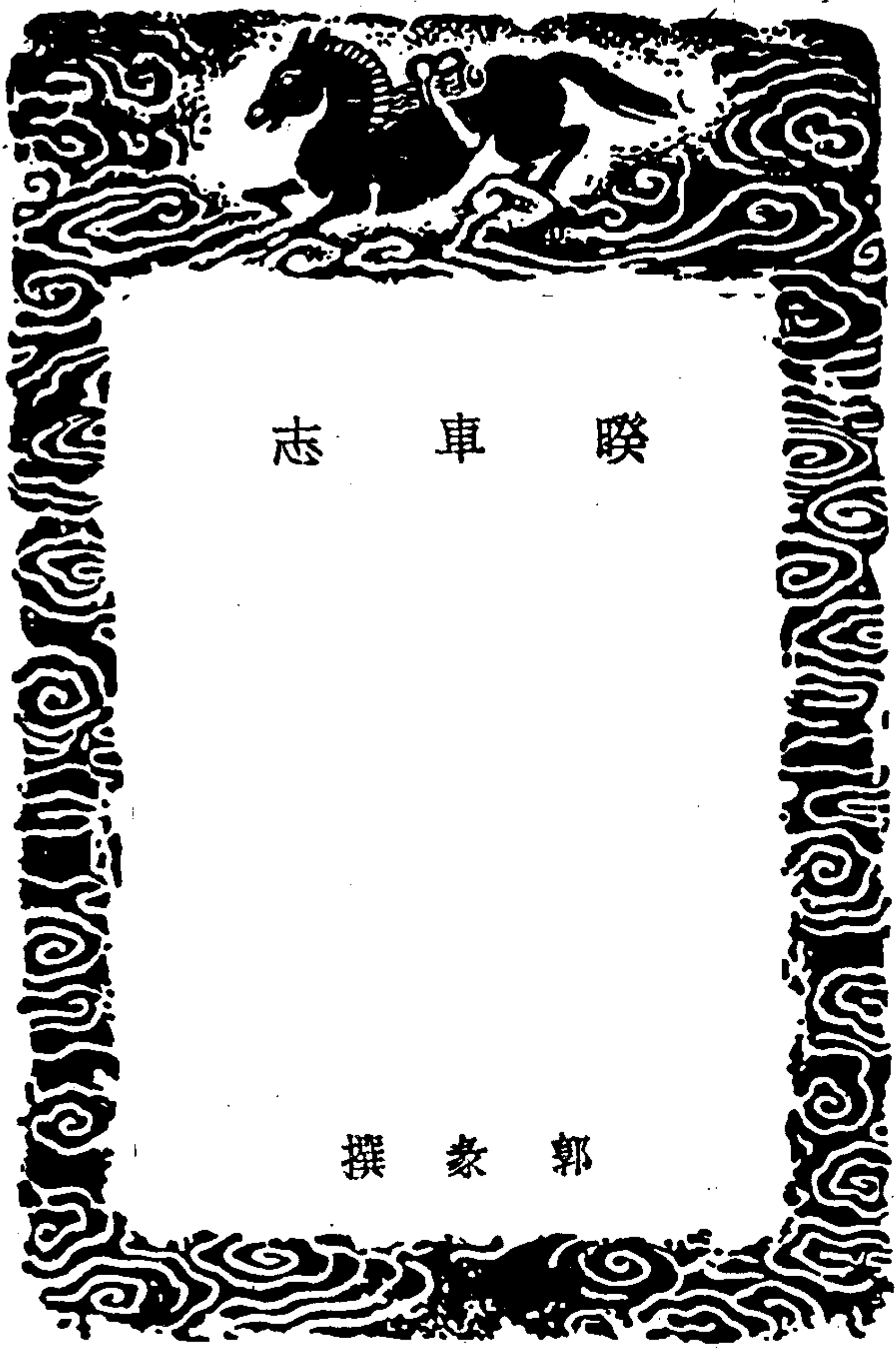
遺山中原人使生宋熙豐間與蘇黃諸人同時當大有聲不幸出完顏有國日雖偏方以文飾戎事用科舉選人情又在貞祐前後不得其其牋牒文柄故閉居著述觀其文與詩詞宏肆跌宕及所傳其國人號中州集人各有傳其類敘其行業仕隱時則一聯不遺宋士夫淪陷其國者概見於末文有史法其好義樂善之心蓋廣矣所續夷堅志豈但過洪景廬而已其自序可見也惡善懲勸纖細必錄可以知風俗而見人心豈南北之有閒哉北方書籍率金所刻罕至江南友人王起善見之亟抄成帙其學富筆勤又可知矣持以示予時日將夕讀至丙夜盡四卷深有啓於予心以病不能抄姑識卷末而歸之壬申歲之除商邱宋无子虛書於沙頭白漚眠處

中州會歷覽底處冤孤墳助業元無我文章正數君淵源由史漢警策出機雲予亦尙奇者何期廣見聞吳道輔景文

子思子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洪景廬夷堅志多政宣事元好問續志多泰和貞祐事其視平世有閒耳皆錄也

吳中王起善博學且勤人有異書必手抄之此其一也案續夷堅志乃遺山先生常中原陸沈之時皆耳聞目見之事非若洪景廬演史寓言也其勸善戒惡不爲無補吾知起善推廣之心即遺山之心也至順

三年朱方石巖民瞻氏識
遺山先生續夷堅志二卷乃吳中王起善抄本今歸芥甫夏侯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歲閏三月十七日丁亥借錄至四月七日丙午錄畢於泗北村居映雪齋華亭在家道人孫道明明叔時年六十有七也



睽車志卷一

睽車志

郭彥撰

宋歷陽郭彥

宜政間長安人有牧牛於野者數亡其牛尋之牛臥一處薦草肥軟方丈之內異於常草自後每於其處尋輒得之一日大雪視牛臥處獨不積異而掘之深二丈許得石匣刻曰開元祭地黃琮啓之得琮形如今制但白色美玉而其中方寸許作新粟也大寶鄭公傳年取三事

長安近城官道之側有大古冢以當行人常所往來故獨久存不毀建炎初寇亂有人發之得古銅鐘鼎之屬甚多驗款識皆三代物冢爲隧道窟室土堅如石周匝皆刻成人物侍衛之狀其冠服丈夫則幘頭婦人則段袖衣皆寬袖頗類今制而小異乃知數千載冠服已皆如此

宣和間林靈素希世寵倖數召入禁中賜坐便殿一日靈素修起趨階下曰九華安妃且至玉清上真也

睽車志卷一

有頃果中宮至靈素再拜殿下繼又曰神霄某夫人來已而果有貴嬪繼至者靈素曰在僊班中與臣等列禮不當拜長揖而坐俄忽睇視暗曰是問何乃有妖魅氣耶時靈素妓李師師者出入宮禁言訖而師師至靈素怒目攘袂亟起取御爐火箸遂而擊之內侍救護得免靈素曰若殺此人其屍無狐尾者臣甘問上之誅上笑而不從

林靈素未遭遇時落魄不檢嘗從旗亭買酒久不歸直其人督之靈素計窮即舉手自捫其面則左頰已

成枯骨獨體而餘半面如故謂其人曰汝迫我不已我且更捫右頰矣其人驚怖竟爲折券 韓亞卿知

左賁字彥文有道術遊京師依段氏甚禮重之段氏母病賁爲拜章祈福乙夜羽衣伏壇上五鼓始蘇憺然不憚久之段氏甚懼詰之賁曰太夫人無苦三日當愈祿算尙永段問先生何爲不憚賁曰適出金闕忽遇先師力見邀已不可辭後五日當去賁本意且欲住世廣行利益今志不遂之不樂耳既而段母如期而疾良已越二日賁事卒段氏悲悼具棺金斂之賁兄居洛段命凶肆數人舁棺送之既舉棺辭不肯往云棺必無屍某等業此久矣凡人之肥瘠大小若死之久近舉棺即知之今此甚經是必假致它物至彼或遭訊詰段與之約曰苟爲累吾自當之既至兄果疑發視衣衾而已段言其故乃悟其尸解紫微王舍人稽中說二事

孟通判者密州人丞郡青社秩滿還里素慕神僊長生之說一日有道士謁之故絮藍縷疥癩狼藉謂孟曰以公好道故來謁公頃在青州印施度人經我嘗受一軸公頗憶否視文書御軸取觀真彙所施也又曰我能燒汞爲白金願以相授孟曰某不願也乃曰必不欲姑試一觀自於腰間取鐵數百願孟從者令市汞至則以寶鼎煖炭環之解帶間劑投其中有頃取傾出真白金也它日又至曰我來與公別適得佳茗願共嘗之探懷出建茶一塊裹以壞布蠟蠅僕緣孟有難色辭以無茶具道者取紙裹槌碎願爐中銀鑪取水煮之分注兩盞揖孟舉盃孟辭以太熱久之又言已冷當留候再溫飲之道者曰果相惡耶取茗覆之不揖而起孟猶送之門還見所覆茗地皆黃金其蓋及鑪者所漬處表裏皆金始知其異人亟追訪之已失所在

儀真報恩長老子照言紹興間嘗與同輩三人行脚至湖南經山谷間迷感失道暮抵一古廢闕若相與投宿墻屋頹圯寂無人聲一室掩戶若有人居中惟土榻地爐以灰掩微火傍置一瓦缶視之則煮芋也諸僧正饑食之甚美已而視榻窻乃淳化中故綾紙度牒室中有數大甕所貯或芋或栗或山蕚了無鹽醃之屬俄有一人荷插負芋栗自外歸被髮體皆黃毛衣故敗僧衲直入坐土榻見客不交一談與語亦不應答夜既深皆倚墻壁坐睡暨天曉已失其人所在惟爐火傍置四瓦缶其一已空蓋其人食之而出餘三缶皆芋栗煮已糜熟若以餉客者三人食之而出又行巖谷荆莽中二十餘里乃得路

紹興二十八年外舅楊紫微與陳申公俊卿同爲小著省中共處一位在國史局堂之西閣其東閣則大著位也時方虛其處一日晨入省則有老兵雉經于西閣掛梁間輒命解之已死二公不欲遽入乃暫徙東位外舅謂同省諸公曰僭居此位殊厚顏也俄報二公同除大著事雖倉卒而應兆如此

睽車志卷一

趙汝言字允之死已數年有遺女住子淳熙乙未之冬住子暴疾其兄謙之憐其孤幼念之甚至一夕夢至一所高閣長廊金碧輝煥汝言在其間方與一金紫老人對立而語問老人爲誰傍侍者曰汝待制也汝言援筆題詩于壁曰彈指紅塵二十年歸來瀛海浩無邊夢魂相遇因隨念珍重前生兄弟緣老

人繼題其後曰。處世休論大小年。福禍從此斷塵緣。芝蘭路道遺處。羽蓋飛龍不用鞭。汝言復願語。曰。住子已無恙。以兄念至。緣因念結。故得與兄暫相遇耳。謙之方悟其已死。慟哭而覺。謙之自傳其事甚詳。

淳熙庚子八月十五日。平江常熟縣大火。屋居焚蕪大半。灼爛死者十餘人。先一夕許浦成卒。自府請冬衣還。頓止距縣一舍。成將夢被追至一所有冠服坐殿上。呼成將至庭下。謂之曰。明日常熟有變。毋得縱部下為亂。且令責軍令狀。既寤驚疑。及曉令成卒皆止。未得進。獨從數卒先止郭外塔院。遲疑未敢入。俄而火作。方烈焰猛熾。若成卒入邑。必因救火。剽掠為亂矣。神告何其昭昭也。

平江里俗。舊傳識記云。潮過唯亭出狀元。又云。西山石移狀元兩歸。淳熙庚子三月二十二日。吳縣穹隆山大石自麓移立山半。石所經草木皆壓。藉宛然行迹可驗。其秋八月十八日夜。海潮大至。過唯亭。環城而西。穹隆在城西。唯亭距城東北四十五里。明年省試。平江歲貢者盡下。唯黃由以國學解中。選未廷試。皆傳黃由魁天下。已而唱名果然。由字子由。平江人。而用國學發源。南歸之驗也。

承節郎孫俊民。家子震澤。歲除夜夢長大人。其高出屋。行通衢。一手持牛角。一手持鐵釘。槌曉其家。以牛角擬門上。欲釘之。夢中與之辨解。長人乃去。以其角釘對門姚氏家。其春姚氏舉家病疫。死者數人。湖效楊祖。手寫法華經。每執筆必先齋素。盥沐更衣。後病死。死之夜。其母夢韻來別云。以經之力。今即往生烏程縣。龐史蔡家。作女時蔡妻。方娠。是夜夢有肩輿及門者。迎之則韻也。云來寄宿。痛而生女。其母他日來視。女為之嗔然一笑。人咸異之。

龍舒人劉觀。任平江許浦監酒。其子彥舉。字唐卿。因就嘉禾流寓。試。俄舟以行。舟人有女。彥舉調之。舟人防閑甚嚴。無由得聞。既引試。舟人以其重。局棘。無他慮也。日出市貿易。而試題適唐卿私課。既得意。出院甚早。比兩場皆然。遂與舟女得諧私約。觀夫婦一夕夢黃衣二人馳至。報榜云。郎君首薦。觀前欲視其榜。榜一人忽掣去。云。劉彥舉近作欺心事。天符嚴一舉矣。覺言其夢而協。頗驚異。俄而折卷。彥舉以難犯見黜。王文皆欺情其文。既歸。觀以夢語之。且詰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次舉果首薦于舒。然至今未第也。國傳錄行可載。

衢州江山毛知錄。嘗夢入冥。吏引至一處。若官府。兩廡皆大屋。貯錢滿中。各以官為標識。問之曰。此俸祿也。毛視其俸。吏指一處。積錢五百餘千。曰。此爾俸也。位至丞。又見榜別積十二千。題目饒州德興某人。俸。毛後為徽州錄參。值方寇作。州倖逃去。毛攝卒兩月而賊至。遇害。德興某人者。後登第。授一尉。到官一月而卒。劉運使文伯載。

信州小兒。將蔡助教者。其鄰嘗遺火。隨即僕滅。事不聞官。它日蔡與鄰官偶語及。鄰官曰。是不可不懲。即白郡將。逮其鄰人。繫之數日。乃撻而遣之。鄰人在蔡染疫。歸即傳其家。不一月盡室皆死。後數歲。蔡如廁。忽見鄰人逐而殿之。即得疾死。其鄰人有幹之。臨安者。見蔡於通衢。首二黃衣人。驅之比去。鄰人

前問勞。蔡曰。吾以公事被逮。將往棘寺。忽忽而別。鄰人歸。始知蔡已殂。其見之日。乃其死之日也。周濟美左司說。

大恭王公子明。未貴時。待一倅。夫人嘗夢有人見呼。運使蔡人。喜以語公。公亦自喜。將為監司。後果為浙漕。而夫人死。其後公登政府。始知前夢神告。其止於為運使。妻爾黃伴。黃伴說。

文學楊良能。邦禮。其妻華亭鄭氏。歸寧。適其家。改葬祖姑。啓棺。儼然不朽。視其面貌長短。與鄭氏無小異。計其死之年。乃鄭氏生之年也。衆皆驚異。鄭氏甚惡之。因感疾未幾而卒。楊良能說。

宗室士紉。宣和間。以未有子。每歲生朝。為千道齋。以祈嗣續。一日齋坐已定。忽有丐者。叩門求入。士紉納之。坐者莫肯與齒。竟就下位。食已。衆皆散去。丐者獨留。待得。士紉揖與語。乃問公所求何事。耶。告之。故則曰。此亦易事。士紉方督視微器。不暇詳款。丐者告去。期明日來。且探懷出藥七粒。曰。食藥也。令士紉吞之。邑君自屏間望見。遙呼止之。丐者笑而去。士紉握藥以入。邑君令舒視之。但一朱書呂字。數日不消。王彥正舍人說二事。

蔡純誠通判。與一僧相善。尊宿也。忽得書招。蔡既至。而僧已跌坐而逝。先封小合。囑其徒云。蔡至貧。此合中吾衣鉢金二兩。來則與之。蔡至哭之。慟復開目。與語良久。且云。當有道人來燒香。非常人也。可隨之。當有所遇。言訖。目長往。俄果有一道者。至。蔡前揖之。道者熟香徑去。蔡隨其所往。行甚遠。道者問。隨我何求。蔡言素苦寒疾。百方不愈。道者乃握其兩手。頃之。其熱如灼。蔡云。今偏體皆煖。惟腦尚冷。則又以手製其腦。應手即溫。乃謂蔡曰。勿庸隨我。用所衣布袍贈蔡。曰。某年月日。岳陽樓前。用錢三百七十買此。言已長掛別去。蔡收其袍。藏之。它年。蔡有故。至山東一郡。茶肆中。復遇道者。相見甚喜。袖間出綸竿。緝布縷為釣。笑擲地。徐引之。得大鯉。相攜酒壚。飽食而去。

吳興楊禮承務。其母縣主。素與尼法安善。安嘗夜夢有青蓮花。其女曰。蓮師自嬰孩。則口常作蓮花香。然生四歲而夭。火之。其骨自顯。至足。皆相鉤。聯舉之不絕。楊禮承務說三事。

湖州妙喜村民。相二十。素狡獪。為一鄉之害。年五十。忽悟所為。痛自刻勵。日誦佛號。數年不暫輟。忽一日。獨詣素所往來者。自言所積惡業。至重。須焚身以懺。各丐薪數束。不旬日得薪數百束。積高二丈許。結紙菴其顛。刻日自焚。觀者環遶。然村人猶畏之。無敢與之下火。相乃口銜炬。合掌端坐。菴中。以炬四然。須臾。煙焰周合。乃至指節燼落。疑然不動。

臨安下竺式道者。苦行修懺。累年。置火鑊于後。書夜持誦。環遶。遇困倦。即以指觸鑊。而醒之。晚年兩手。惟存四指。建懺堂。甚雄。每架一椽。整一壁。輒誦大悲神呪七遍。建炎間。虜至。積薪其下。焚之。薪為之盡。而屋不然。乃不復焚。

岳侯死後。臨安西溪。蔡軍將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書其名。衆已驚愕。謂其花押。則宛然平日真迹也。復書一絕云。經略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誰慰。空有遊魂遍九州。丞相奏公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有死者。左司周濟美說。

皇甫坦自云數百歲人。言人休咎。時驗。嘗館于道院。有人訪之。作其它山。其人素與相善。留待之。啓其門。封。推一榻。蕭然。索席下。得一半臂。鮮血淋漓。驚懼而出。俄而坦至。相接甚驩。願謂童子風冷。可於席下。取吾着睡衣來。童子即取半臂。坦對客衣之。衣甚新潔。初無血也。喜爲人書字。亦多驗者。汪國正遠。猷登弟已逾壯室。以未有子爲憂。求字於坦。書一湧字。已而汪授吳江。到官而生男。乃悟湧字江下男也。有士人赴省試。坦書落字與之。士人不樂。乃揭榜。乃第二十三名。因視其字。草頭即二十。其榜從水。不爲點而作三。各字右筆止作一點。乃名字耳。汪彥遠國正。既。

李知已任永嘉教官。公廡有一樓。怪不可居。或飛擲瓦礫。或問歎息。謳吟之聲。家人畏懼。莫敢正視。惟知已在家則寂然。一日郡庠季試。教官例當宿直舍。知已預憂其擾。乃置几案筆硯于樓上。連紙數幅。題其前。問怪所從來。令書其後。以對。已乃飾灰其下。局鑄謹識。而出。問二日歸詢其家。則怪不復作。啓論視灰。凝然無迹。而案上紙。皆盈幅。自言姓石氏。頃隨兄赴永嘉幕官。未至郡溺死。遂今二十年。營魂蕩無所歸。偶見此樓空閣。故暫寄此。非敢爲厲。近媒者爲議城南洪秀才姻。方且歸彼。不復此留矣。字體纖弱。真女子筆迹。書辭數百言。纏纏有條理。知已亦敬異之。它日偶至城南忠義廟。其間神像。果有洪秀才。蓋義兵拒寇死事者也。永嘉陳顯美。既。

孫機仲郎中紹遠。父元善。价居平江。嘗有幹過市。見鬻龍餅者。乃其亡僕。孫自疑白晝見鬼。睡之。僕遽前拜。祈曰。主翁無然。轉使其買不售。孫問爾已死。何乃在此。僕請孫至居人稀僻處。曰。壽數未盡。藥誤致。而陰府不見收錄。營魂茫然無所之適。故爲此。以度日。今聞閻中如某者。且千數。只如宅中廣官人。乳媪亦是也。有如其不信。第今夕勿令復與兒同寢。彼將快快不自得。俟其熟寐。取楊枝炭火。醋淬之。以灼其體。必有異。孫甚驚。歸如其說。火之所灼。忽有青煙出衣被間。俄而煙絕。乳媪已失所在。衣被如蟬蛻焉。廣官人者。機仲弟紹祖。字文仲者也。張列院。其臣。漢。卿。既。

史提長老善秀。言其鄉里有人。以田獵畢。弋爲業者。其妻晝寢。忽見牀前地裂。深不可測。俯視見城郭屋宇。恍惚間身墮其間。至殿庭仰望。有王者坐其上。左右皆牛頭阿旁。王者命以大刀斷其手足。剖割心肺。懸挂之。自踵至頂。細剝血肉如泥。乃揉和成團塊。業風吹之。俄復爲人。方其身被慘毒。而其識神在傍。見其屠剝。痛苦不可名狀。既醒。則身故在榻上。移時始能言。百體餘痛。經日乃定。自後或經歲。或半載。所見輒如此。不勝其苦。一日又然。則聞殿上人謂之曰。當往求善秀長老。說懺悔。可以滅罪。乃如其言。講秀道其故。秀教之。誦破地獄真言。具爲演說懺悔。自後乃不復覩前事。竟亦善終。

成忠郎傅霖。淳熙庚子。任臨安監。嘗建醮於北關。創立新倉。擷取民居八十餘家。毀撤屋宇。老稚流離。怨嗟滿沸。初霖夜坐書閣。草定建醮利便。忽見其妹塔林路分家。二亡婢自前行過。徑趨宅堂。方驚愕間。其妻及女皆寐焉。急呼醒問之。云。適見其婢自外來。云與小娘子作伴。詢其女而夢協甚惡之。其女遂病。倉成而地卑濕。咸言數有疫之患。霖愈益憂恐。乃高爲地版。離地二尺。所費不貲。又欲大營備水車骨之具。官無餘錢。其家素富。乃從妻丐五百緡。妻拒不與。霖窘迫以刃自裁。救之不死。醫者以桑

皮縫合其創。傳藥雖愈。而頰頸掣不復伸。俯首不能仰視。神識沮喪。遂成心疾。請祠祿以歸。

睽車志卷二

武翼大夫焦仲。居四明。性嗜殺。日以彈射臂鷹走狗爲樂。所殺不可勝紀。營一宅新成。遷居之。房闔間巨蛇縱橫。至相糾結如辯。殺之復然。家有二男二女。長曰嗣昌。業進士。忽得心疾。朝夕慟哭。憶其亡父母。其妻謂之曰。堂上坐者。汝父母也。何狂易至此。嗣昌憤然曰。此人乃害吾父母者。恨未能殺之。以復讐。然不可與之同居。日挽其妻以出。不可禁止。乃聽其外居。嗣昌竟以病感死。次子季子。不數年相繼。殞。晚年仲復喪妻。生計益落。孑然一身。獨享高壽。而健。昭康。嗜殺如故。豈佛經所謂魔力所持者耶。楊虞仲。眉州人。丁丑王榜甲科。擢第。官亦早達。典蜀郡。先是普州樂至縣。有臨水精舍。主僧夜夢一貴人跨馬而入。曰。我山神也。今暫還。不久當復往。歸。而有金堂縣尉令狐習。與病適至。信宿而卒。習父爲家居。初未聞習病。一夕夢習緣檄歸。喜甚。亟迎門。及下馬。揖而言曰。習不孝。不得終事父母。今當爲眉山楊氏子。名虞仲。後二十三年。仍以直言中甲科。官職顯於今世矣。辭訣而去。父驚愕而寤。其日計至。猶痛悼甚。它日物色訪眉山楊氏。實以是歲生子。及長名虞仲。登第之年。正習死後二十三年也。提刑何慤。作習墓表。述其事甚詳。虞仲作遠寧日。令狐氏有訟事。自它郡送遠寧。慤不得直。乃以墓表墨本。因虞仲實達之。虞仲亦隱其事。然蜀人多知之者。表弟沈作肅。錄其墓表見遺。忠愍李公若水。宜和壬寅。尉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書至云。關大王有書。公甚駭愕。視其紙云。書上元城

縣尉李尚書漢前將軍關雲長押結民何自得之云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詣縣由某地逢著鐵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下與李縣尉既覺驚異勉如其言果遇道士得書不敢不持遂公發書其間皆預言靖康禍變以事涉怪即火其書遣其人不復問作詩紀之云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長隔異代翻疑此事大荒唐公後果貴顯卒蹈圍城之禍兆朕之萌神告之矣公始名若水後改賜今名其子浚淳記其事刻之石

紹興府治依山林樹深茂往往有怪淳熙辛丑有數卒直宿蓬萊閣夏熱各散殿中夜一卒曰張富者見紅袋女子冉冉逼近直前坐其腹上奮起捧之忽不見但兩手狐毛滿把

汀潭間有古驛多怪嘗有士人獨宿西廡乙夜見羣鼠自梁拱間緣壁下地莫知其數固已異之俄又見數鼠共擊一物若小箱篋然置地發之皆袍帽之屬就取服之儼如唐裝冠履皆備既而遞為進趨揖遜之狀士人素有膽氣拊牀叱之曰鼠輩敢爾擾人殊不驚避遂起取席下白挺亂擊之倉猝間誤觸燈滅益盡力搗擊俄而寂然明旦視牀前死鼠滿地揚州教習陳德明光宗說

道州孚惠廟靈響甚著淳熙己亥郴寇大作侵軼州境郡守趙公即中汝誼以郡無城池聽民避寇自便而自誓死守指使樊謹請入賊說以禍福不從則死之即日見賊進至江華距城不一舍公益憂憤倦而假寐見二大夫儒衣冠貌甚偉岸來謁且言毋恐公意其孚惠之神也即具冠帶往謁俄有燕數千自祠所隨公朱轡蜚集黃堂上翔而為三起而復集隊皆外嚮如一漏盡數刻絲所從方陳而去是夕寇遁民有被擄逃還者聞賊言道州號令明信能使人不可犯乃捨而去郡教官章穎記其事刻石

貳卿周公自彊淳熙辛丑自靜江移鎮丹陽有第宅在上饒將取道過家未至前守舍卒正晝聞鉦聲自宅堂出亟啓鑰視之則聲在後堂大櫃中復開櫃尋之則聲在地下久之覺聲淺遠而滅後數月公捐館陳安甫承務說

提轄左帶張朝奉遜四明人始改秩知常州晉陵縣任滿挈家東還夜泊宜興驛前時正暑張有子年二十許獨與之寢于缸之頭倉是夜月明如畫四鼓後婢輩忽若驚疑語言暗中若有人手叢雜捫索之狀又聞缸背亦如擊攪之聲張驚起呼叱久乃定即開缸門出立船邊號召舟子輩蓋疑其盜也已乃還寢則不見其子呼之不應明燭索之無所得詰缸外人初未嘗見其出舉舟惶駭擾擾以至天曉對岸有泊舟者遙謂舟人曰我曹夜寢缸背約四鼓時忽見彼缸背長大人十數若有所求索俄有長臂大手十數出水中共捧一人入水矣乃使人沒水求之得其尸焉同年陳子榮宗丞說

泉司幹官陳子永泳每夜用釋氏法誦呪施食仍燕尊勝呪幡數紙皆宿鉢山驛舍中夜有婦人立牀前叱之云無恐我來從官人竟釋幡耳許之忽不見明日祝而燒之夜復來拜謝而去陳安甫承務說

平江黃棟張虞部家聚於財第宅甚宏壯張為人質直素不信巫怪之說每有與築不擇時日嘗作一亭掘地得肉塊混然初無割剝之迹俗謂太歲神張不為異命取瓦盆合而送之水中竟就甚劇且遂名為太歲亭又嘗有客至呼取衣冠未有應者俄而所畜犬首頂其帽束帶其背而出左右駭愕張徐謂

大曰養汝幾年今日始解人意就取服之乃出揖客客退而犬自斃于庭矣王日章承務說

秀州海鹽縣漁戶楊刺旗嘗寢漁舟夜夢被人擒去刺其面為旗驚寤而面頰猶痛俄而天曉亟起就缸煎照之初無迹第見魚蝦攤出水面圍結成塊擲網盡得之中有一物如鼎狀持歸剖洗泥垢則純金也因是致富秀人至今呼為楊刺旗家承信即楊伯詳說

華亭陳之方為泉司屬官未赴任聞故人有任維揚倅者陳往謁之留館廳事之側一夕就寢似夢非夢見一婦人來言曰我城隍夫人也今城隍當代去次及公故來相報陳還家而卒潘周翰承務說七事

閩中一士人居華亭有趙通判者居烏程約士人為館客久未得往士人偶因步至獄祠見一婦人緩行一僕持一小青蓋且擊香合背子從其後備詣殿廡拜而焚香畢事而出士人隨之行數十步婦人回顧問士人何姓士人告之因復問婦人姓氏則不答笑以所持扇示之士人有書念七三字士人疑其娼家姓第但怪無書姓者未及詳語婦人遽取僕所持銅絲香合以授士人即前行去復隨之一里許入一寺中人迹稠雜忽失婦人所在後數日趙倅遣僕馬持書來迎正二十七日書也士人異之既至書館每以所得香合愛玩常置几間一婢常來書館視童稚輩每誦祝香合酷似趙亡妻棺中舊物入言之倅取驗視信然因問士人所從得初猶諱之扣之再四乃備言曩日所遇倅問婦人服飾狀貌乃其亡妻妻塗寺中也悲惋久之即議舉葬啓殯視棺側有小窠僅容指云

淳熙庚子夏四月湖州烏程岳祠啓黃籙醮會西陂鳴吻有蛇蟠透其上法師葉以十四日夜拜章言於衆曰一二日必有風雷之變時連日晴明天宇澄廓纖雲不飛衆以其言不驗至十六日暮夜濃雲鬱與預與蔽空迅雷風烈雨雹交下雹大如彈屋瓦為碎衆皆凜然移時乃定靈壇供具幡旗之屬儼然如舊略無漂漉乙夜雲斂月明視鳴吻併與蚺皆失所在翌日訪郊外初無風雹之驚蓋是時飄擊之勢止數百步間也

平江士人王大下家貧既卒其友周逸卿為舉平日交游哀金作設冥佛事以薦悼之翌日逸卿有故出城囑其家謹扇輪初夜外門轟然自開若有人直入連呼逸卿大下專來奉謝家人驚遽出視但門已關閉無他視

平江潘擇可崇寧五年以舍法貢入京未至夜夢衣褐挽車三十輛其弟端夫衣綠隨其後至政和三年擇可以上舍釋褐後三十年端夫始就恩科乃悟挽車三十者三十載也

平江人王亨正嗜牛炙忽病瘧半年百藥無效沉頓中夢黃衣人告云汝勿食牛則生更食則死既寤誓不復食病亦隨愈

京師有道人姓鄭持一銅鈴終日搖鳴聞問丐錢為食用餘則分惠貧者號為鄭搖鈴宜和末忽逆運南來維揚搖鈴丐錢如故夜則寄宿逆旅久之謂主人曰吾將死願以隨身衣物悉真棺中而焚之已而果死主人如其言昇棺出城舉者覺漸輕復聞鈴聲如在數十步外俄而鈴聲漸遠則棺愈輕若無屍至焚所啓蓋視之惟一竹杖而已

吳江樞丘村人陳布袋業匠氏其婦家在震澤淳熙辛丑有故來謁其外姑將至路逢相識金大郎者相揖而過陳先聞已死月餘矣私怪之欲至妻家謁其信否入門拜其外姑又拜其妻祖而伏不能起挾掖已不省人昇臥榻上手足拘攣若被縛狀閱兩時頃乃醒始言路逢金事方拜欲起時金忽自外入直控其頸即覺昏憤若有人捧之東去海岸山顛執問曾見金某日為某事否新以與金初無干涉皆不知之傍有人持文書展視云誤矣即執陳投別一山上乃自尋路歸自臨安山德清所過街衢人物不異常時至海溪距震澤十八里見嶽祠甚雄面正向北門外路平闊七八丈入者紛紛絕無出者凡其所識近亡歿者往往見之海溪素無嶽廟心獨怪之既入門欄柵皆純鐵有人叱之出口汝未嘗留即山路東還過市橋後過金露首有人驅之甚速陳問何忽猝如此金且行且應曰被急取案追攝對公事耳陳徐至家若過高阜甚峻有人自後推仆遂醒沈檢名幹說二事

吳江蘇澤村人朱三有子年十三四儲於應天寺僧子字房為行童淳熙戊戌九月間字往近市張灣橋黃家作佛事朱童立門外見羣兒拾螺蚌水中往從之忽見白衣人呼之與偕行至塘岸與坐地上取泥作團強令吞之復以泥塞其鼻耳則昏不知人俄覺有人殿其背泥盡脫出開目見金甲人令跨一犬乘之若南去甚駛即至其家犬躍去而朱童仆臥離落問家聞呻吟出視甚驚莫知所從來詰之不能語昇歸久之始醒乃言其事其家素事真武甚謹疑其陰護也

沈蒙老博士初為太學率履齋生晨起盥頰已盆水尚溫忽變牡丹花狀枝葉扶疎藥蔕相承宛然如畫次年同舍登科者十餘人蒙老孫樛說四事

開德府有士人家貯水甕甕忽有菌生其腹隱然而出植根甚堅觸之不落數日大如人手光潤燦然真芝草也陶器堅滑非可生物理莫可詰

隴州汧源縣公宇一夕堂門已扃忽有妓女數人執樂遊于庭下令之妻適見之妓女俱前請曰妾等久為土地祠樂妓巧為誦法華經迴向則可藉以往生妻以語令翌日乃請僧誦經于廟其夜復見前妓來謝而去數日又有如前來者亦為誦經如是者三後令君夜獨燕坐忽有鬼物狀甚猶怪前曰土地神謝君妓女無幾即皆令往生吾且乏使當移禍君家令叱之遂不見自後妓女亦無再來請者令家亦無恙

滄州有婦人不食惟日飲水數盃年四十五六而面貌悅憚人問不食之因自言幼年母病臥床家無父兄日賣果子市得贏錢數十以養母值歲數穀貴艱食乃仰天禱曰今日所獲不足以活二人願天憫之使我飲水不餓庶所得可盡以供母遂臨井飲一盃果不餓自是亦不思食又數歲而母卒時不食已三十年矣

執政府候兵任章嘗因小疾至昏憤不知人越一日乃醒自言初見二人若公皂持微來速去如行山野間數十里入大城門至一官府引立庭下有王者坐殿上問姓名鄉里叱吏云誤矣令引觀地獄數處指示受罪者云此皆不忠不孝昧心害物者已而復引出城若非向來所經或過市里通衢見人鬼猶

混有相識者與語如不聞也俄出一窟穴送至其家入門見身臥榻上迫者先留一人守視其傍迎語送者曰復還耶吾守之久候甚已食其心半矣奈何恍惚間推仆榻上乃蘇自此疾雖愈而骨節忡恐悸或遺亡顛錯若失心狀久之因出行中途遇一道人瞻目視之曰汝心乃失其半也吾為汝療之令市一牛心至則道人割取其半呪祝已令食之章頓覺心地安泰不復驚怯問道人姓氏怒曰吾牛心道人也何問為不受謝而去章追逐至稠人間遂失所在右史趙舍人說

鎮江士人亡其姓名妻悍妬買妾不能容每加凌虐妾不能堪屢欲投繯士人愛之有幹之金陵丁寧懇論其妻而行去家幾兩日忽中夜聞枕前切切之聲不見其形自言即其妻引決死矣懇求為誦經追修士人大愛恐亟遣僕歸為其區處暨僕還得家信則妾故無恙鬼復夜至士人詰其妾欲奏章治之鬼哀祈實非妾因公愛慮之切故假此以觀薦拔自此不敢復出幸勿見治但今業已至此不能獨廻須且相隨以俟公歸許之自此悄然士人幹畢將還約親故十人同遊鍾山士人先至憩僧房以俟忽復聞鬼語士人方怒叱之乃云非敢為厲有少事奉報耳九客皆已至山下其間第幾人乘騾第幾人騎白馬此二人它日貴人也問何以知之曰二人所遇鬼物皆避道餘則不然二人者葉審言樞密其一也時方為小官云

紹興甲寅七月十四日吳縣光福雅宜山一村夫以事私恨其母遂萌梟獍之心懷刃挈槌與母同之近村看親中路請母藉草飲意欲乘醉行逆時天晴霹靂俄有黑雲驟起大震一聲擊其子殞道傍母初不知而怪其衣中懷刃有知其謀者始以告焉又長洲縣北原村農夫謝三二不敬其母動有悖言乾道庚寅夏五月雨霖欲放田水嘗母而出纒至田所大雷震死范公懋德老承務說九事

紹興五年六月大雷電無錫蘇村一民家所用斗秤盡掛于門外大樹之杪行人皆見之蓋其家每輕重其手也

紹興三年癸丑八月五日平江長洲縣地震自西北方來樹林皆搖動父老云元祐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已嘗如此又紹興十三年癸亥三月十五日清明大雪盈尺

熙寧間有人授泗州盱眙令自陳乞改名雍觀時王荆公當國怪其名無義理因問改名之故對云夢中神告如此固亦自不曉其義後其人之官一日自城還邑從吏卒行渡浮橋忽大風驟起鼓其衣袂盡沒淮水已而從者拯救皆免獨不得令事聞朝廷荆公曰向見此人無故改名且疑雍觀二字或有出處因問山海經乃知其為水官之名固慮其有水厄今果然其後縣僚或夢雍觀觀從甚盛往來淮岸疑其死為水官也

常熟縣東北百餘里地名塗松有姓陸人業屠陸與初繫一牛始下刀牛極力索絕百刃而逃陸追之數里相及牛反顧以角觸陸腹穿腸潰立死

錢仲耕郎中佃任江西漕按部晚宿村莊夢青衣數百哀鳴乞命明日適見潯川鶴者感夢買放俛籠出之其數與夢無差

常熟縣湖南村富人王翊烹一鵝已去毛入釜。鵝忽鳴。家人走報。翊不之異。熟而食之。後數日。疽發於背。病甚。顧家人云。前有二吏追我。且與茶。令先去。越二日。又云。官遣我急。勢須一往。問追者限在何日。復自應曰。明日。翌日果疽。

睽車志卷三

淳熙庚子辛丑歲。平江比年大旱。常熟縣虞山北葛市村。有農夫姓過。種田六十畝。歲常豐熟。過觀例免秋賦。亦僞以旱傷。聞官果得免。自以得計。明年壬寅夏。飛蝗驟至。首集過田。禾稼皆盡。而鄰比接壤之田。蝗過不食。又有二農家。不得其姓。賦畝東西相接。東家淳樸守分。西則狡獪暴狠。淳樸之家常苦之。是年蝗至。盡集西家之田。而不入東界。西農怪之。夜以布囊貯蝗。移置東田。有報東家農。弗之較。但祝云。果有神。明蝗當自去。明日蝗復飛集西家。東田無傷焉。

常州一村婦。老而盲。家惟一子。一婦。婦一日方炊。未熟。而其子呼之。田所。婦囑姑為舉其炊。婦盲無所覩。飯成。捫器貯之。誤得溺器。婦歸不敢言。先取其當中潔者食。姑次以飯。夫其親器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視面不相。視其婦暗中。若為人攝去。俄頃開明。身乃在近舍林中。懷掖間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給朝哺。明且視囊米復如故。實之至今。予始聞此事。竊謂晝冥得米。或孝感所致。如郭巨得金之類。至謂囊米且且常盈。則頗近迂誕。然范德老為人誠懇。必不妄傳。而村婦一節如此。亦可尚也。故錄以為勸云。

常伴陳森。按視北使宿頓。至屬縣無錫。暴得疾。其子克棄兄弟。自城擊舟迎候。解纜已昏。時夜暗。舟中明燭充。憂不能寐。舟有偕行者。炙肉飲酒。三鼓後。忽有物狀如獼猴。自水中躍登。船艙偏重。且沒舟也。故錄以為勸云。

人恒遭此之。其物索肉。亟擲與之。乃沒。曉披上舍說三事。

宜興陳宰。有幹過宿富陽客邸。中夜燈暗。且滅。見壁間有人影。舉動若傀儡狀。陳驚懼。擲枕抵壁。邸主聞知其故。推門為明。其燈乃已。明日詢之。乃一弄傀儡人。客死其室。方數日也。

鹽官馬大夫中行。妻悍妬。一婢免乳。即沉其子。雜糠穀為粥。乘熱以食婢。竟以血癩而殞。乃取死子同坎瘞之。後數年。妻為厲所憑。自言坐血池中。受無量苦。上訴於天。今當詣陰府。其家婦之。且許以誦經飯僧。皆不從。且云。主母今亦數盡。故我得相近。又云。馬在世僅有三年之壽。妻竟死。傳此事時。馬尚存。盛大監助。紹興初。知襄陽。單騎之官。府治有一樓。為公退燕息之所。助常獨居樓上。屏左右。命一老兵守其下。臥榻之前。置大浴斛。取漢江水。滿注其中。日易新水。老兵久而疑之。乘助晝寢。登梯隙壁竊視。乃見一大鯉魚。金鱗頰鬣。游泳斛中。如覺有窺者。注目壁隙。凝然久之。老兵驚懼。趨下。自是徹去斛。不復取水。岳州張性才承務說。

米元章知無為軍。喜神怪。每雨。鳴致。則設宴席于城隍祠。東向坐神像之側。舉酒若相獻酬。往往獲應。每得時新茶菓之屬。輒分以饋神。令典客聲諾。傳言以致之間。有得縉紳于香案之側。若神以勞送者。嘗與呼。雖門鼓吏。問夜來三更不聞鼓聲。吏惶恐言。中夜有巨白蛇。纏繞其鼓。故不敢近。米領之。叱吏去。不復聞。故郡人皆疑其精。至今父老猶傳道之。

劉知常襄陽人。其兄為襄陽縣之香魁。知常始生。皓首。謂之社公。年十四五。隨閩里出遊。萬山。俄獨行迷路。望遠峯之顛。有光景。趨即之。見一道士坐磐石上。翹以迷路之狀。且告之。道士袖出一物。餌之。頓覺果。然。道士指以歸路。且約明日復會。此知常既歸。一宿而皓首變黑。面如白玉。如期而往。道士已在。遂授金丹之訣。且告之曰。吾桐柏真人。若歸。他日苟欲見我。一念及我。即至。遂辭歸。自是脫然有遺去塵世之志。以母老不能違侍側。乃於所居之傍。闢草廬以居。時人謂之草庵居士。而真人常降其室。崇觀間。徵宗開其名。詔齋珠殿侍宸。往襄陽尋訪知常。與偕至京師。見於內殿。驗其方術。知常取數數布地上。疏為畦畦。每畦相去數寸。為一竅。取藥置竅中。有頃。悉成金蓮子。又取故敗鐵器錢鏰之類。以藥點化。皆成黃金。上神其術。賜以金冠象簡。緋袍皂履。號丹華處士。歸朝散大夫。以其所作黃金。為金寶輪。頒藏天下神霄宮。知常又自作金合數百。貯所煉丹。分遺公卿。太師蔡元長京嘗贈之。詩有萬鎰黃金手化銀。五色綵雲神授丹之句。蓋記其實也。無為胡知縣說。

和州兵火前。嘗新建兵官廨舍。既成。兵官者。挈妻孥入居之。翌日。日晏而門不破。兵級輩怪之。呼門不應。乃毀壁以入。而室之戶扇。復毀而入。乃見布席于地。盃盤肴核。狼藉其上。而兵官與其妻孥數人。皆踣其傍死矣。乘甚駭。即以聞府。乃掘其處。深數尺。得二長石。發其下。各有二骸。疑其滯魄之為怪也。無為軍城內。有秀溪者。初名錦繡溪。始未有城。溪水與外通。中有珠蚌。入水者。足或履之。其大如席。旋即失之。蓋亦靈異。或夜傍水際。啓殼吐其光明。皎如月。照地數丈。秀之名。蓋取川媚之義也。其後築城。絕不通外。珠遂不知所存。

治平丁未歲。漳州地震。裂長數十丈。闔丈餘。有狗自中走出。視其底皆林木。枝葉蔚然。泉州永春縣。毗湖村民蘇二十一。郎。為行商。死於外。同輩以燼骨還其家。蘇之神隨至。語言如嬰兒。或見其形。亦能預言人休咎。有親舊往視者。蘇輒令其妻具飲饌待之。酒肴皆不索自至。其神每來。率以黎明時。先遠聞空中擊鉦聲。漸近。既至如風雨然。自簷楹間而入。村人敬而畏之。相與立廟祀焉。至今猶存。黃童朝敬說。

霍公遜大參汝文。鎮會稽。歲嘗大旱。於便坐供張。命典謁者。迎釋迦佛。及龍王像。與府丞同席。而自坐西嚮。盛具乞雨于二像。明日大雨霽。臨街有樓。怪不可居。民因作神像于樓上。事之甚謹。莫敢正視。公遜過之。有瓦礫自樓飛擲。正中帽。公遜大怒。駐車召戎官。撤去神像。毀其樓為酒肆。一日出遊。聞路傍民舍聚哭。問之曰。家有婦為鬼所憑。召僧道作法治之。莫能已。公遜曰。審如是。胡不投牒訟於府。民勉從之。明日狀其事。公遜大書曰。送城隍廟。依法施行。令民詣詣。以楮鑿焚之。且囑曰。三日鬼不去。可來告。至次日中外。民家覺大旋風。遠舍屋瓦皆飛。病婦忽自牀起。顛倒踉蹌。投門而出。家人追及門外。共執持之。移時乃蘇。云初見有人持牒來云。城隍追汝。遂隨之出。皆不省其他也。自此遂愈。公方罷鎮歸。渡錢塘。潮未當。應公遜禱而請之。須臾潮至。其異事皆此類。而性資談詭。居于常州。建大第。市瓦數十萬。公遜取視之。嫌有布紋。曰。吾方奉親居此。豈可置布紋於頭上耶。以巨槌一時擊碎。陶者請曰。即不用布。無以藉坯。公遜命取雜數十疋給之。即成平老率議說。

光州定城主簿富某。秩滿挈家還鄉。道經合肥。與其帥有舊。留連數日。館于佛寺。一夕既寢。聞箱篋中切切有聲。疑其鼠也。明旦發視。中有金釵數隻。皆寸截之。別篋貯雜穀甚多。皆細剪如篋紋。富大驚異。出對寺僧說之。僧曰。是何鬼。此等素未有怪也。言訖。僧所服三衣。皆已剪如篋紋矣。明日謁帥。帥于客次。復舉其事。且云。所將疋帛悉壞。惟衣服幸全。爾俄視其衣。已剪如前。富大懼。亟辭而去。後亦無它。馬進士李記說。

明州育王塔。靈感甚多。魏丞相南夫母。秦國大夫人。祥除。僧會寺中。丞相夫人慶國姜氏。然香于臂。有高麗僧。適在其間。咨嗟贊異。俄丞相之猶子鯉門。指塔級間有佛現。丞相隨所指視之。良信。衆皆爭觀。悉見佛像。而各不同。或見金像。或見肉色相。或見半身。或惟見頭髻。或惟見面。觀者駭異。丞相乃於諸像中。詢衆目所同見多者。命工圖之。

程迥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後洋街。門臨通衢。垂簾為蔽。一日有物如燕。鶯然自外飛入。徑

著于堂壁。家人疑龍。或本人下有竊字。口口乃一美婦。婦接說海有人字。僅長五六寸。而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言我玉真娘子也。偶至此。非為禍祟。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為小龕。香火奉之。頗能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求觀。人輸百錢。乃為啓龕。至者絡繹。小阜程氏矣。如是期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往。

士人李璋妻徐氏。美豔而性靜默。居常外戶不窺。惟暮夜獨行後圃。璋初不以為異。但每自後歸。則口吻間若咀嚼物。他日密隨視之。則徐氏入一竹叢間。俛而捫地。若有所索。歸仍咀嚼。夜於枕邊摸得一白石子。但視皆有齒痕。若齧殘然。已而視其箱中。齒痕之石甚多。始怪而詰之。終隱不言。始徐氏甚妬。自齒石之後。遂不復妬。更為寬容。璋疑婢子別榻。皆縱不問。如是累年。乃病卒。

四明人鄭邦傑。以泛海貿遷為業。往來高麗。日本。一夕舟行。聞鑼鼓聲。自遠而至。既而漸近。則見一舟甚長。旌旗閃爍。兩舷坐數十百人。嗚呼鼓棹疾進。漸近若畏人。舟徑沒水半里所。復出鼓棹如前。舟師云。此謂鬼劫。紅蓋前後溺死者所為。見之者不利。邦傑乃還。

張舜初為福州安南縣丞。那有指使張悅。以州撤到縣。頗傲慢不遜。舜心銜之。後知福州。而悅為本路巡轄。馬遞至州上謁。舜坐廳事。引悅廷參。悅甚不堪。誦語紛紜。舜命廷卒加捶。時韓王世忠。駐建州。舜即械送之。申牒。言悅常私悅田路分之女。強逼與亂。韓王大怒。斬悅於軍門。舜後知袁州。一日坐書室。忽如中惡。仆地不醒。人左右扶掖進湯藥。以少蘇。乃亟命取朝服來。家人問之。答曰。適見張巡轄來。便相梓拽。今須與同往辦理。言訖而卒。從義郎呂仲權說二事。

紹興初。福建寇亂。賊魁曰張義。張萬全。葉百三。凶焰頗盛。提刑李稷臣諭降之。二張潛棄於稷臣。且言初無降意。將復為變。稷臣信之。乃植大柱於通衢。取葉以鐵索鎖縛于柱。熾炭圍燒。和五辛飲之。備極楚毒。稷臣躬臨視之。葉大呼曰。我已就降。何罪至此。體皆焦爛。乃死。自是稷臣每獨坐。時見葉在側。大惡之。後三年。稷臣遍體生瘡。狀如火灼。痛不可忍。竟卒。

王聖圖。元城先生之外舅也。未第前。嘗夢被命除給事。以有殘勝來議姻者。視其家世。惟題四字曰。靈澤夫人。明年登第。晚年得知潞州。吏白與祠當謁者。而靈澤夫人在其數。聖圖恍然。甚驚異之。期年以給事召。聖圖私念前夢。忽忽不樂。不復理裝為行計。一日靈澤廟闕門。狀甚惶遽。入問其故。曰。此夜連夢闕。

元城先生幼子景道。元城在貶所。嘗書。夢一道士來謁。頃之得家書。報其內子生男。而誕辰即夢道士日也。先生異之。俄還自貶所。視所生男。狀貌宛然。夢中所見也。故名之曰景道。鍾愛之。異於它子。暨元城再貶嶺外。景道生九年矣。忽得疾卒於家。元城聞之。悲悼不能自勝。南海道士有異術。元城命醮以致其魂。景道果見形于位。謂元城曰。我昔為道士。公為滯滯節度。因射誤中吾臂。出血四合而死。今以撫育之恩。猶當償其半。元城於是為刺臂血。書般若心經以薦之。

汴河岸有賣粥婦。日以所得錢。置餽常中。暮則數而緡之。問得格。二驚疑其鬼也。自是每日如之。乃密

自物色買粥者。有一婦人。青衫素襦。日以二錢市粥。風雨不淪。乃別貯其錢。及暮視之。宛然楮鏹也。密隨所往。則北去一里所。闕無人境。婦人輒四顧。入叢薄間而滅。如是者一年。忽婦人來謂婦曰。我久寄寓比鄰。今良人見迎。將別去矣。婦問其故。曰。吾因欲言。有以屬婦。我李大夫妾也。舟行赴官。至此死于蔀間。藁葬而去。我既掩塋。而子隨生。我死無乳。故日市粥以活之。今已期歲。李今來發藁。若聞兒啼。必驚怪。恐遂不舉此子。乞媪為道其故。俾取兒養視之。以金釵為贈。而別。俄有大舟抵岸。問之。則李大夫也。徑往發藁。媪因隨之。舉柩而兒果啼。李大夫駭懼。因為言。且取釵示之。李諦視信亡妾之物。乃發棺取兒養之。李知縣明仲說。

王陔字希武。參政約之子。有第宅在平江之崑山。陔居家艱。獨處于廳事之側。其家婢妾頗衆。夜則扇鎖堂門而寢。一夕有老乳婢。夢中若驚。其聲初甚微。叫呼不醒者久之。婢輩驚起。就榻視之。則無見矣。舉家驚駭。明燭四索。無所得。乃開扇獨索于外。得之西圃池亭之側。坐以胡牀。而耳目鼻口。悉為泥塞。急扶掖洗剔去之。則已昏然不知人矣。昇歸灌沃湯藥。移時竟死。其宅墻垣四周。而中門扇鎖。則不通內外。不知何從而出也。時傳其地甚故。漏澤園也。

宜政間河決。湍流橫潰。不復可塞。有河清卒牢吉。往來墳塚之傍。相視塞河之策。忽聞有呼其姓名者。至於三四。親比近闕無人。尋呼聲出葦葦間。追視乃一大蝦蟆。踰高如人。異而拜之。蝦問爾數往來何為者。對以河決不可塞之狀。蝦即吐一物。舉蟠承之。狀如生離支。以與吉曰。吞此可沒水七日。即能窮堰決之源。或有所視。切勿驚也。且授以沉置菱礎之法。云堰成須廟以鎮之。吉拜謝。忽失蝦所在。自此遂善沒水。深行河底。見決處下有龍。方熟寐。出如蝦所教。河決迄塞。而建廟焉。李知縣明仲說。

許式字叔於。赴調京師。歸行由汴岸舟。有呼許侍郎者。直詣式舟。式曰。誤矣。某小官也。其人笑曰。君即是矣。某與君有先契。聞君將歸。故欲一見。因探懷出物一襲。曰。以此贈行。異日得十四歲女子乳。即可餌也。許大訝。且奇之。徐發襲。得白石數塊。堅瑩可愛。因緘藏之。是後凡歷數任。得作博州。一日行縣還。太守謂曰。近一事異甚。民家一小女。不夫而孕。父母弗能堪。今在禁矣。而情未得也。許曰。其羊幾何。曰。十四歲矣。許忽記舊事。特詰問之。女子涕泣曰。實無它。但一日嘗浣衣溪傍。南岸忽有人呼某小字者。誤應之。乃一道者。熟視都無一語。徑去。方應聲問。忽若有感。自爾成孕。初不知其所自也。許因訪道者。容狀衣服。即汴岸所見者也。大神其事。令人謹養視女子。及產子。取乳以磨所藏之石。應手如膏。因即餌之。經月飽盡。乳即止。而子死。召其父母。告以實而釋之。其後果登禁。從享年八十。容色童潤。如少壯時云。鄉人蔡津退者說。

睽車志卷四

姚大夫安禮。嘗暮宿驛舍。僕輩各已休寢。時夏夜盛熱。不得寐。獨起散步屏後。聞庭下窸窣有聲。隙屏窺之。正見一叟。幡然素衣。頂冠長纒尺許。策杖緩行。仰首視月。以手加額。姚初意其神物。屏息不敢驚。俄一蟻螂飛過其前。叟即舉杖一擊墮地。俯拾裂食之。姚乃拔劍逐之。轉過廳側廊廡後。走入齋樓而滅。插劍識之。明且命僕發視。得一白蟬甚大。傍有故鐵托火筭各一。蓋其冠杖也。乃殺之。驛舍舊多怪。自此遂絕。陳真仲說二事。

張無盡之子龍圖公。家于義興郭外。有故遺僕入邑。舟行數里。日將沒。見一婦人行岸上。手挈油罍。迎舟而過。僕熟視。即家故婢招喜也。名呼之。不應。去愈疾。停舟追及之。方悟其已死。因問爾今安在。婦人遠指岸側一古木曰。吾居是間。復問須油安用。曰。吾遍體創裂。藉此膏潤。則痛少差耳。且謂僕。郭門外精舍老僧。戒行嚴潔。惟日誦金光明經。為吾求誦十部。以資冥福。當即往生。僕如其言。訪僧誦經。還過其處。擊木呼之。俄有白衣叟出木穴中。曰。招喜得經。已受生矣。煩再為吾誦十部。僕方問其何人。忽不復見。他日復訪僧誦經。但以木中老人回向云。

宋左藏院。嘗言家故澤州。有第宅園圃。牆角有古冢。因治地發之。得一石誌。題曰。郡守李公之墓。壘石為藏。棺中朽骨一具。無它物。而棺之側。斷石為乳婢。抱哺一嬰兒。不知其何為也。

士人李武錫嘗得疾。惟脊骨間痛不可忍。百藥攻治不效。若此數十年。後因改葬其父。易棺遷其骸。脊骨節間有大白蟲。乃撥去之。自此脊痛頓愈。吳大任承務說。

宗室趙伯瑄居明州小溪。游俠尙氣。建第宅甚雄。嘗暮行溪濱。見有物自其宅門出。乃一黑龍自行。蹒跚勃窣。徐過其前。驚顧之間。乃疾行入水而沒。俄而伯瑄死。張漢卿省幹說。

常州華嚴寺僧道良。爲知庫數年。多所乾沒。忽臥病危。長老道素夜夢良來云。且往近庄養疾去。速曉則報良已卒。俄近庄報昨夜產憤。而病一目。良素少。皆驚訝。他日道素按視近庄。取贖視之。見素淚下。素謂曰。汝知庫耶。業報如此。當隨吾還寺。鬼體作麵供衆。以償宿債。贖即隨良與以行。不待驅逐。既至寺。日作麵兩石。有常課。主者竊增其數。贖至常課即止。驅之竟不行。或呼知庫良公。撫勞之。則淚下有。僅行斥良名。罵之曰。盜常住賊。則怒目奔觸。人力不能制。素令日以僧食啖之。酸醜至頓食五十枚。僧從簡言親見其事。

紹興辛未歲。四明有巨商泛海。行十餘日。抵一山下。連日風濤不能前。商登岸閑步。絕無居人。一徑極高峻。乃攀躡而登。至絕頂。有梵宮焉。彩碧輪奐。金書榜額。字不可識。商人游其間。闐然無人。惟丈室一僧。獨坐禪榻。商前作禮。僧起接坐。商曰。舟久阻風。欲飯僧五百。以祈福祐。僧曰。諾。期以明日。商乃還舟。如期造焉。僧堂之履已滿矣。蓋不知其所從來也。齋畢。僧引入小軒。焚香淪茗。視窗外竹數箇。幹葉如丹。商堅求一二竿曰。欲持歸中國。爲偉異之觀。僧自起斬一根與之。商持還。即得使風。就舟口裁其竹爲杖。每以刀鏤削。輒隨刃有光。益異之。前至一國。偶攜其杖登岸。有老叟見之。驚曰。君何自得之。請易以簞珠。商貪其賂而與焉。叟曰。君親至普陀落伽山。此觀音坐後旛檀林紫竹也。商始驚悔。歸舟中。取削葉餘札寶藏之。有久病醫藥無效者。取札煎湯飲之。輒愈。陳仲讓知錄說。

程沐之沂。爲平江崑山宰。秩滿。其弟鉅爲府監倉。乃攜其家就居焉。一日。沐之方與妻對食。忽有嫗體自空墮几案間。舉家駭愕。沐之爲祭文而埋之。不數日。沐之妻病日深。加劇。一夕爲鬼所憑。下語云。我李貫也。爾先爲吾妻。酷妬特甚。三婢懷妊。皆手殺之。今使吾無後。曠汝之由。吾既死。資財且多。曾不爲吾廣作佛事。以伸厥悼。乃盡奄有。爲再嫁資。吾已訟于陰府。不汝置也。妻遂冥然。有道士善治鬼。使視之。道士取幅紙密呪。展示童子。童子怖曰。正見一庭下有人袍笏而立。傍有三婦人。皆披髮流血。庭中掉一婦人。輒之甚楚。程視之果然。道者乃其妻也。道士曰。此已爲陰府所逮。疾不可爲也。程懇祈。使欲其少蘇。而訣道士復作法書。篆文焚之。童子復視。則曰。輒者已停篋矣。程亟入視其妻。果漸蘇醒。能言問之。乃言前嫁爲李貫妻。實嘗殺婢。故爲所訴。乃囑程集篋中某物。皆實故物也。可貨以飯僧。已而竟卒。陳監倉軍說。

有士人寓近三衢佛寺。忽有女子夜入其室。詢其所從來。輒云所居在近。詰其姓氏。即不答。且云。相慕而來。何乃見疑。士人惑之。自此比夜而至。第詰之終不言。居月餘。士人復詰之。女子乃曰。方將自陳。君宜勿訝。我實非人。然亦非鬼也。乃數政前。那作馬公之第。鬻女。小字綺娘。死于公廨。遺棄于此。即君所居。

之隣空室是也。然將還生。得接燕寢之久。今體已甦矣。君可具斤錘。夜密發棺。我自于中相助。然棺既開。則不復能施力矣。常憐然如熟寐。君但逼耳。連呼我小字。及行第。當微開目。即擁致臥榻。飲之醇酒。放令安寢。既寤。即復生矣。君能相從。再生之日。君之賜也。誓終身奉箕帚。士人如其言。果再生。且曰。此不可居矣。脫金握臂。俾十人辦裝。與俱遁去。轉徙湖湘間數年。生二子。其後馬作來衢。避葬此女。視殯有損。棺空無物。大驚。聞官。盡述寺僧。勸之。莫知所以。馬亦疑若爲盜。發取金帛。則不應失其屍。有一僧默念數歲前。士人隣居。久之不告而去。物色訪之。得之湖湘間。士人先子然。復疑其有妻子。問其所娶。則云馬氏女也。因逮士人。問得妻之由。女曰。可併以我書寄父。業已委身從人。惟父母勿念。父得書。其亡女筆札。遣老僕往視。女出與語。問家人良苦。無一遺誤。士人略述本末。而隱其發棺一事。馬亦惡其涉怪。不復終詰。亦忌見其女。第道人問勞之而已。盧縣丞連德廣說二事。

待制盧知原。知某州日。有軍卒妻。生子未周歲而死。既殯。輒夜歸乳其子。卒與語。則不應。復謂之曰。死生異路。生兒飲亡者乳。恐不相益。亦不應如是。比夜而至。卒懼且疑曰。是未必果亡妻。或鬼物所爲。不去必害此兒。適密置刃席下。是夜復至。舉刃逆之。應手而滅。明旦卒臥未起。有扣門者出。應乃捕吏。即執之曰。爾殺人。視血蹤自藏。尋之。直至妻墓。有屍伏于冢上。其腰口刃。流血而暗。卒辭實不殺人。視屍狀貌衣服。宛然亡妻也。因自述其事。隣里爲證。妻實病死。葬且多日。乃發冢驗之。棺空無物。待制之子連。親爲予言。且云。此獄適當盧公罷州之際。竟不知後政何以決之。

蘇州崑山慧聚寺。僧如遠。善醫。多受謝遺致富。而不守戒律。一日遇寒食節。邑人陳監倉。作蒸燕百枚。分半饋之。遠發器食。解包盡成泥塊。俄而遠卒。陳仲讓說。

蜀道多山鬼。有小吏遠遊。同徒數人。日將暮。見道傍一婦人。攜汲器。立溪側。小吏就丐飲。且挑狎之。婦人初無難色。談笑而道之。吏引手捫其胸臆間。皆青毛。長數寸。冷如冰。吏驚呼而走。婦人大笑。挈汲器徐步而去。李仲明云。司馬端行說。

辛未趙榜。有進士魯瑛。省試納卷畢。將出門。偶思省題詩。誤押旁韻。倉皇反走。五幕求之。時卷軸沾滂山積。人語喧闐。決謂不可檢尋。歎恨憂沮。適一老吏問其故。曰。吾能爲公取之。瑛賂銀二十千。吏即入幕。於亂卷中。一探得之。以授瑛。乃塗竄其誤。吏囑曰。謝鐵幸爲送吳山坊某人家。即我家也。瑛喜謝而去。越三日往訪其家。則云某人者。故太常吏人。死已旬日矣。詢其狀貌。正貢院所見者也。瑛驚愕。因語其故。且感其德。以緡付其家。已而登第。

建炎間。泉州有人泛海。值惡風。漂至一島。其徒數人登岸。但見花草甚芳美。初無路徑。行入一大林。有溪限其前。水石清淺。乘舟揭涉。得一徑。入大山谷間。俄見長人數十。身皆丈餘。耳垂至腹。即前擒數人者。每兩手各挈一人。提攜而去。至山谷深處。舉大鐵籠罩之。長人常一人看守。倦即臥石上。捲其耳爲枕。焉時揭罩取一人。被去其衣。乘其裂食之內。一入竊於罩下。抔土爲窟。每守者睡熟。即極力掘之。穴透得逸。走至海口。值番舶得還。言其事。莫知其何所也。武康鄭丞咸平老說。

湖州武康監稅周光以職事被檄入府館于一寺之僧堂每夜常見聖僧像前鼠盜其供物果實之類入于像座之下一日乘閑於座下尋之則鼠乃聚散碎紙爲窠內有新生鼠四枚皆無足宛轉啾啾然蓋毀經盜果之報也

崑山慧聚寺山崑中有開山誓大師石像前有二石虎一夕忽失其一他日有人見於常熟虞山中石重非可倉卒徙置蓋歲久能爲怪耳

金陵舟梢李某者其妻言有一婦平日惟誦金剛經死十餘年近其夫家欲火其骨啓殯朽化都盡惟其肝心宛然獨存於白骨間略無損敗既火化愈堅如腊然蓋誦經之驗也

建炎間術者周生觀人書字分配筆畫以知休咎車駕自明駐杭時虜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戲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弊報虜騎將逼乃拆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爲卞下卽爲兀不旬日果傳兀卽南侵趙相秦檜廟謨不協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退字示之周曰趙公卽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日字左筆下連而人字左筆斜貫之蹤跡固矣欲退得乎既而皆驗

吉州民家有畫入定觀音像供事謹甚一日像忽開目其家初疑兒童爲戲明日視之復閉如初方大驚異後數日其家一僕忽自經于佛堂黃知縣董士季說

紹興壬午歲海陵有貨藥者牽一牛臂脰間生一人面耳目口鼻皆具傍出一人手如嬰兒臂外兄胡元常親見之

峽江水中物頭似狻而無足自頸以下扁闊如足練粘涎如膠喜食馬士人謂之馬皮婆有浴馬于江者輒伺無人揭舉其尾覆習馬背腹間曳之入水士人或繫馬于岸其物擲尾習之馬繫不得去而其物膠不得脫則捕而殺之李昭明仲說

章思文福唐人家世貧窶思文以鈞距心計致富初一武臣忘其姓名監秀州華亭縣鹽場贓污不法多受亭戶賄賂任思文以爲肘臂約所得中分之武臣者以方在任欲匿其迹故受賂多寄思文所信之不疑也秩滿受代乃從而取之思文盡乾沒不與武臣者不勝憤恨致疾以死思文暮年始生一子鍾愛之而其子幼則多病治療之費竭產不恤年六七歲竟死思文慟悼恨不身代之也蓋棺之際痛不能捨復舉而撫之則其子面已變如向武臣之狀盛怒勃然懼而亟瘞之遺骸之可戶說

成都楊道人本坊正也素嗜酒無行遭杖罰者屢矣嘗於市肆遇異人風采秀發楊日與之飲凡日所得悉爲飲費久之異人曰能從我遊乎然子有妻子之累如何楊曰棄此直差易耳歸則手書與妻訣仍尋配嫁之一子數歲以予人他日復遇異人則曰累已遺矣因自述其詳異人曰誠然乎當隨我所之楊欲諾從之復痛飲酒壘日暮乃相將出城是夜月明如畫異人前行相去常百步初如行十餘里乃下路望大山林蔚茂處漸行草莽中又數里楊覺履地甚濕繼而水沒足乃大聲呼曰迷路入水矣異人曰第前無苦也楊復前無水寢深又行一二里則沒膝及股而異人前行無異乎地也乃解衣深涉

水及腹俄及胸臆楊猶進不已則水已承頤乃復大呼以水深不可進異人咤曰惜哉子未可往也恍惚間如夢覺乃身在城濠橋上異人亦在其傍卽於橋下取一小鐵鎗及於腰間解一皮篋贈之曰子緣未至乃長揖而去追之數百步忽不見楊自是發狂乍悲乍喜語言無倫如病人心往往預言人休咎學道者從之寢多每月八日輒施貧丐者自府治之前分坐通衢兩邊直抵城門楊以篋資窮令其徒昇以自隨躬以杓盛粥給丐者仍於皮篋中取錢與之人二十文丐者率數百人而所給常足李修撰任四川都漕治所在成都常邀相見敬待之子弟輩與之狎或戲匿其篋楊索之不得而去度明當施貧乃來求取甚力既得卽欣然置腰間以手撫之錢已滿矣身衣敝襦或贈以新衣卽服之頗視喜笑仍收其故襦或求之不與明日視之敝襦如故新衣隨卽施於貧者盡矣一日謁李時方獨坐後圃之舫齋楊視左右無人曰吾餉使君一物卽作嘔噦之狀鼻涕涎沫交下吐出一物以掌承之明徹如冰玉命李吞之李有難色遲疑間楊卽復自吞之跳入齋前池水中大呼殺人數聲李命左右扶去不數月而李卒又有寇先生者有道之士李亦招接之一日寇自山居詣城謁李適出赴府會子弟請坐書室寇忽問曰運使每出赴公會宅廚亦破食料否子弟曰然寇曰某來特報一事近至冥府視運使食簿無幾宜極裁節子弟初不之信未幾而李果卒二事殿撰之孫明仲親爲子言又云是時復有席子先生者不知其何許人亦莫詳其姓氏蓬頭垢面以一席裹身伏于官道之側以食與之卽伸首取食必盡數日不與食亦不饑所處不復移徙未常見其洩便蓋亦異人也李昭明仲說

宣和間沂密有優人持二子號曰胡孩兒年各六七歲童首而長鬚所至觀者如堵自云其婦學生此二兒生而有髭亦不知優人所自來後失所在尋而胡醜亂華蓋人妖也

逆亮末年自製尖靴頭極長銳云便於取履而足指所不及謂之不到頭又爲短鞭僅存其半謂之沒下稍其後淪盟犯順果爲其下所殺死于江上

媿不食父母愛之面請不得已乃委禽焉。女喜甚。既成婚。伉儷和鳴。撫陳之二女。如己所生。謂陳曰。女已長。婚對當及時。不宜緩也。朝夕屢以爲言。且廣詢媒約。不半載而嫁其長女。尤賢奉之。陳曰。季女尙可二三年。妻曰不然。趣之尤力。陳辭曰。縱得塔。今無以備奩具。妻曰。第求塔。吾爲營辦。又數月亦受幣。函議嫁。陳曰。奈何。妻怨謂陳曰。君昔貯金五十星於小罌口床下。盍取用之。豈於己女而有吝耶。陳大驚曰。汝何從知之。但笑而不言。蓋陳嘗埋金。他人無知者。因取用之。不期年而二女皆出適。妻謂陳曰。吾資已罄。今無餘事矣。當置酒相賀。乃與陳對飲。極量。各醉而寢。翌旦醒覺。妻忽驚遽大。叫曰。此何所耶。顧陳曰。爾何人也。陳大驚疑其心疾。腰侍輩圍守。妻驚恐惶惑。問曰。我何爲在此。腰侍曰。夫人成親一年。豈不省耶。妻都不曉。俄其父母至。撫慰之。因歷言其本末。妻大慟曰。父母生女。不爲擇配。此人醜老可惡。忍以我弃之耶。不肯留。乃送其家。自言恍如夢覺。前事皆不知之。陳亦悟埋金之事。惟其亡妻知之。疑其繫念二女。而魂附李女。以畢姻嫁也。後竟世離而改醮焉。異哉。王教授伯廣師德言。

睽車志卷五

李尙書。居密州城東。都曹之舊廡。素傳多怪。空不敢居。李初得之。未徙。居間一日。有鬻冠珥者。過其後門。見數婦人。各買冠珥。以入。鬻者意李之後房。待其取直。久立門側。闔不復出。轉至大門詢之。則扇鑄甚嚴。見守舍卒。告之。故卒曰。空宅耳。乃與啓關入視。則冠珥之屬。或列置甕上。或懸掛壁間。李既入居。一夕獨坐書室。張燈觀書。令滿注膏油。俾僕各休。夜分燈缸忽無。故自壁覆書册上。李亟呼燭視之。缸正安。几上油膏如故。無涓滴沾污。乳母攜小兒戲便坐。塔側有竹簾。滿貯石灰。小兒至簾所。大驚呼。乳母走從之。云。適見一小人。立灰中。面甚醜怪。他日視土地祠中木偶。小兒指曰。此即前日灰中所見也。李後修治其屋。開通屏障。撤屋瓦改覆。每瓦溝下。實細書天童神呪一軸。以厭之。怪不復見。李通判者。忘其名。一女既笄。選擇佳婿。久未有可意者。一日有陳察推者。通謁與李有舊。敘話甚款。因言近喪偶。且及期矣。言及歎歎流涕。且言家有二女。皆已及嫁。思念逝者。悲不自勝。李女自青瑣間窺之。竊謂侍婢曰。是人篤於情義如此。決非輕薄者。得爲之配者亦幸矣。因再三詢其姓氏。每言輒及之。陳時年逾強仕。瘠黑而多髯。容狀塵垢。素好學能詩。妙書札。李喜之。每歎曰。使其年貌稍稱吾女。亦足堪矣。女聞之。竊謂侍婢曰。女子託身。惟擇所歸。年之長少。貌之美醜。豈論也哉。由是家人頗識女意。媒議他姻。則默不樂。父母怪之曰。豈宿緣耶。乃遣媒通約。陳初固拒。以年長非偶。其議屢格。則女輒憂憤。或

李允升字子猷。隰陵人。紹興甲戌歲登第。再調官。知建康府上元縣。方待闕次。一日家居。燕坐書室。忽見黃衣聲。詣于庭下。云。齋到勅牒。李驚曰。吾新任勅牒。久已取至。豈復有此。黃衣人即捧懷。取一黃牒授之。乃大署曰。李某可充荆陽坊土地。李方以自有新任。辨爭間。則已有人從羅列庭下。黃衣人曰。必未欲赴。須白之城隍。乃扶上馬。徑詣城隍祠。亦以新任自理。神曰。天符不可違。可自署狀。願新任滿日赴上。從之。神命送之。還將出。見里人張某者。荷械于廡下。李悟其已死。前問其良苦。張曰。煩歸謂吾兒。吾嘗於某年月日。發心作一醮事。手疏釘置梁栱間。人無知者。令爲我償此心。願生至家。從者乃聲喏辭去。恍然身乃坐胡床上。歷歷記其事。似夢非夢。家人皆不視其他。但見其咄咄獨語。復舉手如握筆書字狀。因詣張氏。道其所見。其家如言索之。果得張手疏。宛然不差。李後到任。坐罪流嶺南。竟未曉荆陽之說。

蜀人孫思文。美風姿。每自負其標韻。娶妻姝麗。伉儷之間。相得歡甚。一日偕詣神祠。縱觀。思文指神像謂妻曰。彼孰與我。妻曰。卿似勝也。夜歸。思文夢神召責之。叱令換其面。即有數鬼。捧至一處。見若假面數十。取其間。鎖頤。類大醜者。割去面而易之。驚呼而寤。以手捫面。覺有異。呼燭視之。果然。妻即怖死。孫大悔恨而已。

臨川居者張某。晚年頗悔其業。自以宰殺物命至多。必受惡報。又其體至豐肥。乃日誦佛號數百聲。畫佛像瞻禮。惟祈命終之日。不值暑熱。人皆笑之。如是積十數年。忽盛夏死。其家素貧。無以棺斂。人謂必吳潰矣。俄天大雨。停屍破屋之下。漏下如注。遍濕其體。經夕悉凝爲冰。凡停三日。略無變動。鄰里爲營葬之。魂且佐通列說二事。

表弟魏良佐。嘗自長沙逆婦折氏。還三衢。未至家十里。暮夜不能前。泊舟溪岸。中夜月色如畫。舟人皆寢。聞軸尾拍浮之聲。疑其盜也。起視見一人。授楫欲上。操篙擊之。其人釋楫而誓。語音嘶嘶不可曉。始懼

其為鬼物。倉猝移舟。隨舟而罵。聲益厲。中流極深。而其人常出半身於水面。且行且罵。三二里去。舟益遠。乃默無聲。視之。乃流屍也。至家未久。而折氏病卒。

福州郡治。王審知故宮也。便坐極雄麗。郡守至者。莫敢升。稍涉庭階。即有文身見于梁間。那人或傳昔嘗有郡守失其姓名。不之信。至即視事于便坐。須臾有叱聲出于屏間。守謂曰。吾以朝命守此。便坐吾所宜居。鬼物若何擾人。應曰。吾居此久矣。累政皆見避。公何獨見逼耶。守叱之。鬼曰。吾不汝校。嘗有與汝抗者。守不以為然。自是比日升便坐。旬餘。守方據案。有卒被酒。挺刃突闖而入。刺守殺之。左右亦殺卒。噫。是果審知之神乎。將卒以酒而狂。適與神之言會乎。抑守之命固及此。而神因藉以為靈乎。夫川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則神或有之矣。然郡守而視事于便坐。正也。鬼而亂人之居。非正也。以非正而害正。不為濫誅乎。昭昭在上。其又聽而弗問乎。或者以審知故國。天假其靈。使有所歸。則廟食足矣。奚至奸亂于人如此乎。昔吳興郡於廟事為神坐。以祀項羽。號憤王。甚靈。前後二千石皆於廟拜。祠以軀下牛。而避居他室。及蕭查喻為太守。著履登廟。果閉室中有叱聲。查喻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廟。事何也。因遷之於廟。而廢植牛之祀。竟亦無他。以羽而視審知。固不可同日道。至其為鬼。亦不若羽之服義也。

紹興間。一節官不欲言其姓名。疎蕩不檢。一朝士與之善。朝士家有數妓。客至必出以侑酒。節官者與一妓私相悅慕。而未得聞。一日。節官折簡寄妓。與為私約。朝士適見之。妓不敢隱。具言其故。朝士曰。然則非爾之過。當為爾輩為一笑資。姑答簡與之。期以來夕。密會于西廂。且云。主人者適有故之城外。越口乃歸。此機不可失。節官得簡。喜不自勝。如期赴之。妓已先待于會所。引入屏後曲房。妓先登榻。垂幔命節官解衣而登。登前。則妓已自榻後潛去。朝士者。方偃臥榻上。瞠目視之。節官驚惶。遽欲走。則門已閉。朝士趨為好辭。詰之曰。與公厚善。何為如此。妓女鄙陋。不足為君子之歡。已遣歸矣。惟公勿訝。徐起復曰。某家使令稍衆。不略相懲。彼將觀望無所畏懼。乃呼羣僕。掖之于柱。以巨竹挺撻之。二十。血及。呼服謝罪。復謂曰。與公素善。故不欲聞官。薄示庭訓。亦不泄于它人也。乃遣出。亦不與衣。其人狼狽遁還。明日朝路。仍復相見如故云。感德廣賦

無為有陳氏。家貧。累百巨萬。而主人者。貌甚寢陋。時謂之陳獼猴。起宅于郡治之西南。頗華壯而多怪。紹興改元。大盜焚劫之餘。觸目荆棘。有賈知丞和伯。借其宅居之。堂後地形隆高。夏夜納涼。忽聞絲竹之聲。甚微而清遠可聽。屬耳久之。乃在地中。疑古冢也。

平江陸大郎者。家頗富厚。有別業在平山。一庵僧與之素善。僧所置產業。率皆寄陸戶內。既久。陸遂萌乾沒之心。僧索之不與。乃訟之官。陸多推金錢賂胥輩。僧不得直。反坐誣詐。僧不勝忿恨。乃日焚香。望陸門而拜。且禱願為其子。取債所負。久之。僧死。逾年而陸生子。以年長始立嗣。鍾愛之。號曰小大郎。稍長。游蕩不檢。家資為耗。陸不之禁也。及陸死。小大郎者。率非甚厚。是後妄費益侈。不數年。財產蕩盡。無以為計。乃伐墓木以易斗升。既置其山。則又託言風水不利。發取其棺。及發。屍之屬盡。毀之。焚其骨。焚燼。

湖中人皆謂小大郎。即僧後身。蓋伐墓焚屍之酷。非至鮮不忍為也。今世之不肯子。以貧故若小大郎所為者多矣。是雖名為子孫。安知非宿世冤憎。願力之重。假託以償其忿耶。但業緣所牽。一經歌羅邏位。則不復自知耳。即光錫部承說。

游學士醉捐館。棺際舍利湧出。靈座亦有之。其邑封墓香祝之曰。性相空寂。況此幻身。本來無有。既到這裏。莫作野狐精魅。俄而舍利皆不見。表見魂守高在說。

閩人鄭鑑。虛中。假玉泉僧舍教授生徒。居久之。日覺瘦悴。友人訪之。見其齒臂。膚革虛黃。如蟬蛻然。怪而問之。虛中恍惚若語者曰。居妻家亦頗樂。偶自瘦爾。虛中初無室家。友人疑其妖魅所感。驚謂之曰。君未嘗娶。何者為妻家。得無妄想耶。虛中遂若省悟。但唯唯愧謝而已。是夜即得疾。繼而殞。寺僧云。其所寓室。有數政前兵官子婦之棺。瘞其下。而鄭初不知也。他日兵官之家。發取其殯。棺壞易之。見其屍。初不朽。而自腰腹以下。肌肉如生人。始悟虛中蓋與之遇也。何鹿縣尉說。

宋藻字元章。徵人。某年南宮奏名。方待廷試。有士人同寓旅邸。士人便服。日至瓦市觀優。有鄰坐者。士人與語頗狎。因問其姓名。鄉里。皆與元章同。士人訝之。又云。某幸已過省。而不得及第。今且欲部中注授。差遣。士人益怪之。未及詳詰。適優者散場。觀者闐然而出。士人與鄰坐者亦起。出門將邀就茶肆。與語而鄰人中。遂相失。士人歸邸。與宋言及。共相掌笑。其妄人。以朱登科。故冒其名字也。頃之庭對。而宋以犯諱。降舉究出身。且就部闕。因追憶。鄰者士人所遇。蓋鬼也。益知科名無非前定。可畏及寺丞明說。

秦奎為鄂州都統。司幹官。嘗於臨安買一妾。歸居數年。生一男。其妻嘗以事怒之。過甚。妾不勝忿。厲聲曰。我非人也。何乃苦見凌逼。妻叱之曰。汝非人。是何物。妾即應曰。我乃鬼耳。忽變其形。長大。容質不異。而類抵屋樞。舉家駭愕。已復如故。詰問之。終不言其所以。其家以其子慕戀之故。亦不遣之。今猶在其家。周師馬左藏說

曹滋字仲益。嘗以幹至衢州江山縣。縣有江郎廟。滋聞其靈響。往拜謁焉。廟有二女像。甚美。俗傳江郎之女。滋心悅慕。注視甚久。見一像若動。目相盼者。驚懼而還。夜夢其女來與之偶。久益狎。往往暮夜不夢。而至。聞與滋論文。多所啓發。俄而滋苦羸疾。其家命道士作法驅之。女怒曰。相慕而來。非有不利於子。何乃見逐。吾不可復留。此會曹亦將行。送之出州境。泣別而去。七舍鄉解說。

斬瑤者。丹陽牙校。嘗得譴避地維揚。與其妻偕謁后土祠。市贖禮間。妻遽得心痛。凝劑不省。人與歸。即死。郡人素傳有五通神。依后土祠為祟。瑤不勝哀憤。既斂。火化畢事。即具羊酒。詣城隍祠。禱且訟。翌日暮。歸。還經后土祠。東空曠處。見婦人獨行。漸近。乃其妻也。相持悲慟。妻曰。我感君掛念之恩。且有憾焉。君既訟于神。神俾我還。既被焚。乃無所依。君若不忘平生伉儷之情。當為至懇。萬一再生。瑤請其故。妻曰。城隍十五里外。有茅君者。有道術。君往求焉。言訖而隱。瑤詣朝走城南。訪茅君。果得於村巷中。茅君削屏。教授村童十數人。瑤前拜之。茅起。遜謝。再四不已。茅問來意。瑤具陳其故。茅初笑曰。此何等事。而告我。拒之甚力。繼之以怒。瑤懇益勤。茅默然良久曰。若真篤於伉儷者。姑以事狀來。瑤已素備。即探懷出。

狀茅覽之。就其書几。取筆連書數字。類隸草。淡墨散橫。茫然不可曉。語瑤曰。持此北去十里。所有林木神祠。扣扉當有應者。即以授之。瑤如其言。至則茂林蔭翳。廟極邃深。森然可畏。勉扣其扉。有青衣童出受書。而入。俄頃復出。斬竹一根。囑瑤曰。騎此但閉目東行。當有所視。瑤跨竹去。如駛馬。時竊開目。則竹止不行。所向皆荆棘。復閉目。則又迅馳。久之。忽覺自止。開目乃見粉垣華居。若王侯居第。有人引瑤入。指東廡下小門。令瑤入觀。廡廊四合。中有婦女。或笄或髻。以百數。而妻在焉。近語瑤曰。感君之力。今冥官許借體還生。城東有朱氏。年十八九。某日當死。我之精魄。徑投其體。則再生矣。然彼身則朱氏女也。君當往求婚。冥數如此。必可再合也。復適曰。君不宜久此。送瑤廡門。瑤出門亦隨閉。視殿堂。皆神物塑像。亟趨出門。所乘竹放在。倉卒復跨之。瞑目覺去愈疾。如行三里所。忽若馬蹶墮地。驚顧乃在城濠側。已昏暗。嚴鼓後矣。囊衣揭水。攀堦垣以入。至其日。訪城東朱氏。聞其女病甚。瑤固已疑。徊翔鄰近。至午後。聞其家哭聲甚哀。移頃哭聲遽止。詢之云。女復蘇矣。瑤怪其事。頗驗。暨復訪茅君。則室已虛矣。自是暇日。時一至城東。密訪其鄰。皆云。朱氏女自還魂。神識不復如舊。至不識其父母兄弟。但口時間。斬瑤何在。瑤因託媒氏通意。父母聞瑤姓名。已駭愕。遽入謂女曰。斬瑤今來。談汝姻矣。女曰。此我夫也。自此口不言斬瑤。其家竟以歸之。它日瑤從容訪以朱女及其故妻前事。皆惘然不省云。新廣州李司

尾 慶 祥 季 成 元 功 紹 興 乙 卯 登 科 再 為 邑 令 不 能 脫 選 時 意 倦 游 乃 請 于 朝 以 歸 命 下 以 通 直 郎 致 仕 未 幾 病 卒 無 子 其 姪 為 主 後 事 且 錄 致 仕 告 身 實 之 棺 倉 卒 間 誤 書 左 字 為 右 其 姪 亦 不 之 審 也 居 無 何 夢 為 人 逮 至 一 官 府 季 成 據 案 坐 作 色 數 之 曰 吾 平 生 讀 書 僅 得 一 官 自 謂 不 負 筆 研 今 乃 經 吾 進 非 科 第 使 吾 愧 見 同 列 奈 何 命 左 右 挺 之 數 十 姪 惘 然 夢 中 憶 昨 誤 乃 再 三 引 咎 季 成 色 稍 霽 叱 令 改 正 乃 釋 之 使 去 姪 既 醒 別 時 告 焚 之 後 不 復 夢 人 疑 其 為 神 云 費 克 承 務 說 三 事

晉 陵 丁 端 叔 連 乾 道 初 元 赴 鄉 舉 未 試 前 數 日 夢 人 授 以 勅 牒 視 其 文 曰 鄉 貢 進 士 丁 可 留 云 端 叔 既 寤 私 喜 欲 易 名 可 留 又 念 語 不 雅 馴 乃 止 既 試 舉 考 官 丁 可 者 見 一 試 卷 絕 愛 之 以 病 先 出 院 屬 同 考 官 必 令 實 之 前 列 及 登 封 乃 端 叔 也 始 悟 丁 可 留 之 證 竟 以 是 舉 登 科

錫 山 許 宗 美 琮 紹 興 己 卯 隨 計 吏 試 禮 部 與 同 舍 榜 于 太 一 宮 默 以 所 見 為 得 失 之 讖 觸 目 一 牌 云 坐 落 黃 加 天 宗 美 以 犯 落 字 大 惡 之 是 歲 果 被 黜 後 入 太 學 為 諸 生 以 壽 皇 登 極 恩 赴 省 復 詣 宮 如 前 榜 焉 榜 已 周 行 廊 廡 間 才 舉 足 則 見 二 神 位 云 河 魁 從 魁 宗 美 甚 喜 而 出 泊 南 宮 揭 榜 何 自 然 為 省 元 而 宗 美 以 詩 賦 魁 前 榜 蓋 職 二 魁 之 姓 名 云

睽車續志卷六

鹽 官 上 管 場 專 戶 鄒 守 與 紹 興 十 八 年 夏 旱 田 苗 皆 槁 鄰 人 相 率 訴 于 縣 官 以 免 稅 守 與 曰 吾 聞 旱 乾 而 投 訴 即 是 訴 天 且 吾 家 二 稅 並 是 折 鹽 何 用 訴 然 乃 獨 不 預 名 明 年 夏 復 大 旱 一 鄉 盡 成 枯 槁 惟 守 與 田 時 時 得 雨 是 歲 獨 稔 收 倍 常 年 曹 元 裕 者 幹 賦 成 忠 郎 張 廷 靖 康 間 隸 禁 旅 都 城 失 守 乘 潰 為 盜 常 過 金 州 一 山 寺 緇 徒 皆 已 竄 避 乃 聞 一 僧 房 後 婦 人 笑 語 聲 怪 而 尋 之 乃 大 地 蟻 結 數 堆 驚 視 之 際 俄 失 所 在 知 光 州 趙 離 之 說 四 事

邵 彪 大 夫 未 第 前 夢 黃 衣 人 特 春 榜 來 欣 然 取 視 榜 背 乃 有 己 姓 名 而 下 注 一 龍 字 寐 而 自 解 謂 必 應 龍 首 之 選 來 春 登 第 乃 在 行 間 餘 年 而 耳 聾 始 悟 龍 者 謂 雙 也 宣 和 間 元 夕 州 西 酒 樓 一 道 人 來 索 酒 痛 飲 初 不 持 錢 將 去 取 筆 題 詩 壁 間 偶 到 皇 都 觀 月 華 笙 歌 留 我 醉 流 霞 勸 君 不 用 悲 塵 此 天 下 人 間 一 家 乃 探 懷 取 藥 匕 許 拭 杯 卽 成 黃 金 以 償 酒 直 明 日 譚 傳 都 下 禁 中 聞 之 以 金 十 兩 易 其 杯 去

奉 直 大 夫 錢 璣 乾 道 丙 戌 任 臨 安 倅 嘗 夢 一 偉 丈 夫 黃 衣 冠 曰 吾 土 宿 也 熟 視 錢 久 之 曰 一 軍 足 矣 覺 言 其 夢 謂 嘗 得 軍 壘 俄 而 病 卒 初 錢 再 娶 張 氏 悍 妬 且 不 事 事 傾 巢 嫁 其 二 女 家 貨 蕩 盡 至 不 能 葬 時 妻 夢 錫 丞 相 奉 使 餉 軍 朱 方 其 子 說 之 詣 葉 告 急 乃 俾 部 無 為 軍 錢 綱 得 水 脚 資 數 百 千 以 畢 葬 事 始 驗

一軍之說

呂仲發顯謨。幸安吉日。縣圃有大杏一株。十月間忽開花四朵。全是舊種。殊不類杏。自是呂從劉恭甫。極密之辟。不逾年凡四遷秩。亦花之瑞也。仲發自註。

平江凌知縣。建宅桑林巷。頗壯麗。而多怪。門戶時自開闔。或飛擲瓦礫。居既不安。乃損價鬻之。有閩太尉者。買之以居。其怪如故。人皆謂凶宅。轉鬻不復售。適官制武憲公麻。乃拆買其材。而總管開兆得其地。上有銀杏樹。大數圍。枝幹蔚茂。覆地甚廣。開疑怪所依。乃伐去之。且發其根。下得遺骸一具。支節皆全。棄湖中。今復為宅。而怪不復見。許昇助敘說。

紹興己卯秋。樞密沈公。以臨安教授。被漕檄考試括蒼。既入院。夢朱衣六人。坐于堂而會議。時考官至者已六人。予亦被檄考校。而獨後未至。沈與同官言其夢曰。郭薄必不來矣。暨予至。皆謂其夢無驗。俄而同官龍游縣丞。有親戚當就試者。舉子譁言紛紛。丞竟不自安。引嫌不待試而出。考校竟止六人。常熟縣破山寺僧堂。李唐新建。柱有雷神書。凡三處。蓋昔人所傳謝仙火之類。內一柱。題字最端謹。可識云。助溪作火田凡六字。上一字作從。具從力。字書所無。字皆作隸體。倒書入木三分。不類雕刻。然各去地丈餘。與舊說身長三尺者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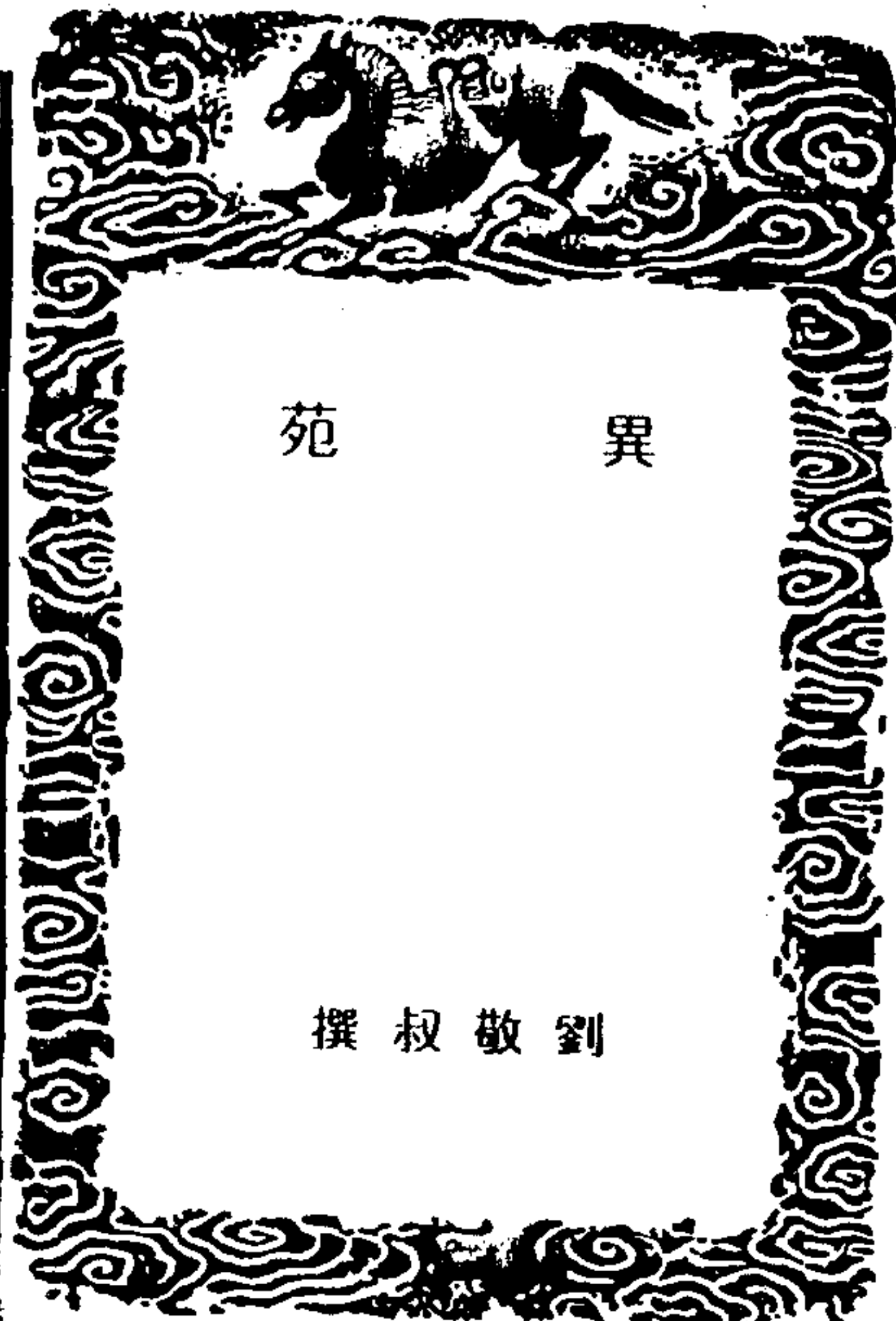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岳紫蓋峯下。間出衡山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鹽酪餅。蓋則更出。日攜一竹籃。中貯大小筆。機帶麻拂數事。遍遊諸寺廟。拂拭神佛像。鼻耳竅有塵土。即以筆拭出之。率以為常。環百里人皆熟識之。縣市一富人。嘗贈一袈裟。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為子所累。吾常日出庵。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袈裟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鏡。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決。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前。即脫袍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繫念。嗚呼。幾為子所累矣。嘗至上封。歸路遇雨。視道邊一冢。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寢。夜對半。睡覺雨止。月明透穴。照城中歷歷可見。疑覺甚光潔。比壁惟白骨一具。自頂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少近視之。白骨條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劉出每與人談此異。或曰。此非怪也。劉真氣壯盛。足以翕附枯骨耳。今兒童拔雞羽置之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應羽稍折斷。即不應。亦此類也。

趙三翁名進。字從先。中牟縣白沙鎮人。自言遇孫思邈。授以道要。從之十稔。一日留於縣境淳澤村。曰。切勿離此。非天子召勿往也。俟吾再來。與汝同歸。宣和壬寅歲。果被召見。館于葆真宮。頃之丐歸。徵廟詢所欲。奏曰。臣本歸兵去。役未有放。停公。願得徐賜。餘無所欲。即日降旨。命開封尹。盛章出給與其質。年已一百八歲矣。技術無所不通。能使鬼神。知未來事。吹呵按摩。疾痛立愈。密縣墮門山。道友席洞。雲築室於獨紇嶺。瀑水潭側。墓其清峭高爽。落成甚喜。既遷入。百怪畢見。未及一年。禍變相踵。席謂翁且告之。翁曰。得無居五箭之地乎。席曰。地理之說多矣。素不聞五箭之說。敢問何謂也。翁曰。峯巒嶺脊。陵首隴背。土蕪之口。直當風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溪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聲如雷動。晝

夜不息者。名曰冰箭。堅剛燥燥。斥鹵沙磧。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鐵腥錫。毒虫蟻聚。散若埃壤者。名曰土箭。層崖疊嶂。峻壁巖岩。銳峯峭岫。拔刃攢鏃。鋒齒露骨。狀如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木茂。樹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蕭冽。如蟻慕聞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可用。要在回環紆抱。氣象明達。形勢寬闊。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為上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歸依我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席悉遵其教。居止遂安。有頓保義公。苦冷疾二年矣。幾至骨立。百藥不効。一日方灼艾。翁過之。詢其病源。頓以實告。翁令撤去火艾。時方盛夏。俾就屋開三天窗。放日光下射。令頓仰臥。揉艾通布腹上。約十數斤。就日光炙之。移時覺熱透臍腹。不可忍。俄而腹中雷鳴。余氣下泄。口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又復為之。如是一月。疾愈。仍令為之一百二十日。自此病不作。壯建如初。且曰。此孫真人秘訣也。世人但知着艾炷。而不知點穴。虛忍痛楚。耗損氣力。日者太陽真火。艾既逼腹。又且徐徐照射。功力極大。但近六七月上。若秋冬間。當以艾十數斤。鋪腹。蒙以綿衣。製斗盛炭火。徐熨之。候兩濃艾氣方止。亦其次也。其術每出奇而中理。事跡甚多。嵩山張壽昌。朋友為作記。

四庫全書提要

賤車志六卷。宋郭象撰。象生伯象。和州人。由進士歷官知興國軍。是書皆紀鬼怪神異之事。為當時耳目所見聞者。其名賤車志。蓋取易賤卦上六。載鬼一車之語也。張端義貴耳集曰。憲聖在南內。愛神鬼幻。卷誕等書。郭象賤車志始出。洪景廬夷堅志繼之。似此書曾經進御矣。宋史藝文志小說家類。載有是書。一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五卷。而明商維濬刻入稗海者。又作六卷。參錯不一。考夷堅志載趙三翁得道事。有張儻朋友為傳。郭象伯象得其文。載於賤車志末云云。今勘檢此本。惟張儻作張壽。傳寫異文。其在卷末。則與洪說相應。知猶舊本。特後人屢有分析。故卷目多寡互異耳。書中所載多建炎紹興乾道淳熙間事。而汴京舊聞亦間為錄入。各條之末。悉分註某人所說。蓋用杜陽雜編之例。其大旨亦主於闡明因果。以資勸戒。特摭拾既廣。亦往往綠飾附會。有乖事實。如米芾本北宋名流。而疑為蟒精。程迥亦南渡宿儒。多所著述。而以為其家奉玉真娘子。由此致富。張壽能斥姦平亂。志操甚正。身後尚廟食邵武。而以為挾嫌殺人。白晝見鬼而卒。皆灼然可知其妄。其他亦多涉荒誕。然小說家言。自古如是。不能盡繩以史傳取其勉人為善之大旨可矣。



異苑

劉敬叔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異苑十卷宋劉敬叔撰敬叔宋書南史俱無傳明胡震亨始採諸書補作之稱敬叔彭城人起家中兵參軍元嘉三年為給事黃門郎太始中卒又稱嘗為劉毅郎中令以事件毅為所奏免官今案書中稱毅鎮江州禰躁愈劇又載毅妻為桓元所得擅寵有身多蓄憾詆毀之詞則震亨之言當為可信惟書中自稱義熙十三年余為長沙景王驃騎參軍以宋書長沙景王道憐傳考之時方以驃騎將軍領荊州刺史與敬叔所記相合而震亨傳中未之及則偶疏也其書皆言神怪之事卷數與隋書經籍志所載相合劉知幾史通謂晉書載武庫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飛去乃據此書載入亦復相合惟中開太平御覽所引傳承亡餓一條此本失載又稱宋高祖為宋武帝裕直舉其國號名諱亦不似當時臣子之詞疑已不免有所舛脫竄亂然核其大致尚為完整與博物志述異記全出後人補綴者不同且其詞旨簡澹無小說家猥瑣之

異苑

晉書非六朝以後所能作故唐人多所引用如杜市詩中陶侃胡奴事據世說新語但知為侃子小名勘驗是書乃知別有一事甫之援引為精切則有裨於考證亦不少矣

異苑提要

照錄

異苑題辭

戊子歲余就試臨安同友人姚叔祥呂錫侯詣徐賈檢書廢冊山積每抽一編則飛塵隨人最後得劉敬叔異苑是宋紙所抄三人目顧色飛即帶酒費易歸各錄一通隨各證定訛漏互錄簡端未幾錫侯物故叔祥游塞余亦兀兀諸生間此書遂置為蠹叢又十年為戊戌下第南歸與友人沈汝納同舟出示之復共證定百許字遂稱善本余問語叔祥何嘗令錫侯見之不更快耶相與泫然久之考南史宋書通無敬叔傳因彙其事之散在史書者為小傳俾讀者有考焉己亥六月望武原胡震亨識

異苑題辭

照錄

異苑題辭

照錄

樓變龍	射蛟暴死
鄧遐治蛟	蒙山大地
餉田異報	蛇化雉
蛇應雉媒	竹中地雉
鍾忠畜蛇	蛇銜草
蛇公	諸葛博識
叩龜得路	鮫魚
死人髮變鱸	煮肉變蝦蟇
蝶變燕	鸚鵡螺
吳亮自錄	四 照曠閣
蒼蠅傳詔	叩頭蟲
縊女	
卷四	
火井	數世天子
鄴宮刻字	夢日環城
黃氣鍾靈	管仲王獻劍
襄國議	靈昌津
長安謠	天麥
神自稱元冥	烏鳴牙中
劉季奴	女水
小兒簪沙	晉宣帝廟
海兔毛	衣中火光
玉馬缺口齒	洛城二鵝
中箱中鼓角	盧修叛讖
義熙火災	孫恩亂兆
藏龜凶兆	符秦亡徵
慕容死讖	西秦將亡
舞臺題背	人像無頭
異苑	五 照曠閣

盧龍將亂	元嘉末妖孽
德星聚	血迹公字
桓靈寶	魏壁之
劉道人	埋錢免災
刺史預兆	賈謐伏誅
劉氏拘妖	人頭窺戶
北伐敗徵	解鏡無面
粉刀相	安石薨兆
青衣女子	王綏伏誅
風華兆亡	桓振將滅
劉毅作逆	傅亮被誅
檀道濟凶兆	揚州青
黑龍無後尾	借頭
災變人頭	劉敬宣敗
狗作人言	雞突竈火
張司空暴疾	謝臨川被誅
赤鬼	嶼松
魂臥曝席	
異苑目錄	六 照曠閣
卷五	
梅姑廟	官亭湖廟
江神祠	竹王祠
徐君廟	伍員廟
廟神後帝	海山使者
丹陽哀雙	青谿小姑
仇王	聖公
驅除大將軍	命靈一燈炭
鬼子母	紫姑神

左蒼右黃	楊明府
十山項廟	張舒受祕術
錢祐受術數	十二棋卜
太山府君	鍾父廟
龍載船	王子晉
鳥逆書	徐公過仙
擣蒲仙	梵唱
慧遠呪龍	慧熾見形
靈味	雙屐
惡戲報	天鉢
誦經停刑	折鴨翅報
卷六	
王陵	夏侯元
嵇中散	土瓦中人
山陽王輔嗣	朱彥瞻勇
鬼唱佳聲	麻子軒
形見慰母	荀澤見形
亡婦免夫	庾紹之見形
山陰徐綺	葛輝夫妖死
團扇夢別	朱衣吏盜取
鬼歌子夜	許氏鬼祟
牀下老公	秦樹冥線
靈侯	戶外應聲
如鬼	花上盈盈
亡兒附母	鬼作鳴聲
打鼓稱冤	司馬家奴
顏延之妾	鬼食拒救
異苑目錄	七 照曠閣
八 照曠閣	

異苑

殿中怪	劉元入魏
麝香辟惡	一足鬼
鬼作五木	七日假
黃父鬼	山靈
鬼避徐叔寶	梁清家諸異
青桐對	
卷七	
武帝冢中物	碧石冢
蒼梧王墓	茗飲獲報
金鏡助贈	古墳鼓角
諸葛岡墓	雞山雉刺
戴基王氣	古墓完屍
漆棺老姥	黃公冢
卽墨古冢	黃帝伶人
夢得大象	鄧廟
河神請馬	夢生八翼
燃犀照渚	符堅凶夢
夢合子生	慧猷詩夢
吳苑目錄	九
王戎夢樵	龍山神
長人入夢	夢得如意
衡陽守	夢謝拯棺
夢還符讖	劉穆之佳夢
喪儀如夢	沈慶之異夢
謝客兒	
卷八	
趙見劫蛇妖	樂廣治狸怪
徐爽遇女妖	桓謙滅門兆

青衣人索骨	異物象形
龜戴碑道	牝猴入簣
掃帚怪	紫衣女
伐桃致怪	赤莧魅
武昌三魅	量魅
暫同阜蟲	懶化
蜘蛛魅	王纂滅魅
狸中狸	石龜耗粟
繩繩獲誓	樹下老公
吳苑目錄	十
徐女復生	陳忠女
樂安章沉	胎教
額上生兒	懷妊生水
怪胎	溫盤石
人獸合胎	醉翁生兒
劉毅妻妖胎	尸生兒
漢末小黃門	獵見異人
獵人化鹿	社公令作虎
吏變三足虎	神罰作虎
胡道治	天譴變熊
謝白面	嗽鴨成瘕
食牛作牛鳴	誤吞髮成瘕
卷九	
鄭康成	亡牛 <small>已下十條</small>
失妻	火災
盜鹿	失物
鳥鳴	飛鳩
饒席射覆	印囊山鷄毛
吳苑目錄	十一

王經遷官	趙侯異術
庾嘉德善筮	任詡從軍
沐堅呪筮	涇祠妖幻
黃金僦船	孫溪奴
永嘉陽童	王僕醫術
卷十	
足下之稱	田文五月生
吳客木鴨	顏烏純孝
曹娥碑	管寧思過
徐逸私飲	妬妻絕嗣
滿膏膏汗	雷震不驚
周虓守節	掘金相讓
投筮河伯	張貞婦
楊香搗虎	崔景賢惠政
任城王沈飲	劉邕嗜癖
孫廣忌虱	劉鶴鶴
揚脫藏履	
吳苑目錄	十二

宋劉敬叔撰

古語有之曰古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絲

故俗呼美人虹郭云虹為雲俗呼為美人

晉義熙初晉陵薛願有虹飲其釜澳須臾喻轉便竭願

輦酒灌之隨投隨涸便吐金滿釜於是火弊日祛而

豐富歲臻

太原溫湛婢見一嫗向婢流涕無孔竅婢駭怖告湛湛

遂抽刀逐之化成一物如紫虹形宛然長舒上沒霄

漢

長沙王道憐子義慶在廣陵卧病食次忽有白虹入室

就飲其粥義慶擲器於階遂作風雨聲振於庭戶良

久不見

衡陽山九疑山皆有舜廟每太守修理祀祭縣敬則聞

絃歌之聲漢章帝時零陵文學矣景於冷道縣祠下

得笙白玉管舜時西王母獻

衡山有三峯極秀其一各華蓋又名紫蓋澄天明景輒

有一雙白鶴迴翔其上各一峯名石圍下有石室中常

聞誦經聲清響亮徹一峯名芙蓉最為瑛潔白非清

霽素朝不可望見峯上有泉飛派如一幅絹分映青

林直注山下

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明水淨異於常處民為

立廟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云原投

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溇陽姑石山在江之北初桓元至西下令人登之中嶺

便聞長嘯聲甚清激及至峯頂見一人箕踞石上

會稽天台山雖非遐遠自非卒一作生忘形則不能躋

也赤城阻其徑深布激其衝石有毒苔之險淵有不

測之深

烏程下山本名土山有項籍廟自號卞王因改名山

足有一石櫃高數尺陳郡殷康常往開之風雨晦冥

乃止

釣磯山者陶侃嘗釣於此山下水中得一織梭還掛壁

上有頃雷雨棧變成赤龍從空而去其山石上猶有

侃迹存焉

瑛磯山下臨清川昔有漁父宿于川夜半聞水中有弦

歌之音宮商和暢清弄諧密

百丈山上有石房內有石案置石書一卷

永寧縣瀟山有河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多魚獺異禽

陰雨時書聞靴角聲甚亮

涼州西有沙山俗云昔有覆師於此者積尸數萬從是

有大風吹沙覆其上遂成山阜因名沙山時聞有鼓

角聲

吳孫權赤烏八年遣校尉陳敷漕向谷中道鑿成瑤掘

得一黑物無首尾形如數百斛船長數十丈齋

而動有頃悉融液成汁時人莫能識得此之後遂獲

泉源或謂是水脉每至大旱餘瀆皆竭惟此巨流焉

東鄉太湖吳庚申歲於此有一軍士五百人將被堰先

以酒肉所神約令水涸夜夢人云塘水遠竭若見巨

鱗慎勿殺也又有銅釜並不可發明往尺水翁然而

盡得白魚形狀非常小人貪利割而治之見昨所祭

餘食充溢腸內須臾復得釜又取發水便暴出五百

人一時沒溺唯督監得存具說事狀於今猶名此湖

為五百陂

永嘉郡有百薄瀟郡人斷水捕魚宰生禱祭以祈多獲

逾時了無所得眾侶忿怨棄業將罷其夕並夢見一

老公云諸君且可小停要思其宜夜忽聞有跳躍聲

驚起共看乃是大魚到以為膾頓獲百簿故因以百

簿名瀟

晉吳隸為魚塞於雲湖有大魚化為人語隸云晚有大

魚攻塞切勿殺隸許之須臾有大魚至擊魚從之隸

同侶誤殺大魚是夕風雨晦冥魚悉飛上木間因號

為飛魚徑

蘭陵昌慮縣郡一作城有華山山上有井鳥巢其中金

喙黑色而團翅此鳥見則大水井又不可窺窺者不

盈一歲輒死

溇陽雲棲世居長沙宅有古井每夜輒聞有如炮竹聲

相承謂之龍叱

句容縣有延陵季子廟廟前井及漢恒自涌沸故曰沸

井於今猶然亦曰沸潭

陳郡謝晦字宣明宅南路上有古井以元嘉二年汲者

忽見二龍甚分明行道往觀莫不嗟異有人入井始

知是神隱起作龍形

元嘉初武溪蠻人射鹿逐入石穴獲客入穴見

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開朗桑果蔚然行人翻翻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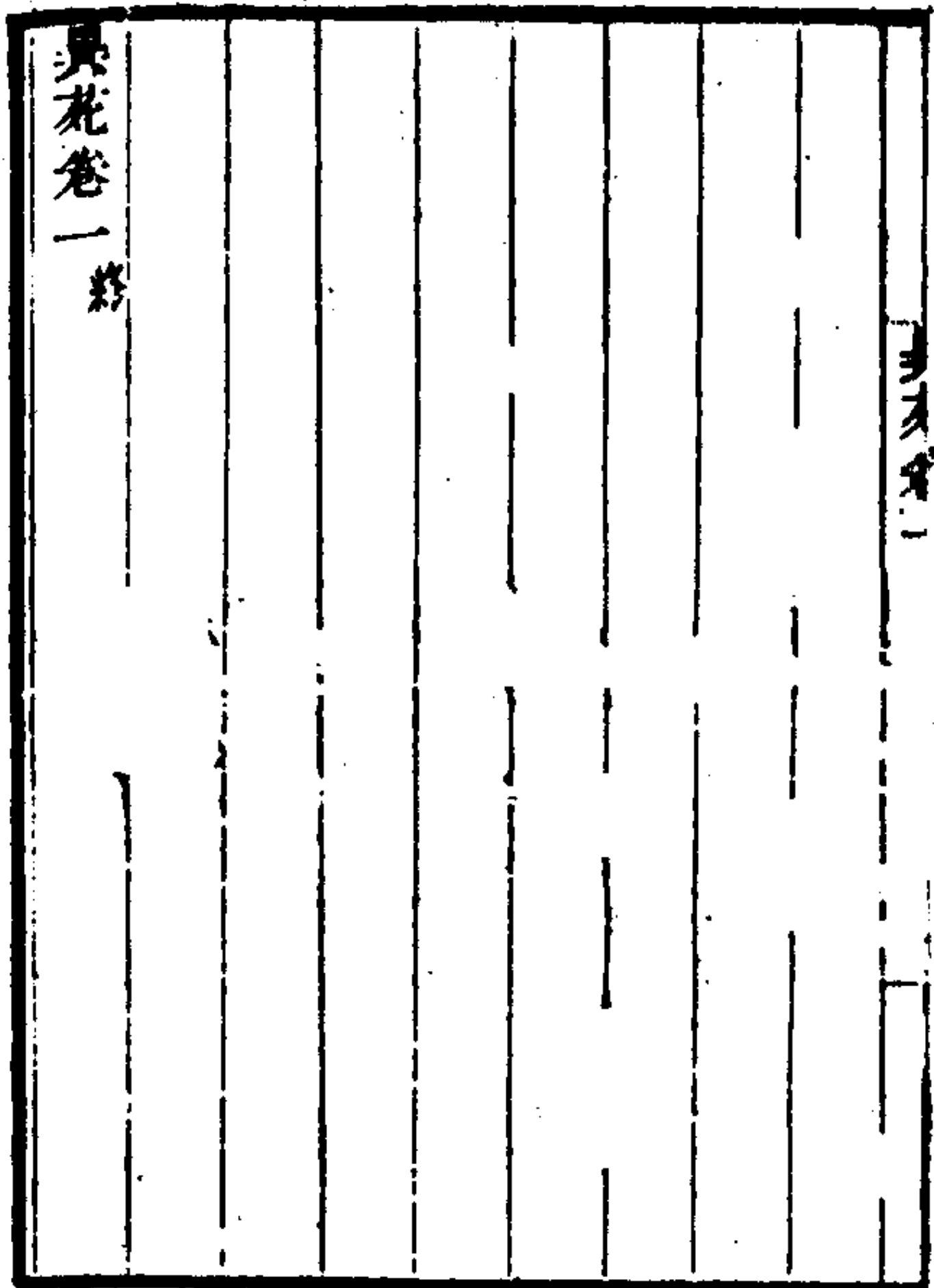
不以怪此蠻於路斫樹為記其後茫然無復彷彿

河東母邱儉字仲恭嘗征沃沮使王願窮其東界者老

云曾有一破船隨波流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

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又得一布衣從

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但兩袖頸長三丈



異苑卷二

魏時殿前大鐘無故大鳴或作不人皆異之以問張華

華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尋蜀郡上其事

果如華言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

華華云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打之則鳴矣於是

如言音聞數十里

晉中朝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乃問張華華

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應宮中朝暮撞鐘故聲相應

異苑卷二

耳可錯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如其言後不復鳴

豫章有石黃白色而理疎以水灌之便熱加鼎於上炊

足以熱冷則灌之雷煥以問張華華曰此燃石也

元康中有人入嵩高山下得竹筒一枚上有兩行科斗

書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

束皙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

晉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燒漢高祖斬白蛇劍孔子履

王莽頭等三物中書監張茂先懼難作列兵陳衛咸

見此劍穿屋飛去莫知所向

晉康帝建元中有漁父垂釣得一金鎖引鎖盡見金牛

急挽出牛斷猶得鎖長二尺

晉太元中桂陽臨武徐孫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即帶着

船中須臾悉變成土

晉義熙中龐翁為宜都太守御人牧馬於野見一銅鏡

上焰帶鎖而行持歸以呈翁遂檻感送下荆州無都

北乃一作忽風雨有叫聲火光燭天徑來趨船失鏡

所在

義熙中新野黃舒耕田得一船金卜者云三年勿用長

異苑卷二

守富也舒不能從遂成土壤

晉時錢塘浙江有樟林桁大船每有乘者輒漂盪搖揚

而不可禁常鳴鼓錢塘江頭凌浪如故惟船吏章專

能相制伏及專死遂廢去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壘得兩大船船中有錢

皆輪文時日向暮壘者輒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

至明日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符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內見金鼎走白豎堅遣

黃取到化為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錘

西河有鐘在水中晦朔輒鳴聲響悲激羈客聞而悽愴

越嵩門會元縣有元馬河有銅鈔船河畔有祠中有碧

珠若不祭祀取之不祥

長山朱郭夫妻採藻澗濱見一銅釜沿流而下取之而

歸有員蓋滿中銅器光輝耀目自然作聲郭懼運蓋

北山埋之而後賣釜與人共載出為貨船無故自覆

失釜所在

上黨侯亮之於江都城下獲一石磨下有銅馬

宏農楊子陽聞土中有聲掘得玉甕長可尺許屋棟間

異苑卷二

乃自涪林木如此三年晝夜不息米塵既止忽有一

青蛇長數尺住梁上每落糞輒成碎銀子陽獲銀米

遂為富兒銀銀作器貨賣倍倍餘家市者隨以破滅

永康王曠井上有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寄宿忽

求買之曠惟所以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親二黃鳥闕

于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索市愈急既

得撞破內空段有二鳥處

西域有一作夷國山上有石路腹下出水以金鐵及

手承取即便封過唯飲蓋盛之者則得飲之令人身

體香淨而昇仙其國神祕不可數遇

月支國有佛髮盛以瑠璃器

南康歸一作美山石城內有甘橘橙柚就食其實任意

取足脫持歸者便遇大蛇或顛仆失徑家人啖之輒

病

陽羨縣小吏吳龜於溪中見五色浮石因取內牀頭至

夜化成女子

河內司馬元允元嘉中為新釜令夜官月旦設祭棋化

而為焉

異苑卷二

晉惠帝元康二年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

皮青中赤白味甚甘

晉太元中南郡忻一作陵縣有棗樹一年忽生桃李東

三種花子

漢興平元年九月桑再椹時劉元德軍於沛年荒穀貴

士衆皆飢仰以為糧

北方有白桑椹長數寸食之甘美

建安有竹筍竹節中有人長尺許頭足皆具

元嘉四年東陽流一作道先家中筋竹林忽生連理野

人無知謂之禍崇欲斫殺之

漢安帝元初三年平陸有瓜異處同蒂共生一瓜時以

為嘉瓜

晉武帝太康八年六月王濬園生瓜三莖一實

晉安平有越王徐算菜宜作長尺許白者似骨黑者如

角古云越王行海會於舟中作籌算有餘者棄之於

水生焉

薯蕷一名山芋根既可入藥又復可食野人謂之士蔬

若欲掘取然則獲唱名者便不可得人有植者隨

異苑 卷二

所種之物而像之也

人參一名土精生上黨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兒啼昔有

人掘之始下鏹便聞土中呻吟聲尋音而取果得人

參

交州諸苗以葉塗人驅便舉體苗生既遍就朽爛肌

肉消腐

隋縣永陽縣字有山壁立千仞巖上有石室古名為神

農窟窟前有百藥叢茂莫不畢備又別有異物藤花

形似菱菜朝紫中綠晡黃暮青夜赤五色迭耀卷二

異苑卷三

晉太康二年冬大寒南洲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

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

蜀宮國王買得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縷寶珍羞對

之愈成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鸞見類則鳴何不懸

鏡照之王從其言鸞觀影悲鳴冲霄一奮而絕

張華有白鸚鵡華每出行還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無言

華問其故荅曰見藏鏡中何由得知公後在外令與

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公猶強之至庭為

異苑卷三

鸚所搏教其啄鸚鵡僅而獲免

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貴重鸚鵡自念雖樂

不可入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水

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

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為兄弟不

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

五月五日翦鴝鴒舌教令學人語聲尤清越雖鴝鴒不

能過也

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參軍五月五日翦鴝鴒舌每教

令學人語遂無所不名與人相顧問參軍善彈琵琶

鴝鴒每聽輒移時

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

舞而無由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鑿形而舞不

知止遂乏死韋仲將為之賦其事其事一

晉義熙二年朱絜成壽陽婢炊飯忽有羣鳥集窳競來

啄噉驟逐不去有獵犬昨殺兩鳥餘鳥因共咋殺犬

又噉其肉唯餘骨存

杜鵑始陽相催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常有人山行見

卷三

琴寂然聊學其聲便嘔血死初鳴先聽其聲者主離
別廁上聽其聲不祥厭之法當為大聲以應之

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得一長鳴雞愛養甚至
恒籠置牕間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致終
日不輟處宗由此元言大進

晉義熙中羌主姚毗於洛陽陰溝取磚得一雙雄鷓並
金色交頸長鳴聲聞於九皋養之此溝

傳承為江夏守有一雙鷓失之二年忽引導得二十餘
頭求向承家

武陵龍陽縣流寓溢陽止主人夏蠻舍中忽見有白
紙一幅長尺餘標蠻女頭乃起振取俄頃有虎到戶

而退尋見何老母標如初德又取之如斯三返乃具
以語蠻於是相與執杖伺候須臾虎至即格殺之同
縣黃期具說如此

彭城劉廣雅以晉太元元年為京府佐使還都路經
竹里亭於選宿此選多虎劉極自防衛繫馬於戶前

手執戟布於地上中宵與士庶同睡虎乘間跳入跨
越人畜獨取劉而去

異苑卷三

照曠閣

晉太元末徐桓以太元中出門彷彿見一女子因言曲
相調便要桓入草中桓悅其色乃隨去女子忽然變

成虎負桓著背上徑向深山其家左右尋覓惟見虎
跡旬日虎送桓下著門外

扶南王范尋常畜虎五六頭及鯨魚十頭若有訟未知
曲直便投與魚虎魚虎不食則為有理穢貊之人祭

虎為神將有以也

承初中郎都梁馮恭醉臥於山路夜有虎來以頭枕其
背恭中宵展轉以手搏之復大寢向曉始醒猶見虎

蹲在那後若有宿命非智力所及也

熊獸藏於山穴穴裏不得見穢及傷殘見則舍穴外死
人欲捕者便令一人臥其藏內餘伴執杖隱在崖側

熊輒共輿出人不致傷損傍人仍得騁其才

熊無穴或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為子路以物擊樹云
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

元嘉初青州劉播射得一鹿剖腹藏以草塞之厥然起
走播從而拔塞須臾復還倒如此三焉播密求此種

類治傷瘵多愈

異苑卷三

照曠閣

始興郡陽山縣有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卷之送入深
山見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病者即起相與

獨陸狀若歡喜前象復載人就一污濕地以鼻掘出
數條長牙送還本處彼境田稼常為象所困其象俗
呼為大客因語云我田稼在此恒為大客所犯若念
我口勿復見便見躑躅如有馴解於是一家業田
絕無其患

晉義熙十三年余為長沙景王驃騎參軍在西州得一
黃牛時將貨之便晝夜銜草不食淹淚瘦瘠

符堅為慕容冲所襲堅馳騎馬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計
無由出馬即踟躕澗垂鞍與堅不能及馬又跪
而受焉堅援之得登岸而

晉隆安初東海何潛之嫂入關中後還得一犬壯大非
常每出入輒已知處潛之後抱疾犬亦疾尋及於亡
楚王與羣臣微於雲夢縱長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
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為劍

西域有鼠王國鼠之大者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大
鼠頭悉已白然帶金環柳商估有經過其國不先祈

祀者則嚼人衣裳也得沙門呪願更獲無他釋道安
昔至西方親見如此俗諺云鼠得死人目睛則為王
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
之就避而去秦川有之

義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遞相咬尾三五為羣驚之則散
俗云見之者當有吉兆成都府有之

唐鼠形如鼠稍長青黑色腹邊有餘物如腸時亦汚落
亦名易腸鼠昔仙人唐助拔宅升天雞犬皆去唯鼠
墜下不死而腸出數寸三年易之俗呼為唐鼠城固
川中有之

前廢帝景和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隴夜有
大鼠形如瓶子浮水而來徑伏喜夫奴牀角奴慙而
不犯每食輒以餘飯與之水勢既退喜夫得返故居
鼠以前脚捧青囊囊有三寸許珠璣置奴牀前啾啾
狀如欲語從此去來不絕亦能隱形又知人禍福後
同縣呂慶祖牽狗野獵暫過遂醫殺之

紹出句麗國常有一物共居穴或見之形貌類人長三
尺能制紹愛樂刀子其俗人欲得貂皮以刀投穴口

此物夜出穴置皮刀邊須人持皮去乃敢取刀

吳孫皓時臨海得毛人山海經云山精如人而有毛此
蔣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足
向後喜來犯人其名曰蚊知而呼之即當自卻耳一
名曰超空可兼呼之又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澤
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又或如龍有
五色赤角名曰飛龍見之皆可呼其名不敢為害元
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蠶夜出藏

陸機嘗餉張華餅於時賓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

也泉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灌之必有異既而五色
光起機還問鮮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非
常乃以作鮮過美故以相獻

張永家地有泉出小龍在焉從此遂為富室逾年因雨
騰躍而去於是生貴日不暇給俗說云與龍共居不
知神龍效矣

晉太元中東陽西寺七佛屋龕下有一物出頭如鹿有
法獻道人迫而觀之於是吐沫噴酒氣若雲霧至元
嘉十四年四月七日此頭復出尋覓其處亦無孔穴

異苑卷三
年年有聲殿若小雷

晉義熙中江陵趙姥以酤酒為業姑室內土忽自隆起
姥察為異朝夕以酒酌之嘗有一物出頭似驢而地
初無孔穴及姥死隣人聞土下有聲如哭後人掘地
見一異物蠢蠢而動不測大小須臾失之俗謂之土
龍

趙牙行船於閩廬見水際有大槎人牽不動牙往舉得
之以著船船破槎變為龍浮水而去

永陽人李增行經大溪見一蛟浮於水上發矢射之一
蛟中焉一作增歸因復出市有女子素服銜淚持所
射箭增怪而問焉女答曰何用問焉為暴若是便以
相還授矢而滅增惡而驟走未達家暴死於路

荆州上明浦河水隈潭極深常有蛟殺人浴汲死者不
脫歲升平中陳郡鄧遐字應遙為襄陽太守素勇健
憤而入水竟蛟得之便舉拳曳著岸欲斫殺母語云
蛟是神物寧忍殺之今可呪令勿復為患遐呪而放

焉自茲迄今遂無此患一云遐拔劍入水蛟繞其足
遐自揮劍截蛟數段流血水丹勇冠當時於後遂無

異苑 卷三

蛟患

魯國中牟縣家山上有寺廢久民欲架屋者輒大蛇數
十丈出來驚人故莫得安焉

新野蘇卷一作與婦偕於野舍每至飯時輒有一物來
其形似蛇長七尺五寸色甚光采卷異而餉之遂經
數載產業加厚婦後密打殺即得能食病日進三斛
飯猶不為飽少時而死

晉中朝武庫內封閉甚密忽有雉雉時人咸謂為雉張
司空云此必蛇之所化耳即使搜庫中雉側果得蛇

司馬軌之字道援善射雉太元中將媒下鷄此媒屢雉
野雉亦應試令尋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牛身故是
蛇

晉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竹見一竹中蛇形已成上枝
葉如故又吳郡桐廬人常伐餘一作遺竹見一竹竿
堆頭頸盡就身猶未變此亦竹為蛇蛇為雉也

丹陽鍾忠以元嘉冬月晨行見有一蛇長二尺許文色
似青琉璃頭有雙角白如玉感而畜之於是貨業日
登經年蛇自亡去忠及二子相繼殞斃此蛇來吉去
凶其唯龍乎

昔有田父耕地值見傷蛇在焉有一蛇銜草著蒼上經
日傷蛇走出父取其草餘葉以治蒼皆驗本不知草
名因以蛇銜為名抱朴子云蛇銜能續已斷之指如
故是也

海曲有物名蛇公形如覆蓮花正白

吳孫權時永康縣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以歸龜
便言曰遊不歸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擔出欲上吳

王夜泊越里繞舟於大桑樹背中樹忽呼龜曰勞乎
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羽繫方見烹騰雖然盡南
山之樵不能漬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
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得龜曰子明無多辭將及爾
樹寂而止既至建業權命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
諸葛恪曰然以老桑樹乃熟獻者乃說龜樹共言權
使人伐桑樹煮之龜乃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
人故呼龜為元緒

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或見一龜大
如車輪四足各攝一小龜而行又有百餘黃龜從其
後三人叩頭請示出路龜乃伸頭若有意焉因共隨
遂即得出路一人無故取小龜割以為膳食之須臾
暴死惟不噉者無恙

鮪魚凡諸魚欲產鮪輒以頭衝其腹鮪魚自欲生者亦
更相撞觸故世人謂為鮪魚之生母也

晉義熙五年盧循自廣州下泊船江西眾多疫死事平
之後人往蔡州見死人髮變而為鱗今上鎮西參軍
與司馬張遊瞻河際有一棺棺頭有鮪魚試令撥看
都是髮亦有未卽化者一說云生以淋瀝沐死則髮
變為鱗又昔有人食不能無鮪死後改棺鮪滿棺中
鮪即鱗也

司馬休道文武千餘人迎家人達南郡值風泊船上岸
伐薪見聚肉有數百斤乃割取還以錢煮之湯欲熱
皆變成數千蝦蟇

蝴蝶變作燕

鸚鵡螺形似鳥故以為名常脫殼而遊朝出則有蟲類
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蟲出使聞所謂鸚鵡

異苑卷三

內遊寄居負殼者也
晉明帝嘗欲肆青閉而不謀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卓
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幸于筆端須臾亡去帝竊異
焉令人尋看即蠅所集處輒傳有詔喧然已徧矣
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呪令吐血皆從所教
如似請教稽顙輒七十而有聲故俗呼為叩頭蟲也
益女蟲也一名蜺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懸青齊
東郭姜既亂崔杼之室慶封殺其三子姜亦自經俗
傳此婦骸化為蟲故以益女名蟲 異苑卷三終

異苑卷之四
蜀郡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隆則炎赫彌熾暨桓靈之
際火勢漸微諸葛亮一職而更盛至景耀元年人以
燭投即滅其年蜀并於魏
孫鍾富春人堅父也與母居至孝篤性種瓜為業忽有
三年少容服妍麗詣鍾乞瓜鍾為設食出瓜禮敬慙
勸三人臨去曰我等司命耶威君接見之厚欲連世
封侯欲數世天子鍾曰數世天子故當所樂因為鍾
定墓地出門悉化成白鶴一云孫堅喪父行葬地忽
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諸侯乎欲四世帝乎笑曰欲帝
此人因指一處喜悅而沒堅異而從之時富春有沙
漲暴出及堅為監丞鄉黨相送于上父老謂曰此沙
狹而長子後將為長沙矣果起義兵於長沙
泰山高堂隆字升平嘗刻鄴宮屋材一作柱云後若干年
當有天子居此宮及晉惠帝幸鄴宮治屋者土剝更
泥始見刻字計年正合一云及晉惠帝幸鄴宮治屋者土剝更泥始見刻字計年正合
王敦既為逆顛軍姑孰晉明帝躬往視之敦時書寢夢
日環其城乃卓然驚寤曰管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
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晉簡文既廢世子道生次子郁又早卒而未有息濮陽
令在帝前禱至三更忽有黃氣自西南來逆室前爾
夜幸李太后而生孝武皇帝
劉曜隱居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一童子入跪曰管涔王
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
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為飾背有銘云神劍
服御除眾毒
石勒為郭敬客時襄國有識曰力在左革在右讓無言

異苑卷四

照曠閣

或入口讓去言為襄字或入口乃國字也勒後遂都
襄國
石勒伐劉曜於洛陽從大河南濟時河凍將合軍至而
水自泮舟楫無閉遂生擒曜謂是神靈之助命曰靈
昌津
晉時長安謠曰秦川城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看及
惠愍之間關內穢破浮血飄舟張軌舞衆一方威恩
共著
涼州張駿字公彥九年天雨五穀於武威燉煌植之悉
生因名天麥
涼州張祚偽和平中有神見於元武殿自稱元冥與人
言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
涼州張重華遣謝艾伐麻狄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
于牙中艾曰梟者逆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
克敵之兆果大破之
宋武帝裕字德興小字寄奴微時伐荻新洲見大蛇長
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視之見
童子數人皆青衣持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
所射合散傳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劉寄奴王
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返
臨淄牛山下有女水齊人諺曰世治則女水流世亂則
女水竭慕容超時乾涸彌載及天兵薄伐一作北征乃激
洪流
秦世有謠曰秦始皇何偃梁開吾戶據吾床飲吾酒唾
吾樂殮吾飯以為糧張吾弓射東墻前至沙邱當滅
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發孔子墓欲取諸經傳墳既
啟於是悉如謠者之言又言謠文刊在塚壁政甚惡

異苑卷四

照曠閣

石勒為郭敬客時襄國有識曰力在左革在右讓無言

之乃遠沙邱而循別路見一羣小兒聲沙為阜問云沙邱從此得病

晉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裂梁無故自折凡宗廟所以承祖先嗣承世不刊安居摧陷是烜絕之祥也

晉惠帝時人有得一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歎曰所謂海兔毛也此毛出則天下土崩矣果如其言晉惠帝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光泉成惟之自後蕃臣搆兵洛陽夫御后為列曜

所殞 異苑卷四 四 照續開

晉永嘉元年車騎大將軍東瀛王司馬騰字元邁自并州遷鎮鄴行次其定時久積雪而當其門前方十數步獨液不積騰惟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皆缺騰以為馬者國姓稱吉祥焉或謂馬無齒則不得食未幾晉遂大亂騰後為汲桑所殺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禾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奉問欽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後胡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讎也

晉孝武太元末帝每聞手中箱中有鼓吹琴角之音於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許手長數尺來摸經案是歲帝崩天下大亂晉室自此而衰

晉孝武太元末有議曰修起會稽其後盧修果從會稽叛

晉義熙十一年京都火災大行吳界尤甚火防甚峻自不絕時王宏守吳郡晝坐廳視事忽見天上有一

異苑卷四

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南人家屋上須臾火遂大發宏知天為之災故不罪始火之家識者知晉室微弱之象也

隆安初吳郡治下狗常夜吠聚阜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眾或有夜視視之見一狗有兩三頭者皆前向亂吠無幾有孫恩之亂

晉海西公時有貴人會因藏強欸有一手間在眾臂之中修骨巨指毛色黧黑舉坐成驚尋為桓大司馬所殺舊傳藏強令人生離斯驗深矣

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命作石池養之食以粟後死藏其骨于太廟其夜廟丞高慶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命泰庭即有人夢中謂房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未幾為謝元破於淮淝自縊新城浮圖中

慕容皝出畋見一老父曰此非獵所王宜還也皝明晨復去值有白兔馳馬射之墜石而卒

西秦乞伏熾磐都長安端門外有一井人常宿汲水亭之下而夜聞磴磴有聲驚起照視瓮中如血中有丹魚長可三寸而有寸光時東羌西虜共相攻伐國尋滅亡

佛佛房一作乞凶虐暴惡常自言國名佛佛則是佛中之佛尋被震死既葬而復就塚中霹靂其柩引身出外題背四字表其凶逆而然也國少時為涉去所襲元嘉十九年京口霹靂殺人亦自題背

涼州張暹字安遜夜寢忽見屋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尋為左右所害

盧龍將寇亂京師謠言曰十丈无屋蕭作柱蓬作樞未幾而敗

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便能食而不得臥一飯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段究為刺史度之為三丈復還漸縮如舊經日而亡俄而文帝為元凶所害

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上橫節便止有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若微于上位在無極侃以

針挑令做血流強壁乃作公字又取紙裏公迹愈明桓元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曜宜目為天人宜武嫌其三丈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

重前卻滅神一字名曰靈寶靈寶元小字也

任城魏壁之初生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為封爵之祥東莞劉穆之字道和小子道人世居京口隆安中鳳凰集其庭相人章叢謂之曰子必協贊大猷

徐談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談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位極人臣後美之隨親之縣住在

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彼破縣縣內人無免者獨大亦盡惟羨之在外獲全

晉陵章嗣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庭前井中有人出身長尺餘被帶細甲摩伍相應相隨出門良久乃盡則兄數顧著占筮嘗云吾子當至刺史後嗣歷刺青廬

二州

晉賈謐字長淵充子也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震謐齋屋柱陷入地屋毀床帳飄風吹其朝服上天數百丈

異苑卷四

久之通隱于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蓋甚恐明年伏

晉孝武太元元年劉波字道則移居京口晝寢閉屏風外惟吃聲聞屏風見一狗蹲地而語語畢自去波聞孫也後為前將軍敗見殺

晉太始中豫州刺史彭城劉德願鎮壽陽任內屋閉戶未合輒有人頭進門屏窺看戶內是丈夫露髻鬚面內人驚告把火撲竟了不見人到明年竟被誅

河南褚良字季野將北伐軍士忽同時唱言可各持兩楯復相謂曰一人焉用兩楯為及敗北拋戈棄甲兩手各持一楯蒙首而奔

晉安帝義熙三年殷仲文為東陽太守嘗照鏡不見其面俄而難及

元帝永昌元年丹陽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惟自照鏡不見其頭乃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先時歷陽陳訓私謂所親曰日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為盼刀又自有赤脈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至是果為敦所襲

異苑卷四

東晉謝安字安石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久之乃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色無易是月而薨昔阮明泊舟西浦見一青衣女子彎弓射之女即軒雲而去明尋被害

義熙中王愉字茂和在庭中行帽忽自落仍乘空如人所著及愉母表月朝上祭酒器在几上須臾下地復還登床尋而第三兒緩懷賊伏誅

晉隆安中高惠清為太傅主簿忽一日有羣鼠更相銜尾自屋梁相連至地清尋得瘖疾數日而亡

晉桓振在淮南夜聞人登床聲振聽之隱然有聲求火看之見大聚血俄為義師所滅桓振元從父之弟也

義熙中劉毅鎮江州為盧循所敗桓惛惛劇及徙荊州益復快快嘗伸紙作書約部將王亮儲兵作逆忽風展紙不得書教仰天大詬風遂吹紙入空須臾碎裂如飛雪紛下未幾高祖南討毅敗擒斬

永初中北地傅亮為護軍兄子珍住府西齋夜忽見北窗外樹下有一物面廣三尺眼橫豎狀若方相珍遑遽以被自蒙久乃自滅後亮被誅

異苑卷四

元嘉中高平檀道濟鎮壽陽十二年入朝與家分別顧瞻城闕歎逾深識者是知道濟之不南旋也故時人為其之作歌曰生人作死別茶毒當奈何濟將發舟所養孔雀來銜其衣驅去復來如此數焉以十三年三月入伏誅道濟未下少時有人施器於柴桑江收之得大船孔鑿若新使匠作舡勿加斲斧工人誤截兩頭槳以為不祥殺三巧手欲以塞匠違約加斲凶兆先構矣

檀道濟居清溪第二兒夜忽見人來縛已欲呼不得至曉乃解猶見繩痕在此宅先是吳將步闡所居諺云揚州青是鬼營清溪青揚是也自步及檀皆被誅東海徐羨之字宗文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後文帝止羨之竟以面終

太元中王公婦女必綴髮傾髻以為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

文帝元嘉四年太原王徽之字伯猷為交州刺史在道

有客命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徽之取自割終不食投地大怒少頃顧視向炙已變為徽之頭矣乃大驚愕反屬目視其首在空中揮霍而沒至州便殞

彭城劉敬宣字萬壽嘗夜與僚佐宴坐空中有投一隻芒履於座陸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

安固李道豫元嘉中其家狗臥于當路豫蹠之狗曰汝即死何以踣我未幾豫死

卜伯玉作東陽郡正熾火有難遙從口入良久乃冲突而出毛羽不焦嗚呼如故伯玉尋病殞

張仲舒為司空在廣陵城北以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晨夕間輒見門側有赤氣赫然後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廣七八分長五六寸皆以箋紙繫之紙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駛仲舒惡而焚之猶自數生府州多相傳示張經宿暴疾而死

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捉其頭來坐別床血色淋漓不可忍視又所服豹皮裘血滴滿篋及為臨川郡飯中歛有大蟲謝遂被誅

異苑卷四

謝晦在荊州見壁角間有一赤鬼長可三尺來至其前手擊銅盤滿中是血晦得酒紙盤須臾而沒

元嘉五年秋夕豫章胡充有大蜈蚣長三尺落充婦與妹前令婢挾擲婢纒出戶忽覩一姥衣服臭敗兩目無精到六年三月合門時患死亡相繼

新野庾亮妻毛氏嘗于五月五日曝薦席忽見其二歲女在席上臥驚惶便滅女真形在別床如故不旬日而天世傳仲夏忌移床

異苑卷四

異苑卷五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麻一作姑廟姑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塔怒殺之投屍于水乃隨流波漂至今廟處命下巫人當令殞殮不須墳壙即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朔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若履形廟左右不得取魚射獵輒有迷徑沒溺之患巫云姑既傷死所以惡見殘殺也

異苑卷五

宮亭湖廟神甚有靈驗商旅經過若有禱請則一時能使湖中分風沿沂皆舉帆利涉無虞

秦時中宿縣十里外有觀亭江神祠壇甚靈異經過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為虎晉中朝有質子將歸洛反路見一行旅寄其書云吾家在觀亭亭廟前石間有懸藤即是也君至但扣藤自有應者及歸如言果有二人從水中出取書而沒尋還云河伯欲見君此人亦不覺隨去便觀屋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間今俗咸言觀亭有江伯神也

漢武帝時夜郎竹王神者名與初有女子浣於麻水見三節大竹流入足間推之不去聞其中有號聲持破之得一男兒及長有才武遂雄夷獠氏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所破之竹棄之於野即生成林王嘗從人止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泉便涌出今竹王水及破竹成林並存後漢使唐蒙開牂牁郡斬竹王首夷獠咸訴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太守吳朝以聞帝封三子為侯死配食父廟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祠是其神也

異苑卷五

吳郡桐廬有徐君廟吳時所立左右有為劫盜非法者便如拘縛終致討執東陽長山縣吏李瑁義熙中遭

事在郡婦出料理過廟請乞恩拔銀釵為願未至宮陽有白魚跳落婦前剖腹得所願釵夫事尋散

晉永嘉中吳相伍員廟吳郡人叔父為臺郎在洛值京都傾覆歸途阻塞當濟江南風不得進既投奏即日得渡

陶侃曾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朱衣平上曠自稱後帝云以君長者故來相報三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穢處雜五行書曰廁神後帝也

侃家童千餘人嘗得胡奴不喜言嘗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

晉丹陽縣有袁雙廟真第四子也真為桓宣武所誅便失所在靈性太元中形見于丹陽求立廟未既就功大有虎災被害之家輒夢雙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於是猛暴用息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爾日風雨忽至元嘉五年設奠訖村人邱都於廟後見一物人面龜身高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氣未知雙之神為是物憑也

異苑卷五

青谿小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扶疎烏嘗產育其上晉太元中陳郡謝慶執彈乘馬繳殺數頭即覺體中慄然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烏是我所養何故見侵經日謝卒慶名負靈運父也

餘杭縣有仇王廟由來多神異晉隆安初縣人樹伯道為吏得假將歸於汝南潯覽載見一朱軻中有貴人因求寄須臾如睡猶聞有聲若劇甚雨俄而至家以問船工亦云仇王也伯道拜謝而返

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火發湯盡因有烏毛挿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起廟

晉義熙中虞道施乘車出行忽有一人著烏衣逕來上車云令寄載十許里耳道施試視此人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悉是毛異於始時既不敢進行十里中如言而去臨別語道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汝相容因贈銀鐸一雙而滅鐸一作環

晉時信安鄭徽一作徽年少時登前橋彷彿見一老翁以一囊與徽云此是君命慎勿令零落若有破碎便為凶兆言訖忽失所在徽密開看是一挺炭意甚秘之雖家人不之知也後遭盧龍寇亂恒保錄之至宋永初三年徽年八十三病篤語子弟云吾齒盡矣可試啟此囊見炭悉碎折於是遂絕

異苑卷五

陳虞字君度婦廬江杜氏常事鬼子母羅女樂以娛神後一夕復會絃管無聲歌者悽愴杜氏嘗夢鬼子母皇遽涕泗云凶人將來婢先與外人通以棉布垣登之入神被服將制奪畢加取影象焚到而後去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云是人家妾為大婦所嫉一作妬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猪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歸曹即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莫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包即跳躍不住能占眾事卜未來一作行年蠶桑又善射釣好則大傳惡便仰眼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試往捉便自躍茅一作屋而去永失所在也

烏傷陳氏有女未離著履徑上大楓樹顛了無危懼顧

曰我應為神今便長去惟左蒼右黃當暫歸耳家人悉出見之舉手辭訣於是飄舞輕越極睇乃沒人不了蒼黃之意每春輒以蒼狗秋黃犬設祀於樹下

刻癩西鄉有楊耶廟縣有一人先事之後就祭酒侯褚求入大道遇譙郡樓無隴詣褚共至神舍燒神座器服無隴乞將一扇經歲無隴聞有乘馬人呼樓無隴數曰聲云汝故不還楊明府扇耶言畢迴騎而去隴遂得瘥病死

晉武太始初蕭惠明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十山山下有項羽一作廟相傳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太守不敢上廳惠明謂網紀曰孔季恭曾為此郡未聞有災遂命盛設筵榻誘賓未幾惠明忽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之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殞

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長山張舒奄見一人著朱衣平上幘手提青柄馬鞭云如汝可教便隨我去見素絲繩繫長梯來下舒上梯乃造大城綺室洞室地如黃金有一人長大不巾幘獨坐絳紗帳中語舒曰主者誤取汝賜汝秘術卜占勿貪錢賄舒亦不覺受之

異苑卷五

元嘉四年五月三日會稽餘姚錢祐夜出屋後為虎所取十八日乃自還說虎初取之時至一官府入重門見一人憑几而坐形貌偉壯左右侍者三十餘人謂曰吾欲使汝知術數之法故令虎迎汝汝無懼也置十五晝夜語諸要術盡教道之方祐受法畢便遣令還而不知道即使人送出門乃見歸路既得還家大知卜占無幽不驗經年乃卒

十二棋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方朔密以占眾事自此以後秘而不傳

晉寧康初襄城寺法味道人忽遇一老叟著黃皮衣竹筒盛此書以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復傳流于世云

歷陽石秀之條有一人著平巾袴裙謂之云聞君巧伴班匠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秀之自陳云到政能造其人乃去數旬而劉碩石氏猶存劉作几有名遂以致驚

會稽石亭球有大楓樹其中空朽每雨水輒滿溢有估客載生鮓至此聊放一頭於朽樹中以為狡獪村民見之以魚鱗非樹中之物咸謂是神乃依樹起屋宰牲祭祀未嘗虛日因遂名鱸父廟人有祈請及穢慢則鱸廟立至後估客返見其如此即取作羅於是遂絕

史猛還豫章附載客船一宿行千里同行客視船下有兩龍載之船不着水陶侃字士行微時遭父艱有人長九尺端悅通刺字不可識心怪非常出庭拜送此人告侃曰吾是王子晉君有巨相故來相看於是脫衣帽服初升鶴而騰

晉太元末湘東姚祖為郡吏經衡山望嶽下有數年少並執筆作書祖謂是行侶休息乃枉道過之未至百許步少年相與翻然飛騰遺一紙書在坐處前數句古詩字自後皆鳥跡一作篆

殿

東陽徐公居在長山下常登嶺見二人坐於山崖對飲公索之二人乃與一小杯公飲之遂醉後常不食亦不飲

昔有人乘馬山行遙望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揚揚遂下

馬造焉以策注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摧然已爛頭瞻其馬鞍鞍杖杵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物而絕

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嶽嶽裏有誦經聲清通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敬矜祇敬便有終焉之志即效而則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一云陳思王遊山忽聞空裏誦經聲清遠道亮解音者則而寫之為神仙聲道士效之作亦虛聲也

沙門釋慧遠棲神廬嶽常有遊龍翔其前遠公有奴以石擲中乃騰躍上升有頃風雲騰煜公知是龍之所興登山燒香會僧齊聲唱偈於是霹靂迴向投龍之石雲雨乃降

沙門竺慧燻新野人住江陵四層佛寺永初二年卒弟子為設七日會其日將夕燒香竟沙門道賢因往視燻弟子至房前忽暖暖若人形詳視乃慧燻也容貌衣服不異生時謂賢曰君且食肉美否曰美燻曰我生不能斷肉今落餓鬼地獄道賢懼誓未及得答燻復言汝若不信試看我背後乃迴背示賢見三黃狗形半似驢眼甚赤光黑戶內狀欲嚙燻而復止賢駭怖悶絕良久乃蘇

靈味寺在建康鍾山蔣林里永初三年沙門法意起造晉末有高逸沙門莫顯名迹巖棲谷隱常在鍾山之阿一夜忽聞怪石崩墜聲振林薄明且履行惟見清泉湛然聚徒結字號曰靈味

異苑卷五

武陵宗超之奉經好道宋元嘉中亡將葬猶未闔棺其從兄簡之來會蓋成蓋視之但見雙屐在棺中云

武陵宗超之奉經好道宋元嘉中亡將葬猶未闔棺其從兄簡之來會蓋成蓋視之但見雙屐在棺中云

武陵宗超之奉經好道宋元嘉中亡將葬猶未闔棺其從兄簡之來會蓋成蓋視之但見雙屐在棺中云

元嘉中丹陽多寶寺畫佛堂作金剛寺主奴婢戲以刀刮其目眼輒見一人甚壯五色綵衣持小刀挑目睛數夜眼爛於今永盲

汲郡衛士度苦行居士也其母嘗誦經長齋非道不行

家常飯僧時日將中母出齋堂與諸尼僧道遙眺望

忽見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是天鉢中滿香飯

舉坐肅然一時禮敬母自分行齋人食之皆七日不

饑此鉢猶云尚存士度以惠懷之際得道

大原王元讓字彥德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

遍則免元讓夢中日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之日

得千徧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

釋僧羣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

屋孤在海中上有石孟水深六尺常有清泉古老相

傳是羣仙所宅羣因絕粒其菴舍去石孟隔一小澗

日夕往還以木爲梁由之以汲水年至一百二十忽

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棲羣永不得過欲舉錫

杖撥之恐有轉傷因此迴遂絕水經數日死臨死向

人說年少時曾折一鴨翅驗此以爲現報 卷五

異苑卷五

十一

照曠閣

異苑卷六

晉宣帝詠王陵後寢疾日見陵來逼帝呼曰彥雲緩我

身上便有打處賈逵亦爲崇少日遂覺初陵既被執

過賈逵廟呼曰賈梁道王陵魏之忠臣唯爾有神知

之故遂助焉

晉夏侯元字太初以當時才望爲司馬景王所忌而殺

之宗族爲之設祭見元來靈坐上脫頭置其傍悉取

果食魚肉之屬以內頸中畢還自安其頭既而言曰

吾得訴于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尋有永嘉之亂

軍還世宗祖而無子後有巫見帝涕泗云國家傾覆

正由曹爽夏侯元訴怨得伸故也爽以勢族致誅元

以時望被戮

晉嵇中散常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

面甚小斯須漸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稽

顛視良久乃吹火滅曰耻與魃魅爭光

晉鄒湛南陽人初湛常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

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

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乃

厚加殮殮畢夢此人來謝

晉清河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久結陰望道左

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端遠置易投壺

與機言論妙得元微機心服其能無以耐抗乃提綬

古今總驗名實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曉便去稅驂逆

旅問逆旅姬姬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

家家爾機乃怪恨還聯昨路空野雲拱木蔽日方

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一說陸雲獨行還宿攸人家

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雲時飢乏因

異苑卷六

十一

照曠閣

而詣前至一家墻院甚整便寄宿見一年少可二十

餘丰姿甚嘉論敘平生不異于人尋共說老子極有

辭致雲出臨別語云我是山陽王輔嗣雲出門迴望

向處止是一塚雲始謂俄頃已經三日乃大怪恨

晉永嘉中朱彥居永寧披荒入舍便聞管絃之聲及小

兒啼呼之音夜見一人身甚壯大呼殺其犬彥素膽

勇不以爲懼即不移居亦無後患

晉永嘉中李謙素善琵琶元嘉初往廣州夜集坐倦悉

寢惟謙獨揮彈未輟便聞窗外有唱佳聲好至契會

無不擊節謙語曰何不進耶對曰遺生已久無宜

干突始悟是鬼

劉聰建元三年并州祭酒桓同於途遇一老父問之云

昔樂工成憑今居何職我與其人舊爲致清談得

察孝廉君若相見令知消息問姓字曰我吳郡麻

子軒也言畢而失問見憑具宜其意憑歎曰昔有此

人計去世近五十年中耶荀彥舒聞之爲造祝文令

憑設酒飯祀於通衢之下

晉太元中桓軌爲巴東太守甯家江陵妻乳母姓陳兒

道生隨軌之郡墜瀨死道生形見云今獲在河伯左

右蒙假二十日得還還母哀至輒有一黑鳥以翅掩

其口舌上遂生一痛從此便不得復哭

晉穎川荀澤以太元中亡恒形見還與婦魯國孔氏戀

婉綉緣遂有姪焉十月而產產悉是水別房作醬澤

曰汝知喪家不當作醬而故爲之今上官責我數豆

致勃不復堪經少時而絕

晉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後一年猛行至蕩

中忽見婦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既而

俱前忽逢一虎跳躍向猛猛婦舉手指搗狀如遮護須臾有一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虎即擊胡婿乃得免

晉新野庾紹之字道遐與南陽宋協中表之親情好縞縵桓元時庾為湘東太守病亡義熙中忽見形詣協

一小兒通云庾湘東來須臾便至兩脚著履既至脫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得履答云暫蒙假歸與卿親

好故相過耳協問鬼神之事紹輒漫畧不甚諧對具問親戚因談世事未復求酒協時時與菜黃酒因為

異苑卷六

設之酒至執杯還置云有菜黃氣協曰卿惡之耶紹云上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紹為人語聲高壯此言論

時不異恒日有頃協兒遠之來紹問履聲極有懼色乃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復得住與卿三年別耳因貫

械而起出戶便滅協後為正員郎果三年而卒晉義熙三年山陰徐琦每出門見一女子貌極醜麗琦

便解銀鈴贈之女曰感君佳賦以青銅鏡與琦便結為仇儂

晉義熙中烏傷葛輝夫在女家宿至三更竟有兩人把火至階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為蝴蝶縹

粉飛散忽有一物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義熙中高平檀茂崇喪亡其母沛郡劉氏晝眠夢見崇

手執團扇云崇年命未盡橫被火厲上永違離今以此扇奉別母流涕驚覺果於屏風間得扇上皆如蜘蛛

蛛網結撫執悲慟義熙中長山唐那開扣門聲出視見兩朱衣吏云官欲

得汝遂將至縣東崗殷安塚中塚中有人語吏云本取唐福何以濫取唐那救鞭之遺將出唐福少時而

五

照曠

死

晉孝武太元中鄆那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為章郡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

晉太元中吳興許一寂之忽有鬼於空中語笑或歌或哭至夜偏盛寂之有靈車鬼共牽走車為壞寂之

有長刀乃以攝置囊中有大鏡亦攝以納器中晉元興中東陽太守朱牙之忽有一老公從其妾董牀

下出著黃裳袴帽所出之招甚滑澤有泉遂與董交好若有吉凶遂以告牙之兒疾瘳公曰此應得虎卵

服之持戟向山果得虎陰尚餘燬氣使兒多咳嗽即斷絕公常使董梳頭髮如野猪毛牙之後詣祭酒上

章於是絕跡乃作沸湯試澆此招搗得數斛大蟻不日村人捉大刀野行逢一丈夫見刀操黃金一餅求

以易刀及授刀奄失其人所在重察向金乃是牛糞計此乃牙之家鬼

沛郡人秦樹者家在曲阿小辛村嘗自京歸未至二十里許天暗失道遙望火光往投之宿見一女子秉燭

出云女弱獨居不得宿客樹曰欲進路碍夜不可前去乞寄外住女然之樹既進坐竟以此女獨居一室

慮其夫至不敢安眠女曰何似過嫌保無虞不相誤也為樹設食食物悉是陳久樹曰承未出適我亦未

婚欲結大義能相顧否女笑曰自顧鄙薄豈足伉儷遂與寢止向晨樹去適俱起執別女泣曰與君一觀

後而無期以指環一雙贈之結置衣帶相送出門樹低頭急去數十步顧其宿處乃是家墓居數日亡其

指環結帶如故南平國蠻兵一在姑孰一便有鬼附之聲啾啾細

五

照曠

長或在簾宇之際或在庭樹上每占吉而先索托

舊隨彈而言事事有驗時邠倚為長史問當遷官云

不久持節也尋為南蠻校尉子為國郎中親領此土

昔有老姥雨夜紡績斷失其鈔所在姥獨罵云何物鬼

擄去戶外即有應聲言暫借過雨實不偷鍊宜就覓

之姥驚懼窺外畧無所見錄亦尋獲

吳興袁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君再婚否乞言不忍

也既而服竟更娶乞白日見其死婦語之云君先結

誓云何預言因以刀割其腸道雖不致死人性亦廢

臨一作川蘇包死數年忽詣南豐相沈道襲作歌其歌

笑甚有倫次每歌輒作花上盈盈正開行當歸不聞

死復生事異辭性

邠那王疑之字叔平妻左將軍夫人謝氏奔之女也嘗

頰亡一男悼惜甚過哭泣累年若居至艱後忽見一

兒俱還皆若鎖械慰免其母宜自寬割兒並有罪若

垂哀憐可為作福於是哀痛稍止而勤功德

邠那王聘之妻陳郡謝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經年後王

以婦婢招利為妾謝元嘉八年病終王之墓在會稽

假瘞連康東岡既空反虞與靈入屋憑几忽於空中

擲地便有聲聲曰何不作挽歌令我寂寂上道耶駟

之云非為不葬故不具儀耳

沙門有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

巨富有八尺鏡概光彩耀日作百種形象又有沈香

八尺板牀居常香馥太原王琰一作為廣州刺史大

兒部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因狀法存豪縱乃殺

五

照曠

似若稱冤如此經日王尋得病值見法存守之小時
遂亡邵之比至揚都亦喪

河內司馬惟之奴天雄死後還其婦來喜聞體有鞭痕
而脚著鎖問云有何過至此日會因醉宿罵大家
今受此罪

陳都顏延之字延年有愛妾死延之痛惜甚至以冬日
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歷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卒
冢初中張驥於都喪亡司馬茂之往哭見驥惡几而坐
以箸刺糗飯食之糗飯音

元嘉二十六年豫章胡庇之書為武昌郡入廐中便有
鬼怪中宵龍月戶屬少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小兒
戶閉便聞人行如著木屐聲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
二十八年三月舉家恐得時病既而漸差

劉元字幼祖少與武帝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乃去
遊吳郡虎邱山心欲雷焉夜臨風長嘯對月鼓琴於
劍池上忽聞環珮音一女子衣紫羅之衣垂劍帶謂
元曰吳王愛女願來相訪元曰吳王愛女豈非韓重
妻紫玉耶遂與元偕行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

是王者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為君思若北還仕
魏朝官亦不減故伯言訖忽不見乃在一大陵松樹
下約去虎邱三里許元乃北去仕魏累官青州刺史

元嘉二十年王懷之丁母憂葬畢忽見樹上有嫗頭戴
大髮身披白羅裙足不踐柯亭然虛立還家敘述其
女遂得暴疾而乃變作向樹杪鬼狀適與麝香服之
尋復如常世云麝香辟惡此其驗也

元嘉中魏郡張承吉息元慶年十二見一鬼長三尺一
足而烏爪背有鱗甲來招元慶恍惚如狂游走非所

父母捷之後聞空中云是我所教幸勿與罰張有二
卷羊中散書忽失所在鬼於梁上搦還一卷少裂壞

乃為補治王家嫁女就張備 鬼求紙筆代書張素
工巧善造一彈弓鬼借之明日送還而折壞

元嘉中穎川宋寂書忽有一足鬼長三尺遂為寂驅使
欲與隣人搗藉而無五木鬼乃取刀斫庭中楊枝於
戶間作之即燒灼黑白雖分明但朴耳

元嘉十二年長山郭悖病亡後孫兒見悖著積布裙在
靈牀上呼孫與語云今得七日假假滿將去二小兒
捉獲在門可取也孫求獲即得又云汝叔從都還
得蝗率餅可試取看便以呈之仍以兩鐵掛加蒼蒼
作聲語孫曰我無復歸緣從此而絕

黃州治下有黃父一作鬼出則為祟所著衣袷皆黃至
人家張口而笑必得疫癘長短無定隨離高下自不
出已十餘年土俗畏怖惶恐不絕

廬陵人郭慶之有家生婢名採薇年少有美色宋孝建
年中忽有一人自稱山靈如人裸身身長丈餘胸臂
皆有黃色府貌端潔音周正呼為黃父鬼來通此
婢婢云意事如人鬼遂就來常隱其身時或露形形
變無常乍大乍小或似煙氣或為石或為小鬼或為
婦人或如鳥獸足跡或如人長二尺許或似鵝跡掌
大如盤開戶閉關其入如神與婢戲笑如人也

元嘉十四年徐道饒忽見一鬼自言是其先人於時冬
日天氣清朗先積稻屋下云汝明日可曝穀天方大
兩未有晴時饒從其教鬼亦助穀後果霖雨時有見
者形如獼猴饒就道士請符懸著窗中見便大笑云
欲以此斷我我自能從狗寶中入雖則此語而不復

進經數日歎云徐叔賢來吾不宜見之後日果至於
是遂絕

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揚州右尚方問桓徐州故宅元嘉
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仍聞壁聲合婢子松羅往
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為六甲至尊所使從太
微紫宮下來過舊居乃留不去或為烏頭人身舉面是
毛擲灑糞穢引弓射之應絃而滅並有絳汁染箭又
覩一物形如猴懸在樹標令人刺中其髀墮地淹沒
經日反從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團飯授之頓造二升

經日眾鬼羣至醜惡不可稱論松羅牀帳一作塵石
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路逢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
數十謂採菊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恒
擲穢汚答曰糞汚者錢財之象也投擲者速遷之徵
也頃之清果為揚武將軍北魯郡太守清厭毒既久
乃呼外國道人波羅羅誦呪文見諸鬼怖懼踰垣穴
壁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絕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
見威儀器械人眾數十一人戴幘送書粗紙有七十
許字筆跡婉媚道擬羲獻又歌云坐儂孔雀樓遙聞

鳳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鬼有叔採賈哭泣
苦吊不異世人鬼傳教曾乞松羅一函書題云故孔
修之死罪白箋以吊其叔喪致哀情甚有銓次復
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剎問君消息寄五
丸香以相與之清先奉使殿燈憶見此俗清有婢產
於此遂絕

句章人一吳平州門前忽生一株青桐樹上有謠歌
之聲平惡而斫殺平隨軍北征首尾三載死相狀自
還立於故根之上又聞樹聲空中歌曰死桐今更青

元嘉十四年徐道饒忽見一鬼自言是其先人於時冬
日天氣清朗先積稻屋下云汝明日可曝穀天方大
兩未有晴時饒從其教鬼亦助穀後果霖雨時有見
者形如獼猴饒就道士請符懸著窗中見便大笑云
欲以此斷我我自能從狗寶中入雖則此語而不復

元嘉十四年徐道饒忽見一鬼自言是其先人於時冬
日天氣清朗先積稻屋下云汝明日可曝穀天方大
兩未有晴時饒從其教鬼亦助穀後果霖雨時有見
者形如獼猴饒就道士請符懸著窗中見便大笑云
欲以此斷我我自能從狗寶中入雖則此語而不復

吳平尋常歸通聞殺此樹已復有光輝平尋復歸如見

異苑卷六

十一

異苑卷六

異苑卷六終

異苑卷七

漢武帝家裏先有玉箱瑞杖各一是一西胡康渠王所獻帝平素常玩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風郿市買得此二物帝左右識而認之說賣者形狀乃帝也

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見一山岡不生草木王粲曰必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生碧石死而不氣蒸出外故丹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得大墓有碧石滿堂仲宣博識強記皆此類也一說梁在荊州從劉表登障山而

異苑卷七

異苑卷七

見此異魏武之平烏桓桀猶在江南此言為誦一作蒼梧王士燮漢末死於交趾遂葬南境而墓常蒙霧靈異不恒屢經離亂不復發掘晉興寧中太原温放之為刺史躬乘騎往問之還即墜馬而卒

剡縣陳務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宅中先有古塚每日作若飲先報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塚何知徒以勞祀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及夜母夢一人曰吾止此塚二百餘年謬蒙惠澤卿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

護又饗吾佳茗雖泉壤朽骨豈忘鬻桑之報遂覺明日晨興乃於庭內獲錢十萬似久埋者而質皆新提還告其兒兒並有慙色從是禱酬愈至

晉隆安中顏從嘗起新屋夜夢人語云君何壞吾塚明日牀前亟掘之遂見一棺從便為設祭云今當移好處別作小塚明朝一人詣門求通姓朱名護列坐乃言我居四十年昨蒙厚賜相感何如今是吉日便可出棺矣僕巾箱中有金鏡願以相助遂於棺頭巾箱中取金鏡三枚贈從忽然不見

晉司空鄒方回妻歸於驪山使會稽郡吏澤治墓多

平夷古墳後城一塚構制甚偉器物殊盛塚發聞鼓角聲

賴川諸葛問字道明墓在揚州莊蔣山之西每至陰雨塚中輒有絃歌之聲

朱文綉與羅子鍾為友俱仕於梁綉既死子鍾哭之甚夜亦亡梁南七里有雞山綉葬於其中北九里有鍾間埋鍾於其內綉神靈變為雞鍾魂魄化為雉清鳴哀響往來不絕故詩曰雞山別飛鸞雉淵和清音

武昌戴黑家道貧陋墓在樊山間占者云有王氣宜武仗城一作西下停武昌令鑿之得一物大如水牛青色無頭脚時亦動搖斫刺不陷乃縱著江中得水便有聲如雷響發長川照後嗣淪胥殆盡

元嘉中豫章胡家奴問昌邑王塚青州人開齊襄公塚並得金鈎而屍骸露在巖中儼然茲亦未必有憑而然也京房屍至義熙中猶完具假屍人肉堪為藥軍士分割之

海陵如皋縣東城村邊海岸崩壞見一古墓有方頭漆棺以朱題上云七百年墮水元嘉二十載三月墜于懸嶽和蓋從潮漂沈輒派流還依本處村人朱護等異而做之見一老姥年可七十許僂頭著社鬢髮皓白不殊生人叙髻衣服粲然若新送葬器物枕履悉存護乃齋酒脯施於柩側兩夜護婦夢見姥云向獲名賜感至無已但我塋屋毀發形骸飄露今以值一千乞為治設也置錢便去明覺果得即用改殮移於高阜

異苑卷七

異苑卷七

廣陵郡東界有黃公塚高墳二所前有一井面廣數尺每旱不竭有人於其中得銅釜及鏡各一又云江都

郡東界有黃公墳三所陰天恒聞有群角之聲

即墨有古塚或發之有金牛塞垣門不可移動犯之則

大綱

嵇康字叔夜譙國人也少嘗晝寢夢人身長丈餘自稱

黃帝伶人骸骨在公舍東三里林中為人發露乞為

葬埋當厚相報康至其處果有白骨脰長三尺遂收

葬之其夜復夢長人來授以廣陵散曲及覺撫琴而

作其聲正妙都不遺忘高貴鄉公時康為中散大夫

後為鍾會所護司馬文王誅之

異苑卷七

晉會稽張茂字偉康嘗夢得大象以問高雅一作雅曰

君當為大郡守而不能善終大象者大獸也取諸其

音獸者守也故為大郡然象以齒焚其身後必為人

所殺茂承昌中為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移

敦遣沈充殺之而取其郡

鄧艾廟在京口新城有一草屋毀已久晉安北將軍司

馬恬於病中夢見一老翁曰我鄧公也屋舍傾壞君

為治之後訪之乃知鄧廟為立尤屋

晉明帝時獻馬者夢河神請之及至與帝夢同遂投河

以奉神始太傅稽表亦好此馬帝云已與河神及稽

公卒軍人見公乘此馬矣

陶侃夢生八翼飛翔冲天見天門九重已入其八惟一

門不得進以翼搏天關者以杖擊之因墮地折其左

翼驚悟左腋猶痛其後都督八州成果振主濟有關

擬之志每憶折翼之祥抑心而止

晉溫嶠至牛渚磯聞水底有音樂之聲水深不可測傳

言下多怪物乃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

形異狀或乘馬車者赤衣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

異苑 卷七

明道隔何意相照耶嗚甚惡之未幾卒

符堅將欲南師也夢荻生城內明以問婦婦曰若征軍

遠行難為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復以問云江左不

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象也堅不從卒以敗

晉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產後

如其言

晉武太元二年沙門竺慧猷夜夢讀詩五首其一篇後

曰陌南酸棗樹名為六奇木道人以伐取載還杜馬屋

太元中太原王戎為鬱林太守泊船新亭眠夢有人以

七枚棗子與之著衣襟中既覺得之占曰棗桑子也

自後男女大小凡七喪

晉荆州刺史桓豁所住齋中見一人長丈餘夢曰我龍

山之神來無好意使君既貞固我當自去耳

晉義熙初烏傷黃蔡於查溪岸照射見水際有物眼光

微其間相去三尺許形如大斗引弩射之應絃而中

便聞從流奔驚波浪碎礫不知所向經年與伴共至

一處名為竹落崗去先所二十許里有骨可長三丈

餘見昔射箭貫在其中因語伴云此是我往年所射

物乃死於此拔矢而歸其夕夢見一長人責謂之曰

我在洲渚之間無關人事而橫見殺害怨苦莫伸連

時寬汝今始相得眠寤患腹痛而殞

晉太原郭澄之字仲靖義熙初諸葛長民欲取為輔因

諮議澄之不樂後為南康太守虛循之反自廣州長

民以其無先告因騁私惡收澄之以付廷尉將致大

辟夜夢見一神人以烏角如意與之雖是寤中殊自

指的既覺便在其頭側可長尺餘形制甚陋澄之遂

得無恙後從入關費以自隨忽失所在

義熙中商靈均為桂陽太守夢人來縛其身將去形神

乖散復有一人云且置之須作衡陽當取之耳商驚

寤惘惘承初三年除衡陽守知冥理難逃辭不得免

果卒官

商仲堪在丹徒夢一人曰君有濟物之心豈能移我在

高燥處則恩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棺逐水流下仲

堪取而葬之於高岡時以酒食其夕夢見其人來拜

謝一云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

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元云

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

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

蔣道支於水側見一浮楂取為研製形象魚有道家符

識及紙皆內魚研中常以自隨二十餘年忽失之夢

人云吾嘗遊湘水過湘君廟為二妃所留今復還可

於水際見尋也道支詰且至水側見符者得一鯉魚

買剖之得先時符識及紙方悟是所夢人棄之俄而

雷雨屋上有五色氣直上入雲後人有過湘君廟見

此魚研在二妃側

劉穆之東莞人世居京口初為瑯琊府主簿嘗夢與武

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二白龍夾船既而至

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又嘗渡揚子江宿夢合兩船

為妨上施華蓋儀飾甚盛以升天既曉有一老姥問

曰君昨夜有佳夢否穆之乃具說之姥曰君必位居

端揆言訖不見後官至僕射丹陽尹以元功也

景平中顏川荀茂遠至南康夜夢一人頭有一角為遠

筮曰君若至都必得官問是何職答曰官生於水於

是而寤未解所說因復寐又夢部伍至揚州水門

八

水而死作棺既成遠入中自試恨小即見殯殮蓋之
渚次悵然驚覺以告母兄船至水門果落江而殞喪
儀一如其夢

吳興沈慶之字宏先廢帝遣從子攸之賈藥賜死時年
八十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
足度棺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
足度無盈餘矣遂死初慶之嘗夢引幽簿入廁中慶
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為解之曰君必大
富貴然未在此夕問其故若云幽簿固是富貴客廁

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日
臨川太守謝靈運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
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元亡其家以
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
兒治音稚奉道之家靜室也

後漢時姑蘇忽有男子衣白衣冠白冠形神修飾從者
六七八人遍擾居民欲掩害之即有風雨郡兵不能掩
術士趙晃聞之往白郡守曰此妖也欲見之乎乃淨
水焚香長嘯一聲大風疾至聞室中數十人響應晃
擲手中符如風頃若有人持物來者晃曰何敢幻惑
如此隨復旋風擁去晃謂守曰可視之使者出門人
已報云去此百步有大白蛇長三丈斷竹路旁其六
七從者皆身首異處亦龍蛇之屬

樂廣字彥輔南陽清陽人晉惠帝時為河南尹先是官
舍多妖惟前尹皆於廊下督郵傳中治事無敢在廳
事者惟廣處之不疑常白日外戶自開二子凱橫等
皆驚怖廣獨自若顧見墻有孔使人掘墻得狸而殺
之其惟遂絕

晉懷帝永嘉中徐爽出行田見一女子姿色鮮白就爽
言偶女因吟曰嗚呼好音日月心延行如何遇良
人中懷逸無緒感情既結欣然延至一室女施設飲
食而多魚遂經日不返見弟追竟至河邊見與女相
對坐兄以藤杖擊女即化成白鶴翻然高飛爽恍惚
年餘乃差

晉太元中桓謙字敬祖忽有人背長寸條悉被盤持粟
乘具裝馬從出一作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
為羣部障指麾更相拉刺馬即輕快人亦便捷能緣
几登窻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來叢聚力所能勝
者以粟刺取運入穴中蔣山道士朱應子合作涉湯
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
謙後以門變同滅

太元中吳興沈嘉女子來就寢同伴密察惟見牝狗
每待羈眠輒來依床疑為魅因殺而食之嗣後夢青
衣人責之曰我本以女與君共事若不合懷自可見
語何忽乃加恥殺一作可以骨見還明日收骨葬阿
上從是乃平復

晉孝武太元十二年吳郡壽頌道志邊水為居渚次忽
生一雙物狀若青藤而無枝葉數日盈拱試其伐之
即有血出聲在空中如雄鷄叫兩音相應腹中得一
卵形如鴨子其根頭似蛇面眼

吳郡岑淵為吳郡時大司農卿碑注在江東湖西太元
中村人見龜載從田中出還其先處萍藻猶著腹下
晉太元末徐寂之嘗野行見一女子操荷舉手麾寂之
寂之悅而延住此後來往如舊寂之便患瘰癧時或
言見華房深宇芳茵廣筵寂之與女鴛鴦宴樂數年
其弟時之聞屋內羣語潛往窺之見數女子從後戶
出惟餘一者隨在黃邊時之遂入寂之怒曰今方歡
樂何故唐突忽復共言云黃中有人昨之即發者有
一牝猴遂殺之寂之病遂瘥

義熙中東海徐氏婢蘭忽患羸黃而拂拭異常共伺察
之見掃帚從壁角來趨婢床乃取而焚之婢即平復
晉義熙中烏傷人孫乞齋父書到郡達石亭天兩日暮
顧見一女戴青織年可十六七姿容豐豔通身紫衣
兩夕電光照室乃是大狸乞因抽刀斫殺繼是荷葉
晉義熙中永嘉松陽趙翼與大兒鮮共伐山桃樹有血
流驚而止後忽失第三息所在經十日自歸空中有
語聲或歌或哭翼語之曰汝既神何不與相見若
曰我正氣耳舍北有大楓樹南有孤峯名曰石樓四

雙絕立人獸莫履小有失意便取此兒著樹杪及石
樓上舉家叩頭請之然後得下

香有士人買得鮮卑女名懷順自說其姑女為赤鳧所
魅始見一丈夫容質妍淨著赤衣自云家在厠北女
於是恒歌謠自得每至將夕輒結束去屋後其家伺
候唯見有一株赤鳧女手指環挂其寬上艾之而女
號泣經宿遂死

高祖永初中張春為武昌太守時人有嫁女未及升車
忽便失性出外毆擊人乃自云已不樂嫁俗人平

異苑卷八

云是邪魅將女至江際遂擊鼓以術呪療春以為欺
或百姓刻期頂得妖魅翼日有一青蛇來到巫所即
以大釘釘其頭至日中時復見大龜從江來伏於巫
前巫以朱書龜背作符更遣入江王暮有大白龜從
江中出乍沉乍浮龜隨後催逼龜自分死胃來先入
慢與女辭訣女遂慙哭云失其姻好於是漸差或問
巫曰魅者歸于何物今安得有二三巫云蛇是傳通
是媒人龜是其對所獲三物悉以示春春始知靈驗
皆殺之

元嘉初建康大夏營募婦殿有人謂華督與嚴結好街
卒夜見一丈夫行造護軍府府在建陽門內街卒問
問答曰我華督造府徑沿西墻而入街卒以其犯夜
過墻之乃變為鬼察其所出入處甚滑通府中池
池先有鬼窟歲久因能為魅殺之乃絕

文帝元嘉初益州王雙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沃地以菰
蔣糲上眠息飲食悉人其中云但有一女子著青裙
白帶一作來就其寢每一作聽聞蔣下有聲歷歷發
之見一青色白縷蚯蚓長二尺許云此女常以一卷

異苑

香見遺氣甚清芬奈乃蝶殼香則萬蒲根於時咸謂
雙竹同草益矣蚯蚓土精無心
之虫與草益交

河東常醜奴將一小兒湖邊援蒲暮恒宿空田舍中時
日向暝見一小女子姿容極美乘小船載蓐徑前投
醜奴舍寄住因臥覺有臘氣女已知人意便求出戶
外變為狸

陳郡殷家養子名取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來往
不絕心緒昏錯其母深察焉後夕見大蜘蛛形如手
樣緣床就頭便冥爾怡悅母取而殺之現性理遂復

一作

元嘉十八年廣陵下市縣人張方女道香送其夫婿北
行日暮宿祠門下夜有一物假作其婿來云離情難
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感失常時有海陵王纂者能
療邪疑道香被魅請治之始下一針有一瓶從女被
內走入前港道香疾便愈

元嘉十九年長山雷元寂曾捕得一狸剖腹復得一狸
又破之更獲一狸方見五臟三狸雖相包懷而大小
不殊元寂不以為怪以皮掛于屋後其夜有羣狸繞

異苑卷八

之餘呼失皮所在元寂家亦無他
餘姚縣倉封印完全既而問之覺大損耗後伺之乃是
富陽縣桓王陵上雙石龜所食即密令毀龜口於是
不復損耗

鄆郡費縣民家恒患失物謂是偷者每以扇輪為意常
周行宅內後果見籠一穿穴可容人臂甚滑淨有踪
跡乃作繩張放穿穴口夜中忽聞有擺撲聲往掩得
一髻長三尺許從此無復所失

永康舒壽夫與同里獾於遠山羣犬吠深茂處異而看

之見樹下有一老公長可三尺頭鬚素然而面綉前落
通身黃紫狀如猿猴問為何人而來在此此云
我有三女姿容兼多伎藝彈琴歌詩閑究五典書夫
等共縛束介出女公曰我女居深房洞庭之中非自
往喚不可復來請解我繩當呼女也獵人猶不置俄
而變成一獸黃色四足其形似象又復似狐頭長三
尺額生一角耳高於頂面如故壽夫等大懼狼狽放
解條忽失處

廣州太守馮孝將男馮子夢一女人年十八九歲言
我乃前太守徐元方女不幸早亡亡來四年為鬼所
枉殺按生錄乃壽至八十餘今聽我更生還為君妻
能從所委見教活否馮子掘開棺視之其女已活遂
為夫婦生一男一女

鄆陽陳忠女名豐隣人為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女共
聚絡絲戲相謂曰若得婿如葛勃無所恨也
臨海樂安章沉一作年二十餘死經數日將歿而蘇云
被錄到天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歸理得免初到時
有少年女子同被錄送立住門外女子見沉事散知
有力助因泣涕脫金釧一隻及臂上雜寶誌沉與主
者求見救濟沉即為請之并進釧物良久出語沉已
論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也於是俱去脚
痛疲頓殊不堪行會日亦葬止道側小窟狀如客舍
而不見主人沉共宿慈接更相問次女曰我姓徐家
在吳縣烏門臨濱為居門前創黃樹即是也明晨各
去遂並活沉先為護府軍吏依假出都經吳乃到烏
門依此尋索得徐氏舍與主人敘問問秋英何在主
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沉因說昔日魂相見

異苑卷八

有力助因泣涕脫金釧一隻及臂上雜寶誌沉與主
者求見救濟沉即為請之并進釧物良久出語沉已
論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也於是俱去脚
痛疲頓殊不堪行會日亦葬止道側小窟狀如客舍
而不見主人沉共宿慈接更相問次女曰我姓徐家
在吳縣烏門臨濱為居門前創黃樹即是也明晨各
去遂並活沉先為護府軍吏依假出都經吳乃到烏
門依此尋索得徐氏舍與主人敘問問秋英何在主
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沉因說昔日魂相見

有力助因泣涕脫金釧一隻及臂上雜寶誌沉與主
者求見救濟沉即為請之并進釧物良久出語沉已
論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也於是俱去脚
痛疲頓殊不堪行會日亦葬止道側小窟狀如客舍
而不見主人沉共宿慈接更相問次女曰我姓徐家
在吳縣烏門臨濱為居門前創黃樹即是也明晨各
去遂並活沉先為護府軍吏依假出都經吳乃到烏
門依此尋索得徐氏舍與主人敘問問秋英何在主
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沉因說昔日魂相見

有力助因泣涕脫金釧一隻及臂上雜寶誌沉與主
者求見救濟沉即為請之并進釧物良久出語沉已
論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也於是俱去脚
痛疲頓殊不堪行會日亦葬止道側小窟狀如客舍
而不見主人沉共宿慈接更相問次女曰我姓徐家
在吳縣烏門臨濱為居門前創黃樹即是也明晨各
去遂並活沉先為護府軍吏依假出都經吳乃到烏
門依此尋索得徐氏舍與主人敘問問秋英何在主
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沉因說昔日魂相見

有力助因泣涕脫金釧一隻及臂上雜寶誌沉與主
者求見救濟沉即為請之并進釧物良久出語沉已
論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也於是俱去脚
痛疲頓殊不堪行會日亦葬止道側小窟狀如客舍
而不見主人沉共宿慈接更相問次女曰我姓徐家
在吳縣烏門臨濱為居門前創黃樹即是也明晨各
去遂並活沉先為護府軍吏依假出都經吳乃到烏
門依此尋索得徐氏舍與主人敘問問秋英何在主
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沉因說昔日魂相見

有力助因泣涕脫金釧一隻及臂上雜寶誌沉與主
者求見救濟沉即為請之并進釧物良久出語沉已
論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也於是俱去脚
痛疲頓殊不堪行會日亦葬止道側小窟狀如客舍
而不見主人沉共宿慈接更相問次女曰我姓徐家
在吳縣烏門臨濱為居門前創黃樹即是也明晨各
去遂並活沉先為護府軍吏依假出都經吳乃到烏
門依此尋索得徐氏舍與主人敘問問秋英何在主
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沉因說昔日魂相見

異苑

之由秋英先說之所言因得主人乃悟甚差不及寢

憾之事而其鄰人或知以語徐氏徐氏試令侍婢數

人遞出示沉沉曰非也乃令秋英見之則如舊識徐

氏謂為天意遂以妻沉生子名曰天賜

替賤生舜徵在生孔子其有胎教也哉婦人娠孕未滿

三月者婦衣冠平旦左繞井三匝映井水詳觀影而

去勿返願勿令婦見必生男

晉安帝義熙中魏興李宣妻樊氏懷妊過期不孕而願

上有瘡兒穿之以出長為將今猶存名胡兒

元嘉中高平平邱孝婦懷妊生一團水得日便消液成

水

魏郡徐遠字君及婦平昌孟氏生兒頭有一角一脚頭

正仰向通身盡赤落地無聲乘虛而去

太原溫盤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笑髮覆

面牙齒皆具

丹陽縣慶婦生一男一虎一狸狸虎毛色斑黑牙爪皆

備即殺之兒經六日死母無他異

長山趙宜母姓身如常而髀上癢搔之成瘡兒從瘡出

異苑卷八

母子平安

劉毅討桓修之桓遣人擒得毅妻郭美送與元遂寵擅

諸姬有身及元敗郭還遂產一兒一鼠毅怒殺兒鼠

走枯莽中其後郭病死方殮鼠忽來跳入棺內

元嘉中沛國武彥之妻林氏懷身得病而死俗忌含胎

入柩中要須割出妻乳母傷痛之乃撫尸而祝曰若

天道有靈無令死被孽裂須臾尸面凝結上色於足

呼婢共扶之俄頃兒墮而尸倒

漢末大亂宮人小黃門上菓樹上避兵食松栢實遂不

復飢畢體生毛長尺許亂離既平魏武開而收養還

食穀皆落頭白

吳天門張某一作冬月與村人共獵見大樹下有蓬菴

似寢息處而無烟火須臾見一人形長七尺毛而不

衣負數頭死猴與語不應因將歸閉空屋中十餘日

復送故處

晉咸寧中鄆陽樂安有人姓彭世以射獵為業每入山

與子俱行後忽斃然而倒化成白鹿見悲號鹿踐躍

遠去遂失所在其子終身不復弋獵至孫復襲其事

異苑卷八

後忽射一白鹿乃於兩角間得道家七星符并有其

祖姓名及鄉居年月在焉觀之悔懊乃燒弓矢永斷

射獵

晉太康中滎陽鄭襲為廣陵太守門下騶忽如狂奄失

其所在經日尋得裸身呼吟膚血淋漓問其故云社

公令其作虎以斑皮衣之辭以執鞭之士不堪馳躍

神怒還使剝皮皮已著肉瘡毀慘痛旬日乃差

晉時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還家遠一作迺不返

郡遣追見振言語如常亦為設食使者催令束裝拔

因語曰汝看我而乃見眼目角張身有黃斑色便堅

一足徑出門去家先依山為居至林麓即變成三足

大虎所豎一足即成其尾也

晉太元十九年鄆陽桓嗣殺六祭邪里緘山煮肉不熟

神怒即下教于平曰桓嗣以肉生貽我當滿令自食

也其年忽變作虎作虎之始見人以斑皮衣之即能

跳躍噬逐

胡道洽者自云廣陵人好音樂醫術之事體有臊氣恒

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審死日誠弟子曰氣絕便

殞勿令狗見我尸也死於山陽山畢覺棺空即開看

不見尸體時人咸謂狐也

元嘉三年鄆陵高平黃秀無故入山經日不還其兒根

生尋覓見秀踏空山中從頭至腰毛色如熊問其何

故荅云天誦我如此汝但自去兒哀慟而歸逾年伐

山人見之其形盡為熊矣

陳郡謝石字石奴太元中少患面瘡諸治莫愈夢日環

其城乃白匿遠山臥於巖下中宵有物來舐其瘡

舐隨除既不見形意為是龍而舐處悉白故世呼為

謝白面

元嘉中章安有人噉鴨肉乃成瘕病胃滿而赤不得飲

食醫令服秫米瀉須災煩悶吐一鴨雛身喙翅皆已

成就惟左腳故綴昔所食肉病遂獲差

山陰有人嘗食牛肉左髀便作牛鳴每勞輒劇食乃止

有人誤吞髮便得病但欲咽猪脂張口時見喉中有一

頭出受膏乃取小鉤為餌而引得一物長三尺餘其

形似蛇而悉是猪脂懸於屋間旬日融盡惟髮在焉

異苑卷八

異苑卷八

後漢鄭元字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元過樹陰假寐夢一老父以刀開腹心傾墨汁著內日子可以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精洞典籍融歎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潛欲殺元元知而竊去融推式以算元元當在土木上躬騎馬裝之元入一橋下俯伏柱上融踟躕橋側云土木之間此則當矣有水非也從此而歸元用免馬一說元在馬融門下三年不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常算渾天不合問諸弟子弟子

異苑卷九

莫能解或言元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元業成辭歸融心忌焉元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股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元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先矣遂罷追元竟以免

管輅洞曉術數初有婦人亡牛從之卜曰當在西面窮墻中可視諸邱塚中牛當懸頭上向既而果得婦人反疑輅為藏己牛告官按驗乃知是術數所推

洛或作 中何指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被主人獲婦從囊中出

中宵令紀元龍輅鄉里人也輅在田舍嘗候遠隣主人苦頻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

諸生駕黑牛故車來必引雷為設宵生此能消之後果有此生來元龍因雷之宿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爾

當宿意大不安以為圖已主人罷入生乃持刀出門外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忽有一物直來過前狀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便死視之則狐

自是主人不復有災

時有利潛治下屯民捕鹿者獲之為人所竊詣輅為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候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確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忽患頭痛壯熱煩疼亦來詣輅卜輅為發祟盜者具服令擔皮肉還藏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舉椽棄瓦盜父亦差

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令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於故處安德令到長仁閣輅曉鳥鳴初不信之須臾有鳴鵲來

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妻離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如輅言

輅嘗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一頭酒一壺來候主人雖喜富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

館陶令諸葛原字景春遷新興太守輅往餞之賓客並會原自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

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象多藏精畜毒得秋

乃化此蠶窠也第三物殼棘長足吐絲成羅尋網得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舉坐驚喜

平原太守劉邠字令清取印囊及山雞毛置器中使輅筮之輅曰內方外員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

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元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惟使人恐怖其

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戶流血汚染邱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以光休寵

清河王經字君備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大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雀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

內神不安解衣彷彿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頃之為江夏太守

晉南陽趙侯 一作 少好諸異術姿形粹陋長不滿數尺以盈盛水閉目吹氣作禁魚龍立見侯有白米為鼠

所盜乃披髮持刀畫地作獄四面開門向東長嘯羣鼠俱到呪之日凡非噉者過去盜者令止者十餘

剖腹看臟有米在焉曾徒跪須履因仰頭微吟雙履自至人有嘆其形容者便伴說以酒杯向口即掩鼻

不脫乃稽顙謝過者地不舉永康有騎石山山上有石人騎石馬侯以印指之人馬一時落首今猶在山

下 穎川庾嘉德善於筮蔡之事有人失一婢庾卦云君可出東陵口伺候有姓曹乘車者無問識否但就其載

得與不得殆一理也旦出郭果有曹郎上墓徑便升車曹大駭呼生驚奔入草刺一死屍下視乃其婢也

北海任詡字彥期從軍十年乃歸歸還握粟出卜師云非屋莫宿非食時莫沐詡結伴數十共行暮遇雷雨不可蒙冒相與庇於巖下竊意非屋莫宿戒遂負擔

寢通者夜來不知婦人也斬首而去

河間沐堅字壁強石勒時監作水田御下苛虐百姓怨毒乃為堅形以刃矛所刺呪令倒斃堅尋得病苦被捶割於是遂殞

晉咸寧中高陽新城嬰為涇祠妖幻署置百官又以水自鑿輒見所署置之人衣冠儼然百姓信惑京都翁榮收而斬之

扶南剛治生皆用黃金僦船東西遠近僱一斤時有不

至所屆欲減金數船主便作幻詭使船底砥折狀欲淪滯海中進退不動眾人惶怖還請賽船台如初

元嘉初上虞孫溪奴多諸幻伎叛入建安治中後出民間破宿瘦辟遙徹腹內而令不病治人頭風流血滂施噓之便斷瘡又即斂虎傷蛇噬煩毒垂死禁護皆差向空長嘯則羣鵲來萃夜呪蚊虻悉皆死倒至十三年乃於長山為本主所得知有禁術慮必亡叛的縛柳鐵極為重複少日已失所在

永嘉陽童孫權時俗師也嘗獨乘船往建寧泊在渚次育中忽有一鬼來欲擊童童因起謂曰誰敢近陽童

者鬼即稽顙云實不知是陽使者童便勅使乘船船飛迅駛有過猛帆至縣乃遠之

榮陽鄭鮮之字道子為尚書左僕射女脚患癩癩就王僕醫僕陽請水澆之餘澆庭中枯棗樹樹既生女脚亦差

異苑卷九

異苑卷十

介子推逃竄隱迹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製屣每伐剝股之功俯視其屣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將起於此

田文母嬰也五月五日生文父勅令勿舉母私舉文長成童以質告之遂啟父曰不舉五月子何也父云生及戶損父文曰受命於天豈受命於戶若受命於戶何不高其戶誰能至其戶耶父知其賢立為嗣齊封為孟嘗君俗以五月為惡月故忌

魏安釐王觀翔鵬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鵬之飛視天下如芥也吳客有隱游者聞之作木鵬而獻之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隱游欲加刑焉隱游曰臣聞大王之好飛也故敢獻鵬安知大王之惡此也可謂知有用之鵬鳥未悟無用之鵬鳥也今臣請為大王翔之乃取而騎焉遂翩然飛去莫知所之

東陽顏烏以純孝著聞後有羣鳥銜鼓集顏所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為顏至孝故慈鳥來萃銜鼓之異欲令聲者遠聞即於鼓處立縣而名為烏傷王莽改為烏孝以彰其行跡云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移歌為巫漢安帝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娣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緣一作江號哭晝夜不絕聲七日遂投江而死三日後與父尸俱出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陳留蔡邕字伯喈避難過吳讀曹娥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訛安也因刻石旁作黃絹幼婦外孫齋白八字魏武見而不能

了以問羣僚莫有解者有婦人流于江清口第四車解既而稱正平也術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輩也

管寧字幼安避難遼東後還汎海道風船垂傾沒寧潛思良久曰吾嘗一朝科頭三畏晏起今天怒狼集過恐在此

魏徐邈字景山為尚書郎時禁酒而邈私飲至于沈醉從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曰太祖太祖甚怒徐邈鮮于輔進曰醉客謂清酒為聖人濁酒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由是得免後文帝幸許昌見邈問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御叔罰子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

賈充字公問平陽襄陵人也妻郭氏為人齒妬生兒私民年始三歲乳母抱之當關羣民見充外入喜笑充就乳母懷中鳴擗郭遙見謂充愛乳母即鞭殺之兒恒啼泣不食他乳經日遂死郭於是終身無子晉司隸校尉高平滿奮字武秋豐肥腹崩裂每至暑夏輒背汗流溢其有愛妾夜取以燃照炎灼發於屋表奮大惡之悉盛而埋之聲永嘉之亂胡賊所燒皎若燭光

異苑卷十

晉滕放太元初夏枕文石枕臥忽暴雷雨震其枕枕四解傍人莫不怖懼而放獨自若云微覺有聲不足為驚

潯陽周楮字孟威嘗寧康中鎮于巴西為符堅所獲守節不屈堅使使者道越清道楮躬治遠陌謂使者曰煩君與語民賦符堅何至仰煩國士如此又潛圖要

異苑卷十

異苑卷十

異苑卷十

異苑卷十

異苑卷十

異苑卷十

異苑卷十

堅堅聞之曰貉子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其名耳乃苦加撻楚不食而卒斂已經旬堅猶未歇剖棺臨視屍屍欲迴眸斷齒髮並張列睛瞳明亮迴盼囑堅堅觀而喜稱乃厚加贈賻

汝南殷陶市同縣張南宅掘地得錢百萬金千斤即以還南南曰君至德感神寶為君出終不肯受陶送付縣

河內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而死兄倫字君文求尸積日不得設祭冰側文腹與河伯投腹一宿岸

側冰開口手執腹浮出倫又腹謝

蜀郡張貞行船覆溺死貞婦黃因投江就之積十四日執夫手俱浮出

順陽南鄉楊豐與息名香於田獲粟因為虎所噬香年十四手無寸刃直猛虎頸豐遂得免香以誠孝至感猛獸為之逡巡太守平昌孟華之賜貨之穀旌其門

閭焉

崔景賢為平昌郡守有惠民政膏懸一蒲鞭而未嘗用任城王六月沈飲忽失所在人以為中酒毒而化

東莞劉邑性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鮑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其邑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被取嚼邑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悉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太原孫廣頭上不得有虱大者便遭杖喪大功小則小功總服

有人姓劉在朱方人不得共語若與之言必遭禍難或本身死疾惟一士謂無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劉聞之忻然而往自說被謗君能見明答云世人雷同亦

異苑

五

何足恤須臾火燎資蓄服玩蕩盡於是舉世號為劉鶴脫過諸塗皆閉車走馬掩目奔避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出則人驚散過於見鬼

晉陵曲阿揚晚一作湯財數千萬三吳人多取其直為商賈治生輒得倍直或行長江卒遇暴風及劫盜者若投晚錢多獲免濟晚死後先所埋金皆移去隣人陳家陳嘗晨起見門外忽有百許萬錢封題是揚晚姓字然後知財物聚散必由天運乎

子嘗以古今怪異之事不可勝紀及讀劉敬叔異苑幾備矣然載秦世謀而不及仲舒修履之奇載高陵龜而不及毛寶鑄印之驗陳仲弓德星可采而客星犯座胡以獨遺沙門慧熾真奇而佛圖澄豈容盡逸至于絲絲之女鞠通之琴及郭璞韓友杜不憊輩種種異趣悉不一收不知敬叔意何居也姑存之以俟博覽者廣焉湖南毛晉識

異苑卷十

六

異苑卷十

異苑卷十

異苑卷十

異苑卷十

異苑卷十

異苑卷十

異苑卷十

異苑卷十

異苑卷十

國朝要案

異苑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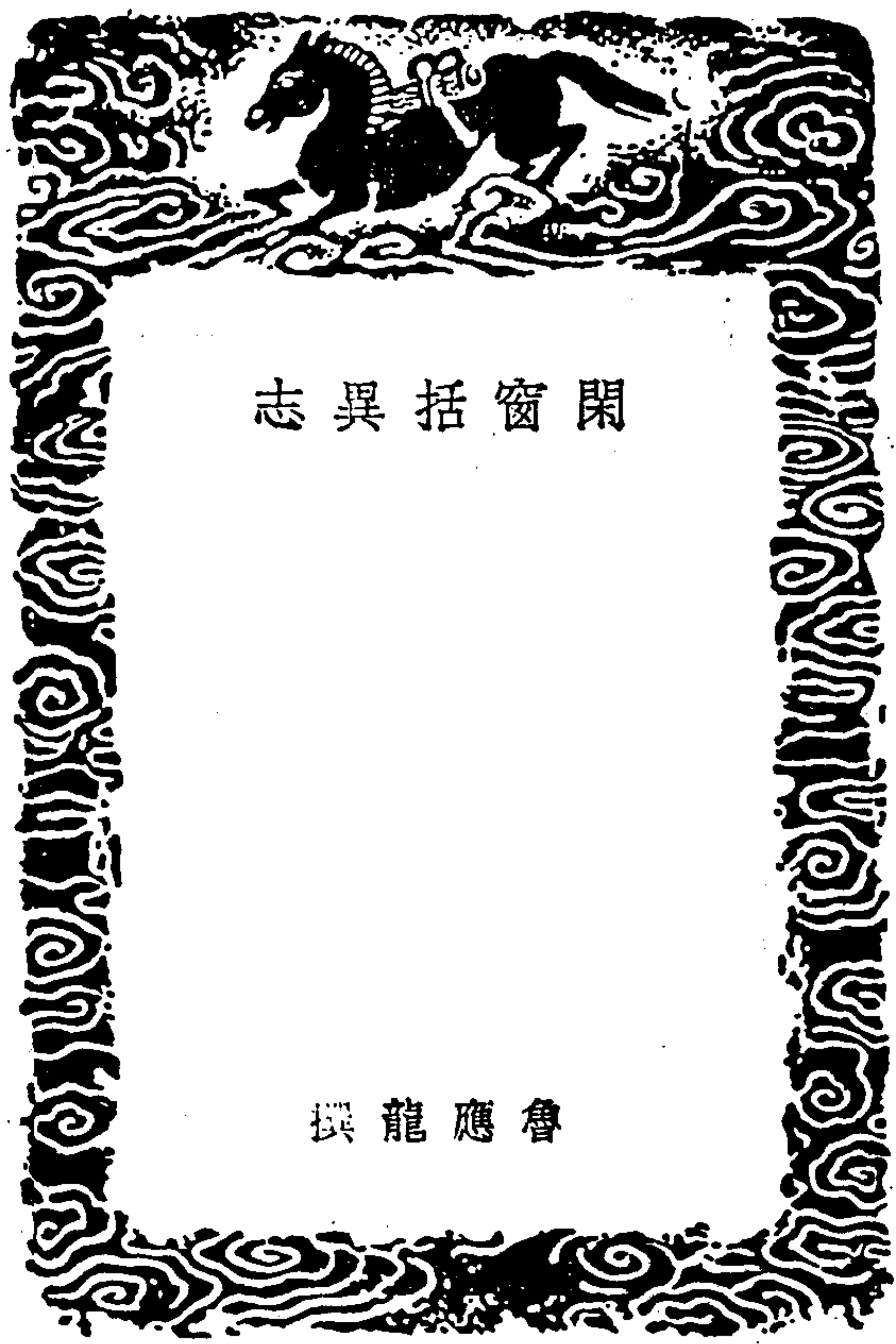
余嘉錫撰

宋劉敬叔撰敬叔南史俱無傳明胡震亨始採諸書補之稱敬叔件為劉敬郎中令以事忤殺為所奏免官今案書中稱敬郎江州編縣劇又載敬妻為桓玄所得禮禮有身多善懷紙毀之詞則震亨之言當為可信

嘉錫案宋書五行志云晉安帝義熙七年晉朝拜授劉敬世子殺以王命之重當設實親請更佐臨視至日國僚不重白狀拜於殿中王人將返命殺方知大以為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晉書五行志同震亨小傳採用之沈約以宋初人記晉末事自無不可信之理且事之信否實在沈約不

異苑

在震亨提要未得其出處耳法苑珠林卷六十三前兩篇引異苑記沙門竺益為劉敬所雨事云劉敬叔時為敬郎中令親錄此集自所親見此亦敬叔為敬郎中令之旁證



閑窗括異志

魯應龍撰

閑窗括異志

宋東湖魯應龍

海鹽縣本武原縣在秦屬會稽漢因之地里志云故武原有塘官寰宇記云廣斥鹽田相望漢地理縣有鹽官東出五里有武原王莽改為展武縣後陷為湖和湖是也移於武原鄉改武原縣後改海鹽縣漢安帝二年又陷也移故邑城為故邑縣又移於海塘為海塘縣唐景雲二年屬蘇州先天二年廢開元五年復置晉天福四年置秀州遂屬焉縣有鄉武原十八都十九都然十八都分上下村一在十八里堰下與齊景交界一在常湖自湖首至界溪橋與嘉興交界以德藏寺基及道院底籍都□□□□十七都自有大易十七都不應有二况地理相接不同不知何□□□□□□□□□□名今止以上十八都為定云耳

常湖在今縣北五十里南北十二里東西六里古老相傳地初陷時有婦人產一物若蛟蜃狀灑於水遂陷一方延運從東北去今有溇港直通太湖昨得石刻乃唐吳郡陸府君墓銘葬於蘇州海鹽縣齊景鄉常湖則常湖之名舊矣或云鸚鵡洲圖經不載豈縣未陷曾有此湖耶龜藏漁者於湖中獲一鐵鏡長不計極舟滿覆覆懼而棄之或云緊屢於此自漢迄今上下千餘年湖日淺土日增聞有於其中勢難見其餘址

閑窗括異志

閑窗括異志

金山忠烈王漢博陸侯姓霍氏吳孫權時一日致疾黃門小豎附語曰國主封界華亭谷極西南有金山鹹塘湖為民害民將魚鱉食之非人力能防金山故海鹽縣一旦陷沒為湖無大神護也臣漢之功臣霍某也部黨有力能鎮之可立廟於山吳王乃立廟建炎間建行宮於常湖賜名顯應尤著鄉民祈禱輒應部下錢侯尤為靈著王以四月十八誕辰浙之東西商賈舟楫朝獻踵至自入四月至中旬末一市為之鼎沸聞有設祭於松柏間祀其先亡僞哭而反謂之小嶽廟廟中鐵鑄四聖山海而來至今見存

紹興間方臘叛浙右驚恐時魯氏居東武家尚單微積卒之留于蘇秀奔走四出村落居民大不安魯氏家事真武極靈因禱謀遠遷以避難神不許未幾積卒將及境忽空中有黑旗現眼霧四合卒大恐引去因境獲免遂於市西建道院事之至今有禱輒應

五顯靈官大帝佛書所謂華光如來顯迹娶源久矣歲歲朝獻不絕淳祐中鄉人病於涉遠乃塑其像迎奉于德藏寺之東廡建樓閣居之祠之前素有人無汲者自立祠後人有汲其水飲之者病輒愈山是汲者禱者口無虛焉寺僧利其資每汲一水則必令請者禱于神得筊杯吉然後汲水并以小黃旗加之自上是請者日少今亦不復驗矣

古老相傳常湖初陷白沃史君躍馬疾走不及遂駐馬以鞭指得湖東南一角水至不沒因立廟迨今此地獨高又云兄弟三人一在沙腰一在乍浦皆稱白沃廟也

德藏寺本寶興寺唐會昌元年置光啓初廢後唐清泰中鄉民丘節即故基新之大中祥符改今名□時改寺為□□宮□□□□□□□□□□□□宮建炎復為寺寺有兩華亭□寺有水陸齋壇往歲富民沈忠建每設齋施主虔誠則茶現瑞花故花儼然可視亦一異也

東林施水院本定庵居士白蓮道場寺有藏歲久弊甚住持僧智祥力鳩衆緣為之僅成規模其中實無所有始寺有轉藏不問多寡僧以一餅喚之由是至者甚衆人有病祟必以東林藏轉之即愈蓋寺有神姓施封護國公為之打供僧徒得以濟

齊景鄉縣北四十里有廟在焉圖宅號齊景公廟一云未明大王古老相傳齊景公遵海而南觀於轉附朝儻曾遊於此立廟於斯舊有碑今辟滅不存矣唐貞元十四年太子左贊善大夫吳郡陸使君夫人汝南縣君周氏墓志云附于嘉興縣東界海鹽縣齊景鄉青墩原西北塋則齊景鄉青墩之名舊矣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霜後冰自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畫家所為折枝有大花如牡丹花葉者細花如萱草海棠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雖巧筆不能為之以紙摹之無異石刻

寶聖石佛院在嘉興縣東南唐至德二年於寺基掘得石佛四軀至今見存天聖中賜名寶聖人但呼石佛寺實一作保

庚子歲夏旱湖間可以通軌有漁舟夜歸水泚遙見有光燭人意謂必寶藏遂於中夜掘之得磚一井片長六七寸兩首各有方窠相入兩面皆有手掌紋極細宛然可見不知此磚始於何時竊意當時陶人

閑窗括異志

三

秦聞之惘然。已其債。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經月餘。秦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一金蝦蟇也。

司法曾伯祖行。卯角而孤。侍母徐氏。就醫嘉興。留精嚴僧舍。值徐明反。擾亂一州。止不屠僧。母子俯伏於寺之夾衽下。乘輿擗刺。命在須臾。默禱伽藍神。資善與福。明王願脫刀兵之難。世世子孫。不忘香火。果得免死。至今奉事于靈雲祖。司法生主簿。具主簿生知縣。幸相繼登科。

巫家丘氏。世事佛法。其家盛時。神極靈異。人有禱之者。能作人語。指其禍福。感應如響。家遂稍康。自後兄弟析居。神亦不復語。今其子孫。尚以巫祝相傳不絕。

去東湖三四里。有村曰楊墩。左右皆楊。其姓者。有楊四九者。以養鴨為生。數百為羣。人有謁之者。就令其打併。楊利於得錢。則每鴨必執其頸。訂以口口宛轉於地立死。前後不知其幾矣。又得燻治之法。沃之以熱湯。而氣未絕。隨燻而身毛脫落。晚年得一疾甚怪。每常浸浴缸中。妻孥頻頻添湯極熱。而不覺皮膚皆浸成白折。又令人以足跟踏心。至今口口口口尚存。而家事索然矣。人以爲楊生活。受饒湯地獄報云。

秀州魏塘村。方通判乳媪周氏。隨安人。爲人朴直自信。不虛人欺。村民或從假貨。不問識不識。隨意與之。有蔡公者。負最多。每督取率。託以他故。經數年。媪呼而責之。每以妄言答云。貧負婆。錢欲償。輒爲官事所妨。願更寬今歲。如再背約。當爲八乳牝狗。以報未幾。蔡死。而方家得一犬八乳。周媪常戒呼曰。汝是蔡公耶。即掉尾而前。自是聞呼。卽至。十年乃死。

嘉興府德化鄉第一都。鈕七者。農田爲業。常侍頑。抵賴主家租米。嘉泰辛酉歲。種早禾八十畝。悉以成就。收割圍穀於柴積之側。遽隱無蹤。依然入官訴傷。而柴與穀。半夜一火焚盡。壬戌歲秋。其弟鈕十二。亦種早稻八十畝。廢穀於家。又且怨天尤地。忽日午間。天字昏暗。大風捲地。其家一火。灰燼無餘。嗚呼。鈕七。鈕十二。欺官瞞人。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亦可畏也。

眉山主簿高公有愛子眉郎。甚甚。不幸早夭。心甚悼之。公忽暴卒。復甦。言至陰府。初爲二吏來召。引至一處。如州城。若官府所。俄見一人。著道服。手持數珠而出。主簿熟視。乃其父也。責之曰。汝有不公當事。還竹知否。主簿曰。何事不公當也。父曰。斷遞鋪殺人。事不窮其理。以直爲曲。所以天奪汝愛兒。眉郎。見亦在此。汝有陰德。天未遂奪汝壽。汝今還世。切須事君則忠。事長則順。不可爲己營私。不可以直爲曲。戒殺戒淫。戒嗔戒怒。但依吾教。則盡天年。不然。則壽祿皆削也。

海鹽縣將十八居士。蔣念二。人日爾大乘。斷除嗜欲。一日洗漱。更衣燒香。念佛數頌而終。居士頌曰。這箇幻身。四大合成。今日分散。各歸其根。諸幻既滅。灰飛煙絕。如空中風。猶碧天月。既無障礙。又能皎潔。一切永斷。無復言說。又云。直道而行。心不詘曲。四十年來。脫離嗜欲。唯爾大乘。朝讀暮讀。今朝擲手。西歸。自有現成果。足將彌人頌曰。看過蓮經萬四千。平生香火有因緣。西方自是吾歸路。風月同乘般若船。

江南平建州。有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絕色。爲亂兵所獲。獻於裨將王建。遂以非禮。鄭志不可奪。曾以白刃不屈。又命引所掠婦人。令鄭殺以食之。謂鄭曰。汝懼乎。曰。此身寧早。尤君。誓不可以非禮汚我。竟不忍殺。以獻大將軍。查文徽。將以薦枕。鄭大罵曰。王師弔伐。義夫節婦。宜加旌賞。王司徒出於卒伍。固無足怪。君侯知書。爲國上將。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慚。求其夫而付之。鄭氏節義凜凜。二將虎狼。終不敢犯。婦人之淫奔無恥者。視此。獨不靦面乎。

華亭人黃翁。世以賣香爲業。口口口口後徙居東湖楊柳巷。世以賣香爲生。每往臨安江下。收買甜頭。歸家修事。爲香貨。賣甜頭者。香行俚語也。乃海南販到柏木及藤頭是也。黃遂將此木。斷截挑梓。如箋香片子。與香相和。上瓶內蒸透。以米湯調合墨水。用那帶蘸墨水。就瓶內翻灑。此香遍班。取出攤乾。上市貨賣。淳熙年間。黃翁一日。駕舟欲歸華亭。留東湖湖口。泊船而宿。候曉即行。湖口有金山大王廟。靈威人皆敬畏之。是夜三鼓時。忽一人。擡起黃翁。連拳毆之。謂曰。汝何作業。造罪。貨賣假香。可速去來。過更時許。方得蘇醒。次日抵舍。病月餘而斃。一夕其妻黃嫂。夢至陰府。見二鬼。以沸湯兩桶。洗一罪人。鬼遂叱黃嫂曰。婆子。此汝之夫黃某也。在世貨賣假香。今受此報。汝今回世。說與諸子。速改此業。黃嫂痛悲泣言及。諸子卽飯僧修設功德。追救其夫。遂改業別爲生理。

海鹽縣倪生。每用雜木。碎到炒磨爲末。號曰印香。發販貨賣。一夜燒薰蚊蟲。爆少火入印香羅內。遂起煙焰。事急用水澆之。傍有切香。亦見焚燬。又用水澆之。磨上印香。又燃。倪見火勢難遏。卽欲出戶逃命。奈何逼室煙迷。而不能出。須臾。人屋一火而盡。

嘉興府周大郎。每賣香時。纔與人評直。或疑其不中。周曰。此香若不好。願出門。背送惡神。撲死。常以此誓爲詞。淳祐年間。忽日過府後橋。如逢一物。神倒。乘卽扶持。氣已絕矣。嗚呼。世人焚香。誠欲供養三界十方賢聖。黃翁倪生。與周大郎者。乃以廢木爲真。觸穢神祇。豈得不遭誅戮哉。

有人好道。不知其方。朝夕拜一枯樹。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一旦木生紫花。甘津如蜜。食之卽仙去。

黃覺旅舍見道士。共飲。舉盃之際。道士以箸蘸酒。於案上寫呂字。覺悟其爲洞賓也。遂肅然起敬。道士又於袖中出大錢七小錢三日。數不可益也。又與藥寸許。歲且以酒磨服之。可終歲無疾。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盡。作時云。床頭曆日無多了。屈指明年七十三。於是歲卒。

陳元植。好積陰德。禽鳥悉蒙其惠。每食高原之上。百鳥飛鳴。就食。一夕夢耕衣人曰。汝有陰德。及物。壽本不逾四十。延至九十九。無疾而終。

周世宗毀銅佛像。佛教以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尙無所惜。事復以銅像爲愛乎。鎮州大悲銅像。甚有靈應。擊毀之。以斧鉞自胸鑿破。其後世宗北征。疋發胸間。成以爲報。應云。李主簿夜泊舟。臨船濯足。忽有物在水中掣其足。衆力救之。李號呼曰。痛徹心骨。不可忍。吾寧死也。遂隨入水。明日求其屍不獲。

軒周與死而復生。曾天地召見。升殿仰視。雲氣紫鬱鬱然。天帝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是誰天帝耶。答曰。上古天帝。久已聖矣。此近曹明帝耳。

李舟之弟患風。或云蛇酒治風。乃求黑蛇。生置瓮中。醃以麴蘖。數日蛇解不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滿而飲。斯須之間。化為水。惟毛髮存焉。

茅山有村兒牧牛。洗所著汗衫。懸於草上。牛食草之際。併食其衫。疑鄰兒竊之。其父怒曰。生兒為盜。將安用之。即將兒投於水中。鄰兒稱冤呼天。纔出水。父復投之。俄大雨。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中出。

錢處士嘗見一人。謂曰。爾天罰將及。可急告謝。其人曰。某平生無過。但昨日飲食不如意。棄於溝中。錢曰。是也。可急取食之。乃以水沃去其穢。俄雷電大震。錢曰。急并穢食之。雷電果息。

惠州一媼。震死於市。背下有朱書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權。帝命震死。此女蓋假月公後身也。元和六年六月某日。

金蠶蠶金。食以蜀錦。取其遺糞。置飲食中。毒人必死。喜能致他財。使人暴富。道之極難。雖水火兵刃不能害。多以金銀藏之。其中投之路。或收之以去。謂之嫁金蠶。

臨江軍惠曆寺。初造輪藏。僧限千錢。則轉一匝。有營妓喪夫。家極貧。念欲轉藏以資其福。累月辛苦。求捨隨緣。終不滿一千。迫於貧乏。無以自存。且嫁有日矣。此心存存不能已。乃揣所聚之錢。號泣藏前。鄺錢拜地。輪藏自轉。閻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矣。

有趙小子。納涼水濱。見行賈掬水澆。俯身潭上。一鬼自潭引手至頂上。三進三止。趙叫呼。鬼即隨沒。買曰。頭鬚中有少雄黃。辟邪之效也。

南陽人侯慶。有一銅像。欲買牛。銜金色。偶有急事。他日久矣。一夕慶妻忽夢像曰。卿夫妻負我金色。人不償。今取卿兒。以償金色。至曉。兒醒有病。像忽有金色。光照四鄰。皆來觀焉。

零陵太守有女。悅父書吏。無計得偶。使婢取書吏所飲餘水。飲之。因有娠。生一男。數歲。太守莫知其所從。來。一日。使是男求其父。兒直入書吏幄中。化為水。父大驚。問其女。始言其故。遂以女妻之。

有人好滄羊頭。嘗晨出。見一羊頭人身。衣冠甚偉。曰。吾未位之神也。其屬在羊。爾食羊頭甚多。故來取汝。若食則已。不然。吾將殺汝。其人懼。不復食羊。

雷州西有雷公廟。百姓歲納雷鼓車。人有以黃魚與鮭肉同食。立遭雷。每大雨。人多於野中掘得磐石。號雷公。光瑩如漆。

婺源公山。二洞有穴。咸通末。有鄭道士。以繩縋下百餘丈。榜有光。往視之。路窮水阻。隔岸有花木。二道士對棋。使一童子刺船而至。問欲渡否。答曰。當還童子回舟去。鄭復攀繩而出。明日穴中有石筍。塞其口。自是無復入者。

終南山中。有一人身。無衣服。獨體生黑毛。飛騰不可及。為獵人所得。貢秦宮人。避亂入山。有老翁。教食松實。初甚苦澀。後稍使之。遂不憚。獵人以穀食之。初聞甚臭。吐逆數日。乃安。身毛脫落。漸老而死。

朱師古。眉州人。年五十時。得疾不能食。聞葷腥即嘔。用火鑪旋煮湯。沃淡飯。數數食之。醫莫能治。史載之。曰。俗輩不讀醫經。而妄欲殺人。可歎也。君之疾。正在素問經中。名食掛。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食。一或有反。則肺不能舒。脾為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傷熱掛。遂授一方。買藥服之。三日。聞人食肉甚香。取而嗅之。遂愈。

歐陽文忠公。慶曆末。水宿采石渡。舟人解睡。漸至月黑。公滅燭方寢。微聞呼聲曰。去來。舟尾答曰。有參政船宿此。不可拉去。齊料幸携至。公私念曰。舟尾逼浦。且無從入。必鬼也。通夕不寐。五鼓聞岸上獵獵馳驟聲。舟尾曰。齊料幸見還。且行且答曰。道場不淨。無所得而歸。公異之。後日遊金山。與長老瑞新語。曰。某夜有施主。設水陸。携室人至。方拜。忽思臥。少頃乳一子。俄腥風滅燭。一衆盡恐。乃公宿采石之夜也。公後果參大政。

蔡元度。適餘杭。舟次泗州。僧伽吐光射其舟。萬人仰瞻。有按呈密。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沒。世言元度。乃木叉後身云。

有人得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協金石。垂於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西域胡僧。能生死。太宗命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甦。傳弄曰。此邪法也。邪不犯正。若呪臣。必不行。召僧呪矣。初無所覺。胡僧自倒。更不復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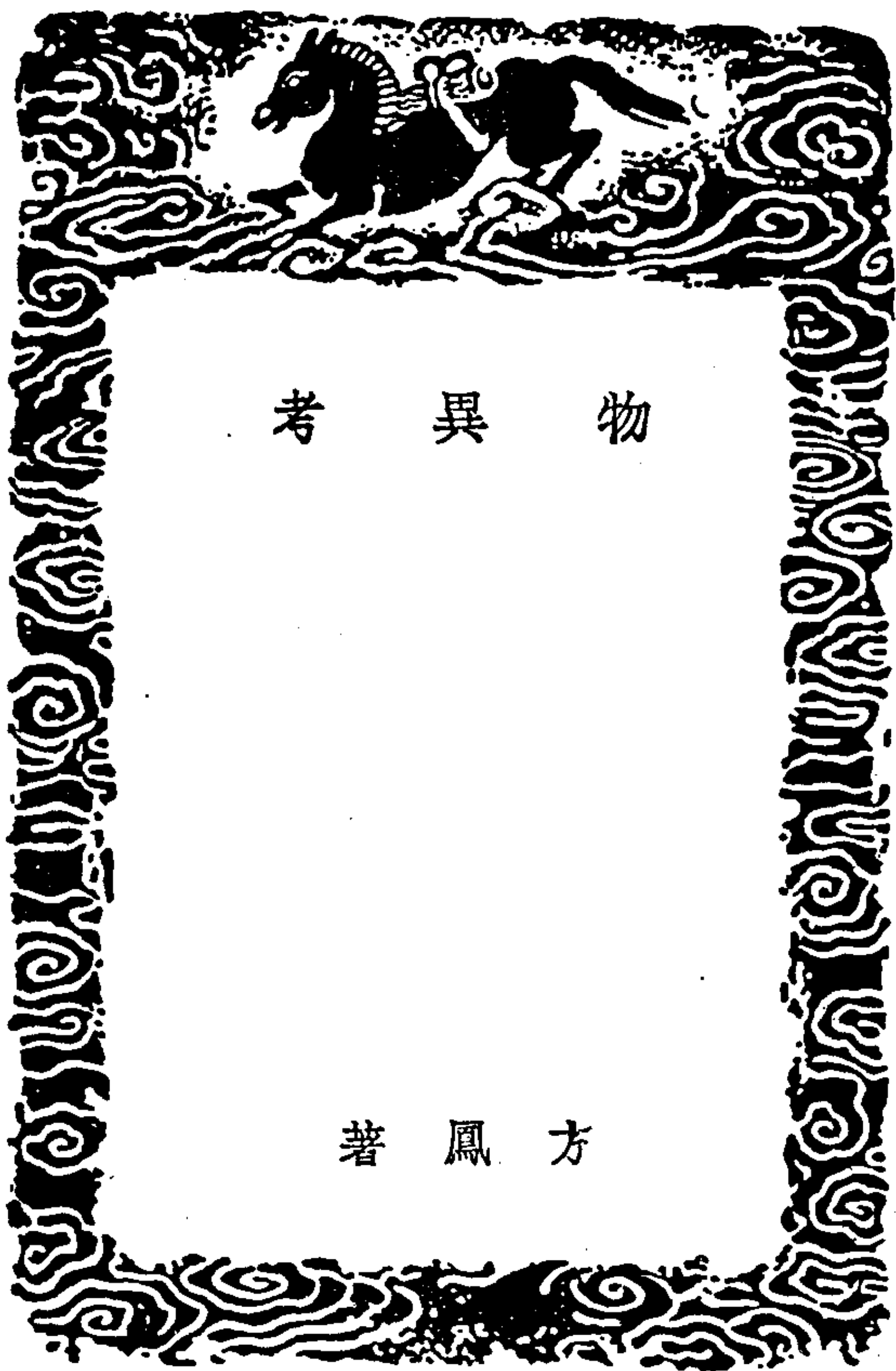
天復中。關右大饑。其年秋。稼甚豐。將刈之間。大半無穗。有就田畔。斷鼠穴求之。所獲甚多。於是家家窮穴。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劫鼠倉。饑民皆出求食。濟活甚眾。

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鞭陰石。雨則鞭陽石。皆應。

韋思玄。求鍊金術。一日有居士。辛銳來。病難潰血且甚。韋方會客。居士遂溺於筵上。客怒。皆起。銳亦告去。忽不見。視其溺。乃紫金液。光彩燦然。客有解者曰。辛周金。免西方周金。銳其金精乎。

南海小虞山。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蚌月。蛟川。荆南都頭李。遇病困。攝至陰府。有一先物。故者曰。常侍安得來此。復有一人云。追到。李逃。遂蘇。見妻子環泣。身下臥一畫人。號替代云。

王深。避暑神廟。見一老人。佗背。及肋有搭白處。明日視之。乃聚胎也。昨夕所見。豈其精耶。



物異考

考異物

著鳳方

不崑山方 鳳 改亭著 繡水 陳 錄聲汝藏

序

語曰子不語怪。蓋恐後世好奇之士立為變幻不經之說以惑亂天下。以此防民而邪說不息。然宇宙之廣氣類不齊。人妖物怪。在在有之。予因閱史。凡異之甚者。輒記之。庶資博聞者一嘆。非敢以惑衆也。凡七條。

水異

魯襄公時。穀洛二水。將毀王室。後數年有如日者。五出於水。秦武王時。渭水赤三日。昭王時。又赤三日。秦遂亡。漢安帝時。水赤如血。鄧后專政。符堅遙見地色如水。謂之地鏡。堅遂死。紹興中。田水如爲物所吸。聚而直。行平地數尺。程氏井水溢。亦高數尺。矯如長虹。聲如雷。二水相鬪。十刻各退。歸舊處乃解。

火異

惠帝元康中。武庫火燒。異寶若王莽頭。孔子履。漢高斬白蛇劍。及兵器一時蕩盡。是後懷感見殺。太子之嗣也。天順中。相國寺火。見赤塊飛入門。頃之北。飛佛開亦火。齊武帝永明中。魏地詭言赤火南流。喪兩國。有沙門從北。唐火至。火赤於常火而小。能熾疾。咸呼爲聖火。病者取以灸。至七柱即愈。

物異考

物異考

皆異

哲宗政和中。宮中皆作狀。先若屋倒聲。其形丈餘。彷彿如龍。金眼。行動蹉蹉有聲。黑氣蒙之。腥血四洒。兵刃不能施。或變人形。亦或爲驢。其出無時。宣和中。洛陽有物如人。或踣踣如犬。色正青。方夜即出。掠小兒傷食之。後亦出入人家爲患。謂之黑漢。二年乃熄。哀帝建平中。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寸。大者如錢。和帝建和中。北地雨肉似羊肋。大如手。魏公孫淵時。襄平生肉。長圍各丈許。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能動搖。吳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猪肉。喜引弓射之。而中。咋咋作聲。繞屋三日。晉武帝太康中。阿陰下赤雪三頃。劉聰建興中。雨血深五寸。赤氣至天中。有赤龍奮飛。流星入紫微。龍形有光。落於平陽。視之則肉甚臭。肉傍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傍。天寶中。楊慎於父墓。草木皆流血。禳之慎於裸而桎梏於墓側。血亦不止。李林甫家東北隅。每夜火光先起。衆小兒持火出入爲戲。建炎中。新城縣夜風雪。若數千人行聲。歌笑雜擾。昏黑莫辨。窺之無所見。明且雪中有人蹤跡。流血十餘里。

木異

哀帝建平中。汝南屋柱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鬚髮。長六寸一分。靈帝時。有兩樹。皆高四尺。其一株宿夕忽暴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髮皆備。劉曜時。有大樹風吹折。一宿忽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白色。二手皆斂。若欲揖者。亦有二足。若裙之態。惟無目。每夜有聲。

金石異

元帝永昌中。甘卓將襲王敦。還家議事。金石多變怪。卓心疑。索鏡照之。不見其頭。是月卓爲敦所襲。後唐天成中。僞漢掘古劍有文曰。已與水同宮。王將耳口同日來。居如山岫。護重重。蓋唐太宗己亥生水固宮也。其下三句。爲聖君出三字。成帝鴻嘉中。大石如雷鳴。二百里外野雞皆應而鳴。俗呼爲石鼓。石鼓鳴則有兵。魏明帝時。龍中水湧。寶石負圖。象如靈龜。有石馬七隨之。上有列宿鳥獸之形。唐垂拱中。武威郡石化爲麪。貧人取以給食。寧熙中。益陽縣雷震山石。盡裂出米十萬斛。炊之成飯。而腥不可食。頃之米黑如炭。

人異

春秋文公時。長狄兄弟三人被殺。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高於賦。秦始皇時。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漢景時。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魏襄王時。有女子化爲丈夫。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人生一子。平帝元始中。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面相向。四臂共背。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靈帝時。江夏黃氏母浴而化爲龍。入于深淵。時出水上。一簪猶在首。元康中。梁國女子嫁夫。夫成長安不歸。父母更以女適人。女固不從。強而配之。尋病亡。其夫成返。逕至女墓。開棺號呼。女遂活。後夫爭之不得。復歸前夫。惠帝時。京洛有人。變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性尤淫。元帝大興中。有女子陰在腹。又有女子陰在頭。俱好淫。安帝義熙中。無錫人趙末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髮鬚蔚然。三日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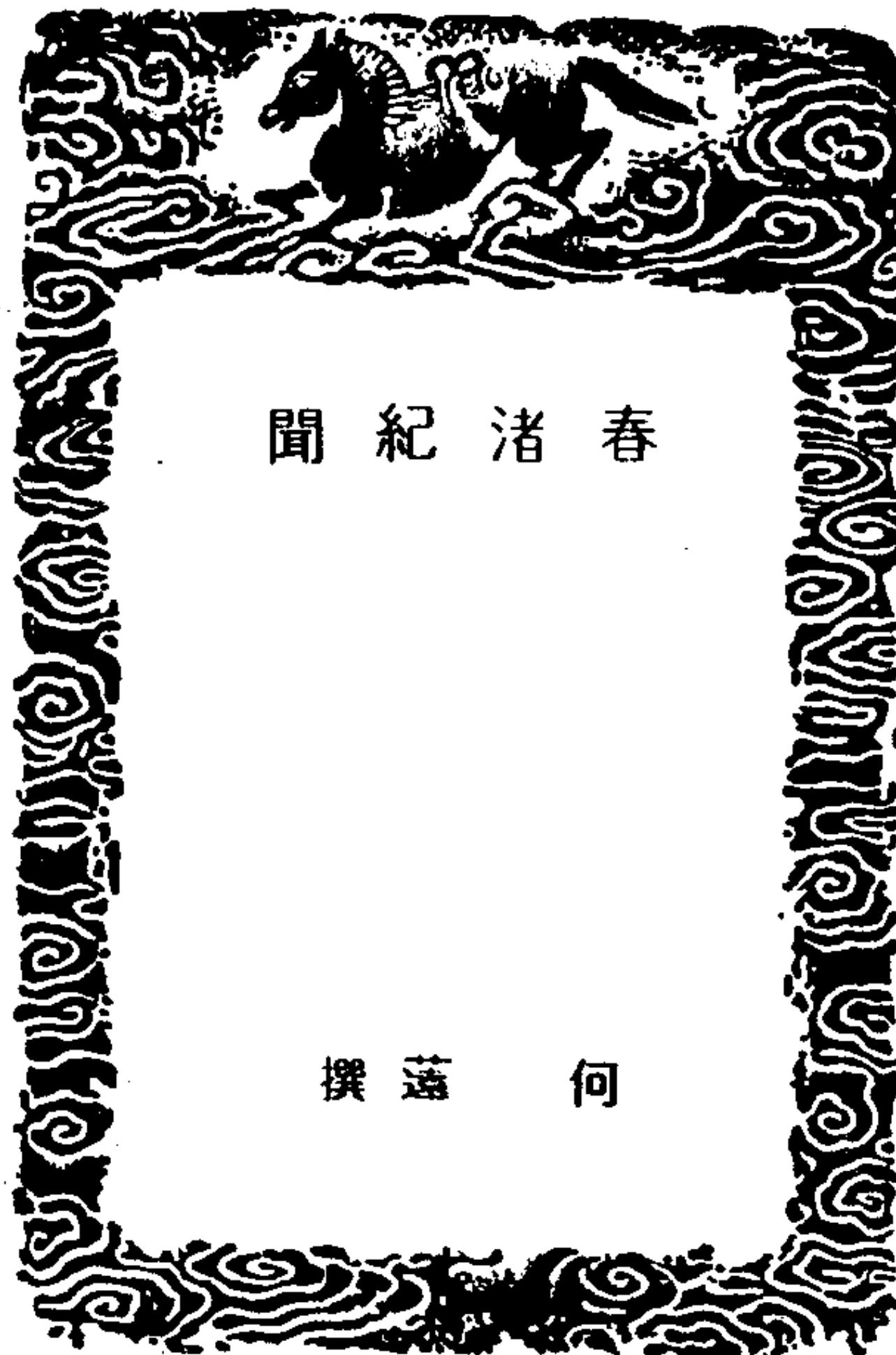
物異考

三

死。饑風中，衛士胡了年，其妻吳氏生一男一女，其胸相連，其餘體各異，乃析之，則皆死。後又產二男亦相連，至四歲獻于朝。淳熙中，崑山縣石工採巧石，石墮歷之，又三年六月，他石工聞石呼聲，報其家，鑿石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乍風，我肌如裂，俄頃聲微，嗟不語，化為石人，貌如生。

虫異

長慶中，吐蕃隨上出異獸如狼，而腰尾皆長，色青迅猛，見善人即捕而食之，遇漢人則不食。漢文時，吳有馬生角，右角三寸，左角二寸，靈帝和光中，長史馮巡馬生人，惠帝大安中，張聘所乘母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聘懼而還，牛又曰：歸何早也。後又人立而行，後周建德中，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赤與黑鬪久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亦俱入于河。成帝咸和中，豕生兩子，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則豕，隋開皇末，涇南有沙門三人行法於場圃之上，夜大家與小豕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又有人家寄宿，則其家二豕對語，其一曰：汝將盡，阿爺將我殺，何處避之，其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明日客告主人，如其言覓之，得二豕，開皇中，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黃色，大如新生犬，鬪而墜，悅獲其一，養之，數旬失去，成帝和平中，長安石良劉晉二人同居，有人在室中作聲，持杖擊之，為狗走出，忽數人持兵至良家，良等格殺，皆狗也，吳諸葛恪將朝，犬啣衣止之，如此者再，乃令人逐犬，遂升車入朝，^疑後主時，凡內犬皆有官稱，甚至開府儀同，雌犬有夫人郡君之號，天寶中，李林甫將朝，取書囊視之，有物如鼠躍于地，即變為狗，雄曰張牙欲嗜，林甫即射殺之，惠帝永康中，趙王倫既篡，得異馬，莫能名，有小兒見之曰：服角馬醫，倫將小兒入宮閉之深戶，明日視之，皆不見，安帝雍熙中，朱倚家婢炊飯，羣鳥來啄，不能逐，有獵犬咋殺二鳥，羣鳥因共啄犬殺之，盡噉其肉，魏齊王正始中，王周南為邑長，有鼠語曰：王周南某日死，王不應，後又語曰：王周南今日日中死，王又不應，至日中鼠煩盛而死，慶元中，鄱陽民家一貓帶數十鼠，行止食息皆同，如母子相哺，民惡貓殺之，鼠舐其血。



春渚紀聞

何遠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春渚紀聞十卷宋何遠撰遠浦城人自號韓青老
農其書分雜記五卷東坡事實一卷詩詞事略一
卷雜書琴事附墨說一卷記研一卷記丹藥一卷
明陳繼儒秘笈所刊僅前五卷乃姚士舜得於沈
虎臣者後毛晉得舊本補其脫遺始為完書即此
本也遠父曰去非嘗以蘇軾薦得官故記就事特
詳其雜記多引仙鬼報應兼及瑣事如稱劉仲甫
奕棋無敵又記祝不疑勝之兩條自相矛盾殊為
春渚紀聞提要
不檢又蔡條鐵圍山叢談稱前以奕勝仲甫者為
王慈子後以奕勝仲甫者為晉士明與祝不疑之
說亦不合殆傳聞異詞歟張有為張先之孫所作
復古編今尚有傳本而此書乃作章有則或傳寫
之誤非遠之舊也

春渚紀聞

春渚紀聞目錄

第一卷

雜記

木果異事

定陵兆應

兩劉娘子報應

烏程三魁

張無盡前身

李偕省試夢應

貢父馬謖

元參政香飯

了齋排蔡氏

李右轄抑神致雨二異

天繪亭記

二富室疎財

沈勝夢騎鵬搏風

風和尚答陳了齋

霍端友明年狀元

黃涅槃識語

銀盤貯首夢

金甲撞鐘夢

龍蛇放光

正透翔龍犀

祝不疑奕勝劉仲甫

謝石拆字

祐陵符兆

夢宰相過嶺四人

亂道侍郎

五年世科第

坡谷前身

馬魁二夢證應

種柑二事

楊文公鶴誕

姚麟奏對

生魂神

赤天魔王

后土詞瀆慢

吳觀成二夢首尾

畢斬趙諒

預傳汪洋大魁

夢中前定

金剛經二驗

龍神需舍利經文

瓦缶冰花

劉仲甫圓手碁

張鬼靈相墓術

雍邱驅蝗詩

中雷神

第三卷

雜記

乖崖劖術

王樂仙得道

羽聖敬劉海蟾

仙丹功效

孫道人尸解

仙桃變人首

張道人異事

牛王宮伴飯

魚菜對僧

蟾蚌黑鯉見夢

楊醇叟道術

咱蛇出虱身輕

噓氣燒腸

居四郎丹

蔡革遇三皇閻宮

聖和尚前知

雀獸蛇蟹之異

殍柩者役於伽藍

莠經牛

懸豕首作人語

第四卷

雜記

宗威愍政事

銅章異事

鹽龍

春渚紀聞目

馬武復得妻

受杖准地獄

花木神井泉監

紫姑大書字

謎魚

繪象答語

施姊婆

膠竊取虎

死馬醫

宿生百報

僧淨元救海毀

古道者救冒然臂

磨刀勸婦

夢鱸

龔正言持鉢隨堂

花月之神

孫家呂媼

第五卷

雜記

章有篆字

唐子西論文

玉川昌黎月飲詩

明皇無心治天下

古書託名

畫字行基

紙酒借書

定武蘭亭敘刻

鄒張鄧謝後身

李朱畫得坡仙賞識

精藝同一理

陳徐共為冥吏

天尊賜銀

撞鍾畫像作追薦

張山人謔

酒謔

木中有字

隴州野歌

春渚紀聞目

四

照曠閣

野駝飲水形

第六卷

東坡事實

文章快意

后山往杏園

坡仙之終

鄒陽十三世

紫府押衙

裕陵聽賢士

墨木竹石

裕陵借人才

著述詳考故實

書明光詞

論古文俚語二絕

題領巾囊帶二絕

營妓比海棠絕句

太白胃大

賦詩聯咏四姬

樂語畫絳三絕

秦蘇相遇自述輓誌

牛酒帖

饋樂染翰

寫畫白團扇

寺認法屬黑子如星

觀書用意

筆下變化

馬麻答問

蘇劉互詆

回江之利

翰墨之富

龍圖稱屈賦

履換其書

春渚紀聞目

五

照曠閣

第七卷

詩詞事略

牧之詩誤

冬瓜履詩誤

作文不憚屢改

司馬才仲遇蘇小

劉景文夢代晉文公

趙德麟跋太白帖

暨氏女野花詩

王子直譯疵坡詩

柳節字異

穿雲裂石聲

月食詩指董秦乃二人

徐氏父子俊偉

關氏伯仲詩深妙

鷄人唱曉夢聯詩

夢讀吳詩

熙陵獎拔郭贊

頌幾聖索酒友詩

米元章遺題

何張遺句南金錄

李媛步伍亭詩

漁父詩答范希文

王林梅詩相類

蘇黃秦書各有僻

馬背詩對

陸規七歲題詩

辨月中影

兔有雄雌

詩句七十二取義

花色與香異

後山評詩人

第八卷

春渚紀聞目

六

照曠閣

雜書琴事

墨說附

辨廣陵散

六琴說

古琴品飾

古磬遺製

叔夜有道之士

明皇好惡

蔡精琴賦

擊琴

有道之器

聞絃賞音

琴趣

焦尾

雷琴四田八日

煙香自有龍麝氣

陳賡傳異人膠法

潘谷墨仙揣囊知墨

漆煙對膠

洙泗之珍

二李膠法

都下墨工

買煙印號

軟劑出光墨

紫霄峯墨

南海松煤

蘇浩然斷金碎玉

寄寂堂墨如犀壁

精煙義墨

唐高宗鎮庫墨

十三家墨

墨工製名多蹈襲

雜取樵煙

油松煙相半則經久

墨磨人

桐華煙如點漆

春渚紀聞目

七

照曠閣

廷珪四和墨

唐水部李愷製墨

第九卷

記硯

端溪龍香硯

欽山斗星硯

龍尾溪月硯

玉蟾蜍硯

瑞溪紫蟾蜍硯

丁晉公石子硯

金龍硯

呂老煨硯

澄泥硯

銅雀臺瓦

南皮二臺遺瓦硯

端石蓮葉硯

風字晉硯

烏銅提硯

古斗樣鐵護硯

吳興許探五硯

趙水曹書畫八硯

趙安定提硯製

龍尾溪硯不畏塵垢

鄭魁銘硯詩

李端叔銘僧硯

躍魚見木石中

銅蟾自滴

雷斧硯銘

第十卷

記丹藥

序丹竈

鳳翔僧煨硃銘金

春渚紀聞目

八

照曠閣

居四郎伏砵煨丹砂	瓢內出汞成寶
丹陽化銅	煨消愈疾制汞
點銅成庚	草制汞鐵皆成庚
糝製	市藥印乾汞
藥瓦成金	變鐵器爲金

春渚紀聞目錄

春渚紀聞

春渚紀聞卷一

雜記

木果異事

元豐間禁中有果名鴨脚子者四大樹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託地陰翳無可臨玩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顯曠可以就賞而未嘗者一實裕陵嘗指而加嘆以謂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戒圃者善視之而已明年一木遂花而得賞數斛裕陵

春渚紀聞卷一

照曠閣

大悅命宴太清以賞之仍分頒侍從又朝廷問罪西夏五路舉兵秦鳳路圖上師行營憇形便之次至關嶺有秦時柏一株雖質幹不枯而枝葉略無存者既標圖問裕陵拔圖顧問左右偶以御筆點其枝間而歎其閱歲之久也後郡奏秦朝柏忽復一枝再榮殿中有記當時奏圖歎賞之語私相異以謂天人筆澤所加回枯起死使同雨露之施昔唐明皇曉起苑中時春候已深而林花未放顧視左右曰是須我一判斷耳亟命取羯鼓敲曲未終而桃杏盡開即棄杖而詔曰是豈不以我爲天公耶由是觀之凡爲人君者其一言動固自與造化密契雖於草木之微偶加眷矚而榮謝從之若響應聲况於陞黜賢否意所與奪生殺貴賤之間哉

祐陵符兆

哲宗皇帝即位既久而皇嗣未立密遣中貴往泰州天慶觀問徐神公公但書吉人二字授之既還奏呈左右皆無知其說者又元符已來殿庭朝會及常起居看班舍人必秉笏巡視班列懼有不盡恭者連聲云端笏立繼而哲宗升遐徽宗即位自端邸入承天統而吉人二

字合成潛藩之名無小差

定陵兆應

信州白雲山人徐仁旺嘗表奏與丁晉公議遷定陵事仁旺欲用牛頭山前地晉公定用山後地爭之不可仁旺乞禁繫大理以俟三歲之驗卒不能回仁旺表有言山後之害云坤水長流災在丙午年內丁風直射禍當丁未年終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盜興聞之者初未以爲然至後金人犯關果在丙午而丁未以後諸郡災加之禍相仍不絕幅員之內半爲盜區其言無不驗者

夢宰相過嶺四人

蔡丞相持正爲府界提舉日有人夢至一官府堂宇高遠上有具袞冕而坐者四人傍有指謂之曰此宋朝宰相次第所坐也及仰視之末乃持正也既寤了不解至公有新州之命始悟過嶺宰相盧寇丁至公爲四也

兩劉娘子報應

入內都知宣慶使陳承錫言上皇朝內人有兩劉娘子其一年近五旬志性素謹自入中年即飯素誦經日有程課官中呼爲看經劉娘子其一乃上皇藩邸人敏於給侍每上食則就案析治脯脩多如上意官中呼爲尙食劉娘子樂禍而喜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官嬪微忤上旨潛求救於尙食既諾之而反從之下石小嬪知之乃多取紙筆焚之云我且上訴於天帝也即自縊而死不踰月兩劉娘子同日而亡時五月三日也至與尸出閣門棺斂初舉尙食之衾而其首已斷旋轉于地視之則羣蛆叢擁而穢氣不可近逮啓看經之衾則香馥襲人而面色如生於是內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惡之報昭示

如此不可不為之戒也

亂道侍郎

元符間宗室有以妾為妻者因罷開府儀同三司及大宗正職事蔡元長行詞曰既上大宗之印復捐開府之儀章申公謂曾子宜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交之椅何異曾復顧申公曰頃時記得 有行侍御史詞頭云爰遷侍御之史不記得是誰申公顧許冲元曰此是侍郎向日亂道曾時為樞密許為黃門也

烏程三魁

春渚紀聞卷一 四 照曠閣
余拂君厚雪川人也其居在漢銅官廟後溪山環合有相宅者言此地當出大魁君厚之父朝奉君云與其善之於一家不若推之於一郡即遷其居於後以其前地為烏程縣學不二三年君厚為南宮魁而莫傳買安宅繼魁天下則相宅之言為不妄然君厚之家不十年而朝奉君歿君厚兄弟亦繼祖謝今無主祀者則上天報施之理又未易知也

丑年世科第

先友提學張公大亨字嘉甫晉川人先墓在弁山之麓相墓者云公家遇丑年有赴舉者必登高第初未之信熙寧癸丑嘉甫之父通直公著登第元豐乙丑嘉甫登乙科大觀己丑嘉甫之兄大成中甲科重和辛丑嘉甫之弟大受復中乙科此亦人事地理相符之異也

張無盡前身

張無盡丞相為河東大漕日於上黨訪得李長者古墳為加修治且發土以驗之掘地數尺得一大盤石石面平瑩無它銘款獨鐫天覺二字故人傳無盡為長者後身

坡谷前身

世傳山谷道人前身為女子所說不一近見陳安園省幹云山谷自有刻石記此事於涪陵江石間石至春夏為江水所浸故世未有模傳者刻石其畧言山谷初與東坡先生同見清老者清語坡前身為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云學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學士至涪陵當自有告者山谷意謂涪陵非遷謫不至聞之亦似憤憤既坐黨人再遷涪陵未幾夢一女子語之云某生誦法華經而志願復身為男子得大智慧為一時名人今學士某前身也學士近年來所患厥氣者緣某所葬棺朽為蟻穴居於兩腋之下故有此苦今此居後山有某墓學士能啓之除去蟻聚則厥氣可除也既覺果訪得之已無主矣因如其言且為再易棺修掩既畢而厥氣不藥而除

李偕省試夢應

李偕晉祖陳瑩中之甥也嘗言其初被薦赴試南宮試罷夢訪其同舍陳元仲既相揖而陳手執一黃書書若書肆所市時文者顧視不輟畧不與答言晉祖心怒其不見待即前奪其書曰我意相念故來訪子子豈不能綴書相語也元仲置書似昏轉首已而復視書如初晉祖復前奪書而語之曰子竟不我談我去矣元仲徐投其書於晉祖曰子無怒我乎視此乃今歲南省魁選之文也晉祖視之即其程文三場皆在而前書云別試所第一人李偕方欲更視其後夢覺聞扣戶之聲報者至焉後刊新進士程文其帙與夢中所見無纖毫異者

馬魁二夢證應

馬魁巨濟之父既入中年未得子母為置妾勝偶獲一

處子質色亦稍殊異父忻然納之但每對鏡理髮即避

匿如有沮喪之容父密詢其故乃垂泣曰某父守官某所既解官不幸物故不獲歸葬鄉里母乃見鬻得直將畢事事今父死未經卒哭尚約髮以白緇而以絳絲蒙之懼君之見耳無他故也洎父惻然乃訪其母以女歸之且為具舟載其資裝遣之是夕洎母夢羽人告之云天賜爾子慶流消消後生巨濟即以消名之消既赴御試畢夢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須作十三魁消歷數其在太學及預薦送止作十二魁心甚憂之殆至賜第則魁冠天下果十三數也

貢父馬蹏

劉貢父初入館乃乘一驪馬而出或謂之曰此豈公所乘也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羣者或致奔蹏之患耶貢父曰諾吾將處之也或曰公將何以處之曰吾令市青布作小轡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奈何我初幸館閣之際不謂俸入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為此以揜言者之口耳有何不可

種柑二事

東坡先生惠州白鶴峯上梁文云自笑先生今白髮道傍親種兩株柑時先生六十二歲也意謂不十年不著子恐不待也章申公父銀青公命年七十集賓親為慶會有餉柑者味甘而實極瑰大既食之即令收核種之後圃坐人竊笑蓋七八也後公食柑十年而終

元參政香飯

陳秀公丞相與元參政厚之同日得疾陳忽寄聲問元安否曰參政之疾當即痊矣某雖小愈亦非久世者積

請其說秀公曰某病中夢至一所金碧煥目室間羅列
寶器甚多上皆以青帛幕之且題曰元參政香飯也某
問其故有守者謂某曰元公自少至老每食度不能盡
則分減別器未嘗殘一食也此寶所貯皆其餘也世人
每食不盡則狼籍委棄皆為掠剝所罰至於減筭奪祿
無有免者今元公由此當更延十年福筭也後數月而
秀公薨元果安享壽其孫中大公紹直云

楊文公鶴誕

楊文公之生也其胞姪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物而
蠕動其母急令密棄諸溪流始出戶而祖母迎見亟啓
視之則兩翅欲開中有玉嬰轉側而啼舉家驚異非常
器也余宣和間於其五世孫德裕家見其八九歲時病
起謝郡官一啓屬對用事如老書生而筆蹟則童稚也
了齋排蔡氏

春渚紀聞卷一

九

陳瑩中為橫海軍通守先君與之為代嘗與言蔡元長
兄弟了翁言蔡京若秉鈞軸必亂天下後為都司力排
蔡氏之黨一日朝會與蔡觀同語云公大阮真福人觀
問何以知之了翁曰適見於殿庭目視太陽久之而不
瞬觀以語京京謂觀曰汝為我語瑩中既能知我何不
容之甚也觀致京語於陳了翁徐應之曰射人當射馬
擒賊當擒王觀默然後竟有郴州之命

姚麟奏對

姚麟為殿帥王判公當軸一日折簡召麟麟不即往荆
公因奏事白之裕陵裕陵詢之麟對曰臣職掌禁旅幸
相非時以片紙召臣臣不知其意故不敢擅往裕陵是
之又有語麟駭下過殿者裕陵亦因事屬之麟恐伏而
對曰誠如聖訓然臣自行列表陛下披擲使掌衛兵於

春渚紀聞 卷一

殿庭之間此豈臣當以私恩結下為身計耶裕陵是之

李右轄抑神致雨二異

李右轄公素初為吉州永豐尉夜夢二神赴庭一神秉
牒見訴云某縣境地神也被隣邑地神妄生威福侵境
以動吾民民因為大建祠宇日糜牲牢之奉某之祠香
火不屬也以公異日當宰衡天下故敢求決於公公素
為折降神越疆之罪二神拜伏而出既覺聞報新祠火
起神座一焚而盡又大觀間公自工部郎中出典泗州
是歲淮甸久不雨至於苗穀焦垂郡幕請以常例啓建
道場禱于僧伽之塔公曰唯谷作施行郡民憫雨之心
晨夕為遲而至旬日晷無措置事殆至父老扣馬而
請及怨謔之言盈于道路往來親舊與寮屬乘間委曲
言者再三公但笑答曰某係領郡寄凶早在某之不德
無日不念也且容更少處之一日晨起視事畢呼郡吏
只今告報塔下具佛盤啓建請雨道場仍報郡官俱詣
行香且名令從人具雨衣從行一郡腹誹以為狂率既
至塔下焚香致敬訖復令具素飯留郡官就食待雨而
歸飯罷烈日如焚公再率郡寮詣僧伽前炷香默禱者
久之休于僧寺須臾雷起南山甘澤傾注舉郡歡呼集
香花迎擁公車還郡而散一雨三日千里之外蒙被其
澤時郡倅曾被帥郡官賀雨之次密以前日公漫不省
衆請而一出便致霈澤如宿約者何謂也公徐語之日
某自兩月前意念天久不雨必為秋田之害即於治事
廳後齋居飯素取僧伽像嚴潔致供晨夕祈禱非不盡
誠前夕忽夢僧伽見過具言上帝以此方之民罪府至
重勅龍鎮水老僧晨夕享公誠禱特於帝前以公鼻已
受歲之心陳於帝今已得請來日幸下訪當以隨車為

春渚紀聞卷一

十

報也某拜謝再三既覺知普照王非欺我者遂決意帥
諸公同詣塔下焚禱俟之無他異也
生魂神
余嘗與許師正同過平江夜宿村墅聞村人坎鼓羣集
為賽神之會因往視之神號陸太保者實旁村陸氏子
因無恙也每有所召則其神往謂之生魂神既就亭村
人問疾難數百里皆能即至其家回語患人狀師正之
至余氏歸嘗川省其母忽得疾師正憂之因禱神往視
以驗之神應禱而去須臾還曰我至汝婦家方潔齋請
僧誦法華經一作備法華者 施戒諸神滿前皆合爪
以致肅敬我不得入頃刻歸人婦來觀前炳二燭乃是
牛脂所為但聞血腥塵迎鼻而諸神驚唾而散我始敢前
病人能服少粥自此安矣余與師正始未深信及歸驗
之皆如其言因相戒以脂為燭云

春渚紀聞卷一

十一

春渚紀聞卷一

春渚紀聞卷二

雜記

天繪亭記

昭州山水佳絕郡國有亭名天繪建炎中呂丕爲守以天繪近金國年號思有以易之時徐師川避地於昭呂乞名於徐久而未獲復乞於范滋乃以清輝易之一日徐策杖過亭仰視新榜復得亭記於積壤中亟使礮石視之乃丘濬寺丞所作也其畧云余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某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可爲一笑考范易名之日無毫髮差也

赤天魔王

蔣頴叔爲發運使至泰州謁徐神公坐定了無言說將起忽自言曰天上也不靜人世更不定疊蔣因扣之曰天上已遣五百魔王來世間作官不定疊不定疊蔣復扣其身之休咎徐謂之曰只發運亦是一赤天魔王也

二富室疎財

宜和同朝廷收復燕雲卽科郡縣數率等第出錢增免夫錢海州懷仁縣楊六秀才妻劉氏夫死獨與一子俱而家素饒於財同官司督率嚴促而貧下戶艱於輸納卽請於縣乞以家財十萬緡以免下戶之輸縣令欣然從之謂夫輩運數日盡空其庫藏者七間因之掃治設佛供三晝夜既畢明日視之則屋間之錢已復堆垛盈滿數之正十萬緡而皆用紅麻爲貫每五緡作一辨辨首必有一小木牌上書麻青二字觀者驚異莫知其然或有釋之者曰如聞青州麻員外家至富號麻十萬家豈非神運其錢至此耶劉氏因密令人往青州踪跡之果有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錢十萬鎮庫而未

嘗用也一夕失之不知所往劉氏卽專人致殷勤於麻氏請具舟車復歸此錢麻驚嗟久之而遣介委曲附謝云吾家福退錢歸有德出於天授今復往取違天理而非人情不敢祇領也劉氏知其不可曰我既誠輸此錢以助國用豈當更有之卽散施貧民及助修佛道觀宇一錢不留於家家益富云昔唐明皇顧視一龍橫豆南山而首尾皆具詢之左右侍臣或有見有否者所見者俱止見龍之一體未見全龍也帝曰朕聞至富可敵至貴令召王元寶視之元寶奏稱所見與帝一同然則所謂富家大室者所積之厚其勢可以比封君而錢足以使鬼神則於剝取之道唯恐無問若二家之視十萬緡之積於天授人與之際其處之如此蓋有可嘉者

后土詞讀慢

金陵邵衍字仲昌篤實好學終老不倦年八十二以大觀四年五月十五日無疾而終臨終時一日顧謂其甥黃子文曰老子明日與甥訣矣嗚呼昔之夜夢黃衣人召至一官府侍衛嚴肅據案而坐者冠服類王者謂余曰世傳后土詞讀慢太甚汝亦藏本何也卽命黃衣人復引余過數城闕止一殿庭余傍視殿廡金碧奪目但寂不聞人語聲須臾簾間忽有呼邵衍者曰帝命汝爲圓真相俾汝禁絕世所傳后土詞當何以處之余對以傳者應死呼者曰可也仍卽日在職余拜命出門足蹶而覺所夢極明了亦欲吾家與甥知此詞之不可復傳誌之誌之子文未之深信翌日凌晨往視之衍謂子文曰甥更聽吾一頌卽舉聲高唱曰雖然萬事了絕何用逢人更說今朝拂袖便行要趁一輪明月言訖而終子文余姪婿也余亦素與仲昌遊云

沈晦夢騎鶴博風

沈晦赴省至天長道中夢身騎大鶴博風而上因作大鵬賦以記其事已而果魁天下

吳觀成二夢首尾

儒林郎吳說字觀成始爲青陽縣丞江西賊劉花三扶黨暴掠所在震驚吳時被檄捕賊夢肩輿始出而回視其後皆無首矣心甚惡之意謂賊必入境已而獲於他郡觀成卽解官而歸至臨安會富陽宰李文淵以憂去郡以吳攝邑事月餘清溪賊方臘引衆出穴官軍不能拒吳有去官意而素奉北方真武香火卽誠禱乞夢以決去留至晚夢一黃衣人云上司有牒吳取視之則空紙耳逮覆紙視之紙背有題云富陽知縣第一將既覺思之曰吾禱神去留而以第一將爲言豈不當去此更合統兵前鋒拒賊否已而縣民逃避者十七八吳引獄囚踈決始訊問次賊已奄至急匿小舟泛江得免其從者半爲賊殺則前在青陽時夢視後無首者驗也後官軍旣平賊而郡縣避賊官吏俱從安撫司尅復之功盡獲遣在吳適丁母憂不能從也旣行賞黜而有司莫能定罪卽具奏裁有旨縣官臨城擅去官守例同將官擅去營陳法除名編置隣郡同例者六人富陽係第一人始悟第一將之告云

風和尙答陳了齋

金陵有僧號了齋住持言人禍福入謂之風和尙陳瑩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卽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入而瑩中第二方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說

畢斬趙諒

畢斬趙諒

畢漸為狀元趙論第二初唱第而都人急於傳報以蠟
刻印漸字所模點水不著墨傳者厲聲呼云狀元畢斬
第二人趙論議者皆云不祥而後論以謀逆被誅則是
畢斬趙論也

霍端友明年狀元

毗陵李端行與鄉人霍端友同在太學時霍四十餘矣
一日倦臥忽起坐微笑端行詢之霍云我適睡聞窗外
有人云霍端友子明年作狀頭故自笑也端行素輕之
因謂之曰爾遲暮至此得一第幸甚若果為大魁則何
天下之才之如此也既而二人俱中禮部選御試唱第
之次端行志銳意望魁甲即前立以候臚傳忽聞唱霍
端友而色若死灰矣

預傳汪洋大魁

汪洋未唱第十日前余於廣坐中見中貴石企及甫云
外間皆傳汪洋作狀元何也至考卷進御汪洋在第二
魁乃黃中以有官人奏取旨聖語云科第本以待布衣
之士即以洋為魁

黃澄榮識語

黃公度與化人既為大魁郡人同登第者幾三十人余
一日於江路茶肆小憩繼一士人坐側因揖之且詢其
鄉里云與化落第人也余因謂之曰仙里既今歲出大
魁而登科之數復甲天下是可慶也其人嘆息曰昔黃
澄榮有識語云拆了屋換了棟朝京門外出狀元初徐
鐸振夫作魁時改延此門近軍賊變城門焚毀太守
復新四門而此門尤增崇麗黃居門外區市中而左右
六人同遇難一時盛事亦皆前定非人力所能較也

夢中前定

春渚紀聞 卷二

江淮被運使盧秉元祐初發解赴關至泗州夜夢肩輿
詣郡守而曰過漕司有頂帽執纒而督視工役丹飾門
墻者問之云修此以俟新官也盧曰新官為誰執纒者
厲聲而對曰盧秉元意甚怒其以名呼既覺以語其室
亦云我亦夢君得此官即入新字而二小女在與前嘗
聞入新舍恐有所犯小兒不可令前因呼令後即夢覺
繼曉未及盥濯而郡將公文一角至即除盧領大漕事
念適交職而趨漕衙所監視執纒者與其室呼女之事
皆與夢無差也

春渚紀聞卷二

七

銀盤貯首夢

餘杭裴豹隱嘗為余言建炎己酉秋詔檄自建康至臨
安昌化縣與縣宰魯士元坐教場按閱士兵士元云晴
昔之夜夢身乘大舟滿舟皆人首也內有銀盤貯數首
者同舟人云係今次第一綱也士元熟視銀盤中首內
一首乃鄉人錢培令朱子美之首也士元因戲謂豹隱
曰如聞北寇將欲南犯若乘南渡則子美將不免矣
十一月士元暴卒旅櫬歸安吉未及葬十二月九日虜
寇東至賊發士元之柩掠取衣衾暴尸於外明年二月
始聞子美初報賊至乘縣先通村落為鄉兵所殺則銀
盤之時不可逃士元同舟雖不為兵死亦是一會中同
舟之人而銀盤所貯又不知有何甄別也

金剛經二驗

湖州安吉縣沈二公者金冠未至夢一僧告之曰汝前
身所殺冤報至矣汝家皆可逃避汝獨守舍見有一人
長大以刀破門而入者汝無懼即語之曰汝是燕山府
李立百但延頸受刃俟其不殺則前冤解矣不數日金
人奄至其家先與隣人鼠伏遠山二公者雖欲往不可

得也因坐其家視賊之過明日果有一少年破門而入
見公怒目以視沈安坐不動仰視之曰汝非燕山府李
立耶其人收刃視之曰我未殺汝汝安知我姓名鄉里
如是之詳也沈告以夢李方歎息未已頓案問有佛經
一帙問沈曰此何經也沈曰是我日誦金剛經也李曰
汝誦此經何時也曰二十年矣李即解衣取一竹筒中
出細書金剛經一卷指之曰我亦誦此經五年矣然我
以前冤報汝汝後復殺我竟報轉深何時相解今我不
殺汝與結為義兄弟汝但安坐無怖我留為汝護至三
日賊盡過取資糧金帛與之而去又方臘據有錢塘時
羣賊散捕官吏慘酷害之有任都稅院者其家居祥符
寺之北遠府十里每晚起赴衙集即道中暗誦金剛經
率得五卷二十年不廢賊七佛子者執之令眾賊射於
郡圍任知不免但默誦經不輟而前後發矢數百無一
中其體者賊驚問之疑有他術語以誦經之力賊皆合
爪嘆息釋之且戒餘賊勿得復犯其居也至今猶在年
八十餘矣

金甲撞鐘夢

建安徐國華宣和間將入太學夢高樓中懸大金鐘有
金甲人立鐘傍視國華華鐘而言曰二十七日甲復一擊
云係第七科國華悟而心私喜之曰吾此行取一科第
必矣官不過郎列亦何所憾也因記于書帙之末獨不
曉其二十七甲與係第七科之語既而丙午年金寇犯
關太學生病脚氣而死者大半徐以病終鄉人董繼舉
為棺殮葬于東城墓園至即垣中已無墓穴後至者俱
墓垣外董因記其墓所葬後日舉歸里中數其行列別
第二十七行中第七穴也歸唁其父且出其手書神告

與弄所喜無少差者

龍神會利經文

涵山令李究伯源余妻之內兄也宣和間侍其季父仲將為廣東憲解秩由江道還楚舟過小孤風勢雖便而

春渚紀聞卷二

十一

照曠閣

擊鼓執金爐迎導者甚眾而一雷濕一人拱手上承舍利既下水即隨合舟柱輕飄轉首之間已行百里矣又問門宣事陳安上言元豐初安燕厚卿陳睦和叔二

龍蛇放光

橫海清池縣尉張澤居于邗州東城夜自庄舍還而月色昏暗殆不分道行遇道傍木枝煜然有光因折以燭

春渚紀聞卷二

十一

照曠閣

有聲如玉石且光華奪目遇暗則光燭于室遂賣之於家傳玩好事沈中老云邪聖間從其兄為青州嶼官因

瓦缶水花

宣義郎萬延之錢塘南新入劉輝榜中乙科釋褐性素剛不能屈曲州縣中年拂水而歸徒居餘杭行視者嘗

春渚紀聞卷二

十一

照曠閣

是日復大寒設在當席既疑冰成象則一山石上坐一老人龜鶴在側如所畫壽星之像觀者莫不吞嗟嘆異以為器出於陶車於凡火初非五行精氣所鍾而變異

正透翔龍犀

都下犀玉工董進項有一瘡癩其輩行止以董吃提呼之一日御藥部隨呼至其第出數犀示之內指一犀曰此犀大異餘常物也郝語之曰汝先名其中物狀為何

劉仲甫國手碁

碁待詔劉仲甫初自江西入都行次錢塘舍于逆旅逆旅主人陳餘慶言仲甫舍館既定即出市遊每至夜分方扣戶而歸初不知為何等人也一日晨起忽於邸前

旬日矣日就某會觀諸名手對奕盡見品天矣故敢出此標示非狂借也如某日某人某日本大勝而失應若著某日某局黑本有籌而誤於應劫却致敗局凡如此類十餘局觀者皆已愕然心奇之矣即覆前局既無差誤指謂眾曰此局以諸人視之黑勢贏籌固自灼然以仲甫觀之則有一要者白復勝不下十數路也然仲甫不敢違下在席高品幸精思之若見此者即仲甫當推罕累還鄉里不敢復名某也於是眾茶極竭心思務有致勝者久之不得已而請仲甫畫着仲甫則於不當敵處下子眾愈不解仲甫曰此着二十着後方用也即就邊角合局果下二十餘着正遇此子局勢大變及斂子排局果勝十三路眾觀於是始伏其精至盡以所對酒器與之延款十數日復厚飲以贖其行至都試補翰林祇應預名二十餘年無與敵者

祝不疑奕勝劉仲甫

近世士大夫甚無出三衢祝不疑之右者紹聖初不疑以計偕赴禮部試至都為里人拉至寺庭觀國手棋集劉仲甫在焉眾請不疑與仲甫就局祝請受子仲甫曰士大夫非高品不復能至此對手且當爭先不得已受先遂至終局而不疑敗三路不疑曰此可受子矣仲甫曰吾觀官人之棋若初分布仲甫不能加也但未盡着耳若如前局雖五子可饒況先手乎不疑笑因與分先始下三十餘子仲甫拱手曰敢請官人姓氏與鄉里否眾以信州李子明長官為對劉仲甫曰仲甫賤藝備乏翰林雖不出國門而天下名甚無不知其名氏者數年未獨聞衢州祝不疑先輩名品高者人傳今秋被州屬來試商省若審其人則仲甫今日適有客集不獲終

春渚紀聞卷二

五

照曠同

春渚紀聞

卷二

局當俟朝夕親詣行館盡藝祇應也眾以實對仲甫再三嘆服曰名下無虛士也後雖數相訪竟不復以棋為言蓋知不敵恐貽國手之羞也

張鬼靈相墓術

張鬼靈三衢人其父使從里人學相墓術忽自有悟見因以鬼靈為名建中靖國初至錢塘請者踵至錢塘尉黃正一為余言縣令周君者括蒼人亦留心地理具飯延款謂鬼靈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止視圖畫可言鬼應否鬼靈曰若方位山勢不差合葬時年月亦可言其相也因指壁間一圖問之鬼靈熟視久之曰據此圖墓前午上一潭水甚佳然其家子弟若有乘馬墜此潭幾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發祥自此始矣令曰有之鬼靈曰是年此墜馬人必被薦送次年登第也令不覺起握其手曰吾不知青烏子郭景純何如人也令子殆其倫比耳是年春祀而某乘馬從之馬至潭仄忽大驚躍衝勒不制即與某俱墜淵底逃出氣息而已是秋發薦次年叨忝者某是也蔡培安世先墓在富春白昇嶺其兄宏延鬼靈至墓下視之謂宏此墓當出貴人然必待君

春渚紀聞卷二

六

照曠同

家麥甕中飛出鴉鷂為可賀也宏曰前日某家臥房米甕中忽有此異方有野鳥入室之憂鬼靈曰此為克應也君家兄弟有被魁薦者即是貴人也是秋安世果為國學魁選鬼靈常語人曰我亦患數促非久居世者但恨無人可授吾術矣後二歲果歿時年二十五矣

謝石折字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拆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

春渚紀聞卷二

七

照曠同

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適遇即因此字點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違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為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郎從此四方來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姬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眾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問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也字上為三十下為一字也然吾官人奇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為捷耳蓋也字着水則為池有馬則為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常皆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為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

春渚紀聞卷二

八

照曠同

是日誠如所言也朝士即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姬過月方切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豎下一畫為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有日有一事似涉奇怪因欲不言則吾官人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更為地字今尊閣所姓殆蛇妖也然不見蟲豸則不能為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為吾官人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有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加其竟技何術也

疏邱驅蛇詩

米元章為雍邱令適早蝗大起而隣尉司焚產後遂致
滋蔓即責里正併力捕除或言盡緣雍邱驅逐過此尉
亦輕脫即移文載里正之語致牒雍邱請各務打撲收
埋本處地分勿以隣國為怒者時元章方與客飯視牒
大笑取筆大批其後付之云蝗虫元是空飛物天道來
為百姓災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來傳者無
不絕倒

中齋神

中齋之神貴司一家之事而陰佑於人者晨夕香火之
奉故不可不盡誠敬余少時過林棟趙倅家見其庄僕
陳青者睡中多為陰府馳令收攝死者魂識云每奉符
符示之審驗反覆得實而後擊鑿而入青於門外呼死
者姓名則其神魂已隨青往矣其或有官品崇高之人
則自有陰官迎取青止隨從而已建安李明仲秀才山
居偶赴遠村會集醉歸夜僕從不隨中道為山鬼推
墮洞仄醉不能支因熟睡中其神徑還其家見母妻於
榻下其坐乃於母前聲啞而母覺不之應又以肘撞其
婦亦不之覺忽見一白鬚老人自中齋而出揖明仲而
言曰主人之身今為山鬼所害不亟往則真死矣乃拉
明仲自家而出行十里許見明仲之屍臥洞仄老人極
力自後推之直呼明仲姓名明仲忽若睡醒起坐驚顧
而月色明甚乃扶路而歸至家已三鼓矣乃語母妻其
故晨起率家人具酒禮敬謝於神云又朝奉郎劉安行
東州人每遇暇茶必先酌中齋神而後飲一夕忽夢一
老人告之曰主人祿命告終陰符已下而少遲之幸速
處置後事明日午時不可踰也劉起拜老人且詢其誰

春渚紀聞卷二

九

照曠閣

氏曰我主人中齋神也每承主人酌茶之薦常思有以
致效今故奉報也劉既悟點計其家事且語家人神告
之詳云生死去來理之常也我自度平生無大過惡獨
有一事吾家厨婢採蘋者執性剛戾與其輩不足若我
死必不能久留我家出外則必大狼狽今當急與求一
親使之從良且有所歸則我眼目矣因呼與白金十星
以為資遣語畢沐浴易服以俟時至過午忽覺少倦就
憇枕間復夢其神欣躍而告曰主人今以嫁遣厨婢之
事天帝嘉之已許延一紀之數矣已而睡起安然後至
宜和問無病而卒

春渚紀聞卷二

五

照曠閣

春渚紀聞卷二

春渚紀聞卷三

雜記

乖崖劍術

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隱居君與張乖崖公居處相近
交遊最密公集首編寄祝隱居二詩是也隱居東垣有
棗合拱矣挺直可愛張忽指棗謂隱居曰子勿勿惜
也隱居許之徐探手袖間飛一短劍約平人肩斷棗為
二隱居驚愕問之曰我往受此術於陳希夷而未嘗為
人言也又一日自濮水還家平野間遙見一舉子乘驢
徑前意甚輕揚心忽生怒未至百步而舉子驢避道張
因就揖詢其姓氏蓋王元之也問其引避之由曰我視
君昂然飛步神韻輕舉知必非常人故願加禮焉張亦
語之曰我初視子輕揚之意忿起于衷實將不利於君
今當回宿村舍取酒盡懷遂握手俱行其話通夕結交
而去

春渚紀聞卷三

一

照曠閣

楊醇叟道術

餘杭沈野字醇仲權智之士也喜書畫頗有精識嘗
於錢塘與一道士揚希孟醇叟相遇喜其開爽善談即
延與同邸而居沈善談人倫而不知醇叟妙於此術也
時蔡元長自翰長黜居西湖日遣人邀致醇叟一日晚
歸沈語揚曰余嘗觀翰林風骨氣宇皆足以貴而定不
入相揚徐曰子目力未至此人要如美玉琢成百體完
就無一不佳者是人當作二十年太平宰相在但其終
未可盡談也揚復善蓄錢篋大如常篋每酒酣必引
笛自娛聽者莫不稱善一日與沈飲於娼樓月色如畫
而笛素不從容有舉酒而言曰今夕月色佳甚盃觴之
樂至矣獨恨不聞笛聲也揚徐笑曰俟令往取實無所

春渚紀聞卷三

照曠閣

遣也酒再行忽引袖出笛快作數弄座客皆不知笛所
從來徐扣之云小術耳乃某左右常驅役吏鬼也俾之
取物雖千里外可立待但不可使盜取耳子欲學之當
以奉授然又有切於性命者子不問何也沈始敬異之
擇日焚香跪請其術且言吾術斷欲為先子欲得之當
先誓於天尊像前無不可者沈與一姓閩人同授盟戒
而行其數闕未滿百日而輒有所犯即夜夢受杖於像
前晨起背發癢數日而卒既而楊辭以有行沈問所之
楊亦知沈有河朔之遊云我此行且先適淮南子若北
行過楚幸訪我於紫極宮以八月十五日為約逾期恐
行止無定不能再見也楊既行而沈以事留連至楚則
九月初天徑往紫極宮訪之了無所聞回過殿角有老
道士坐睡因揖以詢楊之存亡道士驚顧對曰左右與
醉史何處相期且當約以何日也沈告之故道士嘆息
而言曰楊誠奇士奇士左右之 來惜較旬日之遲也
楊至此月餘一日無疾焚香跌坐與眾道士語久之揖
座人曰希孟今當有所適然此行學道未竟更當一來
也語訖長嘯而逝正八月十五日也今頌東城矣沈於
春清紀聞卷三 照曠閣

春清紀聞 卷三

之便呼李先生李伴驚曰汝何人也樂仙探懷出王書
授之李微笑曰王師乃爾管人閒事耶此非相語處三
日黎明候我於觀門也樂仙辭謝而歸三日鷄鳴坐門
未久李至以手掠髮則兩目煜然如燄電燭人握手入
觀中謂樂仙曰汝剝心求道而燒假銀何也樂仙謝誠
有以備之絕無告耳然是乾水銀法非若世人點銅為
之以誤後人也李探懷出銀小錠請以是易子所作如
何樂仙取以示之範製輕重與李所授無異也即令取
油鑪於前投樂仙所作烹之須臾粉碎還元日豈不誤
春清紀聞卷三 照曠閣

至也蔡繼云某亦於此候一親知罷官者當與二公少
周旋也日復一日亦問及養煉事樂仙心獨喜之亦意
其有道者至夕主僧與僕從皆已熟寢樂仙即炷香前
拜而請其從來即以先生禮之且哀懇言其罷舉求道
了未有遇願賜憐憫生死骨肉也蔡徐笑曰我南嶽蔡
真人也固知子棲心之久更侯與子勘問之也樂仙稽
首謝其垂接次夕復扣戶伺之忽見一大人膝與簪齊
而不見其面目音響極厲云仙童萬福投一白紙於蔡
前蔡取以示樂仙曰與子勘問至矣紙間有書云某於
十洲三島究訪並無此人名籍後檢蓬萊諸籍中始見
其名氏鄉里也某人供呈蔡語樂仙曰子無憂也因授
以內丹真訣數日別去云汝有未解處但焚香啓我我
當自告汝也後樂仙問通直郎章子才自九江乘官運
居錢塘金地山行符水救人疾苦外丹已成因南遊過
之夜語及蔡真人事取所授白紙示章視其供呈人姓
名乃其法錄中六丁名字也即熾炭於爐取紙投之炭
盡而紙字如故因相與驚異且乞之以藏其家樂仙既
去了不知所向或傳其解化矣章亦數歲而終將差之
春清紀聞卷三 照曠閣

云夜漁于海得大魚方將烹而食也蕭不待羹取數
爵就火燎食之美甚自郡回因求其餘歸食數日而盡
不知其為蛇也食蛇之後更不喜聞食氣但覺背脊間
腫痒至不可忍時就樹指痒瘡破中湧細虱不知其數
時郡卒陸靖者適居寨中與之助取餘虱計前後出虱
數斗痒止瘡復因樹陰見深中鶴雛羣戲念欲取之
卽身在鶴爪攬雛而歸復視雛巢又念可登而取卽身
已在樹杪矣寨卒視之率皆驚異以謂此人偶食成器
之物盡出尸蠱而輕身自如得地仙矣因逃兵籍而去

翊聖敬劉海蟾

真廟朝有天神下降憑風翔民張守真為傳蓋語因以
翊聖封之度守真為道士使掌香火大建祠宇率之自
廟百里間有食牛肉及着牛皮履靴過者必加殃咎至
有立死者一日有人穿袍青中曳牛革大履直至廟庭
進升堂宇慢言周視而出守真卽焚香啓神曰此人悖
傲如此而神不卽殛之有疑觀聽神乃降靈曰汝識此
人否實新得道劉海蟾也諸天以今漸入未運向道者
少上帝急欲度人每一人得道九天皆賀此人既已受
度未肯便就仙職折旋塵中尋人而度是其所得非列
仙之禮者我尙不敢正視之況敢罪之也

噓氣燒腸

陳無求宣事云嘗赴鶴林寺供佛既飯有一舉子雖衣
褐不完而丰神秀頰居于座末主僧顧謂無求曰此道
人頗有戲術今日告行當薄贈之且求其一戲為別也
舉子亦欣然呼一僧難取盤器付之令相去二丈餘而
立舉子謂之日我此噓氣汝第張口受之覺腹熱急言
不爾當燒爛汝腸也言訖噓氣向之須臾僧離覺腸間

如沸湯傾注乃大呼曰熱甚不可忍因使溺盆中舉子
徐舉盆示座人日誰能飲此者舉座穢唾之適大笑舉
盤自飲言別而去明日僧難送大惡聞食氣日唯飲水
數杯月餘出寺不復見也

仙丹功效

余族兄次翁鼻間生一瘤大如含桃而懼其浸長百方
治之不差行至襄陽於客邸遇一道人喜飲而日與周
旋臨別解衣出一小瓢如棗大傾藥如粟粒三授次翁
日汝夜以針刺瘤根納藥針穴明日瘤當自落其二粒
留以救奇疾也次翁如其言因夜取針刺瘤根納藥至
夜半但覺藥粒巡瘤根而轉至曉捫之則瘤已失去取
鏡視之了無痕痕也因大神之秘其餘藥不令人知其
女為兒時墜倒折齒不生次翁取藥納齒根一夕齒不
復因以水銀一兩置鉢間取藥投之則化為紫金方知
神仙所煉大丹也

居四郎丹

密院編修居世英彥實之父人謂之居四郎者遇異人
得丹靈術常使一僕守火歲久不懈因度之為僧居京
師定歷院幾二十年時曾子宜當軸有堂吏通解可喜
其婦得急勞數日而殞繼而病傳堂吏國醫不能療吏
與居素善居視之云應須我神丹藥之為啓爐取刀圭
與服十數日卽完復如初出參丞相子宜大驚云汝非
遇仙丹不能起此病也非計起白云某實非淺居四郎
之丹服之奪命鬼手耳子宜神之使人遊居不能至也
卽使門下之人宛轉喚其前發資給備至約籍丹為
贈而僧誓不負心丞相亦延願不替借一日謂丞相而
許分籍為獻子宜喜甚送僧降階而僧退揖為馬臺殿

春渚紀聞卷三

九

孫道人尸解

孫道人不知何許人寄居嚴州天慶觀為人易初不
扶術及言人禍福但袖中嘗畜十數白鼠子每與人共
飲酒酣出鼠為戲人欲捕取卽走投袖中了無見也至
約人飲則就酒家市一小尊酌之不竭人告酒困卽覆
尊而去否則自晨至夕亦不別取也酒家是日必大售
人頗以此異之紹興三年三月二日觀中士庶駢集道
人拱手告衆日我今年九十歲矣久寓此土荷郡人周
旋暫當小別各勉力事善言訖坐逝一郡驚異瘞之城
南而聖其像觀中歲餘有南商手持香一瓣封題甚固
云我去年三月三日於成都府觀禪事有一道人云我
始自嚴州來知子不久回浙幸為我達嚴州天慶觀尋
孫道人付之也入觀見塑像驚禮之日此我成都所見
付善人也因其發其藏則空棺矣

春渚紀聞卷三

十

蔡革遇三皇闕宮

蔡革先生內相叔厚之族兄也大觀中叔厚之父守甘
陵革自密往省之過北州河難見三老人皆布裘青巾
獨坐而語革視其神矩清峻疑非常人卽懇馬前揖之
初不相領羣革心益竦異復前致敬一老人徐顧革而
言日汝往恩州省汝兄耶汝兄感時疾已向安矣然時
將亂離汝之業備竟無補於事當求避世修真超脫塵
累也革嘗留意於內外丹事蓋異其說且日曰晏矣汝
行二十里可少止當再相見也革再拜而前果二十里

春渚紀聞卷三

八

春渚紀聞卷三

十

至一旅邸遂休僕馬散步邸旁瞻視叢祠因前視其榜乃三皇閣官也革即整衣冠肅容進謁祠下仰視塑像其容服儼然河灘三老人也革自甘陵即屏居絕意專以修真為務隱于密之九仙山後又徙海中徐福山宜和乙已故人陳某者調雄州兵曹聞金人犯邊意未敢往乃請革密扣其去留之事乃書一絕與之云三月楊花滿路飛胡人遊騎拍鞍歸高天二聖猶難保護道維關是可依陳解其意遂駁行李至明年丙午三月二聖北狩始知革有前知之見後范溫起海州李實以布衣被虜溫待實甚厚每事多訪之溫意欲歸朝又擬投偽齊議未決實與革有舊密往見之且告以情革曰公來年今日已陞朝令食未祿餘人無使知也實由是為溫決歸朝之策及溫引來歸朝朝廷定賞以實嘗與溫謀自白身授朝奉郎一如革言

仙桃變人首

余妻之祖父朝議君馬餘慶元祐末為巴郡守遣健步王信者持書至郡始出郡城數十里道傍顧見二道士野酌食桃甚大信亦休其仄因乞之道士以殘桃與之信聲啞而食之道士復探懷取一大如孟者授之信益喜跪謝引裾裹桃而行未數里探桃將食則一人首也血漬殷然即驚懼急投之澗水疾走還郡狀若狂人見人即作怖畏狀口稱怖人怖人而不食不飲郡守呼之徐問其故既語所遇即復奔逸狂言因使以病告而縱之復蜀中時有見之者

聖和向前知

汴渠第五舖有異僧來名之聖和向時語人禍福扣之則不復道也熙寧初余伯父朝奉君與先博士君同章

申公詣闕時申公改官未久先博士未第也申公所在喜訪異人至鋪具飯過僧過門即延之入座熟視先君曰福人福人宰相是你手裏出已而回視申公曰承天一柱判斷山河視伯父獨無言既去先君戲申公曰承天日我作宰相更容兩人也後果如其言而先君宰相之出獨未有徵驗云

張道人異事

張道人福州福清人生以樵採為給一日樵歸於山道遇二道人對碁馳騰就觀碁者忽顧之而語曰子頗憶與吾二人同學之勤否我亦以子沈滯人間未能遠引也今子困躓亦已至矣復能從我竟學乎張忽醒然悟解通知宿命且語之曰我安能從爾學神仙也我將學大乘法為浮圖氏不久吾師至矣某者問子師為誰曰今教住秀州崇德福嚴寺真覺大師志濟是也即負樵還家翌日入城市以相字為名而人禍福率皆如見歲餘黃八座裝自明守移鎮至郡實携志濟而來張即投之祝髮郡人但以道人呼之每擇佛宇散壤者輒入居之不俟遣化而施者雲集至鼎新而遷他所福人甚欽敬之一夕郡城火自郡將監司而下環視無策或有言何不呼張道人也郡官曰張道人何知警仗之事而須呼之也既而火迫郡署至取郡額投火以從厭勝之說其烈愈熾不得已使召之應呼而至即長揖郡官曰俱面火致敬同音誦心火滅凡火滅六字張乃攜瓶水上履履騰騰如飛亦大稱誦六字水所過處火不復延須臾遂止今尚存所傳異事不止此也

雀獸蛇蟹之異

雀獸蛇蟹之異

戒殺之事得於傳聞者甚衆目視五事不可不記為後人之戒也富陽春明村趙二以網捕為業年五十臥病踰年艱餓備至求死者屢矣一日覺頭痒不可堪忍肥撮之極至指甲流血乃取梳齒痛夏終不快意遂呼其婦搗髮搔頭痒似少止頃之復甚則以手助力提掉遂致腦脫落而腦間雀齒叢噉不知其數隣里環觀助其誦佛懺罪以觀速死兩日始遂氣絕錢塘北郭呂五以炙獸鯉為給而餓至難死每以一大斛置飯滿中投以鹽醃其阻噉至困然後始加刀炙云令鹽醃之味清入骨中則肉酥而味美以故市之者家不數年呂五得疾但覺胸腹間燥渴不勝飲水不快而口復念鹽醃為味以亟亟置床時時飲之且言雉也與翻過着令家人轉其其體日夜數十番至體肉消潰腸胃流進而卒湖州府近嚴進忽得狂疾曝日城壁下自噴其指尋十指皆盡血流被體號呼而終蘇州薛氏小兒年十三探鵝雛於木抄不知先有大蛇啖雛巢中兒始驚視張口則她徑投入兒口與兒俱墮水下人救之則蛇食兒心與她俱死矣河朔雄霸與津棣皆邊澹濶霜蟹當時不

春渚紀聞卷三

餘錢也每歲諸郡公厨糶港分給郡僚與轉餉中都貴人無慮數數十萬命余察瑄李公慎供奉侍其季父守雄州會客具飯始啓一藏囊大蟹滿中皆已通熱可啖而上有一巨蟹肌膚為指髮浸漬亦已透黃而髮案案面往來不可辨來客驚異於出而縱之深中用以戒殺者甚衆

牛王宮飯

唐安世云張觀鈔韓家人嘗夢為人追至一所仰視榜額金書大字云牛王之宮既入見其先幾母驚愕而至

云我以生前嗜牛復多殺今此受苦未竟所苦者日食
鮮飯一升耳始語次即有牛首人持飯至視之皆小鐵
痰藜其大如麥粒而鋒銳甚利飯始入咽則轉次而下
痛貫腸胃徐覺體間燥痒即以手爪爬搔至於痒極
血肉隨爪而下淋漓被體牛首人則取鐵杷助之至體
骨現露伴飯盡出一呼其名則形體復舊家人視之恐
怖欲逃牛首人即呼持之曰汝亦嘗食此肉四兩今當
食飯二合而去號呼求解不可得即張口承飯飯才下
咽則痛楚不勝宛轉之次忽復夢覺 頰舌皆腫不能
即語至翌日始能言因述其夢云

頰極者役於伽藍

余馬嫂之季父承奉廟察字彥明錢塘人赴調至山陽
感時疾而終歸家即山陽李氏也遺孤始十歲未克扶
養歸爾先隴因權厝城北水陸寺凡十五年其母金華
君終始養從其子初至啓發致夢其子曰我自族殯
此寺即為伽藍神拘役至今未得生路今獲歸掩屍宅
始神魄自如而轉生有期矣又丹陽方可大言建中靖
國間有時相夫人終于相府未獲護葬還里權厝城外
普濟寺忽見夢於其門人云為語我家我日夕苦於伽
藍神之役得速歸差則免此矣門人請曰夫人而見役
何也夫人曰我生享國封不為不尊而死亦鬼耳況以
遺骸滓穢佛界之地得不大譴罪而姑役使之亦幸矣
二事適相類者則知精廬所在在人則以為託之問寂
聞鐘梵之聲可資亡者依向之福必不慮因循失葬明
則致轉魂之尤幽則苦護神之役反俾亡者不安不得
不為戒也

魚菜齋僧

春渚紀聞卷三

七

照曠開

吳興南村沈氏子嘗具舟載往平江中道有僧求附舟
尾生因容之行十餘里生晨炊僧求飯遂分共之且謂
僧曰適與舟人羹魚為饌無物為盤羞不罪也僧曰無
問魚與菜施當在子心耳生意僧欲得美因分餚之食
竟謂謂生曰汝量出數金為觀施生曰食魚而須觀施
非余所當獻也僧曰無問魚與菜在汝心施耳生復意
其欲金量與視僧問生齋僧一員欲何所獻生曰食魚
非齋何獻之有僧曰無問魚菜在汝心獻耳生不得已
獻謂之曰請獻南村大王僧遂合爪祝獻既行數里登
岸而去明年正月生與社人祭神廟中神降於祠人中
謝生曰去歲深承餽飯齋僧而無心布施得福最多以
是一僧之故我甚增威力生已忘前事神人謂生曰汝
至某村有僧附舟汝以魚飯之次有惡獸欲截汝舟我
時已陰護之矣生始記憶因語其詳於社人云

挽經牛

裴亞卿言紹興九年湖州普安院尼沈大師者聞吳江
縣潘氏兄弟析居而家有華嚴經一部惜不忍分試往
求之眾議皆允而尼請歸具香花及舟載迎取潘老謂
尼曰爾往則恐有中變者我今并具小舟假汝載往如
何尼欣然更過所望經既登舟而歲適大旱川港乾涸
不能寸進翁曰我更假汝一牛挽引而前也經既至院
牛船還家公中夜忽語其媪曰吾之捨經得供養矣而
吾牛何慮也媪問之云我適夢牛而人言曰謝公數年
參養之力又承公遺以挽經之功今得脫此畜身徑生
安樂處感德無窮也亟往視之牛已死矣

蝥蚌黑鯉見夢

餘抗尉范達夜夢介冑而拜于庭者七人云某等皆錢

懸豕首作人語

秀州東城居民章十二者於其庄居豕豕數百散市杭
秀間數歲矣建炎初因幹至杭過肉案見懸一豕首顧
之而人言曰章十二我等償汝債亦足矣從者亦聞其
言聾愕然悔過還家盡毀園牢取所存豕市之得錢數
千緡散作佛事及印造經文與與羣豕求免輪迴刀亦
之苦知者謂章善補過矣

春渚紀聞卷三

九

照曠開

春渚紀聞卷三

米

雜記

宗威感政事

宗君汝霖其遇事雖用權智而濟難於談笑之間士大夫多能道之建中靖國間為文登令同年青州教授黃策上書自姑蘇編置文登州遣牙校押赴貶所過縣而黃適感寒疾不能前進牙校督行雖加厚賂所為一日之留堅不可得不得已使人致殷勤於公公即具供帳於行館及命醫診候至謂理安矣而了不知牙校所在

春渚紀聞卷四

照廣閣

密訊其從行者云自至縣即為縣之舊魁約飲於營妓而已次胥史日更主席此校嗜酒而貪色至今不肯出戶屢迫促之乃始同進金寇犯關變與南幸賊退以公尹開封初至而物價騰貴至有十倍於前者郡人病之公謂參佐曰此易事耳都人率以食飲為先當治其所先則所緩者不憂不平也密使人問米麪之直且市之計其直與前此太平時初無其增乃呼庖人取麪令准市肆籠餅大小為之及取糯米一斛令監庫使臣如市醖醞酒各估其值而籠餅枝六錢酒每角七十足出劫市價則餅二十酒二百也公先呼作坊餅師至訊之曰自我為舉子時來往京師今三十年矣籠餅枝七錢而今二十何也豈麥價高倍乎餅師曰自都城離亂以來米麥起落初無定價因糞至此某不能違眾獨減使賤市也公即出兵厨所作餅示之且語之曰此餅與汝所市重輕一等而我以日下市直會計新麪工直之費枚止六錢若市八錢則已有兩錢之息今為將出令止作八錢敢擅增此價而市者罪應處斬且借汝頭以行吾令也即斬以狗明日餅價仍舊亦無敢閉肆者次日呼

卷四

照廣閣

買撲正店任修武至訊之曰今都城棉價不增而酒值三倍何也任恐悚以對曰某等開張承業欲罷不能而都城自賊馬已來外居宗室及權貴親屬私釀至多不如此無以輸納官麪之直與工役油燭之費也公曰我為汝盡禁私釀汝減直百錢亦有入乎任扣額曰若爾則飲者俱集多中取息足辦輸役之費公熟視久之且寄汝頭頸上出率汝曹即換招榜一角止作百錢足不患乎私釀之擾奪也明日出令敢有私造酒麪者捕至不問多寡並行處斬於是傾槽破瓶者不勝其數數日之間酒與餅直既並復舊其物價不令而次自咸既不傷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惟呼稱為神明之政時杜充守北京號南宗北杜云

膠精取虎

折代神氏子弟每會集講武多以奇勝為能一夕步月庄居有庄戶迎白曰數夕來每有一虎至麥場軟葉間驟取快移時而去宜徐往也從者有言請付我一矢當立斃以獻其一子弟在後笑謂羣從曰我不煩一矢之遺當以膠粘取之如黏飛雀之易也眾責其誇言曰請賺錢五千具飯會飲若不如所言我當獨出此錢也眾許之而還翌晨集庄戶散置膠鴉至暮得斗餘盡令塗場間麥稈上并繫羊以餌之其向其考至月色穿林果有徐行安尾而至者遇繫羊攫而食之意若飽適即傾麥場轉舒其體數轉之後膠膠羣身卒不可脫至於尾足頭目瞭暗無視體問如被網束畜性剛烈大不能堪於是伏地大吼騰躍而起幾至丈許已而屹立不動久之聚合噪前視之則立死矣

春渚紀聞卷四

照廣閣

銅章異事

青社土軍高閻耕地得古銅印文曰宣州觀察使印即謹藏之不以示人後金寇犯關高統勤王之師屢立戰功遂除察使如印章云每有移文即借用此章又承務郎王淵洛陽人鎖試赴省過黃河難因憇所乘監與渡口與脚小兀旁拾塊土就支與而土破中得一銅章視之乃其姓名也

死馬醫

有名士為酒伴者臥病既久其子不慧郡有大醫生楊介名醫也適自都下還眾令其子詢之且約介就其弟診視介亦謙退謂之曰聞尊君服藥且更數醫矣豈小人能盡其藝耶其子曰大人疾勢雖淹久幸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問者無不絕倒

鹽龍

蕭注從狄殿前之破釜洞也收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鹽人所養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盃以玉筋推海鹽飲之每鱗甲中出鹽如雪則收取用酒送一錢七專主與陽而前此天說者何也後因蔡元度就其體既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數日用亦大有力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云

宿生百報

於酒主簿沈純良字忠老余從兄之婿也初兄之子許歸內兄黃陞有年矣繼而黃被薦中禮部選以書約唱第後成禮一夕得日疾便不分明醫視之云目睛已破不可療也即以疾報黃乞罷婚而黃云昔許我固無恙人也我豈以一第而黜盲妻哉後竟不敢違其母兄之命因循告罷女年齒浸長謀與披帶入道不復有適人之議也然端麗明悟不知者以為無病人也余兄弟

高居烏墩與老遊愛其和易多學忠老諸兄各宜遊
相遠亦欲相依為生願得盲女為家既成婚數日忠老
夢至一官府兩廡皆囚繫人也忠老方顧視之次忽見
有緋衣人昇廳事據案而坐者羣吏庭集聲喏而退
衣者連呼市物之人怒其物不至使杖之其人應言不
順怒甚甚呼左右取東萊周其身以火薰灼其目忠
老視之忽若微笑者旁一人謂忠老曰子視此不加則
然更復嬉笑以助其怒心此緋衣人乃子今日之妻也
語竟而覺忠老遂以所夢語盲妻曰與我冥報之事不
為語也汝以一笑之緣至以火灼人目遂後半生無目
之報我以一笑之緣不免今日有盲妻之累且一笑
一怒之失其報如此况夫妻以樂禍為心而積惡如陵
京者豈不為他生之慮耶

馬武復得妻

陶節夫為定帥而本州駐泊都監馬武官期踰年始至
既交割參府公還衙至屏後而侍人高姐者就收袍帶
涕泗交頤公訝而訊之云適參府都監某之本夫也公
愕然問其故乃言馬歷官并相失之詳公領之明日具

春清紀聞卷四

酒有獨酌馬將會飲閣中三爵之後徐謂馬曰公之官
之期何為更稽緩爾耶馬離席涕泣曰某去春携家京
師因與家人輩至大內前觀燈棚中人忽與老妻相失
求訪不獲因循幾年迫於貧乏不免携孥就祿無宅故
也公即呼取大金尼注酒滿中揖馬而笑謂之曰能盡
此厄富有好事相聞飲訖語馬曰天下事有出於非意
而適然相遇如此賢閣縣君於暇索中適某過道州得
之逆旅間了不言其所自也昨日窺屏見公且語其詳
某適已令具焚乘獲歸將司矣馬始驚喜大面軍校聲

略云已送駐泊宅眷歸衙說一郡驚嗟共嘆其異也

僧淨元救海毀

錢塘楊村法輪寺僧淨元年三十通經視髮即為禪比
印遍參明自得法之後歸隱舊廬人不之異也政和癸
巳海岸崩毀浸壞民居自仁和之白石至鹽官上管百
有餘里朝廷遣道士鎮以鐵符及大築堤防且建神祠
以禳禦之毀益不支至紹興癸丑師忽謂眾曰我釋迦
支佛歷劫以來救護有情捐棄聖命初無少虧而吾何
敢愛此微塵幻妄坐視眾苦而不赴救即起禪定振履
經行視海毀最甚處至于蜀山時六月五日也從而觀
者數百人而海風激濤噴湧山立師將褰衣而前眾爭
挽引且請偈言以示後來師笑之曰萬法在心底須言
句我不能世俗書亦姑從汝請耳即高舉曰我捨世間
如夢眾人須我作頌頌即語言邊事了取自家真夢又
曰世間人心易了只為人多不曉了即皎在目前未了
子般學道須舉手謝眾踴身沉海眾視驚呼至有頓
足涕流者謂即羣魚腹矣移時風止海波如鏡遙見師
端坐海面如有物拱戴者順流而來直抵崩岸爭前挽
掖而上視師衣履不濡也遠視岸側有數大鯉昂首久
之沉波而去即揚聲謂眾曰自此海毀無患也不旬日
大風漲沙悉還故地蜀山之民深德之即其地營庵居
留事之至紹興乙卯四月八日忽集眾說偈告寂曰會
得祖師真妙訣無得無物又無說喝散烏雲千萬重一
點靈心明皎深幽安坐而化

春清紀聞卷四

受杖准地獄

杭州寶藏寺主藏僧志詮其所施財無毫髮侵用也
偶寺僧有謂詮日子所積施貸我十千後當以三千為

息歸子拒之不獲即如數付之數月果以十三千償詮
詮曰三千之息非常住物因以為香燭之費而常蓄一
貓甚馴起居之間未常輒相捨也後貓死詮夢至一
官府有金紫人出迎執禮甚恭如舊相識詮回語之日
弟子今此何所職掌且於老僧有何緣契而勤勤若此
也金紫人曰某前身有過合受畜身而經為貓債報既
盡以宿性直剛今得為冥官方為貓時蒙師六年愛育
之恩每思有以報効今日召師之來蓋有說也師前受
寺僧貸藏施錢三千之息雖用為佛供利歸一已是亦
准盜法當受地獄一劫之苦更作無量功德不可免也
詮因求哀金紫人曰某亦常為師參問比折之報只有
於世間受十三杖之苦可代此外無策也語訖夢覺詮
即私念曰我幸主藏之八頭為僧俗所敬若一受杖責
何面目於叢林也當作苦行以規救免於是盡捨衣鉢
為佛供及躬修長懺甚自刻苦歲餘會錢塘縣官携家
累入寺僧適盡赴供無一人迎門者縣官已懷怒心始
登方丈而足為貓糞所污意大憤踐從者徑於懺堂持
志詮而出云此住持僧也怠於却掃故此避匿耳詮亦
不測其由應對不順即呼五百杖之十三而去詮始悟
前夢不復介意而常戒其徒不可以常住之物為已用
者如此云

春清紀聞卷四

古道者被胸燃臂

錢塘淨慈寺古道者主供侍病僧寮一日病僧有告之
曰我病少愈念少鬼血為味汝能為我密致之幸甚至
再使血而食之美甚一二日復多以金付之再有
所須同寮僧雖覩道者於隙處披其胸取漆孟以利亦
刺心血浸孟其上解衣帶纏進久之聞祝孟中血凝矣

即以慈醮依前法製之以進病僧僧雖大駭出以所見
誦其徒且告病僧皆大驚異後堂頭開人府請明老住
持明辭之堅甚至東坡先生以簡督之尙未之許道者
聞之曰須我一行耳時明老出高北山昭慶寺道者即
以油布裹手及 臂至前禮請曰道者請燃此手以為
和尙導即跪膝然火了不變色燃至手腕明老即命駕
從之觀者雲集莫不咨嗟駭異至有流涕者逮至明老
安息方丈始稱謝而退燃至半臂矣

花木神井泉監

春清紀聞卷四

十一

照曠閣

建安黃正之之兄行之客寄桐廬方臘之亂為賊所害
賊平正之素奉天師道即集道侶與邑人啓建黃籙道
場追薦殺賊之眾俱有報應而正之特夢其兄告之曰
我以屬賊不屈而死上帝見賞已補仙職矣汝無憂也
凡世人至忠至孝及貞廉之士與夫有一善可錄者死
有所補授如花木之神井泉之監不可不知也

磨刀勸婦

裴亞卿言為童稚時侍其祖母文安縣召開語居宜城
之日隣有俗子忘其姓名娶婦甚都而悍於事姑每夫
外歸必泣訴其凌虐之苦夫常默然一夕於燈下出利
刃示其婦婦曰將安用此夫好謂之曰我每見汝訴我
以汝姑之不容我與汝持此去之如何婦曰心所願也
夫曰今則未也汝且更與我謹事之一月令汝之勤至
而俾姑之虐暴四鄰皆知其曲然後我與汝可密行其
事人各快其死亦不深窮暴死之由也婦如其言於是
怡顏柔語晨夕侍及市珍鮮以進飲饌姑不知其然
即前撫接頓加和悅幾致月矣復乘酒取刃玩於燈下
其氣憤憤呼其婦語之曰汝姑日來於汝若何曰日來

春清紀聞

卷四

十一

照曠閣

視我非前日比也又一月復扣 刃問之婦即懼然曰
姑今於我情好倍加前日之事慎不可作也再三言之
夫徐捱刃怒視之曰汝見世間有夫殺婦者乎曰有之
復見有子殺母者乎曰未聞也夫曰人之生也以孝養
為先父母之恩殺身莫報及長而娶婦正為承奉舅姑
以長子息耳汝歸我家我每察汝特少容色不能承順
我母乃反令我為此大逆天地神明其容之乎我遣此
刃實要斷汝之首以快我母之心姑負汝兩月使汝改
過怡顏盡為婦之道於我母待汝之心知曲不在母而
安受我刃也其婦戰懼淚如傾雨拜于牀下曰幸恕我
此死我當畢此生前承順汝母常如今日不敢更有少
懈也久之乃許其後婦姑交睦播於親黨有密知此事
者因竊語之聞者皆謂此雖俗子而善於調御轉惡為
良雖士君子有不能處者矣

紫姑大書字

政和二年襄邑民因上元請紫姑神為戲既書紙問其
字徑丈或問之曰汝更能大書否即書曰請速粘表
二百幅當為作一扁字或曰紙易耳安得許大筆也曰
請用麻皮十斤縛作令徑二尺許墨漿以大器貯備滿
桌也請好事因集紙筆就一富人麥場鋪展聚觀神至
書云請一人繫筆于項其人不覺身之騰躍往來場間
須臾字成端麗如顏書復取小筆書于紙角云持往宣
德門貢錢五百貫文既而縣以妖捕羣集之人大府問
之取就鞠治詎無他狀即具奏知有旨令就從死再書
驗之上皇為幸苑中臨視乃書一慶字與前書福字大
小相稱字體亦同上皇大奇之因令於裏邑擇地建祠
歲祀之

春清紀聞卷四

十一

照曠閣

吳興溪魚之美冠於他郡而郡人合集必以所鱸為勸
其操刀者名之鱸匠沈忠老言其外祖丁學士君雖湖
人而生平不喜食鱸一日忽夢登對已而少休殿廡間
傳言以鱸饌一盤為賜食之美甚既覺忽念其味會鄉
人有以鮮鯉餉其子者即取具鱸舉筋而盡自後日進
一器歲餘復夢登對賜鱸如初食訖而希但聞腥氣逆
鼻遂不復食至終身云

鱸魚

春清紀聞卷四

十一

照曠閣

姑蘇李章敏於調戲偶赴鄰人小集主人者雖富而素
鄙會次章適坐其傍既進饌章視主人之前一煎鮭特
大於眾客者章即請於主人曰章與主人俱蘇人也每
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在右邊者
是也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
手取主人之魚示眾客曰領主人指搗今日左邊之魚
亦合從便移過右邊如何一座報飯而笑將席乃已

龔正言持鉢巡堂

龔彦和正言自貶所歸衛城縣寓居一禪林日持鉢隨
堂供暇日偶過庫司見僧羅具湯餅問其故云具殿院
院間藥食龔自此不復晚食云

繪像答語

毗陵胡門下宗回夫人錢塘關氏女數歲時屢起致敬
尊長前而壁間有六妃像家人戲指之曰此亦可致禮
夫人即前飲躬起居忽若卷子有云夫人萬福之應者
左右皆聞驚異既長果歸胡氏卒享聲譽之榮

花月之神

建安章國老之室宜與潘氏女二族稱共祀既歸國

老不數歲而卒其終之日室中飛蝶散滿不知其數聞其始生亦復如此既設靈席每展遺像則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後遇遠諱之日與醫像之次必有一蝶隨至不論冬夏也其家疑其為花月之神建安張端公伯玉始生而鬼哭於家三日而止既死鬼嘯于梁至大赦始寂然蓋其母初倚于郡之黎山王廟夢神指其旁鬼官與之二家俱余姻家也得之不認

施好婆

湖州烏墩鎮沈氏婢其鄰里呼之施好婆者年六十餘型兩髻明其尙處子也年二十為沈氏婢會大疫主公主母繼亡獨餘二女子各十數歲無旁親可依為生施即備春旁舍或織草屨與縫紉之事得錢以給二女且教護之至於長大擇良為配更為撫抱其子盡力奴事鎮人皆知敬愛之每大家出遊則假守舍餘物滿前一毫不移也至今尙在

孫家呂姐

湖州孫魯教授家婢名呂姐者服勤孫氏有年矣性謹朴無他能但常日晨起就厨中取食器潔之聚所棄餘粒間有落溝渠者亦拾取淘濯再於釜中或加五味煮食之未嘗一日廢也年七十餘一日微疾即告其家人曰為我梳髮着五戒衣我將去矣家人從之因起以左手結印而化家人遂掩置開元寺中觀者餘月了無穢氣而髮漸生因與剃之後一月一剃

春渚紀聞卷四

春渚紀聞卷五

雜記

章有篆字

吳興章有以小篆名世其用筆簡古得石鼓遺法出文勛章友直之右所作復古編以正篆隸之失識者嘉之皆為余言心字於篆文只是一倒火字耳蓋心火也不欲炎上非從包也畢少童文簡之孫妙於篆篆而亦多見周秦以前盤孟之銘其論水字云中同一豎更不須曲只是畫一坎卦耳蓋坎為水見於巽銘多如此者并記之

唐子西論文

唐子西言司馬遷取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議田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為來生種子矣

玉川昌黎月使詩

施彥質言玉川子詩極高使稍入法度豈在諸公之下但諱以詩人見稱故時出狂語聊以驚世耳韓退之有效玉川子月使詩讀之有不可曉者既謂之效乃是玉川子詩何也亦常聞葉大經云玉川子既作此詩退之深愛之但恨其太狂因削其不合法度處而取其合者附於篇其實改之也退之尊敬玉川子不敢謂之改故但言效之耳

明皇無心治天下

周正夫言人君所論只一宰相唐明皇微相張嘉貞却忘其名字不知用心向何處又河北皆陷顏真卿獨全平原乃始云朕不謂有此大夫小大一箇顏真卿自不知姓名又顏泉卿忠義貫日月後其子不免饑寒不知

平日勾當甚事乃知明皇本無心治天下也

古書託名

先君為武學博士日被自校正武舉孫吳等七書先君言六韜非太公所作內有考證處先以稟司業朱服服言此書行之已久未易遽廢也又疑李衛公對問亦非是後為徐州教授與陳無己為交代陳云嘗見東坡先生言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著撰說嘗以草示奉常公也非獨此世傳龍城記載六丁取易說事樹萱錄載杜陵老李太白諸人賦詩事詩體一律而龍城記乃王銍性之所為樹萱錄則無言自撰也至於書刻亦然小字樂毅論實王著所書李太白醉草則為叔忱戲欺其疑翁者山谷道人嘗言之矣

畫字行棋

古人作字謂之字畫所謂畫者蓋有用筆深意作字之法要筆直而字圓若作畫則無有不圓勁如畫沙者是也不知何時改作寫字寫訓傳則是傳棋之謂全失兼筆之意也又奕棋古亦謂之行棋宋文帝使人齎兼賜王景文死時景文與客棋以函置局下神色不變且思行爭劫蓋棋戰所以為人困者以其行道窮迫耳行字於棋家亦有深意不知何時改作着棋着者着者屢皆訓答也不知於棋 有何干涉也且寫字着棋天下至俗無理之語而并賢愚皆承其說何也

擬酒借書

杜征南與兒書言昔人云借人書一癡還人書一癡山谷借書詩云時送一鴉開鎖魚又云明日還公一癡常疑二字不同因於孫愐唐韻五之字韻中疑字下注云

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也又得以證
二字之差然山谷鳴夷字必別見他說當是古人借書
必先以酒醴通取勤借書意書自用之耳

定武蘭亭叙刻

定武蘭亭叙刻世稱善本自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
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死漢兵起太原遂棄
此石於中山慶歷中土人李學究者得之不以示人韓
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堅索之生乃瘞
之地中別刻本呈公李死其子乃出石散模售人每本

春渚紀聞卷五

須錢一千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貢官無從取
債朱景文公時為定帥乃以公帑金代輸而取石匣藏
庫中非貴遊交舊不可得也熙寧中薛師正出牧其子
紹彭又刻副本易之以翁長安大觀間詔取其石龜頂
宣和殿世人不得見也丙午金寇犯順與岐陽石鼓復
載而北今不知所在也此語見於續仲永所藏定武蘭
亭後康伯所跋也

鄒張鄧謝後身

邊錫為謝靈運後身故小字康樂范純夫為鄧仲華後
身故名祖禹張平子後身為蔡伯喈鄧錫後身為東坡
居士即其習氣似皆不誣也

李朱畫得坡仙賞識

李順字粹老不知何許人少舉進士嘗得官棄去烏巾
布裘為道人遍歷湖湘間晚樂吳中山水之勝遂隱於
陽安大澗洞天往來茗溪之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
素善丹青而間作小詩東坡坡倅餞堦日粹老以幅絹作
春山橫軸且書一詩其後不通姓名付養者令俟坡之
出投之坡展視詩畫蓋已奇之矣及問養者誰道汝也

春渚紀聞 卷五

春渚紀聞卷五

曰我負薪出市始經公門有一道人與我百錢令我呈
此實不知何人也披蓋驚異之即散問西湖名僧輩云
是粹老久之偶會於湖上僧相得甚喜因和其詩
云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動我早抽身是也粹老畫山
筆力工妙畫物之變而秀潤簡遠非若近世士人各得
其形似便復經營前人自謂超神入妙出於法度之外
者然不能為人特作世所有者絕少得其小屏幅紙以
為寶玩也遠家所藏二橫軸一雪山一春晴自兵火已
來餘物散盡此二畫幸常在老眼耳又松陵朱象先東

坡先生蓋嘗與之叙文云能文而不求善善畫而不求
售者其畫始規摹董北苑與巨然而自出新意筆力高
簡潤澤而有生理出許道寧李遠輩之上但其為人既
經東坡先生題目之後不肯為人輕作又不為王公大
人所屈世所傳者亦不甚多其在嘉興日毛澤民為郡
守於郡城絕景處增廣樓居名月波者日與賓客燕息
其上常延致朱象先為作一大屏與近世絕筆但日來
賞鑒之家未免徵逐時好未有深知其二人者後遇真
賞有約千金而求其一筆 不獲始以余言為不誣也

春渚紀聞卷五

精藝同一理

粹老二橫軸續仲永後得之其子承休歸鄭公輔也
朱象先少時畫筆常恨無前人深遠潤澤之趣一日於
驚溪橋上戲作小山覺不如意急瀟去之故墨再三揮
染即有悟見自後作畫多再瀟去或以細石磨細要令
墨色著入絹縷者沈珪道人作墨亦嘗因搗和墨蒸去
故膠再入新膠及出灰池而墨堅如石遂悟李氏對膠
法云

陳涂其為吳吏

晉江陳彥柔言文林郎知縣事孫復為政廉明郡以其
才力有餘俾參幕事一日與幕僚會茶獨見一黃衣人
授以天符且云當與州之舉子涂楷者同領職道還家
越夕而卒時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已而楷聞孫死
之異復夢衣黃紫人羅立庭參云天命召汝職領甚重
既覺忻然命筆書壁間云拜伏庭前又一番大書雖捧
未容看南陽久作蟠龍臥應為蒼生起謝安明年孫死
之日楷無疾而終

天再賜銀

春渚紀聞卷五

臨安府天慶觀馬道士言有老道士劉虛靜年七十餘
嘗與雲 堂每日執爐於天為像前注香冥禱意甚虔
至觀有小道士伏於暗中默聆其語乃云虛靜年老鶴
單一身常恐一旦數盡身有草野若蒙上天賜以白金
一星足為身後之備志願足矣小道士乃取白蠟鑄成
小錠俟其夕禱即遣擲其旁虛靜得之驚異伏謝再三
不復細視姑謹藏之語其徒曰人之誠懼常慮不至爾
雖天道高遠而聽甚卑無不從人者小道士復欲戲之
因以密求視其所獲符印之既數不免示之小道士即囊
之疾走象中示羣道士相與笑其狂昧久之不至虛靜
從而執之且熟視其物曰此白臘耳非我所獲者喧譁
不置必欲訟之官府小道士家素饒於財象道士勸諭
之曰汝若致訟則所費不止此不若如數償之遂真有
所獲雖虛靜一時非意之禱而造物者宛曲取付蓋亦
巧矣

撞鐘畫像作追焉

余仲兄馬氏嫂之母符離高氏女年二十以產乳成其
父朝議君念之深切夜夢女告之曰無他作真助第呼

畫人狀我并令像與我身等召鄰僧使糊鐘問視撞鐘人及多許之金令晨昏聲鐘時呼我名氏而懺祝之後此像忽自脫落了無損動即我超生之也朝議君曉起語家人為呼畫人及召寺僧如其言委之不數月忽夢女銖衣寶冠稱乘功德今當生樂處矣泣謝而去夢覺未及語而寺僧扣門以脫像為示果無少損感云

張山人誌

紹聖間朝廷貶責元祐大臣及禁毀元祐學術文字有言司馬溫公神道碑乃蘇軾撰述合行除毀於是州縣巡尉毀拆碑樓及碎碑張山人聞之曰不須如此行遣只消令人帶一箇玉冊官去碑額上添鐫兩箇不合字便了也碑額本云忠清粹德之碑云

酒誌

宗室趙子正監丞靜軍飲酒嗜書札而善人奉已有過客執觚而前正遇趙於案間揮翰自得容自旁視再三而歎美其妙趙舉首視之曰汝亦知書耶客曰小人亦嘗留心字畫切觀太保之書雖王右軍復有不及者趙詬之曰汝玩我耶曰某嘗觀法書云王書一字入木八

春渚紀聞卷五

分今太保之書一落筆則入木十分豈不為過於右軍耶坐人皆賞其機中為之絕倒趙亦笑而遣之

木中有字

三衢毛氏庭中一木忽中裂而紋成衍字如以濃墨書染者體作顏平原書會其子始生因以名之後衍登進士第官至龍圖閣而終又晉江尤氏其鄰朱氏園中有柿木高出屋上一夕雷震中裂木身亦若以濃墨書尤家二字連屬而上不知其數至於木枝細者破視亦隨枝之大小成字尤氏乞得其木作數百段分遺好事字

體帶草勁健如王會稽書朱氏後以其圖歸尤氏云

隴州鶻歌

王景源云有韓奉議者為隴州通守家人得鶻歌忽語家人曰鶻歌數日來甚思量鄉地若得放鶻歌一往即生死無忘也家人聞其語甚憐之即謂之曰我放你甚易此去隴州數千里外你怎生歸得曰鶻歌亦自記得來時驛程道路日中且去深林中藏身以避鷹鷂之擊夜則飛行求食以止饑渴爾家人即啓籠及與解所繫縶線且祝其好去鶻歌亦低首答曰娘子憊更各自好

春渚紀聞卷五

將息莫憶鶻歌也遂振翼望西而去家人輩亦悵然者久之謂必無遠達之理至數月舊任有經使何忠者自隴州差至京師投下文字始出州城因憇一木下忽聞木杪有呼急足者忠愕然謂是鬼物呼之再三不免仰首視之即有鶻歌且顧忠曰你記得我否我便是韓通判家所養鶻歌也你到京師切記為我傳語通判宅眷鶻歌已歸到鄉地甚快活深謝見放也忠咨嗟而行至都遂至韓第問鶻歌所在具言其所見舉家驚異且念其鶻然及能偵候何忠傳達其言為可念者或未以為信余曰昔唐太宗時林邑獻五色鶻歌新羅獻美女二人魏鄭公以為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鶻歌猶能自言苦寒思歸況二女之遠別親戚乎并鶻歌各付使者歸之又明皇時太真妃得白鶻鴉聰慧可愛妃每有燕遊必置之鞦韆自隨一日鶻鴉忽低首愁慘太真呼問之云鶻鴉夜夢甚惡恐不免一死已而太真妃出後苑有飛鷹就鞦韆之而去官人多於金花紙上寫心經追薦之者此又能通曉夢事則其靈慧非止一鶻歌也

野駝飲水形

春渚紀聞卷五

先君嘗見蔡元度言其父死委術者王壽昌於餘杭尋視葬地數日不至蔡因夢至一官府有紫衣人據案而坐望蔡之入遙語謂曰汝尋葬地已得之否野駝飲水形是也覺而異之適壽昌至問其所得云有一地在臨平山勢登遠於某術中佳城也但恐觀者未誠吾言耳元度云姑言山形可也王云一大山巍然下臨浙江即野駝飲水形也元度曰無復他求神先告我矣即用之

春渚紀聞卷五

東坡事實

文章快意

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餘此者

后山往杏園

建中靖國元年陳無己以正字入館未幾得疾樓異世

可時為登封令夜夢無己見別行李勿甚樓間是行何

春清紀聞卷六

之日暫往杏園東坡少遊諸人在彼已久樓起視事而得參寥子報云無己逝矣

坡仙之終

水華居士錢濟明丈嘗跋施純叟藏先生帖後云建中靖國元年先生以玉局還自嶺海四月自當塗寄十一

詩且約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既往迓之遂決議為居

陵之居六月自儀真避疾渡江再見於奔牛埭先生獨

臥榻上徐起謂某曰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託也惟吾

子由自再貶及歸不復一見而決此痛難堪餘無言者

久之復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畫以付

子願勿以示人三十年後復會有知者因取藏篋欲開而

鑰失匙某曰某獲侍言方自此始何遠及是也即遷寓

孫氏館日往造見見必移時慨然追論往事且及人間

出嶺海詩文相示時發一笑覺眉宇間秀爽之氣照映

坐人七月十二日疾少間曰今日有意喜近筆研試為

濟明戲書數紙遂書惠州江月五詩明日又得政桂酒

頌自爾疾稍增至十五日而終

鄒陽十三世

春清紀聞 卷六

紫府押衙

選一日謂水華丈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人祭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

吾無間也之句水華笑曰此老夫所為者因請降鄒陽

事水華云元祐初劉貢甫夢至一官府某問文軸甚多

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為蘇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

西漢為鄒陽蓋如黃帝時為火師周朝為柱下史只一

老聃也

野服髮髻頹然而長參從數人軒軒然常在入前路

或指之而言曰此蘇翰林也養正少識之亟趨前拜且

致恭曰蒙自為兒時誦先生之文願執巾侍不可得也

不知先生厭世仙去今何所領而參從如是也先生顧

視久之曰是太學生莫蒙否養正對之曰然先生領之

日某今為紫府押衙語訖而覺後偶得先生嶺外手書

一紙云夜登合江樓夢韓魏公騎鶴相過云受命與公

同北歸中原當不久也已而果然小說載魏公為紫府

真人則養正之夢不誣矣

裕陵瞻賢士

先生臨錢塘郡日先君以武學博士出為徐州學官待

次姑蘇公遣舟邀取至郡留款數日約同到景文泛舟

西湖酒酣顧視湖山意頗歡適且語及先君被過裕陵

之初而歎今日之除似是左遷久之復謂景文曰如某

今日餘生亦皆裕陵之賜也景文請其說云某初遭繫

御史獄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既畢某方就寢忽見一人

排闥而入投篋于地即枕臥之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

體而連語云學士賀喜者某徐轉仄問之即曰安心

墨木竹石

寢乃挈篋而出蓋初奏上舒直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

之死地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

某起居狀適某晝寢身息如雷即馳以聞裕陵顧謂左

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即有黃州之命則裕

陵之知念臣子之心何以補報萬一後先君嘗以前事

語張嘉父嘉父云公自黃移汝州謝表既上裕陵覽之

顧謂侍臣曰蘇軾真奇才時有憾公者復前奏曰觀軾

表中猶有怨望之語裕陵愕然曰何謂也對曰其言兄

弟並列於賢科與鸞魂未定夢遊釋釋之中之語蓋言

軾轍皆前應直言極諫之語今乃以詩詞被詆誠非其

罪也裕陵徐謂之曰朕已灼知蘇軾衷心實無他腸也

於是語塞云

先生戲筆所作枯株竹石雖出一時取適而絕去古今

畫格自我作古蓮家所藏枯木并拳石畫條二紙連手

帖一幅乃是在黃州與章質夫莊敏公者帖云某近者

百事廢懶唯作墨木頗精奉寄一紙思我當一展觀也

後又書云本只作墨木餘與未已更作竹石一紙同往

前者未有此體也是公亦欲使後人知之耳

裕陵惜人才

公在黃州都下忽盛傳公病歿裕陵以問蒲宗孟宗孟

奏曰日來外間似有此語然亦未知的實裕陵將進食

因歎息再三曰才難送飯飯而起意甚不憚後公於哲

廟廟表薦先子博士備論云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

謨蓋當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其說蓋出于此

著述詳攷故實

秦少章言公嘗言觀書之樂夜常以三鼓為率雖大醉

春清紀聞 卷六

歸亦必披展至佳而寢然自出認獄之後不復觀一字矣某於錄猶從公學二年未嘗見公特觀一書也然每有賦詠及著述所用故實雖目前爛熟事必令秦與叔

光明詞

蔣子有家藏先生於吳牋上手書一詞是為餘杭通守時字云粗杏了天桃盍獨自占春芳不比人間蘭麝自然透骨生香對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只憂長笛吹花落除是寧王既不知曲名常以問先生門下士及伯達與仲虎叔平諸孫皆云未之見也又不知兼合明光是何等事或云是醜醜也

論古文俚語二說

文章至東漢始陵夷至晉宋間句為一段字作一處其源出於崔蔡史載文姬兩詩特為俊偉非獨為婦人之奇乃伯喈所不逮也又俚語有可取者處賈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閑散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安閑散耐富貴忍癢與有道之士也二段所書皆東坡醉墨

春渚紀聞卷六

題領巾裙帶二絕

嘉慶李巨山錢安道尚書錫也先生嘗過安道小酌其女數歲以領巾乞詩公即書絕句云臨池妙墨出元常弄玉嬌癡笑柳娘吟雪屢曾驚太傅斷弦何必試中郎又於陶安世家見為劉唐年君佐小女裙帶上作散錄書絕句云任從酒滿翻香粉不願書來繫絲屐半接西湖橫綠草雙蓮南浦拂紅蓮每句皆用一事尤可珍貴也

營妓比海采絕句

先生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管妓供侍扇書帶書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知書札坡亦每顧之喜終未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漫取筆大書云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散具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醉而散

太白胸次

士之所尚忠義氣節不以摘詞摘句為勝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間生殺隨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結明主意有所疾殺身不顧王舒公言太白人品污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至先生作太白贊則云開元有道為可留際之不可矧肯求又云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汚吾足乃敢嘆二公立論正似見二公胸次也

賦詩聯珠四姬

徐黃州之子叔廣十四秀才先生與其舅張仲謀書所謂三十四皆有俊性者是也嘗出先生醉墨一軸字畫款傾龍蛇飛動乃是張無盡畫過黃州而黃州有四侍人適張夫人攜其一往婿家為浴兒之會無盡因戲語云厥有美妾良由合妻公即積之為小賦云道得微章鄭趙姓稱孫美國齊浴兒於玉潤之家一藝足矣侍坐於冰清之瓜三美聚芳既暮而張夫人復遺其一還乃國姬也最為徐所寵公復書絕句云玉荀徽徽揭繡簾一心偷看綠羅尖使君三尺毡頭帽須信從來只有卷

樂語畫棘三絕

遊於揚州得先生手畫一樂工復作樂語云桃圖未必

無杏銀鑰終須有鉛符帶豈能欄淚藕花却解留蓮其後又作漢隸書于驢馬功同觀真三絕也

秦蘇相遇自述晚誌

先生自惠移儲耳秦七丈少游亦自柳陽移海康渡海相遇二公共語恐下石者更啓後命少游因出自作挽詞呈公公撫其背曰某常憂少游未盡此理今復何言某亦嘗自為誌墓文封付從者不使過子知也遂相與嘯詠而別初少游謁公彭門和詩有更約後期遊汗漫蓋識於此云

牛酒帖

先生在東坡每有勝集酒後戲書以娛坐客見於傳錄者多矣獨畢少董所藏一帖醉墨瀾翻而語特有味云今日與數客飲酒而純臣適至秋熱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無賦任見大王既與純臣飲無以侑酒西隣耕牛適病足乃以為肉飲既醉遂從東坡之東直出至春草亭而歸時已三鼓矣所謂春草亭乃在郡城之外是與客飲私酒殺耕牛醉酒踰城犯夜而歸又不知純臣者是何人豈亦應不當與往還人也

饋藥染翰

先生自海外還至贛上寓居水南日過都城攜一藥囊遇有疾者必為發藥并疏方示之每至寺觀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預探公行遊之所多設佳紙於紙尾書記名氏堆積案間拱立以俟公見即笑視君無所問縱筆揮染隨紙付人案紙尚多即笑語之日日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齊名及佛偈幸見語也及歸人人厭滿忻躍而散

寫畫白團扇

寫畫白團扇

先生臨錢塘日有陳訴負被稱錢二萬不償者公呼至
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為業適父死而又自今春已來連
雨天寒所製不售非固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
所製扇來吾當為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精
二十扇就判筆作行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即
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
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
得者至悽悽不勝而去遂盡償所通一郡稱嗟至有泣
下者

春渚紀聞卷六

十

照應閣

寺語法屬墨子如星

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與參
寥子同登方丈即願謂參寥曰某生平未嘗至此而眼
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上至巖堂當有九十二
級道人數之果如其言即謂參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
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後每至寺即解衣盤礴久而
始去則廉時為僧雜待仄每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公
背有墨子若星斗狀世人不得見也即北山君謂顏魯
公曰詰金骨記名仙籍是也

觀書用意

唐子西云先生赴定武時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
余時年十八謁之問近觀甚書子對以方讀晉書後問
其中有甚亭子名子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如
此

筆下變化

晁丈無咎言蘇公少時手抄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成輒
變一體卒之學成而已迺知筆下變化皆自端楷中來
爾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書中孟嘉自可點識也

春渚紀聞

卷六

十一

照應閣

馬賦答問

元祐三年北國賀正使劉青等入賀公與狄詠館伴錫
燕回始行馬而公馬小蹶劉即前訊曰馬驚無苦否公
應之曰街勒在御雖小失無傷也

蘇劉互誑

劉貢父舍人滑稽辨捷為近世之冠晚年雖得大風惡
疾而乘機決發亦不能忍也一日與先生擁爐於慧林
僧寮謂坡曰吾之隣人有一子稍長因使之代掌小解
不逾歲偶誤質盜物資本耗折殆盡其子媿之乃引罪
而請其父曰某拙於運財以敗成業今請從師讀書勉
赴科舉庶幾可成以雪前恥也其父大喜即擇日具酒
肴以進之既別且囑之曰吾老矣所恃以為窮年之養
者子也今子去我而遊學儻或僥倖改門換戶吾之大
幸也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友與汝唱和須予
細看莫更和却賦詩狼狽而歸也蓋譏先生前遠詔獄
如王晉卿周開祖之徒皆以和詩為累也貢父語始絕
口先生即謂之曰某聞昔夫子自衛反魯曾有召夫子
食者既出而羣弟子相與語曰魯吾父母之邦也我曹

春渚紀聞卷六

三

照應閣

久從夫子轍環四方今幸俱還鄉里能乘夫子之出相
從尋訪親舊因之聞市石象忻然許之始過閩闔未及
縱觀而欄人中望見夫子巍然而來於是惶懼相告由
夏之徒奔踣越逸無一留者獨顏子拘謹不能遽為漏
步顧市中石塔似可隱蔽即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
已而羣弟子因目之為遊孔子塔蓋譏貢父風疾之劇
以報之也

回江之利

先生元祐四年以內相出典餘杭時水官侯臨亦繼出

守上饒過郡以曹渡江取舟於浮山遂陰畫回江之利
以獻從公相視其宜一自富陽新橋港至小嶺開鑿以
通閩林港或費用不給則置山不鑿而令往來之舟般
運度嶺由餘杭文兒橋港至郡北關江漲橋以通運河
一自龍山開而出循江道過大和寺由南蕩朱橋港開
石門平田至廟山然後復出江道二十里至富陽而公
詩有坐陳三策本人謀唯留一諾待我畫謂此又云石
門之役萬金耳首鼠不為吾已隘又云上饒使君更超
逸坐睨浮山如累塊者知所議出於侯也時越尼身死
官籍其資得錢二十萬緡公乞於朝又請度牒三百道
佐用得請而公入為翰林承旨除林希子中為代有諛
者言今鑿龍山耗嶺正犯太守身因寢其議而選用亡
尼之資遺患至今往來者惜之

春渚紀聞卷六

十三

照應閣

翰墨之富

先生翰墨之妙既經崇寧大觀焚毀之餘人間所藏蓋
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內府復加搜訪一紙定直萬錢而
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譚植以五萬
錢輒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於幽人釋子所藏寸
紙皆為利誘盡歸諸貴近及大卷軸輪積天上丙午年
金人犯闕輪運而往疑南州無一字之餘也而紹興之
初余於中貴任源家見其所藏幾三百軸最佳者有徑
寸字書宸奎閣記行書南遷乞乘舟表與酒子賦又於
先生諸孫處見海外五賦字皆如醉翁亭記而加老放
畢少董處見自房中還得賈呂惠卿詞於王信仲家人
針篋中續仲永處見海外祭姝德化縣君文與余世寶
東坡先生無一錢詩醉草十紙龍蛇飛動皆非前後石
刻所見者則德麟趙丈嘗跋公書後有翰墨稽天發乎

妙定之語為不虛也

龍團稱屈賦

先生一日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飯既食骨堆兒血羹客有須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龍團遍啜坐人或曰使龍茶能言當須稱屈先生撫掌久之曰是亦可為一題因援筆戲作律賦一首以俾薦血羹龍團稱屈為韵山谷擊節稱詠不能自已無藏本聞關子開能誦今亡矣惜哉

履換真書

先生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掩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顯見偽妄公即呼味道前訊問其掩中果何物也味道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為赴省之贖以百千就置建陽小抄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受獎士類唯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偽假先生台銜緘封而來不探知先生已歸鎮此罪實難逃幸先主知之公熱視笑呼掌錢奏書史令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

春渚紀聞卷六

巷蘇侍郎宅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過當却惡願也味道悚謝再三次年果登高第還具牋啓謝殷勤其語亦多警策公甚喜為延款數日而去

春渚紀聞卷六

春渚紀聞卷七

詩詞事畧

牧之詩誤

十洲記載鳳麟洲上多麟鳳人取鳳味及麟角合煎為膠號集龍膠又名蓮金泥漢武帝時西國王使至獻膠四兩嘗於上林積貯者是也而杜牧之詩有天上鳳凰難得誰何人解合續並膠恐龍字誤然龍亦安可為膠也

冬瓜堰詩誤

雲溪友議載酒徒朱冲囑張祐云白在東都元已薨靈臺風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祐牛矢灘邊說我能以祐時為堰官也按承吉以處士自高諸侯府爭相辟召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豈肯屈就堰官之辱耶金華子雜說云祐死子虔望亦有詩名警求濟於嘉興裴宏慶署之冬瓜堰官虔望不服宏慶曰祐子守冬瓜已過分矣此說似有理也

作文不憚屢改

自昔詞人琢磨之苦至有一字窮歲月十年成一賦者白樂天詩詞擬皆自而成及見今人所藏遺藁塗寫甚多歐陽文忠公文既畢貼之墻壁坐臥觀之改正盡善方出以示人還嘗於文忠公諸孫望之處得東坡先生數詩葉其和歐叔弼詩云淵明為小邑繼圖去為字改作求字又連塗小邑二字作縣令字凡三改乃成今句至胡椒錄兩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貯八百斛若如初語未免後人疵議又知雖大手筆不一時筆快為定而憚於屢改也

司馬才仲遇蘇小

春渚紀聞卷七

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牕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樓且日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為錢塘幕官其解舍後唐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為錢塘尉為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籠唱徹黃金樓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消不踰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艤泊河塘花工遽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即前聲啞繼而火起舟尾狼忙走報家已慟哭矣

劉景文夢代晉文公

東坡先生稱劉景文博學能詩凜凜有英氣如三國陳元龍之流元祐五年坡守錢塘景文為東南將領佐公開治西湖日由萬松嶺以至新堤以在潁州和景文詩有萬松嶺上黃千葉載酒年年踏松雪劉郎去後誰復來花下有人愁斷絕謂此後坡薦景文得潁州以歿景文晚歲常夢與晉文公神交夢中酬唱甚多家有編錄既至潁州三日謁神祠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瞻神像

趙德麟跋太白帖

曉然夢中往還文公及每至所在也一日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為代月餘景文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赴府公已屬續矣

暨氏女野花詩

建安暨氏女子十歲能詩人令賦野花詩云多情樵牧

頻簪髻無主蜂鶯任宿房觀者雖加驚賞而知其後不保貞素竟更數夫沈落而終

王子直誤疵坡詩

王子直詩話云東坡先生作程筠歸真亭詩有會看千字諫木杪見龜趺龜趺是碑座不應見於木杪指以為病初不知亭在山半自下望碑則龜趺正在木杪豈真在木上耶杜子美北征詩云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豈亦子美之僕留挂木末如猿猴耶

柳節字異

春清紀聞卷七

四

照曠

松陵唱和詩陸魯望賦吳中事云三跡涼波魚龜動五茸春草雉媒嬌注稱遠祖士衡載柳從水而此乃從草五茸吳王獵所又有陸機茸皆草所在今觀所謂三柳皆漫水巨浸春夏則荷浦演迤水風生涼秋冬則葦葦葉魚鱗相望初無江湖淒凜之色所謂冬暖夏涼者正盡其美或謂柳是水死絕處故江左人目水之停滴不滴者為卯不知笠澤何獨從草必有所據也

穿雲裂石聲

東坡先生和崗字詩云一聲吹裂翠崖崗遠家藏公墨本詩後注云昔有善笛者能為穿雲裂石之聲別不用事也

月食詩指董奉乃二人

王川子月食詩官爵董奉董恐指董偃秦官也

徐氏父子俊偉

東坡帥杭日與徐瑒全父坐雙檣堂公指二檣曰二疏辭漢去焉應聲云大老入用來公為擊節久之焉之子端崇字崇之少時俊偉落筆千字有人得山谷道人清江詞示之者崇之曰山谷當今作者所知漁父止此耶

春清紀聞

卷七

五

照曠

或請為賦援筆立就其末魯邦可寇陳義高三閭大夫心徒勞相逢一笑無言說去宿蘆花又明月識者奇之政和間余過梁兒訪其隱居坐定為余曰數夕頗為飛擊學思過去身滿腹經營盡膏血那知通夕不眠人時蔡京當國方引用小人布列要近賦外橫欵以供花石之費天下之民殆不聊生而無敢形言者崇之託以規諷云

關氏伯仲詩深妙

鐘聲互起東西寺燈火遙分遠近村此余友關子東西湖夜歸所作非身到西湖不知此語形容之妙也關氏詩律精深妍妙世守家法子東二兄子容子開皆稱作者野艇歸時滿葉雨綠車鳴處棟花風江南舊日經行地盡在于今醉夢中又寺官官小未朝參紅日半竿春睡酣為報隣雞莫驚起且容歸夢到江南此子容詩也世傳以為東坡先生所作非也

雞人唱曉夢聯詩

建安郭周孚未第時夢人以詩一聯示之云雞人唱曉

春清紀聞卷七

六

照曠

沉潛際漢殿傳聲彷彿聞郭於夢中口占續之云自慶寒慵千載遇夢魂先得親天顏繼於余中榜登甲科初與同袍伏闕以待唱第忽聞岩峯間有連聲長歌了不成詞調不覺問其旁坐有應之者曰此所謂雞人唱曉也郭欣然悟前詩之先定後恬於仕進官至員郎所至以清慎稱之

夢讀異詩

英養正崇學初在都下夢人持數詩相視內一篇語皆剗削不可解既醒獨憶兩聯云火輪方擊鼓風劍已飛

銜諸天互魔擾救護世尊忙不知何謂也

熙陵獎拔郭贊

先友郭照為京東憲日嘗為先生言其曾大父中令公贊初為布衣時肄業京師皇建院一日方與僧對奕外傳南衙大王至以太宗龍潛日嘗判開封府故有南衙之稱忘收棋局太宗從容問所與棋者僧以郭對太宗命召至郭不敢隱即前拜謁太宗見郭進趨詳雅襟度朴遠屬意再三因詢其行卷適有詩軸在案間即取以跪呈首篇有觀草書詩云高低草木芽爭發多少龍蛇

春清紀聞卷七

七

照曠

眼未開太宗大加稱賞蓋有合聖意者即載以後乘歸府第命章聖出拜之不閱月而太宗登極遂以隨龍恩命官爾後眷遇益隆不十數年位登公輔蓋與孟襄陽賈長江不侔矣

顏幾聖索酒友詩

錢塘顏幾字幾聖俊偉不羈性復嗜酒無日不飲東坡先生臨郡日適當秋試幾於場中潛代一豪子劉生者遂魁送舉子致訟下幾吏久不得飲密以一詩付獄吏送外問酒友云龜不靈身翻有胎刀從林甫笑中來憂惶囚繫二十日奉負醮醮三百五病鴨雖甘低羽翼罪龍尤欲望風雷諸豪俱是知心友誰遣尊壺向北開吏以呈坡坡因縱其獄至會赦得免後數年一日醉臥西湖寺中起題壁間云白日尊中短青山枕上高不數日而終

米元章遺遇

米元章為書學博士一日上幸後苑春物韶美儀衛嚴整遂召帝至出鳥絲欄一軸宣話曰知卿能大書為朕竟此軸帝拜舞訖即袖紙筆伸卷神韻可觀大書二

十言以進曰目眩九光開雲蒸步起雷不知天近遠親見玉皇來上大喜錫賚甚渥又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良岳復召帝至令書一大屏顧左右宜取筆研而上指御案間端研使就用之帝書成即捧研跪請曰此研經賜臣帝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帝蹈舞以謝即抱負趨出餘墨濡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蔡京曰顧名不虛得也京奏曰帝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

何張遺句南金錄

蓮仲兄蓮字子薦兒時嘗過信居賦葺軒詩云不使翠分旁屬去却疎清甚畏人知踰冠而卒與友人張圖南伯鵬者俱寓居餘杭又姻家也伯鵬亦不幸早世伯鵬嘗與余分韻賦詩繼有一詩督余所作云坐中病叢分明久驢上敲推兀未裁用事精穩如老作者惜乎造物者不少假之年以觀其所止也余嘗集二人遺句名之曰南金錄且為之跋云方二人為童子時已有星心月脇中語驚動老成遠其知學夜觀其所以因材自勵期於至遠者亦若王良造父秣驥騶而問途是心豈在夫較繁策之妙於蟻封之剛而已哉不幸短命百不一施所可表見於後獨此編耳覽者不以爲過言

春浩紀聞卷七

九

李拔步伍亭詩

蓮兄子碩送客餘杭步伍亭就觀壁後得淡墨書字數行彷彿可辨筆迹通媚如出女手云夜臺夜復夜東山東復東當時九龍月今日白楊風後題云李拔步伍亭詩句似非世人所作亭後荒園有數十塚疑塚間鬼語附而書不然好事者爲鬼語耳

漁父詩答范希文

闕子東云范希文嘗於江山見一漁父意其隱者也問姓名不對留詩一絕而去獨記其兩句云十年江上無人問兩手今朝一度叉

王林梅詩相類

王舒公嘗賦梅花詩云須臾黃金危欲墜蒂團紅蠟巧能粧與林和靖所賦一聯極相似林云蓋訝粉綉裁太碎蒂疑紅蠟綴初乾或謂移林上句合王下句似爲全勝

蘇黃秦書各有僻

春浩紀聞卷七

十

東坡先生山谷道人秦太虛七丈每爲人乞書酒酣筆倦坡則多作枯木拳石以塞人意山谷則書禪句秦七丈則書鬼詩余家牧山谷所書禪句三十餘首有云牽驢飲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對嘴與白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看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此二詩人間計有數百紙矣百花橋下木蘭舟破月衝烟任意流金玉滿堂何所戀爭如年少去來休又溘爾一氣散去託萬鬼隣四大不自保况復滿堂親膏血汗厚土化作邱中塵空牀橫白骨奄忽于數人秦七丈屢書此二詩余所藏大字小字各有二本

馬符詩對

福山張道人多與人言僞語人稱福如徐神公言法華既過無不神驗者然亦時有戲劇警動小人者郡有看魁其性剛悍素爲郡人所惡偶以年勞出職既府謝而出躍馬還家道逢道人衝突而過既內不自安下馬挽張且求僞言張於茶肆取紙大書與之曰畜生騎畜生兩箇不相爭坐者只管坐行者只管行看覽之大慙而退余兒時嘗聞魏處士隱居陝府有孔目官姓王者好

爲惡詩嘗至東郊舉示魏及言其精於屬對魏甚苦之而不能却也一日忽有數客訪魏而王至云某夜得一聯似極難對能對者當輸一飯會衆請其句云籠牀不是籠牀蚊厨乃是籠牀方竊自稱奇而魏即應聲曰我有對矣可以孔目不是孔目驢約乃是孔目一座稱快王即拂袖而出終身不至草堂也蓋小人僭妄不可堪恐難大修行人與大雅君子箭在機上不得不發也

陸規七歲題詩

陸農師左丞之父少師公規生七歲不能言一日忽書壁間云昔年曾住海三山日月宮中數往還無事引他天女笑謔來爲吏向人間自此能言語後登進士第官至卿監壽八十而終

辨月中影

王荆公言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影也至東坡先生亦有正如大圓鏡寫此山河影妄言桂兔養俗說皆可屏之句以二先生窮理盡性固當無可議者然尚有未盡解處今以半鏡懸照物像則全而見之月未滿則中之物像亦只半見何也

春浩紀聞卷七

十一

免有雄雌
東坡先生云中秋月明則是秋必多免野人或言免無雄者望月而孕信斯言則木蘭詩云雌免眠迷離雄免脚撲握何也先生徑山詩有媛足惟撲握若雄免在月則徑山正公又非得而媛足也

詩句七十二取義

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蓄歌歌仙機札札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不知皆用七十二取義何也

花色與香異

酒成碧後方堪飲花到白來元自香此趙文德麟賦玉
簪花詩也歷數花品白而香者十花八九也 至於菊
則花白者輒無香花之黃者十亦八九無香至於菊則黃者乃
始有香是亦所稟之異未易以理推者也

後山評詩人

後山詩評云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王介甫以工蘇子瞻
以新黃魯直以奇獨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無不好
者至荆公之論則云杜詩固奇就其中擇之好可亦自

春清紀聞卷七

有數豈後山以體製論荆公以言句求之耶

春清紀聞卷八

雜書琴事

辨廣陵散

廣陵散傳稱嵇中散受之神人至唐韓舉又從而為之
說云康製此曲殺其商絃與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
馬氏有篡魏之心王陵毋丘儉諸人繼為揚州都督咸
謀與復俱為晉宜父子所殺揚州故廣陵地康避世禍
託之鬼神以俟知音者云畢誠賞音者然初不詳考漢
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廣陵自屬徐州至隋唐乃為揚

春清紀聞卷八

州耳又劉潛琴議稱杜夔妙於廣陵散嵇中散就其子
猛求得此聲按夔在漢為雅樂郎魏武平荆州得夔書
甚因令論製樂事在夔已妙此曲則慢商之聲似不因
廣陵興復之舉不成而製曲明矣政和五年二月十五
日烏戌小隱聽照曠道人彈此曲音節殊妙有以感動
坐人者或疑前後所傳之異因以所聞并記坐人所舉
琴事參而書之

太琴說

商雅大琴制之離二十七弦彈五弦之琴而天下治
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蔡邕益之為九漢高祖入成
陽宮得銅琴十三弦銘之曰璠璣之樂馬明生仙遊見
神女於玉几上彈一絃琴而五音具奏此六琴雖損益
各有意義而世所共傳者七絃也余於是知法出乎堯
者雖亘千古而無弊非智巧之所能變易也

古琴品飾

秦漢之間所製琴品多飾以犀玉金彩故有瑤琴綠綺
之號西京雜記趙后有琴名鳳凰皆用金隱起為龍鳳
古賢列女之像嵇叔夜琴賦所謂錯以犀象藉以翠縑

爰有龍鳳之像古人之形是也

古聲遺製

余謂古聲之存於器者唯琴音中時有一二不患其器
之橫拙使人援絃促軫想見太古自然之妙然後為勝
近世百器惟新惟琴器無華飾以最近古蛇腹絃為奇
至有鑿渠池坂而聲不散者亦不加完獨此有三代遺
製云

叔夜有道之士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言其衷心未忘也夫哀
感之小存於中則絃手輒然而不諧此理之必然者余
觀嵇中散被諸就刑免痛甚矣而叔夜乃更神色夷曠
援琴終曲重嘆廣陵之不傳此真所謂有道之士不以
死生與懷者若彼中無所養則赴市之時神魄荒擾呼
天請命之不暇豈能偷心和氣雍容奏技如在服陳時
耶惜哉史氏不能逆彼心寄表示後人謂其琴參於一
曲失士多矣

明皇好惡

唐明皇雅好羯鼓管伶詔鼓琴未終曲而遣之急令
呼寧王取羯鼓來為我解穢噫羯鼓夷樂也琴治世之
音也以治世之音為穢而欲以荒夷淫活之奏除之何
明皇耽惑錯亂如此之甚正如棄張曲江忠鯁先見之
言而狎寵祿山側媚悅己之奉天寶之禍國祚再造者
實出幸矣

蔡祐琴賦

蔡中郎琴賦云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按
推搯叔夜亦云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鏡養從容
玩人知戴推鏡養四字之妙雖試手調絃已勝常人十

年上用

擊琴

宋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揮琴客有以笏和之惲驚其真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蓋自惲始近世不復傳此正恐失古人搏拊之意流入箏筑耳

有道之器

稽彥回常聚袁樂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政對莊並在案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官商整離不可得已彥回風流和韻施之燕間故是佳士若當艱危之際以一家物與一家亦痛其須髻如棘無丈夫意氣耳

聞弦賞音

蕭思話領右衛軍嘗從宋武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宋武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之曰賞卿有松石間高意余謂促軫動操超然有高山遠水之思者故不乏人而聞弦賞音最為難遇此伯牙所以絕弦於鍾期之死也

琴趣

鳴弦轉軫要先行鈞深致遠之懷不規規於絃手之間期較工拙便為造微入妙如孫登彈琴類然自得風神超邁若遊六合之外者桓大司馬謝祖仁於北牖下彈琵琶自有天際意此為得之

焦尾

搜神記載吳人有以枯桐為琴者蔡伯喈聞其燥聲知其為良桐請於主人削之為琴果有殊聲而燥痕不盡因名之焦尾後人遂倣之如林宗折巾飛燕唾花皆以醜為妍也

雷琴四田八日

東坡先生書琴事云家有雷琴破之中有八日合之語不曉其何謂也先生非不解者表出之以令後人思之耳蓋古雷字從四田四田折之是為八日也

記墨

烟香自有龍麝氣

西洛王地隱君子也其墨法止用道烟鹿膠二物洗澤出陳暗之右文潞公嘗從地求墨久之持烟一奩見公且請以指按知指起烟亦隨起曰此烟之最輕遠者及抄烟以湯瀹起揖公對墜云當自有龍麝氣真烟香也凡墨入龍麝皆奪烟香而引蒸濕反為墨病俗子不知也

陳瞻傳異人膠法

陳瞻真定人初造墨遇異人傳和膠法因就山中古松取煤其用膠雖不及常和沈珪而置之濕潤初不蒸則此其妙處也又受異人之教每斤止售半千價雖廉而利常贏餘余嘗以萬錢就瞻取墨適非造墨時因返金而以斷裂不完者二十笏為寄曰此因膠緊所致非深

春渚紀聞卷八

六

於墨不敢為厭也試之果出常製之右余資而用之并就真定公庫轉置得百笏自謂終身享之不盡胡馬南渡一掃無餘繼訪好事所藏蓋一二見也緣瞻在宣和間已自費重斤直五萬比其身蓋百倍矣瞻死婿董仲淵因其法而加膠墨尤堅緻恨其即死流傳不多也董後有張順亦瞻婿而所製不及淵亦失膠法云

潘谷墨仙揣囊知墨

潘谷賣墨都下元祐初余為童子侍先君居武學直舍中谷嘗至負墨篋而酬詠自若每笏止取百錢或就而

乞探篋取斷碎者與之不吝也其用膠不過五兩之制亦過濕不敗後傳谷醉飲郊外經日不歸家人求之坐於枯井而死體皆柔軟疑其解化也東坡先生嘗贈之詩有一朝人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之句蓋言其為墨隱也山谷道人云潘生一日過余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錦囊揣之曰此李承宣軟劑今不易得又揣一曰此谷二十年造者今精力不及無此墨也取視果然其小握子墨醫者云可入藥用亦藉其真氣之力也

漆烟對膠

春渚紀聞卷八

七

沈珪嘉禾人初因販糴往來黃山有教之為墨者以意用膠一出便有聲稱後又出意取古松煤雜用脂漆滓燒之得烟極精黑名為漆烟每云韋仲將法止用正兩之膠至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秘不傳為可恨一日與張處厚於居於實家造墨而出灰池天早墨皆斷裂實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棄遂蒸浸以出故膠再以新膠和之墨成其堅如玉石因悟對膠法每視烟料而煎膠膠成和煤無一滴多寡也故其墨銘云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者此最佳者也余識之蓋二十年矣其為人有信義前後為余製墨計數百笏庚子寇亂余避地嘉禾復與珪連牆而居日為余言膠法并觀其手製雖得其大槩至微妙處雖其子亦不能傳也珪年七十餘終莫先珪卒其法遂絕有持張致墨較珪漆烟而勝者珪曰此非敵也乃取中光減膠一丸與致墨並而致墨反出其下遠甚余叩之曰廷珪對膠於百年外方見勝妙蓋雖精烟膠多則色為膠所蔽遠年遠膠力漸退而墨色始見耳若致墨急於目前之售故用膠不多而烟墨不味若歲久膠盡則脫然無光如土炭耳

致墨用宜西北若入二浙一遇梅潤則敗矣縣令嚴監
嘉禾酒時延致珪甚厚令盡其藝既成即小九磨試而
忽失所在後二年潘池得之其堅緻如故令嚴莊教公
之子所蓄古墨至多而有鑿裁因謂珪曰幸多自愛雖
二李復生亦不能遠過也

洪泗之珍

東晉陳相作方圭樣銘之曰洪泗之珍佳墨也

二李膠法

柴珣國初時人得二李膠法出潘張之上其作玉梭樣
銘曰柴珣東宦者士大夫得之蓋金玉比也

都下墨工

崇寧已來都下墨工如張致陳昱關珪弟與郭遇明皆
有聲稱而精於樣製

買烟印號

黃山張處厚高景修皆起電作煤製墨為世業其用遠
烟魚膠所製佳者不城沈珪常如沈珪汪通輩或不自
入山亦多即就二人買烟令渠用膠止各用印號耳
軟劑出光墨

春清紀聞卷八

九

九華朱觀亦善用膠作軟劑出光墨莊敏滕公作郡日
令其子製銘曰愛山堂造者最佳子聰不逮其父

紫霄峯墨

大室帝和其墨精緻與其人己見東坡先生所書極善
用膠余嘗就利得數餅銘曰紫霄峯造者歲久磨處真
可裁紙子過不為五百年後名而減膠售俗如江南徐
照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悅俗眼而作沒骨花敗其家
法也

南游松煤

春清紀聞 卷八

近世士人遊戲翰墨因其資地高韻創意出奇如晉章
仲將宋張承所製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製加減指授
善工而為之耳如東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銘曰
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花烟
脂數餅故墨色脆發勝用丹砂也

蘇浩然斷金碎玉

支離居士蘇灑浩然所製皆作松紋皺皮而堅緻如玉
石余與其孫之南字仲容遊其家所藏不過數笏而余
於李漢臣丈得半笏持視仲容云真家寶也神廟朝高

春清紀聞卷八

十

其自珍秘蓋如此世人有獲其寸許者如斷金碎玉乃
爭相誇玩云大觀間劉無言取其製銘令沈珪作數百
九以遺好事及當朝貴人故今人所藏未必皆出浩然
手製珪作此墨亦非近世之墨工可及實可亂真也

寄寂堂墨如犀璧

鬼季一生無它嗜獨見墨尤喜動眉宇其所製銘曰晁
季一寄寂軒造者不減潘陳賀方回張秉道康為章皆
能精究和膠之法其製皆如犀璧也

精烟義墨

余嘗於章序臣家見一墨背列李承宴李惟益張谷潘
谷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量提學所製患無佳墨取四
家斷碎者再和膠成之自謂勝絕此其見遺者因謂序
臣曰此亦好奇之過也余聞之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
之造佳墨者非不擇精烟而不能佳絕者膠法謬也如
不善為文而取五經之語以己意合而成章望其高古
終不能佳也序臣又曰東坡先生亦嘗欲為雪堂義墨
何也余曰東坡蓋欲與眾共之而慮其高下不一耳非

所購集家美以為善也

唐高宗鎮庫墨

近於內省任道源家見數種古墨皆生平未見多出御
府所賜其家高者有唐高宗時鎮庫墨一坊重二斤許
質堅如玉石銘曰永徽二年鎮庫墨而不著墨工名氏
十三家墨

余為兒時於彭門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
至潘谷十三家墨斷珪殘壁燦然滿目其廷珪小廷處
久不見膠形而書於紙間視之其黑皆非餘墨所及東
坡先生臨邛日取試之為書杜詩十三篇各於篇下書
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墨工製名多蹈襲

墨工製名多相蹈襲其偶然那亦好事者其精藝追
配前人故以墨名之也南唐李廷珪子承宴今有沈珪
珪子真又有關珪國初張遇後有常遇和之子又有潘
遇谷之子點川布衣張谷所製得李氏法而世不多有
同時有潘谷又永嘉葉谷作油烟與潭州胡景純相上
下而膠法不及陳曠之後又有梅曠云取德真江南人
所製精者不減沈珪惜其早死戴墨之家不多見也

雜取棗烟

三節蔡瑄雖家世造墨而取烟和膠皆出宋工之下其
煤或雜取棗烟為之止取利目前也

油松烟相半則經久

近世所用滿大韶墨蓋油烟墨也後見續仲承言紹興
初同中黃鄭幾仁撫諭少師吳玠於仙人關回舟自涪
陵末大韶備服手刺就船末滿因問油烟墨何得如是
之堅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烟和之不爾則不得經久

也

墨唐人

一日謁章季子於富春之法門寺出廷珪墨半笏為示初不見膠影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匣亦作半笏樣規製古朴是百餘年物東坡先生所謂非人磨墨墨磨人者不虛語也

桐華烟如點漆

潭州胡景純專取桐油燒烟名桐花烟其製甚堅薄不為外飾以眩俗眼大者不過數寸小者圓如錢大每磨

春渚紀聞卷八

十三

照晴閣

研問其光可鑑畫工寶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云

廷珪四和墨

余偶與曾純父論李氏對膠法因語及嘉禾沈珪與居彥實造墨再和之妙純父曰頃於杭州韓家見廷珪一墨曰臣廷珪四和墨則知對膠之法寓於此也

唐水部李德製墨

王景源使君所寶古墨一笏蓋其先待制公所藏者背銘曰唐水部員外郎李德製云請李之祖也蔡介然一見求以所用端石研易之景源久之方與後攜研至行朝有貴人欲以五萬錢易研景源竟惜不與也

春渚紀聞卷八

春渚紀聞卷九

記研

端溪龍香硯

臨汝史君黃莘任道所寶龍香硯端溪石也史君與其父孝幹字逸老皆有能書名故文房所蓄多珍妙美硯深紫色古斗樣每貯水磨滿久之則香氣襲人如龍腦者云先代御府中物任道既終其子材納之壙中

歙山斗星硯

歙之大姓汪氏一夕山岩漲水暴至遷寓莊戶之廬莊

春渚紀聞卷九

照晴閣

戶硯工也夜有光起于支牀之石異而取之使琢為硯石色正天碧細羅文中滿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狀輔星在焉因目之為斗星研汪自是家道饒益懼為要人所奪秘不語人每為局旋人一出必焚香再拜而視之方佩之亂亡之矣附錄云

龍尾溪月硯

三衢徐氏所寶龍尾溪石近貯水處有圓暈幾寸許正如一月狀其色明暗隨月虧盈是亦異矣余母舅祝君子與之姻家數見之今不知所在

玉蟾蜍研

吳興余拂君厚家所寶玉蟾蜍研其廣四寸而長幾倍中受墨處獨不出光云是南唐御府中物余與許師聖崇寧間過余氏借觀時君厚母喪在歿正懷研秘削已而聞袖中噴然有聲視之蟾腦中裂如絲蓋為尸氣所致也

端溪紫蟾蜍研

紫蟾蜍端溪石也無眼正紫色腹有古篆玉溪生山房玉字藏于吳興陶定安世家云是李義山遺研其腹疵

春渚紀聞卷八

照晴閣

垢真數百年物也其蓋有東坡小楷書銘云蟾蜍爬沙到月窟隱避光明入岩骨琢磨黝黝出尤物雕龍刻漆傾瀉安世屢欲易余東坡醉草未許而以拱壁易向叔堅矣即以進御世人不復見也

丁晉公石子硯

黃叔幾為余言丁晉公好蓄瑰異罕衛之日除其周旋為端守屬求佳研其人至郡前後所獻幾數百枚皆未滿公意一日硯工見有飛鸞翹駐潭心意非立鸞之所因令沒人視之見下有圓石大如米斛塊處潭中似可

挽取疑其有異即以白守集漁戶雜舟出之石既登岸轉仄之若有涵水聲研工視之賀曰此必有寶石藏中所謂石子者是也相傳天產至珍滋蔭此潭以孕崖石散為文字之祥今日見之矣即叢手攻剖果得一石於泓水中大如鸞卵色紫玉也中剖之為二研亟送其一公得之喜甚報書云研應有二何為留一自奉得無妨雷豐城之留莫邪石此非終合之物也守曰天下至寶不可萃于一家人貪心託以解職後而欲而以指移陵寢事藉其家矣而研不知所在

春渚紀聞卷九

三 照曠閣

金龍硯

余友何持之勝莊敏之甥所蓄瑰異多外舅故物而有賞鑿為余言其親黨氏有先為端州者得二石硯璞藏之再世矣後其孫於京師得鐵鏡背銘高古有道人請為磨治云須得美石有鋒刃而不刺如端溪石者發其光彩則盡善矣因以一璞付之鏡湖以歸曰是非尤物研璞殆希世之珍非與我百千不能賞余精識且出斯寶也其孫驚異許之而持璞去三日來示曰使公見其梗槩也細視之則石面脈理深青色盤絡如栢枝狀

春渚紀聞

卷九

漫不曉其為何等物也道人索酒引滿大笑復持璞去日後十日可賀請宿備所償之直吾將遠遊湖海不能待也及期出硯現正圓中徑七八寸渾厚無瑕如馬肝色中盤一金色龍頭角爪尾繁然畢具會有知者即以進御或言禁中先已有一研矣

呂老煨硯

高平呂老造墨常山遇異人傳燒金訣煨出視之瓦礫也有教之為研者研成堅潤宜墨光溢如漆每研首必有一白書呂字為誌呂老既死法不授子而湯陰人盜

春渚紀聞卷九

四 照曠閣

其名而為之甚眾持至京師每研不滿百錢之直至呂老所造好奇之士有以十萬錢購一研不可得者研出於陶而以金鐵物劃之不入為真余兄子碩所獲而作玉壺樣者尤為奇物余嘗為之銘曰真仙戲幻煨瓦成金老呂受之鑄金作瓦置之籬壁以現其璞顧彼僥倖為有慙德範而為研以極其妙則金瓦幾於同價

澄泥研

悟靖處士王衷天誘所藏澄泥研正紫色而堅澤如端溪石扣之鏗然有聲以金鐵劃之了無痕跡或疑是澤州呂老所作而初首無呂字其製巧妙非俗士所能為天誘云宋元章見之名孫真人研是非故無所稽考自是一種佳物也

銅雀臺瓦

相州魏武故都所築銅雀臺其瓦初用鉛丹雜胡桃油搗治火之取其不滲雨過即乾耳後人於其故基掘地得之鑿以為研雖易得墨而終乏溫潤好事者但取其高古也下有金錫文為真每硯成受水處常恐為沙粒所隔去之則便成沙眼至難得平筆者蓋初無意為研

而不加澄濾如後來呂硯所製也章序臣得之屬余為詩將刻其後云阿瞞恃姦雄挾漢令天下惜時無其家礫裂異肩蹤終令盜坏土堪作三臺瓦雖云當塗高會晦雲麟當時丹油法實非謀諸野因之好奇士探琢助揮寫歸參端款材堅澤未渠亞章侯捐百金訪獲從吾託與亡何復論徒足增忿罵但嗟瓦礫微亦以材用捨從令瓦鏡餘當指瓊瑰價士患德不修不憂老田舍

南皮二臺遺瓦研

魏武都郵築三臺以居銅雀其一也最為壯麗後世耕者得其瓦於地中好事者斲以為研號為奇古歐陽文忠公嘗得於謝景山作歌以酬之者是也魏武既破袁紹於冀州紹死遂其子譚於南皮築臺以候望某軍而名曰表侯臺魏文帝與吳質從容遊集於南皮亦築臺以居名譙友至今南皮有二臺故址在焉人有得其遺瓦形製略大擊之鏗然有聲吾之子遂取其斷缺者規以為研其堅與鐵石競屢取工斲之具僅能宏之而特潤微發墨可用知昔人創物制器雖甚微者皆所不苟

春渚紀聞卷九

六 照曠閣

非若後世之簡陋也此先君所序而蓮銘之曰方崢嶸煥奕於一時之盛今詎知夫隆棟必傾而華棟終折泊毀擲埋委於千載之下兮孰期乎潔澤薦藉而參夫文房四寶之列蓋物之顯晦也有時而事之興廢也常迭遷材良而質美者雖互千古兮不隨眾物而湮滅

端石蓮葉研

余過嘉禾王悟靜處士坐閒有客懷出蓮葉研端石也青紫色有二碧眼活潑可愛形製復甚精妙正如芳蓮脫葉狀其薄如五六重紙大如掌處之索索有聲而墨

光可鑑也其人甚惜不可得特記其精製喻研工終不能為也

風字研

風字研石色正青紫相參無眼甚薄研心磨已怪下背綠紋剝殆非近代物與墨為入光濛如漆王天誘見之以為晉研後易銅鑑於章序臣序臣攜至行朝為一嗜研貴人力取去其所蓄數百枚而此研為之冠也

烏銅提研

烏銅提研余於錢唐得之製作非近世所為柄容墨漿可半升許亦為章序臣易去嗣子東見之而銘之曰鑄金為觚提攜顛倒持指之宜發於隱與寒暑燥濕不改其操君子寶之庶幾允蹈

春渚紀聞卷九

七

照曠閣

古斗樣鐵護研

余兄宗勝所用鐵護研端溪石正紫色無眼古斗樣溫潤如玉為滌者地其受水處慨惜之餘乃取以漆固而鐵護其外中固無傷也選銘之曰左替馬官形則虧矣胸中之書雲羅百世

吳興許探字師正字畫規模鍾司徒殆窺其妙自為兒時已有研辨所藏具四方名品幾至百枚猶求取不已常言吾死則以硯鬚無遺恨矣最佳者得蔡君謨所寶端溪研一圓厚寸餘中可徑尺色正青紫綠有一眼才如著大名之景星助月又得二石一以分余玉堂樣色紺青類洸河石百有十數量金翠周間與孔雀毛間金花正相類甚宜墨而不知石所從出又一端石古斗樣長尺餘馬肝色下有王禹玉丞相書玉堂舊物四字又圓研下岩石有二碧眼中極窪下溫潤發墨師正常

所用者莫養正為之銘曰圓如月窪如尊勿謂其琢削不巧見謂推魯無文印而視之其中甚溫又一端石玉堂樣者授余深紫色無眼余命之曰端友且為之銘云君子取友必端端有報玉之美復其眼而知然所漸摩以察年為何子之三益也

趙水曹書畫八硯

水曹趙諫子立文章翰墨皆見重於前輩趙先博士為徐州學官日趙獻狀開整呂梁百步之嶮置局城下最為周旋其重定華夷圖方一尺有半字如蠅頭而體製精楷蘇州張琪妙於刊鏡三年而後成甚自秘惜不易以與人與其所得丁晉公家王右軍小楷樂毅論橫截自隨得之者以為珍玩先子所得才三四數也其所用硯端石長尺餘潤七八寸溫潤宜墨雲端石若此大者至艱得求之十年而後獲上下界為八硯云性懶磨硯又不奈宿墨滯筆日用一硯八日而周始一濯之則常用新硯矣故名入面受敵云

趙安定提研製

硯譜稱唐人最重端溪石每得一佳石必梳而為數板用精鐵為局郭青州人作此至有名者歷代寶之於崇寧間見安定郡王趙德麟丈所用一枚作提研製紹興四年復拜公子錢塘海金門賜第出研案間云生平玩好盡喪盜手而此研常所受用復外樣拙貪者不取得周旋至今余亦撫之恨然也近章伯深偶於錢塘鐵肆中得一枚絕與趙類而非是也求易余東坡所畫鶴竹而得之工製堅密令人不能為也

春渚紀聞卷九

九

照曠閣

龍尾溪研不畏塵垢

酒星研龍尾溪石風字樣下有二足琢之甚薄先博士

君得之於外姓黃材成伯黃以嗜研求為婺源傳既至顧視一老硯工甚至秋滿而研工饒之百里探懷出此研為贗且言明府三年之久所收無此研也黃始責其不誠工云凡臨縣者孰不欲得佳研研必得珍石則龍尾溪當以為餘海不給也此石歲採不過十數幸善護之然研如常研無甚佳者但用之至灰埃垢積經月不滌而磨墨如新此為勝絕耳先子性率不耐勤滌得此用之終身云莫養正為之銘曰膚寸之珍雲蒸霧出小而有容如塵詰室老何肺腸與之為一季子受之周旋勿失

春渚紀聞卷九

十

照曠閣

鄭魁銘研詩

永嘉林叔審所藏端石馬蹄樣深紫色厚寸許面徑七八寸下有鄭魁銘詩諒字甚奇云仙翁種玉芝耕得紫玻璃磨出海鯨血鑿成天馬蹄潤應通月窟洗合就雲漢常恐題題奪山行亦自攜硯之妙美盡於銘詩而未句所寄旨哉

李端叔銘研

比邱了能蓄端研古斗樣青紫色有二眼碧暈活潤背有李端叔銘云踏唯是向上機不識字是第一義遂乃傳子傳孫至今為祥為瑞有美了能比邱人上長出一頭名字半露消息仗爾非問思修發明前身不識字後身湧出江河流墨可泐一能兩身具眼者識李丈家集遺此銘故錄之

羅魚見水石中

徐州護戎陳學供奉行田間遇開墓者得瑪瑙盂圓淨無雕鏤致孟中容三合許疑古酒卮也陳用以貯水注硯因同硯之中有一節長寸許遂派可愛意為偶汲池

水得之不以爲異也後或疑之取置在中盡出餘水驗之魚不復見復酌水滿中須臾一魚泛然而起以手取之終無形體可拘復不可知爲何質也余視之數矣時水曹趙子立被旨開鑿呂梁之嶮僻陳督役目觀斯異因言其頃在都下偶以百錢於相國寺市得一異石將爲紙鎮遇一玉工求以錢二萬易之趙不與玉工歎息數四曰此實非余不能精辨除人一錢不直也持歸幾年予無他異其季子康不直工言以斧破視之中有泓水一鄉躍出接刺于地急取之亡矣是亦斯孟之類也余又記虜庭雜記所載晉出帝既遷黃龍府虜主新立召與相見帝因以金盆魚盆爲獻金盆半猶是磁云是唐明皇令道士葉法靜治化金藥成點磁盆試之者魚盆則一木素盆也方圓二尺中有木紋成二魚狀鱗鬣畢具長五寸許若貯水用則雙魚隱然湧起頃之遂成與魚覆水則宛然木紋之魚也至今句容人鑄銅爲洗名雙魚者用其遺製也

銅鑄自滿

古銅蟻蜂章申公研滴也每注水滿中置蜂研仄不假人力而蜂口出泡泡則滴水入研已而復吐腹空而止米元章見而甚異之求以古書博易申公不許後失之或見之寶晉齋申公之孫伯深云

春清紀聞卷九

三

雷斧研銘

余經書川偶得數雷斧於耕夫雖小大不等而體皆如玉因辨其厚者窪而爲研膚理純淨取墨磨研而墨光可鑒但恨其大而薄者不容塗治則以鐵爲周郭如青州提研所製亦几案同一尤物也因銘之曰石化頑星龍雨刀架是從震霆散塵風雹形實斧也其質玉壁窪

春清紀聞

卷九

而爲硯以資銳澤與翰墨而周旋詠齋諫之死貞

春清紀聞卷九

三

照噴閣

春清紀聞卷十

記丹藥

序丹藥

丹竈之事士大夫與山林學道之人喜於談訪者蓋七八也然不知皆是仙藥丹頭也自三茅君以丹陽成歎死者盈道因取丹頭點銀爲金化鐵爲銀以救饑人故後人以假粉點銅名其法曰丹陽以死砒點銅者名其法曰點萌亦有取丹頭初轉伏朱以養黃而死留以乾汞如漢之王陽妻敬唐之成爾近世王捷成錫嘴金以助國用者不可謂世無此法也但得之者真龜毛兔角而爲之致禍者十八九也如東坡先生楊元素內相皆密受真訣知而不爲者章申公黃八座道夫皆勸求畢世費資鉅萬而了無一遇者

風翔僧煨朱鎔金

東坡先生初官鳳翔日遇一老僧謂之曰我有煨法欲以相授幸少憩我廬也坡語僧曰聞之太守陳公嘗求而不與我固無欲乃以見授何也僧曰我自度老死無日而法當傳人然爲之者多因致禍非公無可授者但勿妄傳貪人耳後陳公知坡得之懇求甚力度不可不與陳得而爲之不久果敗官而歸其法以一葉煨朱取金之不足色者隨其數每一分入煨朱一錢與金俱熔既出坩則朱不耗折而金色十分耳穎濱遺老亦詳記之龍川錄云

居四郎伏礮煨丹砂

密院編修居世英之父居四郎者少遇異人得煨朱法其法取辰錦顆塊砂不計多少以一葉鋪蓋煨之朱已伏火即日用炭火二兩空養不論歲月要用即取水銀

卷十

春清紀聞卷十

照噴閣

與足色全封母結成母砂子取煨朱細研以津調勻塗砂毬上熾炭十斤籠砂煨之俟火半紫烟起去火出賣泮梅水中則俱成紫磨金不再还浴便可製器用也而老居未嘗封人言亦未輒用一錢也臨終呼世英語之曰我之煨法世唯語韓魏公矣非魏公德業之厚餘人不可授也我亦不當授汝汝分中合得後日當有授汝者然亦素知我有此法必費妄求訪以盡資用因語數法皆不能成實世謂煨法者授之并語目暗數人緣此而致禍者以戒之

瓢內出汞成寶

承議郎賀致中為余言任德翁之猶子嘗隨德翁入都飛舟相國寺橋邊一道人邀坐茶肆手出小藥瓢云吾視官人益留心丹竈有年而未有所得者今能施我百錢當以此瓢為贈夜以水銀一兩投中翌早收取取二兩乾銀也在意謂必無此理然亦不能違其請傾篋得百錢與之袖瓢而歸夜取汞試納瓢中置之枕間次夕醉中探手撼瓢則其聲重董然汞如故也置之不復視一日德翁須汞為用任欣然取器分取既傾器中則堅凝

春浩紀聞卷十

照珠閣

成寶矣入火烹煉了無耗折自此夕注晨取無不成寶者蓋真仙丹藥所製汞成丹氣自然凝結但不知出瓢始凝之理向使在瓢即堅則破瓢而取止於一作而已此亦真仙神化無方非塵凡之可理度者任無妻孥之累資用素窮既日獲一星之利於是厚為己奉不踰年一病而卒瓢亦隨失之也

丹陽化銅

薛駝蘭陵人嘗受異人煨砂粉法名丹陽者余嘗從惟遜師訪之因請其藥取藥帖抄二錢七相語曰此我

一月養道食料也此可化銅二兩為爛銀若就市貨之煨工皆知我銀可再入銅二錢比常直每兩必加二百付我也其藥正白而加光燦取藥肉為回俟溶銅汁成即投藥甘鍋中須臾銅汁惡類如鐵屎者膠着鍋面以消石投之傾槽中真是爛銀雖經百火柔軟不變也此余所躬親試而不誣者後亦許傳法而賊亂不知所在矣

煨消愈疾制示

姑蘇查先生得煨消石法章申公與之為莫逆而法不

春浩紀聞卷十

照珠閣

傳也嘗遇一病僧而憫之取消作孟今日煎水飲之服之月餘病良已僧有周旋過而詢其由以飲煎水為言是僧素知查術曰此伏消所成也嘗取汞置孟中就火試之果致汞死僧更以為希世之遇即往禮謝再三且語其孟之異復懇求其法查曰法固未易傳而前孟用力將竭可擔來為公加藥為之也僧取孟授查即碎孟別鎔門臨大河俟消成汁即鉗投水中曰我初但欲起師之疾不意無厭至此也僧悞悞而歸

點銅成庚

法空首座無相師雷川人與余為姻家待制公沈純誠之季也一舉不第遂祝髮以求出世法問亦留心煨事嘗於焦山與僧法全語及點化而全云我術正是點卯耳空曰出家兒豈當更學此若一有彰敢則所喪多矣全曰我法異此止以一藥點銅為金而所患制銅無法於骨董袋中攜行或為人所窺爾因出一紙裝視空質溪沙也而加重且抄數錢七令空烹之通夕不能成汁呼全訊之全笑曰人得此視之溪砂也豈知實銅耶復取白藥少許投之砂始融化出火視之真金也空拜禮

春浩紀聞卷十

照珠閣

稱贊云日所未見也復日加延款且請其術全曰我不惜術但我有前誓且恐起貪人妄費之心反致奇禍實無益於人也請為師言其自也我年二十無家為道人同侶三人共學丹竈歷年無成因紹聖元年七月十五日相語曰我輩所學遊訪未遠今當各散行以十年為期却以此月此日會于此地道人無累是日不至即道死矣遂舉酒為約三人者散往川陝京洛間我即留一浙轉首之間忽復至期出豐樂橋三人者次第俱集相待歡甚劇飲數日各出所得方訣察較之內一非法差似簡易即試為之而銅色不盡一人曰我於成都藥市遇一至人得去量藥彼云奇甚而我未試也因取同烹而色益黃意謂藥少未至增藥再烹及出坩中則真金矣更相驚喜袖市肆中云良金也乘復相與謀曰常聞京師藥家金肆為天下第一若往彼市之無疑則真仙秘術也復被而行至都以十兩就市藥氏取其家金較之則體柔而加紫烟即得高直以歸時共寓相國寺東客邸中復相慶曰我輩窮訪牛生今幸遇此可以安心養道矣萬一未能免俗則飲酒食肉可畢此生今當共作百兩分以為別即市半邊官釀大嚼酣飲而烹銅不虞銅汁濺發火延于屋風勢暴烈不可救撲火馬四至三人者醉甚而我獨微醒徑破烟烟從欄人中脫命而出懼有捕者素善泗即投泔水順流而下度過國門下鎖始敢登岸方在水中即悔過祈天且誓為僧及不復再作或遇幹大緣事不能成就當啓天為之不敢筆髮為己用也況敢傳人乎若首座有未了緣事可與眾集福者我當分藥點治雖百兩不斬也空既聆其說亦不敢深逼之一旦不告而去後不知所在其徒三人二人

春浩紀聞卷十

照珠閣

醉甚不支焚死一人就捕受杖亦數日而卒

草制禾鐵皆成

朝奉郎劉均國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官成都行李中水銀一筒偶過溪渡篋塞遠脫急求不獲即掘取彼傍荒草塞之而波至都久之偶欲禾用傾之不復出而斤重如故也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本朝太宗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錄取馬草晚歸錄刀透成金色或以草燃釜底亦成黃金焉又臨安僧法堅言有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漲甚蜿蜒草中徐過一草便嚼破以腹就

春清紀聞卷十

七

照廣國

唐頃之涇消如故蛇去吞念此草必消漲毒之藥取至篋中夜宿放邸鄰房有過人方呻吟牀第聞客就訊之云正為腹漲所苦即取藥就金奠一盃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即起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為水獨遺骸臥牀息孳裝而逃至明客邸主人視之了不測其何為至此及探釜炊飲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至邸共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移製

嘉禾墨工沈珪言其賣墨廬山過僧了希語及丹竈夜宿其廬希探篋取一藥示沈正琥珀色碎取二錢重用水銀一兩同入鐵鉢中以蓋覆之置火上頂之作嬰兒聲即開視以秤秤之并藥成一兩二錢黃金矣希言此是死硫也又言臨安一山寺前有翁媪市餅餌為給而寺有僧日出生其肆凡二十年察其翁媪日用無過費兩純質如一日密語之曰我有乾承法未嘗語人念爾翁媪甘貧於餅肆且老之可坐受安選翁媪即謝而受其方并而乾承示之數日翁媪復備餅餌造僧房見

春清紀聞

卷十

八

照廣國

僧云誠謝老師見惠秘方以休養二老然老夫婦亦自有一薄術自謂不作不食不飲不妄享甘心餅肆以畢餘生也乃出藥於僧前取承移製即成黃金矣老僧慙惡禮謝翁媪云吾二十年與神仙俱而不知真凡骨也翁媪既歸明日僧出訪之則空室矣

市藥即乾承

朝奉郎軍器監丞徐建常余姊丈也建常人其父宣義公故農家子後以市藥為生性好施惠遇人有急難如在己也貧乏求濟傾資與之不吝焉暇日乘舟至郡與一道士同飲如舊相識道士從容謂公曰子有陰德我所秘乾承法當以授子可廣所施也即跡方示公并令公市藥與承取承置鐵鉢中以藥少許移上復以器覆之置火上須臾聞鉢中嬰兒聲即揭起視之承已枯矣公徐取承并以所示方製之以謝道士曰我之薄施未足及物要當竭力所致為之此不願為也天或下憫我未有子倘遺吾得一起家之子是吾願也即投承與方

春清紀聞卷十

九

照廣國

溥水道士笑謝曰我非所及也是歲建常生至年十四始令從其姊丈陳庸器讀書且囑之曰吾待汝十年遊學若至期不第即還代我掌藥肆也建常十八歲考中上舍高等二十四果於李常寧榜中登科加公約也

藥瓦成金

李樞公慎副車李璋之曾孫云其季公雄帥秘藏王先生手化金瓦遇好事常出而示之且言初長主召提至為設酒謂之曰聞先生能化金可得一見否提曰此亦戲劇耳時坐側側提令取新瓦一片平段之取所酌酒盃置湯鼎上投瓦其中抄少藥抄上復注湯滿盃酒散湯已耗半取瓦視之則兩角浸湯處皆成紫磨金而一

角元是新瓦也又餘杭陳祖德云嘗見呂吉甫家藏書敬所化藥金重三十兩元是片瓦而布紋仍在也

變鐵器為金

閩門宣事陳安止云其姻家劉朝請春在鎮江常延顧一道人臨行借取素間鐵鉢云欲道中煖酒用既與之數日其子相遇泗上道人以紙數重封鉢還劉囑曰勿遺墜至家呈其尊因大笑曰鉢不直百錢何用見還又封護如此其動也即置之閒處一日取鉢作糊既際澀之視鉢柄有五指痕及轉握處皆成紫金色驚歎累

春清紀聞卷十

十

照廣國

日傳玩親友無不歎賞者蓋是其真氣所化也
余生平以淹洽較數心所致下者惟沈虎臣家有異篇得悉繕借拓我見聞者亦惟虎臣此映為宋清城何蓮著虎臣籤架所副言自野駝飲水已上錄白名舊墨記已下更從秘本鈔補中雖知有遺脫不妨作半壁寶藏也加以句抹字鼠朱墨狼籍質訂不超再三而余從瑞塵之後更得一將微箒至於故關難通寧爾置以埃佳本其書所載多神倦藝術耳目外事而事每及於杭君就李以其作鳥墩寓公耳他如燃中兩言姚麟置對及徐仁旺山前後之爭周正夫人君所論只一宰相諸條皆於後來大有警省不可謂裨雜實聽也案蓮父去非曾為東坡表薦武學教授復為秦充太學博士後左調教授徐州更請補一館職不報且言其筆勢雄健得秦漢風力不肖苟合於時公卿莫為推轂則蓮之撰著亦庶乎不愧父風矣

海鹽姚士麟

十一

照廣國

江南藏書家指不易屈姚叔祥謂沈虎臣多蓄隱異遂抽伊架上何蓮春清紀聞與陳眉公梓入私笈亦

春渚紀聞

卷十

知有脫遺余今喜得全本凡十卷五公同好据云野
駝飲木已上錄自名舊家今按此止五卷其中劉仲
甫國手棋魚菜齋僧李朱畫三則或失一葉或失五
行後又補記墨二十三則凡東坡事實詩詞事畧及
琴研丹菓種種失載故云所載多神仙耳目外事豈
知紙窗竹屋間珍玩一一具在然半壁亦能資藏叔
祥可謂身到處莫放過矣因錄其跋於右去非字正
通清城人琴川毛晉識

春渚紀聞姚叔祥止半部先君購得抄本十卷欣然

付梓後復得宋刻尹氏本命校之九卷中抄

本脫一葉家刻仍之南皮遺瓦脫後鳥銅提蓋前輩

抄書板心書名數目俱不寫往往致有此失急影寫

所缺并目錄八紙裝入家刻以存宋本典型如此嗟

乎案叔祥跋語方其得之也句抹字竄朱墨狼籍質

訂不遑再三而先君所得抄本又益其半就其半而

校之則益一葉或益五行固為大快矣而九卷缺

文直至末刻而始全只此一書幾經辛苦若是則凡

留心校勘者其可不廣搜秘笈精詳攷訂哉惜其板

春渚紀聞卷十

十三

照續開

歸叔兄今質他所不得即為補刊與天下好學者共
之為深恨爾後古後人毛展

春渚紀聞十卷姚叔祥得自沈氏巨家及陳眉公秘

笈者僅五卷汲古毛氏購得全本補其脫佚者半其

跋毛展遺得宋刻尹氏本知九卷中南皮遺瓦後而

有脫頁雖經影寫所缺而津逮極備他所未得補刊

今而皮遺瓦遺葉風字鳥銅提研等脫雲漫記便堂

厚書拾補、入而即因仙又借黃堯圃家所藏宋本

校其脫外之字乃毛遺憾是書之刊姚氏實訂再三

而開其先毛氏父子相傳來費苦心一則補其半而
猶有脫頁一則寫所缺而未補刊直至今日余有
裝笈之刻始得完璧豈不有教存乎其間耶因載各
跋於後以見前人之用心而校勘之難言也後可識
矣乙丑四月虞山張海鵬識

春渚紀聞卷十

十三

照續開

春渚紀聞卷十

四庫全書補正

胡玉梅撰

春渚紀聞十卷

通清城人自號鶴背老吳父曰去非嘗以蘇軾薦得官故記軾事詳其
雜記多引仙鬼報應及瑣事如稱劉仲甫奕棋無敵又記說不疑勝之兩
條自相矛盾殊為不檢

宋曼子子蓮李慈銘荀學強日記壬集下五云蓮為博士去非之子故是
皆據推東坡載其逸事甚多其餘大半談諸瑣事及神怪果報乃說部之
下者然亦足資談助

四庫全書補正卷十

春渚紀聞提要補正

春渚紀聞十卷

宋何道遠撰浦城人自號柳青老農其書分雜記五卷東坡事實一卷詩詞事略一卷雜書琴事附錄一卷記研一卷記丹藥一卷明陳繼儒所刊僅前五卷乃姚士舜得於沈虎臣者後毛晉得本補其脫遺始為完書即此本也前文曰去非嘗以蘇軾薦得官故記其事特詳

嘉錫案宋詩紀事卷四十四云何道遠字子遠號柳青老農浦城人去非之子東都遺老人南渡尚存著春渚紀聞提要於宋人仕履多據宋詩紀事此條則取材於書錄解題一併紀事亦未嘗考故不知其字子遠亦太

春渚紀聞

疏略矣其實道遠字子遠非子遠紀事亦誤也王洋東牟集中與道遠和詩甚多其卷十四有題士何君墓誌云寓春渚隱何君名道遠字子遠本建安人

高陽縣神谷以曾令高陽而民懷之也君少嗜學盡得父書又自以父子名蘇氏凡蘇公遺文刀筆則誌小辨疑說巧發弄語無不收歸縱橫用之而不知本家貧不肯拘局以謀進取去來泛泊罕無常棲晚乃卜築

青以保先塋所至必得名者郡士與之定交吳中人士熟好之君長身脩色好為書或短製時或西竹嘯於林莽中步登半峯以望江湖不知君者以君何賢也紹興乙丑十一月十三日以疾卒於櫛居櫛居在

博士故堊之前享年六十有九子二人將終謂其妻曰我既無以遺若

春渚紀聞

壁無可易錢充葬費者可錄我平生玩器具置若干卷視二削格賦佩雜

物若干種送若所厚某人取其價以然我妻若如言初博士為徐州學官

君尚少得黃預魏衍淵源同升陳先生無已堂透引句律其後學成所與

以文雅相引重者甚衆後備趙令時德麟三衛毛滂澤民山陽李仲舒漢

臣齊山沈晦元用吳興劉一止行簡陽美蔣榮宜卿東牟王伯淮叔源錢

塘關注子東此人皆知名當世其妻拔實載人用與決成欲挽君大之而

終不能也其命也歟誌雖不及其著述然以其言考之蓋自名蘇氏學喜

收編其遺文故能記東坡事實嘗得句法於陳無已故善談詩詞平生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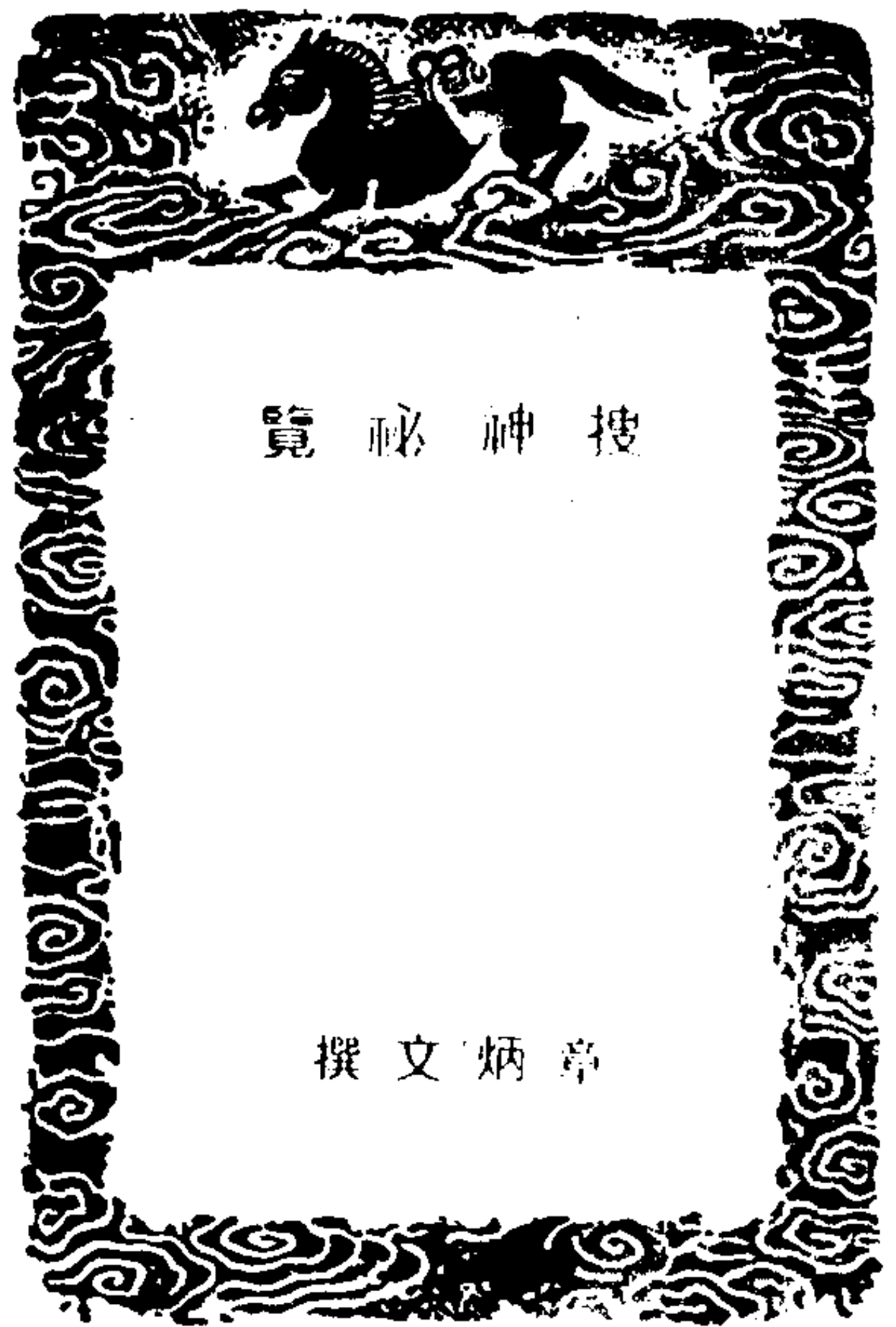
善玩好之物故雜書琴事且說墨與研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宋史藝文

志雜家著錄作十三卷書錄解題卷十一入小說家作十卷原本脫邦同

春渚紀聞

陳繼儒刻入秘笈普集者只六卷次第與毛本合但時有佚脫且分卷不同其第六卷首六條即毛本卷五之末繼之以記墨而書終焉故姚士麟序云自野說已上錄自名

事實詩詞事略雜書琴事三類後無記硯記丹藥二類毛晉購得抄本刻之其書始全晉跋云秘笈止五卷後又補記墨二十三則則五卷之後尚有記硯跋為六卷其旨甚明提要隨之不詳遂謂秘笈所刊僅前五卷非也



搜神秘覽

宋 章炳文

說郭原本

搜神秘覽

章炳文撰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目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隨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悟手中果得藥簡乃啣左腕槌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如古之時有為父母斷指者斷復更生自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似段簡者安知不然哉

西山贊孝先善軌格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售貨至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真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受乃行途中遇大雨憩於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謁隣比欲講終身之好候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但新浴者乃夫也日欲購粟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邪堅不從婦怒不肯乃自沐夜半反被害旻驚脫罔測遂獨囚繫官府拷訊就獄不能自

辨郡守錄伏牘旻悲泣言曰死只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日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隣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是人也已而異然因謂察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旻既辨雪誠遇明即活之效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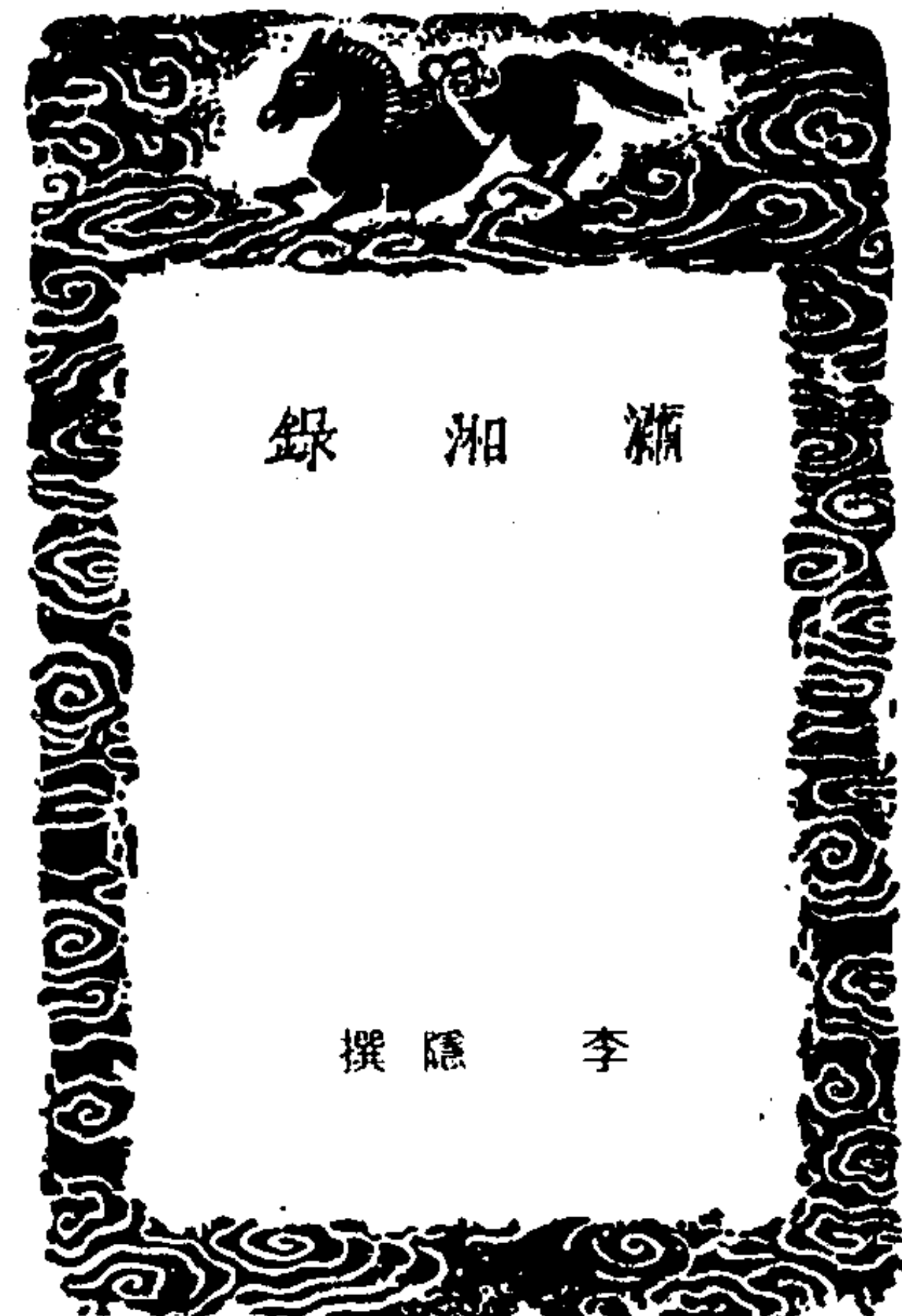
近異錄

宋 劉質

說郛原本

鄱陽南鄉民妻淳熙十年生男子從頂至足皆與人無異而兩肘各有三臂軒軒可畏母惡其怪即漬其水盆中俄翻身起坐又搦入水加一木橈壓之復推橈而起祖母在旁惻然曰此恐是神部中來且試養育看長大後如何遂沐浴施襁褓日以益壯及八九歲時放牛於野他家童稚或與爭忿則六臂齊舉奮擊莫能抗敵

近異錄



瀟湘錄

說畧十四

高宗承祧後多患頭風召醫於四方終不得瘳有一宮人忽自陳世業醫術請修合藥餌高宗初未之信及堅論奏遂令宦者監之修藥宮人開坎作藥爐穿地方深一二尺忽有一蝦蟆跳出如黃金色背上有朱書一字宮人不敢匿其事乃進於上高宗不曉其北遽命放於後苑池內宮人遂別擇地穿藥爐方深一二尺復得前金色蝦蟆又聞於上上惡之以爲不祥命殺而棄焉至夜其修藥宮人及宦者皆無疾而卒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攜一藥壺於城中賣藥得錢即轉濟貧乏自不食時即飲淨水如此經歲餘百姓賴之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或自游江岸開眺水日又或登高

引頸不語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人一身便如一國也人心即帝王也傍列臟腑即宰輔也外具九竅即群臣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救之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止之乎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心無病則餘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也况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失其序必自亂也又何能救病此猶家國任人也老夫賣藥常以此爲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恣納其病以至於良醫自逃名藥不効猶不自知悲夫士君子記之

忽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壺中唯選一九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謫罪已滿今却歸島上俄化爲一白鶴飛去其衣與藥壺並沒於水求尋不得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蠶性敏慧林甫憐之忽一日卒然而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曰死時到何處見何事因何却得生也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來擒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

俄及一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曰且立於此候君旨見殿上捲一朱翠簾依稀見一貴人坐臨階砌似刺斷公華殿前東西立仗衛約千餘人有一衣人攜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華位者安祿山及祿山後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壽命之數未足如何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故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人僭爲僞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時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亦合惟亂惶惶至矣廣善黎元必至傷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速舉而行之無失他安祿山之時也又謂朱衣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曰唯受命而退俄頃有一朱衣捧文簿至奏言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効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於末代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奏訖又退

及將日夕忽殿上有一小兒急喚蒼壁令對見蒼壁方子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案衣道服帶白玉冠謂蒼壁曰當却回寄語李林甫速來歸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也蒼壁尋得放回林甫知必不久時亂矣球潛恣酒色焉

楊貴妃忽晝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氳令宮人視之見一白鳳銜一書有似詔勅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宮人白貴妃貴妃起而熟視之遂命焚香親受其書命官嬪披讀其文曰勅謫仙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常多傲慢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庇族屬內則韓虢蠹政外則國忠秉權殊無知過之心顯有亂時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其如罪更愈深法不可貸專茲告示且與沉淪宜令死於人世貴妃極惡之令宮闈間切秘此事亦不聞於上其鳳尋飛去其書藏於玉匣中三日後失之

漢湘錄

令火發盡焚楊公宅闈人懼遂告國忠國忠甚驚遽召見婦人見國忠曰公為相國何不知否泰之道邪公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佚不節德義不修壅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久矣畧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蹤跡以社稷為念賢愚不別但納賄於門者爵而祿之才德之士伏於林泉不一顧錄以恩付兵柄以愛使民牧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國忠大怒問婦人曰汝自何來何造次觸犯宰相不懼死邪婦人曰公自不知有死罪翻以我為死罪國忠極怒命左右欲斬之婦人忽復自滅國忠驚疑未久又復立於前國忠問曰是何妖邪婦人曰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將被一疋夫傾覆公不解為宰相雖處輔佐之位無輔佐之功公一死小事爾可痛者國自此弱幾不保其宗廟亂將至矣胡怒之邪我來白於公胡多事也我今却退胡有公也公胡死也民胡災也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祿山起兵方悟胡字焉

欲嚙修已妻薛仍似有姦私之心薛氏因恠而問之曰爾欲私我耶若然則勿嚙我犬即搖尾登其床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畧不異於人爾後每修已出必姦淫無度忽一日方在內同寢修已自外入見之因欲殺犬犬走出修已怒出其妻薛氏後歸薛資半年其犬忽突入替家口銜薛氏髻而背負走出家人趕奪之不得不知所之大攜薛氏直入恆山潛之每至夜即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則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偏身白毛薛氏只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氏乃抱子迤邐出山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者遠詣薛贊家以告贊遽令家人取至家其所生子年十七形貌醜陋性復兇惡每私走作盜賊或旬餘或數月即復還薛資患之欲殺焉薛氏乃私誠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種也幼時我不忍殺爾今日在他薛家豈合更不謹若更私出外為賊薛家人必殺爾實恐爾累及他當以之其子大號泣而言曰我果犬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為賊自然耳何以為過薛贊能容我即容之不能容我即當與我一言何殺我邪母當自愛我其遠去不復來矣薛氏堅留

之不得乃謂曰云即可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爾之母爭忍水不見也其子又號哭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來耳攜劍拜母而去又三年其子領群盜千餘人至門自稱曰將軍既入拜母後令群盜殺其薛贊家屬唯留其母焚其宅攜母而去

李隱撰 守秘書省校書郎

瀟湘錄終

瀟湘錄補

據說郭卷三補

洛陽李預郊外葬一骷髏夢人來謝云我本強寇為同輩先害感公掩護願除覆公或有急但呼赤丁子則至矣後有感應

楊妃獨坐有一白鳳至前口稱書取讀乃天帝賜教賜記為仙實其妒謂言有馬嵬之事 此卷三十三中本條

開元中前漢儀令無封客遊于蜀道逢一青衣引至甲第見一女子稱夫入殿禮儀玉佩紅裳驚時曰妾失驚驚君若方神便遊誤入桃源妻仙家爭肯留夫人笑曰誰教他誤入來要亦不得也封笑曰只恐不留

留即十年萬年矣遂伸仇償之情封留月餘告去夫人臨別贈一玉環方登閣道夫人奔逐曰我不忍與君別幸蒙我備行前途旅次忽有千餘

狸狸來其妻喜曰君不願我棄去我今幸女伴相召歸山迷化為狸狸與同伴相逐而去

瀟湘錄校記

據說郭卷三十三

高宗承祧條 「官人開坎作藥爐」句下有「比藥中有燒香者」一

句。「背上有朱書一字」一「作武」。「遺命放於後苑池內

「放」作「棄」「後苑」下無「池」字。「命殺而棄焉」「焉

「作」之。

則天末年條 「或自游江岸」「或」上有「時」字。「引頸」作

「引領」。「不語」下有「水日」二字。「人一身」上有「夫

字。「宰輔」作「內府」。「羣臣」作「外臣」。「臣下不可止

之事」作「臣下焉可止之」。「即心先無病心無病則餘臟雖有病

不難療也」作「心無病心既無病則內補必堅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之

瀟湘錄補

也。「自然合宜如失其序必自亂也」作「自然合其宜加以佐小不當其用心自亂也」。「老夫賣藥常以此為念」作「老夫常以此為念」。「悉納其病」「悉」作「總」。「猶不自知悲夫」作「猶不自知治身之病後時矣悲夫」。「鳥上」作「鳥嶼」。

相國李林甫條 「候君旨」作「聽鈞旨」。「朱翠著」「朱」作「珠」。「有一朱衣人」「朱」字不清。「同時悖亂貴人定案」

作「同時將相悖亂貴人既定亂案」。「壽命之數未足如何」「如何」作「何如耶」。「惶惶至矣」「矣」作「于」。「朱衣日唯

受命而退」作「朱衣一受命而退」。「帶白玉冠」「帶」作「戴」。「蒼壁尋得放回」「尋」作「那」。「不久時亂矣」「時

作「將」。

楊貴妃條 「內則轉輪憲政」作「內則兼夫人備位」。「其如罪更愈深」作「其如罪之更深」。「三日後失之」作「三日後忽失之」。

天寶年中條 「忽有婦人」作「忽有一婦人」。「言於閣曰」作「言於閣人曰」。「爾如何阻我若不令得見楊公」作「爾何阻我若不見得楊公」。「遣召見婦人見國忠」作「遣召見婦人婦人見國忠」。「以社稷為念」上有「不」字。「賢愚不別」作「賢與愚不能判」。「才德之士」作「大才大德之士」。「不懼死

邪」作「不懼死罪也」。「國自此弱」作「國朝自此弱滅」。

杜修己條 「欲嚙修己書薛」下有「氏」。「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略不異於人」作「薛氏懼而私與其犬通不異於人」。「方在內回

寢」作「方在室內回寢」。「每私走作盜賊」作「每私走出作盜賊」。「欲殺焉」「焉」作「之」。「薛氏乃私誡其子」作「薛氏乃泣謂其子」。「真犬之氣」「氣」作「性」。「何以為過」

作「何以為我過」。「薛氏堅留之不得」「得」作「從」。



葆光錄

龍明子撰

葆光錄并序

顧川陳 纂

龍明子所纂葆光錄無年月無前後見
聞奇異事即旋書之因而成編分為三

葆光錄卷第一

寶正中當秋成一旦蝗騎日而蜚武肅王虔祝
畢降于浙江不可勝紀

太宗少時帥師戰淮人於千秋嶺大克之彼望
我軍上雲物如龍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
氣也

楊集將兵得玄女之術下城破陳定日時取之
計收人馬器甲預言其數略無差武肅定江
表賴其功遂將處州酬之三讓不就曰某將數
千散當勅敵不敢辱命擁雙旌理百姓恐無分
祿武肅不識其言堅授之至郡月餘卒

文獻公誕時一地自屋墜于前舉頭張喙久之
方去及七日浴忽飄風暴雨劈其澡盆為二片
與母俱無驚動

處士方干與許贖善贖寓越中有非罪金漢宏

陽山顧氏文房

葆光錄

概于闐闐于時在新定聞之馳於境上賣一桐
高其價不售固蔽賸之刑也曰方處士為友賣
桐太守知之遂釋贖之過

貞敬公未達時寓居鏡中玉筍間有一女巫鬼
物所附立堂于人有禱請往往言吉凶與友往
問否泰自旦至暮其神不下公怒而回及夜自
空而言曰朝來皮秀才當為吾土地主吾小神
不宜見是以回避公又曾夢依軒亭有土偶人
列拜贊而自負後果判東府事

婺州有僧入山見一人古貌巾褐騎牛手執鞭
光錄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嘯紫煙
中塵世連仙界瓊田前路通僧揖之不應馳步
趨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郎中鍾安禮好學多能著武成王備載十卷選
諸家詩為資吟集五卷然有單吏部之嗜談諧
問未嘗不言之見家人食饌戒之曰少喫隔爾
酒黃大醉卒

越僧誓光善草書自言授法於陸相希聲其飄
逸有張旭之妙吳翰林以歌獎之言多不載羅
給事贈詩云聖主賜衣稱絕藝侍臣摘藻許高
歌又有亞樓書骨氣不及晉而趨媚過之二人
俱應制其蹤海內皆盛

陳瓚字錫用業通九經百家之說自言得養生
之術年逾九十耳目聰明猶勤於筆硯著經史
系華十卷然其家貧人憂其衣食不足嘗曰瓚
賢能不及顏子而壽祿過之何患貧也時益重
之後官至秘書監致仕歸剡

道士王松年說厲歸真在丹丘善書常至人家
有好事者將絹素鋪於案上即自下筆預知人
之所欲會歌松竹之類如請之却多不允飲酒

數斗不醉或人在州城竟日飲其日有人於桐
柏官見之或來國清寺游又有見在開元宮後
往洪州白日上昇遺下一布衣異香馥郁令人
收得其畫蹤者多

羊藥吉狀元之子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
內雲霞洞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巖壑驚
懼返巡乃閉裝吉勤於書寫乞乞不倦今尚在
年逾八十矣

葉簡刻人善卜筮凡有盜賊皆知其姓名有鄉
夫失牛卜之曰占失牛已被家邊載上州欲知
賊姓一斤求欲知賊名十千頭乃隣人立甲爾
又有將橋子合之令占曰圓似珠色如丹儻能
筆破同分喫爭不慙愧洞庭山又將巾子射覆
云近來好景東各自競尖新秤無三五兩因何
號一斤又將雜子二箇占云此物不難如一雄
兼一雌請將打破看方明混沌時他皆類此不
能盡紀之

李建州與方處士為吟友頗有題四皓廟詩
自言奇絕云東西南北人高跡此相親天下已
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筆不為臣獨
有千年後青青廟木春示於干笑而言善則善
矣然內有二字未穩作字太蘆而難換為字甚
不當于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請改作稱字頗
降伏而且趣悔前言之失乃曰聖人以一字優
貶此其明矣遂拜為一字之師是以羅夕拜題
千卷後云中聞李建州夏內偶同遊顧我論佳
句推君最上游九霄無鶴馭雙鬢老漁舟世難
方如此何當流旅愁

孝廉朱揆居永嘉苦學與表弟延嗣同宿於
夢一人直抵房謂曰朱揆某年某月某日杜特

陽山顧氏文房

郎下成名覺而說之朱曰何戲言之甚邪殺遂將朱禮程疏後紀之至來年西上後果於杜侍郎下及第年月日略不參差

處州有樵者入山迷路至一處聞異香襲人乃尋之見一叟著草履持筇杖眉髮皓然謂曰子從何而至此樵者具陳代薪爾其舍宇牀榻皆同人家忽一人持牒報云天台山有樵叟曰今日為客看黑班不得赴持牒者應喏而去樵者餒求飯叟呼瓊芝備殮來遂巡一雙鬢年可十六七容色絕麗衣窄紅綃之服擊一盤其光可鑒內亦是常食物叟自啖一棗大如拳謂樵者曰子食此聚不得其山中天色全不暗常如日晡之時乃相引行見樹林下繫一黑虎西北方上紅樓翠閣如圖畫過一溪水乳色天忽大亮指一徑曰回去得也行數步及舊路舉首已失叟歸家逾年矣

王可容說為僧時游南中山寺遇大雪旬日關食數十徒一粥而度又無財物得出羅內一行脚僧謂曰貧道有藝可濟諸坐主遂將一銅銚子於爐火上取淨瓶瀉水銀衣帶間解一貼散藥似壁土揉於銚中煎之遠巡成一片白金可數兩付主事者將去換胡餅來食衆驚之至明晨失所在

屈重彥者說 為閩州大將與術士戲七子善大將之室嫉忌有一婢遭凌辱不已投于井及出之已卒欲殮次七子至大懼有他聞於廉使密告活之七子曰細事爾遂衣帶間解藥一丸如麻子打其婢一齒落以酒下之良久口眼旋開吐水斗餘又以暖灰熨其四支食又能言謂大將曰此婢不可復指使宜出之乃從其

言又嘗春游酒盡將小兒成醜醜又將沙椰成鹽又冬中以木札製成筍又與人會忽云今日殊未獲某有一藝輕呈之指主人屏風上梳頭樣子令唱歌其聲清亮似從屏中出其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回歸柳自飄輕雪如此數曲屈不盡記之七子名歎後遊賭業協律善占夢有歌評事從吳門詣殿下獻詩具夕夢人遺一荷荷鮮開之內一塊火爾葉賀曰君著緋去也歌曰何兆哉脫荷見火可詳也又王校書徐判官各求邑宰王說夢戴帽雨中行葉應聲曰君未得事邪戴帽雨中行身未露淫澤爾徐云夢行於江間被霹靂驚葉笑曰此得官也江者浦也霹靂者像雷也又張司直疾病夢懷孕甚惡之葉曰此去遇壬申日當差何謂也曰懷孕姓娘也有大福在也以此腹而像之後皆如其言徐果注授浦江葉名光逢

明州有畫師姓孫因在州中執筆大舉首見梁上一人長數寸拜之遂下如常人云無懼我略到此就爾房寄一宿切勿泄其事言訖而去夜却來孫莫測之可入三更奮然不見遂巡左手挈一人頭右手持錢五緡來謂孫曰聊奉宿償將人首騰空而逝及曙有掌庫者失其首其錢即庫內者遂告納之

求嬰處士說昔在長安春日與數舉子遊於北里中將姬妓三五人仰飲次有二僕夫突門而進各操論榘棒高揖據上位而坐赴赴焉叱咤焉或歌或笑傍若無人一夫持杯改令云巡至擊臂不能者腦上一論捧諸舉子相看戰慄莫知為計僕夫放下蓋乃擅上臂迭起數條青筋狀如蚯蚓遠巡又有一儒者衣大袖俯僕而

入四揖而後坐視諸舉子曰何意各顏色愀然僕夫自若云某甲改一令如斯不依者腦上一

鐵燈檠高五尺餘將於內持其三脚聚物成二鐵如斷意焉目謂二僕夫曰君不得志曾於還筋力須隄防此枯僕夫俱失色狼忙奔馳儒者謂諸舉子曰後生皆千里拋家獨未能成身立事而耽於酒賴遇老夫幾遭彼凶徒擊殺自後宜以為戒舉子羅列拜謝忽失所之

貞明中有漁者於大湖上見一船于光彩射人內有道士三人飲酒各長鬚眉目皆生於額上見漁者俱舉袖掩面其舟無人撐隨風行甚疾望洞庭而去

馬自然貌醜鬚髮大口飲酒石餘醉卧即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無不差者嘗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卧紫

歐陽迢處士善胎息人物古雅觀之令人精魂
清爽蔡明子曾接之因說神仙事迢曰洞庭項
有一民能併食一斗米飯即三四日不食又有
黃絲者能休糧數月不食伐木負薪慕山凌水
力不疲倦又有一人善步一日可行三百里欲
行將青緇纏其膝又有一人妙水可十數日行
于水底云或見蛟螭之類
廣見大師說項在廣德縣入山采藥見大洞因
穿之洞內日光分明行可數里洞則別開一穴
有長溪隈間一大松枝何鬱翠下有一卷內一
僧禪定雲眉擁袖邊有磬子火具之屬廣見取
磬子擊之其僧開目驚曰坐主何緣而至此廣
見陳其行止遂延坐取一石敲火煎茗香味可
愛日將夕僧讓卷與廣見卧自上其松上有一
大巢僧即入巢內閉念蓮經聲甚清亮迢巡又
聞罵詈云此隊畜生今作毛類傷於物命令世
人恐懼速令歸林麓不得輒出去廣見潛窺之
乃羣虎豹耳伏地受令而去及曙下松來相
射廣見知其異人乞就奴事之僧曰自此百見
草枯四絕人盡非坐主息處因曰其饑否相携
溪畔有稻百來株收其穀椰三二合來挑野菜
和煮與廣見食後令回去得也送至洞口謂曰
坐主所食茶與菜粥平生即不關食矣遂尋路
從洞出回至本院已月餘乃邀徒輩再往竟失
洞所在廣見號自新

廣光錄卷第一

又曰莫要去邪否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姬乃
為拔之迅躍數四却銜至舊所並無損至夜置
一鹿於門首去
呂知隱於洞庭山穿一松造草舍而居實正中
微起鶴縵紗巾見武肅甚奇之善星緯識地理
多術數嘗謂人曰夫草木鬱茂處有泉每窺則
處地可鑿井蚶蛤之屬內有小魚蝦及自死鳥
獸口不開者蜜瓶造鮮醬祭肉動者皆不可食
又云亦豆湯洗色衣垢楊桃枝去粘研芥子入
豆醬不生蟲牛乳去油衣粘問事無不知者
智鈞大師說天福中安吉有野姬家力應備好
修善長蔬食或見魚鼈之徒鳥雀之類皆贖而
放之因潦水後有一龜長尺餘從門入姬怪之
令子將往家前澆內放之其子遂於龜背書放
生字放於水中其龜又上岸沁回田畦間有一
孔穴可深三二尺龜忽墜其中姬子曰本將放
爾命却落於此中乃撲臂取之龜即不見矣探
得白金二錠莫知其由
國清寺僧可證說有樵者入山見一道士長丈
餘衣黃袖面闊如盤口眼俱偉須髮銀色擔
木履兩束可百來輛駐步顧樵者久之樵者恐
懼前行不得連拜之道士大笑數聲拋一栗子
大如鷄卵與樵者後揮霍入天姥峯而去樵者
嚼其栗旬日不思食

廣光錄卷第一

葆光錄卷第二

穎川陳纂

陸龜蒙才名播海內居吳中然性浮薄時有內
官經長洲於水濱見一花鴨彈之而斃守者告
之乃乘小舟修章表告內官曰其養此鴨能人
言方欲上進君何殺之乃將表示之內官驚而
且慙酬之銀盞臨行詢之竟解何言語陸曰救
來數載能自呼名爾

徐侍郎知業少時游天台山歇於大樹陰巖上
石盤欲降空中語曰下有人石屹然架樹回身
乃落震地塌然

有人夜泊舟于富春間月色澹然見一人於沙
際吟曰陟江三十年潮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
何處真杯酒舟人問曰君是誰可示姓名否又
吟曰莫問我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
魄悲秋風舟人上岸揖之遂失所在

皮光禹業五七言詩自言賈浪仙之儔也句有
燒平樵路出潮落海山高作者多許之

黃韞說明州黃使君時有吏人家竹園甚廣秋
夕明月見車馬十來隊長數十馬大如鼠或持
鎗劍或負弓弩次第自林中出望其園門軋然

而開似有人拔開吏人驚懼呼家人隨後觀之
從江橋過望西南而馳罔知所之吏人明旦伐
去竹林無所見其家亦無患害

傳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
長尾有歧謂之怪傳識之曰雖非怪也雨
則縣於樹以尾塞其鼻後驗之可類于雲別題
鼠曼倩識驗虞

陸汝居于明州大隱勤於畝畝物力粗備時太
守酷虐不恤其民有賻者悉被檢獲汝所有財

物實于地後果搜其家產汝懼其罪遂通所藏
之物掘地丈餘竟無所得謂是人所取太守怒
其妄謫于象山築居掘得大隱之藏一無失焉
又懼有告者遂將納之太守異之釋罪與財却
就舊業至今存焉

洋山在海中有廟其神傳是隋煬帝山高峻內
有三湖名曰三姑菱芡鳧鴈鷓鴣鴛鴦之類悉
有又有神立于門首號曰呂門官凡欲祭嚮其
厨多鼠而夏足蠅預告其門神即絕之

工耕善畫而牡丹最嘉春張於庭廡間則蜂蝶
萃至本業文因畫所掩竟不成事
交途賣香好施一日且有僧負布囊携木杖至
謂曰龍鍾步多蹇寄店憇歇可否途乃設榻僧
寢移時起曰略到近郊權寄囊杖去月餘不來
取途清落囊有異香末二包氣氣破鼻其杖三
尺本是黃金途得其香和衆香而貨人不遠千
里來售乃致家富

楊虔為人與物無競性至孝母疾病衣不解帶
常戚戚然焉丁憂泣血連如每灑掃於墓徘徊
涕泣不能去鄉黨欽焉

處士求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瓜作肉聲有公
子不善之嬰作色曰如樂琴教其聲何不槌鼓
聞者莫不大笑

僧子捷建靈隱高峯浮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
街肆置干塔所又寺人於荒榛間收得一石佛
而少右耳大即跑古寺基深可三尺取得佛耳
塔成乃懸

衢州民家里胥至督促租賦家貧無以備餼祇
有哺雞一隻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系下有著
黃衣女子前拜乞命又云自死即開不忍兒子

陽山縣氏文房

未見日光里胥曰某到此催徭即無追捕殺傷
者其女泣而逃里胥驚惻回至屋頭見一雞哺
數子其家將縛之次意疑之不許殺遂去後一
旦再來其雞已抱出一羣子見里胥向前踴躍
有似相感之狀捨而遂行數百步遇一虎跳踰
漸近忽一雞飛去撲其虎眼里胥因斯奔馳得
免至暮從別路回其家已不見雞問之云朝來
西飛去杳無蹤里胥怪之具說見虎之事遂往
尋之其雞已斃於草間羽毛零落自後一邨少
有食雞子者

沈仲霄之子於竹林中見蛇纏一龜將鉤擊殺
之其家數十口旬日相次而卒有識者曰玄武
神也

唐捷父延紹宰錢塘縣有仇訟之滯延紹不能
自理捷乃入官山伐木回與守者競聞於殿下
曰邑大夫之子而自折薪可察之矣遂宥父子
捷自此知名

沈嶠居于鏡中初求縣宰夜夢還家渡江船覆
水分為二西則清東則濁遂公東而過說似友
人賀曰君當授分水縣後旬日果應之見謝於
友友勉曰為政宜清緣昨夜入濁非嘉嶠後果
因濫而致命悲哉不內友之言

崔端已字安道善酒令著庭萱譜稱同塵先生
有魏溫者不知是崔撰嘗問曰君曾覽同塵先
生庭萱譜乎崔正顏對曰不知同塵先生何姓
氏左右大笑之

越僧全清精於戒律而善五部法書符狀役鬼
神之術時有市人姓王兒婦染邪氣或盡日哭
泣或終夜狂呼如此數歲後召全清治之乃縛
草人長尺餘衣之五綵結壇立草人於上禁呪

陽山縣氏文房

陽山縣氏文房

陽山縣氏文房

之良火嗚咽而語唯稱乞命全清詰之是何精
魅從何而來分明言之如虛妄撲成微塵云是
魁鬼頃歲春日於禹廟前見伊人遂相附令其
舉止顛倒魂魄昏迷和尚憐捨之即自逾境不
敢近於人煙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之乃取一
瓮側射以鞭驅約草人入瓮中吻吻有聲絨之
瓮口朱書符印封以六一之泥埋於桑林下戒
家人無動之其婦即日差經五載金漢宏士馬
之際人皆逃避兵人見埋瓮處謂之藏物遂掘
之打瓮破見雄突然飛出立於桑抄奮迅羽毛
作人語曰被這和尚禁却今方見日光時全清
已遷化

金樓子云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中宵見
火光者朽木也皆不為害温州有人山中遇一
波斯抱野雞見人揮霍鑽入石壁中其石自合
襲明子嘗聞外舅說頃歲莊間榮榮光尺餘
時兼兄弟中有不寧者眾謂之怪憂之數夕炳
然如初外舅情不甘乃就拔之得一物回燈下
看乃枯竹根耳其光遂滅病者無咎

李巡官說衢州有施衙推者居于齊道多術數
在親知家夜飲云某有藝欲助歡笑可否衆知
其多能主人曰願見之乃剪紙作一髻兒執標
子拋向地令舞下舍兒施自唱其曲紙人作舞
伎伎戲劇不已更闌施指令罷聲而住

僧元顯善煎膏有患癰疽者傳之無不潰然醫
本不居侍者至老自炊爨乃卒富有賄將銀代
磚泥爐衣服數篋絛羅器皿盈于櫃平生一衲
而已
有鄰姬鋤桑拾得一銅觀音像刻壁作冗安之
每有食饌不惟蔬蕪魚肉之類皆將供養姬有

葆光錄

子時在潘鈞軍前日夕祝之保其安寧其子當
陣之際倒于草間背脊上連下三劍似擊銅器
聲戰罷起看身上並無所傷其母此日見銅像
落在地背脊上有三刃痕罔知其出至子回說其
事方知神助爾

孟繁郎中性輕薄嘗入市見質庫言於同人曰
適應中有一大屋盡懸簾箔見一肥白漢在小
窻內看數箇大冊子人或扣之即有小惠此何
許也又說不識相撲兒於友曰主人今日特為
此使置設出歌舞戲劇正樂之次忽有三十
內人唱嗽而出盡被銀畫衫子一時至殿前對
座兩兩起來裸身相打雜人攔看止約不得緣
為主人宴使臣且務含弘未便赫各與錢帛求
情而去然聖情終不歡矣良久而散又呼揖為
棟船篋又呼春杵為行米棒言多如

徐度實巡官說乾符中武義縣有人入山葬子
掘地二尺來忽陷丈餘深數尺收得林百斛莫
知其由將醞酒其味濃厚

陸澄為湖州司法參軍妻蔣氏即族之女也善
屬文而耽酒後染邪氣心神不恒姊妹憂之勸
飲飲強強應聲吟曰平生偏好酒勞爾勸吾強
但得尊中滿時光度不難

有聖保寺僧知業性高古有詩名偶訪司法談
玄之次蔣氏遠自內遞一杯酒與知業公免云
業不曾飲蔣氏隔簾對曰祇如上人詩云接聖
橋通何處路倚欄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
飲乎業公慚作起而退
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榷榷建宅甚宏壯畢工之
際梁棟皆出水戶隔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卒
人謂之宅泣

陳太者先家貧販紙為業而好施有一僧不知
其名號長仰酒慾每來求食多說一生瞬息速
作善事或問居何寺云老僧以四方為常住呵
呵而已如此得三載而陳氏供侍如初忽一旦
謂陳曰爾有多少口要幾許金便得足陳曰弟
子幼累二十口歲約一百緡粗備綠以業次淺
薄無得厚利僧笑曰我有白金五十緡酬爾三
年供養因指庭中金櫻樹曰此去造一佛堂當
有報應言訖而去陳謂之風狂故不信至夜見
一白鼠雪色綠其樹或上或下久之輝而不去
陳言於妻子曰衆言有白鼠處即有藏僧應不
妄言速掘之果獲五十緡其僧遂絕蹤矣

陳崇實多記有隣人漁得鱉自吾間而飛去漁
者悞為龍歸謂其子曰凡人犯龍凶吾其終乎
欲召日者筮陳聞之告曰非龍也夫鱉有長
丈餘者亦能冲飛三二里然不能乘風雲上天
君漁驚非龍也隣人不誠其言後又網得一枚
急投之乃罷也

高啓員外人才儒家因宴主上慰之奏授東化
縣到任不預時事有里胥送果親修緘札謝之
左右聞之云此在伏事於曰豈有得人惠不謝
之乎又有督賦者稽遲吏具稟請懲戒示之曰
本司有狀訴公即官人嗔責翻怒於吏曰此輩
不良平地作訟聞者莫不大笑又謂於友曰嘗
聞字人驅之雞自至此思一便亨不

問濟說永嘉縣有一人患瘧衣裳襤褸顏色寒
餒於市中求乞羣小兒多將糞隨後穢其瘧處
亦不為怒有薛主簿慙之來即與飲食去亦不
謝或時負薪出賣至暮從水南而往莫知所止
詳後暴卒見一人持文帖云太山府君追詳憂

葆光錄

惶隨往經歷路歧甚崎嶇入一城中如官府薛
立門外迫者入唱呀云某乙到聞聲去領入道
者却引出薛至塔前仰視一人衣王者之服驕
宇高敞兩廊數十人濟濟而立王問因何事進
一吏云為前生冤家執論王遣之令對對薛方
回身忽報大舅至王即起身迎揖薛觀之乃痛
者也遂高聲叫相救瘡者見薛拍手驚曰主簿
何得此來王曰有冤債追瘡者謂王曰老舅承
斯人顧盼可為板之乎王愀然良久謂吏曰試
看命如何吏趨出將到一卷簿書檢云有三十
年在王曰奇哉乃謂薛曰能作善業即可得還
薛曰如得還生願造尊勝幢子以解冤結王令
一吏記之語畢又一吏報云某乙冤讎已承以
德解脫王顧薛忻然稽首曰大哉之法力還世
速建置無遷延若非勇知識亦難相為吏令拜
王及舅王處分吏曰令向追者準前押領薛回
不得停駐遂引從舊路歸直至所居門首以夢
覺家人號泣云一宿矣頃方能言斯事後遂每
日一食建幢子專持念其瘡者即不瘡矣乃曰
葆光錄卷第二

陽山縣氏文選

葆光錄卷第三
湖州高彥司徒夢見一道士仗劍至卧內高問
彼何人答曰來作司徒之子要戮數千冤離高
驚覺說之其妻是月有孕甚長一子精神俊利
名曰禮年十三四心奸詐後繼父之位殘害生
民動惟傷殺醉怒一婢因而斬之後頻作祟照
鏡見其形禮甚惡之謂親密者曰我前後殺人
多矣或術內宿舊或軍中勳烈皆無滯魄偶勳
一婢彷彿在焉有善道法者求以獸之親密者
乃言道士葉孤雲精於符錄請試佩之禮如其
言後果絕影響
黃德環家人烹鷄將箸筮覆其金揭見一鷄仰
把其筮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怒之
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殛德環徙於河邊屋
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能視
臂騰卷塗於泥其盤在上間三度三顧而去即
日病差
右丞錢珣與裴安居近珣病死再宿而活言於
妻子曰人召云命已終然平生無作罪業便再
為男子遂去市人里瑯家託身人見其家雖門
戶低小而物力甚豐其畢氏妻有孕月數足將
有所育忽一使者持帖奔至云悞矣合在裴家
為男此處非也又隨使者到裴家見其妻使者
云當在斯為子緣裴氏妻月數未滿今其回此
去四十日壽當終爾及期而卒裴家是日果產
一男容色有似右丞訪畢氏之子皆如所說
僧玄燭曾寓天台國清寺嘗與同學二三人草
食味尋山水旬日到處風景溫和異花奇禽不
可勝數中有一溪溪南有二石牀不生苔蘚似
人歇處夾岸翠竹數百竿皆三尺圍玄燭曰勝

陽山縣氏文選

地邪吾等既遇此何如且過
竹五六截歸凡遇樹木皆斫成文用記後來不
三日忽達於大路眾曰去決旬回信宿何太異
乎數日再游音尋不得矣斫樹之丈亦皆迷沒
其竹俱可桶子
明州有市人家見一大鳥飛入室家人擊殺之
回似人身一團毛而已可重數兩乃挂於籬上
旬日其家月下會宗忽從籬下地人立而語自
稱我偶避猛鷲到此爾何見殺方欲陰論今值
爾飲酒我甚思得一杯荷惠之即不為仇矣席
人驚避乃自於尊中吸之及啄籬內有饑畢望
空而奮莫知所以尋州牧有事其家即無咎
有董氏女病邪多不食時索酒飲後作胡旋舞
頻年醫治不差云常有一女子來相伴如夢寐
中家人後於榻間得一勸酒女子疑之作祟遂
焚之其女自此愈矣
台州海埔有漁者死信宿而活云渡人追往一
處入院宇中見先舅氏在其間似為世之曹吏
謂漁者曰追者悞矣姓名同爾呼追者曰是溫
州界某乙速押斯人回去富別之際謂曰舅在
此甚驅馳為向骨肉間言造楞嚴經救拔餘無
所要又戒之曰爾之業不善還世改求衣食良
久有人報上司有帖下云來歲在戊子諸道兵
起惟江南疫死數千人處分水府減魚料一百
萬頭追者促行回至所居驚覺其家將欲殞次
其年果然漁者乃為行者
孤山寺前楓樹上有一鷓巢甚偉人上取其子
探得頭髮子數結光潤各長五尺莫知其由
有人常携鱸貨歲月既深而有惡報一旦歸怒
其髮揮髮而曳之其髮子脫在手胸中盡是鱸

陽山縣氏文選

頭戰戰焉而卒

鄭君榮買得一婢年十五六容色不舒常頰紅
鄭詰之殊不對但低頭而已忽爾火光屋塌
亂擲林榻俱震鄭其懼猶未疑其婢自後或
僕穢汚或財帛潛失日見鼠人立夜有物歌
召行道法者書符默効終不能勝婢自云但
驅使無有他事即日平靜問其所從曰常有一
男子夜來同處性頗剛戾如別有願即見噴
爾鄭既知不敢駐乃賤售之其年鄭遇害

夏宗萬知前生事年五歲門首見一僧牽其衣
呼是奴子和尚涕泣不已殷問知情僧將去
覓相隨往寺似熟其路入房良久云奴子請
經安某處何在又云念珠雜戲具子在某處
然取得僧方悟云是貧道前于下童子年七歲
而卒今涉五載矣其經是觀音經品試之尚仿
佛記爾

有軍人早出月色朗然見一獨足者橋欄上卧
軍人少壯無畏懼乃抱之其鬼即云放我當有
相酬軍人曰得何物曰有銀蓋一問居處云少
間送來軍人又貪進送捨之其妻見一少年扣
門云賢大令將酸歸授其妻而去至晚軍人回
將酸示之夫乃說今日之事妻曰神靈物不可
駐之今將貨之易酒肉祭之夫從其言祭畢夫
曰適看其酸有似家內樣莫不偷我者將來否
妻亦疑之往取果失之矣夫妻愕然曰大是後
鬼子

夜光錄 卷三

張明子曾經歷閩中涉建溪渡延平難險阻

溪鳥繁萃至峽廟欲奠而適召祝者不在一
小兒可十來歲挂一片青葛形狀焦瘦始如鬼
物言對壘瘵云是祝之子因問父何許邪瞪目
不答又問爺在否亦不對左右問云此人言語
俱別時值炎熾因憑欄望遠憶頃覽顧著作詩
集有題因題一篇云南人呼父為郎罷子為囡
卒再問小兒曰郎罷何處也便指前山云讓裏
讓裏之言出也其諸不可得詳又至温湯院其
水自山根涌出可煮雞子有一道者姓林語其
分明立舍宇頗有景趣竹引湯百來步作浴室
爽塏清潔往來人多至浴云有肌膚疾者洗之
皆差院後有小山偶登之見一上人眉目大目
仰鼻毛髮赤黃右臂交纏作楞至腕無手指狀
如神林道者云此輩業疾捨力在斯久看之令
人悚懼

笑說狗不相食者近人道矣飽里有人將其肉
餒一大銜往草中跑地埋之嗚咽久而不云
漢書云挹婁國人穴居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
冬以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今之屠者眼多
似其類焉

嘗溪有漁人將筰籃捕魚往收之際見一鱸長
數尺枕於筰上將鐵叉筰之不中看筰內有一
小鱸漁者思之此俱是其子未取之隱於葦叢
再候大者良久至游泳筰外求出其子漁者忽
悟曰常聞殺鱸益罪乃謂其魚曰若有變異當
放爾子其魚乃吐一條黃氣上有一僧長數十
其氣高二丈餘頃而沒漁者駭然遂開筰放其
子相引跳躍漁者奔業於金山寺為僧至今存
其髮明子疑斯事召其僧詢之不虛

陽山顧氏文房

越中有胡氏之婢性如忌怨婢妾將鬻斗格且
面皮肉焦爛猶未快意及其疾病遍身瘡痍兼
當三伏中則欲展轉肌膚粘粘粘粘席體血昆橫
骨露方卒

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則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黃
女子民問何許人答云非人則神也感君敬我
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蟻蟻言否民謝之非惟鄙
人自古不聞此說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
膏如口脂塗民之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
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明日一見柱礎下
羣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
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
民同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即此後不更聞
矣

吏人蔡超家狗作怪蹲於堂上將拍板唱歌聲
悲怨又一旦覓頭巾不見戴在竈上坐其月超
遇害

沈慶校書說鏡中有一吏人家女病邪飲食無
恒或歌或哭綵形奔馳孤毀而目遂召巫者治
之結壇鳴鼓吹禁呪之次有一乘航船者偶
駐泊門首河內枕舷時忽見陰霧中一蟾蜍大
如椀朱眼毛脚隨鼓聲作舞乃將篙撥得停於
笊板下聞其女叫云何故縛我婿船者乃扣門
語其主曰某善除此疾主深喜問其所欲云祇
希數千文別無所求主曰某惟此女偏愛之前
後醫療已數百緡如得愈何惜數千邪願倍酬
之船者乃將其蟾以油熬之女翌日差
有沈徵者性惡見蚯蚓前後殺之甚多一旦腿
間生癰內有一肉突起有似蚯蚓之頭觸之痛
楚入髓欲往僧元顯處求膏傳之其夜夢一條

極偉作人言曰我業為此蟲類以時出於泥中無患君事何意殺我眷屬今來要君命聞往顯公處取膏且去也速與作善因拔我即不垂來微驚覺說似妻子許寫佛經看其瘡果有一條從中而出微以指引之長數寸其瘡即日而合上虞縣有民章蘊者因歲歉於隣人假糧數十斛後隣人闕食就索之抵質誓曰的不還作犂牛填堂突而許諾甚月章本其隣家產一犂當耕耨之次謂弟兄曰章某欠我米已云許作牛還此犂莫是否偶以姓名呼之隨聲而應再答既而隣淚屈膝似拜許之狀報其家屬來驗之右肋上隱起字曰負人米罰作此畜其家乃數倍價贖而養之

龍山有數軍人修築茶園見一白蛇大如拱鏡舉錫擊之內一人性余者勸不殺衆不從其言遂攫籠之來且一白衣女子携一籃下嶺皆見之良久放下籃子入林中似回顧衆往奪之姓余者亦不隨其籃內盛一顆薑光嫩玉色女戟手曰平時此地有盜垂泣而去軍人將歸火幕烹之方食之夫姓余者忽頭痛不可忍乃睡夢其女子云此薑有毒君不害我請莫食之睡覺衆人各食訖姓余者怪而疑之將拋弃旬日衆人相次嘔血而卒惟姓余者存焉

潘遂者為吏有民因罪而法未合死潘曲殺之後見他人即不見惟聞語聲云在陰中論爾須去對之方得脫於冥間潘召人禁呪狀効不能除每日同飲食行坐惟不入國門潘問之何不入其門曰我是民門神不與入潘曰爾是官殺何相執不能取我命空朝夕繫綴何也鬼曰爾不上文字官焉殺我蓋緣爾命未盡是以隨之

陽山縣八文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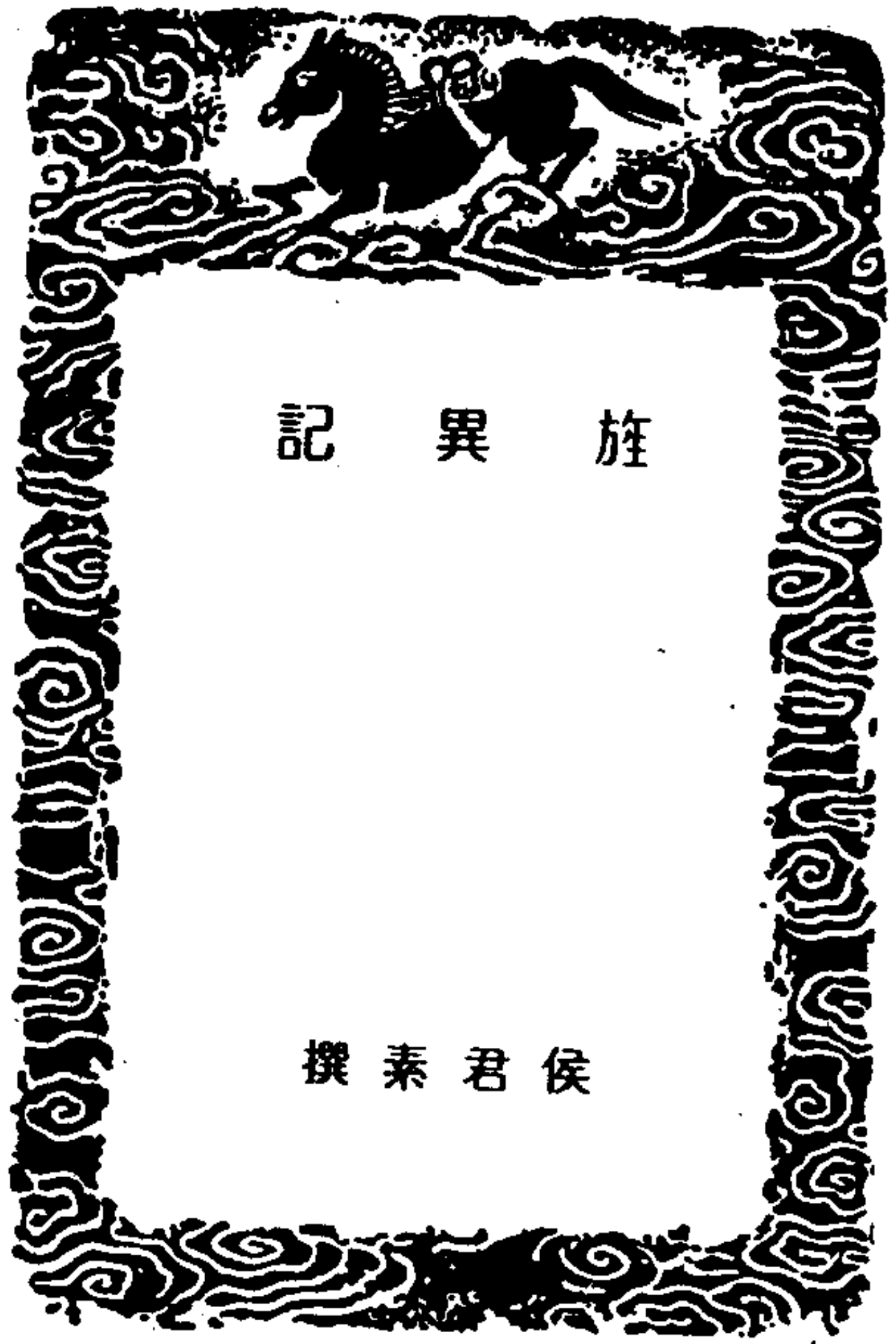
潘無奈之乃曰與修善因拔離冥冥如何鬼曰甚善然須作手狀云為某甲造其事依其言後即不見矣

陸承澤遷新居有一女子布服戴巾蒙其面入門氣息穢惡云耐耐此輩當鞭殺人問曰何者即息聲再問亦不應陸怒令人起巾適一鬼爛頭首其年陸遇害

杜昭遠將失寵幸家多妖物盡見狗作雞鳴嘗一日架上雙筆起舞相對回旋不已杜曰既為祟能自書乎右一筆倒硯中漬其毫於案上犬書一殺字其年杜陷大辟

蘇光錄卷第三

壤川顧氏家塾梓行



旌異記

侯君素撰

旌異記

宋 侯君素

說郛原本

宣和間陝西一武官為京東路分都監官舍在青州到任踰歲忽見照壁後一大青面鬼偃坐頭高柱屋武人膽勇不懼取弓矢射之中其腹矣曰着又射之曰射得好連二十發矢集其軀如蝟毛鬼殊不動俄二小鬼挾都監母從房出畏或傷害乃捨弓箭奮救之呼諸子僕妾為助了一應回視屋下則一家人盡死疊尸地上每身帶一箭皆適所射者老幼二十人唯子母兩人存驚痛絕走報府府帥遣僚屬來視咸怪愕無策但為買棺收斂留一宿將出殯偶啓便室取物見一家聚坐其中元不死渾如夢寐和其始末殊無知覺于是揭棺各貯箕箒補約之類耳急徙他所而空厥居

繪二美婢他日又夢來謝曰新婢絕可人意今不殺寔矣明年寒食家人上冢婦復夢日向所得婢今又捨我去曰何得爾曰初不欲言以少年滯滯皆為燕三誘去家人曰燕三人也安有是曰今亦來矣曰然則當為辯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媼姪也素不檢媼死不復往來莫知其存亡遣人訪之果死矣遂復置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蓋前後五夢得一婢而去

臨川王行之為廣州龍泉尉表弟季生郡人也來訪之泊船月明中夜半有鬼長二尺詭身朱髮倏然而入漸逼臥席冉冉騰其身行于腹上季生素有膽氣引手執之喚僕共擊呼之聲甚異頃刻死而形不滅明且剖其腸胃以鹽腊之藏篋中或與談及神怪事則出示之

崔公度字伯陽自少施食常以尊勝黃幡備捕食上率夜半為節雖寒暑不廢為館職日飲于親故家中夕方歸道沿蔡河馬蹶酒家宿驚而逸崔墜地迷不知之夢一婦人至曰崔學士也急解巾幕其首又招其徒曰此乃施食崔學士今遭難不可不救俄十餘婦應聲而來為之按摩扶掖似覺少甦馭卒亦至勉扶上馬道歸家人方知之但怪暮夜安得有人裝首崔彷彿能道向來事數日方愈解帕視之乃二紅纈有血滲色中實碎紙甚多皆所插黃幡也應手灰飛方知鬼也

紹興元年三月鎮江西津撥渡船已載四十四人大半是茅山道士赴鶴會而回者此外一丈夫携小兒年十二三歲不肯登舟強拽使上亦不聽父怒擊其

首兒不得已乃云待我忽隨聲仆地手足厥冷父寤急扶掖叫呼眾不肯俟遂離岸未到金山大風作平沉洪波并箭公凡四十六人皆死兒奮身起若睡覺父喜始問其故曰恰見一船人盡是鬼形狀可怖所以不敢往方欲說時一鬼掩我口便昏昏如夢元無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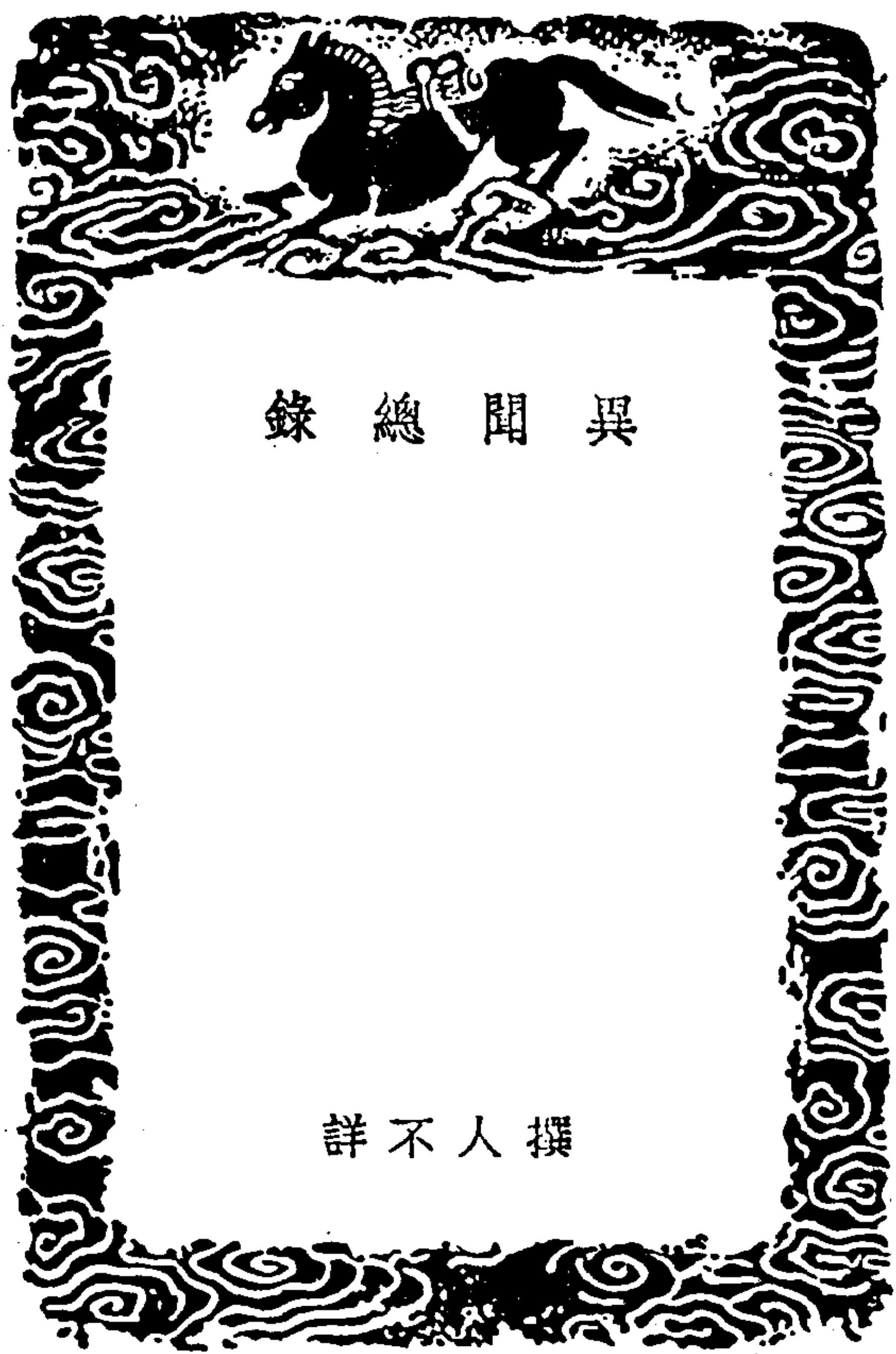
會稽張國敷在郡庠有同席某士好浪遊率以夜分踰垣出五更復入以為常一夕明當釋奠時子夜即歸中途聞嗚呼聲退避簷廡見四人衣紫穿衫卷脚幘頭乘紅紗燭籠夾列一婦人着朱衣無首乘馬而來生驚甚望其去蓋同途也隨至學前落斜數十步馳入荒園秉燭者立四旁乘馬人居中央作舞挽勢良久而滅歸以語同舍生皆莫之信明日訪諸園有一大井問園夫此井有何異曰數日前外間民女嫁人歸母家至井上浣衣忽悶絕不肯昇歸婿家噴血者治之曰犯井中伏尸傷女鬼其法用紙畫紫衣四人持燭籠剪乾紅紙作背子一領具酒飯燒祭之聞昨夕事畢三更後女病良愈問女家所居天蕙蘭橋正生所行路也

徐州人竇公適靖康中買一妾滑人也未幾虜犯河北妾父母隔絕不相聞憂思之至殆廢寢食忽僮仆於地若為物所憑附乃言曰吾女之父也遭兵亂舉家散於賊旅魂無依欲就女丐食而神不容入竇氏之門歲餘矣土地見憐今始得食竇曰汝不幸死夫復何言吾令汝女作佛事且具食祭汝汝愈去許諾妾即蘇竇如所言陰與之戒內外勿語妾知之又再口其父乃自鄉里來初未嘗死也蓋鬼竊食云爾

明州兵士沈富父溺錢塘江死時富方五六歲其母
保養之被祟致疾叩諸巫皆云其父為厲母瀝酒禱
之曰爾死唯一子吾恃以為生何故數數禍之若有
所須當以夢告我是夕見夢曰我今為江神所錄為
潮部鬼每日職推潮勞苦備至須草履并杉板甚急
宜夕焚以濟用年滿當求代始脫去矣母如其言焚
二物與之富病遂愈。

慶元元年五月湖州南門外一婦人顏色潔白着皂
弓鞋踽踽獨行呼賃小船欲從何山路往易村既登
舟未發即偃臥自取葦席以蔽舟纔一葉展轉聲款
必相聞寂然無聲舟人訝焉舉席視之乃見小烏鴉
可長尺許凡數千條蟠繞成聚驚惶流汗復以席覆
之凡行六十里始抵岸乃扣舷警之奮而起儼然人
矣與初下船不小異腰間解錢二百為雇值舟人不
敢受婦問其故曰我道見汝若此何敢受笑曰切莫
說與人我從城里來此行蛇瘋一箇月後却歸矣徐
行人竹林數步而沒彼村居人七百家是夏死者太
半初湖常秀三州自春初夏疫癘大作湖州尤甚獨
五月稍寧六月復然當是蛇婦再還也。

童貫將敗之一年庖人方治膳忽巢金磔磔有聲頃
之所烹肉悉化為蝴蝶殆且萬數飛舞自如直至堂
中貫心怪之命僮僕執撲皆莫能得俄兩犬着婦人
衣持挺人立而詔曰此易撲耳各揮挺縱擊蝶紛紛
墮地盡成鮮血犬亦不見已而負伏誅。



異聞總錄

撰人 不詳

異聞總錄卷之一

宋 闕名

大觀中京師醫官耿愚買一侍婢。麗而黠。踰年矣。嘗立於門外。小兒過焉。認以為母。眷戀不忍去。婢亦拊憐之。兒歸告其父曰。吾母乃在某家。時其母死既祥矣。父未以為信。試往殯所視之。似為盜所發。不見屍。返家攜兒謁耿氏之隣。密訪婢姓氏。真厥妻也。即伴為販鬻者。徘徊道上。伺其出而見之。妻呼使前。與敘別意。繼以泣。語人曰。此為吾夫。小者吾子也。耿聞之。怒。詬責之曰。去年買汝時。汝本無夫。有契約。牙僧可驗。何敢爾。夫訴諸開封。迹所從來。婢昏然不省。但云因行至一橋。迷路。為牙僧引去。迫於餓餒。故自鬻。牙僧亦言實。遇之於廣備橋。求歸就食。遂以償欠。京尹不暇究始末。命夫以餘直償耿氏。而娶其妻。耿氏不伏。夫又訴於御史臺。臺會未竟。復失婦人。訟乃已。不一年。耿愚死。家亦衰替。宜和中。鄉人董秀才在州學。因如廁。見白衣婦人。徘徊於前。問其故。曰。我菜園中人也。良人已沒。稅孤無所歸。董留與語。且告以齋舍所在。至夜。遂來。並寢。未幾得疾。同舍生成知之。以白教授。教授遣其室。責之曰。士人而為異類所憑。何至此。扣其所有。曰。但舊遺一和服。取視之。穢而無縫。命投諸火。遺諸生蹤跡焉。一老圃曰。向者小兒牧羊。一牝羊墜西廊井中。不可取。今白衣而出。豈其鬼歟。呼道士行法。呪黑豆投於井。惟乃絕。不至。然董亦死。

異聞總錄 卷之一

異聞總錄 卷之一

二

紹興六年。餘干村民張氏家已寢。收童在牛圈。聞有扣門者。急起視之。見壯夫數百輩。皆披五花甲。著紅氍毹。突而入。既而隱不見。及明。圈中牛五十頭盡死。蓋疫鬼云。

芝山在城北一里。左右前後皆墓域。僧寺兩廡。叢松相望。風雪陰水。輒聞啾啾之聲。蓋鬼區也。紹興十六年。通判任良臣伯顯。妻入寺。設水陸。夜未半。聞寺間山下。戲笑往來。交相問勞。程祠部守墓。僕自支徑黃泥路口歸。逢二人同行。厲聲曰。吾輩以寺中會集。見召而往。汝何為者。而敢至此。迫逐欲毆之。僕奔竄。適有篝火從寺出者。乃得脫。

撫州述陂去城二十里。遍村皆甘林。大姓饒氏居之。家人嘗出游林間。見仆柳中空。雨水可鑿。子婦戲窺之。應時得疾。歸家即斃。臥不復知之。遂有物語於空中。與人酬酢往來。聞人歌。輒能和。宛轉抑揚。韻有餘音。律小誤。必益笑指摘。論文談詩。率亦中理。相去咫尺。而莫見其形。僕妾有過。則對主人顯言。離數十里外。田疇出納。為欺亦即日舉白。無一諱隱。上下積忿。厭苦。毆攘。禮。百術備至。終無所益。凡數年。饒氏焚香拜禱曰。荷符神惠。願為日久人神異路。懼不敢慢。以為神羞。欲立新廟於山間。香火像設。豐潔祇事。願神徙居之。各安其分。不亦善乎。許諾自是寂無影響。饒氏自喜得計。營一廟。甚華。卜日迎以祠。越五日至。言謔如初。饒翁益沮。長。訖子婦死。鬼始謝去。一家為之衰替云。

武昌李主簿夢就。冥司王者問汝前身。為張氏子時。安得推妻。李夢中忽憶其事。對曰。妻自失足墮水死。非推也。主者遣追本處山川之神。供證。與李言同。遂放還。他日在旅舍。遇婦人。自言為前生妻。相守不肯捨。綢繆如生。姻黨皆知之。數年乃謝去。李亦不娶。終身。雖無他苦。但常病腰痛。以木為兩椎。刺其中。每日扣擊數十下。痛則少解。蓋鬼氣染漬所致云。

洪州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雖生徒告假。亦靳固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為三日。給三日。則改為二日。他皆稱是。衆咸之。有張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衆使偽作陰府追鬼。以怖張老。鬼子慨然曰。願奉命。然弄假須似真。要得一冥司牒乃可。衆曰。牒式當如何。曰。曾見人為之。乃索紙以白。縑細書。而自押字於後。是夜詣州學。學門已扃。鬼子入於隙間。衆駭愕。張老見之。怒曰。畜生何敢。然必諸人使爾夜佈我。笑曰。奉閻王牒。追君。張老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中。有兩角。橫其首。張老驚號即死。鬼子出立於庭。言曰。吾真牛頭獄卒。昨奉命追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二十年。懼不敢歸。賴諸秀才。得以反命。今弄假似真矣。拜謝而逝。陳正敏。齋齋閱記。李安世在太學。為同舍生。戲以鬼符致死。與此頗同。然各一事也。

李德遠紹興二十七年。調官臨安。館於白壁營。與福州姚知縣同邸。時方盛夏。每夕納涼於後軒。姚之舊友。買縣丞來料理。去失告身事。所居相去百步。早出暮還。必過姚話。夜。李因得識之。買縣丞長安人。談驪山宮闕。故都。非邑之盛。漢漢可聽。又嘗為縉雲丞。說鬼仙華英事跡。尤有依據。姚李更買酒設果。與之款接。凡兩月。始各捨去。又二年。李為勅令所。定官局中。從容與同僚。唐信道語及。惟神。唐具述華

異聞總錄 卷之一

三

英之故李應蒼如磨。唐曰：君何以知之。以所聞告。唐駭曰：得非長身多髯者乎。曰：然。陝西人乎。曰：然。曰：是人自縊。豈能即死。其兄葬之於處。吾送之。乃反於今十年。安得如君所云者乎。李方迫。毛髮為灑。浙徐思之。相從如是。久而未嘗白晝一來。雖同隊語笑。然其坐常去燈。遠元不熟。審其面目。今知乃鬼爾。姚生別後。歲餘而殞。字以神。

豫章豐城縣江邊寶氣亭。建炎三年。居民連數夕。聞呼朱僕射。而不見其人。已而新處州守。周季周。聞修撰赴官。泊舟亭下。從行僕朱秀才者。溺死。八月四日也。

嘉興令陶象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日。象患之。聘醫。服藥。百方。終莫能治。會天竺辨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元淨傳天台教。特善呪水。疾病者飲之。輒愈。吳人尊事之。象素聞其名。即詣謁。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為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金嶺待君至。自是屢來。且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夜。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迺未知所處。願賜哀憐。淨許諾。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為壇。設觀音菩薩像。取楊枝。澆水灑而呪之。三繞壇而去。是夜兒寢安。明日淨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下山之陽。是吾之家。古木蒼蒼。又問姓誰氏。答曰：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淨曰：汝柳氏乎。慨然而笑。淨曰：汝無始以來。迷已逐物。為所轉。溺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及亡辜。汝今當知魔。魔即法界。我今為汝宣說。有楞嚴秘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悟。洗既往過。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兒曰：辨才之功。汝父之德。無以加焉。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久與子游。情不能離。捨願一舉。願為別。因相對引滿。既罷。作詩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歧一杯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辨才神。

嚴陵江珪。紹興中。權浙東安撫司屬官。居於會稽舊儀曹廳中。三子年皆十餘歲。早起至中堂小閣內。見婦人羅衫而粉黛。就其母裝梳。處理髮。訝非本家人。走入房。白父。珪亟起視之。尚見其背。入西舍一婦。榻旁而滅。呼起。語之。婦曰：今日天明。婦人在窗。折桃花一枝。簪于冠。笑而入。恍惚間。復醒。竟不知為何人。珪以問守舍老閹卒。曰：二十年前。柳儀曹居此。時其子婦。以產厄。終室中。今出見者。其人也。世謂鬼畏桃花。其說良矣。江鳴玉。

紹興十年。張淵道提舉秦蜀茶馬。自淮穎之官。從行老兵張朝為厥卒。報妻子在道。幼女才七歲。夜展轉榻上。不能寐。母拊之曰：夜過半。可睡矣。女笑曰：外間流水甚清。小魚無數。游泳其中。方觀玩為樂。欲作計取之。未暇就枕也。母以其體弱。極愛之。緊實懷抱。良久倦困。及覺。遂失所在。竟夜尋覓。且起望屋後數十步。聞有古井。試以竿測之。則如人焉。出視。果女也。不可救。蓋昨夕妄見時。其魂魄已落鬼手中矣。

關門使蕭注。新喻人。冠而孤。與其弟伯英。獨處。得疾甚危殆。浸浸香塞。不聞喘息。其與僕泣守其側。日將暮。有老嫗。而僂。出於浴室下。哭聲震室。徐徐而來。且語曰：六郎。還我命。六郎者。即注也。將升階。一

老更著白袍。鬚髮如雪。從西偏戶內策杖出。吐曰：塵賤死屍。何敢擅出。六郎有正。權錢萬餘貫。未肯請動。設死天命。台終猶當作。非山洞主。爾下愚暗鬼。不速去。吾將治爾。連吐之。嫗悲啼。復旬旬。故處。更亦不見。至夜半。漸呻吟。食粥。數日而愈。伯英從容說所親。注色動。乃言汝不在家時。老婢不為吾役。且以惡言相抗。吾擊以鐵鞭。即死。密埋之浴室下。汝所見者。其是歟。

樂平耕民植稻。為人呼出。見數輩在外。形貌恠惡。叱令負擔。經由數村。歷洪源石村。何術諸里。每一村。必先詣社神。所言欲行疫。皆拒卻不聽。惟燕自云。然則獨有劉村。劉十九郎家。可往。爾遂往。徑入。越廡下。客房宿。無飲食。枕席之具。明且。劉氏子出。恠告其徒曰：擊此人右足。杖幾下。子即仆地。繼老嫗過之。令擊左足。嫗仆地。連害三人矣。然但守一房。不浪出。有偵者。密白一虎從前。躍而來。甚可畏。魁色不動。遣兩鬼持杖待之。曰：至則雙擊其兩足。俄報虎斃於杖下。經兩日。偵者急報。北方火作。斯須間。焰勢已及房。山水又大至。惟相視。竊謂不暇取行李。單身奔。怒耕民不致力。推墮田坎中。驟然起。則身乃在牀。妻子環哭。已三日。鄉人訪其事於劉氏。云：二子一婢。同時疫困。呼巫治之。及門而死。復邀致一巫。巫懲前事。欲掩鬼不備。乃從後門。施法。持刀吹角。甬水。火輪咒而入。病者即日皆安。

福州人田。姪女嫁。攸縣劉郎中之子。劉下世數年。田氏病。遣僕至。衡山招表姪張敏中。欲托以後事。未克往。而田不起。初。田有兄。妻衡山廖氏女。女又娶其妹。兄亦亡。獨後嫂在。乃與敏中同往。弔寓於張故居。設山閣。時。隆興甲申冬也。是夕。廖嫂暴心痛。醫療小愈。過夜半。欲起坐。語言不倫。張往省候。則其姊。憑焉。喃喃責妹曰：何處無婚姻。必欲與我共一堵。死又不設位祀我。使我歲時無所依。非相率同歸不可。張諫曉之曰：皆是田叔所為。非今媿過。既一家姊妹。事忍如此。少頃。忽拱手曰：叔翁萬福。又曰：慶孫汝可上床坐。叔翁者。田三姑之季父。慶孫者。其稚子也。皆亡矣。蓋羣鬼滿室。左右盡悚。俄頃。聞自變。貌作田氏音聲。顧張曰：知縣其為姑來。姑生前有欲言者。今當具以告。遂使稍前。歷道始死時。夫兄。僕車及婢。妾竊擄事。主名物色。的的不差。且囑立所養次子。為劉氏後。復切切屏語。似不欲他人預聞。良久。灑淚曰：我無大罪。不墮地獄道中。但受生有程。未能便超脫耳。嗚咽而去。方附著時。廖氏眼頰笑。滴及十指。纖長。全如田姑。在生容貌。如是。繼日來。訖於廖歸。明年春。將附於劉。張與廖送。非宿其塚。次。方寒雨。淅零。松風答響。皆悽悽。意廖復為所憑。張諫之曰：必是野性假托。若真田三姑。何為容色不與去冬等。隨聲而變。宛然不少異。申言。繼事丁。卑委曲。然後已。迫廖氏還家。又來請有。於張。旁人曰：張知縣居不遠。盍徑往白之。曰：宅龍。遮我。雖欲入。不見容。我不免為鬼。後一年。廖卒。始絕。鬼附生人多矣。獨能使形狀如之。為可怪也。

撫州南門黃栢路居民。詹六。詹七。以接。需。錢。為。生。其。季。曰。小。哥。嘗。賭。博。負。錢。畏。兄。責。責。復。竄。逸。他。處。久。而。不。返。母。思。之。益。切。而。夢。寐。占。卜。皆。不。祥。其。為。死。矣。會。中。元。孟。蘭。盆。齋。前夕。詹。氏。羅。紙。錢。以。待。享。薄。暮。若有。幽。歎。於。外。者。母。曰。小。哥。真。亡。矣。今。來。告。我。取。一。紙。錢。祝。曰。果。為。我。兒。能。擊。此。錢。出。則。信。可。驗。當。求。冥。助。於。汝。少。焉。陰。風。蕭。蕭。數。入。探。而。出。之。母。兄。失。聲。哭。而。呼。僧。誦。經。披。度。無。復。報。其。歸。後。數。月。忽。從。外。

來伯兒曰鬼也。取刀將逐之。仲連抱止曰。未可。稍前諦視。問其死生。弟曰。本懼杖而竄。故詣宜黃受備。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為鬼所詐云。

鬼端按居京師。悅里中少婦流盼寄情。未能諧偶。婦忽乘夜掩衣求共。鬼大喜。未明索去。留之不可。曰。如是得無畏家人知乎。既去。擗門餘血。流迹亦莫知所以。然越三日。過其門。聞哭聲。扣鄰人曰。少婦因產而死。今三日矣。鬼掩涕而歸。

紹興癸卯。新城縣村渡。月明中。漁人繫舟將歸。聞隔岸人喚船欲渡。就之。則皆文身荷兵刃者二十餘輩。意其寒卒也。不暇問而載之。既濟。探囊與錢。登岸謝別而去。平時兵卒經過。未嘗有也。漁人既喜。且訝。明日視其錢。皆紙也。始悟其鬼。

南城縣東百餘里。龍門山。山頗有寺。幽僻孤寂。人跡罕至。獨一僧居焉。客僧過之。留宿他室。與主僧房相去差遠。既寢。聞戶外人呼聲。驚懼不敢起。須臾。門札然自閉。客悸甚。不敢喘息。急下床欲走。門已為巨石所塞矣。大呼移時。主僧始應。甫問答間。石忽不見。而門開如初。客不復能寐。往即主僧宿焉。且詢其怪。曰。山鬼所為也。前後見此事甚衆。但不能相犯云。

臨川畫工黃生。旅遊如廣昌。至秩巴寨。卒長邱巖館之中。夕一婦人出燈下。頗可悅。乘醉挑之。欣然相就。詢其誰家人。曰。主家婦也。自是每夕至。黃或窘索。必稱貧給之。留連半年。漸奄奄病悴。巖問之。不肯言。初巖嘗嘔。妻不勝忿。妬自經死於房。雖非猶數為影響。虛其室。莫敢居。而黃居之。巖意其鬼也。告之。故始以實告。巖向空中唾罵之。徒黃出寓旅舍。是夕復來。黃方謀畏避。婦曰。無用避我。我豈忍害子。子雖遁。我亦來。黃不得已。留與宿。益久。黃慮其害己。馳還鄉。中途憩泊。納涼桑下。婦又至。曰。是賊太無情。相與好合許時。無一分顧戀。忍棄我邪。宜速反。黃不敢答。但明心禱天地。默爾。婦忽長吁曰。此我過也。初不合迷。遂逢今日。沒前程。畜生何足慕。我獨不能別擇。偶乎。遂去。其怪始絕。

紹興庚午歲十一月。建昌新城縣永安村。風雪大作。半夜。村中聞數百人行聲。或語。或笑。或歌。或哭。雜擾勿避。不甚明了。莫不駭怪。而疑寒陰翳。咫尺莫辨。有膽者開門諦視。略無所覩。明且雪深尺餘。雪中迹如兵馬所經。人畜鳥獸之蹤相半。或流血污染。如此幾十許里。入深山乃絕。

咸淳癸酉年。有鬻珠冠者。過吉水龍華寺。有女子出買珠冠一頂。先酬千錢。餘約次日如期再往。僧曰。龍華寺中豈有女子客不之信。僧令逼索。則郴州某人家。其女宿寄於寺。冠在其上。千錢無有也。

江東張粹父。剛正有膽氣。不畏鬼神。宋淳祐間。處郡庠。後園有亭。素多叢樹。暮影形見。莫有敢獨至者。同齋戲張曰。若不畏鬼。真琴於亭。專請鼓之。諸人憑几以待。張詣夜半至亭。鼓數曲。將返。聞亭角鼻息呼吸聲。時月昏明。視之。一人側臥。摸之。自頂至腰。婦人也。身體溫軟。叱之不語。遂再鼓一曲。歸齋。乘燭之。儼然一少婦。死仆矣。灌救而甦。云。陳學錄遊之至此。陳學錄死年餘矣。且防其父母。云。半年病如瘵。亦疑其為妖祟所惑。遂取歸。服重劑而愈。

永新州林行可。醫士也。大德丁酉。一日暮。有老嫗至門。招之。出西門外。視病。林以事留。嫗早行。且起。擗藥。

嫗促林行五里許。至東嶽廟前。嫗曰。爾候於此。林月中。嫗入一塚而沒。惟之。登廟亭樓。閉戶。窺窗。窺見嫗引一虎至。四顧無人。撫其背曰。惜哉。復曰。三年為汝謀此塊肉。汝分薄若此。天明。林呼里人送歸。迄今不敢出。

上官士平。至元甲午秋丁。詣吉水文廟。陪拜。先一夕。抵邑中高宅。同行二人。僕二人。並宿小樓中。夜忽不見。同行出門。戶扇如故。遍索不見。主人大駭。欲開官。士平同鄉。儒戶李蒼山。送歸。士平云。中夜恍惚。聞有三人。挽之同歸。隨其人出門。繞至過渡處。方憶特來拜廟。且畏水不敢渡。遂止不行。三人拽之以渡。士平力挽以回。始覺為祟。遂誦玄帝咒。拽之。遍行洲上。但及水。則又極力挽回。一人渡水先去。須臾復回。撫其面曰。汝誦玄帝咒。何誤兩字。士平但誦咒不輟。未幾。聞鐘聲。三人方散去。

咸淳年間。傅勤可。處都昌縣山田張季。飲館中。每夜二婢。乘燭提茶瓶。蓋托銀鏤漆盤。盛糖餅二枚。供過。慇懃。自初到。至是凡兩月餘。雖風雨不輟。皆因主人暇時。問每夕茶餅甚佳。何所出。季欲佐。莫曉。勤可言其故。季欲誠毋泄。密觀其變。是夕。勤可飲茶。餅併盤留之。堅索始與。且示主人。盤下有字。莫知來故。辭則山田寺中所買。詢之。賈餅家。則云。前後失去頗多。女子亦不復至矣。

至元歸附後。胡雨巖。遊學湖湘道水之境。投宿敝寺。有老僧背燈而坐。曰。客來何暮。胡曰。店艱乏食。行路良苦。僧袖中出二齋。令食。席地就臥。僧語偶云。百補製。甚佳。幾年同我。此山居。寒燈夜照。青蓮坐。得伴看添數葉書。且覺衣濕而冷。捫席乃知露宿草上。青天曠野。毫無所有。一寺儼然。夜所宿處。驚語行者以故。曰。此祖師葬處。祖師圓寂十五年矣。夜供五齋。野缺其二也。

潭州有清淨覺地。宋咸淳間。游士胡天俊。寓焉。月照撫琴梅樹下。遙見美女欲前。且胡作意。三界女。適近前。胡迎揖之。女曰。聲雖和。哀怨多。有所欲。不能直達。耳。胡執其手曰。舉世無知音。今夕相逢。豈天假真緣耶。女敘。而後去。曰。後夜月明。當赴子約。翌日。朋友拉入城遊飲。忘歸者兩宿。大悔失期。亟歸。於樹下。得一白羅帕。上題詩云。蕭蕭風起月痕斜。露重雲環壓玉珈。翠斷行雲疑立久。手彈珠淚滿梅花。胡悵然而寢。明日以帕示人。趙冰。豈駭曰。吾亡妻。杭人。魯氏。名望仙。貴妃姪女也。去年暴亡。殯梅樹後。正其筆蹟也。以酒醉之。且成詩云。王孫自恨負佳期。夜醉長沙偶忘歸。應想芳魂踏殘月。浪浪露濕去時衣。

宋寶祐間。高郵軍院子。博夜行安慶府九曲嶺。迷不知徑。留火光之茅屋一間。二士燒石炭。對坐觀書。令坐附火。言笑自如。一曰。昨見張宗永詩云。大書文字須防老。刺買田園準備閑。此兩句意思也好。一曰。為人亦拘。愚意以為既老。不須看文字。得閑何必有田園。曰。歐陽永叔詩云。文章無用等畫虎。名譽過耳如飛蠅。此意如何。曰。卻是到底說話。子博平生僻於禮文。疏於求山。聞前兩句。默合於心。遂問二先生姓名。二士撫按大笑。寂不復見。乃在一巖石下。且方遠。明日得宜州畫虎一軸。表背門板上。晒於日中。蠅集焉。以袖拂之。門板仆地。壓死鄰家小兒。至於官。致於獄。

宋時。淮倡嚴楚。楚適鹽商呂省幹。泛舟泗上。呂偶他適。月夜倚蓬。歌陳後主後庭花。曲未終。岸上有婦人。

撫掌誦曰：烟籠寒水月籠沙，船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長嘯入林間不見，明夕夫歸言之。伏人江游，楚楚復歌前曲，婦人撫掌誦詩如前。伏者遂至林間而沒，翌日視乃一新墳。詢知侯將士葬妻裴氏也。侯置一妾，推溺之，自戕於林間，就葬焉。

至元丙子，盧陵印岡羅某數人夜行，至地名習家湖，因食鹽梅，以核真道傍，備體之口。問曰：鹹鹹前行，至長坑，月光燦然，見後有黑團旋轉隨逐而來，呼曰：鹹鹹，諸人大懼，疾行十餘里，至樂村，渡水方不聞聲。

宋時袁州瀘蕭市之東，有銀匠姓郭，年三十餘，隻身獨處，市西有把賣煙，常謂郭買銀釵釵之屬，婦女年十五六，一夕奔郭曰：願為君妻，郭駭之，女曰：妾慕君久矣，適得一計脫身，君無疑也，問故曰：適得死，母殮我於棺中，妾啓棺而出，復掩之，母將空棺趨之矣，不復我索也，郭置之密室，不令出入，月餘，母偶闕郭亡，窺其室，見女所殮紅履在焉，推戶取之，呼告鄰里曰：郭某盜開女墳，郭歸，鄰告之，故大駭，女曰：母卒至，而避之，忘收履焉，我姑避之，君勿慮也，女去，郭遂逃往潭州，早行十數里，女亦追至，同至潭州，久之，囊竭，女曰：妾善歌，宮調，當有賞音，遂開場於平里坊下，歌聲過響，觀者如堵，日數百券，妻門爭廷致之，日擲與金釵等，年餘所積累萬，一日有鬻角道人，身長九尺，撫郭背曰：千萬人觀此鬼傀儡，郭悟挽之，僻處拜求濟渡，道人令祝之東嶽廟，郭詣廟拜，至二更，見急走柳鎖女至東嶽後宮，忽仆地，則一死屍，乃知鬼投女屍也，遂傾資修廟，以贖女罪，厚禮焚殮之，夜夢女感謝泣別而去。

吉水七里市有王羊者，以屠宰為活，端平年間，有相識嘗早獨行出，未至王居二三里，稍荒涼，相傳有祟，其人心偶疑畏，忽有人呼之同行曰：吾倦，與爾更迭馳負如何，其人曰：善，我先馳爾至某處，爾又馳我至某處，及至某處，天微白，鬻豚見其手上有毛，摩之果毛也，其人求下，不許，遂馳之不置，將近王居，謹執其手，置於地，乃一羊也，其人解條繫之，執至王居，扣門語王曰：吾負官錢，僅有一羊，欲賣四千如何，王提羊估度曰：止直三千，其人曰：但吾欲急用，幸以見錢酬我，王提三千授之，其人并留條繫羊，語王曰：羊稍獨，謹固勿失，遂攜錢之邑，及歸，過王，惟條存焉，人遂名為王羊云。

宋咸淳間，蜀人彭濟軒能江東倅，遊武夷山，嘗獨行林藪，入草庵中，見二士夫，戴冠博帶，對食，招彭橫坐，俎中豕首一，羊肺一，雞一，右坐者曰：酌酒於地，謂之祭，今人謂之奠，乃奠於其所，非酌之也，祭饗自別，天神方謂之饗，取其氣達於上，祭乃縮酒於地耳，左坐者曰：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取其便於飲食而已，右坐者曰：古人一飲食皆取陰陽之義，食以六穀地產，所以作陽德，故居左，羹以六牲為主，天產也，所以作陰德，故居右，食訖微俎，遂問右坐者姓名，對曰：姓魏，問其字，則曰：山林野叟，無字可稱，復問左坐者姓名，稽首不言，與右坐者談論古今，及先天圖易傳性理之學，皆玄妙深奧，不能曉，彭見日將暮，辭出，二人送至門，彭別去，又聞右坐者曰：漢制，盡壞於武帝，唐制，盡壞於明皇，彭明日攜僕，擊植再至，無徑可達，下山至富家，因言所以，富家曰：異哉，昨日至朱公祠，致祭，正所食之饗，彭方悟左坐者為文公，右坐者魏鶴山，蓋所言皆山雅言中所載云。

建康楊二郎與販南海往來十餘年，累貨千萬，淳熙中，遇盜於波中，一行盡被害，楊先墜水，得免，逢一木，抱之沉浮，經兩日，漂至一島，捨而登岸，信步入一洞，其中男女聚觀之，多裸形，而聲言可辨，一婦人稱為鬼母，侍衛頗衆，驚曰：此間似有生人氣，遣小鴉，探見楊二郎，走報鬼母，令引當前，問之曰：汝願住此否，楊自念無計可脫，姑委命逃生，應曰：願住，母分付鴉，為置一室，使為夫婦，約二年久，飲食起居，與世間同，嘗有走卒，書至曰：真仙邀迎鬼母，請赴瓊室，自此旬日，或一月，必往，其衆皆從，二郎獨處洞中，他日因乞侍行，母曰：汝是凡人，如何去得，累累致懇，忽許之，飄然履虛如躡雲，到一館宇，優樂盤飴，極為豐盛，至者占位而坐，鬼母道小楊伏桌下，戒以屏息勿動，宴罷，見焚紙錢，次開哭聲，審聽之，蓋其妻子與姻戚也，楊從桌下出，喚家人名，皆以為鬼，交口罵之，唯妻泣曰：汝投於海，杳無音耗，當時發喪，持服招魂，卜葬，今夕除靈，故設水陸道場，資薦，何得在此，莫是別有強魂附託耶，楊曰：我真是人，因言其故，家人方信為然，鬼母在外招喚不去，繼以怒罵，但不能相近，少頃即去，楊氏呼醫川藥，調補幾歲，顏狀始復如常，至紹興中猶存。

建康黃襲甫與撫州金溪曾鴻子聯姻，黃性好靜，每過會，必假寓其居，傍僧舍，僧每掃官房侍之，咸淳間，遭母喪，往會謝其來，復至僧舍，僧處之別室，黃謂僧薄己，稍不樂，是夕月明，因出塔除納涼，遙見官房燈燭煥煌，燕語喧嘩，忽一士夫出揖曰：子非黃襲甫乎，敢邀一茶，黃曰：忘君為誰，曰：張維幾也，薄官江湖，擊官到此，因邀入同飲，見其妻與女焉，維幾曰：吾有弱息，未協鳳占，敢以奉枕席，黃曰：吾在制中，安敢議此，維幾曰：禮法之士，如鼠之處，爾輩，襲甫遠者，何見之泥，因延入別室，強合香焉，行夫婦禮，黃思衰經之中，今若此，名教罪人也，因惘然，忽聞鳴鑼聲，遂大悟，為祟所惑，起帳中，女牽制之，不可遂出，大呼其僕，維幾亦出而呼曰：襲甫何故以鬼見待，欲挽而留之，僧起明火送至，會黃猶見維幾者，與其妻女逐來，黃曰：適鳴鑼者誰也，衆曰：鷄鳴也，黃愈悟，至明，曾送之歸，維幾妻女相逐，黃行亦行，黃止亦止，他人不見也，惟黃見之，到家大病，秘監張潤微與黃厚，來視其病，未至二里間，黃曰：張秘監來也，已而果至，問之，乃張維幾告之也，病數月乃愈，初黃在飲時，其僕惟其久不至，起視官房，有告之曰：爾官人在此飲酒來也，其僕回先寢，後詢問僧云：近有客官姓張名維幾，擊家寓寺，因疾病妻女俱死於官房故也。

火延燒屋廬甚多及倉牘前而止。

萬侯彥中以淳熙十三年為武岡守。一女年十許歲。未適人。驟得迷罔之疾。不能說其值過。但厭厭困悴。若醉夢中。師巫祈禳考攝。無所不至。皆弗效。母趙氏尤以為念。久而愈甚。其生朝在六月。至是日。彥中謂女星運殃厄。或當退舍。家人正聚堂上舉酒。俄一小梓從空際冉冉而下。置於地。衆爭往視。乃一故漆梓。一瓦瓶。一泥杯。三果。櫻桃。荔枝。龍眼。而餅內物則穢濁也。有履紙小片。書云。勸六小娘子。酒。酒。酒。中不憚。盡招僚吏。道妖異。本末曰。身為民社主。願遭淫厲。既悔如是。其為不職大矣。欲上章丐辭官歸。筠諸僚以為不可。乃止。後十餘日。轉運使林黃中勸疏下。罷去。代者李大聲至。訪其故。或言郡圃大木下舊有祠宇。廢撤五十年。必其作祟。彥中固嘗欲建立而不成也。於是即其處作之。惟乃息。衡陽曹進之時以永州東安主簿攝司理。親見此事。及梓餅之屬云。

邵武惠應廟神初封祐民公。建中靖國元年。建陽江屯里亦立祠事之。士人江衍謁祠下。夜夢往溪南之神宇。聞歌聲。開者止之。曰。公與夫人方坐白雲障下。調按新詞。汝勿遽進。少選。神命呼衍問曰。汝得此詞否。衍恐懼。謝曰。世間那復可聞。神曰。此黃鍾宮錦繡辭也。乃誦其詞曰。屈曲新堤。占斷滿村佳氣。畫簷兩行連雲際。亂山疊翠水回還。岸邊樓閣金碧遙相倚。柳陰低。映花光美好。昇平為誰初起。大都風物只由人。舊時荒學。今日香煙地。衍驚覺。即錄而傳之。然無有能歌者。

上官彥衡侍郎家居揚州。夫人楊氏。白晝在堂中與兒女聚坐。忽雷雨大作。奇鬼從空隕於地。長僅三尺。許面及肉色皆青。首上加幘。如世幘頭。乃肉為之。與顏相連。顧見人掩面如笑。既而觀者漸衆。笑亦不止。頃之。大霆激於屋表。雲霧晦冥。不辨人物。倏爾乘空而去。

萬文康為大司成日。有疾卒病。滿面瘡積。可憎。以無他使令。未暇易。嘗馭馬至寶籙宮。止於門外。萬公入宮燒香。出見其面。乃塗淨無痕。驚問之。卒元不自知。曰。但見一道人來與我戲。伸手摩面上一再却去耳。萬細扣其狀。遣從吏尋求。不復見。

異聞總錄卷之二

道人劉景真為人家作黃籙醮。過所知中貴人家。少憩門外。五更月明。見一人綠衣玄裏。垂脚轆頭。引小侍數十。自街中叫過。指其家曰。汝每酒不祭。我且翻倒燭臺燒却面。劉細視之。皆鬼也。明且。劉專往謁主人。敬備事。見面上傳藥。問之云。夜來招數客。飲未竟。燭臺無故欲倒。正敗吾面云。

青州老人朱先生。以賣藥自給。每攜一妻一妾。一犬。往來贛州及南康縣。土人多識之。紹興丁丑歲四月。南康還至。館贛南黃岡。有村民來。稱母病。邀往其家診脈。問其居遠近。曰數里。朱即從行。已至。則盡奪其貨。囊殺三人。埋於林間。犬隨而叫號。俄舍去。民逐之不及。徑還南康縣舊邸。以爪拈地哀頓不已。邸人恠之。引詣縣。犬伏庭下。如有所訴。縣宰諭之曰。汝主人得非為盜。盜所殺耶。吾嘗遣弓兵擒捕。犬即起搖尾。引索至埋所。發穴見屍。兵復語之曰。屍雖已見。當引我至賊家。犬又前導。盡獲凶黨。莆田葉元游。子昂丞相之姪。趙州士婿也。舍書惠州判官。乳媪嘗出外門與兒戲。見一朱衣人持杖量地。適至其側。引手畫之曰。到此住。遂去。媪訝。郡內嘗日無此人。歸告葉。葉呼吏卒尋訪。無所見。明日城中

陳伯修為宣城守。臨政之暇。多在頤白堂講易。賓客來聽者常十數。一日講罷。客退。獨坐禪榻。忽見朱衣人前揖曰。請殿院看雪。時方七月末。暑風猶盛。伯修疑焉。疑此際不應有雪。又吾為庶僚。安得朱衣吏報事。勉起之。方離席數步。大聲如雷。堂梁已折。禪榻碎無餘。

資州東嶽行宮。在城內。只一小殿。兩廡。一門樓。郡人每以窄為嫌。紹興十六年。路人過廟。為物憑附。言嘗為崇建廟宇。期限甚峻。觀者堵牆而立。無敢不敬信。明日一州百里間。凡山麓巨木。悉有崇廟題誌。遠

近協力致助未幾大廟成基址元枕山因高增築巍然爲一路冠凡以誠來禱無不立應其以冤陳狀者才一二日嗣首及被訴人與左證皆死唯理直者色不變寢宿即蘇脫入其所見全如世間特有牛頭獄典與猛獸吐息氣薰炙罪囚之異門外人每昏夜往往聞決捷聲二十一年郡守鄒陽左守道到任惡其大甚揭榜禁人投狀局鑄殿門自是遂絕向來之訟報

淳熙四年春鄒陽知縣吳正國夢至冥府若神祠然通引吏兩人左右拱手迎之入正趨揖間遂覺以歸館客揭榜年頗惡之揭曰明府爲土神主神祇所宜敬也後旬日方且聽訟郡守遣吏督春衣錢甚峻吳不暇食升車亟出謁坑治使者貨錢又詣府覺小不佳急歸車中數拊軾趨行未到邑百步不可支吾命訪一民家遂少憩適當武烈廟前乃扶以入家人奔來視之已伏於胡床不能語頃刻而絕廟中兩吏正夢所見處也吳洛陽人爲政有惠愛民追思之

太原府二龍威靈甚著廟貌特雄府帥每至必修盤焉常化形爲青蛇人目爲大青小青小青極暴猛人不可犯政和間李祐普臣爲帥既至不肯致謁察屬共請不對方白晝視事霹靂一聲煙霧冥晦咫尺不可見有小窺窺與袂皆穿開視印已亡矣李莫知所爲搜求決句不獲衆以爲無靈而雷必神物所致知必二龍怒力請往禱之李不得已詣其廟焚香控懇且謝不敏方拜跪間雷自神帳中出直搗印押處遂絕即開印在如初李自是不敢慢

顯昌韓元英字勳甫晚仕金國爲汴洛營運使素奉事徽帝甚謹至降其家將至時盛張一室焚香敬立以候少頃肅然而來或與人語晉後一歲神不肯臨或告都府官辛若曰韓運使且死問其故曰神棄之矣不死何爲韓固與辛善以告而憂之急遣一親信僕持香往岱岳祈謝謂曰聖帝唯享頭爐香每將且啓廟時廟令謁奠者是也他隨其後神必欲答若遲緩頃刻則驅取登山雖復控請已不聞汝當以先一日昏時賂廟吏入宿伺曉而禱不然必慢我事僕受戒而去既入廟懸於通天鼓架下久行倦困不覺睡熟及覺正門已開但見羽儀騎從赫奕甚盛初疑以爲廟令歸謁耳而念常日不如此既乃聖帝乘輿出徑詣東廂采訪殿韓君乃荷械行於後回首顧僕而東僕知不及事猶焚香既畢歸復命妄云如所教韓責之曰汝臥於鼓下我實見汝安得妄言欺我耶自是才月餘而卒幸幼安說

南城楊氏頗富長子不肖父逐之天寒無所向入所貯牛糞屋中藉草而寢月明孤寒不寐忽一虎躍而來翼從數鬼皆偃也直趨屋所取草鼓舞爲戲子不敢喘俄黑雲動風咫尺驟暝虎若被逐憤憤走來偃亦散既神人傳呼而至命喚土地神老叟出拜神人責之曰汝受楊氏祭祀有年矣乃縱虎爲暴耶君幾爲所食致煩吾出神兵驅之汝可謂不職矣吾乃其家甕君司命也汝識乎土地謝罪而退明日起視外有虎迹草皆散擲地後其父怒解子得歸具言之由是事甕益謹

宋寧宗時新淦縣有雷擊物爲產婦所觸不能上升時都巫能爾解呪有神請曰爲爾解穢呪千遍當有以報爾爾千遍神授印各一曰祈晴順用印祈雨倒用印用穢穢空兩止責處神怒不見雷升天矣鄒平生喜食鴨嘗過其女留殺鴨爲黍時女晒羞於庭天有雨勢女欲收而後饋曰雷當無損於羹須

與大雨鄰望空四向而畫獨庭無雨由是遠近之人招之祈禱如法用印無不立應年九十餘卒獲印亦亡今鄉人祀之於玉筍山承天宮前廟中但號鄒公而已

蜀人崔福子寓福建三世仕宦父仕至守福子以蔭至承務郎某處幹官而遊蕩不檢尤喜賭博嘉喜年間父怒逐之宿里中廟中夜不寐聞報曰梓潼帝君至廟神出肅帝君中坐言語應對皆不可曉久之或曰何有生氣廟神曰里人崔某帝君曰噫福子欲知前程事至前下拜曰帝君掌人間功名事某三世仕宦皆監司郡守未知某前程所到如何帝君曰爾家富貴皆爾高祖一人所積耳曾祖以下三世當乘鈞軸而既以富貴率皆屬淫食暴故不復顯今爾亦止可一任已福子曰某二子如何帝君曰長子可作州次者可作漕皆在四十年後福子喜廟神曰君何事至此福子告以故神曰君父雖相逐君母正相念君幸急歸毋始母憂福子出廟回顧則寂然無視矣遂歸其母正號泣乘燭過索越三年福子死悟神言止一任者三年也至元江南歸附後長子遇兵三刀而死蓋三刀爲州字也次子溺曹水蓋曹水乃成漕字也

宋欽宗至源昌州宿城外寺中殿中佛像皆無惟石刻二胡婦在焉鬼火縱橫散而復合忽有人攜酒物出現曰此寺有神明最靈隔夕報夢曰明晚有天羅王衣青袍從者十七人自南方來此宿頓是以到此祇候帝飲罷人復引帝入山阜間有草舍三間入其門聞人啾啾若三十餘人衆皆驚訝視神亦石刻一婦若將軍狀手執鐵劍侍者皆婦人及帝出門又聞唱喏聲如前詢問則曰契丹天皇侍女神帝方悟其前身元是天羅王也

宋二帝北狩到一寺中有二石鑄金剛並拱手而立入其門有一胡僧出入其中神像高大首觸檣棟別無供器止有石盃香爐而已僧掛坐問曰何來帝以南來爲對僧呼童子點茶茶味甚香美再欲索之僧與童子趁後而去移時不出求之寂然空舍惟林竹間有一小室中有刻胡僧并二童子侍立視之儼然如獻茶者

隋西李沈者其父嘗受朱泚恩賊平伏法沈乃逃而得免既而逢赦以家產置僕悉施洛北惠林寺而過生焉讀書彈琴聊以度日今荆南相公清河崔公羣既第進士皆執門人禮即其所與遊者不待言矣常與處士李擢爲刎頸交元和十三年秋擢因謂沈曰吾有故將適宋週期未卜兄能泛舟相送乎沈聞其去離思浩然遂登舟初約一程程盡則曰兄之情豈盡於此及又行又言有感竟不能別直抵隄陽其暮擢謝舟人而去與沈坐汴堤月中徐曰承念誠久兄識擢何人也沈曰辯博之士也擢曰非也擢乃冥官頃爲洛州都督故在洛多時陰遣公事故不任盡乃得與兄同遊今去陰隄陽託孕於親已五載矣所以步步遊兄者意有所托沈曰何事曰擢之此身甚難爲匹唯慮一捨此身都醉前業祈兄與醒之耳然擢孕五載寓親腹中其家以爲不祥祈神祝佛之法竭貨而爲擢尙未往神固何爲兄可往其家朱書產字令吞之擢即生矣必奉兄相索兄得且去後擢三歲宜復來視之且曰主人孫久不產者某以朱字吞之生兒奇惠今三載矣思宿以占之故復來也可取兒抱臥夜久伺掌人閉戶即抱

於靜處呼曰李擢記我否兒嘗啼啼即掌之再三問之擢必微悟兄宜與擢言洛中居處及遊宴之地擢當大悟悟後此生之業無了遺矣此時必醒素以歸擢乃後榮盛兄不可復得從容矣兄聲名籍甚不久當有大陳之拜慎勿赴也赴當非壽此郡北二十里有胡村村前有車門即擢親身之居也言訖泣拜而去通明杖訪之果有胡氏扣門求勸人翁年八十餘倚杖延入既命坐似有憂色沈問之翁曰新婦孕五載矣計窮術盡略無少徵沈因曰沈道門留心頗善呪術不產之由見之即辨遂令左右召新婦來沈診其臂曰男也甚明惠有非常之才故不拘常月耳於是令速具產所帷帳榻榻畢沈執筆若祝香朱書產字令吞之入口而男生焉翁極喜奉絹三十匹沈乃受焉曰此兒不常也三歲當復來為君相之言訖而去及期再往乃曰前所生子今三歲矣願得之一宿占相之掌人喜而許焉沈夜伺人靜抱之遠處呼曰李擢今識我否兒驚啼沈掌之曰李擢何見我不記耶又掌之兒愈啼掌兒問之者三四兒忽曰十六兒果能來此耶沈因與言洛中事遂大笑言若平生曰擢一悟矣乃抱之歸宿及明朝告其掌人曰此兒有重祿也乃成家之貴人宜保持之胡氏喜又贈絹五十匹因取別乃憶醒素之言蓋以三才五星隱其成數耳以沈食祿而誅不食而免其命乎足以警貪祿位而不知其命者也

京兆章安道早出至慈惠里有兵仗如帝者之衛有飛傘玲瓏下如玉女之飾有後騎一宮監指里之西門曰公自此去當知矣安道如其言扣戶有朱衣吏出曰後土夫人相候已久引至一大城城西乃黃河汾水其北有大門衛從羅立殿中微聞有環珮之聲宮監贊曰夫人與公冥數合為匹偶引入對坐須臾進饌樂人奏雙合鳳曲於是儀相引安道入帳合卺成親夫人尚處子也翌日夫人入廟見舅姑安道二親見之驚愕舍人使安道致詞請去之夫人曰舅姑有命敢不從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召天下國王悉至最後一人云是大羅天女視之乃天后也夫人向天后言曰乞與安道錢五百萬官五品而歸

賈知微寓舟洞庭因吟懷古詩云極目煙波是九嶷吟魂愁見暮鴻肥二妃有恨君知否何事經旬去不歸即岳陽因賦詩曰湖平天遣草如雲偶泊巴陵舊水濱可惜仙娥差用意張碩不是有才人俄見蓮舟有數女郎鼓瑟而下生目送之舟通西岸即會城夫人京兆君宅生廷堂見備筵饌有三女郎一稱會城夫人一稱湘君夫人一稱湘夫人酒行各請吟詩生曰偶棹扁舟泛渺茫不期有幸跡仙鄉玉堂久照星辰聚雲扇雙開日月長豈只恩憐為上客又容備笑宴中堂預愁明發分飛去衣上人聞有異香湘君曰南望蒼梧慘玉容九嶷山色互重重須知暮雨朝雲處不獨陽臺十二峯湘夫人曰夜唱蓮歌入洞庭探蓮人旅著青蘋長歌一棹空歸去莫把蓮花讓主人京兆君曰一解征鴻下夢汀便隨仙歌返會城傷心遠別張生去翻得人閒薄倖名詩畢二湘夫人別去京兆君遂生止宿明日以秋羅帕裏定年丹五十粒贈生生既受吟詩謝曰丹是會城定年藥帕為織女秋雲屢動致贈東行客以表相思恩愛多乃拜別去離岸百步回視夫人宅已失矣

章子卿舉孝廉至華陰廟飲酣遊三女院見其姝麗曰我擢第回當娶三娘子為妻其春登第歸次渭北見一黃衣人曰大王遣命子卿愕然俄見車馬憧憧美麗夫人金童紫綬酬對既畢擇日就禮後二十日章曰可返矣妻曰我乃神女因非君匹君到宋州刺史兵嫁女與君偶娶之勿洩吾事事露兩不相益子卿至宋州刺史果與議親遂娶之神女嘗訪子卿曰君新獲佳偶不可得新忘故後刺史抱疾治療不效有道士妙解符禁曰章郎身有妖氣此女所患自章而得符子卿物之具述本末道士飛黑符追神女曰罪雖非汝緣為神鬼敢通生路因懲責之乃杖五下後逾月刺史女卒子卿忽見神女曰囑君勿洩懼禍相及今果如言神女叱左右曰不與死手更待何時從者拽子卿撲扑之其夜遂卒

異聞總錄卷之三

醴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于庭際陳曠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聞開南垣土動窸窣窺生意其蛇鼠也忽視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丰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綉桂翹翠艷冶一世有從者具香茶列坐月中崔生疑其狐媚以枕頭門闔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禮敢此逾率復厲聲曰此處有地界無二人長才三尺巨首俯耳唯伏其前道士願指崔生所止曰此人有何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一餉間崔生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十拽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告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繩也遂鈎出于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委悉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訝仙官無故而至非有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生病如中惡五六日方瘳因迎祭酒醮謝亦無他崔生初隔紙隙見亡兄以帛拂唇如損狀僕使其訝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木之時而衣忘開口其時勿勿就剪傷下唇旁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年猶負此苦

昔有一士人登第赴公宴及飲酒座上妓絕色獻盃幣未嘗出手衆疑之有客被酒戲之曰為六指乎乃強牽其妓隨所牽而倒乃一副枯骸也未幾仕人得差遣後即死

岳侍郎武穆王之孫。知嘉興府。職樓夜更鼓不鳴。實聞直更者。曰每夜一更時分。有五人到樓飲酒。皆金銀器皿。羅列珍味。稱係侍郎親眷。所以不敢打更。太守分付。謂今晚若再來。當密通報。是日夜太守坐清香樓。命提振官兩人。攜府印來。前擇精兵二十人。各執器械。在樓下伺候。中夜直更者果來報。謂正在離樓飲酒。守令提振官印而前。曰知嘉興府岳侍郎請相見。其五人者。即為驚散。守據中坐取視。器皿皆真金銀器皿。判付公使庫公用。邪魅遂息。

永嘉項家為邪所據。時有一物人形而無首。出沒其家。自呼曰太公。項以為常。不為怪異。凡有所求。只於廚間呼太公。物則隨至。項妻有孕。思齋飯頭食。遂叫太公一聲。至二更餘。捧一飯。蒸飯頭而來。蒸氣尚暖。越數日。人傳七尺。渡頭人家。設水陸齋。失了饅頭一飯。後項婦生一子。如冬瓜狀。無眉目。但有口。能乳。方欲溺之。忽聞太空中作聲曰。子不可溺。權以乳哺。當有以謝。踰兩月。項婦方抱子在床。忽太公。真白金二笏于床。奪抱此子而去。後其怪亦絕。

昔京庠有士友數人。步月夜行。見一小厮持紅紗籠前導。一少婦人冉冉後隨。士友疑其暮夜獨行之異。跡而視之。至泰安橋左側。扣內警張防禦門。張啓戶視之。即掩門不納。次扣李提點舖。李出視。延入。遂為診脈。士友候久不出。默誌兩醫之門而歸。次早訪張防禦。曰。暮夜獨行。必非良家子女。所以卻之。次過李舖。聞其家有哀哭聲。問之。則曰。昨夜一婦女扣門。請藥。去後中風而卒。方知鬼化為婦。扣門求醫。豈非李見其華麗動輿而致然邪。

馬少保公亮。少時隨窗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窗櫺穿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雄黃水。大書花押。窗外大呼。速為我瀉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甚。求為瀉去。愈急。公不之顧。將曉。哀鳴而手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姑以試公。何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溫熾然。舉事乎。公大悟。以水瀉去。花押手方縮去。視之亦無所見。

徐照為射陽令。少善醫方。名聞海內。嘗夜間有鬼呻吟聲甚淒苦。徐曰。汝是鬼。何所需。俄聞答曰。姓斛名斯。家在東場。患腰痛死。雖為鬼而疼痛不可忍。聞君善灸。願相救濟。徐曰。汝是鬼而無形。何處治。答曰。君但縛葛為人。家孔穴鍼之。徐如言為鍼腰四處。又鍼肩背三處。設祭而埋之。明日一人求謝曰。蒙君醫療。復為設齋。病除。感甚深。忽然不見。

唐漢守南樓。嘗為人言。至德中有。謂得同州督郵者。姓崔。有青袍人。未知其姓名。因相揖。徐問何官。青袍人云。新授同州督郵。崔云。某新授此官。豈不錯誤乎。青袍人笑而不答。又相與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數十里。於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人謂崔曰。君為陽道錄事。某為陰道錄事。路從此別。豈不相送耶。崔生異之。即與連轡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壯麗。青袍人至廳。與崔生同坐。受謁。通背徒僧道等。訖。次通辭。訟獄囚。崔生大驚。謂青袍人曰。不知拙室何得至此。青袍人即避入案後。令崔生自與妻會。妻云。被追至此。已至數日。君宜哀請錄事耳。崔生即求青袍人。青袍人因令胥吏促放崔生妻。令還。崔生試問妻。犯何罪至此。青袍人曰。君寄家同州。亡人皆聽勸。蓋君管陽道。崔生淹

流半日。即請卸回青袍人。命胥吏等拜送。曰。雖陰陽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郵。青袍人亦郊餞。送再三。勸款揮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州。問妻子。妻子病七八日。冥然無知。神識不主。令緝得一日。崔諸記之。恰放回日也。妻不記陰道見崔。生首之。妻始悟如夢。亦不審記憶也。

黃門侍郎盧公渙。為明州吏。尉邑象山。縣百姓。溪谷迥無人處。有盜發墓者云。初見車轍中有花。因揭之。知其古塚。遂乃結十人於縣。投狀請路旁。居止。縣尹允之。遂種麻。令外人無所見。即悉力發掘。入其隧路。漸至壙中。有三石門。皆以鐵封之。其盜先能誦咒。因齋戒禁之。翌日。兩門開。每門中各有銅人。銅馬數百。持執干戈。其制精巧。盜又齋戒三日。中門一扇開。有黃衣人出。傳語曰。漢征南將軍劉。名使來相問。某人有征伐大勳。及死。勅令護葬。及封銅人馬等。以象存日。儀衛奉計來此。必要財貨。兩門所居之室。皆無他物。其官罪不獲貨。實何必苦以神咒相侵。若更不已。當不免兩損。言訖。卻入門。復合如初。盜又誦咒數日。不已。門開。一青衣又出。傳語。責盜咒。兩扇忽開。大水漂湧。盜皆溺死。一盜解沒而出。自縛詣官。具說本末。黃門令覆視其中。門內有一石牀。骸枕之。水漂已半垂於下。因卻為封兩室。其隧路焉。

饒州刺史齊推女適湖州參軍章會。長慶三年。章以妻方娠。將赴調。乃送歸鄱陽。遂登國。十一月。妻方誕之夕。齊氏忽見一人。長丈餘。金甲仗劍。怒曰。我梁朝陳將軍也。久居此室。汝是何人。敢此穢觸。舉劍將殺之。齊氏叫乞曰。俗眼有限。不知將軍在此。比來承教。乞容移去。將軍曰。不移當死。左右悉開齊氏哀訴之聲。驚起來視。即齊氏汗流浹背。精神恍惚。而問之。徐言所見。及明。侍婢白於使君。請居他室。使君素正直。執無鬼之論。不聽。至其夜三更。將軍又到。大怒曰。前者不知。理當相恕。知而不去。豈可復容。跳來將用劍。齊氏哀乞曰。使君性強。不從所請。我一女子。敢拒神明。容至天明。不待命而移去。此更不移。甘於萬死。將軍者。拗怒而去。未曙。令侍者灑掃他室。移榻其中。方將寢。使君公退。問其故。侍者以告。使君大怒。杖之數十。產孽虛。正氣不足。妖由之興。豈足遽信。女泣以請。終亦不許。入夜自寢。其前。以身為。堂中添人加燭。以安之。夜分。聞齊氏驚痛之聲。開門入視。則頭破死矣。使君哀恨之極。倍百常情。以為引刀自殘。不足以謝其女。乃殯於異室。遣健步者報章會。章以文籍小差。為天官所黜。異道求復。凶計不遂。去饒州百餘里。忽見一女人。儀容行步。酷似齊氏。乃呼其僕而指之曰。汝見彼人乎。何似吾妻也。僕曰。夫人刺史愛女。何以行此。乃人有相類耳。章審觀之。愈是。躍馬而近。其人乃入門。斜掩其扉。又意其他人也。乃不下馬。過週而視之。齊氏自門出。呼曰。章君。忍不相顧。章遽下馬視之。乃其妻也。驚問其故。具云陳將軍之事。因泣曰。妾誠愚陋。幸奉巾櫛。言詞情禮。未嘗獲罪於君子。方欲竭節。聞門。終於白首。而枉為狂鬼所殺。自檢命籍。常有二十八年。今有一事。可以自救。君能相哀乎。悲恨之深。言不盡意。章曰。夫妻之情。義均一體。鶴鶴比翼。隊隊比目。斷無單然。此身更將何往。苟有歧路。湯火能入。但生死異路。幽晦難知。如何可竭誠。願聞其計。曰。此村東數里有草堂田先生者。領村董教授。此人奇怪。不可違言。君能去馬。步行及門。趁謁若拜上。官然。垂泣訴冤。彼必大怒。乃至詬罵。屈辱極矣。

此入奇怪。不可違言。君能去馬。步行及門。趁謁若拜上。官然。垂泣訴冤。彼必大怒。乃至詬罵。屈辱極矣。

拖拽穢睡。必盡教授之事。然後見其。即妾必遺矣。先生之貌。固不稱焉。冥晦之事。幸無忽也。於是同行。章牽馬授之。齊氏笑曰。今妾此身。已非舊日。君雖乘馬。亦難相及。事甚迫切。君無推辭。章鞭馬隨之。往往不及。行數里。遙見道北草堂。齊氏指曰。先生居也。敝心誠望。萬苦莫退。渠有凌辱。妾必得還。無忽。容遂令永隔。勉之。從此辭矣。揮涕而去。數步間。忽不見。章收淚詣草堂。未到數百步。去馬。公服使僕人執謁前引。到堂前。學徒曰。先生轉食未歸。章端笏以候。良久。一人戴破帽。曳木履而來。形狀醜穢之極。問其門人曰。先生也。命僕呈謁。章趨走迎拜。先生答拜曰。某村翁。求食於牧豎。官人何忽如此。甚令人驚。章拱謝曰。妻齊氏。享年未半。枉為梁朝陳將軍所殺。伏乞放歸。終其殘祿。因扣地哭拜。先生曰。某乃村野鄙愚。門人相說。尚不能斷。況冥晦間事乎。官人莫風狂否。火急須去。忽恣妖言。不顧而入。章拜於床前。曰。實訴深冤。幸垂哀宥。先生顧其徒曰。此人風疾。來此相喧。棄可拽出。又復入。汝其睡之。村翁數十。競來唾面。其穢可知。章亦不敢拭。睡。默然復拜。言誠懇切。先生曰。吾聞風狂之人。打亦不痛。諸生為吾痛擊之。無所支。敗面耳。村翁復來。擊痛不可堪。章執笏拱立。任其揮擊。擊罷。又前哀乞。又勸其徒推倒。把脚拽出。放而復入者三。先生謂其徒曰。此人乃實知吾有術。故此相訪。汝今歸。吾當救之。耳。乘童既散。謂章曰。官人真有心丈夫也。為妻之冤。甘心屈辱。感君誠懇。當為檢尋。因命入房。房中鋪一淨席。席上有案。置香一爐。爐前又鋪席。坐定。見黃衫人引向北行數百里。入城郭。閭里喧鬧。一如都會。又如北有小城。城中樓殿巍峩。若王居。衛士執兵立者。各數百人。及門。門吏通曰。前湖州參軍章某。乘通而入。直北正殿九間堂中。一間卷簾設床。案有紫衣人南面坐者。章入向坐而拜。起視之。乃田先生也。章復訴冤。左右近西通狀。章乃趨近西廊。又有授筆視者。執為訴詞。章問當銜者曰。王也。吏收狀上殿。王判曰。追陳將軍。仍檢狀過判。狀出。瞬息間。通曰。捉陳將軍到。衣甲仗鉞。如齊氏言。王責曰。何故枉殺平人。將軍曰。自居此室。已數百歲。而齊擅機。有不移。忿而殺之。罪當萬死。王判曰。明晦異路。理不相干。久幽之鬼。橫占人室。不相自省。仍殺無辜。可決一百。配流東海之南。案吏過狀曰。齊氏祿命。實有二十八年。王命呼阿齊問陽。祿未盡。理合卻回。今將放歸。意欲願否。齊氏曰。誠願卻迴。王判曰。付案勒迴。案吏咨曰。齊氏宅舍破壞。迴無所歸。王曰。差人修補。吏曰。事畢皆隨。修補不及。王曰。必須放歸。出門商量。狀過頃。復入曰。唯有放生魂去。此外無計。王曰。魂與生人。事有何異。曰。所以有異者。唯年滿當死之日。病篤而無屍耳。他並同。王召章曰。生魂只有此異。章拜請之。遂令齊氏同歸。各拜而出。黃衫人復引南行。既出其城。若行崖谷。足跌而墜。開目。即復跪在案前。先生者亦據案而坐。先生曰。此事甚秘。非君誠懇。不可致也。然賢夫人未葬。尚瘞舊房。宜飛書葬之。到即無苦。慎勿言於郡。苟微露於人。將不利於使君。爾賢關。只在門前。便可同去。章拜謝而出。其妻已在馬前矣。此時卻為生人。不復輕健。章擲其衣。令妻乘馬。自跨衛從之。且飛書於郡。請葬其柩。使君始聞章之將到也。設館施繡帳。以待之。及得書。驚駭殊不信。然強葬之。而命其子。以肩輿送焉。見之益悶。多方以問。不言其實。其夜醉章以酒。迫問之。不覺其述。使君聞而惡焉。俄而得疾。數月而卒。章潛使人覘田先生。亦不知所以。齊氏飲食生育。

無異於常。但肩輿之大。不覺其有人也。余聞之已久。或未深信。太和二年秋。富平尉宋堅。因坐中言及奇事。客有鄆王府參軍張奇者。即章之外弟。具言斯事。無差。舊聞且曰。齊嫂見在。自歸後。已往拜之。精神容飾。殊勝舊日。冥吏之理於幽晦也。豈虛言哉。

長慶元年。田令公弘正之失律鎮陽也。進士王泰客焉。聞兵起。乃出城南走。時兵交於野。乃盡伏。竹行。入信都五六里。忽有一犬。黃色。隨來。俄而大顧。泰曰。此路絕險。何故夜行。泰默久之。曰。鎮陽之難耳。犬曰。然得逢捷飛。亦即之福也。許捷飛為僕。乃可無患。泰私謂夫人行。爽於顯明之中者。有人責。行爽於幽冥之中者。有鬼誅。今吾行無爽。於吾何誅。神祇尚不懼。况妖犬乎。固可以正制之耳。乃許焉。犬忽化為人。拜曰。幸得奉事。然捷飛鈍於行。請元從暫為驢。借捷飛乘之。乃可從行。泰驚不對。乃驅其僕下路。未數步。不覺已為驢矣。犬乃乘之。泰甚懼。然無計禦之。但仗正心而已。偕行十里。道左有物。身長數尺。頭面倍之。赤目而鬚者。揚眉而笑。曰。捷飛安得事人。犬曰。吾已委質於人。乃曰。郎幸弗怖。大頭者抵面而走。又數里。逢大面多眼者。赤光閃閃。呼曰。捷飛安得事人。又對如前。多眼者亦遁去。捷飛喜曰。此二物者。以人為上味。得人則戲。投而爭食之。困然後食。今既去矣。餘不足畏。更三五里。有居人劉老者。其家不貧。可以小憩。俄而到焉。乃華居大第也。犬扣其門。有應而出者。則七十餘老人。行步甚健。啓門喜曰。捷飛安得與上客來。犬曰。吾遊冀州不遇。迴次山口。偶事王郎。郎以遠鎮陽之難。不敢晝行。故夜至今。極困。願得少休。老人曰。何事不可。因揖以入。館於廳中。盤饌品味。果粟之屬。有頃而至。又有草粟。筐貯伺馬。化驢亦飽焉。當食而捷飛預坐。曰。倦行之人。夜蒙嘉饌。若更有酒。主人之分盡矣。老人曰。不待啓言。已令滌器。俄有小童。陳酒器。亦甚精潔。老人令捷飛酌焉。遂與同飲。數巡。捷飛曰。酒非默飲之物。大凡人之家。樂有上客。而不見。復誰見乎。老人曰。但以山中妓女。不足侍。安敢惜焉。遂召龍奴。有頃。聞龍奴至。乃美妓也。貌稱三十餘。拜奏而坐。其南。辭色頗不平。奏請歌。即唱。老人請。即必辭。拒犬曰。龍奴之不肯歌。當以無侶為恨耳。側近有花眼者。亦善歌。盍召乎。主人遽令邀之。少頃。呼入。乃十七八女子也。其服半故。不甚鮮花。坐龍奴之下。巡及老人。請花眼即唱。請龍奴。即不唱。其意愈不平。似有所訴。巡又至老人。執盃固請。不得。老人頗愧。乃笑曰。常日請歌。龍奴未省相拒。今有少客。遂棄老夫耶。然以舊情。當未全替。請一曲。龍奴拂衣起。曰。劉琨被段正。碑殺。張龍奴。乃與老野狐唱。歌來。燈火俱滅。滿廳暗然。徐窺戶外。似明。遂匍匐而出。顧其廳。即大墓也。馬繫長松下。舊僕立於門前。月輪正午。泰問其僕曰。汝向者何為。曰。夢化為驢。為人所乘。而與馬偕食草焉。泰乃尋前路而去。行十餘里。天曙。逢耕人問之。曰。近有何墓。對曰。此十里內。有晉朝并州刺史劉琨。姬張龍奴墓。乃知是昨夜所止也。又三數里。路隅有朽骨。傍有穿穴。草生其中。泛視之。若四眼。蓋所召花眼也。而思大頭多眼者。杳不可知也。吾嘗以儒視世界。人死固有鬼。以釋觀之。輪迴之義。理亦昭然。奈何此妓半落千載。猶歌於冥冥之中。則信乎視聽之表。聖賢有不言者也。

葉誠者。中牟縣梁城染人也。婦耿氏。有洞晦之目。嘗言曰。天下之居者。行者。耕者。桑者。交貨者。歌舞者之。

中人鬼各半。鬼則自知非人。而人則不識也。其家有牛。辟而角者。夫婦念之可知矣。元和二年秋。忽有二鬼。一若州使。一若地界。入園視牛。曰。引重致遠。牛角筋骨。可愛者。吾州無如此牛。若地界者。曰。何遠。役追牛。曰。王之季女。適南海。君次子。從軍五百兩。擇牛皆天下之美。俊者。河南道配供十牛。當州唯一。只此牛耳。盡報此乎。遂去。其婦視牛。則備備然。氣喘汗流。若沃水矣。其翁染人也。遽取藍花塗之。纔畢。有軍吏。紫衣乘馬。導從數十騎。笑而入視牛。則鼻前所報矣。軍吏大怒。執地界將決之。責曰。貴主遠嫁。一州擇牛。既此牛中。奈何虛妄。對曰。適與銜官對定。所以馳報。及回。失牛。乃本主隱匿也。請收牛主。問之。牛不遠矣。乃令捉主人來。遂數人登塔。掉其翁。以出其家。只見中惡。呼不應矣。長幼遠而哭之。婦獨不哭。乃汲水洗牛。藍色。令見界吏牽去。而翁復來上塔。乃乘呼而起。曰。吾為軍吏責以隱牛。方欲洗滌。賴新婦自洗。遂得放歸。使人視其牛。已死矣。楊曙方幸中。聞此說。乃召而問之。一無隱矣。

唐王公遠。軒因遊葦蘿山。問西施遺跡。留詩石上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溪石。不見浣溪人。回顧見一女子。素衣瓊佩。謂軒曰。妾自吳宮離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為君堅不得。軒知其意。又貽詩曰。佳人去千載。溪山久寂寞。野水浮白煙。巖花自開落。猿鶴舊清香。風月閑樓閣。無語立斜陽。幽情入天幕。西子曰。詩美矣。未盡妾之所寄也。乃蒼詩曰。高花巖外曉相憐。幽鳥雨中啼不歇。紅雲飛過大江西。從此人間怨風月。既暮已散。期來日會於水濱。翌日軒往。西子已在焉。自是留逾月。乃歸。有郭素者。聞其事。亦遊葦蘿。留詩泉石間。莫知其數。寂無所遇。無名子嘲之曰。三春桃李苦無言。卻被斜陽鳥雀喧。借問東隣效西子。何如郭素學王軒。聞者大笑。餘府名。

異聞總錄卷之四

方子張家居秀州魏塘村。其田僕都大善刀鐮。嘗有人喚之云。某家會客。須汝為戲。鄰謝曰。吾所能只唱挽歌爾。何所用。曰。主人正欲聞此曲。當厚相謝。鄰固訝其異。然度不可拒。密攜鈴鐸。實懷袖以行。既至。去所居甚近。念常時無此人家。而屋又窄小。且哀挽非酒席間所宜聽。益疑焉。將鼓鐸而歌。坐上男女二十餘人。同詞曰。吾曹皆習熟其音調。無庸此以相潤也。乃徒歌數闕。皆擊節稱善。歡飲半酣。又問曰。更能作何藝。曰。頗解持大悲懺。神呪。皆曰。非所須也。鄰灼知其鬼物。探鐸振杵。高誦咒。未數聲。陰風蕭然。燈燭什器皆不見。舉目正黑。望屋頂小窳。略通人。而月光穿漏。尚可視物。局身側出。僅得免。明日審其處。榛棘叢茸。蓋一古塚耳。

舊傳荆州江亭柱間有詞曰。簾卷山闌獨倚。山展暮天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數點雪花亂委。撲澗沙鷗驚起。詩句欲成時。沒入蒼煙叢裏。黃魯直讀之。悽然曰。似為予發也。不知何人所作。筆勢類女子。又淚眼不曾晴之句。疑為鬼耳。是夕夢女子曰。我家豫章吳城山。附客舟至此。墮水死。不得歸。登江亭有感而作。不意公能識之。魯直驚寤。曰。此必吳城小龍女輩也。時建中靖國元年云。乾道六年。吳明可守豫章。其子登科。同年生清江朱景文。因緣來見。得攝新建尉。適府中昔吳城龍王廟。命之蓋役。頗極嚴。及更朝。偶像。宋指號。問所繪神女容。相謂曰。必有此乃佳。凡三四易。然後明麗。臨治如

之朱甚喜。忽憶荆州詞。以謂語意憤抑悽惋。殆非龍宮嫺雅出處。應為賦玉樓春一闕。書于壁曰。玉
 增瓊室水壺。輒舉地水晶。不兒家住處。隔紅塵。雲氣悠悠揚。風淡海。有時開把酒。舟放霧。髮煙。乘
 翠浪。夜深滿。載月明。歸。畫破琉璃千萬丈。既而夜夢。旌幢羽葆。儀衛甚盛。擁一輜。有美女子居其中。
 傳言龍女來。調下車相見。宴飲寢昵。如經一日。夜言談。酒風儀。穆然將行。謂朱曰。君當不記。時昔事
 矣。君前身本南海廣利王幼子。因行游江湖。為我家婿。妾實得奉箕箒。今君雖以宿緣來生朱氏。然吳
 城之念。正爾不忘。故得祿多在豫章之分。須君官南海陽祿。且盡。此時當復諸佳偶。知君所作玉樓春
 詞。破前人之。甚以為感。非君憶舊游。亦無因知我家如此其熟也。言畢。憤別而去。既覺。乃亟作文紀
 其事。特未悟南海之說。但云豈非他日。或以言事。貶竄至彼邪。爾後每夕外入。常聞室內笑語聲。久而
 病瘳。家人疑其有祟。挽使罷歸。明年又以事來吳。公已去。後帥。實之留攝。酒官。俄以家難去。服闋。調
 袁州分宜主簿。頃次家居。縣之士子。昔從為學。聞其歸鄉。相率來謁。因話邑中風土。偶及主簿。前
 南海王廟。朱曰。然自失明。日抱疾。遂不起。元未嘗得至官。凡兩攝職於豫章。所謂多得祿者如是而已。
 蓋初治像及撰詞時。方寸鑿妄。故自絕其命。神女之夢。契殆必。點鬼託以為。茲者。歟。樂平人楊振者
 為臨江司戶。說其事甚詳。

紹興三十一年。湖州漁人吳一因。捕魚繫舟新城。柵界民舍外。夜過半。聞岸上人相語曰。我曹寓是家已
 久。當為去計。移入此舟如何。或應曰。此乃漁艇。爾又他處人何可登也。明日東南上。當有船來。其中有
 兩朱紅合及赤泥酒數餅者。是可隨以往。渠乃病人家親戚。來相問訊。又其家頗富足。稱我所須。皆曰
 然。官終而寢。吳生恠之。天欲明。起訪其事。乃此民舍正病疫。所謀者鬼也。遂徑往東南數里外。曠泊將
 驗之。果遇小舟來。望其中物色。同鬼言。急呼止。告以夜所聞。大駭曰。乃吾婿家。今正欲往視其病。非若
 相救一家。且入鬼錄矣。盡以所攜酒炙為贈。致謝而反。此事甚異

程昌禹平國。紹興五年。自鼎州罷歸。來鄱陽。寓居紫極宮。家人處于堂上。獨治北邊一室。暑夕多寢其間。
 一夕。見二婦人。戴特髻。從竹林中入室內。稍進至床前。程嘗領兵。有膽氣。知為鬼。略無怖心。呼問之曰。
 汝為誰家人。安得深夜到此。皆笑不對。程曰。既在此無事。能為我摩腰乎。應曰。諾。趨而前。程伸兩足聽
 所為。久而熟睡。及寤。無所見。摩處皆青黑。痛累日而後復初。程之子

季元衡。南唐精書人。既登科。調台州教授。將往建康。謁府尹家。有侍妾。忿主母不能容。常懷絕命之意。及
 是行。季以情請妻曰。吾去後。切勿加以楚虐。萬一有不虞。恐費經護。必不可。候歸日去之不難也。妻
 曰。但安心而行。吾不為此事。時方僑寓他處。不記其地數日到建康。已解。聞耳畔啾啾人聲。似其妾而
 不見形狀。問之。泣曰。君纔出門。即遭。勢不復可生。自經死矣。季為之哀泣。解。欲回車。念業已至。欲
 弗信。又不忍。姑遣僕兼程。扣其事。且為家人作。仍略疏葬埋之費。自是繼夕。哀泣。及僕還云。
 宅內固全無事。某到時。侍人自持飯飯我。季曰。然則妄鬼假託。以惑我爾。是晚復至。季正色責之曰。汝
 為何等妖厲。顧敢然不。吾將請集道流。繩汝以法。答曰。實非此人。緣君初行日。疑心橫生。故我得

以乘間造偽。今但從君巧佛。經數卷。薄莫。積錢而已。
 邢太尉。事初南渡。寓家湖州德清。僻澗。不足容。謀居於臨安。甚切。得薦橋門內王瓊太尉宅。繼為錢
 三千緡。或曰。郡城中如此。第舍。當直五萬緡。今不能什一。亦知其說乎。是宅久為妖厲所據。人不復堪
 處。故以相付耳。邢之內子及姑。慶國夫人者。皆倡言不可用。邢患之。稍稍語內子曰。人言是否。固未定。
 我將先驗之。然我或云無。汝終不以為信。查擇。厚二婢子。偕行。庶可證其實。遂往。凡留半月。中外與
 辭。無不。夜寢於正堂。寂無一。歸家具言。且力詆前妄。二妾亦深贊。屋廬之美。始盡室徙之。徙之
 日。物怪即見。家人聞。密語。輒應於屋上。婦。無所。至。感。妾。恬不避人。於是盡悔其
 來。時宋安國在德清。而遣招致。為作法。考。攝獲一鬼。械而囚。諸北陰。已復一鬼出。又捕治之。俄復然。鬼
 自述。兄弟四人。又有他宗。從。眷。屬。并同。儕。極多。宋。術。已。窮。亦。厭。倦。乃。告。邢。氏。曰。茲。地。經。兵。虜。之。變。殺
 人。無。數。今。日。何。勝。治。不。若。建。黃。錄。大。醜。拯。拔。之。吾。當。為。主。行。使。超。然。受。生。不。與。鬼。為。怨。府。亦。上。計。也。邢
 如其戒。捐錢二百萬。辦。醮。錄。鍊。之。夕。置。金。架。上。幕。以。布。悉。召。滯。魄。集。于。中。宋。約。邢。親。昇。至。前。聲。力。不。能
 舉。但。覺。金。內。索。索。如。盤。行。聲。訖。事。用。八。鍵。卒。負。出。門。皆。云。壓。肩。上。甚。重。各。若。荷。百。斤。耳。瘞。之。竹。園。深。坎
 下。宅。至今。平。事。此事甚奇

李冰子。永平。生。常。印。尊。勝。陀。羅。尼。經。焚。施。鬼。道。淳。熙。六。年。為。坑。治。司。幹。官。分。局。信。州。次。年。十。二。月。被。檄。至
 弋。陽。邑。宰。招。飲。歸。已。侵。夜。臥。驛。堂。睡。未。交。睫。見。二。婦。人。一。冠。一。髻。徘徊。往。來。於。室。中。知。其。為。異。物。不。及
 問。少。焉。微。寤。則。已。逼。床。下。李。祝。之。曰。若。有。所。言。可。明。告。我。不。然。托。諸。夢。可。也。展。轉。聞。復。睡。夢。兩。人。來。拜
 曰。見。公。無。所。求。只。欲。得。常。印。尊。勝。幡。耳。李。曰。吾。在。役。固。未。嘗。攜。來。奈。何。曰。候。公。歸。信。州。見。贈。未。晚。扣。其
 姓氏。曰。無。用。問。當。自。知。之。明。且。訪。諸。人。其。從。行。虞。候。能。言。云。比。年。廣。州。盧。通。判。之。妾。以。產。終。此。室。今
 頂。髻。者。是。矣。其。冠。者。不。知。何。人。李。還。舍。為。印。數。十。本。焚。與。之。

溫州教授官舍有小樓。為鬼物所據。常拋擊瓦礫。歎息歌呼。時時書小紙擲于外。人不放登。紹興二十九
 年。婺源李知已。智仲。為教授。將窮其。乃設几案。筆硯於樓中。聯紙兩幅。題其上曰。汝為何物。或是伏
 尸。遺魄。未獲超脫。既能書字。當具平生告我。我為汝呼。僧徒。誦經。薦拔。無為。滯。於。此。詒。生。人。歿。是。日
 晚。親。局。其。戶。明。日。試。諸。生。在。學。其。姪。不。待。歸。遽。啓。之。荅。詞。已。盈。紙。云。妾。姓。陳。氏。衢。州。西。安。人。甲。子。年。隨
 父。來。處。州。值。大。水。漂。溺。全。家。溺。死。流。尸。到。溫。州。北。門。外。魂。魄。無。所。係。繫。入。城。過。此。廳。門。外。為。土。地。邀
 留。為。侍。妾。在。苒。十五。年。比。者。城。南。洪。秀。才。道。媒。者。來。議。婚。土。地。許。自。便。且。夕。恐。當。出。嫁。不。復。顧。此。室。矣。
 其。言。大。略。如。是。字。體。纖。弱。真。女。子。筆。蹟。也。呼。智。仲。為。樞。密。學。中。士。人。皆。見。之。智。仲。怒。姪。之。泄。以。誕。妄。謝
 乘。而。秘。其。事。後。一。月。始。招。僧。誦。金。光。明。經。以。薦。陳。氏。又。別。誦。經。具。疏。回。向。土。地。使。早。發。遣。之。自。是。一。樓
 帖。然。他。日。詢。郡。士。云。洪。秀。才。者。福。州。人。游。學。于。溫。亦。以。其。年。溺。死。智。仲。說。之。事。亦。載。於。此。
 宣。和。內。省。都。督。黃。康。國。家。蓄。妓。妓。至。多。有。一。善。琵琶。者。忽。失。所。在。訪。之。不。獲。其。家。門。戶。之。禁。如。上。蓋。查。莫
 知。其。處。經。旬。日。再。再。從。家。廟。中。出。黃。問。之。曰。為。翁。翁。婆。婆。喚。去。使。彈。琵琶。市。井。間。常。食。用。耳。自。是。此。妓

病瘁累月方復故。

京師風俗。每除夜必明燈於廚等處。謂之照虛耗。有趙再者。令二小兒主之。一糞利麻油淨髮。遂易廁燈以桐膏。夜分它婢如廁。見燈人長三尺許。被髮絳裙。自廁出。攜小箱盛雜色新衣。摺於壁角。婢驚呼而返。告其同類。皆往觀。至則無所見。獨易油之人。大叫仆地。衆扶歸。救以湯劑。移時方甦。言先不合輒以桐膏易燈。才至此爲鬼所擊。云我爲人登瀛不作聲。致我生傷痛甚。正籍今夕油以塗之。爾乃敢竊。方毆擊。家人輩來者多。乃舍之。

南恩州陽春縣。即古春州。有異鬼棲於主簿廨。能白晝形見。飲食言笑如生人。尤惡人言其狀。言之即肆擾。主簿家極苦之。且必拜。食必祭。奉事唯謹。有斑直爲巡檢。初到官。簿招與飲。語及奇事。因詢此怪。未及對。鬼已立於巡檢後。簿色變起立。巡檢覺有異。引手掉之。鬼不勝。仆于地。巡檢且掉且毆。鬼顧簿哀鳴求救。簿力爲請。乃得脫。其家畏其必遷怒。終夕弗敢寐。到曉寂然無聲。啓戶見壁間大書曰。爲巡檢。人不足較。且去。自此遂絕。

姑蘇余仁甫。隨其父爲宜城通判。嘗獨行廳事。恍惚間見與馬哄擁一金紫人入門。仁甫將退避。一吏已持狀展於前。曰。五道將軍參謁交代。仁甫無以爲計。亟呼左右。此吏白。尚在數十年後。無用權也。倏然而沒。

平江盤門外有僧菴。僧行數人共處。淳熙己酉八月。夜聞擊戶聲甚亟。啓關視之。則一女子也。攜銀囊。囊及數百錢。云家在數里外。歸省父母。值風雨不可前。願容託宿。不然恐有意外性命之禍。佛法慈悲。幸垂哀愍。僧不得已。納之。力爲掃一室。須臾女含笑。睡近。必欲促僧共榻。且恐以危言。曰。若不我。當死於此。僧又勉從之。追曉。取錢付僧。僧買絹數尺及脂粉之屬。懷之而去。某夕復來。後一城居祝秀才。以女慕在菴側。縱步訪僧。見粧壘在其室。疑是柙中物。遣僕呼其子驗之。果然。叩所從得。不肯言。乃訴于吳縣。縣遣僧行。始道前事。祝氏父兄未之信。啓家發棺。見女尸面目如生。手持所買絹。脂粉在傍。家外無損。只一窺僅可容小兒拳耳。不勝駭嘆。以衣覆其上。禱曰。汝若復能仰臥。則當再治葬。少時揭衣。已仰臥矣。慮終爲家耻。竟舉而焚之。

錢聞禮子立。乾道中爲建康溧陽主簿。官舍內時有所覩。婢妾擾擾不安。訊於占筮。云有狀尸在堂之側。用其言掘地尺許。果得髑髏。并碎骨。置諸匣。候夜將付漏澤園。是日黃昏。主園僧見一皂衣婦人自外入。疑其盜也。遣童行燭火尋訪。有少頃。婦人持骨匣至。始悟適所見蓋此鬼云。

乾道丁亥歲。沈唯之自湖州攜家觀禮于都下。寓居薦橋門內一空宅樓上。有婢迎壽夢爲鬼所驚。遂欲自投死地。次夕沈之子見壁間髑髏如畫像。意其神物也。俄馬步兵甲滿前。旗幟其變。一甲士出隊立。若有稟告。沈曾遇至人。得天樞法。即焚香洞視。衆皆驚。曰。本院闕集到。神將有事。取覆叩之。則治迎壽之宗何在。須臾一火塊口樓下而復上。於火光中提披髮婦人。白衫紅領。繫索繞項。白云。付乞澆衣去。沈從之。依呼土地既至者。帽穿袴。口口權杖之十。遣去。沈默禱曰。歸。啓奏功天。不知王

名爲誰。使一鐵騎自乘。山旗。旗上青天。樞院尉遲猛將字。沈慰勞使歸。卽次第旅。掛散隊而退。他日尋其都。云頃一帖山官人。攜婢在此。縱於樓梯第二層。十一年矣。口口久無人居。蓋作祟者乃是物也。

臨安種園人。滌菜於白龜池。聞水中人語言相應。其一云。明日沙河塘開絲。錦王家一掌事。當死於此。可以爲我代。其一云。汝去期不遠。奈何。園人識掌事者。急定報。其人感。誓終日不出門。逮且且。天府駭卒來。須鋪家供。緣。不得已。而往。過清湖橋。駭卒引從龜池路去。力爭不聽。兩傍居者。但見此人獨行。踽踽。自爲粉。擊。辨。關。之。狀。亦有識之者。掖之以歸。已膏。騰。不能語。口中皆青泥。灌以蘇合香瓦。久之乃醒。所謂駭卒。蓋鬼也。又明日。園人復往滌菜。溺死焉。

朱宋卿知無爲軍。忽得匿名書云。欲取郡將之首。朱大恐。每夜集壯兵。環宿臥室。擊鼓傳漏。至達旦。一日天明。失其所在。舉城惶惶。相與窮索。得於後園。醜。醜。架下。昏昏如醉。不能言其所以至也。後數年。卒於海陵。

華亭衛寬夫。喪其妻。未幾年。再娶劉氏女。故妻屢附童妾。出言怨。室中常有怪。或聞彈指歎息聲。家人白晝見其坐堂上。就之則亡。一櫃貯錢。扁。扁。甚。固。忽。蛙。聲。羣。闖。于。內。移。時。不。已。避。開。視。空。無。一。物。唯擲出千錢。自地卓立。如爲人扶。久之乃仆。劉氏生子。踰時得疾。巫者言。故妻作祟。祈謝之。萬方。不少愈。寬夫怒。取影堂木。斧。碎。之。每。刃。一。加。兒。輒。大。叫。凡。三。砍。三。叫。兒。死。恠。亦。息。

餘干縣洪崖鄉。民曉飲酒大醉。傍無他人。獨倒臥于道旁水車屋下。至五更初。稍醒。渴甚。欲起尋水飲。忽有數十人相率來前。初無所爭。直奮拳縱擊。民心知其鬼物。而已不能敵。自度必死。俄聞近村洪塘院曉鐘聲。羣衆悉合掌。稍稍引去。始得免。且歸。與人言。猶奄奄病。悴者累日方愈。

致和中。鎮江府丹徒縣李主簿。被轉運。檄往湖州。方田府差二吏曰徐璋曰蔡禮。與偕行。既至境。館於近郊。觀音院僧房。其傍一小室。扁。甚。固。二吏竊窺之。見壁間挂美女子像。前設香火。知爲殯宮。私自謂曰。我輩在旅。凄。單。若。得。如。此。來。伴。一。笑。何。幸。哉。徐。以。扣。僧。云。郡。人。張。文。林。今。爲。明。州。象。山。令。其。長。婦。死。殯。殯。彼。室。漫。土。中。而。委。吾。輩。時。供。事。此。其。畫。像。也。是。夕。璋。既。寢。禮。寐。未。熟。見。女。子。囊。鞶。入。笑。曰。汝。且。豈。有。意。羨。我。故。來。相。就。將。與。汝。周。旋。切。勿。語。人。及。無。以。爲。恠。而。生。疑。懼。禮。欣。然。滿。望。留。之。狎。昵。自。是。與。璋。異。榻。每。夕。必。至。踰。月。矣。二。吏。以。裝。飾。垂。竭。啓。主。簿。求。暫。歸。主。簿。曰。璋。善。筆。札。吾。不。可。闕。禮。獨。歸。足。矣。至。夜。女。子。來。問。欲。歸。之。故。禮。告。之。女。曰。我。有。金。釵。遺。汝。持。貨。足。以。少。濟。願。罷。西。去。之。役。卽。披。頭。上。釵。授。禮。明。日。駕。於。肆。得。錢。萬。六。千。而。給。謂。璋。曰。適。入。城。偶。逢。鄉。人。以。此。借。我。今。當。共。用。之。毋。庸。歸。也。璋。默。念。我。與。彼。同。里。巷。豈。有。鄉。人。至。而。不。識。之。理。且。聞。禮。夜。夜。若。與。人。私。語。恐。異。時。敗。將。爲。己。累。乃。著。意。伺。之。一。日。天。欲。曉。正。值。女。子。從。禮。榻。而。下。急。掩。之。仆。於。地。宛。若。初。死。者。衣。冠。儼。然。成。驚。怖。不。知。所。爲。以。實。告。主。簿。守。視。而。拘。二。吏。於。官。付。獄。究。鞠。復。移。文。象。山。張。令。遣。老。嫗。詣。寺。發。瘞。則。已。空。矣。遂。得。免。未。幾。還。丹。徒。竟。以。憂。駭。得。疾。禪。璋。並。殞。

紹興十年。兩淮兵革甫定。避地南渡者。稍復還鄉。山陽二十子。歸理故業。道經維揚。會于北門外。日已暮矣。主人慰諭綢繆云。吾主張此邸。唯恐客□小久。然於二君之前。不敢不以誠白。是則殊不潔淨。又有盜不可宿也。距此十里呂氏莊。寬雅幽肅。且有禦寇之備。願往投之。當以僕馬相送。士子見其忠告。且素熟呂莊。領之而去。主人殷勤惜別。仍屬回塗見道。遣兩健僕控馬。其行甚穩。夜未半抵莊。莊幹出迎云。此地多鬼物。何為夜行。士子具道所以。方解鞍。僕馬屹立不動。亟躍下取火視之。但見大枯竹兩竿。木椹兩條而已。即碎而焚之。後亦無他。歷數月再到其處。北門寂然。無所謂主人也。

鄒直清居饒州上巷。其妹赴姻戚家。集中夕歸。兩僮僕留宿于外。其一鄭四者。見人來招與出游。卻之曰。適方荷轡還。甚倦。且夜已過半。更游何處耶。客強之不可。怒罵而去。鄭猶口腹。訝其粉□□無所覩。須臾聞離上。踰越喧□聲。疑必其僕被水浸溺。急挽救之。既蘇。言一壯鬼呼我出。怒不肯。力牽去。手鱗鱗如松樹皮。不可執。直到□□持我兩脚擲下。自非救者。至定不免。鄭□□之通夕不寐。明夜復聞十餘人。繞屋叫呼。一□拊膺哭曰。又壞我十二年矣。苦哉。苦哉。鄭僕亦□也。

黃彪父知袁州日。因會客夜散。僕僕當直者。三更後方還家。一候沿塗獨與人說。嘖嘖不止。且有喜色。同侶問其故。不肯答。過百步。始言有女子從宅堂出相遇。是知府侍妾。為乘不容。欲避久矣。適今夕主人醉眠。羣婢亦睡。故得脫身來。汝幸扶我去。即以金釵鋼各一隻與我。拜出。饒頭數枚。曰。此席上所餘者也。繼訪吾家所在。求行計。今當道遠。取釵鋼示之。皆竹片耳。所謂饒頭。乃蘇子孫。俗稱為木饒頭者。其人雖悟。竟不能自免。踰月而殞。郡兵共物色其怪。蓋兩政前郡守妾生子。主母疾之。不堪其虐。抱兒赴水死。茲其鬼云。

蔡亨謙將仕。臨川人。本居村落間。因取黃彪父女。徙至城下。買軍營前空地。建宅。盡室往焉。其後小圃。故有芭蕉一叢。莖葉深密。往往儲物。或聞歌唱歌語之聲。一妾經其傍。遇婦人出與言。容色頗秀。人口□別亦不疑為□厲也。少子才數歲。白晝戲。童時。人從中奔而出。即控婦困苦之。子叫呼。達於外。蔡急持杖赴救。將近。始脫手。伸舌如五尺紅綃。直至地。然後不見。蔡父子皆驚仆。俄家人畢集。灌以水。移時方蘇。立命僕空其林。自是無復影響。徐訪其事。蓋前居者曾殺殺侍兒。坎穴埋骨。而種蕉蔽之云。且十年矣。

呂文靖公宅在京師翰林巷。羣從數十。遇時節朔望。則味且共集於一處。以須尊者之出。文穆公之孫公雅。年十八歲時。嘗元日。謹禮。以卑幼故。起太早。命小妾侍籠燈行前。髣髴見數人立暗中。奇形異服。頗類世間瘋神。相與語云。待爾來。稍稍斂身向壁。妾驚仆而燈不滅。呂扮掖起之。自備籠行。諸鬼慌驚。悉趁壁而沒。是歲一家皆染時疾。唯呂獨無他。後終微閣待制。鬼蓋先知之矣。
呂叔相淳熙中。嚴歲為寧國府太平縣宰。盡室處正堂東房。長子必中。仲子會中。以年長處西房。其榻夏夜。夜熱。閉扉床下。如人語。會中問為誰。曰。其聲細低。方引手探。謂其人為神。以之授之。長才三尺許。睡夢間。謂是小婢也。謂必中繼之。將復付于外。亦接取置元處。忽不見。時兩乳媪臥後。聞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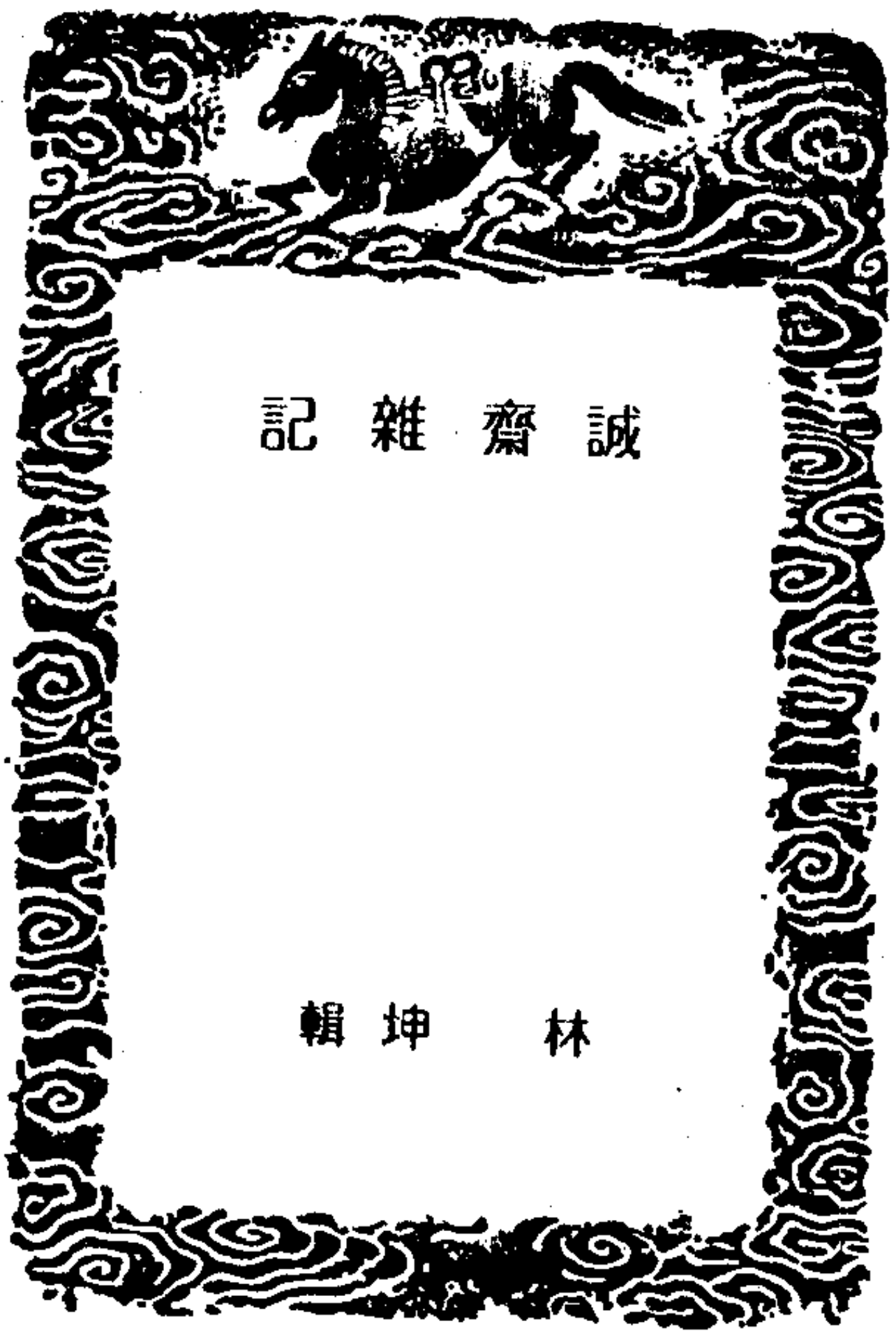
問之。皆無所知。覺始悟為怪。會中遂感疾。數月乃愈。會中啟。
安仁縣廳老院。子黃輔。紹熙癸丑年八十矣。替一目。每為說三十年前。祇役於丞廳。主茶酒。丞翁從政。會客席罷。已夜半。餘二升。留以犒執事者。輔不分與衆。而獨飲之。遂醉。猶持燭收屏器。俄有三婦人自內出。一頂冠如官員家。其二則姨媼也。輔白之曰。夜過三更。本官歸宅了。小娘子豈得到此。必為人累。三婦怒。把燭燻見。遂急走避。至壁下。時意昏。但覺頭而猛。有痛處。乃放聲叫呼。宿直者奔入。無所刺。右目遂出墜地。流血如傾。幸不死耳。蓋前政丞。丞郎君取段知縣女。未幾。女與乳媪及媵婢相繼亡。故出此怪。

乾道戊子歲。房州司理汪尹師。有男。年將弱冠。習舉子業。宿於外舍。講學勤苦。常至夜半乃寐。忽得疾。飲食無廢。不復觀書。而茹痛不肯言。經月而死。久之。其乳母亦暴亡。三日復甦。云。前政交代之室。女死於此。吾兒蓋與之相遇。今遂為夫婦。樂勝人間。欲取我往。如平生時。看視我。我責之曰。郎君幽婚。情同魚水。豈不念父母追悼乎。我若復留。誰與供過。兒感泣無語。我始得歸。子宗仁。光基時。為房陵尉。親見此事。臨安倡女。儀二十二名。賦性兇橫。御其下尤□□。怒小鬟失指。鞭之百。又燒鐵灼之。至死為鄰□□。告倡家無畜婢法。廷行賂獄吏。置辭云。車駕且日。過德壽宮。爨熾炭不謹。故約飭之。因其抗對。加箠。偶火著在側。取而杖其背。誤中要害。致然。遂以情理奏。減杖。杖脊。編緝都陽。中塗竄歸。復授杖。鋼道。既至都。使預樂部。顏狀絕。頗。能立成詩詞。予嘗於席間與紙筆。即賦詞。大略美吾兄弟。有鄒江英氣。鍾三秀之語。雖商太游其家。以錢買關節。為脫籍。為真于舟中。以為妾。俾心不悅。太先有妾。瑤日夜捶罵。竟殺之。投尸於江。是夕。即有物騰。船。往來人席間。點燭視之。無所覩。瑤宛轉不得寐。告其良曰。境象甚惡。眼見極非人。將必不免。我再入牢獄。訊掠慘苦。今豈復可堪。太恐其自戕。以好言寬釋。明日防備。至。偶登蓬。直欲取水。瑤大叫求哀。若有與其頭者。徑赴水。篙工下救之。則已死。仍與先妾相抱持。太自責于官。檢戶不傷。自捐費數百千乃已。

宣和七年春。相州士人來京師。調官歸。出封丘門。見婦人。着紅背子。戴紫羅首。行於馬前。相去十餘步。無僕從。隨後。甚異之。策馬追逐。婦人行跡不加速。終不可及。到陳橋鎮。忽小立。回顧曰。汝何為見。臨切無起忘。且得大禍。吾乃太社之神。奉上帝命。部押汴都。諸神五百。帶赴東嶽收管。不為汝得見之。俄風吹。婦隨土人。喜而就視。乃大面如盤。無口與鼻。但縱橫數十眼。光閃閃然。其人絕叫。隨地移時。始甦。與識者言。疑神祇捨去。非國之福。明年果受兵。城遂陷。此事聞之於徐端立。呂察問云。其叔曾祖文靖公。未遠時。嘗夜步月下。逢婦人以紅羅首。立於側。公了不。婦人言。官人。觀我一觀。亦不。至於再三。漫揭其幕。則滿面皆眼也。叱之曰。惡。婦人。而。立不動。少頃。公復過。前。乃曰。官人。其有宰相器量。遂沒不見。蓋亦此類出而試人云。

饒州萬壽寺。東南。皆臨湖。唯西北。後山。多家。墓。丘。亭。敗垣。岌岌。相。自。人。家。祭。享。罷。獨。僧。僕。運。遠。者。往。來。此外。無。有。經。行。者。醫。士。雍。友。文。與。同。侶。三。人。以。秋。暮。買。酒。於。永。平。監。岳。家。皆。醉。醒。其。飲。私。阻。之。故。為

務還所寤。乃由酒舍後戶還。正從彼處。日色薄晚。陰雲四垂。松風淒清。境物可怖。見一白衣男子坐道
上草間。而面內向。呼之不荅。又語之曰。鄉親俗相呼之稱。道裏不靜潔。將相昏黃。難以在此。亦弗應。但訝衣
裏縮舊形。橫漸低。忽沒不見。諸人趣入熊氏墳屋。據檻分臥。終夕聞啼哭歌笑聲。且云。好口項。相嘗經
紀。無奈他生氣大盛。何至戒路之而過者。酒醒。鷄已唱。方覺心忤。亟入城。支文說。



記雜齋誠

輯坤林

誠齋雜記叙

余家藏誠齋雜記記事甚奇目所未見者什九第
不著集者姓名近覽孤穴餘編有會稽林太史載
聊者少好程朱之學以誠意為入道之要訣故頗
其齋曰誠後在翰苑與同官不相中遂挂冠而歸
鬱鬱不自得適日事歌舞暢飲無復有用世志矣
其所著書并詩文凡十二種雜記其一也祇以其
中多艷異事非宿士所宜述故遂隱其名昔孔子
刪詩淫奔仍載釋迦說法摩登弗遺安在其諱且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况非過乎故特表而出之
使後世君子知太史之厚于才而薄于位不得已
而逃于是與魏之信陵共稱之也是為序太史諱
坤字載卿丙戌嘉平望日永嘉周達觀撰

誠齋記叙

一

汲古閣

誠齋雜記卷上

元 林坤 輯

蕭仙宣王之末史籍散亂蕭仙能文著本末以備
史之不及人以史稱之實無名也
長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裙四
圍遮繞如奕碁謂之裙幄

禹治水過輟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女曰聞鼓聲
乃來餉禹排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作熊慙而
誠齋雜記 卷上 一 汲古閣

去至嵩山下化為石方孕啓

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
曰彰有美妾可換惟君所擇馬主因指一妓彰遂
換之馬名白鵲故後人作愛妾換馬詩奏之絃歌
焉

燕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為
機置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疑龍捧轡而機不發
蔡州丁氏女精于女紅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
星墜庭中明日瓜上有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白樂天有姬善舞名春草

吳潘章少有美容儀時人競慕之定國王仲先聞
其美名故來求為友因願同學一見相愛情若夫
婦便同衾共枕交游無已後同死而求大哀之因
今葬于羅浮山塚上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
連時人異之號為共枕樹

阮蘭字茂弘為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數

阮方園甚長嘯吏云劫急阮曰局上有劫亦甚急
其耽樂如是

黃昌為州書佐妻遇賊相失後會于蜀復修舊好
張員妻黃氏女也名帛員乘舟覆沒求屍不得帛
至沒處灘頭仰天而嘆遂自沉淵積十四日帛持
員手于灘下出

漢末零陵太守有女甚姪闔門下書佐悅之使婢
取盥手水竊飲而有娠生子能行太守抱兒使求
其父兒直上書佐膝書佐推之兒什地為水

桓玄寵丁期朝賢論事賓客聚集桓在背後坐食
畢便迴盤與之期雖被寵而謹約不敢為非玄臨
死之日期乃以身捍刃

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與著相見婉見著
欣悅命婢瓊林取琴出婉撫琴而歌歌畢便還去
洞庭有二穴東南入洞幽邃莫測昔閩閩使令威
夫人尋洞秉燭晝夜而行繼七十日不窮而返

誠齋雜記

卷上

三

汲古閣

章洵美寵姬為羅紹威所奪姬名素娥姓崔氏善
諧諼洵美夜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
平事寺有行者排闥而入曰先輩有何不平事洵
美具語之欻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
門乃貯素娥而至後遂不知所之
錦瑟令狐楚家青衣也

有書生遇神女見胡僧指之曰此西王母第三女
玉厄娘也

楊帝將幸江都東都宮女半不隨駕泣留帝帝意
不回因戲題二十字賜之云我夢江都好征遠亦
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

昔有一人至東野還暮不至門見路傍有小屋燈
火因投寄止宿有一小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
家女自伴夜共彈琴至曉此人謝去問其姓字女
不荅彈琴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絕欲知
我姓名姓陳名阿登

誠齋雜記

卷上

四

汲古閣

真臘有石塔塔中一銅臥佛胸中常有水流味如
中國酒易醉人

吳人薛晏捨宅為慈悲寺

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有妖蟲異
術常一見婦人即便能致楊帝密使竊之素宅深
遠和朝奉詔夜便竊以送帝帝奇其能詔素賜之
叮和之術何異崑崙奴乎安知非劍仙也

海人魚狀如人肩目口鼻手足皆為美艷女子無

不俱足皮肉白如玉灌少酒便如桃花髮如馬尾

長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鯨鯨多取

養池沼交合之際小不異人

王綸女為鬼所憑自稱為燕華君有雪詩云何事

月娥期不在亂飄瑞葉落人間謂天上瑞木開花

六出崔生入山遇仙女為妻還家得隱形符潛游

宮禁為術士所知追捕甚急生逃還山中隔洞見

其妻告之妻擲錦練成五色虹橋度崔追者及

誠齋雜記

卷上

白雲洞記

五

汲古閣

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命弟子占之遇鼎皆
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晒謂賜來
乎對曰無足者乘舟而至也果然

焦先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先從村頭一家起周而
復始

神女杜蘭香降張碩碩問禱何如香曰消摩白可
愈疾淫祀無益消摩藥也

沈義為仙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按玉盤賜之後授

官為碧落侍郎

李陶支趾人母終陶居于墓側躬自治墓不受隣

人助羣鳥啣塊助成墳

吳郡沈豐為零陵太守到官一年甘露降五縣流

被山林膏草木時人歌之

鍾陵西山有游帷觀每至中秋車馬喧闐十里若

闌闌豪傑多召名姝善詠者夜與丈夫問立握臂

連踏而唱惟對答敏捷者勝太和末有書生文蕭

誠齋雜記

卷上

六

汲古閣

往觀觀一姝甚妙其詞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

文蕭駕綵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

生意其神仙植足不去姝亦相吟歌罷獨秉燭穿

大松逕將盡陟山扣石冒險而升生躡其蹤姝曰

莫是文蕭耶相引至絕頂坦然之地後忽風雨裂

帷覆機俄有仙童持天判曰吳綵鸞以私欲洩天

機謫為民妻一紀姝乃與生下山歸鍾陵為婦

先主人蜀權遣船迎姝回至焦磯溺水而死今

俗呼為焦磯娘娘

盧度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度弟元明隔
紗幬聽之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始將萬卷成婚之
後頗亦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

曾不知覺崔遽令檢之玠叩腹曰已藏之經詩

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

離時人號為比肩人後死合葬塚上生梓樹同根

誠齋雜記

卷上

七

汲古閣

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雁常宿于上孫權

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

愛慕吳人又呼為小比肩

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

曰僕瘦腰郎君也女意其為休文昭略入夢耳久

之若真焉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帳既合而

去出戶漸小化作蜂飛入花叢中女取養之自後

恒引蜜蜂至女家甚眾其家竟以作蜜與富甲里

中寸趾以足小得名天寶中事也

唐末有喬子曠者能詩喜用僻事時人謂之狐穴

詩人

陽縣地多女鳥新陽男子于水次得之遂與共居

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

鳥落塵于兒衣中則今兒病故亦謂之飛夜

沈文季為吳興太守飲酒至五斗妻王錫女飲酒

亦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燕太子
令人奉盤金軻用抵抵畫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
金但臂痛耳

遼東人以白頭豕為奇異獻之天子
鶴頭書古者用之以招隱

張堪物故南陽饑朱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
視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
疋以為常註曰堪嘗云欲以妻子託朱生

遺東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仲叔先亡忽見形
謂志都曰吾不幸先亡心恒相念念卿無婦當為
即得婦遂與之期至日大風晝昏向暮果有婦人
在寢室中志都問其由曰我河南人父為清河太
守臨嘗見嫁不知何得至此志都告之故遂成夫
婦往詣其家大喜以為天相與也志都後為南郡
太守

汾陰女子吳淑姬未嫁夫亡未亡時展與醜面玉
簪齊蘇記 卷上 九 汲古閣

晉墜地而折已而夫亡其父以其少年欲嫁之女
皆曰玉簪重合則嫁居久之見士子楊子治詩諷
而悅之使侍兒用計覓得一卷心動欲與之合啓
奮視之簪已合矣遂以寄子治結為夫婦焉後嫁
子治優于內治里中稱之子治仕至蘭陵太守

扶風馬元正妻尹氏天水人也元正早死欲從者
久之其父勸之嫁尹氏哭指鐵井闌曰此上生花
我則再離三年而黃芝生于闌上遂嫁為李馬繼

室尹氏幼好學清辨有志節以再離之故三年不
言撫前妻子踰于已生焉之創業也謀謀經畧贊
叱若多事與吳淑姬頗同

漢武帝時有竹王與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濱
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去聞有聲持
歸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濮氏竹為姓所捐破竹于
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
莫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

南越王尉陀舉眾攻安陽王安陽王有神人名臯
通為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殺三百人越知不
可戰却軍住武寧縣遣太子始降服安陽王稱臣
安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安陽王有
女名眉珠見始端正與通始問珠令取父弩視之
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便逃歸報王王進兵攻
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敗

李子昂長七尺
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還玄過樹陰下假寐
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于是寤而即
返遂洞精典籍

沈璞字道真童孺時神閑意審有異于衆年十許
歲智度便有大成之資好學不倦善屬文時有憶
識之功九詣究萬事經耳過目人莫能欺之
權武能倒投入井未及泉復躍而出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

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梳服飾
借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
黃雲羣妓不覺皆仰首曰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
而遣之

秦始皇時有人進守宮云能典鑰人不敢竊發又
云置于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即吐血汗其衣此
二說與茂先博物志異

龍編縣功曹左飛曾化為虎數月還作吏則公牛
哀事真有之矣

晉中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其使訖將還忽有一
人寄以書云吾家在觀前石間懸藤即其處也但
叩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
外取書并延入水府衣不沾濡此與近日柳毅之
事何異乎

顏愷之善丹青嘗悅一隣女挑之弗從乃圖形于
壁以棘鍼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
誠齋雜記 卷上 十一 汲古閣

之遂密去其鍼而愈
明德馬皇后美髮為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
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眉角小缺補之以標

天慶觀主蘇碧忠有哀被虜婦詩為一時稱誦詩
曰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
因色誤馬前猶白買臙脂

顧愷之痴信小術桓玄嘗以柳葉給之曰此藥醫
葉也以白藏人不見已愷之引葉自蔽玄就溺焉

愷之信其不見已以珍重之

宋武帝節儉張妃房帷碧絹蚊帳

鄆陽陳忠女名豐隣人萬物有美姿豐與村中數

女共聚終日共相謂曰若得婿如萬物無所恨也

班孟嘲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陶侃嘗捕魚得織梭挂壁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

飛上

元邁山妹為女冠文而黠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

誠齋雜記

卷上

圭

汲古閣

人達裕之裕之辭以可否在姊妹以為可則可張

喜遂往訪規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輟而

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

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竟

雕梁張棟然而出

吳隱之為度支尚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檀席

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

皆欲之因稟武帝帝以二人俱有靈通俾各以物

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

云某以卓錫處為記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

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于山麓而鶴驚止他

所

卷羅是果樹之名其果似桃此樹開花花生一女

國人以圖封之至年十五顏色端正國王收為妃

子

陳說錢別妓江柳云髮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細

誠齋雜記

卷上

遮二年三載千欄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

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想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

沈處默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為人獨處

一室人罕見其面

韓憑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

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曰烏鵲雙飛不樂鳳凰

妾是賤人不樂宋王

吳王夫差小女名紫玉悅士子韓重欲嫁之不得

乃結氣而死重游學歸知之往弔於墓側玉見形

抱重延頸而歌

弦超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

字智瓊蚤失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超當其

夢也嘉其非常覺寤欽想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

來駕輜輶車從八婢服羅綺之衣狀若飛仙自言

年十七遂為夫婦

貞元中許商舟行湖中青衣迎入一府女郎請書

誠齋雜記

卷上

圭

汲古閣

江海賦碧玉硯銀水玻璃為匣

漢時王朗為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任東齊中夜

有女子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歡曉別贈墨一丸

肅方欲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沈友字子正吳郡人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

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于口每所至眾人默

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

皆過絕于人吳大帝以禮聘之既至論王道之略

當時之務大帝欲容敬焉

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侍兒

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

看衣裳之句

王逸少三十七書黃庭經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

而况人乎吾是天台丈人

劉棹之少時家貧嘗往妻父家乞食每食畢求楨

柳江氏兄弟戲之曰楨柳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

誠齋雜記

卷上

十六

汲古閣

一斛以進之

王彥伯善鼓琴至吳郵亭維舟中清秉燭理琴見

一女坐于東床取琴調之乃楚光明曲遲明女取

錦繡贈別彥伯以玉琴答之而去

桂陽張碩為神女杜蘭香所降出著椽子三枚大

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温言本為君

作妻精無曠遠以年命未合有小乖太歲東方卯

當來嫁君曹毗作詩嘲碩共十二首甚有文彩

誠齋雜記卷上

誠齋雜記卷下

偽蜀辛寅避夢掌中抽筆占者曰君必選翰林學士果然

殷秘書願夜夢牛皮上有二土又有赤土在其上其子年十六解曰牛皮革也二土是圭字是鞋字也赤朱色朱是珠字也大人當得珠履乎果然

楊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降梁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為作

誠齋雜記 卷下 汲古閣

楊白華歌使宮人連臂踏足歌之聲甚悽惋其詞曰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闈楊花飄蕩落誰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願卿楊花入窠裏

東冶亭在汝南灣東南乃士大夫送行之地李後主獵青龍山一北狙觸網見主兩淚稽顙屈指其腹主憫之戒虞人保守之是夕生二狙

南徐一士子從華山巖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母為至華山尋訪見女具說女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敕點沐浴既而出歌曰華山巖君既為僕死獨活為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僕開棺應聲開女入抱之遂活兩家相慶配為夫

誠齋雜記 卷下 二 汲古閣

吳故宮有香水溪乃西施浴處人呼為脂粉塘飛燕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七箸真臘王身欣聖鐵縱使利刃斫之不能為害

韓信約陳稀從中起乃作紙寫放之以量未央宮遠近欲穿地入宮中

梁羊侃妻孫荆玉能反腰貼地啣席上之珍謂之弓腰

彭城金氏少具金天氏之後王珉與婢通嫂知捷之珉好持白團扇婢製白團扇歌贈珉云團扇復團扇許持白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滕王湛然善畫蝴蝶廣西婦人衣裙其後曳地四五尺行則以兩婢前

馬光祖尹京之日不具貴戚豪強庭無留訟有士

誠齋雜記 卷下 三 汲古閣

人踰牆偷入室女事覺到官勘令當廳面試光祖出踰牆樓處于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牆乘興下處子有心樓謝砌應潛越韓

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愛還了半生花柳債好個檀郎室女為妻也不妨傑才高作柳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配取

媒人是馬公犯姦之士既幸免罪反因此以得佳

偶此光祖以禮待士也

唐玄宗時柳婕妤適趙氏性巧使雕弓鏤板為襍花打為夾襪初獻皇后一疋代宗賞之

梁太尉從事中郎江從簡年十七有才思為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敬覽之不覺嗟賞愛其巧麗敬容時為宰相其詞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

王播客揚州木蘭寺僧厭苦之飯後擊鐘播慚

誠齋雜記

卷下

四

汲古閣

詩壁上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開餐飯後鐘後

二紀鎮揚州訪舊詩已碧紗籠之矣援筆續云三

十年來塵土裡于今始得碧紗籠

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裹輕雲五

陵年少欺他醉嘆把花前出盡裙若曰纖纖玉笋

似此時已纏足矣

響屐廊以梗梓板鋪于地上西施行則有聲名

范蜀公居許下于長嘯堂前作茶寮架每春季花

時宴客其下有花墮酒中者飲一大白微風過則

舉坐無遺當時謂之飛英會

沈后者望蔡侯君理女也以張貴妃權寵動經半

年不得御陳王當御沈后處暫入即還謂后曰留

人不留人不留人也去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后答云誰言不相憶見罷倒成羞情知不肯住教

我若為留

賈知微 會城夫人杜若蘭以秋雲羅帕裹丹五

誠齋雜記

卷下

誠齋雜記

五

汲古閣

十粒與之曰此羅帕是織女採玉繭織成後大雷雨失帕所在

崔氏有詞翰結縞之後以盧校書年暮微有嫌色

盧因請賦詩以述懷為戲崔立成詩云不怨盧郎

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及

盧郎年少時大笑為樂

太真夫人王母少女也諱婉羅 勃遂臨淄有馬

明生字君寶少為賊傷殆死遇夫人見而憫之與

藥一丸立愈

明生隨神女禹章入石室金床玉几彈琴有一絃

五音並奏

孟宗少游學其母制十二幅被以招賢士共臥庶

得聞君子之言

李靖以布衣謁楊司空一妓殊色執紅拂立于

前獨曰公公既去而臨軒指吏曰問處士第幾住

何處公具以對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

誠齋雜記

卷下

六

汲古閣

聲低者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

妾楊家執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

佳麗人也

李靖與張氏乘馬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即

既設火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床

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亂乘蹇驢而

來投草囊于爐前取枕欬臥看張氏梳頭公怒甚

未決自刺馬張氏熟視其面一手喚身指示公

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欬在前問其姓客曰姓張張

氏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禮問第幾曰第三因問

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還呼

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遂禮之

崔生謁一品既別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頭妓立

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

更無言 紅綃事第一段

崔生既歸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

誠齋雜記

卷下

七

汲古閣

不暇食但吟詩曰候到蓬山頂上游明瑤玉女動

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艷愁 紅綃事

孔明征孟獲人曰蠻地多狎用人首祭神則出兵

利孔明禱以羊豕之內以麩包之以像人頭此為

慢頭之始

楚會諸侯魯與趙俱獻酒楚吏怒趙乃以魯之薄

酒易趙之厚酒以奉楚王王怒遂圍邯鄲

崔生愛懷無已家中有崑崙磨粉顧郎君曰心

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

襟懷心事磨勒曰但言當為郎君解釋遠近必能

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之磨勒曰此小事耳何

不早言而自苦耶 紅綃事第三

崔生喜不自勝磨勒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

兩疋為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常人輒

入必噬殺之其猛如虎非老奴不能斃之至三更

携鍊鎚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矣是夜與生衣

誠齋雜記

卷下

汲古閣

青禾遂負而踰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
 繡戶不扃金缸微明惟聞妓長歎而坐若有所伺
 翠鬟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珠愁轉結但吟詩
 曰深谷鶯啼恨院香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
 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生遂掀簾而入姬躍下
 榻執生手曰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
 之謀姬深感之召入以金甌酌之以酒紅精第四
 紅精謂生曰妾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旄逼為姬侍
 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筋
 舉饌金盞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
 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為
 脫狴牢所願既伸雖死不悔請為僕隸願侍光容
 生聞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
 事耳請先為姬負其囊橐枚奩如此出入再三遂
 負生與姬飛出峻垣十餘重紅精第五
 齊妻選乃東陽女子愛服為丈夫能奕又解文義
 誠齋雜記 卷下 九 汲古閣

不得牛氏與趙相與甚歡慕後至節度副使
 姜廉夫祖寺丞一夕方就枕忽聞夜間呵殿聲一
 女子絕色自簾出上堂拜姜母啓焉曰妾與郎君
 有嘉約願得一見姜聞欣然而起妻時引避女請
 曰吾久弃人間事不可以我故問汝夫婦之情妻
 亦相拊接歎如姊妹女事姑甚謹值端午節一夕
 製綵絲百副盡餉族黨其人物花草字畫點綴歷
 歷可數自是皆以仙姑稱之居無何與姑言新婦
 誠齋雜記 卷下 十 汲古閣

有大厄乞暫適他所避之再拜出門遂不見姜盡
 室驚憂頃之一道士來問姜曰君面不祥奇禍將
 至何為而然姜具以曲折告之道士令于淨室設
 榻明日復來使姜徑就榻堅臥戒家人須正午乃
 啓門久之寒氣逼人刀劍擊受之聲不絕忽若一
 物墜榻下日午啓門道士已至姜出迎笑曰亡慮
 矣今視墜物乃一觸龍如五斗大出篋中刀圭藥
 滲之悉化為水姜問其怪道士曰吾與此女皆仙
 仙先與一人綢繆遠舍而從汝以故懷忿欲殺汝
 二人吾亦相與有宿孽特出力救汝今事幸獲濟
 吾去矣纔去女即來同室如初
 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嘗與母入山採薪為虎所
 逼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
 併耳而去
 有婦人名沙壘居于半山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
 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沉木化為龍出水九子驚走

一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托之其母烏語謂背
 為九謂坐為隆因名為九隆及長諸兄遂相共推
 九隆為王後半山下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
 以為妻遂因孽育皆畫身象龍紋衣皆有尾九隆
 死世世不與中國通
 張道陵母夢天人自魁星中以薔薇香授之遂感
 而孕
 東坡云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燐
 時下此間得少佳趣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歎曰早知窮達有
 命恨不十年讀書
 惠州有温都監女名超超頗有色年十六不肯嫁
 人聞子瞻至喜謂人曰此吾婿也每夜聞子瞻語
 詠則徘徊窓外子瞻覺而推窓則超超踰垣而去
 子瞻從而物色之温具言其然子瞻曰吾嘗呼玉
 那與子為嫺未幾子瞻過海此議不諧其女遂卒
 誠齋雜記 卷下 十一 汲古閣

故子瞻思念之為作卜筮子詞中有云揀盡寒枝
 不肯栖謂其擇偶也
 子瞻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于
 瞻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畫屏前
 妹即應聲云欲叩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
 以子瞻多鬚髯遂亦戲答之時年十歲聞者莫不
 絕倒齊東野語不足信
 孝綽屏門不出為詩十字以題其門曰閉戶龍慶

弔高臥謝公卿今網續之曰落花掃更合叢蘭摘
復生沈仲仕齊為御史中丞兄淡深名譽有停芳
世號腰鼓兄弟淡深並歷中丞兄弟三人並為司
直晉宋所未有也

唐大曆中有人獨行到鳳凰臺望見一男子與一
婦人相和而歌聲徹雲際婦人歌曰深閨寒鎖難
成夢那得同余共繡床一白與郎江上別霜天更
自覺宵長男子和曰纖阿飲照窓風起漸覺霜寒

誠齋雜記

卷下

十五

汲古閣

逼玉牀幽恨從來無早暮不知宵漏向人長又歌
曰愁聽黃鸝喚友聲空闌曙色夢初驚窓前總有
花殘紙難寄妾心字字明和曰遙知把筆住禽聲
密語書來屢自驚若道花殘傳不盡幽情合處已
分明又歌曰寂靜璇閨度歲華並頭蓮葉一如錢
愁人獨處那堪此安得君來共枕眠和曰愁多四
月日如年金錯囊無買醉錢滿地落花愁不寐非
關明月夜遲眠又歌曰臥病匡床香屢添夜深猶
有一絲烟懷君無計能成夢更恨砧聲到枕邊和
曰寒燈未滅夜愁添輕帳垂羅薄似烟忘却關中
病無寐空教魂夢到君邊歌罷其人迫而視之乃
二獸焉一類猪而體特高蔚有文綵一類龍而小
徧體純黃色其人驚而走行者問之因語其故共
往觀之寂然無所見惟竹書一束在地取視簡策
幾毀文不可辨惟首策書地出梓桐偶失其眾
邪去立言灌平獲誦于古有文乍得斯人慈心勿

誠齋雜記

卷下

用筆冠日輪三十二字
余初見其用見誠齋雜記誤謂伊洛洛溪之
類始之字信道學者中未嘗有目何披伊
夫師標記接 鳳皇臺唱和及吳淞姬張子治
合符二則注云出誠齋雜記同以覽而則之凡
一卷所記百二十餘條皆小碎雜事新異亦
喜絕年為量頗似太平廣記又下簡于澄棊
迂誕真小說家不多見者急付梓人以公同者
揆用是夫序云林載夫所著書併得文凡十一
種似未定其全耳湖南毛晉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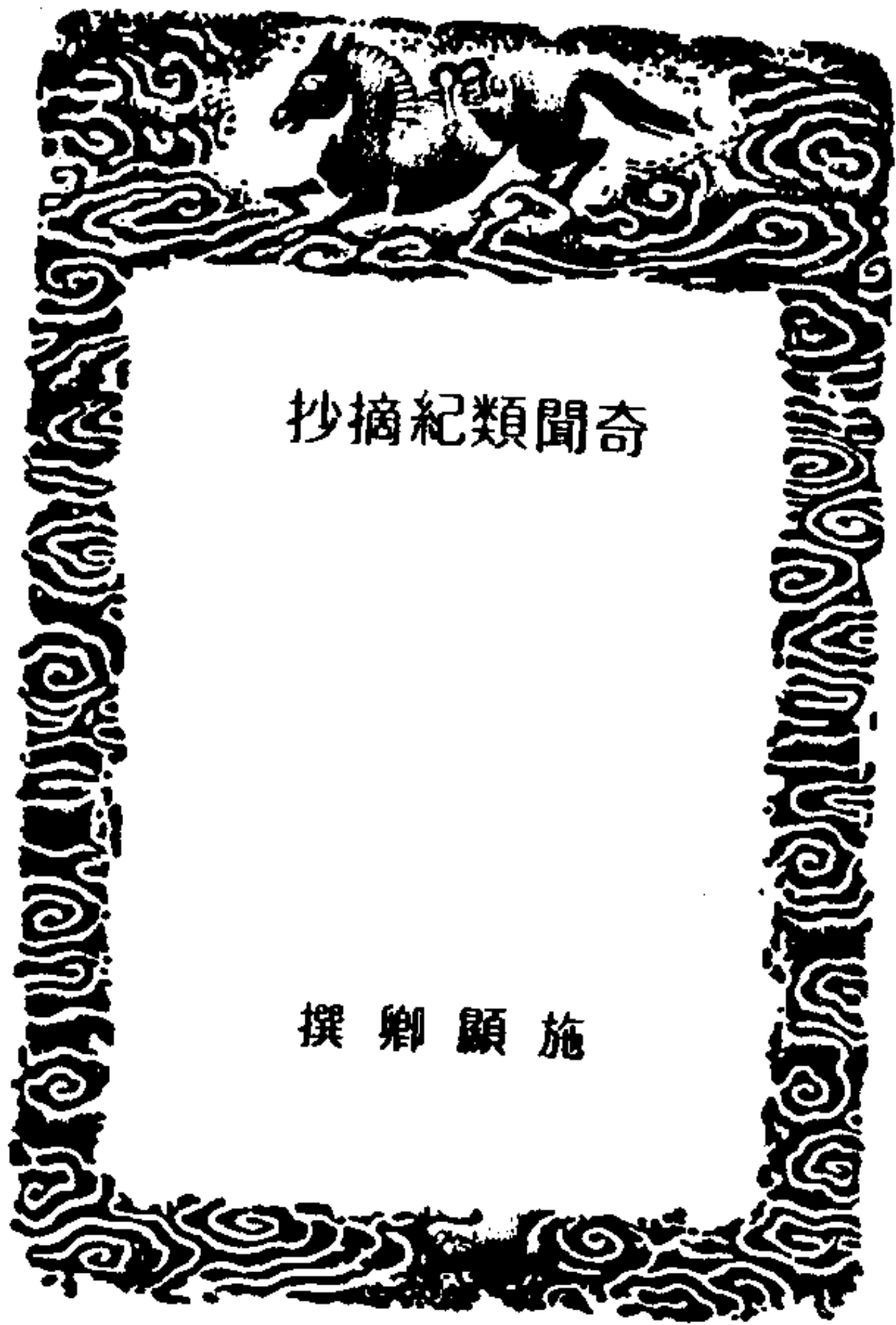
誠齋雜記

卷下

十五

汲古閣

誠齋雜記卷下



奇聞類紀抄

施顯卿撰

古今奇聞類紀叙

一元之混闢而萬象出焉瀰布乎天下流行於古今未嘗息也而要其大分不過常變之二端而已常則靜正坦夷簡易明白人固習而安焉變則神異難知玄怪莫測人多值而駭焉然常必有變理之相因如暑寒晝夜然人惟順適乎常而兼通夫變斯知大化有全功而窮理無偏見矣昔仲尼不語神怪而姜嫄之孕傳巖之夢垂之六經土獷羊羹罔羶之異著之羣籍然則不語者非不語也但不雅語以為訓耳余歸老讀書遇事之奇異者必以片紙錄之又恐久而散逸也乃釐為十卷名曰古今奇聞類紀上而天文下而地理運樞而五行散殊而人物靈變而僊釋幽微而鬼神分門別類以備一家之言中間援引其詳於國志者以方今垂世之典所紀之皆實也次則多用史傳通考者以人所傳信之書所載之非誣也又次旁及于雜編野紀異說玄談諸氏之籍者以其理之不悖說之相通故亦存之而不遺也嗚呼是書也遇變而考稽則可以為徵驗之著龜無事而玩閱則可以為幽閒之鼓吹非敢漫為捕風之論說鈴之詞

已也然未知博雅君子或用其一二焉否爾
萬曆四年六月既望無錫九峯山人施顯卿叙時
年八十二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十二

奇聞類紀摘抄一

施顯卿

天文紀

宣德中天裂

國朝宣德中一日未申時忽天裂于西南視之若十餘丈時晴碧無翳內外際畔了然可察見其中蒼茫深昧不可窮極良久乃合志怪錄

天順間天開

天順間陝西臨洮府蘭縣鄉民陳鸞夜半獨起仰見天門大開上帝冕旒衣袍端拱其中儀衛鶴立者甚眾官殿欄楹炫彩耀目鸞疾呼家眾視之雲倏合矣野記

弘治中天開

弘治戊申二月二十六日陝西軍民人等見天門忽開人馬百萬自下而入邸抄

正德間天開

正德間揚州江都縣有啞人鄭姓者人稱為鄭啞巴一夕至南門忽見空中紅光炳耀仰視則天開眼也隨拜隨喚人觀之不覺聲出於口自是不啞揚州曹進士守真云啞者乃其父之相識事信有之啞巴因天開一拜而遂有音聲奇亦甚矣七修類稿

國朝天鳴

洪武元年八月六日建業天鳴如河傾海注乃肆赦中本成化末正旦日申時中天有白氣如練仰視之宛轉如一白蛇漸升漸消且盡忽有聲如雷蓋天鼓也長壽弘治辛酉閏七月二十一日午後陰雲密而迷漫如欲雨者俄聞空中闐然有聲約二刻乃止人皆謂之天鳴是年有久篩入寇之變野記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四

天墮異石

國朝弘治庚戌歲二月陝西慶陽縣隕石如雨大者四五斤小者二三斤擊死人以萬數一城之人皆驚他所寓國

天雨五穀

國朝成化元年天雨黑黍于襄陽棚之盈把及星變地震蓋兵兆也時北方流民聚山中凡數十萬板逆僭號 朝廷大發兵討之構其巢穴湖湘始靖焉

弘治乙卯六月驟欽雨豆亞 隆慶二年四月十四日陝西涼州西寧衛地方天降黑豆遍地無數人食之則氣閉巡按御史楊一桂具本奏聞

天墮泥丸

國朝成化元年五月間一日大風蕭牆以西若雨雹聲有在地者拾取視之皆黃泥丸子圓澤堅實如核桃大破之中有硫黃氣劉學士在西住拾數丸示予非親見亦不信也以此觀之二氣變化何所不為彭文憲公華錄

天墮草船

松江城西有董仲穎素以敦厚稱成化丙午八月

二十一日天宇澄霽皎無纖雲衆見空中有小船從東而西又轉而東墮仲穎樓上觀者塞道細視之乃芟草所得者時仲穎方患耳聾亦不大驚但曰此船來載我耳不久果卒志怪錄

天降白物

嘉靖四十一年六月三日天晴麗忽空中降白物大小如雪片晶光映日以手撲之隨滅自午至申而止郵與定海皆然定海志

國朝日變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以後日旁常有黑

塊往來衝日早暮見之凡五日方止七修類稿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未申時日光暗有青黑紫色如日狀者數十與日相盪俄而數百千萬彌天者半途時漸向西北散去明年四月倭寇四起大掠邊徼定海志

星墜賊亡

國朝正統十四年有廣州巨盜黃蕭養者坐強盜在郡獄踰十年所計竹床忽生竹葉同禁者以為祥瑞教為不軌遂破械越獄入海作亂衆至十餘萬僭號稱王至次年景泰改元之二月都督董興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等率兵討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於河南岸天文生馬軾隨行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蕭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陳氏曰按枯竹生枝而兆蕭養之亂大星夜墜而兆蕭養之亡然則盜賊亦關天數不偶然也

星如粉漿

國朝成化中星隕于山東莒城縣馬長史家門中以杖抵之沒杖成冗久而漸堅乃成一石庚巳

天墜異星

嘉靖四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暮天西北當翼軫之度忽墜物如升于體圓而長上銳下大其色黃白下有紫赤光扶持之炎炎而墜瞬息大如斗如數石變精光四燭明徹毫芒將至地作踴躍狀光影起伏者再後人來自淮陽亦有自閩至者所見皆同蓋類占書所謂天狗但墜地不聞有聲耳定海志

北斗化承救厄

國朝武功伯徐公有貞天才絕世其學自天文地理

理釋老方伎之說無所不通素奉摩利支天法甚虔每夜必北向星斗四十九拜初無間寒暑闔門不食豕肉天廟間公以內相為曹石所擠于制獄唯日拱手默誦斗母咒既而苛法畢施獄且論決夜忽煙氣鬱蒸承天門災暝晦中或見錦衣堂上有七豕來攻桎梏因得少縱焉蓋斗神所為也比繫法地 上意未決倏爾天光杳冥風雷交作紫牘揭飛空中莫知所之遠地烈焰焰公始獲免西樵野記

大風走下馬牌

國朝天順元年五月京城大風雷電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曹吉祥之門巨樹皆折石亨宅水深數尺京師震恐是時亨吉祥等恃功恣橫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還京師劾奏亨吉祥奪占民田若干頃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 上謂徐有貞及李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命戶部覆實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等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遂與吉祥泣於 上前訴其逆駕奪門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陷且言鵬乃已誅姦臣內

官張永從于故結黨誣臣 上怒命收鵬及瑄及十三道御史悉下錦衣衛獄究主使之者衛官奏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諷使為此併執鞠之謂其阿附有貞及賢主使妄劾遂併下有貞賢于獄是日晚遇大風雷電之變翌日即赦出有貞等降有貞賢皆參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參政御史盛願等調知縣瑄俱請成遠東鐵嶺衛越二日復留李賢為吏部右侍郎時曹石專恣有貞輩亦欲遏其勢每阻其謀曹石銜之故起此大獄使非感召天變如此之速則縉紳之禍不止于此

矣越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瑄等遂得大用焉近名臣錄及通紀東談

風吹人墮墮水

景泰元年二月六日大風塵沙蔽天屋瓦皆飛明日倪俊之輩來謂予曰昨日昨大風城東角大通橋上有人騎驢過橋忽風吹人墮皆墮水中溺死是時風勢甚盛人莫能救因言大風常有之何日昨風異一至此耶予曰此恒風也風以鼓舞萬物其鼓動于天地間有時飛沙揚塵怒也發屋拔木者怒之甚也連人物飄揚之怒又大矣有一事為賢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輩言之但恐未之信耳後之曰願聞曰昔時有一胡人乘騾在道上行忽為颶風所飄又并一車升空直上將千餘尺少頃墮地車騎皆碎焉衆聞子言以為為誑也皆掩口失聲予取書示之乃隋仁壽三年事也衆始信焉馬氏日抄

大風水起火光

嘉靖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未申時海風大作沿江林木合抱者皆摧拔至夜半風勢轉烈平地水高二丈餘江海混為一壑茫無涯岸巨木在高阜者惟露枝稍沿江舳舻廬舍皆漂溺人死者無數父老相傳百年來無此異也時大水中有大火光閃爍其聲轟然若萬馬之馳或云水怪乘陰所為或云龍躍處自有火光其說皆未盡按史載風赤如血則知風為陽氣本無形也唯風極盛則陽氣所聚極厚故有色可見而赤如血耳蓋陽之色也近世或颶風大作則夜間空中火飛無數人皆見之火極明處則風必極盛樹木屋宇當之者無不摧什則火固風之色也所謂風赤如血亦是如此雪

大風金山露狀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嘉靖十八年七月間大水漂沒揚州鹽場數十人死者無算其日揚子江水下數十丈金山露其脚如香爐鼎足之狀過日聞揚州水害止前日江涸之時始知隨風湧之而去揚也唐史記開元十四年潤州大風擁江濤過金山遂沒八步數日江水復平宜虛語哉七修類稿

旋風振樓轉砲

隆慶二年四月十四日陝西涼州西陵衛地方有旋風忽起將本門砲樓振起跌碎樓下銅將軍原口西尾東被風括轉口南尾北巡按御史楊一桂具本奏聞

風騰試卷

國朝尚書王越當景泰初廷試日暴雨忽旋風起腋下騰公卷于雲霄中廷臣與同試者咸仰視彌久彌高至于不能見乃已中官以聞詔許別楮騰進後公由中執法大司馬至封威寧伯益飛騰之兆已見於廷試之日矣使其不開邊釁則為世名臣祿位永保不至削爵也人皆以是情之

旋風吹葉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國朝周至新永樂甲申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要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有旨改浙江寬民淹繫者聞之皆喜曰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悉洗其冤而釋之一日視策忽旋風吹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竟獲告我矣發之得婦人屍款服加刑稱為神明

風吹女子升空

國朝正統間徐州蕭縣有王氏女出嫁中途下車自便忽大風揚塵吹女子空中須臾不見人皆

言鬼神禱去父母親族號哭不已是日落於五十里外人家桑樹上問之知為王氏女被風括去叩其空中何見文云但聞耳邊風聲霍霍他無所見身逾上風愈急體顛不可忍其家蓋舊識也翌日旋歸復成婚雜記

風吹小兒升空

嘉靖元年蔚州遵化縣梅小兒年十數歲被狂風吹空中至六十餘里盧兒嶺頭方止久之乃蘇蔚州志

皇明啓運見西湖雲氣之祥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國朝劉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自幼聰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以剛方不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耀湖中時魯道原淵于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紀之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悉去之既而我太祖起兵和陽渡江下金華定括蒼州府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適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嘉納之後以輔佐元勳封誠意伯為開國名臣焉名臣錄

赤雲如火

元順帝至正十八年三月夜大同路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有火空中聞有兵戈之聲是年四月天完將陳友諒破龍興五月宋劉福通破汴梁奉其主小明王韓林兒居之以為都六月宋兵破遼州大掠塞外諸郡十二月宋兵破上都焚宮闕四方割據兵戈縱橫而元之敗亡遂不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可支矣先是至正乙未六月我太祖起兵自和陽渡江而四方僭亂次第削平至丁未之歲命將帥師北定中原虜君北遁太祖以其知順天命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所擒皇孫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於是天下一統而億萬之基圖永固矣嗚呼元祚雖亡而眷待若此誠天覆地載之恩也胡人之遇何其幸哉元史及資治通紀

黑雲如霧

國朝正統十四年七月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其鋒銳甚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沒聲息甚急日報數十次中官王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帥師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駕行命太監金英輔 邱王居守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惴惴聲息愈急邊將敗報踵至隨 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皆令掠陣未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益恣迫脅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 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霧罩營雷雨大作滿營人畜驚懼振怒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 駕宜從紫荆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八月既望師過鷄鳴山虜追至土木驛我師禦之敗績 上與親兵突圍不得出遂至北狩焉資治通紀

黑雲紅雲如關

正德十四年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闕者久之分

為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城中人應之是年寧藩叛王守仁舉兵攻之震澤長誌

雷移樓地

弘治二年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姪發嫂地基僅一間其孤姪吞聲忍氣惟旦夕焚香稽首額天至五月十八日夜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姪至曉人視之不失尺寸神矣哉孰謂天道之無知也此可為欺孤弱寡者之戒續編

平江雷 神異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十五
元至正丙午夏平江路當午天大雷雨有一富家正廳安置巨床胡椅圍爐臺卓廳旁一室封鎖如故雷震壁破一孔如蓋大其床椅爐卓皆從此孔入堆疊滿室人皆不鮮其異次年張九四陷城樓有東南五州之地享其富實十餘年蓋小能容巨賤能居貴之象也草木子

鄞縣雷辰神異

天順辛巳五月望夜鄞士朱綬聞霹靂甚烈遲明啓堂望屋滿地詰宿客云雷震時硫黃氣觸鼻火走于堂斗大因懼蒙頭卧不知其他統點檢數處見棟柱劈一片倚壁縛鎗柄為曬衣架置簷口各破為四縛繩如故旁合科柱枯楓木空其中如筒西鄰巨楮樹亦裂其巨幹巷口鄰家取出棟柱劈之如粉其宗桶壁落不動分寸碎一檐如絲一震雷而擊三家凡數處神妙真不可測明年統犯法罹刑獄徙海寧病死寧波志

上海雷震神異

松江上海縣十字廟前有農家誦經颺幡偶有行者著倦置牛皮於檐下忽陰雲四合霹靂擊碎幡竿牛皮不知所向但見農家屋上竹針萬計皆長

宜興建昌雷震神異

成化間宜興西溪中有三人駕一舟遭雷擊其一捆縛于船倉其一頭入甕中其一橫閣于篙杪篙則特墜船頭上旁舟人見之皆不敢近船自流六七里許縛者解甕中者出篙杪者墮始皆甕縛者云其初彷彿聞言汝改過否又天順戊寅建昌熊家被雷中堂屋瓦皆如馬踏碎全揭大門四楹置於厨屋上盤屈一秤置手中又一秤鈞於梁上尾垂繫于彼舟人嗜利固不足道而熊氏之秤亦必有不公不平者乎續編

雷白衢州冤獄

成化間衢州人盧宗善捕盜而有司署為譏察地有劇盜王泰橫掠人財為害不小宗以秘計執之泰赴官及誣宗曰我為盜死亦無悔但所劫掠者多人于汝有司其能辨二人並繫桎梏宗仰天訴曰我為官捕盜本為除害公乃與盜同死何天理乎語畢風雲驟起雷聲一震有巨神持宗臂置於桎梏門外由是釋宗而泰獨棄市西燕野記

雷擊六安逆子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十七
六安有俞某者素愛重其妻毆逆其母一日姑婦與孫兒嬉戲失足墮于水中其母畏子和衣撲水救之其婦以告其夫母恐受于辱走避女家其子乃令人給母曰兒自墮水幸母救無恙何避往女家以重兒罪請速回改易濕衣無虞也母以為然行至中途其子藏鐵鎚伺之母至舉鎚將擊之俄一雷轟于至其家門外大柳樹旁復一雷劈樹開夾其子于中母歸見之所拜樹下每一拜一縮緊復拜愈緊痛莫能忍遂令母勿拜如此凡三日事遍揚於人四遠藐觀如市三日後雷碎其樹如珠

其子之屍竟不知所在

轟雷擊盜救婦

遂昌村婦沈氏夫有售承銀數兩投其妻而出有盜竊議所在樓之妻恐夫怒乃自縊欲殞空中有人云既竊其物復傷其命於理可乎轟雷一聲令其盜手持原物誅死跪婦前婦覺一人擊其額曰亡金在矣何乃自隕非命於是復甦

雷謫延平悖婦

福建延平府杜氏兄弟三人輪供一母然三人各事農業寄三婦以待養焉子既出三婦輒詬悖相勝致姑飢粥不贖姑欲自縊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晝轟雷一聲祇覺電光紅紫眩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人環視如堵

毛翊家雷火神異

鄞縣西毛翊家弘治庚申夏忽雷迅翊居樓上見雷火從樓北壁隙入輪轉于前火光燄燄悚然曰敬天之怒須臾轉于樓下無室不到舉家驚悸備八病者尋愈

香權殿雷書三柱

義興山水甲於東南而香權乾洞及大小水洞尤號勝絕齊建元中建寺於國山東南寺中有釋迦文佛殿其規制于今絕異山之僧方策近於柱礎下見刻字云創於大中十年七月蓋自唐迄今幾七百年山路遂僻不惟兵火其歸然獨存宜也相傳昔創殿時雷震其處柱有字者凡三一日詩米漢一曰射鈞記一日詩米漢謝君之已字皆倒書大可徑尺非篆非隸深入木理或謂三者皆雷神之名不可曉也正統間周文襄來遊見之戲命削射鈞記三字隨削而字隨入文襄異之乃止今柱上削處猶窪鄉人恒摹榻以去云佩之可以愈疴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一

十九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一

十九

天雨血

國朝成化十三年浙江鎮守太監李義巡按御史侶鍾各奏據紹興府山陰縣民夏瑄狀告稱今年二月二十五日酉時有本村楊廣兄弟令其家傭工夏全駕船來家邀瑄弟夏珪飲酒坐待於門忽見門外有鮮血如雨點射着夏全脚上及門壁不知所從來階下積血約高尺許時有十人走集者之俱被血濺汚衣既而楊廣等下船歸家血亦從人直至水濱其人以篋笠置船上被雨衝濕亦有紅色如血次日但見船中有血凝定可斗餘人皆驚異時禮官覆奏以所在災異疊見請遣官祭禱嶺鎮海濱諸神 詔從之是後妖人王臣依附紹瑄所至括索珍玩民間騷然諸以左道進者內侍梁方常與方士李孜者見徒繼曉等皆濫竊寵幸已而王臣敗梟首于市孜者等亦相繼伏誅孰謂天道譴告之不豫哉

雨色異常

國朝洪武十年正月十八日丁酉夜雨黑水如墨汁池水皆黑金處境皆有之按占云黑雨霧下天

秋慈谿縣下墨雨

雨雪非時

國朝洪武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建德府下雪

甘露

國朝成化庚寅春甘露降于齊壇松栢時 上親郊御齋官取以賜百官于時署翰林院進甘露須蓋彭純道所命也然是瑞實兆 今上之在娠至秋孟臚乃誕自古聖帝明王之降生不偶蓋必有禎祥之兆於先而非人所預知也况今上實太平天子天意固有在矣

異霧

國朝嘉靖二十一年天雨黃霧行人眉髮耳鼻皆滿

雨雹

正德十一年九月 武宗幸陽和城二十七日方立冬天雨水雹軍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日 駕回大同又明日達賊以象圖陽和向無二異 上意未遽回也乃知天心之仁愛矣

河水偃立

國朝正德中文安縣河水忽偃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為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流賊過縣鄉民入穴中避之賴以全者多亦前史罕見也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二十二

錄

奇聞類紀摘抄二

施顯卿

地理紀

雲南山裂分移

國朝成化庚子五月間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雲山長四百餘丈距金沙江計二里許一日忽然山裂中分其一半走移于金沙江中與兩岸雲山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動江水壅塞逆流滄沒田苗蕩析民居州府具中上司鎮守太監等官具聞諸 朝時雲南屢有邊警此固為之兆也

吳城山移懸舊址

吳城西四十里其地山巒疊嶂中有一蝦蟆山弘治乙卯春山忽徐徐而下已而疾移時有行道者驚見肆聲曰山走矣老稚莫不哄然此山隨聲而止漫從山下視之已懸舊址數畝矣歲丙辰玉峰朱殿試以狀元及第方言石移出狀元已驗之矣

寧鄉山響裂塌

隆慶元年五月初一日辰時太原府永寧州寧鄉縣歸正都任家塔山忽響一聲至午時裂開一縫山塌下一百房屋人畜摧擁在溝壑死數多亦有聽得山響脫命逃走者巡按山西御史宋繼具奏災異迭見懇乞 聖明亟圖修葺以仰答天心事一本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山中聲響現異

滁州城西有大柳諸山嘉靖十四年諸山皆夜鳴隱隱如雷有頃乃止聲聞數十里外時錢塘田汝成為州守親見之

雅州臨安巖洞神奇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二十四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二十四

姚江楊安世樞提學憲副也嘗與郎瑛論山川之奇語瑛曰吾平生奇見無出于四川雅州去川數十里石壁一帶上有筆鋒長短數千下有深巖懸石數百皆五綵錦川文石青白紅紫燦爛奪目至此而精神為之恍惚也又雲南臨安府去城數十里有洞曰顏洞嘉靖中蒙自縣丞顏弘所開也其地兩山夾峙水從洞入洞口白石一柱如玉垂水中間然莫測顏放舟燃火而入窮其至極然後知洞有三層迤邐盤旋而上入深四十餘里廣處可坐千人高不知其幾何洞水出阿迷州下洞一龍仰附於洞前二足捧頭而下鱗角眼爪纖悉具備中洞獅象相峙于口內則飛走之禽器具之物不可枚數若白鷺青魚黃羅傘紅卓幃種種色相宛然而鐘鼓二石叩之聲切肖也入深觀音半身面如傅粉唇若點硃頭總一髻左存青石淨瓶右有白石鸚鵡盃則石床一張上下四柱菱花片壁即人間之板步耳上洞一僧一道蹲踞相視若漁樵問答之狀極後洞門坐一老翁戴東坡巾但少生氣耳又曾安進山四十里有玲瓏石樹二株一則綠餘紅花之桃一則青餘白花之李非若繪畫于

壁者也瑛疑洞中肖形之物或前代好事者為之楊曰若假人為自與天生者不同而觀音一尚果當時顏色粧成則薰蒸于洞自昔至今不知幾百年矣近日方開豈能尚如初粧之色二樹之妙又豈人力能為之耶因相語曰天地精華之氣中國萃于人而邊夷發于山川也

異石飛移

安遠縣馬鞍山弘治丙辰山頂巨石移于半山路側有見者走報縣尹即乘馬來視石已下山麓矣遂召里老屠薪積燒斷沃以鐵鏈碎焉不報上官

明年盜起掠掠居民兵投救縣類見

石自行動

姑蘇楓橋連河中有青石一方可長四五尺蓋塚墓間物淪沒于此歲久為怪每至秋間能自出行于河出必有覆舟之患一歲有木商泊棧于港口石自其下過木為撐起尺餘商大驚而外報覆一麥舟少時復自外入水起如前今猶在水中時為變怪與已嘉靖三十三年定海舟山所忽有石如斗平地滾擲如飛頃刻而止所城外東馬嶺後有石大數十圓跳躍越山而止定海志

石臼相關

國朝成化間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隣家碌軸皆自滾至麥地上跳躍相關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關不可解至晚方息鄉人怪之以白沉汙池中以軸墜深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軸與臼復闖於池邊地上麥苗皆壞秀才李廷瑞亟往觀之關猶不輟乍前乍却或磕或觸聲聲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廷瑞目擊其事廷瑞予之友信實人也

石馬飲河

姑蘇閶門內二里夜有二石馬飲于河天曙為負芻者驚見叱之遂昂首而止是曉遍訪市野城東禪法寺有一妙善公主墓已失二石馬矣地人懼其復為怪損其額遂墮於此今名石馬鞍頭此元末國初之事也西野記

滾塘蛙池水關

賢州管定衛有二水一曰滾塘寨一曰鬧蛙池相近前後正德初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既而其響益大居人開戶視之噴向波濤竟不可遏坐以伺且其二水一涸一溢人始知為水關也西利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記野

灤海水高如山

永樂八年二月上親征北虜出塞數千里六月初一日次疑翠岡次日發行經關灤海子上令金幼孜數人往觀去營可五六里有山如長堤以限海水子甚闊望之若無畔岸遙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天下之物莫平於水管經江湖間望水無不平者獨此水遠見如山之高近處若極下此理極不可曉觀畢復命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故大也遂賜名曰玄冥池北征錄

五行紀

水中有火

國朝洪武丁卯春湯信公持節發杭紹寧台溫五郡之民城沿海諸鎮時會稽王家堰夜天雨水暴至死者十四五水上有火萬炬咸以為鬼火有習于海事者則曰鹹水夜動則有光蓋海水為風雨所擊故其光如火耳因記壬子年拾遺記云東海之上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滴火不滅為陰火正此類也日格抄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井彰神異

國朝正統己巳春崇文門外打磨廠西軍人王勝家井中有五色雲起于井之信一日早往觀之日高三丈餘隔井向日視之果有青紅綠氣勃勃上騰觀者不絕日至己未即無明且復有本家不敢汲水將二十餘日乃滅按五行傳此水異也陰盛之貌時王振擅權將有土木之禍水為異以示象也日抄

兵器火異

國朝洪武三十二年即建文二年文皇靖難兵渡玉馬

河駐營於蘇家橋其夜八雨平地水深二尺

文

皇坐交林以待且忽見兵刃有火光如毬擊燦然

相上下金鉞鋒鋒作聲弓絃皆鳴

文皇喜曰此必勝之地也遂與南軍大戰次第制勝平定中原

資治正德七年三月江西徐千之仙居寒夜大雷

電以風北方有火如箭墜旗竿上如燈籠光照四

野成卒因撼動其旗火直飛上竿首卒因發火鏡

衝之其火四散圍寨鎗首皆有光如星須臾而滅

五月廣西萬春北寨各鎗上俱有火震澤隆慶元

年七月初一日巡按山東御史李叔和一本邊堡

異報懇乞 聖明躬先做戒申飭臣工預備安攘

事本年四月初八日據遼陽長管堡備禦劉垣呈

據本堡巡城壯士徐伏等稟稱本月初四日各帶

器具上城擺列防守至二更時分虎又悶棍并城

上旗竿俱起火喊叫如馬蛙之聲數次方止本月

十七日又據寧前將方國呈據守仙靈寺堡百

戶程慶稟稱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夜戌時分堡城

北面三舖旗竿頂上有火約茶鍾大塊又更樓旗

竿頂上有火一塊及至督令軍巡視四角更舖旗

竿頂上俱有茶鍾大火至亥時火方消滅又據守

備陰障堡百戶李朝勳稟稱本月初六日夜

二更時分本堡城上西南北角腰臺一旗竿頂上

看見火起五月初三日又據參將方國呈據守黑

壯寨堡百戶羅承恩稟報沿邊方土臺鎮靜臺原

擺長鎗俱响叫等因各報到臣切照地方異事古

未嘗無惟遼東逼近邊境虜犯無休大有可慮者

因備陳十策 上嘉納之聿消變患焉報

寺焚火異

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十一日寧波五臺寺火寺在

郡城東南隅郡命千戶尚文督造火藥於中是日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三十

日盱忽碾礮石白洩火遂焰起灼幡幢旋及楹棟而所積火藥盡熾初如爆竹已即如轟雷屋瓦盡震遠近駭愕石臼重數百斤騰舉如孟越數十丈始墜于隣墻之外焚擊死者凡百餘人或視其衣或脫其履或膠屍于墻壁或墮首于城闕或飛舞空中越街渡河騎人屋危而斃其他焦爛糜碎者不可殫狀于時尚千尸死遠市居民之家一股折焉郵縣典史江吳亦以赴救而死凡經灼燬者即歸家亦不得生真大異也寧波志

廟焚火異

正德七年三月山東秦始皇廟夜鐘鼓自鳴火忽起系樹上樹燔而枝葉無損廟宇焚毀而神像在火中畧不焦灼守溪長語

衣帛火異

國朝張靖之景泰中一日暮歸入室更衣暗中有一火星星自裙帶中出晶熒流落凡三四見家人相顧失色莫知其何來也湖山杭人王宗海一日會宴于友人朱來鳳家宗海指身之絨衣曰昔在京都一夕其衣遍流火星燦燦有微聲過日亦然客甚駭之又見黃門張靜之文集載云某新製綾衣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神燈火異

吳嗣業弘治間秋日泛石湖候月而還遙見上方山燭籠百數奕奕而上或紅或綠或大或參差不一迨抵其巔燈分兩岐久之素雜而散嗣業見之亦無他西樵野記

火山神異

梧州火山在府城南隔江二里山下有火每三五夜一見如野燒之狀或言其下水中有寶珠光燭于上或言南越王佗藏神劍于山阿故深夜騰焰

如火山有祥光亭又山中產物名靈膠有三足郡中有災福或使車將至則先鳴 本朝洪武中葉原質記其事一統志

木顯靈異

永樂四年 文皇將營北京宮殿工部尚書宋禮建於蜀之馬湖府山中採得楠木數萬株方欲開道以出之計庸萬夫之力方可達於水一夕木忽自行數里行聲如雷巨石為開達于水次事 聞廷臣稱賀 上遣禮部尚書潘賜賚香帛往祭神麻封其山為神木山建祠致祭聞山呼聲者三震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水生異實

國朝嘉靖二十年象山縣李樹生王瓜三十一一年諸縣李樹生王瓜諺云李樹生王瓜百里無人家已而果為倭奴割殺甚眾寧波郡志

鐘顯神奇

正統十三年七月河決東昌大水水中吼吼有聲聞數十里知縣鄭鐸往觀乃二大鐘相擊而鳴以牲祀之其一住而不流挽出上書永安四年造金號也懸之文殊寺晨昏聲聞四十里正德辛未流賊攻城聲聞百里人以是知其神異危縣志

銅錢飛

國朝洪武乙卯年庫錢忽飛一日南臺民家屋皆有錢豎立在瓦上家家各以竹穿其孔中貫之或得一二十文始知皆庫錢也內庫飛錢異亦甚矣草木子

錢化為蛇

國朝正德間鄞都一村落中有蛇出為患不知所從來其大如盈長數丈惟以腐雞雜食而不傷人人求殺之不可得村中僧寺有隙地一人貨

而獲為圃一旦執鋤耘草見巨蛇蜿蜒而至亟運鋤斫之蛇鑽入穴中僅傷其尾而極然如擊銅鐵聲就視之乃散錢數千布穴口其人疑蛇為錢所化也呼妻及弟併力掘之深丈許得錢一缸約數十萬悉擔歸於家頗成富人蛇自是不復見矣已

釜鍋自鳴

國朝程襄毅公信白恭敏公圭正統七年借赴春關入旅肆中其家忽鍋鳴二公以為不祥兆出避之鍋聲甚轟數里而止是年二公皆登甲科歷官清要後相繼為大司馬近峯

小兒出地

國朝正德末嘉興府崇德縣青田村民家掘地得活小兒即時燒死不知何異也七修類事

蕭王輔戰

國初 太祖高皇帝起兵自和州渡江大奮天威勦除僭亂一戰而取荆襄再戰而取吳粵三戰而闢海悉從四戰而席卷全齊所過郡邑勢如破竹不數十年奄有天下唯偽漢陳友諒未降 上率三萬騎大戰于鄱陽湖敵人咸見空中數萬甲兵衣絳衣以輔戰幟上書蕭王二字大敗其師疑即漢鄒侯也神警鬼慄玄菟青海崑崙大漠交趾鏢耳之國罔不獻琛是歲戊申建元洪武即 皇帝位西樵野記

真武助陣

洪武末當歲壬午靖難起兵勢如破竹南方聚至四十餘萬宜莫能當然每兩陣相臨南兵遙見空中真武二字旗幟遂皆攻以比蓋 聖天子與則百靈咸助非偶然也既而入正大統即建殿設像

金碧輝耀祀典崇重曠古無倫端有自哉開中今古錄

地湧神泉

永樂八年 車駕北征韃靼駐蹕於清水源地素乏水士馬皆渴去營三里許忽平地湧泉高數尺味甘喇士馬飲之不竭 上喜其神賜也因賜名為神應泉一統志

御帳紅光

正統十四年八月 上用中官王振計策親征北虜十六日我師敗績於土木驛 上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青驄馬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一

三十五

上令表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紅光罩定 御帳虜人見而駭異其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遠護帳外畏怖而去虜人由是益加敬禮焉表彬者錦衣校尉頗知書識字為虜所掠得侍 上左右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具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以至旋軫二人之力居多賈治通紀

神示兵機

國朝洪武元年御史大夫湯和征福建從海道進兵遇漁翁貌藍色操舟就之曰子勿殺一人吾指子所攻之路湯曰諾遂指潛兵直抵城下全城降附觀昔之漁翁乃南臺大廟殿神也至今祀之草木子餘

稅贖升空

楊公繼宗山西陽城人成化間守嘉興剛正不阿愛民如子自蒞政不收夏稅歲以郡之餘米補其數後有憲司官王齊者嫉其名出已右知其用餘米補夏稅也欲措拾以為過將聞於朝命吏取公補稅舊贖閱之方展視間贖忽懸翩而起漸升於空有群鳥爭噪而攫之隨風破裂散無遺見者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一

三十六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一

三十六

無不稱異其事遂寢嗚呼公以銜餘之財而寬民力齊以杜核之心而矯正人天道昭灼如此彼欲違天害人者可以知警矣記

天妃救病

羅文肅公現江西南城人為秀才時成化乙巳由入粟至陝西還至謝埠舟中大疫公亦被病四月至青泥灣勢益熾公以錐刺其手無血自度必死時其弟經在船與之訣正冠瞑目奄奄若入深泥中臭腐不可當自卯至巳僅餘微息耳忽聞舟中呼天妃至遂張目覺舟之鑄蓬壓下如轆足之垂而陷者宛然一婦人呼曰此中有一有學之士病在孤旅灘上竟如何無一神道救護我來送他一陣好風言畢橋足舉起蓬復故頓覺渾身身軀頓須臾頓掉不已雖舟亦為之動經乃以蓑衣數件覆之自己至未出臭汗如雨衣帶皆濡漸覺少甦已而遂愈是秋北上過天妃廟具儀叩謝勸其事於楫間公登成化丁未進士官至侍郎汝異志

天妃救厄

嘉靖壬辰 上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澄賚捧 詔勅前往琉球封故中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一

三十七

山王尚真世子尚清為中山王賜一品服一襲侃以麒麟澄以白澤俱大紅織金羅為表絹為裡綠羅搭護青羅褶子裡亦用絹使外國必加服者欲其稱國王位賓主也帶以玉則自備又各 賜家人口糧四名櫛茲遐役優以緝御 恩至渥也八月侃等治裝戒行飛航萬里風濤巨測爰順輿情用閩人故事禱于天妃之神且官舫上方為祠事之舟中之人朝夕拜禮必虔真若懸命于神者靈貺果昭將至其國逆風蕩舟絳絳皆開以數十人繞轆引水水真能禦衆曰不可支矣侃等徹夜不

寐兀坐徬徨忽一家人匍匐入艙戰慄而言曰舟已壞矣速求神祐齊呼天妃而號剪髮設誓俄頃風定尋躡塞之舟乃得達及成禮還解纜越一日中夜風大作桅折舵毀眾皆諫曰舟之所恃以為命者桅與舵也今折毀若是決無生理矣於是舟中哭聲震天但大呼天妃求救侃等為軍民請命亦叩首無已俄有紅光若燭籠自空來舟人皆喜曰天妃降矣吾輩可更生矣舟果少寧又明日黑雲四起議易舵未決請玆於神神許易之時風恬浪靜若在沼沚舵舉甚便若插籌然人心舉安允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一

三十八

荷神助黎明遂達於閩神之精爽烜赫能捍大患如此謂非 皇上懷柔百神致茲効職哉揆之祭法允宜廟祀者在宋元時已有封號廟額 國朝洪武未樂屢加崇焉今荷靈祐若此行當聞之于 朝幸新廟宇以彰神貺也使琉球錄

前知紀

長鬚道士測微知貴 至正間 仁祖淳皇帝一日坐東室簷下 太祖侍側有一道士長鬚朱衣排闥直入遽揖 仁祖曰好箇公公八十三當大貴 仁祖異之留之茶飯不領而去及 太祖即位加進尊號適符其言於乎帝王之父豈無異相又寧知道士非仙而特來前告耶七修類稿

異僧前知天命有歸

太祖徵時於鳳陽城中遇一遊僧手持小磨號於眾曰擊磨賣詩聲絕詩就 太祖因指雞卵為題僧云一塊無瑕玉中含混沌形忽然成五德叶落滿天星豈僧為異人已先知 真主故假以為兆耳容庵錄

劉伯溫前知敵砲碎舟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一

二十九

太祖親征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與伯溫皆在御舟以觀將卒搏戰伯溫忽躍起大呼太祖亦驚起疑其作亂見伯溫雙手麾之連聲呼曰難星過急更舟太祖如其言而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為敵砲擊碎矣及後勝負未決伯溫密言于太祖曰可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尅日決勝太祖從之遂平陳氏

周張二仙前知舟覆敵亡

太祖與陳友諒戰鄱陽湖時有周顛仙者謁道左前途覆舟又曰破一箇桶又一箇桶上怒令推水中見其不溺而行於水面復召之同舟無何舟果覆衆皆驚駭得周而免又有鐵冠道人張中孚字景華者時亦從太祖在舟友諒中流矢兩軍莫知也道人望氣語上曰友諒死矣使上作文遙祭陳軍遂為奪氣敗去

青田山靈前知劉公破石

誠意伯劉公未遇時知青田山有靈異日手一編石而山而坐目不暫釋經歲忽崖上豁開二扉公亟擲書趨入聞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惡不可入也公不顧力排而進其中日色明朗有石室方丈壁上七大字云此石為劉基所破公喜引巨石推之應手折裂得石一函中有古鈔兵書四卷懷之出纜展足而壁合如故歸誦之甚習然猶未得其首索乃多遊深山崇刹以訪異人久之入一山寺見老道士憑几讀書知其隱者拜之請教道士不顧公力懇之道士舉所讀書以授之曰讀此旬日能符

青田山靈前知劉公破石

誦則可不能姑去書厚二寸公一夕記其半道士驚嘆曰子天才也遂傳其學後佐高皇帝嘗對御言及道士上令驛召至闕年且八十而容色甚少命誠意伯及張鐵冠擇建宮之地初各不相聞既而皆為圖以進尺寸若一上欲留之不可遂放還山不知所終

劉伯溫前知子孫絕續

誠意伯劉公疾革時語其子云吾家封爵富中絕然至五世後應得武職從茲可傳繼矣至孫薦襲爵後果被革弘治初詔錄公後為處州指揮使正五世矣時嫡孫以罪繫獄有司脫桎梏而冠服之人以為奇遇

異僧前知劉大師險夷祿壽

洛陽劉大師健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指視大師曰此兒七死不死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一夕風雨敗壁歷歷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為盜縛於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犯烈焰而出三也飲食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多有死於火者而得獨全四也傷寒死去三日而甦五也過海封王而舟壞漂蕩幾死既而得生六也一日晝寢有貓過身側為霹靂震死因而驚死踰時乃醒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孝宗朝以為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贈秩至大師今尚在也年已一百七歲矣僧非神仙何前知如是邪

白雲和尚前知素帛有用

永樂間毘陵胡尚書浹奉使訪張仙至蜀中遇高僧白雲和尚臨別贈胡公素帛一端曰出陝當有用公出陝果遇皇后哀詔始信其能前知也後太宗召白雲至京師朝士皆敬禮之獨歐陽主

事不為禮白雲呼之曰爾非水叔之裔永叔嘗贈我以詩探囊出之果文忠手筆也凡宋元度牒具在焉

瘋道士前知更樓改造庫樓

成化間許尚書縉巡按山東時有曹州知州李某任久不陞憤而造樓於州前名曰更樓實取月飲酒所也然素恃才不得於儒學有生員王某因許觀風來曹遂稟知州之過并言樓事許因盤州庫藏致詰吏樓當改為庫樓於內可也遂坐令拆毀段間見有巨碑上書許吏部許吏部拆了更樓造樓庫氣殺了李知州喜殺了王知府因問此何人書也工匠以當時瘋道士來寫者許已愕然及許後為天官而王生員為固安知縣遂傳之人人以為奇事今於華又為天官豈非二吏部乎

刻石人前知府主姓名

景泰間洛陽兩農訟一石於府一云已耕而得也一云出已土中知府令昇石來視則有刻曰大明景泰乙亥知府虞廷璽為我復與此窩其年正乙亥府主南鄭虞廷璽也虞意康節寓遂為建祠

九仙前知莆田黃公發解

前南畿提學御史黃先生如金莆田人弘治甲子舉福建鄉試第一前此有隣縣儒學一齋僕所愛于九仙欲知是科解首所在得報云烏一黃二水桶門裏借問黃如金便是僕思本學諸生無此姓名者必他邑人也乃之前田訪焉仗屐順途而至一所有兩人立於門乃揖之曰此有黃如金秀才家乎曰此即是也問兩人姓名曰烏一黃二皆黃氏僕也窺門中則有水桶在焉遂以夢告已而先生果占首選

紫姑仙前知劉瑾誅戮

正德間江東有太守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遣吏携金入京師賂劉瑾求速遷苞直既入矣尋慮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仙以决疑姑降筆曰幾樹耳棠種未成使金何事若經營雷霆怒擊水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未幾瑾果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落職人之作偽行險而鬼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日格類抄

遼陽美人前知宸濠敗亡

正德間徽州程宰挾重貲商於遼陽數年所向失利展轉耗盡落莫轉沮不能還鄉遂受備他商爲之掌計以糊口一夕忽聞異香氤氳俄而美人入室交接繼繼教以居積四五年間獲利數萬殆過昔所畏者十倍矣宸濠之變也人心危懼流言屢至或謂據南都即位矣或謂兵渡淮矣或謂過臨清近德州矣一日數端莫知真偽程心念鄉邑殊不能安私叩美人美人曰真天子自在湖湘間彼何爲者止作死耳行且就擒矣何以慮爲時七月下旬也月餘報至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擒就戮程初聞真天子在湖湘之說恐江南復遭他變心愈疑懼美人握手曰無事無事國家慶祚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近在二二年耳更叩其詳日期已近矣何必預知再拜今上人繼中與海宇於變悉如美人之言其明驗之大者如此餘細弗錄也遼陽海神傳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四十五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十三

奇聞類紀抄三

施顯鄉

奇遇紀

姜子奇夫婦重遇

國朝洪武初具人姜子奇娶婦三載值大軍過具擾亂子奇挾妻出避倉皇間因失其妻乃爲兵官携歸京邸子奇流落四方者累年後迤邐至京行乞有高門一婦人見之而泣貽以酒饌又以布囊粟熟米一斗與之子奇不敢仰視而去翼日此婦在門又見子奇行乞適主人不在呼與相見共語爲主母所偵即令人追之檢其乞囊中有金釵一雙書一封候其夫還以告兵官啓封視之乃題詩一律云夫留具越妾江東三載恩情一旦空蕩蕩有心終向日楊花無力暫隨風兩行珠淚孤燈下千里家山一夢中每恨當年惟此難相逢難把姓名通兵官見詩大悼即時遣還仍賜錢米以給其歸子奇夫婦泣謝而去伉儷復合西樵野記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乙 高昌傳刊

劉尚書父子重遇

劉岌字凌雲四川涪州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禮部尚書妻亡妾甚妬婢生子妾命僕棄之僕抱兒棄城下入就妾索銀買棺適刑部一吏過城下聞兒啼抱去其鄰人周帽兒見之僕出問兒安在周以實告僕歸給其妾曰兒死已焚之岌自公署歸妾曰婢適生女不育棄之矣及岌致仕還涪州有鄉人某爲行人出使歸過岌問曰公有子乎岌曰未也曰公有子見在已七歲何謂無子岌驚問故其具以告岌曰君能令兒還則劉之有後君之賜也遂遣一僕賞百金從行人請京求贖兒至京則吏已役滿去或告曰吏尚居崇文門外某巷中亟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一

四十五

往出金贖兒妻愛兒如已出哭而拒之行人勸
論再三乃從更遂與僕送兒至浩親舊聞其事醜
金爲會往迎之爰見兒抱持大慟或賦詩曰八旬
老父江邊立七歲孩兒天上來蓋謂其衰老之年
得子于乖離絕望之中爲天所賜也記

王遊擊夫婦父子重遇

遼東遊擊將軍黃翼軀幹雄偉智力過人臨陣輒
捷常獲功賞且孝于母一日帥府視事回省其母
太夫人尚寢待問何故此時未與恐兒輩不能奉
養而至疾也太夫人不答王侍不去久之太夫人
乃曰我欲不言終昧其事我心不安言之則傷汝
心汝今日享此官爵非汝父祖世蔭吾幼與汝父
在軍中爲王父掠來吾娘汝八月矣時王父爲帥
遼陽置吾後室已而生汝王父妾媵雖衆然無子
女因以汝爲己子王父亡汝長遂襲其官汝又多
能得至今日富貴汝實趙其子也汝父離散幾四
十年生死未可知吾昨出廳與媳婦閒行見牧汝
馬老卒識其形容彷彿汝父也欲呼問來歷因不
曾與汝說知此情汝又不在家故不問及汝可呼
來訪其端的則是非可知也王出廳呼老卒詰其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三

原成姓名妻子姓氏今何居此其卒歷告正統初
携妻子從本官自濟南衛來成于此妻某氏方有
娠七八個月未知男女爲遼陽將官逼去至今四
十餘年不知妻子消息其孤苦貧老死亦不知身
歸何所因淚下如雨王起告其母母出復詢其實
乃相持慟哭仆地王亦悲切不勝乃請老卒入廳
令左右奉其潔洗更衣至廳上坐定夫婿子女參
拜復告於家廟親親其訖次日上疏備陳其故乞
詳位歸於王氏自補趙氏軍伍再獲寸進以圖報
效疏上 朝廷嘉其孝義降詔俾仍原職復姓趙

張百戶父子重遇

成化初高郵衛有張百戶者備漕運差使將過家
料理別顧小舟而行道湖風作舟覆僅獲免乃懲
險從湖堤行至半途望見一覆舟浮沉波上有人
踞舟呼號求援烟霧中了不可辨其爲誰張心
憐之呼岸傍小漁艇俾往援不肯則解裝出白金
十星與之乃行援之至則其子也因候父遭風溺
者半日出自水尚振掉不能言者久之稍遲則荏
魚腹矣人詫爲異事豈父子天性默相感通邪不
然行旅絡繹寧無一人憫隱者而援之乃獨張邪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三

得東報魁

國朝成化辛丑科山東劉珣在內閣其西席乃餘
姚黃瑜也一日劉使其子送東於黃曰漢七制唐
三宗宋遠過漢唐者八事亦可出乎黃答曰但刻
本常有之蓋劉之意欲西席詳考答策報魁而黃
則未盡領會也他日黃之鄉里王華來訪見案間
此東意或謂廷試策問也歸即操筆成篇至日果
問此策王遂大魁天下而黃居第二王固不當漏
泄此東而劉亦不意爲他人所得也此與東坡送
東與李方叔而爲二章所得事頗相類嗚呼豈非
其數耶七修類稿

徐生夜寢佛閣得金

江西南豐縣一寺中佛閣有鬼出沒人不敢登徐
生者素不檢朋輩使夜登焉且與約曰先置一物
於閣翌旦持以爲信則衆設酒飲之否則有罰及
暮生飲至醉而登不持兵刃惟拾瓦礫自衛而已
一更後果有數鬼入自其牖生乃上梁大呼投瓦
礫擊之鬼出牖去生覘其所往則皆入墻下水穴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三

中私識之而卧翌旦日高未起衆疑其死矣乃從
容持信物而下衆醜飲之明日率家僮掘其處得
白金一窖六十餘斤佛閣自是無鬼矣雜記

南臺儒者獲飛銀

國朝洪武乙卯年南京廣積內庫鎮庫銀其重數
百斤一日忽穿庫飛出一儒者夜坐見田野間
光起曰此必有寶也因往其地標識次早標乃在
秧田中去上尺許見白銀大不可舉遂告相識十
八人同掘取其上有朱填廣積字記分爭不平遂
聞于官 上曰此銀已失三塊矣此天所以昇是
儒也其賜之餘同取十八人止與傭工內庫飛銀
亦神異哉草木子

寺僧得返魂香

大倉劉家河天妃宮永樂初建以僧守奉香火一
日僧自外歸見厨上鍋中湯沸揭而視之見一卵
黃將熟詢于僕言行童於鶴巢中取者僧命還之
巢中僕曰卵已熟矣還之無生理僧曰吾豈望其
生但免其鶴之悲鳴而已後數日忽出一雛僧異
之令僕探其巢見一木尺許五彩錯雜成錦紋香
風馥郁持以與僧供之佛前後有倭人貢因風打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三

無賴子寢閣獲財

舟至劉家河收港泊舟登岸入寺拈香見佛前所
供之水問僧買之僧給之曰此香是三寶太監捨
供天妃官者豈敢賣錢有能蓋造後殿觀音閣者
則與之倭曰我是入貢之人安可留以待閣成但
願酬之以價因與白金五百兩僧得厚利遂與之
去後數年倭人復來入貢訪前老僧已故矣因留
金作享其徒詢所取之香何物也倭曰此仙香也
焚之灰人之魂復返聚窟洲所出返魂香是也雜記

蘇郡序之尊經閣建自宋代甚固相傳閣上有
崇人罕得登宣德中有無賴子與人誓約夜獨寢
其上及明無事則眾當出金界我眾從之其夕無
賴獨處於閣夜半聞閣下有呵導聲窺之則五夫
夫冠裳楚楚從者亦都一籠燭前引登閣無賴急
伏梁上視其所為五人者危坐正面從者即奉酒
饌鋪列案上般般果核豐腴精潔飲器皆黃白錯
落滿案鷄鳴將散無賴因呼謀以驚之諸崇一時
奔逸都無所見器物狼籍案上不暇收拾無賴大
喜過望盡懷其器以下眾方來蹤蹟之無賴以實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七

程宰遇遼陽海神

程宰士醫者徽人也正德初元與兄其棟重資商
千遼陽數年所向失利展轉耗盡微俗商者率數
歲一歸其妻孥宗黨全視所獲多少為賢不肖而
愛憎焉程兄弟既皆落莫羞慚涕泗井無望遂
受備他商為之掌計以糊口二人聯屋而居抑鬱
憤懣殆不聊生至戊寅秋又數年矣遼陽天氣早
寒一夕風雨暴作程已擁余就枕苦寒思家攬衣
起坐悲歌浩嘆恨不速死時燈燭已滅又無月光
忽盡室明明殆同白晝室中什物毫髮可數方疑
感問又覺異香飄飄莫知所自風雨息聲寒威頓
失程益錯愕不知所為亟啓戶出視則風雨晦冥
如故閉戶入室即別一境界矣疑鬼物所幻高聲
呼惟其兄聞之兄寢室幾隔一土壁連呼數十寂
然不應愈惶急無計遂引余幕首向壁而卧少頃
又聞空中車馬喧闐管絃金石之音自東南來初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八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猶甚遠須臾已入室矣回眸視則二美人皆朱
顏綠脣明眸皓齒約年二十許冠服盛飾若世所
圖畫后妃之狀過體上下金翠珠玉光耀互發莫
可測識容色風度奪目驚心真天神也前後左右
侍女數百亦皆韶麗或提爐或揮扇或張蓋或帶
劍或持節或捧器幣或秉花燭或挾圖書或列寶
玩或荷旌旄或擁象褥或執巾幌或奉盤匱或擎
如意或舉箴核或陳屏障或布几筵或奏音樂雖
紛紜雜沓而行列整齊不少錯亂室方丈數百
人各執其事周旋進退綽然有餘不見其隘門廳
皆尚不知何自而入俄頃冠帽者一人前過床撫
程微笑曰果熟寢邪吾非禍人者子有夙緣故來
相就何見疑若是且吾已至此必無去理子使高
呼終夕兄必不聞從自苦耳速起速起程遂推枕
下榻匍匐前拜曰下界愚夫不知真仙降臨有失
虔迓誠合萬死伏乞哀憐美人引手掖程起慰令
無懼遂與南面而坐其一一人者東西相向皆言
久之會數非偶爾慎勿自生疑阻遂命侍女行酒
進饌品物皆生平自所未親繞一舉筋孫笑異常
心胸頗爽俄以紅玉蓮花卮進酒其甘香清冽醴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九

泉甘露弗及也酒每一行必八音齊奏聲調清和
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酒闌東西二美人起曰夜
已向深郎夫婦可就寢矣遂為寒帷拂枕而去其
餘侍女亦皆隨散凡百器物皆然不見門亦尚扁
又不知何自而出獨留同坐美人相與解衣登榻
則帷褥衾枕皆極珍奇非向之故物矣程雖駭異
殊亦心動美人徐解髮縷髻黑光可鑑殆長丈餘
肌膚滑瑩凝脂不若側身就程豐若有餘柔若無
骨程於斯時神魂飄越莫知所為矣已而交會纔
合舟流洑籍嬌怯宛轉殆弗能勝程既喜出望外

笑人亦眷程殊厚因謂世間花月之妖飛走之恠
往往害人乃為可惡吾非若比郎慎勿疑雖不能
有大益於郎亦可致郎身康健勝資用稍足倘有
患難亦可周旋但不宜漏泄耳自今而後遂當恒
奉枕席不敢有廢兄雖至親亦慎勿言言則大禍
踵至吾亦不能為子謀矣程聞言甚喜合掌自誓
云其本凡賤猥蒙真仙厚德恨碎骨粉身不能為
報伏承法旨敢不銘心倘違初言九殞無悔誓畢
笑人挾程項謂曰吾非仙也實海神也與子有夙
緣故相就耳須臾鄰舍鷄鳴至再美人攬衣起曰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十

吾今去矣夜當復來郎宜自愛言畢昨夕二笑人
及諸侍女齊到各致賀詞盥洗嚴粧擁擁而出笑
人執程手囑令勿泄丁寧數四去復回顧不忍暫
捨愛厚之意不可言狀程益傾喜發狂不能自禁
轉盼間已失所在諦觀門扉猶昨夕所局也回視
室中則土炕布衾荆筐簾席依然如舊向之瑰異
無有矣程茫然自失曰豈其夢邪然念飲食笑語
交合誓盟之類皆歷歷明甚非夢境也且感且喜
頃之曙色辨物出就兄室兄大駭曰汝今晨神彩
發越頓異昨日何也程恐見疑謔言年來失志鄉
井無期昨夕暴寒愁思殊切展轉悲嘆竟夕不寢
兄必聞之有何快心而神彩發越邪兄言我亦苦
寒思家不寢靜聽汝室始終間然何嘗聞有悲嘆
聲邪已而商夥羣至見程容色皆大駭異言與兄
合程但唯唯謙晦而已然程亦自覺神思精明肌
體膩潤倍加於前心切切其之唯恐其不復至也
日頻視其影恨不速移移纔至日脯正口腹痛入室
扁扉度想以伺及街波所動則室中忽然復明宛
如昨夕俄頃雙爐前導笑人至矣侍女數人耳儀
從不復略昔之盛彼二人者亦不復來笑人笑曰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十一

郎果有心若是但當始終如一耳即命侍女行酒薦饌珍腴如昨歡語諧笑則有加焉須臾徹席就寢侍女復散顧視床褥又錦繡重疊矣然不見其鋪設也程私念吾且詐跌床下試其所為方欲轉身則空中金觀錦綉地無寸隙矣是夕綢繆好合愈加親狎晨起再鳴復起粧沐而去自後人定即來鷄鳴即起率以為常殆無虛夕雖言語喧鬧音樂迭奏兄室甚適終不聞知其何術也程每心有所慕即舉目便是極其神速一夕偶思鮮荔枝印有帶葉百餘顆香味色皆珍美他日又念楊梅印有白色一枝長三四尺約二百餘顆其美異常紫殊鮮嫩食餘忽不見時已深冬不知何自而得况二物皆非比地所產也又及言及鸚鵡程言聞有白者恨未之見轉盼間已見數鸚鵡飛舞於前白者五色者相半或誦佛經或歌詩賦皆漢音也一日市有大賈售寶石二顆所謂硬紅者色若桃花大於拇指價索百金程偶見之是夜言及即異寶滿室珊瑚有高丈許者明珠有如鵝卵者五色寶石有如栲栳者光艷耀目不可正視轉睫間又忽空室矣是夜相狎既久言及往年貿易耗折事不覺嗟嘆美人撫掌曰方爾歡適便以俗事嬰心何不灑脫若是邪雖然郎本業也亦無足異言絕即金銀滿前從地及棟莫知其數指謂程曰子欲是乎程欲愛之極欲有所取美人引筋挾食前肉一瓣擲程面問曰此肉可粘君面否程言此是他肉何可粘吾面也美人笑指金銀此是他物何可為君有邪君欲此物可自經營吾當相助耳時已卯初夏有販藥材者諸藥已盡獨餘黃蘗大黃各千餘斤不售殆欲委之而去美人謂程是可居也不久大售矣程有儲直銀十餘兩遂盡易而歸

其兄謂弟失心病風詩罵不已數日疫癘盛作二藥他肆盡缺即時踴貴果得五百餘金又有荆商販綵段者途中遭濕熱蒸發班過半美人謂程是亦可居也遂以五百金獲四百餘元兄又頓足不巳謂弟福薄得此非分之財隨亦喪去為之悲泣商夥中無不相答竊笑者月餘逆藩展濠及于江西朝廷急調遼兵南討師期促甚戎裝未暇有蘇人販布二萬餘緡者已售十八矣尚存餘者十二忽聞母死急欲奔喪美人又謂程是亦可居也程在商價蘇人獲利已厚歸計又急止取原直而去益以千金易六千餘元明年辛巳三月武宗崩天下服喪遽既絕遠布非土產價遂頓高又獲利三倍如是屢屢不能悉紀四五年間展轉數萬殆過昔所喪十倍矣宸濠之變也人心危駭流言屢至或謂據南都即位矣或謂兵渡淮矣或謂過臨清近德州矣一日數端莫知誠偽程心念鄉邑殊不能安私叩美人美人曰真天子自在湖湘間彼何為者止作死耳行且就擒矣何以慮為時七月下旬也月餘報至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敗程初聞真天子在湖湘之說恐江南復遭他變愈疑懼美人握手曰無事無事國家慶祚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近在二二年耳更叩其詳日期已近矣何必豫知再期今上中興海宇於變悉如美人之言其明驗之大者如此餘細弗錄也程又問輪迴果報人物變化雷神厲氣等說一一據理答之剖析詞旨明如指掌迨嘉靖甲申首尾七年每夜必至氣候悉如江南二三月琪花寶樹仙音法曲變幻無常耳目應接不暇有時或自吹簫鼓琴造歌擊筑必高徹雲表非復人

世之音蓋凡可以娛程者無不至也兩情縈縈愈久愈固一夕程忽念及鄉井謂美人曰僕離家二十年矣何因耗折不敢言旋今蒙大造豐饒過望欲暫與兄歸省墳墓一見妻子便當復來未奉歡好期在周歲幸可否之美人歛歎曰數年之好果盡此乎即宜目愛勉圖後福言訖悲不自勝程大駭曰某告假歸省必當速來以圖後會何敢有負恩私而夫人乃遽棄捐若是邪美人泣曰大數當然非關彼此即適所言自是數當永訣耳言猶未已前者向來二美人及諸侍女儀從一時皆集簫韶七奏會燕如初美人自起酌酒勸程追叙往昔每每吐一言必汎濫哽咽程亦為之長慟自悔失言兩情依依至于子夜諸女前啓大數已終法駕備去速請登途無庸自戚美人猶執程手泣曰子有三大難近矣時宜警省至期吾自相援過此以後終身清吉永無悔吝壽至九九當候子於蓬萊三島以續前盟子亦自宜宅心清淨力行善事以副吾望身雖與子相遠子之動作吾必知之萬一墮落自于天律吾亦無如之何也後會迢迢勉之勉之丁寧頻復至於十數程時神志俱喪一辭莫措但雪涕耳既而鄰鷄羣唱促行愈急乃執手泣訣而去猶復回盼再四方忽寂然於時蟋蟀悲鳴孤燈半滅頃刻之間恍如隔世啓戶出觀但曙星東井銀河西轉悲風蕭颯鐵馬叮嚀而已情發於中不覺哀慟縷發一聲兄即驚呼問故不復昔之若輩矣兄既細詰不已度弗能隱乃具述會合始末及所以豐裕之由兄始駭悟相與南望瞻拜及至明而城之內外傳皆遍矣程由是終日鬱鬱若居位儻之喪遂東裝南歸俾兄先部貨賄自潞河入舟而自以輕騎由京師出居庸至大同省其

從父留連累日未發忽夕夢美人催去甚急曰禍將至矣猶盤桓邪程憶前言即晨告別而從父殷勤留餞抵暮出城時已昏黑乃寓宿旅館是夜三鼓又夢美人連催速登云大難將至稍遲不得脫矣程驚起策騎東奔四五里忽聞砲聲連發回望城外則火炬四尺照天如晝矣蓋叛軍殺都御史張文錦骨城內外壯丁同逆也及抵居庸夜宿關外又夢美人連催過關云稍遲必有狂狴憂矣程又驚起叩關候門啓先入行數里而宣府撤至自大同入關者非公差吏人皆在棹下獄詰驗恐有奸細入京也是夜與程偕宿者無一得免有禁至半年者有瘦死於獄者程入舟為兄傳言得脫之故感念不已及過高郵湖天雲驟黑狂風怒號舟掀蕩如簸須臾二桅皆折舵零落如粉傾在瞬息矣忽聞異香滿舟風即頓息俄而黑雲四散中有彩雲一片正當舟上則美人在焉自腰以上毫髮分明以下則霞光擁蔽莫可辨也程悲感之極涕泗交下遙瞻稍首美人亦于雲端舉手答禮容色猶戀戀如故也舟人皆不之見良久而隱從是遂絕矣戊子初夏余在京師聞其事猶疑信間適其念憲其總戎自遼入京言之詳甚然猶未聞大同以後事今年丙申在南院客有言程來遊雨花臺者遂令逸與偕至詢其始末程故儒者少嘗讀書其言歷歷且有源委且年已六表容色僅如四十許人足徵其遇異人無疑而昔聞不謬也作遼陽海神傳林屋山人

張指揮得鬼妾生子
高郵張指揮以無子屢求美妾弗獲弘治中出湖上見船板生一女子甚麗浮波而來詢之為覆溺之餘也挾以歸與之處甚洽踰年生子一子其女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三 十七
每日極沐必掩戶無使見者偶一婢從隙中覘之則見取頭置膝上簪珥畢乃加於頸婢駭異以告主母母往覘之如婢言遂語於張張復覘得其實知其為鬼物也急排戶將叱逐之女已不見唯有敝船板耳時其子已數歲後襲父職人號為鬼張至今猶存近來問及西樵野記

張浩
張浩桐鄉皂林人也身幹短而膂力絕人其地有菖蒲庵庵前石獅重七百斤嘗持以行有二比僧在庵相撲浩旁觀竊笑之僧遂奉浩浩應手擊僧足於空中問欲東耶西耶僧忙然稱師下拜漁舟數十取魚於浩門之灘浩斥之使去漁人不理而浩擲石破其舟衆漁起岸欲其償舟浩奪漁人之竿一拉而數人為之墮水衆方呼號適嘉興府同知伍公文定提兵東征聞之召見曰汝可與我兵將軍對乎吳蓋北人長大而多勇力乃巡檢之子伍取楷行者也浩諾之因命各負舟上鐵錨以試其力具則雙手舉起而浩則單以登岸伍又曰汝二人可相撲乎具遂為浩困氣阻舌出骨為之傷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三 十八
伍因曰吾欲用汝汝可喚家人來對曰止有祖母不可出也因召其外祖與銀一十兩命代養之後至開化殺賊甚衆賊懼以計刺死浩平日獲賊馬疋數多紀功受賞銀牌數面伍公後俱帶回與其家時正德年間也七修類事

沈江
沈江宜興人居周孝侯廟側入廟必致敬見神像利落輒謹讓之一夕夢神令其張口噓氣與之江痛覺筋力異常遂能從猛獸獸運糧至京師途中與漕卒爭道聚欲毆之江持小桅竿一揮數十

人皆披靡墮水衆莫敢近江居家常牽犁墾田日可五畝雖健牛不能及履歷序

郭興
武定侯郭公興臨淮人沉毅多智身長七尺膂力過人 國初從征渡江取金陵以謹重見信任常從征偽漢陳友諒其將有陳同僉者驍捷善騎馳入中軍帳下 上透呼曰郭四為我殺賊公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墮墜 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也及大戰於鄱陽湖建大攻之策友諒遂敗比復以勁弩射之友諒中矢貫睛及顛而死又從徐達取中原克元都定隴右山後諸處繼平南溪峒諸蠻累功封武定侯一統志及神道碑

尤六十
國初有尤六十者父以六十歲生之因名六十絕有力途人或不識與競六十不怒更好謂哥且來遂牽其襟衫至廊簷以手扳其廊柱引裾壓其下人懇告之乃復舉柱出衣其他如此甚多當時稱勇者無不畏服較山

王昌四
成化中有王昌四者宜興人有奇力治田不以牛身犁而耕事焉之昌以奮土去數尺或抵膝膝為之動嘗饑運昌肩舟之桅而擔焉前後僅十鍾遠數百里他舟人不知昌乃或侮昌昌曰若欲以衆懾我耶雖百人胡能為衆志集隣船得百許人爭欲擊昌昌持檣拂左右無弗溺者昌山行見蠅蚋紛然起叢薄間眠之有巨蛇長殆十尋昌走不竟蛇蛇將尾而寘之口昌怒捉蛇尾振之舉擲空中遠地死矣途間遇搏虎者持鎗戟來昌稱其具都折而置之拔巨竹削其端水才之火以堅之方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三 二十

俯俚治竹未就虎至昌不及運竹便以兩手搗虎
兩膊而交執於一掌抽腰間竹刺虎喉信手一擲
踰其背後樹杪馳焉昌或又慮其力輒手足撼掉
不自休連奔山中推林木數株連弄之或提頑石
行百匝雨天無為則於室束絢如杵數十支寸寸
相斷之力稍解云昌有女力肖其父陸有修繼家
莫致之水造昌廬請之昌病命女往女獨盪舟聚
至舟在水矣昌行四人以行連其名呼曰昌四觀
此則孟賁鳥獲又風斯下矣枝山前開

阮一

宜興阮一素以拳力自負弘治乙卯秋日舟行遇
虎突入舟中阮逸登岸持一大石約至數步而伏
俟虎出直前騎虎虎雖有力不能轉顧阮左手據
其毛右手擊其腦虎為跳躍阮直不下踰時腦穿
虎死野記

張成 山東人

徐州有張成者短小精悍善疾走日行五百里若
緩步亦與人同但造意遠行則不可及然既行又
不能自止或着牆抱樹方可止耳凡有封奏羽報
則使之夜則於圓鹿中縮足而睡七修類稿景泰間山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三
東有一人日能行五百里泗水至布政司二百五
十里一晝夜能往返淮壘亭

降龍紀

伏虎紀

于子仁焚藤致虎

于子仁者湖廣武岡州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
性聰警及長有雋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
歷知登州府部有訴其家人傷于虎者于仁命卒
持藤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于仁督之更命他勇
卒曰第焚此藤山中虎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焚

其燄火方息而虎隨至彈耳帖尾隨行人城觀者
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子仁厲聲叱責杖之百而
舍之虎復循故道而去尋為部民告計以為妖術
惑衆有 詔逮子仁下吏治之數月瘦死獄中棄
其屍家人發喪成服一夜忽聞扣門聲問為誰答
曰身是子仁也家人驚曰鬼也曰吾實以間逃去
未嘗死也家人驗其非鬼乃內之子仁不自晦匿
日與故舊遊宴或汎舟不用篙楫舟自逆流而上
以為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執而以鐵索繫之
於家遂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異其事不許劉遂
詣闕告之 朝命法官來州推按未至一日忽失
子仁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
得重譴而子仁自是不復見云典已編

上官景騎虎至郭

建昌人上官景能以法捕蛇虎謝士元守建昌時
虎近郭傷三人士元自率獵徒往捕之從以兵琴
甚盛景過見之曰捕一虎何輒張乃爾衆知其有
術奔告於守守召問之景曰但令衆人母呼我姓
名聽我指使虎易制耳乃令人束草燃火先行戒
毋伐金鼓既至其所虎方踞坐叢竹間目眈眈可
畏景被髮策杖而進虎不敢動乃令人伐竹開道
以袖拂虎虎垂首彈耳如畏然遂撫其頰而乘之
以行至郭外民夾道觀之將入城一人呼曰官先
生騎虎來矣虎遂回嚙景足景呼獵徒曰可急刺
虎救我衆遂叢稍刺虎殺之人問景何術景曰此
玄壇法也蓋道家謂玄壇神能伏虎耳淮壘亭

禁蜘蛛

國朝 太祖高皇帝初起太學 上臨視之顧學
制宏麗 聖情甚悅行至廣業堂前曰天下有福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三

兒郎應得居此又至諸堂中見蜘蛛布網屋隅
上曰我纔建屋爾輒據之顧呵之出 天語方訖
而蛛悉悉去至今諸堂都無蛛網云典已編

南京國子監將成 太祖乘高望之曰似蜈蚣形
他日奏監中多蜈蚣不可居遂命左首山喚為雞
鳴山以鷄必能食蜈蚣也已而果無又嘗命劉三
吾圖所居山水來看圖上 太祖笑曰山上何用
許多突兀俱以筆抹之無何其山一夕為雷所震
突兀處悉平又嘗使毛老人為後湖土地至今無
鼠蓋創業之 聖君動與天合也七修類稿

禁蜈蚣

奇聞類紀抄四

施顯卿

除妖紀

于謙辟桂花之妖

國朝景泰間總兵石亨西征振旅而旋舟次綏德河中天光已曠亨獨處舟中扣絃而歌忽聞一女于泝流啼哭連呼救人者二亨命軍士亟拯之視其容貌妍絕女泣曰妾姓桂名芳華初許同里尹氏適年伊家衰替父母逼妾改醮妾苦不從故指生赴水亨詰之曰汝欲歸寧乎欲為吾之副室乎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二十五

女曰歸寧非所願願為相公箕帚妾耳亨納之裁剪綴麗烹飪燔窳妙絕無議亨甚嬖幸凡相親愛者輒令出見芳華亦無難色是年冬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第亨欲誇寵於公令芳華出見之芳華不出亨命侍婢督行者相踵於道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大怒拔劍欲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曰邪不勝正理固然也妾本非世人寔一古桂久竊日月精華故成人類耳今于公棟梁之村社稷之靈敢輕詣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於此末別矣言罷杳然野記

道士除鱷妖

常熟之福山有農家生一子名保保肢體柔弱四五歲又不能行終日坐木榻上善言人禍福叩之皆應其家固怪之然亦因以致饒裕一日有龍虎山道士過其門語人曰此家必有妖物富人劉以則問之召道士問之曰若能除之乎道士曰此不難也劉遂具舟使往道士方行保保忽告其母曰有一道士來見當死矣可與錢十千為兒乞命母方惟之道士已在途潛背朱砂符焚於道傍柳樹根下保保已在家嘔血又行不久再焚一符則有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二十六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二十六

一鱷歛於水面其首大如拳長可尋許詢其家子亦死矣西樵野記

鹹毒紀

崑山民父杖殺犬惟

崑山一民家子方少年未娶夜有一美婦來與之合由是得瘵疾醫瘵莫愈子猶秘其事一日坐肆中有道士過之謂人曰此子妖氣甚濃言畢遂去其父聞之乃怒謂子曰吾兒不言即當歿矣言之吾不責汝也子乃以實告父曰吾以剪刀與汝伺其來但剪其衣便可治子受命惟謹其夜婦至子密剪其衣厲聲叱之婦遂去旦視之皆白毛也父見鄰家一化白犬有缺處共杖殺之子疾隨差志惟

馮漢除芭蕉惟

馮漢字天章為兵學生居閩門石牌巷口一小齋庭前雜植花木蕭灑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棍上忽視一女子綠衣翠裳映窓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欲袂拜曰見焦氏也言畢忽然入戶執視之肌體纖妍舉止輕逸其絕色也漢驚疑其非人起挽衣相狎之女忙追絕衣而去僅執得一裙角以置所卧席下明視之乃蕉葉耳先是漢嘗讀書鄰僧庵中移一本植於庭其葉所斷裂處取所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之斷其根有血後問僧云蕉嘗為怪惑歟數僧笑曰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二十七

潘道士焚備人之惟

國朝末樂初吳儒王子華假讀開元寺秋夕納涼庭下久之方欲欲枕一美女緋裙綠衫韶秀特異拜曰妾本寺鄰女名紅英為繼母所逐故至此欲謀一夕之歡耳子華納之由是冒晦而來味爽而去眷戀者數數子華寢以社羸巫藥莫愈其父母

訝之子華固秘其事適有龍虎山道士潘守玄過其門覺有妖氣潘入寺見子華病在床實書朱符三道焚於道亭竟至西廡銘器中一備人背書紅英二字服飾亦如之亟投諸火子華即愈西樵野記

葛棠裂畫女之惟

紹興上舍葛棠狂士也博學能文每下筆千餘言未嘗屬稿恒慕陶潛李自之為人事無効之景泰辛未築一亭於圃扁其亭曰風月平分且夕浩歌縱酒以自適焉亭壁張一桃花士女古畫棠對之戲曰誠得是女捧觴豈吝千金夜半牛驥見一美姬進曰久識上舍詞章之才日間重辱垂念茲特歌以侑觴棠畧不計真偽曰吾歌一杯一詠姬乃連詠百絕詞皆清麗棠沉醉而卧曉間視畫上忽不見士女少焉復在棠大異即碎裂之西樵野記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二十八

王賣花除掃帚惟

蘇城王某行貨紙花為業成化初行府岸西側驟雨如傾憩一靜室廊下未幾一女子啓扉而出肌體纖弱腰肢減瘦而衣粧亦雅淡謂王買花二枝王與之女子曰汝姑坐候我進面議之王自午至酉望之實然王乃志嘗訴諸鄰鄰曰此室向無人止矣王弗信信眾排扉而入杳無人蹤視至廁中豎一敝帚蓋數十年物首簪一花眾皆愕然出此簿芥之呻吟有聲西樵野記

物精紀

王全見蝦蟆形

嘉定婁塘鎮人王全家饒於貲為人偉軀大腹飲啖兼數人行則踴躍不能疾趨每浴時則令人以物覆已妻子婢僕皆不得在傍且戒勿妄開一日入浴久無水聲家人惟之揭視但見一蝦蟆大如斗伏其中驚而復因之已而出恍惚若有所失是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二

二十九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三
二十九
夕夙編已

布政夫人見蝎形

國初西安有女子素不慧病疾復生遂明敏以文史知名時有布政適喪體容以女為言遂娶之月餘日布政方視事有所需使閨人入私解取之呼夫人不應但見老蝎大如車輪卧於榻間驚而出以白馬不信叱為妖妄問請曰他日願相公密掩之必可見也如其言果見老蝎伏榻上輾轉間又成好女子矣言雖抵諱而意頗羞澁已而忽失所在是夕人定乃出拜燈下曰身本蝎魔所以會緣見公者欲有求耳公不終拒乃敢輸情布政許之乃曰其音為魅得弄其道願觀音大士救拔免其疾因假女屍為人幸獲侍左右觀公建一蘭若以報大士之德耳今醜迹已彰幸公哀憐布政領之女子遂隱他日乃命所司建寺焉西安有蝎魔寺塑大蝎於相者是也至今猶存唐已

仙佛紀

神鬼紀

龔元之遇獄神

兖州府獄廟素著靈迹弘治中吾蘇龔元之知府事嘗於中夜聞有鞭朴之聲以問左右左右有知者具言廟之神與元之弗信也凌晨往謁廟無所覩召言者責之其人言但須至誠乃得進見明日齋沐更衣以夜往祭禱良久門啓而入見五人冕服如王者出迎延坐賓位元之辭讓王者曰公陽官子陰官也事體無統攝請坐已而進茶元之未敢飲神曰此齋筵中茶也飲之無害元之請曰聞有十王彼五位安在曰已赴齋矣元之求觀獄神辭曰獄禁嚴不得入有一事當以奉觀耳命昇一僧至熾炭炙其背曰是此地某寺僧也平日慕緣

奇聞類紀抄 卷四

所得皆供酒食費不修殿宇故受罰如此問曰猶有解乎曰今改過則可免也遂辭出既歸使人密訪其僧正患背疽且死告以故僧悔懼傾貲修建病即愈唐已

胥教授遇閻王父子

鎮江胥教授者正德間致仕家居以教授自給有閻氏兄弟二人來從游長曰江次曰海自云家在江干執贄甚豐每旬餘一歸居二月治經書畧遍將還請於師曰明日家問祖父且厄酒為先生壽能垂顧乎教授許之二生辭歸曰率僕從及一馬來請教授乘之且謂師曰馬性頗野凡見人開目則蹄嚙請閉目少時如其請但聞風聲蕭蕭馬絕駭疾食頃曰至矣扶掖下馬入門見庭宇壯麗如王者居俄聞鞭笞叱咤之聲遙見堂上有華冠盛服者一人據案視事年可四十許侍衛森肅階下程楷係學者殆百餘人胥其驚訝二生前導自其旁小門而入至後堂中設席甚盛有老翁方巾皂袍杖策而出二生曰此家祖也翁前揖謝曰二生久荷陶鑄無以報今者薄設相邀小兒適有公事不獲奉款使老子迂賓誠踈於禮已而即席坐饌設皆其美異常至暮飲罷二僕捧牙盤置金銀繒錦其中以饒胥辭謝再三乃受遂告歸送至中門而別命二生送胥更由他門以出路經一室見有綳繫樹上者諦視則其親家也驚問所以曰某以罪為主人所縛知公在賓席好為緩頰也胥指謂二生曰此吾婿家不知何以獲罪尊公幸一言而寬之二生唯唯因請胥先行胥上馬而別遂巡到家心頗疑惟詰且往訪其親家者方病篤見胥謝曰公實生我昨疾死見閻君被縛於樹垂陷囚圍賴公為二子言故得放歸耳胥乃大驚方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三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三
知二子為閻公之子而所遊者冥府也是後二生訖不復來矣唐已

龔弘遇赴任城隍神

嘉定龔公弘由即署權兖州知府將之任舟阻北河旁近縣有官艦詢之答曰兖州新知府赴任也公驚曰豈有一府除兩知府者或假冒以害人者也使人通問艦中冠袍貴人即遣公舟拜謁公恠之答曰知府雖同幽明則異公曰得非城隍之神乎曰然公曰鄙人何德獲與神遇曰以公正直故相見也公曰到任後可許再見乎曰公入朝時第止驛從於門外公獨登堂則相見矣他日公謁廟果如教輒相見一日公入語案牘之勞答曰吾檢勘陽間事更勞也公曰神所司可使鄙人見之乎曰公第閉目即見矣公因閉目果見堂下囚徒紛紜哀苦百狀有一婦人乃公同寮推官妻也以鐵釘釘一指望見公哀鳴乞救公詢于神且為營救神曰此婦如悍殺妾子三四人致推官絕嗣故受此報奉公教稍寬指釘但死則不可免也又見府中工房某吏兩手俱釘公問之神曰此人先為刑房屈法殺人今當抵罪也而公還府會推官妻指瘡十餘日痛不可忍公入問疾推官曰頃者指瘡少寬方就睡也又使人問吏吏方兩掌瘡甚公諭推官當豫後具令吏外徒甫三日推官妻與吏俱厥公在郡數年有疑事輒請於神以是人不敢欺唐已

張島遇鉛山土神

張島字仲明寧波人登成化壬辰進士知鉛山縣初縣有賣薪者嗜賭得薪直以其半市鱸歸烹食之一日從市歸乘機恣啖頃之腹痛而死鄰保疑其妻毒殺之執送官掠訊無他狀械繫於午房前

范任白晝坐堂上忽有綠袍黑帽者自門外冉冉入左右俱不覺及案前長揖曰公無疑吾乃邑中某鄉土神也鄉有冤獄未白願公雪之具問故神曰某以中鱗毒死非妻殺也公試置鱗於水盎中有昂首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烹以啖狗狗必死矣言訖不見焉如其言試之果驗遂釋其妻

歸叔度遇蕭公神

歸叔度崑山人洪武初避事學妻子之蜀至某州暮抵一民舍寓宿坐定一老翁負立亦來翁顧叔度曰子南來良苦叔度不答疑其為邏者踰牆至此意頗恐翁曰子無怖吾故此土民也叔度始以入蜀告翁曰此去蜀甚遠况道非所由子將焉往叔度顧妻子歎且泣翁曰姑就寢明日我為子先導吾每十步束草為識子行第視所結草盡處問蕭公家吾其遲子矣即不吾信達蜀無日也叔度俛首謝詰旦問翁則已行矣遂趣妻子起就道果見東草皆不出十步外視有草處行取道萬山中皆聞然幽絕之境然路徑皆平坦不覺有跋涉之艱至察妻子亦無憊容叔度心異之日未久抵山下相與慰一巨石回顧向所涉處巖險罕若若在天上面所結草至是亦無有矣叔度自記曰蕭公其神乎頃之髮鬚聞雞犬聲俯瞰石下見居民十數家趨往就之民異其語言衣服皆驚問所自來語以老翁先導之意且問孰為蕭公家衆詰其狀貌曰得非長身而荷笠者乎曰然衆賀曰公大有福人此山峻絕且綿亘數百里所在皆叢皇鉤棘人莫能至縱使木拔道通亦必旬餘乃可至此安有不信宿能達者乎是誠神相也遂指一小丘謂曰此即蕭公家矣叔度趨進見有廟貌然入門像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三

設儼如昨暮所見者叔度稽首再拜衆相率且顰黍留之數日各致餽遺而別未三日即抵成都矣叔度居成都二十餘年始還鄉後年九十餘尚強力善飯每與人追逐舊事輒歎歔泣下叔度為人敦厚謹恪故得全於患難如此

陳俞二公遇陰府官從

姑蘇陳信敏公懿俞太子太保士悅小嘗同禱奉庠生甚相得出入恒與之俱二公月朔昧爽偕入學宮行香路逢燭籠百數導路者皆負蘇州府靴事間聞一人告云尚書都御史至矣乘從悉隨隘巷而去二公意郡侯下學而還殊恨去之不早比至學宮良久郡侯始至以是知前所遇陰府也後正統間俞位尚書陳位都御史嘻大臣未遇時而致陰府敬畏有如是夫

姚宗大遇五通神

弘治癸丑冬姚宗大為里役事深夜過雙林巷間見車馬喧闐隸從不可數計有一馬橫於道廐卒亦攬轡於側姚始行姚意為官府會席猶訝非鄉大夫居址詰日詢之乃民家延五通神也其靈性如此

富氏遇亡父還家

其人富其死踰年既葬其子以清明上塚設祭方悲哭塚中忽應語曰汝母庸哭吾今隨汝歸矣其子哀慕之極不復怖畏即隨聲呼之鬼便向子靡道平生事甚詳悉子到家聞有聲在堂中則其父鬼識已歸矣呼妻女出慰問款密死如生時妻問曰君去世許久亦思食乎鬼曰若得食甚善乃設鷄肉於案雖不見形而有頃物自都盡及暮曰吾當還可命一僕相送僕送到塚鬼囑曰吾某日且歸可豫相候及期候之鬼便遂歸自是晨來暮去

稍稍處置家事皆有條理其家每送賣貨物商人至鬼便與議價交易初以為惟後亦安之鬼畏狗僕送之常為驅狗不令近一夕將去適無送者遂為羆狗所囓呼上樹而滅此後竟不復來

范文遇關山鬼

少參臨海范公文初下第歸自杭心急抵家馳至關山時已四鼓稍憩嶺上遇隸兵進口君何為破曉至此公曰不才落第白日無顏過此故也隸兵曰君他日登甲第仕為郡終參藩何慮也公謝曰安得有此因詰曰汝安得至此答曰我奉官差至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三

新昌拘罪人問其人在此山下故來此今同君下山也至山麓公曰饑甚隸兵走入田家取粥一盂食焉食訖隸兵送孟還田家囑曰君宜少候山下有虎不宜獨往也隸兵出偕行至人家門隸兵曰我入此家若聞哭聲我走君即走少頃果有猛虎咆哮而過隸兵于門內拘一人踰牆出即聞哭聲公遂驚走平明乃止始悟隸兵為陰司攝人之鬼也公後登景泰甲戌進士官悉如所言

優人遇鬼召演戲

弘治癸丑湖州俞氏教演梨園飲客酒罷夜有一青衣持燈至曰吾乃嚴尚書府中召汝今夕演戲隨以白金半錠授之諸優如召從至一大厦雕梁畫棟席間章絳畢集惟飲食殊不可啖主人命云今夕宜演趙盾故事直未許鳴金諸優演罷久之未曉復睡一覺乃是古廟試以白金視之宜錠也此廟蓋國初嚴尚書舊遊地爾

翁媪遇鬼請收生

姑蘇閩間子城上有薛家塚其地野曠多鬼上塘有翁老娘老婦醫也弘治間春夕聞有人扣門云請收生翁視二男子遊去行過上新橋茫茫

至其家人物繁夥嘈雜滿室室中張燈一婦人臨
蓐艱苦翁為治之產一嬰兒其家大喜飲食之酬
以雙鷄段昂復令二男子護歸四鼓矣翁就寢恍
恍及旦視雙鷄乃二蝦蟆段昂乃楮衣也是曉公
憶舊道求之無負其居時家破者曰夜聞鬼聲笑
謔鼓樂喧鬧若有燕慶者然西野記

黃村匠人遇冥卒

吳出之西黃村匠者王其夜歸逢一人青衣白束
腰如隸卒狀問所之曰欲至黃村匠者喜曰身亦
却歸黃村今相得為伴甚佳便與偕行數里卒指
道傍民家謂匠曰君亦思酒食乎吾能於彼取之
匠曰善卒入門少選携一鐵酒及一熟鷄來共坐
地上食之畢謂匠曰君姑留此我入此家了公事
也匠即取鐵約著柴積中立候之俄見窓裏擲出
一人手足束縛繼而卒自窓躍出負之而去其行
如飛便聞門內哭聲匠知非人驚而奔回明日往
驗之乃知其家主翁昨夜歿矣問得無失物乎乃
云昨祭五聖夫去酒鐵一鷄一匠者告以夜來所
見不信探柴積得鐵鷄骨猶滿地始悟其為冥卒
也庚巳

楊寬遇東嶽從卒

直定府咸寧縣學有齋僕楊寬者成化中嘗因公
宴掌酒見牆角旋風二團迴環不已寬意旋風中
多有鬼試瀝飄酒酌之一風頓息又酌一瓢亦然
他日寬與同輩四人詣東嶽燒香遇二卒山下青
衣白襪邀而梅之曰吾受君患久矣未有以報能
同迴酒家少飲乎寬問識其人意必誤也誤應之
同人肆飲罷別去意不謂其姓名同輩問之寬
以不識對皆笑之既而登山遊觀廡下至一神祠
二塑卒狀貌儼如向所見者相與大駭寬自以遇

鬼悒悒不樂還故處仍見二卒謂寬曰君無庸疑
我我非禍君者頗憶往歲事乎我二人獄帝座下
從者也奉使貴縣行路機渴中得君二瓢之賜甚
愜所願昨有事西山偶獲相遇故以杯酒答謝耳
非有他也言訖瞥然不見寬歸親與人說庚巳

陸容遇見鬼兵

陸容居具之樓門外正德丙寅春一日薄暮容倚
門獨立聞隔岸河灣若有兵甲聲已而有數千百
人自腰以上不可見腰以下所可見皆花繒繳股
其行甚疾容大驚呼其家男女老幼畢出皆見之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三

鄧都鬼市

鄧都縣日暮有鬼即出園中交易謂之鬼市近
彼有李縣丞忽語家人曰聞帝為鄧都縣市價不
公以我無私遺為議斷語訖遂卒家人異之有一
家人將暮入其境見李冠服處高座從者數百人
刑械畢列正竊視問李數嘆之曰此地惡有生人
氣耶家人驚懼疾趨出亦幸無虞西野記

真作執放鬼鴨

隣人夏傑弘治中訪端成於尹山夜經夾浦橋見
水中一物類鴨鳴傑謂村家所遺追而執之化作
一磚塊傑方恠委之於野躡躡於地復作鴨鳴而
去西野記

顧媪見煞鬼異狀

正德初鄰人顧媪卒回適值夜中其妻設香楮
牲饌於靈几間中障以彩綺合門盡隱隣舍獨留
一媪守家媪厨下久之見一物其狀如猿而大如
犬繫網從甕中而下據案啖牲饌見媪連杖捶之

媪肆號呼衆趨入室已失之矣西野記

貢院地中起聲

南京貢院錦衣衛指揮紀綱宅也綱有寵於文
皇帝朝後坐不法伏誅闔門受戮於此亦有生瘞
其下者至今每鄉試時舉子入院輒有聲自地中
起歷諸號而止如萬馬騰踏者云庚巳

衆鬼泣聲送葬

國初邳州潘宗者宅心慈恕時大軍後有骸骨散
之溝壑者悉埋之病傷者施以藥餌人多藉是以
生比潘死葬日前後左右泣聲甚多但未觀其形
人謂潘生潔及枯骨衆鬼為之送葬云西野記

四鬼啾啾作聲

且醫陳雪谷有正德間第二子忽寒熱作譫語陳
疑其背病試問之對曰吾某鬼也來勾攝汝子耳
陳奠之子少愈明日譫語復作陳曰昨嘗奠遣矣
何故復至曰吾某鬼也非昨來者陳亦奠之其鬼
曰昨鬼適往城隍處告汝子不理隨往上方矣陳
方疑懼間有二鬼來曰汝子被告五顯處行土地
我土地所遣隸也陳求解于隸隸曰告者在此不
敢私陳問告者何在即應聲曰吾為某事告耳向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三

繼我來求食者亦在此相勸一時四鬼各啾啾喧
言不已陳之僕怒而碎於旁鬼即罵曰汝以其年
月日竊主銀匙二柄易錢與問門某人賭於蘇
衛之二門外一擲而罄汝賊也何得侮我僕倉皇
避去又有一道士以符叱遣之鬼亦叱曰吾與陳
素有讐故告神而來汝邪術安能遣我陳乃百方
求購而三鬼亦苦相勸解明日乃曰汝當每日作
紙錢數百賂我足用則止亦當歲時致賽陳許諾
及設盛饌賽四鬼散去子喉中忽有聲如開門聲
即索糜飲尋愈後日以紙錢焚之仍立二鬼木主

歲時賽於家數年一鬼時作聲於空中問以禍福事多驗陳嘗自述以語人云

鬼聲呼胡先生

胡敬齋先生居仁弘治中嘗夜行山曲間後有鬼呼胡先生數聲公若不聞鬼復曰我有一對請先生對風急有舟人莫渡公亦不答復笑曰我替先生對之月明無伴路休行公前行不顧鬼遂不見蓋先生乃正學君子鬼物非故為侮亦愛公警公之意行乎其間云

鬼聲呼辣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三 四二
御用監奉御來定五月間差往海南子公幹從五六騎出城昇有酒為路食日午至羊房南大柳樹下脫衣卸鞍坐樹根上以椰瓢盛酒持蒜汁濡肉自啖回顧一髑髏在旁夾肉濡蒜戲納髑髏口中問之曰辣否髑髏即應之曰辣終食之頃呼辣不已來驚惟令人去其肉呼亦不止遂啓行至海子畢事而回呼辣之聲隨其往還入城始絕來至家得疾數日而沒蓋來之將亡陽氣虧矣故陰邪得以干之况冥穢之物不宜相戲戲則吾心有不

慕鬼夜轎中嫁女

國朝景泰間南京夾岡門外一家娶婦及門肅婦入空轎也婿家疑為所賺訴于法司拘昇夫及從者鞠之衆証云婿已登轎矣司不能決乃令編求之得之荒塚中問之婦云中途歇轎二人掖吾入門時吾已昏然且有蔽面不知其詳至天明始驚在林墓中耳古人有胭粉靈恠記一卷觀此事知其不皆妄也

三鬼攝轎中嫁女

寧波張員以成化壬辰進士知鉛山縣未到任時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三 四四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三 四四

縣有甲嫁女于乙抵乙門揭帳出婦乃空輿也乙謂甲欺已訴之縣甲又謂乙其女互訟無驗前速媒從諸人訊之皆云女實升輿不知所亡卒不能決員至以鉛山稅額過隘民不堪命欲勸實奏省之行至邑界有大樹陰二十餘畝不可田欲伐去之從者咸以神叢為諫員不聽翼日命役夫戎服鼓吹執斧斤往去樹所百步許見三人衣冠欲道左乞有狀員叱之不見卒命斧之樹果流血衆懼員手斧之衆始盡力三日斷其樹樹頭有巨巢巢中有一婦人墜焉昏曠欲絕命左右掖而灌之良久始甦問其狀婦曰昔為狂風吹至一高樓與三少年俱食以羹饌時俯瞰城市居屋歷歷可指第無階下耳少年往來率自空中飛騰不知是樹巢也訪其家即甲女嫁乙時失去空輿者兩家訟始解員以其木修解宇所陰地為官田而悉毀諸淫祠之在境者

劉命事遇鬼告狀

國朝正統間徐武功治水張秋時有一鐵匠役罷而歸過嶽王廟廟遇一故識匠悟其來唾罵之鬼大怒與之相撲久不解忽公前驅至匠欲告鬼鬼挽之同匿河濱匠強拽出鬼力持牢不可脫曰我何敢見徐相公我且迴避但可見三司官耳已而三司官隨至匠乃大呼鬼隨與俱出三司駐節視之匠以兩手作勢虛抱曰鬼在此鬼作聲云此人負我錢六百二十文今必還我有劉命事者問匠曰有諸乎匠曰有之劉乃謂公曰鐵匠既負汝錢吾為汝追還汝可急放之鬼即聽命而滅劉復諭匠匠回多焚鐵以酬鬼已而平安

張員夢節婦訴冤

寧波張員以成化壬辰進士知鉛山縣縣有傳四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三 四四

妻祝氏夫成舅姑欲嫁之不從先是舅與民約有

婦婦願嫁者且牒進聽差字牌下願守者且牒進聽節字牌下舅判牒還之聽其嫁守祝為舅姑給以判牒於介乃授以願嫁牒進舅判如其牒出舅姑謂曰張公判汝嫁矣汝更何待祝不得已伴許之期有日乃粧束哭奠夫竟潛投後圃池中死舅姑怒實土填之事久不泄自後不雨者甚月舅憂之齋戒禱雨卒不雨一夕宿城隍廟中夢一婦抱牒泣訴冤狀舅聞狀既覺悉記其都里姓名徑至其家鞠之啓土得之貌如生舅乃大慟作文祭之

沈御史遇鬼訴冤

忽雨如注平地水滿尺即具殮葬如禮罪其舅姑及同謀者上其事于 朝旌而祠祀之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三 四六

御史沈子公正德成寅秋視屯田于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人迎訴者甚眾沈默數而自識之既而失其一人問之左右漫然答曰散去矣至縣坐行臺訴者入末一人蓬首跣足敝衣乃道中失去者沈問何處人答曰全椒人問何名曰小羊曰訴何事曰有冤曰有詞乎曰無有沈叱之使出忽不見急索之不得蓋是時獨沈見之與之言左右皆無所見沈知為妖大駭流汗嘔痢交作縣官問疾沈語之故詢之曰縣中得無冤者乎對曰往年有願景祥者為其弟所殺并及其子事適敗露殆為是耶蓋景字下為小字祥去示為羊字也沈執其弟一訊服罪乃知小羊又景祥乳名也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三 四七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建昌府督刑知事毛 頤

督寫檢校季士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陸勝宗



異林

吳 徐積卿

九仙神

閩中仙遊縣有九仙山其神靈異能知人間未然之事人或禱請輒於夢中開示形兆始雖莫測事往而推無不徵驗神道顯秘莫可彈結予所最徵實者吾鄉衛山文太守吳邑都庫部太倉州周二牧皆親詳其事故疏之云

文太守宗儒分符温州未期遣人祈問壽算夢者見一人謂之曰往山下當有優人作戲汝可觀之夢者曰太守令我祈問壽算耳其人答云有孔老人還自問之言訖而去尋至山下遇有丹旆引喪而來果有羣優裝者絲本編躡攀前後載樂導從賓客無不鮮盛夢者前致問云今日送葬當是何人有何官職而若是乎答者曰吾鄉王太守死今當臨穴是以相送耳夢者驚寤自謂不祥乃隱此事不敢陳說徑白太守云蒙遣祈問一無答但令問孔老人當自知之太守即便搜訪果有此人昨被差遣將一大木付匠裁

錫印召而問之曰汝計此合銀幾何對曰已就錫矣

曰即計木板實得幾何對曰合得五十有六中腐其一數不得全耳太守怒曰木材如此何止此數便可經營復令益之對曰數已定矣復何及乎太守時年五十有五聞老人言不覺驚汗果及數乃疽發而卒都庫部玄敬少貧病不得志嘗識一黃生閩中人也曾遊吳門一日告歸因相語曰九仙山在吾境上其神靈驗子今坎珂吾當代卜即見復也玄敬喜諾即具手疏陳述其意贈以囊糧生遂辭去至祠所焚香祈禱具白緣由夢入一室中見兩壁上倒懸二軸各書三大字曰在何處嵯峨高生未省諭沉今再三忽有一人日子何必疑彼將自知後來吳中具以事白玄敬不悟遍訪識者並不詳曉弘治甲寅年何中丞盤來巡撫江南偶見都文深蒙獎嘆往往薦揚自是知名郡縣大夫爭相引拔次年大比林御史塘即錄送試院有高士達者山西人也為山東武定州學官來校文事閱玄敬文甚加稱賞遂獲中選其夢始者然嵯峨字義猶未解或曰二字上並有山文高本貫山西又仕山東兩山字義亦甚明白何云不解其微或然今何公為南大司馬玄敬為庫部其言益驗矣周某閩人也為常山縣學官仕既不達又復無子以是快快求禱於神即夢一大舟舟尾上有二人坐舟中載一棺以繩纏縛甚堅既得此夢未嘗云何或曰舟中者棺當是州官船尾二人即是舟子始大暢悅後果為太倉州二牧生二子果如其占矣

異八

雷蓬頭有各太雲不知何許人也少為書生好道術

異九

入沙門游又素而學仙成化間若太和山中敝衣蓬首行若飄雲人或於山下見之或失所在舉頭望之遙在高崖雲霧中相距萬仞或二三十里許或時假寐一室扁闔如故身已在他處山上祠官咸固鎖鑰每鷄鳴諸山法鐘遠近俱發道士驚起曰雷仙人入官矣刑王求見之固請曰側聞神仙之名久矣願乞片言雲曰予丐人也何足以語仙王曰汝年幾何矣曰雲半歲王曰汝何許人雲曰幽州生建康長廣東道術雲怒曰吾非俳優何術可施遂大相詆訾王不勝怒密遣人繫之嘆以狗血塗裏以章令厭之桎梏置獄欲殺之夜半忽不見成化末不知所終

福州安翁者以市酷為業常有道人沽飲輒去不償直翁亦不責久之道人來會翁曰良意久不酬今幸枉過乞遂借行翁許之須臾至一山下草庵中成宿主畢道人曰有一道友去此甚近亦有仙術僕往邀請共君相娛可乎翁喜諾道人遂去久不來翁且餒顧室中蕭然無供具惟破釜在壁下餘飯可升許仰視屋梁上懸楯數顆壁上張畫梅一軸翁不勝餒取釜中飯食訖道人適至曰道侶不遇無以為飲不脛貧居可遂留數日耳翁懇辭道人再三曰煩君遠臨無以相贈奈何翁曰可撥壁間畫耳道人曰此吾道友之物奈何與君君既相愛吾當搗之耳既覆之以手拭之宛然如畫因題其上曰為買東平泊一厄邇來相會話仙機壺天有路客人到凡骨無緣化鶴飛真道烟霞愁縹緲好將家國認希夷可憐寂寞空歸去休向紅塵說是非翁持此遂別迷道不知所向問

野中人曰福州離此四日程耳翁始悟遇仙悵快而歸翁後以壽終于家云

呂危殆者不詳其名里成化間嘗游於襄郿河洛之間冬則臥雪夏則被褐好狎兒童且謔且詈競為之結小髻每搖首則髮理如櫛復為結之如螺然滿頭時人呼為危殆一日履江水上江畔一婦人方晨汲見之曰呂公若能行水耶呂怒取其杖笞之復履江去私治已未相傳於隴右白日上昇而去

張皮雀者名道修少從其父奉議江西時每聞道院鐘鼓笙磬之音輒往觀焉父不能禁後還吳中為道士師事胡風子胡風子師事莫月鼎授五雷法居玄妙觀弟子甚眾欲密授道修以書置屋上覆瓦中呼道修曰天將雨亟升屋取隙補之道修如其言往胡公曰得乎道修應曰得之矣於是始得秘訣驅風雷如神常懷一皮雀狎小兒每出則小兒羣逐之故時人謂之張皮雀好飲酒食狗肉常有病瘥者求治會方啖狗肉遂以汗濡作符以授之曰謹握之及家而後啓其人易之曰何物能治疾邪中途竊視之忽有神人怒捷之幾絕一日行道中見一人責之曰汝婦將死盍返視邪人寢中婦果自縊忽絕而甦天亢旱太守未勝求禱道修曰儒輩每毀我欲雨設壇於學官太守不可然不得已遂強設于里塾又令黃冠峯之以行命置水於兩廡間呼羣兒侍諸笑滿前每作符遣一兒投水中則雲氣生其上諭合雷電轟烈大雨如注道修大呼曰請誅貪吏諸吏跪伏莫敢仰視良久曰沾足乎衆曰然雨乃止江陰早富民周氏請禱道修往視困廩甚修怒曰彼固求福已耳且為之

異林

六

禱雷雨大作道修曰彼為富不仁請焚其廩火繞其廬焚之幾盡吳江旱王道會者禱之雨已作道修曰王道會亦禱雨乎今日邂逅誠幸相角法術何如眾雖然連雨壇道修謂道會曰左右何居道會觀東郊已雲遂即左道修在右有頃雲歸于西東望皎然雨忽大注道會大慚神驗其眾不可測也居常忤兄意每受筆不走但呼大宿世大宿世以壽終翌旦人於松陵長橋上見之

趙頭陀成化間吳中有喫肉和尚自言從終南山來問其姓名答云是趙頭陀往來僧居不假榻常坐於麻廬之間身著弊衲不易寒暑性好備飯無所去擇食如燎毛飲若填壑人莫見其溲溺故呼為喫肉和尚每見輒曰可作一齋爾後供者漸不能繼或絕口累日亦復晏然有一少年惡其無厭欲試苦之值大寒月邀請入舍乃款以餘庖羊脂雜物旋貯盂中曰和尚食肉即舉手張口瞬息噉盡又將取水數升與之曰和尚渴乎便復吸水遂足奉林飯曰和尚飯手即飽飲一頓不謝而去亦無所苦嘗跌坐道上有縣吏呵導而來儼然不動吏怒命拽去鞭笞一十亦無嗔愧尋於故處還復安坐人皆笑之有高媪者時造其家飯具食一日忽來呼媪曰我欲行矣不為他人作取檀越意在相報遂端坐簪下夜半而化晨有羣僧舉之而去問巷男女間有此事競來觀看投錢萬計媪意始解丹陽都女敬博識士也嘗摩其顛門圍徑二寸虛通如穴光朗異常竟莫測其為何如人也

張刺達者相傳是宋時人為華州掾嘗從州太守入

華山謁陳搏先生先生叙賓主就坐訖復設榻于左似有所伺太守不之悟已而一道人至藍袍葛巾蕭然無遜容太守不悅先生事之甚恭因請曰先生袖中携有何物幸以相贖道人即探出棗三枚顏色各異乃以白者授陳先生赤者自吞食之青者授太守太守愈不悅持以奉掾掾遂啖之道人遽出太守問於先生曰是何道者先生固為恭乎先生曰此純陽真人也太守悔恨追不能及張公自後得道國初時往往遊人間每顯異迹 太宗時開邸北平嘗召見之語有神異及即位思慕甚篤遣胡尚書漢通海嶽間求訪之後于秦中邂逅宣聖意企仰道真乞迴鶴馭以慰瞻望張公曰謹奉詔但道遠日久公先就駕予當繼至耳既而胡方入朝張公果至帝延入問之曰何為是道曰能食能糞此即是道帝不悅曰卿有仙術為朕試之以為榮觀不亦可乎張公遣侍豎昇一甕來即指之曰臣欲入此以觀造化即投足縮首頃刻不見呼之則諾視之無形帝命擊破之使人各持破甕一片呼之如月印水在在俱足隨呼而應莫知所為帝曰卿可試出言訖張公忽在前帝曰卿可更窮造化之道張公曰諾即走入柱中呼之復出帝嘆曰妙哉張卿出幽入冥其至神乎張公復取水喫於中庭頃臾變成巨川間岸沙際橫一渡舟張公奉手招之舟忽近人遂登舟去不知所之尋視庭際了無波痕後帝患疾食不下始悟張公之言嘆曰張公其能鏡余之死生矣先是張公以草一莖授胡公曰異日陛下若有危疾以此療之於是帝服之果瘥

異林

藝術

胡宏字任之寧波人少讀易遇一道人與語曰我有秘術子可受之但不當仕乃可免禍耳宏曰謹奉教遂以卜筮授之發無不中者每問宏作卦輒從那登中幕之其說皆按易占無說辭後知之遂不說易但言貞咎而已有一人家暴富心疑之宏為設卦曰家有狸奴走入室是其祥也曰然曰狸形必大可稱之得幾斤曰七斤許曰富及七載狸奴當去何能久也及期狸果去不見家貧如初一人家夜有屍擗子門莫知為誰主人懼不敢啓局踰垣而逃卜於宏宏曰有府胥姓某者往求之訟可解矣主人往索果得其人懇乞再三曰誠不敢諱是子某親非有宿嫌求棺耳召其子遺以金帛禍乃解嘗經吳閶門都彥客家將戒舟有唐貢士者借其友三人來宏曰公等何為曰行藏未卜幸先生教之曰草草不暇行當懸筮之卦成宏折而論之曰某君勿行當有疾厄某君中乙科唐君後必為御史後悉如其言平生占驗甚多每筮一卦則受金半兩以壽終於家

葛可久吳人也性豪爽好博少遇異人授以醫術不事方書中輒神異道有狂犬可久謂人曰誰當擒之即可療惡少果取執之可久砭其腎犬臥良久差有羣少戲里中望見可久一少年從牖躍入室曰召可久診視之不驗則羣躁之強可久可久診之曰腸已斷矣當立死耳有頃少年果死朱彥脩嘗治浙中一女子瘵且愈頰上兩丹點不滅彥脩技窮謂主人曰須吳中葛公耳然其人雄邁不羈非子所致也吾遣書往彼必來主人悅具供帳舟楫以迎使至葛公方

與衆神大叫使者俟立中庭葛公瞪目視之曰爾何為者使者奉牘跪上之葛公省書不謝客行亦不返舍遂登舟比至彥脩語其故出女子視之可久曰法當刺兩乳主人難之可久曰請覆以衣覆針刺之應手而滅主人贈遺甚豐可久笑曰吾為朱先生來豈責爾報邪悉置不受江浙行省左丞某者患癱疾彥脩曰按法不治可久曰尚可刺彥脩曰雖可刺僅舉體半耳亦無濟也家人因請遂刺之卒如彥脩言彥脩且計日促之行曰當及家而絕已而果然二子治驗並顯

夢徵

楊中丞一清居京師時其友王溥武昌人也計借而來宵同旅舍禮試已畢比將微開中丞夜夢入府院中左右文書狼籍滿案有一文牒即啓視之乃試錄展覽始末悉便記憶既覺即與溥言曰公等成敗吾已卜矣溥戲詰之具白其故溥曰當有溥名否曰無也曰武昌一郡當得幾人曰合有二標一在通城一在江夏溥曰誰為第一曰當是吳人又問其次曰海南丘公雅所稱賞是某人也溥曰頗憶其文手便了了爾之一無遺脫且曰曩論式唯是一篇今歲文場富有聯壁溥笑曰公言若驗可謂通神既而溥果下第第一人乃是松陵趙寬廉使其次即今孫光祿交蓋丘公門士也謂一標者通城劉紹玄江夏許節檢閱文錄得論二篇其他記誦不爽亥溥大驚異知公非常人矣又明年溥始登第尋亦仕為南康太守

飲客
曾公祭俸儀雄幹善飲喜啖人莫測其量張英國精

欲試之密使人圍其腹作紙備置聽事後命蒼頭視公飲飲幾許如器注備中乃邀公飲竟日備已溢別注甕中又溢公神色不動夜半英國具饗從送歸第屬使者善侍之意公必醉坐伺使者送命公歸亟呼家人設酒勞舉諫公取觴復大酌諫皆醉公方就寢英國聞之大驚史百戶者性嗜飲晝夜沉醉不少醒嘗且謁上官上官與之語惺然無所答上官怒叱之曰汝醉邪其父聞之遂絕其飲久之病且作吳中名醫莫療有張致和者善深於脈理診之曰夜半當絕勿復紛紛及期果欲絕其妻泣曰汝素嗜飲酒今死矣然久不得飲聊薦一杯與爾未訣死當無恨遂啓其齒以溫酒灌之頃臾鼻竅綿綿若有息焉又灌之而唇動又灌之而漸甦以報致和致和曰彼以酒為生酒絕則生絕慎勿藥之當飲以醇酒耳如其言果愈又飲數年乃終

女士

沈氏秀州人聰慧能屬文少選入官為給事中孝宗皇帝嘗試六官守官論沈文最佳其發端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官豈必守哉上悅擢為第一弟溥為貢士就試春官沈贈以詩云自少醉家侍禁闈人間天上兩依稀朝隨鳳輦趨青瑣夕捧鸞書入紫微銀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爾登金籍同補山龍上衣衣時說傳誦之

孟淑卿姑蘇人訓導澄之安有才辨工詩自以配不得志號曰荆山居士嘗論宋朱淑貞詩曰作詩須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女子紛紛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為士林所稱然性疎朗不

忌客世以此病之篇什甚富零落已多最傳者數篇
悼亡詩云斑斑羅袖濕啼痕深恨無香使返魂
花開人不見一簾明月伴黃昏又春歸云落盡棠梨
水拍堤邊凄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替人
愁只管啼又長信秋詞末韻云君意一如秋節序不
教芳草得長春冬詞末韻云雙蛾爭似庭前柳臘盡
春來又放舒真欲與文姬羽仙輩爭長

朱氏海昌人過吳虎丘山題詩壁上云梵閣憑臨入
紫霞憑欄極目渺無涯天連淮海二千里煙鎖吳城
十萬家南北舟航搖落日高低丘隴接平沙老僧不
管興亡事安坐蒲團課法華

金陵妓者徐氏亦有文藻作春陰詩末韻云楊花厚
處春陰薄清冷不勝單袂衣亦為清唱

鮑賽賽辰州人年十五隨父耕會歸遇虎覆父去賽
賽操刀追之相持良久竟斃于虎又沅陵縣民吳永
華女名六女年十三與姊入山采薇遇虎覆姊去六
女操杖追之虎俯首閉目若伏罪狀姊乃脫竟獲太
守聞而嘉之賞以米帛

物異

弘治甲寅遠東大風重晦雨蟲滿地黑殼大如蠅次
年乙卯長沙旱苦竹開花楓樹生李實黃連樹生王
瓜苦實果開蓮花七日而謝又歲丙辰三月叙州楠
樹生蓮花五十餘朵李樹生豆莢若若滿枝

弘治甲子蘇州崇明縣民顧氏家鷄胎息一物猴頭
像悉如人狀長四寸許有尾蠕動而無聲是歲海盜
作

弘治庚戌歲武昌城中飛鴉銜一囊市人競逐之囊

異林

異州
壁啓視之火礫五枚款然躍出是歲武昌災者三黃
州災漢陽災

弘治辛酉元日朝邑地震如雷城宇撼落者五千三
百餘所偏地窳發如甕口或裂長一二尋湧泉泛溢
幾成川河迄望夕猶震搖不息人民逃散

弘治戊午夏六月十有一日姑蘇錢塘二郡川湖池
沼水忽騰沸高可二三尺良久始復是歲温州泰順
縣左忽有一物橫飛曳空狀如箕尾如帚色雜粉紫
長數丈餘無首吼若沈雷從東北去修武縣東岳祠
北忽有黑氣聲如雷隱隱墮地村民李雲往視之得
溫黑石一枚良久乃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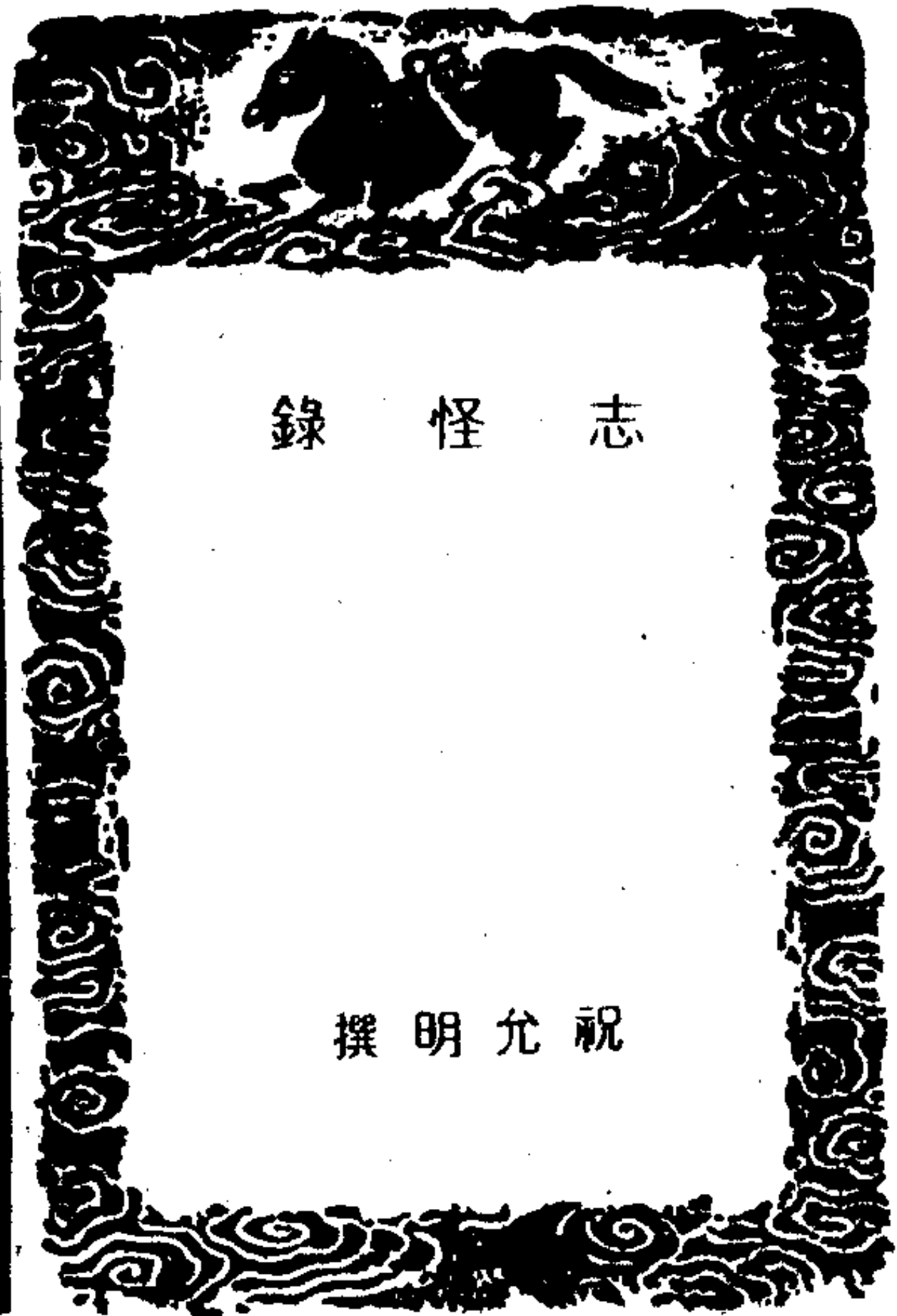
鄒魯為蕭山令性苛暴有何御史者老于家魯殺之
其子求為報魯嘗飲一玉杯甚愛之一夕置几上
杯忽自躍墮地而碎魯惡之明日難作

想文無錫人弘治已酉秋赴應天試几上筆忽自躍
是歲魁榜第二人

弘治中濠陽民家牛產一麟初不為異偶過屠字見
壁上畫麟始大驚悟俗謂麟能茹鐵糞金遂以鐵灌
之而斃後獻其皮於鎮府鎮府貢于庭兩脇有甲毛

從甲孔中出角果形纒及犬大崇明民家于海中沒
網忽得一獸如犬黑色置家池中善盜魚患之驅而
入海行甚捷海水為之披離乃知為犀也

異林終



志怪錄

祝允明撰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十

志怪錄

志怪雖不若志常之為益然幽詭之事固宇宙之不能無而變異之來非人尋常念慮所及今苟得其實而紀之則卒然之頃而值之者固知所以趨避所以勸懲是亦不為無益矣况恍語惚說奪目警耳又吾儕之所喜談而樂聞之者也昔洪野處夷堅志至于四百二十卷之富彼其非有真樂者在則胡為不中輟而能勉強於許父哉吾以是知吾書雖蕪鄙不敢班洪亦姑從吾所好耳若有高論者罪其繆悠而一委之以不語常之失則洪書當先吾而廢吾何憂哉

陳僖敏俞官保

陳僖敏公謚與太子太保俞公士悅少時相得出入恒俱一日黎明同入郡學傍一居人寢門內聞街上枷鎖之聲窺之見獄卒引數囚南行俄而卒及囚皆倉皇曰丞相來宜急避之遂皆入古廟而沒居人念囚不應行此路且訝丞相之語因坐以伺之則二公隨至矣

還娘

泰和蕭都憲子婦劉氏年十七歸蕭字還娘忽得疾死蕭氏從地里家說未及旬即葬之郭外還娘初入冥府見王者三人坐額還娘曰誤矣奈何吏白王欲姑留之王執不可遂放還途間見隣婦亦追來還娘問之婦曰以女擅殺一鴛鴦之至死為其訴寃追至耳還娘既生在棺中無計以出忽隱隱聞塚上羣鳥鳴噪有人見而怪之至墓旁聞墓中號呼之聲告蕭氏家乃急發塚出之瘁疲已甚便加救治漸以強爽得安計死十七日矣方隣婦篋婢時還娘已死數日以是知其不妄

鬼買棺

成化壬寅春吳中疫癘盛行田野尤甚五深涇有一家七人同死無子遺無人為斂市有幽人遇一老詣門買棺七具而赤手不持纖價幽人索之其人曰汝但載我併棺到家當還汝也幽人遂載棺與俱去將至門其人曰我先歸開門待汝家無一錢惟有麥二十斛可以償汝屋後西北某家子親也可為我召來言畢遂先登岸入門幽人乃與舟子至其舍則寂無人焉視室內有屍七而買棺者在其中大駭出門覓其隣果有西北居某人其親也語其故親亦驚求來為酬價果有麥二十斛乃俱與之

天墮草船

松江城西有董仲順素以敦厚稱成化丙午八月十一日天宇澄霽皎無纖雲眾見空中有小船從東而西又轉而東墮仲順樓上觀者塞道細視之乃芟草所縛者時仲順方患耳聾亦不大驚但曰此船來載我耳不久果卒

白犬怪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

崑山一民家子方少年未娶夜有一美婦來與之合由是得疾醫藥莫愈子猶秘其事一日坐肆中有道士過之謂人曰此子妖氣甚濃言畢遂去其父聞之乃謂子曰吾兒不言即當死矣言之吾不責汝也子乃以實告父曰吾以剪刀與汝伺其來但剪其衣便可驗治子受命惟謹其夜婦至子密剪其衣塵厲聲斥之婦遂去且視之皆白毛也父見隣家一乳白犬毛有缺處因共杖殺之子疾隨差

馮副使

吾鄉馮副使定成化中赴京師聽選朝罷趨歸遲至宗人府府中有古井甚大馮忽下馬趨井旁顧其中拱揖數四從人及見者方驚視馮條然解帶置地上隨涌身而下急救之已死矣馮在途聞喚一吹手卒在舟喜其善感眾携之至京卒懇求去馮怒筆之致死至是以為其報云

貢尚書

成化十六年羅洗馬璟李侍講東陽同典南畿秋試李在院夢有神謂云貢尚書來見李延之乃一貴官貌甚偉袍笏肅然謂李曰僕有小孫頗讀書今來應試願為錄之李遂謝既覺以告羅且素念不聞有此人漫不為意已而取舍初定李又夢前貴人來謝曰小孫已荷收拔特此伸謝遂寤猶不能解比拆卷首選乃寧國貢欽宴問李問之寔前元尚書師泰之孫也

王捉鬼

相城村人王即素有膽氣嘗夜啓門暗中見一物疑其為鬼即前擒之大呼曰鬼在此家執火視之乃一朽棺板也王立燒之聲如爆竹良久乃滅鄉人號其人曰王捉鬼

嘉定東門外有朱外郎子年十三歲一日挾書囊將就外傳倚門少立忽向東疾奔其去如風瞬息不見父母急集族里追之無及也路旁人云適奔過抱樹求止不能得樹折遷去矣又至前人告知初俄而人報云直望海而趨矣繼報云已入海矣父母無所施計伏水濱慟哭三日將還忽水中湧出一人視之真其子也方將抱持子向西仍去如風父母急回至家無有也又皆痛駭明日有丐兒來報曰昨夜卧前村土地堂見一童子伏地而睡視之實爾家郎君也可往取之父母驚喜急與丐兒同往則果在地扶掖以歸猶昏然不省類中惡者幸而眼開能運動以湯液灌之一日始復衆問其詳曰兒方倚門忽見一少年從東來貌甚娟秀戴軟翅唐帽衣綠袍東黃金帶騎白馬亦瑩皎如雪從後者可三十人皆人身而首則或蝦或螺或蟹或魚不一類少年見我即命從者羣挾之東行雖大呼不可得止也至岸視海中一道水開遂成路接沙衆皆擁上路四望瀟漫俄頃至一城郭入至大宮闕朱門華屋弘敞煥爛少年止於門外只令開者通謂曰奉命請讀書人至其開者亦魚鱉之屬受語趨入少頃復出命他吏引入至一殿下其殿極高廣都作白色似鸚鵡之殼所爲光采照耀恍惚奪目不能正視更命入殿王者坐殿上其親已老鬚鬢雪白其冠亦顯唐帽身披白袍通刺金紋腰橫白玉帶問我曰汝解作文章乎對曰不能曰然則何能曰只會作對王曰我只要作文章者今汝不能無用汝也因命左右引入學館一觀即放回左右遂引入東偏一室見一童子可數歲韶秀特異秀史云王欲請讀書人教此于耳少

頃復引見王命仍遣人送去衆復引出前少年尚待於門得傳命因復乘馬命衆扶之歸至土地廟前廟神出迎其恭少年即以兒付之土地即收兒宿兒後亦無他今尚在也事在成化十九年

雷書

丁未五六月吳中大旱河底生茂草赤地千里至七月二十五日忽大雨勢烈甚其日申時崇義庵東隣張氏有梓樹合抱爲雷擊一大枝既而視樹下其地上有字橫徑五六寸長貳尺餘畫紋如指潤深入土幾寸其文曰子乃言非篆非草雖經雨水衝灌而不湮沒真天神書也張氏子爲子友次日予始知之以紙摹得其文

妓乘魚

南京教坊一妓與一鹽商情好甚密商行貨廣陵語妓曰我不久即歸汝能待我乎妓諾之商一去不來妓門戶寒落猶無改念但多方訪商已而得其所在遂馳往尋之果遇焉商感其意因贈之金帛甚富曰我事未畢尚得幾日始行汝姑回此物亦不足盡吾意俟歸與汝續前好也妓買舟獨歸數取金令舟人碎之買物舟人竊念可圖至江中夜靜即投妓水中盡有其貨妓至水即有一物乘之安穩如坐徑行去日將出至江陰一村大呼救我村中集人視之頃刻抵岸下衆扶掖而起視所乘乃大魚妓告其事衆共送至縣治官爲之出捕問其驗妓言船之狀且云有紅羅鞋一隻上綉石樓花并綉主腰一件同置舟中席下枕旁計此時賊尚未見也官如其言急往檢諸船果獲盜真之於法而解妓還院云云

保保

常熟之福山有農家生一子名保保肢體素弱四

五歲猶不能行終日坐木榻上善言人禍福叩之皆應其家固怪之然亦因以致饒裕一日有龍虎

山道士過其門語人曰此家必有妖物富人劉以則聞之召道士問之曰若能除之乎道士曰此不難也劉遂具舟使往道士方行保保忽告其母曰有一道士來見當死矣可與錢十千爲見乞命母方怪之道士已在途潛書朱砂符焚於道旁柳樹根下保保已在家嘔血又行不久再焚一符則有一鱷死於水向長壯可畏其首大如拳問其家子亦死矣

腹裂生子

鳳陽府宿州民張真妻王氏有孕當產臍下之右痛不可忍凡歷三月德甚成化十年三月初一日亥時腹之右邊忽開裂一處產得一男其鼻準中有一黑痣官爲給養巡按御史周蕃聞之於朝子親見周云云

蓮花和尚

蜀中有一大橋側有僧居焉僧素謹慮爲善無怠暇則織草履掛橋上過者欲取則取之推此他可知也一日雨下霹靂大震視之則此僧腦裂而斃矣咸以爲誤或疑其有隱患但心腹不冷其徒未殮五日則復甦曰始被擊時既死雷神驚曰誤矣亟令取藥治之又令衆鬼揉合破處久之復完好乃還生不知死已五日矣視其頭皮雖連而骨已碎作八楞狀人因呼之爲蓮花和尚吳史在蜀目擊其事

天裂

先公說宣德中在學舍一日以事赴郡中當未申時忽見天裂於西南九十餘丈時晴碧無霧見其中蒼茫深昧不可窮極良久乃合時同輩及衙前

後數百人咸見之

謝老牛

蘇州閶門外上塘楊家以鬻油為業畜一牛行磨九十八年矣以其老而衰議賣之召一人與論價將成交夜托夢於其人曰我施巷謝挑盤也因負楊家債作牛補還之今既老主人將賣我與君切勿買也其人夢覺不經意而楊氏亦不來召既數日又夢前牛曰主人明日召君矣必以後日殺我我與君素無讎萬勿買也又曰我在楊家第四欄中身有白毛頸皮以行磨久已皺破君當認之言訖而泣其人乃許之天明方共嘆吃楊氏果來召去縱觀其牛至第四欄宛然夢中所見者見其人來即屈雙足於地泪下被面楊犬怪之其人因語之故更勸楊勿殺楊亦大為驚感誓不敢賣也而謝氏子知之遂來贖去養之終牛之身時成化十八年春也

何老人賣鬼羊

長洲有何老人者嘗入城赴役天尚未明途中見一羊何疑之曰深夜安得有羊此必鬼也負之以行不少置羊哀鳴求釋何不顧天明視之真羊也遂詣肆賣之得銀伍錢晚歸復尋買羊人問之其人云旋失之矣何以實告而返其銀

葉宗可

葉宗可元末避地淮陽時寇至積屍滿野葉宗可晝伏夜行至前途度不能行則卧地上雜衆屍中至夜分明月下遙見一人來燭籠前導近而視之一道士也一童子執燭偕至屍旁道士以燭燭群屍凡婦人老翁勿稚羸危殘瘵者俱不用以手提而擲之輕如一葉俄得一壯男子骸體魁碩道士細視之有喜色乃即解衣與之合體相抱持對其

口呵氣入其中良久道士氣漸微屍冉冉動俄而欠伸又開眼遂推道士於地厥然而起立仍令童子執燭前導飄然而去不知所之

張道士

蘇城玄妙觀雷殿道士張宗茂平生謙謹和易習行五雷法甚靈每遇水旱郡縣必召之祈禱立應成化甲辰授道紀司都紀子嘗有文贈之丁未正月即移病閉居然固亡恙也至十六日歸俗家徧訪諸族屬曰宗茂老矣此行乃作別耳既乃入城出訪交游或以別為言人不喻也又語其徒曰老子欲去矣至五月一日晨起盥濯極潔持香詣殿上拜禮畢曰我今日辭雷公去矣俄入舍檢衣裳雜物分遺諸徒迨夜乃默然坐小室榻上至明日封香帕詣各房請見衆道士曰宗茂今日拜辭諸君矣回舍即危坐不語諸徒侍立不去師令出既而視之師瞑目矣亟大呼救師開目曰今日甚好汝輩勿留我也可將羹湯來我欲飲衆競去覓湯師亟起開戶乃上床坐而化去良久弟子來呼之已不醒矣時十六日巳時也留一獨曰六十四年明月其中有圓有缺今日飛上太空三界十方透徹

劉西江

永樂間有劉西江先生好遊一山寺僧頗厭之寺有空室二間人宿者多死一日西江至寺僧乃盛饌享之此室勸之抵醉就宿焉二鼓酒醒聞誦觀音經其聲漸近西江以為僧徒耳攬衣起坐時聽外月色如畫西江自慮隙窺之乃一美婦人也誦畢即向牀合掌作禮愴忽自開婦人從牀入便梳上坐俄而吐舌長丈餘將逼西江西江倉皇以被撲之婦人若嘔噦狀遂去不見蚤起謝諸僧去行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

過山側見一巨蛇吐舌而死西江曰此蛇精也即夜來婦人耳非我必為彼一飽遂以告僧僧愧謝之

楊禮部父夢

楊禮部循吉未第時其父夢人告即君當中五十四名既覺不以為意已而中鄉試會試廷試皆得一十八名謂前夢不足憑矣後追思之以三舉之數合之即五十四也

尊經閣

蘇郡庠之尊經閣建自宋代甚弘因相傳閣上有崇人罕得登宣德中有無賴子與人誓約夜獨寢其上及明無事則乘富出金界我衆從之其夕無賴獨處於閣夜半聞閣下有呵導聲窺之則五丈夫冠裳楚楚從者亦都二籠燭前引登閣無賴急伏梁上視其所為五人者危坐正而從者即奉酒饌鋪列案上看醋果核豐腴精潔飲器皆黃白錯落滿案雞鳴將散無賴因呼謀以驚之諸崇一時奔逸都無所見器物狼籍案上不暇收拾無賴大喜過望盡懷其器以下衆方來踪跡之無賴以實告衆方駭嘆俄傳樂橋線舖錢氏宵間失去金銀酒器若干無賴謂諸人曰此豈錢氏物乎持之詣錢錢視之果其家物也錢富而喜悉舉以歸之

文秀才

吾蘇文秀才宗嚴名森嘗夜讀書於樓上忽聞人登樓聲須臾一美婦立几前宗嚴兀坐不為動遽取硯擊之應手而滅逃無所見後文官至都御史

測字

往年有叩試事者書串字術者曰不特鄉關得偶南宮亦應高捷益以寓二中字故也一生在旁乃亦書串字令觀術者曰君不特不與貧與富更得

疾詢其所以曰彼以無心書故當如字汝以有心書串下加心乃患字耳已而皆然

鬼告狀

外大夫徐武功公治水張秋時有一鐵匠役罷而歸過岳王廟側逢一故識匠悟其死唾罵之鬼大怒與之相撲久不解忽公前驅至匠欲告鬼鬼挽之同匿河濱匠強拽出鬼力持牢不可脫曰我何敢見徐相公我且避避但可見三司官耳已而三司官隨至匠乃大呼鬼隨與俱出三司駐節視之匠以兩手作勢虛抱曰鬼在此鬼作聲云此人負我錢六百三十文今必還我有劉僉事者問匠曰有諸乎匠曰有之劉乃謂鬼曰鐵匠既負汝錢吾為汝追還汝可急放之鬼即聽命而滅劉復諭匠匠回多焚鐵以酬鬼已而平安

蔣君科第前兆

余母姨夫蔣君廷貴應試時求江東籤得詞云前三三後三三初不曉所謂已而三舉不利成化辛卯宿林邸中夢本學教諭陳裕率之觀華屋甚且指謂之曰此即今年試題也蔣徐思之益富潤屋之謂也遂加研究既而果以誠意全章命題遂中

第三名列此篇義文云初蔣君夢後染瘡甚篤時時驚呼同邸生問之則曰吾見三鬼來擾吾耳一日又駭躍大噪問之則曰適又見一美姝謂我曰我乃桂花仙耳汝勿怖也人曰此吉徵矣泊臨場強扶昇以入既中思之無不應驗三鬼者人以爲第三名經魁之應也及上南宮又三舉始中進士第三甲益見籤語之異兩三三上皆指科數下則指名甲始無一字虛設云

朝天宮道士

弘治元年春南京朝天宮一道士年甫弱冠忽患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

膝痛視之皮肉皺縮然痛不甚極至夜則痛加倍視之乃人面瘡也耳目口鼻靡不具足愁駭之極遇人輒與觀之冀得所治然每有人觀必痛入骨髓人不觀則復不痛其書間披衣行動飲食畧無苦至夜便劇雖無觀者亦痛忽見二三尺許長一人立其前與之言曰汝識我乎道士曰不識也曰汝豈不記在宋為都統制乎我則汝所部也我無罪汝以私憾殺我且并我一家十七口皆斃此何等冤也今覓汝凡三百年矣幸而遇汝我豈能捨汝哉道士遂卒

吉昌

成化末嘉興民家生男背有紅紋如血縷隱隱是吉昌二字其家因以為兒乳名後數月村民發地得青石板上有字曰吉昌版下為窖有銀數百錠每錠亦各鑿吉昌字鄉民數十爭取之兒父亦在曰吾兒身有吉昌字且其名也欲盡得之衆不從特讓其多取殆十已五六家遂大富餘人得者疾病官訟纏綿不已或以買遷亦自消耗一人頗有識曰此誠天付彼兒非吾物也舉而歸之其他亦從之罄所有界兒父由是數家得無恙兒今猶在襁褓中未卜其後如何也

南京匠人

成化末南京一匠人赴內府工罷晚出三山門唯有一弊裘兼粗衣一二事錢三十文作一襍負而行至地僻處遇一人曰兄何往匠曰將取其路還家其人曰我亦欲由此路歸昏暮可借行匠甚幸與同入飲肆又買酒同飲匠唯感慰既而共宿翌日一同至極寂處忽推匠仆地奉之職之匠出不意弗能起禦為所痛毆遂隕絕推墮大隍中奔而去至前途開視之唯弊衣少錢耳意甚悔到家

復開襖櫛之床上弊裘懸梁上錢亦姑置几下俄而風雨大作匠在隍中氣未絕聞風聲稍醒矣見一神人告以賊姓名居處及錢襖所在又語以賊意且悔今在家不出其官即將過此汝當呼號速往捕之必得矣語既醒果有巡邏官卒至匠大呼官出而問之得其說徑往撲賊與衣錢等所在無少差遂正其法

長橋美人

吳江聖虹橋旁有姬素業柯芥兼粥裙叙弘治初年秋日姬偶出市一小女留守室中時斜陽映門女倚門少玩湖光瞥見一美人從小青衣迤邐徐步女方矚目美人逕入其家女叙拜延坐諦視之猶未辨而姿色艷冶妝飾瑰麗風態飄逸恍惚傾人頗若貴家處子女不敢詳叩美人便問妾安在對少出美人曰我不能待當重來相訪也出門掩舟而去姬歸女告之姬莫測亦不為意明日姬出美人復來女驚接謝之曰娘奉候久不見臨頗有事又出美人曰唯女乃詢其姓氏不答又問小娘子有何言幸遂言之美人低回久之掩袂羞澁作語語女曰我要相煩求一配耳女曰然則候娘回當為告之美人曰幸存心勿忘也因拉女曰我居處非遙幸送我去女便隨之同行稍久見畫舫艤堤旁美人謂曰此吾舟也率女偕登舟中張設珍饈莫倫異香清輝頓殊人世中有一小几几上有棗一盃美人取數枚奉女女啗一二留二於懷美人又送登岸女乃獨歸見姬姬方詰責女具陳其事出棗奉姬既而亦不復知稍物色之不得也以詰諸人好事者轉相諏訪絕無好音時聞傳以爲水仙殆蛟娥龍女之輩矣既數月忽又過姬又不見在女力叩其詳終不見答翩然而逝仙邪見

邪妖邪不可得而知也

范文正公為閩羅

成化辛丑長洲瓜涇小民王敬病死一日復生問之云初病篤有冥吏追之見王者坐殿上判官方與吏胥運算敬竊問旁人算何事皆不答敬因潛聽王者所言乃算商學士俸祿吏算訖覆云大學士尚有數月小學士只有月餘既而引敬問之王者驚曰誤矣非此王敬也急放回敬又竊問旁人殿上王者為誰或告曰閩羅王也曰何官何姓也曰即蘇州范參政仲淹也遂寤時商公父子俱亡恙既而學士良臣病死久之閩老乃卒審其時無少爽焉

王鑄

吾邑荻扁里王君鑄嘗獨卧齋中夜將半有鬼嘯於前其聲顛顛鑄聞之無所懼但云汝叫自叫吾不啻汝但勿近吾床詎吾耳也鬼乃作驚聲鑄笑曰不過是此等聲耳鬼終不去復作雞鼓翼聲庶幾其一懼鑄曰吾且熟睡不聽汝矣鬼必欲動之遂以其床帷覆鑄身上鑄曰吾適寒覆之甚宜鬼無如之何不復作聲

鄉人妾

鄉人買一妾因妻悍置之別館與期曰某夜當來及期忘之妾久伺不至就寢夜將分聞叩戶聲亟起而燈已滅暗中開門問其夫夫不言第共入室遂同寢合焉終無一言妾亦稍疑之事竟即起去明日薄暮夫來妾迎謂曰昨宵何去之遽也夫驚曰昨夕以事阻遂忘前約汝何言之謬歟妾色變曰吾固疑之矣因道其故夫曰今夜當勿復同坐以伺之至二更許遙見家中白犬以前兩足捧其頭作人立而來乃即格殺之妾亦無他

蔣令作土地

樂亭縣令蔣君乃前所書科第先兆者既作邑然未及一考而卒後代者來入解之夕恍惚見蔣君公服危坐正寢驚問之荅曰廷貴姓蔣即舊尹也死幸無過當血食茲土冀明公為圖之新尹遂諾為立廟於縣治隙地縣民稱為縣土地頗崇香火蔣平生聰明長厚行履忠信有不欺神明之志或應有此理也

乙未地震白毛生

成化乙未春四月吳城地大震且視之遍地皆生白毛正顛猶鬚長數寸風過冉冉而動兩日忽無有余家收得幾莖歷久不變今尚存焉

華老

錫山之華富族也有一老頗平善年逾五十一日方倚門開眺忽見一租戶至其家手携一布囊及門置於地聲喏曰小人在此華甫應之忽憶其已亡問曰汝已死矣何得至此對曰固死矣今正為公來耳華益驚曰何為曰身死得為公人今奉命勾攝華曰然則攝我乎曰未也某一批凡五十餘人某恐公不知首至此奉報然後他之計勾完亦得一月公可處置家事從容而去華曰汝囊中何物曰恐相驚不敢出也華強之因傾出於地則皆牛頭馬面獠牙火眼之屬悉是色紙所為華問安用此曰冥間凡鬼為公人或攝事則假此物籠戴誠如陽世所塑畫者然非鬼身真亦有此特以此紙具裝之耳又曰宅東某亦同批今往勾之公欲同往一視否華從之行至其家某者方病家人見華來咸奔走致敬延坐燒茶華固止之其家不測來意而亦不見鬼使也鬼至其門外即取色具籠戴之入其室便聞空中如爆竹一聲其家方驚則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

二十一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

二十一

病者已死矣華即回步至家處分後事且詳告人致永訣人皆寬釋之既而漸病月餘而死

周岐鳳

天順間有周岐鳳者江陰人巧黠無與比身兼百技溺意方術神怪變幻眩駭耳目而恣為不肖之務故人皆畏而遠之既死友人偶召其周忽至運箕如飛頃刻數百言其詩曰銀河斜斜星斗橫銅壺漏滴將三更一天明月半輪小三山路宵煙冥冥我在三山樂梅酒入問故人淹病久須臾符命至三山勞我凌風速於走昨夜告精神不靈我為故人行不停靈方肘後我還有故人何處勞心情追憶當年曾會面安亭風月常相見我心不樂人不知欲赴金臺奏金殿誰知天數竟淪亡吁嗟不得歸故鄉今宵月夜東明燭又說前生真可傷長記留連在芸屋諸公相親伴幽獨從容交處二十年可憐嬉戲成悲哭秋官與我且淡交出柁何當賭棺木英豪壯氣死還存何事淒淒在鬼錄孤魂飄飄無所依萬里山川人不歸夕陽芳草暮春候忍聽杜宇花稍啼番思昔寓塗巷日一時念錯言難出此時懷家太不仁言悖出今亦悖入如今往事且莫談水流花落月當三殿奚二公非常客風流儒雅皆青衫雲間土龍何足數崑崙片玉可為伍一笑壇前識表儀未是相從論今古月明如此良夜何作詩相贈君且歌君歌我詩不忍聽兩行清淚空澆沈漢明芸屋陶良玉京都及今幾回祿宗範舉人喜無事為我傳言與親屬朗吟壇前夜欲開丹青寫與期平安菊壯老人此老病翻胃病實由胃寒批把葉今白苣蓴紫蘇子今真用謬良姜官桂用些須厚朴陳皮為功奏半夏積榔白茯苓沉香丁皮皆用輕白芥藿香吐聖藥柁頭棟今

尋至城三片坐姜兩枚聚切切分明向君道人參
乃是佐使藥食前一服沉痾好土地顧公也是神
君有誠心莫負盟君有誠心所必應縱然虛誕何
須評我欲歸今笛三弄神仙假我修真洞題詩今
夜是何人江湖散人周岐鳳

沈繼南家犬

相城沈繼南名召啓南先生弟也秀粹而蚤夭其
家一犬頗異余嘗作異犬傳曰異犬者沈惟明家
犬也始惟明先人繼南甫之墓在家而數百步既
乃東遷遂宇圩去故墟四里甫治塚時犬偶隨一
往及塚成大數宵失且復家人怪之昏時相伺察
犬見犬浮門外水而東即尾視之犬或走或遊踰
三四川徑奔塚前踰伏帖帖而卧如是累年霜雨
無變焉比過惟明道大事呼犬至示余犬正黑色
頸足間白而長僅四尺先生又說此犬常隨繼南
往太倉舟停時犬偶登岸比解維諸僕都忘覓犬
至家方怒惜之少頃犬亦來家乃陸行而歸也相
城至且八十里犬性亦靈矣哉

錢御史妻

錢山御史者在京師竟一妾侍奉惟謹錢甚愛之
既而令人往家迎其妻來比至錢見妻全不留意
雖妻逼坐其側或從妻身畔行過亦不少顧若無
人焉者妻直以爲感溺新寵故棄已耳亦不問之
其妾出室必謹鎖室門畧不懈弛居月餘錢白晝
間入妻房妾偶忘扇鎖錢見妾床下有火光驚視
之則一小燈檠高數寸上燃燈檠然其旁有水一
盂縛一鼠於床足置美食于器中飼鼠甚肥以布
幕其兩目仍加鐵釘馬錢大駭亟滅火覆水殺鼠
擲之廁俄而逢其妻驚曰娘子何自來許時在何
處妻曰若伴不知和月餘弗吾顧也錢曰我何曾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
志怪錄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

見汝來妻乃告其詳錢益驚曰吾目中並不見汝
且已見吾母亦竟不思有汝在何不同來今始悟
耳乃知妾厭勝吾吾其危哉立喚妾前譴而黜之
與妻歡樂如初

媚家厭術

厭勝之術在在有之其在北方婦人群婢類多能
此而媚家甚焉有少年郎狎一媚婦以其美且富
也利之百端趨奉惟恐失意郎感甚留其家已經
歲雖他媚才貌兼勝者弗能移也一日晝卧樓窻
下命往市魚爲午餐俄而見媚自携魚以入私念
彼胡不使婢輩而必自持邪注意察之媚不知郎
之察已也提魚徑入廁中郎益疑怪附窻諦窺之
見媚置魚於空溺器中而去頃之又將一器物注
溺器中若水而色異亟下視之乃月水也便大惡
恨召與言別竟不餐而行焉余按博物志有云月
布在戶婦人留連注謂以月布埋戶限下婦人入
戶則自淹留不肯去則知斯言果可信且不特女
可以此留男男亦可以此繫女也其來久矣又聞
媚不欲接其人則撮鹽入水投火中其人便焦急
而去

幻術

先公仕晉潘每見幻術或飲醋數升或裸體仰卧
以巨石壓胸腹或燬石爲秤擡通紅而响之至如
婦女小兒亦有能者客至婦以麥置磨剪紙爲驢
運磨得麵旋復收驢入袖一婦方汲水過客渴索
漿既勻與之客顧無人挑婦不知其有術也婦笑
留客宿客喜從之婦則不至而且視其所騎驢以
首枷入石欄中矣項大欄小不知何術使入也客
窘甚婦喜笑於旁或教客謝過憲祈婦始復施術
驟自出矣村兒放牧牛羊驢馬之類畧無兵仗以

術但散置郊原而縱之惟聚沙土以指周施畫一
大圈畜處其中童亦酣睡任有虎狼至此惟躊躇
環繞於外垂涎而已不能入圈也日夕開畫安然
而歸若是之類皆以爲常不可勝紀

王臣

成化壬寅有妖人王臣者本襄陽人少亡賴長而
流蕩四方不知何自得左道兼曉房中術遂由淮
入南京結納諸中貴人因以上聞召入京師得爲
千戶臣肆言爐火事黃金可以立成諸藥多出江
南願往採取遂命大璫王敬偕行臣直隸諸郡及
江西省地徵發府庫其欲富室金帛累巨萬展轉
至蘇杭科需尤甚信意出一紙錄市人姓名括取
金玉人無得免或挈室而竄白日閉戶途路行人
妄傳其徒將來則市人空肆而匿東南騷然有類
大變郡縣無如之何亦或閉門不敢治事又命吾
學徒抄錄命書既稍從之復發派無已遂爲諸生
大詬置幾欲箠之乃匿於驛亭上奏諸生遺勅駁
使臣等事賴巡撫尚書王公恕累疏陳其奸狀追
逮回京伏誅仍傳首江南被害諸郡

表尚實相術

國朝表廷玉相術獨步天下幾如天綱而其子尚
寶忠微亦精絕無倫先祖妣淑人錢氏伯父孟書
先生紳正統初掌教於鄞先公已領鄉薦往省之
時表家居先生令遍視庠序諸生以及先公表一
一決之而於先公獨無一語叩之亦不答於時未
測其意越數日表來獨訪先公手贈私印二枚其
文一曰給事中章一曰參政之章後先公竟拜二
官不爽先公又說表在京時與朝士同集一士人
家將合讎諸公就表叩升沈俞司寇亦在問之尤
切表特告俞曰公且請歸家治忙事卻復來問俞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

卽馳回其廬舍已被火幾燼矣

周七郎

永樂間吾蘇婁門陳氏以婚禮燕客友人周七郎與焉周隸籍織染局時巨璫命來督局事俸至郡便拘集諸役人周獨不至璫大怒遣數十人就往陳氏卽席擒周兼錄座客姓名以聞上怒復遣校尉特來逼提席間賓主赴京不問其故都付官者令囚於一室餓十日來說既而不及期先後死以八九獨周一人乃不死至第九日憊甚及夜監者謹點檢扁鎖而去周卧於床將三鼓條見一人自床邊出近周前周強開目視之乃其故父也昏昧之極亦不省其爲鬼父捧飯一大碗兼有羹肉之類謂周曰吾兒可速食之周恍惚間接而食盡父乃不見洎天明周覺體漸強又告監者欲起登廁監者驚曰汝何得今日反勝於昨乎必有弊周曰公視檢門窻縱有人何處入邪監者亦無可詰而期已滿乃卽引奏周竟得生還調息數日始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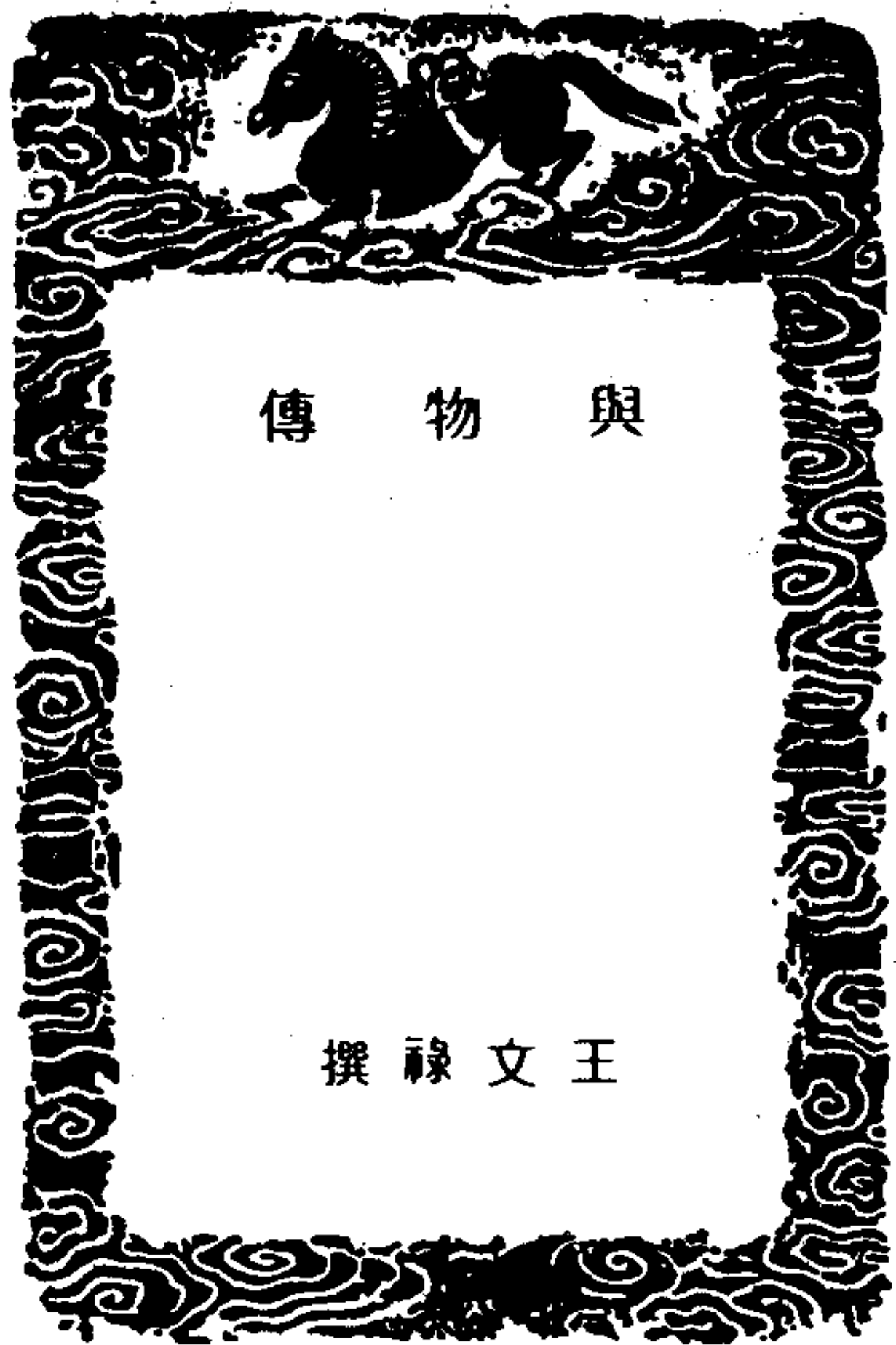
孔鏞星

吾鄉孔公名鏞字韶父宜聖五十八代孫也爲人忠孝弘毅行已唯以一誠可以質諸神明不忝聖胄爲鄉邦增重又矣平生政績不可勝書今歲己酉之秋以都御史自貴州巡撫召爲工部侍郎行至杭之富陽驛少駐命驛吏視風色忽覺眩眩從者急扶入舟遂奄然而薨焉將薨而有火起於舟上甚大而烈暨公之氣漸微則火光漸高而漸小迫於氣絕則光已在天際凝定燁煜宛然一星矣余謂自傳相之後載籍中賢臣多矣而未聞有踵騎箕之列者今而得公殊足欽仰稱之爲孔鏞星可矣余暴怪牒瀕竟得此遂謹以尾吾書以爲覽

者假重於公焉

紀錄彙編卷二百十

二十九



與物傳一卷

出格生曰人受天中以生偏則物云子積載籍及觀聞物乃踰人倍甚曷言物生匪中人與物賤也特形異耳子每與曠曰吾人未人哉是物足以博人心傳而系以斷題曰與物進之大同云若龍麟鳳鸞屬虛稱身白澤角端神靈瑞應非常畜比猶人中之聖故不編

劉備走樊城墮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謂所乘馬曰的願今日厄何不努力即躍躍三丈得過出格生曰危急中同患相濟勇且智報主惟仁惟忠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孫堅討董卓被刺墮馬臥草中馬還營嗚呼軍人隨馬向草中得堅扶還營出格生曰嗚呼者其積恩感之乎亦戀主也古之將與所乘馬相馴擾乃可出入行陣噫是馬開吳首功邪

宋開禧間九江成校王成見病驗收林之毛筆復克有借乘蹄鳴人立驥拒不可制日惟成乘則受嘉定重午嗣寇李元礪犯龍泉成出戰死驗屹立不去悲鳴屍側冠將顧曰良馬取獻之元礪弟第喜日乘之復犯元新驗識我軍旗幟陣陣歸勒控不能止以

與物傳

鐵梨勝傷驗不復顧軍士識之共擒乘驗者訊得元礪弟謀而進寇大駭遂敗檻送于朝頒賞有差乘功出驗也沒之驗病傷不殊先出格生曰止受主乘報恩也寇乘奔歸報仇也推功賞王校子主與馬兩得之今匿不聞且死悲夫不有程史曷知哉
大宛獻千里馬子符堅堅乘與姚萇戰敗墮坑中馬垂韁跪膝向堅堅得出出格生曰子幼聞先慈淑母氏云馬有垂韁之義大有濯草之恩蓋不知出符堅與楊生今觀之慨然思三十年前語也犬馬食人食報之今人食人食昔之哀哉

晉太和中廣陵楊生畜犬其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臥草中時野燒起乘風火烈狗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坑水狗走浸水中還以身水灑生左右草沾濕火尋過生醒方覺又聞行墜空井中狗呻吟徹曉人過推之往視見生曰可出我當厚報曰以狗見與可也生曰此狗曾活我不忍與曰若不與不出也狗因下頭目井生知意乃許出之繫狗去後五日狗夜走歸出格生曰智哉是犬救主其仁乎孰謂仁且智而物無之也

臨海林甲一門疫死甲獨治喪暨甲死無人藏屍家犬奔號里巷若狂已而群犬禽集衙甲衣曳至西郊跑土成坎埋焉壘土覆之而去出格生曰今人見人之疫雖至親亦避之見人之屍孰埋哉周官除穢掩格之政不行久矣是犬能埋之可以媿至親可以媿時政

龜山村民趙五家犬生子方兩月後隨母行母忽為虎噬五呼鄰里數壯夫持矛逐之虎捷馳不可及稚犬悲鳴奔衛虎尾左右旋轉回顧不能傷帶之以走稚犬為棘刺掛胃皮毛殆盡流血瀾地終不肯脫口虎由此係累稍遲及斃刀下出格生曰虎猛獸也

百獸不敢近雅犬甚微也乃能追嗜之見母不見虎也心誠金石可開觀是犬益驗

懷氏子畜犬甚馴子先墓之犬日徘徊墓側及暮而返人稱孝犬云出格生曰今人親死墓後不復顧視墳墓委之荒榛蛇蠍穴之罔恤也是犬乃不忘主親可忘邪

大庾嶺李氏畜二牝猫各產四子交相為哺一猫犬傷死其一銜死者子實已窠與子合死者子作悲聲若不安意猫母遍舐環拊纏綿不捨日久乳力不周漸羸瘠猶奔走遮護如初至能自食乃已出格生曰後母虐前母兒主母虐諸妾兒有媿是猫也

南京一宦家慶壽命厨人宰羊宰客厨人置刀盆上方取鹽既至失刀逐羊群尋之惟一羔跪不起視履下乃刀也其羔即此羊之子厨人感悟遂棄其業出格生曰世言羔跪乳性至孝也况殺母有不藏刀乎厨人棄業不忍深矣嗜味好殺者獨何心哉故曰君子遠庖厨也

唐明皇所教舞象祿山亂大宴胡酋出舞象給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今之象皆努目不動祿山盡殺之

元順帝有一象每宴必拜舞為儀王師破燕徒象至南京一日上設宴象象舞象伏不起殺之次日作木牌一書危不如象一書素不如象掛危素左右肩

唐昭宗有猴能隨班起居賜緋袍號孫供奉後朱全忠篡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徑趨上跳躍奮擊遂殺之

陸秀夫抱帝昺滿南海中御舟一白鷗哀鳴良久奮擊脚竟與龍俱降海中出格生曰嗚呼唐宋元降臣象猴白鷗之不若也降臣圖富貴于一時是物昭忠義于千古子表之用幾事君而不致身者

慶州有獸名傑然行則大者前小者後有為射中死
技死者箭自刺而死出格生曰予論斷至此法然流
涕曰杵臼之友田橫之客一也視死如生必有真見
哉不然傷之切矣天地間止此義氣余蓋不覺髮寒
藥而心涼涼也大前小後行且有叙云人媿多矣
隋侯行見大蛇傷救活之後蛇銜珠以報出格生曰
世皆以蛇為至毒見必殺之然能知報若是令人往
往以怨報德毒哉人心蛇未為毒也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
市買一白龜長五寸置囊中養之漸大放于江後邾
城遺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沉溺養龜人帶甲投水覺
如墮石上視之乃先放白龜既登岸迴顧而去出格
生曰放龜時非圖報也龜得放必存報心後竟報之
也兵敗且投江龜性靈先知之不然亦天也人物
咸稟五行五行原相報是以恩仇皆有報云靈轍負
越盾殆類乎

衢州民有里胥至家貧無備養祇有母雞哺數子擬
烹之將縛里胥聞之不約遂去後再來雞已抱出群
雞見里胥向前踴躍有似感謝狀行數百步遇虎跳
躑漸近忽一雞飛出撲虎眼里胥急奔得免還至其
家已不見雞問之云朝飛去無百里胥性之具說見
虎事同往幸之雞已斃於車間自後一村必有食雞
子者出格生曰好生惡死知恩報恩凡有血氣皆然
也里胥活母子數命母舍一命救之宜哉或曰曷知
遇虎救之也曰天也

房驪家煮一雞其雌遠屋悲鳴三日不飲啄而死稱
為貞雞

德清縣沈朝家母鵝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仰天號
切銜草母前若祭奠長吁數聲死埋之名孝鵝塚
崑山縣朱氏家蓄二鵝偶食田禾鄰人誤擊殺雌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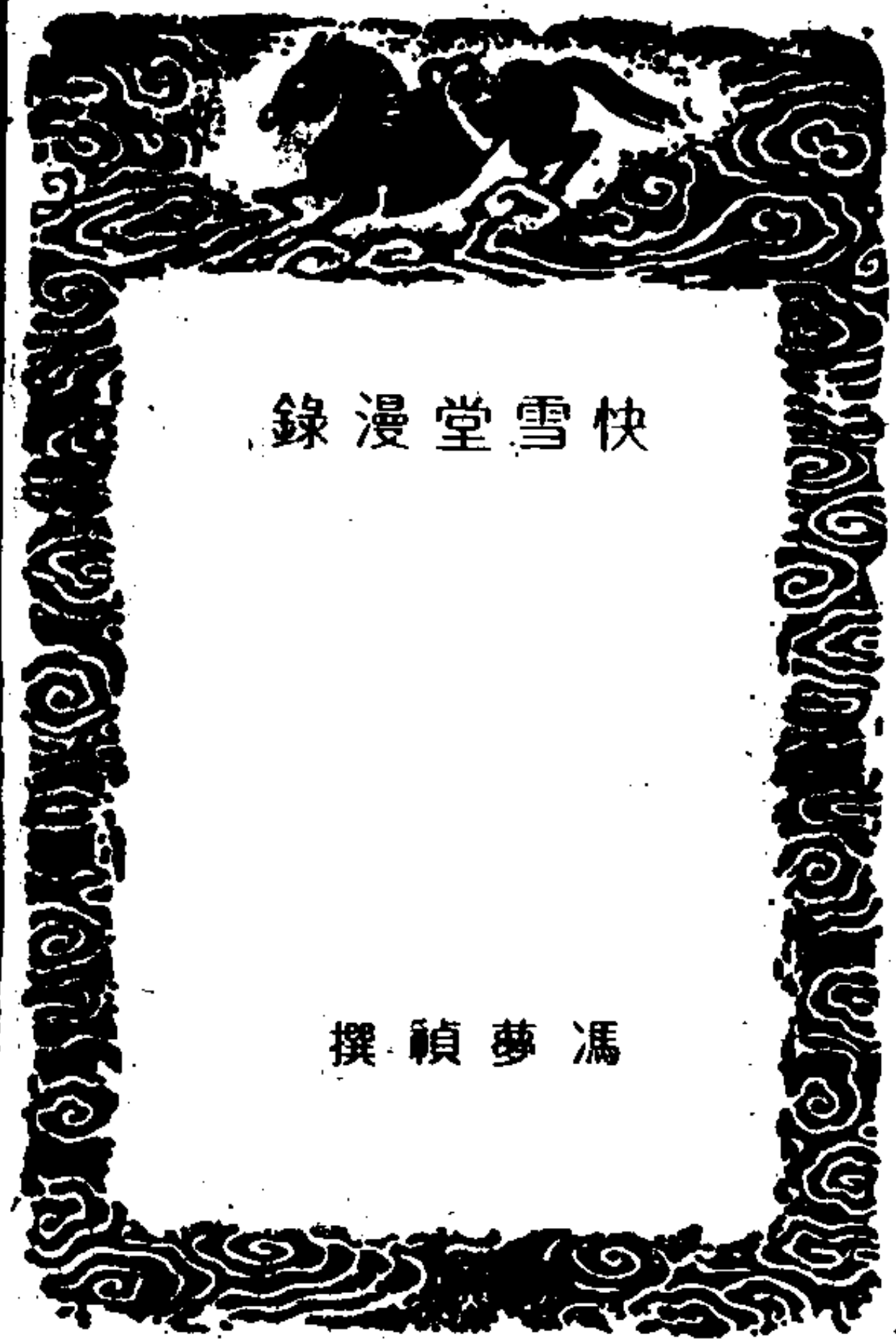
雄哀鳴旋繞遂不食死方鳳以粟易二鵝葬之名義
鵝塚出格生曰雞鵝家畜也烹食之不少惜孝義若
此曷可輕殺也予每戒殺非祭燕不敢烹人皆存此
心是亦愛物之一端云

宋末娼家女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溺死玉
京孀居有雙燕巢梁間一為驚鳥擊死一孤飛徘徊
至秋止玉京臂上儼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繫足曰
新春復來為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時無偶
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爾秋歸
春來凡六七年玉京死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
曰玉京墳在南郭燕遂飛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
裏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濱出格生曰情義之
重孰謂物無之人反多欲弗及也娼女守孀燕為之
死皆世所罕云

唐貞元十九年河東裴氏有鸚鵡教以持佛名號曰
當由有念以至無念仰首奮翼若承聽狀每戒曙發
和雅音吟吟相續聞者莫不洗然其年七月將盡裴
氏曰爾西歸乎為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
阿彌陀佛號洎十擊磬而十念成飲其委足焚之燼
木有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僧惠觀請于靈山建塔
云出格生曰天性無人物殊奈至誠者鮮也苟誠矣
曷佛之難觀是為益信

秦吉了能言鳥也瀘南人畜之夷酋欲買以五十萬
貫人告鳥以故且謝曰濟吾貧耳鳥曰我漢禽不願
入夷中遂不食而死出格生曰昔夏入夷鳥且至死
不願也甘心降虜以圖富貴有如是鳥哉

正德間鎮江北園山下有群蜂擁蜂王出遊過鷲鳥
攫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遂庵一清聞之
令僮孺焉表曰義蜂塚為文祭之出格生曰古云蜂
蟻君臣觀此益驗人臣能為君若此曷有亂亡哉



快雪堂漫錄

馮夢禎撰

快雪堂漫錄

明馮夢禎開之撰

陸烜子章訂

記慶安坐化事

今歲正月湖南淨慈迎雲栖蓮池師講圓覺師以
十三日赴法席甚盛聽衆二千餘某日有客比丘
慶安宣城人自言明日日中吾當化去或尤之曰
莫捏怪惑衆安不顧先以銀二分授丐者令買薪
火我次日衆守至日中咸散去將晨忽起禮一老
佛約數十拜遂端坐合掌而逝停三日顏色鮮好
鼻注尺餘火浴無屍氣虞長孺兄弟與大眾所共
目擊

書王文且事

王文且者長興人家富而趨勢劉南坦尚書流寓
長興欲與上人結姻遂以其孫女婚文且之長子
可賢尚書在日所以奉劉婦無所不至至沒後恩

快雪堂漫錄

禮頓衰婦不能堪文且每督責其子讀書至加笞
辱因詈數婦婦性故悍怨忿日積一日文且方笞
子罵婦婦從室中突出翁後奪杖反笞翁背遂截
一指歸外氏親戚共議謂形迹太甚宜絕於王而
外氏貧無以養王宜給田六十畝令食其租如之
後文且竟奪之田劉氏訟之謂文且以翁奸婦不
從而文且報以遍奸家人王劉交惡文且謀之訟
師謂長與令寬不如歸安令李松有風力能竟其
事遂歸心焉廉得李令所嘗寄耳目者八人使其
腹心深結之因盛譽文且於八人八人心歸之一
日酒間文且忽從外關入與八人班坐八人相顧
驚喜謂王公冠蓋交傾一時奈何肯齒錄吾等折
節如是無不爭願爲王公死以故李令直文且文
且又令人誘劉婦云若見李令無毀裝若尙書孫
盛裝入李令且加禮顧視此老囚蒲伏泥土中不
足快與劉婦信之於是李令大怒驟折辱劉婦坐
之重辟劉婦大忿激挾及控守道前不得直遂呼
天自刎死時范屏麗狀元奉使歸里遍謁諸當事
者尤寵眩耀而文且故與范往來疑其居間謗
書流傳不能自白南省臺疏入范與守道郡守俱
坐謫官李令文且遣戍而海內咸稱長興劉氏真
烈婦矣後文且卒得赦歸年八十餘見其次子可
教登鄉科而死今年庚子一孫某又登科趨勢故
通情文且特甚然非大惡卒破家蒙惡名以終俗

快雪堂漫錄

快雪堂漫錄

呼聚庵爲扒灰長興人盛呼扒灰王嫁女者爭避
其家然得禍太過乃爲上天所憐反享其子孫亦
理也李令後亦得釋薦起官至中丞巡撫初爲令
時有威斷雖不無所寄耳目然莫敢欺八人者蓋
入文且之術中亦非有意爲欺也偏信不察遂與
禍借可不戒哉獨范公之冤終不能明後爲奸民
所持偏迫自經死人莫不以爲劉婦冤報卽其子
孫亦不知也豈其謫後不能以潔清自奮而然耶
抑多生業累所致不可逃與初王劉之獄今南掌
院趙公去亭爲烏程令受牒與李令共聽之李令
盛怒趙色自若因目授烏程諸諫令不預行杖遂
不及禍見幾知大體有足多者庚子末秋過苕溪
朱君采御史見招於蓮花莊新宅酒中因悉其顛
末

記衙門舊例

癸未四月初十日前輩吳復菴召復官吳親兄爲
吳復菴檢討諱可行語及近例衙門入閣者講讀
已下不問科第深淺率用晚侍生帖吳云嘉靖間
想無此例對家兄言及輒不信嘗云分宜當國時
有一檢討家居十九年既至與分宜公抗禮上坐
用侍生白單帖分宜公亦不爲異蓋衙門稱晚生
者惟七科前輩不論入閣與否又新進者於掌院
學士稱晚生避馬余爲庶吉士數月信陽何公以
官諭改讀學掌院時請教閣師申公換晚生帖吳

又云辛未散館時申瑤老以宮允掌院未加學士申瑤老不肯受晚生帖又途中相遇諸公避馬瑤老亦下馬請作揖形迹甚不妥後請教江陵公用晚侍生帖不避亦權宜也

敗龜板記事

王節齋先生素工醫撫蜀時患蟲病訪知青城山有隱者能治招之不來乃躬造之一宿隱者脉之云此蟲病也問何以致此乃詰其嘗所服藥云素服補陰丸日是矣其蟲乃龜板所致龜久生之物惟敗板入藥不得已用生解者須酥炙極透應手如粉者良少堅得人之生氣其生氣復續乃為龜耳此非藥餌所治公自今壽尚三年也猶及生子公遂歸三年生子而卒龜板良藥製法一乖取禍如此以節齋之善醫尙有此失醫可輕言哉庚寅八月廿一日聞之姜子幹

楊髯像

孫太守遊飛來峰見楊髯真像怒命石工截其頭石工誤截地藏菩薩及侍者頭置獄中其頭常滾獄中遂大疫命僧作七晝夜道場而疫不減乃反其頭於冷泉亭傍遊人踐踏輒病寺僧乃函供他處而楊髯像竟無恙田叔禾作戮楊髯文亦不知其誤楊髯像前作天女獻供併酒缸內置一杓上刻楊髯真伽云云等字今亦殘毀乃竟遺禍於地藏可笑也周申父說

趙鼻涕

臨安令有趙鼻涕者以其罷軟故得此名民有錢德明者持狀赴告狀稱錢德明年若干歲趙怒命行笞民不服曰汝欺我不稱今年若干歲而稱明年何也趙益以德為民名而明字屬下文聞之不見捧腹高心田說今追記之

金澤利濟侯

于來峰先生云友人楊某者往移居青浦金澤寺傍二月廿八日宿於寺與余同夢一老翁指楊曰渠榮我榮渠辱我辱既寤不知所謂明日偶至寺傍利濟侯廟見廟貌損壞相與歎息楊曰我曾拜許神後稍勝今當獨力任脩營之費始悟夢中老翁乃利濟侯也

王回子

海鹽王回子者以屠牛成家日命家丁行屠已至使而已一夏日偶觀縛牛忽裂縛崩角抵王就壁踰時而放且復抵幸乘間得脫竟以傷重死牛奔渡水至秦駐山為人所獲竟與王俱斃

尼化猪

海鹽城隍廟西有小菴比丘尼所居一尼年少好容冶盥面水常再三易後死見夢於他尼曰我以多用面水罰為某家作黃膘猪明早就屠某處爾幸救我如不能亦來一看他尼如言赴之已就屠矣賣其肉果黃膘不堪食尼作踐面水似亦細過

而獲猪報况甚於此者可畏哉黃膘者肉腥臊世傳皆人所為蓋人肉腥臊故也二事朱武原先生說

平政碑坊

嘉善縣平政碑坊陸蕢齋先生諱邦祖某實王其役備極堅固人曰奈何不憚煩費耶曰我恐以此累役人也後蕢齋先生仕為都憲上司為立碑坊縣令于業遂以都憲易平政是祖父為乃孫計耳為善之報不可測故若此此事于來峰先生久為余說今始記之

甲戌狀元

蕢齋先生第二子某年十六七甚有才隨先生居京師對門一處女甚美某與其師丘某屢窺之心動師曰都城隍最感應汝試往禱此緣或當成就遂如言禱之某夜與先生同寢忽驚呼啼泣不止曰夢與師俱為都城隍所迫大加訶責曰何物小子敢瀆神若此命查其名位須臾鬼使持簿至檢之陸某下註甲戌狀元丘某下無所有曰陸某奏聞上帝削其祿籍令貧賤終身丘某抽腸某且言且哭而直書房童子敲門報丘先生病絞腸痧死矣絞腸痧俗語急腹痛也後某竟清狂貧賤如神言方被譴時為庚戌前孫栢潭先生尙未生也此事袁了凡于來峰俱為余說記之以為好色瀆神者之戒

那縣周夢秀號剡山乃祖佃一寺基築室居之聞空中言曰且讓他三十年後生夢秀篤信佛必欲以產還寺業已聚族族人皆不可竟奪還之大受挫辱遂至破家一身無餘者人以爲夢秀必寺僧轉世而逆數至始佃時正三十年亦異矣自來占三寶地者必履奇禍而昧者復相踵不已如周君甘貧辱以補祖父之過真賢子孫哉此事于先生爲余說久矣已上十二日記

葉耀蛇

林顯杭州諸生其父家富租戶葉耀負其租訟之錢塘令顯以情請之葉受笞三十至家死乙酉六月初三日也次年五月顯從外歸至中門有大蛇墮其頭上忽不見大驚汗夜夢一蛇蟠據枕邊作人語曰子識我乎我葉耀也子殺我當償我命早對父言之爲作佛事疾愈重顯知不起乃召父母妻子與訣曰葉耀且下樓去我業爲諸生爾輩不必縛我我即隨行遂死亦六月初三日也顯姨夫趙慶叔常往視顯疾顯謂之曰我平日不信因果幽冥事色色俱有人生在世光陰幾何慎勿造業此事趙慶叔親語申甫者蓋顯父但欲索租無意咎葉葉見官時語不遜顯以語風令遂得重笞以至死其不見釋宜哉

殺生報

趙慶叔母好食小牲晚歲得脾疾夢至陰司與鷄鴨無數俱就縛次第殺已且當見及乃號呼乞命王者曰汝專好食生命今殺汝亦畏疼否乃發誓不食生命而甦半歲遂絕小牲而疾亦少愈後遇庸醫復勸食鴨食鴨十餘日不起矣慶叔因此遂斷小牲

屠牛惡報

何大經父鸞世爲屠牛業生一子常作牛鳴以竹自鞭食草及鷄毛不嗜五穀其家常縛之十八歲而沒大經因此改業

七燒鷄

七燒鷄者脇下忽生水窠一帶瘡甚搔破水流不止臍臍潰出而死蓋屠鷄必破其脇此其報也

天竺僧犬報

靈隱寺僧如勝渾名勝吒吒夢天竺僧二人見訪皆已死者明日產三犬此三僧者平日行業可卜矣

沉香觀音

海鹽福業禪院有沉香觀音像每歲六月十九夜男女頂香步拜幾至傾城一年有葉漆者盜去一臂及其靈聖其人竟踣踞殿檻達旦不去爲僧所獲像幸保全

假天帝

有一商遊天壇圓邸一日我戲作天帝爾作人主

拜我其一從之二人同出作天帝者竟不能行曰有金甲神執我作人王者強挽之出既歸扶臥帳中見帳中皆蚊不能臥索火視之火忽騰起其人與床帳頃刻爲灰而屋如故萬曆某年九月事也金抑泉封君對陳季象說

大米飯

大同大米銀二兩一石淮南斗一石五斗彼中百姓有終年不得嘗者季象云一日偶賞老兵一椀老兵荒忙納之懷怪問之泣曰家有母年七十餘而未嘗大米請以遺之大爲愴然五事俱陳季象說以上八事三月十一日宿雲棲寺記

栽蘭法二

陳季象傳栽蘭法取山土火煨細羅過種蘭訖以清水旋澆之以透爲度蓋濕土難至根下乾土得水則漲而抱根無不活矣蘭根甘易生蠹去之法置盆水中俟水及根即取起次用便溺澆之復置水中俟蠹浮水爲度恐未盡再行前法一次

藏銀徒處

忠清里南地名醬園有陳紅花者延一蒙師某十餘年歲得館資必藏其半於瓶埋牀下約三十金一年得上半歲館資發覆藏之但有空穴而無瓶憂怖甚切而不敢言俟夜秉燭照之見牀側一隙穿穿甚深不可物色不得已吐實主翁發牀破壁尋迹鋤索之遍二室不得外爲鄰家不肯發而止

蒙師竟憂死此事亦季象說二事記於排山先坐小樓

魚簾

捕魚舊用網十年間某者創造竹簾則絕流而漁無一免者矣簾成而一家數口俱以疫死

常熟維摩寺報應

陳琴溪祭酒信堪與說欲占虞山維摩寺為墳懸厚價誘僧僧堅不可忽一日令家僮數百移其寺於平岡數十丈老僧率徒方顯等至京師揭奏同邑楊午川時為部屬與陳厚聞其事語所親巡城御史某杖係老僧至死而逼顯立責券歸陳顯等歸途中復死一人以為陳氏所毒顯竟與老僧甥陳某再至京師奏聞其事下巡按御史屬府按治府提顯陳俱四十擬遣解院呼二人俱傷重不能前御史廉知其冤狀亦提陳僕四十二人罪得未減寺斷還僧陳作一聯貼寺門曰善人作事

天知道和尚欺心佛有靈不逾年陳竟遍體發腫魂潰爛流血叫號不止日見老僧登其牀陳呼曰歸太外邊請坐且夕如是又見老僧持杖擊之求哀不得遂死其夫人不久亦死其病狀略相似顯之徒無淨寄任虎邱賣茶為活頗能言其事

花橋牛

龍泉葉家將家一牛賣屠者牽過花橋花橋上有十四亭亭旁成市或曰此牛有孕奈何殺之牛即

墮淚狂走市人辟易牛竟入縣門跪署印某丞前淚出不止牽之不動丞命吏胥醜銀贖付王家養湯文學易說

朝房牛

乙酉歲京師有一牛狂奔至某大僚朝房跪下出淚其蹄甲已去知為就屠而逸者曰爾欲免死可隨我行隨至途中下車拜客又至廳事跪下乃隨至家遂捐贖之朱其角付某寺給養

永富化犬

虞長孺家一僕名永富持齋數年乙酉歲從入京將至宿遷忽想開葷謂同寢僕曰吾聞比丘有病許食石首魚四兩吾今病欲得比例可乎僕畏因果再三語之終不應其明日買蔬菜飽食謂諸人曰辭素忽出官倉蓬轉脚墮水諸僕聞其語曰我不識水又曰我是喫素的水急竟不救船至張家灣前同寢僕忽病夢永富索葷食遂甚欲死買肉設祭勿藥而愈丙戌春長孺聞艱歸過其墮水處四顧無人忽有犬赴水欲上船家人以板接之搖尾相向甚熟同寢僕呼永富我與爾同寢遂夜夜就之惟食肉與骨至家月餘死食案下二事虞長孺說宿雲棲寺記

把把賽

把把賽回回國人以貢玉至京自言從彼國經兩夏至此私賚玉若干賣銀三百餘兩館鄰某心動

與通事謀以聲妓賺之遂函連不欲去其同使已受宴賞即日就道而把把賽自匿囊金亦盡竟流

落賴善騎射遂投邊將馬坊兒作家丁後大同府同知巡邊索保結衆以把把賽夷人難之乃自索紙作回文橫書從左至右復從右至左人不識通事曰此渠本國鄉貫及所習武藝耳陳季象在邊親見之哀訴流落之故且曰我在中國惟添得三弦子一藝蓋在伎家所學也

馬鹿盤羊

陳季象云初疑趙高指鹿為馬事二物不類奈何可指大同時見彼中有盤羊馬鹿馬鹿其大如馬趙高所指當是此物

埋火殃

陳季象云因趁船往直嶋舟子云村民某家夏月見火殃如斗大墮其庭中滾入室內某急以石白掩之擁以土如覆釜形秘其故戒子孫無開某死後有物如螻而黃從擁土處出甚多家人頗以為苦發白焚螻火忽騰上其家焚焉

仙都山白衣人

處州縉雲仙都山高峰拔地千尺如瘦木無運可登上有頂湖三年前有見白衣人在焉俄化為雲氣而滅徐茂吳說

鬼影

虞長孺舍後有一空樓夏月臥簾看書時正停午

見梯壁間有一婦人影短髮婆娑佇立不動初疑為家婢往梯上探之寂然無人復臥影如故始悟為鬼物執卷擊之影應聲滅自後登樓不復見矣

長河頭黑氣

長孺舊任城東近長河頭一日其行從河邊過相去數十步有黑氣從地滾長孺適有一急事赴友人期見此不敢前進須臾黑氣從下而上湧入一樓屋角方得達友人家因雷宿不歸明日過之其家夜喪一婦二事季象說

神燈

徐茂吳乃弟讀書處去口口數十步一日夜偶見田中有一燈籠火色口口不類常火忽高一二丈許疑為鬼燐而復有焰其神燈耶任餘杭時事茂吳親說樂子膏云此是神燈蘇州楞伽山最多神燈村民常見多至數百彌滿湖上黃履吉乃郎號龍岡者居石湖邊亦常見之了不為怪茂吳弟所見必鬼燈也

蛟化木

虞長孺尊翁門生朱時茂徽之某縣人世為木客備知蛟化木狀夏月從溪中浴見一木浮水欲跨之滑不可上疑其為蛟取銀簪插其上呼同浴者共牽挽之將就岸復滑去者三四所插簪欲墮拔欲更插應手而沒風濤大作衆驚竄未及家雨雹交下果蛟也蛟木類畏五金

快雪堂漫錄

細瓦廠婦人

虞長孺登甲後寓細瓦廠夜忽有婦人至臥室以為王家婢語曰汝誤行耶其婦轉入佛堂口頌懺偈曰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踪跡之遂不見次日王小田道長來云此居多怪最不堪任遂他徙

磨漢印

虞長孺畜一漢印上刻長孺私印款甚奇古一日有舉人某者乞長孺文謄真訖索印記長孺以漢印付之某怪其文模糊磨而後用封還長孺後復用大損古意怪詢得其故大為鼓掌此當與削圓方竹杖同案者也陳季象說

昆山香雲

虞長孺辛巳歲就潘公子聘讀書湖州昆山長孺持齋禮梁皇懺衆感其誠皆來共禮至夜懺本不收但闔戶而散比明長公子啟戶先入見五色香雲四合驚呼諸弟共視長孺後入猶見一角未散柱棟露積如凝珠衆共嘗之其味各別長孺所嘗獨淡長孺親說

月中人

虞長孺祖母今年八十一矣嘗云年三四十時秋夜露坐庭中見有三人挨月而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同觀伯母出遲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矣親語陳季象為余述之

快雪堂漫錄

快雪堂漫錄

月華

初時澄澈無雲少時雲一點忽起漸漸斑斑滿空滿已忽散散已忽合如是者三四後復澄澈良久週遭皆作五色光如彩虹攢簇在冉冉散彩色既盡月旁獨餘清氣沁肌骨已而雲忽布空便不復前觀矣季象說如此益泰所見至作五色光而止渠聞之王沂陽云月華古老相傳種種不同一種如前一種月正午四面無雲月明倍常不減白晝彩光遙落如雨以盤盛之凝結類甘露又一種有雲月甚明雲氣雜出妙色為暈重重掩映想月華變幻不止此三當再叩見者

天開眼

仇益泰云己酉二月中旬從兄讀書其邑天寧秀碧峰房粥後倚北窗了夜課忽聞寺僧聚喧急出南軒見四壁照耀流動衆曰天開眼仰見東南偶一窺首尾狹而中濶如萬斛舟亦如人目內光明閃閃不定似有物而目眩不能辨點淡無色須臾乃滅

李子鱗啣茶

李子鱗為吾浙按察副使徐子與以啣茶最精者餉之比看子與昭慶寺問及則已賞皂役矣蓋啣茶葉太多梗于鱗北士不遇宜矣紀之以發一粲季象說

藏茶法二

快雪堂漫錄

徐茂吳云藏茶法實茶大甕底置箬封固倒放則過夏不黃以其氣不外泄也子晉云當倒放有蓋缸內缸宜砂底則不生水而常燥時常封固不宜見日見日則生翳損茶味矣藏又不宜熱處新茶不宜用過黃梅其味始足

品茶

昨同徐茂吳至老龍井買茶山民十數家各出茶茂吳以次點試皆以為贗曰真者甘香而不列稍列便為諸山贗品得一二兩以為真物試之果甘香若蘭而山人及寺僧反以茂吳為非吾亦不能置辨偽物亂真如此茂吳品茶以虎丘為第一常用銀一兩餘構其斤許寺僧以茂吳精鑒不敢相欺他人所得雖厚價亦賤物也子晉云本山茶葉微帶黑不甚清翠點之色白如玉而作寒豈香宋人呼為白雪茶稍綠便為天池物天池茶中雜數莖虎丘則香味迥別虎丘其茶中王種耶岍茶精者庶幾如后天池龍井便為臣種餘則民種矣

炒茶并藏法

鍋令極淨茶要少火要猛以手拌炒令軟淨取出攤匾中畧用手揉之揉去焦梗冷定復炒極燥而止不得便入瓶置淨處不可近濕一二日再入鍋炒令極燥攤冷先以瓶用湯煮過烘燥燒葉炭透紅投瓶中覆之令黑去炭及灰入茶少分投入冷炭將滿寶宿箬葉封固厚用紙包以燥淨無氣味

磚石壓之置透風處不得傍牆壁及泥地如符類取宜用小瓶

茉莉酒法

用三白酒或雪酒色味佳者不滿瓶上虛二三寸編竹為十字或井字障瓶口不令有餘不足新摘茉莉數十朵線繫其蒂懸竹下令齊離酒一指許貼用紙封固旬日香透矣

造印色法

凡印色在紙上高起分許手摸可辨字數百年後紙敵黑而鮮明如初者為上其法用芝麻搗去殼浸羊胆汁中待透取起微炒黃不得令焦磨碎入水澄之油自浮出與水不和取油貯磁罐內切新白芨片子浸油內明年有新白芨時取起舊片用新片代之愈換愈妙其舊片須瀝乾不耗油為佳朱砂用舊坑芙蓉砂非此不佳研極細水飛過其黃水切不可棄另一器澄之砂凝器底尚可入用斬艾新者入湯煮去黑汁數過以汁白不垢為度取起用泉水或梅水漂之水垢便易半月為度艾白如雪用之若舊艾不能白也艾及砂油本無分兩調和得勻而止

鑄鏡法

凡鑄鏡煉銅最難先將銅燒紅打碎成屑鹽醋搗碎齊拌銅埋地中一七日取出入爐中化清每一兩投磁石末一錢次下火硝一錢次投羊骨髓一

錢將銅傾太湖沙上別沙不用如前法六七次愈多愈妙待銅極清加槐錫每紅銅一斤加錫五兩

白銅一斤加六兩五錢所用水梅水及楊子江心水為佳白銅煉淨一斤止得六兩紅銅得十兩白銅為精鑄成後開鏡藥好錫一錢六分好水銀一錢先鏽錫次投水銀取起入上好明礬一錢六分研細聽用若欲水銀古用膽礬水銀等分入新鐵鍋燒成豆腐查樣少許塗鏡上火燒之若欲黑漆古開面後上水銀完入皂礬水中浸一日取起諸顏色須梅天製造上色後置濕地一月外方可移動則諸顏色與秦漢物無二二百計不能落矣二法樂子晉得黃桂峰先生者

造糊法二

用麵搗作掌大塊入椒礬蠟等末用水煮俟麵浮起為度取出入清水浸浸至有臭氣白泛即易水直待氣泛盡取出待乾配入白芨汁作糊永遠不受微濕季象傳一法又白芨為末勻入白麵潔淨水漫漫澄過不可將水入麵但以麵水入器內葢好一日一夜待麵沉入底務令粘膩量水多少入白蠟及明礬川椒末置火上不在手攪火須用文火不得令焦結實如麻腐取出作數塊浸水中以次用之子晉傳

造色紙

用椽子殼大黃梔傘店所用者一味量濃淡合用

次用上白荆川連厚而少路者尤淨長几上鋪開用排筆上色次登上務令色過勿使有白點約一刀分二疊置透風處候乾極燥揭開裱用季象傳

王東津義僕

常熟老儒王東津者貧老無子僕某謂其妻曰王老矣當養之妻曰諾後王年益高夜臥多醒醒輒索食夫婦盡力營甘旨互為出入無頃刻離側二十年如一日王以壽終某僕今尚在

瞿氏節婦

常熟瞿氏女太虛近族嫁同邑鄉宦陳燁齋第四弟容容甚都十九而寡子在襁褓又無翁姑瞿誓不二圖夫像室中日索食對食苦身教子今十七年子且成立矣慷慨殺身此一時意氣所激余甚以守節為難此當與吾鄰姚氏婦同傳者也二事

張伯雨墓

元高道張伯雨墓在南高峰左麓張號句曲外史吾郡姚公殺為營脩其墓穹碑在焉余昨到龍井過其處讀姚文欲尋張埋骨處草樹蒼鬱竟不可得徘徊太息久之陳季象云曾見李洙山封翁說正德年間有山民鋤地深數尺遂犯張墓見一人盤膝坐爪髮俱長偶傷其腦漿忽迸出良久復合其人驚懼急掩之墓中有書二冊攜其一出至鄭栗菴公諱環家鄭願以一金易之其人云當至墓

快雪堂漫錄

中再取其一而至途中忽風雷大作失書所在向以張風流詩翰欽之不知其有道術也

詹肉家母猪

沈望雲欲至上四鄉失曉三更起至肉市巷詹肉門首坐定待明忽見二人帶五犯人至一婦人上青下白至廟邊婦人曰我曾在此聽經過合掌稱南無阿彌陀佛遂入詹肉家次日沈見詹備述三更事詹云無有人但小兒買猪五口回內母猪一死耳問其色果四蹄俱白詹肉以此回心改業舉家持齋李洙山封翁對張龍墩說

文五峰

五峰文伯仁工詩畫文待詔徵明從子也一日詣吳縣訴一逃僕少憩署前民家夢一青衣逮之意吾邑令所使殊憤憤須臾至一公府殿宇弘殿似非人間始懼上有王者呵曰訟汝者衆奈何文訴平生乃學究無罪王者笑曰忘之矣即令一人若所謂冥司判官者以一青丸摩其頂寒沁徹心恍然悟前身為正統間管長陵宦者冬鑿一池得蝥蛇百餘殺之俄而有蛇百餘攢螫焉王者曰爾等毋草草姑退蛇忽不見王者又顧一判官曰此人欲償如許命即百生不能奈何何且一人多生豈無一善試覓之判官因出數帙書檢之良久曰有之矣此人於永樂中曾隨吳某畫鷄鳴山廊畫得羅漢二尊又寫金剛經一部王者曰可矣因囑

快雪堂漫錄

奇聞

文曰汝冥數尚未盡亟歸多為佛經可減前罪文乃走出見亾室立門外呼之文與亾室素不協因亾久頗亦眷眷室曰汝知我何人邪文曰予室耳曰未也試思之文因憶其室即同管陵宦者室曰吾與汝管陵時素不協故為夫婦亦多反目事今既往可俱忘之矣文寤記其事嘗以語人文平生不信佛至是乃寫經念佛寒暑不輟嘗寓閩門外之雲隱寺儒親詢之非浪傳也

陸儼山

陸儼山先生自辰臥至晚不醒其弟候見不得渡黃浦歸矣已而先生寤呼其子某曰事甚奇言之涉怪不言事若實有者初至一司見某同年問曰兄已死奈何在此云此非陽間陰府也弟居此掌善惡簿先生曰可得見乎曰此亦秘事不當相示以年兄故當出示也檢至先生姓名生平事具在紀錄獨三事自謂無之同年云兄心上曾轉念不行哉次及其弟有三大事最惡既出見其弟鈞掛其背懸於廊下大呼兄救我遂問汝叔生平果有如此三事不無令汝嬌聞也既至見其婦問叔何在云自城中歸大發熱臥牀上婦同入房辭之令出私問其叔叔大驚起云此三事汝嬌向不知汝父何由知也遂歸報先生先生曰汝叔當不起矣後果以疽發背死

周相

周某鄞人官南頓都御史指揮某者解官銀六千兩至周匿之勿予庫收指揮一家十七口坐累死周臨終見指揮率家口奪門入咋舌死鄞人俱悉其事

虞生

虞生亦鄞人少年美丰姿而善淫所淫婦女不下五六十一夕忽夢為城隍所追計其所淫數擗之至數十既醒兩腿俱青紫遂潰病歲餘死二事俱王後泉先生所傳可以垂戒故錄之

蛇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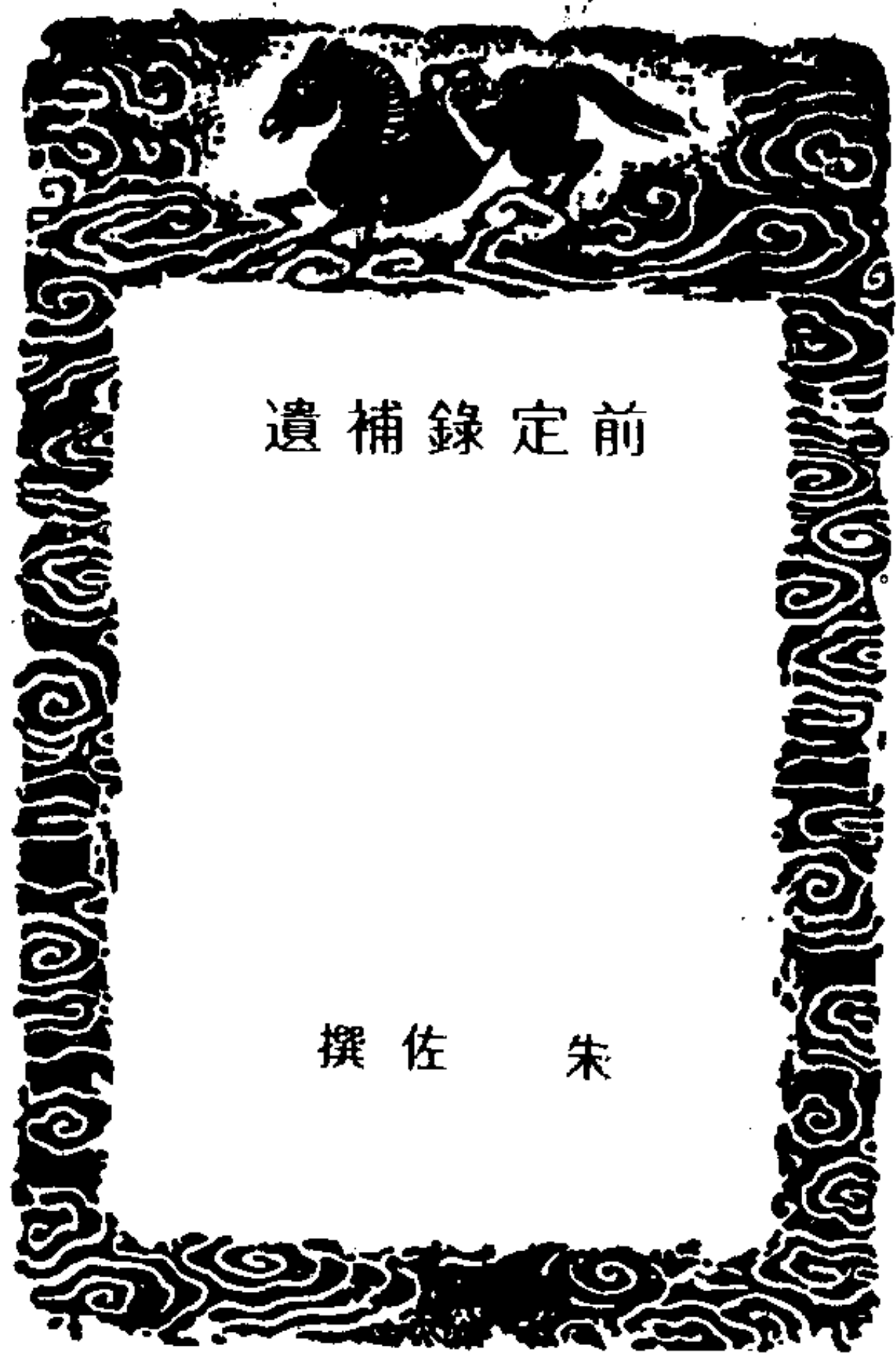
吾鄉盛南橋先生為閩中某府推官時其衙齋素局前任諸公俱避不居先生不聽見庭前雙栢甚鉅疑其為妖伐之夫人患異疾舌忽岐痛不可忍其栢材甚夥散各衙為薪薪盡病良已外人夜聞空中言曰欲甘心盛君奈其當為御史何後先生果為御史蓋蛇妖也

馮司成夢我即名宿也生平耽慕禪悅後於任連晚年攝真孤山希風和靖其為政可以仰慕
雪堂系法數十年而遊錫三未久即避於火堂初
步幻化固不暇自此枝勢即余舊愛其山結廬記
一有之復梓溪編本卷一浦水心是知大海味在
揚舌陸姓汝

快雪堂漫錄終

快雪堂漫錄一卷

明馮夢禎撰夢禎有歷代貢舉志已著錄是編為陸垣奇晉齋所刻皆記見聞異事語怪者十之三語因果者十之六記翰林舊例大同米價回回人義僕節婦度長孺漢印吳茂昭品龍井茶李于鱗棄芥茶以及栽蘭藏茶炒茶茉莉酒造印色鑄鏡造糊造色紙諸法為雜家言者十之一故從其多者八之小說家焉



前定錄補遺

撰佐朱

前定錄補遺

武原少泉朱佐思忠

苗帝師

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策蹇出都門
黃酒一壺藉草坐飲有老父坐其旁因揖敘以餘杯
飲老父曰郎君寧要知前事否耶苗曰某應舉已久
有一第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受一郡
寧可及乎曰更問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
猛問曰特相乎老父曰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
以為恠誕揖之而去後果為將相及天子昇遐攝位
三日

杜鴻漸

杜鴻漸父名鵬舉父子似兄弟各有由也鵬舉父嘗
有所之見一大碑云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
者刊名於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
得姓下乃鳥偏旁曳脚忘其字遂名鵬舉謂曰汝不
為相即世名鳥旁曳脚也鵬舉生鴻漸果作相

鄭復禮

釋弘道居福千寺能前知河中鄭復禮始應進士舉
十上不第扣之弘道曰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一須國
家改元第二年二須禮部侍郎再知貢舉三須第二

前定錄補遺

人姓張四同年有郭八郎四者如是賢弟姓三榜率
同鄭疑而退長慶二年應舉不中直至改元寶曆二
年新昌楊公再司文柄鄭果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
實同年郭八郎名言揚鄭奇嘆之曰弘道言三榜率
同一已異矣况再乎至三年故尚書右丞鄭茹憲應
舉至大和九舉敗於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二年高諧
再司文柄茹憲果登第第二人姓張名棠同年郭
八郎名植私念曰兩榜無差矣又豈其然乎次年故
附馬都尉鄭顥應舉至改元會昌二年禮部侍郎
環再司文柄顥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
郭八郎名京三榜果無差焉

宇文融

永徵中盧齊卿暴死及蘇說見舅李某為其司判官
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為宰相舅曰文融豈堪作宰
相吏曰天符已下日數多少由判官舅判一百日及
拜相百日而罷

王處厚

釋僧絨俗姓王居淨衆寺有華陽王處厚者偽蜀落
第入寺寫憂見絨絨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
嘗相狎何遽呼邪絨曰偶然耳處厚心知其異浴曰
和尚某身跡奚若絨曰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
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一日絨於
案頭拈文卷覽之則處厚府試賦稿曰考平真偽非
君燭下之文何多誰乎遂探懷袖賦稿示之此豈非
程試之真本乎處厚驚悚不已乃曰僕後偶加潤色
用補燭下倉率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乎絨曰非但
一賦君平生所作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攜處厚入
寺謁太尉幽公杜琮祠坐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麗
雜自堂宇間緩行而出階階拜絨曰新官在此便
可庭參處厚惶懼而作絨曰此輩將為君之驅策又
學山——前定錄補遺卷三——淡號

學山

前定錄補遺卷三

三

淡號

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為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
酬前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律簿見來春一榜
人數已定君亦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
名食幽府之祿此陽注陰受也處厚震駭不知所裁
但問明年及第姓名絨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誠
之嚴密藏之脫洩禍不旋踵至春試罷乃拆短封視
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
為程及榜出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慎言也王居
一焉惡其百日為程處厚惟狎同年置酒高會是夜
暴亡驗其策名之榮止一百二十日

汪玉山

淳熙中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舉將就道有一友人
平生極相得屢勸于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會于
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曰此行必典貢舉
兄可一就省試初場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為
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貢舉授卷中果有用三古
字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非友人也竊恠之數
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
它人何相負如此友人曰予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
何敢漏泄它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
玉山因問曰初場易義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對曰
此事甚恠公問不敢不以實對啓行就試假宿富陽
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漫漫僧曰此
一官員女也殞此十年無人來取又不敢葬相與默
然嘆息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予曰官人赴省試
初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第但幸勿相忘使
妾枯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恠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
近遣人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

楊汝南

潘漳楊汝南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油

沃其首驚而悟湧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惟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借懼其復夢也揭榜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釀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卧西牖下呻呼如壓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執主人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麗汝南聞之大慟曰今復已矣同邸嘆咤為之罷博榜出報捷焉視榜黯若油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蒞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盆吏不敢以告也

何文縝

何文縝丞相在太學時與同舍黃生詣日者孫黯問命黯坦衣踞坐何先占既布算黯正襟揖曰命極賤不惟魁天下且位極人臣二人相視笑曰何相侮邪黯愠曰黯老矣薄有生計今語一秀才其獲幾何命實中格何曰然到何年作狀元曰乙未歲問入相曰不出一紀但有一事絕異君拜相後當死於異域尋常奉使者不過侍從官何由宰相出使殊不可曉耳乙未歲廷試擢第一人後十二年至靖康丙午拜少宰從二帝北狩死於虜悉如黯言

蔡祖洽

邵武俞翁善相術蔡祖洽與邑友上官均遇翁翁曰狀元榜眼何自來此二人曰寧有是翁曰又同年也吾為選一題可預作之二人未信戲曰題目謂何翁指高竹一束曰當作此二人笑而去熙寧三年廷試罷詩賦論易以策問祖洽遂首選均次之方悟竹一束策字也

王文博

奉新王文博名載夢與劉鑄到南昌經江西省署見放鄉貢進士榜諦視之高懸朱牌十枚上書金字曰學山——前定錄補遺一卷 六 淡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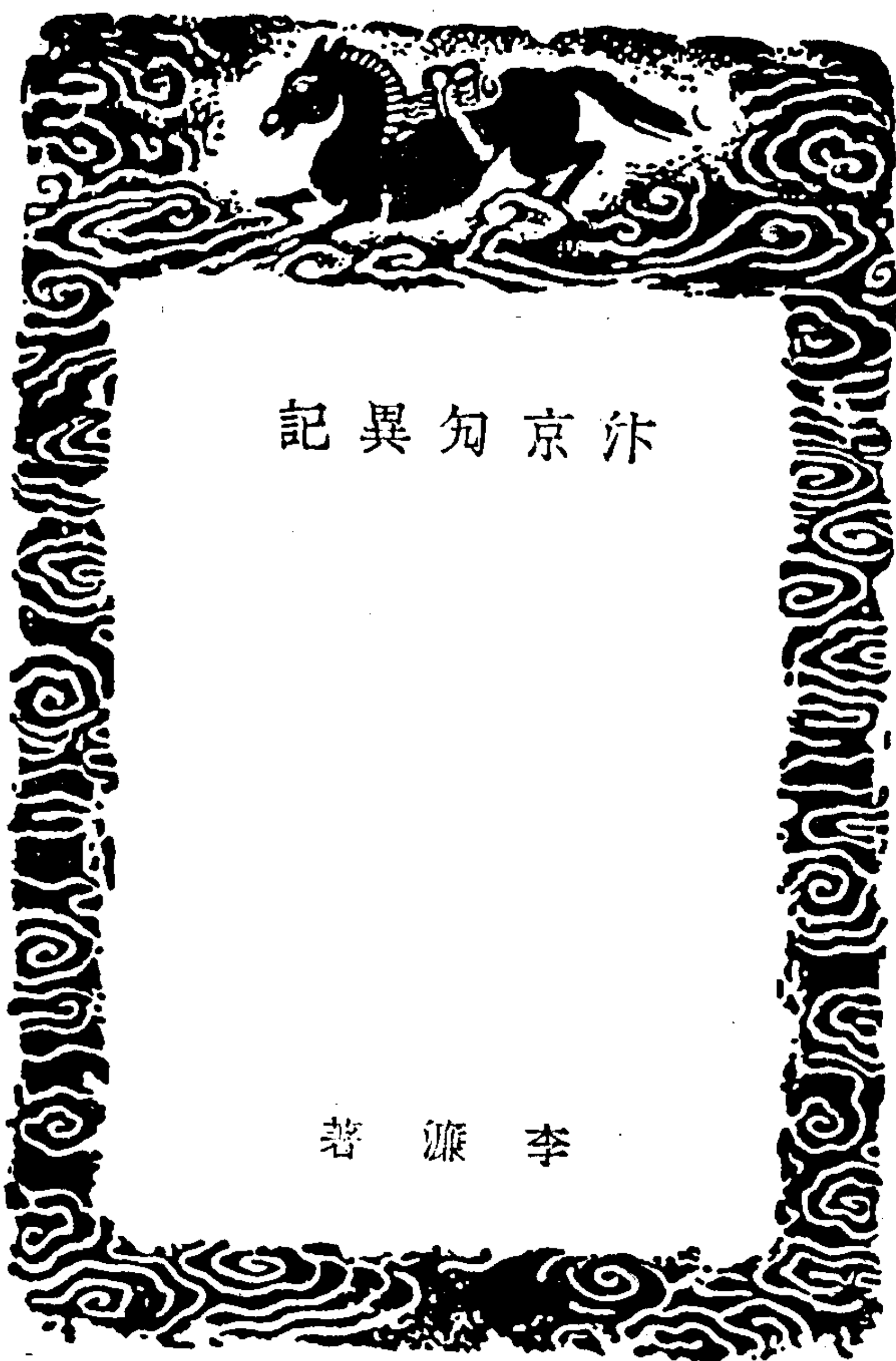
學山

前定錄補遺一卷

六

淡號

光炫耀不可讀忽一隸卒前自曰第一名南昌熊誼汝居第六遙呼鑄曰爾名亦在後須更有紅英佩刀者十餘人自省中謹而出似相逼逐戰驚寤明發與人言皆大笑當是時大都督朱公鎮南昌干戈方殷謂安有貢舉之事後八年為洪武庚戌始設科江西四十名額南昌占其十名中熊誼冠首正符朱牌之數載却在通榜第六鑄居十九及試大廷載又中第二甲第六名一一皆驗



汴京知異記

李濂著

汴京知異記總目

- 卷之一 異人 異僧
- 卷之二 道士 女冠
- 卷之三 神僊 鬼怪
- 卷之四 異事 異夢
- 卷之五 神異 物異
- 卷之六 技術 卜相
- 卷之七 丹竈 雜記
- 卷之八 陰德 報應

汴京知異記卷一

異人

明 大梁李 濂川父撰

陳搏字圖南，諱郡真源人。少舉進士不第，去隱於武當山。後居華山雲臺觀，常閉門獨臥，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京師，令於禁中扃戶試之，月餘始開，搏熟寐如故，甚異之。因問以神僊黃白脩養之事，對曰：陛下為天下君，當以蒼生為念，豈宜留意於此？授諫議大夫，不受。賜號白雲先生，辭還山，詔令長吏歲時存問，藝祖朝未嘗召。太宗即位，嘗再召之，雍熙初，賜號希夷先生，為脩所居觀，留闕下數月，時延入宮中，與之廣和詩什，久之，遣中使送至中書省，宰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元默脩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搏遁迹草野，無用於世，脩養之事，實非所知，亦未嘗習導引吐納之術，無可傳授者。假如白日昇天，究亦何益於治理乎？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誠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脩鍊，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覽之甚喜，未幾，放還山，端拱二年夏，搏令其徒賈德等，於張超谷鑿石室成，乃手書遺表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將於七月二十九日，化形於運基峯下，張超谷中，感戴聖恩，稽首辭謝，謹緘封以上。至期，果卒於石室中，恆有五色雲閉塞洞口，終日不散。協文公 諱苑

郭上竈者不知何許人，天禧中，儲於汴之州橋茶肆，一日有青巾布袍而來，啜茶者，形貌奇偉，神采瑩然。

履目於郭亦必異之。竊視其所佩利劍。因私念曰。此必呂先生也。伺其出。即走拜於前曰。幸遇先生。願為廝僕。呂不顧而去。郭隨至一僻處。呂回顧曰。若真欲從我耶。可受吾一劍。郭唯唯。延頸以俟。呂引劍將擊之。郭大呼一聲。忽失呂所在。而郭乃在百萬倉中。適卒擒送官。杖而遣去。自此京城內外幽僻之處。無不往尋呂先生。如此者十餘年。不知所在。天聖末。有趙長官者。居磁州。邑城鎮。一丐者。縋袍來見曰。某郭上僮也。趙亦嘗識之。遂問會見呂先生否。郭曰。周天下不見。今大數垂盡。特來求一棺。以藏骸骨。趙以為妄。曰。何日當盡。曰。來日午時。趙曰。若然。當為汝買棺。曰。乞棺首開一竅。將竹竿通其節。插竅中。庶得通氣。趙唯之。明日午時。郭汲水洗身。臥槐樹下。遂絕。趙異之。為造棺。取竹通其中。插棺首。瘞於河岸。恐為狐犬所發。乃植棘累石以固焉。其年大雨。河水泛漲。數日始退。趙慮棺為水所漂。策杖臨視。棺開無尸。

張九哥不知何許人。慶歷間在京師。晝則行乞於市。得錢有餘。則復與人。夜宿空閑屋宇。或醉臥糞壤中。雖盛冬單衣。流汗浹面。人皆信其有道者。一日。有親王登樓。見羣兒輩隨九哥行於道。王召之至。問曰。汝有道乎。曰。有。有何技藝。曰。惟學得快活術。王笑曰。與之卮酒。它日。又來見。復與酒一盞。歲餘。九哥謁王告別曰。屢辱賜酒。今將遠遊。特來告別。王命左右酌酒飲之。九哥曰。有小技。欲以悅主。可乎。王曰。何技。曰。願借帛一端。剪刀一把。王昇之黃羅及剪刀。九哥疊羅。剪為蜂蝶狀。隨勢皆飛去。少頃羅盡。而蜂蝶莫知其數。或著王之衣袂。或聚美人釵鬢。餘皆飛散庭院。王驚顧大喜。九哥曰。恐失王之羅。乃呼之一。皆來復為羅一端。中間缺一蝶痕。詢之。乃宮人所撲一蝶也。王曰。此蝶可歸乎。曰。不可。若隨呼而來。則可。既久。即已。亦留此為記也。王曰。吾壽幾何。曰。王壽與開寶寺浮圖齊。又酌酒乃去。後浮圖災。王亦薨。其先見如此。又十餘年。有人見九哥於湖湘間。丰神如舊云。

侯先生不知何許人。慶歷間。賣藥京師。年四十餘。顴眉若患風癩者。瘡贅隱起。遍肌體。周遊市里。行以貨藥。飲半醉。夜常與丐者同處。有馬元者。好脩養。疑而隨之。時盛夏。先生出閭闔門。至池上。以數錢與門吏。而入。元遠望之。先生至西北岸。解衣入池中。出沒甚自得。元乃就視。見一蝦蟆。其大如席。日光如火。元遽引退。頃之。先生出著衣而去。元追揖之。先生笑曰。子適見我乎。元曰。然。乃拉元入酒肆中。曰。吾乃服氣者也。因戀帝鄉美酒。久未能去。乃瓢中出藥一粒。曰。服之。令子壽百歲。飲至夜。各散去。自此不復見。後有自蜀中來者。云見先生賣藥於市。以上俱河

趙先生。蔡州人。往來無定迹。嘗寓京師。蘇子由諸公極尊重之。先生能使人夢寐中隨所往。以觀地獄。寶靈長老殊不信。欲往觀之。先生與之對面。跌坐。令長老合眼。正念。人視之。二人皆已熟睡。鼻息如雷。頃之。覺長老汗流滿身。視先生合掌作懺悔之狀。人問之。不答。但曰。願遣人往州橋。問銀鋪李員外。如何。人回曰。今早死矣。明日。長老遂退院而去。京師慈雲寺有曇玉講師者。有道行。每為人誦梵經。及講說因緣。都人信重之。病家往往延致。一日。與先生向在王聖美家。其備方講說。先生謂僧曰。立爾後者。何人。僧回曰。博然者久之。自是僧愈益。情除齋粥外。粒米勺水不入口。人有招致。聞命即往。一錢不

受。道山
王老志。濮州臨泉人。事親以孝聞。為轉運小吏。不受賂。曾遇異人於丐中。自言吾鍾離先生也。與之丹。服之而狂。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時為人言休咎奇中。政和三年。太僕卿王賈。以其名聞。召至京師。館於蔡京第。嘗械書一封。至帝所。徵宗啓讀。乃書歲中秋。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帝由是信之。賜號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後卒應。故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為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嘗獻乾坤鑑法。命鑄之。既成。謂帝與中宮。他日皆有難。請時坐鑑下。思所以懼懼消變者。明年見其師。責以擅處富貴。乃丐歸。未得請。病甚。始許其去。比就舍。病已失矣。歸濮而死。詔賜金以葬。贈正議大夫。初王黼未達時。其父為臨泉令。嘗問黼名位所至。即書太平宰相四字。旋以墨塗去之。曰。恐泄機也。黼敗。人乃悟。宋

劉跛子。青州人。柱一拐。徽宗政和間。住京師興國寺。人記其壽百四十餘矣。余寓興國寺。戲贈詩曰。相逢一拐大梁間。妙語時時見一斑。我欲從公蓬島去。爛銀堆裏看青山。拐子每歲必一至。洛陽看花。館於范家園。春盡。即還京師。為人談噱有味。范氏子弟多戲弄之。有大范者見之。即與二十四金。曰。跛子喫半角。小范者見之。止與十金。曰。跛子喫碗羹。於是。以詩謝其伯仲曰。大范見時喫半角。小范見時喫碗羹。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生。初張丞相自荆南。時跛子與客飲市橋。車騎甚都。客起觀之。跛子挽客衣。俾坐劇飲。謂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輪蹄迎迓一何榮。不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龍驤驚。陳瑩中甚愛其為人。作長短句贈之。曰。稿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乘興。開看洛陽花。說甚姚黃魏紫。春歸後。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不似我生涯。年華留不住。飢餓困疑。是處為家。這一輪明月。本是無瑕。隨分冬裘夏葛。都不分赤水黃芽。誰知道。春風一拐。談笑有丹砂。跛子又嘗館於京師新門張藥店三十年。每日坐相國寺東廊。邸中人無識之者。冷話

京師人郭倫。嘗於元夕。攜家眷。街巷看燈。歸差晚。途遇惡少年十數輩。行歌而前。聯袂喧笑。睨肝窺伺。將遮侮之。倫度力不能敵。窘甚。忽有一道人。青衣角巾。經過。大聲責之曰。彼家眷夜歸。若輩惡得無禮。衆怒曰。我輩作戲。何預爾狂道人。闕起攻之。婦女得乘間引去。倫獨留。道人勃然曰。若輩果欲肆兇暴邪。吾今擊汝矣。乃揮臂縱擊。如搏嬰兒。惡少皆踣地哀叫。相率而遁。道人徐徐自去。倫追拜謝曰。某與先生素昧平生。適蒙救護。脫妻子於困厄。先生異人乎。不勝感戴之私。念有以報德。敢問何所欲。曰。吾本無心。偶見不平。義不容已。吾於世絕無所欲。豈報報哉。但能為一醉足矣。倫即邀至家。沽酒痛飲。辭去。倫曰。先生何之。曰。吾乃劍俠。非世人也。乃長掛出門數步。聞窸然有聲。一劍躍起。叱之墮地。道人臨之。騰空而去。真聖

靖康間。有閩伯康者。不知何許人。嘗遊京師。飲市肆中。叫呼大噱。時或箕踞。啾啾。談諧縱誕。旁若無人。衆皆目為狂。初不知其異也。一日。酒酣。行城外。過大閱之所。因戲挾弓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和屬。百發無一差者。衆方驚訝。忽指其地。謂衆曰。後三年。此地皆兵也。若等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城

遂棄其業。讀道家書。以自樂。初訪道於平山華蓋先生。久之。出遊京師。因入建隆觀。為道士。周歷四方。以醫藥濟人。不取其報。祥符中。寓居竹州。性和靜。無所好惡。善人愛之。以為紫極宮主。年七十有五。漸已衰邁。忽遇異人。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李察。雖老矣。尚可僊也。因授鍊形養元之法。且曰。得道如反掌耳。第行之惟艱。汝勉之。棲真行之二三年。漸反童顏。攀高臨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即宮西北隅。自斃。室成。不食一月。與平生所知。以十二月二日。衣紙衣。臥磚榻。卒。人未之奇也。及歲久。形貌如生。衆始驚異。以為尸解云。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者。以詩往還。論養生秘術。目曰還全篇。凡兩卷。以上俱宋史

丁謂字謂之。登淳化三年進士。以文章有聲於時。天禧中。拜相。仁宗即位。進司徒兼侍中。有花園在京師。保康門外。內有僊遊亭。僊遊洞。景致蕭灑。遂官貴人多往遊之。有道士劉道者。公亦與之往來。不知其為異也。道一日作詩贈公。欲別去。曰。屢向僊遊亭上醉。僊遊洞裏杳無人。它時跨鶴遊滄海。同看蓬萊島上春。公莫喻其旨。後為章聖山陵使。坐擅移陵城。貶崖州司戶參軍。復見通於貶所。公追憶其詩。始知其異。乃與之泛舟海上。且曰。今日之遊。成子之詩意也。公自南還。日賦一詩。因自號曰知命集。名詩話康節先公言。東京昔有一道人。日飲酒於市。將出。謂其隣曰。今日當有某人來。已而果然。自此莫不然。或問豫知何術。曰。無心耳。曰。無心可學乎。曰。才欲使人學。無心。即有心矣。

康節先公見一道人。言嘗泛海。遇風泊舟。與數人登岸。采薪。有巨人長數十丈。叫呼之聲。如猛獸。盡捉以去。用竹魚貫之。食以薦酒。道人者。偶在竹末。巨人醉睡。道人走登船。得脫。因解衣。出其所穿跡。在腸下。先公曰。四海之外。何所不有。但人耳目不能及耳。

熙寧中。有一道人。無目。人以銅錢實諸掌中。即知正背年號。人皆異之。康節先公謂曰。以錢實爾之手。則能知矣。若以錢實爾之足。亦能知之乎。道人曰。此吾師之言也。愧謝而去。以上俱即劉從善。別號浩然子。西洛人。幼明敏。雅好元學。大中祥符中。師王太和於京師。建隆觀。五年。試業為道士。天聖初。以乾元節。賜紫。二年六月。承旨充景靈宮侍宸。三年八月。降旨。選精明。經教勤慎。焚香之士。從善首與選。賜正一法服。冠履劍佩。上諭以先帝忌辰。令神御前。祝食持誦。乃編輯三洞經。以薦僊駕。詩進祝食文。上嘉之。賜號全素大師。仍以其文。頒諸宮觀。而祝食之文。自從善始。至和二年乙未正月。仁宗不豫。召從善於大慶殿。設醮奏章。命執政代拜。至夜伏章。帝忽瞑目。已數刻。中外驚懼。而從善良久方起。曰。章已達上帝。有勅令聖駕回矣。俄而帝甦。聖體遂康。從善累遷右街副錄。服氣鍊形。益勤。後至熙寧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沐浴而化。年八十有一。後有客見從善白馬入蜀。託寄聲於其弟子。蓋尸解云。

趙抱一。鳳州兩當人。世以農桑為業。年十二。牧牛郊外。遇一老人。問之曰。子餓否。但點頭而已。老人探囊。取一物與之。其狀如蘿蔔。而味甘。又與拄杖一條。瓢一枚。瓢中有藥如豌豆。云可服食。祛病。於是沉疴新疾。服之者無不愈。抱一自食。老人所饋物。不復思煙火食。久之。信步至京城西金水河南岸之巴樓。

汴京知異記卷二

道士

賀蘭棲真。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遊市廛間。能啖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德觀。張齊賢與之善。景德二年。詔曰。師棲身巖壑。抗志烟霞。觀心衆妙之門。脫屣浮雲之外。朕奉希夷。而為教。法清淨。以臨民。思得有道之人。訪以無為之理。久懷上士。欲觀真風。爰命使車。往中禮聘。師其暫別。林谷。來儀闕庭。必副招延。無憚登涉。今遣入內品李懷贊。召師赴闕。既至。真宗作二韻詩。賜之。號宗元大師。費以紫服白金茶帛香藥。特蠲觀之田租。度其侍者。未幾。求還山。大中祥符三年卒。時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皆異之。

柴通元。字又元。陝州閿鄉人。為道士。於承天觀。年百餘歲。辟穀不食。惟飲酒。言唐末事。履歷可聽。太宗召至闕下。懇求歸本觀。真宗即位。屢來京師。召對。語無文飾。多以脩身慎行為說。祀汾陰。召至行在。命坐間。以無為之要。所居觀。即唐軒遊宮。有明皇時刻石。及所書道德經二碑。上作二韻詩。賜之。并費以茶藥束帛。詔為脩道院。蠲其田租。度弟子二人。明年春。通元作遺表。自稱羅山太一洞主柴通元。遣弟子張守元。李守一。詣闕。以龜鶴獻。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盥漱。燃香庭中。望闕而拜。遂明卒。甄棲真。字道淵。單州單父人。博涉經傳。長於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第。嘆曰。勞精敏神。以追虛名。無益也。

寺入寺過涅槃堂。聞有呻吟聲。抱一曰。何人若此。僧曰。行童病時。投方甚。抱一傾出。瓢中藥一粒。令以新汲水。嚥之。俄頃汗如新沐。病即愈。衆僧異之。喧傳都下。求藥者如市。而瓢中之藥。愈出。不竭。人所饋之物。悉不受。皆與主僧。於是申達諸司。時真宗車駕東封未還。而丞相向公。留守京師。陰遣人驗實。飛奏行在。有旨令捧簡。備宮觀以居之。乃得東太一宮之齋堂。抱一既就。止有司嚴其扃鑰。嚴防護。復令道士胡大易等。給以飲食。抱一終日所食者。惟粟米三兩。枚而已。月餘。車駕還京。召見。遂度爲道士。賜名抱一。未幾。求師。上賜錢金。龍頭杖。銀鸚鵡。香藥等物。仍遣中使張茂先。道士胡大易。送至石門。特賜遂真觀。以爲登真之所。或謂所遇老人。乃張果先生也。蓋有洞於郡之西。世傳張果嘗隱於此云。

劉混康。字志通。晉陵人。母朱氏。於景祐二年十二月二日。茅君下降之夕。夢一羽士入室。覺而生。混康年十三。依本郡太和觀道士湯含。受業。嘉祐中。試經爲道士。日閱道書。洞經獨悟。妙旨。哲宗時。召至京師。賜所居。卷爲元符觀。徽宗即位。復召赴闕。時皇嗣未立。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勿闕。已而後宮生子漸多。未幾。乞還山。賜號葆真觀妙先生。崇寧五年七月。加號葆真觀妙沖虛先生。大觀二年四月。同泰州道士徐神翁。天師張虛白。字致祥。鄧州南陽人。隸道士籍於太一宮。身長六尺。美鬚髯。性靜重。通太乙六壬術。留心丹竈。遇異人授秘訣。自言前身乃武陵張白先生。其徒推武陵尸解年月。乃虛白誕生之時。若合符節。武陵平

日好飲酒。嘗有詩云。武陵溪畔。推家酒。世上應無天上。有南來道士。飲一斗。醉臥白雲深洞口。虛白亦善飲。徽宗知其。每召見。必賜酒數觥。虛白雖醉益恭。上重之。俾管轄龍德太一宮。宮中增飾四堂。曰宏道。曰真學。曰會寶。曰隱真。又創建諸菴。如超然。致道。運機。及十餘小軒。皆宸翰榜之。幽邃華麗。甲於諸宮觀。虛白自遭際官。至太虛大夫。雖久被寵眷。而未嘗少自矜耀。受恩無虛日。一日快行。六人昇三朱函。以賜。皆數金也。虛白曰。此朝廷之物。非道流所可用也。辭不受。其高介如此。

劉元道。字景初。開封人。世武弁。元道性簡靜。幼慕老莊之學。遂出家爲道士。喜讀書。自道藏之外。九經子史。靡不備。每接賓客。似不能言者。以事叩之。其應如響。徽宗初。與道教。詔天下蒐訪道家遺書。就書葛局。令道士校定。元道首與。茲選。自是稍遷。簽書道錄院事。以至左右街道錄。無不備歷。累官至太虛大夫。靖康金人犯關。志貪金帛。道流平日所得。悉搜檢去。有抵刑獄者。惟元道知其不貪。亦無所問也。元道後隱去。民間時有見之者。以上俱詳

林蓬素。初名蓬。溫州永嘉人。家世寒微。少從浮屠氏。苦其師。嘗寫去爲道士。遠遊入蜀。從道人趙昇。學數載。趙卒。得其書。秘藏之。由是善幻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寇。淮泗間。乞食僧寺。僧多厭之。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一宮。徽宗一夕夢。赴東華帝君。召遊神霄宮。覺而異之。勸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蹟。知常素不曉。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溫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嘗作神霄時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問因

召見。上問曰。汝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知人間。下知地府。上視靈輿。風貌如舊。賦賜名靈素。賜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賞資無算。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通真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怪。命治之。乃埋鐵簡。長九尺於地。怪遂絕。因建寶籙宮。太一西宮。又建仁濟亭。以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宮觀。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上自稱教主。道君。皇帝。靈素被旨。脩道書。改正諸經。醮儀。每月初七日。升座講說。三洞道經。而等親親王三衛百官。皆聽講。士庶觀者如堵。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玉真教主。神霄神。殿侍宸。立兩府。班上。句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素復爲葉。靜能致太真之術。上尤異之。一日。謂靈素曰。朕曾夢至東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光。何謂也。靈素遂縱言。釋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刹。改爲宮觀。釋迦。改爲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爲尊者。和尚。改爲德士。皆留髮。戴冠。執簡。從之。遂立道學。置郎大夫十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撰直。始欲盡廢釋氏。以還前憾。既而改其名稱。冠服。乃已之。靈素益尊重。於是升其故郡。溫州。爲應道軍節度。時京師大旱。靈素祈雨。不應。蔡京奏其妄。上密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謗。靈素請。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與之同行。法事。文卿既至。執簡。勸水。果得大雨三日。上大喜焉。靈素寵益隆。通真宮有一室。乃靈素入靜之所。常局鎖。雖駕至。亦不開。京道人。廉得有黃羅帳。金龍香爐。朱紅椅桌。京其奏。請上親往。驗視。臣當從駕。上幸通真宮。開鎖室。無一物。惟粉壁。明牕而已。京惶恐。待罪。宣和元年冬十一月。靈素乞骸骨。歸。納進原賜諸物。一無所受。特賜宮祠。令溫州居住。明年中秋。卒。詔繪像於天慶觀。狀延福錄

宋東京未亂時。遠郡有一士人。補入太學。肄業之暇。常獨坐學前茶肆中。見道人手執一扇。化緣。士人盡傾篋中錢與之。閱十數日。率以爲常。道人受施。無厭心。士人與之。無吝色。一日。道人曰。屢受官人捨施。今日還可請道人一茶否。茶罷。道人曰。吾欲說一事。官人幸無泄。汝可頭歸。前程事不必問。東京不久有變。恐禍相及。士人回學中治裝。同舍生問之。具以實對。皆笑侮之。士人心亦不決。明日。復坐茶肆。道人又至。驚曰。官人何爲不歸。若不信吾言。恐無及矣。東京不日將陷。城市往來之人。半是鬼。遂以布袍袖。遮士人目。令看街上行路者。或無首。或無臂。鬼形異像。變幻不一。士人大驚。乃不告同舍。明早。遂行。方至城外。而道人又在彼相送。曰。吾無以爲贈。以此扇與官人。遮日。所過鄉落。若有人笑。笑此扇。即是鬼也。切不可住。待行至無人處。此扇處。方可緩行。徐以此扇。從便棄之。言訖。長揖而別。回首。看道人。忽不見。心甚異之。士人持扇。頭走。每過一處。則見數十人或百餘人。相逐來觀。羣聚指笑。行甫二日。有來自後者。云東京已陷。士人益懼。乃兼程而進。又行兩日。笑者漸少。更三數日。則不復有笑者矣。士人依道人之言。遂將其扇。棄之田間。而去。行將半里許。復自念曰。道人以此扇。贈我。保全性命。今幸至此。豈可忍然棄之。復回拾取。則見所持之扇。已化爲燭。燭矣。

宋司仲因京師人有鄰父患背瘡。若負火炭。晝夜叫號。其子孟醫。泣於後。遇道人。曰。子當求不耕之地。尋野人。爲蟲鳥所殘者。以杖去。盡取糞。下土。隨而傳之。乃如其言。傳背。父曰。汝以冰着背。邪。吾五臟

俱寒矣。遂奪仲因審識其方。後有屬少隱者。亦忠背。其子勤苦延醫。弗效。忽夢神人告曰。重不往問。司仲因。覺以告父。父怒曰。平日不聞其能醫。子再三言之。乃召仲因。至川前。藥果愈。蓋皆孝心所感云。劉敏求。居開封郊外。生一子兩。病將死。不忍視。徙置外舍。俟其絕而飲之。乳媪抱以泣。有道人見之。曰。兒未死也。取藥一餅。餌之。遂甦。復索紙書數字。封封授。囑謹藏之。勿發。視則兒死。媪密窺之。認得十九兩字。餘不識也。自是抱兒以歸。一家俱意其十九歲當不免。至是年。為素食祝延之。既而無恙。及紹興十九年。敏求赴官南康。其子年四十三矣。忽得疾。以三月二十六日卒。媪猶在。始啓封。乃大書九字。其文曰。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以上俱

女冠

曹僊姑。名道冲。字冲之。寧晉人。魏國公利用之族孫也。初利用和戎有大功。賜第都城之普惠坊。因居汴。僊姑自能言。便解文字。五歲賦詩。屬文十五歲。古今載籍。博極無遺。一經目終身不忘。家人禁其弄翰。墨即登屋賦。書遍萬瓦。符謂處世居家。均在樊籠。因不願嫁。脫身遁去。二十一歲。隱於少室山玉華峯。棲神導氣者凡十餘年。惟恐一物累己。衣糧不費。人自供給。有若神助。時二親在堂。弟妹滿前。不恤也。家人蹤跡之。則宛轉潛避。齊人張公諫。識知其異。度為女冠。因遙詣青州。遠遊觀張。幾真為師。欲受籙。無資。乃足履四方。貨文於市。以冀遇所謂道者。既而受籙於閑息山。於是四方始知僊姑之名矣。然天資蕭散。放曠物外。不就繩檢。故毀譽幾半天下。而僊姑終無喜愠。時或諧謔。形於詞章。微著其意而已。晚入京師。知隱於閭闔門之咸寧坊。衣足蔽體。食僅充腹。廢容膝之地。混然與貓犬同迹。貧困者有所告。則巧以時。使貨。獨度日。都人供饋者。肩踵相摩。多所不納。有不能却。尋以施予。上欲為僊姑起第。懇辭。僅受數楹。為樓以奉三清。詔加清虛文逸大師。僊姑初名希蘊。至是始賜今名。又加道真仁靖先生。又為營保慶泰寧宮於其側。將落成。而僊姑尸解矣。葬於開封縣新里鄉。賜號希元觀妙先生。僊姑於書畫歷數力技。皆優為之。其尤長者文辭也。初若不經思者。人方見其含毫伏紙。轉眸之間。掀雷抉電。而珠玉已粲然矣。以一物為題。有至百餘篇者。其警策語尤出人意表。依隨聲韻。立筆成和。愈見其工。案無文籍。所用事實。備無遺繆。上自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諸子百家之書。下至里巷方言。無不窮貫。至於微妙希夷之語。俯身盡性之說。世人知之者鮮矣。僊姑既沒。詔盡索其所作。貯于玉清和陽宮轉輪之藏室。自是落人間者無幾矣。其平生異事。難以枚舉云。秘書少監鄭昂撰希元觀妙先生詞堂記節略

汴京知異記卷三

神仙

有蜀僧號峨眉道者。居大梁景德寺。戒律精嚴。不下席者二十年。一日。有布衣青裘昂然一偉人來。與語良久。期以明年是日。復相見於此。願少見待也。明年是日。方午。道人沐浴端坐而逝。至暮。偉人果來。問道人安在。曰。亡矣。偉人歎息良久。忽復不見。明日。見書長短句於堂側壁上。絕高處。云。明月斜。西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字畫飛動。如翔鸞舞鳳。非世間筆也。或以為呂仙云。宣和間。余遊京師。猶及見之。竹坡老人詩話

黃覺。仕宦不遂。意。嘗送客都門外。至則客行已遠。弗及見。乃暫憩逆旅舍中。見一道士在內。因出所攜酒。呼道士共飲。食之。既罷。舉杯灑水。案上寫一呂字。覺始悟其為洞賓也。道士曰。明年江南復相見。覺果得江南官。及期。則復見道士。叩以壽算。道士懷中出大錢七文。次錢十文。又小錢三文。曰。數不可益也。隨別與藥寸許。曰。歲旦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垂盡。乃作詩曰。牀頭歷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以是歲終。劉真父詩話

京師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有一丐者病癩。垢汗。直詣茶肆。索飲。女即與之。不取錢。如是者月餘。每且擇佳者。待其父見之。怒。逐丐者去。答其女。女略不介意。供奉益勤。又數日。丐者復來。謂女曰。

汝能吸我殘茶否。女頗嫌其不潔。覆於地。即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精神健。丐者曰。我呂仙也。汝雖無緣。盡飲吾茶。亦可隨汝所願。或富或貴或壽皆可。女小家子。不識貴。只求長壽。不之財用足矣。既去。女白其父母。大驚。隨轉之。已不見矣。女及笄。嫁一管營指揮使。後為吳燕王孫女乳媪。媪亦受邑號。其所乳女。嫁高道約。封康國太夫人。石氏女壽百二十歲。

趙應道監文思院。日有一親事官病瘵。度不可療。來辭院官。且備告其徒曰。吾且暮死矣。老母無所託。將奈何。泣下。衆皆慰諭之。繼出外。忽見一行路青衣道人語之曰。易愈耳。令買紙二幅。以爪摺其中。為二方。徑徑可三寸許。囑之曰。候入夜。燒一幅為灰。調乳香湯。塗傳患處。即愈。餘一幅。可濟後人。既歸。如言傳藥。舉就枕而臥。及寤。病愈。痼疾。徑走謁院官。談其異。衆始悟曰。兩方。豈非以瀕死戀母一念。孝心感動。故仙翁救之乎。以上俱夷聖蹟

宋哲宗即位既久。而皇嗣未立。密遣中貴人往秦州。天慶觀問徐神翁。神翁但書吉人二字授之。既還京。奏呈。左右無知其說者。又元符以來。殿廷朝會。及常起居看班舍人。必乘笏巡視班列。但有不盡恭者。必連聲云。端笏立。既而哲宗升遐。徽宗自端邸入承大統。徽宗名信。而吉人二字。合成其名。亦可謂異也。紀聞

徐神翁自海陵入京師。蔡太師京謂徐曰。且喜天下太平。是時河北盜賊方定。徐應之曰。其道太平。天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作壞世界。蔡曰。如何得識其人。徐笑曰。眼前亦是。其意蓋指蔡也。續氏

初宋康王在潛邸。日秦州徐神翁能知未來事。舉閣官於徽宗。召至。以寶禮接之。一日。獻詩於康王曰。壯氣難馴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躡金鯨背上行。及兩宮北狩。康王西馬南渡。是為高宗。建炎庚戌正月三日。帝航海。次臨海縣之章安鎮。水淺。閣舟乃落。帆於鎮之福濟寺前。以候潮。廟閣左右曰。此何山。曰。金鑿山。又問此何所。曰。壯氣難馴。因默思神翁之詩。乃屏去警蹕。易衣徒步登岸。見此詩在寺壁間。題墨若新。益信其為異人也。宋史但載御舟幸章安鎮。而不見金鯨之詳。南村雜錄

張拱。汴人。舉進士不第。母黨張氏。世為醫。拱亦能方術。開藥肆於宜春門後坊。仍不售。一日。蚤起。被衣櫛髮。未梳。有一道士迎。而目光炯然。射日不瞬。徑造肆中。顧而不揖。振衣上坐。拱頗怒。其倨傲。作色問所從來。曰。汝無請我。我正欲見汝耳。拱意此等妄人。京師甚多。乃擲一錢與之。屢使去。道士笑曰。吾於世無求。特以汝有道質。故來。汝何相拒之甚也。拱聞其言。異之。亟冠巾而出。坐語良久。頗及仙家事。理則所未聞。於是始悔悟曰。鄙人凡眼。仙翁願終教之。道士曰。汝何所欲。曰。家貧。舒粥不繼。倘使不食可飽。則上願也。俄有鬻蒸栗者。過。道士取先所擲一錢。買之。得七枚。顧謂拱曰。神仙以辟穀為上。然能却粒。則無查滓。無查滓。則不漏。由此可入道。又曰。汝欲入道。自此不淫色可乎。人能不淫。俗念自息。俗念既息。則仙材也。乃取七棗。熟視而噓之。曰。汝嚼此。可經年不食。或欲食亦無禁。若復欲不食。則如初。汝有老母。妻子。未可相從。汝既嚼七棗。待事親考終。婚嫁已畢。宜脫身求名山懸絕處。尋一石穴。深廣可容居處者。自以石累塞其門。坐臥行立於其間。一念不起。自有佳趣。僅及半紀。則汝之身如蟬

出殼。逍遙乎六合之外矣。言畢辭去。拱固留之不可。出門追之。無所見。拱乃知其僂也。悵然如有失者。累日。自是遂不食。踰年。糞溺俱絕。神氣爽健。步履輕便。每自試其力。從且至暮。綠京城外。周匝行者。五反。蓋數百里也。其母病瘳二十年。諸藥不驗。拱漫以七棗。餘棗進之。一夕而愈。後母沒。不知所終。

鬼怪

周祖自鄴舉兵向闕。汴京亂。范魯公質。隱於民間。一日。坐封邱門巷茶肆中。忽見一人。貌甚陋。趨前揖曰。相公無慮。時盛夏。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而更清風來。故人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笑曾如大暑也。公它日。當深究此弊。因攜其扇去。公憫然久之。後至祿廟後門。見一土木偶。短鬼。其貌竹茶肆中見者。而扇猶在其手。公心異焉。亂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柄用。公仕周。首建議律條繁冗。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為奸。周祖特詔公詳定。是為刑統。邵氏

蘇東坡居閩門外。汴京西門。南曰。白家巷中。一夕。次子迨之。婦歐陽氏。產後因病。為祟所憑。曰。吾姓王氏。名靜奴。滯魂在此。公曰。吾非畏鬼人也。京師善符劍。遺鬼者甚多。汝能驅逐。汝使還去。汝身不早行。明日昏時。吾常用佛氏功德法。與汝解脫。婦合爪謝曰。感學士恩去也。語畢而愈。明日昏時。公果自書功德疏一通。仍為備香燭。紙錢。酒。餚。果。遺送之。自是寂然。又一日。迨之幼子忽云。有賊貌瘦而黑。衣以青。亟使家人。擊索之。無有也。乳媪俄發狂。聲色俱厲。如隸卒狀。公躬往視之。媪輒大聲曰。吾即觀瘦黑而衣青者也。非賊也。鬼也。欲此媪出。為我作巫。公曰。寧使其死。不可令出。曰。學士不令渠出。無可奈何。只求少功德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酒食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紙錢可乎。公曰。不可。又曰。只求一杯水可乎。公曰。與之。媪飲畢。仆地而醒。然媪之乳。因此遂枯。公自昔在鳳翔龍官。歸道經華岳。忽隨行一卒。遇祟發狂。自視其衣巾不已。公使人束縛之。而其中自墜。人皆曰。此神之神。怒故也。公因謁其祠。告曰。某昔之去無祈。今之回無禱。特以道出祠下。不敢不謁。而某隨行一卒。遇祟發狂。居人皆曰。此神之怒也。未知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蠅虱爾。何足以煩神之威靈哉。若此人。有隱惡。某不可知。倘祇因其懈怠失禮。或盜取祭餘。性體飲食等小罪。亦何足責也。當置之度外。某竊謂岳鎮之重。所隸甚廣。其間強有力富貴者。蓋有公為好。鬼神不於彼示其威靈。而乃加怒於一卒。無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則一事。願恕之。俾復其常可也。非某愚直。神不聞此言。公出廟。馬前一旋風。突作。沙石飛揚。公笑曰。神愈怒乎。吾弗畏也。乃冒風而行。風愈大。而人馬皆辟。不可移足。或勸之曰。宜禱謝之。公曰。禍福天也。神怒則怒。吾行不止。其如子何。已而風止。竟無別事。濟南先生師友談記

慶歷中。陸經為館職。一日。飲相國寺僧祕演房。語笑方洽。忽見一人。箕踞於旁。睨視經曰。禍作矣。近在頃刻。能復飲乎。陸大怒。欲捕之。演力勸而止。薄暮。飲罷上馬。而追。陸已俟於門。陸惶懼。欲自裁。忽復見前箕踞者。行且笑曰。君無苦。終復故物。既而陸推扉。斥逐。累年。嘉祐初。仍復前職。東軒

我日夕苦於伽藍神役使。若得歸。則免此矣。聞人請曰。夫人貴而見役。何也。夫人曰。我生享國。封不為不。而死亦鬼耳。況以遺骸。淨界之地。不得大體。而姑役使。亦幸矣。由是知精廬所在。喪家寄愴。則以為託之幽寂。日聞鐘梵之聲。可資亡者依戀之福。初不慮因循失葬。而致羈魂苦於神之役使。不可不以為戒也。

任宗堯。字子高。名家子也。遊京師。仕至典樂。宗堯多藝。能洞曉天官律呂。蓋傳授於魏漢津。簞仕時。即喜功名。大觀末。從尚書王中書舍人張邦昌。使高麗。為副使。至四明。則放洋而去。不十日。四明忽傳副使船填。人皆痛惜之。始宗堯將登舟。則寄所遺玩好琴書於相識人家而去。及聞是音。其故人者甚嘆悼。頃有一女奴。忽暴病不省。遂為宗堯語。訴其故人曰。某涉鯨波萬里。本欲希尺寸賞。不謂遊喪千金之軀。而葬於魚腹。故人念我否乎。某所寶三琴。實平生愛賞。甲可歸之我家。乙亦奇古。當奉故人下者與某。凡所寄篋箱中物。皆處分不遺。故人大駭。乃為位奠哭焉。久之。女奴始甦。翌日則四明一郡悉傳。副使船填。其後使人自高麗歸。京師上下咸無恙。故人者復會宗堯。歡笑異於常時。宗堯疑而問之。故人備道其事。乃知為鬼所侮。以上俱錄。

孫九鼎。字國鎮。忻州人。政和癸巳。居太學。七夕日出遊。訪鄉人段凌儀於竹棚港。沿岸而行。忽遇衣金紫人騎從甚多。呼之於棚中人。遽下馬曰。國鎮久別安樂否。審視之。乃姨夫張旣也。指街北一酒肆曰。可見邀於此。少從容否。孫曰。公富人也。豈可令窮措大買酒。曰。我饑不中使。遂坐肆中。飲啗自如。少頃。孫始悟其死間之曰。公死已久。何為復在此。我見公得無不利乎。曰。不然。君福頗大。無害也。乃屢說死時及殯葬之事。無不同者。且曰。去年中秋。我過家。令姨輩飲酒。自若。我忿恨。傾酒壺擊小女以出。孫曰。公今在何地。曰。我見為城隍司注祿判官。孫因問前程如何。曰。未也。此事每十年一注。尚未見汝姓名。多在三十歲以後。官職亦不卑。孫曰。公平生酒色甚多。犯婦人無數。焉得至此。曰。此吾之迹也。凡事當察其心。苟本心不昧。何所不可。語未畢。有從者入報曰。交直矣。張遂行。指行人曰。此皆我輩也。但世人不識耳。至麗景門。下與孫別。曰。公至此。切不得回顧。願即死矣。公今已為陰氣所侵。來日必暴下。慎勿服他藥。只平胃散足矣。為未盡。孫始懼甚。抵竹棚港。段訝其面色不佳。沃之以酒。歸太學。大瀉三十餘行。如其言。服平胃散一劑而愈。孫後為秘書少監。

宣和三年。京師富室子任。遊春獨行。出近郊。酒肆少憩。樂其幽寂。未即去。忽有姥從內出走。回顧呼曰。吾夜分乃還。宜謹視家。送去。迺望見幕中一女子絕美。心殊慕悅。而難於言。女忽整容出。盼客微笑。服飾雖不華麗。而潔素可愛。迺招與坐。以言挑之。女曰。吾母赴村中筵席。室無一人。止妾獨身耳。迺固執。因縱言調謔。命酒同酌。與之狎昵。薄暮歸。入門見。迺在內。忿然作色曰。吾女良家處子。汝何敢無禮。迺無辭以答。但稽首引罪。久之。姥忽易笑。容曰。汝既犯吾女。無奈矣。當遂為吾婿。則可解。否則縛送官耳。迺思已未娶。又畏成訟。唯而從之。姥曰。汝無庸歸也。少留旬日。吾自遣信報汝父母。於是遂為夫婦。甚相得。惟防禁頗密。母女更迭守視。不許出中門。但兀坐飽食而已。一夕未寢。連聞叩戶聲。姥

啓扉。見男子婦人二三十輩。扶攜而來。皆有得色。言曰。城內某坊某家。今夜設大筵。宜往赴。姥呼女同行。而指迺告衆曰。奈此何。或曰。借往何害。乃入室而出。迺深疑之。弗敢問。俄傾到城門。門閉已久。衆籍籍謀所以入。姥登身穿隙而過。衆與迺隨之。皆無礙。及至市。燈火販鬻。與平日不殊。迺謂某家方命僧作施食三大斛。衆拱立環繞。爭搏取。迺至。於獲奪。迺駭曰。吾許時。乃為鬼堵邪。亟走入佛坐。下。踞伏不動。窺視同來者。詭形怪狀。皆鬼也。競趨前。挽使回。迺弗應。姥與女拳拳不能釋。至互相誑侮。垂涕唾罵而去。天將曉。其家收拾什器。見而驚曰。有奇鬼在此。取火照之。迺出。備道本末。迺送之歸家。家人相視號泣。曰。一去半年。無處尋訪。以為客死矣。調治數日。始復人形。徐驗故遊處。惟荒榛蔓草耳。

趙應之。南京宗室也。借弟茂之。入京師。與富人吳小員外。縱遊郊外。偶至金明池上。行小徑。得酒肆。花竹扶疎。器用整潔可愛。寂無人聲。止一當釀少艾。三人淹留飲酒。應之招女同飲。吳以言挑之。欣然而允。共坐舉觴。其父母自外歸。女亟起避。三人與既散。輒捨去。時春已盡。不復再遊。但思慕之心。屢形夢寐。明年相率尋舊遊。至其處。則門戶蕭然。當釀人已不見。復少憩。詢其家曰。去年過此。見一女子。今何在。翁媪慳慳曰。正吾女也。去歲舉家上蒙。是女獨留。吾二人歸時。見有輕薄少年。與女同坐飲酒。吾薄責之。女怏怏數日而死。屋側小邱。乃其墓也。三人不復問。首旋傷歎。不自勝。日已暮。將及城門。見一婦女。驚首搖搖而前。呼曰。我即去歲池上相見人也。員外得非往我家訪我乎。我父母欲絕。君念。詐言我死。設虛家以給我。亦一春望。君幸而相值。我今徙居城中。委巷一樓。頗寬潔。可同往否。三人喜甚。下馬偕行。既至。則共飲。吳生留宿。往來逾三月。顏色憔悴。其父責二趙曰。汝向誘吾兒何往。今病如是。萬一不起。當訴於官。二趙相顧。汗心亦疑之。聞皇甫法師善治鬼。往詣之。邀請同視。皇甫望見吳生。大驚曰。鬼氣甚盛。果深矣。宜兩避之。西方三百里外。倘滿百二十日。必為所害。不可治矣。三人即命駕同往。西洛。每當食處。女先在焉。夜則據榻。瀉洛將滿十二句。會飲酒樓。且憂且懼。適皇甫跨驢過其下。拜揖祈請。皇甫為結壇行法。乃以劍授吳。曰。子當死。歸試緊閉門。黃昏時。若有擊門者。無問何人。即斫之。幸而中鬼。庶幾可活。不幸殺人。子當償命。均一死耳。或有脫理。吳如其言。及昏。果有擊門者。以劍斫之。應手仆地。舉燭照之。乃女也。流血滂沱。為街卒所錄。并二趙。皇甫皆繫獄。獄不能具。府尹遣吏審池上之家。父母告云已死。發家驗視。但衣服如蛻。無復形體。遂得釋。

宣和中。京師士人元夕出遊。至二美樓下。觀者填塞不可前。少駐足。見一美婦人。舉止張皇。若有所失。問之曰。我縱步觀燈。被人挨擠。迷失伴侶。今無所歸矣。士人以言誘之。喜曰。我不能歸。必被人掠賣。幸君子憐之。士人大悅。即攜手與還舍。相處半月。雙龍殊甚。亦無踪跡之者。一日。召所善友與飲。命婦人侍酒。後數日。友復來。曰。前日侍酒之婦。何從得之。曰。吾以金買之也。友曰。恐不然。子當實告我。前夕飲酒。我窺見此婦。每過燭影。後色必變。意非人類。不可不察。士人曰。相處累月。烏有是。友曰。葆真宮王文卿法師。善符咒。盍訪之。若是祟。必能言。不然。亦無傷也。遂同往謁之。王師一見。驚曰。妖氣甚重。勢將

難治。此祟絕異。非常鬼也。乃歷指座間諸客曰。異日皆當為證佐。諸客咸恐。士人已先聞友言。不敢復隱。具告之。王師曰。此物平時有何嗜好。渠一箇極精巧。常佩於腰間。不以示人。王師朱書二符授之。曰。子歸俟其寐。以一符實其首。一符篋中。士人歸。其婦大罵曰。託身於君久矣。乃不見信。令道士書符以鬼待我。耶。士人初猶駭詞。以對婦曰。某僕為我言。一符欲實我首。一符篋中何物也。士人不能應。密詰其僕。僕實未之實。益疑之。迨夜俟其睡。婦張燈裂衣。達旦不息。士愈窘。亟走告王師。師曰。渠不過能忍一夕。今夕必寐。宜從吾戒。是夜果熟睡。乃如戒施符。天明無所見。意謂遁去。越二日。開封府遣吏逮王師下獄。曰。某家婦人瘵疾三年。臨病革。忽大叫曰。葆真宮王法師殺我。家人方與沐浴。見首上及腰間皆有符。乃詣府投牒。云王以妖術取其女。王備言其事。即召士人及篋上諸客證之。竝得免。王師建昌人也。

京師脩內司兵士關喜。以年老解軍籍為販夫。買瓜果自給。其妻湯氏。從給事掖庭。晚乃嫁喜。宣和二年六月。喜買瓜於京城東水門外。汴堤叢柳間。所坐處去人居百步許。柳陰繁茂。午暑方盛。行人不至。忽聞木杪若呼小兒聲。繼有應之者。呼者曰。物在否。應者曰。在。如是者三。仰頭周視。無所覩。懼不自安。而妻饋食適至。具以語之。妻曰。老人腹虛耳鳴。妄聞耳。明日復然。又以語妻。妻曰。翌日我代汝在此。汝為我饋食。妻慧人也。伺其至。應聲舉。即曰。物既在。何不示。隨於樹間擲金數十顆。銀十餘錠。黃白爛然。妻四顧無人。亟拾實瓜篋中。未畢而喜至。驚笑曰。吾不暇食矣。喜見黃物形製特異。素弗識。妻曰。此馬蹄金也。乃拾瓜皮及所坐敗篋。覆蓋瓜籃。共昇而歸。僅行百步。重不能勝。暫寄張家茶肆。出募擔夫。挈取張氏。訝其倉皇。發篋見物。悉以瓦礫易之。喜夫婦不復閱視。及家始覺。妻曰。姑忍弗言。明日當復用前策。尙可得也。泊坐樹下。久之無所聞。乃效其呼小兒聲。亦應曰。諾。妻曰。再以昨日之物來。曰。無矣。問何故。曰。已煩賣瓜人送與張氏矣。喜欲訴於官。妻曰。鬼神不與我。雖訴何益。不若謀諸張氏。必有以處我。張曰。物已歸子。又無證佐。安得取。且爾夫婦皆老而無子。多貨亦奚為。請館於吾家。隨所用錢資。給畢。此一世可也。喜乃止。張氏由此大富。徙居城北。俗呼為米張家。

京師省史侯都事。妻懷妊未及產而死。葬於汴城外。已二年。旁近居人。數見一婦人。往來道上。每歸必攜一餅。久之。其疑其事。蹤跡所由。知為侯氏妾。往告侯。侯從省中歸。適與相遇。妾闕步而走。侯逐之不能及。及出郊。訪瘞所。略無繇隙。因為守蒙。僧言之。僧曰。此為業障。未解脫。當舉其骨。使早得受生。會寒食拜掃。遂啓其窆。見白竹已朽。一嬰兒坐於婦人足上。食餅。衆大駭。細視此兒。蓋真生人。眉目可愛。繞窀穸。抱出撫玩。便能呼父母。侯無子。以為神貺。鞠養之。至二十歲時。遭建炎亂。離隨南渡。與親故相失。不能復還。乃入省隸兵籍。於御廚為庖者。後以隨龍恩。得祇事德壽宮。職之者目為鬼太保。云。淳熙五年方卒。以上俱真事。

章彥溫。少不羈。落魄京師。偶閒步過一宅。望見樓上有一女子。麗妝服。倚欄凝佇而歌。彥溫屢見之。稍玩。乃踰牆而入。見門戶四闔。寂無人迹。遂登其西樓。但見積塵滿几。上有一幅紙。字墨尙新。題一詞曰。

汴京幻異記 卷三

三一

禁鼓初傳時。下打。虛過清風明月夜。眼如魚目幾曾乾。心似酒旗終日挂。銀漢低垂星斗斜。院宇空寥。燈燭卸。西樓蕭灑。有誰知。教我獨是上來。獨自下。彥溫出問其隣。皆云。此屋多祟。無人敢居。將百餘年矣。彥溫愛其詞調。乃名之曰倚西樓云。詩詞

頃時都下有一賣藥老翁。自言少時嘗為尙書省中門子。門旁有土地廟。相傳為大將軍廟。靈應如響。內有斷碑。題額篆曰。漢大將軍王公之碑。龜在壁間。堂候官香燭牲酒無虛日。亦嘗及關者。每有大除拜。必先示朕兆。一夜聞羣鬼聚語。或哭或笑。或曰。他運既當限。只得此來。奈何。一曰。氣運如此。又待如何。一曰。改東作西。豈時定登。至曉方不聞聲。不數日。果有拜相者。道山

汴京幻異記卷四

異事

王朴。仕周為樞密使。時緣用兵。朴常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倉皇奏曰。臣觀元象大異。不敢不言。世宗曰。如何。對曰。事在宗社。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至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止於五丈河旁。中夜後。隔河見如漁火者。熒熒然。遙漸漸近。則漸大如車輪。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則漸遠而沒。朴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於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北伐幽燕。道被病而崩。至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蓋本朝火德之兆。夫豈偶然哉。王註

詳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於後殿。上曰。治平無事。久欲與卿等同一遊樂。今日可乎。遂引羣公及內侍數人。入一小殿。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上既入。乃復招羣公從行。初覺甚暗。行數十步。則天字豁然。千峰百嶂。雜花流水。極天下之奇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耀。有一道士。貌亦奇古。來揖執禮甚恭。上答之良厚。邀上主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羣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元妙之旨。而半體之屬。皆非人間所見也。鸞鶴舞庭除。笙簫振林木。至夕乃罷。道士送上出洞而別。且曰。萬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頻見也。復由舊途以歸。臣下因以請於上。上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也。羣臣惘然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也。後錄

汴京幻異記 卷四

三三

龍圖張公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樞直為殿中丞日。奉朝請。在京師。稅宅於汴河南小港中。居常閉關。一日有人叩門頗急。大呼曰。何故使不放出。奎起視之。乃一老道士也。疑其狂且醉。不復與。校良久乃去。其妻於是夕生。登景祐元年進士甲科。後嘗誤食犬肉。夢青衣使者。連至一所。因麗如宮闕。見一道士謂曰。汝何故食厥物。非敢故食。誤也。道士曰。若然。且止。吾為若言之。少頃復出。謂曰。可稽首謝。乃引至大殿前。通曰。張樞誤食厥物。蒙有再拜而寤。流汗徧體。自是遂不食犬肉。齋神骨清峻。襟懷夷曠。或亦德曹之被謫者歟。詳符志

黃暉。閩人。皇祐初。游京師。不踐場屋。以高文古學。游縉紳之門。著書凡數萬言。自號贅閩子。走京鹿幾十年。公卿詞臣無不前席。嗜履裂帛。馳走無倦。朝臣重暉之名者。列章為薦。極力推挽。授京官。知巨邑。有旨留國子監。將有司業之命。始拜勅。遍謝知已。纔三日。館於景德寺如意輪院。一日晚歸。解鞍少憩。謂院僧曰。我遠人也。勤苦貧寒。客路漂泊。居常未嘗溫飽。今日方平生事畢。且放懷酣寢。一夕。煩戒僧童。慎勿喧喧。院僧諾之。扇戶遂寢。翌日天曉。寂無所聞。僧擊牖大呼。已卒於榻上矣。吳越。玉童

慶曆中。有一朝士。味爽赴朝。見美女三十餘人。服飾甚盛。兩兩並行。而丁度觀文按轡其後。朝士問後行者曰。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城主耳。俄聞觀文卒。按小說載。王適子高。與優女周瑤。英遊芙蓉城。凡百餘日。世多傳之。歐陽公詩話。載石曼卿死。有見之者。曰。我今為芙蓉城主。騎一青驪。去如飛云。故蘇東坡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蓋謂是也。詳吳

江沔。建州人。仁宗朝。以布衣游場屋。三十年未成名。在京師。殊無聊。一日。忽支強。腹欠伸猶不快。偶挈重物乃微快。因漸取最重物持之。滋重滋快。嘗過貴侯門外。見巨匾石。沔試捧之。舉甚易。又游相國寺。與衆書生倚殿柱。觀優戲。沔陰抱柱。柱即與礎相離。沔以脚撥一書生衣尾入柱下。從而壓之。俄頃書生欲去。不可得。沔笑曰。相戲耳。為起柱而脫之。於是都下盛傳沔有神力。或勸其應武舉者。曰。他人壯勇。自少得之。今子得之中年。蓋天所贊。必有大功名也。沔從之。遂中選。然官止殿直。詳吳

熙寧七年。嘉興僧道親。為秀州副僧正。因游温州雁蕩山。自大龍湫回。見一人衣布襦。行潤邊。身輕若飛。履木葉而過。葉皆不動。心異其人。乃下潤中。揖之。遂相與坐石上。問其氏族。問里年齒。皆不答。鬚髮皓白。面色如少年。謂道親曰。今宋朝第六皇帝。更後九年。當有疾。汝可持吾藥。獻之。此藥人不可不服。服之有大責。乃探囊出一丸藥。指端大紫色。頂如金錫。以授道親。曰。此龍壽丹也。欲去。又謂道親曰。明年當大疫。吳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藥。當免此患。探囊中取一柏葉。與之道親。即食之。老人曰。免矣。慎守吾藥。至癸亥歲。自詣闕獻之。言訖遂去。明年南方果大疫。兩浙無貧富皆病。死者十五六。道親無恙。至元豐六年夏。道親夢老人趣之。曰。時至矣。何不速獻藥。夢中為雷電驅逐。惶懼而起。乃徑詣秀州。具述本末。謂假入京。詣尚書省獻之。執政以為狂人。不受其獻。明日因對奏。知上急使人追尋。付內侍省問狀。以所遇對。未數日。上果不豫。乃命御藥院梁從政。齎持御香。同道親詣雁蕩山。尋訪老人。不見。上尋康復。謂輔臣曰。此但示服藥耳。其藥今在彭善閣。當時不曾進御。詳吳

元豐間。詔脩京城。命李士京主其役。日費四百千。為儲直。元祐初。公為御史。按圖視開發處。來山乾良。例皆發掘。將至震地。即上言。庶民之家。猶有避忌。況大君之都邑乎。其論甚切。因是罷役。又浚漳時。土中得一物。狀類人而無眉目。乃埋之他處。而所掘得及昇去之人皆猝死。或言太歲也。又獲大蛇。類龍。送入金明池。是夜大風飄瓦。詳吳

德莊。能官河朔。居京師之新門。上元之夕。劉野夫以誓約德莊曰。今夜欲與君相語。令閣必盡室出觀。君當清淨身心。以候德莊。雅敬其為人。危坐至三鼓。待之。家人輩尚未還。野夫竟不至。俄火自中門起。德莊窘甚。亟取諸牒。犯烈焰而出。頃刻數百舍盡為瓦礫之場。明日野夫來。且曰。令閣以下。若不一盡出。是吾憂也。幸已出。實可賀耳。德莊心異野夫之言。然亦不欲詰之也。詳吳

富彥圖。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攜負一子。真之道左空家中。默識其處而去。後歸鄉。復過此。蒙欲取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於未棄時。見家中有一大蟪蛄。氣味殊然。意兒吸此氣。故能食而不壯。乃抱出家。自是遂不食。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攜至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荆。張曰。凡物之能熱者。龜蛇蝦蟇之類是也。能熱則不食。不食則壽千歲。若聽其不食不娶。則僊道也。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詳吳

秦楚材梓。政和間。自建康買入京師。夜宿汴河客舍。既寢。聞門外喧呼甚厲。時盡鎖諸房。起穴壁窺之。見壯夫數十輩。皆錦衣花帽。拜跪於神像前。稱秦之姓名。投投以請。前設大鏡。煎膏油正沸。秦惶懼不知所為。屢告其僕李福。欲自盡。夜將四鼓。壯夫者累。不獲遂。覆油於地而去。明旦主人啓門。謂秦曰。秀才前程。未可量也。不然。吾輩當悉坐獄。乃為言京畿惡少年。數十成羣。或三年。或五年。輒捕人。煎油中。烹以祭鬼。其鬼曰。神燈神。每祭須取男子貌美者。君隣死而脫。其危甚矣哉。願卿中衆客。各出贖金為質。秦始憶自過宿州。遇壯夫十餘輩。或前或後。迹之矣。遂至上座。頗自喜。一日。約同舍生出。遇一黠面道人。攜小籃。掛秦曰。積金奉之。別。三百年矣。相尋不可得。誤行了路。却在此耶。我無以贈君。探籃中白金一塊。授之。曰。他日再相見。同舍生曰。此無望之物。不宜獨享。其挽詣肆。將貨之。以供酒食。肆人視金。反覆咨玩。不釋手。問諸幾何。曰。隨市價見償可也。曰。吾家累世銀肆。未嘗見此品。轉而之他。所言皆然。秦亦悟。傳錄之。異。不肯購。乃以製酒。蓋茶。蓋七藥。凡五物。日御用之。自此三十年無病苦。紹興三十年。秦寓宣城。忽臥病。五物者同時失去。知必不起。越月而卒。積金奉在茅山元符宮。

政和七年。李似矩。彌大為起居郎。有欲為親事官者。兩省員額素窄。不能容。却之。使去。其人曰。家自有生業。可活妻子。幸得守闕。在左右。無以俸為也。乃許之。早朝。晏出。未嘗頃刻離。雖沐浴日亦然。朝哺飲膳。無人會。窺見其處者。似矩嘉其謹。呼勞之。曰。臺省親事官。名為伴送。每下馬歸宅。則散去不顧矣。況後省冷落。爾曹所乘。今獨如是。何也。曰。性不喜遊嬉。既役門下。分當爾也。似矩素簡薄。聲色常獨宿。外舍效方士。熊經鳥伸之術。得之甚喜。自是令席於牀下。正睡熟時。呼之。無不應。嘗以夜半時起坐。噓吸按摩。行所謂八段錦者。其人於屏後笑不止。似矩怪之。詰其故。對曰。愚蠢村野。目所未見。不覺笑耳。非有

他也後夜復然似短謂其為玩已叱之曰我學長生安樂法汝既弗曉何為屢笑其人謝過既而至於三復笑如初始疑之下牀正色問曰自爾之來我固知其與眾異今屢笑必有說願明以告我對曰愚人耳何所解固問之躊躇良久乃言曰吾非逐食庸庸者流吾之師崑山王真人也憫世俗學道趨真者少欲得淳朴端謹之士而教之使我至京洛求訪三年於茲矣昨見舍人於馬上風儀蕭灑似有道賢可教故託迹為役驗所營為比觀夜間所行蓋速死之道而以為長生安樂法豈不大可笑哉似知聞其言而熟流汗具衣冠拜之其人立受不辭坐定似短拱手問道其人略言大旨至要妙處則曰是非吾所能及也當為君報王先生以半歲為期復來矣陵晨不告而去明年五月似短出光州終身不再見

蔡魯公帥城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女子多髮如畫圖所見毛女語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盛暑時在相國寺資聖閣下納涼見一村人自外入直至蔡前云毛女送書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啓封視之乃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所謂未幾貶長沙死於東明寺因就葬焉呂辨者蔡門客也蔡能相珠履盡散獨呂送至長沙呂乘間問蔡曰公高明遠識洞達古今知時事必至於斯乎曰某非不知也意老身可以幸免

異夢

五代時有僧某卓庵道左藝蔬丐錢以奉佛事一日於庵中晝寢夢一金色龍食所藪藪數畦僧寤驚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處取藪藪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坐餽食甚勤頃之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為老僧建一寺於此足矣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為道者院

予治平初在京師夢入三清殿殿上老子像高二三尺其狀甚異能與人言問者非一也予亦謁而問焉謂予曰子知楊翁乎曰唐之賢相也子知高郵嚴震乎曰鄂文臣震功臣也三人孰賢曰鄂震雖賢然不及楊遠矣曰此三人皆終尚書僕射獨楊不至上壽而鄂震皆者艾乃死子知其說乎曰不知也曰館好殺生而鄂震皆不殺此其所以異也子其志之子夢中固不詳三人之然否也起問唐書三人官秩考皆信然獨不見好殺與否耳

熙寧癸丑王平甫直宿崇文館夢人邀至海上望見海中中央宮殿闕麗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技甚衆前門榜曰靈芝宮平甫欲與俱往有人隔水大聲曰時未至且去異日當迎之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鳴鐘平甫頗自負不凡為詩紀之曰萬頃波濤水葉飛笙簫宮殿號長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病作復夢人請入靈芝宮遂幸昔有海商過洋遇風俄抵一所門宇聳秀珍器爛然云是白樂天之室樂天聞之自為二絕句曰吾學空門非學佛恐君此說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兜率天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僧虛虛一室皆傳此樂天來與平甫之夢絕相似蓋二人天才逸發其精神所寓必有異於人者質物理有之而不可窮詰也

李希亮政和中為郎官有隣士甚貧以教授為業嘗借馬出城歸而言曰一月前夢金紫人告曰吾汝六世祖也國初為佐命功臣茲在京城外十數里某村有祀享田歲可得米三百斛去世已久不知子孫彫零如此今田固在但為守墓者所擅汝往料理足餬口矣既覺未敢遽往次夕復夢頗見謹責某對曰自少孤苦不省先塋所在守墓人亦不相識且無契券何以取之祖曰墓田舊有碑其載四至今為守者遷於門外草中第如吾言發視必可得某遂往視有大墓良是而荒穢殊甚呼守者出責以不治之罪答曰久無人祭掃故至此耳問田所在漫云無之令取碑為證曰不知所在命以鐵錫剛地果於近門尺許草間得之守者驚懼服乃具說田處亦頗有為豪右吞併者今當訟於開封府乞正其事希亮大異之為贊於府尹盡得其田居數月復謂希亮曰夜夢祖告云行得官矣吾同時佐命有來為相者業已以汝屬之渠當不忘舊好也未幾鄭遠夫拜相首乞甄錄創業勳臣之裔於是例得一官

大觀年間吾鄉人王耕以貢入辟應巧夢於京師之二相廟是夕夢在一樓上待月賦詩曰樓上虛懷待月時佳辰撫景賦新詩一天列宿坐中見萬里青山雲外歸明年春耕以上舍第二十八名釋褐再任筠州司法以旅櫛歸豈雲外之應邪

徐國華建安人宣和中遊太學夜夢登高樓上懸巨鏡有金甲偉人立鏡旁視國華擊鏡而言曰二十七甲復一擊云官不過員外三擊云係第七科國華竊心竊喜之曰吾此行必取甲科官至員外郎足矣因書於書帙之末但不曉七科二十七甲之說迨靖康丙午敵騎攻城庠序諸生多病脚氣死徐生亦以是疾卒鄉人董從矩置棺斂葬於城東墓園而園中列兆無餘地乃與後死者皆瘞於垣外董以標識其處正居二十七行中第七穴歸語其父因出其手書示之則夢中所告無少差者

李僧字進祖陳慶中之甥也嘗言其初被薦赴南宮試罷夢訪其同舍陳元仲既相揖而陳手執一黃裙書若書肆所市程文者視閱不顧略不顧客進祖怒其不見禮即前奪其書曰我意相念故來訪子子乃不能顧書相語也元仲置書似略轉首已而復閱書如初進祖徑前奪其書語之曰子竟不我談我去矣元仲徐授書於進祖曰子無怒我聞此乃今歲南宮魁選之文也進祖視之即其程文三場皆在而前書云第一名李僧方欲更視其後而夢覺聞叩戶之聲報者至焉後見印行新科程文與夢中所見無異

蔡丞相持正為府界提舉日有人夢至一官所堂宇闕遺上有服袞冕而坐者四人旁有指謂之曰此宋朝丞相次第所坐也及細視之末一位乃持正也既寤了不能解後持正有新州之命始悟過嶺宰相自賢慮丁至持正為四人其姪子發云乃知禍福前定非人力所能與也

孟曰：爾惜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也。幼習詩句，亦能吟咏。乃歌曰：歎衰草，絡緯聲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愁添髮如雪，長鬢日勞歌一盃飲訖，酒至白而少年復請歌。張妻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長鬢持一筋作籌，置航上曰：有拒請歌者飲此。歌備詞及喧笑者，准此罰。於是張妻又歌曰：勸君酒，君莫辭，落花空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請歌，張妻不悅，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婿斷音書，遙天雁空度。酒至黑衣人復請歌，張妻連歌三四曲，聲氣不續，便首無語。長鬢舉觥曰：不合推辭，乃斟一觥，張妻涕泣而飲。復歌，俯黑衣酒曰：楓飄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闔泣。酒至綠衣少年持盃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即當暖索，無辭一曲，便望歌之。又歌曰：養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酒至張妻，長鬢歌以侑之曰：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首夢中，人生盡如夢。酒至紫衣者又復請歌，且曰：須有艷意，張妻頗難之，長鬢又舉觥罰，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擊之中長鬢首，再拋一瓦，中妻額，遂悶然無所見。張君意其妻已卒，備哭而歸。天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張君急問其妻，婢答曰：娘子夜來頭痛，張君入室問之，妻曰：昨夜夢草莽中同六七人飲酒，請歌六七曲，有長鬢者方舉觥逼飲，適有拋瓦來擊，第二中妾額，因驚覺，乃頭痛，張君始知昨夜所見，乃妻夢耳。步遊

汴京知異記卷五

神異

至和初，仁宗不豫，昏不知人者三日，既愈，自言夢行荆棘中，周章失路，有神人被金甲，自天而下，謂帝曰：上帝以陛下有仁心，延一紀之壽，帝曰：吾何以歸神人？神人曰：請以臣之車輅相送，帝登車，問神人何人，曰：臣萬將軍也，帝寤，令檢按道，果有萬將軍主天門之事，因增其位，號於大廳，中，立廟京師。見前

嘉祐中，隴川人伍十八，以善製紗帽，入汴京，止於幸執事元獻宅前，為肆以待售，一日，至保康門，遇五少年，蓬髮，氣甚，伍亦習此，即從少年，隨之，少年見伍，頗妙，相與酬酢不已，時日已酉，四少年欲去，曰：大哥不歸乎？曰：汝先去，吾與君士飲酒耳，乃邀伍登房家樓，飲酒盡，四角，問伍本末甚詳，飲罷，取筆帖付伍，曰：汝持此於梳行郭家，取錢十千，與汝作生業，伍受之，繫衣帶，問少年又曰：夜深矣，汝勿歸，且相隨至吾家，宿可也，伍從之，行至一處，引伍於三室前，指一明亮者，曰：汝臥此，中終夕勿出戶，雖有洩瀉，亦於壁間也，又戒曰：慎勿窺此二室，將驚汝，伍唯之，頗疑其言，未曉，輒起，推二室戶，扉窺之一室，四壁皆釘婦人髮兒，甚衆，一室有囚無數，方榜掠號泣，伍畏而退，復就寢，俄聞宰相入朝，傳呼聲，伍不復寐，待旦而去，及天明，乃在保康門內西大石上，願觀筆帖仍在，遂持詣郭家取錢，如數與之，伍自是謀運稱，遂其後家於楚州，五少年者，京師人所謂五通神也。續前

熙寧中，余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余曰：此有一佛牙甚異，余乃齋潔，取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飄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墜於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若牀榻，摘然有聲，且透下，光明整徹，爛然滿目，余到京師，盛傳於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取入東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異之迹，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塔是也。

內侍李舜舉家，曾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壁間出，赫然出簷，人以爲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火息，其舍宛然，牆壁應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釵者，銀悉溶流在地，漆器皆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鎔爲汁，而室亦儼然，人謂火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鏗，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也，佛書言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此理信然，吾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外，事有何限，而欲以區區世智情識，窮測至理，不其難哉。以上俱夢

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夕，夢一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翌日，遣中貴人訪尋夢中所見，乃物色於相國寺之五百羅漢中，第十三尊相貌略彷彿，即昇入大內，視之，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爲霖事所留，神僧吐霧應精求，元參政厚之云：仙蹟鑿鑿，穿仗下，佛花吹雨，匝天流，蓋記此事也，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南，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爲名，乃取羅漢五百尊，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賜相國寺安貯，供奉當時謂之押綱羅漢云。詩云

宋大內舊有白石三清像，初在真游殿，未幾大內火，遂遷於玉清昭應宮，既而昭應宮火，又遷於洞真宮，洞真宮火，乃遷於上清宮，上清宮火，而焚蕩無孑遺，又遷於景靈宮，道官惶恐，上言神像所至輒火，景靈宮必不免，願遷他所，遂遷於集賢宮，迎祥池之水心殿，都人謂之行火真君。宋朝

頃言都下市肆中，有一道人，攜烏衣椎髻女子，買斗酒獨飲，女子輒歌詞以侑之，其詞凡九闕，皆非人世語，或記之以問一道士，道士驚曰：此赤城韓夫人所製水府祭真君法駕道引曲也，烏衣女子疑龍云，其詞得六而忘其三，陳參政去非，擬作望江南三闕，其一曰：朝元路，同駕玉華君，千乘載花紅一色，人間遙指是祥雲，四望海光新，其二曰：東風起，海上百花搖，十八風鸞雲半動，飛花和雨夢輕綃，歸路碧迢迢，其三曰：簾箔淡，天澹一奩秋，自洗玉盃斟白醴，月華微映是空舟，歌罷海西流。玉童

陳東靖康間，嘗飲於京師酒樓，有一人坐而歌者，東不顧，乃去，倚欄獨立，歌望江南詞，音調清越，東不覺傾聽，視其衣服皆甚敝，時以手揭衣，爬搔肌膚，綽約如雪，乃復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闌干曲，紅燭繡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黛蹙山青，又曰：鏗鐵版，開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卻騎黃鶴上瑤京，風冷月華清，東問何人製，曰：上清蔡真人詞也，歌罷得數錢，卽下樓去，亟遣僕追之，已失矣。

欽聖憲皇后姪向子襄，妻周氏，賢婦人也，自以不及舅姑之養，乃盡孝家廟，行定省如事生，未嘗一日

廢歲時烹饘滌滌必躬必親政和間隨夫居開封里第偶得疾夢中了了見五六人若世間神廟觀畫鬼物內一人取所佩鏡出紙小幅滿書其上字不可識既而斷裂作九如所服藥狀將案上湯勸周飲曰服此則安周服之既覺即苦咽中噎塞飲食不下勢且殆周自念此非醫所能為而世間神廟又素所不信但默禱家廟求祐數日後服藥大吐始能進粥及肉食有間周夢傳官乘羽蓋車冉冉從容下儀從甚盛升堂坐召前五六鬼搖尾庭下如鞠問狀諸鬼取醫所用藥與所餘粥肉之屬各執以進曰所見惟此耳內一鬼乃書紙作九者獨戰慄懷懼於唾壺中探取九書展之復成小幅文字歷歷如故上之傳官坐間命行文書械諸鬼付獄徐敬駕而去周灑然寤而病如失後享壽七十餘傳官者蓋家廟神靈也

余為禮部郎日齋宿祠宮與宋才成裴侍郎夜語及神異事宋云吾舊苦畏夢人授一偽籍數字覺而憶之每獨處臨臥輒誦百遍覺心志自然不復恐余曰非所謂婆娑演底乎宋驚曰吾未嘗言君何以知之余言不惟知其名且能究所出宋請余道本末余曰始余讀段成式酉陽雜俎載主夜神呪曰婆娑演底持之夜行及寐可卻恐怖惡夢而莫曉其故後讀華嚴經乃得其說宋即假經於近寺檢視經之言曰善才童子答善知識至閻浮提摩竭國迦毗羅城見主夜神名曰婆娑演底神言我得菩薩救一切衆生癡暗法光明解脫我於夜間人靜鬼神盜賊諸惡衆生所遊行時密雲重霧惡風暴兩日月星辰並皆昏蔽不見色時見諸衆生若入於海若行於陸山林曠野諸險難處或遭盜賊或乏資糧迷感方隅忘失道路張惶憂怖不能自出我時即以種種方便而救濟之為海難者來作船師魚王馬王龜王象王阿脩羅王及以海神為彼衆生止大風雨息大波浪引其道路示其洲岸令免怖畏悉得安穩一切衆生於夜暗中遭恐怖者現作日月及諸星辰晨霞夕電種種光明或作屋宅或為人衆令其得脫恐怖之厄為行曠野稠林險道藤蘿所罥雲霧所蔽而恐怖者令得出離其神力如此蓋不止夜眠一事也余每見人多疑懼怯覺必勸使持誦絕有驗以上俱聖志

物異

宋時黑書見於禁中元豐末常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數見而哲宗崩至大觀間漸畫見政和元年以後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列屋推倒之聲其形僅丈餘髮如龜金眼行動則經有聲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濺兵及皆不能施又或變為人形亦或為驢自春歷夏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在掖庭宮人所居之地亦嘗及內殿後習以為常人亦不大恐怖宣和末寢少而亂作

政和三年夏至辛臣何執中奉祀北郊有黑氣長數丈出自齋宮行一里許入壇壝繞祭所皆近人穿燈燭而過俄又及於壇禮將畢不見人皆異之
宣和七年南郊禮畢徽宗御郊宮端拱殿天未明百祥方稱賀忽有鴉鳴於殿屋若與贊拜聲相應和聞者駭之時已報金人淪盟未幾月內禱而明年有陷城之難

至道元年九月京師自且至西羣雀百餘萬飛翔有聲識者云突厥雀太平興國三年二月鑿金明池既掘地有龜出殆逾萬數大中祥符二年四月有黑龜甚衆沿汴河而下占之者曰龜介族也黑北方色宜備北鄙大觀元年閏十月丙戌都水使者趙靈行河得兩首龜以為瑞蔡京信之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竊者也鄭居中曰首豈容有異哉人皆駭異之帝命乘龜於金明池天禧二年有龜蛇見於繁臺之東南土人於其地建真武堂泉涌堂側汲之不竭人有疾疫者解飲之輒愈詔建祥源觀凡六百一十區以奉其神

宣和元年夏五月京師大雨連晝夜不息凡數日及霽開封縣前茶肆中有異物如大犬蹲踞臥榻下細視之龍也身僅六七尺鱗色蒼黑其首類驢兩頰如魚頰而色正綠頂有角極長於其際始分兩歧聲如牛鳴與世間所繪龍無異茶肆近軍器作坊兵卒來觀共殺食之居數日都城大水高十餘丈自西北牟駝岡至萬勝門外馬駝民居盡沒時以為大河決溢然晴色清澄河初未嘗決終莫知所從來乃詔都水使者決城西家河堤以殺其勢而水至益猛直貫安遠南薰門城守凡半月已而入汴渠汴渠將溢乃募人決下流由城北入五丈河下注梁山梁而水稍洩人訛言龍復仇云以上俱宋史五行志

江湖間小龍號鱗異見諸傳說甚悉崇寧中淮水暴漲而汴口橋舟不能進一日味爽小龍者出運網之舟尾有拖工之婦不識也疑是蜥蜴擲置之則又緣桅而上婦怒舉火柴擊其首隨起霹靂大震一聲而汴口官私船七百餘隻皆自相撞擊至碎死者數百人朝寧聞而不樂遣官賑恤之會發運使上計而小龍者又復出大清甚懼乃焚香祝曰願與龍偕上計入觀天子可乎龍即作喜悅狀因舉身入香匱中不動大清攜至京先以白魯公得奏聞上遣使索入內為其酒核以祝之龍即躍出匱中兩爪據金盃飲酒上異之於是用大玻璃盒貯龍為親加封識焉降付都城之水門外龍祠中一夕變化而去其盒封識宛然啓視之不見上益異之乃加封四字命開封大敞其祠字謹識

仁宗朝御馬有名玉道遙者毛色白乘之安如輿也圍人云馬行步有尺度而疾徐皆中節御者行速則以足攔之一日燕王借乘即長鳴不行王怒還之帝以叔父事王甚恭配南城馬鋪久之復奉御其行如初帝升遐送葬至陵悲鳴不食而斃伊川先生聞之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其斯之謂乎政和戊戌夏六月京師大雨十日水暴至諸壘門皆塞以土汴河幾漲溢宮廟危甚宰執慮於天漢橋上一餅師家蚤起有蛟蟻伏於戶外每自蔽其面若羞怖狀都人皆聚觀之時林靈素方以左道川事曰妖也捕殺之四郊如江河莫知其所從來識者已知其為兵象矣以上俱宋史五行志

宣和間禁中有物曰鵝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如雷禁中人云鵝來諸閣皆扇戶微廟亦避之甚至登元金座移時或往諸嬪妃榻中睡以手撫摩之亦溫暖曉則自榻滾下而去罔知所在或曰此是朱溫之厲所化左傳曰家人立而啼未必禱也宣和
宣和七年秋九月有狐由良岳直入禁中據御榻而坐詔毀狐王廟宋史

大中祥符六年，縣州縣廟，廟前柏柱上有木文，如雲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纖縷悉備。知州比部員外郎劉宗翰，繪圖奏聞，奉旨令津置赴闕，送玉清昭應宮。

政和間，所在奏芝，動三二萬本，斬黃間至有一鋪二十五里，獨野而出。宗室士頓所居，鍾軒忽生芝數本，於梁棟上，因易名芝軒。賓客詠歌，以為和氣。次年，士頓死，又一年，賜所居入四聖觀，族衆散徙，蓋不祥也。壬寅之春，太傅王輔馬第，有芝生於正寢，附臥榻後，屏風而出，又一本在廳事照壁上，閱六年而有數身之禍。

續通志

元祐癸酉秋九月一日，初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且，塔中夜道中使齋降御香，寺門已閉，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僊，此塔異也。

道山清話

崇寧四年三月，鑄九鼎，用金甚厚，取九州水土，納鼎中，既奉安於九成宮，車駕臨幸，徧禮焉。至北方之寶鼎，忽漏水溢於外，劉炳謬曰：「正北在燕山，今寶鼎但取水土於雒州，宜不可用，其後竟以北方致亂。」宣和之季，京師士庶，競以黃黃為腰圍，謂之腰上黃，婦人便服，不施紵紐，束身短製，謂之不製紵，始自宮掖，未幾而通國皆服之。明年，徽宗內禪，稱上皇，竟有背城之邀，而金人擾攘，卒於不能制也。斯亦服妖之兆歟。

元順帝元統二年春正月庚寅朔，雨血於汴梁，着衣皆赤。

元順帝至正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汴梁城河冰皆成五色花草，如繪畫，越三日方解。

元朝於歲首例遣使祭岳，至元乙巳，翰林應奉李國鳳，代祀嵩恆，極無間，抵汴，路梗塞，乃即城中望祭嵩岳，時閏月下旬也。二月十三日，遊相國寺池上，羣僧方聚觀，從之仰視日旁一月一星，月初弦者，又十日兩大冰，狀如樓閣人物，鳥獸卉木，百態俱備，殆非人工所能，高林大樹，珠葆羽幢，彌望不絕，凡五日始解，又十日復冰，自汴至中澗，皆然，不一歲，盜陷汴城之。

元至正十七年間，頹寇妖寇偽太保劉福通，遣賊兵縱火燒汴城諸門城樓，厥後元將秦不花等，將汴城四面城門，止留五座，以通行人往來，其餘八門俱築塞，是年城中居民，每夜二更後，皆聞文廟後蔡河灣西至安國橋河水底牛鳴，大聲吼震地，聲斷復鳴，至四更方息，每夜如是，連鳴月餘，方休，人皆謂世傳汴城為臥牛城，城將陷，故聞牛鳴，次年汴城被劉福通攻陷，迎僞主小明王為都居之。

元順帝至正初，河南境內人民兒童，忽歌謠云：鬼泥樹，滑堂瓦，舍無人住，李子樹上結黃瓜，不走的是呆王大，是時人往郊外觀看，一切樹木，徹根徹梢，皆稀泥塗抹，李子樹所結李子，悉如黃瓜狀，厥後至正辛卯壬辰，新黃妖寇徐壽輝舉兵反，攻陷襄陽漢陽等處，及穎州寇偽太保劉福通亦舉兵反，乘至十萬，以紅巾為號，攻陷汝寧南陽等處，肆行劫掠，其兵饑所至，人皆傳染馬蹄瘋，有闔門死絕者，其幸存者，咸往它郡避難，自汴以至歸德，新舊唐鄆州，千里荒蕪，人煙斷絕，而前謠大驗云。

以上俱詳符舊志

汴京知異記卷六

技術

寶家二侍郎儼，善術數，聽聲音而知興廢之豫兆。周世宗時，同兄儀，在翰林為學士，儀常鄙其詭怪。世宗嘗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十四片，各題識其節氣，隔籬敲響，令辨之，無一差者。儼嘗指明德門，謂楊盧二校書曰：「此門將變為大宮闕，兵漸消，天下太平，幾乎似開元天寶間，然京師人却漸逼迫，二校書將來富貴，皆見之也。盧雖甚貴，其如壽不及楊，何？轉世宗禪位太祖，改明德門為乾元門，宮闕壯麗，書軌混同，後多遜為相，貶朱崖而亡，儼之為尚書，享年皆如其言。又儀於堂前雕造花椅子二隻，以祇備右丞泊太夫人同坐，儼忽見之，謂兄曰：「好工夫，奈何其間一隻，至某月日先破，儀於是日，以幕覆於屏風後，愛護不用，果至是日，有內夫人至儀第，其從人不知，急於屏風後取此椅子下馬，遂為馬踏而碎之，儼每謂其弟參政儼曰：「吾兄弟五人，皆不為相，兼繼無壽，惟四哥稍得，然結妻了自家兄弟姊妹，亦住不得，後儼果為參政，只有姊王家太夫人，即王沔參政之母，儼儀之妹也，無何亦得疾卒，儼特抱病而嘆曰：「二哥常言結妻了自家兄弟姊妹，亦住不得，吾必不起矣，果數月而薨，晉公嘗謂人曰：寶二侍郎，今之師曠也，晉公即參政之東坦云。」

魏漢津本蜀踪卒也，自言師事唐僧人李良號李八百者，授以鼎藥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

其下必有玉，即脫衣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時阮逸方定黍律，不獲川，崇寧初猶在。朝廷方協考鐘律，得召見，獻樂議，言得黃帝夏禹聲為律身為度之說，謂人主稟賦與衆人異，請以帝指三節三寸為度，定黃鐘之律，而中指之徑圍，則度量衡所自出也。又云：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偶，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為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本范鎮之後，稍窺見其制作，而京託之於李良云。於是請先鑄九鼎，次鑄帝座大鐘，及二十四氣鐘。四年三月，鼎成，賜號神顯廟。八月，大晟樂成，徽宗御大慶殿，受羣臣朝賀，加漢津盧和神顯寶應先生，頒其樂書於天下。而京之客劉昂，主樂事，論太少之說為非，將議改作，既而以樂成久，易之恐動觀聽，遂止。漢津密為京言大晟獨得古意，什三四爾，他多非古說。異日嘗訪任宗堯，宗堯學於漢津者也。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未幾死。京遂召宗堯為典樂，復欲有所見，而為田為所奪，語在樂志。後即鑄鼎之所，建寶成殿，祀黃帝夏禹成王周召，而良漢津俱配食。陰漢津為嘉晨侯。

王仔昔，洪州人，始學儒，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出遊嵩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徽宗召見，賜號沖隱處士，帝以旱薦雨，每遣小黃門持紙求仔昔書符，日又至，忽篆符其上，仍細書符，符湯沃而洗之，黃門懼不敢受，強之乃持去。蓋帝默祝為宮妃療赤目者，用其說。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居上清寶籙宮，獻議曰：九鼎神器，不可廢於外，乃於禁中，建圓象微調閣，以貯之。仔昔素倨傲，又少慧，帝常待以客禮，故其遇巨闢殆若童奴。又欲舉道士皆宗已，及林靈素有寵忌之，陷以事，囚之東太一宮，旋坐言不遜，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官者謂活力最多，其未死時，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浩後南，直行至上蔡，被誅。以上錄。

張子顏，少卿，晚年常目見白光閃閃然，中有白衣人如佛相者。子顏信之彌謹，乃不食肉飲酒，然體瘠而多病矣。時奉陵不豫，汪壽卿自蜀入京，診御脈，聖體極康寧，壽卿醫道盛行，其門如市。子顏一日求診，壽卿一見大驚，不復言，但授以大丸數十粒，小丸千餘粒，囑曰：十日內服之當盡，却以示報。既數日，視所見白衣人衣變黃，而光無所見矣。乃欲得肉食，又思飲酒，又明日俱無所見，覺氣體異他日矣。乃詣壽卿以告，壽卿曰：吾固知之，公脾初受病，為肺所剋，心脾之母也，公既多疑心，氣一不固，自然有所視，吾之大丸實其脾，小丸補其心，肺為脾之子，既不能勝其母，其病自當愈也。子顏大神之，因密問所診御脈如何，壽卿曰：再得春氣，脈當絕，雖司命無如之何。時元符改元八月也。至三年正月，奉陵晏，綱壽卿後入華山，年已八十餘矣。以上錄。

潘景，字溫叟，居京師，崇寧間，以醫稱。視古無愧，處部員外郎，張成，其妻孕五歲而不育，南陵尉富昌齡，其妻孕二歲而不育，圍練使劉孫，其妻孕十有四月而不育，溫叟診之曰：疾也。凡醫曰孕者非也，於是作大劑飲之，成產墮肉塊百餘，有眉目狀，昌齡妻孕三童子，色漆黑，食卒怖悸，疾走而去。孫妻墮大蛇於地，猶蜿蜒不歸，又屯田郎中張通妻，年四十而天癸不至，溫叟診之曰：明年血潰而死。至期果然。

費江令王，夜夢與婦人歌謠飲酒，盡不能食者已三歲。溫叟治之，疾益平，則婦人色益沮，飲食易忘，而歌謠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溫叟曰：若疾雖減而未愈也，倘夢男子青巾而白衣者，則大愈矣。後果有是夢，輒能食，其他所治若此者甚衆。以上錄。

四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使，奏課於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疾，而食不飽，懶欲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氣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階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諸藏皆已衰，惟肝臟獨過，脾為肝所勝，其氣先絕，人一藏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殺，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藥，至晚果能張目，稍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稍舒耳，無能為也。後三日果卒。以上錄。

都下犀玉工董進，項有一瘤，其輩行止以董吃提呼之一日，御藥郝隨呼至第，出數犀示之，內指一犀，大異於常物也。郝曰：汝先名其中物狀為何？董曰：不知曾經衆工審定否？郝曰：衆工各異名狀，供證已畢，獨候汝至，以試汝之精識耳。即盡出衆所供狀付之，凡三十餘紙。董閱畢，內指一王所供云：是正透牙魚者，且言不意此人目力至此，以進觀之，乃一翔龍所恨者，左角短耳，郝未驗其言，亦大異之。即令具狀云：若然當奏賞，蓋御庫所藏先朝物，有旨令解為帶也。剗成則盡如所言，即以進御。哲宗大嘉賞之，賜錫外，更補授太醫助教。以上錄。

宣和初，京師大興園圃，蜀道進一接花人，曰劉幻，自言其術與常人異。徽宗令赴御苑，居數月，中使詣苑檢校，則花木枝幹，十已截去七八，驚詰之，皆劉所為也。呼而責，將加杖，劉笑曰：官人無憂，今十一月矣，少待正月，奇花當盛開，苟不然，甘當重典。中使入奏，上曰：遠方技藝，必有過人者，姑少待之。至正月十二日，劉白中使請觀花，則已半開，枝葉品莖，品色迥絕，醴醴一本五色，芍藥牡丹姿態百種，一叢數品花，一花數品色，池冰未消，而金蓮重蕊，繁香芬郁，光景絢爛，不可勝述。事聞，詔用上元節張燈花下，召成里宗王，連夕宴賞，嘆其術奪造化，厚賜而遣之。

蜀人王俊明，能知未來之數，雖醫兩目，而能談天星災祥。宣和初在京師，謂人曰：汴都王氣盡矣，試夜以盆水直氏房下望之，絕無一星，照臨汴分野者，更於宣德門外密掘地二尺，試取一塊土，嗅之，枯燥索莫，無復有生氣。天星不照地，脈又絕，而為萬乘所都，可乎？即投匭上書，乞移都洛陽。時中國無事，大臣交言其狂妄，有旨逐出。乃寓於鄭許間，靖康改元，頗思其言，命所在津遣，召入禁中詢之，猶執前說曰：及今改圖，尚未為晚，仙井人虞齊年，時為太常博士，俊明告之曰：國事不堪說，惟蜀為福地，不受兵君，宜西歸，勿以家試禍也。成曰：先生當何如？曰：吾命盡今年，必死於此，但恨死時妻子皆不見耳。虞雅信其言，亟謁卿相何文縝求外，得成都倅，京城將陷之日，有旨遣四衛士與輜，亟召俊明，至則數騎已入城，委之去，旬旬下輿，莫知其所往，疑擄於溝壑矣。其家行哭尋之數日，竟不見，遂以去家之日為死日云。以上錄。

卜相

太祖徵時過涇州長武鎮寺僧守嚴者異其骨相陰使畫工圖於寺壁青巾褐裘天人相也今易以衣冠矣自長武鎮至鳳翔節度使王彥超不留後入洛枕長壽寺大佛殿西南角柱礎畫觀有藏經院主僧見赤蛇出入帝鼻中異之帝寤僧問所向帝曰欲見榮太尉於涇州無以為資僧曰某有一驢可乘又以錢幣為獻帝遂行榮太尉一見奇之乃留於幕府未幾太尉為天子是為周世宗與宣祖俱事之南征北伐屢建大功以致受禪及帝即位盡召諸節度使入覲宴苑中諸帥爭起論功彥超獨曰臣守藩無狀願納符節備宿衛帝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從容問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彥超曰歸洛之水不足以淨神龍若為臣留則安有今日帝益喜曰獨令汝更作永興節度一任長壽寺僧亦召見欲官之僧辭乃以為天下都僧錄今永興有彥超莊像長壽寺殿中亦有僧畫像皆偉人也嗚呼聖人居草昧之際獨一僧識之彥超雖不能識其對揚之語亦自有理異哉

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老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又曰遠方不足留曷遊京師乎父以貧為辭長老贈以白金百兩乃攜家至京師時真宗判南衙因張者納后宮中帝即位為才人進宸妃後正位宮闈聲勢動天下仁宗即位以太皇太后垂簾聽政玉泉長老者已徙居長蘆矣后屢召不至遣使問所須長老曰吾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蘆寺無大門賢后其念之后以本閣服用物下兩寺易錢以建獨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既成輒為蛟蟻后必欲起之用生鐵數萬斤置其下門乃成蓋蛟蟻畏鐵也今玉泉寺僧堂梁上猶書后所建焉以上俱屬焉氏聞見錄

王冀公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為江南漕以書薦謁錢希白時錢以才名方獨步一時適會客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冀公躬促門下因厲聲詰問人術士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邪若形聲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耳願邀入使某獲見錢諾之冀公單微遠人神骨疎瘦復將於頤而舉止殊山野錢視之術士悚然側目注視冀公起術士稽顙與嘆曰人中之貴未有如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士正色曰是何言與且宰相何時無如人不作則已作則天下康富君臣相得至老死而有慶無弔但無子耳錢戲曰他日將陶鑄吾輩乎術士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待願公勿忽後錢方為翰林學士而冀公已真拜野山

嘉祐中伯兄為術財承吳僧持一鑑來云齋戒照之當知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滿其鑑鑑不甚明髮髯見如人衣緋衣而坐是時伯兄謂在京寺承衣緣無緣遽有緋衣不數月英宗即位恩賜緋綾數年僧至京師蔡景繁時為御史嘗照之見已著貂蟬甚自喜不數日攝官奉祠遂假蟬冕景繁終於承議郎乃知鑑之所卜惟知近事耳夢談

元豐中王岐公珪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卷注甚濶行且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士皆言王安禮明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士之言他日縱當此補特且遲之明年春安禮果拜右承議公曰陛下乃遠前官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記信知果是命也夢談

熙寧元豐間高麗國屢航海修貢朝廷以為非遣使往諭之初命樞密林希力辭更命龍圖陳曉曉即日就道神宗大喜語輔臣曰林希無親堅辭不行陳曉親在乃不憚於往因出希知池州假陸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特賜黃金帶受命七日而行使還乃其拜所假官職初林希買卜於京師孟診診為希作卦影畫一紫袍金帶人對水而哭希以高麗之役遠涉瀚海故力辭之嗣出知池州繼遭喪禍其驗不在彼而在此始知禍福不可避云中吳紀聞

魏郡侯柄筠方幼時值歲大旱盡室流徙中途父子相失獨與母依村民翟翁家已而母死身無所歸翟翁見其姿性聰敏遂養為子教之讀書大觀三年擢貢士第三人及第始請歸宗宣和中為省郎以未知父存亡請還鄉朝廷為降榜尋訪柄筠道所親詣相國寺卜卦影得畫二馬相追逐一翁一媪一官人拜於地下者云恐地名或姓氏有馬或年月在午皆不可知柄筠尋父既茫無所向姑聽其言纒渡河次白馬縣縣人讀所揭榜適有二卜者和遇其一姓馬其一姓目者曰此處喧鬧何也馬生曰大名府侯郎中少年失其父揭榜求之曰父年幾何曰七十餘矣醫者曰我昨到某州某處有來買卦者自云侯先生恰七十歲我許以今年方得運便當橫發莫非此人乎馬曰聞其人久已亡今求其死所耳安得尚在邪乃相揖而別醫者去馬生徑馳彼處訪侯老且詢失子曲折亟回縣收榜懷之入白縣宰借造驛舍報榜筠遣鞍馬迎取時侯老已更娶一村媪久矣與之謀曰我家有兩園菜儘可過活好事不如無又安知果吾子否也辭不行宰率丞尉同往強拉至驛中叩之曰汝所失子有何癡痕之屬可識乎侯老曰五六歲時因弄刀傷中指柄筠雖然起拜相持慟哭即并媪迎歸京師徽宗亦甚喜贈官錫服皆辭焉於是賜以兩字處士辭就養閱歲而終

政和初建州貢士李弼翁乘黃崇三人偕入京師遊相國寺時有術者工相人平生禍福只斷以數語其驗如神共叩焉術者曰李君即成名官當至郎位翁君後一舉官亦相似黃君隔三舉乃可了官亦與翁同既而弼翁乘如其言崇踉蹌九載方獲解入京復會術者話時昔因言李翁二君已登科術者曰往來如織安能盡記姑以君今日論之法當得京朝官奈何為不義事謀財殺人陰譴已見於而不久當死宜速歸不必赴省試也又問有幾子曰三人曰行亦絕矣崇不憚而退果下第歸不一年而死三子繼天妻改嫁其嗣途絕初崇母既亡父年過六十買妾有娠臨產崇在郡學父與崇弟謀曰晚年有此吾甚愧今將不舉乎抑與人乎不然姑育之待其少長使出家為僧道若何對曰此亦常理惟大人所命不若舉而育之兄歸必有處也頃之妾生男弟遣信報崇崇即還父告以前事命抱兒出時當秋半園中家家造酒汲水滿數巨桶置庭內驗其滲漏崇以手接兒徑擲桶中溺殺之父投淚而已蓋黃氏業微崇畏兒長必瓜分故蚤除之宜其隕身絕嗣後弼翁朝奉郎國子博士蔡承議郎台州通判相者之術亦云妙矣

政和間學校方盛諸州士子彙集泮宮出必冠帶餘干縣帽匠吳翁徙居饒城謂之吳紗帽日與諸生接觀其濟濟心慕焉教子任鈞使讀書任鈞少而穎敏大有進益其比隣史老與吳翁相好雖為市買亦

賦備術。乃以女簪任鈞。聘約既定。任鈞被買入京師。因適市。遇一道人。戴碧綸巾。著白布裘。狀貌甚偉。持大扇。書善相字。迎謂曰。秀才勉旃。行作官人矣。任鈞甚喜。自念如其言。豈不能於京華貴族及鄉里富厚家擇婦。願憐憐一民女哉。但以父所約。又畏義。非能決。他日復遇道人。驚曰。君得無有負心事乎。前相變矣。任鈞既言無之。道人曰。吾非能知人心。大抵觀人面都神氣。要以陰德為先。今已散漫。不復可觀。前程豈有亨理。語畢。任鈞歸館。痛自悔責。夜焚香於中庭。稽首告天曰。任鈞向起妄念。宜受譴罰。願洗心改過。幸得成名。當走馬為史氏婿。不瀆舊約。九頓首謝過。乃就寢。逾旬。又見道人於市。喜而言曰。君必登科無疑矣。前者之相復見。不少變。由此可得志。從而叩其他。道人告而去。是歲任鈞果以貢士起家。仕至提舉江西常平。史氏遂偕老。任鈞每為人言此事。使知一念之開。不宜欺心者如此。何文績丞相。在太學時。與同舍黃生。詣日者孫黯。問命。黯祖衣踞坐。何先占。既布算。黯正襟揖曰。此命極貴。不惟狀元魁天下。且位極人臣。二人相視笑曰。何相侮邪。黯曰。黯老矣。薄有生計。今詔一秀才。其獲幾何。然命實中格。何曰。當至何年作狀元。曰。乙未歲。問入相。曰。不出一紀。但有一事絕異。君拜相後。當死於異國。尋常使絕域者。不過侍從官。何由宰相出使。殊不可曉耳。初。何自僊井來。過桐柏山。一廟中。上書乞夢。其夜夢人報。報侍郎來見。何遂出相見。報曰。將來廷試策問。道及至京。何又求夢於二相公廟。告曰。如報所言。既覺。乃擬策千餘字。以示黃生。黃以為不佳。何時為鄧洵武樞相館客。又夢一人報。報侍郎來。既坐。報曰。君昨擬策甚謬。太上所解道德經。更有三卷。三日內必賜兩府。君當首見之。宜熟讀也。如期。鄧公果拜賜。即手錄一本。晨夕誦讀。乙未歲廷試。果問道策。悉以經語對。遂擢第一人。後十二年。靖康丙午。拜少宰。從二帝北狩。死於異域。皆如報言。報侍郎蓋先兩榜為龍首者也。

何清源丞相。因改秩入都。當暑月。暫憩汴河岸上。買瓜欲食。偶失手墜於水。方獨立徘徊。適術士過前。共坐旅舍。詢其技。曰。請論三命。乃書年月日時之驚起揖曰。自此便得路。官至宰相。封王。何以過許。付之一笑。俄有市井少年。繼至。亦問命。術士曰。汝命正惡。法當刑死。少年大怒。揮拳毆之。中其脅。即時殞絕。不可救。邸人執以送官。遂棄市。何貴顯。悉如其言。術士可謂靈於人而不露於己也。以上俱美聖志

謝石字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顧石賤術。惟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諒配遠行。亦因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慰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為十月十日。若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靈鷲。中貴人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各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情理。錫賚甚厚。更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字者。其門如市。有朝士某。其室懷妊。過月。乃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坐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尊閣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助者焉。哉乎也。因知是公內助所書也。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為三十。下為一也。然吾官寄此。嘗力謀運籌。而不可得。朝士曰。正以此為撓耳。石曰。也字着水則為池。有馬則為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

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得開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無一存者否。曰。何以知之。曰。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問。尊閣其家物產。亦皆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為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朝士曰。誠如所言也。然此皆非所問者。以賤室懷妊。過月。方竊愛之。故來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旁二豎。及下一畫。為十三字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今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重。為蛇字。今尊閣所姓。殆蛇妖也。然不見重。亦不能為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為吾官以藥下險之。無苦也。朝士甚異其說。敦請至家。投之以藥。果下小蛇百數。而體平。都人益神之。竟不知其挾何術也。作誌

趙韓王普。幽州人。相太祖太宗。位至中書令。可謂貴顯之極矣。有一軍校。與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避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韓王小小陞轉。軍校則微有譴詞。此不知以何而取也。集

陰陽家流。窮五行之數術。不可謂無。或一切聽之。反棄人事。斯惑矣。先魯公生慶曆丁亥年壬寅月壬辰日辛亥時。幼時言命者。多不取之。及逢時遇主。位極人臣。而後操術者。爭談格局之高。可笑也。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鄭氏者。貨粉於市。家頗贍給。俗號鄭粉家。偶於正月五日夜時生一子。年月日時適與魯公合。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必大貴。鄉人亦為之傾城。長則恣其所為。鬪雞走狗。一切弗禁也。迨年十有八。當春末。攜妓從浮浪人。躍馬遊金明池。晚自苑中歸。時已大醉矣。馬忽駭。躍入波水中。浸而死。蔡條撰

汴京知異記卷七

丹竈

祥符中方士王捷。本諱卒。嘗以罪配沙門島。能作黃金。有老鍛工畢升。曾在禁中為捷鍛金。升云。其法為爐竈。使人隔牆鼓鑪。蓋不欲人視其啓閉也。其金鐵為之。初自治中。出色尚黑。凡百餘兩。為一餅。每餅幅解。鑿為八片。謂之鴉嘴金者是也。今人尚有藏者。上令尚方鑄為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人一枚。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廷者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清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又以為寶鎮牌。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洪州李簡父家有一龜。乃其伯祖盧已所得者。蓋十七人之數也。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爛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至今寶藏。步

李樞密公愷。副車李璋之曾孫。云其季父雄。師秘藏王捷。手化金瓦。遇好事者常出而示之。且語初長公主召捷。至為設酒以待。謂之曰。聞先生能手化金。可得一見否。捷曰。此亦戲劇耳。時冬月坐爐側。捷令取新瓦一片。手斷之。以所酌酒盃。置湯瓶上。投瓦於其中。抄少藥糝上。復注湯滿盃中。酒罷而湯已耗半矣。取瓦視之。則一角浸湯處。已成紫色。而一角元是新瓦也。又餘杭陳祖德云。嘗見呂吉甫家。藏裏敬所化藥金。重三十兩。元是片瓦。布紋猶在也。步

正郎蕭渤。能白波。運至京師。有賊卒姓石。能以瓦石沙土。手按之。悉成銀。渤厚禮之。問其法。石曰。此真

氣所化。未可遽傳若服丹藥。可呵而變也。遂授泐丹數粒。泐餌之。取瓦石呵之。亦皆成銀。泐乃丞相荆公姻家。是時丞相當國。余為幸士。目昧其事。都下士人求見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幾去。泐之術遂無驗。石齊人也。時曾子固守齊。聞之。亦使人訪其家。了不知石所在。泐既服其丹。亦宜有補年壽。然不數年間。泐乃病卒。疑其所化特幻耳。

開門宜事陳安上云。其姻家劉朝請者。嘗延一道人。隨行借案間鐵鏡。云欲路上暖酒用。既與之。數日其子相遇。泗上道人以紙數重封銑。還劉。且囑之曰。慎勿遺失。至家呈其父。因大笑曰。銑不直百錢。何用見還。又封護如此其密也。即與之。開處弗視。一日因取銑作糊。聊洗滌之。見銑柄有五指痕及轉捩處。皆成紫色。金乃知道士有遺者也。驚嘆累日。傳玩觀識。無不駭異。蓋是其氣所化。不假者鍊也。密院編修居彥實。世英之父。人謂之居四郎者。遇異人。得丹術。常令一僕守火。歲久不懈。因度之為僧。僧居京師定力院。幾二十年。時曾子宜當軸。有堂吏通敏可喜。其婦得急勞。數日而死。既而病傳堂吏。國醫不能療。更與居素善。居視其疾。笑曰。應須我神丹療之。為啓爐取刀圭與服。數日完復如初。乃出。參丞相。丞相大驚曰。汝遇得丹邪。何為而病速愈。吏頓首曰。幸獲居四郎所鍊丹服之。真奪命神手也。丞相神之。使人邀居不能致。乃遣人宛轉。其價資給備至。望竊丹為贈。而僧誓不負心。丞相猶延。不替。僧一日謁丞相。許竊丹為獻。丞相喜甚。送僧降階。而僧退。偶為馬蹶。倒應時折足。昇之而歸。數日遂卒。丞相即遣人厚賂其徒。并置取之。不知所用。但取丹膏圓如粟粒。服之一粒。即飲水。煉其分。與諸子服。皆然。獨幼子行公。囊服兩粒。無異也。後不復加火。亦不敢服。丞相薨。丹書付石。服用矣。彥實自云然。

承議郎賀致中為余言。任德翁之猶子某。嘗隨德翁入都。艤舟相國寺橋。遇一道人。滯坐茶肆中。手出小藥瓶。云。吾觀官人。蓋留心丹竈有年。而向未有得者。能施我百錢。當以此瓶為贈。夜以水銀一兩投其中。翌日必取一兩乾銀也。任意請必無此理。亦不能違其請。傾篋得百錢與之。乃袖小藥瓶而歸。夜以水銀試納瓶中。真之枕間。次日。醉中探手。誠瓶。則其聲震然。水銀如故。置之不復問。一日。任須水銀為用。取瓶視之。則堅凝成寶矣。入火烹煉。了無耗折。自此夕注晨取。無不成寶者。蓋其傳丹藥所製。故汞或氣自然凝結。但不知出瓶始凝之理。向使在瓶。即堅。則破瓶而取。止於一作而已。此亦其傳妙道。神化無方。非常理之可度者。任無妻孥之累。費用素寡。既獲不盡之寶。於是厚為自奉。不離年病卒。亦隨失之矣。

法空首座無相師。晉川人。一舉不第。遂觀髮以求出世法。聞亦留心鍊事。嘗遊焦山寺。與僧法全。語及點化事。全曰。我術止點茅耳。空曰。出家人豈宜學此。若一彰敗。則所喪多矣。全曰。我法異是。止以一藥點銅為金。而所患制銅無法。於骨囊袋中。攜行。或為人所窺耳。因出一紙書示空。其質淡砂也。而加重。乃抄數錢。令空索之。通夕不能成。汗呼全。全笑曰。人見此淡砂也。豈知實銅邪。復取白藥少許。投之。而砂始銷化。出火視之。其金也。空拜禮稱贊曰。目所未見也。復日加延款。懇請其術。全曰。我不惜術。

但我有前誓。恐起貪人妄費之心。反致奇禍。實無益於人也。請為師言其自。我年二十。出家為道人。同侶三人。共學丹竈。歷年無成。於紹聖元年七月十五日。相語曰。我輩丹藥。遊訪未遠。故未有得。今相約散行。以十年為期。却於某年此月此日。仍會此地。若有不至。即死矣。遂酬酒為誓。彼三人者。散往川陝。京洛間。我留二浙。轉首之間。忽復至斯。出坐橋上。三人者。俱次第來。相掛歡甚。劇飲數日。各出所得方訣。參較之內。一茅法。差似簡易。試為之。而銅色不盡。一人曰。我於成都藥市。遇一巫人。得去。其藥。彼云奇甚。我未試也。因取出同烹。而色尚黯。意謂藥未至。乃增藥再烹。及出。杯中。則其金矣。更相驚。袖入市肆中。良金也。乘復相與謀曰。聞京師鑿三家金肆。天下第一。若往彼市之無疑。則真僞秘術也。遂同行。至都下。以金十兩。就市鑿氏。取其家金較之。體柔而加紫。即得高直。而歸。時齊相國寺東邸中。復相慶曰。我輩尋訪半生。今幸得此。可以安心養道矣。萬一未能免俗。則飲酒食肉。可畢此世。今當鍊金百兩。均分而別。即市羊炙官醢。大嚼酣飲。而烹銅。不虞銅汁澀。火延於處。風勢猛烈。不可救撲。彼三人者。醉甚。我獨微醒。徑自煙焰中。逃命而出。懼有捕者。我素善泅。即投汴河中。順流而下。度過國門時。始敢登岸。方在水中時。悔過所天。且誓為僧。不復烹鍊。或幹大緣事。不能成就。當告天為之。不敢遂。為己用也。況敢傳與人乎。若首座有未了緣事。可與乘集福者。我當分藥點治。雖百兩不靳也。空既聆其說。亦不敢深過之。不告而去。後不知所在。彼三人者。二人醉甚。不知逃避。於死。一人被捕受杖。亦數日而卒。

大觀中。宿州士人錢君兄弟。遊上庠。方春月。待試。因暇出游。玉津園。忽遇道士三人。來揖。用字修。語論出塵。可聽。頃之辭去。曰。我有少名醜。欲飲二公。日將暮矣。明日正午。期同會於茲。尚可款彼。稍緩。恐相失。錢許諾。獨小道士笑曰。公若愆期。可掘地覓我。曾以為戲。大笑而別。翌日。錢以他故。滯留。日夕方抵所會處。但見肴核狼籍。知三道士已飲罷去矣。悵然久之。弟曰。得非僞乎。試假鋪掘地。得尺許。得一石函。啓之。乃三道士像。巾服儼然。如昨所見者。又見一封書。言鍊水銀為白金事。弟曰。兄取其書。弟願得三道士像。歸奉香火。兄欣然許之。弟應試中。選。兄下第歸宿州。試其方。無一不驗。不數年。買田數千畝。為富人。一日坐簾下。外報三道士來謁。既相見。一道士前致詞曰。昔年玉津之會。君儲之否。君得吾傳方。不以賑恤窮乏。而貪饕無厭。祿過其分。天折君算。今日速改。尚可延三年。不然。且暮死矣。吾以漏泄天機。請為人行。當至此耳。既去。錢君始大悟。即焚其方書。毀爐。不復再鍊。明日。小道士復來見。未及坐。聞侍妾免乳。頭入視之。生一男。出陪客。無所見。問諸僕隸。皆莫知。錢君不三年而卒。

雜記

石曼卿居蔡河下。山。隣有一豪家。日聞歌鐘之聲。其家僮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為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兄弟。侍妾與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開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間之一日。與使人延曼卿。曼卿往坐堂上。久之方出。主人頭巾繫勒。都不具衣冠。見曼卿。通不知揖禮。引入一別館。供

張赫然坐良久有二髮妾各持一小盤至曼卿前盤中紅牙牌十餘其一盤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盤是香餅名合擇五品既而二髮去有翠妓十餘人各執香果樂器妝服人皆體態窈窕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翠妓執果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盤酒五行翠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矣略不掛客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狀惘然恐駭殆不辨裁妾者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問其近隣云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隣家亦不識其面古人謂之錢疑信有之矣

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治平初同在館中花時人各勝數京師花最盛處滕曰不足道約旬休日率同舍遊三人者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邱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陋甚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索識之因曰今日風埃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至則雜花盛開雕闌畫楹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者主人曰此未足佳願指開後堂門坐上已聞樂聲矣時在諒閣中莘老辭之乘遂去莘老嘗語人曰吾平生看花只此一處蓋彼時京師富人有如此者

宣和中吳人沈將仕調官京師方壯年攜金數萬肆意歡適近邸鄭李二生與之游一飲一食三子者必

來迎諸頗蕭沈驚異以為非所應得鄭李曰此吾故人王朝議使君之隸也去之而行又數百步李謂沈曰與其信步浪遊汎汎然無所歸宿曷若跨王公之馬就謁之乎公嘗為大郡家貨殷富多姬侍喜賓客今老而抱疾諸姬悉有離心而防禁甚密幸吾曹至必傾倒承迎一夕之歡可必得君有意否乎鄭又侈言動之沈大喜即回池邊鄭李喚馬圍人護奉令既乘請所往曰詣汝使君宅遂聯轡並轡轉兩坊曲得大門門內宅宇華選李先入報曰主人聞有客甚喜但久病倦懶不能具冠帶願許便服相延已而主人出乃一衰翁也容止固如士大夫而老態殊甚揖坐東軒命設席盃盤香饌咄嗟而辦雖不甚腴饌皆雅潔適口小童酌酒過三行翁忽嗽且喘喉間痰聲如曳鋸不可枚梧起謝曰體中不佳而上客惠顧弗能盡賓主禮奈何願鄭生代居東道幸隨意劇飲僕姑小歇養藥併服少定復出矣沈大失望而與亦闕矣散步於外將捨去忽聞堂中喧笑擲骰子聲自屏隙窺之明燭高張中列巨案美姬七八人環立聚博李徑入乘姬曰李秀才汝又來廝攪遂劇其間且擲且笑沈神志搖蕩頓足曰真神境境界也何由使我預此勝會乎鄭曰諸姬皆主翁侍兒翁方在寢恐難與接對非若我曹與之無間也沈洩鄭曰吾隨身篋中適有茶券子善為我解倘得一响樂願畢矣鄭遂巡乃入帷屏偵伺良久介沈至局前乘姬咄曰何處兒郎突然到此鄭曰吾友也知今宵良會願拭目耳姬曰汝得無引狂子來誘我乎一姬取酒滿酌沈飲醉無餘姬詎曰俊人也戒小寶伺朝曉睡覺頭報乃共博沈志得意逸每采戰勝須臾得千緡諸姬斂首飾為之一空鄭引其肘曰可止矣沈心不在賭索酒無算有一姬

最少艾者敗最多愠而起挾空罇置前曰只作孤注一決此主人物也幸而勝固善脫有不如意明日當遭鞭撻勢不得不然同席爭勸止皆不聽沈怒一擲敗焉傾罇倒物盡實以金釵珠珥計其直三千緡沈反其所贏又探取腰間券盡償之尚有餘緡方擬再角勝俄聞朝議大嗽索唾急諸姬推客出奔入房三人趨元使處翁使人追謝約後數日復相過鄭歸邸臥不交睫雞鳴而起欲尋盟再往道召二子云已出候之至午杏不至遣走王氏宅審之空屋無人詢旁舍居者云素無王朝議者曷昔之夜有惡少年數輩借平康諸妓飲博於此耳始悟贖奸計是時囊裝垂罄而鄭李不復再見云

宣和六年正月望日京師宣德門張燈貴近家皆設帳於門外兩廡觀者萬萬一宗王家在東偏有姻族居西遺青衣邀其女真珠族姬青衣者曰若肯來當遣挑橋至女年十七八歲未適人顏色明艷服御麗好聞召喜甚請母欲行時日猶未暮少頃橋從西轡來昇以去又食頃青衣復與一橋至王家人語之曰族姬已去矣青衣駭曰方來相迎安得有先我者於是知為奸黠所欺亟告於開封散遣賊曹迹捕其家懸賞求訪查不可得明年三月都人春遊見破橋在野有女子哭聲無人肩輿叩應詢之乃真珠也走報其家取以歸髮鬢鬢不施朱粉望父母大哭久乃能言初上橋時不復由正路其行如飛俄入一狹徑漸進漸暗橋止而出乃是古神堂鬼卒十餘輩執兵器夾立中坐者髯如戟而闊尺餘目光如炬我懼而泣拜即叱曰汝何人敢奸吾靈乎便令人掉拽裸衣用大杖撻之十杖畢痛不可忍昏昏不知矣稍甦乃在一密室內一媪拊我甚勤為洗瘡敷藥將護月餘甫能起先遭奸汗然後售於某家為妾主人以色見寵同列皆妬之因同浴窺見癡語主人曰彼為女時曾與人奸受杖矣主人元知我行止至是乃曰若果是宗室女何由犯官刑遂相乘還付元牙僧家猶念舊愛不憚餘賸直僧家既得金多且畏事終敗露不敢再言故乘夜送於野幸不死耳乃知向來神堂所見皆某賊詐為之前後為惡如是者多矣

京師城外奉先寺宮人葬處也嘗因寒食祠事庵人夜切肉有自幕外引入手攫食大嚼者舉刀砍之疾走踰垣而去亟取火燭之見灑血滿道驚告同事者相率白太官令章生曰去歲亦以此時為物攘祭肉密買以償今又復然以為人邪其去甚輕疾以為鬼邪乃有血跡深可怪請物色追訪之乃集吏卒乘炬尋血跡以行至寺後入叢塚荒草中一徑甚微略有人跡內一穴極蕪穢抵此絕迹遂即記識而返明日祀畢往究其實鉏穴三四尺則漸廣如窟室旁穿地道有裸而據案者肌理窳惡若異物然細視乃婦人正食庵中之肉者臂上傷痕猶濕初疑是鬼未敢近少定知其無他牽以出窟中牀几衣被皆破敗不堪問其為誰曰我人也姓某氏家去寺遠未嫁時僧誘我至此窟中每夜由地道過其房與僧共寢味爽復還凡十餘年僧忽絕不來地道又塞我念已離家且不識路無從可歸既久自能穴土而出徧往近寺人家竊食糊口浸昏昧不省身世夜則不覺身之去來隨意便到茲則伏窟窟中不復知幾何歲月也章以所言諭廟吏求得其家父母皆在云失女二十年定無存理不肯來強之至則相視傷哭與之入寺詢諸僧死已久房為其徒居尚可信女家亦不復質究盜恥言之也

宜和初有官人參議將詣吏部陳狀而起時太早道上行入尚稀省門未開姑往茶邸少憩邸之中則浴堂也厥役三兩人見其來失期度知必外方官員乍遊京華者時冬月官人着褐裘容體肥腩遂設計圖之密擲皮條套其項曳之入籠臥頓於地氣息垂絕羣惡指曰休論衣服只這一身肉也直幾文錢以去曉尚遠未即殺少定客以皮縛稍緩得解項頓蘇欲竄去恐迷道路遲疑間忽聞府尹傳呼聲急趨而出連叫殺人羣惡出不意殊慌窘猶矯情自若曰官人害心風邪俄尹至訴於馬前立遣收執命盡發浴堂之板驗視得三尸猶未冷蓋昨夕所戕者於是悉捕羣惡實於法其創人之肉皆惡少年買去云

趙頌之朝散自京師家赴鳳翔通判子弟皆乘馬女妾皆乘車獨一婦以姓用四卒扛轎秦卒不慣此役前者爲石所墮失肩轎什地婦驚而墜有乳媪跨驢而從急下扶掖拊摩頃之稍定四卒懇拜乞勿言婦適愛此石欲攜去爲搗衣砧乃諭之曰能爲負此當捨汝四卒欣然聽命共履兩村氓昇以行趙還京日始見之亦以石體賦詞取資書室一日玉工見之歸玩不釋手石闊一尺長尺有半厚寸餘玉工曰是可解爲兩屏首以一見與則可許之召匠攻治中分爲玉質瑩潔絕無瑕翳而雲林泉石飛鶴翔鸞漁翁披簑舟景象天成絕類王右丞小李將軍山水畫玉工得一又析爲二先持外邊者示貴璫璫入獻徽宗大喜命裝製爲屏答賜甚厚玉工復言所從來詔索之趙不敢隱亦獻之兩屏相對列於便殿几上他珍玩皆避席居數月玉工徐出其所秘語璫曰向兩屏固美不過各得一偏今吾此物面背如一略無鑿削點注之功非歸之天上不可也璫具奏賞賚千金而頌之因此得提舉常平官上

宜義郎萬延之以賞雄於鄉里初赴銓時見都下有鬻瓦缶者因以十錢易之以代沃盥之用時當嚴寒注湯類而畢覆盥出水而有餘瀝留盆凝結成冰視之桃花一枝也衆觀異之以爲偶然耳明日用之則又成雙頭牡丹一枝次日又成寒林滿庭水村竹屋斷鴻翔鷺宛如圖畫自後以白金爲錢什襲珍藏每遇寒時輒延客開宴以賞之未嘗有一同者前後不能盡記余嘗預席數矣最詭異者上皇登極而致仕官例遷一職萬遷宜德郎詔下之日適其始生之辰親友畢集是日設筵當席既凝冰成象則一山石上坐一老人龜鶴在側如所畫壽星像觀者莫不嗟嘆以爲器出於陶革於凡火初非五行精氣所鍾而變化若此竟莫有能言其理者萬氏自得筵之後雖資用饒給而剝下益甚後有誘其子結婚副車王晉卿家費貲二萬緡娶其孫女奏補三班借職未幾延之死三班亦入鬼錄餘貲盡爲王氏席卷而去餘二子日就淪替今乃寄食人家衆始悟萬氏之富如冰在冰非堅久之祥也其後歸蘇京家云

章子厚傳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丰姿當日晚獨步御街見雕輿數乘從衛甚都後一輿有一婦人美而黠揭簾以目挑章章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以手招與同輿載至一甲第甚雄壯婦人以身蔽章維衆人以入至一院極深遂若無人居者少選前婦人始至備酒饌珍異因問此何所婦人笑而不

答自是婦人引臂遊送相往來頗衆俱亦披麗詢之皆不願而言他每去則以巨鎖磨之如是累日夕章爲之體疲甚窘一姬年差長怒發問曰此豈郎所遊之地何爲至此我主翁行事多不循道理寵婢甚多而無顧忌每勾致少年之徒與羣婢舍久則斃之此地數人矣章駭曰果爾爲之奈何姬曰觀子之容蓋非碌碌者似必能脫我主翁彊日入朝甚早今夕解我衣以衣子我且鎖門待至五更我來叫子願隨我到廳事前我當以所役之服被于隨前驕以出可以無患矣爾後慎勿以語人亦勿復由此街遊也不然我與若皆將不免矣詰且果來叩戶章用其術遂免於難及既貴始以語所厚善者而不欲言主翁之姓名少年輩不可不知所戒也

京師士人出遊迫暮過人家缺牆似可越被酒試險以入則一大園也花木繁茂徑路交互不覺深入天漸暝望日紅紗籠燭而來驚惶尋歸路迷不能識兩入道左小亭下有一穴試窺之先有壯士伏其中見人驚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漸近乃婦人十餘輩觀妝麗服俄趨亭上競舉匙見生驚曰又不是那一箇內一婦熟視笑曰也得也得執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洞房曲室舉飲交戲至五鼓乃散士人體倦不能行衆婦貯以巨饌而昇繩之牆外天將曉懼爲人所見強起扶持而歸他日訪其所遇乃蔡太師花園也

汴京知異記卷八

陰德

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祥符三年爲右軍巡院史慶之司獄常以矜慎自持好潔獄日躬勸灑掃至暑月尤數每戒其徒曰人之麗於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知恤則繫者何所赴刑飲食湯藥臥具必加精潔每爲其徒悔之曰若區區爲此乃欲要福乎慶亦莫之顧也好誦法華經每有重囚就戮則爲之齋素齋經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輒私宥之故之去乃囑之曰若無辜我願以身贖若也坐罪後遇恩赦旋亦自免其囚獄有囚者慶以至誠疏畫條令美旨以諭之故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焉其妻袁氏年四十八景祐五年京師疫袁氏染病而斃已三日矣尚未殮也忽然而坐不語衆視以爲更生驗時徧體流汗遂甦因告其家屬曰我始行一所穢汚攸聚不覺身在其間乃啓念欲得一清涼處忽見一白衣僧修長者謂袁氏曰汝不當如此何爲而來亟去亟去汝夫陰功甚多子孫當有興者汝今尚未有嗣胡爲來此乃以手提袁氏之足拋離穢汗遂復甦袁氏自念嘗事白衣觀音精虔必有感應自是里巷人相與言曰信乎張佛子乃獲陰報也後生子一人曰亨終左藏庫副使孫六人曰洪應辟爲檢討文字官曰錫曰錫同登元豐五年黃裳榜曰錫曰錫並預薦開封洪之子公裕公庠同登靈瑞友榜咸有文學顯名佛子享年八十有二無疾而卒以子亨貴贈左司

李丞相有長子，世僕遺宅金數十千。一夕忽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憫之，囑夫人曰：「願如己女，育於室，訓教婦德，俟長成，求偶嫁之。」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婿，亦頗良，具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僕夫婦後歸舊京，聞其事，淪感心骨。丞相病，夫婦割股為羹饋之，至薨，衰經三年以報。

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于宮禁，上大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在矣。」果臣僚與之游，盡可付御史臺接勅。王文正公且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算命，選日草本，並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付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究，乞以臣此狀下御史臺同問。」上曰：「卿意何如？」公對曰：「臣不欲以下視賤流，累及朝臣。」上怒解，公至政府，即時焚之。繼有大臣力言，乞行追究，欲因而辨之。上令中使復取其狀，公曰：「得旨已盡焚之矣，保全者甚衆。」

曾魯公亮，布衣時，游京師，舍於市。一夕聞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焉。旁舍生顯視左右，歎欷久之。曰：「僕頃官於某所，因某事負官錢若干，吏奪之急，無以償，乃以季女鬻於商人，得其直四十萬錢。今相別有日，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曷勿與商人吾欲售之，旁舍生曰：「業已書券取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而火之，彼不可則恐之，吾將訟於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中以其女來，吾且登舟，俟若於汴京水門之外，旁舍生見商人，如公指，商人果不敢爭，翌期而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之人，乃知公去已三日矣。其女後為士君子配，公位至宰相，壽八十，及見其子入樞府，其曾孫又拜相，蓋遺德所歆云。」

大觀中有士人於京師買靴，忽見其父非時一靴在焉，詰之鋪翁，云：「官員攜來，俟其復至，可問也。有頃其人果來，乃士人之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士人追隨約三二里，度力不可及，乃呼曰：「生為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爾可學鎮江太守葛藟，士人遂往謁之，備言其事，因叩藟何以為幽其所重，藟之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也。又問何以為利人，藟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盛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鄉相下至乞丐，皆可行，惟在乎常久而已。蓋其平日能以利人為念，故幽其重之如此。」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臥，覺牀簾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又有錦囊，囊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詰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座相訪，仍揭其名於室之壁。」曰：「某年月日，劍浦林積南假館於此，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州，見其榜，即還訪林於京師上座，林具以告曰：「原珠固在，然不宜私還，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人如教，林詣府，以珠還商人，府尹使中分之，商人曰：「固所願也。」林堅辭不

受曰：「使積欲之，已盡為己有矣，竟一毫無所取，商人不能強，乃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林後登科，官至中大夫，子父字德新，為吏部侍郎。

費樞字道樞，廣都人，官和庚子歲，入京師，將至長安，投舍於胭脂坡下旅館，解擔時，日已街山，主家婦媪然傍戶，顧客微笑，發勞苦之語，中夜獨身來前，曰：「竊慕上客風致，願奉頃刻之歡可乎？」費愕然曰：「汝何為者，何以至此？」婦曰：「我父京師販繒主人也，我家在某里，以我嫁此店子，夫亡貧無以歸，故冒恥就子，費曰：「吾不欲犯非禮，俟入京日，當訪汝父，令遣人迎汝，婦羞愧不樂去，費至京，他日過其里，得所謂販繒者家，通名欲相見，主人曰：「客何方人，安得與我有故？」答曰：「吾蜀人費樞也，比經長安，邂逅翁女有說，是以來耳，翁臨履出迎，曰：「曷昔之夜，夢神告我女將失身於人，非遇費秀才殆矣，君姓字良是也，願聞其說，費具以告，翁流涕拱謝曰：「神言君且為貴人，當不妄，退而計其夢，乃見女之時，即日遣其長子，取女歸而更嫁之。明年，費登科，官至巴東太守。」

報應

至和二年，李孝壽為開封尹，以酷暴泄官，登殿之下，無敢議其政者。有遊士寓汴河道旅中，偶得暴疾，昏不知人者累日，忽灑然醒，問人曰：「尹安否？」曰：「無恙，曰：「必將死矣，因言夢中憤憤，見壁間隱約如一門，久而愈明，金釘朱戶，高明亢爽，不覺身在門側，排闥而入，庭廡闢麗，類大官府，而寂無一人，徘徊甚久，聞堂上樂作，其聲漸近，有女妓數百人，自屏後出，各執樂器，服飾甚盛，擁金紫貴人，乘涼與徑至廳事，絲管號作，喧轟動地，貴人就坐，女妓環列左右，忽拊掌一聲，悉變為牛頭阿旁之屬，奇形醜貌，可怖可愕，所坐之榻，化為大鐵牀，向來金石絲竹，皆又牙鉗鑽物也，百鬼爭進，刺其衣而碎之，屠割焚灸，備極慘楚，號呼哀苦，不忍視，移時又復拊掌，則鬼復為妓，牀復為輿，又牙之類，復為金石絲竹，貴人盛衣如初，奏樂以入，吾身進退無所向，獨往廡下小室宿焉，不復知昏且度如一日，許所見復然，如是者三，漸玩習不甚懼，稍從旁觀之，一鬼忽顧曰：「汝為何人，輒至此，將累我，逐我使出，且闔其戶，因得復生，所見貴人，乃尹也，時孝壽猶無恙，已而有疾，遂改提舉醴泉觀，纔一月果死。」

李雲娘，東京富媼也，慶曆中，與解普者有舊，普待雲娘極厚，就雲娘假貸以供用，乃始雲娘曰：「吾赴官娶汝歸，由是雲娘傾篋助之，無所吝，普陰念家中自有妻，與此人處，非久計也。一日，與雲娘極飲橋市，夜沿汴河歸，普手推雲娘，汴河水中，詐驚號涕泣，因以普言慰其母，母問察其詐，既而授秀州青龍尉，報家之官，一日，普同家人坐，有人揭簾而入，乃雲娘也，面責普曰：「我傾篋助子，子以狼毒害我，驅命，我今得以報子矣，普引劍擊之，俄不見，但覺冷風觸人，舉家大驚，後數日，州有劫盜，普乘舟出捕，忽唾水曰：「汝又來也，有一手出水中，挽普入水，從吏沒水救之，不獲，次日得尸，而滿身皆有傷，普故政和初，宗室鄭王仲御，判宗正，其第四女嫁楊侍郎之孫楊孟爽，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楊故元祐黨籍中人，門戶不得志，婦尤鬱鬱，張常曰：「汝以吾為元祐黨，故相陵若此，時節會須改變，吾家豈應終困，邪婦以其語告鄭王，王次子士驥妻吳氏，王荆公妻族也，每出入宰相家，遂轉達於京。」

京乃以爲奇貨。即捕張下開封府獄。府尹勦以誹謗乘輿。言涉不道。罪應凌遲處死。二法吏持其事曰。婦人向無故殺。安得有大逆罪。尹怒並杖之。二人皆以瘡潰死。張竟抵法。行刑之日。郇王憫然不謂遠至此。士驪與兩弟借入市曹觀之。未幾輒相繼死。士驪見婦人被血踰屏帳間。自作鬼語曰。我不欲校。無奈二法吏不肯。京後感疾。召道士祈禱奏章。道士神遊天門。見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則人言上帝正臨軒決事。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實此婦於極典甚枉。來訴於上帝。方震怒。汝安得上章。道士對曰。身爲道士。奉宰相之命。豈敢拒之。曰。後不得爾。又曰。適已行遣。潭州安置。汝可願還。道士痛密以告所善者。亡何京貶死於長沙。郇王女及吳氏俱於次年卒。無子。

京師安氏女。嫁李祖能觀察之子。爲祟所憑。呼道士治之。乃白馬大王廟中小鬼也。用驅邪法。結壇斬其首。安氏遂甦。越旬日復作。又治之。祟憑附語人曰。前人罪不至死。法師大不須須與榜問。亦廟中鬼也。復斬之後。半月病勢愈熾。道士至。安氏作鬼語曰。前兩祟乃鬼術。法師可以治吾爲正神。非師所得治。且師既用極刑。列二鬼矣。吾何畏之。有今將與師較勝負。道士度力不能勝。潛遁去。李訪諸術。擇善法術者治之。繼至。安氏曰。師勿治我。我訴者隔世冤也。我本蜀人。以商賈爲業。安氏吾妻也。乘吾之出。與外人通。伺吾歸。陰以計殺我。魂栖行求四方。二十餘年不獲。近聞白馬將軍廟見二鬼。言其詳。始知前妻在此。今取命相償。即去。師無見苦也。術士曰。汝既有冤。吾不與治。曩事歲月已久。冤冤相報。事有窮期。我今令李宅作善緣。薦汝俾汝盡釋前愆。早得生天。如何。安氏自床趨下。作蜀人聲。言曰。諾。爲男子拜以謝。李公即載錢十萬。送天慶觀。爲設九幽醮。安氏又再拜以謝。欬然而蘇。李舉家齋素。將以某日設醮。前夕。又病如初。李大怒。自詣其室詰責之。安氏拱而言曰。諸事蒙盡力。冥途豈不知感。但明日隨官當與何州何人。安氏前生爲何姓。前日失於冥白。今如不言。則功德失所付矣。李大驚異。悉令道所。言畢。又曰。有舍弟某。亦同行。乞併賜薦拔。庶幾皆得往生。李從其請。遂無恙。

宣和初。陝西大將劉法。與西夏戰死。朝廷厚恤其家。賜宅於京師。其子正彥。既終喪。自河中徙家居之。宅屋百間。西偏一所。素多鬼。每遇門開。必見紫衣金章人。如唐人中。徘徊其中。小童拱立於後。亦時時來廳堂。出沒爲人害。正彥表兄某。平生尚膽氣。無所畏。獨欲窮其怪。乃嘗刺往。置於門外。少選門自開。紫衣端笏延客入。設茶相對。儀短殊可觀。詢其何代人。何自居此。曰。吾居此三百年。在唐朝爲汴宋節度使。以爲臣不忠。闔門三百口。併命此處。至今追思。雖悔無及也。客曰。月歲如許。何爲尚淪鬼錄。曰。負罪既重。受生實難。非得叛臣如我者相代。未易可脫。客曰。爲公微福於釋氏。作水陸會法事。以資冥路。若何。曰。無益也。然且試爲之。客退。語正彥。他日呼開黎僧。建道場於廳事。甫入夜。紫衣者據坐胡牀。而小童在旁。凡執事之人。無不見。僧獨懼。振鐺誦咒。繞出口。紫衣已覺。厲聲呼小童曰。取命去。童趨而前。僧即仆地。如爲物搏擊。乃告曰。我實殺汝。焚其骨。以養野灰。挂寺之浮屠三級下。磚隙中。無一人知之。今不敢隱。願捨我。時乃醒。紫衣與童皆不見。問之。則不知所言。蓋此童爲僧所殺而死。後乃從紫衣者。故僧見之。懼至建炎中。正彥卒以逆誅。

宣和間。京師天漢橋有官人自脫冠巾。引頭觸欄柱不已。觀者環堵視之。莫測其由。不復可勸止。問之亦不對。良久血流淋漓。昏仆於地。巡卒共守伺之。日晚稍蘇。乃呻吟悲泣曰。我張顏承節也。住某坊內。幸爲儼人昇歸。既至家。遂大委頓。頭顱腫潰如蟲。延醫傳藥。服旬方小愈。家人叩其故。全不自覺。瘡甫成。痂痒不可忍。須臾爬搔。仍復腫潰。穢愈又痒。如者三四。逾年弗癒。殆於骨立。舉家憂其不起。一日扶掖出門。適舊僕過前。驚問所以。告之故。僕曰。都水監杜令史。施惡瘡藥。絕神妙。然不可屈致。當勉詣彼。庶見症付藥。可立愈。張令僕爲導。亟訪之。杜屏人問曰。頗憶前歲中秋夜所在乎。曰。忘之矣。杜曰。吾能言之。君是年部江西米綱。以中秋夕至獨樹灣。月色正明。君策杖登岸。百步許。得平曠地。方命酒。賞月。俄驟雨。令僕取雨具。怒其來遲。致衣履沾濕。拋所執柱斧。擲之。中其額。僕回舟告妻曰。我爲主人所擊。已中破傷風。恐不得生。願無所赴。即死。汝切勿以實言。但云痼疾發作。此間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存活。宜懇白主人。容汝子母附舟入京。猶可與人浣濯度日。言畢而死。比曉。妻舉尸。藁葬江濱。泣拜君曰。夫不幸旅死。願容附載。君叱之曰。舟中皆男子。豈容着汝無夫婦人。略不顧。促使發舟。妻拊膺大慟曰。孤困異鄉。兼乏糶糧。進退無路。不如死。乃抱子投於江。僕既殞於非命。又痛妻子之亡。訴諸幽府。許償此冤。去歲君觸欄柱時。乃彼久尋君。始得見也。張駭曰。是固然矣。某此來欲求藥耳。公何自知之。杜曰。吾嘗執吏役。夜直冥司。職典冤獄。茲事正在吾案。屢爲君解釋。渠了不聽。從自今四十九日。當往與君決。至期可灑掃淨室。張燈四十九盞。置高座以待之。中夜當有所觀。幸而燈不滅。彼意尚善。若滅其半。則不可爲矣。吾當極力調護。但負命之冤。須彼肯捨。則可。冥司亦不能強。無用藥爲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燈至夕。獨坐高榻。家人伺於幕中。近三鼓。陰風勁厲。四十九燈俱滅。獨一燈復明。見亡僕流血滿面。妻子相隨。猶帶水淋漓。從室闕出。曳張曰。可還我命。張即仆於地。頭縮入頸而死。異哉。

京師婦人夏二。死經年。忽見夢於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時。欠某坊王家錢十二貫。某坊陳家錢三十四貫。坐竊爲王氏贖。而繫於陳王氏所得。價錢已足。而陳未也。日與之負麥。然一往返。纔直三十八錢耳。計今日以往。尚欠十八千。非兩年不可了。吾囊裏銀十餘兩。在堂內戶限下。可發取以贖我。其子曰。即往尋訪。以何爲記。曰。明早從南薰門入。一驢最先。別又一驢。次則我也。汝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寤。掘地果得銀。乃徑詣南薰門待之。見麥駝聯聯來。其第三驢仰頭相視。杜泣欲奉以歸。陳氏之僕曰。此吾主家物。汝何爲者。杜曰。此吾母也。當償原價以贖其人。不許。相與忿爭。廂官錄送開封府。尹命引驢至前。謂曰。果贖汝子。可衝其驢。應聲而然。尹異之。時劉豫盜京師。尹具以聞。豫呼入殿。謂曰。能舉兩足搭子肩。上則信矣。應聲亦然。豫嘆異良久。欲官與給錢。杜泣拜曰。若爾恐母債不得釋。願自出錢贖之。豫許焉。杜掃一室。置事之。又二年乃死。買棺加衣衾。以葬。後朝廷得河南。杜歸居贛州。爲人說其事如此。其志。

大儒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祀州西瀆口神。說其行錢孫助教家。

孫置酒且令其未嫁女出侍。張見其有姿色，謂其父母曰：「我欲娶爲婦，父母遜謝，張必欲得之，即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爲定物。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隣里交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往賀，而張亦恃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逾年，張婚他族，孫女誓不嫁。其母曰：『張已娶妻矣，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者乎？』其父復因張與妻視神回，并遊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既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乃入房內蒙被臥，頃之氣絕。父母哀慟，呼其隣鄭三者告之，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爲業，世所謂作行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即日穴，壁出瘞之，而告以致死之由。』鄭辦喪具，見其臂有玉條脫，心利之，乃曰：『某有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願厚相酬。』號泣不忍視，急揮去。即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鄭發棺欲取玉條脫，女蹶然而起，謂鄭曰：『我何故在此？』女亦幼識鄭，乃以首恐之曰：『汝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辱其門戶，使我生埋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以救汝命。而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得罪矣。』女不得已，鄭匿之他處，以爲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婦，不暇究其所從來也。數年，每語及張氏，猶忿恨，欲往賀問前約。鄭每勸阻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端太妃上僊，鄭常從御，至永安，將行，囑其母勿令婦出遊。居一日，鄭母晝睡，孫出僦馬，直闕張氏門，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通焉。』張驚且怒，謂僕戲已，罵曰：『賤奴誰教汝如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僕俱出視之。』孫氏望見張，跳踉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其僕以婦女不敢往，張以爲鬼也，驚走。孫持之益急，乃擊其手，破血流，推仆地立死。僦馬者恐累已，亟報鄭母，母訴之，開封因追鄭對，獄具狀已，而孫父復上鄭發冢罪，該流會赦，得原。張實推女而斃之，雖死罪也。雖於奏獲貸，猶杖脊，竟以憂畏死獄中。時吳拭願道尹京，目其事云。續



志 異

撰 文 閣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十一

涉異志

石真妃

羅源紫霄殿有二女神號石真妃靈顯頗著水寨
初出海軍張元誨等戴星過嶺遇幡二乘侍女數
輩執燭籠前導元誨等疑為于歸之婦弛擔候之
忽然不見知為二妃叩謝而過二妃者其初羅源
徐公里石氏女也姊曰月華妹曰雪英皆有姿色
涉書史五季末處州青巾賊作亂二女被擄我不
受辱相繼投河死宋時林孝子懸孫入山採樵遇
二女明妝儼然肅入其家延茶久之月華吟曰世
亂年荒起盜兵紛紛螻蟻尚逃生妾身不幸遭倖
虜雨涕何時積恨平百尺潺湲探幽穴寸心皎潔
付陶泓皇天不泯堅貞女召拜雲階浪得名雪英
吟曰昔日繁華若轉蓬千璣萬琲總成空肉芝勝
比蓮花鮮其露何如竹葉醲物外煙霞隨處得世
間風雨任牢籠知君已有曾參行暫與尋常一徑
通吟畢謝懸孫曰吾石氏女遭難而走上帝憫吾
貞烈勅吾為火部囉靈真妃吾妹為水部風毒真

妃封此巖為紫霄殿命吾主之俗呼曰石八娘巖
是也君以孝聞今雖貧不久當貴已而相別送出
懸孫回望無復人守矣

張太子

浮梁東隅有昭烈廟祠唐張巡設像旁侍曰張太
子永樂戊子士人卜秋舉降箕曰玉霄一點墜雲
端難失佳人一不全敲斷鳳釵文不就貴人頭上
請君看蓋王英高中四字也是秋果然英山東濱
州人其父斌為浮梁令以父任應舉云又士人袖
芭蕉葉入云我非問功名第言袖中何物詩云兩
手懷來一葉青知君無意問功名可憐昨夜三更
雨城却愈前數點聲又士人得異草來問其名詩
云蘇武當年膽氣雄匈奴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
塔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蓋名馬落紅云如是者
莫可枚舉或謂是時有旅觀寓廟中必其所為後
觀移而神不顯

戚侍郎

黃巖侍郎戚公存心布衣時貧甚有憐其才欲妻
以女者患其無以自給但與盟曰發身即完婚已
有屬垣荒僻橫棺甚衆人不敢近富家少年戲曰
屬垣第七棺中貯錢三百文秀才今夜能取之乎
公許諾少年以餅十四枚界之便分置各棺以為
驗至夜少年先携錢置棺中匿棺旁頃之聞羣鬼
相語曰戚侍郎來此盍出避惜此人不獲令終耳
已而公至羣鬼辟易匿榛莽間公分置餅各棺取
錢而去恬然無懼明日少年賀公曰秀才位至侍
郎也但當慎晚節耳後登進士完婚累官工侍以
同邑賀侍郎請果棄市

黃鰂道

宣德四年七月寧德督銀場太監周覺成至邑之

十三都青巖之地下今毒魚各溪煉巨石投水中
爆裂俾魚驚驚奔盡出是日有道人入門泣告曰
一切蠢動咸有佛性乞減藥石三分少存微命覺
成不聽但啗以蔬飯道人含泣食盡而去已而各
溪魚鱉盡斃有大黃鰂獨異羣魚剖其腹所食蔬
食俱在覺成未幾病劇恍惚見道人携其類萬數
索命遂死

關山諫

少參臨海范公文初下第歸自杭心急抵家晚至
關山時已四鼓稍憇嶺上遇隸兵至進曰君何為
破曉至此公曰不才落第白日照顏過此故也隸
兵曰君他日登甲第仕為郡終參藩何慮也公謝
曰安得有此因詰曰汝安得至此答曰我奉官差
至新昌初罪人聞其人在此山下故來此今同君
下山也至山麓公曰饑甚隸兵走入田家取粥一
盂食焉食訖隸兵送孟還田家囑曰君宜少候山
下有虎不宜獨往也隸兵出偕行至人家門隸兵
曰我入此家若聞哭聲我走君即走少頃果有猛
虎咆哮而過隸兵于門內拘一人踰牆出即聞哭
聲公遂驚走平明乃止始悟隸兵為陰司攝人之
鬼也其後登景泰甲戌進士仕官悉如所言

木自動

連江人倪神保幼失父母常念罔極之恩不能報
與其妻林氏共禱于天欲得一木兩枝連理而生
者取之刻父母像以祀焉乃徧求山中至石片山
見二木同生倪乃拜祝曰此木果可刻吾父母當
自動者三祝畢其木交股搖動凡三而止即取以
歸備工厚值刻之既成祭哭奉于中堂凡飲食俱
奉出告反向一如事生之義

禱雨文

景泰五年七月寧德早甚邑民禱雨西山龍湫
文未嘗投之須臾別浮片紙取視之乃元至正間
禱雨文也其辭曰某等俯陳城垣仰禱龍顏乞鑒
凡心願舒聖眼言念生居在世治本於農蒙天地
覆載之恩感雨露滋濡之德春耕夏耨秋收冬足
之勤秋穫冬藏實切資身之望不期茲歲忽值恒
賜爰從九夏之初逮及三秋之始已經六旬不雨
忍見千里揚塵石燕停飛商羊絕舞致泉源之既
竭慨早魃之為凶知作孽自我庶民故降災實由
上帝爰深脩省特致禱祈取某時恭詣龍湫恪
求聖水願施甘雨稍救枯苗伏願龍顏大悅賜消
滴于金甌龜拆全滌滯澆於龍殿副實粟之
詠預占大有之祥垂佑我民迺續乃命云云眾為
誦之須臾大雨如注

烏引屍

嚴陵盧廷俊為臨川知縣時有饒姓女許唐家子
未嫁女私于人一日婿至女家與而殺之匿其屍
塔母訴于縣女家不承廷俊焚香祝天曰願雪塔
冤翌日之後有鳥飛鳴甚哀廷俊曰得非死者訴
冤乎果爾宜前導鳥即飛而前使人尾之至深谷
中乃得屍女家驚服抵罪

死作城隍

天順間陳崇為羅源知縣多善政將歿有人夢城
隍司使者打掃甚整呼新城隍上任及至乃潔
也次日崇卒又邑人陸引為象山縣丞有政聲勞
思致疾城隍聞者夢中恍惚聞人喚新官到任急
為灑掃聞者問為誰答曰陸相公也及覺引果卒
士民知其事並詣廟哭奠

方景明

陝州千夫長方景明死驗年一日憑巫語曰吾今

諫都都職掌鬼籍世之死者皆吾錄也嗚呼妻善
誨二子綜理家務勿失所可矣語訖而去未幾有
成卒病卧數日友人來問病語之曰吾適似夢似
覺見方侯與語欲吾為用錄姓名而去所錄甚多
吾友之名亦在焉宜早為後計友人方無念聞之
大駭悔惡而出次日成卒果死又數日友人亦死

鷹神

大興大宰劉公機初為秀才時畿郡有鷹神乃一
獵鷹也一日飛止公宅造糞飼之偶不潔鷹攫其
奴若懲之者居數日呼公名語曰公大貴人他日
當得八人擡轎參贊南京已而飛去公後舉進士
累官兵部尚書參贊南京機務如鷹語云

霍童古墓

寧德霍童鄉有古墓成化間有近地居氓偕山人
往視將發而荏其父是夕夢老人告曰汝欲發此
墓蓋不效孫文祥乎若發當有禍氓覺而驚然不
悟孫文祥為何等語乃徧叩士夫一日有以福寧
志葉示之者乃知孫文祥福寧人也宋開禧間自
浦城解館歸道經霍童鄉日暮忽見山旁有屋遂
投宿焉夜半聞內寢慟哭問故有夫婦曰吾子不
肖將鬻此屋明旦當徙幸遇仁人至此不覺悲傷
文祥曰子孫賣宅為貧故也勿慮吾為汝謀之其
夫曰若爾當厚報寢至旦視其處乃荒塚也心甚
異之候至日午果見衣冠袍者以象右僕從持香
鋪至文祥詰之對曰家貧將祖墳遷葬以地需人
度活耳文祥曰慎勿鬻此我聞汝貧因傾囊與之
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寄宿夫婦拜曰向日厚
恩莫報今捧二鳳雛相謝遂孕二子長日附鳳吹
日翼鳳後並登科第官至公卿堪乃大驚曰報應
如此吾敢拜此墓哉事遂寢

錢清事發

黃巖侍郎方石謝公鐸布衣時嘗夜月遊邑城
之澄江浮橋徘徊久之忽橋下有隸卒曳一婦人
登橋從岸而去公尾其後見一貴人候於途呵令
曳至曲巷民家門首呼曰錢清事已發限明日午
時取勘門內應聲唯唯已而皆不見公心知其為
幽冥也明午復至其門偵之見竹工負物入門後
兩流血仆地公憶夜所聞語之曰錢清事已發竹
工瞳視曰是矣是矣遂死公竟不曉所謂閱數年
公授學至山陰知錢清有富妾嘗被殺會有織工
至執于官不勝拷掠遂誣服公聞其事問富家曰
數年前有竹工至汝家乎答曰有之實黃巖某工
以造竹器主於此自妾死不復至矣公乃以錢清
事發之語告之富家乃悟妾為竹工所殺而誤逮
織工也以公之言白于官織工獲釋益竹工嘗與
妾通利其財殺之也

兗州城隍

嘉定龔公弘由郎署推兗州知府將之任舟阻北
河旁近巖有官艦詢之答曰兗州新知府赴任也
公驚曰豈有一府除兩知府者或假冒以害人者
也使人通問艦中冠袍貴人即遣公舟拜謁公恠
之答曰知府雖同幽冥則異爾公曰得非城隍之
神乎曰然公曰鄙人何得獲與神遇曰以公正直
故相見也公曰到任後可許再見乎曰公入廟時
第止騶從於門外公獨登堂則相見矣他日公謁
廟果如教輒相見一日公入語及案牘之勞答曰
吾檢勘陽間事更勞也公曰神所司可使鄙人見
之乎曰公第閉目即見矣公果閉目則見堂下囚
徒紛紜哀告百狀有一婦人乃公同寮推官妻也
以鐵釘釘一指望見公哀鳴乞救公詢于神且為

營救神曰此婚婚悍殺妾子三四人致推官絕嗣故受此報奉公教稍寬指釘但死則不可免也又見府中工房其吏兩手俱釘公問之神曰此人先為刑房屈法殺人今當抵罪已而公還府會推官妻指婚十餘日痛不可忍公入問疾推官曰頃者指婚少寬方熟睡也又使人問吏吏方兩掌瘡甚公諭推官當豫後具令吏外從甫三日推官妻與吏俱死公在郡數年有疑事輒請于神以是人不敢欺云

林中丞

莆田林中丞元甫資狀明秀夫人亦有容中丞布衣時讀書別館忽有美婦來就寢異香芬馥且去暮至以為常告曰妾非妖祟與君有夙緣耳自是聞異香即出就館婦已候矣不爾則對內臭穢特甚成化甲午始告曰君今科當捷至秋果然及北上相別明年登進士方屬泥金書草忽失所在其書是日遂至家夫人識為中丞報捷書也驚且喜自是三十餘年中丞跋歷中外絕不相聞夫人遂爾強健迨官廣東方伯始知忽至悲喜交集中丞求修舊好拒不從曰與君夙緣已盡不敢及亂君明日當遷中丞特相報耳妾亦自是逝矣泣別而去中丞果擢四川巡撫副都御史始覓不復可見矣

林氏女夢

寧德林生初為邠州學正時出接官是夕幼女年纔十二三夢有高蓋大轎昇一達官入其邸驕從甚盛女驚閉內戶伏地仰窺見達官降轎登堂階解楮面儀度頎然呼曰吾弟何在何寂然一室女內應曰阿爹接官未回也達官曰汝第言尚書五伯今別赴任所過此特來相看遂升轎呼擁而去

女熟記憶明日父歸女告焉父疑其誕詰之曰汝見五伯是何狀貌女言云云果合生恠之蓋五伯者乃生族兄贈少保莊敏公聰也時為刑部尚書逾月公計至自京師考之公沒之日即女見夢之夕也

方合浦

浮梁東嶽廟設地獄諸司俗云死者皆歸焉成化壬寅邑士方公震時年四十病甚番絕但胸猶溫耳為使者攝至廟中正殿王者曰送西司勸使者引送西殿王者揭籍語之曰此子祿未享尚未宜來即以其籍付公觀之見畫有廩庾米粟斗斛俱備又有冠帶近公之身側即命使者送歸將出廟遇其父祖及鄰里親朋已故者皆就問焉知其得歸皆稱慶使者促之出門至家而甦語所親曰陰司之說信有之矣明年果食廩壬子膺鄉薦歷校官終合浦知縣休致十餘年而卒

天妃拯疫

侍郎南城羅文肅公玘為秀才時成化乙巳由入粟至陝西還至謝埠舟中大疫公亦被病四月至清泥灣勢益熾公以錐刺其手無血自度必死時其弟經在舟與之訣正冠瞑目奄奄若入深泥中臭腐不可當自卯至已僅餘微息耳忽聞舟中呼天妃至遂張目覺舟之窮遂歷下如輻足之垂而陷者宛然一婦人呼曰此中有一有學之士病在孤旅灘上如何無一神道救護我來送他一陣好風言畢輾足舉起遂復故頃覺渾身冷顛須臾顛掉不已雖舟亦為之動經乃以簾衣數件覆之自巳至未出臭汗如雨衣席皆濡漸覺少甦已而遂愈是秋北上過天妃廟具儀叩謝勸其專於捐問南斗星君

福清何儀舉進士累官浙江布政使休致家居備有病者從而復甦語人曰頃在陰司沿街結綵焚香聞曰今日南斗星君上任須臾見儀擁過市所昇者何儀也我輩儀方欲請問從者曳而寤乃復得歸蓋何儀方以是日卒也

晏公廟

饒州芝山驛傍晏公廟其神忽欲靈顯降其言事如響應聲郡人劉貳守者歸省往驗之袖楓葉訊曰何物也書之曰袖中紅葉好題詩訊以他事皆驗劉焚牒令吐實不爾當遣除之是夜夢商人告曰某新安人也溺水於廟下淹滯廟中不能歸附廟神求食耳公能歸我甚幸明日劉具其事投牒城隍夜夢商人來告曰荷公厚德今城隍給牒得歸矣特來辭謝明日去此公宜保重後福未艾也自是廟神無靈箕筆遂絕

東山廟

台州東山廟有貧士日叩神求資以財逾年守廟者銅土為金銀二錠置城中楊柳橋下明日貧士叩神守廟者作神語曰可到楊柳橋下取金銀貧士如言果得金銀二錠他日一士人累舉不第友人戲曰東山廟曩者貧士叩神得金銀蓋叩以試題當有應士人且擬叩神友人書三場試題置神案爐下詰且士人來叩友人作神語曰題在爐下士人取之豫製文義及入試果符其題遂得第

前妻陰債

浮梁邑北余成十一者初娶妻甚相得未幾妻死繼娶同里女一日余出繼妻見前妻入室憤罵曰汝奪我夫因肆箠繼妻叫號家人奔救無所見自是余毋出輒如之一日余怡繼妻伴出潛伏榻下繼妻卧于榻前妻來壓其上憤捷如常余亟出

持斧逐之見前妻驚走升樓穿屋角而去余追稅其衣落半幅皆紙灰也自是不復見

盧太守

天台盧希哲濟舉進士弘治間知黃州府一日坐堂上隱几假寐夢老嫗延至市中橋旁民家餉以餽飽飽而歸及覺口猶脂膩亟遣左右告以其所走訪之其家八十老嫗方設祭將徹問之答曰吾夫歿三十餘年平生嗜餽飽今乃忌日設餽飽祭之耳左右還報希哲驚訝時年三十餘意其爲後身也召老嫗入婉然夢中所見者給以白金一斤自爲文白其事既而罷歸十餘年忽招親友會飲明日集妻子諸孫宴于堂痛飲盡歡至脯曰可罷矣俄指堂下語曰汝等隸卒少候便去乃入沐浴更衣出坐堂上辭妻子曰我今復爲鄧都郡守卽登輿去矣妻子驚異氣遂絕年四十餘

何烈女

泗州何氏女父蚤死母病不能自給有夫婦僑居泗上給母求女爲介娼母卽歸之女年十六携居淮之浦浦誘以爲娼留一賈人逼女事之女不勝憤仰天大哭自刎而死夫婿賈人皆驚逃去撫淮都憲張公敷華聞其事命所司禮葬焉時弘治己未也越五年甲子大旱都憲陳公道准入京水澁不能進坐候不得雨一日夢女子泣告曰妾泗人被逼身死有冤不白公能雪吾冤卽有雨公可進矣陳公既覺異之猶未深信是夕復夢如昨公翌日召所司詰之者民康鎮備陳其事公卽命郡守楊遜表其墓具禮祭之果大雨三日乃止陳公果得行正德間准推官前都給事中馬騏爲立烈女祠於墓側紀以碑

台州三賢

涉異志

二九

涉異志

三〇

台州城外數里有白塔觀音院初上人於水濱獲沉檀破爲薪中有觀音小影遂刻像率衆建院侍奉忽院僧夢觀音告曰盍徙我置白塔頂詰旦僧徙像薄晚取之屹不動將集僧衆往取而院已燬燬矣像得不燬是夕城中城隍廟後土總管祠亦燬未幾王總管幻形爲士人至温州語商人曰台州白塔觀音院被燬盍載材往當得厚利商人果載材至白塔城中人亟市之爲建總管祠商人至祠見總管像卽前士人也相視驚訝故台州稱三賢其一爲天寧寺鐘白塔觀音王總管其二也

瓊二女

浮梁邑北張明三者侍世父宦瓊崖官舍與李指揮宅爲隣李氏二女俱長有色明三通焉及歸潛携二女舟中將渡海李追急明三計窮亟推二女於水後十年明三腰患疾殊甚迎孫醫者治焉投劑小愈是夕孫夢觀捕魚於里之梅湖水中一女裸而至執孫衣曰妾瓊人也來爲張某治病汝固奪吾功乎相與曳孫入水中孫驚呼而覺汗流沾背詰旦以語明三乃拊膺泣曰業至矣吾其始乎果逾月而死

興善廟

台州城中委巷有興善廟神頗顯有趙小一者游其中遇商人携囊金息肩廡下入夜小一殺商人取其金祝神曰神道切莫說方拜下神語曰我道不說只怕你自家說小一驚起數歲小一同友人過廟門詫曰此廟神極顯友人問故小一曰吾往歲殺商人取金祝神莫說神曰只怕你自家說此其顯也友人歎異逾年小一與友人交惡友人以其事訴于官小一坐死

小羊訴冤

御史沈子公正德戊寅秋視屯田於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人迎訴者甚衆沈默數而目識之既而失其一人問之左右漫然答曰散去矣至縣坐行臺訴者入末一人蓬首跣足敝衣乃道中失去者沈問何處人答曰全椒人問何名曰小羊曰訴何事曰有冤曰有詞乎曰無有沈叱使出忽不見急索之不得蓋是時獨沈見之與之言左右皆無所見沈知爲妖大駭流汗囉利交作縣官問疾沈語之故詢之曰縣中得無冤者乎對曰往年有顧景祥者爲其弟所殺并及其子事適敗露殆爲是耶益景字下爲小祥去示爲羊也沈執其弟一訊服罪乃知小羊又景祥乳名也

舉場旗

蜀舉子馮生瀕入禮闈其僕謝保暴死生不及殮鎗郎戶入試薄晚歸謝保復甦告主曰我初死時被人引入試場徧觀舍下諸舉子首有插紅旗者有白旗者所識張某朱某皆紅旗餘皆白旗生曰我旗何如曰官人亦白旗及揭曉獨張與朱得捷生輩果不第益紅旗者吉也

紅蛇

副使秀水村諸公備布衣時偕友人郎其出郊見片紙於地戲共漫之坐亭中有老人至以杖戳紙字村問曰戳者何也老人曰紅蛇也亭村異之老人去一少年至拾而啓之則一荷囊也內貯大錢四文遂持以去亭村語郎曰此錢非吾與老人所當得吾視之紙也老人視之紅蛇也少年則視荷囊而取之是當歸之少年也相與嘆息而去

陶唐廟

瑞安有陶唐廟其神陳姓著靈驗廟宇壯麗首香火田二十畝歲儲積久不貲正德間鄰火延燒烈

歐彌天人見廟爐若已灰爐忽一人狂發仰卧於地教市人昇巨石曰置腹上實稱於中數人執杵舂搗米熟而火息廟竟無恙民慮亦賴以全去曰狂人昏憤詰旦乃甦蓋一村氓也衆詰之則曰大發時陶王遠赴齋會望見火勢命我來此教以舂稻救火耳我實不知也自是境內病者取所舂米數顆裝服輒愈

浮來山

筆架山者福寧治南大金千戶所前海中之山也嘉靖乙酉四月二十三日已刻有五山自海外浮來如筆架相聯填塞海流其山頂平如几亦有突兀隆起峯巒秀正竹木蒼鬱鳥獸出沒不可名狀居人聚觀駭嘆以為真山也自己至申漸消沒不見于戶具權命周廉者繪為圖郡人張鵬紀以詩有奇狀真可玩勝蹟弗久留之句

張勝風報

福安崎嶇小民張信八素頗自守一夕夢一人至其家一人自稱曰我張勝也福寧大金人前世與汝共設酒肆我子為汝毆死竟汝數十年不得今至此幸得之汝可去還我子矣遂曳至數里外龍潭亭上遇崇福寺僧德廣者勸諭得釋而歸既覺大駭語其妻曰吾殆死乎因病狂復見所夢二人至自卧內拜出中霄鼻耳口俱封以泥如此者數次其妻驚異守護不離側久之少愈忽登舍後山中拾薪良久不至妻往視之已死於樹杪手足皆束以藤蘿時嘉靖丙戌秋也

題棟詩

嘉靖開費文憲公嘗構別業其基乃宋柴侍郎之故居也公頗勤勞建造一日卓午有絳袍冠帶士題棟柱曰我昔猶君昔君今勝我今盛衰皆有數

不必苦勞心公驚視之俄不見

牙九夢訴

臨海情峯泰公武以御史巡按江西行部豐城夢有訴冤者問其名曰我名牙九被升九謀娶吾妻構妻弟共殺吾棄屍屋後井中公覺識之明日密諭左右執升九及其妻至一訊即服取屍井中尚未壞蓋死幾三十年亦異矣卒皆抵灰

蛇啐乳

福安俗不育女凡有滄溺並瘞牀下不爾終不得男有林乾妻張氏連產六女置木桶坎牀下產輒溺死棄桶中封以土後復產女溺殺之張氏啓封將棄桶中有巨蛇自桶中躍出蟠繞張項以首啐其乳張擊之則痛苦不可當撫摩之痛稍止移日不解張遂死人謂死女之報

龍母

嘉靖甲午温州旱甚禱祠不雨有老人語未嘉周尹琬曰請龍母來則雨蓋距城十里有崖深入下有龍潭崖中有龍宮壘盈尺神是曰龍母周尹遣里胥隨老人往迎龍母歸至半途空中有龍吐大雷老人戒里胥輩伏河水中移時乃止渡河至城雨隱隱隔河老人曰府縣官不出迎雨不過河里胥走告羣僚皆至再拜雨果徧城中但微霑耳奉龍母於開元佛廬樹赤旗老人戒曰勿展已而衆忽展旗須臾有白龍如練提曳雲中大風暴作闔城折屋飄瓦官民驚懼獨龍母所居安然無虞老人歛旗持竿截地三聲雷轟然震風遂息大雨如注已而失老人所在歲用有秋時七月九日也人疑老人即龍云

老君殿

莆城外有老君殿嘉靖乙未秋巡閱侍御白公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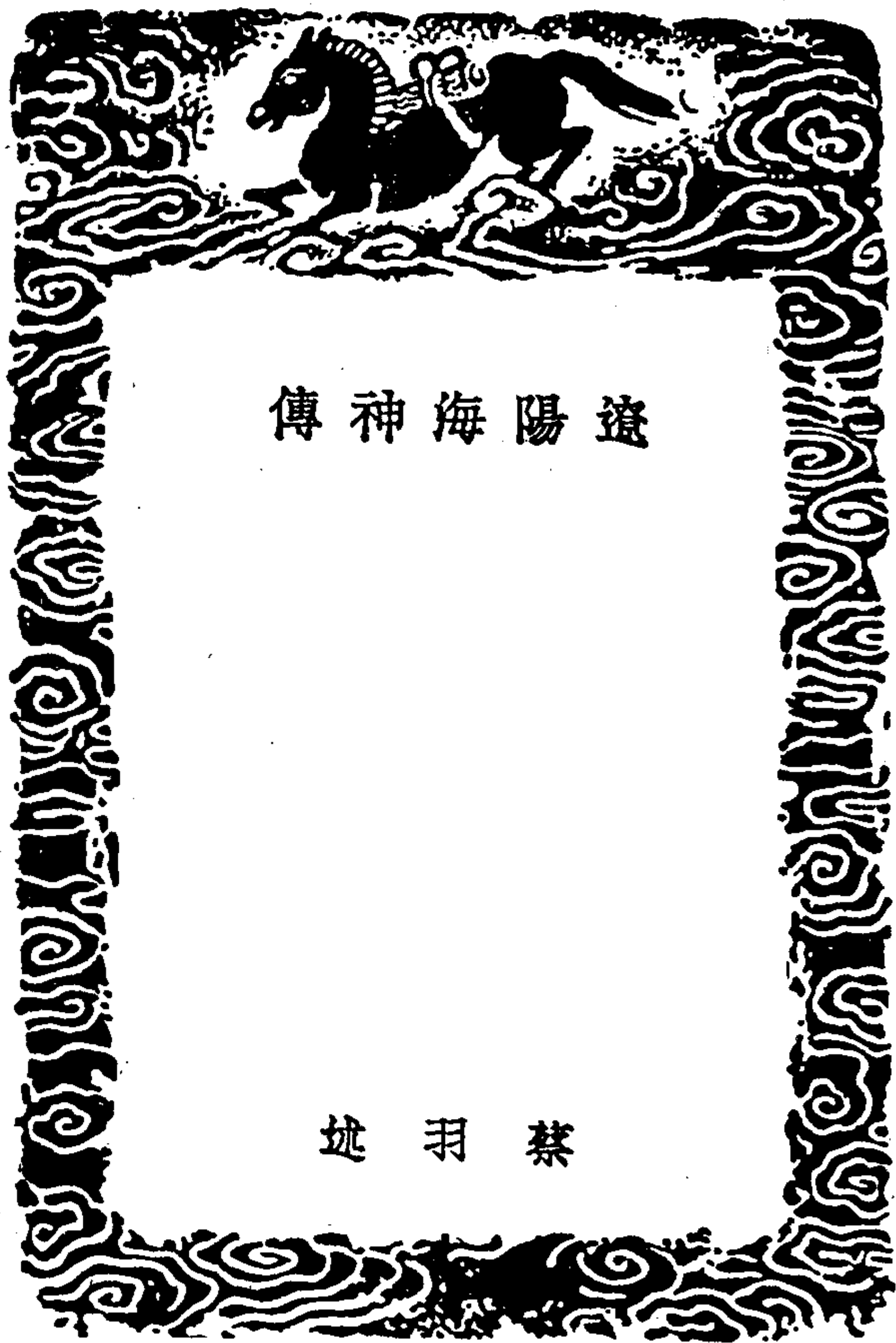
莆毀殿構祠以祀馬忠節公落成置酒大會縉紳飲間有童子三四百人突至紛擲瓦石席賓駭散童子入祠聚木屑戲曰還我老君殿放火燒之須史灰燼馬氏上懇白公大索童子括里中僅得四人鞠之無言加刑拷掠聞無呼號白公異而釋之且曰老君者吾夫子所從問禮殿不宜毀命復其舊別購基為馬公祠

徐貢魁入陰

懷安徐貢魁拱嘉靖丁酉春卧病垂絕被攝至城隍祠王者視籍曰汝平生侮慢神祇罪當磨令左右曳出加刑徐力辨不服王者叱出至門遇其舅氏新除教諭而沒者也徐告以故所救舅曰我為汝言之携徐入告王者以籍示之曰罪本難貸姑從公言此子今當撥魁姑且寬之舅謝焉同徐出徐問曰舅氏一教官乃見信於王者如此舅曰我今為要官不止教官矣若教官豈能救汝乎遂相別徐忽墮榻而甦病勢愈是秋果以禮經魁鄉試逾三年死

翁氏徙居

莆城翁生故尚書世資公之孫也病極昏憤中入一府第見尚書公迎謂之曰汝安得至此指左右祖械罪人皆其所識者曰此皆在世為惡者今受此報汝歸告子孫一切惡事慎勿為之可也亟促之歸且囑曰宜即徙居勿遲也踰數步又囑之生稍甦傳以其語告家人果徙居三日而闔城火翁舊廬悉為煨燼



遼陽海神傳

遼陽海神傳

蔡羽 述

明 林屋山人蔡 羽述

程宰士賢者。徵人也。正德初元。與兄某挾重貨。商于遼陽。數年所向失利。展轉耗盡。徵俗商者。率數歲一歸。其妻孥宗黨。全視所獲多少。為賢不肖。而愛憎焉。程兄弟既皆落莫。羞慚慘沮。鄉井無望。遂受備他商。為之掌計。以糊口。二人聯屋而居。抑鬱憤懣。殆不聊生。至戊寅秋。又數年矣。遼陽天氣早寒。一夕風雨暴作。程已擁衾就枕。苦寒思家。攪衣起坐。悲歌浩歎。恨不速死。時燈燭已滅。又無月光。忽盡室明。朗若白晝。室中什物。毫髮可數。方疑感間。又覺異香。氤氳莫知所自。風雨息聲。寒威頓失。程益錯愕。不知所為。亟啓戶出視。則風雨晦冥。如故。閉戶入室。即別一境界矣。疑鬼物所幻。高聲呼怪。驚兄聞之。兄寢室僅隔一土壁。連呼數十。寂然不應。愈惶急。無計。遂引衾。向壁而臥。少頃。又聞空中車馬喧鬧。管絃金石之音。自東南來。初猶甚遠。須臾已入室矣。回眸竊視。則三美人。皆朱顏綠髮。明眸皓齒。約年二十許。冠幘盛飾。若世所圖畫。后妃之狀。遍體上下。金翠珠玉。光艷互發。莫可測識。容色風度。奪目驚心。異天人也。前後左右。侍女數百。亦皆韶麗。或提爐。或揮扇。或帶劍。或持節。或捧器幣。或乘花燭。或挾圖書。或列寶玩。或荷旌幢。或擁衾褥。或執巾帨。或奉盤匱。或擊如意。或舉棊核。或陳屏障。或布几筵。或奏音樂。雖紛紜雜沓。而行列整齊。不少錯亂。室幾方丈。數百人各執其事。周旋進退。綽然有餘。不見其隘。門牖皆扇。不知何

遼陽海神傳

遼陽海神傳

自而入。俄頃冠幘者一人。前逼床。撫程微笑曰。果熟寐耶。吾非禍人者。子有夙緣。故來相就。何見疑若是。且吾已至此。必無去理。子便高呼。終夕。兄必不聞。徒自苦耳。速起。速起。程私計此物。靈變若斯。非仙則鬼。果欲禍我。雖臥不起。其可道乎。且彼既有夙緣。語亦或無害。遂推枕下榻。匍匐前拜曰。下界愚夫。不知真仙降臨。有失虔迎。誠合萬死。伏乞哀憐。美人引手掖程起。慰令無懼。遂與南面而坐。其二入者。東西相向。皆言今夕之會。數非偶爾。慎勿自生疑阻。遂命侍女行酒進饌。品物皆生平所未親。纔一舉筋。珍美異常。心胸頓爽。俄以紅玉蓮花。卮進酒。卮亦絕大。約容酒升許。程素少飲。固辭不勝。美人笑曰。郎懼醉耶。此非人間對。藥所釀。奈何。以狂藥見疑。遂自舉卮奉程。程不得已。為之一吸。酒凝厚如飴。而爽滑甚。略不粘齒。其甘香清冽。醴泉甘露弗及也。不覺一卮俱盡。美人又笑曰。郎已信吾未。遂連酌數卮。精神愈開。略無醉意。酒每一行。必八音齊奏。聲調清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酒闌。東西二美人起曰。夜已向深。郎夫婦可就寢矣。遂為囊帷拂枕而去。其餘侍女。亦皆隨散。凡百器物。皆然不見。門亦尚扃。又不知何自而出。獨留同坐美人。相與解衣登榻。則帷褥衾枕。皆極珍奇。非向之故物矣。程雖駭異。殊亦心動。美人徐解髮。縮髻。黑光可鑑。殆長丈餘。肌膚滑瑩。凝脂不若。側身就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程於斯時。神魂飄越。莫知所為矣。已而交會。縱合。丹流淡精。若喜若驚。若遠若近。矯怯宛轉。殆弗能勝。真處子也。程既喜出望外。美人亦眷程殊厚。因謂世間花月之妖。飛走之怪。往往害人。所以見惡。吾非若比。郎慎勿疑。雖不能有大益於郎。亦可致郎身體康勝。費用稍足。儻有患難。亦可周旋。但不宜漏泄耳。自今而後。遂當恒奉枕席。不敢有廢。兄雖至親。亦慎勿言。言則大禍。至。吾亦不能為子謀矣。程聞言甚喜。合掌自誓云。某本凡賤。猥蒙真仙厚德。恨碎骨粉身。不能為報。伏承法旨。敢不銘心。備述初言。九殞無悔。誓畢。美人挾程項。謂曰。吾非仙也。實海神也。與子有夙緣甚久。故相就耳。須臾鄰舍雞鳴。至再。美人攬衣起曰。吾今去矣。夜當復來。郎宜自愛。言畢。昨夕二美人及諸侍女。齊到。各致賀詞。盥洗嚴粧。捧擁而出。美人執程手。囑令勿泄。丁寧數四。去復回顧。不忍暫舍。愛厚之意。不可言狀。程益傾喜發狂。不能自禁。轉盼間。已失所在。諦觀門扉。猶昨夕所扇也。回視室中。則土炕布衾。荆筐蘆席。依然如舊。向之瑰異。無有矣。程茫然自失曰。豈其夢耶。然念飲食笑語。交合誓盟之類。皆歷歷明甚。非夢境也。且感且喜。頃之曙色。辨物。出就兄室。兄大駭曰。汝今晨神彩發越。頗異。昨日何也。程恐見疑。謬言年來失志。鄉井無期。昨夕暴寒。愁思殊切。展轉悲歎。竟夕不寢。兄必聞之。有何快心。而神彩發越耶。兄言我亦苦寒。思家不寐。靜聽汝室。始終聞然。何嘗聞有悲歎聲耶。已而商夥。至。見程容色。皆大駭異。言與兄合。程但唯唯。謙晦而已。然程亦自覺神思精明。肌體膩潤。倍加於前。心竊喜之。惟恐其不復至也。是日頻視。晷影。恨不速移。繼至日晡。託言腹痛。入室。肩扉度。想以伺。及街鼓初動。則室中忽然復明。宛如昨夕。俄頃雙爐前導。美人至矣。侍女數人耳。儀從不復時昔之盛。彼二人者。亦不復來。美人笑曰。即果有心。若。但當終始于一耳。即命侍女行酒。饌珍腴。如昨。歡諧笑。則有加焉。須臾徹席。就寢。侍女復散。顧視床褥。又錦繡重疊矣。然不見其鋪設也。程私念。吾且詐床。下。試其所為。方欲轉身。則室中全覆錦褥。地無寸隙。矣。是夕綢繆好合。愈加親狎。晨雞再鳴。復起。粧沐而

遼陽海神傳

三

去自後人定即來。雞鳴即起。率以為常。殆無虛夕。雖言語喧鬧。音樂迭奏。兄室甚邇。終不聞知。莫知其何術也。程每心有所慕。即舉自便。極其神速。一夕偶思鮮荔枝。即有帶葉百餘顆。香味色皆絕。珍美。他夕又念楊梅。即有白色一枝。長三四尺。約二百餘顆。甘美異常。葉殊鮮嫩。食餘忽不見。時已深冬。不知何自而得。況二物皆非北地所產也。又夕言及鸚鵡。程言聞有白者。恨未之見。轉盼間。已見數鸚鵡。飛舞于前。白者五色者相半。或誦佛經。或歌詩賦。皆演音也。一日市有大賈。售寶石二顆。所謂硬紅者。色若桃花。大於拇指。價索百金。程偶見之。是夜言及美人。撫掌曰。夏蟲不可語冰。信哉。言絕。即異寶滿室。珊瑚有高二尺許者。明珠有如鵝卵者。五色寶石有如栲栳者。光艷耀目。不可正視。轉瞬間。又忽空室矣。是後相狎既久。言及往年貿易。耗折事。不覺嗟歎。美人又撫掌曰。方爾款適。便以俗事嬰心。何不洒脫。若是耶。雖然。郎本業也。亦無足異。言絕。即金銀滿前。從地及棟。莫知其數。指謂程曰。子欲是乎。程欲聽之。極欲有所取。美人引筓挾食前肉一樹。擲程而問曰。此肉可粘君而否。程言此是他肉。何可粘吾面也。美人笑指金銀。此是他物。何可粘君。有耶。君欲取之。亦無不可。但非分之物。不足為福。適取禍耳。吾安忍禍君也。君欲此物。可自經營。吾當相助耳。時已卯初。夏有販藥材者。諸藥已盡。獨餘黃藥大黃各千餘斤。不售。殆欲委之而去。美人謂程是。可居也。不久大售矣。程有備直銀十餘兩。遂盡易而歸。其兄謂弟失心病。風聲驟厲。不已。數日疫癘。盛作。二藥他肆盡缺。即時踴貴。果得五百餘金。又有荆商販綵段者。途間遭濕熱。蒸發。班過半。日夕涕泣。美人謂程是。亦可居也。遂以五百金。獲四百餘疋。兄又頓足不已。謂弟福薄。得此非分之財。隨亦喪去。為之悲泣。商夥中無不相答。竊笑者。月餘。遺滯。寢寢。反于江西。朝廷急調遼兵。南討。師期促甚。戎裝衣械。限在朝夕。帛價騰踊。程所居者。途三倍。而售。庚辰秋。有蘇人販布三萬餘者。已售什八矣。尚存餘者。什二。忽聞母死。急欲奔喪。美人又謂程是。亦可居也。程往商。蘇人獲利已厚。歸計又急。止取原直而去。蓋以千金。易六千餘匹。云明年辛巳三月。武宗崩。天下服喪。遂既絕。遠布非土產。價遂頓高。又獲利三倍。如是屢屢。不能悉紀。四五年間。展轉數萬。殆過昔年所喪十倍矣。宸濠之變也。人心危駭。流言屢至。或謂據南都。即位矣。或謂兵渡淮矣。或謂過臨清。近德州矣。一日數端。莫知誠偽。程心念鄉邑。殊不能安。私叩美人。美人曰。真天子自在湖湘間。彼何為者。止作死耳。行且就擒矣。何以慮為。時七月下旬也。月餘報至。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敗。程初聞。真天子在湖湘之說。恐江南復遭他變。愈疑懼。美人搖首曰。無事。無事。國家慶祚。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近在一二年耳。更叩其詳。曰。期已近矣。何必豫知。再期今上中興。海宇於變。悉如美人之言。其明驗之大者如此。餘細弗錄。他夕程問天堂地獄因果報應之說。有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心所感召。各以類應。物理自然。若謂冥冥之中。必有主者。銖銖兩兩。而較其重輕。以行誅賞。為神祇者。不亦勞乎。輪迴之說。有諸。曰。釋以為有。儒以為無。亦誣也。人有真元完固者。形骸雖斃。而靈性猶存。投胎奪舍。間亦有之。千億中之一二也。人死而為厲。有諸。曰。精神未散。無所依歸。往往憑物為厲。所謂游魂為變耳。人間祭祀。鬼神歆饗。有諸。曰。精誠所至。一氣感通。自然來格。非鬼而祭。徒自詭耳。所謂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也。人有化為異類者。何也。曰。人之心術。既與禽獸無異。

遠國海神傳

五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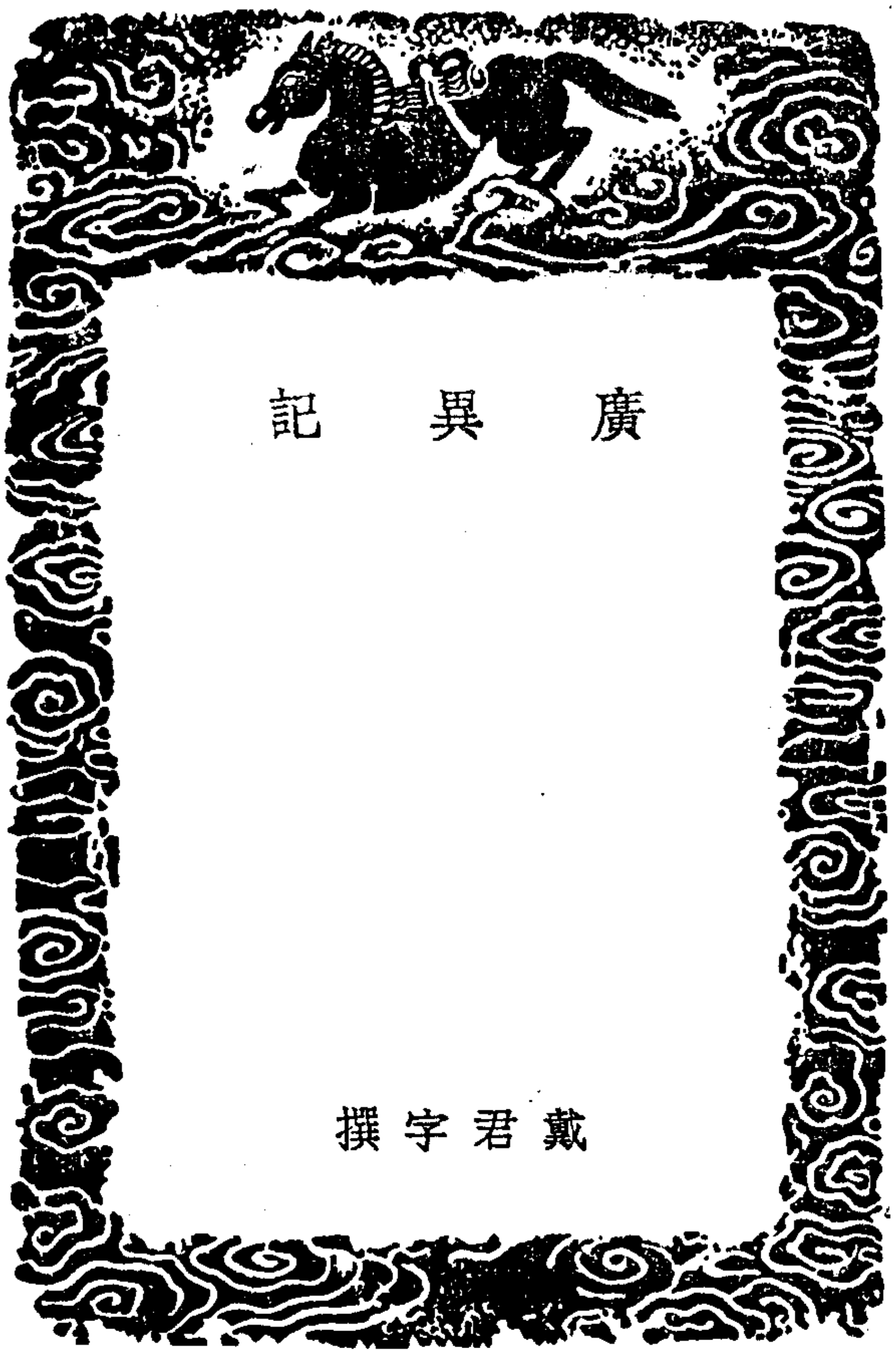
積之至久。外貌猶人。而五內先化。一旦改形。無足深訝。異類亦有化人者。何也。曰。是與入化異類。同一理耳。人有為神仙者。何也。曰。異類猶有化人者。況人與仙本一階耳。又何足異。當神巧異。往往有迹。何也。曰。陽能變化。理所自然。人得幾何。而智巧若是。況雷實至陽。其為神變。何足怪乎。龍能變化。大小不常。何也。曰。龍亦至陽。故能屈伸變化。無足問也。屢氣能為山川城郭樓臺人物之形。何也。曰。天地精明之氣。游變無常。兩間所有。時或示現。此可驗天地生物之機。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屢何能為。程平生所疑。皆為剖析。詞旨明婉。如指諸掌。又夕問美人姓氏。為何。曰。吾既海神。有何姓氏。多則天下人皆吾同胞。否則一姓亦無也。有父母親戚乎。曰。既無姓氏。豈有親戚。多則天下人盡吾同胞。少則全無瓜葛也。年幾何矣。曰。既無所生。有何年歲。多則千歲不止。少則一歲全無。言多此類。道嘉靖甲申首尾七年。每夜必至。氣候悉如江南二三月。琪花寶樹。仙音法曲。變幻無常。耳目應接不暇。有時或自吹簫鼓琴。浩歌擊筑。必高徹雲表。非復人世之音。蓋凡可以娛程者。無不至也。兩情繾綣。愈久愈固。一夕程忽念及鄉井。謂美人曰。僕離家二十年矣。向因耗折。不敢言旋。今蒙大造。豐饒過望。欲暫與兄歸省墳墓。一見妻子。便當復來。永奉歡好。期在周歲。幸可之否。美人歎曰。數年之好。果盡此乎。郎宜自愛。勉圖後福。言訖。悲不自勝。程大駭。曰。某告假歸省。必當速來。以圖後會。何敢有負恩私。而夫人乃遽棄捐。若耶。美人泣曰。大數當然。非關彼此。郎適所言。自是數當永訣耳。言猶未已。前者同來二美人。及諸侍女。儀從。一時皆集。簫韶迭奏。會燕如初。美人自起酌酒勸程。追敘往昔。每吐一言。必汎瀾哽咽。程亦為之長慟。自悔失言。兩情依依。至于子夜。諸女前啓大數已終。法駕備矣。速請登途。無庸自戚。美人猶執程手泣曰。子有三大難。近矣。時宜警省。至期。吾自相授。過此以後。終身清吉。永無悔吝。壽至九九。當候子於蓬萊三島。以續前盟。子亦宜宅心清淨。力行善事。以副吾望。身雖與子相遠。子之動作。吾必知之。萬一墮落。自于天津。吾亦無如之何也。後會迢遙。勉之勉之。丁事頻復。至于十數。程斯時神志俱喪。一醉莫措。但雪涕耳。既而鄰雞唱。促行愈急。乃執手泣訣而去。猶復回盼再四。方忽寂然。於時蟋蟀悲鳴。孤燈半滅。頃刻之間。恍如隔世。亟啟戶出觀。但曙星東升。銀河西轉。悲風蕭颯。鐵馬叮嚀而已。情發於中。不覺哀慟。纒號一聲。兄即驚呼問故。蓋不復昔之若輩矣。兄既細詰不已。度弗能隱。乃具述會合始末。及所以豐裕之由。兄始駭悟。相與南望瞻拜。至明而城之內外。傳皆遍矣。程由是終日鬱鬱。若居仇讎之喪。遂束裝南歸。伴兄先部貨賄。自潞河入舟。而自以輕騎。由京師出居庸至大同。省其從父。流連累日。未發。忽夕夢美人催去甚急。曰。禍將至矣。猶盤桓耶。程憶前言。即晨告別。而從父殷勤留餞。抵暮出城。時已曠黑。乃寓宿旅館。是夜三鼓。又夢美人連催。速發云。大難將至。稍遲不得脫矣。程驚起策騎東奔四五里。忽聞砲聲連發。回望城外。則火炬四出。照天如晝矣。蓋叛軍殺都御史張文錦。脅城內外壯丁同逆也。及抵居庸。夜宿關外。又夢美人連催促過關云。稍遲必有獲。程又驚起。叩關候門。先入。行數里。而宣府檄至。凡自大同入關者。非公差吏人。皆程格下獄。詰諭恐有竊細入京也。是夜與程偕宿者。無一得免。有禁至半年者。有瘐死於獄者。程入舟為兄備言得脫之故。感念不已。及過高郵湖。天雲曠黑。狂風怒號。舟掀浪如簾。須臾二桅皆折。舵零落如粉。傾

遠國海神傳

七

100

在瞬息矣。忽聞鼻香滿舟。風即頓息。俄而黑霧四散。中有彩雲一片。正當舟上。則美人在焉。自腰以上。毫髮分明。以下則霞光擁蔽。莫可辨也。程悲感之極。涕泗交下。遙瞻稍首。美人亦於雲端舉手答禮。容色猶戀戀如故也。舟人皆不之見。良久而隱。從是遂絕矣。戊子初夏。余在京師。聞其事。猶疑信間。適某僉憲某。繡戎。自遼入京。言之詳甚。然猶未聞大同以後事。今年丙申。在南院。客有言程來遊雨花灘者。遂令邀與。偕至。詢其始末。程故儒家子。少嘗讀書。其言歷歷具有源委。且年已六表。容色僅如四十許人。足徵其遇異人無疑。而昔聞不謬也。作遼陽海神傳。



廣異記

廣異記

撰字君戴

戴君字

太歲地

鬼良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太歲地掘後忽見一白物良正打之三日送於河其夜使人視之三更後車馬甚衆來至河所問太歲何故受此屈辱不替報之太歲曰彼正榮盛無奈之何賢明失所在

白頭老人

乾元中張守一爲大理少卿平反折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有白頭老人詣前拜謝曰某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無以報德倘有急切之求或能致耳俄有詔賜酺城中縱觀之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悅之計無從出試呼前鬼問曰能爲我致否鬼曰此易事然不得久纔可七日而已遂營靜處設帷帳女有頃而至驚曰此何處守一見鬼在傍給云此是天上因與欺呢情愛甚至七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私覩女家云女郎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

送龜

劉查回父爲湖州刺史有下僚於銀坑得一龜長一尺持獻查回父郡官畢賀云得此龜壽千歲使君謝已非其人自騎馬送龜卻至坑所後查回父亡查回爲房州司士之官屬山水汎溢平地盡沒一家惶懼

廣異記

廣異記

二

俄有大龜引路隨龜而行悉是淺處歷十餘地得免水難其夕查回夢龜曰昔在銀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報恩

神降詩

有神降於鄭澤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蓮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

野狸奴

曲沃縣尉孫繩家奴年六歲忽視繩母笑云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狸今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狸即奴身也應遂走入古冢後爲獵人擊斃見閻羅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爲乞人子苦飢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

芝圃

仙都有芝圃悉種靈芝或如車騎或如華蓋或如樓閣或如飛鳥五色



聊齋志異拾遺

蒲松齡著

聊齋志異拾遺序

聊齋志異拾遺一卷。都四十二則。乃榮小園通守。隨尊甫篤圃先生任淄川時。得自蒲氏裔孫者。先生世席儒珍。收藏精贖。迨宦游山左。復盡得新城司寇家藏諸善本。於是插架益富。同時如翁覃溪開學。法梧門學士。諸名宿。號稱博覽。猶每每從之借讀。即其鴻秘可知矣。通守什襲手澤。游息必借。閱數十載。如一日。茲擇其卷帙稍簡者。如千種。彙爲得月樓叢書。以公同好。既饒元遺山續夷堅志。竣事。遂以此種類從。於後。誦清芬於奕葉。振餘緒於文林。此固由雅人之深致。抑亦足徵先德之燕貽也。定生適假館精廬。獲覩盛舉。因樂爲之校讐。而志其梗槩如右。

道光庚寅閏月山陰胡定生書於魯陽之琴臺書院

聊齋志異拾遺目錄

- | | |
|------|------|
| 黃靖南 | 論鬼 |
| 晉人 | 女鬼 |
| 男生子 | 鬼津 |
| 蛇癖 | 金頭陀 |
| 愛才 | 商婦 |
| 龍四則 | 白蓮教 |
| 鬼吏 | 蠱客 |
| 遊化署狐 | 與令 |
| 繭役 | 阜隸 |
| 豬婆龍 | 元寶 |
| 于子游 | 李象先弟 |
| 武夷 | 牛犢 |
| 外國人 | 盤蛇 |

激俗	沉俗
雷公	富翁
鮑氏姐	螳螂
經鬼	魁星
藏龜	抽腸
小棺	犬姦
李檀斯	
共四十二則	

將以困之既至先陳者果胡桃連殼堅不可食某取就案邊伸食指敲之立碎眾大駭優禮而散

女鬼

淄邑篤橋王炳者出村見土地祠內出一美人顧盼甚殷挑以雙語忻然樂受狎昵無所遂期夜奔炳因告以居處至夜果至極相愛悅問其姓名固不以告山此往來不絕炳與妻共榻美人亦必來與交妻亦不覺其有人炳訝問之始曰予土地夫人也炳大駭急欲絕之而百計不能阻因循半載病憊不起美人來更勤家人都見之未幾炳卒美人猶日一至炳妻叱之曰淫鬼不自羞人已死矣復來何為美人遂去不復返

異史氏曰土地雖小亦神也豈有任婦自奔者憤憤應不至此不知何物淫昏假托遂使千古下謂此村有污賤不謹之神冤哉

男生子

福建總兵楊輔有變童腹震動十月既滿夢神人剖其兩脇出之及醒兩男夾左右啼起視脇下剖痕儼然兒名之天舍地舍云

異史氏曰按此吳藩未叛前事也吳既叛某中丞疑楊欲圖之而恐其為亂以他故召之楊妻夙智勇疑之阻楊行楊不聽妻涕而送之歸則傳矢諸將披堅執銳以待消息少頃夫被誅遂反攻某某倉皇不知所為幸標卒固守不克乃去去既遠某始戎裝突出率眾大譟人傳為笑焉後數年盜乃平未幾某暴亡臨卒見楊操兵入左右亦皆見之嗚呼其鬼雖雄而頭已不可復續矣生子之妖其見於此耶

鬼津

李某晝臥見一婦人自牀中出蓬首如筐髮垂蔽面至牀前始以手自分露面出黑肥絕醜李大懼欲奔婦猝然登牀力抱其首便與接唇以舌度津冷如冰塊浸透入喉欲不咽而氣不得息咽之稠粘塞喉繼一呼吸而口中又滿氣急復咽之如此良久氣閉不可復忍開門外有人行聲婦始釋手去由此腹脹喘滿數日不能食或教以參蘆湯探出之吐出物如卵清病乃瘳

蛇癖

子鄉王甫令之僕呂奉凝性嗜蛇每得小蛇則全吞之如噉蔥狀大者以刀寸寸斷之始掬以食嚼之碎錚血水沾頰且善嗅嘗隔牆聞蛇香急奔牆外果得蛇盈尺時無佩刀先噉其首尾尚蜿蜒於口際

金頭陀

金世成長山人素不檢忽出家作頭陀類頗嗜不潔以為美犬羊遺穢於前輒伏噉之自號為佛愚民婦女異其所為執為弟子禮者以千萬計金呵食矢無敢違者剗殿閣所費不貲人咸樂輸之邑令南公惡其怪執而笞之使修聖廟門人競相告曰佛遭難爭募救之宮殿旬日而成其金錢之集尤捷于酷吏之追呼也

異史氏曰予聞金頭陀人皆就其名而呼之謂金世成佛品至食穢極矣笞之不足辱罰之適有濟而

聊齋志異拾遺

黃靖南

黃靖南得功微時與二孝廉赴都途遇響寇孝廉懼長跪獻寶黃怒甚手無寸兵即以兩手握贏足舉而投之寇不及防馬倒人墮黃拳之臂斷搜囊而歸孝廉服其勇資勸從軍屢建奇功遂至璘玉

論鬼

青州石尚書茂華為諸生時郡門外有大淵不雨亦不涸邑中獲大盜數十名刑于淵上鬼聚為祟經過者輒被曳入一日有某正遭厄忽聞羣鬼惶惶曰石尚書至矣未幾公至某以狀告公以聖灰題壁上示曰石某為禁約事照得厥念無良致搜雷霆之怒所謀不軌遂遭鈇鉞之誅只宜反魘魘之心爭相懺悔庶幾洗骷體之血脫此沈淪乃生已極刑死猶聚惡跳踉而至披髮成羣踴躍以前搏膺作厲黃泥塞耳輒遇鬼子之凶白晝為妖幾斷行人之路彼邱陵三尺外管轄惟人豈乾坤兩大中凶頑任爾險後各宜潛踪勿仍怙惡無定河邊之骨靜待輪迴金闕夢裏之魂還踐鄉土如蹈前愆必貽後悔

晉人

晉人某有勇力不屑格拒之術而搏技家當之靈麻遇中州有少林弟子受其辱忿告其師謀設筵相邀

公處法何良也。然學宮圯而煩食穢之妖，亦士大夫之羞耳。

愛才

仕宦中有妹養宮中而字貴人者。有將官某代作啓，中警句云：令弟從長，奕世近龍光。貂珥曾參于畫室，舍妹夫人十年陪鳳釵。竟遂燦于朝霞，寒砧之杵可掬，不擗夜月之霜。御溝之水可托，無勞雲英之詠。當事者奇其才，遂以文階換武階，後至通政使。

商婦

天津某商將賣遠方，從富人貸貨，爲偷兒所窺。及夕，預匿其室，以俟隙而竊之。而商以是日良，負貨竟發。偷兒既久伏，但聞商人婦轉側牀上，似不成眠。既而壁上一小門開，一室盡亮，門內有女子出，容齒少好，手引長帶一條，近榻授婦，婦以手却之。女固授之，婦乃受帶，起懸梁上，引頸自縊。女遂去，壁扉亦合。偷兒大驚，拔關亟呼，家人成起，詢知其故，急往救之。婦竟不醒，遂械偷兒鳴官，令以得偷兒目見，免成疑案。釋之，問其里人，言宅之故主，曾有少婦經死，其年齒容貌，與偷兒所見悉符。固知是其鬼也。俗傳暴死者必求代，其然歟。

龍四則

袁宜四言在蘇州，值陰雨晦冥，霹靂大作，衆共見龍垂雲際，鱗甲張動，掌中搏一人頭，數眉畢見，移時入雲而沒，亦未聞有失其首者。

俗傳龍取江河之水以爲雨，此疑似之說耳。徐東癡南遊，泊舟江岸，見一蒼龍，自雲中垂下，以尾攪江水，波浪湧起，隨身而上，遂望水光炯燦，闊于三尺，練移時，雲尾收去，水亦頓息。俄而大雨傾注，邑那村李氏婦，良人死，有遺腹，忽腹如響，忽東如握，隨聲晝夜不能產，視之見龍首，一見輒縮，家人大懼，不敢近，有王媪者，焚香再步，且捺且咒，未幾胞下，不復見龍，惟下數鱗，皆大如錢，下一女子，肉盤微如品，臍腑可數。

博邑有鄉民王茂才，早赴田，田畔拾一小兒，四五歲，貌豐美，而言笑巧妙，歸家子之，靈通非常。至四五年後，有一僧至其家，見之驚避無踪，僧告鄉民曰：此兒乃華山池中五百小龍之一，竊逃于此，遂出一鉢，注水其中，宛一小白蛇，遊衍於內，裏鉢而去。

白蓮教

白蓮教首徐鴻儒，本農家，因耕田山下，得銅佛鐵劍各一，並左道書二卷，晝夜攻習，無不精通。遂自謂如來出世，鼓惑愚民，嘗有客夜至，畫一月挂壁間，一室盡亮，室內堆積金銀，任人取之不禁，不用廚役，但于簾內出三寸許二紙人，置地上，即陡長如人，居然翩翩美少，一文裝俊雅風流，一武裝佩劍負弩，使之傳盞供饌，奔走便捷，復出紙人十餘枚，作法悉成美女，羽衣雲裳，歌舞侑酒，能役鬼神，即山川城市，植動各物，皆可使倏忽變幻，又出一鏡，令人自照，可見終身，或見幃頭紗帽，或見金甲繡袍，照者無不歡躍，遙播道路，于是踵門求鑑者，揮汗相屬，徐見惑者日衆，乃懸鏡自對，則冕旒龍袞，儼然王者，遂宣言曰：凡鏡中

服色，皆是龍華會中之人，爲如來註定之官，各宜努力，以圖富貴，衆皆驚喜拜服，及其建旂乘鉞，無不踴躍相從，未嘗有一人便其命者。不數月，衆以萬計，騰嶧一帶，望風而靡。後經大兵進剿，殲滅無遺，彼妄想躁進之徒，可不戒哉。

彭都司長山人，久歷戎行，勇敢出衆，剿徐時，遇二垂髻女，挾利刃，乘怒馬，凶狠異常，彭僅力敵，女既不敵，近彭，彭亦無能傷女，自朝至暮，鏖戰三日，彭力竭喘喘而亡，後獲賊詢之，方知二女乃紙人，木刃所乘，木槩而已，假兵馬死，真將軍奇哉。

鬼吏

歷城二隸，奉邑宰韓承宣命，督幹他郡，歲暮方歸，途中遇二人，服色亦與己類，同行半日，近與話言，二人自稱濟南郡役，隸曰：那署各役，相識者十有八九，二君則殊味生，其人曰：實相告，吾乃城隍之鬼吏也，今將以牒投東嶽，隸問牒中何事，曰：濟南大劫，所報者被殺之人名數也，驚聞其數，答云：亦不甚悉，恐近百萬，隸益駭，因問其期，答以正朔，二隸相顧，計到郡正值歲除，恐罹於難，遲之懼貽譴責，鬼曰：途限罪小，入劫禍大，宜他避，姑勿歸，隸如言各趨歧路而遁，無何兵至，扛尸近百萬，二隸得免。

蠍客

南商販蠍者，歲至臨朐，收買甚多，土人持水鉗入山，探穴發石，搜捉之一，歲復至，寓于舊邸，忽覺心動，毛髮森豎，而悚懼倍常，忽告主人曰：傷生既多，今見怒于蠍鬼，將殺我矣，急垂救我，主人顧室中有巨壺，乃使蹲伏，而以壺覆之，無何一人奔入，黃髮稜醜，問主人南客何在，答以他出，而其人入室四顧，鼻作嗅聲者三，遂出門去，主人曰：可幸亡恙矣，往起甕，客已化爲膿血。

遊化署狐

諸城邱公爲遊化道，署中故多狐，最後一樓，綏綏者族而居之，時出殃人，遣之益熾，官此者惟設性禱之，無敢忤，邱公蒞任，聞而怒，狐亦畏公剛烈，化一嫗告家人曰：幸白大人無相仇，容三日將挾細小，避去公，聞亦嘿不言，次日閱兵已，戒勿散，使盡攜扛諸營，巨炮驟入，環樓千座，並發頃刻，推爲平地，皮血肉，自天如雨下，但見濃塵毒霧之中，有白氣一縷，冒烟冲空而起，衆望之曰：逃一狐矣，而署中自此遂安，後二年，公道幹僕費銀若干數，赴郡將謀遷擢，事未就，姑寄藏于班役之家，以待資緣之費，一日忽有叟詣都，聲冤，言妻子橫被殺戮，又許公尅削軍糧，逢迎當路，現頓某家，可以驗證，疏明訊理，同至班役家，冥搜不得，叟以足點地，悟其意，發之果得金，金皆鐫有某郡解字，已而覓叟，則失所在，執鄉里以求其人，竟亦無之，公山此權難，叟即逃狐也。

異史氏曰

狐之祟人，可誅甚矣，然服而舍之，亦以全吾仁，公可謂疾之已甚者矣，使關西爲此，豈一白狐所能仇哉。

吳令

吳令某公忘其姓字。剛介有聲。吳俗最重城隍之神。木雕之衣以錦繡。藏機如生。值神壽節。則居民欲貨為會。登遊通衢。建諸旗幟。繡繡森森。部列鼓吹。且行且作。闐闐咽咽。然道相屬也。習為俗。歲無敢懈。公出適相值。止而問之。居民以告。又詰知所費頗奢。公怒。指神而責。數之曰。城隍實主一邑。如其頑無靈。則淫昏之鬼無足奉事。其有靈。則物力宜惜。何得以無益之費。耗民脂膏。言已。曳神于地。笞之二十。從此俗習頓改。公清正無私。惟少年好戲。居年餘。偶于麻中。梯簷探雀。失足而墮。折股尋卒。人聞城隍祠中公大聲喧怒。似與神爭。數日不止。人不忘公德。羣集祝而解之。別建一祠。公聲乃息。祠亦以城隍名。春秋祀之。較故神尤靈。吳至今有二城隍焉。

蠶役

鄒平進士李匡九。房官頗以廉明自許。嘗有富民為人羅織。門役嚇之曰。官索女二百金。宜速辦。不然敗矣。富民懼。諾應備半。役不可。富民苦哀之。役曰。我無不極力。但恐不允耳。待聽鞠時。汝目賭我為若白之。其允與否。亦可明我意之無他耳。少聞公按是事。役知公戒烟。近聞吸烟否。公但搖首。役即趨下。潛曰。適言其數。官搖首不許。女見之耶。富民信之益懼。諾如前數。役知公嗜茶。近聞飲茶否。公頷之。役託烹茶。又趨下曰。請矣。適有肯。汝見之耶。既而審結。富民果獲免。役即收其苞苴。且索謝金。嗚呼。役亦詐矣。

早練

萬歷開歷城令。夢城隍索人服役。即以早練八人書名于牒。焚廟中。至夜。八練皆死。先是一練。聞七練已死。心懼。以口咬手。指而亡。廟東有酒肆。肆主故與八練俱。會夜有一練來沽酒。問款何客。答云。儂友甚衆。沽一尊少敘姓名耳。質明見他役。始知其人已死。入廟啓扉。則瓶在焉。貯酒如故。味淡如水。歸視所與之錢。皆紙灰也。今遂宵八像于廟。而咬指者其像宛然如生。各家子孫皆節祀之。諸役得差。必先酌奠。不然則遭呵責矣。

猪婆龍

猪婆龍產于西江。形似龍而短。能橫飛。常出沿江岸撲食鷄鴨。或獵得之。則貨其肉于陳柯兩家。此二姓皆友諒之裔。世食猪婆龍肉。而他族不敢食也。一客自江西來。得一頭繫舟中。一日泊舟錢塘。縛稍懈。忽躍入江。波濤大作。估舟盡沉。

元寶

廣東臨江山崖巖巖。常有元寶嵌石上。崖下波湧。舟不可泊。或游巖近摘之。則牢不可動。若其人數應得。則一摘即落。回顧已復生矣。

于子游

海濱人言。一日海中忽有高山聳出。居人駭異。一秀才寄宿漁舟。沾酒獨酌。夜既深。一少年入。儒服儒冠。自稱于子游。言詞風雅。秀才悅之。便與備飲。至中夜。離席言別。秀才曰。君家何許。元夜茫茫。亦太自苦。答云。僕非土著。以時近清明。隨大王上墓。眷口先行。大王暫留憩息。明日辰刻發矣。宜歸早治任也。秀才亦

不知大王何人。送于子游。躍入水中。撒刺而去。乃知為魚之妖也。次日辰刻。見山峯浮動。頃刻已沒。始知山為大魚。即所云大王也。俗傳清明海中大魚。攜兒女往拜其墓。信有之乎。

康熙初。海中潮出大魚。鳴號數日。其聲如牛。既死。荷擔割肉者。一道相屬。魚大盈畝。獨無目。珠眶深如井。水滿之。割肉者畏墮其中。輒溺死。或云海中貶大魚。則去其目。以目即夜光珠也。

李象先弟

壽光李象先。學問淵博。海岱之清士。能知前世為僧。生而畏乳。前已詳述矣。其子早貴。而自以文學終。此佛家所謂福業未修者耶。其弟亦早知名。生有隱疾。數月始一動。動時即起。不顧賓客。自外呼而入。于是婢媪盡避。使及門復痿。則不入室而返。兄弟皆奇人也。

武夷

武夷山有削壁千仞。人每于下拾沈香玉塊焉。太守聞之。督數百人作雲梯。將造頂以覘其異。三年始成。太守登之。將及顛。見大足垂下一拇指。粗于擗衣杵。大聲曰。不下將墮矣。大驚。疾下。纔至地。則架木枯朽。折墜無遺。

牛頓

楚中一農赴市歸。暫休于途。有術人後至。與傾談。忽瞻農曰。子氣色不祥。三日內當耗財。受官刑。農曰。某官稅已完。生平不解爭鬥。刑何自至。術人曰。僕亦不知。但氣象如此。不可不慎之也。農頗不信。拱引而歸。次日收犢于野。有驛馬過。頓望見誤以為虎。觸之。馬竟斃。後執農至官。官薄懲之。償馬焉。蓋水牛見虎必鬥。故服牛者露宿。輒以牛自衛。見馬過。急驅避之。恐其誤觸也。

外國人

己巳秋。嶺南從外洋飄一巨艘來。上有十一人。衣鳥羽。文采璀璨。自言呂宋國人。遇風覆舟。數十人皆死。惟十一人附巨木。飄至大島得免。凡五年。日攫鳥蟲而食。夜伏石洞中。織羽為衣。忽又飄一舟至。檣帆皆無。蓋亦海中碎于風者。于是附之。將還。又被大風引至澳門。巡撫題疏送之還國。

蝮蛇

子邑郭生。設帳于東山之和莊。蒙童五六人。皆初入館者也。書室之南為廁所。乃一牛欄。靠山石壁。壁上多雜草。藜藿。童子入廁。多歷時刻而後返。郭責之。則曰。子在廁中。騰雲。郭疑之。童子入廁。從旁視之。見其起空中。二三尺。倏起倏墜。移時不動。郭進而細審。見壁縫中一蛇。昂首大于盆。吸氣而上。遂徧告莊人共視之。以炬火焚壁。蛇死。壁裂。蛇不甚長。而粗則如巨桶。蓋于內而不能出。已歷多年者也。

激俗

激人多化物類。出院求食。有客寓旅邸時。見羣鼠入米盎。驅之即遁。客伺其入。驟覆之。瓢水灌注其中。頃之盡斃。主人全家暴卒。惟一子在。訟客官原宥之。

沅俗

李季琳攝家沉江初蒞任時見貓犬盈堂訝之僚屬曰此鄉中百姓來瞻丰采也少聞人畜已半移時都復為人紛紛並去一日出謁客肩輿在途忽一與夫急呼曰小人喫害矣即倩役代荷怒呵之不聽疾奔而去遣人尾之役奔入市覓得一更使來按視更曰是汝喫害矣乃以手揣其膚肉自上而下力推之推至小腹見皮膚墳起以利刃破之取出石子一枚曰愈矣乃奔而返又聞有身臥室中手即飛出入人房隨竊取財物設被主覺係不令去此人即一臂不用矣

雷公

亳州民王從簡其母坐室中值小雨冥晦見雷公持鎚振翼而入大駭急以器中便溺傾注之雷公沾礙若中刀斧反身疾遁極力展騰不得去顛倒庭中嗚聲如牛天上雲漸低與蒼齊雲中蕭蕭如馬鳴與雷公相應少時雨暴注身上惡濁盡洗乃作霹靂而去

富翁

富翁某商賈多貨其貨一日有少年來問之亦欲假本者翁諾之適几上有錢數十少年以手盪錢高下堆壘之翁謝去不與貨錢人問其故曰此必善博者非端人也所熟之技不覺形于手足訪之果然明察若是能不富乎

傅託媪

韓生居別業半載臘始返一夜妻方臥聞人行聲視之爐中煤火熾耀甚明見一媪可八九十雞皮索背髮髮可數向婦曰食餽否婦懼不敢應媪遂以鐵箸撥火加釜其上又注以水俄聞湯沸媪掠襟啓腰囊出餽餅數十枚投湯中歷歷有聲自言曰待尋筋來遂出門去婦乘媪去急起提釜傾釜後蒙被而臥少刻媪至逼問釜湯所在婦大懼而號家人盡起媪始去啓釜視則土爨過數十堆壘其中

螳螂

邑有張姓行山谷間聞崖上有聲甚厲尋途登視見巨蛇粗如椀擺撲叢林間以尾係柳柳枝摧折反側傾跌之狀似有物制之然審視俱無所見大疑漸近臨之則一螳螂據頂上以刺刀攔其首牢不可去久之蛇竟斃視頂上革肉已破裂矣

縊鬼

范生者宿于逆旅食後燭而假寐忽一婢來襪衣置架上又有鏡奩掃篋上一列案頭乃去俄一少婦自房中出發奩開鏡對鏡梳掠已而燈已而簾影徘徊甚久前婢來進盥沃盥盥已捧鏡既持沐浴去婦解襪出裙襖炫然新製就着之掩襟提領結束周至范不語中心疑怪謂必奔婦將嚴粧以就客也婦狀既出長帶垂諸梁而結焉訝之婦從容起雙轉引頸受縊才一着帶目即合眉即墜舌出吻兩寸餘顏色慘變如鬼范大駭奔出呼告主人驗之已渺主人曰縊子婦自經于此母乃是乎異哉其狀死猶不忘也異史氏曰冤之至而至于自盡苦矣然前為人而不知後為鬼而不覺所最難堪者束裝結帶時耳故死後頓忘其他而獨于此際此境猶歷歷一作是其所極不忘者也

鄆城張濟宇臥而未寐忽見光明滿室驚視之一鬼執筆立若魁星狀急起拜叩光亦尋滅山此自負以為元魁之先兆也後竟落拓無成家亦彫謝骨肉相繼死惟張一人存焉彼魁星者何以不為福而為禍也

藏竅

鄉人某偶坐樹下捫得一蟲片紙裹塞樹孔中而去後二三年復經其處忽憶前事視孔中紙裹宛然發而驗之藏薄如紙置掌中審顧之少頃覺掌中奇癢而腹漸盈矣置之而歸瘞處核起腫疹數日死焉

抽腸

萊陽民某晝臥見一男子與婦人握手入婦黃腫腰粗欲仰意頗愁苦男子促之曰來某意其苟合者因假睡以窺所為既入似不見榻上有人又促曰速速速速婦便自坦背懷露其腹腹大如鼓男子出居刀一口用力刺入從心下直刺至臍蟲蟲有聲某大懼不敢喘息而婦人攢眉忍受未嘗少呻男子口銜刀入手于腹捉腸挂肘際且挂且抽頃刻滿臂乃以刀斷之置几上還抽之几滿懸椅上游又肘數十盤如漁人舉網狀望某首一擲某不能復忍以手推腸大號起奔腸墮榻下兩足被繫冥然而家人趨視但見身繞豬腸既入審顧一無所有衆謂目眩未嘗怪異及其目述所見始其異之而室中並無痕迹

小棺

天津有舟人某夜夢一人教之曰明日有載竹筒貨舟者索之千金不然勿渡也某醒不以爲信既寐復夢且書願願三字于壁囑云倘渠客債當即書此示之某異之但不知其字亦不解作何意次日留心行旅日向西果有一人驅驢載筒來問舟某如夢索債其人笑之反覆良久某牽其手以指書前字其人大愕即刺而滅搜其裝載則小棺數萬餘每具僅長指許各具滴血而已某以三字傳示遐邇並無知者未幾吳逆叛謀既露蘇羽盡誅陳尸幾如棺數焉

犬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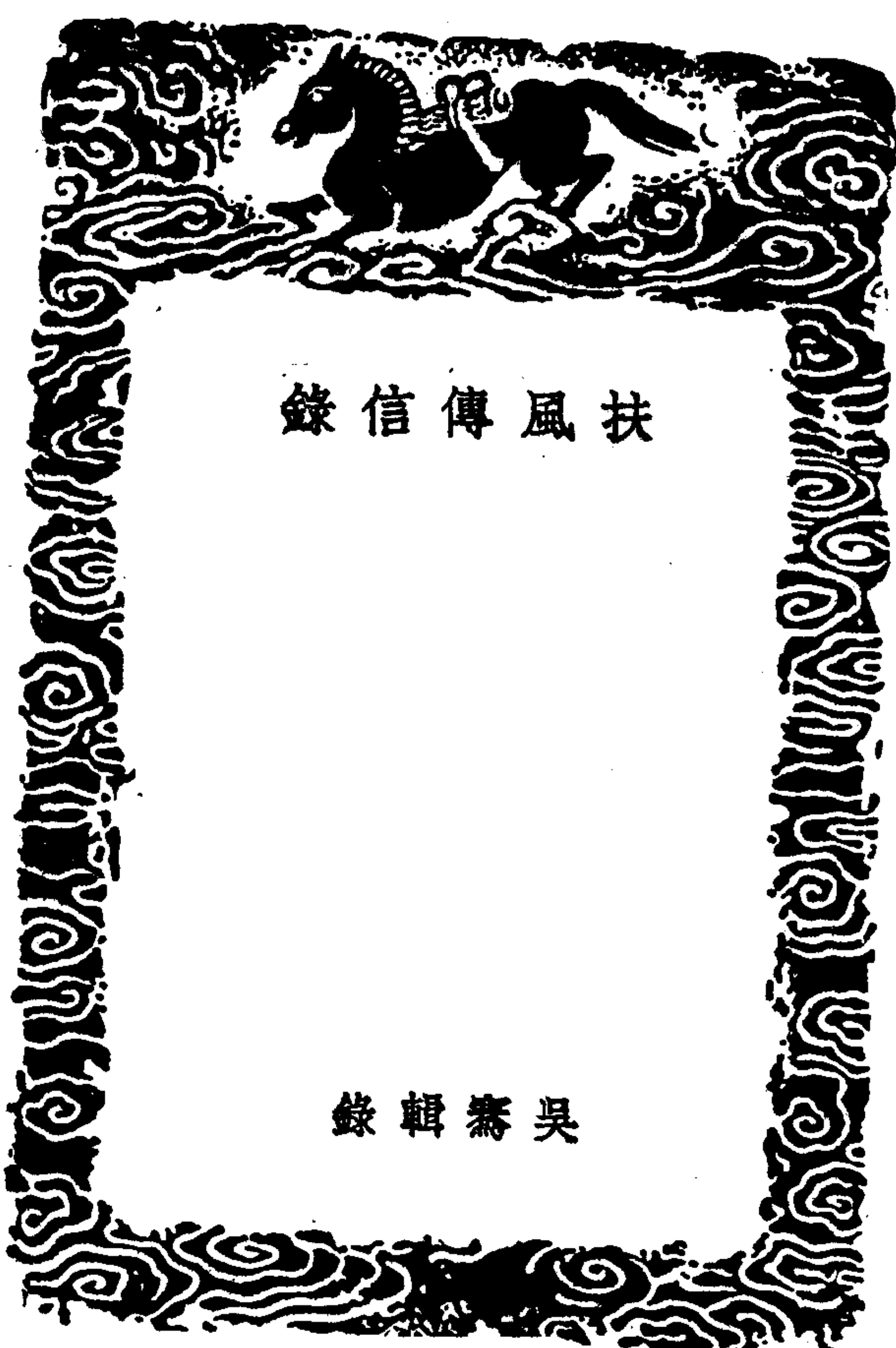
青州賈某客于外恆經歲不歸家蓄一白犬妻引與交犬習爲常一日夫婦與妻共臥犬突入登牀嚙夫竟死里舍稍聞之共爲不平嗚于官官械婦婦不肯伏命牽犬來始取婦出犬忽見婦直前碎衣作交狀婦始無辭使兩役解婦與犬赴省有欲觀其合者共斂錢賂役役乃牽聚一處令交賭者常數百人役以此利焉後婦與犬俱寸磔以死嗚乎天地之大固無所不有矣然人面而獸交者獨一婦乎哉

異史氏爲之判曰會于濮上古所交媾約于桑中人所不齒乃某者不堪雌守之苦浪思苟合之歡夜叉伏牀竟在家中牝獸捷躑入竇遂爲被底情郎雲雨臺前亂搖縹緲之尾溫柔鄉裏頻款曳象之腰銳筆出于皮囊一縱骨而脫類利鏃沒于寢石甫飲羽而生根忽思異類之交真匪夷之想厖吠奸而爲奸妒殘兇殺律難治以蕭曹人非獸而爲獸森穢淫腥肉不食于豺虎嗚呼女姦殺則擬女以副至于狗姦殺陽世遂無其刑人不良則割人作犬至于犬不良陰曹應窮于法宜支解以追魂魄請押

赴以問閻羅。

李檀斯

李檀斯，長山國學生也。其村中有媼，走無常，謂人曰：「今夜與一人昇檀老，投生淄川柏家莊，一新門中，身軀重大，變被壓死。」時李方與客歡飲，悉以媼言為妄。至曉，無疾而卒。明日如所言往問之，則其家夜生女焉。



序

康熙中，義興許生遇狐仙胡淑貞事，世說傳而文人學士登諸載記。如王漁洋居易錄，鈕玉樵風牘，徐竹逸會仙記，新舊宜興縣志等，不一而足。均未免參差譌誤。所謂傳聞異詞也。友人任茂才安上示予一編，曰敘事解疑，視之，即許生大父可觀親筆著錄。皆其祖若孫當日身與諸娃晨夕往還問答饋遺之事。年經月緯，排日按時，晦明風雨，歷歷無爽。較得之傳聞者為確鑿可據。惜可觀雖老諸生，通文義，未及援據史傳，即以當日宮闈之事，如伶元之遇通德，使人有占燈籠之感，又不能博徵仙典，究論還丹度世之術，而所記皆尋常世俗雜務，且其辭不達意者，間亦有之。爰稍剪其繁雜，并取詩辭之近雅者，著扶風傳信錄一卷。非敢效賤車曲佐之所為，庶不致傳謬于後世云爾。願其事更有可異者，昔東晉時陽羨許本，遇鵝籠書生于綏安山下，離奇詭變，至今人稱道之。乃扶風之事，又出于許仙邪、鬼邪、幻邪，何其獨與太岳之尤之有良緣邪。漫書數語，以引其端。嘉慶丁卯冬月，海寧吳騫時年七十有五。



與吳拜經書

劉國任安上書

敘事解疑一帙，珍之五十年矣。以為枕中鴻寶，足佐千秋秘笈。又嘗謂吾邑遺事，惟此可以上匹國山。一攷故陶山問之于前，簡齋詢之于後，安皆斬之而不出。若兩會仙記，邑中尙少副本，故未免傳謬。何怪此事之三寫成鳥，即如風牘蛟橋幻遇，開口便錯。所遇之處，乃東關橋，其相從所，即今莫仁興酒肆之樓也。非止翁老人親筆記載，世且謬河汾贗鼎為商周法物，未免厚誣。安上中年屢思付之梨棗，以傳不朽。願四壁蕭然，竟同范叔。自西河痛後，益萬念俱灰。今此書得愚谷老人序而傳之，册册有知，啣環可必。而安上亦獲挂名末簡，若追湖淵源，則澧塘其殆火教騰兒乎。此書到日，一披覽間，想無異蕭蕭得見排才闕亭真本，小桐溪上萬花齊放也。一笑主臣。

折無纖毫。時生委難未久。方歸寧。可觀懼生年少為所魅。與之同寢。女即息于旁。自云。倘真者。只打坐。不用睡也。有侍婢名素娥。口占詞于可觀。盛述其主親之夢。仲仙又嘗論生性過柔。其妻婦性過剛。引尚書太剛則折。太柔則廢之句。可觀又與論婦人之貌。仲仙曰。妾偏觀世間。惟揚州有一二美而黠者。可觀疑其語已。因詰以廣陵繁釐觀前物。曰。觀前原有鐵獅二。分列左右。今左鐵獅走去。揚人鑿石代之。且妾所經歷。不獨維揚。如姑蘇。天竺。普陀。皆嘗侍吾母進香。且并至五臺也。可觀又問繁釐觀前走去鐵獅。牝牡。曰。獅之無牝。猶兔之無牡。兔之牡。取精于月中。玉兔。獅之無火。蓋純陽之物也。生梁州之深山。至六月亢炎之際。火復遇火。不得深藏。出踞絕頂。思御風以解熱。不知酷日暴灼。精泄于地。和土而成丸。獅取而搏弄之。如姑蘇之轉丸。適時化而為子。復問何以哺子之法。曰。乳在牡獅左掌中。是夕祖孫及仲仙同處一室。問對竟。仲仙復為歌曲。達曙不寢。鄰人頗有聞其聲者。

二十五日晨起。仲仙率侍女至和橋觀音堂。聖王廟燒香。歸。可觀偶他出。及還臥室。見牀榻揭者已垂。知其所謂。願顧者已償矣。仲仙有定情詩云。解后關橋上。留情一笑間。兩人俱有意。今日雙雙驚。生問自城至鄉。數十里。水陸何從。曰。從陸駕雲而行。可觀羨為神仙。仲仙曰。神仙則吾豈敢。因心望之耳。候再修五百年。方成正果。可觀又曰。吾聞神仙不食人間烟火食。并不衣羅綺。今君衣飾華美。得非取之不以道與。答曰。此皆有咒語。采百花之所成也。如紅者石榴。白者玉蘭之類。可觀復與雜論延年及夫婦壽算等語。展轉不寐。仲仙歌西廂寄東及秋江哭別之曲。蓋已寓去志矣。

二十六日黎明。促侍女整粧。往和橋地藏庵進香。復促生起為掠髮。生謝不敏。仲仙笑曰。卿不見京兆畫眉乎。復向可觀索赤仄四十云。至和橋買梨。可觀取百錢。俾生與之。是時鄰里來問事者。填咽門戶。仲仙一一與相辭答。或以珍果詰客。芳醴異常。迨昏暮猶不息。仲仙甚厭苦之。夜半呼生閉話。復唱槐陰分別之詞。情詞悽愴。素娥前曰。夙願已償。可去矣。笑過傷為。仲仙曰。我甚憐之。未忍決去。

二十七日。人傳昨晨和橋地藏庵有女子隨侍女。候門啓入。捻香。庵僧他出。惟一小沙彌取火與之。問其居。曰。近村。恐日中人衆。故來早爾。沙彌急烹茗以進。則已出戶。尾其後行至一松下。忽失所在。許氏始知進香買梨之事。非誑語也。午後仲仙命素娥取盃中酒。舉杯酌生。口吟留別。又吟曰。兩泪交流。濕透羅衫袖。非奴把相思念。也只為別時容易見時難。又吟曰。儂別去。淚雙流。使我揉斷離腸。何日休。未知幾時重相會。直到海底揚塵石爛頭。又曰。落花落葉紛紛。終日思君不見君。腸斷斷兮腸復斷。淚痕痕上又添痕。又曰。費長房縮不盡相思地。女媧氏補不盡離恨天。所歌大抵皆惜別怨恨之詞也。時遠近來問事者日益衆。問以經語。隨方應對。歷歷無誤。或轉舉經史以難人。皆憐然不知所對。反至怒詈而諱諱者。生因出宿他所以避之。仲仙謂素娥曰。我有情而來。彼不以情見待。盍去諸。遂大哭留詩于壁云。君懷有明月。妾意在高山。今朝一別去。清風滿世間。是夕生在他宅。聞仲仙戶外連呼之曰。夙緣已盡。別君去矣。君歸為我謝堂上。丁寧鄭重。嗚咽幾不成聲。生亦泣下沾襟。是夕室中寂然矣。

二十八日生歸。見惟空室。悵悵若失。乃為詩曰。靈瑣知何處。青鸞杳不回。還思神女跡。一响夢中來。又曰。

扶風傳信錄

許可觀故事

海寧吳濤 輯錄 荆溪任安上參訂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正月十一日。宜興扶風橋里人許生丹忱。隨大父可觀入城賀歲。至三里橋小憩。解后一麗姝隨婢相自成。入城至東關橋又遇。是夕。祖孫宿其友袁蒼友後樓。更闌聞人聲自梯而上。疑穿窬者。舉燭視之。無人踪。滅燭復寢。聲如故。又疑為鬼。訶止之。應曰。非鬼也。知君岑寂。故來作伴。詢若何能。曰。善歌。遂自作謳啞之聲。二人披衣待旦。別袁而歸。

二十四日午後。生自外入室。微視女子坐于床。手一鞋。笑起相迎。儼然東關所遇也。生驚。亟呼家人入室。女笑曰。即家人至。亦莫能觀我之容也。迨入室。果皆不見形。惟聞應答聲。生獨見之。云。并隨一婢。許本農家。父子皆木訥。生貌特清雋。祖可觀。畧知書。細叩其由。自言宋時宮嬪。生時為宮監。相與有情。而不諧。夫婦。閱今七百年。特來了此宿緣。可觀又問既有宿緣。奚追今日方了。曰。妾得寵于君。性尤妒。宮中之人。多被讒害。因此落劫。然靈性不泯。隨即修行。今已閱七世矣。夙昔之夕。在袁氏樓。思一途之。而又礙于老祖。轉為人道。意願解之。又詢何次夕不至。復諭旬日始來。曰。家有老母。必稟請以行。瀕行。母誠曰。諸後當即還山。慎勿損人生而取財賄。扣其居止姓氏。曰。居南門外。暫寓東察院。平姓名淑貞。號仲仙。許曰。姓未有此。豈胡具之屬乎。曰。妾本無氏。此冒姓也。且為生述自東察院至扶風橋路徑。頓置曲。

擁髻占燈夜。三生事渺茫。柔腸如汴水。繞盡宋宮牆。吟罷潛焉歎。幾不自勝。或托生仲仙之貌。究若何。曰。論其醜陋。雖人間傾城絕色。總無此媚媚。嘗見其曉粧時。髮長委地。黝澤如漆。而異香氤氳。滿一室。令人心魂為之蕩越。迨燕婉之頃。冰肌蘭質。即藐姑仙子。度無以過之也。

是歲二月十八之夕。素娥復至。時已更深。生與婦俱已寢。素言官人篋中有絲履底未成。我為娘子取紐之。頃刻而就。結且以仲仙別後詩詞付生。情極悲婉。問多怨憤。自悔之意。生私欲狎之。正色峻拒曰。與官人無緣。安得為非禮。不別而去。仲仙詞有悔當初錯認你心。同奴帶運。到今朝方知你心不同。如其面之句。生讀之。悲不自勝。乃為詞答之。有云。幾欲把東風幽闔。傳恁夢魂兒。掠亂幾欲勞游絲。把花片牽。却又恨病魔兒來窺。窺須看。我愁容可似當時面。一段好姻緣。如何翻出相思怨。從今後。必再要與你訂山盟海誓。全必再要挽回心。情更歡。必再要意纏綿。長春戀。望素娥送。媛偷寒。生豈敢再向人前把一字宜。此後諸女往來。生家人頗能識其面。

三月初三日清晨。素娥復至。可觀及婦聞聲。欲起戶出視。而室扉牢闔。若扇銅者。蓋素娥與仲仙以禮自防。多瀕此。問娘子所居。曰。在海南。懷中出袖履幫雙。以配前日之底。復問答良久。素娥云。凡翁家中事。無鉅細。主皆知之。臨去若不勝情。

附

三月初九日。有黃冠呂附。自九華歸。過可觀家。附雲于辛丑六月曾過其家。見許生而撫之。隨別。約今歲復來。可觀因具告以仲仙事。蓋仲仙亦嘗述附雲之名于可觀。并稱其有道德。附雲謂仲仙嘗得真人寶印。故能如是。然亦嘗隱藏靈跡。修煉心性。不可妄作怪異惑人。以干天譴也。附雲隨辭去。云乙丑九月復來相敘。遂往梁溪。後亦不復至。

五月初二日。素娥至。述仲仙言。八月十八日家有小殃。可以八月初日持齋禮斗。至十八日止。仲仙嘗于空中默為阿護。

七月初二日。素娥至。時可觀婦患腹疾。素娥傳主命問慰之。初四日。素娥又至。述仲仙云。八月十八之災雖免。第推星命官人與老母銜。併恐有一傷也。迨中元而可觀之妻死。

十月二十五日。仲仙令素娥來。且囑慎火。十一月十五日。素娥至。述仲仙言。火災已防過。備人三郎不可久留。遂去。

十七日。素娥偕女伴翠雲來。垂淚言。娘子有大難。請其故。曰。今晨關聖命周將軍下察吾家事。併拘往天廳受訊。諸人莫不惶懼。又一女伴曰。巧雲來。三人皆悲泣辭去。可觀祖孫亦憂之。囑禱解即來告。

十九日。素娥翠雲來。皆有喜色。云。昨行中途。即奉赦令放還。道經廣寒之宮。清虛之府。竝見姮娥與乘仙。姬道遙接。始所謂霓裳羽衣鈞天雅奏者。非復人世間所有。翻以一驚為幸。今舉家仍在海雲矣。

二十五日。素娥翠雲復至。詢家中事。竝與諸女流雜談。至半夜。

二十六日清晨。二女告去。

十二月初一日。晚翠雲偕姊妹十人來。皆麗色醜粧。丰神冶逸。翠雲前致詞。娘子潔淨。明日隨夫人率婢輩進香于五臺。明年上元始歸耳。諸女舉娉婷閑雅。或歌或笑。香盈一室。真使人有雲塔月地之想。

初五日。人定後。秋鴻偕秋菊來。傳仲仙臨發之言。初五夜宜防竊。次夜果有偷匿後園竹中。知有備。無失。初七日。味爽。二女復來。云。前夕雖無失。今夜更宜防。二人擒之甚易。然莫若縱之為愈耳。是夕。果有二偷至。聞咳聲而逸。

十五日。夜分。二女復至。雜問家中事。

十七日。翠雲進香回。傳仲仙正月十六日返旆之信。遂留與諸女流劇談。流連住宿。所言皆教勸人行善積福事。

十九日。翠雲辭去。

二十四日。秋鴻來。亦留住宿。觀祀寇。秋鴻乃留詩曰。醉塗司命欲朝天。爆竹聲中惜逝川。惟有仙人丹竈畔。不知今夕是何年。

二十七日。早。秋鴻辭欲去。可觀留之。命生往和橋市梨寄仲仙。至市則秋鴻先在。比生歸。鴻亦在家。遂懷梨十枚以去。

二十二年癸亥正月初三日。秋鴻至。賀歲復謝梨。以乘人喧雜。意拂然去。

初四日。五鼓。秋鴻至。傳仲仙命。占謝梨一絕。并勸可觀藏身退密。勿預家事。以盡天年。

十二日。翠雲秋菊同至。觀燈。與二婦人竝坐。談甚樂。俄聞戶外人聲甚厲。不悅而去。

十四日。秋鴻來。復尋舊好。

二十二日。秋鴻來。問製履。答以絀未購。遂去。

二十七日。生至。和橋買紬布。秋菊來取去。

二月初一日。秋菊至。

初二日。素娥復至。皆傳仲仙命。令防失竊。初十日。秋菊至。所誠如前。

十五日。薄暮。秋菊來。送履。因人衆遂去。

十七日。早。秋菊來。問訊家中事。去稍遲。素娥復來。促之同去。

十九日。生適抱病。仲仙已知之。命素娥來問。并述舉家將備詣名山進香。至八月方還。素娥旋往和橋。卿庵進香。下午方回。秋菊來。偕去。

二十一日。禺中。秋菊來。云。仲仙已之各名山進香矣。命已居守。

三月初一日秋菊來云仲仙至岐州見山高水深可作修真大地無意南歸命翠雲于初三日攜家北去別有數言相囑

初三日晚秋菊巧雲來告辭

初七日夜將半復命秋菊秋菊素娥三人來次第申慰惜別之情

初九日晚三人先後辭去秋菊述仲仙近作咏鏡詞云明鏡兒我怪你忒煞恩情淺想當初愛著你清輝滿身體兒那一日不與你相親面我問你也問我歡你也歡誰知你轉背兒著他人也又另是一樣臉咏針云金針兒我愛你針心針意每常問望著你眼兒穿怎得知裁得偶相縫又和你相拋棄我還時常來挑逗你你的心腸原來是鐵打的倘若肯一線相通也不枉著往常間長摩弄你

十四日秋菊秋菊同自岐來秋菊至海雲探舊居生偶他出秋菊至和橋覓生還并盛道岐州新居溪山之勝

二十日下午仲仙命秋菊攜拾衣二遺生

二十四日秋菊至生臥室是日村中演劇人多遂去

四月初一日秋菊秋菊至

初二日晚秋菊傳言仲仙偕姊妹三人至和橋了地藏香願且約生一晤

初三日早生偕秋菊往甫即路再再如御輪頓之至一地室宇巍麗極深幽雅潔仲仙與姊妹及諸女侍成在仙樂微聞名花爭豔恍一洞天福地生肅衣入再拜相敘家人禮仲仙但垂淚無言生一備幾絕隨出一女納生懷蓋新產也鼓談無幾北行之駕已趣就道矣仍命秋菊送生瞬息抵家惘惘若有所失薄暝秋菊復來慰云今日之會實出于伯叔二小姐非仲仙本意渠滿腔心事未吐萬一耳自此至初九日女侍之奉命來慰生者日數輩

十三日侵晨秋菊巧雲來言仲仙北征伯叔留守故居復以手製抱肚遺生

十五日秋菊來言三日後北行

十九日秋菊來辭北行可觀時病瘵

二十四日秋菊來問可觀疾

七月初五日素娥秋菊來自岐山竝為可觀述仲仙所產之女名綠嬰以墮地時有綠鸚鵡適至也

初七日晚秋菊來言仲仙昨日偕姊妹攜綠嬰四人至宜興玩水可觀請令生往一會且以朱提三星寄綠嬰為洗兒錢

初九日晚秋菊自海雲來翠雲亦自岐山至

初十日午素娥將仲仙許會之信

十一日早生至和橋秋菊已候于途即挾之以行與前相會時無異殷勤款洽供帳俱極精美飲饌則蔬

筍香蔬瓊漿仙露而不及葷酒時綠嬰誕方八月已能言見父歡然投懷若素識者仲仙語諸婢荒居

無以娛賓盡演陳歌舞以博一歡乎嘗應曰諾衆中惟秋菊最黠乃更執作西施舞一座盡傾以為天上霓裳不是過矣綠嬰在母旁展足傲之頓仆而啼生亟起抱之于膝假父頸曰耶在家抱姊妹何如長在此抱兒也生留宿極盡綢繆繆之致每日相與徜徉山水奇花異艸莫可名狀白鶴紅鸚鵡呼即至夕即焚檀禮斗夜既闌或向游山谷至南岳看杜鵑不移時而返

十三日仲仙謂生曰家中盼子久可歸矣吾亦欲進香和橋武帝廟即以送子綠嬰牽裙問曰耶何時再來生為之黯然舉家莫不揮涕仲仙以詩送別隨偕生至和橋進香畢相與泣別復命秋菊送生至其成程明哲家宿仲仙詩曰盈盈仙醴照瓊杯玉洞桃花處處開靈笈不妨閑縱覽重幃應念早歸來雲中雞犬劉安舊掌上珍珠弄玉才最是殷勤諸姊妹都來相送出天台

十四日生始歸里秋菊亦來

十五日仲仙命翠雲來報明日舉家北行祝母壽詢其生辰則月之二十六日也并約八月看桂時南還

十七日巧雲至云仲仙昨已北發復攜芋布五尺俾添作褹又云大小姐命青青柳石蓮花同守故居少傾翠雲至遂偕去

十八日下午翠雲巧雲先後至

十九日翠雲至

二十四日更深素娥巧雲自西岐至

二十五日晚素娥北去巧雲仍守故居

二十六日秋菊復至蓋以生有小疾及穿窬窺伺故頻來探候

二十八日秋菊來探云即與巧雲同候北至

三十日素娥翠雲相繼至與婦女劇談

六月初三日秋菊自西岐來

初四日翠雲自海雲來

初八日更深秋菊來

初九日午後翠雲來

十七日下午翠雲來云仲仙命往西岐歸營奉報

閏六月初八日翠雲自西岐來盛述岐山之勝

十七日翠雲來

二十日將曉素娥來自西岐可觀問已壽算曰快過七月可延至來年無何翠雲自海雲至有近村周雲

伯雲翔陸太層與二女接談良久甚悅又有以詩來訂者不允而去

二十三日秋菊至

二十四日秋菊至議許氏嫁婢寄姐事

二十五日薄暝秋鴻至辭北行。

七月初一日早翠雲自西岐回。

初四日翠雲早來追述憐時徐竹逸兄弟暨諸人皆作詞咏其事仲仙步韻和云奴踪跡出沒絕不類魍魎

魅罔兩諸物婆非曉曉成貝錦指作殘花缺月暗裏品題空中摸索都屬強支設有聲有影嬌姿綺語

雙絕追憶七百年前昭陽宮裏同踐多情轍解后今朝魚水合解卻傷心雙結刺水藏形岐山隱跡總

是潘修窟他年行滿徒煩多士珍惜又和吳更生贈詩云都道君家一可人亦隨僧侶問來因仙凡阻

問原非遠真假和同孰可親辨別總由心地白朦朧只為眼塵離羣亦是修持法難道桃源不樹秦

二十三日仲仙自岐命翠雲來探問。

八月初二日仲仙自西岐率綠嬰南回海雲夜半翠雲來約生至海雲一晤復有侍女玩水一枝紅二人

來欲伴生峻却之。

初七日辰刻素娥來拉生至南岳看桂無何而返生以憶家故不復為海雲之請。

初八日素娥秋鴻來。

九月二十日素娥來巧雲以寒衣至付生。

二十三年甲子正月初三日徐竹逸周雲樵仇長文同飲于許氏更闌聞素娥隔垣相呼諸人皆愕然互

以語言對對詩詞相質俄而秋鴻捧仙泉一甌來與諸人分飲水清甘芳冽異常此後仲仙寄和諸

人詩未悉載。

二月十三日仲仙率其屬俱遠徙崑崙。

十七日夜翠雲來尋返。

四月初三日仲仙歸海雲使素娥來招生晤于銅官未幾而返。

十一日更深翠雲來。

五月十三日仲仙命婢至和橋武帝廟進香重過可觀立贈詩以勉可觀。

六月十一日夜素娥又攜詩來。

十三日夜秋鴻來有九雲贈以詩秋鴻答和云家居近在海雲中寒色侵天彼此同井上碧梧驚葉落苑

間丹桂馥香空問娃倩訪南來信邊士留傳塞北更但得卷舒雙闕健教人誰個不相逢。

十五日夜一枝紅來亦和九雲贈詩。

十九日夜青荷柳來追和九雲咏弓鞋詩云娉娉遠影覆千山未許那君安折樂弓鞋軟淺稱雙璧轎子

輕盈卷雨環刺綉婉孌翔彩鳳畫描工級慈幽鷗有信欲傳君錯認漫將謔語謔詩聞。

七月初七日五鼓仲仙命素娥來併酌竹逸謝惠泉詩是日翠雲亦來勸可觀修宗祠。

十八日更深仲仙命翠雲攜贈修祠詩來。

二十一日曉時許族人失銀剪者方逼覓不得翠雲適至謂生日在後河廢井灣楊樹北一索即得終

不言竊人名而去。

二十七月初昏巧雲來云崑崙有特色甚佳。

八月初八日翠雲來具述仲仙遭禍之苦生感悼不已作詩和仲仙前贈別韵并寄唁云三年不見彩蚌

回螺女門前路沒苦杜宇啼殘枝上血霓裳驚散曲中杯長生有誓懷深殿錦字無書慰玉臺君在崑

崙山上望黃河元自日邊來。

十五日素娥來又傳修祠既翠雲亦至不移時去。

二十四年乙丑四月某日可觀作念緣嬰詩仲仙知之命素娥攜和詩來可觀有誰道仙家不受胎胎成

五月便生孩之句蓋五月而產必得之真確也。

十四日仲仙又命翠雲傳詩慰可觀。

五月初二日東方未曉素娥來攜綠嬰和可觀詩。

二十一日黎明巧雲來。

八月十八日秋鴻來素娥亦至。

十月十八日秋鴻來詞來生讀之愜然作感懷詩以寄仲仙云憶別深宮七百年幾經塵劫兩相捐踏燈

忽漫春攜手寫韻曾看夜擘殘花落鴟情脈脈天荒地老恨綿綿當時早委仙岩蛻可勝扶風嘆一

鄙。

二十五年丙寅五月可觀記成可觀字漢昭明末諸生國朝棄而為農自號止翁時年七十有八。

按可觀此記成于丙寅五月以後事闕載丹忱亦不知所終據徐竹逸會仙記謂甲子春淑貞往崑崙

而諸婢猶歲一再至往來通問不絕戊辰秋後不知所終蓋此記之成距可觀卒不遠其餘相傳逸事

尚多大約在可觀輟筆之後如淑貞為戚姑寫遺像鄰婦皆識之又為許氏擇墓址至今稱曰田螺墳

皆確鑿可據者也請成章和周瑞塘過田螺墳詩云田螺墳畔感仙踪曾卜牛眠葬若翁女宛爾鮮

成日冷 風紅

青青柳傳疑事

甲子六月十九日青青柳至許氏有和九雲詩。

八月二十四日仇長文開戰後忽憶青青柳有信欲傳之句題七字於扇頭以贈許丹忱云誰將十萬快腰纏漫道揚州好著鞭不謂秋來多客思夢魂已到玉臺前青青柳已知其不捷預約更深來相會勦勉念昔日兄妹之情也至期果至云前時具見腹中才欲倚名流緊琢道雖蟲小技休輕試結虎奇能莫浪為天上福星恒錫福人間徵士愛流徽功名果亦前生定陰陽遠須此世培

意一日丹忱以手戲之素娥嚴拒不受狎自後來必借秋鴻有時借數婢來曰春燕曰翠雲曰一枝紅曰青青柳為丹忱經理家事有以禍福問者輒皆驗有客語丹忱欲求一會者約日即至款如常人亦賦詩贈答但形影不見耳癸亥五月淑貞遣秋鴻迎丹忱丹忱難之秋鴻令閉目附其肩耳但聞風浪聲少頃曰至矣丹忱開眼則在萬山中樹大百圍石壁峭立秋鴻以扇拂壁忽豁大門蕭丹忱入洞中石室別有天地女樂兩行術妙不可名狀淑貞一姊一妹皆出見客分賓主坐素娥抱一女孩至曰此小姐所產十閱月矣以其生緣陰下因名綠陰丹忱接至膝上女即以爹呼之供具皆四方異果不用人間煙火食淑貞借姊妹朝暮焚香拜斗念佛與丹忱並坐而不復與同寢留四日而遣秋鴻送丹忱歸臨別手製葛衣萬縑為贈視之頗與閩葛相類是年冬又遣婢迎去路較近非前所至丹忱問何地素娥曰前黃山此銅峯也小姐欲就君便會耳甲子春往崑崙而諸婢猶歲一再至往來通問戊辰秋後不知所終諸婢常至丹忱家者六人其最親任者素娥其以力使者秋鴻也

後會仙記

關名

附錄

會仙記

宜興徐嗜鳳竹

康熙壬戌邑之扶風橋許丹忱年二十一矣正月十二日同父入城去城二里許遇兩美女視之而笑是夕宿戚袁氏臥沿街樓上燈滅聞刺刺聲問之稱奴家許父子大呼有鬼主人率乘乘燭出無所見各復就寢則于許臥榻前作聲謂奴家與許生有夫婦緣故來相訪且述許家中事甚詳丹忱疑且畏假寐不與言女遂倚樓歌時曲數闕遂且而去閱十日丹忱自外入臥室見前所遇二女一坐其牀一旁侍怪問之自言姓胡氏字淑貞前生在宋真宗宮為綠女時生為閨人相愛甚約來世為夫婦不意奴墮胎遂七百年不相值今奴修煉將成乘娘子歸寧了此宿緣勿相疑也丹忱奔告其祖可親可親入室則無所見但聞婦人聲言太公請坐受奴家一拜是夕可親挾丹忱同宿淑貞執孫婦禮甚恭終夜侍榻前與可親談引經據古無一假語比曉里人知之曉來訊問淑貞因人而語與子言孝與弟言悌與婦言順與姑言慈皆長者之言也問有以故事相難者淑貞悉具原委出人意料因出丹忱使成夫婦緣其初至也有時其定情也有詞丹忱母早亡未有遺像淑貞曰奴識之遂為寫照果眉目眉目而一時族戚為丹忱慮者或叱之或怒詈之或持刀向空揮之淑貞曰吾為情來諸人不得情待我吾若夫吟怨別詩借其侍女素娥去淑貞去遂不復來然素娥時時通問命製履披掛且工織口誦海真相曲道殷勤

扶風傳信錄

扶風傳信錄

青青柳亦狐仙與其儕素娥秋鴻翠雲等同為胡淑貞侍女許丹忱之遇狐仙也有仇生元善者居比鄰以告其外祖徐進士嗜鳳徐語丹忱求與仙會甲子春正月得會素娥秋鴻于許氏時二仙攜香水餉客其味甘美曰雲海泉也是夕賦詩贈答其說頗長但仙容則惟丹忱見之而餘人止聞其聲仇又聞丹忱言青青柳年可二八容貌俊雅為羣使第一因戲賦繡鞋詩浼丹忱持贈詩曰劉郎曾否訪仙山柳色青青正可攀羅襪一鈎雲霧幕弓鞋三寸月彎環綉花香滿粘飛蝶珠貝光搖伴舞鸞蓮印檀痕無覓處相思猶是舊人間柳得詩謂丹忱曰仇生言近謔彼豈知我與若為何人哉我兩人實兄妹為語仇生當實告之因答詩曰娉姿遠影接千山未許劉郎妄折攀弓鞋軟淺稱雙璧小輕盈賽兩環刺繡婉孌翔彩鳳畫描工級想幽蘭有信欲傳君錯認漫將謔語露詩間并貽絃別詩曰遠徙崑崙避俗纏游踪問闊滯歸鞭情持總不拘行住只在清風明月邊時已秋七月矣未幾仇赴鄉試去八月下旬歸自省丹忱迎謂之曰柳仙期以九月初六夜到予家與君一會屆期仇深誠往候久之寂然就枕假寐漏再下柳果潛身入戶攜香水一壺置几上至榻前呼曰兄知妹來乎仇起應聲柳乃拂衣慢立欲行禮仇以髮衣辭柳亦斂衣退似無復拘拘者將就坐仇揖之左坐則固辭曰至親無文故應兄坐相讓踰時乃就旁促坐即手捧香水杯曰此崑崙泉較雲海泉尤勝予姐淑貞命以此為元靈娘娘壽謹分攜進兄以表小妹之敬仇受而飲之甘溫香美非復人世間物飲訖復起再斟手送因曰小妹不憚雲山幾千萬重跋涉到此非不知男女有別只為兄妹深情仇問所由云五代周時我兩人逃難相失兄落塵界妹歸仙窟遂永不相知今日我兩人猶獲少敘但未知此時親在何處言畢泣良久已收淚語曰人生功名富貴俱由天定惟讀書積德乃在人為況淫醜一途秀才家常事既足以敗德尤能害身凡醜曲淫詞皆不宜作因述前繡鞋詩且贊且戒之口吟曰前時具見腹中才欲訪名流緊琢道雖蟲小技休輕試綉虎雄文莫浪為又指一巨星曰兄知此照窗者為何星乎所謂福星者是矣情福方享福積德自知惜福也仍足前詩云天上

福星恆福。人間徵士漫矜微。功名果爾前生定。陰陽須從此世培。又論學問二字。尤無窮盡。工夫既深。自得其趣。復吟云。學問無窮水。接天竿頭日。進古人言。男兒欲遂冲霄志。只在功深與志堅。仇惟唯就。教則曰。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兄可謂識忠告者矣。呼仇妻為嫂。倦倦以生。育為言。則出一二。諛語。然諛而不失其為莊也。叩以家事。內外纖巨。無不了了。既又言。妹在山中日夕禮斗。祈兄延齡而已。時仇年始二十。有一後未及四十而卒。蓋柳已先知之矣。言畢將別。悲泣宛轉。聲與淚俱。仇曰。得相逢。又別離。不知後會更何如。可勝腸斷。因挽留之。旋復就坐。促膝談心。應答如響。又移時。仍掩窗。盡含泣而去。是行也。柳與翠雲偕。頃之。翠雲後至。入問丹忱。過仇榻前。謂仇曰。妾為令妹。尚柳。不耐遠行。特送伊來。與君相晤耳。呼柳同人。柳不應。翠入與丹忱語。移時去。會既散。仇生惘然。若有所失。懷念彌日。作文以記之。題曰。後會仙記。以是年春外祖徐公已有前會仙記也。

居易錄

新羅王士正既卒

副都御史吳匪庵。說宜興許生。年十七八。居近村。一夕。入城玩月。長橋橋上。先有二女子。皆姝麗。與許目成久之。是日宿于其親某家。漏下二鼓。叩門聲。啓視之。即長橋所見侍婢也。曰。小姐申意。許郎有夙緣。明日歸。當來議之。許不知所謂。唯唯而已。明夕。獨坐村墅。婢果至。申前約。許曰。當告父母耳。父怒曰。此非人也。何議姻之有。叱婢去。又明日。婢再至。曰。小姐來矣。言未既。女子已入室中。光豔照人。真絕色也。請見其母。母悅其美。藍柔順。許之。奩具韓帶之屬。唯唯備陳于室。多非人間所習見者。許乃與定情。陰月。其父往投訴于城隍之神。女子已知之。謂許曰。翁疑我。我何面目居此。且與夙緣止此。今當去矣。妾已姪。他日當使采蘋來。邀君一至山中。為別。采蘋。婢之名也。遂去。奩具之屬。亦不見。釀果來。邀許俱行。令閉目。頃之。已至山中。峯巒秀麗。一洞。哈呀中。啟。采蘋引許入。所見奇花異草。迥非人間有。美女數十人。皆鳴機織作。錦綺炫目。不可名狀。女迎許入。開。設榻坐。視之。則星冠霞帔。為女道士裝。謂許曰。郎別來無恙。翁姑無恙。向所姪。今已生女。故欲君知之。然不可將歸。且留山中。為擇佳配。因扣以夙緣之說。曰。妾前生唐開元宮人也。君前生亦為內侍。一夕。偶語。有婚姻之約。為上所見。筆殺之。君投胎已歷世。妾誤托狐身。賴勤修煉。得證仙籙。以夙緣故。訪君陽羨。得遂昔盟。且為君生一女。夙願畢矣。妾從此辭。當令采蘋。時時通消息。勿以為念。因贈以二葛。奇妙光瑩。云歸獻公姑。許欲留。止。尋伉儷之好。不可。曰。緣盡矣。慮有幽譴。遂令采蘋送歸。後十三年。任少京兆弘嘉。字葵尊。亦縣人也。一日。同一士夫訪許之父。方飲酒。而采蘋至。曰。所生女。已能通五經。將適人矣。輒來和報。問座客方談易。采蘋笑曰。諸君所說。皆俗語耳。經意殊不爾。因請之。講乾卦妙義。皆出意表。因言女子早通五經。此皆夙昔所聞。非以臆說。女子博通百家。二氏之書。不備諸經也。采蘋至今。尚往來許氏不絕。女子則不復至矣。

狐妖

吳江鉅 瑋主錄

宜興許郎。行二。農家子也。康熙二十年。偶入城。至蛟橋。遇一女。絕艷。許將與。日成已失所在。是日薄暮。抵舍。則所遇女。先在室內。迎謂許曰。來從緣。閨暫寄紅塵。三生夙契。今當與君償之。幸無疑懼。問其姓名。

曰。何淑貞。從婢年可十三四。曰。秋鴻。是時。許婦適歸。許因詭言。我婦美不遜汝。何曰。邑中金閨之豔。幽谷之姝。偏數止某某三人。差不漸。山。我猶勝之。若君婦。則則則。既亦且。痔。直登徒所愛者耳。又何足言。婦聞甚悲。率其諸姑。盆。集。閱。觀。僅。聞。語。聲。出。戶。竝。不。見。人。形。乃。共。指。而。呼。許。之。何。曰。我。與。許。君。締。未。斷。之。緣。命。自。冥。宰。汝。輩。某。與。某。私。某。為。某。事。此。豈。真。靜。者。而。亦。毀。我。乎。所。刺。幽。隱。皆。實。眾。默。然。散。去。何。善。談。論。其。言。皆。古。宮。闈。事。于。漢。時。尤。詳。遠。近。好。異。之。士。履。滿。其。門。或。稽。往。牘。或。與。嘶。與。理。酌。答。泉。流。雖。贈。博。者。莫。能。難。之。如。是。月。餘。頗。厭。厭。煩。挈。婢。辭。去。不。知。所。往。踰。旬。瞥。見。前。婢。持。衣。履。來。貽。且。招。許。許。叩。以。所。在。婢。言。但。閉。目。行。少。頃。可。達。許。如。言。覺。兩。足。再。再。若。乘。烟。霧。經。五。穿。壑。恍。入。仙。源。曲。欄。重。閣。花。木。幽。深。何。薄。髮。約。袖。躬。自。紡。績。許。至。潔。危。而。進。山。看。芳。艷。酒。闌。起。曰。我。姊。妹。五。人。各。有。所。適。北。堂。老。母。往。河。南。訪。我。第。二。姊。矣。君。留。信。宿。無。害。也。因。相。與。繾。綣。踰。夕。悄。恍。出。門。遙。見。曉。村。舊。徑。忽。然。抵。家。

水曹清暇錄

飲縣汪啓淑秀峯

向在吳門。骨董漢士。崑扇頭。曾見一絕句。筆法適媚。相傳是狐仙詩也。疑其托名者。頃見宜興縣志。始信確有其事。因錄其詩云。閑題麗句寄瑤臺。邀取飛瓊鶴。來。遲。日。煖。風。烟。景。媚。碧。桃。花。下。共。持。杯。風。致。殊。豈。可。人。

宜興縣志

徐嗜鳳竹齋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十二日。有許丹。遇狐仙于道。相視而笑。後數日。至丹家。成夫婦禮。自言姓胡。名淑貞。與丹同在宋真宗宮。約轉世為夫婦。因墮狐胎。遂七百年不相值。今了夙緣耳。見丹祖可觀。執禮甚恭。以故事問之。無不悉。言禍福俱驗。閱數月。生一女。名綠陰。道婢素娥。秋鴻。迎丹至其所。皆精舍也。製衣履贈丹。甚工緻。不復與丹狎。二十三年春。辭往崑崙。不知所終。

修宜興縣志

羅源阮升基

康熙壬戌正月十三日。邑之扶風橋許丹忱。入城。遇美女視之。笑。是日宿袁氏家。聞刺瑤聲。出視無所見。復就寢。榻前有女子。言有夫婦緣。故來相訪。述許生家中平日事甚悉。丹忱疑畏甚。明日抵家。女已在其臥室。自言胡姓名淑貞。前世宋真宗宮中采女。汝為奄人。相愛甚。約來世為夫婦。不意墮入狐胎。遂七百年不相值。今來了夙緣。勿疑也。丹忱奔告其祖。可親。可親。入無所見。但聞言太公請坐。受奴拜。丹忱遂與成夫婦。有定情詩。一月後。吟別恨時而去。其侍女素娥。時來誦淑貞相思曲。道殷勤。後或借秋鴻來。或借數婢來。曰。春燕翠雲。一枝紅。青。青。柳。為丹忱理家事。癸亥五月。淑貞遣秋鴻令閉日附其肩。但聞風聲。少頃至。則在萬山中。別有天地。淑貞一姊一妹。俱出見。素娥抱女嬰至。曰。此君所生。十閱月矣。名綠陰。俱具皆異品。與丹忱竝坐而不同。留四日。送歸。手製葛衣為贈。是冬。又遣婢迎去。路較近。曰。前黃山。此銅峯也。甲子春。云往崑崙。諸婢歲一再至。

許丹忱之遇狐仙也。有仇生元善者。居比鄰。聞丹忱言。青。青。柳。年可二八。容貌俊雅。為女使第一。因戲賦綉鞋。浣丹忱持贈。柳得詩曰。仇生言近戲。彼豈知我與若實兒妹。為語仇生。以九月初六夜。與彼一會。屆

期仇往候漏二下。柳至。攜一盞置几上。呼曰。兄知妹來乎。仇起應聲。柳整衣行禮。手捧盞水一杯曰。此崑崙泉。予姊淑貞命爲元靈。娘娘毒。隨分攜進。兄。表小妹之敬。仇飲之。甘溫香美。非復人間物。問兄妹所由。云。五代周時。兩人逃難相失。兄落塵界。妹歸仙窟。遂不相知。今我兩人猶獲少敘。未知親在何處。言畢。泣下。呼仇妻爲嫂。惟惟以生育爲言。又言。妹在山中日夕禮斗。爲兄延齡。時仇年二十有二。後果未及四十而卒。蓋柳已先知之。

允結平罕
錄於樂道齋

尾蔗叢談

尾蔗叢談
李調元撰

尾蔗叢談序
世有怪乎吾不得而知也世無怪乎吾亦不得而知也但自齊諧志怪而後好異者每津津樂道之因而搜神廣異之書紛紛錯出至太平廣記而牛鬼蛇神于形儻獨可謂幻中之幻矣近世山左蒲生又有聊齋志異書以驚奇絕艷之筆寫迷離恠怛之神詞清而意遠事駭而文新幾乎淹貫百家前無古人矣然皆鑿空造意無實可徵考古者所弗貴焉予生平宦遊所歷足跡幾遍天下所至之處輒訪問山川風土人物採其事之異乎常談並近在耳目之前為古人所未誌者輒隨筆記載以為叢談之資其始自何人出自何地爰取其有據不取其無稽即以此為續齊諧之書亦無不可乎昔人謂蔗自尾倒當漸入佳境讀此書者亦可知其味矣羅江李調元雨村序

心雪石	喉風藥
水神	虎
芝妖	復社事實
竹花微旱	神魚
蟲毒	脆蛇
鉛	補籠藥
苗莖	黃喉蛇
卷二	
獸賊初生事	柳妖
石花	斷腸草
趙良相	墓銘忽飛
望天	張氏婦
薛養本	龍母廟
仙人林	響草
螢化金	劉九
靈犬志	手甲龍
鬼頭王	劉銘借筆
石丈夫	陳益修
翁仲生鬚	井鳴
黃山益殺	龍備
地氣	賣鬼氏
鵝鈴	控馬奴
風山石識	採金
金蠶	梅山虎
西巖寺	黃梧
禱雨疏	九仙山石文
荔瑞	王震
卷一	

水龍 洪鐘

陽光洞 風峪山字

銅符化銀 錢精

令公襖洪崖幘 蝻蛇油

大同婦人 吳畫

許冲亮 穴葬

放鯉祠 義翁

羊十三 橫土立土斜土

叶仙

卷三

關侯廟對 昭君墓

鐵母 白玉盥

鐵人 散入

行乞老人 孝牛

郭氏陳氏 瑞羊

龍船神 祭天金人

耗鈺 花蹄牛

劍靈 青鳥

伎兒鳥 魚洞

天仙椒 樹神

趙抱一 滇中詩人

滇中古書 九字梅花詩

咏刺桐花詩 白綾作被

用修唱和詩詞 懷歸詩

張字 岫嶼碑

大理三塔寺碑 蘭氏兄弟能詩

烈婦湖 柳英

詩識 十子詩評

積善三異 馮小二

節婦雨 僵尸

賈鹽者

卷四

佛骨 九龍廟

太白禦寇 神女詩

夜半人語 康

標陽菲 羅漢殿

玉棠 自成考試

鬚異 吉解元

青生取珠 懶翁

芝山子 徐庶成仙

孝子村 麥自生

鳥異 天如僧

生生道人 雷九功

王相 龐鹿門

尾蔗叢談目錄

尾蔗叢談卷一

緜州 李嗣元 撰

荔瑞

同安文圃山產荔名赤印符皮色如夜光之珠中有綠文如符篆狀味殊眾荔

國初時樹結一荔有文曰

清受命三字為我 師入閩底定之兆見陳鼎荔枝譜

見閩志

王寰

福州人王寰初有妖術明季時自稱無為教主每說法冬月降蓮花或有飛劍天書從空往來為所煽惑者甚眾一日降金印一顆於座寶色爛然上鑄螭虎盤龍作鈕篆文云寶印八一古佛親勅普度西遊違

遺露殿內有一人賊所置之處欲竊以歸俄而印忽不見寰初對眾言曰座中必有無良之人故寶印飛

匿耳欲竊者跪而自首伏罪良久尋至後庭蘭花盆

中得印眾益神之寰初蓋印於紙透紙數十重顏色

如一眾皆狂喜各求一紙以為供養自是拜跪施舍

晝夜相繼

國朝順治十三年事

禱雨疏

羅源縣百丈龍潭明景泰三年七月旱魃為虐邑人禱雨投疏文於潭頃之片紙浮出乃元至正間禱雨疏也眾取其文頌之大雨如注又

國朝康熙十四年秋大旱時耿逆僭命甯德鄉民禱雨

疏未未寫康熙年月越三日無驗忽潭中浮出從前

禱雨舊疏填康熙年號者道士乃易疏填康熙十四

年月日投入須與大雨如注

九仙山石文

九仙山麓居民嘗淘井出石一片廣踰尺縱尺五六

寸有文九行云我有一莊園寄在於山邊于山九道
 士呼名爲九仙輒然來相賀焉老自相傳李公來狀
 曰此無二一物只有一積金寄在於山莊不在中山
 中只在隴西郡我往東西城莊在于山下有人有不
 信但看碑中話只看于山松于山金出現不在路旁
 只在中隴西拾得無分張時人莫笑金泥師拾得金
 泥也有富語多鄙俚又有一石未有太和二年字文
 云吾年乙丑金園一片寄在山前在山左臂不歸庚
 申須歸乙未留傳子孫衣錦次第時人見碑吾今在
 世按太和乃晉廢帝年號碑語不可解字跡婉秀似
 晉人風度見林來齋金石考

西巖寺

國朝康熙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莆田城西巖寺建
 山門剝地差然有聲陷一澗長一丈四尺闊半之上
 鏡下方盤以巨磚磚上土花三面凸起旁篆太戊八
 年一月日作又獲古鏡一古劍二銀環數枚鏡背有
 花紋斑駁陸離劍脊有字刺蝕不可識環徑二寸許
 尚有一窰未啟寺僧奮土急掩之見莆田縣志

黃梧

海澄黃梧故僞鄭將也投誠守海澄鄭攻之圍急梧
 曰鄭氏善穴地攻城今日爲墜乃下令沿城五步置
 一水缸滿貯水每缸撥五人送守注目缸中晝夜無
 輟明日有報水動者掘之則爲隧者已至其下入火
 藥燃之烟出鄭營隧人皆盡

金蠶

邵武鄒閩食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晨啟戶見一小
 弱龍在門外無封鎖貯白金數事約重百兩遂挈歸
 謂妻曰此物無因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絕覺股上
 有物蠕蠕動金色爛然乃一蠶也檢去之未回手復
 在者處以足踐之隨足而碎旋復在臍腹上矣投之

水火刀斧皆如前矣稠飲食之間無所不有甚惡之
 友有識者曰子爲人所賣矣此謂金蠶蟲物雖小爲
 禍甚大能入人腹中殘喘腸胃復完而出聞以窮籠
 事告之其友曰無端也子能事之即得所欲日致他
 財以報耳聞笑曰吾豈爲此友曰固知子不爲也然
 則奈何聞曰以此蠶并籠籠中物棄之則無患矣友
 曰凡人蓄此久則致富即以數倍原物送之謂之蠶
 金蠶今子貧也豈有數倍之物乎物不可得蠶不可
 去寧爲子憂聞乃嘆曰吾生平清白自守不幸有此
 乃取蠶吞之後竟無恙

梅山虎

國朝順治丁酉春上杭梅山洞章姓者爲虎所啣越五
 十里至一寺門虎委章於地章急呼寺僧求救僧於
 門隙中望見虎反鍵其門虎又啣章還之於家計二
 日往返將百里肌膚無穢米傷章遂披剃學佛以終
 鳳山石識

鳳山石識

鳳山仁民墾田得石碣內鐫山明水秀閩人居之八
 字

採金

康熙壬戌鄭氏遺僞官陳廷輝往淡水鷓鴣採金一
 老番云唐人必有大故衆詢之曰初日本居臺來取
 金紅毛奪之紅毛來取鄭氏奪之今又來取恐有改
 姓之事明年癸亥 我師入臺灣

地氣

臺灣颶風將作海氣先動浪勢洶湧聲聞數十里風
 靜而浪勢尙高聲吼如故必二三日後海氣息浪聲
 方恬大約海將翻先一二口海水忽變腥腥颶風即
 起波浪鼓騰乃天地之氣交逆腥氣動而海沸天風
 雨而颶搖遭之者輒沉舟折楫若海氣不鼓天風雖
 烈招蓬空桅順風而馳真同鯢鵬之徒耳人但知天

風之患實地氣交播爲颶其患始烈也

賣鬼氏

龍巖有賣鬼氏不知何許人也嘗遍曉境內墳塋之
 無後者籍記之妄曰吾祖也葬于是視富家之有喪
 者輒向之以要其直受直則舉其屍而棄之每風雨
 陰晦墓居者嘗聞鬼鬻聲賣鬼氏亦嘗聞羣鬼怒曰
 而敗吾宅暴吾骨吾且訴於帝矣一日復於北寨之
 北貧一墳其藏孔固賣鬼氏發之有寒色迨夜陰雨
 見一朱衣擁從甚盛呵叱之厥明賣鬼氏門扉摧折
 發狂疾雙拳還自擊逾旬死矣

我翁

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鴛浦南燕時世有漁人居水
 側嘗聽鴛聲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鴛喙極
 長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鎖隱起元封元年字
 控馬奴

控馬奴

山左臨邑祭署舊有執物過者不敢停驂薛文清瑄
 時爲山東督學總館中夜半有鬼物黑而衣立薛初
 不以爲意已而漸近几席間且逼急以手批其頰地
 上頰然作聲明旦視之得一泥兜鑿左右跡之爲邑
 城隍廟門外控馬奴面色惶懼因碎其像土木中隱
 隱有血痕如脈絡自是祟遂息至今塑像仍露其頂
 云

翁仲生髮

後周平章景範墓倚山爲墳在臨邑城西南五里俗
 名相公山墳前有翁仲二康熙十七年忽生鬚長寸
 餘碧色土人見者輒拔去旋復生逾年而止

井鳴

康熙二十三年濟南郭莊村中井鳴如牛吼水忽上
 溫祭之乃止

黃山蠶殺

黃山蠶殺

黃山後有仙人菴穀種於洞中每年出曬一次其穀種于地回頭即穗黃故今種有名回頭黃者又洞中仙人養金穀居人嘗有拾之者故名黃山穀穀

龍備

曹三公龍泉鄉人募備得一人形容古異而力作倍功月餘支工價欲得粟以一束草作困曹笑曰此盛幾何備曰但滿是足矣傾之二石猶未充曹乃異之備曰吾實蒼龍欲潛東山峽中有烏龍與我爭明日戰巖上旬公助我曹早起至峽旁果見二龍鬪乃拋杖擊鳥者中尾飛去頃之大雨如注曹奔至家南避雨聚樹下兩止其家迎視則已坐逝矣鄉人乃即其地建石塔塑像以祀之今尚在

石大夫

叔牙山亦名東陵長白迤南之高峯也有石高丈餘化為人行醫於章邱明嘉靖初自號石大夫假星命至渭南見劉生風池即拜曰我邑父母也劉果登第令章邱訪之不得石見臺曰東陵山下大石即我也風池立廟祭之病者往禱輒托之靈寐醫無不愈今長山有石大夫祠

陳益修

濟南陳益修字玉筍回回楊生花者素豪猾欲毀關侯祠拓其居陳阻之及明末生花毆陳死刺其目而啖之仍以礦灰實眶謂必無生理矣至夜恍惚見綠衣神飲之酒外青內白次夜復見一神人以手擊其胸後目中血出如注痛久良已又次夜見一老嫗食以杏李又以羊眼盈把令口吸之比覺雙瞳炯如而生花以為盜族誅去陳事纔八月益修於

國朝順治乙酉舉鄉試丙戌成進士

鬼頭王

明正統間金陵指揮王某無子運糧過濟甯買一妾

美而賢宗姻戚敬愛之生一子而夫與正室相繼死

妾治家教子極有法既而子襲官部運北上問外家所在但言嫁時年幼都忘之矣妾之歸王氏者三十餘年晨起必梳沐幃中子婦立戶外俟其出乃敢前拜近侍二婢亦未嘗見梳洗也一日晨興頗遲二婢立榻前風動幃開乃見一無頭人持髑髏置膝上妝飾猶未竟倉皇加頸不及身首俱仆婢驚呼子婦入視則固一具枯骨也人因呼其子為鬼頭王

劉銘借筆

劉銘為諸生時與同硯友以膽氣相矜約夜取城隍廟判官手中筆為信是友友先入廟伏神座下伺之近二鼓見紗籠前導呵殿擁神升座判前白劉長史借筆未敢擅與神曰彼既來借可暫與之忽門吏報劉長史至神即退劉既至掣筆而去其友驚怖死神座下次日劉遍訪得之廟中胸次微溫良久而蘇因述所見劉後果為華州長史

靈犬志

楊光遠叛青州孫中含居園城中食盡內外隔絕其畜犬由水竇出向其城西別墅取米如此數月闔門藉以不餓龍圖趙公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志

手甲龍

安邱有室女及笄天雨接簷溜濯手後右手甲內有紅線寸許作盤屈狀年餘不滅亦無所苦女伴戲而恐之曰得非龍乎女信之心恍惚不安明年夏雷雨女出其手於窗外忽震雷碎句從窗間起有龍自女手甲中出騰空而去但指甲分裂餘無恙

螢化金

馮如逢性至孝養母後省墓夜行見道側螢火熠熠治運兄弟各以手掇之治運所得者入手即化為紫金粒其大如菽治運以璫盒貯之置曲室自此家計

豐贍治運歿後忽聞金粒唧唧有聲家人啟視之仍化螢飛去

劉九

壽光乞人劉九者明末嘗於風雪中裸袒乞於市西門花巷內有隸樂籍者見其寒解羔裘被之九大怒裂諸地曰劉九甯凍死豈受樂戶人憐耶士夫皆太息之

仙人牀

信陽鎮西南八里海港中有石平正如牀上有巨人仰臥跡腦腸膝骨痕入石數寸亦名仙人牀

響埠

常山後麓有地名響埠周迴八九里人行其上雖然有聲緩行如登樓閣急行如擊鼓聲

薛養本

鐵工薛養本一夜就寢窗外有呼其名者啟視乃一青衣人長尺餘拉養本手踏屋越牆北行養本乘間匿床中二青衣遍索不得而僧寺鳴鐘鐘突青衣隨鐘聲緩急叩頭膜拜忽聞鷄鳴倏然不見養本回室竟寂無恙

龍母廟

柘陽山有龍母廟相傳郭姓妻汲水河厓感而有脈三年不差一夜雷雨大作電光遠室產後失兒所在每夜有物就乳狀如巨蛇攀梁上有鱗甲郭飛刃擊之似中其尾騰躍而去妻死葬山下一日雲霧四定有人遙望一龍旋繞山頭及靈冢移山上墓高數尺後秃尾龍見年即豐稔土人構祠祀之

聖犬

東萊海神廟塑一姥旁臥一犬相傳姥為孫氏母貧居海濱畜此犬從不作聲有道人見之曰此犬非凡必吠帝王宋太祖微時過孫氏門犬忽大吠姥乃留

巨鹿縣志卷之二

二十四

而飯之黃後賜姓以田免其家徭世為守海廟戶

張氏婦

張應徵妻李氏生子志禧成進士李病忽自言先世為四川金懷玉以進士任御史再世為江南舉人王宏道三世為江南劉洋鼎四世為福建陶福應童子試不利更名登又改名懷玉十八歲入泮隨馬死今為張氏婦將還四川耳禮請禱于玉帝廟李止之曰豈有民間事而祈恩於上帝者乎請禱關夫子廟乃許之病隨愈又三年乃終

趙良相

蘇州城北十里大寨有鄉民趙良相於崇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病死未幾忽失其尸家人驚駭過索不得後數日乃從外來家自言死又似有人曳之去若在雲霧中時啖以棗自山西南行至雲南回至定州一媼接之行曰此汝家矣言訖不見而身在省屯居人食之由是得歸良相後生一子名恒吉又四年乃死

墓銘忽飛

恩南李同野墓係明萬曆二十二年葬河東萬勝山麓黃安耿定力銘其墓納於壙有祠在隔江

本朝康熙二年七月十三夜誌銘忽自墓中飛至祠前其奉祀孫晨起見之聞於知府葉藩推官常時泰知縣雷起龍同詣墓所環視墓封如故無隙眾皆駭異今誌銘尚在祠中出恩南郡志

疇寅

康熙庚午丹徒疇寅為布政使居黔署一日其家人具食忽案上器皿皆飛起懸於空際以好語祝之則滿室生香以惡語詈之則穢氣觸鼻甚至移易諸僕榻之紋梳衣物甲乙互置於房內几榻之間良久不息命巫治之巫反為之顛仆誦經修醮迄不能避將

知之瞞焉則空中有聲如嬰兒嘲謔嘻笑不止而終不見其形竟莫知其何怪也

產翁

南方瘴婦生子便起其夫臥床補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生疾一如孕婦妻反無所苦炊爨雜務自若又云越俗婦人誕子經三日便潔身於溪河返具糜以餉婿婿則擁衾抱雛坐於寢榻稱為產翁其顛倒有如此

石花

習安之中萬勿壁立至三空河而下地勢割開一水駛流昔人所詠谷黯天如線崖高月不明也山絕嶺往往掘地得拳石如卵去三空三十餘里有可處若河崖較他處倍高亦倍險絕處有石花四月望後始發初發之時若塗朱石上斑斑然或三五點七八點十數點為叢經二三日漸長併點成片大如輪小如掌鮮明爛熳城頭之霞壁上之幟未足擬也再二三日漸黃漸淡倏忽而歸烏有矣其花方圓大小無定形前後高低無定位殊不類草木之華第每歲必一發每發必以夏歷歷不爽土人恒以其生之高低色之濃淡驗旱澇豐歉如持左券亦異矣

斷腸草

黔有斷腸草叢生根如商陸葉類莖而大莖有節當心抽花莖數十作穗花淡紅色久漸赤子離離似桑甚苦園中沿垣依砌百叢也初見輒愛之以為紅豔內艷頑牙外標華橙之映翠幕丹瑤之麗碧瑤當不過是未識為何花有梗兒自尋甸至呼其名始知之毒能斷腸可賊也遂遠辟不復近視後雨過忽來小鳥止於穗間羅之綠衣鳥嘴似倒挂么鳳軒軒才五銖極可玩籠之三日棘兒曰此斷腸鳥也嗜啄斷腸花子採而飼之可久活試之果然按本草經一名鈎

吻一名莖葛一名胡蔓草一名黃藤今證之皆非也滇人謂之火把花亦因花紅而性大熱故名陶宏景云鈎吻言鈎人喉吻入腸爛腸是矣然所謂葉紫花黃初生似黃精隱居斯語為茅山黃精反復致辨無使學長生者誤服它物已耳非篤論也若博物志所云鈎吻蔓生葉似皂莢則大謬矣稽含南方草木狀云莖葛蔓生葉如羅勒一名胡蔓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胡蔓草生邕州之間花扁如盾色黃白其葉黑一葉入口百竅潰血人無復生也後人之注本草者習其說而不察遂謂鈎吻胡蔓草莖葛一物異名俗復從而傳會之謂五六月間花似柳柳生嶺南者花黃生滇南者花紅夫鈎吻言其毒也曰蔓曰葛曰藤誤指此草為蔓生之物更失其真况此草之春花夏實又與柳柳迴殊乎無亦草之毒者不一種惜乎爾雅未載不可得聞也

獻賊初生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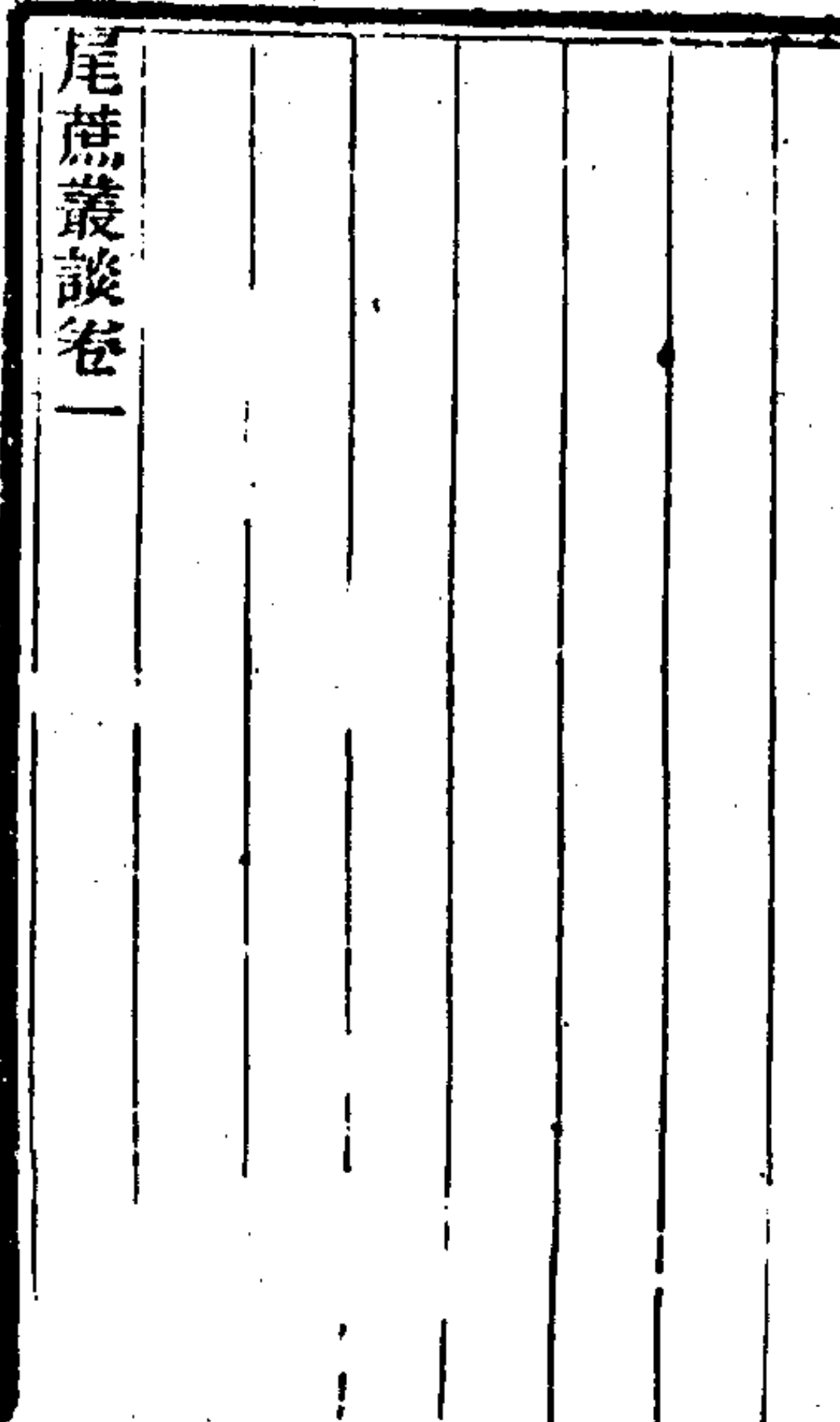
延安府膚施縣有林生者縣之柳樹澗人家貧苦讀試輒不利舌耕於金明驛之東土橋遺妻守舍紡績自給塾去家兩舍一日歸省未至家天已昏黑愁雲密布少頃大雨如繩遂避雨於道旁東古廟中廟三楹牆垣倒塌無人住持中有神像一座金衣剝落神前有破香案亦欹斜將圯意待雨少霽即行而飛霖愈猛雷電交作遙望村火點點簷外泥深三尺跬步難行無如何遂坐於香案下假寐忽見兩廊人夫喧闐駟子奔馳灑掃塔道旁有大厨豕羊羅列宰夫數十百人矚刀縷切堂上燈燭輝煌龍文鳳綺供設甚盛中一人緋衣平天冠似王者規模指點手下安排桌几結綵張筵旁列鼓樂似人間地方官何應上司狀探馬卒絡繹不絕鬧擾之聲燭火之光徹內徹外少焉忽有飛報者云煞星下界矣緋衣人即踉蹌趨

出門外祇候甚恭林生亦從稠人中遙望見雲端冉冉一簇人馬擁乘輿飛奔而下兩旁皆仙娥嫵媚環火左右笙簫縹緲響遏行雲漸漸前導至前緋衣人又疾趨數武俯首拱立觀益恭乘輿忽墮廟外喝駐輿中走出一人赤髮藍面巨齒獠牙猙獰甚昂昂而入緋衣者謹隨後至大廳赤髮人直上座畧不致賓主禮緋衣者揖後即趨側席陪坐赤髮人坐定即拍桌呼曰飯來飯來莫慢我事緋衣人即喝階下數十青衣昇盤而上珍羞羅陳大率皆人閒未有其隨來人眾俱有供給在兩廊下一時鼓樂齊鳴歌舞畢備饌畢又青衣數十爭上撤席緋衣避席拱立言曰今日星君下界雖奉上帝勅旨亦應萬民劫數但職忝東嶽以好生為心伏乞刀鉞下暫留殘喘三分則庇德非淺言訖又復恭聽赤髮者初聞若怒既見上下俱款洽隆至有赧色微領首而起大步出門外隨者皆擁護緋衣人仍送出旁候乘輿一片光明望望投已村中而歿林生牽從緋衣侍者密問之曰此何人答曰此汝學生也一驚而醒則身猶在香案下東方已白簷溜漸稀雨已晴矣視廟榜乃東嶽也遂趨步歸至家妻啟戶出迎林生見桌上盛喜鷄子一盒問之妻答曰昨晚比鄰張嫂誕子所送也林心異之後五歲張翁送其子入塾從讀改名獻忠年餘不能記一字翁遂使牧牛又無賴往往從羣兒扑戲及長漸為狗偷克本縣快手不數年為流賊官兵不能捕甲申後林生已老猶在時時為人道其事沈虹舟祖惠嘗為子言

柳妖

綿竹縣民楊化翠女迷於妖靡不能禁一夕妖與女圍爐更深倦談即倚燈熟睡張口作駒聲女乘便以火箸夾炭置口中妖忽大叫從屋後號啕而去

尾蔗叢談 卷一
翌日覓之三里許有枯柳一株炭在焉此雍正十一年秋事也



尾蔗叢談卷二

綿州 李調元 撰

苗笙

每歲孟春黔苗男女相率跳月男吹笙於前以為導女振鈴以應之連袂把臂宛轉盤旋各有行列其製截竹為管者六通其節而櫛比之長者四尺以次而殺短至三尺參差若羽竅其短者孔六以達於長以指捫之若撚笛然而又截竹選尺銜縮於六管之銜而次之一呼一吸聲若鴛鴦之嘹漢每至看場既闌歡情欲洽則遲其聲以媚之長管之上冒以篋短管之中置以管簪用纏銅為之恒用火炙亦古制也

補籠藥

黔之諸苗皆用管而其矢必傳藥治藥者為補籠之神家謂之補籠藥雜毒物碎而煎之以為膏鷄犬婦人及白衣生人皆不得見凡七日比成以藥名刺者點之塗諸矢插之步又中懸於火側時時溫養之使氣敗然後可以傷人中者與拔矢者皆立斃又有苗能醫之利用刀自頂踵寸寸割之使血出用口吮之血盡則以他藥傅之始可生劑藥產粵西類勾金皮不得劑則毒不驗醫者多粵西猶盜須禁除之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南蠻有毒藥槩其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亦謂之鐸刀此或其類歟

鉛

清平凱里香爐山之陽有穴焉其中有鉛深可二三丈於是躡壁助崩或仰升或俯縋僂僂焉而入虞士之崩則以木捐之松所照之而後鉛石獲焉其狀如礮炙之鎔之而後成鉛凡蠱毒之中人浸磨其汁而飲之功與蘘荷葉等

黃猴蛇

黔中有毒蛇烏面反鼻蟠於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數

步直來疾如激箭人立死中手足立斷不則全身
踵爛百無一活謂蠅蛇也有黃喉蛇好在舍上無毒
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飽垂頭直下滴沫噴起變為
沙虱中人為疾額上有大王字

蟲毒

含毒者蚊蚋之屬江嶺間有之黔界尤甚為其嗜者
慎勿以手搔癢之但布鹽於上以物材裹半日間毒解
矣若以手搔癢不可止皮穿肉穴其毒彌甚湘衡間
亦有之毒稍可啖江至獨有蠟子色黑亦能咬人毒
亦不甚視其生處即敷以鹽春開樹葉上多生之葉
卷成窠大如桃李名為五倍子治一切癩毒收者曬
而殺之即不化去不然者必竅穴而出飛為蠟子矣
南界有微塵色白甚小視之不見能晝夜害人雖複
帳深密亦不可斷以粗茶燒之如焚香狀即可斷絕
或鋪油帳於席隔之稍可滅

脆蛇

脆蛇長尺許圍如錢嘴尖而尾秃背黑腹白暗鱗點
點可翫也生點地伏草澤間出入往來恒有度捕之
者置竹筒於其徑則不知而入其中急持之方可完
稍緩則自碎故名脆暴之使乾已風去癩視其身之
上中下以治人之頂腹腰足罔不驗

竹花微旱

黔人言在歲多旱林竹類生花結米若糝糯色微紅
而味甘民間多採摘以為食久之則竹枯遂不復生
凡竹花則必旱蓋旱微也

神魚

黔平城有神魚井異物潛焉雖大旱水常盈井與何
支烈公宅相近公生而井遂涸及公歿而井水復溢
人以公為神魚所化論者謂宋信國公亦係湖蛟虛
陵人猶能言之兩公行事何其若合符節也

尾麻叢談

卷二

芝妖

黔人云乙未年貴陽某師管柱忽生芝色正黃大於
拳經月不彫縱人觀之當時以為瑞未幾兵敗又某
鎮將駐安順廳事中柱亦產金芝時滴漿汁取而飲
之比於甘露謂可以延年不三載而亡物固有其先
見者

復社事實

文社始天啟甲子合吳郡金沙楊李僅十有一人張
溥天如張采來章楊廷樞維斗楊燾子常顧夢麟
士朱隗雲子王啟榮惠常周銓簡臣周鍾介生吳昌
時來之錢桐彥林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效奔走以
襄厥事者嘉興府學生孫消孟樸也是日應社當其
始取友尚隘來之彥林謀推大之訖於四海於是
廣應社貴池劉城伯宗吳應箕次尾涇縣萬應隆進
吉蘇湖沈士柱崑銅宣城沈壽民眉生咸來會聲氣
之乎先自應社始也崇正初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
諸生而講藝於是孟樸里居結吳翻扶九吳允夏去
盈沈應瑞聖符等舉復社於時雲間有幾社浙西
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應亭席社昆
陽雲齊社而吳門別有羽社匡社武林有讀書社山
左有朋大社僉會於吳統合於復社始於戊辰成於
己巳其盟書曰學不殖將落母蹈匪舞毋讀匪聖書
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辯言亂政毋干進喪乃
身嗣今以往犯此小用誅大者擯僉曰諾是役也孟
樸渡淮泗歷齊魯以達於京師賢士大夫必審擇而
定矜契然後進之於社蓋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
動朝野孟樸勞居多然而歛怨深矣十年正月大會
監生是陸文聲疏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庶吉士
張溥知臨川縣事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思陵下
提學御史倪元珙察覈倪公言諸生誦法孔子引其

尾麻叢談 卷二

三十四回

水神

徒談經講學互相切劘文必先正品必賢良實非樹
黨文聲以私憾妄許宜罪閣臣以公蒙飾降光祿寺
錄事燕州推官周之夔者與溥同年舉進士初亦如
社至是希閣臣意墨經詣閣復許奏溥等樹黨挾持
案久未結讞言罔極至有草檄以聲復社十罪者大
畧謂派則妻東吳下雲間學則天如維斗卧子上搖
國柄下亂羣情行殊八俊三君迹近八關五鬼外乎
黨者雖房杜不足言事業異吾盟者雖屈宋不足言
文章或呼學究智囊或號行舟大保傳檄則星馳電
發宴會則酒池肉林至十五年御史金毓峒給事中
姜孫各上疏白其事始奉朝旨不以言語文字罪人
復社一案准注銷後福藩稱制院大鉞怨戾寅秋南
國諸生顧宗等一百四十人之具防亂公揭也日思
報復爰有王寶鼎東南利孔久湮復社巨魁聚斂二
疏太鉞語馬士英云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等聚徒
至萬不反何待至欲陳兵於江以為防禦心知無是
事而意在盡殺復社之主盟者時見銅鑿宜與陳貞
慧定生輩皆就逮繫獄桐城錢秉鐙宣城沈壽民亡
命得脫假令王師下江南少緩則復社諸君子雖
手免於白馬之禍矣見揚發復社事實

水神

康熙庚戌六月十二日太湖水發開以狂飈邨居之
家漂沒沈寗人皆露處繞郭諸所罹禍尤烈先一夕
有魚舟宿太湖濱夜半見水神列坐烟波間絳服雕
冠如廷議國事者久之而散忽於湖中起一長堤如
虹橫截水面狂風大作明日遂有此異相傳縣門譙
樓上舊懸吳江縣三大字萬曆三十六年水至邑令
向額再拜取以投水水遂定是日趙令促騎出署水
沒馬腹不能行聞耆老言行之果驗

虎

康熙五十二年冬十二月蘇郡東北隅大宏寺僧晨起突見虎以為牛也日門未啟牛徒何入一老僧出視之走還呼曰虎也徒眾駭亂虎踰垣入王氏園據園雪堂前大石哮吼竹樹皆震動聞之官將備以下持械畢集有一人奮勇而前以大石投虎不中虎遽起傷數人觀者惶擾俄獵戶三人奉官符至舉烏鎗逐虎虎入園雪堂中三人者騎屋撤瓦虎仰視即發窮中其目再發再中虎被鎗走三人從後繫虎官軍隨之乃殺虎施考功何牧時僑居郡中有虎入城詩紀其異

沁雪石

趙孟頫畫二石一垂雲一沁雪垂雲在松江某氏沁雪在常熟縣衙會令女病呼巫入治錢昌時掌邑賦賜巫道此石為崇令身出之遂為昌所有而下盤遂失或云在陳湖陸氏昌厚幣求之陸曰盤未知所在別有石亦宜盤請以相贈比舟過陳湖為標其處竭力挽起則又一石也石二足一足正方面而巨一足三角差小而盤之二穴如之起而合焉不失尺寸果成詫歎之

喉風藥

吳邑趙氏家傳喉風藥甚効而秘其方一日趙氏子與庠友連鑣輩同寓金閶章北城詢之不吝酒次趙子喉間忽痛北城戲曰天也有頃痛不可忍乃露聲曰為求猪牙皂角得則搗爛以酸醋調末入喉四五噉痰大吐痛立止鑣數以告人術者遂眾見蘇州府志

水龍

蘇州水龍始於程封君肇泰仿西法為之治錫為筒屈其頭若鶴喙鼓之以索筒扼其機躍水數十丈從空而下所向火易撲滅初成會城西昇平里火封君自率僕從費水龍救熄之由是蘇人蒙利乾隆十一

年蘇州知府傅椿令城內外每圖必製一具以備倉猝其為民利

六桅船

太湖中六桅漁船之製不知其所自始或云是范大夫移家具船身長八丈四五尺面梁寬一丈五六尺落船深丈許中立三大桅五丈者一四丈五尺者二提頭一桅三丈許稍桅二皆一丈許以四四船相聯為一帶而以稍桅分左右為雌雄其造船在胥口之下場灣西山之東村五龍橋之壽聖光福之銅坑其造箭篷簷樑在衝山其人以水面作田地以網罟代獲鋤以魚鼈為衣食其父子兄弟食粗衣惡無膏粱統綺之費其母妻子女惟髻操作無金珠首飾之費其冠婚喪祭無繁文一年十二月候風暴行船其禱神之詞有大樹連根起小樹著天飛之句

洪鐘

永和龍巖上有洪鐘高八尺圍一丈五尺六寸人傳前明時墜於地村人集數十不得動眾歸村食有一牧羊者立噓之遂坐化洞中村人知其異塑像焚獻其鐘至今懸焉

陽光洞

靜樂縣廣文楊嘗夜遊東城見燈火光異常徐往就之有小戶額其上曰陽光洞入洞蕭然無人有几案香爐案上置黃庭清淨經二種燈然將燼案旁有壺滿注以油納一杓楊乃以杓添置燈內壺油將盡而壺不盈也已周視洞壁下皆甕中實以金試取之皆不動躊躇久乃出舉武迴視洞已闔然罔有矣

風峪山字

太原風峪山巖鑿字云立一箭臥一箭金鑄耳子露一半溝之南道之北一輛金車露枝幅不知何語今年久漫漶字不可辨矣

銅鑿化銀

王體香長治人與諸友釀飲于龍山治具而忘其鑿乃各以簪代食舉隨意取坐旁草拭其臍體香所冠為銅鑿明日視之已半成銀矣急往山上原坐處得取草試之竟不可得人言太行之山常有化汞之草人多不能識云

戰精

山西涑水每歲冬夜間時聞水裂聲戍城者遙見有物如羊自西來冰劈積兩旁至南橋回近年見於白晝冰裂水湧流過南橋至呂莊河相傳有梅祭將戰敗執戰熱甚就水濯之化形而逝此其戰精也

令公補洪崖蟻

李實楚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謹妄又稱好道及舊古物遺實生日無餉乃遺箱一故皂襖子與實曰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一似西平實以書謝後聞恭生日擊一破膩脂蟻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蟻頭願兒得道一如洪崖寶象無不太笑又記有嚙好古者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為丐猶持有所願子願老願於人日就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與武恭事正相類見江盈科談言

蚰蜒油

明武宗初年嘗宿豹房劉瑾等以蚰蜒油委其賜是以不入宮後十年始得幸劉妓呼為劉娘娘此出王文祿庭聞紀畧然蚰蜒油能萎陽本草不載

大同婦人

大同婦人好飾尚脂多美而醜夫婦同行不知見夫有是婦也宣府教場東西幾十里南北二十里蔚州城磨廠所砌朔州近山易採木市房簷廊今頗傾頽語云大同婆娘蔚州城牆宣府教場朔州磨房亦

不誣也

吳畫

王士禛云吳生畫筆其在於今始片楮為重矣平陽西偏普菴堂水陸社乃有吳生所畫水陸百二十軸社之得名以此姜子綺季為子言聞之寺僧述畫所繇出益奇甚明世宗朝西河郡王城北有隙地傳為廢寺遺址其地中間方數尺許雨下不濡雪甚不積又中夜常見奇光王心異之乃掘地以窮其怪掘深五丈得巨石函一以鐵緘二道束之發之又得錫函其最中函以木函啟而畫軸見乃希代之奇寶也王甚珍焉其後王薨嗣王不知寶異以乞揮使呂曰又死其家落寺僧以常直得之因創地藏焉則崇止問事云因姜子言急求觀得見三十軸信奇筆已遂作歌志之

許冲亮

平陽許冲亮與甘肅生冲朋友善崇正間相約汗漫遊至高平遇牛公子某留魏南關道院牛條遊家變以千金付許曰事急矣東西南北不可必脫有遇需此金以濟而生不知也居十年所不相聞至

國朝牛更名青入監用教習考知縣許方知某尚在告生曰吾守此地負遊約者徒以公子金耳今公子在都門需此必急於是賣金借往見公子抱許痛哭既而曰某不肖家私灰燼意中久無此金願奉為買山資許大恚云亮若利此安待今日幸勿汗我牛改容謝許遂去陟嵩岳不知所終或曰許遊近宋中一巨公樓遲殺生亦不食死

穴葬

近年有營葬穿墳而遇古穴者窺其甃砌堅緻采繪人物之狀完好如初尸體衣佩仰臥在牀有若寢息衾褥枕席都未損動或以幽室久閉未可輕入及入

尾燕叢談

之觸風輒化前之所見一切如掃亦不知何時有此葬法說者疑為金元間事然史傳中亦未之見也

放鯉祠

莊麟山西臨縣鄉民也年二十未嘗暑浴於河見大鯉困網中約重百餘斤軒轅若訴憐憐而脫之鯉遊行作回頭狀躍波而逝後麟隴上假寐夢秀才騎從甚都皆翩然倏逸揖麟而言曰子德子甚矣請於家君將以妹室子幸勿辭麟瞿然曰僕田澤人耳素不與君相聞何德之有矧喬野不稱敢辱君之妹乎秀才曰子不憶河上之鯉耶余乃禹門龍王第二子也化魚出遊為漁所困微子將贈子於市矣舍妹明艷真堪作迷子何拒之深也麟聞之心惴曰水府路殊賢妹何愛於僕蒙君之厚是速僕之死也敢辭秀才心恚因出水晶一顆贈麟曰早魃為虐子以此禱甘雨可立致豐也及寤而晶在枕遇早以禱輒效號曰雨師莊老凡州縣贈遺皆却焉遠近甚德之國朝順治初年七十餘臨歿前二日復夢秀才曰君數將盡品應見還麟探懷予之果卒至今土人立祠河干顏曰放鯉肖麟像其中禱猶驗焉

聶翁

聶翁山西人婦虞氏生一子翁又商於川主李氏李之婦新寡翁即養於其家俗謂之坐門招夫承其香火改姓李亦生一子因張獻忠入川李氏子母散失翁流入滇黔為偽弁被官兵俘獲時繫囚數十撫軍付州刺史聶熊臣鞠之詢及翁里居姓名刺史異之退問母母今復訊而已聽於後不數語呼其子曰真而父也起之囚中拜哭大慟洗滌更衣慶祥無已屬員咸將羔鴈為賀刺史鴈之翁亦在席客問翁何由入滇翁言其從川入滇始末又與李吏日里居母子姓名合李駭甚歸述於母母令設醴邀翁翁至母

窺見出曰尚識妾否為吏目者君之子也刺史聞之至與吏目序兄弟焉

羊十二

山石有羊子壽者羊叔子之裔也子壽之祖年二十未有家室牧羊山中里人以其誠實有願為之婚者彼力曰德容兼備而復厚奩資者娶之聞者莫不竊笑時隆冬南風大作瓦石俱飛隨一婦於庭姿容絕艷衣飾縞素自言秦氏女父母俱亡家在正定之平山縣頃見我亡母云與此處羊郎行十三者有姻緣挾我至此倏失我母入成異之正定至汾幾一千餘里瞬息飄至洵屬天緣眾為醜資諸伉儷焉客有戲十三者曰佳人之德容備矣百兩之將關山修阻風姨不能致奈何女聞之曰我家固巨商有金窖於都門室中我父母相繼淪亡不及發尚有老僕居焉今我與俱往寄金十萬有奇皆可得也奩資不亦厚乎擇日往樸已死唯姬存焉告以故遂盡取地下物賈於京今子若孫以百指稱富室云

橫土立土斜土

田地有橫土有立土西北橫土可以穴居山西多窟房即所謂陶復陶穴也立土不可穴居又不宜種木江南又有斜土不能畜水

卜仙

世傳卜仙降筆詩余多不信癸未中江唐生來京自言能致之一日同張丹崖集子椿樹齋中請太白下箕作歌唐素苦吟終日才能脫稿至此一揮而詩已就視香銷未及寸耳其詩云春風習習入簾櫳丈夫吐氣如酒虹鬱積山崖出烟霧飛來橫我堂西東李子翩翩出林鶴凌雲直上清虛宮天門九萬八千里白鳥展翼一朝通唐生抱負亦非淺窮谷十年藏臥龍風雷奔騰起倉卒百族仰視誰能同張君皎若三

綠樹天涯海角着驚鴻相隨彩鳳丹山去月明無伴
號秋風九年風雨泉林下十干沽酒不辭窮朝來共
集上林苑木天署內誰英雄我自翰林供奉已每日
醉臥酒槽中一自歸去蓬萊島人寰下視塵濛濛白
也何人相伯仲惟有子美時過從論交近今七百載
古道從來比霜松鬱鬱湖底誰相問風摧雨薄生青
銅青鳥忽傳書一紙云君相召欣相逢太白先生不
辭遠飄飄疾下如飛蓬春深三月桃李盛陶然醉我
酒千鍾一斗百篇尋常事再沽百斗呼隣翁我本謫
仙子君等亦仙侶蕊珠宮裏宴羣仙一曲清歌醉不
起後已丑丹厓兄檢討鶴林歿於京師始知月明句
為之識也詩雖草草紙上飄忽存仙氣亦奇事也

卷二終

尾蔗叢談卷三

綿州 李調元 撰

關侯廟對

宋文康過蒲州謁關侯廟見一聯云怒同文武道即
聖賢文康以對句不工思有以易之偶午睡夢侯告
之曰何不云志在春秋公醒而書送侯廟

昭君墓

嘉禾曹秋岳洛嘗至昭君墓無草木遠而望之溟
濛作黛色古云青塚長然墓前石案刻某關氏之墓
為蒙古書先生考譯最詳樹數紙歸

鐵母

名勝志太原府城內有巨鐵常露其頂掘之則深入
不出曰鐵母今有鎮鐵祠西樵游并州題詩云塊爾
留其質蕭然覆古苔氣應千象緯地已絕塵埃知有
藏鋒用無勞大冶開風胡今已遠珍重寶刀材

白玉盃

竹垞白玉盃記余自大同轉客太原留曲周王公官
解公藏白玉盃一崇五寸深四寸六分徑七寸舉以
映膏燭皎若冰雪有黃點如粟凡十餘綴焉獲之晉
恭王府者也

鐵人

朱彞尊跋晉祠鐵人胸前字曰太原縣唐叔虞祠西
南隅聖母廟階下鐵人四長九尺分兩行侍立胸前
有字紀錄鑄歲月是政和年造文既牽率字亦粗醜
無足取者倦圃鋸菜翁以金石之文石多金少款多
識少遂摹搨而裝潢之此無異燕人之市馬骨也

散人

永甯州通大道處有土岡岡側一小茅菴菴中有道
人以賣馬鞭竹篾為業傍置一爐取炭碎鞭篾即成
人物山水花草較倭銀更細所獲錢即修路及橋人

尾蔗叢談卷三

每過其處必下馬少憩未嘗知其異也後道路橋梁
俱已修整道人忽不見相傳為散仙云

行乞老人

五柳先生所歸處村中有老人行乞為業遇人則曰
余百四十歲矣無籍貫姓氏非本無之蓋彼亦不自
知其所從也初來為村人牧牛止須一飽牧一生無
絲毫積今老矣不能牧故至是耳計嘉靖抵明終已
百二十餘年

大清

大清又十三年則百四十非誕也他日子過故里詢得
老人為牧之處其主人之孫曰彼自嘉靖初為余祖
牧牛余父兒時見彼初來已約畧近四十無論余祖
即余父亦至八十餘久為泉下人余又復瞻瞻矣由
是設計之則是嘉靖已前所生者尚不止於百四十
矣百四十云者從老人自命之辭一混沌甲子耳今
猶矍鑠行乞十里則終日返二十里則翌日返以至
百里內趾跡錯交然其後死尚未有期其人無異狀
身不滿四尺貌癯而黑似應為乞者獨雙耳垂垂長
二寸許老猶腴潤如故又云其人從未破色欲戒不
知世間男女婚嫁為何事至今猶童子身意者壽在
斯乎

孝牛

毛達文云吾邑南四十里地名九都田家姓黎者畜
一子母牛子齒近歲七月間田家紫乳牛於家駕其
母耕隴上耕畢放牛牧洲渚方午風雨晦明雷電大
作牛忽為霹靂所擊田家即聚隴上人牽斃牛委之
河歸乃憐其子而嘆息曰若母已為雷擊死於某隴
上洲渚矣時乳牛悲鳴不已次日田家放乳牛牧地
所去前洲渚猶里許牛即騰躍悲鳴至其母被擊
處哀號躑躅不飲不食如人匝地而號眺逐則躍起
促之歸則逸去人去則復遠哭其處如故一晝夜不

絕壁竟自擲死於隴上鄉人哀其孝為之葬於隴上名之曰孝牛家此順治丙申七月事也

郭氏陳氏

安遠葉燦妻郭氏死既葬一日忽來歸處分家務飲食寢處如常但有聲無形閱數月息又孫心海妻陳氏死後為厲能言食亦如郭三年始息去之日有痛哭聲此康熙初年事也

瑞羊

安遠貧富村濂江所經有狐狸石峯然磊鬼江至此深不可測巨魚慘穴其中有長至數丈者次亦三四丈尺留無所施容蓄漫長石之陰為石羊穴嘗有羊出穴口人見之輒走匿穴深宵而窺其外無有鑿窺之者羊或三四歲一出或一歲二三出見則其地多有吉事以為瑞羊焉填羊與鮪穴萃而為一而俗罕有傳之者吳子晉綺過而賞之謂狐狸石之名不稱更名曰鮮卑石謂源之鳥鼠同穴向未有對者以魚羊共糴當之天然儂偶云

龍船神

穎俗多淫祠而龍船神尤為鄙妄圖像於屋壁頭大如輪額頰皓雪金甲蟒服侍從吏卒篙工楫師以百計長不盈尺以形容神體之鉅視長狄猶如數倍矣土風無競渡屆端午則喧金鼓糜牲醴以祠神舉國若狂賭博鬪毆叢生其中里民曾某縣請禁之願令楊玠如其言戒飭閭井不逾旬會某病發謔自言龍船神憑焉闔室妻子皆病謔語無異祠令君往觀則詢怒熱視無如何巷人復相率祠神會病良已此亦異也

祭天金人

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者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

異物志西域大秦國縵繡織成氍毹以羣獸五色毛雜之為鳥獸人物草木雲氣千奇萬怪上有鸚鵡遠望軒軒若飛其文赤白黑綠紅綠金縹碧黃十種色古樂府請客上北堂坐氍毹及氍毹通俗文氍毹細者謂之氍毹班超與弟固書月支氍毹大小相雜但細好而已今則統云氍毹矣

花蹄牛

元封中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駁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帝使置銅石以起望仙宮牛跡在石上者皆如蓮花形故陽關之外有花牛津時釐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因名龍鐘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中尾出土上令人謂龍尾燬

劍靈

酉陽雜俎云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每陣常運劍大呼執誠而旋末嘗中鋒鎬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吐蕃入寇獲生口數千軍師令譯問衣大毳皮者曰爾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常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以為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之有靈

青鳥

山海經三危之山三青鳥居焉是山廣圓百里青鳥主為王母取食陶詩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為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且向王母前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今云青鳥仙使本此

伎兒鳥

兩當有烏羣飛音如簫管二月從北向南八月從南向北春來種米秋來種麥土人名伎兒鳥

魚洞

兩當縣東五十里有魚洞一名長春洞每歲暮春魚湧洞中而出不知所從來又成縣仇池山亦有神魚洞每年清明後連貫而出土人取之

敦煌新錄虜蘇割刺答魯之右大渾中高百尋然無草木石皆絕色山產椒大如彈丸燃之香徹數里每燃椒有烏自雲際踰躡五色名精爾烏蓋風風種也漢武帝遣將軍趙破逐匈奴得其椒不能解問東方朔朔曰此天仙椒也塞外千里有之能致鳳武帝植之太液池至元帝時椒生果有異鳥翔集

樹神

錄異傳云秦文公時武都故道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文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走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髮頭漢魏晉因之

趙抱一

秦州民趙抱一常牧羊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煙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測會巡檢司過其下聞樂聲疑羣盜歡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以下之具言其故凡經夕若俄頃自是不喜熟食凡火化者未嘗歷口茹甘菊柏葉果實并泉間亦飲酒貌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占辭句頗成篇詠有道家之趣遂不親農事野行露宿自言生於宋初至今人猶見之

滇中詩人

滇中詩人永樂間稱平居陳郭郭詩有唐風三子遠

不及也其竹詞云金馬何曾半步行碧雞那解五更
鳴儂家夫婦久離別恰似兩山空得名又登碧雞山
太華寺一聯云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來
一時閣筆

滇中古書

巡撫顧應祥刻常璩南中志於滇意甚善而未盡今
滇中古書如南中行記樊綽志辛怡顯錄等絕無傳
本其刻諸史如史記兩漢西南傳新舊唐書南詔兩
蠻驃國傳宋史大理傳元史緬國傳又皆散見未有
會歸楊慎采白虎通作滇載記僅備小說倘合南中
志十一種為合刻則上下千餘載差足一方之典則
矣

九字梅花詩

楊升菴丹鉛錄曰元天目山釋明本有九字梅花詩
滇南唐鈞以為不佳屬予作一首乃口占云元冬小
春十月微陽回綠萼梅蕊早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
凱隴頭去相思忽到盧仝窗下來歌殘冰調沉珠明
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風臺錯恨高樓三弄叫雲笛
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

咏刺桐花詩

督學雲南彭綱咏刺桐花云樹頭樹底花楚楚風吹
綠葉翠翻翻露中幾枝紅鸚鵡刺桐花雲南名鸚哥
花花形酷似之彭詩本四句命吏寫刻遺其一句復
誦之自覺意足乃不更改

白綾作絨

楊慎成永昌通遊諸郡所至搗娼伶以隨樂舊欲求
其詩翰不可得乃以白綾作絨遺諸妓服之酒後乞
詩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揮掃精神愈重價購歸楊
後知之更以為快

用修唱和詩詞

用修久成滇中婦黃寄一律云鴈飛會不到衡陽錦
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煙君斷腸
日歸日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
約何日金雞下夜郎又黃鸞兒一詞積雨釀春寒見
繁花樹樹殘泥金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雲山幾盤
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雁飛不到滇南楊
又別和二詞俱不能勝詞云夜雨滴空階傍愁人枕
畔來鄉心一片無聊賴淚眸懶揩狂歌懶裁沈郎多
病寬腰帶望琴臺迢迢天外樓抱幾時開露雨帶殘
虹映斜陽一抹紅樓頭畫角收三弄東林晚鐘南天
晚鴻黃昏新月強初控望長空披襟誰共萬里楚臺
風絲雨濕流光愛青苔繡粉牆鴛鴦浦外清波漲新
篁送涼幽芳弄香雲廊水榭堪遊賞倒金觴形骸放
浪到處是家鄉

懷歸詩

楊用修在滇中有懷歸詩是橋南望沉星渚雪嶺西
連抱洱河關塞渺茫魂夢隔山川迢遞別離多汀洲
春雨寒芳杜茅屋秋風帶女蘿心事未從詹尹卜生
涯聊聽鶯童歌後暫歸滬已七十餘而滇士有讓之
撫臣王昺者昺俗戾人也使四指揮以銀鐐鎖來用
修不得已至滇則昺已舉敗用修竟不能歸病寓禪
寺以沒

張字

永昌張志清為太常卿時與新都楊廷和友善一日
廷和偕弟廷儀暨二三僚友集志清宅分韻賦石榴
詩各有得張子者難之志清子舍方七歲在側曰何
不用張騫故事坐客皆驚明日廷和亦攜子慎來慎
年與舍相若互相辨論各不能屈遂定為終身交後
舍舉鄉薦不仕慎亦謫戍永昌復與舍詩文俱和以
垂老焉

响屐碑

嶽麓碑即南嶽响屐山祝融峯韓昌黎恨未之見者
楊慎得衡山墨本釋之中有四字未詳夢黃衣魚目
人曰此南嶽衍亭也因重摹於巨石上較湖廣本尤
妙其詞曰承帝曰谷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
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與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
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哀勞餘伸
禮懋塞昏從南嶽衍亭衣制食備萬國其甯窺舞承
奔

大理三塔寺碑

寺碑原在黃華山金翰林王庭筠四絕句詩也嘉靖
間為事崔某攜帖至李元陽重摹之其詩曰王母祠
東古佛堂人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廢無僧住滿谷
西風集葉黃手拄一條青竹杖與來日挂百錢遊夕
陽欲下山更好深林無人不可留挂鏡臺西挂玉龍
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
宮帝遣名水護此那千家瑟瑟嶽西窗山僧乞與山
前地招客先開四十雙今碑在大理三塔寺

蘭氏兄弟能詩

楊林蘭廷瑞信天翁詩云荷錢符帶綠江空暖鯉含
鱗淺水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詩中
有諷其夏日詩終日凭欄對水鷗園林長夏似深秋
槐龍細灑鵝黃雪涼意蕭蕭風滿樓冬夜云枕上詩
成喜不勝起尋筆視旋呼燈銀瓶取盞梅花水已被
霜風凍作冰題婦娥奔月圖曰竊藥私奔計已窮蒙
砧應恨洞房空當時射日弓猶在何事無能近月中
三詩皆可慕信天翁水鳥也食魚而不能捕俟魚鷹
所得偶墜者拾而食之按滇補云蘭茂號止菴楊林
人兵燹之後著述散失其七世孫世蕃所遺斷簡殘
編內有止菴元日家慶沁園春一調甲辰元夕懷亡

第一剪梅一調四月二十一日壽弟廷俊西江月一調又古碑鏘景泰年嶺山蘭秀等字合參之則止菴兄弟三人皆能詩廷秀茂字也廷俊秀字也廷瑞或止菴之又一弟也年遠遺名無可考又升菴詩云蘭叟和光卧白雲賈生東曉挹清芬何人爲續積康傳題作楊林兩隱君和光止菴別號東晦詩不存

烈婦湖

明紹郡土兵四起時避兵湘湖者以數千計淫掠慘毒不可言狀同時赴死節烈最著者如趙逢元妻張氏王九隆妻戴氏庠生來冠朝妻何氏儒士來逢盛妻黃氏來冠倫母俞氏妻任氏太學沈驥妻來氏王國生妻徐氏庠生黃奇英妻於氏庠生來夢麟妻程氏韓時雍妻來氏來裕女與婢小春傳日新妻戴氏楊守程與妻湯氏及幼子皆躍入水中死庠生胡光樞妻徐氏胡斗輝妻許氏王國幹妻俞氏被執不從俱斃斬腹死他如貢生來逢時母王氏徐喬椿妻沈氏翁氏二女俱被獲赴水不得皆解髮自縊死其失載姓氏者不知凡幾至今風月清明之夜土人聞悲泣之聲當事歲時致祭人號烈婦湖云

柳英

鄞民柳英避迤處州商拉之往彼販青鶴既而葉宗留盜起路梗不得歸人傳英已遇害詢諸處州還者皆曰死矣踰三月其弟華婦發狂附語曰我於某月某日已被賊殺恨吾子幼可析烟以杜後患邀二三宗嫻應言平生事無說曰我無私蓄唯爲縣耆老受人芒布一疋在某箱中妻探之果有亦命分其一與弟後二年賊漸斲絕英乃生還始知附語咸非真也

詩識

江南丁儀部澎味蝶云受爾飄揚意依人冉冉飛高低惜芳草浩蕩弄春暉有夢長爲客無家尚憶歸故

尾蔗叢談 三

月夜詩言 卷三
圍風物變揚柳未應稀嘆神采柴紹炳獨慨然曰飛濤少年登第風雲路忽爾作此酸楚語當非佳祥已而果被謫出塞外久之歸里故宅已售之他人惟垂柳數株騎綠如昔

十子詩評

西陵十子毛稚黃評陸景宜圻如濯龍甲第宛洛康道流水游龍軒蓋聯映柴虎臣如連雲夏屋亡論棟榱即構櫺支撐都無細幹吳錦雲百朋如淺草平原湖兒試馬展巧作劇便有馳突塞垣之氣陳際叔廷會如孟公入座宏邁絕倫孫宇台泊如春江一消波路壯闊張祖望網孫如鄭生謁軍門外取唐突見奇而中具簡練沈去矜謙如秦川佚女巧弄機杼心手既調花鳥欲活虎臣評騷如伶倫調管氣至音成比竹之能而欲近天賴丁飛濤澎如舖帳初舉銀筆未闕月光通曙與燈競輝虞景明黃昊如叢篁解苞新蓮含粉

積善三異

明徐蒙六墓士名上向有別宗其謀佔其穴訟之官當事夢老人衣冠甚偉率英髦分庭抗禮言曰願乞靈一掃門庭之寇上堂果見持訟堂下如夢狀異一又仇首謀埋偽誌於墓爲勘驗地信月中忽轟雷擊散異二及庭訊時公座上頂格軋軋作欲墜聲揚管則然擱筆則止當事驚訝遂正奸佔之罪異二人以爲積善之報今其子孫果多科甲云

馮小二

管思易郵人奉命湖廣辦疑獄衡陽有少婦秦氏婦姑逼嫁之不聽有鄰少馮小二欲挑之以姑在不得閒因計毒其姑而婦遂陷於辟思易至夜夢老婦繫一馬泣訴於前曰馬實殺我非婦也比至郡以獄上求馬姓不得視鄰右名有馮小二曰將無是乎遽呼

節婦雨

訊之卽立承婦遂得釋
張昂知鄞山與民約有婦婦願嫁者具牒進跪羞字牌下願守者跪節字牌下判牒聽其嫁守有傳四妻祝氏夫死舅姑欲奪之給以願嫁牌進昂判如其牒出舅姑謂曰張公判汝嫁矣祝乃赴水死舅姑怒實士填之事久不洩後不雨三月昂齋戒宿城隍廟中夢一婦抱牒泣訴冤狀昂閱狀悉記其都里姓名竟詣其家啟土得之貌如生昂乃大慟作文祭之忽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滿尺號節婦雨請於朝立祠祀之

尾蔗叢談卷四

綿州 李調元 撰

佛骨

扶風縣法門寺古塔四層葬佛手指骨一節即唐憲宗迎入禁中韓吏部退之表諫者塔下層刻作石芙蓉工製精妙每芙蓉一葉上刻一施金錢人姓名殆數千人宮女姓名為多又刻白玉像所葬佛指骨置金蓮花中隔琉璃水晶匣可見聞見後錄云法門寺者唐憲宗迎佛骨之所也元和十四年詔改為法雲寺勅學士張仲素撰碑宋徽宗有讚并大書皇帝佛國四字於山門之上明宏治十八年重修

九龍廟

九龍廟在同州九龍泉上每歲二月二日有司以牲醴修祀曰扶龍頭居民以五月十八日報賽相傳元亞哥守州值久旱禱於神曰得雨藉民願以女事言訖雨大注女暴亡遂塑像後殿明知州鄧鏗辦其不經畧云亞哥一念之誠割其至愛以代己身有桑林餘意而女逝適會乃厚受其誣神若有知其羞血食於此矣

太白禦寇

太白廟在華陰縣西太和堡堡為邑巨嵒順治初山寇將夜襲之遙見縞衣老人環巡陣上戈戟森列柝鼓相聞賊驚逸去後有自寇中逃歸者述其事始知神之捍禦也

神女詩

韓城志云解公孫某韓城人有神女降其樓上善詞賦頃刻立就行草尤雄秀其詩云萬壑芙蓉列翠屏曉閣蒸閣誦元經振衣直上凌霄漢倚劍平臨歷斗星風引簫聲來碧落雲連海氣散青冥仙盤乞得蓮花露天半飄飄共御冷

夜半人語

澄城孫嘉士閉戶讀書夜半忽聞人語云天有五星兮晦明不一地有五嶽兮高卑不齊草木兮天喬鳥獸兮走飛人生造化兮一定而不可移孫開戶視之不見有物惟聞山谷沈澹深風響答而已

麋

順治五年興平河得一物色青黑頭角如鹿尾如馬之禿者目下別有二竅深寸餘夜能視物人謂即麋也

櫟陽莊

陳其年檢討遊紀云開愁疊疊紛於太華之旒歷劫綿綿多似櫟陽之韭蓋古諺櫟陽家家種韭也

羅漢殿

葭州青龍岩居人姓名未詳其叟以積善為事修青龍岩羅漢殿工成立化於殿中老嫗煮粥饋食見叟狀亦立化隨一犬亦化土人將肉軀敷泥塑像至今猶存

王崇

王給事崇為陝西主考出題四罪而天下咸服及考察汪鉉以其指已與羅峰也為羅峰誦之欲去崇羅峰曰彼自出題耳爾非四凶安得即與招認耶

自成考試

李自成據秦府大集士子考試出題曰道得眾則得國士子私相謂曰仍不離盜賊二字

鬚異

明時長安五隅頭有葉姓老翁鬚已皓然一道人過之化齋葉仰面視日曰非其時矣道人乃舒右手抹翁右頰鬚而下曰美哉鬚遂飄然而行少時侍婢見右畔鬚純黑而半面肉色亦嫩如少年後翁得上一壽鬚容卒不變云

吉解元

吉給諫時為諸生讀書城隍廟偶暮歸忽聞門下有入言去得否徐伺之乃二泥鬼也須臾二鬼下臺東行時因尾之一鬼曰勿高言吉解元在後尋至一人家叩門即開以納次日往訊主人言有女得疾每夜起鼓後如魅壓狀五更方甦吉令取硃紙書吉解元在此五字貼牀頭女尋愈吉後果發解

書生取珠

崇正末蒲城人屈曼為縣隸嘗中途醉臥夜半見古槐間有少年書生仰月呼吸俄而口吐一珠色赤於火以手承弄曼踰奪取書生怒爭不已既曰假汝經年仍當歸我隨失所在曼遂吞之體忽颯颯成謂曼得隱形術適御史巡蒲錄諸訟牒怨家重賂曼令入堂掣牒左右無見者御史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異之急以所佩印重按得人手全體遂現立命筆斃掩埋逾夕墳開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狀蓋書生取珠為之

懶翁

李任義本蜀人避難寓隴州後官彭州太守忽自歎曰三生原是出家人一念差來墮縉紳破衲蒲團瓢笠杖依前還我水雲身遂棄妻子掛冠而遁泥途縹緲歸隱於隴州方山結廬巖壑徜徉嘯傲似唐之懶殘遂以懶翁自號而詩歌梵音絕類寒山子門人於石壁樹葉間尋得其遺跡刻拾唾錄傳世壽八十一一日沐浴整衣與大眾別行者道坐脫耶翁曰我不喜打坐又道立化耶翁曰你也管我不住大眾求佛翁豎起拳頭曰會麼眾無語翁笑曰不是這箇道理老夫天堂也去得地獄也去得言訖自臥而逝白雲繞室異香三日不散

芝山子

芝山子

王金字芝山西安人年十七遇道人墮水救歸嚴事之已而道人攜入終南授以奇秘試輒有驗時世廟好方伎金以白衣召見言三元大丹稱旨與陶仲文邵元節並稱榮寵歷官太常出入禁闈二十年依新鄭高文襄以居遂為鄭人李夢陽贈以芝山子辭云

徐庶三國南陽人事蹟載人物傳康熙三十五年廣東五指山白日雲鶴翔空香霧縹緲有一仙人升舉空中語山中人曰我三國時徐庶也修煉千餘年今得冲舉汝輩可傳與世人知之

孝子村

劉芳永甯人康熙己巳洛水漲溢父為巨浪所漂疾去如矢芳哭追里許躍入水援之芳父聞人語云急抱吾馬足可渡父如其言比達洲則所抱者芳脛也父子俱免人以為孝感所致知縣修賦俸率鄉民環拜其廬表曰孝子村

麥自生

順治元年荆襄野麥自生時大亂初平貧民賴以活不耕而獲人謂太平之兆

鳥異

順治十二年長沙水是歲辰州尚為黔寇所據有鳥萬計色黑如鳩自北而南其飛下處草為之盡赤識者以為我師南征戡定草賊殄滅之兆後果驗

天如僧

天如不知何處僧住鄂城修靜寺言未來禍福不爽常受一宰官舟資數兩渡江即盡界舟子或曰何多也師云某子我舟資也故與之又某施一衲值十餘金遇寒乞即以衣之張獻忠破省之前指鄂東門謂人曰此窳窳也又曰城內皆團猪張屠李屠將至矣每五更沿街呼云謝檀越佈施大難到盡早為計矣

未元旦忽不見六月闔省及於難

生人道人

生人道人不知姓名或曰江漢間人行符水方藥於咸甯蒲圻間多奇驗有孝廉郭翹中家遷一室地忽軟如泥不可下足屋瓦欲傾請於道人乃置六植符而地復故順治初蒲圻周生見道人負葫蘆行賣藥問之曰吾偶寓跡仙棗亭詰朝訪之無所遇後亦不知所之

雷九功

雷九功夷陵人生時室有異香少不慧一日有張道人呼其小字功遂從之遊引入一樓飲食歌舞非人間有一日欲之長陽張令閉目耳中但聞風聲俄頃歸過石門洞道人以土書月峽張仙數字至今猶存久之道人辭去遺功以詩功歸輒逆知來事但曰吾以某日行矣至期卒年僅弱冠大風拔木道人所遺詩忽失所在卒後三十五日室有火光視之得功手書別家人詩人以為尸解云

王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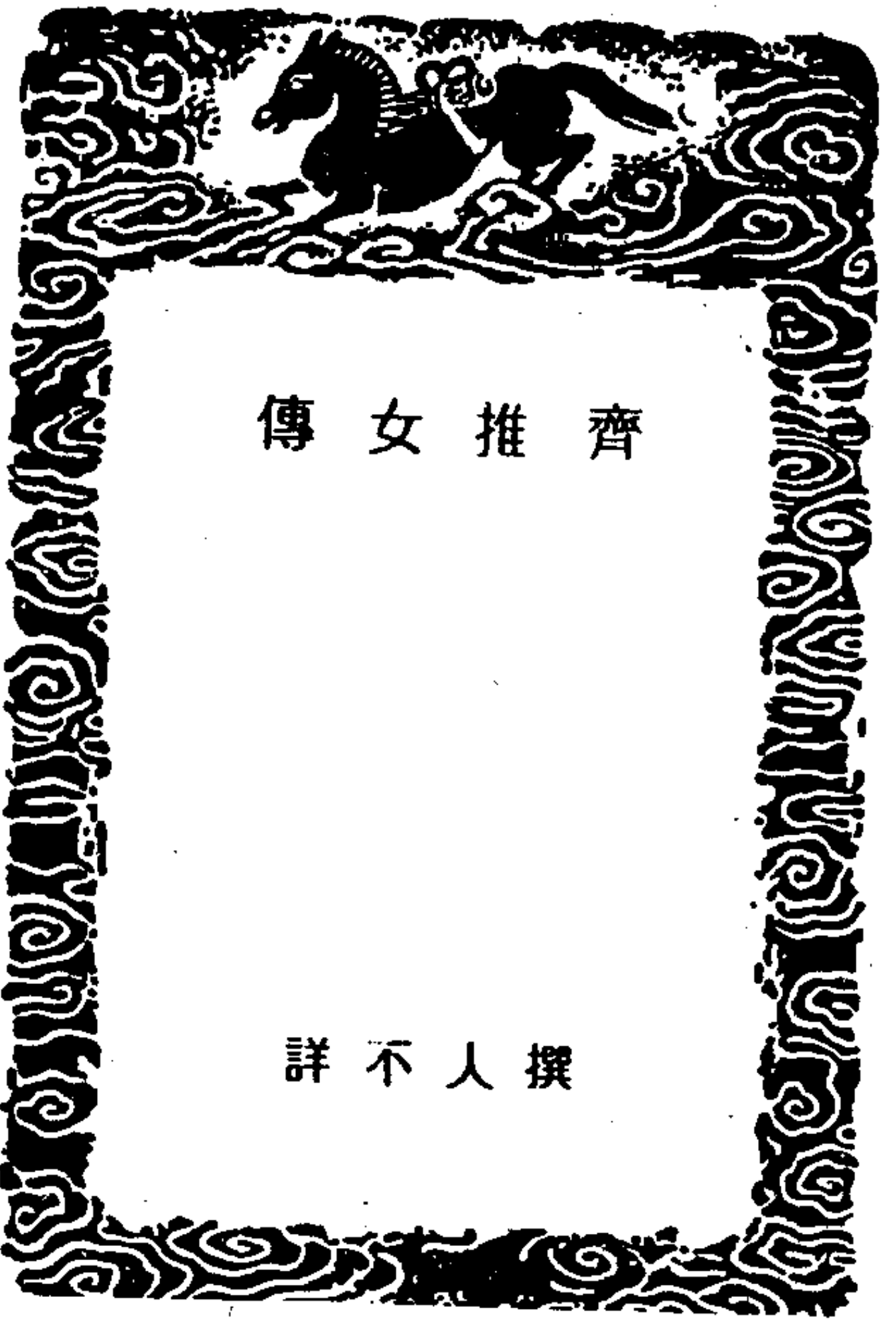
王相監利人補弟子負讀書城南小園月夜輒有黃冠扣戶入與談黃白術後則當畫亦來相事母極孝又不欲以牲殺供甘旨黃冠授以弓小如鈎以筋為矢命射小雀發輒中往來三年黃冠忽辭曰吾去三十年復來及相五十已忘之矣其初度日忽憶前約亟起詣園則黃冠已至張筵宴之黃冠因指壁門隙呼男子美女六七人奏音樂樂畢以土書詩几上前一二句字不可曉中云當年猶有維摩筆今日卻無鍾子音閑敲幾句乾坤老朗誦一聲天地驚勸君早擲王喬舄同作崑崙閣上人振衣而去約以中秋蟬鳴伺我階除是夕蟬自雲中墜鳴不休相舉手拾蟬而逝越三日面色如生

龐鹿門

龐鹿門新州人幼從李時珍作本草綱目視神農多三千品視唐本草多一千五百品視陳希夷著多五百品凡魚虫鳥獸草木天地內外無所不包久復考核詳究盡生變變之妙

如平生但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居何處答曰在舅姑之左右叵曰娘子神靈如此何不還返答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皆有所錄香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安能記其身也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之則至如形骸實總不管既而綢繆夜深叵曰同穴不遠矣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至精神實都不見何煩此言也叵曰婦人沒地下亦有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兒亡堂上欲奪兒志嫁與北庭都護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閔得免叵聞憮然感懷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沉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留答可乎叵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爲詞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而不爲言中心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帶題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兩難心又曰蘭堦兔月斜銀燭半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叵含涕言叙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聲言翁婆使丹參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督責妻泣而起與叵訣別叵修啓狀以附之整衣聞香郁然不與世同叵問此香何

方得答言韓壽餘香兒來堂上見賜叵執手曰何時再見答曰四十年耳畱一羅帛子與叵爲念叵答一金鈿合子即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畱自非四十年外無相見期若墓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月盡日黃昏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也忽忽不果又語願自愛言訖登車而去揚被父之方滅舉家皆見叵手記唐叵手記終



齊推女傳

詳不人撰

齊推女傳

說淵三十四別傳三

饒州刺史齊推女適湖州參軍章會長慶三年章將赴調以妻方娠送歸鄱陽遂登國十一月妻方誕之夕忽見一人長丈餘金甲仗鉞怒曰我梁朝陳將軍也久居此室汝是何人敢此穢觸舉鉞將殺之齊氏叫乞曰俗眼有限不知將軍在此比來承教乞容移去將軍曰不移當死左右悉聞齊氏哀訴之聲驚起來視齊氏汗流冷背精神恍然遠而問之徐言所見及明侍婢白使君請移他室使君素正直執無鬼之論不聽至其夜三更將軍又到大怒曰前者不知理當相恕知而不去豈可復容遂將用鉞齊氏哀乞曰使君性強不從所請我一女子敢拒神明容至天明不待命而移去此更不移甘於萬死將軍者拗怒

而去未曙令侍婢灑掃他室移榻其中方將輦運使君公退問其故侍者以告使君大怒杖之數十曰產孽虛羸正氣不足妖由之興豈足遽信女泣以請終亦不許入夜自寢其前以身為燭堂中添人加燭以安之夜分聞齊氏驚痛聲開門入視則頭破死矣使君哀恨之極倍百常情以為引刀自殘不足以謝其女乃殯於異室遣健步報章會章以文籍小差為天官所黜異道來復凶計不逢去饒州百餘里忽見一室有女人映門儀容行步酷似齊氏乃援其僕而指之曰汝見彼人乎何以似吾妻也僕曰夫人刺史愛女何以行此乃人有相類耳章審觀之愈是躍馬而近焉女人乃入門斜掩其扇又意他人也乃過而回視齊氏自門出呼曰章君恐不相顧章遽下馬視之真其妻也驚問其故具云陳將軍之事因泣曰妾誠愚陋幸奉巾櫛言詞情禮未嘗獲罪於君子方欲竭節閨門終於白首而枉為狂鬼所殺自檢命籍當有二十八年今有一事可以自救君能相哀乎章曰夫妻之情義均一體鵲鴛翼墜比目半無單然此身更將何往苟有歧路湯火能入但生死異路幽晦難知如可竭

齊推女傳

齊推女傳

齊推女傳

誠願聞其計齊曰此村東數里有草堂中田先生者領村童教授此人奇恠不可遠言君能去馬步行及門移謁若拜上官然垂泣訴冤彼必大怒乃至詬罵屈辱捶擊拖拽穢唾必盡數受之事窮然後見哀即妾必還矣先生之貌固不稱焉晦冥之事幸無忽也於是同行章牽馬授之齊氏哭曰妾此身故非舊日君雖乘馬亦難相及事甚迫切君無推辭章鞭馬隨之往往不及行數里遙見道北草堂齊氏指曰先生居也救心誠堅萬苦莫退渠有凌辱妾必得還無忽念容遂令永隔勉之從此辭矣揮涕而去數步不見章收淚詣草堂未到數百步去馬公服使僕人執謁前引到堂前學徒曰先生轉食未歸章端笏以候良久一人戴破帽曳木屐而來形狀醜穢之極問其門人曰先生也命僕呈謁章趨走迎拜先生答拜曰某村翁求食於牧豎官人何忽如此甚令人驚章拱訴曰妻齊氏享年未半枉為梁朝陳將軍所殺伏乞放歸終其殘祿因扣地哭拜先生曰某乃村野鄙愚門人相競尚不能斷况冥晦間事乎官人莫風狂否火急須去勿恣妖言不顧而入章隨入拜于床前曰實訴深冤幸

齊推女傳

齊推女傳

齊推女傳

垂哀宥先生顧其徒曰此人風疾來此相
喧可拽出又復入汝共唾之村童數十競
來唾面其穢可知韋亦不敢拭唾歇復拜
言誠懇切先生曰吾聞風狂之人打亦不
痛諸生爲吾擊之無折支敗面耳村童復
來群擊痛不可堪韋執笏拱立任其揮擊
擊罷又前哀乞又勅其徒推倒把脚拽出
放而復入者三先生謂其徒曰此人乃實
知吾有術故此相訪汝今歸吾當救之耳
衆童既散謂韋曰官人真有心丈夫也爲
妻之冤甘心屈辱感君誠懇然茲事吾亦
以知但不早申訴屋宅已敗理之不及吾
向拒公蓋未有計耳試爲足下作一處置
因命入房房中鋪席席上有案置香一爐
爐前又鋪席坐定令韋跪於案前俄見黃
衫人引向北行數百里入城郭鄆里開喧
一如會府又北有小城城中樓殿若若皇
居衛士執兵立者坐者各數百人及門門
吏通曰前湖州參軍韋某乘通而入直北
正殿九間堂中一間卷簾設床案有紫衣
人南面坐者韋入向坐而拜起視之乃田
先生也韋復訴冤左右曰近西通狀韋趨
近西廊有授筆硯者乃爲訴詞韋問當衙
者何官曰王也吏收狀上殿王判曰追陳

將軍仍檢狀過狀出瞬息間通曰提陳將
軍仍檢狀過有如齊氏言王責曰何故枉
殺平人將軍曰自居此室已數百歲而齊
氏擅穢再宥不移念而殺之罪當萬死王
判曰冥晦異路理不相干又幽之鬼橫占
入室不相自省仍殺無辜可決一百配流
東海之南案吏過狀曰齊氏祿命實有二
十八年王命呼阿齊陽祿未盡理合却回
今將放歸意欲願否齊氏曰誠願却回王
判曰付案勒回案吏咨曰齊氏宅舍破壞
回無所歸王曰差人修補吏曰事事皆廢
修補不及王曰齊氏壽筭頗長若不再生
義無厭伏公等所見如何有一老吏前啓
曰東晉鄴下有一人橫死正與此事相當
前使葛真君斷以具魂作本身却歸生路
飲食言語嗜慾追遊一切無異但至壽終
不見形質耳王曰何謂具魂吏曰生人三
魂七魄死則散草木故無所依今收合爲
一體以續弦膠塗之大王當衙發遣放回
則與本身同矣王曰善召韋曰生魂只有
此異作此處置可乎韋曰幸甚俄見一吏
別領七八女人來與齊氏一類即推而合
之又有一人持一器藥狀似稀餒即於齊
氏身塗之畢遂令韋與齊氏同歸各拜而

出黃衫人復引南行既出其城若行崖谷
跌而墜開目即復跪在案前先生者亦據
案而坐先生曰此事甚秘非君誠懇不可
致也然賢夫人未葬尚瘞舊房宜飛書葬
之到即無苦也慎勿言於郡下微露於人
將不利於使君耳賢閣只在門前便可同
去韋拜謝而出其妻已在馬前矣此時却
爲生人不復輕健韋擲其衣馱令妻乘馬
自跨衛從之且飛書於郡請葬其柩使君
始聞韋之將到也設館施總帳以待之及
得書驚駭殊不信然強葬之而命其子以
肩輿運焉見之益闕多方以問不言其實
其夏醉韋以酒迫問之不覺具述使君聞
而惡焉俄得疾數月而卒韋潛使人覘田
先生亦不知所在矣齊氏飲食生育無異
於常但肩輿之夫不覺其有人也余聞之
已久或未深信太和二年秋富平尉宋堅
因坐中言及奇事客有鄆王府參軍張奇
者即韋之外弟具言斯事無差舊聞且曰
齊嫂見在自歸復已來精神容飾殊勝舊
日冥吏之理於幽晦也豈虛言哉

顏 濬 傳

撰 人 不 詳

顏濬傳

說淵十九別傳十九

會昌中進士顏濬下第遊廣陵遂之建業
 賃小舟抵白沙同載有青衣年二十許服
 飾古朴言辭清麗濬揖之問其姓氏對曰
 幼芳姓趙問其所適曰亦之建業濬甚喜
 每住舟即買酒果與之宴飲多說陳隋間
 事濬頗異之或諧謔即正色歛衽不對及
 抵白沙各遷舟杭青衣謝濬曰數日承君
 深顧某陋拙不足奉歡笑然亦有一事可
 以奉酬中元必遊瓦棺閣此時當為君類
 會一神仙中人况君風儀才調亦甚相稱
 望不渝此約至時某候於彼言訖各登舟
 而去濬志其言中元日決遊瓦棺閣士女
 闐咽及登閣果有美人從二女僕皆雙鬟
 而有媚態美人倚闌獨語悲歎久之濬注
 視不易美人亦訝之又曰幼芳之言不謬

耳使雙鬟傳語曰西廊有惠監閣梨院則
 某舊門徒君可至彼幼芳亦在此濬深喜
 躡其蹤而去果見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濬
 遂逐美人叙寒暄言話竟日僧進茶果至
 暮謂濬曰今日偶此登眺為惜高閣痛茲
 用功不火毀除故來一別幸接歡笑某家
 在清溪頗多松月室無他人今夕必相過
 某前往可與幼芳後來濬然之遂乘軒而
 去及夜幼芳引濬前行可數里而至有青
 衣數輩秉燭迎之遂延入內室與幼芳環
 坐曰孔家娘子相隣使邀之曰今日偶有
 佳賓相訪願同傾觴以解煩憤少頃而至
 遂延入亦多說陳朝故事濬因起白不審
 夫人復何姓第頗貯疑訝答曰某即是陳
 朝張貴妃彼即孔貴嬪居世之時謬當後
 主眷顧寵幸之禮有過嬪嬙不幸國亡為
 楊廣所殺然此賊不仁何其甚劉禪孫皓
 豈無嬪御獨有斯人行此冤暴且一種亡
 國我後主實即風流詩酒追歡琴樽取樂
 而已不似楊廣西築長城東征遼海使天
 下男冤女曠婦寡子孤途窮廣陵死於匹
 夫之手亦上天降鑿為我報讐耳孔貴嬪
 曰莫出此言在坐有人不肯美人大笑曰
 渾忘却濬曰何人不欲斯言耶幼芳曰某

本江令公家嬖者後為貴妃侍見亡國之
 後為隋宮侍女煬帝幸江都為侍湯膳者
 字文化及亂兵入某以身蔽帝遂為所殺
 蕭皇后憐其盡忠因使殉葬後改葬於雷
 塘側不得從焉時至此謁貴妃耳孔貴嬪
 曰前說盡是閒事不如命酒畧延曩日之
 歡耳遂命雙鬟持樂器洽飲久之貴妃題
 詩一章曰秋草荒臺響夜蟲白楊凋盡滅
 悲風絲絳曾擘欺江總綺閣塵消玉樹空
 孔貴嬪曰寶閣排雲稱望仙五雲高豔擁
 朝天清溪猶有當時月應照瓊花綻綺筵
 幼芳曰皓魄初圓恨翠娥繁華濃艷昔如
 何兩朝唯有長江水依舊行人作逝波濬
 亦和曰簫管清吟怨麗華秋江寒月綺窓
 斜慙非後主題殘客得見臨春閣上花俄
 聞扣門曰江修容何婕妤 昭儀來謁貴
 妃曰竊聞今夕嘉賓幽會不免輒窺盛筵
 俱艷其衣裾明其璫珮而入坐及見四篇
 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閣之會又與
 新狎客題詩耳頃之聞鷓鴣鳴孔貴嬪等俱
 起各辭而去濬與貴妃就寢欲曙而起貴
 妃贈辟塵犀簪一枚曰異日覩物思人昨
 宵值客多未盡歡情別日終更上一會然
 須諮祈幽府嗚咽而別濬翌日惘然若有

所失信宿更尋曩日地則近清溪松桂
上墟詢之於人乃陳朝宮人墓也愴惻而
返數月閣因寺廢而毀後至廣陵訪得吳
公臺煬帝舊陵果有宮人趙幼芳墓因以
莫之



顏濬傳

顏濬傳